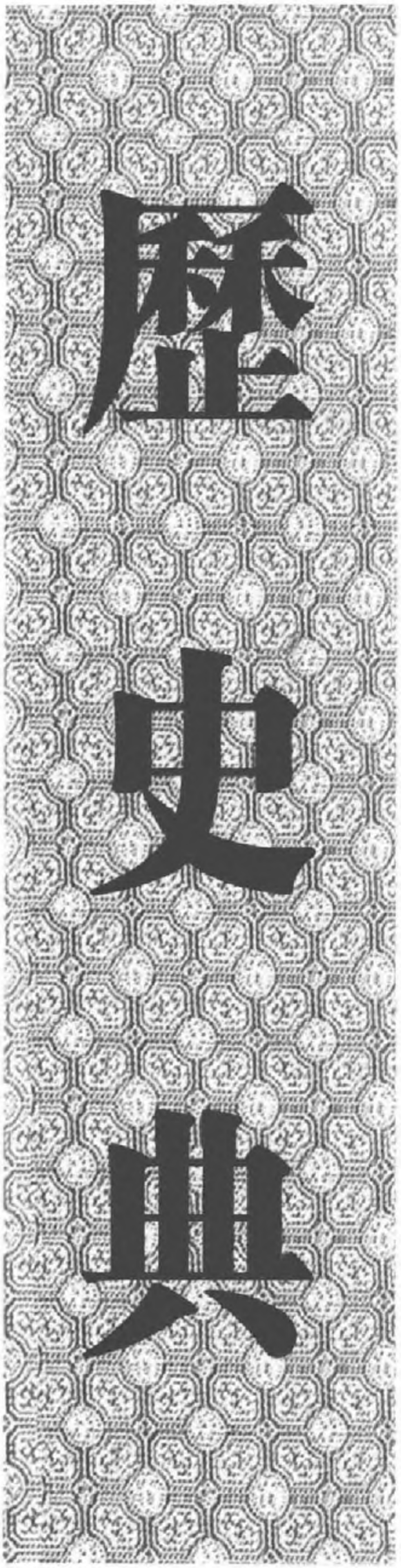
中華大典

歷史典

編年分典



中華大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的
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的重點出版工程項目
新聞出版總署列為「十一五」國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國家出版基金重點支持項目
國家重大工程出版規劃之首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主　任：柳斌傑

　　金人慶

副主任：李　彥　于永湛　鄔書林　張少春　李衛紅

　　周和平　陳金泉　李靜海

委　員：張小影　伍　傑　朱新均　吳尚之　孫　明

　　王家新　徐維凡　劉小琴　毛群安　遲　計

　　曹清堯　彭常新　王志勇　潘教峰　姜文明

　　王　正　石立英　安平秋　陳祖武　詹福瑞

　　戴龍基　宋煥起　孫　顯　陳　昕　魏同賢

　　王建輝　朱建綱　高紀言　莫世行　段志洪

　　李　維　何學惠　甄樹聲　馮俊科　譚　躍

　　羅小衛　王兆成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總主編：任繼愈

副主編：席澤宗　程千帆　傅熹年

編　委：卞孝萱　任繼愈　李明富　余瀛鰲　林仲湘　戴　逸　吳文俊　柯　俊

郁賢皓　馬繼興　袁世碩　席澤宗　陳美東　張永言　張晉藩　葛劍雄　傅世垣　曾棗莊　龐　樸　潘吉星　錢伯城　戴　逸　趙振鐸　劉家和　楊寄林　穆祥桐　吳文俊　金正耀　戴念祖　白化文　汪子春　周少川　柯　俊　金維諾　孫培青　朱祖延　傅熹年　李　申　郭書春　熊月之　柴劍虹　吳子勇　寧　可　江曉原　鄭國光　吳征鎰　尹偉倫　魏明孔

《中華大典》 前言

《中華大典》是運用我國歷代漢文古籍編纂的一部大型工具書。其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準確詳實、便於檢索的漢文古籍分類資料。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幾千年來纂寫和聚集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我國歷代都有編纂類書的優良傳統，具有代表性的《永樂大典》等大多已佚失，現存《古今圖書集成》編就距今也已數百年。爲了適應今天和以後研究和檢索的需要，一九八八年海内外三百多位專家學者和各古籍出版社同仁倡議，在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一部新的類書《中華大典》。

國務院在關於編纂《中華大典》問題的批覆中指出，編纂《中華大典》「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項文化出版工程」。本書所收漢文古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約三萬種，達七億多字，分爲二十四個典，近百個分典，内容廣博，規模宏大，前所未有。

《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堅持科學態度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儘量採用古精校精刻本，優先採用我國建國後文獻學和考古學的優秀成果。對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不同學派的資料，兼收并蓄。運用現代圖書分類的方法，對收集到的資料，精選、精編，力求便於檢索、準確可信。

這項工作從開始就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支持。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分别爲《中華大典》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同心同德群策群力認真編好中華大典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李鵬的題詞是：「繼承和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國務委員李鐵映也作了重要指示，要求抓緊辦理。一九九零年五月，國務院批准《中華大典》爲國家重點古籍

整理項目。一九九二年九月，正式成立了《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和《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召開了《中華大典》編纂工作會議。自此，《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由試點轉入正式啓動，逐步鋪開。

編纂《中華大典》，學術性很强，工作量很大，工程十分艱巨，全賴廣大專家學者和全國各有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圖書館、出版單位的鼎力支持與積極參與。大家本着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心願，發揚奉獻精神，克服各種困難，團結協作，給這部巨大類書的出版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此謹表示誠摯的謝意。

對本書的批評與建議，我們將十分歡迎。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一九九七年四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編纂通則

一、性質：《中華大典》（以下簡稱《大典》）是對漢文古籍（含已翻譯成漢文的少數民族古籍）進行全面的、系統的、科學的分類整理和匯編總結的新型類書，是在繼承歷代類書優良傳統、考慮漢文古籍固有特點的基礎上，借鑒和參照近代編纂百科全書的經驗和方法編纂而成。編纂《大典》的目的，是爲學術界及願意瞭解中國古代珍貴文化典籍的人士提供各種分門別類的，準確詳細的古代漢文專題資料。

二、規模和體例：《大典》所收古籍的時限，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全書共收各類漢文古籍三萬餘種，七億多字。全書體例，着重汲取清代《古今圖書集成》所採用的經目和緯目相交織這一統一框架結構的模式，同時參照現代科學的學科、目録分類方法，并根據各類學科内容的實際情況，一般將每一大類學科輯爲一典，也有將幾個相關學科共輯爲一典的。對各典名稱，均以現代學科命名，對於所收入的各種古籍資料，亦儘可能納入現代科學分類體系之中。

三、經目：大典共分二十四個典，即哲學典、宗教典、政治典、軍事典、經濟典、法律典、教育典、語言文字典、文學典、藝術典、歷史典、歷史地理典、民俗典、數學典、物理化學典、天文典、地學典、生物學典、醫藥衛生典，農業典、林業典、工業典、交通運輸典、文獻目録典。典以下以分典、總部、部、分部分級，分部之下的標目根據各學科特點由各典自行擬定。

四、緯目：共設置九項緯目，用以包容各級經目的具體内容：

① 題解：對有關學科的名稱、概念、涵義、特點等作總體介紹的資料。

② 論説：有關理論部份的資料。

③ 綜述：有關學科或事物的系統性資料，凡有關學科或事物的性狀、制度、範疇、特點及學科地位、發展情況等具體内容均編入此緯目中。

④ 傳記：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

⑤ 紀事：有關學科或事物的具體活動或事例的資料。

⑥著録：重要人物或文獻的有關著作資料，如專集介紹、序跋、藏書題記，以及有關著作的成書經過、版本源流等。

⑦藝文：有關屬於文學欣賞性的散文或韵文。

⑧雜録：凡未收入以上各緯目，而又有較高參考價值的資料，均入雜録。

⑨圖表：根據有關經目的内容需要，圖與表附於相關專題之下，或集中匯總於某級經目之後。

《大典》以内容分類安排各級緯目，各級緯目的正文，一般以原書爲單位，按時代順序排列。每一條資料前標明出處，包括書名或作者名、篇名或卷次，以利讀者核對原書。

五、書目：每分典後附有該分典所收書之書目，書目包括書名、作者、時(年)代、版本等内容。時代以成書時代爲準，成書時代不詳者，以作者主要活動時代爲準，并遵從歷史習慣。

六、版本：《大典》在選用版本時儘量採用古人的精校精刻本，亦採用學術界通用的近、現代整理圈點本及現代學者校點整理本。

七、校點：爲儘可能保存古籍原貌，《大典》祇對底本中明顯的脱、訛、衍、倒進行勘正。古本中的避諱字一般不作改動，祇對缺筆字補足筆畫。後人刻書時避當朝人諱而改動的字，據古本改回。《大典》採用新式標點法。

一九九六年八月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修訂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纂委員會

（以姓氏筆畫爲序）

主　編：熊月之

委　員：方詩銘　俞　鋼　莊輝明　許沛藻　葉　舟
虞萬里　熊月之　錢　杭　瞿林東　龔書鐸

《中華大典·歷史典》前言

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包括史實記述、史書編修、史官設置、史學研究在內的歷史學極爲發達，梁啟超所説，「中國於各種學問中，惟史學爲最發達」。

殷商時代，甲骨上的大量占卜文辭，是中國最早的反映族類記憶與國家記憶的歷史記録；的遺史作册，是中國最早的重視歷史記録與保存文書的制度安排。西周時，周王朝的國史稱《周書》，諸侯國的國史或稱書，或稱乘，或稱春秋，或稱檮杌。孔子命子夏訪求周室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墨子亦曾見百國春秋。這些都説明保存史料、編寫國史在周代已成通例。

春秋戰國時期，史學多元發展，繁盛一時。孔子以春秋各國史書爲基礎，參照所見、所聞、所傳聞的各種資料，以正名分、辨是非、克己復禮爲宗旨，删訂編修《春秋》，開私人修史之先河。《左傳》《竹書紀年》，是以年代爲序、以記事爲主的編年體史書。《國語》《戰國策》是以地區爲中心、以記言爲主的史書。至今不詳撰人的《世本》，則是按專題分載，注意記述地理環境、氏姓、工藝製作等社會經濟事項的特别史書，頗具文化史性質，被史家歸入别史一類。

秦漢以後，與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相適應，出現了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鴻篇巨制，卓識美文，分别開創了紀傳體通史與紀傳體斷代史的體例，爲後來歷代王朝編纂國史提供了範本。東漢荀悦以《漢書》爲資料基礎，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編成《漢紀》，爲中國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

從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唐，史書數量、種類都大爲增加。中國正史二十四史中的一半以上成書於這一時期，范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沈約的《宋書》，魏收的《魏書》，與唐初房玄齡、姚思廉、魏徵等人所修的《晉書》《梁書》《陳書》《隋書》等八部史書，或以史料豐贍、條貫清楚，或以敍事簡練、文風樸實，或以評論允當、見解過人，在史學史上各具特色。杜佑的《通典》，專記歷代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典章制度沿革，取材廣博，見解獨特，是中國第一部關於典章制

度的巨著。劉知幾的《史通》，綜合研究歷代史學實踐與成果，溯其源流，判其得失，融會貫通，自成體系，在中國史學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爲中國現存最早的全國地理總志，記述各道鎮府州縣的户數、沿革、山川、道里、貢賦等，以地繫事，間有親歷資料，甚爲翔實，所創體例在中國地理史上有里程碑意義。

五代、宋、元時期，中國史學又有新的發展。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迄五代，遍閱舊史，旁采小説，抉擿幽隱，薈萃爲書，按年紀載，一氣衙接，其經緯規制，爲史學史上横空大作，後世典範。鄭樵的《通志》，上起三皇，下迄隋代，内容豐富，卓識多有，特别是其二十略，精心結撰，自出機杼，氏族、校讎、圖譜、六書、音韻、金石等略，均爲此前所無，豐富了歷史記載的範圍，成爲後代各種專門學問的先驅前導。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專論歷代典章制度，上起上古，下迄南宋，敘事本於經史，參以歷代會要、各種傳記，旁采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録，分門排列，有敘述，有考訂，有論斷，信者傳之，疑者棄之，爲此後同類史書所宗範。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劉昫的《舊唐書》，薛居正的《舊五代史》，歐陽脩的《新唐書》《新五代史》，王溥等人的《唐會要》《五代會要》，元人修的《宋史》《遼史》《金史》等，蔚爲大觀。樂史的《太平寰宇記》爲北宋初全國地理總志，體例與記述範圍較前人有所發展，注意記述風俗、姓氏、人物等人文地理内容，史籍之外，旁及詩賦，兼采仙佛雜記，保留了相當豐富的歷史資料。

明清時期，史學更爲繁榮。官修正史方面，宋濂等人修的《元史》，張廷玉等人修的《明史》，沿襲了歷代編修前朝歷史的傳統。《續通典》《續通志》《清會典》《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獻通考》，也繼承了此前同類史書的傳統。民間治史盛極一時，李贄的《藏書》《續藏書》，黄宗羲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録》，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宋論》，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崔述的《考信録》，角度不同，風姿各異，均爲名著。歷史地理學、地方志、地方史空前發達。李賢等人編修的《大明一統志》，穆彰阿等人編修的《重修大清一統志》，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各省府州縣所修的難計其數的地方志，或繁或簡，或新創或續修，極大地豐富了歷史記述的内容。

中國究竟有多少歷史文獻，恐怕永遠也不會有確切統計。《漢書·藝文志》把史書放在「六藝略」内。《隋書·經籍志》開始把古代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並在史部之下分正史、古史等十三類，著録史籍八百十七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

卷。清代《四庫全書》，史部著録（包括存目在内）二千零五十三種，三萬九千零九卷。《四庫全書》未收史籍，據後人研究，有二千九百三十八種，四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卷。兩者相加，得四千九百九十一種，八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卷。這個數字，還不包括收在集部中、史部未録的大量傳記、碑銘、史論、史評。據不完全統計，至清朝末年尚存留的史部著述約六千種，方志約一萬種，另有大量敦煌卷子、金石碑志、古代文書。

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類書的編纂，其中有大量的史籍。明代編成的《永樂大典》，清代編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其中都有大量的歷史資料和豐富的史書内容。

今日所修之《中華大典》，是在我國已有類書的基礎上用現代科學方法編纂的新的類書，《歷史典》是《中華大典》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典》全書約四千萬字，力圖通過經緯交織的方法，展示中國歷史與歷史學的豐富内涵。《歷史典》内容，上不設限，下迄清朝統治結束。《歷史典》借鑑了中國傳統類書與傳統史書的編纂方法，分爲三個分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匯編關於中國史學之理論遺産與歷史發展的文獻，《編年分典》《人物分典》分别以編年、人物爲主幹匯編能夠反映中國歷史發展的文獻。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浩如煙海，將豐富的歷史資料按照史學理論遺産、歷史發展脈絡、重要歷史人物的分類進行編排，有助於今天的讀者檢索、使用。

《歷史典》的工作，得到了《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的指導與支持。《歷史典》是來自北京、上海衆多高校、研究機構的歷史學者通力合作的成果，各位分典主編專攻的歷史時段，連接起來，涵蓋了從上古到清末的全部歷史。各位分典主編學養豐厚，都有參與古籍整理與研究的經歷，對於此項工作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參與具體編纂工作的各位同仁也都盡心盡責，黽勉從事，大家都爲能夠參加整理、研究祖國文化典籍，爲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感到無上的榮光。

熊月之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修訂

中華大典・歴史典

編年分典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委員會

主　編：方詩銘　許沛藻

副主編：俞　鋼　金　圓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張劍光　程　郁

燕永成　儲玲玲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説明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是《中華大典·歷史典》的分典之一，是關於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中國歷史編年的大型類書。

《編年分典》是《中華大典·歷史典》中的編年紀事部分，原則上主要收録編年體裁的史籍。編年體是我國史書的古老體裁，通過編年紀事來展現歷史進程中的因果關係和連貫性。在編纂體例上，本分典的指導思想是：既要適應編年紀事的特點，又應符合資料以類相聚的要求，故而經目、緯目的設置不宜過細，可依據資料内容的性質或其體裁的形式適當歸類。本分典依據學科特點，按歷史時期的劃分，下設《先秦總部》《秦漢總部》《魏晉南北朝總部》《隋唐五代總部》《宋遼夏金總部》《元總部》《明總部》《清總部》等八個總部，總部下視文獻豐儉存佚的實際狀況設部。各總部設置綜述、史表、雜録三項緯目，雜録項包含備録、備論兩部分。

緯目中的綜述，主要取歷代主要的編年史書和正史本紀的紀事，雜互采摭，歸并剪裁，以事相從，統一編年，以期達到編年繫事相對齊備，從而上下貫通，展現中國歷史進程基本脈絡的目的。史表收録正史或他書中的將相大臣、百官公卿、宰輔、紀事等表，概述歷朝將相大臣興廢拜罷之迹，以作提綱舉要之用。雜録的備録部分，主要收録一些史料價值較高、較爲罕見的編年史籍，包括後人的輯佚書，以及一些别史的帝紀和載記類、雜史類中用編年紀事的史籍，以起到保存文獻和拾遺補闕的作用。雜録的備論部分，則收録歷代對各相關朝代國勢興衰、諸帝功過以及重大事件、制度、政令所作的代表性評論。

本分典綜述部分的紀年方法，先秦時期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前，依據考古成果和歷史文獻，以歷史傳説人物和三代諸王世系爲序；周平王四十九年起用諸王和皇帝紀年，漢武帝建元以降用年號紀年，皆附以干支、公元紀年；分裂時期，參考傳統編年通史做法，取一家爲主，分注其他政權相應紀年。

本分典的編纂方案，是在已故主編方詩銘先生主持下設計定的，經過專家會議論證，並由《歷史典》編委會討論修訂，各位專家和編委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指導性意見；在編纂過程中，我們始終得到《中華大典》工委會、編委會的勉勵和關懷，並一直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和配合，也得到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和古籍整理研究所領導的支持，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們期待讀者給予指正。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編纂委員會

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一日修訂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凡例

一、《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係《中華大典·歷史典》的分典之一，其下按歷史時期設總部，各總部下視文獻資料狀況設部。

二、本分典設綜述、史表、雜録三項緯目，均在總部下展開，部下不設緯目。

三、本分典秦以後各部一般以皇帝即位時日爲斷，並摘取正史本紀或其他書中對該帝的介紹性文字置於部首；先秦各部亦作相應處置。

四、本分典綜述部分的紀年方法，先秦時期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前以歷史傳説人物和諸王世系爲序，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後以諸王和皇帝紀年。自漢武帝建元起以年號紀年，並用括弧注明干支和公元；遇有並立政權，取一家爲主，附以其他政權紀年。在位皇帝於年中改元，歲首即用新年號；新帝年中即位並改元，新部開始即用新年號。

五、本分典綜述部分一日内有多種引書，首部引書下保留干支，餘皆省略。

六、本分典綜述部分，遇有各史置閏不同，則據實際對應月日排序。所引各書四時、朔日記闕不一，皆仍其舊，未就一律。

七、本分典綜述部分所選文獻原文省略主語、姓氏、時間等，因摘録而致使語義歧異或不明者，用〔　〕補出。

八、本分典所録文獻若有節略，其節略部分一般以【略】注明。但綜述部分同一干支下若有多條紀事，而僅選取其中一或若干條，其未取諸條，則不用【略】標示。

九、本分典所録文獻，一般不作校勘。遇明顯錯訛，則以（　）括出，並將正確文字以〔　〕補入。

一〇、本分典中的卷次、繫年數字，均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〇標出，不用十、百、千、萬。

清總部

主　編：葉　舟

編纂人員：李志茗　何立民　劉海琴　徐鋒華
何方昱　徐　濤　張　生　馮志陽
蔣寶麟　沈　潔　唐巧天　王　健
戴海斌　袁家剛　池　楨

《清總部》提要

本總部所涉及的中國歷史，起公元一六四四年，迄公元一九一一年，即爲清朝時期。現存記述這段歷史的編年類史籍，數量繁多，編纂中盡可能廣泛收録，並作了必要的甄別取捨。

本總部下依清代諸帝設十部，紀年依清帝年號，附以並立政權的紀年、干支及公元。

本總部下設綜述、雜録兩項緯目。因《大典》體例不得采用一九一一年以後出版諸書，故綜述項未采用《清史稿》，而以《清實録》及《東華》諸録作爲編年脈絡，略采各代相關史料如《小腆紀年》《國朝柔遠記》《國朝宮史》及《籌辦夷務始末》等補充，一體剪裁，連貫而成。宣統一朝由於特殊原因，相關資料大多出版於辛亥以後，且未有《實録》留存，故只能使用類似於《實録》之《宣統政紀》，希望稍補史料之闕。

雜録項分備録、備論兩部分。備録主要列《永憲録》等編年類史籍及雜史類中用編年紀事的史籍，明末此類書籍頗多，故擇要選取《隆武紀年》《永曆紀年》等書，以見當時史事之一斑。清末相關史籍更爲龐雜，然限於體例，僅謹慎擇取《戊戌履霜録》《崇陵傳信録》《庚子國變記》等相關史料，以作補充。備論略收歷代史家就清代重要史事所作的評論，以期對編年史事有所加詳。

目録

綜述

清世祖部……一
清聖祖部……六三
清世宗部……二六〇
清高宗部……三四三
清仁宗部……五六〇
清宣宗部……六九七
清文宗部……九二五
清穆宗部……一〇五九
清德宗部……一一二三
清宣統帝部……一四一二

雜録

備録

《青燐屑》……一四四一
《魯春秋・監國記》……一四四八
《隆武紀年》……一四七〇
《魯紀年》……一四七三
《永曆紀年》……一四七七
《所知録》……一四八五
《聖安本紀》……一五一一
《福王登極實録》……一五一九
《賜姓始末》……一五二〇
《北征紀略》……一五二二
《隆武遺事》……一五二七
《紹武争立紀》……一五三三
《揚州十日記》……一五三四
《嘉定屠城紀略》……一五三八
《多爾袞攝政日記》……一五四四
《永憲録》……一五四八
《戊戌履霜録》……一六一五
《戊戌政變記》……一六二三
《戊戌朝變紀聞》……一六二五
《庚子國變記》……一六三四
《中法兵事本末》……一六三七
《英夷入粤紀略》……一六四二
《平夷録・廣東軍務記》……一六五四
《平夷録・軍務記》……一六六四
《武昌紀事》……一六七四
《髮逆初記》……一六七七

備論

引用書目……一六八四

綜述

清世祖部（起公元一六二年）

《東華錄》卷四　世祖章皇帝福臨，太宗文皇帝九子也。母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溫莊康和太皇太后，以崇德三年戊寅正月十三日甲午戌時生上於盛京。【略】生而神靈，志量非常，稍長，聰明英睿。六歲即嗜書史。

順治元年（甲申、一六四四年，迄公元一六四四年）

《世祖實錄》卷五　六月丁巳朔，令洪承疇仍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內院官佐理機務。

《小腆紀年》卷六　明增淮、揚兵三萬。

《東華錄》卷四　戊午，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言：「【略】以後用人行政要務，乞發內院擬票，奏請裁定。」攝政王從之。

《世祖實錄》卷五　庚申，河南道御史曹溶啓陳六事：一定官制，一議國用，一戢兵丁，一散土寇，一廣收糴，一通煤運。

《明季南略》卷一　壬戌，謚大行皇帝曰思宗烈皇帝，皇后曰孝節皇后。

《世祖實錄》卷五　甲子，故明宗室朱帥欽具啓投誠。

《東華錄》卷四　給事中劉昌陳十事：立規模，儲廟算，推誠心，集羣策，施實惠，定經賦，審官制，頒俸祿，明等威，重守令。

《小腆紀年》卷六　獻賊陷明涪州。明起戍籍錢謙益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世祖實錄》卷五　丙寅，攝政和碩睿親王諭京城內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賦稅，其中有與被圈房屋之人同居者亦免一年。大兵經過之處，田地被傷者，免今年田賦之半，河北各府州縣免三分之一。

《東華錄》卷四　丁卯，攝政王定議建都燕京，遣輔國公吞齊（哈）〔喀〕和託等齎奏迎駕。

《小腆紀年》卷六　癸酉，明大理丞詹兆恒進《欽定逆案》，馬士英亦於是日進《三朝要典》。

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疏請募練水師。

《東華錄》卷四　甲戌，順天巡按柳寅東言：「【略】亟宜速定律令。」王報曰：「經綸方始，治理需人，歸順官員，既經擢用，不必苛求。此後官吏犯贓，審實立斬，問刑准依明律。」

《小腆紀年》卷六　丁丑，獻賊陷明重慶府，瑞王常浩、巡撫陳士奇等死之。

《東華錄》卷四　庚辰，順天巡撫宋權獻治平三策：一請議崇禎廟號，一禁革加派弊政，一廣羅賢才。

《世祖實錄》卷五　壬午，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啓報饒陽一路土賊悉已平定。

《東華錄》卷四　癸未，遣大學士馮銓祭故明太祖及諸帝。

《小腆紀年》卷六　癸未，我大清兵克德州，明前大學士謝陞、御史趙繼鼎、盧世淮迎降。

《世祖實錄》卷五　甲申，以故明太祖神牌入歷代帝王廟。

《東華錄》卷四　乙酉，錦衣衛百户危列宿言：「臣招撫至天津，諮訪流寓及在籍官員党崇雅等四十三員開報。」睿親王諭：「著吏部確覈才品，即予起用。仍行文各撫按，凡境內隱逸賢良，逐一起（拔）〔薦〕，但不許以貪官污吏及貲郎雜流充數。」

巴哈納、石廷柱啓報霸州、滄州、德州、臨清先後俱下。

《世祖實錄》卷六　秋七月丙戌朔，睿親王諭：【略】作速行文各道府轉行所屬將地方有無土寇、曾否歸降，據實詳報。

《小腆紀年》卷七　明建寧知縣蔣芬自請勤王。

《世祖實録》卷六 丁亥，睿親王諭：【略】自明歲順治二年爲始，即用新曆，頒行天下。

《東華録》卷四 巴哈納等會葉臣等平山西。

《小腆紀年》卷七 庚寅，明以左懋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奉使於我大清。

明命總兵金聲桓駐防揚州。

《明季南略》卷一 壬辰，惠、桂二王駐廣西。魯、潞、周、崇四王駐浙東。

《世祖實録》卷六 癸巳，上以中原平定，遷都於燕。

《東華録》卷四 甲午，天津總督駱養性請豁免明季加派錢糧，止征正額並火耗。睿王報曰：【略】正賦尚宜酌蠲，額外豈容多取。著嚴行禁革，如違即以犯贓論罪。

修(正)〔政〕曆法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併輿地屏圖，並請所有應用諸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從之。

《明季南略》卷一 甲午，發十萬米給山東撫鎮。

《世祖實録》卷六 丙申，吏部侍郎沈惟炳啓請徵聘逸賢以收人望。【略】從之。

《東華録》卷四 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啓報：「濟南、東昌、青州、臨清等州郡以次撫定。」并賫送故明德王朱由槤降表。

《世祖實録》卷六 辛丑，上以中原平定，免盛京滿洲漢人額輸糧草布疋。

甲辰，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啓報，撫定青州郡縣并齎故明衡王降書以聞。

王鰲永又請蠲免山東錢糧，如河北例。從之。

《小腆紀年》卷七 乙巳，明在籍主事郭獻珂敗闖賊於桃園。

《世祖實録》卷六 壬子，攝政和碩睿親王諭官民人等：【略】自今以後須嚴責舉主，所舉得人，必優加進賢之賞，所舉舛謬，必嚴行連坐之罰。至於薦舉本章，止許開具鄉貫履歷，其才品所宜，應聽朝廷定奪，不許指定某官坐名何地。無論貴賤遠近、隱顯升沉，果有灼見真知，悉許薦舉。

又諭都察院六科十三道曰：【略】自今以後，凡六部卿寺堂屬大小官員爾等宜從公舉劾，直言無諱。賢者即實稱其賢，內勿避親，外勿避仇；不肖者即實指其不肖，勿徇私情，勿畏權勢。

是月興乾清宫工。

《世祖實録》卷七 八月丙辰朔，日食。是日令大學士馮銓同湯若望攜窺遠鏡等儀器率局監官生齊赴觀象臺測驗。

丁巳，上以將遷都燕京，分命何洛會等統兵鎮守盛京等處。

《小腆紀年》卷七 明命光禄寺少卿沈廷揚饋吴三桂軍。廷揚疏止之，不許。

壬戌，明復東廠。

甲子，獻賊陷明成都，蜀王至澍、太平王至渌，巡撫龍文光、升巡撫前巡按劉之勃等死之。

《世祖實録》卷七 戊辰，免直隸被賊殘破景州、河間、阜城、青縣本年額賦。

《小腆紀年》卷七 明太后鄭氏至自河南。

《世祖實録》卷七 己巳，定在京文武官員支給俸禄柴直仍照故明舊例。

詹事府通事舍人王國佐條奏長蘆鹽法十四事。

甲戌，遣河南、山東、山西督撫道府等官赴任。

《小腆紀年》卷七 丙子，明贈吴三桂父勳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庚辰，〔明〕予北京殉難諸臣謚。

《世祖實録》卷七 癸未，設故明十三陵司香官及陵户，給以香火地畝。

《東華録》卷五 自成僞總兵李過自新安糾賊三萬犯府谷，逼大同，大兵擊之，殲殪過半。

《小腆紀年》卷七 明封總兵鄭芝龍爲南安伯。

《東華録》卷五 〔九月〕庚寅，睿親王多爾袞遣甲喇章京顧納代等自燕迎駕。

《小腆紀年》卷八 辛卯，明修《思宗實録》。

《明季南略》卷二 癸巳，史可法請督餉萬元吉專駐揚州。

《東華録》卷五 甲午，上入山海關。

《小腆紀年》卷八 丁酉，明命黄得功移駐廬州，以防桐、皖，劉良佐進復黄、汝，高傑移駐徐州，進復開、歸。

《世祖實録》卷八 癸卯，上駐蹕通州。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二　世祖章皇帝至燕京。

《小腆紀年》卷八　明以左良玉子夢庚掛平賊將軍印。

《世祖實録》卷八　乙巳，平定山西固山額真葉臣等自軍中奏報，潞、澤所屬州縣俱已委員管理。

《小腆紀年》卷八　丙午，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視師清江浦，以圖中原。

《東華録》卷五　壬子，恭奉太祖武皇帝、孝慈武皇后、大行皇帝神主，安入太廟。

《世祖實録》卷九　冬十月乙卯朔，上以定鼎燕京，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

《小腆紀年》卷八　明鑄「弘光通寶」錢。

《世祖實録》卷九　丙辰，吏部議覆山東巡撫方大猷疏請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孔允植仍襲封衍聖公，照原階兼太子太傅。【略】從之。

《小腆紀年》卷八　明以鄭芝龍爲總兵官，鎮守福建。

《世祖實録》卷九　丁巳，以攝政王多爾袞功最高，命禮部尚書郎球、侍郎藍拜、啓心郎渥赫建碑紀績。

《小腆紀年》卷八　庚申，明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弘圖罷。

《世祖實録》卷九　癸亥，上御皇極門，頒即位詔於天下。以多爾袞功多，加封爲叔父攝政王。

天津總督駱養性違旨擅迎南來左懋第、陳洪範等，部議應革職爲民。得旨養性有迎降功，革總督任，仍留太子太保、左都督銜。

《世祖實録》卷一〇　丁卯，上御皇極門，加封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爲信義輔政叔王，【略】多羅貝勒羅洛宏爲多羅衍禧郡王，【略】封碩塞爲多羅承澤郡王，賜平西王吴三桂册印、白金萬兩。

《東華録》卷五　葉臣奏報：「臣等出固關，進平三晉，所至迎降，僞伯陳永福據太原，我軍攻克之，五州二十縣皆降。」

癸酉，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往征流寇。

《小腆紀年》卷八　明改丁魁楚總督兩廣軍務。

《世祖實録》卷一〇　丙子，諭平定山東、河南梅勒章京和託李率泰額孟格等曰：爾等可嚴查流賊趙應元餘黨盡行正法，城中人有同謀者亦查明正法，但不得誤傷良善。

〔戊寅〕以達賴隨征山東攻深州時首先登城，賜號巴圖魯，授爲牛彔章京。定攝政王冠服宫室之制。

《小腆紀年》卷八　明加左良玉太子太傅。

明定兵額。江北督撫四鎮各額兵三萬，楚撫額兵一萬，京營額兵萬五千，四鎮各本色米三十萬石，銀四十萬兩。

《東華録》卷五　己卯，命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征江南。

《世祖實録》卷一〇　甲申，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冠服宫室之制。

《東華録》卷五　十一月乙酉朔，用祭酒李若琳言，滿、漢官員子弟有願讀清書者，俱送入國子監。設滿洲司業一員、助教二員，教習清書。

《世祖實録》卷一一　僞弘光使臣陳洪範南還，於途次具密啓請留同行左懋第、馬紹愉，自願率兵歸順，併招徠南中諸將。攝政王令學士詹霸等往諭，勉其加意籌畫，成功之日，以世爵酬之。遂留懋第、紹愉。

《小腆紀年》卷八　戊子，明桂王常瀛薨。

明命生員納銀入貢。

《東華録》卷五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胡世安、少詹事管國子監祭酒事李若琳以詹事府暫裁，請辭詹事銜。從之。

《世祖實録》卷一一　癸巳，定諸王、貝勒、貝子、公等下護衛員數。

《小腆紀年》卷八　甲午，我大清兵克明海州。

《世祖實録》卷一一　乙未，諭投誠朝鮮都總兵官林慶業，令率所部兵歸國，勿帶島内漢人。

《小腆紀年》卷八　〔丙申〕，明督師史可法遣兵復宿遷，進援邳州。

《東華録》卷五　〔戊戌〕，山西巡撫馬國柱言：我軍勦賊汾州，追至青龍、永寧，進至平陽，全省悉平。

《小腆紀年》卷八　庚子，獻賊僭稱帝於成都。【略】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

《世祖實録》卷一一　壬寅，定諸王貢獻例。

高密賊首張與僭稱總鎮大元帥，與其黨武印、徐振、管相周等及青州賊寇結連倡亂，膠州署總兵官柯永盛擒斬之。

己酉，【略】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該監官員，嗣後一切進歷、占候、選擇等項，悉聽掌印官舉行。

《世祖實録》卷一一　庚戌，以中原平定，遣朝鮮國入質世子李湜歸國。

國子監祭酒李若琳條奏太學事宜。

《小腆紀年》卷八　〔庚戌〕，明命總兵許定國鎮守開封、宛、雒，掛鎮北將軍印。

明榷酒税。酒一觔税錢一文。

《東華録》卷五　己丑，山東沂州總兵夏成德解宿遷縣圍，殺賊兵六千餘人。

《小腆紀年》卷八　十二月乙卯朔，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前鋒渡河，沿河寨（保）〔堡〕望風歸附，許定國、李際遇已潛遣人約降，而南中猶不知也。

《世祖實録》卷一一　庚申，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言，各府州縣蹈明季舊習，優免太濫，致虧正額，取盈攤派，最爲厲民，宜嚴加禁革。從之。

《東華録》卷五　葉臣言：大軍自直隸至河南、山西，共平府九、州二十七、縣一百四十一。

辛酉，明命何騰蛟以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雲、貴、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召楊鸣回部。

《世祖實録》卷一一二　壬戌，定宫中喪制。

甲子，裁太僕寺衙門。以馬價本折錢糧已歸併户部也。

《小腆紀年》卷八　丙寅，我大清兵入河南府，明總兵李際遇降。

《世祖實録》卷一一二　己巳，諭刑部都察院曰：【略】今特再行赦宥，凡僞官投誠歸順及明朝降賊官員併土寇爲亂，今能改過自新者，一併蠲除前罪，咸與赦免。如有才堪驅策，不妨因人器使。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處已順官民，自順治元年五月初二日以前罪犯無論大小悉赦除之。【略】南直、陝西、湖廣、四川、河南、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未經歸順人民，所犯罪惡一併赦免，儻投順以後，或犯罪惡，依律究治。

《小腆紀年》卷八　我大清縱明使臣陳洪範還。

《東華録》卷五　辛未，御史李發元請申飭在内外刑臣有以赦前事挾仇復告者，坐違旨罪。從之。

《小腆紀年》卷八　甲戌，明命史可法會兵援邳州。

戊寅，大清兵分道南下，令沂州、濟寧兵從廟灣南渡，薄邳、宿；彰德、衛輝兵從孟津東渡，逼歸、徐。史可法飛章告急。

《東華録》卷五　己卯，命都統阿山、馬喇希，副都統阿哈尼堪等，由蒲州濟河，協剿流寇。

《明季南略》卷二　壬午，瞿式耜巡撫廣西，馬乾巡撫四川。搜取寧波洊課七千兩。

順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

《小腆紀年》卷九　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明福王在南京，免百官朝賀。

《東華録》卷五　己丑，總督河道楊方興言：「山東地土荒蕪，有一户止存一二人，十畝田止存一二畝者，倘不計口核實，一概徵收，名爲免三分之一，實一二畝地而納五六畝之税，荒多丁少，以荒地累熟地，逃丁累見丁，是有蠲之名，無蠲之實。祈將現在熟地，或免一，或免半，其拋荒之地，不論有主無主，盡行蠲免，俾民受實惠，而後民志固，民生遂矣。」得旨：「各直省無主荒地，該地方官開具實數報部，以便裁酌，其熟地錢糧，照蠲免例如數開徵。」

《小腆紀年》卷九　庚寅，明以新殿推恩，加閣臣銜史可法，辭不受。

《明季南略》卷三　癸巳，監軍衛胤文奏已冒雪抵徐。史侍郎陳盟奏川事潰裂。貴撫李若星奏川賊勢甚猖獗。贛撫李永茂奏寇擾汀州。

《世祖實録》卷一三　丁酉，命多羅饒餘郡王阿巴泰爲總統，固山額真準塔爲左翼，梅勒章京譚布爲右翼，率將士往山東，代和碩肅親王豪格。

山東膠州總兵官柯永盛勦靈山衛土石山賊，平之。

《小腆紀年》卷九　明許定國誘殺興平伯高傑，以叛降於我大清。

《世祖實録》卷一三　壬寅，以災荒免上林苑監額税三之一。

《明季南略》卷三　左良玉請留撫臣何騰蛟。有旨：「五省總督之設，不惟恢復荆、襄，且以接應巴、蜀。騰蛟候高斗樞到任，方行移鎮。」

《小腆紀年》卷九　我大清兵取西安，闖賊走襄陽。

《東華録》卷五　乙巳，豪格奏報：「僞睢州總兵許定國遣子投誠。【略】」又報：「尚書〔車〕爾格等攻破滿家洞土寇十餘處，俘獲婦女牛馬。」

真定巡撫衛周允報：真定、大名、順德、廣平四府山寨賊寇悉平。

《世祖實録》卷一三　丁未，免山西本年田租之半。

國子監祭酒李若琳奏請更孔子神牌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報可。

庚戌，户部議覆山東巡撫方大猷疏請開長清等處礦，每月彙報充餉。從之。

《小腆紀年》卷九 辛亥，明以衛允文總督高傑標下鎮將兵馬。

《世祖實録》卷一三 壬子，免額賦磁州、安陽、湯陰、新鄉、獲嘉、修武、河内、淇、汲八縣供應軍需，免額賦之半。

《東華録》卷五 二月乙卯，定國大將軍豫親王多鐸奏報：「大軍於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追流賊至陝州，前鋒參領索渾等敗賊於靈寶縣。二十二日，師距潼關，前鋒統領努山等敗賊僞汝侯。正月初四日，敗賊將劉方亮，李自成親率兵交戰，屢敗之。十一日，逼潼關口，自成遁走西安，賊守將馬世堯僞降。十三日，大軍入關，斬世堯。十八日，師至西安，自成竄商州。」以故明修撰陳名夏慕義遠來，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定國疏報：「高傑已用計擒斬，請發大軍，以靖殘寇。」

《小腆紀年》卷九 乙卯，明命清馨濫冒勳衛。

《世祖實録》卷一四 己未，以西安大捷，流寇李自成敗遁，三秦平定，上御武英殿，諸王貝勒文武大小羣臣行朝賀禮。

令户部傳諭各州縣有司：凡民間房産有爲滿洲圈占，兑換他處者，俱視其田産美惡，速行補給，務令均平。儻有瞻顧徇庇，不從公速撥，就延時日，爾部察出，從重處分。

《小腆紀年》卷九 明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巡撫江防。

《東華録》卷五 辛酉，諭豫親王：「初曾密諭爾等，往取南京、今既攻破流賊，已得西安，可將彼處事宜，交與靖遠大將軍英親王等，爾等即遵前命，趨往江南。流寇餘氛，責令英親王等追勦。」

壬戌，給事中向玉軒言：「民間墳墓有在滿洲圈占地内者，許其子孫歲時祭掃。」從之。

戊辰，巡視南城御史趙開心【略】請嗣後凡出痘之家，必俟痘疹已見，方令出城，有男女拋棄者，交該管官嚴加責治。其城外四十里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彼聚處，庶不致有露宿流離之苦。得旨允行。

庚午，靖逆大將軍英親王阿濟格等奏：大軍入邊，八戰皆捷，秦屬州縣攻下者四城，降者三十八城，俱已安撫。

《明季南略》卷三 辛未，陳洪範報：「清於正月初六發兵往清口。又調登州、天津船沿海巡邏。平度州望高山有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清兵往剿，不服。清號許王者，兵數萬屯青州。」

《世祖實録》卷一四 甲戌，禮部議覆衍聖公孔允植疏奏孔族支派繁多，聚廬遥遠，恐有借聖府名色占據田産，應敕嚴禁。報可。

《小腆紀年》卷九 丁丑，明諭止滇、黔援兵。貴督李若星以兵勤王，諭止之。如已到常德，即留隸何騰蛟。

己卯，明鑄各衙門印，去南京字。

《世祖實録》卷一四 辛巳，定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儀仗，郡王以上用五爪龍，貝勒以下不許用。

壬午，開大同、密雲二鎮鼓鑄。

《世祖實録》卷一五 三月甲申朔，陝西道監察御史趙開心奏言朝參之儀，【略】下所司議。

《小腆紀年》卷九 明北來太子至南京。

乙酉，明命羣臣審視北來太子真僞。

己丑，我大清兵取明郾城，又取明西平。闖賊逼明承天府，左良玉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禦之。

《世祖實録》卷一五 辛卯，免山東順治二年分荒地額賦。

《小腆紀年》卷九 我大清兵取明上蔡。

明命前大學士王應熊兼制雲貴、湖廣、廣西、鄖陽、偏沅各督撫，逮四川巡撫馬體乾。

《東華録》卷五 丙申，豫親王奏：「二月十四日大軍由西安府抵河南，招降僞平南伯劉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諭，即於三月初五率師南征。」

《世祖實録》卷一五 戊戌，諭内外大小各衙門曰：凡陳奏本章，照故明例具文該部，部臣即請旨定奪。【略】其有與各部無涉，或條陳政事，或外國機密，或奇特謀畧，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轉奏。

庚子，故明文淵閣大學士李建泰來京陛見，慰諭之。

《小腆紀年》卷九 乙巳，我大清兵南下，明王之網走宿州。遂取歸德。

《東華録》卷五　戊申，得旨：内三院照盛京爲一品衙門。

《小腆紀年》卷九　戊申，明左良玉舉兵反。

《明季南略》卷三　庚戌，清兵向徐州，總兵李成棟登舟南遁。

《東華録》卷五　壬子，豫親王疏報：「三月初七，臣統兵出虎牢關口，固山額真拜尹圖等出龍門關口，尚書韓岱等由南陽路，三路兵同趨歸德，所過州縣皆投順。」

《明季南略》卷三　清陷潁州、太和，劉良佐檄各路兵防壽州。

四月癸丑朔，頒各官新印。

《小腆紀年》卷一〇　明詔史可法督諸軍渡江入援。

《明季南略》卷三　己未，左夢庚陷明東流，南京戒嚴。

《世祖實録》卷一五　辛酉，諭民間喪葬毋出正陽門，著爲例。

《小腆紀年》卷一〇　我大清兵自歸德分道南下，明總兵李成棟遁，遂入徐州。

壬戌，明黄斌卿敗左夢庚於銅陵。

《明季南略》卷三　癸亥，馬士英奏順、清並急，請征皖餉。户部奏催各府兵練餉。

《世祖實録》卷一五　甲子，命葬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於故主陵傍，給香火地六十畝，仍建立碑額，以旌其忠。

《明季南略》卷三　户部請催徽、寧等府，預征來年之銀。

《小腆紀年》卷一〇　乙丑，左夢庚陷明安慶。是日，我大清兵取明泗州。

丙寅，渡淮。史可法退保揚州。

《世祖實録》卷一五　丁卯，頒恩詔於陝西等處。

《小腆紀年》卷一〇　辛未，我大清兵圍揚州，明史可法督衆拒守。

癸酉，明劉澤清大掠淮安，尋降於我大清。

丁丑，我大清兵克揚州，明督師太傅、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等死之。

戊寅，明福王召對羣臣。王問羣臣還都計，錢謙益力言不可。

兵部請開武鄉試。報可。

《東華録》卷五　丙戌，輔政王濟爾哈朗等議：「以皇叔攝政王雖賞罰等於朝廷，而體統尚未崇隆，一切儀制亦應加禮啓聞。」王固辭曰：「予在上前，未敢違禮，他處如議行可也。」翌日，王入朝，滿洲諸臣皆跪，王遂回輿，因謂大學士曰：「今予乃入君之朝也，如此行禮，予心何安？」遂引輿而返。於是令曉諭諸漢臣。

《世祖實録》卷一六　丁亥，免山東高密縣元年分荒殘額賦。

己丑，妖民劉伯泗掘穴得石匣，内函天書，又石彈内有元帥印，遂自稱天罡星。宣府巡撫馮聖兆捕獲以聞，命斬之。

《明季南略》卷四　清兵駐瓜州，排列江岸，沿江窺渡。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一旅帥水師禦之。

《世祖實録》卷一六　癸巳，免山東濟陽縣故明徵過元年分額賦。

改折泰安州額解綿布一年。

欽天監管監正事湯若望奏言：【略】今文德坊已火，即宜修建。從之。

丁酉，免山東平度州、莒州壽光、蒲臺、昌邑、范縣元年分荒殘額賦。

庚子，免山東章邱、濟陽二縣京班匠價，並令各省俱除匠籍爲民。

甲辰，禮部議定攝政王稱號及儀注，凡文移皆書皇叔父攝政王，一切大禮如圜玁、出師、操驗兵馬，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聚集之所，禮部具啓傳示聚集等候，其各官則視王所往列班跪送。候王回，令諸王退則退。貝勒以下送及王府門方退，其集候各官跪迎如前。

《東華録》卷五　令各衙門奏事俱繕本章，不許復用木簽。

《世祖實録》卷一六　乙巳，免皇店租及崇文門米麥稅。

《小腆紀年》卷一〇　丙午，明叛將劉良佐挾福王由崧至南京。

《東華録》卷五　庚戌，宣平定江南捷音。

《世祖實録》卷一七　六月癸丑，免直隸興濟縣元年分荒殘額賦。

《明季南略》卷四　甲寅，下午，清兵三百餘騎自北而南，穿錫城中而走，秋毫無犯，觀者如市。

《東華録》卷五　辛酉，豫親王奏：「南京既克，福王潛遁太平。遂遣多羅貝勒尼堪等率兵追之。福王復走蕪湖，護軍統領圖賴據江口，截其去路，僞靖國公黄得功逆戰中流矢死。僞總兵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及其妃來獻，並率十總兵部

屬來降。」

《世祖實録》卷一七 免山西平陽府永寧州石樓、寧鄉、臨縣元年分荒殘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〇 降將金聲桓以我大清兵下江西，明巡撫鄢昭棄城走，遂取南昌、南康、九江。

《世祖實録》卷一七 乙丑，以福王就擒，遣侍衛綽克圖巴克善等齎勅往諭和碩豫親王多鐸等。

丙寅，諭禮部曰：「【略】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髮。【略】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略】欲將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從本朝制度，不得違異。」

免直隸深、開二州，衡水、慶雲、成安、沙河、唐山等縣元年分荒殘額賦。

《東華録》卷五 丁卯，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妖賊胡守龍等假焚祝之名，聚衆數萬，自稱徐會公，僭號清光元年。【略】臣隨懸賞格擒斬守龍，妖黨悉平。」

《世祖實録》卷一七 辛未，遣内大臣何洛會統領官兵駐防西安。

己卯，以南京平定，頒赦河南、江北、江南等處。

故明總兵高進忠率部將黄中色等六十七人同都御史王燮、御史蘇京自海中雲臺山上表請降，得旨：「【略】特將前罪盡行赦免，亦差官齎詔招徠撫慰，若遵制薙髮，幡然來歸，許與新順將帥一體優敘。」

《世祖實録》卷一八 閏六月辛巳朔，兵部右侍郎金之俊條陳漕務八事。

《東華録》卷五 甲申，英親王奏報：「流賊李自成親率兵二十萬，聲言欲取南京，我兵水陸躡其後，追及於鄧州、承天、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七處，窮追至賊老營，大破八次，賊兵盡力窮竄入九宫山。隨於山中遍索自成不得，有降卒言自成携步卒二十人，爲村民所困，自縊死，屍朽莫辨。又有故明寧南侯左良玉子孟庚、守道李猶龍、巡撫黄澍率總兵十二員、兵十萬泊舟於九江東流縣揚子江中，俱降。」

《小腆紀年》卷一〇 丁亥，明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禮部尚書黄道周、南安伯鄭芝龍奉唐王聿鍵監國於福州。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閏六月八日〔戊子〕，我兵入吴淞。

《東華録》卷五 庚寅，以流寇蕩平，上諭英親王，令班師。

《小腆紀年》卷一〇 明松江在籍前兵部右侍郎沈猶龍、兵科給事中陳子龍、中書舍人李待問、羅源知縣章簡起兵拒守。

明會稽生員鄭遵謙起兵復紹興，明分巡寧紹台道于穎起兵復富陽。

〔辛卯〕，明鄞縣在籍前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寧波，遣迎魯王以海於台州。

《世祖實録》卷一八 癸巳，命内院大學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疇以原官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地方。

《東華録》卷五 乙未，除割脚筋之刑。

《小腆紀年》卷一〇 明崑山前總兵王佐才、參將陳宏勛、游擊孫志尹、知縣事楊永言、舉人周室瑜、貢生朱集璜、陳大任、諸生吴其沆、陶琰、歸莊、顧炎武等各起兵拒守。

己亥，明嘉定在籍前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黄淳耀等起兵拒守。

明貴池副貢生吴應箕起兵復建德、東流。

庚子，明使臣左懋第猶在京師，諭降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一八 癸卯，命恭順侯吴惟華爲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招撫廣東。

陞禮部左侍郎孫之獬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軍務，招撫江西。尚寶寺卿黄熙允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撫福建。原任大同巡撫江禹緒仍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招撫湖廣。刑部郎中丁之龍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招撫雲貴。

《東華録》卷五 豫親王奏：「大軍已定南京，隨令貝勒博洛，固山額真拜尹圖、圖賴、阿山等率兵趨杭州兆勝勦擒之。」

乙巳，改南京爲江南省，應天府爲江寧府，設官事宜照各省例行。

《小腆紀年》卷一〇 丁未，明唐王即皇帝位於福州。

明進鄭芝龍、鴻逵爵爲侯，封芝豹澄濟伯，彩永勝伯，並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

明以黄道周爲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蘇觀生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

明賜鄭芝龍之子森姓朱，名成功。

《世祖實録》卷一八 戊申，改應天府爲江寧府，府尹爲知府。

《小腆紀年》卷一〇 明魯王監國於紹興。【略】以張國維、朱大典、宋之溥

爲東閣大學士。

《東華録》卷五 秋七月壬子，命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葉臣等，往江南代豫親王。

癸丑，進塔報：故明東平侯劉澤清率所部歸順，原任總兵馬登洪、林慶業皆投降。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七月初四日〔癸丑〕，屠嘉定縣，在籍通政使侯峒曾死。

明臨川在籍前吏部主事曾亨應、揭重熙起兵撫州。

明龍泉在籍工部右侍郎劉士楨起兵復泰和、廬陵。

《世祖實録》卷一九 乙卯，允吏部議和碩豫親王多鐸委署江南官職三百七十三員准其實授。

丙辰，浙江總督張存仁疏：【略】速遣提學開科取士。【略】得旨：開科以取士，薄斂以勸農，誠安民急務，歸順各省准照恩詔事例一體遵行。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屠崑山。

《東華録》卷五 戊辰，内大臣何洛會、河南巡撫羅繡錦等奏：「我軍進克西平縣，賊首劉洪起等伏誅，汝寧等處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一 辛未，明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黄道周募兵江西，以圖恢復。

《世祖實録》卷一九 戊寅，各衙門一應事情著同漢官商確妥當奏聞，不許口啓。

是月，獻賊屠明成都、龍安兩府屬州縣。

《世祖實録》卷二〇 八月庚辰朔，禮科給事中梁維本奏請隆聖學以光典禮，御經筵以精學問。

辛巳，免直隸霸州、順義、香河、寶坻、新城、永清、東安、固安等縣本年水災額賦。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壬午〕，屠松江府。

《世祖實録》卷二〇 癸未，靖遠大將軍和碩英親王阿濟格師還至蘆溝橋，【略】各歸家。

乙酉，免河南彰德、衛輝、懷慶、河南四府本年荒殘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一 明靖江王亨嘉僭號於桂林，執廣西巡撫瞿式耜幽之。庚寅，明命肅虜伯黄斌卿鎮舟山。

《世祖實録》卷二〇 癸巳，免直隸真定、順德、廣平、大名四府本年分水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一 明行保甲法於天興府。

明監國魯王賜行人張煌言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典制誥。

我大清兵克峽江，明守將鄧武泰死之。進克袁州，同知攝府事李時興死之。

我大清兵取吉安，遂取萬安。明把總吴之蕃起兵謀復嘉定，不克，死之。

辛丑，我大清兵克江陰，明典史閻應元、陳明遇等死之。

明中書舍人盧象觀、葛麟，總兵毛重泰、陳坦公與大清兵戰於太湖，敗績，皆死之。

《東華録》卷五 丙申，給事中許作梅、莊憲祖、杜立德，御史王守履、桑芸、李森先、羅國士、鄧應槐、吴達等，交章劾奏弘文院大學士馮銓，【略】攝政王傳集大學士等及各官，逐一鞫問，所劾馮銓、孫之獬、李若琳各欺俱不實。

《世祖實録》卷二〇 乙巳，諭内外大小衙門曰：一應題奏本章非經奉旨下部，不許擅以揭帖先行發鈔。

《東華録》卷五 九月己酉朔，浙閩總督張存仁奏：「叛賊方國安、王之仁盤據富陽，遣師掩殺，擒國安子大衍等，斬之。」

《小腆紀年》卷一一 甲寅，我大清豫親王多鐸以明福王由崧歸於京師。

明總督何騰蛟、巡撫堵胤錫受閣賊餘黨降。

明楊廷麟、劉同升復萬安，遂復吉安、臨江，表請唐王移駐贛州。

我大清兵克涇縣，【略】克績溪，【略】克徽州，【略】明池州推官吴應箕兵敗被執，死之。

明徵諸生顧炎武爲職方司郎中，以母喪，辭不赴。

《世祖實録》卷二〇 己巳，諭户兵二部：近來土賊竊發，民不聊生，如直隸順德府、山東濟南府、德州、臨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陽府、蒲州八處，著滿洲統兵駐劄，務期勦撫得宜，以安百姓。以上八處駐劄滿兵，著給以無主房地。

《世祖實録》卷二〇 庚午，海寇田仲寇福山，江寧巡撫土國寶率副將曹虎等擊敗之。

丁丑，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奏報：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撫州、饒

州、臨江、吉安、廣信、建昌、袁州及江南徽、寧等府俱平。

《東華録》卷五　冬十月庚辰，遣八旗兵駐防順德、濟南、德州、臨清、徐州、潞安、平陽、蒲州八城，每一旗分駐一城。

《世祖實録》卷二一　庚寅，免直隸寶坻縣荒地額賦。

壬辰，免山西太原等處災荒額賦。

《明季南略》卷五　壬辰，清兵至，方國安嚴陣當之。

《東華録》卷五　丁酉，馬士英等兵渡錢塘江，至杭州城十里立營，我兵進勦，敵遁去，追殺五百餘級。

貝勒勒克德渾、梅勒章京朱瑪喇等敗僞總督馬士英於餘杭，和託等敗僞總兵方國安於富陽。

戊申，原任陝西河西道孔聞標【略】著革職，永不敍用。

《世祖實録》卷二一　命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還盛京，仍諭各厲兵秣馬以俟調遣。

十一月壬子，以京城出痘者衆，免行慶賀禮。

甲寅，命甲喇章京巴山爲左翼，梅勒章京康喀賴爲右翼，率官兵鎮守江寧。

丁卯，欽天監監正湯若望以修補新曆全書告成，恭進御覽。

《東華録》卷五　戊辰，遣固山額真巴顔、墨勒根蝦等率兵往陝西，會同駐防西安内大臣何洛會勦四川。命何洛會爲定西大將軍。

《小腆紀年》卷一一〔十一月〕甲申，明唐王發福京。

《臺灣鄭氏始末》卷一　隆武擇日親征，命芝龍、曾櫻留守；鴻逵御營左先鋒，出浙江；彩右先鋒，出江西。

《小腆紀年》卷一一　明監國魯王鑄「大明通寶」錢。

《世祖實録》卷二二　癸巳，以江南各省底定，遣官祭告福陵、昭陵。

允山東巡撫丁文盛請，命民間爭訟小事有司官即與斷理，毋得濫收監禁。

《東華録》卷五　丙午，禮部言：「内監仍故明例，每遇朝參行禮在文武諸臣之前，於體不合，嗣後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從之。

順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

《小腆紀年》卷一二　春正月乙酉朔，明唐王在建寧，不受朝賀。王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戴罪從行。

明監國魯王在紹興。

癸亥，明加魯使臣柯夏卿兵部尚書，曹維才光禄寺少卿，遣僉都御史陸清源犒師浙東。

明何騰蛟會師湘陰，【略】諸鎮觀望不進，獨李赤心自湖北至，遇王師，三戰三北，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亦頓損。

《東華録》卷五　己巳，命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同郡王羅洛宏、貝勒尼堪等統兵征四川，以張獻忠肆虐巴蜀也。

《世祖實録》卷二三　丁丑，萬壽聖節，以京城痘疹盛行，免朝賀。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正）〔是〕月，王以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既出關，不行，未幾，稱餉絶而還。

《世祖實録》卷二四　甲申，諭兵部：【略】嗣後投充滿洲者聽隨本主居住，未經投充不得留居旗下，如違，並其主家治罪。

《東華録》卷五　乙酉，定西大將軍何洛會奏：「副將王平敗王姓秀才賊兵於渭南縣界，中軍陳德、副將任珍破賊首劉文炳於蒲城，敗賊首李遥於同州。臣等領官兵追勦賊渠賀珍於武功濠泗河，大敗之。」

《世祖實録》卷二四　梅勒章京屯泰奏報：僞永勝伯鄭彩遣僞總兵劉福、副將林引等領衆來援江西，撫州副將王得仁等率兵馳入賊陣，擊敗之。

乙巳，開延綏鎮鼓鑄。

丙午，命多羅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公圖賴率師往征福建、浙江。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明季南略》卷六　三月朔戊申，清兵驅舡開堰入江，張國維嚴敕各營守汛，命王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

《世祖實録》卷二五　辛亥，翻譯明《洪武寶訓》書成。

開湖廣荆州鼓鑄。

《小腆紀年》卷一二　甲寅，明兵部尚書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黄道周猶在江寧。諭降不屈，死之。

《東華録》卷五　乙卯，何洛會報：擒獲黑水峪賊首孫守法、胡向宸等。

《世祖實録》卷二五　丁巳，陝西總督孟喬芳奏報：定西大將軍何洛會追賊偽光山伯劉體純於山陽縣，敗之。

甲子，吏部右侍郎金之俊等奏言：【略】今開創之初，法宜變通。臣等擬二甲前五十名選部屬，後二十名選評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選評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名選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選推官，餘盡選知縣。【略】從之。

乙丑，賜殿試貢士傅以漸等四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昌平民王科等七人盜發明陵事覺，棄市。

山西逆僧劉光溥糾黨雷贊化、任沖雲聚衆謀叛，被獲伏誅。

《小腆紀年》卷一二　辛未，我大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鋐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

《世祖實録》卷二五　壬申，多羅饒餘郡王阿巴泰薨，年五十八。

《東華録》卷五　夏四月己卯，寧夏總兵劉芳名疏報：寧夏兵變，殺巡撫焦安民，隨經撫定，斬首惡楊成名、白友大。

《世祖實録》卷二五　壬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擒獲逆賊陳萬良等。

癸未，諭江西、湖廣二省，督撫鎮臣，已經全設，地方漸寧，撤招撫部臣孫之獬、江禹緒回京。

丁亥，免河南睢州、祥符、陳留、柘城等縣水災本年額賦。

戊子，貫穿耳鼻之刑永行革除。

癸巳，革明季加增太平府姑溪橋米稅、金柱山商稅、安慶府鹽稅。

戊戌，攝政王多爾袞諭内院：嗣後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有奏啓，止令具本御前，予處啓本著永行停止。

己亥，罷織造太監。

壬寅，諭户部：【略】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略】今諭示之後，將前代鄉官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朦朧冒免者治以重罪，該管官徇私故縱者定行連坐。

又諭户部：【略】特遣大學士馮銓前往户部，與公英俄爾岱徹底察核在京各衙門錢糧款項數目。【略】擬定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務期積弊一清，民生永久。

乙巳，户部請定制錢七十文作銀一錢，不許多增，通行嚴禁。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二　本月，明鄭彩棄廣信，奔入杉關；我大清兵遂克撫州，永寧王慈炎死之。

《臺灣鄭氏始末》卷一　撫州破，永寧死；彩削爵，待罪江西。督師萬元吉偽光山伯劉體純於山陽縣，敗之。

甲子，吏部右侍郎金之俊等奏言：【略】今開創之初，法宜變通。臣等擬二甲前五十名選部屬，後二十名選評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選評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名選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選推官，餘盡選知縣。【略】從之。

乙丑，賜殿試貢士傅以漸等四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巳，昌平民王科等七人盜發明陵事覺，棄市。

山西逆僧劉光溥糾黨雷贊化、任沖雲聚衆謀叛，被獲伏誅。

《小腆紀年》卷一二　辛未，我大清兵克吉安，明職方主事郭鋐死之，萬元吉退保贛州。

《世祖實録》卷二五　壬申，多羅饒餘郡王阿巴泰薨，年五十八。

《東華録》卷五　夏四月己卯，寧夏總兵劉芳名疏報：寧夏兵變，殺巡撫焦安民，隨經撫定，斬首惡楊成名、白友大。

《世祖實録》卷二五　壬午，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擒獲逆賊陳萬良等。

癸未，諭江西、湖廣二省，督撫鎮臣，已經全設，地方漸寧，撤招撫部臣孫之獬、江禹緒回京。

丁亥，免河南睢州、祥符、陳留、柘城等縣水災本年額賦。

戊子，貫穿耳鼻之刑永行革除。

癸巳，革明季加增太平府姑溪橋米稅、金柱山商稅、安慶府鹽稅。

戊戌，攝政王多爾袞諭内院：嗣後諸王大臣差遣在外，凡有奏啓，止令具本御前，予處啓本著永行停止。

己亥，罷織造太監。

壬寅，諭户部：【略】前朝宗姓已比齊民，舊日鄉紳豈容冒濫。【略】今諭示之後，將前代鄉官監生名色盡行革去，一應地丁錢糧雜泛差役與民一體均當，朦朧冒免者治以重罪，該管官徇私故縱者定行連坐。

又諭户部：【略】特遣大學士馮銓前往户部，與公英俄爾岱徹底察核在京各衙門錢糧款項數目。【略】擬定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務期積弊一清，民生永久。

乙巳，户部請定制錢七十文作銀一錢，不許多增，通行嚴禁。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二　本月，明鄭彩棄廣信，奔入杉關；我大清兵遂克撫州，永寧王慈炎死之。

《臺灣鄭氏始末》卷一　撫州破，永寧死；彩削爵，待罪江西。督師萬元吉自吉安退守張家渡，又退守皂口。監紀程亮以新威營援師二百人下守綿津灘。

《小腆紀年》卷一二　五月丙午朔，我大清兵進逼贛州，明江西巡撫劉廣胤戰敗被執，楊廷麟、萬元吉悉力固守。

《東華録》卷五　丁未，以蘇尼特部落騰機思等叛奔喀爾喀，命豫親王多鐸爲揚威大將軍，率大兵往征之。

《世祖實録》卷二六　攝政王多爾袞率諸王大臣出安定門送和碩德豫親王多鐸行。

《小腆紀年》卷一二　辛亥，琉球國入貢於明。

《世祖實録》卷二六　壬戌，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爲不軌。及行查，果獲魯王、荆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

乙丑，諭户部：五爪龍、鳳凰及通身八補四團補一應上用袍服花樣，俱不許官民買賣，著嚴行禁止，違者依律治罪。

壬申，定鹵簿儀仗及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儀仗、引導之制。

《小腆紀年》卷一二　明江上兵潰，方國安劫監國魯王走紹興。

六月丙子朔，我大清兵渡錢塘江，明監國魯王航海，妃張氏死之。

《世祖實録》卷二六　丙戌，吏科給事中林起龍奏言：【略】伏乞速敕都察院、五城御史、巡捕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如遇各色教門，即行嚴捕，處以重罪，以爲杜漸防微之計。從之。

己丑，禁假銀及行使低銀。

湖川總督羅繡錦疏報總兵官徐勇率兵攻破麻城各山賊寨，生擒偽副將梅長興伯吴日生、主事倪曼青俱被獲，偽大學士馬士英潛遁新昌縣山内，都統漢岱追至台州，士英屬下總兵葉承恩等降，並報稱馬士英披剃爲僧，即至寺拘獲，並總兵趙體元，令斬之。

丁酉，博洛奏報：大軍五月抵杭州，適賊兵營於錢塘江東岸，我軍策馬徑渡，偽國公方國安遁歸紹興，携魯王朱彝垓走保台州，江東底定。

《世祖實録》卷二七　七月甲寅，平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勒克德渾班師至京。

乙卯，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疏請回京。以江南尚未大定，不允。

《東華録》卷五　丁巳，多鐸師至營噶爾察克山，聞騰機思等屯於衮噶魯台，大軍乘之，騰機思等聞風遁。令外藩郡王滿朱習禮、梅勒章京明安達禮追及於歐(克特)〔特克〕山，大破之，斬其台吉毛害，迎下嫁格格還。我兵渡土喇河，復追之，斬騰機思於多爾濟、巴圖舍津，騰機思孫噶爾馬、特木德克博音圖，斬首無算，獲其家口輜重及牲畜十餘萬。

庚申，肅親王豪格【略】攻克張果老巖，【略】分遣貝子滿達等搜勦賊黨，降賊石國璽、高如礪、蔣登雷、王可臣等，遂攻克三台山，斬獲無算。

《世祖實録》卷二七　壬戌，以擊敗蘇尼特部落捷音榜諭外藩蒙古。

乙丑，革鑾儀衛緝訪人役，永著爲令。

《小腆紀年》卷一二　己巳，明焚羣臣迎降書於午門。

《世祖實録》卷二七　八月乙亥，諭户部：「【略】爾部移文内院督臣傳諭江寧、蘇、杭各處機房商賈，以後織造市賣紬緞等物，務要寬長合式，精密堪用，如仍前短窄鬆薄，查究治罪。」

《東華録》卷五　乙酉，多鐸奏：「我師自土勒河擊敗土謝圖汗兩子兵二萬於查濟布拉克。次日，復擊敗碩雷汗之四子本霸巴圖魯台吉兵三萬，皆斬獲無算，因馬疲班師。」

丁亥，博洛疏報：大兵克金華、衢州二府，斬僞蜀王朱盛濃、樂安王朱誼石等，全浙底定。

張存仁奏：「僞閣臣謝三保、閣部宋之普、兵部尚書阮大鋮、刑部尚書蘇壯等投誠。」

戊子，以恭順王孔有德爲平南大將軍，與懷順王耿仲明、續順公沈志祥等往征湖廣，次定江西贛南，由是入廣東。

《世祖實録》卷二七　免江南太湖、潛山二縣順治二、三年分荒逃額賦。

癸巳，命智順王尚可喜統所部官兵赴恭順王軍協征湖廣等處。

《明季南略》卷八　乙未，清兵至順昌，獲隆武之龍杠，搜之，得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爲内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游山，聞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英等四人駢斬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臺灣鄭氏始末》卷一　庚子，隆武奔汀州，追騎及之，死。

《世祖實録》卷二八　九月己酉，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疏請回京。以江南尚未大定，不允。

《明季南略》卷八　辛亥，清兵入泉州，德化知縣陳光晉迎降。大學士蔣德璟絶食死。

丙午，清兵至汀州。

《世祖實録》卷二八　癸亥，賜中式武舉郭士衡等二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甲子，免湖廣彝陵州、歸州、石首、公安、松滋、遠安、興山、巴東、宜都、長陽、枝江、華容、平江等縣荒田額賦十分之七，荆門州巴陵、江陵、當陽等縣十分之五，興國、均州、廣濟、黄梅、監利、臨湘、鄖縣、鄖西、上津、保康、襄陽、宜城、光化、南漳、竹谿、穀城等縣十分之三。

十月丙子，湖川總督羅繡錦疏報：總兵官鄭四維等平定彝陵、枝江、宜都三州縣，擒斬賊衆無算。

《小腆紀年》卷一三　我大清兵克明忠誠府，督師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廷麟、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江廣、總督萬元吉、吏部尚書郭維經等死之。

己卯，揚威大將軍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等凱旋，上出安定門迎勞之，賜宴。

辛巳，江西提督金聲桓疏報：【略】鄱寇悉平。

《東華録》卷五　甲申，金聲桓奏：克贛州，斬僞閣部楊廷麟。

《世祖實録》卷二八　乙酉，論：有爲薙髮、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牽連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許封進。

丁酉，上出獵，是日駐蹕盧溝橋。

禁民間私自買賣馬騾、甲冑、弓矢、刀鎗、火礮、鳥鎗等。

免江南望江、宿松、太湖、懷寧四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三　壬辰，明湖廣督師何騰蛟、巡撫堵胤錫奉表桂王勸進。

《世祖實録》卷二九　十一月癸卯朔，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既定全浙，隨分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進師福建，【略】福建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三　明大學士丁魁楚、太監王坤以監國桂王奔梧州。

丁未，明前大學士蘇觀生立唐王聿鐭於廣州。

《世祖實録》卷二九 癸丑，免直隸河間縣、任邱縣、山西大同縣本年冰雹水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三 丁巳，明鄭芝龍降於我大清。

庚申，明桂王即皇帝位於肇慶府。

丙寅，明鄭彩奉監國魯王次中左所，尋改次長垣。

《世祖實録》卷二九 戊辰，以浙東、全閩蕩平，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免行慶賀。

《小腆紀年》卷一三 庚午，明李明忠敗廣州兵於三水。

《世祖實録》卷二九 十二月癸酉朔，蘇松提督吴勝兆疏報：故明遂平王朱紹鼐及僞職方楊模等擁衆太湖，勾連海寇，謀爲不軌，副將詹世勳等率兵撲勦，紹鼐等就擒。命斬之。

《小腆紀年》卷一三 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朱成功起兵海上，以圖恢復。

《世祖實録》卷二九 庚辰，山東膠州總兵官海時行疏報：賊首謝遷結連南山諸賊，攻陷高苑，官兵進勦，擒斬僞軍師趙來鄉等，諸寨悉平。

《東華録》卷五 甲申，肅親王奏：「我軍抵西充，逆賊張獻忠率衆來拒，護軍統領鰲拜等奮擊，大敗之，斬張獻忠於陣，復分兵破賊營一百三十餘處，四川悉平。」

《世祖實録》卷二九 乙酉，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疏報：僞高安王朱常淇同僞監軍道江於東等盤踞徽州婺源縣之小坑，擁衆抗命，提督張天禄等率兵進勦，常淇及妻子並其黨俱就擒。命斬之。

丙戌，免直隸薊州、豐潤、玉田、寶坻、武清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三 丁亥，降將李成棟以我大清兵取廣州，明唐王聿鐭殂，大學士蘇觀生自殺，太僕寺卿霍子衡死之。

《世祖實録》卷二九 庚寅，定武進士初授職銜，一甲第一名授參將，一甲第二名授遊擊，一甲第三名授都司，二甲授守備，三甲授署守備，著爲令。

壬辰，頒賜諸王以下、甲喇章京理事官以上滿文金、遼、元三史併明《洪武寶訓》。

《小腆紀年》卷一三 丁酉，明桂王奔梧州，以朱治恂爲兩廣總督。

《世祖實録》卷二九 庚子，招撫江南大學士洪承疇疏報：故明僞金華王朱由樘據饒州境，擁兵煽亂安仁、萬年、餘干等縣，都司余龍進兵擣其巢穴，獲由樘。命斬之。

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

《明季南略》卷一〇 正月朔癸卯，上至梧州，蓋以臘月二十五日聞報李成棟親下肇慶，故避至此。

《小腆紀年》卷一四 監國魯王在長垣。

《世祖實録》卷三〇 乙巳，河南總兵官孔希貴奏報范縣土寇平。報聞。

丁未，諭文武各官：「嗣後凡隨征出差，不得受地方官員餽遺。」

戊申，命輔國公肇阿岱、内大臣吴拜、何洛會等率將士征宣府地方。

辛亥，户部奏請：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内薄地甚多，【略】應於近京府州縣内，不論有主無主地土，撥換去年所圈薄地，並給今年東來滿洲，其被圈之民，於滿洲未圈州縣内查屯衛等地撥補，仍照遷移遠近豁免錢糧，四百里者准免二年，三百里者准免一年，以後無復再圈民地，庶滿漢兩便。疏入，從之。

壬子，遣梅勒章京董阿賴統領將士更番駐防杭州。

《東華録》卷六 湖廣總督柯永盛奏：興國州等處砦寇悉平。

《世祖實録》卷三〇 戊午，定攝政王福金儀仗。

定諸王福金、公主、格格儀仗服色及公以下官民人等妻車服制度。

《小腆紀年》卷一四 我大清兵取肇慶，明兩廣總督朱治恂棄城走。

明大學士瞿式耜奉桂王奔平樂，丁魁楚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李永茂、晏日曙走博白。

明前都御史張家玉、舉人韓如璜起兵復東莞。

明兵科給事中陳邦彦起兵攻廣州，不克。

《世祖實録》卷三〇 己未，山東巡撫丁文盛奏報：范、滕、東阿等縣土寇平。

壬戌，禮部奏言：漢官亦應如滿官例照頂帶，用坐褥。從之。

洪承疇奏報：總兵官卜從善、黄鼎等擊安慶賊渠趙正，大破之。

癸亥，禮部議封世子例，【略】得旨：【略】世子儀仗照親王例製造。

《小腆紀年》卷一四 明桂王由平樂如桂林，加瞿式耜太子太保。

乙丑，我大清兵取高州、雷州、廉州。

《世祖實録》卷三〇 丁卯，允禮部請，命會試取中三百名，不必分南北中卷，同考官用十八員。

庚午，罰輔政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銀二千兩，革刑部尚書吴達海、啓心郎額爾格圖世職，副理事官胡敏鞭五十折贖。

辛未，命給直省文武官員敕書及精微批兼書滿漢字。

《小腆紀年》卷一四 我大清兵取梧州，明廣西巡撫曹燁降，蒼梧縣丞巫如衡死之。

我大清兵取平樂，明布政使耿獻忠降，守將陳邦傅走南寧。

明潯州守將李明忠降於我大清。

明監國魯王以熊汝霖爲東閣大學士，【略】以張煌言爲右僉都御史，【略】以前僉都御史劉中藻爲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二月壬申朔，明監國魯王圍海澄。

癸酉，明監國魯王攻漳州，不克，總兵陳國祚戰死。

甲戌，我大清兵救海澄，明監國魯王退入於海。

《世祖實録》卷三〇 乙亥，署兩廣總督事佟養甲奏報官兵平梧州。

《小腆紀年》卷一四 丙子，明福建人洪有慎起兵復漳浦縣城，尋陷，死之。

明□□賴天肖起兵潮州，殺降將文貴、陳虎、余成隆。

明□□蘇來起兵惠州，□□黄奇策起兵新會。

明□□陳順、簡信起兵韶州，□【略】以翰林學士方以智爲東閣大學士，【略】召周堪賡爲户部尚書，不至。【略】召劉遠生爲刑部尚書，【略】以舉人王夫之爲行人司行人。

《世祖實録》卷三〇 丁丑，户、工二部十九處關差漢官外增設滿洲官十九員，漢軍官十九員。

《小腆紀年》卷一四 己卯，明監國魯王遣兵攻福州，不克。

明監國魯王遣兵攻興化，不克。明劉承胤以兵入衛，駐全州。

《世祖實録》卷三〇 癸未，以浙東、福建平定，頒詔天下。

《小腆紀年》卷一四 丙戌，明桂王幸全州，瞿式耜疏止之，不聽。【略】以禮部右侍郎吴炳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世祖實録》卷三〇 己巳，洪承疇奏報：故明宗姓朱議貴自稱瑞昌王，與正俱就擒。命斬之。

湖賊趙正聚寇湾池，我兵進勦，議貴與正俱就擒。命斬之。

《小腆紀年》卷一四 癸巳，明監國魯王遣兵攻福清，不克。

《東華録》卷六 乙未，征南大將軍博洛奏報：【略】斬朱聿鍵並僞周王（肖象）、（肅眾）、益王思（恢）（炎）等，廣郡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四 丙申，我大清兵取長沙，明何騰蛟走衡州。我大清兵取湘陰，明守將王進才大掠而遁。

三月壬寅朔，明孫守法復寧州。

（甲辰），我大清兵復取順德，明陳邦彦退據下江門。

乙卯，我大清兵攻桂林，明留守大學士瞿式耜率總兵焦璉禦卻之。

《世祖實録》卷三一 諭兵部：【略】兹特開自首之門，許以更新之路，務使盜賊革心，良民安業。自今以後，凡曾經爲盜之人，無論犯罪輕重，有能赴所在官司，或徑赴兵部，將真賊姓名及居住地方詳悉陳首者，除本身免罪外，仍將賊贓酌議給賞。

辛亥，山東巡撫丁文盛疏報，官兵追擊，陷河間土賊於鄒平，勦滅之。

戊午，賜殿試貢士吕宫等三百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諭吏部：今當天下初定之時，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總督、巡撫、總兵等【略】各准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略】如無親子，准送親弟或親兄弟之子，宗族遠支無得濫送。嗣後諸臣縱有過犯，經朕罷斥，其侍衛者如故。

壬戌，免江南崇明鹽課、馬役等銀兩。

甲子，賜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吕宫冠服。

《小腆紀年》卷一四 孫可旺陷明南寧，知縣陳六奇死之。

《世祖實録》卷三一 乙丑，《大清律》成，命頒行中外。

丙寅，高、雷、廉三府平定。

己巳，諭户部：【略】自今以後，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

庚午，諭户部：【略】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

辛未，諭兵部：兵丁甲冑及一應器械，爾部於每年春秋二季各簡閲一次。

《小腆紀年》卷一四 夏四月壬申朔，明進張家玉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提督嶺東軍務，聯絡漳湖。

癸酉，我大清兵取明衡山縣。

乙亥，我大清兵取明瓊州。

兵部尚書。

《世祖實録》卷三一 調兵部尚書譚拜爲吏部尚書，陞禮部侍郎阿哈尼堪爲

《東華録》卷六 丁丑，故明漕撫田仰帶兵三千名投順。

《小腆紀年》卷一四 辛巳，我大清命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道取湖廣。

癸未，我大清兵取衡州，殺黄朝宣。

甲申，我大清兵取永州，明盧鼎走道州。

《世祖實録》卷三一 乙酉，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博洛班師回京。

戊子，流通集決口工成。

辛卯，蘇松提督吴勝兆謀叛，【略】洪承疇研審確情，請旨發落。

甲午，户部酌議官員經費，【略】自督撫按藩臬守令以及佐貳教職，按官之崇卑，事之繁簡，以定經費、衙役之多寡，即明列條編册中，照數徵派，按季關支，此外毫有私增，即計贓論罪。從之。

《東華録》卷六 丙子，太理寺卿王永吉以陞工部右侍郎，具疏控辭。得旨：「【略】著革職永不録用。」

《世祖實録》卷三一 己卯，遣户部副理事官繆尚義等赴廣東廉州等處珠池採珠。

庚辰，兩廣總督佟養甲奏報：招降故明趙王朱由棪、總兵李志璉。

丙戌，諭户部：【略】有仍前私販〔鹽〕者被獲，鞭八十，其鹽觔銀錢、牲口車輛等物入官。巡緝員役縱容不行緝拏者，事發，一體治罪。

戊子，免陝西綏德衛三年分雹災額賦。

《東華録》卷六 癸巳，湖廣撫高士俊奏：大兵攻拔衡山、安化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僞總兵黄朝宣。

《世祖實録》卷三二 丁酉，免山東全省三年分荒殘額賦。

《世祖實録》卷三三 〔七月〕辛丑，上御太和殿，册封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爲輔政叔德豫親王。

《東華録》卷六 壬寅，湖廣叛逆王光代盤據郴陽，妄用永歷年號，僭稱鎮武伯。

《世祖實録》卷三三 甲辰，免江南徐州三年分荒地額賦一年，漕米半年。

《小腆紀年》卷一四 明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邨，會給事中陳邦彦共攻廣州，敗績。

《東華録》卷六 乙巳，罷和碩鄭親王輔政。

《小腆紀年》卷一四 己酉，明前福建提學道毛協恭被執於建寧，不屈，

禦卻之。

《世祖實録》卷三二 丁卯，諭大學士剛林、祁充格曰：爾等纂修《明史》，其間是非得失，務宜據事直書，不必意爲增減，以致文過其實。

《小腆紀年》卷一四 戊辰，明論保桂林功，晉瞿式耜少師兼太子太師，封臨桂伯。式耜疏請返蹕全州。

六月庚午朔，明督師何騰蛟入朝，詔以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駐守白牙市。

《世祖實録》卷三二 壬申，禮部以平西王儀仗請旨，得旨：平西王儀仗著照三順王儀仗製。

免直隸成安、新樂、元氏、廣平、寧晉、邯鄲、饒陽三年分水蝗災傷額賦。

《東華録》卷六 丙子，太理寺卿王永吉以陞工部右侍郎，具疏控辭。得旨：「【略】著革職永不録用。」

《世祖實録》卷三二 己卯，遣户部副理事官繆尚義等赴廣東廉州等處珠池採珠。

庚辰，兩廣總督佟養甲奏報：招降故明趙王朱由棪、總兵李志璉。

丙戌，諭户部：【略】有仍前私販〔鹽〕者被獲，鞭八十，其鹽觔銀錢、牲口車輛等物入官。巡緝員役縱容不行緝拏者，事發，一體治罪。

戊子，免陝西綏德衛三年分雹災額賦。

《東華録》卷六 癸巳，湖廣撫高士俊奏：大兵攻拔衡山、安化等縣，常德、衡州二府，生擒僞總兵黄朝宣。

《世祖實録》卷三二 丁酉，免山東全省三年分荒殘額賦。

《世祖實録》卷三三 〔七月〕辛丑，上御太和殿，册封和碩德豫親王多鐸爲輔政叔德豫親王。

《東華録》卷六 壬寅，湖廣叛逆王光代盤據郴陽，妄用永歷年號，僭稱鎮武伯。

《世祖實録》卷三三 甲辰，免江南徐州三年分荒地額賦一年，漕米半年。

《小腆紀年》卷一四 明大學士陳子壯起兵九江邨，會給事中陳邦彦共攻廣州，敗績。

《東華録》卷六 乙巳，罷和碩鄭親王輔政。

《小腆紀年》卷一四 己酉，明前福建提學道毛協恭被執於建寧，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三三 戊午，陞宣大總督兵部右侍郎馬國柱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河南等處。

甲子，以廣東初定，特頒恩詔。

《東華録》卷六 丁卯，〔上〕幸邊外行獵。

《小腆紀年》卷一四 八月己巳朔，明以户部侍郎嚴起恒爲東閣大學士。

《世祖實録》卷三三 庚午，江西提督金聲桓疏報擒獲故明宗姓僞麟伯王、靄伯王於瀘溪山。命斬之。

《東華録》卷六 乙酉，肅親王豪格奏：「分兵征勦遵義、夔州、茂州、榮昌、隆昌、富順、内江等處，川寇悉平。」

《世祖實録》卷三三 戊子，寧夏巡撫胡全才疏報：叛逆馬德糾衆倡亂，發兵進勦，【略】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四 我大清兵克高明，明督師東閣大學士陳子壯、御史麥而炫、主事朱實蓮皆死之。

《世祖實録》卷三三 庚寅，開湖廣鼓鑄。

《小腆紀年》卷一四 辛卯，我大清兵進逼明奉天府，桂王出奔。

壬辰，劉承胤舉城降，大學士吴炳、兵部尚書傅作霖等死之。明王祥復遵義。

《世祖實録》卷三三 癸巳，以江西水旱，發倉米三千餘石減價糶賣，以濟饑荒。

丙申，上還宫。

《小腆紀年》卷一四 九月己亥朔，我大清兵克清遠。

《世祖實録》卷三四 辛亥，淮安土賊張華山等用僞隆武年號，嘯聚賊衆千餘，攻據廟灣。

《東華録》卷六 山東巡撫張儒秀奏：「土賊丁可澤勾引叛賊謝遷等陷淄川縣，原任招撫江西兵部尚書孫之獬被賊支解死。」

《小腆紀年》卷一四 庚申，明監國魯王遣兵復羅源，又復連江。

《世祖實録》卷三四 戊午，諭兵部：【略】朕思敵人既已殺死，不必割級，爾部即通行禁止。

辛酉，漕運總督楊聲遠疏報：官兵勦廟灣土賊，擒斬甚衆。

《小腆紀年》卷一四 冬十月戊辰朔，明桂王如柳州，大學士瞿式耜疏請還蹕桂林。

《世祖實録》卷三四 甲戌，定鑾儀衛官員品級。

丁丑，定親王座位制。

《小腆紀年》卷一四 明兵部尚書張家玉與大清兵戰於增城，敗績死之。我大清兵取全州。

明監國魯王以馬思理爲東閣大學士，林正亨爲户部尚書，沈宸荃爲工部尚書，余飏爲左都御史。

《世祖實録》卷三四 辛卯，開江西鼓鑄。

丙申，寧夏巡撫胡全才捕蝗有法，境内田禾獲全，因以捕法上聞，並請傳示各省，永絶蝗菑。

《東華録》卷六 壬辰，兩廣督佟養甲言採珠不便於民。得旨：「差官着即撤回。」

《世祖實録》卷三五 十一月丁酉朔，江西巡撫章于天疏報：廣信弋陽、鉛山、崇仁逆寇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四 明桂王在象州。

《世祖實録》卷三五 己亥，南贛總兵官柯永盛疏報：寧都逆寇悉平。

辛亥，免山西代、岢嵐、保德、永寧等州，静樂、定襄、五臺、石樓、沁源、武鄉、嵐、嶪、興、寧鄉等縣，寧化、寧武、偏頭等所，神池、永興、老營等堡本年分蝗災額賦；山東德州、鄒平、新城、青城、齊東、長山、濟陽、齊河、長清、肥城、歷城、新泰、商河、德平、陵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裁山東明季添設牙雜二税。

壬子，江西巡撫章于天奏報：東安縣逆寇平，擒僞瑞昌王朱統鎏。得旨：朱統鎏著正法。

戊午，增設四川總督一員。

五鳳樓告成。

《東華録》卷六 平南大將軍孔有德以平湖南捷聞。

《世祖實録》卷三五 〔十二月〕戊辰，免直隸保定、河間、真定、順德等府本年分蝗災額賦。

癸未，陝西總督孟喬芳疏報：興安總兵官任珍勦殺賊首米國軫、李世英等，餘黨悉平。

《東華録》卷六　甲申，改世職昂邦章京爲精奇尼哈番，梅勒章京爲阿思哈尼哈哈番，甲喇章京爲拜他喇布勒哈番，半個前程爲拖沙喇哈番。其在部院官員及直省駐防章京官銜仍照舊。

丙戌，孔有德奏：「臣等自岳州進兵長沙，【略】降貴州黎平府僞岷王朱埏峻，前後所獲永歷太子朱爾珠、驅山王朱埏峘等二十七人，招降僞安國公劉承蔭及總兵等四十七員、副參等二十餘員、兵六萬八千有奇。」

庚寅，福撫佟國鼐奏：「逆賊鄭彩圍攻省城，副將鄒必科等擊敗之，餘賊潰散。」

乙未，川湖總督羅繡錦奏：「提督孫定遼勦賊，至鄖屬安陽口戰歿。」

順治五年（戊子、一六四八）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春正月丁酉朔，明桂王在桂林。明監國魯王在閩安鎮。

《世祖實録》卷三六　壬寅，諭大學士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但不可如故明時專擅耳。今將爾衙門品級特行改定，章服如之，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以示優崇。」

癸丑，免山西太原、平陽、潞安三府，澤、沁、遼三州蝗災田畝本年額賦。

《東華録》卷六　庚申，禁官員房柱用朱色，及民間用金貼梁。

癸亥，靖遠大將軍肅親王率師還京。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前太學士朱繼祚起兵，會魯同安伯楊耿復興化。

《世祖實録》卷三六　二月丙寅朔，固山額真公户部尚書英俄爾岱卒。

己巳，以平定浙東、福建、廣東，遣官祭告福陵、昭陵。

《東華録》卷六　土賊攻陷慶雲縣，知縣張必科死之，賊尋遁。命嚴加防勦。

甲戌，江西總兵金聲桓反，僞稱豫國公，王得仁僞稱建武侯，用僞隆武年號，攻陷郡邑。

《世祖實録》卷三六　丁丑，命梅勒章京羅璧往勦霸州一路土寇。

四川總兵惠應詔領三邊抽調兵入蜀，行次晷陽，衆兵鼓噪，被劫餉銀。

辛巳，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疏報：官兵恢復無爲州，擒斬賊首馮洪圖等，并獲降賊州同李敦沆。得旨：李敦沆著正法。

原任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官兵恢復連城、順昌、將樂三縣。

癸未，免山東濟南、兖州、青州、萊州四府屬州縣順治四年水災錢糧一年。

《小腆紀年》卷一五　金聲桓攻贛州。

《世祖實録》卷三六　甲申，湖川總督羅繡錦疏報：官兵攻破徐家寨等賊巢，擒斬逆渠邢志廉等。

《小腆紀年》卷一五　乙酉，我大清兵取全州，明中書舍人周震、守備孟泰死之。

《世祖實録》卷三六　丁亥，浙江巡按秦世禎疏報：武義縣賊何士禎等入城，殺官劫印，旋率兵勦平之。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郝永忠大掠桂林，桂王出奔。

《明季南略》卷一一　戊子，【略】夜三更，有霍允中者，河南歸德人，封永城伯，忽搶入大内，劫帝於寢被中，舁出城外。將文武百官捆吊勒索，盡逼所有，妻孥不保。瞿式耜劫掠如洗，一晝夜飽颺。帝雖裸體，幸無傷，隻身走平樂府。

《東華録》卷六　壬辰，偏沅巡撫線縉奏：僞貴溪王朱常彪、僞恢武伯向登位兩路寇沅州，官兵擒斬之。

甲午，山東土寇犯東平州，知州李芝桂戰歿。

《小腆紀年》卷一五　三月丙申朔，明瞿式耜、何騰蛟入桂林。

《東華録》卷六　己亥，固山貝子吞齊哈等訃告鄭親王，會議擬死。命革親王爵，降爲郡王，罰銀五千。

辛丑，肅親王有罪，衆議論死。得旨：「免死，幽繫之，奪所屬人員。」

庚戌，命固山額真譚泰爲征南大將軍，同固山額真何洛會領兵征金聲桓。

壬戌，定優免則例。

《小腆紀年》卷一五　丁巳，我大清兵攻桂林，明督師何騰蛟率諸軍禦卻之。

《世祖實録》卷三八　夏四月戊辰，免陝西渭源、金縣、蘭州衛本年雹災地畝額賦。

辛未，定殯殮發引安葬例。

壬申，浙閩總督陳錦疏報：克復建寧，擒斬僞鄭西王朱常湖、僞國師王祁、僞軍門總兵等。

《東華録》卷六　癸酉，遏必隆有罪，免死籍没。

《明季南略》卷一一　乙亥，清朝廣州統兵固山李成棟將所轄廣東、廣西兵

馬錢糧、户籍土地悉歸永曆，遣帳下投誠。

《東華録》卷六　庚辰，命固山額真庫魯克達爾漢阿賴、尚書宗室吴達海等統兵戍漢中。

《小腆紀年》卷一五　癸未，明荆江侯張先璧復靖州，遂復沅州。

《世祖實録》卷三八　丙戌，命固山額真劉之源、佟圖賴爲定南將軍，率左翼漢軍官兵駐防寶慶，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爲定西將軍，率右翼漢軍官兵駐防漢中。

丁亥，平西王吴三桂自錦州移鎮漢中，陛見賜宴。

《東華録》卷六　辛卯，鳳陽撫陳之龍疏奏：擒僞總督黄毓祺並家人袁五，搜獲銅印一顆，反詩一本，供出江北窩藏薛繼周等，江南王覺生、錢謙益、許見元等，現在密咨拿緝。得旨：「黄毓祺著即正法，其薛繼周、王覺生等着嚴飭該管地方官訪拿，袁五一并究擬具奏。」

《世祖實録》卷三八　閏四月乙未朔，湖川總督羅繡錦奏報：興國逆賊劉大刀與僞總督鮑瑞玉合謀爲亂，遊擊張國忠等分兵進勦，陣斬瑞玉，擒僞副將彭守棟惠國公，佟養甲襄平伯，杜永和江寧伯，羅成耀寶豐伯，董方策宣平伯，郝尚久新泰伯，張月博興伯，閻可義武陟伯。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遣吏部侍郎吴貞毓、祥符侯性勞李成棟軍，封成軌、推官錢居清、同知錢應統等十人，斬之。

《世祖實録》卷三八　戊戌，復多羅郡王濟爾哈朗爵爲和碩鄭親王。

《東華録》卷六　陝督孟喬芳奏：涼州叛回結連蘭州回黨寇鞏昌，擊敗之。

《世祖實録》卷三八　丁未，諭户部：今後一切債負每銀一兩止許月息三分，不得多索及息上增息，并不許放債與赴任之官及外官放債與民。

禁止諸王府商人及旗下官員家人外省貿易。

戊午，復宗室顧爾瑪洪輔國公爵。

《東華録》卷六　癸亥，命固山貝子吞齊哈爲平西大將軍，同固山額真宗室吴達海等統兵討陝西叛回。

〔五月〕戊辰，孟喬芳奏：官兵大破叛回於鞏昌、臨洮、蘭州等處，城邑俱復。

辛未，孟喬芳奏：逆回擁立僞延長王朱識鐇，遊擊張勇敗之，識鐇就擒。命斬之。

《世祖實録》卷三八　甲申，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疏報：官兵大破金逆，恢復九江、饒州等府。

《小腆紀年》卷一五　丙戌，我大清兵取明綿州。

《世祖實録》卷三八　丁亥，命浙江總督移駐衢州。

《小腆紀年》卷一五　辛卯，明督師何騰蛟復全州。

降將陳友龍以武岡州叛我大清，復歸於明。

《世祖實録》卷三九　六月甲午朔，免陝西西安、延安、平涼、臨洮、慶陽、漢中等府屬州縣順治四年雹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五　丙申，明瞿式耜勞師全州。

戊戌，明封金聲桓豫國公，王得仁建武侯。

《東華録》卷六　甲辰，孟喬芳奏：侍郎額塞等大破逆回於蘭州，其黨悉平。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桂王發南寧，封陳邦傅慶國公。

《明季南略》卷一一　永曆與三宫邕江登舟出南寧，歷横州、永淳，時以急流，兩日夜即抵潯州府，有舊總兵慶國公陳邦傅挽留訴功。

《世祖實録》卷三九　癸亥，太廟工成，奉安神位於正殿。

《小腆紀年》卷一五　秋七月甲子朔，明桂王次梧州，謁興陵。

《世祖實録》卷三九　乙丑，諭户部：嗣後宗室覺羅内凡有貧乏不能聊生者，不時奏聞。

壬申，開封府河工成。

丁丑，設六部漢尚書、都察院漢左都御史各一員，以陳名夏爲吏部尚書，謝啓光爲户部尚書，李若琳爲禮部尚書，劉餘祐爲兵部尚書，党崇雅爲刑部尚書，金之俊爲工部尚書，徐起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東華録》卷六　戊寅，命陳泰爲靖南將軍，與棟阿賴、李率泰等征福建叛賊。

《世祖實録》卷三九　丁亥，諭刑部：殿殺人命，據律應抵。或偶相互毆，誤傷殺死者，杖四十，賠一人；如素有讐怨，因而毆殺者，仍依本律確招，奏請定奪。永著爲例。

戊子，定諸王、貝勒、貝子、公、公主、和碩格格等應用金器數目。

《明季南略》卷一一　陳邦傅爲李成棟促請聖駕，辱詈不堪，不敢挽留，是日離潯州。二十九日壬辰，至肇慶城下。

《世祖實録》卷三九　庚寅，浙江巡撫蕭起元疏報：擒獲衢州賊魁趙之超

【略】，又招撫臨安縣賊渠高自生等千餘人。

《東華録》卷六　八月癸巳朔，南贛撫劉武元奏：金聲桓、王得仁擁衆圍贛州城三月，官兵敗之，圍解。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桂王還居肇慶，進李成棟翊明大將軍，以其養子元胤爲錦衣衛指揮使。召大學士瞿式耜於桂林，辭不至。

《明季南略》卷一一　辰刻，成棟率文武百官迎帝，手扶鑾輿入肇慶行宫。

《東華録》卷六　己亥，保定撫于清廉奏：東明土賊僞稱天正年號，糾衆數十萬，圍縣城，官兵勦散之，畿南寧謐。

《小腆紀年》卷一五　甲辰，明桂王命李成棟攻贛州。

《世祖實録》卷四〇　乙巳，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同多羅承澤郡王碩塞、多羅貝勒尼堪、貝子尚善、公岳樂等統領官兵勦天津土寇。

丁未，諭兵部：【略】除任事文武官員及戰士外，若閒散官富民之家，概不許畜養馬匹，亦不許收藏銃礮、甲冑、鎗刀、弓矢器械。

《小腆紀年》卷一五　戊申，我大清兵克同安。

《世祖實録》卷四〇　辛亥，諭户部等衙門：「【略】除八旗投充漢人不令遷移外，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蓋，或貿賣取價，各從其便。朕重念遷徙累民，著户、工二部詳察房屋間數，每間給銀四兩，此銀不可發與該管官員人等給散，令各親身赴户部衙門當堂領取，務使遷徙之人得蒙實惠。」

壬子，諭禮部：「【略】自後滿漢官民有欲聯姻好者，聽之。」

乙卯，改各省都司印文曰「某省都司之印」、「某省行都司之印」，去都指揮使名色。

戊午，定諸王及官民婚姻聘禮。

《東華録》卷六　辛酉，天津撫李猶龍、户部侍郎王公弼坐假招撫爲名，赴賊營會飲，革職爲民。

《世祖實録》卷四〇　九月壬戌朔，江西巡撫王志佐疏報：僞巡撫吴江、僞兵部尚書余應桂等久聚南康、湖口，黨惡助逆，遣遊擊李文玉進勦，江等就擒。命斬之。

甲子，命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率官兵往勦曹縣土寇。

庚午，諭内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啓四年、七年實録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内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分内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彙送内院，以備纂修。」

《東華録》卷六　壬申，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定遠大將軍，統兵討湖廣賊李錦，即一隻虎。

《小腆紀年》卷一五　壬午，明何騰蛟復永州，遂復衡州。

《東華録》卷六　己丑，孔有德等班師還京。

《世祖實録》卷四〇　冬十月壬辰朔，革湖廣分守下湖南道夏揚名職，下撫按鞫問。

《小腆紀年》卷一五　明監軍御史余鼐起、職方主事李甲春復寶慶，明馬進忠復常德。

《東華録》卷六　壬寅，和碩禮親王代善薨。

《世祖實録》卷四〇　甲辰，偏沅巡撫線縉疏報：定南將軍固山額真佟圖賴恢復寶慶。

《東華録》卷六　乙卯，劉澤清勾連曹縣叛賊，謀不軌，伏誅。

《小腆紀年》卷一五　丁巳，李成棟之兵潰於贛州城下。明朱成功復雲霄。

《東華録》卷六　〔十一月〕戊辰，冬至，恭奉太祖配天，四祖入廟，遣官祭告天地、太廟、社稷，【略】覃恩大赦。加皇叔父攝政王爲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書皇父攝政王。

癸未，以喀爾喀部克楚虎爾行獵向我邊界，遣英親王等統兵駐大同。

《世祖實録》卷四一　十二月辛卯朔，調八旗遊牧蒙古官兵之半戍守阿爾齊土蘇門哈達地方。

丙申，以直隸平山、隆平蝗災，清豐雹災，免本年額賦。

《東華録》卷六　〔壬辰〕，大同總兵姜壤閉城叛，英親王聞之，初四日〔甲午〕圍其城。

〔辛丑〕，攝政王獵至岔道，復遣梅勒章京阿羅塞臣等統八旗兵赴英親王軍前。

《世祖實録》卷四一　癸卯，免大同蝗災本年分額賦。

丁未，命固山額真巴顔等率官兵載紅衣礮赴和碩英親王軍前同討姜壤。

壬子，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報：副將楊捷等恢復都昌縣城，生獲賊渠僞兵部尚書余應桂。命斬之。

《東華録》卷六　乙卯，諭内三院：「前户部奏在外大小文武衙門額設公費等項，冗濫累民，酌議裁減，已經允行。今思裁減未免用度不足，反致累民，著另議速奏。」

《世祖實録》卷四一　遣梅勒章京俄羅塞臣等統領八旗官兵赴和碩英親王軍前協勦叛賊姜瓌。革宣大總督耿焞職，下法司議罪。以姜瓌叛故也。

順治六年（戊子、一六四九）

《世祖實録》卷四二　春正月庚申朔，上避痘，免朝賀。

《小腆紀年》卷一六　明桂王在肇慶府。明監國魯王次福寧之沙埕。

《世祖實録》卷四二　壬戌，浙閩總督陳錦疏報：福州總兵張應夢恢復羅源縣，右路總兵馬得功恢復永春、德化二縣，擒僞總師顔昌儒等，平三百餘寨。

《東華録》卷六　癸亥，命多羅敬謹郡王尼堪等帥兵往平太原。

《世祖實録》卷四二　丁卯，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録》。

《東華録》卷六　戊辰，諭兵部曰：「【略】今嚴飭各官，確議除弊興利長策，朕將次第酌行，即通行告示，曉諭天下之民。」

辛未，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姜瓌叛黨姚舉等殺運糧冀寧道王昌齡於〔原平〕驛，又陷忻州，官兵破之石嶺關，恢復忻州。

乙亥，諭大同及山西官員軍民：以姜瓌造作訛言，傳欲殺官吏軍民人等，誘與俱叛故也。

《世祖實録》卷四二　丙子，定内三院官制：每院設學士一員，侍讀學士一員，侍講學士一員，侍讀一員，侍講一員，著爲例。

《小腆紀年》卷一六　戊寅，我大清兵克南昌，金聲桓、王得仁伏誅，明前大學士姜曰廣死之。

庚辰，我大清兵入湘潭，明督師定興侯武英殿大學士何騰蛟死之。

《明季南略》卷一二　丁亥，明定隨侯趙榮貴與我大清兵戰於龍安柏略口，敗績死之。

我大清兵克舒城、潛山諸寨，明侯應龍等死之。

《東華録》卷六　癸未，英親王奏：「賊黨劉遷攻代州，據其外城，臣遣郡王博洛等往援，大破之，劉遷遁走，代州圍解。」

《小腆紀年》卷一六　〔二月〕甲午，我大清兵復取明撫州。

乙未，我大清兵復取明建昌。

《世祖實録》卷四二　癸卯，命攝政王多爾袞總統内外官兵征勦大同。免直隸六年以前無主荒地四萬四千四百八十餘頃，有主荒地八千一百九十餘頃未完額賦。

《東華録》卷六　己酉，攝政王行次古兒班口，聞喀爾喀碩雷汗兵馬距我國十日程，因止大同之行，議出張家口，遣調外藩蒙古兵。

庚戌，孟喬芳奏：官兵平甘州叛回。

辛亥，吴三桂奏：「賊犯階州，臣等分兵擊破之，斬僞王朱森釜、僞侯趙榮貴。」

壬子，攝政王次察喜兒土察罕腦兒，以馬瘠罷征喀爾喀，轉趨大同。

《小腆紀年》卷一六　甲寅，我大清兵復取明長沙。

乙卯，明揭重熙、傅鼎銓與大清兵戰於程鄉，敗績。

《明季南略》卷一二　乙卯，李成棟出師南下。

《世祖實録》卷四三　三月庚申朔，攝政王多爾袞師次桑乾河。

癸亥，攝政王率師拔渾源州城。

《東華録》卷六　乙丑，尼堪報：我師屢勝，斬僞撫姜瓌。

山西民訴喀喇沁部兵擄掠民間子女牲畜，攝政王令重治其罪，還其人畜。

土賊攻陷海州，知州張茂勳、州同李士麟、推官胡崇禮、百總李奕蔭死之。

丙寅，賊攻破鉅鹿，署縣事周維翰死之。

《明季南略》卷一二　〔李〕成棟與何騰蛟凶信同時報至肇慶，君臣大懼，大雨中晝夜逃徙。

《小腆紀年》卷一六　明以杜永和爲兩廣總督，守廣州。

《世祖實録》卷四三　己巳，應州從賊參將張祖壽、山陰縣從賊知縣顔永錫各率軍民人等出城詣攝政王軍前投降。

吏部啓心郎寧古里以輔政德豫親王多鐸出痘，往啓攝政王，王即日旋師。

《東華録》卷六　辛未，遣人至大同，諭姜瓌降，當恩養如故。姜瓌啓王言：「兵民怨憤，矢志誓死，乞更降一諭，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開恩，臣惟率衆以俟，無他望矣。」王覽啓，怒甚。

乙亥，孟喬芳報：「甘涼逆回米喇印、丁國棟乘調兵征川，倡謀作亂。巡撫張文衡，道員林維造、張鵬翼，總兵劉良臣，副將毛鎮、潘雲騰及遊擊黃得臣、黃金印，都司王之俛，守備胡大年、李廷試、李承澤、陳九功，俱被執殉難，參將翟大有戰歿。」

《世祖實録》卷四三 丁丑，輔政德豫親王多鐸薨，【略】年三十六。

《東華録》卷六 攝政王次居庸，聞訃馳入京臨喪。

甲申，諭兵部：「近聞民無兵器，賊反得利，朕思砲與甲冑非民宜有，仍照舊嚴禁。其三眼鎗、鳥鎗、弓箭、鎗刀、馬匹，悉聽民間存留，其先交官者給還。」

又諭兵部：向來申嚴隱匿逃人之法，斬。【略】今後隱匿者免死流徙，其左右隣責三十板，十家長責二十板，逃人自歸，其主或隱匿者，自行送出，一概免罪。有親戚願贖回者聽。

《世祖實録》卷四三 譚泰、何洛會等奏報：【略】江西悉平。

〔丙戌〕，輔國公博尼卒。

《東華録》卷六 〔四月〕癸巳，英親王奏恢復左衛。

《小腆紀年》卷一六 明堵胤錫與大清兵戰於衡州之草橋，敗績，走龍虎關，尋走梧州。

《世祖實録》卷四三 乙未，命固山貝子吴達海、鎮國公吞濟喀、輔國公巴布泰等帥師往大同更代和碩英親王阿濟格等兵馬勦逆賊姜瓖。

庚子，殿試天下貢士左敬祖等。

增設户部十四司漢主事各一員。

壬寅，開浙江、山東鼓鑄。

癸卯，福建巡按霍達奏報：官兵恢復平和、詔安、漳平、寧洋四縣。

甲辰，賜殿試貢士劉子壯等三百九十五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巳〕申刻，孝端皇太后崩。

《小腆紀年》卷一六 癸丑，我大清兵克福安，明魯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劉中藻死之。

《東華録》卷六 靖南將軍陳泰奏：福建二府一州二十九縣，俱已恢復，全閩底定。

《世祖實録》卷四三 乙卯，寇陷山西汾州府，命端重親王博洛爲定西大將軍，由大同統官兵往討之，命敬謹親王尼堪由左衛往圍大同。

《東華録》卷六 攝政王諭姜瓖，略曰：「前親至大同，閲來奏，語多悖謬，故不復降旨。今英親王爲爾奏請，有悔過歸誠之意，復憫閤城生靈，故復降旨赦宥，宜速悔悟。」

《世祖實録》卷四三 丙辰，廷試直省恩拔歲副榜等貢生及就教舉人。

《世祖實録》卷四四 五月辛酉，遣屠賴率將士往太原益其軍。

癸亥，攝政王多爾袞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於京東神木廠創建新城移居，因估計浩繁，止之。

《東華録》卷六 壬申，諭兵部：「滿、漢俱屬吾民，原無二視之理。但邇來用兵亦出於不得已，豈可苦累良民？今後兵行不論多少，其糧料草束悉照部定數〔目〕支用，不得多取。其鍋篦、鍘刀、馬槽等件，餵完馬日，各固山章京親驗發還。有搶漢人一物者，即行處斬，家長及該管官一併治罪。有帶弓箭軍器夥衆劫奪者，不分首從皆斬。」

《世祖實録》卷四四 免山西太原、平陽、汾州三府，遼、澤二州本年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六 丁丑，改封恭順王孔有德爲定南王，懷順王耿仲明爲靖南王，智順王尚可喜爲平南王。

命孔有德率兵勦廣西餘賊，挈家駐防。耿仲明、尚可喜率兵勦廣東餘賊，俱挈家駐防。

《世祖實録》卷四四 戊寅，免直隸寶坻、順義二縣五年分水災額賦。

庚辰，罷陝西額供羔羊、白狼等皮。

壬午，四川巡撫李國英疏報：龍安邊郡地方悉平。

《東華録》卷六 乙酉，博洛奏：官兵克復山西清源、交城、文水、徐溝、祁縣等處。

《小腆紀年》卷一六 〔五〕〔是〕月，明以兵部侍郎張同敞總督軍務。

《東華録》卷六 〔六月〕戊戌，博洛奏：山西平陽、汾州平。

《世祖實録》卷四四 丙午，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疏報：南贛餘孽擁故明宗室朱由植作亂，官兵討平之。

壬子，免直隸滄州清苑縣六年以前荒田額賦。

癸丑，封張真人五十二代孫應京爲正一嗣教。

庚子，朝鮮國王妃趙氏奏報國王倧薨，請册封世子淏襲爵。

《小腆紀年》卷一六 甲辰，明堵胤錫朝於肇慶，加文淵閣大學士，封光化伯，尋命督師梧州。

《世祖實録》卷四四 甲寅，諭凡僧道巫瞽之流止宜禮神推命，不許妄行法術，蠱惑愚衆。如有違犯，治以重罪，著禮部嚴行稽察。

乙卯，免江西全省四年分，南昌、新建五年分逋課，其餘被兵州縣重者免五年分租賦，輕者免五年分租賦之半。

丁巳，攝政王多爾袞率師征大同叛將姜壤。

《世祖實録》卷四五 秋七月戊午朔，命攝政王多爾袞率師征大同。

己未，開江西鼓鑄。

《小腆紀年》卷一六 庚申，明堵胤錫承制封孫可望爲平遼王，可望不受。

《東華録》卷六 辛酉，户部議覆江寧撫土國寶疏，言華亭縣義米一項，始於義士顧正心憫里人差役之苦，宗族贍養之難，捐貲置田四萬八百餘畝，每歲租米四萬三千餘石，幫賠差役，優恤貧窮，原與有司無涉，應仍歸正心子孫收種，以成義舉。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六 壬戌，明監國魯王次健跳所。

《東華録》卷六 甲子，命攝章京敦拜統兵勦河間一路土寇。

乙丑，命親王滿達海同郡王瓦克達統兵征朔州、寧武等處。

《世祖實録》卷四五 丁卯，免河南開封等府水災額賦有差。

戊辰，命朱喇喀、石圖率兵援勦霸州土寇。

湖廣巡撫遲日益奏報：黄岡土賊平。

《東華録》卷六 辛未，攝政王至阿魯席巴爾台，罷大同之行獵而還。

《世祖實録》卷四五 壬申，命護軍統領伊爾德統領將士往勦保定一路土寇。

乙亥，署江西提督事劉光弼疏報：平復廣昌縣，收撫饒州、撫州。

《東華録》卷六 丁丑，以河間一路土寇竊發，命攝章京沙爾虎達統兵往會碩對酌量勦撫。

《世祖實録》卷四五 辛巳，江南、江西、河南總督馬國柱奏報：江南鳳陽、滁州、淮安、揚州、蘇州各屬州縣衛所及河南磁州、羅山縣冰雹傷稼，請敕撫按確勘以行蠲恤。得旨：著照所奏速行確勘蠲恤。嗣後直省地方如遇災傷，該督撫按即當詳察被災頃畝分數明確具奏，毋得先行泛報，所司即傳諭通行。

《東華録》卷六 壬午，博洛克復孝義縣。

《小腆紀年》卷一六 我大清兵圍健跳所，明魯藩湯湖伯阮進救卻之。

《東華録》卷六 甲申，南贛撫劉武元奏：「廣東餘孽三路度嶺入犯，官軍連破之，擒斬僞軍門劉治國等。」

丙戌，吴三桂恢復延綏鎮城。

《世祖實録》卷四五 八月己丑，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等統兵攻勦蒲城、宜川、安塞、清澗等處逆賊。

癸巳，攝政王多爾袞還京。

《東華録》卷六 陝督孟喬芳報：「山西逆寇虞允等稱僞永歷年號，陷蒲州及臨晉、河津等縣，臣同侍郎額色往勦，諸縣皆平。又勦平興安賊渠王國賢。」

《世祖實録》卷四五 甲午，免直隸真、順、廣、大四府所屬州縣六年分水災額賦。

征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等奏報：克復朔州、馬邑等處。

丁酉，達賴喇嘛遣使奉表，言於壬辰年夏月朝見。

丁未，遣禮部啓心郎渥赫等往祭故朝鮮國王李倧，賜謚莊穆。

庚戌，命定遠大將軍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班師還京。

辛亥，以原任浙閩總督張存仁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東華録》卷六 壬子，遣英親王等統兵駐大同。

乙卯，僞總兵楊震威斬姜壤并兄姜琳、弟有光首來獻。

《世祖實録》卷四五 丙辰，征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等奏報：【略】静樂縣寧化等所一帶山寨悉平。

大軍入大同城。

《東華録》卷六 九月戊午，諭英親王：「楊震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兵丁俱着留養，其餘官吏兵民盡行誅戮，將大同城垣撤去五尺。」

甲戌，征西大將軍滿達海、定西大將軍博洛等奏：「克汾州，斬僞巡撫姜建動等。」

《小腆紀年》卷一六 乙酉，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蕩湖伯阮進、平西伯王朝先合兵討黄斌卿，誅之。

我大清兵克平陸山寨，明右僉都御史寧夏巡撫李虞夔及其子宏皆死之。

十月己丑，明馬進忠復取武岡，尋取寶慶、靖州。

明封皮熊爲匡國公，鎮守貴州；王祥爲忠國公，鎮守雲南。

《世祖實録》卷四六 辛卯，禁伐昌平故明陵寢樹木。

丙申，以恩詔加【略】洪承疇、【略】馮銓俱少傅兼太子太傅。

己亥，免山東東平、長山、長清、萊蕪、肥城、新泰、臨邑、陵縣、新城、齊河、商河、濟陽、禹城、歷城、鄒平、樂陵、聊城、棠邑等州縣五年分水災額賦。

免江西六年以前明季加增遼餉銀兩。

《東華録》卷六 辛丑，攝政王率師征喀爾喀部落二楚虎爾。

《小腆紀年》卷一六 乙巳，明監國魯王駐舟山。

《東華録》卷六 丙午，大兵恢復潞安。

丁未，官兵克榆林。

己酉，滿達海奏：「官兵克復平遥、太谷二縣，沁、遼二州，屯留、襄垣、榆林、武鄉等縣俱降。」

庚戌，命親王滿達海、輔國公薩弼分兵回京，留郡王瓦克達等勦撫山西。

《小腆紀年》卷一六 十一月丙辰朔，我大清兵克延平之將軍寨，明德化王慈熿死之。

明監國魯王遣使乞師於日本國。

《世祖實録》卷四六 丙寅，免直隸開州、元城、南樂、清豐、東明、長垣、滑縣逃丁荒地徭賦。

免陝西岷州本年分雹災租税。

辛未，淮揚巡按張懷奏報：徐州副將周維墉勦平沛縣湖陵土寇，斬獲甚多。

《小腆紀年》卷一六 明巡撫鄭爰與大清兵戰於燕子窩，敗績死之。

辛巳，明督師大學士堵胤錫卒於潭州。

《東華録》卷六 甲戌，攝政王自喀吞布喇克旋師。

《世祖實録》卷四六 免宣府蝗雹災傷地畝本年額賦。

壬午，靖南王耿仲明往征廣東，至江西吉安府，自盡。

十二月乙酉朔，山西巡撫祝世昌奏報：興縣、芮城、平陸三縣平。

《東華録》卷六 癸巳，回孥丁國棟、黑承印據肅州城，總兵張勇等夾攻，斬丁國棟、黑承印於軍，肅州平。

《小腆紀年》卷一六 丙申，明師敗績於永州。

《東華録》卷六 己亥，吴三桂等奏：勦賊屢戰克捷，僞將王進才殺其渠謝汝德降，官兵射死賊渠任一貴，擒斬賊渠劉登樓，榆林等處底定，招撫河東附近州縣，悉皆納款。

《世祖實録》卷四六 甲辰，江西提督總兵官劉光弼奏報：【略】江右土寇悉平。

丁未，攝政王多爾袞率大軍還。

庚戌，浙江巡撫蕭起元奏報：寧波、紹興、台州等處土寇平。

順治七年（戊子、一六五〇）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春正月乙卯朔，明桂王在肇慶府。

明監魯王在舟山。

《明季南略》卷一三 丁巳，克南雄府，而寶豐伯羅成耀棄韶州。

《東華録》卷六 庚申，山西撫奏：復永寧州、寧鄉縣二城。

《小腆紀年》卷一七 辛酉，明桂王出奔，南陽伯李元胤留守肇慶。

《世祖實録》卷四七 壬戌，南贛巡撫劉武元奏報：官兵恢復廣東南雄府。

《小腆紀年》卷一七 戊辰，我大清兵復取韶州，明總兵吴六奇降。

《世祖實録》卷四七 癸酉，更定滿洲王、貝勒以下官員支給俸米數目。

丁丑，定遠大將軍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班師還京。

《東華録》卷六 己卯，攝政王納肅親王豪格妃福金博爾濟錦氏。

《世祖實録》卷四七 庚辰，諭户部：【略】嗣後踏看澇地永行停止，自王以下官員以上准給俸米一半，仍令勸修農務，秋則種麥耕地，春則運糞播穀，務俾以時從事。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朱成功取潮陽。

《世祖實録》卷四七 壬午，攝政王遣官選女子於朝鮮國。

《小腆紀年》卷一七 二月甲申朔，明命陳邦傅、高必正救廣州。

《東華録》卷六 甲午，瓦克達疏稱：「大兵平定潞安、平陽、澤州，廢官李建泰據太平，我兵圍之，勢迫出降。」命誅建泰并其兄弟子姪黨羽。

《世祖實録》卷四七 乙未，改江寧國子監爲江寧府學。

《小腆紀年》卷一七 戊戌，我大清兵復取武岡，明奉天總督劉禄、監軍御史毛養登死之，馬進忠退保靖州。

《世祖實錄》卷四七　辛亥，攝政王傳諭各部事務有不須入奏者，付和碩巽親王、端重親王、敬謹親王辦理。

《世祖實錄》卷四八　三月乙卯，陞刑部侍郎阿喇善爲本部尚書。以平回賊功，加總督陝西三邊兵部左侍郎孟喬芳爲兵部尚書。癸酉，調禮部尚書卓羅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書阿哈尼堪爲禮部尚書，陞兵部侍郎明安達禮爲本部尚書。戊寅，諭禮部：【略】嗣後滿洲官民不得沉湎嬉戲、耽娛絲竹，違者即拏送法司治罪。

《東華錄》卷六　己卯，瓦克達報：平定平陽府三十六州縣。

《世祖實錄》卷四八　〔四月〕己亥，調吏部尚書覺羅郎球爲刑部尚書。辛丑，繙譯《三國志》告成。

《東華錄》卷六　孟喬芳奏：「甘州回賊米喇印授首於水泉，諸城次第俱復。」

《世祖實錄》卷四八　甲辰，征西大將軍多羅謙郡王瓦克達班師還京。庚戌，免福建四、五兩年東路逋欠鹽課。

《小腆紀年》卷一七　五月乙丑，明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党守素、南陽伯李元胤朝於梧州，詔嚴起恒入閣。

《東華錄》卷六　癸酉，攝政王率諸王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於連山，是日成婚。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是月，明馬寶襲清遠以救廣州，不克。

《世祖實錄》卷四九　六月乙酉，平西王吳三桂奏報：保德州民兵崔耀等擒僞定國公牛化麟，以城降。斬僞定國公牛化麟，以城降。

癸卯，南贛巡撫劉武元奏報官兵【略】恢復寧都、石城二縣。

戊申，更定滿洲王、貝勒以下官員支給俸銀數目。

秋七月乙卯，攝政王諭：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鹹。春秋冬三季猶可居止，至於夏月，溽暑難堪。【略】今擬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來避暑，庶幾易於成工，不致苦民。【略】除每年舊額錢糧外，特爲造城新增錢糧加派於直隸、山西、浙江九省，【略】有官民人等好義急公，情願捐助者，聽其自便。

辛未，免陝西西寧各堡寨五年分雹災額賦。

《東華錄》卷六　〔八月〕，上孝烈武皇后尊謚曰孝烈武皇后尊謚曰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聖武皇后，祔享太廟，頒詔大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朱成功襲殺鄭聯，取廈門，遂取金門。

《世祖實錄》卷五〇　九月甲寅，福建巡撫張學聖疏報：逆渠鄭成功犯潮州，總兵官王邦俊率師大破賊衆，成功遁入海。

丙子，免湖廣蘄州、麻城、羅田、蘄水、黃梅、廣濟、黃岡等縣五、六二年分荒地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我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我大清兵復取全州，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祥入於桂林。孫可望遣其將王自奇、劉文秀、白文選分道取四川。

明綦江伯王祥與劉文秀戰於烏江，敗績死之，遵義陷。

明監國魯王命周瑞、周鶴芝分屯溫州之三盤。

我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衆入海，御史馮京第爲叛將王昇所殺。

我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魯御史張夢錫死之。

《世祖實錄》卷五〇　十月己亥，免直隸霸州、順義、懷柔、寶坻、平谷、武清、保定、文安、大城、東安等縣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錄》卷六　庚子，福建官兵勦邵武，擒僞伯洪國玉、僞總兵李安民、僞閣部揭重熙，命斬之。

《世祖實錄》卷五〇　己酉，免江南桐城、潛山、太湖、宿松、休寧、句容等縣逃丁荒地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明朱成功取銅山、南澳、閩安諸島。

十一月辛亥，我大清兵克廣州，明杜永和走瓊州。

甲寅，【略】我大清兵入桂林，執明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

《世祖實錄》卷五一　免陝西、甘肅等處六年分蝗水雹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己未，明桂王出奔，陳邦傅叛王走南寧。

《世祖實錄》卷五一　壬戌，攝政王以有疾不樂，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額真官兵獵於邊外。

《東華錄》卷六　〔八月〕，上孝烈武皇后尊謚曰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聖武皇后，祔享太廟，頒詔大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朱成功襲殺鄭聯，取廈門，遂取金門。

《世祖實錄》卷五〇　九月甲寅，福建巡撫張學聖疏報：逆渠鄭成功犯潮州，總兵官王邦俊率師大破賊衆，成功遁入海。

丙子，免湖廣蘄州、麻城、羅田、蘄水、黃梅、廣濟、黃岡等縣五、六二年分荒地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我大清兵克灌陽，明知縣李遇昇死之，曹志建奔恭城。

我大清兵復取全州，明趙印選、胡一青、王永祥入於桂林。孫可望遣其將王自奇、劉文秀、白文選分道取四川。

明綦江伯王祥與劉文秀戰於烏江，敗績死之，遵義陷。

明監國魯王命周瑞、周鶴芝分屯溫州之三盤。

我大清兵克四明山寨，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以其衆入海，御史馮京第爲叛將王昇所殺。

我大清兵克大皎山寨，明魯御史張夢錫死之。

《世祖實錄》卷五〇　十月己亥，免直隸霸州、順義、懷柔、寶坻、平谷、武清、保定、文安、大城、東安等縣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錄》卷六　庚子，福建官兵勦邵武，擒僞伯洪國玉、僞總兵李安民、僞閣部揭重熙，命斬之。

《世祖實錄》卷五〇　己酉，免江南桐城、潛山、太湖、宿松、休寧、句容等縣逃丁荒地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明朱成功取銅山、南澳、閩安諸島。

十一月辛亥，我大清兵克廣州，明杜永和走瓊州。

甲寅，【略】我大清兵入桂林，執明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

《世祖實錄》卷五一　免陝西、甘肅等處六年分蝗水雹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七　己未，明桂王出奔，陳邦傅叛王走南寧。

《世祖實錄》卷五一　壬戌，攝政王以有疾不樂，率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額真官兵獵於邊外。

十二月戊子，攝政睿親王多爾袞薨於喀喇城，年三十九。

《東華録》卷六 丙申，〔攝政王〕柩至，上迎於東直門五里外，跪奠三爵，大慟。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督師大學士臨桂伯瞿式耜、江廣總督兵部尚書張同敞猶在桂林，諭降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五一 庚子，【略】取攝政王府所有信符收貯内庫，又命吏部侍郎索洪等取賞功册收進大内。

《東華録》卷六 甲辰，追尊攝政王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

丙午，川湖督羅繡錦奏：孔有德攻拔桂林府，西粤道通。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明大學士王化澄、户部尚書董天閲俱降於我大清。

明高必正、李來亨之衆走川東。

明封孫可望爲冀王，猶不受。

明朱成功率舟師南下，援粤東。

順治八年（己丑、一六五一）

《東華録》卷六 春正月甲寅，英親王阿濟格有罪鞫實，幽禁。

《世祖實録》卷五二 丙辰，漢中額貢柑子著永行停止。【略】其江南所進橘子、河南所進石榴亦著永行停止。

戊午，諭户部：【略】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已有專設官員管理，又差滿洲官并烏林人役催督，不但往來縻費錢糧，抑且騷擾驛遞，嗣後著停止差催。【略】陝西【略】織造綾褐粧蟒殊屬無用，亦著停止，節省冗費，以完兵餉。至陝西買辦皮張之處，亦屬煩擾，著一併停止。原差官撤回。

己未，臨清燒造城磚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

《東華録》卷六 庚申，上親政，御太和殿，赦天下。

孔有德奏：「攻克廣西省城，底定桂、平二府，擒斬僞靖江王并世子等。」

丁卯，升祔孝端正敬仁懿莊敏輔天協聖文皇后於太廟，以追尊攝政睿親王爲成宗義皇帝，妃爲義皇后，同祔於太廟。禮成，覃恩赦天下。詔語略云：「當朕躬親政之始，謙讓彌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勳猷茂著。闢輿圖爲一統，攝大政者七年。」

《世祖實録》卷五二 壬戌，江西進額造龍碗，【略】得旨：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造此何益？以後永行停止。

丁卯，移内三院衙署於紫禁城内。

《世祖實録》卷五三 二月己卯朔，禮部題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儀注。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桂王在南寧。

明監國魯王在舟山。

《世祖實録》卷五三 庚辰，更定錢制，每錢百文准銀一錢，違者論罪。

辛巳，免朔州、渾源州、大同縣無主荒地一萬三千四百九十頃錢糧。

《東華録》卷六 戊子，上昭聖慈壽皇太后尊號，覃恩天下。

《世祖實録》卷五三 己丑，免汶上、壽張、寧陽、嶧縣六年分水災額賦，金鄉縣七年分水災額賦。

辛卯，諭户部：邊外築城避暑，甚屬無用，且加派錢糧，民尤苦累，此工程著即停止。

《東華録》卷六 癸巳，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睿王不令人知，備有八補黄袍、大東珠、素珠、黑狐（猓）〔裯〕子，又欲率兩固山駐永平，謀篡大位，出會獵未往。訊實，籍所屬家產人口，其養子多爾博、女東莪給信王。

《世祖實録》卷五三 甲午，免山西荒地一萬五千頃額糧。

己亥，追論睿王多爾袞罪狀，昭示中外。

《東華録》卷六 詔曰：【略】謹告天地宗廟社稷，將伊母子併妻罷追封，撤廟享，停其恩赦。

《世祖實録》卷五三 庚子，調吏部尚書韓岱爲刑部尚書，刑部尚書陳泰爲吏部尚書。

壬寅，移定南王孔有德官屬兵丁眷屬駐廣西桂林府。

乙巳，封和碩肅親王豪格子富壽爲和碩顯親王。

《東華録》卷六 丙午，諭户部：「朕聞各處圈佔民地以備畋獵，原爲講習武事。【略】爾部將前圈出土地，盡數退還，令乘時耕種。」

閏二月戊申朔，川湖督羅繡錦奏：「湖南賊首牛萬才率僞總兵以下官八十餘員、兵五千七百餘名投誠。」

庚戌，封鄭親王子富爾敦爲世子，濟度爲多羅簡郡王，勒度爲多羅敬郡王。

《世祖實録》卷五四　甲寅，調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党崇雅爲户部尚書，太子太保、户部尚書謝啓光爲工部尚書，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餘祐爲刑部尚書，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金之俊爲兵部尚書。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魯張名振殺平西伯王朝先。

《東華録》卷六　乙卯，孔有德遣兵克梧州、柳州二府。

免河南封邱、祥符、蘭陽、孟、儀封、温等縣七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六　丙午，史部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但學習騎射，未諳學政六事。

以朱瑪喇爲吏部尚書，雅賴爲户部尚書，譚布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五五　丙戌，免直隸武强縣七年分被災四百餘頃田地額賦。

己丑，以希福爲内弘文院大學士，陞吏部尚書陳泰爲内國史院大學士，調内秘書院大學士李率泰爲内弘文院大學士，内弘文院大學士寧完我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庚寅，諭内三院：【略】今復嚴諭，凡貪惡及不識字縱信衙役劣員作速指參，至於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劾，若再遲違，定治重罪。

《東華録》卷六　丙午，吏部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但學習騎射，未諳學政六事。

以朱瑪喇爲吏部尚書，雅賴爲户部尚書，譚布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五五　丙戌，免直隸武强縣七年分被災四百餘頃田地額賦。

己丑，以希福爲内弘文院大學士，陞吏部尚書陳泰爲内國史院大學士，調内秘書院大學士李率泰爲内弘文院大學士，内弘文院大學士寧完我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庚寅，諭内三院：【略】今復嚴諭，凡貪惡及不識字縱信衙役劣員作速指參，至於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劾，若再遲違，定治重罪。

《東華録》卷六　丙午，史部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但學習騎射，未諳學政六事。

以朱瑪喇爲吏部尚書，雅賴爲户部尚書，譚布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五五　丙戌，免直隸武强縣七年分被災四百餘頃田地額賦。

己丑，以希福爲内弘文院大學士，陞吏部尚書陳泰爲内國史院大學士，調内秘書院大學士李率泰爲内弘文院大學士，内弘文院大學士寧完我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庚寅，諭内三院：【略】今復嚴諭，凡貪惡及不識字縱信衙役劣員作速指參，至於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劾，若再遲違，定治重罪。

《東華録》卷六　丙午，史部言：「各旗子弟率多英才，可備循良之選，但學習騎射，未諳學政六事。

以朱瑪喇爲吏部尚書，雅賴爲户部尚書，譚布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五五　丙戌，免直隸武强縣七年分被災四百餘頃田地額賦。

己丑，以希福爲内弘文院大學士，陞吏部尚書陳泰爲内國史院大學士，調内秘書院大學士李率泰爲内弘文院大學士，内弘文院大學士寧完我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庚寅，諭内三院：【略】今復嚴諭，凡貪惡及不識字縱信衙役劣員作速指參，至於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劾，若再遲違，定治重罪。

癸酉，平南王尚可喜彙報：收復雷、廉、潮、惠等府。

《世祖實録》卷五八 秋七月丙子朔，諭刑部等衙門：【略】自今傳諭之後，在京在外問刑各衙門務遵恩詔月日盡一奉行，如有再以赦前事告者，必以其罪反坐問官。有以赦前事議罪者，定以違旨論。

諭户部：【略】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

諭刑部等衙門：【略】自今以後凡在京滿漢大小官員有犯或被人告發，該衙門先將犯事緣由具奏請旨，應革職提問者必奉旨革職，然後送刑部審問，毋得仍前徑行提審，永著爲令。

乙未，上幸南苑，率諸王大臣侍衛等較閱馳馬。

己亥，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陳名夏爲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我大清兵克台州，明魯督餉御史沈履祥死之。

明張名振奉監國魯王攻吴淞。

《世祖實録》卷五九 八月丙午朔，上自南苑還宫。

《小腆紀年》卷一七 明兵部右侍郎傅鼎銓猶在南昌獄，諭降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五九 丁未，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並王妃至，親王以下、尚書以上及親王、郡王妃等俱出朝陽門迎之。

《小腆紀年》卷一七 丙辰，明魯兵部右侍郎王翊招兵奉化，被執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五九 戊午，册立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吴克善女爲皇后。

壬戌，執固山額真吏部尚書譚泰，付部臣議罪。【略】得旨：譚泰著即正法，籍没家産，其子孫從寬免死。

《東華録》卷六 甲子，上昭聖慈壽恭簡皇太后徽號，恩詔三十三條。

《小腆紀年》卷一七 丙寅，明魯藩湖伯阮進與我大清兵戰於定海之螺頭門，敗績。

《世祖實録》卷五九 江南蘇松巡按秦世禎以江南賦重差煩，徵解失宜，民不堪命，條上興除八事。

己巳，諭户部：今四川進貢扇柄，湖廣進貢魚鮮，道經水陸，去京甚遠，【略】以後永免，著爲令。

《小腆紀年》卷一七 九月丙子，舟山星隕如雨，是日城陷。明魯元妃張氏及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尚書吴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吏部侍郎朱永佑等皆死之，定西侯張名振遂奉監國魯王航於海。

《世祖實録》卷六〇 壬午，賜琉球國王勅諭。

賜平西王吴三桂金册、金印。【略】勅諭平西王吴三桂曰：四川逆賊盤聚，斯民陷於水火，兹特命爾統領大軍，入川征勦。

《東華録》卷六 浙閩督陳錦奏：官兵破僞魯王於舟山，魯王遁。

《世祖實録》卷六〇 丙戌，罷户部尚書雅賴、工部尚書兼梅勒章京譚布。

以固山額真卓羅爲吏部尚書，固山額真藍拜爲工部尚書，固山額真俄羅塞臣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陞都察院副都御史車克爲户部尚書，納都户爲都察院副都御史。

壬辰，改承天門爲天安門。

癸巳，上出都行獵。

辛丑，上還宫。

《小腆紀年》卷一七 壬寅，明桂王自南寧出奔。

《世祖實録》卷六〇 甲辰，户部請每年給平西、定南、靖南、平南四王軍前操賞銀各四千兩，續順公軍前三千兩。從之。

《世祖實録》卷六一 冬十月己酉，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謙郡王瓦克達爲議政王。

辛亥，免宣府屬衛所本年分雹災額賦。

丙辰，江南巡按秦世禎劾奏江寧撫臣土國寶徇庇貪污諸不法事，命革職嚴訊。

《東華録》卷六 〔庚申〕，諸王大臣議：「英王阿濟格口出妄語，燒燬監房監門，不可再留。」奉旨：令自盡。

〔辛酉〕，命固山額真墨勒根蝦統兵同吴三桂征四川賊。

《世祖實録》卷六一 乙丑，封肇祖原皇帝、興祖直皇帝陵山。

《小腆紀年》卷一七 〔本月〕，明于大海降於我大清。

《世祖實録》卷六一 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生。

《小腆紀年》卷一七 丙子，明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軍務揭重熙猶在建寧獄，諭降不屈，死之。

《世祖實録》卷六一 丙戌，平南王尚可喜奏報：官兵恢復雷州府。

乙未，免山西平陽、潞安二府，澤、遼、沁三州所屬州縣七年分雹災地畝

額賦。

庚子，免山西陽曲、五臺、浮山、榆社七年分蝗災額賦。

壬寅，免直隸寧晉縣荒地額賦。

十二月丙午，免江南潛山、太湖、桐城、宿松等縣荒田九千一百八十四頃七年分額賦。

丁巳，江寧巡撫土國寶聞革職嚴訊之旨，自縊。

《小腆紀年》卷一七 庚戌，我大清兵取南寧，明趙印選、胡一青敗走。

〔是月〕，明朱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於日本國。

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

《世祖實録》卷六二 春正月癸酉朔，上避痘南苑，免行慶賀禮。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桂王次龍英。

甲戌，明朱成功取海澄。

《世祖實録》卷六二 己卯，甘肅巡按何承都疏言：「屯田鹽法，從來表裏相濟，以實軍餉。【略】今宜敕部議，仍復各商給引開中之法，以裕軍儲，以紓民困。」下所司議。

〔壬午〕，諭内三院：【略】昨年五月内，張煊憤不顧身，列款參奏陳名夏、洪承疇，【略】今將名夏革任，其官品俸禄，仍舊發正黄旗漢軍下，同閒散官隨朝；【略】洪承疇【略】姑赦其罪，仍留原任，以責後効。朕念張煊含冤受死，著厚加恤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恤典，敕該部議奏。【略】又思譚泰罪惡，滿洲官民皆知，而各處漢人未必盡曉。著將譚泰罪款併張煊啓狀，詳爲刊示，暴之天下，以明朕之無偏私也。

丙戌，禮部奏：各省人民疊遭盜賊、饑荒，暴骨遍野，請照《會典》所載，令天下各有司官收埋枯骨，以廣皇仁。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八 戊子，明桂王次廣南，孫可望遣兵迎扈。

《世祖實録》卷六二 己丑，敕封張洪任爲正一嗣教大真人。

壬辰，諭吏部：譚泰在吏部時，除三次恩詔陞過官員外，其餘伊所偏愛之人超授世職者，俱著革去。

《小腆紀年》卷一八 丁酉，明桂王發廣南。

是日，次童卜。

《世祖實録》卷六二 辛丑，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録》，以大學士希福、范文程、額色黑、洪承疇、寧完我充總裁官。

壬寅，諭内三院：以後一應章奏，悉進朕覽，不必啓和碩鄭親王。其各省漢官敕書，俱著繙譯清字，啓奏記檔，敕上止用漢字給發。

大學士范文程等奏言：會試關係掄才大典，按明朝主試官，萬曆以前不拘大學士、學士，吏、禮二部尚書、侍郎，由翰林出身官員，皆得簡用，萬曆末年，方始專用閣臣。今自順治元年至今，已歷三科，未有定例，伏候睿裁。得旨：著照明朝萬曆以前例行。

皇第一子牛鈕薨，年二歲。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桂王〕次姪堂。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左侍郎張煌言等奉監國魯王次厦門。

《世祖實録》卷六三 〔二月丁未〕，以鑲紅旗多羅貝勒祜世布爲滿洲固山額真。

戊申，和碩巽親王滿達海薨，年三十一，追封和碩簡親王。

命大學士希福、額色黑、禮部尚書陳泰、學士劉清泰、胡統虞、成克鞏充會試主考官。

庚戌，頒行六諭卧碑文於八旗及直隸各省。

丁巳，諭外藩王、貝勒、貝子、公等曰：今聞地方多有盜賊，但各旗皆有王、貝勒、貝子、公、固山額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若各旗悉心稽察，盜賊何由竊發？至編查壯丁，務將所屬丁數細加查點，毋得隱漏，儻有隱漏，後經發覺，從重治罪。

庚申，加封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爲叔和碩鄭親王。

辛酉，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陳之遴爲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

《小腆紀年》卷一八 丁卯，降將吴三桂以我大清兵取嘉定，明川南巡撫范文光死之。

劉文秀還雲南，留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我平西王吴三桂以王師南下，文選、鎮國不能支，挾曹勛走敍州。

降將孔有德以我大清兵出河池，向貴州。

我定南王孔有德聞孫可望將窺伺楚、粵，乃自以七百騎出河池州向黔，而疏請續順公沈永忠重兵扼沅州門户，總兵線國安、馬雄、全節分守南寧、慶遠、梧州。

我大清兵入欽州，明開國公趙印選棄城走。

明杜永和以瓊州降於我大清。

明朱成功攻長泰。

三月壬申朔，明建行在太廟。

《世祖實録》卷六三 戊寅，命滿漢册文詰敕兼書滿、漢字，外藩蒙古册文詰敕兼書滿洲、蒙古字。著爲令。

己卯，大學士范文程等參奏：會試中式第一名舉人程可則，文理荒謬，首篇尤悖戾經註，士子不服，通國駭異。請敕部議處。上命革退可則名，並治考試官胡統虞等罪。

湖廣巡按李敬進捕獲虎皮。上曰：地方虎患應除，不必具奏，皮張即充捕賞。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遣李定國進取桂林，劉文秀進取成都。

明李定國復取沅州及平遂衛、藍田縣。

我大清兵克佛圖關，遂取重慶。

《世祖實録》卷六三 庚辰，定官員封贈例。

辛巳，管都察院事固山貝子吴達海等奏：皇上慮民冤枉，准理詞狀。【略】祈敕刑部嚴禁，如有故違，依律治罪。上是其言，令刑部刊示曉諭。

甲申，諭刑部：【略】自今以後，將人販子名色永行禁止，如有故違，後被發覺，定行治以重罪。

《小腆紀年》卷一八 甲申，明朱成功與我大清兵戰於江東橋，我兵退守泉州，成功遂取長泰，進攻漳州。

《世祖實録》卷六三 丙戌，罷諸王、貝勒、貝子管理部務。

和碩鄭親王、和碩承澤親王、和碩敬謹親王會議，和碩信親王多尼之父、豫王多鐸，【略】應削和碩親王，降爲多羅郡王。從之。

丁亥，和碩端重親王博洛薨，年四十，追封和碩定親王。

己丑，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鐸卒。

癸巳，諸王大臣等奉上諭：【略】朕思拜尹圖原係庸懦無能之人，其罪多被諸弟牽連，年已衰邁，姑免死，禁錮獄中。鞏阿岱、錫翰、席訥布庫、冷僧機等俱著正法，家産籍没。拜尹圖弟男子姪皆免死，革去宗室爲民。席訥布庫子姪亦革退侍衛爲民。巴顔官職併牛彔俱著革去，其母革去和碩格格，原領内庫財物追還。著刑部刊刻告示，布之天下，咸使聞知。

革内翰林祕書院檢討唐夢賚職。

丙申，策試滿洲、蒙古貢士麻勒吉等。

策試漢軍及漢貢士張呈瑞等。

己亥，賜滿洲、蒙古殿試貢士麻勒吉等五十人，漢軍及漢貢士鄒忠倚等三百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世祖實録》卷六四 四月乙卯，調刑部尚書鎮國公韓岱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藍拜爲刑部尚書。

准山西潞紬機户照明季例，十年一派，三年一解，以九年爲始，隨時估價。永著爲令。

丁巳，定誥封職掌。宗室覺羅等屬禮部，滿洲、蒙古、漢軍職兼文武屬吏部，平西、定南、平南、靖南四王，續順公下各武官不兼文職屬兵部。

己未，吏部奏言：朝覲計典，三年一行。舊例，府州縣正官入覲，勢必委署，但署官害民，反爲地方之累。今議，止令藩臬各一員、各府佐一員代覲。從之。

庚申，定諸王以下文武官民輿馬、服飾制。

乙丑，設立宗人府衙門。

《世祖實録》卷六五 五月丙子，上幸大光明殿。

辛卯，廷試歲貢生馮太初等八百五十名，副榜貢生何應仕等六百二十七名。

乙未，授滿洲一甲一名進士麻勒吉爲内翰林弘文院修撰，一甲二名進士折庫納爲内翰林國史院編修，一甲三名進士巴海爲内翰林祕書院編修。漢人一甲一名進士鄒忠倚爲内翰林祕書院修撰，一甲二名進士張永祺爲内翰林國史院編修，一甲三名進士沈荃爲内翰林弘文院編修。

丙申，定隱匿查解逃人功罪例。

庚子，上幸南苑。

定皇后、皇妃納采禮物。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南陽侯李元胤、安肅伯李建捷被執至廣州，諭降不屈，死之。

明李定國復取靖州，進攻湖南。

我大清兵救漳州。

《世祖實録》卷六五 〔六月〕丙午，吏部議覆陝西總督孟喬芳疏言：直省各府推官，應俱用進士，不足乃以舉人間補。其從前貢生考定推官者，改選知縣。從之。

丁未，裁直隸鎮朔衛、營州衛歸併薊州衛，東勝右衛、寬河所歸併遵化衛，涿鹿左衛、中衛、興州中屯衛歸併涿鹿衛，撫寧衛歸併山海衛，盧龍衛、東勝左衛、興州右衛，歸併永平衛，密雲後衛歸併密雲中衛，營州後衛歸併興州後屯衛，通州右衛、神武中衛、定邊衛歸併通州左衛，天津左衛、右衛歸併天津衛，神武右衛、倒馬、平定二所、唐山屯歸併真定衛，保定中衛歸併保定左衛，保定前衛、後衛歸併保定右衛。裁營州左屯衛、渤海守禦所、白洋口後所、鎮羅關所、順德守禦所。

戊申，上還宮。

庚戌，命和碩敬謹親王尼堪掌宗人府事，多羅貝勒尚善爲左宗正，固山貝子吳達海爲右宗正，輔國公穆臣爲左宗人，輔國公拔都海爲右宗人。

丁巳，兵部奏請：於寅申年舉行軍政。從之。

辛酉，大學士范文程等疏奏：翰林詹事等官陞補畫一之法。修撰、編修、檢討，按科分先後資序陞轉，凡奉差及終養、丁憂、治喪依限到京者，仍照科分資序，違限者計所違月日，序於後；給假告病者，概序於後；降補別衙門復回者，俱照現補官品爲序。三品官服闋病痊者，由撫按具奏，臣衙門題補。四品以下官親身赴京，亦臣衙門題補。命永著爲例。

壬戌，更定品官驛遞夫馬額數。

丙寅，追謚功臣圖爾格爲忠義公，圖賴爲昭勳公，配享太廟，仍於墳前立碑。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晉張先璧沅國公，馬進忠鄂國公。

《世祖實録》卷六六 辛未，定諸王、世子大朝、常朝，及京城内行走儀仗。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李定國復取全州。

《世祖實録》卷六六 癸酉，偏沅巡撫金廷獻奏報：逆賊孫可望陷廣西桂林府，定南王孔有德自縊。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李定國復取桂林。

《世祖實録》卷六五 甲戌，欽天監監正湯若望進渾天星毬、地平日晷等儀器。

丙子，浙閩總督陳錦，統領將士征海寇鄭成功，至漳州灌口，爲家丁刺死。

《小腆紀年》卷一八 庚辰，明兵復取永州。

《世祖實録》卷六六 癸未，命和碩巽親王滿達海子常阿岱襲爵。

論内三院：内外題本、奏本，各有格式。【略】内院即傳諭禮部，嚴加申飭，務使在京滿漢大小各官，在外督撫按，下至府州縣衛所等衙門，俱盡一遵行。

甲申，命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爲定遠大將軍，統率大軍，往征湖南、貴州。

定喪制。

丙戌，兵、刑二部會議查解逃人例。

丁亥，以鑲紅旗多羅貝勒巴爾處渾爲滿洲固山額真。

命梅勒章京沙爾虎達、甲喇章京海塔尼噶禮統官兵駐防寧古塔。

免河南磁州、祥符、封邱、蘭陽、儀封、項城、沈邱、臨漳縣，懷慶衛八年分河決被災地畝額賦。

己丑，和碩敬謹親王尼堪率師出都，上親送至南苑。

免山東臨邑、安邱、夏津、陵縣荒地亡丁徭賦。

辛卯，天全六番、烏思藏、董卜、黎州、長河西、魚通、寧遠、泥溪、蠻彝、沈村、寧戎等土司，各繳前朝敕印以降。

戊戌，定賞賚達賴喇嘛使臣例。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孫可望殺明山東道御史李如月。

明劉文秀復取敍州。

明劉文秀復取重慶。

我大清命敬謹親王尼堪、貝勒屯齊進征楚、粵。

明封李定國爲西寧王，馮雙禮爲興國侯。

明封劉文秀爲南康王。

《世祖實録》卷六七 八月丙午，定常朝儀注。

多羅謙郡王瓦克達薨，年四十七。

丁巳，上以瓊南底定，命靖南王班師回省。

乙丑，更定婚娶之制。

己巳，命故和碩端重親王博洛子齊克新、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子勒爾錦襲爵。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兵復取夷陵。

明建極殿大學士朱天麟卒。

明朱成功兵猶在漳州。

《世祖實録》卷六八 九月庚午朔，以朱孔格、阿濟賴、伊拜爲議政大臣。

丙子，吏部議覆兵科給事中王楨疏，言部院等衙門理事官，【略】今後缺出，必選滿漢文義精熟者方授茲職。從之。

庚辰，諭達賴喇嘛曰：爾奏邊内多疾疫，邊外相見爲便，今朕至邊外代噶地方俟爾可也。

辛巳，更定祭葬禮。

癸未，命護軍統領阿爾津爲定南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往征廣東未定州縣。

甲申，諭：隱匿逃人者，止令本犯家産給主，其分家父子兄弟等不知情者，不得株連。

辛卯，上幸太學，釋奠先師孔子。

甲午，賜殿試中式武舉王玉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兵復取梧州。

我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九龍江，漳州圍解。

明川陝總督樊一蘅卒。

《世祖實録》卷六九 十月庚子，免江南沛縣六年至八年分水災逋賦。

壬寅，平南王尚可喜奏報：官兵克復梧州。

丙午，免陝西三水、華亭、洋縣六年分蟲霜冰雹被災額賦。

庚戌，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等往迎達賴喇嘛。

癸丑，免霸州、東安縣、文安縣逃亡丁糧。

甲寅，解刑部尚書藍拜任，以覺羅巴哈納爲刑部尚書。

戊午，命世子濟度多羅信郡王多尼、多羅安郡王岳樂、多羅敏郡王勒都、多羅貝勒尚善、杜爾祜、杜蘭議政。

辛酉，調征廣東護軍統領阿爾津爲安西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鎮守漢中。

順天巡按陳棐疏薦隱居薊州故明進士李孔昭、容城縣故明舉人孫奇逢，下吏部考覈酌用。

戊辰，定諸王以下、公以上至御前及進午門隨後護衛員數。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劉文秀進攻保寧，敗績，討虜將軍王復臣死之。

我大清兵敗明朱成功於古縣，成功退屯海澄。

《世祖實録》卷七〇 十一月庚午，命固山額真卓羅爲靖南將軍，同固山額真藍拜等統官兵，征廣東未定州縣。

戊寅，裁併直隸興州前衛於開平衛，興州左衛於薊州衛，營州前衛於涿鹿衛，武清衛於通州左衛，通州衛屯地於本州左衛。

《小腆紀年》卷一八 辛巳，明李定國復取衡州。

《世祖實録》卷七〇 甲申，定平西王、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福金帽頂、儀仗、車、轎，俱照世子福金例。

乙酉，諭禮部：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爾部會同各部院堂官，詳訪確察死節職名，併實蹟具奏，勿遺勿濫。

《小腆紀年》卷一八 丁亥，我大清兵至湘潭，明馬進忠走寶慶。

《世祖實録》卷七〇 庚寅，湖廣辰常總兵官左都督徐勇，與黔寇白文選戰，敗死之。

《小腆紀年》卷一八 辛卯，我大清兵復取衡州。

我大清敬謹親王尼堪追明李定國，殘於陣，定國遂屯武岡。

明桂王密敕西寧王李定國以兵入衛。

《世祖實録》卷七〇 乙未，免山西忻州、樂平等州縣本年分冰雹、水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庚子，兵部議：福建提標都司李淮赴任違限三月，應降一級調用。得旨：李淮著降一級，照舊管事。以後違限官員應降級者，俱照此例，不必調用。

辛丑，免山西太原府、平陽府、汾州府、遼州、沁州、澤州所屬絳州、太原等四十四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丙午，以粵東漸定，錢糧不敷，徹靖南將軍固山額真卓羅等官兵回京。

己酉，兵部題：定一甲第三名武進士初授官職，以都司僉書管掌印都司事。

著爲例。

庚戌，上幸南苑。

癸丑，達賴喇嘛至，謁上於南苑。

戊午，上還宮。

發米九百石，銀四百餘兩，賑京城飢民。

己未，調安西將軍護軍統領阿爾津爲定南將軍，同固山額真馬喇希等統將士，往征湖廣辰常逆賊。

壬戌，諭刑部：【略】自今以後，凡太姦大盜，各衙門應緝捕者亟行緝捕，應參奏者指名參奏，勿得徇縱，以取罪戾。內外文武大小官員，除已往不究外，如再有與姦盜往來者，事發，定行連坐，決不姑貸。

甲子，免陝西長武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小腆紀事》卷一八 我大清兵復取藤縣，明總兵羅超死之。

我大清兵復取平樂，明守將彭俊死之。

明封莫宗文爲安仁伯。

順治一〇年（癸巳、一六五三）

《世祖實録》卷七一 春正月己巳，上幸內院，遍問中書姓名。見所粘小羽子鮑通事等罪案，上曰：善人之名，固垂後世，似此惡人之名，亦垂後世。

癸酉，免陝西莊浪、紅城堡及洮州衛雹災額賦有差。

丁丑，調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洪承疇爲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陳名夏爲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

兵部議覆：【略】自今以後，凡拏獲賊盜，即追問窩家，既得窩家，即依律究治。如係莊頭及投充人等，該地方官即行擒拏解部，仍行保甲嚴加搜捕，務靖根株，則盜賊自息矣。從之。

己卯，諭刑部：李應試等以罪惡正法，其兄弟子孫親戚皆免拏問，令改惡遷善，務爲良民。爾部即行傳諭。

庚辰，命隨征多羅貝勒吞齊爲定遠大將軍，統征勦湖南大軍。

丙戌，以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陳名夏充纂修《太宗實録》總裁官。

以多羅額駙內鐸爲議政大臣。

清總部・綜述・清世祖部

戊子，上幸御馬廠，閱視馬匹。

癸巳，上幸南苑，閱吏部大計疏。

更定多羅貝勒以下及品官歲支俸禄。

乙未，諭禮部：聞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及諸色人等，年當幼少，皆踢石毬爲戲，本朝平素學習藝業，騎射之暇旁涉書史，各該旗牛彔及包衣牛彔，即行嚴禁。

丙申，上幸內院，閱《通鑑》。

《世祖實録》卷七二 二月戊戌，上幸內院，批閱各部奏章，悉覽諸項簿籍。

庚子，復設廣東開平縣。

丁未，上幸內院，覽《明史》、《通鑑》及諸奏章。

庚戌，大學士洪承疇等奏言：國家設立院部，各有專司。會推係九卿、科道事，內院向無會推之例，其各部亦無奏請內院會推之例。伏乞敕下各衙門，永爲遵守。上允之。

甲寅，命內院諸臣繙譯《五經》。

上以吏部職掌銓衡，關係最重，命大學士陳名夏、署吏部尚書陳之遴仍以太子太保調户部尚書，陞户部侍郎王永吉爲兵部尚書。

乙卯，命續順公沈永忠爲勦撫湖南將軍，鎮守西南地方。

丁巳，達賴喇嘛辭歸，命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偕固山貝子顧爾瑪洪、吴達海率八旗官兵，送至代噶地方。又命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禮部尚書覺羅郎球餞於清河。

庚申，以費揚古爲議政大臣。

甲子，浙閩總督劉清泰奏言：臣遵密諭，細察厦門一窟，素稱鄭逆老巢。撫臣張學聖、道臣黄澍、鎮臣馬得功，垂涎金穴，【略】按臣王應元徇隱不奏，【略】請交部議罪。得旨：張學聖、馬得功、黄澍、王應元俱革職，著刑部速差滿官拏解來京，嚴訊具擬。

丙寅，諭禮部：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本朝定制久已頒行，【略】以後務照滿式，不許異同，如仍有參差不合定式者，以違制定罪。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兵復取永州，明李定國走龍虎關。

孫可望謀襲明李定國，定國走廣西。

我大清兵復取廉州，明守道王道光死之。

《世祖實録》卷七三 三月戊辰，上幸南臺，召内三院大學士、學士、翰林官、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從，賜宴。

己巳，封喀爾喀部落投誠貢塔爾爲和碩達爾漢親王，袞布爲卓禮克圖郡王，奔巴世希爲固山貝子。

甲戌，免山西五臺縣六、七兩年分未徵額賦及八年分額賦之半，以被賊蹂躪故也。

己卯，免江西省六年荒殘逋賦二十七萬八千七百九十五兩有奇。

丙戌，命解刑部尚書濟席哈任，調噶達渾爲兵部尚書。

上幸内院，閲部中奏疏及繙譯《五經》，諭曰：保舉之疏，俱著全譯，以便觀其人之品行。

甲午，詔原任弘文院大學士馮銓，仍以原官辦事。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魯王自去監國號。

明楊國棟、莫宗文合兵攻常德，不克。

孫可望自將追明李定國，與大清兵遇於寶慶，大敗。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

《世祖實録》卷七四 夏四月己亥，諭都察院副都御史宜巴漢等曰：自今以後，凡係機密及參劾本章，俱著實封進奏。

庚子，上御太和殿召見天下朝覲官員董天機等。

甲辰，免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逋糧，山西夏縣荒地九百四十餘頃額糧。

丙午，以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管左布政使事佟國器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

丁未，擢内翰林秘書院學士圖海爲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仍充議政大臣。

庚戌，廷試直省貢生王都等五百六十一名。

辛亥，諭議政王、貝勒、大臣等：速議弭盜安民之策以聞。

乙卯，大學士范文程、額色黑奏言：大學士寧完我、洪承疇、陳名夏俱隸旗下，照滿洲官支給俸禄。其衙門職掌官銜品級，或照滿洲例，或照漢官例，相應請旨。得旨：寧完我仍照滿洲大學士例，洪承疇、陳名夏官品俸禄俱照漢官例。

丁巳，定優恤陣亡各官例。

遣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理藩院侍郎席達禮等齎送封達賴喇嘛金册、金印於代噶地方。文用滿、漢及圖白忒國字。

己未，偏沅巡撫金廷獻奏報：查獲故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僞劉知府所遺文卷一箱，内載故明宗族廢紳往來書札。得旨：朱由杞著即就彼處正法，文書即行焚燬。

癸亥，免福建漳州、福州、延平、建寧、汀州、邵武六府九年以前荒殘田租三分之一。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降將郝尚久以潮州叛我大清，復歸於明。

《世祖實録》卷七五 五月丁卯，諭吏部：翰林官陞轉，舊例，論資俸兼論才品。朕思果有才品特出者，何必拘於舊例。右春坊右中允仍管内翰林祕書院修撰事吕宫，文章簡明，氣度閒雅，朕所親見。著遇學士員缺，即與推補，以示破格用人之意。

庚午，諭吏部：朕前有諭旨，國家官人，内外互用。在内者習知紀綱法度，在外者諳練土俗民情。内可外，外亦可内，内外歷歷，方見真才。【略】今京堂員缺甚多，在内堪陞補者作速陞補，其在外才品素著者照應陞職銜通融陞轉，著九卿、科道會同推舉，以憑擢用，務疏壅滯，俾内外鼓勵，以收得人之效。

壬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疏言：《大清律》開載，强盜無籍没之條。【略】自今以後，仍依律處斬，免其籍没，以省苦累。得旨：所司照律議奏。

甲戌，免河南祥符、封邱、河内、孟、温、修武、臨漳等縣九年分水災額賦。

乙亥，諭内三院：【略】著工部即將文華殿作速起造，以便講求古訓。即傳諭行。

封精奇尼哈番鄭芝龍爲同安侯，子成功爲海澄公，弟鴻逵爲奉化伯，芝豹爲左都督。

命駐防江寧府昂邦章京喀喀木爲靖南將軍，統領官兵往征廣東逆寇。

達賴喇嘛自代噶起程歸國，命固山貝子吴達海餞之。

以右春坊右中允吕宫爲内翰林祕書院學士。

免山東歷城、齊河、齊東、肥城等六十九州縣八、九兩年分水災額賦。

丁丑，諭吏部：内翰林弘文院修撰麻勒吉，【略】遇有侍讀學士員缺，即行推補。

定旌表宗室節孝貞烈例。

己卯，諭兵部：【略】自今順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有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爲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誠，悉准照

曹四達子事例，盡赦前罪。仍著所在官司酌量安插，兵仍補伍，民即歸農，不願還鄉者聽其隨便居住，俱不許將吏有司及讐怨之家挾制嚇詐，告擾侵害。如有故違者，該督撫應參奏者參奏，應處治者處治。其受撫人衆，須痛改前非，革心安業，不許倚恃受撫名色，欺壓良民。倘或違犯，定行追論。國法森嚴，斷不再宥。

庚辰，命内外熱審於每年小滿後，三法司會審，見監人犯，笞罪釋放，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囚可矜疑者奏請定奪。直隸各省歲一舉行，逃人三次處絞。

癸未，免三山煤稅並裁造辦大炭主事一差，著爲令。

乙酉，追封太祖武皇帝伯額爾袞爲多羅郡王，謚慧哲。界堪爲多羅郡王，謚宣猷。弟雅爾哈齊爲多羅郡王，謚通達。

追封達爾漢巴圖魯貝勒舒爾哈齊視其子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爵爲和碩親王，謚曰莊。

免湖廣武昌、漢陽、黄州、安陸、德安、荆州、岳州等府九年分旱災額賦。

庚寅，諭内三院：【略】朕遍察廷臣無如大學士洪承疇，著特陞太保兼太子太師、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畧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聽擇扼要處所駐劄，應巡歷者隨便巡歷，撫鎮以下聽其節制，兵馬糧餉聽其調發。一應撫勦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報聞。

壬辰，陞兵部左侍郎張秉貞爲刑部尚書。

甲午，免直隸霸州、保定、慶雲、東光等三十一州縣九年分水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封楊時清征定侯。

《世祖實録》卷七六 六月乙未朔，追封塔察篇古爲多羅貝勒，謚恪恭。青巴圖魯貝勒穆爾哈齊爲多羅貝勒，謚勇壯。

丙申，洪承疇疏辭太保新銜，不允。

丁酉，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高爾儼引疾請假，温旨允之。

辛丑，裁山海道缺，歸併永平道轄理。

癸卯，復秋決朝審例。

乙巳，諭吏部：湖南、湖北疆境遼闊，軍務甚繁。著祖澤遠專督湖廣，其四川兵馬、錢糧，皆從陝西調發。壤地相連，著孟喬芳兼督四川，各換敕與之。廣東、廣西，應設總督一員，著速推堪任者具奏。

丙午，免浙江鄞、慈谿、奉化、定海、象山等縣八年分水災逋賦。

辛亥，禮部疏言：明末殉難忠臣大學士范景文、户部尚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太常寺少卿吴麟徵、左庶子周鳳翔、檢討汪偉都、給事中吴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左中允劉理順、馬世奇、主事成德、金鉉、駙馬都尉鞏永固等十五員，應加旌恤。前太監王承恩死節，已經立碑賜地，春秋供祭。今景文等殉君盡節，亦應給謚賜祭，以慰忠魂。得旨：范景文等給謚賜祭，依議行。王承恩從君殉節可嘉，非可限以常例，雖已立碑旌表，賜地供祭，還與他謚。范景文等仍於各原籍照例賜地，春秋致祭。

户、兵、工三部遵諭改折各直省本色錢糧，歸於一條鞭法，總收分解，請永爲例。從之。

壬子，吏部議覆經畧大學士洪承疇保舉原任大學士李率泰堪任兩廣總督一疏。得旨：【略】特允所舉。

己未，復設江南、宣府、臨清、薊、密鼓鑄爐共三百四座。

庚申，以李率泰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辛酉，諭内院：綸扉爲機密重地，事務殷繁，宜選賢能，以宏匡贊，每院應各設漢官大學士二員。著吏部詳察實行，確舉堪任者奏聞。爾内院即傳諭行。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桂王復密敕趣西寧王李定國以兵入衛。明封朱成功爲漳國公。

《世祖實録》卷七六 閏六月甲子朔，西納國師班著爾岔錯奉貢請襲，賜名通慧浄覺國師，給之勅印。

丙寅，以吏部尚書成克鞏爲内翰林祕書院大學士，禮部左侍郎張端爲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吏部右侍郎劉正宗爲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

乙亥，皇太后移居慈寧宫。

丙子，詔停止將材武舉，不准推用。

戊子，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質遣使表貢方物，兼繳故明勅印。

《世祖實録》卷七七 七月戊戌，和碩叔鄭親王傳集諸王、貝勒、貝子、内大臣、固山額真、内院大學士、六部、都察院堂官會議，以今年雨潦異常，奏請暫停宫殿工程，以錢糧賑濟軍民。上曰：王等所奏甚是。宫殿以及各項工程，俱令停止，以休養軍民。

丙午，諭内三院：朕奉聖母面諭：「【略】特發宫中節省銀八萬兩，賑濟滿漢兵民。」朕仰承慈旨，命爾等傳諭户、工二部，即將發去銀兩，查照被災輕重，酌量散給。

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

乙卯，更定出征諸王及各官每月廩給。

户部會同九卿議奏疏通錢法。

辛酉，命多羅安郡王岳樂爲宣威大將軍，統領官兵，戍防歸化城。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李定國復取賀縣、樂平。

明李定國攻桂林，不克。

明趙文貴執道臣孫允乾以叛，降於我大清。

孫可望遣兵襲明李定國，不克。

《世祖實録》卷七七 八月壬午，以太宗皇帝第十四女和碩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子應熊。

平南王尚可喜等奏報：官兵恢復化州及吴川縣。下所司知之。

甲申，更定武職品級。

丁亥，大學士馮銓、陳名夏、成克鞏、張端、劉正宗奏言：今日禮部諸臣，至内院恭傳上諭，察前代廢后事例具聞，臣等不勝悚懼。竊惟皇后母儀天下，關係甚重，前代如漢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稱賢主，俱以廢后一節終爲盛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詳慮，慎重舉動，萬世瞻仰，將在今日。得旨：據奏，皇后母儀天下，關係至重，宜慎舉動。果如所言，皇后壺儀攸係，正位匪輕，故廢無能之人。爾等身爲大臣，反於無益處具奏沽名，甚屬不合，著嚴飭行。

己丑，諭禮部：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后以資内助，然皆慎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后乃睿王於朕幼沖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册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協，宫闈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爲静妃，改居側宫。

《世祖實録》卷七八 九月癸巳朔，遣官祭紅衣礮之神。

丁酉，叔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會議廢后事，奏言：所奉聖旨甚明，臣等亦以爲是，無庸更議。得旨：廢后之事，朕非樂爲，但容忍已久，實難終已，故有此舉。諸王大臣及會議各官，既共以爲是，著遵前旨行。

丙辰，靖南王耿繼茂、靖南將軍昂邦章京喀喀木克復潮州。捷聞，下部議敘。

丁巳，逆渠孫守金、僞宜川王朱敬鏜，蟠踞紫陽地方，糾連川湖諸孽，負固十年，總督孟喬芳遣總兵官趙光瑞等討平之。捷聞，下部議敘。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兵克潮州，郝尚久伏誅，明朱成功遣兵救之不及。

《世祖實録》卷七八 冬十月癸亥，命浙江提督田雄移駐定海。

乙丑，户部奏請圈撥民間房地給移住永寧四海堡及關外看守山梨之壯丁。得旨：地准撥給，房令自造，不必圈占。其民地被圈者，該管官即照數撥補，勿令失業。以後仍遵前旨，永不許圈占民間房地。

丙寅，遣固山額真濟席哈等率官兵往剿山東土寇。

丙子，遣内大臣巴圖魯公鰲拜等至和碩敬謹親王第，賜朝祭。

丁丑，遣内大臣達爾漢諾顔、俄齊爾及侍衛齊酪酒往迎和碩敬謹親王之喪。

己卯，河南巡撫吴景道疏報：開封等府共墾荒田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頃有奇。

庚辰，定遠大將軍和碩敬謹親王尼堪靈櫬自湖南回京，命和碩親王以下、二品官以上，出郭十里迎。既至，上欲親臨其喪，諸王大臣以彼地出痘，力諫，乃止。

命三法司凡審擬死罪議同者，合具看語，不同者各具看語，奏聞。永著爲例。

乙酉，命設粥廠，賑濟京師飢民。

免直隸通、密、永平、易州、井陘、昌平、霸州所屬州縣衛所本年分水災額賦。

丙戌，先是，叛民朱由極自稱爲故明泰昌帝第三子，逆黨楊得先等推以爲主，【略】至是爲宛平縣民甯忠弼等所首。【略】磔其首者七人，斬其附從者二十二人。

戊子，上以章奏繁多，若竟送内院，又恐易滋弊竇，【略】於太和門内擇一便室，【略】欽定大學士、學士名次爲二直，更番在内辦事。

遣禮部右侍郎高珩諭祭明末殉難諸臣范景文等十六人，各予謚。

《世祖實録》卷七九 十一月丙申，設遼陽府，附郭遼陽縣，改海州爲海城縣。

丁酉，户部奏言：皇太后頒發賑濟銀兩，除給散八旗被災兵丁，以及間散人等外，餘銀二萬兩，請即分賑京城窮困漢兵民。報可。

戊戌，三法司議覆經畧洪承疇參奏，拜他喇布勒哈番張任先，隨營犯令，酗酒淫掠，請以軍法從事。張任先應即於軍前正法。從之。

敕諭靖海將軍海澄公鄭成功。

丁未，鑄給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固山額真虎鈕銀印。

辛亥，户部議覆科臣季開生請立限報災疏，言夏災限六月終，秋災限九月終，先將被災情形馳奏，隨於一月之内，查核輕重分數，題請蠲豁。其逾限一月外者，各降一級，如遲緩已甚者，革職。永著爲例。報可。

丙辰，户部奏言：江南各府屬旱災，除有漕糧州縣已經改折，其無漕糧州縣衛所，被災八分以上者，免十分之三；七分以下者，免十之二；四分，免十之一。從之。

戊午，工部議覆御史高爾位疏，言籍没官屋，每城撥八間增置棲流所，以處飢民。報可。

浙閩總督劉清泰、江西巡撫蔡士英、浙江巡撫蕭起元，各疏報：江浙會勦將領陳陞等，自均潭進攻九仙山賊寨，逆首楊文中殲死，賊弟楊富、賊將劉理順等勢窮乞降，餘黨悉平。下所司敘恤。

己未，户部議：江西省五十四州縣旱災，應照江南例，酌免無漕糧州縣錢糧。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八 十二月癸亥（朔），明魯定西侯張名振與我大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

《世祖實録》卷七九 丁卯，以吏部右侍郎兼内翰林祕書院學士吕宫爲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

甲戌，免浙江金華府屬八縣九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癸未，命和碩敬謹親王尼堪子尼思哈襲爵。

設兵部督捕滿漢侍郎各一員，增司官各六員。另設公署，專理緝逃捕寇事務。

以鑲紅旗滿洲阿達哈哈番鄂拜爲本旗蒙古梅勒章京，阿達哈哈番羅畢爲議政大臣。

甲申，免河南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汝寧府屬州縣九、十兩年分水災額賦。

丁亥，上自南苑還宫。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兵復取郴州，明巡撫朱俊臣死之。

明桂王親行考選。

順治一一年（甲午、一六五四）

《世祖實録》卷八〇 春正月壬辰朔，總督陝西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孟喬芳卒。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桂王在安龍府，改雲南府爲雲興府，辰州爲沅興府，沅州爲黔興府。

《世祖實録》卷八〇 癸卯，諭禮部：嗣後每年元宵令節十四、十五、十六三日，不賽神，不還願，著爲例。

甲辰，以正黄旗漢軍祖澤潤爲本旗固山額真。

戊申，免江寧、安、徽、蕪、松、常、鎮、廬、鳳、淮、徐、滁等屬五十州縣，江寧等二十六衛所十年分旱潦租賦。

己酉，陞刑部啓心郎吴達禮爲兵部督捕左侍郎。

擢江南督糧道參議袁廓宇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提督軍務。江西饒南九江道參議胡全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提督軍務。

甲寅，以固山額真金礪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四川軍務。

陞大理寺少卿郝傑爲大理寺卿。

丁巳，免直隸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屬，天津、薊州二道屬州縣衛所十年分水災額賦。

定倉糧考成則例。

〔辛酉〕，定外藩王、貝勒、貝子、公等元旦來朝賞例。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以劉文秀爲大招討都督諸軍東伐。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

明朱成功遣兵攻崇明，敗績，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定南伯徐仁爵死之。

明前監國魯王移居南澳。

我大清兵克廣信之九仙山寨，明進士徐敬時等死之。

《世祖實録》卷八一 二月甲子朔，授和碩額駙吴應熊爲三等精奇尼哈番。

《東華録》卷七 耿繼茂移駐桂林。

《世祖實録》卷八一 庚午，甄别各直省督撫。加江南總督馬國柱太子太保；直隸總督馬光輝、湖廣總督祖澤遠俱太子少保；漕運總督沈文奎、操江巡撫李日芃、四川巡撫李國英俱兵部尚書。

以鑲白旗漢軍梅勒章京楊麒祥爲本旗固山額真。

戊寅，免江西缺丁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九兩有奇。

壬午，命固山額真楊麒祥駐防杭州。

甲申，諭户部等衙門：【略】户部等衙門凡有錢糧職掌者，即將現今貯庫銀兩實在數目，作速查明奏聞。

戊子，工部題報：寶源局十年分鼓鑄餘銀三萬二千六百兩有奇。

己丑，免河南祥符等州縣衛所十年分水災額賦。

庚寅，陞兵部右侍郎李蔭祖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軍務。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開科取士。

明李定國取高州，降將張月叛我大清，復歸於明。

我大清遣使册封明朱成功爲海澄公，成功不受。

《東華録》卷七 三月〔辛卯朔〕，大學士甯完我劾大學士陳名夏結黨懷奸，情事叵測。

《世祖實録》卷八二 戊戌，免湖廣襄陽、黄州、常德、岳州、永州、荆州、德安七府屬州縣及辰、常、寶三衛，江南揚州、鳳陽、廬州、淮安等府，滁、徐二州所屬州縣十年分水旱災傷額賦。

免山東濟南、東昌府屬四十九州縣十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七 〔辛丑〕，吏部等衙門會鞫俱實，着處〔陳名夏〕絞。

《世祖實録》卷八二 乙巳，命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

以兵部尚書王永吉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丙午，諭吏部：政務殷繁，内院需人，着將漢軍内外官員有才學品行者，作速選舉數員具奏。

戊申，聖祖仁皇帝生，上之第三子也。母曰佟氏。

以内翰林國史院學士蔣赫德爲國史院大學士。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孫可望殺明大學士吴貞毓等十八人。

《世祖實録》卷八三 〔四月〕癸亥，禮部議覆遼陽知府張尚賢奏，言遼陽應設儒學，令遼生寄籍永平者撥歸遼學肄業。從之。

甲子，諭禮部：【略】其皇后及王、貝勒福金，貝子、公夫人，隨侍命婦，俱著停止。其隨侍王、貝勒、貝子、公等母之命婦，各該王、貝勒列名具奏，候旨入侍，大朝日期大臣命婦照例上朝。

丙寅，户部奏言：《賦役全書》，關乎一代之制度，各省之利弊。【略】請敕臣部右侍郎將舊貯全書作速訂正，督率各司官，照所管省分，創造新書，【略】書成，進呈御覽，刊發内外衙門，頒行天下。凡徵收完納、解運支銷、考成蠲免諸法，悉據此書，用垂永久。報可。

己巳，〔陳名夏子〕著免死，決杖，遣戍盛京。

癸酉，免陝西洛南縣十年分水災額賦三分之一。

己卯，上幸南苑，鑾輿所過，郊外一路農民，耕耘不輟，上覽之大悦。【略】命内大臣巴哈、大學士額色黑、精奇尼哈番賴塔庫、學士白色純等以銀八十兩分賞農民一百八十餘人。

癸未，命内翰林弘文院編修李昌垣、兵科左給事中劉楗爲福建鄉試主考官。户部主事李宗孔、工部主事蔡瓊枝爲四川鄉試主考官。兵部郎中張夙抱、大理寺右評事顧賢爲廣東鄉試主考官。

乙酉，免湖廣保康、竹山、竹谿、房縣十年分寇荒額賦。

丁亥，定給諸王、世子、貝勒、貝子、公、侯、伯及内外大臣造墳立碑建亭銀兩則例。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爲内祕書院大學士。

擢大理寺丞秦世禎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

戊子，江南海寇偽將徐可進、朱元等乞降。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李定國復取羅定、新興、石城、電白、陽江、陽春等縣。

《世祖實録》卷八三 五月壬辰，上還宫。

山東觀城、館陶、范邱、武城、長清等三十州縣水。

甲午，端陽節。上召内大臣大學士等乘龍舸遊西苑。【略】上與諸臣歡宴，

至暮還宮。

甲辰，免陝西平涼衛十年分雹災額賦。

丙午，上以原任户部尚書党崇雅，清端老練，素所眷倚，召爲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

陞户部左侍郎龔鼎孳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丁未，遣刑部郎中劉玉佩往直隸，劉世傑往江南，蕭家芝往浙江，吴頭往四川，王度往湖廣，筦重光往陝西，霍炳往河南，劉芳聲往廣東，孫允裕往山西，楊兆魯往山東，大理寺左寺正桑芸往福建，右寺正甯承勳往江西恤刑。

庚戌，免陝西興安、漢陰、平利等州縣十年分水災額賦。

癸丑，内大臣伯索尼會同禮部定議皇后、妃嬪、和碩親王福金、固倫公主以下，輔國公夫人以上，頂珠服飾等制。

丙辰，以固山額真楊麒祥爲平南將軍，駐劄杭州，鎮守東南地方。

《東華録》卷七 〔丁巳〕，原任四川巡按郝浴飾詞冒功，免死流盛京。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誅其督餉官黄愷。

《世祖實録》卷八四 六月己未朔，河決大王廟。

丙寅，陝西西安、延安、平涼、慶陽、鞏昌、漢中府屬地震，傾倒城垣樓垛、堤壩廬舍，壓死兵民三萬一千餘人及牛馬牲畜無算。

丁卯，諭宗人府：【略】前准宗人府、禮部所請，設立宗學，令宗室子弟讀書其内，因派員教習滿書，其願習漢書者，各聽其便。今思既習滿書，即可將繙譯各樣漢書觀玩。著永停其習漢字諸書，專習滿書。爾衙門傳示。

以固山額真朱瑪喇爲靖南將軍，同護軍統領敦拜，統官屬兵丁援勦廣東。

辛未，命内翰林弘文院編修熊伯龍、工科左給事中許作梅爲浙江鄉試主考官。内翰林祕書院侍講卓彝、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爲江西鄉試主考官。内翰林弘文院學士白色純、禮部右侍郎渥赫、内翰林國史院編修范周、吴正治爲順天鄉試主考官。

甲戌，陞太僕寺少卿張中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寧等處，提督軍務。

八月戊午朔，免陝西延安府荒地亡丁額賦。

辛酉，免陝西真寧縣十年分雹災額賦。

癸亥，命内翰林弘文院學士白色純、禮部右侍郎渥赫、内翰林國史院編修范周、吴正治爲順天鄉試主考官。

甲戌，陞太僕寺少卿張中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寧等處，提督軍務。

諸王及滿洲漢軍部院大臣奏言：從前隱匿逃人之律，將窩主正法，後特減等充軍，後又將窩主併家口俱給本主爲奴，今復免其爲奴，仍充軍。方窩主正法家口爲奴之時，雖有逃人，尚多緝獲，自定充軍之例，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從輕，故致窩逃愈衆，仰請再行酌定。得旨：著同漢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己卯，刑部議覆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奏，各省按察使司守巡各道，應將一切刑名大案，已結未結，照布政司奏報錢糧例，歲終造册進覽，以便清釐，以免拖累。從之。

庚辰，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遵旨會議：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及東宫三太、三少之職，歷代皆用，今我朝文武大臣，亦應照成例加銜。從之。

癸未，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奏：同安侯鄭芝龍，以次子鄭世忠與成功誼切手足，【略】應從所請，令鄭世忠與使臣偕往可也。從之。

丁亥，命左春坊左贊善兼内翰林弘文院檢討姜元衡、内翰林弘文院編修馬葉曾爲江南鄉試主考官。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李定國遣兵攻梧州，不克。

《世祖實録》卷八五 秋七月戊子朔，【略】封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質爲中山王。

己丑，諭海澄公靖海將軍鄭成功。

壬辰，免陝西秦州朝邑、安定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丙申，命刑科給事中林雲京、禮部員外郎王天鑒爲山東鄉試主考官。光禄寺少卿程正揆、刑部員外郎黄自起爲山西鄉試主考官。吏部員外郎孫宗彝、禮部主事張茁爲河南鄉試主考官。

戊申，免陝西鎮原、廣寧本年分雹災額賦。

丙辰，陞吏部右侍郎屯泰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閩等處軍務。

八月戊午朔，免陝西延安府荒地亡丁額賦。

辛酉，免陝西真寧縣十年分雹災額賦。

癸亥，命内翰林弘文院學士白色純、禮部右侍郎渥赫、内翰林國史院編修范周、吴正治爲順天鄉試主考官。

甲戌，陞太僕寺少卿張中元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寧等處，提督軍務。

諸王及滿洲漢軍部院大臣奏言：從前隱匿逃人之律，將窩主正法，後特減等充軍，後又將窩主併家口俱給本主爲奴，今復免其爲奴，仍充軍。方窩主正法家口爲奴之時，雖有逃人，尚多緝獲，自定充軍之例，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惟其立法從輕，故致窩逃愈衆，仰請再行酌定。得旨：著同漢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己卯，刑部議覆吏科都給事中魏象樞奏，各省按察使司守巡各道，應將一切刑名大案，已結未結，照布政司奏報錢糧例，歲終造册進覽，以便清釐，以免拖累。從之。

庚辰，以内翰林國史院學士傅以漸爲内翰林祕書院大學士。

壬午，故明樂安王朱議潮及僧人文秀、道士張應和等，謀逆事覺，伏誅。

甲申，諸王大臣議覆隱匿逃人例，奏入，得旨：王等議隱匿逃人之家給與逃主爲奴，【略】宜詳慎定議。其地方兩隣解子流徙之例，因一罪犯牽連衆人，蕩家廢産，遠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議大小官員等罪，亦屬太過。著一併另議具奏。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復遣使招明朱成功。

《世祖實録》卷八六 九月己丑，上幸内院，召諸王及九卿科道等漢官，賜茶畢，因語及巡撫宜永貴疏。

免陝西西安、平涼、鳳翔等府屬十年分雹災額賦。

壬辰，初，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窩逃罪，即以窩逃之人給與窩主爲奴。上以立法太重，恐姦徒借端陷害無辜，命改議。會南贛巡撫宜永貴疏言，邇來滿洲家人逃者甚多，獲者甚少，乞仍照初定例。章下王等並議。至是王等議，隱匿逃人者正法，家産入官，【略】從之。

癸巳，免宣府萬全右衛所屬煖店堡、梁家、渠家、吴家、沙家等莊，盆兒窑、西紅廟本年分雹災額賦。

〔十月〕辛未，大學士甯完我進故明《洪武大誥》三册，命内院諸臣繙譯進覽。

免江南廬、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本年分水旱災傷額賦。

癸酉，經畧大學士洪承疇以廣西撫臣陳維新夙疾危篤，請令解任回旗。得旨：廣西要地，一日不可乏人，著速推堪任之員具奏。

丁丑，諭刑部：【略】人命至重，恐違上天好生之心。自今以後，三法司照常核擬進奏復批，議政王、貝勒、大臣詳確擬議，以憑定奪施行。爾部即行傳知。

己卯，諭禮部：内府事務殷繁，【略】著仍舊設立〔尚方司〕，共爲十四衙門。爾部即行通知。

命建定南武壯王孔有德祠，以二妃陪祀，俱設神主，春秋致祭。

復定奉差官員驛遞供應則例。

壬午，户部奏言：「饑輔水災，請煮粥拯恤，以廣皇仁。」報可。

免湖廣祁陽、東安、零陵、邵陽、酃縣、桂東、桂陽等縣荒殘地方十一年以前舊逋額賦。

《世祖實録》卷八七 十一月丁亥朔，以固山額真陳泰爲吏部尚書，梅勒章京胡沙爲工部侍郎。

以正藍旗滿洲護軍統領阿爾津爲本旗固山額真，鑲藍旗滿洲閒散章京覺羅瓦爾瑪爲本旗梅勒章京。

平南王尚可喜遣子之信入侍。

壬寅，上以地震屢聞，水旱疊告，憫念民生，省躬自責，特命嗣後章奏文移，無得稱聖，降詔大赦天下。

癸卯，上幸南苑。

甲辰，靖南王耿繼茂遣子精忠、昭忠入侍。

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鄭成功屢經寬宥，遣官招撫，並無薙髮投誠之意。且寄伊父芝龍家書，語詞悖妄，肆無忌憚，不降之心已決，請敕該督撫鎮，整頓軍旅，固守汛界，勿令逆衆登岸，騷擾生民。遇有乘間上岸者，即時發兵撲勦。從之。

壬子，上遣學士石圖等傳諭學習清書庶吉士。

丙辰，户部奏言：人丁地土，財賦根本。【略】今議自順治十二年爲始，各省責成於布政使司，直隸責成於各道，凡故絶者開除，壯丁脱漏及幼丁長成者增補，其新舊流民，俱編入册，年久者與土著一體當差，新來者五年當差。至於各直省地土，凡辦納錢糧者，爲民地；不納錢糧者，不分有主無主，俱爲官地。各邊鎮俱應照例分别。其荒田曠土，招民開墾，一如興屯之法。畿内滿漢錯雜之處，難以清查，如有隱地漏糧，許人告發。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改都康、萬承、安平、龍安諸州爲府。

明朱成功遣兵援李定國於廣東。

《世祖實録》卷八七 十二月戊午，發帑銀十一萬八千八百八十兩，分恤湖南衡州岔路口陣亡及被傷將士。

辛酉，先是，廣西巡撫王一品告病回旗，病愈，復推補廣西。一品以遠缺圖規避，賄囑吏科給事中陳嘉猷代題，未果上，事覺，交部。至是部議，王一品應絞，陳嘉猷應流徙寧古塔。從之。

和碩承澤親王碩塞薨，年二十七。

戊辰，免湖廣鍾祥、京山、天門、潛江、荆門、江陵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己巳，免河南祥符、磁州、鄭州、河内等三十六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換給湖廣水衡司土官唐鎮邦世襲印信。

舊逋額賦。

《東華録》卷七　〔壬申〕，命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征勦鄭成功。

《世祖實録》卷八七　宣大總督馬鳴佩疏報：宣雲兩鎮，本年開過屯地二千六百九十餘頃，收糧一萬六千九百餘石。

《東華録》卷七　尚可喜等奏與靖南將軍朱瑪喇合兵，屢敗賊兵，李定國遁走，新會圍解。

〔丁丑〕，命都統明安達禮統兵征羅刹於黑龍江。

命固山額真明安達理統率官屬兵丁，往征羅刹於黑龍江。

《世祖實録》卷八七　以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賑恤粤東飢民，錫以銀幣，仍降敕獎諭。

免陝西西安五衛荒亡屯地課糧共二千一百七十九頃有奇。

經畧大學士洪承疇奏報：湖南衡州、長沙、常德三府，火災異常，延燒兵民房屋一萬六千餘間。上命督率文武各官切加修省，以弭天變。

辛巳，漕運總督沈文奎疏報：招墾江北荒屯地九千九百餘頃，徵銀二萬一千有奇。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李定國攻肇慶，不克。

明朱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爲護衛後鎮。

順治一二年（乙未、一六五五）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春正月丙戌朔，明桂王在安龍府。

《東華録》卷七　〔戊子，李率泰奏報〕：廣西斬土賊僞總兵廖篤增於玉版泉。

《世祖實録》卷八八　庚寅，免山東齊東、濟陽、禹城、長青、肥城、臨邑、齊河、陽信、海豐、商河、霑化、東平、平陰、陽穀、壽張、定陶、曹州、館陶十八州縣十一年分水災額賦。

甲午，諭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曰：去歲欲修造乾清宮，【略】現在應否修造，著會議具奏。尋議：今年應即行修造。【略】奏入，從之。

乙未，免直隸八府及河南安陽、湯陰、涉、汲、新鄉、輝、獲嘉、胙城、淇、河内、修武、武陟、温十三縣，衛輝一所，懷慶一衛十一年分水災額賦。

壬寅，命考選軍政照文官例，卓異者賜服旌勸。

癸卯，陞湖廣驛傳道副使于時躍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提督軍務。

庚戌，御製《勸善要言》成，親爲序。

禮部奏言：「向封和碩格格、多羅格格、多羅貝勒福金，俱給誥命，今應改給紙册。」從之。

《東華録》卷七　給事中李裀言：逃人一事立法過重，株連太多。【略】旨令會議。

《世祖實録》卷八八　辛亥，諭大學士額色黑等：【略】茲欲將歷代經史所載，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賢臣廉史、貞婦烈女，及姦貪鄙詐、愚不肖等，分別門類，勒成一書，以彰法戒，名之曰《順治大訓》，即於新春開館。特命額色黑、金之俊、吕宫爲總裁官，能圖、張懸錫、李霨爲副總裁官，王無咎、沙澄、方拱乾、黄機、吴偉業、王熙、方懸成、曹本榮、姜元衡、張士甄、范廷元、李儀古、宋之繩、白乃貞，又滿官四員爲纂修官；滿官四員，爲謄録官；典籍二員，爲收掌官。卿等受茲委任，須協力同心，殫思博採，務令臣民皆可誦習，觀感興起，無負朕惓惓化導之意。

乙卯，萬壽節。上軫念歲歉民飢，停止行慶賀禮。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取仙遊。

《世祖實録》卷八九　二月丙辰朔，命大學士額色黑、金之俊、侍郎恩格德、學士胡兆龍，充會試主考官。

戊午，轉工部尚書劉昌爲刑部尚書，陞刑部左侍郎李際期爲工部尚書。

己未，命大學士車克、學士麻勒吉，傳諭主考官胡兆龍曰：會試大典，關係人才。以爾乃親近儒臣，特遣主試，爾當克殫敬慎，以稱委任至意，不得少有忽畧，致負朕懷。

庚申，諭吏部：大學士馮銓、成克鞏、吕宫、【略】著各復原品，以後須益殫公忠，以圖報効，無負朕赦過任用至意。

宗人府府丞原毓宗條奏，請復御史巡方。命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會議。尋議：應令吏部、都察院會同考選各部院理事官，郎中以下才品兼優者，巡歷直省，回京之日，聽都察院考核，稱職者陞用，溺職者重懲。報可。

癸亥，免直隸成安、東明、長垣、懷柔、大城、文安等縣十一年分水災額賦。

己巳，免陝西平涼、漢陰二縣十一年分雹災額賦。

庚午，復差御史巡理鹽政。

丙子，封皇弟博穆博果爾爲和碩襄親王。

免山東濱州、寧陽二十一州縣十一年分水災額賦。

己卯，免江南滁、和二州來安、全椒、含山等縣十一年分水旱災荒額賦。

《東華録》卷七 〔癸未〕，耿繼茂、尚可喜奏：官兵敗李定國於興業縣及橫州。

《世祖實録》卷八九 乙酉，遣山東道御史王秉乾巡視長蘆鹽政，河南道御史姜圖南巡視兩淮鹽政，河南道御史祖建明巡視兩浙鹽政，浙江道御史朱紱巡視河東鹽政。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李定國自高州退入南寧。

明劉文秀駐兵川南。

《世祖實録》卷九〇 三月丁亥，大學士党崇雅將回籍，謁上於南苑，上賜衣帽鞾襪。

戊子，陞刑部左侍郎戴明説爲户部尚書。

免湖廣石門縣十一年分蝗苗額賦。

《東華録》卷七 侍郎趙開心以飢民流離可憫，請暫寬逃人之禁。得旨：「趙開心沽譽市恩，著降五級調用。」

《世祖實録》卷九〇 庚寅，裁在外文武各官修署、鋪墊、執事等項銀兩十分之八，著爲例。

甲午，諭吏部：【略】即如逃人一事，屢經詳議，立法不得不嚴。昨頒諭旨，備極明切。【略】兹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爲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爾部即傳諭通知。

庚子，策試會試中式滿洲、蒙古貢士查親等五十人。

以鑲紅旗宗室巴思漢爲滿洲固山額真。

調福建巡撫佟國器爲南贛巡撫，南贛巡撫宜永貴爲福建巡撫。

福建巡撫佟國器獲同安侯鄭芝龍與其弟鴻逵、子成功交通私書，羈其使，具疏封進。下兵部密議。

壬寅，免湖廣鄖陽、襄陽府屬州縣衛所十一年分寇災額賦。

甲辰，賜殿試滿洲、蒙古貢士圖爾宸等五十人，漢軍及漢貢士史大成等四百四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未，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等議奏：續順公沈永忠，【略】應免死，削爵爲民。其公爵准與伊弟兄承襲。從之。

《東華録》卷七 〔己酉〕，一等子許爾安言：「睿王罪固難辭，而功亦不可泯也。乞篤親親之誼，隆敬大臣之典。」云云。命密議。議政王貝勒大臣等議：「彭長庚欺誑妄言，大干國紀，許爾安與長庚無異，均應斬立決。」得旨：「皆流徙寧古塔。」

庚戌，山西巡撫陳應泰疏報：所屬州縣衛所十一年開墾民屯荒地，共四百八十三頃有奇。下户部。

《世祖實録》卷九一 夏四月丁巳，停選漢軍庶吉士。

己未，先是，詔滿、漢三品以上堂官各保舉堪爲知府者一人，至是，以滿官未經外任，不知其實，不令保舉。

乙丑，大學士額色黑等請將纂輯《明史》内有人品行事可備法戒者，採入《大訓》，以成訓世巨典。從之。

免河南沈邱縣、懷慶衛十一年分災傷田租。

戊辰，除問刑衙門紙贖銀兩。

丁丑，封和碩親王尼思哈爲和碩敬謹親王，親王齊克新爲和碩端重親王。

癸未，諭内三院：【略】《實録》業已告成，朕欲倣《貞觀政要》、《洪武寶訓》等書，分别義類，詳加採輯，彙成一編，朕得朝夕儀型，子孫臣民，咸恪遵無斁，稱爲《太祖聖訓》、《太宗聖訓》，即於五月開館。特命輔臣馮銓、車克、成克鞏、劉正宗、傅以漸爲總裁官。

五月乙酉，諭吏部：【略】濟席哈著專管固山額真事，太子太保、弘文院大學士圖海，著以本衙爲刑部尚書。

戊子，免陝西延平、慶、鞏漢等府屬州縣地震壓死兵民本年分丁徭額賦。

辛卯，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薨，年五十七。

壬辰，諭禮部：和碩鄭親王薨，應行典禮，比他王不同。各部院七日勿奏事。

甲午，禮部奏言：營造和碩鄭親王寢園，照例應給銀五千兩。得旨：著再加銀五千兩。

《東華録》卷七 〔丁酉〕，命都統石廷柱爲鎮海將軍，駐防京口。

《世祖實録》卷九一　戊戌，陞鑲黄旗滿洲梅勒章京胡沙爲蒙古固山額真。庚子，以少保、户部尚書覺羅巴哈納爲少傅兼太子太傅，内翰林弘文院大學士。

辛丑，固山貝子吴達海薨，謚襄敏。

乙巳，調禮部尚書覺羅郎球爲户部尚書，以阿思哈尼哈番品級布丹爲工部侍郎。

丙午，調工部尚書李際期爲兵部尚書。

丁未，陞禮部左侍郎恩格德爲本部尚書。

禮部奏言：在外蒙古諸王以下病故者，既蒙上賜羊酒紙張，亦應照在内諸王以下恤典，遣官致祭，以示一視同仁之意。從之。

己酉，陞吏部左侍郎衛周祚爲工部尚書。

庚戌，宴纂修太祖、太宗《聖訓》總裁、副總裁、纂修等官於禮部。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劉文秀攻常德，敗績。

明魯定西侯張名振以朱成功之師復取舟山。

《世祖實録》卷九二　六月甲寅朔，免浙江杭州、寧波、金華、衢州、台州五府錢塘等二十一縣及海門衛十一年分旱災額賦。

乙卯，和碩顯親王姊賜和碩格格號，下嫁耿昭忠。

定賜恤外藩蒙古例。

丁巳，諭禮、工二部：【略】今名紫禁城後山爲景山，西華門外臺爲瀛臺。

戊戌，故明宗姓朱以槩謀叛，伏誅。

癸亥，户部議覆總督倉場王永吉疏，言運官領運之後，將漕米盜賣、侵蝕，發追不完，欠一分者革職；二分者杖一百，徒一年；三分者杖一百，徒三年；四分者發附近衛所充軍；五分者發邊遠衛所充軍；六分者絞；七分者斬，俱監候；八、九、十分者立決，籍其家産人口。從之。

戊辰，免房山縣十年分水災灘地額賦。

《東華録》卷七　寧南靖寇大將軍陳泰疏報：「僞將軍盧明臣、僞興國侯馮雙禮攻岳州、武昌，僞安南王劉文秀攻常德。護軍統領蘇克薩哈伏兵邀擊，賊大敗，明臣赴水死，雙禮被重創，文秀遁走貴州。」

〔壬申〕，嚴禁沿海省分，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置重典。

己卯，宗人府題奏：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子博果鐸，請襲封和碩承澤親王。得旨：博果鐸著封和碩莊親王。

辛巳，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門鐵牌。

《東華録》卷七　七月〔乙酉〕，給事中季開生言：「家人自通州來云：有使者封船奉旨往揚州買女子。」

《世祖實録》卷九二　更定直省文武官相見禮。

辛卯，上御太和殿，召見巡方各御史。

定滿洲官員考滿加銜例。

《東華録》卷七　〔庚子〕，部議：「季開生不知乾清宫需用器皿，差人採辦，妄聽訛言，瀆奏沽名，流徙尚陽堡。」

《世祖實録》卷九二　丁未，停秋決，以各直省恤刑官審録未竣也。

《世祖實録》卷九三　八月丙辰，免山西靈邱縣府天等村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壬戌，加操江巡撫兵部尚書李日芃太子太保，以纂造《賦役全書》先成故也。

《東華録》卷七　〔癸亥〕，以都統阿爾津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同都統卓羅統大軍駐防荆州，都統祖澤潤分防長沙，以孫可望騷擾湖南也。

《世祖實録》卷九三　乙丑，以多羅安郡王岳樂爲宗人府左宗正，多羅貝勒杜蘭爲宗人府右宗正。

庚午，左都御史龔鼎孳等奏言：【略】嗣後每遇恤刑，内外暫行停決，以彰一視之仁。得旨：照所請行，著爲令。

辛未，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考九年滿，加通政使司通政使銜，賜二品頂帶，仍管欽天監事。

癸酉，免山東曹州、城武、陽信、東阿、平陰、范、霑化等縣及臨清衛齊河屯十一年分水災額賦。

九月癸未，免鳳陽府屬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癸巳，諭吏部：【略】復念侍郎等官及科道官，皆朕素所信任，必親加裁定，酌用内外，庶盡隨材器使之心。爾部即傳諭行。

庚子，以和碩顯親王姊和碩格格，下嫁靖南王耿繼茂子精忠。

壬寅，諭兵部：【略】今科武舉，中式二百二十名，應照文進士，一體殿試，朕親行閱視。先試馬步箭，次試策文，永著爲例。其應行事宜併考試日期，爾部速

議具奏。

《東華録》卷七 朱瑪喇等班師還京。

《世祖實録》卷九三 丙午，頒賜異姓公以下、文官三品以上御製《資政要覽》、《範行恒言》、《勸善要言》、《儆心録》各一部。

戊申，免陝西鞏昌府兩當、寧遠二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庚戌，上自南苑回宫。

《世祖實録》卷九四 冬十月辛亥朔，上親試會試中式武舉騎射於景山。

設尚寶司衙門。

壬子，免山西陽和府陽高衛等處并蔚州所屬本年分蝗災額賦。

定殿試武舉儀注。

癸丑，上親試會試中式武舉步射於景山。

乙卯，上御太和殿策試會試中式武舉。

丙辰，設山東萊州鼓鑄爐座。

丁巳，吏部奏言：内外官員有加一級及從優陞轉者，【略】今議：於各官應陞職銜之上，俱實加一級陞用，至其俸次先後，仍照常敘論。著爲定例。從之。

戊午，賜殿試中式武舉于國柱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定給無世職官員祭品。

己未，免陝西甘州、肅州、涼州、西寧本年分雹災額賦。

庚申，喀爾喀部落土謝圖汗丹津喇嘛、車臣汗墨爾根諾顔等，以和好約誓。奏聞。

辛酉，詔每年六月内審定立決重犯，俟七月具題正法。永著爲例。

癸亥，免河南獲嘉、新鄉、輝、安陽、湯陰、磁州、武安、涉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己未，免陝西甘州、肅州、涼州、西寧本年分雹災額賦。

庚申，喀爾喀部落土謝圖汗丹津喇嘛、車臣汗墨爾根諾顔等，以和好約誓。奏聞。

辛酉，詔每年六月内審定立決重犯，俟七月具題正法。永著爲例。

癸亥，免河南獲嘉、新鄉、輝、安陽、湯陰、磁州、武安、涉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辛未，以鑲紅旗漢軍户部侍郎祝世允爲本旗固山額真。

《東華録》卷七 〔庚辰〕，兵部右給事中張文光疏請遇大小文武官員病故，俱照生前品級填給勘合。兵部議准行。

《世祖實録》卷九五 十一月辛巳朔，陞福建提學道僉事宋徵輿爲尚寶司卿。

壬午，免山東濱州、堂邑、章邱、濟陽、莘、觀城、博平、聊城、邱、冠、館陶、茌平、武城等縣本年分蝗災額賦。

乙酉，内大臣、内三院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遵旨會議：顧仁奉命巡方，不遵皇上諄諄訓諭，收用積蠹，納賄行私，【略】應置重典，淩遲處死，妻孥家産籍没入官。賀繩烈身係法官，交通貪墨，藐法過贓，應立斬。議上，得旨：顧仁本應淩遲處死，從寬著即處斬。賀繩烈本應處斬，從寬著即處絞。餘依議。

戊子，免湖廣鄖陽、襄陽府屬州縣逃亡租賦，河南汲、淇、胙城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内大臣巴圖魯公鰲拜等遵旨察出開送顧仁者係刑部尚書劉昌等，舉出者係刑部侍郎王爾禄，准顧仁考選者係吏部尚書王永吉、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降八級龔鼎孳、原任左副都御史今補布政使曹溶，薦卷係王爾禄，准取係龔鼎孳。奏入，得旨：選擇巡方，必用清操端品。顧仁如此貪惡，何得濫用？此開送、准考、取中緣由，既經察明，王爾禄、王永吉、龔鼎孳、曹溶著九卿科道等官會同從重議處具奏，劉昌等分别議奏。

乙巳，河南新鄉縣秋禾無收，該督題請以麥代米，部議不允，上以民窮可憫，准以麥代米。

《小腆紀年》卷一八 丁未，明魯太師定西侯張名振卒。

《世祖實録》卷九五 戊申，都察院題請考補順天巡按。得旨：此員缺著照例察取應考官員，候朕親選。以後科道官考選、差遣、内陞外轉，俱候朕裁定，永著爲例。

免河南臨漳縣旱災額賦。

《世祖實録》卷九六 〔十二月〕癸丑，刑部議覆江西興屯道翟鳳翥疏，言嗣後徒犯，請發遣屯田，酌其年分，開墾荒田多寡，事完釋放。其願留者，即永爲己業，以沛皇仁。從之。

丙辰，免陝西耀州同官、雒南二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癸亥，户部奏言：今年雖云小豐，而京師尚有飢民。請照十年例，每日每城發米二石、銀一兩，自本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煑粥賑饑，用廣皇仁。得旨：所請正合朕意，著如議行。

免宣府前萬全左右衛、柴溝、懷安、東城、蔚州等衛本年分雹災額賦。

免浙江仁和、錢塘、臨安、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孝豐、安吉等州縣本

年分水災額賦。

乙丑，免山東臨清、濮二州，齊河、鄒平、青城、蒲臺、朝城、長山、陵邱等縣，東昌衛本年分旱災屯地額賦。

頒行滿文《大清律》。

辛未，命固山額真趙國祚駐防杭州。

癸酉，户部議覆廣西道監察御史白尚登條奏，京師設廠煮賑，飢民全活甚衆。請敕各省地方官照例遵行。事竣，仍將捐輸官民姓名、併銀米數目彙册題報，分別議敘。應如所請。從之。

免直隸涿、冀、灤三州，慶雲、衡水、武邑、欒城、藁城、真定、新樂、隆平、行唐、靈壽、寶坻、元城、大名、玉田、任邱、故城、獻、魏、永清、保定、香河、新河、武强、撫寧、遷安、盧龍、鉅鹿、平鄉、滑、任三十縣，永平、山海、真定三衛，本年分雹蝗水旱災額賦。

《東華録》卷七 〔甲戌〕，以舟山副將杞成功從賊，命都統伊爾德爲寧海大將軍，率兵征之。

《世祖實録》卷九六 免浙江臨海、天台、仙居、黄巖、寧海、金華、蘭溪、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麗水、縉雲、松陽、龍泉、宣平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免河南蘭陽、祥符二縣，懷慶、羣牧二衛本年分河災額賦。

丙子，以喀爾喀部落俄齊賴土謝圖汗那門額真、車臣汗岱青台吉等遣使請好，命多羅安郡王岳樂，同其使臣於宗人府爵酒約誓。

順治一三年（丙申、一六五六）

《世祖實録》卷九七 春正月庚辰朔，上避痘南苑，免朝賀。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明桂王在安龍府。

丙申，免陝西漢中、鳳翔、西安三府屬州、縣、衛、所十二年分霜雪災傷額賦。

《東華録》卷七 〔己亥〕，浙閩總督屯泰奏：「自舟山失守，海寇直至台州，副將馬信叛變獻城。」

《世祖實録》卷九七 庚子，免江南廣德州十二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一。

甲辰，免浙江富陽、西安、龍游、江山、常山、開化等縣十二年分水旱災荒額賦。

乙巳，得旨：江西水旱頻仍，深可軫念，八年拖欠錢糧著蠲免。

己酉，大計天下官員。副使崔成名等二百九十二員，各革職降調休致有差。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西寧王李定國敗孫可望兵於田州，進扈安龍。

明朱成功部將蘇茂與我大清兵戰於揭陽，敗績。

《世祖實録》卷九八 二月乙卯，陞侍講吴偉業爲國子監祭酒。

丙辰，諭禮部：【略】爾部其酌量每牛彔下，當讀滿、漢書子弟幾人，定爲新例具奏。凡應試及衙門取用，均在定數之内，其定數外讀書子弟，各衙門無得取用，亦不許應試。

戊午，免湖廣荆州、安陸、常德、武昌、黄州等府屬州縣十二年分水災額賦。

己未，分江南華亭縣爲兩邑，舊邑名華亭，新邑名婁縣。

庚申，免直隸廣平府屬州縣十二年分蝗災額賦。

丙寅，免山西岢嵐州五臺縣十二年分霜災額賦。

《東華録》卷七 〔戊辰〕，令兩廣總督移駐梧州。從洪承疇請也。

耿繼茂奏：我師抵南寧，李定國奔隆安，擒僞伯李先芳，斬僞參將杜紀等。

辛未，賜滿書翰林官王熙等八人滿文《資政要覽》、《人臣儆心録》各一部。

停止福建省鼓鑄。

癸酉，以孫肇興爲宗人府府丞。

甲戌，以鑲黄旗滿洲内大臣趙布泰爲本旗固山額真。

丙子，上在南苑，命兩翼内大臣侍衛等擐甲冑，閱騎射，召内院漢大學士、翰林及部院尚書以下、四品以上各官從觀。復陳圍獵，以示羣臣。上還御行殿，命大學士覺羅巴哈納、學士麻勒吉、折庫納等引諸臣入序坐，上召吏部尚書王永吉、户部尚書戴明説等責其輕出朱世德之罪。

上諭諸漢臣曰：「人心澆薄，受業師略不致禮，惟以考試官爲師。以理論，受業師自幼教育，宜始終敬謹相待。若考官，朕所遣也，豈受業比哉？自後明示禁革。」

《世祖實録》卷九八 免山東東平、濮、長山等州縣十二年分旱災額賦。

己卯，定州縣官進見提督、總兵官及副將儀注。

《世祖實録》卷九九 三月庚辰朔，上至自南苑，幸瀛臺。

癸未，免湖廣天門、松滋、安化、黄梅、廣濟、漢川、棗陽、寧遠、武昌九縣十二

年分旱災額賦。

丙戌，定歲給宗室內無子承襲孀居福金等銀米例。

癸巳，命護軍統領費雅思哈爲議政大臣。

調宣大總督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之先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仍令赴京陛見。

甲午，諭户部：【略】以後披甲人雖出征差遣，其在家月糧仍准全給。

定大軍出征班師禮。

浙江巡撫陳應泰奉命陛見於瀛臺。

庚子，補厭吉士俞鐸爲江南道監察御史，服闋御史李森先爲四川道監察御史。

甲辰，陞鑲紅旗漢軍户部右侍郎柯永蓁爲本旗固山額真。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孫可望遣將白文選犯明安龍。文選與李定國連和，遂共扈王入雲南，劉文秀納之。改雲南府爲滇都。

明進封李定國爲晉王，劉文秀爲蜀王，白文選爲鞏國公，王尚禮爲保國公，王自奇爲夔國公，賀九儀爲保康侯，張虎爲淳化伯，餘進職有差。

明以金維新爲行在吏部侍郎兼左都御史，龔銘爲行在兵部侍郎。

明加黔國公沐天波柱國、少師。

明馬吉翔入閣辦事如故。

明除光禄寺少卿高勛、御史鄔昌琦名，尋復官。

明以扶綱爲東閣大學士，張佐辰爲吏部尚書，王應龍爲工部尚書。

明命雷躍龍入閣辦事。

明遣白文選還貴州，慰諭孫可望。

《世祖實録》卷一〇〇 夏四月辛亥，兩廣總督李率泰疏報：粤西投誠僞永安王朱華壎及僞總兵官、知府、土司共一百五十餘員，繳僞印關防四十四顆。下所司議奏。

《東華録》卷七 〔辛酉〕，阿爾津奏：「大破賊渠姚黄於彝陵之蛇倒退山，招撫俘獲無算。」

《世祖實録》卷一〇〇 庚午，免陝西麟遊縣荒地額賦。

《東華録》卷七 浙撫秦世〔再〕〔楨〕以造戰船伐宋陵樹木，事聞，得旨：「前伐陵原有明禁，何得不候旨徑行，着議處。伐過樹木照前栽補。」

《世祖實録》卷一〇〇 壬申，陞吏部左侍郎梁清標爲兵部尚書。

丁丑，平南王尚可喜疏報：克復揭陽、普寧、澄海三縣。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我大清兵攻明厦門，復攻金門，尋引還。

《世祖實録》卷一〇一 五月己卯朔，陞通政使司右理事官羅綸錦爲順天府府尹。

庚辰，通政使司通政使李日芳以年老勒令致仕。

庚寅，諭吏部：王國光才品優長，足勝委任，故由固山額真擢爲兩廣總督，著加太子太保。爾部即遵諭行。

辛卯，免山西大寧縣七年至十三年荒地額賦。

己亥，免湖廣荆門、彝陵、均三州，京山、枝江、遠安、襄陽、宜城、光化、穀城、南漳等縣，襄陽衛，十二年分逃亡災傷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殺其部將蘇茂。

《世祖實録》卷一〇一 閏五月戊申朔，上自南苑還，幸瀛臺。

丙辰，兩廣總督李率泰疏報：粤西都康、萬承、安平、鎮安、龍英五府，上映、下石、全茗、果化、都結、恩城、憑祥七州，上林一縣，都陽、定羅、下旺三司各土官投誠。下所司知之。

戊午，陞正紅旗漢軍梅勒章京郎賽爲本旗固山額真。

己未，乾清宫、乾清門、坤寧宫、坤寧門、交泰殿及景仁、永壽、承乾、翊坤、鍾粹、儲秀等宫成，合龍門插劍懸牌，遣官祭后土、司工、司門之神。

陞湖廣右布政使張爾素爲通政使司通政使。陞江西巡撫郎廷佐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江南左布政使劉漢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提督軍務。以擊敗逆寇李定國功加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歲俸一千兩，給勅獎諭，仍賜貂裘、鞍馬等物。

癸亥，左通政吴達，坐胞弟吴逵等謀叛，知情不舉，論絞監候。

丙寅，以户部侍郎張朝璘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己巳，刑部審奏：浙江杭嘉湖道史儒綱，婪贓共二萬二千餘兩俱實，史儒綱應流徙尚陽堡，援恩詔赦免，應革職，永不敘用。從之。

《世祖實録》卷一〇二 六月戊寅朔，吏部議奏：平西王下進士、舉人、貢監，俱照漢軍例陞轉補授。從之。

庚辰，【略】是日，熬拜等議：宫殿不應久虚，妃嬪禮宜册立，請遵皇太后旨，

勅禮部察應行典禮，詳列具奏施行。疏入，報可。

刑部議奏：更定律例四事。【略】得旨：所奏四款，有裨勦姦去惡，著即遵行，永著爲例。報可。

辛巳，諭吏部：【略】少保兼太子太保、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車克，向任司農，廉勤夙著，著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仍以原官管户部尚書事。

更定督捕事例三款。

甲申，禮部以册立兩妃九嬪典禮奏請。得旨：今先册立東西二宫皇妃。

戊子，海外荷蘭國墨投爲也甲必丹物馬綏掘，遣使臣杯突高嗡惹諾皆色齎表朝貢，併請貢道，以便出入。得旨：覽表奏，慕義輸誠，航海修貢，深可嘉悦。所請貢道出入，著禮部議奏。

辛丑，寧南靖寇大將軍阿爾津等奏報：湖廣容美宣慰使司土司田吉麟以所部兵二萬繳印投誠。上嘉奬之，命所司速敘。

癸卯，諭禮部：奉聖母皇太后諭，定南武壯王女孔氏，忠勳嫡裔，淑順端莊，堪翊壺範，宜立爲東宫皇妃。爾部即照例備辦儀物，候旨行册封禮。

上親試江南薦舉隱逸陸貽吉、于沚。

允禮部議，平南王、靖南王下考取生員各十五名，舉人各三名，俱於廣東應試，照漢軍例編號。會試取中進士，與漢軍例同。

都察院奏言：近聞内大臣、侍衛等欲令移居皇城外，【略】宜仍環居左右，俾得朝夕侍從。得旨：此奏念切爲國，克盡言職，深可嘉悦。内大臣、侍衛等移居，著停止。

丙午，遣梅勒章京賽音達禮、王國詔、吴學禮、胡拜，并甲喇章京馬成楨、祖澤沛海塞、馬如龍，署梅勒章京事，駐防福建。

秋七月戊申，禮部【略】得旨：荷蘭國慕義輸誠，航海修貢，念其道路險遠，著八年一次來朝，以示體恤遠人之意。

己酉，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薨，年十六。

《東華録》卷七 〔庚戌〕，世子濟度奏：「鄭成功部下總兵黄梧，副將蘇明、鄭純等，謀斬僞總兵華棟並殲其部兵，獻海澄縣投誠。」

《世祖實録》卷一〇二 壬子，上移居乾清宫。

癸丑，以乾清宫成，頒詔天下。

戊午，陞河南左布政使佟延年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贊理軍務。

庚午，吏部奏言：凡考滿官員稱職者，准其復職，仍給與應得誥命。平常者止准復職，不准給與誥命。永著爲例。報可。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取閩安，進攻福州。

《世祖實録》卷一〇三 八月戊寅，免江西廣信、饒州、吉安三府屬縣十二年分旱災額賦。

己丑，免福建莆田、仙遊二縣，興平二衛十一、十二兩年分荒地額賦。

辛卯，遣兵部尚書梁清標、工部尚書衛周祚、禮部左侍郎鄂赫、右侍郎李奭棠、户部右侍郎鏗特、刑部右侍郎阿思哈，分路賑濟順天府屬二十七州縣。

《東華録》卷七 〔壬辰〕，封〔黄〕梧爲海澄公。

《世祖實録》卷一〇三 停差鈔關滿洲官員。

甲午，定吐魯番進貢賞例。

丙申，減考取滿洲生員額四十名，舉人額十名，進士額五名；蒙古生員額二十名，舉人額五名，進士額二名；漢軍生員額二十名，舉人額五名。

己亥，免陝西靖遠、洮岷等衛本年分雹災額賦。

庚子，諭禮部：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母皇太后諭，内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克佐壺儀，立爲賢妃。爾部查照典禮，擇吉具奏。

辛丑，兵部等衙門議覆内大臣巴圖魯、公綦拜等疏奏，大閲以講武，典至重也。自太祖、太宗以來，舉行已久。今請酌古準今，三年一次大閲，閲畢，傳令大臣并侍衛於御前較射，賜宴。次日，諸王、貝勒率文武各官上表稱賀，以昭大典。應如所請。得旨：允行，並著爲令。

甲辰，荷蘭國貢使歸國，特降敕諭，賜其國王。

乙巳，免山西大同小站村等處十二年分雹災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退屯閩安。

我大清兵復取舟山，明守將英義伯阮駿、總督陳六御、總兵張晉爵【略】皆死之。

明前魯户部主事王江復起兵四明山，敗績，死之。

《東華録》卷七 九月丙午朔，寧海大將軍伊爾德奏：海逆僞總兵王〔良〕樹、毛光祐、沈爾序等犯大蘭山，遣兵敗斬之。臣親趨定海縣，敗賊於衢水洋口，斬賊渠陳六御、阮思，遂取舟山。

《世祖實録》卷一〇三 戊申，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能圖、左僉都御史張尚

往順天等處，刑部尚書劉昌、啓心郎對喀納往真定等處，審録罪因。

壬子，以正藍旗漢軍梅勒章京伯佟六十爲本旗固山額真。

癸亥，以後凡係貪汙應秋決者，不許再請停決，著永著爲例。

《世祖實録》卷一〇四 冬十月乙亥朔，吏部奏言滿官京察則例。

戊寅，都察院等衙門會議：登聞鼓應改設於右長安門外，令科道滿漢官輪流直鼓。凡擊鼓告狀者，在内必曾經各衙門審理，果有冤抑；在外必督撫按不爲昭雪，科道官審明封進。如越告者，照例責遂。從之。

己卯，免延綏鎮神木縣本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三。

免宣府西北兩路本年分雹災額賦。

辛丑，寧南靖寇大將軍阿爾津等奏報：【略】克復辰州。

《東華録》卷七 〔壬寅〕，阿爾津奏：「【略】土司彭宏澍籍所屬三州六司三百八十洞户口以降。」

《世祖實録》卷一〇四 免山西和順縣本年分蝗災額賦十之三。

癸卯，諭刑部：【略】今年姑著暫停秋決，昭朕欽恤至意。

十一月乙巳朔，諭吏部：朕親閲行取知縣劉曰義、遲日巽、趙祥星、李粹然、張所志、張吉午、程衡、李之粹、李廷松、張問政，俱堪以御史用，交爾部遇缺即補。

戊午，免陝西清水縣鳳翔守禦千總所本年分雹災額賦。

丙寅，免江南海州本年分荒地額賦。

以内國史院學士張長庚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提督軍務。

辛未，免陝西洛川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世祖實録》卷一〇五 十二月乙亥，停保舉優陞大府知府例。

己卯，册内大臣鄂碩女董鄂氏爲皇貴妃，賜之册寶。

乙酉，定州縣官朦隱田地議處例。

庚寅，諭禮部：以後進春請御殿、羣臣慶賀行禮之處，著永行停止。

壬辰，定滿洲、蒙古恩蔭例。

《小腆紀年》卷一八 丙申，明朱成功部將甘煇與我大清兵戰於護國嶺，我梅勒章京阿克襄殁於陣。

丁酉，上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册寶，加上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皇太后。

禮部奏：元旦請上詣堂子。得旨：既行拜神禮，何必又詣堂子，以後著永行停止。爾部亦不必奏請。

戊戌，以恭上皇太后尊號禮成，諸王、羣臣、及公主、福金併命婦等俱行慶賀禮。是日，頒詔赦天下。

命太廟牌扁停書蒙古字，止書滿、漢字。

《小腆紀年》卷一八 〔是月〕，明朱成功攻羅源，復攻寧德。

我大清再遣使招明朱成功。

順治一四年（丁酉、一六五七）

《世祖實録》卷一〇六 正月癸丑，工部奏言：凡各壇廟門上扁額，或從太廟例，去蒙古字，止書滿漢字；或仍用舊額。得旨：如太廟例。

《東華録》卷八 〔甲寅〕，伊爾德征舟山凱旋。

乙卯，諭吏部：直省總督關係甚重，必得其人，乃能勝任。張懸錫著加太子太保，仍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定遠大將軍世子濟度奏：分遣將士敗賊於福州府高齊陸路、侯官縣、泉州大營、烏龍江、惠安縣、衛套、閩安鎮諸處。

戊午，諭禮部：金代帝陵向在房山縣地方，【略】爾部即遣官前往房山看視，金陵周圍，如切近處所果有毁壞，即酌量修整，仍撰文一道敘述緣由，祭告立碑，以誌不朽。其關帝廟仍舊留存。

庚申，以吏部右侍郎盧崇峻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丁卯，封和碩武肅親王子猛峩、和碩定親王子塔爾納俱爲多羅郡王，多羅豫郡王子多爾博爲多羅貝勒。以和碩武肅親王庶子呈寶、輔國公班布爾善子華塞俱爲三等輔國將軍。

封皇貴妃父三等精奇尼哈番鄂碩爲三等伯。

己巳，命大學士覺羅巴哈納、額色黑、蔣赫德充《聖訓》總裁官，學士折庫納、查布海、白色純充副總裁官。

禮部奏言：八旗考試進士、舉人、生員，業經奉旨停止。其平西等三藩及南王、續順公下屬員子弟，向不分隸八旗，其應試與否，請旨定奪。得旨：著止考試。

又奏：蒙古官學生補用之缺少，應合兩牛彔出一人讀書，漢軍官學生或仍舊例，每牛彔出二人讀書。或因進士、舉人、生員停其考試，視滿洲例，每牛彔出一人讀書。又國子監官監生，既令習學武藝，効力行間，先考取進士、舉人、生員、俱著停止。漢軍官學生，如滿洲例，每牛彔止出一人讀書。

《世祖實録》卷一〇七 二月丁丑，禁止官民採用楠木。

癸未，諭禮部：南郊祀天禮宜嚴重。以後祀前一日，朕親宿齋宮，祀前日，親詣視牲。如遇道官恭代，亦著詣壇齋宿視牲。永著爲例。

兵部奏言：故明楚藩崇陽王朱蘊鈐與僞總兵李盛功等，向化投誠。朱蘊鈐應並家口起送來京，分別養贍。僞總兵李盛功應授以參將職銜。從之。

甲申，諭工部：朕念故明崇禎帝尚爲孜孜求治之主，【略】朕用是特製碑一道，以昭憫惻之意。爾部即遵諭勒碑，立於崇禎帝陵前，以垂不朽。

丙戌，諭督捕衙門：向來所定隱匿逃人之法，將窩逃之人給發逃人本主爲奴，【略】不如將窩逃之人面上刺「窩逃」字樣，併家産人口，發旗下窮兵爲奴。著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議。

庚寅，立和碩武肅親王碑。

己亥，陞正白旗漢軍梅勒章京賽音達理爲本旗固山額真。

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議：窩逃犯人，免死，責四十板，面刺「窩逃」字，併家産、人口入官，聽户部酌量分給八旗窮丁。從之。

癸卯，免湖廣沔陽州益陽縣十三年分水災額賦。

《世祖實録》卷一〇八 三月甲寅，詔直省學臣購求遺書。

丙辰，復至聖先師孔子神位舊稱。

《東華録》卷八 〔丁卯〕，世子濟度班師。

壬申，詔廷試貢生不必擬以通判用。裁去上上卷名色，所取上卷，以知用；中卷，以州同、州判、縣丞用。

革工部右侍郎程正揆職。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夏四月癸酉朔，明上弘光帝、隆武帝、王考桂端王謚號，大赦。

《世祖實録》卷一〇九 甲戌，南贛巡撫佟國器奏報：興寧縣雷連十二峒瑶官龐國安等，率衆投誠。章下所司。

丁丑，得旨：鄭芝龍等法當處斬，向念其投誠功績，從寬禁錮，今若遽行正法，非朕前意。仍著免死，俱流徙寧古塔地方，家産籍没。

壬午，户部議准户科給事中粘本盛疏奏：督墾荒地，應定勸懲則例。【略】從之。

乙酉，調正紅旗蒙古固山額真濟席哈爲滿洲固山額真。

《東華録》卷八 〔壬辰〕，以都統宗室羅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兵駐防荆州。分遣都統伯佟六十駐防長沙，以孫可望等煽亂湖南也。

《世祖實録》卷一〇九 戊戌，置盛京奉天府。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朱成功部將施舉與我大清兵戰於定海關，敗績死之。

《世祖實録》卷一〇九 五月丙午，陞正紅旗滿洲梅勒章京道喇爲蒙古固山額真。

壬子，命左春坊左諭德余恂、兵科左給事中劉鴻儒爲福建鄉試主考官，户部郎中解元才、大理寺右評事羅光衆爲四川鄉試主考官，兵部郎中劉瀾、行人司行人黄象雍爲廣東鄉試主考官，刑部員外郎徐元琪、中書科中書舍人潘瀛選爲廣西鄉試主考官。

甲寅，册封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世子濟度爲和碩簡親王。

丁巳，擢宗人府啓心郎覺羅伊圖爲兵部尚書。

刑部議覆大理寺卿杜立德疏言：【略】以後熱審，應免具題，令各該督撫按於小滿後十日舉行，在京者仍題請審理。永著爲例。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遣張虎送孫可望妻孥還貴州。

《世祖實録》卷一一〇 六月辛巳，免河南彰德、衛輝二府屬磁州、安陽等十三州縣衛所十三年分水災額賦。

壬午，免湖廣常德府武陵縣十三年分水災額賦。

丁亥，命左春坊左中允張瑞徵、刑科給事中史彪古爲浙江鄉試主考官，右春坊右諭德王紹隆、吏科左給事中王益朋爲江西鄉試主考官。

己丑，建立金太祖、世宗陵碑。

乙未，命內翰林國史院檢討薛澤、禮科左給事中孫光祀爲湖廣鄉試主考官，吏部考功司主事劉祚遠、禮部祠祭司員外郎陳戩爲陝西鄉試主考官。

辛丑，經畧輔臣洪承疇以病劇，復請解任。得旨：【略】著解任回京調理。

秋七月癸卯，復設廣東雷連各瑤崗社學一所，教讀一名。

甲辰，刑部審擬强盜塞秦、塞得等援祖、父、伯、叔兄弟陣亡例，請從末減。得旨：盜案所犯重大，豈可以祖、父、伯、叔兄弟陣亡減死？以後强盜重犯，不得援免。

乙巳，陞太常寺卿周召南爲大理寺卿。

命內翰林國史院侍講方猶、弘文院檢討錢開宗爲江南鄉試主考官。

丙午，諭禮部：江南省【略】今既改爲省，以後著照浙江一體題差。

丁未，鑄給督理石廠、灰廠、採木事務工部分司關防三顆。

己未，命吏部主事丁澎爲河南鄉試主考官。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削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我大清兵復取閩安，明朱成功攻興化，遂取台州。

《世祖實録》卷一一〇 八月癸酉，命左春坊左庶子曹本榮、右春坊右中允宋之繩爲順天考試官。

甲戌，諭禮部：經筵大典，理當早舉。【略】應於保和殿先行開講。爾部即詳考典例，擇吉開列儀注具奏。

乙亥，議政王、貝勒、大臣【略】復議：寧古塔地近江海，賊船往來叵測，〔鄭〕芝龍就禁，恐有疎虞。應加鐵鍊三條，手足杻鐐，嚴飭章京、兵丁謹加看守。從之。

戊子，定考核恤刑各官例。

己丑，免山西荒地逃丁徭賦。

《東華録》卷七 〔丙申〕，鄭成功犯台州府，巡道蔡瓊枝、副將李（泌）〔必〕及府縣官俱降賊。

《世祖實録》卷一一〇 丁酉，上發帑銀四萬兩賞給八旗貧丁。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孫可望舉兵犯明滇部。

《世祖實録》卷一一一 九月辛丑，諭吏部：【略】亢得時著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

又諭吏部：【略】李國英久任嚴疆，才猷夙著。著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海防軍務，兼理糧餉。著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

丙午，上初御經筵。

改工部右侍郎賈漢復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

癸丑，諭吏部：高民瞻前差巡按四川，悉知地方事宜。著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提督軍務。諭刑部：【略】今年各省秋決，亦著暫停一次。其在京獄囚朝審完日，照例奏請。至畿內獄犯，【略】著照舊例，差司官三員，會同該按審録，仍先行奏請定奪。爾部作速遵行。

乙丑，諭兵部：提督蘇松等處總兵官馬進寶，著改名逢知。

《東華録》卷八 〔丙寅〕，都統〔圖〕〔屠〕賴奏：克復福建閩安鎮。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削孫可望爵，命晉王李定國、蜀王劉文秀與白文選連師進討，戰於交水，大破之。

孫可望遣其黨張勝襲滇都，明中書科中書朱斗垣被執不屈，死之。

明李定國還師援滇都，擊張勝於渾水塘，擒之；王尚禮自殺，勝伏誅。

《世祖實録》卷一〇二 冬十月庚午朔，諭吏部：【略】應於保和殿先行開講。爾部即官，俱著帶所降之級，在任督催，完日開復。

壬申，以開日講，祭告先師孔子於弘德殿。

免直隸新樂縣十三年分蝗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癸酉〕，命都統卓布泰，副都統莽吉圖、富喀等，統兵駐防江寧。

〔甲戌〕，地震，命諸臣修省。

《世祖實録》卷一〇二 癸未，上幸暘鷹臺，命內大臣侍衛及護軍，擐甲較射，召部院三品以上漢官及翰林科道從觀。

乙酉，上於南苑，躬擐甲冑，集部院三品以上漢官及翰林科道閱武，命內大臣及侍衛擐甲，馳馬過上前，二人墜馬，上策馬至其所，命扶起。

丁亥，諭工部：文廟【略】漸頹壞，葺治愈難。【略】朕發內帑銀三萬兩，特加修葺。諸王、貝勒、大臣及在京滿漢官員願捐資者，許令協助。爾部即遵諭傳知。

庚寅，加都督僉事蘇州總兵官梁化鳳爲都督同知，統率抽調各營官兵一萬名，改爲水師，仍駐防崇明。

癸巳，發內帑銀二萬兩，賞給出征福建、湖廣兵丁匠役家口。

《東華録》卷八　〔甲午〕，同考官李振鄴、張我樸、舉人田耜、鄔作霖，科臣陸貽吉等，俱立斬，家產籍没，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陽堡。給事中任克溥劾其賄買中式訊實故也。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論反正功，晉封白文選鞏昌王，馮雙禮慶陽王，馬進忠漢陽王，馬維興敍國公，賀九儀廣國公，馬寶淮國公，其餘進侯伯有差。

明論從逆罪，誅淳化伯張虎，降荆江伯張光翠、德安侯狄三品、岐山伯王會等爵，程源、鄭逢元等降級有差。

《世祖實録》卷一〇三　十一月庚子，降左庶子曹本榮、右中允宋之繩五級，仍以本衙門用。以其爲順天主考不能覺察同考官作弊也。

壬寅，皇第五子常寧生。

甲辰，和碩簡親王濟度等遵旨議奏：私鑄錢文之爲首及匠人處斬，爲從及知情買使者擬絞監候，其賣錢經紀舖户、興販、攙和私錢者，責四十板，流徙尚陽堡。【略】從之。

己酉，諭禮部：【略】今年順天鄉試發榜之後，物議沸騰，【略】爾部即將今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速傳來京，候朕親行覆試，不許遲延規避。

庚戌，免江西龍泉、泰和、吉水、萬安、永豐、崇仁、峽江、新喻等八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辛亥，湖廣巡撫張長庚疏報：順治十三、十四兩年，墾田共八千三百七十五頃二十八畝有奇。

丁巳，諭禮部：覆試今年順天鄉試中式舉人，已有諭旨，如有託故規避、不赴試者，即革去舉人，永不許應考。仍提解來京，嚴究規避之由。爾部再速行傳飭。

江寧巡按劉宗韓疏報：廬、鳳等府開墾荒田三千餘頃。

戊午，免直隸霸、薊、安、冀、晉、趙、定七州，寶坻、蠡、新安、新城、雄、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玉田、豐潤、行唐、寧晉、平山、新樂、柏鄉、贊皇、任邱、阜城二十一縣，保安、左右神武三衛，及梁城所本年分雹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丙午〕，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爲安南靖寇大將軍，同平郡王攻不勝，率妻子及標下總兵都督等來降。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追贈安龍死難大學士吴貞毓以下十八人謚蔭有差，遣祭立廟。

明朱成功攻鷗汀寨，克之。

《世祖實録》卷一一三　十二月壬申，定户部錢糧考成則例。

定兵部馬價考成則例。

《東華録》卷八　〔癸酉〕，以經略輔臣洪承疇病愈，命仍留原任，統將士，同大將軍羅託等由湖廣前進，相機平定貴州。

《世祖實録》卷一一三　免江西新建、豐城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甲戌，敕諭新歸臣孫可望：【略】特封爾爲義王。

丁丑，兵部議覆浙閩總督李率泰疏奏，福建福寧州應設總兵官一員，以泉州鎮標兵一千名歸福寧鎮標統轄，其將領等官均照營制增設。從之。

《東華録》卷八　〔癸未〕，以吴三桂爲平西大將軍，同都統侯墨爾根（等），侍衛李國翰統兵由四川往貴州，進討李定國。命都統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同提督線國安、富喀、莽吉圖由廣西進征貴州。命宗室羅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同都統濟席哈等由湖南進討貴州。

《世祖實録》卷一一三　丁亥，宗人府議奏：郡王以上有大罪，赴衙門審問；小罪，就其府第問之。貝勒以下，俱赴衙門審問。報可。

順治一五年（戊戌、一六五八）

《小腆紀年》卷一九　正月戊戌朔，明桂王在滇都。

《東華録》卷八　〔庚子〕，以皇太后聖躬康豫，頒詔大赦。

《世祖實録》卷一一四　禮部以將征雲南，奏出兵儀注。得旨：既因祭太廟齋戒，不必筵宴。其詣堂子，著永行停止。餘俱照定例行。

《東華録》卷八　〔癸卯〕，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進相拒歷。

《世祖實録》卷一一四　甲辰，和碩簡親王濟度等議奏：皇太后聖體違和，皇后有失定省之儀，應欽遵上諭，止存皇后之號，册寶照舊，停其箋奏。許之。

《東華録》卷八　〔丙午〕，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爲安南靖寇大將軍，同平郡王羅可鐸，貝勒尚善、杜蘭，都統伊爾德、阿爾津、巴思漢、卓羅等，統兵進取雲南。

《世祖實録》卷一一四　癸丑，以恩詔復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太子少保

副都御史能圖、副都御史納都户、左副都御史傅維鱗、啓心郎劉兆麒等職，仍諭：自後洗心滌慮，實圖盡職，以副朕宥過委任至意。

定出征駐防將軍以下、披甲人以上馬匹額數。

甲寅，上親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

辛酉，皇子薨。生甫四月，未命名，行第四。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遣使册封朱成功爲延平王，招討大將軍，賜尚方劍，便宜行事。

明册封朱成功部將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煇爲崇明伯，黄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煇爲忠靖伯，洪旭爲忠振伯，郝文興爲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明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我大清再遣使招之，煌言不受。

明授魯左僉都御史徐孚遠爲左副都御史。孚遠朝於滇都，失道安南國，不屈，還廈門。

明以前兵部尚書程源爲禮部尚書，前四川巡撫都御史錢邦芑掌都察院事。

我大清兵復取横州，明知州鄭雲錦被執不屈死。

《世祖實録》卷一一五 二月庚午，禮部磨勘丁酉科鄉試硃卷，劾奏違式各官。

壬申，立興京顯佑宫碑。

《東華録》卷八 〔庚辰〕，以賄買情弊，覆試丁酉科順天舉人米漢雯等，内蘇洪濬等八名文理不通，革去舉人。

《世祖實録》卷一一五 癸未，命内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傅以漸、祕書院學士李霨爲會試考官。

甲申，免順天府武清、滄縣十四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禮部議覆御史趙祥星疏，會試大典剔弊宜嚴，第一場題目請欽定。得旨允之。

《世祖實録》卷一一五 〔丙戌〕，敕諭朝鮮國王李淏：今羅刹犯我邊境，擾害生民，應行征勦。兹發滿兵前往，需用善使鳥鎗手二百名。王即照數簡發，並將一切應用之物，全行備辦，令酌當官員統領，期於五月初間送至寧古塔。

己丑，户部議覆奉天府府尹張尚賢疏，言遼陽人民始集，輸納維艱，應每畝止徵銀三分，以蘇窮黎。從之。

辛卯，川東逆賊僞總督張京、總兵張宿、兵科謝堪等一十八員，繳僞印敕投誠。平西王吴三桂以其事聞，疏下所司。

《東華録》卷八 〔丙申〕，以江南新科舉人嘖有煩言，請旨覆試，應停會試。從御史上官鉉請也。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命員子洛託爲寧南靖寇大將軍，都督卓布泰爲征南將軍，偕降臣洪承疇、吴三桂、線國安等分道取雲南。

明李定國遣其將劉正國、楊武等分守四川之三陂、紅關，馬進忠駐貴州。

《東華録》卷八 三月〔辛丑，廣西巡撫于時躍疏報〕：李定國黨閻維龍、曹延生等攻陷廣西横州，總兵馬雄尋復之。

《世祖實録》卷一〇五 庚戌，上親覆試丁酉科江南舉人。

壬子，免湖廣鄖陽、襄陽二府屬寇災荒地額賦。

《東華録》卷八 〔戊午〕，諭禮部：丁酉科江南中式舉人物議沸騰，是以親加覆試，今取得吴（鳴珂）〔珂鳴〕准同會試中式舉人一體覆試。其汪溥勛等七十四名仍准作舉人。史繼佐等十四名，罰停會試二科，方域等十四人，文理不通，著革去舉人。

《世祖實録》卷一〇五 壬戌，議政王、貝勒、大臣議覆浙閩總督李率泰請增沿海防兵一疏，除已撥山東、河南、江西、山西四省官兵五千名前往外，復調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江西五省兵五千名，共足一萬之數，攜家口赴浙增防海汛。從之。

甲子，上以皇子生甫四月而薨，悼之，追封爲和碩榮親王。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吴三桂等兵至合州，明重慶總兵杜子香棄城走。

《世祖實録》卷一一六 夏四月戊辰，殿試天下貢士。

辛未，賜殿試貢士孫承恩等三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酉，上御乾清門，還庶吉士。

《東華録》卷八 〔丙子〕，吴三桂、李國（輔）〔翰〕奏：攻賊於合州，遂進取重慶。

《小腆紀年》卷一九 庚辰，我大清吴三桂等兵至三陂，明劉正國遁，遂克遵義。

《世祖實録》卷一一六 癸未，免湖廣江夏、江陵、石首、益陽、安鄉、華容、攸縣等十三年分水災額賦。

丁亥，禮部更定科場條例。

己丑，諭内三院：翰林各官，讀書作文是其職業，不加考試，何以分優劣、别勤惰。除三衙門學士外，其餘翰林官員，朕將親行考試，應用等項，俱照例備辦。

《東華録》卷八 直隸、河南、山東總督張懸錫至順德府迎義王回館，自刎未絶，有遺疏。【略】上命副都御史帶科道官速往察明具奏。

《小腆紀年》卷一九 庚寅，明太招討蜀王劉文秀卒。

《世祖實録》卷一一六 辛卯，免陝西淳化縣寇荒額賦。

《東華録》卷八 〔壬辰〕，吏部等會訊陳之遴結納内監吴良輔事俱實。奉旨：「陳之遴前犯罪應置重典，從寬以原官徒盛京，後召還旗下，乃不思改過，又行賄賂交結，深負朕恩，姑免死革職，並父母妻子俱流徙盛京，家産籍没。」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王自奇、關有才反，李定國自將討平之。

《世祖實録》卷一一六 明馬進忠遁，巡撫冷孟鉞死之。

《東華録》卷八 五月〔丁酉朔〕，學士折庫（納）〔訥〕等奏：訊明張懸錫自陳迎接失儀，爲學士麻（勤）〔勒〕吉詰責，一時惶悚無地，遂引佩刀自決。旨：「張懸錫係朕特簡，即有屈抑情節，皆當陳奏，何至刎頸？殊失大臣之體。念其素行清謹，姑著降二級調用。」

《世祖實録》卷一一七 戊戌，義王孫可望朝見。

己亥，上御太和殿，義王孫可望至京。

《東華録》卷八 〔壬寅〕，御史李霖先請寬言臣之罰，如言事流徙諸臣李呈祥、季開生、李裀、魏琯、郝浴、張鳴峻等皆與恩詔因公註誤之例相符。旨：「李呈祥等原非註誤，李霖先援引詔款，明係誤指，有意市恩，著從重議處。」

〔癸卯〕，諭兵部：「近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或借名告假還家，將殷實之家指爲窩主，或原非逃人，冒稱旗下，在外嚇詐；或買主冒認，詭名作真；或領本貿易，假夥（扳）〔攀〕害，種種詐僞，深爲可惡。今〔後〕凡有逃人，本主報明該管官，將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結報部。如逃後日久方報，及已獲始稱伊家人者，不許給主。直省地方有旗下（不）告假，私出妄爲，及冒稱旗下，羣奸横行者，該督撫嚴行訪拿，並本主從重治罪。」

《世祖實録》卷一一七 戊申，補假滿原任刑部尚書劉昌爲工部尚書。

庚戌，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更定逃人事例。

《東華録》卷八 〔辛亥，疏報〕：海澄縣遊擊劉進忠等叛降海逆，城遂陷。

《世祖實録》卷一一七 壬子，免山東十一年以前逃亡竄丁課銀。

己未，上幸景山，觀衆侍衛較射，中者賞以幣。

《東華録》卷八 〔壬戌〕，廣西撫于時躍奏：僞寶康侯智九儀遣將曹友犯賓州，官兵敗之。

〔甲子〕，羅託等報：克復湖南沅、靖等處，進取貴州省城，及平越、鎮遠等府。卓布泰報：大兵已抵貴州，所過南丹州、那地州、撫寧州各土司，及獨山州官民，俱就撫。

《世祖實録》卷一一七 乙丑，以正藍旗滿洲輔國公穆臣爲本旗固山額真。

丙寅，授一甲第二名進士孫一致爲内翰林弘文院編修，第三名進士吴國對爲内翰林祕書院編修。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吴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興寧伯王興、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鑣、閬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

《世祖實録》卷一一八 六月丁卯朔，調户部尚書孫廷銓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東華録》卷八 〔戊辰〕，吴三桂等兵敗明楊武於開州之倒流水，興寧伯王興、水西宣慰使安坤、酉陽宣慰使冉奇鑣、閬州宣慰使奢保受等降。臣等自重慶進發，逆首李定國、劉文秀等，由水西遁入雲南。臣等收復遵義府並所屬州縣，隨抵貴州，克開州城。」

〔辛未〕，一甲一名進士孫承恩未受職，坐胞弟暘科場事，應連坐流徙，特宥之。

《世祖實録》卷一一八 壬申，調南贛巡撫佟國器巡撫浙江，提督軍務。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蘇弘祖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地方，提督軍務。

己卯，停諸王以下孀居福金等歲給俸祿銀米，照八旗孀居命婦例，支給半俸一年。

辛巳，陞廣東巡撫李棲鳳，仍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甲申，陞吏部左侍郎王崇簡爲禮部尚書。

偏沅巡撫袁廓宇疏報：開墾荒田八千二百五十九頃有奇。

丙戌，命撤册封琉球兵科副理事官張學禮、行人司行人王垓回京，俟海寇平

日，另行差遣。

辛卯，授一甲第一名進士孫承恩爲内翰林國史院修撰。

《東華録》卷八 張懸錫言：「臣迎接失儀，實出無心，乃諸臣待臣不以禮。【略】」旨：「麻勒吉借端苛索，敢於逼迫大臣，深爲可恨，著嚴議處。」

《世祖實録》卷一一八 壬辰，免湖廣靖沅、武崗、沅陵、瀘溪、辰溪、溆浦、麻陽、黔陽、綏寧、會同、通道、天柱、新寧、城步十五州縣及平溪等九衛所十五年分額賦。

《東華録》卷八 〔癸巳〕，李率泰疏報：鄭逆犯温州府，陷平陽、瑞安。

《世祖實録》卷一一八 甲午，禁京城北面一帶不許掘土開窑燒甎，以固龍脈。

《小腆紀年》卷一九 秋七月丙申朔，明命李定國爲招討大元帥，賜黄鉞。戊戌，明大學士文安之督川東諸軍襲重慶，不克。

《世祖實録》卷一一九 己亥，裁宣大總督及巡漕御史，停督撫年終薦舉，及内外文武四品以上官送子弟入監。

甲辰，【略】廣東雷州道王秉乾以地方避遠，希圖規避。【略】著免死，革職，籍没，鞭一百，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

《東華録》卷八 〔丁未〕，張懸錫自縊於聖安寺。

《世祖實録》卷一一九 己酉，陞户部左侍郎王宏祚爲本部尚書。以禮部右侍郎潘朝選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軍務。刑部右侍郎董應魁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提督軍務。陞太常寺卿徐永禎爲大理寺卿。

《東華録》卷八 〔庚戌〕，鎮守寧古塔都統沙爾虎達等報：擊敗羅剎兵，獲人口甲仗。

〔戊午〕，革侍郎祁徹白騎都尉，並所加之級；革學士胡兆龍尚書銜，並所加之級；革麻勒吉所加之級，再降二級，俱仍留任。以其沿途受督撫餽送，復苛索挾逼總督張懸錫也。

《世祖實録》卷一一九 添設各道御史三十員。更定鄉會試額數，減其半。

己未，免湖廣衡州府、桂陽州衡陽、安仁、臨武、嘉禾、常寧、耒陽、酃縣、彬州、郴興寧縣、長沙府茶陵州十四年分旱災額賦。

癸亥，固山額真侯墨爾根、侍衛李國翰卒。

甲子，以固山額真趙國祚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江軍務，駐劄温州府。改浙閩總督李率泰爲福建總督。

以侍衛巴哈、費揚古、郭邁、屠禄會、馬爾濟哈、鄂莫克圖、坤巴圖魯、鄂布格德墨爾根袍、喀蘭圖、鄂塞、博洛塞冷、巴特瑪、巴泰，俱爲内大臣。

《世祖實録》卷一二〇 八月癸酉，陞鑲白旗漢軍梅勒章京李顯貴爲本旗固山額真。以鑲白旗滿洲原任梅勒章京阿思哈、正白旗漢軍御史宜思孝，俱爲本旗梅勒章京。

《東華録》卷八 〔乙酉〕，以逆賊譚詣等犯重慶，命總督李國英入川撲勦。

《世祖實録》卷一二〇 壬辰，葬和碩榮親王於黄花山。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授前江西總兵鄧凱爲隨扈總兵。

《世祖實録》卷一二〇 九月乙未朔，順天巡按董國興劾奏天津總兵官甘應祥擅撥騎兵，送子往壽春娶婦。得旨：著革職逮訊。

丙申，直隸巡撫董天機，違禁給與滿洲兵丁馬虎等印票出海貿易，命罷職，永不敘用。

丁酉，以鑲藍旗滿洲梅勒章京尚書孫塔爲蒙古固山額真，正紅旗滿洲護軍參領覺羅尚簡爲蒙古梅勒章京。

己亥，故明崇陽王朱蘊鈐擄家投誠，命户部從優收養，務令得所。

庚子，鑄給盛京户、禮、工三部印。

辛丑，諭吏部：前諭内三院大學士改爲殿閣大學士，照例兼銜，察舊例，有中極殿、建極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名，兼有尚書、侍郎等官，加有公孤宫保等銜。今應設中和殿、保和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照例兼銜辦事。

壬寅，遷東京祖陵於興京。

甲辰，内閣奏言：内三院既改爲内閣，舊例止會同吏、禮二部閱廷試貢生及考序教職卷，其考授有司職銜，事屬吏部，臣等例不應與。從之。

庚戌，議政王、貝勒、大臣遵旨議定理藩院大辟條例。【略】議上，得旨：著永著爲例。

壬子，發帑金三萬兩，賞鑲黄、正黄、正白三旗下藍翎官及護軍校、護軍。

甲寅，改大學士覺羅巴哈納、金之俊仍以原銜爲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額色黑、成克鞏以原衙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蔣赫德、劉正宗以原衙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洪承疇、傅以漸、胡世安以原衙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衛周祚以原衙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李霨爲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乙卯，河南巡撫賈漢復疏報：清察開墾荒地共九萬餘頃，每歲約增賦銀四十萬八千餘兩。上以其實心任事，下所司優敘。

己未，免福建福州、興化、建寧三府及福寧州十二、十三兩年分荒田額賦。

庚申，諭吏部、都察院：田六善、季振宜、許之漸、余司仁、馮班、何可化、施維翰、方亨咸、朱裴、李之芳、劉源濬，俱著改授監察御史。

辛酉，諭吏部：少傅兼太子太傅、大學士加一級寧完我，【略】著以原衙致仕，以遂頤養，昭朕優眷至意。

壬戌，發帑金二萬兩，賞鑲黃、正黃、正白三旗下藍翎官及護軍校、護軍。

癸亥，發帑金三萬兩，賞出征護軍校、護軍、撥什庫兵丁、弓匠等家口。

《小腆紀年》卷一九 〔九月〕，明朱成功取象山。

《世祖實録》卷一二一 冬十月己巳，刑部等衙門遵旨會議：各省秋決重犯，該巡按會同巡撫、布按等官而加詳審，列疏明開情真應決、應緩，併可矜疑者，分别三項，於霜降前奏請定奪。命永著爲例。

壬申，更定巡撫、巡按所屬地方查解逃人。

己卯，賜殿試武舉劉炎、張國彦、賈從哲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午，陞山西右布政使祖重光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提督軍務。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信郡王鐸尼會師平越府。

明李定國遣馮雙禮守雞公背，張先璧守黄草壩，白文選守七星關。

《世祖實録》卷一二一 十一月甲午朔，遣官祭朝鮮國故大君李濬。

乙未，免湖廣鄖陽、襄陽二府屬本年分荒田額賦。

鑄給河南、山東察荒御史關防。

庚子，禮部等衙門會議宫闈女官名數品級，及供事宫女名數。【略】從之。

辛丑，免河南林縣雹災本年分秋糧十之三。

加河南巡撫賈漢復兵部尚書，以清出地畝錢糧四十萬餘兩也。

壬寅，諭吏部：蘇納海、鄂莫克圖，著以禮部侍郎兼中和殿學士；布顔尼士；常額、麻勒吉，著以禮部侍郎兼武英殿學士；胡兆龍，著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學士；艾元徵，著以禮部侍郎兼東閣學士；折庫納、王熙，著以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乙巳，更定親王、郡王下包衣大爲正七品，其餘布大、衣大、阿敦大，及管各項匠役首領，俱不入品級。

《東華録》卷八 〔辛酉〕，刑部審實江南鄉試作弊。旨：「主考方猶、錢開宗正法，同考官葉楚槐等即處絞。」

《世祖實録》卷一二二 十二月癸亥朔，以精奇尼哈番渥黑爲散秩大臣。

《小腆紀年》卷一九 甲子，我大清吴三桂兵過天生橋，明白文選棄七星關，走霑益。

《世祖實録》卷一二二 乙丑，命吏部尚書覺羅科爾昆、右侍郎覺羅碩博惠督查覺羅子女。

己巳，命大學士巴哈納、金之俊、衛周祚、李霨，尚書科爾昆圖海、孫廷銓、王弘祚，左都御史能圖校訂《大清律》。

壬申，陞鑲白旗滿洲包衣昂邦索渾爲本旗固山額真。

甲戌，免山西五臺縣本年分雹菑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李定國拒戰於炎遮河，敗績，退保北盤江，馮雙禮之師亦潰於雞公背，我大清兵進次曲靖，知府蓋世禄降。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丁丑，以山東濰縣等處欺隱廢藩地畝九百餘頃，降巡撫耿焞七級調用。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桂王出奔。

乙酉，陞禮部左侍郎渥赫爲本部尚書。

免浙江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定海等縣十四年分水災額賦。

丙戌，以解廣西協餉功，加江西巡撫張朝璘兵部尚書銜。

《東華録》卷八 〔戊子〕，命都統明安達理爲安南將軍，同都統俄羅塞臣、賽音達理，護軍統領席伯臣、車爾布等，統大兵赴貴州，與經略洪承疇共議要地駐劄。

〔辛卯〕，洪承疇奏：水西宣慰司投誠。

順治一六年(己亥、一六五九)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春正月癸巳朔,明桂王次永平。

《東華録》卷八 (甲午,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川東僞侯譚詣殺其兄譚文來降,譚弘亦遣人納欵。

《小腆紀年》卷一九 乙未,我大清兵取明滇都,明衛國公胡一青、提學道徐心箴、光禄寺少卿黄復生、提督劉之扶、土司龍世榮等降,户部主事劉之謙死之。

丙申,明桂王駐永昌,下詔罪己。李定國還黄鉞,自請削秩,不許。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丁酉,以大理寺卿徐永禎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庚子,諭吏部:【略】翰林院設滿漢掌院學士外,不必再設滿翰林官。

《東華録》卷八 初安遠大將軍多尼、征西大將軍吴三桂、征南將軍卓布泰會于平越府之楊老堡,議分兵進取雲南。多尼自貴陽入,三桂自遵義入,卓布泰自都匀入,訂于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多尼兵至安莊,斬其僞將劉將軍,追至盤江城,(賊)焚鐵鎖橋遁去,我軍作浮橋而濟,至松嶺衛,僞鞏昌王白文選率兵拒敵,我兵分擊大敗之,遂進抵雲南。三桂兵至七星關,白文選屯兵守險,乃從水(西)苗保界間道度關,以襲其後,賊聞風遁去,遂直趨烏撒。卓布泰兵至盤江之羅顔渡口,賊阨險沉船,我軍從下流十里取所沉船,乘夜潛濟,賊潰,斬僞伯李成爵于梁瑞津。時李定國據雙河口山頂,卓布泰遣兵奮擊敗之。至陸格,定國復列栅拒守,卓布泰分兵爲三,張左右翼擊之,再戰再捷,追四十餘里,聞賊尚據鐵鎖橋,乃從普安州間道入雲南。三路大師俱入省城,定國、文選與永歷奔永昌。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起降調原任湖廣巡撫林天擎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贊理軍務。

甲辰,諭吏部:寧古塔係邊疆要地,昂邦章京沙爾虎達【略】其子巴海,素著謹敏,堪勝此任。著即代其父爲昂邦章京,前往駐防。

乙巳,允庶吉士陳敬奏請更名廷敬,以與直隸庶吉士陳敬同名故也。

丁未,大計天下各官,按察使王廷賓等九百五十四員,分别革職、降調、致仕有差。

癸丑,諭吏部:朕見爾部銓補各省道員,但因地方定衙,不就本官定衙,每遇缺出,人得預揣,規避營競。自今以後,除授陞轉各道員不得拘地方坐定職衙,著以布、按二司衙,通融兼帶,永著爲例。

戊午,吏部遵旨議奏:趙廷臣原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職銜,今應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雲貴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卞三元應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從之。

(二月)丙寅,免陝西潼關、衛辛莊等屯十五年分雹苗額賦。

辛未,免湖廣荆門、沔陽二州,潛江、監利、天門、江陵、松滋、遠安、鍾祥、枝江等縣,沔陽、安陸二衛十五年分水苗額賦。

《小腆紀年》卷一九 辛未,明總兵王國勛敗績於普洱。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丙子,和碩簡親王濟度等議奏:【略】駐防寧南靖寇大將軍固山額真宗室羅託等官兵,勢苦日久,應徹回京。黔省係邊要之區,請敕經畧洪承疇酌量鎮守。至荆州乃適中之地,應令安南將軍固山額真明安達理等官兵駐防。報可。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白文選敗績於大理之玉龍關,走木邦。

丁丑,明李定國遣其將靳統武扈桂王奔騰越。

己卯,明桂王至騰越。

辛巳,明李定國兵渡潞江,大理寺卿盧桂生叛降於我大清。明日,戰於永昌之磨盤山,明兵大敗,泰安伯寶民望、總兵王璽皆死之,我大清兵尋引還。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壬午,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許文秀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提督軍務。

陞大理寺丞袁懋功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桂王自騰越出奔。

丁亥,(明桂王)至鐵壁關,扈將孫崇雅叛。

《世祖實録》卷一二三 戊子,調湖廣武昌、長沙、澧州、洞庭兵四百名,防守九谿、永定二衛,合舊額兵共一千名。設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統領之,以遊擊駐劄九谿,中軍守備駐劄永定。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桂王)抵緬甸之囊木河,靳統武亦棄王去。

庚寅,明桂王入緬甸之銅壁關,次蠻漠。

是月,明昆明諸生薛大觀舉家赴水死。

《小腆紀年》卷一九 三月壬辰朔,明桂王抵緬甸之大金沙江。

《世祖實録》卷一二四 丙申，諭吏部：江寧地方賦税繁重，兼防海正殷，著調操江巡撫蔣國柱，仍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肇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

《世祖實録》卷一二四 己亥，以户部右侍郎張仲第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

《東華録》卷八 〔丙午〕，立明崇禎帝碑，大學士金之俊撰文。

《世祖實録》卷一二四 戊申，陞陝西右布政使朱衣助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兼巡撫安徽等處。

《東華録》卷八 〔甲寅〕，命平西王駐鎮雲南，平南王駐鎮粤東，靖南王駐鎮四川。

《世祖實録》卷一二四 丁巳，免湖廣襄陽、光化、宜城、穀城、棗陽、南漳等縣十五年分水災額賦。

《世祖實録》卷一二五 閏三月辛酉朔，更定在京各衙門滿漢官銜品級。裁六科滿主事，其印信俱都給事中掌管。

丁卯，諭刑部：【略】今後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没，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其犯贓罪，應杖責者，不準折贖。

癸酉，兵部奏言：僞侯譚弘、譚詣傾心慕義，剪逆歸誠，均應封以三等侯爵。以後公、侯、伯封爵，不必分三等。得旨：譚弘、譚詣俱著封侯。

丙子，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條陳四事：【略】疏入，得旨：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餘著詳議以聞。

《東華録》卷八 〔甲申〕，刑部尚書圖海負恩溺職，免死革職，籍其家。

《世祖實録》卷一二五 免湖廣鍾祥縣十五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丙戌〕，授僞新津侯譚弘爲慕義侯，僞仁壽侯譚詣爲向化侯。

《世祖實録》卷一二五 更定賜祭外藩蒙古事例。

丁亥，陞大理寺卿張自德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贊理軍務。

戊子，上復親試江南舉人。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吴三桂兵至姚安。明大學士張佐辰、尚書孫順、侍郎萬年策、翰林劉湛、布政司宋企鎤等皆降。

我大清兵還至雲南，明大學士扶綱、侍郎尹三聘、淮國公馬寶、敍國公馬維興、武靖侯王國璽、懷仁侯吴子金、宜川伯高啓隆、公安伯李如碧及各土官先後降。

明黔國公沐天波、綏寧伯蒲纓、總兵王啓隆謀奉桂王出緬甸，馬吉翔阻之，亦不果。

緬甸戕明從官之自陸行者。

《世祖實録》卷一二五 四月〔壬寅〕，定蘆政考成則例。

《東華録》卷八 〔甲寅〕，多尼、吴三桂、卓布泰報：「臣等遣兵勦白文選於玉龍關，文選遁，追擊敗之，擒僞總兵吴貴賤，燒瀾滄江之鐵鎖橋遁走。臣等發兵克永昌府，永歷及定國竄騰越，我兵渡瀘江，定國伏兵磨盤山，我兵分八隊衝擊，斬僞伯寶名望，賊遁入石門逸去，遂克騰越。復自騰越過南甸至孟（坑）〔村〕，賊（挾）〔從〕三宣六慰諸土司遁去。仍班師回省。」

定南王屬下總管李茹椿奏：「孔有德子廷訓於順治九年陷寇，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遣李定國慘害。」

〔丁巳〕，吴三桂奏：「僞慶陽王馮雙禮遁走四川，僞德安侯狄三品執之以獻。」上命押雙禮來京安置，尋授狄三品抒誠侯。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明咸陽侯祁三昇以兵迎桂王於緬甸，馬吉翔遣使以敕書止之。

《小腆紀年》卷一九 五月乙丑，明桂王發井陘。

戊辰，駐緬甸之者梗。

《世祖實録》卷一二六 己巳，以通政使司左通政劉秉政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贊理軍務。

庚午，故明輔國將軍朱儒相投誠，下所司知之。

癸酉，吏部等衙門遵旨會議，閣臣票擬疏忽，大學士巴哈納、金之俊、成克鞏、劉正宗、衛周祚，學士尼滿、查布海、白色純、常鼐、麻勒吉等，應各降二級，罰俸一年。大學士李霨應降四級調用。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延平王朱成功、兵部左侍郎張煌言復會師大舉北上以援滇。

戊寅，抵崇明。

己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

《世祖實録》卷一二六 禮部議覆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等疏，言明朝一代之史，理應修輯，以昭鑒戒。請勅各直省地方官，凡收藏有明崇禎十七年朝報及召對紀載可備採擇者，務期廣爲搜羅，速行彙送翰林院，以便題請纂修。其野史小説不許濫收。報可。

辛巳，諭户、兵二部：雲貴新入版圖，百姓皆朕赤子。【略】今特發内帑銀三十萬兩，爾部即差的當員役，刻期齎往經畧軍前，以十五萬兩賑濟兩省真正窮民，其十五萬兩令經畧臣收貯，見今進討三路大兵，如有需餉甚急者，立行接濟。爾部即遵諭行。

壬午，授一甲一名武進士劉炎副將品級，二名武進士張國彦參將品級，三名武進士賈從哲遊擊品級，二甲、三甲武進士俱應善等守備品級，仍隨侍衛學習。

丙戌，免直隸蠡、雄、栢鄉、邢臺、南和、内邱、任、新河等縣十五年分雹災額賦。

六月庚寅朔，諭户、兵二部：大兵三路進征雲貴，俱跋涉險阻，長驅深入，經歷寒暑，深軫朕懷。特加恩賚，用示慰勞。

己亥，諭兵部：大閲典禮，三年一行，已永著爲例。數年以來，尚未修舉，今不容再緩，著即傳諭各旗官兵，整肅軍容，候秋月朕親行閲視。爾部即詳察應行事宜，擇吉具奏。

庚子，朝鮮國王世子李棩奏其父國王淏以本年五月初四日薨逝，懇請賜謚。淏母趙氏亦奏請以棩襲爵。俱下所司察例。

《小腆紀年》卷一九 丙午，明朱成功攻瓜洲，克之。

癸丑，〔明朱成功〕克鎮江。

〔七月〕癸亥，〔明朱成功〕登舟傳檄。

丙寅，〔明朱成功〕至觀音門。以黄安督水師，守三汊河口。

《東華録》卷八 〔丁卯〕，命内大臣達素爲安南將軍，同都統索洪、護軍統領賴塔統兵征勦鄭成功。

〔戊辰〕，故明廢〔官〕〔宗〕朱義盛謀反，並其黨舒英等俱伏誅。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明朱成功〕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偕諸將登閲江樓，望建業王氣。

乙亥，王師以千騎薄余新營而敗，城中益懼。

丙子，海寇犯江南省城。

庚辰，漕運總督亢得時聞海寇入犯江寧，出師高郵，自溺死。

壬午，命户部尚書車克往江南，催集各省錢糧，製造戰船。

《小腆紀年》卷一九 壬午，明朱成功敗績於江寧，崇明伯甘煇等死之，成功退入於海，瓜洲、鎮江皆復歸於我大清。

癸未，成功至鎮江。黄安全隊亦至。

〔是月〕，明張煌言徇江南，北府州縣，下二十九城。

《世祖實録》卷一二七 八月己丑朔，命貴州土官，每遇歲終，各將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開報布政司註册，三年入覲時，報部以憑稽核。

《東華録》卷八 江南總督郎廷佐奏：「海寇自陷鎮江，於六月二十六日逼犯江寧，幸貴州凱旋副都統（葛）〔噶〕褚哈、馬爾賽等從荆州乘船歸，聞賊（即）〔疾〕赴救，同臣及駐防都統哈哈木等兩路出擊敗之。七月二十日，成功親登陸，攻犯江寧。會總兵梁化鳳、遊擊徐登第、參將張國俊等各領兵至，二十三日勦賊，擒僞總統余新，斬僞總兵二人。次日五鼓出勦賊，大敗之，擒僞（總）〔提〕督甘輝並僞總兵等官，焚賊船五百餘隻，賊順流遁。官兵水陸追之，鎮江、瓜州悉恢復。」

《世祖實録》卷一二七 癸巳，命固山額真劉之源爲鎮海大將軍，同梅勒章京張元勳、周繼新領官屬兵丁駐防鎮江。

命大學士劉正宗、衛周祚爲會試主考官。

《東華録》卷八 〔甲午〕，四川撫高明瞻奏：統兵進取成都，川西底定。

〔乙未〕，安南國都將太傅宗國公武公恣遣目吏赴信郡王軍前納款。

《小腆紀年》卷一九 己亥，明朱成功攻崇明，不克。

癸卯，明黔國公沐天波以夷禮見於緬酋，禮部郎中楊在、行人任國璽疏劾之。

《世祖實録》卷一二七 甲辰，江寧巡撫蔣國柱奏報：逆寇鄭成功，自江寧敗遁南下，復犯崇明，遊擊劉國玉等擊敗之，賊俱南遁。

癸丑，免直隸慶都、唐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乙卯，遣江寧巡撫蔣國柱至京勘問。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再遣使招明張煌言，煌言不受，走英山，尋入於海。

《東華録》卷八　九月〔己未朔〕，江寧撫蔣國柱奏：鎮江失守時，知府戴可進等六員、副將高謙等十四員皆從逆。

《世祖實録》卷一二八　庚申，免浙江台州府四年至十二年寇劫倉庫銀糧。

壬戌，川陝總督李國英疏報：收復嘉定一路，招降僞將軍楊國、明總兵武國用，各州縣僞官皆繳印投誠。下所司知之。

丁卯，諭吏部：舊例，總督、巡撫請告，必令代題。今【略】許其自行陳奏。著永著爲例。

庚午，兵部議：京城被盜傷人，該管步軍校應奪俸，撥什庫應鞭責。上以所議太輕，命將步軍校革職，撥什庫送刑部擬罪。永著爲例。

壬申，諭吏部：巴哈納、金之俊、成克鞏、劉正宗、衛周祚、李霨、尼滿、查布海、白色純、常賚、麻勒吉，前降級罰俸之案，俱著寬免，李霨亦著照舊辦事。

癸酉，殿試天下會試中式貢士朱錦等。

乙亥，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會試中式貢士陸元文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諭兵部：【略】著於明年令天下武舉，亦再行會試。其舉行月日，爾部即行議奏。

丁丑，陞刑部左侍郎杜立德爲本部尚書。

戊寅，遣工部尚書管侍郎事郭科、禮部侍郎祁徹白致祭故朝鮮國王李淏，【略】謚曰「忠宣」，仍封王世子李棩爲朝鮮國王，承襲如制。

遣大學士蔣赫德、吏部侍郎覺羅碩博會封朝鮮國王世子李棩爲朝鮮國王，世子妃金氏爲王妃。

免廣西臨桂縣草場十四、五、六年分包荒稅銀，永寧州、臨桂、靈川、永福、義寧等縣廢藩田租銀米。

庚辰，以鑲藍旗漢軍梅勒章京海爾圖爲固山額真。

辛巳，諭禮部：興京祖陵，【略】今尊稱爲永陵，應行典禮、爾部即察例具奏。

壬午，遣山東道監察御史陳棐往查山東荒地。

《小腆紀年》卷一九　九月，明頒緬穀於從官。

明朱成功部將劉猷敗績於温州，死之。

明朱成功回師厦門，上表待罪，立廟祀死事諸人。

《世祖實録》卷一二九　十月辛卯，諭吏部：【略】以後各部尚書、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別滿漢。

癸巳，諭吏部：朕親考試翰林庶吉士熊賜履、譚篆、富鴻業、蕭惟豫、張貞生、熊賜瑮、鄒度琪、陸懋廷、馬晉允、崔蔚林，俱著照例授爲編修、檢討。

丁酉，四川巡撫高民瞻奏報：【略】川南底定。

己亥，吏部【略】得旨：進士初授知州，品級太懸，著俱以推官、知縣用。永著爲例。

《東華録》卷八　〔庚戌〕，洪承疇以目疾乞休，允其回京調理。

乙卯，九卿、科道議奏逃人事例。【略】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九　〔是月〕，我大清吴三桂以兵圍沅江，明土知府那嵩悉力固守。

明晉王李定國駐軍孟艮。

明郝承裔以邛、眉等州降於我大清。

明鎮寧侯王友進降於我大清。

《世祖實録》卷一三〇　十一月己未，宗人府奏言：故異王滿達海、端重王博洛，既以罪削其子所襲王爵，降爲多羅貝勒，其謚號及碑相應追奪。從之。

《小腆紀年》卷一九　癸亥，我大清兵克沅江，明總督衛土知府那嵩死之。

《世祖實録》卷一三〇　丙寅，上自南苑出西紅門校獵，是日駐蹕白家灘。

丁卯，上駐蹕盧溝橋。

壬申，上駐蹕昌平州。

免河南湯陰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癸酉，上閱明諸帝陵。

甲戌，遣内大臣伯索尼致祭前明崇禎帝。【略】遣官祭前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光宗、熹宗諸帝陵。

乙亥，上駐蹕高麗營。

戊寅，上駐蹕馬伸橋。

皇第六子奇授生。

壬午，以尊稱四祖陵爲永陵，遣官告祭。

甲申，上駐蹕三屯營。是日，諭禮部：前明崇禎帝，【略】宜加謚號，以昭實行。今謚爲莊烈愍皇帝。爾部即遵諭行。

丙戌，上駐蹕灤河。

己丑，衍聖公孔興燮，以恣意濫刑，擅斃廟户，命革去少傅兼太子太傅銜。

戊戌，上還宮。

乙巳，定世職承襲例。

宗人府奏言：端重王博洛之子塔爾納，原封多羅郡王，卒後謚敏思。今端重王獲罪，塔爾納封爵謚號併所立碑俱應追奪。從之。

丙午，兩廣總督李棲鳳奏報：安南都統使司都統使莫敬耀，遣使投誠。疏下所司。

《東華録》卷八　命耿繼茂移駐廣西，提督線國安著來京。

順治一七年（庚子、一六六〇）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春正月丁巳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世祖實録》卷一三一　丙寅，陞大理寺卿朱國治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寧等處，總理糧儲，提督軍務。

辛未，定文武各官捐助馬匹五十匹以上者，紀録一次；一百匹以上者，加一級。

兵部議覆兵科右給事中袁懋德疏，言凡督、撫、提、鎮自京隨帶開甲、馬匹，務將兵丁年貌、籍貫、馬匹毛色、口齒詳明造册送部，查點印烙，然後移咨户部，支給銀餉。其在外督撫兵馬，應照例印烙造册，督撫按互相查核，提鎮各標營亦應照例册報，以憑查驗。其督撫造報内部兵馬册籍，亦須詳註明確，以杜頂替虚冒之弊。從之。

《東華録》卷八　〔壬申〕，禮部議覆給事中姚延啓，請照例再行嚴禁大小官員私交私（燕）〔宴〕及慶賀餽送。允之。

《世祖實録》卷一三一　庚辰，上以文廟告成，親祭先師孔子。

諭吏部：刑名關係重大，須得人料理。左都御史能圖，著調補刑部尚書。

諭兵部：武科取士，【略】以後試馬步箭論策，著照例行，其開弓、舞刀、掇石，俱不必試。

辛巳，上省躬引咎，頒詔大赦天下。

免陝西洮州衛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給事中檄雍建言：「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州、松江，浙江之杭、嘉、湖爲尤甚。其始由於好名，因之植黨。請飭學臣嚴禁，不得妄立社名，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得旨：嚴行禁止。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德陽王至濟降於我大清。

《世祖實録》卷一三二　二月丙戌朔，平西王吴三桂疏報：僞侯吴子聖、伯廖魚、陳建、將軍楊武、楊國明、劉啓明、總兵郝承裔等，各率所部，繳救印投誠。疏下兵部議。

《東華録》卷八　〔戊子〕，吴三桂奏：官兵大破賊於普洱。

征南將軍卓布泰等班師。

《世祖實録》卷一三二　壬辰，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劉昌【略】著以原官致仕。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略】著革去太子太保。

癸巳，免貴州貴陽、安順、都匀、石阡、鎮遠、銅仁等府屬、州、縣、衛、所、土司十六年分旱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仍設鳳陽巡撫，駐泰州，從漕督蔡士英請也。

《世祖實録》卷一三二　甲午，吏部遵旨甄别京官，開列各衙門職名進覽。得旨：三品以上各官，著開列職名，候朕親加甄别。四品以下各官，爾部即詳加甄别具奏。

《東華録》卷八　〔庚子〕，吏部等會議：「蘇松巡撫馬騰升謂滿兵驕悍成習，安請撤京口駐防，應革職，遇赦免議。」從之。

《世祖實録》卷一三二　壬寅，諭吏部：「鳳陽等處地方緊要，必得其人，方能勝任。林起龍著加太子太保，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鳳陽等處地方，兼海防提督軍務。爾部即遵諭行。」又諭吏部、六部等衙門：「三品以上各官，分理庶務，責任匪輕，宜澄敘優劣，用示勸懲。朕令親加甄别，林起龍另有諭旨。石申、馮溥、杜篤祜、沙澄、胡兆龍、艾元徵、王熙、劉達、李棠馥、高景、楊義、陳協、李敬，才品、職任相宜，俱著照舊供職。袁懋功才品敏練，著照舊辦事，遇緊要地方巡撫缺出推用。張琦，前巡視兩淮鹽政，操守清介，著加一級，照舊供職。李奭棠，在部供職日久，近多疾病，著以原官致仕。鍾鼎，才品平常，著照原品調外用。張縉彦，在都辦事平常，且耽情詩酒，好廣交遊，沽名取悦，殊失大臣靖共之誼，著降四級調外用。盛復選，才品庸劣，不能稱職，著降三級調外用。」

免江南淮、揚、鳳、徐所屬州、縣、衛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癸卯，復設光禄寺衙門於東安門內，以其舊署仍爲太醫院。

甲辰，諭吏部：在京各衙門漢官已行甄別，滿官亦應一體澄敘，以示鼓勵。大學士、尚書等俱著自陳，三品以上俱著開列職名，候朕親加甄別。四品以下照漢官例，爾部會同都察院詳加甄別具奏。

丁未，吏部尚書覺羅科爾昆【略】著降三級調用。

工部尚書固山額真孫塔遵諭自陳，命解尚書任，專管固山額真事務。

己酉，兵部以再行會試武舉照例題請內閣大臣監射，命內大臣及大學士監射，并諭：永著爲例。

壬子，諭吏部：工部職任繁劇，須得人料理。霍達著調補工部尚書。

免直隸梁城所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甲寅，頒賜諸王以下、甲喇章京等官以上緞疋有差。

《世祖實録》卷一三三

三月癸亥，定平南、靖南二藩屬下鎮標緑旗官兵誉制。

甲子，陞山東左布政使史紀功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提督軍務。

刑部議覆江寧巡按衛貞元條奏，訟師、訟棍串通衙役，詭名誣告良民詐財者，詢實應照光棍三人以上例，爲首立絞，爲從責戍。從之。

丙寅，廣西巡按李秀奏報：僞開武將軍沈文崇、僞總兵蔣載舉、朱長興，各率所部就撫。下所司知之。

戊辰，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疏言：請行糾拾之法，以補甄別之所未及。內而京官，外而督撫，不拘見任、丁憂、告假、養病，應悉照京察事例，令科道各官遇有見聞，即據實糾劾。得旨：此奏是，該部院知道。

己巳，吏部議：雲貴總督兼任兩省，應如經畧洪承疇等請，令駐適中之地，半年駐安順，半年駐曲靖。從之。

癸酉，諭兵部：武闈取士，【略】以後鄉會考試馬箭，照滿洲例射帽，步箭亦照滿洲例射尋常小的。

《東華録》卷八 〔甲戌〕，諭兵部：以後固山額真漢字稱爲都統，梅勒章京稱副都統，甲喇章京稱佐領，昂邦章京稱總管。

《世祖實録》卷一三三 癸未，禮部遵旨定擬封號。親王、世子、郡王正室曰妃，貝勒、貝子及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正室曰福晉，奉恩將軍正室曰恭人，親王女和碩格格曰郡主，世子、郡王女多羅格格曰縣主，貝勒女多羅格格曰郡君，貝子女固山格格曰縣君，入八分鎮國公、輔國公女曰鄉君，未入八分鎮國公、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女不授封曰宗女，平西、平南、靖南及外藩、蒙古諸王、義王正室，亦曰妃。其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封號，應勅內閣撰擬，恭請欽定，册誥文亦應內閣撰擬。金册、鍍金銀册、紙册、誥命，應行工部造辦。從之。

甲申，更定民公侯伯以下，章京以上，蓋緪之制。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潁國公楊武降於我大清。

明大學士方端士降於我大清。

明廣國公賀九儀將降於我大清，晉王李定國誅之。

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林門，尋移駐桃渚。

《世祖實録》卷一三四 丙戌，免直隸寶坻、豐潤、武清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戊子，禮部遵旨更定諭祭造葬例。

壬辰，大學士覺羅巴哈納、衛周祚、李霨、户部尚書王弘祚、刑部尚書能圖等遵諭校訂律例，以盛京定例及歷奉上諭，並部院衙門條例，分晰應入律不應入律各款，繕寫滿漢文各六册，進呈御覽。

甲午，上親試會試中式武舉馬步射於南苑。

命湖廣巡撫張長庚，仍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軍務，兼理糧餉。

《東華録》卷八 〔己亥〕，禮部議廣西巡撫李秀言：「粤西鄉試舊額六十名，因地方未闢，只中四十名。今奉各省中額減半之旨，但今全省俱復，應仍照舊額准中三十名。」從之。

《世祖實録》卷一三四 辛丑，定遲報夏秋災處分例。

癸卯，以浙江左布政使白秉貞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提督軍務。

乙巳，諭兵部：朕屢試會試中式武舉，內李言、潘龍士、朱鵬、史學鎰、許鵬、陸如贇、劉潛、查道生、馬逢元、方亦臨十名，馬箭、步箭俱甚不堪，俱著革去武舉。此等人何以取中，前列主考官著議處具奏。

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

《東華録》卷八　吴三桂言：「滇南負固有年，一朝勘定，獨永歷在緬，李定國、白文選等分住三宣、六慰、孟艮一帶，藉永歷以鼓惑衆心，窺我邊防，患在門户；號召諸蠻，患在肘腋；投誠生心，患在腠理。請大軍入緬，以靖根株。」

《世祖實録》卷一三四　甲寅，命學士麻勒吉、侍郎石圖前往雲南與平西王吴三桂面商機宜。

三法司遵旨覆審周亮工一案，【略】得旨：周亮工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家産籍没。田緝馨、王仕雲、吴琪滋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俱依議。

《世祖實録》卷一三五　五月乙卯朔，調兵部尚書覺羅伊圖爲吏部尚書。

賜中式武舉林本直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申，免陝西屬施、安塞、保安、延長、綏德五州縣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甲子，陞刑部右侍郎阿思哈爲兵部尚書，禮部左侍郎、中和殿學士蘇納海爲工部尚書。

《小腆紀年》卷二〇　我大清兵攻廈門，明延平王朱成功禦卻之。

《世祖實録》卷一三五　丁卯，以考滿加巡撫山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白如梅爲右都御史。

己巳，平西王吴三桂【略】疏請故明國公沐天波莊田給壯丁二千人，每人地六日，部議每丁給地五日。從之。

命翰林院侍講學士劉芳躅、工科給事中劉大謨爲福建鄉試主考官，兵部員外郎張光祖、中書科中書舍人孫象賢爲四川鄉試主考官，兵部主事張登選、行人司行人劉煇爲廣東鄉試主考官，户部主事張易貴、行人司行人何元英爲廣西鄉試主考官。

壬申，諭吏部、户部：司官不用蘇、松、常、鎮、杭、嘉、湖之人，原有成例，以後著照舊例行。吏部司官，每省額設一員，不拘司分，缺出照省分補用。江南既改爲省，以後該省司官照各省止用一員。爾部即遵諭行。

甲戌，陞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佟壯年爲都統，鑲白旗滿洲長史郭爾親爲蒙古都統，正白旗滿洲護軍參領色格、鑲黄旗蒙古參領色冷、鑲藍旗蒙古一等護衛夸代，爲各旗蒙古副都統，鑲白旗漢軍參領楊雀祥爲副都統。

免湖廣沅州、鎮遠二衛十六年分旱災額賦。

己卯，以查解逃人，加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重光兵部左侍郎，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文秀，兵部右侍郎。

庚辰，以正黄旗漢軍散秩大臣張天福爲都統。

《東華録》卷八　〔壬午〕，以亢旱疫癘詔求直言。

《世祖實録》卷一三五　廷試就教歲貢生宗觀等五百餘人。

《東華録》卷八　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多尼班師。

《世祖實録》卷一三六　六月乙酉，諭翰林院：【略】今欲於景運門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官直宿，朕不時召見顧問，兼以觀其學術才品。應分幾班，每班酌用幾員，即開列職名具奏。

阿思哈著以兵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

戊子，諭吏部：【略】楊茂勳著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

上以亢旱不雨，恐有冤抑，遣内大臣愛星阿、遏必隆、索尼、蘇克薩哈、大學士成克鞏、衛周祚，學士白色純，會同刑部，清理刑獄。

免湖廣澧州、巴陵、平江、臨湘、華容、安鄉、通城等縣，岳州衛旱災，石首、天門、漢川、江陵、監利等縣，荆州衛、沔陽衛水災十六年分額賦有差。

己丑，諭吏部：【略】蘇納海著調補兵部尚書，兼管河道總督事務。

庚寅，贈故定西將軍都統侯墨爾根、侍衛李國翰太子太保。

癸巳，以一等侍衛穆理瑪爲工部尚書。

命禮部左侍郎、文華殿學士白色純暫署河道總督事務。

浙江道監察御史季振宜劾奏大學士劉正宗疏内詞連保定巡撫劉祚遠，乙未，先是，上以和碩承澤親王碩塞女撫育宫中，至是封爲和碩公主，下嫁平南王尚可喜子之隆。

《世祖實録》卷一三七　丙申，上以禱雨，率諸王文武羣臣，素服步至南郊齋宿。

庚子，以靖南王耿繼茂移駐廣西，賜之敕。

辛丑，以原任憲臣魏裔介參原任大學士劉正宗疏内詞連保定巡撫劉祚遠，命祚遠解任聽勘。

禮部奏：亢旱日久，請修舉天下名山大川，及古帝王聖賢祀典，以昭虔敬。又請暫開准貢一途，令士民捐銀賑濟，能全活百人以上者，各照出身量與録用。從之。

丙午，命翰林院編修張貞生、刑科右給事中汪之洙爲浙江鄉試主考官，翰林院編修蕭惟豫、兵科給事中周明新爲江西鄉試主考官，右給事中薛鼎臣爲湖廣鄉試主考官。

《世祖實録》卷一三八 秋七月甲寅朔，命太子太保、工部尚書霍達仍以兵部侍郎銜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

和碩簡親王濟度薨，年二十八，追封和碩純親王。

戊午，以原任刑部郎中崔澄爲都察院監察御史。

先是，平西王吴三桂請以投誠兵丁分十營，每一千二百名爲一營，以投誠官統之，譽名一曰「忠勇」，一曰「義勇」，各分中、前、後、左、右五營，併擬投誠僞馬寶等十員爲總兵官，其應用中軍、遊擊、守備，俱開具姓名請補。至是，部議以右都督充忠勇中營總兵官，李如碧著以都督充忠勇前營總兵官，高啓隆著以都督同知充忠勇左營總兵官，劉之復著以參將管忠勇右營總兵官事，塔新策著以副將管忠勇後營總兵官事，王會著以右都督充義勇中營總兵官，劉僎著以副將管義勇前營總兵官事，馬惟興著以左都督充義勇左營總兵官，吴子聖著以都督僉事充義勇右營總兵官，楊威著以副將管義勇後營總兵官事。餘俱依擬用。

庚申，命翰林院檢討譚篆、禮科右給事中諶名臣爲江南鄉試主考官。

己巳，免湖廣荆門、沔陽、茶陵等州，祁陽、常寧、衡陽、潛江、長沙、寧遠、陰、益陽、安仁、新田等縣，衡州、鎮遠、永州等衛十六年分水旱災傷額賦有差。

庚午，陞總督倉場户部左侍郎楊義爲工部尚書。

免湖廣均州、房山、保康、竹山、竹溪、鄖南、漳、穀城等縣及鄖陽衛十六年分兵荒額賦。

壬申，命吏部員外郎夏安運、禮部郎中鄂翼明爲河南鄉試主考官。

丙子，命兵科右給事中袁懋德、督捕郎中趙聯元爲山東鄉試主考官，禮科事中成肇毅、刑部員外郎王仲爲山西鄉試主考官。

《東華録》卷八 〔丁丑〕，命耿繼茂移駐福建。

《世祖實録》卷一三八 今後有應徙席北者，俱改徙寧古塔。

辛巳，命大學士李霨撰明死節太監王承恩碑文，表於其墓。

《東華録》卷八 〔壬午〕，命都統宗室羅託爲安南將軍，征海寇鄭成功，同書車克、内大臣達素、索渾等。

〔癸未〕，内大臣伯索尼請禁滿洲霸佔市井貿易，及滿洲家人强買市物。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肇昌王白文選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之阿瓦城，不得。

《世祖實録》卷一三九 八月戊子，命翰林院檢討莊朝生、熊賜履爲順天鄉試主考官。

己丑，免廣東化州、茂名、信宜、陽春等縣，高州所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庚寅，免湖廣武岡州十六年分旱災額賦。

《東華録》卷八 議政王等議奏舟山乃本朝棄地，守亦無用，應令〔胡〕〔明〕安達禮率滿兵回京。

《世祖實録》卷一三九 丙申，雲南車里宣慰司土司刀木禱投誠。

《東華録》卷八 〔戊戌〕，以男品級沈永忠爲掛印將軍，鎮廣東，立功贖罪。

〔辛丑〕，遣内大臣公愛星阿爲定西將軍，征李定國。

《世祖實録》卷一三九 壬寅，皇貴妃董鄂氏薨。

甲辰，諭禮部：皇貴妃董鄂氏於八月十九日薨。【略】特用追封加之謚號，謚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

辛亥，以鑲黄旗滿洲工部尚書穆理瑪爲都統。

《世祖實録》卷一四〇 九月癸丑朔，安南國王黎維祺奉表投誠，附貢方物。

甲寅，上爲端敬皇后服喪十二日，釋服，遣官致祭。

《東華録》卷八 〔癸亥〕，以海氛未靖，還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均於)内地安插，從李率泰之言也。

《世祖實録》卷一四〇 甲子，陞江西左布政使佟鳳彩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提督軍務。

丙寅，工部議覆内大臣伯索尼條陳私決泉水宜杜一款，應如所請。嗣後，採木陋弊宜禁一款，亦應如所請。嗣後，邊外伐木之處，宜再行嚴飭八旗，不許恃强占據，如違，許在差官員察明揭報，指名參奏議罪。從之。

己巳，遣官初祭端敬皇后。

壬申，刑部等衙門奏言：江南斬犯徐元善，去秋寇亂縱出，賊去遵法投監，情有可矜，應減死，杖流。得旨：徐元善著免流徙，杖一百發落。以後重囚有此

等因變逸出投歸者，俱免死，照此例發落，永著爲例。其自行越獄及看守賄縱者，雖投歸，不在此例。

陞大理寺卿王登聯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真、順、廣、大五府地方，管轄紫荆等關，提督軍務，兼理糧餉。

甲戌，陞湖廣右路總兵官楊遇明，仍以太子太保左都督充廣西提督總兵官。免廣東保昌、曲江、乳源、仁化、樂昌、翁源等縣，南雄、韶州二所十四年分旱災額賦。

戊寅，上幸昌平州，觀故明諸陵。是日，駐蹕昌平州。

《世祖實録》卷一四一 冬十月，乙酉，陞通政使司左通政曹申吉爲大理寺卿。

丁亥，陞吏部右侍郎覺羅雅布蘭爲刑部尚書。

戊子，諭禮部：朝鮮國【略】以後貢鷹著永行停止。

辛卯，上幸郊外，駐蹕張果莊。

甲午，上還宫。

乙巳，允平西王請設雲南援勦四鎮：以四川右路總兵官右都督馬寧爲雲南援勦前鎮總兵官，四川左路總兵官署都督僉事沈應時爲雲南援勦左鎮總兵官，湖廣益陽總兵官署都督同知王輔臣爲雲南援勦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楊武爲雲南援勦後鎮總兵官。

丁未，免河南睢州、商邱、寧陵、尉氏、虞城、夏邑、考城、鄢陵、扶溝、永城、鹿邑、柘城等縣，歸德、睢陽等衛十六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戌，命立故明殉難太監王承恩碑。

《世祖實録》卷一四二 十一月壬子朔，諭刑部：朕覽朝審招册，待決之囚甚衆，【略】爾部即會同法司，將各犯比照減等例，定擬罪名，開具簡明招册具奏。

免直隸趙州、柏鄉縣、隆平縣、新樂縣、真定衛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乙卯，免江西寧州、上饒、豐城、奉新、武寧、進賢、高安、上高、新昌、（靖）〔清〕江、新喻、峽江、新淦、永豐、弋陽、玉山、德興、宜春、分宜、萬載、新建、安義、安福、貴溪、興安、吉水、永新、都昌、崇仁、餘干、東鄉、鉛山、安仁、靖安、泰和、廬陵、鄱陽、臨川、樂安、星子、浮梁、樂平、南昌、永豐、萬年等縣十六年分旱災田糧。

丁巳，諭刑部等衙門：見在監候各犯，頃有諭旨，概從減等。其中或有應秋決者，今年俱著停刑。

户部遵旨奏言：直隸慶都、完縣被災分數，俟該撫查報另行議覆。其曲陽縣既被水災，應免十七年分地畝額賦。從之。

安南將軍明安達禮班師至京，遣官迎勞之。

乙丑，和碩敬謹親王尼思哈薨，年十歲。

辛未，義王孫可望卒。

丁丑，命吏部尚書覺羅伊圖、禮部尚書渥赫、兵部尚書蘇納海、刑部尚書雅布蘭、杜立德、工部尚書郭科，會同校訂律令。

戊寅，免河南睢州、杞、虞城、柘城、永城、夏邑等縣河決淹没地畝額賦。

《東華録》卷八 〔庚辰〕，移甘州巡撫駐涼州。

《世祖實録》卷一四二 免江南五河、安東二縣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世祖實録》卷一四三 癸巳，禮部以元日慶賀禮儀具奏，得旨：免行慶賀禮。皇后蒙皇太后慈諭，此三四年來未令朝謁慈寧宫，以後行禮事宜，有關皇后者，不必開列具奏。

免江南邳州、蕭、宿遷、沭陽等縣十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戊戌，免直隸慶都縣十七年分被災田地額賦。

甲辰，皇第八子永幹生。

順治一八年（辛丑、一六六一）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春正月辛亥朔，明桂王在緬甸之者梗。

《世祖實録》卷一四四 壬子，上不豫。

甲寅，信郡王多尼薨，年二十六。追封多羅宣和郡王。

丙辰，上大漸，遣内大臣蘇克薩哈傳諭京城内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各項罪犯，悉行釋放。

《東華録》卷八 召學士麻勒吉、王熙至養心殿，定（上）〔聖祖〕御名，立爲皇太子，令草遺詔。

《世祖實録》卷一四四 丁巳，夜子刻，上崩於養心殿。遺詔頒示天下。

《東華録》卷八 遺詔命内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爲輔臣，保翊沖主，佐理政務。

《聖祖實録》卷一 戊午，宣讀遺詔，遣官頒行天下。

清聖祖部（起公元一六六一年，迄公元一七二二年）

《東華録》卷八 聖祖合天宏運仁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諱玄燁，章皇帝第三子也。母孝康慈和莊懿恭惠温穆崇天宥聖章皇后佟氏，一等公諡佟圖賴女，年十五誕上於景仁宮，乃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日巳時也。

順治一八年（辛丑、一六六一）

《東華録》卷八 〔正月〕初九日己未，上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康熙元年，赦天下。

《聖祖實録》卷一 辛未，改會試期於三月初九日。

封多羅豫郡王多鐸子董額爲多羅貝勒。

壬申，免湖廣蘄州廣濟縣順治十七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戊寅，和碩安親王岳樂等議上大行皇帝尊謚。

二月辛巳朔，户部議准禮科給事中成肇毅疏言，浙江南米，不宜濫委通判收放，並令督撫釐革一切勒索陋規。從之。

《東華録》卷八 壬午，移梓宮於景山壽皇殿。

《聖祖實録》卷一 己丑，免江南崇明縣順治十六、十七年舊欠錢糧。

壬辰，諭禮部：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時，妃董鄂氏賦性温良，恪共内職。【略】特進名封，以昭淑德。追封爲貞妃。

乙未，户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趙廷臣條奏，滇黔田土荒蕪，當亟開墾。將有主荒田令本主開墾，無主荒田招民墾種，俱三年起科，該州縣給以印票，永爲己業。其滇省衝路殘黎，如楊林、永昌等處，請將順治十七年本省秋糧借貸爲春種之需。應如所請。從之。

工部題請停止臨清甎差。從之。

丁酉，户部議覆江寧巡撫朱國治疏，言江南屯政錢糧，屯田道專責，應與都司一例考成。應如所請。從之。

免河南磁州、安陽等十三州縣順治十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八 〔癸卯〕，添設六科滿洲官各一員。

《聖祖實録》卷一 免直隸新安縣順治十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二。

甲辰，禮部題：會試取士，原分南北中卷，後因雲貴等省未經平定，將中卷分入南北卷内。今各處省分俱全，應仍將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五省，江寧、蘇、松、常、鎮、徽、寧、池、太、淮、揚十一府，廣德一州，爲南卷。直隸及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省，奉天等處爲北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四省，鳳、安慶三府，徐、滁、和三州爲中卷。其南北中卷中式額數，照赴試舉人之數均派。從之。

戊申，户部議覆江南總督郎廷佐疏，言臨江臨海百姓，修理烽墩，奉法惟謹，應予豁免丁徭，畧示優恤。從之。

又議覆陝西巡撫張瑃疏，言鳳翔所屯地八十五頃，山磧荒蕪，丁糧應准豁免。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再以兵迎桂王於緬甸，不得，擊緬兵於錫箔江，大敗之。進駐大金沙江。

明咸陽侯祁三昇降於我大清。

《聖祖實録》卷二 三月庚戌朔，定直隸各省巡撫以下、州縣以上徵催錢糧未完分數處分例。

丙辰，以大學士成克鞏爲會試正考官，衛周祚爲副考官。

丁巳，諭户部：八旗水淹田地，【略】著每田一日給米一斛。應給之米，候糧船抵通，即於船上支給，不必等候入倉。

癸亥，命保定府、滄州、德州三處水淹田地照京城八旗例，每田一日給米一斛。

丁卯，巡按湖南御史仵劭昕疏報：順治十七年，湖南所屬州縣開墾田地共二千八百九十頃七十二畝。下部知之。

己巳，免湖南澧州石門縣順治十七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二。

《東華録》卷八 〔壬申〕，添設五城滿御史一員。每〔城〕二員。

癸酉，奉册寶，上大行皇帝尊謚。【略】曰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廟號世祖。【略】

甲戌，户部【略】得旨：厘字制錢，准行使二年收燬，以便小民貿易。

戊寅，諭吏部、禮部：太宗皇帝時，蒙古各部落盡來歸附，設立理藩院，專管外藩事務，責任重大。今作禮部所屬，於舊制未合。嗣後不必兼禮部銜，仍稱理藩院尚書、侍郎，其印文亦著改正鑄給。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錦衣衛趙明鑑等謀誅馬吉翔、李國泰，奉世子出緬甸，不克。

明朱成功進兵臺灣，克赤嵌城。

《聖祖實録》卷二　夏四月庚辰朔，巡按湖北御史顧豹文疏言：襄陽、彝陵、荆州等鎮下將弁，招撫賊寇，行令該地方文武官，分别歸農入伍。下部知之。

壬午，以一等阿達哈哈番侍衛傅達理隨殉世祖，予祭葬，謚忠烈。

癸未，定外藩蒙古世職俸禄例，視在内世職俸禄之半。

巡按順天御史陳洪杜疏報：順天所屬州縣共墾田一千三百三十九頃六十九畝。下部知之。

《東華録》卷八　〔乙酉〕，以都統三等伯線國安鎮守廣西。

《聖祖實録》卷二　丙戌，陞兵部督捕左侍郎喇哈達爲工部尚書。

補行雲南鄉試，以員外郎劉紘爲正考官，中書張瀕爲副考官。

調鑲紅旗蒙古都統特晉爲滿洲都統。

乙未，以護軍統領伯車爾布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甲辰，策試天下貢士陳常夏等於太和殿前。

丙午，以巡按江西御史内陞侍郎許世昌爲福建巡撫，陞宗人府啓心郎朱昌祚爲浙江巡撫，原任兵部督捕理事官張朝珍爲安徽操江巡撫。

經畧大學士洪承疇乞休，優旨允之，仍命察例加恩。

戊申，傳臚，賜殿試貢士馬世俊等三百八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謀渡大金沙江，不克，移軍亦渺賴山。

《聖祖實録》卷二一　五月壬子，命八旗都統確查八旗廕子世次遠近，以防虚僞。

都察院議覆兵部尚書管左都御史事阿思哈條奏，各省巡按差宜停止，俟二三年之後選重臣巡察，應劄行各省巡按，將事務交與撫臣，速行來京。從之。

《東華録》卷八　〔丁巳〕，奉天府尹張尚賢言：「盛京形勢，自興京至山海關東西千餘里，開原至金川南北亦千餘里，又有河東河西之分。【略】欲弭外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内憂，必當充實國本，以圖久遠之策。」下部議。

《聖祖實録》卷二一　己未，陞散騎郎覺羅伊爾門爲鑲紅旗護軍統領。

《東華録》卷八　〔乙丑〕，逆渠鄧耀竊據廣東廉州之龍門，至是官兵擊擒之。

戊辰，陞大理寺少卿盧興祖爲廣東巡撫。

《聖祖實録》卷二一　丁卯，定六部滿洲、蒙古、漢軍郎中、員外郎員數。

乙亥，初，世祖章皇帝時選大臣之子傅爾察等十四人在長春宫讀書，至是，改令入監讀書。

兵部等衙門議覆安南國都統使莫敬耀，帶領高平等處地方效順，應增本秩，封爲歸化將軍，以示鼓勵。【略】從之。

《東華録》卷八　〔丙子〕，諭工部：「朝房尚未全備，未瞻觀瞻，兩旁空地，著俱盡造。」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御史任國璽、禮部主事王祖望、太常寺博士鄧居詔疏劾馬吉翔、李國泰，不報。

緬酋之弟莽猛白弒其兄而自立。

《聖祖實録》卷三　六月庚辰，定張家口額税。

江寧巡撫朱國治疏言：蘇、松、常、鎮四府屬并溧陽縣未完錢糧，文武紳衿共一萬三千五百一十七名，應照例議處；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應嚴提究擬。得旨：紳衿抗糧，殊爲可惡。該部照定例嚴加議處。

辛巳，飛牙喀奚蘇克等七屯，奇勒爾塞馬爾姓之郎阿等三屯，初來歸順。

己丑，給致仕經畧大學士洪承疇三等阿達哈哈番，襲四次。

庚寅，命多羅信郡王鐸尼子鄂扎襲封多羅信郡王。

封和碩敬謹親王尼堪子蘭布爲多羅貝勒。

陞一等侍衛勒貝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丙申，户部題：各省應解本色物料，量行改折，以濟急需。從之。

《東華録》卷八　〔丁酉〕，加太祖尊謚爲二十字，太宗尊謚爲十八字。

復内三院秘書、國史、宏文舊制，設滿、漢大學士等，照尚書、侍郎品級，其内閣翰林院名色俱停罷。

癸卯，罷進士觀政例。

〔乙巳〕，川陝督李國英報：擒逆賊郝承裔。

丙午，免直隸霸州、保定等四州縣水災，慶雲縣蝗災本年分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三　秋七月己酉，免江南宿州、鹽城、蕭縣順治十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史部遵旨，開列復設内三院衙門應用官員人數具奏。得旨：内三院各設滿洲大學士一員，滿洲學士二員，漢軍學士一員，漢學士一員。内秘書院著巴哈納、金之俊、胡世安爲大學士，鄂謨克圖、胡兆龍爲學士。内國史院著額色黑、成克鞏、衛周祚爲大學士，查布海、折庫納、艾元徵爲學士。内弘文院著蔣赫德、李霨爲大學士，布顔、王熙爲學士。

甲寅，轉刑部尚書杜立德爲户部尚書。

辛酉，以史部尚書覺羅伊圖爲内弘文院大學士。

癸亥，轉工部尚書高景爲刑部尚書。

乙丑，免江南睢寧縣順治十七年分旱災額賦。

丙寅，諭史部：【略】以後京察考滿，郎中不許自陳。永著爲例。

庚午，史部題：甄别京官請仍照順治十七年例，會同都察院、史科、河南道考察。從之。

免直隸新河縣本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三。

辛未，諭史部、户部、禮部：固倫公主、固倫額駙，和碩公主、和碩額駙，親王女多羅格格、多羅額駙，貝子女固山格格、固山額駙等，當太宗皇帝時定例，止授虚級，今授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與舊例不合。且外藩額駙止授虚級，在内額駙實授職銜，殊非内外一體之誼，應照舊例確定。又親王女和碩格格、和碩額駙，郡王女多羅格格、多羅額駙，品級相去太懸，今格格、額駙等品級應以次更定。至額駙等俸禄，自當照格格品級支給，今額駙等俸，反多於格格等，亦屬不合。爾等即會同遵照太宗皇帝時定例，詳酌妥議具奏。

壬申，議覆山西巡撫白如梅疏，言【略】請將大同留爐十座，其餘十座，增入省城，共作二十座鼓鑄。應如所請。從之。

甲戌，刑部遵旨議覆嗣後刑部審擬案内，凡係見任官員，應援赦者，請交與吏、兵二部議奏。著爲定例。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緬甸戕明從官。

《聖祖實録》卷四　閏七月己卯，雲南、貴州總督趙廷臣疏言：馬乃土司應改設流官，俟三年後風俗漸移，人心漸正，立之學宫，以廣文教。從之。

庚辰，轉户部尚書車克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阿思哈爲户部尚書。

以原任副都統福喀爲世祖陵總管。

《東華録》卷八　〔癸未〕，海澄公黄梧招撫鄭芝龍屬下偽都督萬儀、萬禄等投誠。

《聖祖實録》卷四　丙申，吏部題：奉旨行查事件。各省督撫，因無限期，任意遲延，今量其遠近，酌定限期。

己亥，諭户部【略】滿漢節婦，俱准一體給米。

八月己酉，諭吏部、禮部、兵部：【略】今應將文武職掌分别更定。

甲寅，達賴喇嘛及干都台吉，請於北勝州互市，以馬易茶。允之。

乙卯，平西王吴三桂疏言：遵旨鑄行滿漢字制錢，其雲南厘字錢應請停鑄。下部知之。

平西王吴三桂又疏言：元江克平，其土民糧差，仍照舊例。至酋長私莊應徵錢糧，請編入元江府賦役全書。下部知之。

戊辰，户部題請改鑄康熙字錢，輕重如舊制。從之。

九月辛巳，諭兵部：向來提督、總兵官缺出，應陞各官，俱係九卿會推，【略】嗣後專著爾部詳查開列，不必會同九卿。

壬午，得旨：武闈著先試策論，後試馬步箭。

癸未，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蘇納海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丙戌，兵部題：銅山偽都督郭義、蔡禄、羅瑞等率衆投誠，應請議叙。得旨：郭義、蔡禄，俱授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襲八次。羅瑞授右都督，仍給三等阿達哈哈番，世襲四次。

辛卯，免山東金鄉、定陶二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壬辰，添設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雲南五省提督。

癸巳，以侍講學士楊永寧爲武會試正考官，侍讀熊伯龍爲副考官。

户部題：民間地土房屋禁止旗人置買，已於順治七年三月内定例遵行，【略】應將未禁以前所買地土房屋發覺者請不給原價，免其入官，禁止以後所買

地土房屋，仍照定議盡行入官，買者、賣者，一并治罪。從之。

甲午，轉理藩院尚書明安達禮爲兵部尚書。

庚子，諭吏部、兵部：向來文武各官捐助銀米，各部議定有紀録、加級、授官之例。【略】嗣後凡捐助銀米者，俱不必加級授官，仍與紀録。

《聖祖實録》卷五 冬十月丁未朔，户部進呈寶泉局鑄成康熙錢式。

癸卯，兵部【略】得旨：以後總兵官員缺，著并將副都統推舉。

《東華録》卷八 〔己酉〕，鄭芝龍并其子鄭世恩、鄭世蔭等照謀叛(例)〔律〕族誅。

《聖祖實録》卷五 辛亥，户部題：【略】本朝錢糧俱照從前則例徵收，並未有房號銀兩，且各省俱未開徵，東省亦當一體豁免。從之。

甲寅，諭吏部、兵部：【略】以後故明宗室投誠者，王等以下仍照前起送來京，其鎮國將軍以下，查照投誠功績，酌量録用。

《東華録》卷八 〔辛酉〕，吏部題：直隸已(改)〔設〕總督，其順天、保定兩巡撫，應裁去一員。得旨：「順天巡撫着裁去。」

《聖祖實録》卷五 癸亥，兵部題：請殿試天下武舉。得旨：武闈已考過步箭及策論，又經内試選定，著停止殿試。

《東華録》卷八 〔乙丑〕，尊皇祖妃爲壽康太妃。

《聖祖實録》卷五 以内國史院學士劉斗爲甘肅巡撫，内弘文院學士屈盡美爲廣西巡撫，奉天府府尹張尚賢爲鳳陽巡撫。

己巳，傳臚，賜中式武舉霍維翥等三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辛未，命都統濟世哈爲靖東將軍，統領滿漢官兵征剿山東叛賊于七。

甲戌，以内秘書院學士蔣國柱爲山東巡撫。

十一月己卯，授歸化將軍莫敬耀之子莫元清爲安南國都統使。

丁亥，四川、陝西總督李國英疏報：僞伯楊秉印率衆投誠。命授左都督職銜，仍給全俸，賞裘馬等物。

戊子，免陝西伏羌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甲午，免江南靈璧縣本年分雹災額賦。

己亥，奉世祖章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是日，上素服，詣乾清宫世祖章皇帝神主前行禮，奉請神主安黄輿内。上易祭服，陞輦後隨進太廟，恭捧世祖章皇帝神主，奉安於太祖高皇帝神主西旁，東向。行禮畢，回宫。

己亥，免直隸新城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乙巳，加廣西巡撫于時躍都察院右都御史，以遣守備袁文舉招撫安南并僞德陽王功也。

《小腆紀年》卷二〇 十二月丙午朔，吴三桂駐兵緬甸之舊晚坡。

戊申，緬酋執明桂王以獻於王師。

《聖祖實録》卷五 庚戌，户部議覆江南總督郎廷佐疏，言崇明縣地丁錢糧雖已蠲免，其鹽課仍應完解。得旨：崇明孤懸海外，逆賊來犯，皆賴兵民同心協力固守全城，所欠鹽課，著與豁免。

甲寅，陞京畿道御史蔡毓榮爲内秘書院學士。

乙卯，吏部等衙門遵旨議覆滿洲、蒙古致仕無世職及任佐領、外省駐防以老疾辭職無子弟襲授更換他人者，年六十以上，悉照原品給半俸銀米終其身。漢軍爲京官、佐領及外省駐防致仕者，亦如之。滿洲、蒙古兵丁曾經効力、以戰陣殘廢及老疾退閒、别無披甲當差人丁者，歲給米十二斛。從之。

丁巳，命内弘文院學士王熙以禮部尚書管左侍郎事。

庚申，免湖廣沔陽州本年分水災額賦。

辛酉，諭户部：前【略】於直隸各省田賦照明末時練餉例，每畝暫加一分以濟軍需。今【略】除順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爾部作速刊示，徧行曉諭，使小民咸知。

甲子，免浙江錢塘等二十九縣本年分旱災額賦。

丁卯，纂修玉牒成，進呈御覽。

戊辰，諭吏部：在京部院各衙門官員，已經甄别，在外直隸各省督撫亦應加甄别，以示勸懲。

癸酉，陞湖廣巡撫楊茂勳爲貴州總督，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兆麒爲湖廣巡撫。

是歲，明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福建之沙關。

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

《聖祖實録》卷六 正月己丑，平南王尚可喜疏言：【略】請授許龍爲潮州水

師總兵官，駐劄南洋，以資彈壓。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 庚寅，諭吏部：原任大學士希福、范文程、寧完我、額色黑【略】其子宜加擢用，以示鼓勵。范文程子范承謨、額色黑子塞色黑已補内院學士，希福、寧完我各一子亦著以學士用。

壬辰，以董安國爲左副都御史。

《聖祖實録》卷六 癸巳，刑部題：凡官吏審實贓銀，内有短少民間價值之類，追給原主。其詐騙逼勒者，被害之人自行首告，給還原主；非自行首告，經督撫科道參發者，概追入官。著爲定例。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 甲午，以石琳爲山東按察使。

平南王尚可喜奏：逆賊藍國隆劫掠廣、肇二府，臣遣兵水陸進勦，【略】擒殺賊黨一千五百餘人，獲軍器船馬無算，廣、肇地方悉平。

丁酉，禮部尚書烏赫以年老乞休，令以原官致仕。

己亥，吏部議江寧巡撫朱國治藉口已報丁艱，不候交代，委棄職掌，遽行離任，應降五級調用。得旨：【略】著革職。

辛丑，御史趙祥星奏江南省上江、下江學道二員，湖廣省湖北、湖南學道二員應俱裁併歸一。部議如所請，從之。

《聖祖實録》卷六 二月戊申，浙江總督趙國祚疏報：鄭逆下僞官柳會春等五十九人，率衆投誠，繳僞關防。下部知之。

己酉，兵部議覆福建總督李率泰疏言，漳州爲全閩門户，應添水師兵二千，副將一員，遊擊二員，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 庚戌，以祁徹白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六 丁巳，免湖廣黄梅、廣濟二縣及沔陽一衛順治十八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二 庚申，以白秉真爲山西總督，張自德爲河南巡撫，賈漢復爲陝西巡撫，胡文華爲南贛巡撫。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朱成功部將忠勇侯陳霸降於我大清。

《東華録》康熙二 三月甲戌朔，尊世祖章皇帝陵曰孝陵。

《東華録》卷八 〔辛巳〕，諭兵部：「向來緑旗武官叙功加至左都督，仍應加級者，授宫保銜，以後改授世職，着爲例。」

《小腆紀年》卷二〇 丙戌，吴三桂以明桂王由榔還雲南。

《聖祖實録》卷六 甲午，河道總督朱之錫疏言：南、汝二府領墾荒田，一應雜差，請俟五年後起派。從之。

己亥，遣郎中岳諾惠等六員分往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安輯投誠官民。

夏四月甲辰朔，户部議覆鳳陽巡撫林起龍疏言，東海居民，既經遷移，田地拋棄，錢糧請予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乙巳，四川巡撫佟鳳彩疏言：川省初定，土滿人稀，請將岳池縣歸併南充，江油縣歸併平武。從之。

辛亥，吏部遵旨議覆總督加兵部銜，巡撫既停止提督軍務，應加工部銜。從之。

《東華録》卷八 〔丙辰〕，加上太祖武皇帝尊謚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宏文定業高皇帝，加孝慈武皇后尊謚曰孝慈昭憲敬順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太宗尊謚曰應天興國宏德彰武寬溫仁聖齊孝隆道顯功文皇帝。

〔丁巳〕，四川總督李國英報：擒僞石泉王朱聿鏘，恢復兩郡。

《小腆紀年》卷二〇 戊午，明桂王由榔殂於雲南。

《聖祖實録》卷六 五月癸酉朔，吏部議覆四川總督李國英疏言，【略】查重慶居蜀之中，容臣率領兵馬，暫駐重慶，緩急可以就近調度，待下東底定，另移駐成都，應如所請。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朱成功卒。

癸未，諭禮部：平西王吴三桂【略】著進封爲親王。

壬辰，以大學士覺羅巴哈納爲鑲白旗滿洲都統。

以廣東鎮海將軍王國光補正紅旗漢軍都統。

《東華録》卷八 庚子，都統濟席哈蕩平山東賊寇，班師。

〔辛丑，平南王尚可喜疏報〕總兵許龍擒海寇鄭成功之弟鄭成功賜於厦門。

《東華録》康熙二 六月壬寅朔，吏部議准左都御史魏裔介奏，直隸各省衙門事件，向來未定規程，每至多年不結。請除奉旨急限外，其餘一切部院文移、督撫批發軍民告理事情，每一衙門不得過二十日之限，有難結者，亦必申請明白，否則糾參治罪。從之。

《聖祖實録》卷六 丙辰，平西王吴三桂疏請，以曲、尋、武、靖總兵官移駐尋甸，彈壓東川。從之。

甲子，雲南總督趙廷臣疏言：曹滴司改土爲流，請令黎平府經歷管理。

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招討大元帥晉王李定國卒。

《聖祖實録》卷六 秋七月壬申朔，以吏部尚書車克爲内秘書院大學士。

《東華録》康熙二 庚辰，兵部議准平西王吴三桂請添設雲南省城副將一、中軍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馬步兵一千名。從之。

壬午，靖南王耿繼茂奏：漳州水師經制兵三千，原設遊擊二，分爲二營，恐兵多不便約束，請增遊擊一，改爲中、左、右三營。從之。

辛卯，調阿思哈爲史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六 壬辰，改錦州爲錦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隸奉天府。其寧遠縣人民暫歸錦縣管理。

戊戌，陞左都御史寧古禮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二 〔八月〕丙辰，以覺羅科爾昆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七 己巳，宗人府、禮部遵諭議：王、貝勒、貝子等有願撫養女者，奏准撫養，隨養父陞降，如未奉旨，私自撫養者，仍照生父陞降。得旨：格格不便照養父品級，俱著照生父品級，其從前照養父給過品級者，仍著存留。

庚午，諭禮部：【略】尊上聖祖母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太皇太后，母后皇后尊號曰仁憲皇太后，母后尊號曰慈和皇太后。爾部即擇吉以聞。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光澤王儼鐵、大學士郭之奇、總兵楊祥被執至桂林，論降不屈，死之。

《聖祖實録》卷七 九月己卯，兵部議覆：總督、提督、統轄全省、除山海巨盜嘯聚成羣數百以上，搶掠地方，攻陷城池，仍照例議處，至管轄汛地，有小寇劫傷官民及鎮店道路，劫失餉鞘，將提督罰俸九月，總督罰俸六月。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 壬午，裁延綏巡撫。

《聖祖實録》卷七 陞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覺羅巴爾布爲都統。

《東華録》康熙二 甲午，定河員處分例。

《聖祖實録》卷七 戊戌，工部議覆河道總督朱之錫疏言：【略】瓜洲剥船濟運銀兩，請予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冬十月壬寅，以内國史院大學士成克鞏爲内秘書院大學士。

《東華録》卷八 〔己未〕，定西將軍内大臣公愛星阿平定雲南凱旋。

雲撫袁懋功疏報：僞晉王李定國逃奔景線，染瘴病身死。

《小腆紀年》卷二〇 十一月辛未，明故延平王朱成功之子經入於臺灣。

《東華録》卷八 〔戊寅〕，授僞鞏昌王白文選爲承恩公。

《聖祖實録》卷七 辛卯，諭兵部：督捕衙門窩隱逃人鄰佑及干連人犯，向來流徙寧古塔，以後俱著流徙尚陽堡。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明前監國魯王殂於臺灣。

戊戌，免直隸南宫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己亥，免江南額上等五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二 十二月甲辰，裁浙江金衢兵巡道缺，歸守道兼理；驛傳道缺，歸杭嚴道兼理。

《聖祖實録》卷七 乙巳，授福建投誠僞都督楊學皐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給三等阿思哈尼哈番。

癸丑，靖南王耿繼茂疏報：自順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陸續招撫僞將軍、都督、總兵并副、參、遊、守、千、把總等官，共二百九十員，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

《東華録》卷八 〔乙卯〕，河南提督許天寵言：「各府州縣當設公衙門，命文武官五月一會，兵民有不便者，有司武將面議。」兵部議從之。

〔辛酉〕，諭：「貴州一切文武官員兵民事務，俱照雲南例，着平西王管理。」

《東華録》康熙二 丁卯，裁福建海澄總兵官。

《聖祖實録》卷七 命福建水師提督帶兵四千，駐劄海澄縣；左路水師總兵官帶兵三千，駐劄同安縣；右路水師總兵官帶兵三千，駐劄同安縣。

康熙二年（癸卯、一六六三）

《聖祖實録》卷八 春正月戊寅，吏部、都察院遵旨議覆：文武大小官員，惟遇覃恩，准給封贈誥敕，其文官以考滿給誥敕之例，應行停止。從之。

己丑，奉天府府尹徐繼煒疏言：海城、牛莊等處安插新民，民多地少，查【略】馬廠地方官馬已經移養，棄地亦多，請分給新民。得旨：馬廠地准給民墾種。

乙未，免直隸保定、文安二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戊戌，免江南太和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免山西太原等二十州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江寧巡撫韓世琦疏言：崇明縣大糧田九千六十頃五十畝零，除正賦外，復徵蘆課銀八千三百八十餘兩，實係一田兩賦，亟請蠲豁。部議如所請。從之。

己亥，工部題營建孝陵，於二月十五日開工。

廣東總督盧崇峻奏請大兵往來封借商民船隻。不許。

《東華録》康熙三 二月庚子朔，停止六部漢司官內升京堂例。

《聖祖實録》卷八 免河南陳留等十五州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停差江寧、蘇州、杭州織造，工部揀選內務府官各一員，久任監造。

《東華録》卷九 庚戌亥刻，慈和皇太后崩。

《聖祖實録》卷八 丙辰，先是，順治十八年户部請禁厘字錢，上恐不便於民，命俟二年三月收毀。至是，户部復請嚴禁本部給價收買，發寶泉局改鑄新錢，暫停各關買解銅觔。從之。

丁巳，兵部議准平西王吴三桂疏請，將雲、貴二省總督巡撫敕書撰入『聽王節制』四字。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 戊午，授投誠僞侯陳豹爲慕化伯。

《聖祖實録》卷八 乙丑，林起龍又疏報：開濬涇河閘，自淮城迤南運河東初設四川雲陽等處水師總兵官，以向化侯譚詣爲之。

《聖祖實録》卷八 壬戌，免湖廣荆門州、鍾祥、漢川二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平西王吴三桂奏請雲南提督駐紮大理府。從之。

《聖祖實録》卷八 乙丑，陞杭州副都統圖爾白紳巴圖魯爲杭州將軍。

甲申，兵部議覆山東總督祖澤溥疏言，寧海州之黄島等二十島，及蓬萊縣之海洋島，皆遠居海中，遊氛未靖，奸宄可虞。請暫移其民於内地，酌量安插，免其輸糧。從之。

乙酉，户部議覆：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滇省初定，請開鼓鑄，應頒給康熙錢式。從之。

丙戌，户部議覆工科給事中吴國龍疏言，直隸各省解京各項錢糧，【略】請自康熙三年爲始，一應雜項，俱稱地丁錢糧，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正月扣撥兵餉外，其餘通解户部。【略】應如所請。從之。

丁亥，湖廣提督董學禮疏報：提鎮各標將弁，共招撫西山餘黨洞寨一百四處，繳到僞敕印一百六十餘件。下部知之。

《東華録》康熙三 戊子，以魏裔介爲吏部尚書。

八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癸未，以内弘文院大學士蔣赫德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壬辰，荷蘭國遣出海王統領兵船，至福建閩安鎮助剿海逆。

《聖祖實録》卷九 夏四月庚子朔，追封靖南王耿繼茂生母郭氏爲妃。

癸卯，免福建閩縣等十二縣順治十八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丁未，免江西南昌等府六十五州縣康熙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戊申，免河南祥符等七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己酉，免山東淄川等四縣順治十七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癸丑，免陝西西、鳳、興安等屬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甲寅，加總督楊茂勳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九 乙卯，免工部項下順治十八年浙省旱災額賦，已經徵解者，准抵康熙元年額賦。

《東華録》康熙三 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寶宫往孝陵。

五月辛未，湖廣總督張長庚奏：忠建、高羅、木册三土司繳印投誠。

《聖祖實録》卷九 丙子，以史部尚書孫廷銓爲内秘書院大學士。

廣西巡撫屈盡美疏報：慶遠府土知縣莫宗詔、土司鄧世廣、韋盛春，繳印投誠。

丁丑，陞杭州副都統圖爾白紳巴圖魯爲杭州將軍。

甲申，兵部議覆山東總督祖澤溥疏言，寧海州之黄島等二十島，及蓬萊縣之海洋島，皆遠居海中，遊氛未靖，奸宄可虞。請暫移其民於内地，酌量安插，免其輸糧。從之。

乙酉，户部議覆：平西王吴三桂疏言，滇省初定，請開鼓鑄，應頒給康熙錢式。從之。

丙戌，户部議覆工科給事中吴國龍疏言，直隸各省解京各項錢糧，【略】請自康熙三年爲始，一應雜項，俱稱地丁錢糧，作十分考成。除每年正月扣撥兵餉外，其餘通解户部。【略】應如所請。從之。

丁亥，湖廣提督董學禮疏報：提鎮各標將弁，共招撫西山餘黨洞寨一百四處，繳到僞敕印一百六十餘件。下部知之。

《東華録》康熙三 戊子，以魏裔介爲吏部尚書。

加總督祖澤溥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九 庚寅，江寧巡撫韓世琦疏言：「崇明、靖江、丹徒、丹陽等四縣，民遷賦缺，拋棄田畝，應請蠲除額賦。」從之。

壬辰，免湖廣興國、黄梅等七州縣，沔陽一衛康熙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甲午，恭上太行慈和皇太后尊謚曰「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后」。

《聖祖實録》卷九 免浙江西安、餘姚等五縣康熙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六月壬寅，葬世祖章皇帝於孝陵，以孝康皇后、端敬皇后祔。

《聖祖實録》卷九 戊申，除山東長清縣藩産加增額賦。

免江南瓜洲鎮南新、復生二洲荒地額賦。

庚戌，免四川邛州、名山等七州縣、黎州一所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壬子，以尼滿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九 〔乙卯〕，兵部議覆李定國子李嗣興從邊外投誠，得旨：「授都統品級。」

《聖祖實録》卷九 甲子，陞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噶褚哈爲蒙古都統。

《清朝柔遠記》卷二 〔是月〕，荷蘭入貢。

《聖祖實録》卷九 秋七月丙寅朔，以内國史院編修王勘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略】吏部員外郎劉子正爲陝西鄉試正考官。

壬午，免陝西禮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

丙戌，免貴州新添衛所屬丹平司康熙元年分荒田額賦。

八月丙申朔，西藏班禪胡土克圖故，遣官致祭。

《東華録》卷九 〔癸卯〕，禮部議覆：「鄉會考試停止八股，頭場策五篇，二場《四書》及《五經》論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以甲辰科爲始。」從之。

《聖祖實録》卷九 乙巳，復行滿洲、蒙古、漢軍翻譯鄉試，以内弘文院學士羅敏、内國史院侍讀學士蘇魯木、禮部左侍郎布顔爲主考官。

丁未，命都統伯宜理布，同廣東總督盧崇峻查勘邊海。

《東華録》卷九 〔甲寅〕，以流賊餘孽郝摇旗、劉體純、李來亨等竄伏鄖、襄山中，命都統穆里瑪爲靖西將軍，都統圖海爲定西將軍，同都統宗室穆琛、護軍統領孫達里、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科爾昆率大兵征勦。

《東華録》康熙三 庚申，授福建投誠僞同安伯鄭鳴駿爲遵義侯，僞永成伯鄭纘緒爲慕恩伯。

《東華録》卷九 九月〔丙寅〕，命都督噶褚哈爲鎮西將軍，同都統光泰統滿兵鎮守西安，以西安將軍傅喀禪往征西山故也。

《聖祖實録》卷一〇 戊辰，免直隸霸州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己巳，免江南鳳、淮、揚三府所屬二十五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辛未，鄉試八旗取中舉人滿洲齊蘭保等二十一名，蒙古布顔等十七名，漢軍姚啓聖等一百一十八名，咨送吏部録用。

癸酉，免直隸武清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乙亥，免甘肅莊浪衛、寧夏寧州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戊寅，免直隸雄縣等十二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乙酉，免江西玉山等十二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丁亥，免江南滁州全椒縣、滁州衛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二。

甲午，免直隸新樂等七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八 十月〔庚子〕，川督李國英報：「巨寇劉二虎、李來亨、郝摇旗、袁宗第、党守素、塔天寶、馬騰雲七家出犯巫山，乞發大兵勦滅。」〔壬寅〕，福督李率泰奏：「官兵會勦延、建賊首王鐵佛等，擒之。」又疏報：「提督施琅遣守備汪明等敗海寇於海門，斬僞副將林維等。」

《聖祖實録》卷一〇 丙午，免直隸慶雲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一。

乙卯，免浙江江山等十四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戊午，免湖廣衡陽、安仁、耒陽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甲子，給八旗水淹地方米二百五十八萬石。

禮部議覆陝西總督白如梅疏報，當哈爾佛僧進貢。查《會典》，並無當哈爾佛僧進貢之例，但傾心嚮化，應准其進貢。從之。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王師取金門、厦門。

《聖祖實録》卷一〇 十一月乙丑朔，户部遵旨議覆，凡外國進貢之人帶來貿易物件，應令崇文門監督，止記册報部，不必收税。從之。

《東華録》卷九 刑部議覆原任按察使宋琬通同于七謀反一案，旨：「宋琬等原無通賊情節，著免罪。」

《聖祖實録》卷一〇 丁卯，免直隸東安、南皮、静海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甲戌，免江南太和、來安、霍山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己卯，免四川建昌等衛順治十八年分水災額賦。

壬午，免直隸滄州、薊州、獻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十二月〔甲午朔〕，耿繼茂、李率泰奏：「十月，臣等統兵渡海，攻克厦門，賊衆驚潰，登州提督施琅會荷蘭國夾板船邀擊之，斬千餘級，乘勝取浯嶼、金門二島，鄭錦、周全斌等遁。」

〔丙申〕，耿繼茂奏：「十月，總兵王進功敗海寇於雲霄鎮。」

《聖祖實録》卷一〇 甲辰，免湖廣安鄉等十四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雲南昆明縣及左右六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戊申，免江西鄱陽等四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戌，户部題：定徵收地丁錢糧，總作十分考成則例。

辛亥，免浙江桐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酉，免貴州都匀等六衛、普市一所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 以屈盡美爲廣西總督。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我大清兵克川東，明東安王盛濚及劉體仁、郝永忠、袁宗第、李來亨等先後敗死，總督洪消齎死之。

康熙三年（甲辰、一六六四）

《聖祖實録》卷一一 春正月庚午，湖廣總督張長庚疏報：僞部院毛壽登，【略】今革面來歸，請敕優敘。下部議。

《東華録》康熙四 四川總督李國英奏：巨寇郝搖旗下僞總兵馬進玉等，率衆投誠。下部察敘。

《聖祖實録》卷一一 甲戌，户部查覆：鑲黄、正黄、正白、正紅、鑲藍各旗壯丁一百名以上，地畝不堪者共二萬六千四百五十晌，分給各旗，每壯丁一名給地五晌，等府屬州縣圈出地畝十三萬二千二百五十晌分給各旗，每壯丁一名給地五晌，准令遷移。並請差部員、旗員，會同地方官，酌量換給。得旨：右翼，著尚書阿仲，逆寨悉平。

《聖祖實録》卷一一 二月甲午朔，免江南壽州等五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秦州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卷九 〔癸卯〕，耿繼茂疏：「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僞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言僅以身免。」

《聖祖實録》卷一一 乙巳，命平西王吴三桂斬隴納山妖人阿仲於軍前。

己酉，免湖廣澧州等六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亥，免湖廣嘉魚等十四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甲寅，議政王、貝勒、貝子、大臣等遵旨會議：朝鮮人民不許出界採參伐木，請移文朝鮮國王，令嚴行禁止。從之。

己未，免湖廣沔陽州、臨湘縣康熙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西山巨逆馬騰雲、党守素、塔天寶歸誠。

《東華録》康熙四 庚申，禁督撫等衙門私設賞功、將材、傳宣、聽用等材官。

《聖祖實録》卷一一 庚午，諭刑部：直隸各省，民有冤抑，許赴原問衙門及部院等控告，如不准行，方許叩閽，前諭甚明。近見有不赴原問衙門及部院控告，竟叩閽者；有已經叩閽，不候原問及部院審結，輒行再叩者；有覓人代告者，嗣後通行禁止。其奸棍代人控告者，論死。爾部曉諭直隸各省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辛未，免湖廣黄岡等十三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四 甲戌，以湖廣武昌、漢陽、黄州、安陸、德州、荆州、襄陽、鄖陽八府歸湖廣巡撫轄；長沙、衡州、永州、寶慶、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歸偏沅巡撫轄。

《東華録》卷九 〔乙亥〕，吏部奉上諭議奏：「大學士缺，以各部尚書、左都御史推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學士推補。【略】」得旨：「學士既推侍郎，以後大學士缺，停其推用，餘悉依議。」

癸未，刊刻清字《通鑑》告成。

戊子，免陝西臨、鞏二府未完練餉銀兩。

《東華録》卷九 〔己丑〕，吴三桂疏：進勦廣西隴（約）〔納〕山寇，生擒妖人阿仲，逆寨悉平。

《聖祖實録》卷一一 二月甲午朔，免江南壽州等五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秦州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卷九 〔癸卯〕，耿繼茂疏：「官兵攻克長腰、東蚶二島，僞兵部阮春雷、逆渠張煌言僅以身免。」

《聖祖實録》卷一一 乙巳，命平西王吴三桂斬隴納山妖人阿仲於軍前。

己酉，免湖廣澧州等六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亥，免湖廣嘉魚等十四州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甲寅，議政王、貝勒、貝子、大臣等遵旨會議：朝鮮人民不許出界採參伐木，請移文朝鮮國王，令嚴行禁止。從之。

己未，免湖廣沔陽州、臨湘縣康熙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西山巨逆馬騰雲、党守素、塔天寶歸誠。

《東華録》康熙四 庚申，禁督撫等衙門私設賞功、將材、傳宣、聽用等材官。

《聖祖實録》卷一一 庚午，諭刑部：直隸各省，民有冤抑，許赴原問衙門及部院等控告，如不准行，方許叩閽，前諭甚明。近見有不赴原問衙門及部院控告，竟叩閽者；有已經叩閽，不候原問及部院審結，輒行再叩者；有覓人代告者，嗣後通行禁止。其奸棍代人控告者，論死。爾部曉諭直隸各省軍民人等，一體遵行。

辛未，免湖廣黄岡等十三縣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四 甲戌，以湖廣武昌、漢陽、黄州、安陸、德州、荆州、襄陽、鄖陽八府歸湖廣巡撫轄；長沙、衡州、永州、寶慶、辰州、常德、岳州七府、郴、靖二州歸偏沅巡撫轄。

《東華録》卷九 〔乙亥〕，吏部奉上諭議奏：「大學士缺，以各部尚書、左都御史推補，如不用，以各部侍郎、學士推補。【略】」得旨：「學士既推侍郎，以後大學士缺，停其推用，餘悉依議。」

照《會典》。

《聖祖實録》卷一一 丙戌，傳臚，賜殿試貢士嚴我斯等一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亥，禮部議覆順天府府尹甘文焜疏請印刷國子監《四書大全》《五經》等書，裝潢成帙，頒發順天府及各省布政司，以備科場之用，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四 四月甲午，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郎中賁岱奏：僞左都督陳陞，率大小文武官一百二十三員、兵丁二千六百餘人，渡海投誠。

《聖祖實録》卷一一 免湖廣興國州安陸、應城二縣，德安所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四 己亥，輔政大臣鰲拜等與内大臣飛揚古有隙，及飛揚古子侍衛倭赫與侍衛西住、折克圖、覺羅塞爾弼四人同值御前，不敬輔臣，輔臣惡之，遂以勸幸景山瀛臺，擅騎上所乘馬，用上弓矢射鹿論斬。又以飛揚古守陵怨望，並其子尼侃、已出征之薩哈連俱坐絞，惟色黑以不知情免死，後仍發寧古塔，房産籍入鰲拜之弟穆里瑪家。其折克圖之父鄂莫克圖、西住之兄圖爾喀、塞爾弼之同祖兄塔達等，俱以明知子弟所犯重大，不即請旨治罪，分别革職鞭責。

《聖祖實録》卷一一 理藩院題請差往科爾沁、烏朱穆秦等四十七旗會盟大臣。得旨：著尚書喀蘭圖、侍郎達哈塔前往。

丁未，免陝西禮縣康熙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戊申，兵部題：順治七年，臣部曾題請將在京三十二衛裁併十衛，已爲定例，但徵收錢糧甚少，而各員俸薪甚多。請再裁去四衛，止留六衛，守備六員，千總十二員，足以供職。從之。

《東華録》康熙四 五月甲子，詔州縣私派而上司容隱者並坐其罪。

《東華録》卷九 〔丙寅〕，耿繼茂疏報：「三月初六日，與督臣李率泰，提臣王進功、海澄公黄梧等領兵先後至八尺門，僞將軍翁求多率兵民六萬降。十四夜半渡海，進拔銅山，降僞侯黄廷、僞都督（金）〔余〕寬等兵民三萬餘口，鄭錦遁走臺灣。」

《聖祖實録》卷一二 以散騎郎精奇尼哈番拜山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庚午，吏部議覆：兵部左侍郎石圖疏言，閩海投誠僞武職官内，有人品單弱，熟曉文義者，請酌改文職官。查無舊例，不准行。得旨：投誠官内有通曉文義，願以文職効用者，該地方督撫察明具題酌用。

丁丑，免湖廣石首縣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辛巳，給投誠僞王朱璟漼俸禄及人口、牛種、莊屯、器物，如朱至濬例。

壬午，免廣東康熙元年分逋欠鹽課銀七萬一千一百一十五兩。

《東華録》康熙四 癸未，授福建投誠周全斌爲承恩伯。

甲申，禁直省繫囚毋用非刑苛虐。

《聖祖實録》卷一二 六月癸巳，户部議覆山東總督祖澤溥疏言，登、青、萊三府屬海島居民，已歸内地，其島内地糧應豁免。從之。

《東華録》康熙四 〔甲午〕，以巴泰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聖祖實録》卷一二 戊戌，禁民間私市馬匹。

庚子，免江西餘干、安仁二縣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四 庚戌，授福建投誠僞侯黄廷爲慕義伯。

《聖祖實録》卷一二 辛亥，以鑲白旗漢軍都統李顯貴爲京口鎮海將軍。

閏六月辛酉朔，以福建興化、泉州、漳州三郡旱災，命督撫加意賑恤。

《東華録》康熙四 壬戌，加致仕福建總督李率泰爲正一品。

《聖祖實録》卷一二 癸亥，加新任福建總督朱昌祚兵部尚書。

頒賜荷蘭國王緞疋銀兩，以二年冬助兵剿海逆有功也。

丙寅，浙江總督趙廷臣題報：僞將軍鄭殷就撫。下部知之。

《東華録》康熙四 辛未，命偏沅巡撫自沅州移駐長沙。

乙亥，刑部尚書高景以考滿不稱職解任。

己卯，裁江南隨征左右二路總兵官。

裁浙江隨征總兵官。

乙酉，以王宏祚爲刑部尚書。

丙戌，以漢軍京堂官歸入漢缺，與漢人一體升授，並諭堂官員缺漢軍官員每衙門不得過一員。

《聖祖實録》卷一二 秋七月辛卯，吏部題：内外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將軍以下大小武職皆由臣部題補。

免貴州新添衛康熙二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四 己亥，禁外國餽遺邊藩督撫。

《東華録》卷九 〔丁未〕，以福建提督水師總兵施琅爲靖海將軍，往勦鄭錦。

《聖祖實録》卷一二 戊申，定科場内外簾處分例。

《東華録》康熙四　戊午，四川總督李國英奏官兵恢復大昌，下部察敘。

《小腆紀年》卷二〇　〔是月〕，明兵書尚書張煌言被執，至杭州，諭降不屈，死之。

明廣東文郵守將虎賁將軍廣寧伯王興自焚死。

《東華録》康熙四　八月辛酉，吏部遵旨議覆開復等官應否給還紀録薦舉之處。查降革官員，凡係因公註誤、後經辦明開復者，是本官原無降革之罪，故將原有紀薦仍應給還。至於拖欠錢糧，被參各官於未離任之先，續徵完解，雖據該撫題明開復，但係催徵不力之員，任内先有紀薦，應不准給還，永著爲例。從之。

戊辰，浙江總督趙廷臣奏：「僞兵部侍郎蔡昌登等投誠。

《東華録》卷九　甲戌，浙督趙廷臣疏：「逆渠張煌言盤據浙海多年，抗不就撫，借名歸隱，尚徉海外。臣密令守備徐元、張公午扮成僧民，獲洒口林生、陳滿等，知煌言現在懸山花嶼，即駕所獲賊艘乘夜進小港，從山後覓路突入帳房，遂擒煌言及其親信餘黨，搜出僞視師兵部銀方印一顆、僞關防九顆。」

《東華録》卷九　〔己卯〕，湖廣督張長庚疏：「李來亨擁衆茅麓山，最爲峻險。靖西將軍穆里瑪、定西將軍圖海等率禁旅與三省兵合勦，晝夜環攻，李來亨窮迫自縊，舉火焚巢，餘黨蕩平。」

《聖祖實録》卷一三　辛未，刑部題：將見行條例，添入律内，通行直隸各省，並寫清字本，發江南、浙江、陝西滿洲將軍。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三　癸未，免直隸霸州、博野、保定、武清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甲午〕，穆里瑪等班師。

《聖祖實録》卷一三　免江南泗州等十一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丁酉，免陝西河州所屬地方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丑，江西總督張朝璘疏言：吉安府向食粤鹽，【略】請以康熙三年爲始改食淮鹽，仍照粤額完課。下部知之。

《東華録》康熙四　丁未，以魏裔介爲祕書院大學士，調杜立德爲吏部尚書，王宏祚爲户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三　庚戌，免湖廣沔陽等十一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癸丑，免浙江西安、江山、常山、開化四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四　以龔鼎孳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三　十二月戊午朔，以工部尚書喇哈達兼鑲黄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四　癸亥，以葉成額爲工部尚書。

原任禮部尚書王崇簡【略】原官致仕。

《聖祖實録》卷一三　壬午，免福建閩縣等七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

免湖南耒陽等五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四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四年（乙巳、一六六五）

《東華録》康熙五　正月丁酉，御史季振宜奏停止考滿三疏，【略】有旨：改爲三年彙考。

《聖祖實録》卷一四　偏沅巡撫周召南疏報：長沙、衡州等府，康熙三年開墾荒田共三千一百三十三頃六十六畝。下部知之。

己亥，諭户部、工部：【略】溢額者加級紀録之例，永行停止。其輪流差遣部員，亦應停罷。

《東華録》康熙五　辛丑，封承澤親王碩色之子博翁果諾爲惠郡王。

《聖祖實録》卷一四　戊申，免浙江慈谿等五縣康熙三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庚戌，以太常寺卿推升侍郎過優，著停止。

《聖祖實録》卷一四　免江西南昌等四十一州縣康熙三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辛亥，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復舉京察以何年爲始，請旨酌奪。得旨：自康熙四年起，以後每六年將内外官員考察一次。

《聖祖實録》卷一四　吏部遵旨議覆：欽天監滿洲監正、監副同部寺官，一體陞轉。得旨：欽天監事務，必須久任，乃能習熟，不必照别衙門一體陞轉，如年久積功，加伊應陞職銜，永著爲例。

二月己未，廣東潮州總兵官許龍疏報：舟師直抵碣石，逆賊蘇利勢窮，逆屬及僞副將陳耀等就撫，獲賊艘九十七隻。

《聖祖實録》卷一四　丁卯，達賴喇嘛厄魯特鄂齊爾汗遣使進貢，賞賚如例。

戊辰，免江南太倉州崇明縣、上海縣、通州海門縣康熙三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辛亥，予故原任經略武英殿大學士洪承疇祭葬，謚文襄。

《聖祖實録》卷一四　乙卯，免湖廣石首、黄梅、廣濟三縣康熙三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五　夏四月己未，議政王等遵旨再議：湯若望、杜如預、楊弘量、潘盡孝及案内干連人犯等，俱責打流徙，餘俱照前議。得旨：李祖白、宋可成、宋發、朱光顯、劉有泰，俱著即處斬。湯若望、杜如預、楊弘量，責打流徙，俱著免。伊等既免，其湯若望義子潘盡孝及杜如預、楊弘量干連族人，責打流徙，亦著俱免。餘依議。

《聖祖實録》卷九　〔己巳〕，吴三桂奏：總兵劉之復、李世（輝）〔耀〕等於三年十一月，自大方、烏蒙進征水西，大破之於波羅箐，追兵至法地屯，生擒土司安坤。

〔壬申〕，三桂報：「官兵克烏撒，土酋安重聖、安重乾就擒。」

暹羅國主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呼陸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航海具表進貢。

《聖祖實録》卷一四　丁丑，喀爾喀巴爾布冰圖台吉來歸，封爲多羅貝勒。

《東華録》康熙五　庚申，子故原任大學士寧完我祭葬，謚文毅。

《聖祖實録》卷一五　命山東總督祖澤溥發常平倉粟給濟南、兗州二府被災貧民，并諭地方官捐輸賑濟。

丙子，廣東總督盧崇峻疏報：香山縣知縣姚啓聖，招撫蜑寇黄起德等共四千餘人。下部察叙。

己卯，四川總督李國英疏言：全川已經恢復，當因地設防，酌議增減。【略】通省經制，合計兵四萬五千名，以馬二步八、戰守各半定額。從之。

《東華録》康熙五　五月辛卯，以歸州巴東等州縣劇寇初平，流民復業者子牛種。

丁酉，定直隸各省總督報災遲延照巡撫處分例。

《聖祖實録》卷一五　發山西布政司庫銀七萬三千餘兩，忻、崞等七州縣倉穀，命郎中孟古爾岱、員外郎索泰，會同督撫賑濟雲鎮三關飢民。

《東華録》康熙五　辛丑，以江南淮安、鳳陽、直隸大名府旱，發粟賑之。

《聖祖實録》卷一五　癸卯，免江寧左衛等十五衛沿江坍荒田賦，俟招墾復熟起科。

丁未，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會議吏部題請裁并督撫一疏，得旨：湖廣、四川、福建、浙江四省，仍各留總督一員，貴州總督裁并雲南，廣西總督裁并廣東，江西總督裁并陝西，直隸、山東、河南設一總督，總管三省事。其鳳陽巡撫、寧夏巡撫、南贛巡撫俱裁去。伊等應駐何地，著確議具奏。

戊申，免山東樂陵等十一州縣康熙三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調鑲藍旗蒙古都統孫塔爲滿洲都統。

《東華録》康熙五　庚戌，以水西初定，給民牛種，並發粟賑之。

《聖祖實録》卷一五　辛亥，户部議覆山東巡撫周有德疏言，濟南、兗州、東昌、青州四府旱災，【略】請將奉旨散賑銀六萬兩、米六萬石，盡發四府賑濟。其登、萊二府，止免本年額賦，應如所請。從之。

壬子，吏部議覆平西王吴三桂平定水西，請設流官一疏。水西地有十一則溪，應設三府。【略】其三府應易新名，即令該藩擬定具題。從之。

《東華録》康熙五　六月丙辰朔，調朱昌祚爲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總督。

《聖祖實録》卷一五　丁巳，陞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苦岱爲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五　戊午，免山東今年租賦。

《聖祖實録》卷一五　己未，改遼東將軍衙爲鎮守奉天等處將軍。

乙丑，免湖廣西山軍前運餉人夫死亡者同居父兄子弟一年丁差。

戊辰，免水西宣慰司額徵米二千石，俟設流府後，招墾成熟起科。

《東華録》卷九　〔己巳〕，吴三桂言：「迤東土酋王耀祖等於本年三月竊據新興，僭號大慶，謀犯省城，分遣賊黨攻陷各府縣。總督卞三元等分兵勦捕。四月初七日，擒耀祖，各州縣俱恢復。」

《東華録》康熙五　辛巳，命山東及山西大同、太原所免今年租已徵者抵明年正賦。

《聖祖實録》卷一六　秋七月辛卯，聘皇后何舍里氏，行納采禮。

鑲黄旗漢軍都統劉之源【略】著以原衙加太子太保致仕。

癸巳，禮部題：欽天監衙門《曆法通書》十三本、《丹書》三本、《易見通書》六本，并楊光先《易見通書》六本，内有洪範顛倒五行之書，應行查毁。從之。

甲午，以崇文門税務歸順天府治中兼理，天津鈔關税務歸天津道兼理，通州税務歸通薊道兼理，居庸關税務歸昌密道兼理。

丁酉，禁止民人私採人參。

甲辰，免江南徐州等十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壬子，免長蘆今年竈課。

八月甲寅朔，減廣西鹽引額十之六。

《聖祖實録》卷一六　免直隸開州等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戊午，陞鑲黄旗漢軍副都統劉光昌爲都統。

庚申，刑部議覆寧古塔將軍巴海咨，請寧古塔流徙民人内有嫁女旗下者，應從其便，惟本身之妻子家屬不許賣與旗人。得旨：流徙人本身之妻子不許賣，其家僕聽從主賣。

甲戌，令直隸各省清查僧道尼姑，有無度牒及寺廟住持人數。

《東華録》康熙五　己卯，奉天府立學校、置生員。

《聖祖實録》卷一六　九月甲申朔，免陝西肅州衛所屬地方本年分旱災額賦。

《東華録》卷九　辛卯，上大婚禮成，皇后（阿）〔何〕舍里氏。

《東華録》康熙五　癸巳，以大婚禮成，頒詔天下。

《聖祖實録》卷一六　丙申，免江南潁州、太和等六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莊浪所屬黑城子地方本年分雹災額賦。

己亥，免陝西臨洮衛地方本年分雹災額賦。

壬寅，免陝西河州梨子里地方本年分水災額賦。

甲辰，免直隸滄州等六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戊申，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温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皇太后，恩款五條。

《聖祖實録》卷一六　壬子，免陝西蘭州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七　冬十月癸丑朔，以喀爾喀台吉都西希雅布、阿爾納、嘎爾瑪兄弟三人率衆二千餘人投誠，封都西希雅布爲固山貝子，授阿爾納、嘎爾瑪俱爲一等台吉。

壬戌，免河南安陽、湯陰、林縣、淇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癸亥，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七　免陝西狹道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五　甲戌，上還京師。

贈【略】吴六奇少師兼太子太師，予祭葬，謚順恪。

《聖祖實録》卷一七　壬午，免江南江都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十一月丁亥，授四川投誠副將陳建爲總兵官。

戊子，免直隸永年等七縣本年分水災額賦，仍命發常平倉粟賑濟災黎。

庚寅，免浙江安吉等八州縣及湖州一所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壬辰，免江南山陽、霍邱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癸巳，免陝西河州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戌，免江西南昌等四十二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庚申，以固山貝子温齊爲鑲藍旗滿洲都統。

癸亥，免湖南益陽等二十五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丙寅，免廣西臨桂等五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陝西鎮原等三州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庚午〕，兩江總督郎廷佐報：「十八日溧陽縣民溶河獲玉璽一顆，上有篆文『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十六字。」命貯内庫，賞獲璽人顧起龍等各銀伍拾兩。

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七　己卯，免直隸霸州等三十七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清朝柔遠記》〔是年〕，以楊光先爲欽天監正。

康熙五年（丙午、一六六六）

《聖祖實録》卷一八　春正月庚寅，以廣東旱災，命動支通省見在積穀六萬八千二百餘石散賑。

癸巳，免江南長洲等十一州縣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丙午，免直隸無極縣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六　己酉，以張朝璘爲福建總督。

《聖祖實録》卷一八　二月癸丑，免河南虞城等三縣，湖廣沔陽、潛江等六州縣，及沔陽一衛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甲寅，吏部議覆平西王吴三桂奏貴州總督舊駐安順，雲南總督舊駐曲靖，今併爲雲貴總督，宜駐貴陽。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八　辛酉，免湖南零陵等四縣康熙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癸酉，命阿庫里尼滿等處居住阿思虎利等六姓進貢貂皮，如滿朱納例，就近在寧古塔收納。

庚辰，陞正藍旗副都統濟世爲滿洲都統。

予故少保兼太子太保福建總督兵部尚書李率泰祭葬，謚忠襄。

理藩院題請差往科爾沁烏朱穆秦等四十七旗會盟大臣。得旨：著尚書喀蘭圖、侍郎綽克託前往。

三月辛丑，都統固山貝子温齊等查勘各旗沙壓水淹不堪耕種之地，内鑲黄旗地尤不堪，【略】輔臣等稱旨：【略】惟永平府週圍地畝未經圈出，應令鑲黄旗移住。

《東華録》康熙六　丙午，喀爾喀台吉滾布什希等率領四部落共五百九十人來歸。

《聖祖實録》卷一八　夏四月丙辰，命雲南舉行武鄉試。

己未，户部議覆八旗圈換地土一事，以兩議請旨。【略】奏入，輔臣等稱旨：

「鑲黃旗涿州壯丁移於順義等縣，依後議：其前議將正白旗通州迤東大路北邊給與鑲黃旗，南邊留與正白旗之處，俟秋收後差員將正白旗滿洲地、投充人地、皇莊地丈量明白，取具實數，酌議分撥。餘俱俟鑲黃旗遷移事竣，具題請旨。」

庚申，命嗣後無官職人恩賞朝衣，永行停止。

庚午，免浙江仁和等八縣康熙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乙亥，免湖廣蘄州等八州縣衛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工部奏：文廟器物，皆刊刻前明年號，應請改造。得旨：壇廟舊用琴爐等件，俱不必換造，俟其損壞補造時爲本朝年號。

《聖祖實録》卷一八　丙子，免湖南岳州、寧遠、常德三衛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五月壬午，命貴州省舉行武鄉試。

《聖祖實録》卷一九　癸巳，免陝西懷遠堡康熙四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乙未，敕諭安南國黎維禧。

《聖祖實録》卷一九　丙申，定居庸關税額銀三千兩。

壬寅，免陝西綏德州康熙四年分霜災額賦十之一。

《清朝柔遠記》卷二　封安南國王黎維禧。

《聖祖實録》卷一九　癸卯，免陝西咸武、清平二衛康熙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丙午，命定南王孔有德堉孫延齡爲廣西將軍。

《聖祖實録》卷一九　六月癸丑，免江寧、上元等衛節年未完黃快丁銀。

《東華録》卷九　〔己未〕，添設六科滿、漢給事中各一員。

《聖祖實録》卷一九　辛未，停崇文門監督出京貨物税。

《東華録》康熙六　癸酉，以郝惟訥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九　秋七月庚辰朔，琉球國中山王尚質遣陪臣英常春等朝貢，并以前次貢船漂失補進金銀器皿等物。得旨：尚質恭順可嘉，所補進貢物俱令齎回。至該國既稱瑪瑙、烏木等十件，原非土産，此後免貢。

壬辰，【略】海逆鄭錦下僞都督李順【略】率僞官兵船進關投誠，命授以都督同知銜。

《東華録》康熙六　丁未，以對喀納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九　八月〔己酉朔〕，給事中張維赤請擇吉親政，報聞。

清總部・綜述・清聖祖部

《聖祖實録》卷一九　壬子，厄魯特顧實汗幼弟之子伊斯丹津，爲其兄弟所迫，棄妻子來歸，封爲多羅郡王。

《聖祖實録》卷二〇　九月庚辰，兵部遵旨議覆：廣東既有平南王，其將軍王國光及所屬官兵，應令撤回京師。【略】從之。

《東華録》康熙六　丁亥，調梁清標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〇　己丑，免河南安陽、湯陰、林縣、淇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庚寅，予故内祕書院大學士范文程祭葬，謚文肅。

辛卯，改烏撒土府爲威寧府，隸貴州。

癸巳，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二〇　丙申，轉刑部尚書龔鼎孳爲兵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六　癸卯，上還自南苑。

《聖祖實録》卷二〇　丙午，轉工部尚書郝惟訥爲刑部尚書。

十月庚戌，吏部議：陝西定羌廟地方土賊抗拒官兵，傷斃甚多，總督白如梅隱諱不報，應革職。得旨：白如梅著留太子少保，革去總督。

《東華録》康熙六　壬子，以朱之弼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〇　戊辰，户部議覆漕運總督林起龍疏言，江南蘇、松、常三府，浙江嘉、湖二府，白糧折徵，每石二兩。今民間穀價止七八錢，民力不堪，請改徵本色，應不准行。得旨：白糧改折，既稱苦民，俱著徵本色。

庚午，免江南泗州虹縣、臨淮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丙戌，免浙江寧海等五縣、湖廣江夏等十二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九　丙申，先是睿親王將鑲黃旗應得之地給與正白旗，而給鑲黃旗地於右翼之末，二十餘年旗民安業。及鑲黃旗鰲拜與正白旗蘇克薩哈同輔政，有隙，鰲拜故立意更換，命大學士蘇納海、侍郎雷虎會同巡撫王登聯、總督朱昌祚酌議圈換。至是朱昌祚、王登聯奏言圈地不便，旗民交困，請停止。輔臣稱旨將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皆拏禁。

《聖祖實録》卷二〇　癸卯，免江西寧州、武寧等三十五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壬戌，免江南邳州、睢寧等五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六　〔十二月壬戌〕，免邳州等五州縣被災額賦有差。甲子，以馬希納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卷九　〔丙寅〕，刑部議蘇納海撥地遲誤，朱昌祚、王登聯紛更妄奏，應鞭一百，籍家産。上召輔臣詢問，蘇克薩哈不對，鰲拜、索尼、遏必隆堅奏應置重典。上未允，鰲拜出稱旨，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情罪重大，着即處絞，籍家産。

《東華録》康熙六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六年（丁未、一六六七）

《東華録》康熙七　春正月己卯，以白秉真爲直隸、山東、河南總督。予故四川總督李國英祭葬，謚勤襄。

《聖祖實録》卷二一　戊子，免江南五河等四縣衛康熙五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己丑，封世祖章皇帝第二子福全爲和碩裕親王。

《東華録》卷九　〔庚寅〕，定王、貝勒等執事人役衣服俱用緑色。

《東華録》康熙七　丁酉，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二一　庚子，以吏部尚書阿思哈爲鑲白旗滿洲都統。

《東華録》康熙七　乙巳，上還宫。

調明安達禮爲吏部尚書。

二月丁未，湖廣西山投誠副將李有實奉差招撫逆賊李來亨，被拘，不屈身死，贈都督同知，子祭葬。

《東華録》卷九　〔己酉〕，吴三桂報：「官兵進勦烏撒，生擒女酋隴氏及逆黨萬餘人。」

《聖祖實録》卷二一　乙卯，户部題：各旗撥換地土將完，餘剩房地，應交地方官辦糧。此後各旗有具呈請撥換者，概行禁止。從之。

《東華録》康熙七　癸亥，諭宗人府：巽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因諂媚迎合睿親王，革去親王，授爲貝勒，給與之物，全行追奪。

戊辰，以阿思哈爲兵部尚書。

免浙江處州府屬荒地賦，仍招徠開墾。

《聖祖實録》卷二一　庚午，設貴州威寧鎮。

《東華録》康熙七　癸酉，吏部遵旨議覆各部院官員品級，照順治十四年以前定例。【略】從之。

是月，免江南桃源等二縣、湖廣河陽、巴陵等二十一州縣衛所去年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二一　三月乙亥朔，兵部、都察院遵旨議覆考選軍政事宜。得旨：總督既統轄全省文武，提督應仍聽總督註考。

辛巳，京察各部院自陳官員，吏部尚書明安達禮、禮部尚書祁徹白俱原品解任，禮部尚書梁清標【略】革職，【略】工部尚書葉成額【略】降三級，隨旗行走。

《東華録》康熙七　乙酉，調阿思哈爲吏部尚書，馬邇賽爲工部尚書。以覺羅外庫爲禮部尚書，噶褚哈爲兵部尚書，藩部尚書。

丁亥，以黄機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一　庚寅，以精奇尼哈番祖永烈爲正黄旗漢軍都統。甲午，策試天下貢士黄礽緒等於太和殿前。

《東華録》康熙七　己亥，賜繆彤等一百五十五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免陝甘蘭州、岐山縣去年被災額賦十之三。

《聖祖實録》卷二一　夏四月丙午，户部議覆海上投誠鄭世襲疏請給還伊父鄭芝龍原産。【略】得旨：此項田産，仍著給與鄭世襲。

己酉，建寧古塔木城。

庚申，增設六部四十五司滿主事各一員。

《東華録》卷九　甲子，江南奸民沈天甫、吕中、夏麟奇等撰逆詩二卷，詭稱黄尊素等百七十人作，陳濟生編輯，故明大學士吴甡等六人爲之序。沈天甫使夏麟奇詣吴甡之子中書吴元萊所索詐財物，元萊察其書非父手蹟，控於巡城御史。以聞，下所司鞫訊，沈天甫等皆棄市，其被誣者不問。

《東華録》康熙七　戊辰，定八旗滿郎中員數。

《東華録》卷九　〔庚午〕，刑部議覆御史田六善言：「近見奸民揑詞詐害，在南方不曰『通海』，則曰『逆書』，在北方不曰『于七賊黨』，則曰『逃人』，謂非此不足以上聳天聽，下怖小民。請飭督撫，即於審理情實者據實奏聞，情虚者依律反坐，如不候督撫審結徑來叩閽者，依光棍例治罪。查定例不候原官審結徑行叩閽者，旗人枷號兩月，鞭一百，民責四十板，流三千里。」從之。

《東華録》康熙七　癸酉，得旨：索尼【略】著於所有一等伯外，授爲一等公。

是月，免甘肅鎮原縣去年被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二二　閏四月戊子，湖廣道御史蕭震疏言：屯田之制，爲古帝王養兵裕國之本。臣愚以爲兵屯縱不可即行，而投誠閒荒之策，未有不可立行者。【略】疏入，命户部、兵部行令各省督撫，確查墾荒事宜遵行。

《東華録》卷九　五月丙午，諭吏部等衙門：「民爲邦本，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近聞直隸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顛連，深可憫念。或係官吏貪酷朘削窮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業，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應行應革，爾内外各衙門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見毋隱。」

《聖祖實録》卷二二　己酉，海澄公黄梧【略】著授爲一等公，准襲十二次。

兵部遵旨議覆：海澄公黄梧歸順之後，攻剿招撫，著有勞績。所得公爵，應准其襲替。

《東華録》康熙七　庚申，荷蘭國噶嘍吧王油煩嗎綏極遣使入貢。

《東華録》卷九　〔己巳〕，吏部覆御史李棠奏：「例監考補中書，三年後即陞部屬，進士舉人仍遲至十年之久，始得官職，應行停止，將各科進士咨取考試。」得旨：「各科進士不必拘年分前後人數，有願考者預行選取，堪用者遇缺即補。」

《東華録》康熙七　〔癸酉〕議吴三桂以目疾辭兩省事務，已奉命旨，應將該藩所管各項事務照各省例責令該督撫管理，其大小文官亦照各省例由臣部題授。從之。

是月，免甘肅會寧、吴堡等縣被災額賦有差。

六月己卯，順天府府尹李天浴奏：徵收錢糧，民不苦於正額之有定，而苦於雜派之無窮。【略】得旨：此徵收錢糧，著照李天浴所奏，夏稅定於五月六月，秋糧定於九月十月。

《聖祖實録》卷二二　辛巳，得旨：各省所解逃人，據供自認，但不知旗分佐領者，照例入官，發給旗下。如不行招認，又無主認識者，免入官，著爲民。至地方官將良民捏稱逃人拏解者，將原解官照定例議處。

《東華録》康熙七　丙申，予故輔政大臣一等公索尼祭葬，謚文忠。

丁酉，廣東巡撫王來任請免粤東無徵雜税四千有奇，以甦民困。部議不准，上特允之。

是月，免山西繁峙、陝西涇陽、淳化等五州縣衛被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二三　秋七月甲辰，户部等衙門議覆左都御史王熙請禁官員貿易之害一疏。

丁未，諭吏部，罷招民授官之例。

《東華録》卷九　〔己酉〕，上躬親大政，御太和殿，羣臣表賀，宣詔天下恩欸十七條。

《聖祖實録》卷二三　是日，上御乾清門聽政，嗣後日以爲常。

《東華録》康熙七　癸丑，添設理藩院四司主事各一。

甲寅，命武官照文官例一體引見。

《東華録》卷九　〔乙卯〕，太子太保内大臣蘇克薩哈奏求守陵，輔臣等稱旨蘇克薩哈不識有何逼迫之處，著王大臣議奏。

《聖祖實録》卷二三　丁巳，議政王等奏：將蘇克薩哈及伊子孫，並本旗下弟兄，俱拏問。輔臣等稱旨：依議，俱著拏問。

《東華録》卷九　〔己未〕，議上蘇克薩哈二十四罪俱實，應凌遲處死，上不允。鰲拜强奏累日，竟坐處絞，其子查克（旦）〔旦〕凌遲處死，叔弟姪皆斬決。

《聖祖實録》卷二三　癸亥，議政王等會議加恩輔臣：遏必隆於所有一等公外，授爲一等公。鰲拜於所有二等公外，授爲一等公。鰲拜强奏累日，竟坐處絞，其子查克薩哈二

壬申，免甘肅所屬寧州、安化等四州縣康熙五年分霜災額賦有差。

八月己卯，令河南、山東、山西、江南、浙江見駐投誠官兵開墾荒地，自康熙七年始，每名給五十畝，預支本年俸餉，以爲牛種，次年停給，三年後照例起科。

《聖祖實録》卷二三　癸亥，議政王等會議加恩輔臣：遏必隆於所有一等公外，授爲一等公。鰲拜於所有二十四罪俱實，應凌遲處死，上不

乙酉，兵部議奏：凡大兵交戰，持纛之人在八旗之前首進者，賞銀一百兩，次進者，賞銀八十兩。三進者，賞銀六十兩。若其前將及十人，而持纛之人續進者，將先進之人給與官職，持纛之人賞銀五十兩，并將該弁注册送部，永爲定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七　甲午，予故工部尚書傅維鱗祭葬。

丁酉，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二四　丙午，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録。命大學士班布爾善爲監修總裁官，大學士巴泰、圖海、魏裔介、衛周祚、李霨爲總裁官。

丁未，上自南苑回宫。

先是，八旗生員舉人、進士停止考試。至是，復命滿洲、蒙古、漢軍與漢人同

場一例考試。其生童於鄉試前一年八月内考試。

《東華録》康熙七　辛酉，皇子承瑞生。

《聖祖實録》卷二四　己巳，刑科給事中胡悉寧疏言：【略】請停今年内外秋決。從之。

《東華録》卷九　雲貴總督卞三元，提督張國柱、李本深合詞請吴三桂仍總管滇、黔事務。得旨：「該藩以精力日減奏請，故允行，若令王復理事務，恐其過勞，以致精力太損，如邊疆軍機要務，王自應料理。」

《東華録》康熙七　是月，免浙江奉化等十七縣衛、福建龍溪等五縣本年旱災及象山等五縣去年水災額賦。

冬十月戊寅，移湖北驛傳道駐湖南，管湖南驛糧事。湖北糧道仍留湖北，管湖北驛糧事。

《聖祖實録》卷二四　壬午，喀爾喀畢錫勒爾圖汗之子根敦代青台吉率衆來歸，封爲輔國公。

《東華録》康熙七　丙戌，賜秦藩信等一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定公侯伯一品官蔭生，以部院衙門五品缺用。二品官蔭生，以六品缺用。三品官蔭生，以七品缺用。四品官蔭生，以八品缺用。

《聖祖實録》卷二五　戊申，陞左副都御史莫洛爲山西、陝西總督，湖廣巡撫丙申，山西陝西總督盧崇峻奏：【略】西番歸誠已實，滿漢官兵，應請撤回。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四　庚子，諭禮部：【略】謹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温莊康和太皇太后。」加上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誠惠皇太后。」

十一月戊申，以奉天府承德、廣寧二縣雹災，命發糧賑濟。

免直隸開州元城等十一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壬子，考察天下軍政。

《東華録》卷一二　〔丁巳〕，上太皇太后徽號曰康和，皇太后曰誠。

〔戊午〕，頒恩天下。

《聖祖實録》卷二四　己未，免直隸静海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壬戌，免直隸霸州等二十三州縣、江西寧州等三十一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七　十二月辛未朔，裁四川成都府仁安驛驛丞等四十八缺，保寧府知事等九十二缺。

壬申，諭吏部：【略】言官如有所見，既許不時陳奏，其拾遺永行停止。

乙亥，山西、陝西總督盧崇峻奏請終制。允之。

《聖祖實録》卷二四　癸未，命各省復開鼓鑄。

乙酉，命修《鹽法備考》、《漕運議單》二書。

《東華録》康熙七　戊子，增户部尚書一員，以馬邇賽調補。

是月，免直隸武清、湖廣通城、陝西平涼等二十八州縣衛所被災額賦，免山東齊東縣蝗災額賦十之三。

是歲，朝鮮、荷蘭入貢。

康熙七年（戊申、一六六八）

《聖祖實録》卷二五　春正月庚子朔，上詣堂子行禮，還宫。

朝鮮國王李棩遣陪臣鄭致和等表賀親政。

《東華録》康熙八　丁未，以額赫里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五　戊申，陞左副都御史莫洛爲山西、陝西總督，湖廣巡撫劉兆麒爲四川總督。

《東華録》康熙八　著李天浴爲雲南巡撫。

《聖祖實録》卷二五　庚戌，建孝陵神功聖德碑。

《東華録》康熙八　戊午，以世祖章皇帝配天覃恩，加蔡拜、遏必隆太師，坡爾盆、法保、彭春、那摩佛、戴壽、鄔黑俱太子少師，吴應熊少傅兼太子太傅，耿聚忠、尚之隆、耿昭忠、白文選俱太子少師。

壬戌，諭兵部：外藩蒙古諸王下官員既無封贈及送子入監讀書之例，伊斯丹津王下官員亦著停止封陞。

二月庚午朔，賑甘肅平涼、慶陽、臨洮、鞏昌四府饑。

《聖祖實録》卷二五　壬申，定各省督撫荐舉屬員額數。

甲戌，户部議覆江寧巡撫韓世琦疏言，黄河衝決，桃源受患尤甚。漕糧無蠲免之例，請將桃源縣康熙六年分起運漕糧，分兩年補徵帶運，應如所請。從之。

乙亥，命福建督撫重建柔遠館驛，以駐琉球國使。

《東華録》康熙八　乙酉，詔訪求精通天文占候者。

辛卯，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二五　戊戌，上自南苑回宫。

理藩院題：「請差大臣往四十九旗及邊外喀爾喀會盟。」得旨：「著侍郎綽克託、達哈塔去。」

《東華録》康熙八　是月，免直隸景州、奉天承德，浙江臨海、陝西寧州等十七州縣衛去年被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二五　三月己未，命停止巡視茶馬差。

《東華録》康熙八　遣官賑甘肅西寧饑。

《聖祖實録》卷二五　辛酉，諭刑部：「向來東、西長安門外，竪立石牌，原爲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既許封進狀詞，伸理冤枉，以滋民累，著爲令。」

民有冤枉，令其伸告。【略】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告理，叩閽之例，永行停止。」

後内外官民，果有冤抑事情，著照例於通政使司登聞鼓衙門告理，叩閽之例，永

兵部題：丁卯，【略】查外國非係貢期竟來貿易者，《會典》並未開載，惟康熙二年准荷蘭國貿易一次，康熙三年准暹羅國貿易一次，隨於康熙五年，永行停止。請嗣後非係貢期，概不准其貿易。從之。

《東華録》康熙八　是月，免江南邳州、陝西邠州、甘肅寧州等四十七州縣所去年被災額賦，以寧州安化等五州縣民疾疫，並免其丁銀。

夏四月己巳朔，吏部等衙門遵旨議覆：嗣後巡視鹽政不必專差御史，應於六部滿漢司官内揀選賢能之員，一併差遣，所差司官，俱授御史職銜，差滿考覈，仍回原任。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五　甲申，停巡倉御史差。

《東華録》康熙八　己丑，裁直隸各省大小衙門吏攢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共存留二萬六千五百八十六名。

《聖祖實録》卷二五　庚寅，初，安南都統使莫元清，爲安南國王黎維禧所逼，奔入雲南，上疏陳訴，上命安置莫元清於南寧。安南國王黎維禧亦上疏言興兵復讐始末。上遣内秘書院侍讀李仙根等齎敕宣諭黎維禧。

《聖祖實録》卷二六　五月乙巳，户部議准陝西巡撫賈漢復疏，請將西安等四府積穀變價生息。得旨：「出陳易新，原以爲民，若將利息報部，恐反累百姓。著停止生息。」

癸丑，安南國王黎維禧遣陪臣阮潤等表謝。

乙卯，以旱，飭廷臣修職業，詔内外清理刑獄，釋輕繫，重囚可矜疑者減罪一等。

《聖祖實録》卷二六　甲子，安南國王黎維禧疏請六年兩貢並進。【略】得旨：【略】此進貢著照該王所奏行。

《東華録》康熙八　是月，免直隸東光、山東海豐縣去年被水額賦十之二。

六月丁丑，諭刑部嚴禁賭博。

庚辰，黄河烟墩工竣。

《聖祖實録》卷二六　癸未，升禮部左侍郎布顔爲禮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八　乙酉，諭兵部：「嗣後組捕叛犯，本省仍照例立限承組，其通行各省者，概許案組，不必依限取結，以滋民累，著爲令。」

丁亥，以濟世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六　戊子，平南王尚可喜疏請遣子尚之信入侍。允之。

《東華録》康熙八　是月，免直隸固安、甘肅莊浪等八縣被災額賦。

秋七月己亥，裁貴州清平縣，歸併麻哈州。

令奉天唐官等屯所圈之地退還民間。

以貴州新設大定、平遠、黔西、威寧四府均屬苗户，暫免編丁，其地畝照衛田徵糧。

《聖祖實録》卷九　〔壬寅〕，命鄉會試仍以八股文取士。

《聖祖實録》卷二六　辛丑，命崇文門及左右兩翼收税揀選各部公廉有才能滿漢官員，永行差遣，不必更替。

《東華録》康熙八　癸丑，命改私鑄定例内鄰佑知情不首斬罪爲徒罪。

《聖祖實録》卷二六　乙卯，直隸巡撫甘文焜奏復巡歷舊規。部議不准，得旨：【略】甘文焜所請著准行。

《東華録》康熙八　庚寅，初，安南都統使莫元清，爲安南國王黎維禧所逼，奔入雲南，上疏陳訴，上命安置莫元清於南寧。安南國王黎維禧亦上疏言興兵復讐始末。上遣内秘書院侍讀李仙根等齎敕宣諭黎維禧。

《聖祖實録》卷九　〔戊午〕，革職漕督恭順侯吴惟華密疏請徵各州縣鎮市房號銀兩及江南三十餘州縣令民納價領種。上惡其害民斂財，交刑部議罪。

《聖祖實録》卷二六　庚申，以鑲藍旗蒙古都統誇岱爲滿洲都統。

辛酉，命禁止渾河堤岸處所莊佃私開溝口。

《東華録》康熙八　壬戌，兵部議覆四川總督苗澄奏：酉陽一司兼石耶、平茶、邑梅三長官司，【略】宜照此例，將平茶、邑梅二司改隸重慶，以消蠻司土廣民衆之勢。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六 乙丑，陞護軍統領俄托渾爲鑲藍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八 八月壬申，户部尚書王宏祚【略】革職。

《東華録》卷九 〔癸酉〕，命都統、内大臣、大學士、尚書、精奇尼哈番以上，各照實級用棍傘行走；護軍統領、副都統、侍郎，各照職掌品級，用執事行走。

《東華録》康熙八 己卯，裁雲南歸化縣，歸併呈貢縣，鶴慶府順州歸併鶴慶府。

《聖祖實録》卷二六 辛巳，轉禮部尚書黄機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八 壬午，命各部院衙門凡不係具題緊要事情，概不准給驛站。

癸未，命刑部酌定見行則例，詳晰分款，陸續進覽。

《聖祖實録》卷二六 甲申，多羅郡王蘭布著襲封和碩親王。

《東華録》康熙八 戊子，調郝惟訥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六 乙未，諭户部：「今歲水災，順天等府所屬地方，【略】應作何賑恤？爾部速議以聞。」尋户部議：「發常平倉糧賑濟，如不足，計數報部。近畿之地，從通倉動給；遠者令附近省分協濟。」從之。

《東華録》康熙八 九月丁酉朔，調朱之弼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七 庚子，以盛京户部侍郎吴瑪護爲奉天將軍，江寧副都統額楚爲江寧將軍，西安副都統瓦爾喀爲西安將軍。

《東華録》康熙八 癸卯，以對喀納爲内國史院大學士。甲辰，以王熙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七 丙午，以正白旗蒙古都統伯宜理布爲滿洲都統。

《東華録》康熙八 丁未，裁四川崇寧縣，歸併郫縣。彭縣，歸併新繁縣。岳池縣，歸併廣安州。新寧縣，歸併梁山縣。大寧縣，歸併奉節縣。武隆縣，歸併涪州。

《聖祖實録》卷二七 戊申，升内弘文院學士明珠爲刑部尚書。辛亥，以户部尚書馬邇賽兼正白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八 辛酉，停總兵官軍政自陳，聽總督、提督考覈。其無總督地方，聽提督、巡撫考覈。

壬戌，命江南蘇州府開鑛一百座鼓鑄。是月，免湖廣黄岡、浙江寧海等二十縣旱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二七 十月丁卯，命查故明廢藩田房，悉行變價，照民地徵糧。其廢藩名色，永行除革。

《東華録》康熙八 命内外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武官爲其父母、祖父母及過繼父母、祖父母居喪三月，私居仍持服三年，奉差出外者，以回家之日爲始。

《聖祖實録》卷二七 庚午，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八 戊寅，定武殿試一甲一名進士以參將用，二名進士以遊擊用，三名進士以署遊擊管營都司僉書用。

《聖祖實録》卷二七 己卯，上自南苑回宫。

戊子，免江南泗州等八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八 庚寅，裁湖廣總督。

壬戌，免直隸保定州、保安衛、蠡山堡康熙六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三。

免浙江山陰等五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其臨海、天台二縣衝没田地，全免額賦。

《聖祖實録》卷二七 十一月丙申朔，令修理八旗官學房。

《東華録》康熙八 丁酉，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嘮陸坤司由提呀喜埃遣使入貢。

《聖祖實録》卷二七 壬寅，户部遵旨議覆：「保定等府屬水災，照例再加一分蠲免。」得旨：「朕聞保定府、真定府、霸、易道所屬州縣地方，被災特甚，殊爲可憫。今若照爾部所議，於定例外止增一分，蠲免四分，恐百姓不能輸納錢糧，以致困苦。其被災十分、九分者，著將今年應徵錢糧全免；其被災八分、七分者，著再增一分，免四分。此内錢糧，有已經徵收者，著留抵來年應徵錢糧。」

戊申，免直隸邢臺等十四縣、河南磁州、安陽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其直隸沙河等四縣水沖地，照十分災例免，河南安陽、臨漳水沖沙壓地，免正賦三年。

《東華録》康熙八 己酉，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以病乞休，允之。

《聖祖實録》卷二七 免直隸通州等十八州縣衛所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戌，免湖廣潛江等七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丙辰，免江南亳州等十一州縣衛所、湖廣漢陽等五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己未，陞杭州副都統圖喇爲杭州將軍。

《東華録》康熙八 十二月乙丑朔，給事中賀和達奏總督京通倉應差滿洲侍郎一員。從之。

丙寅，雲南貴州總督卞三元以母老奏請終養。從之。

壬申，封喀喇沁多羅杜楞貝勒班達爾沙爲多羅杜楞郡王。

《聖祖實録》卷二七 癸酉，以刑部左侍郎麻勒吉爲江南、江西總督。

戊寅，免山東省地震地方照水旱災例本年分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八 裁廣東左路總兵官。

己卯，以甘文焜爲雲南、貴州總督。

庚辰，以范承謨爲浙江巡撫。

癸未，裁直隸大寧都司，歸併保定左衛，萬全都司，歸併宣撫前衛。

《東華録》卷九 〔庚寅〕，治理曆法南懷仁劾奏欽天監監副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曆内，閏十二月應是九年正月，又一年兩春分兩秋分，種種差誤。旨：交議政王等會議具奏。

康熙八年（己酉、一六六九）

《聖祖實録》卷二八 正月乙巳，户科給事中姚文然疏言：「蠲免被災錢糧一事，有各州縣簡明總册，並各見年里長甘結報部，其地畝花名細册，不過紙上虚文，【略】請概行停止。」從之。

《東華録》康熙九 丙辰，以修理太和殿興工，上移居武英殿。

《聖祖實録》卷二八 戊午，加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兵部尚書銜。

《東華録》康熙九 是月，免直隸昌平、陝西鄜縣等五州縣去年水災額賦，地廢者永豁除之。

《東華録》卷九 二月〔庚午〕，議政王等會議：「前命大臣二十員赴觀象台測驗，南懷仁逐款符合，吴明烜逐欵皆錯。南懷仁推算九十六刻之法既合天象，應自九年始將曆日推行。」

《東華録》康熙九 辛未，濬京師護城河。

《聖祖實録》卷二八 壬申，山西、陝西總督莫洛、甘肅巡撫劉斗疏請：「免平涼、臨洮、鞏昌三府屬各州縣衛積欠銀七萬八千三百餘兩，糧一十六萬三千餘石。」【略】得旨：「【略】著照該督撫所請，將舊欠錢糧俱免追徵。不爲例。」

《東華録》康熙九 辛卯，禮部請封外藩蒙古諸王妃。得旨：察哈爾阿布奈親王之妻著停封，餘如議。

予故致仕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明安達禮祭葬，謚敏果。

《聖祖實録》卷二八 三月甲午朔，《世祖章皇帝實録》纂修草藁告成。

辛丑，諭户部：「前以爾部題請直隸等省廢藩田産，差部員會同各該督撫，將荒熟田地酌量變價。今思既以地易價，復徵額賦，重爲民累。著免其變價，撤回所差部員，將見在未變價田地交與該督撫，給與原種之人，令其耕種，照常徵糧，以副朕愛養民生之意。至於無人承種餘田，應作何料理，著議奏。」尋部議請將無人承種餘田，招民開墾。從之。

《東華録》康熙九 庚戌，諭吏部：「原任户部尚書王宏祚係皇考簡用之人，效力年久，可照原職補用。」

《東華録》卷九 授西洋人南懷仁爲欽天監監副，以其節氣占候符合也。

《東華録》康熙九 乙卯，得旨：修造宫殿所用梢木不敷，酌量以松木湊用。

丙辰，以劉兆麒爲浙江、福建總督。

四月癸酉，以杜立德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予故原任浙江總督趙廷臣祭葬，謚清獻。

《東華録》卷九 丁丑，〔上〕幸太學。

《聖祖實録》卷二八 庚辰，命内國史院大學士杜立德充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録》總裁官。

轉户部尚書黄機爲吏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九 癸未，發帑金賑直隸真定府屬饑。

己丑，調郝惟訥爲户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八 辛卯，諭直隸巡撫：「獲鹿、栢鄉二縣，去年水災，雖經賑濟，饑民尚多。著動支公帑，再賑一月。」

《東華録》康熙九 五月乙未，調龔鼎孳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九 丙申，刑部、户部遵旨會奏：「凡遇聖駕出郊之處有叩閽者，照刑部議衝突儀仗之律，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其户部議責四十板之例，相應停止。」得旨：「【略】以後著審明所告之事，虚者責四十板，免其充軍。」

《東華録》康熙九　己亥，内祕書院學士禪布奏伊祖達海巴克式蒙賜謚文成，請立石碑，以光永久。得旨：【略】著追立石碑。

王寅，以王宏祚爲兵部尚書。

《東華録》卷九　〔戊申〕，上以輔臣公鰲拜結黨擅權，弗思悛改，命議政王大臣等逮治鰲拜罪。

《東華録》康熙九　〔戊午〕，令各省衛所錢糧併入民糧一體考成巡撫。

己未，以巴泰爲内祕書院大學士。

《聖祖實録》卷二九　陞鑲黄旗漢軍副都統范達禮爲漢軍都統。

調鑲黄旗蒙古都統喇哈達爲滿洲都統。

理藩院遵諭議覆：「阿布泰無藩臣禮，大不敬，應論死，革去王爵，不准承襲。」得旨：【略】姑從寬免死，著革去親王，嚴禁盛京。

《東華録》卷九　〔庚申〕，康親王傑書等勘問鰲拜罪款三十，遏必隆罪款十二，阿南達、班布爾（喜）〔善〕罪款二十一，那摩佛罪款十二，塞本得罪款六，上親加鞫問，情罪俱實，諭曰：「鰲拜【略】姑從寬革職籍没，仍行拘禁。遏必隆【略】特爲寬宥，仍以公爵宿衛内廷。阿南達免死。宗室班布爾（喜）〔善〕絞。那摩佛亦免死，革職拘禁。（寨）〔塞〕本得立斬。阿思哈、噶褚哈、穆里瑪、泰璽圖、訥莫俱立斬，餘各從輕治罪。」

《東華録》康熙九　六月壬戌朔，調馬希納爲吏部尚書。

癸亥，以科爾科代爲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三〇　以鑲白旗蒙古都統郭爾親爲滿洲都統，陞鑲黄旗滿洲副都統覺羅塔達爲蒙古都統，陞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噶爾漢爲蒙古都統，陞護軍統領賴塔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九　丙寅，以恩額得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三〇　和碩康親王傑書等奏：「鰲拜案内，内大臣巴哈係鰲拜胞弟，【略】應將巴哈革職立斬，家産籍没，其妻及未分家之子爲奴。」得旨：「巴哈効力年久，免死，寬其籍没，著革職爲民。」

《東華録》康熙九　戊辰，令改造觀象臺儀器。

辛未，吏部奏請停止保舉，仍按俸次升轉，以杜鑽營賄賂之風。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〇　壬申，諭吏部、兵部：【略】其蘇克薩哈原官，及白爾黑圖等官職，俱應給還。爾二部將此案所革官員，俱行查明議奏。

都察院疏請禁藩王及大臣家下商人各省貿易。從之。

《東華録》康熙九　以米思翰爲户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三〇　癸酉，上以直省罪囚，舊遣恤刑官審録。今恤刑罷遣，遇熱審時，有非實犯死罪者，宜具題減等，如在京法司例。命刑部通行直隸各省，永著爲令。

甲戌，以内秘書院大學士巴泰充監修《世祖章皇帝實録》總裁官。

戊寅，諭户部：【略】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

《東華録》康熙九　庚辰，裁户部添設滿尚書。

戊子，諭刑部：【略】以後官民務須各將家人撫恤訓養，勿得仍行偪責致死。

《聖祖實録》卷三〇　秋七月壬辰朔，裁直隸、山東、河南總督缺。

《東華録》康熙九　乙未，諭吏部：内國史院大學士對喀納諳練刑部事務，著加太子太保，以内國史院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明珠著以原品候補。

《聖祖實録》卷三〇　丁酉，復故輔政大臣蘇克薩哈原有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職，命其子蘇常淑承襲，并給還所没家産。

己亥，又以亢旱，命【略】將監内擬定重犯確審酌量減等。

《東華録》卷九　〔壬寅〕，昭雪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

《聖祖實録》卷三〇　壬子，諭禮部：「祈穀之禮，【略】於明年舉行。」

乙卯，定滿洲、蒙古漢軍鄉會試額數。

《東華録》卷九　刑部議吴明煊罪。旨：從寬責四十板。

《聖祖實録》卷三一　八月壬戌，諭宗人府、吏部、兵部：【略】以後凡會議時，諸王、貝勒、大臣，務須慎密，勿致洩漏。

己巳，陞鑲黄旗蒙古副都統覺羅朱滿爲蒙古都統。

《東華録》卷九　〔辛未〕，康親王傑書等議覆南懷仁等呈告，楊光先依附鰲拜，揑詞陷人，將歷代所用之《洪範》五行，稱爲滅璽經，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援引吴明煊疏奏授官誣告湯若望謀叛，情罪重大，應擬斬。湯若望應復通玄教師之名。得旨：「楊光先年老，姑從寬免死。其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所有直省復立堂入教，仍着嚴行禁止。」

《東華録》康熙九　辛巳，吏部遵諭查覆原任禮部尚書梁清標、刑部左侍郎石申均係京察無故被革，應復還原職。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一 甲申，命索額圖爲内國史院大學士。

《東華録》康熙九 追賜故原任尚書蘇納海謚襄愍，直隸總督朱昌祚謚勤愍，直隸巡撫王登聯謚慤愍，各祭葬如例。蔭蘇納海子瓦爾達、朱昌祚子綏、王登聯子盛唐入監讀書，以通政使司左右通政、大理寺少卿、督捕左右理事官等缺用。

《聖祖實録》卷三一 乙酉，免江南鹽城所屯田康熙七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九 以原任夏官正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中官正劉有泰、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等死非其罪，各照原品級給祭銀。

《聖祖實録》卷三一 丙戌，追賜原任掌欽天監事通政使司通政使湯若望，祭葬如例。

《東華録》康熙九 己丑，改雲南尋甸府爲州，歸曲靖府轄，裁知府、通判等缺。

九月〔乙未〕，甄别各部院堂官，禮部尚書布顔、左都御史尼滿俱以原品隨旗行走，兵部右侍郎李棠馥年老休致，倉場總督工部尚書白色純、户部右侍郎薩爾圖、刑部右侍郎納布、左副都御史哲庫納、阿思祜各降級隨旗行走，内弘文院學士周天成革職。

《聖祖實録》卷三一 丙申，吏部等衙門覆核各督撫功過，分别具題。得旨：「山西、陝西總督莫洛革職，河道總督楊茂勳、原任福建總督祖澤溥、原任直隸、山東、河南總督白秉貞、原任延綏巡撫張中第，俱原品休致。原任湖廣總督張長庚，著以原品隨旗行走。原任山西、陝西總督盧崇峻削尚書銜，留阿思哈尼哈番，隨旗行走。陝西巡撫白清額降四級隨旗行走，湖廣巡撫林天擎留任，直隸巡撫金世德降二級留任。」

丁酉，甄别在京滿漢官革職、降級、休致共八十三員。

《聖祖實録》卷三一 辛未，皇子承祜生。

甲戌，户部題：「江南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從前捏報開墾地畝，及見被水沈地畝，共五千二百九十六頃。此二項錢糧，請永行豁免。」從之。

丙子，裁京倉滿漢監督二員。

《東華録》康熙九 康親王傑書等奏：工部尚書都統濟世、兵部侍郎邁音達、内祕書院學士吴格塞均係煞拜同黨，【略】又劉之源子劉邦柱，【略】均應革職立斬，家産籍没。得旨：「濟世、吴格塞著革職，即行處絞。邁音達免其處死，著革職，籍没家産，鞭一百。劉邦柱免死，寬其籍没，著革職，鞭一百。」

《東華録》康熙九 〔壬寅〕，山東邱縣孝子王祚昌割肝療父，父病立起。特旨給旌，後不爲例。

戊辰，復設廣東惠潮道、高雷廉道、瓊州道，改巡海道爲廣肇道，管理鹽法。

《聖祖實録》卷三一 辛未，皇子承祜生。

甲戌，户部題：「江南泗州、虹縣等五州縣，從前捏報開墾地畝，及見被水沈地畝，共五千二百九十六頃。此二項錢糧，請永行豁免。」從之。

丙子，裁京倉滿漢監督二員。

《東華録》康熙九 復舉人揀選知縣例。

復設廣州左衛、廣州後衛、廣海衛、雷州衛守備四，新會所、香山所、新寧所、東莞所、大鵬所、平海所、靖海所、海康所、海安錦囊所、雙魚海浪所千總十。

《聖祖實録》卷三一 己卯，和碩顯親王福壽薨，賜祭，造墳立碑，謚曰懿。

《東華録》康熙九 是月，免江南五河、湖泗、虹等五州縣虚增開墾及水坍田賦五千餘頃。

是歲，朝鮮、琉球入貢。

康熙九年（庚戌、一六七〇）

《聖祖實録》卷三二 正月丙申，河南巡撫郎廷相疏言：「宋儒程顥、程頤後裔，明時有五經博士二員，緣流寇亂後，陰襲久絶。今查有程顥嫡裔程宗昌、程頤嫡裔程延祀，應請襲職。」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辛丑，祈穀於上帝，奉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配享。

乙巳，復設河南分守河北道、分巡南汝道。

《東華録》卷九 〔丁未〕，復遏必隆公爵。

《東華録》康熙一〇 復設湖廣分守武昌道、分巡上荆南道、分守鄖陽道。

《聖祖實録》卷三二 己酉，初，直隸各省廢藩田産奉旨免其易價，改入民户，名爲更名地。内有廢藩自置之地，給民佃種者，輸糧之外，又納租銀，重徵爲累。户部議以久戡全書，不當蠲免。得旨：「更名地内自置土田，百姓既納正賦，又徵租銀，實爲重累。著與民田一例輸糧，免其納租。至易價銀兩有徵收在庫者，許抵次年正賦。」

壬子，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一〇 戊午，予故原任刑部尚書李化熙祭葬。

《聖祖實録》卷三二 癸亥，上自南苑回宫。

二月壬戌，上幸南苑。

癸亥，諭户部：「淮安府屬海州、安東等九州縣，揚州府屬高郵、興化等四州縣，水患頻仍。康熙八年夏秋，又罹霪雨。雨部檄行督撫，即發倉粟，賑濟飢民。」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丙寅，復設浙江分巡寧紹道、分巡温台道、分守杭嘉湖道、分守金衢嚴道。

《東華録》卷九 〔壬申〕，諭刑部：「盜案内論死者甚多，其爲誣引株連亦或有之，宜加詳勘。至於夾棍乃慘痛之刑，必不得已而後可用，其慎之毋忽。」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丁丑〕，免江南桃源等縣六年、七年被水漕糧。

庚辰，復設山東提督。

《東華録》卷九 〔癸未〕，諭刑部：「流徙尚陽堡、寧古塔罪人，衣絮單薄，凍斃於路，甚爲可憫。自今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

《東華録》康熙一〇 甲申，敘克取銅山金門功，授福建隨征總兵官一等精奇尼哈番王之鼎爲三等伯。

《聖祖實録》卷三二 丁亥，議政王等議定服制。【略】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增通惠、北河、南旺、夏鎮、中河、南河管理河務滿分司六。

閏二月戊子朔，皇子承慶生。

《聖祖實録》卷三二 庚寅，諭工部：「朕經行城外，見道旁枯骸，惻然可憫。【略】其令有司掩埋。」

《東華録》康熙一〇 癸巳，復設湖廣分守岳常道、分巡辰沅靖道、分守衡永郴道。

戊戌，予故致仕内國史院大學士金之俊祭葬，謚文通。

己亥，兵部尚書王宏祚以老乞休，命以原官致仕，乘驛歸里，仍給俸。

《聖祖實録》卷三二 甲寅，調刑部尚書朱之弼爲兵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一〇 是月，免福建龍溪等五縣去年水災額賦，江南高郵等六州縣八年以前漕運三萬，山東沂州魚臺等四十州縣衛起存銀二十二萬有奇。

《聖祖實録》卷三二 三月戊午朔，策試天下貢士於太和殿前。

辛酉，傳臚，賜殿試貢士蔡啓僔等二百九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〇 以馮溥爲刑部尚書。

乙丑，命洮岷魯班等七寺番僧止進貢馬匹，青木香，餘物停止。

庚午，復設四川湖廣總督一、福建總督一。

辛未，户部、工部議覆上命，發庫内木棉、絲布、茶葉、衣服、弓矢等物，令都統等酌給各佐領下護軍撥什庫及甲兵之貧者。

刑部題：「查律載抄扎入官人口隱瞞不報者，計口以隱漏丁口論。今若照律處分，則罪輕而隱瞞者必多。臣等酌議，嗣後凡隱瞞反叛抄扎入官人口者，不分男婦大小，五口以上，照依隱匿財物至五百兩例，杖一百，流徙寧古塔；四口以下，杖徒。如旗下有犯此等之罪，例應枷號發落。遵爲定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甲戌，諭户部：「江南壽州衛自順治六年大水，衛軍死徙，田地荒蕪，減存月糧銀兩無從徵收，著豁免，仍令漕臣設法招墾。

議政王等遵旨議覆：【略】查順治十五年曾將滿洲官員品級與漢人盡一，後康熙六年將滿洲官員品級改爲照舊。今應行盡一，將滿洲官員品級照順治十五年之例，其見在品級仍准存留，以後補授之時照此定例補授。從之。

〔己卯〕，旱，命禮部祈雨。

夏四月丁亥朔，復設江南分守蘇松常道、分巡鳳廬道、分巡徽寧道，改淮海道爲淮揚道。

復設福建分守興泉道、分巡延建邵道，其福州府福寧州海防事歸驛鹽道兼管，興、泉二府海防事歸興泉道兼管。

《聖祖實録》卷三三 己丑，命【略】蔡毓榮爲四川、湖廣總督，駐劄荆州府。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丁酉〕，兵部都察院遵旨議覆：京城内外豪惡糾黨，劫盜時聞。城内責令步軍總尉、步軍副尉、步軍校，城外責令五城御史、司坊官、巡捕營弁每日巡緝。城外各巷口照城内設立柵欄，定更後官員軍民等不許行走，犯者照例懲治，並著爲令。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三 己亥，上幸南苑行圍。

乙巳，陞甘肅巡撫劉斗爲福建總督。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丙午，上還宫。

戊申，簡親王德塞薨，賜祭葬，立碑，謚曰慧。

辛亥，命工部通行直隸各省各官凡掩骼悉爲收瘞。

乙卯，户部議覆貴州道御史萬泰奏，淮揚等處因歸仁隄決，田地被淹，災民流離，應敕該督撫設法賑濟。若賑米不敷，確查鄰近州縣常平倉所積米穀，酌量運赴淮揚，專委廉幹官員，實行賑濟。從之。

《東華録》卷九 五月〔丙辰朔〕，加上孝康慈和皇太后爲章皇后，升祔太廟。

《聖祖實録》卷三三 癸亥，博爾濟金氏【略】追封爲慧妃。

丙子，禮部議覆江南道御史張所志疏言，《會典》一書，一代制度攸關，理應編輯，昭示中外，應如所請。令各部院衙門，將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時定例及見行事宜，查明送内院纂修，頒行天下，永遠遵行。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己卯，皇子承瑞薨。

《聖祖實録》卷三三 丙午，上詣隆恩殿大祭。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丁未，上詣寶城致祭，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回鑾。

庚戌，吏部議覆廣東巡撫劉秉權疏報：「康熙八年分，墾復民田五千三百六十一名口。其應徵銀米，俟三年後起科。」下部核議。

甲寅，西洋國王阿豐肅，遣使瑪訥撒爾達喇等進貢。得旨：「西洋國地居極遠，初次進貢，著從優賞賚。」

《清朝柔遠記》卷二 〔是月〕，意大里亞入貢。

《聖祖實録》卷三三 七月庚申，宗人府等衙門題：【略】今臣等酌議，薨逝諸王，未與謚號者，應於封號下加謚號一字；已與謚號者，仍加寫封號。從之。

壬戌，復設太僕寺漢正卿一、滿少卿一，以兵部所掌大庫場、種馬場歸本寺管理。

《聖祖實録》卷三三 乙亥，户部議覆浙江、福建總督劉兆麟疏言請展報災限期。【略】仍照順治十七年定例，夏災不出六月終旬，秋災不出九月終旬。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予故陝西巡撫白清額祭葬，謚清獻。

壬午，湖廣巡撫林天擎以病乞休，命以原官致仕。

是月，免直隸博野等二十九州縣水災額賦有差，免江南丹徒、金壇逋賦。

《聖祖實録》卷三三 八月壬辰，以正藍旗副都統一等伯釋迦保爲漢軍都統。

《東華録》康熙一〇 〔癸巳〕，吏部、兵部遵旨議覆：官員殉難陣亡，俱係殁於王事，優恤之例，文武應行盡一。從前已結之事，無庸議，此後文武官員或係殉難，或係陣亡，俱應照例録用子弟一人，給與加贈祭葬銀兩。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三 乙未，以内秘書院學士董國興爲湖廣巡撫。

《東華録》康熙一〇 命改内三院爲内閣。

丁酉，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謁孝陵啓鑾。

乙巳，上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三三 丙午，上詣隆恩殿大祭。

《東華録》康熙一〇 丁未，上詣寶城致祭，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回鑾。

庚戌，吏部議覆廣東巡撫劉秉權奏，廣東驛傳請歸併鹽法，改爲鹽驛道，即以驛傳道改爲廣肇道，轄廣、肇、南、韶四府。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三 兵部議覆貴州巡撫佟鳳彩疏言：【略】今那磨等共三十六寨苗人，傾心嚮化，呈送户口糧册。應行該督撫加意撫綏，務令得所。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壬子，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還京師。是月，免直隸贊皇、江南泰州等十二州縣衛水災，湖廣漢陽、河南磁州等十五州縣衛旱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三四 九月乙卯朔，户部議覆吏科給事中莽佳疏，言遇災蠲免田賦，【略】請嗣後徵租者照蠲免分數，亦免田户之租，則率土沾恩矣。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戊午，諭禮部：天文關繫重大，必選擇得人。【略】尋禮部議於官學内每旗選取十名，交欽天監分科學習，有精通者，俟滿漢博士缺出補用。從之。

己未，先是，吏部奏臣部處分官員條例間有事蹟相同、輕重不一者，請將順治十八年後題准之例彙集參酌，務令畫一簡明，以昭法守，奉旨俞允。至是遵旨更定例款，頒行天下。

庚申，以簡慧親王德塞弟喇布襲簡親王。

《聖祖實録》卷三四 庚午，户部議覆浙江巡撫范承謨等疏，言嘉、湖二府水災，本年漕糧二十二萬四千餘石，請每石折銀一兩徵解。糧既停運，則耗潤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幫貼銀十萬五千餘兩，俱可免徵。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壬申，設雲南永昌守道。

乙亥，嚴禁内外官員餽遺。

是月，免直隸保定、山東灘縣等十一縣被災額賦。以浙江嘉興、湖州水，免耗米八萬有奇。

《聖祖實録》卷三四 冬十月丙戌，免山東陽信等八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〇 先是，上遣和碩額駙吴應熊往雲南省視伊父吴三桂。至是吴三桂奏：「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應熊自滇赴京。」下部知之。

《聖祖實録》卷三四 戊子，免山東齊東等七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〇 庚寅，予故内國史院大學士蔣赫德祭葬，謚文端。

辛卯，賜武舉張英奇等二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聖祖實録》卷三四 免山東濟陽等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壬辰，大西洋國正貢使瑪納撒爾達聒，道經山陽縣病故，命江南布政使致祭。

《東華録》康熙一〇 甲午，改内三院大學士、學士銜。以圖海、巴泰爲中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索額圖、李霨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杜立德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對喀納爲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折爾肯、哈占爲中和殿學士，塞黑達都爲保和殿學士，馬朗古、張鳳儀爲文華殿學士，靳輔爲武英殿學士，田種玉爲文淵閣學士，陳敳永爲東閣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俱兼禮部侍郎。

《聖祖實録》卷三四 辛丑，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一〇 己酉，上還宫。

十一月辛未，定刑部限内監斃處分例。

癸酉，吏部、都察院遵旨會勘御史李之芳參劾大學士魏裔介一疏。【略】得旨：魏裔介免其削級罰俸。

《聖祖實録》卷三四 乙亥，定理藩院郎中與六部滿郎中一體升轉。

己卯，禮部題：「皇上弘敷教化，特頒聖論十六條，以示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應通行曉諭八旗，并直隸各省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〇 壬午，改内秘書院大學士魏裔介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馬希納以病乞休。得旨：准其解任調理，病痊起用。

是月，免江南高郵等十五州縣水災漕糧及直隸開州、河南考城、山東商河、湖南瀏陽、江南太倉等六十州縣衛被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三四 十二月乙酉，命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尚書事對喀納管吏部尚書事。

《東華録》康熙一〇 戊子，設翰林院滿漢侍讀學士各三，侍講學士各三。

《聖祖實録》卷三四 辛丑，户部議覆甘肅巡撫花善疏，言寧州地處邊鄙，土田瘠薄，而科賦獨重。近因歲歉，民逃地荒，請將本州錢糧，照真寧縣一例徵收。其逃荒地丁，悉與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癸卯，升山西、陝西總督莫洛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一〇 是月，免江南高郵等十二州縣、浙江烏程等五縣水災額賦。

是歲，朝鮮、西洋來貢。

《清朝柔遠記》卷二　〔是歲〕，金川土司嘉勒巴內附。

康熙一〇年（辛亥、一六七一）

《聖祖實録》卷三五　春正月丁卯，以蘇尼特及四子部落地方青草不生，又兼雪大，牛羊倒斃殆盡，差户部、理藩院官各一員，動支宣府、歸化城倉粟賑濟。

《東華録》康熙一一　戊辰，靖南王耿繼茂奏：【略】得旨：【略】准伊子耿精忠暫管軍務。

辛未，禮部尚書恩額得以病乞休，命以原品致仕。

癸酉，册封世祖章皇帝第五子常甯爲和碩恭親王。

《聖祖實録》卷三五　甲戌，大計天下各官。

乙亥，以河道總督羅多爲山西、陝西總督。

《東華録》康熙一一　丁丑，諭兵部：各部院及各省將軍衙門通事原因滿兵不曉漢語，欲令傳達而設，今各滿洲官員既諳漢語，嗣後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將軍衙門通事悉罷之。

《聖祖實録》卷三五　戊寅，以原任禮部尚書祁徹白補原官。

《東華録》康熙一一　庚辰，大學士魏裔介以病乞休，命回籍調理。

辛巳，大學士等奏：品級考告成，命刊刻遵行。

《聖祖實録》卷三五　二月甲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疏報：番目俄凹阿蜡卒等率衆投誠。下部議叙。

丙戌，命吏部尚書馮溥、工部尚書王熙、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禮部左侍郎常鼎、户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諾、中和殿學士折爾肯、保和殿學士達都、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熊賜履、侍讀學士傅達禮、史大成、侍講學士胡密色、李仙根、國子監祭酒徐元文充經筵講官。

《東華録》康熙一一　己丑，以王光裕爲河道總督。

丁酉，以馮溥爲文華殿大學士。

戊戌，以梁清標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三五　己亥，上御經筵。

甲辰，予故承恩伯周全斌祭葬，加祭二次，謚恪順。

戊申，命纂修《孝經衍義》，以翰林院掌院學士熊賜履爲總裁官。

《東華録》康熙一〇　己酉，考察八旗官。

是月，免直隸行唐、浙江石門、江西新喻等二十縣荒地賦，行唐等三縣廢地永除其租，免浙江加增屯餉。

《聖祖實録》卷三五　三月壬子朔，諭年幼諸王：【略】宜以時嫻習騎射，暇則讀書，毋徒溺於嬉戲也。又諭和碩安親王岳樂曰：「爾在諸王中，以齒則高，以行則長，若年幼諸王率意妄爲，爾其訓飭之。」

《東華録》康熙一一　癸丑，置日講官。

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朱延禧爲漢軍都統。

辛未，達賴喇嘛遣使表貢方物，賞賚如例。

夏四月壬午朔，吏部題：鑲黄旗拖沙喇哈番阿哈密故，無子弟承襲，世職應銷。其母年老無依，請給與半俸。嗣後均照此例。若係繼母，不准給予。得旨：繼母亦母也，其與生母一體給俸，著爲令。

癸未，復設山西雁平巡道、河東守道。

《聖祖實録》卷三五　户部遵旨議覆：「淮揚饑民，應發銀六萬兩，速行賑濟。」得旨：「饑民待食甚迫，與銀無益。著截留漕糧六萬石，并各倉米四萬石，遣侍郎田逢吉并賢能司官二員，會同該督撫賑濟散給。務使饑民得沾實惠，以副朕軫恤民生之意。」

乙酉，諭内閣、翰林院：「【略】世祖章皇帝時，曾命儒臣纂修太祖、太宗《聖訓》，雖具稿進呈，未經裁定頒布。茲特命圖海、李霨爲總裁官，折爾肯、折庫納、熊賜履爲副總裁官。【略】分别義類，重加考訂，勒成全書。」

《東華録》康熙一一　命宗室中除大罪革職人員外，閒散宗室子弟年十八以上及無父之子，俱照披甲例給以銀米養贍。

丙戌，諭刑部等衙門：邇來天氣亢旱不雨，【略】爾等將見禁人犯詳加清理。

【略】尋刑部等衙門議以斬絞人犯王三元等十一人請減等免死。從之。

戊子，以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班第尚和碩公主，授爲和碩額駙。

辛卯，始命日講官進講。

《聖祖實録》卷三五　壬辰，上親詣天壇祈雨。

《東華録》康熙一一　己亥，皇子承慶薨。

庚子，上以正白旗故都統伯石廷柱效力行間年久，著有勞績，追賜立碑。

《聖祖實録》卷三五 癸卯，免直隸文安縣水沖地額賦。

戊申，命京口審事吏部侍郎覺羅勒德洪等，將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府知府劉元輔，并江南、江西總督麻勒吉及訐告兵丁侯進孝等，同帶來京聽勘。

《東華録》康熙一一 五月甲寅，兵部尚書科爾科代自陳求罷，命以原品隨旗上朝。

《聖祖實録》卷三六 予故靖南王耿繼茂祭葬，謚忠敏。

內大臣理藩院尚書喀蘭圖年老乞休。得旨：【略】准解尚書任，以内大臣上朝，仍加授太子太保。

《東華録》康熙一一 辛未，以朱國治爲雲南巡撫。

以後官員得罪鎖禁鎖拏著永行停止。

癸酉，上幸南苑行圍。

戊寅，以阿穆瑚瑯爲理藩院尚書。

六月辛巳，上還宫。

《聖祖實録》卷三六 壬午，諭理藩院：「聞蘇尼特等八旗人民被災，牲畜俱死，【略】爾部會同禮部、太僕寺將馬場之馬，與禮部所管之牛羊，酌量派出，賞給被災之人。」

《東華録》康熙一一 丁亥，宗人府等衙門遵旨議覆嗣後王以下及文武官有應得之罪處分者，各量其罪之輕重，改罰銀爲罰俸，自一月遞增至一年。從之。

甲午，追謚和碩禮親王代善曰烈，和碩饒餘親王阿巴泰曰敏，和碩承澤親王碩塞曰裕，和碩襄親王博穆博果爾曰昭，和碩穎親王薩哈廉曰毅，和碩簡親王濟度曰純，多羅豫郡王多鐸曰通，多羅謙郡王瓦克達曰襄，多羅衍禧郡王羅洛渾曰介，多羅敏郡王勒度曰簡，多羅郡王精濟曰懷愍，多羅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曰恭惠。

《聖祖實録》卷三六 丁未，以故靖南王耿繼茂子和碩額駙耿精忠襲爵。

《東華録》康熙一一 己酉，户部議准山東巡撫袁懋功奏，都司一官原爲管轄衛所錢糧而設，各省皆責令督催考成，獨東省係各府催徵，請照各省之例改歸都司管轄。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六 秋七月丁巳，刑部等衙門會審京口將軍李顯貴、鎮江府知府劉元輔，及總督麻勒吉等一案。【略】得旨：「李顯貴、【略】劉元輔【略】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麻勒吉、馬祜，各削去加一級，仍降二級，免其調用。」

己未，免山東館陶縣本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三。

甲子，免直隸霸州、安肅等二十五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丁卯，免山東沂水縣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二。

八月甲申，調鑲藍旗蒙古都統俄托渾爲滿洲都統。

《東華録》康熙一一 戊子，左都御史明珠奏請停止鹽差御史巡歷地方。從之。

癸巳，增内閣滿洲學士四、漢軍學士二、滿字侍讀學士二、滿漢字侍讀學士二、蒙古侍讀學士二、漢軍侍讀學士二、滿字侍讀四、滿漢字侍讀四、蒙古侍讀二、漢軍侍讀二。

《聖祖實録》卷三六 甲午，設立起居注，命日講官兼攝。添設漢日講官二員，滿漢字主事二員，滿字主事一員，漢軍主事一員。

乙未，陞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畫特爲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一一 〔戊戌〕，免直隸豐潤縣旱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三六 甲辰，以侍講學士莽色、喇沙里充日講起居注官。

《東華録》康熙一一 丁未，上御經筵。

九月己酉朔，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丁母憂，命在任守制。

庚戌，上以寰宇一統，躬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禮，前期告祭太廟。

辛亥，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啓鑾。

《聖祖實録》卷三六 丁卯，上謁福陵。

《東華録》康熙一一 戊辰，上詣福陵，陳牲帛於隆恩殿，讀祝，行告成禮。

己巳，復詣福陵致祭，如前儀。上周視盛京内外城池。

《聖祖實録》卷三六 庚午，上詣昭陵，行告成禮。

《東華録》康熙一一 辛未，復詣昭陵，致祭皆如福陵禮。

是日，上入盛京城，御清寧宫大清門，設儀仗奏樂。召盛京將軍、副都統、侍郎、年老致仕都統、副都統、侍郎及永陵、昭陵、福陵總管以下見任、解任文武大小官員，宴賚有差。【略】又命發銀二萬兩，賞寧古塔兵丁。又諭户部等部侍郎曰：奉天係祖宗發祥重地，奉天府寧古塔等處，除十惡死罪不赦外，凡已結未結死罪，俱著減等，其軍流徒杖等俱著寬釋。自山海關至奉天府所屬地方康熙十

年、十一年分正項錢糧，俱著豁免，以示朕加恩之意。

《聖祖實錄》卷三六　遣官祭諸王暨功臣墓。

免江南定遠、臨淮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錄》康熙一一　壬申，上以告成禮畢，欲周覽盛京畿內地方形勝，是日啓鑾。

《聖祖實錄》卷三七　冬十月辛巳，上駐蹕愛新地方。

召寧古塔將軍巴海，問寧古塔及瓦爾喀、胡爾哈人民風俗。

《東華錄》康熙一一　己丑，上還盛京。

賜盛京畿內老人白金。

辛卯，上謁辭福陵、昭陵。

命扈從官及盛京文武官較射。

壬辰，命來朝外藩王、貝勒、公、台吉等較射畢，駕發盛京。

《聖祖實錄》卷三七　癸巳，駕過遼河橋，諭盛京工部官曰：「此橋甚有便於人，著存留勿毀。」

《東華錄》康熙一二　乙未，以八旗屯地旱，發粟賑之。

是月，免湖廣蘄州、江夏等十七州縣、山東聊城等三縣旱災，甯海州文登縣、陝西甘州左右二衛、山丹衛水災額賦有差，除浙江溫、台二屬逋糧。

《聖祖實錄》卷三七　十一月戊申朔，贈故江南提督梁化鳳少保兼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敏壯。

《東華錄》康熙一一　庚戌，上奉太皇太后、皇太后還京師。

癸丑，予故致仕工部尚書葉成額祭葬。

丙辰，上以謁陵禮成，御太和殿受朝賀，詔赦天下。

庚申，發偏沅倉穀帑金賑所屬饑。

《聖祖實錄》卷三七　壬戌，平南王尚可喜以疾疏請其子尚之信回粵、暫管軍務。從之。

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楊正中、杜臻充日講起居注官。

《東華錄》康熙一二　庚午，復設貴州平大黔威守道一，駐大定府。

辛未，御史何元英奏：禮部司屬各員有磨勘天下試卷之責，應照世祖章皇帝時以進士出身者補授。又各省鄉試正副考官宜專用進士出身之人，開列候點，其分房各官，或進士官乏員，方將舉人出身者開送。從之。

河道總督王光裕奏請募夫大挑淮揚裏河。從之。

《聖祖實錄》卷三七　壬申，以護軍統領哈爾哈齊爲禮部尚書，調左都御史明珠爲兵部尚書。

《東華錄》康熙一一　甲戌，免江南淮安、揚州二府屬被水州縣逋賦。

是月，免直隸霸州、文安、江南鳳陽、河南陝、安陽等一府七十三州縣衛被災額賦。免山東堂邑、冠縣、湖廣衡州衛旱災額賦十之三。

十二月戊寅朔，吏部議准貴州巡撫曹申吉奏，龍里、清平、平越、普定、都勻五衛應俱改爲縣，各設知縣、典史一，以安莊衛歸併鎮甯州，黃平所歸併黃平州，新城所歸併普安州，其守備等官俱裁。從之。

《聖祖實錄》卷三七　己卯，以內大臣伯噶都爲鑲黃旗護軍統領。

壬辰，户部題：「河南儀封、考城二縣，隄壓挖傷地畝，其額賦應請開豁。其祥符、陽武、蘭陽、虞城四縣挖傷地畝，雖有荒地撥補，但收穫無期，相應免賦三年。」從之。

《東華錄》康熙一一　乙未，罷民間養馬及用馬駕車之禁。

《聖祖實錄》卷三七　壬寅，皇子賽音察渾生。

《東華錄》康熙一一　是月，免江南六安、上元、浙江杭州、湖廣荆門、茶陵等九府一百十七州縣衛所災荒額賦有差。免江南高郵、寶應、鹽城等十一州縣所去年水災額賦。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一一年（壬子、一六七二）

《東華錄》康熙一二　春正月庚午，諭吏部：【略】嗣後丁憂官員，督撫毋得題留，悉令離任守制。

《聖祖實錄》卷三八　理藩院議覆厄魯特噶爾丹台吉疏，言伊兄僧厄台吉在時，曾遣使進貢，今請亦准照常遣使進貢。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錄》康熙一二　辛未，上奉太皇太后往赤城湯泉，啓鑾。

是月，免江南上海、青浦、湖廣茶陵衛去年旱災賦有差。免山東臨清州去年蟲災賦十之二。

《聖祖實錄》卷三八　二月丁丑朔，吏部尚書黃機請假還葬。允之。

己卯，太皇太后至湯泉宮。上【略】駐蹕頭堡。

《東華録》康熙一二　辛巳，皇子承祜薨，上悼之。

《聖祖實録》卷三八　丁亥，轉户部尚書郝惟納爲吏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一二　庚寅，上移蹕赤城，皇子允禔生。

辛卯，上以行耕耤禮，回鑾。

《聖祖實録》卷三八　癸巳，上回京。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丙申，上親耕耤田。

丁酉，調梁清標爲户部尚書。

戊戌，上復詣赤城。

己亥，上朝太皇太后於行宫。

《聖祖實録》卷三八　三月己酉，以【略】艾元徵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一二　命直隸各省提督總兵官俱照康熙六年例於十月内自陳，在内武職各官一體遵行。

《聖祖實録》卷三八　乙卯，命選滿洲、蒙古、漢軍新舊生員内文行兼優者，與漢生員一體入監肄業。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丙辰，賑江西九江、廣信、南康旱災。

己未，封靖南王耿精忠所尚和碩郡主爲靖南王妃。

《聖祖實録》卷三八　戊辰，上奉太皇太后回鑾。

《東華録》康熙一二　〔甲戌〕，免江南興化縣去年水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三八　乙亥，上回京。

《清朝柔遠記》卷二　〔是月〕，吐魯番入貢。

《聖祖實録》卷三八　夏四月己卯，諭户部：「江南連年水旱相仍，災傷甚重，【略】其以前未完錢糧，實係拖欠在民者，著暫行停徵，俟民力稍蘇之時，再行請旨。」

辛巳，以户部尚書梁清標充經筵講官。

諭吏部等衙門：「江南事務繁劇，與他省不同。向來立有定限，【略】今應照此例，凡江南一切陳積事件，於定限外再寬限一年，令地方官料理完結。」

《東華録》康熙一二　甲申，裁江南海門縣，歸通州管轄。

《聖祖實録》卷三八　陞護軍統領覺羅伊爾門爲鑲紅旗滿洲都統。

己丑，免江南清河等三縣挑河挖傷田地額賦有差。

庚寅，免江南淮安、大河二衛康熙十年分水淹田地額賦。

《東華録》康熙一二　癸巳，增工部滿郎中二，漢員外二，分巡京城内外及玉泉山等處河道。

庚子，增兵部筆帖式二十。壬寅，諭吏部：原任大學士衛周祚【略】著即召取馳驛來京，入閣辦事。

《聖祖實録》卷三八　乙巳，命侍衛吴丹、學士郭廷祚閱視河工，繪圖進呈。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丙申，上親耕耤田。

《聖祖實録》卷三九　己酉，上回京。

丁丑，調梁清標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一二　癸亥，減户部、工部關差員數，照鹽差例，不論滿洲、漢軍、漢人序俸掣籤，每關差司官一員，筆帖式一員。

《聖祖實録》卷三九　乙丑，《世祖章皇帝實録》告成。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丙寅，上幸德勝門外觀麥。

壬申，發帑加賑淮揚。

是月，免江南泰州、江都、山陽、臨淮、靈璧、山東沂水、新城、鄒平、青州逋賦，及兗、曹、單、金鄉沿河衝損地賦。

六月乙亥朔，以淮揚清水潭隄決，田廬淹没，詔寬賑限，俟水涸乃停。

《聖祖實録》卷三九　辛巳，禁止官兵經過地方，不得多索車馬夫役，并地方官吏借端私派，以累里民。

《東華録》康熙一二　乙酉，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三九　戊子，户部題：「浙江所徵婦女小口鈔銀，改爲食鹽課銀。直隸流寓人丁及山西久流近流人丁，均改爲實在人丁；幼丁改爲新編人丁。應將《賦役全書》更正遵行。」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二　裁山西太原副將，改設總兵官一。

庚寅，上還宫。

戊戌，增江南山陽縣管河主簿一，分防高家堰隄工。

己亥，命大學士圖海等同法司清理刑獄。

《聖祖實録》卷三九　復湖廣起運漕糧，每石給運軍贈貼米二斗。

《東華録》康熙一二　壬寅，以衛周祚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三九　癸卯，除貴州省二十七山場小税。

是月，免山東堂邑等三縣雹災賦有差，免陝西寶雞縣

旱災賦十之三。

秋七月己酉，敘征緬甸及雲南、貴州功，授都統何進忠等一百二十七員世職有差。

《聖祖實録》卷三九 壬子，免江南高郵州康熙十年分旱災湖地租銀。

癸丑，免順天府霸州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丙辰，上出德勝門觀禾。

己未，禮部尚書龔鼎孳以病乞休，命給假調理，病痊供職，不必解任。

《聖祖實録》卷三九 己巳，免湖南衡州衛康熙六年分未完屯餉。

閏七月甲戌朔，陞正紅旗副都統傑殷爲護軍統領。

《東華録》康熙一二 乙亥，諭宗人府：貝子尚善【略】著仍復多羅貝勒。

《聖祖實録》卷三九 丙子，户部議覆吏科給事中趙之符滇省賦税一疏，查順治十六年，【略】以四斛作一石徵收。今地方已定，此加徵兩斛米麥，應於康熙十二年爲始除免。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二 己卯，予故致任禮部尚書烏赫祭葬。

丁亥，諭刑部，【略】尋議：若内外問刑官將案内應夾罪不至死之人夾訊致死者，罰俸一年；將不應夾訊之人擅行夾訊者，降一級留任；或被夾之人即時身死者，降三級調用；或疊行夾訊致死者，革職。若有別項情由，按罪定擬。其司官有將不應夾訊之人回堂，堂官不行詳慎，輕聽夾訊者，罰俸六箇月。從之。

辛丑，吏部議准御史嚴曾榘奏【略】請嗣後督撫保舉異途出身等官，亦於奏内開列事實。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九 命陝西富平、蒲城二縣糧米永行改折。

《東華録》康熙一二 是月，免直隸固安、江南沭陽、河南汲縣、山東魚臺等九縣被災額賦，及浙江處州、西安等屬逋賦。

《聖祖實録》卷三九 八月甲辰，命發淮安庫銀，賑濟邳州、宿遷、桃源、清河四州縣水災飢民。

《東華録》卷一〇 〔丁未〕，王大臣等議覆御史孟熊飛疏，言孫可望係張獻忠餘黨，擾亂邊陲，後爲李定國所敗，窮蹙乞降。前有重大之罪，後無纖微之功，我國家格外殊恩，授以義王顯爵。及伊身死，已襲替二次，今孫徵淳故，若令再襲，則後此世世冒濫無已，應請停其襲替，或降封。應如所請，降授義公。得旨：公止二「義」字，於例不合，再議。

《東華録》康熙一二 壬子，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三九 乙卯，大學士圖海等，以楊燦南不諳飛灰候氣之法，無從測驗覆奏。命將楊燦南交刑部議罪。

《東華録》康熙一二 議政王大臣等遵旨再議「義王」降爲公爵，應稱爲慕義公。【略】從之。

《聖祖實録》卷三九 庚申，上御經筵。

《東華録》康熙一二 壬戌，上以太皇太后聖躬違和，奉太皇太后幸遵化縣湯泉。

甲子，上駐蹕薊州城西，閲官兵射。

丁卯，上奉太皇太后至湯泉，上謁孝陵，駐蹕鮎魚池城。

是月，免江南高郵、山東濰縣、山西潞城等十一州縣被災額賦。

《聖祖實録》卷四〇 九月乙亥，免江南沭陽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丁丑，上幸景忠山，過遵化縣閲兵。

《聖祖實録》卷四〇 戊寅，免湖南各屬康熙七、八、九年分捏報墾荒錢糧。免山東博平等五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二 己卯，上還湯泉，過三屯營，閲兵。

《聖祖實録》卷四〇 辛巳，上諭大學士等曰：「江西廬陵、吉水、上高、寧州四州縣，暨南昌、九江衛，頻年荒旱，災疫流行，荒蕪田地五千四百餘頃，命户部蠲其逋賦，仍救巡撫速行招墾。」

壬辰，禮部議覆四川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川、湖二省移駐弁兵，既經安插，即同土著，伊等子弟有讀書者，似應准其入籍考試。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丁酉，命福建總督自漳州移駐省城。

冬十月甲辰，上奉太皇太后回鑾。

丙午，上以皇后病，奉太皇太后諭先還，是日回宫。

丁未，上以皇后病痊，往迎太皇太后。

己酉，上奉太皇太后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四〇 壬子，陞浙江巡撫范承謨爲福建總督。

《東華録》康熙一二 癸丑，停長蘆、兩淮、兩浙、河東巡鹽御史差，鹽法事務歸併巡撫管理。

十一月庚寅，發帑賑浙江杭、嘉、湖、紹四府。

是月，免直隸清苑、江南亳、懷遠、湖廣嘉魚、監利、河南安陽、山西岢嵐等五十三州縣災荒賦，桃源等縣去年漕米並免之。

十二月乙巳，裕親王福全奏辭議政。允之。

《聖祖實録》卷四〇 丁未，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

庚戌，上奉太皇太后自南苑還宫。

《東華録》康熙一二 壬子，莊親王博果鐸、惠郡王博翁果諾、温郡王孟峩奏辭議政。允之。

丁巳，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來京葬母，遣一等侍衛對泰等至其家慰問之。

己未，康親王傑書、安親王岳樂、順承郡王勒爾錦、貝勒察尼、董額、尚善奏辭議政。不允。

《聖祖實録》卷四〇 壬戌，上幸南苑行圍。

丙寅，上還自南苑。

《東華録》康熙一二 丁卯，大學士衛周祚以老病乞休。命以原官致仕。

是月，免江南長洲、興化、湖廣江夏、浙江杭、嘉、湖、紹等屬三十五縣災荒額賦，大河等縣仍免去年漕米，邳、沭陽等州縣加免十之二。

是歲，朝鮮入貢。

康熙一二年（癸丑、一六七三）

《東華録》康熙一三 春正月甲申，予故致仕内秘書院大學士馮銓祭葬，謚文敏。

《聖祖實録》卷四一 庚寅，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卯，上幸暘鷹臺，大閱，親發五矢，皆中的。復騎射，一發即中。是日還宫。

《聖祖實録》卷四一 二月壬寅，陞護軍統領赫業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一三 甲辰，遣一等侍衛吴丹、二等侍衛塞扈立【略】往雲南賜平西王吴三桂，一等侍衛古德、二等侍衛米哈納【略】往廣東賜平南王尚可喜父子（善）（喜）。

《聖祖實録》卷四一 乙巳，遣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嘩陸坤司由提呀菩埃，遣陪臣【略】進貢方物，並請給銀印。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亥，户部議准貴州巡撫曹申吉奏【略】請將貴陽、安順、平越、都匀、鎮遠、思南、銅仁七府知府經管之地方錢糧，各歸附郭之新貴、普定、平越、都匀、鎮遠、安仁、銅仁七縣知縣管理，其知府止司督徵之責，庶規制畫一，永遠可行。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一 壬子，上御經筵。

癸丑，郎中蘇爾泰閱視河工還，繪圖進呈。上留覽。

《東華録》康熙一三 乙丑，以久旱得雨，遣一等侍衛對秦等出郊，視土膏深淺。

庚午，頒賜諸王以下文武各官及八旗官學《大學衍義》各一部。

三月辛未朔，改通州左衛爲通州所，裁守備一、千總三、經歷一。其地丁錢糧、巡緝逃盜等事務歸通州、三河、武清、香河四州縣分理。

《聖祖實録》卷四一 乙亥，上幸瀛臺。

丁丑，上因時雨未足，駕幸郊外，閲視麥苗。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巳，諭禮部祈雨。

諭刑部：直隸各省監候秋決人犯，於冬至以後部文咨到者，留於次年秋審，彙奏題報，永著爲例。

《東華録》卷一〇 （壬午），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撤藩，歸老遼東。旨嘉獎。「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着會議」。

《聖祖實録》卷四一 庚寅，策試天下貢士韓菼等於太和殿前。

辛卯，吏部議覆平南王尚可喜疏，言臣年老且病，請以王爵令臣子尚之信承襲。查藩王見存子無移襲之例，應無庸議。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三 癸巳，賜韓菼等一百六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酉，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復歸遼東，應如所請。【略】從之。

己亥，大雨，遣侍衛視田苗。

《聖祖實録》卷四二 四月辛丑，上幸郊外觀禾。

甲辰，兵部題：「平南王藩下向有緑旗左右翼【略】俱駐劄廣州府，今平南王尚可喜父子已令遷移，此緑旗官兵應仍留廣州府，令廣東提督管轄。其官員陞轉，亦照各省緑旗官員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亥，諭學士傅達禮：滿漢文義照字翻譯，可通用者

甚多，後生子弟漸致差謬。爾任翰林掌院，可將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

諭户部：江南蘇、松、常、鎮、淮、揚六府連年災荒，【略】康熙十三年分地丁正項錢糧，特行蠲免一半。

《聖祖實録》卷四二 乙卯，上幸南苑。

丁巳，封暹羅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嘮陸坤司由提呀菩埃爲暹羅國王。

《東華録》康熙一三 庚申，上還自南苑。

五月癸未，吐魯番國王瑪墨忒賽伊忒汗遣陪臣貢方物。

辛卯，調王熙爲兵部尚書。

丁酉，以吴正治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四二 六月辛丑，得旨：吐魯番國【略】以後止著進貢馬匹、玉石。

《東華録》康熙一三 癸卯，以李之芳爲浙江總督。

丁未，上幸瀛臺，御迎薰亭，賜諸王貝勒等及内閣滿漢大學士、學士、翰林院學士、六部、都察院、各司寺及國子監堂官、翰林科道等官宴。【略】上回宫。

《聖祖實録》卷四二 甲寅，陞陝西巡撫阿席熙爲江南、江西總督。

乙卯，命禁止八旗包衣佐領下奴僕隨主殉葬。

《東華録》康熙一三 乙丑，〔上〕幸柔嘉公主第視疾。

吏部議覆給事中紀思哈奏：【略】嗣後解任督撫，於部文到日即令謝事，巡撫解任，將敕印交與總督，總督解任，將敕印交與巡撫，若無總督省分，交與布政使護理。從之。

《東華録》卷一〇 七月庚午，平西王吴三桂疏請撤藩。旨嘉奬。「官兵家口作何遷移安插，着會議」。

《聖祖實録》卷四二 癸酉，免山東青州左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甲戌，廣東道御史鞠珣疏言：【略】乞敕部確議，將王女與孫延齡撤回京師。議。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三 丙子，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〇 〔壬子〕，差禮部左侍郎折爾肯、傅達禮往雲南，户部尚書【略】尋議：將軍孫延齡，與都統王永年互訐，見差侍郎勒德洪審理，俟審結再給與。」

甲戌，廣東道御史鞠珣疏言：【略】康熙十三年分地丁正項錢糧，特行蠲免一半。

《東華録》康熙一三 己卯，下嫁和碩額駙耿聚忠和碩柔嘉公主薨。遣官致祭。

辛巳，上還宫。

禮部議准左都御史多諾奏：【略】嗣後祭祀文廟，文官滿三品以上亦應前期齋戒二日陪祀。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二 壬午，以重修《太宗文皇帝實録》，命大學士圖海爲監修總裁官，大學士索額圖、李霨、杜立德、馮溥爲總裁官。

己丑，設宗人府左司、右司。

《東華録》康熙一三 甲午，九卿等會議：直隸巡撫金世德奏直屬事務殷煩，長蘆鹽政巡撫勢難兼顧，請仍差御史專理，應如所請。其兩淮、兩浙、河東三處鹽政亦仍照舊例差御史巡視。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二 乙未，議政王大臣等會議：【略】靖南王既請自福建遷移，應將王本身并標下十五佐領官兵家口，均行遷移。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三 八月癸卯，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平西王吴三桂具題請撤安插，應將王本身并所屬官兵家口，均行遷移，在山海關外酌量安插。雲南地方，【略】應暫遣滿洲官兵戍守。【略】得旨：【略】著王率領所屬官兵家口，俱行搬移前來，其滿洲官兵不必遣發。

丁未，試漢軍、漢人科道官於保和殿。

《東華録》卷一〇 〔壬子〕，差禮部左侍郎折爾肯、傅達禮往雲南，户部尚書梁清標往廣東，吏部侍郎陳一炳往福建，經理各藩撤兵起行事宜。

《東華録》康熙一三 丙辰，上御觀德殿，閱八旗射。

己未，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四三 庚申，免直隸青縣、鹽山、慶雲三縣本年分旱災，任縣、隆平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酉，上手詔諭平西王吴三桂。

《東華録》康熙一三 命户部侍郎達都會同盛京户部侍郎、奉天府府尹察看安插三藩地方。

壬戌，議政王大臣等議奏：【略】以後將投誠官兵停其移駐。從之。

甲子，上幸郊外觀稼。

河道總督王光裕丁父憂，命在任守制。

《聖祖實録》卷四三 九月丁卯朔，調陝西提督桑峨爲雲南提督。

戊辰，禮部尚書龔鼎孳以病乞休。允之。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未，調鄂善爲雲南總督。

甲戌，詔奉差官毋擾驛地。

乙亥，調吴正治爲禮部尚書。

辛巳，以冀如錫爲工部尚書。

壬午，予故禮部尚書恩額得祭葬。

乙酉，以哈占爲陝西總督。

《聖祖實録》卷四三 予【略】向化侯譚詔【略】祭葬。

丙戌，諭户部：據山東撫臣奏，寧海州荒蕪地二千七百餘頃，逃亡户三千餘丁，累年逋賦，小民力難賠補。自康熙九年以後錢糧，如數悉爲豁免，仍敕該撫，設法招徠勸墾。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卯，兵部督捕議奏逃人定例。得旨：逃人在外娶妻，所生之女，若已經聘嫁，不許拆散，亦不必向伊夫追銀四十兩給與逃人之主。著爲例。

丙申，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略】今凡遇祭祀，皇上應於別殿齋戒。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三 十月辛丑，策試天下武舉于太和殿前。

《東華録》康熙一三 癸卯，上御瀛臺，閱武舉騎射。

户部議准江甯巡撫馬祜奏，淮揚地方清水潭石隄復決，黄淮水勢瀰漫，高、寶等一十八州縣衛所被災，請行賑濟。應敕總漕、巡撫速動庫銀四萬兩買米，委官各處賑濟，俟來年三月終止。從之。

甲辰，賜郎天祚等一百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聖祖實録》卷四三 己酉，上幸南苑行圍。

上因科臣納鼎疏言，京城内外，時棄嬰兒，命户部議。凡民間貧不能養，棄所生子，或乳主人子而棄其子者，皆善全之，俾得長育。其棄而不養者，嚴禁。

通飭八旗並包衣佐領及五城，一體遵行。

《東華録》康熙一三 戊午，上還宫。

《聖祖實録》卷四四 十一月丁卯，故明宗族朱議濃，孑身流落，以蓄髮挈獲，刑部論絞。得旨：朱議濃係愚民無知，著免死，歸鑲白旗漢軍旗下，給與妻室、地畝、房屋安插。

《東華録》康熙一三 庚午，諭户部：【略】嗣後各省開墾荒地，俱再加寬限，通計十年方行起科。

《聖祖實録》卷四四 甲戌，發湖廣鄖陽等府縣倉穀，賑江陵等十三州縣饑民。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巳，復設浙江驛傳道。

壬午，裁江南徽甯道。

《聖祖實録》卷四四 乙酉，免直隸霸州、寶坻等十二州縣，河間一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己丑，免江南六安、虹縣、靈璧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三 辛卯，裁工部都水司漢主事四。

《聖祖實録》卷四四 壬辰，免江南贛榆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甲午，免浙江仙居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丁酉，免湖廣瀏陽等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一三 己亥，諭内閣：【略】尊皇考妃博爾濟金氏曰皇考恭靖妃，皇考妃博爾濟金氏曰皇考端順妃，皇考妃董鄂氏曰皇考甯謚妃。

《聖祖實録》卷四四 辛丑，免江南高郵衛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一三 乙巳，禁直隸各省官吏毋得私税市貨。

己酉，予故禮部尚書龔鼎孳祭葬，謚端毅。

辛亥，命嗣浙江仁和、錢塘二縣被火災民二千一百餘家。

《東華録》卷一〇 〔丙辰〕，差往貴州備辦夫船芻糧事務郎中党務禮、員外郎薩穆哈馳驛回京，奏稱：「雲貴總督甘文焜言吴三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撫朱國治，以所部兵反，前差往侍郎折爾肯等被留。」上召議政王大臣等諭曰：「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着前鋒統領碩岱帶同佐領前鋒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以固軍民之心，並進攻常德，以遏賊勢。其陸續遣發大兵往勦之處，着速議。」

〔丁巳〕，川湖督蔡毓榮疏報：「吴三桂反，僞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

明年甲寅爲周王元年，改元昭武，鑄錢曰『利用通寶』。貴州提督李本深叛應之。前差往主事辛珠、筆帖式薩爾圖不屈死。總督甘文焜聞變，將十餘騎出貴陽府，至鎮遠，守將應賊圍之，文焜自殺，巡撫曹申吉降賊，賊逼鎮遠，漸入楚境。」

《東華録》康熙一三 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標、陳一炳還。諭兵部：雲南提督桑峨調爲湖廣提督，總統協鎮兵馬鄂善暫留湖廣，與蔡毓榮商酌機宜，力圖勦禦，以固地方。

《聖祖實録》卷四四 命西安將軍瓦爾喀進四川。以廣西境鄰貴州，授孫延齡爲撫蠻將軍，以線國安爲都統，令統兵固守。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子，改江西巡撫董衛國、湖廣巡撫張朝珍工部尚書銜爲兵部尚書，浙江巡撫田逢吉、四川巡撫羅森工部侍郎銜爲兵部侍郎。

《聖祖實録》卷四五 乙亥，上御太和殿。遣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帥師之湖廣；安西將軍都統赫業，帥師之四川。

職後免其追取。從之。

《聖祖實録》卷四五 乙亥，上御太和殿。遣寧南靖寇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帥師之湖廣；安西將軍都統赫業，帥師之四川。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子，改江西巡撫董衛國、湖廣巡撫張朝珍工部尚書銜爲兵部尚書，浙江巡撫田逢吉、四川巡撫羅森工部侍郎銜爲兵部侍郎。

《聖祖實録》卷四五 辛巳，諭户部：邇者京師需用駝馬，凡蒙古駝馬進張家口、殺虎口貿易者，自今至九月免其稅課。

癸未，刑部等衙門題：會審黄裁縫等黨附楊起隆謀逆情實，俱應淩遲處死。【略】得旨：黄裁縫等十二人俱淩遲處死，餘犯俱改爲即行處斬。各犯親屬，【略】著從寬免罪。人口家産並免入官。

《東華録》卷一〇 〔甲申〕，都統尼雅翰爲鎮南將軍，領德州等處駐防滿兵鎮兖州，副都統馬哈達、席布參贊軍務。

《聖祖實録》卷四五 乙酉，免江南淮安衛康熙十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丙戌，安南國王嗣黎維祾疏言：臣兄安南國王黎維禧病故，屬臣權管國事。謹此奏聞。並遣陪臣胡士揚等進康熙八年、十一年歲貢。下部知之。

《東華録》卷一〇 〔丁亥〕，侍衛夸塞自荆州馳還，奏偏沅巡撫盧震棄長沙奔岳州。命都統朱滿領兵速赴武昌。

令江寧將軍額楚、鎮海將軍王之鼎各遣兵防守安慶，並勅尼雅翰速抵安慶，總統諸師，馬哈達隨征江寧。

〔己丑〕，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宏、吴之茂等，以四川叛降賊。命總兵徐治都還守彝陵。

《聖祖實録》卷四六 前鋒統領碩岱兵抵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寅，封世祖章皇帝子隆禧爲和碩純親王。

《東華録》卷一〇 以席卜臣爲鎮西將軍，與副都統巴哈、德業立守西安，援

康熙一三年（甲寅、一六七四）

《東華録》卷一〇 正月〔戊辰〕，遣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額

進川大兵。

以趙國祚爲江西提督，王永譽爲河南提督。

《聖祖實録》卷四五 辛卯，兵部題：口外蒙古逃人在外娶妻，【略】嗣後應免其離異，仍令給與爲妻。從之。

《東華録》卷一〇 〔壬辰〕，命副都統擴爾坤帥師赴漢中。

《聖祖實録》卷四五 癸巳，免江南清河縣康熙十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甲午，免河南輝縣康熙十二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二月乙未朔，太皇太后出宫中銀幣犒軍。

《聖祖實録》卷四六 護軍統領伊爾度齊兵抵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申〕，護軍統領額司泰兵抵荆州。

《聖祖實録》卷四六 丁酉，欽天監題：欽造儀象告成。進呈新製《靈臺儀象誌》。上留覽，加南懷仁太常寺卿銜，仍治理曆法。

戊戌，户部遵旨議覆江南丹徒縣坍入大江田四十餘頃，額賦應永行開除，餘田令地方官修隄防護，三年後起科。金壇縣荒田七百二十餘頃，勸民開墾。其二縣坍荒田康熙十一年分逋賦，應俱停徵。從之。

發山東濟南倉積穀賑給濟南府地方饑民。

《東華録》康熙一四 授王輔臣三等精奇尼哈番，子王繼貞大理寺少卿。

《聖祖實録》卷四六 〔庚子〕，都統巴爾布兵抵荆州。

辛丑，加湖廣總督蔡毓榮兵部尚書銜。

户部議覆江寧布政使慕天顔疏，言【略】請將清河、高郵等八州縣自康熙十三年起，如有耕種新涸田地者，俱俟三年後起科。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一〇 〔壬寅〕，賊犯澧州，守卒以城叛，提督桑峨等退保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癸卯，命四川省另設總督、巡撫各一。

《聖祖實録》卷四六 甲申，免浙江臨海等四縣歷年民欠銀三萬五千餘兩、錢二千七百餘緡、米六千餘石。

《東華録》卷一〇 〔壬辰，疏報〕：襄陽總兵楊來嘉附逆藩吴三桂，據穀城叛。

以内大臣希爾根爲定南將軍，尚書哈爾哈齊副之，統兵赴江西，以討耿精忠。護軍統領桑遏，吏部侍郎覺羅舒恕，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參其軍。又以武昌有警，命都統覺羅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率師赴武昌。

《東華録》康熙一四 定緑旗兵賞格。

《東華録》卷一〇 四月〔丙申〕，奉使雲南禮部侍郎折爾肯、翰林院學士傅

〔甲寅〕，湖廣督報：「長沙副將黄正卿等以城叛降賊。」

達禮還至武昌，携有吴三桂奏章。上諭王、大將軍等益加警備，仍招致之。

《聖祖實録》卷四七 己亥，蔡毓榮革職，鄂善降五級，俱留任。辛丑，予故原任吏部尚書馬希納祭葬如例。

《東華録》卷一〇 〔壬寅〕，賊將陶繼智復犯彝陵，都統鄂内擊破之。〔癸卯〕，調西安副都統德業立，總兵馬雲程、高登科守襄陽。〔甲辰〕，以喇哈達爲鎮東將軍，統兵鎮兖州，副都統伯穆赫林、甘度海參贊軍務。

《聖祖實録》卷四七 諭兵部：平南王尚可喜，奏請調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誠顯著，深爲可嘉。兩廣一應軍機調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與總督金光祖同心合力，務酌萬全而行。

《東華録》卷一〇 逮盧震諭死。

《聖祖實録》卷四七 乙巳，平南王尚可喜疏言：【略】得旨：「尚之孝襲平南王。」

《東華録》卷一〇 〔丁未〕，吴三桂子應熊、孫世霖伏誅。福建告急。命副都統胡圖、馬哈達率兵赴杭州。下詔削孫延齡職。

尚可喜執吴三桂使人並逆書奏聞。

〔己酉〕，以阿密達爲揚威將軍鎮江寧。

《聖祖實録》卷四七 庚戌，耿諭議政王、大臣等：昭忠、耿聚忠【略】著並禁於一室，其屬下官員，俱著閒住。【略】并禁其諸兄弟。

《東華録》康熙一四 皇子生，即於是日薨，未命名。

《東華録》卷一〇 〔辛亥〕，以賴塔爲平南將軍，統兵赴杭州，討耿精忠。

〔甲寅〕，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叛降精忠，與續順公沈瑞兵巷戰。

《聖祖實録》卷四七 〔潮州總兵劉進忠〕引闖寇入城。戊午，内大臣阿密達領兵至懷慶，擒蔡禄以聞。【略】上命將蔡禄父子並同謀者，俱行正法。

平南王尚可喜疏言：「吴三桂遣賊兵二萬屯黄沙河，若與孫延齡合兵一處，勢益猖獗，請就近撥兵，同臣兵剿滅孫逆。」

上諭副都統根特巴圖魯、席布等：「候將軍希爾根、哈爾哈齊等兵至江西，即率所部官兵，急赴廣東，一切機宜，同平南王尚可喜參酌以行。」尋授根特巴圖魯爲平寇將軍。

《東華録》卷一〇 〔辛酉〕，下詔削耿精忠爵。〔癸亥〕，詔以分遣禁旅調度情形示平南王尚可喜。

《聖祖實録》卷四七 五月丙寅，皇子允礽生。

申時，皇后崩於坤寧宫。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丁卯，叙舉首林興珠逆書功，加懇荒都督蔡璋太子少保，事平之日，以總兵官用；加南贛總兵官劉進寶左都督，事平之日，以提督用。

戊辰，奉移大行皇后梓宫至西華門外享殿，上親臨送。

《聖祖實録》卷四七 遣喀喇沁塔布囊何濟吉爾、土默特塔布囊山大等往駐兖州。

辛未，上命尚可喜與總督金光祖、提督馬雄等會同商酌，逆賊孫延齡，有可剿之勢，即議進剿。

《東華録》卷一〇 〔戊寅，疏報〕：安西將軍赫葉等自漢中抵七盤關，破賊于關口及種子鋪山下，進抵朝天關，敗吴三桂僞總兵石存禮于劉閣鋪山下，復朝天關。

〔壬午〕，平陽兵變，執總兵蔡朝佐以叛，與耿精忠僞將曾養性合圍瑞安，命將軍賴塔等率師討之。

《聖祖實録》卷四七 庚寅，奉移大行皇后梓宫，權厝於都城北翠華城。上親臨送。【略】上回宫。

壬辰，上至翠華城，大祭大行皇后。

《東華録》卷一〇 副都統德業立大敗叛將洪福于武當山下。六月〔甲午朔〕，遣郎中周襄緒等奉詔往福建招諭耿精忠。

〔庚子〕，命户部侍郎達都赴浙江督理大兵糧餉。

〔癸卯〕，江西撫董衛國報：「叛逆柯昇勾連閩逆，竊據廣信諸處，麻蓬地方賊兵繼起。」諭定南將軍希爾根與根特巴圖魯、席布等合勦之。

〔丙午〕，授多羅貝勒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帥師赴岳州，固山貝子準達等帥師赴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戌，浙江提督塞白理奏：總兵官祖宏勳以温州叛。

《東華録》卷一〇　江西巡撫董衛國報：「耿逆遺賊李連、李太等犯建昌杉關，官兵擊敗之。」

〔辛亥，疏報〕：耿精忠僞將李雲龍犯常山、開化、金華，副將牟大寅擊敗之，斬其僞參將張雄。

《東華録》康熙一四　壬子，命喇哈達移鎮杭州，掌將軍印務，統領駐防兵馬及自京所遣漢軍官兵。

《東華録》卷一〇　〔癸丑〕孫延齡犯柳州，馬雄告急。詔尚可喜、金光祖發兵援之。

《東華録》康熙一四　乙卯，以陳洪明爲廣西巡撫。

《東華録》卷一〇　〔戊午〕，命將軍賴塔進取福建。

以和碩康親王傑書爲奉命大將軍，統兵赴浙江。多羅貝勒董額爲定西大將軍，統兵赴四川。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申，册謚大行皇后曰仁孝皇后。

《東華録》卷一〇　〔辛酉〕，浙江温州、羅清、黄岩、太平諸營相繼叛。詔將軍喇哈達調兵守台、寧。

《東華録》康熙一四　秋七月丁卯，增杭州每旗防禦各一。

《聖祖實録》卷四八　戊辰，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廣東巡撫劉秉權疏言【略】應令尚可喜照舊管事，俟事平，令尚之孝承襲。從之。

《東華録》卷一〇　〔辛未〕，以郎廷佐總督福建，段應舉爲隨征福建都督。

〔癸酉，疏報〕：叛將劉進忠遣其黨據程鄉縣，官兵擊敗之，復其城。

〔疏報〕：副都統馬哈達、雅達理敗賊于金華。

〔疏報〕：南瑞總兵楊富謀通賊，事覺伏誅。

《聖祖實録》卷四八　甲戌，多羅温郡王孟義薨。【略】謚曰良。

《東華録》卷一〇　〔乙亥〕，耿精忠陷石城，聲言犯寧都，命將軍希爾根等嚴守贛州，以趙應奎充袁臨總兵，防袁州。

〔丙子〕，浙督李之芳報：「賊合力犯衢州，臣兵卑可虞。」命喇哈達速赴衢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辰，設江西總督，以董衛國爲之。

〔壬午〕，上以衢州正在危急，令副都統伯穆赫林率喀喇沁土默特兵，自江甯速赴浙江，與將軍喇哈達等會同勦禦。副都統蘇朗等仍率蒙古兵鎮守江甯。

癸未，以楊熙爲福建巡撫，白色純爲江西巡撫，駐紮贛州。

《東華録》卷一〇　精忠僞將閻標犯金華，將軍喇哈達遣副都統鄂申巴圖魯擒斬之。

〔甲申〕，四川督周有德報：「僞總兵彭時亨犯廣元，副將張登科等敗之。」

《聖祖實録》卷四八　乙酉，免山東青城等十一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疏報：吴三桂僞將劉之復犯宜都，副都統蘇虎濟等擊敗之。

〔丙戌〕，董衛國報：「閩賊犯寧都，遊擊周球等擊敗之。」

〔丁亥〕，勒爾錦遣員勒察尼、將軍尼雅翰等分水陸進攻岳州，敗賊將吴應麒于七里山。

《東華録》康熙一四　己丑，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帥師之浙江，定西大將軍貝勒董額帥師之四川，上御太和殿，賜敕印。

《聖祖實録》卷四八　辛卯，免直隸霸州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諭兵部：「耿精忠身雖背恩反叛，【略】大兵平定閩省之日，其祖父骸骨仍許收葬。」

《東華録》卷一〇　八月〔壬辰朔〕，遊擊周球等復石城。

《聖祖實録》卷四九　癸巳，疏報：饒州營兵變。

《東華録》卷一〇　李之芳報：「都司姚世熙等大敗耿逆于衢州、杜澤、大洲等處。又耿逆勾連土賊從處州逼金華，副都統鄂申、陳世凱擊敗之。」

《聖祖實録》卷四九　甲午，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尚善等帥師之岳州，貝子準達等帥師之荆州，上御太和殿，賜之敕印。

《東華録》卷一〇　〔乙未〕，命總督蔡毓榮協勦湖南，順承郡王巴爾堪兵守荆州。

〔丙申〕，叛將劉進忠藏劉斌據普寧，我兵進勦，賊迎敵，被陷知縣段藻閉門拒之，復其城。

〔丁酉〕，賴塔報：「七月賊犯金華，副都統喇哈等九戰皆捷，復諸暨、義烏二縣。」

《聖祖實録》卷四九　戊戌，兩河堤工告竣，加河道總督王光裕兵部尚書銜。免山東泰安、濟陽等十二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庚子〕，李之芳報：「遊擊王世望等敗賊于龍游，副將鮑虎復壽昌。」

李之芳報：「新昌知縣陳大興殺賊全城，紹興知府許元勳、守備吳良駿等敗賊于城外，賊遁，犯仙居，都司汪國祥敗之。」

《東華録》康熙一四　壬寅，平寇將軍根特巴圖魯卒於軍，命副將軍哈爾哈齊爲平寇將軍。

《東華録》卷一〇　命治曆法南懷仁鑄造輕利火砲。

海澄公黄梧卒，子芳度僞降賊，募舊兵，斬賊將劉豹等三人，固守漳城，遣間使黄藍以聞，且請速救。詔褒之，令襲父爵，以其兄侍衛黄芳世爲隨征福建總兵官，令同尚可喜進勦。

護軍統領桑邁等敗耿逆兵于撫州。

〔甲辰，疏報〕：襄陽總兵劉成龍、下荆南道石琳率兵攻勦南漳縣天門寨賊，安撫各寨洞。

《聖祖實録》卷四九　乙巳，金光祖疏報【略】恢復梧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午，上幸南苑行圍。

丁未，添設江南驛鹽道一，管安徽等處驛鹽事，駐安慶。其管理通省驛道，改爲江蘇等處驛鹽道，仍駐江甯。

予故原任工部尚書性納祭葬，謚襄敏。

己酉，復設江南徽甯巡道，駐徽州府。

《東華録》卷一〇　〔疏報〕：總兵李榮勦賊金華，焚其木城。副將鮑虎砍賊五營，復淳安。

《聖祖實録》卷四九　己巳，平南王尚可喜疏報：副都統尚之節，【略】恢復增廣西右江道，統轄柳、慶、思三府，駐柳川。

予故原任工部尚書性納祭葬，謚襄敏。

賊圍黄岩甚急，又寧海、象山、新昌、餘姚四縣賊衆蜂起，請速救台州，保寧海。旨：「著將軍賴塔、喇哈達商酌行之。」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戌，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〇　飭隨營蒙古兵違法掠民者罪死。

〔辛亥〕，命護軍統領桑邁移師駐袁州。

《聖祖實録》卷四九　甲寅，免直隸南皮等十縣、山東禹城等二十九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陝西莊浪衛本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三。

丙辰，董衛國疏報：【略】恢復萬年縣。

《東華録》卷一〇　〔丁巳，疏報〕：浙江副將鮑虎復遂安，參將洪起元復嵊縣。

《東華録》康熙一四　己未，上御經筵。

《東華録》卷一〇　上諭王大臣：「聞岳州三面臨湖，賊於陸路一面浚濠築壘，據守頗堅，詔將軍尼雅翰移師江西，與副都統甘度海等合兵，自袁州進取長沙，夾攻岳州。」

〔辛酉〕，李之芳報：「副都統胡圖、副將王（庭）〔廷〕梅敗賊于石梁大溝源，總兵李榮復東陽。」

九月壬戌朔，以饒州賊犯婺源等處，命副都統碩塔、穆森以鎮守兗州滿洲、蒙古驍騎移駐江甯。

江西總督董衛國報：「吳逆僞將軍率傑傑犯長沙，糾羣賊窺袁州。」上命將軍希爾根、哈爾哈齊、總兵趙應奎併力勦禦。尋賊陷都昌，復諭希爾根等勦之。

《東華録》康熙一四　甲子，湖廣總督蔡毓榮奏：叛賊楊來嘉等犯南漳，官兵力戰，大敗賊衆。

《東華録》卷一〇　〔乙丑〕，賊逼祁門，改命碩塔等駐安慶，調河南提督王永譽爲安徽提督。

武昌知府于成龍督兵擒殺賊首鄒君升。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寅，增陝西通省驛傳道，駐西安。

增廣西右江道，統轄柳、慶、思三府，駐柳川。

《聖祖實録》卷四九　己巳，平南王尚可喜疏報：副都統尚之節，【略】恢復大埔縣。

《東華録》卷一〇　〔疏報〕：僞將軍吳之茂、僞總兵彭士亨犯廣元，官兵大敗之，賊夜遁去。

《東華録》康熙一四　辛未，上幸南苑行圍。

增四川督糧道，兼管鹽茶驛傳事，駐省城。

《東華録》卷一〇　尚可喜報：「劉進忠抗不受撫，官兵屢敗之，斬僞副將陳璉等。」

《聖祖實録》卷四九　〔壬申〕，希爾根【略】恢復撫州。

《東華録》卷一〇　〔癸酉〕，賊陷徽州府及歙、祁等縣。

《聖祖實録》卷四九　戊寅，塞白理疏報：黄巖失陷，總兵官阿爾泰從賊。

《東華録》卷一〇　吳逆遣賊犯袁州。諭署副都統穆成格率南昌兵速赴袁州，與趙應奎併力固守。

〔己卯〕，授和碩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率滿兵往江甯，保固江南全省。

將軍阿密達、額楚華善、王之鼎，總兵阿席熙並參贊軍務。授坤巴圖魯侍衛爲振武將軍，赴汝寧駐防。

〔辛巳，疏報〕：南贛總兵劉進寶復崇義。

《東華録》康熙一四 癸未，上還宮。

《東華録》卷一〇 〔甲申，疏報〕：將軍額楚敗賊于績溪，復其城。令哈爾哈齊援袁州。

〔乙酉〕，兩廣督金光祖報：「提督馬雄、總兵郭義降賊，廣西全省變動。」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率兵討之。

〔丙戌〕，額楚復徽州，命速取道進饒州，會合江西大兵。

《東華録》康熙一四 己丑，以温良郡王孟峩子佛永輝襲温郡王。

《聖祖實録》卷五〇 冬十月辛卯朔，頒康熙十四年時憲曆。

《東華録》康熙一四 壬辰，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帥師之江甯，上御太和殿賜敕印，詣堂子行禮，祭旗纛，還，出西長安門送之行。

《東華録》卷一〇 〔癸巳〕，閩賊犯〔建安〕〔遂安〕，副將鮑虎大敗之。

《東華録》康熙一四 增盛京每旗防禦各一。

《東華録》卷一〇 〔乙未〕，僞將軍陳〔畀〕〔昇〕、土賊郭應定等犯贛州，副都統甘度海大敗之，斬僞總兵柯隆、李梁，又追敗之于龍泉縣石灰澳隘口，破其三營，攻取曹林賊巢十餘寨。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申，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帥師之廣東，上御太和殿賜敕印，詣堂子行禮，祭旗纛，還，出西長安門送之行。

《東華録》卷一〇 〔辛丑〕，賊陷湖口，彭澤、浮梁、鄱陽諸賊嘯聚日衆，命副都統雅賴、阿喀尼馳赴勦賊。

《東華録》康熙一四 壬寅，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

乙巳，平南王尚可喜奏：省會兵單，根本虚弱，李三、官七乘機竊發，雖旋即掃蕩，尚有黨羽潛伏，急宜芟除。臣調總兵班際盛自梧州回省。上諭：梧州，兩粤接壤要地，今粤西有事之際，李三、官七賊寇滅後，尚可喜即增兵，令班際盛速赴梧州勦禦。

丁未，命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發兵守九江。

《聖祖實録》卷五〇 辛亥，上奉太皇太后回宮。

〔壬子〕，恢復南康府。

《東華録》康熙一四 己未，諭議政王大臣等：自吴三桂叛逆以來，平南王尚可喜爲國抒忠，厥功茂著。當兹粤東軍興之際，督撫提鎮以下俱聽王節制，嗣後補授文武官員，聽王選補奏聞。其一切調遣兵馬及招撫事宜，亦聽王酌行。

《東華録》卷一〇 十一月庚申朔，經略莫洛言：「廣元大兵缺餉兩月，略陽糧艘爲賊所劫，賊又屯據七盤、朝天諸關，餉道梗塞。」上命速赴七盤、朝天等處，會將軍席卜臣勦賊，疏通餉道。尋總督哈占言：「蜀中水陸阻賊，糧運難繼，且賊窺伺陽平。」上諭員勒董額、經略莫洛及周有德、張德地等，撤兵回廣元，再圖恢復。

命副都統塞格等率滿兵駐河南。

〔癸亥〕，江西官兵敗賊于袁州西村。

《聖祖實録》卷五〇 丙寅，免江西南昌等十二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戊辰〕，定南將軍希爾根報：「官兵恢復萬載縣。」

撥京口沙虎船五十艘往岳州。

《東華録》康熙一四 己巳，上步隨皇太后輦詣太宗懿靖太貴妃問疾。

《東華録》卷一〇 〔己巳〕，湖廣督蔡毓榮報：「逆賊楊來嘉陷竹溪中（鋒）〔峯〕寨。」

《聖祖實録》卷五〇 庚午，浙江巡撫田逢吉以病解任，命總理浙江兵馬糧餉事務户部右侍郎達都爲浙江巡撫。

甲戌，免山東棲霞等六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疏報〕：江西遊擊佟國棟等復新昌縣。

《聖祖實録》卷五〇 乙亥，免河南信陽等六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〇 己卯，太宗懿靖太貴妃薨。

〔庚辰，疏報〕：官兵敗僞都督徐尚朝等五萬衆于金華城外。

《東華録》康熙一四 十二月庚寅朔，署朝鮮國事李焞遣使告其父王李棩喪，貢方物。

《東華録》卷一〇 癸巳，陝西提督王輔臣兵叛于寧羌，經略莫洛遇害。

《東華録》康熙一四 丙申，增定武職陣亡恤贈例。

丁酉，封仁孝皇后父噶布喇一等公，世襲。

《東華録》卷一〇 〔庚子〕，大將軍員勒董額退保漢中。

《聖祖實録》卷五一 〔上〕又諭兵部：「京師禁旅遣發頗多，其調盛京官兵

一千，令副都統鄂泰帥之至京；烏喇兵七百，令副都統安珠護遣章京帥赴盛京；其寧古塔兵，令將軍巴海調發鎮守烏喇。」

辛丑，諭兵部：「秦省重要，令理藩院員外郎拉篤祐、圖爾哈圖、鼐滿代往調鄂爾多斯蒙古兵三千五百、歸化城土默特兵七百，視西安路近，即率赴西安。」

《東華録》康熙一四 壬寅，諭禮部：【略】前見風俗近奢，恐漸流於僭濫，故令吏定條例，一切服飾，力崇儉樸。【略】以後著仍照康熙九年定例遵行，見今一應禁約，俱行停止。

《聖祖實録》卷五一 免江南鳳陽府滁州所屬十五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四 調平寇將軍哈爾哈齊赴江甯，參贊大將軍簡親王軍務，鎮守江南。

甲辰，予故原任兵部尚書王宏祚祭葬，謚端簡。

《東華録》卷一〇 〔乙巳〕，遣給事中蘇拜招撫王輔臣叛兵。

《聖祖實録》卷五一 〔丁未〕，尚可喜又疏報：【略】恢復揭陽、潮陽二縣。

《東華録》卷一〇 〔戊申〕，命副都統穆舒渾等率師鎮新安。

以周卜世爲山西提督，駐平陽。

命將軍尼雅翰率所部兵協守廣東。

《聖祖實録》卷五一 〔己酉，疏報〕：恢復安福縣。

《東華録》康熙一四 庚戌，河南巡撫佟鳳彩以疾乞休。允之。

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奏：逆賊孫延齡屢遣賊兵犯懷集縣，官兵六戰皆捷，斬獲甚多。又犯欽州，遊擊王嘉賢等擊之，殺賊千三百餘。

《東華録》卷一〇 壬子，以勅諭王輔臣。

《聖祖實録》卷五一 癸丑，免江南沭陽縣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一。

《東華録》康熙一四 著支户部庫銀十五萬兩，擇能員解至西安採辦。

《聖祖實録》卷五一 丙辰，岳樂疏報：【略】恢復都昌縣。

康熙一四年（乙卯、一六七五）

《東華録》康熙一五 春正月〔壬戌〕，贈江南陳亡守備臧世龍官廕。

《聖祖實録》卷五二 戊辰，諭吏部、禮部、兵部：「【略】平南王尚可喜，著進封平南親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襲封。尚可喜以親王品級頂帶支俸，示朕優眷之意。廣東文武事務，著尚可喜照舊料理。其親王之寶，亦暫行掌管。尚之孝統兵在潮，著給與大將軍印，應行封典，爾部即遵論行。」

癸酉，王輔臣【略】遣原任郎中祝表正具疏自理，委罪經畧莫洛。上復命祝表正齎敕往撫。

乙亥，諭祭朝鮮國王李棩，謚曰莊恪。仍封王嗣子李焞爲朝鮮國王，妻金氏爲國王妃。

《東華録》卷一一 〔丁丑〕，命將軍阿密達等帥師赴蘭州，討王輔臣。

《聖祖實録》卷五二 壬午，揚威大將軍和碩簡親王喇布疏言，【略】上論兵部：「額楚既抵江西，不必引還，令駐防兗州署副都統諸敏、岳爾多率滿兵速赴安慶，以備九江湖口窺伺之賊。江南有警，即順流應援，令簡親王統之。京師滿洲、蒙古每佐領撥驍騎一名，令署副都統伊巴克圖、馬爾齊哈率領；漢軍每佐領撥二名，令副都統郎化麟率領，俱赴兗州，著將軍查哈太統之，署副都統等爲參贊。兵到，副都統孫承祖帥兗州所駐漢軍，與諸敏等會於安慶。至盛京，已調烏喇兵七百名駐守，其吏調盛京兵六百名赴京師。」

《東華録》卷一一 〔甲申〕，精忠將自處州遁走仙居，副都統穆赫林等大敗之于白水洋，復仙居縣。

乙酉，興安兵變，殺總兵王懷忠。

〔丙戌，疏報〕：復永康、縉雲二縣。

〔是月〕，耿精忠將黎化中與吴三桂之壻郭壯圖合兵犯連州，官兵擊卻之。

《東華録》康熙一五 二月辛卯，上至鞏華城，月祭仁孝皇后。

《聖祖實録》卷五三 癸巳，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賊陷蘭州，巡撫花善奔涼州。

〔甲午〕，下詔切責貝勒董額等，以王輔臣之亂退縮失機，致廣元、朝天諸關已克復者，復爲三桂所據，飭令速定平涼、秦州，分兵以通棧道。

〔丙申〕，以鄂泰爲建威將軍，統盛京兵駐太原。

〔丁酉〕，復上高、新昌二縣。

《東華録》康熙一五 庚子，贈四川陣亡守備熊天福官。

辛丑，予故户部尚書米斯翰祭葬，謚敏果。

《東華録》卷一一 精忠將沙有祥據桃花嶺，康親王遣副都統馬哈達等擊破

之，復處州。

〔壬寅〕，詔秦中官弁兵民倉卒降賊者，悉赦不問。

《聖祖實録》卷五三 庚戌，升西安副都統佛尼勒爲西安將軍。

《東華録》卷一一 〔辛亥〕，西寧總兵王進寶大破王輔臣之衆于新城。

《聖祖實録》卷五三 壬子，免湖廣武昌等七府康熙十三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并命動支節年存貯穀米銀錢賑濟。

《聖祖實録》卷五四 官兵恢復藤縣。

《東華録》卷一一 〔丙辰〕，貝勒董額敗王輔臣之衆于隴州，復關山關。三月〔己未朔，蔡毓榮奏〕：叛將楊來嘉犯南漳，總兵劉成龍敗之。

《東華録》康熙一五 〔甲子〕，命西安將軍佛尼勒爲振武將軍，援漢中。

《聖祖實録》卷五四 原任廣東提督常進功，總兵官朱萬化率領水師，自定海關出洋，于沈家門等處，剿賊大捷。

《聖祖實録》卷五三 丁卯，命杭州都統喇哈達赴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軍前贊畫。其杭州將軍印務，令副都統雅塔理署理，并令寧海將軍貝子以下及各將軍兵，聽康親王便宜調遣。

襄陽總兵官劉成龍進剿【略】僞總兵陳宗啓等于馬良坪，殺賊毀巢。

《東華録》卷一一 〔辛未〕，命畢力克圖爲平逆將軍，率師赴大同，討王輔臣。

〔丁丑〕，大將軍董額率師圍秦州。

以甘肅提督張勇爲靖逆將軍，加總兵孫思克左都（統）〔督〕，王進寶都督同知，討王輔臣。

《東華録》康熙一五 逆賊王輔臣遣賊陷定邊。上諭兵部：「定邊係三邊咽喉要地，其令總督哈占、總兵官許占魁，速發官兵赴寧夏，同總兵官陳福并力進取。」

《東華録》卷一一 以總兵陳福爲陝西提督，仍駐寧夏討賊。

〔辛巳〕，王進寶平臨洮府，孫思克復靖邊衛。

〔癸未〕，以花馬池、靖邊衛相繼陷賊，命總督鄂善等率師赴榆林，調四子部落兵入邊。

《聖祖實録》卷五三 甲申，户部議覆浙江總督李之芳疏言浙省金、衢、台、嚴、紹等處賊寇，【略】投誠甚多。【略】應如所請，將浙省捐助銀米内酌量動支賑濟。從之。

《東華録》卷一一 〔壬寅〕，詔秦中官弁兵民倉卒降賊者，悉赦不問。

《聖祖實録》卷五三 庚戌，升西安副都統佛尼勒爲西安將軍。

《東華録》康熙一五 戊子，以熊賜履爲武英殿大學士。

夏四月己丑朔，以勒德洪爲户部尚書，塞色黑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署護軍統領郎坦等勦湖寇於五桂寨，斬二萬餘級，復餘干縣。

〔庚寅〕，王進寶敗輔臣之衆于蘭州。

《聖祖實録》卷五四 癸巳，撫遠大將軍多羅信郡王鄂札等帥師啓行，上諭之。

諭察哈爾布爾尼。

《東華録》康熙一五 會布爾尼叛，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爲撫遠大將軍，大學士〔都統〕圖海爲副將軍，討平之。

《東華録》康熙一五 戊子，以熊賜履爲武英殿大學士。

夏四月己丑朔，以勒德洪爲户部尚書，塞色黑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署護軍統領郎坦等勦湖寇於五桂寨，斬二萬餘級，復餘干縣。

〔庚寅〕，王進寶敗輔臣之衆于蘭州。

《聖祖實録》卷五四 癸巳，撫遠大將軍多羅信郡王鄂札等帥師啓行，上諭之。

諭察哈爾布爾尼。

《東華録》康熙一五 會布爾尼叛，以多羅信郡王鄂札爲撫遠大將軍，大學士〔都統〕圖海爲副將軍，討平之。

《聖祖實録》卷五三 丁卯，命杭州都統喇哈達赴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軍前贊畫。其杭州將軍印務，令副都統雅塔理署理，并令寧海將軍貝子以下及各將軍兵，聽康親王便宜調遣。

襄陽總兵官劉成龍進剿【略】僞總兵陳宗啓等于馬良坪，殺賊毀巢。

《東華録》卷一一 〔辛未〕，命畢力克圖爲平逆將軍，率師赴大同，討王輔臣。

〔丁丑〕，大將軍董額率師圍秦州。

以甘肅提督張勇爲靖逆將軍，加總兵孫思克左都（統）〔督〕，王進寶都督同知，討王輔臣。

《東華録》康熙一五 逆賊王輔臣遣賊陷定邊。上諭兵部：「定邊係三邊咽喉要地，其令總督哈占、總兵官許占魁，速發官兵赴寧夏，同總兵官陳福并力進取。」

《東華録》卷一一 以總兵陳福爲陝西提督，仍駐寧夏討賊。

〔辛巳〕，王進寶平臨洮府，孫思克復靖邊衛。

〔癸未〕，以花馬池、靖邊衛相繼陷賊，命總督鄂善等率師赴榆林，調四子部落兵入邊。

《聖祖實録》卷五三 甲申，户部議覆浙江總督李之芳疏，言浙省金、衢、台、嚴、紹等處賊寇，【略】投誠甚多。【略】應如所請，將浙省捐助銀米内酌量動支賑濟。從之。

《東華録》卷一一 〔丁亥〕，察哈爾

紮領舒什蘭疏報：「奉調宣府左翼四旗察哈爾鎮大同，衆譁，毀邊牆私遁。」上命散秩大臣綽爾濟、杜爾麻等率八旗章京侍衛齎敕撫之。

《東華録》卷一一　〔戊午〕，以内大臣佟國綱爲安北將軍，鎮宣府。

《東華録》康熙一五　五月庚申，上至暈華城，行仁孝皇后期年致祭禮。

辛酉，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壬戌〕，陝西官兵復寧州。

《聖祖實録》卷五五　癸亥，議政王大臣奏：「布爾尼反，既伏誅。其父阿布柰改爲立絞。

《東華録》卷一一　〔甲子〕，遊擊李師膺叛，殺韓城令，犯郃陽，官兵擊走之。

《聖祖實録》卷五五　乙丑，撫遠大將軍多羅信郡王鄂札等疏言：「教布爾尼造亂者，阿雅里喇嘛、僧額渾津、噶爾馬色冷、布遠里、破翁、巴遠里、巴呢、陳特、塔爾、噶爾昭、噶爾馬、薄托和等，或死或逃，尚無的耗。其子女皆在卓禮克圖親王處，阿雅里喇嘛、僧額渾津、噶爾馬色冷亦爲卓禮克圖親王解送軍前，候旨處分。」得旨：「阿雅里喇嘛等悉於軍前正法，其叛人妻孥賞給有功官兵。」未幾，【略】得旨：「尼塔爾既於未破布爾尼之先投入科爾沁，著免死，勿分其産。」

己巳，奈曼達爾漢郡王札木山附布爾尼作叛，勢窮自縛請罪。【略】得旨：【略】著從寬免死，革去王爵，仍留家口牲畜，令其自給。

《東華録》康熙一五　以軍興，停湖廣乙卯科鄉試。

《東華録》卷一一　〔丁巳〕，克秦州，禮、清水、伏羌、西和等縣皆復。

《東華録》卷一一　〔丙辰，疏報〕：廣西官兵敗孫延齡之衆于蒼梧。

陳福勳定邊縣，擒斬賊將朱龍。

復饒州府。

《東華録》康熙一五　以軍興，停湖廣乙卯科鄉試。

《聖祖實録》卷五六　〔癸丑〕，將軍希爾根進取饒州，【略】敗賊於餘干。

《東華録》卷一一　〔壬子，疏報〕：將軍額楚復廣信府。

〔疏報〕：王輔臣屢敗，由蘭州將突圍出，王進寶分路邀擊，大敗之。

《聖祖實録》卷五六　癸亥，諭禮部：【略】今以嫡子允礽爲皇太子。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官兵敗輔臣之衆于虎爾崖口，賊將朱龍遁，遂復綏德州。

《東華録》康熙一五　庚辰，命將軍畢力克圖帥師援楡林，副都統哈塔鎮大同。以吴丹爲建威將軍，鎮太原。詔内大臣佟國綱還。賊陷（遁）〔延〕安、綏德。

〔甲申〕，提督張勇復洮、河二州。

閏五月〔戊子朔〕，以張勇節制全秦軍務。

〔庚寅，疏報〕：陝西提督陳福遣兵復惠安、韋州、安定三堡，遂合蒙古諸部兵，圍賊于花馬池。

〔辛卯，疏報〕：大兵圍蘭州，王進寶等大敗賊于東門。

〔壬辰〕，三桂將犯荆州。詔責順承郡王前失機宜，飭附近官兵馳援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五　癸巳，上幸玉泉山觀禾。

《東華録》卷一一　〔甲午〕，楡林官兵復隴州。

〔己亥〕，樂平賊復陷饒州。

《聖祖實録》卷五五　癸卯，撫遠大將軍多羅信郡王鄂札、副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等，征滅察哈爾，班師凱旋。上率在京王、貝勒、大臣、侍衛、八旗都統、精奇尼哈番、副都統、阿思哈尼哈番，及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諸大臣迎勞於南苑之大紅門。

《東華録》卷一一　〔甲辰，疏報〕：復松陽縣。

《聖祖實録》卷五五　辛亥，免江南高郵州水淹田地額賦。

《東華録》卷一一　〔壬子，疏報〕：將軍額楚復廣信府。

〔疏報〕：王輔臣屢敗，由蘭州將突圍出，王進寶分路邀擊，大敗之。

《聖祖實録》卷五六　〔癸丑〕，將軍希爾根進取饒州，【略】敗賊於餘干。

《東華録》卷一一　〔丙辰，疏報〕：廣西官兵敗孫延齡之衆于蒼梧。

陳福勳定邊縣，擒斬賊將朱龍。

復饒州府。

《東華録》康熙一五　以軍興，停湖廣乙卯科鄉試。

《東華録》卷一一　〔丁巳〕，克秦州，禮、清水、伏羌、西和等縣皆復。

六月〔辛酉〕，將軍畢力克圖復吴堡縣。

《聖祖實録》卷五六　癸亥，諭禮部：【略】今以嫡子允礽爲皇太子。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官兵敗輔臣之衆于虎爾崖口，賊將朱龍遁，遂復綏德州。

〔丁丑〕，命江西前鋒統領覺羅舒恕援廣東。

《東華録》康熙一五　戊寅，皇子長生生。

《東華録》卷一一　〔己卯〕，關中賊遁，命振武將軍佛尼勒等率師開棧道，以援漢中，分兵守隴州仙逸關。

《東華録》康熙一五　庚辰，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一　〔壬午〕，張勇敗王輔臣之衆于鞏昌，遂復鞏昌府城。江西官兵取石峽失利，署副都統雅賴死之。

《東華録》康熙一五　癸未，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一　〔甲申〕，克蘭州。

〔丙戌〕，畢力克圖追賊至宜州，敗之，延〔州〕〔安〕府平。

《聖祖實録》卷五六　七月庚寅，諭吏部、兵部：逆賊耿精忠【略】伊弟耿昭忠、耿聚忠及族人等，【略】其概從寬釋。所有官職，悉令如故。

《東華録》卷一一　〔丙申，疏報〕：楊來嘉復犯南漳，都統宜理布等大敗之。

《聖祖實録》卷五六　乙巳，免江南邳州本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一一　〔己酉〕，興安遊擊王可成等復叛。詔太原將軍吴丹分兵守潼關。

〔庚戌，疏報〕：江西官兵復浮梁、樂平、宜黄、崇仁、樂安諸縣。

《聖祖實録》卷五七　八月丁巳，諭鎮守山東副都統額赫納：「今當收穫未完之時，爾等宜嚴禁官兵，勿令踐踏田禾，騷擾百姓。」

己未，陝西總督哈占疏言：「興安叛兵，已與蜀寇合，攻陷舊縣關，將逼西安，南山羣盜又分出各口。乞敕大將軍多羅貝勒董額、將軍畢力克圖等速發兵應援，見駐河南副都統龔圖，亦乞遣至。」上切責之。

辛酉，嗣後凡公主、郡主等薨逝後，將額附原俸仍准支給。

《東華録》康熙一六　癸亥，上幸南苑行圍。

戊辰，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一　〔庚午〕，董額、畢力克圖、阿密達諸軍會攻王輔臣于平涼，屢敗之，陣斬賊將郝天祥。

《東華録》康熙一六　壬申，上奉太皇太后幸湯泉。

甲戌，上還宫。

己卯，予故致仕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祭葬，謚文清。

《聖祖實録》卷五七　敕諭耿精忠。

《東華録》卷一一　〔辛巳，疏報〕：貝子傅喇塔等敗耿精忠之衆于半山嶺，進攻黄岩，僞將曾養性遁走温州，遂復黄岩城。

《東華録》康熙一六　九月戊子，上幸湯泉，駐蹕昌平。

董額奏王輔臣【略】乞頒赦午門，仍遣威望大臣受降。

《聖祖實録》卷五七　己丑，上幸有明諸陵，至長陵。

《東華録》康熙一六　庚寅，上還宫。

壬辰，封管轄科爾沁右翼五旗額附沙津爲多羅貝勒。

癸巳，上如湯泉迎太皇太后。

《東華録》卷一一　〔甲午〕，江西官兵復靖安縣。

《東華録》康熙一六　丙申，上奉太皇太后還宫。

《聖祖實録》卷五七　辛丑，得旨：正月停刑，著照順治十七年例行。

《東華録》卷一一　〔壬寅〕，董額再疏請赦王輔臣。上不許。

《東華録》康熙一六　乙巳，予故文華殿大學士對喀納祭葬，謚文端。

《東華録》卷一一　〔戊申〕，陝西官兵及王輔臣戰于固原，失利，副將（木）〔太〕必圖死之。

〔癸丑〕，提督陳福退保靈州。

《聖祖實録》卷五八　〔甲寅〕，〔臣〕〔楊熙〕同少傅公尚之信等率領官兵進入閩境，攻克鮮水關，招撫僞參將葛習猷等。

《聖祖實録》卷五七　冬十月乙卯朔，頒康熙十五年時憲曆。

《東華録》康熙一六　轉明珠爲吏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庚申〕，福建巡撫楊熙及尚之信攻克復永定縣。

《聖祖實録》卷五七　壬戌，皇子萬黼生。

《東華録》康熙一六　調塞色黑爲兵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癸亥，疏言〕：浙江官兵進取温州，復太平、樂清、青田、大荆、盤石等縣衛。

《聖祖實録》卷五七　調將軍噶爾漢所留河南府兵馳赴潼關。復發京師禁軍，令參將胡什霸、額勒布統之，往駐河南府。

《東華録》康熙一六　丙寅，上啓鑾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五七　丁卯，叙平察哈爾功，賜大將軍多羅信郡王鄂札黄金一百兩、白金五千兩；給副將軍都統大學士圖海、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吴丹、洪世禄、署前鋒統領達克薩哈、夸蘭大札木素等，俱量給世職。

《東華録》康熙一六　戊辰，上謁孝陵。

辛未，上詣孝陵致祭，回鑾。

《聖祖實録》卷五七　免江南徐州、邳州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六　甲戌，增工部節慎庫郎中一，裁舊有司庫二、筆帖

式一。

《聖祖實録》卷五七 將軍貝勒察尼等【略】在興山縣地方擊敗賊衆，恢復興山縣城。

《東華録》康熙一六 乙亥，上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五七 丁丑，轉工部尚書吴達禮爲刑部尚書。

免江南高郵、江都、寶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六 壬午，以常舒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五八 十一月乙酉朔，張勇疏言：「逆賊吴之茂，率衆進屯單家河等處，臣若赴平凉，恐賊乘虚直犯，臣斷不可遠離鞏昌。【略】」尋王大臣等議：「應如張勇所奏，著固守鞏昌、秦州等處，相機剿禦。」從之。

《東華録》康熙一六 改陝西固原道爲整飭平慶道，駐平凉，管驛鹽事。

庚寅，諭吏部、禮部：世職官員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陣亡，無承襲子嗣，銷去所襲，給與祭葬，著爲令。

《聖祖實録》卷五八 丙申，免湖廣沔陽、黄梅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卷一一 〔丁酉〕，復設詹事府官屬。

《聖祖實録》卷五八 己亥，免江南山陽、宿遷、睢寧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子，定遠平寇大將軍和碩安親王岳樂疏言：「【略】提督趙國祚久在行間，熟練火器，兼統緑旗兵三千，屯墾都督陳平有兵二千，乞俱令隨臣進討。其廣東送來紅衣礮甚重，路險難致，西洋礮輕利，便於運動，乞發二十具爲攻剿之用。」上諭：「【略】提督趙國祚、都督陳平并所屬官兵，悉依安親王所請。南懷仁所造火礮，著官兵照數送至江西，轉運安親王軍前。王不必待礮到始行，亟由吉安或袁州進發。」

免江南泗州、盱眙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壬寅〕，叛賊馬雄等犯高州，雷、廉、潮俱失守。命簡親王喇布援廣東。

〔甲辰〕，海寇鄭錦陷〔彰〕〔漳〕州，海澄公黄芳度閤門死之。

〔疏報〕：江西兵復浮梁、貴溪等縣。

《聖祖實録》卷五八 丙午，免江南高郵、興化、鹽城三衛所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癸丑，免湖廣通城、潛江二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十二月乙卯，免河南陝州、靈寶、閿鄉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六 庚申，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

癸亥，上奉太皇太后還宫。

《聖祖實録》卷五八 丁卯，上御太和殿視朝。【略】頒詔天下。

《東華録》卷一一 〔乙亥〕，詔書切責順承郡王師久無功，參贊巴爾布等並落職自効。

寧夏兵變，提督陳福死之。

〔癸未，疏報〕：王進寶、佛尼勒、張勇敗王輔臣之衆于〔河西〕〔西河〕。

康熙一五年（丙辰、一六七六）

《聖祖實録》卷五九 春正月丁亥，西寧總兵官王進寶，【略】著授爲陝西提督，暫駐秦州，仍兼理西寧總兵官事。

辛卯，董衛國疏報：【略】恢復新昌、上高二縣。

《東華録》卷一一 甲午，上以建儲，加上太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温莊康和仁宣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曰仁憲恪順誠惠〔經〕〔純〕淑皇太后。

〔乙未〕，頒詔加恩中外。

《東華録》康熙一七 丙申，得旨：甯夏要地，職任宜重。其總兵員缺，著改爲提督，即以趙良棟升補，令其兼程速赴。提督陳福爲國捐軀，忠誠顯著，陳福弟涿州參將陳奇即著超補天津總兵官。

《東華録》卷一一 〔戊戌，疏報〕：耿逆僞官汪飛龍等一百五十餘員就撫。

《東華録》康熙一七 辛丑，上幸南苑行圍。

丙午，上還宫。

戊申，諭大將軍貝勒董額等：今將軍侯張勇請赴甯夏，秦州諸處兵力甚單，大將軍貝勒董額、將軍度卜臣、總督哈占等視地方緩急，將西安近地之兵應撤者速行撤回，發往秦隴，聽將軍佛尼勒、提督王進寶等酌量調遣，以裨戰守。

《聖祖實録》卷五九 己酉，命索額圖、熊賜履、梁清標、介山、折爾肯、達哈

塔、田六善詳定逃人律例，頒行天下。

庚戌，上召開列經筵講官塞色黑等至御前親試，命各講書。

《東華録》卷一一 二月〔丁巳〕，詔大將軍勒爾錦宣諭軍中，凡恢復城池後毋殺掠。

《聖祖實録》卷五九 戊午，命大學士李霨、禮部尚書吴正治爲會試正考官，吏部右侍郎宋德宜、左副都御史田六善爲副考官。

疏報：副都統穆承格等率領官兵，恢復始興縣。

《東華録》康熙一七 己未，諭講筵諸臣等：嗣後講章稱頌處不得過爲溢辭，但取切要，有裨實學。

《東華録》卷一一 〔壬戌〕，以都統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征王輔臣，貝勒董額以下俱聽節制。

〔甲子，疏報〕：叛將吴之茂自四川逼鞏昌。命張勇還鞏昌禦之。

〔乙丑〕，復以畢力克圖爲平逆將軍鎮寧夏。

《聖祖實録》卷五九 丙寅，免江西南昌寧州等十七州縣衛康熙十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戊辰，陝西總督哈占疏言：「寧夏與鄂爾多斯接壤，今乘内地有事，蒙古入邊，侵掠寧花寨、平羌等堡。」

己巳，平南王尚可喜疏報：「賊犯惠州、肇慶諸處，省會危急。」

《東華録》卷一一 〔辛未〕，詔趣康親王進師福建。

〔甲戌，詔趣〕貝勒尚善等進師岳州。

吴三桂僞將高大傑陷吉安。

《聖祖實録》卷五九 乙亥，江西總督董衛國疏報：「吉安被陷。」得旨：「吉安關係最重，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總督董衛國等速議恢復，以通粤路。」

《聖祖實録》卷六〇 庚寅，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疏言：「臣屢檄貝子傅喇塔速取温州，傅喇塔稱舟師不至，不能攻取。【略】」上諭：【略】王其速檄貝子傅喇塔剋期取温，如或不能，即撤回傅喇塔暫駐金華，王即親往督率官兵，攻克温州，合兵進取福建。

官兵恢復開化縣。

辛卯，以軍興，暫停康熙十六年大計。

《東華録》卷一一 岳州水師克君山。

〔甲午〕，襄陽官兵敗吴三桂僞將王會于靈機寨。

《聖祖實録》卷六〇 丁酉，免直隸永清、霸州等五州縣衛所康熙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七 戊戌，復設嶺南兵巡道一、嶺東兵備道一、羅定州兵備道一。改廣肇道爲嶺西兵巡道，惠潮道爲嶺東兵備道。高羅道爲嶺西兵備道。

《東華録》卷一一 〔庚子〕，順承郡王勒爾錦渡漢江，遣前鋒參領瓜爾察敗三桂之衆于〔女〕〔文〕村，又敗之于石首縣。

《聖祖實録》卷六〇 壬寅，策試天下貢士彭定求等于太和殿前。

《東華録》康熙一七 乙巳，上幸南苑行圍。

賜彭定求等二百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聖祖實録》卷六〇 〔戊申〕，恢復餘干縣。

《東華録》卷一一 〔己酉〕，勒爾錦擊三桂之衆于太平街，失利，退保荆州。

《東華録》康熙一七 庚戌，上還宫。

《聖祖實録》卷六〇 壬子，以見駐九江貴州提督趙賴爲江西吉撫等處提督。

《東華録》康熙一七 遣哈爾哈齊、額楚等恢復吉安，以通粤道。

《聖祖實録》卷六〇 四月甲寅，賑濟河南鄭州水災饑民。

《東華録》卷一一 〔辛酉〕，賊犯廣東，提督嚴自明、總兵苗之秀、副將王啓秀叛，尚之信陰通賊，（首迫）〔守〕其父可喜第爲亂。鎮南將軍覺羅舒恕等引還。副都統莽依圖自肇慶突圍出，總督金光祖，巡撫佟養鉅、陳洪明，俱降賊。上諭廣東變亂，兩江可虞，宜益兵守江南，分駐京口禦賊，並應援江西。

《東華録》康熙一七 戊辰，加靖逆侯張勇少保，仍兼太子太保。

《聖祖實録》卷六一　〔庚午〕，恢復萬載縣。

《東華録》康熙一七　辛未，趣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等分兵赴長沙。

《聖祖實録》卷六〇　癸酉，理藩院題請差往科爾沁、烏朱穆秦等四十九旗會盟大臣。得旨：「著内大臣奇塔特、侍郎博羅特去。」

《東華録》卷一一　〔戊寅〕，王輔臣之衆據龍駒砦，斷商南路，知縣盧英死之。命吴丹、席卜臣等會哈占勦賊。

《東華録》康熙一七　五月癸未，上至肇華城駐驛。〔庚辰，疏報〕：郎陽官兵擊叛將譚宏、洪福等于坪溝諸處，連敗之。

甲申，仁孝皇后忌辰，行再期致祭禮。上回宫。

乙酉，命以原任河道總督楊茂勳爲鄖陽撫治，設標營如巡撫例。

丙戌，左都御史介山奏：京師乃五方雜處之地，奸宄潛伏，御史巡城莅任止六月差滿，【略】嗣後滿漢御史巡城應限一年更換，庶民隱可訪、奸宄易察。從之。

《東華録》卷一一　〔疏報〕：精忠將馮公輔等陷宣平，党喀里擊走之。

《聖祖實録》卷六一　鄂羅斯察漢汗【略】貢方物。

《東華録》康熙一七　癸巳，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奏：粤省韶州、南雄俱已變叛，將軍舒恕、額赫納等兵退守南贛，福建巡撫楊熙、總兵官拜音達禮等亦各率所部官兵隨滿兵引還。上論舒恕、額赫納等嚴守南安、贛州、梅嶺，以保固江西。

戊戌，免陝西延綏所屬被寇州縣賦十之三，中部等三州縣十之二，已完者抵今年正賦。

《東華録》卷一一　〔己亥〕，圖海敗王輔臣于平涼。

六月〔壬子朔〕，王輔臣乞降，詔撫之。

《東華録》康熙一七　甲寅，命内大臣哈岱、一等侍衛阿喇尼往兩喀喇沁、兩土默特、兩翁牛特、敖漢、奈曼、四子部落、蘇尼特等十旗察閲兵馬，量調每佐領兵丁聽遣。

丙辰，上諭：【略】江西既發有江南大兵，省城又有總督駐守，簡親王喇布、副將軍希爾根，其以文到之日，即撤無事地方官兵，赴袁州駐鎮，勦禦賊寇。

《東華録》卷一一　〔丁巳〕，圖海奉詔招諭王輔臣。

賊將耿繼善及建昌、新城賊燒營遁。

《東華録》康熙一七　癸亥，令安徽巡撫靳輔速造鳥船十隻，解赴岳州。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王輔臣復引川寇犯通渭，王進寶擊敗之，復静寧州。

〔丙寅〕，〔王〕輔臣率衆降。

《聖祖實録》卷六一　庚午，和碩額駙尚之隆以尚之信叛，率子弟詣部請罪。上以尚可喜矢志勤勞，悉宥尚之隆等罪，屬下人員，亦從寬免。

《東華録》卷一一　〔丁丑〕，振武將軍佛尼勒，提督張勇、王進寶會勦吴之茂等于秦州樂（名）〔門〕，賊衆宵遁。

〔戊寅〕，上赦（其）〔王輔臣〕罪，假靖寇將軍，立功贖罪。

《聖祖實録》卷六二　將軍穆占等【略】恢復禮縣。

《東華録》康熙一七　己卯，命優升投誠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爲左都督兼太子少保，投誠參將黄九疇、劉委參議道周昌等俱爲布政使，往湖南招撫。

《東華録》卷一一　上論康親王等曰：「精忠撤建昌諸兵，其爲海寇所逼無疑，我師宜乘機速進。」

《東華録》康熙一八　秋七月辛巳朔，上諭：得勝船用之湖中，非長江所宜。其以岳州沙船轉送長沙，如安親王所請。著江西總督董衛國、巡撫佟國楨等採辦物件、雇募工匠，運赴長沙軍前，修造戰艦。如不敷用，江南總督阿席熙、安徽巡撫靳輔等速行採辦雇募，轉送江西，一併運致。仍豫行安親王遣兵迎取，付韓世琦督造。

《聖祖實録》卷六二　浙江提督石調聲疏報：【略】恢復象山縣。

議政王大臣等遵諭議覆：「鄂羅斯察漢汗嚮化入貢，應行賞賚。其使臣尼果賴不嫻典禮，不便給與敕書。應令理藩院諭來使云，爾主欲通和好，應將本朝逋逃根式木爾遣還，另簡使臣，遵中國禮行，方許照常貿易。」從之。

賜鄂羅斯察漢汗使臣等鞍馬、袍服等物。

《東華録》卷一一　〔辛卯〕，江西官兵復金谿縣。

《聖祖實録》卷六二　壬辰，寧夏提督趙良棟疏言：臣按問謀害原任提督陳福者，參將熊虎等四人實爲首惡。【略】上諭：【略】今既察明熊虎等四人實係首惡，即行正法，以懲奸宄。

《東華録》康熙一八　甲午，熊賜履著革職。

《聖祖實録》卷六二　庚子，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一八　丙午，上回宫。

丁未，以姚文然爲刑部尚書。

戊申，以郎廷相爲福建總督。

《聖祖實録》卷六二　己酉，諭兵部：「吉安一郡，逆賊盤踞日久，小民被脅蓄髮者多，此實畏死之恒情也。【略】倘有【略】抗拒不降者，仍誅剿之，其餘俱著免死，俾得自新。」

《聖祖實録》卷六三　〔八月癸丑〕，大兵【略】進取階州，僞總兵陳友功等獻城降。

《聖祖實録》卷六三　〔乙卯〕，官兵敗賊於廣昌，恢復縣城。

《東華録》康熙一八　庚申，諭欽天監：【略】向者新法舊法，是非争論。今既深知新法爲是，爾衙門習學天文麻法滿洲官員務令加意精勤，此後習熟之人方准升用，其未經學習者不准升用。

壬戌，上奉太皇太后幸湯泉。

癸亥，上回宫。

乙丑，詔軍前將弁浮冒錢糧、營私貪墨者罪之，知而不舉者同坐。

《東華録》卷一一　精忠將馬九玉等據衢州，康親王遣都統賴塔等敗之，復江山縣，九玉棄營遁。

《東華録》康熙一八　己巳，上御經筵。

圖海奏：【略】宜令隨征總兵官陳奇謨暫鎮慶陽，安輯人心。從之。

丙子，諭吏部、兵部：【略】圖海【略】封三等公。

諭兵部：【略】張勇著加爲一等侯，襲十次。王進寶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襲八次，授爲奮威將軍，仍兼管平涼等處提督事務。孫思克升爲一等阿達哈哈番，涼州提督。

《聖祖實録》卷六三　戊寅，命馬哈達爲杭州將軍。

《東華録》卷一一　九月〔庚辰朔，疏報〕：康親王遣胡圖等追擊馬九玉，破之，復常山縣。賴塔、馬哈達等進攻仙霞關，賊將金應〔虎〕降，遂復浦城縣。

《東華録》康熙一八　辛巳，上詣湯泉太皇太后行宫問安。

馬承先等【略】抵京，給以遊擊銜劄，遣赴粤西招撫馬雄。

《聖祖實録》卷六三　壬午，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疏報〕：湖廣官兵破洪福于芝河。

賴塔、紀爾他布等克建陽，遂下建寧府。

〔癸未〕，賊陷湖廣醴陵。

《東華録》康熙一八　丙戌，上詣湯泉太皇太后行宫問安。

癸巳，哈占奏：【略】拜思哈復山陽縣。

《東華録》卷一一　〔乙未〕，福建總督范承謨爲精忠所害。

《聖祖實録》卷六三　庚子，准江南宿遷縣康熙十五年漕糧改徵粟米。

辛丑，停止浙江康熙十五年薦舉。

《東華録》卷一一　命穆占佩征南將軍印，統陝西、河南諸軍，赴湖廣討吴三桂。

《聖祖實録》卷六三　董衛國疏報：【略】恢復濾溪縣城。

〔己酉〕，副都統塞格【略】恢復鄖西縣城。

十月庚戌朔，頒康熙十六年時憲曆。

〔癸丑〕，將軍舒恕等【略】恢復〔萬安〕縣城。

乙卯，策試中式武舉于太和殿前。

《東華録》康熙一八　戊午，上詣湯泉太皇太后行宫，問安畢，幸昌平，過前明十二陵，上躬親酹酒。

辛酉，上奉太皇太后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壬戌〕，河決淮陽，命工部尚書冀如錫、户部侍郎伊桑阿閲視。

《東華録》康熙一八　甲子，賜荀國樑等一百四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海寇鄭錦遣其將許耀以賊二萬逼福州，連營烏龍江，康親王遣都統喇哈達等渡江奮擊，克賊營。

己巳，議政王大臣等議准禮部奏：【略】嗣後請將旗下子弟考試生員、舉人、進士暫令停止。從之。

《東華録》卷一一　〔庚午〕，康親王帥師抵延平，僞將軍耿繼美以城降，精忠大懼，遣使赴延平獻僞印，并遣其子耿顯祚來迎，王師至福州，精忠率僞官出城降。上命還精忠爵如故，仍率所部兵從征海寇自効。

浙江官兵復温、處二(州)〔府〕。

《聖祖實録》卷六四　己巳，免陝西涇州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戊寅〕，平南王尚可喜【略】薨逝。

《東華録》卷一一　十一月〔丙申，疏報〕：官兵敗賊于信豐，復定南、(大)〔泰〕和二縣。

〔丁酉〕，以孝陵瑞昌山升遵化縣爲州。

〔戊戌〕，耿繼善犯南豐，副都統雅泰、總兵許貞擊敗之。

《東華録》康熙一八　辛丑，上幸南苑行圍。

以嚴冬，救法司速結正刑獄。

王寅，免江南山陽等七州縣本年分河決水災額賦十之三。

《聖祖實録》卷六四　戊申，上自南苑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是月〕，安親王岳樂圍長沙不下。

《東華録》康熙一八　壬子，上命左都御史介山、兵部左侍郎吴努春參贊康親王軍務。以耿昭忠爲鎮平將軍，駐守福州。

《聖祖實録》卷六五　副都統席布遣發官兵，屢敗逆賊嚴君寵於浮梁縣地方，招撫僞總兵郭秀等四百餘員，賊兵二萬九千餘名，恢復縣城。

《東華録》卷一一　〔癸丑，疏報〕：叛賊嚴自明、郭義等犯南康，連兵十七營，將軍覺羅舒恕、江西巡撫佟國楨等擊走之，自明等退據南安。

〔丁巳〕，尚之信使人詣行營乞降，簡親王以聞。詔赦其罪，令立功自効。

《聖祖實録》卷六五　戊午，免江西東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八　〔己未，舒恕疏言〕吴三桂殺孫延齡，以其衆隸線國安。官兵復上猶縣。

《東華録》卷一一　庚申，諭兵部：海澄公黄芳世【略】著加太子太保，鎮守漳州。黄藍【略】著優擢爲都督僉事，充海澄總兵官，並令馳驛赴大將軍康親王軍，俟漳、泉恢復，收集海澄公標下散失官兵，鎮守汛地。

《東華録》康熙一八　〔疏報〕：建威將軍吴丹略地華、商。

〔報〕：副都統穆舒渾敗賊于峻嶺，復山陽縣。

《聖祖實録》卷六四　壬戌，免江南徐州、宿遷、桃源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疏報〕：桑明等以廣信府來歸。

康熙一六年(丁巳、一六七七)

《東華録》康熙一九　春正月辛巳，上謁孝陵，啓鑾。

壬午，上至孝陵，素服，率官員行禮舉哀。

甲申，世祖章皇帝忌辰，上詣孝陵致祭。

乙酉，回鑾。

《聖祖實録》卷六五　丁亥，上回宫。

副將周球等【略】恢復會昌縣。

癸巳，以内閣學士陳廷敬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東華録》卷一一　〔丙申〕，將軍額楚等攻吉安失利，命侍郎班迪至軍察將士罪狀。

《聖祖實録》卷六五　僞總兵王霖踞守新城，【略】總兵官許貞等統兵進剿，恢復縣城。

丁酉，免江南睢寧縣、湖廣襄陽、宜城、穀城三縣康熙十五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九　己亥，議：嗣後凡犯誘取典賣或爲妻妾等事，不分所誘良賤、已賣未賣，爲首者立絞。【略】從之。

《聖祖實録》卷六五　〔癸卯〕，寧海將軍喇哈達、平南將軍賴塔等，【略】恢復興化府城。

《東華録》卷一一　〔甲辰，疏報〕：官兵復會昌、新城、汀州、興化、泰寧、建寧、長汀、寧化、清流、歸化、連城諸郡縣。

《東華録》康熙一九　二月丙辰，得旨：王光裕著解總河任，遣吏部侍郎折爾肯、副都御史金儁前往，會同新任總河察審。

《東華録》卷一一　克泉州府。

《東華録》康熙一九　己未，上幸南苑行圍。

辛酉，諭户部：閩地【略】今年錢糧盡與蠲免，其遭亂竄避人民俱招徠還籍，

俾各安本業。

《東華録》卷一一　增置岳州水師營。

《聖祖實録》卷六五　壬戌，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疏報：「副都統伯穆赫林等，遣滿漢大兵，恢復福建上杭、武平、永定及江西瑞金等縣。【略】贛州一路俱平。」

《東華録》卷一一　〔癸亥，疏報〕：閩賊林惟仁據周公源口，官兵討平之。

《東華録》康熙一九　甲子，大閱於南苑。

乙丑，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丙寅〕，以都統鄂内爲討逆將軍，率師赴岳州討吴三桂。

《聖祖實録》卷六五　丁卯，皇子允祉生。

遣刑部郎中色度等至岳州，勞問將軍大臣、滿漢官兵，並宣諭。

《東華録》卷一一　官兵敗鄭錦于新泉縣，賊棄漳州遁，遂復海澄等十縣，福建平。

《東華録》康熙一九　辛未，以靳輔爲河道總督。

癸酉，諭議政王大臣等：鄂爾多斯固山貝子達爾扎聞定邊花馬池諸處變叛，不待命遣即親率官兵招撫城堡，擒獲賊渠，深爲可嘉，其進封爲多羅貝勒。

《聖祖實録》卷六五　乙亥，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六六　三月丁丑朔，免湖廣江夏等十州縣衛康熙十五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甲申〕，命康親王移師取潮州。以莽依圖爲鎮南將軍，帥師會勦廣東，副都統額赫納、穆承格參贊軍務，侍郎覺羅舒恕留鎮贛州。

〔乙未〕，劉進忠、苗之秀詣康親王軍前乞降。詔赦其罪，並以原官從大兵征討，尋授進忠〔討〕〔征〕逆將軍。

〔己亥，疏報〕：官兵復樂安縣。

《聖祖實録》卷六六　辛丑，以鎮國公蘇努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一九　壬寅，皇子長生薨。

《東華録》卷一一　以簡親王喇布師久無功，自大將軍以下降謫有差。更命都統員勒護軍統領哈克山、副都統布舒庫往贊軍務。

《聖祖實録》卷六六　癸卯，諭吏部、户部、兵部：【略】凡殉難文武大小官員骸骨、妻子俱准動正項錢糧資送歸里，以昭朕優恤忠節至意。

調吴達禮爲禮部尚書。

〔乙巳〕，上命順承郡王勒爾錦進軍臨江，圖海扼漢中，以分賊勢。

〔丙午〕，命簡親王偕多諾鎮吉安，莽依圖率師赴韶州，額楚駐袁州，侍郎覺羅舒恕防贛州。

《聖祖實録》卷六六　夏四月庚戌，上諭議政王大臣等：【略】今廣東多事之秋，綽可託稱病還江寧，顯屬規避，著革職披甲發往將軍莽依圖軍前。

《東華録》康熙一九　以介山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戊午〕，詔趣圖海進兵逼四川。

《東華録》康熙一九　嚴自明遺書江西總督董衛國乞降，董衛國以聞。

己未，以陳鼓永爲工部尚書。

辛酉，上幸霸州行圍。

《聖祖實録》卷六六　甲子，上回鑾。

《東華録》康熙一九　丙寅，上駐蹕南苑。

伊桑阿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丁卯〕，提督趙賴敗三桂之衆于〔太〕〔泰〕和，擒賊將蕭元。

《東華録》康熙一九　己巳，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一　〔庚午〕，吴三桂率衆赴衡州，命簡親王偕侍郎覺羅舒恕、總督董衛國、總兵〔折〕〔哲〕爾肯等分兵禦之。

辛未，御製《大德景福頌》書屏進太皇太后。

《聖祖實録》卷六六　乙亥，西安將軍佛尼勒【略】罷其將軍，革去世職，留所襲伊父拜他喇布勒哈番，令署西安將軍事。

《東華録》卷一一　莽依圖師至南安，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抵韶州，傅弘烈迎降。

五月〔丙子朔，疏報〕：官兵復崇仁縣。

《東華録》康熙一九　丁丑，上如暢華城。

戊寅，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己卯〕，尚之信以廣東降。

〔乙酉〕，以傅弘烈巡撫廣西。

《聖祖實録》卷六七　己丑，免江西寧州、南昌等三十三州縣衛康熙十五年

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一九　壬辰，賜福建水師提督海澄公黄芳世蟒段朝服、鞍馬弓矢，令照在外藩王例，一體遣人請安。

六月丁未，以旱，命大臣理刑獄。

《東華録》卷一一　〔戊申，尚〕之信襲封平南親王。

〔辛亥〕，劉進忠以潮州降。

〔乙卯，疏報〕：海賊據舟山，水師提督常進功出定海偵擊，大破賊。

〔丙辰〕，以覺羅舒恕爲安南將軍。

〔丁巳，疏報〕：祖澤清降，高、雷、廉三府悉定。

《東華録》康熙一九　辛酉，免陝西用兵州縣歷年租賦。

己巳，追贈海澄公太子太保黄梧太保，謚忠恪，加祭一次。

辛未，予故平南王尚可喜祭葬，立碑，謚曰敬。

《聖祖實録》卷六七　壬申，免陝西平、慶二府用兵各州縣衛歷年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六八　七月丁丑，原任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略】著革職，仍留原任，戴罪圖功。

《東華録》康熙二〇　〔甲申〕，得旨：侵盜錢糧人犯於册報之後、發解之前全完者免罪，著爲令。

甲午，加浙江總督李之芳兵部尚書銜。

《東華録》卷一一　〔丁酉〕，詔穆占帥師赴茶陵，與簡親王協取衡州、永州。

授傅弘烈撫蠻滅寇將軍，與尚之信定廣西。

《東華録》康熙二〇　〔甲申〕，得旨：駐守南安署副都統赫勒布就近領兵前予故大學士伊圖祭葬，謚文僖。

《聖祖實録》卷六八　己亥，原任河道總督王光裕【略】革職，杖一百。原任淮揚道，今陞浙江按察使張登選，原任管河同知管盡忠，俱擬斬監候。

《東華録》卷一一　〔庚子，疏報〕：鄭錦僞將劉國軒自惠州犯東莞，將趨廣州，尚之信大敗之，賊將陳璉以惠州降。

《聖祖實録》卷六八　甲辰，以吏部尚書明珠、户部尚書覺羅勒德洪爲内閣大學士。

八月乙巳朔，加封原任都統三等精奇尼哈番佟圖賴爲一等公，以其子佟國綱承襲。

《東華録》卷一一　〔丁未〕，朱統鋐復犯江西，陷貴溪、廬溪諸縣，命董衛國討之。

《東華録》康熙二〇　己酉，上奉太皇太后幸南苑。

丙辰，上奉太皇太后還宫。

《東華録》卷一一　〔丁巳〕，三桂分兵犯韶州、桂林。韶安親王岳樂、將軍穆占等相機勦賊。

《東華録》康熙二〇　戊午，轉吴達禮爲吏部尚書。

加靖逆將軍侯張勇少傅並太子太師。

《聖祖實録》卷六八　壬戌，以大學士覺羅勒德洪、明珠充纂修《太宗文皇帝實録》總裁官。

《東華録》卷一一　〔癸亥，疏報〕：官兵復梧州府。

〔丙寅〕，立妃鈕祜禄氏爲皇后，册佟氏爲貴妃。

《東華録》康熙二〇　戊辰，上御太和殿受賀，頒詔天下。

《東華録》卷一一　〔壬申，胡〕國柱等棄帽峯山遁，官兵追擊之〔走〕〔過〕樂昌，遂復仁化縣。

三桂將胡國柱、馬寶寇韶州，莽依圖、額楚夾擊破之，賊敗走帽峯山。

《東華録》康熙二〇　辛未，轉伊桑阿爲户部尚書。塞色黑爲禮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甲戌，得旨：駐守南安署副都統赫勒布就近領兵前往，會同南雄總兵官宋四箴等協力速滅叛賊黄四標、薛起龍等，以靖地方。

九月丙子，命山西提督周卜世、公温齊等赴湖廣協勦。

《聖祖實録》卷六九　上命調浙江平陽總兵官馬三奇爲潮州總兵官，其前授總兵官王國棟著以粤東要地總兵缺補用。

上命耿精忠仍駐潮州。

《東華録》康熙二〇　癸未，上諭：和碩額駙華善、學士薩海率江甯所有盛京兵三百、自京撥往漢軍兵三百、徽州駐防滿兵五十、蒙古兵六百速赴江西。抵南昌日，合多諾等兵多選有馬者率赴簡親王軍前，以聽調遣。華善所佩平寇將軍印留付署副都統科爾科代，管理江甯事務，至安慶見有撫標兵，提督王永譽可

《聖祖實録》卷六九 乙酉，免江南泰州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丙戌，上詣孝陵。

《東華録》康熙二〇 戊子，上巡邊。

《聖祖實録》卷六九 壬辰，户部議覆安徽巡撫徐國相疏，言定遠、天長、滁州、來安四州縣，實荒田地五百六十頃四十六畝零，逃絶人丁一千二百七十二丁，應徵銀米俱宜蠲免。應如所請。從之。

甲午，免江南宿遷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戊戌，上命添造烏船六十艘、沙船二百艘，户部尚書伊桑阿赴江南同該撫速行督造。俟船將告竣，更添發緑旗官兵，鹽船著停止。

冬十月甲辰朔，頒康熙十七年時憲曆。

乙巳，免江西新建等十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二〇 傅宏烈奏：【略】復南平縣。

《東華録》卷一一 〔丙午〕，傅弘烈遣將敗三桂于昭平，復潯州府。

〔丁未〕，福建按察使吴興祚敗朱統錫于光澤，執之。

《東華録》康熙二〇 靖南王耿精忠遣子顯祚入侍。

癸丑，上還京師。

《東華録》卷一一 〔疏報〕：廣西官兵復鬱林州。

《東華録》康熙二〇 丁巳，敕諭安南國王黎維禧。

平南王尚之信奏請以弟尚之孝赴京效力。允之。

庚午，以喀代爲兵部尚書，馬喇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七〇 十一月乙亥，户部議覆平南王尚之信疏，言粤省之廣、肇、南、韶、惠、潮等府，【略】請禁革横征私派，以蘇民困。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一一 〔己卯〕，賊韓大任據萬安縣之梁口，以應三桂。命簡親王發兵與護軍統領哈克山等勦之。

《聖祖實録》卷七〇 辛巳，免江南徐州、山陽等十一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丁亥〕，官兵復茶陵、攸縣。

〔辛卯〕，始設南書房，簡侍講學士張英、中書高士奇等入直，以備顧問。

《聖祖實録》卷七〇 乙未，免江西浮梁、安仁、萬年三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丙戌，上詣孝陵。

《東華録》康熙二〇 庚子，上幸南苑行圍。

禮部等衙門遵旨議覆：長白山係本朝發祥之地，【略】請封爲長白山之神。

《東華録》卷一一 十二月〔乙巳，疏報〕：海寇犯泉州，副都統楊鳳翔、提督段應舉敗之。

《聖祖實録》卷七〇 〔丙午〕，免直隸任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二〇 丁未，上還宫。

《聖祖實録》卷七〇 戊申，豁免江西廬陵等三十二縣，并贛州衛、吉安等九所兵荒田地本年分額賦。

庚戌，上親製日講《四書解義》序。

《東華録》卷一一 〔辛亥，疏報〕：海寇犯欽州，遊擊劉士貴擊敗之。

〔甲寅〕，賊將馬寶率衆赴衡州，令尚之信趨韶州，會合勦貝額楚取宣章、郴、永等州縣。

《聖祖實録》卷七〇 丙辰，免陝西甯夏衛本年分蟲災額賦十之三。

丁巳，諭兵部：【略】其令額楚以江寧將軍印，統轄兵馬，都統勒貝參贊軍務，凡事許得專奏。

《東華録》康熙二〇 甲子，增内閣侍讀三員，專管記載旨意並票籤翻譯磨對謄真等件。

乙丑，得旨：董衛國親率標兵赴吉安，與大將軍簡親王共圖殄滅逆賊，緑旗官兵聽便宜調遣，滿洲將軍毋得干預。

己巳，上恭進太皇太后錦衣，親撰表文。

《聖祖實録》卷七〇 庚午，撤見駐浙江、福建蒙古兵還京。

《東華録》卷一一 〔壬申，疏報〕：官兵克復（萍鄉）鄱縣（等處）。

康熙一七年（戊午、一六七八）

《聖祖實録》卷七一 春正月癸酉朔，朝鮮國王李焞【略】表賀【略】進歲貢禮物。

《東華録》康熙二一 甲申，命内閣傳諭平南王尚之信齎奏人曰：【略】今王【略】使人遠來請安，兼進橙子。【略】此等細務，【略】以後著暫止。

《東華録》卷一一 〔丙戌〕，廣東官兵執三桂僞官董重民等獻京師。上

赦之。

〔己丑，疏報〕：江西官兵敗韓大任於鸕鷀寨，賊遁走汀州。

〔乙未〕，詔舉博學鴻詞。

〔丁酉，疏報〕：官兵復永寧縣。

《聖祖實録》卷七一 二月甲辰，諭兵部：【略】察明被奪人口，遣還原籍。

《東華録》卷一一 金光祖自潯〔州〕進失利，命將軍額楚、都統（貝勒）〔勒貝〕等帥師戍梧州，覺羅舒恕守南雄，控韶州。時三桂悉驍騎犯廣西，傅弘烈馳書告急。上命莽依圖爲總統，勒貝額楚參贊軍務，與傅弘烈合兵討賊。

《東華録》康熙二一 庚戌，予故温郡王佛永輝祭葬，立碑，謚曰哀。

《東華録》卷一一 詔簡親王移師取湖南。

《聖祖實録》卷七一 辛亥，免江西豐城等九縣康熙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二一 戊午，議：凡非用兵之地，督撫無得保舉題補；其用兵之地，保舉之官如不稱職，仍治督撫濫舉之罪。從之。

《聖祖實録》卷七一 己未，上御經筵。

辛酉，疏報：海賊僞水師總督林英等犯泉州界，【略】朱起龍等率兵撲剿。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韓大任率所部降，詔赴京師。

丁卯，皇后鈕祜禄氏崩。

〔辛未〕，莽依圖與吴三桂戰于平樂，失利，莽依圖退保中山鎮。上命尚之信與都統馬九玉帥師會鎮南將軍莽依圖等，并力破賊。

《東華録》康熙二一 三月癸酉，福建總督郎廷相奏：【略】漳屬地方兵少，防禦難周。得旨：海賊分路侵犯，不可不亟發援師。大將軍康親王速增大兵，與郎廷相、黄芳世協力固守漳、泉、海澄諸處，勦滅海寇。

《東華録》卷一一 〔丙子，疏報〕：湖廣官兵敗楊洪于房縣，復其城。

〔丁丑〕，鄭錦寇石碼，副都統孟安、副將楊壯猷敗之。

《東華録》康熙二一 癸未，得旨：尚之信藩下兵著精選萬人，遣赴廣西，停其親往，仍駐守廣東省城，兼顧惠、潮。

得旨：大將軍康親王，其速遣精兵勦滅侵犯海澄賊寇，不必應援廣東。

乙酉，得旨：簡親王整頓兵馬，速與穆占會合，詳加籌畫，令江西萬無他虞，保固茶陵諸處，及大將軍安親王後路。

《聖祖實録》卷七二 丙戌，初祭大行皇后，上親臨舉哀。

得旨：大兵糧餉，關繫殊急，不可但給取廣西，宜令廣東協濟。平南王尚之信可支餉銀二十萬兩，解赴廣西，並令廣東督撫運致糧草，俾無誤軍需。

辛卯，以朱之弼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一 〔癸巳〕，祖澤清復叛。

《聖祖實録》卷七二 〔乙未〕，提督王可臣病故。

《東華録》康熙二一 丙申，奉移大行皇后梓宫往鞏華城，仁孝皇后同安於享殿内，上親臨送。

《東華録》卷一一 〔丁酉〕，命將軍張勇移師駐甘州，防守三邊。

閏〔二〕〔三〕月〔壬寅〕，黄芳世敗山賊蔡寅于天寶山，斬賊將楊寧。

《東華録》康熙二一 癸卯，上巡幸近畿。浙江總督李之芳奏：【略】象山副將汪國祥、温州鎮總兵官陳世凱等於正月初旬，大破賊衆於廟嶺等處。

《聖祖實録》卷七二 癸丑，上回鑾。

《東華録》卷一一 〔丙辰〕，移福建濱海界外百姓于内地，禁出海交通，新移之民悉免其徭賦。

賊蔡寅犯安溪，知縣李鉦等擊走之。

《聖祖實録》卷七二 丁巳，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庚申〕，噶爾丹興兵攻西海，飭備邊防。

〔疏報〕：廣西官兵復北流縣。

〔辛酉〕，册謚大行皇后曰孝昭皇后。

《東華録》康熙二一 甲子，上至鞏華城。

《聖祖實録》卷七三 佛尼勒、【略】吴丹等大敗賊衆于牛頭山、香泉等處。

《東華録》康熙二一 乙丑，月祭孝昭皇后。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丙寅〕，陝西官兵敗賊于秦嶺，復潼關堡。

〔丁卯〕，三桂僞將軍林興珠詣安親王軍降，詔封列侯，授建義將軍，留于軍前勦賊。副都統甘度海、〔何〕〔阿〕進泰以失機逮繫建昌。

四月〔庚午朔〕，副都統穆赫林、提督黄芳世與蔡寅戰于灣腰樹，失利，賊陷平和，遂進逼潮州。〔會〕〔命〕副都統雅塔里率師會勦。

〔甲戌〕，叛將祖澤清結連山海諸寇犯電白，詔尚之信將〔兵〕〔軍額楚馳〕擊之。

〔己卯，疏言〕：廣西官兵復郴州、桂陽、興寧、宜章、臨武、藍山諸縣。

《東華録》康熙二一 辛巳，以温衷郡王佛永輝弟延壽襲爵。

《東華録》卷一一 〔戊子〕，尚之信帥師大破祖澤清于高(城)州，賊棄城遁。〔辛卯〕，慶陽賊衰本秀附三桂爲亂，大將軍圖海遣兵擊斬之。

《聖祖實録》卷七三 乙未，大學士等議：「滿洲、蒙古及包衣，每佐領給地十五畝，漢軍另户兵少，每佐領給地七畝半，清查内務府及王以下大臣等，圈地溢額者撥給。」從之。

令張勇自蘭州移鎮甘州，著嚴加提備，仍與大將軍公圖海等便宜籌畫。

五月〔庚子朔〕，奉命大將軍和碩康親王傑書疏言：「海澄危急。【略】」得旨：「海澄被圍日久，勢在危急，將軍賴塔可率兵速往救援。」

上命贈黄芳世少保，以總兵官黄芳泰襲封海澄公。

《東華録》卷一一 〔壬寅〕，鄭錦攻潮州，馬三奇等敗之。

《東華録》康熙二一 癸卯，諭兵部速給陣亡將士恤銀。

乙巳，上至鞏華城，行孝昭皇后百日致祭禮。

丙午，上回宫。

《聖祖實録》卷七三 己酉，上諭：「郎廷相、段應舉俱著解任。江寧提督楊捷，謀勇兼優，著以原衔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調補福建全省水陸提督總兵官。」

庚戌，天壇皇穹宇兩廡拜臺修葺興工。

《東華録》康熙二一 壬子，以炎暑，命大學士等清理刑獄。

癸丑，以姚啓聖爲福建總督，吴興祚爲福建巡撫。

甲寅，上幸西郊觀禾。

丁巳，上駐蹕南苑。

《聖祖實録》卷七三 戊午，議政王大臣等會議：【略】江南提督楊捷員缺，停其推補，應將安慶提督王永譽調爲江南提督，統轄全省，移駐松江。從之。

庚申，免江西萬安等三縣康熙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二一 辛酉，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甲子〕，厄魯特濟農爲噶爾丹所敗，闖入内地，詔張勇逐出邊。

六月〔庚午朔〕，移尚之信鎮潮州。

〔壬申〕，湖廣兵敗三桂舟師于君山。

《聖祖實録》卷七四 癸酉，諭户部：「浙江江山、西安等十九縣，温、衢各衛所，逼近閩中，首先被陷，百姓困苦，其康熙十六年錢糧概從蠲免。并令該督撫多方招徠避賊黎庶，各還故土，俾事耕墾。」

甲戌，予故固山貝子傅喇塔祭葬，謚惠獻。

《東華録》卷一一 〔丁亥〕，上步禱天壇，是日大雨。

鄭錦圍海澄，總兵黄藍告急，命將軍賴塔帥師赴援。

〔壬辰〕，三桂寇永興，都統伯宜理布、護軍統領哈克山與戰失利死之，賊遂據河外營。

〔疏報〕：鄭錦圍廉州，總兵班紹明、宋思徵擊走之。

〔甲午〕，命將軍阿密達等守南昌府。

《聖祖實録》卷七四 乙未，免江南徐州、沛縣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疏報〕：三桂率諸賊力攻郴州，前鋒統領碩岱與戰失利，退保永興。

〔是月〕，賊陷海澄，署前鋒統領希(福)〔佛〕陣亡。穆赫林及提督段應舉并家屬俱自縊。

七月〔己亥朔〕，命額駙華善佩將軍印守永興。

《東華録》康熙二二 庚子，諭宗人府：貝子傅喇塔係宗室懿親，爲國宣力，躬履行間，勦寧賊寇，撫綏兵民，平定地方，【略】著封其子傅善仍爲固山貝子，次子福存爲鎮國公。

《東華録》卷一一 〔甲辰〕，海寇犯泉州，詔副都統岳爾多、馬思文率師赴援。

《東華録》康熙二二 戊申，以宋德宜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七五 甲寅，陞寧古塔副都統安珠護爲奉天將軍。

《東華録》卷一一 〔乙卯〕，詔修高家堰。

〔戊午〕，副都統雅塔理棄同安，賊遂圍泉州，紀爾他布、石調聲退保興化。

惠安陷，詔岳爾多等帥師救之。命提督侯襲爵總兵馬三奇守潮州。

〔己未〕，三桂寇永興，命將軍穆占赴援。

《東華録》康熙二二 庚申，予故刑部尚書姚文然祭葬，謚端恪。

《東華録》卷一一 〔疏報〕：官兵敗三桂之衆于岳陽湖。

《東華録》康熙二二　壬戌，上詣翠華城。
甲子，上回宮。
遣兵部侍郎郭丕、員外郎舒恕赴湖南，按問軍中事宜，諭之。
《聖祖實録》卷七五　丙寅，召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藹入直南書房。
《東華録》卷一一　〔戊辰，疏報〕：討逆將軍鄂内敗三桂之衆于柳林嘴。八月〔庚午〕，甘肅提督張勇疏言：「臣與提督孫思克等密探噶爾丹情形。不知何向，臣復遣人至墨爾根台吉所審視之，衆皆安居寂然。」得旨加意防守。
《聖祖實録》卷七六　西洋國主阿曹素遣陪臣本多白壘拉進表，貢獅子。
《東華録》卷一一　〔壬申〕，尚善薨于軍。
《東華録》康熙二二　戊寅，上幸南苑行圍。
己卯，上命貝勒察尼代〔尚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赴岳州統其軍。
壬午，上還宮。
《聖祖實録》卷七六　癸未，上御經筵。
福建總督姚啓聖疏報：【略】恢復平和縣城。
《聖祖實録》卷七七　官兵恢復漳平縣城。
《東華録》康熙二二　甲申，上復欲親征，議政王大臣等諫止，請敕大將軍察尼等詳籌方畧。從之。
乙酉，裁長蘆運判。
《東華録》卷一一　吴三桂死，賊將馬寶、胡國（桂）〔柱〕迎三桂之孫吴世璠於雲南。
〔丙戌〕，命都統王國棟率師援宜、（都）〔彬〕。
《聖祖實録》卷七七　辛卯，免江南高郵州康熙十六年分水災湖地額賦。
《東華録》卷一一　乙未，官軍屢敗賊衆，永興圍解。命簡親王進師衡州，貝勒察尼等進取岳州。
行《康熙永年曆》。
《東華録》康熙二二　九月己亥朔，諭兵部：向以江西可虞，因調總漕帥顔保前往，今南昌已爲内地，其令帥顔保赴吉安鎮守。
戊申，上奉太皇太后幸湯泉。

（甲寅）〔壬子〕，車駕至湯泉，率從官謁孝陵。
《東華録》卷一一　〔丁巳〕，官兵敗海賊于蜈蚣山，劉國軒遁，泉州圍解。
《東華録》康熙二二　甲子，上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七七　〔丙寅〕，平南王尚之信【略】請暫開海禁，【略】得旨：【略】海禁不可輕開。
《東華録》康熙二二　丁卯，上諭：乘此逆賊驚擾之時，大兵亟宜前進，勦撫並用，綏定疆圍。授平南王尚之信爲奮武大將軍，統兵赴永興、郴州諸處，會合大將軍簡親王、將軍穆占等併力同心，以圖進取。將莽依圖、額楚、傅宏烈、總督金光祖等各駐本汛，相度機宜，規定廣西。應給尚之信敕印，准滿洲大將軍王等例，遣内閣官員齎往。
《聖祖實録》卷七七　冬十月戊辰朔，頒康熙十八年時憲曆。
己巳，加江西巡撫佟國植兵部尚書銜，南贛總兵官哲爾肯左都督銜。
《東華録》康熙二二　得旨：著户部尚書伊桑阿、右侍郎田六善前往查勘〔河工〕。
庚午，上幸湯泉。
《聖祖實録》卷七七　令水師提督駐海澄，調海澄總兵官駐漳州。
壬午，福建總督姚啓聖疏報：「遣子姚儀率領官兵敗海賊於同安縣地方，擒斬僞副將林欽等五員，恢復同安縣城。」
《東華録》卷一一　〔癸未〕，上巡視北邊。
《東華録》康熙二二　甲申，改廣西梧州分巡道爲分守蒼梧道，照舊兼理驛鹽事務。
丙戌，次三屯營，率從官射。
丁亥，次灤河岸，閱三屯營軍，賚將士。
《東華録》卷一一　〔己丑〕，賊將吴應麒遣杜輝、巴養元、姜義帥水軍犯陸石口，將軍鄂内擊敗之。
《東華録》康熙二二　辛卯，上還次湯泉。
《東華録》卷一一　丁酉，世宗憲皇帝生，上之第四子也，母曰吴雅氏。
《聖祖實録》卷七八　十一月己亥，李光地【略】著從優授爲學士。
房縣來歸之僞總兵何以敬【略】其悉予半俸。
免江南宿州靈璧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二二　辛丑，上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七八　乙巳，免河南上蔡、遂平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二二　予甯夏陣亡守備王標官蔭。

丙午，上幸湯泉。

（庚戌）〔辛亥〕，上命加山東按察使何毓秀太常寺卿，工部郎中張光岳太僕寺卿，奉天府治中佟啓聖通政使司左通政，安邱縣知縣胡瑞通政使司右參議，行人司行人崔啓元鴻臚寺卿，武鄉縣知縣齊漳通政使司左參議，各齎敕諭，往諸路大將軍軍前招撫陷賊官員兵民。

乙卯，上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七八　丁巳，免江南壽州、虹縣等十八州縣，廣東南海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卷一一　〔戊午〕，副都統金榜選平雷州土寇，復徐聞縣。

《聖祖實録》卷七八　庚申，免江南霍邱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一。

《東華録》康熙二二　辛酉，上奉太皇太后回宫。

《東華録》卷一一　〔壬戌〕，簡親王移師進取郴州。

《聖祖實録》卷七八　癸亥，授福建提督楊捷爲昭武將軍，仍管福建陸路提督事務。調京口將軍伯王之鼎爲福建水師提督。

十二月己巳，免直隸任縣等九縣、河南汝陽等二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廣西賊陷藤縣，逼梧州。

《東華録》康熙二二　乙亥，以郭四海爲兵部尚書。

丙子，調宋德宜爲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七八　免河南西平縣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三。

庚辰，免江南潁州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巳，頒日講《四書解義》於滿漢文武大臣。

免江南海州、宿遷等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録》康熙二二　予故原任禮部尚書王崇簡祭葬，謚文貞。

壬午，以劉楗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七八　丙戌，免湖廣興國等八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戊子，免江南鹽城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寅，免江南徐州、沛縣等四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

康熙一八年（己未、一六七九）

《聖祖實録》卷七九　正月癸卯，免浙江西安等五縣康熙十七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甲辰，免江南宿遷、桃源二縣康熙十七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二三　乙巳，發常平粟賑山東災。

己酉，賑安徽鳳陽旱災。

《聖祖實録》卷七九　辛亥，廣東、廣西總督金光祖疏報：廣西藤縣失陷，逆黨愈肆狂逞，水程三路，逼犯梧州。上命大將軍平南王尚之信、將軍舒恕，即遵奉前旨，親統官兵，倍道速往梧州應援。

《東華録》卷一一　〔甲寅〕，貝勒察尼等圍岳州，賊將吴應麒棄城遁，遂復岳州。

劉國軒犯長泰，副都統紀爾他布、巡撫吴興祚等敗之。

《聖祖實録》卷七九　庚申，以候補總兵官劉顯芳爲廣東潮州水師總兵官。

《東華録》康熙二三　壬戌，賑河南陳留等二十一州縣饑。

乙丑，皇子萬黼薨。

《東華録》卷一一　〔乙丑〕，賊棄長沙遁，師復其城。

《聖祖實録》卷七九　二月丙寅朔，葬依圖疏報：逆賊吴世琮等犯梧州，臣同傅弘烈等率滿漢官兵拒戰，大敗之，賊棄營夜遁。

己巳，諭户部：江西【略】康熙十六年以前舊欠錢糧，著盡行蠲免。

《東華録》康熙二三　乙亥，上御經筵。

《東華録》卷一一　〔戊寅〕，簡親王遣前鋒統領希福等取衡州，賊將（胡國柱）〔吴國貴〕、夏國相遁。

辛巳，詔察尼會順承郡王勒爾錦取常德、沅州、鎮遠，並議進取雲、貴事宜。

改桑峨雲南提督，趙賴貴州提督，起前雲南巡撫李天(洛)〔浴〕原官，以楊雍建巡撫貴州，周有德總督雲、貴，並隨大軍進討。

〔癸未〕，官兵復常德府。

《聖祖實録》卷七九 甲申，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仍赴陝西。

庚寅，上至暈華城，行孝昭皇后期年致祭禮，是日回宫。

癸巳，吏部議覆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象樞條奏學道考試十弊：【略】以上十弊，允當嚴禁，應如所題。嗣後考核學道，俱注剔除十弊具題。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三 乙未，皇子生。逾期年而薨，未命名。

《東華録》卷一一 〔是月〕，官兵復岳州及湘陰、華容、石門、湘潭、桃源、安鄉諸縣。

三月丙申朔，試博學鴻詞，授彭孫遹等五十人翰林官有差。

《聖祖實録》卷八〇 丁酉，上幸保定縣，一路行圍。

僞總兵王度沖、僞將軍陳珀，可爲總兵官，俱兼右都督。

《東華録》卷一一 〔庚子〕，湖南兵下寶慶。

《聖祖實録》卷八〇 甲辰，上駐蹕采蒲臺東。

《東華録》卷一一 吴國貴等遁走永州，將軍穆占敗之，復永州，於是道州、永明、江華等縣賊俱遁。

《聖祖實録》卷八〇 彝陵總兵官徐治都升補湖廣提督。

丙午，上回鑾。

《東華録》康熙二三 己酉，上還宫。

免陝西新復州縣康熙十四年賦。

《聖祖實録》卷八〇 乙卯，策試天下貢士馬教思等于太和殿前。

《東華録》康熙二三 戊午，賜歸允肅等一百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己未，疏報〕：侯襲爵敗海賊楊金日等于山頭仔。

《東華録》康熙二三 甲子，諭吏部：薦舉到文學人員已經親試，其取中一等彭孫遹、倪燦、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葇、馮勖、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米漢雯、黄與堅、李鎧、徐釚、沈筠、周慶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龍、龐塏、毛奇齡、錢金甫、吴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詠、龍燮、邵吴遠、嚴繩孫，著纂修《明史》。

《聖祖實録》卷八〇 四月丙寅，命鄖陽撫治楊茂勳陞補四川總督，仍駐鄖陽。

《東華録》卷一一 〔戊辰〕，旱，詔清理刑獄。

《聖祖實録》卷八〇 湖廣岳州水師總兵官萬正色條奏閩海情形、水陸戰守機宜。上諭：萬正色剿寇洞庭，著有勞績。【略】旋陞萬正色爲福建水師提督，統轄全閩水師營務。

刑部尚書劉楗以病乞休，允之。

庚午，免江南宿遷縣水淹田地康熙十四年以前未完地丁漕糧。

庚寅，免江南康熙十四年以前逋賦。

《東華録》卷一一 〔壬辰〕，撤勒爾錦還荆州，與巴爾布定巴東。

〔壬午〕，命希福帥師會莽依圖定雲南。

《東華録》康熙二三 五月乙未，得旨：魏象樞著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左都御史任。

〔乙酉〕，師次潭州府，逆賊吴世琮遁。

《東華録》康熙二三 丁亥，以魏象樞爲刑部尚書。

庚寅，免江南康熙十四年以前未完地丁漕糧。

《東華録》卷一一 〔己卯〕，旱甚，上步禱郊壇，應時大雨。

壬寅，上出阜成門觀禾。

《聖祖實録》卷八一 癸卯，上回宫。

遣官封洞庭湖神。

乙巳，調福建水師提督伯王之鼎爲四川提督。

庚戌，授鬻舉博學宏詞邵吴遠爲侍讀。

《東華録》卷一一 戊午，賜將軍賴塔擊走之。

〔己未〕，詔内閣學士徐元文、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靄、右庶子張玉書等修《明史》。

《東華録》康熙二三 壬戌，上出朝陽門觀禾。

《聖祖實録》卷八一 癸亥，上回宫。

《東華録》康熙二三 六月庚午，命吏部尚書黄機以吏部尚書管刑部尚書事。

《聖祖實録》卷八一 甲戌，安遠靖寇大將軍多羅貝勒察尼等，取都統巴爾

布供辭以聞。上命議政王大臣等集議。尋議政王大臣等議：【略】宜將巴爾布都統【略】及所加之級，盡行削去，羈繫荆州。彼所襲其父拜他喇布勒哈番，與應襲之人承襲。從之。

丙戌，免河南鄭州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戊子〕，詔圖海與各路將軍堅殲寶雞賊，恢復漢、興以平蜀。

是夏，廣西、湖南平。

七月〔甲午〕，淮陽〔瞿〕〔翟〕家壩工成。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諸湖涸出者，招民佃之。

《東華録》康熙二四　乙未，吏部等衙門議奏殉難首領佐貳等六品七品官之子以縣丞録用，八品九品官之子以縣主簿録用，未入流之子以州吏目録用，著爲例。從之。

《聖祖實録》卷八二　丁未，和碩純親王隆禧【略】薨。

己酉，上臨純親王隆禧第，舉哀。

《東華録》卷一一　〔乙卯，疏報〕：將軍覺羅舒恕、額楚，總兵譚昇、楊國泰，敗吴世琮于南寧之西山，世琮負創遁走。

《聖祖實録》卷八二　戊午，發漕米五萬八百七十石、銀二萬二千六百餘兩，賑沂州等十三州縣饑民。

免山東淄川等五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庚申，京師地震。詔部院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在外督撫等官，言政治得失。

〔辛酉〕，發内帑金十萬兩賑軍民廬舍傾圮及死傷者。

《聖祖實録》卷八三　八月癸亥朔，將軍穆占，【略】克復新寧縣。

《東華録》卷一一　〔甲子，疏報〕：將軍傅弘烈復柳城、融縣，桂、柳路通。

〔庚午〕，馬雄子承蔭來歸。詔授伯爵，佩將軍印從征。

《聖祖實録》卷八三　丁丑，免山東莒州、蒙陰等六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庚辰，疏報〕：將軍林興珠、提督趙國祚等擊吴國貴于武岡，復其城，吴國貴中砲死。

《聖祖實録》卷八三　乙酉，免江南徐州、豐、蕭、沛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十之三。

《聖祖實録》卷八四　九月乙未，免江南宿遷縣康熙十六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　〔乙巳〕，定錢制，趲鼓鑄幣。

〔庚戌〕，以地震上親禱天壇。

〔辛亥〕，命簡親王帥師守桂林，希佛會莽依圖進師雲南。

〔甲寅〕，金光祖執祖澤清，械送京師。

《聖祖實録》卷八五　十月壬戌朔，頒康熙十九年時憲曆。

癸亥，予故刑部尚書劉楗祭葬，謚端敏。

乙丑，户部議覆安徽巡撫徐國相疏，言鳳陽、廬州、安慶三府屬連年罹災，請將康熙十八年漕糧正米並行月糧，俱照見折漕米之例，折銀解部，所有耗贈米銀，概予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丙寅，户部等衙門會議錢法十二條，【略】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四　戊辰，賑鳳陽、臨淮饑。

辛未，賜羅淇等二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聖祖實録》卷八五　遣内閣學士禧佛、郎中倭黑齎敕往陝西，諭將軍張勇、王進寶、提督趙良棟、孫思克曰：【略】爾等當各率所屬緑旗兵，平定漢中、興安，恢復四川。

《東華録》康熙二四　甲戌，册封嬪吴雅氏爲德嬪。

庚辰，免湖北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賦。

辛巳，增五城流民賑濟銀米。

《東華録》卷一一　〔癸未〕，王進寶克武關，尋復鳳縣。

《聖祖實録》卷八五　戊子，吏、户、兵、刑四部會議私採人參條例，請旨。

【略】上曰：邇來採參，必越佛阿喇地方，較前稍遠，是以價日貴而盜者愈多。不若令佛阿喇駐防官兵中途察緝，則法不待嚴而弊自可絶矣。

《東華録》卷一一　王進寶入雞頭關。賊將王屏藩〔走〕〔遁〕元，遂復漢中府。趙良棟復略陽，尋復陽平關。

《東華録》康熙二四　庚寅，除江西兵荒賦。

是月，免山西遼州、文水、壽陽雹災額賦。

十一月壬辰朔，以徐元文爲内閣學士。

諭大學士等：內閣與翰林官不妨互爲調用，其行坐之處照進衙門先後以定次第。

上諭雲南巡撫李天浴前往廣西，同王將軍等進勦，並撫定新復地方。

《聖祖實録》卷八六　癸巳，命安徽巡撫徐國相親往盱眙、滁州等五州縣賑濟饑民。

免河南封邱等十五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乙未，諭議政王大臣等：鄂爾多斯多羅郡王古魯，【略】可封和碩親王。

《東華録》康熙二四　辛丑，免廣東廣州、肇慶二府康熙十二、十三年逋賦。

《聖祖實録》卷八六　壬子，安南國王黎惟禎慶賀大捷。

《東華録》康熙二四　是月，免山東鄒平等十州縣及長蘆鹽地旱災賦。

《東華録》卷一一　十二月壬戌朔，以蔡毓榮爲綏遠將軍，進定雲、貴，周有德、趙賴等俱聽節制。

甲子，太和殿災。

〔公圖海疏報〕：前鋒統領佛尼勒、吴丹克梁河關，僞將軍韓晉卿遁入四川，遂復興安州，平利、紫陽、石泉、漢陰、洵陽、白河及湖廣竹山、竹溪、上津諸縣以次底定。

《聖祖實録》卷八七　乙丑，皇子允祺生。

《東華録》康熙二四　丁卯，上幸南苑行圍。

免福建海澄等十三縣被兵逋賦。

辛未，諭安親王：爾率領林興珠來京。

《東華録》卷一一　〔甲戌〕，命傅弘烈帥師赴滇、黔。

《聖祖實録》卷八七　戊寅，上自南苑回宫。

己卯，以太和殿災，頒詔天下。

《東華録》康熙二四　是月，免直隸、江南、山東、湖北、湖南等屬旱災額賦，災甚者仍發粟賑之。

免浙江黄巖等六縣旱災賦。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來貢。

康熙一九年（庚申、一六八〇）

《聖祖實録》卷八八　正月甲午，趙良棟疏報：臣率兵從白水壩浮水渡江擊賊，大敗之，追至青川石峽溝，復敗其伏兵。龍安府僞總兵姜應熊等降，遂復龍安府。

《東華録》卷一二　〔辛丑〕，趙良棟至綿竹，僞將軍汪文元、僞巡撫張文德等迎降，遂復成都。

〔癸卯〕，王進寶復保寧。

《聖祖實録》卷八八　丁未，上諭：授黄明爲援剿總兵官，率馬承廕標兵一千，赴將軍莽依圖軍前，隨大兵進剿雲貴。葉秉忠授總兵官職銜，許其休致。

《東華録》康熙二五　辛亥，以安親王岳樂班師抵武昌，遣使臣慰勞。

王子，上幸鞏華城，道經西山之麓。

《聖祖實録》卷八八　甲寅，上駐蹕鞏華城。

《東華録》康熙二五　乙卯，上回宫。

《聖祖實録》卷八八　戊午，以勇略將軍陝西提督趙良棟爲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銜，仍兼管將軍事務。

庚申，楊茂勳【略】遣兵進取大昌、大寧二縣，擊敗賊衆，克復城池。

《東華録》卷一二　二月〔辛酉朔〕，詔順承郡王勒爾錦等取重慶，吴丹、鄂克濟哈會趙良棟取雲南，楊茂勳、王之鼎守〔城〕〔成〕都，王進寶守四川，徐治都守彝陵。

《東華録》康熙二五　命總督楊茂勳等赴四川招撫流亡。

《東華録》卷一二　祖澤清及子祖良棶皆伏誅。

〔甲子〕，荆州總兵官楊宗道拔昭化縣。

《聖祖實録》卷八八　乙丑，皇子允祚生。

《東華録》卷一二　〔丙寅，王進寶疏報〕：王進寶、吴丹遣將軍佛尼勒、總兵王朝海率兵取順慶，招撫鹽亭、潼川、中江、南部諸州縣，悉下之，順慶僞知府彭天壽等降，于是長蓬、廣安、合、西充、岳池、營山、渠、隣水、儀隴、遂寧、蓬溪諸州縣相繼悉定。

〔丁卯〕，詔簡親王帥師屯柳州，尚之信守貴（溪）縣，莽依圖、馬承蔭、馬九

玉、金光祖各帥師分道進取雲、貴。

《聖祖實録》卷八八 己巳，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二 〔癸酉〕，譚弘降。

《東華録》康熙二五 乙亥，命五城煮粥賑濟流移饑民於常例外再限兩月。

《聖祖實録》卷八八 丙子，大閲於南苑。

辛巳，以四川平定，裁鄖陽撫治缺。

《東華録》卷一二 〔癸未〕，姚啓聖亦分遣總兵趙得壽、黄大來等隨賴塔擊陳州、馬州、灣腰山、觀音山、展旗諸寨。

《東華録》康熙二五 甲申，上如瑩華城。

《聖祖實録》卷八八 乙酉，上回宫。

《東華録》康熙二五 丙戌，遣郎中明額禮賑宣府。

《東華録》卷一二 吴興祚同喇哈達等由同安追勦至潯尾，遂克厦門，金門餘寇遁還臺灣。

《東華録》康熙二五 是月，賑湖廣武昌等府，免陝西吴堡、湖廣安化等二十六州縣去年旱災額賦。

《東華録》卷一二 〔是月〕，福建水師營提督萬正色請以水師攻海壇，而令吴興祚赴同安，與姚啓聖督陸路兵窺取厦門。正色尋分前鋒兵爲六隊逼海壇，親統巨艦繼之，又以輕舟繞出左右並力攻，以巨砲擊破賊船十六，溺死賊三千餘，賊悉潰，僞將朱天貴遁據南日、湄州等澳。

《聖祖實録》卷八九 三月乙未，平南王尚之信下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告尚之信謀叛事。上命刑部侍郎宜昌阿、郎中宋俄託等以巡視海疆，赴廣東察其狀。

《東華録》康熙二五 丁酉，大將軍安親王岳樂凱旋，上率王大臣郊勞，是日駐蹕盧溝橋。

《聖祖實録》卷八九 〔辛丑〕，賴塔等遣發官兵，追剿海逆劉國軒等，【略】克取銅山。

〔壬寅〕，我兵取辰龍關，抵辰州，賊潰遁，僞知府傅祖禄等以城降。

《東華録》卷一二 〔癸卯，疏報〕：萬正色迫擊至平海澳，與吴興祚會師，天貴糾僞將軍林陞據崇武澳，正色乘風自平海南下，賊迎拒，掩擊之，破斬僞總兵吴丙、僞副將林勳，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諸澳悉下，天貴降。

〔疏報〕：副都統沃申擊賊將張志于大定，小定，連敗之。

〔甲辰，疏報〕：我兵水陸並進，趨玉洲，劉國軒走厦門，僞總兵蘇堪以海澄降。

《聖祖實録》卷八九 己酉，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亦疏報：復銅仁府瀘溪、溆浦、麻陽三縣。

甲寅，免江南山陽等十一州縣康熙十八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戊午，免山東淄川等十三州縣康熙十八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二五 己未，命五城賑廠再展兩月期。

《東華録》卷一二 四月〔辛酉〕，旱，詔録囚。

〔癸亥，疏報〕：都統穆占、總督董衛國敗僞將軍吴應麒等，復沅州、靖州及黎平府。

《東華録》康熙二五 丙寅，復設四川永寧總兵官。

《聖祖實録》卷八九 己巳，上御懋勤殿，【略】曰：朕思經史俱關治理，自宜進講，爾等可進講《易經》，將《通鑑》講章陸續送入，令張英在内，每晚進講《通鑑》。

《東華録》卷一二 〔庚辰〕，遣侍郎薩穆哈再賑直隸。

甲申，上幸西山觀禾，是日還宫。

《聖祖實録》卷八九 戊子，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疏言：閩省之患，海甚於山，防守之宜，水重於陸。【略】上諭：海防設兵，所關最要。令兵部侍郎温代前往，會同尚書介山、侍郎吴努春，及總督、巡撫、提督，親詣諸處，詳閲定議。

《聖祖實録》卷九〇 五月壬辰，命甘肅巡撫自鞏昌移駐蘭州。

《東華録》康熙二五 壬辰，議叙講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藹等加銜進秩有差。

乙未，諭大學士等：嗣後投誠官員不必令隨大兵進勦，督撫、提督酌遣來京，候缺叙用。

《聖祖實録》卷九〇 辛丑，諭兵部：移文各路大將軍、督撫、提鎮等，凡有平定雲貴恢復城池者，俱令察訪吴三桂與達賴喇嘛相通書札，隨得隨繳。

《東華録》卷一二 〔癸卯〕，以旱詔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言事。

《聖祖實錄》卷九〇　戊申，免江西南昌、寧州等五十六州縣，并南昌等十衛所康熙十八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錄》康熙二五　己酉，户部請於山海關設官收税。從之。

丁巳，恤贈福建殉難總兵吴萬福、知府王之儀、同知俞三畏、知縣劉嘉猷、李墳等官爵謚蔭。

六月癸亥，上命李芳述爲隨征總兵官，隸趙良棟標下，隨征效力。

《聖祖實錄》卷九〇　甲子，諭恪純長公主。

蔡毓榮疏報：投誠僞總兵李者禄，會同隨征總兵官鄧秉志等攻取思南府，與賊兵酣戰兩晝夜，【略】恢復府城。

金光祖疏報：官兵進取武宣縣，【略】恢復縣城。

《東華錄》康熙二五　丁丑，命五城粥廠再展三月。

《聖祖實錄》卷九〇　甲申，上以御書大軸賜大學士索額圖、勒德洪、明珠、李霨、杜立德、馮溥。

《東華錄》卷一二　七月〔甲午〕，停加捐官考選科道。

《聖祖實錄》卷九一　丁酉，革舒恕左都御史、佐領及世職。

《東華錄》康熙二六　戊戌，贈福建殉難浙閩總督范承謨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略】謚文毅。

書，【略】謚忠良。

甲辰，置奉天金州營。

四川石砫宣慰司馬萬年、酉陽宣慰司冉永沛率衆内附。

《東華錄》卷一二　〔己酉〕，解順承郡王大將軍印，撤回京。

戊申，贈廣西殉難巡撫馬雄鎮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略】謚文毅。

《東華錄》康熙二六　壬子，皇子允祐生。

是月，免山東益都等五縣雹災，直隸廣平縣去年水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錄》卷九一　八月丁巳朔，敕招撫逆賊功，加福建總督姚啓聖兵部尚書衔。

《東華錄》卷一二　〔癸亥〕，譚弘復叛，瀘、溆、永寧俱陷賊，夔民亦變。上命調福建提督楊捷爲江南提督。

己未，以隨征總兵官柯彩爲貴州威寧總兵官。

《東華錄》康熙二六　己未，詔盛京滿州自壃地畝入官。

王戌，勘盛京未壃地畝，分給旗民，設立邊界。

庚申，户部題：尚之信等有私行收税之處，應行文督撫，查明報部，一體豁免。從之。

戊辰，上御經筵。

《東華錄》卷一二　〔己巳〕，尚之信藩下兵鼓譟逃亡，上諭兵部。

《東華錄》康熙二六　癸酉，以李光地爲内閣學士。

精忠在福建，恐亦有私行收税之處，應行文督撫，查明報部，一體豁免。從之。

《聖祖實錄》卷九二　庚午，上御太和門視朝。

《東華錄》卷一二　〔辛巳〕，詔將軍王進寶馳赴保寧，兼守漢中。

《東華錄》康熙二六　乙酉，免廣西逋賦。

將軍噶爾漢、都統范達禮、提督徐治都等率師赴夔州，與貝子準塔分道攻之。

〔乙丑〕，以賴塔爲大將軍，率師定雲南。

《聖祖實録》卷九二　十月丙戌朔，頒康熙二十年時憲曆。

《東華録》康熙二六　己丑，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九二　〔辛卯〕，恢復巫山縣。

撫蠻滅寇將軍傅弘烈，於貴陽陷賊，賊授以僞職，不屈，遇害。

癸巳，命滿漢科道官各一員稽察錢局，一年更換。

《東華録》康熙二六　甲午，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二　仁懷失守，罷將軍吴丹，以鄂克濟哈領其衆。

《東華録》卷一二　〔己亥〕，叛將譚弘、彭時亨陷涪州，命總督哈占帥師赴保寧，討譚弘。

將軍噶爾漢自巫山進復夔州，又擊譚弘將于〔錯於〕〔錯〕開峽，大敗之。

《東華録》康熙二六　辛丑，試漢科道官於體仁閣，降不稱者三人。

壬寅，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凱旋，上郊勞之。

丁未，上御懋勤殿親講《易經・噬嗑》卦辭。

《聖祖實録》卷九二　戊申，諭大學士等曰：居官者，宜以清廉爲尚。官皆清廉，百姓自得遂其生矣。【略】清廉不在貧富，謂富者必貪，而貧者必廉，可乎？亦視其人居心何如耳。

《東華録》康熙二六　是月，免福建泰寧縣去年水災，江南泰州、清河等二十三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

十一月戊午，命旗下從征僕人得功牌二次者許令出户。

《聖祖實録》卷九三　辛酉，上諭：勒爾錦不渡江剿賊，平定疆圉，還延瞻顧，貽誤國家大事，情罪重大，削去郡王并議政、宗人府之職，爲閒散宗室。尚善，革去貝勒；蘭布，革去鎮國公；朱滿，從寬免死，著革職，鞭一百，不許折贖，籍没其家；鄂内，屢戰湖中，又恢復岳州，從寬免籍没鞭責，著革職。伊爾度齊、多謨克圖、巴喀等，俱革職。

《東華録》康熙二六　上諭吏部：改陝西總督哈占爲川陝總督，其四川總督楊茂勳令解任，隨大軍進取雲南。

《聖祖實録》卷九三　甲子，章泰疏報：【略】貴州全定。

《東華録》卷一二　〔乙丑〕，提督桑峩等大敗吴世璠于永寧州，復其城，追至鐵索橋，賊焚橋遁。

《聖祖實録》卷九三　庚午，陞鑲黄旗滿洲副都統紀哈里爲蒙古都統。

《東華録》卷一二　提督周卜世復思南府。

《東華録》康熙二六　癸酉，轉黄機爲吏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九三　甲戌，賜諸王、貝勒、貝子、公、内大臣、都統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並滿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國子監祭酒等官清文日講《書經》解義》各一部。

《東華録》卷一二　以佛尼勒爲建威將軍，會哈占定四川。

《東華録》康熙二六　戊寅，以魏象樞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二　〔庚辰〕，高孟復廣安州。

《聖祖實録》卷九三　壬午，純親王富爾祜倫薨。

《東華録》卷一二　〔乙酉〕，刑部等議覆：「大將軍圖海拿解來京之僞朱三即楊起隆，又名朱慈瑞，與康熙十二年拿禁之楊起隆妻馬氏及原夥鄭得勝等並不認識，且面有刺字疤痕，明係旗下逃人，入楊起隆夥，知其緣由，遂假借楊起隆之名，于陝西造反，應照例凌遲處死。其馬氏等仍監禁，候緝獲楊起隆另結。」從之。

《聖祖實録》卷九三　十二月丁亥，賜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國子監祭酒等官漢文日講《書經解義》各一部。

己丑，免直隸唐縣等十三州縣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二　〔庚寅，疏報〕：譚弘犯夔州。

〔甲午，疏報〕：高孟復渠縣。

〔丙申〕，叛將譚弘死。

《東華録》康熙二六　戊戌，以勒爾錦子勒爾貝襲順承郡王。

庚子，上幸南苑行圍。

辛丑，敘恢復鳳縣、兩當、武關、漢中保寧功，授【略】王進寶爲三等精奇尼哈番，准襲十次。

《聖祖實録》卷九三　乙巳，福建總督姚啓聖疏言：請於漳州府設爐鼓鑄，錢背用漳字，其民間所用前明小錢，給價收買銷燬。從之。

《東華錄》康熙二六 戊申，上還宮。

《聖祖實錄》卷九三 己酉，直隸宣府所屬懷安衛、蔚州衛、東城、西城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有奇額賦，永行豁免。

《東華錄》康熙二六 庚戌，以郝浴爲廣西巡撫。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聖祖實錄》卷九四 正月乙卯朔，征南大將軍都統賴塔、【略】都統勒貝、希福、馬緝、護軍統領額赫納等，【略】恢復安籠所城。

辛酉，上命以龍天佑爲都督僉事，管領土司總兵官。

《東華錄》卷一二 〔壬申〕，前貴州提督李本深及文武官降，械李本深送之京師。

《聖祖實錄》卷九四 九卿議覆奉差盛京查議鹽政户部侍郎達都疏，言【略】請停止銷引。民人有情願煎鹽發賣者，聽其自行貿易，不許豪强霸佔。

《東華錄》卷一二 〔丙申〕，將軍賴塔師至曲靖府，僞總兵尹士元等降，遂遣偏師取交水城，斷賊中路，僞將軍線緘等遁走。

《東華錄》康熙二七 丁酉，上御經筵。

《聖祖實錄》卷九四 哈占疏報：川北總兵官高孟等，率兵至東鄉縣，【略】分路夾剿，【略】恢復縣城。

《東華錄》康熙二七 己亥，調郭四海爲禮部尚書。

《東華錄》卷一二 都統希福、馬〔楫〕〔緝〕復馬龍州易隆所。

〔庚子〕，復楊林城。前鋒碩塔至〔高〕〔嵩〕明，賊遁。是夜，渾水營屯賊亦遁。

〔辛丑，疏報〕：高孟【略】敗彭時亨于月城寨。

《聖祖實錄》卷九四 壬寅，上至肇華城駐蹕。

噶爾漢疏報：彝陵總兵官嚴弘，【略】恢復施州衛城。

《東華錄》卷一二 復大定府，擒僞巡撫張維堅，斬之。

《聖祖實錄》卷九四 癸卯，山西巡撫穆爾賽疏言：請發帑銀二十萬，賑濟饑民。户部議給其半。上曰：【略】著照該撫所請，發銀二十萬兩。

《聖祖實錄》卷九五 恢復五龍縣城。

《東華錄》卷一二 〔乙巳〕，世璠遣僞將胡國柄等率衆拒戰，官兵分擊，大敗兵白成功進至沙子哨，賊列陣驅象拒戰，官兵分三隊奮擊，大破之，賊夜遁。

延平王，其長子克臧被縊死。

《聖祖實錄》卷九四 二月丁亥，禮部尚書塞色黑、户部左侍郎田六善、右侍郎朱裴俱著原品休致。

《東華錄》康熙二七 己丑，直隸巡撫于成龍來京陛見。

《東華錄》卷一二 〔是月〕，海賊鄭錦死，其黨馮錫範奉其次子鄭克塽襲爲

贈陣亡遊擊陳璠、都司蕭萬奇、守備高有功、馮俊等官有差。

廣西大桂山賊黄明降。

《聖祖實錄》卷九四 丙子，復平遠府。

《東華錄》卷一二 〔辛巳〕，詔增日講官員數。

《東華錄》康熙二七 癸未，贈殉難撫蠻滅寇將軍太子太保、廣西巡撫傅宏烈太子太師，【略】謚忠毅。

之，斬國柄及劉起(隆)〔龍〕。

《東華録》康熙二七 己酉，上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九五 三月甲寅朔，宣威將軍鄂克濟哈等，【略】著解將軍任，還漢中，同大將軍公圖海守漢中諸處。

《東華録》康熙二七 丙辰，以軍興停貴州本年鄉試。

辛酉，葬仁孝皇后、孝昭皇后於昌瑞山陵，上回鑾。

《聖祖實録》卷九五 壬戌，佛尼勒疏報：僞將軍胡國柱等，率賊衆二萬餘，犯寶壩大溪口諸處。臣率滿漢官兵進擊，大破之，乘勝恢復馬湖府。

《東華録》卷一二 〔癸亥〕，提督周卜世復遵義府，馬寶棄城走，復犯瀘、敘二州。詔噶爾漢、王用予赴敘州勦之。

《聖祖實録》卷九五 乙丑，上回宫。

《東華録》卷一二 〔丙寅〕，慶陽賊耿飛稱王，設僞官職。詔圖海、張勇、孫思克等遣兵討之。

〔戊辰〕，僞將軍宋國輔、陸道清以永寧城降。

《東華録》康熙二七 壬申，以折爾肯爲兵部尚書。

癸酉，上奉太皇太后幸湯泉。

《東華録》卷一二 大兵逼雲南，掘壕圍之，世璠嬰城死守，密召蜀中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詔大將軍佛尼勒、趙良棟與噶爾漢等各統兵襲擊。

《東華録》康熙二七 乙亥，吏部尚書吴達禮以病乞休。允之。

庚辰，上奉太皇太后至湯泉。

辛巳，上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九五 四月甲申朔，佛尼勒疏報：固原總兵官王用予，率兵恢復納溪、江安、仁懷、合江等處。

丁亥，裁江南安徽驛傳道、江寧船政同知二缺。

《東華録》卷一二 〔疏報〕：僞將軍韓大福以武定府降。

《東華録》康熙二七 壬寅，削原任山西巡撫圖克善兵部尚書銜。

《東華録》卷一二 〔己酉〕，大理府(爲)〔僞〕大將軍張國柱及臨安、永順鎮、姚安府諸僞官各率所屬降。

《東華録》康熙二七 壬子，上奉太皇太后回鑾。

《聖祖實録》卷九六 五月癸丑朔，山西提督周卜世疏報：遵義賊兵肆亂，臣遣總兵官李師膺、遊擊張所元等，率兵往剿。有真安州僞知州金仕俊、仁懷縣僞知縣吴逢聖，相繼投誠，遂復真安州及仁懷、綏陽、桐梓三縣。

《東華録》卷一二 〔疏報〕：慶陽土寇耿飛降。

《東華録》康熙二七 乙卯，上奉太皇太后還京師。

庚申，調介山爲吏部尚書，以帥顔保爲工部尚書。

丙寅，給雲南殉難筆帖式亞圖華珊世職。

甲戌，刑部題：立決人犯，請交六月節停刑。得旨：六月節若在五月内，即以交節日停刑，若六月方交六月節，即以六月初一日停刑。至立秋雖在六月内，必俟交過七月初一日方令行刑。

《東華録》卷一二 〔辛巳，章泰等疏言〕：貝子章泰兵抵雲南，僞將軍李發美以鶴慶、麗江二府(州)降。

《聖祖實録》卷九六 六月壬午朔，上曰：以後追謚郡王，滿漢文亦俱用一字。

《東華録》卷一二 〔丙戌〕：遣員外穆稱額、蘇赫往大同賑荒。

《聖祖實録》卷九六 戊子，得旨：「秦省連歲運糧，民生苦累，其應徵房號銀兩，著通行蠲免。」

《東華録》卷一二 楚雄府僞將軍陳光録等復叛。詔將軍穆占仍留雲南，署前鋒統領薩克察巴圖魯率所部會勦，署副都統諸敏率所部協守貴州，副都統莫達鎮常德。

《東華録》康熙二七 癸巳，免雲南新復地方本年夏税。

甲午，予故工部尚書陳鼓永祭葬，謚文和。

丙午，得旨：漢軍、漢人捐納歲貢俱不准作正途考選，京官三品以上子弟既不與考選，總督、巡撫子弟亦不准考選。

《聖祖實録》卷九六 庚戌，免偏沅平溪、清浪、偏橋、鎮遠四衛房號税。

七月〔丙辰〕，僞國公馬寶、僞將軍巴養元等，繳印投降。

丁巳，郭四海以禮部尚書銜管刑部事。

《東華録》卷一二 〔辛酉，疏報〕：都統希福、提督桑峩追賊馬寶于烏木山，殲其衆，馬寶僅以身免。

〔乙丑，疏報〕：總兵李芳述敗賊胡國柱于建昌，復其城。

〔戊辰〕，僞將軍馬寶、巴養元等降，命俱械送京師。

詔圖海、鄂克濟哈還京師，留將軍吳丹守漢中，王輔臣隨圖海詣闕。

〔壬申〕，宴大學士以下，員外郎以上官於瀛臺。命內大臣佟國維宣諭慰勞，仍賜彩帛。

〔己卯〕，上以臺灣賊衆內亂，仍以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與將軍總督等統舟師進取澎湖、臺灣。改萬正色爲陸路提督，諾邁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九七 八月癸未，罷和碩莊親王博果鐸議政。

丙申，諭刑部：【略】商人爲四民之一，富民亦國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計此銖兩。以後有首告者，應不准行。

《東華録》康熙二八 戊戌，改貴州平大黔威道爲分巡貴西道，轄貴陽、安順、平大、黔寧等處，駐安順。添設分守貴東道，轄鎮遠、平越、黎平、都匀、思州、銅仁、思南、石阡等處，駐平越。

《東華録》卷一二 〔己亥〕，詔總兵哈占率兵還四川，撤漢中、荆州、南寧滿兵還京，莫達等守貴陽，諾敏駐沅州。

《聖祖實録》卷九七 乙巳，上御經筵。

《東華録》康熙二八 丙午，上幸南苑行圍。是月，免直隸保安、霸州、山西榆社被災額賦有差。

九月辛亥，上巡幸畿甸。

《聖祖實録》卷九七 户部題：查出康熙十七年以前犯禁鬻地之民，應追價銀六萬四千餘兩。上命悉豁除之。

癸丑，故平南王尚可喜喪來自廣東，停泊丁字沽，遣内大臣覺羅塔達、翰林院學士庫勒納、侍衛敦柱往奠。

《東華録》康熙二八 余國柱奏：【略】應將每歲年終舉劾之例停止。從之。

《聖祖實録》卷九七 庚申，直隸巡撫于成龍詣行宫請安。上召入，密詢百姓生業，地方事宜，賜以御衣。

《聖祖實録》卷九八 壬戌，偏沅巡撫韓世琦【略】等，【略】會剿古州八萬瑶地方逆賊黄明，大破之。

《東華録》康熙二八 丙寅，上還京師。

己巳，詔停今年秋決。

辛未，增協理蒙古旗務官。

《聖祖實録》卷九七 壬申，户部議覆：應復運丁工食銀十五萬兩。從之。

《東華録》卷一二 〔甲戌〕，偽將軍馬寶伏誅。

《東華録》康熙二八 是月，免直隸武清等十四縣衛，山西大同、遼州，山東濟寧等州縣被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九八 十月庚辰朔，頒康熙二十一年時憲曆。

甲申，上諭兵部：中甸最爲要地，從前鶴慶、麗江，雖設總兵官一員，令其兼轄中甸，但無專汛官兵，似猶可慮。其移文大將軍貝子章泰、賴塔、將軍總督趙良棟、巡撫王繼文、提督桑峨，酌量遣撥緑旗官兵，前往鎮守。俟達賴喇嘛使至，理藩院以遣兵鎮守之故，移文曉諭。

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遣使進貢。

《東華録》卷一二 〔乙酉〕，撫遠大將軍都統大學士公圖海還朝。

《東華録》康熙二八 丁亥，賑寧古塔災。

壬辰，撤耿精忠、尚之信所屬人員還京。

《聖祖實録》卷九八 戊戌，上幸蘆溝橋，閱放紅衣大礮，回宫。

《東華録》康熙二八 癸卯，得旨：吐魯番地處僻遠，犬馬等物，嗣後免其進貢。

《東華録》康熙二八 乙巳，上幸南苑行圍。

丙午，理藩院題：盜馬罪犯阿畢大等五人應立決，家産妻子請給失馬之人。上曰：【略】阿畢大等家産妻子既給失馬之人，若本犯免死，給與爲奴，則失馬者得人役使，於法未爲不當，嗣後著爲定例。

得旨：總督姚啓聖統轄福建全省兵馬，同提督施琅進取澎湖、臺灣，巡撫吴興祚有刑名錢糧諸務，不必進勦。

是月，免福建泰寧縣去年水災，江南泰州、清河等二十三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二 十一月〔辛亥〕，詔失節從賊諸臣如馬寶、夏國相、胡國柱、王永清、趙國佐等大惡不赦外，餘俱落職放回鄉里。

《東華録》康熙二八 丙辰，諭吏部、兵部：總督哈占、蔡毓榮率兵勦賊，直抵雲貴，勞績懋著，可復其原官。

《聖祖實録》卷九八 壬戌，兵部議覆浙江總督李之芳疏，言海島賊寇相繼來歸，浙省地方無事，請撤回巡察海口郎中布詹等，并停止更換差員。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一二　〔癸亥〕，王師進圍雲南城，于城東歸化城列營，西亘雞圖，賊負固抗拒，數月不下。趙良棟至，連破賊壘，奪土橋、新橋，至得勝橋，先薄城，諸軍繼之，賊不能抗，吴世璠自殺。詔戮其屍，傳首京師。僞相國方光琛等伏誅，餘黨悉降，雲南平，羣臣朝賀于乾清門。

《東華録》康熙二八　以賊平，昭告孝陵，車駕次薊州。

甲子，上謁孝陵。

丁卯，行告祭禮。

《東華録》卷一二　〔辛未〕，召固山貝子章泰、總督趙良棟赴闕。

《聖祖實録》卷九八　乙亥，上聞居民有爲虎傷者。是日，圍獵南山，上親殪二大虎并一小虎，民絶虎患。

《東華録》康熙二八　己卯，上回鑾。

是月，免直隸霸州，湖廣江陵、監利被災額賦。

十二月壬午，上還京師。

《東華録》卷一二　〔戊子〕，羣臣請上尊號，不許。

《東華録》康熙二八　癸巳，裁陝西甘肅靖邊衛同知。

乙未，調帥顔保爲禮部尚書。

丁酉，以薩穆哈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二　補行廣西鄉試。

《聖祖實録》卷九九　戊戌，太子太傅都統大學士公圖海故。

己亥，上御太和門，王以下文武各官上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略】詔内恩欵凡四十五條。

《東華録》康熙二八　册封貴妃佟氏爲皇貴妃，鈕祜禄氏爲貴妃，惠嬪納喇氏爲惠妃，宜嬪郭羅洛氏爲宜妃，德嬪吴雅氏爲德妃，榮嬪馬佳氏爲榮妃。

《東華録》卷一二　〔癸卯〕，加上太皇太后昭聖慈壽恭簡安懿章慶敦惠温莊康和仁宣宏靖尊號，皇太后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尊號。御門受賀，頒詔天下，賚宗室及外藩，予内外官封贈，廣解額，舉隱逸、旌節孝、恤孤獨，罪非常不原者悉赦除。

《聖祖實録》卷九九　陞福建巡撫吴興祚爲廣東、廣西總督。直隸巡撫于成龍爲江南、江西總督。

《東華録》康熙二八　是月，免江南六合、直隸文安及江西新建等十四州縣衛所，浙江黄巖等十二縣衛被災額賦有差。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二一年（壬戌、一六八二）

《東華録》卷一二　正月（十四日）〔壬戌〕，上御乾清門，宴内閣大學士、學士、各部院等堂官，翰林學士、講讀及日講、編、檢、詹事坊局、科道掌印官九十三員，特勅羣臣，歡忭暢飲，笑語無禁。宴畢，復命近御座前觀燈，更賜巵酒，霑醉者令内官扶掖而行。

〔癸亥〕，御製《昇平嘉宴詩序》及首唱「麗日和風被萬方」句，羣臣集太和殿下，倣柏梁體，以次各呈詩九十三韻。

《東華録》康熙二九　丙寅，調蔡毓榮爲雲南、貴州總督。

《東華録》卷一二　〔丁卯〕，分發吴三桂骸骨於各省，吴世璠首級交與刑部懸掛示衆。逆黨夏國相淩遲，巴養元等五人斬梟示衆。

〔戊辰〕，耿精忠淩遲梟示，其子耿顯祚處斬，徐文耀、王世瑜、白顯忠、江元勳、曾養性、王振邦、蔣得權、劉進忠俱淩遲，進忠梟示。黄國瑞、林芳（孫）〔孫〕、廖（庭）〔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吕應斗、武浩、司定猷、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祖弘勳、陳儀、陳斌、吕（入）〔八〕俱處斬。田起蛟、金鏡、李學詩、陳夢雷俱從寬免死。

《聖祖實録》卷一〇〇　己巳，封和碩安親王岳樂子岳希爲多羅僖郡王。

調江西總督董衛國爲湖廣總督。

《東華録》卷一二　裁江西總督缺，併歸江南。

户部覆廣西撫郝洛言：粤西地丁錢糧每銀二兩折收米一石，原係一時權宜之計。今二省之運既停，八旗之兵又撤，請將康熙二十一年分折征米石照舊征銀。從之。

礱從逆貴州提督李本深于市，子李象乾、李象坤，孫李濟祥、李濟民並立斬。

《聖祖實録》卷一〇〇　辛未，諭户部：漕糧定例，官收官兑，獨浙江民兑，另立私截之名，困苦百姓，著檄巡撫嚴禁，違者即行參劾。

壬申，鐫御製《昇平嘉宴詩序》及詩於石，貯翰林院敬一亭。

《東華録》康熙二九　乙亥，復直隸軍政。

二月辛巳，裁鄖陽提督。

壬午，予故【略】吏部尚書圖海祭葬，【略】謚文襄。

《東華録》卷一一　癸未，宗人府題：「聞散宗室勒爾錦贈朱方旦「至人里」「聖人堂」匾額，原任巡撫張朝珍贈「聖教帝師」匾額，應行文查明。【略】尋議勒爾錦見在羈禁，毋庸議，張朝珍已經病故，革所予世襲官。

《聖祖實録》卷一〇一　甲申，上御經筵。

丙戌，以内大臣舅舅佟國維爲領侍衛内大臣。

辛卯，上爲太皇太后祝釐，居景山齋戒祭星，遣近御侍衛關保，偕慈寧宮首領太監牛之奇、乾清宮首領太監顧文興，祭星三年。

叙恢復海澄、厦門、金門功，給福建總督姚啓聖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

《東華録》卷一二　癸巳，上以雲南底定，躬詣盛京陵寢告祭，是日啓行。

〔甲午〕，外藩王貝勒等請上尊號，不許。

《聖祖實録》卷一〇一　九卿、詹事、科道等議覆，【略】朱方旦應立斬。顧齊弘、陸光旭、翟鳳彩甘稱弟子，造刻邪書，傳播中外，俱應斬監候。從之。

《東華録》康熙二九　乙未，上謁孝陵。

辛丑，上出山海關。

是月，免廣西柳州、貴州慶遠康熙十八年遣賦及江南海州、沭陽等三州縣去年被水額賦。

《聖祖實録》卷一〇一　三月庚戌，上漁於遼河，賜從官魚。

《東華録》康熙二九　壬子，上謁福陵，又謁昭陵，是日駐蹕盛京。

甲寅，上詣福陵，行大祭禮。

丙辰，上詣昭陵，行大祭禮。

己未，上謁永陵，行大祭禮。

庚申，上幸烏喇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〇一　癸酉，上至吉林烏喇地方，【略】望秩長白山。

《東華録》康熙二九　乙亥，御舟泛松花江，至大烏喇。

《聖祖實録》卷一〇二　四月辛巳，上回鑾，駐蹕烏喇吉林軍屯地方。

丁亥，加欽天監治理曆法通政使南懷仁工部右侍郎銜，以製造儀位精堅議叙也。

《東華録》康熙二九　丁酉，諭大學士明珠：「朕巡行沿邊地方，見設立界限處，墳墓毀損，枯骨暴露者甚多，着盛京將軍安珠護徧察瘞埋。

己亥，駕過海城縣，遣内大臣公坡爾盆往平南親王尚可喜墓奠酒。

丁未，車駕入山海關。

是月，免湖北沔陽、潛江等縣衛去年水災賦十之三。

《聖祖實録》卷一一　五月辛亥，上回京。

〔甲寅〕，御書「清慎勤」三大字，頒發各督撫。

《東華録》康熙二九　乙卯，遣尚書伊桑阿、副都御史宋文運、給事中王曰温、御史伊喇喀勘江南河工。

贈死節雲南巡撫朱國治户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入監讀書。

《東華録》卷一二　〔戊午〕，彭時亨、譚天秘皆淩遲梟示。

《聖祖實録》卷一〇二　己未，免河南靈寶縣包荒地康熙十七、八、九年分應徵銀兩。

《東華録》卷一二　〔乙丑〕，候補布政使崔維雅進所輯《河防芻議》及《兩河治略》二書。上命勘閱河工大臣將伊帶往，會同總河靳輔確議具奏。

《聖祖實録》卷一〇二　丙寅，諭寧古塔將軍巴海：【略】一，鷹鶻窩雛於三月尋覓、四月内捕取，最妨農事，【略】徒勞人力，應行停止。一，自八月放鷹，【略】應行停止。一，圍獵以講武事，必不可廢，亦不可無時。【略】一，打鱘鰉等魚，既有專管西特庫等，烏喇兵丁，應停差役。

《東華録》卷一二　福建將軍馬九玉疏請罷職。旨：「馬九玉于耿精忠叛時，曾哭勸再三，歸正又甚効力，非他人可比，着以原官來京。」

六月己卯，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移駐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啓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傳爲美談。今於橋畔縣設罾網，以待卿等遊釣，可於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携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情）〔倩〕割肉之事，不可見於今日也？特諭。」

〔己丑〕，以旱諭諸臣會議應行應革事宜。請清理刑獄，勅刑部督捕督撫等應結事件，速行結案，及暫釋江西吉安出征官拘禁因螺子山對敵退回者。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〇三　乙未，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爲纂修《明史》監修總裁官。

《東華録》康熙二九　甲辰，文華殿大學士馮溥以老乞休。得旨：【略】准以原官致仕。

乙巳，命奮威將軍王進寶來京陛見。

《東華録》卷一一二　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撰《擬樂章》十四章進呈。旨：該衙門敬慎肄習。

《聖祖實録》卷一〇三　七月甲寅，刑部尚書魏象樞、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直隸地方。

《東華録》康熙三〇　乙卯，以三逆蕩平，遣内大臣奇塔特等分賚厄魯特噶爾丹博碩克圖汗、喀爾喀左翼土謝圖汗等部。

戊午，平郡王羅可鐸薨，【略】謚曰比。

《聖祖實録》卷一〇三　壬申，以左贊善徐乾學充纂修《明史》總裁官。

《東華録》康熙三〇　八月戊寅，上幸玉泉山。

《聖祖實録》卷一〇四　壬午，上回宫。

《東華録》康熙三〇　癸未，上御經筵。

甲申，上幸玉泉山。

《聖祖實録》卷一〇四　丙戌，上回宫。

甲午，予葉方藹祭葬，加祭一次，謚文敏。

庚子，賜琉球國王御書「中山世土」四大字。

《東華録》康熙三〇　壬寅，禮部議覆【略】南懷仁奏，【略】盛京北極之高較京都多二度，應照各省製九十度表以憑推算。從之。

是月，免直隸元城、廣宗等十八縣旱災賦。

《聖祖實録》卷一〇四　九月戊申，上御太和門傳臚，賜殿試貢士蔡升元等一百七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〇　甲寅，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〇四　己未，上自南苑，移駐玉泉山。

辛酉，上回宫。

壬戌，諭大學士等曰：自用兵以來，百姓供應煩苦，朕前屢言，俟天下蕩平，將錢糧寬免。爾等可同户部，先將天下錢糧出納之數通算啓奏。至陝西一省供應，較他省苦累加倍，錢糧尤宜寬免。

乙丑，上曰：朕御朝太早，各官於三四鼓趨赴朝會，殊爲勞瘁。自今以後，朕每日御朝聽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初刻爲期。

《東華録》卷一一二　以興建太和殿，命郎中等往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湖廣、四川等處採辦楠木。

〔丙寅〕，《太宗文皇帝實録》告成。

《聖祖實録》卷一〇四　安南國王嗣黎維正【略】表賀蕩平，並進歲貢方物。

《東華録》康熙三〇　是月，免浙江富陽等十一縣所旱災，江南沭陽、宿遷，江西寧州、進賢等五州縣衛，湖廣黄梅、廣濟、蘄州，山東長山、新城水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〇五　十月甲戌朔，頒康熙二十二年時憲曆。

戊寅，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騎步射，並試技勇。

《東華録》康熙三〇　庚辰，賜王繼先等一百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卷一一二　〔甲申〕，貝子章泰、都統賴塔自雲南凱旋，上郊勞，越盧溝橋駐蹕。

《東華録》康熙三〇　己丑，以黄機爲文華殿大學士，吴正治爲武英殿大學士。

命停本年秋決，可矜者減等發落。

庚寅，以杭艾爲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〇五　辛卯，重修《太祖高皇帝實録》。

《東華録》康熙三〇　纂修《三朝聖訓》及《平定三逆神武方略》。

壬辰，上啓鑾謁孝陵。

丙申，上謁孝陵。

丁酉，調宋德宜爲吏部尚書，以沙澄爲禮部尚書。

是月，免山東鄒平、江南安東水災、山西清源縣、平定州旱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十一月丙午，户部議覆廣東巡撫李士正疏，言渡口鹽埠等項，較舊額增銀六萬五千餘兩；又尚之信別項私徵，均請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〇　丁未，發大同、宣府粟賑四子部落蘇尼特饑。

庚戌，上回宫。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壬子，上回宫。

《東華録》康熙三〇　甲寅，以李之芳爲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戊午，命立雙忠祠於廣西，祀殉難廣西巡撫馬雄鎮、

撫蠻滅寇將軍廣西巡撫傅弘烈。

己未，調正藍旗蒙古都統宗室喇克達爲滿洲都統。

庚申，以工部左侍郎趙璟爲鑲紅旗漢軍都統。

陞貴州提督趙賴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東華録》卷一一二 九卿會議尚書伊桑阿查勘河工一疏。得旨：「靳輔仍着革職戴罪督修。又修築各官俱革職戴罪監修，勒限將蕭家渡決口堵塞。但河工關係重大，所需錢糧浩繁，若責令賠修，恐致貽誤，仍准動用錢糧，毋得借端科派，擾累小民。」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辛酉，裁山東沂州鎮總兵官缺。

戊辰，陞山東巡撫施維翰爲浙江總督。

己巳，調正紅旗蒙古都統噶爾漢爲滿洲都統。

陞散騎郎鄂托渾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三〇 命左副都御史塞克德、馬世濟督造漕船。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辛未，免江南興化、六合二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〇 己卯，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考察天下軍政。

庚辰，議政王大臣等議：原任廣西巡撫陳洪明從賊，應革職立絞。得旨：【略】姑從寬免死，著流徙寧古塔，籍其家。

《東華録》康熙三〇 辛巳，予故兵部尚書折爾肯祭葬。

辛卯，裁江西提督、廣信總兵官，仍設南瑞總兵官一。

《聖祖實録》卷一〇六 癸巳，議政王大臣等奏：簡親王喇布軍機議罪。得旨：【略】著削去王爵。

予故禮部尚書管刑部尚書事郭四海祭葬，謚文敏。

《東華録》康熙三〇 是月，免直隸唐山等十一縣、湖北沔陽等十州縣衛、江西宜春等十縣衛所被災額賦有差。

是歲，朝鮮、安南來貢。

康熙二二年（癸亥、一六八三）

《東華録》康熙三一 春正月乙卯，召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賜上元節宴於乾清宮。

己未，上幸演武場閱射。

丁卯，禮部尚書帥顏保以疾乞休。允之。

《聖祖實録》卷一〇七 戊辰，命翰林院侍讀明圖爲正使，編修孫卓爲副使，往封安南國王嗣黎維正爲安南國王。

《東華録》康熙三一 己巳，上幸南苑行圍。

以平北郡王羅可鐸之子納爾都襲平郡王。

壬申，上還宮。

《聖祖實録》卷一〇七 免四川建昌、永寧、夔州等處康熙十九年分額徵銀米，以連年用兵故也。

《東華録》康熙三一 是月，免廣西平樂、藤縣水災賦十之三。

《聖祖實録》卷一〇七 二月癸酉朔，陞左都御史喀爾圖爲刑部尚書。

乙亥，免廣西河池州康熙二十一年分蠲災額賦十之二。

丙子，大計天下各官。

《東華録》康熙三一 丁丑，調介山爲禮部尚書。

己卯，敘勦平川東逆賊功，（如）〔加〕四川、陝西總督哈占兵部尚書銜。

辛巳，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一〇七 癸未，巴爾布，【略】著免死，發往烏喇地方。託岱、宜思孝，著從寬免死，并碩塔，發往寧古塔地方。哈爾哈齊【略】著從寬免死，并免交内務府。華善，【略】著革職，免其籍没。多諾，情罪與華善同，著依華善例處分。

《東華録》康熙三一 甲申，上幸五臺山，啓鑾。

《聖祖實録》卷一〇七 丙申，上回鑾。

《東華録》卷一一二 （是月），奉旨：「張國柱、高起隆俱行處斬，停其示衆。張足法、吴起豐、王會從寬免死，着交内務府入旗。」

《東華録》康熙三一 三月丁未，免福建侯官等二十六州縣逋賦。

《聖祖實録》卷一〇八 戊申，上回宮。

《東華録》康熙三一 庚戌，遣噶爾圖、瓦禮祐等閱視逵河及伊爾門河，以通軍餉，置伊屯口倉。

丁巳，復設廣西蒼梧守道一，管轄桂、平、梧三府，右江巡道一，管轄柳、慶、

田三府。

《聖祖實録》卷一〇八 癸亥，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康熙三一 己巳，以簡親王喇布弟雅布襲簡親王。

四月癸酉朔，上幸玉泉山。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乙亥，命添造京倉廒八十一座。

《東華録》康熙三一 命提鎮諸臣宜次第入覲。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丁丑，賜安南國王黎維禎御書「忠孝守邦」四大字。

庚辰，巴海留守烏喇，薩布素、瓦禮祜統兵以行，及預備馬匹於索倫，悉應遵旨。

《東華録》康熙三一 命提鎮諸臣宜次第入覲。

額蘇里、索倫村莊之間，應設四驛，令赴索倫理藩院大臣董其事。

《東華録》康熙三一 辛巳，諭户部：黔省【略】所有本年秋冬及來年春夏應徵地丁正項錢糧盡行蠲免。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甲申，陞護軍統領殷圖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三一 乙酉，上幸南苑行圍。

辛卯，添設工部滿洲主事八，筆帖式十六。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以公坡爾盆爲正黄旗蒙古都統。

壬辰，陞鑲白旗護軍統領塞格爲蒙古都統。

免湖廣華容、平江、安鄉三縣康熙二十一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三一 癸巳，上幸玉泉山。

五月壬寅朔，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一 議趙良棟因不急救建昌，以致陷賊，功罪相抵，無庸議叙，其標下官兵照例議叙。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丙午，禮部等衙門會議外任滿漢文武各官排班行禮次序。【略】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一 戊申，上幸南苑行圍。

丁巳，改甘肅慶陽府同知爲捕盜同知。

《東華録》卷一二 〔甲子〕，先是劉國軒貽書總督姚啓聖，請如琉球諸國例，稱臣入貢，啓聖以聞，上不許，趨琅進兵。

《聖祖實録》卷一〇九 丙寅，上自瀛臺回宫。

《聖祖實録》卷一一〇 六月甲戌，阿達哈哈番馬喇等以茶布往征羅刹軍前市易。上諭：茶布不必擄往，可於户部支銀四千兩，量買諸物，馳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脅制民間，各任其便。

《東華録》康熙三一 丁丑，上幸内庫。

戊寅，調伊桑阿爲吏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一〇 庚辰，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閒散宗室，十五歲以上及未滿歲數、無父幼子，俱給以拖沙喇哈番俸，至革職閒散宗室，俱不准給。内革退微職章京等，或貧不能度日，聽其具呈宗人府，察明具奏，月給銀四兩。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一 癸未，上奉太皇太后出古北口避暑啓蹕。

調杭艾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二 〔是月，劉〕國軒擁衆二萬餘據守澎湖甚堅，至是施琅軍發銅山，入八章嶼，乘南潮攻澎湖，斬僞將軍沈誠等七十餘。復以大烏船五十六，分八隊奮擊，沉其船二百，斬僞官三百餘，兵萬餘。國軒乘小舟由吼門竄去，餘衆悉降。

《聖祖實録》卷一一〇 閏六月戊午，福建總督姚啓聖題報：提督施琅進剿臺灣，克取澎湖。

《東華録》康熙三一 甲子，上奉皇太后駐蹕拜察。

《東華録》康熙三二 秋七月庚午朔，上奉太皇太后自拜察回蹕。

《聖祖實録》卷一一〇 辛卯，免甘肅靖遠衛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二 壬辰，皇子生。周歲薨，未命名。

《聖祖實録》卷一一一 甲午，上奉太皇太后還京師。

《東華録》卷一二 〔乙未〕，吏部題：查正一真人從無賜恤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即着照所襲銜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别致妄爲，爾等識之。」

〔丙申〕，海逆鄭克塽遣僞官鄭平英等齎降表至施琅軍前請降，琅請頒赦招撫。上勅諭鄭克塽、劉國軒、馮錫範等。

《聖祖實録》卷一一一 戊戌，出使厄魯特内大臣奇塔特等還奏。

八月戊申，陞四川、陝西總督哈占爲兵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三二 己酉，以後本章，凡「故明」、「廢藩」字樣，應悉除之。

辛亥，上御經筵。

王子，工部給事中許承宣奏請修葺天下學宮，以崇文教。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九月丁丑，上諭理藩院尚書阿穆瑚郎曰：【略】鄂羅斯國羅剎等，無端犯我索倫邊疆，擾害虞人，肆行搶掠，屢匿根特木爾等逃人，過惡日甚，朕不忍即遣大兵剿滅，屢行曉諭，令其自釋過愆，速歸本地，送還隱匿逃人。【略】此曹雖經曉諭，藐不畏法，因特遣將軍，統兵駐守黑龍江、呼馬爾等處，不許羅剎仍前恣意妄行，遇即擒殺。【略】今雅克薩尼布潮羅剎等，若改前過，將根特木爾等逃人送來，急回本地，則兩相無事，於彼爲益不淺。倘猶執迷不悟，留我邊疆，彼時必致天討，難免誅罰。如路遠難歸，傾心投誠者，朕亦納之，必加恩恤，使各得其所。爾院即遵旨，明白具文，遣招降羅剎內，宜番來海羅莫羅對執書曉諭。彼有何言？令其回奏。

《東華録》卷一一二 〔戊寅〕，加施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

《東華録》康熙三二 己卯，上奉太皇太后啓鑾，幸五臺山。

子故吏部尚書郝惟訥祭葬，謚恭定。

癸未，敕諭厄魯特噶爾丹。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甲申，免寧夏平羅所水淹沙壓田賦。

免山東新城縣本年分水災額賦十之三。

《東華録》康熙三二 壬辰，諭工部：明歲甲子年，一切工程俱宜停止。

癸巳，發白金三百兩、棉四百斤，命山西巡撫穆爾賽分給所過地方貧民。

甲午，上承太皇太后慈諭，代禮諸寺。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覆：旗下家人莊頭等，在外倚勢害民、霸佔子女，把持衙門及拏人到家綑縛打死者，內包衣人，將該管官降級留任；民公、侯、伯、大臣官員家人，將伊主降級留任；係平人，鞭責。著爲令。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二 乙未，上回鑾，駐龍泉關。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户部議覆：羅剎歸順人機里郭禮等，應交與正白旗，編入佐領下。上曰：羅剎歸順人頗多，應令編爲一佐領，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資藉。

十月壬寅，予澎湖陣亡平陽總兵官左都督贈太子少保朱天貴祭葬，謚忠壯。

《東華録》康熙三二 丙午，上奉太皇太后還京師。

《東華録》卷一一二 〔丁未〕，羣臣以海寇平，請上尊號，不許。

《東華録》康熙三二　戊申，皇子允祉生。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陞原任副將鑲白旗佐領雷繼宗爲漢軍都統。予殉難【略】莫洛祭葬，謚忠愍。

丙辰，鑾儀衛鑾儀使趙良棟以病乞解任，命回籍調理，病痊起用。

《東華録》康熙三二　丁巳，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二　〔辛酉〕，乾清宫進講畢，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張玉書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朕見言行不符者（正）〔甚〕多矣，終日講理學，而所行全與其言背謬，豈得謂之理學乎？若口雖不講，而行事自然脗合，此即真理學也。」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癸亥，陞寧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治理曆法南懷仁，進盛京九十度表，令永遠遵行。

乙丑，福建提督施琅疏言：舟山等處僞總兵，有兵丁船隻在海島者，俱遣人招撫，令聚集一處，以杜姦究。上曰：施琅所奏招集各島船隻，籌畫周詳，甚爲可嘉。

《東華録》康熙三二　命史部侍郎杜臻等往閩、粤、江、浙勘沿海邊界。

《東華録》卷一二　〔丙寅〕，祭酒王士禎請修補國學所藏《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刻板，及飭督撫查明南監板，令學臣收貯儒學尊經閣。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二　丁卯，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二　〔十一月戊辰朔〕，時〔董〕衛國入覲，上諭曰：「爾在外二十餘年，地方事宜知之已悉。前此用兵之際，未免騷擾閭閻。今天下承平，當思休養民力。至于興革利弊，尤在嚴飭所屬，實力奉行。爾前有勞績，朕罔不知，毋畏人言，勉圖後効。」

《東華録》康熙三二　癸酉，禮部議：雲貴二省應各録取士生二十五名，其土司隸貴州者附貴陽等屬府學，隸雲南者附雲南等屬府學，不准科舉，亦不補廩出貢。從之。

《東華録》卷一二　〔甲戌〕，命尚書薩穆哈往勘〔山西地震〕被傷人數確議拯救以聞。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丁丑，上召入大學士等，問曰：所修明史若何？【略】上曰：史書永垂後世，關係最重，必據實秉公，論斷得正，始無偏詖之失，可以傳信後世。夫作文豈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者，當彼此虚心，互相推究，即如朕所製之文，亦常有參酌更定之處。今觀翰林官所撰祭文碑文，亦俱不樂改易，若不稍加更定，恐文章一道，流於偏私矣。爾等將此諭，傳示修史各官知之。

《東華録》康熙三二　庚辰，尚之考革去職銜，隸旗下。

丙戌，命改雲南省平遠、黔西二府爲州。

戊子，以平定海寇，上親往孝陵祭告。

庚寅，上謁孝陵。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癸巳，上巡幸邊界，駐蹕羅文峪。

《東華録》康熙三二　十二月庚子，上還次湯泉。

辛丑，上回鑾。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丙午，九卿、詹事、科道議覆左都御史徐元文疏，【略】請自今丁憂之官，無錢糧舛誤，即聽奔喪。【略】從之。

丁未，刑部【略】得旨，陸道清著即處斬，其妻子財産，從寬免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免流徙。

己酉，差往山西查勘地震工部尚書薩穆哈等疏言：嵊縣、忻州、定襄、五臺、代州五州縣，振武衛一衛，被災人民共賑過銀九千八百六十五兩。下所司知之。

壬子，陞護軍統領紀爾他布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三二　甲寅，吏部奏：【略】嗣後按察使員缺，將參政、副使、參議、僉事四項道員不論歷俸已滿未滿、有無罰俸，一體會推。從之。

乙卯，日講《易經解義》成，御製序文頒行天下。

論議政王大臣等：【略】自後元旦賜宴，應改滿席爲漢席。

以王鴻緒爲内閣學士。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丙辰，諭户部：陝西西安、甘肅等處，【略】康熙二十三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著蠲免三分之一，以昭朕睠念民生勞苦之意。又山西嵊縣、忻州、定襄、五臺、代州、振武衛，新經地震，被災頗重，雖經遣官賑濟，仍應量行加恩，以示軫恤。其被壓身故民人，所有康熙二十三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與全免。其房舍倒壞，力不能修者，丁銀全免。地畝錢糧，著免十分之四。

《東華録》康熙三二　工部尚書朱之弼、左都御史徐元文以會推湖廣按察使員缺，所舉非人，各降三級調用。

壬戌，上幸南苑行圍。

癸亥，上還宫。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二三年（甲子、一六八四）

《東華録》康熙三三　正月辛巳，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一四　癸未，上還宫。

丙戌，封和碩安親王岳樂子袁端爲多羅勤郡王，多羅貝勒魯克度子魯賓爲固山貝子。

《東華録》康熙三三　以杜臻爲工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三　〔丁亥〕，施琅奏：「臺灣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棄之必爲外國所據，請設鎮守官弁。」

《東華録》康熙三三　飭内外問刑官毋非法拷訊。

壬辰，命整肅朝會筵宴禮儀。

乙未，調陳廷敬爲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

《聖祖實録》卷一一四　丙申，王國安陞補浙江總督，徐國相陞補湖廣總督，王新命調補江寧巡撫。

《東華録》康熙三三　二月乙巳，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一一四　己酉，以左副都御史趙士麟爲浙江巡撫，太常寺卿薛柱斗爲安徽巡撫。

庚戌，内閣及各部院寺等衙門，遵旨糾參才力不及，暨狂妄行事，内閣侍讀王三省等三十八員，分别降革有差。

癸丑，上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隨駕。

《東華録》卷一二　〔己未〕，起慕天顔爲湖廣巡撫。

《東華録》康熙三三　丙寅，上還駐南苑。

《聖祖實録》卷一一四　三月戊辰，上回宫。

壬申，以福建投誠僞將軍劉國軒爲直隸天津總兵官。

《東華録》卷一三　癸酉，上校閲八旗文武大臣官員騎射，自是日始以次幸八旗演武場。

《東華録》康熙三三　癸未，河南饑，命有司開常平倉賑濟。

丙子，正陽門外民居火，上御正陽門樓，遣内大臣侍衛撲滅之。

壬辰，命察宗室及八旗大臣官員緣事閒廢者，量予録用。

《聖祖實録》卷一一四　癸巳，嗣後部院各衙門中書、筆帖式缺出，俱令考試補授。

《東華録》卷一三　九卿議：賑濟直隸、河南，請暫開捐，三個月停止。旨：捐納事例無益，不准行。

《東華録》康熙三三　夏四月丁酉，遣官察賑河南。

庚子，禁各省駐防滿洲兵於戍所置田産，立墳墓。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辛丑，上幸玉泉山駐蹕。

甲辰，刑部尚書喀爾圖以年老乞休。允之。

《東華録》康熙三三　丁未，上還宫。

《東華録》卷一三　〔己酉〕，設臺灣一府三縣，巡道一員，總兵官一員，副將二員，兵八千。設澎湖副將一員，兵二千。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辛亥，九卿等議覆工部侍郎金世鑑疏，言【略】浙江沿海地方，請照山東等處見行之例，聽百姓以裝載五百石以下船隻往海上貿易捕魚，預行稟明該地方官登記名姓，取具保結，給發印票、船頭烙號。其出入，令防守海口官員驗明印票，點明人數，至收税之處，交與該道。計貨之貴賤，定税之重輕，按季造册報部。至海口官兵，請於温、台二府戰船内各撥二十隻，平定臺灣所獲哨船撥八十隻，令其分泊，防守巡邏。俱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三　癸丑，以諸敏爲刑部尚書。

《東華録》卷一三　以旱，命大學士王熙等審理刑部重犯。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癸亥，靖逆將軍侯甘肅提督張勇病篤，上命其子大理寺卿張雲翼馳驛，同御醫前往調治。

《東華録》卷一三　五月丙寅朔，上諭大學士等曰：「前輔臣時有包衣佐領下一人，外作善狀，内懷凶惡，卒爲强盜，於通州被擒。有包衣人見之云：『爾不悛改，今事發矣。』因歷數其惡，以鞭鞭之。後鞫審時，啣恨扳陷包衣人同爲强盜。同夥皆云『勿妄陷無辜』，其人不聽，此包衣人竟坐法。由此觀之，天下此等事不少，朕常以此爲念，遇有重罪，必反復推詳，下部再議，此寧失出無失入之意也。」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丁卯，調浙江總督王國安爲福建總督，裁浙江總督缺。

《東華録》康熙三三　己巳，纂修《大清會典》。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丁丑，予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祭葬，謚清端。

《東華録》卷一三　壬午，九卿、詹事府、科道、遵旨舉出清廉各官：直隸巡撫格爾古德，吏部郎中蘇赫、范承勳，江南學道趙嵩，揚州府知府崔華，兖州府知府張鵬翮，（寧）〔靈〕壽縣知縣陸隴其等。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癸未，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廣東查看尚之信家産侍郎宜昌阿，及巡撫金儁等分别定罪。上曰：宜昌阿、金儁、宋俄託、卓爾圖、尚之璋、寧天祚、王瑜等俱依擬應斬，王永祚依擬應絞，俱監候秋後處決。

以原任寧古塔將軍阿達哈哈番巴海爲鑲藍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康熙三三　甲申，上出古北口避暑。

《東華録》卷一三　上諭兵部：「據阿達哈哈番馬喇等奏取羅刹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刹田禾爲然。是羅刹盤據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爲我所取，誠難久存，着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以所刈禾投江下流，或水陸並進，以所刈禾船載以歸。」

《東華録》康熙三三　六月壬寅，上駐蹕蘇貝昂阿柏爾車爾，諭從臣約束傔從，毋踐禾苗。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丁未，中山王尚貞【略】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略】入監讀書。從之。

《東華録》卷一三　〔甲寅〕，暹羅國王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哺陸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坤孛述烈瓦提等賫表進貢。

《聖祖實録》卷一一五　諭副都統巴圖、一等侍衛阿南達等：【略】著通行曉諭所過地方蒙古人等，有鰥寡孤獨、老病不得其所者，令其來見，加恩賞賚。且因其來見，朕亦可以悉其生計。嗣是，每日諸蒙古人等，各扶老攜幼至行宫前叩首。上命其中曉事者進見，詳問年歲生理，又降温旨，均賜壺飧，酌量給與銀兩布疋。

乙卯，上御額爾通阿拉所設黄幄，閲視馬駝牛羊牧羣。

丁巳，上諭大學士等曰：【略】學士湯斌【略】可補授江寧巡撫。

《東華録》康熙三四　七月己巳，予故福建總督施維翰祭葬，謚清惠。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乙亥，奉差福建、廣東展界内閣學士席柱復命。

《東華録》康熙三四　以宋德宜爲文華殿大學士。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丙戌，召問學士席柱曰：「朕前日未曾問及提督萬正色、施琅，伊等品行若何？」

八月庚子，以内閣學士阿哈達爲直隸巡撫。

丙午，免山西遼州榆社縣康熙二十三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琉球國中山王尚貞【略】進貢。

《東華録》康熙三四　戊申，上還京師。

辛亥，調李之芳爲吏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壬子，贈故少傅兼太子太師靖逆將軍侯甘肅提督張勇爲少師，仍兼太子太師，予祭葬，加祭二次，謚襄壯。

陞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博霽爲蒙古都統。

甲寅，得旨：滿洲都統、副都統缺出，著開滿洲補授之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其蒙古都統、副都統缺出，不必開列滿洲補授之漢軍都統、副都統。

《東華録》康熙三四　大學士李霨卒。

乙卯，刑部尚書魏象樞以病再奏乞休。允之。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丁巳，議政王大臣等遵旨甄别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噶哈、鑲白旗滿洲都統馬緝【略】應革職。上曰：【略】餘俱依議。又奏正白旗漢軍都統賽音達禮、【略】等，皆庸劣不能勝任，應解任。從之。

宗人府【略】得旨：親王諸子著授爲貝勒，郡王諸子著授爲貝子。

《東華録》康熙三四　戊午，裁京口右路總兵。

己未，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九月甲子朔，予【略】李霨祭葬，【略】謚文勤。

《東華録》康熙三四　九卿等議覆御史李時謙奏，今歲逢上元甲子，請停止秋審。從之。

丙寅，以張士甄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調鑲白旗蒙古都統博霽爲滿洲都統。

開採銅觔，聽民自便，地方官仍不時稽察，毋致爭鬬搶奪，藉端生事，致滋擾害。

丁卯，命户部尚書梁清標以原銜管兵部尚書事，以左都御史余國柱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三四　庚午，江甯巡撫湯斌陛辭。

以阿喇尼爲理藩院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癸亥，遣内閣學士席爾達祭明太祖陵，御製祝文。命嗣後别部尚書缺出，不必調補。

《東華録》康熙三四 癸酉，以陳廷敬爲左都御史。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丁丑，免湖廣江夏等三縣及沔陽衛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四 庚辰，裁廉州總兵官，改設遊擊一。

《東華録》卷一三 〔丁亥〕，以東巡頒詔天下恩歇十二條。

辛卯，〔上〕啓行。

十月庚子，上幸濟南府，至趵突泉亭，大書「激湍」二字，又書「清漪」二字於珍珠泉。

壬寅，至泰安州，登泰山極頂，書「雲峯」二字，又書「普照乾坤」四字，建亭懸于孔子小天下處。

《東華録》康熙三四 癸卯，上祀東嶽。

《聖祖實録》卷一一七 庚戌，諭河道總督靳輔：黄河屢次衝決，久爲民害，朕欲親至其地，相度形勢，察視隄工。即於今日前往。

辛亥，駕發宿遷，夾道叩閽者甚衆。上諭侍衛等曰：此斷不可收覽。上駐蹕桃源縣衆興集。

上臨閱黄河北岸諸險工，諭河道總督靳輔。

壬子，上臨視天妃閘，水勢湍急，指授河臣，改爲草壩、另設七里、太平二閘以分水勢。

《東華録》康熙三四 上登舟，是日過清河縣、淮安府。

甲寅，御舟過高郵湖。

乙卯，御舟自儀真渡揚子江，泊鎮江府西門外。

《東華録》卷一三 丙辰，上登金山，遊龍禪寺，御書「江天一覽」四字。又幸焦山，遂幸蘇州府。

《東華録》康熙三四 丁巳，弛海禁，惟不得以火藥、軍器出洋。

戊午，上駐蹕蘇州府。

己未，上幸虎邱。

庚申，上幸惠山。

《東華録》卷一三 十一月〔壬戌朔，上〕幸江寧府。

《聖祖實録》卷一一七 癸亥，遣内閣學士席爾達祭明太祖陵，御製祝文。

《東華録》康熙三四 賜從官表裏。

甲子，申命江南督撫護明太祖陵。

《東華録》卷一三 〔乙丑，上〕自江寧回鑾。

〔丁卯〕，御舟（由）〔泊〕江都縣邵伯鎮，命吏部尚書伊桑阿、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視海口。

《東華録》康熙三四 辛未，上黎明登岸，臨閱高家堰隄工。

《聖祖實録》卷一一七 壬申，上駐蹕宿遷縣。

上閱南岸煙墩險工，過白洋河，居人老幼數千，跪迎隄畔，其年老貧寒者，各賜白金。

甲戌，免河南磁州、安陽、湯陰三州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卷一三 〔丁丑，上〕經泗水東境，幸泉林寺。上指示曰：「此當是子在川上處。」

《東華録》康熙三四 戊寅，駕幸曲阜。

《聖祖實録》卷一一七 己卯，上御輦，設鹵簿，詣先師廟，至奎文閣前，降輦，步入大成門，至大成殿，樂作。上行三跪九叩禮，四配、十哲、兩廡，從官分獻。

上幸詩禮堂，【略】監生孔尚任進講《大學》聖經首節。舉人孔尚鉉，進講《易經》繫辭首節。【略】上步至大成殿，肅瞻聖像。【略】復至大成殿前，命大學士等宣諭。【略】至杏壇，【略】復入承聖門，觀堂前太初石、唐槐及銀杏樹。升詩禮堂，【略】於堂後觀孔宅遺井，命汲水嘗之。【略】仍命曲阜縣康熙二十四年地丁銀，盡行蠲免。

《東華録》康熙三四 庚寅，上還京師。

十二月壬辰朔，贈故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太子太保。

甲午，予故致仕禮部尚書帥顔保祭葬。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戊戌，上諭大學士等，漕運總督邵甘，人平常，著革職。

庚子，賜江南安徽按察使于成龍之父，原任阿達哈哈番于得水，貂裘披領。

《東華録》卷一三 九卿等議覆：「伊桑阿等勘閱海口一疏，請勅下河臣親

往車路、串場等河，並白駒、丁溪、草堰等口，逐一確勘，作何挑濬深闊，使高郵等州縣減水壩一帶運河水口，引流入海。」得旨：「靳輔現在督理黄河堤岸，又令兼海口，必致兩（處）〔誤〕，應另差官督理。」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癸卯，議政王大臣等會議，黑龍江地方將士，應遣大臣一員統轄。又彼處田地，應遣户部大臣一員監督耕種。上曰：【略】公瓦山素諳行師，以之遣往，必能勝任。護軍統領佟寶、佛可託，皆堪効力之人，可令公瓦山爲首統轄，佟寶、佛可託爲參贊遣往，其監督耕種，著侍郎薩海去。

《東華録》康熙三四 甲辰，鄭克塽等至京，上念其納土歸誠，授鄭克塽公銜，劉國軒、馮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乙巳，調户部尚書杭艾爲禮部尚書。以左都御史科爾坤爲户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三四 丙午，直隸各省軍流人犯【略】嗣後著過嚴寒之時發遣。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免江南宿遷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以工部右侍郎徐旭齡爲漕運總督。

〔丁未〕，史部等衙門遵旨會議：學政關係文教，造就人才，嗣後停其論俸補授。

《東華録》卷一三 〔戊申〕，以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務，一切事宜申詳靳輔具題。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己酉，免江西分宜等十五縣，并袁州、安福二衛所，康熙二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四 庚戌，工部遵旨議奏：黄河、運河隄岸衝決，河流遷徙者，照舊例處分。止於漫決，河流不移者，若在限年之内，令經修官賠修；如過年限，令防守官賠修，永爲定例。從之。

丙辰，上以歲除，親祭孝陵，啓鑾。

丁巳，上謁孝陵。

戊午，上回鑾。

《聖祖實録》卷一一八 己未，上回宫。

丁丑，上還宫。

康熙二四年（乙丑、一六八五）

《東華録》康熙三五 正月乙亥，上幸南苑行圍。

《東華録》卷一三 〔癸未〕先是，〔恩〕〔因〕將軍薩布素等不能及時進取羅剎田禾，降旨責之。命都統公瓦山等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至是會奏：「我兵于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城招撫，不納欵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即遵前旨，毁其田禾以歸。」議從之。又諭王大臣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剎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哲、飛牙喀、奇勒爾諸地，剽劫人口，搶虜村莊，攘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剎竟不報命，反擾害益甚。爰發黑龍江兵扼其往來之路，羅剎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即剪滅。今大將軍逼臨雅克薩城，姑再以朕諭旨，宣布羅剎，倘仍抗拒，則大兵相機而行。」因命都統公彭春統兵，副都統班達爾沙偕佟寶等參贊，侍郎薩海仍令督畊。

《東華録》康熙三五 乙酉，召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上親甲乙之，其不稱者改官。

《東華録》卷一三 〔丁亥〕，給事中楊爾淑疏請應試及順天鄉試四書題俱乞欽定。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五 戊子，遣鑾儀使侯林興珠赴公彭春軍參贊軍務。

己丑，上幸玉泉山。

《聖祖實録》卷一一九 二月壬辰，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崔澄爲直隸巡撫。

《東華録》康熙三五 乙未，上還宫。

《聖祖實録》卷一一九 丙申，工部等衙門遵旨會議河道總督靳輔題修減水諸壩，【略】應否建造。【略】得旨：【略】此事著差曾經看閱河道諳練河工司官一員，速往與靳輔詳議。若建壩分水不致多損民田，著一面興工，一面具題。倘水無所歸，多致淹没民田，著會同該地方督撫等官確議具奏。

丁酉，諭吏部：【略】今將翰林各官特行考試，朕親加詳閱，分别次第，以示勸懲。徐乾學、韓菼、孫岳頒、歸允肅、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宜加賞賚，以示奬勵。彭孫遹等，文學亦通，著照舊供職，益勤研究，以底精純。周之麟、崔如岳、龐塏、錢中諧、顔光猷、李元振、費之逵、李復泌、劉果實、劉芳喆，文理荒疎，未嫻體式，難勝厥任。除李元振、劉芳喆已經降調，其餘俱著對品調用。爾部即遵諭行。

《東華録》卷一三 〔庚子〕，上以周公承接道統，功德茂著，授後裔五經博

土，撥給祀田，修葺廟宇。

《東華録》康熙三五　癸卯，上御經筵。

《聖祖實録》卷一一九　甲辰，吏部題：廣西巡撫施天裔，將康熙二十年、二十一年存貯倉庫銀米捏稱民欠具題，應照朦隱例革職。從之。

乙巳，上巡幸畿甸，命皇太子允礽隨駕。

丙午，諭大學士明珠曰：《太祖實録》先以小本兼滿漢字迅速繕寫送進，朕將恭覽焉。若待白鹿紙謄寫大本《實録》同進，則爲時太遲矣。

《東華録》康熙三五　己未，上還次南苑。

以范承勳爲廣西巡撫。

庚申，上還宮。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三月辛酉朔，上諭大學士等曰：光禄寺估計價值等項，頭緒甚多，各物俱照時價，須詳察估計，使公私俱便，釐剔諸弊，逐一定爲條款，以便永久遵行，則國課不致妄費。户部儲有餘財，凡遇有旱潦，可以酌量賑濟蠲免，無所顧慮，民間不致困苦，大有裨益。

壬戌，禮部【略】得旨：孔子聖集大成，道隆德備，參兩天地，卓冠古今，歷代帝王咸取師法。朕研精經籍，志切欽崇，應勒廟碑，朕俱親行撰文書寫，以昭景行尊奉至意。

《東華録》卷一一三　〔癸亥〕，副都統史張可前請將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區額，勒石頒給各省府州縣學懸掛。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五　詔修《賦役全書》。

丙寅，詔修南巡所過地方城垣圮壞者。

戊辰，上考試滿洲官員繙譯，召大學士明珠、提督麻勒吉、學士常書至養心殿，令閱卷。

己巳，賑直隸順德、廣平、真定府屬饑。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庚辰，策試天下貢士陸肯堂等一百二十一人于太和門前。

辛巳，上諭大學士等：朕南巡時，見閭閻疾苦，深爲軫念。【略】今國帑充足，朕欲蠲免直隸各省明歲錢糧，以紓民困。

《東華録》康熙三五　癸未，賜陸肯堂等一百二十一名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亥，福建提督侯施琅奏請恤賞進勦澎湖傷亡兵丁。【略】上諭【略】此後著一概速行議恤。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夏四月辛卯，授宋儒周惇頤後裔五經博士世職。

《東華録》康熙三五　九卿等議覆差往閱河郎中杭靄奏，毛城鋪等處建造閘壩，有益黄河隄岸運道民生等語，應令總河靳輔乘時建造。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癸巳，議政王大臣等會議：今海内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俱同一體，應令出洋貿易，以彰庶富之治。得旨：開海貿易，原欲令滿漢人民各遂生息，倘有無藉棍徒倚勢横行，借端生事，貽害地方，反爲不便，應嚴加禁飭。如有違法者，該督撫即指名題參。

《東華録》康熙三五　乙未，甘肅巡撫葉穆濟奏：甯夏靈州民隱官地萬一千餘畝，應追其價及所漏地税。上特免之。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戊戌，吏部等衙門題：禮部尚書杭艾，【略】應將尚書、佐領、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俱革去。從之。

户部議覆順天府府尹張吉午疏，請自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間開墾田畝，永免圈取。應不准行。上諭大學士等曰：凡民間開墾田畝，若圈與旗下，恐致病民，嗣後永不許圈。如旗下有當撥給者，其以户部見存旗下餘田給之。

《東華録》卷一三　副都統馬喇等言：「臣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爾等往雅克薩城北，生擒羅刹七人回，遞送至京。」

《東華録》康熙三五　己亥，上幸玉泉山。

《東華録》卷一三　〔辛丑〕，蠲免直隸八府康熙二十三年未完地丁錢糧，其順、永、保、河未經圈佔地方，及真、順、廣、大等處二十四年應征地丁各項正賦，俱免三之一。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調兵部尚書哈占爲禮部尚書。

《東華録》康熙三五　甲辰，上還宮。

戊申，命旗人户絶者别旗近支承祀。

禮部議准福建總督王國安奏，外國進貢船隻，請抽税令其貿易。應如所請。

上諭大學士等：外國進貢船隻，若行抽税，殊失大體，且非朕柔遠之意。

《聖祖實録》卷一二〇　丙辰，命廣東花山地方設立縣治。

《東華録》康熙三五　丁巳，御製《檜樹賦》，勒碑闕里孔廟。

是月，免山東濟甯、海豐、蒲化水災，江南徐州、江西宜春等四縣衛前年被水

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丙申，上駐蹕伊瑪圖地方。傳諭八旗察哈爾官兵。

《東華録》康熙三五　五月丙寅，皇子允禔生。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己卯，遣官賑阿霸垓部衆。

《東華録》康熙三五　癸未，皇子允祚薨。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辛丑，宿遷縣士民陸爾謐等叩閽：縣有暫加三餉，缺額丁銀、缺額糧地及曠土虚糧，四項包賠之苦，籲請豁免。【略】尋議：暫加三餉一款，徵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至缺額糧地、續報曠土，悉予蠲除。其缺額丁銀，應暫停徵，以待招徠之後起徵。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五　丙午，上駐蹕拜巴哈昂阿。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甲申，諭户部：原任廣西巡撫郝浴，【略】其所動錢糧，非係入己，從寬悉免追取。

《東華録》康熙三五　戊子，考試漢軍官員於太和門。

賜翁牛特官兵治道者銀幣。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己丑，調吏部尚書伊桑阿爲兵部尚書。

乙卯，上駐蹕烏爾格蘇台。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九月戊午朔，上至博洛和屯，和碩裕親王福全遣人奏：【略】太皇太后偶爾違和。【略】上即星夜回鑾。

《東華録》康熙三五　是月，免山東臨清等二州旱災，湖廣沔陽州水災田租及湖廣黄岡等十一州縣去年旱災賦。

《東華録》康熙三六　己未午刻，上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六月庚寅朔，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允禔隨駕。是日啓行。

《東華録》康熙三六　丙寅，上御經筵。

《東華録》卷一三　〔癸巳，上〕出古北口，途次侍郎明愛遣撥什庫馳報稱：「都統公彭春等帥師抵雅克薩城下，遵諭旨宣示不忍加誅洪恩，羅刹不肯遷歸。於是分水陸兵爲兩路，將神威將軍等火器移置于前，五月二十五日並進急攻，羅刹城守城頭目額里克舍等勢〔迫〕乞降，將羅刹所部官兵及婦女童稚，立視遷歸，收回逃人，恢復雅克薩城。」以捷音傳知諸大臣。

《東華録》康熙三五　丁酉，上【略】命回鑾。

《東華録》康熙三六　戊戌，上還京師。

庚子，復各省廩生餼糧三之一。

乙巳，上巡幸塞外，啓蹕。

《聖祖實録》卷一二一　己酉，裁浙江杭嘉湖道、甯紹道二缺。

《東華録》康熙三五　丁巳，恤台州等處陣亡兵。

是月，免山西邢臺等二十州縣去年旱災賦。

《東華録》卷一三　七月〔壬申〕，郎中包奇遵旨以五尺〔紬〕〔細〕文詳加丈量，自吉林烏喇城至黑龍江城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六　丁亥，頒《四書》、《易》、《尚書》講義於白鹿洞書院。

八月庚寅，以姚締虞爲四川巡撫。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丙申，上駐蹕伊瑪圖地方。傳諭八旗察哈爾官兵。

辛丑，宿遷縣士民陸爾謐等叩閽：縣有暫加三餉，缺額丁銀、缺額糧地及曠土虚糧，四項包賠之苦，籲請豁免。【略】尋議：暫加三餉一款，徵收與各州縣同，不便獨蠲。至缺額糧地、續報曠土，悉予蠲除。其缺額丁銀，應暫停徵，以待招徠之後起徵。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六　丙午，上駐蹕拜巴哈昂阿。

賜翁牛特官兵治道者銀幣。

乙卯，上駐蹕烏爾格蘇台。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九月戊午朔，上至博洛和屯，和碩裕親王福全遣人奏：【略】太皇太后偶爾違和。【略】上即星夜回鑾。

《東華録》康熙三六　己未午刻，上還京師。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丙寅，上御經筵。

《東華録》康熙三六　戊辰，命户部侍郎蘇赫察賑淮揚被災地方。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辛未，諭吏部：督撫藩臬，官資相近，請託易行，每逢大計，各省督撫多以藩臬舉報卓異，不無結納徇情之弊，著通行禁止。

《東華録》卷一三　〔壬申〕，御史錢〔鈺〕〔珏〕遵旨指實陳奏：山西巡撫穆爾賽多加文水等縣火耗，嫁女時索屬員禮物，革職通判張謙交結該撫家人，妄詐屬官財賄，布政使那肅收兑多征銀兩事。九卿等覆請將穆爾賽、那肅提至京師嚴訊。從之。

〔甲戌〕，靳輔言：「臣赴河南確勘黄河兩岸工程，如考城、儀封等縣，應築堤工共長七千九百八十九丈，封邱縣荆隆口應築〔九〕〔大〕月堤三百三十丈，滎澤縣應築修堤工二百一十丈。此工告成，不特河南無虞，又可爲江南保障。」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六　乙亥，上遵太皇太后諭往白塔寺進香。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己卯，陞都察院左都御史達哈他爲吏部尚書。

辛巳，贈故奮威將軍陝西提督王進寶太子太保，予祭葬，謚忠勇。

《東華録》卷一三　〔甲申〕，王大臣遵旨議覆：「墨爾根地方最爲緊要，應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駐劄。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駐防兵五百。」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二二　上【略】令温代、納秦駐防黑龍江，副都統博定築城。

築城兵丁外，再量增夫役，兼令種地。

丁亥，諭大學士等：凡可一次會題完結之事，嗣後不必兩三次具題。

《東華録》卷一三 部議：江蘇巡撫湯斌言，常州降調知府祖進朝請留任，應不准行。得旨：「設官原以愛養民生，湯斌保奏祖進朝清廉，地方百姓不同聲懇留，可從所請，以勸廉吏。」

《東華録》康熙三六 冬十月戊子朔，命廣東開鑪鼓鑄。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庚寅，吏部議覆：【略】督撫保舉、薦舉府州縣官，令第一條實填「無加派火耗」字樣，第二條實填「實心奉行上諭十六條每月吉鄉村鄉約講解」字樣，餘條仍照舊例開具實蹟。應如所請。【略】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六 甲午，賜徐憲武等九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酉，上幸南苑行圍。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戊戌，上回宮。

己亥，以江寧將軍瓦岱爲鑲黄旗滿洲都統。

《東華録》卷一三 〔癸卯〕，工部進呈修〔治〕京城道塗册籍。上曰：「工支給尚少，宜稍增加。至修治小路，若責之居民，則貧人苦累矣。今如大路算，亦以錢糧給之。」

《聖祖實録》卷一一二 戊申，部議：巡撫韓世琦應革職。從之。

庚戌，兵部議：都統公彭春等招撫雅克薩城羅刹，應作頭等軍功。上【略】著爲頭等第一軍功。

《東華録》卷一三 命靳輔及按察使于成龍馳驛來京，與九卿等詳議〔河事務〕。

《東華録》康熙三六 癸丑，上幸南苑行圍。

乙卯，上還宮。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十一月丁巳朔，命設浙江滿洲理事同知一員。

《東華録》卷一三 〔庚申〕，免河南、湖北康熙二十五年地丁各項之半，及十四年未完地丁錢糧。（及）〔又〕直隸獻縣、河間縣、河間衛，江南宿遷、興化、邳州、高郵、鹽城，山東郯城、魚台今年重罹水災，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各項悉免之。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調鑲白旗蒙古都統莽奕禄爲滿洲都統，陞前鋒統領塔爾代爲鑲白旗蒙古都統。

壬戌，陞護軍統領伯莽喀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庚午，九卿等議覆：原任山西巡撫穆爾賽應立絞。得旨：【略】姑改爲監候，秋後處決。

癸酉，命扎薩克喇嘛垂木珠爾拉木扎木巴、得木齊商南多爾濟、副都御史拉篤祜等齎敕往諭達賴喇嘛。

《東華録》康熙三六 甲戌，先是，上諭兵部：國家武備不可一日懈弛，【略】朕於十八日將親閱焉。【略】至是，上由午門出宣武門，【略】前鋒官軍，自蘆溝橋夾道分列，至王家嶺山麓。【略】上乃登王家嶺，升御座。

《東華録》卷一三 〔丙子〕，大學士等奏：靳輔、于成龍來京，臣等遵旨問河工事宜。靳輔議開大河，建長堤，高一丈五尺，東水一丈，以敵海潮。于成龍議開濬海口故道，議不畫一。臣等從靳輔議，通政參議陳其範，科道王又旦、錢（鈺）〔珏〕等從于成龍議。上命（傅）〔傅〕問高、寶、興、鹽、山、江、泰七州縣現任京官，本地人所見必確，兩説孰是，直言無隱。

〔丁丑〕，召問起居注官侍講喬萊河工事宜。喬萊奏曰：「從于成龍議工易成，百姓有利無害；從靳輔議，工難成，田廬墳墓傷損多，且堤高一丈五尺，東水一丈，比民間屋簷更高，後或一旦決潰，爲害不淺。」上曰：「朕欲拯救生民耳，若有害于民，如何可行？于成龍所請錢糧不多，又不害民，姑從其議，着往興工。」

〔戊寅〕，命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速往〔淮安、高郵等處〕，會同徐旭齡、湯斌詳問地方父老回奏。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諭曰：嗣後反叛旗丁，仍如例交該管衙門，其奴僕俱發户部入官，著爲例。

《東華録》康熙三六 十二月庚寅，皇子允禵生。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以多羅貝勒察尼爲奉天將軍。

辛卯，内閣、禮部遵旨議覆：賞賚外國例，朝鮮、西洋、荷蘭，賜物素厚，不必復增。及暹羅王妃賞賜，亦仍如常遵行。嗣後琉球國王應增緞三十疋，安南國王增緞二十疋，暹羅國王增緞十六疋，凡表裏各五十疋，吐魯番亦增緞六疋。從之。

《東華録》康熙三六 甲午，宗人府、禮部遵旨議覆：王等應用金黄色馬韁。【略】得旨：郡王之長子、貝勒、貝子著用紫色馬韁，餘如議。

《聖祖實録》卷一一三 戊戌，山東巡撫張鵬，疏請曲阜縣顔氏地畝照孔氏

例，從輕徵糧，以昭朝廷優恤聖賢後裔之意。從之。

免湖南茶陵、湘鄉、邵陽等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山東濟寧州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録》康熙三六 己亥，上以歲暮致祭孝陵啓鑾。

庚子，上謁孝陵。

辛丑，上詣孝陵，於隆恩殿行大祭禮。【略】上回鑾。

《聖祖實録》卷一二三 癸卯，上回宫。

《東華録》康熙三六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康熙二五年（丙寅、一六八六）

《聖祖實録》卷一二四 正月丙寅，先是，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攜其屬七百八十人將至，遣官往迎。上曰：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屬，亦限以二百人入關，餘者留歸化城，則見在噶爾丹之貢使可無辭矣。兹當嚴冬之際，行李、牲畜盜賊可虞。歸化城都統古陸德見以年節來覲，可令速回監視。著遣户部、理藩院司官各一員，前往宣化府優給供應。至是，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至京朝見。

壬申，差副都統馬喇等往黑龍江督理農務。因諭之曰：農事關係兵餉，須積貯充足。其在驛遞人夫，亦令合力播種、屯田。爾等前往，務期農政修舉，收穫饒裕，年勝一年，懋著成效，以副朕意。

甲戌，諭大學士勒德洪、學士麻爾圖：日者大兵往征鄂羅斯，破雅克薩城，釋鄂羅斯不誅，赦之使生還。其時不並取尼布潮地者，蓋以尼布潮地畫爲疆索，使鄂羅斯不得越尼布潮界，界外聽其捕牲也。今薩布素等奏言：鄂羅斯復來城雅克薩地，今當即往征而滅之耶？抑或緩之，以待黑龍江墨爾根地將士移家定，然後進兵爲宜耶？令議政王、貝勒、大臣及與鄂羅斯之役彭春、佟寶、班達爾沙、郎談，同爾等會議以聞。

雲南貴州總督蔡毓榮題：逆苗王騰龍等聚衆劫掠，應行征剿。上諭大學士等曰：苗蠻賦性樸實，不敢生事。祇以地方該管官不克平情撫恤，反需索馬匹、金銀，誅求無已，不能供應，遂生釁端耳。前逆賊吴三桂亦因需索水西，不遂貪慾，揑奏水西反叛，竟自發兵剿滅，盡取其利，以爲己有。今苗蠻之事恐亦類此。乙亥，封和碩安親王岳樂子吴爾占爲多羅貝勒，鎮國公蘇努子富爾金爲輔國公。授多羅信郡王鄂扎庶出子扎爾布、輔國將軍吴錫子席津、輔國將軍巴爾堪子阿爾蘇俱爲三等奉國將軍，奉國將軍鄂内子僧保、席理渾子達賚俱爲奉恩將軍。

癸未，降鎮國公白壽爲鎮國將軍，以上元失朝故也。陞護軍參領邁圖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二月丙戌，大計天下，卓異官四十九員，貪酷官二十員，貪官五十五員，酷官四員，不謹官六十三員，罷軟官五十九員，年老官二百二十九員，有疾官七十二員，才力不及官一百十員，浮躁官六十七員。分别陞賞處分如例。

丁亥，禮部議覆差往朝鮮國審事護軍統領佟寶疏，言朝鮮國王李焞，前屢次獲罪，俱荷皇上洪恩寬宥，理應益加恪慎。乃平日不將人民禁飭，以致韓得完等二十八人違禁越江採參，復擅放烏鎗，將欽差繪畫輿圖官役打傷，殊干法紀。請將該國王罰銀二萬兩，以警疎縱。應如所請。從之。

辛卯，吏部等衙門會題：直隸巡撫崔澄於康熙二十四年大計卓異，永平府知府佟世錫。查佟世錫聲名不好，應照例革職。該撫以應去之員，反舉卓異，應降四級調用。從之。

先是九卿等議覆工部尚書薩穆哈學士穆稱額等：往勘下河，議海口暫停開濬，應如所請。得旨，海口不行開濬，則泛溢之水無歸，濬之使水有所洩，高郵等處淹浸田畝，可以涸出。令于成龍、薩穆哈、穆稱額同九卿集議之。至是，九卿奏，奉差大臣及該督撫親歷河干，問河濱百姓，僉謂挑濬海口無益，應行停止。【略】上曰：海口關係民生，自應開濬。今九卿及于成龍等僉議停止，且視今歲水勢如何，再酌之。

丙申，上以各關採買銅觔價值不敷，恐累商人，令大學士等傳集舊任關差各員，逐一問明，并問四季造册送部果否有益。至是，大學士等奏曰：臣等遵旨問舊任關差各官，據稱，部定銅觔價值六分，採買不敷。其各差造册四季報部，不如改令差滿之日，一并彙送。上曰：【略】今欲除害去弊，必須易轍改絃。所有見行例收税溢額，即陞、加級、紀録，應行停止。其采辦銅觔，定價既已不敷，作何酌議增加？其四季達部册籍，應俟差滿，一次彙報，嗣後務令各差，潔已奉公，實心釐剔，以副朕體下恤商至意。如或仍前濫徵侵隱，藐玩不悛，作何加等治罪。至銅價既議加給，税額應否量增，俱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具奏。

丁酉，陞管理下河事務原任江南、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爲直隸巡撫，陞兵部郎中圖爾宸爲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

先是，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奏，驍騎校碩格色等往探羅刹情形。至旁卧地方，因人少馬疲，未抵雅克薩而還。途遇奇勒爾勤定吉爾云：羅刹復來雅克薩，築城盤踞。臣請於冰消時，督修船艦，親率官兵，相機進剿。上以薩布素所奏乃傳聞之言，並非遣人親抵雅克薩偵取確音，不便遽爾用兵。因令薩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滿丕等，確探情形以聞。至是，滿丕奏：臣遣索倫副頭目烏木布爾代等抵雅克薩城，生擒羅刹鄂克索木果。訊之，云去歲，尼布潮頭目宜番，令大兵釋歸之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及訊以糧米可食幾月，又云：所獲足支二年。疏入，上諭：令羅刹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撲剿，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其令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遷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喇、寧古塔官兵馳赴黑龍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鎮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并量選候補官員及見在八旗漢軍內福建籐牌兵四百人，令建義侯林興珠率往。

庚子，諭大學士等：近雲貴督撫及四川、廣西巡撫俱疏請征剿土司。朕思從來控制苗蠻，惟在綏以恩德，不宜生事騷擾。【略】如蔡毓榮、王繼文、哈占等身爲督撫，不思安靜撫綏，惟誅求無已，是何理也？前出征雲南，趙良棟將彼等過端，幾至發露，穆占之家人舉首，朕寢其議。若此等尚多，朕無不洞悉。但事係已結，朕不復究，置之寬宥。至雲貴督撫居官殊無善狀，或地處遼遠，朕不悉知，亦未可定。爾等將此諭旨傳示九卿、詹事科道，令其詳議具奏。尋九卿等會議，王司劫掠，應敕該督撫剿撫並用，請頒上諭，通行曉諭。從之。

癸卯，以監察御史傅拉塔爲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原任貴州按察使李國亮爲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

丁未，諭吏部：我國家掃除逆孽，平定遐荒，即負山阻箐之苗民，咸輸誠供賦。封疆大吏自宜宣布德意，動其畏懷，俾習俗漸馴，無相侵害，庶治化孚於遠邇。所見雲南、貴州、廣西、四川、湖廣等處，督撫提鎮各官，不惟不善加撫綏，更爾恣行苛虐，利其土產珍奇，貲藏饒裕，輒圖入已，悉索未遂，因之起釁，職爲厲階。蠢爾有苗，激成抗拒，即擅殺一二，謊稱累百盈千。始黷貨以生端，既邀功而逞志。藐玩因循，殊負委任。朕思土司苗蠻授官輸賦，悉歸王化，有何杌隉，互相格鬬，無有寧居。嗣後作何立法，務令該地方督撫提鎮等官，洗心易慮，痛改前轍，推示誠信，化導安輯，各循土俗，樂業遂生。亦令苗民恪遵約束，不致侵擾內地居民，以副朕撫馭遐方至意。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逐一詳議具奏。

癸丑，吏部議覆入覲廣西按察使黃性震疏，言粵西南寧、太平、慶遠、思恩四府，上司雜處，瘴癘薰蒸。官斯土者，病亡接踵，請救該督撫就近選擇熟悉風土、廉能官員，如三年內，果稱厥職，照臺灣例，即加優陞，以示鼓勵。應如所請。【略】從之。

以正白旗內大臣津進爲領侍衛內大臣。

《東華録》卷一三 〔是月〕松威道王隴入覲，奏：四川楠木採運艱難，應請停減。上曰：「蜀中屢遭兵燹，朕甚憫之，豈宜重困。今塞外松木材大可用者甚多，何必楠木？着停止。」

《聖祖實録》卷一二五 三月乙卯朔，直隸巡撫于成龍陛辭。諭曰：爾自居官以來，廉慎官方，朕所素知。今直隸地方，關係緊要，一切利弊，應興應革者甚繁，如何釐舉？于成龍奏曰：直隸地方，以弭盜爲第一要務。爲盜者倚仗旗下名色，或嚇詐，或劫掠，無所不爲，有司明知而不敢深究。嗣後旗下有如前不法者，臣當執法究治。【略】于成龍辭出，隨賜白金一千兩，表裏二十端。

己未，命纂修《一統志》，以大學士勒德洪、明珠、王熙、吳正治、宋德宜，户部尚書余國柱、左都御史陳廷敬爲總裁官。

庚午，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大小諸臣，面諭曰：刑曹民命攸關，國典所係。今見法司讞鞫刑獄，或恐不得其情，專事苛刻。夫人命關係重大，必以中正之心，行平恕之道，使法蔽其辜，毋縱毋枉，必得真情，始免屈抑。【略】上又諭曰：刑法者，專以禁戢兇暴，若豪强奸慝，固難寬宥。其貧賤愚昧者，罪施寬貸，亦未嘗不可耳。

甲戌，諭吏部：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見任詹事郭棻、少詹盧琦、歸允肅，著照舊留任。詹事朱馬泰著對品調用，少詹拉巴色度著解任，照伊原品，隨旗上朝。

四月丁亥，調浙江巡撫趙士麟爲江寧巡撫，福建巡撫金鉷爲浙江巡撫。

庚寅，諭兵部：副都統郎談、班達爾沙、馬喇諳悉地形，令赴黑龍江軍前參贊軍務。

癸巳，陞湖南布政使張仲舉爲福建巡撫。

添設盛京户部員外郎二員，漢字主事一員。

先是，工部等衙門遵旨會議河道總督靳輔疏，言黄河南北兩岸，應築束水隄。長三十萬丈，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八尺，需費一百五十八萬四千兩。查各州縣被水淹廢湖灘，築隄束水之後，可以涸出開墾，計得四萬餘頃，令民佃種納糧，則挑河築隄之費可以稍補。乞准借撥庫銀五十萬兩先爲興工，其餘不敷，俟陸續分收籽粒，并佃價銀兩，逐漸接濟。定限六年告竣。工完之後，不特向來蠲除災荒額賦可以盡復，而每歲更可加增新賦十餘萬矣。應均如所請。奉有亦著總河靳輔再行確議之旨。至是，靳輔回奏，復請照數撥給興工，下工部等衙門議行。

甲辰，諭領侍衛内大臣公佛赫、福善、坡爾盆等曰：學士常書原係微賤之人，理應仰體朕委任之意，効力圖報。考試之事，乃伊職掌，應立法嚴肅，查察情弊。乃於懷挾諸弊，明知不舉，惟於朕前蒙蔽行詐。見今發覺被獲，應將常書革去學士，改爲三等侍衛，照常行走。

戊申，以原任湖北布政使李輝祖爲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調福建陸路提督萬正色爲雲南提督，以大理寺卿張雲翼爲福建陸路提督。

辛亥，兵部等衙門議覆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順、永、保、河四府，旗民雜處，盜警時聞，非力行保甲，不能寧謐。【略】應將各莊屯旗丁同民户共編保甲，令屯撥什庫與保甲鄉長互相稽查。如旗丁、居民犯法，許地方各官一體申報該撫該都統究治。應如所請。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閏四月丁巳，兵部議覆四川、陝西總督禧佛疏，言川省地廣民稀，土司番蠻雜處，恐有私收軍器禁物，妄意非爲，及射利姦徒勾串賣給等弊，請嚴行禁止，定例處分。應如所請。【略】從之。

戊午，陞户部郎中塞楞額爲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

壬戌，陞廣西按察使黄性震爲湖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乙丑，刑部等衙門題，朝鮮國韓得完等三十八人，犯禁採參，鳥鎗打傷繪輿圖官役。應將爲首韓得完等六人及爲從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擬立斬。其約束不嚴，失於覺察之咸鏡道節度使尹時達、平安道觀察使樸尚、咸鏡道觀察使李秀彦、三水郡守李觀國等，應各降革，調用有差。得旨，韓得完等六名著處斬立決，金太成等二十二人俱從寬免死，減等發落。餘如議。

辛未，調雲南、貴州總督蔡毓榮爲總督倉場侍郎，陞廣西巡撫范承勳爲雲南貴州總督。

雲南、貴州蔡毓榮疏報：威寧逆苗王騰龍等，擅兵劫殺，經臣題明撲剿，迫官兵圍攻時，彼棄寨宵遁。臣即檄令土官拏獲，應請正法懸示。得旨：這案著新任總督范承勳詳審確議具奏。

甲戌，陞太常寺卿阿山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丙子，以内閣學士王起元爲廣西巡撫。

《東華録》卷一三 〔是月〕禮部等遵旨議覆：「瞞求遺書，應令直隸及各省督撫出示曉諭，如得遺書，令各有司會同儒學教官，轉詳督學及該督撫酌定價值，彙送禮部。其無刻板者，亦令各有司僱募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原〕〔願〕自行呈送者，交禮部彙繳。」得旨：「【略】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爲有用。其他異端稗説，概不准録。」

《聖祖實録》卷一一六 五月乙酉，陞通政使徐元琪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内閣侍讀學士徐廷璽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庚寅，諭《一統志》總裁勒德洪等：【略】其董率纂修官恪勤乃事，務求采蒐閎博，體例精詳，阨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萬幾之餘，朕將親覽。且俾奕世子孫，披牒而慎維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國家無疆之曆服，有攸賴焉。卿其勉之。

辛卯，陞右通政鄭重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甲午，陞監察御史席珠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六月乙卯，吏部以湖北布政使王定國故員缺，開列湖南按察使范時秀、廣東按察使胡戴仁。得旨，胡戴仁陞補湖北布政使司布政使，范時秀著來京，以旗缺用。

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遵諭覆奏曰：【略】今蒙聖慈，念喀爾喀七旗不睦，遣使於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亦遣噶爾藏西勒圖爲使赴盟。諭臣亦至盟壇，共議其事。臣當遵旨同赴盟所，竭誠公議，以仰副聖懷。

丁巳，督理閩海税務户部郎中胡什巴疏言：閩省商賈貿易，向無土著之人，亦無丈船抽税之例，請照粤關一例，丈船抽税。至貿易船隻，原在某關印烙給照，准出海口者，别關不得羈留，仍令各回本關，庶人數、軍器各有稽查，而奸宄不敢影射。得旨，凡收海税官員，因係創行設課，希圖盈溢，將出入商民船隻任意加徵，以致病商累民，亦未可定。著嚴加申飭，務令恪遵定例，從公徵收，無濫

無苛，以副朕軫恤商民至意。所請不准行。

甲子，奉差江南賑濟學士麻爾圖回京啓奏。上問鳳陽徐州等處饑民情形，麻爾圖奏曰：春間饑饉殊甚，臣於閏四月到彼，正遇下雨。百姓既蒙恩賑，又值甘霖，可以冀望秋成。上又問曰：彼處及江南一路田苗若何？近京一帶飛蝗爲害，果甚否？麻爾圖奏曰：沿途一帶禾苗俱佳。據百姓云，蝗生不久飛去，尚不爲災。

戊辰，革工部尚書薩穆哈、禮部左侍郎穆稱額職，以差往河工詢問挑濬海口，回奏失實也。

甲戌，九卿遵旨議覆，河道總督靳輔應革職留任。【略】尋大學士等奉上諭：河務甚難，靳輔易視之。若遽議處，恐後任者益難爲力。今暫免其革職，仍令督修。

乙亥，陞左都御史佛倫爲工部尚書。

戊寅，陞吏部左侍郎阿蘭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東華録》卷一三 六月，福建總督王安國條陳臺灣事宜：一、臺屬士子請照內地例府學額進二十名，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照中縣十二名，提學道不能渡海考收，交分巡臺廈道，就近管理。一、臺灣文武官，三年後例得升轉內地，官與兵似屬一體，現在兵丁到汛年月各不同，請將此內有願在此臺者聽留外，餘按赴汛年月，三年調歸原營，仍于內地照數撥換，以示軫恤。一、臺灣、澎湖兵除糧米于本地支領外，其餉銀取給內地，往來海船，每患漂溺。每年祇四月風信極順，十月波濤恬靜，稍可無虞。請于每年四月內即發夏秋二季餉銀，十月內即發冬季並來年春季餉銀，交該管官貯給。得旨：「臺灣駐防兵丁，着于三年內陸續盡數更換，永著爲例。餘如所議行。」

《聖祖實録》卷一二七 七月丙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郭都等陛辭。

丁酉，陞江蘇布政使章欽文爲河南巡撫。

戊戌，陞大理寺卿舒淑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乙巳，諭兵部、理藩院：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爾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打虎兒今歲貢賦，俾之飼秣，并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如數取用。索倫、打虎兒夫役與備養之馬，如數應用。又博定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留墨爾根，亦候調用。餘悉遣還。

己酉，諭議政王大臣等：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略】朕思本朝頻行宣諭，曾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亦通。其以屢論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漢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刹，於何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人民均得寧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漢汗覆奏時，令其使由陸路直來，若陸路難通，即以來疏付荷蘭國代奏。再依此作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辛亥，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隨駕。是日啓行，駐蹕密雲縣河漕莊。

乙亥，以正黃旗佐領索額圖爲領侍衛內大臣。

丁丑，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每事籌畫，預爲之備。

己卯，陞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得爾德爲本旗護軍統領。

九月癸未，以內閣學士徐廷璽、詹事府詹事尹泰充《會典》副總裁官。

己丑，陞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斑達爾沙爲蒙古都統。

庚寅，上諭大學士等曰：今遣發兵丁，使盛京之兵又行遷移，必致苦累。此本著存貯爾衙門，俟秋後再奏。至是，大學士等復行請旨。上曰：遣兵防戍，所繫最要。盛京雖云沃壤，但人民稀少，米糧未必饒裕，恐大兵移駐，米價一時騰貴。議政王大臣等所議未悉，著侍郎郭丕、學士禪布速往問明該將軍、副都統來奏。尋郭丕等回奏：臣等會同酌議，烏喇、寧古塔所補兵數，應即將在京兵丁發往駐防，不必又將盛京兵分撥，餘應如前議。但目下糧食未足，耕種不及，一應口糧應令該將軍等於興京等處採買預備。得旨：此時天氣寒冷，這派往駐防兵丁暫行停止，俟來年秋收後，陸續發往。耕種地畝事務，著户、兵二部議奏。

調刑部尚書諾敏爲禮部尚書。

乙未，陞四川、陝西總督禧佛爲刑部尚書。

甲辰，以鑲黃旗護軍統領蘇爾達爲左翼前鋒統領。

乙巳，陞山西巡撫圖納爲四川、陝西總督，陞前鋒參領牛鈕爲鑲紅旗蒙古副

都統。

丁未，轉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廷敬爲工部尚書。

戊申，陞山西布政使馬齊爲山西巡撫。

庚戌，陞鑲黄旗滿洲副都統佛爾諾爲本旗護軍統領，護軍參領那秦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東華録》卷一三　〔是月〕，免直隸順、永、保、河四府及四川、貴州兩省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五年未完錢糧。免湖廣、福建兩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項及二十五年未完者。

鄂羅斯察漢汗上疏乞撤雅克薩之圍。上諭：「察漢汗以禮通好，朕本無屠城之意，其令薩布素等撤兵，收集(于)〔一〕所，近戰艦立營，並曉諭城内羅刹，聽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奪，俟鄂羅斯使復至定議。」

《聖祖實録》卷一二八　十月丙辰，調刑部尚書張士甄爲禮部尚書。

戊午，陞山西按察使布雅努爲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乙丑，工部議覆監修下河工部右侍郎孫在豐等疏，言疏濬之法，開濬不如循舊，築高不如就低，因勢利導，逐節疏通。一由廟灣，迎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四；一由天妃石礎，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二；一由白駒、丁溪諸塲，分流而下，約洩水十分之三；其餘一分，由芒稻河導之入江。至若串塲一河，綿亘范公隄一帶，既爲鹽艘利涉，又會諸引河之水，傳送各塲，以出海口，最爲關鍵。而河身淤墊，亟宜開濬，上而涇河、黄浦、子嬰之間，舊有通湖閘、減水閘；下而海口、舊有各塲諸閘，并應修建。使上下相應，隨水消長，以時節宣，水得常流，潮無内灌，永杜淤墊之虞，則旱潦無憂，田畝不病，萬世利賴。臣等議，孫在豐身在河干，相度形勢，繪圖貼説，既稱若者宜先濬，若者宜後濬，俟挑完之日，改滾水壩爲閘，將串塲河令鹽商挑濬，並不必挑濬等處，俱係詳審的確，均應如所請，速行挑濬。又稱：興工之日，管理官員最爲緊要，合將内外候補、病痊、降調等官，有情願赴工者，速往侍郎孫在豐等工所，具呈揀用。工成之日，酌量議叙。得旨，如議改滾水壩爲閘座，著孫在豐等會同斬輔確議具奏。

庚辰，吏部議覆左都御史董訥疏參中書科掌印中書托鼐，將俸次在後之中書王緝植咨送考選。查王緝植係原任左都御史徐元文子壻，顯有情弊。據徐元文供，王緝植並非子壻，咨送事並不與聞。但如無營求之處，托鼐豈肯將王緝植越次咨送？應將托鼐、王緝植、徐元文俱革職。得旨，徐元文從寬免革職，著降四級調用。餘如議。

十一月癸未，陞河南布政使郎永清爲山東巡撫。

庚寅，上諭大學士等曰：爾等所進《平定三逆方畧》四册，朕已覽畢，其中舛錯頗多。如王輔臣爲馬鹞子，當年隨經畧洪承疇去時，並無此號。且朕記其由陝西總兵官陞任，竟未詳察。至論贊雲南援剿總兵官，授爲陝西提督。今謂由陝西總兵官陞任，竟未詳察。至論贊中，援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事，吴三桂等非宋功臣可比，乃唐藩鎮之流耳。大學士等奏曰：聖見至當。宋臣時在輦下，釋其兵權甚易，豈可與諸逆久在邊陲者比？上曰：平逆始末阿蘭泰知之甚詳，是非得失，天下自有公論，豈譽之而增高，不譽而加損也耶？大抵記事欲得其實而已。其謬誤處，以簽標識者，爾等其酌改之。

癸巳，理藩院侍郎拉篤祜等疏言：臣等出寧夏阿喇克山閱視地形，得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約其在東大山北候聽宣旨。於九月十二日，在嘉峪關外，得遇達賴喇嘛使者車齊克他賴堪布，隨遣人召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至，語之故，亦約會於東大山北。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曰：蒙皇上洪恩，賜我等地方，當即偕諸大人往赴約會之地。但我姊阿奴乃噶爾丹之妻，聞率兵千人，聲言往謁達賴喇嘛，從此而過。或中懷詭計襲我，亦未可定，不得不整力待之，請即於此地宣旨。達賴喇嘛使者車齊克他賴堪布，隨遣人召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至，語之故，亦約會於東大山北。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曰：蒙皇上洪恩，賜我等地方，當即偕諸大人往赴約會之地。但我姊阿奴乃噶爾丹之妻，聞率兵千人，聲言往謁達賴喇嘛，從此而過。或中懷詭計襲我，亦未可定，不得不整力待之，請即於此地宣旨。於九月十二日，在嘉峪關外，得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約其在東大山北候聽宣旨。於九月十二日，在嘉峪關外，得遇達賴喇嘛使者車齊克他賴堪布，隨遣人召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至，語之故，亦約會於東大山北。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曰：蒙皇上洪恩，賜我等地方，當即偕諸大人往赴約會之地。但我姊阿奴乃噶爾丹之妻，聞率兵千人，聲言往謁達賴喇嘛，從此而過。或中懷詭計襲我，亦未可定，不得不整力待之，請即於此地宣旨。

不論幾户，俱入官。至民人往邊外伐木刈草，蒙古有奪其食物者，不論幾人，所乘馬匹盡行給還民人，仍鞭三十。其屬下每犯一次，并罰濟農五九牲畜。俟羅卜臧滾布阿拉布坦來會之時，將此項情節亦明告於彼。其額爾德尼和碩齊亦須嚴禁，勿使妄行竊盜。又厄魯特胡土克圖之子噶爾亶多爾濟者，亦係鄂齊爾圖汗之嫡孫，應令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附牧。上曰：噶爾亶多爾濟既係鄂齊爾圖汗之孫，應令其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一同遊牧。其拉篤祜等所定地界，并嚴禁盜竊之例，理藩院其移文督撫提鎮通行曉諭。

丁酉，調湖廣巡撫石琳爲雲南巡撫，以原任雲南布政使田啓光爲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

十二月丙辰，諭大學士等：日者遣部員自吉林烏喇至黑龍江，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田穀大獲。夫民食所關至重，來歲仍遣前種田官員，以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耕種。郎中博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穫爲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餘穀。博奇效力，視衆爲優，其令註册。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獲，則加議叙。

陞福建布政使張汧爲湖廣巡撫。

癸亥，陞通政使鄭重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戊辰，諭户部：朕惟自古帝王，撫馭寰區，勤宣德意，必軫恤民隱，加惠閭閻，俾黎元樂業，比户豐盈，而化洽時雍，治登隆理。朕念切民依，鞠謀生養，欲使羣生樂利，幹止寧成，惟頻行減賦蠲租，庶萬姓得沾實惠。前念直隸畿輔重地，王化所宜先，大沛恩膏，用培邦本。而順、永、保、河四府地方人民，較之畿南，差役倍多繁苦，故將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同湖南、福建、四川、貴州四省錢糧盡與豁免。比虞兵餉或有不敷，真、順、廣、大四府地方，未經一體蠲免。今聞此四府人民間有艱苦，朕心深爲軫念，宜速施渥澤，均示仁恩，著將此四府康熙二十六年地丁各項錢糧盡行蠲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人民均沾實惠，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官役，借端朦混，私行重徵者，該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如該撫徇隱，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定行一并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己巳，陞順天府府尹張吉午爲通政使司通政使，陞廣西按察使張永茂爲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

康熙二六年（丁卯、一六八七）

《聖祖實録》卷一二九 正月戊子，諭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聞軍士間有患疾者，此皆屬滿洲精兵，朕甚憫焉。今特遣太醫院官二人，齎藥前往治之。至於羅刹，雖與我兵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從未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刹，亦應聽其就醫，使還彼國，傳布德意。

丙申，大學士等遵旨覆奏：臣等詳問靳輔開濬下河，塞減水壩之處。據云：高郵州之南，兩大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五月。其三小減水壩，自正月可塞至三月。高郵州之北，其壩亦有可塞之處，惟高家堰之壩斷不可塞。其應塞之處，前與孫在豐會議時，並未議出，殊屬不合。應將靳輔，交與該部議處。上曰：開濬下河其要不在高郵州之壩，惟在塞高家堰之壩。今不塞高家堰之壩，止塞高郵州之壩，何益之有？上召問靳輔：九卿問爾之言，與朕所問，有不同處否？靳輔奏曰：有一處不同。大臣云：爾若堵塞淮水入黄河之口，令其流入七州縣，則下河修理，必致遲悞。臣謂：修理正河錢糧，尚憂不足，安得更有錢糧堵塞無用之口？且黄水强，則流入淮河；淮水强，則流入黄河，並非人力所能禁止者。臣若阻撓挑濬下河，能逃國法乎？湯斌奏曰：今雲梯關與前不同，若塞高家堰之壩，則淮水盡入黄河，黄水無倒入淮河之理。從前河隄單弱，不築減水壩，則黄河必致潰決，今隄既高堅，若塞隄壩，使水歸一路，則沙不停壅，河身漸深。今靳輔惟恐黄河潰決，於南岸毛城舖等處，築減水壩，令黄河之水入洪澤湖，洪澤湖不能容，又於高家堰築減水壩，令入運河，運河不能容，又於高郵州等處築減水壩，令入七州縣。今七州縣之民被災，二三年間，黄水、淮水及三十六湖之水，並皆停蓄泛濫，則漕運亦甚可慮。今皇上令堵塞高家堰之壩，修理下河，不止七州縣之民漸安生理，即漕運亦永受其益。此臣據理而言，似屬可行。靳輔奏曰：挑濬下河，使積水入海，雖云善策，然下河既濬，恐海水倒灌可慮。上曰：挑濬下河，海水斷無倒灌之理。今若將黄河南岸毛城舖等處減水壩閉塞，則黄河之水不入洪澤湖，洪澤湖止有淮水，則高家堰隄可以暫塞一年，挑濬下河，方能成功。爾等會同九卿再詳議以聞。

丁酉，大學士等遵旨覆奏開濬下河，應塞減水壩。

壬寅，諭工部：下河工程，今年著止將高郵州大小壩及高家堰閘壩，照靳輔

等所奏，定限堵塞。令孫在豐等挑濬海口。其黃河南岸開壩，著於來年堵塞一年。其高郵高家堰等閘壩，既限期堵塞，著孫在豐速備工料人夫，自今年十二月興工挑濬下河，勿致違悞。

二月己酉朔，陞山西布政使布雅努爲陝西巡撫。

辛亥，調兵部尚書伊桑阿爲禮部尚書。

壬子，革內閣學士郭棻職，以大學士勒德洪糾參才品平庸、尸位溺職故也。

甲寅，以户部尚書余國柱爲武英殿大學士。

乙卯，以順天府府尹錢珏爲山東巡撫。

己未，調工部尚書陳廷敬爲户部尚書。

庚申，都察院議覆，原任刑部尚書禧佛審蔡毓榮一案，不秉公研訊，律擬失當，顯係徇庇。禧佛已經別案革職，應枷號兩月，鞭一百。刑部尚書胡昇猷、侍郎張鵬翮、趙之鼎、敦多禮，不嚴加審訊，俱係徇庇，應各降二級調用。敦多禮已經別案革職，應將佐領降二級調用。得旨，禧佛著照部議完結後，發往黑龍江，披甲効力贖罪。敦多禮亦著發往黑龍江。胡昇猷補授刑部以來，並無効力處，照議降二級調用。張鵬翮任未久，免罪。趙之鼎從寬免調用，著降二級留任。

辛酉，調工部尚書佛倫爲刑部尚書，陞左都御史阿蘭泰爲工部尚書。內閣學士葛思泰爲刑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席珠爲刑部右侍郎，奉天府府丞揚素蘊爲順天府府尹。

壬戌，陞內務府總管鄂爾多爲兵部尚書。

丁卯，陞原任侍郎張玉書爲刑部尚書，户部右侍郎王日藻爲工部尚書，陞陝西按察使布喀爲山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辛未，陞甘肅布政使塞楞額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大理寺卿覺羅舜拜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癸酉，陞盛京工部侍郎廖旦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月辛巳，轉刑部右侍郎趙之鼎爲左侍郎，以福建總督王國安爲刑部右侍郎。

乙酉，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傳諭九卿等集議應行應改事務。諸臣僉云：皇上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政務俱已全備，寰宇已極昇平，並無應行應革事件。前輔政大臣時，各省皆有總督。自皇上親政以來，酌裁總督員缺，惟設江南、江西一總督，浙江、福建一總督。後將浙江、福建總督缺改爲福建總督，然浙江、福建皆係近海地方，請仍改福建總督爲浙江、福建總督。調江南、江西總督王新命爲浙江、福建總督。

己丑，以左都御史董訥爲江南、江西總督，陞兵部郎中噶禮薩爲甘肅布政使司布政使。

甲午，命吏部尚書達哈他、工部尚書王日藻監修《賦役全書》。陞原任户部侍郎王鴻緒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乙未，陞陝西布政使傅拉塔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戊戌，陞貴州巡撫慕天顏爲漕運總督。

癸卯，以吏部右侍郎馬世濟爲貴州巡撫。

丁未，陞工部郎中穆禮布爲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聖祖實録》卷一三〇 四月丙辰，大學士等奏，九卿遵旨會議：直隸巡撫于成龍實心任事，並無勉强虛假之處，應賜獎勸，以勵官方。其優加宫保之處，出自特恩。至督撫各官内，如雲南、貴州總督范承勳、山西巡撫馬齊、四川巡撫姚締居，居官皆優。上曰：范承勳等居官果善，但伊等尚有勉强之意。于成龍則出自誠心，毫無瞻顧。今人不往來大臣之家，則恐其意有不悦。如于成龍介然自守，無所交遊，爲大臣者，其奈于成龍何？著加太子少保銜，以爲廉能稱職者勸。

丁巳，陞雲南按察使蔣宣爲貴州布政使司布政使。

己未，諭大學士等曰：爾等纂修《明史》，曾參看前明《實録》否？史事所關甚重，若不參看《實録》，虛實何由悉知？他書或以文章見長，獨修史，宜直書實事，豈可空言文飾乎？如明代纂修《元史》，限期過迫，以致要務多漏。且議論偏詖，殊乖公正。俟《明史》修成之日，應將《實録》並存，令後世有所考據。從來論人甚易，自處則難，若不審己之所行，而徒輕議古人，雖文詞可觀，亦何足道？朕嘗博覽羣書，於古之聖君哲后，未敢漫加評隲也。

丙寅，陞鴻臚寺卿田雯爲江蘇巡撫，湖南按察使柴望爲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

辛未，裁雲南復設左右二衛及平彝、楊林等衛都司一員，守備八員，千總九員，經歷七員，教授一員。

甲戌，以兵部左侍郎郭丕爲杭州將軍。

五月戊子，上召尚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少詹事耿介、侍讀學士高士奇、德格勒、侍講學士孟亮揆、侍講徐元夢、諭德徐潮、中允徐嘉炎、編修熊賜瓚、勵杜訥等至乾清宮內考試。上閱諸臣試卷畢，諭曰：朕政事之暇，惟好讀書，始與熊賜履講論經史，有疑必問，樂此不疲。繼而張英、陳廷敬等，以次進講，大有裨益。朕從來不輕評論古人，即如《明史》一書，朕亦不遽加論斷。然評論古人猶易，若評論時人更難。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以爲不然，故召爾等面試，妍媸優劣，今已判然。總之人之學問，原有一定分量，真僞易明，若徒肆議論，則不自量矣。

壬辰，建孔子廟碑。上親製碑文。御書勒石。

辛丑，命宋儒張載子孫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辛亥，以順天府府尹楊素蘊爲安徽巡撫。

戊辰，吏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范承勳疏言：貴州所屬十五衛、十所，請分晰裁改。偏橋衛裁併施秉縣，興隆衛裁併黃平州，移州治於衛治。新添衛裁併貴定縣，移縣治於衛治。貴州、貴前二衛裁去，改設貴筑縣。鎮西、威清二衛，赫聲、威武二所裁去，改設清鎮縣。平壩衛、柔遠所裁去，改設安平縣。安南衛裁去，改設安南縣。定南所裁併普定縣，普安衛裁併普安州，安籠所裁併安籠廳。敷勇衛、修文、濯靈、息烽、于襄四所裁去，改設修文縣。永寧衛、普市所裁去，改設永寧縣。畢節、赤水二衛裁去，改設畢節縣。烏撒衛裁併威寧府。應如所請。從之。

七月庚辰，陞正白旗副都統杭奇爲護軍統領。

戊子，先是，喀爾喀土謝圖汗奏上諭，偵探鄂羅斯分界使臣消息。至是，土謝圖汗奏：鄂羅斯遣使請和，已抵臣境。上命薩布素等統率官兵，乘天時未寒，還至黑龍江墨爾根，修整器械，休息馬匹，以度隆冬。仍於要地嚴設斥堠，并以鄂羅斯遣使請和，撤還大兵之故，曉諭雅克薩城內羅刹知之。

甲午，諭大學士等：馬哈達補授都統以來，凡咨補官員皆有情弊，著將都統并所得世職俱行革去，發往黑龍江効力。

己亥，陞通政使阿山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聖祖實録》卷一三一 八月戊申，調正白旗蒙古都統阿密達爲滿洲都統。

九月壬午，以吏部尚書李之芳爲文華殿大學士。

甲申，調户部尚書科爾坤爲吏部尚書，陞少詹事開音布爲光禄寺卿。

《東華録》卷一四 丁亥丑時，京師地震。

《聖祖實録》卷一三一 戊子，陞正白旗副都統郎談爲蒙古都統。調户部尚書陳廷敬爲吏部尚書，刑部尚書佛倫爲户部尚書，陞左都御史廖旦爲刑部尚書，刑部左侍郎葛思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丙申，調工部尚書王日藻爲户部尚書，陞禮部左侍郎徐乾學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丁酉，陞正白旗滿洲副都統羅奇爲護軍統領。

庚子，喀爾喀土謝圖汗戴青墨爾根台吉遣使奏言：噶爾丹書至，我等曾遣使致覆，彼意終不釋然。且喀爾喀之在厄魯特處者，及厄魯特之向與喀爾喀通好者，俱言噶爾丹分南北兩路來攻。喀爾喀右翼人等，除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戴青台吉之外，餘俱言噶爾丹興兵是實。我界上人等驚惶，屢促出兵，赴彼應敵，是以率兵起行。再去年盟誓時，扎薩克圖汗之情形，非特尚書阿喇尼見之，他人亦盡知之。彼見今與厄魯特杜噶爾阿喇布坦台吉，一處遊牧，視其情狀，恐屬窺伺，爲此馳奏。得旨，著議政王大臣等會議，安親王素諳蒙古事宜，亦令與議。尋議覆：厄魯特、喀爾喀俱係本朝職貢之國，應遣敕令其罷兵，同歸於好。仍敕達賴喇嘛，令其遣使，諭令罷兵。其土謝圖汗敕書即發來，使布延圖寨桑等齎去，噶爾丹敕書即交來，使陶賴哈什哈等乘驛齎去。達賴喇嘛處敕書，發與喇嘛商南多爾濟、郎中布顏圖齎去。

十月丙午朔，諭大學士等：黑龍江墨爾根地方接續所種米數，宜加察明。自盛京等處，廣運米石，以爲久遠神益之計，此皆當周詳區畫。又發遣彼處遊手無事之人甚多，其口糧作何酌給。謝圖汗奏：鄂羅斯遣使請和，已抵臣境。上命薩布素等統率官兵，乘天時未寒，還至黑龍江一帶，乃徑直通衢，往來轉輸，斷不致稍有阻滯。如蔡毓榮等巨富之人，並殷實之家，概予口糧，殊覺未當。彼處漢軍皆著察出，披甲當差。遊手無事之人，可分設官莊，廣開田畝，以爲恒産。令户、兵二部賢能司官，速往逐一察明，到日確議具奏。

丁巳，陞山東按察使宋犖爲江寧布政使司布政使，陞護軍參領洪海爲鑲黄旗蒙古副都統。裁京通巡倉御史二差。

戊午，諭吏部：庶吉士魏希徵等，教習已久，今加考試，應分別授職。

甲子，陞吏部右侍郎熊一瀟爲工部尚書。

戊辰，上諭大學士等：侍郎拉篤祐，宜以武職用，著解任，遇有副都統員缺，

即行補用。左副都御史舒淑昏庸，亦著解任，交與該王爲護衛。

己巳，諭兵部尚書鄂爾多等：黑龍江至爲要地，兵丁勞苦，朕悶不知。曩者鄂羅斯漸次入犯，占踞我打虎兒、索倫等處，擾害邊疆四十餘年，未經安輯。後備足軍食，永戍黑龍江，以困逼之，鄂羅斯遂窘迫至極，乃屢次求和。今彼之使臣已來，尚未曾至，苟糧儲不足，則如沙爾呼達、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此事尚未年遠，朕親所聞知，且亦衆所共悉也。朕所委曲區畫，自盛京等處轉輸糧食，及令所種米穀，積貯至裕。彼地大臣官員皆不思撙節，濫給與無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圖軍儲罄盡，勢必將彼等撤回。彼等誠能以身家性命，力保鄂羅斯斷不來犯，朕自撤之回也。我之官兵撤回，鄂羅斯大衆難以齊來，彼地將軍官員固皆稔知。然或一二人，或十餘人，陸續聚集於黑龍江、松花江之間，構造木城，盤踞其地，則我取之維艱，是鄂羅斯爲主兵，而我反爲客兵也。今我惟多貯糧食，永戍官兵，則我兵得逸，而鄂羅斯輕兵來犯，斷所不能；欲大隊侵入，則彼糧食何能輓運耶？若黑龍江，我兵不行永戍，自松花江、黑龍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爾等皆係選擇差遣，往至彼處，殫心竭慮，務期爲久遠充裕之計，詳加籌議，惟此一舉也，亦無事再遣矣。

辛未，諭滿洲管漢軍副都統、參領：向因漢軍習俗不善，故以爾等補授漢軍副都統、參領，欲訓鍊其騎射，導率以矩範，一如滿洲也。近見並不教以騎射，凡事又不能使之效法滿洲，反有不肖者，恐嚇漢軍，指摘其短，希圖索詐，此朕所深悉。嗣後爾等務加悛改，善爲教訓漢軍可耳。

乙亥，漕運總督慕天顏疏言：江浙漕運過江，間過風濤，應設法救護。查民間有渡生船，甚爲有益。請倣其式，造船十隻，分泊兩岸。漕船過風，並出救護。部議不准。得旨，朕南巡時，親見京口與瓜州對峙，往來過渡人等所關甚重，預備船隻，拯救沉溺，多有裨益。此渡生船隻，令如該督所題行。

十一月甲申，以一等阿思哈尼哈番李正宗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乙未，陞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拖倫爲護軍統領。

丁酉，陞直隸守道朱弘祚爲廣東巡撫。

辛丑，諭户部：朕惟自古帝王，統御萬方，乂安九有，殫心懷保，節愛攸先，期於物力充裕，爰以惠養黎元，俾育澤旁流，咸蒙美利。朕自御極以來，軫恤民依，力圖休養。惟理財爲裕國之大經，蠲貸爲愛民之實政，歷年敦崇節儉，嚴核浮冒，蓋欲爲布德行惠之資。頻年以來，各省錢糧，雖已次第蠲免，但江蘇所屬各郡縣，爲財賦重地，額徵錢糧甲於他省。且累歲輸將供億，効力惟勤，茲用大沛恩膏，除漕項錢糧外，所有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俱令蠲免。二十六年未完錢糧，亦悉與豁除。又陝西省錢糧，前雖已行蠲免，但念該省人民用兵之際，轉輸餽餉，効力可念，再宜加恩，以弘樂利。其康熙二十七年應徵地丁各項錢糧，及二十六年未完錢糧，亦俱與豁免。爾部速行該地方官，通行曉諭，務使小民均沾寬惠，以副朕愛育蒼生至意。如有不肖官吏，借端朦混，及私行重徵者，該督撫指名題參，從重治罪。如該督撫徇穩，不行糾舉，或經參奏，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甲辰，吏部議：禮部左侍郎額星格、理藩院左侍郎喇巴克監養蒙古馬，司官侵蝕錢糧，失於覺察，又將私馬擅同飼養，俱應革職。從之。

《東華録》卷一四　（本月），上諭：「向者原有風聞糾彈之例，輔政大臣停止，今後再行此例，貪官似有儆懼。可傳諭九卿詹事科道。」

《聖祖實録》卷一三二　十二月己酉，陞四川按察使王業興爲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

庚戌，以禮部郎中任塾爲山東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江南松江府知府朱雯爲山西按察使司副使，提調學政。刑部郎中邵延齡爲江西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户部郎中高曰聰爲福建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山西太原府知府鄭僑生爲湖廣按察使司副使，提調學政。禮部郎中黄雲企爲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禮部郎中張光豸爲陝西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刑部郎中吴自肅爲雲南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禮部郎中張顧行爲貴州按察使司僉事，提調學政。

辛亥，以翰林院侍講高裔提督江南學政，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周清原提督浙江學政。

戊午，以太常寺卿王騭爲江西巡撫。

乙丑，山西道御史陳紫芝疏參湖廣巡撫張汧，莅任未久，黷貨多端。凡所屬地方鹽引、錢局、船埠等，無不搜括。甚至漢口市肆招牌，亦按數派錢。當日保舉之人，必有賄囑情弊，請一并敕部議處。得旨，張汧著革職。所參各款，著直隸巡撫于成龍、山西巡撫馬齊、左副都御史開音布馳驛前往，提拏究擬具奏。

户部尚書佛倫等，查看河工回奏：河臣靳輔疏請修築高家堰重堤，束洪澤湖水，盡出清口，併黄河兩岸立閘，分洩黄水。而撫臣于成龍又奏，下河宜挑不

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築。彼此意見不合。臣等會勘上下河道，知高郵等七州縣水患，皆因洪澤湖水，從減水壩，流入下河，以致七州縣民田被水淹沒。故治下河，必先塞上流，城東堤減水壩東注高郵、寶應、邵伯三湖，流入漕河。又從高郵使上流之水不得東注下河，則保守高家堰，水出清口，自爲第一要著。臣等閱視高家堰地勢，應如河臣原議。史家店以南，石堤以東，築一月堤，使六壩所減之水由重堤以內，流出清口，自不致衝突堰堤。但洪澤湖之水流入漕河，漕堤關係緊要，宜行減洩，應將淮安以北五義河開開溶，引水由草灣入海。至淮安、寶應、淵河等處亦應開溶，引水由射陽湖達廟灣入海。其高郵城東堤，五座減水壩，係下河水患之原。今淮安府南北，既經開溶，此處俱應堵塞。黃河兩岸仲家莊、草灣等處建石閘三座，分洩黃水入海，仍照原議外，惟安東縣五里墩，建閘洩水，由鹽河入海，恐開閘之處，逼近安東，實屬危險，應將石閘移建城東。再看得下河形勢，見在流通，今既堵塞上流，盡注清口，則下河水勢自然漸減，應將白駒、丁溪、草堰三口各工盡行停止。其修築月堤，并淵河等處開溶建閘，所需錢糧，應令河臣確估題請。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已巳子時，太皇太后崩於慈寧宮。【略】諸王、貝勒、貝子及文武大臣等奏請節哀。上諭曰：朕自八齡，皇考世祖章皇帝賓天。十一歲，又遘皇妣章皇后崩逝。二十餘年以來，全賴聖祖母太皇太后撫育教訓，今遽遭捐棄，五內摧迷。顧念慈恩，罔極難報。哀號痛切，情何容已。所奏已知。

辛未，諭諸王大臣等：皇太后聖躬素弱，近者太皇太后病篤，朝夕奉侍，慈顏瘦減。又因太皇太后上賓，悲哀過甚，晝夜不離梓宮，飲食不御，愈加羸弱。爾當今最尊者，惟皇太后一人。朕見皇太后慈顏羸弱，力爲勸慰，皇太后不允。爾諸王大臣俱係骨肉至戚，應公同奏勸。諸王妃、郡主等舉哀時，皇太后慟哭，幾至仆地，衆所共睹，今已三日矣。諸王大臣等隨奏請皇太后節哀，回宮暫息。皇太后諭曰：皇帝大孝，事太皇太后及予三十餘年，承歡靡間，敬禮兼隆。太皇太后聖體違和，皇帝躬親侍奉三十餘日，席坐冷地，親奉湯藥，衣不解帶，極其誠孝。太皇太后賓天，內廷一切事務，皆皇帝躬親料理，所以諸事各得詳善，今已經三日。皇帝痛哭不止，容顏甚爲瘦減，予心殊覺不寧。爾等宜勸皇帝節哀，最爲緊要，不必向予敦請。諸王大臣等復再三叩請。皇太后又諭曰：諸王大臣所奏，請予回宮，以少慰皇帝之心，所言良是。下午上食畢，予即率衆妃同散。然雖散，亦不各歸自己宮內，仍率衆妃俱集於別宮。自明日爲始，每日三次上食後即回別宮。

康熙二七年（戊辰、一六八八）

《聖祖實録》卷一三三 春正月辛巳，上諭禮部：大行太皇太后，聖德母儀，昭示萬國。【略】著內閣翰林院詹事府會同擬奏其應行典禮，爾部詳議以聞。於是，內閣等衙門即恭擬尊謚二道進呈，奉旨應上太皇太后尊謚曰：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

癸卯，河南巡撫章欽文以庸劣革職。

陞廣東副都統拜音達禮爲廣東將軍。

二月壬子，勒德洪、明珠著革去大學士，交與領侍衛內大臣酌用。李之芳著休致回籍。余國柱著革職。科爾坤著以原品解任。佛倫、熊一瀟等，著解任，於河工案內完結。

甲寅，以兵部尚書梁清標爲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伊桑阿爲文華殿大學士。

調刑部尚書廖旦爲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李天馥爲工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一三四 三月甲戌朔，吏部引見山東布政使衛既齊。上諭曰：爾到地方，但當實意愛民，盡心任事，不可博取虛名。朕聞州縣火耗，止在附近孔道，嚴行禁革，似乎分文無有。而窮鄉僻壤，火耗偏重，是徒欲掩飾人耳目也。掩飾之事，斷不可行。至地方諸務，皆有成憲，如應行應革之事，可申詳該撫奏聞。

辛巳，上御乾清門，召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及總督董訥、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原任尚書佛倫、熊一瀟、原任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等入奏河工事宜。

乙酉，諭吏部：總河靳輔、總漕慕天顏、侍郎孫在豐互相訐參，靳輔、慕天顏不便留任，孫在豐亦不便修河，伊等員缺，應速行更換差遣。

丁酉，九卿等議覆河工一案：將總河靳輔擬革職，其奉差閱河之尚書佛倫、熊一瀟、給事中達奇納、趙吉士、督理下河之侍郎孫在豐、會勘河工之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俱擬革職。幕賓陳璜革去職銜，擬杖流。

己亥，增差督捕理事官張鵬翮、兵科給事中陳世安，往鄂羅斯會議。

壬寅，傳臚，賜殿試貢士沈廷文等一百四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曰：李光地本應治罪，念其任學士時，凡議事不委順從人。臺灣之役，人皆謂不可取，李光地獨言可取，此其所長。除此事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令仍爲學士。

《聖祖實録》卷一三五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

甲寅，大行太皇太后梓宫啓行。是日，駐蹕薊州嶺上莊之北。

理藩院題：據達賴喇嘛疏稱，皇上撫視人民，中外一體。聞厄魯特、喀爾喀兩國相殘，即遣人齎敕諭和。今遵聖諭，遣卜克岡喇嘛去矣。仍祈皇上睿鑒，或再頒敕諭，另遣人前往，令其無致相殘。上乃遣内閣學士拜禮、喇嘛阿齊圖綽爾濟，往諭噶爾丹。

五月壬申朔，兵部尚書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左都御史馬齊、兵部侍郎成其範、工部侍郎徐廷璽，以奉差看河奏請訓旨。

己卯，吏部尚書陳廷敬、刑部尚書徐乾學，各以疾乞休，命原官解任。

壬午，諭兵部：嗣後駐防協領、佐領缺出，停止該將軍坐名擬補，爾部選取外省應補之人，交與該旗，同在京應補人員，引見補授。

癸未，調兵部尚書阿蘭泰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張士甄爲吏部尚書，工部尚書李天馥爲刑部尚書。

丁亥，以正紅旗都統紀爾他布爲兵部尚書。

辛丑，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郭布爲滿洲副都統。

六月甲辰，荆州將軍噶爾漢、安徽巡撫楊素蘊等，各疏報楚省裁兵，夏包子等鼓譟搶劫，聚衆作亂。巡撫柯永昇投井身故，賊等竊據武昌城。上命都統瓦岱爲振武將軍，率兵往討之。

丁未，荆州將軍噶爾漢疏言：夏包子等倡亂，我師戰船未備，糧餉不敷，未能刻期進兵。上命調回噶爾漢爲正紅旗蒙古都統，以正黄旗滿洲都統侯巴渾德爲荆州將軍。陞正黄旗副都統喀岱爲滿洲都統。

襄陽總兵官許盛，以赴任道經武昌，適遇兵變，身陷賊圍，中流矢，乘間遁回九江。安徽巡撫楊素蘊以聞。命登州總兵官蔡元爲湖廣襄陽總兵官。

庚申，尚書阿喇尼疏報：噶爾丹率兵掠厄爾德尼沼居民，直抵喀喇卓爾渾之地，距澤卜尊丹巴所居僅一日程。澤卜尊丹巴携土謝圖汗妻與子媳及喇嘛班第等夜遁。喀爾喀通國各棄其廬帳、器物、馬駝、牛羊，紛紛南竄，晝夜不絶，土謝圖汗不知存亡。上諭曰：喀爾喀與厄魯特互相攻戰，我邊塞地方宜加防守。

上曰：李光地本應治罪，念其任學士時，凡議事不委順從人。臺灣之役，人皆謂不可取，李光地獨言可取，此其所長。除此事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令仍爲學士。

戊辰，以原任大學士熊賜履爲禮部尚書。

陞吏部左侍郎翁叔元爲工部尚書。

以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元文補原官。

《聖祖實録》卷一三六 秋七月壬申，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告急。【略】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舅舅佟國維等曰：見今窘迫來奔之喀爾喀等，應否令其出我邊汛，或將彼汛哨稍展，就伊等所居之地，另爲設哨防守，此事關係重大，其令議政王大臣詳議。尋議喀爾喀人等，窘迫來奔，不便即令出邊；若久留之，又恐牧地殘毁。姑俟一月以内，探得實音，將來奔之喀爾喀作何措置，再行確議。從之。

湖廣提督徐治都疏報：六月十四日，官兵於應城縣地方，遇夏包子賊衆二千餘人。我師奮力攻擊，陣斬僞副將二員，守備三員，把總一員，殺獲甚衆，隨駐師應城縣内。嗣於十七八等日，賊首夏包子率賊兵萬餘圍攻應城。我師内外夾擊，大敗之，賊奔德安。請救調南陽總兵出師安陸，以資防守。得旨嘉奬，下部議叙。

甲戌，命安親王岳樂、簡親王雅布各率包衣兵五百名，赴蘇尼特汛界駐防。

丁丑，把林王納木達克台吉阿拉卜坦等奏報，喀爾喀兵敗於厄魯特，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遁走，其屬下台吉等入内奔竄，來投者甚多。

壬午，萬正色前陷賊時，抗志不屈，行間血戰，勞績甚多，從寬免死，著革去提督，留伊所得拜他喇布勒哈番。王珍著革職。

丙戌，上巡幸塞外，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隨駕。

壬辰，上駐蹕喀爾必哈哈達地方。是峯舊名納哈里，狀如浮圖，高百餘丈。上率文武諸臣，以次仰射，上連發數矢，皆過峯頂，侍衛桑革、納拉善二人射至其巔，餘不能至。上更其名爲喀爾必哈哈達。

癸巳，南陽總兵官史孔華疏報：七月初十日，臣率師自雲夢起行，進討夏逆。賊據漢陽府城，我師破門直入，賊遁走武昌。十八日，恢復漢陽。【略】又二十二日，振武將軍瓦岱移文内稱，我師至武昌縣，賊衆聞風逃遁。我師追剿至黄州府，偽總兵趙得等於二十日獻城投降。有黄岡縣生員宜畏生等，擒獻賊首夏

包子，礮斬軍前。武昌、黃州等府俱已恢復。

八月甲辰，以鑲藍旗副都統諾穆圖爲雲南提督。

丁未，湖廣糧儲道葉映榴遺疏言：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臣署理湖北布政使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夏包子倡亂，閉城造反，劫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節義，雖白刃當前，豈肯喪恥苟生。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臣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陞臣衙門公座，罵賊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上覽畢，集諸王大臣等諭曰：凡地方官，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者，乃人臣之分。近者武昌兵亂，葉映榴守義不屈，罵賊自刎，朕閱其遺奏，五內傷悼，王大臣等其共聽之。因令展讀奏疏，聞者莫不感泣。隨諭吏、禮二部曰：葉映榴值裁兵鼓譟，抗志不屈，捐生殉難，忠節可嘉。今覽遺疏，情詞慘烈，朕心深爲惻然，不忍披閱，應從優賜恤，以表忠貞。

己酉，理藩院題，據奉差侍衛阿南達等咨稱，職等於七月二十七日，行至克魯倫河迤北喀喇烏蘇之地，探知噶爾丹因達賴喇嘛使人至，由克魯倫河託爾會之地退回疾行。又聞噶爾丹向達賴喇嘛使人言：我若與土謝圖汗和，則吾弟多爾濟扎卜之命，其誰償之？我盡力征討五六年，必滅喀爾喀，必擒澤卜尊丹巴也。今噶爾丹退回，既過土喇，往索土謝圖汗，職當相機追往，於交戰之前，以救書授之。上諭尚書阿喇尼，撤科爾沁十旗所調之兵，其綽諾果爾河所駐之兵，應於阿南達未到之前，暫留防汛。

乙卯，兵部尚書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左都御史馬齊等疏言：臣等欽奉上諭，勘閱黃河水勢，兩岸出水頗高，河身漸次刷深。數年以來，雖遇大水，未經出岸。河身淤墊之說，甚屬虛妄。其海口兩岸，寬二三里，黃水汎溜入海，並無阻滯。至黃河南岸減水各閘壩，見在雖不過水，但從前俱酌量形勢建立，以防異漲，俱無庸更易。北岸朱家堂等減水壩，前河臣靳輔，因修中河，有拆毀者，亦有閉塞者，應無庸議。其王家營西減水壩，向未過水，且在仲家閘下流，相應仍留。朱家堂等壩，既經閉塞，應將北岸之大谷山減水閘壩并鎮口閘，照舊仍留。其減水閘壩之引河，既無常流之水，必致淤塞，除已經挑成引河者不議外，應將未挑引河者停止挑濬。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丁卯，設站侍郎文達、侍衛阿南達疏報：土謝圖汗與噶爾丹於八月初三四等日，相遇於鄂羅會諾爾之地，鏖戰三日。厄魯特兵夜襲善巴額爾克戴青之營，破之，喀爾喀屬下諸台吉星散，土

《聖祖實錄》卷一三七　九月庚午朔，時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遣使報稱：噶爾丹分兵三路，沿途劫掠，約會於我邊哨愛必汗喀喇鄂博之地，侍郎文達以聞。上諭尚書阿喇尼等曰：喀爾喀所告之言，雖未審虛實，而我邊塞不可不爲之防禦。應派京師八旗護軍每佐領七名，驍騎每佐領二名，前鋒二百名，火器營兵一千，子母礮八門，限五日內起程。再令大同、宣府總兵官鮑敬、藍理，各選精兵一千，親率而來。我軍俱應在歸化城駐備。此係備兵，不用將軍印。每翼置都統一員，右翼著公化善率之，即以蘇努爲統帥。左翼副都統邁圖、那秦、查木揚、楊岱，右翼副都統希禪、阿爾法、牛尼有、達爾泰，令一併前往。

丁丑，先是，巴林烏朱穆秦蒿齊忒、克西克騰、科爾沁、阿霸哈納、蘇尼特、阿霸垓、扎魯特、歸化城、土默特之各旗蒙古王、台吉等，節次奏報，喀爾喀戴青台吉等共二十八人，各率所屬人衆，入邊請降。奉旨令來降之喀爾喀，准於汛界以內遊牧。至是，土謝圖汗與其弟西地西里巴圖爾台吉，率左右兩翼台吉等，又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率其弟子等偕入汛界乞降。沿邊一帶阿霸哈納諸台吉皆願從之內附。理藩院以聞，下議政王大臣集議。尋議厄魯特、喀爾喀向來歸化，職貢有年，今交惡相攻，喀爾喀國破，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誠心請降，應受而養之，俾其得所。即令尚書阿喇尼前往汛界，面見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土謝圖汗等，備宣諭旨。從之。

己卯，雲南巡撫石琳疏言：滇省鶴慶、劍川等處，於本年五月十七、十九、二十等日地震。得旨，著該撫速發銀米，賑濟災民。

甲申，噶爾丹遣使進貢請安，并乞照常貿易。下議政王大臣集議。尋議噶爾丹訴其始終誠心敬上之意，又虔恭貢獻，請准其貿易，即應遣使往諭。但目今喀爾喀俱奔入我汛界，皇上已令尚書阿喇尼往議安插，俾令得所，應俟阿喇尼前往汛界查明後，作何遣使，齎敕往諭噶爾丹之處另行奏請。從之。

丁亥，吏部議覆偏沅巡撫興永朝疏，言楚省舊設驛道一員，駐劄武昌，管理全省驛務。但湖南、湖北道里遼遠，以湖北之道遥制湖南，事多貽悞，請改湖南驛站事務歸併湖南糧道兼理。應如所請。從之。

癸巳，吏部尚書阿蘭泰、兵部尚書紀爾他布、土部尚書蘇赫奏：湖廣地方遼闊，統制兵馬應復設總督，於地方有益。報可。

命臺灣文職員缺，准該撫於閩省見任官內揀選調補。

甲午，陞鑲白旗副都統郭布爲漢軍都統。

先是，户部覆直隸巡撫于成龍疏，言直隸賦額，刊刻由單，不肖官吏，指稱紙板工費，用一派十，民受其困，應請停止。查各省風土不一，應並敕各省巡撫，詳議具題，到日再議。至是，各省巡撫題覆，由單歛目，與《賦役全書》無異，應照直隸，一體停其刊刻。從之。

甲辰，廣東巡撫朱弘祚條奏粤省鹽政。

十月辛丑，刑部等衙門會議：原任漕運總督慕天顔阻撓河工，應杖一百，徒三年，不准折贖。直隸巡撫于成龍陳奏失實，應削去太子少保，降二級調用。得旨，于成龍削去宫保銜，從寬免降調。慕天顔從前造船有効力之處，亦從寬免罪。

壬寅，九卿等議覆兵部尚書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左都御史馬齊等疏，言臣等公閱河工，請將原任河道總督靳輔修築之閘壩引河隄埽及建造挑濬工程，有應留應止、閉塞增添之處，又黄、運兩河，有受衝被刷、應修築者，一併交與河臣修理堅固，以仰副皇上軫念運道民生至意。應如所請。得旨，攔馬河洩黄水之壩，應否閉塞，著河道總督詳看議奏。

癸卯，策試天下武舉於太和門前。

乙卯，恭奉册寶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略】孝莊仁宣誠憲恭懿翊天啓聖文皇后。

十一月辛未，兵部議覆御史郭世隆疏，言山海關城守禦章京等官，職司稽察，每多懈弛。嗣後失察私參之例，請加嚴定處分。應無庸議。上曰：偷刨人參，禁絶甚易，但人參爲物，治病有益，且無甚關係，故朕於偷刨之人，亦未曾有一正法者。著如部議。山海關守禦官兵，嗣後停止，令盛京將軍管轄，照張家口例，一切事件送部定奪。

甲申，〔議〕：皇上軫念兩國，原無異倪。今土謝圖汗等背棄盟誓，殺扎薩克圖汗及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又先犯厄魯特，殺噶爾丹之弟多爾濟扎卜，實係伊等之過。應遣人敕達賴喇嘛，命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本朝所遣大臣前往，召集噶爾丹、土謝圖汗等，令土謝圖汗等自陳其過，大集會閱，永議和好。於未遣敕之前，以此等情節，先曉諭土謝圖汗，如皆允服願行，則約期於來年會閱；如别有推辭，俟到日再議。噶爾丹奏請貿易之事，應俟遣使大臣時再議。從之。

辛卯，兵部議原任荆州將軍噶爾漢、副都統郗佛，於武昌兵變時，率師進剿，不能即行撲滅，藉稱戰船未備，糧餉不給，自行退回，應將將軍噶爾漢革職、鞭責、籍没，荆州副都統郗佛革職、鞭責。上曰：噶爾漢著革職，鞭一百，不准折贖，免其籍没。郗佛著革職，免其鞭責。

壬辰，免湖廣崇陽等七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免江南亳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三八 十二月庚子朔，以西安將軍希福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壬寅，免江西宜春等十二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乙巳，以前鋒統領尼雅翰爲西安將軍。

己酉，調兵部尚書張玉書爲禮部尚書，刑部尚書李天馥爲兵部尚書，陞左都御史徐元文爲刑部尚書，通政使衛執蒲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戊午，調刑部尚書徐元文爲户部尚書。

康熙二八年（己巳、一六八九）

《聖祖實録》卷一三九 春正月辛卯，上率扈從部院大臣及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河道總督王新命、漕運總督馬世濟等，閱視中河。至支河口下馬，坐隄上，出河圖指示諸臣。

《東華録》卷一五 〔上〕諭諸臣曰：「朕觀此河狹隘，逼近黄河之岸，且自徐州北鎮口閘所出黄水及微山湖、荆山口之水俱歸内運河，必流入中河，駱馬湖之水亦入此河，若遇潦霖，萬一黄堤潰決，中河、黄河必將混而爲一。」因顧靳輔曰：「爾當日如何籌畫開濬中河？」輔曰：「臣意開濬此河，可以束水入海，今若將遥堤加增修築，以保固黄河堤岸，當不至有患。」總河王新命奏曰：「支河口止一閘，但遇霪淹，必至沖壞，若〔不〕〔下〕草〔掃〕〔埽〕隨時啓閉，于駱馬湖口作減水壩，令泛漲之水歸入黄河，再將鄭城禹王台修築，以禦流入駱馬之水，令歸沭河，則中河可無虞矣。」

《聖祖實録》卷一三九 壬辰，上御舟，由中河閱視河道，遂自清河縣渡黄河。

癸巳，諭江南、江西總督傅拉塔、江蘇巡撫洪之傑、安徽巡撫江有良曰：朕南巡以來，軫念民依，勤求治理。頃至江南境上，所經宿遷諸處，民生風景較前

次南巡稍加富庶。朕念江南財賦，甲於他省，素切留心，因尚有歷年帶徵錢糧，恐爲民累，出京時，曾詢户部，知全省積欠約有二百二十餘萬。今親歷茲土，訪知民隱，無異所聞，除江南正項錢糧已與直隸各省節次蠲免外，再將江南全省積年民欠一應地丁錢糧、屯糧、蘆課、米麥豆雜稅概與蠲除。【略】著速行傳諭，咸知朕意。

二月壬寅，大計天下官員，卓異官三十一員，貪酷官四十八員，不謹官六十四員，有疾官八十員，年老官一百二十員，罷軟官三十五員，才力不及官五十一員，浮躁官四十九員，俱分別陞賞、革降處分如例。

甲辰，户部議覆四川陝西總督葛思泰疏，言陝西駐防兵馬，歲需米豆草束，向派西安府屬州縣供辦。因各屬離省窵遠，且山路駝載，民力艱難，若全支折色，則省會採買糧草不敷，又恐累兵，請半支本色，半給折色，兵民兩便。應如所請。從之。

己酉，諭扈從部院諸大臣：朕稽古省方，咨求治理，閱視河道，期底平成，凡有利於民生，必令羣沾實惠。茲行次浙省，禹陵在望。念大禹功德隆盛，萬世永賴，應行親詣，以展企慕之忱。其致祭典禮，所司即察例舉行。政治所先，在崇文教。江南、浙江爲人文萃集之地，入學額數應酌量加增，永昭弘獎，著該督撫詳議奏請。江寧、鎮江、杭州駐防滿洲、漢軍兵丁，鎮守要地，久歷歲時，深用軫念，應作何恩賚，以彰優恤，著該部議奏。自南巡以來，所經過地方官員，除八法處分及列款糾劾外，凡因公罣誤、降級留任者，俱准與開復。降級調用者，著帶所降之級留任。其經過地方，現在監禁人犯，除十惡及詔赦所不赦等罪並官員犯贓者不宥外，其餘自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以前死罪及軍流、徒罪以下，已結、未結，俱准寬釋，以示朕赦罪宥過之意。備辦船隻地方各官，効力勤勞，著該督撫，會同奉差官員確查具題，各加一級。緣夫供役勞苦，亦著該督撫察明人數，量給恩賞。朕厪念民依，特蠲租賦，總期實德潤澤蒼生。近見民間有建立碑亭、稱頌德意者，雖出羣黎感戴之誠，但恐各郡皆然，未免致損民力，誠使閭閻殷阜，則裨益良多，碑亭何與焉，嗣後亦宜停止。江浙錢糧，既經蠲豁，猶慮有不肖有司，借端詞訟，朘削民生，著該督撫嚴行禁飭。至各處榷關，原有則例，朕舟行所至，諮訪過關商民，每不難於輸納額稅，而以稽留關次，不能速過爲苦。權關官員理宜遵奉屢頒諭旨，恤商惠民，豈可反貽之累？自今應力除積弊，凡商民抵關，交納正稅，即與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違者定行從重處分。【略】爾等可即傳諭，俾一體奉行，稱朕意焉。

乙卯，上自杭州回鑾，舟泊石門縣石門鎮。

諭扈從部院諸大臣等：朕巡省民生風俗，行次浙江，見省會兵民俱相和輯，生齒蕃庶，閭里又安。但觀民間習尚，好爲爭訟。爭訟一興，則不肖有司因緣詐索，勢所必至，縱或官員無所朘削，而胥吏作奸，究不能無私行勒取之弊，小民之牽連苦累者多矣。夫微忿不捐，搆成嫌怨，小則耗損物力，大則傾隕身家，其爲蠹害，不可勝言。矜此愚民，允宜深戒；地方大小衙門官員，亦應各簡詞訟，勸導閭閻，俾守分息爭，共安生業。又夙聞東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歷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係晉省之人，而土著者蓋寡。良由晉風多儉，積累易饒；南人習俗奢靡，家無儲蓄，目前經營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則民生將至坐困。苟不變易陋俗，何以致家給人足之風？爾等可傳諭將軍、總督等，令家喻户曉，務使敦本興讓，崇儉黜浮，兵民日益協和，風俗日益淳樸，詞訟日益減少，積儲日益豐盈，則教洽化行，朕心實嘉賴焉。

戊午，上命兵部尚書張玉書等察審。至是，張玉書等奏稱：徧查杜光遇並無其人，明係金鉉揑造無影之欵。李之粹充發黑龍江。

己未，兵部議覆湖廣總督丁思孔疏，言武昌、荆州並控大江，常德、岳州俱臨湖滙，誠水陸兼重之區。今此四郡，皆係陸營，並未設有水師，請各設水師三百名。再查湖廣見設辰州水師營，額兵四百名，戰船四十隻。沅州水師營，額兵五百零八名，戰船四十隻。宜都水師營，額兵四百名，戰船三十八隻。除沅州重地仍應留戰船二十隻、兵二百五十四名以備接應外，餘兵二百五十四名，應改爲陸兵，統入沅鎮陸營。辰州既有副將，其水師竟可裁去，即以所裁兵，分撥荆、岳二營。宜都水師亦應改爲陸營。其新設武昌水師，應於督標兵內選用。常德水師應於提標兵內選用。至三處所餘戰船，計九十八隻，應於武昌、常德各設二十五隻，荆州、岳州各設二十四隻。再湖北驛道所管沙船五十隻，請分四十隻於武、荆、常、岳四府作爲戰船，每營設守備、千總各一員、把總各二員。應如所請。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四〇　三月甲戌，〔上諭〕：朕於治河之事，究心年久。蓋黄淮水勢相敵，則清口刷而海口開。淮水弱則黄水倒灌，湖底淤墊，隄勢危而海口閉塞矣。此千古不易之定理。先年因高家堰衝決，淮水東流，無敵黄之力，黄

水倒灌，湖底淤墊，海口閉塞，此其實驗也。高家堰既有減水壩，不可又令分流，使淮河水弱。但遇大澇之年，淮水盛漲，出清口不及，則隄必受傷，故朕意以王新命所奏，亦有可行。何則？通江之河，若果挑濬，必於淮水會合之處修置板閘。苟淮水盛漲，則啓閘以分其流；黃淮均敵，則閉閘不令旁溢。如此庶可無患矣。

丙戌，上進崇文門。因和碩安親王岳樂薨逝未發引，親臨其第，奠酒，舉哀畢。

丁亥，兵部議覆兵科給事中能泰疏，言考取滿洲生員宜試騎射。應如所請。上命如議。又諭曰：滿洲以騎射爲本，學習騎射原不妨礙讀書，考試舉人、進士亦令騎射。倘將不堪者取中，監箭官及中式人一并從重治罪。

戊子，諭大學士等：朕巡行南省，閱視河道，江南淮安諸地方，自民人船夫，皆稱譽前任河道總督靳輔，思念不忘。且見靳輔濬治河道上河隄岸，修築堅固，其於河務既克有濟，實心任事，勞績昭然，著復其原品。

壬辰，嗣後武鄉會考試馬箭以中四箭爲合式，步箭以中一箭爲合式。

閏三月壬寅，賑濟江南亳州被水饑民。

甲辰，命八旗漢軍副都統田象坤、張俊、色格印、科爾代、蘇曷、郎化麟、喻維邦、張朝午等各兼管本旗火器營事。

丁未，免河東康熙二十八年分額徵鹽池地租。

論户部：國家設關榷稅，原以通商裕課，利益民生，非務取盈，致滋紛擾。朕巡行地方，軫恤民隱，諮諏利弊，有應興革者即見諸施行。近聞江、浙、閩、廣四省海關於大洋興販商船遵照則例徵取稅課，原未累民，但將沿海地方採捕魚鰕及貿易小船概行徵稅，小民不便。今應作何徵收，俾商民均益，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以聞。

壬子，陞翰林院侍讀學士顧汧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予和碩安親王岳樂祭葬，立碑，謚曰和。

四月丙子，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開音布爲步軍統領。

壬辰，鄂羅斯遣使費要多羅等至尼布潮地方，請議分界事宜。上復遣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潮就議。索額圖奏言：尼布潮、雅克薩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如前議，以尼布潮爲界，此内諸地皆歸我朝。上曰：今以尼布潮爲界，則鄂羅斯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潮爲界，彼使者若懇求尼布潮，可即以額爾古納爲界，并調黑龍江兵一千五百人往會之。

喀爾喀岳蘇圖阿海台吉率所屬來歸，命駐牧烏蘭地方。

《聖祖實録》卷一四一 五月乙巳，以吏部尚書阿蘭泰爲武英殿大學士，户部尚書徐元文爲文華殿大學士。

轉户部尚書鄂爾多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麻爾圖爲户部尚書，陞内廷行走侍郎顧八代爲禮部尚書。

丁未，陞福建、浙江總督王騭爲户部尚書。

癸亥，理藩院題：前因喀爾喀、厄魯特於邊境搆兵，奉駐防，又令歸化城兩旗派兵一千屯駐城内，以備緊急調遣。今既傳聞厄魯特發兵二支駐防，又令歸化城兩旗派兵一千屯駐城内，以備緊急調遣。

六月乙亥，陞前鋒統領佟寶爲寧古塔將軍。

七月癸卯，册立皇貴妃佟氏爲皇后。

甲辰，申刻，皇后崩。

《聖祖實録》卷一四二 九月戊午，以鑲黄旗蒙古都統蘇爾達爲領侍衛内大臣，領侍衛内大臣公倭赫爲鑲黄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卷一五 是月，左都御史郭琇「爲鴻緒等，表裏爲奸，罄竹難悉。(式)(試)約略一二爲皇上陳之。高士奇出身微賤，其始也徒步來京，覓館爲生。皇上因其字學頗工，不拘資格，擢補翰林，令入南書房供奉，不過使之考訂文章，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搖，以圖分肥。凡内外大小臣工，無不知有士奇之名。夫辦事南書房者，先後豈止一人，他人之聲名從未著聞，何士奇一入辦事而聲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誅者一也。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門户，結王鴻緒爲死黨，科臣何楷爲義兄弟，翰林陳元龍爲叔姪，鴻緒胞兄王項齡爲子女姻親，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攬。凡督、撫、藩、臬、道、府、廳、縣，以及在内之大小卿員，皆王鴻緒、何楷等爲之居停，哄騙而貪緣照管者，餽至成千累萬，即不屬黨護者亦有常例，名曰『平安錢』。然而人之肯爲賄賂者，蓋士奇供奉日久，勢焰日張，人皆謂之曰『門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爲撞騙，亦自居之不疑曰：『我之門路真。』是士奇之奸貪壞法，全無顧忌，其罪之可誅者二也。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惟恐事發，潛遁直隸、天津、山東濼口地方。有虎坊橋瓦屋六十餘間，

價值八千金，餽送士奇，求托照拂。此外順城門斜街並各處房屋，總令心腹出名置買，何楷代爲收租。打磨場士奇之親家陳元師、夥計陳季芳開張緞號，寄頓各處賄銀資本約至四十餘萬。又于本鄉平湖縣置田產千頃，大興土木，修置花園。杭州西溪廣置園宅，蘇、松、淮、揚王鴻緒等與之合夥生理，又于各官，然官從何來？非侵國帑即剝民膏。夫以國帑民膏而填無厭之谿壑，是士奇等真爲國之蠹而民之賊也，其罪之可誅者三也。皇上聖明，洞悉其罪，止因各館史書編纂未完，着解任竣事，矜全之恩至矣極矣。士奇乃不思解過自新，仍怙惡不悛。當聖駕南巡時，上諭嚴誡餽送，定以軍法治罪，誰敢不遵。惟士奇與王鴻緒愍不畏死，即淮、揚等處王鴻緒招攬府廳各官約饋黃金潛遺士奇，淮、揚如此，則他處又不知如何詐索矣。是士奇等之欺君滅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誅者四也。更可駭者，王鴻緒、陳元龍鼎甲出身，亦嚴然士林之魁楚，竟不顧清議，爲人作龍斷而不以爲恥，且依媚大臣，即人之所不屑爲者亦甘心爲之而不以爲辱，苟圖富貴，敗傷名教，豈不玷朝廷而羞當世士哉？總之高士奇、王鴻緒、陳元龍、何楷、王項齡等財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畏勢者既觀望而不敢言，趨利者復擁戴而不肯言。臣若不言，負罪滋大，故不避嫌怨，仰請立賜罷譴，明正典刑，人心快甚，天下幸甚」。得旨：「高士奇、王鴻緒、何楷、陳元龍、王項齡俱着休致回籍，該部知道。」

《聖祖實録》卷一四二 十月丙寅，【略】以正白旗滿洲都統阿密達爲領侍衛內大臣，調正白旗蒙古都統郎談爲滿洲都統。

辛未，諭議政王大臣等：「喀爾喀來降者，饑困已極，自相劫掠，應速置扎薩克，遣賢能蒙古王、台吉等，曉示法度，收集離散。

辛巳，户部題：盛京、遼陽、興京、屯莊所種田地，頃因亢旱及霜隕，米穀不收，應免其納租。移咨盛京户部，詳計所需米數，發銀採買賑濟。

《東華録》卷一五 是月，副都御史許三禮疏劾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曰：「竊惟聖主必需賢佐，懲貪不外遠奸，大小臣工，幸逢聖主，應爲賢臣。乃有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者，不顧品行，律身不嚴，致被罪臣張汧所供。蒙皇上寬仁，不加譴責，即宜引咎自退，乞命歸里，又復優柔繫戀，潛住長安，乘留修史爲名，出入禁廷，與高士奇相爲表裏，物議沸騰。即無官守，落得招搖納賄。其子試御史徐樹穀，不遵成例，朦朧與考，明有所恃。獨其弟徐秉義文行兼優，實係當代偉人。原任禮部尚書熊賜履，理學醇儒，可稱千古人品。臣職居言路，知而不言，即爲不忠，俯採輿論，直陳賢奸，乞即召用熊賜履、徐秉義，以佐盛治。徐乾學既無好行止，自無好議論，既無好事業，焉有好文章，應逐出史館，以示遠奸。徐樹穀尚書之子，中堂之姪，身爲御史，太覺招搖，應調部屬，以遵成例。臣不避嫌怨，披瀝直陳。」旨：「所參事情，着徐乾學明白回奏。熊賜履原係簡任大臣，朕所深知，已經起用，現在丁憂，許三禮請即召用，殊屬不諳，着飭行。」

乾學回奏：「憲臣謂臣律身不嚴，致罪臣張汧所供，臣若果受張汧一錢，臣甘寸磔。祇以臣爲台長，聞知汧狼藉，屢向僚屬斥言其罪，汧知而恨臣，遂肆誣衊，業蒙皇上洞鑒。臣以性不諧俗，遭人嫉忌，具疏懇歸田里。蒙恩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臣早夜編摩，每隔數日入直，與高士奇等共訂書史，校讐御選古文，此外一無干涉。臣在任之日，尚且嚴絶苞苴，豈解任以後，反行招搖納賄。憲臣忽云潛住，忽云招搖，皆臣所惶惑不解者。臣子樹穀考選經吏部及臣弟元文奏明，其時大臣子弟與考，並不止臣子一人，皇上特恩簡用，安得滕靡？皆由臣平時好講忠孝大義，言論時或激切，易以招尤，乞賜罷斥歸田，並罷臣子言職，以安愚分。」疏並下部察議，以所劾招搖納賄皆無實據，即滕靡考選亦不確，三禮應降二級調用。

《聖祖實録》卷一四三 十一月庚申，理藩院題：烏斯尼哈白塔住持喇嘛羅卜臧宜寧等稱，伊師喇木占巴喇嘛復轉生於世，祈請往聚，議不准行。上曰：蒙古之性，深信詭言，但聞喇嘛胡土克圖胡必爾汗，不詳其真僞，便極誠叩頭，送牲畜等物，以爲可以獲福長生，至破蕩家産，不以爲意。而奸宄營利之徒，詐謂能知前生事，惑衆欺人，網取財帛牲畜，敗壞佛教。諸蒙古篤信喇嘛，久已惑溺，家家供養，聽其言而行者甚衆，應將此等詐稱胡土克圖者嚴行禁止。

十二月丙子，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奏：臣等抵尼布潮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禮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潮、雅克薩爲所拓之地，固執爭辨，臣等以鄂嫩、尼布潮係我國所屬毛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虞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爲所竊據，細述其原委開示之，因斥其侵犯之非，復宣諭皇上好生德意。於是費要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衆皆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

《東華録》卷一五 是月，定鄂羅斯邊界于格爾必齊阿，勒滿、漢及鄂羅斯喇第（納）〔訥〕蒙古字于上。

康熙二九年(庚午、一六九〇)

《聖祖實録》卷一四四 春正月甲辰，諭户部：朕惟阜民之道，端在重農，必東作功勤，然後西成有賴。畿輔地方，去歲遭罹荒歉，已經蠲免錢糧，特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雖小民餬口有資，其籽粒、牛具恐多匱乏。今時届首春，田功肇始，若弗經營措給，將悞俶載之期，播種不齊，倉箱何望。直隸被災州縣衛所窮民，有不能自備牛種等項者，該撫督率有司勸諭捐輸，及時分行助給，務令田疇偏得耕耨，毋致稍有荒蕪。八旗官兵皆倚屯莊收穫，用以資生，若有被災貧乏，耕作無力者，該都統等通行各該佐領，酌量佽助牛種，所有莊田勿致播種後時，以副朕敦本勸農、愛養兵民至意。爾部即遵諭通行。

己未，户部議覆山東巡撫佛倫疏，言沂州等州縣衛所，未完康熙二十八年錢糧，俟收麥之後，徵完報銷。應如所請。得旨：山東康熙二十九年地丁錢糧，全行蠲免，原欲使小民終年無有租賦，得以休息，均沾實惠。若將未完帶徵，必至借端混擾滋弊。此本内康熙二十八年錢糧，理應於歲内全完，今乃稱仍有未完，顯係地方官員明知今年已經蠲免，故行延緩逋欠，詳請帶徵，希圖秉此混將已蠲錢糧侵蝕肥己。該撫並不詳察，即爲具題，請於康熙二十九年麥登之後徵完，殊屬不合。著嚴飭其錢糧未完各官，仍照定例處分，這未完錢糧，著於康熙三十年帶徵。

二月甲戌，上曰：諸臣稱雨澤霑足，固當歡悦，但去年大旱，民困未蘇，其填溝壑者，不知凡幾矣。昔漢文帝爲三代以下令主，賈誼猶以處厝火積薪之上而謂無危爲喻，以今較之，如火已然，可無慮乎？且今雖得雨，不知夏秋若何，其當遠慮深思，愈加軫恤，何得稱慶？

《聖祖實録》卷一四五 三月壬辰朔，户部議覆直隸巡撫于成龍會同巡鹽御史江藻疏請蠲新增天津鹽引課餉。查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條奏增加，遵行已久，應無庸議。得旨，新增天津鹽引，可如該撫等所題蠲免。

乙未，禮部等衙門議覆山東道御史徐樹穀疏請纂修《三朝國史》，應如所請。

癸卯，上諭理藩院尚書阿喇尼曰：爾等昨議遣司官二員，尚未前往。今著一員至鄂爾多斯，發兵一千五百，以員勒松阿喇布率之；一員至歸化城，發兵五百，喀爾喀達爾漢親王及四子部落共發兵一千，以達爾漢親王諾内率之。檄侍郎文達，令預發喀爾喀墨爾根濟農、敖巴額爾克阿海、蘇泰伊爾登台吉之兵，共三千名以待，以蘇泰伊爾登、拖多額爾得尼率之，偕調兵司官往文達所，齎三月糧，隨文達赴土喇河。仍自京遣大臣一員，與文達、阿南達偕統其軍。爾同紀爾他布速赴阿南達所往之地，先檄阿南達來京，再詣文達所。自屯軍之地至汛界，酌派喀爾喀人等安設驛站。

辛亥，户部議覆雲南巡撫王繼文疏，言雲南黑井鹽課，前因官兵衆多，吴逆題請加增，今全滇恢復之後，逆屬家口，盡行遣發，投誠人員，安插各省，食鹽甚少，此項加增課銀懇祈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丁巳，陞京口副都統張思恭爲京口將軍。

《東華録》卷一五 四月，《大清會典》告成。

《聖祖實録》卷一四六 六月乙丑，九卿遵旨議覆：原任太常寺少卿胡簡敬一門濟惡，種種不法，胡簡敬應坐光棍爲首例，立決。其倚勢作惡之胡旭、胡敷世應論絞。洪之傑身爲封疆大臣，不行參奏，奉旨審理又不速結，徇情護庇，稽延時日，應革職。得旨，胡旭、胡敷世依擬應絞，令監候秋後處決。胡簡敬從寬免死，并伊子弟俱發河南安插，開墾荒地。洪之傑著革職。餘依議。

乙亥，山東巡撫佛倫疏言：東省累民之事，第一賦役不均。凡紳衿貢監户下，均免雜差，以致偏累小民。富豪之家，田連阡陌，不應差徭，遂有奸猾百姓，將田畝詭寄紳衿、貢監户下，希圖避役，積習相沿，牢不可破。若不力爲禁革，小民困苦，何日得除？請通限二月之内，將從前詭寄田畝，許其自首，盡行退出。嗣後凡紳衿等田地，與民人一例當差，庶積弊一清，而小民得免偏枯之累矣。得旨，紳衿等優免丁銀，原有定例，其鄉紳豪强，詭寄濫免，以致徭役不均，偏累小民，積弊已久，今該撫所奏改正釐剔，具見實心任事，並不瞻徇，直省應一體行，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戊寅，尚書阿喇尼等奏報：偵探厄魯特兵駐扎克魯倫之阿爾灘額墨爾地方，臣等欲待大兵而行，恐厄魯特兵追躡昆都倫博碩克圖，沿烏爾順河至喀爾喀河地方。烏爾順河距喀爾喀河甚近，喀爾喀河距汛界僅一日程。臣軍若往波衣爾之地，慮反出其後，以此竟赴波衣爾之南他奔他什海以禦之。奏至，上諭曰：噶爾丹踰枯倫波衣爾深入，事關緊要，理宜豫備。王沙津如未起行，令率所調科爾沁兵往前年紀爾他布等駐防之地備之。若沙津已起行，著達爾漢親王班第率兵往備之。其敖漢、土默特貝勒厄爾德木圖、公烏忒巴喇等旗兵之未調者，令往

備達爾腦兒前所派出每佐領禁兵二名，作速遣行。再於每佐領下，應派護軍驍騎各五名，豫備以待。其以阿喇尼奏，速檄額赫納知之，著議政王大臣集議。尋議，應如敕諭，令理藩院遣官馳驛前往。上曰：蒙古兵令攜兩月行糧，其敖漢、奈曼、科爾沁、土默特兵令員勒厄爾德木圖、公烏忒巴喇統之。其率科爾沁兵，往紀爾他布駐防之地，令內大臣蘇爾達率前次將校，乘驛前往。其再發之軍，每佐領撥護軍五名，驍騎三名，包衣佐領兵亦照此派發，令都統宗室喇克達、彭春、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副都統扎木素、海瀾、塞赫、康喀喇統之。其副都統邁圖，署爲前鋒統領前去。再派出漢軍都統公舅舅佟國綱、都統諾邁。凡派發火器營兵之事，令彼請旨，再派諸王從征。軍行日期交欽天監選擇，令前所撥兵，輕裝於初旬速行。其輜重，令每翼留官校押往。尋命和碩康親王傑書、多羅恪慎郡王岳希從征。

乙酉，以禮部尚書張玉書爲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

以翰林院侍講學士王頊齡爲陝西鄉試正考官，刑科給事中錢紹隆爲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王尹方爲江南鄉試正考官，兵部主事裴悉爲副考官。

丙戌，諭户部：朕撫育蒸黎，勤求民瘼，務期休養，漸至阜安。閭閻間有疾苦，朕衷時切軫念。近見廣東高、瓊等府地丁各項錢糧，歷年逋欠，如係官役侵漁，及豪强頑梗抗不輸納，自應嚴追；倘因丁缺地荒，不能輸納，仍行徵比，照例考成，則小民既困追呼，有司復罹參罰，徒滋擾累，終無裨益。著該督撫以各州縣舊欠錢糧不能辦納情由，詳悉察明具奏。

丁亥，九卿議：直隸各省鄉紳名下田地，應照山東省與民人一例差徭。上曰：山東省清釐賦役，可如議行；其直隸各省，令各該督撫確議具奏。

是月，尚書阿喇尼、紀爾他布等報：我師與厄魯特戰于烏爾會河，失利。

《聖祖實録》卷一四七　七月庚寅朔，調工部尚書張英爲禮部尚書。陞京口副都統董元卿爲京口將軍。

辛卯，噶爾丹深入烏朱穆秦地。上命和碩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和碩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和碩簡親王雅布、多羅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峯口。内大臣舅舅佟國綱、佟國維，内大臣索額圖、明珠、阿密達，都統蘇努、喇克達、護軍統領苗齊納、楊岱，前鋒統領班達爾沙遵圖，俱參贊軍務。諸軍前發，惟佟國維、索額圖、明珠留京，俟大將軍至陰山，馳往會之。

己亥，轉左都御史陳廷敬爲工部尚書，陞直隸巡撫于成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癸卯，上巡幸邊塞，是日啓行，駐蹕牛欄山。

諭都統瓦岱等曰：據關保奏，噶爾丹於六月二十七日遣發其使人及我撥什庫，次日潛師遁去。般第、蘇爾達等遣人躡視之，噶爾丹兵果已北去。朕之欲幸此軍者，以躬近行間，便指示也。今噶爾丹雖退，而喀爾喀方且横行，劫掠驛遞及諸扎薩克馬畜衣服。乘此大兵集會，朕乃親往視師，以靖喀爾喀之肆，俾知所畏忌，事可一舉而定也。

己酉，上駐蹕博洛和屯。

和碩簡親王雅布隨駕至博洛和屯，請往軍前効力，上令趣赴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軍前參贊軍務。

内大臣阿密達疏言：臣等駐軍木西峽，濟隆胡土克圖遣衛徵格隆、噶爾丹遣尊多伊格蘇爾爲使，見臣等於前鋒營，述噶爾丹之言曰：「我雖入汛界，索吾譬而已，弗秋毫犯也。乃今聞使侍衛阿南達率兵來至葫蘆谷爾河，與兩尚書會。阿南達奉命使於我者數矣，吾亦常饗之，命講信修好，宜遣之來議，否則亦當遣尊於阿南達等者。」

丁巳，户部等衙門議覆山東巡撫佛倫疏，言東省康熙二十九年分地丁錢糧，盡行蠲免，百姓莫不感戴。惟是無地小民，尚未得均沾聖澤。臣仰體皇上一視同仁之心，傳集司道府官員，勸諭紳衿富室，將其地租酌量減免一分至五分不等。應如所請，嗣後直隸各省遇有恩旨蠲免錢糧之處，七分蠲免業户，以三分蠲免佃種之民，俾得均沾恩澤。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四八　八月己未朔，日食。

庚申，上遣阿爾必特祜等赴索額圖軍前，使於噶爾丹。至是，索額圖疏言：阿爾必特祜等歸，偕濟隆胡土克圖使人拉木扎木巴、噶爾丹使人尊多伊格蘇爾至營，問其情由，阿爾必特祜等述噶爾丹之言曰：「所有情事，已同滿丕等遣使上奏，不復具疏。但以書問王與皇子、内大臣安，請遵商南多爾濟所傳明旨，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畀我。」述濟隆之言曰：「達賴喇嘛所以遣我者，爲聖上與噶爾丹向來和好，急欲定此大事，以早復命耳。此事非王及皇子、内大臣親身就我，或我親身來面議，不能定也。」又視來人形狀，甚覺倉皇，有窺探大軍意。厄

魯特見至烏蘭滾地方，見山林深塹，倚險結營。又聞其祭旗誦經，距我軍僅四十里。報聞。

辛酉，上駐蹕石匣。

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等疏報：七月二十九日，臣等聞厄魯特屯於烏蘭布通，即整列隊伍。八月初一日，黎明前進，日中見敵，設鹿角鎗礮，列兵徐進。未時，臨敵，發鎗礮擊之。至山下，見厄魯特於林內隔河高岸相拒，橫臥駱駝以爲障蔽。自未時交戰，至掌燈時，左翼由山腰捲入，大敗之，斬殺甚多。右翼進擊，爲河崖淖泥所阻，回至原處而立，本欲盡滅餘賊，但昏夜地險，收兵徐退。其噶爾丹死於亂兵與否，俟後查明另奏。得旨嘉獎，下部議叙。【略】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等疏言：八月初一日，擊敗噶爾丹，薄暮收軍。次日，即前進剿殺餘寇，見噶爾丹據險堅拒，故使我將士暫息，而噶爾丹適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來，復理前説，請以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畀之。且云：「一二日內，濟隆胡土克圖即來講禮修好。」臣等悉遵聖諭，數噶爾丹前後逆惡而遣之矣。初四日，濟隆果率其弟子七十餘人來，言博碩克圖汗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爾濟之言，深入汛界，部下無知，搶掠人畜，皆大非理。聖上乃一統宇宙之主，博碩克圖汗不過小部頭目，何敢妄行，但因索其仇土謝圖汗及澤卜尊丹巴，致有此悞。彼今亦無索土謝圖汗之意，但祈聖上慨允，以澤卜尊丹巴遣送其師達賴喇嘛榮光莫大矣。臣等謂之曰：「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即有罪愆，聖上自加罪責，豈有因噶爾丹之言，遂遣送達賴喇嘛之理？且汝往來行説，能保噶爾丹不乘間奔逸，掠我境內人民乎？」濟隆言：「王及諸大臣仰體聖上仁心，休征罷戰，彼焉敢行劫，亦斷不遠去。」臣等謂之曰：「汝雖保噶爾丹不敢妄行，但我各路兵分行進剿，遇厄魯特即行掩擊，必然之勢也。今我等仰體皇上好生，許汝所請，當發印文，檄各路領軍諸王大臣暫止勿擊。」隨給濟隆等蟒袍，先遣其弟子馳報噶爾丹。臣等思噶爾丹乃狡詐之人，雖不可全信，但戰之次日屢遣人來，必多窘迫，臣等欲即進剿，則厄魯特據險堅拒，俟其往來講解，以待盛京、烏喇、科爾沁諸軍之至，齊尚之隆、內大臣公坡爾盆及侍衛等往迎之，并賜銀五千兩。

壬子，兵部題：民間禁養馬，既不便民，馬亦稀少。嗣後請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著爲令。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四九　十月己未，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諸大臣，共相諮議。今處宫中，雖日理奏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清宫啓奏。

壬戌，諭大學士等曰：吴爾泰自主事優陞郎中，差往福建審理時，朕曾以所審事件明白訓諭。吴爾泰至彼，妄滋事端，將衆知府盡令解任，州縣各官概取供狀，聲言夾訊巡撫，恣意嚇詐，以致福建百姓驚惶，罷市數日，違朕諭旨而行。此大臣等此行何所事耶？

辛未，上諭大學士等：允禔聽信小人讒間之言，與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不相和協，妄生事端，私行陳奏，留駐軍前，必致僨事，著撤回京。

癸酉，先是，撫遠大將軍和碩裕親王福全等疏言：噶爾丹迫於追襲，自什拉穆楞河截水橫度大磧山，連夜遁走於剛阿惱爾。臣等欲追，而馬力不能前進，又恐噶爾丹去遠，因與濟隆胡土克圖約，使噶爾丹近我而止，以定禮好。遣侍衛昊丹、護軍參領塞爾濟等，偕濟隆往諭之。至是，裕親王等又疏言：吴丹、塞爾濟與濟隆帶噶爾丹使人達爾漢格隆、西達額爾克寨桑持書至，告曰：噶爾丹跪於威靈佛前，稽首誓曰，若違此書，惟佛鑒之。【略】奏入，上命議政王大臣集議。尋議，噶爾丹乃極狡詐之人，屢遣人以立誓爲詞。今又劫掠克西克騰之三佐領矣，誓好不可深信。蘇爾達等軍已到，應立行剿滅。但王等親在軍中，事皆目擊，應准所奏，命噶爾丹堅誓而釋之。王等仍率大軍駐彼，探噶爾丹出邊遠去實音，令蘇爾達軍照常防守。從之。

九月庚寅，諭户部：直隸順天、保定、河間、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所屬並宣府等處被災黎氓，殊爲可憫，其康熙二十八年未徵地丁二十六萬三千五百餘兩、糧五萬七千三百九十餘石，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應徵銀三十一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二萬八千七百二十餘石，盡行蠲免。

户部議覆河南巡撫閻興邦疏，言河南本年歉收，漕糧請暫免辦運，俟康熙三十年補行徵解，應如所請。從之。

癸巳，內大臣都統公覺羅佟國綱以往剿厄魯特陣亡，靈櫬將至，遣和碩額駙尚之隆、內大臣公坡爾盆及侍衛等往迎之，并賜銀五千兩。

壬子，兵部題：民間禁養馬，既不便民，馬亦稀少。嗣後請弛養馬之禁，聽從民便，著爲令。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四九　十月己未，諭大學士部院大臣等：今朕躬已愈，但因灼艾，未御乾清門耳。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諸大臣，共相諮議。今處宫中，雖日理奏章，未嘗廢事，而與諸大臣懸隔，思之如有所失，且旗下引見、題補諸事，恐致壅滯。向有大臣奏事乾清宫之例，自明日始，仍如常進乾清宫啓奏。

壬戌，諭大學士等曰：吴爾泰自主事優陞郎中，差往福建審理時，朕曾以所審事件明白訓諭。吴爾泰至彼，妄滋事端，將衆知府盡令解任，州縣各官概取供狀，聲言夾訊巡撫，恣意嚇詐，以致福建百姓驚惶，罷市數日，違朕諭旨而行。此

等之人不加懲治，則後之奉差審理事務者罔知儆戒矣。吳爾泰著革去郎中，發往黑龍江効力。

辛巳，諭大學士等曰：凡擬撰文章，係翰林官職掌，理當加意詳慎，文中辭義務期克肖其人，何可意爲輕重？今覽楊瑄所撰內大臣都統公覓覓佟國綱祭文，引用王彥章事蹟，極其悖謬。且見所撰祭文，每於旗下官員多隱藏不美之言，於漢人則多鋪張粉飾，是何意見耶？王熙等奏曰：此文引用王彥章事蹟，果屬悖謬，皇上所見極當，臣等但一時意見未及，何敢徇情？上曰：此等撰文之人，若不削籍流竄，何以懲戒將來，爾等可即題參。並傳張英及撰文者，以從前姚文然、魏象樞、葉方藹祭文，與此祭文較看。尋部議，編修楊瑄革職，發奉天入旗當差，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詹事府事張英應降四級調用。得旨，楊瑄著依議，張英著革去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事。

十一月戊子朔，上諭理藩院：馬迪至，奏噶爾丹已向俄儂爾去，或襲車臣汗，劫其餱糧，亦未可定，應令附近彼處之喀爾喀遊牧內徙。其以此檄知阿南達。

甲午，户部議覆四川陝西總督葛思泰疏言，蜀省流寓之民，有開墾田土、納糧當差者，應准其子弟在川一體考試，著爲例。應如所請。從之。

甲辰，達賴喇嘛率西海諸台吉及噶爾丹等具疏請上尊號，命議政王大臣會議，王大臣等議從所請，納其貢物。上諭曰：【略】朕與達賴喇嘛期於撫育衆生，而使臣故違意旨，遂至於此。如能使厄魯特、喀爾喀兩國和好，朕尚欲加達賴喇嘛嘉號。此皆任事行人，不能仰副朕心，是以喀爾喀殘破，厄魯特喪敗。朕心甚爲隱痛，有何可賀而受尊號乎？其以是曉諭達賴喇嘛、諸汗、衆台吉來使，貢禮賀物其并發還。

己酉，烏蘭布通出征王大臣等回京，命止朝陽門外聽勘。皇子允禔以議政王大臣等取供時應如何具供奏請。上諭之曰：裕親王係汝伯父，議政王大臣等取供時，汝若與裕親王稍有異同，朕必實汝於法，斷不姑容。裕親王福全初亦録皇子允禔軍中過惡，欲於取供時告白。至是，議政王大臣等會同取供，允禔云：「我與伯父裕親王供同。」裕親王聞之，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復何言！」遂直引爲己罪，兩人全親親之誼，皆上德意所致。

康熙三〇年（辛未、一六九一）

《聖祖實録》卷一五〇　春正月戊申，封阿禄科爾沁貝勒楚依爲多羅郡王，以與厄魯特力戰受傷，被執不屈故也。

上以噶爾丹狡詐，宜發兵預備。至是，發兵前往張家口、獨石口等地方備之。著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八旗都統集議。尋議覆：前派每佐領護軍七名，驍騎五名，前鋒一名，火器營兵二千。今以此軍分遣張家口、獨石口，則張家口應遣每佐領護軍四名，驍騎二名，前鋒兩佐領合一名，火器營兵一千；獨石口應遣每佐領護軍三名，驍騎三名，前鋒兩佐領合一名，火器營兵一千。奏入，得旨，赴張家口軍令往大同，赴獨石口軍令往張家口。其張家口一路，都統瓦岱總領之，與都統喀岱、王永譽、護軍統領洪海、副都統方額、科爾代、喻維邦偕往。大同一路，都統郎談總領之，與都統公宗室化善、都統李正宗、護軍統領宗室惠蘭、署前鋒統領副都統碩黼、副都統馬錫、田象坤、郎化麟偕往。此二路，俱授將軍印。自漢軍副都統以上，俱令參贊。餘如議。

授都統瓦岱定北將軍印，都統郎談安北將軍印。

壬子，諭大學士等：聞噶爾丹劫掠墨爾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著將陝西西安兵酌留守城外，其餘兵丁，命將軍親率之。川陝督標緑旗兵，命總督親率之。寧夏鎮標兵，命總兵官親率之。俱於寧夏備噶爾丹。致仕勇略將軍趙良棟，見在寧夏，熟習軍務，令與將軍、總督酌議行事。又諭：宣府、大同兵雖未嘗攻戰，而兩次出邊，修整器械，亦已勞矣。今又令將軍等於有事時，便宜率之而行，宜加恩賚，每兵著賞銀四兩。

乙卯，以左都御史馬齊爲兵部尚書，内大臣班迪爲理藩院尚書。

二月戊午，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奴等遣使達爾漢囊素，奏與噶爾丹交惡始末，理藩院以聞。上命厚加恩賜而遣之，并令郎中桑額護其行。其使人起行之先，令見噶爾丹來使，告以故。

三月戊子，翻譯《通鑑綱目》告成，御製序文。

己酉，上御太和門傳臚，賜殿試貢士戴有祺等一百四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五一　四月戊午，先是，革職縣丞譚明命叩閽控吏部主事

朱敦厚，前任潍縣知縣時，婪贓四萬餘兩，下山東巡撫佛倫鞫勘。佛倫疏言：朱敦厚加派婪贓，經前任巡撫錢珏鞫審，已得實據。因朱敦厚逸求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貽書錢珏，錢珏徇情，檄行布政使衛既齊銷案。除朱敦厚依律擬罪外，徐乾學等並請敕部議處。事下吏部及三法司議。至是，吏部會同三法司覆奏：朱敦厚應絞。原任山東布政使、今陞順天府府尹衛既齊，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原任刑部尚書徐乾學、原任山東巡撫錢珏，並應革職。譚明命係大計被參貪官，仍不敘用。得旨，衛既齊著照現任降三級，免其調用。徐乾學、錢珏俱革職，餘如議。

丁卯，上欲巡察邊外蒙古等生計，又以喀爾喀地居極北，曩雖進貢，未嘗親身歸順，今土謝圖汗等親率所屬數十餘萬人來歸，特往撫綏安輯。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隨駕。是日啓行，駐蹕牛欄山。

乙酉，差往喀爾喀議會閱事宜尚書馬齊等於途次迎駕，上諭曰：爾等將喀爾喀詳定次第，分別條列行文部院。馬齊等遵旨，分別喀爾喀汗濟農台吉，列爲九等，會同理藩院奏聞。得旨，此敘賞事宜，令內大臣明珠、內務府總管費揚古、户部侍郎阿山、禮部侍郎席爾達會同頒賞。

五月丙戌朔，先是，遣內大臣索額圖、一等侍衛吴達禪，諭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曰：是盟也，朕躬與蒙古諸王、貝勒、貝子、公、七旗喀爾喀會集，爾等可將殺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及在喀爾喀妄爲之事，於朕未至以前，自行陳奏。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隨各具疏請罪。至是，馬齊等奏：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盡壞喀爾喀生計，致起兵端。其引罪之疏，妄稱扎薩克圖汗得克得黑墨爾根阿海背衆喀爾喀，依附噶爾丹博碩克圖，因用兵擊殺之。巧辭掩飾，殊屬不合，應將土謝圖汗削去汗號，爲閒散台吉。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削去名號，爲小喇嘛，仍令土謝圖汗管轄。上曰：土謝圖汗兄弟内相搆怨，託征厄魯特起兵，遂殺扎薩克圖汗，使喀爾喀百姓流離，皆其所致。但伊曾遣使來奏云「我欲附天朝，惟恐不蒙容納」，然歸附之意已決，今果率衆來歸，朕故不忍治罪。馬齊等又奏言：扎薩克圖汗乃喀爾喀七旗之長，累世抒誠進貢，扎薩克圖汗名號似應仍令承襲。上曰：扎薩克圖汗在日，抒誠進貢，若其子巴朗額爾克阿海尚在，即應襲封。但今已亡故，而現在之子幼稚。扎薩克圖汗之親弟策妄扎卜，衆皆稱其賢，意欲封爲親王。明日，以此意諭衆喀爾喀等。至車臣汗，理藩院奏：遵旨酌定喀爾喀坐次，應令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扎薩克圖汗弟策妄扎卜、車臣汗坐第一行，餘分七行，以次序坐。從之。尋命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同列。

丁亥，上命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進行幄朝見。【略】上御行宫前黄幄陞座，喀爾喀汗台吉等行三跪九叩禮。畢，以次序坐。樂作，大宴喀爾喀、車臣汗，及第二班次扎薩克之墨爾根、濟農古禄西希等十四濟農台吉，第三班次扎薩克之魏徵諾顔阿玉錫等十三大台吉俱令近御座前上親賜酒，餘皆令侍衛等分賜之。

戊子，賜喀爾喀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扎薩克圖汗弟策妄扎卜、車臣汗銀各千兩，蟒緞綵緞各十五疋，及銀器、袍帽、茶布諸物。又賜濟農台吉等銀緞諸物有差。

己丑，上出行宫，御甲冑，乘馬徧閱隊伍，回下馬樹侯。上親射，發十矢，九中，次命十五善射并硬弓侍衛等射。上御黄幄，四十九旗王、貝勒、貝子、台吉及喀爾喀土謝圖汗台吉等跪奏云：皇上御甲冑，發十矢九中，洵神武也。隨大閱軍容，八旗滿洲官兵、漢軍、火器營官兵及總兵官蔡元標下官兵，各依次列陣，鳴角，鳥鎗齊發，衆大呼前進，聲動山谷，喀爾喀土謝圖汗、台吉等慄懼失措，有欲趨避狀。上笑諭曰：此不過示爾等以軍容耳，何懼之有？土謝圖汗奏曰：皇上軍威赫濯如此，臣等不禁徬徨失措矣。事畢，各賜茶。上回行宫。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等，率四十九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合疏，請上尊號。上諭大學士等曰：吴三桂既平之後，諸王大臣請上尊號，未嘗准行，今豈可許乎？其以此諭王等知之。

庚寅，上親閱喀爾喀營寨，察其窮困者賞以銀、布，又大賚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牛羊。

辛卯，諭大學士伊桑阿、尚書馬齊曰：土喇地方，應酌量遣兵探聽。厄魯特人等有不能前去又不能内附者，收之而來。著領侍衛内大臣及議政大臣等集議。尋議覆：定北將軍都統瓦岱等一路護軍内，應選擇兵士，每佐領各派出一名，及前鋒全隊四百名，其管領夸蘭大以下官員，令統領大臣量派往土喇，偵探厄魯特聲息。著携帶兩月糧以行，兵士每人各給肥馬五匹，毋致行路稽遲。其統率是軍者，著定北將軍都統瓦岱、護軍統領馬喇、副都統碩岱、噶爾瑪去。伊等不諳路徑，著帶墨爾根濟農郡王古禄西希、信順郡王善巴之人前往。奏入得

旨，瓦岱等所有火器營兵派發六百名及總管大臣以行，并著瓦岱携將軍印前往。

先是，令定北將軍瓦岱等兵出張家口，駐正白、鑲白兩旗察哈爾遊牧之地。至是，兵部奏：會閱事畢，除瓦岱等率兵往土喇偵探外，其餘兵士應駐何地。得旨，除瓦岱所率兵外，其他兵士俱發往郎談所。

遣原任尚書阿喇尼、侍郎布彦圖索諾和文達、學士達虎等，往編喀爾喀旗分佐領，撥給遊牧地方。

壬辰，奉差議事兵部尚書馬齊等疏言：阿霸垓台吉奔塔爾首告烏朱穆秦親王蘇達尼之妻順附噶爾丹一案。查蘇達尼之妻及台吉車根、阿穆爾、充科、阿達里、羅雷、喇扎布等，順附噶爾丹是實，俱應即行處斬。蘇達尼之妻應革封號，徹去所屬之人。蘇達尼已故，應革去親王，不准承襲。二等台吉博託和、喇扎布、阿喇西、博羅特及爲嚮導綽克圖等，曾送馬匹牲畜，順附噶爾丹是實，俱應即行處斬，妻子入官。撥什庫阿爾塔等，爲噶爾丹指路，往來問訊，送駱駝、馬匹皆實，俱應即絞，其妻子應作何處治，交與該部議奏。博羅特乃應行正法之人，護衛巴扎爾、伊白葛爾將博羅特明知故縱，使之逃走，應照律即行處絞。貝勒畢魯特揣兵，窘迫來歸，朕以好生之心撫瓦，將重罪之博羅特不交付的當之人嚴行看守，應罰俸一年。博羅特應傳諭四十九旗一例，蓋理所必然。且比年來，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之。

十九旗，嚴行查究，獲日即行正法。得旨，車根等應俱依議治罪，從寬免籍没家產及徹所屬之人，惟將本身正法。蘇達尼並未知情，從寬免革親王，仍與伊子承襲。巴扎爾、伊白葛爾俱從寬免死并籍没，著穿耳鼻示衆，鞭一百。畢魯瓦罰俸一年，餘如議。

召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賜食，并各賜金盤、磁碗及御用帳房等物，又賜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鞍馬一匹。上回鑾，留兵部尚書馬齊料理。會閱事畢，來京。

是日上駐蹕鄂爾哲圖阿爾實敖拉地方。

諭扈從諸臣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爲堅固。

丙午，工部等衙門議覆古北口總兵官蔡元疏，言古北口一帶邊牆傾塌甚多，請行修築。應如所請。上諭大學士等曰：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衆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峯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其言甚屬無益，諭九卿知之。

壬子，大學士伊桑阿等疏言：欽惟皇上聖德神功，無遠弗届，惟喀爾喀素稱不馴，自太祖、太宗、世祖皇帝時以迄於今，雖貢獻之使不絶於道，而汗等恃其部族人民數十萬衆，未嘗躬修臣節。邇乃傾心臣服，願列屬藩，皇上察其誠懇，編立旗分，與我四十九旗等，量功授秩，賞賚頻頒，懷柔遠人之道至斯極矣，允宜誕膺尊號，式昭鉅典，以愜輿情。得旨，喀爾喀原係進貢之國，伊等不和，知其必敗，曾特遣大臣諭令和好，後乃渝約，與厄魯特搆兵，窘迫來歸，朕以好生之心撫綏養育，曲盡周詳，因此懇切抒誠，願同四十九旗一例，蓋理所必然。且比年來，旱潦頻仍，民生猶未蘇息，風俗猶未醇厚，奢靡猶未盡止，朋黨猶未悉除，彼此援引陷害猶未屏絶，理應時加黽勉，殫心竭力尚恐不逮，居然以爲至治，遽受尊號，斷爲不可，卿等所奏已知之。

《東華録》卷一六 癸卯，禮部會議：會試應于南北中卷内再分江南、浙江爲南左，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陝爲北右，四川、雲南爲中左，廣西、貴州爲中右。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五二 六月乙卯朔，諭大學士等：喀爾喀、厄魯特諭和之舉，朕與達賴喇嘛同行之。今喀爾喀已安插得所，應遣使齎敕於達賴喇嘛，使人所關緊要，商南多爾濟既病，著丹巴色爾濟去諭達賴喇嘛。敕曰：朕統御寰區，以仁育爲本，撫養是先，雖末陲異域之民，有困窮而歸命者，必受而養之，使各得其所。爾喇嘛奉行佛法，廣度衆生而救苦難，其心亦猶是也。前以七旗喀爾喀兄弟，内相侵奪，外與厄魯特交兵，朕與爾喇嘛論令罷兵歸好。後噶爾丹又追侵土謝圖汗、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殺奪喀爾喀之人，朕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爾喇嘛遣濟隆胡土克圖往諭噶爾丹，爾使人不能仰副朕與爾之心，噶爾丹稱兵，大舉殺掠喀爾喀，深入我邊汛之内。朕稍發兵以問其故，反與我兵拒戰，至於大敗，乘夜遠遁，此彼來犯我，非朕往伐之也。彼所行，違朕與爾好生喜念，自求窮困而已。喀爾喀土謝圖汗、車臣汗諸濟農諸顔台吉等皆執臣禮，跪而稽顙，諄請與於本年四月躬親大閱，喀爾喀之汗濟農諸顔台吉等皆執臣禮，跪而稽顙，諄請與四十九旗同列，朕設大宴厚賜之，照四十九旗編爲旗隊，給地安插。土謝圖汗自以安舉興戎，陳情請罪，朕發衆喀爾喀議之，皆言加彼之罪，則於我衆無光，朕是以宥免其罪，仍留土謝圖汗、車臣汗之號。又念扎薩克圖汗被殺冤痛，屬下裔民

散亡可矜，授其親弟策妄扎卜爲和碩親王，其餘各分等級授以郡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之銜，明其法度，昭其典章矣。爾喇嘛普濟生靈，向以喀爾喀國破爲憂，今已安措得所，遣諭爾喇嘛知之，爾喇嘛聞此必大歡喜也。其左翼之喀爾喀無復可議，至右翼扎薩克圖汗屬下人等，被虜散亡，有在爾喇嘛所者，亦有在他處者，爾喇嘛普濟生靈，必能查明，發歸原主也。今厄魯特人等屢有歸降，聞噶爾丹窮困已極，無食而飢，於此可見噶爾丹之獲罪於天矣，未必不往歸爾喇嘛，若果往歸，作何措置，惟爾喇嘛裁之。噶爾丹遁去之時，曾立誓而去，倘違誓而稍犯我喀爾喀降人，朕必發大兵分路前進，務期勦滅之。其時地方遥遠，不及遣人齎救於爾喇嘛，亦未可定。是以預遣教習唐古特文、喇嘛丹巴色爾濟諭爾知之。

先是，喀爾喀扎薩克丹津額爾德尼台吉奏，厄魯特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劫其屬裔、馬畜等物。下議政大臣等集議。至是，議政大臣等議奏，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農前被噶爾丹劫掠，窮迫來歸，我皇上加恩，給地安插。乃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思報皇上覆載之恩，反要劫降人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人畜什物，應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還至四十九旗地方安插。兵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諭將軍尼雅翰，率領寧夏所備西安滿兵全軍，并令總兵官一員，酌率綠旗官兵，會同前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所，將喀爾喀丹津額爾德尼等被劫人畜什物俱照數追還。尼雅翰等率兵押送巴圖爾額爾克濟農至歸化城，交將軍郎談押護內送。如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等不還所奪人畜什物，不肯內徙安插，即令尼雅翰等率大兵勦滅之。奏入，上從之。隨遣兵部郎中格什、理藩院員外郎二郎保前往。

七月甲申朔，奉差兵部郎中格什等疏言：臣等至寧夏，會同將軍尼雅翰等，率領西安滿兵全軍，總兵官一員，領綠旗官兵四千，往追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副都統柏天郁、總兵官馮德昌等率兵出大威口，追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於阿里渾烏素之地，再三諭令還移。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從，旋即遁去。臣等隨報將軍，將軍分兵爲三隊追之，至西喇布里圖將宿。臣等言，當乘夜追及誅之，次日往追則難及矣。將軍不聽。次日追三十餘里，第三日至庫克布里圖，度不能及，遂率兵還。臣等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必西去，臣格什往甘州等處地方，臣二郎保往涼州等處地方探視巴圖爾克濟農駐牧之地。奏入，上命刑部侍郎邁塗前往察審。尋邁塗審取口供具奏，下部議。兵部議覆：將軍尼雅翰稽遲怯懦，失悞軍機，應革去將軍並拖沙喇哈番，不准折贖，鞭一百。副都統栢天郁革去副都統。郎中格什、員外郎二郎保，俱革職。總督葛思泰係封疆重臣，部檄到日，應即會同將軍尼雅翰等速議，使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致遁逃，始爲稱職，乃遲悞軍機，遣大臣往訊，始云曾諫將軍尼雅翰，巧飾其奏，殊爲不合，應將葛思泰降二級調用。得旨，栢天郁、葛思泰俱降五級留任，將軍尼雅翰著逮至京監候絞，格什、二郎保革職。尼雅翰等所率往官兵，令總督葛思泰暫轄，駐劄寧夏。

閏七月丙辰，四川、陝西總督葛思泰疏報：臣差甘肅副將陳祚昌等哨探至昌寧湖，有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弟博際遣親信喇嘛格隆等來言，素蒙皇恩，不敢背負，今請在昌寧湖牧馬。陳祚昌度其將往西海，借名牧馬，緩我軍機，隨將格隆等監禁，一面報臣及總兵官。甘肅總兵官柯彩調遣遊擊李士達等，領官兵四路進勦，大敗蒙古兵，殺五百餘人，博際遁走，追蹤百餘里，所獲牲畜器械無算，生擒蒙古十五人，並前監禁之格隆額林臣索諾木等皆斬之。下部議敘。

《聖祖實錄》卷一五三　九月丁卯，先是，以噶爾丹敗遁及立誓請罪始末，遣伊什格隆齎敕往諭達賴喇嘛。至是，達賴喇嘛遣使德木本爾囊素至，疏言：前者敬遵諭旨，曾遣噶爾亶西勒圖往和喀爾喀、厄魯特，因彼搆兵不已，復遣濟隆諭和。濟隆回報言，喀爾喀、厄魯特俱聽從立誓矣。及見皇上敕諭，內有噶爾丹爲大兵所敗，認罪立誓之旨，始知噶爾丹不聽訓飭，是以至此，此地所遣人員無知無識，伏乞寬宥。德木本爾囊素又述達賴喇嘛口奏云：喀爾喀、厄魯特交戰之前，土謝圖汗、噶爾丹等遣使於西海台吉，各請助兵。達賴台吉來告於我，我謂喀爾喀、厄魯特等，和睦我則喜悦，不願有所偏助也。四川打箭爐地方，今西海扎什巴圖爾台吉領兵駐防，非有異念，今俱已徹歸矣。上以達賴喇嘛向來恭順，噶爾丹事必其使臣及屬下人通同蒙蔽，非達賴喇嘛意，因賜敕諭之。

庚午，兵部題補西安將軍尼雅翰員缺。上諭大學士等曰：西安將軍關係重大，護軍統領馬喇才能素著，於蒙古事亦諳練，可陞補西安將軍。其馬喇員缺，著西安副都統伊勒慎陞補。西安副都統員缺，著正藍旗前鋒護衛西爾哈達陞補。馬喇、西爾哈達俱令作速赴任。

諭户部：朕孜孜圖治，軫切民依，悶悶耕獲，時勤諮訪。其有以荒歉上聞者，或蠲或賑，旋即施行，務令得所。念河南一省，連歲秋成未獲豐稔，非沛特恩蠲恤，恐致生計艱難。康熙三十一年錢糧，著通行蠲免，並漕糧亦著停徵。至山西、陝西被災州縣，錢糧除照分數蠲免外，其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應徵錢糧，俱著緩至秋季徵收，用稱朕眷愛黎元、撫綏休養至意。

以公阿靈阿爲鑲黃旗蒙古都統。

甲戌，諭大學士等：河道關係緊要，著户部侍郎博際、兵部侍郎李光地、工部侍郎徐廷璽前往查閱。靳輔亦著同去，靳輔於河務最爲諳練。如黄河險工不能完固，則運河、中河俱壞，著將黄河刷底深闊，及所修險工之處從公閱看。

十月庚寅，四川陝西總督葛思泰疏報：前因謝爾素地方番人爲盜，擅發弓箭，射死參將朱震等，部議令臣發兵勦殺，隨密飭西寧總兵官李芳述，酌帶官兵馳赴謝爾素地方。八月二十七日，在棋子山殺死賊番六百餘名，生擒三十名，將爲首之華木爾加等審明正法。下所司知之。

丁未，先是，遣侍讀學士達虎等賫敕頒賞策妄阿喇布坦、阿奴等，歸至嘉峪關外，被阿奇羅卜臧等劫去馬駝盔甲等物，兵部檄令甘肅提督孫思克發兵征討。至是，孫思克疏言：阿奇羅卜臧經臣遣發官兵征討，斬殺四百餘人，獲馬駝、牛羊千計。下所司知之。

十一月己未，諭吏部從來致治之道在正人心，人心偏私則詐僞日生而習俗滋敝，人心公直則囂競自息而庶績允釐。【略】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諸臣，應仰體朕懷，各端心術，盡蠲私忿，共矢公忠，豈獨國事有裨，即爾諸臣亦獲身名俱泰。倘仍執迷不悟，復踵前非，朕將窮極根株，悉坐以交結朋黨之罪。爾部可即傳示中外，使咸知朕意。

甲戌，諭禮部：自昔帝王敬天勤政，凡遇垂象示警，必實修人事，以答天戒。頃欽天監奏推算日食當在康熙三十一年正月朔日食。夫日食爲天象之變，且又見於歲首，朕兢惕靡寧，力圖修省。惟大小諸臣，務精白乃心，各盡職業，以稱朕欽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禮、筵宴，俱著停止。

《東華録》卷一六 是月，免陝西渭南等二十一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免河南滎陽等二十六州縣本年分蝗災額賦有差。免陝西西安、鳳翔被災等處三十一年額征銀米。命山西省撥銀二十萬兩解赴陝西，賑濟飢民。免陝西寧州、鎮原縣本年分雹災額賦有差。免湖廣沅州等三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免雲南昆明等十州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免直隸霸州等二十四州縣本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聖祖實録》卷一五三 十二月甲申，諭户部：朕撫馭區宇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惟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爲念。比歲各省額徵錢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未經議免，朕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撙節支給，數載於兹。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著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京口、杭州、荆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著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石存貯倉厰，令該地方官敬慎守視，以備需用。爾部即遵諭行。

丁亥，理藩院題覆達爾河等種地積穀。上諭大學士等曰：邊外積穀，甚屬緊要。達爾河地方，著交與内務府派各莊壯丁耕種。呼兒河地方，令五旗王等莊屯人前往耕種。其籽粒、耒耜、耕牛，皆令豫備。著派諳練農事官員，前往監管。布種完時，酌留耘田之人收穫。其農夫所食米穀，著於古北口所貯米穀計口帶去。席喇穆倫地方，仍照前議，令盛京人役前往耕種。秋收之時，有收穫多者，該部將監管官員議敘具奏。

康熙三一年（壬申、一六九二）

《聖祖實録》卷一五四 春正月甲寅，上取《性理》展閱，指太極圖謂諸臣曰：此所言皆一定之理，無可疑論者。又指五聲八音八風圖曰：古人謂十二律定而後被之八音則八音和，奏之天地則八風和。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其言樂律所關如此其大。而十二律之所從出，其義不可不知。如《律吕新書》所言算數專用徑一圍三之法，此法若舛，則無所不舛矣。

上又曰：算數精密，即河道開口流水，亦可算晝夜所流分數。其法先量開口闊狹，計一杪所流幾何，積至一晝夜，則所流多寡可以數計矣。又命取測日晷表，以御筆畫示曰：此正午日影所至之處。遂置乾清門正中，令諸臣候視，至午正，日影與御筆畫處恰合，毫髮不爽。諸臣等奏曰：臣等今日仰承聖訓，得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不勝懽慶之至。

三月丙辰，内大臣阿爾迪、理藩院尚書班迪等，奉差往邊外蒙古地方五路設立驛站，請訓旨。上曰：凡遇邊外事務，皆用蒙古馬匹，不但甚累蒙古，且恐事亦有誤。今設立驛站，雖費用國帑，日後於蒙古裨益良多，亦不致遲延誤事，最爲緊要。特遣爾等料理，務加詳慎，必將確然不易可垂永久之策籌畫而行。

乙丑，上諭大學士等：河工關係運道民生，非經歷諳練之人難以責成。靳輔赴任之前，朕召入内廷，與之久語，觀其奏對情狀，大非昔比，則其衰病可知。

著順天府府丞徐廷璽前往協理。

以正白旗滿洲都統郎談爲領侍衛内大臣，調正白旗蒙古都統伯阿席坦爲滿洲都統。

壬申，理藩院題：喀爾喀多羅郡王古禄西希旗分無牲畜之人衆，請給與米糧。得旨，貧窮蒙古給與米糧，特爲施恩贍養。聞奉差放米官員，往往誘買轉賣，惟思利己，不論蒙古之果能度日與否，而稱爲窮苦者甚多。嗣後，朕若察得其實，必將該管堂官一并置之重典。

《聖祖實録》卷一五五 四月辛丑，上御瀛臺内豐澤園澄懷堂，召尚書庫勒納、馬齊等入。上曰：頃爾等進來時，曾見朕所種稻田耶？諸臣奏曰：曾見過，稻苗已長尺許矣，此時如此茂盛，實未有也。上曰：朕初種稻時，見有於六月時即成熟者，命取收藏作種，歷年播種，亦皆至六月成熟，故此時若此茂盛，若尋常成熟之稻未有能如此茂盛者。朕巡省南方時，將江南香稻暨菱角帶來此處栽種。北方地寒未能結實，一遇霜降遂至不收。南方雖有霜雪，然地氣温暖，無損於田苗。諺云：清明霜，穀雨雪。言不足爲害也。總之，南北地氣不同，節候各異。寒暑之遲早，全視太陽之遠近，所以赤道度數最宜詳審。欲定南北之向，惟以太陽正午所到之處爲準。即指南針亦不能無偏，設有鐵器在旁，則針爲所引，亦復不準，此是一定之理。今將一片石，以繩懸之，使之旋轉，俟其既定，刻記所向南北，復動如前其所向南北仍復不變，即此可思其理。所以凡物皆有自然一定之理。庫勒納奏曰：聞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不知何故？上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黑龍江夜短，日落亦不甚暗。又命看澄懷堂後院所栽脩竹、前院盆内所栽人參及各種花卉。上指示曰：北方地寒風高，無如此大竹，此係朕親視栽植，每年培養得法，所以如許長大。由此觀之，天下無不可養成之物也。

五月庚戌朔，諭户部尚書馬齊、侍郎凱音布：聞山西平陽府等處雨澤霑足，年麥豐收，其值必賤，可遣賢能官員往彼購買，預爲積貯。不惟有益於民，異日倘有需用時，得所資矣。隨命兵部右侍郎王維珍前往料理。

戊午，以散秩大臣伯舒敏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癸酉，理藩院題：喀爾喀既與四十九旗同列，請照四十九旗例給與印信。將土謝圖汗、車臣汗、親王策妄扎卜三部落分爲三路。【略】俱授之印信。得旨，土謝圖汗、車臣汗暫停給印，餘如議。

六月乙未，理藩院題：科爾沁進獻席北卦爾察打虎兒人丁，先經議政王大臣等議，每丁賞銀八十兩。如不願領八十兩者，每丁一年給銀三兩。今查可以披甲之丁共一萬一千八百五十餘名，此内五千七百十九丁情願每年領銀三兩，其六千一百三十九丁情願領銀八十兩。其老病未及年歲者，按户各賞銀八十兩。從之。

辛丑，先是，貴州巡撫衛既齊疏報，黎平府屬古州司高洞苗人金倒等，隱匿罪犯，拒捕殺死官吏。至是，衛既齊疏言：黎平府高洞苗拒捕殺官一案，臣誤信知府張瀲、副將侯奇嵩之言，曾題明發兵。後報稱進勦殺苗一千一百餘人，亦經具題。今始訪聞，因張瀲、侯奇嵩私遣兵目索財，是以苗人拒阻致殺。張瀲等畏罪誑飾，實無拒捕之事，并無勦殺苗人之事。知府張瀲、副將侯奇嵩見在嚴審，臣前輕信具題，亦難辭咎。得旨，凡事詳慎方善，衛既齊於此事輕率發兵，又稱將苗人殺敗，伊自行具奏，今乃云盡屬虚妄，將人參劾，果何爲耶？朕自臨御以來，未見有如此錯誤者，著遣部院堂官會同總督詳加察審。如果係知府、副將之罪，即於彼處以軍法從事。苗人果不遵約束，亦酌量即行勦滅，不必往返奏聞，即行完結。尋遣吏部尚書庫勒納、内閣學士温保前往察審。

《聖祖實録》卷一五六 九月戊申，甘肅提督孫思克疏言：員外郎馬迪奉旨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臣標下守備高天福、千總馬惟恒及兵三十名護行。今據肅州總兵官潘育龍報稱：嚮導蒙古巴素歸報，馬迪等行至哈密地方，距城五六里許駐劄。有噶爾丹屬下蒙古五百許殺馬迪等，盡劫馬駝行李而去，執原任郎中格什、守備高天福、千總馬惟恒并受傷、未受傷兵共二十四人到哈密城。據報以聞。

《東華録》卷一六 十月，以陝西西安等處連歲飢荒，繼以疾疫，免所屬府州縣衛所三十二年地丁錢糧及從前積欠。

十一月，工部覆河督靳輔言：高家堰加築小堤，中河挑濬河溝，增高遥堤，添造閘口，俱應如所請。上曰：「中河甚爲有益，靳輔欲挑濬河溝，加高遥堤，以塞張家莊運口，修駱馬湖東西石閘，水漲之時開之使流，水落之時塞之使聚，其言猶可。至于高家堰堤外欲築一小堤，此豈可乎？且承受洪澤湖大水，全爲高家堰是賴，高家堰之堤築之，使其益堅則可，其外築一小堤，有何益哉？倘高家堰之堤衝決，一小堤能禦之乎？此皆靳輔執其向時意見而行之也。」九卿議覆：「靳輔言于黄河兩岸栽柳種草，設立涵洞，應如所請。其挑濬河溝引水淤塞堤下

積水之處，又引水淤塞邳州低窪之處，應令該督妥核議奏。」上曰：「黃河水勢湍迅，倏而彼處深此處淺，倏而船被阻淤，變遷無定。欲引黃河灌使淤平窪地，事屬危險，朕斷不敢輕信，著不准。」

《聖祖實錄》卷一五七　十二年十二月壬午，以左都御史于成龍爲河道總督。

辛卯，陞漕運總督董訥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辛丑，諭大學士等：聞西安米價仍貴，流民還原籍者稀少，朕爲陝西地方民生常縈於懷，必如何措施然後於民有濟，蓋孳孳不置也。先是，聞自湖廣襄陽至陝西商州水路可達，已遣郎中蘇赫納往視。今問之內大臣索額圖，乃亦乘船自商州至襄陽。若西安米價仍貴，則流民不能還籍。商州到襄陽既有水路，應將目下運到襄陽米二十萬石，自襄陽水路運至商州，自商州運至西安糶賣，則飢民、流民均得蘇息矣。可遣內閣學士德珠會同總督丁思孔、總兵官王化行等，率河道劉醴將轉運米石及招還流民之事，委之專理。其自襄陽運至西安之米，照湖廣價值止加算所運腳費，與之貿易，則米價即平，於百姓大有裨益，而流移之民亦獲速還故土。所得米值，齎至湖廣復買米糧，亦依此法轉輸平糶。當俟陝西流民悉還本籍、米價既賤之後，方行停止。爾等會同速議以聞。

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

《聖祖實錄》卷一五八　春正月丙午，諭大學士等：聞厄魯特噶爾丹無所得食，困迫已極，仰食於其所屬番人，而有來哈密之信。哈密於我邊塞相去最近，可發寧夏駐防滿兵，令往甘肅提督孫思克處爲之預備。孫思克所轄官兵，亦當令其整頓預備。此外本省附近地方官兵，有宜調發預備者，令孫思克一面調發，一面奏聞。又貝子察汗巴爾之弟班第自青海來時，由大草灘於邊內行來，遇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亦由邊內而往。如此潛行來往，邊塞官員何以不復稽察耶？此亦當移檄孫思克，邊塞官員令其嚴加戒飭。爾等會同兵部密議以聞。

甲子，差閱河工大學士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還，以河圖進呈。上問曰：高家堰水勢如何？另築小隄果有益否？張玉書等奏曰：去歲黃河水大，淮水被逼，故洪澤湖水較高於往年。今欲築小隄之處，距高家堰甚近，若遇洪澤湖水漲，高家堰大隄衝決，小隄斷難保護，前諭旨所云小隄無益極是。上曰：朕前撰之事理，以爲無益，爾等所議甚當。詳閱河圖，問曰：近來宿遷縣民生如何？張玉書等奏曰：宿遷縣民間生計較勝從前，自蒙聖主指授，河道順利，又南巡之後，官吏奉公，豪強畏法，小民得所。

禮部題：朝鮮國進貢禮物，交該衙門查收。得旨，朝鮮國世篤悃忱，進貢方物克殫恭順。頃復輸應軍需，捐進鳥鎗三千杆可嘉。年貢內黃金百兩及藍青紅木棉，嗣後永著停止。

二月乙亥朔，諭大學士等：西安米價尚爾翔貴，戶部可招募身家殷實各省富商，給以正項錢糧，並照驗文據，聽其於各省地方購買糧米，運至西安發糶。所得利息，聽商人自取之。如此往來運販，待西安米價得平之日，但收所給原銀，於地方大有裨益。

丙子，上命內大臣公坡爾盆等詣歸化城等三處督耕。

壬午，理藩院題：員外郎馬迪等，中途爲噶爾丹人所害，策安阿喇布坦立遣沙克海喇圖等來奏。上賜策妄阿喇布坦敕曰：朕統馭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果能始終効順，則寵賚頻加。爾策安阿喇布坦僻處窮荒，立心誠懇，貢獻方物，問安之使不絕於道，是以屢遣達虎馬迪等加爾恩賜。馬迪等中途被害，爾即遣使奏聞，朕深嘉之，今全受爾所貢物。因爾使沙克海喇圖等歸，賜爾以御用綵緞十端。爾所密奏諸情事，朕已悉之矣。

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前因逃遁人民失散，奏請查歸。得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失散之人，可令所司查歸之。

癸未，吏部、兵部議覆直隸巡撫郭世隆疏，言宣府所屬六廳俱係佐貳，十衛俱係武弁，子以臨民，似爲未協，宜裁六廳十衛，改設一府八縣，應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知縣八員，教職九員，縣丞二員，典史八員，驛丞七員，經歷一員，司獄二員，巡檢一員。又東城等六驛，地處偏僻，差使無多，均宜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戊子，諭大學士伊桑阿、戶部尚書馬齊等：聞噶爾丹艱於食，窮困已極，來就食於哈密。哈密近在塞下，若不預爲設備，乘隙事生，其時不及防矣。今雖於甘肅令滿洲、綠旗兵預備，而兵力尚單，可自京師每佐領出兵二人，由邊外往寧夏就提督孫思克處預備。更撥陝西總督標下火器營兵出二千人，馬兵出千人，亦遣往孫思克處，令其預備。爾等與議政諸臣會同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郎談、副都統阿南達議奏。尋議，京城應撥每佐領下護軍二名鎗手，護軍四百名，驍騎四百名，前鋒四百名，由邊外至寧夏，赴提督孫思克所駐劄。再檄陝西總督佛

倫，選擇本標火器兵二千，騎兵一千，擇賢能官領至孫思克所預備。并檄孫思克整飭本標官兵，俱遵前旨，不時遠探，如有機會，勿致失誤。得旨，增兵甚善，應如所議。軍中大臣不必多也，領侍衛內大臣郎談既嘗踏勘地方，即授爲將軍遣行。副都統阿南達曾經周行偵探，亦應派出。其餘大臣官員，皆朕所簡授，自酌量調用，不得妄請從軍。所發皆見備之兵，不可遲久，限三月望內起行。此地備兵亦關緊要，可即撥兵以補所發之缺。尋授郎談昭武將軍印，以將軍博霽、提督孫思克爲參贊，右衛護軍統領伯四格管帖護軍。

壬寅，大學士等奏：臣等遵旨詰問衛既齊，據供「從前年少無知，曾經狂妄陳奏。任府尹時，條陳職掌又妄引古人以召伯、君陳爲比，罪當死。及爲巡撫，兵之後，又不能詳察虛實，竟憑報文妄行奏捷，罪又當死，更有何辨」等語。衛既不能仰體皇上愛民之心，安撫地方，輕率用兵，致使無罪苗民被戮，罪當死。發齊應照九卿原議，擬立斬。得旨，衛既齊著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

《聖祖實録》卷一五九 四月丙戌，理藩院題：喀爾喀台吉車陵扎卜呈稱，我父達什台吉，本土謝圖汗六扎薩克中之一扎薩克也。我向與族中弟姪六人及土謝圖汗叔父戴青諾顏之孫瓦齊賴怛喇、胡土克圖之弟滾濟扎卜，遇噶爾丹亂，俱往役鄂羅斯。今謹集衆來歸，我等願得與西卜退哈灘巴圖爾，同在克魯倫巴顏烏闌遊牧。應如所請，仍照喀爾喀初來之例，賞以袍服、布幣。從之。

癸巳，户部遵諭議覆：各省解送物料共九十九項，京中無貨買之物，應令照舊解送外，查所解印書紙張庫內見有存貯，白銅無應用之處，應將此二項停其解送。至於外解青粉等三十八項，價值并脚價合算，比在京師價貴，相應停其外解。如有應用此等物料之處，在京照時價採買應用。或遇時價騰貴，辦買不得者，具題行令出産省分解送。從之。

五月庚戌，兵部題：歸化城乃總要之地，增戍之兵甚多，應專設將軍一員總管歸化城都統、副都統訓練官兵，凡有當行事務，協同右衛將軍而行。得旨，歸化城初設將軍，總管官兵，整飭訓練，關係甚重，著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安北將軍管理。

六月乙亥，禮部議覆國子監祭酒吴苑疏言八旗之人學習制藝者日多，而中式之額太少，請增加名數。查鄉試滿洲、蒙古原取中舉人十名，今增六名，共取中十六名。漢軍原取中舉人五名，今增三名，共取中八名。會試滿洲、蒙古原取中進士四名，今增二名，共取中六名。漢軍原取中進士二名，今增一名，共取中三名。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六〇 八月甲戌，諭户部：朕撫御寰宇，早夜孜孜，惟以實惠及民俾登康阜爲念。廣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俱屬邊地，土壤磽瘠，民生艱苦，與腹内舟車輻輳、得以廣資生計者不同。朕時切軫懷，歷歲以來，屢施恩恤。廣西省康熙十六年通省錢糧，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民欠錢糧，貴州省康熙二十二年秋冬及二十三年春夏地丁錢糧，又貴州、四川二省康熙二十五年未完及二十六年應徵錢糧，雲南省康熙二十七年以前屯地積欠錢糧，俱經次第蠲豁。茲念育民之道，無如寬賦，矧邊省地方，非再沛優恤之恩，則閭閻無由充裕。所有康熙三十三年四省應徵地丁銀米，著通行蠲免。仍行文該督撫徧加曉諭，令人沾實澤，以稱朕加惠遠省民生至意。如有不肖有司借端朦混，私自徵收者，該督撫指名奏劾，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九月丁未，工部議覆奉天將軍輔國公綽克託疏，言修理盛京城垣需用夫役，在盛京兵民内按丁取用。得旨，盛京城垣關係重大，著工部侍郎圖爾宸前往，會同該將軍、盛京工部應作何修理，詳看議奏。

丁巳，諭大學士等：江、浙二省，今年夏旱雖不成災，秋收涼必有限，若漕糧照常徵收起運，恐民食將至匱乏，朕爲此常切軫念。除浙江漕糧已經改於今年蠲免外，其江南漕糧今年或三分免一或免一半，俟至該省應蠲年分，將今年所免米石，照數補徵起運，於漕糧既無缺少，官民大有裨益。著滿漢大學士等會同户部堂官、倉場侍郎等作速確議具奏。

丙寅，琉球國中山王尚貞遣陪臣馬廷器等進貢方物，並請入監讀書官生梁成楫等歸國。宴賚如例。

十月壬申，諭大學士等曰：給事中彭鵬參令科順天鄉試疏内，有請朕親審，將主考、同考官并舉人一一窮究之語，是謂諸大臣皆不可信矣。若倚任之大臣既不可信，雖彭鵬亦可信乎？況治天下，不在拘執小節，當敦崇大體，以和平御之。如大小事皆朕一人親審，則庶務何由畢理，且自古以來亦無此體。即依彭鵬所奏，將徐倬等親問，必將刑具取入宫内。刑具乃不得已而用者，朕亦何忍見之。彭鵬既係言官，當勸朕寬大和平，乃請親行刑訊，朕實不解也。著九卿議奏。

又諭曰：前尚書科爾坤諳練事務，在户部時著有勤勞。被參之事，殊不明

晰，以其年邁，不復任用，可復尚書銜。

戊寅，户部議覆陝西巡撫吴赫疏言，招徠流民，有地者既給與牛種銀兩，以爲耕種之資；無地之民，更爲堪墾鄰，請與有地之民一例給銀安插。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一六 〔丁酉〕鄂羅斯察漢汗遣使進貢。上曰：「鄂羅斯人材頗健，從古未通中國，距京師甚遠。自嘉峪關行十一二日至哈密，自哈密行十二三日至吐魯番。吐魯番有五種部落，過吐魯番即鄂羅斯之境。聞其國有二萬餘里，漢張騫出使西域，或即彼處。史載霍去病曾出塞五千里，想或有之，今塞外尚有碑記可考。至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事）〔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夷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耳。」

《聖祖實録》卷一六一 十二月庚午朔，陞護軍統領楊岱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丁亥，諭兵部：本朝滿洲官兵從來精鋭驍勇，遇寇必克，所向無敵。前厄魯特噶爾丹之役，官兵不能悉體朕意，即行勦滅，致失機會，罔奏膚功，朕心爲之不懌。故比年以來，簡閲官兵，歲凡兩舉，朕躬臨指示訓誨。頃閲武時，見諸士卒行列整齊，隊伍明晰，進退嫻熟，嚴肅無譁，所有軍令無不遵守，該管官員號令約束既嚴且善，此皆官兵協志同心，各加奮勵所致，朕心深爲嘉悦。八旗前鋒、護軍、撥什庫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火器、驍騎兵亦照護軍賞給。有管轄職掌官，悉賞給内庫緞疋。其賞賜緞疋，户部會同總管内務府衙門議奏。這次閲武時，官員内有降級罰俸者，俱准開復，以示朕體恤將士、申明賞罰之至意。至八旗步軍官兵，有察緝盜賊、巡理道路等役甚多，極爲勞苦。步軍亦各賞給一月錢糧，無職掌官照護軍給一月錢糧，火器、驍騎兵等各賞給一月錢糧，管步軍官亦各賞給緞疋，奬勤恤勞，用稱朕意。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三年（甲戌、一六九四）

《聖祖實録》卷一六二 春正月乙卯，上以盛京年歲歉收，命户部尚書馬齊馳驛前往，以倉穀支給兵丁。

丙辰，九卿議覆河道總督于成龍條奏，修築黄、運兩河，應增設河道官員、豁免民夫等事，俱不准行。于成龍明知難行之事，故爲條奏，非大臣實心任事之旁，殊於行人不便。仍聽人照常行走，後若毁壞，令步兵稍稍葺治。

甲辰，諭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英：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

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近日進見稀少，講官侍班不過頃刻，豈能深悉？著將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員，每日輪四員入直南書房，朕不時諮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備擢用。

陞護軍統領噶爾瑪爲鑲白旗蒙古都統。

甲寅，諭翰林院：朕流覽載籍，見分類諸書雖各有所長，尚多未備。《唐類函》可謂詳贍，然唐以後典故、藝文，亦未採録。可依《唐類函》體例，自唐迄明，輯成完書，以資觀覽。

陞正黄旗滿洲副都統鄂克濟哈爲護軍統領。

丁巳，上巡幸畿甸，閱視河隄，【略】諭工部尚書薩穆哈、倉場侍郎常書：河隄關係運道民生，甚爲緊要。春間令天津一帶決口，速行修築，因時方東作，雨澤未需，甚切憂慮。今新隄已成，復得時雨，良慰朕懷。爾等從陸路先至所築新隄處，朕即乘舟往觀，兼閱民田。或新隄有應增修處，即令繕治。

己未，上閱化家口新隄。倉場侍郎常書奏曰：新隄凡十二處，緊要者不過四五處，皇上若必加偏閱，時當溽暑，恐勞聖躬。上曰：朕軫念小民，每罹水患，特爲閱隄觀稼而來，雖屬煩勞，朕固忘倦。上閱黄須口等處，詳視良久。諭常書等曰：此處決口水勢湍悍，隄雖堅固，中間猶覺稍低，可令增修，於前面另築一小隄，以弱水勢，大隄方保無虞耳。其八百户口、王家甫口、筐兒港口、白駒廠口等薄弱之處，咸令增修。

《聖祖實録》卷一六四 七月丁亥，上命大學士等，於翰林官員内知有長於文章、學問超卓者具奏。大學士等奏曰：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韓菼文章詩賦頗爲優長，又進士唐孫華長於詩賦，文章亦佳。上召唐孫華考試，諭大學士等：觀唐孫華文學實優，但字不甚佳，著額外授爲禮部主事，令於翰林院行走。大學士等奏曰：《三朝國史》《典訓》《一統志》《明史》尚未成書，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韓菼等在籍，皆文學素優之人，若召令各纂一書，書可速成。上曰：徐乾學等著來京修書，徐乾學之弟徐秉義學問亦優，並著來京。韓菼原係内閣學士，告假回籍，不便與曾經處分之人，一體取來修書，著以原官召取來京。

户部議覆山西巡撫噶爾圖疏，言右衛駐防大兵供應米豆、草束，原議一半本色，一半折給。其一半本色内不敷米豆草束，或照改折之價，或照改徵之價折給，應令該撫會同將軍定議具題再議。得旨，此事關係緊要，著户部尚書馬齊馳驛速往，會同該將軍等確議具奏。

《東華録》卷一六 是月，諭内大臣：和托揮特爾根敦戴青擒厄魯特人至，供云：噶爾丹于今年正月來于庫克朔東抗幾爾查克地方居住等語。觀噶爾丹前進情形，當是圖根敦戴青而來，來至土喇一帶搶掠邊境之喀爾喀亦未可定，可調寧夏歸化城及右衛之兵，循克魯倫河于土喇等處探彼消息。尋授領侍衛内大臣費揚古、郎談、希福爲將軍，作速起程。旋以尚書班迪無報，似乎無事，又聞噶爾丹有趨歸化城意，令右衛兵回右衛，歸化兵、郎談兵俱回歸化城駐防。

康熙三四年（乙亥、一六九五）

《聖祖實録》卷一六六 四月戊戌，理藩院題：達賴喇嘛及第巴皆遣使奏請勿革噶爾丹策妄阿喇布坦汗號，并加恩賜敕印。其西海等處一帶地方所置戍兵，請徹回。上諭大學士等：第巴乃外藩人，何敢奏請徹我朝兵戍，此特爲噶爾丹計耳。我之守戍，乃以噶爾丹闌入吾土之故。向者噶爾丹敗，已將就擒，因彼之濟隆胡土克圖來言噶爾丹乞降，始得亡命。今噶爾丹仍索喀爾喀未已，則我朝既不當罷戍，亦且當備師。如噶爾丹來，即行勦滅。倘悔過乞降，亦無有不撫之之理。爾等可會同理藩院侍郎滿丕，備檄曉諭達賴喇嘛及第巴知之。

己未，諭大學士等：聞外藩扎薩克人等，或有私隨我朝遣赴達賴喇嘛處之使臣而去者，或有同達賴喇嘛使人前來，不返故土，竟自留於歸化城各扎薩克處者。噶爾丹乃狡詐之人，其各處安插奸細，偵探聲息之事，顯然敗露，猶自不服，巧飾上奏，或令其屬下喇嘛潛隨達賴喇嘛之使人，前來偵探反間，亦未可定。嗣後宜嚴行禁止。

理藩院議覆：達賴喇嘛來使所帶之人，宜永行禁止，不許存留。上諭侍郎滿丕等：達賴喇嘛來使所帶之人，若概行禁止，則外藩蒙古不得私行貿易，其心不服。達賴喇嘛之人往來已久，不必限定來使所帶人數。但來人有達賴喇嘛印信者納之，如無印信，則非係達賴喇嘛之人，即不納，如此議定，則不禁而自絶，蒙古亦皆心服矣。尋理藩院議覆達賴喇嘛及諸扎薩克之往來使人，令其各給與符驗。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六七 六月庚申，漕運總督王梁疏參贛州衛千總楊奉等於漕船裝帶商人貨物。上曰：王梁將漕船所載貨盡行搜出，棄置沿河兩岸，所行甚暴。從來總漕未嘗禁漕船帶貨，而漕運並未遲誤。今王梁禁止帶貨，而漕運

遲誤，至今尚未到。裝帶些微貨物，於事何妨。王樑不但暴戾，凡事執拗，宜令解任。

《聖祖實録》卷一六八　八月辛卯，諭大學士等：于成龍向經緣事革職。今在河工，殫極勤勞，其總督原衙可復還之。

壬辰，上巡幸塞外。

辛丑，工部題請遣大臣閱視河工。得旨，閱視河工，原欲查核有無浮冒情弊及隄工堅固與否。侍郎趙山等往閱河工，將總河並未修理之處，反稱工程堅固。如此，則閱視何益？今雖再遣大臣不諳水性，亦照前人所行而已。趙山等著嚴議，此後閱河著永行停止。尋部議，趙山應革職，交刑部。得旨，趙山著爲章京効力。

西安將軍博霽疏報：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百許人，過我三岔河汛界，甫州總兵官潘育龍擒解前來，請皆拘留甫州邊内，俟得噶爾丹確信，再行遣回。從之。

丙午，上諭内大臣明珠等曰：聞噶爾丹有順克魯倫而來之信，京城豫備兵三隊，應令作速啓行。第一隊於是月二十四日啓行，所派諸王及兩班侍衛與俱，二三隊行期各間一日。盛京豫備兵二千，寧古塔豫備兵一千，著剋期會於烏爾會之地。再檄黑龍江將軍薩布素，令遣人遠探，倘噶爾丹侵犯車臣汗地方，聽酌量行事。設有前來聲息，即踵尾以進。有用烏喇兵處，可率之去；不用，仍令往會盛京兵。盛京、烏喇二處，命副都統齊蘭布往諭之。科爾沁兵分二千名，來會於烏爾會之地。土默特員勒厄爾德木圖令速回，將其所屬并員子喇思查普旗兵酌派，亦往與盛京兵會。遣理藩院官一員，赴敖漢奈曼，亦將兵酌派，帶至巴林台吉阿喇卜坦處。京師兵勿裹糧，支領坡賴村米。此處大臣侍衛官員等，所有駱駝令往運坡賴村米，給放在此兵卒。前鋒參領夸色著署左翼前鋒統領，其前鋒參領可於新滿洲内選員署之。古北口總兵官何應元、石匣副將馬進良於兩處官員内，將人材壯健有馬匹者，選二十員，各攜軍器、鳥鎗以來。速檄知之。

己酉，上駐蹕克勒烏里雅蘇台。

先是，上密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曰：噶爾丹爲人極其狡猾，朕欲發大兵往征，恐彼聞風遠遁，及至徹兵，彼又復來擾爾蒙古。今必立克圖獲噶爾丹遣爾書内，既有乞爾遣人於彼之語，爾可藉此遣人語噶爾丹云「我科爾沁十旗，俱已附爾矣。爾可前來，我等當從此地接應」，以此説之，誘至近地，於時朕親統大軍，風馳電擊，彼不及遠遁，斷可滅矣。爾可仍遣前所差鄂齊爾再往誘噶爾丹至近地。至是，沙津來朝，上遣侍郎西拉與沙津同往，密授鄂齊爾説噶爾丹之計。視其起行，即以遣鄂齊爾之故，密諭達爾漢親王班第及諸台吉。

調漕運總督董安國爲河道總督，陞山東巡撫桑額爲漕運總督。

九月己巳，諭議政大臣舅舅佟國維等：將軍伯費揚古報稱，噶爾丹將喀喀西卜退哈灘巴圖爾及納木扎爾陀音等恣行劫掠，即竄往土喇河，順流而下，西遊牧，恐有互相竊奪之事，可檄尚書班迪，令彼在汛界外附近處暫居。

乙酉，雲南巡撫石文晟疏言：滇省地方，明初多係屯田，每畝徵糧七斗二升不等。吴三桂在滇，將此屯租即爲額賦，以致歷年拖欠，追比難完。查通省民田賦額，惟河陽縣最重，每畝徵糧八升一合八勺三抄。伏懇將屯糧悉照河陽縣則起科。得旨，雲南屯田錢糧較民田額重數倍，民人苦累。嗣後屯田額賦，著照河陽縣民田上則徵收，該部知道。

十月丙申，諭議政大臣等：傳諭沙木巴戴青墨爾根濟農值雨雪時，噶爾丹侵掠其疆界，亦未可定，宜簡發其兵并附近喀喀諸台吉之兵於諸處防守，遠置塘哨探聽消息。倘有噶爾丹之警，敵勢寡弱，量力可擊則以其兵擊之，若敵勢衆多，則設殿後之兵，向歸化城内地移營。雖退入内地，亦不譴責也。凡有動静，一面速報歸化城將軍，一面奏聞。

丙午，納木扎爾陀音以不遵論内移，致爲噶爾丹所掠。又縱噶爾丹致書之入來京，面縛請死。特旨，宥之。

丁未，諭議政大臣等：聞噶爾丹部落不過五六千人，我大兵皆踴躍願戰，而我還彼來，再三若此，凡蒙古諸部亦大遭其蹂躪矣。爾諸王大臣可與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公同籌畫，作何進止，其詳議之。尋議覆，宜遣發師徒，攜兩月糧，赴巴顔烏蘭進剿。上曰：方今冬令，噶爾丹雖不能親率其妻孥輜重前來，或以遊騎潛掠汛界近地，亦未可定。然諒其人無多，京師大兵不便輕發，即遣往，亦未必與彼相值，莫若以蒙古兵應之。見今墨爾根濟農善巴戴青各

備兵一千，歸化城有將軍伯費揚古駐劄。西路事柄，應全付與右翼察哈爾兵、歸化城兵，及四子部落以西所有扎薩克兵，俱令酌量徵調。其東路兵，宜另派大臣管領。兩蘇尼特、兩阿霸垓、兩阿霸哈納旗兵，著索額圖前往收集。鄂克濟哈、扎喇克圖見赴汛界，索額圖可偕之去。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及兩嵩齊忒、兩烏朱穆秦兵，著明珠偕阿喇尼、恩額森前往收集。俱令各駐要地，探聽聲息。都統噶爾瑪、副都統碩岱，朕已令於察哈爾左翼駐劄，毋容遣動，設有必不可已機務，再行調取，會同索額圖、明珠等以行。其理藩院官或別部院官，聽其酌量題請帶往。茲遣伊等，非取其奮勇一試，惟期一應聲息，得其真實耳。尚書班迪雖見在彼偵探，猶恐京師大兵難遽定行止，故復有此遣，師之進退，俟伊等報聞定奪。

《聖祖實録》卷一六九 十一月壬戌，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噶爾丹在巴顏烏蘭之地，宜分軍進剿。上諭議政大臣等：我大軍進剿噶爾丹，宜分爲三路：東一路仍派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黑龍江兵將軍薩布素酌派，再派科爾沁兵四千，令定期會合，沿克魯倫進剿。西一路徵調各處官兵，總轄於費揚古，由歸化城進剿。中一路以京城每佐領下所餘預備兵六名，及火器營兵，與費揚古所請宣化府緑旗兵，停其發往西路，皆定爲中路進剿。此三路官兵，俱令裹八十日口糧。中路隨運米石，著諸王大臣官員急公之駝馬馱運。倘不足，即動支正項錢糧，雇車裝載。西路軍糧應隨運幾日，費揚古明白具奏。至師行惟馬最要，東光、吴橋、景州三處，户部見貯有豌豆，每佐領下發馬十匹，交地方官飼養，遣侍郎陳汝器往督之。是師來年何月何日啓行，著費揚古定議以聞。

丁丑，大學士會同兵部議奏：西路進剿右衛兵五千，京城增發兵三千四百七十，大同緑旗兵五千，合官兵、廝役共計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名有奇。先經議政大臣議，京城增發兵，每名給馬四匹、廝役一名，各齎口糧八十日外，每名月給米二倉斗，以湖灘、河朔米隨運。其運車及馬騾、草豆、輓兵口糧等物，俱著山西巡撫備給。并遴才幹道官一員，同知、知州、知縣等官四員，同部院官四員隨車押運。請於特簡于成龍等三大臣内分撥一人，佐以一滿洲堂官，速赴山西，會同巡撫温保料理諸務。至中路進剿，京中每佐領兵六名，漢軍火器營兵二千及隨徵兵，共計八千一百三十名。俱照西路例，每名給馬四匹、廝役一名。礮手、綿甲軍八百八十八名，兩名合一廝役。又盛京兵二千，寧古塔兵一千，黑龍江兵約二千，宣化府緑旗兵三千，合官兵、廝役共計三萬二千九百七十名有零。各齎八十日口糧外，每名月給米二倉斗，以通倉米運給。其運車及兵夫、馬騾、需用食物，俱著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巡撫備給。押運官員，亦著各該撫遴選，與西路同。再遴部院衙門才能官二十員，每省派四員，分管尾隨中路大兵前進。其總理運務，既經派出于成龍等，諸事應令會同料理。上曰：既派出于成龍等，使之專任。嗣後凡關運米機務，即自行奏請，不必會同該部。押運官員，亦著伊等選擇具題。牽輓兵卒，給與行糧。餘如所議。

戊子，命安北將軍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

十二月丁酉，先是，命刑部尚書圖納赴陝，會集將軍、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於莊浪要地議西路進剿事。至是，圖納等疏言：陝西一路進兵，使出鎮彝，由黑河、托賴河交流處取昆都倫而進，還熟識路徑蒙古爲嚮導。但我軍進討，糧糗俱係親擔，倘事起卒然，接戰之兵分力必多，請於萬名兵外，益以緑旗兵三千，以一總兵官統領，尾大軍之後而進，遇寇猝至，以便守護輜重。至我兵深入，恐附近蒙古乘虚煽摇，宜酌調固原提標官兵爲之防禦。再檄青海諸台吉與策妄阿喇布坦及吐魯番等，使知罪在噶爾丹，與衆無預。至内地多巴係市買集場，恐噶爾丹使人潛居寬伺，應令地方官不時嚴察。從之。

諭大學士等：大將軍伯費揚古軍中，著都統伊勒慎、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瓦邇達、副都統碩岱并將軍舒恕皆爲參贊。西路大臣既足用，護軍統領蘇丹可使在中路。

己亥，命西安將軍博霽統滿洲兵，振武將軍孫思克統緑旗兵，偕副都統西爾哈達、祖良璧、馬自德、巴麟從西路進剿。固原提督李林隆留守陝西、甘肅，副都統阿蘭台兼管緑旗兵駐寧夏，副都統費揚吾駐西安。

振武將軍孫思克疏言：西寧總兵官韓勐留守地方，其寧夏總兵官殷化行、涼州總兵官董大成、肅州總兵官潘育龍、貴州威寧總兵官唐希順、陝西延綏鎮遊擊祁朝祥俱請令從征。下議政大臣等議。尋議覆：應如所請帶往。至尚書圖納所議，隨大軍緑旗兵三千，亦於四總兵官内酌撥統領。從之。

辛丑，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撫御宇内，無日不念切國計民生。比年直隸各省時遇旱潦，又平陽府有地震之災，朕屢發帑金、倉粟賑濟，蠲免錢糧，百姓雖未至於流離，恐未盡安生業。各省緑旗官兵防禦勞苦，深宜體恤。至奏讞罪人，雖罹法網，亦可憫惻。朕夙夜孜孜，軫念於中者久矣。今欲特頒詔旨，廣沛恩施，思與濱諸神皆所以福祐斯民，宜遣官虔行致祭。嚴飭地方大小官吏，務期潔己奉公，撫綏百姓。緑旗官兵糧餉多有虚冒剋扣，應行稽覈。各省積年逋欠及

帶征錢糧，概與豁免。除貪官汙吏、行間犯罪與十惡等死罪外，一切罪犯咸加赦宥，令其自新。爾等會議具奏。

康熙三五年（丙子、一六九六）

《聖祖實録》卷一七〇 春正月壬戌，諭議政大臣等：出征馬匹，所關甚要，著將兵士行李稱駝觔兩，毋得過重，以疲馬力。爾等會議具奏。尋議，原定兵士每人所給馬四匹，四人爲一伍，每人厮役各一名，一伍合計軍器、糗糧以及一應用物共重九百七十五觔零。一伍馬十六匹，本身與僕從騎坐八匹外，餘八匹每馭應載一百二十一觔。又每伍增給騾子一匹，每馭應以一百七觔合算。從之。

甲戌，漢大學士、九卿、科道等疏言：皇上文德誕敷，武功丕顯。前者三逆負恩，察哈爾作亂，賴皇上運用神謀，皆立時授首。又平臺灣，以爲郡縣。數十年間，凡亘古聲教所未及者，無不來享來王。乃噶爾丹狡焉小醜，反覆靡常，皇上赫然震怒，命加天討，機宜措置，斷自宸衷。遣發諸路精鋭之師，分道並進，天戈所指，誅之決矣。顧西路大兵已特敕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爲帥，而將軍舒恕、博霽、孫思克等又率三秦滿漢大兵協剿。惟中路將軍未蒙簡命，竊意睿謨深遠，將欲親統貔貅，掃清朔漠。臣等愚陋之見，竊以皇上爲百神之所憑依，四海蒼生之所倚賴，似不必以此稽誅小寇，躬臨壁壘，伏冀皇上特簡中路大將軍一人，令統大兵，與諸路並剿。如慮道里遠隔，一切進止機宜調度爲難，或駐蹕近邊，指授方畧，則諸路大軍自可祗奉成命，立奏膚功。奏入，得旨，朕臨御以來，日以愛養兵民爲念，未嘗輕於用兵，遠事征討。方今宇内無事，惟厄魯特噶爾丹違背約誓，恣行狂逞，侵掠我臣服之喀爾喀，恐漸致邊民不得休息，故特遣各路大兵，分道並進，務期剿蕩，爲塞外生民除患。向年烏蘭布通之役，朕以策誘噶爾丹入距京師僅七百里許，大兵已經擊敗，乃竟中賊計，致噶爾丹遁走。彼時因朕躬違和，未得親至其地，失此機會，至今猶以爲憾。噶爾丹竄伏巴顏烏蘭地方，相距未甚遼遠，以是不憚勤勞，親涖邊外，相機行事。此賊既滅，則中外寧謐，可無他虞。假使及今不除，日後設防，兵民益多擾累。所奏已知之。

辛巳，諭領侍衛内大臣等：官軍之厮役人等，有能踰鹿角營而進擊者作何，給還本主身價，令其出户，以示勸勵，爾等集議。尋議覆：官軍家下兵丁、厮役，或駱駝營，或鹿角營，或於曠野賊兵對敵之處，有能首先躍入，衆人接踵繼進，以致殺敗賊寇，其首先躍入之家下兵丁、厮役及其父母、妻子，俱撥在佐領，立爲另户，照例計其人口，給還伊主身價。得旨，依議，其第二、三前進者，亦著照此例行。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遵旨派西路軍中都統、副都統等營自京發來八旗兵營壘，以揚威將軍覺羅舒恕管兩黄旗，以都統伊勒慎管兩白旗，以都統公彭春管兩紅旗，以侍郎滿丕管兩藍旗。派管右衛八旗兵營壘，以護軍統領宗室費揚固管鑲黄、正白兩旗，以護軍統領瓦邏達管正黄、正紅兩旗，以副都統薩艾管鑲白、正藍兩旗，以副都統拜音佈管鑲紅、鑲藍兩旗。

甲申，諭安郡王馬爾渾、輔國公賴士、副都統迓圖等：爾等往歸化城，務揚軍威，以示兵力强盛。各處遠行偵探最爲緊要，爾等三人須同心効力，不可互相推諉。王與公皆年幼，未曾歷練，凡事宜與迓圖商酌而行，迓圖亦不得推諉。王等至，朕行在與歸化城相近，此時正當用兵之際，不必差人請安。

諭兵部等衙門：大兵至巴顏烏蘭，倘噶爾丹不敢迎敵，從此遁去，可預選察哈爾兵一千六百名，喀喇沁翁牛特兵一千四百名，再於大兵内及新滿洲諸王護衛、喀爾喀兵内，共選精兵一萬，備足駝馬、糗糧，務將噶爾丹窮追剿滅。

《聖祖實録》卷一七一 二月辛卯，諭領侍衛内大臣等：噶爾丹爲人狡詐，未必不指西向東，我大兵若於三月初十日起行，則四月二十五間方得至巴顏烏蘭。今不便待陝西兵，中路行期宜改在三月初間，西路費揚古兵行期亦改在二月望間。至於汛界地方偵探情形，事屬緊要，宜增派官兵，著於出征之前鋒内選派四十名，再將出征上三旗侍衛及王、貝勒、貝子、公等情願効力之護衛人員内派三十名，發往侍郎安布禄處駐扎。

甲午，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自京起行赴歸化城，上剋期四月下旬，令會中路大軍於土喇。若噶爾丹從克魯倫河而下，與中路兵近，西路兵遠，則中路待西路之兵；若噶爾丹在土喇，與西路兵近，中路兵遠，則西路待中路之兵。

先是，以沖天礮三門、神威礮十門、景山製造子母礮二十四門、江南礮五十五門發往大同，以備西路兵之用。至是，諭兵部：著於新造礮四十八門内，選八門，派每旗礮手一名，作速增解大將軍費揚古軍中。

諭領侍衛内大臣等：近視口外來報，噶爾丹情形亦有東行之狀，著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立刻整備屬下兵馬，遠設偵探。如有用盛京、寧古塔兵之處，許彼星赴往召，總轄調遣。其左近蒙古，亦當小心防備。口外所報噶爾丹之事，悉發與

薩布素知之，盛京、寧古塔將軍處亦著檄知。

癸丑，上以親征噶爾丹，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

遣官祭太歲、火磝道路之神。

户部尚書馬齊奉差調兵，回京覆命。上諭曰：此番派出征之王以下及大臣官員兵丁，俱著給行糧。

給輓運中路軍糧喀喇沁翁牛特兵軍器行糧。

發張家口倉穀，賑喀爾喀多羅郡王敦多布多爾濟下窮丁。

甲寅，諭大學士等：此次各部院衙門本章停其馳奏，凡事俱著皇太子聽理。若重大緊要事，著諸大臣會同議定，啓奏皇太子。

諭大學士阿蘭泰、尚書馬齊、佛倫：朕啓行後，爾等偕各部院大臣分爲三班，值宿禁城内。

論議政大臣等：朕親統六師前進，法律須極嚴明。師行之日，軍士俱先於郊次排列，俟朕啓行後，仍復入城，逐旗按日而出，務必隊伍嚴整。夸蘭大參領等各率本營行裝，按隊伍前進，不得分散錯亂。倘馬驚人墮、致失馬匹者，令該夸蘭大章京及護軍校等親往尋獲。中路軍雖行，尚俟西路消息。倘值天雨，即令駐扎，其後隊不必等候傳示，亦行屯駐。再每營俱撥給醫藥，凡軍士及僕從有患病者，該夸蘭大即發醫調治。倘病不能前行者，報知該營皇子、王等，留住臺上，將伊分内之米一併留給，病痊仍令前進。或有病故者，即留臺上，俟旋師日帶回。凡一應細事，該營之皇子及諸王大臣、夸蘭大等，公同結案。事關重大，再行請旨。凡遇敵兵，令我軍攻擊，朕必詳審可攻之處，始令前進，必不以軍士軀命爲嘗試。如臨陣遇敵，不能奮勇敗賊，必治以罪。前行之前鋒倘望見敵兵，必視有水草處駐扎，以俟後隊軍至。可通行曉諭八旗。至於大將軍伯費揚古處，亦應檄知，令其遍示。

論大學士等：中路軍士甚衆，後派之每佐領護軍一名，無庸帶往。取其肥健馬匹，給發前去軍士。此存留每佐領護軍一名，仍令照常預備，俟有需用徵調，即速起行。再後隊之章京、護軍校等，亦俱停行，著在京預備。

命户部尚書馬齊署理藩院尚書事。

丙辰，先是，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遵奉皇上前降密諭，潛遣鄂漆爾往約噶爾丹，噶爾丹果沿克魯倫河而下，掠喀爾喀納木扎爾陀音，遂踞巴顔烏蘭。上聞之，以機不可失，不俟草茁即應往剿。遂經畫糧餉，調度各路兵馬既畢，於是日率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詣堂子行禮，祭旗纛，親領六軍啓行，駐蹕沙河。

論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古北口一路兵衆，惟爾督率而行。凡所過城池、村舍，恐軍卒搶擄，當行嚴禁。兵丁馬匹最要，須加意牧養。朕所示法令極明，毋使有違。出古北口後，或有無知之徒，以捕獸馳騁，勞苦馬匹者，當嚴行禁止。

論領侍衛内大臣等：軍士車輛不以次前進，俱並軌而行，倘遇隘口阻滯，則後軍必致遲悞。嗣後大軍車輛俱著依次前進，毋得争先，以致壅塞。

論署理藩院事尚書馬齊：喀爾喀台吉波羅吴納漢遠來歸順，且請隨征，殊屬可嘉。著賜銀百兩，所乘馬駝及需用什物，可查明辦給，令於翌日起程隨行。

三月庚申，論議政大臣等：大將軍伯費揚古題報事情，若俟到京再奏，不免紆回遲緩。應遣兵部大臣一員住土木，一則料理驛站，一則伯費揚古題奏本章，一面開拆謄寫啓奏皇太子，一面將原本馳奏。尋議政大臣等以應派大臣奏請欽點。得旨，著侍郎馬爾漢去。馬爾漢未到之先，著侍郎朱都納暫往土木料理，俟馬爾漢到，交代畢即速來。馬爾漢既來，則兵部止存尚書索諾和一人，著學士綏色署理。朱都納既暫留土木，嗣後凡關兵部事宜，著交大學士伊桑阿管理。

辛未，上駐蹕滾諾爾地方。雨雪交作，上以軍士未即安營，雨服露立，俟衆軍士結營畢，始入行宫。營中皆炊飯，然後進膳。又遣御前侍衛海青，以駱駝載帳房及食物、柴炭賜輓車未至之人，令棲息舉爨。

癸酉，上駐蹕撲宿布喇克地方。

論領侍衛内大臣等：出古北口之前鋒兵見今已到，應令合於前鋒兵營一同先行。其次著兩路綠旗兵、察哈爾兵隨行，其次著鑲黄旗、正黄旗兵在朕軍前行，朕軍後著正白旗、正紅旗隨行。其餘各旗，俱兩旗合軍，照此隨行。

蘇尼特多羅郡王額駙薩穆扎率領二等台吉扎卜等，願從軍効力。得旨，自噶爾丹作亂，爾等旗分信使往來，供應驛馬、食物，顯著勞績，至秋間定行重賞。

又諭：王年邁，免從征。台吉扎卜垂、扎爾回時，可偏諭爾旗諸王下軍民人等。卜蘇代納木、扎卜畢立克等，俱令隨征。

論議政大臣等：沙岡難行，馬匹勞苦，自撲宿布喇克至胡什木克道遠，分爲兩程。自胡什木克至滾諾爾雖途近易到，但皆沙礫，僕從人等俱著步行，兵丁有愛惜馬匹者亦聽步行，仍令照常晨炊，日食兩餐。過此沙岡數處，至平坦之地，不必爲馬慮矣。

先是，遣侍衛克什圖、主事保住使噶爾丹所。至是，坐臺員外郎席保住奏報，克什圖等攔噶爾丹奏章步行而回。

上問議政大臣：「料噶爾丹待我兵否？」諸臣奏曰：前噶爾丹遣回阿爾必特祜等時，一面作往工噶勞圖地方遊牧之狀，却仍駐扎如故。今觀其駐於土喇，而遣回克什圖等，或不待我兵而竟遁，未可知也。使克什圖等步行而回者，是正欲其遲到，雖出兵，不能追及之意。上曰：朕熟計噶爾丹情形久矣。噶爾丹之心，必以爲今當春令，馬匹羸瘦，此路既無水草，沙磧瀚海又甚難行，大兵勢不能到。至朕親來，彼萬難料及，故奪我使之馬駝，令步行而回，不過欲堅彼部下蒙古之心，示以不懼耳，非欲使我兵遲延，彼得遠遁也。朕先傳諭大將軍費揚古，與約師期。今費揚古奏，本月二十四日可至土喇。若依期而至，兩路夾攻，則噶爾丹在我掌握，安能復脱？若我兵先到，彼必連夜逃遁。費揚古兵縱少遲緩，必至土喇地方。噶爾丹以疲敝乍到之兵，費揚古迎擊，可盡行殲滅。觀彼在我使者之前舉動，噶爾丹早已入我計中矣。

壬辰，上駐蹕塔爾奇喇地方。

先是，遣官於塔爾奇喇掘井，無水。駕至，清泉忽湧，導成巨流，人馬資用不竭。衆皆謂皇上洪福所致，無不大悦。

戊戌，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朕所統軍將至汛界時，即差護軍參領車克楚、前鋒侍衛祁薩木往克魯倫左側躡探聲息。今車克楚等還，奏云，臣等初九日到伊扎爾地方，見有寇蹤，於是轉回。初十日，遇沙津王所差鄂漆爾等，言噶爾丹於本月初間，自土喇向克魯倫移營。第三日，我等歸時，噶爾丹在達爾漢敖拉山。以此揆之，噶爾丹已近朕所統大軍矣。此寇乃極狡猾之人，如敗遁斷不趨土喇，必渡克魯倫，或從俄儂巴爾濟赴塞稜格，或繞巴顏烏闌之後設伏。爾等兩隊兵見彼下克魯倫，若隨蹤而往，未必不入其伏兵之中，朕甚慮之，特遣藍翎侍衛殷濟納等諭爾，可詳詢地里及彼脱逃之路，小心堵禦，不可以彼向下流行而輕之。特諭。

論侍郎西拉、侍讀學士喇錫曰：扎薩克王台吉等并喀爾喀王台吉等，應俱駐扎一營，著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班第管領。

論行在兵部：見今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而來，住扎之處，大兵十日内可到。總兵官岳昇龍，著選所屬兵丁兼程趨御營前來。

論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曰：爾往傳諭後軍，朕在瑚魯蘇台察罕諾爾地方駐營以待，著後軍趲赴前來，毋疲勞馬匹。

己亥，上駐蹕瑚魯蘇台察罕諾爾地方。

論議政大臣等：噶爾丹由克魯倫河順流，已至伊湼爾厄爾幾納克地方，我西來兩路兵及中路兵俱近克魯倫河矣。噶爾丹勢蹙，或向東竄入，亦未可知。著盛京、寧古塔兵前往索岳爾濟山屯扎，黑龍江兵亦赴彼會齊。可速檄行。

上又慮噶爾丹向克魯倫西遠遁，乃遣理藩院撥什庫諾爾布、喀爾喀納木扎爾王長史庫濟根等哨探。諭曰：聞噶爾丹順河下流行，恐我軍越過，爾等往克魯倫歐德哈爾哈地方潛渡河，伏於北山，登高望之。

丁未，遣侍衛額林辰齎敕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曰：爾初七日奏言，五月初三日可到土喇。爾原奏言，四月二十四日可到土喇，二十七日可到巴顏烏闌。是以朕軍因水草無悞，定於二十五日間到克魯倫河。今差前鋒視其行蹤，亦已獲其生口矣。噶爾丹有沿克魯倫河而下之勢，與我相隔五日程。此際爾等理應遣奏數次，則朕軍易於迎待，而爾等久不來奏，不知已到何地，恐稽時日，催趲而行，遂先於爾等。今或待或行係在兩可，情事甚大，爾等如何行路，當速來報。因原議兩路兵孰先到數日，有務須等候之約，是以朕且待且行。如必不得已，則當相機行事耳。特諭。

論行在兵部：大將軍伯費揚古兵行稍遲，朕緩行以待之，可行文于成龍，乘此時，將所運米作速陸續運至。

先是，上遣侍衛喀瓦爾達等，至古爾班圖爾罕地方潛覘敵哨。至是，喀瓦爾達等還，奏曰：臣等前後往踰巴爾代哈山，及清晨，至西方圖爾罕山上，適敵哨方到，於山上覓水。臣等向克魯倫視之，見其有烟，厄魯特在此是實。

戊申，喇錫回奏：統領正紅旗、鑲白旗、正藍旗、鑲藍旗及鑲紅旗小營兵諸王大臣等議，臣等以爲，大將軍伯費揚古兵至土喇之期尚早，若中路大兵即行前進，使噶爾丹知皇上已至，旋即逃竄，便得脱矣。今視水草佳處、堪容八旗兵者，暫行屯駐。約計大將軍伯費揚古兵至，然後前進，則噶爾丹之後已爲所截，因而夾擊之，於事有益。縱令噶爾丹依克魯倫河順流而去，自有盛京、烏喇、黑龍江等處兵在彼，而我大軍復抵克魯倫河，斷其歸路，亦復有濟。統領鑲紅旗兵皇三子允祉、領侍衛内大臣公福善等議，臣等以爲，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稱遲延五六

日，初八日出翁金口東。今噶爾丹見在巴顏烏蘭近處，若待伯費揚古兵至，時日稍遲，恐賊聞風逃竄，亦未可知。即以中路大兵剿滅賊寇，未爲不足。既已近抵克魯倫河，似應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使賊不及爲備，前往擊之。馬武回奏：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議，應緩行以待大將軍之兵。都統公鄂倫岱等議，應即行進兵。得旨，著見在此營內議政大臣等議奏。

皇長子允禔奏：臣等於二十一日至拖陵，漢軍火器營所帶宣鎮神功礮二十四門，因駕車騾匹已疲，於二十二日晚始至。又總兵官馬進良、白斌言，所帶八十日糧，以二十日糧留貯和爾博地方，見今已用五十日，若糧能接濟，不致稽遲。上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料理火礮事務，大學士伊桑阿查緑旗兵二十日口糧數目具奏。

辛亥，諭議政諸臣：俟至拖陵地方，再遣使於噶爾丹，度伯費揚古等兵亦將到。噶爾丹若遣使來，我亦遣使頻往，以待伯費揚古等兵；彼若乘此逃竄，必生內變，豈能完全耶？諸臣奏曰：上諭至拖陵地方再行遣使，甚是。俟至拖陵時，往來遣使以待伯費揚古等兵，若噶爾丹接戰，則兩路夾擊，立行剿滅，或逃或降，至彼時再議。上是之。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噶爾丹自以爲無所畏憚，煽惑諸蒙古竊踞克魯倫地方，謂朕必不親征。今我軍緊要軍器俱已備至，若噶爾丹聞朕已至，必先逃竄，爾等欲戰耶？欲使噶爾丹逃竄耶？可各陳所見。諸臣奏曰：臣等之意，聽彼逃竄似比戰爲愈，但所以使噶爾丹逃竄之計，臣等不得而知。上曰：噶爾丹原係行劫小寇，素無遠識，信人誑言，侵掠喀爾喀，以爲我軍不能即至，故敢竄伏克魯倫。今大軍已近噶爾丹，西路兵亦將至土喇，爾等欲使之逃竄，朕以爲無難，俟其少近，遣使往諭云，朕欲與親臨約盟，爾可前來與我軍會議，並不爾剿。噶爾丹聞朕親來，必連夜奔逃，我軍即行追殺，如向土喇退去，必遇費揚古兵。朕於此賊歷慮已久，此次噶爾丹必然殄滅，拒則糜爛，竄則逃亡。但于成龍所運之米，恐不能應期而至耳。伊桑阿等可撰敕呈覽，俟少近遣往，旋即進兵。

《聖祖實録》卷一七三 五月庚申，上駐蹕阿敦齊陸阿魯布喇克地方。

理藩院奏言：扎薩克喀爾喀諸王台吉等，皆願從前隊先進。得旨，扎薩克喀爾喀王等領其護衛隨從一二人，侍從朕側。其餘共爲一隊，選其能者使領之，俱在一處，侍從朕後，隨所指授，即令前進。

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王謝圖汗等奏曰：我等七旗喀爾喀爲噶爾丹所殘虐，荷蒙皇上救我等於患難之中，俾得生全。今噶爾丹見在巴顏烏蘭近處，若待伯費揚古兵至，時日稍遲，恐賊聞風逃竄，亦未可知。即以中路大兵剿滅賊寇，未爲不足。既已近抵克魯倫河，似應一面移文催西路之兵，一面使賊不及爲備，前往擊之。馬武回奏：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議，應緩行以待大將軍之兵。都統公鄂倫岱等議，應即行進兵。得旨，著見在此營內議政大臣等議奏。

皇長子允禔奏：臣等於二十一日至拖陵，漢軍火器營所帶宣鎮神功礮二十四門，因駕車騾匹已疲，於二十二日晚始至。又總兵官馬進良、白斌言，所帶八十日糧，以二十日糧留貯和爾博地方，見今已用五十日，若糧能接濟，不致稽遲。上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料理火礮事務，大學士伊桑阿查緑旗兵二十日口糧數目具奏。

辛亥，諭議政諸臣：俟至拖陵地方，再遣使於噶爾丹，度伯費揚古等兵亦將到。噶爾丹若遣使來，我亦遣使頻往，以待伯費揚古等兵；彼若乘此逃竄，必生內變，豈能完全耶？諸臣奏曰：上諭至拖陵地方再行遣使，甚是。俟至拖陵時，往來遣使以待伯費揚古等兵，若噶爾丹接戰，則兩路夾擊，立行剿滅，或逃或降，至彼時再議。上是之。

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噶爾丹自以爲無所畏憚，煽惑諸蒙古竊踞克魯倫地方，謂朕必不親征。今我軍緊要軍器俱已備至，若噶爾丹聞朕已至，必先逃竄，爾等欲戰耶？欲使噶爾丹逃竄耶？可各陳所見。諸臣奏曰：臣等之意，聽彼逃竄似比戰爲愈，但所以使噶爾丹逃竄之計，臣等不得而知。上曰：噶爾丹原係行劫小寇，素無遠識，信人誑言，侵掠喀爾喀，以爲我軍不能即至，故敢竄伏克魯倫。今大軍已近噶爾丹，西路兵亦將至土喇，爾等欲使之逃竄，朕以爲無難，俟其少近，遣使往諭云，朕欲與親臨約盟，爾可前來與我軍會議，並不爾剿。噶爾丹聞朕親來，必連夜奔逃，我軍即行追殺，如向土喇退去，必遇費揚古兵。朕於此賊歷慮已久，此次噶爾丹必然殄滅，拒則糜爛，竄則逃亡。但于成龍所運之米，恐不能應期而至耳。伊桑阿等可撰敕呈覽，俟少近遣往，旋即進兵。

《聖祖實録》卷一七三 五月庚申，上駐蹕阿敦齊陸阿魯布喇克地方。

理藩院奏言：扎薩克喀爾喀諸王台吉等，皆願從前隊先進。得旨，扎薩克喀爾喀王等領其護衛隨從一二人，侍從朕側。其餘共爲一隊，選其能者使領之，俱在一處，侍從朕後，隨所指授，即令前進。

癸亥，上以克魯倫河爲噶爾丹必爭之地，乃分布隊伍，躬在前鋒前行。於途次，率數人登高，執圓鏡遠望，見東有額爾德尼拖洛海山，西有山麓一帶從巴爾

代哈迪邊接河岸隱見不甚明晰。上諭科爾沁土謝圖親王沙津、達爾漢親王班第、喀爾喀車臣汗、納木扎爾王、西第西里貝勒、盆楚克貝子曰：爾等各率爾屬下蒙古十許人，往擾西方巴爾代哈山麓高處，佯作全軍從此經行之狀，敵人來犯，勿與之戰，誘之前來，敵若有備，則大兵爭先據河。

中書阿必達遣撥什庫諾爾布還，奏言：臣等至克魯倫河，厄魯特皆已去。視馬矢，似遁已二日。阿必達等仍追蹤前去。

駕抵克魯倫河。諭各隊領軍大臣曰：噶爾丹若據克魯倫河，我兵奪河交戰，猶稍費力。今覩其不於此拒戰，而竟逃竄，是自開門户以與我也。除此地外，他處斷不能拒我軍。審其情形，必連夜逃遁矣，當輕騎急追之。是日，上駐蹕額爾德尼拖洛海地方克魯倫布隆。乃設哨卒，南向巴爾代哈，北向塔爾幾爾濟口、僧庫爾口，東向額爾德尼拖洛海，西向克魯倫河上流，內又立八旗防護。

前鋒統領碩鼐撾厄魯特至，言噶爾丹得釋回四厄魯特，問及黃幄布城網城進止，方信聖駕親來。今日親至北方孟納爾山，遥望大兵隊伍行列規模，大驚曰：「是兵從天而降耶？」遂傳令衆人，盡棄其廬帳器械逃去。上命賜所撾厄魯特衣服，使撥什庫諾爾布追送與兩使臣。又遣喀瓦爾達往額爾德尼拖洛海，探視有無賊寇。

甲子，上親率前鋒兵窮追噶爾丹，噶爾丹倉皇遁走。是後數日，沿途大獲所遺器械、帳房、食用等物。是日，距克魯倫布隆十八里地方駐蹕。

諭領侍衛内大臣等：今日據厄魯特降人言，聞朕親率大兵，四路並進，噶爾丹即行逃竄。朕若率緑旗步兵前進，則牽綴遲悞。今可揀選緑旗馬兵，會合大將軍費揚古向巴顏烏蘭追剿噶爾丹。其緑旗步兵，應留大臣管轄，著隨後緩行前來。滿洲兵每旗留二十名，應派章京、護軍校管轄。宣化府取來礮二十四門，所留之亦著留下。漢軍礮十六門，能帶則盡帶往，若不能帶，著留礮一二門。所留之兵、應派大臣一員統轄。克魯倫之克勒河朔地方，去此一百三十里，朕作二日程，前行到彼。所留兵丁，著作四日程，前行到彼。撞鹿角兵有不能到者，著漢軍大臣等酌量調撥，帶往前去。大學士伊桑阿等隨將應派大臣職名入奏。得旨，内大臣阿密達著充將軍，副都統胡什巴、沙濟、左副都御史阿山著爲參謀，令從此分四日至克勒河朔。若有調遣，著酌量趲行前來。

齎敕往諭噶爾丹中書阿必達等還奏：臣等循克魯倫而上，擒厄魯特庫濟、詢知噶爾丹往克勒河朔去。上諭阿必達等：爾以所擒庫濟爲鄉導，齎敕前往諭噶爾丹，言朕欲與爾約會而來，爾若不懼，親身來議，否則於丹濟拉、丹津鄂木布、杜噶爾阿喇布坦内遣一二人前來定議。爾勿遁走，如或遁走，則事不能了，而爾與屬下人俱致困斃，朕塞上居人亦不得安矣。爾等追三日，如不能及即回可也。

乙丑，上駐蹕扎克寨地方。

阿必達使撥什庫諾爾布還報：臣等到克勒河朔，見厄魯特下營處，盡燬其廬帳，棄其什物而走。上復遣垂喇克扎木素格隆齎敕往諭噶爾丹。

丙寅，上駐蹕克勒河朔。

諭議政大臣等：噶爾丹逃竄已遠，沿途潰散，今應選兵裹糧，躡跡窮追。官軍米糧，所關甚重，兵丁所帶八十日口糧日期將滿，于成龍所運米尚未到，若大兵前進，則距所運米太遠，回時糧餉必至窘匱。應使大兵迎糧而還，朕備有牛羊，斷然不致缺乏。西路大兵亦由中路來，料理糧務甚要。著議政大臣等議奏。

達率兵駐扎克勒河朔。

丁卯，上駐蹕拖訥阿林地方。

諭議政大臣等：噶爾丹逃竄已遠，沿途潰散，今應選兵裹糧，躡跡窮追。官軍米糧，所關甚重，兵丁所帶八十日口糧日期將滿，于成龍所運米尚未到，若大兵前進，則距所運米太遠，回時糧餉必至窘匱。應使大兵迎糧而還，朕備有牛羊，斷然不致缺乏。西路大兵亦由中路來，料理糧務甚要。著議政大臣等議奏。

又諭：噶爾丹亡命奔逃，量已至巴顏烏蘭矣。若我全軍追赶，似不能及，應選兵輕騎追逐。除喀瓦爾達所領前鋒二百外，其餘前鋒盡行派出，滿洲火器營兵及親隨護軍亦盡派出。著追至巴顏烏蘭，過巴顏烏蘭以北，不必前往。諸王等所屬之人，若自有二十日口糧不用官糧者，亦令同往。其同回之兵，但留其至拖陵所需五日之糧，將餘糧著各旗大臣親驗，給與前進兵丁。議政大臣等議：噶爾丹震懾天威，内自潰亂，亡命逃竄。應選兵追討之處，上諭極爲詳至，自應祇遵。得旨，依議。

命領侍衛内大臣馬思喀爲平北大將軍，領兵追剿。都統巴渾德、齊世，護軍統領鄂克濟哈爲參謀。都統杜思噶爾、石文英、王永譽、噶爾瑪、李正宗，護軍統領蘇丹、蘇易、桑遏，副都統達利善、莫爾渾、齊蘭布、孫徵灝、扎喇克圖、雷繼尊、孫渣齊、費仰古、禪穆布、喻維邦、巴賽，閒散宗室哈爾薩，副都統張所知等，俱隨征。

戊辰，奏皇太后書。

上班師，駐蹕克勒河朔地方。【略】諸王、貝勒、大臣等奏言：噶爾丹肆行暴虐，皇上親統大軍，出塞征討，一應調遣糧餉、營壘斥堠等事，俱煩聖慮，籌畫周

至。噶爾丹震慴天威，望風鼠竄，廟謨駿烈，超越往古。今日功成振旅，臣等請行慶賀禮。上曰：朕自出師以來，惟欲前進，並不退却一步。或因駐蹕處稍有未妥，欲回數步安設行幄，朕亦不允。今大將軍費揚古兵稍遲，想亦將至巴顏烏蘭，且所給兵糧日期將滿。六軍以糧餉爲命，關係最要。凡此兵衆，俱屬朕多方保全至此，其中若有一二人艱於粒食，心實不忍，故一面以馬思哈爲大將軍，將衆兵糧湊足二十日給之，令其前討，扈從兵止留七日口糧；一面回軍至拖陵，迎接糧餉。西路兵及兩路餉皆未如約而至，不稱朕心，朕猶有憾。諸大臣固請。又諭曰：朕預料噶爾丹必遁，已密諭費揚古等截其歸路。今馬思喀兵又進巴顏烏蘭，兩路夾攻，噶爾丹料應難逃。大事已成，爾等欲稱賀良是，但從征諸王、大臣官員以及兵卒皆欲在朕前効力，奮勇交戰，而不得一見敵以遂其意，於朕心猶覺歉然。噶爾丹雖遁，必爲伯費揚古、馬思喀兵所大敗，捷音數日內即到，姑暫俟之。

己巳，侍衛額林辰齎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至，言：臣等欽遵諭旨，當即率大兵星夜前進，但行程遥遠，馬匹少疲，而噶爾丹自布爾察克地方以前十餘站，盡焚有草之地，因另覓草地趲行，仍亟於初三日至土喇，以擒噶爾丹之後。但祈御駕稍緩，使臣得會師合剿。上於途次聞之，喜，諭衆大臣曰：朕統大兵，窮追噶爾丹五日，若再前進，噶爾丹必成擒矣。因不得伯費揚古兵消息，于成龍所運米又不至，故遣馬思喀率兵往追。今伯費揚古於初三日至土喇，則於朕本意相合，噶爾丹諒必不能竄去矣。

庚午，上駐蹕巔圖爾布喇克地方。

平北大將軍馬思喀奏報：臣等十四日至巴顏烏蘭南十五里，遇往哨之喀瓦爾達撾厄魯特降人奔第來，言「噶爾丹於特勒爾濟地方遇大將軍費揚古兵，交戰，噶爾丹敗回。復列陣拒敵，我軍步戰而前。對壘之際，見噶爾丹散亂奔竄之狀，我遂逃出來降」。臣等率兵次於額格木爾地方，次日倍道前進，謹將投降奔第解送。得旨，著作速檄知京城。

辛未，諭大將軍伯費揚古：爾於十三日擊敗厄魯特噶爾丹之事，據厄魯特降人奔第來告，朕甚慰悦。自五月初八日，朕先士卒疾追五日，噶爾丹窘迫，拋棄器械、甲冑、鍋釜、帳房等物及羸病幼小，乘夜遁竄。朕親率大兵追至拖訥山，再欲往追，因爾各路兵會合不遠，兩軍既會，需米甚多，恐致缺乏糧餉，關係重大。量此窮寇，以爾兵自西而來，此處又發兵夾攻，即可剿滅。於是，朕統大兵，回迎糧米。以内大臣馬思喀爲天將軍，授之大兵，凑給二十日糧，隨以帶來牛羊遣繼爾後。又趲運爾路兵糧，留内大臣明珠於克勒河朔地方料理。朕又給發馬駝，充運糧之用，交與明珠，將見到米糧不敷缺乏之處，由朕所行之路而來，則米糧陸續運至爾軍。運到汛界米糧甚多，爾還師時，由朕所行之路而來，則米糧不致缺乏也。

癸酉，上駐蹕中拖陵地方。

先是，十三日上諭近御侍衛等曰：適朕心中似有先機，西路官兵今日必成功矣。至是，捷報至，果於是日破噶爾丹。諸臣皆驚服，以爲如神。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遣副都統阿南達奏捷。疏言：五月十三日，臣軍正向昭莫多，前遣覘探之布達等至特勒爾濟口，見厄魯特蹤跡，遣人來報。臣等即令署前鋒統領碩代、副都統阿南達、阿迪等，率前鋒挑之，因厄魯特勢衆，碩代等且射且却，誘至大軍，將及昭莫多，臣等令將軍孫思克率綠旗官兵居中，京城、西安滿洲漢軍官兵、察哈爾諸扎薩克、蒙古就東方山之高處，右衛滿洲漢軍官兵、大同總兵官康調元、綠旗官兵、喀爾喀扎薩克就西方沿河布陣，謹遵聖上預授之策，令官兵皆步行。噶爾丹率賊萬許，向前逆戰，官兵奮勇，自未至酉，擊噶爾丹而大敗之，分行追逐，至持勒爾濟口，剿殺三十餘里，斬首二千餘級，生擒百餘人，俘獲子女、駝馬、牛羊、兵器、什物無算。得旨嘉奬，下部從優議叙。

上問阿南達交戰情形，阿南達奏曰：伯費揚古恐涉誇張，故於疏内皆約畧言之。其實交戰處，斬賊三千餘級，其餘被創逃竄死於山谷中者，屍骸枕藉，生獲數百人。殺噶爾丹之妻阿奴及賊之渠首甚衆，惟噶爾丹引數騎逃出。其零星逃散之賊，投降大將軍馬思喀者千餘人。據降人言，噶爾丹遁時，部衆多出怨言，噶爾丹云：「我初不欲來克魯倫地方，爲達賴喇嘛煽惑而來，是達賴喇嘛陷我，我又陷爾衆人矣。」上問曰：西路大兵若如前約於四月二十四日至土喇，二十七日至巴顏烏蘭，則更當何如？阿南達奏曰：誠若是，則賊無一得脱矣。上顧諸大臣曰：師行絶域，即奏膚功，皆上天眷佑，應先行叩謝。乃於行宫南門外設香案，親率諸皇子、王、大臣官員及外藩王行禮。大學士伊桑阿、張玉書恭捧元元，惟以率土又安爲念。厄魯特噶爾丹擾亂邊塞，心懷狡謀，逆天虐民，不容不行剿滅。朕親率大軍，遠出塞外，聲討有罪。噶爾丹聞風遁走，希圖倖脱。適與西路大兵相遇，大將軍伯費揚古等奮勇力戰，大敗賊衆，擒斬無算，盡獲其人口牲畜。從此邊境寧謐，不煩遠事征討，四海蒼生可共享昇平之福，朕心深切喜

悅。於是諸皇子在幔城內，諸王及文武大小官員、外藩王、台吉在幔城外，行慶賀禮。

諭領侍衛內大臣、大學士等：爾等移文陝西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將邊外、邊內之多巴、西喇固爾等處，凡有噶爾丹所屬之人，即行收取。尚書圖納習知地勢，著會同料理。

庚辰，上駐蹕塔爾奇喇地方。

賜留牧蒙古諸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宴及白金。

喀爾喀妻子老幼，齊集行宮東門，叩謝再造之恩。上諭曰：朕君臨天下，統御萬邦，本無分於內外，即絕域荒陬，皆吾赤子，一體眷念。厄魯特噶爾丹逆天肆虐，恃強陵弱，擄掠喀爾喀等國，朕不辭勞瘁，親統大兵，征伐剿滅。今厄魯特之禍靖，則朔方永清矣。爾七旗喀爾喀，自今以後，各自樂業，圖報國恩，以副朕家視天下至意。隨命原封貝子伊爾登濟農達禮等，以次入幔城進見。衆皆叩頭，歡呼萬歲。復賜茶及宴賞銀幣衣服有差。自是以後，至獨石口，皆依此例。衆皆叩每日，王、貝勒、貝子、台吉等，來行宮外慶賀朝謁，貢獻駝馬牛羊，不可數計。駕行時，男婦老幼拜跪路旁，迎獻酒漿酥酪，沿途環擁，歡聲徧野。

諭皇長子允禔：將散給軍糧事務交明珠、于成龍辦理，允禔即自中拖陵啓行回京。

《聖祖實録》卷一七四 六月乙酉朔，命理藩院檄青海薩楚墨爾根台吉等，諭以噶爾丹敗逃，及達賴喇嘛已死九年，第巴匿之，假其言誑誘噶爾丹作亂之故，令探聽噶爾丹聲息。倘彼西走，即行擒解。至噶爾丹女嫁於博碩克圖濟農之子，并噶爾丹之人在青海者，悉令執送。

內大臣明珠等奏：臣等於多羅特地方，遇西路大兵，將運到米五百石、麪七千觔給之。奏入，報聞。

諭户部、工部：天氣炎熱，官兵進口時，沿途應備冰水、梅湯、香薷湯以供衆人之飲，爾二部派官員速行料理。

己丑，諭大學士伊桑阿：朕進獨石口，見今年麥禾俱盛，恐大兵陸續歸時，或致踐踏，或偷盜喂馬。今將獨石口至懷來縣交侍郎多奇，自懷來縣至京城交侍郎馬爾漢，及隨行部院官等，率地方官沿途巡察，如有踐踏田禾、偷取喂馬者，立拏參奏。如有縱徇，必以軍法從事。

癸巳，駕發清河，設鹵簿，皇太子、諸皇子、諸王及在京文武大小官員，出郭外五里道旁跪迎。八旗護軍、驍騎、步軍及近京閒散官員、士民工商、耆老男婦，夾道捧香跪迎。

甲午，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喀爾喀郡王善巴曾奏，噶爾丹不可使久據克魯倫地方，應速征勦。此次用師，善巴盡所有馬匹，供我軍騎乘，甚著勞績，殊可嘉獎。貝子益楚克開懇都逃遁，即遣人追捕。此次用兵，凡擒活口、偵賊信，亦懋著勤勞。應將伊等叙功，以示激勸，議政諸臣會議具奏。尋議覆：郡王善巴應授爲親王，貝子益楚克應授爲郡王。從之。

乙未，安郡王馬爾渾疏言：奉旨於本月初五日赴愛必罕西喇穆倫汛界地方，以土默特兵交土默特都統阿必達等。其隨來宣化府等處綠旗步兵千名，交原領都司陳福等，在歸化城候旨。上命綠旗兵歸本汛。

諭大學士等：此番出征，地方形勢，守亦可，戰亦可，但得天時甚難。兵早出，則天寒，無草乏水，兵不能行；遲出，則天暑，雨水多。倘連日霪雨，則樵採不敷，必致窘乏。此番兵出，過無水之地而得水，無草之地而草生，寒暑俱調，此特上天眷佑，故滅寇而成大功，並非人力之所能也。其以是傳諭九卿。

又諭：朕茲出師，見察哈爾之軍，人皆壯健，効力爲最，其護軍每月應加餉一兩。至四十九旗士卒，連年出征，巡哨往返勞苦，每兵一名歲以六兩爲率，給與三年。

副都統阿南達奏言：問降人，言噶爾丹逃向何方，知之不明。丹濟拉、丹津鄂木布會丹津阿拉布坦於博羅之地，不久即別率其屬下百餘人，往覓噶爾丹。丹津阿拉布坦率其屬下五百餘人，順博羅河下流而去。我等俱自彼地來。聞滾占之妻率其屬下人，從愍山南渡土喇河，溯塞稜河遁走。其內自亂，伊德順柯爾寨桑等叛而內來，滾占之妻率兵與戰，伊德順柯爾寨桑敗。又噶爾丹所設尾後兵，明吾特、布喇特兩處千許人，正當噶爾丹敗亂之時，見丹津阿拉布坦屬下人婦子從特勒爾濟口向博羅河而走，此千許人追及之，奪其畜産婦子中之佳者，往投喀爾喀和托輝特之根敦戴青而去。上以示議政諸大臣。

諭大學士等：軍士所乘出征馬匹，到時監收，仍給錢糧，照常飼養，缺者毋令按補。每佐領駱駝二隻，馬或二十匹，或三十匹，定數飼養。凡有軍事，可供需用，爲益良多。至內廄發與騎乘之馬，到時亦俱交送內廄。隱匿不交者，亦或有之，著各都統嚴察令其盡數送入。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五月二十三日，內大臣明珠等送到米一百七十

餘石、麪七千觔，於多羅特地方，均給兵丁。二十六日，臣至拖訥，明珠等續運到米八百七十餘石，給右衛及陝西、寧夏、大同發回官兵。俟至納喇特，將西路運到之米，支取口糧，各赴本汛。六月初一日，臣至克勒河朔，以克勒河朔之米一千二百餘石，計京城官兵及赴京之西安、寧夏官兵及厄魯特降人口數均給。十五日，米訖。上諭議政大臣等：伯費揚古奏稱右衛及寧夏兵自拖訥遣回納喇特，未報西路之米已到何地，著御史鍾申保運湖灘河朔之米，前往迎之。

七月丙辰，先是，垂喇克扎木素格隆齎敕追授噶爾丹，至土喇，噶爾丹已敗遁，垂喇克扎木素格隆往副都統阿南達所，求爲代奏。至是，隨大將軍馬思喀兵回京。得旨，此喇嘛差往噶爾丹，不到而回，著拘禁。

丁巳，陞河南巡撫李輝祖爲湖廣總督。

辛酉，以理藩院尚書班迪爲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兼管理藩院尚書事。

甲子，諭署理藩院事户部尚書馬齊：噶爾丹爲我大兵擊敗，今已無所往矣。阿南達見在西寧，應令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駐劄布隆吉爾等處堵禦。如得噶爾丹父子實音，即擒而誅之。可速檄行。

己巳，陞寧古塔副都統沙納海爲寧古塔將軍。

禮部議覆國子監祭酒孫岳頒疏，言皇上親統六師，刻期勦滅噶爾丹，請昭告文廟，勒石太學。應如所請，遣大臣一員，詣文廟祭告成功。皇上一切訏謨勝算，允宜纂述大綱，勒石國學。更將碑文摹榻，頒發各省學宮。報聞。

甲戌，命釋喇嘛垂喇克扎木素格隆於獄。

彭素克格隆齋敕往諭噶爾丹，回奏：臣與中書阿必達於五月初九日往尋噶爾丹蹤跡。十二日，至滾噶牢臺，見無厄魯特形影。臣令阿必達攜疲馬先回，以此情事奏聞皇上，臣獨追噶爾丹至特勒爾濟地方，遇厄魯特千許人，擒臣至俄爾坤河。臣夜間乘隙逃出，向內而行，於六月初七日到特勒爾濟河，遇喀爾喀阿里雅扎薩克、阿爾薩蘭衛寨桑。彼言「我等奉大將軍令，至憨山昭莫多地方，收集逃潰之賊。擒得厄魯特男婦一百六十餘，今於其中擇三十人解送京師，爾可率之同行」。二十九日，到克勒河朔，見侍讀學士喇錫，言「皇上命我等率七台吉兵，往追噶爾丹，并探爾信息」。臣以行事告之，喇錫使人送臣及厄魯特被俘三十人入汛界，見大將軍伯費揚古。大將軍言，如許人同行，則程途耽誤，當擇數人帶去。遂使厄魯特卓禮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津巴、卓禮克圖等六人，與臣偕來。上命卓禮克圖、津巴等歸諭噶爾丹，遣理藩院官一員，帶至汛界，在附近旗分酌湊坐馬口糧，撥鄉導指路前往。

《東華録》卷一七 是月，命内閣翰林院等官修《平定朔漠方略》。

《聖祖實録》卷一七五 八月甲申朔，上命員外二郎保齋敕往諭青海諸台吉。至是，二郎保奏言：臣至青海之察罕托羅海地方，以部發印文示達賴喇嘛所遣管理青海事善巴陵堪布。又告以擊敗噶爾丹之事，堪布言「此事大，我不得獨主其議，俟青海諸台吉同來會盟，定議再覆」。七月初八日，扎什巴圖爾等三十一台吉俱到盟所，以檄文授之。扎什巴圖爾言：「噶爾丹殺我鄂齊爾圖汗，取我屬裔，與我亦有讐。但噶爾丹之女嫁博碩克圖濟農之子，乃告之於達賴喇嘛而結姻者。我等俱達賴喇嘛之徒，俟啓聞達賴喇嘛，視其言何如，遵依而行，非可任我等之意覆奏。」上命議政大臣等會議。尋議，應令扎什巴圖「爾等將達賴喇嘛作何定奪之處，備文覆部，並將此等情由增入達賴喇嘛敕諭内」。從之。

諭商南多爾濟曰：大將軍駐扎善巴王汛界地方，正在有事之際，爾可乘驛往會大將軍伯費揚古約駐扎之處，著伯費揚古豫遣人檄知。

癸巳，議政大臣等議奏：郎中滿都密報：降人回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言：昔年爲噶爾丹所誘，被執十四年。今噶爾丹敗，始得脱身來歸。近聞噶爾丹在古爾班塔米爾臺庫魯地方，度其困窮，不能久居，必往青海。往青海有哈密、吐魯番、葉爾欽三路。而哈密與嘉峪關相近，有天朝大兵。葉爾欽有我回回兵二萬許在彼，皆未必敢往，恐當往吐魯番。我願留子於此，親往吐魯番，以聖上威德，宣諭屬下衆回子。又策妄阿喇布坦所居博羅塔喇與吐魯番相近，往與合謀，擒噶爾丹以報受辱之讐。應令理藩院遣官往召阿卜都里什特至京，加之恩賜，再遣官送出嘉峪關。得旨，著遣官召阿卜都里什特及其子額爾克蘇爾唐赴京。可傳諭云：來京之後，俱一同遣歸。

甲辰，陞步軍統領開音布爲兵部尚書仍兼管步軍統領事。

丙辰，諭大學士等：今應移文將軍薩布素，伊軍士之糧已給至十月初止。若軍士率赴京師，將馬匹飼養後遣，則往返紆遠。將軍薩布素所統軍士，可委賢能之人自塞外遣還，薩布素減省騎從，親自來京。若馬匹疲瘦，軍士回汛維艱，薩布素可并率至京飼養，然後遣往。薩布素不必再爲請旨，一面啓行，一面奏聞可也。

又諭大將軍伯費揚古：駐師善巴王汛界，則安郡王可率軍士從容牧馬而還，員外郎色楞留於安郡王屯駐之地偵探聲息。

揚威將軍覺羅舒恕、侍郎滿丕疏言：大將軍伯費揚古既領兵駐善巴王汛

界，臣等請往大將軍軍中効力。允之。

庚戌，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厄魯特降人丹濟多爾穆言：噶爾丹聞喀爾喀等各歸故土遊牧，思行劫掠，遂自塔米爾前徙，於七月二十五日至俄羅海腦兒駐扎。今噶爾丹敗遁窘迫，未必不踉蹌奔突，因檄令舍稜率蘇尼特多羅郡王額駙薩穆扎之子多爾濟扎卜等，親身帶兵，速赴臣軍。報聞。

《聖祖實録》卷一七六 九月甲寅朔，上自暢春園回宮。

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奏言：臣被噶爾丹所擒受辱十有四年，仗聖上天威，滅噶爾丹，臣得出降，合家蒙高厚之恩。今又使送臣歸國，臣到吐魯番探信，或誅噶爾丹，或擒解噶爾丹，俟得實音，歸臣舊居葉爾欽地方，再來進貢請安。但往葉爾欽，必過策妄阿喇布坦地方，恐厄魯特之心無常，伏乞皇上救旨開明臣已歸降本朝，令送歸故土，勿致虐害。上命大學士與議政大臣集議。尋議覆，應敕該部檄知策妄阿喇布坦，阿卜都里什特等已歸降本朝，令送歸故土，勿致虐害。嗣後，厄魯特與回子當永相和好。從之。

户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范承勳疏，言淮、黄秋漲，邳州等州縣衛軍民田地淹没，災民望食，除將見存穀石賑濟外，乞將見貯省城米十萬石，按災輕重賑給。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

乙卯，先是，理藩院奏：陸續來降之厄魯特大小人口共一千五百餘人，向暫在張家口安插，應令伊等赴京。上諭領侍衛内大臣等：著取丹巴哈什哈等來京，令副都統吴達禪乘驛而往，同納拉善、滿都遷來。倘厄魯特有不願來内地者，即送赴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著各給馬一匹遣回，令彼往諭噶爾丹，言彼若來降，亦待以顯榮。其看守厄魯特等之察哈爾兵，各歸本地。至解厄魯特降人到京，著邊關官兵、緑旗官兵轉遞押解。並令户部、理藩院賢能官各一員，前往沿途給口糧食物。既取伊等到京，應令議政諸臣會議，編入旗分佐領。至是，議厄魯特降人應編入鑲黄、正黄、正白三旗滿洲佐領，其内有父子兄弟不可離者，如編入一佐領，爲數浮多，則扣算一佐領人口。其餘編入本參領内之佐領，内有年老孤身附入人口少者之家，給米贍養。從之。

辛酉，諭户部尚書馬齊、兵部尚書開音布等：噶爾丹窘迫已極，近朕差阿南達，以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兵堵禦其外。恐噶爾丹乘虚行劫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爾兩部，檄總兵官王化行，如噶爾丹往彼處，即率兵往援。并諭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知之。

癸亥，理藩院議覆四川巡撫于養志疏，言臣遵旨會同烏思藏喇嘛營官等查勘打箭爐地界。自明季至今，原係内土司所轄之地，宜入版圖。但番人藉茶度生，居處年久，且達賴喇嘛曾經啓奏皇恩准行，應仍使貿易。番人之事，應行文達賴喇嘛，使曉諭營官，遵行管理。關係土司之事，著土司管理，勿致生事。至打箭爐四交界之地，該撫細查報部，編入《一統志》可也。從之。

諭議政大臣等：目下著右衛兵一半秣馬，馬肥換伯費揚古帶往之兵前來秣馬。大同著侍郎多奇，宣府著侍郎席密圖監督飼養。

壬申，上巡行北塞，經理軍務，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皇八子允禩隨駕。是日啓行，駐蹕昌平州。

命左都御史于成龍赴歸化城，理西路糧務。諭議政大臣等：大同、宣化所積草料甚多，著於騎坐官馬之新滿洲護軍三百内，使二百十名乘鹽池廠馬前去，其九十名攜其所乘官馬九百匹，往大同牧養。其大臣侍衛官員自備之馬，亦攜往大同牧養。解此項馬匹牧養時，令三旗大臣各一員、侍衛各三員前去。其在前兩隊之兵，亦發往大同牧養馬匹。如此則不悞軍行，於事大有裨益。此所養馬匹，著布克韜、蘇永祚、唐保住前往，與侍郎多奇監牧。

丙子，上駐蹕沙城堡。

諭大學士阿蘭泰：兵部大臣無隨行者，爾可料理兵部事務。

諭户部：宣化府錢糧，前已屢經蠲免。但比年以來，所屬各州縣牧養軍前需用馬匹，又大兵絡繹往來，各有支給經費，而供億甚繁，殊勞民力，朕巡幸經臨，深切軫念。著將康熙三十六年宣化府屬地丁銀米，全與蠲豁。仍行文該撫，通行曉諭，俾民間均沾實惠，以副朕寬恤黎元至意。

丁丑，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副都統祖良璧等敗厄魯特丹濟拉於翁金。

《聖祖實録》卷一七七 十月甲申朔，上駐蹕鄂羅音布拉克地方。

諭尚書馬齊、大將軍伯費揚古：所領軍士甚爲勞苦，食用必致缺乏。欲將朕所用牲口發去，道路遥遠，必致疲瘠，且到日必遲。可遣人往尚書班迪處取殺虎口、大同等處見存銀五千兩，遣官送至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酌買皮裘、牛羊等物，給與從征軍士。

庚寅，上駐蹕瑚魯蘇台。

先是，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大破噶爾丹於昭莫多，生擒男婦三千許，各給擒獲之主。至是，上皆賜銀贖出，使其父子夫婦兄弟完聚。

辛丑，諭議政大臣等：噶爾丹窘迫已極，必亡命走哈密。著檄孫思克率所部兵赴肅州，至副都統阿南達處豫備。著將軍博霽於西安兵內未行者，選二千名，亦赴阿南達處，會同孫思克探噶爾丹往哈密聲息，即行勦滅。

《聖祖實録》卷一七八　十一月丁巳，厄魯特布達里來降，奏稱：噶爾丹見存千餘之兵，數日來，食用困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及凍餓而死者甚多。又火藥、軍器遺亡殆盡，其寨桑諾爾布，亦即日率衆來降矣。上命遣布達里赴京。

乙丑，上駐蹕夸拖羅海地方。

諭議政大臣等：視厄魯特人攜妻子來降，則噶爾丹窮困已極。但噶爾丹乃極狡之賊，恐彼不得已來降，乘我兵不戒，竊奪零散喀爾喀財物逸去。應著侍郎滿丕、郎中桑額往善巴王汛界地方駐劄，不時差人出汛界外偵探。如有聲息，即收喀爾喀入汛界內，越大將軍營安插，一面星速馳報。前已有文檄知，令滿丕等到彼後，口傳旨諭大將軍伯費揚古可也。

丙寅，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皇上以噶爾丹丹濟拉若來求降，慮臣兵力單弱，右衛兵無馬，特頒諭旨，令臣等議奏。臣請調太原滿兵、晉撫標下騎兵共一千，及大同、殺虎口未出征騎兵五百，速赴軍前。上諭伯費揚古曰：太原府兵未嫻行陣，且至歸化城將千里，其綠旗兵止各乘一騎，值此嚴寒，即得到，已不自支，緩急用之，必至誤事。今撥火器護軍一千，礮手二百四十，前鋒二百六十，共足爾所調一千五百之數，爲爾豫備。目前馬甚肥，衣亦厚，此係隨朕親兵，故極嫻熟，朝聞信息，晚即可行。朕暫駐蹕於此，俟噶爾丹實信。今若來降，即星速遣至行在。如有噶爾丹來降之信，若不速徹汛界外喀爾喀，信其降而坐待之，則誤大事不淺矣。近來丹濟拉差人詐降，而又來襲糧餉，可爲明鑒。今不得復誤，當益詳慎遠慮可也。

戊寅，上駐蹕東斯垓地方。噶爾丹使人格壘沽英至。上命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尚書馬齊詢之，格壘沽英曰：我從前貿易來京，歸時，噶爾丹問天朝兵勢何如？我言進口時，見城池甚多，各有兵鎮守，人皆富足。兵之強否，雖不得而知，但我等在寓所時，有聖上親近侍衛名蘇達者，來買皮張，年甚少，而所執之弓甚勁，我等俱不能開。以我度之，斷不宜輕動，噶爾丹從此疑我。至丹濟拉乃我至親，我既投降，彼亦必來歸順矣。奏入，上召格壘沽英，諭曰：朕爲天下元后，萬國一家，喀爾喀、厄魯特向皆職貢本朝之國，朕初無偏徇，喀爾喀土謝圖汗執喀爾喀扎薩克圖汗而殺之，又殺汝主噶爾丹之弟，其曲實在喀爾喀。後喀爾喀爲爾國所敗，前來歸朕，朕憐彼十萬餘身命失其生路，受而養之。凡有人窮迫來歸者，朕皆收養，無分彼此。不但喀爾喀，即爾厄魯特今雖搆兵，有來降之人，朕皆軫恤，各使得生路，量材授之官職。雖被俘擄之人，皆贖還其妻子，完彼骨肉。朕豈以喀爾喀、厄魯特有異視乎？前以噶爾丹無故闌入我境，侵內地蒙古，朕遣兵敗之於烏蘭布通之地。爾主噶爾丹窘極遁逃，立誓不復犯邊，朕向以至誠待人，故不遣兵窮追。爾主逆天背誓，離其故巢，竊伏克魯倫地方，侵掠納木扎爾陀音，朕不得已，統兵出塞，然仍再三遣使，約噶爾丹會盟修好，此朕不嗜殺人之心。爾主不自引罪，朕始整兵進討。噶爾丹不能抗我軍威，日夜奔逃，適遇西路預備之兵，亦係噶爾丹先犯我軍，故我師乃進戰，大敗之。汝今窮困至此極者，皆爾等自取，非朕欲陵之也。爾既奉使而來，第公言之毋隱。格壘沽英叩首奏曰：皇上仁育無私，孰不傾心悦服？噶爾丹若迷而不悟，不歸仁化，徒自取滅亡而已。

十二月辛卯，調鑲白旗漢軍都統郭布爲本旗滿洲都統，陞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雷繼尊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庚戌，領侍衛內大臣公福善等遵諭議叙厄魯特降人，土克齊寨桑等，分別授職。得旨，著以土克齊寨桑、米寨桑、韓都台吉爲一等侍衛，津巴、巴巴奇阿穆呼郎、鄂爾巴達爾漢寨桑、丹巴額爾德尼寨桑授爲二等侍衛，羅思授爲三等侍衛，八拜台吉吴山岱、杜噶爾額爾克、索諾木車陵授爲藍翎庫濟思希，達爾漢哈什哈霍岱授爲七品官。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遵旨覆奏：噶爾丹使人歸去，經過地方，所設哨汛彼俱窺見，將哨汛移遠。已令散秩大臣策旺諾爾布往多羅郡王滾布處，侍衛鄂齊爾杜扯兒往和碩親王善巴處，嚴加巡察。倘噶爾丹來降，即將喀爾喀還汛界內，集兵在後護送，報聞。

辛亥，諭户部：【略】著將康熙三十六年甘肅巡撫所屬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銀米，盡行蠲免。行文各該撫，徧加曉諭，務俾小民均沾實惠，稱朕體恤黎元至意。甘肅所屬銀米，既經全免，需用錢糧著於鄰近省分作速撥給。爾部即遵諭行。

康熙三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聖祖實録》卷一七九　春正月乙卯，諭理藩院尚書班迪等：今觀噶爾丹勢

甚窮蹙，天與不取，坐失事機，應撥兵預備。今次出兵亦分爲兩路兵，各三千名。此兩路兵，不必預定期約，令相機而行。綠旗營派兵從少，馬則從多方可，與滿兵同行。米則照常隨行外，沿邊有牛羊可買，著動支正項錢糧，每路各買牛羊二萬發去，於軍資大有裨益。至運米以馬駝爲要，亦當多備，須選賢員往甘州、寧夏採買。爾等集議以聞。尋議覆：大同所有前鋒四百，鳥鎗護軍一千，火器營兵二百，黑龍江兵五百，並留駐大同。新滿洲護軍二百，駐扎寧夏。副都統阿蘭台兵七百，共合三千，令一路進征。將軍博霽率西安兵二千，見駐肅州。再令將軍孫思克於所屬標營內，選兵一千，每人酌給馬匹，合爲三千，令一路進征。應給綠旗兵之馬，即於綠旗兵馬內選肥壯者給與。至所需駝馬、騾驢、牛羊，在肅州、寧夏採買。每處選部院賢能官五人，與督撫地方官會同採買。得旨，軍中所需駝馬、牛羊在寧夏者，交西安副都統阿蘭台採買。在肅州者，交駐扎宣化侍郎席密圖往肅州採買。著照時價，勿得短少。至大將軍伯費揚古，如目下有事，仍率前鋒統領碩鼐所備之兵而行；如目下無事，在大同養馬，俟出兵則率前鋒與是軍同行。黑龍江兵，應令往右衛屯駐預備。餘如議。尋差侍讀學士阿爾賽等十員，分往寧夏阿蘭台、肅州席密圖處會同監買。

戊辰，奉差寧夏户部尚書兼署理藩院事馬齊，以察勘行途宿次，並安設驛站事竣，回京覆奏。報聞。

副都統阿南達疏言：臣欽遵皇上密旨，傳諭哈密額貝杜拉達爾漢白克，遣其子郭帕白克率兵於巴爾思庫爾地方，擒逆賊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及徽特和碩齊等，解至臣軍前。

已巳，諭原任勇略將軍趙良棟：頃尚書馬齊自寧夏回奏，卿卧病不能動履，用是深軫朕懷，特賜人參、鹿尾，馳示存問，尚其善加調攝，俾夙疾頓痊，副朕眷注至意。

庚午，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得駐扎肅州副都統阿南達疏報，擒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於哈密之地。時當燈節，衆蒙古及投誠厄魯特皆齊集暢春園西門，其疏一到，衆皆大悦。爾獨居邊塞，不得在朕左右，殊深軫念，故抄阿南達報文發爾知之，並賜胙肉、鹿尾、鬬東魚等物，即如與爾相見。朕躬安，爾無恙否？噶爾丹作何料理，不失機會，朕與諸臣議定後另有旨。特諭。

甲戌，江南江西總督范承勳、河道總督董安國等疏言：臣等會勘河道，自永安以至邳、宿二州縣閘王廟一帶，亟宜修築。得旨，河道事務，關係重大，不可遲延，俱著依該督等所奏，速行修理。雲梯關乃海口要地，此處淤沙深溶，則黄河入海不致阻滯，著總河每年遣才能河官專理，毋致壅塞。

《東華録》卷一七　是月，上諭大學士等：「朕觀《明史》洪武、永樂所行之事，遠邁前王。我朝現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無女后預政，以臣淩君等事，但其末年壞於宦官耳。且元人譏宋，明復譏元，朕並不以前人輒譏亡國也，惟從公論耳。今編輯《明史》，著將此諭增入《明史》敕書內。」

《聖祖實録》卷一八〇　二月甲申，命大學士伊桑阿、領侍衛内大臣索額圖、舅舅公佟國維、公福善、内大臣明珠、公長泰、尚書席爾達、侍郎哈雅爾圖安布禄努赫、學士黄茂、護軍統領嵩祝、孫渣齊蘇丹托倫、前鋒統領碩鼐等從征。

丙戌，山西道御史周士皇疏言：小醜已極困窮，計日就戮，請御駕不必再臨沙漠。上諭大學士等曰：覽周士皇條奏，雖臣子之情當然，但周士皇未知其中之故耳。噶爾丹兇惡，一日不可姑留。前在烏蘭布通地方，猖狂肆逆，朕已遣兵敗之，猶不悔過，復竊伏我克魯倫地方。朕親統大軍，勦除畧盡。今窮困已極，故乘此機會，親臨塞外，酌量調度。前三逆反叛，吴三桂煽惑人心，遂至滋蔓，竟至榆林等處，朕日夜綢繆，調遣大兵，幾費心力，方得撲滅。今蕩平年久，人遂視爲易事。且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朕所深戒，朕亦曾作詩發明此意。著論明周士皇，伊所奏雖不當，朕亦不罪也。

己丑，四川、陝西總督吴赫疏言：大軍所需駝馬，奉旨於肅州、寧夏等處購買。今甘肅巡撫郭洪與侍郎席密圖等於肅州購買，臣則往寧夏與副都統阿蘭台公同督買。但思駝馬係大兵急需，一時購買未必足數，請暫借西安八旗及各標營馬八千五百匹，派出官兵送至寧夏，以應大軍之用。其各標營缺馬，令陝西巡撫動支正項錢糧，照時價給與兵丁買補。從之。

庚寅，上駐蹕沙城堡。

理藩院主事諾爾布疏言：臣於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塞稜額之都蘭努和地方，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戴青已於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十二月二十六日，丹津阿拉布坦處有達什等男子六人及婦女幼稚共二十三人逃來，言噶爾丹丹濟拉皆在巴格爾察罕烏爾克地方。丹津鄂木布從古爾班塔米爾率三百人叛噶爾丹，往洪郭羅而去。十一月初一日，噶爾丹差車陵奔言於丹津阿拉布坦云「我今在巴格爾察罕烏爾克地方，勢不能居，哈密城中有糧欲往彼處，爾令何如」？丹津阿拉布坦云「我亦將往河卜

多地方」，留車陵奔兩日遣還。本月十七日，從扎巴哈之濟思布隆，向河卜多遊牧而去，我等隨至濟達渾地方逃出。丹津阿拉布坦有七百許人，噶爾丹及丹津阿拉布坦之人，逃回策妄阿喇布坦者甚衆。上曰：多羅貝勒根敦額爾克戴青及阿爾薩蘭衛寨桑之處，有厄魯特男子、婦人，仍著主事諾爾布、筆帖式鄂禮、鄉導達濟鎖諾木等，自王古禄西希、貝勒汪扎爾旗分，取馬駝、糗糧赴根敦額爾克戴青阿爾薩蘭衛寨桑處，盡收伊等所有男子婦人，徐徐遷至汛界地方。如其内婦人有喀爾喀已娶爲妻及單身男子或不願來者，聽之勿强。

壬辰，諭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朕以二月初六日出京，於十一日至宣化府。觀此際情形，噶爾丹窮困已極，雖欲歸降，自彼至此，亦豈易易？寧夏地方去噶爾丹所在薩克薩特呼里克格隔特哈朗古特甚近，已令參領車克楚、近御侍衛僧圖等，領西安、寧夏兵一百人前至伊克敖拉探視，伊等報稱，於二月初三日已起程矣。爲此諭知朕意，欲令將軍孫思克、博霽等，領兵三千人爲一路，出嘉峪關，或取道哈密，或取道巴爾庫爾前進。俟車克楚還時所偵，路可行，則更以三千兵爲一路，出寧夏，進新勘之路。設不可行，則以兩路爲一路，擇地而進，事宜可濟。朕欲往寧夏，親視大兵糧餉、地方情形，汝意更復云何，特爲商畧。其遣往第巴處主事保住報文，付去令知。

丁酉，諭内大臣等：著傳旨與貝勒松阿喇布，今噶爾丹已將成擒，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已被獲。近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隔特哈朗古特地方，衆僅四五百人。又青海諸台吉俱降，見有人來請安。朕今親臨寧夏，著將右翼三旗貝勒、公、台吉等兵共派二千，以備調遣。爾蒙古裝載駱駝，監管牧放，素能習練，可豫備以待，俟朕到寧夏，應從何路前進，候旨行。著侍衛綽克圖前去傳諭左翼王、貝勒、貝子、台吉等，毋以朕往寧夏間道前來請安。爾等有能効力者，往貝勒松阿喇布處伺候，以聽指揮。

戊戌，上駐蹕大同。

戊申，諭山西巡撫倭倫：朕撫御區宇，念切民依，故不憚勤勞，親歷邊境，惟孳孳以靖寇安民爲急。茲簡約扈從人員，從大同一路緣邊地方，進指寧夏，因偏察閭閻生聚及土壤肥瘠、收穫豐歉之狀。邊民生計維艱，朕心深用軫惻，雖一切供御之物，纖毫不以累民，而乘輿臨幸，宜特敷麻澤以示恩恤。除大同額賦已有諭旨豁免外，其經過岢嵐州、河曲縣、保德州所屬地方並各衛所，康熙三十六年應徵地丁銀米通與蠲免。爾即行令該管官吏張示徧諭，務俾窮鄉僻壤均霑實惠，以稱朕撫育黎民至意。

《東華録》卷一七　壬寅，奉差達賴喇嘛理藩院主事保住回，以第巴疏呈奏。上曰：「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横，自漢、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并令歸心如我朝者，未之有也。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瘡瘍，方用針灸，肌膚無恙，而妄尋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亂則聲討，治則撫綏，理之自然也。自古以來，好勤遠略者，國家元氣，罔不虧損，是以朕意不以生事爲貴。達賴喇嘛蒙古尊之如佛，第巴者，即代達賴喇嘛理事之人。噶爾丹叛逆皆第巴之故，因朕嚴頒諭旨，第巴悚懼，悉遵朕諭，自陳乞憐，畏罪矢誓，此亦敬謹之至矣。達賴喇嘛身故，朕已悉知，今第巴云，遣尼麻唐胡土克圖前來代彼，密陳其情，想到後必奏明達賴喇嘛已經身故，懇朕爲伊掩飾。第巴既如此奏懇，事亦可行，即此可以寬宥其罪，第巴必感恩，而衆蒙古亦歡悦矣。」

《聖祖實録》卷一八一　三月甲寅，上駐蹕卞家水口。

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報，厄魯特多爾濟等挈妻子駝馬等物來降。上命傳多爾濟至御營，其男婦馬駝交歸化城副都統阿第料理。

丁巳，諭議政大臣等：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前行，似乎少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滿兵二千，甘肅緑旗兵一千，俱久在甘肅，馬亦肥矣，機會不可失，宜速進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地，搜勦噶爾丹。此滿漢兵各帶百日糧；嘉峪關至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甚近，不必運糧，如噶爾丹已遁，此軍計糧而歸，各賞銀十兩。此外，另有當行當奏之事，孫思克、博霽、阿南達等公議具奏。其哈密擒獻之俄摩克圖哈什哈，遣至伊等軍中，倘有可行之機，即行進勦。如噶爾丹已遠遁，則差俄摩克圖哈什哈往諭之，言「我軍非來征討，實來招撫，爾可速降」。至遣寧夏兵駐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備禦之事，當檄將軍孫思克知之。

戊午，昭武將軍馬思喀疏報：原任勇畧將軍趙良棟病故。

戊辰，先是，諭議政大臣等，噶爾丹窘迫，東向逃竄，亦未可定，應發滿洲緑旗兵攜百日糧，至郭多里巴爾哈孫地方，偵探堵禦。將所運米順黄河而下，分行之時，以駝騾馱運。著馬思喀與于成龍會議具奏，並著檄問寧夏參贊諸臣。至是，馬思喀等議覆應發西安兵、王化行兵、京城前鋒兵，帶馬馱子母礮八門，是軍支百日糧，令總督吴赫速運糧到寧夏，備辦牛車三百輛。從之。

諭大學士等：速檄寧夏諸大臣，勿得遠來迎駕，以勞馬力。止令於黄河對岸迎接。其餘將士俱俟駕到寧夏之日，於近城地方迎接。

辛未，上駐蹕花馬池。

諭內大臣等：朕今已到寧夏，可檄知大將軍伯費揚古。一應事務，俱由鄂爾多斯地方新設驛站馳報。

諭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內大臣明珠、大學士伊桑阿：前者朕以達賴喇嘛身故已久，第巴隱之，附和噶爾丹行事，故差保住嚴詰第巴。預料第巴必自陳達賴喇嘛已故，乞爲彼隱諱，向亦曾與爾等言之。今彼差尼麻唐胡土克圖至，果密奏達賴喇嘛身故已十六年，再生之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皇上暫隱之，勿聞於衆。與朕昔語爾等之言，畧無少異。又諭曰：保住尚有未完之事，著與尼麻唐胡土克圖同往。

賜達賴喇嘛使人尼麻唐胡土克圖等漆鞍、羊裘、蟒袍、布帛、白金等物有差。

理藩院奏：主事巴雅思呼朗報稱，奉旨將原効力布顏努等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起，至寧夏安十三塘。已將安塘日期，知會大將軍。報聞。

癸酉，上駐蹕興武營西。

振武將軍孫思克疏言：奉旨令臣等乘噶爾丹窮困之時，帶百日口糧，速往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方進勦。但馬匹未能齊備，求救兵部，不論何項馬匹，速著即取伊附近緑旗兵之馬，如可不誤，即令起行，一面奏聞；如不能得，則扣糧減兵，即取所減兵之馬，馱糧而行。自寧夏進勦之兵，朕意不過二千，或二千五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行，著一處駐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勦。

丁丑，上駐蹕寧夏。

諭大學士等：朕臨此地，著查寧夏官兵去年在昭莫多、翁金地方陣亡者，兵丁賜之恤銀，官員著遣官致奠。

戊寅，諭四川、陝西總督吴赫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三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朔方資大河之灌注，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兹春氣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辦供億，擾累小民。東作有妨，西成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儲偫足用，至扈從簡約，馬悉放牧，並不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傳飭有司，勿借端科派，違者治罪。

《聖祖實録》卷一八二 閏三月辛巳朔，日食。

甲申，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噶爾丹下諾爾布寨桑族兄額林辰哈什哈等共十三口來降，言噶爾丹、丹濟拉原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今丹濟拉移往齊察蘭，去噶爾丹所居之地有兩日程。上以示議政大臣。并令吴達禪、拉錫問丹濟拉與噶爾丹離散之故，額林辰哈什哈言，丹濟拉因撻噶爾丹近侍額木齊，是以離散。

庚寅，和碩康親王傑書薨，予祭，建墳立碑，謚曰良。

先是，遣筆帖式合色、長史馬尼圖等齎敕，往撫厄魯特台吉丹津阿喇布坦、丹津鄂木布。至是，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奏言：侍郎滿丕咨稱，出差厄魯特合色、馬尼圖還，言至布顏圖郭爾河，見丹津阿喇布坦，授以敕書。丹津阿喇布坦答言：「聖上敕書內，令我及丹津鄂木布不得與噶爾丹同處，我仰遵聖諭，移往策妄阿喇布坦交界居住，同丹津鄂木布住。著將丹津阿喇布坦使人等，送往侍郎滿丕處，於彼地所來。上諭議政大臣曰：著將丹津阿喇布坦使人等，送往侍郎滿丕處，於彼地所留人內，聽彼酌帶二十許人而往。其馬駝乾糧等物，給足遣之。

辛卯，諭四川陝西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等：朕宵旰勤民，慮周遐邇，緣向來巡幸未經親歷邊境。頃特濟河而西，循秦省沿邊地方，延覽風俗，諮詢疾苦，見所在兵民築土屋以爲居，耕沙磧以爲業，生聚之計，甚屬艱難，朕惻然於衷，軫念弗釋。

《聖祖實録》卷一八三 夏四月庚戌朔，享太廟，遣禮部尚書佛倫行禮。

上駐蹕狼居胥山。

甲寅，上駐蹕黄河西岸達希圖海地方。

諭大學士伊桑阿：四川總兵官馬子雲欲率回子襲噶爾丹之後，回子生性無義，曾三擒其主以獻噶爾丹，其兵豈可用乎？【略】馬子雲粗鄙不識大義，可曉示之。

甲子，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報：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臣等至薩奇爾巴爾哈孫地方，厄魯特丹濟拉等遣齊奇爾寨桑等九人來告曰：閏三月十三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丹濟拉諾顔格隆丹濟拉之壻拉思倫攜噶爾丹尸骸及噶爾丹之女鍾齊海，共率三百户來歸。丹濟拉因馬疲瘠，又無糧糗，是以住於巴雅恩都爾地方候旨。其吴爾占扎卜色稜、阿巴塔爾阿喇爾拜、額爾德尼吴爾扎忒喇嘛等帶二百户，投策妄阿喇布坦而去。額爾德尼寨桑吴思塔台吉、博羅齊寨桑、和碩齊車林奔寨桑等帶二百户，投丹津鄂木布而去。除將齊奇爾寨桑等九人馳送行在外，臣等於十三日，統領大軍前往丹濟拉所住巴雅恩都爾地方，即押丹濟拉等前來。如其心懷反覆，即行剿滅。上諭：今噶

爾丹已死，其屬下三百餘户，帶噶爾丹之尸、噶爾丹之女來降，著大將軍伯費揚古精選帶去之兵，往覓丹濟拉所在，押護前來，餘兵遣回。黑龍江兵路遠，亦遣回。費揚古所統之兵既足，阿南達一路兵亦令徹回。遍檄商南多爾濟、杜思噶爾及衆扎薩克，俱令知悉。于成龍等所運之米，亦令停止。

五月辛卯，上駐蹕新保安城内。

諭議政大臣等：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於已極。前乃自奏其居官甚善，萬民頌美，欲爲樹碑，由今觀之，沿途衆庶無不願食其肉而怨讟之者。況温保不比他人，彼嘗爲學士，朕愛惜斯民之意，豈不知之。甘度居官亦最庸劣，今蒲州民變逃入山中，若輩如能素勤撫恤，百姓豈遂抗匿至此。巡撫倭倫往彼招撫，倘不順從，欲將温保、甘度拏赴彼處正法，然後用兵。今思其服官汙濁，朘削小民，殊爲可恨。此等貪官，不加誅戮，衆不知警。著議政大臣、部院堂官會同議奏。尋議覆：温保、甘度居官惡極，應皆正法，以警衆人。請將温保、甘度革職，嚴拏赴京，交與刑部。從之。

丙申，諭大學士及九卿等曰：朕前巡行直隸、山東、江南、浙江，見地方人民皆各安生業，大小官員恐朕不時臨幸，咸競競守法奉職，以爲他省類皆如此。頃由大同歷山西、陝西邊境，以至寧夏，觀山陝民生甚是艱難，交納錢糧，其火耗有每兩加至二三錢不等者，前曾面問總督吴赫，據言西安等府距省甚近，收耗尚輕；若沿邊所在地方，火耗不免加重矣。至於山西，特一小省，聞科派竟至百萬，民何以堪！科道官因朕已經訪聞，始行參劾，並未有言於未發覺之前者，亦屬何益！

又諭曰：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身歷其境，乃有確見。

又諭曰：御史寧爾講奏請朕回鑾，以爲回鑾之後，賊必潛來，因而擒之。此真不諳事理之言。塞外荒漠，雖甚寥闊，而蒙古所行之路、所居之地，必依水草資生，是以亦有定所。朕於蒙古等經行路徑，一一洞悉，所以遣發官兵數道圍困，皆扼賊之要害。噶爾丹迫蹙已極，計無所出，遂飲藥以死。寧爾講全不知兵，故其言如此。

丁酉，陞左都御史傅臘塔爲刑部尚書，左副都御史努赫爲禮部右侍郎。陞護軍參領胡式巴爲白都納副都統。

以領侍衛内大臣公鄂倫岱兼管鑲黄旗漢軍都統事。

戊戌，諭吏部等衙門：朕頃以狡寇噶爾丹未滅，調度軍務，親莅塞外。因念切民依，巡歷邊境，所至咨訪，目擊山西、陝西緣邊一路，地皆沙磧，難事耕耘，人多穴居，類鮮恒業。其土壤磽瘠，固已生計維艱，而地方遼遠，疾苦無由上聞。大小官吏不能子愛小民，吏恣横索，遂使里井日漸虚耗。比年用兵以來，一應軍需芻糗，俱動支正項錢糧儲峙供應，從不取辦閭閻。乃各府州縣官員借端私征，重收火耗。督撫、布政使等官又不仰體朝廷恤民至意，糾察貪污，禁革加派，反多瞻徇曲庇。又或該督撫庸懦懈弛，因而筆帖式及衙門人役無所忌憚，擅作奸弊，以致民生滋蹙，朕心深切軫惻。今外寇已經蕩平，惟以綏乂地方，拊循百姓爲急務。山陝兩省，關係緊要，應作何撫恤休養，著九卿、詹事科道詳議以聞。尋議覆：【略】凡有不利於民應革事宜，督撫即爲確查革除。或遇水旱災傷，當即奏聞。如督撫仍前因循徇庇屬員，不能撫綏百姓，將督撫革職，從重治罪。從之。

《聖祖實録》卷一八四　六月甲寅，禮部題聖駕親征朔漠所過之名山以及勦賊之戰地，請磨崖勒石，俾塞外億萬載臣民，咸知今日之成功峻烈，自開闢所未有。從之。

國子監題請將親征朔漠一切訏謨勝算纂集大綱同祭告先師文勒碑國學，更將碑文摹搨頒發天下學宫。從之。

丁丑，命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王熙、張玉書、李天馥，尚書熊賜履、張英爲纂修《平定朔漠方畧》總裁官，内閣學士覺羅三寶、羅察、喀拜、韓菼、顧藻，禮部侍郎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山、刑部右侍郎管詹事府事尹泰爲副總裁官。

戊寅，山西巡撫倭倫疏言：請建萬壽龍亭，恭勒聖諭，永戴皇仁。上諭大學士等曰：何事建立龍亭，若果善，民自感頌。大同田薄民窮，其建立龍亭，著停止。至倭倫奏稱，大同地方飼馬萬匹，全不費民力。自朕觀之，前此大同養馬不過六千，未始不用民力。朕因民勞苦，故將康熙三十六年錢糧盡免。朕凡事俱務實行，不尚虚譽，爾等可曉示之。

先是，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疏言：散秩大臣丹巴等至巴雅恩都爾，並無丹濟拉踪跡，因遣阿玉什等，齎臣所發丹濟拉書往追丹濟拉。又將軍馬思喀等咨言，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自所宿磨海圖郭爾已去七八日，不能追及。得旨，前者遣内大臣策旺諾爾布、散秩大臣巴當阿兩路往擒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緣兵馬糧餉扣數發去，是以指地疾往，限日立歸，此馬思喀之所灼知也。伯費揚古遣馬思喀時，所發官兵太多，是以重滯，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昨丹木巴哈

什哈歸，朕亦知其勢斷不能獲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曾諭議政諸臣，今果如朕所諭矣。著檄索額圖、阿南達知之。至是，大將軍伯費揚古會同馬思喀疏言：散秩大臣丹巴等直至楚庫爾戈必，並無丹濟拉踪跡。大兵直至磨海圖郭爾，不能追及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目下大兵似可即回，但趙山、思格色差往招撫丹津阿拉布坦、丹津鄂木布已將四十日矣。今軍食尚足，且察罕諾爾等處水草又佳，是以臣等共商，將官兵移進環察罕諾爾住二十日，以養馬畜，而候趙山等聲息。此間若招致厄魯特則收之，押護而來。若二十日內無聲息，則臣等率領官兵起程而回。至達爾漢親王諾內、喀爾喀親王善巴及貝勒、公、台吉等，因無事，故皆遣回。前以察哈爾八旗官兵馬瘦，奉旨留於守米之地，伊等籲請効力前來。今無事，亦遣回。報聞。

秋七月乙未，以平定朔漠，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永陵、福陵、昭陵、暫安奉殿、孝陵、仁孝皇后、孝昭皇后、孝懿皇后陵。

上御太和門，傳臚賜殿試貢士李蟠等一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酉，上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以平定朔漠并太和殿告成，上表行慶賀禮，頒詔天下。

詔內恩款三十六條：加封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爲一等公，西路出征參贊以下官員，各給拖沙喇哈番襲一次。

己亥，以禮部左侍郎努赫、內閣學士覺羅三寶、羅察、禮部侍郎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阿山充經筵講官。

壬寅，授一甲進士李蟠爲翰林院修撰，嚴虞惇、姜宸英俱爲翰林院編修。

癸卯，諭吏部：庶吉士查昇等，教習已久，今加考試，應分別授職。除黃叔琳、胡任輿、顧悅履已經授職外，滿漢書庶吉士張大有、史申義、張德桂、查昇、汪灝、周道新、閻錫爵、周起寶俱照例授翰林院編修、檢討、俟、陳恂、叢澍、岳度、汪球、吳甫生俱著以科道用，林文英、拉都立俱著以部屬用，張壽崗、張逸少、陳豫朋、朱軾、陳守創、殷元福俱著照原甲第以知縣用，五格著照見在品級隨旗行走。爾部即遵諭行。

乙巳，命吏部尚書庫勒納等往給外藩四十九旗恩賞。

丁未，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四子、皇五子允祺、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隨駕。是日啓行，駐蹕三家店。

《聖祖實録》卷一八五　八月辛酉，諭大學士阿蘭泰曰：山陝兩省，最爲要地。以後文職缺人，俱令奏聞，朕酌量選用。

乙亥，上駐蹕巴圖舍里地方。

賜喀喇沁翁牛特、喀爾喀王、貝勒、額駙、台吉等銀幣有差。

九月癸未，上駐蹕穆禄喀喇沁地方。

副都統阿南達疏言：據回子額貝杜拉達爾漢白克報稱，厄魯特丹濟拉率家屬七十九人來降，於六月十五日至哈密城，求請面聖。隨遣長子郭帕白克送丹濟拉，已於六月二十八日啓行。上以丹濟拉向係名族，授爲散秩大臣。其子多爾濟塞卜騰授爲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編入察哈爾旗分佐領。其屬下人酌可用者披甲，給以錢糧。

甲申，上駐蹕汗特木爾達巴漢地方。

厄魯特台吉丹濟拉至御營，上命之進見。大學士阿蘭泰及郎中阿爾法引丹濟拉入，上獨坐氈帷內，遠屏左右，并令阿蘭泰、阿爾法出，獨留丹濟拉語良久。丹濟拉出，驚謂諸大臣曰：我乃叛逆罪人，窮困始來歸命。乃皇上畧不致疑，盡屏左右，召我入見，且蒙恩授我顯爵，乃知聖主至勇至仁如此，令我誠心感戴，永不敢有異心矣。

庚子，以兵部尚書兼步軍統領開音布爲鑲白旗滿洲都統，仍兼管步軍統領事。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魯伯赫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勒奇爲正白旗滿洲副都統，陞前鋒參領宗室塞伯理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護軍參領張庫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

乙巳，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疏言：沿河被水之十八莊，請計其人數，將舊貯米糧散給。上諭户部、理藩院曰：朕前至寧夏，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曾奏伊處收貯糧米三萬餘石，年久漸朽，與其積之腐爛，何若散之爲有益乎？且出陳可濟軍糧，易新便於收貯，宜如所請行。

陞左都御史席爾達爲兵部尚書，兵部右侍郎哈雅爾圖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贈鎮平將軍湖廣提督徐治都太子少保，予祭葬，謚襄毅。

冬十月癸亥，先是，差工部侍郎常綏等齎敕往諭策妄阿喇布坦。至是，還，疏言：六月十五日，臣等至策妄阿喇布坦所，授以敕書、賜物。謂之曰：「爾昔有擒斬噶爾丹之奏，今噶爾丹雖死，而丹濟拉乃同逆之人，近至爾地，爾當擒之，並噶爾丹男女及其骸骨畀我。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乃本朝人，得罪逃歸噶爾丹。凡百禍端，皆此人興之，亦當執之與我。」策妄阿喇布坦言：「丹濟拉已遁至

中國，不必言矣。鍾齊海無知之女，噶爾丹已灰之骨，不便相付。」臣等再三索取，竟不之與。續執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其弟托博克孟克里、噶爾丹之子車陵三魯卜、其母布林、乳母察罕及程貝臧布等，交付臣等。又達爾札納親哈什哈之妻色稜達什訴於臣等曰：「聖上使我與丈夫完聚，故與昊爾占札卜之母一齊發放。今聞丈夫自哈密擒解御前，乞帶我去，與我丈夫完聚。」臣等亦攜之而來。車陵三魯卜在途出痘而死。問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供曰「仰負皇恩，罹此大罪，我復何辭」等語。謹此奏明。上命議政大臣會議。尋議覆：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孟克里托博克應淩遲處死，程貝臧布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之徒羅卜臧多爾濟應斬，婦人布林、察罕交該部安置。得旨，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孟克里托博克俱淩遲處死。程貝臧布暫緩決，有要言問之，令取來。羅卜臧多爾濟隨其師行，與彼無涉，著免死。餘如議。議政大臣又奏曰：先是，侍衛巴布希、津木巴遇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劫掠之時，托博克與皮裘馬匹，使巴布希等歸。得旨，問托博克果實則宥之。尋解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等到京，集諸王以下蒙古王、文武大臣官員、喇嘛等於黃寺，磔誅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孟克里問托博克給巴布希等裘馬是實，免其死。

《聖祖實録》卷一八六 十一月甲午，安南國王黎維正疏言：臣國牛羊、蝴蝶、普園等三處爲鄰介土司侵占，請敕地方官給還。時雲南巡撫石文晟來京陛見，上問以安南邊境事。石文晟奏曰：牛羊、蝴蝶、普園等三處，明時内屬。自我朝開闢雲南，即在蒙自縣徵糧。至康熙五年改歸開化府屬，已三十餘年，並非安南之地。伊輕聽安言，擅行其奏，而又遣兵到邊。是時，臣同督臣仰體皇上柔遠至意，令防守人等不得輕動。臣思此地久入版圖，且在内境，斷不宜給還。上命大學士等詳議。尋議安南國王黎維正不察本末，輕聽妄言，遽遣兵於邊疆駐扎，生事妄行，應行文申飭。從之。

乙未，陞鑲白旗護軍統領圖席希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以太子少師、一等公、領侍衛内大臣福善三次出兵，加太子太保。

十二月乙卯，議政大臣等奏：大將軍公費揚古遣將軍馬思喀等追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不及而歸。又隨軍羊隻，不委賢能將領小心牧養，以致疲損。且爲兵丁給米事，詔旨下頒，不行宣諭諸軍，應將馬思喀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管滿洲火器營大臣、内務府總管、佐領加一級，盡行革去。巴渾德、齊世、碩鼐不急往追擒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圖，而隨軍羊隻又致疲損，應將巴渾德革去議政大臣、都統、管滿洲火器營大臣、並加二級，以侯上朝。齊世革去議政大臣、都統、並加一級，以佐領上朝。碩鼐革去議政大臣、都統、管滿洲火器營大臣、並加二級，留前鋒統領任。議政大臣、護軍統領嵩祝，將隨軍羊隻不小心交付，以致疲損，又不提醒將軍馬思喀將諭旨傳諭諸軍，應削去加一級，罰俸一年。【略】得旨，馬思喀辦内務府事尚好，革去議政大臣、領侍衛内大臣、管滿洲火器營大臣，從寬留其内務府大臣、佐領。巴渾德革去加二級，仍降三級，從寬留任。齊世革去加一級，仍降四級，從寬留任。碩鼐革去加二級，從寬留任。此案内官員等惟奉行耳，其實皆在主之者。伊德渾革職，從寬留任。禪步等從寬免其調用，各帶所降之級留任。米里布依擬處絞，監候秋後處決。班布爾善不准折贖，枷號三個月，鞭一百。餘依議。

康熙三七年（戊寅、一六九八）

《聖祖實録》卷一八七 春正月庚寅，策妄阿喇布坦遣彭蘇克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等進貢，并疏言：第巴將達賴喇嘛圓寂之事匿而不宣，斥正傳之聖徒班禪，自尊其身，有玷道法，詐稱達賴喇嘛之言，以混亂七旗喀爾喀、四厄魯特，好事樂禍，正未有已，祈皇上睿鑒，俾法門之教無玷，使衆生争自濯磨。上召彭蘇克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至前，問以疏參第巴之故。上諭之曰：休息兵戎，令宇内昇平，始云道法。若以護法爲辭，必生釁端，如爾等雖招撫回子，曾滅其教，亦能令其皈依佛法，跪拜喇嘛否？今天下太平之時，惟令各行其道，若强之使合斷不可行。

癸卯，上以巡幸山西五臺山，詣皇太后宫問安。畢，命皇長子允禔、皇三子允祉隨駕。是日啓行，駐蹕良鄉縣寶家莊。

甲辰，上駐蹕涿州長溝二里橋。

命皇長子允禔、大學士伊桑阿至金太祖、世宗陵奠酒。

二月壬子，以征噶爾丹功議敘，封厄魯特貝勒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子雲木春爲輔國公。

壬申，命原任河道總督于成龍以總督管直隸巡撫事，以兵部督捕右侍郎李鈁爲山東巡撫。

三月丁丑，册封皇長子允禔爲多羅直郡王，皇三子允祉爲多羅誠郡王，皇四

子、皇五子允祺、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俱爲多羅貝勒。

戊寅，陞湖廣布政使王燕爲貴州巡撫。

命內閣侍讀學士伊道等齎敕往諭策妄阿喇布坦曰：覽爾疏言，第巴掩匿達賴喇嘛圓寂之事，斥班禪而自尊，有玷道法，好事如此，恐禍正無已。又爾所遣彭蘇克喇木扎木巴、多爾濟寨桑等，口奏爾之言云「第巴監禁班禪，不使人見，奉事紅帽兩喇嘛名德爾端、多爾濟扎卜者，即見世達賴喇嘛化身」。亦以是兩喇嘛之言，謂之達賴喇嘛而已，並非班禪之言，是以可疑。第巴壞法門之教，罪不可容。本朝與達賴喇嘛交往七十餘年，第巴原係達賴喇嘛執事下人，因軫念達賴喇嘛，欲使扶持道法，是以優封爲土伯特國王，乃以久故之達賴喇嘛詐稱尚存以欺衆，唆噶爾丹興戎，所行不軌。今又奏稱俟班禪胡土克圖往覲之時奏明，而又不遣班禪，且致書求爾勿遣。觀此，其情已極昭著矣。爾所奏良是，爾抒實情，思爲法門之教，班禪胡土克圖之事，而劾奏第巴，朕深許之，爲此特差內閣侍讀學士伊道、近御侍衛拉錫、二等侍衛克什圖、內閣侍讀常明、三等侍衛津巴爲使，以伴救例，賜御用緙緞十端。

理藩院題請差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及邊外喀爾喀等處會盟。得旨，四十九旗著尚書班迪、內大臣崇古禮、永吉去，邊外喀爾喀著户部尚書馬齊、都統吴達禪、理藩院侍郎滿丕去。

理藩院題請差大臣往四十九旗蒙古及邊外喀爾喀等處會盟。得旨，四十九旗著尚書班迪、內大臣崇古禮、永吉去，邊外喀爾喀著户部尚書馬齊、都統吴達禪、理藩院侍郎滿丕去。

辛卯，直隸巡撫于成龍以渾河圖形呈覽。奏曰：臣同西洋安多等，自霸州至郎城，履舊河形，細加丈量。由永清、固安至張協，有舊隄一道，約有七十里，尚可幫修。水溜亦在此處，可以挑濬。上曰：朕經行水災地方，見百姓以水藻爲食，朕曾嘗之，百姓艱苦，朕時在念，是以命爾於雨水之前，速行濬河築隄，使田畝得耕，百姓生計得遂，不知六月內可告成否？于成龍奏曰：臣董率分修各官作速辦理，六月內可以完工。

《聖祖實録》卷一八八 夏四月己未，敘剿滅噶爾丹功，授西安將軍參贊宗室費揚固等一百九十二員，正白旗議政副都統碩岱等一十五員，各世職有差。

癸亥，理藩院奏：策妄阿拉布坦疏言，臣之與哈薩克搆兵，非得已也。昔噶爾丹擒哈薩克頭克汗之子，以畀達賴喇嘛，故頭克使人乞臣關説，求還其子，與彼完聚。臣乃使人於達賴喇嘛索得頭克之子，撥五百人，護送歸之，頭克反盡殺臣五百人。後又殺臣屬下吴爾赫德巴圖爾台吉，掠取其人民，續又掠我吴梁海百餘户人。臣妻父阿毓奇以其女歸臣，使妻兄三濟札布送臣之妻，彼又要戰於路。去歲秋，臣商人自鄂羅斯歸，彼又掠之。哈薩克屢來犯臣，有如許過惡，臣是以興兵而往，恐聖上謂臣喜事好兵，故陳此自白。又丹津鄂木布聽讒，與噶爾丹同殺其兄索諾木阿拉布坦，後臣與噶爾丹分散，各自遊行，丹津鄂木布又借阿奴喀屯往就噶爾丹，令窮迫而後來歸，臣若使彼逸居，恐又聽讒害臣，臣是以拘而禁之。爲此遣使阿布都拉厄爾克寨桑、薩木坦達爾漢鄂母布等奏聞。

五月甲戌朔，上登陸，巡視武清縣隄岸。衆民跪叩奏曰：要兒渡地方，自蒙皇上修築，迄今永無水患。此處隄岸，正當水勢衝射，請於隄岸之外，另築一隄。上曰：此隄岸之外，若另作一隄，爾等田畝，豈不多致占廢？衆民奏曰：原非一家田畝，即稍入隄内，於小民亦無大損，倘河水一決，其患更甚。上曰：轉盼間雨潦將届，今歲不及修築，暫立木樁堅護隄岸，另開小河以洩水勢，今歲田畝可以無虞。俟明春雨水前，另築重隄，爾等田廬俱得安固矣。

癸未，又諭大學士等：朕巡閱天津沿河隄岸，見山東飢民流移至直隸者尚多。小民遭此荒歉，若仍於秋間徵其逋欠，百姓豈能上納？泰安州等二十七州縣本年錢糧，著於來秋徵收。

甲申，户部議覆倉場總督德珠等疏，言直隸、朝鮮等處米貴，將各省漕糧截留一十五萬石賑濟，請令有漕各省督撫，於本年秋收時，買補帶運還倉。應如所請。得旨，此截留賑濟等項所費米石，若令有漕省分採買帶運，則小民運丁必致苦累。京倉米石充裕，所用之米無多，採買補額著停止。

辛丑，兵部等衙門議覆雲南、貴州總督王繼文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揑等劫掠彝村，伏弩暗傷新嶍營守備張廷柱，臣會同臨元總兵官王洪仁，遣發流、土官兵勦撫，追斬賊首擦揑。其在事有功人員，統聽部議。查魯魁山賊，係山林小賊，無議敘之例，應將在事人員無庸議敘。得旨，魯魁山賊衆盤踞，總督范承勳、巡撫石文晟俱曾明晰面奏，官兵勦殺擦揑等賊可嘉，在事有功人員俱著議敘，以示鼓勵。

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侍郎多奇，牧養軍需馬匹怠玩不謹，致馬匹倒斃，有誤軍務，應斬立決。得旨，多奇人甚庸劣，在大同牧養馬匹，並不勤慎，慢視軍需，應行正法。姑念其人樸實，著免死，發往黑龍江。

六月乙巳，吏部議覆雲南巡撫石文晟疏，言雲南省元江、開化、廣南、廣西四府烟瘴地方，請照粤西南寧等四府保題之例，即於滇省郡縣中，選擇廉能素著、

熟悉風土者調補，或於滇省應陞官員内陞授，并照福建臺灣例，三年内稱職，即行陞擢。又鶴慶、順寧、永昌三府鄰近蒙番，接連中甸，外逼烏斯藏之地，甚爲緊要。必得壯年勤敏郡守，庶可提挈統攝，乞簡選賢員補授，五年稱職，亦即陞擢。俱應如所請，嗣後元江四府屬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准其保題調補。教官雜職報部調補，免其具題。其鶴慶等府府官缺出，臣部照山、陝二省例，奏聞簡補。從之。

辛亥，調福建陸路提督吴英爲福建水師提督，陞福建臺灣總兵官王萬祥爲福建陸路提督。

己未，户部等衙門議覆雲南巡撫石文晟疏，言吴三桂等三逆及孫延齡屬下脱逃人員，或潛匿山谷，或在土司地方藏形改姓，或逃入魯魁山内，緝之愈嚴，畏罪思脱，相聚爲匪，請將此内情罪可惡、法不容恕者，指明姓名，徧行嚴拏，其餘悉令免緝。至於諸逆下士卒，係各省之人，其在逃者已奉旨免其查拏，其歸順者内有開散之人，令其開墾荒地，輸納錢糧，子弟准其一體應試。應如所請。從之。

户部等衙門議覆雲南總督王繼文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揑雖滅，餘黨猶存，新嶍一營，孤懸賊窟，請設汛增兵，巡防要害。查江内慢干壩，乃新平縣治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駐防。江外舊哈跨果大口三家坡等處，請增設四汛，增兵三百五十名。臨元鎮原設楊武壩一汛，就近歸入新嶍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守備。又野賊非往新元，即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均應如所請。從之。

己未，吏部議覆湖廣總督李輝祖疏，言湖南田糧不均，奉旨均丈改正。偏沅巡撫楊鳳起，因此案係彼藩司任内，承文造册，出過印結，專怙己私，罔恤民隱，欲取齊各屬並無不均印結，混結斯案，殊屬溺職。應將巡撫楊鳳起照例革職。從之。

辛未，以左副都御史金璽爲偏沅巡撫。

調浙江温州總兵官張玉麒爲福建臺灣總兵官。

湖廣總督李輝祖疏報：湖南界連黔、粤，苗猺雜處。本年七月十五日，賊首黄明率黨吴旦先等百餘人，突至靖州城外，執旗放鎗，暗傷把總李成功等。靖五協副將楊雄追擊，賊衆旋潰。又湖南茶陵州與酃縣萬陽山連界，本年七月二十

壬午，吏部右侍郎陶岱等疏言：臣等遵旨賑濟朝鮮，於四月十九日進中江，臣等隨將賞米一萬石，率各司官監視給該國王分賑。其商人貿易米二萬石，交

《聖祖實録》卷一八九 秋七月癸酉朔，以刑部尚書吴琠爲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

陞内閣侍讀學士蘇赫納爲盛京工部侍郎。

己卯，刑部等衙門議奏：原任山西巡撫温保、布政使甘度横征科派，激變蒲州百姓，温保、甘度應擬立斬。太原知府孫毓璘，將庫内收貯銀二萬八千五百兩有奇侵没入己，應將孫毓璘照侵盜錢糧例，擬斬監候。得旨，温保、甘度已經革職，從寬免死。孫毓璘依議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

《東華録》卷一七 直撫于成龍言：「霸州等處挑濬新河已竣，乞賜河名，並勅建河神廟。」得旨：「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

《聖祖實録》卷一八九 庚辰，以左都御史張鵬翮爲刑部尚書。

壬午，吏部右侍郎陶岱等疏言：臣等遵旨賑濟朝鮮，於四月十九日進中江，臣等隨將賞米一萬石，率各司官監視給該國王分賑。其商人貿易米二萬石，交與户部侍郎貝和諾監視貿易。據朝鮮國王李焞奏：皇上創開海道，運米拯救東國，以甦海濵之民，飢者以飽，流者以還。目前二麥熟稔，可以接濟八路生靈，全活無算。下所司知之。

辛卯，户部議覆漕運總督桑額疏，言江南建平縣漕糧正耗粳米四千餘石，本縣不産粳米，每於他郡採買。請嗣後停其採買，將該邑土産秔米交兑，應無庸議。得旨，建平縣改徵秔米，於民有益，著照該督所請行。

庚子，以固山貝子蘇爾發爲鑲黄旗滿洲都統。

議政王大臣等議奏：噶爾丹者，乃逆天負恩之賊也。俟侍讀學士喇錫取其骸骨到京後，應照吴三桂粉骨揚灰例，擣爲細末，拋散通衢。塞卜騰巴兒珠爾乃逆賊噶爾丹子，不當存留，應立斬梟示，差理藩院司官一員，乘驛將首級往示四十九旗、喀爾喀各扎薩克。至塞卜騰巴兒珠爾乳母之夫徽特和碩齊，亦應處斬。得旨，徽特和程貝臧布，前因有要言質訊，奉旨暫且停決，兹事已畢，亦應處斬。得旨，徽特和碩齊當免，程貝臧布當誅，此事俟朕回鑾可也。喇錫到日，著單身馳驛，趨赴行在。

八月癸丑，兵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王繼文疏，言魯魁山賊首擦揑雖滅，餘黨猶存，新嶍一營，孤懸賊窟，請設汛增兵，巡防要害。查江内慢干壩，乃新平縣治適中之地，應撥千總一員駐防。江外舊哈跨果大口三家坡等處，請增設四汛，增兵三百五十名。臨元鎮原設楊武壩一汛，就近歸入新嶍營，添設參將一員。原設守備，改作中軍守備。又野賊非往新元，即奔楚景。楚姚一鎮，最爲緊要，查援勦兩協乃策應之師，各撥千總一員，各帶兵二百名，一駐南安州界牌，一駐景東府福都，責令防守。均應如所請。從之。

己未，吏部議覆湖廣總督李輝祖疏，言湖南田糧不均，奉旨均丈改正。偏沅巡撫楊鳳起，因此案係彼藩司任内，承文造册，出過印結，專怙己私，罔恤民隱，欲取齊各屬並無不均印結，混結斯案，殊屬溺職。應將巡撫楊鳳起照例革職。從之。

辛未，以左副都御史金璽爲偏沅巡撫。

調浙江温州總兵官張玉麒爲福建臺灣總兵官。

湖廣總督李輝祖疏報：湖南界連黔、粤，苗猺雜處。本年七月十五日，賊首黄明率黨吴旦先等百餘人，突至靖州城外，執旗放鎗，暗傷把總李成功等。靖五協副將楊雄追擊，賊衆旋潰。又湖南茶陵州與酃縣萬陽山連界，本年七月二十

四日，有萬陽山賊首陳丹書率衆擁入州城，署州事永州府同知史在鑛等被傷劫印。得旨，賊徒倡亂，傷官劫印，該管文武各官著嚴加察議具奏。并敕湖廣、貴州、廣西等三省督撫、提鎮速行勦滅，務盡根株，毋致滋蔓。仍嚴束弁兵，不得借端擾害良民。

《聖祖實録》卷一九〇　九月壬申朔，上臨科爾沁和碩達爾漢巴圖爾親王滿

朱習禮墓奠酒。

癸未，上駐蹕布爾哈畢喇地方。

先是，上遣内閣侍讀學士伊道等，齎敕往諭策妄阿喇布坦。至是，策妄阿喇布坦以諾顔格隆、厄爾巴噶卜楚、付伊道等覆奏。上命議政大臣議奏。尋議，厄魯特來降之人，原皆噶爾丹屬下之人，並非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所奏加眷恤之處，仍無庸議。策妄阿喇布坦懇切請留吴爾占扎卜、阿巴色稜等人，應停解吴爾占扎卜等，留給策妄阿喇布坦。至鍾齊海者，乃叛逆噶爾丹之女也，不許容留於策妄阿喇布坦處，務令解來。又策妄阿喇布坦疏言，第巴凡事越理而行，前經具奏，今仍不改。查第巴欽遵上諭，擬於來年三月遣發班禪來京，策妄阿喇布坦所奏之處無庸議。從之。

敘進剿噶爾丹功，授正白旗防禦莫爾渾等十六員世職有差。

庚寅，工部議覆浙江巡撫張敏疏言，本年七月十三、十四兩日，颶風大作，海潮越隄而入，衝決海寧縣塘一千六百餘丈、海鹽縣塘三百餘丈，應行令該撫作速修築。從之。

乙未，上駐蹕捕塔海噶山。

湖廣總督李輝祖疏報：茶陵州叛賊陳丹書等，於本年八月初六日被官兵擊敗，逃奔安仁縣，至衡州府城外放火攻門，被衡州協官兵追殺至常寧縣城，擒獲賊首陳丹書等。下部知之。

冬十月癸卯，上行圍，射殪二虎。其一虎卧於山下，驚鳥鎗聲而起，上隔澗發矢，穿其脇，虎應弦倒斃。新滿洲等俱大駭，奏曰：從未聞隔澗望影，能射倒猛虎者也。是日，駐蹕奇爾賽罕喇地方。

乙巳，上親征朔漠，蕩平厄魯特噶爾丹，諸王大臣等請立碑太學以垂萬世。至是，御製碑文。

丁卯，諭户部：盛京係列祖創興之地，朕謁祭陵寢，咨詢民生。承德等州縣，今歲田禾未獲全登，宜加恩恤，應徵米豆概行蠲免。爾部即移文該府尹，遍示閭閻，家喻户曉，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愛民至意。

《聖祖實録》卷一九一　十一月乙酉，以正紅旗護軍統領蘇丹爲右翼前鋒統領，原任右衛護軍統領瓦邇達爲正紅旗護軍統領，正白旗蒙古都統圖席希兼管左翼前鋒統領事。

丙戌，吏部議覆湖廣道御史李登瀛疏言，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江南、浙江、江西、陝西、湖北等處，舉人會試，五科不中，方許揀選，又需次數年，始得補用。請酌減科分揀選，使得及時効力。應如所請，直隸等九省舉人會試三科不中，准其揀選知縣，一科不中改就教職者，以州學正、縣教諭補用。從之。

壬辰，以刑部尚書張鵬翮爲江南、江西總督。

乙未，諭大學士等：福建巡撫宫夢仁、安徽巡撫陳汝器居官俱劣，著解任。

諭户部：淮安、揚州、鳳陽等處，比年水患頻仍，浸漫隄岸，田多淹没，耕穫無從，百姓艱於粒食，朕時加軫恤，屢賑屢蠲，被災地方賴以安堵。但念久歉之餘，恐致資生匱乏，朕厪憫殷切，未嘗稍釋於懷。前此雖頻敷麻澤，至再至三，用裨羣黎生計，猶恐開春東作，農事艱難，若不大沛恩施，安能令小民各得其所？著將海州、山陽、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壽州、泗州、亳州、鳳陽、臨淮、懷遠、五河、虹縣、蒙城、盱眙、靈璧等州縣，並被災各衛所，康熙三十八年一切地丁銀米等項及漕糧，盡行蠲免，務使民間均沾實惠，以副朕體恤元元生息愛養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丙申，調工部尚書李振裕爲刑部尚書，陞工部右侍郎熊一瀟爲工部尚書。

理藩院題：張嘉胡土克圖、納木扎爾格隆等，違旨叩見第巴，俱應擬絞。得旨，張嘉胡土克圖著從寬免絞，革其胡土克圖之號。納木扎爾格隆亦從寬免絞，充發盛京。

丁酉，户部議覆刑部尚書傅拉塔、張鵬翮等疏，言臣等遵旨查陝西長安等三縣倉米虧空一案。原任長安縣知縣謝嵩齡、永壽縣知縣萬廷詔經收米麥，其見存者與該撫所題之數相符。除折米銀十萬六千九百兩存貯布政司庫，其各州縣寄貯鄉村寺廟等處米麥，應交該督撫嚴催，限三個月内運入省城永豐等倉。其未完米石，已越七年，應交該督撫委道員督催，限本年十二月終照數全完。如違此限，該督撫即將董盛祚革職拏問，嚴審治罪。應如所奏。從之。

十二月辛丑朔，河道總督于成龍陛辭，上諭之曰：聞淮揚河水泛漲，清江浦

百姓所居之地，皆已被水。夫洪澤湖實黃河之障，洪水强盛，力可敵黃，則黃水不得灌入運河。今淮水勢弱，不能制黃，全注運河，黃水又復灌入。且兩河相距甚近，清江浦地處其中，其一帶地方受泛溢之水，勢所必然。惟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歸黃，運道始安。復顧大學士等諭曰：朕昔年巡視河工，曾至大壩隄，步行十五里，詳加閱看。今寰宇昇平，海内寧謐，惟河工關係運道民生。朕數十年來，夙夜縈懷，留心研究，故河道情形，熟悉已久。總之，上流既理，則下流自治矣。桑額所奏開濬下河一事，朕不即允行，正是有益於彼。桑額固居心平和，爲人誠實，然遇事不免遲鈍，易被人欺，如此紛繁事務，何以責其成功。于成龍屢委以事，尚克勉効。河工事情緊急，與于成龍敕書内須入「各部不得掣肘」之語，使得相機料理，庶不悞事。河務浩繁，于成龍年已漸老，且一身難以兼顧。奉天府府尹徐廷璽曾任河工，尚諳練，著即令前往協理河務。又諭曰：河務緊要，董安國修築工程繁多，恐致與于成龍等彼此推諉，可遣部院堂官並率賢能司官前往，會同漕運總督桑額將已完未完之工并所用錢糧數目，逐一詳明察丈，細造清册齎來。尋命户部尚書馬齊、督捕侍郎喻成龍、工部侍郎常綬前往。

丙午，户部議覆山西巡撫倭倫疏，言大同府屬地丁糧米原徵折色，自康熙三十三年，因駐防右衛官兵應支一半本色，將糧米改徵本色。查蔚州、靈邱、廣靈、廣昌四州縣，距右衛四五百餘里，俱在萬山之中，嶺高路狹，運糧甚難。請將蔚州等四州縣糧米，仍改徵折色。應如所請。從之。

辛亥，理藩院又奏：四十九旗哨兵，安置各旗汛地。善巴王等，請將伊等移居瀚海之外。上諭大學士等曰：喀爾喀遊牧之地，自色冷額以内爲佳察罕腦兒者，止一線之地。朕意欲東自户輪貝爾、鄂嫩巴爾濟，北至色冷額河，自色冷額至西陲南界伊克敖拉、翁金、枯倫百爾齊爾古爾班塔米爾，自齊老圖之北至色冷額，應指定疆界。今雖無兵戎之事，而安設斥堠於喀爾喀所居之地，甚屬緊要，必須措置妥貼，可傳諭議政大臣。

吏部等衙門議覆四川巡撫于養志等疏，言東川土府應改爲東川軍民府，設知府一員，經歷一員，屬永寧道。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屬永寧協。其駐防兵丁一千，於雲南、貴州、四川三省就近東川地方兵内抽調。應如所請。從之。

己未，陞陝西巡撫巴錫爲雲南、貴州總督，以户部右侍郎貝和諾爲陝西巡撫。

康熙三八年（己卯、一六九九）

《聖祖實録》卷一九二　春正月辛卯，諭吏部、户部、兵部、工部：朕撫馭寰區，乂安中外，孜孜圖治，宵旰勤民，期於天下咸遂生成，物無不得其所。今邊烽永靖，四方無事，獨是黃淮爲患，衝決時聞，下河地方，田廬漂没，朕軫念民艱，屢曾屢遣大臣督修，不惜數百萬帑金，務期早綏黎庶。乃歷年已久，迄無成功。今水勢仍復橫溢，漫漫城閭，沉没隴畝，以致民多失業。董其役者未有上策，可以宜民，時厪朕懷，未嘗少釋。在内諸臣，咸請朕親臨指示，爲一勞永逸之圖。方今春時，雨水減少，正宜講求疏濬，以遂安瀾。爰諏吉南巡，親加勘閱。【略】兩部即傳諭扈從大小官員人等，并行各該督撫，於各府州縣城市鄉村遍張告示，備行曉諭，務令億兆通知，以副朕體恤惠愛至意。特諭。

三月庚午朔，上閱視高家堰、歸仁隄等工。

辛未，上御小舟閱視爛泥淺等處。

諭户部：朕君臨天下，期於黎民樂業，各獲其所。凡興利除害之事，靡不舉行；蠲免賑濟之恩，靡不下逮。比年以來因淮揚所屬地方疊罹水患，業已歲蠲額賦，賑恤頻施。又動支數百萬帑金，責令在河諸臣，於應挑應築之處酌量修理，欲使泛濫之水匯歸入海，被淹之田廬涸出，庶底幹寧。乃糜費錢糧，卒不能使積淹有歸。田廬未涸，民生未遂，朕聞之惻然軫懷。值茲四海無事之時，欲將一切修舉事宜詳悉指示。用是躬親臨幸，沿途審視黃河水勢，咨訪地方父老。比至歸仁隄、高家堰，量度地形高下，應挑應築，一一明示河臣。惟是被淹地方，米價騰涌，生計維艱，朕目擊民依，深用厪念。著將漕糧截留十萬石，於高郵、寶應、興化、泰州、鹽城、山陽、江都受災七州縣，各留一萬石，悉較時價減值發糶。餘米三萬石，著於邳州留八千石，宿遷、桃源、清河、安東四縣各留五千五百石，亦較時價減糶。此各州縣發糶之米，著就近交與漕運總督、河道總督。邳州著遣司官一員，前往監視。再截留米十萬石，於揚州、淮安各收貯五萬石。此應留漕糧不論何處米石，著就近截留。爾部即遵諭行。

壬申，上閱視黃河隄岸，駐蹕淮安府。

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王公隄甚屬險要，須加幫高寬，修築堅固。

丙子，上駐蹕揚州府。

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朕在清水潭九里地方，用水平測量，河水高湖水二尺三寸九分。此一帶當湖之石隄，甚爲緊要，可速行修造。至高郵州地方，見河水向湖內流，河水似高一尺有餘，趁黃河水未深之時，急宜修理。

庚辰，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朕自淮南一路詳閱河道，測算高郵以上河水比湖水高四尺八寸，自高郵至邵伯河水湖水始見平等，應將高郵以上當湖隄岸、高郵以下河之東隄，俱修築堅固。有月隄處照舊存留，有應修隄岸仍照舊隄堅築。至於邵伯地方，因無當湖隄岸，河湖合而爲一，不必修築隄岸，聽其流行。高郵東岸之滾水壩，涵洞俱不必用，將湖水、河水俱由芒稻河、人字河引出歸江。入江之河口如有淺處，責令挑深。如此修治，則湖水、河水俱歸大江。各河之水既不歸下河，下河自可不必挑濬矣。

壬午，諭户部：東南爲財賦重地，朕時加軫念，頻歲以來，雖在邊塞用兵之際，未嘗不早夜殷殷，睠懷寬恤。茲以中外昇平，特事巡省，並閱河工。比至江南，親察民間饑瘠之狀，見淮南北地方疊罹水患，深用惻然，已經屢蠲屢賑，仍命截留漕糧減價平糶。其各州縣，雖市肆安輯，耕鑿恬熙，而額賦浩繁，民生拮据，歷年逋負，計算日增，江蘇、安徽所屬舊欠帶徵錢糧幾及百萬。念小民方供新稅，復急舊逋，物力維艱，勢難兼辦，應沛特恩，豁免舊欠，除康熙三十三年恩詔內已經赦免外，其康熙三十四、五、六年奏銷未完民欠，一應地丁錢糧、米豆麥、雜稅，爾部行文該督撫察明，俱著免徵，務飭有司悉心奉行，俾窮簷蔀屋均沾實惠。如有已徵在官，詭稱民欠，希圖侵蝕肥己者，一經發覺，定從重治罪。凡厥官吏、軍民，宜咸知朕意，爾部即遵諭行。

甲申，福建浙江總督郭世隆、浙江巡撫張敏、提督浙江學政張希良、福建提督王萬祥、温州總兵官李華、原任吏部侍郎彭孫遹等來朝。

辛卯，御舟至杭州，闔郡紳士軍民跪迎聖駕。是日，上駐蹕杭州府。

諭户部：朕因淮揚地方，數被水患，躬臨巡省，目擊田廬淹没之苦，深加軫恤，既截留漕糧以濟民生，仍蠲除積欠，以紓民困。其昨歲淮、揚兩屬被災錢糧，曾經該督撫具題部議，照例減免三分。今念百姓餬口維艱，安能辦賦，應破常格，用沛特恩。淮安府屬海州、山陽、安東、鹽城，揚州府屬高郵、泰州、江都、興化、寶應九州縣並淮安、大河二衛，康熙三十七年未完地丁漕項等銀一十九萬兩有奇，米麥十一萬石有奇，著全與蠲免。

丙申，上幸演武場，親率諸皇子射。上親射二次，發矢皆中。又命十五善射侍衛等射，次命官兵分班校馬步射。既畢，上復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騎射。上初騎射中的，的躍，又騎射縱轡近的，馬忽左逸，上即調執弓矢，左射中的，的躍，衆環跪云：「皇上神武，洵天縱也。」

《聖祖實録》卷一九三 夏四月辛丑，諭户部、禮部：朕子育黎元，勤求治理，日孜孜以施德澤、厚民生爲急務。而江浙二省，尤東南要地，朕時切軫念。【略】惟各鹽差、關差向因軍需繁費，於正額外，令在差官員，以所私得贏餘，交納充用。今思各官孰肯自捐私橐，必仍行苛取，商瘠民困，職此之由。著將加增銀兩，一概停罷，以紓商民之累。其兩淮鹽課，康熙十六年曾加增四十萬兩，今恐商人辦課維艱，有漸致匱乏者，著減去二十萬兩。此外有應行應革事宜，朕還都以後，仍加商確，次第舉行。【略】至於江南、浙江人文稱盛，入學名數前已酌定增額，今著於府學、大學、中學、小學各增五名，舉行一次，以示獎勵人才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乙巳，陞杭州左翼副都統丹岱爲杭州將軍。

己酉，上駐蹕江寧府。

庚申，上駐蹕揚州府。

丙寅，上渡黃河，御小舟，閱視新埽。諭河道總督于成龍曰：黃河灣曲之處，俱應挑挖引河，乘勢取直。高郵等處運河，越隄灣曲亦著取直。

上登清口南岸，召郎中朱成格等諭曰：此南岸若不修挑水壩，新挑引河必不能暢流，當從朕所釘樁處，修挑水壩二三十丈，挑出水頭，大溜向北，俾引河流暢。尾隄在陳家莊旱地，築高五尺，水長時，從陳家莊南任其流去無礙。此事關係緊要，爾等即遵諭行。

六月戊戌朔，諭大學士等：當今凡事俱可緩圖，惟吏治民生最難刻緩。諺云：湖廣熟，天下足。江浙百姓全賴湖廣米粟，朕南巡江浙，詢問地方米貴之由，百姓皆謂數年來，湖廣米不至，以致價值騰貴，然楚省官吏並未奏報水旱。又聞湖南百姓甚苦，皆由興、永朝、王樑、楊鳳起三人相繼擾害所致。見任總督李輝祖爲人誠實，辦事頗優，但俱係于成龍薦舉，欲其不徇情面，將從前廢弛整理，斷斷不能，李輝祖可召進京，以侍郎用。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前爲吴江縣知縣，居官甚善，百姓至今感頌，其人亦有膽量，無朋比，郭琇著補授湖廣總督，令馳驛赴任。

甲辰，直隸巡撫李光地疏言：通州等六州縣，額設紅剥船共六百隻，剥運南

漕，計船一隻，給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收入既寡，仍照常令其修船雇夫，是與民地同一被災，而不得均沾蠲免之恩。嗣後，請一體蠲免。部覆無庸議。得旨，此紅剥地畝若遇災傷，著與民地一例蠲免。

《聖祖實録》卷一九四　秋七月庚辰，命兵部尚書席爾達署理四川、陝西總督事。

四川提督岳昇龍疏言：打箭爐原係本朝版圖，竟被烏思藏强行侵占。康熙三十五年，欽差兵部郎中金圖等會同四川巡撫于養志查勘後，仍霸踞如初，吞占蠻地數千里，侵奪番民數萬户。又在木鴉私造銃礮，屯聚糧草。臣因化林營兵單汛廣，移參將駐防，不意彼處喋吧昌側集列等擅發蠻兵數千，占住河東擦道若儀等堡，不放客商來往。臣一面禁阻茶烟米布，一面密遣臣標中營守備李成瑛、帶領官兵五百名，前往化林營貼防。臣已備咨督撫會商，乃撫臣于養志私遣筆帖式額爾濟圖等往來調停，不使臣與聞，並擅止臣所遣防兵、益見私通外番情迹。得旨，此所奏事情，亦著羅察等一併察審具奏。

閏七月癸丑，刑部等衙門會議户部郎中剛五達等，審擬湖廣茶陵州叛賊黄明、陳丹書、吴旦先等一案。查黄明係叛逆吴三桂下僞將軍，康熙十九年，大兵取柳州時，遁入苗峒。後經查拏，苗子韋朝相假獻首級，黄明因潛住産峒多年，於康熙三十七年七月間，糾結陳丹書、吴旦先等侵擾湖廣茶陵州，攻圍衡州府，俱被官兵殺敗。黄明、陳丹書、吴旦先等一百三十四名，先後拏獲，俱應照律不分首、從，擬斬立決。原任茶陵州知州趙國瑄，因私派激變，應照律擬斬監候。失察總督李輝祖，應降三級調用。巡撫楊鳳起已經别案革職，無庸議。得旨，黄明、陳丹書、吴旦先等三十八名俱著即處斬，華虞臣等九十六名從寬免死，照例滅等，發與黑龍江新滿洲披甲之人爲奴。趙國瑄私派激變之處，著行文湖廣總督郭琇，查明再議。李輝祖等處分尚輕，著一併再議具奏。

《東華録》卷一八　八月，兩江總督陶岱疏言：「聖主南巡省視，惟恐民貧艱食，截留漕米十萬石，照時價減糶之，貯十萬石備緩急。前因淮、揚等處米貴，請將留貯米動用四萬石，照前減糶，荷蒙俞允。今淮、揚等處小民仍艱粒食，且督修河工人等羣聚，需米甚多，請將所餘米六萬石，照前減價發糶。」疏入，格於部議，特允所請行。

《聖祖實録》卷一九五　冬十月癸酉，諭大學士等：黑龍江地方連歲歉收，著將烏喇收貯米糧，運至默爾根齊齊喀爾地方預備。若彼處有引水種田之處，著能耕種之人前去教導。交該部議行。

辛卯，大學士等以湖廣總督郭琇遵旨查明私派激變知州趙國瑄等事入奏。上曰：郭琇止將趙國瑄等事查出，並未敘及往審之剛五達等公與不公之處，著移文郭琇，將剛五達等所審公與不公及伊等途中曾否亂行，令其一併查明具奏。

《聖祖實録》卷一八　十一月，御史鹿祐疏參順天鄉試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編修姜宸英以賓興之典爲行私之地。奉上諭：「此科考試不公已極，且聞代倩之人亦復混入，著將舉人齊集内廷覆試。」尋覆試舉人等去留有差。又奉上諭：「順天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議騰沸，著將李蟠等嚴加議處，鹿祐題參可嘉。」

諭大學士等：「于成龍奏稱清江浦西界黄水高於淮水一尺，淮水高於運河之水七尺，運河水高於平地七尺，合而觀之，淮水高於運河〔西〕堤外平地共一丈四尺。今惟以濟口自河之下流注武家墩，由清江浦之北，另行改移，中間河身留八九十丈空地，兩旁堅築石堤，俾清水暢達。此所當急議者。但如是改移，朕恐别有所礙，爾等確議具奏。」尋遣侍郎常綬查勘，回奏云：「于成龍等言遵旨改移清口，則清水自是易出，但水泛時兩邊堤〔高〕〔岸〕，倘致衝決，保護爲難。若將高家堰減水壩堵塞，加幫修築，似有裨益。」于成龍尋病故，令九卿科道等確議允行。

《聖祖實録》卷一九六　十二月辛未，諭大學士等：每年所買皮張，儘足供用，多買亦奚用耶？即如朕内用沉香，每年二百觔，用尚有餘，今辦解者已過數倍。此等物件，俱令察明，量用採買，其餘無用者，悉停之。

康熙三九年（庚辰、一七〇〇）

《聖祖實録》卷一九七　春正月壬子，四川提督岳昇龍密題，巡撫于養志凶殘險刻，暴戾乖方，交結藏番，賄棄疆土，剥削商旅，苛虐土司，私收雜派，勒索屬員，規禮各種婪贓，計十六款。得旨，四川巡撫、提督已經補授，于養志、岳昇龍即離任赴西安，其本内事情，著該督審明具奏。岳昇龍將不應密之事密陳，殊屬不合，著一并察議具奏。

丙辰，工部議覆浙江道御史廖騰煃疏，言原任河道總督董安國，糜費歲修及各案大工帑金，不下四五百萬。于成龍任内，又幾及二三百萬。河工無一案報竣，追賠及欵亦無一案還項，請嚴定考成，酌立期限。應將管河各官俱革職，勒限半年賠修，其分管道官各降四級督賠，工完開復。如限内不完，將承修官革

職，分管道官降四級調用，總河降一級留任。未完工程，仍令賠修。追賠銀兩，亦勒限半年。如限內不完，分管道官不行揭報，總河不行題參，照徇庇例議處。又疏稱，修工人員雖有一定丈數，然地名繁雜，必盡一定界，表以石椿，庶免推諉。應如所請，令總河將見今所修隄岸於接連交界之處，各立石椿，上鐫號數，下鐫修理人員姓名。其舊隄岸鐫舊隄字樣，亦立石編號。從之。

癸亥，上以巡視永定河，命皇四子多羅貝勒□□、皇七子多羅貝勒允祐、皇十三子胤祥隨駕。是日啓行，自通州登舟，泊郝家務。

二月甲戌，諭巡撫李光地等曰：閆、留二莊之間，可建一石閘，水大時酌量開閘減洩，水小時閉閘，仍由王家口舊河令直流出，則水勢不致盡行旁瀉，漕運民田皆有裨益矣。諭畢，往閱永定河修築之處。又問李光地等曰：開此河，水盡向東流，恐有妨於運道。李光地等奏曰：聖諭建閘甚是，此閘即令巡道劉德芳監築，多用石板，務期堅固。上逐一指示河工畢，諭曰：修築方畧，皆朕親行指授，若事有參差，俱在朕躬。爾其盡心修理，勿懷疑懼。以朕觀之，永定河下流，自三聖口開至柳岔，無有善於此者。上減扈從大臣侍衛，乘小舟往閱郎城、柳岔等處，遇水淺，舟不能進，上即改御小艇，盡留諸大臣侍衛，止率數人前往，指授河道應從何處修築方畧，逐一明訓河工諸臣。

乙亥，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往閱永定河，見河上諸員深屬不堪，彼等並無知曉，每引朕至淺處，舟淤難行，問之土民，亦不明奏。後發嚴旨以懼之，始引前行。及至閱看，工程甚易，並無難處，因朕指示周詳，河工諸臣方悟而大悅。朕御小艇，入郎城等淀淤淺之處徧視之，則河之當移於柳岔也，益無疑矣。郎城之河，全被沙淤而墊高，至來年可耕爲田，而欲於此處出水，直强之耳。水口所關重大，若非親臨目擊，可輕斷乎？治河大臣畏縮不前，反再三陳奏，以爲不可行者，今復何辭？又諭曰：郎城之遥隄甚有用，清水渾水，俱以此當之。新河開畢，著即完工。南北兩岸遥隄，完工之後，交地方官各自分守，稍有損壞處，用民夫補修。著傳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朕將於四月來臨，且不時遣人察視，爾等敬慎毋忽。上又閱郭家務以下被淤卑矮隄工，諭曰：水長則新開之河可虞，爾等會同王新命作何酌量，再行加幫增高，著公閱議奏。

乙酉，湖廣總督郭琇陛辭，奏曰：皇上命臣選奏丈量地畝官員，有武昌道莊擯、衡永郴道董廷恩、長沙府知府王益曾三人才堪委任，但湖南民稀地廣，所以民或不能完課，遂致逃避者有之。清丈之後，則錢糧似較前差減矣。上曰：約減幾何？郭琇奏曰：大約減十分之二。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倍於此，亦所不惜。若不清丈，以荒田著落他人徵收錢糧，有累窮黎，斷不可也。此事綦重，保題丈量官員爾具疏來，照所請行。

《聖祖實録》卷一九八　三月丙申，九卿等會議，刑部尚書傅臘塔、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察審陝西散給籽粒等案。查籽粒銀兩共計五十餘萬，此内給發民間三十九萬餘兩，百姓已於三年内完過二十六萬兩，餘銀限二年内陸續完結。其原任同州知州蘭佳選、蒲城縣知縣王宗旦俱侵扣籽粒銀入己，應擬斬監候。朝邑縣知縣姚士墊、華州知州王建中已病故，無庸議。其侵扣之銀，俱應照數追還原項。至布喀控告總督吴赫等侵蝕籽粒銀兩三四十萬，今合計實給衆百姓銀及各州縣衛侵扣那用銀，已與五十餘萬之數相符，布喀所告是虚。但吴赫及原任巡撫党爱不將屬員侵扣情弊，確查題參，均應擬罪。查党爱已經革職。吴赫於吴秉謙叩閽案内另議罪，應毋庸議。原任川陝總督佛倫，不將各官侵扣那用等項確查，即列名會題，不合，應降四級調用。原任西安知府彭騰胡、卞永寧，陇州知州王鶴應降三級，鳳翔知府許嗣國應降二級，俱調用。原任西安知府陞神木道李杰，降一級留任，劉俸一年。原任陝西驛傳道陞福建布政使解任張霖，補官日降一級，罰俸一年。原任布政使戴吞、禪布俱身故，無庸議。前任巡撫布喀擅用庫銀支給運米脚價，查係緊要公務，非私自那用，應免其追取。得旨，蘭佳選、關琇、王宗旦，俱依議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佛倫從寬免降級調用，著以原官致仕。餘如議。

又會議刑部尚書傅臘塔等，察審吴秉謙叩閽一案。查原任總督吴赫所參吴秉謙扣剋軍需銀兩，勒索税規倉規，俱係風聞不確，惟屬官情願送禮，收受是實。虧空庫銀，俱係軍需緊急，因公那用，並非侵蝕，其用過銀兩交與總督、陝甘二撫，令關省文武官員均賠無著銀一千五十七兩。吴秉謙供稱，修理文廟及倉厫渠壩等處，但無用正項錢糧之例。吴秉謙先經三法司擬斬監候，無庸再議。其那用銀兩及所得餽送禮銀，照數追出，入官補項。吴赫懷挾私仇，揑欵誣參吴秉謙，有玷官箴，應革職，依誣告例枷責。丁憂布政使能泰、按察使鄂海、神木道李杰不能審出實情，應各降一級調用。其餘諸欵及吴秉謙所扳吴赫浮開草料價值等事俱虚，均無庸議。得旨，吴赫著革職，從寬免枷責。餘依議。

庚子，刑部等衙門會題，工部右侍郎羅察等，察審原任四川提督岳昇龍揭參原任巡撫于養志一案。查于養志係邊疆大臣，私將驛馬撥給裹藏餽送禮物之

人，又打箭爐土司蛇蜡喳吧地方，被營官占居，不行奏明，因岳昇龍揭參，始將岳昇龍所行事件揭奏，殊玷職任，應革職。其營官霸占作何措置之處，應請敕第巴，嚴飭互相貿易，毋致生事。得旨，于養志著革職，俟岳昇龍所奏二疏川、陝總督審結時，解送來京。將打箭爐等處被營官占據，並不奏明緣由，審明具奏。其營官占據打箭爐事情，亦著俟該督將營官毆死蛇蜡喳吧之案察明到日，一併議奏。餘依議。

又會題，工部右侍郎羅察等，奏審原任四川巡撫于養志疏參提督岳昇龍一案。查岳昇龍係邊疆大臣，應勤任事務，報答皇上超拔之恩，乃向革職土司高一柱面言，我用摺子啓奏，令爾戴罪護理，希圖酬謝。又給銀與閻國耀等建州販鹽，又因茶馬之事，指稱部內使用，令屬員議湊銀兩。四月初十日發兵，至十四、十五日始移咨督撫，將伊瘦馬交屬員，勒取價值。又取各營官隨身兵糧，多寡不等，俱玷職任，應革職。所取兵糧馬價及家人一百五十名，不當差遊擊韋元鼎等家下不當差之糧，俱交該部，照數追入官。閻國耀等，違禁販鹽，應擬杖。其餘諸款俱虛，應無庸議。至打箭爐，係版圖內地，達賴喇嘛妄求爐河東嘉慶地方，殊爲不合，但已于岳昇龍參于養志案內請敕第巴，亦無庸議。得旨，岳昇龍著革職，餘依議。

癸卯，上諭大學士等曰：河工錢糧，甚不清楚，于成龍病故，江南、江西總督張鵬翮操守好，著調補河道總督。

丁未，河道總督張鵬翮請訓旨，并題徹回河工効力人員。

夏四月庚辰，上徧視永定河隄，駐蹕永清縣北閣驛。召大學士馬齊入行宮，諭曰：朕前者到此，曾指示挑濬河灣，令其下椿。今觀河水已涸，乘此水涸之時，易於成功。其徑直挑濬處，須令寬闊，即以所挑之土培築隄岸，甚爲有益。見無雨水，二十日可以告竣。目今東作方興，夫役難於驟雇。八旗並包衣屬下，每佐領派護軍各二名，驍騎各二名，步軍共一千，令其挑濬。著直郡王允禔總領之，並帶世子雅爾江阿、僖郡王岳希、貝勒延壽、公齊克塔哈、普奇偕往，宗室公內有年青願効力者，亦著帶往。都統、副都統酌量派往。此派遣之事，著允禔會同內大臣公費揚古派遣管轄兵丁，酌派章京，工部司官派二員，令記工程檔案。其章京、兵丁，須派四十歲以內之人，有年老殘疾者毋得派遣。諸凡人員及廢官，有願濬河効力者，亦令前往。爾明日同允禔赴京師，會同大學士伊桑阿、部院堂官、八旗都統等會議，數日即帶領夫役前來挑濬。其夫役所食二十日口糧，及需用鍬檄筐籠等物，俱著各佐領備給。又諭原任河道總督王新命、學士白碩色曰：自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四省協運永定河需用椿木，著諭工部侍郎特默德遣司官一員催運前來。糧船毋得攔阻，令椿木先行，沿河文武官員晝夜督催，速行運至。

壬午，上至王家口。登小舟，往視子牙河。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曰：此一帶隄岸修築最好，朕甚嘉悅。其流水閘暫停修築，於閘之左右濬口洩水，視今歲何如，明年再定奪。回舟，泊大城縣王家口。

壬辰，上回京。調兵部左侍郎覺羅三寶爲禮部左侍郎，以兵部額外侍郎朱都納爲兵部左侍郎。

《聖祖實録》卷一九九 五月癸卯，諭翰林院：選拔庶常，原以作養人才。今科進士，特加簡閱，取張成遇、管昂發、嚴宗溥、董麒、許穀、高輿、李楷、王開泰、查嗣璞、楊尤奇、蔡彬、勵廷儀、梁棠蔭、李夢昺、文岱、李棟、史貽直、方辰、介孝琭、韓遇春、王允猷、董新策、董圮、閻愉、王士儀、晁子管、周士佃、魏方泰、瓦爾達、韓孝基、劉師恕、盛度、陳鶚薦、李薛、覺羅逢泰、張廷玉、王景曾、郭杞、張象蒲、高其倬、年羹堯、陳若沂、戴寬等四十三員，俱著改爲庶吉士。并修撰汪繹、編修季愈、王露，分別滿漢書教習。爾衙門即遵諭行。

以吏部右侍郎署理江南、江西總督事陶岱爲總督倉場侍郎。

己酉，湖廣總督郭琇條奏楚省陋弊，臚列八欵：一，圖邑攤費其名輳撮，各里輪當其爲硬駝之弊，宜除。一，陋規雜派之多，宜除。一，徵糧之滾單，宜行。一，訟棍包攬詞訟，宜禁。一，誣盜及捕役私行弔拷，宜嚴飭。一，屍親率衆抄搶之風，宜禁。一，强族阻葬之風，宜禁。請旨勒石，永爲定例。得旨，本內事情，前任督撫並未陳奏，郭琇洊任實心除弊，詳明具奏可嘉。俱著照該督所請行。

甲寅，江蘇巡撫宋犖題：江蘇所屬積欠漕項銀米，自康熙三十四年起，至三十九年止，共銀三十二萬餘兩，米、麥十三萬餘石。六載並徵，民力實難兼顧，請分年帶徵。得旨，漕項積欠銀兩，著照該撫所題分年帶徵。其積欠米、麥，俱著免徵。

六月甲子，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臣遵旨看視海口，將擱黄壩盡行拆去，河身開濬深通。於四月二十一日動工，至五月初九日完工開放。水勢暢流，衝刷淤沙，旬日之間，深至三丈，寬及百丈有餘，滔滔入海，沛然莫禦。且自動工以

來，海潮不興，風濤不作，得以施工。工程甫竣，即長水二尺，以資開放，暢達入海。此皆我皇上留心國計，軫念民生，至誠上孚天心，海神効靈之所致。應將攔黃壩之名改稱大通口，伏乞皇上欽定，以垂永久。建海神廟，以答神庥。上准奏，賜名大通口，建造廟宇。

《聖祖實録》卷二〇〇　秋七月甲午，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歸仁隄、便民閘等口，俱已堵塞。其毛城鋪迤下等口，尚未堵塞。將便民閘等口堵塞，則毛城鋪等口所出之水，由何處洩去？必致散漫各處，民受大害，此關係緊要，宜速籌一策。

乙未，上召刑部侍郎常綬並員外郎費養古，諭曰：張鵬翮深悉河務，條奏詳明，但任事伊始，即如此嚴切，後將難繼。其所奏下椿處，朕南巡時亦曾面諭于成龍。今張鵬翮所奏如此，方見朕言之當。治河石料拋置水次，以致衝没者頗多，于成龍監修河務，嘗身立淤泥中竭力督催，故人皆奮勉，但彼偶離其地，屬員則安逸是圖，無所顧恤矣。且聞或於河岸陡峻處畧加削直，即冒稱隄工者有之。張鵬翮見奏事宜，固爲詳明，但彼所轄地方遼闊，不得不分委屬員，後來功效，難以預必。爾等視河屢矣，今觀此奏，以爲何如？常綬奏曰：後效難於逆料，誠如聖諭。

理藩院題：商南多爾濟等所奏策妄阿喇布坦遣人往青海台吉處等事，毋庸議。上曰：此事目前觀之，雖屬甚小，將來大有關係，該部擬以毋庸議，倘青海台吉等遣人以所奏聞事問商南多爾濟，則商南多爾濟何以答之？策妄阿喇布坦人甚狡猾，其口稱往征第巴，或因力不及而虛張聲勢，或欲往征。以此問曾往彼處侍郎常綬等，再行具奏。

九卿等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奏修河工事宜，應准行。上曰：張鵬翮所奏，黃河曲處挑挖使直，則對岸險工可平，此説良是。所謂曲處挑挖使直，非謂取直於隄外，乃兩隄之間，自四五里至十里廣狹不一，於此内曲者直之耳。朕亦曾以此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之意甚忽視之，朕不過暫往巡視，于成龍乃久居河上之人，毋論朕不能盡知，即所深知者亦不可强令所司曲從朕意，脱有不虞，關係非小。今張鵬翮此奏，與朕向時所見甚合，朕凡事知者言之，不知者不輕言。即今邳州、吕梁諸處情形如何，並未親見，若强以爲知，必致辭窮。伊桑阿、馬齊爾等曾經親到河工，故能知之。若所未知者概以爲知，可乎？張鵬翮遇事精勤，從此久任河務，必能有益，著照所議速行。

乙卯，上又諭：鄂羅斯地方遥遠，僻處西北海隅，然甚誠敬。噶爾丹窘迫求救，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畫邊界，即獻尼布潮地以東爲界。尼布潮等處，原係布拉忒吴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人稱爲樹中人。後鄂羅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

丙辰，諭户部：國家要務，莫如貴粟重農。朕宵旰圖治，念切民生，惟期年穀順成，積貯饒裕，於以休養黎元，咸登樂利。今聞直隸各省，雨澤以時，秋成大熟。當此豐收之時，正當以饑饉爲念，誠恐歲稔穀賤，小民罔知愛惜，粒米狼戾，以致家無儲蓄，一遇歲歉，遂致仳離。著該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勸諭民間，撙節煩費，加意積貯，務使蓋藏有餘，閭閻充裕，以副朕重農敦本、愛養元元至意。雨部即遵諭行。

《聖祖實録》卷二〇一　九月丙午，户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阿山，會同江蘇巡撫宋犖疏，言臣等率監督舒胡德等，閱看金山衛南青龍港等處，自該衛海塘外四十里有金山頭，凡商船皆聚此處候潮，往西則至浙江平湖縣之乍浦，往東北則至滸缺與上海縣之吴淞江。雖據舒胡德疏稱，於金山衛青龍港地方挑河，商船可以就近駐泊，税額可以加增。但金山衛臨海一帶，皆係土塘，塘高而海低，若開青龍港，將海水通至塘邊，必須掘深二丈有餘方可行舟。又海信晝夜兩潮，必待潮落，方可開掘。一日動工不過二三時辰，告成無期。復開海岸之下淺處頗遠，此淺不開，商船不能進口；若開，則一片汪洋海面，萬難疏濬。又查塘内至金山衛城河直去一里有餘，盡是民田，未必無害。且商船所進之口，皆有課税，即挑青龍港成功，此處課税雖增，而浙江海税必減，於商船、國課並無便益。其挑濬青龍港等處，似不必舉行。應如該督撫等所題，將監督舒胡德請挑濬青龍之處，毋庸議。從之。

己酉，户部等衙門議覆倉場侍郎石文桂疏，言每歲糧船轉衛，恐遇淺阻，額設紅剥船六百隻，輪流剥卸，續運至通。此項船隻，每地十頃，免其徵科，辦船一隻，起剥淤淺。近來其地盡皆賣出，僅僱傭募船户當差，船既有名無實，甚至破壞不堪，而沿途撬和偷取，以致漕糧虧折，旗丁反受其害。但糧船淺阻，必須起剥，臨期僱募，又恐時有時無。南方船隻儘多，若許運丁各帶剥船一隻，沿途剥運，實爲甚便。莫若議革紅剥船隻，將辦船之地畝，通計六千頃，交地方官，於康熙四十年起徵，解送户部。將此項數目，行文漕運總督，照數動支正項錢糧，均分散給運丁，以爲各帶剥船及北河僱夫剥淺之用，歲終即以前項抵銷。既無沿途

竊取之弊，亦無破船濕米之虞。應如所請。從之。

庚戌，福建道御史劉珩疏言，直隸永平、真定等府田地，應令巡撫李光地，視其近河之處，引水入田耕種。上諭大學士等曰：水田之利，朕所洞悉，已交李光地，見今引水耕種。水利一興，田苗不憂旱潦，歲必有秋，其利無窮，但不可太驟耳。今若竟定一例，諸處剋期齊舉，該部復行催查，則事必致於難行矣。亦惟興作之後，百姓知其有益，自然鼓勸，各相效法，於是因地制宜，設法行之，事必有成。觀今此處，亦不必開池，惟如寧夏水田，開濬溝渠，潦則撤田中之水自渠出之；旱則放渠之水引入田中，災荒總可無虞矣。

癸丑，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前河臣于成龍查勘於四堡挖引河，由湖家溝出黃河，臣率同部員臣縣等官相度形勢，湖家溝迤東，地勢頗高，恐引水不暢，且地係沙土，難以建閘。查勘挑挖引河之處，在於涵洞口起，至老隄頭，迤東出黃河，地勢低窪，打量水平，湖水比黃水高七寸六分。自涵洞起，至九龍廟止，見有舊河一道，長一千二十七丈九尺，河身深窄，不必挑浚。自舊河起，至黃河邊止，應挑引河長三千八百二十二丈五尺，估挑面寬十丈，底寬四丈，深八九尺一丈不等。應於黃河縷隄出水之處，建造石閘，於臨河之處，建築草壩，隨時啓閉，以防黃水倒灌。

冬十月己巳，河南巡撫徐潮陛辭。上諭之曰：聞河南火耗甚重，爾去當嚴行禁止。又聞彼處虧空甚多，爾去當加籌畫，如何令無虧空。河南連歲有秋，未知積貯如何，爾亦當細心查核。徐潮奏曰：臣聞河南有幾州縣火耗最重，此外尚有私派，臣當嚴行禁革。又州縣虧空錢糧，臣到河南，惟有潔己率屬，寬養其力，使彼逐漸自補，再不悔改，定行題參。上曰：今天下雖太平，然武備不可有懈，爾有撫標兵卒，爾從翰林出身，武事恐未必留心，宜嚴飭將弁，不時操練。爾撫標操練精强，則兩總兵官，有不凜然操練者乎？總之，爾去一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彭鵬所行，則不但爲當今名臣，即後世亦可取重矣。

《聖祖實録》卷二〇二　十一月丁酉，理藩院題：將軍薩布素奏報，達賴諾爾台吉等擄掠鄂羅斯貿易人等馬匹，議俟明春草生時，差遣大臣官員，會同鄂羅斯尼布潮城守尉伊禳定立邊界。上諭大學士等曰：明歲草生時，可差一侍郎查立邊界。

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扎賴補原官。

丙午，九卿等議覆：湖廣總督郭琇等，遵旨詳議科場事宜四疏。嗣後，直隸各省鄉試在京三品以上，及大小京堂、翰、詹、科、道、吏、禮二部司官，在外督、撫、提、鎮及藩、臬等官子弟，俱編入官字號，另入號房考試。各照定額，每十卷取中一卷，不必分經。其副榜，亦照此算取。若各省鄉試官員子弟，或止數人者，不必另編官字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在監鄉試，亦編入南監內，俱一體分別編官字號，照額取中。會試滿合字號、南北字號，亦編官字號，每二十卷取一卷。雲南等四省中額，仍照現例行，不另編官字號。各項監生，有願在監入場者，俱由國子監録取，責令祭酒等力行考課之法。考課不缺者，准其入場，照例分別南北官民卷。其願在本地鄉試者，與生員一體分別官民卷。取中童生內，有將經書小學真能精熟及能成誦三經、五經者，該學臣酌量優録。論題，將《性理》中《太極圖説》、《通書》、《西銘》、《正蒙》等書，一併命題。從之。

十二月庚午，刑部等衙門會題：署四川陝西總督、吏部尚書席爾達覆審原任巡撫于養志、提督岳昇龍互相揭參一案，疏稱，于養志將岳昇龍咨移任私刪改，不據實具題，以致營官踞爐狂悖，侵占河東若泥等處，應擬斬。岳昇龍仍照前議革職。查于養志已發往軍前効力，俟回日監候，餘應如所題。得旨，依議。前所遣兩侍郎並未審明，席爾達方行審結，何故不問其罪？三部諸臣未免徇情，若不問擬，嗣後審事諸臣俱任意横行，三部大臣著行申飭。尋議，侍郎羅察、布泰應各降三級留任。得旨，羅察、布泰著照所降之級，隨旗行走。

《東華録》卷一八　是月，左副都御史勵杜納疏言：「督撫大吏朝廷畀以百餘城，吏治數千里，民生責任至重，若託詞鎮静，漸成悠忽，所綜理不過期會簿書，難保無忝封疆之寄。請勅諸督撫年終彙奏，若何察吏安民，興利除弊，以備清覽，或開註不實，治以欺罔之罪。庶諸臣時時警勉，不敢優遊草率，貽誤地方。其所轄之藩司專掌錢穀，臬司專掌刑名，州縣之錢糧有無虧空，定案之爰書有無駁審，詳實并列，則藩臬之優劣亦無遁情。」下部議，從之。兩廣總督石琳奏：瓊州生黎出犯實停營，傷害兵丁，由文武各員婪索起釁。上命侍郎凱音布、學士邵穆布往勘。刑科給事中湯右曾疏言：「臣閱揭帖，有瓊州文武官遣人往黎崗採取花梨、沉香，滋擾起釁多欵，總督石琳、巡撫蕭永藻、提督殷化行平時毫無覺察，恣其貪毒。且黎人拒門事起於上年十二月，遲至一載，始行題報，其扶同掩飾，希圖欺隱可知，請嚴加處分。」得旨：令石琳、蕭永藻、殷化行回奏，各自引罪，下部議降級有差。

康熙四〇年（辛巳、一七〇一）

《聖祖實録》卷二〇三　春正月甲寅，調正黄旗蒙古都統伯心裕爲鑲藍旗滿洲都統，以輔國公宗室齊克塔哈爲正黄旗蒙古都統。

二月己未，議政大臣等議奏，黑龍江將軍薩布素揑報兵丁數目，浮支倉穀，應革職。從之。

辛酉，上閲視永定河，至清涼寺決口，諭直隸巡撫李光地曰：此河今歲務必完工，爾等可勉力爲之。

三月丁酉，禮部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請將上諭治河事宜，敕下史館，纂集成書，永遠遵守。應如所請。上諭大學士等曰：朕以河工緊要，凡前代有關河務之書，無不披閲。【略】今河工尚未告竣，遽纂成書可乎？纂書之務且不必交翰林院，即著張鵬翮編輯呈覽。

《聖祖實録》卷二〇四　夏四月甲子，命内閣學士錢齊保等，往土默特教養諸蒙古等。上諭之曰：爾等至彼，其蒙古作何教養，必預爲請旨，俟朕指示而行。其盜賊之事，亦係緊要，爾等慎之。

諭大學士等：朕前命右衛西安兵丁撥往寧夏、蘭州二處預備，今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疏言，領兵行至鄂爾多斯，馬匹羸瘦，請照行軍例給一月草料。向者朕率師至寧夏，時值二月，隨行侍衛執事人等及軍卒馬匹並未支給草料，惟牧放往還，而馬匹仍然肥壯。今正值草青茂盛之時，將軍費揚固請給喂馬草料，殊屬不合。今西陲絶無邊警，應將撥往寧夏之右衛兵丁徹回。其往蘭州之西安兵丁，令於蘭州所屬有糧及青草茂盛處居住牧馬。

户部議覆廣西巡撫彭鵬疏，言舊例廣西採買熟鐵、生銅解送京師。康熙三十九年奉旨，熟鐵已停解送，今生銅亦請停解。應不准行。上諭大學士等曰：廣西路遥地險，若令解送，必致累民，可如其所請，折銀解部。

乙丑，陞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曹秉桓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戊辰，湖廣總督郭琇疏，言湖南常平倉穀春米得二十萬石，若收貯倉中，必致朽爛，請旨作何支用。得旨，此米著即撥給荆州兵餉。

乙亥，吏部議覆荆州將軍莽奕禄疏，言湖廣督撫駐劄省城，與荆州相隔九百餘里，凡大小軍需事件，往返行文，數日始達，易致遲悞。請以督撫内一員移駐荆州，但督撫大員不便移動，應將湖北按察使移駐荆州，撥銀十萬常貯荆州庫内，以備軍需。得旨，湖北按察使不必移駐荆州，所撥銀兩，著交與荆州駐劄道員管理。

丙子，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人性多偏執，好勝挾仇，昔李之芳、孫光祀、王清其仇迄今未解，惟王士正則無是也。其作詩甚佳，居家除讀書外，别無他事。若令回籍，殊爲可惜，著給假五月，不必開缺。

丁丑，上巡視永定河，命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羅貝勒□□，皇十三子胤祥隨駕，自暢春園啓行。是日，駐蹕鵝房村。

戊寅，上閲竹絡壩河道，諭直隸巡撫李光地等曰：此莽牛河出水之口，亦宜下埽防之。隆冬冰結之時，莽牛河口著照常開洩，清水流於冰下，則水爲冰所逼，向下衝刷，河底自然愈深。又閲新修石隄，諭曰：朕修此石隄，特欲其堅而更堅之意。如此，則河水斷不復歸舊河，此地黎民亦可安枕矣。又閲竹絡壩迤東河道大灣，諭曰：此地正當頂衝，甚爲危險，現今此處續修石隄尚未興工，著速取南方運來杉木，即下排樁及埽，堅固修築。又諭曰：觀新挑河道，水流既直，出柳岔口亦順，河岸較前甚高而河亦深，此皆被莽牛河水衝刷之故。閲其地勢，南岸最爲緊要，故將應行堅修諸處，詳行指示。爾等勿謂已成，而遂忽之。

五月庚寅，工部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黄淮交會，水勢加長，修防工程，倍加緊要。時家馬頭、童家營、陳家社、龍潭口、歪枝套、辛家蕩、邢家河、馬家港等處隄壩，應行幫築，挑挖引河以及釘椿下埽。又奏黄水漲發，由王家營減水壩洩入鹽河，至平旺河入海。今鹽河淤塞，作速乘時挑築。俱應如所請。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〇五　秋七月己丑，諭大學士等：前總河于成龍具疏，欲將高家堰六壩堵塞，蓄湖水以敵黄水，疏通清口。因遣尚書范承勳等堵塞六壩，此非張鵬翮到任之後始行堵塞。頃因巡撫高承爵題報，泗州、盱眙水災，朕敕張鵬翮會同江南總督阿山踏勘情形，將泗州、盱眙泛溢之水，設法修治，作何賑濟、蠲租，令其奏聞。又以洪澤湖水泛漲，高家堰隄工恐致危險，若高家堰至於危險，淮安、揚州等處皆被淹没。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更有何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乃張鵬翮托病未往泗州、盱眙，復疏稱「泗州、盱眙水災自古已然，即六壩全開，泗州等處亦被水災。且六壩既閉之後，水不東注，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民得耕種，皆河伯效靈所致」等語。朕著張鵬翮會同阿山，將泗州、盱眙泛漲之水，作何設法築隄幫修，或賑或蠲，俱

有益於災黎，並非欲開高家堰六壩，救泗州、盱眙之民，而令淮、揚百姓罹於水災也。朕念黃河、運河關係國計民生，三次看閱河工，屢次簡任河臣，修築隄岸。每歲不惜數百萬帑金，夏月雨水時，晝夜憂慮，不時遣人看視。凡被水之處，截留漕米，盡出倉糧賑濟，總爲拯救災黎，豈止救泗州、盱眙之災，而淮安、揚州等處百姓聽其罹災乎？朕念四海一家，凡來朝見者必細詢雨澤田禾。見有居住賀蘭山後公雲木春來朝見，朕問河西雨澤，黃河水勢，雲木春奏「今歲自正月至六月，滴雨未降，黃河水消二丈有餘」。張鵬翮與衆河官乃謂，清口水出皆賴河伯效靈、伊等効力所致，此實因黃河水小，清口之水幸而得出，並非伊等効力之所致也。統一天下之主，坐視災黎，不爲拯救，有是理耶？覽張鵬翮奏章，昏瞶已極，著將朕諭旨及張鵬翮所奏一併刻示於淮安、揚州、泗州、盱眙等處，令衆人觀看。

八月乙丑，上幸索岳爾濟山，諭大學士等：此山形勢崇隆，允稱名勝，嗣後此山禁止行圍。

丁卯，户部議覆直隸巡撫李光地疏言，青縣等處西翼四旗馬廠餘地，原十八萬八千四百六十二晌有零。今民認墾者，止三萬二千十六晌有零，其外有民偷墾、鄰畝暫充爲己業者，其偷墾田畝中有見爲水淹不可耕者。會勘之時，民人懼罪，莫敢出名承認。乞免其已往之罪，招民承種，於康熙四十年爲始，照則起科。應如所請，令該撫察核題奏。從之。

壬申，上駐蹕扣懇昂阿地方。

吏部等衙門議覆奉差廣東審事禮部左侍郎凱音布等疏，言廣東督撫平日不嚴約束文武官弁，以致騷擾黎岐，殊屬不合，應將總督石琳、巡撫蕭永藻各降二級調用，提督殷化行降一級留任，瓊州總兵官令調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唐光堯降四級調用。俱應如所奏。得旨，唐光堯著革職，石琳、蕭永藻著從寬降級留任。餘依議。

甲申，上行圍，發矢，穿兩黃羊并射斷拉哈里木。時近御巴林台吉阿喇布坦、科爾沁台吉吳爾圖納素圖等，無不驚異，手持斷木奏曰：即鳥鎗亦不能穿兩羊並拉哈里木，我等自幼從未經見如此射法。上曰：此亦借黃羊跳躍之勢，故射穿耳。

九月壬子，陞正黃旗滿洲副都統宗室鄂飛爲滿洲都統。陞正黃旗護軍統領嵩祝爲漢軍都統，仍兼管護軍統領事。鑲紅旗滿洲副都統達佳爲鑲藍旗護軍統領。

《東華録》卷一八 是月，厄魯特策妄阿拉布坦遵旨解噶爾丹女鍾齊海至京。上赦不誅，令婚配得所。

《聖祖實録》卷二〇六 冬十月戊午，調正白旗蒙古都統兼護軍統領宗室特克新爲鑲黃旗滿洲都統，陞鑲白旗護軍統領逰圖爲正白旗蒙古都統，正藍旗滿洲副都統瓦珥達爲鑲白旗護軍統領。

己未，諭户部：朕孜孜圖治，宵旰靡寧，於民生疾苦，時切軫念。甘肅等處地方，切近邊陲，土田瘠薄，今年雨澤愆期，田禾多有未穫，閭閻飢困，朕心深用憫惻。已特敕該督撫等官，將被災之處，親行糶賑，令其得所。更念來歲青黃不接，西土小民輸納維艱，著將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康熙四十一年分地丁錢糧，通行豁免。地方有司務期切實奉行，毋令官吏借端侵漁，俾小民得均沾實惠，以副朕軫恤災黎至意。

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佈爾賽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卷一八 十二月，廣東官軍勦連州傜人失利，命正黃旗漢軍都統嵩祝偕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往會總督石琳，調廣西、湖南兵進勦，即授爲廣東將軍。

《聖祖實録》卷二〇六 辛酉，諭曰：江南今歲豐收，河南、山西、山東初雖稍旱，其後仍大收穫。其各省，朕雖不時蠲免錢糧，屢加恩恤，而小民生計，終屬艱難。今見直隸旗民雜處，先雖稍有荒災，而百姓尚不至甚困，其北四府亟不私派。今年直隸又十分收成，民間生計甚是豐足。總之，地方大吏居官若好，雨水又得調勻，田禾自必豐收也。

康熙四一年（壬午、一七〇二）

《聖祖實録》卷二〇七 春正月乙酉，差往廣東勦撫猺人都統嵩祝、副都統達爾占、侍郎傅繼祖奏請訓旨。上諭曰：猺人所居之山，通連廣東、廣西、湖廣三省，林木叢密，山勢崇峻，向來恃此險僻，頑梗不馴，近復突出，搶奪村民，殺害官兵。今差爾等至彼，務體朕好生至意，不必遽行征勦，先曉示招撫，如其不悛，再行勦滅。爾等馳驛前去，須約束官兵，毋得騷擾居民。并將猺人山寨形勢、三省官兵進征之路及立營之處，繪圖呈覽。朕揣猺人受撫之事，五月内必成。如

猺人歸順，查出殺害官兵之爲首者正法，餘俱寬宥。

三月癸未，調鑲白旗蒙古都統崇古禮爲正白旗滿洲都統，陞鑲白旗護軍統領瓦爾大爲正藍旗滿洲都統，左翼前鋒統領吴達禪爲鑲黄旗蒙古都統，鑲黄旗滿洲副都統滿丕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辛卯，諭户部：朕躬理幾務年久，深知稼穡之事，念阜民之道，期於有備。去冬北地少雪，今春雨澤微降，尚未霑足，誠恐蝗蝻易生，有傷農事，所在官吏亟宜先時豫防。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北地方，歷年積貯倉糧果否足額，該督撫宜確加稽核，務使廣有餘儲，不致匱乏。其一切豫備事宜，須悉心講求料理，縱年歲不甚豐稔，亦可賑濟無虞。至直隸各省，見今雨澤有無多寡，著該督撫即行具摺奏聞，以紓朕宵旰勤民之意。

庚戌，諭大學士等：廣東猺人盤踞深山，恃其險峻，素未歸化，今忽突出，搶奪村民，殺害官兵，已遣都統嵩祝等前往，調集廣東、廣西、湖廣三省師旅，直抵其穴。觀嵩祝等遣郎中尤泠額所進圖形云，猺人爲數無多，棲身之地雖不寬廣，但山險路狹，地接廣東、廣西、湖廣三省，錢糧轉輸甚易。今三省之師已壓彼境，若猺人就撫則已，否則令嵩祝等公議，於猺人居處要隘，立營圍之，不過稍費錢糧，不勞兵力，彼自窮迫矣。其令兵部速移文嵩祝等遵諭而行。

《聖祖實録》卷二〇八 五月壬寅，差往廣東剿撫猺人都統嵩祝等疏言：臣等奉命剿撫猺人，於二月二十一日抵廉州府，勘視猺人所居山寨，即於要地設立營壘，挑築濠塹，將三省官兵分營羅布，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意，先爲招撫。衡慶、衡祥、尤齡等三排猺人，知官兵據其要地，無不震恐，一聞招撫，即踴躍來降。又四月初十日，軍畧馬薦洞、大張嶺和邵平、黎巴洞等五排猺人，聞衡慶等三排受撫，亦皆率衆，將前殺傷官兵之黎貴等九人縛獻投降。臣等審得黎貴等九人即行正法。其受降大小各排户口，共一萬九千餘名，將伊等作何安插，及此等地方設立州縣之處，俱交與總督石琳等料理。下部知之。

六月壬子，先是，貴州提督李芳述等題報，清平縣民鄧應甲爲賊阿應等殺害，逃匿貴州苗寨，都司胡安國等帶領官兵會同土官何瓚遠往捕，各寨苗蠻恃險拒捕，殺害官兵四人，土官何瓚遠被苗首羅尤等搶入寨内，復行殺害。得旨，此案兇犯，如苗寨自行擒獻請罪則已，若不行獻出，該督撫提鎮著即興兵勦除。至是，雲南貴州總督巴錫疏言，葛彝寨苗蠻抗拒不法，臣等遵旨調黔省兵四千，令副將王鳳等總領進勦。下兵部知之。

戊午，御製訓飭士子文，頒發禮部，命勒石太學。

乙丑，兵部議覆四川提督岳昇龍疏報，四川省大涼山、小涼山野猓向來梗化，今猓目馬比必等率衆歸誠，請授馬比必爲土千户之職，頒給印信。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一八 是月，山東巡撫王國昌疏陳東省便民事宜：一、倉穀遵例存七糶三，於青黄不接時減價平糶，向係四季徵收，春夏農忙時，輸將難以猝辦，應動司庫銀買米支放，其額徵米石俟秋後徵收。一、額徵班匠銀四千餘兩，均入地丁項下徵解。一、魯藩舊基地聽民墾種輸租，即於開墾之年陞科，給印帖俾爲恒業。下部議行。

《聖祖實録》卷二〇八 閏六月戊戌，差往廣東剿撫猺人都統嵩祝等事竣，回奏：臣等謹遵訓旨，招撫各排猺人，俱已受降，此皆皇上天威，無遠弗屆，故無知垂髮之猺人咸歸德化。臣等面請訓旨時，皇上豫揣五月内，受撫之事必成，今果如聖明洞鑒，分毫不爽，三省之督撫提鎮以及軍民無不欽服。上隨賜御書各一幅。

辛丑，兵部議覆四川巡撫貝和諾疏請，打箭爐木鴉一帶地方歸順番民一萬九千餘户，應添設安撫使五員，副安撫使二員，土百户四十五員，以專管轄。應如所請。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〇九 秋七月丙辰，九卿議山西巡撫噶禮劾左都御史李柟致書太原府知府趙鳳詔照拂進士武承謨一案，請將李柟革職。上諭大學士等曰：内外官員如此書信往來者甚多，李柟從寬，免革職，著降五級留任。又諭曰：今之科道糾參一官，舉國皆聞，方始入告。或有先以疏稿示欲參之人然後題參者，或有先告以題參之意其人不懼然後題參者，若果貪汙，理宜參處。倘因私怨以些微細故，即行題參，事必滋擾矣。

庚申，工部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伏秋水漲，自徐州、邳州、桃源、宿遷、清河、山陽、安東一帶，至海口搶修各工，多有衝陷危險之勢，臣率領河員晝夜修防，俱獲平穩。惟山安汛減家溝水口漫溢，東省戴村壩土隄被衝，高家堰及六壩水勢積長，石工間被衝卸，桃源、烟墩、張家莊歸工因黄水積長一月不消，又值暴風大作，張家莊下顔家莊隄工漫開，見在相機堵築。查徐州等處河工平穩，均無庸議。其漫開被衝隄工，應令該督速飭河員加謹搶護，堵築完固，並將疎防各官

查明題參。從之。

乙丑，河道總督張鵬翮題覆：徐州至清口請停築石隄。上諭大學士等曰：朕巡寧夏時，於黄河舟行二十餘日，觀其水勢，毫無所定。今舊河故道，俱被漫溢。若一遷流，難復故處，築隄防之，逼其水性，易致衝決，甚無益也，可停築石隄。又張鵬翮疏稱，黄河之水長至一月未退，朕因高家堰，日夜焦思，洪澤湖之水較運河高八尺，運河之水較淮安高一丈二尺，今閉唐埂六壩，目前雖有裨益，設高家堰一決，揚州、淮安、宿遷等處百姓俱不可問矣。惟俟入秋水過之時，隄岸依然堅固，方可無虞耳。

丁卯，户部議覆山東巡撫王國昌疏，【略】查山東既有積穀，明歲春夏二季兵糧，應即以倉穀支應，不必更動司庫銀採買。餘俱應如所請。從之。

八月庚辰朔，增順天鄉試中額，八旗滿洲、蒙古三名，漢軍一名，順天等八府十名，國子監貢監生八名，奉天一名，宣化一名，從順天府尹錢晉錫請也。

九月辛亥，調正藍旗漢軍都統李正宗爲鑲黄旗漢軍都統，以廣州將軍盧崇耀爲鑲白旗漢軍都統，陞鑲黄旗漢軍副都統馮國相爲正藍旗漢軍都統，調正黄旗蒙古副都統伊德渾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鑲黄旗蒙古副都統佘渾爲本旗滿洲副都統，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張庫爲鑲黄旗蒙古副都統，陞前鋒參領噶爾弼爲正黄旗漢軍副都統，陞正黄旗滿洲都統，正黄旗漢軍都統護軍統領嵩祝爲正紅旗滿洲都統，鑲紅旗蒙古都統莽喀爲正黄旗漢軍都統，陞正黄旗漢軍副都統車納福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正紅旗漢軍副都統高必盛以老病求罷，得旨，高必盛庸劣，著革職。

甲子，諭吏部、户部、兵部、工部：朕念黄、淮兩河，爲運道民生所係，屢次南巡，親臨閱視，以疏濬修築之法指授河臣，閉六壩以束淮敵黄，通海口以引黄歸海。比歲以來，工程次第告竣，修防漸有成效。昨年冬月，河臣張鵬翮曾以河工善後之策及應修之處，請朕親閱指示。茲當農事之隙，減約從員，輕裝南下，自徐州一路循視隄堰，沿途皆設營幄，不御屋廬，日用所需，悉已儲偫。經過地方，一切供帳，宜通行禁止。倘有官吏籍名科派，累及小民，或指稱豫辦，擅動庫帑，察出定嚴加治罪。地方大小文武官員與扈從官員託言親舊，私相餽遺，及隨從人等有妄行生事者，俱以軍法從事。閭閻百姓，各事本業，不須引避。有懷挾私怨，於駐蹕處所告訐者，一概不准，仍照律治罪。該部即傳諭扈從人員並行各該

督撫，於所屬府州縣徧張告示，務令通知，以副朕體恤民生至意。

乙酉，刑部遵旨議覆：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發遣人犯逃者甚衆，皆由該管之人，不行查察，應令各該將軍打牲總管等，將發遣人數每月查明咨部。至年終，該管將軍開明總數具奏，臣部勘對。如有發遣人犯逃走一名者，伊主官則罰俸三月，平民鞭責。至二三名者，計人數加罪。其該管將軍、副都統、協領、佐領、驍騎、校等，亦分别降罰，小撥什庫鞭責，打牲總管照協領治罪，副總管照佐領治罪。其發遣人犯逃走，若緝拏時，有拒捕者，即行正法。又或拐賣人口，或爲竊盜等事發覺，臣部審明，發與該將軍等即行正法。其發遣之犯，應沿途官員親身押解。或不加防守，以致罪人脱逃者，官員降二級調用，兵丁枷號一個月。請著爲令。從之。

庚寅，諭理藩院：今歲京師痘症甚多，蒙古王台吉中有未出疹痘者，元旦著免來朝賀。

乙巳，大學士等奏，九卿等會議制錢，改鑄大式，停止鼓鑄小錢。上曰：私鑄之弊，朕知之甚悉。欲禁止何難，但必洞徹錢法利弊，始可行之。爾等可會同九卿再加詳議，務使永遠遵行無弊可也。尋議，鑄錢每文重一錢四分，停止舊式小錢鼓鑄。三年内，許大小互用，大錢足用，則小錢可漸次銷燬。從之。

丙午，調浙江福建、總督郭世隆爲廣東、廣西總督。以福建將軍金世榮爲浙江、福建總督，仍管將軍事。

十一月乙卯，上諭大學士等曰：蠲賦爲愛民要務，徵取錢糧原爲國用不足，國用若足，多取奚爲？比年以來，附近省分俱屢行寬免，惟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未得常邀蠲恤。今户部庫帑有四千五百萬兩，每年並無糜費，國帑大有贏餘，朕欲將此四省四十三年錢糧悉行蠲免，倘有寬裕并及廣東省亦令蠲免。其蠲免四省論旨，明春即行曉示，庶經費易爲措置也。

丙辰，諭户部：今歲山東、河南地方，俱報豐稔，惟被災州縣民多匱乏。頃朕巡幸至德州，見有二三災民流移載塗者，詢問疾苦，深爲軫念。雖據山東巡撫稱，被災州縣，已行令地方官發粟散賑。但自冬徂夏，青黄不接之際，頒賑不繼，無以資生。應行文山東、河南兩省巡撫，凡屬被災地方，令有司加意賑濟，至明歲麥收時方止。其災傷田糧，雖已照分數蠲免，猶恐被災之後，民力艱難，宜更

沛特恩，用加休養。山東萊蕪、新泰、東平、沂州、蒙陰、沂水，河南永城、虞城、夏邑被災州縣，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除漕項外，著察明通行蠲免。該地方官務悉心奉行，俾閭巷窮黎，均沾實惠，以無負朕宵旰勤民、殷殷軫恤至意。

又諭户部：從來致治之道，裕民爲先，故必蠲免田租，時加膏澤，而後閭閻充足，永享樂利之休。朕臨馭以來，咨求民瘼，蠲賑頻施，誠恐小民疾苦未蘇，生業未遂，用是宵旰靡寧。江北田土瘠薄，生計尤艱，朕心彌切軫念，著將安徽巡撫所屬府州縣衛等處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除漕項外，通行蠲免。地方有司務要切實奉行，俾小民得沾實惠，以副朕愛養黎元至意。倘不肖官吏陽奉陰違，或借端苛取，澤不下究，事發定從重治罪，不宥。

又諭户部：朕撫御寰區四十餘年，無一刻不以民生爲念。天下至大，兆民至衆，惟恐窮鄉僻壤百姓疾苦不能上達，所以孜孜勤求，未嘗少懈。天時水旱，自古有之。備荒之法，全賴督撫得人。倘以諱災爲事，虧空塞責，一遇歉薄，莫知所措，視民命如草芥，何以爲民父母。況秦省不通水運，若不謹於蓋藏，儉歲難於賑恤。河西一帶地方，素稱貧瘠，雖免康熙四十二年地丁錢糧，民生未裕，再將康熙四十一年錢糧，著通行蠲免。濟南十二月壬辰，吏部議江南、江西總督阿山承審安徽布政使張四教虧空帑銀一案，止據張四教巧供，已將俸工扣補，疏請免追。應將阿山照徇庇例革職。得旨，阿山從寬革職留任。

乙未，陞偏沅巡撫金璽爲刑部右侍郎，調浙江巡撫趙申喬爲偏沅巡撫，以刑部右侍郎張泰交爲浙江巡撫。

調浙江提督趙弘燦爲廣東提督，陞彝陵總兵官王世臣爲浙江提督。

順天府進春考察天下軍政，卓異官四十四員，貪官二員，浮躁官三十一員，罷軟官五十員，才力不及官一百五員，不謹官三十五員，有疾官六十九員，年老官九十六員。各陞賞處分如例。

康熙四二年（癸未、一七〇三）

《聖祖實録》卷二一一　春正月壬子，大學士等及部院諸臣恭進慶祝萬壽無疆屏，上復却之。於是，大學士等及部院諸臣復以慶祝萬壽屏文繕寫册頁進呈。

壬戌，上巡視南河，命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羅貝勒□□，皇十三子胤祥隨駕。是日啓行，駐蹕良鄉縣。

丁卯，諭大學士等：湖廣總督郭琇摺奏，提督林本植標兵於城内公行焚劫。朕思湖廣兵丁驕縱，若不用一才能者統轄之，安能除其惡習。林本植年邁，著解任。大同總兵俞益謨，著補授湖廣提督，令即馳驛赴任。伊標下兵、弁中有深信者，并令酌量帶去。其帶去兵弁，悉以職名奏聞。

庚午，上過濟南府。沿途百姓，歡迎道左。是日，幸巡撫署中，觀珍珠泉，御書《三渡齊河即事詩》一章，令懸之署門，曉示臣民。出觀趵突泉。御書「源清流潔」匾額，令懸趵突泉。書「潤物」匾額，令懸珍珠泉。書「學宗洙泗」匾額，令懸省城書院。

壬申，上登泰山。還，駐蹕泰安州。

諭户部：朕甲子、己巳，兩次南巡，路經東省，見民生豐裕，士庶樂利。近來淮、黄告成，朕不辭遠涉，減從輕裝，待旦而興，夜分乃寐。再經齊魯，存問民生休戚，似不及甲子、己巳，朕深惕怛，如痌瘝之在抱也。若閭閻蓄積有餘，即遇有水旱，亦不致困苦，今特加恩蠲恤，用弘愛養。朕所經過地方德州、平原、禹城、齊河、歷城、長清、恩縣、夏津、武城、館陶、臨清、清平、博平、堂邑、聊城、東阿、陽穀、壽張、滕縣、嶧縣二十州縣，康熙四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著通行蠲免。濟南府屬之海豐、利津、霑化，兖州府屬之寧陽、滋陽、泗水、金鄉、單縣、曹縣、鄆城、曲阜、費縣十二縣，去歲農收歉薄，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錢糧亦通行免徵。其去歲曾被水災之東平、新泰、蒙陰、沂州、沂水、萊蕪六州縣，康熙四十一年未完錢糧亦著全免。其泰安、郯城、魚臺、汶上、嘉祥、鉅野、濟寧七州縣，雖未成災，康熙四十一年未完地丁錢糧，著分三年帶徵。爾部即移文該撫，率各州縣有司詳慎奉行，務令人霑實惠，户有餘藏，以稱朕重期黎元殷阜之至意。有不肖官吏侵蝕私徵者，察出從重治罪。

二月丁丑，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郯城等州縣，見民有飢色，應即行拯救。今著漕運總督桑額以漕米二萬石付爾，揀選賢能官員運至濟寧州、兖州府等處州縣，減價平糶。有應賑之處，即行賑濟。桑額亦將米二萬石於泰安州一路散給。又將收税有力之官七員，並發在京旗民中願贖罪人一百名，伊等俱照養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分别議敘。

上由宿遷縣五花橋渡中河，遍閱隄工。至宿遷縣，渡黄河，駐蹕桃源縣上

古城。

丁亥，偏沅巡撫趙申喬來朝，命大學士馬齊、張玉書傳諭曰：湖南地方，介在邊遠之境。聞向來官吏，積習相仍，無藝私徵，種種不一，計每歲科派，有較正供額賦增至數倍者。有司徵收錢糧，加取火耗，又視別省爲獨重。百姓窮蹙不支，多致流離轉徙，非將宿弊逐一剔除，無以祇礪官方，大甦民困。除從前已往諸事，姑免察究外，爾到地方，嚴飭大小屬員，痛改前非，洗心奉職，力減加耗，盡革私徵，務使流移者復返鄉閭，守業者獲安隴畝，庶副朕軫念遠省民生之至意。如仍有藐法不遵，重爲民害者，即據實糾參，從重治罪，決不輕宥。

三月戊申，上遍閱高家堰翟家壩等處隄工。回，仍駐蹕關聖廟。

諭河道總督張鵬翮：高家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守最爲緊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葦草鑲填，倘遇水發，危險堪虞。至六壩，見新修石隄堅固，方慰朕懷。其殘缺石工，著即興修，乘水未長之前完工，用資捍禦。丁亥，大學士熊賜履以年老乞休，命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師以備顧問。

吏部、兵部會議：吏部侍郎傅繼祖等往湖廣察審紅苗搶掠一案，地方官隱匿不報是實，應將總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撫金璽、總兵官雷如，俱革職。得旨，總督郭琇、提督林本植，著革職。巡撫金璽，著降四級調用。總兵官雷如，著革職留任効力。

以正黃旗漢軍都統莽喀爲荆州將軍，正黃旗蒙古都統宗室諾羅布爲杭州將軍。

授一甲進士王式丹爲翰林院修撰，趙晉、錢名世俱爲編修。

庚寅，諭翰林院：選拔庶常，原以作養人材，今科進士特加簡閱，取汪灝、查慎行、何焯、蔣廷錫、吴廷楨、陳邦彦、溥有德、汪文炯、陳世倌、吴瞻淇、汪汾、潘體震、廖賡謨、陸乘鑑、涂天相、萬經、陳徐基、朱書、林祖望、俞梅、宋至、章藻功、伊泰、楊緒、劉巖、王蘧、馬汝爲、西庫、王居建、劉圻、吴漣、趙徵介、謝履忠、單喬年、耿古德、劉祖任、趙泰臨、王士綸、董泰、楊萬程、李天祥、蔣肇、阿進泰、吴相、李士杞、李堂、鄭爲龍、才住、萬民欽四十九員，俱著改爲庶吉士。并修撰王式丹、編修趙晉、錢名世，分别滿漢書教習。爾衙門即遵諭行。

癸巳，予故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祭葬，謚文靖。

陞鑲紅旗護軍統領宗室愛音圖爲正黃旗漢軍都統，仍兼管鑲紅旗護軍統領事。陞德州城守尉達爾華爲江寧右翼副都統。

朕御極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爲念，雖纖微之

告成，朕欲頒詔天下，大沛恩賚，故星夜回鑾。詔内欵項，爾等可會同詳閱。

甲戌，諭大學士等：舉人汪灝、何焯、蔣廷錫學問優長，今科未得中式，著授爲進士，一體殿試。

《東華録》卷一九　是月，四川巡撫員和諾疏言：前撫臣于養志題明松潘、小河、疊溪三處收捐米穀，分貯備用，自三十八年迄今，松潘捐一千七百餘石，其小河、疊溪，以道路險峻，輸運維艱，罕赴捐納，請停止收貯例。允之。

《聖祖實録》卷二一二　夏四月辛巳，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王式丹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戌，四川巡撫員和諾疏報，威州龍溪等一十八寨生番歸化，情願自康熙四十二年爲始，赴威州交納麥糧。下户部知之。

丁亥，大學士熊賜履以年老乞休，命以原官解任，仍食俸，留京師以備顧問。

吏部、兵部會議：吏部侍郎傅繼祖等往湖廣察審紅苗搶掠一案，地方官隱匿不報是實，應將總督郭琇、提督林本植、巡撫金璽、總兵官雷如，俱革職。得旨，總督郭琇、提督林本植，著革職。巡撫金璽，著降四級調用。總兵官雷如，著革職留任効力。

以正黃旗漢軍都統莽喀爲荆州將軍，正黃旗蒙古都統宗室諾羅布爲杭州將軍。

授一甲進士王式丹爲翰林院修撰，趙晉、錢名世俱爲編修。

庚寅，諭翰林院：選拔庶常，原以作養人材，今科進士特加簡閱，取汪灝、查慎行、何焯、蔣廷錫、吴廷楨、陳邦彦、溥有德、汪文炯、陳世倌、吴瞻淇、汪汾、潘體震、廖賡謨、陸乘鑑、涂天相、萬經、陳徐基、朱書、林祖望、俞梅、宋至、章藻功、伊泰、楊緒、劉巖、王蘧、馬汝爲、西庫、王居建、劉圻、吴漣、趙徵介、謝履忠、單喬年、耿古德、劉祖任、趙泰臨、王士綸、董泰、楊萬程、李天祥、蔣肇、阿進泰、吴相、李士杞、李堂、鄭爲龍、才住、萬民欽四十九員，俱著改爲庶吉士。并修撰王式丹、編修趙晉、錢名世，分别滿漢書教習。爾衙門即遵諭行。

癸巳，予故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王熙祭葬，謚文靖。

陞鑲紅旗護軍統領宗室愛音圖爲正黃旗漢軍都統，仍兼管鑲紅旗護軍統領事。陞德州城守尉達爾華爲江寧右翼副都統。

朕御極以來，無時不以民生爲念，雖纖微之

乙未，諭吏部：庶吉士張尚瑗等教習已久，今加考試，應分別授職。除顧圖河、汪繹、季愈已經授職外，滿書庶吉士張廷玉、方辰、董圮、嚴宗溥，漢書庶吉士魏方泰、孫致彌、查嗣璨、文岱、覺羅逢泰、年羹堯照甲第，授爲編修、檢討。郭於蕃、吳隆元、蔡彬、許穀、梁棠蔭、吳宗豐、李棟、沈李楷、李暄亨、韓孝基、李夢昺、瓦爾達、朱啓昆、王允猷、韓遇春、傅敏、欽士佃、郭杞、狄億、張尚瑗、甄昭、王開泰、閻愉、王士儀、張象蒲、冕子管、許琳、歐陽齊、陳若沂、梁佩蘭等學習不及，歸進士班用。未散館之庶吉士沈宗敬、勵廷儀亦著授爲編修，勵廷儀俟服闋再令行走。原任編修楊瑄學問甚優，著復原職。

丙申，以吏部尚書陳廷敬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戊戌，諭大學士等：頃朕往察河工，原任侍郎任克溥於山東途次迎駕，見其年將九十，現在諸臣未有如其久者，朕深爲眷念，著加刑部尚書銜，以示優遇老臣至意，可諭吏部知之。

又諭曰：今吏部尚書缺尚未補人，巡撫李光地、徐潮原在內任，歷年亦久，早應擢用，朕因地方起見，所以暫留外任，伊等居官誠優，且得大臣體。彭鵬、趙申喬行事偏執，惟務沽名，所以事皆背謬。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吏部尚書員缺，以李光地、徐潮問九卿。尋大學士等問九卿，言二人俱優，覆奏。上命李光地爲吏部尚書，仍管理直隸巡撫事。

陞安徽巡撫喻成龍爲湖廣總督。

調正紅旗蒙古都統兼護軍統領孫渣齊爲正黃旗蒙古都統。

己亥，上諭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佐領等曰：朕爲官兵生計，不時厪念，前已屢施大澤。今年詔歛內，復特沛鴻恩，不惜數百萬帑金，遍行賞賜。嗣後軍卒人等，應人人務立生計，清償夙逋，豐裕度日。倘有不肖之輩，不思撙節儉約，惟知縱酒酣飲，鮮衣肥馬，過於費用，則不數日間仍如未沛恩澤時。爾等俱有督率之責，不當徒以督率爲名，亦當誘之向善，使人人以孝弟爲本，各知自守，愛惜產業，則不特風俗可至淳樸，而朕恤兵之心，亦不致徒勞矣。可將此旨刊刻，遍示軍卒人等，受朕重恩如此。倘仍行賭博，行止不端，朕斷不輕貸，必將爲首者立正典刑。朕念切兵民生計，是以親書諭旨。欽哉。

以領侍衛內大臣伯霸圖兼管右翼前鋒統領事。

壬寅，陞鑲紅旗滿洲副都統翁俄里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録》卷一九　是月，上發出熊賜履呈覽明神宗、熹宗以下（吏）〔史〕書四本，諭曰：「明時太監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知之甚悉，太監魏忠賢惡跡，史書僅記其大略而已，猶未詳載也。此書所載楊漣、左光斗死於北鎮撫司獄中，聞此二人係在午門前受御杖死，太監等以布裹尸出之。至於隨崇禎殉難者，乃太監王承恩，因此世祖章皇帝作文致祭，並立碑碣，此書載太監王之心從死，明係錯誤。」尋賜履等復行詳察，果係王承恩、非王之心，遵旨改正。至於左光斗、楊漣，察考諸書，俱云死於北鎮撫司獄中，故照彼書書之。

《聖祖實録》卷二一二　五月壬子，上親視和碩裕親王福全疾。

己未，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承修武家墩候補知縣張時可等，攜所領庫銀逃去。此工令原任知縣王啓烈續修，原任布政使王毓賢督催。得旨，朕頃南巡至南河，屢諭張鵬翮，觀爾所委修築隄岸人員皆係無身家者，倘以錢糧交付此輩，必致逃亡。前言未久，今果驗矣。爾等將朕屢次嚴諭之處，寫明示張鵬翮。

壬戌，領侍衛內大臣和碩額駙尚之隆等傳上諭：觀索額圖並無退悔之意，背後怨尤，議論國事，伊之黨類，朕皆訪知。【略】索額圖之黨阿米達、額庫禮、温待、麻爾圖、佟寶、邵甘之同祖子孫在部院者，俱查明革退。副都統佟寶不在家，俟到時，再傳諭此旨。著曉諭門上大人與衆侍衛等，爾等若在索額圖處行走，必被索額圖連累致死。

丁卯，江蘇巡撫宋犖疏言：徐州、睢寧縣頻遭水患，所有康熙三十七、八、九三年未完地丁倉項，雖現在帶征，而一時未能完納，請自康熙四十二年起，每年帶征一年，以紓民力。得旨，徐州、睢寧縣康熙三十七、八、九三年未完地丁錢糧，亦著免徵。又邳州地勢甚卑，錢糧難於徵收，康熙四十年未完錢糧，亦著免徵。

秋七月乙巳朔，上自三家店子刻啓行，進東直門，臨和碩裕親王福全喪。上除纓，哭至柩前。奠畢，仍慟不已。諸皇子及諸王大臣叩首泣勸者再四，上始停哀。

庚戌，幸塞外。是日啓行，駐蹕三家店。

己巳，上手書諭旨，諭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等官曰：今六月內，因有二王之事，朕心不勝悲慟，至今猶未釋然。又兼災祲頻告，愈加憂鬱，身體不安，頃往坐湯泉，始得稍解，仍未全愈。至飢民救養之計，未嘗時刻不厪於

懷。近有蘇州織造李煦人來，詢知鄉城至泰安田穀稍有可望，由泰安至德州被災甚重。今歲口外田穀大收，口內各處田禾俱屬平常，合共計算，所糴之穀必不能多。今應將漕糧多行截留，於山東沿河州縣村鎮俱各存貯，以備賑濟平糶之用。朕意八旗、滿洲、蒙古、漢軍佐領一千有餘，每三佐領下共出一人，可得三百人。每三佐領，交與銀三千兩，分派各州縣，仍照前去人員養飢民，至來年七月。今八月內可以到彼。這情事，爾等可確議。至東省今歲錢糧、漕米，俱應速行停徵議奏，爲此手書特諭。扈從大學士諸臣閱畢，奏曰：皇上恩綸，極其詳，盡此外無可再議。

《東華録》卷一九 是月，湖南鎮箪紅苗作亂，偏沅巡撫趙申喬同提督俞益謨疏請發兵征勦。又奏言：「臣與督臣喻成龍令衡永道張仕可賫檄赴鎮箪苗洞，爲先撫後勦之計，其歸順苗民已得二十餘寨。」檄粵、黔、楚三省提督會同進勦。貴州提督李芳遠奉詔移兵會勦，深入苗地平糯、塘山、葫蘆、天星諸寨。遣尚書席爾達、副都統圖思海、徐九如率荆州駐防兵會勦。

《聖祖實録》卷二一三 十月丁丑，諭吏部、户部、兵部：朕統御寰區，勤求治理，鑾輿時邁，省方觀民。春月，閱視河工，自畿輔、山東以及江浙地方，皆經巡幸，兹兩河漸已厎績所至之地，民生風俗亦因以周知。念陝西省爲巖疆重地，當出師塞外時，曾經歷其邊境。而西安一路，未及親莅。頃陝西督撫諸臣言，秦民望幸之心，至殷至切，合詞陳奏。河南、山西巡撫等，亦諄切具請。乘此冬令農隙之際，觀覽民風，詢察吏治，簡閱禁旅，整飭軍營，實爲要務。用是輕裝約從，諏吉西巡。

己卯，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曹維城等一百二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未，上西巡，命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多羅貝勒允祉、皇十三子胤祥隨駕。是日啓行，駐蹕良鄉縣十三里村。

論大學士等曰：見今扈從給事中滿普、御史顧素，令其後行，查有僕從生事者即時鎖拏，並將其主亦行參究。至地方官員，若私行禁阻民間市賣，亦指名題參。

庚寅，理藩院議覆扎薩克大喇嘛綽木珠爾喇卜扎木巴奏，將伊所原居洮州衛卓奈克依特之廟，伏懇廣開修造，應如所請。得旨，取邊氓之地以廣修廟宇，關係民生。嗣後，凡有廣廟宇與民間田廬有關者，永行禁止。

戊戌，諭山西巡撫噶禮：朕君臨天下四十餘載，無一刻不以蒼生爲念。近因西省望幸甚切，故於冬時農隙，減從輕騎，由晉及秦。入境以來，觀風問俗，見民生畧有起色，閭閻之間俗樸尚儉，朕心少慰。【略】凡朕所經之處，必大沛恩澤。因今歲東省災甚，已蠲四十三年地丁錢糧，又免雲貴、廣西、四川地丁錢糧，所以不能施惠，但將四十三年以前山西所屬州縣未完銀兩米草盡行蠲免，以崇朕加惠黎元之念。爾等即遵諭行。

《聖祖實録》卷二一四 十一月乙巳，上駐蹕洪洞縣城南。

遣官祭女媧氏陵。

壬子，上至黄河岸，率諸皇子射。上親射二次，發矢皆中，繼令山西官員及扈從諸臣射。訖，由關河渡河。未渡之先，衆皆以爲河寬風大，隨駕人衆，恐一二日内未必能全渡。及上至河岸，天氣晴朗，風波不興。且傳諭渡河時，勿得攔阻，各隨其便，不終朝而渡畢，衆皆神異之。

甲寅，上駐蹕渭南縣城西。

是日，上出行宫，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等射。上親射五矢，皆中，繼令固原提標官兵射。畢，上召大學士馬齊、兵部侍郎布雅努近前，諭曰：朕巡歷諸省，觀緑旗兵丁，無如提督潘育龍之兵者，射既熟嫻，人復勁健，此皆統率將領之訓練有方也。自提督以下官員，可俱加一級。

丁巳，上幸城内教場，率諸皇子及善射侍衛等射。上親射二次，發矢皆中。繼閲西安駐防官兵射，皆精練。上甚嘉悦，因命記其善射之尤者。諭大學士馬齊等及西安將軍博霽、四川、陝西總督覺羅華顯、陝西巡撫鄂海等曰：朕爲西土兵民生計，不辭地方遥遠，冒涉嚴寒，躬行巡狩。見西安右翼舊兵，効力行間，著有勞績，防戍頻仍，不記其數。人多帶傷，其父與伯叔兄弟親戚亦有陣亡者，朕心深切軫念，且皆循循奉法，騎射熟嫻，軍容整肅，朕甚嘉之。較之各省之兵，允爲超出，應大沛恩澤，以示朕不忘勞勩人員之意。

戊午，諭四川陝西總督覺羅華顯、陝西巡撫鄂海、甘肅巡撫齊世武等：【略】今將陝西巡撫及甘肅巡撫所屬地方，康熙四十二年以前各項積欠銀米、草豆、錢糧，盡行蠲免。俟四十三年直隸各省咸獲豐稔，當將秦省四十四年正供亦行免徵。該督撫即通行曉諭，俾窮鄉僻壤小民，均沾實惠。

己巳，上駐蹕陝州張茅鎮村。

命皇三子允祉及侍衛等往閲三門底柱。

十二月乙亥，上駐蹕修武縣城內。

諭兵部：懷慶總兵官王應統標下兵丁，射技不堪，營伍不整。即王應統本身，射亦荒疎。今其介胄送駕，官兵鎧甲全無。將王應統并伊標下千總陳起蛟、把總聶廉、王寶，俱械繫帶往京師，俟開印鞫審，嚴加議處。

庚寅，上諭大學士等曰：前南巡，多由舟行，官民羣集兩岸迎駕。頃西巡皆由陸路，凡臨幸郡邑官民，無不扶老攜幼，懽騰道左。每清問及之，又令在乘輿左右，備諮地方之利弊，彼皆抒誠陳奏，是以風俗民情，靡不洞悉。朕巡幸七省，議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時更勝。山東近因水旱，大異疇昔，河南百姓，生計甚艱。此二省之民，深厪朕懷。又聞各省火耗俱是加一，錢糧最少者惟有甘肅，通計正額共二十八萬有奇，加耗亦止二萬八千。州縣官錢糧既少，加耗無幾，不敷用者宜或有之。其餘賦額皆多，如一州縣正額有二三萬，加耗即至二三千，宜敷用矣。而州縣官仍有以艱難告者，其故安在？朕隨地諮訪，督撫雖有不受餽遺者，然餽薄菓者若干，餽道府者若干，豈可盡云廉吏乎？

康熙四三年（甲申、一七〇四）

《聖祖實録》卷二一五　春正月辛酉，諭大學士等：朕數巡幸，諮訪民生利弊，知之甚詳。小民力作艱難，每歲耕三十畝者，西成時除完租外，約餘二十石，其終歲衣食丁徭，所恃惟此。爲民牧者，若能愛養而少取之，則民亦漸臻豐裕。今乃苛索無藝，將終年之力作而竭取之，彼小民何以爲生耶？如朕前遣侍衛至鐵索橋掛匾，還京回奏，彼處督撫餽六千餘兩。夫一侍衛而費至此，則凡部院司官、筆帖式等差遣往來者，又不知煩費幾何。去歲所遣祭告諸臣回都，朕曾問一二人，彼雖飾辭以對，然地方所費亦不少矣。目今巡撫皆有廉聲，而司道以下何嘗不受州縣餽遺。總之，此時清官或分內不取而巧取別項，或本地不取而取償他省。更有督撫所欲扶持之人，每歲暗中助銀，教彼掠取清名，不踰二三年，隨行薦舉。似此互相粉飾，釣譽沽名，尤屬不肖之極。至於蠲免錢糧，原爲加恩小民，然田畝多歸縉紳豪富之家，小民所有幾何。從前屢頒蠲詔，無田窮民，未必均沾惠澤。約計小民有恒業者，十之三四耳。餘皆賃地出租，所餘之糧，僅能度日。加之貪吏苛索，蓋藏何自而積耶？朕比年巡行七省，惟秦、晉兩地民稍充裕，畿南四府及河南一路殊覺生計艱難。山左初次巡幸，民甚饒裕，繼而少減，今則大異往昔矣。皆由在外大小官員，不能實心體恤民隱，爲民除弊，而復設立名色，多方徵取，以此民力不支，日就貧困。科道官職司風紀，當一切不避，見之敷陳。今惟挾仇報復者挂之彈章，否則斷斷不言。或專倚一人，藉聲勢而聽其指使，然後敢言。甚有大言不慙，妄自矜詡者，考其行事，與言迥別。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夫己之言，己且不能行，徒見之敷陳，何益之有。

三月壬寅，吏部尚書管禮部尚書事席爾達奉差湖廣征剿紅苗事竣，回京復命，繪圖具奏。報聞。

己酉，都察院等衙門議奏：內河外河分司塞可圖等，侵欺錢糧，擬斬。工部尚書薩穆哈、侍郎恩特來、道甘國樞、司官費仰嶽等，俱照侵蝕銀兩數目多少，分別革職治罪。其尚書王鴻緒、侍郎李元振從寬革職留任。餘依議。

辛酉，諭大學士等：朕因山東及直隸河間府等處，飢民流至京城者甚多，特命八旗諸王、貝勒、大臣、總管內務府各官及漢大臣官員，於數十處立粥廠，日煑粥賑濟，務使流移之人得所，酌量賑給數月。但此等飢民，棄其家業，聚集京城以餬其口，實非長策。應作何料理，始復舊籍，得安生計，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確議具奏。尋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山東飢民在京師者，應選各部賢能司官分送回籍。其直隸河間等處飢民，應令巡撫李光地設法領回。從之。

《東華録》卷一九　是月，川陝督博霽言：「臣等會勘黃河三門，中流爲神門，水勢甚溜，南爲鬼門，水更洶湧，北爲人門，水勢稍緩。三門之下百餘步爲底柱，再下二里有臥虎灘，臣等用船載糧三十石從臥虎灘牽挽上過入門，但溜急灘多，所有截留豫省漕糧撥運陝西不如陸路之便。」得旨會議。

兩廣總督郭世隆疏：「海面遼闊，賊匪易於潛踪。臣設立船兵，自南澳至龍門，令守備、千總、把總逐日帶領巡哨，副將、參將、遊擊每月會巡一次，水師總兵春秋二季駕船二十，分巡外洋至瓊州。上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先後擊敗賊衆於沱寧外洋，沉賊船七，斗頭角海面沉賊船十，瓊南萬、崖三處海面沉賊船二。

四川巡撫貝和諾疏言：川省行鹽潼川、中江，山路崎嶇，艱於陸運，額引壅滯難銷，惟冰江、小溪水運可通，請增給水引，商民交便。下部議行。

《聖祖實録》卷二一六　夏四月戊寅，直隸巡撫李光地因河間水災，飢民流入京師，自陳不職，請解任。上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議。但彼專信門生，常爲所誑。凡人口講道學，彼即深信之。夫道學豈易言哉？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人之品行必始終不易，朕始信之。若徒託之

空言而無實事，則亦何益之有？非特此也，凡有職任者，一有所爲，善惡立見，更不宜輕言也。

己卯，上幸琴峯山，自暢春園啓行。是日，駐蹕牛欄山。

戊子，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山東賑濟，臣等誤用常平倉穀，今臣屬河員，願將俸工清還山東倉糧。得旨，山東省昨歲歉收，若將河員俸工銀兩解至山東買穀，則穀價必至騰貴。江南産米之地，又水路易於輓送，著總河張鵬翮等，即從江南購買穀石，運至山東，交倉還項。

己丑，上閱永定河，自暢春園啓行。是日，駐蹕趙家營。

六月甲戌，刑部議覆湖廣總督喻成龍疏，言鎮箚兵丁王漢傑統衆搶掠當鋪，應正法。其餘黨不識姓名，應免深究，請飭令再審。上諭大學士等曰：王漢傑等俱係防守地方營伍兵卒，前後糾黨三百餘人，將在城當鋪肆行搶掠。又出城站隊，逼官索結，情罪深爲可惡。該督理應察明，嚴加治罪，以肅軍紀。乃稱餘黨不知姓名，請免審究，殊屬不合，著再詳審定擬具奏。

諭大學士等：禮部侍郎羅察曩往四川鞫獄，聲名不好。任工部侍郎時，又不能盡心剔弊，著以旗員調用。

乙亥，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多羅直郡王允禔、皇八子多羅貝勒允禩、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皇十五子允裪、皇十六子允祿隨駕，自暢春園啓行。是日，駐蹕湯山。

戊子，先是，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各省民間所用斗斛，大小迥然各別，此皆牙儈平價之人牟利所致。【略】今應令工部照部中鐵斛，鑄造七具，分發盛京、順天府五城外，其升斗俱改底面一律平準，各造三十具，分發直隸各省等處，永遠遵行。盛京金石、金斗、關東斗，皆停其使用。

《東華録》卷一九

七月，兩廣總督郭世隆疏言：粵東自南澳起，經碣石鎮，至虎門協，海面二十餘里，守汛遮闕，請增設兵船於遥對南澳之澄海協以資巡防。海門一所最爲緊要，應移達濠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駐劄，改爲海門營，以海門所守備移爲達濠營守備。甲子一所乃險要海口，從前止設千總一員，應以鎮左營移駐，與碣石鎮聯絡防守。吴川營隔海百餘里，有碉州一島，宜以龍門協所屬之乾體營兵，令白鴿寨守備、千總、把總統之，駐劄碉州，改爲碉州營，白鴿寨即以千總管領。至平海、大鵬二所，逼近巨海，應專設二營。其順德一鎮，外有香山、鹿門二協，内有省會駐防兵，可裁去總兵官，止留遊擊，爲順德營，改鎮標左營爲平海營，右營爲大鵬營。下部議，均如所請行。

《聖祖實録》卷二一七

九月癸卯，刑部右侍郎常授疏報，臣等奉命往廣東招撫海賊，今賊首阿保位等二百三十七名，交納鎗礮器械投誠。願爲民者安插原籍，願爲兵者編入各營。下部知之。

丁巳，調正藍旗蒙古副都統鄂齊禮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隆科多爲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己未，兵部議覆湖廣總督喻成龍疏，言奉部咨鎮箚額兵二千一百名，紅苗新附，應勻抽督撫提鎮各標兵九百名，合爲三千名，防守鎮箚。但楚省官兵，皆係額設，與其勻抽，不如均調九百名赴箚協汛，遞年更換。應如所請。從之。

丙寅，吏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阿山疏，參禮科給事中許志進爲原任江西巡撫張志棟私人，挾仇參臣，受原任布政使李興祖等之賄，代爲題留，伏乞嚴究指使之人。禮科給事中許志進，又疏參阿山徇庇原任布政使張四教、盧崇興等不法事。到任四年，濫收屬員節禮。邳、徐賑飢之時，縱庇屬員，盜買倉穀諸款。查阿山被參，當静聽處分，乃遽將言官訐奏。許志進既知阿山諸款，不早題參，乃於阿山訐參之後，始行互訐，均屬不合。阿山已有旨革職留任。許志進狂妄，素行亦不端，朕另降旨處分。

丁卯，先是，上遣侍衛拉錫等探視河源，諭之曰：黄河之源，雖名古爾班索羅謨。其實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爾等務須直窮其源，明白察視其河流至何處入雪山邊内，凡經流等處宜詳閲之。至是，拉錫等回奏：臣等遵旨，於四月初四日自京起程。【略】自京至星宿海共七千六百餘里。寧夏之西有松山，至星宿海天氣漸低，地勢漸高，人氣閉塞，故多喘息。謹繪圖呈覽。報聞。

《東華録》卷一九

十月，免浙江、山東二省康熙四十四年分應征地丁銀米。

《聖祖實録》卷二一八

十一月丁酉朔，日食。上回宫。

己亥，諭欽天監：初一日日食，朕用儀器測驗，午正一刻十一分初虧，未初三刻二分食甚，申初一刻復圓。查七政歷，未初三刻日月合朔，新法推算，必無舛錯之理。這舛錯，或因誤寫字畫，或因算者忽畧，將零數去之太多，亦未可定，著詳察明白具奏。尋欽天監監正常額等，以推算未盡請罪，上從寬免之。

戊午，天津總兵官藍理題請於天津等處，開墾水田。上諭大學士等曰：昔李光地請於直隸地方開墾水田，朕以爲水田不可輕舉者，蓋北方之水難於積蓄。初任之官，但當雨水有餘時，見水之大，遂以爲可種水田，不知驟長之水，即濟溝

引入，其涸固甚易也。觀琉璃河、莽牛河、易河之水，入夏皆涸，則可知矣。北方水土之性，迥不同於南方。朕往者西巡，見晉省太原以南引水自高處灌入田中，甚爲得法。陝西、寧夏、哈密等處，亦皆如山西種水田，此皆按地方之形，隨水土之性而作者也。天津沿海斥鹵地方，又非民田，今藍理請開水田，著交部議奏。

湖北巡撫劉殿衡以刷印御書并藏書樓圖呈覽。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省捐工建樓，殊屬糜費。凡事務須節儉，方爲美德。凡車駕巡幸之處，一切需用，從不取辦於民。而各省不肖官員，指稱修理行宮，供備器物，并建造御書碑亭等項名色，輒行動用正項錢糧，借詞捐還，究無償補。及至虧空數多，復加倍私派，科斂肥己，以致重貽小民之累。種種弊端，不可勝指。嗣後著嚴行禁止。下部知之。

壬戌，諭曰：《明史》關係極大，必使後人心服乃佳。《宋史》成於元，《元史》成於明，其中是非失實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有明二百餘年，其流風善政，誠不可枚舉。今之史官或執己見者有之。或據傳聞者有之，或用稗史者亦有之，任意妄作，此書何能盡善。孔子，聖人也，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又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當今之世，用人行政，規模法度之是非，朕當自任，無容他諉。若《明史》之中，稍有一不當，後人將歸責於朕，不可輕忽也。是以朕爲《明史》作文一篇，爾等可曉諭九卿大臣。

十二月乙酉，户部議覆天津總兵官藍理疏陳四事：一、招墾荒地捐納牛種。荆、襄、鄖陽等處荒地甚多，宜聽民開墾，六年升科，其無力自備牛種者，應令湖北文武官捐資給與，每荒地一頃，給銀十兩，次年按額起科，計所墾地畝銀數酌與各官議敘。一、零星錢糧請就民便，以碎銀制錢輸納。一、修築堤堰，應照堤内田糧均派。沿江地畝堤岸鱗次大小不一，總以自護田廬，緣修築等役，豪强規避，前督臣郭琇奏定照糧夫役，原指堤内之糧，有司奉行不善，均之閭邑，致堤外之民以害不切己而不甘赴役，堤内之民以分任有人而誤於觀望，請嗣後就各堤内按糧均派修築。一、控壓田内地應估價均補。湖北安陸、荆州江水滿急，年久之堤，必須靠築月堤，其築堤基址及所取之土皆有礙於附堤田畝，應丈明畝數，估定價值，以保護堤内民田，均攤補償業主。疏下部議：碎銀制錢，不准折收，餘如所請。

康熙四四年（乙酉、一七〇五）

《聖祖實録》卷二一九 春正月戊午，諭吏部、户部、兵部、工部：朕厪念民生，加意河道，屢行親閱，一切疏濬修築事宜，悉經周詳指畫，獲告成功。前黄河之水往往倒灌清口者，皆由仲莊閘與清口相對，駱馬湖水勢湍急，遂逼黄流灌入清口。朕視河時，躬臨相度，命河臣移仲莊閘改建於楊家莊出口，工竣之後，河臣報稱，「黄水暢流入海，絶無倒灌清口之患」。朕尚未經親閱，今欲特澄其地，察驗形勢，用籌善後之規。其中河、黄河、運河有應加修防者，亦隨宜指示，以圖經久。至於山東省蠲饑之民，賴兩年來極力賑贍，繼以有秋幸，皆得所。其民間生聚果否殷阜，並於沿途親行周覽。

二月庚寅，諭大學士等曰：總河張鵬翮昨日來，問以河工形勢，河事已大治矣。從前駱馬湖口設竹絡壩，湖水大則從壩流入黄河，河水大則溢流入壩内。今竹絡壩止有湖水暢流，黄水並無浸灌，則黄河之深通可知。初次到江南時，船在黄河兩岸，人烟樹木皆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則僅見河岸。四十二年，則河去岸甚低，是河身日刷深矣。自此日深一日，豈不大治。聞下河連年皆大熟，亦從前所未有也。又諭曰：朕不意山東之民遽能如此，前者南巡，見閭閻失所不堪屬目，今服飾顔面大異往時。聞各官賑養亦善，此由承平日久，國帑富饒，故能蠲數年錢糧，遣官贍養賑濟耳。凡罹災荒，倘預行奏報，無不可賑救者。止因山東各官匿災不報，故大致饑饉。向日陝西饑荒，亦由於匿不報聞，朕曾以地方官匿災不報之故，詢之於民，據云民一罹災，朝廷即蠲歲賦；賦一蠲，則火耗無徵，故地方官隱而不報也。自古弊端，匿災爲甚，誠預爲奏報，即設法賑濟矣，民豈遽至饑饉耶！

三月己亥，諭山東巡撫趙世顯曰：朕爲兩河告成，特來巡閱，道經山左，見民生自去歲休養之後，漸有起色，朕心甚慰。夾岸黄童白叟，歡呼載道，感恩叩謝者，日有數十萬。今仲春之時，麥苗未長，未致妨農。倘回鑾之際，正值農忙麥秀，恐妨稼穡。爾即曉諭百姓，概免叩謝，各務農事可也。

《聖祖實録》卷二二〇 夏四月庚午，上移駐西湖行宫。

諭福建浙江總督金世榮、浙江巡撫張泰交、福建巡撫李斯義曰：朕頃因親閱河工，濟江而南，至於浙省，見民間生聚殷繁，菜畦麥隴遠近彌望，農事可冀豐穰，朕心用以稍慰。凡車駕臨幸之地，必大敷膏澤，以下逮黎元，而各省錢糧屢次邁蠲。浙江本年地丁銀米又經全免，無可加恩。惟是刑獄爲民命攸關，朕每當重罪奏讞之時，常深切矜恤。今乘輿所至，父老子弟夾道歡迎，而身陷囹圄之人，獨自新無路，朕甚憫焉。浙江、福建兩省，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初八日以前，凡犯罪詔款不應赦者不赦外，其餘死罪以下已發覺、未發覺，俱著減等發落。康熙四十三年秋審，奉旨監候緩決者，一并減等發落，仍開具人數奏聞。爾等其體朕爲民巡省、布德好生之意，即詳慎察明遵行。

己丑，諭江南、江西總督阿山、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宋犖曰：朕念切民生，凡巡幸所經之處，諮詢利弊，訪問官方，未嘗少懈。向日因江南人情好尚詞訟，因而傾家敗業者，往往有之。邇來習俗頗覺淳厚，詞訟已減大半，生聚稍加殷繁，雨暘有時，麥田茂美，朕心甚慰。念安徽、江蘇錢糧已經節次蠲免，今車駕親臨，特頒沛澤，將安徽、江蘇所屬地方人犯，亦應照浙、閩加恩，概從末減。

閏四月癸卯，上登陸，幸高家堰，徧閱河隄。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康熙四十二年，朕臨閱高家堰時，爾奏石隄可於八九月間告成，今已三年，尚未完工，萬一大水奄至，恃此草埽，詎能禦之？張鵬翮奏曰：必能保固，斷然無害。上諭曰：草埽俱經二三年矣，腐爛沉塌者多，猝遇大水，事難預料，如不謹慎修築，被水衝決，枉費錢糧，姑置勿論，但去年已奏河工告成，今年又奏衝決，其謂之何？爾須日夜謹守保護。夫治河莫要於得人，觀爾所用之人，每多有失，豈可倚任此輩，分守此隄耶？爾等惟見清口之水流出，即以爲功成，不思防禦，倘高家堰六壩之水泛溢，則清水力弱，而黃水必復致倒灌矣。高家堰所關緊要，宜謹識之毋忽。上幸惠濟祠，閱隄畢，即坐於隄上，諭大學士諸大臣及河臣等曰：朕留心河道，親閱者屢矣。河之形勢，必身歷其地，始知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濟祠以觀水勢。康熙三十八年以前，黃水汎濫，凡爾等所立之地，皆黃水也，彼時自舟中望之，水與岸平，岸之四圍，皆可遥見。其後水漸歸槽，岸高於水。今則岸之去水，又高有丈餘，清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岸，黃流僅成一線，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朕心甚爲快然。

乙巳，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惠濟祠前植標杆處，可建挑水壩。祠後埽灣處，亦宜建挑水壩，以保淤灘。但此二處挑水壩，俱不宜太長，恐逼水盡向北岸，有礙楊家莊口門。至下家汪舊壩，修建甚佳，再畧加寬長更善。

《聖祖實録》卷二二一　五月甲戌，户部議覆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疏，言奉撥直隸錢糧十五萬，作江蘇兵餉。因直隸並無應解錢糧，請撥之他省，議令直隸本年應解部錢糧内撥解。得旨，凡撥餉，應就近撥給，將直隸錢糧撥與江蘇，該部原撥時即誤矣。今又將直隸本年應解部錢糧發往，俟秋收後，方得起解，則遲誤益甚。兵餉關係緊急，此後撥餉於就近省分撥往，勿致有誤。

工部議覆河南巡撫趙弘燮疏，言回回寨與韓羅灣一帶，逼近黃河，舊有大隄一道，卑矮單薄，難資捍禦，亟宜幫築。應如所請。從之。

庚辰，陞兵部右侍郎貝和諾爲雲南、貴州總督。

丙戌，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多羅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允祥、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皇十七子允禮隨駕。是日，自暢春園啓行，駐蹕湯山。

秋七月壬申，河道總督張鵬翮疏報：今夏黃、淮並漲，水勢洶湧，以致古溝、唐埂、清水溝、韓家莊四處隄岸漫缺。得旨，今春朕欲親閱高家堰，張鵬翮奏稱，隄岸工程俱完，又時當炎暑，蚊蟲正起，求停止親閱。懇奏再四，朕以高家堰關係甚大，親往閱視，見石隄尚有未完之處，所下之埽，已經二三年者朽爛亦多，將此情形一一指示張鵬翮及河工諸臣。朕又諭張鵬翮，大水時發，難以預料，爾務須晝夜防護。至分守隄工人員委用不當，朕亦諭及。今古溝、唐埂、清水溝、韓家莊四處隄岸衝決，河工將有復壞之勢。大小河員惟知清水暢流爲己功，而不知高家堰之六壩水洩太多，則清水力微，黃水必復倒灌也。此事，著九卿、詹事、科道速行會議具奏。至田禾民舍有無淹没之處，著該督撫等各行速報。上問大學士馬齊曰：此決口，俟水一減，即星速開工，今年可以完否？馬齊奏曰：補築零星之處，年内可完。若築決口，年内未必能完。上曰：數日朕爲兹事殊覺憂悶，今春親巡南省，山東運河之隄，並未修築。朕自江南還山東，河隄已完。以此揆之，工作果勤，所需日月亦自無多也。

《聖祖實録》卷二二二　八月己酉，吏部題：湖廣總督喻成龍於兵丁王漢傑等聚衆搶掠一案，徇庇該管將弁，朦混具題，應革職。得旨，喻成龍著革職。

户部等衙門議覆江蘇巡撫宋犖等疏，言蘇、松、常、鎮四府，賦税繁重，俱有積欠。州縣官到任未經兩年，即罹降革。請將州縣官本任内，經徵每年地丁漕項錢糧完九分以上者，或因接徵舊欠錢糧，復被參處，其降級調用之例，酌改降

級留任。再限一年催徵，如仍不完，照伊所降級調用。應如所請。從之。

戊午，陞廣東巡撫石文晟爲湖廣總督。

九月壬午，兵部議覆原任湖廣總督喻成龍疏，言湖廣南北各土司子弟中，有讀書能文者，注入民籍，一同考試。應如所請。從之。

甲申，陞吏部右侍郎布福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陞山東布政使范時崇爲廣東巡撫，山東按察使梁世勳爲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直隸巡道葉九思爲山東按察使司按察使。

以鑲黃旗護軍統領蘇永祚爲歸化城左翼副都統，陞驍騎參領丫圖爲歸化城右翼副都統。

以正紅旗漢軍都統達佳爲江寧將軍，調鑲黃旗蒙古都統吳達禪爲正藍旗滿洲都統，正黃旗蒙古都統兼正紅旗護軍統領孫渣齊爲正黃旗滿洲都統。

丙戌，户部議覆江蘇巡撫宋犖等疏，言江寧、淮安、揚州三府屬之泰州、六合等十州縣，及江都縣之邵伯一帶淮安、大河、揚州三衛，今秋被水田地，請照例按分數蠲免。應如所請。從之。

十月甲午，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爲急。東南要務，莫重於河防。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畧，凡以籌運道、濟民生也。自曩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纍以高家堰、唐埂六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潰壞。於是分遣廷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堰，盡閉六壩，俾淮水全注清口。又特築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濬陶莊引河，以導黃北流，然後黃水無倒灌之患。康熙四十二年，以河工漸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堰石工尚多未竣，飭令迅速修築。又因仲莊閘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浸清口，遂命閉仲莊閘，改建楊家莊閘。閘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閱。比至高堰，見石工仍有未完，舊埽亦多朽塌，諄諭河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踈忽，則前功盡棄。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謂之何？張鵬翮猶奏稱，隄工捍禦，可以無虞。迨伏汛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唐埂、清水溝等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衆。今已嚴飭堵塞決口，刻期竣工。朕屢親莅河干，詳度形勢。當水漲之時，若高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開放，則隄堰甚爲危險；若開壩宣洩，則閭閻隴畝，必致淹傷。方春水涸，民間盡皆播種，一經夏水驟漲，開壩放流，而所播之種悉被淹没，朕心惻然，殊爲不忍。使不設法導流，俾水有所收束，則瀕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於水患。朕再三籌畫，宜於高堰三壩之下，挑溶一河，兩旁築隄，束水入高郵邵伯諸湖。湖外亦量築土隄，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下，亦挑溶一河，兩旁築隄，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溪、草堰等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並開溶深通，俾之入海。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渙散衝流之害。又洪澤湖水勢大漲，泗州、盱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帶受水之地，亦酌量築隄束水，毋令汎濫，則所全於淮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道無涉，在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生。朕惟民間田畝，所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之策。築隄束水，行之北河業有成效，則施之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地築隄，延袤若干里，需費幾何，行令江南、江西總督、漕運總督、河道總督、江蘇巡撫會同確勘，詳議具奏。爾部即遵諭行。

以正黃旗漢軍都統兼鑲紅旗護軍統領宗室愛音圖爲正黃旗蒙古都統，陞京口左翼副都統趙玥爲正紅旗漢軍都統，鑲黃旗滿洲副都統班滴爲鑲黃旗蒙古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希思哈爲正紅旗護軍統領，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趙賴爲鑲藍旗護軍統領，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席柱爲正藍旗護軍統領，調正藍旗護軍統領宗室伽藍保爲鑲黃旗護軍統領。

癸卯，刑部等衙門議覆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李光地疏，參革職原任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奉旨，販賣私鹽，得銀一百六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又縱子張壎、張坦驕淫不法，肆行無忌。應將張霖擬斬立決，家產入官，張壎、張坦杖責折贖。應如所請。得旨，張霖著改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戊申，陞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兼倉場侍郎富寧安爲正黃旗漢軍都統，以公馬爾賽爲鑲紅旗護軍統領，調正紅旗護軍統領希思哈爲正黃旗護軍統領，陞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達爾占爲正白旗護軍統領，調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張庫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奉天副都統覺羅阿爾圖爲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杭州副都統覺羅阿喇納爲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西安副都統佛包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

庚申，陞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寧保爲正紅旗護軍統領，調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阿爾西爲正黃旗滿洲副都統，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戴米納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右衛右翼副都統拜音佈爲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婁徵額、汪悟禮俱爲滿洲副都統，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禪步爲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新泰爲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陞護軍參領莫禮爲鑲藍旗蒙古副都統。

《聖祖實録》卷二一三　十一月辛酉朔，授散秩大臣丹濟拉爲扎薩克輔國公，馳驛前往推河策零旺布居處之地駐劄，同内閣侍讀學士殷扎納，探聽策妄阿

喇布坦信息。如有舉動，調附近喀爾喀兵馬以防禦之。

己巳，上曰：吏部尚書兼管直隸巡撫事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授尚書年久，著陞爲文淵閣大學士。江蘇巡撫宋犖操守好，不生事，任巡撫年甚久，著陞爲吏部尚書。

調河南巡撫趙宏燮爲直隸巡撫。

壬申，大學士等以鄂羅斯貿易來使，齎至原文及繙譯之文進呈。上閱之，諭大學士等曰：此乃喇提諾、托多烏祖克、鄂羅斯三種文也。外國之文，亦有三十六字母者。朕交喇嘛詳考視之，其來源與中國同，但不分平聲、上聲、去聲，而尚有入聲，其兩字合音甚明。中國平、上、去、入四韻極精，兩字合音不甚緊要，是以學者少，漸至棄之。問翰林官四聲，無不知者，問兩字合音則不能知，中國所有之字，外國亦有之，特不全耳。

癸酉，大學士等以蠲免湖廣錢糧上諭進呈。上問曰：曾查此數年蠲免錢糧數目否？馬齊等奏曰：自康熙四十二年以來，蠲免錢糧數目一千六百餘萬。上曰：自吳三桂變亂之後，民甚艱苦，故朕累年蠲免錢糧。民生優裕，則國家太平矣。爾等可查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總數來奏。尋大學士等奏，查自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數目共九千萬有奇。報聞。

諭户部：朕宵旰勤民，厪思恩養，惟務簡徵寬賦，以期實惠黎元。間有州縣水旱不登，即詔所司，亟議蠲賑。其直隸各省每歲應輸額賦，有以次遞蠲者，有頻蠲數年者，有將帶徵積欠暫令停徵者。凡以蠲除額賦，專爲小民樂業遂生，一歲以内，足不踐長吏之庭，耳不聞追呼之擾，庶幾休養日久，馴致家給户足，而民咸得所也。曩年楚省錢糧，雖屢行豁免，今已歷數載，未經特蠲，應將該省額賦全免一年，以示朕加恩優渥之至意。湖北、湖南康熙四十五年除漕糧漕項外，其餘地丁銀米一概免徵。舊欠未完者，並停輸納。

戊子，吏部議覆雲南巡撫佟毓秀等疏，言滇省廣南、麗江二府百姓，久歸版圖，人民日繁，尚未設學，請均設教授、訓導各一員，每府額取童生十五名。其滇省士人有願考者，准以民籍應試。應如所請。從之。

十二月庚戌，貴州巡撫陳詵陛辭，上諭曰：貴州地小易治，雖有苗人，亦無他事，但以文武和睦、安静不生事爲要。清官多刻，刻乃清官不足處。屬吏貪污，固當參劾，其居官平常者，則須教誨之。邊方小省，爲大吏者不可見才，若生事顯才，便非正理，爾切識之。

宗人府題參閒散宗室對德校射時不到，應罰俸。得旨，聞對德無房居住，居於城外，是以未到校射之處。視宗室中有貧無以爲生者，如何使之得所，爾等叢議具奏。尋議，現在宗人府有借放本銀六萬兩，所生利銀二萬兩，應查宗室最貧者，以此利銀二萬兩酌量給與。從之。

康熙四五年（丙戌、一七〇六）

《聖祖實録》卷二二四 春正月己巳，九卿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阿山等疏，言皇上軫念國計民生，悉心籌畫，特頒訓旨，於高家堰三壩下挑河，兩岸築隄束水，入高郵邵伯湖。其高郵州減水壩下，亦挑河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等河入海。泗州一帶被災地方，亦築隄束水，不使泛溢。竊查高家堰三壩其中隄相近，現有唐漕等河，應於三壩下各開引河一道，兩旁築隄，引水至唐漕河，入寶應湖。又查高郵運河減水壩之水，自車邏等壩，由馬飲塘入運鹽河，出頭閘，由興化之車路、白塗、海溝，過串場河，下丁溪草堰白駒閘入海。除海溝河見今深闊，直達白駒閘，不必開濬外，應將車路河、白塗河淤淺之處，開濬深通，俾之入海。但高郵減水壩三座口門計寬一百八十丈，丁溪草堰、白駒等閘口門僅寬十一丈九尺，恐一時異漲，宣洩不及，應自馬飲塘頭閘口分水，使北入廣洋湖，至射洋湖下海。再於泗州之西溜淮套開河，使淮水分流，兩旁築隄，至黄家堰與張福口水合，使出清口。此工開成，則淮河之水勢既分，不但泗州、盱眙積水稍減，而洪澤湖之水不致泛溢，亦可有利於高家堰，而漕糧商民船隻可免洪澤湖風波之險矣。又查運河水漲之時，清江浦及淮安隄工猶有可虞，應於文華寺地方開引河，至運河水長之際，使之分流，自楊家廟，由白馬湖、楊家溝入清蕩湖。至淮安城南所有澗河，原係引運之河，今當挑深。其澗河下所有清溝河，於康熙三十五年被黄水淤墊，澗河之水流去者少，淮安城内外積水尚出不盡，應挑通此處，使由蝦溝口入海。以上諸工，約計需銀一百八十八萬餘兩。事關重大，伏祈皇上親臨指示等語。欽惟河工重大，需餉浩繁，上下兩河之工相距數百里，所稱創興溜淮套一工，其中情形，尤難詳晰，不但臣等愚昧不知，即該督等亦見識淺鮮，不能酌議恰當。若非皇上親閱指示，實難成功。臣等公同叩請，應如該督等所題，祈皇上親臨河上，指授方畧。上曰：朕屢經躬閱河道，凡河工利病、地方遠近、應分應合、應挑應築之處，知之甚明。邇者數次南巡，瀕河官民不無勞擾，因此朕不必親往

閱視，阿山、桑額、張鵬翮等所看，已屬周晰，但此項工程不應交與總河修築，應多派大臣官員分工速修，著再加詳議具奏。

己卯，諭大學士等：朕昔親臨河上，欲往閱下河，因張鵬翮奏言斷不可往，是以中止。今即去，仍然不能親蒞其地，則亦何事復往。但河工、錢糧斷不可交地方官，當照山東賑飢之例，將八旗官及部院官內有行止端正者，令該旗大臣及部院堂官多行保舉派出。再將江寧、鎮江、杭州駐防旗員，亦著該將軍、副都統保舉派出，或副都統、或協領，帶赴工上。其京城派出官員，領户部錢糧帶往。可派大臣督理工程。所派官員，每人各給三千兩，務令照三千兩工價分地開工。如此，始得河務速成，有利民生。著九卿再議具奏。至高家堰隄工，若不預行修治，必有可虞。已有旨諭張鵬翮，而彼堅稱斷斷無慮。若今年不修治高家堰，倘有衝決，即開河何用。此兩事中，高家堰尤爲緊要，爾等可將諭旨付挑河大臣，轉交張鵬翮一併議奏。

二月戊戌，工部議覆河道總督張鵬翮疏，言蕭縣黄河南岸順河集一工，大溜逼隄，甚屬危險，請將隄内舊月隄加長，以護險工。又將縷隄加高，以資捍禦。再於上壩頭，建磯嘴壩一座，以分水勢，使大溜開行。應如所請。從之。

壬子，陞荆州副都統諸滿爲江寧將軍。

三月己未朔，福建巡撫李斯義疏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旱災。上諭大學士等曰：臺灣地方窪下，一遇亢旱，即至歉收。著將臺灣等三縣糧米，全行蠲免。

諭户部：朕宵旰圖維，勤求民隱，每欲敷蠲貸之恩，以爲閭閻留有餘之力。直隸、山東地方，康熙四十二年偶遇災祲，因特免山東康熙四十三年、四十四年額賦，並康熙四十一年以前積欠錢糧。直隸則順天、河間兩府，康熙四十四年額賦，亦俱行豁免。今雖屢年收穫，民氣漸舒，而所有宿逋，尚應輸納。朕念黎元方有起色，辦賦猶艱，若一時新舊並徵，勢難兼應，宜更加寬恤，以弘休養。直隸自康熙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各府屬未完民欠銀八萬二千七百兩有奇，糧五千九百石有奇，山東省康熙四十二年各府屬未完民欠銀一百六十九萬一千七百兩有奇，糧五千九百石有奇，或現在徵收，或分年帶徵，俱著通行蠲免，俾小民悉除逋負之累。倘應徵舊欠，有現完納在官者，即准抵本年正賦。諭旨到日，各該撫速行所屬有司，徧示曉諭。有不肖官吏，濛混徵收，不與開除明白者，該撫即時參劾，嚴加治罪。爾部即遵諭行。

丁丑，以福建陸路提督梁鼎爲福建、浙江總督。

有差。

丙戌，左副都御史周清原奏請直隸各省建立育嬰堂，以廣皇仁。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一五　夏四月乙未，兵部議，先經四川提督岳昇龍疏，言土司坦朋吉卜等領兵，同克打箭爐賊，應照定例優加陞賞。查渴瓦寺安撫使坦朋吉卜、天全招討使高一柱俱係革職護理之員，征打箭爐有功，應准復還原職。其董卜韓胡宣慰使雍中七立係從三品，應授署都督僉事管宣慰使事。其天全副招討使楊自唐係正六品，應授宣慰使。俱給與勅印。從之。

陞兵部左侍郎梅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授一甲進士施雲錦爲翰林院修撰，吕葆中、賈國維俱爲編修。

五月己未，陞福建、浙江總督金世榮爲兵部尚書。

甲戌，諭大學士等：閩省海疆與臺灣相近，總督職任必得才兼文武之人乃可。原任總督金世榮，爲人忠厚，居官雖無惡處，然無才，不能治事。去年福建小有旱災，金世榮並未舉奏，其奏改海中商舶式樣，雖奉准行，亦不能改。廣東之賊，沿海直至山東，金世榮恬然不知，殊有忝總督之任矣。順治十六年，海賊犯江寧，宜永貴守瓜洲，後鎮江已陷，而宜永貴堅守瓜洲，終能保全。大都地方官平時無不自矜，及至有事，茫然無知，苟且塞責者多。前福建提督塞白禮尚似可用之人，及耿精忠叛，彼畏懼託病不出，封疆大臣可以如是舉動乎。

許人懷挾私讐，互相陷害，是以三四十年間，無大臣互訐之事，此一端朕心頗以爲善。凡誣陷人及攻城屠戮人者，縱使其身倖免於禍，子孫斷乎不昌，近觀貪官受報，亦復如是。從前督撫如屈盡美等皆以貪，故其子孫極貧困，不能自存。或有學道考試不公，而所生之子凡書讀過即忘，並有瘖啞者，天道甚可畏也。前次考試時，朕有所素知之人與考，朕恐使人知之，則必取中，故不以告人。凡人功名所繫，去取但欲其秉公耳。朕尚以孤寒抱屈爲念，試官何不一計及於此乎。

兵部議覆原任雲南貴州總督今陞户部侍郎巴錫，請恤進征紅苗陣亡被傷官兵一案，應俟該督分別議奏之後再議。上諭大學士等曰：進征紅苗陣亡被傷官兵，席爾達所奏極明，何俟督撫具題，遲延日月。彼時督撫俱已更換，若俟伊等分別議奏，其事必致遲久，官兵不得沾實惠矣。著將兵部堂官嚴飭行。

丁卯，四川、陝西總督博霽疏參原任興漢總兵官、今陞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何天培，任總兵官時，興安城内失火，伊標下兵丁乘便搶掠。此皆平日約束不嚴所致，有玷職守。得旨，何天培著革職。

九月癸未，先是，湖廣總督石文晟疏參容美司土司田舜年一案，上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梅鋗、内閣學士二喜前往會審。至是，梅鋗奏稱，原任容美司土司田昞如酷虐事蹟，俱有証據，應革職。桑植宣慰土司向長庚抗匿田昞如，應降四級留任。已故容美司土司田舜年出征苗子，捏病規避，各款俱有証據，應追革田舜年職。至田舜年私造宫殿，淫亂各款，俱無証據，應毋庸議。田昞如土司員缺，應將田昞如子姪中擇一人承襲。湖廣總督石文晟等奏稱，田舜年所屬之人唐世甲等，控訴田舜年父子俱不善，我等情願納糧當差，應否將其土地、人民入我版圖、伏候上裁。學士二喜奏稱，案内有名容美土司二十餘人，俱未赴審，故未經質審之處甚多。田舜年治病醫生及檢屍知縣洪國柱俱未到案，田舜年身死尚未明白，倘草率結案，則土司之心不服。奏入，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東華録》卷二〇　是月，雲貴總督貝和諾疏報擒獲逆匪李天極、王枝葉等於富民縣之響哨山。李天極者，昆明人，冒入廣通縣學，與臨安府生員朱六非造爲符籤，以師宗州生員之子魏枝葉流蕩不歸，誘之詭托明桂王之孫，陽以王姓相呼，遇開化府賣藥人楊春榮、蒙自縣談相人張平山、富民縣演仗人楊起鳳，同謀不軌，僞稱「文興三年」，以鉛摹桂王之寶及諸僞印，散播總制大將軍、副總兵、都督僉事等僞劄，願入黨者改裝逢頭僧，或長髮道士，潛期先掠廣南，次掠開化，由蒙自劫省城。爲督標弁兵首報，先後擒獲李天極、王枝葉、楊春榮、楊起鳳、張平山、朱六非。請旨立斬，餘黨流徙數人，首報者獎賞如例。

《聖祖實録》卷二二七　十月辛卯，武殿試傳臚，賜中式武舉楊謙等九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以黑龍江副都統耿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庚子，陞鑲紅旗滿洲副都統汪悟禮爲正紅旗護軍統領，正黄旗滿洲副都統阿爾西爲鑲紅旗護軍統領。

己酉，諭户部：朕子育黎元，日求所以休養利濟之道。念惟賜租減賦，實有裨益於民生。直隸各省錢糧次第全蠲一年者，業經數舉，獨是歷歲逋負，積累加增，舊稅新徵，勢難兼辦。縱使少寬民力，分年帶輸，而督令續完，仍多拮据，朕睠懷及此，深切軫恤，用是大沛恩膏，俾閭閻獲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參罰。直隸、山東積欠錢糧，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陝西、甘肅、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銀二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兩有奇，糧十萬五千七百石有奇，著按數通行豁免。或舊欠已完在官而見

矣。彼地官員，不能緝拏私鑄，俱係有罪之人，即將所收錢及銅交付伊等運至京城，以贖前罪。運到之時，即著增爐，作速鼓鑄制錢。爾等可與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覈議奏。

癸酉，户部、工部以開浚清河至通州，開列督工官員請旨。上命兵部尚書金世榮、户部侍郎巴錫、范承烈督工，諭大學士等曰：侍郎巴錫不諳部務，著解侍郎任，隨旗行走，仍令往監河工。

辛巳，上駐蹕遵化州東。

以禮部左侍郎郎穆布爲江南、江西總督。

十二月丁亥，先是，達賴喇嘛身故，第巴匿其事，構使喀爾喀、厄魯特互相仇殺，擾害生靈。又立假達賴喇嘛，以惑衆人。且曾毒拉藏，因其未死，後復逐之，是以拉藏蓄恨興兵，執第巴而殺之，陳奏假達賴喇嘛情由。爰命護軍統領席柱、學士舒蘭爲使，往封拉藏爲翊法恭順汗，令拘假達賴喇嘛赴京。拉藏以爲執送假達賴喇嘛，則衆喇嘛必至離散，不從。席柱等奏聞。上諭諸大臣曰：拉藏今雖不從，後必自執之來獻。至是，駐劄西寧喇嘛商南多爾濟果報，拉藏起解假達賴喇嘛赴京，一如聖算，衆皆驚異。

甲辰，刑部會同吏部等衙門覆奏：侍郎常綬等審奏廣東海寇一案，一議海寇蔡三十二等，攔截泛海商船，劫奪銀米，俱應立斬。總督郭世隆不將實情審出，應降三級調用。原任巡撫今陞湖廣總督石文晟、提督趙弘燦未經詳察列名具題，俱罰俸一年。承審按察使今陞河南布政使許嗣興等，分別降級調用。又一議總督郭世隆不預先嚴禁强暴之人，及蔡三十二等事發，又朦朧掩飾，草率具奏，殊爲溺職，應革職。餘如前議。得旨，蔡三十二、曾贊伯、黄士文、賴亞客、陳阿七俱立斬，許嗣興著降一級調用，郭世隆著革職。餘依議。

乙巳，調户部尚書凱音布爲禮部尚書。

辛亥，以廣東提督趙弘燦爲廣東、廣西總督。

康熙四六年（丁亥、一七〇七）

《聖祖實録》卷二二八　春正月丁卯，諭吏部、户部、兵部、工部：朕念淮、黄兩河工程，爲東南要務，屢次躬臨河上，相度指示。一切修防疏濬，業已次第奏功。昨歲河漕督撫諸臣詳勘地形，請於溜淮套別開河道直達張福口，以分淮勢。朕欲即令勦絡興築，而督撫諸臣又以事關創建，合詞請朕親閱。九卿等集議，復再三陳請，朕以諸臣之言，奏聞皇太后，祇遵慈命，擇於本年正月二十二日啓行閱河。

庚午，以工部尚書希福納爲户部尚書，陞户部右侍郎赫碩咨爲工部尚書。

乙亥，革都察院左都御史梅鋗職，以審湖廣土司田舜年一案，回奏不實故也。

丙子，上南巡，閱溜淮套河工。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多羅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五子允禑、皇十六子允禄隨駕，自暢春園啓行，駐蹕南苑。

二月乙未，諭大學士馬齊等：山東巡撫趙世顯向以條奏小錢一事，革職留任。朕此行，見其勤慎効力，著削去加二級，復還原品。

戊戌，御舟次江南境臺莊地方，士民數十萬人進獻食物，跪請聖主暫停龍舸，少伸瞻仰微忱。上爲之登岸，御龍亭，命耆老近前。諭令停止進獻，耆老等復再四叩懇收納，命受食物一二種，又問以農事生計，良久登舟啓行。

癸卯，上閱視溜淮套，由清口登陸，詳看地方形勢。是日，駐蹕曹家廟地方。上御行宫門外，命扈從文武臣工及地方大小官員、河道總督及河工官員等列跪於前。上問張鵬翮曰：爾何所見奏開溜淮套？張鵬翮奏曰：我皇上愛民如子，不惜百萬帑金，拯救羣生，黎民皆頌聖恩。上曰：爾所言皆無用閒文，朕所問者，乃河工事務。文章與政事不同，若作文字，牽引故典，便可敷衍成篇。若論政事，必實在可行，然後可言，非虚文所能飾也。凡事在大廷廣衆可言者，方是至公無私。今滿漢文武内外大小諸臣齊集，爾可抒此河當開與否，一一明奏，何必牽引閒文。張鵬翮奏曰：先因降調通判徐光啓呈開溜淮套圖樣，臣與阿山、桑額會同具奏。奉旨，命臣等閱看。臣等因事關重大，所以再四懇請皇上躬臨閱視，指授定奪。上曰：今日沿途閱看，見所立標竿錯雜，問爾時，全然不知，問河官，亦皆不知。河工係爾專責，此事不留心，何事方留心乎？張鵬翮不能對，免冠叩首。上問劉光美、于準曰：爾等何以亦奏此河應開？劉光美等奏曰：盱眙清口，係臣等所屬地方，故會同查看。至於應開河與否，總河久在河工，尚不能知，臣等愚昧，何能深悉。但開河係臣等公同具奏，冒昧之罪，更有何辭。亦免冠叩首。上又問張鵬翮曰：水平是何人看驗？張鵬翮奏云：見任清河縣主簿方德弘，同大計參革主簿郭維藩、降調通判張調鼎、徐光啓看驗。上問曰：土方是何人料估？張鵬翮奏云：徐光啓等皆大計參處至不

堪小人，惟知亡命射利，不得齒於人列。此等重大事情，爾竟委任伊等，是誠何心？因顧諸臣曰：前阿山等察勘泗州水勢，奏稱，溜淮套地方，另開一河，出張福口，可以分洩淮水，免洪澤湖之異漲，保高家堰之危險。繪圖進呈，請朕親閱。在廷諸臣亦以河工事關重大，再四懇請，朕始親行。昨日，閱武家墩，朕尚謂果如阿山等所奏，溜淮套可以開成。今日乘騎，從清口至曹家廂地方詳看，見地勢甚高，雖開鑿成河，亦不能直達清口，與伊等進呈圖樣迥乎不同。且所立標竿，多有在墳上者，若依所立標竿開河，不獨壞民田廬，并至毀民墳塚，朕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時存己飢己溺之心，何忍發此無數枯骨。朕爲人君，凡頒發諭旨，倘有差悞，尚令人言。張鵬翮身爲總河，至欲掘人骸骨，所屬人員竟無一敢言者，默然耶？數年來，兩河平靜，民生安樂，何必多此一事。先年靳輔所開中河，凡漕運商民船隻避黃河一百八十里之險，此河確有成效，至今往來之人尚追念之。但靳輔所開，止因舊河身疏濬，今欲開溜淮套，必至鑿山穿嶺，不惟斷難成功，即或成功，將來汛水泛溢，不漫入洪澤湖，必致衝決運河矣。上又問張鵬翮及衆河官曰：此河若開，爾等能保無事乎？張鵬翮等奏云：臣等一無所知，數年來，皆仰賴皇上教訓指授，此工如何敢保！上曰：今奏溜淮套開河，非地方官希圖射利，即河工官員妄冀陞遷。至河工効力人員，無一方正者，何故留置河上？張鵬翮奏云：臣悞用小人，罪有何辯。上諭大學士馬齊等曰：朕看南旺湖水，分南分北，實有大功，用意迥異常人。朕每次臨閱，深嘉其才。馬齊奏云：挑水壩人字河、芒稻河、鮑家營諸工，皆係皇上指示，超出南旺分水之上。上曰：南旺分水自高山引出，事屬創舉，今所開之河，皆由舊河形疏濬，與創舉者不同。大學士張玉書奏云：引汶水分南北流，是當日老人白英所建之議，其策原善，今皇上睿裁，築御壩，開引河，俾淮水敵黃，是以黃水趨海，此萬世之永利，亦萬世之良法也。上曰：明代淮、黃與今時迥別。明代黃水勢强，淮水勢弱，故有倒灌之患。朕自甲子年南巡，閱視兩河形勢，記憶甚明，漸次修治。今則淮强黃弱矣。然善後之策，尤宜豫講。與其開溜淮套無益之河，不若將洪澤湖出水之處，再行挑濬，令其寬深，便清水愈加暢流。至蔣家壩、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宜更加挑濬，使通運料小河，俾商民船隻皆可通行，即漕船亦可輓運，爲利不淺矣。諭畢，上回行宮。少頃，命一等侍衛馬武等傳諭河道總督張鵬翮曰：河工効力人員內，稍有可觀者，猶可容留河上。如同知南夢班，降調通判徐光啓、主簿方德弘，俱屬不確看定議具奏。

乙巳，上召扈從大小臣工及總督、巡撫、司道、總河、河官，近御舟前，列跪於岸，上諭張鵬翮曰：爾身任總河，宜時時巡視隄河，不避風雨，以勉盡職守。乃安居署中，兩三月不一出，惟以虛文爲事，何事不致耽悞？若論文字，朕亦常爲之，爾所作文字，亦未必佳。爾口中常稱朱子，朱子之書朕不時披覽，見置朕側，爾能記憶一條乎？宋儒所言光風霽月，爾能稍似否？爾惟任用一二不肖漢官，偏聽其言，河工事務，漫不經心。朕嘗謂天地風雷有不測之變異，不可恃隄岸之堅，須竭盡人力，曲爲綢繆，曾經再三訓諭。後洪澤湖水漲溢，隄岸危險，河官欲開滾水壩前土壩以洩水勢，屢次申報，爾置若罔聞，以致古溝一帶地方咸被衝決。爾行事刻薄，不以禮待屬員，口無忌憚，使衆人皆畏懼爾。朕雖加訓諭，並不悛改，且語多欺誑。康熙四十四年，朕南巡閱河，問爾高家堰石工何時可以修竣，爾奏云本年七月內工竣，乃遲延致逾年不完。今又以溜淮套地方可以開河，請朕親臨，更屬欺誑。朕之言無不可向衆人言之者，今大小臣工齊集於此，爾有何說，可於衆人前直陳。張鵬翮免冠謝罪。上又諭曰：加築高家堰隄岸，閉塞減水六壩，使淮水盡出清口，非爾之功。修治挑水壩，逼黃水流向北岸，非爾之功。堵塞仲莊閘，改建楊家閘，令黃水不致倒灌清口，非爾之功。此數大工程，皆與爾無涉，更有何勤勞？張鵬翮奏云：臣實愚昧無知，不能仰體皇上訓旨，夙夜恐懼。上曰：【略】朕自甲子年至今六次南巡，詳觀河形，一年異於一年。治河之道，當看何處關係緊要，便保守何處，不可執一。自古治河皆順水性，爲今之計，但當商酌，使淮水稍洩其流，乘水未長時，預爲綢繆。將來水雖大長，必不致於危險。天然壩一帶，舊有河形，當挑濬此河，酌量可容糧艘。建立閘座，水小則閉閘，蓄湖水以敵黃水；大則開閘，使之暢流。一面由武家墩通至運河，一面通至高郵湖，則商民船隻皆得長行，似爲永久利益。著張鵬翮率領在河能員，

庚戌，河道總督張鵬翮以悞奏開溜淮套河，具疏請罪。得旨，黃、淮兩河關係運道民生，總河身任河務，必勿憚煩勞，時親勘閱，將應修、應築之處斟酌合宜，又能任用得人，斯爲稱職。張鵬翮聽信小人徐光啓議開溜淮套河，竟不親加審勘，輒奏稱「此河開濬有益」。所立開河標竿，至毀壞民間墳塚、田廬。又地勢甚高，雖開濬成河，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擾民。張鵬翮輕舉妄動，大負職掌。九卿、詹事、科道將張鵬翮並前會題請開溜淮套督撫等俱嚴加議處具奏。

《聖祖實録》卷二二九　三月己未，上駐蹕江寧府城內。

戊寅，諭吏部：福建巡撫員缺，甚爲緊要，張伯行爲人篤實，即在行間亦非退縮者，著陞爲福建巡撫。

大學士馬齊等奏：福建、浙江總督梁鼐，請將出洋漁船照商船式樣改造雙桅之事，臣等遵旨問梁鼐，據稱漂洋者非兩桅船則不能行，且漁船人户所倚爲生者，非但捕魚而已，亦仗此裝載貨物以貿易也。若准其照商船樹立雙桅，裝載貨物甚便於民。上曰：所奏甚是，著如議行。

夏四月癸巳，諭福建、浙江總督梁鼐、浙江巡撫王然、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安徽巡撫劉光美、江蘇巡撫于準、山東巡撫趙世顯等：【略】方今二麥垂熟，正將刈穫之時，一切扈從人員皆以次舟行，不致蹂踏。誠恐百姓沿途迎送，老稚扶攜，動盈千萬，越阡度陌，不無踐傷，朕心甚爲軫惜。凡所過地方，悉令停止迎送。且節候漸熱，朕舟行乘夜迎涼，亦未可定，民雖遠來，無由親見。爾等督撫可張示，徧加曉諭，無負朕重農愛民之意。

戊申，陞江寧副都統鄂克遜爲江寧將軍。

以荆州將軍伯蟒喀爲正黃旗蒙古都統。

五月丙子，諭河道總督張鵬翮及河官等：古今治河，形勢不同。舊時常患清水不足敵黃水，每有黃水倒灌之虞。今清水敵黃水有餘，運河、清水甚大，反流入高郵湖。設高郵湖水長，溢入運河，則運河東隄受險，少有疎虞，雖堵塞不難，而生民田廬不可問矣。應加謹防護，以保無虞。清口湖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今應將大壩分水處西岸草壩再加寬大，使清水多出黃河一分，少入運河一分，則運河東隄不致受險。又於蔣家壩開河建閘，引水由人字河、芒稻河下江，由下河及廟灣等處入海，不惟洪澤湖之水可以宣洩，而盱眙、泗州積水田地亦漸次涸出。水小則下板蓄水敵黃，水大則啓板洩水，且便於商民舟楫往來。其祥符閘口門甚窄，趁此黃水不甚高之時，委幹員，將歸仁、安仁、利仁三閘改寬洩水，則徐州一帶民田可無淹没之虞矣。

戊寅，以正白旗護軍統領達爾占爲荆州將軍。

《聖祖實録》卷二三〇　六月癸未，轉左都御史耿額爲刑部尚書。

丁亥，上巡幸塞外。

以原任廣東廣西總督革職郭世隆爲湖廣總督，仍革職戴罪効力。陞刑部右侍郎巢可托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七月壬子，上駐蹕熱河上營。

丁卯，上巡歷諸蒙古地方，自喀喇和屯啓行，駐蹕喇門噶山。

戊寅，浙江巡撫王然疏報仁和等州縣亢旱情形。上諭大學士等曰：浙江巡撫王然報浙省旱災，而近日江南總督邵穆布亦奏報江南全省俱旱，以此揆之，被旱之處甚廣，且小民有田者少，佃户居多，豐年則納糧之外，與佃户量其所入分之，一遇歲歉，則佃户竟無策可施矣。南方卑溼，民間難以蓋藏，故比户而居，有米者少。凡飲食諸物，每日見買，此數年幸遇豐稔，可以無慮。今遇大旱，所關匪細，奏聞之後若能得雨，不必言矣；如未有雨，不早加詳議，殊非朕保民如赤子之心矣。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速議具奏。

八月丙申，兵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貝和諾疏，言普安州三江苗人黃柱漢等，在菴章寨等處肆行劫掠，請發官兵，前往緝捕。若獻出罪犯，則徹回官兵；否則，即行征剿。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遣往官兵不得沿途騷擾苗民，著該督、撫、提、鎮各嚴行禁飭。

《聖祖實録》卷二三一　冬十月辛巳，兵部議覆福建、浙江總督梁鼐疏，言臣遵旨察審黃巖總兵官仇機與原任黃巖總兵官今陞京口副都統許國柱互訐一案。【略】將許國柱革職充軍，係旗人，解部枷責。仇機革職，僉妻發邊衛充軍。應如所題。從之。

己亥，户部議覆雲南貴州總督貝和諾等疏，言雲南金、銀、銅、錫等礦廠自康熙四十四年冬季起，至四十五年秋季止，一年之内，共收税額銀八萬一百五十二兩零，金八十四兩零。應駁回，令該督據實嚴查加增。上諭大學士等曰：雲南礦税一年徵銀八萬兩零，用撥兵餉數亦不少，若又令增加，有不致累民乎？此所得錢糧即敷所用矣，本發還，著照原題議結。

又諭曰：江、浙地方，今年旱荒，有被災之處，朕心殊覺惻然，屢頒諭旨，截留漕糧以賑飢，蠲免歷年拖欠以濟困厄，想被災人民已各得其所矣。但江、浙乃

財賦要區，爾等可會同户部，將江、浙所屬成災州縣幾何，所免田糧幾何，丁糧幾何，仍應徵收田糧幾何，丁糧幾何，及不成災州縣幾何，應徵田糧幾何，丁糧幾何，通計錢糧幾何，察明具奏。

十一月己酉朔，諭户部：江、浙地方，賦役殷繁，倍於他省，朕屢經巡歷，時切軫懷。比年以來，業已節次數恩，頻行蠲貸。頃因兩省偶被旱災，隨命按數減徵，豁免漕欠，並分截本年漕糧，令該督撫親往散賑。猶念民間素鮮儲積，生計不充，非更加格外滋培，則荒歉之餘，未能驟臻康阜，兹特再施膏澤，用弘休養。康熙四十七年，江南、浙江通省人丁共額徵銀六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著悉與蠲免。其今年被災安徽所屬七州縣、三衛，江蘇所屬二十五州縣、三衛，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共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二百餘兩，糧三十九萬二千餘石，浙江二十州縣、一所應徵康熙四十七年田畝銀九十六萬一千五百餘兩，糧九萬六千餘石，亦俱著免徵。所有舊欠帶徵銀米，並暫停追取，俟開徵時，一并輸納，務使小民一歲之内絶跡公庭，安處隴畝，俾得優遊作息，經理農桑，庶幾閭閻氣象可以日加豐豫。

庚戌，以署理倉場侍郎事正黄旗漢軍都統富寧安爲漢缺都察院左都御史。

己未，諭大學士等曰：福建内地之民住居臺灣省甚多，比來洊罹災祲，米穀不登，【略】著行文該地方官，察明情願復歸本地者，或遇兵丁換班之船，或遇公務奉差之船，令其附載，帶回原籍。

十二月丙戌，以吏部尚書温達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調兵部尚書馬爾漢爲吏部尚書，刑部尚書耿額爲兵部尚書，左都御史巢可托爲刑部尚書，以署理倉場侍郎事正黄旗漢軍都統補授漢缺之左都御史富寧安爲滿缺左都御史。

己亥，陞吏部左侍郎王九齡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康熙四七年（戊子、一七〇八）

《聖祖實録》卷二三二 春正月癸酉，以正白旗護軍統領覺羅孟俄洛爲奉天將軍。

庚午，浙江巡撫王然疏報：大嵐山賊衆於嵊縣、慈、谿、上虞等縣行劫，隨遣官兵往捕，前後斬殺賊人四名，擒獲十五名。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聞大嵐山不通舟楫，糧運難到，盜賊不能久棲。自古以來，必於宜戰之地而後戰，不攻其所不可攻。昔擊騰機思在昭莫多之地，後擊噶爾丹亦在昭莫多之地。以是觀之，戰必於宜戰之地也。大同渾源州左衛，俱素稱難攻之城。太宗文皇帝時，三攻大同而不拔，後姜勳反，亦攻大同而不拔，逮賊糧絶始克其城。以是觀之，自古及今，難攻之城仍難攻也。

《東華録》卷二〇 是月，先是，湖廣鎮箪紅苗劫靖江營苗民，爲官兵捕獲，守備王應瑞訪知營所在，遣兵入寨，欲援以出，苗民拘留之，戕一卒，總兵雷如私釋所獲苗民，易兵以歸。事聞，命内閣學士二格往訊得實，苗犯廖老宰等俱梟示，雷如照故縱罪囚律，革職枷責。王應瑞擅動軍馬發邊遠充軍。

《聖祖實録》卷二三二 二月辛卯，吏部遵旨察議，御史袁橋疏參山西巡撫噶禮各款，既經噶禮辯明，應無庸議。袁橋以無憑據之事參奏，今又支吾巧供，應革職。御史蔡珍參山西學臣鄒士璁受託題留噶禮，亦無憑據，應降一級，罰俸一年。從之。

户部遵旨議覆僉都御史勞之辨請申嚴海禁、暫徹海關一疏。查自康熙二十二年開設海關，海疆寧謐，商民兩益，不使禁止。至奸商私販，應令該督、撫、提、鎮於江南崇明、劉河，浙江乍浦、定海各海口，加兵巡察，除商人所帶食米外，如違禁裝載五十石以外販賣者，將米入官。文武官弁有私放者，即行參處。得旨，著如議行。江浙海口禁止私販船隻，著部院保舉賢能司官前往巡察。

壬辰，浙江巡撫王然疏報：本年正月，續獲大嵐山賊周天祥、朱飛虎、張念一、張念二等。又准江蘇巡撫于準解到所獲賊張君玉等，俱發按察使審訊。得旨，此案擊獲賊犯，著户部侍郎穆丹前往，會同該撫作速詳審，定罪具奏。其未獲夥賊及奸僧一念，著嚴行緝擊。

癸巳，兵部議覆湖廣提督俞益謨疏參紅苗殺死民人案内，擅自發兵之守備王應瑞等，相應革職，交該督撫嚴審。應如所題。得旨，著内閣學士二員前往，會同該督撫察審具奏。

丙午，禮部題：遲羅國貢使所帶貨物請聽其隨便貿易，并免徵税，以示柔遠之意。從之。

三月戊午，陞正黄旗護軍統領希思哈爲正紅旗漢軍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圖思海爲正黄旗護軍統領，陞殺虎口副將杜呈泗爲河南、河北總兵官。

閏三月戊寅朔，陞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伯李繩宗爲鑲黄旗漢軍都統。

甲辰，以正白旗蒙古都統席柱爲西安將軍。

夏四月己酉，調户部尚書徐潮爲吏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陞内閣侍讀學士音達禮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陞甘肅巡撫齊世武爲四川陝西總督。

戊午，上諭大學士等曰：山東巡撫趙世顯拏獲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處。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歲。伊父子遊行教書，寄食人家，若盡拏其親族，恐株連太多，可傳諭穆丹知之。

辛酉，上諭大學士等曰：湖廣提督俞益謨密摺奏請，來秋發兵勦除紅苗，爾等詳閱此摺議奏。尋大學士等議奏，紅苗目前無大罪昭彰，遽興兵進勦，似乎無名。況如噶爾丹叛逆，皇上尚屢傳諭旨，不得已而後興兵討滅。今苗民有過惡，亦當曉諭，至不得已，然後勦之，則兵出有名，彼敢不心服乎？上曰：朕意亦然，故命爾等閱之。

調正藍旗蒙古都統公傅爾丹爲正白旗蒙古都統，陞正藍旗護軍統領阿喇納爲蒙古都統仍兼護軍統領。

《聖祖實録》卷二三三　五月甲申，調工部尚書王鴻緒爲户部尚書。以内閣學士舒圖爲甘肅巡撫。

以内務府郎中尚之傑署内務府總管。

丙戌，上巡幸塞外，命皇太子允礽、皇長子多羅直郡王允禔、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允禵、皇十五子允禄、皇十六子允祹、皇十七子允禮、皇十八子允祄隨駕。是日啓行，駐蹕順義縣南石槽。

六月丁未，上駐蹕熱河行宫。

丁巳，九卿議覆侍郎穆丹等所審浙江賊犯朱三即王士元等二十九人俱擬凌遲處死，朱崖等三十三人俱擬立斬，僧洞然擬斬監候。巡撫王然不豫行嚴察盜賊，又不能盡行拏獲，應降一級調用。提督王世臣以千總婁汝初被賊殺害，捏報墜崖身死，應革職。又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俱擬凌遲處死，張世侯等四十二人俱擬立斬。上諭大學士等曰：擬正法之人太多，但將首惡正法，其連坐人犯秋後處決。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内，董克昌等二十六人改發寧古塔。僧洞然仍監候，等從寬，改爲流徙。至朱三父子不可宥。朱兆琦係旗下人，乃附從朱三，亦不可宥。俱著再議具奏。王然降一級，從寬留任。王世臣人材壯健，從寬免革職，降五級留任。其捕賊受傷官兵，俱照例議敘。

乙丑，九卿遵旨再議侍郎穆丹等所審浙江賊犯朱三即王士元等，仍照前議，其立斬。朱崖等三十三人内，董克昌等二十六人改發寧古塔。僧洞然仍監候，秋後處決。江南賊犯錢保等五十人，仍照前議，其立斬。張世侯等四十二人内，張世侯、徐四仍即處斬，王齊七等四十人改發寧古塔。得旨，匪類稱朱三者甚多，著將朱三即王士元，伊子朱兆琦、朱崖、朱王、朱在、朱坤，伊孫朱鉅寶等，帶至京城，問明正法。浙江賊犯案内，董春園、張念一、張念二等七人，俱著即凌遲處死。朱兆琦依擬立斬，董彩奇等二十一人擬凌遲者，俱著改爲立斬。僧洞然依擬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俱從寬免死，并伊等妻子發往寧古塔。江南賊犯案内，錢保、王柄、陸升、王斌俱著即凌遲處死。張世侯、徐四依擬立斬。施先等四十七人擬凌遲處死者，俱著改爲立斬。餘俱從寬免死，并伊等妻子發往寧古塔。

又論穆丹所遣奏事郎中樂拜等曰：江、浙兩省正法賊犯，著侍郎穆丹會同督撫監視處決。聞朱三同衆犯謀欲放火，希圖越獄，内中朱飛虎隨即出首。按察使武國樞往查，見虚套鐵索，鎖内無實，因將鎖灌鉛。朱飛虎如在擬斬之例，停刑請旨。爾等往傳諭穆丹，所擬正法罪犯内，有另當取供羈候者，即留下監候。至應誅之人，雖奉朕旨從寬，如有情罪不可宥者，即行正法奏聞。

丁卯，《清文鑑》告成，上親製序文。

秋七月丁丑，諭刑部：凡減等流徙者，俱係死罪豁免之人，理當在流所安静守分。若仍不改過，逃回作惡，情罪殊爲可惡。嗣後，流所逃回不犯罪者，仍照原定例完結外，逃回後又復犯罪，不論罪之輕重，并將舊案查出，立時正法，庶匪類知所警戒。著爲令。

庚辰，工部議覆江南、江西總督邵穆布疏，言臣等遵旨親勘各屬水道，如蘇州府太倉州、常熟縣爲通江入海要道，應建閘啓閉，以資蓄洩，灌溉田疇。其劉河等舊閘，亦各損壞，理應修葺。常州府武進縣、鎮江府丹陽、丹徒兩縣，共計舊閘六座，年久坍圮，均當修葺。至蘇、松、常、鎮四府屬各支河小港，關係水利處，率皆淤淺，宜逐一疏浚。共計修建閘座并挑濬河工需銀一十七萬八千九百餘兩。應如所題。從之。

癸未，御製《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己丑，工部議覆福建、浙江總督梁鼐等疏，言臣等遵旨親勘杭、嘉、湖三府水道，惟湖州府逼近太湖，有七十二港漊爲入湖要道，應建閘六十四座，以爲蓄洩之計。其舊有閘座，止須修理。至嘉興府去太湖稍遠，大流即是運河，支流環繞通連，無可建閘，惟水道淤淺處，急宜疏浚。杭州府去太湖益遠，雖通錢塘江潮，

地高不能引水深入，亦無庸建閘。所有西湖通水諸處，各有舊閘，以灌溉民田，并爲鄰邑借潤，亦宜修葺。其三府支河港蕩内有淤淺者，責令有司勸諭民間及時開浚，不煩支給。至三府内，應建閘座與應疏通處，共需銀四萬一千八百餘兩。俱應如所題。得旨，去歲杭州等處地方被災，民生疲敝，今動支公帑建閘，其支河港蕩内淤淺處，若勸民自行開浚，地方官員或藉此私派害民，亦未可定，亦著給發正項錢糧開浚。

辛丑，暹羅國王森列拍照廣拍馬噠陸坤司由提耶菩埃遣陪臣坤備叭喇插新厲噠喇插禿等奉表進貢，宴賚如例。

八月壬戌，先是，皇十八子允祄抱病，留住永安拜昂阿地方調理。至是，病篤，上回鑾臨視，駐蹕永安拜昂阿地方。

諭户部：據寧夏民黄品奇等叩閽言，都司何卜昌在任時，開浚唐、漢兩渠，連年大稔。自伊罷任後，兩渠淤塞，每遇旱歲，米穀歉收。從前何卜昌如何疏通河渠有益於民，今應如何措置俾得永遠裨益地方，著行該督撫詳察議奏。

辛未，上命侍衛昊什、暢壽、存柱三人，將朕斯旨或隱一言，不宣諭明白，使衆咸知，即將伊等正法。

《聖祖實録》卷二三四　九月丁丑，上召諸王、大臣、侍衛、文武官員等齊集行宫前，命皇太子允礽跪。【略】上又諭曰：太祖、太宗、世祖之締造勤勞，與朕治平之天下，斷不可以付此人，俟回京昭告於天地、宗廟，將允礽廢斥。朕前命直郡王允禔善護朕躬，並無欲立允禔爲皇太子之意。允禔秉性躁急愚頑，豈可立爲皇太子。其允礽黨羽，凡係畏威附合者，皆從寬不究外，將索額圖之子格爾芬、阿爾吉善暨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俱立行正法。杜默臣阿進泰、蘇赫陳倪雅漢，著充發盛京。此事關係天下萬民，甚屬緊要，乘朕身體康健，定此大事，著將允礽即行拘執。爾諸王大臣官員兵民等，以允礽所行之事爲虚爲實，可各秉公陳奏。

庚辰，命近御侍衛昊什等，傳諭諸大臣、侍衛及官兵人等曰：允礽爲皇太子時，有所使令，爾等敢不遵行，但其中豈無奔走逢迎之輩，今見皇太子廢斥，恐爲朕訪知，或旁人首告，必至誅戮，日夜危懼，靡有寧時。朕以允礽兇戾，勢不得已始行廢斥，斷不輾轉搜求，旁及多人。若將從前奔走之人，必欲盡行究處，即朕宫中宦侍，將無一人得免者。今事内干連人等，應正法者已經正法，應充發者已經充發。事皆清結，餘衆不更推求。嗣後雖有人首告，朕亦不問，毋復疑懼。至於三貝勒允祉，平日與允礽甚相親睦，所以召允祉來者，因有所質問，並非欲拘執之也。伊雖與允礽相睦，未嘗慫恿爲惡，且屢曾諫止允礽，允礽不聽，此等情節，朕無不悉知。其杜默臣等四人，朕心疑之，故充發盛京，然伊等無大惡款，果有大惡，已早在誅戮之列矣。朕頃因悵恨不寧，中心煩悶，故於衆人危懼不安之處，未暇宣明諭旨，今可徧諭本營及後營人等。

命貝勒允禩署内務府總管事。

己丑，上諭曰：朕志已定，當即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廢斥皇太子，著行幽禁。

免湖北江夏等十三州縣衛、湖南巴陵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庚寅，以黑龍江將軍博定爲領侍衛内大臣。

辛卯，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廢皇太子允礽，幽禁咸安宫。

丁酉，以廢皇太子允礽，頒詔天下。

戊戌，上諭諸皇子曰：拘禁允礽時，允禔奏，「允礽所行卑污，大失人心。相

面人張明德曾相允禩後必大貴。今欲誅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言至此，朕爲之驚異。朕思允禔爲人兇頑愚昧，不知義理，倘果同允禩聚集黨羽，殺害允礽，其時但知逞其兇惡，豈暇計及於朕躬有礙否耶？似此不諳君臣大義，不念父子至情之人，洵爲亂臣賊子，天理國法皆所不容者也。

辛丑，上諭諸皇子曰：爾等應將各屬下人嚴行禁止，勿令生事，守分而行。爾等護衛官員、乳母之夫并隨從人等，多係下賤無知之人，必有各爲其主、在外肆行者。如允禔之太監三四人，護衛一二人，妄探消息，恃强無忌，朕悉知其姓名。況允禔之人見殺於人，及因罪充發者，亦復不少，宜自知分量，速行更改。且皇太子之人，有干犯國憲者，尚不寬宥；爾等之人，又何論焉。前召爾等面諭時，允禔奏，伊弟兄等嗣後同心合意，在皇父膝下安然度日，似此亦非善言。假使爾等內，有不肖人行非禮事，亦可衆人一心助之而行乎？允禔既將人毆謗，欲致之死地，今又爲和好之言，誰其信之。且允禔於朕之侍衛執事人等，擅自責打者不少，今被打之人尚在也。其看守允礽時，將允礽處所有匠人盡行收去，又加以苦刑，以致匠人逃遁，且有自縊者。如此行事，何以服衆。今有十八阿哥之事，又有允礽之事，朕心傷不已，爾等宜仰體朕心，務存寬厚，安靜守分，勿與諸事，競競業業，各慎厥行。經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爾等若不能謹身率下，復生事端，以傷朕心，是於臣子之道，兩失之矣，爾等豈忍爲之乎？可將此旨遍諭爾等屬下人知之。

上諭曰：淩普貪婪巨富，衆皆知之，所查未盡，如此欺罔，朕必斬爾等之首。八阿哥到處妄博虛名，凡朕所寬宥及所施恩澤處，俱歸功於己，人皆稱之。朕何有一人稱道汝好，朕即斬之，此權豈肯假諸人乎？

壬寅，上召諸皇子入乾清宮，諭曰：當廢允礽之時，朕已有旨，諸阿哥中如有鑽營謀爲皇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斷不容。廢皇太子後，允禔曾奏稱允禩好。《春秋》之義，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大寶豈人可妄行窺伺者耶？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黨羽早相要結，謀害允礽，今其事皆已敗露，著將允禩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皇九子允禟語皇十四子允禵云：「爾、我此時不言何待？」允禵奏云：「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誅允禵，皇五子允祺跪抱勸止，諸皇子叩首懇求，上怒少解，命諸皇子撻允禵，將允禟、允禵逐出。

大學士温達等，遵旨密訊相面人張明德，供由順承郡王長史阿禄薦於順承郡王及賴士公、普奇公，由順承郡王薦於直郡王，「我信口妄言皇太子暴戾，若遇我，當刺殺之」。又揑造大言云：「我有異能者十六人，當招致兩人見王。」聳動王聽，希圖多得銀兩。又由普奇公，薦於八貝勒。看相時，我曾言，「聿神清逸，仁誼敦厚，福壽綿長，誠貴相也」。以上俱是實情等語。應將張明德擬斬立決。繕摺具奏，留中。

《聖祖實録》卷二三五　冬十月癸卯朔，上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曰：八阿哥允禩，向來奸詐，爾等如以八阿哥係朕之子，徇情出脱，罪坐旁人，朕斷不允。皇天在上，朕凡事俱從公料理，豈以朕子而偏愛乎？

甲辰，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等曰：【略】允禩現在鎖拏，著將布穆巴、賴士、普奇、阿禄一併鎖拏。爾等會同議政大臣，即嚴加質訊具奏。張明德所犯情罪極大，不止於斬，當淩遲處死。

上諭諸皇子、議政大臣、大學士、九卿、學士、侍衛等曰：貝勒允禩聞張明德如許妄言，竟不奏聞，允禩革去貝勒，爲閒散宗室。布穆巴以所聞情節，商之長史阿禄，告直郡王，使之奏聞。布穆巴、阿禄俱無罪，著釋放。公普奇知情不首，革去公爵，爲閒散宗室。公賴士但令看相，並無他故，著釋放。張明德情罪極爲可惡，著淩遲處死。行刑之時，可令事内干連諸人往視之。

丙午，上諭諸皇子、大臣、侍衛等曰：允礽自幼，朕親爲教養，冀其向善。迨年長，親近匪類，薰染惡習，每日唯聽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亂至極。允禩乘間處處沽名，欺誑衆人，希冀爲皇太子。朕惟據理，毅然獨行，以定國家大名、正君臣大義耳。允禩自幼性奸心妄，其糾合黨類，妄行作亂者有故。伊乳母之夫雅齊布之叔廈長吴達理，與御史雍泰同出關差，因雍泰少與銀兩，雅齊布訴之允禩，允禩借端，將雍泰痛責。朕聞知將雅齊布發翁牛特公主處，伊因此怨朕，處處誑人，以竊名譽，邀結蘇努爲黨羽。蘇努自其祖相繼以來，即爲不忠，其祖阿爾哈圖土門貝勒諸燕在太祖皇帝時，曾得大罪，置之於法。伊欲爲其祖報仇，故如此結黨，敗壞國事。再允禩素受制於妻，其妻係安郡王岳樂之女所出，安郡王因諂媚輔政大臣遂得親王，其妃係索額圖之妹，世祖皇帝時記名之女子，其子馬爾渾、景熙、吴爾占等俱係允禩妻之母舅，並不教訓允禩之妻，任其嫉妒行惡，是以允禩迄今尚未生子。此皆衆阿哥所知者。衆阿哥當思朕爲君父，朕如何降旨，爾等即如何遵行，始是爲臣子之正理。爾等若不如此存心，日後朕躬考終，必至將朕躬置乾清宮内，爾等東甲相爭耳。

丁未，得旨，朱三即王士元，著淩遲處死。伊子朱焕、朱堃、朱壬、朱在、朱坤，俱著立斬。

己酉，陞正黄旗護軍統領圖思海爲正紅旗漢軍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戴米納爲正黄旗護軍統領，以侯陳泰爲鑲白旗護軍統領。

乙卯，調刑部尚書王掞爲工部尚書，陞河道總督張鵬翮爲刑部尚書。

丙辰，户部議：江南、浙江所屬被災州縣奉有截留漕糧平糴之諭，江蘇應截留十萬石，安徽應截留五萬石，浙江杭、嘉、湖三府應截留八萬石，俱令減價平糴，價銀貯庫，於來歲收穫後，買米還項。又山東、河南二省奉有年歲薄收酌量改折之諭，應將本年額徵漕米每省各留八萬石，餘俱令照例折銀解部。得旨，著漕運總督桑額作速會同江、浙督撫，將何州縣被災并應截米數查明，一面截留，一面奏聞。餘依議。

丁巳，多羅貝勒允祉奏：臣牧馬廠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自幼習醫，能爲咒人之術，大阿哥知之，傳伊到彼，同喇嘛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時常行走。上命將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巴漢格隆，并直郡王府護衛齊楞雅突等鎖拏，交侍郎滿都、侍衛拉錫查審。巴漢格隆等供，直郡王欲咒詛廢皇太子，令我等用術鎮厭是實。隨差侍衛納拉善等，掘出鎮厭物件十餘處，命交和碩顯親王衍潢等嚴擬具奏。

戊午，諭户部：【略】康熙四十八年，除漕糧外，江南通省地丁銀四百七十五萬四百兩有奇，浙江通省地丁銀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兩有奇，著全行蠲免。所有舊欠帶徵銀米，仍暫行停止。

乙丑，諭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等曰：自有廢皇太子一事，朕無日不流涕。頃幸南苑，憶昔皇太子及諸阿哥隨行之時，不禁傷懷，因是今日回宫，已召見八阿哥并將召廢皇太子一見。頃之，内侍傳諭曰：朕適召廢皇太子，亦既見之矣。自此以後，不復再提往事。廢皇太子現在安養咸安宫中，朕念之，復可召見，胷中亦不更有鬱結矣。

壬申，諭領侍衛内大臣、侍衛等曰：大阿哥允禔，素行不端，氣質暴戾，朕嘗對衆屢加切責，爾等俱悉聞之。九月初四日諭旨内，亦曾決絶言之。今一查問其行事，厭咒親弟及殺人之事，盡皆顯露，所遣殺人之人，俱已自縊。其母惠妃亦奏稱，其不孝，請置之於法。朕固不忍殺之，但此人斷不肯安静自守，必有報復之事，當派人將允禔嚴加看守，畧有舉動即令奏聞，伊之身命猶可多延數載。其行事比廢皇太子允礽更甚，斷不可以輕縱也。

十一月癸酉朔，諭領侍衛内大臣等曰：允禔著革去王爵，即幽禁於其府内。凡上三旗所分佐領，可盡徹回，給與允禵。將鑲藍旗所分佐領，給與弘玉。其包衣佐領及渾託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給與允禵，一半給與弘玉。

庚辰，諭領侍衛内大臣等：近有爲廢皇太子條陳保奏者，朕前因灼見允礽行事顛倒，似爲鬼物所憑，籌度周詳，始行拘禁，並非聽信人言而爲此也。今允礽之疾漸已清爽，亦自知其罪，謂理當拘執，其隨從之人亦以爲允當。朕以父子之情，不能恝置，召見兩次，詢問前事。允礽竟有全然不知者，深自愧悔。又言「我幸心内畧明，猶懼父皇聞知治罪，未至用刀刺人。如或不然，必有殺人之事矣」。觀彼雖稍清楚，其語仍畧帶瘋狂，朕竭力調治，果蒙天佑，狂疾頓除，不違朕命，不報舊讐，盡去其奢費虐衆種種悖謬之事，改而爲善，朕自另有裁奪。如狂疾不痊，仍蹈前惡，天亦不容也。朕爲君父，凡事皆朕真知灼見，當斬者斬之，當罪者罪之，並未嘗聽信人言而爲此也。且一切暗中搆煽悖亂行事，俱係索額圖父子。頃廢皇太子亦奏言，其向時悖亂，皆自伊等爲之。此等情節，小人不知，妄意朕召見廢皇太子，似非無故，欲致慇懃於廢皇太子，而條陳保奏者，甚非也。凡事皆在朕裁奪，其附廢皇太子之人不必喜，其不附廢皇太子之人不必憂，朕自有定見。十月十七日，查出魘魅廢皇太子之物，服侍廢皇太子之人奏稱，是日廢皇太子忽似瘋顛，備作異狀，幾至自盡，諸宫侍抱持環守，過此片刻，遂復明白。廢皇太子亦自驚異，問諸宫侍，我頃者作何舉動」？朕從前將其諸惡皆信爲實，以今觀之，實被魘魅而然無疑也。

辛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勞之辨上疏，保奏廢皇太子允礽。得旨，勞之辨將朕下旨已行之事，作爲己功，行事甚爲奸詭，著革職，交刑部責四十板，逐回原籍。

丁亥，〔諭〕前執允礽時，朕初未嘗謀之於人，因理所應行，遂執而拘繫之，舉國皆以朕所行爲是。今每念前事，不釋於心，一一細加體察，有相符合者，有全無風影者，況所感心疾已有漸愈之象，不但諸臣惜之，朕亦惜之，今得漸愈，朕之福也，亦諸臣之福也。朕嘗令人護視，仍時加訓誨，俾不離朕躬。今朕且不遽立允礽爲皇太子，但令爾諸大臣知之而已，允礽斷不報復讐怨，朕可以力保之也。

戊子，又諭廢皇太子允礽曰：朕今釋汝，汝當念朕恩，人言汝惡者勿以爲仇，前執汝之時，即汝宫侍亦有訐奏汝惡者，此皆因朕有問而奏，汝不得歸咎其

人。且凡規汝過之人即汝恩人，順汝行事之人即陷汝之人。祖宗基業可惜，古放太甲，卒成令主。有過何妨，改之即是。今此諸臣或爲內大臣，或爲部院大臣，皆朕所簡用，允堪重任者，汝當傾心信任之。汝果遵諭而行，固朕之福，亦衆人之福。朕惟冀汝洗心易行，觀性理諸書，以崇進德業，若仍不悛改，復蹈前愆，是終甘暴棄而自趨死路矣。朕涕泣宣諭，其敬慎奉行。自此以後，朕不復再言前事矣。倘有冀汝容悅、爲汝稱冤之人，汝即執之奏聞於朕。又諭諸王大臣曰：今日朕意中之事，俱已明白。想明日爲始，朕體全愈矣。

皇四子奏：臣侍皇父左右，時蒙訓誨。頃者復降褒綸，實切感愧。至於「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皇父訓飭，此十餘年以來，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係臣之生平，仰懇聖慈，將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出，復傳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頃朕降旨時，偶然諭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記載。

諭兵部：八旗漢軍人員，以文職用者多，以武職用者少。嗣後武科鄉會場，無一人爲之陳奏，惟四阿哥性量過人，深知大義，屢在朕前爲允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偉人。皇四子奏曰：臣奉皇父諭旨，謂臣屢爲廢皇太子允礽保奏，臣實無其事，皇父褒嘉之旨，臣不敢仰承。奏入，復傳諭曰：爾在朕前屢爲允礽保奏，臣不敢仰承。奏入，復傳諭曰：爾在朕前屢爲允礽保奏，爾意以爲無有証據，故於衆前強辯耶？且爾爲諸阿哥陳奏之處甚多，爾亦將強辯以爲無其事乎？皇四子奏曰：爲諸阿哥陳奏，臣誠有之。至於爲允礽保奏，臣實不敢任受也。

《東華錄》卷二〇 是月，以大阿哥直郡王胤禔令蒙古喇嘛巴漢格隆咒詛廢皇太子，用術鎮壓，革去王爵，幽禁於其府內，凡上三旗所分佐領盡撤回，給與胤禔，皆屬，皆朕所當言。」內臣強之，內大臣阿靈阿、散秩大臣鄂倫岱、尚書王鴻緒、侍郎揆敘遂私相計議，與諸大臣暗通消息，書「八阿哥」三字於紙，交內侍轉奏。上諭八阿哥未更事，近又罹罪，且母家賤，令再思之。以廢皇太子病由魘魅，至是治療已痊，諭衆釋之。

《聖祖實錄》卷二三五 十二月己未，兵部議覆湖廣總督郭世隆條奏防守紅苗三款，一，沿邊安設塘汛已經周密，惟盛暑哨起，至鎮溪所一帶，山高箐密，難於瞭望，應於鎮箪官兵內酌撥八百名，另設四營分駐。每日派官一員，帶兵五十名遊巡。設有奸宄，可以即行追捕。一，舊日苗來內地生事，民往苗叢被劫，今以塘汛爲界址，苗除納糧買賣外，不得擅入塘汛之內，民亦不得私出塘汛之外，違者各照例治罪，并將地方官員處分。一，內地奸民與苗人結親，往來勾通，不可究詰。嗣後，如有前弊，應斷離異，仍按律定罪，永行禁止。地方有司，亦坐以失察之罪。俱應如所請。從之。

壬戌，以江南蘇州、松江、常州、淮安四府并徐州水災，命動支淮、徐二屬積貯穀麥七萬五千餘石賑濟，并免蘇、松、常三府白糧耗米九萬七千餘石。

癸亥，吏部等衙門察議原任內閣學士宋大業，疏參偏沅巡撫趙申喬輕褻御書等款，俱經趙申喬回奏辨明，應無庸議。其趙申喬所奏宋大業兩次奉差湖南，共得銀九千餘兩，宋大業已經自認，應將宋大業革職杖流，所得銀兩追取入官。趙申喬於回奏內首明餽銀，應減罪二等，將趙申喬革職，擬徒。得旨，趙申喬從寬免革職治罪，著降五級留任。宋大業從寬免杖流。餘依議。

康熙四八年（己丑、一七〇九）

《聖祖實錄》卷二三六 春正月癸巳，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等問曰：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於諸阿哥中保奏可爲儲貳者，爾等何以獨保允禩？允禩獲罪於朕，身嬰縲紲，且其母家微賤，豈可使爲皇太子？況允禩乃允禔之黨，允禔曾奏言，請立允禩爲皇太子，伊當輔之。可見伊等結黨潛謀，早定於平日矣。其日先舉允禩者爲誰，爾等各據實陳奏。時阿靈阿、鄂倫岱、揆敘、王鴻緒私議保舉允禩情形，廷臣不便舉出。【略】上曰：朕欲辨明此事，是以究問，今既問明，另候諭旨。

甲午，諭滿漢諸臣曰：朕自抱疾以來，皇太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七阿哥晝夜侍奉，用藥調治，今已愈矣，並非諸臣醫療得痊也。皇太子雖縲紲幽禁，並不怨恨，乃諄切以朕躬爲念，故今釋之，如彼又有不善，仍可幽禁也。所以拘執皇太子者，因其獲戾於朕耳，並非欲立允禩爲皇太子，而拘執之也。皇太子獲罪之處，虛誣者甚多。今馬齊、佟國維與允禔爲黨，倡言欲立允禩爲皇太子，殊屬可恨，朕於此不勝忿恚。況允禩乃縲紲罪人，其母又係賤族，今爾諸臣乃扶

同偏徇，保奏允禩爲皇太子，不知何意？豈以允禩庸劣，無有知識，倘得立彼，則在爾等掌握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則立皇太子之事，皆由於爾諸臣，不由於朕也。且果立允禩，則允禟必將大肆其志，而不知作何行事矣。朕悉覩其情形，故命亟釋皇太子。朕聽政四十九年，包容之處甚多，惟於茲事，忿恚殊甚。朕原因氣忿成疾，昨日一怒，遂不御晚膳，今日晨餐所食尚少，如謂伊等作威可畏，則好官如齊世武、張鵬翮、趙申喬，彼何以俱不能殺之耶？朕觀大小諸臣，無不實心愛戴朕躬，而伊等結爲朋黨，故欲使朕氣忿，情理可恨，無如此者。朕因馬齊效力年久，初心俟其年老，聽彼休致，以保全之，昨乃身作威勢，拂袖而出，衆人見之，皆爲寒心，如此不誅，將誰誅乎？著將伊族屬一并拘拏，爾等傳問馬齊，伊之作威可畏，果何益哉？馬齊奏曰：臣原無威勢，但因事務重大，心中驚懼，并不知作何舉動，臣罪當死。奏入，諭曰：馬齊原係藍旗員勒德格類屬下之人，陷害本旗員勒，投入上三旗，問其族中，有一人身歷戎行而陣亡者乎？乃不念朕恩，擅作威勢，朕爲人主，豈能容此？馬齊之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朕屢加儆戒，而怙惡不悛，亦當治罪。馬齊等著諸王大臣會集，速審擬奏。是日，和碩康親王椿泰等，遵旨審鞫馬齊等，覆奏：馬齊等係正藍旗員勒德格類屬下，陷害本旗員勒，投入上三旗，其族中並無一人行間効死者。今馬齊圖謀專擅，欲立允禩爲皇太子，且馬齊於御前拂袖而出，殊爲可惡，不可留於斯世者也。李榮保妄自尊大，虛張氣焰，亦甚可惡，俱應立絞。馬齊等著諸王大臣會集，速審擬奏。是日，馬齊、馬武、李榮保及馬齊之兄馬思喀等之子孫，有職者革職，概行枷責，其妻子並發黑龍江。馬齊之族護軍參領莊圖等，有職者革職，其護軍披甲及閒散人俱鞭一百。奏入，諭曰：馬齊原不諳事，此數年中，起自微賤，歷陞至大學士。其處心設慮，無恥無情，但務貪得，朕知之已久，早欲斥之。乃潛窺朕意而嗇是心，殊爲可惡，理應立斬，以爲衆戒。朕因任用年久，不忍即誅，著即交允禩嚴行拘禁。李榮保著免死，照例枷責，亦聽允禩差使。馬武著革職。其族中職官及在部院人員，俱革退。世襲之職，亦著除去，不准承襲。又諭曰：馬思喀在日，曾有効力之處，著將伊子佐領三等侍衛納爾泰從寬釋放。

乙未，諭文武諸臣曰：朕向待大臣，不分滿漢，體恤包容，是以獲罪者甚少，諸臣當人人感戴自効。乃九卿會議時，但一二人發言，衆俱唯唯，其漢大臣則必有涉於彼之事方有所言，若不涉於彼之事，即默無一語，方伊等居下位時，亦似可取，及授大職，即僅圖自保以全其身。熊賜履嘗講理學，後爲大學士，亦唯緘默自容，此皆爲彼門生掣肘故也。尤可異者，漢官議事，前人盡題，後人亦依樣畫題，不計事之是非，但云自有公論。又有至盡題已畢，始問爲何事者。如此，寧不有愧於舉國之清議耶？馬齊、王鴻緒、李振裕向在部院，聲名俱劣，朕早欲罷之，因念若等効力年久，是以遲至今日。且張鵬翮乃一清官，朕南巡時，馬齊當衆前詈之曰「殺材」，因不餽伊銀幣，遂爾辱詈。誰不畏死，敢不餽之銀幣乎？生人殺人，乃朕之權，彼焉得操之。此後，爾等皆當省改。凡人既讀書知義理，即當以其所學見之於事，非僅作文已也。平時讀書，至臨大事競歸無用，則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耶？王鴻緒、李振裕向來早應罷斥，朕姑爲容忍，今不可再容矣。蔡升元輕浮無實，楊瑄知交雜濫，其人品亦皆不端，俱著原品休致。

己亥，先是，拉臧立波克塔胡必爾汗爲達賴喇嘛、青海衆台吉等未辨虛實，彼此爭論訐奏。上命內閣學士拉都渾率青海衆台吉之使人赴西藏看驗。至是，拉都渾回奏：【略】遣官一員前往西藏，協同拉臧辦理事務。得旨，依議。其管理西藏事務，著侍郎赫壽去。

《東華録》卷二一　是月，上召領侍衛內大臣、滿漢大學士、尚書等，問：「去年冬，朕躬違和，命爾等保奏可爲儲貳者，何以獨保胤禛？其日先舉者爲誰？」內大臣巴渾（岱）〔德〕奏：「衆人公同入奏，並無首先發言之人。」上曰：「爾等所舉皆同，則大可疑矣，此必有倡首之人。」內大臣坡爾盆、尚之隆奏：「巴渾（岱）〔德〕先發言。」上曰：「此事必係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默喻於衆，衆乃依阿立議耳。」馬齊奏：「是日議其事，奉旨命臣無得干預，是以臣即避去，諸臣所議，臣實不知。」於是復加究問，大學士張玉書等奏云：「是日大學士馬齊先臣到，云：『衆議欲舉胤禛』，後衆人俱舉胤禛，臣等因亦保奏。」上曰：「此事明係馬齊暗中喻衆。馬齊向來謬亂，如此大事，尚懷私意，豈非欲結恩於胤禛，爲日後恣肆專行計耶？」

上召佟國維與諸大臣並集，傳旨詰問曰：「前因有人爲皇太子條奏，朕聞降硃筆諭旨示諭大臣，爾曾奏稱皇上辦事精明，天下人無不知曉，斷無錯誤之處，此事於聖躬關係甚大，若日後易於措處，亦祈賜睿斷。總之，將原定主意，熟慮施行爲善。爾係解任之人，此事與爾無涉，乃身先衆人啓奏，是何心哉？」國維奏曰：「臣雖以庸愚解任，蒙皇上優厚，因聖體違和，冀望速愈，故奏請速定其事。今奉明旨詢問，實無詞以對。」奏入，奉上諭曰：「將來誠如爾言，朕有難於措處，自不必言，衆人亦將謂爾所奏果是矣，若朕

無難措處，到彼時自知之耳，人（其）〔豈〕可懷私仇而妄言乎？」明日，復諭曰：「爾年老之人，屢向朕所遣人云，每日祝天求佛，願皇上萬壽。朕思自五帝以至今日，尚未及萬載，朕何敢侈望及此，此皆以荒誕不經之談欺朕，朕不信也。爾既有祈望朕躬易於措處之言，嗣後惟篤念朕躬，不於諸皇子中結爲黨羽，謂皆係吾君之子，一體看視，不有所依附而陷害其餘，即俾朕躬易於措處之要務也。」

《聖祖實録》卷二三六 二月己酉，調寧古塔將軍宗室楊福爲黑龍江將軍，奉天將軍覺羅孟俄洛爲寧古塔將軍，陞山東登州總兵官王文雄爲貴州提督。戊午，命正紅旗滿洲都統嵩祝署理奉天將軍事務。庚午，調刑部尚書張鵬翮爲户部尚書，陞户部右侍郎許汝霖爲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張廷樞爲刑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三七 三月庚辰，以復立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告祭天壇。

辛巳，以大學士温達、李光地爲正使，刑部尚書張廷樞、都察院左都御史穆和倫爲副使，持節授皇太子允礽册寶，復立爲皇太子。【略】允祉、□□、允祺俱著封爲郡王，允禟、允禩、允禵俱著封爲貝子。爾衙門即傳諭旨，察例具奏。

甲申，刑部等衙門議覆福建、浙江總督梁鼐疏，言革職浙江布政使黄明詐財殃民，贓盈八萬，請按例論絞。應如所題。得旨，黄明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辛卯，策試天下貢士戴名世等於太和殿前。

甲午，傳臚賜貢士趙熊詔等二百九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正白旗蒙古都統公傅爾丹爲領侍衛内大臣。

夏四月甲辰，陞左都御史穆和倫爲禮部尚書。

丙午，陞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朱麻喇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庚戌，陞吏部左侍郎穆丹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丙辰，上諭王公及領侍衛内大臣、八旗滿洲蒙古都統、護軍統領、滿洲大學士、部院諸大臣等：大阿哥鎮魘皇太子及諸阿哥之事，從前侍郎滿篤與侍衛拉錫審取供招，俱與朕所指示相同，甚屬明白，並無罅隙，果有罅隙，朕早已發露之矣。並非欲將此事重行翻改，但大阿哥行止甚屬暴戾無恥，並不念及父母兄弟，殺人害人毫無顧忌，任意妄爲。朕在宫中，伊何能爲。倘朕躬在外，伊或挾一不堪太監，指稱皇太后懿旨、或朕密旨，肆行殺人，猖狂妄動，諸阿哥皆兄弟也，稱有旨意，誰敢攔阻，關係甚大。朕聽政年久，何事不曾經歷，以託賴朕躬，胥旰經畫，安享太平之人，設或一二見殺，豈不可憫。觀伊之黨羽，俱係賊心惡棍，平日鬬雞，學習拳勇，不顧罪戾，惟務誘取銀錢。稍知禮義之人，斷不爲此。即今三旗大臣、侍衛爲大阿哥所愚者，不過一二人。其五旗蠢然無知諸王幼子，被愚者甚多，大阿哥若出而妄動，則此蠢然無知之輩，又將附和之矣。且相面張明德所相之人，現今俱欲死不得，求生無路，成何景況，與伊所相之語合耶？否耶？朕亦有用喇嘛、和尚、道士之處，並不令伊等占驗，所以不爲所欺。現今鎮魘之事發覺者如此，或和尚、道士等，更有鎮魘之處，亦未可定，日後發覺始知之耳。此等情節，爾等但聞其大概，將此供招閱過，方知朕震怒憤懣爲合理也。朕意今欲將大阿哥安置一處，令其安静，不致生事方好，倘萬一事出，朕在塞外，須兩三日後始聞知，必致遲誤。此所發御書，著諸王大臣一一詳閱定議具奏。倘托病不行看閱，斷乎不可。尋議看守大阿哥允禔，請於八旗派護軍參領八員、護軍校八員、護軍八十名，仍於允禔家中輪班看守，候皇上回鑾之日徹去。其看守官兵，應另派員巡查。

戊午，上諭諸王大臣：爾等議將大阿哥仍在伊府中看守，府中門户既多，恐匪類仍行往來，大阿哥慣會潛行，即於伊旗分地方，令八旗官兵看守，匪類仍行鑽刺行走，斷乎不可，惟別旗地方始可耳。從前諸事，凡鎮魘皇太子，使之不善、播揚惡名者俱係大阿哥。皇太子雖有惡名，並未殺人，亦無黨羽。大阿哥黨羽甚多，前執皇太子時，朕尚以爲看守不嚴，大阿哥豈容不嚴加看守？稗色父子之房、淩普之房圖樣，曾經呈覽。再所造諸王府内，聞有小府一所，與十四阿哥府相仿，著領侍衛内大臣、宗人府、大學士往看何處牢固，朕特派人嚴加看守。再聞大阿哥之席北駐扎烏拉白都納者一二百人，此係何處席北？又聞各處俱有大阿哥之人，著問雅突齊楞。又聞去年將天津鎮兵調至口上，虚實未知，著問兵部。

辛酉，和碩顯親王衍潢等，遵旨會議喇嘛巴漢格隆等咒魘皇太子情實，應將巴漢格隆、明佳噶卜楚、馬星噶卜楚、鄂克綽特巴俱淩遲處死。查巴漢格隆已充發奉天，其明佳噶卜楚等亦發往杭州看守，應行文該地方將軍、巡撫，委員監視，即行正法。至皇長子護衛齊楞雅突，明知大逆之事，乃敢同行，又雅突將皇長子復行咒魘，俱屬大逆，亦應淩遲處死。再此案内有察蘇齊引誘宗室格隆、陶州胡

土克圖行兇臟之事，因布彦圖知情，欲行出首，即將布彦圖殺害身死。察蘇齊雖經身故，係大逆首惡，應將察蘇齊之親兄弟子孫并嬸楞雅突之親兄弟子孫，俱即處斬。伊等妻女、媳婦，俱發往打牲烏喇處貧人爲奴。其族人內，有職者革職，枷號三月，鞭一百，并妻子充發黑龍江當苦差。查雅突係諾木插什佐領下人，諾木插什不能覺察，亦屬不合，應將諾木插什革職，枷號三月，鞭一百，并妻子充發黑龍江當苦差。其脱逃之喇嘛扎什盆蘇克、羅布藏扎什等，俟緝獲另結。得旨，此本交內閣收貯。

甲子，上諭領侍衛內大臣：朕已派八旗章京十七人，令看守大阿哥矣。若輩俱係朕所深知，堪以信任之人，意念肫誠，惟知君上。至每日用幾人看守之處，著伊等會議。再派員勒延壽、員子蘇努、公鄂飛、都統辛泰、護軍統領圖爾海、陳泰每日二員，不斷看守。其護軍如何派出看守之處，著伊等公議。此內並無率領之人，俱係一體看守，不得以貝勒、貝子、公徇情分也。所留領侍衛內大臣，著不時巡察。前執皇太子時，朕並未論以作何嚴加看守之處，大阿哥生性暴戾，乃不安靜之人，務須嚴加看守方好，斷不可稍有疎忽也。并傳諭看守章京等：朕因信任伊等，故行派出，務各遵照朕旨，嚴加看守，不得稍違。設有罅隙，朕必知之。彼時將爾等俱行族誅矣，斷不姑宥。

乙丑，兵部議覆湖廣總督郭世隆等疏，言鎮箪紅苗良頑不一，嗣後如有兇苗不法，依恃夥衆，潛匿不服者，地方官訪確，准即移咨營將，量其事之大小，撥兵緝獲、正法，然後奏報。應如所請，文武各官，如不計事之大小，動輒生事，擾亂地方，該督、撫、提、鎮仍不時查參。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一三八　五月己亥，湖廣巡撫陳詵疏言：臣查湖北藩庫虧空銀七萬七千餘兩，請將布政使王毓賢解任，候審。得旨，王毓賢著解任，該督嚴審究擬具奏。

秋七月乙亥，諭大學士等曰：偏沅巡撫趙申喬、湖北巡撫陳詵、江西巡撫郎廷極等奏，湖廣、江西稻穀豐收，沿江販米甚多，而近日江、浙米價愈貴。朕爲民生計，時切憂勞，輾轉思之，上江之米不禁其沿江而下者，特欲使江、浙米價平耳。今富豪之家，廣收湖廣、江西之米，囤積待價，於中取利，雖米船沿江而下，而糴賣之米愈少。此事關係貧民甚大，爾大學士及九卿諸臣皆國家倚賴之人，所以爲民生憂慮者，必與朕同，當何如有濟於民，著公同詳議速奏。

庚寅，陞四川、陝西總督齊世武爲刑部尚書，甘肅提督殷泰爲四川、陝西總督，延綏總兵官江琦爲甘肅提督。

辛卯，以户部左侍郎噶禮爲江南、江西總督，陞直隸天津總兵官師懿德爲江南提督。

八月己亥朔，日食。

《聖祖實録》卷二一三九　九月丁丑，吏部遵旨察議，安徽巡撫劉光美於地方災傷，隱匿不報，應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劉光美著降五級調用。安徽巡撫員缺緊要，著四川巡撫葉九思調補。

乙未，河南巡撫鹿祐陛辭。上諭之曰：【略】巡撫乃地方大吏，不在徒務虚文，宜實心籌畫，思有益於民者爲之。況清廉不專在一己，必使布、按以下一并爲廉吏，始能有益於民。

丙申，以散秩大臣公鄂倫岱爲領侍衛內大臣。

冬十月丙午，又諭曰：近來科道言事，必有所倚藉，方始上疏。至有關國計民生者，全不念及。如朕因江、浙年歲歉收，米價騰貴，令江西、湖廣米商報名，不許積囤，沿海一帶，禁約不許出洋，聞江、浙米價皆平矣，科道何不言及耶？朕凡遇饑荒，即蠲本年錢糧及歷年逋欠，又留漕賑濟，但恐民未必得沾實惠。聞江南有催徵蠲免錢糧，以償己之虧空者，科道何以不行指參。又諭曰：人難求全責備，即如翰林官，有工詩賦者，有工文章者，亦有講理學者，若一一責其全備，則無地可容矣。然人當以立品爲主，學問次之，從前韓菼作時文甚佳，而爲人不稱所學。有學問而無人品，其所學亦何足道哉。

戊午，册封皇三子多羅貝勒□□允祉爲和碩誠親王，皇四子多羅貝勒□□爲和碩雍親王，皇五子多羅貝勒允祺爲和碩恒親王，皇七子多羅貝勒允祐爲多羅淳郡王，皇十子允祄爲多羅敦郡王，皇九子允禟、皇十二子允禌、皇十四子允禵俱爲固山貝子。

壬戌，諭户部：今歲入夏以來，朕因南方二麥不登，北地微潦，宵旰軫念，甚切焦勞。繼而畿輔稔收，三吴秋熟，兼以四方奏報，咸獲有年，朕心始爲稍慰。夫水旱災傷，雖事所時有，而小民皆如赤子，一以疾苦見告，即不忍恝置於懷。今念江南淮安府、揚州府、徐州三屬，地卑水積，被災獨重，秋禾未播種者甚多，本年錢糧業經全免，又遣官分賑，而失業之民更宜加格外之恩，以弘愛養。康熙四十九年淮、揚、徐三屬之邳州等二十二州縣衛，額徵地丁銀五十九萬三千八百

兩有奇，著通行蠲免。又河南省歸德府屬商邱等六縣，山東省兗州府屬濟寧等四州縣，或被夏災，或被秋災，雖已各依分數例免額賦，並宜更施膏澤，用厚民生。康熙四十九年商邱等六縣，應徵地丁銀二十萬二千四百兩有奇，濟寧等四州縣應徵地丁銀一十四萬六千六百兩有奇，俱著通行蠲免。其蠲免州縣，有舊欠未完錢糧，亦著停徵一年。

《聖祖實録》卷二四〇　十一月庚辰，上諭大學士等曰：【略】朕意欲將康熙四十九年應徵錢糧，預配各省用度，爲之抵算。至五十年，將天下應徵錢糧一概蠲免。如近省有支用之事，則以户部庫銀給發應用。

壬午，江南、江西總督噶禮疏參江蘇布政使宜思恭貪婪，請革職審擬。得旨：噶禮原爲愛養生民，安撫地方，非使之富貴而已。近聞四川官員惟學道陳璜操守尚清廉，其餘地方官橫行加派，恣肆者甚多。户部侍郎能泰前爲四川巡撫，不能嚴加檢束，訓誡屬員，使民困苦，屬下文武官員無一善者，如此之人，若仍留爲侍郎，何以明賞罰、示勸懲？著將能泰革去侍郎。四川布政使卞永式居官尤劣，著解任。江西按察使吴存禮，著陞爲四川布政使。至於甘肅乃要地也，巡撫舒圖辦事無能，極其糊塗，著解任。甘肅按察使鄂奇居官頗優，著陞爲甘肅巡撫。

《聖祖實録》卷二四二　四月乙巳，調兵部尚書張鵬翮疏，言原任江蘇布政使宜思恭於兑收錢糧時，勒索加耗，又受各屬餽送，應擬絞監候。巡撫于準同城居住，並不糾劾，擬革職。應如所擬。從之。

七月壬午，兵部議覆奉差湖南審事吏部尚書蕭永藻等疏，言巡撫趙申喬疏參提督俞益謨侵冒兵餉，遊擊唐之夔將銀換錢，少與多取，總兵官李如松不能約束兵丁，在任所開設典鋪；提督俞益謨疏參巡撫趙申喬每事刻意苛求，故欲陷人。今將伊等審訊，所參俱實，提督俞益謨應革職，原任總兵官今陞杭州副都統李如松及遊擊唐之夔應各降三級調用，巡撫趙申喬亦應革職。得旨：俞益謨著休致，趙申喬著革職留任，李如松著降三級，從寬免調用，留副都統任。餘如議。

《聖祖實録》卷二四三　八月庚辰，諭大學士等曰：江南、浙江截留撥運漕米，著塔進泰、李旭升前往監兑，并令馳驛先往福建，將賑濟事宜會同該督撫明悉詳議，料理船隻事畢，再回江、浙。候領運官到日，將所截漕米照數交明回京。

庚寅，諭吏部：閩省散賑災黎，事關重大，總督印務著將軍祖良璧暫行署

康熙四九年（庚寅、一七一〇）

《聖祖實録》卷二四一　正月庚寅，諭大學士等：滿字既有《清文鑑》，蒙古字書亦應纂輯，著交與教習唐古特書之官員阿爾必特祜、乾清門侍衛拉錫等繙譯，會同蒙古侍讀學士、中書等修成《滿洲蒙古合璧清文鑑》一部，一邊寫滿洲字，一邊寫蒙古字，其引經處俱行裁去。

三月乙亥，諭大學士陳廷敬等：朕留意典籍，編定羣書，比年以來，如《朱子全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廣羣芳譜》，并其餘各書，悉加修纂，次第告成。至於字學，並關切要，允宜酌訂一書。《字彙》失之簡畧，《正字通》涉於汎濫，兼之四方風土不同，南北聲音各異，司馬光之《類篇》分部或有未明，沈約之《聲韻》後人不無訾議。《洪武正韻》雖多駁辨，迄不能行，仍依沈約之韻。朕嘗參閱諸書，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大抵天地之元音發於人聲，人聲之象形寄於點畫。今欲詳畧得中，歸於至當，增《字彙》之闕遺，删《正字通》之繁冗，勒爲成書，垂示永久。爾等酌議式例具奏。

戊寅，議政大臣等議：拉藏及班禪胡土克圖、西藏諸寺喇嘛等，會同管理西藏事務侍郎赫壽，疏請頒賜波克塔胡必爾汗以達賴喇嘛之封號。

丁亥，又諭曰：雲貴、四川等處俱係邊疆，殊爲緊要，督撫以下官員，謂去京遼遠，朕不及聞知，故違法妄行者多。督撫爲一省之表率，職任極重，用伊等者，

理。廣東巡撫范時崇，著陞補福建、浙江總督，馳驛赴任。廣東巡撫員缺，著內閣學士滿丕補授。

九月辛亥，九卿等議奏：臣等遵旨查自康熙三十四年户部設立辦買草豆監督起，至康熙四十四年止，據買賣人金璧等供稱，得銀之堂司官共一百十二人，共侵蝕銀四十四萬餘兩。并前查出康熙四十五、六、七、八等年，希福納等侵蝕二十萬餘兩，均應勒限賠完，免其議處。上諭大學士等曰：凡事有罪雖大而情可恕者，有罪雖小而情不可恕者。即如督撫居官清廉，則屬員交相效法，皆爲良吏。部院衙門，實爲本原之地，希福納身爲大臣，操守不能清廉，豈可恕耶？希福納即著革職。餘如議。

辛酉，轉禮部尚書穆和倫爲户部尚書，陞雲南、貴州總督貝和諾爲禮部尚書。鑲白旗護軍統領陳泰以管兵不嚴，命革職。

《聖祖實録》卷二四四 十月甲子，諭户部：【略】自明年始，於三年以内，通免一周，俾遠近均霑德澤。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所屬，除漕項錢糧外，康熙五十年應徵地畝銀共七百二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應徵人丁銀共一百一十五萬一千兩有奇，俱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一百一十八萬五千四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五十一年、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民間舊欠既經豁免，嗣後每年額徵錢糧務如數全完。倘完不及額，或別有虧空，託稱民欠，則負國甚矣，即責令督撫以下官員償補，仍從重治罪。

丙子，陞雲南巡撫郭瑮爲雲南、貴州總督。陞湖廣總督郭世隆爲刑部尚書。陞陝西巡撫鄂海爲湖廣總督。以侯伊爾拜爲鑲藍旗漢軍都統。

乙酉，户部議覆直隸巡撫趙弘燮等疏，言臣等遵旨查勘，原任天津總兵官監理開墾水田一百五十頃，令天津參將藍珠料理接種。但水田一百五十頃内，有窪地五十頃，時被水浸，不便耕種。又有高地五十頃，不宜種稻，止種收雜糧，供給農工。其可作水田種稻者，止五十頃。康熙四十八年内藍珠所種稻穀，據報收二千五百餘石。至高窪不等之田地，旱澇難於蓄洩，所有五十頃水田不便安設官屯。查此項開墾水田，前經差内務府總管黑碩子、侍郎穆丹等往勘，據奏，藍理開墾之田其洩水處淺而且狹，見在田地俱被水浸，應將洩水之處挑濬設閘，使一百五十頃俱可耕種。試種一二年，果否有益，令該巡撫查明具題。今一百五十頃内，止種有五十頃稻田。一年之内，見經收穫二千五百餘石，其餘田地並未曾全種，遽稱不使安設官屯，難以定議。應行文該巡撫，照原勘黑碩子等所奏，將洩水之處挑濬設閘，再議。得旨，此開墾田地，著交與趙弘燮等之人，令種稻，驗明收穫多寡具題，到日再議。

十一月辛卯朔，尋户部議覆：嗣後凡遇蠲免錢糧，合計分數，業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爲例。從之。

庚子，四川提督岳昇龍疏言：臣遵旨率領官兵進勦生番，於閏七月内擒獲賊首羅都等，交撫臣年羹堯審議。其瓦都、月落口等處生番，俱已投誠。惟瓦尾、白宿等處生番，倚恃險阻，潛匿不出，臣遍行搜探，相機一併勦撫。上諭大學士等曰：岳昇龍効力殊屬可嘉，巡撫年羹堯係與提督岳昇龍同往勦撫之人，乃畏避不行前往，著明白回奏。

癸卯，轉兵部尚書王掞爲禮部尚書，陞左都御史徐元正爲工部尚書。

丁未，以鑲白旗漢軍都統公孫徵瀛爲兵部尚書。

十二月癸酉，以吏部左侍郎赫壽爲漕運總督。

辛巳，陞偏沅巡撫趙申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康熙五〇年（辛卯、一七一一）

《聖祖實録》卷二四五 正月戊申，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公鄂倫岱曰：延慶州地方，藏匿盜賊逃人甚多，常行劫擄，擾害居民，莊頭未獲安處，爾率前鋒參領豐盛額、護軍參領沈保、前鋒護軍八十人，聲言放鷹，前往緝捕，刑部尚書齊世武帶賢能司官同往審理。尋鄂倫岱等前往獨石口外營盤口等處，擒獲盜賊逃人李得功、陳大等百餘人，交齊世武審理。至是，齊世武奏：李得功等六人俱擬斬立決，逃人陳大等照例，係旗人給還原主，係民人發回原籍。得旨，李得功、方小嘴、白達子、黑子劉、八短子、劉四俱著即處斬，逃人陳大等依議。此案内，額楚係圈禁家中之人，今逃遁村莊，夥同賊盜肆行不法，情罪可惡，著交與伊父英赫紫、伊母舅齊世武處死。

庚戌，陞鑲黄旗蒙古副都統覺羅阿臘納爲鑲白旗護軍統領，正紅旗滿洲副都統瑯圖爲鑲藍旗護軍統領。

癸丑，上巡視通州河隄。

二月辛酉，調鑲黄旗蒙古都統班滴爲正藍旗滿洲都統，陞鑲黄旗護軍統領善丹爲蒙古都統，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蘇克肫爲鑲黄旗護軍統領。

丁卯，上自和韶屯乘舟，往閱匡兒港減水壩。論監修河工主事牛鈕曰：引河前崖應建一挑水壩，減水壩之前亦建一挑水壩，或長三丈，或長四丈，其高應與舊挑水壩相等。

三月庚寅朔，〔上諭〕：蓋朕之御極年久，皆祖宗厚德景福，積累留貽之所致。至於請上尊號，特虛文耳，於朕躬毫無裨益。史書所載加上尊號等事，徒爲先儒所譏，有何善處而欲行之。這所奏知道了。

壬寅，陞兵部右侍郎殷特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丁未，先是，上以喀喇沁地方盜賊、逃人甚多，命近御侍衛關保、署理理藩院侍郎事務巴録，率八旗前鋒參領八員、前鋒八十名，督言放鷹，前往緝捕。至是，關保等覆奏，於喀喇沁地方緝獲盜賊、逃人共五百六十餘人。命將盜首二人正法。

《東華録》卷二一　是月，閩督范時崇緝獲在洋肆劫海賊鄭盡心，解京正法。

《聖祖實録》卷二四六

甲子，四川提督岳昇龍疏報：臣率官兵征勦瓦尾、白宿等處生番，斬殺七十餘人，擒獲男婦子女一百四十餘名，諸蠻情願投降。下部知之。

五月癸巳，吏部議覆甘肅巡撫樂拜疏，言狄道縣知縣汪鈞控告原任巡撫、今陞兵部右侍郎鄂奇及臨洮道衛瑛等，受伊節禮款項甚多，請解任確審。應將鄂奇等暫令解任，發往陝西質審。上曰：鄂奇原係一無定之人，因總督殷泰薦舉，遣司官一員解送陝西，該督嚴行質審，定擬具奏。恐殷泰爲己所薦之人瞻徇庇護，亦未可定，將朕旨明白發去，令其從公審理。

諭大學士等曰：【略】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里，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後流出，由船廠打牲烏喇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緑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緑江之西北係中國地方，江之東南係朝鮮地方，以江爲界。土門江自長白山東邊流出，向東南流入於海。土門江之東北係中國地方，亦以江爲界。此處俱已明白。但鴨緑江、土門江二江之間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員二人，往鳳凰城會審朝鮮人李之傳聞者，其賊盜各處所貼揭帖，朕亦得之。揭帖内稱，皇上以我等闔省老幼，如同赤子恩養，屢次蠲免錢糧，又截漕由海運而至，欲令賑濟乏食之民，闔省老幼子女無不感激歡躍。但地方官負皇上之恩，不曾施及百姓，故我等窮民窘於衣食，不得已而爲此。若各處富户不將屯積米石糶賣，我等必搶奪等語。去年朕一聞福建饑荒，即命截漕三十萬石賑濟。差去大臣及地方官以三十萬石太多，十五萬石即足，因止存留十五萬石。想此米俱散給兵丁，未必散給百姓，所以無甚裨益。若果截留三十萬石米運去，民食充足，於地方必大有裨益也。伊等原非賊盜，因年歲歉收乏食，不得已行之耳。若即出官兵征勦，未免又生一事，朕意遣部院大臣、侍衛往行招安，即可平服。如此，則人民不傷，亦不致有害地方。著問九卿、詹事、科道具奏。

六月己未，差户部左侍郎張世爵、一等侍衛巴亥、三等侍衛賴希等，前往福建招安泉州山寇。

《聖祖實録》卷二四七　八月辛酉，福建陸路提督藍理摺奏：福建所屬永春、德化二縣交界地方，有盜者陳五顯等逼勒愚民二千餘人入夥，搶奪百姓，拒敵官兵，臣令參將尚之瑄統領官兵往組，兩次遇敵，殺賊八十餘名，中傷脱逃者不記其數，盜黨張辰、王富、蘇標俱已投到。其附近賊巢村民仍不廢耕織，照常安業，惟陳五顯脱逃，俟擊獲正法。得旨，督撫提鎮等平時不能撫恤百姓，訓練兵丁，及有事又不能相機速行勦撫，縱容盜賊滋蔓，騷擾地方，肆行搶奪，且遲延日久，不將其事奏聞，乃稱百姓不廢耕織，照常安業。夫强盜、竊盜多至三四十人，百姓尚畏懼逃避，況數千民人爲盜搶奪，豈得謂百姓不廢耕織，安居樂業乎？此係伊等掩飾已過，希圖卸罪，巧行誑奏。著該部嚴察議奏。

九月戊子，鎮綏將軍陝西提督潘育龍以病乞休，温旨慰留之。

刑部等衙門議覆偏沅巡撫潘宗洛疏，言原任湖南布政使董昭祚扣剋湖南各屬康熙四十五年俸工銀兩，先據原任巡撫趙申喬題參，今審董昭祚，扣剋各屬俸

工銀五千餘兩入已是實，擬斬監候。應如該撫所題。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四八 十一月丙辰朔，户部議覆福建巡撫黄秉中疏，言康熙四十九年，奉上諭，蠲免直隸、奉天、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康熙五十年應徵地丁銀兩。至臺灣府屬三縣地畝，向徵稻穀，並無額編銀兩，其應徵本色稻穀，請應一體蠲免。查此項錢糧，該撫應於春夏開徵之前即行題請，遲至秋季方行具奏，應不准行。得旨，臺灣府屬五十年應徵稻穀已經徵完在官，雖蠲免，與小民無益。其應徵康熙五十一年稻穀，著行蠲免。

丁巳，以管盛京將軍事務都統嵩祝爲禮部尚書。

戊午，諭户部：【略】原欲將五十年天下錢糧通行蠲免，以諸臣集議，恐需用兵餉撥解之際，兵民驛遞，益致煩苦，故自五十年爲始，三年之内全免一週。除將直隸、奉天等九省康熙五十年地丁錢糧一概蠲免，及歷年舊欠錢糧一併免徵外，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北、湖南各撫屬除漕項外，五十一年應徵地畝銀共八百四十萬四千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二十萬八千一百兩有奇，著察明全免。並歷年舊欠共五十四萬一千三百兩有奇，亦俱著免徵。其康熙五十二年應蠲省分，至期候旨行。

丁卯，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參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放蕩，前爲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游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厠清華，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爲狂妄不謹之戒。得旨：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

丙子，刑部等衙門議覆：大理寺卿張志棟等，察審浙江糧道程鑾私自改折漕糧一案，應將程鑾照例革職，未完平糴米銀著落程鑾及原任浙江巡撫今調福建巡撫黄秉中賠補。運官李斌等欠平糴米銀兩，亦著落程鑾追還交倉。倘有不敷，仍在程鑾、黄秉中名下追補。至黄秉中照程鑾所詳批行，不行題參，顯係通同作弊，黄秉中亦照例革職。從之。

丁丑，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言：今歲江南文闈榜發後，議論紛紛，於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人擁擁財神直入學宫，口稱科場不公。臣不敢隱匿，相應題明。得旨：該部嚴察議奏。

《東華録》卷二一 是月，以山西太原流匪陳四等六十餘人，携婦女數十，乘馬騾由河北往湖南、貴州，詭稱赴雲南開墾，索取州縣口糧，劫掠商賈財物。刑部尚書郭世隆前任湖廣總督，不即察究，縱容滋蔓，革職。

康熙五一年（壬辰、一七一二）

《聖祖實録》卷二四九 正月丙午，刑部等衙門題，察審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遺録》，内有大逆等語，應即行淩遲。已故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内亦有大逆等語，應銼其屍骸。戴名世、方孝標之祖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查出解部，即行立斬。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歲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亦俱查出，給功臣家爲奴。方孝標歸順吴逆，身受僞官，迫其投誠，又蒙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書大逆之言，今該撫將方孝標同族人，不論服之已盡、未盡，逐一嚴查。有職銜者，盡皆革退。除已嫁女外，子女一併即解到部，發與烏喇、寧古塔、白都納等處安插。汪灝、方苞爲戴名世悖逆書作序，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拏自首，應將伊等妻子一併發寧古塔安插。編修劉巖雖不曾作序，然不將書出首，亦應革職，僉妻流三千里。上曰：此事著問九卿具奏。案内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吴三桂，曾爲僞相。方孝標亦曾爲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也。

諭大學士等：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久任機務，小心恪慎，懋著勤勞，朕追念難忘。伊惟一子張逸少見任編修，著從優陞爲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示朕篤眷舊臣至意。

壬子，諭領侍衛内大臣、大學士、都統、尚書、副都統、侍郎、學士、副都御史等：【略】爾等皆朕所信任，位至大臣，當與諸省將軍、督撫、提鎮一體，於請安摺内將應奏之事各罄所見，開列陳奏。所言若是，朕則擇而用之；所言若非，則朕心既明，亦可手書訓諭，而爾等存心之善惡誠僞，亦昭然可見矣。

癸丑，諭吏部：庶吉士潘體震等，教習已久，今加考試，應分别授職。除趙

熊韶、繆沅、蔣漣已經授修撰、編修外，其庶吉士潘體震、閻圻、惠士奇、李紱、俞兆晟、張起麟、儲在文、戚麟祥、徐用錫、周彝、阿克敦、吕謙恒、陳似源、朱元英、秦道然、楊開沅、索泰、方覲、須洲、孫時宜、徐斌授爲編修，李天祥、鄧葵友、張照、黎致遠、黄趙音、潘楷、謝履厚、詹銓吉、張作舟、高維新、劉大毅、王珣、邱尚志、曹掄彬、謝王寵、顧五達、陳會、史尚節、曾謹、盧軒、馬益、何世璂、陸紹琦、張大受、程嗷、嚴思位、黄越、壽致潤、車松授爲檢討。

《聖祖實録》卷二四九 二月丁巳，江蘇巡撫張伯行疏參江南、江西總督噶禮得銀五十萬兩，徇私賄賣舉人程光奎、吴泌等，不肯審明，請將噶禮解任嚴審。得旨，噶禮著解任。此事著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確審具奏。江南、江西總督印務著江西巡撫郎廷極署理。

江南、江西總督噶禮疏參江蘇巡撫張伯行誣臣私賣舉人得銀五十萬兩，乞賜對質。得旨，張伯行著解任。此事著張鵬翮會同總漕赫壽確審具奏，江蘇巡撫印務著浙江巡撫王度昭署理。

諭九卿等：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噶禮有辦事之才，用心緝拏賊盜，然其操守則不可保。張伯行爲人老成，操守廉潔，然盜劫伊衙門附近人家，尚不能查拏。【略】至張伯行題參疏内連及張鵬翮者，意欲審理此事時，使張鵬翮迴避。故朕仍令張鵬翮前往，從公審理。

戊寅，命卓異武職官員亦照卓異文職官員例引見。

壬午，諭大學士九卿等：朕覽各省督撫奏編審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見在人丁加徵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並未加廣，應令直省督撫將見今錢糧册内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爲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增出實數察明，另造清册題報。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詢問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納錢糧，詰以餘丁何事，咸云「蒙皇上弘恩，並無差徭，共享安樂，優遊閒居而已」，此朕之訪聞甚晰者。前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變，地方殘壞，田畝拋荒，不堪見聞，自平定以來，人民漸增，開墾無遺，或沙石堆積難於耕種者，亦間有之。而山谷嶇嶔之地，已無棄土，盡皆耕種矣。由此觀之，民之生齒實繁，朕故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徵錢糧也。今國帑充裕，屢歲蠲免輒至千萬，而國用所需，並無遺悞不足之處。故將直隸各省，見今徵收錢糧册内有名人丁，永爲定數，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但將實數另造清册具報，豈特有益於民，亦一盛事也。直隸各省督撫及有司官編審人丁時，不將所生實數開明具報者，特恐加徵錢糧，是以隱匿不據實奏聞，豈知朕並不爲加賦，止欲知其實數耳。嗣後督撫等，倘不奏明實數，朕於就近直隸地方，遣人逐户挨查，即可得實，此時伊等亦復何詞耶？此事毋庸速議，俟典試諸臣出闈後，爾等會同詳加確議具奏。

《聖祖實録》卷二五〇 四月丁巳，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王世琛等一百七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刑部等衙門議覆戴名世等一案。上諭大學士等曰：案内擬絞之汪灝，在内廷纂修年久，已經革職，著從寬免死，但令家口入旗。方登嶧之父曾爲吴逆僞學士，吴三桂之叛，係伊從中慫恿。僞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仍留在本處，則爲亂階矣，將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爲允當。此事所關甚大，本交内閣收貯，另行啓奏。

壬申，大學士等遵旨覆奏：臣等再訊沈天生、伊爾賽一案，原任刑部尚書齊世武受賄三千兩，原任步軍統領託合齊受賄二千四百兩，原任兵部尚書耿額受賄一千兩，俱取供得實，應照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户部侍郎李仲極不能查拏本部包攬情弊，反縱容家人受賄，又爲伊子從中捐納，應降五級調用。户部尚書穆和倫、侍郎塔進泰不能查拏本部包攬情弊，反縱容家人受賄，俱應降三級調用。得旨，齊世武、託合齊、耿額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李仲極著革職，穆和倫、塔進泰著降三級，從寬免調用。噶敏圖著降一級，從寬免調用。

甲戌，以禮部尚書嵩祝爲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以禮部尚書王掞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調工部尚書陳詵爲禮部尚書，以原任刑部尚書革職張廷樞爲工部尚書，調工部尚書黑碩咨爲禮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滿篤爲工部尚書。

丙子，調刑部尚書吴一蜚爲吏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胡會恩爲刑部尚書。

五月戊子，刑部題原任江蘇布政使宜思恭叩閽控告總督噶禮等需索銀兩，以致虧空，應差部院滿漢堂官往江南審理。得旨：此案著張鵬翮審明具奏。

壬寅，諭大學士等曰：湖廣民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等去時，將原籍房産地畝悉行變賣，往四川墾地，至滿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産地畝争告者甚多。潘宗洛以此情由，曾繕摺啓奏。嗣後，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將

往種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貫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爭訟可以止息。大學士等，俟潘宗洛具題到日，會同九卿確議具奏。

六月丁巳，湖廣總督鄂海疏報：鎮箚邊外紅苗素稱强悍，臣於康熙五十年九月，會同撫、提二臣親入苗寨，宣布皇上威德，令悔過革心。今紅苗頭目吴老化等，率毛都塘等處五十二寨三千餘人，實心投順。得旨，紅苗盤踞深山，秉性兇惡，自古以來並未歸順。今總督鄂海等身入苗寨，設法招撫，殊爲可嘉，該部將在事官兵一併議敘。

七月辛卯，户部、工部議覆偏沅巡撫潘宗洛疏，言湖南所用制錢，多係康熙三十九年以前所鑄，錢小而輕，私鑄易於攙和。康熙四十一年以後寶泉、寶源所鑄一錢四分重大錢，雖現在搭和使用，尚屬未敷，請每年撥給新大制錢四萬貫，於回空糧船載回，運到之日，按照州縣大小，赴司領發，易銀解貯司庫，以三年爲限，將舊小制錢收燬。應如所請。從之。

八月戊寅，諭禮部：朝鮮國王李焞奏，前往伊國境内海洋捕魚船隻，請再行嚴禁。現今内地海洋小寇，雖飭地方官嚴行查拏，但海面遼闊，時或有之。邇來浙省海洋賊寇，潛行劫奪，官兵追捕，遊擊一員被傷身亡。曩者附近朝鮮海洋，潛行捕魚船隻，曾經申飭盛京將軍及沿海地方官員嚴加巡察緝拏，而今尚有八九船隻違禁潛出外洋，竟至朝鮮邊界捕魚，是即賊寇也。嗣後如有此等捕魚船隻潛至朝鮮海面者，許本國即行勦緝。如有生擒，作速解送。毋因内地之人，致有遲疑。特諭。

諭領侍衛内大臣等：連日雨雪交下，諸臣必以不得行獵之故，未愜於心，不知此番雨雪，於秋麥大有裨益，直隸各處亦皆如此，則更佳矣。可傳諭扈從諸臣知悉。

《聖祖實録》卷二二五一 九月丁酉，調廣東提督施世驃爲福建水師提督。

庚子，刑部等衙門會議，左都御史趙申喬等所審姚弘烈、陳弘道互訐兩案，除知州姚弘烈照律定罪，應於虧空錢糧案内從重歸結，知府陳弘道雖有聽許財物情弊，然無貪婪實蹟，應照律革職杖流，準其折贖外，其原任刑部尚書齊世武於甘肅巡撫任内受布政使覺羅伍實火耗銀三千六百餘兩，原任甘肅巡撫鄂奇於署布政使任内得火耗銀三千三百餘兩，丁憂布政使阿米達於任内得火耗銀六千七百餘兩，原任布政使覺羅伍實於任内得火耗銀六千七百餘兩，俱於包攬湖灘河朔事例受賄案内擬絞，應無庸議。鄂奇、阿米達、覺羅伍實俱係旗人，應照律革職枷責，准其折贖。至現任總督殷泰係封疆大臣，不能除弊，反出示令州縣徵收錢糧每兩加一火耗，殊屬溺職。現任甘肅巡撫樂拜與覺羅伍實同城居住，失於覺察，均應照律革職。得旨，殷泰、樂拜居官之優，陝西通省無不盡知，俱從寬免革職。餘依議。

丙午，兵部議覆鎮海將軍侯馬三奇疏，言浙江提督吴郡等咨稱，拒殺官兵、焚燬戰船之黄巖海寇，今已擒獲取供，夥黨俱住閩、廣，現在會同江南督撫提鎮出洋搜緝，自當緝獲無遺。但臣曾任湖鎮浙提，頗知海上情形。洋面叢雜，故飄突賊寇知有官兵會捕，即移彼匿，此遽難蹤跡。每於春夏，則乘東南風勢，來至浙江，邀劫商船；秋冬則乘西北風勢，攜帶贓物，還歸本籍。今際秋冬之候，正賊徒還歸閩廣之時，況數省兵船搜捕洋面，彼未有不棄船登陸，或徑回原籍，或潛匿鄰近地方，應嚴飭沿海管轄大吏并文武各官，於沿海口隘及内地所屬稽查訪緝，則賊在外洋可以俘獲，賊歸内地可盡根株矣。應如所題。從之。

庚戌，諭諸皇子等：皇太子允礽，自復立以來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業，斷不可託付此人。朕已奏聞皇太后，著將允礽拘執看守。朕明日再頒諭旨，示諸王大臣。

《聖祖實録》卷二二五一 十月辛亥朔，御筆硃書諭諸王、貝勒、貝子、大臣等：前因允礽行事乖戾，曾經禁錮，繼而朕躬不豫，在衆前曾言其似能悛改，伊在皇太后、皇妃、諸王大臣前亦曾堅持盟誓，想伊自應痛改前非，晝夜警惕。乃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久隱忍，不即發露者，因向有望其悛改之言耳。今觀其行事，即每日教訓，斷非能改者。朕今年已六旬，知後日有幾，況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創之業，傳至朕躬，非朕所創立，恃先聖垂貽景福，守成五十餘載，朝乾夕惕，耗盡心血，竭蹶從事，尚不能詳盡如此，狂易成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乎？故將允礽仍行廢黜禁錮，爲此特諭。

諭大學士等：内務府事件積滯甚多，所關甚要，著原任大學士馬齊署理總管事。

《東華録》卷二二 〔癸丑〕免江南、安徽、山東、江西四省地畝銀共八百八十二萬九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人丁銀共一百三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兩有奇，並舊

欠銀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兩有奇，總共免天下地畝人丁新徵舊欠共銀三千三百六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兩零。

《聖祖實録》卷二二五一

【略】上曰：爾等俱係大臣，既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又諭曰：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殷泰、張伯行，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全。昔日趙申喬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議論，伊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察訪，即俞益謨所轄武官及同鄉陝西人，良心不昧，俱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黄河坍地免糧一事，朕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件，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之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曾將陳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内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句「鷗盟」二字，不過託意漁樵。陳鵬年詩現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又諭曰：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爲噶禮所制不能審出。及再遣大臣往審，與前無異。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之意，使爲正人者無所疑懼，則人俱欣悦，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壬戌，吏部等衙門遵旨再議：解任江南、江西總督噶禮、江蘇巡撫張伯行俱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互相訐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噶禮、張伯行俱革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貽累百姓，張伯行應否革職留任，伏候聖裁。得旨：噶禮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

丙寅，陞工部左侍郎揆敘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調漕運總督赫壽爲江南、江西總督，陞江西巡撫郎廷極爲漕運總督。

己巳，命禁錮廢皇太子允礽於咸安宫。

《聖祖實録》卷二二五二

十一月甲申，九卿遵旨議覆：現任提鎮以至守備及丁憂革職提鎮等官，俱不准在任所入籍置産，如違定例，令該地方官嚴查，催回原籍。得旨，依議。如已經身故不能回籍者，著該督撫另行具奏。

乙酉，先是，福建巡撫覺羅滿保會同浙閩總督范時崇，列款糾參革職原任福建提督藍理貪婪酷虐，流毒士民，現在京師，應請拏究。上命兵部左侍郎覺和托等，將藍理帶往福建會審。至是，覺和托察審藍理霸市抽税，婪贓累萬，被害不止一家，流毒已極，應擬斬立決。得旨，藍理應依議處斬，但在臺灣澎湖對敵之時，奮勇向前，著有勞績，著從寬免死，調取來京入旗。

甲午，户部議覆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疏，言皇上施恩天下，將地丁銀兩俱皆蠲免，請將陝西潼關衛及山西大同府所屬徵收米豆、草束一體蠲免，應不准行。得旨，潼關衛、大同府所屬康熙五十一年應徵米豆草束已經徵完，今雖蠲免，無益小民，明年應徵米豆草束著蠲免。

乙未，以廢皇太子允礽，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

戊戌，先是，鎮國公景熙首告託合齊父子於該王服内宴會并貪婪不法各款事，馬齊、海章會同宗人府察審。至是，奏稱景熙首告各款俱實，應將託合齊即行淩遲處死，伊子舒奇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奏入，留中。

丁未，以廢皇太子允礽，頒詔天下。

康熙五二年（癸巳、一七一三）

《聖祖實録》卷二五三　正月甲辰，九卿議覆：江南科場賄通關節之副考官編修趙晉原擬斬監候，但趙晉係副考官，擅通關節，大干法紀，應照順治丁酉科場例，改斬立決。呈薦吴泌試卷之同考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原擬流三千里，查王曰俞通同作弊，亦應改斬立決。貪緣中式之吴泌及説事通賄之俞繼祖等，照原擬絞監候。呈薦程光奎試卷之同考官山陽縣知縣方名，原擬絞監候，查方名平素與程光奎往來，見過程光奎之文，程光奎在場内抄録舊文，方名明知其文，即行呈薦，榜後又向程光奎索謝，應改斬立決。其場前在貢院内埋藏文字入場抄寫中式之程光奎，照原擬絞監候。倩人代筆中式之徐宗軾及夾帶文字中式之席玕，並照原擬枷責。正考官副都御史左必蕃，係專任科場之官，失於覺察，應革職。從之。

戊申，諭理藩院：班禪胡土克圖爲人安静，熟諳經典，勤修貢職，初終不倦，甚屬可嘉，著照封達賴喇嘛之例，給以印册，封爲班禪額爾得尼。

二月辛亥，宗人府等衙門題，託合齊肆行悖逆，罪惡重大，今雖於監禁之處病故，應將伊銼尸揚灰，不許收葬。伊子舒起仗父威勢，恣意横行，應擬絞監候。從之。

甲寅，諭大學士等：朕昨問投誠海賊陳尚義，伊等出洋行劫，遇西洋船隻，

懼其火器，不敢逼近。惟遇東洋商船，則掠取其銀米，亦不盡取，以此商船仍往來不絕也。

乙卯，大學士等以刑部等衙門審擬戴名世私造《南山集》照大逆例淩遲一案請旨，上諭曰：戴名世從寬免淩遲，著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櫃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充發黑龍江。此案內干連人犯，俱從寬免治罪，著入旗。

癸酉，刑部等衙門會議：順天鄉試中式第一名查昌仁之父查日昌，倩人爲伊子代筆，賄買書辦，傳遞文章。事發後，又脫逃被獲，應斬監候。查爲仁中式情弊，雖由伊父主使，而通同作弊，又相隨脫逃，希圖漏網。其書役龔大業，收受賄賂，傳遞文章，俱應絞監候。代查爲仁作文之舉人邵坡，應革去舉人，杖徒。失察之監察御史常泰、李弘文，應罰俸一年。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五四 三月乙未，頒詔天下。

庚子，諭大學士、九卿等：朕聞廣東米價騰貴，每石賣至一兩八九錢至二兩不等。將軍管源忠亦因米貴具摺奏聞。朕軫念天下民生，無間遠邇，雖邊徼之外，視之猶赤子也。粵地素號產米之區，從無價高至一兩以上及二兩者，茲米價驟增，小民必致艱食。督撫係封疆大吏，凡有關地方事務，隨所見聞應即據實陳奏。今萬里情形，朕已周悉，而伊等漫無奏報，殊屬懈忽。前福建歲荒米貴，朕特旨截漕數十萬，由海道轉運賑濟。論旨方頒，市價立平，於地方大有裨益。今廣東亦宜照福建截漕海運。朕因詳詢投誠海賊陳尚義等，目今截留江南漕糧，可否由海轉運廣東，據稱，截江南漕糧由海轉運八九日可至福建，自福建八九日可抵廣東。但此事關係重大，非微賤所敢身任。現今風勢不順，斷不可轉運，必至八九月後，北風漸利，始可轉運等語。朕意於八九月後，將水師營戰船裝載米石運送，易於到廣，而兵丁亦并可熟練水務。其天下地丁錢糧，前已於三年內，全免一周。今粵地米價翔湧，若將本年地丁錢糧仍行催徵，則民力維艱，難免輸將之苦，應將本年地丁錢糧停其催徵，遣趙申喬等前往廣東會同督撫，將朕軫念民生至意，刊示宣布，以慰輿情。再恩詔內有賞賚綠旗兵丁一款，即令趙申喬等乘便動支彼處庫帑，親行核實，按名逐一散給，俾各沾實惠。爾等會同確議具奏。

壬寅，宴直隸各省漢大臣官員士庶人等，年九十以上者三十三人，八十以上者五百三十八人，七十以上者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六十五以上者一千八百四十六人，於暢春園正門前。傳諭衆老人曰：今日之宴，朕遣子孫宗室執爵授飲，分頒食品，爾等與宴時勿得起立，以示朕優待老人至意。

《東華録》卷二二 是月，原任户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

《聖祖實録》卷二五四 四月甲寅，諭吏部：川陝總督殷泰前曾因病奏請解任調理，朕念殷泰清潔自持，約束屬下恩威並用，陝省軍民罔不感戴，朕甚愛惜，令在任調攝，已有諭旨。今病勢未能即愈，總督印務雖有巡撫署理，但陝西地方遼闊，最關緊要，總督員缺不可久懸，殷泰著解任，湖廣總督鄂海屢任陝西，熟諳地方，兵民情性，俱所深悉，且才具頗優，將鄂海調補川陝總督。

癸亥，以湖廣提督額倫特爲湖廣總督。

丁卯，上問户部尚書張鵬翮曰：明末時，張獻忠兵到四川，殺戮甚慘，四川人曾有記其事之書籍否？張鵬翮奏曰：彼時四川人屠戮殆盡，無有記其事者。上曰：李自成與張獻忠在河南鄧州分兵，張獻忠遂至四川，其間詳細，未能悉知。爾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張獻忠入川時計約已十七八歲，必有確然見聞之處，爾問明繕摺進呈。又諭大學士等曰：明末去今，爲時尚不甚遠，傳聞李自成兵到，京師之人即以城獻。又聞李自成麾下之將李定國在西便門援城而上。由此觀之，仍是攻取，可云獻乎？此等載入史書，甚有關係，必得其實方善。張獻忠有養子三人，耳鼻皆被割去，朕曾見之。又明代行兵多用太監管領，以致敗亡，爾等纂修《明史》，其萬曆、天啓、崇禎年間之事，應詳加參考，不可忽畧。

戊辰，四川提督岳昇龍遣疏，請將伊家口改入四川民籍。得旨，武職官員不許在任所入籍置産，曾有諭旨，今岳昇龍奏稱伊母年逾九旬，不能遠涉，著照所請，准其家口入籍四川。

《聖祖實録》卷二五五 五月丙戌，轉工部尚書張廷樞爲刑部尚書，陞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王頊齡爲工部尚書。

乙卯，兵部題，就撫海賊陳尚義等，應作何安插，請旨定奪。上諭大學士等曰：先經拏獲海賊，俱已發遣寧古塔等處。現今陳尚義等一百餘人又來歸誠，內有熟識水性之人，將伊等歸併盛京金州地方，著設立水師營。近據山東總兵李雄奏請，裁伊標下水師營戰船十隻，即將所裁數內截留數船，分往金州看守地方，巡防海洋，似有裨益。著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六月丁丑，諭和碩誠親王允祉：《律吕算法》諸書，應行修輯。今將朕所製律吕算法之書發下，爾率領庶吉士何國宗等即於行宮內立館修輯。

翁牛特多羅郡王和碩額駙詧津來朝。

《國朝宮史》卷二　十七日，上諭大學士等曰：太監等不可假以威權，事發即殺之。朕御極之年，去明代不過二十年。萬曆時太監以及官員，朕俱曾任使，伊等向朕奏明末時事，謂：流賊自南而來，將兵盡發往保定。後流賊從居庸關入，跳越京師南關攻城，城內無兵，祇太監、百姓、官員家人防守，七日城即陷。平日太監等專權，人主不出聽政，大臣官員俱畏懼太監，以致誤事。此輩性情與常人異，祇足備宮中使令耳。天下大權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豈容假之此輩乎？

《聖祖實錄》卷二五五　七月辛酉，兵部議覆山東巡撫蔣陳錫疏，言原任河標副將惠占春等，於山東地方立業年久，請免伊子孫等回籍，應不准行。上曰：即動用至五十年錢糧，有何妨礙。今米現任官不得於任所置產，若已經身故，又立業年久者，何必追究。嗣後，凡有此等官員家口，著一體免查。

《聖祖實錄》卷二五六　十月丙子，户部議覆原任偏沅巡撫潘宗洛疏，請墾荒展限，應行文接任巡撫，查明詳議。上曰：凡督撫條陳地方事務，應據實陳奏。潘宗洛奏湖南荒田五百餘頃，今天下户口甚繁，地無棄土，湖南安得有如許未墾之田。著差户部司官一員，會同湖廣總督額倫特，就潘宗洛奏疏内所有州縣查勘詳明具奏。又諭曰：湖廣、陝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開墾。聞陝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種，安分營生；湖廣入川之人，每每與四川人争訟，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廣之人。或有將田地開墾至三年後，躲避納糧，而又他往者。今四川之荒田，開墾甚多，果按田起課，則四川省二年内可得錢糧三十餘萬，朕意國用已足，不事加徵。且先年人少田多，一畝之田其值銀不過數錢，今因人多價貴，一畝之值竟至數兩不等。即如京師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寸無空隙。今歲不特田禾大收，即芝蔴、棉花皆得收穫。如此豐年，而米粟尚貴，皆由人多地少故耳。【略】朕下此諭旨，特欲使提鎮等知朕於各省事，無不洞悉也。今遣官勘驗湖南荒田，亦此意耳。總之，督撫不可侵部院之權，部院亦不宜刻求督撫之非。凡事宜用中，不可一偏也。

轉户部尚書張鵬翮爲吏部尚書，陞都察院左都御史趙申喬爲户部尚書，工部右侍郎劉謙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調正藍旗蒙古都統兼鑲白旗護軍統領覺羅阿臘納爲鑲白旗滿洲都統。

庚辰，九卿等遵旨議覆：八旗出征舊人，有將擄獲之人爲養子、分産開户者，傳至子孫輩，或因勒詐不遂，稱爲祖父家奴，混行控告，殊違祖父初心。嗣後，有子孫控告祖父時爲養子、分産年久者，永行禁止。其惡劣不肖之徒，不遵法度，捏造他故控告者，該部指名題參。有職者革職，無職者枷號兩個月，鞭一百。如有勒詐款跡，審實，照訛詐律處分，著爲定例。得旨，依議，養子於分居開户之後，其原主子孫或極庸懦，或至絶嗣，養子之子孫或冒稱近族兄弟，反肆欺淩及争告家産者，亦著嚴行禁止。

丙戌，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王敬銘等一百四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諭九卿等曰：朕念福建、廣東沿海州縣值此青黄不接之時，宜酌量蠲免。張鵬翮奏曰：頃蒙皇上特加殊恩，已令運米賑濟矣。且連年蠲免甚多，現今動用至康熙四十九年錢糧矣。上曰：即動用至五十年錢糧，有何妨礙。今米雖運去，但足糊口，不能辦錢糧也。朕心惟以百姓爲重，蠲免之事不可遲延。

《聖祖實錄》卷二五七　十一月己酉，諭户部：【略】今歲直省各處俱獲收成，惟廣東三水、清遠、高要、高明、四會五縣，福建侯官縣、福州右衛二處，甘肅靖遠衛、環縣、鎮原縣、固原州、固原衛、平涼縣、平涼衛、崇信縣、慶陽衛、靈州所、會寧縣、寧夏中衛、寧夏所、古浪所一十四處，今歲夏秋被災，各督撫已經奏聞，雖各省地丁錢糧新經全免，然一方災歉，悉屬朕心，艱食之際，重以追呼，朕所不忍。其明年應徵廣東省三水等五縣額銀十萬七千九百兩零、米一萬七千六百石零，福建省侯官縣等二處額銀三萬六千六百兩零、米六千四百石零，甘肅靖遠衛等十四處額銀四萬七千七百兩零、糧八萬八千五百石零、草八十四萬三百束零，盡與豁免。

十二月己卯，以内務府總管赫奕爲工部尚書，仍兼理總管事。

康熙五三年（甲午、一七一四）

《聖祖實錄》卷二五八　正月己未，和碩誠親王允祉等奉命重修各壇、廟、宫殿樂器。

癸亥，户部題：禁用小錢，限期三年已滿，見今大錢不敷用度，請將小錢再展限三年，與大錢兼用。上曰：爾等所見甚善。自古錢法未有如本朝流行之廣者。如宋時錢至元末尚有，元時錢至明末亦尚有。惟本朝不但順治錢於今已

少，即康熙初年之錢亦少。前者湖廣總督額倫特來奏，湖廣一省小錢甚多，若將大錢二百萬貫運去收買小錢，則小錢可盡矣。朕論爾但知一省之事，未知天下之事。以二百萬貫錢運至湖廣，能保途間無不測之事乎？伊愕然奏稱，「上諭甚是，臣實意料不及」。總之，錢法必期便民，若不計便民，而但期法之必行，嚴加禁止，亦有何益？凡事必酌量權變，不失其宜，方有濟耳。

二月乙酉，兵部議覆四川、陝西總督鄂海疏，稱洮岷邊外大山內居住生番傾心歸順，著洮州土司楊如松管轄。應如所請。又請給楊如松印，應不准行。得旨，楊如松管轄土司甚多，新投順番人又令伊兼管，非給予印信，何以管轄。著俱照該督所請行。

三月甲辰，兵部議覆江蘇巡撫張伯行疏，言商船、漁船與盜船一并在洋行走，難於識辨，以致盜氛未靖，商船被害。嗣後請將商船、漁船前後各刻商、漁字樣，兩旁刻某省某府州縣第幾號商船、漁船及船户某人，巡哨船隻亦刻某營第幾號哨船。並商、漁各船船户、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給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貫，庶巡哨官兵易於稽查。至漁船出洋時，不許裝載米酒，進口時亦不許裝載貨物，違者嚴加治罪。俱應如所請。從之。

丁巳，原任户部尚書王鴻緒進所撰《明史列傳》二百八十卷，命交明史館。

四月乙亥，諭禮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絶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説、淫辭，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遊目而蠹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應即行嚴禁。其書作何銷毀，市賣者作何問罪，著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尋議，凡坊肆市賣一應小説、淫辭，在内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與督撫轉行所屬文武官弁，嚴查禁絶，將板與書一并盡行銷毀。如仍行造作刻印者，係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一五九　六月乙亥，論領侍衛内大臣等曰：朕想拉藏汗一子前往策妄阿拉布坦處娶親，一子見在青海地方駐劄。在策妄阿喇布坦處娶親之子，策妄阿喇布坦若託辭愛增，留住數年，不令之歸。再如駐劄青海之子，朕復憐愛，留住伊處，總無人矣，豈不孤危？況拉藏汗年近六十，自當爲其身計，伊之人少，土伯特人甚多，而又秉性兇惡，可保常無事乎？拉藏汗將兇惡第巴殺死，朕加褒奬，封爲扶教恭順汗，伊真傾心内嚮，不但朕知之，即各處人亦皆知之。但厄魯特秉性猜疑，又甚疎忽，倘或事出不測，朕雖憐伊，伊雖倚朕，此間地方甚遠，相隔萬里，救之不及，事後徒貽悔耳，即朕亦無法也。朕此想甚屬遠大，伊亦係曉事之人，若不深謀防範，斷乎不可。

丙子，又諭曰：條奏官員，每以墾田積穀爲言，伊等俱不識時務，今人民蕃庶，食衆田寡，山地盡行耕種，此外更有何應墾之田，爲積穀之計耶？

己亥，户部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疏，言增引行鹽原屬裕課便民，查成都所屬犍爲等七州縣竈民，請增水陸鹽引一千一百四十五張，徵税銀七百三十兩有奇，於康熙五十三年爲始徵收。應如所請。從之。

先是，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額爾錦疏參原任都統朱麻喇等冒領庫銀一案，奉旨，朱麻喇等交都察院查審具奏。至是，都察院審奏：原任都統朱麻喇、内閣學士芭格等俱冒領銀兩三百兩以上，應照律擬斬監候。伊等内有世職者，著應襲之人承襲。驍騎校常禄等冒領銀兩未至三百之數，照銀數分别枷責。得旨，朱麻喇等俱依擬應斬監候。餘依議。

七月甲子，户部議覆直隸巡撫趙弘燮疏，言直屬旗人退還田地原有二項，一係退還民人當差納糧、永行停圈者，一係退還民人承種輪租、應圈之時例令圈撥者。滄州旗人退還田地，係奉旨永行停圈之地，今莊頭李必達等具呈内務府，指圈滄州旗人退還地六百餘頃，查此田地，滄州民人耕種當差納糧已久，若聽圈撥，必致失所，請於各屬旗人退還輸租地内均勻撥給。應不准行。尚書趙申喬另議滄州旗人退還地，原係奉旨停圈之地，應如該撫所請，於輸租地内均撥。得旨，著照趙申喬所議行。

《聖祖實録》卷二一六〇　九月戊申，户部議覆江南道御史陳珣疏，言水路設立汛兵，原以稽查匪類，與設立鈔關收税者不同。乃近日借端勒索販糧船隻，甚至攔阻，不許越境興販，商賈殊爲苦累。嗣後，如有犯者，祈將營弁一并嚴加治罪。應如所請，行令各該督撫提鎮嚴行禁止。從之。

辛酉，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疏參左翼副都統赫逐圖强佔優人，嚴刑致死，請遣官詳審，以彰國法。得旨，著兵部尚書殷特布會同該將軍審擬具奏。尋殷特布等審奏，赫逐圖杖斃優人身死是實，赫逐圖應擬絞，解部監候，秋後處決。得旨，赫逐圖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

十月己巳朔，諭和碩誠親王允祉等：北極高度，黄赤距度，於曆法最爲緊要，著於滄寧居後每日測量。尋奏，測得暢春園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九分三十

秒，比京城觀象臺高四分三十秒。黃赤距度比京城高二十三度二十九分三十秒。報聞。

壬申，先是，差往甘肅察勘飢民工部右侍郎常泰等，條奏安插失業窮民六款，上命九卿詳議具奏。至是，九卿遵旨議覆：一，無依窮民，宜加意安插，無致失所，並令該地方官講讀上諭十六條，教以禮義，嚴申保甲，約束百姓。則各有生路，各知自愛。一，荒棄地畝，招民開墾。將荒地查出，置立房屋，每戶一間。無業之民，給與口糧、籽種、牛具，令其開墾，即給與本人，永遠爲業。照例六年後起科。其給房屋口糧等項，於現存庫銀內動用。一，甘屬水利亟宜興行。令地方官相度地勢，有可以開渠引水者，募夫開浚；可以用水車者，雇匠制車；可以穿井造窖者，即行穿造。其應用銀兩，亦於存庫銀內動用。一，牛羊牧畜令民孳生。甘屬不耕種之山場甚多，宜於牧畜牛羊。應令該督撫查明，無業窮民每戶給羊種十隻，每二戶給牛種一隻。俟六年之後，將孳生羊羔十隻，牛犢一隻，交官變價。其買牛羊價值，將存庫銀內撥給。一，督理官員，宜加遴選。安插窮民等事，原係地方官專司。應行該督撫，選才具優長、賢能之員，具題調補。俟歷俸五年，有果能招徠開墾、興行水利、孳畜牛羊、教導百姓者，令督撫保題，照五年俸滿即陞之例，即行陞用。一，倒塌城垣，亟宜修理。於明年春和之時修築，令窮民傭工得以養贍。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六一　十二月丁未，以鑲藍旗蒙古都統公馬爾賽爲領侍衛內大臣。

庚戌，諭户部：【略】這被災二十八州縣衛所，康熙五十四年額徵銀九萬七千八百七十兩零，糧二十三萬九千四十石零，草三百五十三萬七千八十束零，俱著通行蠲免。行文甘肅巡撫實心奉行，務使比屋均沾實惠，用副朕撫恤災黎至意。

丙辰，上巡幸塞外。

甲子，諭諸皇子：允禩因伊母二週年往祭，事畢，理應趨赴行在。乃允禩於朕駐蹕遥亭之次日，以將斃鷹二架，遣太監一名、親隨人一名，來請朕安，言伊在湯泉等候回京，並不請旨，藐視朕躬，朕因憤怒，心悸幾危。允禩係辛者庫賤婦所生，自幼心高陰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見人謀殺二阿哥，舉國皆知。伊殺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將不可册立之允禩放出。數載之内，極其鬱悶。允禩仍望遂其初念，與亂臣賊子等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爲人所保，誰敢爭執，遂自謂可保無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義情形，即將所遣太監馮進朝等，於朕所御帷幄前，令衆環視，逐一夾訊，伊已將黨羽鄂倫岱、阿靈阿盡皆供出。自此朕與允禩，父子之恩絶矣。朕恐後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賴其恩，爲之興兵搆難，逼朕遜位而立允禩者。若果如此，朕惟有含笑而歿已耳。朕深爲憤怒，特諭爾等。衆阿哥俱當念朕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後臨終時，必有將朕身置乾清宫，而爾等執刃爭奪之事也。允禩因不得立爲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黨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屢失人心；允禩則屢結人心，此人之險，實百倍於二阿哥也。

乙丑，上覽允禩奏摺，諭諸皇子曰：朕前命將雅齊布夫妻充發，乃敢違旨，潛匿在京。朕已差官，將雅齊布等正法。此事與二阿哥釋放應正法之得麟相似。豈非藐視朕躬，而爲此舉乎？伊摺内奏稱冤抑，試問伊所謂冤抑者何在？總之，此人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將來必爲雅齊布等報仇也。

丙寅，諭諸皇子：允禩甚是狂妄，竟不自揣伊爲何等人，於復廢二阿哥之時，來朕前密奏云：「我今如何行走，情願卧病不起。」朕云：「爾不過一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語，以此試朕乎？」伊以貝勒，存此越分之想，探試朕躬，妄行陳奏，豈非大奸大邪乎？

十二月甲戌，陞正黄旗滿洲副都統拜音佈爲正紅旗蒙古都統，右翼前鋒統領瑯圖爲正黄旗蒙古都統仍兼前鋒統領，正紅旗護軍統領騰額特爲鑲藍旗蒙古都統，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宗室訥音圖爲正紅旗護軍統領。

康熙五四年（乙未、一七一五）

《聖祖實録》卷二六二　正月甲子，諭大學士九卿等：科場出題，關係緊要。鄉、會經書題目，不拘忌諱，斷不可出熟習常擬之題。朕常講《易》及修定天文、律吕、算法諸書，人人皆知，必以此等書擬題，爾等皆係應點考試之官，雖未派定何人，然斷不可以此諸書出題。表題亦不可出修書賜書等類，不然則人皆可以擬題倖進，實學何由而得？張鵬翮爲主考，所出經書策論題，皆主理學，意義相同，彼雖無情弊，而所取之人甚多僥倖，人殊怨之。趙申喬所取解元，係倩人代作，畏罪逃竄，以致人皆不服。趙申喬亦無言可以自解，然彼不過覩其文章耳，

其中情弊，何由得知？故知出題，乃大有關係之事。再房官亦屬緊要。若房官有弊，主考亦無如之何。今可將一房卷，令不同省房官二人同閱。如一人有情弊，發覺後，二人並坐，則各知畏懼，互相糾察矣。部院司官凡進士舉人出身者，皆例應分房之人，若學問不堪，不識文字，何以衡文取士？伊等宜加考試。再五經中式甚屬無益，十七八歲之幼穉皆能之，不過手敏多寫字耳，殊無實學，著停止。

封阿霸垓台吉德木楚克爲輔國公達爾漢，以隨征三次嚮導効力故也。

二月戊辰朔，奉差江南審事吏部尚書張鵬翮等，疏參江蘇巡撫張伯行揑造無影之事，屢以海中有賊誑奏，請將張伯行暫行革職審理。得旨，張伯行著暫停革職。

己巳，廣西提督張朝午疏參新太營參將王啓雲，擅自領兵與猺人交戰，殊屬輕躁，請勅部議處。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觀王啓雲不惟無罪，且似有功。猺人劫掠村莊，圍繞州署，知州曉諭不解。參將有防守地方之責，若以起釁是懼，設執縛有司，劫奪倉庫，亦坐視不救可乎？猺性凶頑，豈得任其恣行。昔年陝西番人擅過邊界，領兵官理諭不聽，遂領標兵五百人，深入番地剿之，部議照例處分，朕從寬降級留任。今王啓雲情事畧同，議處亦只降級罰俸而已。尋兵部議覆：王啓雲因猺賊猖狂，始行剿殺，非輕躁動兵之例可比，且續經題明傷亡，應無庸議。從之。

辛未，上巡幸畿甸。

癸巳，命户部尚書趙申喬管錢法堂事。

《聖祖實録》卷二六三 四月庚午，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徐陶璋等一百九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卯，甘肅提督師懿德疏報：四月初二日，哈密扎薩克達爾漢白克額敏咨言，厄魯特策妄阿喇布坦遣兵至其北境，侵掠五寨。初三日，又咨言，賊兵於三月二十五日抵哈密城下。臣檄肅州總兵官路振聲領兵先赴哈密，臣俟出廠馬調到，即親身往救。得旨，策妄阿喇布坦遣兵侵掠哈密，肅州總兵官已領兵往救，應再發西安滿洲兵三千、總督標下營兵二千，甘肅提督標下兵亦酌量派出，星急前去救應。再行文青海左翼及喀爾喀扎薩克等，各令防備。著議政大臣會同理藩院大臣速議具奏。議政大臣等隨遵旨議覆：西安滿洲兵令將軍席柱與副都統一員帶領，總督標下兵令副將一員帶領，甘肅提督亦令帶領標下兵，俱於文到三日内啓行。兵馬錢糧，令西安巡撫永泰沿途料理。此三處兵，應派大臣一員前往調遣。選厄魯特巴爾虎大臣侍衛官員等帶至軍前，以備偵探賊踪之用。西寧、嘉峪關兩路，各設驛站，派筆帖式坐臺。西寧、青海等處事務，令侍衛阿齊圖等暫駐西寧料理。青海左翼與哈密相近，貝子阿拉布朱兒與噶斯路相近，西寧及四川松潘俱與青海相近，皆應行文，各令整備。現今甘肅兵丁俱調出口，應調涼州兵一半至甘肅要路防守。再策妄阿喇布坦現侵哈密，未必不至喀爾喀地方，應派大臣一員，前往傳諭喀爾喀并厄魯特王策零旺布、公多爾濟色卜騰、茅海輝特公羅卜藏等，各令預備。得旨，依議。今總兵官路振聲現率標兵前往。路振聲係諳練行間之人，朕所稔知。如策妄阿喇布坦兵少，此兵足以制之；彼若擁衆而來，我兵似覺不足，必須詳加籌畫，相機而行。著速行文提督至爾等所議三處兵，派一大臣總統調度。此兵乃西安將軍所管之兵，將軍親往，不便又令大臣管轄，應派一能辦事大臣與將軍公同商酌而行。著吏部尚書富寧安馳驛前往，派新滿洲侍衛十員前往効力，現派法腦著隨富寧安前去。祁里德原係大臣，著授爲散秩大臣，馳驛前往。推河亦派新滿洲侍衛前往，著將呢牙韓楚、婁徵額派出隨去。厄魯特巴爾虎侍衛官員，亦令挑選帶往。

庚辰，諭議政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作何舉動，雖不得知其實，其到我哈密地方，便不可爲虚。若彼傾國而來，勢有萬餘，我一總兵之力微有不足，不可不預爲周備也。應著右衛兵即刻預備，八旗、察哈爾、厄魯特、巴爾虎兵内挑選千名，發往歸化城。如用右衛兵時，令其一同前往。鄂爾多斯及厄魯特阿寶額駙之兵，亦應令預備，一同前去。著詳議具奏。議政大臣等隨遵旨議覆：右衛兵，應選三千名，令將軍費揚固預備。八旗、察哈爾、厄魯特、巴爾虎之兵，選千名，令總管鏗特、傅爾丹、常濟保阿禮渾管領，速往歸化城。如用右衛之兵，一并遣往。右衛察哈爾兵，給與六月食米錢糧。鄂爾多斯兵派二千名，令王董羅布、貝勒甘珠爾管領。厄魯特貝勒額駙阿寶兵五百名，歸化城土默特兩旗兵一千名，令都統新泰、副都統齊式預備。令將軍費揚固統領兵馬事務，再派大臣一員，與將軍費揚固同行，商議管理。得旨，現有將軍費揚固，且不必派大臣。若嗣後有事，著都統新泰爲將軍參贊。餘依議。

諭議政大臣等：八旗馬匹俱已出廠，著照出廠馬數，令佐領殷實之家並該佐領人公派拴養，照常給發錢糧。目下雖稍覺煩難，後來究竟有益。如有行動，則從此騎馬前去，一到口上，彼處之馬又到，諸凡便益，著詳議。其拴養駱駝之

處，并著詳議具奏。

乙未，諭議政大臣等：軍中糧務，甚屬緊要，前剿噶爾丹時，曾由兩路運米至翁金河乃已經熟識之地，而推河與翁金甚近。又從前兩路所運之米，至回軍時，尚未用完。度今所用錢糧，最多不過三四百萬可以足用。著户部動支正帑運送，軍務乃係大事，著遣司官二員，分往富寧安、祁里德處，令公同商議。策妄阿喇布坦兵已大敗而去，今若三路進兵，或即行進剿，或前逼近彼處，遣使招降，著富寧安與將軍、提督、總兵官，祁里德與喀爾喀汗、王、台吉等，各詳議具奏。喀爾喀汗、王、台吉等，若自度兵力可以進剿固善，或再助以我兵及黑龍江索倫打虎兒兵，更爲妥當。再西安甘肅巡撫處，著將河東鹽課銀四五十萬解往。

五月己酉，甘肅提督師懿德疏言：臣領兵至西吉木地方，據總兵官路振聲報稱，策妄阿喇布坦兵已遠遁，隨行令路振聲暫駐哈密候旨，并徹回涼州官兵，臣亦領兵暫回肅州，續將擒獲之厄魯特解送京師外。今路振聲因哈密地方，無牧馬之處可以駐扎，領兵去哈密一日之程，移駐塔爾那秦地方有水草處。臣思賊雖逃遁，而哈密勢屬孤單，應令路振聲等暫駐塔爾那秦地方候旨遵行。近奉旨，著吏部尚書富寧安、西安將軍、督撫等率領滿洲、緑旗官兵前往救援，臣於五月初一日自肅州往甘州，以備會議軍務。報聞。

戊午，諭議政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無故侵我哈密，今大兵進討，應行文曉諭鄂羅斯邊界地方楚庫拜姓城之頭目，令其加意防守邊界。如有策妄阿喇布坦之人投向爾處，即宜收留。授内閣侍讀品級圖禮琛，從前往圖爾古特時，路經鄂羅斯，熟識彼處頭目，可著前往。

壬戌，奉差江南審事吏部尚書張鵬翮等題參江蘇巡撫張伯行屢奏海中有賊。【略】得旨，張伯行著革職，看守審理。

《東華録》卷二二　是月，命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揆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湯右曾教習庶吉士。

《聖祖實録》卷二六四　六月壬申，命都統圖思海及侍郎艾芳曾、李先復、右通政魏方泰前往湖灘河朔，管理運送軍糧等事。

甲戌，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覽富寧安、席柱所奏，今年進兵取吐魯番等語，若在甘肅等處將馬匹喂養肥壯，於九月間方取吐魯番，則時值冬令，且伊地方太近，不如仍照原議，明年前進爲當。祁里德處信息，亦應等候。再策妄阿喇布坦曾有秋天兵至哈密之語，總兵官路振聲之兵止有一千，力量單弱。西安之兵既在甘肅等處喂養馬匹，著將甘肅提標營兵二千添發路振聲處。

七月甲午朔，諭議政大臣等：近和托輝特公博貝奏請招撫吴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屬厄魯特、杜爾伯特丹津一千户人，若伊等抗拒不服，即行攻取等語，似此動作，以彰聲勢甚是。其間設有不睦，致相仇敵，聞博貝之兵前往，以爲大軍將至，紛紛擾亂，便可得彼真信。雖策妄阿喇布坦兵來救援，地方亦遠，更有阿爾泰嶺之雪攔阻，不能前進矣。又據博貝奏，臣有兵一千五百，度已足用，若聖意以爲尚應添兵，則有根敦扎薩克羅卜藏所屬翁科特兵，扎薩克濟納米達兵，扎薩克台吉阿里雅兵，俱善於攻戰，可以破敵。將此三扎薩克兵添給足矣。著照博貝所請，將三扎薩克兵添給博貝帶領前去，遣人往吴梁海處，以好言招撫，若不歸順，逃入樹林深密處，亦無關緊要，相機行事可也。至杜爾伯特丹津處，應再探其情實，或撫或剿。博貝領兵前往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爾喀直衝前來，即著尾其後以牽制之。杜爾伯特丹津與厄魯特散秩大臣車領爲弟兄，可令車領遣一親信人，寫給書信。爾等將現在所議之事發與博貝，或派章京或筆帖式飛馳發往，并帶車領人同去，即隨博貝兵一齊進發。

議政大臣等議奏，奉旨屯田事令右衛將軍宗室費揚固等確議。今據費揚固等疏言，臣等以屯田事詢喀爾喀土謝圖汗等，據稱蘇勒圖哈拉烏蘇拜達拉克河、明愛察罕格爾庫爾奇勒扎布罕河、察罕搜爾布拉罕口、烏闌古木等處，俱可種地。再臣等所統兵丁，現駐扎察罕托輝扎布罕河特斯河一帶地方，應派善種地之土默特兵一千名，每旗派台吉、塔布囊各一員，前往耕種，遣大臣一員監管。應如所請。再哈密地方亦可耕種，應行文將軍席柱、尚書富寧安，將西吉木布隆吉爾等處勘明具奏。得旨，依議，公傅爾丹情願前往効力，即交伊辦理。再著原任都統宗室愛音圖、護軍統領達尖納、侍郎能泰鐵圖同往。

《聖祖實録》卷二六五　八月辛未，大學士李光地以予假葬親，至行宫謝恩，上親製詩以賜，并敕諸王大臣等各賦詩送之。

壬辰，〔上諭〕：噶斯口路徑甚窄，策妄阿喇布坦斷不由彼行走，今正寒冷之時，著董大成將噶斯口迤内放火燒荒，領兵回赴肅州。

九月己酉，和托輝特公博貝疏報招撫吴梁海，已經歸順。

辛酉，議政大臣等議覆：西安將軍席柱、吏部尚書富寧安疏報，策妄阿喇布

坦屬下特木爾白克木忒等首先投誠，應賞貲袍帽等物，歸併八旗蒙古佐領下爲兵，給與糧餉、產業、妻室。從之。

十月丙寅，又諭曰：各處奏摺所批硃筆諭旨，皆出朕手，無代書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寫字，用左手執筆批旨，斷不假手於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及原奏人知之。若有漏泄，亦係原奏者不密。朕聽政年久，未嘗輕以語人也。

《聖祖實録》卷二六六 十一月甲午，陞福建、浙江總督范時崇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庚子，户部議覆湖南巡撫陳璸條奏請禁加耗一疏。上諭大學士等曰：【略】今覽陳璸條奏，皆伊分内應行事宜，當於力見施行後再行具奏。乃將空言妄陳，殊屬無謂。且督撫膺地方重任，最重者年穀順成，民生樂業。陳璸甫授湖南巡撫，衆災紛紛，此必撫綏安輯未盡其道，上干天和之所致也。疏稱湖南徵收錢糧，每兩加至一錢、二三錢不等，並不指明加徵起自何年。趙申喬昔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其於加耗一事禁止甚嚴，今覽陳璸所奏，豈趙申喬亦未曾禁止耶？陳璸身係撫臣，一切事務不圖躬行實踐，將久經定例禁止之事，故張大其言，沽名條奏，殊玷官方。加耗起自何年何撫，著陳璸即行指參。

辛丑，諭大學士等：張伯行爲巡撫時，每苛刻富民。如富民家堆積米粟，張伯行必勒行賤賣，否則治罪。此事雖窮民一時感激，要非正道，亦祇爲米價翔貴欲自掩飾耳。地方多殷實之家，是最好事。彼家貲皆從貿易積聚，並非爲官貪婪所致，何必刻剥之，以取悦窮民乎？況小民無知，貪得無厭。近聞陝西有方耕種，即挾制州縣報荒者，此等刁風，亦不可長。又賑荒一事，苟非地方官實心奉行，往往生事。蓋聚飢寒之人於一鄉，勢必爭奪。明時流賊亦以散糧而起，此不可不慎也。《書》云：明四目，達四聰。朕於天下事無不洞悉，然知之而即發，亦非大體。總之，爲政以中正誠敬爲本，中正則能公，誠敬則能去私。朕日讀性理諸書，見得道理如此。

癸卯，諭刑部：翰林何焯爲人狂妄，衆所共知。朕欽賜以舉人、進士，伊當終身感激。乃生性不識恩義，將今時文章比之萬曆末年文章，將伊女與允禩撫養，又爲潘耒之子賁緣，罪應正法，但念其稍能記誦，從寬免死，著將伊官銜并進士、舉人革去，在修書處行走。如不悛改，著該管官員即行參奏。

陞福建巡撫覺羅滿保爲福建、浙江總督。

十二月癸亥朔，刑部等衙門議覆：吏部尚書張鵬翮審奏原任江蘇巡撫張伯行將良民張元隆等，以窩藏盜賊，招聚匪類題參，殊屬不合，應將張伯行照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應如所擬。得旨，張伯行著從寬免死。

己巳，陞江寧右翼副都統塔拜爲杭州將軍。

甲申，諭大學士等：倉場侍郎吕履恒爲人甚懦，著調補户部右侍郎。張伯行係革職之員，著授爲總督倉場侍郎，於倉厰工上戴罪効力。

議政大臣等議覆散秩大臣祁里德疏，言明年所運軍糧，若用直隸、山西、山東、河南購買馬騾運送，稍覺勞苦。請於喀爾喀左翼車臣汗衆扎薩克，令協濟駝隻，則運送米石較爲便易。應如所請。令車臣汗等旗分協濟駝隻六千，於青草未發之前，度量自湖灘河朔至扎布罕之中途有水草處，屯扎預備。見今尚書殷特布所買四千駝隻外，再令增買二千。此所買六千駝隻，兩次即可運米二萬石，自湖灘河朔運至中途有水草處，再用喀爾喀之六千駝隻，作兩次運送軍前。其四省馬騾應就近撥八千匹，於明年草生之時，送往甘肅，交尚書富寧安爲兵丁騎載之用。從之。

康熙五五年（丙申、一七一六）

《聖祖實録》卷二六七 正月己酉，諭尚書富寧安、將軍席柱等：朕意徹回噶斯口駐扎之兵，倘策妄阿喇布坦聞知發兵，從噶斯路來襲我兵之後，亦未可定，仍令新滿洲侍衛及厄魯特侍衛等前往偵探。

辛酉，議政大臣等奏：將軍席柱先以兵丁米糧不能接濟具奏，續據尚書富寧安奏稱，將現在運到之六千五百餘石米麥，於冬季給散兵丁，尚有餘剩。但席柱以米糧不能接濟爲辭，既已行文富寧安回文，即以米糧不能接濟，遽爾奏聞，殊屬不合。俟軍務完日，應將席柱查議。現今大兵駐扎巴爾庫爾，與哈密之額敏相近，應令席柱將額敏所有之米糧、牲畜給與兵丁接濟，俟將運到之米償還，牛羊折銀償還。至於糧餉，甚屬緊要，應照富寧安所奏，用山西、陝西小車三千輛，每輛用車夫三名，自嘉峪關至哈密安設十二臺，每臺各分車二百五十輛，令其陸續轉運。此臺應令巡撫綽奇前往安設。至阿爾泰一路軍中，現有預備駱駝、羊隻，喀爾喀地方購買尚屬容易，應行文都統穆賽等，將駱駝三千隻、羊十萬隻陸續出阿濟汛界，送至巴爾庫爾，交付席柱。以羊給兵

丁，作爲口糧，駱駝於運米使用。得旨，依議速行。

二月乙丑，尚書富寧安奏稱：哈密所屬布魯爾圖呼魯克接壤之處，並巴爾庫爾杜爾博爾金地方、哈喇烏蘇及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附近之上浦、下浦等處，俱可耕種，應各令派人耕種，給與口糧、牛種。再兵丁內有願耕種者，亦令耕種，俟收成後，將米數奏聞議敘。至尚書富寧安現駐扎肅州，應將肅州附近之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等處，交與富寧安酌量耕種。圖呼魯克、杜爾博爾金、哈喇烏蘇等處耕種之事，派大臣一員管理。得旨，依議，著副都統蘇爾德前往管理。

丙子，上諭大學士等曰：安南國年例進貢犀角、象牙等物，物既沉重，道復遙遠，運送未免勞苦，非所以柔遠之意。嗣後，著將犀角、象牙免其進貢。

庚寅，户部議覆雲南道御史董之燧疏，言直隸各省内有丁從地起者，其法最善。但愚民每急欲售地，地去而丁存，貽累無窮。嗣後民間買賣地畝，其丁隨地輸課。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二一三　是月，授富寧安爲靖逆將軍，領兵分兩路襲擊策妄阿拉布坦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會同總督額倫特商議料理。

《聖祖實録》卷二六七　三月癸丑，圖爾胡特貝子阿喇布珠爾奏請軍前効力。上諭議政大臣等曰：阿喇布珠爾所居之處，與噶斯口甚近，伊既奏請往軍前効力，著帶領伊屬下兵丁五百名，於青草發時前往噶斯口防守。設有策妄阿喇布坦往來之人，令其擒送。并行令青海台吉達顔貝勒盆蘇克汪扎爾，亦派兵百名協同防守。

《東華録》卷二一三　是月，命靖逆將軍富寧安由巴爾庫爾一路，命公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由阿爾泰一路襲擊準噶爾。

《聖祖實録》卷二六八　閏三月癸亥，諭吏部：湖廣總督額倫特著署理西安將軍事務，併協同川陝總督辦理軍餉。湖廣地方緊要，總督事務著工部右侍郎滿丕前往署理。

兵部議覆原任福建、浙江總督今陞左都御史范時崇疏，言商船出海有在外洋被劫者，與汛地相去甚遠，其兼轄統轄官員請免題參。查外洋被劫者，惟責之分巡、總捕等官，限一年緝獲。限滿不獲，分別議處。但海洋緝賊，較陸地倍難。嗣後，無論内洋、外洋之賊，該管官能獲一半者，免其處分。其各省内外洋名，臣部無憑稽查，應令該督撫造册咨部，以備查核。倘有以内洋失事捏稱外洋者，守汛官及該管官俱照例議處。從之。

庚辰，論議政大臣等：前令西寧駐扎之晏布將軍席柱，可將西寧駐扎之西安滿洲兵選五百名，令侍衛阿齊圖、護軍參領欽第由統往噶斯口形勝之地防守。見在胡必爾汗之事俱已就緒，其四川松潘等處豫備兵丁，著徹回。

壬午，諭大學士等曰：【略】朕凡事但求實濟，不務虚名，即如積貯之事，聞之似善，而行之甚難。從前連歲豐收，朕曾諭地方官令民間節省積貯，但窮民一年所得餬口之外，別有費用，何得餘剩。至於社倉一事，李光地任直隸巡撫時，曾以此爲有益，卒不能行。今太平已久，生齒甚繁，而田土未增，且士商僧道等不耕而食者甚多，或有言開墾者，不知内地實無閒處。今在口外種地度日者甚多，朕意養民之道，亦在相地區處而已。陝西臨洮、鞏昌等地方，雖不可耕種，若於有水草之地，效蒙古牧養，則民儘可度日。而百姓但狃於種地，不能行此。昔年去山東賑濟人員曾云，或有人在牛傍，不知取乳而食，竟坐以待斃。此皆不習之故耳。

《東華録》卷二一三　是月，兵部議覆廣東總兵陳昂疏，言天主一教，設自西洋。今各省（立壇）〔設堂〕，招集匪類，此輩居心叵測，目下廣州城設立教堂，内外布滿，加以同類洋船叢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飭早爲禁絶。查康熙八年，奉旨：「天主教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各省嚴行禁止。」但日久法弛，應再行嚴禁。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六八　五月丙子，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臺灣遠屬海外，民番雜處，南北兩路生番自古聲教未通。今據臺灣鎮道詳報，南北生番四千七百餘口，傾心向化，願同熟番内附。得旨，生番遠居界外，從未投順，今慕義輸誠，請入版籍，著地方官加意撫恤。倘有侵派擾害者，該督撫即行指名題參，從重治罪。

乙酉，以正黄旗滿洲都統孫渣齊爲工部尚書，鑲白旗侍郎荆山爲禮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六九　六月丁酉，陞禮部右侍郎達里圖等處耕種，田苗茂盛，豐收可期。但軍需莫要於糧米，臣復細訪，自嘉峪關至達里圖可墾之地尚多，肅州之北口外金塔寺地方亦可耕種，請於八月間，臣親往遍行踏勘，會同巡撫綽奇招民耕種外，再令甘肅、陝西文武大臣及地方官捐輸耕種，無論官民，有願以己力

耕種者，亦令前往耕種，俟收穫之後，人民漸集，請設立衛所，於邊疆大有裨益。得旨，著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尋議，相應令富寧安會同督撫等同往踏勘，詳議具奏。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踏勘墾種地方及設立衛所之事，令富寧安會同督撫踏勘之議，不合。富寧安係駐扎肅州管理軍務之人，不宜派往。著巡撫綽奇將可以墾種地方前往勘明，會同富寧安確議具奏。

八月壬辰，先是，上諭議政大臣等：富寧安處需用馬匹，可將八旗添設之馬及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喂養之馬酌量撥給，著議奏。至是，議四省之馬前後已將一萬四千八百匹撥送尚書富寧安處，至八旗添設之馬，應停其撥送。從之。

乙卯，吏部遵旨察議，原任奉天府府尹今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董弘毅將承德等九州縣應徵米豆題請改徵銀兩，以致存倉米豆缺乏，董弘毅應降三級調用。從之。

九月庚午，陞山東巡撫蔣陳錫爲雲南、貴州總督。

《聖祖實録》卷二七〇 十月戊子，陞白都納副都統托留爲黑龍江將軍。

壬辰，陞廣東、廣西總督趙弘燮爲兵部尚書。

癸巳，諭户部：【略】策妄阿喇布坦前曾頻行請安，遣使來往，近忽狂悖，侵擾哈密。哈密已經編置佐領，即與内地無異。若不遣發師旅，置之不問，斷乎不可，故特徵兵備邊，一切飛芻輓粟，悉支正項，毫無累及閭閻。然而行軍置驛及諸凡輓運，皆由邊境，今歲山、陝二省雖年歲豐收，喜登大有，但邊民効力轉輸，在所宜恤，兹特大沛恩膏，將山西屬前衛、右衛、大同、懷仁、馬邑、朔州、保德等州縣衛，陝西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吴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嚮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寧、平涼、固原、鎮戎、西安、慶陽、阜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等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六年額徵銀八萬六千一百兩零，糧、米、豆、穀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五石零，草二百七十六萬五千九百束零，通行蠲免。並將從前積年逋欠，亦悉與蠲除。

丁酉，議政大臣等議覆吏部尚書富寧安疏，言巡撫綽奇前往勘閱肅州迤北地方，可以開墾之處甚多，酌量河水灌溉。金塔寺地方，可種二百石籽種。自嘉峪關至西吉木地方，可種一百三十石籽種。達里圖地方，可種一千一百餘石籽種。方成子等處地方，可種五百餘石籽種。臣查今歲西吉木、達里圖、布隆吉爾係沙土之地，明年應停其耕種。至西吉木、達里圖及金塔寺等處地方，請動正項錢糧，派官招民耕種。應如所請。從之。

戊戌，陞廣東巡撫楊琳爲廣東、廣西總督，山東布政使李成龍爲安徽巡撫。調正紅旗蒙古都統宗室巴賚爲正黄旗滿洲都統，陞鑲藍旗蒙古副都統胡錫圖爲正紅旗護軍統領。

丙午，侍衛阿齊圖疏報：策妄阿喇布坦賊徒，來馬廠偷盜馬匹，官兵擊敗，賊徒遁去。臣隨遣官兵會同駐扎噶順汛界之護軍參領欽第由，追緝蹤跡，始知賊由山後過沙喇，於欲來盜馬之時，先執青海台吉羅卜臧丹濟布而去。報聞。

丁未，諭議政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賦性狡詐，知我兵在巴爾、庫爾阿爾泰等處，防守嚴密，若探聽噶斯口兵勢單弱，由噶斯口來犯、侵擾青海，亦未可定，不可不預爲防備。朕意派西安滿洲兵及督標兵二千名，著護理西安將軍印務總督額倫特帶往西寧預備。如策妄阿喇布坦由噶斯口來犯，著西寧預備之兵與青海左翼台吉等會合，提督康泰帶領四川之兵與右翼台吉等會合，兩路協守，策妄阿喇布坦斷不敢來犯。倘由嘉峪關外及布隆吉爾等處，以彼微弱之卒，驚我大兵之後，亦未可定。著行文富寧安，令選兵一千名，預爲防備。朕意以爲策妄阿喇布坦知祁里德之兵，今值冬季雨雪之時，決不前進，或由公博貝之後以微弱之卒，潛來驚擾，亦未可定。著行文曉諭爾等，速議具奏。尋議，欽遵上諭，各行預備外，應行令西寧總兵官王以謙撥派西寧緑旗兵二千名預備，王以謙非諳練軍務之人，應拿固原提督潘育龍將伊標下副將、參將等官員内有彼素知熟練軍旅者，派出數員，遣往西寧，聽尚書富寧安、侍衛阿齊圖調遣。至主事巴特麻熟練青海之事，令與提督康泰一同協理事務。再西寧駐扎之郎中長受亦熟練青海之事，令與總督額倫特會同商議，不時偵探。倘有調遣之處，將員勒盆蘇克、汪扎爾等兵，酌量調遣。護軍參領欽第由已經進追賊徒，若請接續之兵，令阿齊圖等即調遣西寧預備之兵前進。從之。

《東華録》卷二三 是月，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拉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卜等領兵三千來西藏，拉藏汗整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凍餒疲極。」上命内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駐兵青海形勝之地，松潘兵亦駐形勝地，以便哨探，有事彼此相助，並移文富寧安等知悉。

《聖祖實録》卷二七〇 十一月辛酉，諭議政大臣等：朕綜理軍務年久，經歷甚多，且曾親統大兵安定邊塞。衆議欲於明歲進兵，又慮路遠，糧米難運，其

見不可謂非，但大兵進勦，策妄阿喇布坦勢不能當，必致逃避。明年著暫停進兵，加意耕種，將糧餉馬匹預備整齊，後年再行進兵。其盛京、寧古塔兵丁，照舊發往。京城之兵，著暫停止。策妄阿喇布坦詞雖卑遜，竟遣人盜我噶斯口兵丁之馬，我兵豈可坐守，著將孔格扎布罕兵內揀選精騎，作兩路襲擊。此襲擊之兵，遇可擊之處即行襲擊，可取巴爾庫爾兵內揀選精騎，由阿爾泰作三四路襲擊；則取，應退則退，相機而行。襲擊後，仍回駐兵處。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必然震動。其餘黨或有變端，以致逃亡，亦未可定。我兵如此一舉，其道路地勢皆可悉知。將此詢滿漢大臣，若仍欲明歲進勦，爾等將原議具奏。尋議，明年應暫停進勦，令孔格札布罕之兵移近汛界駐扎，加意耕種。然我兵與其坐守，不如兩路派兵襲擊。至所派兵丁數目、由何路襲擊及派領兵官員，應令軍中大臣酌議奏聞。從之。

乙丑，以原任領侍衛內大臣公傅爾丹爲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鑲白旗漢軍都統額爾錦爲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

丁卯，調正黃旗蒙古都統瑯圖爲鑲藍旗滿洲都統兼前鋒統領，以散秩大臣奇爲鑲白旗漢軍都統，陞鑲紅旗護軍統領，調鑲白旗蒙古都統和禮爲正白旗滿洲都統。伯四格爲鑲紅旗護軍統領，調鑲白旗蒙古都統和禮爲正白旗滿洲都統。

甲申，陞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阿爾圖爲鑲白旗蒙古都統，以一等侯馬三奇爲鑲白旗護軍統領四格爲正黃旗蒙古都統，鑲紅旗副都統杭奇爲鑲藍旗護軍統領。

十二月丙午，諭侍衛郎泰等曰：【略】遣兵襲擊之處，爾等與富寧安彼處大臣及公傅爾丹并厄魯特、喀爾喀王、貝勒、貝子、公等會同詳議具奏。至厄魯特等甚屬狡詐，指稱投誠，或潛來侵犯，亦未可定，此處應加意防範。如果實心率衆來投，將彼爲首之人解送來京，其餘令在克魯倫河地方遊牧，交與左翼喀爾喀扎薩克等酌量安插。所遣襲擊兵丁，將擒獲賊犯釋放一二人，告彼云，「汝輩盜竊我中國馬匹，所以邊上駐扎之兵，並未候旨即行追勦前進。今朝廷深憫汝輩，降旨不許肆行殺戮，因此各回汛界」。再傳諭公博貝、此處正伊効力之所，著益加勤慎。厄魯特、喀爾喀公內亦有身材壯健者，著將和托輝特等處兵派出，一同前往襲擊。如此，則策妄阿喇布坦情形自然顯露矣。然軍機事務臨期酌量，難以預揣，惟在領兵大臣善爲籌度耳。爾等會同定議後，速行奏聞。

壬子，諭户部：【略】著將順天、永平兩府，大興、宛平、通州、三河、密雲、薊州、遵化、順義、懷柔、昌平、寶坻、平谷、豐潤、玉田、良鄉、涿州、武清、永清、香河、霸州、大城、文安、固安、東安、房山、保定、延慶、梁城、盧龍、遷安、樂亭、灤州、撫寧、昌黎、山海等州縣衛所康熙五十六年地丁銀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三十六兩零，米、豆、高粱二萬一千六百四十六石零，草九萬四千九百五十束零，俱通行蠲免。所有歷年積欠銀九萬三百九十六兩零，米、豆、高粱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五石零，草八萬四千四百七十束零，亦並與豁除。

康熙五六年（丁酉、一七一七）

《聖祖實録》卷二七一　正月壬申，諭議政大臣等：據青海多羅貝勒達顏奏稱，噶斯路兵勢單弱，應添兵駐劄。所奏甚是，添兵之處，爾等議奏。尋議，噶斯路駐劄兵止一千名，似覺稍弱，應將西安兵二千名及西寧鎮標兵一千名添派噶斯路駐劄。此四千兵，應分爲兩班，更換行走。換班時，令兵丁各帶口糧，以省挽運之費。其一切駐劄設哨及分兵防守之處，應令領兵侍衛阿齊圖詳議具奏。得旨，依議，噶斯路軍前現今止阿齊圖一人，著侍衛霍善前往阿齊圖處，一切軍務公同商酌而行。再著石匣副將趙坤、河間副將卜應奎，前往管領換班緑旗兵丁。

庚辰，兵部等衛門遵旨，會同陛見來京之廣東將軍管源忠，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廣東、廣西總督楊琳議覆：凡商船照舊東洋貿易外，其南洋呂宋、噶囉吧等處，不許商船前往貿易，於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各營巡查。違禁者，嚴拏治罪。其外國夾板船照舊准來貿易，令地方文武官嚴加防範。嗣後，洋船初造時報明海關監督，地方官親驗印烙，取船户甘結，并將船隻丈尺、客商姓名、貨物往某處貿易，填給船單，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單嚴查，按月册報督撫存案。每日各人准帶食米一升，并餘米一升，以防風阻。如有越額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至於小船偷載米糧、剥運大船者，嚴拏治罪。如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賣船之人，皆立斬。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同去之人，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如遇私賣船隻，多帶米糧、偷越禁地等事，隱匿不報，從重治罪。并行文山東、江南、浙江將軍、督撫、提鎮，各嚴行禁止。從之。

壬午，陞浙江巡撫徐元夢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二月壬寅，兵部議覆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疏，言臺灣地方，人民日盛，臣與

督臣酌議，每歲臺灣、澎湖兩協副將輪委一員爲總巡，兩協遊擊分巡本汛洋面，聽副將調度。均於二月初一日起至九月終止，期滿徹回。其各營分巡官兵船隻，照例四個月更換，以均勞逸。應如所請。從之。

癸丑，兵部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疏，言越巂衛阿羊巖、加巴貫子等擾害地方，殺死官員，臣親調漢土官兵，於十一月初八日抵越巂，差員曉諭，仍前抗違，臣即撥將弁堵截，自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攻克巴沽白石巖寨，殺傷賊蠻數百，加巴貫子遠竄，臣於二十八日徹兵回省。查加巴貫子等二逆，應令該撫速行設法擒獲奏報。從之。

三月庚申，吏部尚書富寧安疏報：巴爾庫爾一路兵，揀選八千五百名，分爲兩路，前往襲擊策妄阿喇布坦邊界烏魯木齊、吐魯番等處。得旨，軍務關係緊要，著將尚書富寧安授爲將軍，給與印信。其署理西安將軍事務總督額倫特，現在西寧駐扎，彼處事件無多，著額倫特前往駐兵之處，與富寧安會同商議料理。總兵官王以謙，係旗人，曾歷任西安副都統，彼處又有郎中長受，將駐扎西寧之西安滿洲兵、綠旗兵，令王以謙、長受管轄。肅州地方，甚屬緊要。延綏總兵官李耀停其前往穆賽等處，令將伊所帶之兵，前赴肅州駐扎看守。令既遣兵前往襲擊策妄阿喇布坦之汛界地方，其留後接應及緊要形勢之地，安營看守，接運糧餉等事，關係重大。富寧安、額倫特二人內，著一人帶領襲擊之兵前去，留一人料理事務。若吐魯番地方可取則取，將伊處米石充作口糧食用，遂以彼力協同看守，倘力稍單弱，有由厄倫哈畢爾漢一路所進五千之兵，即將此兵酌量調往，併力看守。過冬之時，運送米糧，牧放馬匹及防敵人之潛劫襲後等處，務須詳加籌畫。看守吐魯番之兵，不可徹回。別路襲擊之兵，作何張大軍勢，著兩路大臣公同確議。在於要緊適中之處，暫行駐扎。若易取而難守，則仍照前議令其襲擊而回。烏魯木齊、布婁兒、布喇罕、厄輪哈畢爾漢四路之兵，亦令襲擊而回。此等軍務，萬里之外不便請旨遵行，此處亦難遥度指示，令軍中大臣等酌量詳議，作速遣人知會阿爾泰路之大臣等，互相約定日期，相機而行。著議政大臣、都統、滿漢大臣等各抒己見，詳議具奏。

戊寅，議政大臣等議：尚書富寧安進兵之處，如吐魯番易於攻取看守，即令其攻取，若有難於攻取看守之處，仍照前諭襲擊而回。得旨，依議。軍前革職效力之人甚多，伊等俱係小人，如僞造浮言，搖動衆心，應加嚴禁。總兵官李耀帶領駐扎肅州之兵，令富寧安酌量調遣。巴爾庫爾一路，授富寧安爲將軍，給與靖逆將軍印。阿爾泰一路，授公傅爾丹爲將軍，給與振武將軍印。祁里德授爲協理將軍。令都統穆賽率阿爾泰兵三千，出汛界，於三路要緊適中地方，以備應援。其襲擊之兵，兩路應互相約會，路遠者先行，路近者接續起程，俱於七月前進兵，乘秋季而回，馬匹方可過冬。著郎泰、滿泰、克什圖、保住等將朕旨傳示兩路將軍。

《聖祖實録》卷二七二　四月丁亥，福建巡撫陳璸題：惠安縣知縣田廣運等十二員，徵收錢糧有方，居官聲名俱好，懇聖恩破格鼓舞，於吏治民生大有裨益。上諭大學士等曰：此奏甚善，徵收錢糧惟少加火耗，百姓易於輸納。從前馬齊任山西巡撫、張鵬翮任浙江巡撫時，錢糧亦清楚。外省總督、巡撫居官好，少加火耗，錢糧斷不至缺欠也。田廣運等，俱著該部議叙。

乙未，諭大學士、九卿、倉場總督等曰：邇年以來，通倉積米甚多，著分運直隸各府州縣存貯預備，於民甚有裨益。每府或貯萬石，每州縣或貯數千石。附近通州河道者交與倉場總督等運送，其餘府州縣所運米石速行文直隸總督，派地方官乘未雨之先輓運。值此青黄不接之時，於各府州縣平糶，亦大有益於百姓。其江南、浙江，如有應行截留漕糧若干之處，爾等一并速議具奏。又諭曰：陰晴雨雪，地方時候各有不同。如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從未以旱澇報荒。朕御極以來，每年北地之雪，不過三四寸許，從未見有盈尺者。昔年南巡，在浙江曾見有尺許之雪，此外從未之有也。朕每讀書，至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二語，不能無疑，所謂雨暘時若是矣，若雨竟不能破塊可乎？點綴文章，無所不可；如講到實際，不能無議也。即如東南西北之風，朕細加體驗，俱帶偏旁，下雨亦有時候，每月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等日，朕留心占驗，往往有雨。惟京師雨澤，每年至四月，或署愆期耳。

庚子，上諭九卿、詹事、科道等曰：現在倉廒陳米甚多，此時尚屬可用，若再日久，必致浥爛。著於八旗放米之時，除應領正數外，將此陳米酌量每石加給，或一斗或五升，兩年間可以全完。如此，不但陳米可清，而官兵亦有裨益矣。又諭曰：目下雨澤愆期，今早雖得小雨，未能霑足，但從來月望時雨極難得。昨十二、十三等日，朕固知未必有雨。嗣後十八、二十、二十二等日，或可望其大霈也。今歲少雨處甚多，聞江南大麥收有十分，小麥猶望雨。山東巡撫未曾奏報得雨，想亦未霑足。昨河南巡撫有摺云，今歲雨澤頗調，窪地有十分收成，朕心

差慰。又諭曰：天時地氣，亦有轉移。朕記康熙十年以前，四月初八日已有新麥。前幸江南時，三月十八日亦有新麥薦食。今四月中旬，麥尚未收。又黑龍江地方，從前冰凍有厚至八尺者，今却和煖，不似從前。又聞福建地方向來無雪，自本朝大兵到彼，然後有雪。雲南、貴州、廣東、廣西舊有瘴氣，從前將軍賴塔進征雲南，留八百人在廣西，俱爲瘴氣所傷。今聞雲南惟元江微有瘴氣，餘俱清和，與內地無異矣。

五月癸酉，諭將軍傅爾丹等：吳梁海與禽獸等耳，有無總無關係。見今掃滅策妄阿喇布坦之事，乃屬緊要。若大處不理，止將吳梁海收取遷移，以爲緊要，一經舉動之日，向何地驅逐耶？策妄阿喇布坦若一搖動，吳梁海自俱爲我有。凡謀大事者，應將小處暫置。見今羅卜臧達席之信，亦尚未來也。

六月乙未，都察院遵旨察議，祈雨事關民生，甚屬緊要。今五月初三日亥時下雨，至初四日寅時止，禮部遲至未時具奏。報雨乃禮部之專責，俟欽天監知會後始行具奏，殊屬溺職。應將尚書殷特布、陳詵、侍郎薩哈布、王思軾、羅瞻等革職。得旨，殷特布著革職，陳詵、薩哈布、王思軾、羅瞻著革職留任。

《聖祖實録》卷二七三　七月辛酉，刑部等衙門會議，江西巡撫佟國勳、四川巡撫年羹堯不將逃人孟光祖查拏奏聞，反接受物件，答拜餽送禮物，應將佟國勳、年羹堯俱革職。得旨，佟國勳著革職，年羹堯著從寬革職，留任効力。

己卯，諭大學士等曰：前河南巡撫張聖佐奏摺內，止稱宜陽縣賊亢珽等拒捕搶奪，派出官兵攻破神后寨，殺賊數十，生擒二十二人；閿鄉縣賊尹喬、王更一等，令知府李廷臣領兵往拏等語，所奏殊未明晰。頃報奏來價摺內，閿鄉縣賊拏獲與否，亦未申奏。看來張聖佐無能。宜陽、閿鄉、澠池等縣，與懷慶府甚近，不過三百餘里，皆朕所經歷，此間並無峻山，不可攻戰之處。河北總兵官馮君洗並未將賊情奏聞。此案朕留心久矣，朕交山西巡撫蘇克濟、總兵官金國正從實訪問。今蘇克濟奏稱，賊王更一等拏獲，亢珽仍未拏獲。此盜案根源，因宜陽縣丁憂知縣指稱軍需科派，豫徵明歲錢糧，又以道官瘦馬分給勒養情由激變，亢珽等將知縣拏去，官兵往戰，攻破賊寨，始將知縣取回。擒賊兵丁貽累於民，又將村房放火，此皆原任巡撫李錫任內之事。聞賊亢珽等言，皇上因李錫居官甚劣，已取進京，若李錫伏誅，我等情願引頸受刑。李錫居官固屬不堪，但此賊不盡拏獲，斷乎不可。著刑部尚書張廷樞、內閣學士勒什布乘驛急往，嚴加查獲詳審，一面於彼處正法，一面奏聞。

辛巳，河南巡撫張聖佐疏報，賊徒王更一等往審此事，將本帶去，前蘇克濟奏摺內事，爾已聞之。到彼處，將賊潛住地方，與河北總兵官馮君洗住處相近，伊爲何並不奏聞，又不將賊藏即行拏獲之處察問。此事起端緣由，如何漸致滋蔓，於何處行掠，於何處潛藏，及放火殺傷民命等情，盡行詳察。指稱軍需科派，豫徵來年錢糧之知縣，若果情實，即行拏問。丁憂知縣被賊拏去，伊等爲何隱瞞不奏，被賊拏去今復得回之知縣現在何處，須一並詳察。爾等到時，此賊悉行拏獲則已，若仍拒捕逃避，爾等即領兵追拏。

八月壬午朔，〔議政大臣等〕議覆：應令署理將軍總督額倫特速往西寧料理軍務糧餉。西寧總兵官王以謙、侍讀學士查禮渾等，在松潘豫備。提督康泰、主事巴特麻等，時密遣人往青海地方偵探信息，若得實信，一面速行奏聞，一面彼此知會，各相機而行。駐扎噶斯之侍衛阿齊圖、霍善等，加意固防，探其蹤跡。從之。

丁未，議政大臣等議覆西寧駐扎侍讀學士查禮渾等疏報，據西邊拉藏汗咨文云，策妄阿喇布坦遣兵於七月初四日掠其納克禪邊內波木寶一部人衆，且言又令策零敦多卜領兵萬人前來征取拉藏等語。我兵不可不豫爲防備，應令松潘、西寧兵丁出口安營。得旨，依議。但地方遼遠，俟信息到時，始行調兵，恐或不及，可派荆州滿洲兵二千名發往成都，派太原滿洲兵五百名發往西安。

《聖祖實録》卷二七四　九月癸酉，奉差河南審事刑部尚書張廷樞等疏言：審據河南府知府李廷臣供，去年河南府屬十四處，每地一畝派銀四釐，係原任巡撫李錫傳八府知府面諭照派。又李錫發河南府瘦馬二百九十七匹，每匹交銀十二兩；糧驛道戴錦轉發馬八十四匹，每匹交銀十二兩五錢。除提問布政使張伯琮、糧驛道戴錦外，請敕吏部，問取李錫確供發臣，以便與張伯琮等所供核對定議。得旨，李錫著革職，速行發往質對。

十月乙巳，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疏報：策妄阿喇布坦屬下策零敦多布等，領兵三千來西藏，欲滅拉藏汗。拉藏整兵迎敵，交戰數次，兩無勝負。策零敦多布等之兵，自遠路衝雪前來，士卒凍餒，馬駝倒斃，沿途食人犬，俱徒步而行。三千兵內厄魯特之兵少，吳梁海之兵多，到者只二千五百，其餘五百兵丁，皆疲極不能同到。疏入。上諭議政大臣等曰：西藏之地，達賴喇嘛所蓄糧餉頗多，器械亦稱，且西藏人衆守法。今策妄阿喇布坦無故欲毀教占藏，衆人豈肯容伊。且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極，除陣亡病死外，未必滿二千，又安能取得拉藏城池。但策零敦多布等自分攻取則兵力不支，徹兵而回亦無生路。或因情急，

恣行侵掠，亦未可定，不可不加意防備。爾等其確議具奏。尋議，著青海台吉等速行領兵前往，令內大臣公策旺諾爾布、將軍額倫特、侍衛阿齊圖等，統兵駐扎青海形勝之地。松潘之兵，亦令駐扎形勝之地，以便哨探。萬一有事，彼此相助，相機而行。并速行文，著將軍富寧安等知悉。從之。

丁未，以鎮國公吞珠爲禮部尚書。陞內閣學士蔡升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輔國公塞勒爲鑲白旗滿洲都統，陞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法喇爲鑲白旗蒙古都統，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宗室色亨圖爲正藍旗護軍統領，正紅旗護軍統領胡錫圖爲鑲紅旗蒙古都統，鑲藍旗滿洲副都統楊都爲正紅旗護軍統領。

庚戌，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朕於各省錢糧，分年蠲免，無不周徧。今年各處豐收，亦無可免。止有帶徵一項，或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久不清結，通計各省帶徵亦不過二三百萬，爾等會同户部，將項款查明具奏，可免則免之。但蠲免之事，恩出自上則可，前趙申喬欲以己意行之，可乎？

《聖祖實録》卷二七五　十一月己未，河南巡撫張聖佐疏報：蘭陽縣奸民李雪臣子李興邦，在生員李山義家，以白蓮教爲名，聚徒惑衆，今已拏獲。得旨，交審事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嚴審定擬具奏。

丙子，諭大學士等曰：凡外吏居官雖清廉，然地方些微火耗，其勢不能不取。即如大學士蕭永藻之清廉，中外皆知，前任廣東、廣西巡撫時，果一塵不染乎？假令蕭永藻自謂清官，亦效人布衣蔬食，朕亦將薄其爲人矣。

諭户部：【略】今將直隸、安徽、江蘇、浙江、江西、湖廣、西安、甘肅等八處帶徵地丁屯衛銀二百三十九萬八千三百八十兩有奇，概免徵收，其漕項雖例不准免，亦著破格施恩，將安徽、江蘇所屬帶徵漕項銀四十九萬五千一百九十餘兩，米、麥、豆一百十四萬六千六百一十餘石内，免徵各半。

《聖祖實録》卷二七六　十二月丙戌，酉刻，皇太后崩於寧壽宮。

康熙五七年（戊戌、一七一八）

《聖祖實録》卷二七七　正月乙卯，兵部議覆原任貴州巡撫劉蔭樞疏，言定番州屬大華司土官狄守亨，因挾仇射死麻嚮司土官得君佐，已經題參革職，但狄守亨之子狄世雄仍習兇頑，難以約束部苗，別無應襲之人，請將大華司土官永行裁革，地方錢糧歸併定番州管轄。應如所請。從之。

己巳，翰林院檢討朱天保奏請復立允礽爲皇太子。上御行宮正門，召朱天保問曰：「爾奏摺内云，二阿哥仁孝，爾何由而知？」朱天保供云：「臣父朱都納語及，故得聞之。」上問曰：「爾父行走之時，二阿哥尚無疾病，其學問、弓馬及一切技能皆有可觀，後得瘋疾，病發時，即諸事不省，舉動乖張，曾背立朕前辱罵徐元夢。即伊伯父及伯叔之子等，往往以不可道之言肆詈，此非瘋疾所致乎？爾知之否耶？」朱天保供云：「臣實不知，冒昧陳奏，理應萬死。」

上諭大臣等：將朱都納、戴保鎖拏，并朱天保，俱交與皇子、大臣等嚴審。

庚午，上召入，諭之曰：【略】前允礽爲皇太子時，一切禮儀皆索額圖所定，服用儀仗等物，踰越禮制，竟與朕所用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亂，皆索額圖導之也。自二阿哥近侍人員，以至内監，言及索額圖、常泰，無不切齒。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名不正則言不順，今於未立皇太子之前，當預將禮儀議定。但蠲免爾等會同，將《明代會典》及漢、唐、宋以來典禮查核詳議具奏。

壬申，上御行宮正門。召齊世諭曰：齊世秉性不肯安静，有似獼猴，二阿哥甚惡之，呼爲獼猴都統。朕以爲與獵犬相似，道旁鶉起則逐鶉，蛙出則逐蛙，人所射之野獸反不逐也。凡人有過，皆悔悟思改。若齊世怙非遂過，到老不知改悔，每一蹙額，即謀欲陷人。至於騎射材力，全無寸長。屢次出兵，並不向前効力。及犯事之處，未有無其名者。二阿哥攀水寫書之事，亦有其名，朕皆寬宥，給以都統職銜。朕施恩如此，伊當守分，安静度日。乃今朱都納之事，又有其名，豈非奸詭特甚乎？今試問爾，爾族中佐領員缺，如何將增壽之名删去，但將爾名進呈。增壽係爾兄之子，襲公爵者，伊名如何可删？爾以身爲都統，只將爾名進呈，載入檔案，傳至後日，便與增壽子孫無涉，爾之籌算竟及數世以後，奸詭如此，朕斷不使爾得遂其志，究將增壽之名列於爾前？爾之奸計何益？齊世語塞，不能對，但云「臣心地不堪之處，皆皇上洞照，有何辨處」。

乙亥，議政大臣等議覆總督額倫特等疏報，據拉藏使人胡喇奇云，從前與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交戰，曾斬獲伊衆二百餘人。策零敦多卜及準噶爾等，因不服水土，徧身浮腫。今拉藏現在布達拉地方固守，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俱同在一處，令我齎疏，往奏聖主。

二月丁亥，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楊琳疏，言據原任碣石總兵官陳昂條奏，臣詳察海上日本、暹羅、廣南、噶囉吧、呂宋諸國形勢，東海惟日本爲大，其次則琉球。西則暹羅爲最。東南番族最多，如文萊等數十國，盡皆小邦。惟噶囉

吧、呂宋最强，噶囉吧爲紅毛市泊之所。而紅毛一種，奸究莫測。其中有英圭黎、干絲蠟、和蘭西、荷蘭大小西洋各國，名目雖殊，氣類則一。惟有和蘭西一族，兇狠異常。且澳門一種，是其同派，熟悉廣省情形。請敕督撫關差諸臣，設法防備。或於未入港之先，查取其火礮，方許進口。或另設一所，關東彝人。每年不許多船並集，祇許輪流貿易。臣查外國彝商利與中國貿易，而彝商慣服有素，數十年來沿習相安，應聽其照常貿易。將該鎮所請查取火礮，另設一所關東。輪流貿易之處，無庸議。請於彝船一到之時，令沿海文武官弁晝夜防衛，使其慴服，無致失所。至於西洋人立堂設教，仍照康熙五十六年九卿原議禁止，再行嚴飭，均應如所請。得旨，依議，西洋人之處，著俟數年，候旨再行禁止。

庚寅，議政大臣等議覆：【略】查拉藏係顧實汗後裔，維持黃教，今懇求救援，應令西寧、松潘、打箭爐、噶斯等處各預備兵馬，并土司楊如松屬下兵丁一同前往。現今青海王、台吉等派兵六千，在正月初十日起程，但非有滿洲兵丁不可，應令侍衛色楞、侍讀學士查禮渾在西寧滿洲兵內選二百名，緑旗兵內選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帶至青海地方，會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其青海王台吉等發兵去後，伊等家口無人看守，應行文公策旺諾爾布、總督額倫特與青海王台吉等妥議，於屯兵形勝之處用心守護。從之。

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楊琳疏，言粵東沿海地方，東連福建，西達交趾，南面一路汪洋，諸番羅列，素稱險要，請於通省沿海泊船上岸之處，據高臨險，相地制宜，修築礮臺城垣，添設汛地，建造營房，分撥官兵，以靖海洋。應如所請。從之。

壬辰，議政大臣等議覆：振武將軍公傅爾丹等奏請兩路大兵進剿之處。得旨，爾等議欲兩路進剿，但聞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等前往西藏之時，曾有令伊等翦滅拉藏，即在藏駐扎，彼復身至西藏，再攻取危藏巴爾喀木之人等語，雖其虛實未可懸定，而傳聞拉藏有陣亡之信。若策妄阿喇布坦果帶妻子前往西藏而去，我國兩路大軍即至伊里地方，恐屬徒然。朕意今即令色楞統率軍兵征剿西藏，稍俟此軍消息，本年暫停進剿。此皆有關軍機糧餉，爾等再議具奏。

戊戌，兵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楊琳疏，言澳門彝船往南洋貿易，及內地商船往安南貿易，臣面奏請旨，不在禁例。應如所請。仍行該督嚴飭地方文武巡查，如有澳門彝人夾帶中國之人并內地商人，偷往別國貿易者，查出照例治罪。從之。

壬寅，户部議覆湖廣巡撫劉殿衡疏，言沔陽衛屯田實係水淹窪地，歲輸屯餉，又輓漕運，兩差難以兼辦。請照清浪衛減則之例科糧，以舒軍困。應如所請。從之。

陞福建臺灣總兵官姚堂爲廣東提督。

《東華録》卷二三　是月，大學士等以議處朱都納等一案請旨。上諭曰：朱天保希圖僥幸，違旨妄奏，又首將伊父供出，不忠不孝極矣，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納、常賚免死，妻子入官，餘議罪有差。

《聖祖實録》卷二七八　三月癸丑，工部議覆河道總督趙世顯疏，言中河劉老澗舊有減水壩一座，今盡行倒卸，請遵循舊式，建造減水漲，置板啓閉，以保隄工。應如所請。從之。

丙寅，陞歸化城副都統顏壽爲右衛將軍，正黄旗漢軍副都統黄秉鉞爲福州將軍。

乙亥，議政大臣等議覆振武將軍傅爾丹疏，言奉旨今年大兵暫停進剿，姑俟色楞信息。但今進剿軍兵俱各齊備，與其閒住，請仍照去年前往襲擊，以驚擾賊界，振揚軍威。今選滿洲、蒙古、漢兵九千，喀爾喀兵三千，共一萬二千。臣與祁里德各領兵六千，分作兩路，裹帶五月口糧，於五月内起程。其餘剩兵丁，留都統穆賽、副都統羅察管轄，令於汛界形勝之處駐扎防範。又據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去年七月，臣等自巴爾庫爾領兵至烏魯木齊地方，蚊蟲甚多，時令亦熱。訊問就獲之厄魯特等訴稱，夏日達什等衆，見寒涼之處，於遮爾集斯地方遊牧居處，至收穫之時，仍回烏魯木齊過冬。請將本年襲擊之兵，照去年准備計值達什回時前往襲擊。臣帶領軍兵七千，裹帶四十日口糧，於閏八月起程，除烏蘭烏蘇集拉麻泰等處，留兵三千駐扎外，其四千軍兵減輕什物，晝夜趲行，至烏魯木齊等處，襲取賊境人畜，鈐束而回。查兩路軍兵襲擊，實揚我軍威，使賊界震慴，自應約定日期，以便彼此應援。今起程之期不符，口糧之數各異，應行文兩路將軍等，速行商榷定議而行。從之。

丁丑，命浙江南新、北新兩關税務，交杭州府捕盜同知管理，從撫臣朱軾請也。

戊寅，工部議覆浙江巡撫朱軾疏，言海寧縣海塘俱屬浮沙，塘脚空虛，請用木櫃之法，以木爲櫃，横貼塘底，實以碎石，以固塘根。又用大石高築塘身，附塘

另築坦水石以護塘脚，毋使潮水浸入。再查塘内向有小河，名備塘河，居民築壩，遂淤爲陸，今應去壩疏河，即以挑河之土培岸。又石塘三十餘里，均須防守，不時修築。東西土塘現在坍塌，更宜及時堵禦。俱應如所請，速行修築。從之。

四月乙酉，孝惠章皇后梓宫奉安新陵地宫。

丁亥，傳臚，賜殿試貢士汪應銓等一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丑，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閿鄉縣叛犯亢珽等拒敵官兵一案，除亢珽自縊外，王更一、李一寧等十五人，應照謀叛律立斬。爲從梁必貴等十五人，應擬絞監候。其脅從尚可矜等二十四人，并亢珽之弟亢珩，發三姓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從之。

庚寅，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閿鄉等縣官員私行科派，以致賊首亢珽等拒敵官兵一案，閿鄉縣令白澄以火耗等項，借端取銀六萬五千兩，宜陽縣令張育徽以馬價等項，借端取銀四千零五十兩，俱應擬絞監候。河南府知府李廷臣私派濫徵，同武弁緝賊，并傷良民，應擬斬監候。原任巡撫李錫激變地方，應斬立決。查李錫、李廷臣、白澄、張育徽俱發往甘肅効力，事完之日，另行請旨。布政使張伯琮迎合李錫，私動庫銀，又失察屬員科派；現任巡撫張聖佐未將賊情奏聞，又不嚴加緝捕；總兵官馮君洗不盡力緝賊，俱應革職。馮君洗所有拖沙喇哈番，亦應革退。得旨，張伯琮、張聖佐俱著革職，馮君洗著革退總兵官，留伊拖沙喇哈番。餘依議。

戊戌，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蘭陽縣白蓮教賊首李雪臣等聚衆謀爲不軌一案，除李雪臣已經蘭陽縣拏獲杖斃外，爲首之袁進即朱明，必令到厦門盤驗護送。但查從前自臺灣往各省貿易船隻，經臣題復業，應照謀反律淩遲處死。郭英撫袁進爲子，應照謀反之祖父律擬斬立決。張聖佐未將賊情奏聞，又不嚴加緝捕；總兵官馮君洗不盡力緝賊，俱應革職。馮君洗所有拖沙喇哈番，亦應革退。得旨，張伯琮、張聖佐俱著革職，馮君洗著革退總兵官，留伊拖沙喇哈番。餘依議。

戊戌，刑部等衙門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等察審河南蘭陽縣白蓮教賊首李雪臣等聚衆謀爲不軌一案，除李雪臣已經蘭陽縣拏獲杖斃外，爲首之袁進即朱明，必令到厦門盤驗護送。但查從前自臺灣往各省貿易船隻，經臣題復業，應照謀反律淩遲處死。郭英撫袁進爲子，應照謀反之祖父律擬斬立決。

八月癸未，刑部等衙門議奏，鑲藍旗逃棍孟光祖捏稱誠親王差遣，經歷各省，誑騙財物，應即淩遲處死。得旨，孟光祖著改即處斬。

庚寅，至是，議覆川省設防滿洲兵丁一千，恐不敷於調遣防守，應再添六百名，俟軍務畢時，令巡撫年羹堯會同副都統寧古禮將見在四川駐防之二千荆州滿洲兵丁内，照數撥派。二旗合設協領一員，每旗各設佐領二員，拖沙喇哈番品級章京各二員，驍騎校各二員，留駐四川。再添設副都統一員管轄。其蓋造兵丁住房等項，交年羹堯預爲料理。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七九 五月癸丑，以左都御史徐元夢爲工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丁巳，總督額倫特疏報：四月初五日，拏獲策零敦多卜之使人羅卜臧等八人，訊稱，伊等自去年正月由特幾斯起程，十月至布搭拉地方。本月二十八日夜，攻取大招、小招。次日，圍住布搭拉，殺害拉藏，將伊幼子及所屬寨桑等送往策妄阿喇布坦處。伊子蘇爾扎遁走，爲土伯特擒獲。拘達賴喇嘛於扎克布裏

《聖祖實録》卷二八〇 七月己未，兵部等衙門議覆四川巡撫年羹堯等疏，言喇嘛鄂穆布年扎卜向住墨裏廟，係阿王滾住克之弟子。原任提督岳昇龍剿撫打箭爐之時，阿王滾住克曾獻墨裏地方，岳昇龍恐係拉藏所屬未准。今拉藏已被準噶爾之兵殺害，而鄂穆布年扎卜將所屬墨裏地方誠心投順，應收納給印，於建昌邊境地方有益。應如所請。從之。

乙丑，户部議覆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疏，言各省往來臺灣船隻，經臣題明，必令到厦門盤驗護送。但查從前自臺灣往各省貿易船隻，俱從外洋直至停泊之處，赴本處海關輸税。至於中途經過之所，不便一貨兩徵。嗣後各省商船遵例來厦就驗，除收泊江南、浙江各省貿易者，照舊報税。如收泊江南、浙江各省貿易者，仍聽其彼處海關報税，免其增添。應如所請。從之。

甲戌，禮部等衙門議覆都察院左都御史蔡升元疏，言【略】恭請編纂《省方盛典》一書，以光至治。應如所奏，設局纂修。從之。

八月癸未，刑部等衙門議奏，鑲藍旗逃棍孟光祖捏稱誠親王差遣，經歷各省，誑騙財物，應即淩遲處死。得旨，孟光祖著改即處斬。

庚寅，至是，議覆川省設防滿洲兵丁一千，恐不敷於調遣防守，應再添六百名，俟軍務畢時，令巡撫年羹堯會同副都統寧古禮將見在四川駐防之二千荆州滿洲兵丁内，照數撥派。二旗合設協領一員，每旗各設佐領二員，拖沙喇哈番品級章京各二員，驍騎校各二員，留駐四川。再添設副都統一員管轄。其蓋造兵丁住房等項，交年羹堯預爲料理。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八一 閏八月戊辰，諭户部：【略】三年以來，因策妄阿喇布坦狂逞跳梁，發遣大兵，屯駐西邊，一切軍興征繕，雖動支正供錢糧，不使累及

閒閒。而轉輸輓運，陝西百姓勞苦急公，實堪憫恤。又莊浪等處地震，隨經特遣部院堂官馳往察賑，而用兵之後，尤宜格外施仁，撫綏黎庶，應將陝西巡撫、甘肅巡撫所屬通省各府州縣衛所錢糧、米、豆、草束、悉予蠲免。目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其康熙五十八年應征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五百三十六兩有奇，并歷年積欠銀四萬七百五十七兩有奇，著一概蠲免。

九月己卯，論議政大臣等：【略】尋議覆，噶斯地方甚屬緊要，若止添撥李耀之兵五百名，爲數尚少。見今西寧駐扎兵多，應將都統阿爾納帶至西寧之滿洲綠旗兵丁，與總兵官李耀、護軍參領神保公同商議行事。

丙戌，以工部尚書王頊齡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陞廣西巡撫陳元龍爲工部尚書，以鑲藍旗蒙古都統雍吉納爲江寧將軍。

十月丙午，陞盛京工部侍郎貝和諾爲禮部尚書，陞正黃旗漢軍副都統托賴爲鑲藍旗蒙古都統。

庚戌，以公阿爾松阿爲領侍衛內大臣。

丙辰，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禵爲撫遠大將軍。

庚申，先是，議政大臣等奏請派出之兵由何路發往。奉旨，往西安一路爲第一起，往寧夏一路爲第二起，往宣府、大同、神木、榆林沿邊一路爲第三起。如此三路前去，則易於應付草束。至是，奏請出兵日期。上命護軍統領吳世巴、委署護軍統領噶爾弼帶領第一起兵，於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駐扎莊浪。副都統宗室赫石亨實色帶領第二起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駐扎甘州。撫遠大將軍允禵帶領第三起兵，於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駐扎西寧。各於駐扎處喂養馬匹。

甲子，諭議政大臣等：【略】從前四川地方亦曾設總督，年羹堯係巡撫，止理民事，無督兵責任。見今軍機緊要，將年羹堯授爲四川總督。

《東華錄》卷二三　是月，考試滿書庶吉士楊超曾、淩如煥、陳邦直、胡彥穎、趙城、吳應棻、張麟甲、吳傳觀、楊鳳崗、蔣林、汪受祺、侯度、薩綸錫，漢書庶吉士懷淵中、曹友夏、陳儀、李天寵、萬煌、張應造、成文、楊克茂、屠洵、冀棟、德齡、沈竹、白子雲授編修、檢討，潘淳、張鳴筠、徐學炳、王承烈、齊啓、（瑛）〔莫〕德新着教習三年，莊諭書法不堪，革職。

《聖祖實錄》卷二八二　十一月戊子，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宜兆熊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己亥，以武英殿大學士馬齊、文淵閣大學士王掞爲纂修《省方盛典》總裁官，原任户部尚書王鴻緒爲承修總裁官，內閣學士阿克敦、德音、張廷玉、勵廷儀爲副總裁官。以原任正紅旗護軍統領革職噶爾弼爲鑲紅旗護軍統領。

十二月壬子，户部議覆陝西總督鄂海疏，言西寧等處駐扎大兵，所需米豆關係緊要，若臨時採買，恐米價騰貴，請於平鞏、寧夏等處各倉所貯糧石撥米四萬石、豌豆六萬石，運至蘭州、莊浪，以備軍需。應如所請。從之。

康熙五八年（己亥、一七一九）

《聖祖實錄》卷二八三　正月壬寅，諭大學士、九卿等：【略】朕意欲將湖廣、江西等未過漕糧截留，存貯此等地方倉內，遇米價騰貴之年，將此存貯米石，或減價糶賣，或行散賑，則民人得沾實惠，大有裨益。如蠲免地丁錢糧，不過於田多富户有益，其無地窮民未必均沾實惠。米穀甚屬緊要，不可不預爲備也。年來豐收，米價雖賤，但歲歲大有，豈能期必乎？應將久遠裨益之處，預行籌畫。爾等將漕糧作何截留之處，會同議奏。尋議，應行令總漕，將江西、湖廣見今起運米內，蘇州截留十萬石，鎮江截留三萬石，江寧截留十五萬石，淮安截留五萬石，安慶截留十萬石，俱交地方官，加謹收貯，以備動用。從之。

諭九卿：各省錢糧，虧空甚多。今總督楊琳，因歷年積欠錢糧，將伊應得銀兩照數補完。鹽課事務，俱已清楚。又行文趙弘燮、滿丕等，速將從前所得銀兩解送甘肅，以爲軍需之用。由此觀之，各省虧空錢糧，督撫等果能盡心竭力完補，又何至虧空乎？其作何完補之處，爾等會同詳議具奏。尋議，應行令直隸各省督撫，將見今虧空各項錢糧數目，作速查明，何項虧空，作何完補，并嗣後作何立法，始可永無虧空之處，一并確行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從之。

二月壬子，命內閣中書鄧廷喆爲正使，翰林院編修成文爲副使，諭祭故安南國王黎維正，并封嗣子黎維禒爲安南國王。

乙卯，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略】謹將原圖恭繳，伏求頒賜。得旨，圖著頒發。

辛未，令法喇領兵赴打箭爐駐扎，遣人招撫。如觀望不前，令法喇留兵在打箭爐，帶領官兵前進，攻取裹塘、巴塘，即駐扎巴塘。其護軍統領温普、應調取回

京。成都既有滿洲兵丁，應自京城派大臣一員，前往成都，令其管領。得旨，軍前大臣甚多，著派護軍統領噶爾弼就彼馳驛，作速前赴四川，與年羹堯一同辦理軍務。法喇離打箭爐切近，即令領兵前往。餘依議。

三月乙未，議政大臣等議覆：撫遠大將軍允禵疏參吏部侍郎色爾圖奉旨料理西寧兵餉，並不實心辦事，任意遲延推諉，縱令家人與筆帖式戴通包攬運米之事，通同扣剋銀兩，將滿洲、緑旗兵丁苛刻，情殊可惡，請將色爾圖等嚴審確擬。再色爾圖虧空甚多，糧餉事關緊要，伏乞另派賢能大臣一員，前來辦理。應如所奏，將色爾圖嚴審定擬。見今巴爾庫爾有巡撫綽奇、噶什圖二人，應將噶什圖調赴西寧，辦理糧餉事務。噶什圖所辦之事，令前往種地之侍郎海壽兼管。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八四 四月乙巳，議政大臣等議覆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據都統延信等稱，準噶爾與青海之人聯姻已經多年，大將軍若領兵出口外，我兵所出之多寡，青海人等一知，則準噶爾之人即得聞知矣。今年暫且停兵不進，則無備，擒解首逆七人到臣，臣恐生事端，已將七人即行正法，隨宣諭安撫之。又口外駐扎似可不必。又據自喀喇烏蘇回來之參將述明等稱，準噶爾賊衆雖與我兵交戰，亦甚畏懼。其土伯特之人，爲賊所迫，雖與我兵對敵，俱將烏鎗舉高放過。當賊之背後，則向我等營中放空鎗。揆此，則可知土伯特之人實心感戴皇恩。今既揚稱三十萬大兵進勦，差使前往，大事可成，謹將伊等報明之處奏聞請旨。查都統延信等既稱大兵不必出口，應令在西寧駐扎。至於作何料理駐扎，以及留兵若干、所留官兵馬匹於何處牧放等事，俱令大將軍酌量而行。從之。

癸丑，上巡幸塞外。

五月戊寅，諭户部：【略】爾部即傳諭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并口外地方，速將已收之麥晾乾，入屯收貯，不致潮濕霉爛，則今歲所收足用二年矣。

庚辰，陞正紅旗護軍統領楊都爲鑲紅旗蒙古都統，仍兼護軍統領。

丙戌，刑部等衙門議覆差往浙江審事禮部侍郎王思軾等疏，言浙江正考官編修索泰應允侍讀學士陳恂囑托，將陳鳳墀中式，陸續借陳恂銀一千五百兩，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倩人作文貢緣中式之陳鳳墀，營謀關節之陳莘衡、陳恂，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陳鳳墀之父陳文熾，往陳恂之子陳鈺家取回關節，陳鈺接受銀兩轉付，俱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費我功央伊岳父陳恂營謀關節，未曾中式，應擬杖徒。代陳鳳墀作文之段志閎，照例枷責。索泰等所得銀兩，並費我功所許銀兩，俱追取入官。同考官知縣洪晨綏照例革職，副考官檢討張懋能應降二級調用。應如所擬。從之。

六月甲辰，以多羅貝勒滿篤祜爲正白旗滿洲都統。

丁未，四川總督年羹堯疏報：探得西海各部落，近因貝勒達顔病故，各有吞并之意。又聞策零敦多卜見令左哨頭目春木盆爾帶六百餘兵，過喀喇烏蘇河，前往青海。又聞發兵八千來藏，已至業爾根克里野地方。臣思自藏至打箭爐，南路險遠，北路平近，裹塘見有大兵，南路可以無虞，惟北路宜預爲之防。臣等已調兵防守中渡河口，又酌調提標兵丁於打箭爐附近地方駐扎，防守霍耳一路。報聞。

辛亥，吏部議，浙江正考官編修索泰，係工部左侍郎常泰保舉。今索泰因科場作弊擬斬，應將工部左侍郎革職留任常泰革任。從之。

《東華録》卷二三 是月，都統法喇言：臣遵旨令副將岳鍾琪領緑旗兵先行到裹塘，其酋達哇拉木、渣(爾)〔木〕巴、第巴、色布騰、阿住等語不遜，鍾琪乘其無備，擒解首逆七人到臣，臣恐生事端，已將七人即行正法，隨宣諭安撫之。又令岳鍾琪進取巴塘，招撫後法喇應駐扎巴塘。從之。尋巴塘就撫。

《聖祖實録》卷二八五 七月癸未，陞副都統宗查布爲西安將軍。

九月丙子，工部等衙門遵旨議覆：臣等查兩局現貯銅八十三萬餘觔，又各省運到張家灣銅一百六十八萬餘觔。尚有報解歷年銅二百八十六萬餘觔，今年秋冬、明年春夏可以不誤鼓鑄。其江寧等八處舊欠未完康熙五十五、六、七三年銅二百七十二萬八千六百觔有奇，應令各該督撫於文到日，勒限十月盡數解部。如有遲誤，將辦銅各官嚴加議處。督催不力之布政司，俱照承追錢糧之例議處。從之。

乙未，諭議政大臣等：此次差往西邊胡畢圖等前來，回稱，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寧見有新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天朝聖主將新胡必爾汗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實與衆人相望之意允協。且土伯特處時有瘴氣，厄魯特之子孫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貪戀之處，惟懇天朝聖主將法教速爲廣施。觀此情形，似乎易結。今將新胡必爾汗封爲達賴喇嘛，給與册印，於明年青草發時，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送往時，著大臣帶滿洲兵一千名，蒙古兵一千名，步兵一千名前去。其行糧牲畜接續之處，令大將軍辦理。再由巴爾喀木帶四川滿洲兵一千名，緑旗兵一千名，土番兵酌量派往。其行糧牲畜接續之處，令年羹堯辦理。青海王、貝勒、貝子、公等，亦帶領屬兵，或一萬，或五六千，送往前去。策

零敦多卜等若實爲法教，自必俟達賴喇嘛登禪榻後，然後前去。若不行等候遁走，即爲無恥之賊。此行大將軍帶領兵馬在梭羅木遇圍水草佳處駐扎，兼令其照管青海家屬。四川兵二千名，出口駐扎，兼照管王察罕丹津行裝。事關甚大，將此旨傳諭大將軍處，令伊等公同確議具奏。又青海王台吉等，令大將軍傳集一處曉諭。唐古特國內達賴喇嘛班禪法教，原係爾祖上設立，令策妄阿喇布坦無故將拉藏殺害，令寺廟喇嘛各自散去，將衆鄂里格一路截斷，令達賴喇嘛禪榻空虛。從前爾將此新胡必爾汗，稱爲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若安置在達賴喇嘛禪榻，爲法教廣施之事，我等願捨命効力，業經保奏。土伯特之喇嘛民人，及阿木島地方喇嘛等，俱亦稱爲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皇上將此胡必爾汗，特封爲達賴喇嘛，於明年一同送往藏地，令登禪榻，將法教廣施，放開衆鄂里格一路，令其販賣茶布，此正宜効力之時，爾等應各帶兵丁，與送去之大臣會同一處前去。爾等之意如何？令伊等各陳己意，會盟畢一具奏。俟會盟完時，令都統延信、楚宗公策旺諾爾布、侍讀學士常授等由固關前來京師具奏。

《聖祖實録》卷二八六 十月甲寅，吏部等衙門議覆差往貴州審事刑部員外郎齊克坦等疏，言查貴州巡撫黃國材進京陛見時，布政使遲炘指貴陽等十一府屬官役俸工，借與藩庫銀二萬五千二百餘兩一案，據黃國材供，司道各府開知進京陛見，其送盤費銀一千兩是實，並無借藩庫銀兩之處。巡撫黃國材將各官所送盤費即行收受，不合，應照例降三級調用。其所受銀一萬五千兩追取入官。布政使遲炘係專管庫帑之員，私將庫銀指俸工借給，應照例降三級調用。總督蔣陳錫係封疆大臣，不據實陳奏，應降一級調用。俱應如所擬。得旨，黃國材著解任。蔣陳錫著降一級，免其調用。遲炘著降三級調用。

十一月辛巳，又議覆李樹德疏，言兗州府屬州縣及東昌府屬夏津等九州縣，向隸東兗道管轄。東兗道奉裁以後，東、兗兩府所屬州縣事務，統歸兩知府管理。至稽察該府之倉庫、錢糧及一切地方事務，竟無統轄之員。請將兗州府屬州縣事務改歸濟寧道統轄，東昌府屬夏津等九州縣事務改歸濟東道統轄。應如所請。從之。

癸巳，户部議覆刑部尚書張廷樞疏，言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改折起，每石折徵銀八錢解部。後因御史孫必振奏，豫省連年粟米甚賤，部議遂將八錢數內一錢五分解部，餘銀六錢五分令巡撫買米起運，巡撫分委各州縣，而州縣復派委小民，令其買米輸納，不無繁費苦累。請照舊例，每石折銀八錢，仍將銀一錢五分解部，其餘銀六錢五分，行令該撫交與糧道採辦米石，親自料理。如仍有分委州縣及苦累小民之處，該撫不時查參。該撫通同容隱，一并從重治罪。應如所請。從之。

十二月壬寅，以左都御史蔡升元爲禮部尚書。

辛酉，諭户部：【略】所有沿邊一帶陝西所屬府谷、神木、安塞、綏德、米脂、安定、吴堡、保安、榆林、保寧、常樂、雙山、魚河、歸德、鹽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葭州、龍川、鎮靖、鎮羅、寧塞、靖邊、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饒陽、水堡、高家堡，甘肅所屬山丹、高臺、古浪、莊浪、西寧、肅鎮、寧夏、左屯、中屯、平羅中衛、靈州、寧州、平涼衛、固原州、鎮戎、西安皇城、甜水、河州、蘭州、洮州、寧夏前衛、平涼縣、固原衛、河州衛、蘭州衛、慶陽、涼州衛、永昌衛、鎮番衛、甘州左衛、右衛、肅州衛、鎮彝所等六十六州縣衛所堡，康熙五十九年錢糧、米豆、草束俱宜蠲免。但目今係有軍務之時，除米豆、草束外，將康熙五十九年額徵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盡行蠲免。

康熙五九年（庚子、一七二〇）

《聖祖實録》卷二八七 正月辛酉，命撫遠大將軍允禵率前鋒統領弘曙移駐穆魯斯烏蘇，管理進藏軍務糧餉。授都統宗室延信爲平逆將軍，率兵進藏。以公策旺諾爾布、副都統阿琳寶、額駙阿寶隨印，侍讀學士常授、提督馬見伯、總兵官李麟參贊軍務。

調西安將軍宗查布駐防西寧，平郡王訥爾素駐防古木等地方。

調出征和碩裕親王保泰子廣善、和碩簡親王雅爾江阿子永謙、固山貝子魯賓、護國將軍敬順回京，從撫遠大將軍允禵請也。

二月癸丑，諭大學士等曰：總督年羹堯，自軍興以來，盡心効力，訓練川兵，甚是整齊。可速行文與年羹堯，令伊帶領兵丁進藏，授爲將軍。如有能署理總督事務，於地方不致生事者，令年羹堯奏聞署理。如地方緊要，不得署理之人，著護軍統領噶爾弼爲將軍，帶領雲南、四川兩處兵馬前進。定西將軍印，速行送往。尋年羹堯覆奏：四川總督印務，一時無可署理之人，定西將軍之印請交與噶爾弼管理，授爲將軍，率領兵丁進藏，并調都統法喇，於打箭爐地方駐扎防守。

從之。

甲子，陞黑龍江副都統陳太爲黑龍江將軍。

三月己丑，雲南提督張谷貞疏言：駐扎雲南滿洲兵及鶴麗、永北二鎮緑旗兵，見經都統武格等挑選三千名，率領進藏。臣查雲南之麗江、中甸一帶地方，爲西藏通衢，最係緊要，臣請親率官兵，於麗江、中甸適中之處駐扎防守。從之。

丙申，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今歲議發大兵進勦西藏，其阿爾泰、巴爾庫爾兩路兵，亦約會前進，襲擊準噶爾邊境之地，使賊人擾亂，可以相機行事。臣請率兵三千，從烏魯木齊一路前往，分兵四千由吐魯番一路前往，其領兵大臣請旨派遣。又兩路進兵之後，另派兵三千隨後策應。其餘存留之兵，請暫交副都統雅圖、侍郎海壽等管理。得旨，交與議政。尋議政大臣等議覆：將軍富寧安奏請派兵襲擊之處，應如所奏。其襲擊吐魯番一路兵，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領前進。從之。

四月戊申，上巡幸塞外。

《聖祖實録》卷二八八

八月甲辰，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初一日，率襲擊兵七千啓行。初二日，駐叟集地方。臣將此兵内選精兵一千輕騎前進，至烏爾圖地方，晝伏夜行。初六日黎明，進兵烏闌烏蘇之源、烏闌烏蘇之口及托和穆圖等處，並無賊哨，四面搜捕，亦無蹤跡。初七日，駐兵烏闌烏蘇口内。是晚，派一等侍衛哲爾德等領兵前赴阿克塔斯，派二等侍衛克什圖、一等侍衛阿玉錫等領兵前赴伊爾布爾和韶，分擊賊哨。瀕行時，臣囑哲爾德等，烏闌烏蘇與阿克塔斯相距七十里，與伊爾布爾和韶相距百餘里，爾等至阿克塔斯相近處即行潛伏，約計克什圖之兵至伊爾布爾和韶時，爾等始行往擊，慎勿急於進兵，使伊爾布爾和韶之賊預先知覺。又囑克什圖等，爾等沿瀚海邊界前進，於天未明時即抵伊爾布爾和韶，圍擊賊哨。臣率署前鋒統領法瑞、副都統常壽等隨後前進。初八日，侍衛哲爾德等擊阿克塔斯賊哨，賊衆畏我兵勢，望風而走，我兵急往追捕，擒獲一賊，餘賊入深山中逃散。侍衛克什圖等擊伊爾布爾和韶賊哨，見賊之馬匹在谷内營邊牧放，阿玉錫帶領十餘騎入谷，奪賊馬百餘匹而回。賊以我兵掩至，據高山絶險之處，藏身樹石中，放鎗拒敵，克什圖等率兵奮勇追擊，阿玉錫衝入賊中，刺殺三人，衆官兵等共殺賊三十餘人，生擒二十四人，所獲馬匹、器械等物，臣即分給効力官兵等。其賊哨頭目杜爾伯特台吉垂木拍爾身帶重傷，暫送巴爾庫爾，交付副都統雅圖，俟回兵時，再將垂木拍爾解送京師。其餘擒獲之賊，應否全送京師，請旨定奪。得旨，將軍富寧安圍擊賊哨，生擒賊二十餘人，著行文副都統雅圖，派兵送來京師，沿途嚴加看守，勿致逃亡。其垂木拍爾，暫停起解，俟瘡痍愈後，再行解京。

《聖祖實録》卷二八九

九月壬申，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於七月十八日至烏魯木齊，賊人並未設哨，隨遣滿漢官兵遍行搜尋，亦無蹤跡。有烏魯木齊及哈西哈等處地方逃出回子陸續投降，臣詢以策妄阿喇布坦之信，據稱，伊等係哈密屬下人，爲賊兵擄掠而來。本月十一日，賊目徹格爾得自伊爾布爾和韶奔回，通知信息云，皇上大兵已至伊爾布爾和韶，將台吉吹音拍爾所領之兵盡行勦殺，故烏魯木齊有吹音拍爾所屬之人及附近地方厄魯特之人，俱各震驚奔竄，伊等得乘間逃出，即來投順。又稱，烏魯木齊地方，今年甚旱，牲畜倒斃甚多，臣遣人細加偵探，與回子之言無異。其阿喇納襲擊吐魯番兵，先於七月二十四日回至烏闌烏蘇，臣所領兵於八月初二日亦回至烏闌烏蘇。初三日，合兵凱還。初十日，抵巴爾庫爾。

戊寅，雲南、貴州總督蔣陳錫、雲南巡撫甘國璧，以都統武格、將軍噶爾弼從叉木多起行，撥用四川、雲南二省糧餉，具摺陳奏。得旨，蔣陳錫、甘國璧皆係地方大臣，雲南進藏之兵，各項糧餉應預先料理，如期運送。今蔣陳錫、甘國璧於糧餉之事並不留心料理，幾至遲悞。及大兵進藏之後，伊等方以運送米糧之事繕摺奏聞。四川之米若不到，雲南之兵從何就食？蔣陳錫、甘國璧顯然有悞軍機，俱著革職，令自備口糧運米進藏，若遲悞不能抵藏，即行正法。其雲南、貴州總督事務，著貴州提督張文焕署理。雲南巡撫事務，著貴州布政使楊名時署理。貴州提督事務，著河南南陽總兵官張致署理。南陽總兵官事務，著河南巡撫楊宗義於本省副將内揀選一人，題請署理。伊等俱著速行赴任。

壬午，振武將軍傅爾丹疏言：臣領襲擊官兵至格爾厄爾格地方，有厄魯特之人聞大兵即至，委棄帳房等物，四路逃散。臣等分兵進勦，於七月二十一日追及之，共殺賊二百餘人，招降三百餘人，并獲馬駝、器械等物。又探知烏闌呼集爾地方，爲厄魯特屯聚耕種之所，臣親督官兵踐踏其地，並將賊所積糧草焚燬一空，整隊而回。賊乘我師之尾，潛蹤來犯，我師截擊之，賊復敗遁。請將賽桑貝肯等解送京師。得旨，將軍傅爾丹所奏，著抄發京城，傳諸王文武大臣公同看聞。

十月壬寅，户部等衙門議覆漕運總督施世綸遵旨查奏，河南府至陝州之三

門一帶河道輓運米穀，見在無可覓之船，請以河南府至陝州太陽渡三百餘里，用車裝運，計期五日可到。每車可裝穀八石，計穀二十萬石，需車價銀四萬三千七百五十兩。自太陽渡至西安府潼關河水平穩，船隻通行，水運爲便，需運費銀二萬六千兩。自潼家馬頭至西安府倉二十里，又需車價銀四千兩。其貯穀口袋二十萬餘條，需價銀三萬兩。共計銀十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總於豫省支銷，不令陝西接運。但運穀二十萬石止得十萬之米，請令豫省以二穀易一米起運，則運價可省其半。若慮米難久貯，請照例出陳易新。應如所請。得旨，依議。今歲河南歉收，又見往陝西癐送穀石，次年穀價必致騰貴，著於河南省來年運京糧內照數截留補還運往陝西穀石，其餘漕糧亦停止運送京師，留河南收貯。

庚戌，諭户部：【略】運年因西陲用兵，師行糧從，雖努粟悉支正供，絲毫無擾民間，然轉輸必需民力，勞苦宜恤，曾將康熙五十八年陝西、甘肅所屬額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兩零，歷年舊欠銀四萬兩零，康熙五十九年沿邊各州縣衛所額徵銀九萬八千一百兩零，屢沛恩綸，盡行蠲免。近聞二年歉收，民有艱於粒食者，辦賦急公，力何能支，若非渙敷德澤，無以培養窮民，是宜特頒浩蕩之恩，用申勤求民瘼之念，著將陝西、甘肅所屬各州縣衛所，除應徵米豆、草束外，康熙六十年應徵地丁銀一百八十八萬三千七百四十兩零通行蠲免。爾部速行文該督撫，嚴飭該督撫嚴察題參，從重治罪。又署撫花鄂奏稱：甘肅地方，數年歉收，糧草價值騰貴，兵丁採買維艱。朕念兵丁効力行間，勞瘁堪憫，准預給半年兵餉。著即行文附近省分，撥銀三十萬兩，速解甘撫頒發，以副朕篤念民勞、優恤軍士至意。爾部即遵諭行。

癸亥，陞户部右侍郎白潢爲兵部尚書。

《聖祖實録》卷二九〇 十一月戊寅，以左都御史田從典爲户部尚書，陞浙江巡撫朱軾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辛巳，諭大學士、學士、九卿等：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故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

庚寅，以步軍統領隆科多爲理藩院尚書，仍管步軍統領事務。

十二月甲辰，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謹奏，皇上御極六十年，普天大慶，恭請行慶賀典禮。此所奏不准行。

康熙六〇年（辛丑、一七二一）

《聖祖實録》卷二九一 正月乙亥，上以御極六十年大慶，命皇四子和碩雍親王□□、皇十二子固山貝子允禵、世子弘晟往祭永陵、福陵、昭陵。

二月乙未，上以御極六十年大慶，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

丁酉，上謁暫安奉殿、孝陵、孝東陵。

己未，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西藏雖已平定，駐防尤屬緊要，見今留駐彼處者，扎薩克蒙古兵五百名，額駙阿寶兵五百名，察哈爾兵五百名，雲南兵三百名，四川兵一千二百名，以公策旺諾爾布總統管轄。至空布地方之第巴阿爾布巴，首先効順，同大兵前進取藏。阿里地方之第巴康濟鼐，與準噶爾爲讐，截奪準噶爾之人，又截準噶爾兵回路。第巴隆布奈親身歸附，應否授以職銜，伏候諭旨。得旨，第巴阿爾布巴、第巴康濟鼐著俱授爲貝子，第巴隆布奈著授爲輔國公。

差往山東審事都統托賴等疏言：臣等嚴訊興販私鹽巨賊王美公等一案，王美公、季君錫、曹龍章、王天九、王盛西等糾黨行劫，拒殺兵丁，寧陽縣捕役徐欽九不行緝拏，反與曹龍章等私通書信，安邱縣人鞠士林帶領張元皓等三十五人，黨隨王美公等行劫，俱係情實。已將首犯王美公等五人照例斬決梟示，將徐欽九、鞠士林照例斬決。再訊代徐欽九寫私書之寧陽縣書辦于淵及爲從行劫之張元皓等，亦俱係情實。應將于淵、張元皓等解至京師，交與刑部，照例會妻即發往和布多烏蘭古木地方。奏入，報聞。

三月庚午，王蘭生、留保俱賜進士，著一體殿試。

己丑，諭議政大臣等：藏地甚屬緊要，見在雖有蒙古緑旗兵三千名駐彼，但延信已將將軍印信帶回，並無將軍統管兵馬，又無滿兵駐扎，不可不加籌畫。雲南有副都統噶什所領滿兵一千，著派五百名，並四川歇息之緑旗兵五百名發往。速行文延信，令其前往藏地。延信及雲南、四川兵到藏後，如彼地食物米糧稀少，可將喀喇沁翁牛特兵徹回西寧。公策旺諾爾布仍駐彼處。著議奏。尋議政大臣等議覆：留駐雲南之江寧、杭州滿兵，應令都統武格、副都統吴納哈領兵五百名，仍從雲南進藏之路前進。四川歇息之緑旗兵，應令總督年羹堯、將軍噶爾

弱派總兵官、副將二員領五百名，仍從打箭爐前進。將軍延信，停其前往西寧，令帶將軍印，回至四川，帶領四川兵進藏，總統駐扎。得旨，依議，前令原任雲南總督蔣陳錫、巡撫甘國璧接應進藏兵糧餉贖罪効力，若尚未去，令與此兵同往。如已赴藏地，令應付此兵糧餉効力。

庚寅，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據三路將軍報稱，各路之馬駝糧餉俱甚充足，器械俱已齊備，官兵各思奮力進勦。值策妄阿喇布坦人心惶惑、恐懼震動之時，乘此進兵，可以直搗其巢穴，掃蕩無遺。得旨，著議政大臣、滿漢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議具奏。尋議，將靖逆將軍富寧安之兵，調在烏蘭烏蘇地方駐扎捍禦。富寧安所領兵內，派七千名，交散秩大臣阿喇衲、甘肅提督路振聲，由烏蘭烏蘇一路前進，取吐魯番。既得之後，令富寧安於阿喇衲所領兵酌量派出，嚴加防守。但進取吐魯番，兵馬微少，應於振武將軍傅爾丹處選兵三千，撥過富寧安一路。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各於本處駐扎預備。再於祁里德所屬兵內，派三千名前往，以收取策妄阿喇布坦及吳梁海等逃竄之人。倘若無人，即行徹回，合兵一處。設或此際，策妄阿喇布坦內變起釁，或有逃來歸順之人，得策妄阿喇布坦確信，三路將軍，相機即約大兵前進，可以搗其巢穴矣。得旨，議政大臣等所議甚是，朕意亦如此籌算，將此行文與大將軍，令三路將軍各行定議具奏。

《東華録》卷二四 是月，諭諸王大臣等：【略】趙成讒、孫紹曾公奏懇早建儲位。得旨：交內閣。上手書諭旨，諭諸王大臣等：六十年大慶，大學士王掞等不悅，以朕衰邁，謂宜建儲，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榮。不知二阿哥兩次册立爲皇太子，教訓數十年，不能成就。朕爲宗社及朕身計，故嚴行禁錮，所以不殺者，恐如漢武帝之後悔，致後人滋其口（實）〔舌〕也。朕並無可悔之處，見今時常遣人存問，齎賜佳物，其子朕爲撫養，凡此皆爲父之私情，不能自已，所謂姑息之愛也，人何得因此生（議）〔疑〕耶。朕並無誅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無如之何。朕御極六十年，慶賀典禮，非不可受，因深知此等事，故堅辭不允，朕衰老中心憤懣，衆人虛誑請行慶典，朕豈屑爲此乎？」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奏：「王掞背負鴻恩，結黨營私，于康熙五十六年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隨後有御史陳嘉猷等八人條奏，今年二月十八日伊密奏（後）隨又有御史陶彝等一十二人條奏，結成朋黨，奸惡已極。請將王掞及陶彝等鎖拿，俟過十八日大慶之後，從重治罪。疏留中。

上將諸王大臣參劾王掞等奏章發出，諭曰：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陳奏，俱云『爲國爲君』。見今西陲用兵，爲人臣者，正宜滅此朝食，伊等暫停議罪，着于此番軍前照滿洲文官例委署額外章京遣往。王掞年老，着伊子王奕清代去，俟立功回日，再行奏聞。

《聖祖實録》卷二九二 四月甲午，陞山東登州總兵官李麟爲固原提督。

乙未，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鄧鍾岳等一百六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酉，轉刑部尚書賴都爲禮部尚書，以鑲藍旗蒙古都統托賴爲刑部尚書。

庚申，議政大臣等議覆據平逆將軍宗室延信疏，言臣遵旨辦完事務，回至中途，患病沈重，不能再往藏內駐防。應將延信調回京師，令署四川總督噶爾弼於年羹堯回任日，仍帶定西將軍印，敕統兵赴藏駐扎防守，仍令都統武格參贊。從之。

五月壬戌，議政大臣等議覆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駐扎巴爾庫爾之兵征取吐魯番，其策妄阿喇布坦之人必然震恐，逐漸投順來歸。但甘州、肅州等處之滿洲綠旗兵，見俱撥往巴爾庫爾，應將臣處所有之兵，帶進甘州、肅州駐扎，爲其聲援。查肅州地方褊小，甘州稍覺廣闊，應令大將軍允禵帶領見在西寧所有之兵，前赴甘州駐扎，辦理調遣之事。至西寧地方緊要，應派大臣一員駐扎管理。得旨，依議，著大將軍允禵派一要緊大臣駐扎西寧管理。

癸酉，陞署參將管四川永寧副將岳鍾琪爲四川提督。

乙亥，吏部議覆廣東廣西總督楊琳疏，言廣西太平府思明土知州黄而芸貪殘不法，已參革論絞，請改土歸流，其所轄地方歸併太平府知府管理。該土州原設吏目一員，仍存留以司捕務。應如所請。從之。

甲申，撫遠大將軍允禵疏言：奉旨派大臣一員駐扎西寧辦事。查西安將軍宗查布前曾調駐西寧，再侍讀學士常授辦青海事業已有年，其可否派駐之處，請旨定奪。得旨，常授著授理藩院額外侍郎，駐扎西寧辦事。宗查布著赴大將軍允禵處，聽候調遣。

乙酉，諭大學士等：陝西總督鄂海著辦理軍前糧餉，四川總督年羹堯著兼理四川、陝西總督事務，原任侍郎革職色爾圖著署理四川巡撫事務，皆馳驛速赴任。

又諭：朕因陝西歉收，雖將錢糧蠲免，動給倉糧，又發庫帑，特差官員散賑，

百姓尚未安堵。今施世綸亦束手無策，此皆係地方官員不切實留心爲民。若有賢能官員勸諭糶賣，可以多得。著將內庫銀發五十萬兩，令左都御史朱軾往山西，光祿寺卿盧詢往陝西，再派部院賢能官員隨往，每處帶銀二十五萬兩，勸諭富户照時價糶賣米石，庶乎易得。將此旨傳示九卿。

《聖祖實録》卷二九三　六月辛卯朔，調湖廣提督高其位爲江南提督，陞天津總兵官魏經國爲湖廣提督。

癸巳，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等摺奏，五月初六日，臺灣奸民朱一貴等聚衆倡亂，總兵官歐陽凱率兵往捕，爲賊殺害。地方有司官俱奔赴澎湖，惟淡水營地方，以待救援。臣聞報，即自福州前赴廈門辦理軍務，提督施世驃前赴澎湖。臣隨令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參將林政等，率領官兵赴澎，聽候提臣調遣。下部知之。

上發硃筆諭旨，命兵部發往福建，交總督滿保傳諭臺灣百姓。諭曰：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於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語。朕思爾等俱係內地之民，非同賊寇，或爲飢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剥，遂致一二匪類倡誘衆人，殺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理軍務，提督施世驃前赴澎湖。臣其實與衆何涉？今若遽行征剿，朕心大有不忍，故諭總督滿保，令其暫停進兵。爾等若即就撫，自原諒爾等之罪。倘執迷不悟，則遣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

丙申，諭宗人府：平逆將軍延信，朕親伯之孫，朕之姪也。此番統領滿洲、蒙古、緑旗兵丁，過自古未到之烟瘴惡水、無人居住之絶域，殲滅醜類，平定藏地，允稱不辱宗支，克展勇畧，深屬可嘉，著封爲輔國公。

戊戌，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吐魯番歸順回人阿喇布坦等訴稱，見今各城潛有回人，約有五百餘口，情願歸順，應即派兵前往收撫。但他哈爾齊、哈拉沙爾等處，與吐魯番不甚相遠，聞大兵到後，回人必盡來投誠。若令居住吐魯番等城，不得不派兵看守，而運送糧食甚屬艱難，因此未發兵收撫。報聞。

乙卯，上諭議政大臣等曰：據富寧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將吐魯番回人拖克拖麻穆忒等遷往哈喇沙爾地方，中途逃回，在魯克齊穆地方駐扎等語。見今歸順之回人，與準噶爾之人爭鬬，將準噶爾之人殺害，取甲來獻。觀此情形，策妄阿喇布坦似畧無報復之意，或伊同黨內有不睦，亦未可定。此機不可輕失，朕意策妄阿喇布坦將伊等不能遷往哈喇沙爾，又不能護衛準噶爾之人，足見萬不能敵我兵。今收復吐魯番，若不看守，則策妄阿喇布坦處歸順之人以及來使逃人有回人居中，倘行殺掠，此路必致阻隔。爾等速議行文富寧安，派緑旗兵一千名，察哈爾厄魯特蒙古、回兵一千名，前赴吐魯番收納歸降回人，照看駐扎。將歸順之人及來使逃人，往內解送之處牢設哨汛。今回人歸降於我，與厄魯特世成仇敵，即係我民，其巴爾庫爾相距吐魯番止六百里，爲途不遠，如果策妄阿喇布坦率衆侵擾，我兵前去救援不遲。著富寧安預行轉飭回人等，於我軍尚未抵境之時，若有策妄阿喇布坦處來使逃人，萬勿隱匿侵犯，即行解送。著議奏。尋議，回人頭目拖克拖麻穆忒等來歸，應遣兵防護，行文富寧安等，欽遵諭旨施行。其蒙古、回兵，令輝特公巴濟。察哈爾之兵，將巴爾庫爾侍衛阿玉錫著爲副都統，與侍衛克什圖一同帶領前往。緑旗馬步兵，令富寧安處所有總兵官揀選一員，帶領前往。再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轄前往。至所需米糧作何運送之處，令富寧安等酌議料理。從之。

閏六月庚申朔，日食。

命兵部尚書孫柱兼理吏部尚書事。

七月丙申，議政大臣等議覆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遵旨派兵二千看守吐魯番地方，令散秩大臣阿喇納統領前往。又烏蘭烏蘇以內，有闊舍圖、色必忒等處，係赴吐魯番之隘口，且與瀚海交界，臣另派署前鋒統領法瑙等，率兵一千於闊舍圖等處據守要害。又恐賊衆由瀚海後路來襲法瑙等所屯之兵，查闊舍圖以內俄龍吉地方，亦屬扼要，應於俄龍吉再設哨兵二百名，令侍衛哲爾德率領前往眺望偵探。如有變動之處，臣請親率大兵乘機進剿。應如所奏。從之。

甲寅，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疏言：臺灣所屬南北兩路地方，距府治遥遠，臣抵臺灣之後，隨調參將林政等帶兵進征南路，遊擊林秀等帶兵進征北路，再遣遊擊朱文等直趨北路諸羅山後，追捕賊黨。今據林政等報，南路賊衆與臺灣耕種粵民構難，於六月十九日，在漫漫莊地方被粵民殺敗。迫官軍繼至，乘勢追捕，賊目鄭廷瑞等已被千總阮欽、把總李輿盛等擒殺，餘夥盡皆逃散。據林秀等報，北路賊衆，於六月二十八日，在大穆降地方被官兵截殺，死傷甚多，餘衆悉降。報聞。

諭兵部：臺灣賊首朱一貴等俱已擒獲，著行文該督，將朱一貴等押解來京，審明之後，正法示衆。

《聖祖實録》卷二九四　八月庚辰，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疏言：臣查臺灣起釁情由，本年三月內，因賊首朱一貴在鳳山縣地方結黨聚衆，知府王珍遣人

往捕，混將旁人株連需索，朱一貴等乘機於四月十九日豎旗倡亂。遊擊周應龍帶領營兵及土番赴勦，土番殺無辜數人，焚毀道旁廬舍，賊遂逼脅莊民，隨從拒敵。至二十七日，周應龍敗回，賊陷臺灣府治。朱一貴等蓄謀爲惡，知府王珍匿情不報，縱役生事。遊擊周應龍縱番妄殺，又戰敗逃回，罪俱重大。臺廈道梁文煊、同知王禮事前通同隱匿，臨時一無備禦，退回澎湖，罪均難逭。臺灣縣知縣吳觀棫、諸羅縣知縣朱夔、水師遊擊張彥賢等，俱請一并發審，分別定擬。得旨，臺灣府文職官員平日並不愛民，但知圖利苛索，及盜賊一發，又首先帶領家口棄城，退回澎湖，殊屬可惡。道員以下文職官員，俱著提拏，交總督滿保、提督施世驃會同審明，即發往臺灣正法。并查伊等家産，給賞効力有功之人。所參遊擊張彥賢等，亦俱著解任，交該提督、總督會同審明，定擬具奏。

九月甲午，四川、陝西總督年羹堯疏報：定西將軍噶爾弼領兵赴藏，行至瀘定橋地方，患病不能前進。得旨，噶爾弼患病，調養尚需時日，其將軍印著齎付公策旺諾爾布署理。額駙阿寶、都統武格，俱著參贊軍務。

庚子，先是，上諭議政大臣等：阿喇納看守吐魯番地方，恐兵勢單弱，應行文將軍富寧安，酌派官兵遣往吐魯番駐扎。至是，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欽奉上諭，派兵二千名，令副都統莊圖管領，於八月十六日起程，前赴吐魯番。今又續派兵二千名，令副都統穆克登等管領，往吐魯番，於九月初三日起程。昨據散秩大臣阿喇納報稱，十月內雨雪之際，擬乘賊之不備進兵襲擊。雖吐魯番兵勢並非單薄，但恐前往襲擊，或有賊兵來乘我軍之後，亦未可定。臣請親率兵四千進駐伊爾布爾和韶，接應調遣。其巴爾庫爾留兵三千，請交與都統睦森管領。得旨，交與議政。尋議政大臣等議覆：將軍富寧安奏請派兵吐魯番，移駐伊爾布爾和韶之處，俱應如所奏。但今冬雨雪之時，止可就近地襲擊，不宜深入。應行文將軍富寧安，令阿喇納襲擊之兵，相機前進，即行整旅而回。從之。

丙午，其直隸、山東、河南被水之民，著該督撫查明賑濟。至堵築黃河決口、引沁入運事，朕另遣大臣前往。

丙辰，九卿等遵旨議覆：堵築黃河決口、引沁入運之處，俟派出大臣，令其會同總河及該督撫等，詳勘議奏。

丁巳，授統兵駐扎吐魯番散秩大臣阿喇納爲協理將軍。

《聖祖實録》卷二九五 十月戊午朔，河南巡撫楊宗義疏言：馬營口民隄，衝決約一百餘丈，南北兩岸皆水，難以動工。臣於李先鋒莊南北兩岸下埽對築，水面約有二百餘丈，俟完工後，即將馬營口民隄用土堅築。自沁河隄頭起，至詹家店民隄頭止，此十八里歷來無隄。自詹家店民隄頭起，至滎澤縣官隄頭，止十二里民隄，甚是低小單薄，須用加築。臣細查河形，黃河由西北而流東南，因釘船幫上流淤灘，河分二流，正身到滎澤舊縣方往東流；自釘船幫上流起，直往南流。所以發一次水，灘大一次。須冬春月間，自西北釘船幫起，至滎澤縣下流止，將所有河灘盡行挑挖，則武陟、滎澤二縣可無水患。謹先繪圖進呈。得旨，所敗，鼠竄而去。來年不可不大舉進勦，盡行翦滅。但事關重大，請容臣輕裝赴京，恭請訓旨。應如所請。得旨，大將軍允禵疏言，賊厄魯特侵犯吐魯番，爲我兵爾素。

丙子，傳臚，賜殿試武舉林德鏞等一百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戊戌，陞鑲白旗滿洲副都統署内務府總管事馬武爲鑲白旗蒙古都統，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伊爾哈岱爲正紅旗蒙古都統，鑲紅旗蒙古都統，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吉當阿爲鑲紅旗護軍統領。

癸丑，山東巡撫李樹德疏言：臣同欽差吏部尚書張鵬翮查勘黃河衝決運河隄岸，因運河水勢漸平，三空橋、五空橋俱不流水，恐曹家隄決口洩水過多，以致運河淤淺，商議及時修築。於十月二十日起工，十一月十五日止工，所有原決口八十一丈，已堵築七十三丈，尚留八丈未堵，俟河南、直隸上流堵完，即行堵築。至於開濬臨清閘月河，已於十一月初七日完工。目今開河水小，不用分洩，倘遇發水溜急之時，放入月河，以分水勢，實於漕運有益。下部知之。

康熙六一年（壬寅、一七二二）

《聖祖實録》卷二九六 正月戊子，召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文武大臣官員及致仕、退斥人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六百八十人，宴於乾清宫。前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及閒散宗室等授爵勸飲，分頒食品。

乙巳，陞兵部左侍郎李先復爲工部尚書。

二月戊寅，刑部等衙門議覆：臺灣叛犯朱一貴、李勇、吴外、陳印、翁飛虎、

王玉金、張阿三，應照謀反律，皆淩遲處死。朱一貴冒稱明朝後人，爲首倡亂，應將伊祖父、父子、孫、兄弟、同居之人，期親伯叔父兄弟之子並伊嫡族，以至幼子，毋許遺漏一人。查明送部，詳訊分別，此外有無親屬，皆斬立決。李勇等六人之祖父、父、子、孫、兄弟、同居之人，期親伯叔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該督等會同逐一查明具題，即於彼處正法。其朱一貴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逐一查明送部，分別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從之。

辛巳，兵部等衙門議覆：差往江南吏部尚書張鵬翮等察審松江提督趙珀，自到任後，將應給兵丁糧米不行速發，又坐扣空糧九百十名，通共侵蝕銀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二兩，米六千九百餘石，收各營規禮一萬九千四百餘兩，應將趙珀革職解部，枷號鞭責，所坐空糧銀兩并所收規禮銀兩交該旗，勒限一年追完。再原任提督今陞鑾儀使師懿德，坐扣空糧銀兩共三萬三千四百七十二兩零，米四千五百三十一石二斗，應將師懿德革職，徒五年，至配所杖一百，所坐空糧銀兩限一年追交該部。布政使李世仁，將餉銀不按月給發，又將藩庫銀私借趙珀，應將李世仁降三級調用，查有加級，應抵銷。得旨，趙珀、師懿德俱著革職，從寬免罪。李世仁著銷去加三級，抵降三級，免調用。餘依議。

《聖祖實録》卷二九七　三月丙戌朔，陞正黄旗護軍統領蘇爾法爲正紅旗漢軍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覺羅德爾金爲正黄旗護軍統領。陞西安副都統阿魯爲荆州將軍。

四月戊午，議政大臣等議覆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嘉峪關外，布隆吉爾之西，古所謂瓜州、沙州、燉煌郡之處，而蒙古人呼爲庫庫沙克沙，昔曾建築城池，屯兵耕種，至今舊址尚存，田土廣闊，宜於牧放馬畜。兼有河水，若於此處屯田，駐扎緑旗兵三四千名，設總兵官一員管轄，則通黨色爾騰之路既可探扼，而於諸處遣用俱屬有益。應行文將軍富寧安，會同總督年羹堯、提督路振聲，將派往官兵造城屯田之處，確議奏聞。從之。

己巳，命撫遠大將軍允禵復往軍前。

《東華録》卷二四　是月，命富寧安將大兵移駐烏魯木齊，從阿喇納之言也。

《聖祖實録》卷二九七　五月癸巳，議政大臣等議覆靖逆將軍富寧安疏，言臣接准部咨，今歲大兵移駐烏魯木齊地方，糧餉、馬畜能否備辦。來年大兵進勦，馬畜、口糧能否接濟。其阿爾泰遣往官兵一萬二千名，以及隨役，自十月起，支給糧米若不敷用，應作何增運之處，令臣與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會同定議具奏。臣身在軍營，相機而行，未敢擅離，因移咨總督年羹堯、巡撫綽奇，速行定議。康熙五十四、五十五兩年，臣在肅州辦餉，除按月支給官兵外，又備進勦裹帶隨運之糧二萬一千餘石，運貯軍前。自去年三月運到軍糧缺少，因今道員王全臣將原貯之糧通融散給，又給與吐魯番官兵羊隻，繼而運到之糧愈少。臣又令王全臣採買米糧、青稞等項，并將銀兩折算配給，是以自去秋以至今夏，不致貽悞。見今巴爾庫爾、吐魯番、科舍圖、俄隆吉等四處，所有滿洲、蒙古、緑旗官兵共二萬一千一百名，計算隨役共三萬三千四百九十名，每月需糧六千六百九十餘石。自阿爾泰遣往官兵一萬二千名，計算隨役約二萬五千名，每月需糧五千石。今年巴爾庫爾耕種青稞，用過籽粒二千石，至秋成，或可獲糧二萬石。吐魯番新墾地畝，所獲糧數，難以預定。今支給吐魯番官兵糧米，自五月以來便不能接濟，臣因移咨協理將軍阿喇納，乘回人所種地畝成熟，於六月初旬催其收穫，借給官兵。俟米糧運到時，照數給還，或將我兵在吐魯番種藝之糧補給。似此酌量設法，庶可接濟無悞。應如將軍富寧安所奏，令伊酌量設法辦理。惟是吐魯番種地之處，不可不嚴爲防守。前經議政議，遣步兵五千名至彼防守，今年若進兵至烏魯木齊，令將軍等酌留官兵看守田畝，若不進兵，則看守田畝之兵不可無馬，應令將軍等將馬兵酌量派留，照看田地，兼備勦戮潛來侵犯之賊。其米糧足用與否，亦令將軍等將馬兵酌量派留，照看田地，兼備勦戮潛來侵犯之賊。其米糧足用與否，亦令將軍富寧安查明議奏。從之。

《聖祖實録》卷二九八　六月壬戌，諭大學士等：盛京地方屢歲豐收，米穀價值甚賤，民間或致濫費，著令盛京米糧不必禁糶，聽其由海運販賣。可傳諭盛京將軍、府尹知之。又諭曰：遲羅國人言其地米甚饒裕，價值亦賤，二三錢銀即可買稻米一石。朕諭以爾等米既甚多，可將米三十萬石，分運至福建、廣東、寧波等處販賣。彼若果能運至，與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萬石米係官運，不必收稅。

丙子，諭大學士等：直隸總督趙弘燮病故，地方緊要，著刑部郎中趙之垣加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銜，署理直隸巡撫事務。

七月丁酉，議政大臣等議覆征西將軍祁里德疏，言臣先經移咨都統圖拉等，令其速諭總理屯種事務之蘇永祖，赴烏闌古木等處平治田畝，開濬溝渠，乘時速行播種。又派委署前鋒統領卜柱及扎薩克台吉根敦等，統兵一千名前赴烏闌古木一帶，驗看形勢，設立營伍，以便防守。隨據蘇永祖呈稱，烏闌古木一帶，地土肥饒，水泉雖少，儘可引溉，今農事已畢，若徹軍回入大營過冬，俟來春再往，或

致遲滯，不如將此屯種五百名之官兵，即於烏蘭古木等處堅立營伍屯扎，加謹防守。乘農事既畢，引水地中結凍，俟來春凍開，及時播種，可以加增地畝。又據扎薩克台吉根敦等回稱，自喀爾奇喇之巴晏鄂博處起，至搭拉托羅海止，共二百五十餘里，已設哨汛七處等語。臣與都統圖拉等一同酌議，照蘇永祖所請，將屯種之官兵冬季停其徹回，即於烏蘭古木等處駐扎，牧放馬畜。惟是屯種之處，俱在哨汛之外，賊人聞知，乘隙侵擾，亦未可定。請再派滿洲官兵及烏喇索倫科爾沁喀喇沁喀爾喀之官兵五百名，亦於烏蘭古木等處屯扎，堅立營伍，彼此應援。此二營各撥子母礮四位，派大臣一員管轄，官兵不時巡查。見有散秩大臣殷扎那具呈願往，應令伊前往効力。俱應如所請。得旨，殷扎那不堪，著都統圖拉前往屯守。

八月丙寅，刑部題，已故福建革職提督藍理貪虐案內，應追銀兩甚多，今該督撫疏稱，變賣藍理家產止得銀三萬八千二百餘兩，明係隱匿，應令地方官嚴追。得旨，藍理出征効力之處甚多，又在阿爾泰軍前効力回來身故，其家產著照督撫等察估完結，其別項俱從寬免追。藍理從前曾治罪入旗，著將伊妻子俱放歸原籍。

《聖祖實録》卷二九九　九月乙酉，諭議政大臣等：從前曾有以朕每年出口行圍，勞苦軍士條奏者，不知國家承平雖久，豈可遂忘武備。

戊子，諭扈從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等曰：據陝西巡撫噶什圖奏稱，陝西虧空甚多，若止於參革官員名下追補，究竟不能速完。查秦省州縣火耗，每兩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臣與督臣商議，量留本官用度外，其餘俱捐補合省虧空，如此，則虧空即可全完等語。朕謂此事大有關係，斷不可行。定例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持以州縣官用度不敷，故於正項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諭陳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璸奏云，此乃聖恩寬大，但不可明諭許其加添。朕思其言深爲有理。今陝西參出虧空太多，不得已而爲此舉，彼雖密奏，朕若批發，竟視爲奏准之事，加派之名朕豈受乎？特諭爾等滿漢諸臣共知之。

甲午，諭扈從大臣等：總督年羹堯將虧空錢糧各官題參革職，其虧空錢糧至今不能賠補。今又因辦理軍需，陝西巡撫噶什圖、總督年羹堯會商，將民間火耗加徵墊補等情題請，第民間火耗，只可議減，豈可加增？朕在位六十一年，從未加徵民間火耗，今安可照伊等所題加增乎？且虧空錢糧之數雖多，見今未有

有木可造，令伊等自行辦用。再行文將軍傅爾丹等，將此開墾田地俱令丈量頃畝，計算給過之籽粒、秋收之米石，開明詳報。見令和布多、烏蘭古木地方，有種地兵丁及駐扎兵丁五百名，值農務暇時，應令多伐木料聚積，以便修理大城及房屋倉廒。從之。

《世宗實録》卷一　十一月戊子，聖躬不豫，因回駐暢春園。

《東華録》卷二四　〔甲午〕，命貝勒永祺、十三阿哥胤祥、大學士馬齊、尚書隆科多總理事務。召大將軍十四阿哥胤禵令與宏曙馳驛來京，命公延信馳驛赴甘州管理大將軍印務。

是日丑刻，上疾大漸，命趨召皇四子於南郊齋所。寅刻，召皇三子誠親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貝勒胤禩、皇九子貝子胤禟、皇十子敦郡王胤䄉、皇十二子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書隆科多至御榻前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着繼朕登基，即皇帝位。」皇四子聞召馳至，已刻，趨進寢宮，是日戌刻，上崩，以雍正元年九月丁丑朔巳時，葬景陵，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有九，廟號聖祖。

清世宗部（起公元一七二二年，迄公元一七三五年）

《東華録》卷二五　世宗憲皇帝，聖祖第四子也。母孝恭仁皇后吴雅氏，原任護軍參領封一等公衛武之女，端莊恭肅，慈惠安和。事聖祖仁皇帝恪襄内治，著範宫庭，嘉祥肇集。誕　上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三十日寅時也。上天表奇偉，隆準頎身，雙耳豐垂，目光炯照，音吐洪亮，舉止端凝，大智夙成，宏才肆應，允恭克讓，寬裕有容。幼耽書史，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源，旁徹性宗之旨。天章濬發，立就萬言。書法遒雄，妙兼衆體。每籌度事理，評隲人材，因端竟委，燭照如神，韜略機宜，皆所洞悉。而性尤純孝，婉愉愛幕，悉本乎至誠。逮事孝莊文皇后、孝惠章皇後備膺慈眷。侍奉聖祖仁皇帝、孝恭仁皇后盡體盡敬，仰慰歡心。偶遇聖祖違和，必躬親湯藥，問視惟虔，晝夜無少懈。聖祖常稱爲誠孝焉。又誼敦友愛。值二阿哥罪廢，衆議當幽禁，上獨涕泣不能起，聖祖爲之動容。平日無私交，無黨援，無干譽，秉道守義，嶷然自重。嘗奉命隨征，統率將士，軍紀肅然。初封多羅貝勒，晉封和碩雍親王。每值鑾駕巡方，翠華駐蹕，輒命扈行，軍國大計亦多諮決。禋祀鉅典，恒令恭代。聖祖嘗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託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蓋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

康熙六一年（壬寅、一七二二）

《世宗實録》卷一　十一月戊戌，命兵部尚書白潢協理内閣大學士事務。以精奇尼哈番音德爲散秩大臣，署鑲白旗護軍統領。

正藍旗護軍統領宗室色亨圖緣事革職，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希爾根爲正藍旗護軍統領。一等侍衛拉錫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命工部左侍郎署湖廣總督滿丕來京，在原任侍郎内行走，陞廣東巡撫楊宗仁爲湖廣總督。以原任江南安徽布政使年希堯署理廣東巡撫。

贈故大學士謚文端張英爲太子太傅，刑部侍郎謚文恪勵杜訥爲禮部尚書，

以從前内廷行走年久，端謹恪勤，亦曾教諸皇子讀書。

辛丑，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雍正元年。

癸卯，大學士等奏頒雍正年號錢文式樣。得旨，錢文係國家重務，向因錢價昂貴，常厪皇考聖懷，今何以使錢文價平，方合皇考便民利用之意。從前雲南巡撫楊名時題請鼓鑄，部議不准舉行。滇省之外，何省應令鼓鑄，與錢價有益，著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公同會議具奏。尋議，鼓鑄錢文，應令雲南、四川兩省設爐鼓鑄。從之。

丙午，諭内閣：隆科多應稱呼舅舅，嗣後啓奏處，書寫舅舅隆科多。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步軍統領隆科多，總理事務甚屬繁劇，著護軍統領衰泰署理步軍統領事。

鑲紅旗漢軍都統馬雲霄緣事革職，以刑部尚書陶賴兼管鑲紅旗漢軍都統。

己酉，諸王、貝勒、貝子、公、文武大臣官員等議奏大行皇帝尊謚廟號。【略】

恭擬敬上尊謚曰：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曰聖祖。

庚戌，陞盛京工部侍郎覺羅蘇庫爲禮部尚書，户部左侍郎敦拜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内閣學士勵廷儀爲兵部左侍郎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國朝宫史》卷三　十二月一日，上諭：每見八旗官員動輒罵及所屬人等父母，薄俗如此，所不忍聞。先經皇考常申訓誡，至再至三，尚未悛改。夫該屬人等即有過失，只可指斥其本身，於其父母何預？且凡事自有國法，應管責者管責，應題參者題參，出言詬罵，甚屬非理。嗣後，仍有辱罵人之父母者，許被罵之人即行回明，該管大臣參奏。再宫内太監等亦好罵人父母，嗣後，如有太監在街道中罵人者，許即重打綑綁，交與步軍統領轉交總管太監懲治。著步軍統領傳示各城、内務府總管傳示各首領太監，通行曉諭，永遠禁止。

《世宗實録》卷二　乙卯，禮部會同王大臣及大學士、翰詹各官等，恭上皇太后徽號曰仁壽皇太后，遂將應行典禮儀注具奏。

丙辰，遣公鄂倫岱仍往軍前總理驛站事務。

陞盛京佐領噶達渾爲内務府總管。

王戌，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署理寧古塔將軍宗室巴賚、奉天將軍唐保住、雲貴總督高其倬、總河陳鵬年、山西巡撫德音、廣東提督馮毅等，俱著實授。

封貝勒允禩爲和碩廉親王，十三阿哥允祥爲和碩怡親王，貝子允禵爲多羅

履郡王，二阿哥子弘晳爲多羅理郡王。

癸亥，實授弘昇爲左翼前鋒統領，調正白旗蒙古都統武格爲鑲白旗蒙古都統。

以輔國公延信爲西安將軍，仍署撫遠大將軍印務。

禮部遵旨議奏，雍正元年特開恩科，請於四月鄉試，九月會試，十月殿試。其癸卯、甲辰鄉會試正科，改於雍正二年舉行，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殿試，從之。

甲子，諭户、工二部：財者利用之源，古帝王足國裕民，務必制節謹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庫金錢中飽於胥吏之侵蝕，以後凡户、工二部，一應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須詳查核實，開造清册具奏，毋得虚開浮估。儻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者，事覺，將堂司官從重治罪。

命吏部尚書富寧安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理藩院尚書勇隆科多爲吏部尚書仍兼管步軍統領事務，廉親王允禩爲理藩院尚書，理藩院侍郎特古忒加尚書銜仍辦理侍郎事務，副都統拉錫兼署理藩院侍郎事。

丙戌，命怡親王允祥總理户部三庫事務。

陞内閣學士吴爾泰爲户部左侍郎。

實授馬爾薩爲正黄旗滿洲都統，陞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拉錫爲正白旗蒙古都統，署鑲白旗護軍統領音德爲正藍旗滿洲都統。

命禮部改鑄太常寺及内務府總管銀印。

裁廣善庫衙門，停止内外官員借俸例。

戊辰，户部議覆河南巡撫楊宗義疏，稱河南所屬不近水次州縣，徵收折色米石，照例節省一錢五分解部；存銀六錢，照例節省一錢五分解部；存銀六錢，與部内所定之價每石需銀一兩五六錢，與部内所定之價每石需銀八錢，照例節省一錢五分解部；存銀六錢，與部内所定之價每石需銀一兩五六錢，與部内所定之價每石需銀一兩五分，令糧道採買。今年秋收歉薄，市價大相懸殊，且恐採買如許漕糧，米價更貴，貧民艱於得食。請將附近水次州縣應徵本色現在徵收，其不近水次州縣折色銀兩，徵銀解部。或於來年秋後豐收，分作三年採買搭運。應行令該撫，將此項徵收折色銀兩，於本年内採買一半米石起運，其餘一半銀兩收貯庫内，陸續採買，於來年盡數起運。得旨，今年應徵本色米石照常運送，其應買米石俱免其運送，著折銀解部。

己巳，命協辦内閣事務兵部尚書白潢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調鑲黄旗蒙古副都統宗室汝福爲本旗滿洲副都統，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哲爾衰爲鑲黄旗蒙古副都統，正白旗前鋒參領多賽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武格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陞王府長史哈達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

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真泰緣事革職，陞鑲白旗護軍參領關色、王府長史巴爾呼達，俱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巴爾呼達仍兼長史行走。

停徵江南海州、武進九州縣水災漕糧，從江寧巡撫吴存禮請也。

庚午，大學士馬齊等奏請纂修《聖祖實録》。

辛未，河道總督陳鵬年奏：秦家廠等隄工，河水漫溢。得旨，此漫溢之處，不於歲前堵築完竣，來年桃汛水發，愈難辦理。陳鵬年會同楊宗義，務於歲前速行堵築完竣。

壬申，陞吏部右侍郎張廷玉爲禮部尚書。以内閣學士福敏充經筵講官。

乙亥，命大學士二等伯馬齊爲《聖祖實録》館監修總裁官，吏部尚書一等公舅舅隆科多，大學士嵩祝、白潢，吏部尚書張鵬翮爲總裁官，禮部尚書張廷玉、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兵部侍郎勵廷儀、阿克敦，内閣學士額黑納、登德爲副總裁官。

又諭：承修皇考實録之事，所關甚屬緊要。所派大臣官員内有陞轉者，著仍兼理行走。若有陞轉外省者，其員缺，著即奏聞。

賜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宅一所，銀一千兩。

加大學士馬齊、嵩祝，吏部尚書張鵬翮，俱爲太子太傅。

丙子，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兵部：在京武職官員，亦當照外省武職官員例，五年一次，考選軍政。其如何考選之處，著定議具奏。尋議，在京武職官員，如領侍衛内大臣、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步軍統領等，俱係近御大臣，不必令其自陳。遇五年考選軍政時，各將屬員詳核，填註考語，照外省薦舉及八法例分别具奏。其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照提、鎮例自陳，其屬員俱照京城之例舉行。至德州等處之城守尉、協領、派大臣前往考選，其屬員即會同城守尉協領等詳核，填註考語具奏。從之。

戊寅，户部奏雲南鑄錢事宜。得旨，依議，部議錢上清字，鑄雲泉、京城二局，係寶泉、寶源字樣。錢乃國家之寶，其雲南鑄錢清字，著鑄寶雲，四川鑄寶川。此外别省，俱將寶字爲首，次將各本省字樣鼓鑄。

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

《世宗實録》卷三　正月辛巳朔，頒雍正元年時憲曆。

頒發訓諭直省總督以下等官上諭十一道。

壬寅，户部等衙門議覆倉場總督李英貴等條奏倉場事宜四款。一、漕兑定例，原帶耗米，以備曬颺折耗，不准旗丁批抵，聽作倉中折耗。一、旗丁應給照米三升八合。查米既入倉厰，復行照出，恐滋弊端，請將此項米石留倉，量給價值。一、倉差滿漢監督各一員，請嗣後於部員内，擇家道殷實、操守清勤者題補。再於現任各監督内，擇其操守清廉、米好數足者，題留復任二年。其員内，擇其年力精壯、才猷敏達者，題請補用，給與本衙食俸，以爲養廉之資。其應補、應選之缺，咨部仍行補選。一年差滿，果操守清廉，米好數足，亦題留復任二年。共三年，准作試俸三年。任滿之日，任内米數謹慎收貯，數目充盈，題明交與吏部，以應陞之缺即陞。若改易操守，偷盜倉糧者，照侵欺錢糧例，盡法治罪。一、倉場衙門有查倉、查船及大通橋、石土兩壩、五閘等處巡查諸事，舊止設筆帖式四員，請添滿漢司官四員，同筆帖式在臣衙門差委稽察。該員果能實力辦事，訪察利弊，三年後，亦照監督以應陞之缺即陞。筆帖式俟五年俸滿，以應得之缺即用。儻查驗不實，徇私隱蔽，及怠惰誤事者，嚴加參處。俱應如所請。從之。

癸卯，諭工部：去年黄河漫溢，衝決秦家廠，一時不能堵塞。朕念數省生民，暨東南漕運攸關，特遣齊蘇勒前往堵修，幸將秦家廠、馬營口俱經堵築完工。但冬日氷凍，所修工程或未必堅固，目今氷解流澌之時，水勢定行稍長，況三月桃花水降，其堵築堤岸，不可不加保固。今楊宗義丁憂，布政使牟欽元署理巡撫印務，凡齊蘇勒所需河工物料及所用官員，著牟欽元即行給與，毋得遲誤。該部速行文牟欽元知之。

《世宗實録》卷四　二月辛亥朔，陞内閣學士宗室佛格、兵部左侍郎勵廷儀俱爲刑部尚書，翰林院侍讀學士吴士玉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陞鑲紅旗護軍統領吉當阿爲本旗漢軍都統，仍兼護軍統領。

癸丑，以正黄旗滿洲都統馬爾薩署理領侍衛内大臣。

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疏報：臺灣變亂，有南路下淡水及安平鎮等處義民李直三等，倡率鄉勇，首先殺賊，仰懇皇恩，酌加議敘。其鄉壯等，量予獎賞。得旨，據奏臺灣義民李直三等，帶領鄉勇，協助官兵擊敗賊衆，竭忠効命，殊爲可嘉。著該部從優議敘。

丁卯，命廉親王允禩辦理工部事務，裕親王保泰辦理理藩院事務。

己卯，諭吏部：虧空錢糧各官，若革職留任催追，必致貽累百姓。伊等既已獲罪革職，豈可復留原任。嗣後虧空錢糧各官，即行革職，著落伊身勒限追還。若果清完，居官好者，該督撫等奏明。著通行直隸各省督撫知之。

副將軍阿喇納奏報：羅卜腦兒地方回人古爾班等，率領哈喇庫爾、薩達克圖、哈喇和邵三處户口一千餘人輸誠投順。下部知之。

《世宗實録》卷五　三月甲申，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在藏之兵或撤回，或於通藏之路駐扎，及西寧所餘官兵撤回之處集議以聞。尋議，西藏地方，因策妄阿喇布坦妄行擾亂，用申天討。平藏之後，留兵防護，恐屯劄日久，唐古特等供應繁費，應將駐藏官兵盡行撤回。察哈爾及額駙阿寶之兵丁，應令公策旺諾爾布、都統武格阿寶等統領，由西寧路遣回。阿寶在軍營年久，應令伊與策旺諾爾布等一竝來京。其江寧杭州兵丁，令副都統吴納哈帶領，由雲南遣回四川。緑旗兵丁，令副將李現光帶領，由打箭爐遣回。至兩路適中之乂木多，係通藏大路，應於四川緑旗兵内，挑選一千駐防。應令總督年羹堯於川陝總兵副將内，揀選管轄。再阿里地方，甚屬緊要。今康濟鼐親身赴藏，同隆布奈等料理藏地，其阿里地方無人辦事，應交康濟鼐派出効力之人奏聞，賞與職銜，協助防守。再查西寧有緑旗兵六千，防守地方已屬足用，其都統汪悟禮帶領京師之兵，應盡行撤回。得旨，額駙阿寶令其帶領兵馬，前往遊牧地方，休息數日，再令來京。

命吏部定直省督撫兼銜。

加吏部尚書兼步軍統領舅舅隆科多、保和殿大學士馬齊、川陝總督年羹堯，俱爲太保。

癸巳，吏部遵旨議覆直省督撫兼銜。查川陝總督，統理西安、甘肅、四川三處事務，控制番羌。兩江總督，統理江蘇、安徽、江西三處事務，地連江海。俱應授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其餘總督及各省巡撫，仍照舊例。由各部侍郎以及别項官員補授總督者，俱改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侍郎補授巡撫者，亦改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學士、副都御史及卿員、布政使補授巡撫者，俱授爲右副都御史。由左僉都御史補授巡撫者，改爲右

僉都御史。永爲定例。從之。

甲午，以淳郡王允祐管理左翼四旗護軍統領事務，鎮白旗滿洲副都統納秦管理左翼四旗都統事務，鑲紅旗漢軍都統吉當阿管理右翼四旗護軍統領事務。

《世宗實録》卷六　四月庚戌朔，河道總督齊蘇勒疏言：河南黄河北岸陽武、祥符、封邱一帶，有岔流三道，逼近隄岸，遶行五十餘里，始歸正河。南岸青佛寺地方，有支河一道，沿隄下注四十餘里，方與正河交會。若不急爲截斷，恐被刷寬深，傷及大隄。現在築壩堵斷支河，并請接築壩尾子隄九千二百八十八丈，隔隄七百八十丈，以制旁流。從之。

辛亥，聖祖仁皇帝梓宫至景陵，將陵寢一應典禮酌定，著諸人俱照定例遵行。

丙辰，兩廣總督楊琳等摺奏：新會縣盜首張祖珠等，聚衆搶掠，已遣兵擒獲。奉上諭：朕知粤東兵馬懦弱不堪，大盜竟敢與地方官公然抗衡，武備不弛，賊何能盡。如欲勦盡山賊，必以操練兵馬爲先。粤省此一事最爲緊要，爾等共膺封疆重寄，不可偷安，亟宜加意振作，方能改革舊習。且朕觀天下督標撫標之兵，尤屬不堪。率皆不以爲事，彼此怠弛，不肯同心合力整頓料理，而往往以避嫌藉爲口實，若以標下軍卒，視爲督撫之私兵，天下有是理乎？各省督撫，自兹各當奮勉惕勵，操習以勤，賞罰以公，何慮營伍之不整肅耶？

命怡親王允祥總理户部事務。

壬戌，諭：陝省數年以來軍需錢糧，至今尚未奏銷，皆由承辦之人不顧國帑，惟圖利己，恣意貪婪之所致也。猝令奏銷，即互相推諉，遲延日月，設法掩飾，若使事事如此，效尤成風，則承辦錢糧之人安知畏懼乎？蘭州藩庫軍需奏銷，仍著折爾金造册。西寧大兵處巡撫辦理之錢糧，仍著噶什圖造册。其原造册官員，該部查明奏聞，發往噶什圖處，著噶什圖帶往西寧，清查銷算。

以輔國公普照署鑲藍旗護軍統領。

乙丑，封十七阿哥允禮爲多羅果郡王。

丁卯，上始御乾清門聽政。

戊辰，除山西、陝西教坊樂籍，改業爲良民。

癸酉，吏部議奏：山西巡撫德音、布政使森圖隱匿地方災荒，既不奏報，又不停徵，應革職。得旨，遣祭華嶽之侍讀學士田文鏡到日，朕詢彼經過地方情形與百姓生理，據奏，山西平定州等處，民間生計維艱，地方官現在徵比錢糧，是以即遣田文鏡速往賑濟。且聞年羹堯來京之時，曾囑德音查明歉收州縣，奏請緩徵，至今竝未啓奏。巡撫係封疆大吏，一聞百姓饑饉，即當陳奏。德音既不奏聞，反行催科徵納，其不能勝巡撫之任，於此可見。德音從寬免革職，著來京，在學士任効力行走，其員缺，著内閣學士諾岷補授。布政使森圖，人不及，著革退，在驍騎參領効力行走，其員缺，著順天府府丞連肖先補授。

乙亥，諭户部：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户口日滋，何以爲業。惟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著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叙。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叙。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世宗實録》卷七　五月庚辰，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奏，鶴麗、永北等處取藏兵丁，倒斃馬匹，墾免賠補，應無庸議。得旨，兵丁遠馳異域，甚屬勞苦，且滿洲、緑旗俱當一視，其倒斃馬匹，若仍令伊等賠補，朕心不忍，著悉行豁免。

免江南壽州、合肥等十四州縣，廬州等六衛康熙六十一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甲申，直隸巡撫李維鈞摺奏：直隸從前虧空，計州縣歲之所餘積纍填補，二年督令清理。奉上諭：州縣官令少從容，不慮窘乏，方可責其盡心撫字。少有餘資，亦可自爲地方興利之舉，何可勒令爲他人補苴虧缺耶？

己丑，諭大學士等：此番鄉試落卷，著大學士王頊齡、刑部尚書勵廷儀、署吏部侍郎内閣學士史貽直、户部侍郎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如人不足，於翰林院編檢内，揀選十員同閱。再此番係雍正元年特恩加科，士子有因迴避，不曾應試者，殊屬可憫，即令派出大臣擬題奏請，候朕點出，於内閣考試。

戊戌，諭河道總督齊蘇勒、漕運總督張大有、山東巡撫黄炳：歷年漕船遲滯，皆由運河淺阻。運河之水，全賴山東諸湖蓄水，以資灌注。近歲諸湖漸就淤積，附近居民或侵佔耕種，以致水少，不能引以濟運，今宜乘夏秋雨水之時，預爲

蓄水之計。爾諸臣應各留心相度，凡沿河近地已經成田者，不必追究。其未經耕種者，當湖水稍落，速宜嚴禁，不可仍令侵佔。至諸湖隄防，務須修築堅固。引河開座，務須啓閉得宜。則湖水深廣，運道流通，將來漕艘，更無阻滯之虞矣。

庚子，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青海台吉兄弟不睦，儻邊境有事，大將軍延信駐劄甘州，相隔遥遠，朕特將一切事務，俱降旨交年羹堯辦理，若有調遣軍兵，動用糧餉之處，著防邊辦餉大臣及川陝、雲南督撫、提鎮等，俱照年羹堯辦理邊疆事務，斷不可貽誤，并傳諭大將軍延信知之。

撒布婁爾地方隨征緑旗弁兵，令山西大同總兵官馬覩伯帶回。

以署理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禮部尚書張廷玉，俱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辛丑，仁壽皇太后崩於永和宫。

《世宗實録》卷八　六月己酉，命太僕寺少卿須洲等往山東發司庫銀二十三萬四千兩，散賑濟南、兗州、東昌、青州、萊州等府旱災饑民。

丁巳，命雲貴革職總督高其倬仍留原任。

陞廣西提督左世永爲正黄旗漢軍都統，直隸天津總兵官韓良輔爲廣西提督，直隸河間副將徐仁爲直隸天津總兵官。

己未，户部議覆御史向日正條奏，凡官員那移公帑爲本身捐陞及子弟捐職，以致虧空者，本身無論離任、現任，子弟無論先用、即用，俱革職賠補。應如所請。從之。

以江蘇等屬積年民欠地丁及蘆課等項銀兩，歷歲既久，窮民苦累，悉令豁免。

辛酉，諭内閣：邊外地方遼闊，開墾田畝甚多，將京城無産業兵丁移駐於彼，殊爲有益，著直隸古北口提督董象緯定議。再著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會同兵部詳議具奏。尋議，於熱河、喀喇和屯、樺榆溝三處駐兵，請派京城兵八百名，於熱河駐四百名，喀喇和屯、樺榆溝三處各駐二百名，以五十名爲一佐領，每佐領設佐領一員，驍騎校一員。於派出兵丁内，設領催四名，再設總管一員、翼長二員，分駐喀喇和屯、樺榆溝二處。此員，令其統理管轄。其總管駐劄熱河翼長二員，移駐兵丁，令滿洲、蒙古都統等，於馬甲内擇其無産業情願前去，併席北烏拉齊新滿洲内熟諳農務者派往。其總管、翼長，著兵部引見補授。佐領、驍騎校，著各旗引見補授。其官員缺出，照依各省駐防官員例。其兵丁缺出，即於彼處餘丁内挑補。如無餘丁，仍於京城原佐領内挑取，派往頂補。俸餉、米石俱照京城例支給。所住房屋，派部院堂官一員，查明彼處官房撥給。如其不敷，買房添補。其總管關防，著禮部鑄給。隨關防之筆帖式，令吏部題補。從之。

壬戌，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摺奏：據青海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索來稱，羅卜藏丹津等領兵來侵，率兵交戰四次，屬下人多陣亡，其餘亦行逃散，又將牲畜劫掠，今率妻子來投，乞賜救援等語。臣令伊等暫住蘇油口内。奏入，報聞。

甲子，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摺奏：青海公噶爾丹達錫來至甘州，據稱，率弟台吉鄂齊爾、台吉阿旺達克巴領兵，與貝勒阿爾布坦温布等相拒。我兵敗散，賊人肆行搶奪，來投進口等語。臣已令噶爾丹達錫暫與伊叔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奈同居。奏入，報聞。

壬申，諭直隸巡撫李維鈞：畿甸之内，旗民雜處。向日所在旗人暴横，小民受累，地方官雖知之，莫敢誰何，朕所稔悉。爾當奮勉整飭，不必避忌旗漢冰炭之形迹，不可畏懼王公動戚之評論。即皇莊内有擾害地方者，毋得姑容，皆密奏以聞。

甲戌，議敘順天考試官，加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軾爲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張廷玉爲太子太保。

丙子，諭内閣：凡旗員爲外吏者，每爲該旗都統、參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至州縣，於將選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結咨部。及得缺後，復遣人往其任所，或稱平日加恩，勒令酬報，或稱家有急需，那移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至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等，分外苛求，或縱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索。種種陋習，不可枚舉，以致該員竭厥飽送，即欲潔己自好，勢有不能。於是虧空公帑，被參罹罪，多由於此。嗣後如有仍蹈前轍、恣意需索等弊，許本官據實密詳督撫轉奏，儻督撫瞻顧容隱，即許本官封章密揭都察院，轉爲密奏。即各御史亦得據揭糾參，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著通行八旗直省督撫，徧諭内外旗員知悉。

諭理藩院：塞外居住之八旗、察哈爾、蒙古護軍驍騎之器械，三年查看一次。

《世宗實録》卷九　七月己卯，諭駐劄西寧辦青海事務兵部左侍郎常壽：據貝子延信奏報，親王羅卜藏丹津、貝勒盆蘇克汪扎爾等，率兵四千，擄奪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奈等，爾宜遣人勸阻，令其和好。若羅卜藏丹津借此侵犯邊塞，則不可不加懲治。此事或爾親往和解，或遣賢能官員喇嘛等往彼和解，爾悉

心籌畫，與年羹堯商酌而行。

庚辰，命山東歷城等一百一州縣康熙六十年未完丁地錢糧六十九萬四千兩有奇，自雍正元年始，分三年帶徵。從山東巡撫黃炳請也。

壬午，兵部議覆浙江福建總督覺羅滿保疏，稱臺灣南路與中路適中扼要爲下加冬地方，應設兵彈壓。今將鎮標右營守備領兵一百五十名，駐劄崗山地方，北路與中路適中扼要爲下加冬地方，應設兵彈壓。今將鎮標左營守備領兵一百五十名，駐劄崗山。鎮標左營守備領兵一百二十名，駐劄鹽水港。左營千總一員，領兵一百二十名，駐劄笨港。至安平鎮城，甚爲扼要，應令水師副將領總一員，領兵一百五十名，駐劄笨港。至安平鎮城，甚爲扼要，應令水師副將領守備一員，兵五百名，駐劄城內。均應如所請。從之。

癸未，雲南巡撫楊名時摺奏：巡撫衙門規禮共有五萬餘兩，准留若干，其餘應充公用。奉上諭，督撫羨餘，豈可限以科則，拘以繩墨，惟視秉心何如耳，取所當取而不傷乎廉，用所當用而不涉於濫，固不可朘削以困民，亦不必矯激以沽譽。若一切公用犒賞之需，至於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體，非朕意也。必使兵民兩得温飽，官弁豐足，督撫司道亦皆饒裕，乃朕之所願。是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之，其是與否自難逃朕之鑒照也。

署正黃旗蒙古都統伊都善緣事革職，以果郡王允禮管理正黃旗蒙古都統，正白旗護軍統領納秦署理正藍旗蒙古都統，正藍旗護軍統領宗室汝福署理鑲白旗蒙古都統，正黃旗護軍統領查克旦署理正紅旗漢軍都統。

乙酉，户部遵旨議覆：遣官往盛京、江西、湖廣採買米糧。得旨，南方差漢御史，或給事中一員前往，動正項錢糧，照時價買米，僱覓民船即行起運，趕上漕船，可以先到，即先來。如其不能，在何處遇見糧船，即隨便同行。此係官買之米，若交與地方官，恐派累小民，亦未可定，不必交與地方官運送。著派同知、通判等官一員，協同買米之員管運到京。

丙戌，諭户部、兵部：從前商人王綱明因虧空銅觔銀兩，具呈願採買兩江、浙、閩、湖廣五省營驛馬匹，於每匹額價內節省三兩，填補虧空。後五省以王綱明所交之馬疲瘦不堪，易於倒斃，題請仍自行採買，每匹扣銀三兩交部，爲王綱明補墊虧空。此事雖行已數年，但各省採買額價不敷，不能採買膘壯。營驛之馬恒至倒斃，以至地方官員歲有賠累。況商人王綱明虧空銀兩，與各省地方官員何涉，而代爲補墊。除從前五省解部補墊銀兩外，以後每匹扣銀著俱行豁免。其王綱明欠項，著另行查明清結。

工部議覆川陝總督年羹堯疏，奏布隆吉爾地方北連哈密，西接沙州，去嘉峪關約五百餘里，請建城一座，屯兵駐守，則柳溝、赤金始得屏捍。應如所請。從之。

直隸巡撫李維鈞摺奏：直屬丁銀，請攤入田糧。奉上諭，此事尚可少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今既經題奏，候部議到時，朕再酌定。

辛丑，諭禮部尚書張廷玉曰：聖祖仁皇帝《欽定孝經衍義》一書，廣博精深，宜頒布海内，使天下之人觀覽誦習，以爲修身務學之本。

壬寅，以舅舅公隆科多、大學士王頊齡爲《明史》監修官，署理大學士事務工部尚書徐元夢、禮部尚書張廷玉、左都御史朱軾、翰林院侍講學士覺羅逢泰爲總裁官。

《世宗實録》卷一〇 八月甲寅，諭兵部：提督、總兵、副將等官，仍照舊例，不許在任所置産入籍。其參將以下，俱係微員，任所縱有房産，諒亦微薄，若概勒歸原籍，必致困累，爾等會同九卿定議具奏。尋議，參將以下等官，任所置有産業，或本身休致，事故解退，或經身故，子孫留住任所，有欲在彼入籍者，許令地方官報明督撫，即准其入籍居住。從之。

戊午，以兩廣總督楊琳專管廣東總督事務。陞廣西巡撫孔毓珣爲廣西總督，仍兼巡撫事務。

己未，諭兩江總督查弼納、江南提督高其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浙江巡撫李馥等：太湖三萬六千頃，連跨數郡，地勢既廣，支流復多，爲盜賊出没之所，平時既易藏姦，巡捕恐難著力。爾等均有統轄之責，可公同確議，遴選賢員，清查嚴緝，務俾匪類就擒，餘黨解散，地方長享寧静之福，以副朕禁盜安民之意。

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富爾丹署鑲藍旗護軍統領。

《東華録》卷二五 是月，上御乾清宫西煖閣，召王大臣及文武諸臣入，諭曰：朕自即位以來，念聖祖付託之重，安可怠忽，不爲長久之慮。當日聖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憂悴，不可殫述。今朕諸子尚幼，建儲一事，必須詳加審慎，此事雖不可舉行，然不得不預爲之計。今朕特將此事，親寫密封，藏於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書「正大光明」匾額之後，乃宫中最高之處，以備不虞，諸王大臣咸宜知之。

《世宗實録》卷一一 九月壬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吏部尚書銜朱軾、禮

部尚書張廷玉爲會試正考官。

調户部尚書田從典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張廷玉爲户部尚書仍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陞户部右侍郎張伯行爲禮部尚書，刑部右侍郎盧詢爲兵部尚書。

甲申，户部議覆，直隸巡撫李維鈞請將丁銀攤入田糧之内。應如所請。於雍正二年爲始，將丁銀均攤地糧之内，造册徵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理藩院奏：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屬下明嘎忒人博羅忒、達什扎卜、巴圖蒙克、多爾濟、哈拉嘛克、達巴什六人來降。得旨，伊等稱有近族兄弟在貝勒博貝處爲護衛，即將此六人賞與博貝，加意撫養。

己丑，諭川陝總督年羹堯：侍郎常壽奏報，親王羅卜藏丹津攻王察罕丹津，已渡黄河，肆行猖狂。或遣使與策妄阿喇布坦期約作亂，或欲窺取西藏，皆事所必有。軍務宜預先籌度，爾宜將西寧、松潘、甘州等處軍兵整備，務期勦滅。羅卜藏丹津自夏間作亂以來，人馬疲乏，若不乘此時擊之，遲延日久，則賊人得以蓄養氣力。爾其盡心籌畫，克奏膚功。

以内務府郎中薩哈廉協理内務府總管。

癸巳，以裕親王保泰管理鑲黄旗滿洲、蒙古、漢軍三旗事務，原任鑲白旗護軍統領蘇克肫爲鑲黄旗滿洲都統。

刑部議覆御史湯之旭條奏，六部現行則例，輕重不一，請簡諳練律例大臣爲律例館總裁，將康熙六十一年以前所行條例、雍正元年以後所奉上諭，陸續纂修增入。應如所請。得旨，左都御史朱軾、兵部尚書盧詢、刑部左侍郎阿錫鼐、兵部左侍郎伊都立，著充總裁官。

甲午，以正白旗蒙古都統拉錫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丙申，除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

甲辰，湖廣總督楊宗仁奏言：百姓食鹽價值，應請欽定，下慰商民仰望。得旨，據楊宗仁奏請欽定鹽價，伊並不體察事理，但固執己見，仍照原題具奏。【略】，著黄叔琳、謝賜履前往楚省，會同楊宗仁將鹽價確議酌定。謝賜履印務，著運使何順暫行署理。

《世宗實録》卷一一二　十月丁未朔，頒雍正二年時憲曆。

恭刻《聖祖仁皇帝御製曆律淵源》一百卷告成，内分三部：一曰《曆象考成》，一曰《律吕正義》，一曰《數理精蘊》。

戊申，諭兵部：據川陝總督年羹堯奏稱，青海羅卜藏丹津恣肆猖狂，臣領兵於九月二十日自甘州起程，十月初間至西寧，相機行事等語。總督年羹堯既往西寧辦理軍務，其調遣弁兵之任甚屬緊要，須給大將軍印信，以專執掌。著將貝勒延信護理之撫遠大將軍印，即從彼處送至西寧，交與總督年羹堯。其貝勒延信，現有防守甘州沿邊等處事務，將庫内現存將軍印信，著該部請旨頒發一顆送給。尋議，應將平逆將軍印信，送給貝勒延信。從之。

敕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略】爾與蘇丹、岳鍾琪、常壽等酌定方畧，公同計議而行，勿當事會而致失機宜，勿恃兵强而輕視逆寇，密偵遠探，罔或疎虞。各路大兵暨蒙古兵丁，聽爾調遣。凡遇有警，即遣發官兵應援撲勦，防備詐降。如羅卜藏丹津敢於抗拒，即行勦滅。其黨内亦有懼羅卜藏丹津之勢，脅從而行者，伊等果悔罪來歸，即行寬宥。有能擒斬羅卜藏丹津來歸者，分别具奏。有情急來歸者，加意撫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殺戮。

甲寅，敘平郭羅克賊番功，封川陝總督年羹堯爲二等公，給四川提督岳鍾琪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職，遊擊姚文玉、周瑛以下十五員，及外委官馬萬倉等九十七員，各功加二等，餘俱賞賚有差。

壬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西藏撤回額駙阿寶所領蒙古兵丁，馬匹軍器，皆不堪用。且阿寶身有殘疾，應令回原處。定西將軍公策旺諾爾布帶領之察哈爾兵，漢仗俱好，將察哈爾兵揀留四百名，交都統武格管轄，其餘交策旺諾爾布帶領起程。再都統西倫圖現駐於東郭爾廟，甚屬無益。伊所領京城兵在外日久，馬匹器械俱已缺乏，交侍衛班領阿齊圖帶領發回。西倫圖漢仗猶好，請留軍前，管轄察哈爾前鋒兵。西寧現在滿洲兵無幾，應令署西安將軍公普照派烏鎗驍騎四百名，前鋒一百名，交副都統覺羅伊禮布帶領，速赴西寧。再用兵不可無參贊大臣，前鋒統領蘇丹經事頗多，岳鍾琪總統緑旗土司兵丁，請授爲參贊大臣。至青海之事，并請侍郎常壽、一等侍衛達鼐參議。奏入，報聞。

乙丑，禮部奏請總督、巡撫銅關防，應照將軍、提督之例，用銀鑄給，以重職掌。從之。

丁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青海羅卜藏丹津等，聚集各台吉，肆行邊外。臣已劄令乂木多總兵官周瑛率兵截其往藏之路，但羅卜藏丹津急即遁至穆魯烏蘇等處，亦未可定。臣令靖逆將軍富寧安，調都統穆森往吐魯番駐防，調吐

魯番駐防副將軍阿喇納帶領滿洲、蒙古、綠旗兵二千名，由噶斯一路，前往截殺。所獲賊若羅卜藏丹津實心恭順，即將此二千名暫駐布隆吉爾。再查布隆吉爾地方，駐防兵甚少，四圍皆係厄魯特。喇布坦巴蘇泰每令伊屬下人截奪台站馬駝，應令綠旗兵二千名，調往布隆吉爾，交參將孫繼宗管轄。若用兵，即令率所管兵丁勦滅喇布坦巴蘇泰，與副將軍阿喇納會合，共截羅卜藏丹津。如此，賊人不能脫逃，而布隆吉爾地方亦甚堅固。奏入，報聞。

辛未，調正白旗漢軍都統觀音保爲鑲黃旗漢軍都統，陞左翼前鋒統領希爾根爲正白旗漢軍都統，仍兼管前鋒統領事務。

癸酉，調署理大學士工部尚書徐元夢爲户部尚書，仍辦理大學士事。户部尚書孫渣齊爲工部尚書。以公阿爾松阿爲禮部尚書。陞工部左侍郎尹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刑部左侍郎阿錫鼐爲工部左侍郎。陞内閣學士馬爾齊哈爲刑部左侍郎。詹事府少詹事塞楞額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仍兼會考府行走。太常寺卿王沛憲爲通政使司通政使。一等侍衛林祖成爲光禄寺卿。

以正白旗滿洲都統貝勒滿都護管理正白旗三旗事務，調正白旗蒙古都統拉錫爲本旗滿洲都統，陞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巴爾米特爲正白旗蒙古都統，鑲黃旗參領花色爲本旗蒙古副都統。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十月十九日，賊人來侵鎮海堡，臣令都統武格率察哈爾兵、西安滿洲兵援救。二十日，厄魯特兵二千名，番賊一千餘人圍堡。二十一日至二十三等日，賊人陸續添兵，日夜轉戰，臣將前鋒統領蘇丹所領兵丁，交參將宋可進等帶領軍前効力。滿洲綠旗官員，於二十五日前往援救。賊衆六千餘人，或據堡前之山，或在谷中埋伏，我兵分隊奮攻，礮傷賊人甚多，賊人敗走。鎮海堡内滿洲、察哈爾、綠旗兵齊出截殺，賊人四散逃去，共殺傷厄魯特六百餘人，我軍陣亡五人，被傷六人。再多巴之囊素阿旺丹津，從前叛歸羅卜藏丹津，今爲我兵擒獲，理應正法，但軍務未完，暫行監禁。奏入，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三　十一月丁丑朔，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于振等二百四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寅，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稱羅卜藏丹津率兵四五千名，進攻西寧之南川口。因守口兵少，賊人沖入，防守兵見賊勢衆，即據申中堡。賊人圍堡，堡内囊素潛與賊通，欲鑿牆而入，守備馬有仁等奮力抵禦，臣令參將宋可進、遊擊元繼尹等，率領弁兵往援。賊人迎戰，我兵内外夾攻，殲殺厄魯特番兵九十餘名，賊人敗遁。所獲賊人器械、馬匹，俱賞給兵丁外，我兵陣亡七人。隨加賞卹，俟各處調齊兵丁，臣即見機勦滅。但甘州兵少力弱。查喀爾喀厄爾喀厄爾得尼王各扎薩克離甘州甚近，乞調蒙古兵三千名，協駐甘州，以壯軍威等語。查喀爾喀厄爾等尼王各扎薩克兵丁調往甘州，雖屬近便，但冬令嚴寒，喀爾喀等散處遥遠，應停其調遣，請就近派鄂爾多斯兵五千名，今副都統花色等帶領，歸化城、土默特兵五百名，令副都統查克旦等帶領，大同鎮兵一千名，總兵官馬覲伯帶領，前往甘州。其馬覲伯員缺，查永北鎮總兵官馬會伯現在京師，應著馳驛往赴大同署理。從之。

癸未，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據隨侍郎常壽之千總馬超羣等回稱，常壽於初九日至羅卜藏丹津所駐巴顔布拉克地方，羅卜藏丹津云，是月十五日，我等在察罕托羅海地方會盟再議。十七日，行至和爾地方。薄暮時，忽有二三千賊人突至，將侍郎常壽及輜重劫去，筆帖式多爾濟憤賊陵辱，拔刀自刎等語。常壽現被禁堪布廟中。奏入，報聞。

丙戌，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北川新城有逆賊二千餘據住，遊擊馬成輔擊殺逆賊甚衆，臣令副將王嵩、參將宋可進等，帶領兵丁三千往援。賊據山抵拒，我兵奮力攻擊，破賊六營，賊遂敗走。再莊浪爲河西五府總路，東西兩山俱番人遊牧之地，此内謝爾蘇一夥最强，厄爾布一夥助其行惡，賊恃山高林密，以爲巢穴。其地最險者係碁子山、茨爾溝二處，臣調集涼州兵二千，土司魯華齡兵一千，各處鄉兵一千，令涼州總兵官楊盡信、涼莊道蔣泂管領，四面夾攻，斬賊人數百級，俘獲其妻子。番賊奔入鐵保城。生擒厄爾布賊首魯木受等二人，及謝爾蘇賊首坎柱等六人，俱已審明正法。臣見餘賊無幾，將兵調回西寧。守備王福晉、把總陳昌及兵丁二十餘人陣亡，其被傷人數俟查明詳報。得旨，據奏侵犯西寧之南川、西川、鎮海堡、北川等處逆賊厄魯特羅卜藏丹津，被官兵協力奮攻，勦殺殆盡，賊衆墮膽逃竄，竝將莊浪等處截路行劫之賊番擊敗擒獲。大將軍年羹堯調遣指授，官兵俱各奮勇，實心効力，殊屬可嘉。此次立功報効陣亡受傷官兵，俱著註册，俟事平之日，該部從優議敘。

丁亥，諭户部：浙省偶值秋旱，被灾地方已經蠲免錢糧，令有司加意撫綏。舊額杭、嘉、湖所屬十四州縣應徵漕米三十二萬石，今荒歉之歲，民間納米爲艱，著令徵收一半，改折一半，既可以濟民之食，又可以紓民之力。其改折之價，著照康熙九年例，每石折銀一兩完交。其應徵漕米十六萬，米色或未能純一，著令

紅白兼收，以示朕軫恤地方、格外施仁之至意。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西寧北川上北塔、下北塔二處蒙古回子，占地數百里，丁衆糧裕，素懷異志，臣令千總馬忠孝前往下北塔，將所有三十村莊回目錫拉墨爾根等，俱已招撫。馬忠孝等又帶領兵一千名，往勦上北塔賊衆，擒獲頭目阿布多昊圜厄爾克喀等，即行正法。其餘回人，俱已招撫。馬忠孝等，請俟大兵凱旋議敘。奏入，報聞。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察罕丹津在河州居住，羅卜藏丹津欲行劫擄，臣令少卿花善帶領察罕丹津妻子并伊屬下人等，移至蘭州居住。奏入，報聞。

壬寅，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撫遠大將軍年羹堯進勦羅卜藏丹津，將巴爾庫爾吐魯番兵調往五千名，朕恐巴爾庫爾兵力單弱，著於振武將軍傅爾丹軍營兵丁內，撥派二千名，令前鋒統領丁壽、都統良敦帶領，於明年二月內，前往巴爾庫爾駐劄。

《世宗實録》卷一四 十二月己酉，分湖北、湖南鄉試額，湖北中式五十名，副榜十名，湖南四十九名，副榜九名，武舉各二十五名。

癸丑，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王察罕丹津屬下厄爾克扎爾固齊、阿爾塔爾、和碩齊拉布木三人，將羅卜藏丹津看守伊等賊兵殺散，帶領一千餘户口來投。貝勒色卜騰扎爾帶領青海左翼公册零之弟台吉巴爾珠爾等妻子并屬下人二千餘口來投。臣即宣諭皇仁，赦其被脅從逆之罪，安插於西川口外。奏入，報聞。

辛酉，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賊人來侵布隆吉爾地方，參將孫繼宗、遊擊孫超節領兵往迎，遇賊三千餘人。正交戰時，副將潘之善引兵繼至，併力奮擊，殺賊甚衆，所獲器械無算。奏入，報聞。

丁丑，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李琰等一百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東華録》卷二四 是月，封胤禩和碩廉親王，胤祥和碩怡親王，胤禵多羅履郡王，宏哲多羅理郡王。以輔國公延信爲西安將軍，仍署大將軍印務。命怡親王總理户部三庫事務。

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

《世宗實録》卷一五 正月丁丑，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十二月十三日，羅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壽回營，并呈奏章一函。筆帖式多爾濟被賊掠去，仗義捐軀，請施恩優卹，以示鼓勵。得旨，侍郎常壽乃簡任西寧辦理青海事務之員，伊竝不將羅卜藏丹津謀叛情形奏聞，一切軍務悉推諉於年羹堯，又擅棄西寧，輕往青海，爲羅卜藏丹津所獲。及羅卜藏丹津將伊釋放，復覥顔生還，溺職已甚，著將常壽拏解西安監禁。至筆帖式多爾濟被賊擒獲，不屈身死，甚屬可嘉，著交部照殉節例議敘。仍著大將軍年羹堯照例予祭。

丁亥，授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

壬辰，鑲藍旗漢軍都統伊爾拜緣事革職，以果郡王允禮爲鑲藍旗漢軍都統。命鑲白旗蒙古都統武格，總管殺虎口至阿爾泰一路軍臺事務。

陞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巴拜爲本旗蒙古都統，王府長史額爾錦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癸巳，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額駙策凌奏稱，伊自阿爾泰軍營來時，副都統勒欽圖、原任將軍席柱年俱衰邁，原爵公德瞻在軍營患病，請將此三人撤回等語。席柱、勒欽圖著撤回，德瞻係前往効力贖罪之人，俟軍務告竣，再令伊回京。

甲午，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張家胡土克圖之胡必爾汗，原住西寧東北郭隆寺，屬下喇嘛甚多，素與羅卜藏丹津、阿爾布坦温布和好。本年正月，郭隆寺衆喇嘛忽聚兵操演，臣隨給示禁止，而寺内喇嘛傳令東山一帶番人，約於是月十一日齊集拒戰。臣見反形已露，急宜勦滅，隨遣提督岳鍾琪會同前鋒統領蘇丹、副都統覺羅伊禮布等，統兵進勦。尚未至郭隆寺，而賊衆已於十二日駐營哈拉直溝迎敵，我軍直前奮擊，斬賊數千，擄其三嶺，燬其十寨。副將宋可進、總兵

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之外，以至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各舉要領，垂訓萬世。上以各條邊行日久，慮民或怠，宜申語誡，以示提撕，迺復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並製序文，刊刻成編，頒行天下。

丁未，調寧古塔將軍輔國公巴賚來京，陞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哈達爲寧古塔副都統。將軍。

寧古塔副都統馬喊年老休致，陞一等侍衛阿岱爲寧古塔副都統。

戊申，總理户部三庫怡親王允祥條奏三庫事宜四款。

壬子，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青海貝勒羅卜藏察罕、貝子濟克濟扎布、台吉滾布色卜騰、納漢伊席，羅卜藏察罕之母，率領伊等妻子，及貝勒策凌敦多卜之姊，投至西寧，隨酌給茶葉大麥等項，仍令往口外駐劄訖。臣思羅卜藏丹津欲威脅懦弱以益兵力，衆人尚在游移，若不乘機派兵前往，則來投之人勢難保全。臣令提督岳鍾琪、總兵官吴正安、黄喜林、侍衛達鼐、副將王嵩、宋可進、紀成斌等，領兵六千名，分二路進勦。前鋒統領蘇丹留於西寧軍營辦事。奏入，報聞。

癸丑，諭直隸各省督撫等：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厪念民依，重農務本。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户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保介田畯，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奬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曠野，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即棒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豕，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咸有裨益。

戊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青海之事，不日告竣。而策妄阿喇布坦，亦屬恭順，其撤回各路之兵，及固守地方之事，應預行定議。額駙策凌、貝勒博貝，俱在阿爾泰駐劄年久，地方情形，皆所悉知，現皆在京，可詳詢阿爾泰一路兵丁如何撤回，及駐防兵丁應於何處安設之處，確議具奏。尋議，策妄阿喇布坦於伊使垂納木喀去後，中心悦服，遣使誠懇前來，甚屬恭順，然永固邊陲之策，宜預爲籌畫。查阿爾泰一路，振武將軍傅爾丹軍前現在兵丁共三千八十二名，征西將軍祁里德軍前現在兵丁共六千九十八名，俱應撤回各本處。查先奉聖祖仁皇帝諭旨，喀爾喀邊疆，係與策妄阿喇布坦及鄂羅斯接壤，交將軍及喀爾喀王等會議。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兩處，俱係緊要形勢地方，相應駐兵，已經蓋造城二座。後以烏蘭古木地方，廣闊豐腴，可以屯田，於是又遣哨兵，於彼種地修城屯駐。但烏蘭古木直抵阿爾泰山前，與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及喀爾喀遊牧處，相隔千里，應停其在烏蘭古木駐兵，仍於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兩處，派京城滿洲兵二千名防守，四年一換；蒙古兵二千名，永遠屯駐。滿洲兵，請於京城佐領内選派一千七百四十二名。其不足兵丁，於八旗漢軍礮手内均派充補。蒙古兵，請於八旗遊牧察哈爾佐領内挑選一千名，再於右衛佐領内挑選七百名。其不足兵丁，請於歸化城、土默特佐領内酌派充補。此四千兵，應派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統領。將軍在察罕叟爾駐劄，副都統在扎克拜達里克駐劄。應鑄給駐防茂岱察罕叟爾等處地方將軍印信。其察哈爾右衛歸化城蒙古兵二千名，俱設總管等管轄，於兩城左近遊牧駐劄。至阿爾泰軍前，現有喀爾喀扎薩克兵二千名，應暫行存留，交與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貝勒博貝等統領調遣。丹津多爾濟，應鑄給管轄喀爾喀左翼兵丁副將軍印信。策凌，應鑄給管轄喀爾喀中路兵丁副將軍印信。博貝，應鑄給管轄喀爾喀右翼兵丁副將軍印信。軍營一應器械、盔甲，交與兵部工部製給。俸餉、馬駝等項，按員令户部支賞。京城滿洲兵，於明年四月内起身，令將軍副都統帶領出張家口，由中路行走。察哈爾右衛歸化城兵，令總管等帶領。各隨其便，遊牧前去。至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兩處，地畝豐腴，應俟將軍到彼，派兵耕種。并令官商范毓馪等輓運米石，備支給口糧之用。其屯種事務，委派大臣一員，鑄給辦理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兩處兵餉關防。俟四年，與將軍一同更換。再，阿爾泰兩路兵内，令傅爾丹挑留五千名，暫行駐劄。其餘今歲七八月間，令征西將軍祁里德統領撤回，並將征西將軍印敕帶繳。至阿爾泰現在所設軍臺，俱係僻路，且瀚海遼闊，水草不佳，查張家口抵朱爾輝、翁機、推河甚近，水草亦佳，應遣大臣一員，將臺站那移安設，庶於驛站人員牲畜俱有裨益矣。得旨，爾等所議，令傅爾丹處暫留兵五千名。阿爾泰既有喀爾喀之兵，著留四千名。餘依議。并行文大將軍年羹堯知之。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據岳鍾琪報稱，二月初八日，領兵出口。聞巴爾珠爾阿喇布坦在烏蘭博爾克地方，即分兵三路進勦。及至其地，賊人已經逃遁，

遂令總兵官吴正安率兵由北路，總兵官黄喜林、副將宋可進率兵由中路，岳鍾琪、侍衛達鼐率兵由南路，往追賊人。副將王嵩、紀成斌等，各率兵搜山。岳鍾琪追至伊克哈爾吉地方，阿爾布坦温布逃入哈爾吉山中，我兵進山，遂擒獲阿爾布坦温布，黄喜林擒獲巴爾珠爾阿喇布坦，並其叔伊克喇布坦。今追勦賊首羅卜藏丹津，不可遲延，即携擒獲之阿喇布坦等三賊進勦，併收撫逃散部落。奏入，報聞。

甲子，諭直隸各省督撫等：【略】其令州縣有司，擇老農之勤勞儉樸、身無過舉者，歲舉一人，給以八品頂帶榮身，以示鼓勵。

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羅卜藏丹津背叛阿岡部落賊番，每探報内地信息，臣令涼莊道蔣泂等，率兵四路進勦，擒斬人口、牲畜無算，即將賊首阿岡囊蘇正法。得旨，蔣泂著加按察使銜。

丙寅，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摺奏：據岳鍾琪報稱，二月十四日，領兵至席爾哈色地方，知吹拉克諾木齊現在天城察罕哈達居住，因即派兵前往，擒獲男婦牲畜甚多。吹拉克諾木齊於十四日，帶三百餘人，乘夜遁往噶斯地方。其屬下都喇爾寨桑及扎錫敦多卜之母，帶領屬下人口、馬匹逃遁，被台吉盆蘇克注扎爾等擒獲投獻，即賞給伊等緞匹銀兩，令帶領蒙古兵五百名，往噶斯一路追擒吹拉克諾木齊，并令守備劉廷彦等帶兵同往。再訪得羅卜藏丹津仍在原處居住，大兵務於十九日，至伊所住地方進勦。奏入，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七 三月丁丑，河南巡撫石文焯摺奏：請將捐穀耗羨銀兩收存司庫，留充公用，奉上諭：耗羨存庫，不過暫寄，以備地方公用，斷不可歸入錢糧之内。凡此等羨餘，概不得牽混正項。國家經費自有常額，若將此入正項，爾等羨餘必仍另取，不特名實相違，且恐移東就西，反致滋弊。

癸未，撫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奏報：二月初八日，遣奮威將軍岳鍾琪率大軍往勦青海逆賊羅卜藏丹津，由布爾哈屯直抵賊巢額母訥布隆吉地方，分兵一千往北路柴旦木豫截賊衆逃往噶斯要路，岳鍾琪率兵從南路尾追。二十日，探知賊衆逃往烏蘭穆和兒地方，及至其地，賊衆復逃往柴旦木地方，又分兵一千追逐。大軍隨後沿途進擊，擒獲羅卜藏丹津之母阿爾太喀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并男女牛羊無數。二十二日，至柴旦木，羅卜藏丹津帶二百餘人逃竄潛匿，隨分兵至烏蘭白克地方，擒獲吹拉克諾木齊扎錫敦多卜，并男女駝馬無算，其助亂之八台吉等，亦併擒獲。現今羅卜藏丹津之母，及賊黨阿爾布坦温布等八人，及歸降之盆蘇克汪扎爾等四人，俱解送軍前。青海部落悉經平定。奏入，報聞。

甲申，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青海逆賊羅卜藏丹津之事，大將軍年羹堯、奮威將軍岳鍾琪以及兵丁皆奮勇殺賊，於十五日内即能將逆賊勦滅平定，殊爲可嘉。年羹堯著授爲一等公，再賞一精奇尼哈番，岳鍾琪著授爲三等公。凡効力官兵，俱加優恩策勳外，著户部動用錢糧二十萬兩，送至大將軍年羹堯處，分别官兵効力等次賞給，以示格外加恩之意。

封大將軍年羹堯之父年遐齡爲一等公，加太傅銜，賜緞九十疋。

丙戌，兵部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江南提督高其位、署江蘇巡撫何天培、浙江巡撫李馥等，遵旨會奏太湖巨浸，界連江浙，港汊繁多，易於藏匿，查太湖營原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合江浙兵共八百六十四名，分防汛口六十六處，巡船三十二隻，往來巡哨。然地廣勢分，非設大員，安能彈壓，請將原設遊擊一員，改爲大湖營參將，除舊設兵二百七十名、巡船八隻外，再添把總二員，兵六十名，巡船四隻，仍駐洞庭西山統率各弁，居中調度。又查太湖之四隅要路，東北曰鮎魚口，東南曰簡村，西南曰大錢口，西北曰周鐵橋。其隸於浙省之大錢口地方，弁兵巡船足資緝禦，惟江南濱湖處所三倍於浙，如鮎魚口及簡村附近之胥口、花涇港、七里港等處，周鐵橋之汛口九處，皆州邑交錯之區，姦宄出没之境，從前設防，頗爲簡畧，是以竊盜之案浙江少而江南多。今議於洞庭東山除文職巡檢一員外，原設把總一員，兵七十五名，仍舊駐劄，内撥兵二十五名分防黿山，其黿山之原設千總移駐鮎魚口。所有兵六十九名，巡船一隻，似不敷用，再添兵三十一名，巡船三隻，防守太湖東北一帶。又簡村地方，應請添設守備一員，兵一百四十五名，巡船五隻，防守太湖東南一帶。又周鐵橋原設把總一員，兵六十八名，應改設千總一員，添兵三十二名，巡船三隻，以原設之把總移駐馬跡山，添兵五十名，巡船三隻，防守西北一帶。如此，庶四隅有備，致清寧於永久矣。得旨，此内添設之兵似覺尚少，營房巡船，動用正項錢糧蓋造，著隆科多、朱軾、張廷玉再會同該部詳議具奏。尋議，太湖營原設遊擊，係浙省所屬之員，今議改爲參將，仍駐西山，究難兼管兩省地方。應於江南另設參將一員，竝於議添新兵三百十八名外，再添一百八十二名，以足五百名之數。將原設守備一員，新添守備一員，分爲參將左右兩營。其原設千總一員，把總二員，新添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及新舊兵丁船隻，令該督等酌量分派江南所轄湖瀆各口巡防。參

將駐劄之處，一併酌議。至太湖營遊擊，仍令照舊駐劄，統領弁兵巡查浙省所轄湖口。從之。

甲午，以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多賽署本旗蒙古都統。

戶部議覆署江蘇巡撫何天培奏言，江蘇等屬，去歲秋禾水淹，窮黎乏食，業經題請散賑，民困未蘇，請於本年正月起至二月止，令各州縣添設粥廠，廣爲煮賑。應如所請。從之。

工部議覆河道總督齊蘇勒疏，言宿遷縣駱馬湖爲運道要處，其東岸舊河低窪易洩，舊築土壩未足捍禦，請於湖東陸塘河通寧橋西，相度高地，築攔河滾水壩，再築攔水隄六百丈，中間口門寬三十丈，以便宣洩，庶於濟運有資。應如所請。從之。

丁酉，直隸巡撫李維鈞摺奏現行地方事宜各款，【略】奉上諭：天下督撫，皆當如此留心，擴而充之，何虞吏治不肅，民生不遂耶？村莊溝壑，實係有益之事，但須預爲陳說利害，使愚民灼知有益，踴躍樂從，秋成之後，方可行之，斷不宜急遽強迫也。民壯頭目，殊難其人，須擇平素爲衆所推服者方可委之董率，尤須飭地方官不時稽查其行止，勿致生事。至種樹，即古人列樹表道之意，朕現刊諭一道，尚未頒發，爾奏恰合，隨即通行直隸各省矣。

《世宗實録》卷一八　四月乙巳，叙平定青海功。除已授大將軍年羹堯爲一等公、將軍岳鍾琪爲三等公外，授參贊蘇丹、總兵官宋可進爲三等阿達哈哈番，總兵官黄喜林爲二等阿達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灝、總兵官周瑛、副將王嵩、紀成斌爲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總兵官武正安爲拖沙喇哈番。以侍衛達鼐爲副都統，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其餘有功將士，各陞賞有差。

丁未，以廣西總督孔毓珣爲廣東、廣西總督，兵部右侍郎李紱爲廣西巡撫。

庚戌，允禩素行陰險狡詐，皇考深知，曾於朕兄弟前屢降諭旨，不可悉數。【略】若仍不知悛改，肆行悖亂，干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矣。

壬子，諭江南總督查弼納、漕運總督張大有、署理江蘇巡撫何天培等：朕惟漕運所經河道，固以通國廉之輓輸，亦以便商民之利涉。旗丁與商民，自應一視同仁，無容偏護而偏累也。去年，因秋冬雨少，河流淺淺，而旗丁人等不顧漕運維艱，任意攬載客貨，致船重難行。聞今春丹陽、常州等處地方及沿途遇淺，概拏商船起剥，且借名需索，貪暴公行，得賄者雖空船亦行釋放，不遂其欲者勒令當差。有將貨物行李拋棄河干，紛紛露積，或爲風雨所損傷，或爲盜賊所窺伺，該管漕運文武官弁，漫無約束，毫不經心，小民營販資生，何以堪此擾害？爾等係地方大吏，皆當實心體恤，稽察周詳，奉諭之後，或再有起剥之事，當各嚴飭所屬官弁，申明約束，不得仍蹈前轍。

丙辰，諭湖廣總督楊宗仁、湖北巡撫納齊喀、湖南巡撫魏廷珍等：國家設立常平諸倉，蓄穀積粟，偶逢旱潦，詳報踏勘，往返察驗，未免後時。古人云：備荒之倉，莫便於近民，而近民則莫便於社倉。前諭爾等勸導建設，蓋專爲安民起見也。爾等自應轉諭屬員，體訪各邑士民中，有急公尚義之心者，使主其事。果掌管得人，出納無弊，行之日久，穀數自增。至於勸捐之時，須俟年歲豐熟，輸將之數，宜隨民力多寡，利息之入，務從乎輕。取償之期，務從乎緩。如值連年歉收，即予展限，令至豐歲完納。一切條約，有司毋得干預。至行有成效，積穀漸多，該督撫亦止可具摺奏聞，不宜造册題報，使社倉頓成官倉，貽後日官民之累。朕初意如此，孰料該督撫欲速不達，令各州縣應輸正賦一兩者，加納社倉穀一石，且以貯穀之多少，定牧令之殿最。近聞楚省穀石，現價四五錢不等，是何異於一兩正賦外，加收四五錢火耗耶？是爲裕國乎？抑爲安民乎？諭到，該督撫速會同司道府等官，確商妥議，務得安民經久之法，以副朕意。

以正黄旗護軍統領查克旦署鑲藍旗蒙古都統。

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河道總督齊蘇勒疏，言臺莊閘以下、徐唐口以上，建設三閘，蓄水濟運。應如所請。從之。

己巳，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允禩不肯前往奉差地方，竝不請旨，私自回來，詐稱抱病，任意出入邊界，朕已寬容數月，伊毫無惶懼之意，公然居住彼處。近召入王大臣等，嚴降諭旨，允禩料已稔悉，亦竟不差一人前來謝罪奏請，殊失人臣之節，著革去王爵，調回京師，永遠拘禁。允禩之子與伊家產及佐領下人員，將如何措置，竝拘禁處所，著各該管處另行請旨。

《世宗實録》卷一九　閏四月丁丑，諭直隸各省總督、巡撫等：社倉之設，原以備荒歉不時之需，用意良厚，然往往行之不善，致滋煩擾，官民俱受其累。朕意以爲奉行之道，宜緩不宜急，宜勸諭百姓聽其自爲之，而不當以官法繩之也。近聞各省漸行社倉之法，貯蓄於豐年，取資於儉歲，俾民食有賴，而荒歉無憂，朕心深爲嘉悦。但因地制宜，須從民便，是在有司善爲倡導於前，留心稽核於後，使地方有社倉之益，而無社倉之害。此則爾督撫所當加意體察者也。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覆禮部侍郎蔣廷錫奏請纂修《大清會典》，按本朝會典，自崇德元年起，至康熙二十五年止，已刊刻成書。其後四十年來，所定章程未經編輯，應如所請。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二年，各部院衙門所定禮儀條例，俟開館後造册，送館編輯。其總裁、纂修官員併開館事宜，請俟命下遵行。從之。

己卯，户部等衙門議覆山西巡撫諾岷疏言晉省太原、平陽二府，地方遼遠，請改設直隸州分轄，將平陽府屬之臨晉、榮河、萬泉、猗氏四縣分隸蒲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垣曲五縣分隸解州，太平、襄陵、稷山、河津四縣分隸絳州，蒲縣、鄉寧二縣分隸吉州，大寧、汾西、永和三縣分隸隰州，太原府屬之樂平、盂縣、壽陽三縣分隸平定州，定襄、靜樂二縣分隸忻州，五臺、繁峙、崞縣三縣分隸代州，河曲、興縣二縣分隸保德州。至直隸州各有倉庫，向無專責，恐致侵那，請將蒲州、解州、絳州、吉州、隰州五州錢糧，就近令河東道盤查。平定、保德、忻州、代州四州錢糧，令雁平道盤查。澤州、遼州、沁州三州錢糧，令糧驛道盤查。如通同隱匿失察，照知府例議處。應如所請。從之。

癸未，諭湖廣總督楊宗仁等：國家設立官員，分別等次，俱有定分，不得僭越。湖北糧儲道郭維新，於起程之前請訓旨時，朕曾諭如有裨益地方百姓之事，著令密奏。郭維新蒞任後，奏稱該省漕船式樣寬大，遇水淺之處，輓運維艱，請照江浙漕船式樣減小成造。朕未降諭旨。今伊又奏稱，遵旨將船僦造完工，兑載漕糧，於正月十七等日起程，三月十六日過淮等語。夫改造漕船亦屬大事，郭維新理應報明該督撫，如果有益，題明改造，今竝未報明上司，即行任意改造，著湖廣總督楊宗仁、巡撫納齊喀、魏廷珍等，將曾否報明及督撫因何不奏、并有無裨益之處，據實明白具奏。其郭維新兩次奏摺，一併發往。

陞兩淮鹽政右僉都御史謝賜履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鹽務。

己丑，諭河南、山東巡撫并沿河鎮道等官：糧船關係甚重，務須及時抵通。豫省向因漕米截留，竝不留心河道，漸至淤淺，今糧船逾限未至，此係爾地方官責任，必須開濬深通，使舟行無阻，早到早回，不誤抵次。再南糧大米幫船，亦爲遲滯，至今未過臨清。爾等皆有催漕之責，當協力趲行，務令速得抵通。將來回空之船，方不致遲誤冬兑。

乙未，河道總督齊蘇勒遵旨議奏：河南黄河，另駐副總河管理。標下官兵，臣即遵旨於江南河營撥兵八百四十名，連前撥留豫省協濟之兵一百六十名，共足一千名，併選撥千總、把總各三員，令其管轄，前往河南，聽候副總河隨工調用，以防大汛。下部知之。

以鑲黄旗護軍統領壽智爲散秩大臣，陞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覺羅佛倫爲鑲黄旗護軍統領。

丁酉，陞右翼前鋒統領蘇丹爲正黄旗蒙古都統。

庚子，陞兵部侍郎塞爾圖爲禮部尚書。

《世宗實録》卷二〇 五月甲辰，諭户部：朕惟漕運，關係甚大，經費本無不敷，而運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開兑之時，糧道發給錢糧，任意扣尅，運丁所得十止八九，而僉丁之都司、監兑之通判又多誅求。及至啓行，沿途武弁借催趲爲名，百計需索。又過淮盤查私貨，徒滋擾累，究屬無益。運丁浮費既多，力不能支，因而盜賣漕糧，偷竊爲匪，無所不至矣。嗣後，各省糧道給發錢糧，不許扣尅分釐，沿途武弁不許借端需索，運丁除包攬抗違外，所帶些須貨物，亦無庸苛刻盤查。至江浙船政同知，經管修造糧船，侵漁尤甚，此官於漕政毫無裨益，著即裁去。爾部行文各督撫，不時查察，如有仍前需索等弊，立即指參，從重治罪，庶運丁漸有起色，自必保守身家，凜遵約束，禁官弁之侵削，即所以戢旗丁之刁悍也。

庚戌，諭内務府：内府佐領渾托和下人分檔時，派給各莊頭者，以生齒日增，錢糧浩繁，因令往各莊服田力穡，庶幾仰事俯育，人各有資，朕特念伊等生計，故有此舉。爾等奉行不善，竟似將伊等發遣者，以致恐懼疑惑。再莊頭等役使壯丁，頗多暴悍非理。嗣後，如敢肆行陵虐者，許壯丁即行控告，所告果實，止一二人，則另撥與别處屯莊；至四五人，即將莊頭革退治罪。其分檔漢人内，有欲歸民籍者，著詢問原主，如情願令其爲民，則准其爲民。有欲撤回，亦准其撤回。

以果郡王允禮管理鑲紅旗滿洲都統，仍兼管鑲藍旗漢軍都統事務。伯四格爲鑲藍旗滿洲都統。陞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布達時爲鑲紅旗護軍統領，仍兼鑲藍旗漢軍副都統。以軍前鑲白旗護軍統領吴世拔爲額外護軍統領。調正藍旗護軍統領宗室汝福爲鑲白旗護軍統領。陞鑲黄旗滿洲副都統阿林保爲正藍旗護軍統領。

丙辰，諭諸王大臣等：廉親王允禩今日具奏貝子允禟事，又將議處滿丕事一併具奏。

庚申，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報：莊浪之謝爾蘇部落番人，首倡爲惡，擅據桌子山、碁子山、又涼州南崇寺之沙馬拉木扎木巴等，與蒙古通連，去年曾搶掠新城張義等堡。再郭隆寺、郭莽寺逃出之喇嘛，煽惑西寧之納朱公寺、朝天堂加爾多寺番人，與莊浪番賊串通，竝不歸順。臣與奮威將軍岳鍾琪及在西寧大臣等商議，派緑旗、土司兵，共分十一路，於四月十五日由西寧進發。後據岳鍾琪等陸續報稱，納朱公寺喇嘛番人俱經投順，即於朝天堂添設小張家胡土克圖居住。至加爾多等番人，派副將紀成斌、張玉、總兵黄喜林等，分兵四路，直抵賊穴，殺賊數百，其餘死於溝河者甚多，寺亦焚毁。又據遊擊馬忠孝、王大勳等殺賊於和石溝，遊擊王序吉、范世雄敗賊於石門口，涼莊道蔣洞殲賊於喜逢堡。而前鋒統領蘇丹，率兵至旁伯拉夏口，番人假稱來投，察其情形可疑，令人偵探，則衆賊伏匿放鎗，遂率官兵直抵賊穴，殺賊甚衆。又涼莊道蔣洞搜勦碁子山，破賊於巴洞溝，土司魯華齡殺賊於天王溝，前後被勦殆盡。其爲首謝爾蘇之番賊阿旺策凌，被先密寺喇嘛擒獲解送。岳鍾琪又領兵至鎮羌，探得賊人俱在木茂山，即派員率兵截阻，殺賊甚衆。其餘賊人，竟棄妻子逃去。隨留總兵官宋可進、涼莊道蔣洞統率緑旗土司民兵五千名，暫駐防守。又守備馬光在寬溝地方，殺賊二十餘人，衆俱逃散。再查先密寺番人，順逆無常，且與碁子山賊穴相連，恐後日復聚，此次陣亡受傷緑旗土司官兵，及所撫番人户口數目，俟查明造册，另行咨部。奏入，得旨，桌子山、碁子山番賊甚屬兇頑，倚恃地方危險，屢行劫掠，大將軍年羹堯籌畫調遣，令奮威將軍岳鍾琪等統率官兵進勦，於山險林密之處奮戰五十餘日，盡行勦滅，勛勉効力，克奏膚功，永靖邊塞，甚屬可嘉。此次動績，著將大將軍年羹堯及岳鍾琪等弁兵，俱從優議敘。

辛酉，諭四川、陝西、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督撫、提鎮等：朕聞各處土司，鮮知法紀，每於所屬土民多端科派，較之有司徵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馬牛，奪其子女，生殺任情，土民受其魚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率皆由漢姦指使，或緣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積惡生姦，依勢横行，此輩粗知文義，爲之主文辦事，助虐逞强，無所不至，誠可痛恨。嗣後督撫、提鎮宜嚴飭所屬土官，愛恤土民，毋得肆爲殘暴，毋得濫行科派。儻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經發覺，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姦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以副朕子惠元元、遐邇一體之至意。

布隆吉爾副將軍阿喇納患病，以署固原提督噶爾弼署理布隆吉爾副將軍。軍前正黄旗蒙古都統蘇丹，署理陝西固原提督。陝西西安左翼副都統覺羅伊禮布，署理陝西西安將軍。

丙寅，命吏部尚書舅舅隆科多、户部尚書張廷玉、左都御史尹泰、朱軾爲纂輯《大清會典》總裁官，吏部侍郎史貽直、禮部侍郎蔣廷錫、兵部侍郎伊都立、内閣學士福敏、翰林院掌院學士阿克敦爲副總裁官。

戊辰，總理事務王大臣等遵旨議覆：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條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一、奏稱青海各部落人等，宜分別功罪，以加賞罰也。【略】一、奏稱青海部落，宜分別遊牧居住也。【略】請照依内扎薩克編爲佐領以申約束。【略】一、奏稱朝貢交易，宜按期定地也。請自雍正三年起，於諸王台吉内派定人數，令其自備馬駝，由邊外赴京請安進貢。【略】一、奏稱喀爾喀厄魯特之四部落，宜不屬青海也。一、奏稱西番人等，宜屬内地管轄也。一、奏稱青海等處，宜加約束也。【略】一、奏稱喇嘛廟宇，宜定例稽察也。【略】一、奏稱陝西邊防，宜嚴界限也。【略】一、奏稱甘州等處，宜添設官弁也。一、奏稱邊地弁兵，宜歸併裁汰也。一、奏稱邊内地方，宜開墾屯種也。一、奏稱番人部落，宜加撫綏也。至年羹堯奏請禁約青海十二事：一、朝見進貢，定有限期。一、不准自稱盟長。一、番子唐古特人等，不許擾累。一、喀爾喀輝特圖爾古特部落，不許青海佔爲屬下。一、編設佐領，不可抗違。一、内外貿易，定地限時。以上六事，臣等已於善後事宜内議定。其餘六事：一、背負恩澤，必行勦滅。一、内地差遣官員，不論品級大小，若捧諭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餘相見俱行賓主禮。一、恪守分地，不許强佔。一、差員商賈往過，不許搶掠。一、父没，不許娶繼母及强娶兄弟之婦。一、察罕諾門汗喇嘛廟内，不可安聚議事。均應如所請。得旨，所議甚屬周詳，依議。

《世宗實録》卷二一　六月丙子，以裕親王保泰辦理禮部事務，吏部尚書舅舅隆科多兼理理藩院事。

戊寅，户部遵旨議奏：查江南、浙江、福建、陝西四省，民欠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起至四十五年止，與應免之例相符。其四十六年至六十年未完，乃係近年欠項，毋庸議免。得旨，五十年以前未完民欠銀共九十四萬一千六百餘兩，著概予豁免。

癸未，諭刑部：刑法上關天和，下係民命，實爲政治之要。朕御極以來，讞斷必加詳慎，務期當罪而得其平，惟明克允，所以體天心而重民生也。向來八旗官軍人等，待家人過嚴，微小之失甚至毆責斃命。奴僕雖賤，彼亦人子，況性命攸關，何得任意荼毒？朕於刑部成獄，除强盜、故殺、謀殺等犯，不得不依律正法，其餘罪犯，署有可恕者，俱行寬免，從未降旨特殺一人。朕大君也，於有罪者尚不忍輕加刑戮，爲臣下者乃可毆死無辜之奴僕乎？

命吏部尚書田從典協理内閣大學士事務，左都御史朱軾兼理吏部尚書事。

乙酉，禮部題請撰擬《平定青海碑文》，勒石國學，頒發直省，以昭功德。

甲午，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凡王府等佐領下人，有用於部院者，有用於外省州縣者，王等宜爲國家得人起見，獎成循吏，俾勤勞官職，竭力自効，王等亦與有光榮。乃反令其酷害地方百姓，侵剋錢糧，安取財物，汝爲伊主，顏面置於何地耶？如王成勳一州縣官，伊主星尼一公爵耳，尚勒取銀兩數千，若屬於王府，而爲大員者，尚可問乎？今將王成勳一事，遍諭五旗王、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儻仍不悛改，再有發覺，朕必將五旗王府佐領下人，一槩裁革，永不敘用。

户部議覆，户部侍郎寒德奏請設立井田。查内務府餘地一千六百餘頃，入官地二千六百餘頃，應於此内擇二百餘頃爲井田，將八旗無産業人内，自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派往耕種。滿洲五十户，蒙古十户，漢軍四十户，共一百户，各受田百畝，周圍八分爲私田，中間百畝爲公田，共力同養公田。俟三年後，所種公田之穀，再行徵取。於革職大員内揀選二人，勸教管理。三年，分別議敘。每年十月後，農事既畢，校閱學射，并令户部派員往視。設立村莊，蓋造土房四百間，計口分給。其耕種之人，每名給銀五十兩，以爲置辦種粒、牛具、農器之用。其井田地畝，儻有旗民交錯之地，請將附近良田照數給換。從之。

己亥，吏部議覆禮部右侍郎三泰奏稱，滿洲六科給事中，應令考選進士、舉人出身之員，庶内稽六部事務，外察各省案件，俱各通曉漢文，辦事稱職。查滿洲給事中員缺，舊例由員外郎等官，各按旗分，論俸陞補。嗣後將進士、舉人出身，應陞科員之内閣侍讀、六部員外，先行補授。其科甲出身之小京官，不便驟補科員，請仍照舊例補用，俟小京官轉至應陞科員之時，再按旗陞補，則滿洲讀書之人可以鼓勵矣。從之。

庚子，諭江西巡撫裴律度：地丁錢糧，百姓自行投納，此定例也。聞江西省用里民催收，每里十甲，輪遞值年，名曰里長、催頭。小民充者，有經催之責，既不免姦胥之需索，而經年奔走，曠農失業，擾民實甚，須即查明，通行裁革。若慮裁革里長，輸納不前，亦當另設催徵之法。或止令十里輪催，花户各自完納，庶爲近便，務須斟酌盡善，無滋民累，以廣朕惠愛元元之意。

又諭：朕惟除莠所以安良，黜邪乃以崇正。自古爲國家者，緩戢人心，整齊風俗，未有不以詰姦爲首務也。聞江西地方，頗有邪教，大抵妄立名號，誑誘愚民，或巧作幻術，夜聚曉散，此等之人，黨類繁多，踪跡詭祕，苟不絶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地方各官，儻務姑息，不行訪拏，是養姦也，澄清風俗之謂何？該督撫亟當嚴飭各屬，密訪爲首之人，嚴加懲治。

《世宗實録》卷二二　七月丁未，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條奏提解火耗一疏。得旨，高成齡提解火耗一事，前朕曾降諭旨，令爾等平心静氣，秉公會議。今觀爾等所議，見識淺小，與朕意未合。州縣火耗，原非應有之項，因通省公費及各官養廉有不得不取給於此者，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且歷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横徵，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縣。以致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爲容隱，此從來之積弊所當剔除者也。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爾等奏稱，各屬火耗，請將分數酌定。朕思一省之内，州縣有大小，錢糧有多寡，地廣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惟火耗不定分數，儻地方遇差多事繁之時，則酌計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則耗羨即可量減矣。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矣。若酌定分數，則將來竟爲成額，必致有增無減，此火耗分數之不可以酌定者也。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如數扣存，不必解而復撥等語。現今州縣徵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縣皆知重耗無益於己，孰肯額外加徵乎？是提解火耗，既給上下養廉之資，而且留補虧空，有益於國計，若將州縣應得之數扣存於下，勢必額外加增，私行巧取，浮於應得之數，累及小民。況解交督撫，則顯然有據，扣存州縣，則難保貪廉，此州縣羨餘之不可扣存者也。又奏稱，巡撫諾岷清勤敏幹，布政使高成齡操守亦優，應令二人盡心商確，先於山西一省，照所奏試行之。此言尤非也，天下事惟有可行與不可行兩端耳，如以爲可行，則可通行於天下；如以爲不可行，則亦不

當試之於山西。譬如治病，漫以醫藥試之，鮮有能愈者。今以山西爲試行之省，朕不忍也。且天下撫藩，豈盡不如諾岷、高成齡，而謂二人獨能行之乎？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朕謂有治人，即有治法，法有因時制宜者，譬如人有疾病，因症投藥，病愈即止。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可漸減。今爾等所議，爲國計乎？爲民生乎？不過爲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向。又朝廷之與百姓，原屬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民間偶遇歉收，可以施恩賑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是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有益也。天下督撫有如諾岷等，不避嫌怨，實心任事，自能酌量行之，通省萬餘絲毫不能隱匿，又孰敢此外多取一錢，以干罪戾乎？朕於臣下，期望甚殷，即州縣官員，亦冀其爲皐夔稷契，自此各加勉勵，勿侵蝕國帑，勿貪剥小民。各省火耗，自漸輕以至於盡革，此朕之願也。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若令再議，爾等必遵朕諭議覆准行，朕亦不能保其將來無弊否也。各省能行者，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强。可將此諭旨竝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閣。

甲寅，怡親王允祥等遵旨議覆都統世子弘昇疏奏，丈量察哈爾右翼四旗地畝，共二萬九千七百餘頃，每年應徵銀十九萬餘兩，請設滿洲理事同知一員，駐扎北新莊地方，督管農民事務。竝設滿洲千總二員，催糧稽察。再察哈爾西界，窮山僻谷，易於藏匿，請再設滿洲理事同知一員，駐扎張家口，管理詞訟，稽查邊口出入之人。均應如所請。從之。

乙卯，以原任河南巡撫楊宗義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丁巳，諭諸王、貝勒、公、滿漢文武大臣官員等：朕即位後，於初御門聽政日，即面諭諸王文武大臣，諄諄以朋黨爲戒。今一年以來，此風猶未盡除。聖祖仁皇帝亦時以朋黨訓誡廷臣，俱不能仰體聖心，每分別門户，彼此傾陷，分爲兩三黨，各有私人，一時無知之流，不入於此，即入於彼。朕在藩邸時，敬慎獨立，深以朋黨爲戒，從不示恩，亦無結怨。設若朕當年在朋黨之內，今日何顏對諸臣降此諭旨乎？皇考深知朕從無偏黨，必能保全爾諸臣名節，故命朕繼承大統。今日大小臣工，所以安然無事，得享太平之福者，皆我皇考之恩賜也。朕平日竝未樹立黨援而登踐寶位，爾等亦可知朋黨之無益矣。夫朋友亦五倫之一，往來交際，原所不廢，但投分相好，止可施於平日，至於朝廷公事，則宜秉公持正，不可稍涉黨援之私。朕今御製《朋黨論》一篇頒示，爾等須洗心滌慮，詳玩熟體。如自信素不預朋黨者，則當益加勉勵；如或不能自保，則當痛改前非，務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惡，公是非，斷不可存門户之見。即爾等彼此亦當互相砥礪，時相訓誡，行事共求當理。

壬戌，兵部議覆：阿爾泰一路，派兵駐劄，請派將軍一員，駐劄察罕叟爾地方；副都統一員，駐劄扎克拜達里克地方。開列大臣職名，恭候欽點。得旨，鑲藍旗蒙古都統丁壽著爲總領阿爾泰駐防兵丁將軍。其副都統一員，爾部另奏派往。

調鑲藍旗滿洲都統伯四格爲鑲藍旗蒙古都統，以鎮國公普照爲鑲藍旗滿洲都統。

甲子，辦理船廠事務給事中趙殿最條奏：船廠地方，應建造文廟，設立學校，令滿漢子弟讀書考試。得旨，文武學業，俱屬一體，不得謂孰重孰輕。文武兼通，世鮮其人，我滿洲人等因居漢地，不得已與本習日以相遠，惟賴烏喇、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耳。今若崇尚文藝，則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意於讀書，不留心於武備矣。即使果能力學，亦豈能及江南漢人，何必舍己之長技，而强習所不能耶？我滿洲人等，篤於事上，一意竭誠，孝於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窘迫，不行無恥卑鄙之事，此我滿洲人之所長也。讀書者，亦欲知此而行之耳。徒讀書而不能行，轉不如不讀書而能行也。【略】爾等理宜遵朕從前所降毋棄滿洲本習之諭旨，專令兵丁人等，各務實行，勤學武畧，以敦儉樸之習，何必留意於此等無有實效之處，以貳兵丁之心，强其所不能，而徒事於虛名也。

《世宗實録》卷二三

八月壬申，陞鑲藍旗護軍統領袁泰爲鑲紅旗蒙古都統。

丙子，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報：青海之事已定，從前調集駐防涼州等處西安滿洲兵一千名，柴旦木調回之察哈爾兵一百名，駐劄甘州之鄂爾多斯土默特兵一千名，駐劄山丹之大同兵一千名，駐劄布隆吉爾之滿洲、蒙古、烏喇、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兵二千名，俱令原管將弁陸續統領撤回本處。奏入，報聞。

甲申，諭吏部：凡官員虧空錢糧倉穀，該管上司失於盤查，自應革職分賠。但定例虧空官員，審無侵欺入己之項，勒限一年內賠補全完，准以原職補用，而失察革職之上司，轉不得與本官一體開復，似屬可憫。嗣後，虧空銀穀，限內全

完，例應開復者，該督撫查明原參失察之上司，一併題請開復。爾部即行文直省督撫遵行。

戊子，諭都察院：嗣後，外省督撫有懷挾私心，背法逞威，如蔡珽之逼死知府，黃叔琳之杖斃無辜小民等事，給事中、御史等若受其請託賄賂，瞻徇隱瞞，經朕於別處訪聞，將都察院堂官一併議處。

乙未，諭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督撫等：漕船關係緊要，朕前降諭旨，除本船正副旗丁外，其頭舵水手，皆應擇用本軍，庶各知守法，不敢誤漕生事。此雖係總漕專責，然亦有關地方之事，爾等當嚴飭所屬糧道、都司、衛所等官，務使清查什軍，毋令隱漏規避。頭舵水手作何更換，換去之人作何安插，毋令失所，俱宜協同總漕，悉心籌畫商確，實力奉行，以爲永遠之計。

庚子，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倉場侍郎法敏奏言，山東、河南遞年輪辦運剝糧船，乃係陵糈所關，請令該省委員督押。抵津之時，坐糧廳會同通永道驗明米色，即令地方官收受，以免攙雜勒措等弊。應如所請。從之。

戶部議覆內閣學士巴錫條奏，整飭州縣先宜革除陋規，如派催里長有茶菓之名，編審有酬勞之例，迎春、鄉飲均有謝禮，應令各該督撫嚴行禁革，違者參處。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二一四 九月甲辰，户部等衙門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奏，言江南爲財賦重地，而蘇、松、常三府之州縣，尤爲煩劇，額徵賦稅欵項繁多，獄訟刑名，案牘紛積，爲牧令者即有肆應之才，亦難治理。請將蘇州府屬之長洲、吴江、常熟、崑山、嘉定五縣，太倉一州，松江府屬之華亭、婁縣、青浦、上海四縣，常州府屬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各分立一縣，庶得因地制宜之法。又此三府，舊設同知共六員，通判共六員，今應各裁去三員，每府止留同知一員，通判一員，以捕盜者兼司防海，管糧者兼司水利，亦足辦理。其長洲、吴江、崑山、華亭、婁縣、青浦、上海七縣，舊有縣丞二員，亦應各裁去一員。新分之十三縣，各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將各該縣疆域田畝均勻分界，一應錢糧刑獄案卷詳查分晰，各歸所轄之處辦理。均應如所請。至於建立城垣，工費浩繁，江南雖有大市鎮，率多溪河、水港，錯雜其間，形局不能方整，應將新縣之官吏衙署，各與舊縣同城而居。如係附郭之縣所分者，仍駐府城，其學宫亦不必另建，似爲省便。從之。尋定蘇州府長洲分縣曰元和，吴江分縣曰震澤，常熟分縣曰昭文，崑山分縣曰新陽，嘉定分縣曰寶山。太倉州分縣曰鎮洋。松江府華亭分縣曰奉賢，婁縣分縣曰金山，青浦分縣曰福泉，上海分縣曰南匯。常州府武進分縣曰陽湖，無錫分縣曰金匱，宜興分縣曰荆溪。

戊申，兩廣總督孔毓珣據奏，請於廣東開採，以濟窮民。朕發廷臣會議，知昔年粤省開礦，聚集多人，以致盜賊漸起，隣郡戒嚴，是以永行封閉。【略】爾等撰情度勢，必不致聚衆生事，庶或可行。若招商開廠，設官徵税，傳聞遠近，以致聚衆藏姦，則斷不可行也。

庚戌，户部等衙門議覆山東巡撫陳世倌疏言，濟南府轄三十州縣，兖州府轄二十七州縣，幅幀既廣，管轄殊難，請改設直隸州分轄。將濟南府屬之新泰、萊蕪、長清三縣，分隸泰安州。陽信、海豐、樂陵三縣，分隸武定州。利津、霑化、蒲臺三縣，分隸濱州。兖州府屬之曹縣、定陶二縣，分隸曹州。鄒城、費縣二縣，分隸沂州。嘉祥、鉅野、鄆城三縣，分隸濟寧州。將泰安州、武定州、濱州、曹州、沂州、濟寧州，俱升爲直隸州，統轄各縣，一應考成，照知府之例處分。其泰安等三州錢糧，令兖寧道盤查。均應如所請。從之。

甲寅，山西布政使高成齡摺奏：地畝生息有常，户口貧富不等，富者田連千頃，竟少丁差，貧民無地立錐，反多徭役，請照直隸新例，將丁銀併入地糧，官民兩便。奉上諭：此奏甚是，今山東地方亦論令踵行，爾與撫臣繕本具奏，將直隸行有成效之處，引入可也。

己未，户部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疏，言江南財賦甲於天下，款項繁多，地方遼闊，知府實難查察。請以鳳陽府之潁州、亳州、泗州，廬州府之六安州，蘇州府之太倉州，淮安府之邳州、海州，揚州府之通州，俱改爲直隸州。以潁上、霍邱二縣隸潁州，太和、蒙城二縣隸亳州，盱眙、天長、五河三縣隸泗州，英山、霍山二縣隸六安州，鎮洋、嘉定、寶山、崇明四縣隸太倉州，宿遷、睢寧二縣隸邳州，贛榆、沭陽二縣隸海州，如皋、泰興二縣隸通州。其直隸州一切考成，俱照知府例處分。至潁州等四州錢糧，令廬鳳道盤查。太倉州錢糧，令蘇松糧道盤查。邳州錢糧，令淮徐道盤查。海州、通州錢糧，令淮揚道盤查。均應如所請。從之。

壬戌，諭湖廣、江西、河南、山東、安徽督撫等：今歲各省秋成大有，惟浙江、江南沿海地方，七月十八九等日，海潮泛溢，近海田禾，不無損壞，朕軫念災黎，惟恐失所，業經嚴飭各省督撫發倉賑濟。但蘇、松、杭、嘉等府，人稠地狹，産米無多，雖豐年亦仰給於湖廣、江西及就近鄰省。今沿海被災，恐將來米價騰貴，小民艱食。湖廣、江西地居上流，河南、山東二省接壤江南，今歲俱各豐收，安徽

寧、太等府屬亦俱收成豐稔，著動湖廣藩庫銀買米十萬石，江西藩庫銀買米六萬石，運交浙江巡撫平糶。動河南藩庫銀買米四萬石，山東藩庫銀買米六萬石，安慶藩庫銀買米五萬石，運交蘇州巡撫平糶。俱著速即辦理，委員運送，毋得怠緩遲誤。

甲子，以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爲鑲藍旗滿洲都統。

振武將軍傅爾丹疏報：鄂爾齋圖果爾等處屯田，收穫青稞麥蔴共一萬一千石有奇。下部知之。

《世宗實錄》卷二五 十月甲戌，户部議覆兩廣總督孔毓珣條奏鹽政五款：一、電儥水脚宜增，請將埠商所增鹽包羨餘銀二萬兩，賞給電丁船户。一、福建汀州府八縣，例食粵鹽，其引課請專責知府，彙總八縣協辦，通融銷售。一、歸善等縣淡水等各場，産鹽甚多之處，請擇廉幹之員督收。其實心辦事者，三年保舉議敘，以示獎勵。一、潮州場鹽，例配潮、惠、汀、贛四府屬二十九縣，應有專員經理。請復設運同一員，揀選題補。一、請於兩廣運使衙門，復設經歷一員，以供差遣。均應如所請。從之。

乙亥，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陳惠華等二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戌，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阿齊圖署鑲黄旗蒙古都統。

丁亥，諭兵部：奮威將軍岳鍾琪具奏，副都統達鼐、阿爾什、總兵黄喜林、王嵩、孫繼宗、營總蘇圖等，統領大兵，窮追羅卜藏丹津，直至花海子，擊獲丹津渾台吉及其妻子，竝招撫三十三家台吉。當此口外水凍草枯之候，官兵奮勇遠行，甚屬可嘉。自大將軍以下，著從優議敘。官兵勞苦，朕甚憫之，一切馱載輜重，馬駝必多損傷，著查明免其賠補。其軍營馬匹，如有倒斃，亦令領帑購買補數。再馬兵每名賞銀八兩，步兵每名賞銀六兩。蒙古兵有隨軍効力者，亦著奮威將軍按其行走効力等次，應如何賞給之處，確議奏聞。

丁酉，又議覆川陝總督年羹堯奏，言甘肅之河西各廳，自古皆爲郡縣，至明代始改爲衛所，今生齒繁庶，不減内地，宜改衛所爲州縣。請改寧夏衛爲寧夏府，其所屬左衛改爲寧夏縣，右衛改爲寧朔縣，中衛改爲中衛縣，平羅所改爲平羅縣，靈壽所改爲靈州，寧夏中路廳改爲寧夏水利同知，西路廳應仍舊駐劄中衛，以資彈壓，俱隸寧夏府管轄。西寧廳請改爲西寧府，所屬西寧衛改爲西寧縣，碾伯所改爲碾伯縣，西寧通判專管鹽池，即爲西寧鹽捕通判。西寧之北川，應設一衛爲大通衛，俱隸西寧府管轄。涼州廳請改爲涼州府，所屬涼州衛改爲永昌縣，古浪所改爲古浪縣，莊浪所改爲平番縣。莊浪同知經理茶務，應仍其舊，俱隸涼州府管轄。甘州廳請改爲甘州府，所屬左右兩衛，改爲張掖一縣，山丹衛改爲山丹縣，高臺所改爲高臺縣，以肅州之鎮彝所併入，俱隸甘州府管轄。其肅州衛事務，即令肅州通判管理。靖遠衛事務，改歸靖遠廳管理。所有衛所之守備、千總，及舊有大使三員，悉行裁去。均應如所請。以上四府，設知府四員，經歷四員，知州一員，吏目一員，知縣十四員，典史十四員。其大通衛設守備一員，張掖縣添設縣丞一員。至各處教職，或添設，或改移，應令該督撫確查另議。從之。

己亥，陞直隸巡撫李維鈞爲直隸總督。

《世宗實錄》卷二六 十一月壬寅，上諭：王、貝勒、公等，悉有一定品制，國家大典攸關，不可稍有踰越，亦不可過爲貶損，各按品制遵行，乃爲合理。

丙午，陞鑲黄旗滿洲副都統額爾錦爲本旗滿洲都統。

丁未，以正黄旗蒙古都統署陝西西安將軍蘇丹爲陝西寧夏將軍，其子正黄旗參領蘇圖爲陝西寧夏左翼副都統，協辦將軍事務。陞山西太原城守尉阿林爲陝西寧夏右翼副都統。

戊申，户部等衙門遵旨議覆積貯備荒事，將河南巡撫石文焯、山東巡撫陳世倌條奏内，酌議六條。一、民間積貯，莫善於社倉。積貯之法，務須旌勸有方，不得苛派滋擾。其收貯米石，暫於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米已多，建廒收貯，設簿記明，以便稽考。有捐至三四百石者，請給八品頂帶。一、社長有正有副，務擇端方立品、家道殷實之人，以司出納。著有成效，按年給獎。十年無過，亦請給以八品頂帶。一、遇小歉之年，減息一半；大歉，全免其息。十年後，息倍於本，祇收加一之息。一、出入斗斛，官頒定式。每年四月上旬，依例給貸，十月下旬收納。兩平交量，不得抑勒。一、收支米石，社長逐日登記簿册，轉上本縣，縣具總數申府。一、凡州縣官，止許稽查，不許干預出納。再各方風土不同，更當隨宜立約，爲永遠可行之計。應令各督撫於一省之中，先行數州縣，俟二三年後，著有成效，然後廣行其法。從之。

己酉，授一甲進士陳惠華爲翰林院修撰，王安國、汪德容俱爲翰林院編修。

加直隸總督李維鈞兵部尚書銜，提鎮俱聽其節制。

癸丑，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廉親王存心狡詐，結黨營私，自朕即位以來，

凡遇政事，百端阻撓。即如清查工部清片一案，廉親王以重爲輕，以輕爲重，顛倒錯亂。其從前所犯應議之案，交宗人府議處者，不止數十事，朕俱曲爲寬宥，但切加訓誡，冀其改過自新，並未降一階，罰一俸。乃在廷諸臣，向爲廉親王所愚，反以朕爲過於苛刻，爲伊抱屈，此朕審察衆人神色而知之。一年以來，大小臣工因廉親王貽累者甚多，乃甘受罪戾，毫無悔心，而廉親王亦恬然自安，竟不知愧，並不念及國法，稍加警懼。由此觀之，黨援必由衆人附和而成。若廉親王一人，何所恃而如此行爲乎？工部郎中岳周，拖欠錢糧，廉親王私幫數千金，代伊完納。其意以爲他人凡事苛刻，而我獨優容加恩，不但邀結岳周一人，並令所管之人，無不感戴。如此沽名邀譽，竟不知其何意。岳周並非無力完項之人，昨伊將見銀二萬兩，請託大將軍年羹堯，薦伊爲布政使，年羹堯據實參奏。朕用人皆出至公，此等小人，不止徼倖妄進，並欲使朕之聲名有玷耳。廉親王至今尚無改悔之心，諸臣復不醒悟，積習若此，何所底止。朕用是諄諄誡諭，儻諸臣洗心滌慮，盡改前非，則廉親王黨散勢孤，朕得以不傷骨肉手足之情，兼可無負聖祖仁皇帝保全之恩。其令天下臣民，咸知朕意。

乙卯，陞鑲藍旗護軍統領綽奇爲正黃旗蒙古都統，調鑲紅旗漢軍都統吉當阿爲本旗蒙古都統，以軍前署副將軍都統護軍統領噶爾弼爲鑲紅旗漢軍都統，陞王府長史阿三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鑲紅旗滿洲副都統秦布署本旗蒙古都統。

丁巳，諭怡親王等：貴州定廣狆苗比他省苗蠻兇頑尤甚，朕向知之。前雲貴總督高其倬摺奏，請調官兵勦捕，朕曾降旨，狆苗向屬兇頑，所居之地山深箐密，進勦官兵務期擒捕首惡，勿致疎忽。茲據高其倬等奏稱，進勦惡苗，官兵用命，攀援而入，直抵賊巢，於十月初七、十四等日，擒獲渠魁阿近暨其弟阿卧及妻子賊黨等，地方從此安靜，深爲可嘉。高其倬、趙坤、毛文銓著從優議敘。此内著有勞績官員，該督查明，造册報部，一併從優議敘。勿力兵丁，即加恩賞。

《世宗實録》卷二七 十二月辛未，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苗國琮等一百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實授田文鏡爲河南巡撫。

癸酉，諭吏部尚書朱軾：浙江沿海塘工，最爲緊要。署撫石文焯前經奏稱應用石工，後又奏稱不必用石，全無定見，誠恐貽誤塘工。朕已諭令法海、佟吉圖，作速詳議具奏矣，但恐法海等初任，不諳地方情形，爾曾爲浙江巡撫，必深悉事宜，著馳驛前往浙江，作何修築之處，會同法海、佟吉圖詳查定議，交與法海等修築。朕思海塘關係民生，務要工程堅固，一勞永逸，不可吝惜錢糧。江南海塘，亦爲緊要，俟浙江議定，即至蘇州，會同何天培、鄂爾泰，將查勘蘇、松塘工如何修築之處，亦定議具奏。

戊寅，諭吏部：直隸守道職司通省錢穀，巡道職司通省刑名，即如各省之有藩、臬二司也。今若緊與諸道員一體，不加分別，似未允協。蓋向以畿輔重地，不立布政、按察名色，朕思畿輔與各省有何區別，今應更改畫一。著將守道改爲布政司，巡道改爲按察司。前因李維鈞辦事勤慎，且能訓練士卒，整飭營伍，故授爲直隸總督，竝令提督、總兵官聽其節制，此係特旨，不爲定例。將來李維鈞或陞任後，直隸仍用巡撫，一切俱照巡撫舊例。即有授爲總督者，亦只照趙弘燮例行，不得援李維鈞之例。

癸未，二阿哥允礽薨，追封爲和碩理親王，謚曰密。

辛卯，雲貴總督高其倬疏報：雲南魯魁山猓賊方景明、普有才等，擅攻村寨，肆行搶掠，遣弁兵勦捕，擒斬净盡。得旨，魯魁猓賊爲害有年，該督分遣官兵，奮力追勦，賊首成擒，賊黨根株，盡行收捕。高其倬及在事有功人員，著加恩議敘。

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

《世宗實録》卷二八 正月癸丑，户部遵旨議奏，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爲井田。從之。

丙辰，正黄旗滿洲都統馬爾薩緣事革職，陞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常雲爲正黄旗滿洲都統。以湖廣荆州將軍阿魯爲鑲藍旗滿洲都統，陞江南江寧左翼副都統吴納哈爲湖廣荆州將軍，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李柱爲江南江寧左翼副都統，以禮部尚書賴都署理鑲藍旗滿洲都統。

辛酉，諭大學士等：蔡珽身爲巡撫，縱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逼自盡，經年奏堯參奏，朕始知之，降旨詰問，蔡珽屢次朦混陳奏，罪實難逭，因交與塞爾圖，將此案情節一一查出。本到内閣，應票擬嚴旨，乃大學士等，以蔡珽已於開礦案内革職，將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蔡珽之意顯然。及刑部議罪，擬以枷責具奏。蔡珽曾爲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枷責殊失國體，此不過巧爲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自朕出，臣下以意爲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將

伊按律擬斬。今奏蔡珽已到京，請旨監禁，朕思蔡珽所犯，係年羹堯參奏，今若將蔡珽置之於法，人必以朕爲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岳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羹堯所參，故改爲監候。再，四川巡撫王景灝乃年羹堯所薦，王景灝在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簡任巡撫，以觀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正，是非功罪，惟求其當，且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寧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斷不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將蔡珽從寬免罪，竝將始末，諭衆知之。

壬戌，諭大學士等：前因蔡珽有病，復有將興仁一事，將伊革職。今召令入見，竝無疾病，伊學問尚優，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世宗實錄》卷二一九 二月己巳朔，兵部議覆兩廣總督孔毓珣疏，言廣東香山澳，向有西洋人來貿易，居住納租，踰二百年。今户口日繁，總計男婦多至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大小洋船近年每從外國造船回澳，共有二十五隻，恐致日增，請將現在船數作爲定額，除朽壞重修之外，不許添置。西洋人頭目，自彼處來更換者，許其存留，其無故前來之人，仍令隨船歸國，不許容留居住。俱應如所請。從之。

定布隆吉爾爲安西鎮，設總兵一員，標下五營，遊擊五員，守備五員，千總十員，把總二十員，兵五千名。

壬午，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王寅之冬，朕纘承大統，幾務殷繁，恐哀戚之中，思慮不到，或有差誤，是以特令廉親王、怡親王、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迄今三年，服制已滿，合奏懇辭，具見忱悃，准照伊等所請，各歸職守辦事。

乙酉，鑲紅旗蒙古都統兼右翼前鋒統領吉當阿緣事革職，以寧夏將軍蘇丹爲正紅旗滿洲都統，兼管右翼前鋒統領。陞步軍總尉加副都統銜席伯爲陝西寧夏將軍。

已丑，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泰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活，亦屬貧窮。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發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一萬兩賑濟。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衆，豈萬金所能遍給，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托克托泰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現在，如諸部落内或有一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逃遠匿，竄入策妄阿喇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

壬辰，諭河南巡撫田文鏡：據奏，欲以存司耗羨，彌補州縣無著虧空，既以填實倉庫，又省案牘之煩，固屬美舉。果如此行。本内或作承追督催各官，代爲完結，仍將該犯照例處分則可。若直將通省公用耗銀，明爲貪劣參員抵補虧項，是只以錢糧爲重，而國家懲貪黜惡之法轉輕矣。如何其可，無論謹飭廉員，聞之心不甘服，寧不大啓一切貪員希冀之念乎？斯乃創始之舉，當審酌而行。

又議覆：八旗家奴，或自行贖身冒於旗民之間，或隨伊主仕宦，私立産業，鑽謀贖身者，俱查明歸於本旗。如果伊主念其累世効力，情願令其贖身爲民，檔案可查，以後不得借端控告，庶定例遵行，訟端可息矣。從之。

丙申，户部議覆雲南巡撫楊名時條奏：一、滇省丁銀有民丁、軍丁之分，民丁請照直隸例，攤入田糧完納。至軍丁之額，自二錢八分起，有重至六錢二分者，難與輕額民丁，一槩均攤。應俟查出昊逆平後隱匿田土，量加增攤。一、民問田産先由昊逆賦重差繁減價絶賣，今承平垂熟之後，指定原價，告找告贖，爭控不休，應通飭永禁。一、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在萬山之中，先併入昆陽州，遠至二百餘里。請改歸相近十餘里之安寧州，勢方聯屬，可以便民。一、糧儲道爲通省道員之首，請改爲守道。永昌道轄迤西數郡，有稽察地方之責，請改爲巡道。均應如所請。從之。

丁酉，上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入，諭曰：朕因貝子允禑行事悖謬，在西寧地方，縱容家下人，生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

陞户部左侍郎李周望爲禮部尚書。

以正黄旗蒙古副都統費雅思哈署鑲藍旗護軍統領。

《世宗實錄》卷三〇 三月庚子，調正白旗漢軍都統希爾根爲正藍旗漢軍都統。以領侍衛内大臣公佟爲正白旗漢軍都統，仍兼管領侍衛内大臣事務。

鑲白旗漢軍都統楊宗義緣事革職，陞西安巡撫范時捷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丁未，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條奏内稱，查得大將軍年羹堯條奏善後十三款，内一款，打箭爐以外木雅等處，共添設兵六千名，議裁四川重慶、川北二鎮、化林一協，并將遵義等營，共裁汰兵三千四五百名。查化林地方，係打箭爐扼要關隘，若將所有額兵一千名止留五百，又於此内分兵二百名，看守打箭爐，則四

川之西邊兵勢甚微矣。至重慶總兵官標下，額兵二千名，重慶地方係在四川大江沿邊，據湖廣荆州上流，若將總兵官并兵一千名裁汰，則四川之東邊兵勢甚微矣。再，川北總兵官駐劄保寧，額兵二千名，四川保寧與陝西漢中相爲犄角，若將保寧總兵官并兵一千名裁汰，則四川之北邊兵勢甚微矣。在昔於兩省接壤之處，相其地勢，多設兵丁者，特爲互相聲援，且防查各省盜賊故也。古來皆以內地爲重，外地爲輕，則裁内地之兵安設邊外，正未可以爲得計。請將内地額設官兵，俱照常存留。再打箭爐至巴塘地方九百里，將内地官兵六千名安設邊外，如何使不侵擾打箭爐之土司部落、裹塘、巴塘之番人致生事端。至番地只産青稞，不産米穀，内地官兵自來習於穀食，如何挽運米糧、蓋造城屋之處，竝未詳議，請仍令年羹堯確議具奏。應如條奏所請，將年羹堯議裁之川北、重慶、化林、遵義、巫山、達州各處鎮協，并經制官兵，仍照常設立。再查年羹堯奏請打箭爐之外，添兵六千名。又黄勝關之外，潘州等處，添兵二千四百名。兵既太多，口外撥餉不易，又恐騷擾番民，亦未可定。今川北等處兵二千五百名，既不便裁去，應將此二處所設兵丁八千四百名内，減去二千五百名，其餘之五千九百名兵丁尚多，亦應酌量裁減。應令年羹堯將裁減兵丁，及挽運糧米、蓋造城屋之處，分晰具題，到日再議。從之。

戊申，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衆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今據提督岳鍾琪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拔那等九名，其餘脅從逃匿者，現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自有憲典。至守備、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别治罪，以伸國家之法，以服番衆之心。著刑部侍郎黄炳前往審理。

丙辰，工部遵旨議覆吏部尚書朱軾疏，言浙江杭州等府，全賴海塘捍禦潮汐。查紹興餘姚縣，自浒山鎮西至臨山衛六十里，舊有土塘三道，内一道爲老塘，距海三四十里，或十餘里，係百姓自築。其二道爲外塘，詢據土人云，潮水從不到塘，若加高三四尺，厚五六尺，即遇風潮，亦不致衝溢，係民間電户修築。今被災之後，民竈無力，應令地方官動用公帑興修。又自臨山衛至上虞縣烏盆村十五里，自村至會稽縣瀝海所四十五里，内石塘二千二百餘丈，係康熙五十八年建，至今鞏固。其石塘東西，共土塘七千丈，坍塌甚多，應令填築亂石，上鋪大石，以固塘基，貼石築土，栽種榆柳，近塘窪地一概築平，庶可永固。自陳文港至尖山二十餘里，内草塘七十四丈，亂石砌邊。土塘三千七百二十六丈。塘外淤積沙土，潮水猶注塘下，應將土塘加寬，添鋪條石。其草塘七十四丈，竝照式修改。再塘外原有亂石子塘，寬三四尺不等，外加排樁，遮護塘脚，最爲緊要。去秋風潮，排樁欹倒，子塘零落，應修砌完固。從前原無子塘之處，亦照式興修。又海鹽縣東，自秦駐山三澗寨，西至演武場，石塘二千八百丈，明時修建，最爲堅固。年久水沁，塘根樁木朽壞，共塌八十餘丈，今應移就實地修築。又去秋風潮衝潰七十丈，其附石土塘，亦應照式修築。自演武場至平湖縣雅山礮臺一帶，土塘現在地方官加修，指日完工，通共估計石價夫匠土方雜費應用銀十萬五千七百兩有奇，俟工完後，核實報銷。至支發錢糧及督修大小官員，應聽撫臣法海另疏題報。俱應如所請。從之。

丁巳，管理户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得旨，蘇松浮糧，常厪皇考聖懷，屢頒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皇考違衆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意，且恐一時減免，倘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略】，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

辛酉，川陝總督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具本奏賀。得旨，年羹堯所奏本内，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陽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日理萬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天祝，然敬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許之間，而未定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豈有不經目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無心。此本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

癸亥，諭大學士等：甘肅巡撫胡期恒，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方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詢問年羹堯，伊即薦胡期恒，謂可勝任。前年羹堯曾薦王景灝求令陛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具實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恒，朕亦不疑，即用爲甘肅巡撫。後見揭參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

節，甚不允協。且年羹堯於王景灝則請令陛見，於胡期恒則不請令陛見，是殆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恒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恒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覩其人，甚屬卑鄙，豈特不稱巡撫，即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甘肅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

乙丑，莊親王允祿等遵旨，將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分別定議具奏。得旨，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爲人聰明强幹，廉潔自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皇考上賓之日，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即位之初，命二王贊佐朕躬，効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志，又以朕疎遠允禟、允禵、允禵、致生怨恨，每事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衆心，朕爲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竭盡忠誠，勤勞辦理，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既盡行寬宥。如怡親王之誠心効力者，若不加恩褒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爲國効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賞一郡王，聰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受封。隆科多著賞給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馬齊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餘依議。

丁卯，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等：黔省狑苗，最爲不法。上年三四月間，輒敢蟻聚，搶奪集市。定廣協副將領兵驅逐，官兵多被損傷。至八月間，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番州，兵丁强買民物，喧鬧罷市。暮抵谷蘭地方，夜火不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强横，何漫無法紀，竟至如此。且狑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没無常，朕意與其有事而加勦撫，孰若未事而預爲計畫。黔省文武各官委靡成風，匪伊朝夕，爾等須大爲整頓，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至府州縣衛，惟撫恤是務。武自鎮協以至參遊備弁，惟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淳良可用者，命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賚，俾各愛養所屬，以備驅策。不一二年間，內地之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懷惠。彼狑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姦聲氣相通，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查。果係族類衆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勦捕，大兵從而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頒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勢効尤著之董，或奏請賜一職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畀之養廉。黔省錢糧額寡，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爲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即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

《世宗實録》卷三一　四月丙子，諭議政王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來求吐魯番之地，曾論將從前內附爲首者，令其遷入內地。今將軍穆克登奏言，吐魯番處共有一萬餘人，若但遷首領數人而不遷其所屬之人，則伊等生計必致艱難，且伊所屬之內，願移入內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語。朕思瓜洲、沙州地方甚寬，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者，即在此居住。給與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腦兒地方，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來者，亦隨爲首之人一併移來。不願者，仍留本處。著議奏。尋議，歸順之狥子，若再給與策妄阿喇布坦，恐致擾累，所以願移者甚衆，應令其在布隆吉爾地方、沙州、瓜州等處種地。其建立村莊養贍之處，行文將軍富寧安等詳議辦理。再羅卜腦兒狥子，皆水居打魚爲生，此內有願陸居爲生者，請照吐魯番例，一併移來。從之。

丁丑，諭吏部：庶吉士張鳴鈞等，教習已久，今加考試，應分別授職。除程元章已授編修外，滿漢庶吉士張鳴鈞、邵基、陶正中、何玉梁、鄒光濤、張江、徐以升、沈淑、張廷璨、胡香山、牧可登、馬金門、嚴民法、尹繼善、帥念祖、許焞、繆曰芑、吳鈐、焦祈年、周學健、戴永椿、倪師孟、薄履青、昌齡、松壽，俱著授翰林院編修。范咸、沈懋華、陳弘謀、王步青、保良、沈文豪、喀爾欽、吳大受，俱著授翰林院檢討。許均、王喬林、張仕遇、康忱，俱著以六部主事用。黃元驛、吳王坦、李端、顏希聖、胡較齡、陶士傑、劉敬輿、楊臚賜、顧海，俱著以中行評博用。金相、張泰基，俱著以州縣用。周鳳來、李士杞，俱著以教職用。高山、陳齊逵、張考、李徽，已揀選刑部，即以刑部主事用。俞來求俟服滿後，補行引見，記名留京。進士夏之芳、姜穎新，俱著授翰林院編修。黃岳牧、陸宗楷，俱著授翰林院檢討。王士任、邵錦濤、羅鳳彩、王輅、張蔭圻，俱著以六部主事用。蔣祝、王藩、何有基，俱著以中行評博用。萬里，著以州縣用。彌部即遵諭行。

己卯，諭大學士等：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恒爲巡撫，妄參金南瑛等員騷擾南坪寨番民，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係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

昏憒。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朕觀年羹堯於兵丁尚能操練，著調補浙江杭州將軍。川陝總督印務，著奮威將軍甘肅提督兼理巡撫事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著齎送來京。奮威將軍印如無用處，亦著齎送來京。

遣內閣學士衆佛保、副都統查史等，往準噶爾，敕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

庚辰，命江南江寧將軍雍吉納來京，陞浙江杭州右翼副都統董吉那爲江南江寧將軍。

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苗疆事宜：一、定廣頑苗，已經擒獲，請於西孟地方，撥定廣營千總一員，兵一百名，駐劄彈壓。又定廣一帶路通廣西泗城土府，請於青藤、斷杉樹二處，設立塘汛，護衛行人。一、廣順州所屬之長寨、者貢、同筍、蕉山，安順府所屬之五枝，及白老虎等處苗民，設立塘汛，護衛行人。一、廣順州所屬之長寨、者貢、同筍、蕉山，安順府所屬之十三枝，普定縣所屬之五枝，及白老虎等處苗民，宜添設官兵彈壓。查大定一鎮，所防僅一州之地，請改爲一協，只留左右二營，以左營兼管中營，帶兵一千名，防守大定。裁去中營遊擊一缺，移中營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兵四百五十名，分防長寨等處。移把總一員，帶兵五十名，分防羊城堡，統歸定廣副將管轄。再於平遠協，分千總一員，帶兵一百名，防守白老虎一帶地方。至都匀府屬之獨山州，境接廣西之南丹土州，苗俗尤爲頑劣，應於通省抽兵二百名，移都匀守備一員，帶領駐防。一、黔省境接川、楚，蠢棍頑苗，互相勾結，販賣人口一事，最爲地方之害。請嗣後定例，地方官於一年之內，有能拏獲積棍頑苗者，計人數分別議敘。儻不能查緝，爲別處官弁拏獲者，亦計人數降革。至窩藏護送及牽合之人，亦分別嚴加懲治。其外省客民，有買貧民子女者，令報官用印，亦不許買至四五人，違者仍照興販例治罪。一、黔省與楚、蜀、滇、粵接壤，多民苗互相讎殺搶劫之事，請嗣後定例，夷人越界未曾爲非者，仍拏送本省。如係越境偷搶及助人仇殺者，即在拏獲之省審明發落。又黔省有

戊子，諭直省督撫等：爲政首重安民，安民必先察吏。邇年有司，不能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仁德意，吏治漸致廢弛。朕即位以來，嚴加訓誡，整飭官方，欲其
潔己愛民，奉公盡職。在朕竝非苛刻，亦非偏私，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間有參
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於我不便」，以此等語，解釋
於衆，似覺參劾爲迎合朕意，而出於不得已者。即如浙閩總督滿保參劾知府何
國棟，似屬迎合，朕察其無貪污之蹟，仍准留任，則朕無成心可知矣。前滿保曾
奏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至無人辦事。魏廷珍巡撫湖南時，亦曾奏
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等語。夫屬員之去留，惟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
之多寡。朕心總出於至公，爾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爲窺測乎？
又聞外間議論云「朝廷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此語尤爲荒誕。自朕臨御以來，
蠲免舊欠錢糧不下千百萬兩，江南蘇松之浮糧、江西南昌之浮糧，共免額徵銀五
十餘萬，此皆惟正之供，尚且大沛恩膏，特行豁免。見今各省督撫大吏，將諸項
名色私派陋規，裁革甚多，莫非推惠於民，尚得謂之聚斂乎？至若虧空侵蝕，以
及貪婪枉法之輩，蓋國殃民，有干法紀，既寬其誅，已屬格外。若又不嚴追完項，
一任貪吏優游自得，國法安在耶？此明係朋黨匪人懷私捏造悖謬之語，以惑衆
聽，殊屬可恨。故特諭衆知之。

諭振武將軍穆克登：喀爾喀地方駐兵年久，每年由京城運送軍糧，路途遥
遠，一時不及，恐兵丁至於乏食。鄂爾昆圖拉一帶，甚爲寬闊，若開墾屯田，實爲
永遠之計。爾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等確議具奏。

辛卯，命協理大學士吏部尚書田從典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以順承郡王錫保管理正黄旗漢軍都統。

正藍旗護軍統領署本旗滿洲都統阿林保緣事革職，以鑲白旗護軍統領濟星
署理正藍旗滿洲都統。

乙未，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疏，稱雲南苗猓，平時踞元江新平之間，官
兵勦捕則遁入威遠、普洱茶山等處，廣袤二三千里，難以控制。請將威遠土州改
土歸流，設撫夷清餉同知一員，經歷一員，鹽井大使二員，於猛班設巡檢一員，分
理民事。再添設普威一營，置參將一員，駐劄普洱。守備二員，一駐威遠，一駐
茶山。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一千二百名，分汛防守。至賊苗巢穴根株，全
在元江協新舊營所轄之地。而舊制，新舊止屬臨元，不屬元江，故兩界遇事易於
推卸，請將新舊營歸元江管轄，仍令臨元統轄。又猓夷有討保之習，勒索銀兩，
騷擾地方，請於九龍江口夷人出入之處，設立防汛，照山海關例，給以印票。并
將所屬村寨，編立里甲户口，以憑稽察。其夷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准其於元江附
考，元江府入學額數應加取二名。田畝照地肥瘠，酌定額賦。土地可闢者，見今
開墾，照定例，水田六年、旱田十年陞科。至於土官方、普二姓，糾衆騷擾，所有
二姓土巡檢承襲之處，應永遠停止。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三一　五月己酉，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捷，參奏原任大將軍
川陝總督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一、運米至軍前，侵蝕脚價銀四十餘萬兩。
一、管理捐納駝米，勒取私費，婪銀三十萬兩。一、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
一、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題補各官，悉多營私受賄。
應將年羹堯并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啓勳、胡期恒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大等，一
併敕部提拏，嚴行審究治罪。得旨，著年羹堯明白回奏。

丁巳，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羹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杭州將軍。陝
西通省滿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靡不懽忻相慶。乃聞年羹堯繫戀總督職
任，又設法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爲良臣，欲加朕以遺棄功臣之
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等。年羹堯既負朕恩，致犯衆惡若此，尚復繫戀營求，誠
爲不識羞恥者。問有愚人，或貪圖年羹堯財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爲具呈，
朕必照逆黨例從重治罪，斷不寬宥。年羹堯應交岳鍾琪事件，著作速交代，急赴
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令其知悉。

己未，又諭：策妄阿喇布坦遣使具奏，言辭敬順。巴爾庫爾等處兵丁，在外
年久，將吐魯番等處駐劄兵丁，俱撤到巴爾庫爾，會合一處，著照吐魯番鄂龍吉
潤舍圖等處撤兵之數撤回。再，吐魯番地方揀選能員一人，令其駐劄，候我使臣
歸國。著行文將軍富寧安，撤兵時，吐魯番回人未免怯懼，將策妄阿喇布坦敬謹
遣使及命使臣前去不必用兵緣由，曉諭回人。俟使臣來時，其回衆移居之處，照
從前所降諭旨行，著議奏。尋議，巴爾庫爾、吐魯番、潤舍圖、鄂龍吉四處兵，共
計九千八百七十四名。吐魯番兵內將種地兵一千名暫留彼處，交與副都統克什
圖管轄。其餘兵丁，照巴爾庫爾原有兵數，暫留巴爾庫爾駐劄。所餘兵丁，俱行
撤回。得旨，克什圖一人年老，著留穆森一同管轄。其留在巴爾庫爾之大臣及
統領撤兵之大臣，著將軍富寧安酌量派出。奏聞。

乙丑，吏部、兵部議奏：杭州將軍年羹堯於川陝總督任內，妄參金南瑛等七
員，應革職。得旨，此年羹堯總督任內之事，竝非將軍任內之事。乃吏部應議

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掌，即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可不必會議。今竝未請旨，含糊專擅，會同兵部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爲，殊屬不合。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奏聞，將本發回，仍令吏部議奏。

《世宗實録》卷三三　六月庚午，署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遵旨察勘雜谷、大小金川、沃日等處土司搆釁緣由，差員到雜谷地方，照舊立界，傾心悦服。又金川土司處，有美同等寨，本爲金川咽喉，被前巡撫年羹堯强斷與沃日，所以伊殺多年，今斷歸金川，以龍堡三歌退給沃日，兩家永無爭奪。又土司承襲地方官勒索陋規，多致遲延歲月，請立嚴限具題，不許勒措。得旨，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爲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狀，朕即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留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至多事，是以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兹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悦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讎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寧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部議敘，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内閣九卿會議具奏。

癸酉，諭大學士九卿等：年羹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冤抑之處，應分晰代奏；若無冤抑之處，則應竭誠効力，以贖伊父之罪。乃隨處爲伊父探聽音信，且怨憤見於顔色。年富、年興俱著革職，交與伊祖年遐齡，儻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隆科多之子鑾儀使玉柱行止甚劣，亦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

甲戌，吏部等衙門遵旨公閲年羹堯如許大罪，疏參年羹堯受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至於此極，種種不法，罪大彌天。今調任杭州將軍，又奏稱江南儀徵縣地方，水陸分途，臣至此静候綸音等語，更不知其何心。人臣如年羹堯背義負恩，越分藐法，爲天地之必誅，臣民所共憤。請將年羹堯革職，及所有太保竝世職一併革去。從前恩賞圖龍補服、黄帶、雙眼孔雀翎、紫扯手等物，悉行追繳。敕下法司，將年羹堯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得旨，年羹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今據年羹堯奏稱，伊爲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禵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羹堯不但踵而行之，且殺戮過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允禵所行，悉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悖已極，在年羹堯職分，即當年諸王掌大將軍印所行之例，伊尚不應比擬，而乃效法允禵狂妄不法之舉乎？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静候綸音等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遛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其回奏摺内，凡支吾掩飾及未經回奏之處，俱著年羹堯一一分晰明白回奏。至九卿等所議，革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之處，俟年羹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

己丑，以湖廣荆州將軍阿魯爲鑲藍旗漢軍都統，陞軍前署礮營章京鄂善爲左翼前鋒統領，原任江南江寧將軍雍吉納給都統銜管右翼前鋒統領。

甲午，吏部覆奏：原任川陝總督調杭州將軍年羹堯，懷挾私心，急欲出缺，另行補人，妄參道員金南瑛等，列款全虚，應將其太保職銜削去。從之。

《世宗實録》卷三四　七月辛丑，户部等衙門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奏江西、福建、浙江三省安輯棚民事宜。一、見在各縣棚户，請照保甲之例，每年按户編册，責成山主地主竝保長、甲長出結，送該州縣。該州縣寧州、武寧縣，廣信府之玉山縣，棚民尤衆，請將進賢縣巡檢一員移駐武寧，專司稽察。裁玉山縣之懷玉驛驛丞，改設巡檢，與玉山縣縣丞，分轄隘口。再將瑞州府同知移駐寧州之銅鼓營，以資彈壓。一、南昌鎮標後營遊擊，請移駐銅鼓營。銅鼓營原設之守備，移駐袁州府萬載縣。後營遊擊所轄之千總一員，移駐瑞州府新昌縣。至袁州府屬之黎源，廣信府屬之下鎮虚地方，各添撥外委把總一員，帶兵防守。均應如所請。從之。

壬寅，以福建福州將軍宜兆熊署理福建總督。

丁未，都察院疏參吏部尚書隆科多議處年羹堯曲護徇庇，不將伊公爵議革，隆科多應革職。得旨，隆科多著削去太保職銜，從寬免革職。

戊申，河道總督齊蘇勒疏言：今歲六月中旬，山東山水陡發，駱馬湖口，泛漲

二百餘里。其湖水湧出宿遷縣竹絡壩口，抵阻黃水，不能暢流，致將睢寧縣朱家海埽工沉陷，大隄坍卸，漫開水口四十餘丈。出口之水，東歸洪澤湖。誠恐湖內不能容受，隨飭河員開放天然壩以分其勢。朱家海漫口，大溜湍激，甚難護防。兩邊大隄，又經刷寬三十餘丈，旋於上流斜築挑水壩一座，水勢稍平，相度情形，必於對岸挑濬引河一道，俾大溜歸入正河，庶漫口易於堵塞。下部知之。

壬子，文華殿大學士白潢以病乞解任調理，允之，命松江提督高其位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張廷玉署理大學士事務。

命吏部尚書兼理藩院尚書隆科多往阿蘭善山等處修理城池，開墾地畝。以果郡王允禮辦理藩院事務。

實授岳鍾琪爲川陝總督，圖理琛爲西安巡撫，陞內閣侍讀學士巡視河東鹽政馬喀爲陝西西安布政使司布政使，仍兼理鹽務。

調湖廣提督魏經國爲江南提督，鑾儀使署四川提督趙坤爲湖廣提督，陞四川松潘總兵官周瑛爲四川提督，以廣東提督董象緯爲鑾儀衛鑾儀使，陞廣東瓊州總兵官萬際瑞爲廣東提督。

丙辰，解兵部尚書盧詢任，專管正黃旗漢軍都統事。陞左都御史蔡珽爲兵部尚書，兼理左都御史事。

庚申，吏部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疏參年羹堯，鹽場遍置私人，私鹽充斥。又以印票運茶，違廢茶引。應將年羹堯二等公降爲三等公。從之。

辛酉，諭直隸總督、山東、河南巡撫：今歲夏秋以來，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水過多，小民謀生無術者有之，朕心甚爲憫惻。茲秋成將屆，憂念彌深，該督撫可速委能員，實心詳察，其有生計蕭條、升斗無資，以及田地被淹、房廬倒塌者，即一面賑恤，一面具奏，務使窮黎極僻之區，亦不至一夫失所。

壬戌，諭大學士等：年羹堯以總督補放將軍，亦爲陞還。伊前違旨，欲在儀徵縣逗留居住，今又止將接任日期具奏，並不謝恩，有悖臣道，著革退杭州將軍任，授爲閒散章京，在杭州効力行走。其將軍印務，著原任副都統王府長史鄂彌達前往署理。

癸亥，〔諭〕：至於允禟，自來結納黨援，不守本分，且品行庸劣，居心妄自尊大。聖祖皇考稍加訓誡，輒云「不過革去此微末貝子已耳」，偶遇勢瘁，動稱「若如大阿哥、二阿哥，一例拘禁，我倒安逸」，此等狂悖之談，時出諸口，朕與諸阿哥所共知者。及遭皇考大事，竝未見有點滴悲淚。朕御極後，允禟昂然恣肆，抗違論旨，狂悖之形，種種不一，朕因發往西寧居住，稍示警誡。伊又寄書允禩，語多悖亂，且縱容屬下騷擾地方，毆打民人，罔顧國紀。朕特遣都統楚宗前往約束，及楚宗到彼宣旨，伊竝未迎接跪聽，安居卧室，毫無悔懼之容，信口妄言，有「出家離世」等狂悖之語。且伊攜帶數萬金前往西寧，濫行糜費，買結人心，地方人等俱稱九王爺。伊不過一貝子耳，尚未及貝勒職分，又安得漫稱王，洵屬不識臣子大義，悖亂之極。允禟著革去貝子，撤其佐領屬下，竝行文陝西督撫，嗣後仍有擅稱允禟爲九王爺者，從重治罪。

乙丑，戶部議覆山東巡撫陳世倌疏奏，山東通省丁銀，請攤入地畝之內徵收。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二七　是月，戶部左侍郎蔣廷錫疏言：漕運全資水利，宜通源節流，以濟運道。一曰：濬泉源。山東漕河資汶、洸、源之水，而四水源皆微細，全賴泉源，助成巨流。計一省之泉，百有八十，其派有五，分水、天井、魯橋、新河、沂水是也，其委同出一道，謂之泉河也。曰舊設管泉分司，今雖裁汰，仍設泉夫。請飭有泉州縣，督率疏濬、盜竭者禁。又濟、兗二府，爲濟水伏流之地，若廣爲濬導，則散漫砂礫間者，隨地湧見，應立法勸泉夫濬出新泉，優費銀米，歲終册報，即爲州縣課最。一曰：開湖地。山東諸泉所匯，爲湖十五，各建長礎，設斗門爲減水閘，以時啓閉。漕溢則減漕以入湖，湖溢則啓湖以濟漕，故諸湖名曰水櫃。其後居民壅水占種，斗門閘壩遂漸坍塞，低窪多生菱草，積沙處高與漕河堤等，蓄洩無所。請察勘未耕之地，就低處悉行挑深，以復水櫃之法。即挑出之土，築堤以束水櫃，每湖開支湖以承諸泉之入，益漕水之流，後建閘以時減放，庶幾疏洩得宜。一曰：嚴築壩。開壩日期，按《漕政考》，山東運河每歲十月初築壩遏流，分洩諸湖，候來春二月冰泮，開壩受水，法至善也。但法久玩生，築壩每在十一月中，未免過遲，正月初旬開壩，未免太早。請飭所司，築必十月望前，庶河冰未合，便於施工；開必二月朔後，庶河水充盈，漕運商船皆利。一曰：修築坎河灘壩。山東運河惟賴汶水一派，分流南北濟運。明宣德時，築戴村壩於汶水南，以遏汶水入洸，建坎河石壩於汶水北，以節汶水歸海。嘉靖時總河侍郎萬恭復堆積石灘，水溢則縱之歸海，水平則留之入湖。嗣雖歲有修築，但恐時久頹廢，萬一汶水北注，挾湖泉盡歸大清河，則四百餘里之運道，所關非小。請敕總河及巡撫相度形勢，修復舊石灘，改建滾水石壩，以爲蓄洩。上命內閣學士何國宗等携儀器與圖，同總河齊蘇勒、巡撫陳世倌勘履，應如廷錫奏。旨：下九卿

議行。

《世宗實録》卷三五　八月己巳，陞右翼前鋒統領雍吉納爲鑲紅旗蒙古都統，仍兼右翼前鋒統領。

辛未，諭大學士等：年羹堯從前竊弄權柄，擅作威福，所有脅從諂附者，原不足深責。今年羹堯之姦邪僭逆，種種敗露，朕已洞悉，屢頒諭旨，頻敕内外諸臣，令各洗滌已往，戒警將來，共期改過。若仍黨惡不悛，則斷不姑恕。諭旨甚明，乃直隸總督李維鈞居心險譎，竟敢陽順陰違。如保定府城内，現有年羹堯私置之家産，藏留之財物，彼竝不參奏。追朕降旨令查，尚具摺故作猶豫之狀，希圖延挨，俾得隱匿。此等情景，必有緣由。著馬爾賽、蔡珽同往保定府，詳細詢察。若果得姦欺黨惡實情，即將李維鈞拏問請旨。

以原任浙江巡撫法海署兵部尚書，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唐喀署吏部右侍郎，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武格署刑部左侍郎。

戊寅，户部侍郎蔣廷錫、内務府總管來保，遵旨議奏查閲京倉事宜。上召入，諭曰：爾等所議甚妥，應開溝墊土添橋等項，著料估具奏。倉内空廒，鋪架松板，著倉場衙門奏聞。其所用竹氣通，高出米頂之上，以透洩汗蒸之氣，京師若不能多辦，可行令江南糧艘帶上。至爾等所奏，以石灰鋪匀磚上，可隔潮濕，但恐石灰和入米内，於人不甚相宜，可將石灰於磚下鋪墊。餘依議。

陞大理寺少卿張謙爲貴州巡撫。

己卯，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振武將軍穆克登奏，稱鄂爾昆一帶，尚有昔人耕種及灌水溝渠舊跡，圖拉等處現有大麥、小麥，竝非不可開墾之所。但霜降遲早不一，米穀宜否不齊，請於屯長内，酌派十餘人，於明年三月内，遣往耕種試看，俟秋收後，具奏。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二七　是月，革直隸總督李維鈞職，命賠修天津倉廒，俟工竣之日，刑部按律治罪。

《世宗實録》卷三六　九月乙未朔，户部議覆陝西巡撫圖理琛疏，言陝省西安、延安兩府，管理州縣，地廣事繁，請將商州、同州、華州、乾州、邠州、耀州、鄜州、葭州、綏德州，俱改爲直隸州。其西安府屬之鎮安、雒南、山陽、商南四縣，分隸商州。朝邑、郃陽、澄城、韓城四縣，分隸同州。華陰、蒲城二縣，分隸華州。武功、永壽二縣，分隸乾州。三水、淳化、長武三縣，分隸邠州。同官、白水二縣，分隸耀州。延安府屬之雒川、中部、宜君三縣，分隸鄜州。吴堡、神木、府谷三縣，分隸葭州。米脂、清澗二縣，分隸綏德州。應如所請。從之。

丙申，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請陛見，允之。以西安巡撫圖理琛署理總督事務。

甲寅，命吏部尚書朱軾爲文華殿大學士，仍管吏部尚書事。調兵部尚書蔡珽爲吏部尚書，仍管兵部尚書、左都御史事。

以左翼前鋒統領鄂善署理鑲白旗滿洲都統。

丙辰，吏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參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將甘州巴爾庫爾等處官員，應行奏請錢糧之事，誑稱此非交代事件，竝不交代明白。應將年羹堯所有一等阿達哈哈番，降爲拜他拉布勒哈番。得旨，年羹堯所有職銜，俱著革去。

甲子，調鑲藍旗滿洲都統賴都爲鑲紅旗漢軍都統。軍前鑲紅旗漢軍都統噶爾弼爲鑲藍旗滿洲都統，兼管右翼前鋒統領事務。

陞直隸河間府所屬天津州爲直隸州，管轄武清、青縣、静海三縣。從長蘆鹽政御史莽鵠立請也。

《世宗實録》卷三七　十月戊辰，諭内閣：外省官員督參撫審，撫參督審，此係向來定例。但朕思督撫果係同城駐劄，或相距不遠，則舊例甚屬合理。若隔處遼濶，該犯與干連人等不無往返拖累，且案件亦易至耽延。即如山東、河南、山西俱無總督，但有巡撫，凡題參事件，舊例亦仍交巡撫查審。嗣後，督撫糾參事件，應如何得就近審理，使案件易於歸結，情罪皆得公平，著九卿議奏。尋議，嗣後，總督所參之員，仍照例令各該撫審理。其福建、湖北、陝西、雲南等省，巡撫與總督同城，江寧、安徽、廣東等省，督撫雖不同城，兩江總督駐劄江寧府，爲江寧、安徽適中之地，兩廣總督駐劄肇慶府，與廣東巡撫駐劄之所相去不遠，亦皆應照舊例，撫參督審外，其湖南雖統屬湖廣，相隔洞庭一湖，甘肅雖統屬陝西，相去千有餘里，以及浙江、江西、四川、廣西、貴州等省，均屬隔省，巡撫所參之員，應即令該撫就近審結，該布、按兩司審轉時，備詳總督稽核，仍令巡撫將審案移會總督，合詞具題。從之。

調雲貴總督高其倬爲浙閩總督，陞刑部左侍郎署理山西巡撫伊都立爲雲貴總督，山東布政使布蘭泰爲山西巡撫，雲南布政使李衛爲浙江巡撫，河南按察使張保爲山東布政使司布政使，調江西布政使常德壽爲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陞江西按察使陳安策爲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刑部郎中積善爲江西按察使司按察使。

己巳，刑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參年羹堯幕賓趙士河，將故弟趙勳軍前効力知縣職銜，令劉以堂頂替，年羹堯掩護欺罔，不行實奏，應將年羹堯鎖拏來京，按律正法。得旨，此案顯屬年羹堯通同作弊，明知故爲之事。朕令其明白回奏，竝不據實陳首，復立意欺罔，佯爲不知，巧飾奏聞。朕已遣人將年羹堯提拏來京，俟其到日，嚴究質審。

庚寅，調雲貴總督伊都立爲山西總督，管理巡撫事務。陞雲南巡撫楊名時爲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務。調廣西巡撫鄂爾泰爲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務。山西巡撫布蘭泰爲湖南巡撫。以內閣學士汪灝爲廣西巡撫。湖南巡撫王朝恩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世宗實録》卷三八　十一月乙未朔，諭大學士等：今年直隸州縣被水，小民乏食，朕軫念殷切，除截留漕米發給常平倉穀外，又將通倉米六成以上者，著托時、陳守創親交余甸、蔡起俊運赴天津，分散賑糶。今朕訪得所發之米，朽爛不堪。其高者不過三四成，低者全屬灰土。朕軫恤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此已運成色米十萬石，著賞給各處窮民，再另發六成以上米十萬石，令托時、陳守創、余甸、蔡起俊運赴天津，分散賑糶。今朕訪得所發之米，朽爛不堪。其高者不過三四成，低者全屬灰土。朕軫恤災黎，宵旰憂勞，無時或釋，乃托時等全不仰體朕心，將此無用之米運給，有名無實，小民何所資藉。此已運必從重治罪。康熙五十五年，曾發通倉米五萬石，分貯各州縣備用。歷年已久，聞俱陳腐，甚爲有司之累，著從寬豁免。

直隸按察使浦文焯緣事革職，陞監察御史張廷棟爲直隸按察使司按察使。

議政王大臣等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奏稱，打箭爐界外之裏塘、巴塘、乍了、乂木多，雲南之中甸、乂木多之外，羅隆宗、察哇、坐爾剛、桑噶、吹宗、袞卓等部落，雖非達賴喇嘛所管地方，但羅隆宗離打箭爐甚遠，若歸併內地，難以遥制，應將原係內地土司所屬之中甸、裏塘、巴塘，再沿近之得爾格特、瓦舒霍耳地方，俱歸內地，擇其頭目，給與土司官銜，令其管轄。其羅隆宗等部落，請賞給達賴喇嘛管理。特遣大臣前往西藏，將賞給各部落之處，曉諭達賴喇嘛知悉。再康濟鼐、阿爾布巴既封爲貝子，管理西藏事務，請令康濟鼐總理、阿爾布巴協理，頒給敕諭，曉諭唐古特人等，盡令遵奉二人約束，庶免擾亂之患。至從前年羹堯奏請，噶達地方設立總兵官駐劄，今若將羅隆宗等處賞給達賴喇嘛，則噶達地方設立總兵官之處，請行停止。俱應如所請。得旨，畫定內地疆界，給與達賴喇嘛地方，曉諭番人之事，著遣副都統宗室鄂齊、學士班第、扎薩克大喇嘛格勒克綽爾濟前往，會同提督周瑛詳細辦理。

戊戌，諭內大臣等：朕曾降旨，著廉親王允禩察奏爲首嚷鬧之五人，即行正法。今據廉親王允禩將爲首五人姓名具奏，此內有自首一人，又有一人堅供抱病未去，而廉親王允禩據厨子認識，遂入於五人之內。可見廉親王所審，甚不足憑。人命關係重大，豈可草率定案。廉親王允禩生出事端，擾亂政事，若此等嚷鬧妄爲之人不行處治，則國法何在？若即據廉親王允禩所審正法，則其中不無冤抑。此事原不必急迫，可將案內衆犯交與刑部監禁，著內大臣、大學士、議政大臣、九卿等，公同詳確會議。

己亥，宗人府遵旨議奏：允禩心懷姦惡，其悖逆結黨之罪，屢蒙皇上寬免。超授親王，畀以重任，理應感恩悔過。乃從前既欲裁減包衣披甲額數，及交伊辦理，忽背前議，奏請增添，激令內務府人等嚷鬧，明係市恩惑衆，毫無畏懼，姦惡已極，相應革退和碩親王，撤出屬下佐領，以示懲警。得旨，允禩革退和碩親王，并撤出屬下佐領之處，俱從寬免。

辛酉，裁直省首領佐貳等缺。

癸亥，陞兩淮鹽運使何世璂爲貴州巡撫。

以奉天將軍綽奇爲鑲藍旗滿洲都統，兼管右翼前鋒統領事務。鑲藍旗滿洲都統噶爾弼爲奉天將軍。

户部議覆原任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言鳳山縣上淡水、下淡水、力力、茄藤、放緑、阿猴、搭樓、大澤機等八社，每年額徵丁米四千六百四十五石。每米一石，折穀二石。就中男番一千七百四十八丁，每丁徵穀二石以至三石不等。番婦一千八百四十四口，每口徵穀二石，此皆初定臺灣時，循照僞鎮鄭成功所定之額，未經改正。查現在臺灣民丁，每口祇徵銀四錢有奇，並無婦女納穀之例。即諸羅縣各社土番，亦祇男番完糧，不及番婦。請照例將鳳山八社番婦、一體免其納賦。再查各番鹿場，頗多閒曠，應聽各番租與民人墾種，陸續陞科，則番民均邀利賴，而正賦亦復無虧。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三九　十二月甲子朔，以署兵部尚書法海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管兵部尚書事。

丁卯，宗人府參奏：多羅郡王允禵，前膺大將軍重任，乃違背聖祖仁皇帝訓示，任意妄爲，苦累兵丁，侵擾地方，軍需帑銀，徇情糜費。請將允禵革退多羅郡王，降爲鎮國公。得旨，允禵著革去多羅郡王，授爲固山貝子。

甲戌，議政大臣刑部等衙門題奏：年羹堯反逆不道，欺罔貪殘，罪蹟昭彰，彈奏交至，案牘等邱山之積，罪惡踰豁壑之深，臣等謹將其罪案列款陳之。其大逆之罪五。伏請皇上將年羹堯立正典刑，以申國法。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父兄弟之子年十六歲以上者，俱按律斬；十五歲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及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爲奴。正犯財產入官。仍將臣等審訊年羹堯惡蹟，昭示中外，以爲天下萬世人臣反逆不道、欺罔貪殘者戒。得旨，年羹堯不臣之心顯然，但因喪心病狂，昏憒顛倒之所致。鄒魯乃無知小人，相與謀逆之情雖實，而事蹟事無得欺隱，有鑽營者斷不寬恕。若被拏獲，務必從重懲戒正法。屢次諭旨甚明。乃有掃院太監傅國相，向奏事太監劉裕探聽外邊有一廢官，欲圖開復，曾否保奏一事，劉裕止告訴總管太監，總管太監並不奏聞，甚屬可惡。著將總管太監並奏事太監劉裕問明情由，凡有關涉此案人犯，俱行鎖拏，查問治罪。

辛巳，刑部等衙門議奏：安作《西征隨筆》之汪景祺，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得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

《國朝宮史》卷三　二十五日〔戊子〕，上諭：刑部從前內外惡亂鑽營之人，紊亂法紀，朕知之甚悉。是以登極以來，不時教訓。宮內太監并外廷大臣等，凡事無得欺隱，有鑽營者斷不寬恕。若被拏獲，務必從重懲戒正法。屢次諭旨甚明。乃有掃院太監傅國相，向奏事太監劉裕探聽外邊有一廢官，欲圖開復，曾否保奏一事，劉裕止告訴總管太監，總管太監並不奏聞，甚屬可惡。著將總管太監並奏事太監劉裕問明情由，凡有關涉此案人犯，俱行鎖拏，查問治罪。

雍正四年（丙午、一七二六）

《世宗實錄》卷四〇　正月丁酉，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允禟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住西寧，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下親信之毛太、佟保將編造字樣之書信，縫於騾夫衣襪之內，寄往西寧，被九門捕役拏獲，該提督奏聞。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跡，因遣人詢問西洋人。據西洋人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允禟之子弘暘，據弘暘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樣繕寫書信寄去。我向佟保學會了，因此照樣寫信寄往」等語。從來惟敵國之人，差遣姦細往來，偷傳信息，造作隱語，防人知覺。允禟在彼，朕何曾禁其寄書，亦未禁其往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無不可以令人共見，何至於別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襪之內，居然爲敵國姦細之行耶？前朕見允禟諸子中惟弘暘尚覺老實，故留京料理伊之家務，不料其詭譎亦如此。允禟名下應賠公項銀十三萬兩有零，乃假作窘迫之狀，百計遷延。而以所得撰敘之銀數百萬兩，帶往西寧，恣意費用。凡市買物件，不論貴賤，隨人索價，即如數與之，以此要結人心，不知意欲何爲。即今毛太家中搜出借券八十餘紙，其借與衆姓之銀至十萬餘兩，則允禟之窘迫與否，不問可知矣。又如從前楚宗至彼宣旨，允禟站立不跪，自稱出家離世之人，今觀造作字樣、暗通書信等事，出家離

世之人顧如是乎？允禟寄與弘暘書，擅用硃書，弘暘書信中稱伊父之言爲旨意，種種不法之處昭然。又如允禟曾寄信允禩，有「事機已失」之語，洵足駭人聽聞。當時幸邀天祖皇考之靈，伊等不得肆其姦謀，乃伊等之福。儻若機會不失，伊等首領尚得保乎？毛太、佟保、六雅圖、那丹珠、雲敦、克什圖，俱係允禟親信之人。允禩、允禟、允禵等匪黨固結，人所共知，佟保豈有不知之理？昨將佟保等從出兵處撤回，朕面下旨意詢問，允禟若有冤抑之處，著即陳辯；若實在行止妄亂，亦著啓奏。並問伊等，或仍願在允禟處，或不願在允禟處，亦據實啓奏。伊等僉稱「允禟行止妄亂，我等願爲朝廷出力」等語，朕因其陳奏，是以各授官職。今允禟造作字樣，行踪詭秘，伊等竟不奏聞，情實可惡。著將毛太、佟保等交與順承郡王及蔡珽、拉錫、阿齊圖、查郎阿、高其佩、常明公同審訊。其允禟未往西寧以前之事，朕不究問。自到西寧以後，如何妄爲，及何人管理此等書札之事，俱令據實供明。若仍隱匿不行供出，立將伊等正法。

以原任工部右侍郎年希堯爲內務府總管，正黃旗蒙古副都統永福署內務府總管。

戊戌，上御西暖閣，召入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諭曰：今日凡我宗親及滿漢大臣齊集於此，廉親王允禩，狂悖已極，朕若再爲隱忍，有實不可以仰對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者。【略】今其作爲至此，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以爲我朝之玷。謹將皇考諭旨發出，朕撰文祭告奉先殿，仰體列祖嚴懲姦惡之心，祇遵先朝削籍離宗之典，將允禩黃帶子革去，以儆兇邪，以爲萬世子孫鑒戒。至允禟、蘇努、吳爾占結黨搆逆，靡惡不爲。允禟中懷悖亂，其往來私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等語，聞者皆爲髮指。今又造作字樣，密傳信息，行同姦細，視朝廷爲敵國，無父無君，不法已甚。蘇努積惡巨猾，罪狀彰著，舉國所知。吳爾占既素與允禩等比匪爲姦，又且行止鄙劣，心懷怨望。此三人者，亦斷不可留於宗姓之內，著將允禩、蘇努、吳爾占名字除去。

又諭：朕即位後，恭檢皇考所遺硃批諭旨，內有料理宮闈家務事宜一紙。皇考諭令有子之妃嬪，年老者，各隨其子歸養府邸；年少者，暫留宮中。朕謹遵聖諭，遣人詢問，諸位母妃咸願隨子歸邸。慧妃母妃，乃大阿哥之生母，允禩之慈母也。允禩少時，即爲慧妃母妃所撫養，朕因大阿哥獲罪禁錮，其諸子又少不知事，意欲奉養於允禩之邸。因遣人詢問慧妃母妃，慧妃母妃欣然允從。朕揣允禩畏朕訪察，必於母妃前盡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禩酌議諸位母妃移府之禮，允禩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母妃之時，即令入宮相見」等語，朕以諸位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禩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況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允禩畏朕訪察，必於母妃前盡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禩酌議諸位母妃移府之禮，允禩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母妃之時，即令入宮相見」等語，朕以諸位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禩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況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

允禩畏朕訪察，必於母妃前盡禮，故令伊迎養府邸。彼時允禩酌議諸位母妃移府之禮，允禩議奏內有「朕思念諸位母妃之時，即令入宮相見」等語，朕以諸位母妃豈有召入相見之禮，深責允禩之非。迄今三年以來，諸位母妃未曾遣人至朕前一問起居；諸位母妃深居府中，一切皆諸王主持，此必允禩從中阻撓，諸王亦遂觀望不前耳。允禩之行事狂悖若此，必不能於母妃之前曲盡孝道。況允禩既經革去黃帶子，則已非宗姓之人，母妃亦不應在伊家居住。著莊親王、誠親王迎

一月甲子，調兵部尚書，仍兼理兵部事務。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法海爲兵部尚書，吏部右侍郎福敏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刑部左侍郎綽爾岱爲吏部右侍郎，實授海壽爲刑部左侍郎。

調靖逆將軍富寧安來京陛見，以領侍衛內大臣、鑲藍旗蒙古都統，辦理甘州事務查克旦署理靖逆將軍印務。歸化城右翼副都統伊席泰辦理甘州事務。

調黑龍江將軍陳太來京，以內大臣公傅爾丹署黑龍江將軍。

癸酉，命將允禩在宗人府看守。尋命圈禁高牆，著總管太監派老成太監二

名，在內隨侍。

甲戌，以鑲紅旗蒙古副都統秦布署鑲藍旗蒙古都統。

宗人府參奏：固山貝子允禵門下之太監劉玉逃走，竝不報部，輒敢違旨，差遣私人往豐潤縣緝捕，擾民生事，甚屬不合。應將允禵革去固山貝子，降一等爲鎮國公。得旨，允禵革退固山貝子之處，著從寬免。

理藩院奏：厄魯特多羅郡王額駙車零旺布、多羅貝勒色卜騰旺布、貝子茅海等，請與衆一體編分佐領，應遣官前往辦理。得旨，此係編分佐領之事，甚屬緊要，應遣大臣前往。今散秩大臣伯四格等，往定阿爾泰山邊界，事竣之日，即著四格從彼處前往，會同副都統花善詳議編分。尋議，郡王車零旺布、貝勒色卜騰旺布、貝子茅海，俱授爲扎薩克，將伊等所屬厄魯特編爲四佐領。從之。

乙亥，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據公舅舅隆科多等奏稱，臣等驗看寧夏賀蘭山前插漢拖輝至石嘴子等處，寬濶一百里，曠野而平。其土肥潤，籽種俱皆發生。其地尚暖，易於引水。如西河、六羊河，皆係古舊渠大溝。黑龍口、倒流河、新河、黄泥河、董家河，皆係引水分水之路。遺棄年久，雖有形迹，俱皆沙泥淤塞。若修造渠壩及放水之閘，兩岸可以耕種萬頃地畝等語。又據甘肅巡撫石文焯等奏稱，寧夏東北五十里插漢拖輝地方，南北延袤百有餘里，東西廣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東界黄河，西至西河。其地平衍，可以開墾。自鄂爾多斯遷移之後，十餘年來，小民亦有私墾者，必得開渠通水，築隄建閘，以時啓閉，以資灌溉，則曠土盡成膏壤。今相度地勢，自雙廟墩起至六羊河地方，計長一百十餘里，倣漢唐諸渠法開渠一道，建正閘一座，攔水閘、稍閘各一座，迎水湃一道。又六羊河口與黄河相近之處，亦建正閘、攔水閘、稍閘各一座，以資蓄洩。再自上泗墩起，至六羊河岸，東距黄河五里許，築隄一道，約長一百里，可以永禦黄水。統計墾田六十餘萬畝等語。查插漢拖輝爲漢唐靈州之地，當時廣置屯田。元至元間，置屯田萬户所。明時，套夷渡河而西，侵占內地葫蘆河之東，居民不得耕種，遂致廢棄。我朝德洋恩溥，番夷臣服，鄂爾多斯移歸套內，以河爲界，插漢拖輝之地，久屬版圖。今《寧夏衛志》漢唐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滿達剌等渠向在插漢拖輝左近，若仿其遺迹開渠建閘，誠裕國利民之善政。但隆科多、石文焯等所奏建閘築隄等處，情形互異，事關久遠，臣等雖以懸定。見今總督岳鍾琪親赴布隆吉爾查看地勢，應將隆科多、石文焯奏摺竝地方畫圖，一併交與大理寺卿通智帶往，同岳鍾琪前至插漢拖輝等處照圖驗看，核議具奏。從之。

辛卯，命協理大學士事務、户部尚書張廷玉爲文淵閣大學士，仍管户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事。

陞户部左侍郎蔣廷錫爲户部尚書。江西巡撫裴律度爲户部左侍郎，仍辦理江西巡撫事。

以正黄旗蒙古都統宗室申穆德爲山西右衛將軍，山西右衛將軍吴禮布爲正黄旗蒙古都統。

壬辰，諭江蘇巡撫張楷：每見蘇、松二府漕米虧空案內，一經承名下，侵蝕至二三千石。訪問其由，則糧重倉多之處，州縣官不能兼顧。每派點收書經管收納，所收民糧，除丁兑外，原有斛面餘米存留在倉，遂有糧户將應納米石折銀充抵，收書即以餘米抵算，迫收折既多，餘米不足以補，而所收米價又已隨手花費，以致虧空漕項，此不可不嚴立條禁也。嗣後收書有侵蝕漕米者，該州縣詳參審究，按其米數，照監守自盜律治罪，并將僉派收書之員題參議處，查明折銀之糧户追補，庶可懲猾吏而警愚民。至各州縣所收倉糧，丁兑之外，儻有贏餘，令該州縣修理常平倉廒存貯，以佐賑濟。該撫嚴飭蘇、松二府各州縣實心奉行，儻有借餘米名色加收斛面遺累小民者，定行重治其罪。

《世宗實録》卷四二　三月癸巳朔，宗人府參奏：貝子允禵等，俱係往陵寢居住之人，理應敬謹行走。今孝莊文皇后梓宫未入享殿之前，允禵即率領伊子白起、廣善散回，甚屬不合。應將允禵革去固山貝子，撤出所屬佐領。閒散宗室白起、廣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准其折贖。得旨，俱著寬免。

丙申，先是，宗人府奏：允禩、允禟、允禵、蘇努、吴爾占等，既已削出宗籍，應將伊等本身及其子孫俱撤去黄帶，更改舊名，歸併各該旗各佐領。其有品級之女一併銷去品級。奉旨允行。至是，正藍旗都統音德等，將允禩、允禟等更名編入佐領事，定議奏聞。得旨，爾等乘便行文楚宗，將允禟之名併伊子孫之名，著伊自身書寫，告知楚宗，令楚宗報於爾旗。允禩自身書寫，編入佐領。

辛丑，諭議政王大臣等：據遣往策妄阿喇布坦衆佛保等奏稱：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可穆齊克、吴梁海地方，原係伊所屬，被丹津喇布坦侵佔，仍欲得此地方等語。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來使入內地，即於巴爾庫爾地方遣回，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時發兵優擾克木可穆齊克、吴梁海。現今我滿洲、蒙古兵丁在茂岱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駐劄，著前鋒統領丁壽帶滿洲兵五百名、蒙古兵五百名、

副將軍貝勒博貝帶喀爾喀兵一千名，前往唐奴山前之特斯等形勝地方駐劄。於克木可穆齊克居住之車零旺布，吳梁海居住之博貝處，不時偵探。若策妄阿布坦侵犯吳梁海等處，賊兵若少，即襲擊之；如賊勢衆，斷不可輕進。著將軍穆克登、副將軍丹津多爾濟策凌、博貝等，應於何處防守，預備定議奏聞。

癸卯，鑲藍旗漢軍都統阿魯緣事革職，調正紅旗蒙古都統伊爾哈岱爲鑲藍旗漢軍都統。以理藩院尚書特古忒爲正紅旗蒙古都統，仍兼理藩院事務。

甲辰，諸王大臣等遵旨將允禩改名之處，詢問允禩，允禩自改名爲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爲菩薩保。奏入，報聞。

己酉，定陝西延安府十七州縣丁銀概從下則，以二錢爲率，歲減舊額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兩。從總督岳鍾琪請也。

丁巳，兵部議覆兩江總督查弼納遵旨議奏，據江寧巡撫張楷疏言，江南省各州縣捕盜設有捕快一役，不載《經制全書》，並無工食，充此役者，率皆市井無賴，承緝盜賊，每多縱盜扳良之弊，請一概革除。其緝拏之責，宜任民壯，以專責成。查州縣馬快僅有八名，實屬不敷，請與民壯五十名，合爲一役，名曰壯快。一體操練，分班巡緝，拏獲盜首，按名給賞。應如所請。從之。

壬戌，大學士九卿等奏：食侍講俸之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稱功頌德，備極諂媚。且以平藏之功歸美年羹堯，謂當立碑於聖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後，甚屬悖逆，應革職，交與刑部從重治罪。得旨：向來如錢名世、何焯、陳夢雷等，皆頗有文名，可惜行止不端，立身卑污，所以聖祖仁皇帝擯斥不用，置之閒散之地。而錢名世諂媚性成，作爲詩詞，頌揚姦惡，措詞悖謬，自取罪戾。今既敗露，益足以彰聖祖知人之明。但其所犯尚不至於死，伊既以文詞諂媚姦惡，爲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詞爲國法，示人臣之炯戒。著將錢名世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朕書「名教罪人」四字，令該地方官製造匾額，張掛錢名世所居之宅。且錢名世係讀書之人，不知大義，廉恥蕩然。凡文學正士必深惡痛絕，共爲切齒。可令在京現任官員由舉人、進士出身者，仿詩人刺惡之意，各爲詩文，紀其劣蹟，以儆頑邪，并使天下讀書人知所激勸。其所爲詩文，一并彙齊，繕寫進呈，俟朕覽過給付錢名世。

陞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奇爾薩爲鑲白旗蒙古都統。

《世宗實錄》卷四三 四月丁卯，諭議政王大臣等：前議於鄂爾昆圖拉地方種地時，曾有人奏稱喀爾喀人等未必情願。朕思喀爾喀地方，原被噶爾丹抄掠，窮困已極。我皇考聖祖施恩收養，各按伊等品級封爲汗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加以重恩，令食俸祿。數年間，遂致充裕，安居原遊牧地方。今復安插成兵，令其種地，亦係特爲喀爾喀護庇久遠之計，伊等聞之，定各欣喜，有何不願之處？朕曾降此諭旨。今土謝圖汗汪扎爾多爾濟、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感戴爲伊等安插兵丁之恩。復因先於厄爾得尼招地方開種地畝，穀不甚長，遣人從鄂羅斯處尋得與伊地方相宜之穀實，請令按時耕種，又情願幫助耕種人之口糧等因具奏，與朕前旨相符。喀爾喀汗汪扎爾多爾濟、王丹津多爾濟等實係感激深恩，爲國家竭誠効力之人，殊屬可嘉，著交與理藩院議叙。

癸酉，諭議政王大臣等：據差往策妄阿喇布坦處衆佛保等奏稱：臣等與策妄阿喇布坦議定疆界，仍欲以索爾畢嶺至唐奴山陰之哈喇巴爾魯克山爲界等語，其事暫且不能完結。朕思巴爾庫爾吐魯番之兵丁理應撤回，著議奏。尋議，策妄阿喇布坦怙惡不悛，輒敢指佔地方以圖倖得，乃自取滅亡也。皇上愛惜官兵，以出征年久，令即撤回，應將巴爾庫爾吐魯番官兵俱行撤回。但撤回之後，策妄阿喇布坦或遣人往哈密地方，盜取馬匹牲畜，亦未可定。查哈密地方，現駐兵五百名，應於安西兵內再撥五百名，派副將、遊擊各一員管轄駐劄。令其遠設斥堠，嚴加防範。俟哈密建城完工，將五百兵再行撤回。安西將軍富寧安前降旨調回陛見，應帶領大兵來京。再甘州現有京城滿洲兵三百餘名，亦令都統查克旦帶回，并撤所設軍站。其自嘉峪關以至安西、沙州、哈密，應留軍站，以備遞送。從之。

甲申，諭大學士等：弭盜之法，莫良於保甲。朕自御極以來，屢頒諭旨，必期實力奉行。乃地方官憚其繁難，視爲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又有藉稱村落畸零，難編排甲。至各邊省，更藉稱土苗雜處，不便比照內地者。此甚不然。村落雖小，即數家亦可編爲一甲；熟苗熟獞，即可編入齊民。苟有實心，自有實效。嗣後督撫及州縣以上各官，不實力奉行者，作何嚴加處分；保正、甲長及同甲之人，能據實舉首者，作何獎賞；隱匿者，作何分別治罪；其各省通行文到半年以內，被舉盜犯，可否照家長自首之例，暫治以輕罪；舉首之盜，儻有從前未經發覺之案，地方官可否從輕處分，以免瞻徇畏縮。著九卿詳議具奏。再盜案疎防，文武各有處分，雖著有成例，但其中尚有分別。凡山海大盜，聚衆多人，上獞苗蠻，成羣劫奪，及響馬老瓜等賊，聚有窩穴，勢難擒捕者，當責之弁兵。如久無緝獲，則文武一例處分，情罪俱當。若盜止十人以下，踪跡散處者，則捕役力

能擒制，雖事發潛逃，亦能躡探。而營汛弁兵各有職守，勢難遠緝。此等盜犯，似當專責州縣武職，處分可否酌量從輕，庶情法得平，中無枉抑。奢九卿一併確議具奏。

丁亥，雲貴總督仍管雲南巡撫事楊名時疏言：通省丁銀，請於通省成熟田地內按畝攤徵，自雍正四年爲始，永爲定例。其屯軍丁銀，將無主影射田土清查，漸次抵補。從之。

戊子，户部議覆署四川巡撫羅殷泰疏，言川省州縣，多屬以糧載丁，紳衿貢監等，盡皆優免差徭。請將優免之名永行禁革，與民一例當差。查川省以糧載丁之州縣，紳士原無丁銀，無庸優免。得旨，向來徵收錢糧，每私立儒户宦户名色，偏累小民，已經降旨嚴禁。而丁糧、差徭或借紳衿貢監之名包免巧脱，情弊多端。羅殷泰所奏禁革紳士優免之處，固屬太刻，而部議但就其錯處指駁，其餘未曾詳議，亦屬朦混，著九卿詳議具奏。尋議，照例優免本身一丁，其子孫族户濫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攬詭寄者，查出治罪。從之。

《世宗實録》卷四四　五月壬辰朔，又議管理察罕叟爾等處糧餉兼理屯田巴泰奏，言種地贖罪郭三臨等二十人，年老病廢，無以資生，請令種地官員養贍，以示矜恤。應如所請。得旨，伊等雖係重罪發遣之犯，但在彼地方，竝無不法及逃回等事，若果年老殘廢，不能耕種，情有可憫，著行文巴泰，詢問伊等，有願留彼處者，即給與種地官員分養；有願回故里者，遣人送部，令其回籍。

癸巳，諸王大臣等奏：允禵身爲大將軍，毫不効力，止圖利己營私，貪受銀兩，縱容屬下騷擾地方，嚇詐官員，固結黨羽，心懷悖亂，請即正典刑，以彰國法。是以將伊革去總督，拏交王大臣詢問。彼時降旨云：伊若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靈阿、揆敘、鄂倫岱、阿爾松阿，結爲朋黨，協力欲將阿其那致之大位。蘇努屢稱允禵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十，特爲結交允禵之故。允禵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爲一黨，邀買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爲彼羽翼等語，將種種實情舉出。查弼納係後進之人，伊持畏懼權勢，隨聲附和。今既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尚議將伊正法，甚屬不合。朕昨降旨時，言及聖祖仁皇帝，彼時查弼納即痛哭不止，此處伊尚有良心，著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内，居官尚好，故將爾罪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爾之處；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

員，把總一員，兵一百名，分汛防守。自河西寨至石嘴子，築堤二百餘里，開渠一道，建攔水閘八座。請於七月間動工，即行招民開墾，以資灌溉。其新設縣名，恭候欽定，鑄給印信。均應如所請。得旨，依議。插漢拖輝之事甚屬緊要，著通智留插漢拖輝地方辦事。單疏書向官寧夏，亦著前往，同通智管理事務。尋定新設縣名曰新渠。

庚子，諭大學士等：從前阿其那、允禵、允禵等，結黨營私，每好造言生事，凡僧道、喇嘛、醫卜、星相，甚至優人賊隸，以及西洋人、大臣官員之家奴，俱留心施恩，相與來往，以備其用。若欲排陷何人，即捏造無影響之言，使此等人傳播，以簧惑無識見之輩。【略】今又見報房小抄，内云：初五日，王大臣等赴圓明園，叩節畢，皇上出宫登龍舟，命王大臣等登舟，共數十隻，俱作樂，上賜蒲酒，由東海至西海，駕於申時回宫等語。夫人君玉食萬方，偶於令節宴集羣臣，即御龍舟，奏樂賜飲，亦《夢蕉》《湛露》之意，在古之聖帝明王亦所不廢，何不可者？但朕於初四日即降旨，令在城諸臣不必赴圓明園叩節。初五日，僅召在圓明園居住之王大臣等十餘人，至勤政殿側之四宜堂賜饌，食角黍，逾時而散，竝未登舟作樂遊宴也。且先期内務府總管等奏請，今歲照例修備龍舟，朕實止之。此非有意屏却讌遊，蓋厭其喧雜耳。而報房竟捏造小抄，刊刻散播，以無爲有，甚有關係。著兵、刑二部詳悉審訊，務究根源，以戒將來，以懲邪黨。

又諭：從前降旨詢問查弼納凡八次，伊將蘇努、七十、隆科多互相串通鑽營之處隱匿，遂不據實舉出，是以朕將伊調來京師，覩面詢問，伊仍堅執不認。朕是以將伊革去總督，拏交王大臣詢問。彼時降旨云：伊若將蘇努、七十、實情舉出，將伊口供繕寫具奏；若不據實供出，爾等將伊擬罪具奏。伊今供稱：蘇努、七十、阿靈阿、揆敘、鄂倫岱、阿爾松阿，結爲朋黨，協力欲將阿其那致之大位。蘇努屢稱允禵氣象大方。蘇努結交七十，特爲結交允禵之故。允禵又與阿其那相好，結爲一黨，邀買人心，藐法妄行。隆科多專擅威權，又結交揆敘、阿靈阿，各處邀買人心，爲彼羽翼等語，將種種實情舉出。查弼納係後進之人，伊持畏懼權勢，隨聲附和。今既據實供出，諸王大臣尚議將伊正法，甚屬不合。朕昨降旨時，言及聖祖仁皇帝，彼時查弼納即痛哭不止，此處伊尚有良心，著將查弼納之罪悉行寬免。仍降旨與查弼納云：從前朕降旨詢問之時，爾果照今日所供，將實情舉出，朕亦不將爾調來京師。爾在兩江總督任内，居官尚好，故將爾罪寬免。爾果痛改前愆，朕尚有用爾之處；若不悛改，定行正法，決不寬恕。再蘇

努、七十、阿其那、允禟等，互相結黨，串通鑽營，妄亂行爲之處，查弼納俱經供出。今蘇努、七十雖已身故，應如何追治其罪，以彰國法。至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之人，爾等詳加察看，將應如何治罪之處議奏。

又諭：賜錢名世「名教罪人」四字，著伊製匾，懸於居宅。又諭旨一道及諸臣所賦刺惡之詩，一併交與錢名世刊刻進呈。凡直省學校所在各頒一部，以示鑑戒。

諭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爾等傳諭鄂倫岱之妻子兄弟族人等，昔日佟國綱因鄂倫岱不孝，奏請誅之。我聖祖皇考思念皇祖妣孝康章皇后，特從寬宥，使離京師，授爲廣東駐防副都統。既而調回京師，授爲領侍衛內大臣，承襲公爵。伊不念皇考如此天高地厚之恩，忍於背負，與阿靈阿、蘇努等結爲黨，與保舉阿其那欲圖大位，擾亂國家。【略】朕即位以來，效法皇考，仍不念其罪惡，施恩保全。乃伊每事擾亂，傾身回護阿其那。因阿其那佐領一事，在外於衆人前一番議論，在內代伊啓奏，顯露悖逆之狀，將朕所交硃批諭旨擲於乾清門地上。在朕前舉止抗橫，爲人臣者當如是乎？伊與阿其那固結死黨，同阿爾松阿阻撓政事，以亂衆心，朕百端諭令改悔，毫無悛心，益肆傲慢。故諸王大臣屢次奏請將鄂倫岱、阿爾松阿即行正法，朕尚不忍，望其改悔，發往盛京，令其思過。乃伊至彼處，仍不知畏懼，妄生怨忿，終日酣醉。夫令其改過，則斷不知改；加以恩澤，則毫無感激；懲以國法，又毫無畏懼。朕其奈何？若不將伊等正法，伊等希圖大事之心斷不能絕也。故將鄂倫岱、阿爾松阿正法。【略】今因鄂倫岱悖棄國恩，身獲重罪，實爲國法難寬，不得已而正法。鄂倫岱所作之罪，指不勝屈，爾等皆所深知。爾等陳奏鄂倫岱種種罪惡，感戴朕恩，既欲叩謝，准其叩謝。

乙巳，諸王大臣等參奏：允禟改名，所擬字樣存心姦巧，殊屬不法，應發令改。得旨，此事在允禟猶爲罪犯之小者。阿其那、允禟、允禵、固結匪黨，潛設機謀，種種不法之事不可枚舉。朕所舉以曉諭羣臣及爾等所共知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其餘有所干礙而不便言，及繁瑣委曲而難以悉數者甚多。朕俱爲隱忍，難以宣示也。【略】如阿靈阿、鄂倫岱等之姦惡，不明大義，其存心行事，爾等當以爲戒。當日滿洲風俗醇樸，雖遇天潢宗室，未嘗不加禮敬，尊君親上之心，最爲肫篤。朕今日之諄諄訓誡，不憚反覆周詳者，無非欲正人心，化風俗，使國家永享昇平之福耳。至於允禟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伊必至又多姦詐。著交與誠親王、恒親王酌改具奏。尋議，允禟應改爲塞思黑。從之。

己未，康親王崇安等議奏，蘇努、七十係阿其那、塞思黑黨亂助逆之罪魁，雖經身死，應照大逆律，戮屍揚灰，抄沒家產，以彰國典。其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兇惡妄亂者，竝請正法，其餘發白都納等處當苦差。蘇努之第四子原任副都統赫世亨，現在甘州，請提拏正法。得旨，蘇努、七十照議治罪，以彰巨惡。伊等家產，諒已隱匿，何必抄沒。蘇努之子赫世亨現在軍前，著提解刑部監禁，其餘子孫現在右衛者，著交與將軍申穆德即在右衛監禁。蘇努、七十之子孫內，有姦惡不可留者，俱著右翼諸王旗下大臣公同分別詳察，指名奏請候旨。尋議蘇努、七十之子孫內，赫世亨等十二人，實係姦惡，俱請即行正法。得旨，蘇努、七十結爲黨援，擾亂國政，歷年傷皇考之心。伊等子孫理當加以誅戮，但將如許人正法，朕心不忍。蘇努之子勒什亨、鳥爾陳著仍在誠親王允祉處禁錮，俟阿其那、塞思黑事定，另降諭旨。赫世亨、魯爾金、福爾陳、書爾陳、木爾陳、庫章阿，不可令在一處，著押往河南、山東、山西、江南、蘇州、浙江等處，分交該督撫於衙門內禁錮。其餘俱著交與右衛將軍，入於右衛兵額內，嚴行約束。如仍不悛改，指名題參。七十之子福永，著擬斬監候。珠棟、福明、七十之子壽善，著交與伊族人，其如何處治之處，著誠親王允祉具奏。其餘著發遣船廠披甲，嚴行管束。

諭都察院：開京城近日米價騰貴，恐有姦人囤積射利，因天氣連陰，借此擾亂。著都察院轉飭五城，曉諭各行户，不得過高價值，勒索小民。儻有囤積遏糴，不遵勸諭者，該城御史密行察訪，從重治罪。將京倉好米發五萬石分給五城，每城領米一萬石，照例立廠，委員平糶，俟市價平減，即行停止。其未糶之米，即存貯該城，將來或市價復昂，即將此米平糶。若此米用完，仍需平糶著，都察院再行請旨。

《世宗實録》卷四五　六月甲子，康親王崇安及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議奏阿其那罪狀四十款。【略】塞思黑罪狀二十八款。【略】以上款蹟，皆舉臣等所知者言之。即秦道然、何圖、穆經遠三人所供阿其那惡蹟，繁不勝書。臣等謹按，阿其那等以邪黨爲足恃，而要結之念彌堅，以大位爲可干，而搆禍之心不已。不孝不忠，蔑天倫而干國典。罪惡滿盈，昭彰耳目，實朝廷之罪人，宗社之蟊賊。聖祖仁皇帝嘗降旨嚴責阿其那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聖明遠鑒，正謂今日。伏乞皇上大施乾斷，將阿其那、塞思黑、允禟等即正典刑，以爲萬世臣子之炯戒。疏入，得旨【略】諸王大臣等臚列阿其那、塞思黑、

允禵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參劾之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尚有多端，難以悉數。今諸王大臣以爲邪黨不剪，姦宄不除，恐爲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實痛於衷，不忍於情。然使姑息養姦，優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於國家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爲列祖皇考之大罪臣矣。允禵、允禩雖屬狂悖乖張，尚非首惡，已皆拘禁，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即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頒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爲宗社久安長治之計，實有不得已之處也。

乙丑，調鑲藍旗漢軍都統伊爾哈岱爲正黃旗蒙古都統，正黃旗漢軍都統盧詢爲鑲藍旗漢軍都統，仍令正紅旗滿洲副都統覺羅巴延德署理。陞户部右侍郎覺羅塞德爲正黃旗漢軍都統，仍兼侍郎行走。

《世宗實録》卷四六 七月辛卯，諭内閣：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價昂貴者，必係其地上年荒歉所致。今歲楊文乾奏廣東米貴，駐防兵丁有不許巡撫減糶之事。宜兆熊、毛文銓又奏福建缺米，有土棍搶米之事。此二省，上年俱奏稱豐收，竝未云荒歉也。且據黃國材稱福建積穀見有一百六十餘萬石，而毛文銓乃奏請於江西採買米石，朕已降特旨，令江西運米十五萬石往福建平糴。然黃國材謂福建有米，而毛文銓則求米於鄰省，觀此則當日兩人之交代種種不清可知矣。滿保、黃國材在福建多年，諸事善於掩蓋彌縫，或毛文銓爲其所愚耳。至福建、廣東二省，地處極邊，米穀應作何貯備，著九卿會議具奏。尋議，福建地處海濱，福、興、泉、漳四府人多田少，皆仰給臺灣之米。自嚴禁姦商販米出境之後，民食常苦不足。雍正二年，奉旨飭發臺灣倉穀，每年碾米五萬石，運赴泉、漳平糴。今請再動正項錢糧，運米十萬石，存貯邊海地方。至臺灣商販仍許至福、泉等府貿易。其米船出入海口，設禁巡防，應令該督撫另行詳議。至廣東，近經總督孔毓珣以潮州穀少，不足碾米給兵，惠州穀多，又不能出陳易新，請撥惠州府倉穀平糴，將價銀解交潮州府買穀存貯，實衷多益寡之良法，應令該督撫將通省倉穀照此斟酌，令其多寡得宜，以儲民食。再粤西梧、桂二府與廣東接壤，産米甚多。先經巡撫汪漋奏稱，桂林等四府所有捐穀糶三價值，不必轉糴還倉，請將銀解部，經户部議准在案。應將此穀價仍買穀石，運交廣東，分貯州縣，亦足補益倉儲。從之。

甲午，鑲白旗滿洲都統覺羅佛倫緣事革職，調正藍旗漢軍都統希爾根爲鑲白旗滿洲都統。陞署理兩江總督范時繹爲正藍旗漢軍都統，仍留總督任。

己亥，浙閩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米價騰貴，見撥温、台二府倉穀七萬石，運往接濟。更請於江南淮安等處，採買二麥，運閩平糴。得旨：朕因福建米價騰貴，已降旨令江西巡撫運米十五萬石前往閩省，以濟民食。又令九卿酌議閩廣積穀之法。今覽高其倬所奏，備極周詳。李衛又能實心辦事，不分彼此，均甚屬可嘉。著照高其倬所請行，竝星速行文江南、山東二省巡撫，即遣能員協同辦理。如高其倬差員未到，該撫可借支錢糧，預爲買備，務令速發，以濟閩省之用。

庚戌，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荆州長江兩岸隄防，關係民生，最爲緊要。蓋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於此，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爲江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没。又聞往年黄灘等處隄岸兩次衝決，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爲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悉心妥議具奏。

辛亥，命吏部尚書孫柱、蔡珽俱專管兵部事。陞内務府總管查弼納爲吏部尚書，仍管内務府總管事。雲貴總督管雲南巡撫事楊名時爲吏部尚書，仍留巡撫任。以兵部尚書法海協辦禮部尚書，兼内務府總管行走。

乙卯，吏部遵旨議覆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長，十甲立一保正。其村落畸零及熟苗熟獞，亦一體編排。地方官不實力奉行者，專管兼轄統轄各官分別議處。再立民間勸懲之法，以示鼓勵。

《國朝宫史》卷三 八月初一日，上諭總管劉進忠、王以誠、蘇培盛、徐起鵬及隨侍等處首領太監：歷來做直隸州縣官甚難，皆由書辦衙役作弊。更兼本處土豪及旗下人莊園頭目，借稱王公侯伯大人門下勢力，在彼攪擾，欺壓官員。州縣官被其恐嚇，不能治理，政事易於廢弛，深爲可惡。朕今已傳諭直隸州縣等官，各限一年將此等作弊書辦、衙役及土豪，皆嚴行拏問。至於旗下人莊園頭目等，亦皆許其行文八旗該管官究治。爾太監等在内廷當差，豈知本鄉事務？及爾伯叔兄弟子姪之賢不肖，嗣後各當切實勸化本家人等，居鄉不可仗内監勢力，作非禮不法之事。如有事犯，潛逃來京者，本處州縣行文到内務府衙門，指名是某太監家屬，内務府大人同總管商議，即行按例發落，不必奏知。朕無非欲爾等畏法，不致攪亂地方，爾等其敬體朕意。

《世宗實録》卷四七 乙亥，吏部議覆，辦理理藩院事、正白旗滿洲都統拉錫將吴梁海之事隱匿不奏，請革職，交刑部從重治罪。尚書管侍郎事正紅旗蒙古都統特古忒、侍郎本錫均應革職。得旨，拉錫將吴梁海之事有心隱匿，情殊可惡，但伊辦理旗下事務亦有効力處，著從寬免交刑部治罪，將伊議政大臣、散秩大臣、滿洲都統、辦理理藩院事務，竝賞給伊世襲之職，俱著革退，以一等侍衛、管太僕卿事務効力行走。特古忒、本錫趨附拉錫，行止甚卑，俱著革職，從寬留任。署領侍衛内大臣伍格，著補授正白旗滿洲都統，信郡王德昭著學習管理正白旗事務。

《國朝宫史》卷三 初九日，上諭：夜間遇有開城門事件，令爾等傳旨者，若無勘驗實據，看門人等難以憑信。著造辦處製合符四件，一交乾清門該班内大臣，一交左翼，一交右翼，其一爾等收貯。凡夜間開門，將符合對，以爲憑據。

《世宗實録》卷四七 癸未，命江蘇巡撫張楷、廣西巡撫甘汝來、西安巡撫圖理琛來京陛見。加長蘆鹽運使陳時夏布政使銜，署理江蘇巡撫。以廣西提督韓良輔署理廣西巡撫，川陝總督岳鍾琪署理西安巡撫。

丙戌，浙江巡撫李衛疏報杭州、嘉興、紹興三府屬海塘，修築告竣。下部知之。

丁亥，直隸總督李紱以塞思黑於八月二十四日病故。

《世宗實録》卷四八 九月壬辰，以湖廣總督李成龍爲正白旗漢軍都統，福建福州將軍宜兆熊爲湖廣總督。

陞江西南贛總兵官蔡良爲福建福州將軍，浙江嚴州副將王郡爲江西南贛總兵官。

己亥，湖廣提督趙坤奏報，沅州叛民謝禄正等盤踞山谷爲盜，遣兵緝拏。謝禄正尚未擒獲，請將地方官議處。得旨：不法匪類，藏匿山谷，盜竊爲非，地方文武大吏遣兵緝拏，預先若有調度，何難即時擒獲。乃發兵千餘名，而賊徒竟敢抗拒，賊首公然逃脱，則大吏全無布置，委用非人，而弁兵之怠玩可知矣。且此案起於康熙六十一年，此數年來，地方文武大吏何故因循疎忽，縱盜養姦，竝不早行緝捕，著加查詢。

丙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福敏署理湖廣總督，大學士馬齊暫署都察院事，命康親王崇安管理鑲紅旗漢軍都統。

乙卯，諭内閣、九卿、翰詹科道等：查嗣庭向來趨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經薦舉，朕令在内廷行走，授爲内閣學士。後見其語言虚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從未信任。及禮部侍郎員缺需人，蔡珽又復將伊薦舉。今歲各省鄉試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員以典試事，故用伊爲正考官。今閱江西試録所出題目，顯露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必有平日紀載。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則有日記二本，悖亂荒唐，怨誹揑造之語甚多。又於聖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爲可恥，以裁汰冗員爲當厄，以欽賜進士爲濫舉，以戴名世獲罪爲文字之禍，以趙晉正法爲因江南之流傳對句所致，以科場作弊之知縣方名正法爲冤抑，以清書庶常復考漢書爲苛刻，以庶常散館爲畏途，以多選庶常爲蔓草、爲厄運，以殿試不完卷、黜革之進士爲非罪，熱河偶然發水則書淹死官員八百人。其餘不計其數。又書雨中飛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書寫。至其受人囑託，代人營求之事，不可枚舉。又有科場關節，及科場作弊書信，皆甚屬詭秘。今若但就科場題目加以處分，則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爲出於無心，偶因文字獲罪，爲伊稱屈者。今種種實跡現在，尚有何辭以爲之解免乎？爾等漢官讀書稽古，歷觀前代以來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況世祖、聖祖重熙累洽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天下億萬臣民無不坐享昇平之福。我皇考加恩臣下，一視同仁。及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滿漢從無異視。蓋以人之賢否不一，各處皆有善良，各處皆有姦慝，不可以一人而概衆人，亦不可以一事而概衆事。朕惟以至公至平之心處之，爾等當仰體朕心，各抒誠悃，交相勉勵，殫竭公忠，無負平日立身立德之志。或有一二心術不端者，亦宜清夜自省，痛加悛改。朕今日之諭，蓋欲正人心，維風俗，使普天率土永享昇平之福也。【略】查嗣庭讀書之人，受朕格外擢用之恩，而伊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干法紀，著將查嗣庭革職拏問，交三法司嚴審。

《世宗實録》卷四九 十月庚申，以吏部尚書、内務府總管查弼納協理兵部尚書事務，署正藍旗漢軍都統黄國材協理兵部侍郎事務。

壬申，諭户部：錢糧之有火耗，原非應有之項，但以相沿日久，地方官員非此無以養贍，故姑且存之。而各省舊例，亦有輕重之不同。儻地方官員於應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訪聞，重治其罪。向來山西省虧空甚多，地方官無以藉口，動稱因預備軍需所致，並將侵蝕之銀皆指爲軍需之用。及諾岷到任，加意整頓，盡革從前之加派，而各屬無著之虧空不能填補者，則將各官應得耗羨歸之於公，以爲酌補虧空之計。又恐各官無以養廉，以致苛索於百姓，故於耗羨中酌定

數目，爲日用之資。以官員之羨餘補官員之虧空，既可完帑，亦不累民，實權宜得中之善策也。前聞伊都立將通省火耗應減者，皆出示裁減，朕甚嘉之。近日又聞伊都立以用度不敷竟不奏聞，而將已減之耗羨仍舊徵取，經朕訪聞，尚不肯深信，因降旨詢究，務令照前裁減。今伊摺奏竟係實有之事，認咎無辭。伊都立如此暮四朝三，前後矛盾，同於兒戲，可乎？夫以封疆大臣不能宣揚德意，使小民知朕恤下之恩，而反爲此悖理營私之事，昏庸若此，豈事君理民之道？伊都立著交部嚴加議處。

以左都御史兼理奉天府府尹事尹泰協理奉天將軍事務。

壬午，以户部尚書蔣廷錫兼管兵部尚書事。

《世宗實録》卷五一　十二月庚申，康親王崇安等奏請將大逆不道之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正法。得旨，阿其那、塞思黑心懷不軌，亂我國家，大姦大惡，不忠不孝，造背主逆天之大罪。諸王大臣遵依國法，請將阿其那、塞思黑妻子按律正法，理所當然。從來史册中反叛篡逆之人則有之，而未叛之先，即公然敢與君上抗拒，大逆不道，無人臣禮，如阿其那、塞思黑、年羹堯者，實自古未聞也。但阿其那、塞思黑之大逆不道雖著，而反叛之事跡未彰，其妻子從寬，免其正法。塞思黑之妻逐回其家，嚴加禁錮。阿其那、塞思黑之眷屬，交與内務府總管，給與住居養贍。四保既係過繼尼雅哈母之人，著仍留伊家。

辛酉，又議覆河南巡撫田文鏡疏，言豫省丁銀，請均勻攤入地糧之内，一例征收。嗣後遇有報墾陞科以及遇閏之年，將丁銀隨年另行均派攤入。至太康等十二州縣，舊係按地收丁，但輕重不等，請與各屬一體按糧均攤，皆以雍正五年爲始，照數徵收。俱應如所請。從之。

癸亥，户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陝甘兩屬應徵丁銀，請攤於地畝徵收，以雍正五年爲始，著爲定例。其有以衛改縣，未經載丁及原有丁銀者，按其額賦均載丁銀。至陸續開墾及現今新開渠閘屯墾之處，亦照此糧額，一例增載。再川省地方多係以糧載丁，間有數州縣以人載丁之處，亦應查改畫一。俱應如所請。從之。

乙丑，刑部等衙門遵旨審奏謝濟世參劾田文鏡各款，自認風聞無據，顯係聽人指使，要結朋黨，擾亂是非，謝濟世應擬斬立決。

丁丑，刑部遵旨議覆：貢監生員，非本身錢糧包攬催收入己拖欠國課者，應免朦混」等語。據此，則江西從前之行黜革，仍照數著落清完。其包攬別户錢糧，雖無拖欠，但身爲衿監，包攬錢糧，

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

《世宗實録》卷五二　正月丙申，以正白旗滿洲都統伍格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調鑲黄旗蒙古都統穆森爲正白旗滿洲都統，陞正藍旗護軍統領常色禮爲鑲黄旗蒙古都統。

正黄旗滿洲都統常雲緣事革職，調鑲藍旗蒙古都統查克旦爲正黄旗滿洲都統，仍兼理鑲藍旗蒙古都統事務。以散秩大臣法瑪爲正黄旗護軍統領，實授散秩大臣。克什圖爲正藍旗護軍參領尼馬善爲正黄旗滿洲副都統，鑲藍旗參領班第爲正紅旗蒙古副都統，正白旗護軍參領常保爲本旗漢軍副都統。

壬寅，諭刑部：向因年羹堯狂悖妄亂，結黨肆行，法難寬宥，朕不得已將伊治罪。又恐其薰援固結不散，伊諸子留在京師，或彼此暗相比附，又生事端，故令徙居邊遠之地，遇赦不赦。今見年羹堯正法之後，伊平日同黨之人實皆悔過解散，無一人比附之者。而當日平定青海，年羹堯亦著有功績，著將伊子遠徙邊省者俱赦回，交與年遐齡管束，以示朕格外恩宥之至意。

乙巳，又諭：各省所貯倉穀，原備歉年賑濟之用，實百姓性命所關，地方官員虧空倉穀者，較之虧空銀兩，其罪更爲重大。【略】乃江西巡撫裴律度奏稱：江西倉穀，俱已補足，並無虧缺。且有數人在朕前稱江西乃産米之鄉，不必多貯穀石，應將江西現貯之穀，酌量減數糶賣者。今據邁柱摺奏，現在查出江西州縣倉穀虧空甚多，是裴律度所奏顯屬徇隱欺罔，而從前之奏稱江西穀石當發糶者，想皆受裴律度之囑託，欲借此以掩蓋江西倉穀之虧空耳。又據邁柱奏稱「現在清查倉糧，請將存七糶三不過借百姓之名，以爲掩餙官員虧空之計，非真有出陳易新之事也。

裴徠度身任封疆大臣，爲百姓所倚賴，而忍以百姓性命所關之物化爲子虛，使屬官得其利，百姓居其名，有是理乎？原任布政使張楷、陳安策，職司錢穀，乃敢扶同欺隱，以致倉儲虧缺，若此從前裴徠度奏摺力薦張楷、陳安策，而張楷、陳安策來京陛見，亦極口稱贊裴徠度，似此明係彼此徇情比附，袒護屬員，盜虛名而貽實患，甚屬可惡。陳安策著革職，與張楷一同發往江西，交與邁柱、伊都立，將虧空情由嚴加審訊。裴徠度亦著革職，與伊等質審，務將虧空之項徹底明白清楚。倘張楷、陳安策、裴徠度仍然欺隱含糊，不得清結，定將伊等在江西地方正法，以爲私動倉儲、輕視民命者之戒。

論户部：兩淮巡鹽御史噶爾泰奏稱乙巳綱商人呈稱，感戴皇恩撫恤，鹽豐課裕，家足户盈，情願公捐銀二十四萬兩以充公用，以達微忱等語。朕軫恤衆商，是以減除浮費，加添鹽斤。種種施恩之處，無非欲使衆商均沾利益，資本饒裕，豈不計其感激報効也。伊等上年公捐銀兩，朕因其既已捐出，難於退還，故令即於本地方建立鹽義倉，以裕積貯，備地方之用。今伊等又復公捐，大非朕意。但據噶爾泰所奏，衆商情詞懇切，著將此項銀兩令衆商各暫行存貯，將來遇有公事動用之處，再候諭旨，或將此項任伊等資生利息，亦從其便，向後不必再捐。又據噶爾泰奏稱，衆商備伊公務銀八萬兩，今一併交庫等語，此係噶爾泰應得之項，若有需用之處，聽其自行支用。伊若不接受，任其退還衆商，朕不收受。聞得煎鹽竈户皆居住濱海之地，離城最遠，一遇歉收之歲，覓食維艱。若遠赴鹽義倉領取米石，恐窮民多往返之勞，朕意應計地之遠近、人之多寡，酌立數倉於近竈之地，積貯米穀，以備貧苦竈户一時緩急之用，令誠實商人經管其事。若遇歉歲，即以此爲賑貸之資，濟其困乏。著噶爾泰悉心經理，即於乙巳綱商人公捐銀兩内酌量動用若干，以爲建倉積穀之費。竝選選商人管理，務期實有裨益。

命兵部尚書孫柱署理大學士事。

乙卯，諭内閣：地方水利，關係民生，最爲緊要。如江南户口繁庶，宜更加修濬，時其蓄洩，以防旱澇。向來屢有條奏之人，但未經本省督撫奏請，朕意亦久欲興修，以資農務。因海塘工程正在營治，且水利事關重大，必得實心辦事之人，方有裨益。即如目今畿輔水利，賴有忠誠任事之怡親王始可興此大工，不然，則亦未敢輕易遽行也。我皇考念切民依，周知稼穡。康熙四十六年，巡省江浙，所至必細驗水土燥濕、高下之宜，詳考五穀種植之性。躬親講求，將附近太湖及通江潮之處，條分縷析，特頒諭旨，令江浙督撫於蘇、松、常、鎮、杭、嘉、湖地方疏濬河港，以資灌溉，修建閘座，以便啓閉。皆動用公帑錢糧，不使絲毫出於民力，恩至渥也。乃當時督撫諸臣不能實心仰體，惟以虛文奉行，糜費帑金二十餘萬，大都飽於官吏之侵漁而無實效，深可痛恨。朕即位以來，事事仰繼皇考之治謀，永圖民生之遠計，本欲俟直隸水利興修之後，令怡親王前往江浙地方，相度情形，商酌興修之舉。今巡撫陳時夏特行奏請，且稱費用不過十餘萬兩即可成功。據陳時夏陳奏，應是地方不可遲緩之事。副都統李淑德昔任江南松江府同知，諳悉水利事宜，曾經條奏，頗爲明晰。原任山東巡撫陳世倌年力精壯，現在開居。著李淑德、陳世倌會同巡撫陳時夏、總河齊蘇勒、總督孔毓珣，悉心踏勘，詳加酌議。倘河工緊要，齊蘇勒不能親身前往，即行商酌定議具奏。凡建立閘座，疏濬河流，務期盡除淤塞，以杜泛溢之虞；廣蓄水泉，以收灌溉之益。其一應公費，俱動用庫帑支給。一切工程交與李淑德、陳世倌監督辦理。竝諭吏部，將各部現任司員、候選司員及府州縣人員内，有具呈願往効力者，挑選十餘人帶往江南，不必令出貲財，惟令辦理事務，交李淑德、陳世倌二人酌量委用。

《世宗實録》卷五三　二月癸亥，工部議覆河東副總河嵇曾筠條奏河工事宜。一，河工埽料，柳束爲重。每年河水坍塌，以致柳園漸少。雖此坍彼淤，而官無界址，民多隱佔。請敕撫臣，將見存柳園丈勘立界，清查淤地，撥補還額，嚴督河員，廣爲栽種。一，印官專司民事，係撫臣題授；河員專司河工，係河臣題授。設官分職，雖有定制；民事河工，原無岐視。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陞調。一，豫省隄工，向例撥江南河兵一千名輪班防守。嗣因往返需時，將兩岸堡夫挑拔五百名充代。但工長汛險，不敷驅策，請仍照一千名之數，於堡夫内拔補足額。所有江南撥到千、把總六員，令各歸專汛。另請專設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分隸開封府南岸同知管轄。再於原設武陟千總二員内調取一員，移駐歸德府汛所，分撥河兵一百名，交與該弁管領。一，豫省大隄，每隔二里額設堡房一座，令堡夫居住，修墊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越隄，堡房未設，防守無人，請遵照大隄之例，速行建造。一，開封南岸祥符縣隄長八十餘里，止有縣丞一員。近日險汛下移，祥符一帶工程更爲險要，請添設主簿一員分管。又開封下北河地方，額設主簿一員，隄埽綿長，募夫辦料，呼應不靈，請添設巡檢二員，分駐祥符、儀封等縣適中之地，協同廳汛搶護，一切逃盜事宜，令其稽察。一，歲搶修工程全賴汛船運料。今豫省上自武陟，下至虞城，撥運無船，不能立時接應。且當汛水陡發，村民迫於望救，是汛船不但運料，兼可濟人。請查照江南汛船則例，每

汛造船五隻，以便駕運。均應如所請。從之。

癸酉，諭內閣：朕聞陝西鄭渠、白渠、龍洞，向來引涇河之水，溉田甚廣。因歷年既久，疏濬失宜，龍洞與鄭、白渠漸至淤塞，隄堰坍圮。醴泉、涇陽等縣水田僅存其名，深爲可惜，特令該督岳鍾琪詳酌興修。今據該督親勘，奏稱龍洞急宜挑挖，鄭、白渠務當疏濬，更須修築隄堰，建設閘口，以俾堅久。已於西安布政司備公羨餘銀內，先動一千兩，委員將龍洞、鄭、白渠及時挑濬。其建閘工料，約估銀七千兩，請亦於司庫存貯羨餘銀內動用等語。朕惟興修隄堰，乃於民生大有裨益之事，著動用正項錢糧，俟一切工程告竣，造報工部查核，務期渠道深通，隄堰堅固，俾農田得以永賴，以副朕保惠元元之至意。

丙戌，諭內閣：前鄂爾泰曾奏稱，廣西泗城土司甚屬不法，素爲民害，請敕令廣西巡撫、提督懲治。朕曾降旨詢問韓良輔，據韓良輔奏請，欲往雲南，與鄂爾泰面加商酌。朕思此事甚有關係，非韓良輔與鄂爾泰面議不可。昨都察院奏原任廣西州判程日控告羅文剛一案。羅文剛統衆肆惡，吞噬十一處村落，竟敢與官兵相抗，不容設立塘汛。李紱身爲封疆大臣，逡巡畏縮，苟且彌縫，但爲掩飾一時之計，而於地方之利害、民生之休戚，毫不關心。甘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怠忽，不能整頓。昨令廷臣詢問，二人俱俯首無詞。李紱、甘汝來相繼爲廣西巡撫，著二人前往廣西辦理土司之事。從前疎縱之兇徒羅文剛等，著即交與李紱、甘汝來速行擒拏，不得容其免脫。韓良輔前往雲南，與鄂爾泰會商時，著李紱一同前往。將副將張傑調至省城，署理廣西提督。李紱一到，同韓良輔即起身赴滇。韓良輔起身後，巡撫印務著甘汝來署理。前朕准給韓良輔假期，送其母櫬回籍，著俟公事定議後，伊酌量起身。李紱、甘汝來負朕擢用深恩，今加寬宥，容其効力贖罪，務將廣西境內不法之苗夷與地方不法之姦民，悉心料理，俾盡革兇頑，遵奉國憲，以安良善，以靖地方。儻目前疎縱之羅文剛等不能擒獲，及伊等料理土司之事，虛文掩飾，以卸目前之責，將來仍有兇苗妄行干犯王章者，定將李紱、甘汝來從重治罪。又如礦賊盤踞兩廣之間，而兩省官員互相推諉，以致宵小肆行，良民時受其擾，著李紱、甘汝來會同阿克敦，將兩省疆界一一清查，分別防範管理，使汛地各有專責，匪類無計潛藏。不得仍前怠忽，自干重罪。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之處，交與鄂爾泰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鄂爾泰節制。

《世宗實録》卷五四 三月庚寅，諭宗人府：廣寧有罪，已革退王爵。其弟廣禄，人忠厚，著襲封和碩裕親王。

辛丑，兵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閩省福、興、漳、泉、汀五府，地狹人稠，自平定臺灣以來，生齒日增，本地所産不敷食用。惟開洋一途，藉貿易之贏餘，佐耕耘之不足，貧富均有裨益。從前暫議禁止，或慮盜米出洋。查外國皆産米之地，不藉資於中國。且洋盜多在沿海直洋，而商船皆在橫洋，道路竝不相同。又慮有逗漏消息之處，現令外國之船許至中國，廣東之船許至外國，彼來此往，歷年守法安静。又慮有私販船料之事，外國船大，中國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資彼處之用。應請復開洋禁，以惠商民。并令出洋之船，酌量帶米回閩，實爲便益。應如所請，令該督詳立規條，嚴加防範。從之。

丙午，鄂羅斯察罕汗遣使臣薩瓦表賀登極，進貢方物，賞賚如例。

庚戌，以康親王崇安兼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務。

甲寅，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奏經理狆苗事宜。一，長寨等狆苗，不遵化誨，阻建營房，調兵進勦，首惡悉經擒獲。其未獲人犯，有自行投首及脅從附和者，請一概從寬。一，苗民被勦四散，已失耕種之期，本年正賦請行豁免。一，歸寨苗民，每人請月給糧三斗、鹽六兩。無力耕種者給以籽種，以示撫恤。其未歸寨者，以一月爲限。如逾限不回，將該苗田土分賞兵丁。一，苗民地畝，多恃强侵佔，以致互相讎殺。應令各具契紙，開明四至，官給印信，俾永遠承業。一，狆苗姓氏相同者多，難於分別。應令各照祖姓造報户口清册，編立保甲。其不知本姓者，俱爲立姓，以便稽察。一，苗民逞兇，皆由兵器。嗣後苗民出入，止許佩數寸小刀，所有一切軍器悉令繳出。如有私造者，即行處決。一，營汛兵丁不得踐踏禾苗，生事擾害。如該汛文武官弁不加鈐束，照溺職例治罪。一，長寨既有武職巡防，仍須設一文員，宣諭化導。請以貴陽府同知移駐，就近撫綏，庶兵民咸得相安。一，打壞寨接連竹林井口，兇苗出没其中，應撥長寨把總一員移駐，則竹林等寨俱得控制。一，兇苗劫殺，原非三五塘兵所能擒獲，應令汛防各員，一面申報督撫、提鎮，一面率兵擒拏。所獲賊犯，文武官會同審究，無得袒庇徇私。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五五 閏三月己未，諸王大臣等參奏，原任兵部尚書法海，從前阿附允禵，極力鑽營，擅自回京，行止狂妄，應按律擬斬。得旨，法海原係革職發往軍前効力之人，伊到軍前，竝無出力之處，惟極力鑽營，阿附允禵，自謂有所依庇，輒敢擅自回京。又有種種不法之處，本應按律治罪，今從寬免死，著發往

插漢拖輝，交與通智、單畴書管轄，聽其差委，在水利處効力行走。一切事宜，毋許干預。若果實心効力則已；如仍不實心効力，狂妄虛詐，著通智、單畴書即行參奏。

癸亥，又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鎮雄土知府隴慶侯穉弱無知，不能約束土目，懇請改土歸流。適准雲貴督臣鄂爾泰咨稱隴慶侯向與祿萬鍾勾通作惡，今復唆使逃匿，抗拒官兵，法所難寬等語，查鎮雄土府，界連黔蜀二省，應行令該督將隴慶侯解赴雲南質審。其應否改設流官，歸併何省管轄，亦令會同雲貴總督鄂爾泰妥議再奏。得旨，隴慶侯著解送雲南審明，其鎮雄地方改土爲流，歸併雲南，就近管轄。

戊辰，陞署直隸總督宜兆熊爲吏部尚書，仍署直隸總督。

命署湖廣總督福敏回京，陞署江西巡撫遏柱爲湖廣總督。

癸酉，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報：四川烏蒙土府祿萬鍾，縱容土目劫掠良民，經陝西督臣岳鍾琪題參革職，奉旨命臣會審。臣前赴東川，有烏蒙祿鼎坤率二子投到，臣遣其持檄往諭祿萬鍾等繳印就質，乃祿萬鍾支吾違抗，至再至三。而鎮雄土府隴慶侯向與萬鍾同惡相濟，合謀拒命，叛逆顯然。臣咨商陝西督臣岳鍾琪，調遣將士，分路擒勦。萬鍾見勢危急，擁兵逃往鎮雄。臣檄曲尋總兵官劉起元率領官兵攻其倒江三灣諸險寨，所向摧破。兩酋計窮勢迫，萬鍾等由筠連地方潛往川省，遇川省守備胡璉，解送成都；隴慶侯等赴川省副將張玉行營

入海，以通州爲咽喉，必水口深通，蓄洩得宜，則泰州、如皋均受其益；若水口淤淺，蓄洩無方，則通州先受其害。查水口凡有三處：觀音壩逼近大江，地屬浮沙；鹽倉壩之水高於江水，俱難建閘；惟唐家壩舊存閘基，距江約二十里，中稍淤塞，疏濬甚易。且旁有兩小壩，亦皆引水入江之道。請將唐家壩復建爲閘，兩小壩一律開通，改爲石涵洞，於農田水利甚有裨益。應如所請。從之。

又議覆廣東總督孔毓珣遵旨疏奏江南水利四條。一，閘座之啓閉宜定。吳淞江之吳淞閘，劉河之天妃閘，傾圮年久。太倉州之七浦閘，查無閘板。昭文縣之白茆閘，現在淤塞。常熟縣之福山閘，舊閘坍廢，新閘尚存，潮水發時，激流逆上，渾沙淀積，內河日淤，更難宣洩，宜時其啓閉，定立章程。吳淞、天妃二閘，應各設閘夫二十名。七浦、白茆二閘，各設八名。徐六涇設六名。九曲、得勝、孟瀆三河三閘，各設四名。責令經管官敬謹看守，隨潮啓閉。應如所請，或設閘官，或令巡檢兼管，并閘座有應修應建之處，行令該督撫會同總河酌議。其七浦一閘，現行總河會勘，俟具題到日再議。一，田圩之勸築宜勤。三吳地勢四高中下，狀若盤盂。議水利者，皆稱高築田圩，即遇霖潦，不致淹浸。請敕水利各官實心勸築，每區立一圩長，輪流報充。應將所請，行令該督撫會同總河確議有無裨益。一，河道之壅滯宜禁。濱河州縣於河道內，或立樁砌礪，或架板爲屋，或倚田攤佔，以致河身淤淀。請除現在陞科成熟田畝，并已成房屋無甚大礙者，姑從民便外，其餘槩行嚴禁。坍卸者不許增修。又支河小港，引蓄河流，分資灌溉，請於農隙後，勸諭深浚，即以開挑之土培築田圩。一，水利之考核宜明。蘇、松等州縣賦役甚繁，兼責以河道事宜，恐難兼顧。請將水利事宜，專責兼水利銜之同知、通判、縣丞、主簿等官。如應添設人員，該撫臣酌量題請。竝將江常鎮道、蘇松太道，均兼水利營田銜，令水利各官有所統轄，入於大計內分別考核。均應如所請。從之。

庚子，諭內閣：盛京甚屬緊要，兵民旗人最多，且地方遼濶，十三城相隔七八百里有餘，將軍、副都統俱駐劄盛京內地，教訓整理不能周到。朕意當照船廠、寧古塔、白都納例，各設副都統一員管理。自廣寧、義州、錦州、寧遠，至山海關，設副都統一員管理。復州、熊岳、南金州、鳳凰城、岫巖、旅順等處，設副都統一員。令其分轄，管理一切事務，教訓衆人，改易陋俗，當有裨益。再，開原與船廠相隔六百餘里，自開原押送發遣人犯，官兵往返行走月餘，甚屬勞苦。聞得從前議於船廠、開原適中之地，在克爾素驛站左右，酌設官兵，因與圍場相近，恐禽獸駭逸而止。今查此處雖近圍場，仍是大路，可以安設官兵，惟當禁其駭散圍場耳。但必須相視膏腴可耕之地，令其永遠居住，則押送發遣人犯往還可免勞苦矣。著議政王大臣詳議具奏。

丁未，又諭：昔年曾奉聖祖仁皇帝諭旨，海外噶喇吧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賊盜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留在彼處，不可不預爲措置。隨經廷臣與閩廣督撫議，令內地之人留在外洋者准附洋船帶回內地。奉旨准行在案。此乃聖祖仁皇帝綏靖海疆，且不忍令內地之民轉徙異地，實仁育義正之盛心也。但數年以來，附洋船而回者甚少。朕思此輩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之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愈衆矣。嗣後應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復回內地。如此，則貿易欲歸之人不敢稽遲在外矣。將此交與高其倬、楊文乾、常賚悉心酌議，竝如何定限年月之處，一併詳議具奏。尋福建總督高其倬遵旨議奏：康熙五十六年，定例入洋貿易人民，三年之內准其回籍。其五十六年以後私去者，不得徇縱入口，久已遵行在案。又現住外洋之船或去來人數不符，或年貌互異者，即係頂替私回，應嚴飭守口官於洋船回時，點對照票，細加稽查。如有情弊，將船户及汛口官員分別治罪。至閩、粵洋船出入，總在廈門、虎門守泊。嗣後，別處口岸概行嚴禁。得旨，康熙五十六年定例之時，隨據福建等省奏報，回籍者幾及二千餘人，是出洋之人皆已陸續返棹，而存留彼地者皆甘心異城，及五十六年以後，違禁私越者也。方今洋禁新開，禁約不可不嚴，以免內地民人貪冒飄流之漸，其從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餘依議。

一等公隆科多緣罪革爵，以其弟慶復襲替。

《世宗實録》卷五九　七月丁巳，諭內閣：頃岳鍾琪奏稱，四川成都府城中，有一男子沿街叫喊，說岳鍾琪帶領川陝兵馬，欲行造反。其人已被提督黃廷桂拏獲，臣不便檄訊，又不敢隱匿等語。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而已，甚至有謂岳鍾琪係岳飛之後，伊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朕故任以西陲要地，付以川陝重兵。而險險姦邪之徒，造作蜚語，煽惑人心，讒毀大臣，其罪可勝誅乎？此成都造言之人，斷非出於無因，或蔡珽、程如絲輩懷挾私怨，暗中指使，或再有播弄之人，均未可定。著交與黃炳、黃廷桂會同嚴審，此事關係誣謗國家大臣重案，非民間誣告比

也。至於川陝兵民，向來淳良忠厚，且受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朕即位以來，又屢加恩澤，伊等至誠感激，西省數年用兵，軍民人人踴躍急公，其尊君親上之習，實衆所共知共聞者。今姦民乃云欲從岳鍾琪謀反，是不但誣岳鍾琪一人，而竝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黃炳等務將實情審明具奏。

己未，調署兵部尚書辦理刑部尚書事黃國材爲工部尚書。

己卯，刑部等衙門議覆，康親王等參奏蘇努於聖祖仁皇帝硃批諭旨狂書塗抹，悖逆已極，應將伊子孫照叛逆例悉行正法。得旨：【略】今從寬暫免其死，仍照前禁錮，著將蘇努父子前後所犯罪案及朕所降諭旨，遍行曉諭伊之子孫。若嗣後伊等安靜守法，再無過犯，則開恩全其性命；儻諸人中有一人犯法者，不論情罪之輕重，定照此議，將伊即行正法。

《東華録》卷二九　是月，授田文鏡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先是，文鏡係正藍旗漢軍，至是奉旨撥入正黃旗。

《世宗實録》卷六〇　八月乙未，刑部等衙門議奏：湖南辰谿縣姦民謝録正聚衆傷官，持械拒敵，雖無陷城大逆，但負固八載，情罪重大，將謝録正應凌遲處死，妻子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同謀拒敵之陳彬臣等，應斬立決。脅從附和之張如茂等，應發三姓等處地方，給披甲人等爲奴。從之。

乙巳，議政王大臣等議覆郡王額駙策零等奏稱，臣等與鄂羅斯使臣薩瓦等相見，議定疆界事宜，臣以應爲界趾之處，詳告薩瓦云：東邊額爾古納等處，昔年內大臣索額圖等與爾使臣費耀多爾等議歸爾國，無庸再議。今自額爾古納河岸，以至阿魯哈當蘇、阿魯奇都勒、齊克大、奇林，俱係我處斥堠，應以相對之楚庫河爲界。自此往西，沿布爾古特山等處，以博木沙畢肅嶺爲界。定界之後，不得混雜居住，及容留逃盜人等，犯者互相查拏。隨與伯四格、侍郎圖理琛等，以應立界石地方繕寫給與薩瓦，薩瓦及布里雅特、吳梁海等，俱皆心服。據薩瓦云：此次幸爲使臣，瞻仰天顏，既優賜我察罕汗，復賞賚奉使人衆，皇恩優渥，今既秉公辦理，即可永爲定界。臣等隨派侍衛胡畢圖、郎中納延泰等，與鄂羅斯副使一番一番諾費池等，指定東西界址，議立界石。俟其回時，即將界址山河地名繕寫繪圖，恭呈御覽。應照策凌等所議，立石定界，曉諭喀爾喀汗、王、各扎薩克、黑龍江將軍等，令其約束屬人，不得越界生事，違者從重治罪。至恰克圖口定爲貿易之所，應派理藩院司官一員管理，貿易人數照例不得過二百。其京城聘，如願回者聽其歸國。至領侍衛内大臣克什圖前派往代隆科多辦事，今疆界已定，應令其來京。從之。

《世宗實録》卷六一　九月丙寅，諭王大臣等：王公大臣官員等朝服頂帶俱有定制，但平時所用服色竝無分別，應如何辨別品級之處，著議政王大臣、九卿會議具奏。尋議，諸王及大小臣工平時所戴暖帽、涼帽俱照朝帽頂分別，令其戴用。凡親王、世子、郡王、長子、貝勒、貝子、入八分公，俱用紅寶石頂。未入八分公、固倫額駙、和碩額駙、民公、侯、伯、鎮國將軍及一品大臣，俱用珊瑚頂。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多羅額駙、二品、三品大臣，俱用起花珊瑚頂。奉恩將軍、固山額駙及四品官員，俱用青金石頂。五品、六品官員，俱用水晶石頂。七品以下及進士、舉人、貢生，俱用金頂。生員、監生，俱用銀頂。從之。

命兵部尚書署大學士事孫柱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實授查弼納爲兵部尚書。

己巳，雲貴總督鄂爾泰摺奏：花苗一種，介在楚、黔，兼連西粵，獷悍難馴，謬沖尤甚。今黎平知府張廣泗率領弁員攻破其地，陸續擒獲賊苗共二百三十餘名，所有渠魁姚相明等現在定擬會題。自此各寨畏威懷德。有歸歐鬼塱、九厥、交椅、几馬等寨，俱花苗種類，其頭目率領羣苗，册開户口花名，同詣行營，願求内附。查歸歐鬼塱等寨，係黎平府所屬洪州土司界外，應歸洪州管轄，交椅、几馬二寨係廣西懷遠縣所屬幹沖地方界内，應歸懷遠縣管轄。從之。

戊寅，刑部疏參蔡珽從前四川巡撫任内屢蹈重罪，部議革職，及威逼屬員蔣興仁自盡，部議斬罪，悉蒙聖慈寬宥，擢授左都御史，洊至兩部尚書兼漢軍都統，署理直隸總督，仍敢肆行無忌，種種不法，復蒙矜宥，調授奉天府尹。乃尚不知改悔，挾詐懷私，罪案山積，今將蔡珽所犯諸罪謹列陳之。【略】。按之律例，蔡珽所犯諸罪均干大辟，蔡珽應斬立決，伊妻子入辛者庫，財産入官。今伊現在四川質審，應行文四川巡撫，將伊作速鎖解來京正法。得旨，蔡珽從寬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己卯，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奏：湖廣、江西、廣東、廣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數萬户，請開招民事例，給窮民牛具、籽種，令其開墾荒地，方爲有益。得旨，覽岳鍾琪奏，朕心深爲憫惻。【略】著岳鍾琪會同巡撫憲德，行令四川州縣，將雍正四年秋冬以後各省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貫，果係窮民，酌量安插，再備造細册，咨查原籍。將所用牛種、口糧、銀兩，著落原籍之州縣官照數補還。如

此，則游惰之民不致混冒，而地方官亦知所儆戒，共以愛養百姓爲務，可杜流移之患於將來矣。

庚辰，吏部議覆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奏，雲南文職員缺，有調補三年即陞者，有調補五年即陞者，今准部咨令臣確查定議。臣查雲南省之元江、普洱、廣南、開化、廣西二府正雜等官，及廣西府分防、五師宗、威遠等缺，及新改流之鎮沅府、恩樂縣，俱極邊瘴癘，宣威州係初闢之地，俱照舊例揀選調補，三年俸滿陞用。東川府夷多漢少，所轄之巧家營，今新改會澤縣，及者海、歹補、則補等處地方，俱去府寫遠，遇有知府知縣雜職等缺，請於本省揀選調補，五年俸滿陞用。其開化、廣西二府正雜等官，及廣西府分防、五槽等處通判，新平縣知縣，祿勸州知州，麗江府知府、經歷，鶴慶府分駐維西通判，劍川州分駐中甸州判，黑、白二井提舉，彌沙、阿陋二井大使各缺，或鄰逼番夷，或地方緊要，俱請照例，仍於本省揀選調補，以邊俸陞轉。至鶴慶、順寧、永昌、永北四知府，劍州、騰越、雲州三知州，雖非調補之缺，但遠在極邊，接壤外域，亦應照邊俸聽部陞轉。其雲南元江協，廣南、普威二營，駐劄處所，煙瘴未消，夷性兇悍，副參、守備等官請照文職之例揀選調補，三年俸滿陞用。東川一營遊、守員缺，亦揀選調補，五年俸滿陞用。至黔省黎平、定廣二協，都匀一營，雖非煙瘴之區，但接壤生苗，甚屬緊要，副、參、守備員缺，并請揀選題補。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六二 十月甲申，命署江南江寧將軍，工部尚書兼内大臣公訥爾蘇兼理鑲白旗滿洲都統，有犯斬絞重罪者，其家口應遷於遠省安插。犯軍流罪者，土司并家口應遷於近省安插。飭令該地方文武官稽查，不許生事疎從。從之。

丁亥，順承郡王錫保等遵旨審奏隆科多罪案，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亂朝政之罪三，姦黨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貪婪之罪十六。【略】疏入，上召議政王大臣、内閣、九卿等，諭曰：隆科多所犯四十二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則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今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産何必入官，其應追贓銀數十萬，尚且不足抵賠，著交該旗照數追完。其妻子亦免入辛者庫。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柱著發往黑龍江當差。

己丑，以鑲白旗護軍統領公博爾屯署鑲黄旗蒙古都統。

《世宗實録》卷六三 十一月壬戌，以鑲黄旗蒙古都統常色禮爲陝西西安將軍，仍留軍前。其陝西西安將軍事務，大學士富寧安仍暫行署理。

丁卯，諭内閣：昔聖祖仁皇帝嘗稱，巴圖魯公鰲拜効力處甚多，厥功甚大，因犯重案，不得已將伊治罪。伊孫達禮善，朕甚望其成立，欲加恩育，但伊人甚平常，行止不堪，可惜不能承朕恩眷。當時諭旨如此。朕數十年來，惟聞鰲拜僭妄無禮、擅權作威之罪，未深知伊之功勳，併不知鰲拜子孫現在者何人。昨引見達福時，方知達福人去得。朕又恭閲《聖祖仁皇帝實録》，鰲拜所効功績，每多超衆之處，是以康熙五十二年聖祖特命查鰲拜之子孫，加恩賞給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皇考既已施恩，寬免鰲拜之罪，應將鰲拜効力所得一等公爵給達福承襲，世襲罔替，仍授爲散秩大臣。鰲拜著致祭一次，至建立石碑加恩等處，交該部查例具奏。

戊辰，陞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拉歆爲鑲黄旗蒙古都統。

雲貴總督鄂爾泰疏言：黔省邊界生苗，不納糧賦，不受管轄，隨其自便，無所不爲，由來已久。臣自勳撫長寨後，生苗目覩長寨苗户安居樂業，各思投誠内附。長寨後路克猛等處，及馬頭山松把廣順州、定番州、古羊山外等處，招撫化誨夷苗共一百八十四寨，一千八百餘户，俱聞風嚮化，竝獻弓弩盔甲。雖區區頑苗頑猓，不啻犬羊，戔戔夷土夷糧，何增毫末？但念其原無統轄，遂任彼擾害邊疆，欲行稽查，無從踪跡，縱思撫恤，末由招安。今仰賴聖主聲教所訖，莫不願附版圖，但户口必須編造，錢糧自應從輕。且夷民半無姓氏，名字雷同，應行更定姓名，彙册報部，酌爲額賦，按年輸租，庶幾邊境長寧，夷民永賴。得旨，苗民梗化由來已久，況屬生苗，尤難馴服綏靖。鄂爾泰勳撫竝用，威惠兼施，俾生苗等嚮化輸誠，咸願納賦，歸附版籍。又謬沖逆苗等，素稱獷猋難馴，今勳撫已靖，悉皆内嚮。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著由拜他喇布勒哈番加授一等阿達哈哈番世職，以奬勞績。張廣泗遵依鄂爾泰調度，實心出力，著交部從優議叙。在事官兵應如何議叙賞賚之處，著鄂爾泰分别具奏。

《世宗實録》卷六四 十二月乙酉，諭禮部：直省拔貢，舊例十二年題請舉

行一次，後因各省學政不能秉公選取，國子監未便照例請行，於雍正元年特行一次。朕思各州縣每年歲貢較其食廩淺深，挨次出貢，內多年力衰邁之人。欲得人材，必須選拔，著各省學臣於科考時，照例府學拔取二名，州縣學拔取一名，寧缺勿濫，務取學問優通、品行端方、才猷可用之人，令其來京，朕將親加考驗，令入國子監肄業。如有學問荒陋，人品不端，才具庸劣者，將該學政嚴加議處。鬧後六年選拔一次，國子監屆期題請候旨。

刑部遵旨議覆：奉天等處人犯有應枷責發遣者，該將軍查明送部，照例枷責滿日，若係滿洲另户正身，發給西安等處駐防當差。其身爲奴僕，及奴僕開户而爲另户者，發給西安等處駐防兵丁爲奴。至奉天、西安等處旗下家人逃走及發給爲奴當差之人脱逃者，令各該將軍年底彙奏。又從前在逃之犯，已奉旨寬限自首，若過限不行投到，獲日將減等盜犯於原發遣處正法。平常發遣之犯，有行兇爲匪者，亦於原發遣處正法。如無爲匪之處，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仍交原發遣處安插。若旗下家人私自逃走者，加逃罪一等治罪。從之。

己亥，諭兵部：向來雲貴、川廣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邊隅，肆爲不法，擾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殺，爭奪不休，而於所轄苗蠻尤復任意殘害，草菅民命，罪惡多端，不可悉數。是以朕命各省督撫等悉心籌畫，可否令其改土歸流，各遵王化。此朕念邊地窮民皆吾赤子，欲令永除困苦，咸樂安全。竝非以煙瘴荒陋之區，尚有土地、人民之可利，因之開拓疆宇，增益版圖，而爲此舉也。今幸承平日久，國家聲教遠敷，而任事大臣又能宣布朕意，勤撫兼施，所在土司俱已望風歸向，竝未重煩兵力，而願爲内屬者數省皆然。自此土司所屬之夷民即我内地之黎獻，民胞物與，一視同仁，所當加意撫綏安輯，使人人得所，共登衽席，而後可副朕懷也。

庚子，户部議覆署兩江總督范時繹疏言丁隨糧辦，最爲均平良法。請以雍正六年爲始，將江蘇、安徽各州縣應徵丁銀均攤入地畝内徵收。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二九　是月，王大臣審奏延信罪狀二十款，請按律斬決。旨：「從寬免死，與隆科多一處監禁。」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

《世宗實録》卷六五　正月乙亥，户部等衙門議覆四川巡撫憲德條奏安插入川人户事宜。一，入川人户衆多，姦良不一，飭令該管官逐户挨查取結，編入保甲。有遊手生事者，即行驅逐。其實係匪類，現有過犯者，解回原籍。知情隱匿暨官員失察者，竝加處分。一，雍正四年秋冬以後入川人户，請將户口姓名、人數開明，移查各原籍，細加核實分别。内有本省已犯事故者，即行逐回。其留川之人，實係貧民，無可資生者，酌撥地畝，竝借給牛種、口糧。所用銀兩，移咨本籍各府州縣，照數賠補。或有移家落業，依託親故謀生者，如資本無多，不能經運，仍酌量給與地畝，令其自行開墾，不必給與牛種、口糧。一，入川人户有情願回籍者，不必給與口糧，將姓名人數咨明本籍，川省仍造册存案。倘日後復來川省，即行懲治。一，川省無著地畝，現在清查丈勘，俟清丈完日，分别科則，編列字號，計留川人户之數，按畝均分認墾。如有佔越争競者，嚴行驅逐。一，稽查安插之事，分派各該道員經理。其保寧一府，舊無道員，請歸併川東道辦理。現在奉撥庫銀十萬兩，即分給各該道員收領，令確查應給人户，按數給發，造册查核。如有扣尅侵冒等弊，嚴加參究。一，開墾荒地之道府州縣，果能實力奉行，辦理妥協者，事竣，照例議敘。雍佐等官勤慎稱職者，亦照州縣一體議敘。倘有怠玩虚冒，即行糾參。均應如所請。從之。

己卯，尋頒敕諭，齎送雲南，即令杭奕禄、任蘭枝前往安南宣讀聖諭。

《世宗實録》卷六六　二月壬辰，禮部議覆福建巡撫常賚疏，言暹羅國王誠心嚮化，遣該國夷商運載米石貨物，直達厦門，請聽其在厦發賣，照例徵税，委員監督。鬧後，暹羅運米商船來至福建、廣東、浙江者，請照此一體遵行。應如所請。得旨依議，米穀不必上税，著爲例。

甲午，户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條奏閩省鹽政事宜。一，謹産地之收曬，閩省鹽場，福清一場最大，其各團所産之鹽，零散難稽。請建設總倉，令各團曬丁將所曬之鹽，統歸一處封鎖，則稽查自易，且免雨濕水淹之患。莆田一場，各團滷窟，竝無遮蔽，應設法修砌，以資防護。至漳美、洒州、浯州、惠安、漳浦、南場、金坑、漳南、詔安等場，俱各委員整頓，期有實效。一，嚴銷地之售賣。閩鹽向係商行，後改爲官賣，近復用水客肩販。請暫令水客分認行銷，而以官運接濟，俟行之三年，有辦理無誤者報部彙爲商人，再請發引以立成法。至存積鹽斤，照例於場鹽多産之時，官動課銀，就場收積，以備接濟。一，定鹽課之額數。閩省鹽課有額徵、公費二項，共徵銀一十七萬有奇。鬧後俱作正額，其額外溢行之鹽，所獲銀兩，造爲盈餘報查。除支給鹽道暨各場官役公用外，餘俱造入盈餘册奏

銷。所有解部水脚，即於長價等項内撥給。一，酌辦理之人員。閩省舊設辦理鹽務各官，雍正二年悉行裁去。嗣後，請於通省佐雜官内遴選廉幹之員，管理鈐束，仍不時遣員巡查。均應如所請。從之。

戊戌，吏部等衙門議覆雲貴總督鄂爾泰疏稱烏蒙、鎮雄既經改土歸流，併歸滇省管轄。謹查烏蒙、鎮雄地方，接壤千有餘里，而烏蒙地勢尤廣，請仍設爲府治。其扼要之地一爲天砥，去舊治七里，軒廠寬平，可建城垣。請設知府一員，教授一員，經歷一員，司獄一員，知事一員。一爲天關堡，去府城窩遠，設通判一員駐劄。又米貼地方，去府治西北三百里，控馭險要，設知縣一員，教諭一員，典史一員。又魯甸、鹽井渡地方，各設巡檢一員駐劄。至於鎮雄，較烏蒙稍隘，請改爲州治，稍移而南，建立城垣。設知州一員，學正一員，吏目一員。其夷良地方，設州判一員駐劄。毋享地方，設巡檢一員駐劄。俱歸烏蒙府管轄。至府州縣文武童生，請暫照小學例，各取進十名。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烏蒙曰烏蒙府，附郭縣曰永善縣，鎮雄曰鎮雄州。

甲辰，諭内閣：上年聞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已令四川督撫設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頗好，即湖廣、廣東亦非歉歲，不過近水之地罟被淹損，何至居民輕去其鄉者如此之衆也？因時時留心體察，今據各省陸續奏聞，大約因川省曠土本寬，米多價賤，而無知之民平日既懷趨利之見，又有傳説者謂川省之米三錢可買一石，又有一種包攬棍徒，極言川省易於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饒。愚民被其煽惑，不獨貧者墮其術中，即有業者亦鬻産以圖富足。獨不思川省食物價賤之故，蓋因地廣人稀，食用者少，是以如此，若遠近之人雲集一省，則食之者衆，求如從前之賤價豈可得乎？況彼此相隔或至千里，或數千里，小民離棄鄉井，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餘資以供路費？中途困阨，求救無門，不相率而爲匪類，勢必爲溝中之瘠矣。豈非輕舉妄動，自貽伊戚乎？草野識見庸愚，必須訓示，方能醒悟。爲地方官者，當撫綏之於平日，而勸教之於臨時，開其愚蒙，邮其窮困，時勤訓導，使百姓知故土之可戀，轉徙之非宜，則愚民之不醒悟者亦少矣。且各省皆有可墾之田土，而所以任其廢棄者，其故有二：一則民俗好爲爭競，當其未墾之時則置之不問，及至既墾之後則羣起相爭，是以將可耕之壤拋爲曠土，甚爲可惜。一則墾田必須工本，而寒苦之民不能措辦，以致委諸草莽。爲有司者，誠能經其疆界，以息爭端，助其籽種，以資耕作，寬其陞科之年，優其上農之賞，則百姓斷無有不踴躍鼓舞、趨事赴工者矣。

《東華録》卷二九　是月，四川巡撫憲德言：參革按察使程如絲奉旨正法，於部文未到之前縊死，顯係提塘漏洩，請行裁革。九卿議：提塘向係微末職銜，無愛惜功名之意，又難以裁革，請行令督撫於本省武進士，及候補、候選守備内揀選，三年無過，准照本班即用。從之。

《世宗實録》卷六七　三月癸丑，諭户部：君民上下之間，休戚相同，本屬一體。《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民間之生計即國計也，自古人君無不恤民之灾、濟民之困者。而至於歉歲蠲免之數，往往多寡不同者，則時勢贏絀爲之，出於不得已也。【略】朕即位以來，命怡親王等管理户部事務，清查虧項，剔除弊端，悉心經理，數年之中，庫帑漸見充裕。以是觀之，治賦若得其人，則經費無不敷之事，用沛持恩，將蠲免之例，加增分數，以惠烝黎。其被灾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將此通行各省知之。

戊午，命户部尚書蔣廷錫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理户部尚書事。陞署兩江總督、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繹爲户部尚書，仍留總督任。

庚申，工部議覆署兩江總督范時繹等遵旨議奏淮揚水利事宜。查揚州府舊有五塘，瀦蓄上流諸水，歲久湮塞。請將現有溝汊築壩截水，其淺淤處挑深，所費無多，爲利甚溥。至五塘下流有串場河，久未疏濬，閘座多廢，請查明興工修理。應如所請。從之。

甲戌，户部議覆浙江總督李衛等條奏經理玉環山事宜。【略】均應如所請。從之。

丁丑，户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疏，言入川人民衆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婦爲一户，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如有兄弟子姪之成丁者，每丁增給水田十五畝，或旱地二十五畝。若一户内老小丁多不敷養贍者，臨時酌增。俱給以照票，令其管業。至應給牛種、口糧，請照滇省之例，每户給銀十二兩，仍令五户環保。其水旱田地，定於三年、五年陞科。所領牛種價銀，統於原籍地方官追賠，免其在川扣還。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六八　四月甲申，調鑲黄旗滿洲都統鄂善爲鑲白旗漢軍都統，以署領侍衛内大臣侯陳泰爲鑲黄旗滿洲都統，仍兼署領侍衛内大臣。

乙酉，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陝、甘兩省丁銀，照各省以糧載丁之例題請，

奉旨允行在案。今查應減丁銀之朝邑等二十一州縣，於未及攤定之先，照原額徵收，共銀六千七百九十二兩。若按户退還，則糧户畸零，難於散給，必致胥吏中飽，應請存貯司庫，以充兵餉。得旨，該督既稱按户退還，必滋胥吏中飽之弊，著照所請，停其退還。但此項銀兩係陝民輸納之物，著留貯陝西，於地方公事如積貯興修之類，有裨益於民者，該督撫酌量奏聞，動支應用，不必撥充兵餉。

庚寅，諭内閣：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潦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爲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倉廒若不堅固，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各省加意修理。但恐有司視爲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未定倉廒交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廒座，任意交代，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舊日倉廒之不修，委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廒若有木植毀爛、傾圮滲漏者，著接任官即行揭報，將前任官照例議處賠補。如接任官有徇隱濫受者，亦照例議處，仍令賠修。其霉廒空米石，著限年賠究，限内不完，照例治罪。從之。

癸卯，吏部尚書福敏緣事革職，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爲吏部尚書。兵部右侍郎三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理禮部、太常寺事務。

以議政大臣公傅爾丹署吏部尚書。

庚戌，户部議覆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課事務李衛疏，言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民間食鹽，定例行銷浙引。至京口一帶地方，接壤兩淮，僅隔一江，私販易於偷渡，是以從前鎮江閘口責成文武各員盤驗搜查。但日久法弛，以致私販潛滋，浙鹽壅滯，請交江常鎮道就近管理，督同鎮江府海防同知、京口將軍標下副將、鎮江城守參將輪流分班經管。不論糧艘、兵船、差船，如有夾帶私鹽，許即嚴拏。其水陸一切私鹽，竝令查拏。儻有疎縱失察，照例糾參。仍嚴禁官弁兵役，毋得勒指商民，需索進閘使費。儻該道員不能實力整頓，該督即行指參，照例議處。應如所請。得旨，依議。盤查私鹽著該管官員實力奉行，竝令江南巡察御史不時訪察。

《世宗實録》卷六九　五月丁巳，户部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疏，言綏德州所隸綏德衛地，雜處於綏德、米脂、清澗三州縣，於未及攤定之先，照原額徵收，共銀六千七百九十二兩。若按户退還，則糧户畸零，難於散給，必致胥吏中飽，應請存貯司庫，以充兵餉。得旨，該督既稱按户退還，必滋胥吏中飽之弊，著照所請，停其退還。但此項銀兩係陝民輸納之物，著留貯陝西，於地方公事如積貯興修之類，有裨益於民者，該督撫酌量奏聞，動支應用，不必撥充兵餉。

庚寅，諭内閣：積貯米穀，所以備旱潦緩急之需，民命攸關，最爲切要。朕無時不加訓飭，嚴其考成，務期地方有司實力奉行，庶可有備無患。又念倉廒若不堅固，必有霉爛虧折等弊，是以雍正四年，諭令各省加意修理。但恐有司視爲具文，奉行不力，且新舊官未定倉廒交代之例，或去任之員以損壞滲漏之廒座，任意交代，貽累於後官。或接任之員有霉爛虧空等情，而藉口舊日倉廒之不修，委咎於前任。似此種種弊端，皆於積貯之政大有關係。嗣後，著將各府州縣倉廒若有木植毀爛、傾圮滲漏者，著接任官即行揭報，將前任官照例議處賠補。如接任官有徇隱濫受者，亦照例議處，仍令賠修。其霉廒空米石，著限年賠究，限内不完，照例治罪。從之。

癸卯，吏部尚書福敏緣事革職，陞都察院左都御史查郎阿爲吏部尚書。兵部右侍郎三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理禮部、太常寺事務。

以議政大臣公傅爾丹署吏部尚書。

庚戌，户部議覆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課事務李衛疏，言江南蘇、松、常、鎮四府民間食鹽，定例行銷浙引。至京口一帶地方，接壤兩淮，僅隔一江，私販易於偷渡，是以從前鎮江閘口責成文武各員盤驗搜查。但日久法弛，以致私販潛滋，浙鹽壅滯，請交江常鎮道就近管理，督同鎮江府海防同知、京口將軍標下副將、鎮江城守參將輪流分班經管。不論糧艘、兵船、差船，如有夾帶私鹽，許即嚴拏。其水陸一切私鹽，竝令查拏。儻有疎縱失察，照例糾參。仍嚴禁官弁兵役，毋得勒指商民，需索進閘使費。儻該道員不能實力整頓，該督即行指參，照例議處。應如所請。得旨，依議。盤查私鹽著該管官員實力奉行，竝令江南巡察御史不時訪察。

丙子，陞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李國權爲正白旗漢軍都統。

丁丑，陞鑲藍旗漢軍副都統耿化祚爲本旗漢軍都統。

《世宗實録》卷七〇 六月甲申，以大學士蔣廷錫爲纂修《聖祖仁皇帝實録》總裁官。

丙戌，調福建福州將軍蔡良爲廣東廣州將軍，廣東廣州將軍石禮哈爲福建福州將軍。

己亥，宗人府議奏：誠親王允祉受皇上隆恩，不知感激。身爲親王，惟利是視，將國家政事置之度外，將伊私事妄行濆奏。復因查出勒索蘇克濟銀兩詢問之際，憤恕怨望，在上前喝責王大臣等，毫無臣禮。應革去王爵，禁錮私第。得旨，允祉原係昏庸下質，不明大義之人，從前聖祖皇考因伊不孝不忠，屢經降旨切責。朕御極以來，允祉舉動無禮、妄行濆奏之處，不可枚舉。朕思現在惟此一兄，事事容忍。昨於諸王大臣前憤怒情狀，實屬悖逆。但朕兄弟内如此等者幾人故爲此種狂妄，必欲令朕將伊等治罪，其心誠不可解，良由朕不能感化所致，亦未可謂皆若輩之罪也。允祉免其襲爵拘禁，著降親王爲郡王，撤去佐領四個，視其改過與否。伊此等悖逆，皆由伊子弘晟所致，法難姑容，著將弘晟拏交宗人府嚴行鎖禁。嗣後，一應交與諸王公等會議之處，允祉不必入班。

《世宗實録》卷七一 七月戊午，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報：四川所屬涼山，近連米貼，地甚荒野，吞都、沙馬、雷波、黄螂等各土司，俱係米貼猓賊禄永孝妻陸氏之姻親。賊黨有恃，故敢於蠢動，吞都土司德昌，助惡謀逆。臣檄令鶴麗總兵張耀祖等三路進勦，已將首惡陸氏擒獲。其未獲之德昌，現檄軍弁攻取山垒，以絶根株。得旨，米貼逆夷，肆行不法，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張耀祖等領兵深入，直搗賊巢，擒獲渠魁，撫定餘黨，在事弁兵著從優議敘賞賚。

辛酉，雲貴總督鄂爾泰疏報：米貼賊黨悉平，鶴麗總兵張耀祖所領官兵，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撤回。其井底垒及沿江渡口等處，原議駐兵三百名，請添設二百名，足資巡察防範。得旨，米貼之事既竣，滇兵可以回汛。目下逃竄，不過逆夷吞都土司德昌一人，易於緝捕。其勦撫雷波土司川省所撥之兵，自足辦理。四川提督黄廷桂有應行知會滇省官弁之處，著黄廷桂就近知會，餘照所請行。

雲貴總督鄂爾泰摺奏：烏蒙案内革職土司禄鼎坤，乃禄萬鍾之親叔，向居魯甸，亦屬渠魁。而當日官兵進勦烏蒙時，禄鼎坤帶領二子及魯甸頭目等投見知府黄士傑，隨經總兵劉起元給以外委守備，立功贖罪。及臣親至東川，又復給牌，准其効力録用。禄鼎坤始而前往化導禄萬鍾母子，勸其歸順。因主文劉建隆等抗違不從，帶領禄萬鍾母子逃往大關，鼎坤自備口糧，督領土兵三千，直搗鎮雄之脇，是以萬鍾計窮勢迫，投奔川營，且招撫烏蒙頭目五十餘人，各目所屬百姓數千户，俱赴營投順。逮米貼陸氏等勾通川猓，抗拒官兵，鼎坤願以妻子爲質，調率土兵，親往効力。又有同案之白顛阿業，亦隨鼎坤投誠者，前陳明哲等抗違拒敵，阿業曾率土兵血戰破圍，此皆有功之夷人。禄鼎坤今應遠徙江寧，阿業因其兄係叛案重犯，緣坐應流，仰懇俞旨，可否寬免。奉上諭，【略】前經鄂爾泰題請，照新定之例，將禄鼎坤發往江寧安插，今加特恩免其跋涉遷移，即令安插雲南省城，將禄鼎坤隸總督標下管轄，令鄂爾泰酌量題授職銜，并賞給養贍之資，俾得從容敷用，以示恩獎。其同案之白顛阿業亦能悔罪輸誠，著將流徙之罪開恩寬免。

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報：據西藏駐劄之參將顔清如呈稱，五月二十五日，顔羅鼐率所部兵，由潘玉口至喀巴地方，先遣兵一千餘名衝戰喀木卡倫，與隆布奈之兵相敵。是夜，西藏斥堠兵丁俱隨從顔羅鼐。二十六日，顔羅鼐率兵直抵西藏，駐藏大臣馬臘僧格即往布達拉地方守護達賴喇嘛，顔羅鼐一面安撫西藏，一面派兵將布達拉地方圍困。二十七日，馬臘僧格回至西藏。二十八日，各廟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等擒獻，顔羅鼐將伊等拘禁，遂來見馬臘僧格，告稱：今率阿里及後藏兵共九千餘名，前來西藏，既獲僭人，即欲回後藏防守隘口。兵丁等乞奏聞皇上，加恩賞賜等語。臣查顔羅鼐於大兵未到之前，奮勉報効，擒獲渠魁，此皆聖主恩威遠布之所致。但渠魁雖已就擒，阿爾布巴之子衮布現在江達率兵駐劄，臣行令鑾儀使周瑛嚴加防範，俟大兵到藏，協力攻勦。至顔羅鼐之兵九千餘名請加賞賜，以示鼓勵。得旨，顔羅鼐兵丁殊爲効力，著查郎阿等將預備軍需錢糧内動支三萬兩，給與顔羅鼐，令其酌量賞兵。

戊辰，陞陝西肅州總兵官紀成斌爲陝西固原提督，陝西洮岷副將樊廷爲陝西肅州總兵官。

己巳，户部議覆浙江總督兼理兩浙鹽務事李衛遵旨會議署兩江總督范時繹等條奏兩淮鹽務七條。一，各竈燒鹽處，令商人公舉幹練殷實者，按其場竈，酌用數人，并設立竈長巡役，查核其鹽觔多寡，盡入商垣，以杜竈丁私賣之弊。一，各場大使將入垣鹽觔數目，按月册報該御史衙門察核，以杜隱藏偷售之弊。一，凡州縣場司俱令設立十家保甲，互相稽查。遇有私販，據實首明，將本犯照例治

罪，私鹽變價分別賞給，誣者治以反坐之罪。儻有徇隱等情，被旁人告發者，該州縣場司官，照失察私鹽例參處。一，兩淮所轄隔省案件，惟恐呼應不靈，且長途解審，往反滋累。請轉飭湖廣、江西、河南等省各驛鹽道，加意督緝，將鹽務案件就近審理完結。一，兩淮地方遼濶，兼有長江之險，私梟易於盤踞。請令該督撫、提鎮、鹽政，嚴飭官弁兵役巡查口岸，實力緝拏。一，場員俱係雜職，且賢愚不等，請令該督撫將所屬場官確加甄別。如果實有堪用者，仍行留任；其餘應請揀發家道殷實之候補、候選同知等員，管理場務。一，貧難小民，許其負鹽四十觔，於不銷官引地方易米度日。如有私相買賣，併於銷引地方公然貨售，及假託肩挑背負，運送鄰囤，合成大夥私鹽等弊，該地方官立即嚴拏，照私鹽併數律治罪。以上七條，俱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二九　是月，命浙江督李衛管理江蘇七府五州一切盜案，各營弁兵聽其調遣。

《世宗實録》卷七二　八月乙酉，諭湖廣督撫等：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偶有一夫不獲，皆厪朕懷，況數千里土民，安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爲流，設官綏輯彈壓。其應行審理之舊案，著該督撫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心，不得殺戮無辜。竝曉諭平日奉法之土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疑懼。其土民向被桑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即行剪除。儻歸誠嚮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

命辦大學士事、領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己丑，户部議覆湖廣總督邁柱疏言，荆州一府，綿延千有餘里，其所屬之歸州、巴東、興山、長陽四州縣，施州衛、大田所，俱地處山僻，離府窵遠。請將歸州升爲直隸州，裁施州、大田二衛所，歸併爲縣。施州衛所管之施南十五土司，應歸歸縣轄。同巴東、興山、長陽三縣，俱隸歸州。衛所原設之遊擊、把總仍留彈壓，其衛守備、千總，守禦所千總，俱裁去。設歸州州判一員，新縣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巡檢一員。衛教授改爲教諭，其訓導應仍舊制。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恩施。

《世宗實録》卷七三　九月丁卯，工部等衙門議覆，浙江總督李衛遵旨議奏江南松江海塘事宜四款。一，海塘初議建石工三千八百五十四丈，今已築完二千四百九十丈。若盡議拆改，則人工盡棄。且從前委官多已故罷任者，即盡法追究，仍於塘工無濟。臣請就目前新築石塘選料換式，倣照浙江海塘建築堅固，將新舊接續。即有一二損傷，不難相機改補。一，土塘之附於石塘背後者，蓋因石塘初築，外當風濤，內則孤立，必培築土塘以護之。每年應派管理之員，動支歲修款項，隨時粘補。至搶築土塘，本在石塘之外，其間高低厚薄不同，應俟農隙之時，擇其低薄斷續處，令沿塘居民漸次補築高厚。一，東灣至周公墩，張家舍至倪家路，離海甚近，俱應先爲建築。再金山嘴、老土塘至東華家角，共六千二百餘丈，原估工料不敷，應請飭令該督撫另行委員確丈估計。至舊塘之石坍陷水中，應撈取湊築新塘，更爲適用。一，興舉鉅工，必有總理之大員，又必有分任之衆職。今監督蘇松太道魏觀生長北方，於海塘非所素習，請發熟諳塘工之陞任京卿俞兆岳綜司其事，以魏觀會同稽查。再請敕下江南督撫，另於通省同知、通判等官內選擇委任，管理分築。俱應如所請。得旨，依議。海塘工程事務，仍著李衛會同江南督撫辦理。

乙亥，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奏：涇陽縣竊賊党奇等於永壽縣拏獲，忽被卦子數十人持械拒捕，以致党奇等脱逃，永壽縣知縣周之彝庸惰疎忽，應請革職。得旨，周之彝嚴加議處具奏。閒卦子匪類隸籍於江南之廬、鳳及河南、山東、直隸、山陝地方，其男婦皆習拳棒技藝，攜帶馬騾，遨遊各省，每遇人烟稠密之地，則以技藝博取錢米。及至孤村獨舍，行旅單身，則恣意搶奪，與盜賊無異。如陝西永壽縣一案，公然持械拒捕，搶奪賊犯，其肆行不法可知。又聞漢中府盤獲挈家游蕩之男女數十口，見在審訊。嗣後，著各該地方官悉心稽查，儻有此等匪類潛匿境內，即著查出，押解回籍，收入保甲。如在外別有夥盜不法事情，仍按律治罪。儻容留之地方不行查出，或已經解回之後，縱令再出者，將該管官嚴加處分。

丁丑，差往西藏吏部尚書查郎阿等奏，臣等遵旨統領大兵，自五月初六日，由西寧出口，於八月初一日至西藏，即會同在藏駐劄之副都統馬喇、學士僧格，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等審訊。據阿爾布巴等供稱：謀殺康濟鼐是實。查阿爾布巴等身受國恩，不思報効，乃心存叛逆，大干法紀，應分別情罪，將阿爾布巴、隆布奈俱擬凌遲。其阿爾布巴之子噶爾丹岱楚克、袞楚克拉賈布鄂達爾

漢、噶爾藏吹達爾，隆布奈之子席木吹扎特，俱擬斬。將扎爾鼐擬斬，其妻及子喇克桑扎木巴，并二逆之妻女，及同胞兄弟，俱離本處發遣。併將協助阿爾布巴等之喇嘛人衆，亦分別治罪。番人素性兇惡，阿爾布巴等須令番衆目覩正法，以示懲戒。臣等一面奏聞，一面將阿爾布巴等及事內應斬人犯，即行正法。其應行發遣之人，由撤回兵丁內酌量派出，解送至江寧、杭州、荆州將軍處，賞給兵丁爲奴。奏入報聞。

《世宗實録》卷七四 十月己卯，户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遵旨議奏，洋船出入海口，必按定期限，方易稽查。嗣後，每年出口船隻應令於四月內造報，入口船隻於九月內造報。如入口之船有番賬未清，不便即回者，准俟來年六七月間回港。有遭風飄泊他省者，准取具該地方官印結齎回。有舟行被溺，無憑查據者，飭取飄回餘人，或鄰船客商等確供詳核。儻故意遲延，竝徇私捏報，即行分別究處。至每船應酌帶米石，運羅大船三百石，中船二百石，噶喇巴大船二百五十石，中船二百石，呂宋等處大船二百石，中船一百石，埠仔等處中船各一百石。如有偷漏，以接濟外洋例論罪。再出洋之船，動經數月，油釘、椶蔴等物酌量許帶，仍註明數目，以憑查驗。均應如所議。從之。

壬午，户部議覆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疏，言船廠等處新設永吉、泰寧、長寧三州縣，民人入籍無多，丁口錢糧有限。請將從前安插各處流徙人等，及本身已故而子孫戚屬無力還鄉者，除係賞旗爲奴，并當差之人仍聽將軍管轄外，其餘悉令撥給永、泰、長三州縣管轄。嗣後，發到徙民，竝令於五年之後一體完糧當丁。均應如所請。從之。

丁亥，又諭：廣西八達寨兇苗，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勦，一面具奏，一面即行發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具摺奏聞。田畯既欲舉行此事，若果遵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疎忽，以致極小苗寨相持日久，不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輕敵受損，或粤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略】田畯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又鄂爾泰奏稱：今年冬間，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鉷知會日期，届期金鉷親赴貴州，將粤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妥議經理，自有裨益。

癸巳，諭諸旨王大臣等：向因宗室諸王等閒居，無職掌之事，朕意望其學習事務，增長才識，是以諭令數人管理旗下之事，原欲其與旗下大臣和衷共濟也。今觀諸王之辦旗下事者，與該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則於諸王無益而於公事亦未免耽誤矣。況諸王等所辦之事有舛錯者，若照例處分，朕心又實不忍，不若仍令閒居以善全之。康親王崇安順承郡王錫保、信郡王德昭俱不必辦旗下事。公塞爾臣、伊爾登所管都統事務，亦著革退。此內王公等所有職掌，除宗人府外其餘兼管之處，俱著停止。

調兵部尚書石文焯爲禮部尚書，陞陝西固原提督路振揚爲兵部尚書。工部左侍郎塞楞額緣事革職，調刑部右侍郎張保爲工部左侍郎。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杭奕禄爲刑部左侍郎，調刑部左侍郎海壽爲右侍郎。

乙未，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報：四川建昌鎮屬喇汝窩賊番素行不法，屢經擒勦平定。復有逆番丁馬車糾黨搶劫，隨撥兵進勦，於本年七月十八日，擒獲了馬車，賊黨以次就擒，番疆底定。下部知之。

庚子，陞正紅旗護軍統領雅親爲正黄旗蒙古都統，仍兼正紅旗護軍統領。立官學，將包衣佐領內管領之子弟，竝景山官學生內揀選穎秀者，或五六十名，或一百餘名，入學肄業。

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噶爾薩爲本旗蒙古都統。

壬戌，工部等衙門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遵旨酌議督理插漢拖輝地方遼濶，開墾田地可得二萬餘頃，止設新通智單騎書摺奏事宜。一，插漢拖輝地方遼濶，開墾田地可得二萬餘頃，止設新渠一縣，鞭長莫及。請沿賀蘭山一帶，直抵石嘴子爲界，於省會左近添立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欽定縣名，鑄給印信。

甲子，諭兵部：向來預備軍需，如採買騾馬、製辦物件之類，不肖有司往往虚耗國帑，派累民間，種種弊端，朕知之甚悉，已降旨屢行申飭禁止，而此風尚未全改。【略】儻嗣後承辦各員再有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其罪誠不可逭。若參革之後，必俟審擬定案，方行著追，則百姓守候補領之價，必致累月經年而不能得，深可軫念。嗣後，一經題參摘印，即照數核明剋扣之價，先動軍需銀兩傳集百姓，如數找給，仍將該員於本境枷號，勒限追完。如逾限不完，嚴加治罪。庶貪墨之人知所儆懼，而軍需有益，民無擾累矣。

《世宗實録》卷七六 十二月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總裁、纂修各官交部議敘。

丁酉，諭內閣，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効力，蒙聖祖仁皇帝授爲扎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妒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暗結匪類，公然肆惡，將朝廷救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擅行殺害，併欲害及頗羅鼐。頗羅鼐受其逼迫，領兵爲康濟鼐復讎，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至，率衆奮勇前驅，直抵藏地，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逆黨正法。西藏殲此渠魁，黃教可興，番衆可輯。頗羅鼐深知大義，討逆勦姦，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沉冤，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爲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

庚子，諭户部：江南錢糧積欠甚多，總理務在得人，分查亦須專責。著户部、理藩院於每年歲底將仍給與原俸，或加賞侍郎王璣、刑部侍郎彭維新前往，會同署巡撫尹繼善、巡察御史伊拉齊、布政使趙向奎總理其事。其分查各府大員，蘇州府著交與知府徐永祐。蘇郡事務煩多，著該督撫委員代理。松江府著派浙江杭嘉湖道王溯維，其杭嘉湖道員缺，著李衛委員署理。常州府著派蘇松糧道馮景夏，若馮景夏輪當押運之年，著總漕張大有委員代管押運。鎮江府著派福建汀漳道朱鴻緒，太倉州著派湖廣岳常道温而遜，其汀漳道、岳常道印務，著該督撫委員署理。江、淮、揚三府及徐、通、邳、海四州分查大員，著各部院堂官於在京科道及部屬內揀選保舉，引見派出。至協查各府所屬州縣應用四十餘員，亦著各部院堂官，於候補、候選州縣及曾任江南之州縣因公罣誤、無虧空未完者，各舉所知。竝將吏部記名人員，一併帶領引見，候旨命往。若在京派往之員，或不敷用，或不能勝任，著尹繼善、趙向奎、徐永祐、王溯維、馮景夏、朱鴻緒、温而遜將所知堪任清查之員，各行保舉，該署撫會同總理大臣奏聞。現今浙江總督李衛管理江南督緝之事，此清查積欠事務，亦令李衛與聞。其總理大臣分查協查各員，作何分別，給與日用養廉之資，著該部議奏。

《東華録》卷二九

是月，諭兵部：「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會同浙督李衛辦理。」

雍正七年（己酉、一七二九）

《世宗實録》卷七七

正月丙午，諭蒙古王等：朕思從前所定外藩扎薩克蒙古王等之俸禄，比於内地王等較少者，必非以内外之故遂有多寡之分也，或因爾蒙古王等人員衆多，且在外藩居住，費用尚爲儉約，而國家錢糧亦或有不敷之處，故將爾等俸禄從少定議耳。今朕恭承上天垂佑，聖祖仁皇帝貽麻，天下太平無事，數年以來，屢登豐稔，國家錢糧頗爲饒裕。朕爲統馭天下萬物之主，凡事當周詳籌畫而行，爾蒙古王等以下、扎薩克一等台吉以上之俸，令著概行加增一倍賞給。再平常一等台吉，從前俱無俸禄，今亦著照扎薩克一等台吉等所食百金之俸賞給。此乃朕特行加恩爾等之處，朕亦未敢遽爲定例，總以國家錢糧之出入、數與不數爲定耳。嗣後著户部、理藩院於每年歲底將仍給與原俸，或加賞之處，會同具奏請旨，朕於臨時酌降諭旨。

庚戌，諭吏部：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全在道府廳縣各得其人，而該員又須熟悉風土情形，殫心辦理，於地方始有裨益。【略】朕思臺灣道府廳縣等官，自宜選用熟習諳練者，然定期六年爲滿，又加以候缺交盤渡海之期，實爲太久。今再四思維，臺灣文員自到任之日爲始，將滿一年之期著該督撫於閩省内地官員内揀選賢能之員，乘冬月北風之時，令其到臺，新舊協同辦理，半年之内大約可以熟悉地方情形，則令舊員乘夏月南風之時，回至内地補用。將來接任之員，俱照此更換。該員到臺協辦之時，俱一體算俸，并給與俸銀及養廉之項。如此，則該員在臺前後不過二年，爲期甚近，而更換之員先往協辦，又可習練地方事宜，似有裨益。其道府大員作何請旨揀選，同知以下等官作何銓選調補，及量加議敘之處，該部詳悉妥議具奏。

己巳，諭内閣：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節制滇、黔，公忠體國，化導所屬官吏，奉公盡職。【略】鄂爾泰著由一等阿達哈哈番，超授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郝玉麟著由拖沙喇哈番，授爲拜他喇布勒哈番。滇、黔兩省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著加二級。文官自知縣以上，武官自千總以上，俱著加一級。

以鑲白旗漢軍都統鄂善爲左翼前鋒統領，廣州將軍石禮哈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癸酉，命額外大學士陳元龍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額外大學士尹泰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世宗實録》卷七八

二月丁丑，實授尹繼善爲江南江蘇巡撫，仍兼管清查錢糧事。

壬午，設立福建觀風整俗使一員，從禮部右侍郎蔡世遠請也。

癸未，諭内閣：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至一千六百餘萬兩之多，朕已加恩，將康熙五十年以前未完概行豁免。其自五十一年以後，應徵之項，又復寬限，分爲十年至十五年帶徵，原冀民力寬紓，易於輸納也。乃數年以來，仍不能依限全完，因思此等逋賦，其實欠在民者固多，而爲官員侵漁及吏胥土棍中飽者亦復不少，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今特差大臣會同巡撫藩司及清查虧空之御史總理其事。

癸巳，户部議覆福建總督高其倬疏，言臺屬各縣倉粟，向經題明每年撥粟十萬石，碾米五萬石，運往泉、漳二府平糶。但臺屬正供粟石，止可存備全臺并廈門、金門等處兵糧，請將官莊現存粟四萬九千石零，粟價銀七萬三千四百餘兩内，抽撥採買，運往泉、漳二府，永爲定例。應如所請。從之。

甲午，諭户部：農事爲國家首務，督率貴有專司，前有人條奏請於各省設立農官，以司勸課，或設巡農御史，令其巡行郡邑，勸勗農人及時力作，亦足敦本業而防游惰等語。朕思各省耕作之情形不同，未可一例通行。現今畿輔之地營種水田以來，收穫甚多，行之已有成效。設立巡農御史之事，當先行於直隸每年特差御史一員，於二月田功初起之時，巡歷州縣，察農民之勤惰，地畝之修廢，以定州縣考成。其有因循推諉，以致荒廢農田者，即行參處。該御史亦勤加勸課，督令耕耘。九、十月間，稼穡納場之後，回京覆旨。至明年二月，照例另派一員前往。其該御史出巡一應供給車馬，俱照現今巡察御史之例，按日給發，務使農業興修，田功畢舉，游手之人咸歸南畝，以副朕重農務本之至意。

辛丑，諭内閣：【略】將雍正七年額徵地丁屯餉錢糧蠲免十分之二，共計六十萬兩。著李衛轉飭各屬恪遵奉行。

癸卯，四川巡撫憲德摺奏：上年九月間，瀘州里民呈稱，軍需米石，情願捐助，不敢領受倉穀。臣見永寧、建昌各路軍糧，於不能馬馱舟載之處，俱派撥就近州縣里民背運，負載奔馳，實屬勞苦。而瀘州里民亦在派撥之内，是以不便再令捐輸，未允其請。後據崇慶州里民具呈樂輸，臣因崇慶未經派運，故據情陳奏。今奉旨，蠲免該州一年額徵錢糧，鴻恩丕布，萬姓歡騰。

《東華録》卷三〇 是月，諭内閣：歷來河道總督如靳輔、齊蘇勒實能爲國宣勞，又安百姓，合於有功民社祀典從祀之例，着巡撫尹繼善等，於就近地方建祠祭祀。

《世宗實録》卷七九 三月乙巳朔，調廣東總督孔毓珣爲江南河道總督，以雲南提督郝玉麟爲廣東總督，陞雲南鶴麗鎮總兵官張耀祖爲雲南提督。

丙午，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報：【略】覺阿照等處逆蠻，截糧傷兵，負嵎聚衆。經四川提督黄廷桂遵旨率兵前進，先勦雷波，繼破拉密，旋攻結覺，又平定平底、噶哈、阿路、阿照等寨峒一百餘處。請以結覺地方歸沙罵土司管轄，所獲番户分建昌鎮、永寧協管轄。留永寧、夔州兵五百名，令敘馬營遊擊帶領千、把總五員，暫駐雷波。留重慶兵三百名，令忠州營守備帶領千、把總三員，暫駐黄螂，以資防範。得旨，雷波等處苗蠻，狂悖不法，勾連惡黨，騷擾附近民夷。及官兵到日，輒敢抗拒，岳鍾琪等調度有方，勦撫兼施，俾兇犯全獲，從此附近民夷，咸得寧輯，深屬可嘉。辦理此事之大小文武官弁等，着該部查明，分别議敘。

戊申，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報：丹江雞講生苗自恃地險人衆，不服招撫，經新任撫臣張廣泗調遣官兵，分路進勦，苗衆投誠，其上下九股及清水江、古州等處現俱以次寧貼。

辛亥，以吏部尚書仍管河東副總河嵇曾筠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山東境内運河，一併管轄。

壬子，户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疏言，各省入川民户，向經一面造册呈報，一面咨查原籍在案。但愚民風聞給資招墾，往往輕於轉徙，況川省田地多經業主承丈自首，將來餘荒多寡尚未可知，不可不定以長策。請嗣後各省續到流民，自雍正七年爲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將實在無業窮民、願往川省開墾者，給與印照，與先經查驗覆到之各户一體安插。如無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業，准其編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應如所請。從之。

丙辰，命領侍衛内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爲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討準噶爾噶爾丹策零。

辛酉，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奏北路出征事宜。【略】得旨，振武將軍公巴賚，著爲副將軍。振武將軍印務，著順承郡王錫保管理。鑲黄旗滿洲都統侯陳泰、右翼前鋒統領袞泰、鑲白旗漢軍都統石禮哈、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戴豪、散秩大臣公達福、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海蘭，俱爲參贊大臣。原任右翼前鋒統領丁壽，以都統銜爲軍營前鋒統領。直隸正定總兵官閔文繡，統領車騎營兵。奉天副都統納秦，統領奉天兵。白都納副都統塔爾岱、副都統衛西彌賴，統領索倫兵。白都納副都統費雅思哈，統領寧古塔兵。右衛副都統阿三，統領右衛兵。寧夏副都統蘇圖，統領寧夏兵。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承保、鑲白

旗滿洲副都統常禄，統領察哈爾兵。歸化城副都統馬爾齊衮布，統領土默特兵。塔布囊丹巴、沙津達賴等，統領喀喇沁土默特兵。糧餉事務，派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等管理。盛京禮部侍郎永國兼内閣學士銜，隨靖邊大將軍印前往北路軍營。其辦理各款，俱詳細妥協，悉依議行。

甲子，鑲黄旗蒙古都統希爾根緣事革職，陞左翼前鋒統領鄂善爲鑲黄旗蒙古都統，仍兼管左翼前鋒統領事。正藍旗蒙古都統穆賽緣事革職，陞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莽鵠立爲本旗滿洲副都統，仍兼管本旗滿洲副都統事。

《世宗實録》卷八〇 四月甲午，以吏部尚書查郎阿署川陝總督。

乙未，吏部議覆署兩江總督范時繹疏，言松江府督糧通判有監兑漕運之責，未便兼管鹽務，請將松屬巡鹽事宜改歸海防同知管理。應如所請。從之。

丁酉，寧遠大將軍、川陝總督岳鍾琪疏奏：西路軍營文武員弁馬步兵丁等，必須派有定額，則一應軍需可以核計。今臣議派總統官兵大員一員，分領官兵提督一員，總兵四員，副將十員，參將、遊擊共二十員，守備四十員，千總八十員，把總一百二十員。其管理駐防臺站派副將二員，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千、把總八員。至經理糧餉事務，議派道員一員，知府一員，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十員，佐雜二十員。計文武大小員弁共三百二十四員，馬步守兵共二萬六千五百名。一應馬駝、器械、跟役、口糧、鹽菜、銀兩等項，與兵丁糧餉分别支給。臣陸續核明，造册報銷。奏入，報聞。

戊戌，工部尚書黄國材緣事革任，以鑲紅旗漢軍都統李永陞爲工部尚書，仍兼理都統事。

癸卯，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以寧遠大將軍印並敕書一道，令正使兵部尚書查弼納、副使内大臣公倫布齎赴西安，授川陝總督公岳鍾琪。理藩院侍郎顧魯兼内閣學士銜，隨印前往，敕諭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奉天伐罪。朕思軍務關係重大，曹勳明白精壯，乃實心効力之員，應仍令領兵出口。岳鍾琪既稱張成隆老成練達，曉暢軍戎，朕觀其人尚壯健，或可勝領兵之任，著於原派總兵四員之外增添一員，即將張成隆派出，令其星速乘驛赴陝，著大將軍岳鍾琪酌量委用。至於肅州辦理軍需，更關緊要，署督查郎阿相隔路遠，巡撫許容又屬新任，著湖北巡撫馬會伯前往肅州辦理軍需一切，與督撫等公同計議而行，即帶管肅州總兵印務，甚爲妥便。其湖北巡撫印務，著四川布政使趙弘恩前往署理。四川布政使印務，著四川按察使吕耀曾署理。四川按察使印務，著四川鹽驛道尤清署理。

《東華録》卷三〇 是月，先是，湖南郴州人曾静，因考試劣等，家居憤鬱，忽圖叛逆，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川陝總督岳鍾琪，勸以同謀舉事。岳鍾琪拘留刑訊，究問指使之人，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置之密室，許以迎聘伊師，佯與設誓。張熙始以曾静供出，岳鍾琪具摺併其逆書奏聞。奉旨：差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統覺羅海蘭至湖南，會同巡撫王國棟拘提曾静審訊。據曾静供稱：生(辰)(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應試州城，得見吕留良評選時文，内有妄論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語，遂被蠱惑。隨遣張熙至浙江吕留良家，訪求書籍。吕留良之子吕毅中授以伊父所著詩文，内皆憤懣激烈之詞，益加傾信。又往訪吕留良之徒嚴鴻逵，與鴻逵之徒沈在寬等往來投契，因至沉溺其説，妄生異心等語。隨將曾静、張熙提解來京，先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吕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箱，所獲日記等逆書，並案内人犯，一併拿解赴部。命内閣九卿等，先將曾静反覆研訊，并發看吕留良日記等書。據曾静供稱：前因輕信吕留良邪説，被其蠱惑，兼間道路浮言，愈生疑罔，致犯彌天重罪。今蒙一一訊問，並發看吕留良日記等書，極其狂悖。又知聖朝深恩厚澤，皇上大孝至仁，心悦誠服，自悔從前執迷不悟，萬死莫贖，今乃如夢初覺等語。因俯首認罪，甘服上刑。内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備録供詞進呈。上諭：吕留良悍戾兇頑，好亂樂禍，自附明代王府儀賓之孫，追思舊國，憤懣詆譏。【略】應將逆賊吕留良及現在子孫嫡親兄弟子姪，照何定律治罪具奏。十年十二月得旨：吕留良、吕葆中俱戮屍梟示，吕毅中斬決，其孫輩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吕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

《世宗實録》卷八一 五月壬子，以正黄旗蒙古都統兼正紅旗護軍統領雅親署右翼前鋒統領，鑲藍旗蒙古都統秦布署正紅旗護軍統領。

戊午，吏部議覆，湖廣總督邁柱疏言：湖南保靖、桑植、永順三土司，新經改土爲流。【略】尋定永順新設府曰永順府，永順東南新設縣曰永順，西北新設縣曰龍山。保靖新設縣曰保靖，桑植新設縣曰桑植。

庚申，又諭：據署湖廣提督岳超龍摺奏，永順土民控告同知潘果酷刑重耗、濫差妨農各款，苗衆約有二千人，聚集永順城外，臣現咨鎮臣周一德前往撫諭。儻仍逗蠢頑，不即解散，則應調遣官兵相機勦撫等語。從前永順土司懇請改土爲流，朕屢次降旨不允。後以該土司情詞懇切，始勉從其請，加以特恩，竝令該地方官撫綏苗衆，和輯乂安，使之得所。今土民聚衆妄行，干犯國法，雖係伊等秉性愚頑，然亦必由該同知不能撫循之所致。今若交與湖廣督撫審理，恐伊等

瞻顧回護，但云土司兇悍，漸不可長，而不能得其實情。昨降諭旨，令趙弘恩署理湖北巡撫印務，著於到楚之時，先赴湖南審理此案。再令御史苗壽、唐繼祖前往，會同審訊。其土民倡首之人，自應查出治罪。若潘果實有苛刻陵虐等情，應置重典，以彰國憲。提臣岳超龍奏摺及土民控告呈詞款蹟，俱發與趙弘恩等，逐一秉公訊問。湖北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徐鼎暫行署理，俟趙弘恩此案審定之後，再赴署理湖北之任。

甲子，諭户部：朕聞各省糧船過淮抵通之時，該管衙門官吏、胥役人等額外需索陋規，以致繁費甚多，運丁重受其累。特命御史前往稽查，禁革苛索等弊。又查向來之例，每船北上許帶土宜六十石。朕思旗丁運駕辛苦，若就糧艘之便，順帶貨物，至京貿易，以獲利益，亦情理可行之事。著於舊例六十石之外，加增四十石，准每船攜帶土宜一百石，永著爲例。

壬申，諭廣東督撫：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種名爲蜑户，即猺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業，通省河路俱有蜑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蜑户爲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蜑户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蜑户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强爲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蜑户，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户，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陵驅逐。竝令有司勸諭蜑户，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爲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

《世宗實録》卷八二　六月乙酉，諭内閣：朕愛養黎元，遐邇一體，而邊遠之地小民，家計不及近省，尤朕心之所繫念。數年以來，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省，有用兵西藏及勦撫苗蠻等事，其一應軍需，皆動用公帑備辦，秋毫不派及於民間，而糧餉轉輸，亦有資於民力。今藏地苗疆俱已寧謐，朕心嘉慰，特沛恩膏，著將庚戌年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廣西額徵地丁銀兩悉行蠲免。其西安各屬地方，近日亦有預備軍需之事，朕心軫念，著將庚戌年額徵錢糧蠲免十分之三。

乙未，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公馬爾賽、蔣廷錫捧敕印，授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大將軍、副將軍、參贊大臣及出征官員等。

丙午，署江南江蘇巡撫、户部左侍郎王玑、江南江蘇布政使趙向奎，俱緣事革職，以吏部右侍郎彭維新署江南江蘇巡撫，調浙江布政使高斌爲江南江蘇布政使司布政使，以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

戊申，户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言原任工部侍郎申大成條奏黔省軍田，許照民田一體買賣，每畝上稅銀五錢，給契爲業。經九卿議覆准行。但黔省軍田一畝之價，可買民田二畝，應納糧賦一畝亦可抵民田二畝。若再徵稅銀五錢，於民生無益，仰請豁免。嗣後，凡有軍田授受，悉照常例報稅。應如所請。

癸丑，議政王大臣等議覆河東總督田文鏡遵旨議奏，山東青州府爲適中要地，内與陸路各營督弊勢聯絡，外與沿海營汛呼吸相通，設立滿洲兵駐防，可以資彈壓而重保障。查青州府北城外有古廢東陽舊城基址，請建造城垣、衙署、營房，可以駐兵數千。應如所請。

乙卯，以漕運總督性桂署浙江杭州將軍。

戊午，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報：都匀各寨苗民，輸誠納賦，編入保甲。下部知之。

《世宗實録》卷八四　閏七月乙酉，江南江寧將軍來文緣事革職，調浙江杭州將軍鄂彌達爲江南江寧將軍，陞河南副都統阿里袞爲浙江杭州將軍。

丙申，諭吏部：凡遠省烟瘴地方文武官員之缺，例將本省熟悉風土之人調補。朕思烟瘴地方，大半係邊遠簡僻之缺，若概行調補，不令陞補，未免强幹之員轉駐簡僻之所，止圖挨俸，無所表見，而才具可用、有志上進之人，或生苟且因循之念，亦未可定。嗣後，凡遇烟瘴地方文武官員缺出，向例調補者，著該撫提鎮等於屬員内秉公酌量，若有可以題陞之員，即具題請旨陞授；若係應調之員，仍照舊調補。陞調兼行，不拘一格，總期人地相宜，材職相當，以副朕鼓舞裁成之至意。儻有應行調補之人，不願前往，而該管上司聽其規避者，或有不應題陞之人，而該管上司徇情題陞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議處。

丁酉，吏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條奏滇省建置事宜。一，元江府所轄之普洱地方，請增置普洱一府。設知府一員，經歷一員，其原設之普洱通判移駐思茅。一，普洱所屬之攸樂地方，請設同知一員，遊擊一員。猛烏、整董二處，各設鹽課大使一員。俱隸普洱府管轄。一，新設之普洱府，應建立學校。請於元江府學調撥訓導一員，董率啓迪。入學額數照滇省小學例，取進八名。其從前附入元江府各生，俱撥歸普洱府學。一，請裁元江協副將、普威營參將二缺，另

置普洱鎮，設總兵一員，分中、左、右三營，設遊擊三員，守備三員，千總六員，總十二員。改元江協爲元江營，設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共兵三千二百名，分汛防守，俱聽普洱總兵官統轄。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八五 八月癸卯朔，以江南京口將軍祖秉衡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陞正黄旗漢軍副都統王鈺爲江南京口將軍。

癸丑，諭内閣：【略】著將山東、廣東二省庚戌年地丁鋪糧各免四十萬兩，四十萬兩。山西通省連歲皆獲豐收，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安徽等屬今年各屬銀四十萬兩，庚戌年著再各免地丁錢糧亦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

《世宗實録》卷八六 九月甲戌，諭户部：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安起程，歷西鳳、平臨，以至甘、凉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懽呼，趨事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堆積，以佐軍需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劃運草束，輸力効誠，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各員，無絲毫扣尅，是以輿情鼓舞，相著免庚戌年地丁銀四十萬兩。

辦公，朕心深爲嘉悦。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十石零，大草千三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惠邊民急公之至意。

辛巳，諭内閣：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有刑名事件，應派部院堂官一協同辦理，參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著爲例。侍郎鄂爾奇著協辦步軍統領衙門事務。

戊子，改廣西思恩府屬之鎮安土府爲流府，設知府一員。裁原設通判缺，知事一員，管轄歸順、上映、都康、向武、小鎮安五土屬。奉議州一州，裁歸順吏目缺，改設州同一員，添設千總一員，兵五十名，駐劄歸順。添設賓州直隸州同一員，駐劄三里營地方。從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請也。

己丑，諭内閣：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一切辦理軍需，皆動支公帑，而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爲軫念，是以降旨，將甘肅、四川、雲、貴、廣西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寧及甘、凉、肅，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將軍岳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著將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

《世宗實録》卷八七 十月癸卯，以湖廣總督邁柱兼理湖北巡撫印務。

丁未，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訊問曾静，合詞公奏，將曾静、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

己酉，吏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疏言：川省州縣，先因地廣人稀，政事簡少，將雙流等縣裁併。今生聚日繁，應復設縣治，照舊分理。成都府復設雙流縣、崇寧縣、彭縣，綿州復設彰明縣，羅江縣，重慶府復設大足縣、璧山縣、定遠縣，夔州府復設大寧縣、新寧縣，潼川州復設安岳縣，眉州復設彭山縣、青神縣，嘉定州復設威寧縣。

辛亥，琉球國中山王尚敬遣陪臣毛鴻基等，表謝賜敕書、蟒緞玉器恩，并貢方物。得旨，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朕心深爲軫念，是以從前降旨，令將雍正四年該國王謝恩所貢儀物，准作雍正六年正貢，以示恩眷。今該國王以六年正貢之期，仍遵定制，遣使航海遠來，奉表進貢，情詞懇切，具見悃忱，著將六年進貢之物准作八年正貢。若八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貢。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甲寅，命西安將軍常色禮移駐凉州，以署川陝總督查郎阿兼理西安將軍印務。

戊辰，諭内閣：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内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爲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公傅爾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俱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加太子太保，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席伯俱加太子少保。

《世宗實録》卷八八 十一月甲戌，諭内閣：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黄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永慶安瀾。然欲黄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堤工，使清水力能敵黄，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

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噶斯地方，爲準噶爾通青海、西藏之要口，理應撥兵駐守。其辦理軍需，已奉旨派張廷棟、葛森額、滿岱、傅寧等，令酌定軍營事宜。

丙子，以兵部尚書路振揚爲鑾儀衛鑾儀使，陞湖北巡撫、署陝西肅州總兵官馬會伯爲兵部尚書，仍辦理軍需，兼管肅州總兵印務。

乙酉，定滿漢科道品級：六科給事中俱爲正五品。各道御史，滿洲例由員外郎陞授，漢軍例由郎中陞授，俱爲正五品。漢御史，由内閣侍讀、翰林院編修、

檢討、各部郎中、員外郎補授者，爲正五品；由主事、中行評博、行取知縣補授者，爲正六品。

戊子，著兵部尚書查弼納往陝總理稽查軍需諸務。常德壽、常賚俱著各給印信，并令乘驛往來，遇有分辦之處，即分任其事，仍聽查弼納調度。凡關係軍需事件，俱著查弼納等相機派委該督撫料理。其有應行續辦者，即令地方官動支錢糧，辦理奏聞。若地方官有侵欺援民者，一面革職拏問，一面奏請審擬；其怠忽遲延者，自督撫以及文武員弁，俱著即行題參。如有指稱軍需名色，擾累民間之棍徒胥役，著即題請正法。

丙申，諭理藩院，八旗遊牧地方甚屬緊要，近來總管等，仍有貪婪勒索屬下之事。蒙古等雖欲陳訴情由，因無巡察之人，即有含冤受抑者亦無處控告。著於每年，或部屬司官，或監察御史，派出一員，令其巡察。如有此等之事，即著據實參奏。懶衙庇隱匿，被接任之員查出，將巡察官一併從重治罪。其歸化城，亦照此派往。

《世宗實録》卷八九 十二月辛丑朔，山西巡撫覺羅石麟疏言：軍需所用駝屜等項，晉省土民情願自備車騾，運送歸化城，踴躍爭先，似難禁阻。得旨，前因軍前需用駱駝、鞍屜，令晉省製辦三萬副，該省人民急公趨事，朕已降旨蠲免該地方辛亥年額徵銀二十萬兩，以示嘉獎。今因運送鞍屜，該省士民等又復歡欣效力，甚屬可嘉。著該撫等傳旨獎諭，仍令各領應得之脚價，不必固辭。

癸卯，又諭：有人條奏內稱，廣東諸務廢弛，弊端種種，如火耗提解、收米折色，及漁鹽各種稅務，俱較昔加增。至於盜賊公行，誣告不息，一切禁令不遵，賭具仍賣，地方有司竝不過問等語。朕覽此奏，深爲駭異。【略】郝玉麟、傅泰到任未久，嗣後宜整頓經理，勿蹈前轍。此旨到日，著悉心確查，嚴行禁約。倘不肖有司仍有不知悛改者，著參革拏問，請旨正法。如督撫等再有狥隱失察等情，經朕察出，定行從重治罪。

辛亥，吏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言雲南開化一府，接壤交趾，地方遼闊，雖設有同知、通判、經歷三員，俱非印官，不能分理正務。請將通判一缺裁去，增置一縣，設知縣一員，於地方有益。應如所請。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清溪。

乙卯，吏部議覆四川巡撫憲德疏，言黎大所地方爲西南孔道，漢夷雜處，千總一員不足以資彈壓，請將千總裁去，改置一縣，添設知縣一員。再設典史一員，分駐泥頭，俱隸雅州府管轄。又建昌之寧番衛已改爲冕寧縣，該衛之冕山所千總一員，應行裁汰。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新設縣曰清溪。

丁巳，工部議覆浙江總督李衛疏，言海寧沿塘，東自尖山，西至翁家埠，綿亘百里，皆臨大海。今南岸潮頭直射，北面護沙洗刷無存，一線草塘不能抵敵全海潮勢，若非向裏添砌石工，難以保固。請於西塘內荆煦廟起，至草菴止，就舊有草塘收進二三丈，砌築石工。東塘於陳文港、小文前、薛家壩及念里亭等處，分築挑水盤頭大草壩五座，堵禦頂衝，使水勢稍緩，可引漲沙漸聚。其遠年塊石，各塘酌量加高培厚。俱應如所請。從之。

雍正八年（庚戌、一七三〇）

《世宗實録》卷九〇 正月辛未，廣東布政使王士俊摺奏：各州縣姦盜詐僞等罪犯，請令地方官榜列姓名，揭於通衢，以示懲警。奉上諭，姦盜詐僞匪類，欲以木榜書名，感發其愧悔之心，恐未必能然。朕意果遇橫逆不法之輩，鄉里必不敢書其名以籍其罪，無非將良懦鄉民之小過填寫一二，以塞責而已，有名無實，恐徒爲百姓之笑具耳。

壬午，陞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公慶復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甲申，以鑲黄旗漢軍都統石文焯兼管鑲白旗漢軍都統。

己亥，諭内閣：向因鋪墊倉廒需用松板，令各省糧船隨帶，到倉交納。續經該部定議，産木之省，如江西、湖廣及江安糧道所屬地方，則全解十分本色。其不産木之浙江蘇、松等屬則解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此便民利用之意也。

《世宗實録》卷九一 二月乙卯，吏部議覆甘肅巡撫許容條奏移設州縣事宜。一，靜寧州屬之安定監地方，請改歸通渭縣管轄，其通渭縣治移駐安定監城。一，寧夏府屬之花馬池，請添設州同一員，屬靈州管轄。一，蘭廳同知請改爲河捕同知，專司河橋稅茶法，暨捕盜案件。其平涼府屬之固原廳，歸併固原州管理。一，鞏昌府屬之岷州廳改爲岷州，設知州一員，吏目一員。靖遠廳改爲靖遠縣，設知縣一員，典史一員。其岷州廳原管之茶務，改歸洮岷道管理。一，岷州屬之勇家等五里及鐵谷溝等二處地方，請就近歸併漳縣管理。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九二 三月丁丑，陞右翼前鋒統領袞泰爲鑲藍旗蒙古都統，

仍留軍營。以鑲藍旗護軍統領侯馬蘭泰署鑲藍旗蒙古都統，輔國公伊爾登管理鑲紅旗護軍統領事務。

《國朝宮史》卷三　初四日，上諭：諭總管太監傅與各處首領太監知悉，阿哥現居宮內，年已長成，爾等不可趨奉，亦不可得罪，并不許向阿哥處往來行走，即阿哥下太監亦不許與爾等所屬太監飲酒下棋，劚骨牌，說閒話。除趙進朝、靳進忠、趙運祥、楊進朝四人奉旨行走，不必攔阻外，其餘各處首領太監嚴加曉諭，小心遵行，不可日久懈怠。嗣後，如有玩法之人，經朕察出，係宮內太監，治宮內總管之罪；係圓明園太監，治圓明園總管之罪。

《世宗實録》卷九三　四月癸卯，傳臚賜殿試貢士周徧等三百九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丙午，命改定大學士、尚書品級：大學士爲正一品，尚書爲從一品。

癸亥，以吏部尚書、河東河道總督嵇曾筠署江南河道總督，河東總督田文鏡兼管河南山東河道總督。

《世宗實録》卷九四　五月辛未，上聞怡親王病篤，幸王邸。比至，王已薨逝。上親臨視，悲慟不已，左右大臣等懇請節哀。乃回宮，輟朝三日。

癸酉，調刑部尚書德明爲户部尚書，陞刑部右侍郎海壽爲刑部尚書。調福建總督高其倬爲兩江總督，陞福建巡撫劉世明爲福建總督。

壬午，諭户部：年來甘肅地方辦理軍需，雖一切動支公帑，絲毫不取於民，而輓運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軫念，特將雍正八年額徵錢糧悉予蠲免，以示恩恤。今聞該撫許容以兵餉無抵，將歷年舊欠勒限一年全完，民間甚爲擾累，以致不法之徒，借端生事。許容才具短淺，識見鄙陋，辦理此事甚屬錯誤。夫本年錢糧既經豁免，而仍嚴比舊欠，大非朕加恩沛澤之意，若云兵餉無抵，自可具題請撥，何得於蠲免之年而行催徵之舉？除生事民人應秉公懲治外，著將徵比舊欠之處，即行停止。

丙戌，户部議覆江蘇巡撫尹繼善疏，言蘇州府屬之常熟、昭文二縣，舊有丐户，不得列於四民。邇來化行俗美，深知愧恥，俗滌前污，請照樂籍、惰民之例，除其丐籍，列於編氓。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九五　六月壬寅，大學士九卿等遵旨議奏，【略】請將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加於怡親王謚法之上，其一字之謚交與宗人府議奏。得旨，覽奏怡親王申錫美號之典，與古禮相符，庶足表王平生之美善，朕心深慰，著依議行。其一字之謚，著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定議具奏。尋宗人府等衙門擬謚請旨，命謚曰賢。

癸亥，陞禮部左侍郎錢以塏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署直隸總督唐執玉爲兵部尚書，仍暫署直隸總督。吏部左侍郎署兩江總督史貽直爲左都御史，仍暫署兩江總督。

《世宗實録》卷九六　七月戊寅，四川巡撫憲德疏奏：打箭爐口外需用糧米，成都新繁等州縣士民情願不領夫價，輸力輓運。丹稜、温江等州縣士民情願捐米輸力運赴。得旨，士民等急公輸輓，甚屬可嘉，著該撫宣旨獎諭，應領夫價仍著照數給領，其已捐之米將存倉米石給還。

庚辰，調廣東提督王紹緒爲江南提督，廣西提督張溥爲廣東提督，陞雲南臨元總兵官張應宗爲廣西提督。

乙酉，户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遵旨酌定烏蒙總兵劉起元條奏苗疆事宜。一，烏蒙係改土新疆，與威寧接壤，應於松林嶺地方勒石定界，以八仙海子歸烏蒙管轄，稻田壩仍屬威寧管轄。一，烏蒙府設有永善一縣，新經改流，諸事尚未就緒，應增置烏蒙一縣，隸於該府。一，烏蒙地廣田多，應將無業田地每兵賞給三十畝，或有餘丁准其倍給，竝量與牛種銀兩，勸令開墾。一，苗俗向無學校，應於各屬四鄉適中之所設立義學，以廣化導。一，烏蒙係四達之區，而道路險隘，急應平治。酌計二千餘丈，請動支藩庫，即行興修。均應如所請。從之。

《世宗實録》卷九七　八月丙午，諭户部：向來蠲免錢糧，額徵漕米不在所蠲之内。今年山東地方被水稍重，而直隸、江南、河南三省亦間有被水之州縣。夫地方既已歉收，則漕米輸將未免竭蹶，著將山東被水之州縣漕糧全行蠲免。而直隸、江南、河南被水州縣之漕糧，按其成災分數蠲免。其山東未被水州縣應完漕糧，不必運送京師，即留於東省，以充兵餉。

《世宗實録》卷九八　九月庚午，禮部遵旨議奏：褒功列爵，古有成規，而肇錫嘉名，尤屬旌庸盛典。我朝佐命元勳，承平良弼，錫之公爵，既已分爲一、二、三等，以示寵榮。皇上篤念舊勛，更隆追奬，誠宜考其生平之實蹟，加以庸顯之令名。謹按，佐命之臣，開疆拓土者，宜倣漢之信武、奉義、建策，唐之翼國、開國，宋之福國，元之忠武、壽國，明之雄武、靖寧等名。其宣勞盡力於承平之日者，宜倣漢之冠軍、壯武、富民、褒德，唐之安國，宋之崇國、成國，元之寧國、定國，明之崇信、忠勤等名。或就其所樹之勛，予以安東、征西、定朔、平南等名。

或就其立功之地，予以秦、晉、齊、豫、吳、越、楚、蜀、粵、閩、滇、黔等名上，加征、靖、蕩、平、綏、定、安、輯等字。將原封一、二、三等之號，仍冠美名之上。至宗室等公，則加封「奉恩」字樣。外戚等公加封承恩字樣。庶禮以義起，名與實符。宣之制敕，昭舊烈而彌光；襲之子孫，跂前徽而踵美矣。臣部將一、二、三等公并宗室、外戚公誥命事實，造具清册，移送內閣，撰擬美名，恭候欽定。從之。

甲申，諭內閣：【略】查各省錢糧，朕特降諭旨蠲免者已多。今次第舉行，應及於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著將辛亥年三省額徵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又念直隸乃畿輔首善之地，應沛殊恩，山東今歲被水之州縣稍多，朕心甚爲軫念，除二省滂溢地方，已加意賑恤，竝將本年額賦照例蠲免外，著將辛亥年二省錢糧各蠲免四十萬兩。

《東華録》卷三一　是月，諭內閣：朕覽高其倬等所奏太平峪吉地事宜，甚屬妥協。大凡讀書居官之人，通曉堪輿者甚少，即或有之，又往往以此爲諱。高其倬乃封疆大臣，原不必以此見長，乃其心以爲國家之事，莫此爲大，以一身協贊怡親王肩此重任，籌度萬全，此實出於忠愛至誠之悃也。著賞給一等阿達哈哈番。

《世宗實録》卷九九　十月甲辰，又諭：我朝定鼎之時，漢軍從龍入關，技勇皆爲可用。今海內承平日久，伊等就於安逸，且意在文職而不在武弁，是以韜晷騎射，遠不如前。目今官至提鎮、副參者寥寥無幾，而在內簡用都統、副都統時，亦覺難得其人。朕爲此時厪於懷，常思漢軍生齒日繁，當籌所以教養之道，而額設之兵丁爲數又少，似應酌量增添，於國家之營伍、旗人之生計，均有裨益。如外省之駐防漢軍子弟日漸繁衍，而本身錢糧各有定數，難以贍養，應令餘丁回京披甲，亦可望其成人。又如外官隨任之子弟，往往遊蕩荒廢，前曾有旨，悉令回京披甲當差，習學弓馬，以圖上進。又如候缺之微員，一時難以銓選者，若情願披甲當差，到應選時，仍許輪班補用。則在彼既可得受錢糧以爲餬口之資，又可預先習學弓馬，以備居官之用。又如內務府人丁甚衆，於充役當差之外，其閒散人丁亦可撥入八旗披甲。再，五旗諸王之漢軍佐領仍屬本王外，其貝勒、貝子、公等之漢軍佐領，實無所用，應撤歸旗下公中佐領當差，且可免掣肘之弊。其如何增添漢軍兵額，及如何妥協補充、永遠可行之處，著尹泰、查弼納、石文焯、石禮哈、莽鵠立、德禄等議奏。尋議，漢軍八旗總計領催、鎗手、礮手、放爾布、教養兵，并銅匠鐵匠、弓匠、聽差、護城、看門及看守礮位、火藥局、教場等兵，以至步兵、門軍，共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八名。今請於原額之外酌量增添兵二千四百七十二名，以足二萬之數。【略】至挑補新添兵丁，見據八旗册開，在京閒散壯丁約萬餘人，此外各省駐防漢軍之餘丁，情願歸旗者，行令各該將軍咨送歸旗，挑選充補。再，外官隨任子弟年至十八歲以上者，悉令歸旗，除情願讀滿漢書者，移送官學、國子監肄業，竝學習弓馬外，其情願披甲食錢糧者，仍准挑補甲缺。再，候選微員情願披甲者，亦准其披甲，如遇選期，輪班補用。至內務府見今查出過繼養子等項人丁，約二千餘名，亦應撥入各旗漢軍壯丁不齊之佐領下，一體挑選，披甲當差。至於下五旗漢軍佐領，除親王、郡王屬下外，其貝勒、貝子、公等既有包衣佐領，則所屬漢軍人等，應歸入各旗公中佐領。庶漢軍不苦生計之無資，而國家亦收營伍之實效矣。從之。

己酉，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疏言：烏蒙蠻猓自改流設鎮，臣不時諄囑提防。乃總兵劉起元乘臣往來黔粵，私派公費，侵揞糧餉，客民被劫，混將頭人拷比。臣訪聞得實，隨密差中軍副將魏翥國前往按款確訊，一面摘印，以憑參奏。不意於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夷衆叛逆圍城，劫殺總兵官劉起元等。雖劉起元撫綏失宜，激變有由，臣膺封疆重寄，愧覺察之已遲，恨參革之不早，請賜罷斥，速簡賢員料理總督事務。竝暫假臣以事權，督師進勦，雖馬革裹尸，亦所至願。得旨，烏蒙逆苗悖叛，已令遣發官兵分路進勦。總兵劉起元既苛刻於平時，又不能防禦於臨事，粗疎暴戾，自速其辜。惟是遊擊汪仁、知縣賽枝大等倉卒遇害，累及妻孥，深可憫惻，著總督鄂爾泰查明具奏，加恩賞卹。

辛亥，諭大學士等：兵部尚書查弼納著爲副將軍，命往北路，與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副將軍巴賽辦理軍務。副都統德禄，著往北路軍前，與隨印之內閣學士永國辦事。副都統衛馬爾薩，著授爲內大臣，與陳泰、蘇圖、海蘭參贊軍務。戴豪、袞泰、石禮哈不必參贊軍務，舒楞額不必來京，著前往振武將軍處代馬爾薩辦事。黑色、圖克善俟大將軍到營，著令來京。石禮哈不諳滿洲軍營事務，著管理緑旗兵丁，但不可膺統轄之任。著大將軍等酌量派委。

壬子，諭户部：陝西、四川地方，民風醇樸，歷年逋賦甚少。查每年徵收錢糧之期，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定例也。朕思四月、十月既届納課之期，小民必須預先經營，是麥穀未收之時，即爲輸將之計，或因稱貸而受剥於富豪，或因預糶而大虧其價值。且如甘肅地方，有徵收本色者，若在糧穀未穫之前，更爲竭歷。歷來川陝錢糧既無拖欠之陋習，著將四月完半者寬至六月，十月全完者寬

至十一月，俟夏麥秋禾築場納稼之後，從容完課，俾民力紓徐，以副朕愛養黎元之至意。

《世宗實録》卷一〇〇 十一月壬午，吏部等衙門議覆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條奏設立邊方郡縣事宜。一，陝省延安府屬榆林、靖邊、神木三廳，管轄沿邊三十堡，除神木同知所轄東十堡已改歸州縣管轄外，其榆林同知所管中十堡，靖邊同知所管西十堡，現今夷漢雜居，必須大員彈壓。請於榆林地方設知府一員，照磨一員，即將榆林州同靖邊經歷、定邊縣丞，各改爲知縣，懷遠堡亦改設知縣，四縣俱添設典史一員。榆林衛教授改爲府教授，其榆林靖邊衛訓導俱改爲縣學訓導。定邊、懷遠二縣，請將綏德、鄜州等處所屬之直隸州各一員，以司糧捕。一，榆林添設府縣，足資分理。原設之榆林、靖邊同知及波羅州同、威武鎮靖巡檢、榆林廣育倉大使各缺，均請裁汰，惟留神木同知一員，以司糧捕。一，榆林道原轄延安、綏德、鄜州等處，今榆林既改爲府，請將神木道改爲延綏道，移駐綏德州，管轄延安、綏德、鄜州等處。其新設之榆林府，竝延綏道所屬之直隸州、吳堡、府谷、神木等州縣，俱改歸榆林道管轄。均應如所請。從之。

戊子，諭内閣：朕即位之初，清查户部錢糧，始知歷年以來虧空竟至二百五十餘萬兩之多。【略】自怡賢親王管理三庫以來，弊絶風清，各色浮費悉行禁革。雖餘平銀兩畧覺加添，而較之從前雜費則減省已多。且怡賢親王之意，原欲俟虧空彌補全完之後，仍將平銀裁減，此亦王屢次陳奏於朕前者。今庫中虧空之項俱已補足，著將辛亥年春撥解部銀兩，照從前餘平之數減去一半，該部即行文各省巡撫、布政使知之。此項銀兩大約出自耗羨項下，嗣後著留於本省，以備地方公事之用。若司庫官員有額外多索者，著管理三庫之王大臣查參；若外省官員因此次恩旨，將解部之項或有扣尅、短少等弊，亦著王大臣指參議處。

《世宗實録》卷一〇一 十二月丁酉，靖邊大將軍傅爾丹自京回北路軍營。

壬寅，寧遠大將軍岳鍾琪自京回西路軍營。

癸丑，命大學士朱軾兼管兵部尚書事。

乙卯，護理寧遠大將軍印務紀成斌奏報：準噶爾賊人乘我西路軍營不備，傾其醜類二萬餘衆，犯濶舍圖卡倫，盜趕駝馬，總兵官樊廷率副將冶大雄等領兵二千，轉戰七晝夜，救出兩處卡倫官兵，會合總兵官張元佐等，擊殺賊兵不計其數，將馬駝牲畜悉行奪回。得旨，所奏逆夷盜趕駝馬情形，大學士等可傳諭靖邊大將軍傅爾丹、參贊陳泰、蘇圖，令其行文副將軍巴賽等。駐牧和博克薩里之逆夷，或遣賊衆至北路卡倫，偷盜駝馬，亦未可定，宜小心防範，不可疎忽。亦不得聞信矜張，務宜鎮静嚴密，萬全無弊。傅爾丹等亦速馳赴軍營，斟酌妥辦。

丁巳，諭大學士等：大將軍岳鍾琪從西安由鄜州前赴軍營，途中有調撥兵丁辦理軍務之處，須用印信行文。前所頒寧遠大將軍印信留在軍營，今特將撫遠大將軍之印遣員齎送，交與大將軍岳鍾琪領受。大將軍未到軍營以前一切行文，俱用撫遠大將軍印；既到軍營以後，仍用寧遠大將軍印，將撫遠大將軍印繳回，并著大將軍岳鍾琪接到諭旨印信之日通行所屬知之。

壬戌，諭大學士等：準噶爾乘我不意，傾其賊衆，盜趕馬駝，狡獪兇惡，罪無可赦。但西路所存駝馬不無疲乏，是從前所議直搗伊里之計，尚非萬全之道。朕意欲於西路巴爾庫爾北路之卡倫外，各築一城，以重兵駐劄。時出遊兵，以掩擊其衆，擒擄其人畜，賊兵必撤其遊牧之所，遠行藏退。我當更進數百里，擇地築城，開墾屯種，以資軍食。駝馬牛羊無事牧放，有事則盡收入城。賊衆既無所獲，我軍一出，可以襲取其輜重，且賊必不敢踰我軍駐劄之城而東矣。著岳鍾琪詳悉定議，北路傅爾丹處亦詳細密商之。

甲子，北路大將軍傅爾丹等遵旨議奏：臣等閱看紀成斌奏摺，準噶爾賊人或分兵來犯阿濟畢濟卡倫，震動喀爾喀公通摩克輝特公巴濟之遊牧，亦未可定。臣行文副將軍巴賽等，商酌挑選精兵二千名，令前鋒統領丁壽管轄，帶領副都統馬爾齊、拉錫等，會同庫布可爾地方駐劄之察哈爾、喀爾喀兵丁一千三百名，前往伊可斯腦兒地方附近處駐劄，以防護阿濟畢濟卡倫等處。并令主格勒克顏木聘爾、公通摩克達錫達爾扎等領兵一千名，前往丁壽處，協同駐劄。再令副都統阿三、公達福領兵二千名，在庫布可爾地方駐劄，以爲應援。奏入，報聞。

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

《世宗實録》卷一〇二 正月戊辰，諭内閣：朕思惠養黎元之道，莫先於除賦蠲租，使萬姓均霑渥澤。【略】兹特再沛恩膏，將雍正九年西安所屬額徵地丁銀全行蠲免。

庚午，副都統達鼐摺奏：噶斯卡倫見被賊圍，臣將關防交與鼐滿岱，竝調取西寧緑旗兵三百名防範番子，臣親率兵出邊，往援柴旦木地方。若賊人敗遁，即領兵追襲。得旨，達鼐領兵前往應援格默爾等亦是，但奏稱「追襲」，甚屬孟浪。

巴爾庫爾之兵，原爲搗賊人巢穴而設，噶斯之兵乃爲駐防而設，若來犯噶斯之賊兵無多，勢均力敵，則即行勦殺；儻以勁力擾動青海，則噶斯隘口屬無用之地，即撤兵退至近邊形勝之處，會集青海之兵，駐劄防守。儻賊勢頗重，即領兵退入邊內。爾從前曾將西寧之兵調撥五百名，令又爲番人調兵三百，如果番人有事，爾之三百兵丁何能濟乎？兵力宜聚而不宜分，頻頻分調，是何計策？防守邊圍較防守青海尤爲急務，目今只宜堅守，切不可急遽躁妄。

辛未，命給北路副將軍查弼納昭武將軍印，馳驛前赴軍營。

乙亥，又諭：西北兩路或尚有應撥兵丁之處，朕思歸化城乃通行兩路之地，著理藩院傳諭四十九旗扎薩克等，按旗均算，派出精兵五千名。由各該遊牧處，於二、三月間前後起程，沿途牧放馬駝。至歸化城會齊，擇形勝地方駐劄，以備調遣。其需用口糧於歸化城倉支領，月餉於張家口同知存庫銀內動支，户部核算。尋議，科爾沁等十旗應派兵一千八百一十五名，烏朱穆泰等十旗派兵五百六十九名，翁牛特等十一旗派兵一千三百二十四名，四子部落等六旗派兵二百三十二名，鄂爾多斯等六旗派兵一千六十名，共兵五千名，各派協理台吉、管旗章京、副管旗章京、參領、佐領、驍騎校等員，令蘇尼特王垂際功蘇隆統領，巴林王桑里達扎賴忒、貝子特古斯協理。再於歸化城内派兵一千名，參領二員，佐領四員，驍騎校四員，令副都統塔爾馬善統領。其銀米等項，照例支給。從之。

《世宗實録》卷一〇三 二月丁酉，以鑲藍旗護軍統領色爾璧署正藍旗蒙古都統，仍兼署左翼前鋒統領事。

戊戌，諭大學士等：肅州、甘州、涼州移駐滿洲兵四千名。又涼州有歸化城兵一千名，尚無統領之員，寧夏滿洲兵現今不過六百名，著户部右侍郎傅泰前往署理寧夏將軍印務。其肅、甘、涼等處兵丁，著常賚前往，給以鎮安將軍印信，令其統領，仍聽大將軍岳鍾琪調遣。

庚子，吏部議覆福建總督劉世明等條奏臺灣事宜。一，臺灣府南面向隸鳳山，北面向隸諸羅管轄者，俱應改歸臺灣縣管轄。一，臺灣縣羅漢門地方緊要，請以臺灣縣丞移駐，與汛弁互相防查。一，鳳山縣萬丹地方，請添設縣丞一員，管轄淡水枋寮口等處。其原設淡水巡檢，移駐大崑麓。一，諸羅縣笨港地方，烟户繁多，姦良莫辨，請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查拏巡緝。其原設佳里興巡檢移駐鹽水港。一，彰化縣距大甲溪一百五六十里，溪北更爲遼遠，一切錢糧命盜等項悉令赴縣，殊屬不便。請將大甲溪以北地方歸淡水同知就近管理。均應如所請。從之。

癸丑，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軍機事宜十六條：一，吐魯番地方饒沃，宜廣爲屯種。一，吐魯番通伊里之路，逆夷出入經由，必須嚴設卡倫。一，準噶爾所屬回子，先宜收撫。一，巴爾庫爾等處，宜多派兵丁以分戰守。一，襲擊逆夷，使其不安駐牧。一，駐劄吐魯番兵丁之駝馬，宜酌定數目。一，領兵官員，請爲添派。一，牧放馬駝羊隻，應嚴加防範。一，酌添羊隻，以資兵食。一，巴爾庫爾之新城，宜積貯糧石。一，緑旗兵之餘丁，無庸添設。一，車兵之器械，請爲酌增。一，移兵駐劄吐魯番，宜預爲定期。一，屯種之農具籽種，宜預爲辦運。一，吐魯番、巴爾庫爾兩處駐防，宜通聲息。一，進勦兵數宜預爲酌定。得旨，大將軍岳鍾琪陳奏軍機十六條，朕詳細披覽，竟無一可採取之處，朕心深爲憂煩。岳鍾琪以從前輕言長驅直入之説，又爲賊夷盜趕駝馬，既恥且憤，必欲襲擊進勦，勉强踐復前説。若以今日之勢，命伊統率大兵，直搗巢穴，能保其必勝乎？辦奏之事皆未妥協，大學士等將朕旨傳諭之。

《世宗實録》卷一〇四 三月戊寅，工部議覆江南河道總督嵇曾筠會同巡撫尹繼善疏，言江南黄運兩河工程，關係運道民生，設官分職，必須因地制宜，隨時通變。請將宿桃中河通判改爲宿遷運河通判，安清中河通判改爲桃源安清中河通判。其海防同知應移駐童家營，改爲分管山安南岸河務海防同知。江防同知改爲楊河江防同知。竝添設童家營巡檢一員，把總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

乙酉，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泰爲禮部尚書。

《世宗實録》卷一〇五 四月己酉，鑄給四川總督關防。

壬戌，諭内閣：近見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語言文字必漸至廢棄。應照考試清文繙譯例，考試蒙古文繙譯，取中生員、舉人、進士，以備理藩院之用。

《世宗實録》卷一〇六 五月癸亥朔，諭大學士等：據殷扎納、達鼐、德成、馮允中等先後奏稱，青海居住之公拉查卜、台吉查漢喇卜灘，從梭羅木過黄河，移往他處居住。又聞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亦往他處遷移，不在海流圖地方住牧。因撥派兵丁官買馬羊，辦理之人不甚妥協，伊等暫行躲避等語。朕因上年準噶爾乘我西路軍營不曾防備，傾其醜類，盜竊駝馬。因念青海各扎薩克人衆恐遭逆賊侵害，是以諭令派出兵丁爲防護之計，每名賞給銀兩，爲衣裝之用。其諭令採買馬羊者，原欲使伊等所有牲畜得變價值，可獲利益，竝非大兵需此些微

之助也。前殷扎納赴西寧時，朕面加訓諭，一切派兵採買之事，悉聽衆蒙古之便，不可絲毫勉强。竝慮蒙古王、台吉科派所屬之人，諭令嚴行禁約，豈肯令差往之人逼迫蒙古以從事乎？今拉查卜等無故遷移他往，其中自有情由，必係殷扎納等不能宣揚朕諭，使衆心共曉，而採買馬羊又不聽從其便，以致拉查卜等心懷疑畏，暫避差徭。雖拉查卜等甚屬孟浪糊塗，亦殷扎納等奉行不善之所致也。今特頒諭旨，曉諭拉查卜等，令其速回本處，竝將隱情據實陳奏。再傳諭德成、達鼐、馮允中等，令其明白開導，善爲安輯，竝將伊等如何疑畏遷移之處，查明具奏。其餘地方事宜，俟侍郎衆佛保去時再行詳諭。

甲子，諭大學士等：鎮安行軍常費著領兵前往安西駐劄，石雲倬著授爲西路副將軍，前往軍營。

辛未，諭内閣：用兵以籌餉爲先，而輓運以得人爲要，果得其人，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糜費，而兵食饒裕，士飽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馪承領運送，諸事諳練，措置得宜，朕深嘉奬，已加優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范毓馪承領運送，諸事諳練，措置得宜，朕深嘉奬，已加優敘。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今行之日久，難保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范毓馪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輓運，似屬可行之事。朕悉照數給與，不令絲毫賠墊，但不可有浮冒侵蝕之弊，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遲速機宜及道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計議而行。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領辦理，具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世宗實録》卷一〇七 六月甲子，諭大學士等：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準噶爾賊衆二千餘人圍困魯谷慶之城，晝夜攻打二十餘日。吐魯番回子奮勇出擊，殺死逆賊二百餘人，帶傷之賊甚多。請以三千勁兵兼程而進，必獲全勝。將來即以此三千兵丁駐劄吐魯番，合之回民，足備防禦等語。朕前次聞吐魯番回民等感恩望濟之言，甚爲懇切，恐賊衆再以大力侵凌，伊等不能抵敵，爲其所困，已降旨令大將軍岳鍾琪酌量發兵應援，不必拘執前説。今岳鍾琪具奏之日，尚未接到朕旨，是以仍作游移之詞。凡用兵之道在於隨機應變，不容刻緩，若果岳鍾琪確有所見，即應遣兵速往，一面奏聞，何必待降旨到日，始遣兵前往乎？

丙午，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至科布多築城地方，隨據烏蘇圖舒魯克卡倫駐防之侍衛巴爾善等，拏獲準噶爾賊夷塔蘇爾海丹巴一名，供稱：噶爾丹策零派兵三萬，令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及大策零敦多卜之子多爾濟丹巴三人統領，陸續起程，至阿爾泰山奇林地方會合，來犯北路。今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達地方，大策零敦多卜與伊子多爾濟丹巴尚未到齊，見在之兵止有二萬餘名。噶爾丹策零恐哈薩克國聞知，乘虚來攻，預先派兵一萬，令諾顔和碩齊總領駐防阿里馬圖西拉百爾地方。噶爾丹策零遊牧處派兵一萬，令諾顔和碩齊總領駐防阿里馬圖西拉百爾地方。噶爾丹策零遊牧處兵丁不過二萬名保守。又供：噶爾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羅卜藏策零帶兵一萬名，往阿里馬圖西拉百爾駐劄，防守哈薩克國。羅卜藏策零因與噶爾丹策零不和，率領屬下三千餘户來到大國噶斯地方。噶爾丹策零聞知，派吴喇忒巴噶滿朱追逐，交戰被敗，復遣喀喇沁杜噶爾之子查衮追逐，因此大策零敦多卜遲延未來等語。臣思賊人尚未全至，乘其不備，正宜速迎掩殺。臣等揀選京城各省兵一萬名，輕裝由科布多河西路於六月初九日起程，分爲三隊。前鋒統領丁壽、散秩大臣公達福、副都統塔爾岱率領第一隊，參贊馬爾薩、副都統承保、西彌賴率領第二隊，臣等統領大兵前進，沿途襲擊。其科布多築城地方，留兵七千三百名仍舊築城，防守糧餉，令都統衮泰、總兵胡傑等管轄。科布多河東係通奇林要路，派定滿洲兵二千名，俟都統侯陳泰、副都統阿三到時駐劄管轄，與衮泰等互爲應援。所有統兵起程日期，理合具奏。奏入，報聞。

丁未，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等於初九日分隊起程之後，遣前鋒統領丁壽、參贊馬爾薩、副都統塔爾岱等，統兵率嚮道官前行瞭望賊勢。在扎克賽河地方擒獲準噶爾賊夷巴爾喀等十二名，據供小策零敦多卜牧場在察罕哈達地方，離臣等軍營止三日程途，僅有兵一千，尚未立營防守。大策零敦多卜因途中有病，留駐和博克山，其子多爾濟丹巴已於小策零敦多卜山梁前駐劄。羅卜藏策零與噶爾丹策零不和，率領其屬大約不往圖爾古特，即往青海等語。臣等乘夜進兵襲擊察罕哈達賊夷。奏入，報聞。

己酉，諭大學士等：大將軍傅爾丹奏稱，被獲準噶爾丹巴供云，噶爾丹策零之妹夫羅卜藏策零將伊屬下三千户帶領，歸至大國噶斯。噶爾丹策零聞知，追趕被敗等語。今噶斯正值青海有事之秋，儻羅卜藏策零率衆來歸，或係賊人詭計，著速行文達鼐、衆佛保等，遠設巡哨，偵探信息。儻噶斯路途，有準噶爾賊人

來歸者，將我兵整齊預備，務加詳審。果係真實，將伊頭目數人送至京師，其餘人等於汛界內有水草處暫住，從優養贍。一面派兵照管，一面奏聞請旨。

辛亥，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疏報：賊夷圍困魯谷慶四十餘日，賴漢、回官兵協力固守，殺死賊人二百餘名，帶傷者甚多。賊人見攻魯谷慶城不下，遂圍困附近之哈喇火州城堡，用木梯三百餘副爲攻城之具，回民等用鎗擊死賊人三百餘名。賊衆一聞大兵應援之信，倉皇逃遁，遺下馬匹、刀鎗等件，竝拋棄所造飯食而去。及總兵官張元佐等領兵兼程前進，賊衆已遠遁無踪。張元佐等到魯谷慶城下，回目額敏和卓及回民老幼男婦出城迎接，歡聲震地。張元佐等因天氣炎熱，馬匹疲乏，雖官兵奮勇滅賊，不敢窮追。今臣將派往之馬兵撥存一千名駐劄魯谷慶，其餘兵丁俱行撤回。若賊夷又率二三千人來侵，則官兵與回兵可以抵禦。儻傾衆而來，臣當親統大軍就近勦殺，以免我師遠行。若必令回民遷入內地，則俟我軍進擊烏魯木齊之後，即令官兵一千名護送行走，更屬無慮。得旨，賊夷侵犯吐魯番之舉，實由我軍屯運糧石啓釁，以致有不得不應援之勢。今官兵巡行，空勞往返，恐將來似此無益之舉正多，不知大將軍亦曾計及此否。此番回民感戴救濟之恩，歡聲大震，將來賊夷切齒於吐魯番，必思報復，以大力侵凌之。儻至狼狽流離時，不知仍似此感戴乎？目今賊夷以三萬衆侵犯北路，見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奏報，前岳鍾琪曾有親統大兵前往吐魯番勦殺、而留紀成斌看守之奏。假若賊人此番不向北路而向西路，將賊衆分爲兩大隊，以一隊先侵吐魯番，及岳鍾琪領兵應援前往，賊人又以大隊侵犯軍營，再散其醜類於塔爾那沁及圖呼魯克等處，不知我軍之力尚可從容肆應否？今賊夷圍困魯谷慶、哈喇火州二城，官兵冒暑遠行，疲勞士馬，未遇一人，未戮一賊。而岳鍾琪奏摺中有奮勇滅賊之語，將以此番之舉，遂謂建功樹績於戎行乎？賊夷聞風而遁，可謂懼我軍威乎？即留兵駐防與遷移回衆，朕意尚無定見，大將軍身在軍營，與遥揣者不同，若果確有所見，自當因時制宜，以身任之。總之向後若有應援吐魯番之舉，只可委將發兵，便賊首親來攻取吐魯番，大將軍亦不可統兵親往。吐魯番一切事宜，岳鍾琪當與伊禮布、常賚、石雲倬等詳密籌畫，作速定議。

壬子，署陝西總督查郎阿疏言：西、鳳二府，撥運甘肅等處米一十五萬石，二府民人領運之時，惟恐遠涉長途，或有虧耗，每石多帶一二升以備添補之用。今途次安行，竝無虧折，據收糧之員節次具報，正米之外多交餘米或數十石至數百石不等。交足之時，可得米千餘石。將米一併收貯於邊儲軍糧，均有裨益。得旨，數年以來，秦省民人運送軍需，俱無遲誤，是以朕屢次加恩，以示優恤。茲因輓運西、鳳米糧，以資軍食，特令加添脚價，務期運送從容，而領運之民人等敬謹承應，於交完正米之外尚有餘米交官，其急公敬事之念，甚屬可嘉。著該署督等查明交米多寡之數，分別賞賚，務令本人實沾恩賜，勿致胥吏中飽，以副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乙卯，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據救援吐魯番松潘總兵官張元佐回營，帶準噶爾投誠回子麻木雅兒、道倆二名，供稱噶爾丹策零之弟羅卜臧舒努娶哈薩克阿布爾海里汗之女，見在哈薩克地方居住。前正月間，遣使到噶爾丹策零處爭論其父所遺産業。又因噶爾丹策零殺其母并其同胞之妹，與弟讐怨甚深，欲發兵相戰。二月間，哈薩克阿布爾海里汗發兵七萬，令伊弟布爾海里統領，將吹塔拉斯地方所居準噶爾一千户人畜俱已擄去，又將準噶爾在別處牧放之馬擄去二三千匹。又噶爾丹策零去年九月間，遣使往葉爾啓木哈什嘎爾和通地方勒索馬三萬匹。此三處回子俱已反叛等語，理合具奏。奏入，報聞。

戊午，甘肅巡撫許容摺奏青海事宜。一，青海亂賊，必宜嚴懲。諾爾布等敢行稱亂，攪擾臺站卡倫，比之拉查卜等之潛逃罪尤重大。見在搶奪臺站之達錫策零，已經王盆蘇克汪扎爾、公阿喇布坦擒拏，應即治罪。而諾爾布之妻子，亦被副都統達鼐押解來寧。其逃遁之衆務必俘獲，誅其魁首。

己未，陞鑲白旗護軍統領公博爾屯爲鑲黄旗滿洲都統。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海蘭爲鑲白旗護軍統領，仍留軍營。以左都御史三泰仍署鑲黄旗滿洲都統，鑲黄旗滿洲副都統、宗室色布肯仍署鑲白旗護軍統領。

《世宗實録》卷一〇八 七月丁卯，命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來京陛見，以兩江總督高其倬署雲貴廣西總督，江蘇巡撫尹繼善署兩江總督，刑部右侍郎王國棟署江蘇巡撫。

癸酉，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等於六月初九日進兵，十七日擒獲賊夷，已陸續奏聞。二十日，遇賊二萬餘人，連日交戰，殺賊數千。因賊夷踞山拒險，難以仰攻，移營和通腦兒地方，誘賊邀擊，賊人益兵尾追，圍困軍營。索倫、察哈爾、歸化城、土默特、喀喇沁兵丁，俱乘機潰散逃遁。臣等整齊殘兵，且戰且走，賊人追擊，晝夜力戰。臣傅爾丹等渡哈爾哈納河，於七月初一日，已至科布多修城地方。前因索倫等處逃兵妄造訛言，都統袞泰等以全軍失利奏聞。今因賊人有從科布多河兩路來犯之信，臣現在辦理防守之事，其每日交戰情形，陣亡之

大，臣官員查明續奏。得旨，前據北路都統袞泰等奏報，大將軍傅爾丹等領兵進剿，爲賊所困，全軍失利。彼時已傳諭西路大將軍岳鍾琪，令其加意防守。今據傅爾丹奏稱官兵爲賊誘敗，臣於七月初一日，帶領兵馬回至科布多軍營等語，是從前北路逃軍所報竟屬子虛，不過兵馬有傷損之處，大將軍等原無恙也，可即傳諭岳鍾琪知之。總之，目前進兵之議且不必言，而防守之策倍當加意，著大將軍等照近日諭旨謹慎辦理。

甲戌，諭大學士等：大學士、忠達公馬爾賽著授爲撫遠大將軍，先於派出京城兵內挑選一千名，輕騎前往圖拉等處形勝之地駐劄，會同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辦理喀爾喀遊牧，及一切豫備防守事務。副都統達爾濟、富昌，著同大將軍馬爾賽前去。續著侯馬蘭泰、副都統胡琳帶兵一千名前去。其餘兵四千名，俱著預備停妥，俟大將軍奏請調遣時，再令前往。八旗漢軍內派兵四千名，著都統李杕、祖秉衡帶領，前往四子部落後面水草茂盛之處駐劄，以備調遣。其派出右衛及歸化城之兵各一千名，俱暫在本地預備調遣。其餘兵丁若有調遣之處，著馬爾賽會同丹津多爾濟商酌辦理。

乙亥，寧遠大將軍岳鍾琪摺奏：七月初五日，據北路都統袞泰等咨稱，準噶爾賊夷以全力侵犯北路，於博克托嶺相近和通腦兒地方，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等被其圍困。臣思傅爾丹及從征官兵奮力剿殺，自必破圍取勝。惟是賊夷此番傾衆來犯北路，必以西路軍營上年遭其騷擾，駝馬缺乏，難以進擊，因有輕視西路之心。臣此時統西路精兵襲擊烏魯木齊、伊犁，自必撤北路之兵，回顧伊里。我軍既挫其鋒，即便旋師休息，嚴防汛界，是不待交戰而賊夷先已疲勢。臣不敢坐失乘虛進擊之機宜，今帶領參贊提督紀成斌、理藩院侍郎顧魯、公袞布、都統良敦、總兵官張元佐、王緒級等，啓行前進。其軍營各項事務，暫交副將軍石雲倬辦理。奏入，報聞。

丙子，諭大學士等：據順承郡王錫保奏稱，喀爾喀遊牧之處，俱已安頓妥協，兵丁亦漸次到遊牧之界。喀爾喀三路副將軍各思効力，臣等將禦賊守城之策，會同商酌預備等語。觀此，順承郡王錫保等辦理防範，甚屬有方，但須謹慎之中愈加謹慎。賊人到科布多修城之處，儻不行力戰，或暫時圍繞，待我策應之師以施誑誘之計，順承郡王、喀爾喀副將軍等切勿前往策應，致墮賊人術中。伊等止應防護喀爾喀遊牧，竝看守察罕叟爾地方，此最緊要之事，果能固守，即伊等之功矣。若賊人久圍科布多不去，可俟各路兵丁俱到察罕叟爾之時，錫保等於喀爾喀兵丁及防戍蒙古兵丁內挑選二三千名，給與馬匹，分爲數起，晝夜前進，或尾賊後，乘機將賊人馬駝盡行趕出，隨得隨殺，賊人牲畜日漸虧損，自然逃遁矣。但須防其知覺來追，預思保全之策，無得貪利深入，墮賊圈套。再，我兵果蒙天眷，敗退賊衆，亦斷不可深入追擊，賊人逃遁後凡應行看守之處，尤宜嚴加防範。若賊衆被我兵擒獲，或力窮來歸，除兇悍必不容赦者之外，其餘稍有可原，即從寬宥，斷不可因我兵受害之故，妄行殘虐，以圖洩憤。至喀爾喀等，現在南遷遊牧兵丁赴察罕叟爾者甚衆，所帶糧糗未必敷用，且需火藥、鉛彈等物。查察罕叟爾所有穀石、羊隻等物甚多，量我軍足用存備外，著錫保酌量賞給喀爾喀兵丁，使之充裕，勿存妄費錢糧、難於銷算之見，朕斷不因所費過多，即加譴責也。將此傳諭順承郡王錫保知之。

丁丑，又諭：據副都統達鼐、侍郎衆佛保奏稱，青海之扎薩克等現在聚兵七千名，但器械馬匹未能齊備，請揀選三千名，令其一年一換等語。朕所以聚此兵者，特爲保全伊等家口及遊牧之計，非爲征伐調遣之用也。其生計情形，從前俱未聞知，今據達鼐等陳奏，朕心甚爲惻然。俟從容料理，必有加恩之處。今所聚兵七千名，著選派三千名照朕從前所降恩旨，官員賞給半年俸銀，兵丁各賞銀五兩，一年一次更換，其更換之官兵亦照此賞給。至兵丁駐防日久，盤費未必接續，著賞給茶葉、緞布等項及每月所食之青稞。再撥回之兵丁四千名，官員等著賞給三月俸銀，兵丁等賞銀三兩，令其各回遊牧之所。準噶爾賊人或來騷擾青海之遊牧，不可不防，朕意欲將伊等遊牧預行從容遷移，擇妥協之處居住，著伊等會同詳議辦理。賊人由遠路前來，一無所得，不待戰而力盡矣。我內地兵丁與賊交戰時，青海三千兵丁但追襲賊後，量力將賊人馬匹趕出，所得之馬匹即著賞給趕出之人，仍計所得馬匹之多寡，另行加恩議敘。

《世宗實録》卷一〇九 八月己亥，調江南江寧將軍鄂彌達爲山東青州將軍，以正白旗滿洲都統穆森署江南江寧將軍，內大臣拉錫署正白旗滿洲都統。

庚子，諭大學士等：據副將軍石雲倬奏稱，七月十三、四等日，有準噶爾賊人侵擾吐魯番，副將王廷瑞等分兵迎敵，與賊連戰屢勝，生擒賊人七名，殺賊二百餘人，獲軍器馬匹不記其數等語。王廷瑞分兵迎賊，甚屬孟浪。此番賊衆不過一二千人，王廷瑞等幸獲小勝，不但不足爲喜，朕更爲吐魯番憂之。賊人屢被吐魯番之敗創，其懷恨益深，必復以大衆報復，石雲倬可速傳旨曉諭吐魯番，嗣後賊人來犯，但當堅守城垣，不可迎戰。若魯谷慶一城可以容住回民人衆，則合

防守之官兵，堅守一城愈妙。如一城不能容住多人，則別住於相近之哈喇、火州等處，將馬匹牲畜速行收拾城中，柴草預爲多貯，以備應用。賊衆若分兵來圍，彼此堅守，堅壁清野，俾賊人無所施其伎倆，且有大軍襲其後，奪取其馬匹，坐致疲敝，自必遠遁。亦不可追逐，賊衆長於騎射，吐魯番如於馬上比決勝負，則回民十不及賊人之一；若固守城垣以拒敵，賊人亦十不及回民之一。用我之長乘賊之短，此萬全無弊之道也。凡事持重鎮静爲之，但能保護吐魯番城垣人衆，其功勝於殺賊多矣。

丙午，諭大學士等：據靖邊大將軍傅爾丹仍欲令兵丁在科布多地方駐劄防護，爾等會同大將軍傅爾丹仍欲令兵丁在科布多地方駐劄防庫布可爾地方兵丁，應否撤於察罕叟爾之處，一併議奏。尋議，科布多駐劄兵丁，遠隔察罕叟爾千有餘里，難於互相捍衛。察罕叟爾地方與喀爾喀遊牧之地相近，如將大兵會集一處駐劄，不但軍威强盛，而防護亦有裨益。應將科布多兵丁撤回察罕叟爾，其駐劄庫布可爾兵丁亦應撤回察罕叟爾。從之。

辛亥，大學士、忠達公、撫遠大將軍馬爾賽起程，上命皇四子弘曆告祭奉先殿，王以下官員俱至西長安門外送行。【略】兹特命爾爲撫遠大將軍，統領滿洲、蒙古、緑旗大兵，爾其殫壓邊疆，肅清壁壘。

甲寅，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報：臣遵旨襲擊烏魯木齊，於七月十二日，自巴爾庫爾啓行，從伊爾布爾和郎地方經行五百餘里，直至穆壘河地方，並無賊夷卡倫。於二十三日，臣統領大隊沿途擊賊。至阿察河，有賊夷數百人在前引誘，臣即嚴整攻殺，賊夷敗走。我兵追至厄爾穆克河，賊夷在隔河踞住山梁，排敵三處，約有三四千人。臣先令總兵張元佐等領步兵爲右翼，提臣紀成斌等領馬兵爲左翼，總兵王緒級、曹勷等領兵由中路而上，居中策應。又令參將黄正位等帶領勇健兵，從北山抄襲賊人之後。官兵齊進，奮勇争先，飛奔山梁，直衝賊隊。自辰至午，將三處山梁俱皆奪取，賊夷往西敗遁，殺死賊夷不計其數。因山路崎嶇，天色將晚，我兵不便窮追，臣即收兵劄營。於二十四日接奉上諭，令臣畧行休息，即撤兵回營。臣追趕賊夷，離納鄰河不遠，至烏魯木齊僅有兩日路程。因烏魯木齊一帶賊夷搬移已空，深入無益，臣於七月二十五日，統領大兵回赴巴爾庫爾，仍按程埋伏精兵斷後，以防賊夷尾隨，偷盜馬匹。臣遵旨襲擊緣由，并旋師日期，理合奏聞。得旨，岳鍾琪此次領兵襲擊賊衆，進退遲速，俱合機宜，弁兵等皆勇争先，同心効力，甚屬可嘉。著岳鍾琪將在事有功之人，分別造册送部，俟成功之日一併從優議敘賞賚。其陣亡及帶傷之兵丁，著照例賞邮。

《世宗實録》卷一一〇　九月丙寅，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等遵旨公議，率科布多兵丁撤回察罕叟爾地方。今陸續自賊營脱回之人，俱云賊兵在夸額爾齊斯地方。查夸額爾齊斯在阿爾泰之傍，科布多城之西南，相隔不遠，而與布拉罕路口甚近。見今城内所有官物甚多，今若退兵，率衆回行，萬一賊隨後擾犯，甚屬可慮。至官物内可土埋者惟鐵器，其餘糧二萬三千石，銀八十萬兩，火藥、鉛子、帳房、緞布、茶葉等皆軍營要物，大約需駝一萬二千隻，方能運載。臣已行文於順承親王、竝喀爾喀三處副將軍，傳集駝隻到後，臣領兵由科布多河東北一路，往赴察罕叟爾駐劄。奏入，報聞。

丁卯，陞左都御史鄂爾奇爲兵部尚書，仍協辦工部事務。協理兵部侍郎福敏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户部、兵部侍郎事務。

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據陸續賊營脱歸之海壽、巴顔、毛勤、垂扎木素、畢立克圖等供稱，賊人從和通腦兒交戰地方向西北前行月餘，渡額爾齊斯河。大策零敦多卜在喀拉額爾齊斯居住，小策零敦多卜在喀拉額爾齊斯居住，賊兵約有三萬，自圖拉拖灰及庫克德勒蘇地方散布住劄。小策零敦多卜意欲退回，大策零敦多卜決意進兵，由畢濟一路，前往擄掠公通摩克，攻取察罕叟爾，在杭愛地方過冬等語，謹此奏聞。得旨，朕覽地圖，夸額爾齊斯離巴爾庫爾甚近，雖隔沙磧，聞雪降冰凍之後即可行走。見今西路軍營各路俱嚴固防守，似無可慮。但恐賊人自夸額爾齊斯過哈布塔克拜塔克，經由鹽池、圖呼魯克，以盜劫塔爾那沁之牲畜，殊屬可虞，大將軍岳鍾琪務籌防範萬全之策。再，嘉峪關至巴爾庫爾一路臺站，甚爲緊要，賊若從旁衝入，臺站自被其阻隔。將此行文岳鍾琪、查郎阿知之。

戊辰，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賊人侵犯洪甲舒魯克地方，離科布多城有五十餘里。臣將馬匹牲畜，收入城中固守。奏入，得旨：大將軍馬爾賽竝無軍營急辦事務，今賊人又來犯科布多地方，可行文令其緩行前進。若臺站已斷，或酌量回來，或尋嚴固地方駐劄偵探。

己巳，諭大學士等：賊人來犯科布多，或以全力侵察罕叟爾、扎克拜達里克，亦未可料。著行文順承親王錫保、王丹津多爾濟等，保固軍需馬匹，并喀爾喀遊牧處。賊人凡有侵掠，錫保乃總理調遣事務之人，斷不可輕離察罕叟爾。即有調遣事宜，錫保可遣彼處之大臣等領兵前去。王丹津多爾濟雖係副將軍，

亦宜與錫保在一處辦理。若無朕旨，斷不可輕動。

壬申，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據烏蘇圖舒魯克卡倫之侍衛達什爾圖報稱，賊人駐劄紅鄂羅腦兒地方，約有萬人。又科布多城外三十餘里，有賊兵五六百名往布延土前去等語。臣等固守城池，如攻城賊兵人少勢弱，即相機勦殺。奏入，報聞。

乙亥，諭大學士等：行文康親王崇安，前往軍營，同訥爾渾、李杕在漢軍營行走，聽大將軍馬爾賽調遣。

戊寅，調刑部尚書勵廷儀爲吏部尚書，仍專管刑部事務。陞直隸河道總督劉於義爲刑部尚書，仍署理北河總督事務。

《世宗實録》卷一一一 十月乙未，撫遠大將軍馬爾賽摺奏：據二十九臺章京達賴報稱：賊人越那穆山嶺，至白格爾察罕鄂爾格地方，將輝特公巴濟、圖爾古特郭莽喇嘛之徒弟，及厄魯特王色卜騰旺布之班第，俱行掠去。賊兵大半進西爾哈郭畢，向郭多里巴爾哈孫前去。又一隊賊兵向杭愛由圖拉前進，總在厄爾得尼招會齊，攻取喀爾喀遊牧。奏入，報聞。

戊申，陞湖北巡撫魏廷珍爲禮部尚書。

壬子，厄魯特郡王色卜騰旺布摺奏：臣父阿拉布坦由阿爾泰原遊牧地方投順以來，世受皇恩，今聞賊人信息，正欲與員子茅海、車零計議，還於內地遊牧。不意茅海、車零二人，率領管旗章京班第、佐領索圖等兵五百餘人叛投噶爾丹策零。臣與寨桑數人，兵百餘人，現在此居住，請旨如何安置。奏入，得旨：色卜騰旺布素爲朕所嘉與，今感戴朕恩，竭力保護所屬人等，不致妄動，具奏請旨，可嘉可憫。已諭理藩院遣人照看矣，伊可酌量嚴密之處即遷移駐牧，朕隨即加恩，并其所屬寨桑官員以及閒散人等亦俱加恩，務令其寬裕。

乙卯，諭大學士等：北路安設卡倫之侍衛莫爾渾等，因賊兵侵擾阿濟一路，伊等投往西路軍營。今思阿濟等處可以不必安設卡倫，莫爾渾等著岳鍾琪送令回京。再，巴爾庫爾軍營現有歸化城降賊參領理查布之子杭金，著莫爾渾等帶回京。又前派西路之家選兵二千名，因阿濟畢濟有賊人信息，已從古爾班賽堪山後由撲通巴扎爾一路，前往扎克拜達里克地方駐劄。寄信與岳鍾琪，西路不必探訪接應。

振武將軍順承親王錫保摺奏：準噶爾賊人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多爾濟丹巴等，於八月十一日，自夸額爾齊斯至索爾畢烏拉克秦地方，留兵四千，以爲應援，領兵二萬六千來犯科布多等處。因科布多察罕叟爾扎布韓軍營，兵威强盛，防守嚴密，遂直抵克爾倫侵取喀爾喀遊牧，令賊將海倫鄂爾哲等領兵三千，前去劫掠，策零敦多卜之兵向蘇克阿爾達胡屯劄。又令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領兵三千，往鄂爾海錫拉烏蘇等處搶掠牲畜。九月二十日，臣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合兵向蘇克阿爾達胡擊賊。二十一日，至歐登楚爾地方，遣台吉巴海等領兵六百名，夜至大策零敦多卜賊營，擒賊三人而還。大策零敦多卜遣賊將滾楚扎卜錫拉巴圖魯領兵三千來追，巴海等誘至歐登楚爾大營。二十二日，王丹津多爾濟、策凌列陣力戰，自辰至午，陣斬賊將喀喇巴圖魯。其賊將錫拉身負重傷，率賊敗遁，復擒殺數百餘賊。是夜，策零敦多卜等即移至台錫里山屯劄。二十五日，曼濟兵敗回營，俱退至哈布塔克拜塔克地方遁去。臣等思準噶爾賊人乘機深入，分路侵犯，妄思劫掠。仰仗天威，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領兵直抵賊巢，奮勇擒殺，賊兵遠遁，臣等現在選兵追襲。其有功將士查明再奏。得旨，喀爾喀副將軍親王丹津多爾濟、郡王額駙策凌等率領喀爾喀弁兵，奮勇爭先，戰敗準噶爾，勦殺擒賊，甚屬可嘉。丹津多爾濟從前効力，已加恩封爲親王，著賞銀一萬兩。郡王額駙策凌晉封爲和碩親王，亦賞銀一萬兩。扎薩克圖汗親王策旺扎布雖未歷戰陣，在軍營同順承王宣力辦事，亦賞銀五千兩。其餘王、貝勒、貝子、公、衆台吉官員兵丁內懋著勤勞者，著順承王查明具奏，加恩優賞。

《世宗實録》卷一一二 十一月庚寅朔，諭大學士等：昨據順承親王及傅爾丹等奏報，知北路賊兵已退，邊境寧謐。已寄知大將軍岳鍾琪，令其不必發兵往阿濟畢濟矣。但思賊兵雖離北路，冬間或向西路，自應仍前防範。至於吐魯番屢拒賊兵，賊人啣恨，將來擾害吐魯番勢所必有。今雖暫派官兵三千名駐防，然究非長久之策，回民應否遷移，官兵何時可撤，著岳鍾琪悉心籌畫具奏。

又諭：此次喀爾喀兵丁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率領征討，並未奏有和托輝特貝勒班第之名，伊之遊牧在何處？輝特公巴濟已叛降準噶爾，喀爾喀公通摩克之遊牧，又不知如何？今喀爾喀等之遊牧俱已內移，若和托輝特移住之地嚴密完善，令其居住，如稍有可虞，即令東移。

又諭：額駙阿寶之子袞布，帶伊屬下兵五百名，効力行間，勤勞懋著。朕曾降旨與岳鍾琪，令其撤回原遊牧處，以示寬恤。今據岳鍾琪奏稱，此軍在營甚有裨益，仍請留駐等語。朕念此兵効力已久，理應撤回。但時值冬寒，不便遽撤，

著暫在軍營，俟來年青草發生時，再令回伊原遊牧處。從前已加恩賞，著岳鍾琪再添給銀兩，竝傳諭額駙阿寶知之。

辦理西藏事務護軍統領馬喇、額外內閣學士僧格摺奏：班禪額爾得尼、貝勒頗羅鼐遣人齎送官兵酥油、炒麪、牛羊、乾糧等物，臣等累經發還，伊等堅不領回，是以收留分給官兵。得旨，馬喇、僧格可將班禪額爾得尼、頗羅鼐所送之物，核算價值，充裕給與銀兩。竝傳諭伊等，朕遣兵在藏駐劄，特爲衆唐古特防守地方，使之寧謐，豈有絲毫貽累之理？今所送諸物，勢必在伊屬下衆人攤派，未免滋擾。且我兵糧餉竝不缺乏，無須齎助，此番給還銀兩，竝非外視爾等也。可傳諭唐古特咸悉朕意。

癸亥，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等公同會商，以十月十三日大兵自科布多城起程，并兵各給口糧。所有帑銀六十八萬七千三百兩，分令各大臣官員兵丁攜帶，竝將火藥鉛子，均勻馱載，就近由布婁爾烏哈爾扎沿途食雪，向察罕叟爾進發。十月十七日，行至綽諾海拉琥地方。據振武將軍順承親王咨稱，九月二十二日，戰敗賊夷大策零敦多卜等俱已逃遁，喀爾喀副將軍等分路遠追，因賊夷已踰阿爾泰山嶺，即撤軍回營等語。臣遂統率大兵，選擇水草，休養馬匹，向察罕叟爾緩行至揆通烏闌地方。又咨稱，驛站俱已接續，所有軍機事件應仍由大將軍處奏聞，不必據咨轉奏。所有臣等回赴察罕叟爾、領兵起程日期，理合繕奏。得旨，傅爾丹既至察罕叟爾，著將靖邊大將軍印交順承親王掌管，振武將軍印著傅爾丹掌管，協同順承親王辦理事務。

甲子，諭大學士等：爾等可傳諭傅爾丹，伊原與順承親王不和，王諸事竝無過失。近日傅爾丹輕進，以致虧損官兵。若大將軍印務仍命管理，非但衆心不服，即傅爾丹心亦不安。伊既失蒙古等之心，緑旗兵丁亦未必孚信，伊所恃者惟敷索倫耳，豈知首先潰散幾致伊於危殆者，即索倫乎？順承親王諸事遵朕指示，領大兵在察罕叟爾，賊夷懼其聲威，不敢侵擾，旋即敗遁。朕今令傅爾丹爲王協理，以體前愆，至殲賊立功，惟王是賴，傅爾丹宜悉心盡力，勉圖報効。若仍執前見，妄存私意，與王不和，不但無益於國家，傅爾丹恐益增罪戾矣。

乙丑，諭大學士等：山東登州乃濱海重鎮，所轄地方遼濶。查該鎮本標及所屬兵丁，除水師外，額兵六千餘名，似不敷用。再自添設河東總河之後，將南河總河標兵歸於河東總河管轄，而以漕標兵一千餘名改歸南河總督，於是兩河標兵及漕標操防之兵俱覺不敷。此四處兵應否酌量增添，爾等詳查議奏。尋議：登州一鎮延遠二千餘里，本鎮標兵及所屬文登等十營，除水師外，共額兵六千三百餘名，汛廣兵單，實屬不敷。臣等酌議應添兵一千名，駐劄鎮城，以實行伍。至河東總河標兵一千九百二十一名，江南總河標兵一千九百餘名，漕標兵四千五百名，各有防河催漕等差，均覺不敷，請將漕標及兩河標兵各添設一千名，與添設登鎮陸路之兵共四千名，交與總漕、總河併登鎮總兵官，精選技勇壯健之人，照馬四步六之例，召募充補。再查登鎮水師現在共兵八百五十名，趕繕船十隻，艌船七隻。所轄海面島嶼甚多，往來巡哨差使頗繁，應添艌船三隻，兵一百五十名，以足一千之數。所添兵丁，務選熟於海道及通曉水戰之人召募充補，艌船令山東巡撫委員監造。至各處應加守備、千總等員及應建營房，令總漕、總河、登鎮會同該督撫詳悉定議。從之。

陞左都御史署西安巡撫史貽直爲兵部尚書。

大學士等遵旨議奏：扎克拜達里克地方甚屬緊要，馬爾賽所領漢軍兵四千名，即令馬爾賽統領前往扎克拜達里克地方駐劄。現今可分作八隊，諾爾渾、富昌帶領首隊於十二月初一日起行，李杕、祖秉衡、佟時茂、劉汝霖各領一隊隨後而行。其餘二隊，交馬爾賽於營總內揀選二人，各帶一隊行走。馬爾賽帶領後隊，於十二月初八日起程啟後。儻遇嚴寒大雪，難以行走，即在推河等處駐劄，俟明歲春融，再至扎克拜達里克。馬爾賽起程時，撫遠大將軍印交送康親王暫管。另給一印與馬爾賽，伊領兵到扎克拜達里克時，與欽拜、阿成阿等所領兵丁，俱聽順承親王調遣。察罕叟爾處所有盛京烏喇及索倫新滿洲等兵丁，應令順承親王在內酌派數百名，遣往馬爾賽處，在哨探瞭望緊要處差遣。歸化城亦屬緊要，馬爾賽至扎克拜達里克時，令將圖爾賽等所領土默特兵丁一千名遣回歸化城。圖爾賽、席爾塔仍同僧滾扎卜等，統領喀喇沁一千兵丁，由扎克拜達里克以至十三臺處分駐，照看臺站。察罕叟爾處，調扎薩克兵二千，令其駐劄推河。京城所派胡琳、綽爾多帶往之兵丁二千名，令其於本月擇日起程，前往歸化城。俟到彼之時，精選一千名，於二月間，令侯馬蘭泰、副都統達爾濟、胡琳統領，往鄂爾昆之西形勝地方，與扎薩克兵丁合一處駐劄。其餘兵丁一千名，令副都統綽爾多統領，在歸化城駐劄。再派四子部落、毛明安、喀爾喀、吴喇忒、鄂爾多斯兵丁二千名，令鄂爾多斯王查木陽、四子部落王阿喇布坦多爾濟統轄。又選派察哈爾厄魯特兵各二百名，令總管雅圖統領，俱於明年二月，前往吴喇忒之西界形勝地方駐劄。得旨，依議。馬爾賽著給與綏遠將軍印，阿克敦等即令隨

馬爾賽前往辦理印務。

丙寅，諭青海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近日準噶爾賊夷遣策零敦多卜二人，領賊衆越阿爾泰來侵喀喀爾喀，欲搶掠克爾倫、及劫取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被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率兵分路迎擊，勦殺生擒，竝獲其駝馬，賊夷敗遁。因轉思離間，寄書與喀爾喀普巴岱青王之孫王喇嘛扎卜，希圖誑誘，擾亂成事。喀爾喀深知賊夷詭計，父子前後一轍，忿怒痛恨，不改初心。今爾青海台吉等久荷聖祖皇考册封位號，褒寵顯榮，歷有年所。至於編設旗分，以便稽查賞賚，復恐扎薩克以强陵弱，互起爭端。譬之厄魯特內，有得默齊者，皆爲易於管轄而已。爾有饑饉，朕必加周給；隨獵行兵，必加賞賚。從無徵輸爾蒙古者，朝廷恩典至優至渥矣。若以封號旗分爲賤，亦可奏明酌改。且爾厄魯特之台吉阿巴賴諾顏之子孫現在準噶爾處，果爲帥領乎，抑爲屬下乎？即如羅卜藏丹津降附賊夷，即將伊所屬分散爲奴，較之受天朝封號，孰榮孰辱？準噶爾原係成吉思汗之奴隸，爾等俱係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圖哈撒爾之子孫，若以博爾濟錦氏諾顏等之先世論之，準噶爾乃爾等之奴隸也，奈何甘心自屈，受制於奴隸乎？可自思之。爾等當知賊夷詭計，勸諭屬下，分別利害，令其亦如喀爾喀等之奮勇立功，豈可甘爲懦怯，受賊夷蹂躪乎？朕因準噶爾反間致書，故又諄諄降旨，爾等如能遵行，則可以保全妻子，遊牧，永享安寧之福矣。

戊辰，諭大學士等：王丹津多爾濟具奏，據投誠之厄魯特多爾濟供稱，噶爾丹策零現在夸額爾齊斯遊牧。因有哈薩克之人常來搶掠馬畜，殺擄人衆，是以噶爾丹策零親統兵一萬，在遊牧外相隔一日路程防守等語。查夸額爾齊斯與伊里甚遠，而云噶爾丹策零在彼遊牧，此言固屬謬妄，但策零敦多卜領兵現在夸額爾齊斯居住，不可不預爲防範。阿濟、畢濟乃賊人出入之要路，今廷臣議稱阿濟、畢濟在西北兩路軍營之間，應駐兵二三千名，防守堵禦。朕思阿濟等處與巴爾庫爾相隔二三百里，從前朕屢降諭旨，令岳鍾琪但經理西路之事，而不必旁及北路者，因彼時賊人情形，似欲專擾西路也。今賊人既盤踞夸額爾齊斯，則其意全在北路矣。若岳鍾琪以大將軍擁兵四五萬，而但坐鎮無事之堅城，於理可乎？然廷議於阿濟等處駐兵二三千名，朕意以爲兵數太少，必得萬餘名，方爲有益。爾等行文於岳鍾琪，詳悉妥議具奏。至十月間，無克克嶺卡倫被賊擄去兵丁，賊人直至南山一帶，盜竊馬匹。我軍四五萬駐劄巴爾庫爾，一聞賊信，將馬匹收入城中。塔爾那沁離營不過二三百里，而不能保護馬匹，仍聽賊徒肆行無忌，大將軍與數萬官兵未知所司何事，爾等行文併及之。

辛未，靖邊大將軍傅爾丹摺奏：臣率領大兵，於本月初六日已至察罕叟爾。京師滿洲兵臣自行統率在察罕叟爾之東，巴顏布拉克地方過冬，歸化城、土默特之兵令與王桑里達居住之濟斯布隆地方附近駐劄。盛京、船廠、右衛、察哈爾、喀喇沁、土默特、綠旗兵離滿洲營相去五里，次第安營。黑龍江兵丁令在大營之北，扎哈蘇泰呼集爾圖地方駐營防守。奏入，得旨，交辦理軍機事務大臣等議奏。尋議，本月初四日，靖邊大將軍印既令順承親王掌管，應行文順承親王，將各處弁兵如何擇地屯劄之處，會同傅爾丹酌量辦理。從之。

敕諭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略】一切機宜，爾商酌調遣，振武將軍傅爾丹、綏遠將軍馬爾賽俱聽爾調度。有應知會西路寧遠大將軍者，即行知會，一同辦理。爾其嚴重精詳，殫心奮力，克奏膚功，永清邊徼，以副朕戡亂靖逆安民綏衆之至意。

丁丑，大學士等議奏：據辦理西藏事務護軍統領馬喇等奏言，頗羅鼐蒙恩授爲貝勒，又令辦理前藏、後藏、噶隆事務，今具稟懇求印信，以便行文該管地方與軍機調發事務。應如所請，令禮部鑄給辦理危藏噶隆事務多羅貝勒銀印一顆，交於頗羅鼐掌管。從之。

《世宗實録》卷一一三　十二月庚寅朔，以正黄旗護軍統領馬喇爲工部尚書，實授扣婁爲正黄旗護軍統領。

癸巳，廣東布政使楊永斌條奏：定例鐵器不許出禁貨賣，而洋船私帶，禁止尤嚴。粤東所産鐵鍋，每連約重二十觔。查雍正七、八、九年夷船出口，每船所買鐵鍋，少者自一百連、二三百連不等，多者至五百連，併有至一千連者。計算每年出洋之鐵，約一二萬觔，誠有關係。應請照廢鐵之例，一體嚴禁，違者船户人等照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縱，照徇縱例議處。

甲午，以原任江南松江提督柏之蕃署鑲黄、鑲白兩旗漢軍都統。

乙巳，諭内閣：逆賊吕留良以批評時藝，託名講學，今罪蹟昭彰，普天共憤，内外臣工咸以罪犯私著之書，急宜焚燬爲請。朕以爲，從來無悖逆之大儒，若因其人可誅而謂其書宜燬，無論燬之未必能盡，即燬之而絶無留遺，天下後世更何所據以辯其道學之真僞乎？以故燬書之議，概未允行。頃者，翰林顧成天奏稱，吕留良所刊《四書講義》、《語録》等書，巍浮淺鄙，毫無發明，宜敕學臣曉諭多士，

勿惑於邪説。爰命在廷儒臣，詳加檢閱。兹據大學士朱軾等於其《講義》、《語録》逐條摘駁，纂輯成帙，呈請刊刻，徧頒學宫。朕以逆賊所犯者，朝廷之大法也；諸臣所駁者，章句之末學也。朕惟秉至公以執法，而於著書者之爲醇爲疵，與駁書者之或是或非，悉聽之天下之公論，後世之公評，朕皆置之不問也。大學士朱軾等既請刊刻，頒布學宫，俾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説，朕思此請亦屬可行，姑從之，以俟天下後世之讀書者。

壬子，以廣東廣州左翼副都統馬士傑署廣東廣州將軍。

雍正一〇年（壬子、一七三二）

《世宗實録》卷一一四 正月辛巳，大學士等議奏：據厄魯特郡王額駙色卜騰旺布告稱，屬下人等見存遊牧處，有四百二十户，其内有十四寨桑，若將伊等移住内地，其中未出痘疹者多，未免恐懼。但見在遊牧，又與賊交界。伏乞皇上施恩，往西移於喀爾喀河附近居住，甚屬堅固。至屬下人等牲畜，竝無倒斃傷損，力能遷移等語。應如所請，移住於喀爾喀河地方。

壬午，命少保、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爲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甲申，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去年襲擊賊夷，沿途細看，有穆壘地方，形勢險要，兼可屯種。若於此建築城池，駐兵二萬，賊兵斷難飛渡而東。再於巴爾庫爾駐兵一萬，於魯谷慶、皮禪等城添設官兵，足一萬之數。如此，則賊兵來時，我軍互爲犄角，前後邀截，可令大創而去。若將來穆壘駐兵有未協之處，請將臣置之重典，妻子從重治罪。得旨，穆壘果爲要隘之地，可以堵截賊人來路，又與魯谷慶等處互爲聲援。著照所奏定議舉行。

《世宗實録》卷一一五 二月庚寅，以署鑲黄旗漢軍都統柏之蕃爲廣東廣州將軍，鑲藍旗漢軍副都統范時繹署鑲黄旗漢軍都統。

甲午，又諭：察哈爾總管、副總管之缺，因本地無應補之人，是以於京城蒙古旗分官員内揀選補授。伊等俱係由披甲護軍陞用之員，口外遊牧地方，竝無産業，艱於謀生，未免向屬下人等混行勒索，致被訐告，爲稽查官員參奏。若竟照貪婪之律治罪，殊屬可憫。嗣後，於京城揀選補授察哈爾總管、副總管、辦事官員，作何施恩賞給之處，著酌議具奏。尋議，嗣後，察哈爾總管請賞給帳房四架，馬十匹，牛十頭，羊八十隻。副總管帳房三架，馬八匹，牛八頭，羊六十隻。辦事官員帳房二架，馬六匹，牛六頭，羊四十隻。賞給之後，伊等再有勒索苛累等弊，查出將産業追還，從重治罪。從之。

乙未，以漕運總督性桂署刑部尚書，禮部尚書魏廷珍爲漕運總督。

己亥，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據駐劄塔爾那沁提督顔清如陸續報稱，正月二十三日，準噶爾賊人占據天生圈山口，遣參將米彪帶兵六百名，前赴三道大坂防範馬廠，隨即督兵守城。自辰至酉，賊人始退西北山下。二十四日，米彪領兵行至白楊溝一帶，與賊對敵，賊人退敗。隨遣副將陳經綸帶領官兵一千五百名，出城禦敵。賊人由西南原路而逃，陳經綸領兵追逐，沿途搜勦等語。臣查賊人率衆長驅深入塔爾那沁一帶，原圖擄掠牲畜。今軍營所留馬匹、騾頭俱在山南四道溝畢留大坂内牧放，官兵防護嚴密，牲畜竝無傷損。奏入，報聞。

庚子，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臣令總兵官曹勷統領副將紀成斌等，率兵應援哈密。於正月二十七日，將至二堡地方，正遇賊人大隊約有五千餘人，即奮勇進擊，交戰一晝夜。二十八日，賊衆登山抵拒，曹勷等復四面奮攻，争先力戰。從卯至午，賊衆大潰，殺傷無數，奪其馬匹牛羊，并救出兵丁及漢、回商民數百名。所餘賊兵由沙磧敗遁西逃，曹勷領兵搜捕，直抵二堡下營。二十九日，曹勷自二堡行至柳樹泉，總兵官張豹協同哈密副將焦景竑、塔爾那沁副將陳經綸等，與曹勷合兵一處，乘夜追勦。臣思賊人背腹受敵，縱有殘寇兔脱，勢必逃至無克克嶺，臣隨知會副將軍石雲倬、常賚、署鎮安將軍卓鼐等，派遣滿、漢兵丁六千名，於無克克嶺南山口之梯子泉一帶截殺。仍著總兵官曹勷將所領官兵在沙棗泉駐劄，以張聲勢。所有大捷緣由，理合繕摺奏報。得旨，大將軍岳鍾琪奏報各路撥派官兵進勦堵截，及總兵曹勷等擊敗賊人之信，調度有方，運籌亦備，官弁兵丁奮勇効力，擊敗賊衆，朕心嘉慰。惟是曹勷領兵一路，正當賊鋒，其所帶兵丁稍覺單弱，而勇健將弁亦覺尚少。再賊人若由無克克嶺逃遁，則有常賚、石雲倬等堵邀擊殺。假若敗殘餘賊，由沙磧而遁，必由齊克塔木經過，吐魯番之官兵早能得信，與回民併力邀擊，豈不更善？又穆壘駐兵一事，朕已降旨與岳鍾琪，令其計議舉行，則吐魯番回民遷移之事可以緩商。至穆壘築城，若事在必行，以速爲善。今賊夷受創而去，乘機動工，更覺順便。竝令岳鍾琪速議奏聞。

乙巳，諭内閣：扎薩克旗分地方各處耕種所收米石存倉，原爲伊等地方荒歲之用。目今喀喇沁等處米石盡行散賑，伊等屬下蒙古倉廒空虚，不可不預爲之備。著於賑濟米石外，再行施恩，每石給發價銀一兩，交與各該扎薩克等買

米，存倉收貯，俟入倉之日報部，部內差員查驗。若將給價買補之米不行入倉，及有侵蝕等弊，必從重治罪。

丁未，諭內閣：朕聞西寧北川口外白塔地方出產石煤，係附近漢、土番、回民人究取販賣，以爲生計，每駄納稅錢三十文。西寧府委員收解充餉，約計每年收銀一千九百餘兩。近因西陲用兵之際，西寧移駐兵弁較前爲多，率皆用煤以供炊爨，煤價漸至昂貴，若仍照例徵收稅銀，恐價值不能平減，於兵民均有未便，著將應收稅銀寬免。該督撫轉飭有司，實心稽查。儻胥吏人等有照舊私收，或借端需索者，務令察出治罪。

辛丑，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準噶爾賊人由五堡之南，沿沙磧敗遁，若尋有水草路，必繞至無克克嶺一路西竄。臣前派副將軍常賚、石雲倬所領之官兵六千餘名，俱於正月二十九日午未時齊至無克克嶺。臣與副將軍常賚面議，官兵一到無克克嶺，署爲歇息，即令石雲倬挑帶四五千名先赴梯子泉一路截殺，署鎮安將軍卓鼐帶滿兵三千名隨後接應，其餘官兵令常賚帶領守截無克克嶺山口。三十日午後，賊人適在山口二十里屯住，石雲倬等如即遣發官兵，乘夜潛襲，滅此自不待朝食，詎料初一、初二等日，杳無捷音。至初三日，始據卓鼐咨稱：初一日，賊兵業已逃竄。初二日，即遣驍勇官兵近搜遠捕，賊人從陶賴大坂之西越向納庫山遁歸。臣思將軍三員，帶兵萬餘，乃觀望不前，以致賊人驚覺遠颺，深爲駭異。及副將軍等陸續撤兵回營，詢其情節。據常賚、卓鼐等同稱：三十日午後，見有賊人屯住山口，石雲倬總不發兵。直至戌時，始派兵一千五百名，令總兵官張存孝帶領在山下等候，又數次遣入攔阻，不許前進。石雲倬安寢帳房，初一日天明，始領兵東行十餘里，隨即安營，造飯煎茶，纔轉西而行。張存孝至賊人屯住之處，餘火未息，報稱賊人竄遁不遠，請其速行前進追勦。石雲倬又傳令撤兵，不許追襲。臣以梯子泉一帶，實逆賊歸巢之要路，又慮無克克嶺西南尚有塔庫納庫一路，亦係賊人歸途，務須派兵堵截。查有涼州右營外委馬得玉，乃熟識塔庫納庫道路之人，令其馳赴行營，聽候發兵領路。不料石雲倬大怒，以馬得玉爲多事，欲行責治，竝不發兵邀截，賊人果由塔庫納庫一路逃歸，坐失機會。石雲倬乖戾僨事，臣實難代爲隱諱，不得不據實奏聞。得旨，辦理軍機大臣嚴察議奏。尋議，石雲倬應革職，交與岳鍾琪同常賚、卓鼐等詢明確供，解京按律究擬。從之。

癸丑，又諭：西路軍務，關係緊要。軍營之中，協辦大臣甚少，福建總督劉世明於西邊情形素所諳悉，著馳驛來京，面請訓旨，前赴軍營。先賞藩庫銀一萬兩，製辦行裝。福建總督印務著廣東總督郝玉麟署理，廣東總督印務著廣東巡撫鄂彌達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著廣東布政使楊永斌署理，廣東布政使印務著江南蘇松常鎮道甘汝來署理。郝玉麟未到閩之前，福建總督印務著阿爾賽暫行署理，仍兼管提督事務。

又諭：從前因歸化城留兵甚少，諭令副都統圖爾賽等帶領土默特一千兵，前往照看臺站，俟馬爾賽所領兵丁至扎克拜達里克時，將土默特兵丁撤回。貝勒僧滾扎布等領往之喀喇沁一千兵，令駐扎臺站。今噶斯一路土默特兵丁，俱經撤回歸化城，歸化城既已添兵，圖爾賽等領去之土默特一千兵，著暫行停止撤回，仍令看守臺站。喀喇沁一千兵丁，著往扎克拜達里克地方屯扎候旨。

貴州巡撫張廣泗才幹優長，實心任事，數年以來，苗地用兵，該撫親歷戎行，深諳軍務。著即馳驛來京，面請訓旨，前往軍營爲副將軍，賞藩庫銀一萬兩，製辦行裝。貴州巡撫印務著廣西布政使元展成前往署理。

乙卯，諭大學士等：賊人侵犯哈密、塔爾、那沁等處，所派官兵征勦堵截，其中多有步行者，雖因將領無能，觀望退縮，致令賊衆逃遁，而兵丁之奮力前驅，勤勞實堪軫念。著大將軍將大營塔爾、那沁、哈密等處此次出征之兵丁查明，分別賞賚。其陣亡受傷之兵丁，尤可憐憫，著查明照例賞卹。

《世宗實録》卷一一六　三月戊辰，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據馬廠遊擊龍有印解送擒獲準噶爾賊人巴顏等供稱，領兵來犯哈密，係台吉色布騰及小策零敦多卜之子策零那木扎爾等。噶爾丹策零去年九月內，調兵六千名，在烏魯木齊地方會齊，至奇台附近處過冬。今年正月十二日，由奇台起程，於二十日夜間過無克克嶺，前赴哈密。其侵犯阿爾泰之兵，去年十一月間，小策零敦多卜回至哈喇沙爾，大策零敦多卜回至他爾巴哈台，留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在撥東齊地方過冬。今因哈薩克兵擄掠準噶爾七百餘户，噶爾丹策零已將曼濟撤回，欲往哈薩克地方發兵等語。理合録供繕奏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一七　四月乙巳，調刑部尚書海壽爲户部尚書，實授性桂爲刑部尚書。

甲辰，兵部遵旨議覆，大學士鄂爾泰等參奏寧遠大將軍岳鍾琪玩忽縱賊，奏報不實，應行議處。【略】得旨，岳鍾琪著削去公爵并革去宫保，降爲三等侯，仍留總督職銜，護大將軍印務，戴罪立功。

丙午，調工部尚書張大有爲禮部尚書，以署鑲黃旗漢軍都統范時繹爲工部尚書，仍兼管都統事務。

丁未，諭內閣：從前四川建昌總兵官趙儒條奏開採會川、寧番等處鉛銅各廠。彼時，朕即不以爲然，詳問該撫憲德，據憲德回奏，極言有利無害，是以交部議行。乃兩年以來，竝無成效，徒滋煩擾。著將原請開採人員交部察議具奏，所開礦廠著封閉。其開採商民，該地方官妥協辦理，令其各回本籍。

《世宗實録》卷一一八　五月甲戌，諭户部：福建臺灣府彰化縣經兇番擾害之後，百姓耕種未免失時，該縣所有雍正八九年分未完穀六千五百餘石，著悉行豁免。

辛巳，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岳鍾琪奏稱，賊人小策零敦多卜在奇林地方聚兵三萬，欲侵犯喀爾喀遊牧，我兵宜嚴加防備。著將岳鍾琪奏摺録寄順承親王馬爾賽、達爾濟、令伊等偵探信息。賊人若以全力來犯，應如何防禦；若分路以輕兵來犯，應如何截殺，預行詳細定議，務期妥協，不可輕率。

《世宗實録》卷一一九　閏五月丙申，護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言：據駐劄魯谷慶總兵官王廷瑞稟報，賊人寨桑額爾克得松領賊二千名，分東西二路，來犯哈喇火州城。參將劉廷琰、遊擊李英等分兵迎敵，殺傷賊人，俱皆敗走。劉廷琰等領兵追勦，賊人遠遁。因見黑霧大風，不便窮追，撤兵回城。臣等仍飛飭總兵王廷瑞晝夜嚴防，時加哨探。理合繕奏。報聞。

庚戌，福建巡撫趙國麟奏言：臺灣北路大甲西番不法，殘害官兵，經臺灣總兵官吕瑞麟同臺灣道倪象愷帶領兵壯，勦撫兼行，已將脅從之朴仔籬等社先後就撫。續有鳳山縣南路姦民乘機聚衆，殺傷官兵，經陞任陸路提督王郡親率弁兵，勦追解散。今南路姦匪陸續拏獲究審。現在嚴緝首犯吴福生，到日即可定案。其大甲西番土官率領全社男婦老幼四百十九名，造册就撫，現在查訊實情，究出首兇定擬，仍於各莊緊要之處，設兵防護。所有南北兩路安定情形，理應具奏。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二〇　六月辛未，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從前應行發遣黑龍江等處罪犯，曾改發扎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其開墾耕種。後因伊等在彼甚不得力，是以停其改發。上年賊人窺伺扎克、拜達里克，彼時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垣，竭力捍禦，甚屬可憫，朕已加恩除其罪名，令充緑旗兵丁，入伍効力。續據順承親王等奏稱，伊等深知感戴朕恩，共思黽勉。可見有罪之人予以自新之路，仍可望其改惡從善，若發往黑龍江三姓諸處，不過終身爲人奴僕而已。朕意嗣後將應發黑龍江等處人犯遣往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効力，在伊身可以努力自新，而於屯種亦甚有益。其如何遣發安置之處，爾等詳議具奏。

壬申，署雲南、貴州、廣西總督高其倬奏言：雲南普洱府屬思茅土把總刀興國，勾結苦葱蠻悖叛，煽動元江夷人，圍攻普洱府城。又通關大寨羅夷附和苦葱，過阿墨江，直犯他郎地方。元江營守備馬漢勛率把總康天錫奮勇殺賊，賊衆敗退。賊益兵來攻，康天錫深入陣亡。臣即調遣迤東迤西官兵，令臨元鎮總兵官董芳總統節制，由元江、景東兩路剋期進勦。

甲戌，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等奏言：據賊營脱歸之喀爾喀根都爾錫等供稱，小策零敦多卜領兵於奇林處、會齊從布拉罕等處發兵一萬五千、和通胡爾哈等處發兵一萬五千，二路來犯阿爾泰，於七月間進兵等語。臣等詳思，準噶爾賊性姦狡，或一路而來，或分路前進，俱不能預定。今將特斯路預防一萬精兵，擇水草處駐劄外，再將軍達爾濟所領兵丁，尚未到白格爾，范清爌所運之来，已有三千餘石運到白格爾地方，應加防守。臣等現派原任提督周瑛、何祥書等統領三千緑旗兵丁，前赴白格爾駐劄。又調副都御史阿成阿所領家選兵二千，臣處黑龍江兵一千，内扎薩克兵一千，喀爾喀兵二千，同駐台錫里山。以三千緑旗兵爲翼，在白格爾深溝高壘，嚴排鹿角，防守糧米，既可要賊之來路，策應達爾濟遠來之兵，亦甚有益。奏入，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二一　七月庚寅，諭辦理軍機大臣等：京中送往軍營之器械等項甚多，驛站雖備有車輛，每遇物件繁多之時，官車不能敷用，勢必僱募民車運送，寬裕給與價值。惟是官吏等奉行不善，每於數日之前，即將商民車輛牲口拘集於驛站地方，令其守候備用。至起運日期，始給運價，其餘耽擱之日竝不准算，以致商民探知信息，即行遠避，行旅畏懼不前。嗣後，著嚴行禁止。

丙申，命户部尚書海壽專管刑部事務，工部尚書范時繹兼管刑部事務，調兵部尚書鄂爾奇爲户部尚書，刑部尚書性桂爲兵部尚書，以左都御史福敏署工部尚書。

丁酉，命少保、大學士、伯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署一應軍務，頒給印信。

戊戌，諭辦理軍機大臣等：西路軍營事務，岳鍾琪辦理總不妥協，著回京。其寧遠大將軍印務，著署陝西總督查郎阿署理，副將軍張廣泗暫行護理。查郎阿年來辦理軍務，事事合宜，克勝大將軍之任。但肅州路遠，未便來京請訓，令

特命大學士鄂爾泰馳驛前往肅州，傳朕訓諭。查郎阿著先期料理，竝賞給公用銀一萬兩。陝西總督印務及所辦軍需事，著直隸總督劉於義前往署理，賞銀五千兩。朕有訓諭劉於義之處，亦著大學士鄂爾泰傳旨。許容、范時捷俱著在肅等候。查郎阿起身時，著知會提督樊廷一同出口。

《世宗實錄》卷一二二 八月乙卯，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奏言：目今準噶爾賊人前赴厄得爾河源地方，臣等偵探已確，酌議於奔博圖山嶺發兵堵截，共派滿洲、蒙古兵一萬八千名，令王丹津多爾濟總統。額駙策凌、王羅卜臧喇錫、桑里達、貝子特古斯、羅卜藏、公羅布藏策布登、沙津達賴等，分派督率，於七月二十一日起程。奏入，報聞。

壬戌，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言：臣等自巴爾庫爾起程，七月十一日，直抵穆壘。竊見穆壘地處兩山之間，築城其中，形同釜底。又兩山蔓延叢雜，受敵甚易，據守甚難，實非屯兵進取之地。查巴爾庫爾地處平原，南北兩山，南山綿亘數千里，直至伊里；北山漸折而西，南至潤舍圖，與南山鎖合，實爲巴爾庫爾之關鍵。再西出烏蘭烏蘇口，則北山已斷，南山之北即屬沙磧。是以康熙五十四年間，大兵屯駐巴爾庫爾，即於潤舍圖派兵駐守。今請於潤舍圖駐劄重兵。潤舍圖以西之烏蘭烏蘇口，南山一帶之陶賴、無克克嶺，北山一帶之小潤舍圖、色必忒、鄂龍吉、察罕哈麻爾鏡兒泉，及糧運臺站經由之噶順、吳爾圖、哈必爾漢等處，俱各安駐兵丁，則與巴爾庫爾大營形勢通聯，可免賊人窺伺。但此事宜迅速舉行，交冬降雪，則沙磧地面賊人肆意出沒，萬難籌畫矣。得旨，所奏甚爲明晰，著速即辦理，竝傳諭大學士鄂爾泰，署大將軍查郎阿，目下撤兵之後如何防範進勦，竝吐魯番回衆作何安插之處，詳悉酌議辦理。

張廣泗又奏言：臣抵穆壘之後，身親閱歷，見大將軍岳鍾琪調度兵馬籌運糧餉，以及統馭將士之處，多屬乖方，不敢不據實列奏：【略】軍務重大，不敢代爲狗隱，伏祈皇上乾斷。奏入，報聞。

癸亥，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副將軍張廣泗等奏稱，穆壘形勢，四面受敵，必不可以駐劄大兵。牧廠運道，正在可虞，交冬下雪之後，賊人無處不可出沒，甚難籌畫等語。上年據岳鍾琪奏稱，巴爾庫爾屢被賊人侵擾，穆壘形勢實爲萬全之地，願以全家性命保其有益無害，是以廷議允從其請。今張廣泗等所奏如此，則岳鍾琪欺罔之罪，擢髮難數矣。目今賊人聞知穆壘駐兵之信，必悉力前來阻撓侵擾。惟是賊衆現在盤踞北路，未必更有多人分向西路，我兵速乘此時撤回巴爾庫爾，乃第一要策也，不必更有遲回。至所稱潤舍圖、烏蘭烏蘇等處，各分別駐兵等語，伊等身在地方，必有真知灼見，聽其酌定，就近辦理，務期妥協。至於吐魯番回民，年來輸誠向化，情甚可憫。我兵既撤之後，回民應如何料理，或酌留官兵在彼防護，或將頭目緊要之人安插近地，著張廣泗等就近商議辦理。

壬申，北路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奏言：臣等奉大將軍王錫保調委，統領滿洲、蒙古、索倫、喀爾喀等兵二萬餘人，追擊準噶爾逆賊。至厄爾得尼招地方，於八月初五日遇賊，連擊十餘次。日暮，追至大山梁間，殺賊萬餘，尸遍山谷，河流盡赤，負傷逃走者甚衆，所獲器械、駝馬、牛羊無算。現在賊衆逃往鄂爾昆上游，向推河而去。臣等率領大兵自厄爾得尼招起程，尋敗賊踪跡，追勦前進。奏入，報聞。

癸酉，諭辦理軍機大臣等：【略】賊人既由西爾哈腦兒投阿爾泰而去，若遇雪阻截，必向阿濟一帶潛行，向巴爾庫爾以覓生路。大學士鄂爾泰等速將北路得勝情由寄知巴爾庫爾軍營，令其於阿濟要隘之處派兵堵截，毋得疏忽。再者，穆壘大兵撤回之時，賊人或於中途窺伺，或潛襲我軍之後，務須加意防範。至於巴爾庫爾乃根本之地，亦須計算萬全，俱著大學士鄂爾泰等就近妥協籌畫。

癸未，實授李衛爲直隸總督，郝玉麟爲福建總督，程元章爲浙江總督，鄂彌達爲廣東總督。

甲申，命撥户部庫銀二百萬兩解送北路軍營，備賞給有功官兵之用。

《世宗實錄》卷一二三 九月乙酉朔，諭辦理軍機大臣等：【略】官員兵丁，著從優議敘。其隨從額駙策凌，在克爾森齊老地方擊賊官兵，著加倍議敘。領兵效力之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應賞巴圖魯名號，陞授職銜，今於議敘軍功之先，特沛恩綸。喀爾喀和碩親王丹津多爾濟著賞給智勇名號，喀爾喀和碩親王額駙策凌著賞給超勇名號。喀爾喀多羅貝勒卜登從前在阿爾泰軍前，著有勞績；去年在蘇克阿爾達胡地方，攻擊準噶爾，又懋著勤勞，朕已賞給信勇名號。此次在厄爾得尼招大敗準噶爾賊衆，又復追擊，効力前驅，卜登著封爲多羅郡王。扎賴特固山貝子特古斯，從前在阿爾泰軍前曾効力行走，此次在克爾森齊老擊賊甚力，在厄爾得尼招又復大敗賊衆，建立功勳，特古斯著封爲多羅貝勒。

癸巳，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朕念博爾屯之祖舊日勞績，將博爾屯屢加任用，伊竝不黽勉向前，因命往扎克拜達里克馬爾賽軍前効力。乃至丹津多爾濟等在厄爾得尼招大殲賊衆之後，所有疲困奔逃之賊，前至扎克拜達里克，伊有精兵萬餘，竝不邀擊，懦怯觀望，俾其遁去。博爾屯如曾勸馬爾賽而不允，其罪尚輕；如竝未經勸過，則伊之首領亦難保矣。一切情節，著據實回奏。其參贊大臣、內大臣、都統俱著革去，以閒散公在軍前効力行走。

乙未，諭青海王、貝勒、貝子等：今年七月間，準噶爾策零敦多卜帶領三萬賊衆，侵擾內地，被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等帶領滿洲等兵二萬，將賊兵截殺幾盡。喀爾喀等既能如此奮勇殺賊，爾等何獨不能乎？各宜鼓舞振興，踴躍効命。賊兵前來侵擾青海，祇有噶斯一路，爾等須在緊要隘口預備看守。儻有賊兵前來，務期協力追殺，悉行勦除。將此曉諭爾等部落知之。

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畧軍務鄂爾泰奏言：北路逆賊於八月初五日，在厄爾得尼招地方，被我兵大敗，由鄂爾昆河源向推河地方逃去。查畢濟一帶，乃逆賊敗遁必由之路。中間有袞他馬哈之沙磧，係畢濟要隘，離巴爾庫爾不過三百餘里。臣隨於八月二十八日，咨行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令其挑選滿洲、察哈爾精兵二千名，交前鋒統領阿思海總統，佐以副都統達什；選緑旗精兵一千名，交總兵官張存孝總統，佐以副將馮廷雄。即日起程，前往袞他馬哈堵截。竝令阿思海等一到袞他馬哈，即遣弁兵哨探畢濟一帶，如有賊踪，飛報張廣泗，領兵追勦。又令張廣泗備兵數千名，遣發繼進，以壯聲援。得旨，鄂爾泰身在肅州，一聞信息，即調遣兵丁截殺賊衆，斯可謂爲國之大臣。達爾濟、諾爾渾、欽拜等擁兵萬餘，駐劄扎克拜達里克，遇準噶爾窮寇徒手奔逃，竝不迎擊，待其已過，虛作追趕之勢，怯懦不堪，將此寄與伊等知之。

丁酉，諭喀爾喀七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屬下人等：去年朕降旨令爾等移居內地，爾等竝不感悦遵行。朕又屢次催促，始勉强遷移。此次準噶爾賊兵前來，幸王丹津多爾濟等帶領大兵，將賊兵殺敗，爾等始得脱免，否則爾等部落豈能保護産業牲畜？朕思爾衆喀爾喀本屬一體，豈有甘居庸懦，受人庇護之理？嗣後各宜激烈奮發，將賊兵悉行勦滅，不特永享昇平，抑且垂光史册矣。勉之。

庚子，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奏言：穆壘一處，難以駐兵，業經臣等備奏情形，竝請移駐潤舍圖地方住案。今於八月二十八日，臣與署鎮安將軍卓鼐、參贊顧魯暨在營鎮將等密商，將大營全撤，自穆壘起程，於三十日已回潤舍圖。但細閱潤舍圖地方，路徑叢雜，氣候嚴寒，兼之城堡尚未築完，四處草廠盡被賊人燒燬，實亦難於久駐。臣等不敢固執前議，請將大兵盡行撤回巴爾庫爾，惟於附近緊要處，酌量安兵駐守。【略】再穆壘，大兵既撤，則吐魯番孤懸一隅，所當預籌駐兵運糧之道。查吐魯番原駐兵八千名，竝現留押運糧糒之兵丁五百名，係分駐魯谷慶、哈喇火州、皮禪、洋海、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七處。查勒木津、塞木津、漢墩三處，俱與賊近，聲勢不能聯絡，請將三處官兵速行撤回，歸併魯谷慶、哈喇火州、皮禪、洋海四處分駐。竝將三處回民亦俱移至魯谷慶等處城內居住，庶免賊人窺伺，而我兵亦易於防範矣。奏入，報聞。

乙巳，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索倫總管博爾本察等奏稱，呼倫貝爾等處，今歲所種地畝，因旱歉收，俟明年多爲種植等語。朕思種地一事，如交與伊等，則訓練兵丁必致貽誤，著行文將軍卓爾海，於齊齊哈爾、愛渾、墨爾根三處臺丁及水手屯丁內，撥派五百名，動用彼處存貯正項錢糧，酌量給與盤費，竝置辦犁具籽種等項，令其前往呼倫貝爾地方，於明年春間，及時耕種。至秋後，著卓爾海將如何收穫之處，據實奏聞。其動用銀兩，仍著報部照數解還。

戊申，大學士伯督巡陝甘經畧軍務鄂爾泰條奏邊地屯田事宜。

己酉，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順承親王錫保奏稱，傅爾丹在烏孫珠爾地方竝不整備官兵，預籌堵禦之策，輒輕調官兵進擊，以致有誤軍機。傅爾丹著革去公爵并令侍衛內大臣、振武將軍。

又諭：北路軍營現有大將軍印信，其振武將軍印信著收貯，若有調遣之處，請旨派人掌管。

陞理藩院侍郎僧格爲鑲紅旗蒙古都統，仍留西藏。以理藩院侍郎納延泰署鑲紅旗蒙古都統。

護寧遠大將軍印務張廣泗奏言：臣等於八月二十八日自穆壘撤兵，酌量分派。令太原總兵官王緒級等帶兵四千五百餘名，由南路往陶賴、無克克、搜濟等處駐劄。又派松潘總兵官張元佐等帶兵四千餘名，由北路往鏡兒泉、噶順、察罕哈麻爾等處駐劄。臣與副將軍常賚、署鎮安將軍卓鼐等領兵六千餘名，由中路行過噶順溝，即將大兵交與常賚等管領。臣輕騎兼程，於初八日已抵巴爾庫爾，辦理一切機宜。常賚等大兵，隨於初十日亦抵巴爾庫爾駐劄。其分派由南北兩路前往之官兵，亦於初八、九、十等日，各抵駐劄之處。沿途慎重防維，竝無賊人

窺探尾襲等情。奏入，報聞。

《世宗實録》卷一二四 十月丙辰，諭辦理軍機大臣等：蒙天眷佑，我國家大軍在厄爾得尼招地方，大敗賊人，追奔逐北。凡我將士，不可因此懈弛，當仍如未敗賊時，一切備禦防範尤加嚴固。朕意今年賊雖敗北，明年或悉其衆力，越阿爾泰山，分爲數路，每隊一二千人，隨便潛來，侵擾卡倫牧場，擾亂喀爾喀人等，得隙則進，不可則回，均未可定。賊計若出此，則我察罕叟爾、白格爾地方之兵難於四出應援。著行文順承親王與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等，將喀爾喀遊牧移於僻遠堅固之處，令賊斷不能到。大兵分爲數隊，如何勦殺，如何衝突，令賊無隙可乘，預行詳計妥辦，毋忽。

癸亥，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喀爾喀副將軍王丹津多爾濟，自用兵以來，實心效力，去歲奮勇追殺準噶爾賊人，今又在厄爾得尼招統領滿洲、蒙古、喀爾喀兵丁大敗賊衆，斬馘萬餘，挫其鋒銳，賊人喪膽，望風逃遁。自是軍威遠震，疆圉寧謐，喀爾喀扎薩克等可共享太平之福。如此建立大功，雖賜伊墨爾根巴圖魯之號，朕心猶爲未足。向來外藩蒙古王等之子竝無晉封世子之例，朕念丹津多爾濟勞績昭著，用加特恩，著照宗室王等之例，將伊長子多爾濟色布騰封爲世子。再，翁牛特貝子羅卜藏、喀爾喀扎薩克台吉齊旺，俱在厄爾得尼招奮勇殺賊，貝子羅卜藏著晉封爲貝勒，扎薩克台吉齊旺著晉封爲輔國公。

乙丑，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吐魯番回民遷移近邊一事，據副將軍張廣泗等計議明晰，伊等身在軍營，自有確見，但不知此際有無賊人阻滯，所議遷移之事曾否舉行。若果於冬月遷移，則天氣寒冷，深可軫念。雖張廣泗等奏稱塔爾那沁向有城堡，儘可令回民暫住，令其耕種，朕思此地竝無房屋，回民何以棲身？查哈密地方和暖，其城外五堡等處，原係哈密回民居住之所，若將移來之回民分派此地，暫行安插過冬，令額敏和卓轉飭本地回民就近照看，似爲有益。若哈密回民果能同心照看，使之得所，朕必將額敏和卓及回民等加以重賞。至於吐魯番新來之回民，著查郎阿等重加賞賜，派委幹員加意撫綏，諸凡寬裕料理，務使伊等不知有遷移之苦。將來若令其在塔爾那沁居住，可早爲辦理物料，以便及時興造房屋，俾獲寧居。爾等可將此寄信前去，竝令劉於義等知之。儻冬月不即遷移，可遲至春間再議舉行。

庚辰，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岳鍾琪受朕深恩，重加任用，西陲討賊之舉，伊亦身任不辭，是以用爲西路大將軍，一切徵兵運餉，選將設官，凡有所請，無不允行。實冀其殫心竭力，無隱無欺，克著綏靖之績。乃伊秉性粗疎，辦事怠忽，將國家軍旅重務視同泛常，且賞罰不公，號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納善言，傲慢不恭，剛愎自用，以致防禦追擊屢失機宜，軍務廢弛，士氣不振。以多年預備之馬駝牲畜數十萬，或被賊人偷盜，或因失養損傷，及至需用之時，寥寥無幾。而凡陳奏於朕前者皆虛假詐僞之詞，爲怙過飾非之計。其悞國負恩之罪難以悉數，岳鍾琪著革職，交與兵部拘禁，候朕另派大臣訊問。

《世宗實録》卷一二五 十一月丙戌，又諭寧古塔將軍常德，著爲靖邊大將軍之副將軍。

庚子，鄂爾泰又疏言：甘、涼、肅爲軍需彙集之地，倉儲緊要，請將現行捐納款項，改折本色糧石，在甘、涼、肅等處交納。得旨，邊地改折米石，以便積貯，於軍需誠爲有益。但在本地採買，恐價值騰貴，轉不便於軍民。除甘、涼、肅本地民人援例者准即以所有糧石交納外，其他處捐納人等，俱應由他處運交，不得於甘、涼、肅採買。著該督等通飭曉諭，稽察禁止。

《世宗實録》卷一二六 十二月乙丑，諭内閣：吕留良治罪之案，前經法司廷臣、翰詹、科道及督撫、學政、藩臬、提鎮等合詞陳奏，請照大逆之例，以昭國憲。朕思天下讀書之人甚多，或者千萬人中，尚有其人謂吕留良之罪不至於極典者。又降旨，令各省學臣徧行詢問各學生監等，將應否照大逆治罪之處取具該生結狀具奏。其有獨抒己見者，令自行具呈，學臣爲之轉奏，不得阻撓隱匿。今據各省學臣奏稱，所屬讀書生監各具結狀，咸謂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難書，律以大逆不道，實爲至當，竝無一人有異詞者。普天率土之公論如此，則國法豈容寬貸？吕留良、吕葆中俱著戮屍梟示，吕毅中著改斬立決，其孫輩俱應即正典刑。朕以人數衆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寧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倘有頂替隱匿等弊，一經發覺，將浙省辦理此案之官員，與該犯一體治罪。吕留良之詩文書籍不必銷燬，其財産令浙江地方官變價，充本省工程之用。

丁卯，先是，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等遵旨議奏，馬爾賽負恩縱寇，不忠不孝，即誅戮不足蔽辜。臣等傳集文武官員，恭宣諭旨，詳加詢問，莫不異口同聲，痛心切齒。李杕曾犯重愆，棄瑕録用，乃復懷姦濟惡，法所難寬。應將馬爾賽、李杕即正典刑，以昭國憲。兵部等衙門議奏，馬爾賽世受國恩，身邀異數，爲北路將軍，手握重兵，坐視賊人逃遁，有心僨事，貽誤軍機，應將馬爾賽梟示軍前。李杕庸懦貪狡，與馬爾賽姦惡相濟，應一竝正法。得旨，馬爾賽著即處斬，免其梟

示。李杕著在軍前監候，秋後處決。至是，命副都統索林、奏事郎中張文彬馳驛前赴扎克拜達里克軍營，將馬爾賽正法。

己巳，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此次賊人大敗，現今歸化城無備兵之事，著將撫遠大將軍印信移取，回京收貯，康親王崇安不必前往。

庚午，刑部等衙門議奏：逆賊嚴鴻逵梟獍性成，心懷叛逆，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實覆載所難容，爲王法所不貸。嚴鴻逵應凌遲處死，已伏冥誅，應戮屍梟示。其祖父父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爲奴，財產入官。沈在寬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猖狂悖亂，附會詆譏，允宜速正典刑，凌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又，呂留良案內黃補菴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菴應擬斬立決，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爲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俱擬斬監候。又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尚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幼小。張聖範、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得旨，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寧古塔，給與披甲人爲奴。沈在寬著改斬立決。黃補菴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用克、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尚俱著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責完結。張聖範、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雍正一一年（癸丑、一七三三）

《世宗實録》卷一二七　正月丁亥，諭内閣：川省爲産米之鄉，歷來糶商買販運，從長江至楚，以濟鄰省之用。雍正九年，巡撫憲德以川省米價稍昂，又復碾辦軍糈，奏請暫禁商販，此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至雍正十年，川省收成豐稔，米價平減，憲德即當奏請開禁，乃至今照前禁遏，以致米穀不能流通，楚省不得川米之益，甚非大臣公平辦事之道。況目今江浙有需米之州縣，望濟於楚省，而該撫不令川米赴楚，則鄰省何所資藉。著即傳諭憲德，速弛米禁，毋蹈遏糴之戒。

戊子，大學士等遵旨議覆浙江總督程元章疏，言海寧縣今年夏秋潮勢自東而西，侵入仁和縣界，石草各塘坍卸無常，勢甚危險等語。查海寧東塘向有修築石草各工，而西首現衝之仁和縣界原係土工，離杭城僅二三十里，且與長安壩下河向北一帶相距不遠。設有疎虞，建瓴而下，有關杭、嘉、湖、蘇、松、常六郡利害，自應速爲修築，以備春伏大汛。但各處塘工止有石土之分，獨寧邑又有草工者，蓋緣其地沙活土浮，潮頭往來，搜抉塘脚，即使大石鋪砌，而上重下虛，最易傾倒，不得已修築草塘，暫爲堵禦。是三項工程，因時隨地，各不可少。但該督祇稱各塘危險，未經疏明何項塘工，無患懸揣，應令逐一詳勘。即乘春間水小時，將應行補葺修築之處，酌動錢糧，相機料理。其通盤形勢，作何籌畫久遠之法，應俟特簡大臣前往查看，再行定議。得旨，着内大臣海望、總督李衛馳驛前往浙江，會同總督程元章，將海塘工程通盤相度形勢，籌畫事宜，應作何修築，以垂久遠之處，詳細查勘，悉心定議。其修築工程，着大理寺卿汪灝、原任内閣學士張坦麟前往承辦，仍照舊令程元章總統辦理。張坦麟即於本籍前往，直隸總督印務着署刑部尚書唐執玉暫行署理，營田觀察使顧琮協辦。

庚寅，諭内閣：上年江南沿海被水地方，如常熟等二十二州縣，並續報之華亭等六縣，該督撫等已遵旨軫恤，定議大賑三次，每次以一月爲期，料寒冬初春以來，窮民存養有資，不致失所矣。朕念二、三月間，正青黄不接之時，尚須籌畫接濟，資其力作，庶可無悞春耕，着再加賑四十日。其有從前遺漏貧民，並前可糊口而目下力不能支者，俱着查明，添入補賑之内。再被水之鹽場竈户，亦照貧民例加賑一月。

壬辰，調署雲貴廣西總督高其倬爲兩江總督，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爲雲貴廣西總督。

庚子，命大學士伯鄂爾泰前往北路軍營經畧軍務。

《世宗實録》卷一二八　二月丙辰，以鑲黄旗滿洲副都統保明署本旗滿洲都統，調正藍旗滿洲都統查爾泰爲正白旗滿洲都統。

己未，諭辦理軍機大臣等：額駙策凌去時，曾奏請將都統哈達哈遣往北路軍營，從前派往紅郭爾鄂隆等處駐劄兵丁，曾著侯馬蘭泰管轄。今馬蘭泰不必前去，著留京，在辦理軍機處行走。伊所挑馬場兵一千名，著副都統黑色於四月間，由馬場起程，至歸化城，會同哈達哈等管領，前往紅郭爾鄂隆駐劄。今哈達哈既往北路軍營，此兵著派公豐盛額總統，酌量哈達哈赴紅郭爾鄂隆之時，豐盛額再由京起程。

以領侍衛内大臣、承恩公慶復爲工部尚書。

庚申，陞左都御史吴士玉爲禮部尚書，倉場侍郎余天相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理倉場事務。

戊辰，兵部議奏：福建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兇番肆逆，總督郝玉麟調度有方，應加三級。提督王郡奮勇進勦，剋期寧謐，應加左都督銜。從之。

癸酉，户部議覆：江蘇等屬地丁項下額徵本色米、豆向係彙入地丁內奏報合算，竝未另有處分，是以每多遺欠。應將江省本色米、豆，停其彙入地丁折色之內，按額核作十分，每年十月初一日開徵，至次年三月，計算六個月，將已未完解數目另册題銷。其經徵未完各官均照漕白糧定例處分，督催之巡撫司府仍照地丁錢糧例查議。如原欠三四千石以上，爲數既多，催徵不易，應請一年內能將原欠三千石以上徵完者紀録四次，如不通完三千石以及四千石者其未完，初參、二參、三參處分仍照浙省未完二千石以上之例議處。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三二　是月，封皇四子爲和碩寶親王。皇五子宏晝爲和碩和親王。

《世宗實録》卷一二九　三月壬辰朔，諭辦理軍機大臣等：西藏駐劄弁兵本爲保護唐古特人等，以防準噶爾賊夷侵犯而設。比來賊夷大敗，徒步奔逃，力蹙勢窮，不能遠涉藏地，則其無力進兵可知。且頗羅鼐輸誠効力，唐古特之兵亦較前氣壯，現今藏地無事，兵丁多集，則米穀錢糧一切費用等項，雖給自内地，而唐古特人等不免解送之勞。朕意量其足以防守藏地，留兵數百名，餘者盡行撤回。其留藏之兵，著總兵官周起鳳帶領駐劄。青保、馬喇、苗壽著總理藏務，至此項兵，應撤若干，應否將駐劄乂木多之雲南兵丁一併撤回，著詳議具奏。尋議，西藏居住之四川二千兵内應留兵五百名，以爲該地守護之用，餘俱撤回原處。所留之兵，俟三年後仍於四川官兵内派換。其乂木多居住之雲南兵一千名，原爲救援藏兵而設，今駐藏之兵既已酌減，則此項兵亦應撤回五百名，照四川兵丁之例，三年更換。從之。

癸巳，吏部議覆原署兩江總督尹繼善疏改設府縣事宜。【略】均應如所請。從之。尋定徐州附郭縣曰銅山，壽州分設縣曰鳳臺。

《世宗實録》卷一三〇　四月壬子朔，奉命查勘浙江海塘内大臣海望等奏言：查浙省江海情形，其門户有三：省城東南龕、赭兩山之間，名曰南大亹；禪機、河莊兩山之間，名曰中小亹；河莊山之北，寧邑海塘之南，名曰北大亹。此三亹之形勢也。今南大亹早已淤成平陸，數十年前，水由中小亹出入，後漸徙流北大亹。年來北大亹之桑田廬舍已成滄海，若欲遏江海之狂瀾，仍歸中道，恐非人力所能爲者。查海寧東南有尖山聳峙，鎮鎮海口。其西有小山，俗名塌山，相去百餘丈。現今江水大溜，緊貼北塘，直趨尖山、塌山之間，俟冬初水落修建石壩，設法堵塞，使江水海潮仍向外刷，若於尖、塌兩山之間，俟冬初水落修建石壩，設法堵塞，使江水海潮仍向外行，則北岸護沙可望復漲。至於仁、寧二邑海塘，自華家衖以東，尖山以西一帶，塘工有草塘、條石塘、塊石塘不等。内有大學士朱軾於巡撫任内修建石塘五百丈，完固無損。又新建之條石塘尚屬整齊，其餘草塘易於朽爛，而石塊舊塘亦易於坍塌，殊非經久奠安之計，似應改建大石塘，庶可垂諸永遠。再請於海塘之内添築土備塘一道，比之舊塘再高五六尺，務於今年秋汛以前上緊趲築完工，萬一風潮泛溢，有此備塘抵禦，似可以衛護民生，咸成樂土。得旨，所議俱屬妥協，著交部照所奏行。朕思尖、塌兩山之間建立石壩，以堵水勢，似類挑水壩之意，所見固是，若再於中、小亹開挖引河一道，分江流入海，以減水勢，似更有益。從前雖經開挖，旋復壅塞者，皆因惜費省工之故。今若加工開挖，兩工竝舉，更覺妥備。石壩建後即有漲沙，而石塘亦可漸次改建，以爲永久之利。其開挖引河之處，著程元章會同汪漋、張坦麟等相度地勢，酌量辦理。

癸丑，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貢士陳倓等三百二十八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乙卯，命吏部尚書嵇曾筠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管理江南河道總督事務。

調刑部尚書劉於義爲吏部尚書，仍署陝西總督。陞左都御史涂天相爲刑部尚書，禮部右侍郎吴襄爲禮部尚書，刑部左侍郎張照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己未，諭内閣：國家聲教覃敷，人文蔚起，加恩科目，樂育羣才，彬彬乎盛矣。朕惟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俾之黼黻皇猷，潤色鴻業，膺著作之任，備顧問之選。【略】。除現任翰詹官員無庸再膺薦舉外，其他已仕、未仕之人，在京著滿漢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彙送内閣。在外著督撫會同該學政悉心體訪，遴選考驗，保題送部，轉交内閣。務期虚公詳慎，搜拔真才。朕將臨軒親試，優加録用，廣示興賢之典，茂昭稽古之榮。應行事宜，著大學士九卿會議

具奏。

辛酉，辦理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據靖邊大將軍順承親王錫保、經畧軍務大學士伯鄂爾泰奏稱，達爾濟身爲將軍，竝不將兵丁馬匹沿途加意牧放，以致疎忽傷損。及至扎克拜達里克，聞賊人敗遁之信，竝不截勦，反將馬匹盡行趕至營內，復致虧損。坐視賊遁，又不尾後追勦，及賊人去後，始博追擊之名，又即行歸營。回奏時，乃借端巧飾，情屬可惡，請將達爾濟交部嚴加議處。應如所請。得旨，達爾濟著革職，令爲護軍，交與順承親王，凡有苦差効力之處令其前往，贖罪行走。達爾濟員缺，著護軍統領吉當阿前往推河領兵駐劄。

戊辰，工部等衙門議覆内大臣海望等疏奏浙省修建海塘事宜。一，分管工程人員，請酌量揀選，派委辦事。工竣之日，分別等第，保題議敘。一，應給工價，請銀米兼發，於米賤地方委員採買糧石，運至工所搭放，庶夫匠雲集，本地米價不致昂貴。一，添設官兵，宜專責成。請設副使道一員，加以海防兵備職銜，海塘文武官兵聽其調用，竝兼轄沿海州縣等官。又海防同知原設二員，請添設一員，俱令分管塘工，兼轄兵役。再添設守備二員，分爲左右二營，管轄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外委十六員，兵一千名，以備調遣。一，官兵宜分派駐劄。查海寧爲沿海數縣邊中之地，新設道員，請駐劄海寧，乍浦同知仍照舊駐劄。其舊設同知一員，請駐劄海寧。新設同知一員，駐劄仁和。左營守備駐劄海寧之東，右營守備駐劄海寧之西。各分界址，派防塘汛。均應如所請。從之。

庚辰，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家選兵丁前往軍營之時，朕降恩旨，凱旋之日，將伊等妻子俱令出本主之家，編爲另户。但各路軍營從征人内，亦有分檔開户之人充當領催披甲者，伊等久在軍營，辛苦効力，甚屬可憫。著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等，將効力行走好者，以伊等姓名註册，俟大兵凱旋之日，亦照家選兵丁例編爲另户。

以吏部左侍郎任蘭枝、禮部右侍郎鄧鍾岳爲《一統志》總裁官。

授一甲進士陳倓爲翰林院修撰，田志勤、沈文鎬爲翰林院編修。

《世宗實録》卷一三一 五月壬午，諭翰林院：選拔庶常，原以作養人材，今科進士陳倓、田志勤、沈文鎬已經授職。二甲第一名張若靄著授爲編修，張映辰、吴祖修【略】六十八員，俱改爲庶吉士，分別清漢書教習。

庚寅，諭户部：各省州縣設立社倉，原以便民濟用，若遇應行借給之時，該州縣一面申詳上司，一面即速舉行，方可以濟閭閻之緩急。儻其中有假捏虚冒等弊，自難逃督撫之耳目。聞直隸百姓借領社穀，必待該督咨請部示而後准行，往返動經數月，小民懸待孔殷，仍不免重利告貸之苦。嗣後著該督李衛酌量定例，變通辦理，咨報存案。

乙未，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經畧軍務大學士伯鄂爾泰摺奏【略】得旨，靖邊左副將軍印務著額駙策凌掌管，靖邊右副將軍印務著塔爾岱掌管，副將軍常德著與額駙策凌同行，議政大臣永福著授爲内大臣，與塔爾岱同行。餘依議。

《世宗實録》卷一三二 六月甲寅，命大學士、一等伯鄂爾泰兼管兵部尚書事務。

杭州將軍阿里袞奏言：杭州漢軍現在閒散餘丁，共一千六百餘人，養贍不敷，請按漢軍四旗餘丁繁衆之家，挑選材技兼長者三百名，造册咨送督撫，撥入本城標下食糧操演。如四旗内遇有甲兵領催缺出，挨回拔補，仍於餘丁内挑送標營，以足三百名之數。如果守法奉公，弓馬嫻練，千、把以上等官聽督撫選拔題陞；如不聽標營將弁約束，酗酒賭博，及一切生事滋擾者，即革去名糧，交該旗治罪。實於旗標兩有裨益。從之。

四川總督黄廷桂疏報：松潘口外鵲個、藏浪、蒿鄧、小喀樹等四寨番人，抒誠納貢。下部知之。

戊午，禮部議覆蘇禄國王臣毋漢末毋拉律林奏稱，伊祖東王於明永樂年間來朝，歸至山東德州病故，所有墳墓及其子孫存留闕邨之處，經今三百餘年，廢墜已久，懇請修理給復。【略】查蘇禄國遠隔重洋，感戴皇上德化，進表謝恩，爲伊遠祖墳墓子孫懇請整理給復，情詞懇切，應如所請，令山東巡撫轉飭德州地方官，清查蘇禄國王墓址，所有神道享亭、牌坊等項修葺整理。於安、温二族之中，遴取稍通文墨者各一人，爲奉祀生，給與頂帶，永以爲例，竝知照該國王可也。從之。

戊寅，貴州提督哈元生疏報：九股頑苗悖叛，臣奉命進勦，擒獲兇逆首犯一百九名，現交撫臣收審。其餘軍前斬戮俘獲，約計數千。至悔罪投誠者准其安插，軍威大振，苗蠻畏服。但勦撫初定，應駐重兵彈壓。除台拱營制兵一千外，暫留官兵三千分佈防範。其所調湖廣、廣西官兵，酌量撤回。得旨，據奏九股頑苗蕩平，其善後事宜，著該督撫會同哈元生悉心定議具奏。

《世宗實録》卷一三三 七月庚辰朔，吏部等衙門議覆原署兩江總督尹繼善條奏兩淮鹽政事宜。一，淮南三江營地方，舊設鹽捕同知，不足以資彈壓。請改

設巡道一員，督緝揚州、通州各屬，暨鹽城、阜寧、靖江等縣鹽務，以重職任。一，儀徵縣之青山頭請立一專營，設守備一員，把總一員，外委把總一員，兵一百名。江都縣之馬家橋、甘泉縣之邵伯鎮北壩僧道橋，各添設把總一員，兵三十名，分駐巡緝。一，淮所掣鹽重地，向屬淮安分司經管。嗣後請令督臣會同鹽政，選委賢能府佐監掣。一，揚州府之搜鹽廳，地方緊要，請於通省佐雜，或試用候補人員內，揀選一員，會同揚州武弁協力盤查。一，淮南所屬之泰壩，淮北所屬之場關、大伊關、永豐壩、烏沙河湖口、泗州、天長兩關，俱係私梟出沒隘口，請於通省佐雜內揀員管理。其淮南各員歸新設道員管轄，淮北各員就近歸淮揚、淮徐二道管轄。均應如所請。從之。

戊子，命多羅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

庚申，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前因大將軍傅爾丹輕進失利，順承親王錫保在察罕叟爾調撥兵丁、防範科布多，俱屬妥協，是以朕格外加恩，晉封親王，授爲大將軍、親王，其順承郡王查應襲之人承襲。熙良世子之爵，亦著革去。現命多羅平郡王爲定邊大將軍，俟到軍營時，著錫保聽平郡王指示，効力贖罪。【略】理應將丹津多爾濟從重治罪。但念伊從前採買馬匹，曾經効力，暫行寬免，著削去巴圖魯之號，將伊子之世子革退，撤回黃帶子，革去親王，授爲郡王，仍留喀爾喀副將軍之任，辦理未完馬匹之事，協助大將軍平郡王料理蒙古事務。儻不實心効力，仍蹈前轍，定行從重治罪。册卜登原係扎薩克公，先因追擒脫逃之吳梁海、羅卜藏西拉布等，著有勞績，格外加恩，晉封貝勒。嗣因捏奏蘇克阿爾達胡竝厄爾得尼招等處擊賊功績，朕賞以巴圖魯之號，賜與黃帶子，晉封郡王。今實情罪露，方知伊帶兵一千，遇百餘賊寇，即恐懼不前，故張聲勢，俾賊遠遁。又同塔爾岱領兵追賊，誑言迷路，縱賊遠颺，竝無爲國効力之實心。著革去郡王，仍授爲貝勒，撤回黃帶子，其巴圖魯之號亦著革去，令往科布多軍前効力贖罪。儻仍前退縮瞻顧，定行從重治罪。

丁未，以領侍衛內大臣、英誠公豐盛額署鑲藍旗滿洲都統。

《世宗實録》卷一三四 八月己酉朔，諭內閣：貝子允祐，著同莊親王學習辦理正黃旗滿洲事務，貝勒允禧著同果親王學習辦理鑲紅旗滿洲事務。

兵部等衙門議覆，福建總督郝玉麟條奏臺灣營制事宜。

甲寅，諭內閣：【略】今東省亦應一體加恩，著將雍正十一年地丁錢糧照豫省之例，蠲免四十萬兩，即以存貯之耗羨，照數撥補還項。

丙辰，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奏稱，庫爾墨圖山地方，有逆賊五十餘人來侵，被我官兵奮力攻擊，斬殺二十餘人，餘俱生擒，未脱一騎等語。此次經理調撥，甚屬可嘉，所有効力人員俟查郎阿查明等次，具奏到日，再降諭旨。

戊辰，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署陝西總督劉於義等奏稱，吐魯番等處回民已移至安西，男婦大小共八千一十三名口。朕查從前回民，自吐魯番移至塔爾那沁時，共九千二百七十三名口。今其中既有病故，例應扣除口糧，但伊等甫到安西，寧使之食用寬裕，著仍照原數支給，以示朕格外之恩。至總管額敏和卓及伊親丁，著照官員例，支給粳米，以示優異。

《世宗實録》卷一三五 九月己卯朔，以湖南巡撫趙弘恩署兩江總督，兩江總督高其倬以總督銜管理江蘇巡撫事務，湖北布政使鍾保署湖南巡撫。

辛巳，刑部等衙門議覆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參奏，總兵官曹勷奉派領兵哈密，縱賊失機，飾詞捏報，請在軍前正法梟示。應如所請。得旨，曹勷著在軍前即行正法示衆。

辛丑，諭內閣：直隸總督李衛參奏户部尚書鄂爾奇，著革職，交與果親王允禮、理藩院侍郎莽鵠立、户部侍郎海望、左都御史張照、吏部侍郎鄂善會同秉公審理。

《世宗實録》卷一三六 十月甲寅，諭內閣：各省商牙雜税，額設牙帖，俱由藩司衙門頒發，不許州縣濫給，所以防增添之弊，不使貽累於商民也。近聞各省牙帖，歲有增添，即如各集場中，有雜貨小販向來無藉牙行者，今概行給帖，而市井姦牙遂恃此把持，抽分利息，是集場多一牙户商民，即多一苦累，甚非平價通商之本意。著直省督撫飭令各該藩司，因地制宜，著爲定額，報部存案，不許有司任意增添。嗣後止將額內退帖頂補之處，查明換給。再有新開集場應設牙行者，酌定名數給發，亦報部存案，庶貿易小民可永除牙行苛索之弊矣。

又諭：硝磺爲軍器火藥之用，例禁甚嚴。聞河南地方有出産焰硝之處，小販經紀往往以雜物零星易換，赴隣省售賣，現據湖北各屬盤獲甚多。朕思河南之硝既私行於楚北，則其私行於附近各省更不待言。著該督等飭令各屬實力查禁，不得仍蹈前轍。

命大學士鄂爾泰爲四朝國史八旗志書館總裁官。

以署刑部尚書、承恩公慶復爲户部尚書，忠達公馬禮善署刑部尚書。

王戌，諭内閣：浙江杭、嘉、湖三府，上年偶被水災，兼以飛蝗傷稼，朕特沛恩施，將應完漕米分年帶徵，發帑賑恤，黎民不致失所。惟是本地所産米石，不敷食用，現今年歲雖獲豐收，而上年借糶倉穀恐一時未能買補足數，明歲青黄不接時，尚須米石酌撥平糶，以濟民食，不可不預爲籌備。著將杭、嘉二府屬本年額徵漕米，各截留五萬石，存貯備用。再，湖州府之歸安、烏程二縣，今歲收成稍歉，所産米糧尤應留爲本地之用。著將兩縣本年分應徵漕米一十八萬餘石，竝帶徵雍正十年分漕米七千餘石，一併照部定折價，改徵銀兩解部。著該督嚴飭地方官實力奉行，無得縱役需索，以仰副朕加惠黎民至意。

癸亥，以兵部右侍郎高起署正白旗漢軍都統，署正紅旗護軍統領、宗室色貝署正黄旗蒙古都統。

《世宗實録》卷一三七　十一月丁亥，傅臚賜殿試武舉孫宗夏等一百一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巳，諭内閣：鼓鑄錢文，專爲便民利用。銅重則滋銷燬，本輕則多私鑄，原宜隨時更定，籌畫變通，斯可平錢價而杜諸弊。

丁酉，兵部議覆浙江杭州將軍阿里衮疏言，駐杭漢軍四旗兵丁，有另户、開户、户下等項，舊例准其一體擺用。康熙二十八、九年間，户下人等不准擺用。雍正五年間，三代開户人等亦不准擺用。但查現今各旗開户及户下人等，其祖先俱係歸命隨征，以功得官，歷歷可考，實非官僕頂充食糧可比。請將現在查出之官員後裔，有册可據者，准與另户之人一體擺用。其餘歷年久遠、無案可稽者，行令該旗及該將軍核實具結，保送註册。至有騎射優長、人品出衆者，請不論開户、户下，准該將軍出結，送部轉咨該旗帶領引見，候旨擺用。應如所請。從之。

己亥，鑲黄旗漢軍都統石文焯患病解任，調鑲紅旗漢軍都統諾爾渾爲鑲黄旗漢軍副都統，仍兼管正黄旗漢軍副都統事。

甲辰，諭内閣：直省督撫提鎮司道大員，凡有見聞，許令隨時摺奏，朕皆諄諄切批示，俾有所遵循。伊等接到硃批諭旨，將摺内事宜遵奉後，即於下次奏事之便隨時封繳，從前屢降諭旨甚明。近來檢閱各省奏摺，竟有尚未繳進者，或有遲至一二年繳進者。若謂摺内硃諭有未經施行之事，故未奏繳，但既奉有硃批諭時已久，如何竟未舉行，又未經覆奏，更屬何心，其中必有遺漏稽遲，不即奏繳者。著通行嚴飭，凡摺奏大員即將從前奉到硃批，逐一查明封繳，儻再任意稽遲，或至遺漏，一經查出，必加嚴處。

《世宗實録》卷一三八　十二月戊午，諭内閣：從前廣東巡撫鄂彌達條奏，臺灣地方，僻處海中，向無城池，宜建築城垣、礮臺，以資保障。經大學士等議，令福建督撫妥議具奏。今據鄂玉麟等奏稱，臺灣建城，工費浩繁。請於現定城基之外，買備茨竹，栽植數層，根深蟠結，可資捍衛。再於茨竹圍内造建城垣，工作亦易興舉等語。鄂玉麟不過慮其地濱大海，土疎沙淤，工費浩繁，成功非易，故有茨竹藩籬之議。殊不知城垣之設，所以防外患，如必當建城，雖重費何惜？

己未，户部尚書彭維新緣事解任，調兵部尚書，仍署理陝西西安巡撫事。刑部尚書涂天相爲兵部尚書，陞左都御史張照爲刑部尚書，安徽巡撫徐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庚申，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奏報：巴爾庫爾塔爾那沁圖呼魯克等處屯田，收穫青稞共四萬六千一百石有奇。哈密等處屯田，收穫青稞共四千五百石有奇。下部知之。

癸亥，以禮部尚書吴襄兼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

戊辰，陞理藩院額外侍郎兼鑲紅旗蒙古都統僧格爲理藩院尚書，仍兼管都統事務。

正白旗蒙古都統魏臘緣事革職，陞左翼前鋒統領邁禄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雍正二年（甲寅、一七二四）

《世宗實録》卷一三九　正月甲寅，諭辦理軍機大臣等：據查郎阿摺奏，由準噶爾來投之厄魯特巴圖濟爾噶爾禀稱，噶爾丹策零欲前來請和，或遣準噶爾之人爲使，或即用内地之人，尚在未定。又據賊營脱出、投赴北路之人亦稱，噶爾丹策零現在行查被獲人等，意欲遣還請和等語。朕思逆賊欲遣使請和者，特爲安輯部人紛擾我軍之計耳，定非實意，若不准其所請，則必傳諭所屬曰：我爲和而不允，遂至懈於効力。如此姦謀詭計，不可不加詳察。爾等密咨兩路大將軍，賊若遣使前來，但諭以朝廷欲偃息甲兵，使衆生樂業，屢經遣使，爾台吉竝無欲和之意，每藉端推托。今果引罪請和，須派親信之人，如台吉塞桑等，將應行

事理，詳議前來，方爲奏達；乃止令爾等微員及內地微末之人前來，未便收納。如此曉諭，方合事理。至我兵進勦之計，斷不可因此遲回濡滯，仍照常整備，相機舉行。

辛丑，以正白旗滿洲都統查爾泰署鑲黃旗漢軍都統，陞熱河副都統佛標爲正白旗滿洲都統。

癸卯，直隸總督李衛條奏運河應行事宜二款。

《東華錄》卷三二　是月，命公博爾屯同副都統綽爾多領紅郭爾鄂隆兵往烏理雅蘇泰軍營聽大將軍調遣。

《世宗實錄》卷一四〇

蘇巡撫。

陞正白旗滿洲副都統、署寧古塔將軍杜賚爲鑲白旗護軍統領，仍署寧古塔將軍。

壬申，諭辦理軍械大臣等：據大將軍平郡王奏稱，塔爾馬善等進勦，行至額爾齊斯河地方，見逆賊人衆牲畜，盡行收去，遂領兵暫回。所有懦怯、不行速進情由，已經移咨飭行等語。朕思我軍進襲之處，逆賊既已探知，先行移避，即令深入，於事何益？平郡王移咨飭行，殊爲過當。軍行紀律甚嚴，若以大將軍所論，而塔爾馬善等竟不遵行，固屬未便，儻勉强前進，而擄掠竝無所得。方今春令，馬匹疲瘦，口糧無幾，甚爲堪虞，斷不得以輕忽貽誤。今王之大營現駐迤東，離行軍之處甚遠，一切軍機，所關綦重。額駙策凌身在彼地，我軍情形，逆賊虛實，知之必悉。嗣後凡調撥進退之處，係策凌承辦事件，俱聽伊總理。著密行知照平郡王及額駙策凌。

癸酉，貴州巡撫元展成疏報：銅仁府界坡東坡西苗民一百六十寨，向化輸誠，願納糧賦。下部知之。

甲戌，駐劄西藏鑲黃旗滿洲都統青保、大理寺卿苗壽，緣事革職，以散秩大臣伯阿爾遜、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那蘇泰前往西藏，辦理事務。

辦理軍機大臣等議奏：據定邊大將軍平郡王奏稱，署喀爾喀副將軍印務員子阿努里，因患病不能辦事，請遣回遊牧處調治。額駙策凌之子台吉成滾扎布明白諳練，阿努里員缺，請令暫行署理。應如所奏。從之。

《世宗實錄》卷一四一　三月辛巳，兵部議覆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疏奏黔省九股新闢苗疆善後事宜八款。

戊戌，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徐本爲工部尚書。

己亥，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奏報官兵進勦普思逆夷大捷情形。

辛丑，陝西寧夏將軍卓鼐緣事革職，以直隸天津都統阿魯爲陝西寧夏將軍，前往巴爾庫爾軍營，統領西安、寧夏滿洲兵丁。以傅泰仍署陝西寧夏將軍，正白旗蒙古都統邁祿署直隸天津都統。

《世宗實錄》卷一四二　四月丁未，兵部等衙門議覆湖廣總督邁柱奏，言容美宣慰土司田旻如行事姦狡，賦性狂妄，濫給劄付，私徵錢糧，制度僭越，擄掠鄰近土民，種種惡蹟，罪不容誅。經臣臚列糾參，蒙恩旨，暫停革職審擬，令其來京詢問。詎意抗違不出，假撫恤荒民之名，具摺誑奏。寬限兩月，藐抗如故。且移居平山寨，作狂悖負嵎之舉。閻司土民見其不法，恐干天討，投出者共有五百七十餘人。又有石梁司長官張彤廷先率土民，投繳印信令箭。其不能投出之土衆，又計誘田旻如出洞，催令起程。旻如自知衆怨親離，投繳自縊，按其情罪，未足蔽辜。伊子弟俱非善類，難以承襲。請將容美司改土歸流，俾土衆早登衽席。應如所請，將田旻如原領敕書印信號紙，繳部查銷。其一切善後事宜，應令該督妥協辦理。從之。

癸亥，調鑲藍旗蒙古都統查克旦爲本旗滿洲都統，仍留軍營。以領侍衛內大臣、英誠公豐盛額署鑲藍旗滿洲都統，陞正黃旗滿洲副都統法喀爲本旗滿洲都統。

《世宗實錄》卷一四三　五月壬辰，實授趙弘恩爲兩江總督。

以湖北巡撫德齡，協同署陝西總督劉於義辦理西路軍需事務。陝西西安布政使楊馥署湖北巡撫，河東鹽運使程仁圻署西安布政使司布政使。

丁酉，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北路副將軍額駙策凌、侍郎傅鼐、學士阿克敦、原任侍郎衆佛保、西路署大將軍查郎阿，俱著馳驛作速來京。著大將軍平郡王帶領傅爾丹暫往科布多處總統弁兵辦事。平郡王未到之先，著塔爾岱、常德等暫行辦理。其由烏里雅蘇泰軍營接運糧餉，撥送馬匹等事，著交明薩穆哈、欽拜等，令薩穆哈總統，欽拜、錫保協辦，聽大將軍平郡王指示而行。查郎阿西路軍營一應事務，著交張廣泗辦理。

己亥，諭辦理軍機大臣等：前往圖爾古特地方使臣、內務府總管來保，原任侍郎塞楞額，現今在恰克圖地方無事可辦，著前往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協同尚書查克丹辦事。鄂羅斯國若來迎接，伊等由彼前往，亦屬甚近。來保、塞楞額前至

渣克丹處，著侍衛阿敏道來京。

《世宗實録》卷一四四 六月丁未，湖廣總督邁柱奏言：忠岡宣撫司田光祖等十五土司齊集省城，呈懇歸流。因見永順、保靖、桑植諸處改土以來，土民安輯，各得其所。今土衆等既不甘土弁之魚肉，而土弁又不能仍前彈壓，是以激切呈請歸流。儻蒙俞允，將各土弁分發各營，給以外委千把總銜，令其食糧，以終餘年，則土司官民各遂其生矣。得旨，忠岡等十五土司望風歸嚮，願入版圖，朕俯念輿情，准其改流。其一切善後事宜，著總督邁柱詳籌定議。

庚午，雲貴廣西總督尹繼善等議覆，陞任貴州布政使常安條奏，苗疆有事，多由於兵役之擾累，出入苗寨，擅動苗夫，需索供應。該管文武罔識防微杜漸，苗人吞聲飲恨，遂逞邪謀。嗣後，如有擾累等情，請將該管文武立即參處等語。臣現將積弊極力禁革，並嚴飭文武各官，互相稽察。如有縱容兵役滋擾者，即行嚴參治罪。得旨，新定苗地，全賴撫綏，撫綏之方，先除擾累。尹繼善等雖已令該管文武稽察兵役之滋擾，但未定嚴例，仍恐視爲具文。且或係故縱，或係狥隱，或係失察，其滋擾之由不一，而啓釁之害則同，若不倍治文武官弁之罪，何能徧查兵役，使之奉公守法？著交部詳悉定議遵行。

壬申，户部議覆内閣學士凌如煥條奏：臣伏查報墾地畝，陞科定例，水田限六年，旱田限十年，積以歲月，緩其徵輸，無非利民爲心。而地方有司奉行不實，或墾少報多，希圖增課，以邀議敘。及至陞科之年，按册有餘，按畝不足。報墾之官已經濫邀敘典，而接任之官於報部定額，既難詳免，豈甘賠墊？勢必於里甲之中勻派飛洒，以求足額，殊非勸墾之本意。臣請册報開墾，應照委查倉穀之例，該督撫另調隔屬賢員，履畝加勘實數，與所報之數相符，取具印結送部，然後准其議敘。儻稍有捏造情弊，督撫將原報官及出結之員一併參處。【略】均應如所請。再從前各省所報開墾陞科田地，或報墾少報多，濫邀議敘，及陞科入册之後，田去糧存，虚額賠累，俱未可定。應令各該督撫覆加查核，如有濫邀議敘者，即行指參，實在衝坍者，即予開除，造册報部。從之。

《世宗實録》卷一四五 七月丙戌，調刑部尚書海壽爲工部尚書，工部尚書憲德爲刑部尚書，署刑部尚書福敏仍回左都御史任。

丙戌，調正白旗蒙古都統邁禄爲鑲黄旗滿洲都統，仍留署直隸天津都統。以大學士鄂爾泰署鑲黄旗滿洲都統。

《東華録》卷三一 是月，命果親王允禮往泰寧經理達賴喇嘛住藏，因閱直隸、山西、陝西、四川四省兵。

《世宗實録》卷一四六 八月丙午，遣侍郎傅鼐、額外内閣學士阿克敦、副都統羅密前往準噶爾，諭台吉噶爾丹策零。

癸丑，以署正紅旗漢軍都統李禧爲鑲藍旗漢軍都統，仍署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務。

《世宗實録》卷一四七 九月甲申，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往貴州，宣諭古州等處苗蠻人等。

辛卯，陞步軍統領鄂善爲正藍旗滿洲都統，仍兼步軍統領事務。以刑部尚書憲德署正紅旗滿洲都統。

壬辰，西路副將軍張廣泗等奏報：本年九月初四日，吴爾圖水有賊數百人，夥聚藏匿。臣即飛飭副都統班第、達什、原任總兵張元佐、遊擊郎建業，於初五日五鼓，齊赴喀桃以南蘆草溝一帶。復飛飭固原提督樊廷帶兵赴雕泉子地方，分路搜勦。果於喀桃遇見賊夷潛伏，我兵奪據山梁，衝入賊隊，連敗賊衆。遂越過噶順，直抵鄂龍吉大坂，計斬賊四百餘人，生擒三十六人，身負重傷者甚衆，所獲馬匹、器械、口糧等物無算，追殺一百七八十里，餘賊遠遁。得旨，張廣泗調度分遣，悉協機宜，在事將弁兵丁等俱各奮勇直前，得獲全勝，甚屬可嘉。著從優議敘賞賚。署大將軍查郎阿雖奉調來京，然自統兵以來，與張廣泗同心協力，整飭戎行，鼓勵士氣，此番克捷，亦由查郎阿平日訓練整頓之所致，著一併交部從優議敘。

《世宗實録》卷一四八 十月丁未，命鑲黄旗滿洲都統、署直隸天津都統邁禄回京，以山東青州將軍鄂彌達署直隸天津都統。調浙江杭州將軍阿里衮爲山東青州將軍，陞浙江乍浦副都統覺羅傅森爲浙江杭州將軍。

戊午，諭内閣：【略】著仍照舊制，授郝玉麟爲浙閩總督，程元章以總督銜專管浙江巡撫並兩浙鹽政事務。又從前降旨，將廣西一省暫隸雲貴總督管轄者，因廣西與貴州接壤，俱有苗疆應辦事務，若非該總督總統節制，恐文武官弁呼應不靈。今苗疆用兵事竣，諸事就緒，年來内外臣工多奏稱，廣西距雲南路遠，廣東路近，不若就近爲妥便等語。滇、黔兩粤情形本是如此，即朕初意亦不過俟苗疆事竣，仍行照舊，非謂尹繼善不能兼管三省，而前後互異也。其應否仍隸廣東之處，著九卿會議具奏。

丙寅，諭内閣：四川夔關税務，向因未定章程，從京師特派官員前往監督。

數年以來，章程漸定，不須特遣官員，著照舊例，仍交地方大臣委員管理。

《世宗實録》卷一四九 十一月丙戌，户部議覆署正白旗漢軍都統高起條奏：八旗另户壯丁人等，有任意潛往關東居住者，該管官員亦不詳加查察，以致丁册虚懸，殊屬違例。請行令各該旗，逐一查明，將丁册内有名無人者，俱移咨奉天將軍等衙門確查。如有在彼多年、情願永遠居住之人，令其自行呈首，即於該處入册當差。有仍行潛匿，及嗣後不呈明該旗、私往别處者，一經發覺，照逃人例治罪。其該管之參佐領並不行查出之地方官，照例議處。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録》卷三二 是月，允禔卒於高牆。

《世宗實録》卷一五〇 十二月癸卯，諭内閣：據程元章奏稱，臣以巡撫兼司鹽政，所有緝私一事，必賴弁兵協力同心，始克整頓。請嗣後有關鹽政事宜，仍令各鎮協營照舊分辦督緝。儻有岐視怠忽，臣即據實題參等語。大凡經理鹽政，必以緝私爲第一要務。從前惟總督李衛管理兩浙鹽務時，恤商裕課，事事妥協。程元章接任之後，朕諭令倣照舊規，毋得紛更成法。乃伊管理以來，兩浙鹽務雖不至於敝壞，聞已漸不如前。程元章此奏，蓋恐將來鹽政漸弛，而預留地步，以武弁不歸統轄爲卸過之計，獨不思程元章爲總督已數年，而鹽政漸不整理，又豈武弁呼應不靈之咎耶？著照程元章所請，凡揀選將弁及一切兵馬營制，自聽督臣郝玉麟辦理外，其有關鹽務事宜，著各鎮協營聽程元章派辦督緝。

癸丑，吏部等衙門遵旨覆奏：廣西一省，向與黔省均有辦理苗疆事務，是以暫令雲貴總督統轄。今黔、粤兩處苗蠻輸誠向化，用兵事竣。請循舊制，將廣西省就近，仍歸廣東總督統轄。從之。

乙卯，諭内閣：從前臺灣北路大甲西等社頑番不法，官兵已經勦滅，餘黨亦已就擒，叛犯之律，所有眷屬一并緣坐，無可寬貸。朕念此等愚番，冥頑無知，究非漢民可比。從前妄行不法，罪在正犯，其眷屬散處各社，未必知情。今當平定之時，若一一搜查，不無牽累驚擾，用是格外加恩，免其根究。該督撫提鎮可仰體朕心，妥協辦理，以安番衆。竝將朕諭明白宣示，咸使聞知。

丁巳，陞漕運總督魏廷珍爲兵部尚書，調直隸河道總督顧琮爲漕運總督，河東河道總督朱藻爲直隸河道總督，陞江南副總河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以兩淮鹽政高斌仍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印務。

雍正一三年（乙卯、一七三五）

《世宗實録》卷一五一 正月己丑，調黑龍江副都統常壽來京，以黑龍江將軍卓爾海辦理黑龍江副都統事務，奉天將軍那蘇圖署黑龍江將軍，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覺羅柏修署奉天將軍。

甲午，命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協理大學士工部尚書徐本爲文穎館總裁官，兵部尚書魏廷珍、刑部尚書張照、吏部侍郎邵基、刑部侍郎楊超曾、内閣學士方苞、勵宗萬爲副總裁官。

《世宗實録》卷一五二 二月己酉，諭内閣：聞江南淮安府板閘地方，有土棍人等，開立寫船保載等行，由該縣濫請司帖，合夥朋充。淮關上下，凡有貨船至關口，僱見小船起剥者，土棍等輒恃强代僱，任意勒索，不曆不休，客商苦累，觀望不前。著該督撫確查此等情弊，嚴懲禁止，毋得視爲具文。嗣後，布政司衙門亦不得濫給牙帖。若他處關口有似此作弊者，著該管督撫一體查禁。

調兵部尚書魏廷珍爲禮部尚書，陞兵部右侍郎高起爲兵部尚書。

壬戌，辦理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現今準噶爾逆賊敗遁，又經使臣前往宣諭，諒賊夷輸款非遥。我軍班師在即，應預行酌定邊境駐防事宜。除漢中一府地居腹裏，不必添駐外，查涼州爲甘肅咽喉，通省關鍵，請駐兵二千名。西寧地處邊隅，逼近青海，請駐兵一千名。此添駐兵丁，俱於西安駐防滿洲、蒙古兵内挑選。西安兵缺，俟現駐涼州、西寧兵丁撤回時，於養育兵暨餘丁内挑補。其新駐兵丁，請設將軍一員統領。駐劄涼州所有應設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筆帖式等官，令將軍秦布酌議具奏。理事、同知、通判等官，暨一切修理城垣營署軍裝等項，令總督劉於義等詳議具奏，預行辦理。俟撤兵後，再行派撥駐劄。從之。

《世宗實録》卷一五三 三月己卯，吏部等衙門議覆湖廣總督邁柱條奏苗疆建置事宜。

戊子，江南總督趙弘恩摺奏江寧省城舉行保甲事宜。

甲午，諭内閣：國家設立兵丁，原以充緝盜安民之寄。廣東爲濱海嚴疆，武備尤宜勤練，不應少有廢弛。查通省兵丁共計七萬餘名，不爲不多，歲費俸餉將及二百萬兩，國家養之者不爲不厚。乃近年以來，朕留心訪察，粤省兵丁怯懦退

縮者多，奮往用力者少。曾有客船被劫，盜止八人，汛弁兵丁一任事主喊救，閉門不出。又巡哨私鹽，不能擒捕，屢被打傷，搶去器械。此朕訪聞甚確者。同一廣東之人，而爲盜賊私梟者，則强悍無比；其食糧入伍者，轉怯弱不堪。皆由將備選募時，多憑兵家子弟親戚貪緣充當，但取其應對熟嫻，趨蹌便捷，不但民間强壯勇敢之人無由入選，即餘丁中之勇健而質樸者亦棄而不録，以致營伍之中，習尚虚文，全無實濟，此乃戎政之最有關係者。著廣東督撫、提鎮等嚴飭所屬將弁，痛改從前陋習。嗣後，募補務取强健勇敢之人，時加訓練，申明賞罰。如再有遇賊退怯等情，必重懲以示儆。其現在老弱之輩，濫充營伍者，作何沙汰，募補之法，著該督撫、提鎮等秉公妥議辦理。儻仍蹈前轍，經朕訪聞，必將督撫提鎮及大小將弁分別嚴加議處，不少寬貸。

己亥，定邊左副將軍額駙策凌遵旨議奏：噶爾丹策零請以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爲我喀爾喀遊牧地界。查從前喀爾喀遊牧，尚未至哲爾格西拉胡魯蘇地方，應即照伊所請行。但我卡倫原在阿爾泰迤東額貝和邵、和通鄂博、布延土、科布多、托羅和烏蘭等處安設，此係哲爾格西拉胡魯蘇界外，應議定，將我卡倫照舊安設。至厄魯特遊牧，應以額爾齊斯爲止。如伊不遵，或以阿爾泰嶺爲界，不得越過哈巴博爾濟、阿里克泰、清吉爾等處。至中間交壤之處，彼此俱毋得打牲。嗣後，阿爾泰迤東令我處巡邏，迤西令彼處巡邏。如此，庶爭端可以永息。再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在時，其遊牧原在河泊克、薩里、察罕胡濟爾迤西。數年以來，漸越額爾齊斯。賊夷素性狡詐，反覆無常，使伊遊牧相逼太近，則防守實難，斷勿令過阿爾泰嶺方爲善策。奏入，報聞。

《東華録》卷三二　是月，湖廣總督邁柱奏准改容美土司地爲州，其所屬五峯司地，設縣治，改彝陵州爲府。尋定新改府曰宜昌，附郭縣曰東湖，容美所設州曰鶴峯，五峯所設縣曰長樂，並原立之直隸歸州、長陽、興山、巴東皆隸焉。又於恩施縣建府治，曰施南，設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

《世宗實録》卷一五四　四月甲辰，諭内閣：縣令爲親民之官，關係民生休戚，最爲切近，是以自古帝王慎重司牧之選，以端化民成俗之原。朕亦屢降諭旨，若果縣令皆能得人，各治其邑，各子其民，竟可使閭閻之中無一夫之失所，此非誇大之論也。凡選用知縣，類多舉人、進士出身之人，其中才具可觀、克稱厥職者固多，而年老迂疎、不諳吏治者亦復不少。朕念其攻苦寒牕，幸登科目，不忍遽令放廢，於是定以改教之例，俾得邀一命之榮，且居師儒秉鐸之席，此朕隨材器使，委曲成全之至意也。況改補教職之後，若果課士有方，通曉吏治，仍可膺卓異薦舉，以爲上進之路，此又在本人之自勉，並未限以教職終其身也。

乙巳，頒《聖祖仁皇帝御製全集》，賜諸王大臣、翰詹官員等。

丁巳，諭内閣：廣東開採一事，十數年來，内外臣工奏請者甚多，朕悉未准行。上年總督鄂彌達、巡撫楊永斌奏稱，開採以資鼓鑄，於粤民生計大有裨益。今若舉行開採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頑不一，難以稽察管束，恐爲閭閻之擾累。況本地有司現在勸民開墾，彼謀生務本之良民，正可用力於南畝，何必爲此僥倖貪得之計，以長喧囂争競之風？此時正在計議之初，停止甚易。著該部即行文該省督撫，令其遵諭停止。

《東華録》卷三二　是月，命廣東總督鄂彌達兼轄廣西，仍駐肇慶府。

《世宗實録》卷一五五　閏四月辛卯，以散秩大臣伯馬哈達署領侍衛内大臣，果毅公訥親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乙未，諭内閣：據河東總督王士俊奏稱，山東安山湖地勢低於運河，其湖旁涸出之地，請分别開墾，以濟民食等語。山東運河之水，全賴諸湖渟蓄，以資灌注，所以前人有水櫃之名。後因諸湖淤墊，附近居民侵佔爲田，以致水少，不能濟運，大有關於漕務。經朕屢降諭旨，令河道總督等悉心經理，近年始無水淺停舟之慮。今王士俊所奏，乃爲開墾起見。朕思湖水專資濟運，儻或經理之初，但貪田畝之有餘而不計湖水之不足，將來田多水少，漕運稽遲，則顧此失彼，未免輕重倒置，不可不慎之於始也。著交部詳確速議具奏。尋議，運道深通，全賴諸湖蓄洩，即竭力疏濬尚恐淤墊，未便改淤爲田，有妨濟運。應令該督會同總河確勘具題再議。得旨，湖瀦蓄洩，專爲濟運。王士俊奏請開墾爲田，祇據委員張體仁等一面之詞，並未親身歷勘，遂欲舉行，甚屬草率。此乃必不可行之事，毫無疑義，亦無庸再行確勘，王士俊所奏不准行。

戊戌，辦理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西路軍營兵丁，經臣等議准，將打牲烏喇兵一千名，赴北路駐劄。緑旗兵丁内挑留一萬名，在巴爾庫爾駐防。再留一千名在哈密添防。所有應派總統協辦之大臣及領兵之提督、總兵等，應請旨遵行。其餘官兵，俟準噶爾使臣回後，俱行撤回。再巴爾庫爾既令留駐兵丁，一切文移，俱須鈐印。查軍營現有鎮安將軍、揚武將軍、振威將軍三印，請將鎮安將軍

印信給派出之總統大臣掌管。其揚武將軍、振威將軍，應令查郎阿同寧遠大將軍印信一并帶回恭繳。得旨，留駐巴爾庫爾兵丁，著內大臣常賚總統，提督顏清如、原任尚書馬會伯協同辦事，總兵張朝良、楊琥管領兵丁。其留駐哈密兵丁，著查郎阿酌派大員管領。餘依議。

又議覆，定邊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遵旨議奏北路軍營撤兵駐兵事宜。【略】得旨，大將軍平郡王著暫留統轄，參贊領侍衛內大臣薩穆哈等著仍協同大將軍平郡王辦理事務，前鋒統領阿岱著回京。餘依議。

《世宗實録》卷一五六 五月丁巳，諭大學士等：前據湖廣督撫提鎮奏報台拱逆苗不法情形，比即降旨，與湖廣督提，於調發官兵三千名外，再撥官兵二千名，陸續前進，以備征勦之用。又諭廣西撫提，派撥精兵三千名，分爲兩路前往，以資應援彈壓。今覽尹繼善奏摺，其所檄調鄰省官兵之處，與朕諭旨相符。計此時進勦之兵，合四省計之，已二萬有餘。哈元生親在軍前，統領調度，諒自有平定之策。爾等可傳諭哈元生，乘此兵威，須將清江台拱上下九股兇苗及內地倡首附逆惡寨，痛加勦除，務盡根株，不貽後患。其遠寨逼脅附從各苗，有悔罪求撫者，皆令盡繳器械然後准撫。儻敢抗違不繳，亦相機勦除。如此辦理，方能一勢永逸。若其中有勢不可行之處，可據實奏聞，但毋稍存姑息之念，陽奉陰違，令異日更啓事端。哈元生統領四省官兵，著授爲將軍，凡赴援將弁，俱聽伊節制調遣。其將軍名號敕印，爾等議奏請旨，速行頒發。尋命哈元生爲揚威將軍，仍管貴州提督事務。

甲子，上命果親王允禮、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皇五子和親王弘晝及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户部尚書公慶復、禮部尚書魏廷珍、刑部尚書憲德、張照、工部尚書徐本、正紅旗漢軍都統李禧、正黄旗漢軍都統甘國璧、倉場侍郎吕耀曾，俱辦理苗疆事務。

丁卯，諭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等：貴州等處撫定苗疆事宜，朕遣刑部尚書張照、副都御史德希壽前往總理，與哈元生、元展成等會同商酌，妥議查辦。再，現今古州兇苗肆逆他處，新撫之生苗，恐其中民姦不一，防範理宜預籌。著各該督撫悉心密議，將新設苗疆附近地方，確查舊設援勦兵若干，防汛兵若干，何處已經足用，何處尚須添補，即於本地召募民壯充應。事定之後，何處當永遠增添，何處當仍舊撤退，一一細心速議密辦。無或侈張，致滋驚擾。仍將所辦之處具摺奏聞。

《世宗實録》卷一五七 六月乙亥，諭户部：【略】著户部先行查明各省公費養廉銀兩，其有按年造册咨送、查核無差者，無庸清查外，其竝未造册咨送，及雖有册籍而籠統開造者，其中必有不清之處，即著勒定限期，令造清册送部查核。

丙子，辦理軍機大臣等議覆，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摺奏西路駐兵事宜。

丙申，諭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等，黔省逆苗不法，擾害黄平一帶村莊，哈元生等領兵進勦，逆苗雖聞風逃遁，仍復盤踞山梁，爲負嵎之技。前已降旨，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專司征討。惟是苗黨衆多，地方遼濶，現調四省官兵甚多，滇黔之兵從上游前進，湖廣之兵從下游前進，其中相隔路遠，哈元生調遣難周。湖廣提督董芳熟悉苗地情形，著授爲副將軍，一切剿撫機宜，著與哈元生和衷協力，公同辦理。目前或應分領夾擊，將來如何彈壓安置，俱著哈元生、董芳悉心籌畫，務期妥協，以副朕委任之至意。董芳著馳驛前往。

《世宗實録》卷一五八 七月丙午，調正藍旗漢軍都統、承恩公納穆圖爲鑲黄旗漢軍都統，陞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侯朱震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戊申，諭内閣：浙、閩、江西等省有棚民之州縣，朕皆留心揀發牧令前往，俾司化導董率之任。蓋此等無業民人，聚散無常，往來莫定，其間良頑不一，易於藏姦，若稽察稍疎，必至漸爲閭閻之累，始許容留。而牧令官員於每年歲底，親往查點一次。儻有作姦犯科而地主、山主不行舉首者，一體治罪，此向例也。今聞法久廢弛，有司等視查點爲具文，而地主、山主亦以保結爲虚應故事，大非朕除暴安良、教民成俗之本意。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儻有不遵，即行嚴參，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

《國朝宫史》卷三 乙卯，大學士一等伯鄂爾泰疏奏：【略】得旨，卿才品優長，忠誠任事，歷任簡用，未負朕恩。今以抱病虚羸，不能辦事，懇請罷斥，情詞皆實，著解大學士之任，削去伯爵，俾得專心調攝。

辛酉，諭内閣：邁柱簡任封疆，宣力有年，著補授内閣大學士，來京辦事。湖廣總督員缺，著張廣泗補授。邁柱俟張廣泗到任，將總督事件交代清楚，起程來京。查郎阿自領兵以來，所辦軍務俱屬妥協，今大兵已撤，查郎阿著補授大學士，仍管理陝西總督印務。查郎阿回任後，著史貽直來京。劉於義經手事務甚多，著仍留肅州，給與欽差大臣關防。查郎阿回到肅州之日，將陝西地方事宜及軍需案件，與劉於義悉心計議，分别辦理，奏聞請旨。劉於義俟軍需諸項告竣，

請旨回京。

《東華録》卷三二　是月，命大學士朱軾往浙江總理海塘工程，隆昇等俱聽節制。

《世宗實録》卷一五九　八月甲戌，吏部題，湖廣總督邁柱、陝西總督查郎阿已奉諭旨，補授大學士。其應加殿閣及兼尚書職銜，恭候欽定。得旨，邁柱著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查郎阿著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乙酉，轉兵部尚書性桂爲吏部尚書，仍留軍營。陞兵部左侍郎通智爲兵部尚書。

丁亥，上不豫，仍照常辦事。

《東華録》卷三二　是日，皇太子傳旨：「著莊親王、果親王、鄂爾泰、張廷玉輔政。」

戊子，上不豫，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皇五子和親王弘晝，朝夕侍側。戌刻，上疾大漸，召莊親王允禄、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領侍衛内大臣公豐盛額、納親、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至寢宫前，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恭捧上御筆親書密旨，命皇四子寶親王弘曆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少頃，皇太子傳旨，著莊親王允禄、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

己丑，子刻，上崩。

《高宗實録》卷一　是日，命果親王允禮掌紫禁城鑰。【略】寅刻，上進宫，内侍將雍正元年緘藏乾清宫正大光明扁後封函敬謹取下，捧至上前。上命待莊親王允禄、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原任大學士鄂爾泰等齊入，始啓封，跪閱親書御名，伏地大慟。莊親王允禄等請上止哀，欽遵大行皇帝遺命，恭宣詔旨。

甲午，定九月初三日吉期即位，建號明年爲乾隆元年。

清高宗部（起公元一七三五年，迄公元一七九五年）

九五年）

《東華續録》乾隆一　高宗純皇帝，世宗第四子也。母孝聖憲皇后鈕祜祿氏，原任四品典儀官加封一等承恩公凌柱之女。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生　上於雍和宮邸。上生而神靈，天挺奇表，珠庭方廣，隆準頎身，發音鏗洪，舉步嶽重，規度恢遠，嶷然拔萃。六歲就傅，受書於庶吉士福敏，過目成誦，課必兼治。康熙壬寅年十二，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鏤月開雲，見即驚愛，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備荷　飴顧。恩慈，親授書課，教牖有加。偶舉《愛蓮説》以試，誦解。融徹，獎悦彌至。命學射於貝勒允禧，學火器於莊親王允祿，肄幰精能。每呈彀宮門，習圍南苑，閱體審機，豐發奇中，垂髫英武，觀者莫不欽爲天授。而神槍實艚，準的具存，貽諭有深焉者。其年秋，隨侍　聖祖，巡幸避暑山莊，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日望見　御舟泊晴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即趨嚴壁而下。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嶺北爲　世宗藩邸，扈蹕時賜園。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　孝敬憲皇后率　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天顔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上豫信也。木蘭秋獮，入永安莽喀圍場，命侍衛引射熊。甫上馬，熊突起，上控轡自若，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温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子。」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爲　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召　上入養心殿，賜食一臠，意已爲他日付託之本。仰告　昊眷，故俾承福受胙。秋八月，御乾清宫，密書　上名緘固，召諭諸王大臣，敬藏。世祖所書「正大光明」扁額上。冬至月，届聖祖周忌，大祭，命代謁　景陵。

雍正一三年（乙卯、一七三五）

《高宗實録》卷二　九月已亥，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

庚子，命大學士朱軾，在總理事務王大臣處協同辦事。

壬寅，遣官頒詔朝鮮國。

甲辰，又諭：嗣後祭文繙譯清文，著余元夢商看。

庚戌，又諭：徐元夢年逾八旬，効力甚久，今辦理皇考祭文，甚屬敬慎，著即補授内閣學士。

辛亥，禁陳奏祥瑞。【略】嗣後凡慶雲嘉穀二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並傳諭將軍、提鎮等知之。

《高宗實録》卷三　乙卯，命諸臣各舉所知。諭曰：國家用人、行政二者並重，而政事必得人而理，則先務尤在人才。【略】著在京官員大學士以下、三品京堂以上，各將平日深知灼見之人，品行端方而才可辦事者，不拘品級資格，或現任職官，或放廢閒員，俱准據實保舉，密封奏聞，候朕酌量選用。爾諸大臣皆受皇考深恩擢用者，今朕聽政伊始，正爾等抒誠報効之時，務秉公心，悉除私意，俾賢俊登庸，庶政收得人之效。朕實有厚望焉。

戊午，户部奏請五城煮賑。得旨：依議。這五城施粥廠，著御史親往驗散，俾貧民均沾實惠，毋令胥役染指。都察院堂官不時前往察看。

已未，再免民欠。

又諭：本年恩詔内，凡文武官員，現在議降、議罰及住俸戴罪者，俱著寬免，已頒布通行。【略】

定奴僕告主之罪。

命僧衆仍給度牒。【略】嗣後情願出家之人，必須給度牒，方准披剃。仍飭府、州、縣等衙門，嚴查僧官胥吏，毋許借端需索，擾累僧徒，違者從重治罪。爾部即遵論行。

禁擅造寺觀神祠。

追卹陣亡大臣、官員、兵丁。

庚申，開鄉會恩科。

辛酉，諭吏部：凡有虧欠錢糧未完之人，定例不準銓選。【略】著將恩免銀兩人員，及其子孫應選、應補者，俱准入伊等班次銓用。爾部即遵論行。

壬戌，又諭：本年順天鄉試弊竇甚多。解元許秉智，係革職户部員外郎許秉義胞弟，家貲甚富，情弊顯然。著將考試官顧祖鎮、戴瀚革職，拏交刑部，請旨派大臣嚴審，按律究擬。

是月，署寧遠大將軍查郎阿等，遵旨覆奏：巴里坤、哈密留屯兵一萬二千名，恐不敷堵禦防範調遣之處，謹悉心酌議。兩廣總督鄂彌達具奏：查拏平樂

縣究橫滋事之獞民廖老大等，分別審辦。得旨：杖斃首惡，以儆餘黨，懾伏人心，辦理亦是。向後切須留意稽查，無得疎忽。

漕運總督顧琮奏：請蠲免江南蘇松二府浮糧，又請禁關稅贏餘逐年加增陋習。得旨：所奏浮糧、關稅二件，甚屬可嘉。

《高宗實録》卷四　冬十月丙寅朔，又議准：雲南巡撫張允隨疏請鼓鑄運京制錢，在廣西府設爐開鑄，需用銅鉛工本脚費銀二十八萬七千餘兩，暫於司庫封存銀内借支，行令兩淮鹽政於續收鹽課銀内，照數動撥，解滇還欵。其錢上清文，即篆寶雲字樣。從之。

丁卯，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辦理苗疆事務王大臣：黔省逆苗不法。【略】今思用兵關繫緊要，事權若不歸一，難以早奏膚功。張廣泗著授爲經畧，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制調遣。所有經畧印信，著該部速行鑄就，遣官賫送軍營。

吏部題：大學士張廷玉恩賞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并前所得一等輕車都尉，照例歸併，授爲三等子，仍與伊長子張若靄承襲。從之。

命翰林院侍講嵩壽、庶吉士介福、鄂容安，在南書房行走。

己巳，命果親王允禮總理宗人府事務。

辛未，嚴禁地方官匿災。【略】嗣後務各警醒，所奏報各地方收穫分數不得絲毫假飾，以干重戾。嚴禁地方官諱盜。

朝鮮國王李昤具奏：審擬擅入内地搶劫人參之國人等，並進方物。得旨：該部議奏，其進獻禮物，停其收受，仍著存留，准作年貢。又，朝鮮國王李昤以寬免處分具表謝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所進謝恩儀物，准作正貢。

壬申，又諭：黔省苗疆用兵日久，目今天氣寒冷，兵丁等効力勤苦。著將黔省派調各兵，及雲南、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協勦應援之兵，俱各賞給一月餉銀，以爲製備寒衣之用。

癸酉，命八旗都統察舉孝廉方正。

著湖廣督撫將曾静、張熙即行鎖拏，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疎縱洩漏。其嫡屬，交與地方官嚴行看守候旨。緩徵浙江遂安、宣平二縣被旱錢糧，仙居、東陽、永康、永嘉、縉雲等五縣被水錢糧。加左都御史福敏爲太子太保，贈禮部侍郎蔡世遠爲禮部尚書。

甲戌，調工部尚書徐本爲刑部尚書，以原任尚書涂天相爲工部尚書。

乙亥，飭督撫不得濫請題調州縣。嗣後各直省督撫務遵定例，除沿河沿海衝繁疲難要缺，仍准題請調補外，其餘俱歸部選，不得濫行題請。倘要缺之外實有人地相宜、必須題請調補者，務將必須調補之處聲明本内，以憑核奪。

禁虚報開墾。

命查罪黜之宗室覺羅附載玉牒。

命豫籌邊備。

諭兵部：順天武鄉試正副考官，向例止開列編檢職銜，嗣後著將開坊翰林一併開列。

丙子，命辦理旗務宜遵舊制。

以貝勒允禧爲正黄旗漢軍都統，以正黄旗滿洲副都統岱琳卜爲正紅旗漢軍都統，以署鑾儀使策楞署鑲紅旗漢軍都統，以鑲藍旗滿洲副都統旺扎爾署鑲藍旗漢軍都統。

戊寅，又諭：今年順天武闈鄉試，考閲騎射，聞各項人材弓馬，頗有可觀。其間技藝優長，漢仗魁偉者亦多，此皆由國家培養日深，所以人人鼓舞向上。著於定額取中外，加增十名，以示朕廣育人材之至意。

吏部議准：兩廣總督鄂彌達疏言，南澳孤懸海島，界連閩粤，兵民雜處，請添設巡檢一員，隸南澳同知管轄，鑄給粤閩南澳巡檢司印信。從之。

以左春坊左庶子劉統勳爲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左春坊左中允彭啟豐爲副考官。

己卯，户部議准：蘇州巡撫高其倬疏言，寶蘇局鼓鑄錢文。【略】蘇省商賈雲集，需用較多，仍請開鑪鑄錢，以資民用。從之。

又議覆：安慶巡撫趙國麟疏報，泗州、潛山二州縣，七月初旬陡發山水，田禾被淹，應令委員會勘，果否成災。如有應行賑濟之處，即行賑濟，不致失所。得旨：依議速行。

庚辰，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纂修實録開館事宜。得旨：著大學士鄂爾泰爲監修總裁官，大學士尹泰、張廷玉、朱軾，尚書三泰爲總裁官。尚書任蘭枝、傅鼐、甘汝來，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夢、張廷璨、班第爲副總裁官。餘依議。

《高宗實録》卷五　辛巳，命釐正文體，毋得避忌。【略】嗣後凡考試命題，不得過於拘泥，俾士子殫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覘實學。命裁落地稅。

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准：大學士朱軾奏言，民間田地之丈量首報，宜一併永遠停止。【略】得旨：依議速行。

壬午，命八旗參奏事件，歸刑部審理。

癸未，刑部遵旨議奏：伊都立係身負重罪之人，復授爲額外侍郎，辦理糧餉，竟敢假捏報銷，肆行分盜。應如英誠公豐盛額所擬，即將伊都立在軍前正法，以昭炯戒。得旨：伊都立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甲申，停止應選知縣之進士、舉人，分部學習之例。從禮部尚書任蘭枝請也。

以署尚書户部左侍郎海望爲户部尚書。

乙酉，禁陳奏樂善好施、道不拾遺等事。飭督撫不得濫請改隸州縣，增設官職。下旗民喪葬禁令。【略】

吏部題：大學士鄂爾泰恩賞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并原襲之三等男，照例歸併，授爲一等子，世襲罔替。從之。

以署尚書户部左侍郎海望爲户部尚書。

以署鑲紅旗漢軍都統策楞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以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參領馬元熙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以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頭等侍衛索拜爲正藍旗蒙古都統。

丙戌，又諭：水利庫一應錢糧，著即歸併户部管理。

辛卯，吏部議准：山西學政沈文鎬奏言，生員犯賭，有玷膠庠，未便與平民犯罪者同科。教官有約束士子之責，應定失察處分。請嗣後文武生員犯賭斥革，比常人加一等治罪，該管教官自行查出申報者，免其處分，失於查察者罰俸一年，知情不報者革職留任，失察造賣賭具者照溺職例革職。從之。

壬辰，停止外省舉人送充鄰省鄉試同考官之例，仍以科甲出身之同知、州縣等官，入闈分校。從工部侍郎張廷璐請也。

癸巳，著將傅爾丹、岳鍾琪，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石雲倬、馬蘭泰之罪，較傅爾丹、岳鍾琪稍輕，亦著改爲監候。

是月，安慶巡撫趙國麟具奏：宣城縣民種軍田，不甘津貼，聚衆罷市，嚴拿懲治，以儆刁風。若牽累無辜，使奸民漏網，則罪在督撫有司，朕必不寬貸也。

湖廣總督張廣泗具奏：奉命總理苗疆事務，即日赴黔，悉心辦理勦撫事宜。得旨：如此辦理，朕深慶苗疆之不難指日底定也。

《高宗實録》卷六 十一月丙申朔，命定教官品級。

調正紅旗漢軍都統岱琳卜爲鑲紅旗漢軍都統，以原任都統伊禮布爲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貝勒弘瑚爲鑲白旗漢軍都統。

丁酉，命審訊宜歸平允。【略】嗣後凡直省有刑名之責者，毋執成見，毋挾偏私，務各虛心聽斷，胥歸平允，以共體上天好生之心，用襄國家祥刑之治。

己亥，命侍講鄭江提督安徽學政，檢討李光壎提督山東學政，監察御史張考提督河南學政，修撰周灝提督陝西學政，編修周學健提督福建學政，編修于辰提督江西學政，户部郎中潘允敏提督廣西學政，户部員外郎陳象樞提督四川學政，編修孫人龍提督雲南學政，監察御史鄒一桂提督貴州學政，監察御史張仕遇提督湖南學政，吏科科給事中王丕烈聲名好，仍留廣韶學政任。

辛丑，命甄別僧道。户部議：福建建陽縣冒免錢糧一案，其歷任該管各員不行查出，均應罰俸一年。得旨：依議。

以右翼前鋒統領葉楚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乙巳，飭居喪毋得嫁娶。

《高宗實録》卷七 癸丑，嚴禁銷燬制錢。

甲寅，命赦投誠苗衆罪。

丙辰，嚴禁賭博鬬狠屠牛。

丁巳，命言官實心陳奏。以署巡撫鍾保實授湖南巡撫，刑部侍郎木和林調禮部侍郎，原任陝西巡撫法敏補刑部侍郎，以太僕寺卿俞兆岳爲江西巡撫。以鑲紅旗都統岱琳布爲右衛將軍，原任鑲紅旗漢軍都統。

己未，除泰安州香稅。

庚申，以領侍衛内大臣阿思海、滿洲都統宗室弘昇、護軍統領馬呢、漢軍都統覺羅伊禮布，兼管火器營事務。

癸亥，命督撫實心愛民。禁溢收耗羨。

甲子，定道府分別請旨部選之例。命審訊大臣宜存國體。【略】嗣後三品以上大員身罹罪譴，即奉旨革職拏問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夾訊者，亦必請旨。將此永著爲例。

乙丑，以鎮箪總兵楊凱爲湖廣提督，副將林祖成爲鎮箪總兵。

是月，雲貴總督尹繼善奏：賑恤黔省難民事宜。得旨：已録此摺交張廣泗辦理矣。賑恤難民，卿不可因身在滇而膜外視之，又不可因交張廣泗而彼此岐之，惟當料理萬全，俾災黎得慶有生之樂可也。

大將軍公慶復奏呈噶爾丹策零來書。

《高宗實録》卷八　十二月丙寅朔，命纂八旗氏族通譜。以都統博第爲吉林烏拉將軍，護軍統領吴禮布爲黑龍江將軍。

丁卯，又諭：川陝兩省，舊制設立總督一員，嗣因西陲用兵，辦理軍需事件，是以分設四川總督。今大兵徹回，軍務漸竣，應仍照舊制，設立川陝總督。其四川總督一缺，著裁汰，即以黄廷桂爲四川提督。

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奏：覆審考試官戴瀚擅改文字，進呈欺詐，應依律杖一百、徒三年。其聽從私改之同考官徐煥然，並扶同進呈之考試官顧祖鎮，擬以杖九十、徒二年半。從之。

吏部遵旨，議加教官品級。教授向係從九品，今應加爲正七品。學正、教諭向係未入流，今應加爲正八品，訓導向係未入流，今應加爲從八品，其陞轉應仍照舊例。從之。

戊辰，諭兵部：陣前未回弁兵，其陣亡之處，雖無明睹之人，但朕思滿洲若果能脱身，自必歸尋君上。其不能脱身者，亦惟有一死而已，斷不肯辱没滿洲之名，以偷生於賊地也，此朕之可信者。著通行曉諭八旗，似此陣前未回之人，即照陣亡之例，給與賞卹。

吏部議覆：御史八時泰奏，各部院留缺題補，多違例遲延，請令各部院，出有郎中以下等缺，該堂官欲行題補者，務將所題之人，併所留之缺，并咨吏部，限十五日即行保奏。如其人遇有出差事故，亦咨吏部，將缺歸班銓選，倘已留缺，仍復遲延，各該堂官照例議處。應如所請。惟以十五日爲期，未免太迫，應令各衙門留缺，定限次月截缺以前保奏。如有出差事故，亦於截缺以前咨吏部，歸於月選。從之。

己巳，定養親官員予封。以順天府府尹署太常寺卿，蔣漣爲太僕寺卿。

辛未，嚴飭歧視滿漢。禁契紙契根之法。【略】嗣後民間買賣田房，著仍照舊例，自行立契，按則納税。地方官不得額外多取絲毫。

癸酉，諭總理事務王大臣：向來漕項銀兩，不在蠲免之例，朕前已降旨特行豁免，以紓民力。今查各省尚有帶徵漕米，原應如期輸納，但民間已完現年漕米，又完先年緩徵之米，民力未免艱難。著該部傳諭辦漕各省督撫等，將雍正十二年以前，未完帶徵緩徵本色改折米銀，逐一查明，奏聞豁免。

丁丑，户部議覆：内閣學士方苞疏稱，穀價低昂，早晚無定，請嗣後發糶常平倉穀，遇價值偶貴，令州縣酌定賣價，一面開糶，一面詳報。應如所奏，俾窮民均沾實惠。【略】

戊寅，命喀爾喀扎薩克等，詳議定界防守事宜。

己卯，吏部議覆：光禄寺少卿德爾弼奏，請將内務府總管，照侍郎品級，改爲從二品，並議將内閣學士，亦改爲從二品。從之。

户部議准：内閣學士岱奇奏，旗員歷任外省，有在任所置産者，令各自首出，交該省督撫，勒限責令變價回旗。如有隱匿不報，查出財産入官，地方官失察，照例議處。得旨：依議。

兵部議准：副都統李元亮疏請，漢軍養育兵等，准與漢軍武童一體考試，從之。

庚辰，以署兵部刑部尚書傅鼐爲刑部尚書，仍兼管兵部尚書事務。

《高宗實録》卷九　辛巳，減陝省耗羨。定臺灣水師營武職陞衙留任。

壬午，勸減佃租。禁工程捐派。又諭：川省口外番部，輸誠急公，良可嘉憫。朕已降旨，令巴裏二塘所納一年貢賦，悉行蠲免，以昭撫恤至意。

癸未，又諭：八旗軍需虧空人員，雖屬軍需，而本身已故，家産盡絶，其子孫所得之俸餉，若仍行坐扣，未免艱苦。著該部查明，奏聞豁免。

扎薩克多羅郡王彭蘇克旺扎爾故，以其子貢楚克達什承襲。

甲申，諭刑部、曾静、張熙悖亂兇頑，大逆不道，【略】著照法司所擬，凌遲處死。

又議覆：吏部左侍郎邵基奏，請嚴屬員誣揭上司處分。應如所奏。

又議准：河南學政鄒升恒疏稱，文武生員，及舉貢監生，遇本生父母之喪，期年内，不許應歲科兩考，及鄉會二試。童生亦不許應府、州、縣及院試。從之。

又議覆：雲貴總督尹繼善疏稱，查明蕩平九股逆苗之黔、粤、楚三省官兵，核計功過分别辦理。【略】

刑部題：會審高起懷私挾詐，將黄炳、祥泰等妄參一案。查高起身爲尚書，懷挾私心，肆行欺罔。如查奏黄炳房屋未遂，積怒行警，因欲賤買黄炳房屋未遂，積怒行警，於查伊家産時，刻意搜求，必欲坐以隱匿。至祥泰侵蝕變賣官房銀兩之事，並無確據，妄行參奏，又屬旗員將祥泰嚴行拷逼，勒令供認。應依律將高起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得旨：如所擬。

又議覆：刑部尚書徐本等疏言，【略】嗣後竊盜三犯，自五十兩至三十兩者，俱發鄂爾昆種地，十兩以上者，改爲發極邊衛充軍，如不及十兩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

又議覆：內閣學士吳家駟奏，提拏家屬訊供，請禁止株連婦女。應如所奏。嗣後內外各衙門承審案件，除應提婦女收禁，照例提訊。其餘小事牽連，仍照例提子姪兄弟外，如遇虧空賠累、追贓搜查家產雜犯等案，概不許提審婦女。從之。

丙戌，諭總理事務王大臣：隆昇剛愎自用，怙過不悛，若仍留浙江，於海工無益。著解任來京，其副都統、織造二缺，候朕另降諭旨。程元章身爲巡撫，不能和衷共濟，乃懷挾私心，貽誤公事，亦不應留於浙省，著解任來京。其巡撫印務，即著大學士嵇曾筠兼管，俾地方管轄，與海塘工程歸併一手，自無掣肘牽制之患。【略】

已丑，命減朝鮮國餽送詔使儀物，【略】著從此次詔使始，凡餽送白金、儀物等項，悉按舊例裁減一半，永著爲令。該部即行文該國王遵行。

命追謚諸臣。諭曰：易名之典，古昔所重。我朝賜謚尤爲謹嚴，亦有當時未蒙錫予，而追謚於數十年之後者。蓋以事久論定，協乎鑒好之公也。

庚寅，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京城有普濟堂二處，育嬰堂一處，收養無依之窮民及拋棄之嬰孩，由來已久，其經管之人實心行善，有存孤恤老之風。從前皇考曾兩賜帑金，並錫溫綸，以旌義舉。今朕即位，廣沛恩膏，而肇毂之下，樂善良民敦行不怠，朕心嘉悦。三處各賜銀五百兩，以助其贍養之費，著內務府即行給發，並將朕旨宣諭知之。

辛卯，今朕即位以來，納親行走勤慎，實心供職，著晉封一等公、世襲，以示推錫恩榮之典。

禁督撫無故傳喚屬官等積習。【略】嗣後各宜留心改易，凡附省郡縣有司，督撫非有面悉之事，不得無故傳喚，其離省各屬官，尤不得輕離職守。如有逢迎應酬，作無益以害有益，并啟夤緣弊竇者，更玷官方。嗣後除正額盈餘及加一火耗外，毋許絲毫多取。從之。

壬辰，纂修明史總裁、大學士張廷玉等奏：纂修明史告成。得旨：明史纂修多年，藁本今得告竣。但卷帙繁多，恐其中尚有舛訛之處，著展半年之期，該總裁率同纂修官，再加校閱，有應改正者即行改正，交武英殿，刊刻陸續進呈。

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

《高宗實録》卷一〇 春正月丁酉，命督撫務休養戒廢弛。

乙巳，苗疆經畧張廣泗奏報：逆苗侵擾內地，在在設立卡寨，恃衆猖獗，官兵三路進勦，擣其巢穴，各逆求請招安者，不下數百寨。

丙午，準噶爾噶爾丹策凌，遣使吹納木喀、額塞，奉表貢方物至京。王子，賜準噶爾使臣吹納木喀入覲。諭曰：去歲守邊大臣，奏爾等已至，朕甚忻悦。非特爲爾準噶爾求和之故，【略】噶爾丹策凌，能體朕意，謹遵皇考原旨定界，可再遣使來，不然亦無庸復遣。其遣使當不忍復令攜歸，可留住數日，貿易事畢，起程可也。

《高宗實録》卷一一 乙卯，（總理事務王大臣）又議：富德請免豫省報墾荒田一疏查報墾原不盡實，然十分中豈無一、二。現在豫省之府州縣，多係從前報墾之員，應請寬其揑報處分，各令自行出首。從前認墾花户，亦令該撫曉諭，據實首報開除。如有實可墾種者，仍聽民便，照例起科。得旨：允行。

丙辰，以漕運總督顧琮署理江蘇巡撫。定考官子弟迴避考試之法，諭：內外簾官子弟應行迴避者，著另行考試，乾隆元年會試及鄉會恩科，准於常額之外，寬餘取中，以示鼓勵，其作何另行考試之處，著禮部速行妥議具奏。尋議：

之題，一體考試，臣部奏派大臣校閱試卷，恭候欽定，發交內簾主考官，酌量名次，敘入榜內。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三 是月，經略張廣泗奏：分勦新疆首逆各寨，俱已搗毀，各請招安。

二月丙寅，諭：任土作貢，國有常經，無論士民，均應輸納。至於一切雜色差徭，則紳衿例應優免。乃各省奉行不善，竟有令生員充當總甲圖差之類者，殊非國家優恤士子之意。嗣後舉貢生員等，著嚴行免派雜差，俾得專心肄業。儻於本户之外，別將族人借名濫免，仍將本生按律治罪。

己巳，甘肅甘州、涼州等府，雍正十二、三年歉收，且有牛疫，該督撫未經奏報。上降旨切責，議賑。

甲戌，救陝西停禁商販，俾晉屬民食有資。

《高宗實録》卷一二 遣準噶爾來使吹納木喀起程。【略】諭曰：此次爾等來時，朕未曾派出大員與爾等議定疆界者，非朕不受爾等請和，意欲興戎也。以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未能遵奉皇考諭旨，酌定疆界，且又假詞陳請，朕雖派員定議，亦屬無益。況疆界一事，爾等豈可專主，是以未經定議。將諭旨命爾等齎回。

《高宗實録》卷一三 乙酉，户部議准原任漕運總督顧琮，會同兩江總督趙宏恩疏題兩江軍田議贖議貼條款。一、凡典出隨船運田，令現運此船之丁，查照原契取贖。其不能措贖者聽。輪流幫運之丁，令公同回贖。田租亦輪流收受。有富豪踞占，及奸丁勾串冒贖者，照例嚴懲。如有添蓋房屋等項，縣衛勘估補償。如另僉新丁，令償前丁贖價。應津貼者，照例津貼。一、昔年拋荒衛田，軍民自行墾熟，及年遠難稽者，免其回贖，照例幫貼。其有典賣原主可查，而契券無存者，令縣衛秉公議償，不得短價强贖。一、軍田久有墳墓，不在回贖之例者，飭州縣查注備案。有暗立新墳圈占者，察究。一、運田歸船，不許復典於民，並不許復典於軍，違者，與、受均究。一、廬、鳳等衛運田，另有糧餉等田，有幫貼漕運，亦有向不幫貼者，應一槩酌量議貼。一、執業運田，應造細册報部。從之。

己丑，户部議准原任河東總督王士俊疏稱，東省肥城十九縣應徵德米折銀，每户爲數無多，請照河夫幫貼銀兩之例，併入大糧統徵。從之。

論：朕前以應付僧、火居道士竊二氏之名，而無修持之實，甚且作奸犯科，使有志修行者，永守清規，而無賴之徒，不得竄入其中，以爲佛老之玷。其情願還俗者，量給資産，其餘歸公，留爲養濟窮民之用。此亦專爲應付僧、火居道士而言也。名山古刹，閉户清修者，在所不問，前降諭旨甚明。現交與王大臣九卿會議，乃聞外省傳述錯誤，【略】著該部先行曉諭，去其迷惑。至於應付僧、火居道士之貲産，因無所歸著，是以有養濟窮民之説。究竟國家養濟窮民，豈需此區區之財物，亦可不必稽查歸公。此處著另議具奏。

辛卯，諭大學士張廷玉：湖南爲産米之鄉，向來米價平時，每石不過七八錢。近聞湖南省城，米價騰貴，自正月二十四、五以後，每石貴至一兩七八錢不等。民間有艱食之慮，爾可密寄信與史貽直、鍾保，即速計議，作何料理。似應將常平倉穀，減價平糶，以濟民食。將來青黄不接之時，更宜豫爲籌畫，毋致閭閻受困。

《東華續録》乾隆三 辛卯，以程元章爲漕運總督。

王辰，准滿洲、蒙古舉人，補内閣中書。

《高宗實録》卷一三 〔是月〕河南巡撫富德奏：上蔡縣王作孚聚衆鬧堂一案，民間閑傳，實爲勒報地畝起見。今飭南汝道楊廷翼確查。得旨：此案務須查詢確實，秉公辦理。〔河南巡撫富德〕又奏參前任督臣王士俊報墾多岡、捐輸累民。得旨：諭富德，前因豫省開墾一事辦理不妥，民多怨言，是以朕令王士俊解任來京，於稠人之中特簡用爾爲巡撫，以繼其後，實望汝竭力殫心，秉公據實，除以前之釁端，收後來之利益，俾豫民永受福也。今覽汝奏第一摺内，則稱王士俊虚報開荒，種種欺罔。而第二摺内，又稱豫省地畝隱匿者甚多，除十二、十三兩年首報之外，猶有欺隱，與其恩施於查隱既明之後，不若恩施於查隱未明之前，可否特降諭旨，槩行豁免，等語。是汝同時兩奏，而自相矛盾如是，朕竟不解汝意之所在也。【略】爲今之計，可將老荒及鹽鹼河灘之地，確無可疑者，悉行開除，以慰民望。至於夾荒田地，介在疑似者，從容查訪，不必急遽即欲定局。俟布政使徐士林到任時，汝與伊熟商經理之，或不至於大誤。至豫省勸輸銀兩既屬勉强，可停其催交。

《東華續録》乾隆三 三月庚子，赦汪景祺、查嗣庭兄弟族屬回籍。

《高宗實録》卷一四 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查閱汪景祺等舊案，景祺狂亂悖逆，罪不容誅。但其逆書西征筆記，乃出遊秦省時所作，其兄弟族屬，南北遠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載有餘，著將伊兄弟及兄弟之子，發遣寧古塔者，開恩

赦回，其族人牽連革禁者，悉子寬宥。查嗣庭本身已經正法，其子姪等拘繫配所，亦將十載，亦著從寬放回。

壬寅，飭嚴治四惡。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聞奸宄不勦，不可以安良善，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王，所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罷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公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刼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略】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不時訪察，即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者，或被內外臣工覈實列奏，或朕訪聞得知，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等，決不輕貸，爾諸臣慎毋泄泄沓沓，自取殃咎。戒之戒之。

丁未，免江南貢鮮折價。諭：聞江南長江一帶，向有貢獻鰣魚之例，至康熙年間停止，因而地方改爲折價，向網户徵收，解充地方公用。乃歷年既久，或網户改業，或移徙他方，展轉牽連，又加胥吏借端苛索，遂致沿江捕魚之人，代受追呼之累。朕思當年聖祖仁皇帝停止貢鮮，乃愛惜民力之至意，何用此些須折價，煩擾小民，著該督撫查明豁免，永著爲例。

《東華續録》乾隆三 戊午，命修舜陵，並設歷代帝王各陵陵户。

甲子，張廣泗奏報：合攻牛皮箐苗寨，首逆就獲，擄勦餘黨無算。

《高宗實録》卷一六 夏四月，戊辰，免河南鄭州、臨河等地方雍正十三年額賦，及湖南沅州雍正十三年應徵耗羨有差。己巳，賜一甲金德瑛、黄孫懋、秦蕙田三人，進士及第。二甲蔡新等九十人，進士出身。三甲興泰等二百五十一人，同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一七 庚午，湖南巡撫鍾保奏報，逆苗已經勦撫平定，黔省難民，逃入楚境者，回籍復業。

《東華續録》乾隆三 辛巳，以貴州提督哈元生遲誤軍機，命拏解來京。

《高宗實録》卷一七 丙戌，八旗王大臣會議：侍讀學士積德條奏，拖欠錢糧人等之入官房、地、奴僕，與墳墓相關，賞還本人，盡一辦理一事。入官房屋地畝，與墳墓相關者，從前入官時，有登記檔案者，亦有臨時報出者，此内亦有希圖徼倖多報者，若視其報出即行賞還，則不肖之徒希圖徼倖妄報，在所不免。臣等公同酌議，入官墳塋祭田内，與墳墓相關者，如係三頃以下，即查出賞還本人，其十餘頃者，將三頃賞還本人，餘者入官。此項房地内，賣出者，交各該旗查明在部原文數目，支領贖出，退還本人；看守墳塋人内，已經賣出者，若令贖還，或有拆散夫婦之事，除已經賣出者毋庸議外，其現在官者，俱請查還。又此項墳塋地畝，聖主施恩賞還，誠恐伊等絶祀，實仁慈之至意。但此内有弟兄數人者，雖一人之房地入官，其弟兄尚有房地，若此者，請毋庸查辦。如此，則聖恩週徧，亦可去宵小徼倖之事。命下之日，交與各旗秉公查辦。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八 五月乙巳，革山東益都縣吏名地，減偏重納糧。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聞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有前明廢藩吏名地一項，在當日爲藩封之産，不納課糧，召人承種輸租，各佃止更姓名，無庸過割，謂之更名地，較之民糧多二倍至四倍不等。在當日居民，投靠藩勢，借佃護身，積漸增加，沿爲陋例，今則同爲民田，而納糧尚仍舊額，名爲欽租地，糧多賦重，小民輸納維艱，朕心軫念。著將欽租名色裁革，照依該縣上等民地，按畝徵糧，每大畝納銀二錢一分零，每小畝納銀一分四厘零，歸入名糧項下，一體徵收，俾循惟正之供，永除偏重之累。著該部行文山東巡撫，即遵諭行。

《高宗實録》卷一九 庚戌，訓江南、浙江風俗崇節儉。

甲寅，免四川風雹被災敘州府屬之南溪縣，直隸瀘州，并瀘屬之納谿、江安、合江、九姓司，又敘永廳，并所屬之永寧縣，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乙卯，朝鮮國王李昤，慶賀登極，並尊崇崇慶皇太后，恭進禮物。賜國王王妃粧蟒緞匹，及正使咸平君李洸、副使禮曹判書鄭錫五等，緞匹銀兩等物有差。

丁巳，暹羅國王參立拍照廣拍馬嘮六坤司尤提雅菩挨，遣正使朗三立哇提、副使朗曝理哇振、坤史璘吓者哪、文備匹邁底，表謝欽賜匾額帑金，并貢方物。温旨嘉奬。

《東華續録》乾隆三 癸亥，江西巡撫俞兆岳奏民間斗斛之制宜畫一，禁演扮淫戲以厚風俗等語。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蓋以此民閒日用最切之事，而風俗之所關也。宜令畫一之奏，是不可有欲速之心，致民間有所不便，則得矣。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未有拂人情以發令者，忠、孝、節、義，固足以興發人之善心，而媟褻之詞，亦足以動人心之公憤，此鄭、衛之風，夫子所以存而不删之，若能不行抑勒，而令人皆喜忠、孝、節、義之戲，而不觀淫穢之媟，此易移風易俗之一端也。汝試姑行之。

《高宗實録》卷一九 是月經署苗疆湖廣總督張廣泗奏：搜勦大箐擒獲首

兇，並回兵辦理內地情形。

《高宗實録》卷二一〇 〔六月〕乙丑，太常寺卿雅爾胡達條奏：【略】菓木園頭內，禁止僧道。查園頭內有僧道，皆稱原有帶地投進者。竊惟僧道係出家之人，當差於理不合，祈交內務府查現在園頭內如有僧道，著革去園頭，令其仍歸本廟，辦給養生地畝，其餘帶來地畝，另派園頭耕種。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三 辛未，定江南水利歲修。

《高宗實録》卷二一〇 免四川南溪縣等處風雹災本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 癸酉，授張廣泗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以尹繼善爲雲南總督，專辦雲南事。

《高宗實録》卷二一〇 乙亥，又論：户部查奏，八旗復令入官之房屋地畝，共七十二案，俱係從前欽奉皇考恩旨，已經寬免者。後因該旗大臣不能仰體聖意，復令交官。今既查明造册具奏，著仍給還本人，令其執業。再此項房地內，有於交官後，已經估變認買及賞給兵丁官用者，若復行徹出，未免滋擾。著該部查明，已經估變認買及賞給兵丁官用之房屋比照間架、地畝比照等次賞給，儻有不公不均，藉端作弊者，一經察出，定從重究治。餘照所奏行。

《高宗實録》卷二一一 乙酉，鑲黄旗漢軍都統納穆圖奏：旗人已經賣出房地，令户部贖還，給與本人。得旨：此項入官墳園地畝賞還本人，乃朕格外之特恩，今將户部存留地畝與撥給莊頭之地畝徹回，給還本人，事屬可行，若將已經賣出之地畝復行贖回給還，事覺紛擾，即以官地抵還，亦爲不使。此一項，著八旗照此遵行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三 丁亥，禁四川松潘各鎮將私斂番民。

《高宗實録》卷二一一 是月，〔河南按察使隋人鵬〕又奏淮寧、商水等縣河水泛溢情形。得旨：是。地方水旱之事，即不成災，亦必如此直陳無隱方是。

《高宗實録》卷二一二 秋七月甲午，〔上〕親書密旨，著總理事務王大臣親看，宫中總管太監，謹收藏於乾清宫正大光明扁額之後。

乙未，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貴州苗疆已經張廣泗料理就緒，但黔省苗民雜處，如仲家青苗種類甚多，皆係久入版圖，沾恩向化者。近聞該省訛言，暗相傳説，云俟古州事竣之後，大兵回黔之日，欲將仲家等苗盡行勦捕，以致苗民疑懼不安。此皆奸民乘機嚇詐之故，地方官雖出示曉諭，終懷疑懼等語。此朕得之風聞者，如果有其事，張廣泗可即傳朕旨，出示曉諭，以安守分熟苗之心。若傳聞未確，亦即據實回奏。

《東華續録》乾隆四 己亥，免貴州通省本年額賦及耗羨。

《高宗實録》卷二二 飭督撫籌畫糴糶便民之策，諭曰：積貯平糴之法，原以便民，乃聞各省州縣，於倉穀出入，竟有派累百姓者。當出糴之時，則派單令其納銀領穀若干，及買補之時，則派單令其納穀領銀若干，納銀則收書重取其贏餘，領穀則倉胥大肆其勒抑，甚至以霉爛之穀，充爲乾潔，小民畏勢，不敢不領，惟有隱忍賠累而已。更有山多田少之地，産穀無多，而該地方官不能向他處採買，但按田畝册籍，覈算發價，派令百姓將田畝歲收之穀交倉，絶不爲民間計及蓋藏，至有十餘畝之田，而亦責其承買穀石者。在附郭居民，去倉厰不遠，尚可就近轉輸，至於遠鄉僻壤，離城或百里或七八十里之遥，亦一概令其領銀納穀，小民肩挑背負，越嶺登山，窮日之力，始至交納之所。而奸胥蠹吏，又復任意留難，及平糶之日，而寫遠鄉村，更不能均沾實惠，是徒有轉運之苦，而不獲蒙積貯之益。夫良法美意，行之不善，流弊種種，其作何變通之法，使閭閻實受糴糶之益，而無有擾累，各該督撫大吏當悉心籌畫，令有司實力奉行，以副朕愛養斯民之意。

《東華續録》乾隆四 庚子，申禁科場舞弊。

《高宗實録》卷二二 辛丑，永除新疆苗賦。諭曰：貴州古州等處苗衆，從古以來未歸王化，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如天之仁，特允督臣所請，不忍棄置帡幪之外，遂因伊等俯首傾心，輸誠歸順之切，收入版圖，使得沾濡德澤，共享昇平之福，原非利其土地民人，爲開拓疆圉之舉也。【略】苗民風俗，與内地百姓迥别，嗣後苗衆一切自相爭訟之事，俱照苗例完結，不必繩以官法。至有與兵民及熟苗關涉之案件，隸文官者仍聽文員辦理，隸武官者仍聽武弁辦理，必秉公酌理，毋得生事擾累。貴州總督張廣泗可一併曉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二三 壬子，賑江南宿州、蘄、碭等州縣衛水災飢民。

甲寅，諭：陝、甘兩省錢糧耗羨，向係加二徵收，前已降旨，令該督撫等於乾隆元年爲始，減去五分，示朕軫惜民力之意。現在雍正十二年以前錢糧，俱已蠲免，其雍正十三年分該省尚有未完民欠，恐官吏仍循舊例，小民一時未能分晰，以致混冒收納，亦未可定。著將雍正十三年分未完錢糧應徵之耗羨，一併減去五分。該督撫即通行出示曉諭，咸使聞知。

丁巳，賑陝甘隴西、伏羌、河州、碾伯、西寧等州縣水災雹災飢民。戊午，賑湖北漢川、江陵二縣，荆州等三衛水災飢民。

是月，〔大學士總理浙江海塘稽曾筠〕又奏：請疏濬杭、湖二府水利，以裨民生。得旨：好，應如是疏通者。

〔廣西右江總兵官潘紹周〕又奏：請禁土苗祭賽宰牛。得旨：奏内所言，多有紛更不妥之處。至土苗宰牛，乃其習俗，尤不當與民人一體嚴禁。此摺著發與鄂彌達，令其議奏。

《高宗實録》卷二一四　八月壬戌朔，賑浙江蘭谿、建德等六縣，水災飢民。

己巳，又諭：西部喀爾喀等，原在茂岱察罕廋爾，扎卜堪河等處游牧，因準噶爾厄魯特等久懷窺伺之意，我皇考聖慮周詳，念喀爾喀等若不豫令内徙，賊來侵犯伊等游牧處，不能一時就便遷移，則人畜受傷而賊反獲利。是以屢降諭旨，交大將軍及喀爾喀副將軍等將喀爾喀游牧内徙之處詳查定議具奏。尋議：喀爾喀等俱各向東移徙，外以杭愛之陰、塞楞額多歡、鄂爾昆之鄂圭淖爾爲界，内以杭愛之陽、翁金河、古爾班賽堪等處爲界。去年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格勒克雅木丕勒奏稱伊所住哈魯納地方既無野獸，又牲畜不得孳生，乞移住於舊游牧推河、伊克鄂拉、翁金等處，經大將軍議奏，准其外徙。現今噶爾丹策零遣使求和，我大兵以次徹回，止留兵駐防邊境。念準噶爾素與喀爾喀爲讐，寧保其不相侵犯？自宜豫爲之備。喀爾喀等不知其故，以爲既經和好，大兵全徹，思念原游牧處，漸欲向外遷移。但計地方遼闊，游牧從容，不思居可虞之地，被賊殘害牧畜、擄掠子女之患，是見小利而不知大計者也。準噶爾定界之事尚在未決，喀爾喀等之游牧且令勿遽挪移，著額駙策凌等戒諭喀爾喀扎薩克人衆，仍駐原駐之地，禁其踰界游牧，此亦爲喀爾喀起見，非欲竟棄其地也。俟數載後，準噶爾大定，絶無可虞，度量情形，必令伊等仍移本處，臨時再降諭旨。

《東華續録》乾隆四　庚午，兵部尚書傅鼐緣事革職。

《清高宗實録》卷二五　己卯，賑河南南陽、新野等五縣水災飢民，並停徵本年分額賦有差。諭：本年四月間，河南永城縣潘家道口地方，黄河水發，隄岸潰決，民間田禾廬舍被水淹浸，朕心軫念，切諭巡撫、布政使加意賑恤，務令貧民得所，並會同江南總督、總河悉心妥議，俾疏通下流，以永除永城之水患。其永邑被水應免之錢糧，著巡撫、布政使確查具奏。今據徐士林摺奏，永城縣被淹田地共一千一百一十三頃六十六畝，春麥秋禾俱未耕穫。朕思一歲之中，春麥既未收成，秋禾又未補種，小民生計艱難，國賦何從輸納。目今正值開徵之時，著將應徵之地丁漕糧悉行蠲免。該撫等即出示通行曉諭，并督率有司實力奉行，毋使奸胥土棍借端舞弊。

乙酉，減浙江嚴州屯糧。諭：朕聞浙省屯糧，向來每石徵銀一兩，因軍丁等輸納維艱，於康熙年間特恩減免，改徵銀五錢五釐，計算每畝徵銀八分有零。彼時惟嚴州一所遺漏開報，未經查明減免，每畝仍徵銀二錢一分五釐。查杭州前、右二衛屯田，與嚴所地方相距咫尺，每畝止徵銀一錢二分八釐零，而嚴所地土比通省較薄，賦額則比通省較重，實屬偏枯，所當酌量變通，使一體均沾恩澤。爲此特頒諭旨，將嚴所屯糧，循照杭州前、右二衛科則徵收，以紓軍力。其應豁減銀兩若干，著大學士嵇曾筠確查報部，永著爲例。

丁亥，賑陝西府谷、神木二縣雹災飢民，並緩徵本年分額賦有差。

己丑，賑江南江寧、蘇、松等屬溧水、江浦、長洲、華亭等二十四州縣水災飢民，並緩徵本年分額賦有差。

庚寅，賑貸湖北潛江、荆門等五州縣，沔陽、荆州等四衛水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二六　九月丙申，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等議奏：遵旨會審古州苗疆一案，革職刑部尚書張照懷私挾詐，擾亂軍機，革職貴州提督哈元生觀望逗遛，失陷城寨，均應擬斬監候。革職湖廣提督董芳擅調官兵，革職貴州巡撫元展成、撫馭乖方，均應僉妻發邊遠充軍。革職副都御史德希壽巧詐不實，應枷號鞭責。再張照、德希壽糜費兵餉，俟查明確數，勒限嚴追。得旨，【略】張廣泗仍當交部議叙以奬軍功。至於哈元生身爲全省提督，乃苗人造逆，不能覺察於機先，及賊衆肆行，又復稽遲於臨事，按律治罪，亦復何辭。但念伊粗鄙武夫，知識短淺，尚非有心貽誤軍機，且從前征勦烏蒙曾經効力，今既革職拏問，著從寬免死釋放。張照受恩深重，且自請經理苗疆，應差妄行，罪莫可逭，朕是以降旨將伊革職拏問。但念伊浮躁性成，又誤聽道路傳聞播弄之言，遂立意與哈元生齟齬，哈元生之罪既已從寬，張照亦著免死釋放。至於元展成本屬中材，適值地方難辦之事，兼之文武不和，諸凡掣肘，遂至倉皇錯亂，莫展一籌。董芳身爲副將軍，不能和衷共濟，負恩實甚，但伊初到黔省，辦理軍務爲時尚淺。德希壽一無所知，諸事聽張照之指使。此三人者雖有應得之罪，尚有可原之情，既已革職拏問，其治罪之處俱著寬免。

癸卯，賑貸浙江湖州府屬之安吉、德清等三州縣、一所水災飢民。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並免職官、生監等爲奴之例。

《東華續録》乾隆四 庚戌，以慶復爲刑部尚書，仍兼管吏部事。起傅鼐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二七 壬子，賑安徽宿州、虹縣等二十州縣、衛水災飢民。

乙卯，加賑江蘇蕭、碭山二縣、徐州一衛水災飢民。

丁巳，賑安徽泗州衛屯田水災飢民。

己未，御試博學鴻詞一百七十六員於保和殿。命大學士鄂爾楞爲莊浪副都統。賑江蘇六合等十三州、縣、衛水災飢民，併緩徵本年額賦有差。

是月，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清查保甲之時，分別填註户口，遇當賑之際，仍挨户確查。得旨：知道了，自應因地制宜，如是辦理者。

《高宗實録》卷二八 冬十月壬戌，户部等部議覆吏部右侍郎阿山等疏言，清丈張家口外東四旗地畝，除應得賞給外，所有太僕寺馬廠駝馬牛羊羣等開種地一千五百九十一頃九十三畝有奇，賞給一半養贍，餘照例納課。又千家店駐防兵多開種地二十九頃六十七畝有奇，獨石口駐防兵開種地二十一頃九十七畝有奇，各村莊香火地八十五頃一十三畝有奇，石窑子、六間房、東溝門等處班第佐領下地一百四十七頃七十畝有奇，楊木棚子怡親王府槍手地三十七頃八十二畝有奇，胡素臺、韓慶壩、三道營等處色楞家人地一十三頃三十一畝有奇，俱照例納課，於乾隆三年起科，並禁種地民攜帶妻子及多雇人，越界耕種。又設立領催四名，分管新營、六間房、太平莊、西峰砦各路，每路給兵四名，協同同知差役，催交錢糧，稽查奸匪，分別月給銀兩，歸理事同知管轄。又查丈出西四旗餘地五百七十二頃四十八畝有奇，一併照例起科。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四 乙丑，兵部尚書通智，以協辦歸化城事務任意更張，將土默特官員恣意用刑，革職。

《高宗實録》卷二八 戊辰，免江蘇阜寧等四州縣本年旱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二九 丁亥，賑貸浙江德清、武康二縣，及湖州所被水災民。

戊子，賑貸山西朔州等四州縣被雹災民。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西陲自用兵以來，陝甘百姓，轉運糧餉，急公効力，甚屬可嘉。已蒙皇考疊沛恩膏，厚加撫恤。朕即位之初，又將乾隆元年甘肅額徵錢糧全行豁免，西安等屬豁免一半。今朕復思大兵既徹，正與民休息之時，若再寬一年額賦，則民力更可寬餘，安居樂業。著將乾隆二年甘肅錢糧，全行蠲免，西安等屬錢糧，蠲免一半，以示朕加惠秦民之至意。

《清朝柔遠記》卷四 冬十月，裁減荷蘭税額。

初，荷蘭通商粤省，歷年納税尚輕，後另抽加一之税，洋商深爲不便。至是，論曰：朕聞外洋紅毛夾板船到廣時，泊於黄埔地方，起其所帶礮位，然後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給還。至輪税之法，每船按樑頭徵銀二千兩左右，再照則抽其貨物之税，此向例也。乃近來夷人所帶礮位聽其安放船中，而於額税之外，將伊所帶置貨見銀另抽加一之税，名曰「繳送」，亦與舊例不符。朕思從前洋船到廣既有起礮之例，此時仍當遵行，何得改易？至於加添繳送銀兩，尤非朕嘉惠遠人之意，著該督查照舊例，按數裁減，並將朕旨宣諭各夷人知之。

《高宗實録》卷三〇 十一月壬辰，賑貸陝西定邊縣被雹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 甲午，加大學士嵇曾筠太子太傅。命徐本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以孫嘉淦爲刑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三〇 丁酉，賑恤安徽霍邱等三縣衛、湖北漢川等十三州縣衛被災軍民，緩徵額賦。

戊戌，九卿議覆刑部奏言，嗣後凡侵盜錢糧，數滿千兩以上者，照例擬斬監候；其一千兩以下，照律雜犯准徒；遇赦則數逾萬兩者，不准援宥，萬兩以下俱准放免；其從前數滿三百兩擬斬，及一千兩以上不准援赦之例，均應删除。至八旗一切收貯公所錢糧，并交庫銀兩，亦應照直省監守自盜錢糧，分别一千兩上下，擬斬監候及雜犯准徒定例遵行。仍遵旨，一萬兩以下准其援赦，有逾此數，不准豁免，其三百兩以上斬決等例，并請删除。從之。

《高宗實録》卷三一 庚戌，策試中式武舉馬負書等九十八名於太和殿前。

廣東巡撫楊永斌疏報：安南國王嗣黎維禕遣使慶賀登極，請准其奉表來京。允行。

辛亥，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昨據貴州總督張廣泗陳奏苗疆善後事宜三條，朕已降旨交總理事務王大臣、議政大臣會同該部妥議。今朕思張廣泗所奏第一條請於新疆内地添設官兵駐劄彈壓，自應照所請行。但所添兵丁計一千三百餘名，以之分布各處，朕意似稍覺不敷。現在安設營汛，是否足敷巡防之用，目前斷不可以節省錢糧而爲遷就之舉。其第一條請設立郡縣，在目前似可不必，或因地方遼闊，所有同知通判等官難於統轄，酌設道員彈壓巡查，似尚可行。至第三條内奏請將内地新疆逆苗絶户田産酌量安插漢民領種，朕思苗性反覆靡常，

經此番兵威大創之後，雖畏懼懾伏，而數十年後豈能豫料。若於新疆各處，將所有逆產招集漢民耕種，萬一苗人滋事蠢動，則是以內地之民人因耕種苗地而受其荼毒，朕心深爲不忍，此必不可行者。朕意逆苗因罪入官之地，自無復賞給逆苗之理，與其招集漢人，不若添設屯軍，即令兵丁耕種，俾無事則盡力南畝，萬一有警，就近即可抵禦。且收穫糧石又可少佐兵食，以省內地之輓運，較屬有益。其安設屯軍，於額設汛防兵丁之外，就地畝之多寡酌量添設，或專令屯種，或令與汛防兵丁更番屯種，則苗疆駐劄之兵數較多，而兵氣自奮，且省添兵之費。朕意如此，可先行寄信張廣泗知之。苗疆善後事宜關係重大，極宜詳慎籌畫，俾可永遠遵行。張廣泗切不可因從前原欲郡縣其地，目今仗此兵威遂欲迴護前議也。總之苗疆之事可省而不可繁，可拒卻而不可招徠，即今之添兵設防，亦不過因已經如此辦理，於國家顏面有關，難於全撤耳。尚須妥協計議，使地方永遠寧謐。

壬子，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原任正黃旗漢軍都統管理井田事務甘國璽疏陳屯莊事宜，一、井田每户原給田一百二十五畝，十二畝五分爲公田，十二畝五分爲廬舍場圃，百畝爲私田，公田儘收儘報，今既改屯莊，應令按畝完納屯糧。一、堡户原止給地三十畝，今其耕種，不交公糧。今若令一體完課，未免拮据，請加恩增給地畝。一、三堡旗民雜處，難於稽查。請將各户原領三堡房地，盡交該州縣，即於現今咨回井户所遺房地内，照數撥給。一、八旗改屯人户，嗣後身故有子者，自應頂補，儻遇無子寡婦，情願守節，並無親戚可依者，請留地四十畝，以資養贍，即令本屯之人代種完糧，俟伊身後，仍將地畝交官召種。一、井田原撥霸州、固安、永清、新城四州縣地，今改屯莊，令防禦管轄，請將附近霸州者令霸州防禦管轄，附近固安者令固安防禦管轄。一、井田向設鄉長，請仍留供役，果能勤慎，遇有屯長缺出撥補。一、驍騎校應遵議徹回，但一時未有可補之缺，請俟補放之日，令其交地回京。均應如所請。惟堡户一條，納糧既屬無力，增地又似多事，應仍令其照舊暫行耕種。從之。

乙卯，賜殿試武舉馬負書等九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高宗實録》卷三一一 十一州縣衛水災軍民。

癸亥，禁督撫受土宜。

乙丑，賑江蘇溧水等十二州縣被水災民。

己巳，免陝西府谷、神木三縣雹災本年額賦有差。

辛未，賑山西朔州等四州縣被雹災民，蠲緩本年分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三三 丁丑，又議覆雲南巡撫張允隨疏言，直省司道以下各官，延請幕賓人數衆多，今既定保薦之例，其中不無奔競鑽營及買名頂替等弊。應請將幕賓六年期滿無過者，俱送督撫考試，分別予以先用，及職銜頂帶，如有保送頂替，及冒名頂替之人，定議分別治罪。應如所請。蠲緩安慶泗州衛屯田、長蘆慶雲縣鹽地本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 戊寅，命科道等官不兼部務。

《高宗實録》卷三三 甲申，總理事務王大臣奏：遵旨議以八旗入官地畝九千五十餘頃，立爲公産，令八旗都統於參佐領内揀員經管，召種取租，每年將所取租息報明户部。又入官房屋八千三百餘間，准人認買，其未認買之前，亦由各該處取租，以此分給旗人之貧乏者，俾得各立産業，以資養贍。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四 是歲，朝鮮、南掌、暹羅、安南來貢。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

《東華續録》乾隆五 春正月庚子，召趙宏恩來京。以公慶復爲兩江總督，調那蘇圖爲刑部尚書，以訥親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三五 庚戌，又諭：前年黔省逆苗不法，調撥兩廣、雲南、四川、湖廣兵丁，會同本省兵丁，合力征勦。今軍務已竣，地方寧謐，惟是各省及本省兵丁，人數衆多，其中有擊賊陣亡者，有染病身故者，此等歿於王事之人，深可憫惻。其眷屬在家，於知照未到本營之時，多支月餉，若按本兵亡故之日，照數扣追，則已用之項，措辦維艱，甚非朕優恤戎行，哀矜煢獨之意。著各該管大臣等，查明悉行豁免。其本兵名糧，若子弟内有可以訓養成材者，即令頂補，以資養贍，倘子弟無人，眷口無所倚賴，著該管大臣，設法撫恤之，毋令失所。

《東華續録》乾隆五 癸丑，免京師至易州七州縣乾隆二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三六 二月丙寅，安南國王黎維祐故，嗣子黎維禋遣陪臣阮仲常、武暉、武惟寧等進本告哀，附貢方物。下部知之。

癸酉，減浙江温、台二衛屯田科則。論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因外省軍田糧額輕重不等，年來留心訪察，聞浙江温州衛現徵屯田三百一十二頃，每畝額徵銀

一錢七分零；台州衛現徵屯田二百二十頃，每畝額徵銀一錢四分零，比本地民田較重，丁民輸納未免艱難。查杭州前、右二衛科則，均係一錢二分八釐，温、台二衛屯田，著照此例畫一徵收，永著爲例，俾沿海丁民受減賦之益。該部即遵諭行。

《高宗實録》卷三七　戊寅，上御養心殿，召入八旗都統等，諭曰：從前入官旗人之地，理應賞還旗人，俾得資生之計。但旗地與民地不同，不便交部，是以特交爾等八旗大臣辦理。今爾等議稱，入官地畝，從前所定租額本輕，徒致州縣吏胥中飽，請派員前往，另行秉公更定等語。現在入官地畝之租，較之民人佃種旗地之租，爲數實少，而此項入官之地，原屬旗地，與民人交納錢糧之地不同，雖經官定租額，而百姓不知，仍納重租，以致吏胥中飽。今因地定租，固爲允協，但愚民不明事理，或妄生疑意，謂添增租額，亦未可定。夫旗人民人，均吾赤子，朕一視同仁，並無歧待。著交與直督出示曉諭，若無從前弊端，即令該督保題，停止增添。又議稱，似此一定之後，交與地方官，按年照數收租解部等語。夫年歲之豐歉不齊，如遇歉收之歲，仍照定數徵租，則百姓未免受累。其旱澇之年，作何減收，豐稔之年，作何補納之處，著各該州縣官，隨年歲之豐歉酌量辦理，報明該旗。仍報部存案，以備稽察。僉有藉端朦混，不據實辦理者，即著該旗、該督查參。

戊子，兵部議覆巡臺御史白起圖等疏請，嗣後過臺商船舵水人等，免其查驗箕斗，令原籍州縣官，將各舵水年貌鄉貫填照，或有事另雇，就地給單填註，取具船户行保甘結，汛口各官驗放。臺地倣照内地，設立十家牌，填註實在籍貫人口確數，並作何生理，遇有事故開除，每月出具並無招攬游民結狀報驗，違礙，一併嚴究。應如所請。從之。

《高宗實録》卷三八　三月戊戌，更定旗人命案律例。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滿洲殺死滿洲，即行正法，當日立法稍嚴，使人不敢輕犯，原屬保全之意。今滿洲生齒日繁，且知遵守法度，相殘之事甚少，舊定旗民條例，未免輕重懸殊，所當隨時更定，酌議畫一。著九卿會同八旗都統，詳確定議具奏。尋議，嗣後旗人遇有命案，仍依律分別闢殿謀故，定擬絞、斬監候，其有服制者，照服制科斷，永著爲例。從之。

己亥，定孤貧口糧，扣小建、加閏月。

又諭：給與僧道度牒一事，朕前後兩頒諭旨，明切曉示，冀督撫有司辦理妥協。昨閒及安徽巡撫趙國麟，據伊奏稱，有此一番澄汰，嗣後便可不必再給度牒等語。朕不知趙國麟之意，將以度牒爲多事滋擾，而不必給耶？抑謂釋道之教，應行禁絶，而嗣後無庸給發，遂永不許人爲僧道耶？恐直省督撫，未必能如是精明强固，不動聲色，遂使天下無一僧道也。【略】朕令直省督撫年終彙題即欲徐徐辦理之意，而並非謂目下盡行禁絶人之爲僧道也。據趙國麟此奏，誤會朕意，恐他省督撫尚有似此者，故再行申諭，務體朕撫育羣生，物各得所之意，詳悉妥議，徐徐辦理。又前年以民間喜建寺廟，而舊時寺廟傾圮者多，特諭止許修葺舊寺舊廟，近聞舊址重修者絶少，間有新建寺廟者，地方官並不將朕諭旨，宣布開導，此亦奉行不謹，怠忽從事之一端，並諭令直省督撫知之。

《高宗實録》卷三九　己酉，免陝西定邊縣菑災額賦。

丙辰，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以雨澤愆期，亢旱有象，甚爲憂灼，不勝省惕。因念刑獄一事，自大赦之後，囹圄所繫無幾，而直省通緝人犯，在恩赦以前者，向以該犯未獲懸案緝拏。其中有不應赦者，有應赦者，其應赦之人，雖拏獲到案，仍免其罪。而該犯已受拘攣之苦，殊堪憫惻，著該部立速通行各省，除必不應赦者，仍行通緝外，其與赦款相符者，一概免其通緝。有在本案牽連待質之犯，亦即予釋放。至現今刑部羈禁之人，有似此等牽連待質者，無論赦前赦後，或釋放，或取保，著該堂官，即行酌量辦理，以示矜恤。

《高宗實録》卷四〇　四月辛酉，諭總理事務王大臣：邇來雨澤愆期，民間米價較前稍長，且因從前倉場條奏，官倉稜米甚多。春季官兵祿廩，全以稜米支給，是以老米價值更昂，現在五城存廠米石甚少，而赴買者甚衆。當此青黄不接之時，若不豫爲籌畫，恐奸商居奇，市價難於平減，著户部作速行文倉場，將存倉老米，每城撥二千石，照減定價值發糶。如有不敷，再行撥給。【略】旗都統等先以議准御史諾恩布請禁奸商私買兵米、圖獲厚利一事具奏，上以旗人願借重利，自係急不暇擇，與其使奸商獲利，不如每旗酌撥帑銀一二萬兩，遇伊等有急迫事件，輕利借給，將伊錢糧代扣，庶重利放債之弊，可不禁自止。

壬戌，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遵旨豫籌賑恤事宜。現今雖少雨澤，尚未成災，應先行平糶，暫停徵比，倘旱荒既成，請就存倉米穀散給，或不敷用，再令督臣李衛酌奏截留漕米，以備臨時撥濟。得旨，覽所議賑恤之策，俱爲切要，至緩徵一條，尤屬濟時拯救之急務，著依議遠行。仍傳諭直督李衛董率屬員，實力賑恤。

壬戌，禮部奏：朝鮮國王咨請，中江每年二、八月間貿易，懇仍舊例遵行。

得旨：朕前因臺站官兵，每年一八月間，攜帶貨物，前往中江，與朝鮮貿易。兵丁既不諳貿易之事，且不無需索擾累，誠恐遠人到邊守候羈遲，殊多未便。是以降旨，令內地商民前往，均平交易。內地商民，即指附近臺站之百姓而言，並非於京師關內，另有派遣，此朕體恤遠人之意也。今該國王既請仍如舊制，著照所請，仍循舊例，與兵丁等按期交易。可傳諭該國王知之。

《高宗實錄》卷四一　丙子，諭總理事務王大臣：今年春夏以來，京師及畿輔雨澤稀少，而山東地方，亦有缺雨之郡縣。朕已屢降諭旨，多方籌畫，以爲先事之備。今思節近小滿，甘霖未降，麥秋料已失望，民心未免惶懼。除已經降旨緩徵外，著將直隸通省今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一百萬兩；俾民力寬紓，民氣愉暢。如將來仰蒙天祐，霖雨普施，秋成不致歉薄，則閭閻需朕格外之恩，亦加惠元元之誼。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也。嗣後如得雨稽遲，有妨農事，則應行賑恤等事，仍應加意辦理，毋使一夫失所。

《東華續錄》乾隆五　丁丑，免雲南乾隆元年帶徵秋糧。

《高宗實錄》卷四一　又諭：五城平糶米石原以周濟小民，乃有奸民圖利串通胥役，轉相販賣，甚至運往通州，售爲燒鍋之用，而離廠稍遠之貧民，奔赴稍遲，即不得升斗。且有守候終日，忽然停止糶賣，貧民含怨空回，殊負朕軫念民食之意。步軍統領鄂善、侍郎托時即時將作弊之人查拏，甚屬可嘉。至該城御史於糶米要務，約束稽查，是其專責，乃不能督率司坊等官，親加查察，一任弊端豐出，怠玩已極，著將該城御史及監糶各官並該司坊官交部嚴加議處。都察院堂官見朕宵旰焦勞，爲民籌畫，即每日親至米廠，逐一釐剔，亦分所宜然。今既不能親往看視，又不能覺察弊端，伊等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

又諭：允禩、允禵前因獲罪削爵圈禁，諭其獲罪原委，並無屈抑之處。但朕念伊等爲天潢一派，自加恩寬釋以來，亦皆深知前非，自悔自艾，安分家居，未嘗生事。今復加恩賜給伊等公爵空銜，不必食俸，仍令在家居住。其各安靜守法，以副朕篤厚宗支之意，該衙門即遵諭就第傳諭知之。

庚辰，戶部議准甘肅巡撫劉於義疏報：武都、西寧、真堆三族番民，改土歸流，所有應徵糧銀，請自乾隆戊午年爲始，入額徵解。從之。

甲申，免湖北漢川、江陵二縣，及武左、荊州、荊左三衛水災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丁亥，免江南徐州府屬蕭、碭二縣，并徐州衛水災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東華續錄》乾隆五　丁亥，除廣東、雲南雜稅。

《高宗實錄》卷四一　是月，刑部左侍郎劉統勳奏報：浙省海塘工程，惟朱軾所建五百丈至今堅固，其餘舊塘俱難經久。至於堵築尖山，開挖引河，費用浩繁，成功難必，此督臣嵇曾筠所以專主建築魚鱗大石塘之議也。我皇上不惜百萬帑金，以衛浙民田廬。今歲北岸海沙漸漲，南岸江溜漸通，可望成功。海寧城南石塘五百丈，現已完竣。密籤長樁，平鋪巨石，灌以米汁灰漿，釘以鐵釘鐵鋦，後來工程，若始終如一，可保永遠無虞。查向來保固之法，於塘外籤樁鋪石，層累而上，作爲坡陀之形，名爲坦水。此項工程，在今日有不得不修築之勢，竊計海塘與河工形勢迥不相侔。河工有應築、應開、應濬之不同，即有不得不築、必不可築之異。海塘之內，皆屬寸土寸金之地，一有衝決，民命攸關，且滷水一入，數年之內，必致顆粒無收，既議築塘捍衛，自不容有兩岐之議，此實在情形也。得旨：知道了。久而悉其情形，再久而識其作法，原不可以欲速者也。

《高宗實錄》卷四二　五月己丑，諭定邊右副將軍、額附策凌：據爾奏到噶爾丹策零一摺，朕思賊匪意欲請和，憚於遣使，是以將擄去二人善視送回，而語言又倨傲，其意以爲准伊和好，伊可以多得地土，若因伊言忿激，定如昔年用兵，伊既得計，而我錢糧不無少虧，是此二舉，皆不足以動我也。此際唯將附近地方固守，伊自無所施其伎倆。但彼既有來疏，亦當回覆，朕已降旨王大臣議奏矣。爾軍營王大臣，亦會同擬作噶爾丹策零咨文一紙，由驛速奏，朕視爾等意見何如。當此情形，今秋防範最爲緊要，不過使爾王大臣知之，設少有泄漏，兵丁稍有戒心，於事無益。至喀爾喀晉巴遣回與否，尚在未定，可將朕此旨大意，曉諭兵丁，軍心更覺堅定。尋奏：準噶爾既將來書令人齎到，回文未便遣人直達噶爾丹策零，臣請於此處出派賢能台吉一員，帶同十餘人，齎文交與伊地方齎桑，令其轉致，所遣之人即回。若伊齎桑務令所遣台吉親身交噶爾丹策零，即令所遣台吉面交，臣等亦照所齎回文，詳悉諭知。得旨，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

壬辰，賜一甲于敏中、林枝春、任端書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孫宗溥等八十人進士出身，三甲謝庭瑜等二百四十一人同進士出身。

癸巳，免湖北安陸、荊州兩府屬各州縣衛水災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庚子，又諭：農桑爲致治之本，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嘗繪《耕織圖》，以示勸農德意；皇考世宗憲皇帝屢下勸農之詔，親耕耤田，率先天下，所以敦本計而即田

功，意至厚也。朕思爲耒耜、教樹藝，皆始於上古之聖人。其播種之方、耕耨之節，與夫備旱驅蝗之術，散見經籍，至詳且備。後世農家者流，其說亦各有可取，所當薈萃成書，頒佈中外，庶三農九穀，各得其宜，望杳瞻蒲，無失其候。著南書房翰林同武英殿翰林，編纂進呈。

《高宗實録》卷四三　辛亥，户部議覆兵部尚書甘汝來疏請，停徵各關米穀税銀船料。經臣部議，應通行各關監督，并該督撫，確查妥議具題。【略】米穀爲民食所資，與他貨不同，請嗣後舊徵米税船料各關，除豐登年歲照例徵收外，倘偶遇水旱地方，其附近省分各關口，令該督撫將被災情形具奏，請旨寬免。凡米穀船一到，即便放行，俾米穀流通，不致增價，有妨民食。再廣東開建、恩平二縣販運米穀，每船税銀一錢至三錢不等，該撫既稱俱屬零星商販，不同外省大商巨艦，題請豁免，應將二縣米税永遠停徵。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五　乙卯，除湖南雜税。

《高宗實録》卷四三　丙辰，免安徽宿州水災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四四　六月己未，九卿議奏：明農教稼，所以務本也。【略】惟是勸課農桑，其責又在牧令；但地方遼闊，事務殷繁，勢難一身遍爲曉諭。臣等酌議，仿《周禮》遂師之制，於鄉民之中，擇其熟諳農務、素行勤儉、爲閭閻之所信服者，每一州縣量設數人，董率而勸戒之。至地方官，必須久於其任，與民相親，方能區畫盡善，已蒙聖明睿鑒。其考績之法，亦必寬以歲月，庶幾久道化成，而無欲速不達之弊。如該地方官勸戒有方，著有成效，果其境内地闢民勤，穀豐物阜，平時積貯，如茨如梁，該督撫於三年之後，據實題報，官則交部議敍；其教導無方，强勒滋擾，以及希圖獎賞，揑詞妄報者，該督撫亦即指名題參，交部議處。如此則吏民皆知所勸，而耕九餘三之效可收，將見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萬世享豐裕之福矣。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督撫一體遵行。從之。

乙丑，總理事務王大臣九卿，議奏禁止燒鍋事。得旨：禁止燒鍋一事，爾等九卿兩議具奏。其大指皆以燒鍋當禁，朕前所降諭旨爲是，而以孫嘉淦陳奏爲非。【略】試思於嚴禁燒鍋以裕米穀一節，爲有益乎，爲無益乎，王大臣皆皇考簡用之人，不得爲是兩可遷就之論。尚其詳酌事理，或應行嚴禁，或因事制宜，必期於民生日用之間有利無弊，斯稱朕咨訪之意，其各抒己見，或一議或兩議皆可。

庚午，免浙江仁和、安吉、德清、武康四州縣水災乾隆元年分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四五　辛巳，户部議奏：原任營田觀察使陳時夏進有《區田書》三册，並疏稱，《農政全書》内，有營治區田之法，並云始自伊尹教民糞種，每田一畝可收穀六十六石。又見山東聊城縣知縣蔣尚思所刊《教民區田法》，並直隸清河同知方鳴夏所刊《區田録要》。細加詢問，俱有成效，惟虞冰雹蟲災，不慮水潦亢旱，於北五省更爲有益。古稱每畝可得穀六十六石，今斗可得二十石，少亦可得十三四石，是收穫之廣，無有甚於此者。又於區田四面，鑿井澆灌，是備旱之法，未有善於此者。但每田一畝，約費工本銀三兩，百姓無此力量，所以不能舉行。臣請遴選賢員，暫租民地，官種官收；借給工本，秋收之後，仍即歸還。先行試種，俟著有成效，然後推廣通行。查周制，田有一易再易之别，漢趙過有歇田之法，而區田栽在《農政全書》，皆所以節地力、盡人事，誠爲有益。現今欽奉諭旨，勸民稼穡，並令纂輯農書，廣爲教導。此法若得舉行，雖未必如陳時夏所云每畝可收十二三石之多，然工本既多，收穫自廣；且鑿井備旱，於北地尤宜，似於耕種之事不無裨益。但法久不行，事經創始，必從容辦理，毋遽毋擾，使小民有趨事之樂，而官吏無督促之煩，然後可垂永久。臣等酌議，請於直隸地方，先試舉行。令總督李衛酌量何地最爲相宜，遴委賢員，暫租民地，官種官收，借給工本，秋成還項，不得干涉民間。如果地方官實心辦理，斟酌合宜，將來行有成效，再爲通行各省，民必樂從。從之。

是月，兩廣總督鄂彌達奏覆廣西捐墾案情。據雲南布政使陳宏謀，以原任廣西巡撫金鉷揑墾報捐，欺公累民具奏。時臣陛見回粵，道經廣西，與新任巡撫楊超曾面商，粵西額荒甚多，紳民欺隱不少，其報墾之田，如果屬實，自有應完賦税，並非額外加糧。今以紳民欺隱之田，准予從寬借墾，得回工本，又免治罪，原無貽累於民；即謂粵西地土磽瘠，而借墾之田原係分别老荒、舊荒，有三畝折算一畝者，有二畝折算一畝者，未嘗一例概施。且原任大學士朱軾條奏，亦止謂查係虚揑者開除，未聞以實有之田盡應豁免也。今撫臣已早定豁除之成見於胸中，既不公同覆奏於前，又復往返争持於後，何能辦理得宜。【略】計惟有仰懇特簡大臣一員，前赴粵西，秉公查辦，庶有定論，而墾案可以澄清矣。再，陳宏謀前奏金鉷揑捐二十餘萬畝，並未開成一畝之處，查借捐止有一十二萬，並無二十餘萬；各屬查報新墾成熟者，即鬱林一州已有八千餘畝，其餘州縣，新墾甚多，陳宏謀所奏不確，一並聲明。得旨：此事所奏甚屬公當。楊超曾到粵西，諸事皆從嚴厲，而獨此事從寬者，並非其本心，乃與

金鉷不合，而又瞻徇陳宏謀情面耳。朕亦不必另遣人前往，卿即往西省辦理此事，應參奏者即行參奏。

李衛又奏：燒鍋之禁，宜去其已甚，導民易從，計莫如不禁其沽飲，而止禁其大肆興販，且不禁本地釀造，與夫造麴自用者。惟禁大行躧麴，於各地方交界，及關津隘口巡查，凡有燒酒及麥麴二樣，無論歲之豐歉，概不許出境興販，犯者治以違制之罪。酒麴入官，糧船夾帶燒酒麥麴，俱照私鹽例究治。販運既絕，則本地所銷自少，孰肯多造以停擱其工本。如此則米麥高粱，一年約餘數千萬石，所資民食匪尠。得旨，原議之王大臣議奏。

《高宗實録》卷四六　秋七月丁亥朔，又諭：據協辦吏部尚書事務顧琮條奏，貴州於深山邃谷招募屯田，盡奪生苗衣食之地，目今殘敗之餘，潛居巖穴，覓食維艱，待至秋成，必聚衆併命爲夔，殘殺擄掠，不可不豫籌也。請勅下督臣，深思長慮，庶幾有備無患等語。貴州情形，顧琮向未熟悉，且張廣泗在彼，一切防範事宜自應籌畫妥協，但未雨綢繆，當無事之時而爲有事之備，乃封疆大臣之責。顧琮既有此奏，可寄信與張廣泗，令其留意。

戊子，户部議覆吏科給事中馬宏琦條奏，收漕例用部頒鐵斛平概，不許踢斛淋尖。查乾隆元年七月，議准御史蔣炳奏陳漕弊案内，通飭有漕各省督撫，嚴革踢斛淋尖等弊。乃自再行申禁之後，甫及一年，該給事中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應請飭總漕及有漕各督撫確查奏辦。其所稱兑運每石按數另加耗米之處，查收漕例有漕贈潤耗等項銀米，今若另收耗米，實係耗外加耗，應毋庸議。又所奏州縣徵收地丁耗羨並摘捉短封，以及道府親身查察，同知等官監拆之處。查乾隆元年七月，議覆御史薛馧奏稱徵耗短平，又鴻臚寺卿趙大鼎奏陳州縣私置重戥，額外多收，及御史楊嗣璟奏稱徵收地丁耗羨並摘捉短封，派令道府親身查察，同知等官監拆，通行完納，並不分晰何項爲地，何項爲漕，或請州縣糧櫃拆封，該管府州親往拆驗等案内，節經行據直省各督撫妥議，奏定成例在案。其所稱雜項錢糧，令民自封投櫃，請再通行各督撫飭屬遵行。倘有勒索留包偷取等弊，指參究處。從之。

甲午，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因畿輔地方，山水驟發，被水居民，蕩析可憫，立遣侍衛官員，齎帶帑金，分六路前往，會同該地方官，撫卹安頓。其離京稍遠州縣，已據總督李衛，奏稱飛飭地方官，加意撫綏，不令一人失所。今據河道總督劉勷奏報，永定河水漫過石隄二百五十餘丈，南岸漫溢十八處，北岸漫溢二十二處，附近田禾廬舍，悉被衝塌淹潦等語。

乙未，户部議覆署陝西巡撫崔紀疏報，商州、保安、膚施、安塞等州縣，被雹成災，動支存倉穀石賑卹，緩輸本年額徵。得旨：依議速行。

丙申，户部議覆：山東巡撫法敏疏報，德平、齊河、【略】等州縣衛，本年旱災。又續報陽穀、壽張、朝城、莘縣雹災，動支存倉穀石，分別賑卹。得旨：依議速行。

辛丑，免河南祥符、杞縣、【略】等四十二州縣，鹽碱飛沙地畝，糧銀九千九百三十四兩有奇，漕米三百七石有奇，以乾隆二年始，永行豁除。免江南長洲、常熟、昭文、崑山、新陽、華亭、青浦、福泉、江陰、太倉、鎮洋等十一州縣，乾隆元年分水災應免地丁銀二萬八百十三兩有奇，米、豆三千二百二十四石有奇。

《高宗實録》卷四七　壬寅，户部議覆直隸總督李衛，疏報宛平、霸州【略】等八十一州縣衛，二麥歉收，動支存倉穀石，分別賑濟。得旨：依議速行。

癸卯，訓督撫留心水旱事宜。諭直省督撫：自古致治以養民爲本，而養民之道，必使興利防患，水旱無虞，方能使蓋藏充裕，緩急可資。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於農事，豫籌盡於平時，斯蓄洩得宜，潦則有疏導之方，旱則資灌溉之利，非可諉之天時豐歉之適然，而以臨時賑卹爲可塞責也。

定圖財害命爲從監候之例。

辛亥，户部議覆安徽布政使晏斯盛條奏：一勘災先宜查報應賑户口，以速賑濟。嗣後如遇地方水旱，一面題報情形，一面查明應賑飢口，即先發倉賑濟，於四十五日限内題明加賑等語。應如所奏辦理，俟賑務竣日，將賑過户口需用糧石題銷，其被災頃畝分數，及應免錢糧數目，覈實造報。一丁漕銀兩，應一體蠲免。田地被災，錢糧得蒙蠲免，漕項銀兩，例不准豁。惟是漕項出於田畝，與地糧解款雖分，民間歷係一條鞭徵，通行完納，並不分晰何項爲地，何項爲漕，或徵收，則被災亦應蠲免等語。查漕糧凡遇災蠲，例惟改折，間有異災，係奉特免，又災地漕米，例按分數改折，或災重，亦准全折。蓋漕糧不容缺額，即漕項輕齎等銀，亦係辦漕必需，隨漕交納。是以從前祇有改徵折色之例，間有蠲免，乃出特恩，原非定例。請嗣後有被災地方，令督撫勘實，或應分年帶徵，或按分數蠲免，臨時具題請旨。至丁銀，自攤入地畝均徵之後，設有災荒，亦應如所請酌免。

一停徵宜查照四鄉收成分數，分晰酌辦，除豐收之鄉照常催徵毋庸再議外，所稱成災田地，應將都圖里甲花名，飭令州縣於實徵册内剔出，另造一册存案，俟次年啟徵，另行設櫃，仍於完票内，填明災户等語。應如所奏辦理。一補徵宜將新舊錢糧分别，災地例於次年麥熟後補徵，若新舊並納，小民不無拮据，似應將災地錢糧，於次年開徵時只催舊欠，其當年錢糧，准於九月後催徵，至災地有延至深冬方得雨雪，及積水方退者，逾時始得佈種，此等地畝，應令地方官查實，將新舊錢糧概緩至秋成收納。應如所請，通行各省一體遵照。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六 癸丑，直隸河道總督劉勳，以疏防革職。

是月，兩江總督慶復奏：安徽黟縣、南陵、太平、銅陵、石埭、懷寧等六縣蛟漲，及桐城、潛山、歙縣、繁昌、合肥、巢縣、舒城、滁州、全椒、和州、含山、六安、英山、霍山等十四州縣水災，酌量撫恤。得旨：知道了。被水災黎，務必加意賑恤，毋致失所。

閩浙總督、專管福建事郝玉麟奏：羅源、連江二縣，溪水驟漲，淹没房屋民人。得旨：賑恤被災之民，常如己飢己溺，刻不容緩，若待奏報批示後，始行盡心料理，已屬無濟矣。

山西巡撫覺羅石麟奏：萬泉、臨晉、榮河等三縣被旱，榆次、平定、壽陽、盂縣、和順等五州縣被雹，鳳臺縣被水，飭屬查明賑恤。得旨：知道了。查賑一事，須當極力拯救，務使災黎不致流離失所，方爲稱職也。

《高宗實録》卷四八 八月丁巳朔，賑卹陝西安塞、保安、安定等三縣被雹災民，緩徵額賦。

庚申，賑恤甘肅平番、蘭州、金縣、河州等四州縣被旱災民，緩徵額賦。

丁卯，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覆侍衛嵩福奏，京南一帶燒鍋之家，多有囤積糧石，希圖開禁，及候米價騰貴之時，期獲重利者，請飭督臣，嚴行禁止。

《東華續録》乾隆六 丙子，以顧琮署直隸河道總督。

《高宗實録》卷四九 丁丑，免江蘇碭山縣被水災民應徵乾隆元年未完額賦十分之七。

壬午，免山東濟南、泰安、兖州、東昌、青州等五府屬二十八州縣衛被旱災民本年額賦。

甲申，賑甘肅會寧縣被旱災民。

是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遵旨籌畫苗疆，業將叛苗絶户田産安設屯軍，並查餘苗現種之田，凡撥入絶田内者，令指明坵段，撥歸屯軍。另查開田給還苗人，其有應還移者，均飭令承辦官量給銀米，以資其費。前計算絶田約可安屯軍五、六千户，現據各具報，清江可安屯軍二千六百餘户，古州三保可安一千一百餘户，八寨可安八百餘户，丹江可安九百餘户，其餘尚有古州山苗一帶暨臺拱、凱里、黄平、施秉、勝秉、清平等處，約計可安五、六千户。此皆清出叛苗絶産分布安屯。其應設屯堡一百餘處，亦皆形勢扼要。若去營汛稍遠，不宜安屯者，皆撥還苗人，並賞無業窮苗。並未嘗如尚書顧琮所奏，於深山邃谷招募屯田，盡奪生苗衣食之地也。現細察苗人，無不悔過自新，及時耕作，前經奏請添兵三千餘名，今查出田畝，又可安屯軍一萬餘户，分布險要，於經久之計已屬萬全。得旨：苗疆經此一番料理，自必有數十年之安静無事。然經久之計不可不圖，而用人之際尤所當慎，不然法雖良而無人善爲經理，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高宗實録》卷五〇 九月庚子，賑陝西咸寧、長安、咸陽等三縣被水飢民，從署陝西巡撫崔紀請也。免湖北漢川、江陵、潛江、沔陽、荆門、監利等六州縣乾隆元年分水災應免起存銀五萬六千六百十兩有奇。

《高宗實録》卷五一 辛亥，吏部議覆太僕寺卿蔣漣奏，直省各官養廉，應令就近支領。查道府養廉，爲數既多，若在州縣支領，恐滋弊竇，其州縣佐雜等，應如所奏，在該處徵銀内撥給，按季册報。得旨：依議。州縣以下等官養廉，於各州縣就近支給，可省解司赴領之煩，仍令該管上司，不時稽察，毋得啟豫領透支等弊。

《東華續録》乾隆六 甲辰，召史貽直回部辦事。以德沛爲湖廣總督，元展成爲甘肅巡撫。

《高宗實録》卷五一 丁未，户部議覆署陝西巡撫崔紀疏報，府谷、神木二縣本年被雹成災，現經查勘分數，於今冬、明春分别借給口糧。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

戊申，免山東濟南、泰安、武定、兖州、曹州、沂州、東昌府等屬德平等三十三州縣衛本年旱災額賦銀二萬五千八十兩有奇。免陝西商南、山陽、雒南等三縣雹災額賦有差。

癸丑，户部議覆閩浙總督郝玉麟疏報，臺灣社番巴老等率男婦二百八十五名，歸附版圖，請輸年貢獐、鹿皮，暨折餉銀兩。酌收每年獐、鹿皮各一張，免其折餉銀兩，以示羈縻。從之。

是月，兩江總督慶復奏：江省人民，好談禍福，自立教名，因有緣明教、斗母教、五恩教、長生教等稱，節經諭令地方官嚴察。茲查獲南匯縣緣明教張瑞林等，審無爲匪情事，惟圖詐騙財物。遂將爲首立教之人及在會執事人等，分別枷杖。得旨：如此辦理，殊屬寬嚴得中，防微杜漸之意。

閩浙總督衙專管福建事郝玉麟又奏：泉、漳地方，民風强悍。查有奸徒，假神糾夥，造作謠言，謀爲搶刼，現經拏獲審究，總期毋縱毋枉，以安良善。得旨：此等事，若聽其蔓延，則爲害非小；若嚴究首惡，則餘類自散，毋縱毋枉之言得之矣。然地方中不可屢有此事也。

《高宗實録》卷五二 閏九月丙辰朔，禁耗羨外收餘平。諭内閣：川省耗羨銀兩，向因公用不敷，每兩完銀二錢五分。朕御極以來，加惠閭閻，減去一錢，止存一五之數，無非欲使民力寬餘，受國家休養之澤也。今據碩色奏稱，該省相沿陋例，於火耗稅羨外，每銀百兩，提解銀六錢，名爲餘平，以充各衙門雜事之用等語，聞之不勝駭異。火耗之報官，原以杜貪官污吏之風。若耗外仍聽其提解，此非小民又添一交納之項乎。一項如此，別項可知。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朕思此等浮多之費，雖爲數無幾，而取之商民，層層剥削，其數必不止此，難免地方之擾累。著巡撫碩色永行革除，以杜官吏借端需索之弊。倘公用内有必不可少之項，著於存公耗羨内支給報銷。別省有如此者，著各該督撫查明具奏。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六 丁卯，以尹繼善爲刑部尚書，調慶福爲雲南總督，以那蘇圖爲兩江總督。

《高宗實録》卷五二 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准巡視臺灣御史白起圖條奏臺灣善後事宜。

停貴州古州苗田屯軍。諭總理事務王大臣：【略】總之頑苗叛逆之罪，本屬重大，國家既施寬大之恩，待以不死，予以安全，而此區區之産業，反必欲收之於官，則輕重失宜，大非皇考與朕經理苗疆之本意矣。料此時張廣泗正在辦理屯軍之事，可速將朕旨馳寄，令其即行停止。查辦之官，應撤出者，即行撤出；其絶産實有幾何，如何布置之處，必熟籌萬妥，請旨施行，不可固執前見。張廣泗向有郡縣其地之請，今屯軍如此經營，伊意中尚不能不瞻顧前説也。

己巳，户部議兩廣總督鄂彌達奏，新寧海煙場上川猺民甘大振等呈請立户，自辦稅糧。查上川猺户，素居内地，民猺相安，應如所請，甘大振等准其另立猺户。所有從前投寄民户熟荒稅畝，聽其自行輸納墾升，將民人何五福寄糧開除。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六 己卯，命修永定河隄壩。

《高宗實録》卷五三 壬午，賜一甲一名哈攀龍、二名張凌霞、三名馮哲，武進士及第。二甲馬瑞圖等十人，武進士出身。三甲焦騰漢等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是月，兩江總督慶復，奏報碭山、興化二縣被水較重，已給賑一月，請各加賑四個月。又高淳、句容、金壇、溧陽、鹽城、安東、蕭縣、銅山等八縣，被水稍重，請普賑三個月。又上元、江寧、江浦、溧水、陽湖、無錫、宜興、荆溪、江陰、丹陽、泰州、高郵、寶應、豐縣、海州等一十五州縣，被水稍輕，請普賑兩個月。倉穀不足者，於就近州縣撥給，其貧民年力强壯者，各令前赴河工就食。

《清朝柔遠記》卷四 秋閏九月，遣琉球難民歸國。

是夏，琉球有載粟米、棉花二船遭颶風傷損，飄至浙江定海縣境，總督大學士嵇曾筠等資給衣糧，修整船桅、器具，交還餘貨，咨赴閩省附回。奏上，諭曰：朕思沿海地方常有外國船遭風飄至境内者，朕胞與爲懷，内外並無歧視。外邦人民既到中華，豈可令一夫失所？嗣後有似此遭風漂泊人船，著該督撫飭有司加意撫恤，動用存公銀兩，賞給衣糧，修理船隻，並將貨物查還，遣歸本國，以示朕柔遠人之至意，永著爲例。

《高宗實録》卷五四 冬十月丙戌，賑恤山西永濟、猗氏、萬泉三縣秋禾被霜災民。

丁亥，減浙江桐廬縣官抄秋租徵額。諭户部：〔朕〕聞浙江嚴州府桐廬縣屬，有官抄、秋租二項額徵條銀，較之民産科則，多至三五倍不等。前代相沿，事隔久遠，不知起於何時。而此二項田土，多屬瘠薄，又因賦重，輸納維艱，每至催徵，逋逃相繼，甚可憫念。查此二項，原徵銀七百九十九兩，若依民産科則，共應減銀五百八十一兩零。著該部即行文與大學士嵇曾筠從戊午年爲始，減去浮多之數，照民産一例徵收，俾小民均霑實惠。

丙申，命豁免福建南平縣浮多丁銀。諭曰：福建丁銀，從前照各省之例，勻入地糧之内，合省稱便。惟有延平府南平一縣，丁口衆多，不能通勻，數年以來，紛更滋擾，小民不無賠累。查該縣田糧，共計銀一萬七千一百三十餘兩，應照每

田糧一兩、勻徵銀二錢之例，共勻入丁銀三千四百二十六兩零，其浮多丁銀三千三百八十三兩六錢，悉行豁免。俾民力寬餘，永無追呼之擾累，該督撫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六　實授崔紀陝西巡撫，尹會一河南巡撫，張楷湖北巡撫。

《高宗實録》卷五五　癸卯，賑恤山東齊河等二十八州縣衛被水軍民，福建詔安縣被旱災民。

乙巳，蠲免江南高淳縣本年蟲災額賦，桃源、宿遷、睢寧三縣淤地未完銀糧。大學士管浙江總督稹曾筠疏報：海寧縣建築石塘工竣。

丙午，免江蘇徐州府屬銅、沛、蕭、碭四縣，民欠未完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六　癸丑，貴州總督張廣泗再奏苗疆安頓情形。

《高宗實録》卷五六　十一月丁巳，禮部以朝鮮國王李昤，請封世子李愃，年未及歲，與例不符，應否准其册封。得旨：該王既稱遲暮之年，伊子李愃，知識漸長，輿情所在，願名位早定，情詞懇切，著照所請行。其進獻禮物，不必收受，若仍令其帶回，未免徒滋往返，著暫留收貯，准作來年正貢，以示朕柔遠之意。

賑恤奉天錦縣、寧遠州被水災民，分别蠲緩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六　庚申，減免江南蘇州、松江二府浮糧。

《高宗實録》卷五六　癸亥，賑恤貴州郎岱廳，及普定、安平二縣雹傷災民。

丙寅，蠲賑安徽太平、合肥、舒城、廬江、巢縣、和州、含山、石埭、懷遠、六安、新安十一州縣衛被水災民。

丁卯，户部等衙門議覆雲南巡撫張允隨條奏，内稱州縣牧令，熟諳農功者少，請定十則規條。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婦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充鋭，五曰籽種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耨以時，九曰糞壅寬裕，十曰場圃潔治。以十得八九者爲上農，即於上農内選老成謹厚之人，專司教導。又稱，獎賞老農之例，於每歲秋成後，州縣查所管鄉村，如果地闢民勤，穀豐物阜，觴以酒醴，給以花紅，導以鼓樂，以示獎勸。又稱，播種時，或有籽粒缺乏，工本艱難，請於常平倉穀存七數内，酌借籽種。應如所奏，通行直省。從之。

《高宗實録》卷五七　乙亥，賑恤甘肅環縣、蘭州、廣東三水、龍門、從化、清遠、花縣、澄海、潮陽、高要、開平、四會十縣被旱災民，緩徵本年額賦。

庚辰，免山西興縣、臨縣、永寧州、臨晉縣本年旱災丁銀。

是月，湖廣總督宗室德沛奏由蘭州赴任，途次見聞。陝西鑿井灌田情形，於民無益。又河南葉縣等處，汝水泛溢，應將河身挑挖使深等因。得旨：如此不分此疆彼界，惟以地方爲念，而不避嫌疑，始爲封疆大臣之度。朕甚嘉悦覽之，待分别情形辦理。

福建漳州鎮總兵官譚行義奏：查拏長泰、同安二縣結拜鐵鞭會要犯全獲。得旨：拏獲要犯，甚爲迅速，可嘉之至。

《東華續録》乾隆六　十二月甲申朔，以查克丹爲漕運總督。

《高宗實録》卷五八　蠲免直隸大興、宛平、良鄉、涿州、房山、易州、涞水等七州縣八旗餘絶地畝乾隆元年分應徵錢糧十分之三。蠲免江南阜寧縣乾隆元年分水災額賦。

丁亥，命保和殿大學士鄂爾泰爲正使，户部尚書海望爲副使，持節、齎册寶，册立嫡妃富察氏爲皇后。

辛卯，蠲免江南溧水、江浦、清河、桃源、安東、高郵、泰州、江都、甘泉、興化、寶應、睢寧等十二州縣乾隆元年分水災額賦。

丁酉，命籌常平倉出糶買補之法。諭直省督撫，各省常平倉原爲濟民而設，每年青黄不接之時，存七糶三，以給民食。秋成之後，照數買補，出陳易新，不致紅朽，以備歉歲賑恤之用，法至善也。但有司奉行不善，其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當其出糶之時，惟附近居民，就近赴買，而鄉民則往返守候，不能徧及。且城中衿户、役户、牙户、囤户與倉書聲氣相通，捏名報買。而州縣之内丁隨役，亦乘機暗竊，通同盜賣，雖倉額有虧，總期秋熟買補還倉時，於斗秤溢額浮收，填補遮蓋。此平糶時之弊也。至於買補之際，往往擇縣中富户，發給銀兩，令其交穀，有照時價短發十之二三者，有銀色低潮者，或令自運還倉，脚價無出。又或用斗則以大易小，用秤則以重易輕，且交倉折耗，盤倉供應之費，皆出之小民，此富民受累也。乃更有照糧派買之弊。每處派一買頭，總斂各户，照數交倉。此等窮黎，二月新絲，五月新穀，尚然不敷，豈能堪此擾累也？朕思穀貴則出糶，穀賤則買補，自然之理。然天時豐歉靡常，而價值低昂難定，倘或買補之時，不能無賠累之苦，則官吏不能不問之閭閻。而不肖者更欲藉此獲利，則其害益不可問矣。其中弊端種種，朕知之甚悉，即臣工參奏者亦甚多。但再三思維，若明降諭旨，又恐啟奸民阻撓公事之漸。可密寄各省督撫，將如何籌畫辦理，使官吏無累，而蓋藏常足之處，悉心定議具奏。

《高宗實録》卷五九　壬寅，賑恤福建閩縣、侯官、長樂、福清、連江、羅源等

六縣，廣東海康、遂溪、徐聞、吴川、合浦、瓊山、文昌等七縣颶風潮漲災民。

諭曰：大學士張廷玉在内廷宣力多年，輔弼贊襄，勤勞茂著。朕之視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一切恩眷，均屬一體。今大學士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已由一等子照例歸併，授爲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爲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靄承襲。

是月，直隸總督李衛奏：直隸所屬任縣地方，與山東邱縣接界，有張卿、蘇澤長、蘇國英等，創立邪教，任縣民人焦普等，投拜爲徒。現將焦普等查拏，並會同山東文武，將張卿等三犯，一併全獲，歸併審擬。得旨：知道了。卿所辦理甚善。至於或摺奏，或具題，俟卿審明時，視其案情，以爲輕重可也。

《東華續録》乾隆六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南掌來貢。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

《東華續録》乾隆七 春正月乙卯，命福敏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以馬爾泰爲左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六〇 辛酉，停止各省平餘解部。

癸亥，又諭：山西自雍正五年至乾隆元年，共首報欺隱地畝八千頃有零，折徵銀二萬六千兩有零，俱經撫臣石麟題報升科在案。夫則壤成賦，國有常經，固不容奸民欺隱，此撫臣經理之本意。但朕近日聞得從前首報欺隱時，有果係畝數浮多情願報出升科者，亦有地方官奉行不善按照原額缺荒勒令灑派具詳者。即如豫省首報開墾，多屬子虚，經朕降旨豁除，以紓民力，恐晉省亦不免此等情弊。著巡撫石麟轉飭各該地方官，曉諭從前首報欺隱人等，如果畝數浮多應行升科者，再令據實首報，照數輸將。倘地畝並無欺隱浮多，而地方官按照原額缺荒勒令灑派者，亦著據實呈明，該州縣造册詳報，該撫另委賢員確查，題請豁免。

《高宗實録》卷六一 庚午，命督撫議常平捐監事例。諭：國家昇平休養，户口繁滋，生聚日多，蓋藏未裕，儲蓄之方，不可不豫爲籌畫。從來積貯以常平爲善，但地方有司，每以歲久徵變，易罹參處，折耗補數，貽累身家，一見積穀稍多，即爲憂慮。而無識之上司，亦遂被其摇惑，而不爲緩急可恃之計。獨不思民間既鮮蓋藏，而倉庾又無儲備，天時旱潦，豈能保其必無，一旦年穀不登，其何賴以無恐乎。向有常平捐監之例，後因浮費太多，捐者甚少，遂漸次停止，歸於户部。乾隆元年，朕將捐款盡停，而獨留捐監一條者，蓋以士子讀書向上者日多，留此以爲進身之路，而所捐之費，仍爲各省買穀散賑之用，所降諭旨甚明。今再四思維，積穀原以備賑，與其折銀交部，至需用之時，動帑採辦，展轉後期，不能應時給發，曷若在各省捐納本色，就近貯倉，爲先事之備，足濟小民之緩急乎。去冬侍郎孫國璽，從晉省回京，請將捐監事例，移回本省。朕降旨詢問該撫，並諭他省，不得援以爲例。今思貯粟養民，乃國家第一要務，果於民生有益，則當因時變通，不必固執前議。著各該督撫，確查所屬，現存倉穀若干，足敷本地之用與否。若將捐監之例，移於本省，令捐本色，於地方有無裨益，各據本省情形，悉心妥議。若事屬應行，即將如何定例定數之處，詳議具奏。至於在外收捐，則有包攬苛索，種種弊端，而積穀既多，則存七糶三，出陳易新之際，其弊更難悉數。此皆該督撫所當隨時稽查，盡心釐剔，俾閭閻實受常平之益，而官民無賠累之苦，方不負愛養斯民之重寄也。

《東華續録》乾隆七 癸酉，以朱藻爲直隸河道總督，顧琮協理河道事。

乙亥，命湖北改土歸流之縣，貢賦悉照原額。

丁丑，命散秩大臣襄泰爲正使，内閣學士伍弥奇爲副使，册封朝鮮國王李昤子李愃爲世子，賜賚如例。

《高宗實録》卷六二 二月甲午，上御正大光明殿，噶爾丹策零使臣達什、博濟爾等入覲。諭曰：定界之事，朕前降旨甚明，今以額駙策凌奏請，故許見爾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觀覽，其與額駙策凌書，亦經奏聞。奏内稱喀爾喀與厄魯特，請悉駐牧如故，彼此兩安，庶幾推廣黄教，休養羣生，伏乞大皇帝鑒憫。觀噶爾丹策零此次奏言，極其恭順，有誠心求和之意，朕甚嘉之。爾等舉止，亦謹慎可嘉，但於分界之處，仍未指明，尚屬朦混。蒙古游牧無常，冬夏隨時遷徙，若不指定山河爲界，日後邊人寧保無爭乎。必彼此各守其界，無得踰越，庶可永固和好。若噶爾丹策零，未嘗明諭爾等，爾等自不敢擅議，朕當另遣大臣前往，與噶爾丹策零詳悉定議。又爾等曾告額駙策凌，乞我國卡倫，稍向内移。卡倫之設，由來已久，於今豈得議移。且噶爾丹策零奏中並未及此，據爾等私見陳請，不惟與噶爾丹策零所奏不符，亦非爾等分所宜言也。達什等奏言，此係噶爾丹策零口囑，不然，使臣等何敢妄言。今大皇帝既許遣使，自可與噶爾丹策零面議而定。上復諭曰：爾漫云噶爾丹策零口囑，便爾瀆陳，若朕遣使至爾部，彼不過遵旨而言，何敢於勅諭之外，復增一言。朕爲中外共主，無分喀爾喀與厄魯

特，咸一體視之，並無欲益喀爾喀、損厄魯特之意。今噶爾丹策零，請邊界人居住如故，此事尚可俯允。若乞我卡倫内徙，殊未合理。爾部邊界人，且不肯移徙，我聖祖暨皇考時，舊設卡倫，反可動耶？朕於厄魯特，尚無異視之心，豈肯曲從爾意，轉騷擾我喀爾喀乎？凡事合於理，朕無不允，不然，雖百請亦不允也。朕即日遣使噶爾丹策零，其遵旨定議，以固信好。朕面諭之言，爾等詳悉記憶，歸告噶爾丹策零，爾等臨行時，朕尚有勅書付朕使者，頒示噶爾丹策零知悉。尋賜達什等銀兩緞布有差。

又議准直隸總督李衛條奏常平倉平糶事宜：一、州縣設廠開糶，向在城中，遠鄉貧民，赴糴維艱，請近城二十里以内居民，仍令赴城平糴外，其在二十里外者，各按地方廣狹，於適中之大鄉鎮，分設廠座，運穀往糴，委教佐各員監看，仍令州縣將糴過穀石價銀數目，據實詳報。一、廠既城鄉分設，近地居民，持門牌赴糴，令本村鄉保，在旁識認，如有衿户、牙户、囤户與倉書串捏報買，經鄉保察出，即以販買之米賞給。一、糶竣封倉，例由知府盤查，應嚴飭該管知府，實力查察。如有州縣内丁隨役，通同盜賣等弊，揭參拏究。一、買補倉糧，給銀派納，成色低潮，短發價值，或斗秤以大易小，以重易輕等弊，實爲民累。應令地方大吏先刊示嚴禁徧諭，如不肖州縣，仍蹈此弊，一經告發，或上司查出，立即參究。一、春糶秋糴所以酌濟盈虚，惟是年歲豐歉靡常，若秋成穀價過昂，則就鄰近平減之處買補，如鄰近價亦未平，即查明積貯尚多，暫停買補，俟次年酌辦。若倉穀本少，不便虚懸，則訪鄰省價平處，詳請委員採買。其原糴價值不敷，於通省贏餘價内撥補，倘再不足，准將糴價運費脚價，在減半餘平銀内酌撥。若歲豐價平，即儘所糴之價買補，如有餘剩，悉令添買，以裕倉儲。從之。

又議覆湖北巡撫張楷疏稱，湖北改土歸流之鶴峯、長樂、恩施、宣恩、來鳳、咸利、利川七州縣前未派銷官引，今若行銷淮鹽，合算成本，每觔七八分至一錢不等，若行銷川鹽，每觔價止二分，應令募商於就近鹽場領引運銷，赴川省完納額課，其應行水陸鹽引一千二百三十張，户部照數刷行，令四川巡撫赴部請領轉發，其與淮鹽分界之水陸路，嚴查不使私鹽侵越。應如所請。從之。

《高宗實録》卷六三 戊戌，命旗買民地已入公産者，准民人置買。

癸卯，禁派祭祀燎柴。諭：直隸宣化府屬懷來、保安二縣，採辦楊木長柴，供郊壇、宗廟焚帛之用，向無開銷之例，俱係兩縣捐貲，繼因添用柴薪，又分派宣屬他縣協辦，相沿已久。朕思州縣公捐，易啓借端科派貽累小民之弊，不可不防其漸。著從乾隆三年爲始，將每歲需用楊木長柴，按照辦解之數，動用正項，造入地丁册内報銷，令出産之懷來縣承辦，以專責成。倘有私行派累等弊，該督即行查參，從重議處。

乙巳，又諭：雍正十三年九月間，朕以八旗入官地畝房屋，從前該管大臣等辦理不妥，有將已經豁免之項，因該旗查報在先，仍行勒逼交官者，其間弊端種種，曾經諭旨，飭部確查辦理。又於乾隆元年六月内降旨，將八旗應入官之地畝房屋，雖經報部尚未估價，已經估價尚未交部者，分別情罪，令各該處查明，給還本人。以上二次諭旨，屈指已歷三年，今朕訪聞，仍有稽延遲滯，未曾清楚者，大約因該管大員從前辦理不善，未免回護前非；或貧寒孤苦之家，無力控訴；又或胥吏借端需索，有意遲回。有此數端，以致膏澤不能下逮。用是再頒諭旨，凡入官田房，有與前次旨意相符者，許本身及其的屬在各該管衙門據實呈明，如果情有可原，該管大臣即行具奏請旨，毋許仍蹈前轍。儻有應奏不奏者，經朕訪聞，或别經發覺，定行從重議處。若本人捏詞妄控，亦照誣告例治罪。

己酉，免山東齊河、濟陽【略】二十八州縣，並濟南、德州、東昌、臨清四衛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 壬子，趙宏恩以納賄解任，以高其倬爲工部尚書，張渠爲湖南巡撫。

《高宗實録》卷六三 大學士、總理浙江海塘兼管總督事務嵇曾筠疏請搶修東西兩工舊石塘，及加鑲翁家埠一帶草塘。從之。

是月，四川巡撫碩色奏：盜賊滋熾，現飭府州縣設法緝捕，然不分别撫緝，亦恐饑寒之流，相率爲賊。查川省荒地尚多，行令各屬，先將可墾之地，踏勘登記，即令流寓失業之人墾種。先給執照，俟成熟之後，分别升科。得旨：川省向多奸匪，汝到任一日，即爲汝之責矣。嗣後務須弭盜安民，以靖地方。至招墾一事，須妥協辦理，則實爲有益之事也。

《高宗實録》卷六四 三月癸丑朔，諭：朕訪聞得廣東提督張天駿莅事以來，惟事姑息，以致汛防懈弛，弁丁無所忌憚，上年十月内，有奸匪董老大等，窩伺博羅縣出産錫礦，易於偷取，賄買把總林士英、典史姜明德縱容盜挖，又有奸匪黄肇等入山爭占，互相格鬬，致傷多命。此處離提督衙門不過百里，而張天駿平時漫無覺察，及至事發難掩，又欲曲爲遮蓋，草率完結，似此息玩養奸，重負朕委任封疆之意。特降此旨，嚴行申飭。

甲寅，諭：朕聞得廣東鹽運使陳鴻熙在粵十有餘年，自管理鹽務以來，巧取營私，無利不搜，每當商人納餉之時，鴻熙並不照額收銀，即行給發鹽引，名曰挂價。總餉，及當消售鹽觔，應完稅價之時，又不照數交收，虛報空文存案，名曰挂價。此等商人，不准由令各商將應納之餉稅銀兩，在外營運。迫至獲利之後，將正數歸還原款，餘利楚收入己，竟以朝廷正項之錢糧，爲運使放債之資本，積年所獲不貲。且動向各商攤派，用一指十，藉端網利，以充私橐。海南道王元樞殘忍貪黷，兼有惡才，前在肇慶府任內，承辦銅觔，豫領帑銀四萬餘兩，乘黔省苗疆用兵，道路梗阻，竟將公項分發各商營運，勒令加三加五起息，毫無顧忌。其委收黃岡廠之家人蠹役，重耗苛徵，兩粵商民，怨聲騰沸。此二員之貪污劣蹟，朕訪聞如此。陳鴻熙、王元樞俱著革職，差兵部侍郎吳應棻、侍衛安寧馳驛前往廣東，將貪劣各款，嚴審定擬具奏。欽差未到之先，著鄂彌達、王暨嚴行查察，若陳鴻熙、王元樞有抽換文卷，藏匿要証，買囑商民等弊，將來發覺，朕惟於鄂彌達、王暨是問。

乙卯，諭：陝西鹽井灌田一事，從前崔紀辦理不善，苟且興工，祇務多井之虛名，未收灌溉之實效。經朕訪聞，降旨申飭，令其聽從民便，毋拂輿情，【略】而崔紀則勒令深挖修砌以掩其非，又令填平廢井以掩其過，重負朕委任封疆、諄切訓誨之意矣。再者，大學士查郎阿，因見陝省收成歉薄、穀價昂貴，不得已禁止商販運赴他省，曾經具摺奏聞。而山西蒲州，與陝西郃陽、韓城等縣，僅一河之隔，彼地商販，遂串通郃陽、韓城等處奸徒，指稱縣民糴買口糧，舳艫相接，揚帆直下，一過河東，即達山西地界。崔紀未曾究問，陝西之人遂以崔紀庇護桑梓，縱違禁之私販，嘖有繁言。觀此情形，崔紀不便仍留西安之任，著調補湖北巡撫。將張楷調補西安巡撫，速赴新任。張楷到任後，崔紀交代再赴楚省，至秦省鑿井灌田之事，張楷可善體民情，妥協辦理。

庚申，免江蘇六合、江浦、溧水、高淳、武進、陽湖、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荆溪、溧陽、澄海、高要、開平、四會等十州縣被旱災民乾隆元年額賦。

戶部議覆署盛京戶部侍郎德福疏稱，盛京各屬旗地，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十二年止，共積欠米一萬一百二十一石有奇、豆一千二十二石有奇、草三萬四千三百束有奇，請旨豁免。應如所請。從之。

辛酉，賑卹江蘇上元、江寧【略】等二十五州縣衛，被水災户，並分別蠲免本年額賦。

甲子，刑部議覆黑龍江將軍額爾圖疏稱，盛京置買農器鐵貨，請給印票；置買後，將票呈繳盛京兵部，換給文票，該商等送臣衙門查核。此等商人，不准由別處邊門行走，惟令於齊齊哈爾相近法庫邊門出入。若無印票，照例治罪。再，蒙古喀爾喀人等，來赴齊齊哈爾城置買農器鐵貨，亦呈報該管扎薩克，給印文准買。嚴禁不准出鄂羅斯邊界。應如所請。從之。

《高宗實録》卷六五　戊辰，賜準噶爾回疏稱，盛京置買農器鐵貨，請給印票；置爾丹策零：前歲爾遣吹納木喀來，朕以廣教安民之故，欲與爾議定疆界，罷息干戈，在朕寧有食言之理。爾誠遵我皇考諭旨，以阿爾台山爲分界，止請喀爾喀游牧，稍令移徙，勿動原設卡倫，朕尚可俯允降旨，指明喀爾喀游牧所止之處。乃爾並不遵旨，反請以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爲爾邊界，如此則遣使何益。故朕復諭以遵我皇考前旨則遣使，不然則無庸復遣使，降旨甚明。此次爾令達什來，致書額駙策凌，又有進朕奏章，乞額駙轉奏，朕故召爾使入見。又閱爾奏内云，請令喀爾喀與厄魯特游牧，俱照現在居住，無相牽掣，彼此兩安，言亦近正。但分界地名，未經指明，蒙古游牧無常，冬夏隨時遷徙，若不指定山河爲界，他日邊境細人，或起紛争，仍難要久。以爾奏言恭順，故朕特命大臣前來，朕使到時，爾與酌合機宜，必使分界之事此次即得定議。若仍不揆情理，偏執己見，託故推諉，則於事無益，即往復遣使，亦徒然耳。朕爲天下共主，凡各部民人，皆欲令其安生，並無彼此異視之意。果事屬兩便，朕無不允。若有一不便，任誰奏請，總無偏聽之理。爲此特降勅書，命侍郎阿克敦、侍衛旺扎爾、台吉額默根同爾使達什等前往，隨勅賜各色采緞十端，命額駙策凌亦致書噶爾丹策零，隨書用各色采緞四端。

辛未，給還八旗入官房地。

壬申，免江蘇上元、江寧【略】等二十五州縣衛水災軍民額賦有差。免福建詔安縣旱災額賦有差。

癸酉，免安徽太平、石埭、合肥、舒城、廬江、巢縣、懷遠、六安、和州、含山等十州縣，并新安衛水災額賦有差。

户部奏：直隸總督李衛咨稱，霸州、固安、永清、新城等州縣，井田改爲屯莊地畝，應徵屯糧，並無科則可以援照，請仍照井田各户每年所納公田糧石核算，每畝議徵屯糧一斗。應如所請。從之。

戊寅，免廣東海康、遂溪、徐聞、吴川、合浦、瓊山、文昌等七縣被水災民本年

額賦。

壬午，免陝西靖邊、定邊、安定、葭州、神木、府谷、米脂、吳堡等八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 夏四月甲申，僧格免，以納延泰爲理藩院尚書。

大學士管川陝總督查郎阿，參奏承辦軍需道沈青崖等私運、侵帑，詞連前任陝西總督劉於義。遣馬爾泰往鞫，解劉於義吏部尚書任。

《高宗實録》卷六六 停止督撫貢獻。諭曰：各省督撫，向來有進貢方物之例。朕御極之初，即降諭旨，令三年之内停止進貢，俟即吉後，再行請旨。數月以來，雖各省督撫尚未舉行，但朕思此事，甚屬無益。蓋進貢之意，不過日藉此以聯上下之情耳；殊不知君臣之間，惟在誠意相孚，不以虚相尚。如爲督撫者，果能以國計民生爲務，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則一德一心，朕必加以獎賞。若不知務此，而徒以貢獻方物爲聯上下之情，則早已見輕於朕矣。且朕現在諭令督撫等毋得收受屬員土儀，誠以督撫取之屬吏，屬吏未必不取之民間，目前所受雖微，久之必滋流弊。若進貢方物，雖云督撫自行製辦，而輾轉購買，豈能無累閭閻，是所當行禁止者。惟織造、關差、鹽差等官進貢物件，向係動用公項製買，以備賞賜之用，與百姓無涉，不在禁例。其督撫等有牧民之責者，槩行停止貢獻。

丁酉，減安徽軍田歲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 己丑，調孫嘉淦爲吏部尚書，以趙國麟爲刑部尚書，孫國璽爲安徽巡撫。

《高宗實録》卷六七 乙巳，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御史陶正靖條奏内，請停州縣官五百里迴避之例，固爲有老親者便於迎養起見，但恐本官地近鄉籍，親友往來攪擾，不肖子弟，因緣生事。雍正年間定此例，循行已久。況大省選人甚多，拘以近地，必至人浮於缺，小省選人甚少，拘以近地，必至缺浮於人，即月員引見，偶有改調近省者，是國家恩意所行，法制所在。臣等仰體俯恤臣工之意，酌量於月官履歷内，有年逾六十、於本籍相去三千里外者註明，恭候欽定。從之。

免廣東三水、清遠、龍門、從化、花縣、潮陽、澄海、高要、開平、四會十縣二年分被旱額賦有差。

是月，大學士總理浙江海塘管理總督事務嵇曾筠疏言：海潮入江，有南大壩、北大壩、中小壩三路，遷流無定。考其形勢，溜趨北壩，則海寧一帶塘工，坐當其衝；溜趨南壩，則紹興一帶塘工，亦受其險；惟溜趨中壩，庶南北兩岸，俱獲平穩。前因溜走北壩，遂致海寧塘工連年告險，雖欲修築石塘，而一日兩潮，難以施工。幸兩年來，東西塘外，漲沙日加，綿亘寬厚，水勢中行，不特海寧塘工可築，即南壩一路，亦可漸次開放。但中壩介於潬機、河莊兩山之間，口門仄狹，江海不能暢流，往上則直逼南壩，退下則仍注北壩，皆須及早圖維者。臣於本年二月，會同刑部侍郎劉統勳查勘紹興府屬一帶海塘，類多殘缺，若及時修葺，需帑少而功亦易成，現已發銀儹砌完整。再中壩之上游，蕭山縣西興地方，有大灘橫亘江心，挑溜北注，如遽開中壩，則北岸之仁和、錢塘工程，亦成頂衝，現亦設法疏切，引溜衝刷，俟水勢條順，方可開放。至魚鱗石塘工程，原係垂諸久遠，臣復指示儹築，務期堅整。得旨：欣閱覽之。海塘工程，一以賴卿，自能先事豫籌，諸凡得宜，以副朕望也。

又奏：新闢苗疆，議設屯軍，將已故逆苗田産悉行歸官，如該苗曾與官兵對敵，即令屯丁召墾。現在殺虜之餘，苗民稀少，猶可支持生計。數年之後，生齒日繁，其相沿習俗，刀耕火種之外，非比内地民人別有勞運，所賴從前地畝寬餘，始獲相生相養。迨後地少人多，不能仰事俯育，必致怨生，理勢然也。且現在苗田，屯丁不能自耕，仍須召苗耕種。此輩開地服畴，祖孫父子歷有年所，一旦以世代田産供他人之倍收，豈能安心無怨！況爲兵丁佃户，久之視同奴隸，苗民既衣食無賴，又兼役使鞭笞，既不樂生，又何畏死，恐不出十五年，古州之事復見矣。臣是以鰓鰓過計，前奏所陳佈置之法，總期杜兵丁之滋擾，嚴漢奸之播唆。徹兵於外，周圍防守，以鎮撫之。擇苗民之稍有知識者，設立頭人，約束其衆。所有苗田，儘其種植，即將來人口滋生，而現給頭人之絶田，仍屬苗民同類，可以通融。是田地既有寬餘，又無凌虐唆撥之慮，使其衣食豐足，知有生人之樂，皆可世爲良民，相安於無事。得旨：此奏識見甚正，即朕意亦然，舊年又因此特頒諭旨。但張廣泗持之甚力，伊係封疆大臣，又首尾承辦此事，不得不照彼所請，然朕則以爲終非常策也。今據此奏，復交軍機大臣等詳議矣。

《高宗實録》卷六八 五月癸丑，賑恤陝西蒲城、長安、鄠縣、華州、渭南、郃州、同官、臨潼、富平、藍田十州縣屬被雹災民。

己未，賑恤山東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齊東、德州、泰安、萊蕪、寧陽、鄒、泗水、濟寧、沂水、高苑、壽光等州縣衛被雹災民。

庚申，賑恤陝西雒南、商州、隴州、鳳翔、汧陽、宜君、白水、郃陽八州縣被雹

災民。先是，户部侍郎趙殿最疏言，豫省錢糧，有田一畝而輸一畝五分及二畝、三畝之糧者，有田三畝而輸三畝及二畝、一畝五分之糧者，名曰折中行糧法。請救該省釐定上、中、下科則，不許復行此法。至是，河南巡撫尹會一奏：豫省錢糧，原不畫一。今通省下則之糧將近足額，而上則之賦猶多拋荒，皆由從前開墾之地，俱以下則報升，以致現今實在下則之地欲仍報下則，則原額已足，欲報升上則，則出產無多，每有將已墾之地復行拋荒，亦有將可墾之荒任其廢棄。即如許州長葛地畝，原分堪、稍、磽、山四則，堪爲上，稍次之，磽又次之，山爲下。自順治年間除荒之後，小民陸續開墾，多以下則報升。是以稍地額數已經全復，磽、山二色缺荒無多，惟上等堪地缺額尚多。前督臣王士俊查荒案內及首報隱地案內，除堪地報復本則外，其餘各色地畝均屬溢額。臣思下則報升相沿已久，難以清查，而現今續墾未墾之荒，若不按其土色概照上則輪賦，實於民生未便。請嗣後凡有報墾地畝，但查無避重就輕情弊，不必拘定原額盈虧，各就本等科則報納。下部議行。

壬戌，貴州總督張廣泗等奏報：貴陽府屬之定番州，所屬姑盧寨，有苗頭老排者，突於本年正月內，藉稱有苗女阿撓回家，索詐銀兩，拐去馬匹，於二月內復率衆往打，路經大樹寨，即强拉牛隻，殺死民人，向登雲，嗣經該州將首犯老排拏獲。其子阿沙，不知畏懼，反以被獲在官，敢於二月十九糾合數百人，潛至鷄場地方，綁擄漢民張具清、陳士林、楊君相三人回巢，以爲索換老排之計；又於二十四日，燒燬甲浪店房，擄劫財物，砍牛糾衆。臣等以苗疆初定，不便加兵，即派精細弁役，前往曉諭，以罪犯止在老排父子，與衆無涉，儻將阿沙擒獻，尚可姑寬進剿。乃該苗冥頑不靈，復於三月初一日，攻犯羡塘場，肆行搶劫，種種狂悖，誠恐更滋蔓延。臣等隨就近派撥標協各營官兵二千五百名，定番、都匀土兵九百五十名，由明通關一路進發。不謂該逆苗於大兵既到之後，尚敢與副將馬似龍、哈當德對陣，當被官兵擊退，復乘夜攻犯遊擊陳綸營盤，官兵奮勇，逆苗大創。茲據各將弁稟報：大兵於三月十二、三等日，自定番分路前進，於十九日同抵該處。沿途漢、夷各寨，俱各安堵。到後，隨有小石板等十三寨，赴營投首，自稱並未附逆；其附逆者，係大石板、下新、大樹、石頭、冗心花、江西、溝邊、路口八寨。該副將知府會商，若不先擒阿沙，其首從良頑，難以分別，嗣於二十五日，據定廣協外委吴洪業、白納司土官周釗、方番司土官方銑，將首犯阿沙以計擒獲。隨於二十六日，將老排所居之下新寨，阿沙所居之石頭寨，并附逆之大樹寨、冗心花寨、江西寨，俱經剿燬，所有餘孽，悉竄入大石板寨，於二十九日，三路會兵齊攻，逆苗敗竄入箐，當將逆巢焚燬。被擄漢民，俱已走回，各遣寧家。現在唯搜擒羽黨，其爲阿沙威脅者，尚可從寬；其從前附和老排，殺人刼牛，暨阿沙供出隨同燒刼場市，擄民犯營爲首各犯，斷不使一名漏網。再定廣協副將哈當德，係原任貴州提督哈元生之子，丁憂員缺，請以帶兵出力之都匀標右營遊擊陳綸接署。得旨：此事辦理得宜，成功迅速，固爲可嘉，然事起之時，即應奏聞。此雖非前年之苗，然亦苗也。其善後經久之規，終有未盡合宜，以致復有此事否耶。

丙寅，予被災五分者，亦准報災。諭：各省地方偶有水旱，朕查蠲免錢糧舊例，被災十分者免錢糧十分之三，八分、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年間，我皇考特降諭旨，凡被災十分者，免錢糧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實愛養黎元，軫恤民隱之至意也。朕思田禾被災五分，則收成僅得其半，輸將國賦，未免艱難，所當推廣皇仁，使被災較輕之地畝，亦得均霑恩澤者。嗣後著將被災五分之處，亦准報災，地方官查勘明確，蠲免錢糧十分之一。永著爲例。

《高宗實録》卷六九　辛巳，賑陝西延安、榆林、綏德三府州屬之靖邊、定邊、安定、神木、府谷、葭州、吴堡、米脂八州縣被旱災民。

《高宗實録》卷七〇　六月乙酉，禁州縣暗加火耗。

辛卯，賑恤山東東平、掖縣、萊陽、招遠四州縣被雹災民。賑恤陝西隴州、咸寧、山陽、褒城、城固、商南六州縣被雹災民。

甲午，又議：粤東商籍生員，向係分撥廣、南、番三學肄業，而三學廩增額數，原就民籍而定，則商籍所補廩增即在民籍之內，於民籍未免有妨。應如所請，將廣、南、番三學商籍生員悉歸商籍，即令廣州府儒學考課，其所進商學，仍照舊額，廣州八名、南海六名、番禺六名，統歸商學。至廩增額數，因人定額，各設十五名，自行幫補，無庸給與廩餼。從之。

丙申，議政大臣、大學士尹泰等遵旨議覆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趙國政條奏八旗家奴開户一疏稱，近年丁册內，有本身姓名及照户部所奏陸續置買入册者，除在户下挑驗步兵等缺養贍孤寡外，亦許放出爲民，不准在佐領下另立一户。查既入丁册，不准贖身，但果否效力年久？既不准開入旗檔，又不准放出爲民，則不獲霑伊主之恩，殊爲可憫。臣等酌議，倣照康熙二十一年用印契所買之人，准

令贖身爲民之例，將乾隆元年以前白契者准作印契，仍舊在伊主户下挑取步甲等缺外，應俟三輩後著有勞績、本主情願放出、准其爲民；並元年以後白契之人，未入丁册者，仍照例准贖身爲民。但放出之人，主僕之名分尚存，與贖身者不同，誠恐將來服官之日，主僕同列，大有未便，須行文該地方查明註册，只許耕作營生，不准求謀仕宦。至收養異姓義子承祧，實屬紊亂宗支，應令八旗人等立本宗之人爲嗣，不得過繼異姓。如自襁褓時撫養成丁，無宗可歸者，應如該副都統所請，准其另記檔案。至將民間成丁子弟改隨本姓，濫入旗檔，冒食錢糧，照例查究。從之。

《高宗實録》卷七一　乙巳，禁扣舉人坊銀。

己酉，賑卹四川峩眉、夾江、雅安、洪雅四縣，及打箭爐地方被水災民。

《高宗實録》卷七二　秋七月丁巳，免福建詔安縣乾隆二年旱災額賦十之七，並長樂、閩縣衝陷辛酉，諭賑災宜速。

壬戌，免福建長樂、福清二縣乾隆二年風災額賦十之七，並長樂、閩縣衝陷沙堆，無徵銀米，全數豁除。

《東華續録》乾隆八　甲子，工部尚書趙宏恩以納賄革職。

《清高宗實録》卷七二　諭八旗大臣教兵節儉。

《東華續録》乾隆八　乙丑，調史貽直爲工部尚書，高其倬爲户部尚書。

丁卯，命查郎阿入閣辦事。調鄂彌達爲川陝總督，以馬爾泰爲兩廣總督，查克丹爲左都御史，托時爲漕運總督。

《高宗實録》卷七三　辛未，免福建海澄縣乾隆二年旱災額賦有差。

乙亥，免山東長山、寧陽、汶上、曹縣、鉅野、觀城、福山、高密、益都、臨淄、壽光、臨朐等十二縣雍正八年被水衝決田地，無徵銀一千三百一十三兩有奇，並乾隆元、二年未完銀兩，悉行豁除。

庚辰，賑陝西咸寧、鎮安二縣，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　庚辰，原任陝西總督劉於義以徇庇屬員、糜費軍需，革職。

《清高宗實録》卷七三　是月，貴州總督張廣泗遵旨議奏：苗疆自奠定以後，各苗皆知畏服，而安設軍屯一事，實有必應如此辦理之勢。今兩廣督臣鄂彌達奏請量移營壘，安駐險要，擇苗民中爲衆所信服者，設立巡檢頭目，以約束之。至苗民遺産盡行入官安屯，恐日後苗民生齒漸繁，地少人多，必至怨久亂生，且屯丁不能耕作，仍須召苗佃種，其役使淩虐勢所不免等語。查該督臣從前請將古州鎮遷設丙妹，八寨協移駐爛土汛或荔波縣，清江協移駐天柱縣，各處均係彈丸之地，不能安駐鎮協大營，現在新疆以内所有營汛不甚聯絡之處，俱請添設汛防。又於天柱、荔波等處酌量增駐官兵，防維周密，苗人必不敢再滋事端。至苗疆向無酋長，雖有本寨中之强有力者一、二人，亦不能約束其衆，況苗類衆多，統以文武，鎮以官兵，尚敢羣起跳梁，又豈一、二巡檢頭目所能約束耶。再，屯兵之設，乃係逆苗内之絶户田産始行入官，其未絶者，仍令各本户照前耕種，並未一榘歸屯。且新疆未墾之地甚多，雖此後苗民生齒日繁，亦不至無以資生，原不必以日後之地少人多爲慮。其招墾屯户，均係人才壯健可充屯軍者，令其承領，不許倩人佃種，而所設屯田，已飭令與苗田標明界址，以免攙越侵占，並無召苗耕作之事。惟所奏屯軍淩虐苗民，實爲目前第一要事。查苗疆驟安，屯軍至八、九千户之多，而苗民經懲創之後，其勢易於欺淩，現已嚴行查禁，並擬酌定章程，以爲永遠遵守。得旨：既經卿詳悉敷陳，知道了。至新疆何處安設屯軍，何處仍係苗田，何處爲聲勢相聯之鎮協，卿其明悉爲圖以進，朕將覽焉。

《高宗實録》卷七四　八月丙戌，賑湖南石門縣本年水災飢民。賑甘肅武威縣本年水災飢民。

丁亥，賑甘肅新渠、寶豐二縣本年水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七五　丁酉，户部議覆甘肅巡撫元展成遵旨議奏，甘省納粟捐監事宜，請照各屬地方之大小，酌定分貯穀石之數。惟是甘屬山地居多，不宜聚穀，勢難盡收本色，請以米麥豆三色通融交納，如有願交穀者，各從其便。應如所請。至所稱外省商賈子弟，亦准一例報捐。查捐納移歸本省，原爲本處倉貯起見，自應各歸本籍赴捐，況甘省産穀無幾，恐因此採買人衆，穀價遂昂，於民食未便，應毋庸議。得旨，甘省本籍人捐監者少，與各省不同，該撫所請外省商賈子弟准其一體捐納之處，著照所請行。餘依議。

丙午，户部等衙門遵旨議覆：直省緩徵錢糧，雖有緩至次年麥熟及秋後徵收之例，但一年之内，仍屬新舊全徵，民力未免拮据。請嗣後分别被災之輕重，以爲帶徵之年限。如本年被災八分、九分、十分者，緩作三年帶徵；其止五分、六分、七分者，緩作二年帶徵，俾小民得以從容完納。得旨：允行。

是月，兩江總督那蘇圖遵旨又奏：江南連歲歉收，所有被旱各屬，元、二兩年緩徵漕糧，應在今年帶徵者，請酌爲區别。如元、二年非連被水災，本年被旱

稍輕者，現在仍徵本年折色，其帶徵漕糧，請再緩至明冬徵收。至元、二年兩次被水，本年復成旱災者，並請將本年折色，緩至明年麥熟後徵收。但明歲既有本年應徵之糧，又帶徵今年折色及元、二年舊欠，民力不無艱難，應俟明年麥熟後，再行酌量具奏。得旨：朕爲帶徵一事，已降旨命九卿議覆准行矣。即與此奏同意，可於彼案酌量辦理。

《高宗實録》卷七六 九月甲寅，免浙江錢塘、秀水、平湖、烏程、寧海、常山、淳安、永嘉、瑞安、麗水、青田、龍泉等十二縣荒地額徵銀八百零五兩有奇，並豁除仁和、平湖二縣築塘挑廢田地無徵額賦。免廣東昌化縣荒地額徵銀四百五十九兩有奇。免陝西長安、臨潼、鄠縣、藍田、渭南、富平、同官、雒南、郃陽、華州、邠州、鳳翔、汧陽、隴州、宜君等十五州縣本年雹災額賦，兼賑飢民。其山陽、商南、城固、褒城、安定、保定、綏德、米脂等八州縣雹災，榆林縣水災飢民，悉行賑濟。

丙辰，賑山東招遠縣本年雹災飢民。

戊午，免福建漳浦縣乾隆二年旱災額賦。

癸亥，免湖北鍾祥、雲夢、江陵等三縣被水衝決田地無徵額賦有差。免四川涪州、敘永、蓬溪、犍爲、大邑、打箭爐等六廳州縣乾隆二年分水衝、石壓田地，並年久旱地無徵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 癸亥，裁江浙總督，復設巡撫，仍歸閩浙總督管轄。以福建總督郝玉麟爲閩浙總督，調盧焯爲浙江巡撫，以王仕任署福建巡撫，喬學尹署福建布政使。

甲子，直隸總督李衛參奏總河朱藻挾詐欺公、貪殘虐民各款。得旨：解任。命訥親、孫嘉淦往鞫，以顧琮管總河印務。

《高宗實録》卷七六 甲子，安南國王黎維禕，遣陪臣阮令儀等，表賀皇上登極，附貢方物。

《高宗實録》卷七七 乙丑，諭八旗大臣等：聞得護軍披甲旗人内有不肖之徒入班唱戲者，亦有不入戲班自行演唱者。既係旗人，自當勤習騎射清話武藝，安得入此等卑污之習，罔顧身名。朕昨校獵南苑，見兵丁於行圍之道，馬上甚屬生疎，此皆由平日不勤習武藝、沈於戲玩之所致也。八旗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均有教育旗人之責，乃平日並不將該管人等留心稽察約束，以致如此放蕩。著交各該管大臣等嗣後將此等之人，務必嚴加管束。倘仍不留心，致使旗人流入此等卑習，或經朕訪聞，或被參劾，朕惟該管大臣等是問。著步軍統領亦嚴加查拏。

諭：今年畿輔地方收成有歉薄之處，而口外年穀順成，頗稱豐稔，昨已降旨，准商人出口往來販運，以資接濟。今思京城米價現在不能平減，來春青黄不接之時，恐益加騰貴，故派出户部司員赫赫、那爾善、内務府官員王常保、王慎德於張家口、古北口二處，每處各二員，攜帶内庫帑銀前往，會同地方官將米豆雜糧等項照時價採買，運送來京，交八旗米局平糶，使都門兵民得資外來之米，以供饔飧，而口外有餘之糧亦不致耗費於燒鍋等項無用之地，實屬兩有裨益。其應齎銀兩若干，並作何輓運之法，著該部速行詳悉妥議具奏。

丁卯，免陝西咸寧縣、商州本年雹災額賦有差。

丁丑，免江蘇上元、江寧【略】等四十州縣，蘇州、鎮江、淮安、大河、揚州、儀徵等六衛本年旱災，銅山、豐縣、沛縣、蕭縣、碭山等五縣，徐州衛本年水災額賦，並緩徵雍正十三年、乾隆元二年舊欠錢糧，及元、二年緩漕米石，兼賑飢民。

是月，貴州總督張廣泗奏：新疆苗漢雜居，官弁兵役不無騷擾苗人之累，現已立定章程，嚴行禁革。至安屯絶田，有應撥與苗人者，量爲撥賞；其乏食苗民，並開倉糶借，以資接濟。得旨：所奏俱悉。如能始終如是悉心料理，庶苗疆可保少事矣。

《東華續録》乾隆八 冬十月庚辰朔，免直隸、江蘇、安徽被災州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七八 辛巳，免山東鄒平、新城、齊東、寧陽、鄒縣、泗水、濟寧、高苑等八州縣本年雹災額賦有差。

癸未，加八旗護軍、領催、馬甲、養育兵額。

甲申，大學士伯鄂爾泰等遵旨議覆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廣泗條奏，古州一帶苗疆，增添官兵，安設屯堡，應除積弊，併約束屯軍各事宜。一、苗疆兵役通事人等，下寨採買，宜嚴禁。應如所請，將薪蔬菽粟各項另立場市，預定日期，令兵役等交易，併委妥練員弁彈壓。一、苗疆濫役之弊，宜請禁革。應如所請，嗣後雇募苗夫，陸路四十里爲一站，給銀八分；苗船逆水三十里爲一站，順水八十里爲一站，給銀一錢五分；隨時僱募小工併長短夫役，日給銀三分、口糧米一升。文武衙門兵役人等，不得仍前濫派、短少欺凌。一、塘夫派累之弊，宜請革除。應如所請，嗣後巡查併遞送武職衙門公文，俱責塘兵，不得役使苗民。其值塘苗夫，永行裁革。一、苗疆通事，宜慎加遴選。應如所請，飭古州等八寨、丹江

等各廳員，慎選承充。一、苗寨宜僉立頭人，以專責成。應如所請，飭令廳員將苗疆各寨擇良善者，令其公同舉報，酌量寨分大小，每寨或一、二人，或二、三人，僉爲寨頭，約束散苗。一、屯田界限，宜嚴區別。應如所請，嗣後屯户人等，如敢越界侵佔苗人田土山場，照盜耕種他人田例，計畝論罪，强者加等。一、屯户宜嚴稽察。應如所請，嗣後各軍户内，不守屯規，小則枷責示衆，大則依法嚴處。至有緊事他往，回明限日給假，逾限究處。一、屯軍技藝，宜因時訓練。應如所請，每年十月至次年正月，按期操演，衛弁親赴各堡輪流教習，廳員親身巡歷，督率簡閱，古州兵備道不時遴員查驗。春、夏、秋三時農工稍暇，亦令演習。一、屯軍田畝，宜嚴禁典賣。應如所請，嗣後屯軍人等，典賣屯田，照盜賣他人田；一畝以下笞五十，五畝加一等，官田加二等，私行當買者同罪。一、屯糧宜酌定輸納，以充公費。應如所請，以乾隆己未年爲始，上田畝納米一斗、中田八升、下田六升，每斗加鼠耗三合，每年給百户工食米十二石，總旗六石，小旗三石，其餘米石即留爲本屯製備火藥等項公用。一、苗疆地方宜分別屯堡，預籌積貯。應如所請，按計每户三石，俟秋收米價平減，動帑發交該管廳員，於附近水次，或隣近産米之處，照時價採買，運貯各屯堡，以備借賑平糶。一、苗疆衛弁，宜揀選酌增。應如所請，清江、凱里、黄平，各添設衛千總一員，缺出，於通省千總内揀選諳曉文義、熟悉苗情者，不拘武舉營兵出身，一體酌補，五年俸滿，著有成效，以營守備遇缺題補。從之。

辛卯，皇次子【略】永璉薨。輟朝五日。【略】元年密藏扁内之諭旨，著取出，將此曉諭天下臣民知之。

加賑安徽懷寧、桐城【略】等五十州縣衛旱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 丙申，調任蘭枝爲户部尚書，趙國麟爲禮部尚書，史貽直爲刑部尚書。以趙殿最爲工部尚書，調楊永斌爲吏部右侍郎。

甲辰，命江南招商接濟災區。

乙巳，實授孫嘉淦直隸總督。以甘汝來爲吏部尚書，楊超曾爲兵部尚書。安圖署廣西巡撫，嚴瑞龍爲湖北布政使，彭家屏署湖南按察使。

丙午，實授顧琮直隸河道總督。

《高宗實録》卷八〇 十一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步軍統領衙門現今拏獲燒鍋數起，俱係山西民人，從前外人傳説孫嘉淦一授直督，伊瞻顧鄉里，則燒鍋之禁必開。朕思燒鍋有妨民食，理所當禁，孫嘉淦念切民生，斷無如此存心之理。但外間既有此論，不可不令伊知之，留心稽察禁約。又聞口外八溝地方，止有理事同知一員，此處地界遼闊，案件繁多，如有查勘相驗等事，未免有顧此失彼之慮。應否於同知屬下，添設佐貳一員，協辦該處之事，著孫嘉淦斟酌妥議具奏，爾等可寄信孫嘉淦。

署直隸總督孫嘉淦疏參貝勒允祜濫受西寧縣民王宰挾忿投獻生員馬承宗公執法，據實糾參，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貝勒允祜，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

壬子，賑湖南石門縣義禮等十二區旱災貧民三月。

癸丑，賑湖北孝感、黄安、鍾祥、京山、宜城、襄陽等六縣衛旱災軍民。

癸亥，賑湖北應山縣、四川忠州萬縣、開縣本年旱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八一 戊辰，免山東招遠縣本年雹災額賦。限指參。

壬申，户部議准甘肅巡撫元展成疏言，平涼府屬額徵糧石，運供固原兵糧，緣相去道途過遠，花户苦於轉運，每石願交脚價錢三百文，官爲轉運。請嗣後徵銀壹錢，令該州縣運送，不敷，在司庫公用銀内撥給。從之。

乙亥，和碩莊親王允禄等奏：遵旨查明介福、慶泰二佐領，一係康熙八年，佟國綱等移入上三旗時，由正藍旗帶來；一係康熙四十年，恩賜温憲公主，俱應照原定爲勳舊佐領。楊姓、唐姓、秦姓祖父遠年丁册，開在佟姓壯丁之内，應作爲帶來奴僕。但自康熙年間，丁册俱開一户，且註有姻親字樣，與八旗開檔養子不同，仍應作爲另户。潘姓、傅姓、董姓爲佟姓帶來投誠之漢人，俱爲另户，並造入佐領根源册内，飭令名下畫押，以杜後來争端。都統策凌，並不細查確據，輒作爲帶來人，又不將帶來何項之人聲明，實屬不合。平郡王福彭，雖作爲奴僕，仍未將另户户下查明，亦屬疎忽，均應請交各該衙門分别議處。得旨：介福、慶泰佐領緣由，既經王大臣等查明定議，著照議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八 十二月己卯朔，調納親爲吏部尚書，以鄂善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八二 丁亥，又諭：從前軍營徹回開檔開户領催、馬甲内保列一等二等者，已作爲另户，另記檔案矣。其和通呼爾哈諾爾、烏遜珠勒等處，打仗陣亡之開檔開户領催、馬甲等，轉未得與伊等同列。伊等爲國捐軀，殊爲可憫。著交八旗，將此等陣亡之開檔開户領催、馬甲之子孫查明，亦作爲另户，另記檔案。凡遇挑補差使，俱著照另記檔案人等之例，以馬甲挑補。

己丑，户部議覆貴州總督兼管巡撫事張廣泗疏報，鎮沅等六府州縣，清出叛苗絶户田四千七百七十三畝、山土三十三畝有奇，俱經撥歸屯軍，分給屯户耕種。【略】應如所請。從之。

辛卯，諭：前據寧夏將軍阿魯奏報，寧夏地方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時地動，朕心軫念，已降旨令將軍、督撫等，加意撫綏安插，無使兵民失所。今據阿魯續奏，是日地動甚重，官署民房傾圮，兵民被傷身斃者甚多，文武官弁亦有傷捐者。朕心甚爲慘切，惟有敬凜天變，深自修省。著兵部侍郎班第馳驛前去，即於明日起程，動撥蘭州藩庫銀二十萬兩，會同將軍阿魯，并地方文武大員，查明被災人等，逐户賑濟，急爲安頓，無使流離困苦。其被壓身故之官弁，著照巡洋被風身故之例，加恩賞恤，其動用銀兩，該部另行撥補。再寧夏附近之州縣被災者，著班第會同地方文武大員，一體查賑，無得遺漏。

《高宗實録》卷八三 丙申，又諭：向來四川火耗，較他省爲重，我皇考暨朕，陸續降旨裁減，已去其半，無非加惠小民，使比户受輕徭薄賦之恩也。今聞該省耗銀雖減，而不肖有司，巧爲營私之計，將戥頭暗中加重，有每兩加至一錢有餘者。彼收糧之書吏、傾銷之銀匠，又從而侵漁之，則小民受剥削之害不小矣。川省如此，他省可知。著各省督撫轉飭布政司，遵照徵收錢糧之天平法馬，製定畫一之戥，飭令各州縣確實遵行。仍不時密行稽查，倘有絲毫多取者，即行嚴參治罪，毋得姑容。如或失於覺察，該督撫藩司不得辭其咎。

戊戌，琉球國王尚敬遣陪臣王舅向啟猷、正議大夫金震等，表賀登極並貢方物。

是月，福建按察使覺羅倫達禮奏：閩省錢糧，向無平餘名色。雍正七年，前撫臣劉世明，將通省火耗派撥公費養廉，凡州縣徵收錢糧一兩，派定火耗一錢、平餘二分。竊念徵收錢糧，果係公平彈兑，原無盈餘，即或併封積累，所餘亦屬無幾。今每兩限以平餘二分，無定之額，竟成有定之款。經徵之員，勢必藉端額外加重。應請革除。其養廉公費不敷之數，計二萬兩有奇，請於關税、鹽課盈餘内酌撥支給。得旨：知道了。火耗尚有加重之處，已諭各省矣。

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禁止燒鍋，侍郎方苞又申前議，且謂直隸、山東現今奉行，未聞民以爲病，欲將南北各省俱行禁止，並欲禁止種烟。經大學士等議覆，無論豐年各省一體通行嚴禁，即宣化之苦高粱、山陝之棗、柿、葡萄等物，亦不許復用釀酒。種烟之地自乾隆四年爲始，悉令改種蔬穀，種烟之人照私開燒鍋例治罪。臣閱邸抄，中心駭懼。即以直隸而論，前督臣李衛任内，一年拏獲燒鍋蹺麴三百六十四起，人犯一千四百四十八名，臣抵任一月，拏獲私燒運販七十八起，人犯三百五十五名。凡此特申報總督衙門者耳，各府州縣自結之案尚不知凡幾；特拏報在官者耳，吏役兵丁已拏而賄縱，得規禮而不拏者，尚不知凡幾；特酒犯之正身耳，本地之鄉保鄰甲，沿途之脚夫店家，牽連而受累者，又不知凡幾。一省如是，别省可知。酒禁如是，煙禁可知。煙酒之禁果行，四海之内，一年之間，其犯法之人，破產之家，不可數計矣。【略】得旨，此奏朕俱悉矣。但將此發議，於國體甚有關係，朕自有酌量也。

《東華續録》乾隆八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來貢。

《清朝柔遠記》卷四 本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請通西藏，并通市，許之。初，厄魯特噶爾丹曾入西藏爲剌麻，歸篡其兄子，自言受達賴剌麻封，爲準噶爾博碩克圖汗。及策妄阿拉布坦立，與拉藏汗結婚姻，而襲殺拉藏，禁其所立達賴，又搜各廟寺重器送伊犁固爾札廟，而阿爾布巴等之害康濟鼐，亦欲往投準噶爾。自是，留兵駐藏，皆以防準夷爲要。噶爾丹策零初立，即請赴藏煎茶，聲言欲送還所擄拉藏二子。詔嚴兵爲備。至是，策零因成和，請通市，又請入藏煎茶，皆許之，人馬皆限以數，於是盡罷西、北兩路兵。凡策妄、策零及後那木札三世皆請赴藏煎茶，每費不貲，而朝廷亦賜茶葉、香帕，以助其施焉。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

《東華續録》乾隆九 春正月癸丑，命通政使德爾敏往江南，同大理寺卿汪漣督辦水利。

壬申，命趙國麟爲大學士，調任蘭枝爲禮部尚書，以陳惠華爲户部尚書，梁詩正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己卯，許容丁憂，調張渠爲江蘇巡撫，以馮光裕爲湖南巡撫，陳惠榮署貴州布政使，宋厚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六 甲申，免甘肅碾伯縣乾隆三年蠲災額賦十分之二。

丙戌，古人云：漸不可長，欲不可縱。朕看今日内外免直隸滄州、衡水、青縣、河間四州縣，興國、富國、豐財、嚴鎮四場乾隆三年水災竈地額賦，并緩徵舊欠各有差。

己丑，免貴州郎岱、普定、鎮寧、安平四州廳縣乾隆三年雹災額賦，并緩徵舊欠各有差。

《高宗實録》卷八七 乙未，免甘肅靖逆衛乾隆三年風災額賦七分之二。

丙申，免陝西咸寧、鎮安二縣乾隆三年水災額賦，并豁坍地銀糧。免甘肅柳溝衛乾隆三年蟲災額賦六分之一。

庚子，免湖北鍾祥、京山、黄安、宣城、襄陽五縣衛乾隆三年旱災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八八 三月癸丑，免湖南石門縣乾隆三年旱災額賦十分之七，并緩徵舊欠銀糧。

丙辰，豁四川漢州、彭縣、安縣、新津、清溪、綿竹、叙永七州廳縣水衝地賦。

戊午，免湖北應山縣乾隆三年旱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九 戊辰，特免直隸、江蘇、安徽三省額賦，共二百五十萬兩。

《高宗實録》卷八九 庚午，戒言官緘默。

《高宗實録》卷九〇 夏四月丁丑，免安徽壽州乾隆三年旱災場地額賦。

辛巳，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莊有恭、涂逢震、秦勇均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陸秩等九十人進士出身，三甲楊任仁等二百三十五人同進士出身。

乙酉，命各省設立救生船。

《高宗實録》卷九一 甲午，免四川忠州、萬縣、開縣三州縣乾隆三年旱災額賦十之一。

《東華續録》乾隆九 乙未，以陳世倌爲左都御史。

五月癸酉，諭：朕御極以來，内外大臣中，數人實能體朕敬天勤民之心，輔弼贊襄，抒誠宣力，有功於社稷，有益於蒼生，勞績懋昭，以加優奬。大學士伯鄂爾泰、張廷玉、大學士福敏，俱著加太保，大學士徐本、查郎阿，吏部尚書公訥親，俱著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甘汝來、户部尚書海望、兵部尚書鄂善、刑部尚書尹繼善、尚書衔徐元夢、直隸總督孫嘉淦、雲南總督公慶復，俱著加太子少保。

《高宗實録》卷九三 乙亥，吏部議准陝西道監察御史伊克善奏稱，向例九卿會議，於齊集坐班時，主稿衙門書吏，先念漢稿，議定後，筆帖式復念清稿，然後畫題。今九卿會議，只念漢稿，恐清話日疎，應請仍照舊例。從之。

是月，雲南總督慶復奏：安南國奸人，自稱都銅交江王，糾衆散布流言，除會衙具咨安南國王外，飭兵分堵隘口，加謹防範。得旨：如此辦理，甚合機宜，得馭外夷之道。但此咨去後，彼若有求兵之請，則不可驟然發兵，祇應速行奏聞，亦以請旨爲辭告彼，而固守邊界，則得矣。

《東華續録》乾隆九 六月庚辰，召法敏來京，調碩色爲山東巡撫，以方顯爲四川巡撫，高山署四川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九四 癸未，刑部議覆山西巡撫覺羅石麟疏報，民人許直，扎死胞兄，照例擬斬立決，該犯援例留養，應請改爲枷責。得旨：凡弟殺胞兄之犯，本應立決，而遇有孤子，因父母年老家貧，無次丁例得留養者，此法外之仁也，若邊行寬免發落，罪止枷責，又未免過輕。許直改爲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嗣後如有此等案件，即照此辦理。

《高宗實録》卷九五 辛丑，貴州總督張廣泗奏：遵義府屬綏陽縣月亮巖地方，産有鉛礦、鐵星坪、版坪産有煤塊，並無干礙田園廬墓，應請開採，照例納課。下部議行。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 秋七月乙巳朔，諭：甘肅秦安等十五州縣，間被冰雹，無論已未成災，悉免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九六 壬子，刑部等部覆奏：貴州總督張廣泗，請將逆苗現犯之老能紅銀，已故之包利等四十八名，凌遲處死，戮屍梟示、處斬梟示有差。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 丙寅，以郝玉麟爲吏部尚書。調宗室德沛爲閩浙總督，以班第爲湖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九七 是月，雲南巡撫張允隨奏：各屬豐收，惟省城於七月初雨後水發，衝決寶象河隄，田畝被淹，民房坍塌。又黑鹽井雨後水發，衝塌石臺民房，俱已飭屬速辦，不致失所。得旨：覽奏朕懷誠慰。一省之中，保無一二災傷之處，若賑恤得宜，斯亦可以無患矣。

《高宗實録》卷九八 八月丙子，諭大學士、九卿、滿漢文武大臣等：本日御史張湄奏摺内，稱皇上開言路於上，而諸大臣塞言路於下，凡奉旨交議事件，並不平心和氣，斟酌可否，總以無庸議三字駁到爲快，甚且極口醜詆，勝於怒駡，意欲箝小臣之口，而不知剛傲恣肆，已先失大臣之體等語。張湄此奏，實屬太過。朕親近日諸大臣，能比古之皋夔、稷契者固少，而公忠爲國、實心任事、洵無可指摘之處，或其中因循寬緩，失之不及者亦不能保其必無。而如奏内所稱剛傲恣

肆，箝制言官之口者，則實無其人。假如果有其人，則言官皆受其箝制，必不敢有人攻發其短。今以張湄至庸之人，而現有此奏，則無剛傲恣肆箝制言官之大臣可知矣。況朕御極以來，用人行政，事事躬親，裁度一切，是非情僞，莫不洞悉周知。若如張湄所奏，大臣中竟有阻塞言路、蒙蔽擅權之人，不知彼意中視朕爲何如主耶？【略】張湄爲此狂瞽之奏，顯係比附傅爲詩，而薰染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盜名之惡習，此風斷不可長，本應加以嚴譴，以示懲儆，姑念言官，從寬免究，特召見本日奏事之滿漢大臣，面加曉諭，咸令知之。朕見臣工條奏尋常事件，亦有介在可行可止之間，而該部九卿議駁者，事本微細，而被張湄苛刻之彈章，其所以致此之由，亦當自愧，然不可因此而生畏葸之心，辦理公事，總以理爲準，此則朕之所厚望者。

辛巳，河南巡撫尹會一續報商邱、寧陵、永城、夏邑、南陽、鄧州、舞陽、汝寧、上蔡、遂平、禹州、伊陽等州縣秋禾被水情形。得旨：該部速議具奏。尋議，應如所請，急速撫卹。從之。

《高宗實録》卷九九 壬辰，復命江南、河南大吏，合籌蓄洩事宜。

丙申，護理山東巡撫、布政使黄叔琳疏報：單縣、菏澤、曹縣、金鄉、濟寧、臨清衛等六州縣衛，黄水漫溢，淹没秋禾，其勘明成災地一萬四百三十頃九十七畝七釐七毫，並衝坍房屋無力修葺，照例分别賑給。極貧者先賑一月，加賑四月，次貧者加賑三月，查明缺乏耔種，照例按户借給。下部速議。尋議，應如所請。從之。

是月，又奏：琉球中山國夷民順天西表、首里大屋子等三十六人，又新垣仁等十人，在洋遇風進口，加恩安插賞恤養贍，併撥項修理原船，於乾隆三年八月，令其隨貢船歸國，因船小難行，仍行進口。今分配各難夷，令附貢船歸國，所存原船，不能變價，備堪折作柴薪之用，得價無幾，仰懇免其歸補，俾夷民以爲還鄉盤費。得旨：此亦可行之事，但必使難夷得實惠則可，若地方猾吏，有通同作弊之處，則汝將來亦不能免咎也。又奏：吕宋國番民物勝氏等十四人，遭風飄入厦門港内，又吕宋國番民武牢哞耙洛等十八人，遭風飄入臺灣淡水蓬山社，俱令安頓居住，給與食米寒衣。

《高宗實録》卷一〇一 九月癸亥，山西巡撫覺羅石麟題報：榆次縣之楊梁等一百一十五村，徐溝縣之集義等一十八村，祁縣之鄭家莊等三十一村，秋禾被旱，請將極貧賑濟六個月，次貧賑五個月，又次貧賑三個月。得旨：下部速議。尋議，應如所請。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 冬十月辛巳，大學士鄂爾泰等奏：遵旨議頒發《明史》。查舊例，在京四品京堂以上，翰詹衙門講讀中贊以上，内廷行走翰林，滿漢講官，及外省督撫藩臬，俱在應賞之列。其纂修《明紀綱目》官，請各賞一部，直省府州縣衛學宫，亦各頒一部，如坊間願自刻者，呈明地方官准刻。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 是月，（湖廣總督班第）又奏：湖北民刁俗悍，凡遇詞訟，及地方公務，無論官司審辦，或有未協，即一秉至公，而其中一二刁徒，不合意者，即逞偏私，呼引喧嚷。更寫匿名揭帖，或稱原被賄囑，或稱官吏受贓，捏款偏貼。究實，皆地方衿蠹、主唆把持，現在詳開律例，出示通禁。得旨：好。此等刁風，原宜嚴禁者也。

（署四川巡撫布政使方顯）又奏：川省惡棍，名爲嘓嚕子，結黨成羣，暗藏刀斧，白晝搶奪，乘夜竊刼。現諭文武官，設法嚴拏，併稽查保甲，整飭塘汛，以靖奸匪。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 十一月壬子，安徽巡撫孫國璽卒，賜祭半葬。以陳大受爲安徽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〇四 戊午，賜中式武舉一甲朱秋魁、哈國龍、羅英笏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劉德成等十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錢夔元等九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一〇五 辛未，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川陝總督鄂彌達奏，安西屯田，每年所收糧石，請民得六分，官收四分，按數輸納，以備兵糧。其籽種、牛具、料草，請官爲借給，秋收扣還，交靖逆通判管理，安西道督率稽查。其餘可墾地土，有民人與餘丁願墾者，報該通判勘實，官給工本墾種，成熟，照例納糧。應如所奏辦理。從之。

是月，巡視臺灣御史楊二酉奏臺地兵民安帖情形。惟有一種游民，多係内地無賴，頂充水手，私渡來臺。海口既難清辨，又無業安身，鼠竊、訟棍，率係此輩。保甲之法，行於臺地更宜，現在切諭地方員弁，行之頗有成效。

《高宗實録》卷一〇六 十二月癸酉朔，免山東金鄉、濟寧、菏澤、單、曹、臨清衛六州縣衛本年水災地糧銀六千七百三十五兩有奇。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 甲戌，諭：各省安輯流民。

庚辰，免陝西榆林等十州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　庚寅，免河南商邱、寧陵、永城、夏邑、南陽、鄧州、新野、舞陽、汝陽、上蔡等十州縣本年水災地丁銀三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有奇，米一千五百十八石有奇，漕項銀一千四十五兩有奇。

壬辰，準噶爾夷使哈柳等入覲。諭曰：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奏章，朕已觀覽。悉邊諭旨，朕深嘉與之。朕爲中外共主，惟思與普天之下，共享昇平。今噶爾丹策零，既遵朕旨定界，嗣後近邊居人各安故土，更無爭競，永遠安生矣。至所請進藏熬茶，乞用三百人，朕已允行。至貿易之事，朕命大臣，與爾定議。去年爾來，今年又至，克成和好，爾與有榮施。朕向欲加恩於爾，爾初到時即欲命爾進見，因聞爾有足疾，故至今日，始令入覲。爾善自調理，近年節時朕再令爾入朝。

禮部會議兵部侍郎今授河南巡撫雅爾圖奏，湖廣、山東、河南等省，常有邪教之事，豫民尤愚而易誘。每有遊棍僧道，假挾治病符咒諸邪術，以行醫爲名，或指燒香禮斗，拜懺念經，求福免災爲詞，哄動鄉民，歸依其教，展轉糾集多人，奸究百出。且大河以南，山谷深邃，奸徒便於藏匿。山居百姓，本有防身刀械，少壯又習悍俗，如少林寺僧徒，素以教習拳棒爲名，聚集無賴，邪教之人，專意煽惑此等人入夥。與其發覺後四出擒拏，盡寘諸法，何如豫先防察曉諭，設法潛消嚴禁學習拳棒。應如所奏。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春正月戊辰，湖南綏甯等處苗匪滋事，敕巡撫馮光裕調兵勦撫。

二月丁丑，命直隸、山東、山西、湖南、廣東等省招商採煤。

壬辰，命河南巡撫兼提督銜。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　免安慶、宿州乾隆四年分雹災額賦十之七。免山東滕縣、金鄉、巨野、鄒城、日照等五縣乾隆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辛丑，免湖北漢陽、黄陂、孝感、黄州等四縣衛乾隆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戊戌，以韓光基爲工部尚書。

三月庚戌，召鄂彌達來京，以尹繼善爲川陝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　甲子，免山東霑化縣，并永利、富國、永阜、王家岡四場乾隆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乙丑，免浙江麗水、永康兩縣乾隆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免山西榆次、祁縣、徐溝等三縣乾隆四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是月，湖廣總督班第、湖南巡撫馮光裕、提督顏清如奏：臣等勦辦苗匪，荣林、盤鵠泥、補毫各寨兇首，俱陸續投到擒獲，惟補毫之渠魁石把沙等逃匿。正追尋間，有案外鬼冲、排楚二寨逆苗，聚衆滋事，經護鎮箪鎮劉策名等領兵圍勦，攻打四日三夜，始克斬逆苗石三卡等，並擒逆屬男婦多人。仍移營補毫，將石把沙同伊父石喬保並獲。現在徹兵，計出師迄回，恰兩個月，軍務告竣。其陣亡兵丁，應照城綏例，每名賞銀五兩，帶傷兵丁，分别輕重，賞銀五錢、一兩，先行給發。所獲逆屬家口，無可原宥者，亦應照城綏例，變價分賞奮勇官兵，以示鼓勵。得旨：班第等辦理有方，功成迅速，著該部議叙具奏。

〔河南巡撫雅爾圖〕又奏，蝗蝻之患，惟於淹延卵育之際，搜掘遺種，庶幾消弭未然，方爲事半功倍，然非衆力不能集事。查州縣賑務告竣之時，有報出餘穀一項，通計不下四五千石，請即將此項餘穀，爲豫搜蝻子之費，每蝻子一升，給穀一升，人心自能踴躍。得旨：此見亦屬可行，試好爲之。

署廣西巡撫安圖奏：據義寧縣申報，湖南城步之紅苗，越入桑江境内，脅同五崗、四崗二處苗猺，聚衆滋事，擾害村莊。一面撥兵堵禦，一面安撫本境被脅之人，免致激變。得旨：知道了。辦理此等事，固不宜滋擾以生禍端，亦不可因循而損國體，諸凡詳審熟籌爲之。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　夏四月壬午，免長蘆所屬興國、富國、豐財、嚴鎮等四場，及滄州、慶雲、衡水、南皮、青縣、海豐等六州縣乾隆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乙酉，鄂彌達以兩廣總督任内縱庇家人，革職。

己丑，以那蘇圖爲刑部尚書。

五月庚申，閩浙總督宗室德沛奏參署福建巡撫王仕任納賄、婪贓各款，得旨：革職嚴審。

甲子，以楊超曾署兩江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　是月，〔河南巡撫雅爾圖〕又奏：三月内訪有棍徒在京，招摇謀開豫省煤窑之事。隨一面訪拏，一面陳奏。據安陽縣知縣陳錫輅呈報，該縣水冶地方，有程涵芬煤窑一座，關係閭邑泉源，久已訐訟封閉。乃薛宣、

王彝、尚四等，覲覦復開，託艾學、曾鐨尋履親王門上太監李姓，及誠親王嬤嬤之子趙七，並議定謝銀一千五百兩，俱未果。又有江蘇舉人、候選知縣陸碧，稱係前撫臣尹會一親戚，可以請託，議定謝銀三千兩，尹會一陞任赴京，始各散去。追臣莅任後，艾學曾等各處鑽營門路，經臣訪聞，拏獲飭審，供認不諱。無知棍徒，招搖指撞，已干功令。而王府太監人等，及候選職員，倚託名色，鑽謀營幹，尤關治體。若不徹底窮究，伊等漸無忌憚。仰請飭部將在京各犯押發來豫，抑或將現獲各犯，解部質審，伏乞訓示遵行。得旨：此奏甚屬可嘉。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 六月丁未，户部議：查安徽省不通水路之徽寧等二十七州縣，徵解兵糧，原因輓運維艱，是以康熙二十八年，經前任督臣傅臘塔題請，每石折徵八錢。嗣於雍正十二年，又經前督臣趙宏恩，以各州縣折徵米石，恐時價貴賤不同，兵民各有偏枯，議令坐支兵糧，改徵本色。所有池州營分防石埭縣馬、步戰守兵丁六十一名，額需米二百十九石六斗，該縣徵收本色，就近坐支，餘米仍照例折徵解司。今原署江督臣郝玉麟，奏稱該縣田户畸零，又散處四鄉，每至開徵，踰山涉嶺，以完納合勺之兵米，盤纏飯食，不下數十倍。且該縣防兵眷口存營，俱在貴池居住，支領兵米，不能輓運，仍需變價。請將石埭縣撥徵前項兵米，仍於貴池縣南米項下撥給，其石埭縣撥徵兵米二百十九石六斗，改於貴池縣南米項下撥給，應如所請，將石埭縣撥徵前項兵米，遵照定例價值，折徵解司。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閏六月庚子朔，諭地方官化導游民。命直隸嚴緝盜賊。

辛亥，石麟丁憂，以喀爾吉善爲山西巡撫。

飭湖廣提督杜愷、廣西提督譚行義會勦苗、猺。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秋七月癸酉，調張渠爲湖北巡撫，以徐士林爲江蘇巡撫，安甯爲江蘇布政使。召安圖來京，調方顯爲廣西巡撫，碩色爲四川巡撫，以朱定元爲山東巡撫。起金鉷爲河南布政使，尋史部奏金鉷已故，以趙城爲河南布政使，吕守曾爲甘肅按察使。

甲戌，禁私售旗地。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 乙亥，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略】以阿爾台山爲界，業已指明。山南游牧之人，仍居舊地。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戊寅，命八旗三年一次赴蘆溝橋演礮。

甲申，命張廣泗留辦湖南軍務。

戊辰，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官兵擒獲首逆，苗境悉平，遵旨前往楚省商辦軍務。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 八月己亥，兩廣總督馬爾泰等奏：廣西宜山縣土蠻不法，經派委右江道李錫秦、監紀軍務遊擊楊剛，統領漢土官兵三千餘名，前往勦撫。於六月十二日到齊，自十四日起，旬日之間，分路進勦，先後擒獲首兇賊匪羅扶養等九十七名，其餘當場殺死者，不計其數。凡攻破村寨，即填平溝壘，不使將來再圖潛蹤滋事，附近賊村，被脅良民，已全行招撫，分村安插，蠻境悉平。

庚戌，諭曰：湖廣總督班第奏稱，【略】楚省造逆之各苗寨，俱已勦盡。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 九月癸酉，調楊超曾爲吏部尚書，仍署兩江總督。調史貽直爲兵部尚書，韓光基爲刑部尚書，以陳世倌爲工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 辛巳，賑恤福建上杭縣本年分被水飢民。

癸未，賑恤浙江餘杭、臨安、安吉、會稽、諸暨、上虞、臨海、黄巖、太平、天台、仙居、蘭谿、縉雲等十三州縣，並玉環廳、台州衛、湖州所本年分被水飢民，並予緩徵。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 壬辰，禮部議覆福建水師提督王郡奏稱，蘇禄國王蘇老丹麻喊末呵禀勝嚀，遣番丁將遭風商船送回内地，因奏請朝貢，情詞懇切，應准其所請。得旨：蘇禄國隔越重洋，道路遥遠，該國王傾心向化，奏請朝貢，並將失風商船送回内地，甚屬可嘉，著准其所請。俟使臣來時，地方官加意照看，以副朕柔遠之意。

癸巳，賑恤陝西葭州、神木、延川等州縣本年分雹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 甲午，以王安國爲左都御史。

丙申，諭：奉天居民不願入籍者，限十年回籍。

是月，直隸總督孫嘉淦奏，挑濬永定河，復歸故道。本月親至金門閘，會同顧琮，督率河員，於金門閘之上開宂重隄二十丈，挑濬河槽二百七十餘丈，使河流入金門閘引河之内。其金門閘引河東、西二股，見將東股閉塞，令專走西股。至西股之中尚有淺窄處所，相度開宂，自楊柳青起，至李各莊止，展寬、挑深共三千六百餘丈。十五日各工俱竣，十六日開河放水，頃刻間全河已過，順軌安流。

欽差大臣張廣泗奏察看楚省軍營情形。

冬十月戊戌朔，調常安爲漕運總督，托時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 丁未，大學士等議覆雲南總督公慶復奏，探聞安南陪臣鄭姓，廢立改元，該國叛亂四起，皆以興黎滅鄭爲名。黎氏係我朝貢臣，請行文詰詢緣由，責以大義，使逆臣知所畏忌等語。查鄭姓專横已久，今復擅行廢立，義當詰責。但此事虚實未審，又不知新立者係舊王何人，縱行文該國，而回文仍出鄭手，諒必託辭諉卸。且一經詰責，通國皆知，即鄭姓暫緩逆謀，而滅鄭後酌其情事，慎重辦理。從之。

己酉，訓諸臣研精理學。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 十一月己巳，調來保爲刑部尚書，以哈達哈爲工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 癸未，新修《大清律例》成。

甲午，新修《大清一統志》書成。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 十二月戊戌，以范璨爲湖北巡撫，起劉於易署直隸布政使。

壬寅，欽差大臣張廣泗奏，進勦粤楚苗猺，斬獲無算，苗疆悉平。

《高宗實録》卷一三三 己未，〔大學士等〕又議覆雲南總督公慶復奏，滇省維西邊外，窻子野夷與猞猁猻野人，搆難稱兵，業飭令維西文武，開諭化誨，已照夷例和解完結。至窻子所居貼近西藏界址，請咨明西藏管束猞猁猻，毋令越境滋事等語。查夷性靡常，若不重加管束，雖現在和解，恐後來復啟争端。應如所請，移咨該藏王頗羅鼐，將所轄之夷、猞猁猻、獾猓野人，並擦哇隴、擦哇岡土番等，嚴加約束，務使各安本境，毋得侵害鄰封，構釁滋事。再窻子原屬番夷，雖附近羈縻，亦令維西沿邊文武，轉飭該管土酋，嚴切開諭，加意管理，毋令擅行仇殺，以靖邊徼。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 是年，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六年（辛酉、一七四一）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 春正月庚午，命各省督撫學政采訪遺編。

《東華續録》乾隆一三 丙子，免福建閩縣等五縣乾隆二年逋賦。

甲申，命鄂爾泰、訥親會同孫嘉淦、顧琮，查勘永定河工。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 乙未，朝鮮國王李昤，因邊民越境潛居，未能先事覺察，蒙恩免議，奏進方物申謝。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所進謝恩儀物，准作正貢，該部知道。

是月，安徽巡撫陳大受奏：安省分年帶徵之項，因上年豐收，民間有願一併完納，以省折耗盤費，跋涉守候者。州縣拘於成例，竟行退還，轉非恤民之意，請於分年帶徵中聽從民便，倘有借端强勒全完者，參奏。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三六 二月丙申，又諭：聞八旗兵丁，在部具呈買置官地，及到該地方領地之時，往往移甲换乙，將瘠薄更易膏腴，非復原指之産業，而歸旗之限又迫，不得不回京師。及向部中具呈，部中據呈行查，該地方官又復支吾塞責，不能爲之清理，大失公平之義。著該部定議，作何稽查，以清弊竇。尋議，交直隸總督邁柱委道員、同知、通判等官，專司督察，倘有仍前串通更换等弊，州縣官不爲清理，致旗人羈延守候者，即將該地方官嚴加議處。如承委之該管官，失於覺察，一并參處。從之。

乙巳，又諭：滿漢進士，原屬一體。嗣後滿洲進士，亦著照依甲第名次，選用知縣，俾其漸悉民瘼，學習外任之事。

《清高宗實録》卷一三七 甲寅，免陝西葭州、神木、延川三州縣被雹乾隆五年地丁銀米。餘尚有應徵之數，分年帶徵。

是月，奉天府府尹吴應枚奏辦理流民條目：一，願入籍者，准取保結，給照編入。一，不願入籍，一時又未能回籍者，暫作另户編甲，陸續給照回籍。一，遊手好閒、生事不法者，照例治罪外，遞解回籍。一，老弱、孤苦、疾病、貧乏、原籍無親戚可投者，酌給資送，不願回籍者，添設孤貧口糧安插。一，商賈工匠，從前在奉寄居者，地方官給照，無照不許存留。一，旗人披甲當差者，雇人耕種，須家長雇主結報，門牌注明，去來隨時報明領催鄉保，牌上無名者，不准存留。一，海船到奉，船長將路票呈驗，開船時，查點人數，毋許遺漏一名。如有暫留，須報明存案，附入另户。一，關外佃種民人，照原編牌式，另給一牌，無牌不得擅放進邊貿易。一，遼陽州刨煤人缺，募本地旗民補數，不得仍召流民。一，旗民熟地内，如有遺漏欺隱，一年内不自首者，治罪、追息。一，查辦事件，旗民各官，須親會同清理，約束兵役滋擾。

兩廣總督馬爾泰奏：安南向例，兩貢並進。計自乾隆三年至今六年，又值

兩貢之期，例應於本年春夏之交，先行咨報，設有遲逾，移檄詢問。惟是自乾隆四年以來，安南國內匪目韋福琯等，逞逆弄兵，至今未息，貢道或實有梗塞之處。又聞已新立有國王，是該國正在擾攘之際，修貢設或稍遲，似不必即爲催督。得旨：軍機大臣等議奏。尋議，令該督行文該國王，准其暫行寬假，俟道路開通，即修職貢，用示體卹外藩之意。得旨：依議速行。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　三月癸酉，諭朕御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羣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爲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黷敗檢以干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纍纍，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籍至此，豈竟視朕爲無能而可欺之主乎？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踰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乾轉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爲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爲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矣，朕必不出此也。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具擬。

甲戌，諭九卿：人臣之所最尚者，惟廉。近日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貪婪敗檢，經朕訪聞，諭令撫臣喀爾吉善查參，劣蹟種種，並降旨通飭各省督撫。爾九卿爲國大臣，現今雖無簠簋不飭之事，然師生故友，往來交際，未能保其必無。或其中有久經左斥，因朕復加倚用，而向日之故智復萌，遂爾放縱不自檢束者，亦未可定，朕非無所見聞也，但以一二小事，輒爲舉出，未免國體有傷。朕御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工，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而教職微員，皆霑祿賜。並非市惠邀名，原以君臣一體，俾得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爾等正宜仰體朕心，愈加謹飭，倘不自儆勉，必待朕明白指斥，爾等又何以自立？且務崇寬德，朕之本性，然遇有貪官污吏，朕亦斷不肯姑容也。

丁丑，户部議准山西巡撫喀爾吉善遵旨議奏，晉省開墾，如係膏腴、上地、中地，無論畝數，均應照例升科。其瘠薄下地，開墾至十畝以上，成坵段者，分別水、旱升科。如十畝以下，爲數畸零者，永免升科。將所墾地畝數目，報官存案。從之。

戊寅，軍機大臣議覆兩廣總督馬爾泰奏稱，廣東惠、潮、嘉三府一州，所屬無業貧民，攜眷入川，不必强禁。許其開明眷屬名口年貌，報本地方官查明給票聽往，不必候川省關移。并飭知沿途營縣，驗明人票相符，即予放行，到川，編入烟册，移知原籍存案。應照所請。至在川粵民，立有産業，呈請關移親族者，聽其自便。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　丙戌，議政大臣等議：貴州總督張廣泗，會同湖北、廣西督撫，議定楚、粵兩省苗疆善後事宜。【略】一，編保甲。苗寨大者，十户爲一牌，牌有頭。十牌爲一甲，甲有長。寨立長二人。小者，隨户口多寡編定，寨立長一人。稽漢奸及外來苗猺在寨居住，一人容隱，九家連坐。【略】均如所請行。從之。

庚寅，諭王大臣等：御史仲永檀參奏鄂善得受俞長庚賄賂一案，朕初以爲必無之事，仲永檀身恃言官，而誣陷大臣，此風斷不可長。但事不查明，何以治仲永檀之罪。因而派王大臣七人，秉公查審，屢經研訊，逐日奏聞。乃鄂善家人及過付人等俱各應承，是鄂善受賄之處，已屬顯然。朕特召和親王、大學士鄂爾泰、尚書訥親、來保，同鄂善進見，面加詢問。鄂善始猶抵飾，朕諭之曰：此事汝家人及過付之人，皆已應承，汝能保汝家人捨命爲汝，而自認此贓爲己吞乎？若能如是，事亦可已，若不能如此，此數人者出，將秉公嚴詢，彼時水落石出，汝一身之事，所關甚小，而朕用人顏面，所關則大。汝若實無此事則可，若有，不妨於朕前實奏，朕另有處置，而諭此數大臣從輕審問，將此事歸之汝家人，以全國家之體。設非朕有指示，此數人者，但知秉公而已，敢如是辦理乎？鄂善熟思，乃直認從家人手中得銀一千兩是實。朕以鄂善在朕前已經自認，毫無疑竇，以皇考及朕平日深加信用之大臣，而負恩至此，國法斷不可恕，若於此等稍有寬縱，朕將何以臨御臣工？但朕心尚欲以禮待大臣，以存國體。賈誼曰，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行之。朕之處鄂善亦猶是耳。因垂淚諭之曰，爾罪按律應絞，念爾曾爲大臣，不忍明正典刑，然汝亦何顏復立人世乎？汝宜有以自處也。乃彼既出之後，朕猶恐如此辦理，或有過刻之處，又令和親王等四人，會同大學士張廷玉、福敏、徐本，尚書海望、侍郎舒赫德，再加詳議。據王大臣等奏稱，鄂善婪贓負國，法所不容，人心共憤，理當明正典刑。乃蒙天恩，容其自盡，實無過刻之處等語。朕因令訥親、來保前往，將王大臣奏帖，與鄂善閱看。並傳諭曰，朕於大臣，視同手足，今爾負朕至此，朕萬不得已如此辦理。自降旨之後，心中戚戚，不能自釋，如人身之失手足也。汝心中若有欲言

之事，不妨向二人再行陳奏。鄂善忽奏稱我錯聽皇上諭旨，以爲我家人已供我得銀一千兩。又聽得諭旨云，爾係皇考及朕信用之大臣；如果有受賄實情，可在朕前據實奏出，朕另有辦處，以全大臣之體。我因皇上屢次降旨，滿尚書皆可信其無他，今我被人參劾，審有得銀之供，恐皇上辦理爲難，是以一時應承。我實無藏私入己，如家人供出我來，我情願與之質對等語。朕當爾等面詢鄂善時，總以至誠開導，欲得其實情，爾等皆爲之感泣，鄂善亦良心發見，俯首無辭，因而直認不諱，此時並未以威懾之，以言誘之，以刑訊之也。旋命訥親、來保傳旨與伊，朕意彼若自知罪重，誠心悔過，或以罪當監候，懇切哀求，尚欲緩其須臾之死。乃鄂善無恥喪心至於此極，其欺罔之罪，即立時正法，亦不爲枉。夫朕之所以令彼自處者，欲全國家之體而賜彼以顏面也，乃彼自不惜顏面，朕將何惜。豈皇考在天之靈，不容此負恩苟免，欲使明正典刑，以儆戒大小臣工耶？可將鄂善革職，拏交刑部，著福敏、海望、舒赫德，會同爾等嚴審，則虛實自見。或因鄂善愧懼，一時錯認，亦未可知，王大臣必不阿朕旨，而故入人以重辟也。夫奸、盜等案，朕尚熟思審慮，期於至當，況鄂善曾爲大臣者乎。朕爲此事，數日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以爲不如皇考之仁育義正，能使百爾臣工，兢兢奉法，自不致身陷重辟。水弱之病，朕實蹈之，若再不明彰國法，則人心風俗，將來何所底止？朕之苦衷，亦惟皇考在天之靈鑒照之耳。垂淚書此，王大臣其體朕意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東華續録》乾隆一三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　壬辰，又諭：據署湖廣總督那蘇圖奏稱，臣於上年十二月到任後，有山東、江南等省流民，稟請賑恤。查乾隆四年，山東沂州等處被災，江南亦有歉收之處，所有流移到楚之窮民，俱已賑恤安頓。至於乾隆五年，山東、江南等省，並未被災，何致有飢民流至楚省者？隨諭布政使確查具報。旋據查覆，外省飢民到楚者，共計五十餘户，内中實係貧苦者，不過數户。其餘或有先經到楚，資送回籍，復行潛來者；或有年力少壯，儘可自謀生計者；或有出外多年，積有餘資，堪自經營者；或本有棲止手藝，可自食其力者，均與賑恤、資送之例不符。祇因楚省曾有留養飢民之例，伊等妄希賑恤，未便任其冒濫，使各省游惰之民，聞風效尤而至，應各聽其自便。但武昌、漢陽二府，乃五方雜處之地，若漫無稽查，則此等之民，行蹤莫定，或生事端。已飭各該縣查明，如有情願在楚營生者，即於烟户册尾，附編畸零户後，俾該地保甲就近稽查，以防滋事，有自願回籍者，即諭令各回本籍等語。養贍飢民，乃國家恤災濟困之恩澤，若使游蕩之人，得以借名冒濫，則無知愚氓，將以媮惰爲得計，而荒其本業者不少矣。那蘇圖所辦是。著通行各省督撫知之，如有與此相類者，著照依辦理。

癸巳，飭禁科場懷挾。

是月，署貴州布政使陳惠棨奏，黔省入春以來，雨澤調匀，二麥暢茂，省城土庶，相習飼蠶。省之上游，舊無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樹六萬株於城外各山。又附郭貴築縣之乾堰塘、麥穰寨、宋家壩三處，俱可引水開渠，約墾田二、三千畝，現在捐貲委員辦理。得旨：欣悦覽之。至蠶桑樹藝，尤爲政之本，所當時時留心，而教民務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也。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　夏四月辛丑，禁督撫任用堂官及家人生事。諭：外省之吏治，繫於督撫。督撫果能清正公明，則屬員咸知效法，而成大法小廉之治。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　丙辰，工部議准浙江巡撫盧焯奏稱，仁和、錢塘、蕭山三縣江塘，經海沙北障，潮汐南趨，轉北而西，多有頂衝坍塌之處，請拆修搶築柴石各工。從之。

壬戌，工部等部議准御史禄謙奏稱，民人典買旗地，例得贖取。查有不肖民人，潛來京師，賄囑原舊地主，串通旗人，代爲出名，換契假買，昂增價值，以防日後贖取，應嚴行禁止。【略】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三　癸亥，户部議准奉天將軍額爾圖題覆刑部侍郎常安奏請禁止海運一摺。查奉天米價向屬平賤，近年户口滋多，生齒日繁，又加各省貿易人衆，本地所産僅足食用。邊外、蒙古、黑龍江船廠等處收成偶歉，亦賴接濟，若聽水陸兼運販，糧價增昂，旗民必致艱食，應請禁止海運。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　是月，署廣西巡撫楊錫紱、提督譚行義奏：於鬱林州興業縣地方，拏獲挖窖書符、妖言煽惑、斂錢從逆之譚煥禹等。得旨：此案汝等查拏於未發覺之先，殊屬可嘉也，諸如此類，所當時刻留心。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　五月甲子朔，禁州縣徵糧浮收零尾。

庚午，諭曰：雲南總督慶復，已命往廣東署理兩廣總督事務。伊在滇省奏明承辦之事，如開金江河道以利濟滇、蜀兩省，派撥兵丁以防範安南邊境，開墾礦嘉大路之荒地以增農田，開挖姚安沙地之涵原以增鹽觔。種種籌畫，皆係有關地方，有裨民生之事。現在經理尚未就緒，慶復既經調任，署督張允隨自當接

辦。著慶復與張允隨，詳細講論，一一交代。張允隨當念此係地方公務，不可以係前人奏辦之件，稍存推諉之念，視慶復所奏之事，即同己奏，慶復所委之人，即同己委，無分彼此，無論前後，方不失同寅協恭、體國利民之誼。若果事有難行，必須變通者，則亦不可瞻顧，以致遷就。尋張允隨覆奏，慶復署事兩廣，凡未竟之事，悉係臣應辦之事，勉矢寸忱，務竟厥緒，至其中或有應行變通之處，自當奏明酌辦。得旨：所奏俱悉，勉力實心爲之。

辛未，（王大臣）又議覆奉天副都統哲庫訥奏稱，吉林等處係滿洲根本，若聚集流民於地方，實無裨益。應如所請。伯都訥地方，除現在民人勿許招募外，將該處荒地，與官兵開墾，或作牧場。再出產人參、東珠之吉林江，及與長白山、烏蘇里等處相通之水旱道路，向來不准行走，應令該將軍、府尹等嚴行查禁。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　己卯，户部議覆川陝總督尹繼善奏稱，陝省凡繁庶之邑、平衍之區，易於耕種，可爲常業者，俱已報墾復額。現尚有餘地，或因山深地僻、人力不足，或因沙石瘠薄、低窪淹没，難爲常業，以致荒棄。請將山頭、地角，零星不成坵段之地，在五畝以下者，悉免升科。其地形平正、自成坵段，數在五畝以上，不雜沙石者，照各州縣下則平地，按年升科。應如所請。從之。

辛巳，户部議准署廣西巡撫楊錫紱奏稱，西寧等各州縣，多收銀米穀石，或係里民承辦舊例，或係土司相沿陋規。不知始自何年，實因各州縣原給養廉無幾，酌存耗羨有限，地方又有應辦公事，不得不借資民力。加思恩縣多收折徵錢糧，爲修理城垣、塘房、壇廟之用，西林縣徵收陋規，爲修理土城、塘房、站道、渡船之用，所以相沿未革，逐一查核，並無侵蝕等情。現已照單革除，請仍嚴飭各州縣，將派收前項，永行禁止。從之。

壬午，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璟等奏奉旨查審參革山西布政使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蹟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一摺。得旨：三法司核擬具奏。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朕是以降旨，將伊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伊補授，以觀後效。乃伊謝恩摺，竟稱蒙恩垂念臣母年老，就近調補山西，俾得迎養。朕批諭云：若謂調近，何以左遷臬司？汝尚不自知乎？並將其取巧無恥、怙惡不悛之處，明白批示。薩哈諒若稍具人心，自當恐懼愧悔，潔己奉公，以蓋前愆。今楊嗣璟等本内稱，伊在臬司任内，已有劣款種種，及陞任藩司，婪贓尤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與鄂善所犯銀數相等，且實係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藏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彼時曾經庫吏口稱，舊例所無，力行禀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特將薩哈諒情節一一宣示，交與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

庚寅，户部議准陝西巡撫張楷奏稱，咸寧縣更名水田共十頃九十三畝有奇，因沙壓久成旱地，請自乾隆六年爲始，改爲四等旱地，徵收豌豆。又咸寧、長安、盩厔、鄠縣、臨潼、空賠果價、房課、山坡、地畝等項錢糧，原係明時藩府房地碾磨租課，以及竹樹果木進鮮，後遂改折錢糧，作爲正賦。今流傳日久，原業迷失荒蕪，但有額糧，並無産息，請行豁除。從之。

辛卯，諭：山西地方，自石麟爲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爲固然。如徵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二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徵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收大制錢一千三十文，就時價合算，計二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之員？然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係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究。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巡撫喀爾吉善毋得徒事文告，而不實心奉行，以致屬員陽奉陰違，怙終不改。一、二年後，朕倘有所聞，當特遣大臣，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並非不先行諄誡，遽然繩之以法，彼時不得謂朕辦理過刻也。

癸巳，户部議覆河南巡撫雅爾圖奏稱，豫省濱河飛沙鹹鹵地畝，節經題豁，即成官荒，業户不得過問，終成廢棄。請仍交業户經管，其豁糧既久，業户無存，聽附近居民墾種，不得禁止。應如所請。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　六月甲午，飭外省官員防閑幕友。

免陝西葭州、榆林、懷遠、綏德、米脂、吴堡等六州縣，乾隆五年水災額賦有差。

乙未，戒督撫匿災。

庚子，左都御史、管廣東巡撫事、署兩廣總督王安國奏：乾隆四年，奉旨查

辦廣東徵收糧米之弊，至今各項陋規，總未革除。又州縣多徵民糧，亦有各項費用，如徵解糧道倉、給發駐防兵米，除耗米三升外，仍多浮收。又巡撫衙門，每年食米，皆取於南、番兩縣，而撫署吏書，每年食米一百六十石，皆向糧道票取，上下通同，遂成積弊。請嚴飭廣東各官兩年來奉行不實之罪，並責成撫臣，令徹底清查辦理。論：朕向來聞得廣東徵收糧米，支給本省兵糧者，州縣官折收銀兩，每一倉石，照時價多收銀六七錢，至加倍不等。收銀之後，另買稻穀，碾米給兵，則分派富户米行，又照時價短少。似此需索扣剋，甚屬累民，特於乾隆四年六月，頒發諭旨，令該督撫悉心稽查，嚴行禁革。今留心訪察，廣東徵收糧米之弊，並未革除，收本色則浮加斛面，收折色則高擡價銀，以及管倉家人倉書斗級，各項陋規，合算民間納米，每石費至加倍有餘。且上司衙門所用食米，名曰發價，其實繳還。種種弊端，上下朦混。從前奉行不實之咎，誠屬難逭，若非痛加整頓，何以除民困於將來？著交與巡撫王安國，徹底清查，實心辦理，務令弊端悉剔，苛累永蠲，始於地方有益，如再有玩忽之處，朕於該撫是問。

户部議覆閩浙總督宗室德沛奏稱，臺屬歉收，米價驟長。前據粵省督撫咨稱，潮州府屬，倉貯充盈，可濟鄰省。今移咨粵省，檄飭潮屬存倉穀内，就近撥給六萬石，運臺平糶。如臺屬秋收，即照數買穀運粵，倘或豐歉不齊，即將穀價解粵，就近買補。應如所請，通融辦理，並令廣東督撫，俟閩省委員到日，酌量撥給，以資平糶。得旨：依議速行。

辛丑，户部議覆蘇州巡撫徐士林、浙江巡撫盧焯、廣東巡撫王安國、管理閩海關福州將軍策楞會奏，前據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浙、閩、江蘇三省，皆因錢貴，請買滇銅開鑄。查滇省銅觔，除供京局及本省川、黔鼓鑄外，餘剩無多，請於沿海各關，凡商船來自日本長奇島者，應納稅銀，悉令以銅代稅銀完納等語。據查海關銅稅，歷來徵銀，若改徵銅，事屬創始，必須官無紛擾，商民便易，方可行之經久。今閩海既無銅進口，江、浙海關，銅數無幾，與官商未便，江、浙等省需用銅觔，現於洋商自本辦回銅内，按數抽買，一應商販船隻，似應照舊徵收，毋庸紛更。應如所請。從之。

癸卯，工部等部議覆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稱，承德州屬之三道溝等處，開採煤窑，向例需領部照，開採之人，皆觀望不前。查産煤之所，如熱河八溝四旗煤山，俱在圍場之南，而土木槽碾等處，亦俱在口外。現今壩内土田，皆已開墾，其出口貿易之人，係各地方官給與照票往來。採煤之人，事同一例，原可無庸部

票，且開採煤窑，聚集人多，若令執有部票，恐不受地方官約束。請令地方官擇本地殷實商民，報明開採，給與照票出口，窑成之日，報明藩司，給與牙帖，承充開採。應如所請。從之。

甲辰，户部議覆倉場侍郎、宗室塞爾赫奏稱，京倉新舊廒，共九百零二座，節年以來，糧儲充盈。滿貯之廒，計六百八十餘座，放出空廒，僅二百一十餘座，約可貯米二百六十餘萬石。本年起運漕糧，約進京倉平米三百八十餘萬石，所有各倉空廒，儘數收受，尚餘新糧十分之三。請將本年第四季甲米，早放半月，騰倉收貯。又通州西、中、南三倉，現有空廒一百七十餘座，請將陸續抵通之糧，先行派進通倉，俟京倉放有空廒，再將新糧按廒運貯。應如所請。得旨：依議速行。

乙巳，監察御史李慄奏：甘省平涼、鞏昌兩屬，夏秋疊災，州縣各員，諱匿不報，饑饉載道，搶劫成風。其各省赴甘納粟捐監者，皆被官吏包攬收銀，科派民間糴穀填補，穀價日增，民生益敝。請派公正大臣前往查勘。得旨：覽。李慄所奏，若果如所言，則元展成罪不容誅矣。然李慄，甘省人也，以告災之狀，爲已甚之言，此風亦不可長。即著李慄前去，會同總督尹繼善，親往查勘情形。著尹繼善秉公據實具奏，若所言果實，元展成當治以諱災之罪。

《高宗實録》卷一四五　庚戌，清釐科場弊端。諭：從來順天鄉試，易滋弊端，多招物議，必須稽查嚴密，始可試事肅清。今年秋闈，適值朕行圍口外，誠恐人心玩忽，豁弊乘間而生，深屬朕念。如進場之懷挾，場内之傳遞，皆向來人所共知，且有通曉舉業之人，假充謄録，爲舉子改竄文藝者，其他弊端種種，難以悉數。又聞有應試士子，於場前結納新進翰林，互相標榜，遂成奔競鑽營之惡習。夫國家之所以重士者，謂其品行端方，足備異日公卿之選，若苟且僥倖於目前，而始進不正、貽誚終身，尚安望其受爵服官、克自樹立，爲朝廷有用之材乎？著都察院、五城御史、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内外簾監試御史，嚴行稽查，凡有關涉科場情弊者，即行嚴拏，按律治罪，不稍寬貸。在京之總理事務王大臣，亦應不時查察，以肅實興大典，副朕造士育才之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三　壬戌，以張嗣昌爲福建布政使，王丕烈爲福建按察使。

是月，署兩廣總督王安國奏，安南國權臣鄭剛竊柄，欲圖篡奪，遂專廢立，土官韋福琯等以輔黎滅鄭爲詞，倡亂起兵。見嚴飭官弁，毋使夷匪潛入邊境及内

地奸民私越滋事。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四五 左都御史、管廣東巡撫事、署理兩廣總督王安國奏報：各屬得雨霑足。得旨：覽奏稍慰朕懷。但因前此缺雨，頗有刁民罷市、搶糧，此風固不可長，亦見地方官料理不妥所致也，汝其加意調停可也。

廣東潮州鎮總兵官武緬謨奏報：閩省臺灣委員來潮借運倉穀，潮陽縣民閉糴罷市，現經文、武協同查拏審究。得旨：已有旨諭王安國矣。刁民因撥借臺穀而罷市，此風固不可長，然亦汝等平時不能彈壓地方，和輯兵民之所致耳。以後當諸事留心，奮勉改過。

署廣西巡撫楊錫紱、提督譚行義奏報：思恩府屬遷江縣，有李彩、李梅等統衆攻刼，隨星夜撥賓州兵一百名、提標兵一百五十名，委守備一員，前往應援。又酌撥左江鎮慶遠協、忻城土縣共漢土兵一千名，齊赴遷江，令賓州營參將李發解統領勦捕，務期盡淨，毋使蔓延。得旨：所奏俱悉，必使實在殲匪盡獲，毋致蔓延方可，若假捏姓名以圖了局，則將來何所底止耶？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 秋七月甲子，户部議准署廣西巡撫楊錫紱奏稱，粤西地處極邊，山多田少。嗣後開墾水田一畝以上、旱田三畝以上，照例升科，一畝、三畝以下，永免升科。下則田地，及桑麻花米等地，更屬瘠薄，民間開墾，水田五畝以上、旱田十畝以上，照例升科，五畝、十畝以下，永免升科。升科後水衝沙壓者，仍與豁除。如有豪强爭奪，藉墾占熟，掘毀墳塋，侵礙橋梁、道路者，照例治罪。從之。

又會同九卿議覆河南按察使沈起元奏稱，北方沃野千里，一望平原，更無溝洫，一經大雨，行潦横流，田禾以傷。請北方治田，一如東南之法，每畝三畎，周於四圍，阡陌之界，隨田廣狹，於小溝外開大溝，近川注川，近河注河，用地無多，爲力極易，水有所洩，亦有所歸。應如所請，行文北五省督撫，勘驗情形，從容諭導。從之。

乙丑，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奏：閩俗刁悍，毆官械鬬，相習成風，事由姑息，宜加懲創。得旨：知道了，有旨諭部。况今汝署總督，此即汝之責矣，勉力整飭之。

戊辰，大學士等遵旨議覆浙江布政使張若震奏稱，浙省沿海腹裏地方，尚有新漲沙塗，堪以墾種，緣民、竈夾雜，往往窮民墾種，竈户出而紛争，所以觀望不前。應如所請，無論民、竈，准其開墾，以呈報在先爲定，給與印照，注册存案。其各省沿海，仍令各該督撫一體勘實，奏請酌辦。從之。

庚午，又諭軍機大臣等：廣東潮陽等縣今夏米價昂貴，曾經開倉平糶，後因五月初旬遽行停止，愚民因而罷市。知縣左輿，公幹初回，男婦擁擠縣堂，懇求糶米，該縣已許開倉，尚有不法之徒，擁入典史衙署，毁碎轎椅等物。保祝所奏如此，該督撫何以竟不奏聞？可傳諭王安國，若果有司辦理不善，咎固難辭。至於百姓罷市，鬧入官署，此風斷不可長，必應嚴加懲治，以儆刁風，不可少爲寬縱。

壬申，户部議覆陝西巡撫張楷奏稱，陝省荒地，應行開墾，並酌議招墾事宜。一，商州及所屬地方，尚有未墾荒地三萬餘畝，現令地方官確查，開明畝數四至，官爲插標招墾。無主之地，即給墾户爲業，其有主而自認無力開墾者，定價招墾，給照爲業。一，隙地多在山石榛莽中，凡零星地土，在五畝以下，不成坵段者，永免升科。一，本地人力無餘，其鄰近無業之人，亦聽開墾。應將認墾之人，著落土著識認，移關原籍鄰户保結到日，准其給照，即編入土著保甲之内，令該管保長等查察，如有賭竊爲匪，禀官究治。一，平衍易收之地，每一壯丁，限以五十畝爲率。山岡沙石難收之地，每一壯丁，限以百畝爲率。有父、子、兄、弟俱係壯丁者，酌量加增。一，荒地全無土産者，應查出開墾，其有民人現在割漆砍竹，及採取構皮、木耳等項者，聽民自便，地方官不得强令墾種，亦不得以現獲微利，勒報升科。一，此項地畝，實力招徠，漸次開闢，毋庸定以議敘、議處之額限。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丙子，命陳世倌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己卯，調阿爾泰爲雲南布政使，以陳宏謀爲江西布政使。調陳高翔爲江蘇按察使，以張無咎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 壬午，刑部議准雲南總督慶復奏稱，安南國僞交江王矣長，勾串土目，聚衆謀叛，旋赴軍營投誠一案，將矣長等十一人擬斬立決。但已投誠，照律減罪二等，各杖一百，徒三年，係夷人，折枷號四十日，責四十板，仍酌發廣東、四川烟瘴地方，交與地方官嚴加約束，家口、財産，免其緣坐入官。脅從跟隨之矣受等二十人，均應枷責，係廣南人，俱發回原籍安插，係交趾人，分發滇省有提鎮駐劄之府分，交地方文武各官管束。未經投誠之叛犯雷彦彬等，均係交人，移咨該國自行查拏，並將翁丁所訴翁貴爭位情由，一併咨查，所獲銅印、萬年書、地里圖，分别銷燬、貯庫。從之。

癸未，户部議准署福建巡撫王恕奏稱，閩省多屬山田，層疊高下，如同梯形。以坵而論，均屬零星，彼此合算，方成畝數。嗣後民間開墾，無論水田旱田，總以零星曠土，不及一畝，與雖及一畝，而係地角山頭，不相毗聯者，免其升科。其有經界聯絡者，一畝以上，仍照例分別水、旱年限升科。從之。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盧焯貪婪各款，已有實蹟，現交德沛等審理。其贓私纍纍，即汪姓一案内，婪贓已至五萬兩之多，其餘受賄之處，不一而足。因查伊京中所有家貲封貯，以備抵償官項，乃僅止萬金，則其性情狡猾、巧於隱藏可知。可寄信德沛、旺札勒，務將盧焯任所私藏，逐細查勘，毋令隱匿。或寄頓他處，亦必一一查明，勿使遺漏。

丙戌，又諭：理藩院查奏，自康熙二十年至六十一年，賑濟蒙古等四十餘次。雍正元年至十三年，賑濟内地扎薩克喀爾喀等三次。乾隆元年至今年，賑濟内地扎薩克喀爾喀等共十四次。蒙古資生之道，所恃牲畜蕃盛，並非倚賴銀米，該扎薩克王公、台吉、塔布囊等，平日若能使其部落以時勤於牧養，差役減少，徵收輕薄，教以本來資生之術，蒙古等何至於累遭困苦？今報荒旗分，朕雖施恩，不惜國帑，但外地扎薩克等相沿成習，並不愛惜其部落，令其有滋息牲畜之暇，重加收斂，惟有仰賴朕之加恩資生，不但非永遠之計，必致失其本來謀生之道。部議甚是，但該扎薩克王公、台吉、塔布囊等議處之處稍重，著交議政王大臣等詳議具奏。

丁亥，（大學士）又遵旨議准雲南巡撫、署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黔省開墾田土，飼蠶紡織，栽植樹木一摺。一，黔中山稠嶺複，絶少平原，凡有水道，亦皆澗泉山溪，並無廣川巨浸，可以灌溉，故各屬田畝，多因泉源遠隔，無力疏引之故。自官爲督勸後，各屬請借工本開修水田者，如貴築、施秉、餘慶、仁懷、丹江廳等處，或現在開修，或已經工竣，凡有宜用龍骨車，工匠多能製造，毋庸赴江楚雇募。一，開山墾土，乃黔民資生長策，凡陂頭嶺側，有可播種雜糧者，無不刀耕火種，然不過就近增開，其離村稍遠之官山，則不敢過問。應勸諭農民，盡力播種。一，黔中無地非山，儘可儲種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種，以致樹木稀少，應勸諭民苗，廣行種植。一，黔省自勸民養蠶以來，已經試有成效，應飭各府州廳縣，酌量地方氣候，從容勸導，不願者不必勉强督責。一，黔省惟思南府屬，皆種棉花，其餘地方，或種而不生，或花而不實，皆因黔地晝熱夜涼，與棉性不宜之故，未可以一、二處相宜，概之全省。一，種植既廣，勸民以時保護，并借給工本，考課勸懲等事，所當從容不迫，不得抑勒、粉飾、擾累。從之。

是月，左都御史、署兩廣總督、管廣東巡撫王安國奏：廣西遷江縣聚匪謀逆，准提督譚行義咨稱，已撥兵前往剿擒。又據遷江縣報，拏獲逆黨歐起通。來資縣報，拏獲黄老二、石法總等。得旨：知道了。駐劄雖遠，不過奏報稍遲耳。至督令緝獲正犯，毋致捏名并案之弊，則督臣之專責也。

署廣西巡撫楊錫紱、提督譚行義奏：興業縣拏獲奸匪譚煥禹等，以挖窖妖言，煽惑愚民，潛謀不軌，並供出首犯李國章。茲於北流縣地方，將李國章拏獲到案，訊供即係李梅。得旨：所奏俱悉。但外省頗有此捏名併案之弊，在尋常盜犯，尚然不可，況此等爲逆之人，一有漏網，必致蔓延，汝等宜詳查也。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 八月乙未，工部議准吏部尚書、署兩江總督楊超曾奏稱，松江、太倉各屬地方，建築土石塘，計長五萬九千四百餘丈。除塘身壓占外，所有挖廢田畝，原議塘西築留二十丈，塘東築留三丈，爲歲修取土之用，所留地畝，尚有可種花禾、蔗草之處，請聽原業主自行耕種，免其徵租。倘塘工有應修補處，仍向田内取土，塘身塘面所産草蓆，責令塘長採割，抵作堡房、塘長工食，餘剩留充歲修。從之。

賑安徽宿州、壽州、鳳臺、鳳陽、臨淮、懷遠、虹縣、靈璧、潁上、霍邱、蒙城、泗州、盱眙、五河等十四州縣，鳳陽、鳳陽中、長淮、泗州、宿州等五衛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額賦。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潮陽等縣辦理平糶不善，百姓罷市，鬧入官署，已屢降諭旨，令王安國查辦。今又聞海陽縣民人買穀赴潮，船由嘉應州河下，竟有地棍結黨攔阻，不容放行。又廣州油欄等門，藉稱米行包攬米穀，賣販外商，將鋪面打碎。合朕前後所聞觀之，在潮陽於停止平糶之日，遽將倉穀撥付閩省，民因之而罷市。嘉應則本處米價，每石賣至一兩五錢，海陽穀船路由河下，爲棍徒攔阻數日，有司竟未嘗一問。廣州省會之地，復敢疊肆搶奪，地方大吏，所司何事？夫賑救荒歉，乃督撫應辦之要務，況今歲粤東早稻，各處未獲豐收，晚禾甫插，秋成尚需時日，若不預將應糶、應恤之事，分別料理，則閭閻何所倚賴，勢必滋生事端。且該省係黎、猺雜處之區，夷商往來之地，小民因餬口無計，動輒聚衆妄行，尤有關繫。王安國係朕所特簡，以左都御史管巡撫之人，伊自期許，亦以封疆爲任，乃因馬爾泰丁憂、慶復尚未到任，督撫印務，皆係王安國

職掌，既不能擔荷經理，又不據實奏聞，殊不副朕之委任，著伊明白回奏。尋據王安國覆奏，撥運閩穀，潮民阻撓罷市情形，及辦理潮郡歉收之處，已經題奏一摺。得旨：知道了，以後有關民瘼之事，切不可輕視也。

癸卯，賑江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銅山、豐縣、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等十五州縣，及淮安、大河、徐州等衛，莞渎、臨洪、興莊等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己酉，召楊超曾回部辦事，調那蘇圖爲兩江總督，孫嘉淦爲湖廣總督，高斌爲直隸總督，以完顔偉爲江南河道總督。

辛亥，以鄂彌達爲寧古塔將軍，馬爾泰署兵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廣東潮陽縣停止平糴罷市一案，已降旨令王安國查辦。今又聞得六月十七日，五仙門外，有好事之徒，捏稱粤米被閩省商販買運，米行射利擡價，傳貼白帖，將聶姓酒米店打搶。十八日，復遷怒於隆順行，糾衆打毀，且在沿河地方，擁擠雜沓，乘機搶去米糧貨物。又嘉應州地方，於六月初二、三日，亦有刁民生事。觀此情形，固屬民風刁悍，亦是地方官料理不善所致，可傳諭王安國，令其不時留心，毋得疎忽。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辛酉，以吴龍應爲山西布政使，石去浮爲湖北按察使。以彭家屏爲江西布政使，王玠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 是月，（山東布政使魏定國）又奏報：歷城、齊河等十三縣被旱，賑恤情形。得旨：所奏俱悉，督率屬員，加意撫恤，毋使災黎失所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九月癸亥朔，元展成以不職革職，以陳宏謀爲甘肅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五〇 甲子，户部議准吏部尚書、署兩江總督楊超曾疏稱，江蘇山頭地角，磽瘠荒土，及溝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坵段者，勘明給照，聽民種植，無論多寡，永免升科。蘇、松、常、太四府州，田地肥饒，成地一畝，即令升科，仍照水田六年，旱田十年之例。倘地棍豪强，借端攘奪，阻礙水利等項，照例治罪追賠。從之。

戊辰，議政大臣、裕親王廣禄遵旨議覆寧古塔將軍鄂彌達奏稱，吉林伯都訥、寧古塔等處，爲滿洲根本，毋許游民雜處。除將現在居民，逐一查明，其已入永吉州籍貫、立有産業之人，按畝編爲保甲，設甲長、保正，書十家名牌，不時嚴查外，其餘未入籍之單丁等，嚴行禁止，不許於永吉州之山谷隩隅，造房居住。仍查明本人原籍年貌，五人書一名牌互保，五人内如有一人偷挖人參，私買貂皮，擅墾地畝，隱匿熟田，及賭博滋事者，將犯枷責遞解外，仍將連保四人，一併遞解。地方官知情，不行查拏，按溺職例議處。若連保人有願回籍者，給引回籍，並令地方官，按季查明人數，陸續將回籍之人，盡行裁汰。倘將牌内無名人容留者，甲長、保正從重治罪，仍將拏獲之人枷責、遞解回籍，於歲底造册，送部備查。應如所請。又疏稱，原定民人墾荒，十年後交租，如典種熟地，三年後交租。現今交納錢糧者，十無二、三，且奸徒將近交租時，以墾地典給他人，希圖指名展限。請嗣後永禁墾荒，將民人現有地畝，盡行清丈，不拘年限，總以丈量之年爲始，照數納糧。如隱匿地畝，及民地捏指旗人名姓，不交錢糧者，將隱匿人與代隱人一併治罪，地畝入官，本人自首，免其治罪等語。請交該將軍辦理。至所請由京城各部院衙門，派司員六人，會同知州，勒限一年辦理。查吉林等處，大量地畝，徵收錢糧，事涉紛繁，司員又無總理之責，於事無益，請欽派大臣一員，會同該將軍辦理。又疏稱，游民多係山東、山西、直隸、河南等處人，其出山海關時，皆由臨榆縣領票。自去年侍郎舒赫德等奏請嚴肅山海關以後，帶領妻子出口者漸少，而隻身人仍不斷前往。請將給發路引之例停止，交守門官兵查驗，如有本處文票，方准放過等語。應令嚴飭地方官，遵照舒赫德原議，實力奉行。其臨榆縣停給路引，俱令於各該州縣領票之處，毋庸議。從之。

己巳，賑廣東南海、番禺【略】等二十六州縣廳水旱蟲災飢民。

壬申，户部議覆署貴州總督、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黔省地鮮平疇，凡山頭、地角，零星地土，及山石攙雜，工多獲少，或依山傍嶺，雖成坵段，而土淺力薄，須間年休息者，悉聽夷民墾種，永免升科。至有水可引，力能墾田，一畝以上，照水田例，六年升科。不及一畝者，亦免升科。無水可引，地稍平衍，或墾爲土，或墾爲乾田，二畝以上，照旱田例，十年升科，不及二畝者，亦免升科。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癸酉，實授王恕福建巡撫，楊錫紱廣西巡撫，許容湖南巡撫。

乙亥，調陳宏謀爲江西巡撫，以黄廷桂爲甘肅巡撫。

己卯，命陝西開爐鑄錢。調韓光基爲工部尚書，以劉吴龍爲刑部尚書。

乙酉，實授陳大受江蘇巡撫，張楷安徽巡撫。

丁亥，以劉統勳爲左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一五一 辛卯，又諭：總督那蘇圖參奏，荆宜施道姜邵湘，管理荆關税務，肆志貪饕，横徵重耗，侵蝕冒銷，飽填慾壑。荆關税課，每年雖正餘銀三萬餘兩，而實在約可徵五、六萬兩，除去應用公費，每年侵蝕，亦幾及一半。該關凡遇繳銀之日，係四、六扣存，如徵銀一千，止將六百繳官，其四百兩俱爲管關員役侵肥等語。

賑福建福清、連江、羅源、莆田、同安、福安、寧德、福鼎等八縣，及長福、金門、烽火、雲霄、桐山等鎮，營水災飢民。

是月，署江蘇巡撫陳大受奏：靖江縣圍民徐永詳等，攜帶摘盡棉花枝幹，糾衆赴縣爭粟，藉詞報荒，希倖減租。又崇明縣亦有刁佃，因知縣調辦武闈，遂夥黨挾制該縣縣丞出示減租，當即飭拏審究。

左都御史、管廣東巡撫王安國奏辦理嘉應州攔阻米船，及省城五仙門外打搶米行二案情形。得旨：此等刁風，不可長也，宜嚴加處置，以警其餘。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冬十月甲午，調周學健爲刑部右侍郎，起彭維新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五三 辛亥，賑卹浙江嵊縣、東陽、義烏、武義、麗水、宣平六縣旱災，安吉州、玉環廳、仁和、錢塘、海寧、餘杭、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蕭山、永嘉、樂清、瑞安、平陽十四縣，及杭前、右二衛，湖州所、仁和、錢塘、永嘉、下砂二、三場被水、潮災貧民。

壬子，諭：據貴州總督張廣泗奏稱，苗疆案内拏獲之要犯戴老四，細加審訊，乃實係楊老三。因在廣西營盤内，有人教供：戴老四拏了數月，未曾拏獲，如今拏著你，説是戴老四，你但承認便罷，若説不是，何時纔能結案等語。朕思苗人狡獪性成，每多捏造詭名，希圖免脱，全在地方官弁，究訊確實，以免詐僞。今既知其非實，而令其妄認以圖結案，是明縱要犯，使遠颺也。辦理此事之廣西提標參將劉寬，著交部嚴加議處。提督譚行義等，不行詳察，亦屬不合，著飭行。

大學士等議覆安西提督永常奏稱，準噶爾脱出之回夷，例令駐防哈密之總統大臣訊明，果係回民，隸在土魯番者，交瓜州之輔國公額敏和卓收管，隸在哈密者，交鎮國公玉素布收管。至内地蒙古，併準噶爾之夷人，則解交理藩院安插。但瓜州、哈密二處，距吐魯番不過千里，彼處蒙古皆熟回民語言，恐夷情狡詐，假借混冒，或從中探我虚實，或訛傳妄言，以惑回人。請嗣後將脱出回民，查明果有父母現在者，准領回收管，如本人已無父母，雖有别項親屬，槩不准留本處，俱解赴理藩院安插等語。此等脱出之回民，其父母未必皆存，若必父母現存者，方准領回，立法過嚴，或阻遠人向化之意。應請嗣後脱出回民，查明雖無父母，其嫡親伯、叔、兄、弟現存，或本處回民識認，果有户籍可稽者，取具的實保結，仍准照例安插。其並無親屬，無案可稽，實難辨真僞者，應如該提督所請，俱解京交理藩院安插。從之。

賑卹湖北漢川、潛江、沔陽、天門四縣，沔陽衛被水災貧民。

丙辰，户部右侍郎阿里衮奏：盛京内務府三佐領下，有未入旗檔人丁，約六七千人，毫無管束。緣三佐領下入册納差，共有三千八百餘丁，每歲、每丁應交納者，或鹽一千觔，或靛三百觔，或魚二百八十觔。又有入官人丁，每一丁交銀二兩至三兩不等。至比丁之年，入册一丁，即添差一分，如有逃避，仍在本族中包墊完納。此等人丁，並無錢糧，因畏避入丁添差，皆隱匿不報，閱年已久。請敕交盛京内務府三旗佐領等，詳悉清查，造入丁册。但三佐領下所屬人丁，代遠人多而不食錢糧，又無官地耕種，用度未免拮据。今將查出人丁入册納差，勢必不能清楚，不令納差，又與向例不符。請將查出衆丁，歸併已納差之三千八百餘名所納差使之數目，均分交納。嗣後比丁之年，所入人丁，即照分納數目添差，則差輕易納，將來自無隱漏人丁之弊。得旨：允行。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是月，廣西總兵譚行義奏，交阯牧馬督鎮官阮世楷，調兵征勦草福琯，於九月連勝。草福琯逃竄新地八百地方，牧馬官直進諒山、禄平等處，安撫百姓，貢道疏通。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五四 十一月丁卯，賑甘肅平番、碾伯、寧朔、真寧、阜蘭、金縣、華亭、鎮原、固原、禮縣、狄道、寧州、合水、寧夏十四州縣被雹災、水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戊辰，命湖北開鑪鑄錢。

《清高宗實録》卷一五四 己巳，又吏部議：户部參奏，漕運總督常安等奏稱，上江太平、銅陵等二十六州縣成災，緩徵乾隆四年漕糧，奉旨豁免。其勘不成災之地，奉旨豁免舊欠錢糧，其緩漕亦應遵旨一體豁免。至下江乾隆二年江、常等七府州被災各屬，題請緩徵災漕，已奉特恩，一并豁免。惟上江乾隆三年分緩折漕糧，并未經被旱勘不成災之舊欠，分年帶徵者。下江乾隆元年之緩漕、三

年之折漕，均應遵旨緩至明年帶徵。查漕項錢糧，例不並蠲，而該督等以奉恩蠲免錢糧，遂謂地丁漕項，統在其中，辦理殊屬錯誤，請交部察議。應將署江寧布政使託庸、江蘇布政使安寧、漕運總督常安、原署兩江總督楊超曾、調任安徽巡撫陳大受等，各罰俸有差。諭：此本內請蠲漕糧一事，安寧等曾經摺奏，第未明晰，而具本時，又不將原委敘入，是以户部參奏。但係已經具摺之案，各員處分，俱著寬免。

《高宗實録》卷一五五　戊寅，加賑江蘇上元、江寧【略】三十州縣，淮安、大河、揚州、徐州四衛水災軍民貧生。

辛巳，工部議准江蘇巡撫陳大受疏覆，前署兩江總督楊超曾等奏，寶山縣東門楊家嘴等處土塘外，原築坦水石壩五百九十一丈，外層臨水樁木，大汛搜刷，樁外之土，漸被侵削，樁木入土已淺，易致欹斜。請於臨水樁外，築石壩二層，坦入海底。又採淘港迤北月浦塘沿海岸上衝卸，除已築樁工五十丈外，又衝進三四丈，險逼更甚，請築坦水石壩一百二十丈。查寶山東門土塘外，前築臨水樁，因歷伏秋大汛，岸土侵削，並非前築不善。其採淘港迤北月浦塘衝進三四丈，係在樁工五十丈之外，非同在一處，應動支正項錢糧加築。又楊家嘴原築坦水、石壩兩頭工盡處，被潮衝進數丈，成大灣兜，不能抵禦，亦應動支正項錢糧，兩頭各築坦水石壩二十五丈。從之。

庚寅，諭大學士等：德沛、旺扎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又聞原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故也。又聞初審時甚爲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内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腿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矣，而德沛又將皮綿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又聞德沛私借鹽道庫銀八千兩，捐給書院膏火，此事果有之乎？清正大臣行事，斷無擅動公帑，以博私譽之理。且德沛以理學自居，刻書太多，誇張傳播，亦非真理學之所爲也。至盧焯一案，爲時已久，彼地審辦情由，朕皆得之傳聞，何以德沛並未陳奏。況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德沛現署巡撫印務，俟新任巡撫到後交代來京陛見。

辛卯，大學士等議奏：調任直隸總督孫嘉淦奏稱，獨石口外之紅城子、開平城二處，張家口外之興和城、北城子二處，地土寬衍，請於該處開墾駐兵。現已奉旨，派令尚書海望等查勘，俟查明到日再議外。再查古北口外熱河等處，從前原無熟地，自康熙九年將八旗官員人等口内熟地，換給口外荒地開墾，其原數作爲額地，餘地給本人執業，按畝交糧。熱河東西，共旗地一萬九千九百餘頃。又古北口至圍場一帶，從前原無民地，因其處土脈肥腴，水泉疏衍，内地之民，願往墾種，而科糧甚輕，故節年開墾升科者，三千餘頃。此等民人，如内地本有田畝者，輕去其鄉，反致拋荒故業，如係無業之民，而聽其出口，五方聚處，旗民交雜，易滋事端。且該處本非民地，與其聽游民占業，何如分撥旗人耕種？再熱河地方，原駐滿兵二千名，如此項民地分撥旗人耕種，則兵糧充裕，尚可添撥，駐防更爲周密。應令欽差大臣，前往獨石、張家二口勘地回轉之便，再往古北口外熱河等處，逐一履勘，將該處地勢情形具奏定議。從之。

是月，閩浙總督宗室德沛、副都統旺扎勒奏：盧焯案内，原任山西布政使吕守曾，畏罪自盡。得旨：雖係如此，亦汝等辦理不妥所致也。且此案今經數月之久，並不將辦理情形奏聞，況奏此事，亦未帶奏一句，朕實不解汝等具何心胸也。又奏：會審盧焯案，有百姓數百人，喧言求釋盧巡撫，推倒副都統衙門鼓亭棚門。得旨：此固刁民滋事，亦汝等辦理不妥所致，屢有旨諭，尚未知耶？且又德沛奏會審盧焯、百姓鬨鬧緣由。得旨：此亦因朕旨到後，始有是奏耳。不意汝亦如此無識見、無決斷耶？且衆人之激怒，並非爲盧焯，若再嚴究爲首之人，是又滋一番擾累矣。但刁風亦不可長，此事本非旺扎勒應辦之事，可速結盧焯之案，令旺扎勒齎奏進京。汝留浙完此一案，候旨可耳。

河南巡撫雅爾圖奏：豫省平川曠野，地土廣多，所以未能如江、廣積貯，由糞種未勤、地力不盡，習廣種薄收之説，以爲固然。查乾隆二年定議，各州縣於鄉民中，擇其熟諳農務、素行儉樸、爲閭閻信服者，量設數人，董率農事。然百餘里間，所謂老農者，不過三四人，以之勸率，勢有不及。臣今現行保甲規條，設立村長、管牌民一百户。年來各村長多能勤慎奉公，伊等皆諳練農務，擬將勸農一事，即責專管。行令地方官，於每歲首春，傳集各村長，將勸農規條詳加指示，并捐給紙筆，先令將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縣，歲底核其功過。若該村長所管地方，人工果勤，收成較勝，即獎以酒醴、花紅，三年無倦，給與扁額，永免本户差徭，以示優異。其化導無術，擾累居民者，即行責革。庶官民交奮，而豫省土産，可日望充裕。得旨：此等事皆當詳籌熟酌而爲之，若存欲速之心，則利民之舉，反爲害民之端矣。

清總部·綜述·清高宗部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十二月癸巳，命湖南開鑪鑄錢。

《高宗實録》卷一五六 諭：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有老瓜賊一種，狠毒異常，大爲行旅之害。雖現在有司官設法查拏，而匪黨甚衆，行蹤詭秘，究竟不能淨其根株。況今節屆嚴冬，正宵小竊發之際，尤當加意防範。著三省督撫，各飭所屬員弁稽查捕緝，嚴密周詳，不使兇惡之徒一名漏網，俾途次永遠寧静，過客可以坦行。如再有疎虞，該督撫先行嚴參，毋得寬縱。

乙未，都察院左都御史劉統勳奏：伏見大學士張廷玉，歷事三朝，小心敬慎，皇上眷注優隆，久而弗替，可謂遭逢極盛。然大名之下，責備恒多，勳業之成，晚節當慎。外間輿論，動云桐城張、姚兩姓，占却半部縉紳，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易伏也。竊聞聖祖仁皇帝時，曾因廷臣有陞轉太速之員，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景曾適在其内。臣愚以爲，宜倣此意，勅下大學士張廷玉，會同吏部衙門，將張、姚兩姓部册有名者，詳悉查明。其同姓不宗，與遠房親誼，不在此例，若係親房近支、累世密戚，現任之員開列奏聞。自命下之日爲始，三年之内，停其陞轉，使望風遜聽之人，知朝廷登進之無私，亦期世受國恩之家，長享福禄於無盡。又奏：尚書公訥親，未及强仕之年，統理吏、户兩部，入典宿衛，參贊中樞，兼以出納王言，趨承禁闥。此外特交事件尚有多端，即智力有餘，亦苦分身乏術，如或精神勞憊，必至貽誤。現今訥親所管事務，何者可以量行省減，非臣愚所敢妄議，但俾其才猷識力，常餘於所辦之事，則曠廢之虞可免。又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且時蒙召對，嚮用方隆。無論所屬人員，奔走恐後，即同官寮案，亦皆斂手，雖未必至於開賄賂之門，竊威福之柄，然正謂事涉於因公，跡涉於任怨，或反覆駁詰，或寓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日。以臣所聞，議之者曰：部中議覆事件，歷來所奉諭旨，與題定成例，有皆可引用者，司官多兩引以待其主持。又云，督撫題請事件本屬從寬，則吏、户兩部或改歸從嚴，若督撫從嚴，部内必無改寬之事。皇上用人、行政，無非出於至公，訥親之居心行事當亦極圖報稱，至其職任之繁簡、氣象之謙盈，尚望聖明裁度、訓示。兩疏入。諭曰：【略】朕思二臣，若果聲勢赫奕、擅作威福，則劉統勳必不敢如此陳奏，今既有此奏，則二臣並無聲勢可以箝制僚案可知，此國家之祥瑞也，朕心轉以爲喜。且大臣辦公，責任綦重，原不能免人之指摘，即伊等辦事，亦豈能竟無差錯，聞過而喜，古人所尚。朕君臨天下，兢兢業業，如有能指陳闕失者，未嘗不嘉納之。大臣爲衆所觀瞻，見人直陳已過，惟當深加警惕，所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有幾微芥蔕於胸臆間，則非大臣之度矣。大學士張廷玉親族人衆，因而登仕籍者亦多，此固家運使然，然其親族子弟等，或有矜肆之念，爲上司者，或有瞻顧之情，則非大學士所能料及也。今一經查議，人人皆知謹飭檢點，轉於大學士張廷玉有益，劉統勳所請裁抑之處，著該部查議具奏。至納親身爲尚書，若於本部之事，稍涉推諉，不肯擔當，則模棱成習，公事何由辦理？但所辦之事，其中未協之處，亦所不免。況朕時加教誨，戒其自滿自足，年來已知恪遵朕訓矣，今見此奏，益當留心自勉。至於職掌太多，如有可減之處，候朕酌量降旨。

兵部議准原署湖廣總督那蘇圖奏稱，永順協乃新闢土境，北與湖北新闢之容美、施南連界，西與四川新闢之酉陽土司接壤，南與鎮筸毗連，其所轄之保靖、永定二營，又屬苗土夾雜之區，最爲緊要。隔越七八百里，遠隸常德提督統轄，難收指臂之益，請附近改隸鎮筸總兵統轄。岳州水師營，向隸岳州城守管轄，常德水師營，向隸常德城守管轄，水、陸營制不同，雖有董率之名，並無訓練之實。龍陽協乃水師專營，請將岳、常二水師營，俱改隸龍陽協管轄。龍陽協戰船五十隻内二十隻可裁，衡州協戰船六隻、襄陽鎮穀字二號戰船一隻，均可裁汰。湖廣南北二省各標鎮協營，俱於省會並提鎮駐劄處各設提塘，給糧一、二、三分不等，名爲請領錢糧，及彙造奏報各册，而其實藉探上司事務。再，武職官員，不知文移者居多，又因養廉有限，不能延請幕賓，文移書稟，藉於書識，以致加占名糧一、二、三分不等，名曰伙糧，通省不下五六百分。臣嚴斥革除，其道路遥隔，應需辦理册籍、錢糧等事，在提鎮則著自行雇人承辦，其各協營或附於提鎮所委之人，或約同附近營分，公同雇人承辦，所雇之人，提鎮等官給賞工食，不許擅給名糧。至各營掌稿書識，除本身名糧一分外，於各營公費内，量給工食，不得冒占名糧。惟是前項積習，各省大槩皆然，請下各省督撫一體查禁。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丙午，《蒙古律例》成。

辛亥，以常安爲浙江巡撫，顧琮爲漕運總督。

是月，廣西提督譚行義奏，安南逆臣韋福琯已就誅戮，見在彼國將韋福琯族人韋福玉管理禄平州事務，處東、處北兩路兵悉行撤回，止留牧馬兵一千在諒山駐紮，七州各處地方俱已安帖，邊境肅清。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五七 大學士查郎阿、侍郎阿里衮奏：臣等於吉林烏喇所屬地方查看三姓等處，竟無成段荒田，兼地寒霜早，五穀難以全種，不宜屯墾。

拉林阿勒楚喀地方，有地一段，周八百餘里。斐克圖地方，有地一段，周二百五十餘里。皆係上地，現在稍有旗民已墾之處，五穀俱獲收成。又於黑龍江所屬之呼蘭地方，看地一段，周五百餘里。佛忒喜素素地方，看地一段，周二百餘里，亦屬可墾。其齊齊哈爾等處，雖有荒甸，亦無成段上地。報聞。

〔兩江總督那蘇圖〕又奏：鎮江府丹徒縣洲民集衆告災，揚州府寶應縣民糾衆罷市，現在嚴拏重懲。得旨：辦理甚是，刁風不可長也。江蘇巡撫陳大受，奏寶應罷市事。得旨：此在汝等大吏秉公持正爲之耳，非可以功令行之者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四 是歲，朝鮮、琉球、南掌來貢。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春正月壬戌，楊超曾丁憂，調史貽直屬吏部尚書，任蘭枝爲兵部尚書，以趙國麟爲禮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五八 甲子，定旗員子弟隨任之例。

戊辰，駐藏副都統紀山奏：本年係達賴喇嘛、郡王頗羅鼐進貢班次，特遣堪布襲蘇來京，班禪厄爾德呢非屬年班，因感戴國恩，亦遣堪布赴京進貢，已奉旨准其來京。

《高宗實録》卷一五九 壬午，諭：朕前因直隸、山東、河南三省有老瓜賊一種，狠毒異常，大爲行李之害，是以特頒諭旨，令地方官設法查拏。近又聞得此種老瓜賊，北五省皆有，而陝省固原州等處尤多，每於春月空身而出，俱走潼關，分散各處謀刼。及至秋冬，各挾贓物而回，恐被捕役盤獲，多於山僻小徑，邊回本籍，行蹤詭秘，變遷百端。必須該地方官齊心協力，不分疆界，互相查拏，庶可淨厥根株。著尹繼善、岱奇、黃廷桂等，檄飭委員，將老瓜賊出入取道之處，躧訪查捕，務期嚴密周詳，毋使漏網。

是月，〔兩江總督那蘇圖〕又奏：拏究崇明、靖江、丹徒、寶應，捏災藉賑、賴租冒蠲、罷市抗官之犯，民風已肅，並分別上江荄民、飢民，恩法並施。得旨：所見甚正，妥協爲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二月壬辰，實授劉於義直隸布政使。

甲午，調嚴瑞龍爲山西布政使，以安圖爲湖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六一 甲寅，刑部等衙門議覆廣西巡撫楊銘紱奏稱，逆犯吳金銀，主使殺官，拒傷官兵，應凌遲處死。楊老裹手斃命官五員，逆惡已極，雖伏冥誅，仍應戮屍梟示。應如所請。從之。

是月，川陝總督尹繼善奏：準噶爾以無用之產，易中國之財，實欲時通往來，探内地虛實。積年貨易，官賠商累，臣畧爲裁制，並非苦刻，致啟猜嫌。其前假内地入藏，事原不順，因防範甚嚴，不能飽欲，中道而回。此番使臣乃復詭詞問故，言雖卑抑，心更難知。總之夷人貪而無恥，狡而多疑，其恭順固不足喜，即詭詐亦不足慮。惟有修明邊備，慎固封守，在我無隙可乘，在彼自無所施其伎。至於近理之事，示以寬仁，非分之欲，即加裁抑，倘以所求不遂，交易漸疎，既省該管官查議。其久住有室，及非貿易者，分別註册，回者給票，不能則量給限期。明居址，令五人互結註册，貿易畢促回，病故回籍除名，該管官月報。如犯法，將嗣後凡貿易人，娶旗女、家人女，典買旗屋，私墾租種旗地，及散處城外村莊者，並禁。再，凡由奉天船廠等處，及出喜峰口、古北口前往黑龍江貿易者，俱呈地方官給票，至邊口、關口查驗，方准前往。至黑龍江索倫等，交納官貂外，餘俱鈐給聽賣，未鈐者買賣均罪，買者呈驗，將數目及進何口之處註票，至口查對。得旨：回原籍之民人，著勒限三年，餘依議。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王恕以廣東按察使任内改招解任，以劉於義爲福建巡撫，沈起元爲直隸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六二 癸酉，刑部議覆左侍郎張照奏稱，遣犯妻子，應分別查辦。一、發遣黑龍江、寧古塔當差之犯，例應僉妻、及奉旨僉妻子者，同本犯羈管，妻女子孫，係情願隨往者，於僉解文内註明，免濫行羈管。本犯身故，妻子願抱骨回籍，即給照報部存案。從前各案，未經分晰註明者，詳查改正，奏明寬免。一，配所生長子孫，本犯在日，有欲於近地耕種貿易者，准呈明該管衙門，量給假限，逾限不回，查明究治。配所生女，或許嫁他處，或寄養與人，不得查禁。一，賞旗爲奴人犯，子孫前往省視，赴該管衙門報名，回日呈明，給票放行。如旗主刁留計陷，照存養良家男女爲奴婢杖一百律治罪。應如所請。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戊寅，朱定元丁憂，以晏斯盛爲山東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六三 辛巳，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遣使臣吹納木喀等

奏：進表，並貢方物。請赴藏熬茶者由噶斯，至京貿易者由歸化城，往多巴、西寧貿易者走噶斯之南，乞勿限定年分。至巡視科布多，請如前降旨，每年遣人前往。奏入，報聞。

己丑，賑甘肅平番、碾伯、寧朔、真寧、皋蘭、金縣、華亭、鎮原、固原、禮縣、狄道、寧州十二州縣乾隆六年分被水被雹災民。

《高宗實録》卷一六四 夏四月辛卯，定永免直省關口米豆額税例。

刑部等部議覆寧古塔將軍鄂彌達等奏稱，船廠等四城兵丁，均係種地爲生，離城一、二百里居住，賞給爲奴之人逃走者，本主近覓不獲，再報知該管官追緝，躭延數日，兔脱已遠，而追緝官員，又係别旗、别佐領之人，弋獲無從，不免罰俸之累。應如所請，嗣後將所派追緝之員停止，如有逃者，令本主限期禀報，該管官派員帶領追緝。倘本主奉差外出，即令妻屬呈報，該管官速行派員躧捕，如不弋獲，例將承緝官員，年底彙題參處。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甲午，賜全牲等三百二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調德沛爲兩江總督，那蘇圖爲閩浙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六四 戊戌，户部議覆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滇省向有青龍等銅廠，緣開久硐深，另於廠地前後左右，開硐煎辦。或收買冰燥煎銅，或地界極邊、烟瘴甚盛，或廠地同屬東川，抽課給價，不能與湯丹兩例，自須量爲調劑，以裕廠民工本，使多得銅觔，方於鼓鑄有益。應如所請，將舊有之青龍、惠隆、太和、馬龍等廠，照初開例，每銅百觔，抽課二十觔，餘銅以五兩一百觔收買。金釵坡廠，每銅百觔，例給銀四兩外，增價六錢。初開之者囊、大水、碌碌、虐姑等廠，照湯丹、普毛兩廠例，每銅百觔，抽課十觔，餘銅以六兩一百觔給價。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己亥，命廣西開鑪鑄錢。

調包括爲山東布政使，魏定國爲安徽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六四 壬寅，籌漢軍歸籍移居。

甲辰，賜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零勅，諭曰：爾奏中謂，前此興戎，釁非由爾，又謂使臣傅鼐前來，事非得已，追論舊事，爲此非分大言。又謂奉大皇帝諭，遣人巡視科卜多，爲守卡人攔阻，遣使往藏熬茶，留數月不遣，半道空還，定議至京貿易，逸道力疲，不能前進，嗣後須取道噶斯，伏祈睿鑒。【略】此次爾所陳奏，不合事理，念爾亦未深知，將奏請之事，暫行停止。令吹納木喀、傅諭於爾，勅書亦令齎往。

《高宗實録》卷一六五 丙午，刑部等部議准原任山東巡撫朱定元，疏請酌定查緝老瓜賊各欵。一，各汛兵務於每日黄昏迄天明，自本汛上下至鄰汛適中之地，輪替巡查，該州縣、衛所按汛撥壯快一名，印給號單二紙，載明更次，持至兩汛適中處所，俟上、下汛兵巡到，即令自帶姓名小戳，於號單更次下印蓋。如兵役偷安、扶同濛混，照例責懲，該管官弁或有徇縱，均照徇縱老瓜賊定例參處。一，老瓜賊行蹤雖詭，居家之時，斷難逃牌甲里鄰之查察，應行令各省督撫，飭所屬地方官，遍諭鄰佑地保人等，不時稽查。如有蹤跡，即密禀嚴拏，不必指出首、從犯，按名賞給。其兵役平民，有能偵知人姓名，俟起有屍贓，將首報人分别首、從，皆按名給賞。一，老瓜賊蹤跡無定，非單，懸空躧緝，殊非易事，但捕役人等，獨無議賞之條，恐無以示鼓勵，嗣後有能緝獲鄰境、及本境老瓜賊者，不論首、從，皆按名給賞。一，老瓜賊蹤跡無定，非專員查捕，未易奏效。請勅下直隸等北五省督撫，及此五省之接壤鄰封，照例通飭州縣查拏外，再於所屬捕盜同知、通判，遴員帶役四散查拏，獲有老瓜賊，照例議叙，捕役賞賚，誣良邀賞，參處治罪。從之。

辛亥，大學士等議准户部尚書陳惠華奏稱，近聞民人踵至山海關者，皆詘然而返，或該關地方官有意留難，不行給票，或管關官員，故爲揹勒。請行令直隸總督，飭地方官遵例，查係近關三百里内居民，出關種地者，即給印票，并行令該關副都統，轉飭管口官驗明印票，立行放出。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丁巳，以張照爲刑部尚書，起趙宏恩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六五 又議准：署雲南總督張允隨遵旨奏請，嗣後民夷墾種田地，如係山頭地角坡側旱壩，尚無砂石夾雜，在三畝以上者，俟墾有成效，照旱田例，十年之後，以下則升科。若係砂石礓礓，不成片段，及瘠薄已甚，不能灌溉者，俱長免升科。至水濱河尾，尚可挑培成田，在二畝以上者，照水田例，六年之後，以下則升科。如零星地土，低窪處所，淹涸不常，雖必有收者，仍長免升科，仍令該地方官給照開挖，以杜爭占。從之。

刑部等部會題：參革浙江巡撫盧焯等，營私受賄各欵一案。據調任閩浙總督宗室德沛、欽差副都統汪扎爾疏稱，臣等逐一訊明，分别按擬。除盧焯事後受財，求索借貸等，輕罪不議外，應如所題。盧焯、楊景震俱依不枉法贓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吕守曾亦應照律擬絞，已縊死無庸議，但伊身任監司，婪贓逾貫，

原係應擬死罪之犯，自不得援照身死勿徵之條寬免，仍著落嫡屬勒追入官。得旨：盧焯、楊景震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是月，（湖廣總督孫嘉淦）又奏：苗人經勦洗就撫之後，不敢多種田畝，而苗頭人等恃强多占，苦樂不均。現飭理猺同知，會同城、綏兩縣，逐寨清丈，每卒一名，授田十畝外，餘爲官田，召佃起租，給崗長工食，並以充餉。惟猺人時出爲匪，多因無恒產所致，現亦飭查有無田廬，編立保甲，給種官田近山，照苗寨之例，設立頭人約束。得旨：所奏俱悉，可實力妥協爲之。至於撫綏苗猺一摺，言雖近是，不能無易視之之弊也。

《高宗實録》卷一六六 五月乙丑，議政大臣、裕親王廣禄等議覆大學士查郎阿等奏，前往寧古塔一帶相度，可墾之地甚多，惟拉林、阿勒楚喀，去船廠甚近，平疇沃壤，五穀皆宜。請先移駐滿洲一千名，屯墾耕種，豫籌各事宜。一，揀選派往。查屯墾人丁，必須勤儉安分之人，方爲妥協，應令八旗滿洲都統等，於各佐領下，不論兵丁閑散，擇有妻室之單户，令其携眷前往。一，定邊界、置莊屯。查該處週八百餘里，地方遼闊，令派往之人，不過千户，非駐防官兵可比，若不聯絡相連，亦於耕種不便。請給每户屋三間，地三頃，按旗分爲八區，查丈應給地畝，立界報部，其住房即隨地畝分置建造，並設總統之副都統衙署，於八旗適中之所，以資彈壓。一，籌盡積貯。查該處向無存儲米石，自不便雇船廠等處民人，代爲開荒，應於閑散餘丁，及臺站壯丁内，酌量派往，給與開荒所需牛具籽種，將來滿洲移駐時，即以此項撥給。一，設員管轄。查該處總統之副都統，已派出巴靈阿外，其村莊分置處所，尤需稽察之人，請每旗設立屯莊二處，每莊内選授一人爲鄉長，給七品頂帶，令管理一莊。每旗内選授一人，爲虚銜驍騎校，給六品頂帶，令管理一旗二莊。其虚銜驍騎校缺出，由鄉長内挑補，鄉長缺出，由閑散内挑補，并添給伊等地畝，以示優異。再該處有原隸將軍統轄之協領一員，佐領、驍騎校各八員，兵五百名，今應就近歸副都統管轄，仍屬將軍統轄。其派往之滿洲，即按旗分屬八佐領，作爲各該佐領下人。惟該處原止設協領一員，不特查察難周，且於體制不符，應再添一員，分翼管轄。以上各款，統令副都統巴靈阿等，會同將軍鄂爾達，詳籌辦理。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六七 辛巳，大學士等會同工部議覆欽差左都御史劉統勳，調任閩浙總督、宗室德沛，浙江巡撫常安奏稱，親勘仁、寧一帶柴塘，自老鹽倉迤西，至觀音堂止，護沙灘盡無存。又自觀音堂迤西，漲沙僅存數丈，或數十丈以至數百丈不等，較從前張沙綿亘、塘隄平穩之時，已迥不相同，相機搶護，實爲目前急務。又據杭州將軍傳森奏稱，觀音堂迤西等處，復經沙坍里許，水抵塘根各等語。應令該撫等，作速辦料搶修，至所稱改建石塘，乃係經久之圖，惟現在試樁艱澀，夫價必增，不免偷減，請豫備物料，俟水緩沙停，乘機興築，每年先以三百丈爲率。查新任總督那蘇圖，將次到浙，再令確勘，如意見果同，即行改建，仍令該撫悉心籌畫，務期工歸實用，帑不虚糜。其開槽建石，即在柴塘後身，舊有柴工尚存，無須加築坦水，請添馬牙圖石椿一道，以資鞏固。惟簽椿處所，較比魚鱗石塘原估之數，量爲加增，亦應令該撫轉飭工員，據實估報，不得浮冒。再北岸之鹽、平、仁、錢等縣，及南岸之山、會、蕭、上等縣，江海塘工，既稱北坍南漲，形與昔殊，隨時補苴，足資捍禦。其有已估未修及檄議未估之處，應令該撫詳慎分別辦理。至稱目今搶修，需柴正殷，請照時價，每百觔給銀九分，應如所奏，免致誤工，但不得著爲成例。嗣後遇柴薪充裕之年，即嚴飭各員，減價購買。從之。

癸未，諭：粵西地處遥邊，漢、土交錯，村寨最易藏奸。而文武官弁，稽察廢弛，相沿成習。以故逆首李梅，自雍正八年，在廣東散劄事發，逃入粵西，十年有餘，復同李彩等，往來北流、播州、容、貴、鬱、博等處，勾結匪徒，爲地方之害，幸得發覺，次第就擒，然已蔓延多時，兵民勞頓。此皆平日各州縣文武，不能查察、防範之所致也。似此怠忽養奸，不可無以示懲，著將李梅自某年月逃過粵西，某年月住在何處，又某年月轉移何處，夥同李彩等，往來各州縣，輾轉聯結起止日期，分别多寡，該督撫一一核明，分别題參議處，以儆怠玩。至於李梅、李彩兩案内文武官弁，出力獲賊，著有勞績者，亦著查明題請議敘。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一五 調圖爾炳阿爲山東按察使，陳惠正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六八 六月丁酉，大學士等議奏：旗民不准交産，定例禁止，遵行日久，查禁漸疎。請嗣後旗人認買官地，該佐領於年終查明，有無私行典賣之處，呈報都統察核，並令該保正、甲長，查明民人有無典賣旗地，由該州縣詳報直隸總督稽查。倘私行典賣，將旗民分别按例治罪外，地畝地價，均照例入官，該佐領州縣官，失於覺察，一併交部議處。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六九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孫嘉淦參劾冶大雄貪縱不法一案，著將冶大雄革職，交與該撫嚴審定擬。但孫嘉淦參款内，有冶大雄派買穀石，短發價值，及賤買雞鴨等項。朕思行軍之際，自以秋毫無犯爲貴，然亦只能

去其太甚耳，若購買米石食物，偶與市價不符，亦勢所不免。今若以此發審，必須與苗人對質，宣播於衆，萬一再有用兵之事，苗人借此居奇，轉致掣肘，頗有關係，況治大雄劣蹟已多，亦不在此一節，可删截發抄，並寄信與孫嘉淦知之。

丙辰，議政王大臣議覆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旗人藉地租當差，民人賴種地度日，每有業主被佃户之勒掯，佃户受業主之欺凌，以致爭控到官，該地方官於此等案件，故意玩延，竟成積習。應如所請，嗣後如有告發奸民掯勒者，州縣官不速爲審理，該上司即行查參議處。如旗人有欺虚情弊，令州縣官申送該上司訊究，總期平允，無致偏枯。再旗人以地畝事件，告假下鄉，非剋期所能猝辦，應交與八旗都統等，寬給限期，俾從容料理。從之。

是月，兩江總督宗室德沛奏：江浦、山陽、阜寧、清河、安豐遭災浸，不可以常例視之，宜加意撫綏者也。

署貴州布政使陳惠榮奏：貴陽、貴築、仁懷、施秉、普安、安南、開州、鎮寧、荔波、餘慶等府州縣之各堡坪，皆可引水墾田，四五千畝不等，現親履查勘，給本興工。至栽桑育蠶，惟大定、威寧地氣寒冷不宜，其餘各屬，均設官局試養，並於省會收繭雇匠繅織。又黔山櫟樹，今年飼養春蠶，亦已結繭有效，似較樹桑爲便。得旨：此事論之似迂，行之甚難，而若果妥協辦理，則實有益於農民者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秋七月乙丑，調任蘭枝爲禮部尚書，陳惠華爲兵部尚書。命大學士徐本兼管户部尚書事。

丁卯，允張若震回籍養親，以王恕爲浙江布政使。

癸未，命高斌、周學健往江南查辦災賑水利。以史貽直署直隸總督。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甲申，申禁江南販米出洋。

《高宗實録》卷一七一　乙酉，諭大學士等：福建士民素稱刁悍，通省習氣相同，而漳、泉爲尤甚，向來罷考、罷市、喧鬧公堂，種種不法，所在多有。近竟有暴横，然亦閩省官員溺職素餐，既不能化導以感發其天良，又不能董戒以開通其愚昧。及見民俗囂陵、干犯法紀，則又爲之蒙蔽掩藏，希圖省事，以致姑息養奸，積成惡習，遂大出乎人情國法之外矣。著該督撫嚴飭有司，力爲整頓。

又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本年六月初旬，有漳浦縣民賴石將該縣知縣朱以誠，持刀刺割咽喉斃命，該管上司，現將賴石嚴拳看守一事。部民殺死本管官，事關風化，該督等自必按律究擬，具題完結。但其起釁之由，未能深悉，【略】可令該督【略】即速查明奏聞。尋據奏覆，漳浦縣地方奸惡兵民，結有小刀、子龍二會，糾黨滋擾。該故令朱以誠拏獲數人，正在審究，有會首蔡懷、李珠等，恐一併被拏，同謀指使賴石，將朱以誠殺死。臣已拏獲兇犯，嚴審究擬。詔安縣又有奸民陳作，謠言聚衆，亦即擒獲訊辦。

是月，山東巡撫晏斯盛奏：查拏老瓜賊，從前撫臣奏請，於大道通衢，令汛守兵目，徹夜遊巡，並令州縣派撥民壯，按更印取巡兵姓名，呈報該管文武，以稽勤惰，誠爲立法嚴密。但老瓜賊狡獪，乘虚竊發，保無將其故智，移於僻路，以害途人，更或扮爲僧道技流，以伏村落。臣請於偏區僻壤，查有墩汛者，亦照前例一體遊巡。如無墩汛之地，應令各該州縣派委佐雜，帶領民壯鄉保，分地巡查，似更整密。再緝盜之法，前撫臣於通省州縣内選委八員，名曰分統，分拏盜賊，又委巡道三員，以爲總統，考覈勤惰，復委知府數員，以爲兼統，稽查捕役，又於捕盜同知通判内，遴選才能之員，分帶幹役，四散查拏。臣思府州縣官，均有地方之責，庶務紛繁，至於詰奸禁暴，職分當爲，所部外併責之，實屬鞭長莫及。臣請將所委州縣分統之任，歸併委巡之同知通判，將知府兼統之任，歸併總統之道員，庶事權不致紛歧。而府縣等官，仍令專任巡緝，如知有匪徒潛匿别境，即差捕密拏，如委巡官役，生事擾民，立即揭參。再察緝而外，尤莫重於保甲，應專責州縣嚴查，並知府督率，務使比户有稽，逐保無隱，匪徒一入，即行舉首，一切宵小，可期盡絶。得旨：所奏頗妥，但須實力行之。又奏：邪教惑民，最爲世道人心之害，欲正人心，必先息邪説。而邪説之最易煽惑鄉愚者，莫如創立教會，佯修善事，此倡彼和，蔓延日廣，大爲風教之害。臣抵任後，詳查各案，多屬鄉愚，誤被惑誘，若盡法深求，則株連延蔓，恐生事端。請將創教授徒及爲首斂錢之犯，嚴拏究擬。其被誘入教，僅止拜佛持齋者，量予責懲，令其歸正自新，自行出首者，照律免究。仍令地方官不時查察，勤加化誨。得旨：自應如是辦理者。

四川提督鄭文焕奏：建昌一鎮，所屬越巂、寧越、永定、靖遠、會鹽等營，隸有土司番部，當日輸誠歸化，認納夷糧，自二三百石至四五百石不等。緣地瘠山深，即令該營就近徵收，報充兵丁應支本色，必須斗斛公平，不得多增升合。乃訪聞各營，立有鼠耗、斗口名色，兼以淋尖、踢斛，每斗浮收至三四升，約計每年多徵至五六十石及百石以外者，據稱豫備荒歉。恐夷人遷徙抗欠。雖以催徵竊思邊遠番猓，均屬朝廷赤子，何忍苛徵，雖豐年多獲，亦不應豫計歉收，先爲盈

取，所有一切濫收陋弊，應嚴行禁革。得旨：好，勉力爲之。

《高宗實録》卷一七二 八月丁亥朔，户部議覆署理陝西巡撫岱奇疏稱，商州并所屬地方，有隙地三萬餘畝，除無業主者，官爲招墾。其有主而情願自墾者，不必勒以年限，祇令勸諭開墾，如欲留作墳塋、房屋之用，亦聽民便。至有主而先願自墾，後或力有不能，亦准續行呈官，出示招墾，有願承墾者，該鄉地同業主墾户，查驗地畝，議定價值，官爲給照，其地即給墾户爲業。所議之價，除有力者現交外，其稍有力之家，以二年或三年清還。如期限已滿，墾户他去，既不墾地，又不清價，亦許地主呈明，移知原籍，追照送銷。如本人他去，無憑著追，即取原保之户鄰甘結存案，另爲招墾，仍聽地主議價交業，日後不得仍執前照復争。應如所請。從之。

乙未，兵部議覆王大臣等會議，順天府府尹蔣炳奏稱，旗莊地畝，俱在近京五百里内，八旗官兵人等，各有當差執事，不得不資佃耕種，收取租息，佃户亦得藉此養贍身家。近年以來，旗人下鄉取租，點佃多方刁蹬支吾，旗人情急，將該佃送官究治。乃州縣中，有以抑挫旗人爲不畏强禦者，有以袒護民人爲善於撫字者，遇此案件，大都置之不理。請嗣後旗人取租，召佃贖地等事，如佃户將租計刁難，及串通霸占、故意勒掯，告發到官，應令該地方官，速爲秉公審理，如任意遲延，有心偏袒，令該上司提訊，將奸民按律懲治，州縣查參議處。

戊戌，諭：朕御極以來，愛養黎元，於蠲免正賦之外，復將雍正十三年以前，各省積欠，陸續豁除，以息民間追呼之擾。今查雍正十三年正月起至十二月，江蘇、安徽、福建三省，未完民欠正項錢糧銀共一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四兩六錢零，甘肅、福建、江蘇等三省，共未完民欠正項米豆糧共九萬五千二百六十九石零，甘肅省民欠未完正項草一百七萬四千二十一束零。又直隸、江蘇、安徽、甘肅、廣東、福建等六省，民欠未完雜項錢糧銀二千九百二十四兩零，福建省民欠未完雜項租穀四百四十八石零。此等拖欠各項，歷年已久，多係貧乏之户，無力輸將，況江蘇所欠獨多，目今彼地現被水災，待恩撫卹，豈可復徵逋負。著將以上各項，悉行豁免。若諭旨未到之先，或有續完之項，即咨部扣除。再查江、浙二省，尚有雍正十三年未完漕項銀十七萬一千二百七十兩零，米二萬九百四十九石零，麥四千三十七石零，豆一百八十五石零。向來漕項，不在豁免之列，今既蠲除各項，著將漕項一體免徵。

《高宗實録》卷一七三 癸丑，閩浙總督那蘇圖、福建巡撫劉於義奏：據詔安營遊擊聞上達禀稱，詔安縣白葉村陳作、溪東村許尾、水湖河村何屘等，謠言惑衆，隨即查拏。據千總林三拏獲何屘，起出籐牌、紅頭布、大刀、牌刀，又獲許尾，並同夥解縣收審。嗣據聞上達報稱，陳作住處，與廣東饒平交界，彼處奸匪四五百人，欲來白葉村會齊，刼取詔安縣城，聚集離城十三里之考湖地方，當即帶兵勦捕，即有紳士耆民，率領各鄉義民千餘人，願隨進勦。及至考湖，賊衆先已驚潰，先後拏獲賊犯，並紅頭布、紅衣褲，連人解縣。林三在峯頭嶺，會擒賊首陳作，並續獲匪夥。又據陳作供出同謀詔安營兵丁關格等，已革糧移縣審辦。現在民情寧謐，安堵如故。

湖廣總督孫嘉淦奏：據襄陽府知府孟炤禀稱，馬快張文德等在府城四牌樓地方，拾有小紅封，内裝僞示二張，書寫總理七十二鎮都督、大將軍李梅字樣。又另單開寫頭等大將軍李勇、次等小將軍陳龍等項名目。語多悖逆，明係無賴奸徒，妄思煽惑，借現在通緝之逆犯李梅爲名，造作妖言。若行文查捕，則傳布愈廣，正墜奸人術中，且單内開有張么、白般等詭名，確係楚人聲口，奸匪必非外來，當即嚴飭訪拏，並密札撫臣提鎮，留心查緝，務須鎮之以静，不得輕易聲張。得旨：所見頗是。不聲張而密辦，以靖根株則可，若忽視之或致釀成事端，則不可。俟緝獲之後，即行奏聞。

潮州鎮總兵武纚謨奏：詔安縣匪犯陳作、聚衆不法，臣屬黄岡、饒平、界連閩省，當飭將備帶兵接應，拏獲夥匪九名，解縣審訊，並堵緝餘黨情形。得旨：所奏俱悉，至汝如此策應有方，殊屬可嘉也。

《高宗實録》卷一七四 九月己未，兵部議覆鑲紅旗漢軍都統、和碩恒親王等奏，八旗漢軍情願爲民一案。除現任者均有額缺職守，其進士、舉貢生監，及捐納職銜，未經出仕當差，應俟一年限滿彙奏請旨。至領過老圈地畝，并自置旗下，及抵買公產地畝，如移居外省，不在近京五百里内居住，並不倚賴爲生者，俱徹出入籍。在近京五百里之内，如情願轉售旗人者，聽。不願轉賣者，仍聽耕種，其抵買公産地畝價銀，未經扣完、不願接扣者，給還價銀，徹出地畝。其有仍欲接扣者，仍令按季交銀，地畝令其管業。至各旗兵丁官房應行徹出，另給窮苦兵丁，若陪嫁公主人等既經内務府撥出，已隸公主屬下，不便准其爲民。應如所請。從之。

庚申，賑卹湖北潛江、沔陽、天門、監利、棗陽、宜城、光化七州縣，並沔陽、武昌、襄陽三衛續被水災軍民，並緩徵額賦。

察使。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辛酉，調王丕烈爲河南按察使，儲龍光爲福建按

尹繼善丁憂，以馬爾泰署川陝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七四　癸亥，户部議覆：甘肅巡撫黄廷桂奏稱，奉發查議之刑部郎中樊天游條奏。【略】一，寧夏府屬各渠每年挑濬時，紳衿免役不下五六千户，民勞紳逸，似屬不均。今新、寶二縣所開惠農、昌潤二渠，渠長户少，挑濬非易，倘紳衿一概優免，小民獨任其勞，恐工力不敷，挑濬未能深廣，漸至淤塞。臣愚以爲，别項差徭，紳衿仍准援免外，凡一切渠道歲修工作，無論紳衿庶民，按田均派，不致偏役編氓等語。查挑濬渠工，原爲防護村莊，灌溉田畝，事關切己，非比别項差徭。凡有田之家，時值挑濬，需用夫料，紳衿庶民，自應共勷其事。應請自乾隆七年爲始，凡寧夏、寧朔、靈州、平羅、中衛各屬之大清、唐渠、西河、惠農、秦漢、七星、美利，以及一切官民等渠，若值需夫挑濬修築之時，無論紳衿、庶民，俱按田地之分數，一例出備夫料，共勷力作，不得借名優免。如有紳衿不便親執力作者，聽其出貲雇募代役，違即詳革究擬。

甲子，賑卹湖南湘陰、長沙、益陽、巴陵、華容、武陵、龍陽、沅江、安鄉等九縣續報被水災民，並緩徵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七五　乙酉，户部議覆甘肅巡撫黄廷桂疏稱，甘省地處邊徼，從前土曠人稀，我朝定鼎以來，流亡漸集。然開墾之始，小民畏懼差徭，必藉紳衿出名，報墾承種，自居佃户。比歲交租，又恐地畝開熟，日後無憑，一朝見奪，復立永遠承耕，不許奪佃圈約爲據。迫相傳數世，忘其所自，或租糧偶欠，或口角微嫌，業主子孫，既以奪田換佃，告官驅逐，而原佃之家，又以團約炳據，忿爭越控。臣查各省業主之田，出貲財而認買，招力作以承耕，佃户之去留，憑於業主，非若甘省佃户，其祖父則芟刈草萊，闢治荒蕪，築土建莊，辛勤百倍，而子孫求爲佃户而不可得，實於情理未協。應請將當日墾荒之原佃子孫，止令業主收租，果有拖欠，告官押追，不許奪佃。倘立意抗欠糧租至三年者，方許呈明地方官，訊實驅逐，田歸業主。若業主貧乏，將田另售，契内註明，佃户係原墾人之子孫，照舊承種，不許易佃。若業主子孫有欲自種者，准將肥瘠地畝，各分一半，立明合同，報官存案，不得以業主另租與人，長佃户告許之風。又甘省山多地少，昔年流寓所至，穴土而居，擇山而種，管業一方，名曰脚占，嗣因歲歉年荒，轉移他徙，所存地畝，多成曠廢，歸入本甲辦賦，或里長甲首，另招他户，認墾承種，名曰招頂。里長甲首及户族頭人，完納正課，覓占收租，名曰占耕。此項地畝，雖非老荒，而招頂之人，積苦翻犁，占耕之户，納課有年，原爲生安死葬之久計。延至今日，丁口愈盛，食指愈繁，田地貴少，寸土爲金，奸民覬覦，借端爭控，嘵嘵不已。請嗣後甘省拋荒地土，本户子孫既已日久不歸，而招頂之家，占耕之户，辦賦應差，亦有年所，即永爲業主，毋許旁人妄控。倘原業之子孫回籍，執有老契爲憑，而地鄰族衆，俱可考証，計其拋荒年分，量爲酌給。如在一、二年以内者，將當年所獲耔粒，全給頂種之户，承辦糧差，次年地畝，仍歸原業主。其頂種已過三年，至十年以内者，分給一半。二十年以内者，十分之四。三十年以内者，十分之二。所分地土，肥瘠各半，不得過分紛争。至三十年以外者，是否原業之子孫，無從考究，概無分給，不得混争。至頂種之中，亦有奸頑之户，向因所頂地畝，原無本主，而招頂之里甲，每年更換，人非一姓，數世之後，物故者多，種地之子孫，賴爲祖業，不認老户差糧，捏稱另有里甲，以致原糧無著，里甲賠累。應將頂種之老户，一概開除，責令現耕業主，將實在姓名，造册承種，倘敢藉名詭寄，希圖隱漏者，查出照例治罪。均應如所請。從之。

是月，山東巡撫晏斯盛奏：黄河水長，由江南之銅山、沛縣，溢入東省湖河，以致嶧縣、魚臺均被水淹。得旨：今年實屬異漲，一切善後事宜，與河臣妥協和衷爲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冬十月己丑，以翁藻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七六　冬十月庚寅，王大臣等議覆兩廣總督公慶復奏稱，廣東地窄民稠，雍正五年，援閩省之例，開捨南洋，閱久相安。兹以噶喇吧番目，戕害漢人，署閩督策楞，恐番性貪殘，並有攫及商船，請禁南洋貿易，固爲防微杜漸。但聞番目此舉，伊地賀蘭國王，責其太過，欲將鎮守噶喇吧番目更換，再三安慰商船，照舊生理，則該番並無擾及客商之意，請毋庸禁止南洋貿易等語。復據閩浙總督那蘇圖奏稱，商船出洋者十之七八，其中有至暹羅、柔佛等國者，宜加分别。

壬辰，加賑江南山陽、阜寧【略】等二十八州縣衛水災飢民。

庚子，加賑江南鳳陽、臨淮【略】等十九州縣，暨鳳陽、鳳中、長淮、宿州、泗州等五衛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甲辰，以塞楞額爲陝西巡撫。以王玠爲四川布政使，明德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七七　丙午，大學士等議覆甘肅巡撫黄廷桂奏稱，前買支河西滿洲糧草，係照部價，每糧料一石估銀一兩，每草一束估銀一分。但各屬時價不一，計自乾隆二年冬季起，至六年底止，共不敷銀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七兩零，内官塾銀三萬二千七百四十二兩零，民塾銀八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零。屢請找給，俱經部駁，百姓大半畏縮，承辦不前。懇將不敷之數，概行補給，嗣後採買，永著爲例等語。應如所請，著照甘、涼、西、肅各鎮協營之例，每糧料一石，折銀一兩者，加增二錢，其從前採買之項，俱照此補給。得旨：依議速行。

賑河南永城、鹿邑、夏邑、柘城、上蔡、新蔡、西華、商水、鄢城、鄭州、新鄭、淮寧、沈邱等十三州縣水災飢民。其不成災之新野、汝陽、西平、遂平、項城、扶溝等六縣，俱緩徵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高宗實録》卷一七七　庚戌，賜買廷詔等一百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杭奕禄、理藩院左侍郎勒爾森、署直隸總督史貽直會奏：奉命查徹莊頭典賣地畝，共計一千二百餘案，年歲久遠，其中情事不一，如有應行變通之處，當商酌妥辦，務使旗、民兩得其平。得旨：所見甚是，和衷詳酌爲之。

（廣西巡撫楊錫紱）又奏：緝獲桂平縣奸民施廣盛等，煽惑愚民，斂銀給劄，已加嚴訊，務獲餘黨。得旨：是，此等惡風，所宜嚴禁。

《高宗實録》卷一七八　十一月丙辰朔，加賑湖北漢川、沔陽、天門、荆門、雲夢、江陵、監利、襄陽、棗陽、穀城、宜城、光化等十二州縣水災飢民，並酌借耔種。

戊午，加賑湖南湘陰、長沙、益陽、巴陵、華容、武陵、龍陽、沅江、安鄉等九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己未，以潘思榘爲江西布政使，李學裕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七八　辛酉，王大臣等議奏：前議撥滿洲兵一千名，往拉林、阿勒楚喀耕種，所有辦理起程，建造房屋、倉廒，墾荒、積穀，設立虚職驍騎校、鄉長、管轄，已酌定六款，交欽派之侍郎三和、副都統巴靈阿等，前往辦理。今三和、巴靈阿會同該將軍鄂彌達，酌議應辦事件，二年内可結。所有移駐之滿洲等，俟九年秋季，令其起程，並臚列七條具奏。

壬戌，加賑山東膠州、平度、蒙山、鄒城、安化、諸城、昌邑、濰縣、高密、德州衛等十州縣衛水災飢民，並借給耔種，緩徵舊欠錢糧，其本年應徵錢糧，各按被災分數，分年帶徵。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緩祖廣西布政使，蘇昌安徽按察使，李錫秦廣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七九　乙亥，命持法寬嚴，務歸平允。

是月，閩浙總督那蘇圖奏：浙江近海寧塘岸者，爲北大壘，近上虞塘岸者，爲南大壘，南北兩山之間，爲中小壘，形勢横截江海，實爲浙省之關闌。若將中小壘乘勢開通，使江海暢流，汕刷愈深，則受水益廣，所費多不過數萬金，北岸之水，可以漸挽而南，海寧一帶，自無漫溢之虞，即使不建石塘，民生自共登衽席。但須從容相機開濬，臣是以先將柴塘添建石簍，爲目前濟險之急務，以中壘引河開道，爲將來經久之要圖。得旨：所奏俱悉。

福建巡撫劉於義奏：臺灣彰化縣突有奸民二十餘人聚衆豎旗，散劄爲匪，誘脅愚民，而劄内又載有功封官字樣，情罪重大，已經先後拏獲，嚴行審辦。得旨：所奏俱悉。此等風氣，閩省往往有之，汝等最宜留心，又不可掩飾以圖無事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署直隸總督史貽直奏，涿州境内旗民違禁私開燒鍋，已緝獲嚴懲。得旨：所奏俱悉，燒鍋亦不能禁之使絶，亦惟去其太甚者耳，涿州之謂也。

十二月戊子，仍准噶爾夷人由多倫鄂羅木入藏熬茶。

《高宗實録》卷一八〇　壬辰，王大臣等議奏：前據寧古塔將軍鄂彌達奏稱，吉林等處設義倉，撥兵耕種以來，毫無裨益，兵丁反有苦累。且現存之穀，大半霉變。經臣等以設倉貯穀，原備緩急之需，若輒行停止，歉收無由接濟。今黑龍江等處，既有兵丁耕種公田，交納穀石之例，應令照此例，將未墾蕩田，酌量墾種等因，議准在案。今據該將軍鄂彌達查奏，吉林各屬義倉，向係就近分設，並非設於一處，若照黑龍江之例，歸於一處，使數百里外之人，移來墾種，多有未便。且吉林城二百里外，始有蕩田可耕，收穫穀石，運送至倉，亦屬艱難。請於吉林八旗四十八佐領下，每佐領各置牛一具，水手牛六具，烏拉九臺，津渡水手牛十具，四邊邊門，各牛五具，金州、鄂佛囉等十七臺，牛十具，每具三人，各於本處墾田耕種，每人徵倉斛穀十六石，交納本處之倉收貯。倘遇籽粒不獲，或值歉收，散給貧苦兵丁，秋收照數歸還，每石加收五升，其置買牛隻農器，請於庫貯盈餘銀内動支等語。應如所請，每年收穫穀石，令三分糴二存一。至該將軍復稱

三姓、寧古塔、阿勒楚喀、琿春各等處之義倉，一體辦理，但各處現在應如何耕種，倉內有無存貯穀石，何處應牛若干具，置買牛隻農器動支何項銀兩之處，均未聲明，應令該將軍核議具奏。從之。

丙申，户部議准甘肅巡撫黄廷桂奏稱，乾隆六年第一次編審，隴西各州縣共新增民丁六千四百八十二丁，應均攤徵補暫豁屯户丁銀三千二十兩零，請自癸亥年起，入額徵收。尚該未補暫豁屯户丁銀六千四十六兩零，俟下屆編審，再分二次抵補。至抵足之年，仍遵舊例，永不加賦。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壬寅，允淩壽回籍養親，調李如蘭爲江西按察使，以姜順龍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八一　癸卯，〔工部〕又議准江蘇巡撫陳大受奏稱，寶山縣北門外，舊城水關廟後，岸土被潮衝刷，水至塘脚，應請下築坦水石壩一百二十丈。又月浦塘原築坦水壩一百二十丈，單路石壩一百七十丈，南北兩頭無坦水之處，潮浪衝擊，侵削塘身，應接築坦水壩一百丈，單路石壩六十丈。現因情形危險，急須搶護，已在司庫存公匣費内動給趲辦，候部覆撥還歸款。從之。

庚戌，加賑奉天承德、遼陽、海城、錦縣、廣寧等五州縣水災飢民。

辛亥，諭：臺灣地隔重洋，一方孤寄，實爲數省藩離，最爲緊要。雖素稱産米之區，運來生齒倍繁，土不加闢，偶因雨澤愆期，米價即便昂貴。蓋緣撥運四府及各營兵餉之外，内地採買既多，並商船所帶，每年不下四五十萬。又南北各港來臺小船，巧借失風名色，私裝米穀，透越内地，彼處概給失風船照，奸民恃爲護符，運載遂無底止。且遊手之徒，乘機偷渡來臺，莫可究詰。閒此項人等，俱從厦門所轄之曾厝垵、白石頭、土擔、南山邊、劉武店、及金門所轄之料羅、金龜尾。庶民番不致缺食，港路亦可肅清。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調完顔偉爲河東河道總督，白鍾山爲江南河道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八一　是月，欽差直隸總督高斌、江南河道總督完顔偉奏報：石林水口，於十二月初二日合龍工竣，仍豫防明春氷融土解，設法保固。

《東華續録》乾隆一六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七　春正月丁巳，召孫嘉淦來京，以阿爾賽爲湖廣總督。

己未，命安插準噶爾降人於寧古塔。

《高宗實録》卷一八二　戊辰，諭：前據浙閩總督那蘇圖等奏稱，閩省需用米穀，懇請截留江浙漕米二十萬石，運閩備用，部議未曾准行。在部臣持籌全局，立議固屬允當，但閩省産米無多，轉輸不易，那蘇圖爲豫籌積貯起見，恐一時豐歉不齊，臨期難於部署，復申前請，著照所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七　二月甲午，調劉於義爲山西巡撫，以孫嘉淦署福建巡撫。

庚午，調喀爾吉善爲山東巡撫，晏斯盛爲湖北巡撫，范璨爲安徽巡撫。

壬申，免安徽鳳陽等三府州屬災民帶徵銀米。

《高宗實録》卷一八八　夏四月甲申，免安徽壽州、宿州【略】等二十八州縣，鳳陽、鳳中、長淮、宿州、泗州、安豐六衛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丁亥，賑江南鳳陽、淮安、潁、泗、徐、海六府州屬乾隆七年水災飢民。

庚寅，免湖北江夏、嘉魚、漢陽、漢川、黄陂、孝感、黄梅、廣濟、沔陽等九州縣，武昌、武左、蘄州三衛乾隆七年被水災額賦有差。

癸巳，免湖北襄陽、棗陽、宜城三縣，并武昌、襄陽二衛乾隆七年水災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八九　甲辰，大學士等議覆廣西巡撫楊錫紱奏稱，安南連年多事，奸徒乘機煽惑内地民人潛入彼處，借端滋擾，其爲首之莫武康、李三聰等，俱由内地流入夷境，僞充先鋒等官。應如所奏，令附近之江、廣、閩、粤等省查拏，併令該國盡力擒捕，不必顧忌。至稱安南自韋福琯造逆諒山，該國王調高平、牧馬兩府夷官勦捕，因招致内地民人，協力攻打，及韋逆攻破，該民衆不飽所欲，因肆行刼掠，是夷人借匪徒之力，而適以引奸，此風不可不戢。應行文該國王，宣示天朝柔遠之德，嗣後凡係内地民人在安南滋事者，立即送出。至一應隘口，務須飭令文武員弁，實力防守。得旨：依議速行。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蘇州地方，有田之家多貯米穀，待價昂貴，然後出糶，謂之棧囤。又有嗜利之徒，賄囑關胥，將内地之米，出洋販賣，以圖重價。二者皆爲地方之蠹。朕從前屢降諭旨，嚴加申禁，而督撫等奉行不力，閒此弊尚未能盡絶。可傳旨與尹繼善、陳大受，令其留心勸諭，密加查察，務使囤積偷漏之習，悉改前轍，庶幾米價可平，民食充裕。

庚戌，大學士等議覆貴州總督張廣泗、提督韓勳奏稱，乾隆六年，粤西遷江

案內，拏獲叛犯李梅，供出李開花一犯，至今未獲。經粵西督撫、提臣通咨查拏，現獲黃三等，并盤獲王文甲、王阿耳等，搜出符紙、刻造木印，隔省勾結、陰謀不軌等情。查該犯捏造妖言，蠱惑愚民，按其供詞，皆出自李開花、覃玉真等，若詳推細鞫，真情無不敗露，李開花等可以窮搜立致。應令該督等，將現獲之犯，逐一確訊，以絕根株。其未獲奸匪，仍遍飭文武員弁緝拏，仍會同各該督撫、提督等，加緊巡緝，俾奸徒淨盡，以戢邊隅。得旨：依議速行。

《高宗實録》卷一九〇 閏四月辛酉，免河南鄭州、新鄭、永城、鹿邑、夏邑、柘城、上蔡、新蔡、淮寧、西華、商水、沈邱、郾城十三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丁卯，訓地方官整飭風俗。

《高宗實録》卷一九三 五月辛丑，賑山東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長清、青城、蒲臺、博平、茌平、高苑、濟南、肥城、東阿、平陰十八州縣衛，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七 丙午，調碩色爲河南巡撫，以紀山爲四川巡撫。

戊申，調慶復爲川陝總督，馬爾泰爲兩廣總督。實授張允隨雲南總督，兼管巡撫事。

辛亥，蘇禄國王麻喊末阿稟勝寧，遣陪臣表貢方物，奏請三年後復修職貢。得旨：覽王奏進貢方物，具見悃忱，知道了。爾國遠隔重洋，再修職貢，將敬輸誠，良可嘉尚。至所請三年復貢之處，恐該國道遠，風信難期，著仍遵雍正五年所頒敕諭內酌俟五年一修歲獻之旨行。該部知道。

《高宗實録》卷一九四 六月甲寅，又諭：南掌國貢象，舊例以五年爲期，朕思該國僻處天末，遠道致貢，未免煩勞，著改爲十年一貢，以示朕柔遠之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七 辛酉，免直隸慶都等四州縣民欠。

壬戌，調留保爲內閣學士，以德沛爲吏部侍郎，以開泰爲兵部右侍郎，岳濬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九六 秋七月癸未，諭：河防關係重大，茲值秋汛長發之候，一切修防搶護機宜，事存呼吸，其應行辦理之務，督河諸臣，自可相機速辦。若有具疏應交部議者，著留京總理事務之王大學士等四人，一面交部查辦，一面奏聞。部議之後，亦一面行文該省，一面奏聞，庶不至稽遲時日。

《東華續録》乾隆一八 命各省撫恤流民。

《高宗實録》卷一九六 庚寅，軍機大臣等議覆御史朱士伋奏，請嚴夜禁一摺。

《高宗實録》卷一九七 庚戌，賑卹江蘇銅山、沛縣、海州、沭陽、阜寧五州縣，大河、徐州二衛旱災、蝗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一九八 八月壬子，賑貸雲南南寧縣、霑益州水災飢民，並減價平糶，蠲免本年額賦十分之七。

癸丑，賑恤湖北興國、黃岡、麻城等三州縣水災飢民，分別蠲緩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九九 乙亥，賑貸廣東始興、花縣、清遠、三水、南海、順德、四會、高明、鶴山、歸善、海豐、陸豐、博羅、嘉應、平遠、鎮平等十六州縣被水災民。

《高宗實録》卷二〇〇 九月甲申，賑恤陝西商州水災飢民。

壬辰，賑恤四川寧遠府屬冕寧縣、德昌所、鹽中左所、靖遠營等處被水民、夷，並緩徵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卷二〇一 丙申，賑貸河南祥符、陽武【略】等二十一州縣，旱災飢民，分別蠲緩本年額賦。

丁酉，賑貸山東齊東、陵縣【略】等十八州縣衛旱災飢民，分別蠲緩本年額賦。

戊戌，賑貸安徽桐城、宣城、南陵、無爲、廬江、鳳陽、壽州、鳳臺、臨淮、懷遠、建平、盱眙等十二州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八 戊申，免河南冬十月丁巳，調翁藻爲江西按察使，以方觀承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〇二 賑貸河南中牟、河陰、新安、羅山、長葛、伊陽等六縣續報被旱災民。賑卹長蘆、興國、富國、豐財、嚴鎮、海豐等五場，及滄州、鹽山、慶雲、海豐、青縣、南皮、衡水、東光等八州縣旱災竈户，蠲免額徵。

己未，分別賑貸山西曲沃、解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絳州、絳縣、聞喜、稷山、河津、大寧等十二州縣被旱災民，並蠲緩本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八 乙丑，寬奉天海運米禁。

《高宗實録》卷二〇三 賑長蘆、寧津、交河、河間三縣旱災竈户，蠲免本年額徵。

《東華續録》乾隆一八 己巳，實授蔣溥湖南巡撫，周學健福建巡撫。調陳宏謀爲陝西巡撫，塞楞額爲江西巡撫。以劉於義爲户部尚書，阿里衮爲山西巡

撫，傅恒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二〇三 庚午，分别加賑河南祥符、陽武【略】等二十一州縣被旱災民。

甲戌，加賑河南中牟、河陰、新安、羅山、長葛、伊陽等六縣被旱災民。

《高宗實録》卷二〇四 十一月庚辰，加賑兩淮板浦、徐瀆、中正、臨洪、興莊、莞瀆各場續被秋旱民竈，分别蠲緩本年額徵。

庚寅，安南國王黎維禕，遣使表謝賜祭前國王黎維祜，並頒救襲封國王恩，恭進二次謝恩方物，及乾隆三年、六年兩貢儀物。下部知之。

《高宗實録》卷二〇五 辛丑，賑貸福建臺灣、鳳山、諸羅三縣被旱災民，並緩新舊額徵。

壬寅，賑山西曲沃、解州、安邑、夏縣、平陸、芮城、絳州、聞喜、絳縣、稷山、大寧等十一州縣被旱災民，免額賦有差。加賑直隸天津、大城二縣被旱災民。

丁未，賑貸安徽壽州、鳳陽、懷遠、鳳臺、泗州、盱眙等六州縣，及鳳中、長淮、泗州等三衛被旱軍民，緩徵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一八 十二月庚戌朔，陳惠正緣事解任，以赫慶爲陝西按察使。

辛亥，召張嗣昌來京，以高山爲福建布政使。

庚申，召陳高翔來京，以張嗣昌爲廣東按察使。

癸亥，召姜順龍來京，以倉德爲四川按察使。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蘇禄來貢。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

《東華續録》乾隆一九 春正月，辛巳，著史貽直實授大學士，吏部尚書員缺，著户部尚書劉於義補授協辦大學士事務，其户部尚書員缺，著張楷補授。陳惠華緣事解任，以王安國爲兵部尚書，策楞署廣東巡撫。

《高宗實録》卷二〇八 戊子，訓督撫整飭吏治。

《東華續録》乾隆一九 庚子，命尚書公訥親查閱河南、山東、江南營伍，並勘驗河工、海塘。王安國丁憂，以彭維新爲兵部尚書，晏斯盛爲户部侍郎，起許容署湖北巡撫。

《高宗實録》卷二一〇 二月庚申，免江蘇溧水、高淳、金壇、溧陽、銅山、豐縣、蕭縣、阜寧、安東、海州、沭陽、贛榆，并徐州、大河二衛，及鹽城所一十五州縣、衛所水災額賦有差。

辛酉，免長蘆興國、富國、豐財等三場，并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衡水、海豐、交河、東光、樂陵等十州縣，被旱竈户、災民額賦有差。

壬戌，免福建臺灣、鳳山、諸羅三縣旱災額賦有差，分别賑貸。

《東華續録》乾隆一九 丁丑，張楷卒，以阿爾賽爲户部尚書，鄂彌達爲湖廣總督。

癸未，以汪由敦爲工部尚書，李元亮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二一二 三月戊子，免河南中牟、河陰、新安、羅山、長葛、伊陽等六縣旱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二一七 五月庚子，訓督撫勸課州縣，實行教養。

《東華續録》乾隆一九 六月丙寅，免江蘇山陽等七縣衛七年被災蠲餘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七月戊寅，調馬爾泰爲閩浙總督，那蘇圖爲兩廣總督。

癸未，命廣東開鑪鑄錢。

丁未，諭：臺灣雍正七年以後升墾田園，欽奉皇考諭旨照同安則例升科後，經部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之恩，以昭優恤。除從前開闢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賦。至嗣後開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别上、中、下定額徵收，俾臺民輸納寬舒，以昭朕加惠邊方之至意。

《高宗實録》卷二二二 八月癸丑，賑卹四川成都府屬各州縣被水災民，并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丙寅，免直隸天津等三十一州縣上年災民逋賦。

《高宗實録》卷二二三 九月癸亥，賑恤廣東廣州府屬之東莞、增城，惠州府屬之永安、博羅、歸善，潮州府屬之大埔、海陽、澄海，肇慶府屬之高要、高明、恩平、開平等十二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庚辰，帥念祖以營私解任，以鄂昌爲廣西布政使，顧

濟美爲甘肅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二五 丙申，大學士鄂爾泰等議覆湖南巡撫蔣溥條奏苗疆事宜。一，定例，苗地不許漢人往來。第永順、永綏等處，俱就苗地設立府廳縣治，人民搬住日久，與苗人買産借債，勢所不免。因設有禁例，私相授受，奸民每以愚苗可欺，侵占負賴，致生事端。請俯從民便，聽當官交易，若有欺占，許苗人訴官追究。查苗性愚頑，易致蠢動，是以例禁漢人往來，若許當官交易，買産借債，恐奸民毫無顧忌，轉得藉端欺占，應仍照例遵行。一，定例，苗人户婚、田土細事，令具報府廳縣官，飭寨頭甲長，照苗例辦理。第苗岡散處寫遠，赴報甚難，惟要隘各處，設有將弁分防，應許苗人就近具訴，移交文職存案。查該處既設丞倅，管理苗事，又令將弁兼理，恐統率不專，轉生擾累，無俟更張。一，請飭文武各員，嚴禁兵役，毋許私與苗人往來，致滋虐詐等弊，每月取具兵役不敢擾苗結狀，該管官加具印結，送督撫查考。

《高宗實録》卷二二六 冬十月己酉，賑卹山西文水、陵川二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庚午，召沈起元來京，以方觀承爲直隸布政使，陶正中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二七 是月，貴州鎮遠鎮總兵泠文瑞奏：擒獲苗疆漏網首惡生羊，解送督臣審擬。得旨：此事甚屬可嘉，知道了。

《高宗實録》卷二二八 十一月己卯，賑貸江蘇靖江、丹徒、丹陽、清河、桃源、安東、銅山、海州、沭陽、贛榆、泰興等十一州縣，及徐州衛本年被潮災民，並分别蠲緩新舊額徵。蠲賑安徽歙縣、休寧、婺源、績溪、宣城、南陵、涇縣、寧國、旌德、貴池、東流、蕪湖、鳳臺、鳳陽、懷遠、廣德、建平等十七州縣，安慶、宣州、建陽、鳳陽等四衛被水災民，並緩徵太平、青陽、繁昌、壽州、阜陽、潁上等六州縣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甲申，召喬學尹來京，以圖爾炳阿爲山東布政使，王芥園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二八 丁亥，撫卹廣東瓊山、海豐、陸豐、饒平、惠來、潮陽、大埔、羅定、電白、信宜、茂名、石城、化州、吴川、萬州等十五州縣被風、被水災民。賑貸甘肅河州、平涼【略】等三十五廳州縣衛被雹及水、風、霜、蟲等災民，並分别蠲緩新舊額徵。

《高宗實録》卷二三〇 十二月戊申，賑貸浙江仁和、錢塘【略】等三十州縣，杭州前、右二衛，湖州、衢州、嚴州等所，仁和、錢清、曹娥、金山、石堰等場水、旱災民屯竈，並緩徵勘不成災之金華、湯溪二縣，及鳴鶴、下砂頭二、三場新舊額徵。

辛亥，賑卹四川成都、華陽【略】等三十州縣被水災民。

《清高宗實録》卷二三一 癸亥，蠲免山東歷城、章邱【略】等三十二州縣衛旱、雹等災本年額徵。

乙丑，蠲免直隸保定、大城、薊州、新城、天津、静海、津軍、滄州、延慶、萬全、西寧等十一州縣廳水、旱、雹、蟲等災地畝本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戊辰，張照丁憂，調汪由敦爲刑部尚書，以趙宏恩爲工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二三一 蠲免安徽歙縣、休寧【略】等十七州縣，並安慶、宣州、建陽、鳳中等四衛被水災民本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〇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一〇年（乙丑、一七四五）

《高宗實録》卷二三三 春正月戊子，命江南督撫輪閱海防。

辛卯，命直省督撫、提鎮，嚴飭屬弁專習騎射。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壬辰，降嚴瑞龍爲直隸按察使，以陶正中爲山西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二三五 二月庚申，免廣東海陽、澄海二縣乾隆九年水災額賦。

己巳，免山東博興、樂安二縣乾隆九年旱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是月，川陝總督公慶復奏：上、下瞻對番民，慣爲夾壩，勒獻臟賊，抗拒不遵，宜加懲創。上、下瞻對，在鴉籠江東西夾江而居，各二十餘寨，東有大路二條，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條，俱屬要隘，界連四瓦述等土司，凡瞻對之出入内地者，俱由四瓦述地界經過。從前曾以萬餘兵攻彼，猶難一時懾服，若兵力稍弱，不足示威，應選委鎮將各一員爲正副總統，調漢兵四千名、土兵四千名，向該土酋等近巢駐紮，並派撥明正土司、裏塘土司等，於各隘口堵禦。四瓦述土司向懼瞻對侵犯，暗相結納，實非出於本心，應開導使弗黨惡，則瞻對

勢孤。然後指定各夾壩姓名寨分，令該土酋等擒獻，如上瞻對悔悟，即奬令併攻下瞻對，並令雜谷瓦寺等土司，奮力前驅，大軍隨後進勦。從之。

《高宗實録》卷二三六 三月乙亥，賑直隸大城、天津、西寧三縣乾隆九年雹災飢民。

戊寅，免直隸慶雲、鹽山二縣竈地乾隆九年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辛巳，加鄂爾泰太傅。召徐杞來京，以阿思哈爲甘肅布政使。

庚寅，命吏部尚書公訥親協辦大學士，調來保爲禮部尚書，以盛安爲刑部尚書，雅爾圖爲刑部左侍郎。

夏四月己酉，實授宋厚貴州按察使。

乙卯，召那蘇圖來京，以策楞爲兩廣總督，調準泰爲廣東巡撫，以魏定國爲安徽巡撫。

庚申，調歸宣光爲兵部侍郎，以蔣溥爲吏部右侍郎，楊錫紱爲湖南巡撫。

《高宗實録》卷二三九 壬戌，飭沿海甄練水師。

戊辰，策試天下貢士蔣元益等三百十三人於太和殿前。

己巳，川陝總督公慶復、四川巡撫紀山、提督李質粹奏：瞻對賊番屢肆搶劃，雖經動兵征討，而頑心終未盡革，必須增益官兵，懾其心膽，方可一勞永逸。

《高宗實録》卷二四〇 五月壬申朔，賜一甲錢維城、莊存與、王際華三人進士及第，二甲章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三甲徐嵩等二百二十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戊子，命納親爲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辛卯，諭：高斌著補授吏部尚書，那蘇圖著補授直隸總督。阿爾賽卒，以梁詩正爲户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二四一 又諭：原任户部尚書阿爾賽，以約束家人賭博，奄遭兇逆，至於殞命，此實主僕間罕有之奇變。朕心震怒，勅令三法司即時定擬，據法司按律，將逆奴置之極刑。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己亥，調吕熾爲户部侍郎，以范璨爲工部侍郎。

丁未，命江南蠲剔收漕積弊。

《高宗實録》卷二四二 己酉，又諭軍機大臣等：朕前降旨，二氏之教由來已久，原難盡行沙汰，但遊手之徒，借名出家，耗民財而妨民俗，自不可聽其任意去來，不爲清釐，是以諭令該部頒發度牒，以憑查核。乃數年以來，各省所報册籍，多寡不同，自因本地僧道多寡不同之故。但止有沙汰之數，而未有續收之數，是有裁而無收也，亦非朕當日辦理此事之意。古聖人之嚴闢異端者，因其有害於政教，今之僧、道，不過鄉里無依之貧民，竄入空門，以爲餬口計，豈古昔異端之可比，而能爲正教之害耶？若果去一僧道，即多一力田之農民，則善政也。但朕復思之，彼游手坐食之人，既爲僧道，習於安閒，若迫令改業，受手胼足胝之勞苦，其勢有所不能，不過市井中添無數游惰生事之輩耳，轉不若收之寺觀中，尚有羈縻也。是以朕前原有漸次裁減之旨，不可聽其引而日盛。若緇黄之屬，必應盡汰無遺，則朕從前又何難降旨全行禁革，不事姑容乎？爾等可將朕意寄信與督撫，令其善於體會，轉飭所屬，從寬辦理，若伊等錯會朕意，以爲崇高佛老，則又非矣。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 丁巳，調張師載爲江西按察使，翁藻爲江蘇按察使。

戊午，赫慶因病解任，以馬金門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四四 秋七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浙江嘉善縣地方，汛兵查獲一匪類船隻，拐有幼女同行，口稱係伊親戚。該縣知縣公出，經典史盤詰，此幼女乃係江南松江府婁縣拐帶前來，手足俱用藥損壞，兩目不能遠視，該犯曾經煮食幼童四人，乃幼女所親見。船内盤出人首許多，聞其術有師傳授，已行二十餘年，其船從寧波等處而來，此犯審出之後，隨經嘉善百姓，登時擊斃等語。此等異常兇惡之犯，自應窮究根底，查拏黨羽，按律治罪，明正典刑，以快人心，以申國法，豈一死足以蔽其辜？今聽百姓登時擊斃，草率完結，安知衆百姓之中，不有匪賊夥黨在内，欲其速死以滅口耶。可寄信詢問常安，此事辦理未妥，務將根底窮究，夥黨查出，永除將來之患，不得聽有司之希圖省事，苟且結案也。著常安具摺回奏。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壬辰，上奉皇太后巡幸多倫諾爾啟鑾，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四。

《高宗實録》卷二四六 八月癸卯，停徵湖北漢川、孝感、黄梅、潛江、沔陽、天門、荆門、當陽、雲夢、江陵、監利、枝江、宜都等十三州縣，沔陽、荆州、荆左、荆右四衛本年水災，光化、穀城二縣雹災額賦，賑貸飢民。

乙巳，諭：冒籍頂名，例有嚴禁，況歲科考試，爲士子進身之始，尤宜加意清釐，以崇學政。今據崔紀奏稱，江蘇地方童生應試，率皆彼此通融互考，甚且有一人冒考數處，或多做重卷數名，以爲院試時售賣之地者，通省皆然，而松江府

爲尤甚等語。此種弊端，所關士習非淺，朕思各府州縣，皆有烟户册籍，按籍而稽，難以蒙混。誠於州縣考試之時，童生報名，查對烟户無訛，方許廩保填結，府考、縣考，俱令原保廩生識認，則冒籍頂名之弊可除，於士習不無裨益。著該督撫，轉飭所屬，實力奉行，不得視爲故事。該學政亦不時稽查，如有仍蹈前轍者，查明按例究治，該部即遵諭行。

丁未，撫卹江蘇邳州、睢寧、海州、沭陽、贛榆等五州縣，大河衛本年水災飢民，緩徵新舊額賦。其災輕之阜寧、銅山、沛縣、蕭縣、宿遷、清河、安東、桃源等六州縣本年旱災額賦，兼貸飢民。

《高宗實録》卷二四七　丙寅，賑貸甘肅安定、會寧、靖遠等三縣本年旱災飢民。賑廣東電白、吴川二縣本年旱災，海豐縣蟲災，及南澳廳所轄隆、深二澳風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二四八　九月乙亥，賑貸河南永城、鹿邑、夏邑、商邱、柘城等五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戊寅，禁用非法刑具。

《高宗實録》卷二四九　丁亥，停徵山東濟寧、滕縣、嶧縣、魚臺、鄒城等五州縣，及臨清衛水災，海豐縣旱災額賦，賑貸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己丑，命臺灣府屬編徵本色，照内地正供一體普蠲。

《高宗實録》卷二四九　甲午，實授鄂彌達爲湖廣總督，德敏爲荆州將軍。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戊戌，實授尹繼善兩江總督，慧中西安布政使，安圖湖北布政使，陳惠榮貴州布政使，王芥園山東按察使，張坦熊雲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冬十月己亥朔，命四川番夷雜課賦税照内地正供一體普蠲。

《高宗實録》卷二五〇　戊申，加賑河南商邱、鹿邑、夏邑、永城、柘城等五縣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戊午，命四川嚴查嚼匪。

《高宗實録》卷二五一　癸亥，賜中式武舉一甲董孟、李經世、胡經綸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蔡永福等九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錢國佐等七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乙丑，賑湖南湘陰、龍陽、沅江等縣旱災飢民，并停徵本年錢糧。

丙寅，賑貸湖北漢川、孝感【略】等州縣衛水災軍民，并分别停徵本年錢糧。

是月，閩浙總督馬爾泰等奏稱：福建布政使高山，因臺灣番性難馴，奏請照川、廣苗疆土司例，於熟番土目中，擇立土司，給與職銜頂帶，使分管社番，統轄生番。經部議令查明，應設幾員，給與何項頂帶，定議具題。查臺灣南、北二路，雖均名土番，而熟番與生番，良頑迥别，且熟番雖每社有通事土目，一社各爲一類，土目人等，即由番衆推擇充革，非川、廣土司，世有威信者比，若生番殘殺性成，更難令盡聽熟番指揮。至稱酌定時日，令民番貿易一節，生番從無與民番交易之事，若誘之使出，恐更生事端。請各仍舊章，惟嚴防内地民番，無越生番地界生釁，並於秋深時，堵禦隘口，勿使生番逸出肆害。所有設立土司，並令民番貿易之處，無庸議。得旨：是，著照卿等所議行。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慶復奏：進勦瞻對，北路官兵連攻破喇嘛甲爾温布所據靈達卡隘克木魯大山，中路官兵破底朱戰碉二座，南路官兵攻擦牙所，毁四十六寨，見會攻班滾巢穴。得旨：欣慰覽之。

廣西右江鎮總兵畢映奏：交匪莫康武等，本年六月復占奪保樂夷州，在三峒、北幹地方聚集。報聞。

《高宗實録》卷二五二　十一月庚午，賑貸直隸香河、三河【略】等四十八州縣衛廳，旱災軍民。

賑貸陝西興平、長安、寶雞、扶風、鄠縣、武功等六縣水災貧民，並緩徵本年錢糧，及新舊借欠常社倉糧，其未成災之三原、渭南、盩厔、富平、岐山、長武、華州、華陰、朝邑、咸陽等十州縣，酌借口糧，一併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壬申，以王安國爲禮部尚書，命俊服闋，赴部辦事。

《高宗實録》卷二五二　壬午，命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等，籌備防範事宜。

諭軍機大臣等：據安西提督李繩武奏稱，昨據由準噶爾脱回之吐魯番回民海底里稟稱，噶爾丹策零於今年九月内業已病故，彼於各處卡倫俱添兵防守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二二　己丑，免安徽宿州等二十一州縣漕糧積欠。

十二月丁未，命湖南新舊苗疆，照内地一體普蠲。新闢長安營官田免租十分之三。

壬戌，兩廣總督策楞奏：安南夷匪莫康武等，初止竊踞夷境之文蘭、驅驢等處，兹據沿邊稟報，夷境之處東、處南、宣光、清化、安廣、太原等郡，俱爲莫康武

所有，以莫登庸子孫復讎爲名，所到並不殺戮，凡擊獲夷目，即令招安所管之民。安南僅有處西、處北，力漸不支等語。安南連年搆兵，惟有嚴我邊防，示以鎮靜，加謹防範。得旨：所見是。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一一年（丙寅、一七四六）

《高宗實録》卷二五六 春正月庚午，恩恤刑獄減等。

《東華續録》乾隆二三 癸未，實授多綸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五七 諭軍機大臣等：進勦瞻對一事，據慶復奏報現在情形，伊等尚屬盡心。事平之後，班滾抗拒首惡，及伊妻孥，自應照例治罪，其餘番衆，固無盡行殲滅，即其地方，亦無設立郡縣之理，祇可倣照苗疆之例，選擇頭目管束，以番治番而已。但其風土形勢及番衆之强弱奸良，俱須熟悉，方可辦理合宜，一勞永逸。李質粹不能辦理此事，必得慶復前進，相度機宜，庶幾料理有益。至於進勦軍務，已閱數月之久，尚未搗其巢穴，現在李質粹已經進至章谷，若慶復再爲前進，俾得聲勢聯絡，相機調遣，於軍務自可速竣。可寄信與慶復，令其酌量前進，既可以壯目前聲勢，日後平定，又得就近往彼察看情形，妥酌辦理。

《高宗實録》卷二五八 二月辛丑，北路軍營參贊大臣拉布敦、烏勒登期滿，以護軍統領塔爾瑪善、副都統衡努三代之。

《東華續録》乾隆二三 乙巳，除福建閩縣等八屬漁課。

三月己巳，召長桂來京，以徐杞爲湖南按察使，徐琳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六〇 乙亥，夷使哈柳至京，進表請安，並貢方物。

《高宗實録》卷二六一 壬午，賜準噶爾使臣哈柳等宴。上召見哈柳，【略】特賜玉如意一枝。

甲申，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勅書。

《東華續録》乾隆二三 乙酉，轉蔣溥爲吏部左侍郎，以歸宣光爲吏部右侍郎，王曾汾爲兵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二六一 甲午，軍機大臣等議覆直隸總督那蘇圖奏稱，嚴禁更有根據。查各省貿易出關人等，既經山海關地方官給票查驗，原議已屬周詳。該督所稱租賃貨物假冒商販賺票出關之弊，乃是地方官稽察不周，止應令遵照原議，實力稽查。若通行各省，將貿易人等，俱從本處給與印票路引，事屬紛煩，應毋庸議。至所稱出關之人，未盡如期回籍銷票者，原議俟年底查明驅逐，應令臨榆縣與守關官弁，按季造册二本，一由永平府轉報存案，一移知該民人所往之州縣，俾其查對，俟應行回籍之時，即可遣逐進關。應如所請，按季造册，以便隨時稽查。一，出邊道路，除山海關外，尚有喜峯口等十五處，向來商販往來，並無給票放行之例，稽查未爲嚴密，或有流寓之人，夾雜偷越，亦未可定。應如所議，喜峯口等十五處，亦照山海關之例，令守口官弁會同各該地方官，逐項查詢，給票放行，仍與奉屬地方官，按季關會。其古北口、龍井關、青山口、榆木嶺、擦牙子等處，一切外來商販，執票赴奉者，俱令從山海關出口，不准由此經行。一，各省海船出洋，亦有隨帶民人至奉天者，自應一例稽查。應如所議，行令山東、閩、廣、江、浙各督撫，通飭各海口，設法嚴禁。其洋船到奉時，亦令該將軍等查察，如有夾帶流寓人等，照例遞回。一，山海關至古北口，沿邊坍塌邊牆，及九關台中後所等處，或易冒險偷越，或係往來稠密，或爲各口出入總路，自應一體稽查，應行令古北口提督、奉天將軍、府尹等，照例辦理。從之。

丙申，蠲緩湖北省漢川、潛江、當陽、江陵、枝江等縣乾隆十年分水災田賦。

《東華續録》乾隆二三 閏三月己亥，白鍾山以陳家浦漫口辦理不善革職，以顧琮署河東河道總督，劉統勳署漕運總督。

《高宗實録》卷二六二 癸卯，賑恤甘肅隴西、秦州、伏羌、華亭、靜寧、金縣、涇州、皋蘭、平涼、西寧、碾伯、肅州十二州縣水旱雹霜等災民。

《高宗實録》卷二六三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沿海一帶，福、興、漳、泉、福寧五府，皆逼近海洋，港澳繁多，在在可通海泊，不獨廈門、閩安二口，爲船隻出入門户也。朕聞各該處一應查緝禁約之方，奉行日久，未免廢弛，保無有偷漏禁物、及偷渡過水等弊。著傳諭總督馬爾泰、巡撫周學健，轉飭文武汛防，加意稽查，毋得疎縱，亦不得借端需索，致滋擾累。

《高宗實録》卷二六四 夏四月丁丑，又諭：軍機處乃係機要重地，凡事俱應慎密，不容宣洩。

《高宗實録》卷二六五 癸巳，諭曰：雲南總督張允隨奏請，緬甸改土設流一案，經部議准，朕已降旨允行，將來設立流官管理。第新附之衆，必得賢員加

意拊循，方於邊地有益。可傳諭張允隨，將應設之流官，務揀平日賢聲素著，以安撫新疆者，題請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三 是月，慶復等奏：督兵連克脈隴岡曲工山梁上谷等處賊寨，又攻克納洪多溝口，由茹色會合渡江，已破如郎大寨。班滾攜家逋逃。飭各路嚴密擒獲班第等，即於是日到營招撫，遣番乞降甚衆。

五月丙申朔，以盛安爲左都御史，阿克敦爲刑部尚書，調雅爾圖爲吏部右侍郎，潘思榘爲安徽巡撫，王師爲浙江布政使，勒爾森爲刑部左侍郎。

壬寅，免山西大同等十八州縣應徵耗羨。

甲辰，以魏定國爲刑部右侍郎，潘思榘爲安徽巡撫，王師爲浙江布政使，紹芬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一六六 丙午，諭：據大學士、管川陝總督事慶復等奏報，郎盡毀賊人巢穴。首逆班滾，先分家口遠藏，本身乘暗潛逃。據臣李質粹即如郎大寨，查追班滾下落，發兵擒拏，並飭各路鎮兵，并各土司，嚴密查捕，不如釜底游魂，自必計日就擒等語。【略】慶復著加太子太保。

《高宗實録》卷二一六七 丙辰，又諭：據駐藏辦事副都統傅清轉遞達賴喇嘛、頗羅鼐等奏，請寬宥瞻對逆匪班滾之罪一摺。【略】著迅速發往，將傅清嚴細詢問，據實具奏。

《高宗實録》卷二一六九 戊子，大學士、川陝總督公慶復奏：瞻對已平，賊殲滅，現在清除餘黨，招撫逃散，次第就理。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三 六月丙寅，慶復奏：會同班第、努三、李質粹，進了魯泥日寨，施放地雷，班滾並泥日寨頭目姜錯太等燒斃碉内。報聞。

庚寅，又諭：現在福建福寧府屬，有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禮拜經，又以番民誘騙愚氓，設立會長，創建教堂，種種不法，挾其左道，煽惑人心，爲風俗之害。天主教久經嚴禁，福建如此，或有潛散各省，亦未可知。可傳諭省督撫等，密飭該地方官，嚴加訪緝，如有以天主教引誘男婦，聚衆誦經者，立即查拏，分别首從，按法懲治。其西洋人俱遞解廣東，勒限搭船回國，毋得容留事。倘地方官有不實心查拏、容留不報者，該督撫即行參處。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四 秋七月(辛巳)[辛丑]，以徐以升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一七一 庚戌，軍機大臣等議覆福建巡撫周學健奏，福安縣查潛住夷人，以天主教招致男婦二千餘人，書役等俱被蠱惑，請從嚴治罪等語。

六月丙寅，慶復奏：會同班第、努三、李質粹，進了魯泥日寨，施放地雷，班滾並泥日寨頭目姜錯太等燒斃碉内。報聞。

緩祖爲浙江布政使。

辛丑，定欽差大臣查閲各省營伍例。

《高宗實録》卷二一七五 甲寅，賑江南徐州府屬之豐縣、蕭縣、睢寧三縣被雹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一四 丁巳，召馬爾泰來京，以喀爾吉善爲閩浙總督，調塞楞額爲山東巡撫，陳宏謀爲江西巡撫，愛必達爲永甯爲廣東按察使。

己未，以江南水災命開捐例賑濟。

壬戌，召鄂彌達來京，以塞楞額爲湖廣總督，阿里衮爲山東巡撫，愛必達爲山西巡撫，孫紹武爲貴州布政使，恒文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一七六 冬十月甲子，賑卹山西文水、渾源【略】等二十州縣本年被水、被雹災民，並予緩徵。賑卹山西陽曲、太原二縣本年被水災民。

丁卯，上閲滹沱河隄工。賑卹湖北漢川、潛江、沔陽、天門、荆門、江陵、監利等七州縣，并沔陽衛、荆州左衛本年被水災民，並予緩徵。賑卹湖南臨武、藍山

二縣本年被水災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二四　壬申，恤黑龍江被水災民。

己卯，調開泰爲江西巡撫，陳宏謀爲湖北巡撫。

十一月丙申，免江蘇山陽等二十四州縣衛本年漕糧。

《高宗實録》卷二七九　是月，大學士、管川陝總督公慶復奏：川西地少山多，番蠻雜處，就中頑梗者，雜谷、金川爲最。雜谷土司蒼旺，貪狡殊常，然外極恭順，調遣從無遲誤。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細，性更兇悍，前年與巴底相争，又屢與革布什咱土司争地，近更欺壓小金川，去年竟有將小金川土司拏去之信。經臣差弁嚴查，直至臣出口外，瞻對已破，方遣土目具稟軍前，當即嚴加申飭，細看情形，實爲强横。因地勢極險，運糧無路，且伊自在土司内相攻，並非干犯内地。要在該管文武，務得大體，令其彼此鈐制，以保無事，倘不遵剖斷，亦惟有以番禦番之法，用衆力以收功。得旨：以卿所見，紀山能辦此乎？又批：嚕對甫完功，佳兵不祥，卿所見極是，然既有此事，不可不留心也。

《高宗實録》卷二八〇　十二月甲子，賑湖北潛江、沔陽、天門、荆門、江陵五州縣，沔陽、荆左二衛被水災民。

乙丑，手勅諭藏王頗羅鼐、達賴喇嘛：看茶之綏綳，喇嘛扎克巴達顔，將爾鎮壓經書寫人桑寨拏獲，爾從傅清之言，將此事如同無事，從輕完結，經傅清奏聞，扎克巴達顔係達賴喇嘛服役之人，惟恐關係達賴喇嘛，如此辦理，甚合機宜。達賴喇嘛係執掌闡揚西方佛教之人，爾係約束管理藏内人衆之人，爾二人同心協力，以安地方，使士伯特向化，一應事務，皆賴爾等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二四　甲戌，調岳濬爲山東布政使，以温福爲湖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二八一　己卯，免山東金鄉、陽穀、城武、聊城、莘野、臨清、東昌、臨清衛等八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

癸未，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遣使瑪木特等至京，進表請安，並貢方物。

《東華續録》乾隆二四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一二年（丁卯、一七四七）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癸卯，准福建商民赴臺灣販運米穀。

甲寅，命大學士慶復查閲甘肅營伍。

乙卯，以吴謙鋕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八三　賜準噶爾台吉策妄多爾濟那木扎勒敕書。【略】所奏往西藏念經人等，有俟貿易後始往念經者，有即將貨物帶往念經者，俱懇在哈集爾得卜特爾過冬，俟貿易人由東科爾回，會齊同往之處，已俱照所請行。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二月甲戌，申禁喪葬演戲。

《高宗實録》卷二八六　三月辛丑，諭曰：大學士慶復在外多年，綸扉重地，應召取回京，辦理閣務。昨歲四川瞻對之役，甫經告竣，今又有大金川番蠻，肆横不法，已命慶復相機征剿。今思彼地番衆恃强生事，屢屢不能安輯，必須經理得宜，始可永遠寧帖。貴州總督張廣泗，於此等苗蠻情形素所熟悉，貴州地方，張廣泗料理以來，現在妥協，苗種向化，可以無虞。川陝總督員缺，著張廣泗補授，不必來京，即由貴州取道，速赴川省。大學士慶復俟伊到川之後，將彼地事機情形，詳悉告知，或可回京，或仍應留川一同辦理，自行酌定，不必急於赴闕也。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壬寅，以永貴爲雲南布政使，以恒文爲貴州布政使，介錫周爲貴州按察使。

甲辰，嚴禁奸商典質米穀。

《高宗實録》卷二八六　乙巳，諭：據副都統傅清奏稱，郡王頗羅鼐病故，【略】將伊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封郡王。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丙午，命高斌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來保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海望爲禮部尚書，以傅恒爲户部尚書，德爾敏爲户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二八七　己酉，諭：據四川巡撫紀山奏稱，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勾結黨與，攻圍霍耳章谷，千總向朝選陣亡，并侵壓毛牛，鎗傷遊擊羅于朝等語。經軍機大臣議令該督撫等，迅速派官兵，遴選將弁，統率前往，相機進勦，已令星速行文知照。前將張廣泗調任川陝總督，已諭令速赴川省，今觀紀山此奏，勢不可緩。可再傳諭張廣泗，令其即速前赴，會同紀山相度機宜，如慶復已經赴川，一同商酌進兵，迅速勦滅。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四月丁亥，以楊嗣璟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壬寅，以鄂容安爲兵部左侍郎。調蘊著爲兵部右侍郎。

辛亥，愛必達解任，調準泰爲山西巡撫，以岳濬爲廣東巡撫。

壬子，以赫德爲山東布政使，李敏第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二 六月癸亥，諭曰：十四叔允禵，從前倚恃皇考恩眷，不遵訓諭，有違弟臣之義，是以皇考將伊拘禁，冀其悛改。朕登極後，特令釋放，賜以公爵，家居十數年來，安靜循分，並未生事，則是自知悔悟，能改前非矣。使得及皇考在御，必當嘉予恩施，朕用是仰承皇考加恩之意，著封十四叔允禵爲貝勒，照常上朝。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三 丙子，諭：據大學士慶復、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征勦大金川，現已悉心籌畫，分路進兵，搗其巢穴。附近諸酋，輸誠納款，則諸事業有就緒，酋首不日可以殄滅。

諭軍機大臣等：據慶復、張廣泗奏，小金川土司澤旺，率衆投誠，並退還搶佔沃日三寨，大金川外援隔絶，官兵駐防其地，可以直搗大金川大寨，又收復毛牛、及馬桑地方。

《東華續録》乾隆二五 戊寅，移甘肅肅州回民分駐哈密。

七月丙申，禁商民販苗民子女。

庚子，諭：御史李文駒奏，山西、河南刁民屢次糾衆抗官，請差員按部宣諭一摺。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五 丙午，賑卹直隸固安、永清【略】等七十五州縣廳被水、被旱、被雹飢民。

甲寅，大學士公慶復、川陝總督張廣泗奏：金酋莎羅奔居勒烏圍，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現分兵兩路攻勦。河西各寨，亦應勦洗，派遊擊羅于朝，同土司汪結，帶兵進攻，俱定於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齊進。臣張廣泗原擬駐雜谷閘，追到彼相度，尚偏於西路，是以仍回汶川，由瓦寺取道沃日，徑赴小金川美諾寨駐劄。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甲子，飭禁紳士專利把持鄉曲。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六 八月辛巳，大學士公慶復、川陝總督張廣泗奏：總兵宋宗璋統領西路，其分攻刮耳崖各將内，威茂協副將馬良柱，連戰克捷，各寨望風乞降，現去刮耳崖僅二十餘里。又總兵許應虎，統領南路，得賊卡三處，賊番遁入獨松碉寨等情形。得旨：自汝等定期會勦之奏至，朕日夜望捷音之來，遲至如今，亦不過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略】卿等始終籌畫，勿顧目前，爲國家圖永久靖安之策，邊防銷疥癬窺伺之萌，必如古州之至，令苗民相安耕作，控禦有方，斯得矣。

乙酉，賑卹湖南耒陽、衡山、零陵、祁陽、東安、永明、城步、綏寧、會同等九縣本年分水災飢民。賑卹廣東順德、博羅、廣寧等三縣本年分水災飢民。

是月，署廣西按察使鍾昭奏：粵西土俗，最易輕生，偶有倫竊事犯，即公衆議罰，倘辯論不服，竟逼令自盡，或令伊父母親族公同致死，此等案件，臣必盡法按擬，並出示嚴禁。至苗獞各種，性最愚頑，惟聽該頭人指揮，如頭人奉公守法，即可寧謐，若頭人欺詐，多生事端，現飭各州縣，將玩法頭人，逐一革除，另選委充。得旨：是。以明刑弼教之意，行化民移俗之方，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汝其勉之，亦不可欲速也。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八 九月戊子朔，賑卹甘肅伏羌、安化、合水、環縣、真寧、皋蘭、金縣、安定、會寧、寧遠等十縣本年分旱災飢民，並予緩徵。賑卹雲南安寧、楚雄、廣通等三州縣本年分旱災飢民，並予緩徵。

乙未，賑卹安徽歙縣、黟縣、績溪、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等七州縣，並宿州一衛，本年分水災飢民。賑卹河南通許、鄢陵【略】等二十七州縣本年分水災飢民。賑卹山東齊河、齊東【略】等八十七州縣衛所本年分水災、雹災飢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丁未，以舒輅爲安徽布政使，富明爲河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九 庚戌，定侵貪犯員罪名。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壬子，浙江督撫喀爾吉善奏參浙江巡撫常安貪婪各款。得旨：解任。命高斌、顧琮前往審奏。以顧琮爲浙江巡撫，蘊著爲漕運總督。

《高宗實録》卷二一九九 賑貸河南許州本年分水災飢民。

甲寅，賑卹山西襄陵、太平、永濟等三縣水災、雹災飢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丁巳，以陳大受爲兵部尚書，調潘思榘爲福建巡撫，以訥敏爲安徽巡撫，赫慶爲廣東布政使。以倉德爲四川布政使，石杰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〇〇 冬十月辛酉，又諭：據新柱奏，本年八月，蘇禄國遣番丁鬱朗等來閩，據該國王咨内稱，前貢使勝獨喊敏，在吕宋之時，探知甲黎司耶黄佔，係漳州龍溪縣石尾鄉居住，見有妻子。胞叔黄照，前經任吕宋甲必丹，胞弟黄令、黄罕，彼時亦在吕宋營商，今三人俱已回家，前咨敢請裁奪。又武厨

安力等謝恩事竣，祈配搭早船返國等語。看此情節，是該國王之意，以呂宋夷目搶奪一事，中國未經代爲申理，是以再行咨請。但思瀕海省分，皆接壤外洋，其島夷互相爭奪等事，只可聽其自行辦理，未便有所袒護，以後如遇此等事件，惟有曉以大義，俾知中國體制，不敢分外干求。至於內地民人，私越外洋，勾結滋事，甚有關係，可傳諭該督撫，當遵照定例，一應海口，嚴密稽查。

軍機大臣等議覆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大金川善後事宜，應設兵彈壓一摺。查安設重鎮，分布營汛，以控制蠻方，係照黔楚苗疆一例辦理。但該督欲增兵七千餘名，轉運維艱，恐非久遠之計，不若於蕩平後，遵旨歸入西藏管轄，以番治番，事屬妥便，又有駐藏大臣，董率鈐制，尤爲得宜。應令該督，酌看彼地情形，詳悉定議具奏。得旨：依議速行。

庚午，賑卹江蘇阜寧、清河、桃源、安東、山陽、鹽城、豐縣、蕭縣、碭山、贛榆、銅山、沛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淮安、大河、徐州等二十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應徵新舊錢糧，分別緩帶有差。及蠲餘銀糧，舊欠漕米、緩漕等項，分別蠲緩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壬申，轉王會汾爲兵部左侍郎，以莊有恭爲兵部右侍郎，陳邦彦爲内閣學士。以塞爾赫爲兵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〇一　丁丑，撫卹長蘆、興國、富國、豐財、蘆臺、嚴鎮、海豐等六場，并滄州、南皮、青縣、衡水、慶雲、海豐等六州縣，及山東永利、富國、永阜、王家岡、西由、石河、信陽、濤雒等八場本年水災竈户如例。

戊寅，賑卹浙江海寧、海鹽、平湖、鄞縣、慈谿、奉化、鎮海、象山、定海、會稽、餘姚等十一縣風潮等災，永康、西安、松陽等三縣旱災，石堰、鳴鶴、穿長、龍頭、玉泉，并江南青村、下砂頭二三場等八場潮災飢民，分別給予耔本，並葺屋銀兩。

己卯，諭：甘肅之皋蘭、金縣、靖遠、安定、會寧五縣，本年均被旱災，且連歲歉收，舊欠不少，若一併徵輸，民力未免拮据。著將歷年未完額徵銀糧，自乾隆戊辰年起，分作五年帶徵。其狄道、隴西、安化、真寧、寧州、静寧、禮縣七州縣，收成亦各有歉薄，其歷年欠項，一時完納維艱，著將此七州縣歷年未完額徵銀糧，自乾隆戊辰年起，分作四年帶徵，以紓民力。

壬午，賑卹江蘇常熟、昭文、上海、南滙、武進、江陰、靖江、泰州、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崇明、通州、泰興等十五州縣，蘇州、太倉、鎮海、金山等四衛潮災，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六合、溧陽、丹徒、丹陽、江都、甘泉、儀徵、興化等十二州縣，揚州、儀徵、鎮江等三衛旱災飢民，並蠲緩額賦，其應徵漕糧、漕項及蠲剩銀糧，分別蠲緩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十一月辛卯，以雅爾圖爲兵部右侍郎。

壬辰，以德爾格、張泰開俱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三〇二　癸巳，賑卹浙江壽昌、淳安、遂安等三縣飢民，緩徵本年漕糧，其地丁、錢糧，命於明歲補豁。

《高宗實録》卷三〇四　十二月辛酉，加賑安徽歙縣、黟縣、績溪、宿州、靈璧、虹縣并宿州衛本年水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錢糧，其應蠲額賦，命於明歲補蠲。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丁卯，申禁奸民囤糧。

己巳，召徐杞來京，調陳宏謀爲陝西巡撫，以彭樹葵署湖北巡撫。

《高宗實録》卷三〇四　辛未，加賑山東鄒平、嶧縣、莒州、日照、即墨縣併衛本年水災飢民，應徵新舊錢糧，分別緩帶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壬申，以台柱爲四川接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〇五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漳州鎮總兵馬負書奏稱，漳俗惡習，有一種闖棍，結黨横行，欺凌良善。平日皆勢惡土豪，養爲牙爪，一經有犯，地方官按其情罪，予以枷責，豪惡之徒，暗資飲食費用。此輩闖棍，枷滿釋放，益無忌憚，强横愈甚。請嗣後闖棍有犯，必窮出養奸之人，一體滿杖枷號遊示，使各知畏懼等語。漳俗素來强悍，但如此辦理，是否即能化其舊染惡習，抑或尚有應行整飭之處，可傳諭喀爾吉善，令其留心體察，設法懲治，并將如何辦理之處，具摺奏聞。

乙亥，川陝總督張廣泗奏：【略】此番用兵，務期剿除兇逆，不滅不已。【略】看此朕實慶用卿之得人也，勉之。

賑卹直隸天津、西寧、霸州、固安、河間、永清等六州縣水災飢民，及旗户竈户等，並分別蠲緩錢糧如例。

己卯，【略】乃奏稱班滾圍困焚斃，告捷竣事，【略】慶復著革職，家居待罪。班第、努三，俱不必在御前行走，著在乾清門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二六　庚辰，命來保爲武英殿大學士，以德沛爲吏部尚書。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一三年（戊辰、一七四八）

《高宗實録》卷三〇六　春正月癸巳，又諭曰：十四叔自封貝勒以來，行事甚屬恭謹，此朕之高年尊長，著加恩封爲郡王。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丁未，准山東捐納貢監備賑。

二月丙辰，轉德齡爲吏部左侍郎，以德通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〇八　丙寅，諭曰：大學士高斌等，今奏常安從乾隆八年起，每年兩次點換鹽政承差，共婪收銀八千餘兩。又察出原參款外，每遇鹽政承差缺出，新役頂補，共婪取銀一千七百餘兩，俱經各承差及把總王英供吐明確等語。已命大學士公訥親前往覆審，則此奏亦可毋庸置議，但常安敗檢貪劣，既已昭著，著革職。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癸酉，以赫赫爲太僕寺少卿，李敏第爲山東布政使，李渭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庚寅，雲貴總督張允隨奏：雲龍、騰越兩州，境外獏獏、野夷滋事，副將謝光宗等率兵討平之。

《高宗實録》卷三一〇　免浙江海寧、餘姚、永康、西安、松陽等五縣潮災田地本年漕糧、漕項銀米，及蠲剩舊欠漕項銀。

乙未，亥刻，皇后崩。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以完顏偉爲左副都御史，顧琮爲河東河道總督，愛必達爲浙江巡撫。調朱一蜚爲江蘇布政使，李敏第爲山西布政使，唐綏祖爲山東布政使。

辛亥，調愛必達爲貴州巡撫，以方觀承爲浙江巡撫。辰垣爲直隸布政使，鄭遠爲直隸按察使。

夏四月乙卯，調陳大受爲吏部尚書。

壬戌，調朱一蜚爲直隸布政使，辰垣爲江蘇布政使。

乙丑，調梁詩正爲兵部尚書，以蔣溥爲户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三一一　蠲免江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銅山、豐縣、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贛榆、太河、徐州等十八州縣衛所十二年被災額賦，並阜寧、桃源、安東、邳州、睢寧、大河等六州縣衛漕糧、漕項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癸酉，以達爾黨阿爲刑部尚書。

丁丑，起原任領侍衛内大臣傅爾丹爲内大臣，兼鑲黄旗漢軍統領，命馳驛前往大金川軍營。

《高宗實録》卷三一二　加賑福建臺灣、鳳山二縣十二年分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癸未，以慧中爲盛京兵部侍郎，武柱爲陝西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一四　五月甲申朔，賜一甲梁國治、陳initial、汪廷璵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劉星煒等七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蔡强等一百八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乙酉，蠲免直隸霸州、文安【略】等三十二州縣廳十二年分水災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辛丑，禁福建商民從呂宋國天主教。

《高宗實録》卷三一五　壬寅，蠲免安徽旌德、合肥、來安、和州、含山、新安、廬州等七州縣衛十二年分旱災額賦有差。

壬子，蠲免山西永濟、應州、渾源、大同、襄陵、太平、襄垣、高平、陵川、懷仁、天鎮、繁峙等十二州縣十二年分水災、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七　六月丙辰，轉何國宗爲工部左侍郎，以嵇璜爲工部右侍郎。

戊辰，張廣泗奏：擒到之賊目生格生噶爾結，與馬奈陣獲之賊番克爾吉勞戎生格等五名，均已處以極刑，梟示。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秋七月戊戌，德沛因病解任，調達爾黨阿爲吏部尚書，以盛安爲刑部尚書。

己亥，飭八旗前鋒護軍，訓練雲梯兵。

《高宗實録》卷三一九　辛丑，賑卹直隸青縣、交河【略】等二十九州縣旱災貧民。

癸卯，賑恤山東歷城、淄川【略】等二十九州縣被旱、被水、被雹、被蟲、被坍貧民。

丁未，撫恤江蘇山陽、阜寧、泰州、銅山、豐縣、蕭縣等六州縣被雹貧民，并緩徵本年地丁錢糧，新舊漕項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閏七月戊午，實授彭樹葵湖北巡撫，以張師載爲倉場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二一　戊辰，江南總河周學健，於孝賢皇后大事二十七日甫畢，即已剃頭。【略】著大學士高斌就近拏解來京交刑部治罪。【略】尹繼善徇隱瞻顧，曲法沽名，應照溺職例革職，從寬留任。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以倉德爲太常寺卿，高越爲四川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二一　諭軍機大臣等：朕覽大學士訥親所奏，現在進勦情形，金川軍務，未能剋期告竣。【略】其傅爾丹、岳鍾琪俱曾統領大兵，乃老成宿將，是以簡用於廢棄之中，冀其於軍務有濟，自到彼至今，未聞發一謀出一策，親在行間，一若置身局外，即内大臣班第、烏爾登、法酬，并帶往之侍衛等，亦皆未見出力之處，不知伊等在彼所辦何事，現駐何地，殊非遣往之意。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癸酉，調準泰爲山東巡撫，阿里衮爲山西巡撫。調鄂昌爲江蘇巡撫，以舒輅爲廣西巡撫，李渭爲安徽布政使，定長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二一　己卯，蠲免江蘇元和、昭文、吴江、崑山、新陽、青浦、靖江、沛縣、嘉定、崇明等十縣本年雹災額賦，加借崇明縣飢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九月壬子朔，調鄂昌爲四川巡撫，以雅爾哈善署江蘇巡撫。

調策楞爲兩江總督，尹繼善爲兩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三二四　諭：塞楞額【略】違制蔑禮，【略】賜其自盡。楊錫紱【略】革職。【略】彭樹葵始終顧慮，實懷欺詐，其修城之處，不准寬免。

己未，又諭：現在金川用兵，北路軍營無事，侍衛穆克登額、薩布喀善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軍營。伊等雖未經事，尚可學習，著傳諭額駙策凌留心教導。塔爾瑪善、努三不必俟穆克登額等到彼，即於接奉諭旨之日，速行起程來京請訓後，前赴金川辦事。

經略大學士公訥親、川陝總督張廣泗，奏報攻克阿利山梁賊碉，并黨壩一路，進攻火燒梁，踐平土木卡二處。又外委馬如麟，帶兵進攻河東，連日將申札、申達、包登一帶地方，全行攻克，奪獲碉寨六十餘處。

辛酉，又諭：【略】訥親、張廣泗俱著馳驛來京，面議機宜，川陝總督印務，著傅爾丹暫行護理，所有進討事宜，會同岳鍾琪相機調度，以副委任。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甲子，命尚書班第赴軍營，同傅爾丹、岳鍾琪辦理軍務。

命軍營内大臣以下，聽傅爾丹節制。

丙寅，以陶士僙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二五　丁丑，諭：大金川用兵一事，雨易寒暑，尚無成績。【略】經畧印信，訥親即行繳還。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戊寅，命張師載協辦南河總督事。

《高宗實録》卷三二五　己卯，傅恒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會同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妥協辦理，務期犁庭掃穴，迅奏膚功，以副委任。

庚辰，諭曰：張廣泗自受任金川以來，措置乖方，陳奏閃爍，賞罰不當，喜怒任性，諉過偏裨，致人人解體。又復觀望推諉，老師坐困，糜餉不貲，且信用賊黨良爾吉、王秋，洩露機密，曲法庇護，玩兵養寇，貽誤軍機，法所不宥，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令侍衛富成，押解來京。【略】訥親著革職，赴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罪。著派侍衛鄂實、德山，齎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押訥親即行前往軍營。所有前奏，尚有面陳情形，即著伊繕摺，交與富成，齎奏呈覽。其經畧印信，交鄂實馳驛齎赴金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暫管川陝總督傅恒到日接受，即授爲經畧，統領一切軍務。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辛巳，命大學士來保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三二六　冬十月壬午朔，諭：大金川所調滿洲兵五千名，自京起程前赴軍營。

又諭：訥親負國負恩，一至於此，實非朕意所及料，亦豈國憲所可容。【略】今諸王、文武大臣，合詞奏請將訥親交部治罪，於法本無可逭，但須俟伊回奏到日，再行酌奪降旨。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乙酉，召尹繼善來京，以碩色爲兩廣總督，鄂容安署河南巡撫，馬靈阿署兵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二六　丙戌，諭：【略】〔班第〕於張廣泗之罪，直陳無隱，而一字不及訥親。班第不稱兵部尚書之任，但辦理糧運，尚屬妥協，著從寬降爲侍郎。

丁亥，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傅恒爲大學士。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庚寅，以尹繼善爲户部尚書。

辛卯，調三和爲户部侍郎，以班第爲工部侍郎。

壬辰，調開泰爲湖南巡撫，以唐綏祖爲江西巡撫，衛哲治爲山東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二六　甲午，賑卹山西陽曲、太原二縣水災，大同、應州、懷

仁、馬邑、五寨、鳳臺、崞縣七州縣雹災，陽高、永濟、臨晉、虞鄉、猗氏、解州六州縣旱災貧民。

《高宗實録》卷三二七　乙巳，賑卹陝西耀州、富平【略】二十五州縣旱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丙午，賜張兆璠等九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高宗實録》卷三二七　丁未，賑卹安徽阜陽、潁上、霍邱三縣秋禾被水，鳳陽、懷遠、泗州、盱眙、來安五州縣，并鳳中、長淮、泗州、滁州四衛秋禾被旱，各成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己酉，命尹繼善協辦大學士。

十一月癸丑，經略、大學士傅恒出師。

戊午，上閱兵。

己巳，命協辦大學士尹繼善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三二九　賑卹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詔安、臺灣、鳳山、彰化九縣，及同安縣之金門縣丞旱災，晉江、惠安、同安、龍溪、詔安五縣風潮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癸酉，以策楞爲川陝總督，雅爾哈善兼署兩江總督。

戊寅，撥山西庫銀十萬兩，河南庫銀三十萬兩，於陝西豫備軍需。

庚辰，諭：川陝總督統轄四川、西安、甘肅，幅員甚爲遼闊，在尋常無事之時，尚虞鞭長莫及，見今金川軍務未竣，地方公事及籌辦軍需一切調度，督撫駐劄西安難於遥制，即將來平定亦經理需人。從前曾經分設總督，就近綜理，尚書尹繼善今見奉差在陝，著即授爲陝西總督，策楞著授爲四川總督、管巡撫事。户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瑚寶補授，瑚寶未到任以前，仍著舒赫德兼管，甘肅巡撫員缺著鄂昌補授。其分設總督事宜，交該部查例定議具奏。

是月，廣西右江鎮總兵魏文舉奏：交趾匪徒莫保、莫康武，從前互相依恃，分攻夷地，自莫康武被殺，莫保勢孤糧乏，見踞保樂。而李紹龍等則占住隘蓋，暮崗等處，並無舉動。該國夷官怯懦，並不興兵擒勦。得旨：但當嚴我邊防，不必好功喜事。

十二月丁亥，以黄廷桂爲兩江總督。

《高宗實録》卷三三一　己亥，賑卹甘肅渭源、固原州、鹽茶廳、寧夏、寧朔、靈州、禮縣、秦安等八州縣被雹、被水災地貧民。其不成災之秦州、莊浪【略】等三十九廳州縣，供給籽種口糧。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壬寅，魏定國以年老休致，調王會汾爲吏部侍郎，以蔣炳爲兵部侍郎。

《清高宗實録》卷三三一　甲辰，加賑陝西耀州、富平【略】二十五州縣旱災貧民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二八　戊申，命四川發常平倉穀平糶。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一四年（己巳、一七四九）

《高宗實録》卷三三二　春正月辛亥，又諭曰：大學士傅恒奉命經略軍營，一切機宜悉聽調度，朕觀番境情形，大兵自當徑由黨壩一路攻取。著傳諭經略大學士傅恒，統領提督岳鍾琪，督率官兵，刻期進勦，迅奏膚功。其卡撒一路，亦屬緊要，應酌分滿、漢官兵數千，交内大臣傅爾丹相機辦理，收犄角之效。岳鍾琪等身膺軍旅重寄，各宜稟承節制，協力和衷，共建殊勳，以副委任。

又諭：朕閱經略大學士傅恒屢次奏報，番境道路奇險，軍行艱瘁。朕知經略大學士乃自請督師之人，所奏實不過可見番境築碉，自古爲然，此乃天造地設，以爐地加意防禦，自足綏輯蠻徼，朕熟計深思，無逾於此。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王子，命山東巡撫備造周公廟及四氏先賢廟祭器。

丁巳，以瑚寶署陝甘總督。

吏部議奏：班第身任封疆，貽誤軍行，應革職。得旨：班第著革職，仍署理四川巡撫，效力贖罪。

《高宗實録》卷三三二　又諭：向來命將出師，必有參贊，此定例也。今經略大學士傅恒奉命督師，内大臣傅爾丹、尚書達勒當阿、舒赫德，總督尹繼善、策楞，俱著參贊軍務。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壬申，以拉布敦爲工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三二　丁丑，南掌國王烏孫奏：下國比年豐稔，雖未届貢期，恭聞採買象隻，敬進牙象。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二月辛巳，以玉麟爲直隸按察使。

丙戌，命鎔化軍營新造大礮鑄錢。命舒赫德、策楞、兆惠清查糧運。

《高宗實録》卷三三四 癸巳，諭：本日據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奏報，天威遠暢，平定金川，莎羅奔、郎卡俯首就降，獻捷班師。【略】（傅恒）前已晉爵封公，酬庸更無殊典，所賜四團龍補褂，著祗受服用。再照元勳揚古里額駙之例，加賜豹尾鎗二桿，親軍二名，優示寵章。（岳鍾琪）著加太子少保。

四川提督岳鍾琪奏：金酋負險，自大帥臣仰禀廟謨，軍威大振，窮酋乞命。臣帶兵四五十人進抵賊巢，迎謁甚恭。是夜即宿勒烏圍，明日至其經堂，令綽酋擺結，同莎羅奔、郎卡，依番禮誓於佛前，隨赴卡撤告知經畧，復至巴郎，帶領該土司、土舍，膝行叩降。得旨：此事固經畧大學士之忠誠，至於能承大學士之指示，開誠見賊，致彼不疑而來，亦卿之功也。甚慰，甚嘉許之。

《高宗實録》卷三三五 庚子，諭：【略】舒赫德現駐成都，俟軍需稽核已有就緒，著即馳驛前往，查閲貴州、雲南營伍軍裝，回程取道楚省，查閲湖南、湖北各營，由河南還京復命。再雲南所開金沙江水道，工費浩繁，經該部議駁，究於運銅事宜，是否有益，著舒赫德於查閲營伍之便，并行履勘。湖廣總督新柱，從前曾經奉差勘閲於該處，形勢源委，尚爲詳悉，亦著馳驛前往，會同履勘。其湖廣總督印務，著兵部尚書瑚寶前往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壬寅，四川總督策楞等奏：金酋呈繳器械、礮位，送還内地民人，縛獻兇首，當將所獻番民，訊明各土司所屬，分領官兵押發原籍，不准入伍。器械酌給新兵，以備差操，餘與礮位送省。又據稱，馬邦作惡頭人郎多阿郎，係起禍之原，請於番衆前正法，即委員驗實梟示。下部知之。

《高宗實録》卷三三五 丁未，又諭曰：金酋莎羅奔、郎卡因不能赴闕謝恩，選進番童、番女，代伊等服役。【略】俱著總督策楞發交領回，以示柔遠撫順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三月甲寅，召武柱來京，以定長爲西安布政使，高晉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三六 丁巳，（岳鍾琪）著再加特恩授兵部尚書銜，於本身封爲三等公。

己未，以大學士公傅恒兼管理藩院事務，大學士來保兼管兵部事務。

《高宗實録》卷三三七 甲戌，賑湖北漢川、潛江、沔陽、天門、荆門、當陽、江陵、監利六州縣衛乾隆十三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夏四月辛卯，禁各海口銅器出洋。

壬辰，命張師載以倉場侍郎銜，協辦江南河務。以彭樹葵爲倉場侍郎，調唐綏祖爲湖北巡撫，以阿思哈爲江西巡撫，起張若震爲甘肅布政使。

戊戌，以瑚寶爲漕運總督，調哈達哈爲兵部尚書，以三和爲工部尚書，納穆扎爾爲户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三九 乙巳，賑貸福建臺灣、鳳山、彰化三縣乾隆十三年被災貧民，應輸額賦，並予緩徵。免湖南新寧縣乾隆十三年水災田畝額賦，並分年帶徵應納銀糧。

《東華續録》乾隆二九 五月辛亥，調嚴有禧爲山東按察使，王師署河南按察使。

丙辰，命四川茂州等一百三十二州縣，分别兵差繁簡，蠲免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三四一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廣東巡撫岳濬奏，增城縣奸民謝錫奇等，違禁私鑄，拒捕毆差一摺。

《高宗實録》卷三四四 秋七月己酉，賑卹福建光澤、邵武二縣本年被水災民，并緩徵額賦。

辛亥，蠲免福建晉江、南安、惠安、同安、龍溪、詔安、臺灣、鳳山、彰化等九縣乾隆十三年分晚禾被旱、被潮田地應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〇 壬子，以方觀承爲直隸總督，永貴署浙江巡撫。

癸丑以王師爲浙江布政使，李肖筠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四五 乙亥，補蠲山西永濟、臨晉、猗氏、虞鄉、解州、鳳臺等六州縣乾隆十三年分秋禾被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〇 己卯，轉拉布敦爲工部左侍郎，以衆佛保爲工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四六 八月壬午，賑貸湖北羅田、雲夢二縣被水災民，並緩徵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三四七 庚子，賑貸廣東吴川、海康、遂溪、徐聞、瓊山等五縣颶風災民。

癸卯，賑貸河南延津、新野、淮寧、西華、商水、項城、沈邱等七縣本年被水災民。

甲辰，賑貸湖北潛江、沔陽、天門、荆門、當陽、江陵、監利、遠安、襄陽等九州縣，並沔陽、荆州、荆左、荆右四衛被水災民，并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〇　九月乙丑，實授鄂容安河南巡撫。

壬申，禁蒙古私典遊牧地。

十月庚辰，召介錫周來京，以徐以升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五一　甲午，賑貸浙江錢塘、餘杭【略】等二十二州縣廳，及鮑郎、海沙【略】等十八場本年水災民竈。

戊戌，又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性乖張，虐使其下，所屬無不怨望，且疑忌達賴喇嘛，無尊信恭順之意。【略】先行傳諭此旨，并將寄諭紀山諸摺，通行抄録，寄與策楞、傅清閱看。傅清駐藏必過成都，其時岳鍾琪亦當抵川，卿等可密行會商，并令傅清將此情節，傳諭紀山，爾等四人合爲一人，方不負倚任封疆之寄。

《東華續録》乾隆三〇　壬寅，以李敏第爲光禄寺卿，調朱一蜚爲山西布政使，恒文爲直隸布政使，温福爲貴州布政使，以孫灝爲湖南布政使。

十一月辛亥，以劉綸爲禮部右侍郎。

十二月庚辰，以趙宏恩爲京口將軍，劉統勳爲工部尚書。

辛卯，禁各省督撫餽送欽差。以新柱爲吉林將軍，永興爲湖廣總督。

乙未，召衛哲治來京，調圖爾炳阿爲安徽巡撫，岳濬爲雲南巡撫，以蘇昌爲廣東巡撫。

丁酉，調辰垣爲四川布政使，永甯爲江蘇布政使，以陶士僙爲福建布政使，調顧濟美爲福建按察使，以楊應琚爲甘肅按察使。

辛丑，調台柱爲江蘇按察使，以和其衷爲安徽按察使。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乾隆一五年（庚午、一七五〇）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春正月丙午，免直隸、山西、河南、浙江未完耗羨銀兩，免江蘇、安徽、山東耗羨十分之六。

癸丑，調莊有恭爲户部侍郎，以孫嘉淦爲兵部侍郎。命崔紀以右副都御史銜、提督江蘇學政，調李渭爲山東布政使，以德舒爲安徽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五六　甲寅，上御紫光閣，賜準噶爾使臣尼瑪等宴。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准甯古塔流民入籍。

《高宗實録》卷三五六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傅清、策楞、岳鍾琪等所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情形，由於與兄不睦，架捏誣陷，決不致有侵犯内地之事，大約近是。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壬戌，命工部侍郎劉綸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三五七　癸酉，李質粹以提督大員，領兵專閫，縱失渠魁，不能弋獲，且明知班滾未死，一經慶復嚴駁，遂附和改詳，朋謀罔上。宋宗璋身任總兵，職應奏事，既知班滾未死，並不將實情入告，及汪結稟知班滾下落，又不竭力搜擒，致令賊番遠遁。種種欺飾，俱屬法無可貸，著照九卿核定情實應斬本罪，即行正法。革松結本係叛番，彼時即應處決，今本案無可對質，亦著即照原擬絞罪正法。王世泰、羅于朝，不過營伍偏裨，聽督提差委，既非統領之員，亦無奏事之責，情稍可原，但擬減流，實爲漏網，今經軍機大臣等改擬，著依擬應斬監候。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介福緣事降調，以鄂彌達爲吏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五八　二月乙亥，又諭：朕恭奉皇太后西巡五臺，直屬經過州縣，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

丁丑，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瞻對班滾，悔罪投誠，已蒙恩旨肆赦，當即遵旨委監司營協大員，前往宣諭。班滾率衆羅拜，矢激天良，並稱當即約束番衆，禁做夾壩，遇有差使，倍竭報効。伊親戚土目，亦各同聲歡舞，如獲更生。其喇嘛達爾罕堪布，亦即遵旨宣諭獎賞，俱各望闕謝恩，班滾貢馬二。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禁四川兵役侵擾番地。

《高宗實録》卷三五九　己丑，定邊左副將軍固倫額駙、喀爾喀扎薩克和碩超勇親王策凌卒。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壬辰，諭：各省錢糧偏災緩帶，不得列入民欠。

三月丙午，再免蘄州等十七州縣額賦十分之三。

辛亥，降德舒爲山東按察使，以高晉爲安徽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六〇　戊午，蠲安徽貴池、石埭【略】等二十三州縣，並廬州、鳳陽、鳳中、長淮、潁州、泗州、滁州等七衛，乾隆十四年分水災田地額賦有差。並緩蠲餘帶徵，及勘不成災新舊各項地丁銀米，賑卹借貸如例。

《高宗實録》卷三六一　戊辰，加賑山西蒲縣乾隆十四年分被雹災民有差。並緩勘不成災田地額賦，及帶徵舊欠穀石。

庚午，鋤山東鄒平、長山【略】等州縣衛所乾隆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一　是月，廣西巡撫舒輅奏：安南匪徒朝曉，前附莫匪，與安南搆釁，後莫匪敗逃，朝曉斂迹，今復出爲患，飭沿邊營弁，加意嚴防。報聞。

四月己卯，以明春巡幸江、浙，命各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糴。

庚寅，琉球國護送遭風福建商船回籍，優賚之。

己亥，調慧中爲吏部右侍郎。

五月戊申，命江南再截留漕糧五萬石備糴。

壬子，降歸宣光爲内閣學士，起彭啟豐爲吏部左侍郎。

乙丑，鍾昭因病解任，以楊廷璋爲廣西按察使。

六月壬申朔，上幸静宜園，閱健鋭營兵。

甲戌，命驅逐多倫諾爾攜眷流民，禁蒙古與民人爲婚。

丁丑，調徐以升爲江西按察使，黄岳牧爲貴州按察使。

己卯，命尚書汪由敦查勘永定河漫口。

癸巳，命宗室王公房支承襲，准追封三代，不必予謚。曾經革退者，不准追封。

乙未，申諭領侍衛内大臣等，訓練兵丁。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七月丙午，易州水，命尚書海望撫恤災民，加賞修葺房屋銀兩。

辛亥，召劉方藹來京，以德文爲湖北按察使。

己未，飭八旗官員習射。

庚申，刑部尚書著劉統勳補授，工部尚書著孫嘉淦補授。

《高宗實録》卷三六九　丙寅，貸江蘇銅山、沛縣、碭山三縣雹災飢民，併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庚申，調納穆扎爾爲工部侍郎，以德保爲户部侍郎。

辛酉，以秦炌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七三　壬戌，準噶爾宰桑薩喇爾率所屬來降，報準噶爾台吉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爲其下所弒；【略】立其兄喇嘛達爾札。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癸亥，再免河南歉收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高宗實録》卷三七三　乙丑，賑卹福建閩縣、侯官、福清、閩清、南平、將樂、建陽、崇安、寧化等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戊辰，孫灝緣事革職，調張若震爲湖南布政使，以楊應琚爲甘肅布政使，蔣嘉年爲甘肅按察使。

己巳，免河南祥符等二縣，明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三七三　是月，直隸總督方觀承奏報：永定隄工，於本月十

《高宗實録》卷三七一　戊子，諭：副都統衡紀山，著照前旨赴西寧辦事，所有會盟賞賜筵宴所用之物，著照班第例，官爲給與。紀山到西寧時，班第即赴藏更換拉布敦。

丁酉，賑卹山東嶧縣、蘭山、郯城、平度、昌邑、膠州、高密等七州縣被水災民，併緩徵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九月庚子朔，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梅穀成補授。

《高宗實録》卷三七二　癸卯，諭：大學士會同該部察奏，御史官泰等參奏蔣炳一案，朕察其情節，在蔣炳等固不能辭咎，但該生袁克庸等，求送入場時，經顧汝修告知蔣炳，遣官向府丞御史説明，既經説明，則蔣炳等，不過辦理未協。【略】索禄有心亂政，著革職。

丙午，諭：吏部議處原任大學士張廷玉明白回奏一案，請將張廷玉革去職銜，交與刑部定擬，以爲負恩玩法者戒。張廷玉【略】黨援門生，及與吕留良案内之朱荃聯爲兒女姻親之罪，【略】著從寬免其革職治罪，以示朕始終矜宥之意。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己酉，上駐蹕正定府北門外，閲兵。

《高宗實録》卷三七二　辛亥，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拉布敦補授。拉布敦現在出差，著協辦大學士尚書阿克敦，暫行管理。

《高宗實録》卷三七三　丙辰，所有河南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錢糧十分之三。

七日合龍、水歸正河情形。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冬十月庚午朔，上幸萬陽書院。

丁丑，上閱兵。飭索倫兵丁勤習弓箭，毋改學烏槍。

《高宗實録》卷三七四 戊寅，賑卹浙江淳安縣本年分水災飢民。

己卯，汲縣、新鄉、輝縣、獲嘉、修武五縣，晚禾稍歉，請統前蠲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甲申，調愛必達爲雲南巡撫，開泰爲貴州巡撫，以楊錫紱爲湖南巡撫，調秦蕙田爲刑部侍郎，田懋爲禮部侍郎，以歸宣光爲吏部侍郎，調彭家屏爲雲南布政使，以王興吾爲江西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三七五 乙酉，免江蘇清河、桃源、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大河等九州縣衛本年分水災漕糧漕項銀米，緩江浦、銅山、蕭縣、贛榆、徐州等五州縣衛本年分水災漕糧，并應徵節年積欠緩漕，均予賑卹，并貸耔種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調嚴有禧爲貴州按察使，秦炌爲河南按察使。

丙戌，命暫開奉天海運。

《高宗實録》卷三七五 戊子，撫恤山西太原縣、應州本年分水災飢民，并蠲緩應州、山陰、天鎮等三州縣，本年額賦有差。

壬辰，撫恤安徽省壽州、宿州【略】等二十二州縣，及長淮、鳳陽、滁州等三衛本年分水災飢民。

戊戌，賑卹江蘇溧陽縣、通州水災飢民，并蠲緩新舊漕項錢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十一月乙巳，命河南、山東截留明年漕糧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丁未，轉吕熾爲禮部左侍郎，以陳邦彦爲禮部右侍郎。

己酉，調兆惠爲户部侍郎，書山爲刑部侍郎，以鶴年爲倉場侍郎。

《高宗實録》卷三七六 己酉，賑卹甘肅平涼、西寧、肅州等三州縣，本年雹旱災飢民，並免額賦。貸河州、狄道【略】等二十八廳州縣耔種口糧。緩甘州、鎮番、肅州、高臺等四州縣，及東樂縣丞所屬田畝額賦。

辛亥，撫卹浙江象山、臨海、黄巖、太平、定海、天台、仙居、永嘉、樂清、瑞安、平陽、雲和等十二縣，杜濱、黄巖、永嘉、長林等四場，温州衛、玉環廳本年風、水災飢民電户，並緩徵漕米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飭奉天毋禁陸路商販。

《高宗實録》卷三七六 癸丑，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奏：【略】兹據駐藏外委王廷斌等稟稱，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潛謀不軌，駐藏傅、拉二大人，於十月十三日，誘至通司岡衙門接見，遂將伊誅戮。詎逆黨卓呢羅卜藏扎什等聞信，即率衆數千圍署，施放鎗礮，周圍放火。達賴喇嘛遣衆僧救護，不能得入，拉大人被亂刀砍害，傅大人身被鎗傷，立即自盡。

加賑山東嶧縣、蘭山、郯城、平度、昌邑、膠州、高密等七州縣本年分水災飢民有差。

甲寅，著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統領官兵赴藏，緩輯地方，搜除逆黨，總兵董芳隨後統兵策應。尹繼善著就近馳驛前往四川，料理一應糧餉軍機。侍郎那木扎勒，著賞銀一千兩整裝，即馳驛前往，與班第一同駐藏。

又諭：寄信歸化城都統衆佛保，令其由彼馳驛速赴西寧，一到彼處，即將紀山拏交妥員，由驛解赴京師。其青海之番子事務，暫著衆佛保署理。調右衛副都統舒明，辦理青海番子事務。

《高宗實録》卷三七七 乙卯，諭：【略】傅清、拉布敦，著加恩追贈爲一等伯，著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命侍郎兆惠赴藏，偕四川總督策楞等，辦理善後事宜。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丙辰，調木和林爲左都御史，以伍齡安爲禮部尚書，雅爾哈善爲户都侍郎，王師爲江蘇巡撫，衛哲治爲廣東巡撫。

丁巳，以和其衷爲浙江布政使，范時綬爲安徽按察使。

甲子，富明因事降調，以富勒赫爲河南布政使。

乙丑，永興丁憂，以阿里衮爲湖廣總督，調阿思哈爲山西巡撫，衛哲治爲廣西巡撫，以定長爲安徽巡撫，周人驥爲西安布政使，沈世郁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七七 戊辰，又諭：策楞、岳鍾琪摺奏：公班第達將西藏行兇逆首卓呢羅卜藏扎什、拉布坦等，及所有黨羽，俱已查拏收禁，刻去餉銀，亦經追出，現在兵民相安，大兵無庸進發。【略】著（岳鍾琪）將所帶官兵，在打箭爐駐劄，以資彈壓。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己巳，命八旗米局減價平糶。

十二月戊子，調朱一蜚爲廣東布政使，以多綸爲山西布政使，張之浚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七九 是月，雲南提督冶大雄奏：竊查西藏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陰謀悖叛，經傅清、拉布敦定謀誅戮，厥功甚茂。然伊之所以敢於肆逆，而二臣之所以竟至被害者，皆因藏內無兵之故，是以一旦有事，鞭長莫及。請藏內仍照前安設重兵駐防，令提鎮大員彈壓，三年一換，與河套、哈密一體防範。得旨：所見是，亦即如此辦理矣。

《東華續録》乾隆三二　是歲，朝鮮、琉球、緬甸來貢。

乾隆一六年（辛未、一七五一）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蘇、安徽元年至十三年逋賦，浙江本年額賦三十萬兩。

丙午，免甘肅元年至十年逋賦。

丁未，調周人驥爲湖南布政使，張若震爲西安布政使。

辛亥，上奉皇太后南巡啟鑾。

癸丑，免經過直隸、山東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命截留河商粟米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戊午，以丁廷讓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八一　壬戌，將首逆羅布藏扎什等，審明分別正法。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二月庚午，陶士僙因病解任，以顧濟美爲福建布政使，明德爲福建按察使。

壬申，免江蘇宿遷等三縣上年民欠。

《高宗實録》卷三八二　乙亥，命親王德沁扎布爲喀爾喀副將軍，公策布登扎布爲喀爾喀參贊大臣。

辛巳，免山東嶧縣、蘭山、郯城、平度、昌邑、膠州、高密等七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癸未，以京師米貴，命附京分設四廠，各發米二千石平糶。

《高宗實録》卷三八三　辛卯，諭：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偕逆之罪，既已顯著，應照叛逆之律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調明德爲湖北按察使，德舒爲福建按察使，德文爲山東按察使。

壬辰，免江蘇興化縣元年至八年逋賦。

《高宗實録》卷三八三　癸巳，準噶爾使臣額爾欽等入貢，覲於蘇州府行宮。

《高宗實録》卷三八四　三月庚子，上幸敷文書院。幸觀潮樓。閱兵。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壬寅，諭：浙江布政使員缺，著葉存仁補授，按察使員缺，著德福補授，所遺杭嘉湖道員缺，著山東按察使德文補授，其山東按察使員缺，著和其衷補授。

《高宗實録》卷三八四　乙巳，上親祭禹陵。

丁未，閱兵。

戊申，著（高斌）仍以大學士銜，管河道總督事。

庚戌，論：【略】凡爾封疆大吏，暨監司守令，具有教養斯民之責，當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詎惟簿書期會，爲克盡乃職。其在小民，則宜崇實去奢，雍睦敦讓，相勉於孝弟力田。

辛亥，免江蘇江浦、清河、桃源、安東、銅山、蕭縣、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贛榆、大河、徐州等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並緩徵太原勘不成災村莊錢糧。

加賑山西太原、應州二州縣水災飢民，並緩徵清河、桃源、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沭陽、大河等九州縣衛節年緩漕。

《高宗實録》卷三八五　甲寅，加賑廣東海康、遂溪二縣水災飢民，並蠲緩本年錢糧有差。

辛酉，免江蘇通州水災額賦有差，並貸貧民口糧。

壬戌，閱兵。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壬戌，祭明太祖陵，御書扁額，禁樵採。

《高宗實録》卷三八五　乙丑，〔紀山〕於國家大體，藏地安危，一切置之度外，【略】從寬賜其自盡。

丁卯，原任大學士陳世倌，從前罷任，尚無大咎，上年已復予原銜，【略】仍著入閣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三三　賜江南召試諸生蔣雍等五人舉人，並進士孫夢逵同爲内閣中書。

夏四月戊辰朔，停本年會試五經中額。

《高宗實録》卷三八六　辛未，豁免甘肅皋蘭、渭源、固原州、鹽茶廳、靈州、寧夏、寧朔、西寧、碾伯等九廳州縣乾隆十三年分被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癸酉，免江南沛縣九年以前逋賦。

《高宗實錄》卷三八六　甲戌，賑卹廣東龍川、長寧、和平、海陽、饒平、大埔、澄海、豐順、嘉應、長樂、平遠、鎮平等十二州縣乾隆十五年分被水災民。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己卯，以恒文爲湖北巡撫。

《高宗實錄》卷三八六　免甘肅狄道、河州【略】等二十廳州縣乾隆十四年被水、旱、雹、霜災民額賦有差。

庚辰，卹江西贛縣、瑞金、雩都、廣昌、宜春、萬安、泰和、鉛山等八州縣乾隆十五年分被水災民。

《高宗實錄》卷三八七　癸未，豁河南鄢陵、中牟【略】等十六州縣乾隆十四年分被水災民未完帶徵銀兩，並緩應徵額賦。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癸巳，以陳世倌仍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管工部尚書。

五月己亥，以范時綬爲湖北按察使。

庚子，上奉皇太后還京師。命再撥京倉米十萬石，於四鄉平糶。

《高宗實錄》卷三八八　丁未，臨奠定安親王，及駐防西藏原任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

辛亥，賜一甲吳鴻、饒學曙、周澧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沈栻等七十人進士出身，三甲印憲曾等一百七十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乙卯，撥福建、江南倉米，於浙江温州、台州二府澄海、饒平、惠來、普寧、豐順等十一州縣乾隆十五年風災額賦。

《高宗實錄》卷三八九　丁巳，蠲免廣東海康、遂溪、文昌、海陽、潮陽、揭陽、己未，刑部議覆湖廣總督阿里袞等奏稱，嚴瑞龍身任藩司，種種不法，誣捏唐綏祖婪贓鉅萬，愚弄永興慫恿參奏。【略】嚴瑞龍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永興枷號鞭責之處，著准其納贖。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閏五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我朝統一寰宇，凡屬內外苗夷，莫不輸誠向化。其衣冠、狀貌各有不同，今雖有數處圖像，尚未齊全，著將見有圖式數張，交近邊各督撫，令其將所屬苗、徭、黎、獞，以及外夷番衆，俱照此式樣，倣其形容、衣飾繪圖，送軍機處彙齊呈覽。朕以幅員既廣，遐荒率服，俱在覆含之內，其各式圖樣自應存備，以昭王會之盛。各該督撫等，或於接壤之處，俟其順便往來之時，或有人前往公幹，但須就便圖寫，不得特派專員，稍有聲張，以致或聲疑畏。俟伊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癸酉，撥呼蘭倉米一萬石，於船廠平糶。

《高宗實錄》卷三九〇　甲戌，蠲免山西太原、應州【略】等十九州縣乾隆十五年冰雹、雨災額賦有差，並緩蠲剩銀兩。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戊寅，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銀二十五萬兩，於直隸修理城工。

戊子，實授永貴浙江巡撫。

《高宗實錄》卷三九一　六月丁未，諭曰：雲貴總督碩色奏報，緬甸遣使入貢。朕思緬甸越在荒裔，自前明嘉靖後職貢不通，我朝定鼎之初，即能擒送朱由榔，傾心効順，茲復專遣陪貳，齎表闕廷，向化奉琛，具昭忱悃。向來蘇祿、南掌等國入貢，筵宴賞賚，俱照各國王貢使之禮，所有緬甸貢使到京，一應接待事宜，亦應照各國王貢使之例，以示綏遠。

戊申，賑雲南劍川等處地震災民。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辛亥，撥湖廣倉穀二十萬石，於浙江備賑。

《高宗實錄》卷三九三　丙辰，免浙江永嘉、樂清、瑞安、平陽、臨海等五縣，并玉環廳、温州衛乾隆十五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庚申，上御太和殿，受緬甸國使臣朝賀。

《高宗實錄》卷三九三　辛酉，免安慶、壽州【略】等二十五州縣衛乾隆十五年水災額賦，並緩應徵漕項銀米。

《東華續錄》乾隆三三　壬戌，命暫弛浙江海禁，仍免各關米稅。

《東華續錄》乾隆三四　七月庚午，軍機大臣等議奏：臣等遵旨，將民間禁用銅器一事，與總督尹繼善悉心酌議。竊思制錢日用所需，欲錢法流通、市價平減，必先使銅無耗。民間販銅有限，用器無窮，其出於私毀明甚。今請銅器之見在民間者，仍聽民用，不必收買，以致抑勒交官之弊，惟此後毋許復造，銅器鋪及工匠等，悉令改業，已成器者，定限變賣。至未經成器，及民間廢銅願繳者，州縣設局，就銅之高低，定價之多寡，隨到隨收。第從前但禁黃銅，奸匠將諸銅攙和、染色制錢，仍可銷毀，且紅銅加以倭銅，即成黃銅，弊端未絕，並請無論紅、黃、白銅，槩禁制器。從之。

癸酉，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本年被雹地方十分之五。

辛巳，張坦熊以不職，革職。以周琬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九五 癸未，又諭：據永貴摺奏，捕獲莊上地方積盜李阿貴等七十九名，於擒拏之時，尚敢持械拒捕，兇横已極，自應嚴行根究，按律從重治罪，以申憲典，毋得稍存姑息之見。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乙酉，免奉天宿遠州八年、九年民欠。

《高宗實録》卷三九六 八月乙未，賑貸浙江海寧、富陽【略】五十七州縣，及丁場課新舊漕糧。

賑卹江西上饒、玉山、弋陽、貴溪、廣豐、東鄉、鄱陽等七縣旱災民户。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丙申，撥湖南倉米十萬石，於浙江備賑。命截漕以補倉儲。

徐以升以不職，革職。以汪德馨爲廣東按察使。

戊戌，命安徽截漕六萬石，備明年平糶。命浙江截漕五十萬石，備賑。

辛丑，命江蘇截漕三十五萬石，備明年平糶。

己酉，命再截留江蘇漕糧三十萬石，於浙江備賑。

《高宗實録》卷三九七 己未，賑河南商邱、永城【略】等十四縣河漲被淹成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庚申，調舒輅爲河南巡撫，鄂昌爲江西巡撫，以楊應琚爲甘肅巡撫。

辛酉，以莊有恭爲江蘇巡撫。

壬戌，調汪由敦爲户部右侍郎，以裘曰修爲兵部右侍郎，以吴士端爲甘肅布政使，武忱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三九九 九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開泰奏，普安縣紅藤箐地方，奸徒私鑄錢文一摺。看來私鑄必由私銷，而私銷治罪例嚴，私鑄尚得秋後處決。地方官查獲奸徒，往往以私鑄定案，而私銷之由，即不復深究，乃向來積弊。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壬申，調張泰開爲工部侍郎。

丁丑，命撥江西倉米三十萬石，於浙江備賑，仍截留漕糧十五萬石撥補。

琉球國王尚敬送歸内地遭風商民，優賚之。

庚辰，命暫弛奉天海禁，准山東商民販運。

庚寅，陳大受卒，調阿里袞爲兩廣總督，以永常爲湖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三九九 癸巳，賑卹福建霞浦、福安、壽寧、福鼎等四縣風潮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戊戌，楊錫紱丁憂，以范時綬署湖南巡撫。

甲辰，諭：安徽、江蘇被災州縣，米石折賑例價，外加給銀二錢。

復各省冬季行圍例。

定圓明園水操事宜。

《高宗實録》卷四〇一 十月，甲寅，賑貸安徽歙縣、績溪【略】等十五州縣，宣州、建陽、鳳陽歸併原鳳中等三衛本年旱災。宿州、虹縣、靈璧等三州縣，長淮歸併原宿州衛，本年水災貧民，并緩應徵新舊錢糧，及借欠耔種口糧。

乙卯，賑貸江蘇銅山、豐縣、沛縣、蕭縣、碭山、邳州、宿遷、睢寧、徐州等九州縣衛本年水災貧民，并緩應徵漕糧、漕項，及十三年以前舊欠十七年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丙辰，調陳宏謀爲河南巡撫，舒輅爲陝西巡撫。

丁巳，命撥京倉米二萬石，分給五城平糶。

《高宗實録》卷四〇一 賑山東齊東、德州衛、惠民、蒲臺、平度、寧海、文登等七州縣衛本年水災，榮城縣雹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己未，雲南巡撫愛必達奏：採集番字、鎮沅府之麼夷、普洱府之車里、東川府之猓羅、順甯府之猛甸、猛麻，永昌府之耿馬、鎮康、潞江、芒市、猛卯、遮放、干崖、南甸、盞達、隴川、孟連、灣甸、猛猛與灣甸二種，字體相同，分彙成書一放與猛卯二種，盞達、隴川與南甸三種，猛猛與灣甸二種，字體相同，分彙成書一十四本進呈。下部知之。

《高宗實録》卷四〇一 賑貸直隸武清、寶坻【略】等二十六州縣本年水、雹成災飢民，并旗户雹户。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十一月甲申，免河南辦運堵築工料民田額賦。

乙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皇太后。

壬辰，截留河南漕糧五萬石，於天津北倉備糴。

丙申，申命整肅朝儀。

丁酉，命挑永定河下口引河。

《高宗實録》卷四〇四 十二月庚子，加賑山東鄒平、長山【略】等五十五州縣、衛、所本年水災貧民，并貸麥本牧費。

癸卯，免陝西大荔、澄城、朝邑、華陰四縣水災地畝，本年應徵穀銀，緩徵蠲

剩錢糧，并借欠常社糧。加賑大荔、澄城、朝邑等三縣貧民，并豁除蒲城、長安、興平、盩厔、武功等五縣水衝陵地租銀。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甲辰，命修濟南、北兩運減河。

《高宗實録》卷四〇四　丙午，定拔貢朝考選用例。

諭軍機大臣等：湖南布政使周人驥奏稱，苗疆額兵，有以苗人充補者，殊非防微杜漸之道，應設法漸次開除，不得再將苗人冒充等語。苗疆設兵防汛，原資其控馭彈壓，乃即用苗民充伍，殊非本意，或因内地召募乏人，而熟苗言語衣服，與民無異，是以因循成習，若一旦概行革除，亦未免過急。著傳諭苗疆督撫，令其通行密飭各營伍，嗣後召募名糧，不得仍將苗人充補，亦勿張揚形迹，有失綏靖之宜。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禁苗人充補苗疆額兵。以鍾音爲户部右侍郎，董邦達爲禮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四〇五　乙卯，加賑河南武陟縣本年水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四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一七年（壬申、一七五二）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春正月甲子，撥倉米四百石，給左、右翼米局平糶。

壬申，諭：各省每年完欠錢糧，俱著奏銷時覆奏。

《高宗實録》卷四〇六　乙亥，賜準噶爾使臣圖卜濟爾哈朗等宴。

《高宗實録》卷四〇七　甲申，達瓦齊於去年九月内，與台吉喇嘛達爾扎有隙，私與台吉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策凌、沙克都爾等，商議投順大皇帝。其後達什、沙克都爾，反將商議之事告知喇嘛達爾扎，即帶兵追趕，與達瓦齊戰敗而回。達瓦齊又與阿睦爾撒納、班珠爾等商議，若投中國，恐阿爾台地方有兵堵截，地狹難過，因向額爾齊斯，前赴哈薩克等語。奏入。

派尚書舒赫德、侍郎玉保，前往軍營，查看軍容器械。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丙戌，諭：河南、山東修築歷年太行隄。

己丑，以沈嘉徵爲雲南按察使。

二月乙未，舒輅卒，以鍾音爲陝西巡撫，調三和爲户部侍郎，以德保爲工部侍郎。

丙申，以吴達善爲盛京禮都侍郎。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稱，布魯克巴之額爾德尼、第巴博羅特、色勒都卜，聞朕加恩於達賴喇嘛、撫定土伯特衆生，抒誠内向，進貢方物等語。布魯克巴乃遐方部落，聞朕安撫西藏衆生，傾心悦服，奏請朕安，甚屬可嘉，著施恩賞賚，以示褒奬。

《高宗實録》卷四〇九　己未，賑卹山西山陰、虞鄉二縣災民，併分别蠲緩。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戊辰，汪德馨以營私革職，以沈偉業爲廣東按察使。

三月戊寅，調陳宏謀爲福建巡撫，以蔣炳爲河南巡撫。

《高宗實録》卷四一二　夏四月壬辰朔，蠲免山東齊東、德州衛、惠民、蒲臺、平度、寧海、文登、榮成、濮州、范縣、聊城、東昌衛乾隆十六年水災額賦有差。

癸卯，蠲免直隸大興、南樂、熱河、四旗、劍州、東安、永清、萬全等八州縣廳乾隆十六年分災賦有差，被災較重者，并分别賑卹。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甲辰，命截留浙江漕糧四十萬石，江西漕糧二十萬石，湖廣漕糧十萬石，抵補動撥倉儲。

《高宗實録》卷四一二　乙巳，蠲免直隸武清、寶坻【略】二十三廳州縣乾隆十六年分災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四一三　甲寅，豁除福建福安、壽寧二縣，乾隆十六年水災額賦有差。

丁巳，蠲免山西山陰、虞鄉二縣乾隆十六年水災額賦有差。

己未，豁除廣東文昌縣乾隆十六年風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四一五　五月辛巳，賑卹河南、祥符【略】等十四縣乾隆十六年水災飢民，並先後蠲緩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乙酉，嚴有禧因病解任，以屠嘉正爲貴州按察使。

戊子，發帑修河南武陟等五縣隄工。

《高宗實録》卷四一五　己丑，賑卹甘肅狄道、渭源【略】等十四州縣乾隆十六年水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四一六　丙申，蠲免江蘇沛縣乾隆十六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五　六月癸卯，諭滿洲大臣勤習騎射。

癸丑，以蔡新爲工部侍郎，竇光鼐爲内閣學士。

丙辰，楊應琚丁憂，以鄂樂舜爲甘肅巡撫，德福爲湖北布政使，同德爲浙江

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一八　秋七月丁卯，禮部議覆浙江學政彭啟豐奏稱，商籍官生，請改歸本籍考試一摺。查官卷應試，或商或民，應隨祖父之籍，不得牽混。請嗣後本官由民籍中式者，其子孫編入民籍官卷，不准復隸商籍，如已冒商籍入學者，勒限改歸，未入學者，不得再考商籍。若本官由商籍中式者，其子孫編入商籍官卷，不復於本籍重編官號，其同胞兄弟之子，雖例得編爲官生，然必與本官同籍者，方准編入，若民、商異籍者，不得借名改歸。至商籍應試之人，或借族姓鹽引，充考商籍，不論爲官爲民，即照冒籍例處分。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三六　辛未，顧濟美緣事解任，以德舒爲福建布政使，來謙鳴爲福建按察使。

丙子，命八旗前鋒護軍學習騎射，准每年揀遷引見。

丁丑，上奉皇太后啟鑾，秋獮木蘭。

《高宗實録》卷四二〇　八月丙申，又諭：蔡時田受帶關節，情罪甚爲可惡。【略】科場作弊罪，與賄賣生童無異，自應立決，即例應監候，亦當入於本年情實定擬。

《高宗實録》卷四二二　九月辛酉，西洋波爾都噶爾亞國，遣使臣巴哲格來請安進貢。

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岳鍾琪奏稱，雜谷土司蒼旺，擅行攻殺搶擄，又製造軍器，逆蹟昭著，現在派兵前往，相機進勦等語。蒼旺恃其地廣人衆，與勒兒悟、娘兒吉搆釁殺掠，不服官兵彈壓，自應大加懲創，以靖蠻疆。

辛未，軍機大臣等議覆福州將軍新柱、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陳宏謀奏，蘇禄國番目萬勝里呐，帶同番丁、通事等，來請貢期一摺。查蘇禄國原在准通朝貢之列，但該國王遣來番目既係管城卑官，委用通事僅一内地水手，其所齎國書，不知應投何處，而咨會又未兼譯漢文，一切草率，恐有奸民勾結、滋事情弊，該將軍、督撫等傳諭番目，令將國書齎回。

《高宗實録》卷四二三　甲戌，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等奏：【略】攻雜谷腦，【略】統計降番一百零六寨。

是月，（蒼旺）於軍前正法。

《東華續録》乾隆三六　九月戊寅，減甘肅張掖等五縣偏里地畝額賦。

庚辰，以孫嘉淦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汪由敦爲工部尚書。

辛巳，調王淳爲户部侍郎，蔡新爲刑部侍郎，張泰開爲工部侍郎。

丁亥，召尹繼善來京，以莊有恭署兩江總督。

《高宗實録》卷四二四　冬十月戊子朔，賜一甲秦大士、范棫士、盧文弨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錢載等七十人進士出身，三甲杜鎬等一百五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三六　召鄂昌來京，以鄂容安署江西巡撫，楊應琚署山東巡撫。召丁廷讓來京，以阿桂署江西按察使。

壬辰，禮部議准御史常海奏，内場監試等官，雖無衡文之責，然場務俱係經辦，嗣後内場監試及提調、知貢舉等官，其子弟亦應一體迴避。從之。

甲午，以李治運爲安徽按察使。

壬寅，召阿思哈來京，調定長爲山西巡撫，以李錫泰爲廣西巡撫。

甲辰，以台柱爲廣西布政使。

乙巳，以許松佶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二五　丁未，賜中式武舉一甲哈廷樑、林建鼎、馬璟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田允中等七人武進士出身，三甲伊天培等五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三六　辛亥，調德爾敏爲工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四二五　丁巳，賑卹江蘇上元、江寧【略】十九州縣旱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額賦。賑卹山西永濟、臨晉【略】十一州縣旱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四二八　十二月己丑，賑恤河南武涉縣水災飢民，並緩徵本年額賦。

《高宗實録》卷四二九　乙巳，又諭：據陳宏謀奏稱，龍溪等縣，拏獲民人崇奉西洋邪教，現在嚴究有無交通外國，並此外傳教夥黨，一併嚴拏務獲，分別按擬等語。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該國習俗，閩廣瀕海愚民，多有習於其教者，究之尚與邪術煽誘有間，即如京師現有天主堂，亦何能遂至惑衆。現在李閩娘、嚴恩等，既經獲報到案，自應照例查辦，若必概行查拏，則未免滋擾，且於整飭人心風俗之處，亦未見有益，當以不必深究爲是。

乾隆一八年（癸酉、一七五三）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春正月壬午，命莊親王允禄、履親王允祹、和親王弘

書爲議政大臣。

乙酉，免山東章邱等三十一州縣衛歷年帶徵額賦。

《高宗實録》卷四三二 二月丁亥朔，諭軍機大臣等：川省地當邊徼，番夷雜處，撫馭之道，當令懷德畏威，不可貪功啟釁。從前瞻對、金川相繼蠢動，頻年用兵，民氣未復，正當予以休息。上年九月内，據策楞、岳鍾琪奏報，雜谷土司蒼旺密謀叛逆，現在領兵進勦，該督一面奏聞，一面即行辦理，勢難挽回，深爲厪念。【略】乃近日岳鍾琪因朕批諭馬良柱有如此兵威，何不用之郭羅克一語，誤會朕旨，輒請親赴松潘，督率擒捕，是不知出師雜谷之非，而并欲用兵郭羅克，其紕謬不尤甚乎。總之綏靖番夷，貴知大體，如遇强番肆横，逆焰方張，驟難撲滅，則人懷觀望，否即乘其不備，因以爲功，似此辦理，將致他番聞風驚駭，妄生猜疑，甚非綏輯邊圉之道。黄廷桂現署川督，該省情形素所熟悉，到任之日，即令策楞將此案前後所奉諭旨，轉交閱看，并將從前辦理情節，詳悉告知，黄廷桂再加確查具奏。至郭羅克，原係徼外遠番，如尚知畏法，不致恣横，傥可置之不問，倘怙終不悛，罪惡昭著，有必不可已之勢，黄廷桂詳察情形，妥酌奏聞辦理。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四三三 丁未，命户部侍郎兆惠赴藏辦事。

戊申，上御舟閲視永定河工。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癸丑，命八旗都統等官、軍、政、兵部具奏請旨。

《高宗實録》卷四三四 三月庚申，盧魯生、劉時達二犯，商撰僞奏，肆行傳播，其誣謗朕躬，凡天下臣民自所共曉，不足置論。而當此承平之世，乃敢作僞逞奸，摇惑衆聽，其貽害於人心風俗者甚鉅，自應並置重典，以昭炯戒。【略】劉時達著從寬免其凌遲處死，改爲應斬。盧魯生之子盧錫齡、盧錫榮，亦著改爲應斬，俱監候秋後處決。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丁丑，命八旗軍器三年查驗一次。

《高宗實録》卷四三五 戊寅，賑卹安徽壽州、鳳陽、臨淮、定遠、霍邱、泗州、盱眙、天長等八州縣，及鳳陽、長淮、泗州等三衛乾隆十七年旱災飢民，並蠲緩額賦。其壽、定、霍、泗、盱、天等六州縣，漕糧、漕項、銀米，鳳陽、臨淮二縣漕項銀，及舊欠漕糧，并衛田應徵新舊漕糧、漕項，均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己卯，召永常來京，以開泰署湖廣總督，定長署貴州巡撫。

《高宗實録》卷四三五 辛巳，賑卹湖北鍾祥、京山、荆門、隨州、江陵、枝江、棗陽、宜城、均州、穀城、鄖縣、鄖西、竹谿、東湖等十四州縣，併武昌、荆州、荆左、荆右、襄陽等五衛乾隆十七年旱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四三六 夏四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錢陳羣所奏僞稿，隱約其詞，意在不必查辦，甚爲悖謬。此案經軍機大臣究出首惡，復經議政王、大學士、九卿、科道，研鞫數四，審慎明確，方實極典，已詳悉宣示中外。錢陳羣何尚作夢囈語耶？即使具摺時，尚未見明旨，而此等大逆不道之梟兇，貽害世道人心，乃謂可置之不問，爲臣子者忍存此心耶？忍見之毫楮耶？當由病魔邪障，昏亂顛倒，抑或由加恩過厚，無福承當折受故耳，著傳旨嚴行申飭。此乃格外恩典，若在他人，必當交部重治其罪矣，伊謂業已回家，不能重治其罪耶？原摺不批發，錢陳羣不得存稿，如欲留以取巧沽名，將來别經發覺，并爾子將不保首領，慎之。

己丑，博爾都噶里雅遣使巴哲格、伯里多瑪諾入貢。

《高宗實録》卷四三七 辛丑，上幸長春園，賜博爾都噶里雅貢使宴，遣還。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壬子，命湖廣總督永常、護軍統領努三，馳驛前往安西，並頒給欽差大臣關防。

《高宗實録》卷四三八 五月丁卯，蠲免廣東豐順、海陽、澄海等三縣乾隆十七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六月癸巳，以策楞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四四〇 乙未，又諭：楊應琚所奏，審擬造作逆書之丁文彬一案，已交法司覈擬速奏，【略】先行凌遲示衆，勿任瘐斃獄中，致奸慝罔知懲戒也。

《東華續録》乾隆三七 癸卯，以衛哲治署兵部侍郎。

戊申，以劉慥爲福建按察使。

壬子，禁滿洲官員居住城外。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七月甲子，以于敏中爲内閣學士。

壬午，禁繙譯清字小説。

八月己丑，命江南截留漕糧四十萬石，及户部秋撥銀兩，備賑。

壬寅，命四川總督黄廷桂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運往江南備賑。

甲辰，調德福爲廣東布政使，夔舒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四五 庚戌，又諭曰：策楞、劉統勳查參河員虧帑誤工一摺。【略】高斌、張師載，俱著革職，留工効力贖罪。策楞著署理南河總督，富勒赫著照張師載之例，協辦河務，衛哲治著補授安徽巡撫。李奇齡著革職，嚴審定擬，其餘侵帑各員，俱著革職拏問。

是月，署山西巡撫、侍郎胡寶瑔奏：查馮進京一犯，係邪教首惡，已經監斃。餘杜三、司禮、曹茂臣等三人，因臣緣類訪拏，與本案無涉，但該犯等，曾經引入張進斗教内，難以輕縱，應照違制律枷責。至馮進京父馮獻光，年逾七十，照例擬杖收贖，犯妻楊氏，雖屬知情，尚無在外傳教，念係女流，槩行省釋，并令地方官嚴加管束。報聞。

《高宗實録》卷四四六 九月辛酉，豁免陝西邠州、華陰、朝邑三州縣乾隆十一、二、三、四等年被水衝決荒地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戊辰，調張泰開爲禮部右侍郎，轉鄒一桂爲禮部左侍郎，調董邦達爲工部右侍郎。

庚午，諭：江南揚、徐各屬被水成災，屢經降旨加意撫綏，截留漕糧、撥運川米，以資賑恤。又恐撥運過多，致各省米貴，並令銀米兼賑，但照定例，又慮災地不敷糴食，著加恩每石增給銀二錢，俾災民買食寬裕。該部即遵諭行。

命運湖北米十萬石，江西碾米穀二十萬石，於江蘇備賑。

壬申，陝甘總督著永常調補，不必來京請訓，即赴新任。尹繼善俟永常到陝，即赴南河。開泰著補授湖廣總督，黄廷桂著實授四川總督，貴州巡撫員缺，即著定長補授。胡寶瑔著實授山西巡撫，鄂容安著實授兩江總督。江西巡撫員缺，著范時綬調補。楊錫紱將次服闋，所遺湖南巡撫員缺，仍著楊錫紱授補。策楞著補授兩廣總督，班第俟策楞到粤交代後回京。

《高宗實録》卷四四七 丙子，銅山南岸隄工潰決。【略】該同知等，以平日侵蝕既多，隄工不能鞏固，現奉清查，將來獲罪必重，幸乘水漲，遂任其衝決，不加搶護。【略】李焞、張賓著即於該工正法。【略】著將高斌、張師載一同綁赴行刑處所，令其目覩李焞、張賓行刑訖，再行宣示恩旨釋放。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戊寅，調裘曰修爲吏部右侍郎，彭啟豐爲兵部左侍郎。以李因培爲兵部右侍郎，仍署刑部侍郎事。

《高宗實録》卷四四七 是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福建巡撫陳宏謀奏：臺灣府屬，前次樹旗陷害，如大浪泵之劉和林、大肚社之趙悖、鳳山崎之胡通等，業經節次奏明在案。詎八月内，復據鳳山縣拏獲阿猴溪樹旗之張鳳嗜到案，旗内開列李智等五十餘名，并有李開花在内地，擇日攻厦門等語。隨據該縣查訊，李智等俱係耕種良民，並無爲匪蹤迹，訊張鳳嗜，供因賤壑荒地，被李智佃户張烝等阻止，挾嫌誣陷屬實。臣等細覈，臺郡樹旗陷害四案内，鳳山崎、大肚社二案，旗内所開尚無悖逆情詞，臣等以絞候定擬。至大浪泵劉和林旗内，有統領八社番民，以翦貪官等字，阿猴溪張鳳嗜旗内，有李開花協同攻打厦門字樣，尤屬狂悖。此二案，臣等審擬確實，應照捏造悖謬言詞，匿名揭帖例，擬絞立決，一面飭令就臺郡正法，一面照例具題。得旨：是應如此辦理者。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冬十月壬午朔，撥浙江帑銀一百萬兩，於南河備用。

癸未，命河南、山東、湖南各撥米十萬石，浙江撥米五萬石，於江蘇備賑。

甲申，命江蘇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賑。

壬辰，命安徽被災州縣，照江蘇例，銀米兼賑。

《高宗實録》卷四四八 癸巳，豁除山東壽光、掖縣、平度、昌邑、濰縣等五州縣乾隆十六年分海潮衝塌地畝額賦。

乙未，賑卹山東海豐、利津、蒲化、掖縣、昌邑、濰縣等六縣本年被潮災民，並予緩徵。

《高宗實録》卷四四九 丁酉，豁除雲南劍川州乾隆十七年分被水衝塌地畝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戊戌，撥江南、長淮等二衛漕糧五萬石，並截留江西米十萬石，於安徽備賑。

庚子，命白鍾山以按察使銜，協辦南河事。

辛丑，調吴達善爲兵部侍郎，蘇章阿爲盛京刑部侍郎，以世臣爲盛京禮部侍郎。以楊錫紱爲左都御史，調胡寶瑔爲湖南巡撫，恒文爲山西巡撫。以張若震爲湖北巡撫，唐綏祖爲陝西布政使，蔣洲爲山西按察使。

壬寅，命江南阜甯等三十一州縣衛額賦及舊欠漕糧、漕項，分别蠲免。

《高宗實録》卷四四九 乙巳，賑卹安徽太湖、宿松【略】三十州縣衛本年被水災民。

己酉，賑卹湖北潛江、沔陽、天門三州縣衛本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十一月己未，召蘇昌來京，以鶴年爲廣東巡撫，雙慶爲倉場侍郎。

庚申，禁武職任所置產。

論：淮、徐等處瀕湖居民，毋侵占湖身。以塔永阿爲內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四五〇　癸亥，江西金谿縣生員劉震宇呈稱，送所著《治平新策》一書，【略】其書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條，【略】即行處斬。

甲子，豁除福建臺灣、鳳山、彰化等三縣乾隆十五年分，衝塌地畝額賦。賑貸甘肅皋蘭、狄道【略】等二十九州縣衛本年水雹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壬申，命貴州苗疆地方，停止會哨。

甲戌，實授楊應琚山東巡撫。

諭軍機大臣等：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等奏報，準噶爾杜爾伯特台吉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所部三千餘户來降。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十二月壬午，許武職赴任借支養廉。

丁亥，命尚書舒赫德赴鄂爾坤軍營，辦理軍務。

庚寅，命户部尚書蔣溥協辦大學士，以黄廷桂爲吏部尚書，仍管四川總督。

《高宗實録》卷四五二　癸巳，賑卹福建鳳山、臺灣二縣本年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己亥，調德爾格爲盛京兵部侍郎，卞塔海爲盛京户部侍郎。

庚子，調蘇章阿爲盛京工部侍郎，吴拜爲盛京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四五三　準夷貿易之期將屆，【略】達瓦齊並未遣使請安，何得仍循往例？

《東華續録》乾隆三八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一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春正月丙寅，調周人驥爲浙江布政使，以湯聘爲湖南布政使。

戊寅，命四川錢局復設舊爐七座。

己卯，命革除廣西鎮安府土司役田陋規。

以沈廷芳爲河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五五　庚辰，又諭：罪人妻子，分賞功臣子孫爲奴，以供差遣，即資約束，如遇陞遷外任，或駐防外省，應將此項人等，隨帶前往，不可聽其留京閒住。著通諭八旗，令將此等賞給之人，善爲約束，勿離左右，如有縱放以致滋事者，朕必嚴治其罪。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二月癸未，李因培以徇私革職，以于敏中爲兵部右侍郎。

甲申，以努三爲北路參贊大臣。

《高宗實録》卷四五六　辛卯，又諭曰：黄廷桂奏，拏獲逆犯陳琨等，倡立邪會，散布逆帖一案。該犯等造爲圖帖，糾集多人，兇頑已極，急當嚴究薰羽，速示創懲，以爲悖逆作奸者警。著傳諭黄廷桂，令將逃竄各犯，上緊緝拏，務期弋獲。其現在已獲者，作速訊取確供，不分首從，立正典刑。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庶使此等奸民，知法在必誅，不得稍緩其死，不必俟奏達往返，致稽時日也。

《高宗實録》卷四五七　丙申，加賑山東蘭山縣乾隆十八年水災貧民，並緩帶應徵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丁酉，命軍營領兵大臣，專摺奏事。

己酉，命策楞赴軍營。

三月辛亥朔，召顧琮來京，以白鍾山爲河東河道總督。

壬子，以徐以烜爲禮部侍郎。

癸丑，以程景伊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四五八　庚申，諭：據黄廷桂奏，提督岳鍾琪因逆匪陳琨一案發覺，力疾前赴重慶，督緝要犯，擒獲過半，始行回蜀，中途病故等語。

加賑湖北潛江、沔陽、天門三州縣，沔陽衛乾隆十八年水災飢民，並分别蠲緩應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癸亥，慧中以年老休致，以蘇昌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四五八　蠲直隸大城、涿州、青縣、静海、延慶、宣化、懷安、懷來、張家口理事廳、遵化等十廳州縣乾隆十八年水、雹、旱災，應徵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丙寅，以金德瑛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四五九　庚午，刑部議覆：雲貴總督碩色等奏，安南猺匪盤道鉗，勾結内地已正法匪犯何聖烈等，招入不法一案。遵旨照會安南國王，追捕殲除，旋據交趾八寶夷目兵三等，將盤道鉗、鄧盛王二犯，誘獲解送，訊明在交稱王，并勾結内地民夷，散劄招人屬實。應如所請，將該二犯照例分别正法。

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夏四月庚辰朔，諭：尚書劉統勳、汪由敦，總督方觀承、鄂容安、喀爾吉善、開泰、永常、黄廷桂、碩色，宣力中外，夙夜靖共，嘉乃純勤，宜加顯秩，劉統勳、汪由敦俱著加太子太傅，方觀承、喀爾吉善、黄廷桂俱著加太子太保，鄂容安、開泰俱著加太子少傅，永常、碩色俱著加太子少保。

辛卯，召班第來京，以楊應琚署兩廣總督，郭一裕署山東巡撫，調彭家屏爲江蘇布政使，以納世通爲雲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四六〇　甲午，免直隸滄州、保安二州乾隆十八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丙午，以都統德甯爲北路參贊大臣。

《高宗實録》卷四六一　丁未，賑卹甘肅省皋蘭、狄道【略】等一十五州縣乾隆十八年分被旱災户有差。

《高宗實録》卷四六二　閏四月庚戌朔，賜一甲莊培因、王鳴盛、倪承寬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汪永錫等七十人進士出身，三甲彭良驀等一百六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鄂容安等及雅爾哈善奏擿内，俱有拏獲傳播西洋邪教之案。西洋所奉天主教，乃伊士舊習相沿，亦如僧尼、道士、回回，何處無此異端，然非内地邪教，開堂聚衆、散劄爲匪者可比。若西洋人在廣東澳門自行其教，本在所不禁，原不必如内地民人，一繩之以法。如其潛匿各省州縣村落，煽惑愚民，或致男女雜遝，自當嚴爲禁絶。今該督撫等既經查辦，著傳諭鄂容安、喀爾吉善、莊有恭，只可就案完結，毋致滋蔓，將江南現獲之張若瑟、福建現獲之馮大千等，解回澳門安插，并諭令廣東督撫，嗣後不時留心稽察，毋任潛往他省，教誘滋事可耳。

己未，免湖北潛江、沔陽、天門三州縣并沔陽衛乾隆十八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辛未，厄魯特台吉色布騰入覲，命大學士、公傅恒至張家口傳旨迎勞，加封貝勒。

《高宗實録》卷四六三　癸酉，四川總督黄廷桂奏：拏獲捏造妖言爲首之陳子學，即行正法，餘犯分别定擬。

戊寅，軍機大臣議覆福建巡撫陳宏謀奏稱，福州、漳、泉等府，地狹民稠，半藉海船爲生計。查康熙五十六年定例，出洋之人，勒限三年，准回原籍，逾限不准復回。至雍正五年以後，洋禁已開，似不應仍拘舊例。況出洋之人，或因貨物未清，守候愆期，不能依限回籍，情有可原，且此等人稽留外洋，保無滋事生釁。今請久稽番地人等，果因貨物拖欠等事，以致逾限不歸，及本身已故，遺留妻妾子女，願歸本籍者，無論例前例後，均准回籍等語。臣等酌量，似此辦理，於洋面既無妨礙，而貿易良民，不致屏之番地，事屬可行。至所奏向後販洋之人，仍定以三年爲限，三年後不聽再歸等語，竊思海洋風信不常，帳目守候非易，此番定例之後，或仍有逾限之人，既不忍悉行擯棄，勢必又須籌辦，轉滋煩瑣。請交該督撫妥定章程，俾此等出洋之人，得以均歸故土，并請飭下廣東督撫，一體遵行。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五月辛巳，調吴士端爲貴州布政使，以史奕昂署甘肅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四六四　壬午，諭：【略】〔準夷部落〕數年以來，内亂相尋，又與哈薩克爲難，此正可乘之機，若失此不圖，再閱數年，伊事勢稍定，必將故智復萌，然後倉猝備禦，其勢費必且更倍於今。況伊之宗族車凌、車凌烏巴什等，率衆投誠，至萬有餘人，亦當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機不可失，明歲擬欲兩路進兵，直抵伊犁，即將車凌等分駐游牧，衆建以分其勢，此從前數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維，有不得不辦之勢。【略】令永常、策楞等來京，將一應機宜面加訓諭。

庚寅，加杜爾伯特台吉車凌等封號。【略】台吉車凌，封爲親王，車凌烏巴什，封爲郡王。車凌孟克、色布騰，封爲貝勒。孟克特穆爾、班珠爾、根敦，封爲貝子。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壬辰，以厄魯特公巴圖孟克爲北路參贊大臣，瑪什巴圖爲西路參贊大臣。

戊戌，命刑部尚書劉統勳馳往甯州，協辦陝甘總督事。調陳宏謀爲西安巡撫，鍾音爲福建巡撫。

己亥，召雅爾哈善來京，調鄂樂舜爲浙江巡撫，以鄂昌爲甘肅巡撫。

諭内扎薩克喀爾喀王、貝勒等，整兵聽調。

辛丑，命撥山東、山西、河南耗羨銀兩，於直隸修城。

命侍郎兆惠往歸化城，辦運軍米。

丙午，命撥部庫銀三百萬兩，交北路軍營。

《高宗實録》卷四六六　六月己未，阿睦爾撒納，帶領千人，在額爾齊斯夔搏和碩地方固守。【略】如來歸附，所有聲援接應，以及迎禦準噶爾追兵，在在所關緊要。（色布騰）會同將軍策楞，公同商議辦理，即由彼前赴邊卡，相機而行。

《東華續録》乾隆三九　癸酉，調圖爾炳阿爲山東布政使，葉存仁爲河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四六八　秋七月癸未，諭曰：護軍統領塔勒瑪善、副都統扎勒杭阿，俱著授爲參贊大臣，前往北路軍營。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甲申，命撥山東等省銀一百萬兩、部庫銀二百萬兩，交西路軍營。

《高宗實録》卷四六八　丙戌，諭曰：貝勒車布登、與安崇阿、德寧，同駐庫克嶺，專爲防範逃衆。乃巴朗從此脱逃，伊等率兵尾追，並不奮勇前進，即行退歸。安崇阿、德寧二人著即正典刑，車布登著革去貝勒，降爲貝子，仍留軍營効力贖罪。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丙申，免四川郭羅克番民舊欠。

《高宗實録》卷四六九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移帶眷屬四千餘户，前來投誠。【略】令薩喇勒自軍營前往迎勞。

庚子，喀爾喀台吉丹巴扎布，聞知巴朗等將欲逃走，並不親往查驗，既逃之後，又復推故不前，以致巴朗逃脱。【略】即在軍營正法。

又諭曰：策楞、舒赫德、色布騰、薩喇勒，著於十月間來京，商議明年進兵之事。軍營不可無總統之人，額琳沁多爾濟，人尚去得，辦事勤慎，策楞來時，將軍印務，著額琳沁多爾濟暫行署理。兆惠著授爲參贊大臣，協同額琳沁多爾濟辦事。

於十一月初九日，大祀禮成後，幸熱河。令阿睦爾撒納陛見賜宴，商議明年進兵之事。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丙午，班第著補授兵部尚書，馳往軍營，署理定邊左副將軍印務。步車統領員缺，即著阿里衮補授。

《高宗實録》卷四七三　辛丑，諭曰：班第著授爲定邊左副將軍，鄂容安著授爲參贊大臣，協同班第辦事。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拏獲烏梁海之宰桑車根等，及收服伊等屬下人，所獲牲畜數萬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癸卯，命瑪什巴圖巴圖孟克赴西路軍營。

十月己酉，以明德爲四川布政使，梁翥鴻爲湖北按察使。

辛亥，命各省巡道稽查州、縣自理詞訟。

《高宗實録》卷四七四 癸丑，撫卹山東惠民、陽信【略】等十六州縣衛永利、富國、永阜等三場，及海豐縣民佃竈地本年水災飢民，並矜緩徵。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北路聲援兵五千名，前已降旨，派令喀爾喀王扎薩克等管理，但大兵進發後，亦不可無統轄之人，著派成袞扎布、塔勒瑪善、策楞總理。將此寄班第等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李錫秦因病解任，調衛哲治爲廣西巡撫，鄂樂舜爲安徽巡撫，以周人驥爲浙江巡撫，調葉存仁爲浙江布政使，以阿爾泰爲河南布政使，盧憲觀爲山東按察使。

乙卯，調阿爾泰爲山東布政使，圖爾炳阿爲河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四七四 賑卹安徽壽州、鳳陽【略】等十五州縣，長淮、鳳陽、泗州、滁州等四衛本年水災飢民，並停應徵新舊額賦，及節年民欠籽糧。其本年應徵，并舊欠漕項銀米，除向無應徵漕米之全椒、來安、和州、含山、滁州并衛外，概予緩徵。撫卹山西焉邑縣本年雹災飢民，緩徵太原、清源、徐溝、太谷、壽陽等縣水災額賦。

庚申，賜中式武舉一甲顧麟、徐渭、劉虎臣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梁聯科等五人進士出身，三甲延恂等五十一人同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四七五 辛酉，撫卹江蘇阜寧、清河【略】等十四州縣，併淮安、大河二衛本年水災飢民，並分别賑貸、蠲緩。其本年應徵漕糧、漕項，按分蠲免，蠲剩銀米及舊欠緩漕漕項等項，均予緩帶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戊辰，調嵇璜爲吏部侍郎，裘曰修爲户部侍郎，調吴達善爲工部侍郎，以雅爾哈善爲兵部侍郎。

辛未，吏部奏：嵇璜見由户部左侍郎調補吏部右侍郎，例應以左侍郎管右侍郎事。至吴達善調補工部侍郎，裘曰修調補户部侍郎，應否將見任右侍郎三和、劉綸各轉補左侍郎，或即以吴達善、裘曰修補授之處請旨。得旨：三和著轉補工部左侍郎，劉綸著轉補户部左侍郎，其由五部左侍郎補授吏部右侍郎、仍以左侍郎管右侍郎之例，實屬繁文，著停止，並交會典館改正。以鄂彌達署吏部尚書。

甲戌，雲貴總督碩色等奏：據永昌府禀報，緬甸國王莽達喇，被所轄之得泠子攻破阿瓦大城，該國王逃避無蹤。兹訪得該國大和尚搬訥惰同大頭目捧奪貌等辦事不公，得泠子怨恨，率衆將阿瓦大城攻破，該國王見避海濱，其國王二子在所屬之猛迺地方，均未回國。報聞。

《高宗實録》卷四七六 十一月戊寅，蘇禄國王蘇老丹嚥喊味麻安柔律嚥遣官表進方物，並請入附版圖。得旨：覽王奏，進貢方物，具見悃忱，知道了。爾國遠隔重洋，輸誠向化，良可嘉尚，所請將疆土、人丁、户口編入中國之處，已允部議，毋庸齎送圖籍。

丁亥，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杜爾伯特台吉訥默庫等，率衆於廣仁嶺恭迎聖駕。【略】召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賜宴賞賚有差。

戊子，加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封號。【略】阿睦爾撒納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封爲郡王。杜爾伯特台吉剛多爾濟、巴圖博羅特，輝特台吉扎木參、齊木庫爾封爲貝勒。杜爾伯特台吉布圖克森、額爾德尼、羅壘雲端，輝特台吉德濟特、普爾普克什克封爲貝子。輝特台吉根敦扎布、固木扎布，杜爾伯特台吉布顔特古斯、孟克博羅特，和碩特台吉納噶察封爲公。杜爾伯特台吉烏巴什、伯勒克，輝特台吉伊什、克什克特封爲頭等台吉，均授爲扎薩克，管轄所部人户。其如何編次旗分佐領，補授官職之處，著該部照例辦理。阿睦爾撒納等受朕恩育，務將各該屬人等，慎加約束教養，勉供厥職，安分謀生。爾等果能仰副朕心，遵循訓旨，則永沐朕恩於無既矣。慎之，毋怠。

以輝特親王阿睦爾撒納爲北路參贊大臣，杜爾伯特郡王訥默庫爲西路參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壬辰，命車淩同車淩烏巴什往西路軍營，訥默庫同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往北路軍營。

《高宗實録》卷四七七 甲午，以進勦達瓦齊，宣諭進部。

乙未，授喀爾喀副將軍額琳沁多爾濟，爲西路參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乙未，以喀爾喀副將軍額琳沁多爾濟爲西路參贊大臣。

丁酉，准阿睦爾撒納暫回游牧，命色布騰巴勒珠爾署將軍事。

辛丑，命兆惠、富德總理臺站。

《高宗實録》卷四七八 十二月戊申，諭曰：班第著給與定西將軍印信，其新鑄現有定邊左副將軍印信，著給與定北將軍印信，其

定邊右副將軍印信，著給與薩喇勒。

辛亥，以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親王銜琳沁郡王訥默庫班珠爾、郡王衔青滾雜卜、尚書公達勒當阿、總督伯鄂容安、護軍統領烏勒登爲北路參贊大臣。親王額琳沁多爾濟車凌、郡王車凌烏巴什、貝勒車凌孟克、色布騰、貝子扎拉豐阿、公巴圖孟克、瑪什巴圖，將軍阿蘭泰爲西路參贊大臣。

《高宗實録》卷四七九　癸亥，賑卹甘肅河州、狄道、皋蘭、金縣、會寧、平涼、涇州、靜寧、撫彝、平番、靈川、西寧、大通等十三廳州縣衛水災飢民，並予蠲緩。

丙寅，以阿蘭泰爲北路參贊大臣，調鄂容安爲西路參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四〇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蘇禄來貢。

乾隆二〇年（乙亥、一七五五）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春正月丁丑，命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率參贊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品級青滾雜卜，内大臣瑪木特，奉天將軍阿蘭泰，帶哨探兵由北路進勦。定邊右副將軍薩喇爾率參贊大臣、郡王班珠爾，貝勒品級扎拉豐阿，内大臣鄂容安，帶哨探兵由西路進勦。

癸巳，阿睦爾撒納奏：阿克珠勒告稱，巴特瑪車凌與哈薩克往征達瓦齊，博囉塔拉以外已被搶掠。

丙申，諭軍營撥運，准帶茶布。

停本年經筵。

范廷楷緣事解任，以蘇崇阿爲江西按察使。

癸丑，轉于敏中爲兵部左侍郎，以李清芳爲兵部右侍郎。以楊廷璋爲湖南布政使。

甲寅，停東三省、滿洲、烏拉齊等考試漢文。

乙卯，調梁翥鴻爲廣西按察使，以清馥爲湖北按察使。

己未，召范時綬來京，調胡寶瑔爲江西巡撫，以楊錫紱署湖南巡撫，蔣溥署吏部尚書。

乙丑，以王際華爲内閣學士。

丁卯，諭：雲南易門等二州縣上年地震塌壓民户，加倍賑給。

《高宗實録》卷四八二　二月乙巳，著兆惠即留烏里雅蘇台協辦事務，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己未，加賑山東惠民、陽信、海豐、商河、濟南衛、濱州、利津、蒲臺、博興、高苑、樂安、昌邑等州縣衛被水貧民口糧。

《高宗實録》卷四八三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班第等奏，大兵五月内可到伊犁。到彼之後，事勢既定，令阿睦爾撒納會同將軍大臣等，將續行應辦事宜，商辦妥協，再帶領準噶爾各台吉，前赴熱河入覲，大約九月初旬可到。阿睦爾撒納深知彼處情勢，至伊犁時，一切與班第會同定議，自應妥協。至衆台吉前來入覲，車凌、車凌烏巴什、訥默庫、班珠爾等，俱係參贊大臣，彼處無應留辦理之事，儘可帶領前來。著傳諭班第、阿睦爾撒納，俟到伊犁後，其台吉、頭遵前旨，與薩喇勒、瑪木特等商議妥辦。

己巳，加賑江南高郵、寶應【略】等州縣及各衛所上年被災兵民口糧。

《高宗實録》卷四八四　三月丙子，定西將軍永常等奏：原擬遵諭於二月二十八日起程，今聞有業克明安巴雅爾帶領一千户口，移至額林哈畢爾噶來降，辦理招降，亦需數日，因改早於二月二十五日前進。報聞。

定邊左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奏：博爾貝、先察達克到病故，仍稟首，將供詞諭能出兵，即所言來至招摩多四百兵，亦爲瞻望蹤跡，非敢來迎烏梁海。且烏梁海受恩，安居樂業，即車根赤倫之人不敢信，我屬下可保無異志。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己卯，召鄂昌來京，調陳宏謀爲甘肅巡撫，以台柱署陝西巡撫。命阿思哈以布政使衔協辦糧運。

壬午，葉存仁以失察庫書、包攬侵欺，降補河南按察使。以同德爲浙江布政使，富勒渾爲浙江按察使。

癸巳，諭：張師載戴罪河干已經二載，著加恩准其回籍，所有未完、應賠銀兩，著交與尹繼善等，酌量定限，分年完繳。

癸卯，諭：西師報捷，諸部願入版圖，日出入晝夜、節氣時刻，宜載入時憲書，頒賜正朔，以昭遠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國宗，著加尚書衔，往該處測度，繪圖呈覽。

夏四月甲辰朔，諭：屠嘉正不勝按察使之任，著降補貴州古州兵備道，所遺貴州按察使員缺，著崔應階補授。

戊申，諭：史奕昂著來京，以京員用。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明德調補，速赴

新任。史奕昂俟明德到甘交代，再行起程。周琬著補授四川布政使。以全泰爲四川按察使。

庚戌，勒克以不職革職，調赫赫爲盛京户部侍郎，以奉寬爲盛京工部侍郎，以富曾額爲盛京兵部侍郎。

壬子，致仕大學士張廷玉卒，遣疏聞。

《高宗實録》卷四八六 甲寅，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略】鄂爾泰，著徹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貲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搆，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即行釋放，仍在尚書房行走，効力贖罪。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稚，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内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至於李蘊芳，身爲縣令，乃以檢驗爲苦，反覆嗟怨，甚屬狂悖，該撫現以貪婪題參革職，俟審擬到日，再降諭旨。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丙辰，大學士、九卿等奏：逆犯胡中藻已經正法，請照查嗣庭逆案例，停止江西鄉會試。諭：江西風俗囂陵，固應整飭，大學士、九卿所奏，亦懲戒惡習之意。但因胡中藻一人，而阻通省士子上進之階，朕心實有所不忍，所奏不必行。嗣後如再有此等悖逆之案，不但暫停數科，必當大示義正，以挽頹風，該省士民其共知所儆。

庚申，以阿思哈、阿桂俱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四八七 乙丑，又諭曰：永常等奏，吐魯番伯克莽里克，率衆一千户來降。

丙寅，免山東惠民、陽信【略】等十六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丁卯，定邊右副將軍薩喇勒等奏：【略】綽囉斯台吉袞布扎布等部，陸續來降，共四千餘户。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戊辰，琉球國世子尚穆遣陪臣入貢、請封，允之。

《高宗實録》卷四八八 五月甲戌朔，免安徽壽州、鳳陽【略】等十九州縣衛水災額賦有差。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新降之布嚕特等有三百餘户私自逃歸本處者，此等逃人，原非甚關緊要之事，但永常既聞逃遁，即應派索倫、巴爾虎兵丁，悉力擒捕，縱不能追回，亦於事體無礙。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睦爾撒納等領兵抵五集賽，招降宰桑達什車凌、都噶爾等，並擒獲逃人孟克特穆爾、巴布勒、葛蘇勒、羅布藏西喇布等，奏請俟擒獲巴朗，一併解送來京。阿睦爾撒納等辦理甚合機宜。【略】著阿睦爾撒納即遣人將巴朗擒獲，同孟克特穆爾一併械送來京。其餘被脅同逃之人，送往杜爾伯特游牧處，交與舒明約束收管。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辛巳，准外任旗員迎養。

班第等奏：見在收服之塔本集賽，約計户口八千有餘，伊等所居遊牧寬廣，且係新附，須駐兵防守。應將駐紮察罕呼濟爾兵二千，移於齊爾烏遜、呼濟爾地方駐紮。駐紮烏蘭淖爾兵一千，移於察罕呼濟爾地方駐紮。既資防範，兼可調遣。報聞。

辛卯，命黄廷桂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留四川總督任。調王安國爲吏部尚書，以楊錫紱爲禮部尚書，何國宗爲左都御史，李侍堯爲工部侍郎。調陳宏謀爲湖南巡撫，以吴達善爲甘肅巡撫，以圖爾炳阿爲河南巡撫。

癸巳，諭：平定準部，孝陵遣皇子永璋，景陵遣皇子永琉，泰陵遣皇子永琪，代行告祭。

諭：河南布政使員缺，著劉慥補授，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史奕昂補授。史貽直私書請託，係伊自取之罪，原與伊子無涉，是以仍加録用。著將此旨，諭令知之。

諭：班第著封爲誠勇公，薩喇爾著封爲超勇公，瑪木特著封爲信勇公。班第、薩喇爾並著賞戴寶石帽頂，以示優奬。

己亥，調書山爲刑部侍郎，以夢麟爲工部侍郎。

庚子，定北將軍班第奏：據阿睦爾撒納密行告稱，若以噶勒藏多爾濟爲綽囉斯汗，衆心不服，不若於事定後，齊集各宰桑得木齊等，廣爲諮訪，於噶爾丹策零親戚中，不論何姓，擇衆心誠服、能禦哈薩克、布嚕特者，公同保奏，俾領其衆，則輿情既協，亦可永遠寧帖。臣告以奉旨封四衛拉特，各爲一汗，令自管轄，若另選别姓，不獨未合聖意，即準噶爾衆心，亦豈允服。阿睦爾撒納復稱，我蒙撒納爲汗，則辦理準噶爾一事，全爲伊一人。

《高宗實録》卷四九〇 六月癸卯朔，以平定準噶爾告祭天、地、大社、大稷、先師孔子。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己酉，加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皇太后。

庚戌，調李侍堯爲户部侍郎，以王際華爲工部侍郎。以多綸爲禮部侍郎，蔣洲爲山西布政使，托穆齊圖爲山西按察使。

癸丑，阿克敦以老疾免，以鄂彌達爲刑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尚書事。阿里衮爲工部尚書。降永常爲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召劉統勳來京，調黄廷桂爲陝甘總督，開泰爲四川總督，碩色署湖廣總督，以愛必達爲雲貴總督，郭一裕署山東巡撫。雲南巡撫，白鍾山署山東巡撫。

庚申，上御午門樓受俘，巴朗、孟克特穆爾正法，羅卜藏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

《高宗實録》卷四九一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拏獲達瓦齊宰桑車凌多爾濟等，訊問口供，知達瓦齊現逃往布嚕特境内。我大兵深薩喇勒進兵情形，隨時速奏。又諭曰：班第等奏稱，擒獲達瓦齊宰桑車凌多爾濟、摩羅等，請旨作何辦理等語。車凌多爾濟、摩羅，皆被獲之人，並非誠心歸順，雖不應施恩亦可，屬下應徵貢賦，皆台吉等自行辦理，毋庸另議。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高宗實録》卷四九一　壬戌，派哈達哈、額爾登額爲參贊大臣。

罪，但伊入準噶爾年久，又率伊二子迎接大兵，隨同前進，朕特施恩，將羅布藏丹津父子免其死罪。羅布藏丹津，著留京。兵追拏達瓦齊，所有茂海、策凌子孫，俱著從寬免其治罪，其屬下人等，仍令在準噶爾居住。班第等明白曉諭伊等，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高宗實録》卷四九一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班第等奏稱，擒獲達瓦齊宰桑車凌多爾濟、摩羅等，請旨作何辦理等語。車凌多爾濟、摩羅，皆被獲之人，並非誠心歸順，雖不應施恩亦可，屬下應徵貢賦，皆台吉等自行辦理，毋庸另議。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高宗實録》卷四九二　丁亥，以王際華爲工部侍郎。以多綸爲禮部侍郎，蔣洲爲山西布政使，托穆齊圖爲山西按察使。

癸丑，阿克敦以老疾免，以鄂彌達爲刑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尚書事。阿里衮爲工部尚書。降永常爲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召劉統勳來京，調黄廷桂爲陝甘總督，開泰爲四川總督，碩色署湖廣總督，以愛必達爲雲貴總督，郭一裕署山東巡撫。雲南巡撫，白鍾山署山東巡撫。

庚申，上御午門樓受俘，巴朗、孟克特穆爾正法，羅卜藏丹津交軍機大臣等審訊。

《東華續録》乾隆四一

《高宗實録》卷四九三　己巳，命江蘇截留漕糧十五萬石備賑。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高宗實録》卷四九四　八月丙午，賑卹江蘇海州、贛榆、沭陽、沛縣、邳州、宿遷、睢寧七州縣本年被水、被雹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丁未，上奉皇太后啟鑾，秋獮木蘭。

戊寅，定北將軍班第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來降，遣伊弟肯哲畢喀入覲。報聞。

丁亥，又諭曰：阿蘭泰自出兵以來，奮勉効力，擒獲達瓦齊、實屬可嘉，著加恩賞給世襲男爵。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高宗實録》卷四九四　己亥，命江蘇截留漕糧十五萬石備賑。

八月丙午，賑卹江蘇海州、贛榆、沭陽、沛縣、邳州、宿遷、睢寧七州縣本年被水、被雹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丁未，上奉皇太后啟鑾，秋獮木蘭。

戊寅，定北將軍班第奏：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等來降，遣伊弟肯哲畢喀入覲。報聞。

丁亥，又諭曰：阿蘭泰自出兵以來，奮勉効力，擒獲達瓦齊、實屬可嘉，著加恩賞給世襲男爵。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高宗實録》卷四九五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莫爾渾奏，據青滾雜卜報稱，汗哈屯烏梁海，俱已收服，惟宰桑布珠庫，畏懼逃避，現派緝拏等語。

《高宗實録》卷四九六　九月甲戌，綽囉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丙子，永常仍著辦理定西將軍事務，策楞、玉保、扎拉豐阿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命江蘇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並撥運河南粟麥二十萬石備賑。

《高宗實録》卷四九六　癸未，受綽囉斯台吉噶勒藏多爾濟等朝，各賜冠服。命封準噶爾部落。【略】準噶爾舊有四衛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樹之君長。噶勒藏多爾濟封爲綽囉斯汗，車凌封爲杜爾伯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封爲和碩特汗，巴雅爾封爲輝特汗。【略】加恩晉封桑寨多爾濟爲親王。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丁亥，以徐坦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九七　定西將軍著策楞補授。

戊子，又諭曰：喀爾喀郡王巴雅爾什第等，追勦包泌叛賊，生擒阿克珠勒，斬馘台拉克等，奮勉可嘉。巴雅爾什第著加恩封爲親王，貝子沙克都爾扎布封爲貝勒，公達爾扎諾爾布扎布封爲貝子。

己丑，賑卹湖北江陵、監利、潛江、荆門、沔陽五州縣，荆州、荆左、沔陽三衛本年被水貧民。

庚寅，永常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策楞著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即日帶兵

前往，其定西將軍，著扎拉豐阿補授。

丙申，諭曰：劉統勳奏西路實在情形一摺，乖謬已極。【略】劉統勳著革職，拏解來京治罪。現在軍營有應辦糧馬事務，著方觀承馳驛前往辦理，其直隸總督印務，著鄂彌達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常奏稱，諾爾布琳沁聚集兵丁，擊敗阿巴噶斯之衆，擒其得木齊班咱，解送前來。扎那噶爾布復來歸附，又布庫祭特之得木齊諾爾布，亦率屬來歸等語。【略】諾爾布琳沁尚在幼年，即能如此奮勇，著加恩封爲郡王。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丁酉，封厄魯特貝勒齊木庫爾爲郡王。調汪由敦爲刑部尚書。

己亥，命截留湖廣漕糧二十萬石，江西漕糧十萬石，於江南備賑。

庚子，召彭家屏來京，以許松佶爲江蘇布政使，託恩多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四九八 冬十月辛丑朔，將策楞拏解來京。命副都統莽阿納喀寧阿爲西路領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甲辰，以阿里衮爲户部尚書，納穆扎爾爲户部右侍郎，舒明爲吏部左侍郎，德爾敏爲左副部御史。以衛哲治爲工部尚書，鄂寶署廣西巡撫。

丙午，命浙江再截留漕糧五萬石備賑。

丁未，封親王訥默庫子、喇嘛扎布爲貝勒。

辛亥，命江南災地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二錢。

《高宗實録》卷四九六 壬子，賑卹山東鄒縣、滕縣【略】等十九州縣衛，官臺、永阜、濤雒、王家崗等四場本年潮災飢民，并緩徵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丁巳，以達瓦齊、羅布扎、莽喀圖、巴敦多、克和通等解送至京，遣官告祭太廟、社稷，行獻俘禮。

戊午，上御午門樓受俘，釋達瓦齊等交理藩院。

《高宗實録》卷四九九 辛酉，〔諭〕：倘阿睦爾撒納已在伊犁，惟整兵進勦，速行擒捕。【略】策楞此次辦事，頗知奮勉，著加恩授爲參贊大臣，給與副都統職銜，扎拉豐阿未到時，仍署理將軍事務。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癸亥，撥運湖南倉米十萬石，於江蘇備賑。

《高宗實録》卷四九九 丁卯，賑卹江蘇阜寧、清河【略】等六十四州縣，蘇州、太倉、鎮海、鎮江、淮安、揚州、大河、徐州等八衛本年水災、蟲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十一月庚午朔，晉封扎薩克輔國公，額敏和卓爲鎮國公。

《高宗實録》卷五〇〇 癸酉，策楞自知前譴，奮往從事，悉協機宜，額林哈畢爾噶等處，共知其爲將軍，不便更替，著即授爲内大臣，兼定西將軍。扎拉豐阿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即將達勒當阿帶往之印，給與掌管，駐劄額林哈畢爾噶，辦理軍務。達勒當阿著授爲參贊大臣，同伊辦事。玉保隨將軍策楞，帶兵前進。

甲戌，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著授爲參贊大臣。尼瑪授爲内大臣，兼圖什墨勒仍授爲參贊大臣，吞圖布、恩克博羅特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癸未，達瓦齊著加恩封爲親王，賜第京師。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戊午）〔戊子〕，調鄂樂舜爲山東巡撫，以高晉爲安徽巡撫，託庸爲安徽布政使，以李侍堯署廣州將軍，五福爲户部右侍郎。

庚寅，達爾黨阿等奏：親王成袞扎布等，追勦包沁叛衆，至烏隴古之扎克鄂博地方，將肯哲顔、達什巴雅爾、圖薩喀及伊等妻孥盡行勦滅，計殺三百餘人，俘四百餘口，效力人員請交部議敘。報聞。

《高宗實録》卷五〇一 甲午，噶勒雜特得木齊丹畢，率屬人一百十二户來降。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辛丑，命安徽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二錢。

《高宗實録》卷五〇二 十二月甲辰，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穆，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正議大夫蔡宏謨等，表請襲封。得旨：琉球國世守藩服，恭順有年，今世子尚穆承祧繼序，奏請襲封，已命侍講全魁充正使，編修周煌充副使，齎詔前往。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召台柱來京，以盧焯署陝西巡撫。

丙午，命嚴定命案失入處分。

丁未，命侍郎劉綸往浙江，查辦前任巡撫鄂樂舜勒派商銀案，並查閱江南、浙江賑務。

戊申，命伊犁本年貢賦加恩寬免，自明年爲始，永免原納貢賦之半。

庚戌，以策楞爲領侍衛内大臣，以傅森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五〇二 庚戌，命鑲白旗蒙古都統伍彌泰，以將軍職銜，往代舒泰駐藏辦事。

壬子，賑卹甘肅皋蘭、河州、渭源、隆德、靜寧、寧夏、寧朔、西寧、碾伯、高臺等十州縣本年被雹、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戊午，命盛京民開典買田畝，永遠免稅。

己未，以裘曰修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〇三　己未，賑卹湖北潛江、沔陽、荆門、江陵、監利、荆左等六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二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二二年（丙子、一七五六）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春正月己巳朔，命舒赫德協同將軍成衮扎布駐烏里雅蘇台。

辛未，免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呼蘭等八旗兵民借欠米石。

《高宗實録》卷五〇四　己卯，達什達瓦之妻【略】率衆至巴里坤投誠，封爲甘肅布政使，以劉藻爲陝西布政使。

車臣默爾根哈屯。

庚辰，諭：前據富勒渾奏，鄂樂舜於上年在浙江任内，藩司同德見其缺用，授意分司鄭景莊，勒派通省鹽商銀八千兩，轉交鄂樂舜收受等語。【略】此案著交與總督尹繼善就近前往浙江，會同伊等，悉心重加研訊。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辛巳，命江南疏濬各州縣支河代賑。

《高宗實録》卷五〇五　丁亥，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大兵進勦，遇阿巴噶斯得木齊哈丹、西喇布爾古特、收楞額、德勒克、恩克等投誠。

乙未，薩喇勒領兵，由珠勒都斯前來。【略】其定邊右副將軍印，著伊二人公同掌管，其奏事列名，應以鄂勒哲依爲首。【略】著傳諭兆惠，速往特訥格爾，會同富德管理臺站，一體辦事。

丙申，烏嚕特、克呼特、綽和爾等鄂拓克俱歸順。

《高宗實録》卷五〇六　二月戊申，策楞、達勒當阿竟不必候薩喇勒借行，即同鄂勒哲依、哈薩克錫喇等，作速進兵。

辛亥，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策楞著封爲一等公，賞戴雙眼花翎、寶石帽頂，並四團龍補服。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辛亥，上啟鑾謁孔林，以定西將軍策楞奏報擒獲阿睦爾撒納，命改程謁泰陵。

癸丑，命河南、山東各採買小米數萬石，於江南平糶。

甲寅，上謁泰陵。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歉收地方十分之五。

命巴里坤建倉貯糧。

以清馥爲直隸布政使，塔永寧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〇七　癸亥，加賑浙江仁和、烏程、歸安、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十三州縣，金山、曹娥二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甲子，諭：鄒一桂年已衰老，不勝侍郎之任，禮部侍郎員缺，著金德瑛補授，所遺内閣學士員缺，即著鄒一桂調補。衛哲治以病乞休，允之。以趙宏恩爲工部尚書。

乙丑，以張師載爲兵部侍郎。

戊辰，實授碩色湖廣總督，郭一裕雲南巡撫。調愛必達爲山東巡撫，以恒文爲雲貴總督，明德爲山西巡撫，調武忱爲甘肅布政使，以劉藻爲陝西布政使。

三月己巳朔，上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

庚午，上釋奠禮成，謁孔林。謁少昊陵。謁元聖周公廟。命曲阜縣丁丑年地丁全行蠲免。

《高宗實録》卷五〇八　庚午，又諭：據策楞等奏稱，據陸續逃出人等云，阿睦爾撒納並未擊獲，伊等誤報，實屬輕忽，請罪前來。此亦據福昭等所報，遂行奏聞，雖屬不實，無甚緊要，但泥於僞信，心思紛亂，反不催促進兵，朕心殊爲忿恨。再據烏逐之言，惟庫圖齊、沙喇薩珲二人，實意投誠，其餘得木齊、收楞額皆恍惚難信，著策楞等留心試看，稍有他意，嚴行辦理，毋受其欺。

辛未，加賑山東鄒縣、滕縣【略】十七州縣衛秋禾被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甲戌，命浙江山陰等二縣加築海塘代賑。

壬午，減江蘇上元等十四州縣衛低撥田地額賦。

《高宗實録》卷五〇九　丁亥，哈達哈往辦烏梁海事務。青滾雜卜、車布登扎布並著授爲參贊大臣。

定西將軍策楞等奏：大兵克復伊犁。

戊子，户部議奏原任安徽巡撫鄂樂舜奏，宿州、靈璧【略】二十一州縣衛被災、及勘不成災田地，應徵漕項銀米並舊欠，可否准與豁免。得旨：著照所

請行。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壬辰，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至孝賢皇后陵奠酒，回鑾。

《高宗實録》卷五〇九　丙申，〔諭〕：鄂樂舜歷任封疆，乃敢簠簋不飭，敗檢負恩，一至於此，即應明正典刑，以示炯戒。但念其情節尚非因事枉法可比，著從寬免其顯戮，賜令自盡。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丁酉，調吴士功爲湖北按察使，塔永甯爲山西按察使。

夏四月戊戌朔，命陝甘總督黄廷桂赴巴里坤。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巴禄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辛丑，策楞等奏：獲賊黨克什木洪、郭什俄羅斯等，解京。報聞。賞員外郎唐喀禄副都統銜，授領隊大臣，赴北路軍營。

《高宗實録》卷五一〇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策楞等領兵擒拏阿逆，事事舛謬，全無籌畫。今西路專任達勒當阿，北路專任哈達哈，伊二人尚屬勇往，著即領兵前赴哈薩克，務期擒獻。【略】哈寧阿、鄂實，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高宗實録》卷五一一　癸丑，著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馳驛即赴額林哈畢爾噶一帶，整理軍務。【略】策楞、玉保，著拏解來京治罪。【略】〔烏勒登〕於阿逆竄入哈薩克，並未窮追，坐令免脱，罪何可逭，烏勒登著即於彼處正法。

甲寅，命户部尚書阿里衮暫在軍機處行走。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策楞等奏到，業經率兵前進，傅恒即遄行已屬無及。且策楞等已知畏罪，努力自贖，俟觀此番効力如何，再行降旨，已令傅恒不必前往。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癸亥，諭：侍郎雅爾哈善、劉綸俱著回部辦事，不必兼軍機處行走。侍郎裘曰修著在軍機處行走。

乙丑，命何國宗專辦西域輿圖事務，劉統勳即馳驛回京。

丁卯，命江南各省嚴禁躧麴。准漕船回空耗米留倉抵兑。

《高宗實録》卷五一二　五月戊辰朔，著將玉保革去參贊大臣，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供驅策，此次若能奮勉，尚可寬宥，倘稍有退縮，必重治其罪。達勒當阿近日辦事，甚屬勇往，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巴禄現往軍前辦事，著授爲參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己巳，命各省州、縣交代依限册結並繳。

癸酉，命尚書阿里衮同公明瑞往軍營，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高宗實録》卷五一二　甲戌，達勒當阿著補授定西將軍，兆惠著補授定邊右副將軍，永貴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乙亥，免浙江仁和、安吉、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等十三州縣乾隆二十年被災田地、漕項銀米，並緩徵蠲剩，及舊欠漕白錢糧。

《高宗實録》卷五一三　乙酉，阿納、達什車凌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一同帶兵速進。

丁亥，賑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二十廳州縣乾隆二十年霜、雹被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巴禄奏稱，散秩大臣輝特宰桑烏魯木生擒逆賊唐古忒，並勦滅伊屬人等，烏魯木見已移至阿爾台地方等語。六月辛丑，噶勒雜特宰桑根敦得木齊巴圖孟克率屬户來降。

癸丑，諭：何國宗見在降調，所遺左都御史員缺著趙宏恩補授，工部尚書員缺著汪由敦補授，刑部尚書員缺著劉統勳補授，劉統勳未到之前，汪由敦仍辦刑部尚書事。趙宏恩以左都御史仍兼管工部尚書事。

《東華續録》乾隆四三　丙辰，調德福爲福建布政使，以葉存仁爲廣西布政使，宋邦綏爲河南按察使。

伯什阿噶什屬下宰桑賽音伯勒克來降。

《高宗實録》卷五一五　癸亥，又諭曰：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帶伊屬人八百餘户，至額爾齊斯、奇蘭、庫爾圖等處，遣人前來投誠等語。伯什阿噶什係杜爾伯特大台吉，屢被哈薩克搶掠，傾心投誠，甚屬可嘉，著封爲親王。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己巳，定革職無餘罪人員槩准捐復例。

《高宗實録》卷五一六　七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帶兵赴哈薩克，路遇古爾班和卓等，帶領户口千餘潛往烏梁海，即派官兵擒獲古爾班和卓等正法，其屬人全行勦滅，甚屬奮勇可嘉。哈達哈著加恩授爲領侍衛内大臣，賞戴雙眼翎。車布登扎布著晉封郡王，唐喀禄著授爲副都統。舒赫德効力軍營，此次亦屬奮勉，著賞給副都統職銜。扎薩克台吉三都布多爾濟，著封授公爵。

己卯，舒明等奏：明噶特宰桑恩克圖屬人色布騰，帶領三十餘户，前來投誠。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庚辰，以張師載爲漕運總督，程景伊爲兵部侍郎。

丁亥，上幸清河，至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喪次賜奠。

《高宗實録》卷五一七　壬辰，又諭曰：青滾雜卜叛跡已著。舒明等會同親王成袞扎布等領兵擒拏哈達哈，自哈薩克回時，務宜趲行，會同辦理。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雅爾哈善奏，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及達什達瓦部落特古斯哈什哈之妻，俱率領所屬，由珠勒都斯，向巴里坤前來。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八月戊戌，以張映辰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一八　壬寅，黑龍江將軍員缺，著綽勒多調補。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癸卯，命理藩院尚書納延泰往北路軍營。命工部侍郎夢麟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五一八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親王成袞扎布、舊任將軍，今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徹兵將回，著授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回時將印信交與掌管。成袞扎布接到諭旨，即辦理將軍事務，帶兵前往和托輝特，擒拏青滾雜卜。舒明、阿蘭泰、桑寨多爾濟、德沁扎布、塔勒瑪善等，俱著授爲參贊大臣。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納木扎勒照管輝特人等，已回各原游牧，現在無事，著與德木楚克同赴將軍成袞扎布處辦事，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保德署理綏遠城建威將軍。

《高宗實録》卷五一九　癸丑，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著照例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阿巴噶斯、庫什、克什木，【略】著即行凌遲。

戊午，喀爾喀車臣汗部落屢遭荒歉，扎薩克輔國公成袞等六旗，【略】加恩賞給所需折給牲價銀兩。

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厄魯特達瑪琳禀稱，伊係額駙阿保屬人，從前出征和通呼爾哈諾爾時，爲準噶爾所擄，今帶領妻子并所屬布庫勒等四十户投來。

庚申，瑚圖靈阿、富昌、保德、哲庫納、阿爾賓領兵到彼，俱著授爲參贊大臣，隨同成袞扎布辦事。綏遠城建威將軍事務，著副都統保雲署理。

壬戌，杜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扎布，及親王德沁扎布，【略】著交部議敘。

甲子，員勒品級車木楚克扎布，前在軍營，甚著勞績，此次接續臺站，亦屬奮勉，著加恩封爲貝勒。

乙丑，達勒當阿、哈達哈等兩次戰捷。

《高宗實録》卷五二〇　九月丁丑，土爾扈特台吉敦多布達什，遣使臣吹扎布入貢。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丁亥，以崔應階爲湖南布政使，馮鈐爲貴州按察使。

戊子，命甘肅十三府州廳屬各州縣衛十一年至十五年民欠地丁、錢糧、草束全行蠲免。安西五衛及皋蘭縣蠲免本年錢糧。甯夏等府屬十七州縣本年錢糧蠲免十分之三，元年至九年蠲剩未完，及十年至十五年民欠籽糧，一併恩免。

《高宗實録》卷五二一　庚寅，杜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著授爲盟長。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乙未，賜遲羅國王清篆印。

除廣東番禺等三縣額外歲供米。

閏九月庚子，命山東金鄉等處被水州縣，折賑米價每石加銀一錢。

《高宗實録》卷五二二　癸卯，羅布藏車楞子塔木楚克扎布，近復派兵接續臺站，行走奮勉，著加恩封塔木楚克扎布爲貝勒。

庚戌，阿桂著授爲參贊大臣，同將軍成袞扎布，擒勦逆賊。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乙卯，命尚書劉統勳督辦東河疏築事宜。

庚申，諭：明歲南巡，江、浙兩省各截留運京銅鉛十萬斤鼓鑄，漕糧五萬石回京。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壬申，諭：尹繼善著實授兩江總督。愛必達新任河督，於全河形勢、一切修防，恐未諳練，尹繼善仍著兼管河督事務。

《高宗實録》卷五二四　丙子，霍集占遣使沙呢雅斯來京。

戊寅，巴雅爾搶掠洪霍爾拜、扎哈沁等五百餘户，殺傷人衆，刼奪牲隻，已遣和起會同噶勒藏多爾濟等設計擒拏。

己卯，賑直隸延慶、薊州、延慶衛、保安、宣化、萬全、西寧、懷來等八州縣衛本年水、旱、雹災飢民，借給耔種。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壬辰，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紅毛番船向收噩門，忽自上年來浙，臣遵旨與廣督楊應琚商辦。見將徵收稅課及稽查事宜，比較則例，設立條約，並嚴禁句引夷商，從中漁利。得旨：浙省止有較粵省重定稅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來矣。此非言利，宜知之。

十一月己酉，命安徽、浙江、山東、河南撥銀一百六十萬兩，於江蘇備賑。

辛亥，諭：莊有恭據報丁憂，其江蘇巡撫員缺，著愛必達以河道總督署理巡撫事務。時屆冬令，修防事簡，劉統勳即可交印於愛必達，回京辦事。莊有恭著給假百日，回籍治喪，於伏汛前到淮，署理江南河道總督事務。至大臣奪情任事，本非朕意，但一時未得其人，且總河非地方官可比。從前嵇曾筠任河督時，曾經在任守制，今不得已權宜委任，實朕用人之苦心也。山東巡撫鶴年尚未據報起程，未到之前，著楊錫紱前往，暫行署理。

以范時綬爲户部右侍郎。調盧焯署湖北巡撫，陳宏謀爲陝西巡撫，圖爾炳阿爲湖南巡撫，服闋日實授。

《高宗實録》卷五二七 甲寅，諭：策楞身爲將軍，將前隊之兵，委棄而回，是阿睦爾撒納明係伊所縱放，非尋常之罪可比，著將策楞即行拏問，牢固看守，解送來京，其定西將軍印信，著達勒當阿管理。兆惠已授定邊右副將軍，即將定邊右副將軍印信，送交兆惠管理。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乙卯，命侍郎裘曰修赴西路軍營。

丁巳，以傅勒奔察爲内大臣，同侍衛順德訥，赴巴里坤軍營。命甘肅巡撫吴達善赴巴里坤督辦軍需。

壬戌，王安國因病解任，以汪由敦署吏部尚書。趙宏恩署工部尚書，何國宗署左都御史。

癸亥，命江南、浙江各截留漕糧五萬石備用。

《高宗實録》卷五二八 十二月己巳，諭：據雅爾哈善奏稱，策楞、玉保由西路軍營拏解，途間遇厄魯特賊衆被害。

庚午，加賑山西介休、汾陽二縣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額賦。

辛未，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於青滾雜卜煽惑衆喀爾喀時，即齊集各部落王公等，申明大義，曉示利害，俾不爲逆賊所惑，深堪嘉予。著晉加敷教安衆喇嘛名號，賞給緞疋。

壬申，加賑山東金鄉、魚臺【略】等二十一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額賦。

甲戌，豁除陝西鹽厓、高陵、鄠縣、武功等四縣本年水災民屯錢糧，并鹽厓縣馬廠餘地一半租銀。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丙子，命圖爾炳阿仍留河南巡撫任，以蔣炳署湖南巡撫。

丁丑，以唐喀禄爲理藩院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二八 戊寅，諭：據定邊左副將軍、親王成袞扎布等奏稱，參贊大臣納木扎勒帶兵追捕叛賊和托輝特青滾雜卜，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追至俄羅斯交界杭哈獎噶斯地方擒獲，現在派委官兵押解來京。【略】親王成袞扎布著加恩賞給黄帶，封伊子一人爲世子。【略】參贊大臣納木扎勒，著加恩封爲一等伯爵，世襲罔替。

《高宗實録》卷五二九 辛巳，車木楚克扎布著加恩晉封郡王品級，旺布多爾濟、多爾濟車登俱賞戴雙眼孔雀翎。

加賑山東濟寧、金鄉、魚臺、滕、嶧等五州縣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四 戊子，定永遠枷號人犯冬令不准保釋例。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

乾隆二二年（丁丑、一七五七）

《高宗實録》卷五三〇 春正月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齊集大兵，前赴巴里坤，定期三月内進勦。將軍重任，甚難其人，成袞扎布熟悉蒙古事務，且深感朕恩，誠心報効，著授爲定邊將軍。【略】舒赫德、富德、鄂實俱著授爲參贊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阿里袞、明瑞、額勒登額及侍衛什布、圖鏗、巴圖魯奇徵布等，俱著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以南巡，免江蘇、安徽、浙江二十一年以前未完民欠。

《高宗實録》卷五三〇 戊戌，莽古賚著馳驛前赴北路軍營，在參贊上行走。

己亥，命工部尚書哈達哈爲參贊大臣，往科布多駐劄，辦理軍務。

庚子，哈寧阿、永貴等，俱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辛丑，撥部帑二百萬兩，於甘肅備用。

甲辰，諭：汪由敦著實授吏部尚書，何國宗著調補禮部尚書，其所降之級帶於新任。工部尚書員缺，著秦蕙田補授。趙宏恩著仍回左都御史之任，刑部侍郎員缺，著錢維城補授。命莊有恭家居待罪，調白鍾山爲江南河道總督，張師載爲河東河道總督，楊錫紱爲漕運總督，實授愛必達江蘇巡撫。

丙午，免直隸靜海等三州縣未完銀米。

丁未，免經過直隸、山東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被災地方十分之五。

癸丑，以內閣學士阿思哈爲北路參贊大臣。

《高宗實録》卷五三一 己未，阿桂著即留烏里雅蘇台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二月癸亥朔，免經過江南、浙江地方額賦十分之三，被災地方十分之五。

乙丑，以謝溶生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三二 丙寅，兆惠係駐劄伊犁等處辦事大臣，適遇厄魯特等背叛，奮勇勦賊，甚屬可嘉，兆惠著封爲一等伯。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丁卯，免江南十年以前漕項積欠。

己巳，增江蘇、安徽、浙江歲試學額。

《高宗實録》卷五三三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頃據兆惠等奏請，兩路進兵，擒勦賊衆。所奏甚合機宜，此時成衮扎布應已到巴里坤，即著成衮扎布會同兆惠，分路帶兵前進。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丙戌，上閱兵於嘉興府後教場。

丁亥，上閱兵於石門鎮。

己丑，上奉皇太后臨幸杭州府。禁營伍鐃吹細樂。

庚寅，上閱兵。禁武臣乘輿。

三月壬辰朔，免浙江杭州等四府屬十八年至二十年民欠。

甲午，上至望潮樓閱水師。

庚子，賜浙江召試諸生童鳳三等四人舉人，授内閣中書。

己酉，免江南之江甯、蘇州，浙江之杭州附郭諸縣本年地丁錢糧。

《高宗實録》卷五三五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哈達哈等奏稱，據輝特部落護衛阿齊呈首，車布登多爾濟差人潛通阿逆，並謀逃竄，隨即調兵前往辦理，其留駐塔密爾衆輝特等，亦移咨車布登扎布，派員擒拏。【略】著將丁壯人等，悉行誅滅，其婦女，酌量分賞喀爾喀。

辛亥，舒赫德著〔革職〕，所遺之兵部尚書員缺，著哈達哈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壬子，賜江蘇召試進士王昶爲内閣中書即用，諸生曹仁虎等六人舉人，授内閣中書。

丙辰，召刑部尚書劉統勳赴行在，籌辦徐州河工。

丁巳，以舒赫德爲兵部侍郎。以公泰爲湖南布政使，降吴士端爲四川按察使，調沈世楓爲貴州布政使，劉藻爲湖北布政使，以塔永甯爲陝西布政使。湯聘以布政使銜，管陝西按察使事。

夏四月乙丑，免江南淮安等三府州水災積年民欠。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丁卯，命江蘇再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

辛未，上至闕里，釋奠先師孔子。

癸酉，命史貽直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戊寅，定外省山川壇於春秋仲月戊日致祭。

庚辰，免河南夏邑等四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五三六 丙寅，又諭曰：哈達哈、唐喀禄等，分路帶兵擒勦輝特人等，唐喀禄擒獲車布登多爾濟，並將其屬人勦滅。

《高宗實録》卷五三七 辛巳，〔河南夏邑〕於段昌緒卧室中，搜出逆犯吴三桂僞檄。收藏僞檄，乃出自識字之人，原與農民無涉，朕不忍因此數人，恝視災黎，令之失所，其四邑災務，仍著方觀承會同圖勒炳阿妥協查辦。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兩路大兵勦滅賊黨後，將軍成衮扎布、副將軍兆惠、參贊大臣舒赫德等，俱著回京，其定邊右副將軍印務，交雅爾哈善管理。現在巴禄、哈寧阿俱赴行在，面聆指示，著仍回至軍營，授爲參贊大臣，協同雅爾哈善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己丑，以歸宣光爲禮部尚書，王興吾爲吏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三七 庚寅，運羅國王森烈拍照廣勅拍馬嘮六坤司由堤雅普埃，遣使進貢方物。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五月戊戌，以湯聘爲江西布政使，楊纘緒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三八 乙巳，賜一甲蔡以臺、梅立本、鄒奕孝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李汪度等七十人進士出身，三甲周嘉猷等一百六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五三九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等奏，開回人霍集占等擾亂。

庚申，蠲免安徽鳳、泗二屬乾隆二十一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六月辛酉朔，諭：圖爾炳阿著來京候旨，河南巡撫員缺，著胡寶瑔調補，胡寶瑔未到任之前，著劉慥暫行護理，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阿思哈署理。

壬戌，召石柱來京，以托穆齊圖爲廣東布政使，明山爲山西按察使。

癸亥，免甘肅通省二十三年額賦。免河南夏邑等四縣二十三年額賦，並命查勘溝道。

甲子，以愛必達爲雲貴總督，調陳宏謀爲江蘇巡撫，明德爲陝西巡撫，定長爲山西巡撫，以周琬爲貴州巡撫，徐垣爲四川布政使，九成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四〇 丁卯，諭曰：軍機大臣會同九卿科道等，審擬段昌緒、彭家屏一案。段昌緒鈔録僞檄，【略】〔彭家屏〕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段昌緒從寬改爲斬決，其緣坐妻妾，并免其入官爲奴。司存存、司淑信，俱從寬改爲應斬，彭傳勞依擬應斬，俱著監候，秋後處決。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庚午，諭：禮部侍郎員缺，著彭樹葵補授，于敏中見將服闋，著來京署理刑部侍郎事務，服闋後再行實授。

辛未，以羅源漢爲倉場侍郎。

丙子，命河南截留明歲漕糧十萬石備賑。

戊寅，命各督撫防閑幕友。

《高宗實録》卷五四一 癸未，達瑪琳係附和逆賊青滾雜卜之人，罪不容逭，【略】著即派員速將達瑪琳拏解來京，毋得疏縱。

《東華續録》乾隆四五 己丑，命江南、河南沿河各州、縣，將淮河水勢長發情形，隨時報明江南河道總督查覈。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秋七月辛卯朔，停止河南本年漕運。

壬辰，以劉藻爲雲南巡撫，調富勒渾爲湖北布政使，以杜官德爲浙江布政使，吴嗣爵爲江蘇按察使。以傅靖爲雲南布政使，吴紹詩爲雲南按察使。

甲午，命河南疏濬溝塍代賑。

乙未，命河南水災地方例賑折價外，每石加銀一錢。免徵河南被災地方本年漕項。

丙申，命江西、湖北酌撥糧石於河南備賑。

丁酉，命河南各關免徵米稅。

《高宗實録》卷五四二 癸卯，彭家屏著從寬免其肆市，即賜令自盡。

《高宗實録》卷五四三 丙午，巴雅爾就擒。【略】富德著授爲内大臣，賞給世職。貝勒羅布藏多爾濟封爲郡王。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丁未，調楊應琚爲閩浙總督，以鶴年爲兩廣總督，蔣洲爲山東巡撫，塔永寧爲山西巡撫，蔡崇阿爲山西布政使，亢保爲江西按察使。以吴士功爲陝西布政使，和其衷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四三 戊申，占送吐魯番文書譯出呈覽。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八月庚申朔，俄羅斯請由黑龍江挽運本國口糧，上以其違約，不許。

壬戌，命四川運米五萬石，於湖廣備賑。

癸酉，免兩淮竈户水災積欠。

截留湖南漕糧十萬石，補還湖北倉儲，運五萬石於河南備賑。

《高宗實録》卷五四五 乙亥，卹山西汾陽縣水災飢民。

辛巳，叛賊巴雅爾、阿睦爾撒納之姪達什車凌俱於行在審明正法。

《高宗實録》卷五四六 九月甲午，哈薩克阿布賚使臣亨集喝爾、烏穆爾泰、都楞、阿蘭扎，阿布賚之弟阿布勒比斯使臣塔納錫、伯克奈，齎表入覲行禮。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命江南被災地方例賑折價外，每石加給銀二錢。

《高宗實録》卷五四六 戊戌，又諭：據雅爾哈善等奏稱，琿齊額琳沁達瓦復叛。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沙喇斯、瑪呼斯等游牧，已降復叛，擄掠臺站，【略】著滿福即帶兵速往追勦。

以户部侍郎雅爾哈善爲兵部尚書。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王寅，調夢麟爲户部侍郎，以阿桂爲工部侍郎，調董邦達爲吏部侍郎，以陳惠華爲工部侍郎，孫灝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五四六 命以叛賊尼瑪及其子袞楚克車凌，俱於故將軍和起墓前，凌遲正法。

甲辰，賑卹山西介休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己酉，命江蘇截留明歲漕糧二十萬石備賑。

以常亮爲湖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五四七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端濟布奏稱，在羅克倫、孟克圖領收獲噶勒藏多爾濟宰桑羅布扎、尼瑪、得木齊敦多克等，將造言惑衆之古隆格、瑪木特正法，其户口、什物、牲隻，交送巴里坤。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丙辰，撥湖南漕米十萬石，於河南備賑。

己未，撥甘肅米麥五萬石，於陝西備賑。

冬十月壬戌，淮河東買運蒙古鹽斤。

癸亥，命尚書劉統勳往山東督修運河。

甲子，調劉慥爲山西布政使，蘇崇阿爲河南布政使。

乙丑，調舒明爲理藩院左侍郎，以果勒敏爲内閣學士。

丙寅，命烏嚕木齊分兵屯田。加賞達什達瓦及扎哈沁、噶勒丹、達爾扎等籽種。

丁卯，命哈甯阿會勒沙喇斯瑪呼斯賊衆。

《高宗實録》卷五四八　命副都統莽古賚馳驛前赴北路軍營，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昨命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來京籌議軍務。著車布登扎布亦馳驛來京，將定邊左副將軍印務，交納木扎勒署理，阿桂著往代納木扎勒，莽古賚著往代阿桂。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庚午，命巴里坤開渠屯田。

壬申，夔舒以辦理楊灝一案蒙混審轉，革職，以沈作朋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四八　甲戌，賜中式武舉一甲李國梁、桂璋、曹龍驤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施綬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安廷贊等五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乙亥，諭：吏部侍郎舒明員缺，著三泰補授。范時綬身尚抱病，不能勝户部繁劇之任，其户部侍郎員缺，著裘曰修調補，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五福調補，仍暫兼户部侍郎事務，不必兼管正黄旗漢軍副都統，其員缺即著范時綬補授。

己卯，撥江蘇漕米五萬石，於安徽平糶。

賜吐魯番貝子額敏和卓敕書，並參贊回部軍務。

《高宗實録》卷五五〇　十一月庚寅，賑卹江蘇清河、桃源【略】等二十一州縣衛秋禾被災貧民，蠲緩本年漕糧、漕項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癸巳，以宋邦綏爲廣東布政使，起嚴有禧爲河南按察使。

丙申，以納穆扎爾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德沁扎布爲參贊大臣。

戊戌，以石柱爲内閣學士。

己亥，調馮鈐爲安徽按察使，九成爲貴州按察使。

甲辰，命各省提、鎮三年陛見。

辛亥，禁各省上司勒薦幕友。

壬子，木和林以年老休致，以吴拜爲左都御史，石柱爲盛京刑部侍郎。

甲寅，以伊禄順爲内閣學士。

丙辰，調吴士功爲直隸布政使，清馥爲陝西布政使。

丁巳，命定長以副都統銜，赴西路軍營辦理糧餉，任領隊大臣上行走。

《高宗實録》卷五五一　戊午，賑卹甘肅阜蘭、狄道【略】等二十二廳州縣夏、秋二禾被霜、雹等災貧民，分别蠲緩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十二月癸亥，諭：兩廣總督員缺著陳宏謀補授。【略】所遺江蘇巡撫員缺著託恩多補授。江西布政使員缺著吴嗣爵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阿爾泰補授，所遺山東布政使員缺著馮鈐補授，安徽按察使員缺著納世通補授，江蘇按察使員缺著崔應階補授，所遺常鎮道員缺著沈嘉徵補授。

《高宗實録》卷五五二　壬申，賑卹福建臺灣縣旱災貧民。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納木扎勒奏稱，阿勒坦諾爾之烏梁海宰桑特勒伯克、扎爾納克等，新經歸附。

《東華續録》乾隆四六　甲戌，准直隸收豁税。

乙亥，准吕宋番船於廈門貿易。

丁丑，以徐嶙爲山東按察使。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今命兆惠爲定邊將軍，車布登扎布副之，來年辦理進兵，惟兆惠等是賴。以如松爲兵部右侍郎。

甲申，以蘇爾德爲安徽按察使。

是歲，朝鮮、暹羅、琉球來貢。

乾隆二三年（戊寅、一七五八）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春正月己丑，免甘肅十六年至二十二年逋賦。

《高宗實録》卷五五四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將軍成衮扎布等，辦理進勦毫無端緒，業已分别示懲。兆惠、車布登扎布、富德等領兵勦賊。

又諭：朕因兆惠有辦理需時之慮，已命專辦沙喇伯勒賊衆，其葉爾羌、喀什噶爾回部，令雅爾哈善、額敏和卓二人辦理。

《高宗實録》卷五五五 丙午，〔諭〕：始議向俄羅斯索取阿睦爾撒納時，衆人之意，未必不竊議又生邊釁，是總不知駕馭外藩之道，示之以謙則愈驕，怵之以威則自畏。此二言，若子孫世世能守，實大清國億萬年無疆之庥也。即如漢、唐、宋、明，和親稱姪，歲幣屢增，是亦遜讓之極矣，而於邊患寧稍救耶？即如俄羅斯，既已收留叛賊，若不嚴行索取，彼必不將尸獻出，設從史貽直、陳世倌所議，且將遷就隱忍，竟若叛賊一入俄羅斯，遂無可如何者，所謂唾面自乾之爲，朕甚恥之。朕於軍國重務，惟有乘機度勢，因物順理，不但初無搆釁於俄羅斯之心，即此用兵三年，雖未如康熙、雍正年間之久，而朕已慮衆人之勞，時切於懷，特因叛賊未獲，萬難中止，初非朕之本意。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庚戌，設東、西長安門護軍。

壬子，諭：陳宏謀、周人驥誼屬師生，例應迴避，廣東巡撫著鍾音調補，周緒著調補福建巡撫，所遺貴州巡撫員缺，著周人驥調署。以劉統勳爲吏部尚書，調秦蕙田爲刑部尚書，以嵇璜爲工部尚書。命吏部侍郎三泰、户部侍郎劉綸軍機處行走。

癸丑，以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額敏和卓哈甯阿爲參贊大臣，順德訥、愛隆阿、玉素布爲領隊大臣，進兵回部。

《高宗實録》卷五五五 〔諭〕：雅爾哈善等，此次進取回城，須申明紀律，使其知畏，庶可潛消反側，而於安插亦易。亦傳諭兆惠知之。

《高宗實録》卷五五六 二月乙丑，加賑山東德州、東平【略】等州縣衛所水災軍民。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甲戌，諭：國家設立學校，原以教育人材。今觀八旗義學，徒有學校之名，而無育材之實，況有咸安宫國子監官學，並教養世職官員，左右兩翼官學，八旗讀書人等，儘可學習。著將義學裁去，仍交管咸安宫並各官學之大臣、官員等，盡心教習清語、騎射，即讀漢書者，亦當務實，洗去浮華陋習，斷不可有名無實。至禮部大臣平日辦理疏懈，及朕降旨令明白回奏，仍復掩飾敷陳，殊屬不曉事體，除歸宣光在部未久，免其交部外，餘俱著交部察議。

《高宗實録》卷五五七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順德訥等自哈薩克邊界徹兵途中搜查逸賊，盡行勦殺，復將哈薩克錫喇之黨摩羅、達什扎布等生擒，實屬可嘉。著加恩將順德訥交部議敘，賞給世職。努三授護軍統領，額爾克沙喇封爲貝子。

乙酉，蠲免山西介休縣水災村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三月丁酉，清馥丁憂，調吴士功爲陝西布政使，以永甯爲直隸布政使，喬光烈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五八 辛丑，又諭：據兆惠等奏稱，擒獲賊人供内，有舍楞將入俄羅斯之語。【略】傳諭阿桂，行知和碩齊、唐喀禄等，倘賊衆有向額爾齊斯逃往俄羅斯蹤跡，伊等務留意堵截擒拏，解送來京。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丁未，周琬丁憂，以吴士功爲福建巡撫，方世儁爲陝西布政使。命永貴以侍郎銜留軍營辦事。調鍾音爲陝西巡撫，託恩多爲廣東巡撫，莊有恭署江蘇巡撫，以馮鈐爲湖北巡撫，徐嶙爲山東布政使，台柱爲山東按察使，李治運爲浙江按察使。

戊申，調常亮爲江蘇布政使，公泰爲湖北布政使，吴嗣爵爲湖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五五九 諭：昨於正大光明殿，考試翰詹等官，親加詳閲。【略】一等王鳴盛、秦大士、錢汝誠三員。

又諭：昨考試滿洲由别衙門陞用翰詹諸臣，既閲其文，又驗其人才，分别等次，一等德爾泰一員。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四月壬戌，准漕船各帶火槍編列字號。

免甘肅蘭州等六府屬州縣三年至十年逋賦。

以許松佶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六〇 丁卯，諭：據秦蕙田奏，請將各省流丐遞解回籍一摺。【略】不若就所在地方，設法查禁，尚屬簡便易行。嗣後地方官，凡遇流丐在境，務須督率保甲人等，諄切曉諭，仍不時留心察訪。如有逞强不法者，即嚴拏懲治，以警愚頑，庶於聽其營食之中，而即寓禁其滋事之意，既不必解送紛繁，亦不致漫無約束矣。

戊辰，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三十三州縣乾隆十年起至二十年未完民欠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壬申，調三泰爲户部侍郎，石桂爲吏部侍郎，以伊禄

順爲盛京刑部侍郎，以莊存與爲禮部侍郎。

癸酉，以和其衷爲貴州布政使，圖桑阿爲湖北按察使。

甲戌，諭：阿桂見在軍營，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夢麟調補，所遺户部侍郎缺著吉慶補授。阿桂遇有部院侍郎缺出，再行補授。

丙子，調馮鈐爲湖南巡撫，莊有恭署湖北巡撫，命陳宏謀以總督銜管江蘇巡撫，以李侍堯署兩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五六一　丁丑，免福建臺灣縣乾隆二十二年分各則田旱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壬午，以許松佶爲湖南布政使。

甲申，命尚書劉統勳會勘山東微山湖隄工。以來朝爲廣東按察使。

五月戊子，免甘肅通省二十四年額賦。

己丑，武忱以怠玩誤公革職，以蔣炳爲甘肅布政使。

癸卯，調圖桑阿爲河南按察使，沈作朋爲湖北按察使，嚴有禧爲湖南按察使。

乙巳，召劉統勳回京，命德爾敏督辦黄河北岸隄工。

《高宗實録》卷五六三　免河南祥符、陳留【略】等四十九州縣乾隆二十二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四七　戊申，以五吉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六五　六月壬午，免甘肅各屬乾隆十六年至二十年民欠水衝沙壓地畝額賦，停徵地丁銀兩。其甘、涼、肅三府州，安西五衛，皐蘭一縣乾隆二十二年分地丁銀米，并予緩徵。

甲申，免陝西靖邊、定邊、榆林、葭州、神木、懷遠、府谷、宜君等八州縣乾隆二十二年分被災地銀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秋七月丙戌，命京師五城設廠平糶。

以台柱爲山東布政使，沈廷芳爲山東按察使。

戊子，免甘肅省積年民欠耗羨銀米。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雅爾哈善等奏稱，逆酋霍集占率賊衆數千，親援庫車。大臣、官兵等斬馘寨旗，逆酋負傷僅免，深屬可嘉。著查明功績等次造册，送部議敘。

《高宗實録》卷五六六　戊戌，賑卹山西静樂、文水、平遥、介休、樂平、長子、陽曲、交城、興縣、寧武、祁源、平定、代州、蒲縣等州縣水、旱、雹災飢民口糧籽種。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壬辰，兆惠等疏報：布魯特部落薩喇巴哈什頭目車哩克、齊圖魯起尼沙等内附。

《高宗實録》卷五六七　壬寅，又諭：據車布登扎布等奏稱，與巴禄同追舍楞，至古爾班察爾，與阿桂合兵，知舍楞已入俄羅斯，隨派副都統鄂博什等，前往索取。又前遣往哈薩克索取布庫察罕之納旺等，尚未回報。【略】阿桂不必回科布多，倘業經轉回，即來京請訓。

癸卯，定邊將軍兆惠疏報：右翼布嚕特瑪木特呼里比歸誠，遣其弟舍爾伯克等入覲。

乙巳，靖逆將軍員缺，著納木扎勒補授，參贊大臣員缺，著三泰補授。已諭兆惠速往庫車。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丙午，兆惠疏報：左翼布魯特霍索楚鄂拓克頭目邁塔、克啟台鄂拓克頭目喀喇博托遣其弟姪等内附。

壬子，賑卹陝西延川、膚施【略】等十七州縣旱雹成災飢户，并緩徵新舊錢糧、民欠倉穀。

八月，丙辰，裁天津巡漕御史缺，移通州滿、漢各一員，專駐楊村，兼行巡視。

庚申，命京師設壇祈雨。

庚午，布庫察罕和碩齊伏誅。

甲戌，以都賚爲兵部尚書。

丁丑，以阿桂爲工部侍郎。

壬午，諭：永貴效力軍前，已閱數年，自應更換。書山著以侍郎銜同定長辦理屯田事務，刑部侍郎員缺，著永貴補授。

是月，雲貴總督愛必達奏：查永昌府西南邊界與緬甸相聯，而緬屬木邦土司，與内地各土司犬牙交錯，多有世聯婚姻者。兒緬甸國王嗥達喇，被得楞野夷所轄所害，木梳鋪頭目甕藉牙僭竊邊界，防範宜嚴，業飭沿邊土司，慎密巡防，毋與木邦土司往來。報聞。

《高宗實録》卷五七〇　九月丙戌，賜布嚕特使臣車哩克齊等宴。

馬得勝失機僨事，罪不可逭，著與把總宋林，俱於軍前正法。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庚寅，富德疏報：右部哈薩克圖里拜及塔什干回人

圖爾占等歸誠。

《高宗實録》卷五七〇 辛卯，賜布嚕特使臣舒庫爾宴。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戊戌，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歸宣光調補。禮部尚書員缺，著嵇璜調補。梁詩正終養回籍，侍奉數年，而見在丁憂亦逾百日，工部尚書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即著梁詩正來京署理，俟服闋實授。梁詩正未到之前，仍著嵇璜兼署。

甲辰，車布登扎布疏奏：哈喇哈勒巴克回部内附。

《高宗實録》卷五七一 丙午，定邊將軍兆惠疏奏：阿克蘇回衆頗拉特等歸誠。

庚戌，定邊將軍兆惠等疏奏：和闐城伯克霍集斯等歸誠。

《高宗實録》卷五七二 冬十月壬戌，又諭：將軍兆惠，領兵進攻葉爾羌，霍集占勢極窮蹙。

戊辰，《諭》：若兆惠尚未成功，即由巴爾楚克領兵攻取喀什噶爾。賑貸直隸大城、青縣、滄州、蔚州、萬全、懷安、懷來、赤城、龍門等九州縣本年水、雹、霜災貧士、飢民、旗户、竈户，并緩徵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己巳，命伊犁撥兵屯田。

甲戌，吴拜以年老罷，以德敏爲左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五七四 十一月甲申朔，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來朝。

己丑，阿里衮著以參贊大臣行走，現在巴里坤辦事，著吴達善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乙未，以海明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七四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接到兆惠行文，知我兵深入，逆賊霍集占等，恃其黨衆，敢於合圍拒敵，殊可憤恨，即當前往策應。參贊大臣富德，業經領兵前進，著授爲定邊右副將軍，阿里衮、愛隆阿、福禄、舒赫德，俱授爲參贊大臣。無論何隊兵丁，惟擇馬力有餘者，作速前往，其攻取回城，擒獲賊首，自不遽責，伊等惟應援兆惠爲要。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庚子，石柱卒，以舒赫德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七五 甲辰，將軍兆惠統軍深入賊巢，率衆渡河，鏖戰數次，【略】晉封爲武毅謀勇一等公。【略】額敏和卓著賞給郡王品級，霍集斯伯克著晉封貝子，加貝勒品級。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丁未，諭：工部尚書、鑲紅旗滿洲都統納穆扎爾員缺，著舒赫德補授，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阿里衮補授。户部侍郎三泰員缺，著明瑞補授。正紅旗滿軍副都統，著鄂弼升補。永貴尚未來京，其刑部侍郎事務，著鄂弼暫行署理。

《高宗實録》卷五七五 諭：據愛隆阿奏稱，靖逆將軍納木扎勒、參贊大臣三泰，於十月十三日，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並兵二百餘名，前赴將軍兆惠大營。【略】遇逆回賊兵三千餘人，倉猝衝拒，將軍納木扎勒、參贊大臣三泰、並侍衛奎瑪岱，俱已陣亡。【略】納木扎勒著晉贈公爵，三泰著特贈子爵，均世襲罔替。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著照巴圖魯侍衛奇輸布之例，賞給世職。

庚戌，《諭》：富德速赴阿克蘇，會同舒赫德，計議進勦。

《高宗實録》卷五七六 十一月癸丑朔，孫灝奏請停止明年巡幸，索約勒濟【略】妄肆簧鼓，著以三品京堂改用，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賑福建臺灣、鳳山、諸羅、彰化等四縣本年風災飢民，併緩徵新舊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戊午，諭：都賚所出兵部尚書、正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阿里衮補授。勒爾森著轉補吏部侍郎，所遺刑部侍郎員缺，著伊禄順補授，伊禄順未到京以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勒爾森署理。

《高宗實録》卷五七六 己未，加賑浙江仁和、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等六縣，湖州一所本年水災飢民。

丁卯，豁除甘肅張掖、撫彝、平番、高臺等四廳縣水衝地畝額徵租銀。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授霍集斯之子呼岱巴爾氏爲内大臣。

戊辰，以温敏爲盛京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七七 壬申，蠲浙江錢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等七縣本年水災田畝應徵漕項錢糧有差，並緩徵漕糧、漕截等銀米，及舊欠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四八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二四年（己卯、一七五九）

《高宗實録》卷五七八 春正月甲申，將甘肅通省來年應徵地丁錢糧悉予蠲免。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丙戌，命甘肅安西等五衛粟麥減價平糶。

丙申，杜官德因事解任，以明山爲浙江布政使，永泰爲山西按察使。調徐垣爲貴州布政使，以吴士端爲四川布政使，顧濟美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七九 己亥，諭曰：大學士、伯、管陝甘總督黄廷桂【略】溢逝。陝甘總督員缺，著吴達善補授。實授李侍堯爲兩廣總督。

癸卯，諭曰：蔣溥著補授大學士，仍兼管户部尚書事務。史部尚書劉統勳著協辦大學士。李元亮著調補户部尚書，梁詩正著調補兵部尚書，歸宣光著補授工部尚書，陳惠華著補授左都御史。阿里衮未到以前，兵部滿尚書事務，著李元亮兼管，其現署工部滿尚書，不能兼管，蘇昌著以吏部侍郎署理工部滿尚書事務。

查雍正年間，部議准江南新漲無主互争之洲，勘明入官。今通州如意沙，係新漲無主灘地，向有刁民隱占，委員往勘。除附近民業者，仍聽升科執業，餘撥作堂中官産。又通州、崇明連界，新漲玉心沙，爲兩邑民人争毆致命，經地方官查明究議，歸作堂中公産，以餘地養窮民，息穀仍歸民，借洲棍攘争，亦可漸戢。得旨：不但一舉而數善備，而汝亦因此得名也。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甲辰，命陝西撥運倉米接濟甘肅。

辛亥，命山西撥大同府倉穀，於朔平府備糶。

二月，戊午，命四川添鑪鑄錢，解甘肅備用。

《高宗實録》卷五八〇 癸亥，哈寧阿以軍行失律，【略】著監候，秋後處決。

甲子，富德【略】統領官兵行至呼爾璊，逆酋霍集占等，率賊騎五千抗拒，官兵奮勇轉戰。【略】着加恩封爲三等伯爵，舒赫德、【略】阿里衮、【略】豆斌，【略】著加恩一體議叙，並各賞給世職。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以曹瑛爲工部侍郎，何國宗爲内閣學士。

己巳，諭：將軍兆惠毋庸固辭封爵章服，富德晉封一等成勇伯，予明瑞、由屯温布端濟布努三鄂博什瑪瑞、永慶等世職，授朗衮扎布、衮楚克鎮國公，温福内閣學士，餘俱升賞有差。命車布登扎布爲副將軍，福禄車木楚克扎布爲參贊大臣，越阿爾台行，巡查額爾齊斯等處，摻捕瑪哈沁。

《高宗實録》卷五八一 庚辰，兆惠、富德等遽行徹回〔阿克蘇〕，【略】非是。

《高宗實録》卷五八二 三月癸未，諭：舒赫德同伯克霍集斯，駐劄和闐，堵截逆賊等逃竄要路。

己丑，烏勒登著補放頭等侍衛，同副都統齊努渾赴北路軍營，作爲參贊大臣，帶兵。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庚寅，命河南運麥十萬石，至京師平糶。

《高宗實録》卷五八二 壬辰，楊應琚現在浙江，著速行來京，有交辦事件，其閩浙總督印務，著楊廷璋暫行護理。

《高宗實録》卷五八三 己亥，明瑞宣力軍前，奮勉可嘉，【略】晉封爲承恩毅勇公。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壬寅，命撥京倉米五萬石於五城平糶。

賜陝西乾州八世同居壽民甯爾强御製詩章、御書扁額。

丙午，以彰寶爲貴州按察使。

己酉，以五吉爲禮部侍郎，清馥爲内閣學士，以錢汝誠爲兵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五八四 夏四月癸丑，舒赫德奏稱：富德應援和闐，【略】即遵照辦理。【略】參贊大臣，富德處較少，著阿桂在伊隊内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丁巳，以楊應琚爲陝甘總督，吴達善以總督銜管甘肅巡撫事。

戊午，諭：閩浙總督員缺，著楊廷璋補授。莊有恭著調補浙江巡撫。湖北巡撫員缺，一時不得其人，周琬守制已逾一載，著前往署理。

《高宗實録》卷五八四 庚申，蠲免浙江錢塘、海寧、山陰、會稽、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八縣，曹娥、東江、石堰、金山、青村、下砂、下砂二、三八場乾隆二十三年秋禾風災額賦，並予加賑。

乙丑，賑卹甘肅狄道、河州【略】二十三廳州縣衛乾隆二十三年旱災、雹災飢民，並給葺屋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命九卿大臣極言利弊。

戊辰，命京師平糶米石毋拘定數。

甲戌，命順天、通州照京師五城平糶。

乙亥，諭八旗大臣官員等，照健鋭營一體訓練兵丁。

《高宗實録》卷五八五 丁丑，舒赫德【略】仍回阿克蘇。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五月庚辰朔，命明安圖、傅作霖繪回部輿圖。

辛巳，免陝西潼關等六十五廳州縣本年額賦有差。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克勒底雅塔克回人等，聞官兵將至，擒獲賊人所用頭目，爭先投降，甚屬可嘉。

戊子，命截留漕糧十萬石，貯直隸景州、天津等處備賑。

甲午，修濬京城内外河渠代賑。

丙申，以山西旱，命常平倉外糧撥社穀平糶。

己亥，諭：和其衷著以布政使衙馳驛前往西路，同定長等辦理屯田糧務。命米廠加賜暑藥。

壬寅，命甘肅購雜糧備賑。

戊申，諭：直隸布政使永甯，久居外任，未經勞績自效，著以原品前往哈密，同五吉等辦理糧餉事務。所遺布政使員缺，著三寶補授。

命近京州、縣減價平糶。

《高宗實録》卷五八八　六月甲寅，恒禄爲綏遠城將軍。

戊午，又諭：前因陝省榆林、葭州等處頻年被災，加恩賑濟，嗣以麥收尚早，而例賑已竣，復經降旨加賑。現在邊地雨澤未能霑足，麥收歉薄，計距秋收之期尚遠，民食未免拮据，深堪軫念。著再加恩將榆、葭等十一州縣被災七、八分之極貧與被災九分之極次貧民，再行加賑兩月，酌量地方情形，銀糧兼給，以資餬口。其榆、延等屬，去秋未經被災州縣，二麥歉收之處，亦准照例酌借籽種口糧，俾編氓盡力南畝，以待秋成。該部速遵諭行。

庚申，定議：兆惠領兵先取喀什噶爾，富德攻葉爾羌，巴禄由巴爾楚克路，與富德會合，互相策應。

辛酉，又諭：據富德奏稱，霍集斯、鄂對請將阿什默特授爲管和闐六城伯克。霍集斯人不可信，未便留於故地，已密諭兆惠等，令富德如此辦理，特以安慰衆心。揆之理勢，霍集占等尚未就擒，其補授總理諸城伯克之處，即不遽辦亦可，但富德等業經具奏，未便停止，富德進兵時，著與霍集斯、鄂對同往。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壬申，諭：薩喇爾前在軍營獲罪，但伊曾率衆由準噶爾來歸，著加恩授爲散秩大臣，並補授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高宗實録》卷五九〇　閏六月丙戌，蠲免福建臺灣、鳳山、諸羅三縣乾隆二十三年晚禾風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丁亥，圖桑阿緣事解任，調蔣嘉年爲河南按察使，以明德署甘肅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九一　丁酉，諭：據吴達善奏稱，甘省所屬皋蘭等三十六州縣衛，五六月間，雨澤愆期，被旱情形，輕重不一等語。甘省地處邊陲，連歲秋成歉薄，去冬雨雪稀少，今夏禾失收，糧價昂貴，閭閻必多拮据，朕心深爲軫念。該督等應悉心體察民情，勤加撫卹，各屬内有趕種秋禾，並借籽種，晚秋現在乏食之户，即查明量借口糧、銀兩，以資接濟。其被災較重，節候已遲，不能改種秋禾，及止種一收成災之處，不在現領加賑之内者，接濟尤不可緩，俱著該督等詳悉確查，速行賑卹，使窮黎不致失所。至皋蘭、金縣等處，前因被災，屢經降旨加恩，展賑已至七月，今該省現在尚未收穫，所有加賑之期，未便拘於常格，至十月始行散給，著即於八月内接續放賑，俾得源源接濟。朕嘉惠窮黎，有加無已，該督等，其董率屬員，實力奉行，體朕優卹邊氓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癸卯，禁浙絲出洋。

《高宗實録》卷五九一　布拉呢敦〔棄〕喀什噶爾〔遁〕。

甲辰，又諭：據兆惠等詢問來降回人，知布拉呢敦將喀什噶爾人衆驅出，肆行搶掠。霍集占於四月間，遷移家口輜重於葉爾羌之西，恐同謀逃往巴達克山。富德亦詢知，霍集占遷移家産，領衆於城外結營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四九　乙巳，允裪璜在籍終養，以陳惠華爲禮部尚書。

丙午，調程景伊爲禮部侍郎，以熊學鵬爲兵部侍郎。

丁未，以劉綸爲左都御史，調于敏中爲户部侍郎，以謝溶生爲刑部侍郎，李因培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九一　戊申，賑卹浙江江山、麗水二縣本年被水災民。

《高宗實録》卷五九二　秋七月己酉朔，定邊將軍兆惠等奏：臣等聞喀什噶爾回人信息，即領兵前進，先派額敏和卓之子茂薩等，馳往安撫城堡，查明地畝。據喀什噶爾所屬牌租阿巴特城伯克呢雅斯遣回人呈稱，六月間，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將葉爾羌、喀什噶爾城堡焚毁，令回人等遷往巴達克山。我即閉城拒守。聞霍集占兄弟約於色呼庫勒之齊里袞巴蘇相會，若兵至，即可擒獲等語。參贊大臣阿里袞等奏：臣與巴禄等兵抵巴爾楚克，擒獲多倫回人庾默特等，據供從喀什噶爾脱出，霍集占現將巴爾楚克邊卡徹回，兄弟商議，欲從巴達克山路，往痕都斯坦等語。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兆惠等奏稱，霍集占兄弟俱經逃竄，追襲最爲緊要。車布登扎布不須往特穆爾圖諾爾，但於伊犁附近，擇水草之地駐牧，防範霍集占等逃入俄羅斯、哈薩克之路，併搜捕瑪哈沁。

壬子，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錢糧十分之三。

己未，又論：據阿思哈奏，信豐縣刁民二十餘人，在大庾縣寨下地方，搶奪續運鹽船，又於藍村地方，搶奪續運鹽船等語。夥黨私販，已干法紀，乃敢糾合多人，持械逞兇，搶奪官運鹽船，並因從前私販蕭士美等，拒捕格傷身死，明言因命報仇，尤屬不法，此等棍徒，實爲地方重蠹，若不痛加懲治，無以遏刁風。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甲子，以王鳴盛爲内閣學士。

辛未，永定河漫口合龍。

《高宗實録》卷五九四 八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奏稱，追及逆酋霍集占於阿勒楚爾，我兵奪山衝擊，陣斬賊衆千餘人，生擒五十餘人，獲駝騾、器械、牲隻無算，賊衆大敗窮竄，現在乘勝悉力追擒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命甘肅明歲借給耔種口糧，例外酌增折價。

《高宗實録》卷五九五 庚子，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臣等敗賊於阿勒楚爾，乘勢追勦，行至葉什勒庫勒諾爾，詢係巴達克山界。【略】逆賊兇弟以餘黨四五百人，竄入巴達克山。臣等酌留公鄂對、散秩大臣阿什默特併侍衛兵丁等，管束降回。臣阿里袞帶兵追賊，富德、巴禄、阿桂等隨後策應，並先行曉諭巴達克山部落人等，令將逆賊縛獻。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辛丑，富德等奏：臣明瑞、哈達哈等領兵，在巴達克山北堵截賊人逃路，派副都統伊柱等策應，有賊前來衝突。詢之降回等，云此即厄魯特沙喇斯瑪呼斯，臣等帶兵追勦，殲賊二百餘人，尚存賊四百餘，勢不能支。查沙喇斯瑪呼斯恬惡難逭，臣等暫爲撫納，俟追有宰桑雅瑞得木、齊丹巴來投。查沙喇斯瑪呼斯恬惡難逭，臣等暫爲撫納，俟追賊事竣，再行查明正法。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九月戊申朔，命山西災賑口糧例外酌增折價。

《高宗實録》卷五九六 庚戌，撫卹浙江江山、麗水、常山、開化等四縣本年水災貧民。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富德等奏，貝勒品級伯克霍集斯、公品級鄂對、散秩大臣阿什默特、頭等侍衛噶岱默特，於阿勒楚爾、葉什勒庫勒等處，奮勇勦賊。【略】封鄂對爲貝子，阿什默特、噶岱默特，俱封爲公。【略】敏珠爾多爾濟，給還公爵。

癸丑，定西域祀典。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甲寅，楊續緒以不職休致，以阿永阿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五九六 庚申，著阿桂前往阿克蘇辦事。玉素布【略】晉封爲貝勒。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庚午，碩色因病解任，以蘇昌爲湖廣總督，海明爲吏部侍郎，赫赫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五九七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兆惠奏稱，差往探信之侍衛等回報，逆賊布拉呢敦、霍集占，俱爲巴達克山人拏獲等語。

甲戌，又諭：回城現俱平定，應將霍集占等私行徵斂之項，嚴行禁止。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命參贊大臣阿里袞留駐葉爾羌。

乙亥，命五城平糶麥豆。

《高宗實録》卷五九八 冬十月己卯，阿克蘇爲回城要地，已派阿桂駐劄辦事，著該部齎送欽差大臣關防一顆。

癸未，撫卹山西陽曲、祁縣【略】等五十六州縣本年被旱、被雹、被霜貧民，並緩徵新舊額賦。

丁亥，令哈寧阿自盡。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甲午，申禁燒鍋蹺麴。

乙未，山西巡撫塔永寧卒，予祭。以鄂弼爲山西巡撫。

《高宗實録》卷五九九 賑盛京城、承德縣、鐵嶺城、鐵嶺縣、開原城、開原縣、錦州城、錦縣、寧遠城、寧遠州、廣寧城、廣寧縣、義州城、義州等處，本年旱災旗民，並蠲緩額賦如例。撫卹長蘆滄州、南皮、鹽山、静海、衡水、青縣等六州縣，嚴鎮、海豐、豐財、富國、興國等五場被水竈户，並蠲緩額賦如例。豁免甘肅狄道、河州【略】等二十二廳州縣衛乾隆二十三年被雹、被水、被旱災地額賦。

丙申，賑卹順天直隸所屬固安、永清【略】等四十七州縣廳本年水、旱、霜、雹、蟲螣偏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命湖廣、四川各撥局錢，協濟甘肅。

《高宗實録》卷五九九 己亥，賑江蘇上元、江寧【略】等五十六州縣廳，蘇州、太倉、鎮海等三衛本年水、蟲、風潮偏災貧民，並照例蠲緩額賦，其應徵漕糧、漕項、銀米，及積年舊欠漕糧、漕項，均分別蠲緩有差。

庚子，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奏到：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獻逆賊霍集占首級，全部納款捷音。【略】將軍兆惠已晉公階，并迭賜章服，其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以示寵異。將軍富德著晉封侯爵，並賞戴雙眼翎。兆惠、富德，著再加授一子爲三等侍衛。參贊公明瑞、公阿里袞，並賞戴雙眼翎，舒赫德及在事大臣官員，均

交部從優議敘。額敏和卓著加恩晉封郡王。玉素布著加恩賞給郡王品級。

辛丑，以西師成功始末，御製《開惑論》宣示中外。撫卹浙江嘉興、秀水【略】等十八州縣，嘉興衛、湖州所、雙穗、蘆瀝、永嘉、橫浦、浦東、下砂、下砂二、三場、青村、袁浦等九場本年被水、被蟲貧民，並給籽種口糧，停徵額賦如例。

壬寅，却諸王大臣請加上尊號。

撫卹陝西定邊、安定、延川、宜川、榆林、葭州、神木、府谷、懷遠等九州縣本年被旱、被雹、被霜貧民，並緩徵新舊額賦。

癸卯，又論：平定回部大功告成，北路將軍、大臣等，同此歡慶。可傳諭成袞扎布等，宣示喀爾喀四部落及杜爾伯特部落知悉，車布登扎布，即計程於十二月二十前後抵京，同赴太平嘉宴。

《高宗實録》卷六〇〇 十一月辛亥，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御製平定回部勒銘葉什勒庫勒諾爾碑文。

辛酉，諭：陝甘總督楊應琚籌辦軍需，【略】晉階太子太師。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戊午，兆惠等奏報：霍罕額爾德尼伯克，將所屬安集延、瑪爾噶朗、納木干、霍罕等四城歸附，並齊哩克布魯特及額德格訥布魯特、阿濟畢等人衆，遣使歸誠。

癸亥，命庫車屯田。

甲子，再加甘肅、河東、河西各屬折賑價銀。命湖廣、江西搭運通州倉米，兑存浙江、江蘇備用。

己巳，命海明馳赴葉爾羌，協同舒赫德辦事，以恩丕署吏部侍郎。調蘇崇阿爲江蘇布政使，台柱爲河南布政使，以崔應階爲山東布政使，調蘇爾德爲江西按察使，以王檢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〇一 癸酉，又奏：回部平定，應令各城伯克等，輪班入覲。【略】哈爾塔金布嚕特頭目納底爾瑪特，遣其弟伯克頗拉特告稱，我兄管領有一千五百户，呼圖和卓管領有五百户，情願歸誠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申命釐正文體。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兆惠等奏稱，大兵凱旋，霍集斯告請同行入覲。

庚午，傅靖以不職革職，以顧濟美爲雲南布政使，調永泰爲四川按察使，索琳爲山西按察使。

十二月丁丑朔，再撥湖南米二十萬石，於浙江備賑。

庚辰，准佐雜官由本籍赴任借支養廉。

辛巳，諭各省學政釐正文體。

《高宗實録》卷六〇二 甲申，賑甘肅皋蘭、河州【略】等十四廳州縣及東樂縣丞屬本年旱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辛卯，命湖南於撥運浙江米三十萬石外，再籌接濟。

《高宗實録》卷六〇三 甲午，加賑山東海豐、利津【略】等十六州縣衛，永阜、永利、王家岡等三場本年被水、被潮貧民。

丁酉，蠲免浙江江山、常山、開化等三縣本年水災額賦，並豁除江山、常山水衝沙壓地畝，無徵漕項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五〇 嚴禁紬段錦絹出洋。

琉球國王尚穆表謝册封，並進方物。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二五年（庚辰、一七六〇）

《高宗實録》卷六〇四 正月戊申，將甘肅省乾隆二十六年應徵地丁、錢糧通行豁免。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安泰等奏，現在烏噜木齊等處屯田，與哈薩克交易，請賞給關防，及派員辦事等語。著照所請，賞給關防。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癸丑，增給京師五城煮賑各廠米石。

《高宗實録》卷六〇四 乙卯，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使臣陀克塔瑪特、齊哩克卓爾瑪特使臣呼達呼里等至京。

丙辰，巴達克山素勒坦沙使臣額穆爾伯克、巴圖爾伯克、博羅爾沙呼沙默特使臣沙伯克等至京。定邊將軍兆惠等函送逆回霍集占首級，并俘酋捫多索丕等至京。

丁巳，命懸霍集占首級於通衢，宥俘酋捫多索丕等。

己未，布嚕特阿濟比使臣錫喇噶斯等至京。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壬戌，命在京安插回人，另編佐領。

庚午，傅靖以不職革職，以顧濟美爲雲南布政使，調永泰爲四川按察使，索琳爲山西按察使。

二月丙子，命水師官員迴避本省。

辛巳，命直隸留北倉米十萬石，於河工備用。

壬辰，以温福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六〇七 己亥，兆惠、富德俱著授爲御前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壬寅，定邊將軍兆惠等振旅凱旋，上自黄新莊啟鑾，至良鄉郊勞。

《高宗實録》卷六〇七 甲辰，賜哈密扎薩克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和闐阿奇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回部新附之阿克蘇貝勒品級、貝子鄂對等四十六人，冠服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乙巳，命富德軍機處行走。

癸丑，烏什阿奇木伯克著阿布都拉補授，和闐阿奇木伯克著阿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著噶岱默特補授，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著鄂對調補，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著色提巴勒氏調補，英吉沙爾阿奇木伯克著索勒屯和卓補授。其拜城阿奇木伯克，作爲四品，即著阿布都喇瑪補授。

《高宗實録》卷六〇八 癸丑，烏什阿奇木伯克著阿布都拉補授，和闐阿奇木伯克著阿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著噶岱默特補授，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著鄂對調補，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著色提巴勒氏調補，英吉沙爾阿奇木伯克著索勒屯和卓補授。

甲寅，伊犁辦事需人，常亮現在丁憂來京，著即帶關防馳驛前往，交阿桂收掌，協同辦事。

《高宗實録》卷六〇九 辛酉，賑卹江蘇上元、江寧【略】等五十五州縣衛乾隆二十四年水災飢民，併蠲緩額賦有差。

壬戌，賑卹奉天承德、鐵嶺、開原、錦縣、寧遠、廣寧、義州等七州縣乾隆二十四年旱災飢民，併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四月甲申，弛私造鳥槍禁。

丁亥，調王際華爲兵部侍郎，錢汝誠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一二 五月壬子，論：國家生齒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間，滋生民數，歲不下億萬，而提封止有此數，餘利頗艱。且古北口外一帶，往代皆號嚴疆，不敢尺寸踰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僕，視同一家，沿邊内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設從而禁之，是厲民矣。今烏噜木齊、闢展各處，知屯政方興，客民已源源前往貿易，茹簷土銼，各成聚落，將來阡陌日增，樹藝日廣，則甘肅等處無業貧民，前赴營生耕作，汙萊闢而就食多，於國家牧民本圖，大有裨益。夫利之所在，雖禁之而不能止，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將來亦徐觀其效而已，朕又何所爲而先事勞之。前此武功告成，不過偏師深入，今辦理屯種，亦祇因地制宜之舉，而無識者又疑勞民，朕實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耳。因閔對策，特降此旨，並將楊應琚奏摺通論中外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癸丑，賜畢沅等一百六十四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高宗實録》卷六一二 丁巳，豁免安徽懷寧、桐城【略】等十五州縣，泗州、滁州二衛乾隆二十四年水災、蟲傷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癸亥，飭八旗勤習騎射。

《高宗實録》卷六一三 己巳，哈薩克阿布勒巴木比特來使瑚圖拜、阿塔賚、阿布賚來使額哷斯瑚勒、阿布勒比斯來使伯克奈、布嚕特哈木巴巴來使玉森等，瞻覲行禮。

《東華續録》乾隆五一 六月癸酉朔，命直省實力捕蝗。

七月己丑，以蔣炳爲倉場侍郎。

辛丑，准貴州酌買雲南銅斤，開鑪鑄錢。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乙巳，申嚴生童冒籍例。

調許松佶爲甘肅布政使，以彭寶爲湖南布政使，額勒金爲貴州按察使。

甲寅，實授阿思哈江西巡撫。

《高宗實録》卷六一六 阿里衮又奏：【略】因呢雅斯、聞多倫回人等，傳説阿睦爾撒納之信，告之邁喇木，適值議派邁喇木輪班進京，聞和什克伯克等户口，俱送京安插，恐被留在内，與呢雅斯商議，行文摇惑人心。而官兵來勦甚速，隨糾集回人，倉猝拒捕，及攻潰潛逃，投向呢雅斯，呢雅斯又已將所縛兵丁二十人殺害，遂與同逃。供認不諱，現派官兵將邁喇木、呢雅斯解京。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乙丑，以朝銓爲盛京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一七 己巳，俄羅斯【略】共遣四路兵來分疆界，烏伊喀喇齊潦設一標記，阿錫勒班設一標記，阿勒坦諾爾設一標記，共設立三處標記而返。隨遣副都統莫尼扎布，速行前往詢明扎喇納克等，令於被獲五人内，擇通曉事體者一二名，帶至詢問等語。看來彼處並無大事，俄羅斯人等，特因數年來，知大兵勦滅準噶爾，平定回部，收服哈薩克、布嚕特各部落，甚爲惶恐，故佯遣人巡察阿勒坦諾爾等處地方，明係試探内地消息。是以朕前降旨，不必以此爲事，紛紛豫備。但伊等既在克木克木齊等處駐兵，烏伊喀喇等處設立標記，若任伊

等侵占疆界，亦殊不可。然此事今歲亦不必辦理，來年令阿桂酌派副都統一員，帶兵數百名，至額爾齊斯地方，京中派一、二大臣，會同車布登扎布、車木楚克扎布，揀派扎哈沁杜爾伯特兵一千名，度阿爾台，前往額爾齊斯地方，兩路會哨，巡察阿勒坦諾爾等處，果有設立標記，即行拆毀，如有屯駐人等，即行驅逐，俟伊等辦理完畢，奏到日再行降旨。至來年何時可以進兵，約於何地會哨之處，著阿桂、車布登扎布等，詳籌咨商，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八月戊寅，命廣州將軍、副都統每年輪閲外海水師。

《高宗實録》卷六一八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烏嚕木齊駐劄大臣及官員頗多，須將總理分辦之人區畫明晰。嗣後該處一應事務，著以安泰、定長、永德爲總辦，列名具奏，其餘大臣、侍衛等，俱照領隊大臣例，各指與一處專管之事，報知安泰等轉奏。

《高宗實録》卷六一九 己丑，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沿途經過地方，著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壬辰，以阿桂總理伊犁事務，授爲都統。

己亥，增設江甯布政使，以江、淮、揚、徐、海、通六府州分隸管轄。蘇、松、常、鎮、泰五府州，隸蘇州藩司轄。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專辦上江事務。

調託庸爲江甯布政使，許松佶爲安徽布政使。命侍郎于敏中軍機處行走。

辛丑，以明德爲甘肅布政使，調吴紹詩爲甘肅按察使，以巴哈達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一九 是月，閩浙總督楊廷璋條奏：清釐臺屬邊界，酌定章程。一，臺郡彰化縣沿山番界，年來侵墾，漸近内地，生番逸出爲害。今據該鎮道勘明，於車路、旱溝之外，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接處，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爲界。至淡防廳一帶，從前原定火焰山等界，僅於生番出没之隘口，立石爲表，餘亦未經劃清。今酌量地處險要，即以山溪爲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一，彰邑各處越墾田園，新舊界内共二十處，或社番自行開墾，或賸給民人開墾納租，番民均屬相安。若安設官莊，則地盡歸官，番民失業，自應遵照乾隆十一年之例，還番耕管，以各社通事、土目爲管事，以各墾户爲佃人，分别納租。仍令各通事、土目，將經收每年租粟，及完納課銀各數目，造册查覈。一，淡水、彰化二屬，劃定新界之外，其田園埔地，盡皆退爲荒埔，還番管業，不許漢人墾墾。至如淡水廳所屬之拳頭、毋山等處，逼近生番，時出擾害，業經佃逃田荒，應徵粟米，均應按數豁除，其未墾埔田，飭令各業佃勒限三年，開墾升科。一，淡、彰二處沿邊要隘，向派番丁把守，今定界之後，新屬沿邊，共應設隘寮十處，派撥熟番二百一十七名，淡水一帶，共應設隘寮一十八處，派撥熟番七百二十名，加謹防守。其番丁口糧，彰屬即於該社番租粟内撥給，淡屬向無租粟，查各社番墾埔，現在未墾者尚多，應令查出禀墾，以資隘丁口糧。仍令該管巡檢，同附近汛弁，於定界各處嚴密巡查。得旨：覽奏俱悉。

《高宗實録》卷六二〇 九月乙卯，理藩院等衙門議覆：車臣汗部落扎薩克、貝子旺沁扎布，不能約束屬下，【略】著革去扎薩克，令應襲之人承襲，其貝子著降爲鎮國公，加恩仍留於伊本身。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裁併山西歸化城七廳爲五廳，改協理通判爲通判，頒給關防。

《高宗實録》卷六二一 丁巳，岱身爲副都統，於挖蔑人衆，持棍毆打領催，復聚集數百人，赴署嚷鬧，伊竟不能辦理，乃反給與牌票，遣之起程，實屬惟懦不堪之至，【略】著即正法示衆。

辛酉，傳諭德爾格：查覈事竣仍駐劄闢展，兼轄文武官員，一切事件與舒赫德、定長商辦，有應行陳奏者，准其具摺奏聞，併傳諭舒赫德、定長等知之。

癸亥，哈薩克汗阿布賚使臣都勒特克哷等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丙寅，定鄉、會試磨勘官添用編修、檢討例。

十月丙子，蘇崇阿緣事革職，調彰寶爲蘇州布政使，以永泰爲湖南布政使，鄧錫禮爲四川按察使。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戊寅，調熊學鵬爲刑部侍郎，謝溶生爲兵部侍郎。

壬午，調宋邦綏爲山西布政使，以史奕昂爲廣東布政使，富明安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二二 丙戌，撫卹安徽宿州、鳳陽、懷遠、虹縣、靈璧、鳳臺、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及鳳陽、長淮、泗州三衛等十三州縣衛本年被水災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庚寅，以亢保爲湖北布政使，石禮嘉爲江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二三 己亥，撫卹湖南常寧、耒陽、零陵、祁陽、東安、道州、寧遠、新田、郴州、永興、桂陽、臨武等十二州縣衛被旱災民。

《高宗實録》卷六二四 十一月辛丑朔，賜中式武舉一甲馬全、趙琮、孫庭璧等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鄭端揆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彭成堯等五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六二五 戊午，豁除福建鳳山、連江二縣乾隆二十四年分被水衝塌地畝額賦。撫卹甘肅洮州、古浪【略】等二十七廳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己未，以定長爲兵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二五 是月，四川總督開泰奏：邪教流傳，爲地方大害，川省民鮮士著，風氣不齊，尤易煽惑。奸民宋朝倫等，踵行無爲教，誘騙吏夥，且謬指從前劉奇案内早經正法之孫奎，謂其並未身死，以聳衆聽。【略】將衆犯先押赴行刑處所，令其跪視，商民往觀者，聽其近立，始將宋朝倫等，分别凌遲處斬，並將奸邪惡跡及犯嚴刑之處，通行出示。得旨：甚是。

《東華續録》乾隆五二 陝甘總督楊應琚奏：甘省肅州地方，界當邊塞，地多荒疇。自開闢新疆以來，肅地爲内外總匯，見在商民輻輳。查該州北鄉一帶荒土，界在邊墻以内者始則編户，畸零未及開墾，遠在邊墻以外者，又以地有禁限，未許越耕。但際此拓疆萬里、中外一統，不必區區以遠邊爲限，請將肅州鄰邊荒土盡令開墾，並爲相其流泉開渠引灌，於軍需平餘項下借支工需，令承墾人户分限繳還。得旨：甚好。

十二月丙戌，調胡寶瑔爲江西巡撫，吴達善爲河南巡撫，以明德爲甘肅巡撫。

戊子，以吴紹詩爲甘肅布政使，文綬爲甘肅按察使。

己丑，封吐魯番伯克茂薩爲輔國公。

丙申，以德敏爲荆州將軍，永貴爲左都御史，調常鈞爲倉場侍郎。命永貴往葉爾羌，換舒赫德回京。

是歲，朝鮮、南掌來貢。

乾隆二六年（辛巳、一七六一）

《東華續録》乾隆五三 正月丁未，以柏琨爲陝西按察使。

癸亥，以傅森署左都御史，官保爲刑部右侍郎。

癸酉，召鄂寶來京，以託庸爲廣西巡撫，調彰寶爲江甯布政使，以安甯爲蘇州布政使。

甲戌，申夢璽以徇庇屬員降調，以曹繩柱爲廣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三〇 二月乙酉，安南國王黎維禕故，嗣臣黎維褍遣陪臣陳輝涇、黎貴惇、鄭春澍等，進本告哀，附貢方物。下部知之。□以故安南國王黎維禕之姪黎維褍襲封安南國王。尋差翰林院侍讀德保、大理寺少卿顧汝修往封，並致祭故安南國王黎維禕。

《東華續録》乾隆五三 丁亥，免直隸萬全等八州縣八年至十八年逋賦。

《高宗實録》卷六三一 己亥，蠲免山東濟寧州蘭山、郯城二縣乾隆二十五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三 是月，雲貴總督愛必達奏：安南國沙匪郡尋，即滾尋，越入内地滋擾。前經移咨該國王，迅飭興化鎮目丁文坦督兵圍拏，飭開化等府文武員弁親至壩濫邊界巡查、堵禦。賊城堅厚，又築水城，周圍宂濠，經丁文坦攻毀水城，會議攻破卡道，即可進偪賊巢。報聞。

三月戊申，以高晉爲江南河道總督，調託庸爲安徽巡撫，以熊學鵬爲廣西巡撫。

《高宗實録》卷六三二 庚戌，賑貸安徽宿州、鳳陽、懷遠、虹縣、靈璧、鳳臺、泗州、盱眙、天長、五河等十州縣，鳳陽、長淮、泗州等三衛乾隆二十五年水災飢民，並緩應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三 甲寅，調錢維城爲刑部侍郎，以范時紀爲工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三三 乙卯，蠲免直隸宣化、萬全二縣乾隆二十五年雹災額賦。

壬戌，軍機大臣等議覆都統多爾濟奏稱，西寧邊外多巴等處，係民人貿易之所，向例自楝科爾至尼蘭錫蘭山以内，許客民來往，山外係青海地方，禁止越山貿易。今準夷蕩平，回部向化，請令内地商人，各隨所願，裹帶茶葉、布疋等項，前往青海貿易，使柴達木等遠處貧困蒙古，得以牲隻售換，於邊疆生計，大有裨益。但恐不肖奸民，借端出口，與蒙古等結伴偷竊。應如所奏，嗣後令商人呈報地方官，由西寧駐劄大臣，給蒙古漢字印照，填寫名數，守邊官兵嚴加稽查，驗照放行，其微末商人，仍照例禁止。如官兵疏於查察，致無執照，或帶禁物出口者，獲時，交地方官治罪外，並將守邊官兵議處。仍飭衆扎薩克等，與商人公平貿易，事竣即令入口，倘蒙古内有揹留商人者，查出，將該扎薩克等一併交部治罪。

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五三 丁卯，以喬光烈爲河南布政使，趙孫英爲直隸按察使。

己巳，南掌國王蘇瑪喇薩提拉淮第駕公滿，遣使表賀皇太后聖壽、皇上萬壽，並貢方物。賜御書扁額，賞賚有加。

四月辛未，鄧錫禮緣事解任，以蔡長淦爲四川按察使。

辛巳，調富明安爲廣西按察使，曹繩柱爲福建按察使。

壬辰，李元亮因病解任，以李侍堯爲户部尚書，調蘇昌爲兩廣總督，愛必達爲湖廣總督，以吴達善爲雲貴總督，常鈞爲河南巡撫，温福爲倉場侍郎。

甲午，賜王杰等二百一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雙慶爲内閣學士。

五月丁未，命劉統勳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以梁詩正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劉綸爲兵部尚書，金德瑛爲左都御史。

戊申，以安泰爲刑部侍郎。

戊午，以定長爲福建巡撫，永甯爲兵部侍郎。

辛酉，調謝溶生爲禮部左侍郎，以張映辰爲兵部右侍郎。

六月丙子，以觀音保爲貴州按察使。

庚辰，以周煌爲内閣學士。

乙未，弛貴州民、苗結婚禁。

《高宗實録》卷六四〇 七月辛丑，諭曰：户部尚書兆惠著協辦大學士事務。刑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阿桂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丁未，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鄂彌達卒，遣疏聞。

己酉，以納世通爲工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四一 己未，軍機大臣等議覆參贊大臣舒赫德奏稱，阿克蘇等處鼓鑄之錢，宜派給回人行使，錢法始可流通。請將鑄得之七千餘騰格，以四分存公、六分派給回人，來春收回人租税，以錢折價，於十分内抽回二分，續鑄亦照此辦理。應如所奏。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甲子，諭：三寶者以道銜前往哈密辦事，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觀音保補授。同德在巴里坤辦事已經數載，於採買羊隻等事，俱辦理妥協，著補授貴州按察使。永甯著以侍郎銜前往巴里坤辦事，同德俟交代後，再行來京。

己巳，以河南祥符等縣被水，命劉統勳等會同常鈞，嚴飭地方官隨查隨賑，毋俟彙齊册報，展轉稽延。調南河官弁赴河南工次協助堵築。

甲戌，命截留河南、山東漕運陵糈粟米，於直隸備賑。

《高宗實録》卷六四二 八月丁丑，撫卹湖北漢川、京山、潛江、沔陽、天門、雲夢、江陵、公安、監利、黄岡，並沔陽衛、武昌左衛、荆州衛等十三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庚辰，命江南河道總督高晉赴南河協辦河工。

辛巳，命停運河南本年漕糧。

以富明安爲江西布政使，調柏琨爲廣西按察使，同德爲陝西按察使，趙孫英爲貴州按察使，王檢爲直隸按察使，以程燕爲安徽按察使。調亢保爲貴州布政使，徐坦爲湖北布政使。

庚寅，撥山西倉米十萬石，於河南備用。

甲午，命撥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九月壬寅，以温敏爲左副都御史。

甲辰，以張逢堯爲雲南按察使。

是月，雲貴總督吴達善等奏：安南沙匪郡尋，竄入内地、焚劫村寨，疊經該國發兵協勦。兹據該國具報，九月初五日於清波地方，將郡尋生擒，當即飭令解送内地審辦。得旨：是。

十月戊辰，以明春恭奉皇太后聖駕南巡，命截留江、浙兩省漕糧各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

壬申，命再撥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用。

甲戌，命山東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用。

丙子，轉程景伊爲禮部左侍郎，以何國宗爲禮部右侍郎。

己卯，調五福爲工部右侍郎，以彭啟豐署吏部右侍郎，俟服闋實授。

辛巳，葉爾羌辦事都統新柱等奏：辦理鼓鑄，以錢五十文爲一騰格，除兑給三城回人，仍存三萬六千餘騰格。查回人兑支普爾錢文，近將七十之數，增加三十，頗累貧户。請嗣後以盡收普爾錢文爲止，不必勒限。報聞。

《高宗實録》卷六四七 十月丁亥，賑長蘆屬滄州、南皮、鹽山、青縣、衡水、

海豐等七州縣，嚴鎮、海豐、蘆臺、豐財、富國、興國、濟民等七場被災貧竈。

庚寅，賑浙江仁和、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會稽、諸暨、餘姚、上虞等十縣，湖州一所，仁和、曹娥、金山、下砂頭二、三等五場被災貧民、軍、竈。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辛卯，以張若澄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六四七　癸巳，賑湖南武陵、龍陽、安鄉三縣本年水災貧民，並分别蠲緩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甲午，以安泰爲刑部侍郎。

是月，貴州巡撫周人驥奏：黔省近年多種棉苧，仁懷廳等處兼放山鹽，結繭數萬，試織繭紬，各屬倣行，漸知機杼。

《高宗實録》卷六四八　十一月乙未朔，賜中式武舉一甲段飛龍、李銓、楊培樞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余大進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趙廷魁等五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丙申，吉慶緣事革職，調安泰爲户部右侍郎，以阿永阿爲刑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四八　加賑直隸固安、永清【略】等六十九州縣被災貧民、屯竈，並緩各屬已、未成災本年應徵錢糧，及節年舊欠。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辛丑，裁歸化城都統、綏遠城右衛、西安副都統、青州將軍，移察哈爾都統駐張家口，左右翼副都統駐遊牧邊界。

《高宗實録》卷六四八　癸卯，蠲山西陽曲、岢嵐【略】等三十八州縣，并大同管糧豐鎮、大同左等十四廳團操乾隆二十四年水災，蠲免隨徵耗銀。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丁未，免河南祥符等四十三州縣漕糧、漕項有差。

壬子，以索琳爲浙江布政使，調梁翥鴻爲山西按察使，以輔德爲河南按察使。

甲寅，以永貴爲禮部尚書。

丙辰，以勒爾森爲左都御史，德保爲吏部侍郎。

辛酉，調錢汝誠爲户部右侍郎，以張泰開爲刑部右侍郎，仍留順天學政任。以梁國治署左副都御史，蔡鴻業署刑部右侍郎。授玉素布爲參贊大臣，駐葉爾羌。

十二月辛未，軍機大臣等奏：據俄羅斯送出之瑪哈沁、色布騰等解京，訊係前在阿勒坦和碩戕害庫車辦事、布政使德舒等屬實，交刑部正法。報聞。

《高宗實録》卷六五一　甲申，賑湖北漢川縣、武昌左衛本年水災飢民，並緩勘不成災之黄岡、雲夢、京山、公安等四縣額徵。

《東華續録》乾隆五四　戊子，命外官迴避内外兄弟。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二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正月丙申，論：今春，朕恭奉皇太后鑾輿巡省江浙，翠華所過，宜沛隆施。著將江蘇、安徽、浙江三省節年緩徵及未完地丁各項，槩予蠲免。

己亥，命五城設廠平糶。

丙午，上奉皇太后啟鑾南巡。

丁未，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上年被災處所十分之五。

戊申，金德瑛卒。以董邦達爲左都御史，程嚴爲吏部左侍郎。起莊存與爲内閣學士。

甲寅，納延泰卒。以多爾濟爲理藩院侍郎。

戊辰，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去秋被水處十分之五。

己巳，以沈作朋爲湖北布政使，高誠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五四　二月丁丑，哈薩克使臣策伯克等入覲，上召見，賜冠服有差。

《高宗實録》卷六五五　甲申，賜哈薩克阿布勒巴木比特阿布勒比斯、沙呢雅斯蘇勒統罕和卓、博羅特蘇勒統勅書。

丙戌，蠲免河南祥符、陳留【略】等四十三州縣乾隆二十六年水災錢糧有差，並緩徵勘不成災之洧川、鄢陵、河陰、寧陵、安陽、孟縣、洛陽、宜陽、澠池、新野、浙川等十一州縣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癸巳，增江蘇、安徽、浙江學額，並減軍流以下罪。

《高宗實録》卷六五六　三月丁酉，加賑湖北潛江、沔陽、天門、荆門、江陵、監利等六州縣，并沔陽衛、荆州衛、荆左衛乾隆二十六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戊戌，上閲兵。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安南世爲本朝屬國，凡遇朝使册封至伊國内，自應遵行三跪九叩頭禮。乃該國王狃於小邦陋見，與册使商論拜叩儀注，原屬無知，經

德保、顧汝修援從前杭奕禄等指示成例，始知恪遵。外藩不諳體制，部臣應豫行宣示，著傳諭禮部存記。嗣後，遇有安南册封等事，即將應行典禮、並雍正六年及此次業已兩次遵行三跪九叩首之處，告知派出之正、副使，令其永遠遵循，無愆儀節。

庚子，免浙江節年未完地丁、屯餉、漕項並水鄉竈課銀。

《高宗實録》卷六五六 辛丑，加賑山東齊河、濟陽【略】等四十五州縣衛、所乾隆二十六年水災飢民，並緩徵蠲剩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壬寅，上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

賜浙江召試貢生沈初等二人舉人，與進士孫士毅等二人並授内閣中書。

己未，上祭明太祖陵。閱兵。

庚申，免江南江甯、蘇州、浙江杭州附郭諸縣本年額賦。

辛酉，賜江南召試諸生程晉芳等五人舉人，與進士吴泰來等三人並授内閣中書。

四月丁丑，以伍齡安爲禮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六五九 辛巳，賑卹甘肅安定、平涼、静寧、莊浪、華亭、平番、靈州、西寧、大通、成縣等十州縣乾隆二十六年雹災飢民，并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諭：禮部侍郎員缺，著張泰開調補，仍留學政之任。刑部侍郎員缺，著葉存仁補授。蔡鴻葉著補授副都御史，仍辦刑部侍郎事務，其副都御史事務，即著葉存仁辦理。

壬午，調永泰爲雲南布政使，顧濟美爲廣西布政使。以蘇爾德爲湖南布政使，胡文伯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五九 壬午，豁免山東齊河、濟南【略】等四十四州縣衛所乾隆二十六年水災額賦有差。

甲申，以全魁爲内閣學士。

辛卯，免直隸大興等十州縣應節年未完銀糧。

《高宗實録》卷六六〇 五月甲午朔，賑卹安徽壽州、鳳臺、鳳陽、懷遠、泗州、盱眙、五河七州縣，及鳳陽、長淮、泗州三衛乾隆二十六年被水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乙未，賑卹長蘆屬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絲、衡水、海豐等七州縣，及嚴鎮、海豐、蘆臺、豐財、富國、興國、濟民七場乾隆二十六年水災竈户，并蠲緩額賦有差。

辛丑，賑卹湖南武陵、龍陽、澧州、安鄉等四州縣乾隆二十六年水災貧民，并蠲免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丙午，以蔡長霖爲兵部右侍郎。

戊申，調海明爲理藩院右侍郎，觀保爲吏部右侍郎，以鍾音爲兵部右侍郎。

調鄂弼爲陝西巡撫，明德爲山西巡撫，常鈞爲甘肅巡撫，以明山署江西巡撫。

己酉，以顔希深爲四川按察使。

閏五月丙寅，郭一裕以老病休致，以周景柱爲河南按察使。

戊寅，諭：顔希深來京陛見，問知伊母年老尚欲隨任赴川，伊亦不敢奏請改補近地。似此母子，俱知大義，情實可嘉，轉用惻然。顔希深著調補江西按察使，其四川按察使員缺，即著石禮嘉調補。

己卯，安甯卒。調蘇爾德爲蘇州布政使，以來朝爲湖南布政使，赫昇額爲廣東按察使。

辛巳，諭：王公之女，予封食俸，乃敦敘九族之典。但年久宗室漸多，而親屬亦漸疏遠，若不立定節制，則親屬無由區别。嗣後，除親王、郡王之女仍著照例外，貝勒以下止封嫡出一女，其餘俱照庶出例，庶出者照媵妾所出例。著永著爲例。

丙戌，以錢度爲安徽按察使。

辛卯，命西安將軍如松襲封信郡王。

《清高宗實録》卷六六四 六月丁酉，蠲免直隸固安、永清【略】等七十四州縣廳乾隆二十六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五五 丙午，命直隸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

乙卯，命直隸再截留漕糧十萬石備用。

《高宗實録》卷六六六 七月癸亥，蠲免安徽壽州、鳳臺【略】等十六州縣衛乾隆二十六年被水田地二萬五千三百九十六頃有奇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乙丑，命直隸再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備用。

丙寅，命河南運豆進京備用。

《高宗實録》卷六六六 戊辰諭：朕巡幸木蘭，向來恩免所過地方錢糧十分之三，此次沿途省覽，見今夏雨水過多之處，田禾分數歉薄，所有經過地方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以示優卹。

甲戌，哈薩克汗阿布賚，進陪臣蘇勒統、都勒特克呼等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癸未，以五諾璽爲湖南按察使，秦勇均爲陝西按察使。

八月丁酉，多爾濟卒。以富勒爲理藩院侍郎。

甲辰，託恩多丁憂，調明山署廣東巡撫，湯聘爲江西巡撫，以宋邦綏爲湖北巡撫，文綬爲山西布政使，海明爲甘肅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七一　九月丁丑，賑恤山東齊河、濟陽【略】等三十五州縣本年被水貧民，蠲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戊寅，以近京秋成稍歉，命五城增廠煮賑。

甲申，建烏嚕木齊城堡，賜城名甯邊、輯懷，堡名宣仁、懷義、樂全、寶昌、惠徠、屢豐。

己丑，以新柱爲理藩院尚書，英廉爲户部左侍郎。

十月乙巳，設伊犁將軍，以明瑞爲之。

《高宗實録》卷六七三　庚戌，加賑順天直隸所屬霸州、保定【略】等六十三州縣廳本年被水、雹、霜災飢民，分别蠲緩應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壬子，以徐以烜、張映辰俱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六七三　甲寅，賑卹浙江仁和、錢塘【略】等二十一州縣衛所，仁和、曹娥、錢清、金山、青村、下砂二、下砂三等七場本年水災飢民、竈户，并借給籽種。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乙卯，定各省城守尉、協領等，期滿引見，回任六年後，再行送部例。

丙辰，命江西撥米二十萬石，運浙江備用。

《高宗實録》卷六七四　十一月辛酉，諭：伊犁等處，已授明瑞爲將軍，自應設參贊、領隊大臣協同辦事。伊犁參贊大臣著愛隆阿、伊勒圖補授，領隊大臣著伍岱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壬戌，命新修寶譜及將軍印譜，貯盛京鳳凰樓十寶之次。

《高宗實録》卷六七四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永貴等奏，霍罕額爾德尼使人巴巴什克稟稱，伊處貿易人沙薩伊特，有馬八十匹爲布嚕特之薩魯部人掠去，隨飭噶岱特往查，其頭目沙巴圖聞信，即盡行取出交還等語。布嚕特等互相掠奪，亦事之所有，沙巴圖一聞查取之信，即行遵照辦理，甚屬恭順。著傳諭永貴等，酌量給賞，以示鼓勵。噶岱默特奉委查辦，亦能實心奮勉，俱著一體賞賜。

庚午，杜爾伯特盟長著博斯和勒補授。該部落歸化已久，應照喀爾喀之例，補放副將軍，現在既有左、右兩翼盟長，副將軍應設二員，車凌烏巴什著放右翼副將軍，巴桑著放左翼副將軍。所有頒給印信、勅書，均著成衮扎布查照喀爾喀之例辦理。

辛未，喀什噶爾辦事尚書永貴等奏：前因喀什噶爾舊城地狹，奏請修築新城，於本年四月興工，八月告竣。【略】得旨：新城距舊城道里遠近，及駐劄處所，俱著繪圖呈覽。

《高宗實録》卷六七五　丙子，近據旌額理等奏：左部哈薩克努爾賚遣使入覲。又有烏爾根齊城哈雅布、奇齊玉斯别部之巴圖爾，亦遣使前來。

甲申，賑卹甘肅狄道、皋蘭【略】等二十廳州縣本年冰、雹、霜災飢民，并借給籽種。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十二月辛卯，諭：雲貴等遠省督撫、提鎮、藩臬，遇丁憂事故，著驛遞四百里馳奏。

《高宗實録》卷六七六　丙申，呢雅斯伯克因率其頭目入覲，并欲取克什密爾以獻。【略】古爾班伯克既在葉爾羌守候，著傳諭呢雅斯伯克，許其入覲。候旨。

辛丑，又諭：據永貴等奏，霍罕額爾德尼伯克所復書札，謂前遣使人，奉有諭旨，稱伊爲汗，且以喀什噶爾嶺爲界。似此種種謬妄，皆永貴等從前給伊之書，詞氣懦弱所致，著傳諭永貴，再行發書嚴飭。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丁未，工部尚書歸宣光卒，予祭葬，謚昭簡。以董邦達爲工部尚書，彭啟豐爲左都御史，梁國治爲吏部右侍郎，張映辰爲左副都御史，寶光鼐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六七七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永貴辦事日久，著納世通前往更換。

癸丑，巴達克山素勒坦沙統衆搶掠博羅爾游牧，【略】圍困城池，博羅爾沙瑚沙默特情急求救，【略】如斥責不從，自當進勦。

《東華續録》乾隆五六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二八年（癸未、一七六三）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春正月壬申，命尚書阿桂軍機處行走。諭：葉存仁著補授河南巡撫，蔡鴻業著實授刑部侍郎。蔣楠服制將闋，著補授副都御史，禮部侍郎事務，仍著張若澄署理。

《高宗實録》卷六七九　甲申，工部侍郎納世通著授爲參贊大臣，在喀什噶爾總理回疆事務。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二月己丑朔，命河南、山東購黑豆五萬石，運京平糶。弛奉天海運禁。

壬辰，命方觀承、葉存仁會勘漳河水利。

甲辰，以海明爲盛京禮部侍郎，調永甯爲盛京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爲兵部侍郎。

丙午，定直省同知、通判藩庫支給養廉例。

丁未，撥部庫銀八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庚戌，命截留河南、山東漕糧十五萬石於直隸備賑。

三月庚申，臨漳壩工合龍。

《高宗實録》卷六八二　壬戌，豁免山東齊河、濟陽【略】等三十一州縣衛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癸亥，上親耕耤田。

乙亥，增貯山西太原府倉穀二萬四千石。

《高宗實録》卷六八三　戊寅，福德往庫掄，同桑寨多爾濟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乙酉，皇太后行躬桑禮。

《高宗實録》卷六八三　丙戌，蠲免江蘇清河、安東【略】等十四州縣衛水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六八四　四月壬辰，加賑浙江錢塘、仁和【略】等，十四州縣，仁和、錢清、金山等三場乾隆二十七年分，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乙未，命五城各撥黑豆八十石平糶。

己亥，命奉天購米四十萬石，山東、河南各購米二十萬石，運直隸備用。

《高宗實録》卷六八五　壬子，賜一甲秦大成、沈初、韋謙恒三人進士及第，二甲董誥等五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魯河等一百三十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甲寅，裁歸化城都統，命副都統二員分駐綏遠、歸化二城，協同將軍辦事。

五月壬戌，以趙孫英爲四川布政使。

癸亥，命尚書阿桂馳往直隸霸州等處，會同侍郎裘曰修、總督方觀承，督辦疏濬事宜。以熊繹祖爲貴州按察使。

甲子，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昤奏，臣世子緯早亡，復蒙天恩封子愃爲世子，今又身故。臣年及髦，諸嗣久虛，宗祀孤危，旦夕傷悼。愃生有子祘，年已十二，國計、人心繫此一綫。伏願曲加矜察，頒降封典，小邦君臣感激無地等語。查李祘年未及歲，與請封例不符，而其情詞懇摯，殊屬可憫。應否准其請封，所進禮物應否賞收，出自聖裁。得旨：准其請封，所進禮物著暫收貯，准作正貢。尋遣散秩大臣弘映、頭等侍衛廣亮往封。

己巳，以柏琨爲湖北布政使。

辛未，以雙慶爲禮部侍郎。以袁守侗爲廣西按察使，以曹綳柱爲廣東布政使，淑寶爲福建按察使。

甲戌，諭：劉綸著調補户部尚書，兵部尚書員缺，著陳宏謀補授，著即前往湖北，署理湖廣總督兼署巡撫事務，俟李侍堯到任後，再行來京供職。湖南巡撫著喬光烈調補，布政使來朝暫行護理。

乙亥，以崔應階爲貴州巡撫，梁翥鴻爲山東布政使。調王檢爲山西按察使，以裴宗錫爲直隸按察使，以佛德爲河南布政使。

戊寅，修陝西棧道。

庚辰，調明德爲江西巡撫，以和其衷爲山西巡撫。調曹綳柱爲福建布政使，以胡文伯爲廣東布政使。

辛巳，修直隸大興等三十二州縣壋道。

以錢琦爲江蘇按察使。

六月己丑，以諾穆渾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六八八　壬辰，賑卹甘肅狄道、渭源【略】等三十廳州縣乾隆二十七年分水、旱、霜、雹災飢民，並緩應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丙申，諭：亢保前在湖北布政使任内，曾扶同附和揭參趙泰交，並會銜濫行保舉陳銓、陳文樞等，亦有應得之咎。著解任來京候

旨，所遺貴州布政使員缺，著錢度補授。

丁酉，以富尼漢爲安徽按察使。

己亥，禁湖南洞庭湖濱私築民隄。

《高宗實録》卷六八八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陳宏謀奏，請嚴濱湖私築之禁一摺。所辦甚是，已於摺内批示矣。洞庭一湖，爲川、黔、粤、楚衆水之總匯，必使湖面廣闊，方足以容納百川，永無潰溢。乃濱湖居民，狃於目前之利，圍築圩田，侵占湖地，而地方官又往往意存姑息，不行禁止。若湖地漸就堙鬱，則夏秋水發之時，勢必漫衍衝決，爲澤國田廬之患。儻或跨州連邑，所在淹浸，即所有私築園田，亦安能保無衝没？利小害大，誠灼然可見者。陳宏謀於此事不爲姁媮之小惠，殊得封疆之體。著傳諭喬光烈，每年親行查勘，問一、二歲，即將有無占築情形，詳悉具奏，永以爲例。

《東華續録》乾隆五七 壬寅，以阿爾泰爲四川總督，崔應階爲山東巡撫，圖爾炳阿爲貴州巡撫。命梁詩正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户部尚書劉綸協辦大學士，調陳宏謀爲吏部尚書，以彭啟豐爲兵部尚書，張泰開爲左都御史，李因培爲禮部侍郎。

己酉，諭：向來欽差大臣出使高麗，聞入境時該國王備輿迎候，此固屬國敬禮天朝敕使，以昭恭順。但滿洲大臣素嫻鞍馬，而身膺使命，四牡宣勤，尤不應乘用肩輿，自圖安適。著該衙門行文該國王，嗣後欽差到境，止須豫備馬匹，其舊用肩輿之處永行停止。在奉使者既不至耽逸一時，致忘習勞之義，而外藩亦稍省繁文，以示體恤。著爲令。

《東華續録》乾隆五八 七月丁巳，諭：查閱營伍除山東、山西、河南外，俱歸總督辦理。

壬戌，以李宗文爲内閣學士。

辛未，禮部議准貴州學政李敏行奏，嗣後各省考試選拔生員，删去判語，改用五言八韻排律一首。從之。

壬申，諭：前内閣撰擬朝鮮世子誥敕，朕意李祘以孫承祖，其稱名仍作世子，於義未安，是以傳諭禮部詳覈查覆。兹據奏，該國王李昤本請以世子李愃之子李祘封爲嫡嗣，並無請封伊係爲世子之説，且考之史册，見有世孫名號昭然可據。今李祘既係該國王之孫，自應援例封爲世孫，方爲名正言順。乃不詳覈典故，漫以世子加封，若非經朕指出，其何以昭天朝典制耶。禮部堂官著飭行，所有給予誥敕，即行改正頒發。

己卯，以王檢爲廣西布政使。

庚辰，以藍鈺奎爲山西按察使。

甲申，命駐防將督、都統、提鎮恭進表牋，均照督撫式。

乙巳，命杜爾伯特王公扎薩克等及蔵子弟，報部授職。

壬子，以淑寶爲甘肅布政使，朱珪爲福建按察使。

九月乙卯朔，調王檢爲甘肅布政使，淑寶爲廣西布政使。調富尼漢爲山東按察使，閔鶚元爲安徽按察使。

戊辰，命科布多屯田。

是月，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金川土司郎卡滋擾鄰境，綽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蔴壩五土司，與金川連界，結怨已久。沃日、松岡、梭磨、卓克基四土司非親即族，脣齒相依。九土司中，綽斯甲布勢力稍强，可與金川相敵，其餘或兵力微弱，或土司庸愚，分處各巢九土司共爲合從之計，以遏郎卡窺伺。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黨壩地方，綽斯甲布發兵相助，並約會各土司稟懇，准其攻打，以圖報復。本年五月，九土司會攻金川，分路前進，三月以來連得勝仗。各土司合力進攻，固可長除後患，即一時不克，郎卡亦必畏懼自守，不至滋擾鄰近土司。報聞。

十月甲申朔，諭：自來内外大臣中，有奉職克勤、敭歷資深者，皆晉秩宫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梁詩正著晉加太子太傅，協辦大學士、尚書劉綸，兵部尚書、公阿里衮，刑部尚書舒赫德、秦蕙田，工部尚書阿桂，俱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陳宏謀晉加太子太保，河道總督高晉晉加太子太傅，漕運總督楊錫紱晉加太子太保，浙閩總督楊廷璋、湖廣總督李侍堯、兩廣總督蘇昌、四川總督阿爾泰，俱加太子太保。江蘇巡撫莊有恭、雲南巡撫劉藻，俱加太子少保。

壬辰，定州縣無故赴省、及久留省會參處例。

甲辰，以顔希深爲福建布政使，廖瑛爲江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六九八 十一月戊午，賜中式武舉一甲德灝、郭元凱、葉時茂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曾光亨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李棟緜等四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五八 辛酉，張師載卒，以葉存仁爲河東河道總督。調阿

思哈爲河南巡撫，明山爲廣東巡撫，明德爲陝西巡撫，輔德爲江西巡撫，常鈞爲湖北巡撫。甘肅巡撫印務，以總督楊應琚兼署。

癸酉，命蒙古王公謁見各大臣，不得屈膝。

己卯，命楊廷璋爲體仁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留閩浙總督任。

壬午，雲南江川等五州縣地震。

十二月甲申，申誡疆吏巡歷地方，務輕騎減從。

《高宗實録》卷七〇〇 丁亥，蠲賑甘肅皋蘭、撫彝、張掖、山丹、莊浪、武威、永昌、鎮番、古浪、中衛、西寧、碾伯等十二廳縣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五八 乙未，以蔣棨爲兵部右侍郎，以良卿爲雲南按察使。

乙巳，命巴里坤提督移駐烏嚕木齊，烏嚕木齊大臣移駐雅爾，駐紮巴里坤大臣即行撤回。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二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東華續録》乾隆五九 正月丙辰，封喀爾喀親王成衮扎布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爲世子。

庚午，諭：朝鮮劫殺人犯，即於内地正法。

《高宗實録》卷七〇三 壬午，封扎薩克、貝子敦多布多爾濟弟佛保爲輔國公。

《東華續録》乾隆五九 己丑，調觀保爲兵部侍郎，以旌額理爲吏部侍郎。

辛丑，以五訥璽爲湖北布政使，何逢僖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七〇五 二月辛亥，蠲湖北沔陽、天門二州縣，并沔陽衛乾隆二十八年分被水災地應徵額賦十之一。緩文泉、潛江、荆門、江陵、監利、竹谿、東湖、興山、利川、來鳳十州縣，并荆州衛勘不成災地畝額賦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五九 三月癸丑，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來保卒。

《高宗實録》卷七一五 甲寅，武職巡邏，防範已極嚴密，乃臣留心察訪，知戴，反交通外藩，希圖叛逆，情節可惡。阿布都喇伊木著即淩遲梟示，伊子俱著處斬，妻女及兄弟之妻，俱送京備賞，所有財産，查明入官。

《高宗實録》卷七一五 丁卯，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沿途經過地方，所有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高宗實録》卷七一六 八月甲申，卹湖南武岡州、攸縣，水災飢民。

該關於進出各船，不拘内地外洋，每船勒取番銀陋規多寡不等，文武衙門，朋分收受，應請簡派大員赴關清查。得旨：嘉悦覽之，汝可謂知恩，朕亦可謂知人。

丙辰，蠲山東濟寧、魚臺、金鄉、城武、鉅野及濟寧、臨清七州縣衛乾隆二十八年分被水災地應徵額賦有差。

庚申，蠲江蘇銅山、沛縣、蕭縣、邳州、睢寧、海州、沭陽、徐州八州縣衛乾隆二十八年分被水災地應徵額賦十之一，並緩蠲餘及勘不成災地畝，各項銀米如例。豁安徽虹縣、靈璧、泗州並泗州衛低窪田地應徵未完俸工、漕項、驛站各項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五九 壬戌，召阿爾泰來京，以阿桂署四川總督。

乙亥，兩廣總督蘇昌奏，安南行劫人犯衆多，請審定奏聞，即行正法。從之。

四月壬午朔，以尹繼善爲文華殿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

五月己巳，以赫昇額爲湖南布政使，調費元龍爲廣東按察使，以雷暢爲湖北按察使。

六月丁亥，葉存仁卒，以李宏爲河東河道總督。

甲辰，楊廷璋因事解任，調蘇昌爲閩浙總督，李侍堯爲兩廣總督，吴達善爲湖廣總督，以劉藻爲雲貴總督。

丙午，調常鈞爲雲南巡撫，以王檢爲湖北巡撫，恒光爲甘肅布政使。調三寶爲四川布政使，以五訥璽爲湖北布政使。命阿爾泰回四川總督任，召阿桂回京。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七月辛亥朔，命楊應琚爲東閣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任。以陳宏謀協辦大學士。調三寶爲湖北布政使，五訥璽爲四川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七一四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圖勒炳阿覆奏，查審仁懷縣民人袁思政等互争茶山一摺。前據該撫摺奏此案，不免張大其詞，又不親身前往查辦，是以降旨訓飭。今復奏稱，袁思政攜帶鎗弩，擅放竹箭屬實，並無放鎗情事，適阿爾泰陛見在京，詢之，亦稱實係兩省民人互争山界，並無逞兇拒鬬之處，該撫即可就案嚴行審擬完結。總之地方一有爲匪不法等案，自應星速勘辦，斷不可意存姑息，致長刁風。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阿布都喇伊木係逆賊霍集占黨與，本應從坐，因其舉城迎降，既免誅戮，復加恩授爲伊什罕伯克。乃不知感戴，反交通外藩，希圖叛逆，情節可惡。阿布都喇伊木著即淩遲梟示，伊子俱著處斬，妻女及兄弟之妻，俱送京備賞，所有財産，查明入官。

《高宗實録》卷七一七　丁酉，刑部議准雲南按察使良卿奏稱，滇省夷猓，沾濡教化，有名列青衿者，有捐納監生者，冠裳既與民人無殊，應請嗣後此等改苗爲民者，罪犯軍流徒遣，照黔省例，與民人一體辦理。其實係苗民，未改苗言苗服，犯軍流徒遣者，仍照例折枷完結。其情罪較重，或再犯不悛，亦照例將本犯折枷後，仍將家口各就土流所轄，一併遷徙安插，不使混入腹地。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庚子，增伊犁雅爾等處領隊大臣二員。

孚五，召奉寬來京，以雅德爲盛京工部侍郎。

九月丙寅，諭：尚書秦蕙田奉職西曹，恪勤素著，前以患病告假，准其回籍就醫，尚冀痊可。茲聞在途溘逝，深爲軫惻，應得卹典，已敕部察例具奏。著再加恩賞給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以示優卹。尋予祭葬、謚文恭。

以莊有恭爲刑部尚善，暫留江蘇巡撫任。

甲戌，諭：明春南巡，著江浙各截留漕糧十萬石，於駐蹕地方平糶。

十月己丑，以余文儀爲福建按察使。

庚寅，以奉寬爲内閣學士。

癸巳，調圖爾炳阿爲湖南巡撫，以方世儁爲貴州巡撫。起宋邦綏爲陝西布政使。

甲午，諭：喬光烈由司道擢用巡撫，於地方糾衆罷市大案不能彈壓，而案内應行審究之署府王錫蕃又復漫無防範，以致自縊，其徇庇怯懦，深負朕簡任之恩。喬光烈著照部議革職。

又諭：昨因新甯縣罷市一案，該撫臬等漫無防範，致應行質審之署知府王錫蕃乘閒自縊，該撫喬光烈已照部議革職。按察使何逢僖亦難辭咎，著來京，仍以吏部文選司郎中用，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湯聘授補。

調錢度爲雲南布政使，永泰爲貴州布政使。

丙申，以新柱爲西安將軍，託恩多爲理藩院尚書。

《高宗實録》卷七二一　戊戌，撫卹湖北漢陽、漢川、沔陽、文泉、黄梅、廣濟、監利七州縣，武昌、武左、沔陽、蘄州、荆州五衛水災貧民。

壬寅，賑卹江蘇上元、江寧、句容、江浦、六合、海州等六州縣被災貧民，蠲緩本年漕糧、漕項各有差。

甲辰，賑卹安徽懷寧、桐城【略】等十九州縣衛水災貧民，蠲緩新舊漕糧漕項各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十一月戊申朔，命重修《大清一統志》。

《高宗實録》卷七二二　壬子，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二十廳州縣旱災貧民，緩徵新舊額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癸丑，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羅克倫屯田兵移駐瑚圖爾築城告竣。

《高宗實録》卷七二三　丙辰，撫卹江西德化縣水災貧民。豁免湖南武岡、攸縣被災田畝額徵銀米，并借給籽種，及各年籽種口糧有差。

被風、雹、水災貧民，緩徵本年額糧，又以阿里衮爲户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託恩多爲兵部尚書，以五吉爲理藩院尚書，鄂甯爲禮部侍郎。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丁卯，以伍勒穆集爲内閣學士。

十二月己卯，以伍勒穆集爲内閣學士。

甲午，陳惠華因病解任，調董邦達爲禮部尚書，以楊廷璋爲工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七二五　又諭曰：綽克托等奏，烏嚕木齊等處屯田兵二千九百名，共收糧五萬七千餘石。可否將辦理屯田之總兵德昌及管屯官員，交部議叙，兵丁賞給鹽菜、銀兩等語。著照所請，將總兵德昌及管屯官員，交部議叙，兵丁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

乙未，又諭：京師爲四方和會之區，各省仕商，向俱僦居外城，而遠年屋宇，未免漸有傾頹，多成隙地。既恐不敷居住，且通衢廣街，觀瞻攸繫，尤宜一律整齊。著派阿里衮、舒赫德、陳宏謀、英廉，詳悉相度籌辦，一面繪圖呈覽，候朕酌量指示，交各該衙門添建房屋，以資官民賃住。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丙申，以程燕爲安徽布政使。

丁酉，調李因培爲倉場侍郎，以李宗文爲禮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二五　戊戌，賑卹江西南昌、新建、進賢等三縣被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六〇　己亥，諭：色提巴爾第從前甚屬效力行走，著加恩授爲公爵。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三〇年（乙酉、一七六五）

《東華續録》乾隆六一　正月癸丑，劉綸丁憂，命刑部尚書莊有恭協辦大學

士。以于敏中爲户部尚書，裘曰修爲户部侍郎。調明德爲江蘇巡撫，和其衷爲陝西巡撫，以彰寶爲山西巡撫。調永泰爲江甯布政使，恒光爲貴州布政使，以喬光烈爲山西按察使。

壬戌，上奉皇太后啟鑾南巡。

癸亥，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甲子，免直隸各屬舊欠及未完緩徵銀米。

庚午，免山東濟南等六府屬未完因災緩徵地丁銀兩及借款。

丙子，以劉星煒爲内閣學士。

二月己卯，封回部台吉色提巴爾第爲輔國公。

癸未，免江蘇、浙江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以宿遷、桃源、清河、銅山四縣地土薄瘠，免十分之五。

乙酉，廖瑛緣事革職，以吴虎炳爲江西按察使。

丙戌，命淮徐道李清時隨總漕楊錫紱往山東，會辦湖河諸務。

壬辰，免江蘇布政使所屬州縣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雜款、舊欠，並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丁酉，閱京口水師。

閏二月戊申，免浙江歷年未完漕項及仁和、袁浦等場未完電課、南米、借款，錢塘等處緩徵租穀。

己酉，免江甯、蘇州、杭州附郭諸縣本年地丁銀。免浙江經過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以永德爲浙江布政使。

庚戌，增江蘇、安徽、浙江文童取額有差。

癸丑，上閱兵。

甲寅，上幸觀湖樓，閱福建水師。

戊午，以錢琦爲四川布政使，朱奎揚爲江蘇按察使。

己未，授浙江進獻詩賦之進士張培、馮應榴，舉人吴壽昌即用内閣中書，賜稟貢生陸費墀舉人授内閣中書。

庚申，命阿桂、明亮赴伊犁辦事。

戊辰，輔德卒，調明山爲江西巡撫，王檢爲廣東巡撫，以李因培爲湖北巡撫。

己巳，調范時紀爲倉場侍郎，李宗文爲工部侍郎，以程嚴爲禮部侍郎。

庚午，以范時綬爲吏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三二 三月丙子，加賑湖北漢陽、漢川、沔陽、黄梅、廣濟、監利、新裁文泉等七州縣乾隆二十九年分水災飢民，並緩徵江夏、武昌、咸寧、嘉魚、蒲圻、興國、大冶、黄陂、黄岡、蘄水、黄安、蘄州、石首，暨武昌、黄州、蘄州等十六州縣衛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六一 癸未，上閱兵。

甲申，圖爾炳阿卒，調馮鈐爲湖南巡撫，以宋邦綏爲廣西巡撫，湯聘爲陝西布政使，沈世楓爲湖南按察使。

乙酉，授江蘇、安徽進獻詩賦之舉人鄭澐、張熙純即用内閣中書，賜拔貢生鮑之鍾等九人舉人，授内閣中書。

丁亥，甘肅狄道州地震。

乙未，召尹繼善入閣辦事，以高晉爲兩江總督，李宏爲江南河道總督。高晉仍統里南河事務，以李清時爲河東河道總督。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明瑞奏稱，三月初一日，東西夾攻烏什，勦殺賊衆二百餘人等語。

己亥，以額爾景額爲禮部侍郎。

癸卯，以官保爲工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三四 四月丙午朔，賑卹甘肅河州、渭源【略】等二十六廳州縣乾隆二十九年分雹、水、旱、霜災民。

戊申，免江西南昌、新建、進賢等三縣乾隆二十九年分水災額賦，其蠲剩銀米，並予帶徵。

庚戌，免湖北漢陽、漢川、沔陽、文泉、黄梅、廣濟、監利等七州縣，並屯坐漢陽、文泉二縣之武昌衛，漢川縣之武昌左衛，沔陽州之沔陽衛，黄梅縣、江南宿松縣之蘄州衛，監利縣之荆州衛，乾隆二十九年分水災額賦，其蠲剩銀米，並予帶徵。

《東華續録》乾隆六一 辛亥，諭：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海明補授，所遺按察使員缺，著周景柱調補。河南按察使員缺，著何煟補授。何煟修防事宜素爲熟悉，所有豫省南北兩岸河道工程，仍著何煟兼管。

五月丙子，轉四達爲刑部左侍郎，以綽克托爲刑部右侍郎。

丁丑，多倫哈子伯克阿瑞謀叛伏誅。

庚辰，調王際華爲户部侍郎，以陸宗楷爲兵部侍郎。

辛卯，京師地微震。

《高宗實録》卷七三七 丁酉，免安徽懷寧、桐城【略】等州縣，並建陽、廬州、安慶三衛乾隆二十九年分水災民田、蘆洲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六一 六月己酉，李侍堯丁憂，以楊廷璋署兩廣總督，董邦達兼署工部尚書。

癸丑，定八旗世職疏遠宗派及駐防兵丁不准承襲例。

庚午，巴里坤墾地四千餘畝。

壬申，以富德爲兵部侍郎。

《東華續録》乾隆六二 七月乙亥，以高積爲貴州按察使。

戊子，勒爾森卒，以觀保爲左都御史。

辛卯，甘肅隴西等十二州縣地震。

甲午，以期成額爲兵部左侍郎。

乙未，以高恒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四三 八月庚申，賑卹甘肅紅水、靖遠、會寧、山丹、東樂、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中衛等十一縣夏旱災民，并貸皋蘭、金縣貧户籽種。

《東華續録》乾隆六二 乙丑，命江蘇海州及贛榆、沭陽河務分巡改歸淮徐道管理。

《高宗實録》卷七四三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明瑞、阿桂等奏，烏什平定後，酌議駐兵一事。朕已諭將該處城垣不必拆毀，各城駐劄大臣，當以烏什爲總匯之地，著永貴駐劄辦事。其阿克蘇毋庸駐劄大臣，官兵即移於烏什。綽克托亦著協辦烏什事務，兼轄阿克蘇。喀什噶爾事雖不煩，柏琨一員，尚覺不足，著與額敏和卓同辦事務。其各城大臣，仍依舊制，烏什等城，俱聽伊犁將軍管轄，隔一二年，親往各城巡查一次。至烏什地頗肥饒，多駐緑旗兵，似於屯田有益。一切駐兵籌餉事宜，著明瑞、阿桂等，會同詳議具奏。

《高宗實録》卷七四四 九月丁丑，豁免浙江湖、紹二府屬乾隆二十六年分，水災民欠，緩徵米六百四十石有奇。賑卹山東章邱、鄒平【略】等二十一州縣水災貧户，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六二 戊寅，明瑞等奏，克復烏什。諭：明瑞等奏稱八月十五日克復烏什城等語。烏什賊衆敢行叛逆，據險死守，久抗大兵，甚屬可恨。今罪人斯得，著傳諭明瑞，遵節次所降諭旨辦理。

庚辰，調程景伊爲吏部左侍郎，以劉星煒爲禮部左侍郎，以何逢僖爲刑部右侍郎。

癸巳，免浙江二十六年民欠南米。

甲午，以鍾蘭枝爲内閣學士。

甲辰，以慶桂爲内閣學士。

乙巳，恒光因病解任，以良卿爲貴州布政使，夔舒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七四七 十月丁卯，貸浙江仁和、錢塘、會稽、蕭山、新昌、寧海、天台、桐廬、分水等九縣場，并仁和、浦東、横浦三場，台州、杭嚴三衛所本年旱災飢民，并緩徵額賦、漕糧有差。

《高宗實録》卷七四八 癸酉，蠲江蘇海州、沭陽、丹徒、丹陽、金匱、溧陽等六州縣，本年水、旱災田畝應徵地丁銀米，并緩徵新舊漕糧、漕項，及地丁錢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二 丁丑，撥官帑修理各省城垣，停止勸捐。

允李治運回籍終養，以圖桑阿爲浙江按察使。

甲申，命明噶特鄂拓克人户交科布多大臣管轄，撤回喀爾喀兵。

乙酉，以傅森爲内大臣，調託恩多爲吏部尚書，馮鈐爲安徽巡撫，李因培爲湖南巡撫，以湯聘爲湖北巡撫。調錢琦爲江西布政使，張逢堯爲四川布政使。調程盡爲陝西布政使，以富尼漢爲安徽布政使，富勒渾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七四八 庚寅，富虎著授爲領隊大臣，攜眷前往伊犁駐劄。

當桑寨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丑達已依議正法。【略】額爾經額【略】應斬監候。

諭軍機大臣等：明瑞等奏稱，前奉旨將烏什回衆解往内地，賞給大臣官員爲奴。此項回衆，俱係附逆之人，沿途逃竄盜竊，恐解往内地，滋生事端，因將回衆二千三百餘名，盡行正法。至分解回衆路費，前奉旨令臣等賠交，今應如何分賠，請旨遵行等語。

辛卯，加賑山東章邱、鄒平【略】等十八州縣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賑甘肅河州、狄道、隴西、涇州、安化、寧州、永昌、平番、中衛、巴燕戎格廳、

西寧、碾伯等十二廳州縣本年冰、雹、霜災飢民，并蠲應徵錢糧。緩徵狹道、渭源、金縣、岷州、秦州、靜寧、正寧、靈州、碾伯、大通等十廳州縣本年額賦，及舊欠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六二　甲午，五吉以徇庇革職，以新柱爲理藩院尚書。

己亥，命阿桂赴雅爾辦事，換安泰來京。

十二月戊申，諭：阿桂此次辦理烏什地方，甚無章程，暫且不必來京。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蘊著補授，蘊著所遺綏遠城將軍員缺，著嵩椿補授。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三二年（丙戌、一七六六）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正月甲戌，給浙江天台等三縣貧户一月口糧，並仁和等六縣災民籽種。免甘肅靖遠等十四廳州縣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民欠銀糧。

辛巳，以李永書爲江蘇按察使。

丙戌，雲貴總督劉藻奏：總兵劉德成等報稱，十二月十九日攻九龍江一路，破賊營一座，二十日攻橄欖壩一路，破賊營六座。

戊子，劉藻奏：總兵劉德成連次報稱，由大渡口進攻莽匪，奪獲土鍋寨賊營一座，攻破九龍江賊營三座。參將劉明智等分翼夾攻，砍開白塔寺賊營一座，土弁叭先捧率練追入雙龍寺賊營，殺賊甚多。官兵會合，連踏賊營五座，分兵三伏，將小渡口一帶賊營悉行焚燒，乘勝奪回宣慰土城一座，見在合兵暫紮江地，俟探明賊巢，再行進攻。

辛卯，調程景伊爲工部侍郎，何逢僖爲吏部侍郎，以吴紹詩爲刑部侍郎。

乙未，調李侍堯署刑部尚書，董邦達爲工部尚書，以張泰開爲禮部尚書，范時綬爲左都御史，調陸宗楷爲吏部侍郎，以史奕昂爲兵部侍郎。

二月壬寅，以定長爲湖廣總督，調李因培爲福建巡撫，常鈞爲湖南巡撫，湯聘爲雲貴巡撫。

《高宗實録》卷七五四　辛亥，又諭曰：阿什默特，因在和闐地方縱令屬下回人呢雅斯等騷擾獲罪，併伊妻子解京，固應照例懲治，念伊從前在軍營，頗著勞績，著加恩仍授公爵，令其在京居住，與額色尹等一體賞給俸銀米石，仍交内務府酌辦房間賞給。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調明山爲陝西巡撫，以吴紹詩爲江西巡撫，周煌爲刑部侍郎。以阿甯阿爲山西布政使，調吴虎炳爲山西按察使，以揆義爲江西按察使，以勒爾謹爲山東按察使。

壬戌，上啟鑾謁泰陵。

癸亥，以鄂甯爲湖北巡撫，以珠魯納爲禮部侍郎。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三月辛未，以金牲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七五七　辛卯，授烏勒登爲參贊大臣，在伊犁駐劄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壬辰，以瓦爾達爲盛京户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五七　是月，署兩廣總督楊廷璋、廣西巡撫宋邦綏奏：沙匪久爲交阯邊患，餘孽不靖，其中或有雲南土民，輕聽煽惑，潛入交地，附和夷匪搶刼，敗後竄入内地，希冀偷生，爲邊境蟊賊。安南恭順，内附有年，應驅爲戮叛，以示體卹。俟審明定擬，請旨將該犯等押赴隘上，照會該國王，派遣夷目眼同正法，以昭威德。得旨：是。

《高宗實録》卷七五八　四月辛丑，諭：據楊應琚奏，撫平整欠賊巢，近巢一帶，已無逆匪，現復於整欠之外，各路偵查搜勦。其孟艮地方，亦據召丙招引夷民投順等語。可見莽匪滋擾土司地方，不過烏合之衆，原屬不成事體，從前皆因劉藻中情愜怯、漫無設施，遂爾張皇其事。今楊應琚甫莅滇省，將弁、兵練俱各奮勇出力，即能勦平巢穴，而外夷召丙亦望風率衆投順，益見辦理軍務，全在詳審機宜，如果得其要領，不難刻期竣事。所有楊應琚奏到各摺，著一併宣諭中外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乙巳，賑盛京被水官莊，並免額賦。

丁未，以莽匪平，免雲南普藤等十三土司地方本年額徵、正耗、銀米及猛龍舊欠銀兩。

甲子，賜張書勳等二百一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五月壬申，調珠魯納爲工部侍郎，以諾穆渾爲禮部侍郎。

丁亥，諭：嗣後，前往駐藏辦事大臣，俱著出缺。

丙申，以邁拉遜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七六二　六月丙午，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外域猛勇頭目召癩、召漢喃投誠内附。

戊申，貴州巡撫方世傚奏：黔省民、苗雜處，苗類不一，性俱頑蠢，內有一種狆苗，語言、服食悉與漢人無異，半多讀書識字，人甚奸狡，若有漢奸與之交結，往來硐寨，尤易朋謀滋事。前散賣布照案內之楊國臣、韋學文，捏造妖言案內之王老三等，俱係狆苗，董正源等俱係漢奸，藉端誘惑，爲害地方。謹遵四月二十八日諭旨，飭屬設法稽查，偵緝，如有漢奸潛匿苗硐，立拏究處。並禁兵役，不許藉端滋擾，俾民、苗各自安分務業，以輯邊疆。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六三　《高宗實録》卷七六四　辛亥，以宮北麟爲湖南按察使。

七月丁丑，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地方，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該部遵諭速行。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壬午，未刻，皇后崩。

癸未，諭：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未時薨逝。皇后自册立以來，尚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遽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餘，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聖母慈眷，長受朕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即予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名號，已爲格外優容，但飾終典禮不便復循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交内務府大臣承辦。著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丙申，調赫昇額爲湖北布政使，三寶爲湖南布政使。

丁酉，楊應琚奏，補哈大頭目噶第牙翁次子麻哈喃率衆投附，又猛撒頭目喇鮮細利解獻莽匪十人，均應准其投順，並請賞給職銜。下部知之。

《高宗實録》卷七六六　八月己亥，賑卹湖南湘陰、益陽【略】等十三縣衛本年水災飢民。

《高宗實録》卷七六七　癸丑，賑卹甘肅紅水縣丞、沙泥州判、鹽茶廳本年旱災飢民。緩阜蘭、金縣、會寧、固原、鹽茶廳、武威、平番、中衛、花馬池州同、碾伯等十一廳州縣額賦，並貸給籽糧。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李因培緣事降調，以莊有恭爲福建巡撫。

《高宗實録》卷七六八　九月辛未，賑卹浙江臨海、黄巖、太平三縣，杜瀆、黄巖二場本年水災飢民、竈户，並蠲新舊額賦。

壬申，豁免甘肅靖遠、會寧、山丹、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中衛九縣，並紅水、東樂二縣丞乾隆三十年分旱災額賦。

乙亥，豁免直隸宛平、涿州【略】等十七州縣乾隆二十三、四、五、六年分帶徵未完額賦。

己卯，賑卹山東歷城、章邱【略】等五十五州縣，東昌、臨清、濟寧、德州、東平等五衛所本年水災飢民，並蠲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調石禮嘉爲湖北按察使，以李因培爲四川按察使。

辛巳，諭：駐防伊犁兵丁脱逃，獲日即行正法。著爲令。

己丑，閩浙總督蘇昌奏：臺灣攸武、乃社兇番不靖，經臬司余文儀等帶同文武員弁率領兵勇，於八月二十七日往蛤仔口進勦，擒殺番衆三百餘人，餘匪四散奔逃，勢已膽落，即附近屋鏊、獅子等社生番，亦不敢結連幫同拒敵。臣見在批令該司鎮等或假以招撫，誘令投首，或直搗巢穴，盡殲其衆，務使海疆甯謐。得旨：嘉獎。

《高宗實録》卷七六九　（庚子），撫卹長蘆滄州、鹽山、慶雲、海豐等四州縣、嚴鎮、海豐等二場本年水災竈户，分別蠲緩額賦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十月辛丑，諭：閒擬發遣人犯越獄，即行正法。

甲辰，諭：各省將軍奏事，令副都統列名。

《高宗實録》卷七七〇　戊申，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整賚頭目召罕彪，各率夷民，前來孟艮投誠。

辛亥，賜中式武舉一甲白成龍、黄宗傑、彭先龍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李芳園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趙攀龍等四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七七一　壬子，撫卹江蘇銅山、蕭縣及徐州衛坐落銅山縣屯田本年水災貧民，並蠲緩新舊額賦有差。撫卹陝西華州、華陰、潼關等三廳州縣本年水災貧民，並停徵新舊錢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甲寅，以陸宗楷爲兵部尚書，調程景伊爲吏部左侍郎，轉李宗文爲工部左侍郎，調劉星煒爲工部右侍郎，轉程嚴爲禮部左侍郎，以羅源漢爲禮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七一　乙卯，蠲免直隸懷安縣本年被霜災民額賦，及被旱、被水、被雹、被霜勘不成災之獻縣、阜城【略】等十七州縣，分別貸緩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辛酉，調顔希深爲江西布政使，錢琦爲福建布政使。

乙丑，禁八旗參領等大員子嗣挑養育兵。

《高宗實録》卷七七二　十一月乙亥，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楊應琚奏：緬夷

大山頭目壘管遣弟壘榮等，猛育頭目坤線遣子坤巖等，猛答頭目衍歌遣子衍轟等，猛音頭目衍界遣子衍宋等，先後至駐劄遮放之總兵烏勒登額軍營投誠。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戊寅，李永書以不職解任，以楊重英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七七二　楊應琚病勢一時不能即痊。【略】傳諭楊廷璋，接到此旨，星速前往永昌，接辦緬匪一案。

辛巳，賑卹甘肅循化、河州【略】等十三廳州縣本年被雹、被水、被蟲偏災貧民，蠲免額賦如例。豁除中衛縣沙壓地畝額糧。其勘不成災之狄道、渭源【略】等二十四廳州縣並予緩徵。

《高宗實録》卷七七三　乙酉，軍機大臣等奏：吏部議覆貴州按察使高積請禁苗人佩刀跳月一摺，奉旨交臣等另議。查佩刀本苗人之夙好，而跳月亦自仍其土風，原無礙於政教，即有如該按察使所稱釁殺淫殺等事，則向來苗民犯法，自有科條，況現在各省改土歸流，原與齊民無異。此外生、熟各苗，既皆隸之土司，自可隨其舊俗，若如該按察使所奏，欲使苗民習俗一時盡遵禮教，並責成該管官定以年限考覈，無論勢所難行，徒滋擾累，且地方官畏顧考成，轉自諱飾，所奏應毋庸議。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甲午，吏部等部議准閩浙總督蘇昌等奏，臺灣熟番户口衆多，應將淡水、彰化、諸羅一廳二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查内地泉州府西倉同知地方綏靖無事，請裁改爲臺灣府理番同知。從之。

楊應琚等奏：據總兵朱崙報稱，督兵赴楞木地方，與緬匪相遇，自十一月十八日接陣，至二十一日，計四晝三夜，並未停息。官兵奮勇争先，賊匪四路抗拒，該鎮按其險要，分路勦殺，賊匪抵擋不住，俱滾匿山箐，及殺死賊匪約共四千有餘，奪獲器械甚多。得旨：好，知道了。

十二月癸卯，召常鈞來京，調鄂甯爲湖南巡撫，以鄂寶爲湖北巡撫。赫昇額緣事革職，以閔鶚元爲湖北布政使。

乙巳，以倪承寬爲内閣學士。

丙午，以陳輝祖爲安徽按察使。

壬子，諭：平定伊犁回部八旗，陣亡人員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

《高宗實録》卷七七四　甲寅，賑卹江西南昌、新建、進賢、星子、建昌、德化、德安、鄱陽、餘干、南昌衛、九江衛等十一縣衛本年水災貧民，蠲緩新舊額賦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乙卯，調圖桑阿爲廣西按察使，以歐陽永裿爲浙江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七七四　丙辰，撫卹湖南益陽、武陵、桃源、龍陽、沅江、安鄉等六縣本年水災貧民，並予蠲緩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六四　是月，閩浙總督蘇昌奏，屋鏊、末毒、獅子等十三社俱係内山生番，近見攸武，乃社兇番被勦，官兵路過各社，秋毫無犯，衆社番畏威懷德，俱請輸誠歸化，並每社每年獻納鹿皮四張、小米四石，以作税糧。報聞。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三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正月戊辰，以金甡爲禮部左侍郎，調費元龍爲四川按察使，以富勒渾爲廣東按察使。

壬寅，以曹秀先爲内閣學士。

癸卯，諭：學政升任、應否留任，槩行請旨。著爲令。

丙午，定世職官員無人承襲、給孀婦半俸例。

《高宗實録》卷七七八　二月丁未，諭曰：提督李時升，辦勦緬夷諸事，退葸不前，總兵朱崙，捏詞謊報，並不實心出力，殊屬可惡。李時升、朱崙俱著革職，拏解來京，交刑部治罪。所遺雲南提督員缺，著楊寧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己酉，調鄂甯爲雲南巡撫，湯聘爲貴州巡撫，方世儁爲湖南巡撫。以伍勒穆集爲理藩院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七九　辛亥，蠲江蘇銅山、蕭縣【略】等三十八州縣衛乾隆三十一年水災地丁、河租、蘆課。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乙卯，以揆義爲江西布政使，調吴虎炳爲江蘇按察使，石禮嘉爲山西按察使，以朱珪爲湖北按察使。

己未，上啟鑾幸天津。

癸亥，上閱淀河。

三月丙寅，廣直隸本年科試學額。

調託用爲工部尚書，以明瑞爲兵部尚書。

丁卯，命減直隸軍流以下罪。

己巳，免直隸通省逋賦。

庚午，閱天津駐防滿洲兵，以弓馬及國語生疏，命議都統富當阿等罪示懲。

壬申，閱綠營兵。

癸酉，免伊犁屯田回人舊欠麥穀。

丙子，移江蘇蘇松糧道駐蘇州，兼巡蘇州府。

辛巳，命陳宏謀爲東閣大學士、兼理工部事，劉綸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甲申，發健銳營兵五百名赴雲南。

以德風爲內閣學士。

庚寅，諭：李侍堯服制將滿，著回兩廣總督之任，楊廷璋著來京補授刑部尚書。

諭：楊重英著以按察使衙留於雲南，聽總督明瑞派辦軍營事務，所遺江蘇按察使員缺，著吳壇補授。

《高宗實録》卷七八一 辛卯，賑卹安徽懷寧、桐城【略】等十七州縣，及安慶、建陽、廬州三衛乾隆三十一年水災飢民，併蠲應徵額賦，緩徵蠲剩銀米有差。其勘不成災之鳳陽、懷遠、和州三州縣，應徵新舊錢糧，併予緩徵。

癸巳，楊應琚著革職拏問。傳諭鄂寧，即遴委妥員，押解赴京，交刑部治罪。明瑞未到之先，所有總督印務，即著鄂寧暫行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四月丙午，嚴禁各省將軍、大臣調任攜帶弁兵。

《高宗實録》卷七八三 庚戌，又諭曰：目下正當瘴甚之時，原不必急於輕進，且滇省弁兵，因楊應琚等不善調度，屢經挫衄，衆心多懷怵怯，難遽望其奮勵直前。早已諭鄂寧，暫停進兵，俾得養其銳氣，俟明瑞到後，再行定期進勦，鄂寧此時，著仍遵前旨行。至揚寧、福靈安等現赴木邦一帶進勦，伊等自皆勇於前進，此時如有可收復地界，功在垂成，原不妨應機集事，若尚無可乘之勢，即不必觸冒瘴熱，輕於深入，著鄂寧即令伊等，暫回內地駐兵，統俟明瑞到時籌辦。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甲寅，命各省大計藩、臬兩司由督撫出考。

庚申，諭：張泰開著以禮部尚書、專管左都御史事，所有禮部尚書事務，著稐璜署理。

辛酉，以恩蠲漕糧，命業户佃租減交蠲數之半。

五月甲子朔，設下五旗包衣人等官學生缺。

丙寅，調周煌爲兵部侍郎，以蔡新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八四 己巳，湯聘既據李時升手札，則於楊應琚僨事乖方之處，詳悉備知，竟爾扶同諱飾，匿不上聞。封疆大臣敢於瞻徇朦蔽若此，其心實不可問，湯聘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所有貴州巡撫員缺，著鄂寶調補。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庚午，發健銳營兵五百名赴雲南。

以范時綬爲湖北巡撫，命常鈞駐哈喇沙爾辦事。調張泰開爲左都御史，稐璜爲禮部尚書。

丙子，以觀音保、扎拉豐阿、額勒登額等爲領隊大臣，領健銳等營兵二千名赴雲南。

丁丑，免雲南大兵經過州縣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額賦，並通省額賦十分之五。

庚辰，免雲南各土司本年錢糧。

《高宗實録》卷七八五 辛卯，蠲陝西華州、華陰、潼關三廳州縣乾隆三十一年水災額賦有差，並緩徵蠲餘銀兩，及勘不成災之渭南、興平、大荔、朝邑、保安、安塞、榆林、米脂等八縣未完銀米。蠲奉天承德、鐵嶺、開原、復州、廣寧五州縣乾隆三十一年水災、霜災額賦，並緩徵蠲餘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壬辰，命玉魯斯爲領隊大臣，赴雲南。

《高宗實録》卷七八六 六月庚子，諭曰：薩瀚現已革職拏問，哈密辦事需人，文綬著加恩賞給道員銜，令其自備資斧，前往哈密辦事。劉墉亦著加恩，令其回京，在修書處効力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六五 己酉，命李侍堯檄諭暹羅國嚴防緬匪竄匿。

壬子，召永泰來京，以卓爾岱爲江甯布政使。

辛酉，諭：侍郎額爾景額著馳驛前往雲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

《東華續録》乾隆六六 秋七月甲子，命軍前奏事用清字，行軍以鳴角爲號。

乙亥，定試用人員因公降調、送部引見例。

辛巳，調崔應階爲福建巡撫，以李清時爲山東巡撫，稐璜爲河東河道總督，裘曰修爲禮部尚書。

丙戌，調范時紀爲户部侍郎，羅源漢爲倉場侍郎，以倪承寬爲禮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七九〇 閏七月癸卯，蠲免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三十六廳

州縣災地四萬九千六百五十四頃五十八畝有奇額賦。

《高宗實錄》卷七九一 戊申，請照例於惠遠城添設巡檢一員，兼理典史事，管理監獄。綏定城添設巡檢一員，兼理倉大使事，彈壓商民。該巡檢除管理監獄、倉務外，如遇地方有不法情事，即行查拏，解送同知衙門審擬定罪，其應給鈐記，擬定惠遠城巡檢圖記、綏定城巡檢圖記字樣。

《東華續錄》乾隆六六 八月癸酉，調董邦達爲禮部尚書，裘曰修爲工部尚書。

丙子，以温敏爲盛京禮部侍郎。

乙酉，王檢因病解任，以鍾音爲廣東巡撫，奉寬爲兵部右侍郎。

九月丁未，以喀甯阿署刑部侍郎，富明安署山西布政使。

辛亥，以尹嘉銓爲山西按察使。

己未，諭：見在雲南緑營兵丁武藝平常，而戰陣怯弱，毫無勇往之氣，風俗頹敝，此皆歷任督臣不行整頓，任其積習相沿所致。從前愛必達、劉藻、吴達善曾任彼處總督，平日不以武備爲事，以致流弊至於此極也。膺封疆要任者，如此辦事，必當嚴示懲創。愛必達已治其罪，劉藻亦業已物故，吴達善著交部嚴加察議，爲各督臣炯戒。

冬十月辛酉朔，以永甯爲内閣學士。

壬戌，以伊克坦布、謝墉俱爲内閣學士。

癸亥，召夔舒來京，調宫兆麟爲雲南按察使，以梁國治爲湖南按察使。

庚辰，諭：明瑞前在伊犁，原任將軍，今又帶兵前往雲南，整飭兵丁、進勦緬匪。一切事宜係伊統理，雖係總兵，見在行閒，究以將軍名號足彰威烈。明瑞著爲將軍，管理總督事務。

《高宗實錄》卷七九七 撫卹直隸永清、東安【略】十三州縣被水、雹災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錄》乾隆六六 丙戌，召周景柱來京，以蔡鴻業爲甘肅按察使。

十一月丙申，頒秋審條例於各省。

《清高宗實錄》卷七九八 壬寅，撫卹甘肅平涼、靈臺【略】等三十四州縣廳本年旱、雹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高宗實錄》卷七九九 丙午，賑卹山東高苑、博興、樂安三縣本年被水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貴州巡撫。

癸丑，調張逢堯爲貴州布政使，海明爲四川布政使，佛德爲甘肅布政使，以何煟爲河南布政使、兼管河工事，楊景素爲河南按察使。

十二月壬戌，以汪廷璵爲内閣學士。

壬申，以羅布藏錫喇布爲理藩院額外侍郎。

己卯，諭：據額勒登額奏稱，參贊大臣額爾景額領兵攻取緬匪木城，晝夜靡甯，積勞身死，殊堪憫惻，朕心不勝悼惜。著加恩贈都統職銜，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再，額爾景額雖係病故，然時在戰陣，與軍營病故不同，著該部將應給世職之處議奏。

是歲，朝鮮、安南來貢。

乾隆三三年（戊子、一七六八）

《高宗實錄》卷八〇二 正月壬辰，又諭：據明瑞奏報，現在進勦緬夷，已過蠻結地方，官兵奮勇攻擊，連破賊壘十六座，殺賊二千有餘，賊匪喪膽竄逸等語。

《東華續錄》乾隆六七 己亥，御批《歷代通鑑輯覽》成。

庚子，李清時卒，謂彰寶爲山東巡撫，以蘇爾德爲山西巡撫，調胡文伯爲江蘇布政使，以歐陽永裿爲廣東布政使。

辛丑，以曾曰理爲浙江按察使。

丁未，以崔應階爲閩浙總督，富尼漢爲福建巡撫，陳輝祖爲安徽布政使。

戊申，改江南武鄉試歸總督考試。

以暟善爲安徽按察使。

己酉，命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各撥銀十萬兩，酌給幫貼夫馬、民人，並免雲南大兵所過永昌府屬額賦，其非經過地方亦免十分之五。

庚戌，諭：額勒登額辦理諸事不善，不勝參贊之任，阿里衮到滇時，可即傳旨，令額勒登額仍在領隊大臣上行走。

二月甲子，轉諾穆渾爲禮部左侍郎，以德福爲禮部右侍郎。

丙寅，以明亮爲參贊大臣，帶吉林兵赴雲南軍營。

丁丑，諭：巴圖濟爾噶勒領隊到雲南時，著在參贊大臣上行走。

丙戌，又諭：見在續派官兵赴滇，籌辦進勦緬匪，一切機宜關繫緊要，必須重臣前往督率調度，以期迅奏膚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著授爲經略，阿里衮、阿桂著授爲副將軍，舒赫德著授爲參贊大臣。阿桂見已傳旨，令其來京再赴滇省，舒赫德即行馳驛前往雲南，與阿里衮、鄂寧豫辦軍營事務。傅恒俟將次進到，督率員弁，先後擊獲逆匪二百餘名，要犯均已擊獲。一面究審，一面查擊餘兵，再行前往。所有雲貴總督員缺，即著鄂寧補授。明德著調補雲南巡撫，明德未到之先，其總督印務，著阿里衮暫行管理，鄂寧仍著辦理巡撫印務。至隨舒赫德前往之司員等，並著一併馳驛。

以福隆安爲兵部尚書，軍機處行走。熊學鵬丁憂，以永德爲浙江巡撫，劉純煒爲浙江布政使。調彰寶爲江蘇巡撫，富尼漢爲山東巡撫，鄂寶爲福建巡撫。以程燾爲湖北巡撫，勒爾謹爲山西布政使，調尹嘉銓爲山東按察使，以夔舒爲山西按察使。

三月己丑朔，諭：額勒登額獲罪甚大，孥戮不足蔽辜，著將額勒登額之妻即行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爲奴。

以鄂忻爲工部侍郎。

庚寅，以蔡鴻業爲甘肅布政使，宋弼爲甘肅按察使。

辛丑，諭：前降旨將額勒登額之叔、上駟院侍衛佛爾賽，瞻敢將額勒登額之妻發遣伊犁，乃額勒登額之叔、上駟院侍衛佛爾賽，實屬目無法紀，可惡之極。著將佛爾賽拏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佛爾賽之妻著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其子俱著拏交刑部永遠監禁。

壬寅，以宋邦綏爲兵部侍郎。

癸卯，調夔舒爲湖北按察使，朱珪爲山西按察使。

乙巳，調鄂寶爲廣西巡撫，鍾音爲福建巡撫，良卿爲廣東巡撫，以錢度爲貴州巡撫，宮兆麟爲雲南布政使。調圖桑阿爲江西按察使，吴虎炳爲廣西按察使。

戊申，以諸穆親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〇七 庚戌，賑甘肅平涼、靈臺、莊浪、安化、合水、環縣、平羅、西寧、碾伯、大通、肅州、高臺等十二州縣乾隆三十二年水災飢民。

癸丑，蠲免江西南昌、新建【略】等十三縣乾隆三十二年水災應徵額賦，其蠲剩緩徵等項，並予分年帶徵。

《高宗實録》卷八〇八 夏四月壬戌，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漳浦縣杜潯地方，有奸匪盧茂，編造詭名悖逆詩詞，并分散花藍號布，煽誘各村莊愚民，聚匪百餘人，欲圖搶劫縣城。適該縣知縣徐觀孫往鄉相驗，途次聞知，連夜回縣，與把總曾大猷等，并力堵截。該鎮、道、府，一時俱到漳浦，四路追緝，提臣黄仕簡亦到，督率員弁，先後擊獲逆匪二百餘名，要犯均已擊獲。一面究審，一面查擊餘黨，務淨根株。得旨：好。

《東華續録》乾隆六七 甲子，諭：額勒登額所犯之罪甚重，情殊可惡，著將伊女交刑部監禁，其已嫁者令其離異，查抄家産，亦交刑部監禁。

丁卯，命良卿仍留貴州巡撫任，調錢度爲廣東巡撫。

《高宗實録》卷八〇八 庚午，蠲免安徽安慶、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泗州、和州七府州屬乾隆三十二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六七 戊寅，諭：舒赫德見在交部嚴加議處，刑部尚書員缺，著託庸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福隆安調補。阿桂著補授兵部尚書，阿桂未到之先，兵部尚書事務，著託恩多兼署。

甲申，諭：額勒登額著即凌遲處死，譚五格著即處斬。額勒登額身爲參贊大臣，乃逗遛貽誤，決裂乖張，僨事失機，甘心引賊，實與叛逆無異。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將伊父雲代及親叔兄弟姪等，均照大逆緣坐律擬斬立決，實屬罪所應得。第本朝法制，從無族誅之條，雲代著從寬免死，交刑部永遠監禁，其親叔及親弟姪等，並著從寬發往伊犁，給與厄魯特兵丁爲奴。

五月庚子，准旗丁於通州糶買餘米。

丙午，命兵部奏派大員揀選各省請發參將以上人員。著爲令。

戊申，命廣西、四川、貴州採買馬匹。

壬子，嚴禁雲南騰越等處馬匹偷販出境。

六月辛酉，以周元理爲直隸按察使。

乙丑，諭：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見在患病，理藩院尚書員缺，著伊勒圖補授。

《高宗實録》卷八一三 己卯，又諭：前聞山東、江、浙一帶，有用藥迷人、偷割髮辮之事，當即降旨各督撫，留心嚴緝究治，以除民害。嗣據山東巡撫富尼漢奏到，東省鄒縣、嶧縣等處，已經擊獲匪犯二名，一係浙江僧人吴元爲首，一係江南僧人玉石爲首。復諭該督撫等，務將首惡餘黨，嚴密查擊。今復據方觀承奏，景州境内，有被割髮辮之孟士會等二人。可見此等匪徒，傳播邪術者，已蔓延數省，而東省供出造謀爲首，則浙江僧人等乃其渠魁，不可不剋日就獲，俾案内奸

徒，盡行敗露，以安良善而靖地方。況據富尼漢移關江浙之文，既有指名處所，何以尚未查拏到案，又首兇潛匿之地，黨羽必多，該省豈早無見聞，更何以至今別無發覺之犯。著即傳諭該督撫等，將現在爲首要犯吴元等，及案内同夥各犯，一併上緊緝拏嚴究，毋得稍有疎縱遲延，致令聞風兔脱。並將現在查辦情形，即速奏聞。

《東華續録》乾隆六七　辛巳，以范時綬爲左都御史。

《東華續録》乾隆六八　秋七月丁亥，禁哈薩克等轉販俄羅斯貨物於内地貿易。

戊子，轉劉星煒爲工部左侍郎，以曹秀先爲工部右侍郎。

庚寅，停止伊犁卓異及年滿人員咨部引見。

辛卯，以佛德爲江西按察使。

甲午，調託庸爲兵部尚書，以官保爲刑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八一四　丙申，諭：地方有如此匪犯，肆行擾害，惡黨一日不能全獲，則閭閻一日不能怙寧。永德身膺重寄，竟漠然不以民事爲念，於心何安，且此事始自浙省，山東所供首犯，又潛匿該境，果能上緊緝拏，何難盡絶根株，又何至蔓延數省，是貽誤之咎在浙江爲尤甚。況蔓延之山東尚且獲犯數起，而始事之浙江轉未聞擒捕一人，敗露一案，實爲情理所必無，此非地方官視爲不急之務，竟不認真，即係有意彌縫，希圖掩蓋前失。永德所司何事，乃竟漫不經心，並不切實飭拏派員督辦，一任庸碌有司之稽延玩誤耶！永德著傳旨嚴行申飭。

《東華續録》乾隆六八　己亥，嚴定州縣官疏脱重犯處分。

辛丑，以伊勒圖爲伊犁將軍，仍兼理藩院尚書。以德福爲湖北按察使。

乙巳，除廣東香山縣鴉鶻、萌仔等圍鹽課，改種稻田。

辛亥，兵部議奏：都統職銜、烏什辦事大臣舒赫德前辦理緬匪一事，輒以設法招致投誠具摺密奏，甚屬乖謬，續經舒赫德自請從重治罪，奉旨交部嚴議。應將舒赫德革去都統職銜，並雲騎尉世職。得旨：舒赫德著革去雲騎尉世職，暫留都統職銜，俟伊回京之日，交該部提奏。

八月壬申，以楊廷璋爲直隸總督，調裘曰修爲刑部尚書，以蔡新爲工部尚書，張若渟爲刑部右侍郎。

己卯，諭：内外大臣中，有奉職恪勤及敭歷宣勞者，宜晉宫銜，以示優眷。吏部尚書託恩多、户部尚書于敏中、閩浙總督崔應階，俱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

乙酉，刑部議准江蘇巡撫彰寶奏，原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隱匿提引銀兩，私行營運寄頓，照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

九月戊戌，軍機大臣、刑部議奏：原任兩淮鹽政高恒、普福侵蝕鹽引餘息，高恒收受銀三萬二千兩，普福私銷銀一萬八千八百餘兩，均應照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顧夢懷包攬漁利，應依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

壬寅，以梁國治爲江甯布政使，王太岳爲湖南按察使。

己酉，以鄂寶爲山西巡撫。

庚戌，停止卓異知縣升用京員、引見時聲請改擺外任例。

辛亥，裘曰修丁憂，調蔡新爲刑部尚書，以嵇璜爲工部尚書，吴嗣爵署河東河道總督。

丙辰，以伊克坦布爲户部右侍郎，以蔣元益爲内閣學士。

辛酉，臺灣竊賊黄教糾衆滋事，諭鄂甯等嚴飭勦捕。

己巳，命劉統勳查勘黄、運兩河工程。

壬午，以素爾訥爲内閣學士。

癸未，撥户部銀四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十一月乙酉朔，諭：吏部、兵部議處文武各員，因公者照例准抵，其因犯私罪者，槩不准抵。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八二三　丙戌，賑直隸河間、鹽山二縣本年被水、蟲災飢民。

癸巳，撫卹雲南鄧川、浪穹、鶴慶、劍川等四府州縣本年水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六八　乙未，以胡季堂爲甘肅按察使。

丙申，召費元龍來京，以孫孝愉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二二　戊戌，又諭：昨阿里袞奏呈緬書，内有不遜之語，朕意此必彼中内亂，姑爲此嘗試。諭令阿里袞察看機會，俟阿桂到時會議具奏矣。因思賊匪分兵防守要隘，聞今年我不進兵，必移攻他處，乘其不備，統衆搗虚，使彼膽破勢窮，自來納款。著傳諭阿里袞，即遵朕節降諭旨，派巴圖魯隊兵弁，乘機進勦。

《高宗實録》卷八二三　庚子，賑河南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州縣本年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六八 癸卯，命署户部侍郎索琳軍機處行走。

十二月己未，富尼漢著降補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其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富明安補授。程燕著降補江西布政使、革職留任，其湖北巡撫員缺，即者揆義署理。

漕運總督楊錫紱卒，予祭葬、謚勤慤。以梁翥鴻署漕運總督，尹嘉銓爲山東按察使。雷暢爲山東按察使。

庚申，託恩多以前署步軍統領，失察步軍協尉等曠誤革職。調永貴爲吏部尚書，以觀保爲禮部尚書，素爾訥爲左都御史，德成爲内閣學士。

甲子，定長卒，調吴達善爲湖廣總督，以明山爲陝甘總督。

乙丑，調阿思哈爲陝西巡撫，以文綬爲河南巡撫。

戊辰，諭：據鄂甯奏，臺灣道張珽於辦理逆匪黄教一案，平日既不能率屬稽查奸究，及賊匪蔓延，又復安坐郡城，並不親往督捕，且一味存心諱飾，捏混欺蒙，請旨革職等語。張珽著革職，仍留臺灣，令其自備資斧，協拏逆匪，俟事竣之日，另行降旨。所有臺灣道員缺緊要，必須熟諳强幹之員，方足以資整飭，孫孝愉著以按察使銜管理臺灣道事務，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劉益補授。

壬午，諭：見在豫省尚有承辦軍需事務，阿思哈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其陝西巡撫員缺，即著文綬調補。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三四年（己丑、一七六九）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春正月丙戌，免雲南官兵所過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本年額賦，其非經過地方免十分之五，並免湖北、湖南、貴州三省官兵經過處所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丁亥，命署副都御史傅顯、護軍統領烏三泰，往雲南軍營監造兵船。

戊子，命河南光州等七州縣平糶。

《高宗實録》卷八二六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緬匪乃蕞爾蠻夷，朕原無意取彼土地，因近年輒敢越境騷擾邊氓，始不得已派委兵弁辦理。朕意緬匪本無知蠢愚，倘畏威悔罪，傾心投誠，尚可加恩曲宥，徹兵停勦。今及年餘，緬匪雖曾投款，並未遣其大頭人前來，且書詞多不恭順。阿里衮、阿桂去歲屢次遣兵、毁其卡座，擒其活口，並未深入其境、痛加懲創，是以特遣傅恒前往總理其事。阿里衮、阿桂均係副將軍，而阿桂任兼總督，未免分心，即同阿里衮辦事，亦屬掣肘，著卸去總督，與阿里衮同心協助傅恒，辦理進兵事宜。委軍機章京舒斌齎送副將軍印二顆前往，伊等接受後，惟辦軍營事務。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辛卯，以明德爲雲貴總督，喀甯阿爲雲南巡撫。

壬辰，命撥通倉米二十萬石，補直隸霸州等十二州縣賑糶。

丁酉，命兩廣總督李侍堯多購阿魏，解送雲南軍營辟瘴。

《高宗實録》卷八二七 庚子，加賑河南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州縣乾隆三十三年旱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辛丑，以官保署户部尚書。

丁未，禁通州私立米局。

戊申，以刑部尚書官保協辦大學士。

《高宗實録》卷八二七 癸丑，又諭：據永瑞等奏，南掌國王之弟召翁，差遣土目癩禀，探聽進兵消息一摺。【略】如南掌別有捷徑可通，或較來卡等處爲便，原可分兵一支，令爾國之兵，隨同進發。但爾國既志在報仇，倚賴天朝聲勢，爾國自當輸誠効力。計官兵萬餘人，及隨營馬匹，雖所需日用芻糧，自行運帶，但既經爾國地界，一應糧餉草料，爾等亦須豫爲儲備，以資接濟，雖官兵斷不騷擾爾地，而平價買取，亦所必有。傳諭之後，不妨即將所遣二人發回，不必再行羈留，倘該國聞信後，仍有回禀，遵諭辦理。永瑞等至秋間進兵時，亦可由此路領兵數千，率同南掌兵丁，會合進勦，但須諸事留心防察，不得稍爲所愚。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二月甲寅朔，重修太學文廟成。

吏部議奏：工部尚書嵇璜於前任河東總河任内，膜視察吏，應照徇庇例降調。得旨：嵇璜著降三級調用，以程景伊爲工部尚書。

丁巳，釋奠先師孔子。

《高宗實録》卷八二八 乙丑，蠲免河南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州縣乾隆三十三年旱災額糧。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又諭：馮鈐見在交部嚴加議處，著解任聽候部議，所有安徽巡撫員缺，著富尼漢補授，富尼漢未到任之前，其巡撫印務，著陳輝祖暫行護理。

丙寅，諭：陣亡人員廕雲騎尉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不准過

繼之子承襲。著爲例。

以德承爲工部右侍郎。以朱珪爲山西布政使，調雷暢爲山西按察使，以徐績爲山東按察使。

己巳，以耀海爲盛京禮部侍郎。

癸酉，轉何逢僖爲吏部左侍郎，以羅源漢爲吏部右侍郎。

甲戌，實授索琳户部右侍郎，以黄登賢爲倉場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二九 庚辰，賑卹盛京承德、遼陽、海城、廣寧等四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水災飢民，並蠲緩租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辛巳，命江蘇上年被水各州縣平糶。

壬午，弛洋船帶硫磺入口禁。

《高宗實録》卷八三〇 三月甲申朔，加賑雲南邓川、浪穹、鶴慶、劍川等四府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水災飢民。

乙酉，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五十州縣，並津軍、張家口二廳乾隆三十三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命伊犁將軍伊勒圖帶索倫兵往雲南軍營，賞銀千兩。

己丑，以明善爲内閣學士。

乙未，以富勒渾爲浙江布政使，富松爲廣東按察使。

丙午，諭：彰寶見在丁憂，江蘇巡撫員缺緊要，一時不得其人。明德自擢任以來，辦理諸務皆不及從前實力奮勉，而於餧養馬匹一事，尤漫無經理，因循誤公，豈宜令其仍爲總督，即留滇省，亦於公事無益。姑念伊前在江蘇，於地方情形尚屬熟悉，著即降補江蘇巡撫，以勵後效。明德未到任之先，巡撫印務著高晉即速前往蘇州兼管，其雲貴總督員缺，仍著阿桂暫行署理。

《高宗實録》卷八三一 戊申，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二十九州縣廳乾隆三十三年分水、旱、霜、雹災民。蠲免安徽合肥、壽州【略】等十六州縣，及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五衛乾隆三十三年分旱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八三二 夏四月癸丑朔，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寧奏，古田縣奸民蕭日安製寶布旗，聚匪惑衆，及匪黨彭朱山、張長等誆誘民人入夥一案，已於摺内批示。此等奸民，敢於潛匿鄉村，製旗造印，糾衆入夥，不軌顯然。此皆聞有黄教之案，敢於造謀滋事，其情罪甚爲可惡，所有現在就獲各犯，自應迅速嚴審，盡法處治，不應拘泥成例，分别首從辦理，致奸民無所警畏。著傳諭鄂寧，即行審明正法。

丙辰，蠲免湖北孝感、安陸、雲夢、應城、應山等五縣，武昌、武左二衛，德安所，乾隆三十三年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丁巳，以王亶望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三二 己未，經署、大學士、公傅恒奏：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雲南，詢問緬匪情形，專恃木柵，抗拒我師，向來用尋常鎗礮攻取，無濟於事。臣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礮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觔，遇攻柵時，隨地暗鑄大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賊寨，用過後，仍可銘化攜帶。批：果破一、二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勢，賊望風而散矣。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所有福建巡撫員缺，著温福補授，温福未到任之先，著崔應階兼署巡撫事務。

壬戌，上閲健鋭營兵。

癸酉，諭：崔應階等奏，臺灣匪賊黄教被賊夥砍傷，竄入諸羅山内，至三月二十九日，經官兵分路合圍，將黄教及匪弟黄芳砍傷擒獲，並生擒賊黨七人、殺死十三人等語。

《高宗實録》卷八三三 丁丑，賜一甲陳初哲、徐天柱、陳嗣龍三人進士及第，二甲任大椿等五十人進士出身，三甲戴求仁等九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六九 己卯，諭：嗣後，東三省人不必補緑營官。著爲例。

五月乙酉，以實麟爲倉場侍郎。

戊子，王巍伏法。

甲辰，諭：各省之滿洲、蒙古副將，五年俸滿，來京引見，參將七年俸滿引見。著爲令。

六月丙辰，諭：各省學政舉報優生，會同督撫考覆。

己未，以孫孝愉爲福建按察使。

乙丑，諭：梁翥鴻不宜漕運總督之任，傅顯著補授漕運總督，伊見在出差，著黄登賢前往署理，倉場侍郎事務，即著梁翥鴻署理。

論：各省分發舉人需次遲速不齊，各就鄰省分撥，俾益疏通。

戊辰，命各省銘化小錢。

乙亥，定參處州縣、並議處守巡各道例。

以富察善、塘古泰俱爲內閣學士。

戊寅，湖北黃梅縣江隄決，命吳達善、揆義勘之。

《高宗實録》卷八三八 七月丁亥，著阿思哈於新街、鹽暮、早塔適中扼要之地，帶兵駐守，籌辦前後策應機宜。其總督印務，交明德署理，明德即當移駐騰越，經理一應軍務。

又諭曰：傅恒等奏稱，定於七月二十日進兵等語。及早進兵，迅速奏功，辦理甚善，但天氣尚熱，瘴氣宜防。野牛壩地勢微高，現有造船事務，傅恒到彼，暫駐數日，官兵既可到齊，瘴氣亦可少退。至帶兵前進時，沿途過瘴氣地方，須覓高地，設法躲避，人數衆多，氣候不佳，勉强進發，亦屬不可。著傳諭經略傅恒等，遵照辦理，并將現在有無賊匪消息，迅速奏聞，朕即欲聽捷音也。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曠善以屬員疏脱重犯不行詳揭革職，以姚成烈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三八 辛卯，又諭曰：傅恒【略】又奏稱，有猛密土司遣人來稟，情願内附等語。此係最好機會。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諭：據李侍堯奏到查訪暹羅國情形一摺看來，詔氏子孫式微已極，大勢俱爲甘恩敕所占，難復望其振作，亦止可聽其自爲蠻觸，原不必藉其力，亦不必爲辦理也。見將該督所奏原摺，及莫士麟原稟圖説，鈔寄傅恒閱看。所有前寄李侍堯檄諭暹羅國又一道，原令該督，如果暹羅係詔氏後裔恢復，自當寄去。今該處既爲甘恩敕所占，即毋庸寄往，其原擬檄諭稟底可且留廣東。如該鎮目莫士麟有續行稟報之處，或甘恩敕有覆該督去歲檄諭之文，仍著速行據實奏聞。將此傳諭該督知之。

己亥，調陸宗楷爲禮部尚書，蔡新爲兵部尚書，以吳紹詩爲刑部尚書，海明爲江西巡撫，劉益爲四川布政使，阿揚阿爲四川按察使。以梁國治爲湖北巡撫，調陳輝祖爲江甯布政使，以范宜賓爲安徽布政使。

壬寅，召程蕙來京，以顔希深爲江西布政使。

丁未，彗星見。

《高宗實録》卷八三九 是月，又覆奏：暹羅仍係甘恩敕竊據，詔氏子孫未復，遵旨毋庸論檄。滇省現集勁旅，進勦緬匪，緬酋勢必窮竄，暹羅係其仇讐，諒不敢潛匿，自必遊逸洋面。今河仙鎮目莫士麟，發兵奪取沾澤，又會合暹羅各夷目，征討甘恩敕，若令截擒緬匪，自必踴躍。兹臣作爲己意，倣照頒發諭藁，酌敘諭檄齎往，賞給綢緞，並令移會暹羅各夷目，撥兵偵伺。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八月乙卯，諭：朗成額見在出差，綽克托著專署兵部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著伍納福補授。

庚午，以李本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四一 辛未，賑卹甘肅皋蘭、河州【略】二十一廳州縣本年被旱貧民，緩徵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戊寅，禁廣東私鑄唐、宋、元、明古錢。

九月庚辰朔，諭：嗣後，杜爾伯特王公、台吉等子弟，年至十八，即照内扎薩克等分别賞給台吉職銜。永爲例。

壬寅，命劉統勳、德成會同吴嗣爵、富明安，查勘山東運河。

《高宗實録》卷八四三 己亥，賑卹浙江仁和、錢塘、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等七縣，杭嚴、嘉湖二衛本年被水貧民，分别蠲緩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十月己酉朔，諭：今日召見廣東按察使富松，奏對全以漢語，深染漢人習氣。伊係富達里之子，久任道員，一味養尊處優，自就安逸，不復知有滿洲舊風，豈可令其仍居外任，富松著留京候旨另用。廣東按察使員缺，著阿揚阿調補，李本著調補四川按察使，其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張鎮補授。

《高宗實録》卷八四四 壬子，又諭：據雅郎阿奏，孟艮土目召散、猛勇土目召工、整欠土目召教，及景海頭人等，遣人投誠，進獻馬匹等物，當將來使遣回，仍親往查辦等語。雅郎阿以夷情無定，召散又係首事要犯，並未親來，不允其請，所辦尚是。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諭：晾善著往喀什噶爾，更換范宜忠來京，徐績著以按察使銜赴哈密辦事。

癸丑，彗星復見。

《高宗實録》卷八四四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稱，領兵至猛養地方，土司等俱逃往暮魯，遂令興堂扎搜取牲畜米穀，前往蠻暮等語。

癸亥，賜中式武舉一甲錢治平、金富寧、林天洛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許世昌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李正勇等三十九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諭：貴州布政使張逢堯見已起程赴京陛見，且其年亦漸衰，俟到京後再降諭旨。按察使高積亦有應行解任質訊之事，黔省見乏大

員經理，所有貴州布政使員缺，著觀音保調補，貴州按察使員缺，著增福補授，俱著馳驛速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周元理補授，按察使員缺，著李湖補授。至直隸軍臺文報，前經特派觀音保專司督查，今觀音保既已調任，即著周元理專管。

甲子，調喀甯阿爲貴州巡撫，富尼漢爲河南巡撫，以胡文伯爲安徽巡撫，姚成烈爲江蘇布政使，增福爲安徽按察使，以金祖静爲貴州按察使。

乙丑，命彰寶往駐老官屯，籌畫撫輯事宜。

《高宗實録》卷八四五 乙丑，傅恒奏：已於十月初一日至新街，此時當已攻取老官屯。既得之後，即須進勦阿瓦。其老官屯所有應辦之事，傅恒自必經理妥協，但亦須得人接手辦理，方可統兵前進。

賑卹長蘆滄州、鹽山、慶雲、青縣、衡水等五州縣，嚴鎮、海豐等二場本年旱災竈户。賑卹安徽懷寧、桐城【略】等十六州縣，安慶、建陽、廬州等三衛本年水災貧民，并蠲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丁卯，吏部議奏，失察江西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一案，該管各官照例議處。得旨：錢琦、顔希深、佛德俱著革職從寬留任，程燾見在患病，不能供職，年力已頽，無上進之心，即著革任。至此案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冒銷侵蝕至一千七百餘兩之多，非尋常漁利之劣員可比，該管道府等俱係親臨上司，平日何以全無聞見。外省習氣不堪如此，不可不嚴加懲治，若照常予以從寬留任，伊等且視吏議爲無關重輕，毫無儆懼，吏治更何由整肅。若僅照籤依議，無識之徒或以爲議處未經出名之人，朕未留心詳閲，雖予以應得處分，亦不足以示炯戒。所有廣饒九南道福彰阿，前任南康府知府陳子恭、裴志濂，前署府事同知陳時謙、楊大觀，及會勘出結之前任南康府通判陳有光，建昌府同知宋鑑，均著照部議革職。

辛未，以王顯緒爲山西按察使。

王申，調永貴爲禮部尚書，託庸爲吏部尚書，伊勒圖爲兵部尚書，伊勒圖見在軍營，以託庸兼署。調吴紹詩爲禮部尚書，以裘曰修爲刑部尚書。

癸酉，禁福建、廣東民人私赴臺灣，見流寓者編設保甲，毋任藏奸。

乙亥，命：直隸入官地畝停止旗員查丈定租。

十一月乙酉，諭：前經降旨，令傅恒於阿桂、伊勒圖二人内酌定一人，補授副將軍。今阿里衮見在病故，軍營無人，阿桂仍著在副將軍上行走，其從前移給伊勒圖之印，仍交阿桂管理。阿里衮所遺副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爲三泰、長青著授爲參贊大臣。

調官保爲户部尚書，以素爾訥爲刑部尚書，託恩多署左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八四六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稱，十月二十二日，領兵由江岸三面環圍賊壘，攻奪東南木寨。

己丑，賑卹甘肅渭源、河州【略】等二十四州縣廳本年水、旱、霜、雹災飢民，並蠲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庚寅，以王際華爲禮部尚書。

辛卯，調宋邦綏爲户部左侍郎，以蔣元益爲兵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四七 丙申，經署、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日夜黽勉，急圖成功。【略】現届冬令，瘴氣未消，葉相德等皆染病身亡，緬地氣候惡劣，徒傷人衆，斷難深入，傅恒等當即遵前旨辦理。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尚高，酌量於該處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於圍外相度地勢，駐劄防範。令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衆，諒賊等必不敢來犯。此内惟猛拱土司渾覺，我兵一到，即行投順，理宜内徙安插，伊若不願，聽其自便。著傳諭傅恒，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

丁酉，加賑甘肅會寧縣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戊戌，諭：揀選一等、二等武進士引見。著爲令。

己亥，以託恩多爲西陵總管、内務府大臣，起觀保署左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八四七 丁未，經署、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賊勢窘迫，賊目諾爾塔致書懇乞解圍，經臣等傳論訓飭。嗣又遣小頭目節級，齎呈懵較書函，籲請停兵，詞頗恭順。諾爾塔復謁見哈國興，叩求回書，臣等查其情詞，似非狡詐，遂繕書曉諭，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内地被留之人，其投誠土司，嗣後不得侵擾，若能悉遵約束，即當奏請徹兵，付書遣去。得旨：知道了。

《東華續録》乾隆七〇 十二月庚戌，以陸宗楷爲内閣學士。

辛亥，以降旨撤兵，免雲南辦理軍需地方及永昌等三府州明年額賦十分之五，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官兵經過各州縣，並免十分之三。

調宫兆麟爲湖北巡撫，以陳輝祖爲廣西巡撫，調姚成烈爲江蘇布政使，以德保爲廣東巡撫。

丁巳，以袁守侗爲吏部左侍郎。

己巳，以阿桂爲禮部尚書，阿桂在軍營，以素爾納兼署。

乙亥，傅恒等奏：臣等遵旨詢問土司渾覺情願內移與否，據稱：蒙大皇帝天恩，原欲在內居住，但家口俱在猛拱，且所有屬下地方亦須前往管束，仍願回至猛拱，爲邊外土司等語。遂酌量賞給送回，令其就近出萬仞關，並一面移文緬甸，嗣後不得滋擾。得旨：覽。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三五年（庚寅、一七七〇）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正月庚辰，諭：今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

諭：各省輪捐之年，勸諭業户照蠲教十分之四減佃户租。

己亥，調曹秀先爲户部侍郎，以徐績爲工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五一 丙午，《平定準噶爾方畧》告成，御製序。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丁未，授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布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爲固倫額駙。

二月庚申，飭禁督撫指名奏請揀發。

《高宗實録》卷八五三 甲子，賑卹陝西定邊縣乾隆三十四年雹災貧民，緩徵新舊額賦。

辛未，蠲免直隸靈壽、曲周、萬全、懷安等四縣乾隆三十四年雹災地九百六十七頃十一畝有奇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三月辛巳，召喀甫阿來京，調宫兆麟爲貴州巡撫，以吴達善兼署湖南巡撫。

壬午，上奉皇太后啟鑾謁泰陵，巡幸天津。

癸未，命：辛卯年十月正科武鄉試，於恩科武殿試傳臚後舉行。

調曹秀先爲吏部侍郎，蔣賜棨爲户部侍郎，以歐陽瑾爲倉場侍郎。以德福署湖南巡撫，秦鏞爲湖北按察使。

丙戌，上謁泰陵。

戊子，廣直隸學額。

己丑，免經過州縣及天津府屬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積欠地糧、銀及常借災借穀石。免直隸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積欠地糧、銀及折色銀兩。

庚寅，免直隸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因災緩徵銀兩穀石。

戊戌，召富尼漢來京。調永德爲河南巡撫，以薩載署江蘇巡撫，李湖爲江蘇布政使，裴宗錫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五五 癸卯，賑撫甘肅狄道、河州【略】等三十四廳州縣乾隆三十四年水、旱、霜、雹等災貧民，緩徵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丙午，定教職俸滿、保舉知縣升任後，復行改教者，議處原保之督撫學政例。

是月，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小金川、沃日兩土司爭地起釁，用兵相攻，由小金川土司澤旺年老，伊子僧格桑與多事頭人慫恿生事，明正革、布什咱各土司勸阻不聽。經委員前赴夷巢彈壓，責以擅自發兵，小金川禀即停止用兵，但沃克兵什既詛伊父子致病，又闘時殺傷多人，應照蠻禮打傷人口、罰賠命價，求斷沃克什一二寨與伊耕種。見飭委員嚴行查辦，使多事者知畏退斂。報聞。

四月癸丑，諭：九江、粤海等關一年期滿，報部請旨。著爲令。

甲寅，四達因病休致，以喀甫阿爲刑部侍郎。

丁卯，召佛德來京，降歐陽永裿爲江西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調閔鶚元爲廣東布政使，以富尼漢爲湖北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八五七 癸酉，蠲免陝西定遠縣乾隆三十四年分雹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五月己丑，以湖南輪免錢糧，並免乾州等三廳、城步等二縣苗糧。

《高宗實録》卷八五九 丁酉，貴州巡撫宫兆麟奏：黔省民風愚悍，過狡黠者唆撥，易致滋事，惟有犯必懲，庶人知畏法。得旨：言中緊要，勉以實力爲之。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戊戌，命山東購運麥石，交五城平糶。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吴達善等及宫兆麟奏，古州黨堆寨苗人聚衆不法、拒傷兵役，即前往該處相機勦捕等語。所辦尚爲迅速。

《高宗實録》卷八六〇 閏五月丙午朔，諭軍機大臣等：古州黨堆寨苗人聚衆不法一案，昨已詳悉傳諭，令吴達善等妥協辦理。匪苗糾衆拒捕，法難輕宥，且寨内傷人首黨各犯，應即嚴拏務獲，立寘重典，以警其餘。此外各寨，總宜鎮静撫輯，毋使驚擾，致成滋蔓之勢，脅從悔悟，最爲此案緊要關鍵。

《東華續録》乾隆七一　命裘曰修赴蔚州賓坻一帶捕蝗。

己酉，以柏琨爲内閣學士。

己未，諭：温福著來京補授吏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其福建巡撫員缺，即著鍾音署理。

甲子，諭：裘曰修見已交部嚴加議處，著解任候旨。刑部尚書員缺，著程景伊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范時綬補授，左都御史員缺，著張若渟補授，其工部侍郎，著閻循琦署理。

乙丑，永定河北岸決，命德成馳往、會同楊廷璋堵築。命於德勝門外另建滿洲火器營，並增設馬額。

戊辰，以謝墉爲内閣學士。

六月丁丑，諭：索諾木策凌往密雲捕蝗。

庚辰，禁奉差兵丁私買人口。

癸未，以劉秉恬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六二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緬匪敢於食言，恣意陸梁。【略】海蘭察、哈國興皆係閱歷之人，亦悉賊匪情性，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住、長青各帶兵千名策應。

乙酉，以范宜賓爲左副都御史、裴宗錫爲安徽布政使。

丁亥，調官保爲刑部尚書，以素爾訥爲户部尚書。

戊子，命英廉、索諾木策凌馳勘熱河水災，加倍撫恤。

以孫孝愉爲直隸按察使。

壬辰，諭：託庸不必兼署兵部事務，所有兵部尚書員缺，著豐昇額署理。

增火器營翼長，並賞生息銀十萬兩，以備獎賞。

甲午，諭：邁拉遜兼管之事較多，刑部事務難以專辦，著以侍郎銜署理内閣學士，其刑部侍郎員缺，著瑚世泰補授。

命伍訥璽馳往古北口，會同提督王進泰，查勘水災，發帑銀二萬兩，加倍撫恤，並開倉賑糶。

以貴州需平糶，命阿爾泰、德福、陳輝祖於四川、湖南、廣西購運米石備糶。

貴州古州逆苗香要就獲，並其親屬皆伏誅。

乙未，命再撥内務府銀二萬兩，於古北口備賑。

己亥，諭：五經博士凡遇慶典，俱在各本籍隨班行禮，停止來京朝賀。至衍聖公遇應行朝賀之事，先期奏請。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八六四　秋七月乙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遊擊蔡漢回粵，齎有河仙鎮目莫士麟暨遲羅裔孫詔萃呈禀二件。並詢問蔡漢，因何往回遲滯緣由一摺，已於摺内批示。遲羅僻在海外，地勢遼遠，固非聲討所及，即丕雅新篡竊鴟張，自相吞併，止當以化外置之。若河仙鎮目莫士麟，欲爲鄰封力圖匡復，亦惟聽其量力而行，更可不必過問。但所請檄諭花肚番一説，則斷不可行。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以增海爲黑龍江將軍，温福爲理藩院尚書，調瑚世泰爲吏部侍郎，以綽克托爲刑部侍郎。

丙午，命和爾精額、伍訥璽馳往古北口，籌辦河工。

《高宗實録》卷八六四　丁巳，太保、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略】溘逝。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辛酉，諭：觀音保見已降旨革職，貴州布政使員缺，著三寶調補。胡文伯著即降補湖南布政使，其安徽巡撫員缺，著裘宗錫補授。

壬戌，以增福爲安徽布政使，海成爲安徽按察使。

乙丑，諭：周煌見出學差，其兵部侍郎員缺，著劉秉恬調補，刑部侍郎員缺，著余文儀補授。

壬申，所有盛京户部侍郎員缺，著塘古泰補授。以諾穆親署雲南巡撫，以法明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六五　癸酉，蠲免安徽懷寧、桐城【略】等二十五州縣，及安慶、宣州、建陽、廬州四衛乾隆三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八月丙子，諭：湖南布政使員缺，著吴虎炳補授。

胡文伯見已革任，著加恩補授廣西按察使，仍革職留任，效力贖罪。

己卯，諭：永貴著補授禮部尚書，觀保著補授左都御史，均革職留任，准用頂帶，仍不准戴翎。

《高宗實録》卷八六六　庚辰，阿爾泰、董天弼奏：據僧格桑親來叩見，【略】願將所得附近達木巴宗之墨穆爾吉日古嚕各地方，及所擒沃克什之母舅僧格，並番民二十四名，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之處，仍聽衆土司調處，亦不敢抗違，自取罪戾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甲申，命撥通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賑。撥帑銀五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諭：嗣後賑恤之項，部庫撥給時不准減扣平餘。著爲令。

丙戌，命署兵部尚書豐昇額軍機處行走。

己丑，命再撥通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庚寅，以福德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八六八　九月乙巳，撫卹山東章邱、鄒平【略】等三十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錢糧、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丙午，命阿爾泰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留辦四川總督事。

王子，孫孝愉因病解任，調王顯緒爲直隸按察使，以桂林爲山西按察使。

壬戌，以朱椿爲廣西按察使。

癸亥，以楊景素爲甘肅布政使，譚尚忠爲河南按察使。

冬十月辛巳，召崔應階來京，以鍾音兼署閩浙總督。

壬午，召阿爾泰來京，以德福署四川總督，吴達善兼署湖南巡撫。召薩載來京，以李湖署江蘇巡撫。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奏稱，老官屯賊首諾爾塔遣人致書，請停止今歲進兵等語。【略】今歲暫止進兵，尚屬可行。

《東華續録》乾隆七三　戊戌，申禁宗室王公容留僧道、星相人等。

定部員兼攝六庫、限三年更換例。

己亥，命再撥部庫銀三十萬兩，於直隸備賑。

《高宗實録》卷八七二　十一月甲辰，加賑山東齊河、濟陽【略】，十七州縣衛本年水災貧民，緩徵舊欠錢糧。並予章邱、鄒平【略】等十三州縣葺屋銀兩有差。

壬子，蠲免甘肅狄道、河州【略】等三十四廳州縣衛乾隆三十四年被雹、水、旱、霜災額賦。

癸丑，撫卹雲南浪穹縣本年水災貧民。

《高宗實録》卷八七三　辛酉，賑卹甘肅伏羌、會寧【略】二十一廳州縣衛本年水、旱、雹、霜等災貧民，並蠲緩額賦。

壬戌，加賑甘肅隴西、寧遠、伏羌、通渭、漳縣、靜寧、莊浪、中衛等州縣，西固州同屬本年旱、雹、霜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二　乙丑，召宫兆麟來京，以三寶署貴州巡撫。

辛未，以富勒渾爲浙江巡撫，王亶望爲浙江布政使。

壬申，諭：向例應封宗室，特派大臣等考試，按照等次復封，原欲使宗室勤習騎射、繙譯，伊等得以承受國家優恤隆恩。但此内業經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若下届仍准考試，未免太無區别，不足以昭勸懲。所有此次考試例不應封之永修、永封、景煥、和倫泰，除此次停封外，嗣後俱不准其再入下届考試之内。將來應封宗室等，如有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試。將此永著爲例。

以姚立德爲山東按察使。

十二月甲戌，免新疆本年額糧十分之三。

丙子，以裘曰修爲工部侍郎。

庚寅，秦勇均因病解任，以畢沅爲陝西按察使。貴州巡撫員缺，著李湖補授。

辛卯，以吴壇爲江蘇布政使，調胡季堂爲江蘇按察使，降宫兆麟爲甘肅按察使。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三六年（辛卯、一七七一）

《東華續録》乾隆七三　春正月，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徵粟米。

乙巳，免廣東廣州、韶州等府州屬本年官租十分之一，廣西桂林等七府州屬本年官租及桂平等府州學租十分之三。

丁未，免四川甯遠等四府州屬、建昌鎮標各營、雷波等廳民番本年額糧。

癸丑，撥部庫銀二十萬兩、倉米十七萬石，於直隸備賑。

二月癸酉，命旌額理爲烏什辦事大臣，以邁拉遜署吏部左侍郎。

甲戌，上奉皇太后啟鑾東巡。

丙子，免經過直隸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辛巳，免直隸滄州等五州縣民欠借穀，並武清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高宗實録》卷八七八　癸未，蠲浙江海寧、安吉、長興、蕭山四州縣乾隆三十五年被水災地應徵漕項額賦，並緩蠲餘及各項舊欠銀米各有差。

丙戌，著將山東省所過州縣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其上年秋收稍歉勘不成災地方，著蠲免十分之五。該撫富明安，其董率屬吏，詳悉查明，妥協辦

理，務俾黎庶均霑愷澤。該部即遵諭行。

戊子，給山東齊河等四縣災民耔種、牛具。

庚寅，免山東濟南各屬民欠借穀及東平州、東平所逋賦。

辛卯，免山東濟南等六府屬民欠麥本、銀兩。

命伍代爲參贊大臣，赴雲南軍營。

命劉綸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以于敏中協辦大學士，調程景伊爲吏部尚書，范時綬爲刑部尚書，以裘曰修爲工部尚書。

壬辰，以閻循琦爲工部左侍郎。

乙未，調姚成烈爲廣東布政使，閔鶚元爲江甯布政使。

三月壬寅朔，增山東本年學額。

癸卯，以桂林爲户部右侍郎，德文爲山西按察使。命降調户部右侍郎索琳署内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

《高宗實録》卷八八〇 乙巳，蠲長蘆屬滄州、青縣、慶雲三州縣，嚴鎮、海豐、興國、富國、豐財、蘆臺六場乾隆三十五年水災竈地額賦，並緩蠲餘及勘不成災地畝應徵銀兩有差。

上至曲阜，展謁先師孔子廟。

丙午，上釋奠先師孔子。

丁未，上謁孔林，祭少昊陵、元聖周公廟。

辛亥，秦鑾緣事降調，以劉秉愉爲湖北按察使。

乙卯，召金祖静來京，以蔡應彪爲貴州按察使。

戊午，以福德爲盛京兵部侍郎，降博清額爲内閣學士，以瑪興阿署刑部侍郎。

庚申，免甘肅通省民欠耔種、口糧、倉穀。

壬戌，以圖桑阿爲甘肅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八一 庚午，蠲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五年被水災地應徵額賦十之七，並緩徵賑卹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七三 四月甲戌，命户部侍郎桂林軍機處行走。

己卯，諭：福德留京，仍以内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所有盛京兵部侍郎員缺，著伯興補授。

庚辰，命山東購麥，運京備糶。

癸未，定武職捕蝗不力處分。

乙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軍流以下罪，直隸亦如之。

丙戌，上詣黑龍潭祈雨。

庚寅，以王杰爲内閣學士，李瀚爲江西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八八三 乙未，賜一甲黄軒、王增、范衷三人進士及第，二甲王爾烈等五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陳承曾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

己亥，諭：向來旗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兑足正供之外，尚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石益充，於市值民食，均爲有益。該部遵諭速行。

《東華續録》乾隆七三 五月辛丑朔，陝甘總督員缺，著吴達善調補，吴達善未到任之先，著陝西巡撫文綬前往暫署。陝西巡撫印務，著布政使勒爾謹暫行護理。湖廣總督員缺，著富明安調補，吴達善見在兼署湖南巡撫，德福見又署理雲貴總督，其缺未便久懸，永德著調補湖南巡撫，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何煟補授，仍兼管河務。鍾音著補授閩浙總督，其福建巡撫員缺，著余文儀補授。

命河南購麥十萬石，運京備糶。

壬寅，以巴延三爲河南布政使。

甲辰，以吴紹詩爲刑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八四 乙巳，阿桂著照部議革任，仍留於軍營，在兵丁上行走，効力贖罪。温福著馳驛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此旨即著温福齎往宣諭，並將此通諭知之。

甲寅，豁免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五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乙卯，命大學士劉綸，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兵部尚書豐昇額爲國史館正總裁。禮部尚書永貴、左都御史觀保爲副總裁。

《東華續録》乾隆七三 丁巳，諭：匪犯糾衆，地方官三月以内擒捕者免議。著爲令。

壬戌，命高晉爲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仍留兩江總督任。召阿爾泰入閣辦事，以德福爲四川總督。

六月庚午朔，諭：明山著發往烏嚕木齊，自備資斧，效力贖罪，換徐績回京。現在伊犁辦理投誠土爾扈特事務，著

調巴圖濟爾噶勒馳驛前往伊犁。

己卯，諭：伊犁現有投誠之土爾扈特等，其大台吉均令來避暑山莊朝覲，著派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馳驛往迎。

《高宗實録》卷八八八　秋七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圍攻沃克什，請臨以兵威，以挫其氣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摺内批示矣。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乙巳，命侍郎桂林帶庫銀一萬兩赴古北口，會同提督王進泰撫恤水災，並開倉平糶。

《高宗實録》卷八八八　丁未，命伊犁將軍伊勒圖爲參贊大臣，前往烏什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以遵拉遜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八八八　戊申，諭：朕每年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例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今歲雨水較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其有被水成災者，仍著該督據實查明，照例撫卹，務俾閭閻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

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復侵明正土司各寨，阿爾泰等斷不可稍存姑息。前據奏到，小金川攻圍沃克什，董天弼親往查辦，已諭就近進兵，務擒僧格桑，另立土司，撫定其地。今沃克什之事未完，又敢於侵及明正，若不懾以兵威，大示懲創，番夷豈復知所畏懼。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丙辰，命截留漕糧五十萬石，於天津北倉備賑。

八月庚午，諭：吴嗣爵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所遺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姚立德署理，其河東河務並著何煟兼管。

辛未，以國泰爲山東按察使。

丙戌，禮部議覆朝鮮國王李昤奏，國内流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季輯略》，載其先世之事，因謁襲謬誣妄含冤，請將二書中有關小邦之語並行削去。查朱璘《輯略》，於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楊廷璋奏請銷毁，其陳建《通紀》，見徧訪京城書肆，並無售者，是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無事改削。該國王所稱誣衊其國祖康獻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莊穆王倧事蹟一條。今恭閲欽定《明史·朝鮮列傳》，載其始祖世系及國人廢琿立倧之處，考據已極詳明，乾隆三年，我皇考允該國王所請，刷印頒給該國，自應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知所信從。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略》二書，應令該國王於其國中自行查禁、焚銷，以杜疑竇。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庚寅，賑卹陝西汧陽、華陰、朝邑三縣本年水災饑民。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壬辰，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於八月十六日合龍，並新壩加高培厚，統於十七日竣工。得旨：覽。

《高宗實録》卷八九一　丙申，四川總督德福奏：緬賊狡詐，與苗種相仿，然無妄念，只圖報復，不敢侵擾邊界。從前起衅，俱係土司與緬屬夷人爭鬨，並非懵駭輕犯邊境，且關外嶺嶂林箐，兼有瘴癘，我兵不能久駐。請暫停襲擊之舉，於冬日内，令哈國興帶兵關外駐劄，差傳諾爾塔前見賊酋，曉以利害。伊若懼禍表貢，其事即已善全，倘照常冥頑，仍嚴守邊關，不通交易，數年後出其不意，可操必勝。得旨：看汝如此識見，朕又愁金川亦不能奮勇辦理矣，如何如何？朕不能識人，不能化導汝等大臣，惟自咎自愧而已，亦無他諭矣。

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沿河被水清河、安東二處，沿海被潮崇明、靖江、丹徒、丹陽、海門廳五屬，情形稍重，臣已飭行撫卹，并各該處衛地場竈，亦一體辦理。得旨：覽奏俱悉。

《高宗實録》卷八九二　九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由山神溝山路進兵，至德爾密地方，連奪石卡，并攻克大碉一座，勦殺番衆數十人，餘俱越嶺而逃，我兵已扼險要。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癸卯，命理藩院侍郎慶桂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八九二　甲辰，賑卹山東歷城、章邱【略】等五十七州縣衛所場本年水災貧民，並予緩徵。

乙巳，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以歸順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丙午，賜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鞍馬鬟鞬，令隨圍與觀。

戊申，以黄檢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九二　戊申，著傳諭温福：於奉到此旨後，即帶軍營所有之滿洲兵，星馳取道赴川，奮力攻勦，務擒賊酋僧格桑，分隸其地，使番蠻稍知畏懼。【略】所有副將軍印務，温福即帶往備用。至參贊大臣伍岱，於軍務頗爲練習，亦著同温福前往，會商進勦。阿桂留於滇省，亦屬無益，著温福隨帶赴川，差委効力。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庚戌，劉益因病解任，以李本爲四川布政使，李世傑

爲四川按察使。

撥通倉米三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高宗實録》卷八九二 辛亥，封渥巴錫爲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爲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布延圖親王，舍楞爲青色特奇勒圖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巴木巴爾爲弼錫哷勒圖郡王。

《高宗實録》卷八九三 丁卯，〔德福〕著革去總督，賞給三等侍衛，以己力前往伊犁，聽候差委。所有四川總督員缺，著文綬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諭：永德辦事拘謹，於要缺不甚相宜，著調補廣西巡撫，所有湖南巡撫員缺，著梁國治調補。其湖北巡撫員缺，著陳輝祖調補。

冬十月戊辰朔，諭：鄂寶本一拘迂自守之人，近復不肯實心任事，難勝封疆重寄，著來京候旨。山西巡撫員缺，著三寶補授，即行來京請訓，前赴新任。其貴州布政使員缺，著圖思德補授。以畢沅爲陝西〔按察〕〔布政〕使，敦福爲陝西按察使。調王太岳爲雲南按察使，法明爲湖南按察使。

己巳，以楊魁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九四 渥巴錫人等入覲遣回，一切安插，甚關緊要，著將舒赫德授爲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專辦。【略】將伊勒圖授爲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

辛巳，賑卹山東館陶縣本年水災貧民。

《高宗實録》卷八九五 丁亥，賜中式武舉一甲林天彪、薛殿元、鄭敏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何永清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利振綱等四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壬辰，以嵇璜爲工部右侍郎。

甲午，調文綬爲陝甘總督。

十一月戊戌，軍機大臣等議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遵旨籌畫新疆駐兵，請於烏嚕木齊駐滿兵三千，添設領隊大臣一員，其領隊大臣令參贊大臣、領隊大臣各一員，巴里坤駐滿兵二千，添設領隊大臣一員，其領隊大臣令參贊大臣兼攝，俱統轄於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見有戍兵千餘，添兵作爲二千名。從之。

《高宗實録》卷八九六 庚戌，董天弼奏：攻得甲金達山梁，並占據牛廠。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辛亥，撥湖北等四省庫銀三百萬，於四川備用。

丙辰，上自圓明園奉皇太后御輦，乘騎前導，王以下文武各官，暨大臣命婦並在籍紳士人等，於恭祝萬壽亭前跪迎，賞賚有差。皇太后駕還宮，上還宮。恭上皇太后徽號曰：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旗皇太后。

丁巳，諭：素爾訥著調補理藩院尚書，户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授，舒赫德未到京之前，所有户部尚書事務，仍著素爾訥兼署。户部侍郎員缺，著福康安補授。

《高宗實録》卷八九七 壬戌，董天弼於十一月初七日，分兵攻賊木城，被賊衝下，官兵受傷及迷失者甚多，且有遺失鎗礮之事等語。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已經攻得之牛廠石卡，復爲賊奪去。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丙寅，裁廣東、福建教習官音學。

十二月丁卯朔，諭：九公主著指配公扎蘭泰，於明年成婚，封爲和碩公主。一切應行典禮，交該衙門照例辦理。公扎蘭泰授爲散秩大臣，仍在御前行走。

戊辰，命温福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

己巳，以達爾吉善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八九八 庚午，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温福等奏：【略】二十一日分派侍衛官兵，將右手山梁攻克，並將兩碉中間山峯搶奪，圍住賊碉，連奪賊卡六處，占據東面碉後高峯，賊兵二次來援，俱被官兵擊敗。無如所領緑營，皆隨董天弼打仗受傷，心存畏怯。守至二十二日子時，賊人呐喊來衝，兵丁竄退，將已占山峯失去。臣等謹遵不可撲碉、多損官兵之旨，暫行收兵，即在向陽坪駐劄。

四川總督桂林等奏：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得約咱賊寨。董天弼著革去提督，以兵丁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四川提督員缺，即著阿桂署理，董天弼交與阿桂差遣委用。

乙亥，蠲免甘肅隴西、寧遠【略】等三十三廳州縣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雹、水、旱、霜等災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己卯，實授瑪興阿刑部左侍郎。

辛巳，命書麟領西安八旗兵三千名，赴四川軍營。

《高宗實録》卷八九九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金川差頭人到營，請安送禮，若遽爲麾斥，轉恐啟其疑貳。所見極是，桂林隨即剴切面諭，却其禮物，給賞遣歸。

庚寅，温福等奏稱：帶領官兵奮勇攻破賊碉，勦殺賊衆，已過巴朗拉。

癸巳，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温福，署四川提督阿桂奏：【略】帶兵前抵日隆

宗，賊亦望風逃竄。董天弼等於本月初八日，由蒲松岡小路進兵，十四日早，已抵達木巴宗。賊人即來接仗，官兵獲勝，賊人於是日逃竄，救出沃克什土司，並攻得木耳宗。

《東華續録》乾隆七四　甲午，撥庫銀五十萬兩，修直隸河工。

是歲，朝鮮、南掌來貢。

乾隆三七年（壬辰、一七七二）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春正月辛丑，免奉天、錦州二府額徵米豆。免浙江玉環、海甯兩廳額徵銀穀。免山西大同等二府額徵兵餉、米豆、穀麥，並太原等十四府州及歸化城各屬十分之三。

癸卯，以崔應階爲刑部尚書，嘉謨署漕運總督。

《高宗實録》卷九〇〇　丙午，桂林等奏：攻克卡丫。

戊申，桂林奏：攻克郭松、甲木。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癸丑，建烏嚕木齊城，駐兵屯田。

丙辰，桂林奏：督兵齊集甲木台，攻噶爾金，共破大小碉十二、石卡七。

《高宗實録》卷九〇二　二月丁卯，阿桂著授爲參贊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甲申，諭：刑部侍郎員缺，著吴壇補授，吴紹詩著調補吏部侍郎，袁守侗著補授刑部侍郎，吴壇未到任之先，吴紹詩仍著辦理刑部事務，俟吴壇到任後，吴紹詩再赴吏部辦事。袁守侗見在出差，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閻循琦暫行兼署。調增福爲江蘇布政使，以楊魁爲安徽布政使，塘琦爲安徽按察使。

乙酉，免江蘇蘇州等屬逋賦。

《高宗實録》卷九〇三　丁亥，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著授爲參贊大臣，同豐昇額由驛前往四川軍營。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己丑，以王太岳爲雲南布政使，韋謙恒爲雲南按察使。

乙未，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上年額徵本色租糧。

《高宗實録》卷九〇四　三月戊戌，烏嚕木齊參贊大臣著索諾木策凌補授，領隊大臣著德雲補授，俱受伊犁將軍節制。

乙巳，豐昇額向亦曾帶兵行走，著授爲參贊大臣，令温福酌量分定各路，一同進勦。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丙午，調敦福爲湖南按察使，以王綬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〇四　己酉，羅山縣在籍革職知縣查世柱藏匿應禁《明史輯畧》，且敢妄行采輯成書，【略】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高宗實録》卷九〇五　壬子，諭曰：桂林奏，攻復革布什咱之木巴拉、博租、薩瑪多堅、藏布覺等處，共得地方七十餘里，收復碉寨甚多，招撫番民甚衆等語。

癸丑，諭：據富明安等奏，拏獲京山縣謀逆首犯嚴金龍父子，業經寸磔斬梟。

乙卯，諭曰：温福等奏，攻克資哩城寨，殺賊甚多，現在攻圍阿喀木雅等語。丁巳，又諭曰：桂林奏，克復革布什咱之吉地官寨，及默資溝地方，並據温福等奏，攻得阿喀木雅情形。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庚申，諭：福德見在出差，理藩院侍郎事務，著刑部侍郎鄂寶署理。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雅德署理，雅德未到京之前，刑部侍郎事務仍著鄂寶兼辦，俟雅德到任後，鄂寶即專辦理藩院事務。瓦爾達著調補盛京工部侍郎，并兼管奉天府尹，其倉場侍郎員缺著申保補授。

《高宗實録》卷九〇五　甲子，桂林奏：攻得扎哇窠崖下碉卡。又奏：革布什咱地方，前經攻復吉地官寨等處，今據宋元俊報，參將常泰等攻復黨哩、都司李天貴攻復沙沖，仍分飭將備，急攻覺拉喇嘛寺。宋元俊自督兵圍丹東、革布什咱，大局已定，飛飭宋元俊，統兵剋期全行勦復，併力小金川，掃穴擒渠。得旨：嘉獎。

《高宗實録》卷九〇六　夏四月丙寅朔，又諭曰：桂林等奏，分兵四路，連日攻得阿仰東山梁、墨壟溝、達烏各地方。是處爲賊緊要門户，峻險異常，桂林調度深合機宜，鼓勵將兵，得此要地，實屬可嘉。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免甘肅積年民欠。

《高宗實録》卷九〇六　丁卯，賑卹甘肅河州、沙泥州判【略】等二十一廳州縣乾隆三十六年夏秋水災貧民。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續又攻得格烏、巴桑、那隆三處，現在覓間進攻僧格宗。【略】另摺奏報，革布什咱之地全行收復。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乙亥，實授李湖雲南巡撫，圖思德貴州巡撫。

丁丑，諭：諾穆親著加恩作爲頭等侍衛，前往烏什換圖桑阿來京。諾穆親至彼自備資斧，辦理領隊大臣事務。以景福爲盛京工部侍郎。

己卯，以蔡應彪爲貴州布政使。

庚辰，調韋謙恒爲貴州按察使，以圖桑阿爲雲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〇七 甲申，免安徽鳳陽、定遠、靈璧、泗州、盱眙、五河等六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乾隆三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戊子，諭：鄂寶著調補理藩院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即著雅德補授，雅德未到任之先，仍著鄂寶兼署。

論：瑪興阿見在出差，刑部侍郎員缺著綽克托調補，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慶桂兼署。

《高宗實録》卷九〇七 庚寅，賜一甲金榜、孫辰東、俞大猷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平恕等五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熊言孔等一百四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癸巳，以喀爾崇義爲内閣學士，高樸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九〇七 甲午，又諭曰：桂林奏，攻勦東岸山梁，及間道襲取甲爾木等處，帶兵人員，間有陣亡。

《高宗實録》卷九〇八 五月乙未朔，諭軍機大臣等：温福奏色布騰巴勒珠爾種種妄行，不可仍在軍營，著將伍岱鎖拏，即交色布騰巴勒珠爾，同軍機章京明德，押解來京。

丙申，豁免直隸滄州、南皮【略】等十五州縣廳節年民欠穀九萬七千四十石有奇。

丁酉，色布騰巴勒珠爾所遣領侍衛内大臣員缺，加恩著舒赫德補授。

辛丑，又諭曰：阿爾泰等奏，桂林在軍營乖張捏飾各情形，實出意想之外，已派福隆安馳驛，前往查審，並諭阿桂迅往南路辦理進兵之事矣。福隆安未到之前，仍令桂林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諭：舒常派赴西路、永平派赴南路。

壬寅，命户部侍郎福康安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九〇八 蠲免直隸大興、宛平【略】等十五州縣乾隆三十六年分額賦有差。

癸卯，著鄂蘭帶領長生保、綏庫、阿坦保、利保住赴南路軍營，海蘭察帶領額勒登布、塞布騰、庫伯赴西路軍營，分道遄行，務期奮勉自効。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甲子，以海明爲湖廣總督，海成爲江西巡撫，國泰爲山東布政使，孫廷槐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一〇 六月乙丑朔，温福等奏：攻克東瑪賊寨。又諭：據阿桂奏，三雜谷暨綽斯甲布，皆願出兵助勦金川，現在查明籌辦。

《東華續録》乾隆七五 壬午，諭：據李瀚奏請停編審造册一摺，所見甚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第思編審人丁舊例，原因生齒繁滋，恐有漏户避差之弊，是以每屆五年查編造册，以備考覈。今丁銀既皆攤入地糧，而滋生人户又欽遵康熙五十二年皇祖恩旨永不加賦，則五年編審不過沿襲虚文，無裨實政。況各省民穀細數，俱經該督撫於年底專摺奏報，户部覆實具題，付之史館紀載，是户口之歲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更無藉五年一次之另行查辦，徒滋紛擾。此摺毋庸交議。嗣後，編審之例著永行停止，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

甲申，調文綬爲四川總督，海明爲陝甘總督，以阿爾泰署湖廣總督。

丙戌，諭：阿爾泰年力衰邁，於封疆重寄究非所宜，即湖廣恐亦難勝任，著仍以散秩大臣留於川省南路軍營，專辦糧運事務。所有湖廣總督員缺，仍著海明補授，其陝甘總督員缺，即著勒爾謹署理。富勒渾著調補陝西巡撫，其浙江巡撫員缺，著熊學鵬署理，俟服闋之日，再行實授。

辛卯，湖廣總督海明卒，予祭葬、謚勤恪。以富勒渾爲湖廣總督，巴延三爲陝西巡撫，張鎮爲河南布政使。

壬辰，以廣德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一二 秋七月乙未朔，諭：川省辦理軍營糧務，甚屬緊要，西路已派侍郎劉秉恬專辦，其南路運糧事宜，原係阿爾泰專辦，但伊年已衰老，辦運恐未能妥速。著派侍郎鄂寶即行馳驛前赴南路，會同阿爾泰督辦，並給與欽差大臣關防。

丁酉，諭：據温福等奏報，攻勦小金川情形，於北山攻得美美卡、旁碉卡二處，南山攻得固布濟石卡、木城二處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實授勒爾謹陝甘總督。

乙巳，諭：八旗補放步軍校，無庸帶赴避暑山莊引見。著爲例。

丁未，定道、府以上等官，如有同胞及同祖兄弟叔姪同在一省，俱令官小者

迴避。

戊午，軍機大臣、刑部等奏，審訊原任雲南布政使錢度侵欺、勒索贓私屬實，應請旨即行正法。從之。

以錢灝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一四　八月己巳，諭：據阿桂奏報，七月二十一日，由墨龍溝一路，賚夜進兵，於二十二日五更至甲爾木，乘大霧瀰漫之中，攻據山梁，連得石卡二十餘座、石碉四座、木柵一座。賊人披靡奔逸，經官兵追擊，殲戮甚多，并殺死頭目一名，又將路通金川之格魯克古地方，派兵占住。又諭：布拉克底土司安多爾、巴旺土婦伽讓，俱各督派所屬土兵，隨同大兵進勦，誠悃可嘉，安多爾著賞戴花翎，并賞恭順名號，伽讓著賞恭懿名號。

壬申，温福等又奏：【略】賊番果於瑪爾迪克來援，經海蘭察、哈國興前往救應，殺賊多名。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甲申，諭：各省馬兵取進武生留營食糧，仍准鄉試。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遲羅國鄭昭稟送粤省海豐縣民陳俊卿等眷口回籍，並據河仙鎮莫士麟差人齎送文稟，李侍堯擬以已意檄覆兩人，俟鄭昭處送到内地民人，量爲獎勵，以示羈縻。亦止可如此辦理。但梁上選等係内地民人，輒敢糾伴挈眷潛赴外國港口居住，甚屬不成事體。此等民人於送到時，均應訊明，按例懲治。沿海居民出口例禁綦嚴，守口地方官弁何得任其攜家擅出，漫無稽察，則平日海禁之廢弛，已可槩見。著李侍堯查明失察梁上選等出口之該管地方員弁，據實參處，嗣後仍須嚴飭沿海各口實力稽查，毋得稍有疏縱。將此傳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九一五　己丑，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據綽斯甲布土司稟稱，金川派兵圍占黨壩官寨，黨壩土婦和爾郭求援，已發兵往助。臣以黨壩附近曾頭溝，當即行知董天弼前往駐防，並咨明温福，就近督辦。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辛卯，飭道、府、州、縣等員，凡遇丁憂及革職者，毋得寄居原任地方。

壬辰，以韋謙恒爲貴州布政使，國棟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一六　九月壬寅，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温福等奏：南北兩山賊卡，於八月二十六日，賊衆自行燒燬。臣温福即從阿喀木雅前進，壓至木闌壩，臣豐昇額亦從美美卡壓至日喀爾橋。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癸丑，諭：定安親王永瑺之子緜德著襲封定郡王，和勤親王永璧之子緜倫著襲封和郡王。

丁巳，禁各省自巡撫以下不得延請本省幕友，及流寓帶有家屬在五百里内者，並限定五年更換。

冬十月戊辰，晉封皇六子貝勒永瑢爲質郡王。

《高宗實録》卷九一八　壬申，諭：據董天弼奏報，於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八等日，帶兵攻得穆陽岡，及木丫山梁等處，克取石卡三十餘座，大卡木城三座，殺賊百餘人等語。

丙子，賜中式武舉一甲李威光、左瑛、趙士魁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宋如璜等四人武進士出身，三甲程定泰等四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九一九　壬午，諭：據阿桂奏報，於十月初四至初八等日，分四路進攻，將甲爾木山梁全行占據。華山著授爲領隊大臣，派往南路，交與阿桂差遣。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癸未，以護軍統領公興兆爲領隊大臣，赴四川軍營。

《高宗實録》卷九一九　甲申，又諭：聞得江蘇地方，優伶中唱旦之人，近日竟有蓄髮不薙者。在若輩以學藝爲生，或自留粗辮，以便簪飾之用，其事尚屬近情，若竟全行蓄髮，與婦人無異，既恐男女溷雜，易啟奸淫之漸，甚或詭名蓄髮，陰違國朝定制，此則更有關係。薩載現任巡撫，且兼理織造，務宜留心體察，嚴行查禁，如遇有此等蓄髮唱旦者，勒令改薙，並以枷責示懲，毋任澆風漸長，但不必視爲緊要事件，辦理過涉張皇，致駭觀聽也。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丁亥，命桂林、富興仍赴金川，領隊進勦。

《高宗實録》卷九二〇　十一月乙未，諭：據温福等奏報，十月二十二、三等日，攻克路頂宗，及喀木色爾賊寨。

癸卯，賑貸甘肅皋蘭、紅水縣丞【略】等三十一廳州縣本年水、旱、雹災飢民。

丙午，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温福，參贊大臣、尚書公豐昇額奏：十一月初四日夜，額森特由穆拉斯郭山繞至博爾根山頂，占據大寨。哈國興由喀木色爾北山旁進，奪額爾齊木棚。海蘭察自山後進奪賊卡，復奪取瑪覺烏大寨，此處甚關緊要，現已添兵駐守。

《高宗實録》卷九二一　戊申，諭：據阿桂奏稱，本月初三日，督率將弁，黑夜渡河，分路攀援，占據山頂及各處要隘，攻破東面之翁古爾壟、西面之布拉克

尼德古，及紐賽各地方。

己酉，諭曰：富勒渾著馳驛前往四川，有查辦事件，所有湖廣總督印務，著陳輝祖暫行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庚戌，諭：皇子原與外間王公有間，一切服用悉如親王。見在皇子中四阿哥、六阿哥俱封郡王，其俸銀及護衛官員自應視其爵秩，而一應服用，仍應照皇子之例。俟朕八旬開六歸政時，再各按爵秩，方爲允協。

《高宗實録》卷九二一　癸丑，又諭：據阿桂奏，官兵續攻西山梁，連克得里、日寨。

丁巳，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臣於本月十三日，派侍衛三寶等進至西山之邦甲山梁，章京圖欽保等沿溝而上，從邦甲山頂繞出賊後，合兵攻擊，奪取邦甲山梁石城大碉，及各石卡。遊擊谷生炎沿河進攻策爾丹色木之喇嘛寺，已克邦甲之兵，向下夾攻。賊衆潰逃，官兵追殺頭人一名，奪取喇嘛寺，復進取公喀爾，將山頂後碉房一併攻取。臣已令明正土兵，豫備皮船，派守備鄂輝等領兵渡河，攻取東山梁下拉宗等寨，及溝内、坡上各碉房。又進至拉約，焚燒七寨，番人盡降。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起伍岱爲藍翎侍衛，赴四川軍營。

《高宗實録》卷九二二　十二月癸亥，諭：據阿桂奏，千總劉世勳等督兵攻取卓克寨。丁亥，文綬著革職，【略】發往伊犁，令其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示炯戒。其弁官兵，分路進攻都恭山坡碉卡十餘處，殺賊二三十名，追戮奔竄之賊五六十名。十八日，將日木則、扎爾瑪等處一帶碉寨，及拉咱寨、丹扎、噶察、丹嘉等處碉卡，盡行攻克。

庚午，參贊大臣、署四川提督阿桂奏：千總劉世勳等督兵攻取卓克寨。

癸酉，温福著即授爲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俱著授爲副將軍，各行統轄弁兵，分路進勦。其温福一路，著舒常爲參贊大臣，阿桂一路，著海蘭察爲參贊大臣。哈國興雖係緑營漢員，但現係提督，於軍營領兵征勦之事，曾經練習，且原在乾清門侍衛上行走，與滿洲大臣無異，所有豐昇額一路，即著哈國興爲參贊大臣。一俟平定小金川之後，即相機分道進勦金川，以期迅奏膚功，鑾氛永靖。其將軍及副將軍印信，著派侍郎、副都統福康安，馳驛齎送前往，即留軍營爲領隊大臣。

《高宗實録》卷九二三　丙子，又諭：據温福等奏，十二月初五日，分兵四路，乘賊不備，攻取明郭宗。

丁丑，又諭：據阿桂奏報，十二月初三、四等日，派兵攻克池木。初五日，抵美諾，明亮、德赫布等分路撲勦，將美都喇嘛寺賊人殲戮甚多，遂進逼賊寨，官兵三面合擊，於初六日寅時，將美諾碉寨全行攻取。

庚辰，定邊右副將軍、署四川提督阿桂奏：美諾以西之彭魯爾八寨番人，已就招撫。

辛巳，定邊將軍、大學士温福，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奏：【略】進至布朗郭宗，此寨周圍五六里，碉房千餘間，我兵分據要隘進攻，自未至戌，寨内火起，賊番潰圍而出，我兵奮擊殲戮。據活口供稱，僧格桑昨日至布朗郭宗，即將伊妻妾及心腹頭人等，由寨後美卧溝送往金川。今早聞官兵已過帛噶爾角克碉，即到底木達求見澤旺，澤旺閉門不令進見，遂從底木達過河，亦由美卧溝小路，逃往金川。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癸未，實授薩載江蘇巡撫。

《高宗實録》卷九二三　乙酉，廣州將軍秦璜，婪索各款屬實，【略】擬絞監候。

《東華續録》乾隆七六　丙戌，召塘古泰來京，以瓦爾達爲盛京户部侍郎。

丁亥，文綬著革職，【略】發往伊犁，令其自備資斧，効力贖罪，以示炯戒。其四川總督員缺，著劉秉恬補授，仍在美諾、布朗郭宗等處，督辦糧運，經理諸務。所有總督印務，著富勒渾暫行署理。

戊子，調倪承寬爲倉場侍郎。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三八年（癸巳、一七七三）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春正月壬辰，諭：永德見在來京陛見，看其器局小而不甚曉事，不稱巡撫之任，廣西巡撫員缺著熊學鵬調補，三保著調補浙江巡撫。鄂寶前在巡撫任内尚無大過，仍著補授山西巡撫，伊見在川省軍營辦理糧務，其巡撫印務著巴延三暫行署理，所有陝西巡撫印務著畢沅護理。

癸巳，以甘肅提督馬全爲領隊大臣，馳赴四川軍營。

己亥，以敦福爲湖北布政使，農起爲湖南按察使。

乙卯，調李宗文爲禮部右侍郎。

戊午，諭：阿桂著補授禮部尚書，阿桂未到任之前著素爾納署理，其户部尚書事務著永貴署理。

《高宗實録》卷九二六　二月庚申朔，著傳諭温福等：繕寫檄文，曉諭索諾木，令其擒獻首逆僧格桑，並爲逆之兄弟頭人等，率衆歸誠。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嚴定外省官員失察子弟干與公事處分。

壬戌，朝銓因病解任，以喀爾崇義爲盛京刑部侍郎。

辛未，命阿桂議政處行走。

壬申，以嵩貴爲内閣學士。

甲戌，禁各省商籍人員毋得服官本土。

丙戌，命琫古泰在内閣學士上行走。

署户部尚書永貴奏，查八旗恩監、例監止准考試中書筆帖式，及繕本帖寫筆帖式，其咸安宫學、宗學、覺羅學教習向不與考。請嗣後如有通曉繙譯之恩監、例監，一體送考，於學校似爲有益。從之。

三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高宗實録》卷九二八　壬辰，諭：朕此次祗謁泰陵禮成，取道畿南，恭奉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俱著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癸巳，上謁泰陵。

丁酉，上謁泰陵。

諭：温福等奏，於二月二十五日分兵五路，攻取昔嶺賊碉。戊戌，免蹕路所經之宛平等二十州縣，及天津府屬各州縣三十三年至三十六等年逋賦。

己亥，免直隸三十三年至三十五等年逋賦。

乙巳，上奉皇太后駐蹕天津府。

丙午，上閱駐防兵。

己酉，賜召試舉人杜兆基内閣中書，生員顧堃等舉人。免通州、寶坻等九州縣三十六年逋賦。

《高宗實録》卷九二九　壬子，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乾隆三十七年分被災貧民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閏三月庚申朔，以瑪興阿爲禮部侍郎。

夏四月庚寅，命内閣學士博清額赴四川軍營。

己酉，以阿揚阿署刑部侍郎，榮柱爲廣東按察使。

庚戌，命署禮部侍郎索琳軍機處行走。

辛亥，諭：慶桂以理藩院侍郎、副都統爲伊犁參贊大臣。

壬子，准渥巴錫游牧移居珠勒都斯，並給口糧、籽種、銀兩。

調譚尚忠爲廣東按察使，榮柱爲河南按察使。

戊午，諭：内外大臣中，有奉職恪勤、歷宣勞，並見在軍營督師轉餉、勞績懋著者，宜晉宫銜，以示優眷。大學士温福、户部尚書舒赫德、工部尚書福隆安，俱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際華、工部尚書裘曰修，俱加太子少傅。禮部尚書阿桂、署兵部尚書豐昇額、直隸總督周元理、閩浙總督鍾音、四川總督劉秉恬，俱加太子少保。

五月辛酉，以嵇璜爲工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九三四　丙寅，諭：朕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乙亥，以謝墉爲工部侍郎。

丁丑，諭：從前因烏嚕木齊駐防滿洲、緑營兵丁曾放參贊大臣管轄，俱聽伊犁將軍調遣。今烏嚕木齊所屬地方寬闊，而距伊犁遥遠，兵民輻輳，應辦事繁，將參贊大臣一缺改爲都統一員，於管轄兵丁、辦理諸事尤爲有益，而於體制亦屬相符。索諾木策淩在烏嚕木齊辦事以來，尚屬盡心妥協，竭力奮勉，即著補授烏嚕木齊都統。嗣後，作爲烏嚕木齊都統缺，仍屬伊犁將軍節制，聽其調遣，所有應奏應辦之事，一面奏聞，一面知會伊犁將軍。仍著交該部另行改鑄都統印信發給。

己卯，猛遮土目叭立齋等率屬内附。

丁亥，以李友棠爲内閣學士。

六月辛亥，諭：見在征勦金川尚需兵力，著挑派健鋭營滿洲兵一千名，火器營滿洲兵一千名，前往進勦。所有派出官兵應得之項，速即照例辦給。色布騰巴勒珠爾著加恩仍爲固倫額駙，授爲參贊大臣，帶兵前往。富德見係三等侍衛，著授爲頭等侍衛，領隊行走。此次挑兵，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並該管大臣挑選。其領兵侍衛、章京等，即著詢問該管大臣等，視其漢仗好、曾經歷練者挑取派往。至於兵丁行走，以二百名爲一起，其於何日起程之

處，著王大臣等即行酌擬具奏。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富德於挑兵事竣事，速赴熱河請訓，再行前往。

諭：博清額即留川省軍營，授爲領隊大臣，領兵行走。春甯、特成額俱無庸回京，交阿桂酌令領兵行走。

癸丑，諭：浙江按察使郝碩著馳驛前往四川，幫辦一應軍需事務，其按察使事務即著徐恕暫行署理。

《高宗實録》卷九三七 丁巳，勅諭各部落土司：【略】各自保守地方，毋使逆酋軼出，並聽將軍等調遣，奮勉從事，早滅兩金川逆酋，受朕恩眷，堅心助討，永圖樂業，不得稍有游移疎懈。勉之勉之。

《東華續録》乾隆七七 諭：富德著授爲領隊大臣，帶領頭起兵丁前往四川軍營，其未起兵丁，著派藍翎侍衛納蘇肯帶往。

《高宗實録》卷九三八 秋七月戊午朔，伊犁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伊勒圖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員缺，即著慶桂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己未，定順天府府尹、府丞等官缺出開列，凡籍隸直隸人員俱回避例。

《高宗實録》卷九三八 庚申，又諭：美諾、明郭宗已俱失守，海蘭察現退至日隆，駐兵防守。【略】阿桂【略】即速整兵，由章谷一路退出，豐昇額【略】由黨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等處暫駐。

癸亥，授富德爲參贊大臣，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略】阿桂自當趁伊等到後，即將當噶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内外夾攻。

甲子，以户部尚書舒赫德爲大學士，調禮部尚書阿桂爲户部尚書。以署兵部尚書永貴爲禮部尚書，仍署户部事務。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兼署禮部尚書。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丁卯，諭：前聞温福在木果木軍營倉卒遇變，臨陣捐軀，特加恩賞給一等伯爵，世襲罔替。嗣據劉秉恬奏，初九日未申時，忽有客民二三千並匠役人等，奔赴登春，詢稱木果木礮局已被賊番搶劫，大營四門關閉，客民無可依倚，因各散回。初十日，賊番悉衆湧至，斷截大營水道，緑營兵紛紛潰散，遂致失事等語。是温福軍營民散在前，兵潰在後，實係温福未能先事豫防所致。

庚辰，命桂林馳赴四川軍營辦理糧運。

《高宗實録》卷九三九 辛巳，賑卹安徽鳳陽、泗州、盱眙、五河、壽州、懷遠、靈璧、鳳臺等八州縣，鳳陽、長淮、泗州等三衛本年水災貧民，並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甲申，命伍岱赴四川軍營。

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烏嚕木齊新設迪化州，地處邊陽，幅員遼闊，知州一員勢難統轄，請將迪化州知州改爲直隸州知州，甯邊州同改爲知縣，作爲州屬。從之。

《高宗實録》卷九三九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並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

《高宗實録》卷九四〇 八月丁亥朔，賑卹山西歸化城屬黑河、薩拉齊屬善岱二處本年水災貧民，並蠲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戊子，諭：阿桂著授爲定西將軍，將内閣所貯定西將軍印交兵部，迅速由驛發往給阿桂行用，其定邊將軍印即行繳回。

命于敏中爲文華殿大學士兼户部尚書。

己丑，以程景伊協辦大學士，調王際華爲户部尚書，即著富德爲參贊大臣，在南路一同帶兵進勦。

乙巳，轉謝墉爲工部左侍郎，以李友棠爲工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九四一 己酉，賑卹陝西朝邑縣本年水災貧民，並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壬子，以劉浩爲工部侍郎。

癸丑，四川總督富勒渾奏：臣前派兵在松林口山梁施放槍礮，原爲牽分賊勢，將來大兵到齊，分路進攻，掃除賊人各寨，使逆酋前後不能照應。得旨：此事尤可笑。温福在營時，每晚令人放槍，徒費火藥，竟成何事！不謂緑營惡習中人之深如此，可恨可鄙，亦無怪汝之以此爲妙計也。

《高宗實録》卷九四二 九月癸亥，豁免陝西膚施、保安【略】等十六州縣乾隆三十年霜災貧民籽種額糧。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豐昇額等奏，脱出番婦鄂魯木楚票稱，索諾木令伊兄岡達克往住美諾，僧格桑現在金川之科思果木等語。是僧格桑之不在小金川，

自非虛飾，金川逆酋，施此奸狡，實爲可惡可恨。蓋索諾木弟兄之意，久思吞併各土司地界，雄踞一方，又料小金川番衆，力難號召，因借僧格桑之力，前往誘脅番人，使見舊土舍復來，自必一呼可集，索諾木遂乘此利便，糾衆往擾。然未嘗不畏官兵之復進，若留僧格桑在美諾，勢不能不助兵拒守，且慮僧格桑久占故巢，與舊番相習，自必聯爲一氣，後難動搖，因仍攜歸金川，以絶小金川諸番依戀舊酋之念。又令其兄岡達克前往美諾監制，設或官兵進勦，即驅小金川人守拒，自不能不聽其指揮，苟幸無事，便可攘爲己有。其設計險惡，實堪切齒，第其不留僧格桑在美諾，賊酋等自謂得算，而不知其已失小金川人心，此於官兵收復，實爲最好機會。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壬申，轉李宗文爲禮部左侍郎，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

甲戌，裁多倫諾爾監督。

丙子，命刑部侍郎袁守侗軍機處行走。

庚辰，吏部尚書員缺著官保調補，刑部尚書員缺著英廉補授，仍兼辦户部侍郎事務。

《高宗實録》卷九四三　甲申，賑卹雲南浪穹縣本年水災貧民，並蠲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冬十月丁亥，以索琳、錢載、彭元瑞俱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九四五　戊申，賑卹安徽壽州、鳳陽【略】等十三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并緩徵新舊錢糧。

《高宗實録》卷九四六　十一月乙丑，賑卹陝西商南縣本年水災飢民銀米，並蠲緩額賦有差。

丙寅，賑卹甘肅皋蘭、金縣、靖遠、涇州、平番、寧夏、平羅、靈州、肅州、王子莊州同十廳州縣雹、霜成災飢民，並緩徵隆德、合水、撫彝廳本年地丁、錢糧。

丁卯，諭：據阿桂等奏：十月二十七日，分兵各路，進勦小金川，均於十月二十九日子刻，一齊全進，以次攻克資哩南北山梁、阿喀木雅、美美卡、木蘭壩，並收復沃克什官寨。

戊辰，命署理藩院侍郎福禄前往西寧，換伍彌泰回京。

己巳，又諭：據阿桂等奏，初一、二等日，連克路頂宗、明郭宗等處，現在已克復美諾，並攻得别思滿兜烏帛噶爾角克碉。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以德成爲廣東按察使。

辛未，諭：伍岱在軍營歷練已久，於攻戰機宜尚能熟悉，著授爲領隊大臣，遇有攻勦之處，豐昇額務虚衷商酌而行，以期妥善。

壬申，諭：梁國治著來京，在軍機處行走。湖南巡撫員缺著巴延三調補，仍署理山西巡撫。敦福著調補湖南布政使，護理湖南巡撫事，其湖北布政使員缺即著吴虎炳調補。畢沅著補授陝西巡撫，其陝西布政使員缺著富綱補授。淑寶著以布政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蘇爾德，所遺廣西布政使員缺即著蘇爾德補授。德文著賞給按察使銜，往喀什噶爾更換暟善。明琦著賞給道銜，往哈密更換佛德。伊等到各該處，俱著自備資斧，效力三年。雙頂駐哈密業已五年，仍照前例，著軍機大臣將應派之人帶領引見，發往更換。以孫含中爲陝西按察使。

癸酉，諭：據明亮等奏，大兵攻克河南北山梁後，賊番俱至僧格宗死守，官兵將賊人所占山梁之上，奪其更高處，向下壓擊，山下官兵又奮勇向上夾攻，遂克復僧格宗等處。得糧一千數百石，火藥五十餘包。並接到阿桂收復美諾之信，即統兵前往會合等語。所辦甚合機宜。

《高宗實録》卷九四七　丙子，阿桂奏：收復大板昭、曾頭溝，並汗牛番人降順，小金川全境蕩平。

《東華續録》乾隆七八　十二月己丑，以德明爲禮部侍郎。

癸巳，實授彰寶雲貴總督。

丁酉，張鎮因病休致，以顔希深爲河南布政使。

辛丑，以李侍堯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仍管兩廣總督事。

壬子，諭：李宗文見在出差，其禮部侍郎員缺著梁國治署理，袁守侗不必兼署。

是歲，朝鮮、安南來貢。

乾隆三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東華續録》乾隆七九　春正月庚午，以伍岱爲四川軍營參贊大臣。

丙子，諭：河南巡撫何煟於地方諸事俱能實心經理，其幫辦河工亦甚妥協，著加恩授以總督銜，仍管河南巡撫事，以示嘉奬。姚立德自署河東河道總督以

來，承辦河工諸務，頗能認真，著即實授。

命刑部定聚衆結盟罪。

戊寅，明亮、富德奏：臣等合圍馬奈，於十一日將四面碉卡攻克。馬奈東北環抱三峰，地名絨布寨，形勢亦屬扼要，仍分上下兩路夾攻，於十二日占取寨落四十餘處。至奎林渡河，攻取木城二座，見占山梁，已踞克舟九寨之巔。

辛巳，阿桂、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十二日攻登古山對面山梁，連克四卡，餘賊竄入第五高峰卡內，其喇穆喇穆碉內踰溝接應之賊，被索倫兵衝斷，殲戮甚多，至第五峰碉卡雖未攻克，尚可繞越圍截。報聞。

壬午，諭：弘暢係誠恪親王嫡長子，著襲封誠郡王，其次子弘昨乃誠恪親王素所鍾愛，著加恩封爲貝子。伊兄弟務當共相友愛，孝奉伊母福晉，善承恩眷，以副朕篤念懿親至意。

《高宗實録》卷九五二 二月甲申朔，豐昇額酌留兵少許，派員駐守，以緩賊勢，即統現有之兵，速赴谷噶丫口，助阿桂進攻勒烏圍。

丁亥，定邊右副將軍、廣州將軍明亮，參贊大臣、副都統富德奏：【略】木豁山兩山梁，全行占據。

癸巳，明亮等奏：攻克卡卡角山梁。

戊戌，豐昇額等奏稱：占得莫爾敏山，攻克迪噶拉穆扎。

《高宗實録》卷九五三 乙巳，蠲江蘇山陽、阜寧、桃源、安東、鹽城、海州、沭陽、淮安、大河九州縣衛乾隆三十八年水災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九五四 三月庚申，阿桂奏稱：羅博瓦已經攻克。

《東華續録》乾隆七九 丙寅，禁民間私製藤牌。

己巳，以尹嘉銓爲大理寺卿，調王亶望爲甘肅布政使，以郝碩爲浙江布政使，徐恕爲浙江按察使。召瑭琦來京，以王顯緒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五五 辛未，阿桂等奏：焚勒得斯東寨。

庚辰，明亮等奏稱：攻取喀咱普等處。

《東華續録》乾隆七九 夏四月甲申，諭：大學士舒赫德、于敏中著各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俾其收藏，傳付子孫，守而弗失。再，故大學士劉統勳原欲一體賞給，不意其猝爾身故，未及身與，因念伊子劉墉尚克世其業，亦著加恩賞給一部。

《高宗實録》卷九五七 壬寅，蠲免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八年水災田畝額賦，並緩徵竭剩銀米。

《東華續録》乾隆七九 丁未，諭：武英殿見辦《四庫全書》之活字板，著名爲武英殿聚珍板。

庚戌，以高樸爲兵部右侍郎。

五月乙卯，命選宗室王公子入宗學肄業。著爲令。

庚申，命直隸平糶。

乙丑，定分部學習主事三年期滿、奏請留補本部，及改用知縣、監丞、助教例。

丁卯，以近畿地方缺雨，命何煩於河南購麥，撥運京城備賑。

戊辰，上奉皇太后啟蠻，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甲戌，諭：緑營旗員、滿員過陣亡，議廕其子孫，未及歲者，俱給馬糧一分。著爲令。

乙亥，以定例見係王公之子孫娶妻不給恩賞銀兩。諭：嗣後恒親王、怡親王之緜字輩孫准給，其和親王、果親王之緜字輩孫俱不准給，至奕字輩孫等再給。著爲令。

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近據禮部奏請，自乾隆四年以後，僧、道未給度牒者交地方官通查補給，以備僧綱道紀等官之選。查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無度牒者，已有三十四萬餘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數百萬衆，若紛紛查補，必多滋擾，請嗣後永停通頒。如遇選充僧、道等，官查其實在戒行嚴明者具結，咨部給照充補。得旨：所奏是。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道，而查辦適以滋擾，所有禮部奏請給發牒照之處，著永遠停止。其選充僧、道官，令地方官查明具結辦理，亦如該御史所請行。該部知道。

庚子，調范時紀署禮部侍郎，梁國治爲户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九六一 癸卯，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參贊大臣、領侍衛内大臣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總兵五福等，於六月初三日夜間，駕馭黨壩土舍頭人，帶兵百餘，進攻穆爾津岡賊碉，至初四日丑刻，砍開碉門，殺斃賊番六名，將碉焚燬。

《東華續録》乾隆七九 己酉，撥河南麥十二萬石，貯直隸平糶。

《高宗實録》卷九六二 夏七月癸丑，阿桂等奏稱，攻取色溯普山碉卡。

己未，阿桂等奏稱，攻取喇穆喇穆山之碉座。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丙寅，諭：内地鼓鑄錢文，自順治年間以來，俱隨年號字樣鑄造。至葉爾羌等處，向來行使準噶爾騰格錢文，自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後，將所有準噶爾舊錢銷毀，另行頒式鑄造乾隆通寶錢文，極爲利便。回部各城係朕開拓撫定之區，國寶流行遵奉朕乾隆年號，該回人等所當萬年敬守，及我子子孫孫亦當萬年遵行，不便照内地錢文隨時改鑄。將所諭令各回部辦理，大臣記檔，永遠恪遵，不必改毀另鑄之。旨並諭户、工二部一體存載，垂爲成憲。

《高宗實録》卷九六三　己巳，明亮奏：攻克達爾圖山梁碉卡。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甲戌，以阿思哈爲左都御史，胡季堂爲刑部侍郎，范時紀爲倉場侍郎。

乙亥，命左都御史阿思哈軍機處行走。以龍承祖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六三　辛巳，又諭：據阿桂等奏，於七月十八、九等日，派撥官兵分路進勦，將賊境該布達什、諾甲得古、色湖普、山腿碉卡木城，悉行攻克，并焚燒格魯瓦覺各處寨落。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八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庚寅，諭：明亮奏，攻取賊匪碉卡，槍子從奎林辮頂打進，從顏門頭皮透出，尚未傷骨等語。奎林自赴軍營以來，感戴朕恩，每遇打仗勇往向前，此次受傷雖未至骨，諒亦不輕，朕深爲軫念，今已愈否，遇便奏聞。著加恩將朕所佩荷包賞給，仍授爲都統。

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官兵攻取遜克爾宗前面碉卡，殲斃賊衆，並燒毀其旁近寨落。

《高宗實録》卷九六四　壬辰，又諭：據富德奏，攻打穆當噶爾、羊圈等處，現克石碉九座、大木城一座、石卡三十餘處。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丁酉，定月選漢官，自正六品以下小京官一體引見例。

《高宗實録》卷九六五　庚戌，定西將軍、内大臣、尚書阿桂等奏：官兵環攻遜克爾宗，賊人力竭勢窮，十五日，金川頭人綽窩斯甲，將僧格桑屍匣刨起呈獻。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九月甲寅，諭：進哨後，外有摺奏，著兵部派司員住哨門外接收，按日馳送披覽。著爲例。

《高宗實録》卷九六六　丁巳，大學士舒赫德從前曾辦河工，於堵築機宜向所諳悉，著即馳驛前往江南，會同高晉等妥籌速辦。

賑甘肅皋蘭、沙泥州判、武威、鎮番、寧朔、靈州、平羅七州縣水、旱、風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禁京城商民囤積米穀。

庚申，命額駙拉旺多爾濟、左都御史阿思哈帶侍衛章京及健銳火器二營兵，往山東會勦王倫。

辛酉，命高晉往徐州堵勦賊匪，薩載會同吴嗣爵堵築老壩口隄工。

癸亥，以天津府屬七縣旱，命撥通倉米十萬石備賑。

己巳，諭周元理飭有司，毋許攔阻貧民出口覓食。

癸酉，諭：嗣後十五善射缺，惟將拜唐阿兵丁及各旗閒散宗室引見挑取。至王公大臣、侍衛官員内步箭嫻熟者，於上三旗内每旗另添設十五缺，將下旗内王公大臣、侍將、官員一併引見挑取。著爲例。

甲戌，以陳用敷爲廣東按察使。

戊寅，嚴定州、縣官失察訟師處分。

冬十月壬午，以瑭古泰爲内閣學士。

江南老壩口隄工合龍。

壬辰，免臨清新城本年未完額賦並舊城未完額賦十分之五。

乙未，命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

丙申，諭：秋審情實人犯，經十次未句，改入緩決。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九六九　戊戌，豁除江西新昌、貴溪、安義、大庾、寧都五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被水衝坍地畝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乙巳，命截留江蘇漕糧二十萬石，於淮安備賑。

丙午，命各督撫行保甲法。

戊申，諭：海蘭察自革退參贊大臣後，勤殺賊匪，奪取碉卡，甚屬奮勉可嘉。額森特俱著授爲參贊大臣，額森特著即在豐昇額隊内行走，海蘭察即在阿桂隊内行走，彼處參贊大臣既多，伍岱著仍爲領隊大臣。

《高宗實録》卷九七〇　十一月癸丑，明亮等奏：攻克日旁碉卡寨落。

乙卯，又諭：將軍阿桂，自統兵進勦以來，實心調度，諸事皆合機宜，此次又將日爾巴當噶全行攻克，接通凱立葉，指日即擒勒烏圍賊巢，甚屬可嘉，著授爲

御前大臣。【略】海蘭察，著在御前侍衛上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諭：在屯居住旗人及各處莊頭，並駐防之無差使者，其流、徒罪名，照民人一例實遣。著爲例。

《高宗實録》卷九七〇　丙辰，諭：前因川省大功告成在即，官軍正當乘勝深入，糧儲尤宜加緊趲運，所需夫役倍多，雖疊次加恩，已將乾隆四十年以前應徵錢糧，分別緩帶，究係暫緩催科，將來仍須如數完納，民力不無拮据，朕心深爲軫念。特諭該督等，查明應行酌免分數，妥速覆奏，候朕加恩。今據富勒渾、文綬等將過兵地方，及未經辦差之九十廳州縣節年出夫運糧，俱踴躍急公，分別酌免。【略】俾閭閻生計，益得寬舒，仍俟大功奏捷時，另普渥恩，以副朕嘉惠勞民、有加無已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庚申，賑卹直隸霸州、文安【略】等二十州縣本年被旱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辛酉，撫卹甘肅皋蘭、狄道【略】等十五廳州縣本年水、雹災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癸亥，定各省緑營兵丁鳥槍照健、鋭火器二營，演連環法式。

丁卯，彰寶以收授屬員供應，奪職逮問。

《高宗實録》卷九七一　戊辰，阿桂等奏：大兵攻過格魯古丫口，接通黨壩，即日進擣賊巢。

《東華續録》乾隆八〇　己卯，諭：土爾扈特、和碩特等游牧，照各部蒙古一體補放盟長。

十二月辛卯，定各省裁缺佐雜人員留本省補用例。

壬辰，諭：各省鹽政、關差、織造，除地方公事不許干與外，遇事有關繫者，隨時入奏。

癸巳，調袁守侗爲吏部右侍郎。

乙未，以四川各土司、夷民急公效力，免歷年馬貢、夷賦有差。

戊戌，轉胡季堂爲刑部左侍郎，以王杰爲刑部右侍郎，董誥爲内閣學士。

丙午，諭：土爾扈特【略】渥巴錫之爵，令伊長子策凌那木扎勒承襲。

丁未，命高晉濬淮安河道、溝渠。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四〇年（乙未、一七七五）

《東華續録》乾隆八一　春正月庚午，以四川大功指日告竣，撥部庫銀五百萬兩，豫備善後事宜。

《高宗實録》卷九七五　甲戌，阿桂等奏到，攻克康薩爾山梁。

《高宗實録》卷九七六　二月己卯朔，阿桂等奏：攻克甲爾納、堪布卓、沿河各碉寨。

癸未，蠲安徽合肥、定遠【略】等十四州縣，廬州、鳳陽、長淮、泗州四衛乾隆三十九年水、旱災地額賦。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克沿河斯莫思達碉寨。

《東華續録》乾隆八一　丁亥，以故和郡王縣倫弟縣侐襲爵。

癸巳，李湖著革任，帶布政使銜，自備資斧，前往四川軍營，會同鄂寶等辦理軍需奏銷事務，以觀後效。其雲南巡撫員缺著李瀚補授，所遺江西布政使員缺著楊魁調補，安徽布政使員缺著李質穎補授，其巡視兩淮鹽政著伊齡阿去，淮關監督事務著寅著管理。

乙未，以秦雄飛爲湖北按察使。

三月辛亥，諭：截留南河、山東漕米十萬石，撥補直隸天津等府屬倉穀。

《高宗實録》卷九七八　己未，蠲江南句容、江浦【略】等十九州縣，淮安、大河二衛乾隆三十九年水、旱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九七九　壬申，蠲長蘆屬滄州、南皮、鹽山、慶雲、青縣、衡水六州縣、般鎮、海豐、興國、富國、豐財、蘆臺六場乾隆三十九年旱災竈地額賦。蠲河南信陽、羅山、光州、光山、固始五州縣乾隆三十九年旱災額賦，並緩各項舊欠銀兩有差。

《高宗實録》卷九八〇　夏四月己卯，蠲免安徽合肥、壽州【略】等十四州縣，并廬州、鳳陽、長淮、泗州四衛乾隆三十九年旱災額賦，其被災較重者，給賑一月。

《東華續録》乾隆八一　己丑，上閱健鋭營兵。

辛丑，調景福爲兵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九八一　壬寅，賜一甲吴錫齡、汪鏞、沈清藻三人進士及第、

二甲王春煦等五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張士凱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

阿桂等奏：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碉座。

癸卯，明亮等奏：攻克甲索宜喜。

乙巳，福康安、佛倫泰等帶兵，將斯年木咱爾及斯喆斯布羅兩處寨落，悉皆攻克。

《東華續錄》乾隆八一 五月己酉，召朱珪來京，以黃檢爲山西布政使，農起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錄》卷九八二 庚戌，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二十五州廳縣乾隆三十九年旱災額賦。

《東華續錄》乾隆八一 甲寅，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攻克下巴木通碉柵，將勒吉爾博一道山梁上下碉卡掃清，及乘勝占奪得式梯官寨，並分兵攻克榮噶爾博山梁碉卡，焚搶噶郎噶、勒赤爾等處寨落。共計攻克大碉一百數十處，木城數十座，寨落二百餘處，寨房一千數百間，殺賊三四百名，生擒賊十名，奪獲碉四位及牛羊、鳥槍等處。見在連拏木柵，用礮轟摧，自可即日掃巢等語。

丁巳，以京師糧價稍增，命撥倉米給五城平糶。

明亮、舒常奏：本月二十三日，令奎林等帶兵，分左、右兩翼攻破沿河賊碉，副將圖欽保攻克茹寨，縱火焚燒沿河各寨，賊番死者甚衆，麥田十餘里盡爲我得。至甲索碉卡三十餘座，均經放成逐漸攻克，該處守兵不敷，臣等在大營抽撥四百餘名前往協守，不日即可蔵事。報聞。

戊午，定滿洲卹廕人員發交軍營學習例。

壬戌，李瀚卒，以裴宗錫署雲南巡撫，李質穎護理安徽巡撫。

《高宗實錄》卷九八四 六月丁丑朔，蠲免湖北漢陽、孝感【略】十五州縣，并武昌、武左、荆州、荆左、荆右、襄陽六衛，德安一所乾隆三十九年旱災額賦。

《東華續錄》乾隆八一 壬辰，諭：前因巴里坤、烏嚕木齊等處大臣作爲額缺，其所兼之銜俱令出缺另補，見在伊犁將軍亦作爲額缺，亦應將所兼之銜出缺，另行補放。伊勒圖所兼鑲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豐納亨補授，兵部尚書員缺著豐昇額補授。伊勒圖於衆外藩處行文時，久經書寫領侍衛內大臣、兵部尚書官銜，著仍照舊書寫。

甲辰，禁廣西商民出口貿易。

《高宗實錄》卷九八七 秋七月壬戌，諭軍機大臣曰：阿桂等奏，從舍圖杜卡繞截圍攻，將昆色爾山梁奪據，並將果克多山峯戰碉攻克，旋進克拉枯喇嘛寺，及苗則大海各碉。

《東華續錄》乾隆八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明亮奏，由石真噶分路下壓，連克碉卡、木城，並攻獲壓西喇嘛寺。

甲子，停止內地查禁烏槍。

《高宗實錄》卷九八七 丁卯，定西將軍、尚書阿桂，定邊右副將軍、尚書公豐昇額，參贊大臣、內大臣、都統海蘭察，副都統額森特奏：攻克章噶等處碉寨，殲賊甚多。又額洛木寨頭人革什甲木參、喇嘛科爾頭人雍中、什爾德寨頭人丹比西拉布等三人，率領户衆來降。

己巳，蠲免甘肅皋蘭、武威、鎮番、寧朔、靈州、平羅等六州縣并沙泥州判乾隆三十九年分水災、旱災額賦。

庚午，阿桂等奏：將直古腦、榮噶爾博一帶碉寨及泠角寺等處，悉行攻克。

《東華續錄》乾隆八二 癸酉，重刊《金史》成。

《高宗實錄》卷九八八 八月丁丑，阿桂等奏：攻克隆斯得賊寨。【略】明亮處攻奪扎烏古山梁。

《東華續錄》乾隆八二 丙戌，以汪圻爲雲南按察使。

壬辰，以朱椿爲雲南布政使。

癸巳，調廣德爲廣西按察使，以蔣允焄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錄》卷九八九 丁酉，賑卹甘肅皋蘭、河州【略】等三十一廳州縣本年旱災、雹災飢民，并予緩徵。

己亥，將軍阿桂等奏報，攻克勒烏圍賊巢。

癸卯，阿桂督兵進勦噶喇依。

《東華續錄》乾隆八二 甲辰，封禁湖南湘鄉等二縣礦硐。

乙巳，阿桂、豐昇額、海蘭察、額森特奏：八月十六日，攻克勒烏圍賊巢，及轉經樓、喇嘛寺，並未獲碉房、寨落、木城、石卡六十餘座，殺賊數百人，奪獲槍、礮、刀、矛無算。

《高宗實錄》卷九九〇 庚戌，蠲免湖北孝感、鍾祥、京山、荆門、安陸、雲夢、應城、隨州、應山、襄陽、宜城、棗陽等十二州縣，並武昌、武左、荆州、荆左、荆右、襄陽、德安等七衛乾隆三十九年旱災額賦。

九月丁未，定難廕漢員發標學習例。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戊辰，諭：明亮在軍營不甚奮勉，成功後如何用伊之處，另降諭旨。所有廣州將軍員缺，著永璋補授。

甲戌，諭：再撥部庫三百萬兩，豫備四川軍營善後事宜。

冬十月丙子，調富察善爲盛京工部侍郎，調喀爾崇義爲盛京户部侍郎，穆精阿爲盛京刑部侍郎。

丁丑，以汪永錫爲内閣學士。

乙酉，申諭直省督撫，仲冬奏報實在民數。

孫廷槐以不職降調，以陸耀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九二　己丑，賜中式武舉一甲王懋賞、彭朝龍、德成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何異蘭等四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馬爲錦等四十一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庚寅，諭：嗣後，巡察盛京、黑龍江、吉林三處及歸化城游牧二處人員，總歸都察院奏派，並定五年巡察一次。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九九三　蠲免甘肅阜蘭、狄道【略】等十七州縣應乾隆三十九年水、雹、霜、災額賦有差。

乙未，加賑江蘇句容、江浦【略】等四十七州縣衛本年水旱災民，併蠲緩額賦有差。加賑安徽定遠、泗州【略】等三十九州縣衛本年旱災貧民，併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丙申，韋謙恒係朕特加擢用之人，乃辦事乖謬若此，殊屬負恩溺職，不但不可護理巡撫，並不可復爲藩司。韋謙恒著革職，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其貴州巡撫員缺著裴宗錫調補。雲南巡撫印務著圖思德暫行兼署，安徽巡撫員缺著李質穎補授，安徽布政使員缺著王顯緒補授，安徽按察使員缺著農起調補，山西按察使員缺著李承鄴補授，貴州布政使員缺著鄭大進補授，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永慶補授。其所有硃批、韋謙恒原摺並著發鈔與衆閱看，其摺内所辦二案，亦著袁守侗等一併審明具奏。裴宗錫未到任之先，貴州巡撫著袁守侗署理。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攻克達噶木山包賊碉，見在設法分攻雅瑪朋碉寨，以便進攻科布曲。所辦甚好。

丁未，賞旗兵閏月甲米。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九九四　蠲免雲南浪穹、鄧川二州縣本年水災田地額賦有差。

壬子，蘇墺侵匿稅銀，【略】探知該督欲將伊曏蹟參劾，輒捏砌虚誣之款，計圖陷害上司，擅用六百里揭報部科，爲先發制人之計，其乖張傾險，實出情理之外，當令政治肅清，豈容有此險邪之臣子。蘇墺著照法司所擬，即行正法。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乙卯，簡派宗室族長。

《高宗實録》卷九九五　壬戌，明亮等奏：官兵將扎烏古山梁全行攻克。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高秉家内查出《皇明實紀》一書，内多悖逆字句，應行銷毁。其書係東莞人陳建所著，已諭令該督等細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併奏繳。是書又名《皇明通紀》，恐刻板或有兩副，應一併查明繳進。至澹歸《徧行堂集》語多悖謬，必應毁棄，即其餘墨蹟、墨刻，亦不應存。著李侍堯等逐一查明繳進，並將所有澹歸碑石，亦即派誠妥大員前往椎碎、推撲，不使復留於世間。

十一月己卯，以達敏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九九六　庚辰，明亮等奏：官兵現自甲索、日斯滿、札烏古下及臨河，俱已攻克。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甲申，以董誥爲工部右侍郎。

丙戌，定奉天、山東沿海州縣文武員弁失察流民私行度海例。

《高宗實録》卷九九七　己丑，阿桂等奏：官兵攻打西里第二山峯，地名奔布魯木，【略】進圍雅瑪朋寨落。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辛卯，以胡高望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九九七　壬辰，明亮等奏：自碾占進兵，攻得克爾甲爾古、日格德木牛兩處碉卡。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接准安南國咨覆，以毗連西省地方實無土物可以互市，見在照覆停止等語。奸民出境貿易，易致滋生事端，例本宜禁。況近有張德裕等在安南開礦仇殺之案，逃回民人甚多，尤不可不整飭邊防，盤詰禁止。至定期互市之説，原恐安南或有仰藉中國貨物之處，難以全行杜絶，因令以該督之意行知該國王，酌議呈報覈辦。今該國王既以互市爲未便，則奸商更無從藉詞偷越邊境，尤爲肅清，惟當嚴飭沿途文武員弁，實力稽查，毋許一人竄逸。並宜令該國王一體留心，如有内地商民潛赴彼國者，即令其拘拏呈送該督辦理，更爲周妥。

丁酉，命再撥部庫銀三百萬兩，豫備四川軍務善後事宜。

《高宗實録》卷九九七 壬寅，諭：據阿桂等奏：官兵連克舍勒固租魯、瓦喇占、雅瑪朋各碉寨，併搶占科思果木官寨，掃清沿河卡布角一帶寨落等因一摺。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十二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丁未，調稅璜爲工部尚書，蔡新爲兵部尚書，以曹秀先爲禮部尚書。

戊申，以劉秉恬爲吏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九九八 阿桂等奏：將薩爾歪三處碉寨占據，其隔河之阿結占寨落兩處，亦經福康安等同時力攻，立即克獲。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甲寅，以白瀛爲江西按察使。

丙辰，調熊學鵬爲廣東巡撫，以吴虎炳爲廣西巡撫。

丁巳，以志信爲通政使，全魁爲盛京禮部侍郎。

戊午，以李世傑爲湖北布政使，杜玉林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九九九 庚申，阿桂等將勒限勒木通碉卡悉行攻克。

甲子，明亮等奏：由達撒谷進兵，連克三道險要山梁，已將沿河格爾則寨落一併攻取。

丙寅，諭：據阿桂等奏，官兵攻克格隆古、科布曲、索隆古、們都斯、得木巴爾一帶山梁碉卡寨落，並乘勢搶占安布魯木山峯碉卡，現由索隆古進攻，即期迅擣賊巢等因一摺。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己巳，諭：據明亮等奏，本月十四日，分派官兵攻克獨古木上下寨落，乘勝搶占乃當之布吉魯達那兩道山梁等因一摺。

《高宗實録》卷九九九 庚午，阿桂等奏：官兵由索隆古進攻，所向克捷，現據噶占山梁，整兵直擣噶喇依等因一摺。【略】又另摺奏：有頭人色木里雍中，願爲官兵内應，望塵跪迎，並有大頭人布籠普阿納木帶領所屬寨番男婦千餘來降各等語。

壬申，明亮等奏：官兵連日克攻甲雜，並後路巴布里、日蓋古洛一帶，全行勦洗，乘勝進抵獨松隘口，剋日會擣噶喇依等因一摺。又據奏：大頭人達固拉得爾瓦，率領乃當番衆五百餘人投降，並爲官兵内應，擒獲土舍庸中旺嘉勒來獻，頗屬誠心。又喀拉頭人思達爾結，亦率屬六百餘人來降。

《東華續録》乾隆八二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四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〇 春正月癸酉朔，據富德奏：派撥官兵進勦，令舒亮等帶兵，【略】夾河攻打噶咱普得爾窩，賊人不能支禦，盡皆棄碉潰竄，官兵乘勝追殺，直抵馬爾邦。【略】明亮等亦奏：攻得獨松、卡拉爾等處。

甲戌，阿桂等奏：大兵分路攻克喇烏喇、瑪爾古當噶一帶碉卡，並克取得爾隴，搶占舍齊喇嘛寺、雍中喇嘛寺。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河西賊境全已蕩平，於噶拉依對河之巴布朗谷密布營卡，會擒逆酋。富德亦奏，占據噶咱爾谷等寨落，見與西北兩路官兵會合，攻圍賊巢等語。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〇 己卯，大兵克金川。賜將軍以下封賞有差。又據稱：賊酋索諾木弟兄及作惡頭人，均在噶喇依官寨，今經嚴密圍困，斷難復行軼出，便可設法俘擒，且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均已來營投降。阿桂著加恩封爲頭等誠謀英勇公。副將軍豐昇額、明亮，抒誠勵勇，協力宣勞，亦堪嘉尚。豐昇額本襲公爵，復加賞繼勇名號，著再賞以一等子，暫令伊弟布彦達賚承襲，俟豐昇額生子後，仍令其子承襲。【略】明亮著封爲一等襄勇伯。參贊大臣海蘭察著加恩封爲一等超勇侯。十二土司地方，其各土司又分安各寨，有頭人管束，且各有册檔可稽，將來即有另辦之處，亦無難查辦，【略】即照阿桂等所請行。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諭：都統和隆武、左都御史阿思哈、副都統和珅，著加恩將其一族由各該旗撥入正黄旗滿洲。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〇 甲申，法福里著賞給副都統職銜，授爲烏里雅蘇臺參贊大臣，辦理事務。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一 己丑，吏部尚書員缺，著阿桂調補，並協辦大學士事務。户部尚書員缺，著豐昇額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福隆安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綽克托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庚寅，諭：吏部堂官見在辦事人少，瑚世泰著仍回吏部本任，倉場侍郎員缺著嘉謨補授，其漕運總督員缺緊要，且正當辦理漕務之時，即著阿思哈馳驛前往暫署，候朕另行簡放。昨命阿思哈兼署吏部尚書，今阿

思哈見在出差，其吏部事務著永貴暫行署理，户部尚書事務著英廉署理。内閣滿大學士亦應有坐辦之人，阿桂未到京以前，並著英廉協辦大學士事務。所有英廉原兼之户部左侍郎員缺，著福康安轉補，其户部右侍郎員缺著和珅補授。阿思哈左都御史事務，著索爾訥署理，綽克托所遺刑部侍郎員缺，著阿揚阿補授，並著協理步軍統領衙門刑名事務。邁拉遜所管事務較多，不必署理禮部，其禮部侍郎事務著高樸兼署。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二 二月己酉，諭曰：文綬著實授四川總督，其湖廣總督員缺，仍著富勒渾調補，俟大兵凱旋後，即行赴任。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阿桂奏：逆酋將張坤忠送出，係屬要犯，兹派解赴京。諭軍機大臣等：張坤忠以内地兵丁甘心投降賊番，爲之助惡，自應解赴行在，嚴審治罪。著傳諭文綬，即速檄飭川省委員，沿途小心管解，遄程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二 庚戌，閾免江蘇上元、江寧【略】等三十九州縣，并鎮江、淮安、大河、揚州、儀徵等五衛乾隆四十年分旱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辛亥，上啓鑾謁東陵。以祗謁兩陵並巡幸山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壬子，命各部堂官察覈俸滿截取知府人員，並司員改補御史，俱不得擅行奏留。

乙卯，諭：將軍阿桂等奏報，攻克噶拉依賊巢，逆酋索諾木及其弟兄莎羅奔甲爾瓦、沃雜爾斯丹巴併兩土婦，及助惡之大頭人丹巴沃雜爾、阿木魯綽、窩斯中尼瑪、噶喇克巴等悉行擒獲，金川全境蕩平。武功耆定，馳遞紅旗，隨摺奏賀。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二 丙辰，命紫光閣繪功臣像。諭：此次平定金川，大功告蔵，自應照從前平定準噶爾回部之例，於紫光閣圖畫功臣像，掄其功績最著者，爲前五十功臣，朕親製贊。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以達敏爲禮部右侍郎。調廣德爲廣東按察使，陳用敷爲廣西按察使。

丁巳，命嗣後八旗孀婦、孤子，雖有伯叔兄弟，而或係兵丁，或武職不過前鋒校等官，文職僅筆帖式，不能兼顧者，俱給養贍。

戊午，命優敘隨征金川得功將士。

庚申，命勘丈甯夏廠地，聽民墾種。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三 癸亥，賑卹雲南浪穹、鄧川二州縣乾隆四十年水災飢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甲子，諭：文職漢大臣由鼎甲出身者，向無賞戴花翎及賞黄褂之事。大學士于敏中，於辦理金川軍務，承旨書諭，倍著勤勞，昨因大功告蔵，特沛恩綸，畫入紫光閣功臣像，與其餘詞臣不同。著加恩賞戴花翎，並賞黄褂，以示優眷。

命巡幸仍進閣本，著爲令。

乙丑，諭：原任大學士劉統勳，宣力年久，每繫朕懷。其子劉墉學問尚優，人亦似有出息，兹服闋來京，著以内閣學士遇缺即補。見在胡高望出差，員缺即令其署理，仍著在南書房行走。

以永信爲内閣學士。

定外任内升人員，原任内因公處分，分别年限，令該堂官及原任督撫注考送部例。

己巳，免直隸通州等二十八州縣廳未完地糧、倉穀。

庚午，免直隸霸州等二十一州縣未完地糧、倉穀。

辛未，廣直隸本年學額。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四 三月丙子，蠲免江蘇山陽、阜寧、清河、鹽城四縣，淮安、大河二衛乾隆三十九年分水災田地項下乾隆四十年新賦。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丁丑，免山東泰安、曲阜二縣本年額賦。

己卯，增設四川成都將軍，以明亮爲之。

庚辰，廣山東本年學額。

壬午，免山東德州等十一州縣緩徵漕米、漕項。

癸未，以吴嗣爵署吏部侍郎，薩載爲江南河道總督，楊魁爲江蘇巡撫。給兩金川降番籽種、牛具，准三年後照屯練納糧。

甲申，召勒爾謹來京陛見。以畢沅署陝甘總督，富綱署陝西巡撫。以圖桑阿爲江西布政使，李本爲甘肅按察使。

戊子，賜山東及各省召試諸生黄道暌等三人舉人，舉人竇汝翼等二人内閣中書。

辛卯，以袁守侗爲户部尚書，吴嗣爵爲吏部侍郎。

免四川通省上年額賦及本年夷賦有差。

乙未，上至曲阜，謁先師孔子廟。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五　蠲免安徽懷寧、桐城【略】等三十二州縣，并建陽、安慶、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七衛乾隆四十年分水旱偏災額賦有差。

丙申，賑恤甘肅隴西、伏羌【略】十三州縣乾隆四十年分雹、水、霜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釋奠先師孔子，告平兩金川功。

丁酉，上謁孔林。

調李質穎爲廣東巡撫，以閔鶚元爲安徽巡撫。

戊戌，以陶易爲江甯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五　己亥，據圖思德奏：車里逃夷刀維屏等，悔罪自歸。諭：【略】均從寬免死，在省監禁。

庚子，命户部侍郎和珅在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六　夏四月癸卯，以平定兩金川，遣官告祭天、地、太廟、大社、大稷。

又諭曰：英廉奏，湖北民人江榮周，在京呈控，沔陽州土隄衝潰多年，未經修築一案，已將江榮周交部解赴湖北，聽候查辦。著劉墉於查審安徽事竣，即就近前赴湖北，會同陳輝祖，秉公查勘。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戊申，弛四川松潘等處茶禁。

辛亥，諭：協辦大學士、尚書、公阿桂仍在軍機處行走，並著在紫禁城内騎馬。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六　癸丑，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五十二州縣廳乾隆四十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乙卯，以孫士毅爲廣西布政使。

辛酉，諭：【略】嗣後，臺灣文武各官，無論年歲若干、有無子嗣，如有願帶眷口者，俱准其攜帶，其不願帶者，亦聽其便。著爲令。

壬戌，賜直隸及各省召試進士舉人邱桂山等五人内閣中書，諸生萬年等三人舉人。

甲子，以阿思哈爲漕運總督，素爾訥爲左都御史，索琳爲理藩院尚書，仍留庫倫辦事，豐昇額兼署理藩院尚書。

丁卯，定西將軍阿桂等凱旋。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七　庚午，逆目布籠普占巴、雅瑪朋阿庫魯，及情重番犯，俱斬於市。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五月壬申，諭：福德兒在途中患病，請假調理。理藩院侍郎員缺，著博清額補授，福德到京時另候諭旨。

癸酉，以孔傳炯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八　戊寅，富德將狂悖大逆之詞寫列參單，上達御座，以律應寸磔之罪，【略】著即處斬。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庚辰，以塔彰阿、玉鼎柱俱爲内閣學士。以耀海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一〇〇八　癸未，諭：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八三　丙申，諭：福德著授爲額外内閣學士，仍在軍機司員上行走。

六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英廉等覆奏查辦京城錢價頓長一事，查獲經紀馬成騏句通商人高攆時價，見在設法研訊，仍將攆價之奸商、鋪户上緊訪查等語。已於摺内批示。此事既經查出，經紀馬成騏希圖用錢暗中增價，供認不諱，即係倡議增價之人，止須將該經紀照例治罪，其餘鋪户人等俱可不必深究。但恐奸商等妄以爲法不及衆，日久仍復效尤，著傳諭英廉、袁守侗、蔣賜棨等，即徧行出示曉諭，以此次尚係初犯，且一聞查拏，錢價即日就平減，是以止將爲首之人懲治。嗣後，如有不法商儈仍然商通攆價者，定行嚴加窮究，一併拏獲治罪，決不再爲寬貸。於京城内外及錢市、鋪門黏貼多張，俾奸商猾儈觸目警心，庶不逞其故智。

丁未，以沈初爲禮部右侍郎。

丁巳，命重繪盛京等處地圖，分注開國事蹟。

命：同省官員同名，令官小者改避。

丁卯，命兩江總督分年赴江蘇、安徽、江西三省，會勘秋審。著爲例。

己巳，朝鮮國權署國事李祘奏，朝鮮國王李昤於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初五日薨逝一摺。得旨：朝鮮國王李昤，謹守藩封五十餘年，恭順事上，慈愛撫民，深爲可嘉，忽聞患病溘逝，朕心不勝軫惻。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秋七月壬申，諭：索琳不勝尚書之任，著降補理藩院侍郎，仍帶革職留任。所遺理藩院尚書員缺，著伍彌泰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〇一二　癸未，大學士、禮部會議：朝鮮國王妃金氏奏，請追賜故世子李緯爵謚，及故世子婦趙氏誥命，與例不符，應毋庸議。得旨：朝鮮國王李昤已故長子李緯，前經封爲世子，因其早逝，未及襲爵。今該國王妃金氏，請以世孫李祘，襲封國王，因爲故世子李緯陳請追賜封典，照例議駁固是，但念其以宗統繼序爲請，情詞懇切，揆之禮制，事屬可行。著加恩照所請，給與爵謚誥命，該部遵照辦理，以示朕優卹藩封之意。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丁亥，實授巴延三山西巡撫，調鄂寶爲湖南巡撫。

八月丙辰，禁各省文武衙門豫印空白。

定考選世職及軍政考試均射三箭例。

己未，給葉爾羌等處成丁回人耕地。

《高宗實録》卷一〇一五　庚申，又論：【略】川省民情狡黠，其通事及貿易人，著傳諭將軍明亮、總督文綬，均各留心實力整飭，總宜不動聲色，妥爲經理，仍將如何籌辦之處，即行覆奏。尋奏：兩金川番境，設鎮屯田，方事招徠，其中奸良不一，宜隨時稽察。前經飭辦屯各員，仿內地保甲，設法編查，并諭各土司，如有內地人逃入番境，即令拏送屯防文武，臣等現即再加譯諭各土司遵照。至通事人等，通飭慎選誠實馴良、有產業親屬者，取具保結承充，該管官仍不時查察。報聞。

甲子，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二十九廳州縣本年水、旱、霜、雹災民，緩徵新舊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九月壬午，以梁敦書爲福建按察使。

己丑，諭：韋謙恒前在護貴州巡撫任內，因蘇墺侵貪一案不即揭參，尚非大過，伊係翰林出身，學問亦優，著加恩賞給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〇一七　癸巳，賑卹湖南耒陽、郴州、永興、興寧、宜章等五州縣本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丙申，邢部議奏：嗣後，殺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絶嗣者，兇犯凌遲處死，其子無論年歲榮擬斬立決，妻女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若死者有子嗣，即將兇犯子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妻女給死者家爲奴，如死者家不願收領，即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從之。

戊戌，諭：兩金川喇嘛均係邪教，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習奉佛教，該處獨無喇嘛，似非從俗從宜之道，應於噶拉依、美諾兩處酌建廟宇，即於京城喇嘛內派往住持。所有應派人數，著理藩院議奏，其建廟事宜，著文綬妥酌辦理。

冬十月甲辰，以奎林爲理藩院尚書。

乙巳，諭：遠派宗室族長，揀同族大員補授。

己酉，諭：知府、直隸州將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者，送部引見。著爲令。

辛亥，調崔應階爲左都御史，以余文儀爲刑部尚書，德保署福建巡撫。

壬子，阿思阿因病解任，以鄂寶爲漕運總督。

癸丑，以敦福爲湖南巡撫，白瀛爲湖南布政使，馮廷丞爲江西按察使。

乙卯，諭：據曹學閔奏請禁水煙一摺，雖將無關緊要，但火煙已屬無益，因相沿日久未便飭禁，今更流爲水煙，尤非所宜。著交步軍統領衙門暨五城御史、榮行禁止，並著甘肅等省一體飭禁。

庚申，以彭理爲廣西按察使。

十一月庚午，設熱河等七廳學額。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〇　乙亥，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等十七州縣，及分防縣丞本年水、雹、霜災貧民。其寧遠、伏羌【略】等十四州縣，及分防州同，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丙子，調永慶爲浙江按察使、梁敦書爲湖南按察使，以奇寵格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一　甲申，諭：前因彙輯《四庫全書》，諭各省督撫，徧爲採訪，嗣據陸續送到各種遺書，令總裁等悉心校勘，分別應刊、應鈔及存目三項，以廣流傳。第其中有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燬之列，節經各督撫呈進，並勅館臣詳悉檢閱，朕復於進到時，親加披覽，覺有不可不爲區別甄嚴者。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靦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猘，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若劉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風節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藎溢於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又如熊廷弼，受任疆場，材優幹濟，所上封事，語多剴切。【略】以上諸人所言，若當時能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爲明季喪亂所關，足資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又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集，並當以此類推，即有一二語傷觸本朝，本屬

各爲其主，亦止須酌改一二語，實不忍並從焚棄。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壬辰，諭朱椿爲廣西布政使，孫士毅爲雲南布政使。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刑部奏駁李質穎咨稱，革監倪宏文除欠唊咕喇國夷商嗡等貨銀萬餘兩無還，間擬杖責未協，議將倪宏文改擬杖流監追一案，已依議行，並明降諭旨，將李侍堯甲飭，李質穎交部察議。令將倪宏文家産變抵，仍勒限一年監追，再照部議發遣。如該犯限滿不完，即令該省督撫、司道及承辦此案之府、州、縣，於養廉内照數攤出，並傳朕旨，賞給該夷商收領歸國，以示體恤矣。

十二月癸卯，命戊戌年八月舉行繙譯鄉試，次年三月舉行會試。

丙午，諭：明亮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二 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二十九廳州縣，分防州判、縣丞，本年旱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四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圖思德奏，緬目得魯蕴遣人投遞緬稟，情願送還内地官人，輸誠貢象，懇恩賞准開關，已飭該鎮州給與回文等語。所辦大段尚是。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四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春正月己巳，免甘肅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民欠銀八十四萬有奇。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四 丙子，上御閲武樓閲兵。命諸王、滿漢文武大臣，及朝正外藩、蒙古王公台吉，並年班回部庫車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哈薩克使臣、金川土司等從觀。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甲申，以緬目得魯蕴陳請納款，命長青仍駐雲南。

乙酉，諭：緬甸自撤兵以來已經八載，每歲沿邊派人駐守，究屬不成事體，而其地水土惡劣，朕意又不欲用兵，惟嚴令各關隘絶其貿易，稍足使知畏懼耳。但向來雖有禁遏之名，仍恐具文塞責，徒爾因循歲月，總未能完此事之局。

所有雲貴總督員缺，著李侍堯調補。兩廣總督員缺，著楊景素補授。山東巡撫員缺，著郝碩補授。圖思德著回貴州巡撫之任，裴宗錫著回雲南巡撫之任。郝碩見在四川辦理軍需奏銷之事，尚未能即赴新任，所有山東巡撫印務，著國泰暫行護理。

丙戌，以孫含中爲浙江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五 諭曰：阿桂現在前往雲南，辦理受降諸事，著給與欽差大臣關防。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丁亥，以王時薰爲陝西按察使。

庚寅，皇太后崩。

辛卯，諭：尊大行皇太后謚號爲孝聖憲皇后。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六 二月壬寅，諭軍機大臣等：上年金川大功告蔵，所有該處地界，經將軍等繪圖奏明，歸入版圖，安屯耕種，原應如是辦理。兹朕檢閲《平定金川方畧》内，如從前綽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黨壩等各土司，即有被金川侵占地方，此時以我大軍之力，全境掃平，前金川所吞鄰境，尺寸莫非我土，但念該土司等，數年以來，跟隨打仗守卡，出於誠悃，其勤勞亦屬可憫，所應特沛殊恩，示以獎勵。現已面諭明亮，齎此旨，俟到川時，會同總督文綬、提督桂林，將綽斯甲布、布拉克底、巴旺、黨壩土司等，被金川侵占地方，逐加詳勘，查明無礙田土，可以取給者，繪圖具奏，候朕降旨，酌量賞給，以示優卹遠番、逾格加恩之至意。將此傳諭文綬、桂林知之。

甲寅，蠲免安徽宿州、鳳陽、虹縣、靈璧、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八州縣，鳳陽、長河、泗州三衛乾隆四十一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戊午，調圖桑阿爲湖北布政使，白瀛爲江西布政使。調永慶爲貴州按察使，國棟爲浙江按察使。以榮桂爲河南布政使，趙銓爲河南按察使。以哈靜阿爲廣西按察使。

辛酉，命外任旗員親老願回京者，酌用京職。

停止民壯演習火槍。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七 是月，閩浙總督鐘音奏：臺灣所轄淡水一廳，臺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自釐定界址，私越既杜，並設立隘口，添建望樓，文武員弁，嚴密防查，並無漢奸竄入，近年絶無生番戕民之事，至熟番分隸廳縣，另列番社。所有通事，緣番民同處年久，習知漢語，遂換番人充當，將漢通事盡行禁革，並無漢奸盤踞滋擾，地方極爲寧輯。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〇二八 三月己巳，定嚴查隻身民人私赴奉天例。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庚午，命裁虹縣歸泗州，以其城爲泗州治。

壬申，以農起爲安徽布政使，調秦雄飛爲安徽按察使，以福州爲湖北按察使。

戊寅，以邁拉遜爲左都御史。

壬午，恭上大行皇太后尊謚曰：孝聖慈宣康惠敦和敬天光聖憲皇后。

戊子，轉瑚世泰爲吏部左侍郎，調慶桂爲吏部右侍郎，以索琳爲理藩院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〇 夏四月戊戌，【略】此等情形，阿桂自能籌度妥辦，如因瘴氣已盛，兵弁難以出關，阿桂自亦能悉心酌定。若得魯鼂等既無消息，而節蓋之事，又難往拏，則阿桂在滇，並無可辦之處，若留駐永昌，坐待緬匪納貢誑言，更覺不成事體。阿桂只須將交彼會同李侍堯辦理之事，告明李侍堯，及查辦銅鹽諸事完畢，即可回京。

辛丑，諭：據李質穎奏，革監倪宏文，賒欠暎咭唎國夷商貨銀一萬一千餘兩，監追無著，經伊胞弟倪宏業、外甥蔡文觀，代還銀六千兩，餘銀五千餘兩，遵旨於該省督撫、司、道、及承審之府、州、縣官照數賠完貯庫，俟夷商嗡等到粤給還，並請將倪宏文即照部議發配等語。倪宏文亦手無賴，肆行欺詐，賒欠夷商貨銀，多至累萬，情殊可惡，而其應交銀兩，半係伊弟、伊甥措繳，半係地方官代賠，伊轉得脱然無累，僅予發遣，實不足以蔽辜。倪宏文著發往伊犁，永遠安插，以示懲儆。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一 戊午，諭軍機大臣曰：李侍堯奏，籌辦緬甸邊務情形，所慮亦是，已於摺内批示。據稱，緬匪屢以詭詞欺誑，藉此窺我動静，其反復已非一次，甚爲可惡。查從前定議閉關禁市，絶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要策，現在該酋來禀，亦籲懇開關，使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圖完局，因何屢有變更。茲悉心體訪，緬地物産，棉花頗多，次則碧霞玒、翡翠玉，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内地每差士人擺夷，出關偵探，兵役因見官差要務，於隨身行李，搜檢未嚴，夾帶勢所不免，究之所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摭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轉將内地信息，從而洩漏。【略】再，大學士舒赫德忽於二十二日病故，其員缺自應阿桂補放，但定例大學士缺，須俟一月後，始行降旨。現在滿大學士無人，阿桂接奉此旨，可速將邊境應辦要務，告知李侍堯酌量妥辦，即行起程回京。至緬匪求降一事，因適有得魯蘊投禀到邊，遂信以爲真，據詞入告，其實捏飾詭詐，罪在緬匪，並與圖思德無涉。此時惟嚴飭邊境各員，實力稽查，不許内外貨物，偷漏出入。【略】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令阿桂、李侍堯、楊景素知之，其嚴禁洋船棉花進口一節，並著諭令李質穎、德魁一體遵辦。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侍堯奏稱，在粤省時，見近年外洋腳船進口，全載棉花，頗爲行商之累，因與監督德魁，嚴行飭禁，嗣後倘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初不知緬地出産棉花。今到滇後，聞緬地土産棉花最多，而緬匪之晏共、羊翁等處，尤爲洋船收泊交易之所，是緬地棉花，悉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等語。所奏甚是，業經傳諭楊景素，會同李質穎、德魁，於海口嚴行查禁矣。外洋海面，處處皆通，恐洋船裝載緬地棉花求售者，因粤省各口查禁，復往他省混行入口，亦未可定。況内地處處出産棉花，供用極爲寬裕，何藉取給外洋，與之交易，致滋弊混。著傳諭凡有海口之將軍、督撫，設法嚴行查禁，如有裝載棉花船隻，概不許其進口，務令實力奉行，勿以空言塞責。仍不時留心訪察，或有胥役等受賄私放者，立即重治其罪，仍將如何設法查禁之處，具摺覆奏。將此遇各該將軍、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賑恤甘肅循化、皋蘭【略】三十一廳州縣乾隆四十年旱、雹災飢民。

辛酉，蠲免安徽宿州、鳳陽、虹縣、靈璧、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八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乾隆四十一年水災額賦。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圖思德奏稱，本年正月内，得魯蘊差孟幹、孟團致送禮物，並稱欲將蘇爾相等送回，隨遣其出口，傳令得魯蘊親來。及至二月，孟幹、孟團復進關禀稱，象隻未到，現令節蓋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説話，令將孟幹、孟團扣留。嗣據阿桂等奏稱，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曾諭令阿桂帶遞禀懇求放回，現飭拘留不遣各等情。因孟團係緬匪得力之人，曾諭令阿桂帶其進京，以備訊問，今思得魯蘊忽爾捏詞欺誑，嗣復反悔，情節甚爲可惡。其中原委，孟團必知其詳，阿桂等自應將其嚴加刑訊，詰以緣何反覆之故，令其據實供吐，勿任狡飾。況從前賊匪，既敢將内地差往之蘇爾相擅行鎖鐐，此時將孟團嚴刑訊鞫，庶稍解恨，而此等么麽匪衆，令其多受痛楚，又何足惜。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孟團嚴加刑訊，取具確切供情，先行迅速馳奏，仍派委妥幹員弁，將孟團鎖鐐解京，並飭沿途撥兵護送，嚴加管束，毋致稍有疎虞。著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阿桂、李侍堯知之。尋奏：緬匪狡詐可恨，正將孟團等鎖押提訊，以紓拘禁

蘇爾相之恨，因蘇爾相已送出，現將孟圖、孟幹、碎凍三人羈禁，勒取楊重英。得旨：覽。又批：既送出蘇爾相，則此三人，亦不必加之刑訊矣，扣留以待勒取楊重英可也。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二 五月庚午，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十八廳州縣乾隆四十一年雹、水、霜災飢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壬申，免直隸清苑等十州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二 戊寅，諭：前經降旨，自戊戌年爲始，普蠲天下錢糧，仍分三年輪免。福建應於庚子年全行蠲免，但該省有臺灣府屬官莊租息一項，因與雜稅無異，例應照舊徵收。乾隆十一年及三十五年普蠲各案内，均經加恩，准其蠲免十分之三。現在又屆普蠲之年，所有前項官莊租息銀兩，仍著照上次之例，蠲免十分之三，俾海外羣黎，均霑渥澤。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丁亥，諭：尚書豐昇額昨在金川奮勇著績，克紹祖風，且能勉承伊父阿里袞忠誠素志，曾降旨於毅果公爵加繼勇二字，以示獎勵。所有阿里袞原襲公號，亦著加此二字，用昭世臣濟美。

命阿桂爲武英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以刑部尚書英廉協辦大學士。調永貴爲吏部尚書，以富勒渾爲禮部尚書，三寶爲湖廣總督，王亶望爲浙江巡撫，王廷贊爲甘肅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三 戊子，蠲免直隸大興、宛平【略】二十三廳州縣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庚寅，定協領不兼本旗佐領例。

六月庚戌，欽差大學士阿桂、大學士管雲貴總督李侍堯覆奏：緬匪幼酋新立，又與暹羅等國連歲搆兵，上年聞蕩平金川，因商辦還人貢象，後因檄諭嚴正，屢次擲還禀詞，益加畏懼，此決計送還蘇爾相等實情。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八五 乙卯，轉和珅爲户部左侍郎，調金簡爲户部滿右侍郎，以董誥爲户部右侍郎。調劉浩爲工部漢右侍郎，以舒常爲工部右侍郎。

壬戌，諭：科場外簾各官子弟迴避之例，節經御史條奏、禮部議覆准行。其中尚有未甚允協者，如監臨知貢舉，監試提調總辦場内一切事務，其受卷、彌封、謄録、對讀、收掌等官，亦各有承辦試卷之責，自應令其子弟迴避，以杜弊端。若兩翼副都統、參領、章京，不過入場彈壓，事畢即行出闈，與考試文字毫無干涉。至供給等所以與士子相見，即順天府所委之巡綽等官，止於號外巡查，不能進號闈照。又如甄門御史，點名後例不入場，亦可毋庸防範。所有副都統、參領、章京、甄門御史，及供給巡綽等官，嗣後俱不必迴避，即自今年爲始。著爲令。

《東華續録》乾隆八六 秋七月甲戌，定州、縣調署按季咨報例。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六 丙子，豁免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二十九廳州縣乾隆四十一年夏旱災地畝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八六 丙戌，命甘肅應徵各屬番糧、草束，隨戊戌年地丁錢糧一體蠲免，其河東、河西額徵屯糧草束，免十分之三。命甘肅民人願往烏嚕木齊墾地者，照例咨送。

八月庚子，命烏嚕木齊州、縣額徵糧草，於戊戌年隨同甘肅地丁銀兩，免三分之一。

《高宗實録》卷一〇三九 庚戌，賑卹甘肅皋蘭、河州【略】三十二廳州縣衛本年旱災貧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八六 己未，濬淮揚運河。

李宗文因病解任，調范時紀爲禮部侍郎，以蔣賜棨爲倉場侍郎。

九月甲子，改甘肅涇州爲直隸州。

壬申，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

辛卯，賞給新疆鄉、會試舉子馳驛。

冬十月戊戌，調英廉爲户部尚書，仍兼管刑部事，以德福爲刑部尚書。

己亥，調舒常爲倉場侍郎。

庚子，吴嗣爵以老乞休，允之。調王杰爲吏部侍郎，以錢汝誠爲刑部侍郎。

乙巳，諭：陝西民屯租糧草束，屆輪免錢糧之年，一體蠲免。

以宋豐綏爲陝西按察使。

己酉，諭：各督撫所屬總兵官，五年密奏一次。

恩免庫車、沙雅爾二城伯克等額糧。

甲寅，調雅德爲工部侍郎，以喀甯阿爲刑部侍郎。

乙卯，理藩院奏：額敏和卓郡王爵，應令伊子降等承襲。得旨：額敏和卓郡王爵，雖應降等承襲，但額敏和卓前在軍營甚爲出力，著加恩令伊子素瑺仍襲郡王。

庚申，設密雲副都統一，駐防兵二千。

定京營兵丁三年考驗例。

論：磨勘鄉、會試詩句失粘試卷，北省及邊省寬限十年。

十一月乙丑，禮部議奏：義夫、貞女例准請旌建坊，歷年來，各省題報義夫既不堅見，貞女係夫亡守志，循例辦理。至幼年聘定，彼此隔絕經數十載之久，守義懷貞、各矢前盟，卒償所願者，實從來所未有。今據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山陽縣監生程允元與直隸平谷縣劉氏締姻後，隔絕五十餘年，各守前盟，終偕伉儷，事奇理正，應請旌表、給銀，共建一坊，以獎節義。從之。

甲戌，諭：前因海成奏新昌縣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海成將大逆不法之處視爲泛常，摺內稱其尚無悖逆詞句，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是以降旨將海成交部嚴加議處，經吏部議以革職、交刑部治罪，自應如此辦理，因將此本折留。今據海成奏稱，親往該犯家中，查出王錫侯纂輯各書共十種，一併進呈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各等語。見將各書暫存，俟王錫侯解到時嚴行審訊，從重治罪。至海成身爲巡撫，乃於初次參奏王錫侯《字貫》時，並不將伊書內大逆不法之處據實覈出，轉稱其尚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加嚴懲，以爲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海成著照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其江西巡撫員缺，著郝碩調補，即赴新任。所遺山東巡撫員缺，即著國泰補授，郝碩未能即到，著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務。其江西省承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並著高晉查明參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續查出王錫侯《字貫》另本，前有李友棠古詩一首。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尚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伊自問復何顏忝列搢紳，李友棠即著革職，亦不必復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竟》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加尚書銜錢陳羣序文，使伊二人尚在，自當向其究問，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詩，有「不爲已甚去已甚」之句，今辦此等案，準酌得中即此意，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調袁守侗爲刑部尚書，以梁國治爲户部尚書，轉董誥爲户部左侍郎，以劉墉爲户部右侍郎。

乙亥，諭：徐恕見在將屆服闋，著署山東布政使，俟服滿再行實授。

諭：江西按察使員缺，著德文補授，該省藩司白瀛見在四川辦理奏銷，尚未到任，即著德文速行前往署理布政使印務，其按察使印務，著高晉於通省道員內揀選一員，奏明暫署。

壬午，諭：各省將軍均戴用花翎。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〇四五　乙酉，蠲免甘肅寧夏、寧朔、鹽茶、安化、合水、環縣、古浪等七廳縣本年夏秋雹、水、霜災額賦有差，並予賑卹。緩徵洮州、岷州、伏羌、寧遠、寧州、平羅、清水、禮縣、崇信等九州縣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八六　庚寅，定緑營武職保薦後、軍政降入平等者不准升用例。

十二月己酉，命開散宗室移駐盛京大凌河、馬廠、西北松山、杏山地方。

吏部奏：署江西布政使、贛南道周克開，按察使馮廷丞閱看王錫侯《字貫》一書，不能檢出悖逆重情，竟同聲附和，有乖大義，應請革職，交刑部治罪，其失察妄著書籍之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照例降級留任。得旨：周克開、馮廷丞俱著革職，交刑部治罪，高晉著降一級留任。

《高宗實録》卷一〇四七　癸丑，賑卹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三十二廳州縣本年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六　丙辰，以鄭源璿爲河南按察使。

庚申，建熱河考棚。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朝鮮國王奏，該國有逆臣洪麟漢等結黨謀逆一案，罪人業經伏法，恐其支黨實繁，或有逃匿漏網者，懇敕關口官員查拏等因一摺。該國臣服多年，素稱恭順，今該國王既恐有餘黨潛迹之事，自應代爲查詰，不容竄入内地。著諭盛京將軍弘晌、山東巡撫國泰，於盛京、山東地方與朝鮮接界邊隘、海口，嚴飭所屬留心察詰，如有語言形迹可疑、查係朝鮮人民，即行盤獲奏聞，發交該國自行究治。該將軍巡撫務實力妥辦，毋得視爲具文。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四三年（戊戌、一七七八）

《東華續録》乾隆八七　春正月癸亥，命各省軍流人犯已過十年者奏請省釋，其不願回籍者聽。

召徐績來京，以鄭大進爲河南巡撫，李本爲貴州按察使，譚尚忠爲甘肅按察使。

辛未，諭：信勇公費英東，當我朝創業時首先率所部來歸，繼從太祖征勦諸部，屢挫明兵，厥功最大，實與揚古利、額亦都同爲開國勳臣之冠，自應並錫上公，用彰渥報。乃揚古利原封一等公，額亦都僅得二等公，經朕晉封一等，而費

英東子孫所襲尚係三等公爵，不足以昭酬庸茂典，著加恩晉封爲一等公，俾元勳世胄永膺茂賞。至向來后族承恩世爵俱係一等公，此等特因椒房至戚恩澤加封，其與佐命功臣懋風沐雨、拓土開疆者實難並論，況宗室王公之以近支恩封者，尚以世次遞降，而外戚轉得以崇封延世，未免過優，著將所有承恩公爵俱改爲三等公，世襲罔替。著爲令。

壬申，命省釋新疆軍流人犯，其已過十年、衰病不任耕作者回籍。

己卯，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癸未，上謁泰陵、泰東陵。

甲申，上謁泰東陵，行暮年大祭禮，回鑾。

乙酉，以范時紀爲副都統，調謝墉爲禮部左侍郎，以徐績爲工部左侍郎。

以陳用敷爲湖南布政使，調梁敦書爲廣東按察使，以塔琦爲湖南按察使。

二月壬子，以特成額爲成都將軍，鍾音爲禮部尚書，調楊景仁爲閩浙總督，以桂林爲兩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〇五〇 諭：【略】滇省防兵內，擇其勇往者，於瘴退時，派大員統領前往，兵至即可成功，原不妨爲因利乘便之圖，自不宜坐失機會。李侍堯即足身任其事，如以爲實在可行，即一面籌辦，一面奏聞。若事機已形，不宜稍緩，並不必奏請指示，徒致往返多延一月也。至木邦舊土司線甕圍，久經投順，安插大理，猛密頭人線官猛，亦同在大理，猛拱土司渾覺，前經歸順，素有圖報之心，如李侍堯過應行辦理時，或可遣線甕圍、線官猛各回故土。并傳檄渾覺，令其各收服所屬地方，於本城守禦。則緬匪近北一帶，皆歸內地，已可去其小半之勢。但祇可令該土司等自護其疆界，設法堵拒緬匪，若該土司欲請內地發兵助守，則又不可從也。至現在尚無信息，李侍堯惟當仍照前嚴飭各邊隘，實力稽察，勿致稍有疎懈，靜以待之而已。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如緬匪有遣人納貢之信，即速由驛馳奏。

《東華續録》乾隆八七 己未，命翰林院編修、檢討輪班引見。

《高宗實録》卷一〇五一 大學士阿桂等奏：木邦夷目漢奸番起雲，今已解到，訊有爲賊目種地、及催辦門户夫馬等情，今復至內地，探聽用兵信息，不法已極。請交刑部，按律定擬速辦。尋部臣擬，依大逆律定罪請旨。得旨：番起雲著從寬改爲斬決。

《東華續録》乾隆八七 三月戊辰，上謁泰陵、泰東陵。

清總部・綜述・清高宗部

甲戌，諭：向來江省淮徐、淮揚兩道因兼管河務，一切差委俱不調派。所有河南之開歸陳許道、彰懷衛道、山東之兗沂曹道三缺，亦係分管黃河南北兩岸工程修防緊要，必須該道往來工次，董率妥辦，未便遠離。嗣後，著照江南之例，各該撫不得調派科場執事及委署別缺，以重河防而專責守。

乙亥，上閱健銳營兵。

己丑，蔣元益以年老休致，以顏希深爲兵部侍郎，李湖爲湖南巡撫。

夏四月辛卯朔，以河南旱，命減開封等五府軍流以下罪。

庚子，以京師旱，命減刑部及直隸軍流以下罪。

戊申，上閱火器營兵。

辛亥，命減河南全省軍流以下罪。

《高宗實録》卷一〇五五 乙卯，賜一甲戴衢亨、蔡廷衡、孫希旦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邵自昌等五十一人進士出身，三甲李鼎元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八七 己未，諭：萬壽節督撫毋得貢獻。

五月丁卯，命山西巡撫兼理鹽政。

壬午，召奇寵格來京，以楊廷樺爲福建按察使。

六月辛卯，瑭古泰因病解任，以達椿爲內閣學士。

辛丑，以劉埴爲陝西按察使。

閏六月癸亥，河南祥符縣河溢。

癸酉，命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河南備糶。

《東華續録》乾隆八八 秋七月己丑，以直隸、山東旱，命截留江西漕糧五萬石備賑。

辛卯，裁繙譯鄉、會試謄録對讀。

癸巳，命再截江西漕糧十萬石，於河南備賑。

召錢琦來京，調黃檢爲福建布政使，以譚尚忠爲山西布政使。

甲午，命尚書袁守侗馳往河南，會同總河姚立德、巡撫鄭大進，查辦漫工。

丙申，調達爾吉善爲甘肅按察使，以文禄爲直隸按察使。

戊戌，命兩江總督高晉赴河南堵築漫口。

壬寅，命河南截留漕糧十萬石備賑。

《高宗實録》卷一〇六三 乙巳，賑卹甘肅皋蘭、紅水縣丞【略】等三十七廳州縣本年旱災飢民。

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丁巳，吏部議奏：庫倫辦事大臣革職留任，理藩院右侍郎索琳於俄羅斯與商人貿易事宜辦理未協，應請革任。得旨：索琳著革任。

八月己未，命建北海神廟。

丙寅，命四川酌撥倉穀二三十萬石，於江南備糴。

癸酉，以復興爲理藩院右侍郎。

己卯，免奉天所屬府州縣明年地丁錢糧。

辛巳，廣盛京、奉天各屬科試學額。免盛京各莊頭本年倉穀，及興京等處本年米豆草束之半。

乙酉，上謁文廟行體。御大政殿閱盛京官員射。

九月己亥，以德保爲禮部尚書，黃檢爲福建巡撫，孔傳炯爲福建布政使，龍承祖爲江蘇按察使。

癸卯，調孔傳炯爲江甯布政使，以德文爲福建布政使，瑞齡爲江西按察使。

甲辰，以金輝爲兵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〇六八 冬十月甲子，賑卹湖南湘陰、長沙【略】等十四州縣，並岳州、武昌、黃州三衛本年旱災貧民。

辛未，賜中式武舉一甲邢敦行、樊雄楚、董金鳳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羅廷弼等四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李春欄等四十一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一〇六九 壬申，賑卹河南儀封、考城【略】等十三州縣本年水災貧民，並予緩徵。

癸酉，賑卹湖北漢川、沔陽、潛江、荆門、江陵、監利等六州縣，並沔陽、荆州、荆左、荆右等四衛本年水災貧民，並予緩徵。

丙子，蠲免甘肅皋蘭、金縣【略】等三十二廳州縣乾隆四十二年旱災地畝額賦有差。

庚辰，賑卹安徽亳州、蒙城【略】等二十七州縣本年水災貧民，並緩徵漕項、銀米有差。

辛巳，賑卹湖北江夏、武昌【略】等四十八州縣衛本年水、旱災貧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八八 丙戌，諭：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自歸順以來，辦理遊牧事務極爲恭謹，兹聞溘逝，殊堪憫惻。著派乾清門侍衛佛爾卿額前往奠醊，並賞銀五百兩經理喪事。其親王爵秩，著伊弟奇哩布承襲，授爲盟長，奇哩布副盟長員缺，著阿克薩哈勒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〇 十一月壬辰，賑卹廣西興安、靈川、永福、全州、馬平、雒容、柳城、來賓、象州等九州縣本年旱災貧民，並予緩徵。

庚子，調全魁爲盛京户部侍郎，以玉鼎柱爲盛京禮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〇 蠲免甘肅寧夏、寧朔、鹽茶、安化、合水、環縣、古浪等七廳州縣，乾隆四十二年雹、水、霜災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八 甲辰，以圖思義爲内閣學士。

乙巳，以海甯爲甘肅按察使。

癸丑，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徐述夔編造悖逆詩句一案，應照例將各犯分别戮屍、斬決。得旨：逆犯徐述夔、徐懷祖俱著照議戮屍，即派乾清門侍衛阿彌達馳驛前往東臺縣，會同該撫楊魁監視辦理。其沈德潛墓所應行撲毀之祭葬碑文，並著阿彌達前往蘇州，會同該撫監看磨毀字蹟，並將其石移棄他處，以昭炯戒。至徐述夔之孫徐食田、徐食書，及列名校對之徐首髮、沈成濯，並陶易之幕友陸炎，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二 十二月辛酉，賑卹甘肅寧夏、寧朔【略】等十七廳州縣，本年水、旱、雹、霜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八 丁卯，允陸燿回籍養親，調徐恕爲山東布政使，以國棟爲浙江布政使。

己巳，以孔毓文爲浙江按察使。

癸酉，以申保爲禮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三 甲戌，賑卹安徽當塗、無湖【略】等三十四州縣衛本年水、旱災貧民。賑卹湖南湘陰、巴陵【略】等十五州縣衛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賑卹甘肅皋蘭、紅水縣丞【略】等三十七廳州縣本年雹、蟲、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八八 丙戌，諭：明歲浙江輪免錢糧外，並免温、台二府所屬玉環廳及海甯州額徵銀穀。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四四年（己亥、一七七九）

《東華續録》乾隆八九　春正月己丑，調陳輝祖爲河南巡撫，鄭大進爲湖北巡撫。

乙未，諭：三寶著補授大學士，仍暫行兼管湖廣總督事務，俟朕酌量得人，另簡總督後，三寶再行來京，入閣辦事。兩江總督員缺，著薩載補授，仍兼管江南河務，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署理。

癸卯，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乙巳，命阿桂赴河南，查勘河工善後事宜。

己酉，命三寶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甲寅，諭：太僕寺事務，派大臣一員兼管，著爲令。

二月丙辰朔，減兩淮商籍學額，裁泰州、通州竈籍學額，歸本州縣應試。

己未，轉王杰爲吏部左侍郎，調劉墉爲吏部右侍郎。

丙子，召黄檢來京，以增福爲福建巡撫，吴壇爲江蘇布政使。以申保爲左都御史，彭元瑞爲户部右侍郎。

三月乙酉朔，錢鎂因病解任，以杜林玉爲四川布政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八　丙戌，蠲緩廣西興安、靈川、永福、馬平、維容、來賓、象州等州縣乾隆四十三年旱災田糧有差，並加賑興安、靈川、來賓、象州四州縣極貧民口糧一月。

《東華續録》乾隆八九　丁亥，封皇八子永璇爲多羅儀郡王。

以汪新爲四川按察使。

戊子，轉阿肅爲禮部左侍郎，以達椿爲禮部右侍郎。

己丑，軍機大臣等議奏：四川木果木潰兵因人數過多，從寬發遣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安插，但令安居内地，不足示懲，請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得旨：木果木失事，皆因此等緑營潰兵，罔顧軍律，相率奔逃，情罪實爲可惡，本應槩予駢誅，徒以人衆，朕心不忍。然仍令其偷生内地，將何以戒將來，可保百年無用兵之事乎？今即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尚屬施恩格外，理應共知感悔。著各該督撫於各潰兵起解時，詳悉諭知，爾等已蒙恩貸以不死，實邀非常曠典，如不知安静守法，或於中途乘閒脱逃，無不即時拏獲，照改發新疆例立行正法，決不再爲寬貸。俾共知懍懼，不至自蹈刑辟，副朕法外施仁之意。

庚寅，免湖南乾州等三廳，城步等二縣苗民糧米。

丙申，諭：前據周元理奏，井陘縣民李馥等斂錢告官，並劣生梁進文等抗官毆差一案審明，分别定擬，隨交三法司速議。

戊戌，諭：昨據福隆安等奏，查訊井陘縣民聚衆抗官一案，所控知縣周尚親科派款蹟在所不免，必須徹底究根，已降旨將周元理解任，聽候查辦。【略】此事若復姑息，非所以示公允，且恐各省效尤，吏治尚可問乎？周元理本應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姑念其年老，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在正定隆興寺同劉浩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司、道、府等官應行議罪、議處，著福隆安等於審結此案時一併參奏，再降諭旨，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又諭：據福隆安查奏，井陘縣民聚集一百餘人，於二月十三日午後，赴正定府劉浩寓所，控告該縣科派各款，劉浩並未出見，惟向知府告稱我係辦理工程之人，未便多管此等事件。知府出告，衆人於三更時方各散去，隨將此事詢之劉浩，亦無可置辦等語。劉浩係欽差大員，於地方尋常事件，自不應干預，若遇此等聚衆控官之事，雖不受其控辭審理，亦當據實以有此事入告，豈得視同膜外、置若罔聞？劉浩此次辦理廟工，諸事見小推諉，朕因其平素爲人本係如此，不足深責，乃於此等大案，亦竟漠不關心、藉詞推諉，又安用此侍郎爲耶？劉浩著革職，仍加恩賞給三品銜，留於隆興寺同周元理管理廟工，效力贖罪。其工部侍郎員缺，著汪廷璵補授。汪廷璵見在出差，徐績近復丁憂，工部漢侍郎乏人，徐績百日未滿之前，著謝墉暫行兼署。

調楊景素爲直隸總督，三寶爲閩浙總督，以圖思德爲湖廣總督，舒常爲貴州巡撫，調雅德爲倉場侍郎，以惠齡爲工部侍郎。

乙巳，以德明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〇七九　己酉，賑湖北江夏、武昌【略】等三十九州縣衛上年旱災極次貧軍民。並緩徵勘不成災之崇陽、通城【略】二十七州縣衛民屯田四十三年錢糧，及成災之江夏、江陵、監利，並黄州等縣、衛舊欠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八九　夏四月乙卯朔，上閲火器營兵。

己未，改副展辦事大臣爲領隊大臣，移駐吐魯番。

丙寅，以紀昀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〇八一　壬申，賑甘肅莊浪縣丞、鹽茶廳【略】等十七州縣廳本年雹、水、霜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八九　丁丑，吏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甘肅驛傳道缺，向係總理通省驛務，分巡蘭州一府。今驛站事宜改隸各巡道，而蘭州府所屬有倉庫、錢糧、屯田、水利，及莊浪、甘肅、西寧三處經銷茶引，若併歸别道，稽察難周。請將驛傳道缺，改爲分巡蘭州道，蘭州一府驛務，仍令該道分管。從之。

戊寅，諭：河工重務，關繫國計民生，最爲緊要，全在河臣平日留心查勘，未雨綢繆。姚立德自擢任河道總督以來，僅能謹飭自守，於修防、堵築機宜全未講求，爲思患豫防之計。且其平日辦事輭弱，屬員不知儆畏，【略】即著革任，仍留工次效力贖罪。所有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袁守侗補授，刑部尚書員缺，著胡季堂補授，其刑部侍郎員缺，著杜玉林補授。

己卯，上閱健鋭營兵。

以李承鄴爲四川布政使。

庚辰，裁甘肅甯夏府商籍學額，歸本州縣應試。

辛巳，以袁守誠爲山西按察使。

壬午，諭：綽克托革職問罪之處，雖所應得，但念伊究係漫無覺察，並非自獲罪愆，尚可棄瑕録用。著加恩補授吏部侍郎，仍著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諭：弘昨前經獲譴革退員子，今已一年有餘，尚無大罪，著加恩補授正紅旗漢軍都統。但伊係棄瑕録用之人，仍著革職留任，四年無過，再行開復。

癸未，諭：智天豹以鄉曲小民，竟敢編造年號，妄稱大清天定運數，指示張九霄於御道旁跪獻，狂誕悖逆，情罪實爲可惡，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照大逆律定以淩遲，亦屬罪所應得。【略】著從寬改爲斬決。至張九霄拜逆犯爲師，代其呈獻逆書，亦應按律處斬，姑念其人本屬鄉愚無知，且不識字，情尚可憫。張九霄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五月壬辰，以白瀛爲刑部侍郎，秦雄飛爲江西布政使。

甲午，以徐嗣曾爲安徽按察使。

乙未，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丙申，吴虎炳卒，以李世傑爲廣西巡撫，梁敦書爲湖北布政使。

丁酉，調汪新爲廣東按察使，以查禮爲四川按察使。

丙午，增福以病，召來京。以富綱爲福建巡撫，尚安爲陝西布政使。

六月甲寅，命各省候補旗員丁憂回旗者，百日後在原衙門當差，服闋仍赴原省候補。著爲令。

甲子，哈靖阿緣事革職，以富躬爲廣西按察使。

丁卯，免甘肅全省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逋賦。

戊辰，賞安徽亳州、蒙城被災貧民米萬二千石。

己卯，諭：據刑部奏，殺一家四命之兇犯余膺，擬以淩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照新例，擬以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命之犯加重定律者，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拌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絶人之嗣，其妻子仍得倖免，於情理實未允協，應改用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膺殺害熊士順一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别淩遲、斬決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於所殺之數，亦覺稍過。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著照原擬斬決，其幼子余世榮著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丁氏，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並著刑部，嗣後如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兩人者，均以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著爲例。

《東華續録》乾隆九〇　秋七月辛卯，以孫士毅爲雲南巡撫。

乙未，以福明安爲雲南布政使。

癸卯，孔傳炯因老休致，以劉墉爲江甯布政使，以浦霖爲陝西按察使。

八月己未，展築永定河新北隄。

庚申，調徐嗣曾爲雲南按察使，汪圻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〇八八　壬戌，賑卹湖北鍾祥、京山、潛江、天門、荆門、江陵、監利、石首、沔陽等州縣，及荆州、荆左、沔陽三衛被水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〇八九　辛未，賑卹甘肅皋蘭、河州【略】等三十五廳州縣蟲、雹、水災貧户，並蠲緩本年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〇　壬申，諭：見在御前大臣較少，和珅著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

九月壬午朔，諭：嗣後凡監督有半年接替者，俟滿一年更換。

甲申，撥部庫銀一百萬兩，解河南儀封等州縣被水處備用。

戊子，免陝西延安等府州屬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民欠常平倉穀。

壬寅，以福崧爲甘肅按察使。

冬十月辛亥朔，諭：明春巡幸江、浙，照舊例江、浙二省各截留漕糧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平糶。

壬子，以莊存與爲禮部右侍郎，以海成、瑪興阿俱爲內閣學士。

丙辰，諭：臺灣道、府期滿調回者，即與遴調之員對調，著爲令。

壬戌，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二十年至三十七年民欠社倉穀。

丙寅，諭：前日句到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句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死馮文煒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二歲，刑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殺一家六命，慘毒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爲情真罪當。而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尚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爲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尚在童稚無知，若槩予駢誅，究覺不忍予句，此即朕之姑息，然仰體上天好生之心，毋甯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後，或遇赦減等釋宥，仍聽婚配，俾有遺孽，將何以昭示平允，並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見行之例辦理，如在十歲以下者，著問擬斬監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句之王喜娃、馮大甫、馮二甫，即照此例行，著爲令。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知之。

戊辰，諭：因謀奪產業、爭繼釀命者，均不准其繼立，應聽族户另行議立。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〇九三　己巳，賑卹河南儀封、杞縣【略】十九州縣本年被水災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九〇　十一月己亥，命安徽截留漕米三萬五千石，於亳州等處備糶。

丙午，李世傑丁憂，以姚成烈爲廣西巡撫，達爾吉善爲廣東布政使，黄檢爲直隸按察使。

己酉，諭：直隸布政使員缺，著黄檢補授。文禄前在臬司任内獲咎，實因初任觀望周元理所爲，尚非行私大過，著加恩補授直隸按察使，仍帶革職留任，五年無過，方准開復。文禄未到之前，其臬司印務著劉栻暫行署理。

《高宗實録》卷一〇九五　賑直隸青縣本年被水雹地災民，併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〇　十二月癸丑，命侍郎德成馳往河南，商辦河工堵築事宜。

甲寅，命户部侍郎董誥軍機處行走。

乙卯，以巴延三爲兩廣總督，雅德爲山西巡撫，調書麟署倉場侍郎。

丙辰，調博清額爲兵部侍郎，以保泰爲理藩院侍郎。

戊午，大學士于敏中卒。湖廣總督圖思德卒。以富勒渾爲湖廣總督，綽克托爲工部尚書，調惠齡爲吏部侍郎，以海成爲工部侍郎。

癸亥，以達敏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〇九七　丁卯，加賑湖北沔陽、潛江、荆門、江陵、監利、荆州、荆左七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九〇　戊辰，以曹文埴爲刑部侍郎。

己巳，命程景伊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調嵇璜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周煌爲工部尚書。調瑞齡爲江蘇按察使，以姜晟爲江西按察使。

辛未，以袁守侗爲直隸總督，陳輝祖爲河東河道總督，榮柱爲河南巡撫。以羅源漢爲兵部侍郎。

壬申，以江蘭爲河南布政使。

癸酉，徐恕卒，以于易簡爲山東布政使，葉佩搢爲山東按察使。

甲戌，汪廷璵丁憂，以胡高望爲工部侍郎。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四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春正月辛卯，上啓鑾南巡。免直隸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壬辰，免直隸順德等四府屬逋賦。

戊戌，諭：疆吏莅治行宫毋事繁費，有派累閭閻者，罪之。

己亥，免山東歷城等二十八州縣積欠錢糧、倉穀。

丙午，命署工部右侍郎福長安軍機處行走。

己酉，朝鮮國王李祘表賀萬壽，優詔答之，以所獻方物，准作年貢。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二月辛亥，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伊犁兵民户口漸增至十餘萬人，事務繁多，同知一員，管理難周。請將伊犁見有兼管民人理事同知，改爲撫民同知，管理地方事務，添設理事同知一員，辦理各營刑名案件。又惠遠城、惠甯城向設巡檢各一員，今伊犁移駐三千卷兵，散處遼遠，商民亦漸增添，巡檢二員不敷分管，請添設二員，酌量分轄。下軍機大臣會部議行。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〇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海寧控告李侍堯在滇各款，已派侍郎和珅、喀寧阿馳驛前往查辦矣。著傳諭和珅等，於到黔時，傳旨令將貴州巡撫印務，交顔希深暫行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甲寅，免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丙辰，調李奉翰爲河東河道總督，陳輝祖爲江南河道總督。

辛酉，以福禄爲理藩院侍郎。

壬戌，廣安徽、江蘇、浙江本年學額。

甲子，免江南、浙江省會附郭諸州、縣本年額賦。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兩金川番衆俱不薙髮，但自大功平定以來，沿邊各土司無不隸我版宇，所有番衆即與内地民人無異，自應恪遵定制，一例薙髮。況見在安營設鎮屯駐兵丁，而該處番人若復仍沿舊俗，殊於體制未協。著傳諭文綬，即行明白曉諭各土司，令該處番衆緊行薙髮，並嚴飭駐紮各員弁實力稽查，務使遠徼番民永遵法守。並諭特成額、明亮知之。

己卯，免浙江仁和等縣未完各款銀米並民借穀石。

三月庚辰朔，以奇豐額爲貴州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二 壬午，以鑲紅旗漢軍都統奎林爲烏嚕木齊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乙酉，上閲兵。福建恩賜舉人郭鍾岳、陳應騰、宋耀來浙江謝恩，命各加賞賚，並以郭鍾岳、壽白齡特賜進士。

丙戌，以博清額爲理藩院尚書，瑪興阿爲兵部侍郎。

己丑，賞浙江召試諸生馬履泰等四人舉人，授内閣中書。

庚寅，以楊潅爲浙江按察使。

壬辰，諭：王亶望見在丁憂，浙江巡撫員缺，著李質穎調補，其未到任之前，著三寶兼署。所有廣東巡撫員缺，著李湖調補，所遺湖南巡撫員缺，著劉墉補授。

癸巳，以羅源漢爲左都御史，調謝墉爲吏部侍郎，以錢載爲禮部侍郎。調曹文埴爲兵部侍郎，以姜晟爲刑部侍郎，王昶爲江西按察使。

丁酉，孫士毅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以爲欺隱不職者戒。

己亥，以慶玉爲安徽按察使。

辛丑，諭：李侍堯所出係漢大學士缺，見稐璜甫經協辦，漢尚書中亦未得協辦之人。英廉係内務府人，伊本姓馮，協辦歷年亦久，可補用漢大學士缺。其户部尚書員缺，著和珅補授，和珅未到任以前，户部尚書事務，仍著英廉管理。其户部左侍郎員缺，著金簡轉補，右侍郎員缺，著福長安補授，福長安未到任以前，錢法堂事務亦仍著金簡管理。

壬寅，命吏部尚書永貴協辦大學士。

丁未，上閲兵。賜江蘇、安徽召試舉人汪廣基即用内閣中書，江西蔣知讓等二人舉人。十人舉人、候補内閣中書，江西蔣知讓等二人舉人。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四 夏四月壬子，又諭：山東民風向稱樸願，但各州縣風氣，良莠不同，近年以來，如壽張縣有奸民王倫，聚衆謀逆，隨經調兵勦捕，方得焚殲渠魁，撲滅餘黨。今壽光縣又有魏塾、妄批江統《徙戎論》，至以今之回教，比擬晉之五部，其荒誕悖妄，極爲不法，現在亦經盡法懲處。看來二縣民風刁横，甚爲難治，著傳諭國泰，遇有壽張、壽光兩縣缺出，務擇精明强幹之員，奏明補授，以資治理。如此二縣内有部選之缺，即著查明，奏請改爲題缺。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丁巳，免山西太原等十六府州並歸化城等廳牧廠地畝應徵額銀十分之三，大同、朔平及和林格爾等屬全免。

辛酉，以周元理爲兵部左侍郎，孫永清爲左副都御史。調顔希深爲貴州巡撫，劉秉恬署雲南巡撫，楊魁爲陝西巡撫，以吴壇爲江蘇布政使，調塔琦爲江蘇按察使，以袁鑒爲湖南按察使。

壬戌，調慶玉爲湖南按察使，袁鑒爲安徽按察使。

甲子，命英廉爲東閣大學士，兼户部尚書。

丁卯，諭：朕觀榮柱自用巡撫以來，頗覺器小易盈，取巧不知大體，難勝河南災後撫民之任。楊魁著調補河南巡撫，其陝西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山西巡

撫員缺，著喀甯阿補授，其刑部侍郎員缺，著穆精阿調補，所遺盛京刑部侍郎缺，即著榮柱補授，以觀其後效。楊魁著即赴河南新任，不必赴行在請訓，榮俟楊魁到任後再行起程，前赴盛京。喀甯阿俟回京復命後，前赴新任。陝西撫印務見有尚安護理，俟喀甯阿到山西時，雅德再行交代，前赴陝西巡撫之任。

五月甲申，以錢士雲爲內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六 乙酉，又諭：大學士、九卿覆議：尚書和珅等擬，李侍堯貪縱營私各款，將原擬斬監候之處改爲斬決一摺。【略】所有此案擬原擬斬監候之處改爲斬決，即著發交各督撫閱看，將和珅照例原擬之斬候，及大學士、九卿從重擬斬決之處，酌理準情，各抒己見，定擬具題，毋得游移兩可。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己丑，調江蘭爲雲南布政使，農起爲河南布政使，福川爲安徽布政使。

庚寅，以劉峩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六 癸巳，賜一甲汪如洋、江德量、程昌期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關槐等五十一人進士出身，三甲張丙震等一百一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丁酉，諭：孫士毅前在雲南巡撫任内，不能參劾侍堯，革職發往伊犁，固屬咎所應得。但與本身獲譴者究屬有間，且其學問優，著加恩免其發往伊犁，令在四庫全書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與紀昀、陸錫熊同辦總纂事務，以贖前愆。

戊戌，諭：尚書和珅之子賜名豐紳殷德，指爲十公主之額駙，賞帶紅絨結雙眼孔雀翎，穿金綫花褂，待年及歲時，再派結髮大臣，舉行指婚禮。

甲辰，以成策、尹壯圖俱爲内閣學士。

六月庚戌，以李封爲浙江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八 甲寅，蠲免湖北沔陽、潛江、荆門、江陵、監利等五州縣，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一 乙卯，命三寶入閣辦事，調富勒渾爲閩浙總督，以舒常爲湖廣總督。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特成額等奏，攻毁三暗巴賊巢，全獲安錯等首夥理情形一摺。

庚午，以和珅爲領侍衛内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秋七月丁丑朔，賞孫士毅翰林院編修。

清總部·綜述·清高宗部

《高宗實録》卷一一〇 辛巳，免江蘇青浦縣乾隆四十一年分坍没占廢民田、學田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 丁酉，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上御依清曠殿召見，賜坐慰問，賜茶。

戊戌，【略】永定河因上游連日大雨，河水盛漲，人力難施，漫溢隄工，亦屬無可如何。著該督即董率文武員弁，上緊堵築，以期迅速合龍。

庚子，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賜班禪額爾德尼及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貝勒、額駙、台吉，杜爾伯特親王車凌烏巴什，土爾扈特貝子沙喇扣肯，及回部阿奇木伯克貝子色提巴爾第等十一人，喀什噶爾四品噶匝納齊伯克愛達爾之子烏魯克等三人，金川木坪宣慰司嘉勒燦囊康等四十四人宴，賞賚冠服、金銀、緞匹有差。

辛丑，杜爾伯特汗瑪克蘇爾扎布等四人、土爾扈特郡王色楞等二人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壬寅，顔希深卒，以李本爲貴州巡撫。

癸卯，以孫永清爲貴州布政使。

八月壬子，以京師麥貴，命五城米商買通倉麥，運京平糶。

丁巳，永定河漫工合龍。

湖北巡撫鄭大進貢金器，不納，切責之。

庚申，以直隸偏災，命截漕十萬石，存北倉備賑。

賞給山東曹縣等三縣出借麥本銀兩，免徵還。

丙寅，命再截漕二十萬石，存北倉備賑。

己巳，諭：薩載見丁父憂，兩江總督員缺，著陳輝祖暫行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速行前往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國泰暫行兼理。各省督撫向無在任守制之例，即旗員閒有二三年，復令其署任者，亦俟服滿，方准實授。但薩載在江南年久，實爲南河不可少之人，薩載接奉此旨，著即速來京，仍於百日滿後，前往署理兩江總督，此因一時不得其人，並非令其在任守制也。李奉翰著即馳赴南河，辦理一切堵築事宜，其東河事務亦關緊要，李奉翰俟薩載到任後，即回河東河道總督之任。

癸酉，召吴壇來京，調閔鶚元爲江蘇巡撫，以農起爲安徽巡撫，調李承鄴爲河南布政使，以查禮爲四川布政使。

甲戌，以孫嘉樂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三　諭：朕此次恭謁兩陵，所有沿途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九月丁丑，軍機大臣等奏：據革任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呈請，據情代奏，願於南河、河東等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得旨：姚立德著發往南河，交與薩載等，以河工同知差遣委用，效力贖罪。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八　又諭：今派博清額於明年護送班禪額爾德尼金戊寅，命嵇璜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蔡新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周煌爲兵部尚書，以周元理爲工部尚書，沈初爲兵部左侍郎。

己卯，以馮光熊爲江西按察使。

甲申，琉球貢使蔡焕歸國，歿於途，命卹之。

己亥，添設伊犁撫民同知一員。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五　乙巳，賑長蘆屬滄州、青縣二州縣，嚴鎮、興國、富國、豐財、蘆台五場水災竈民。賑吉林琿春地方水災飢民，並予葺屋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冬十月己酉，諭：楊魁見在丁憂，河南巡撫員缺，著雅德調補。該省見有災賑事宜，雅德著速赴新任，其巡撫印務交尚安暫行護理。陝西巡撫員缺緊要，畢沅前在西安最久，熟悉該處情形，且守制將届一年，見在一時不得其人，著前往署理，並非開在任守制之例，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衷，亦天下臣民所共諒也。畢沅不必來京請訓，著即馳赴新任。

乙卯，以景禄爲廣東按察使。

戊午，諭：【略】嗣後此等截取教職，如有經督撫奏明不勝民社，而該員不甘廢棄，情願送部引見者，俱著照大計八法之例，准其給咨送部引見，庶督撫等不至屈抑人才，而教職等亦無從藉口。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六　庚申，賜中式武舉一甲黄瑞、閻燮和、金殿安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何定江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董文珍等三十四人同武進士出身。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七　辛酉，蠲免河南儀封、商邱、寧陵、永城、鹿邑、考城六縣本年被水田地額賦。

壬戌，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六十三州縣本年被水災田額賦。蠲免江蘇清河、桃源、蕭縣、碭山、海州、沭陽、大河、徐州八州縣衛本年水旱災地額賦。蠲免甘肅皋蘭、河州【略】三十五廳、州、縣，並靈州屬之下馬關營，乾隆四十四年水災地畝額賦。

甲戌，定吐魯番新建城名曰廣安，東曰朗曦，南曰宣義，西曰殷阜，北曰利成。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十一月庚辰，停煙瘴苗疆歷俸未滿、丁憂服闋人員仍發原省例。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八　又諭：今派博清額於明年護送班禪額爾德尼金塔前往穆魯烏蘇地方，伍彌泰即將欽差大臣關防，移交博清額。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壬午，諭：慶桂已補放烏里雅蘇台將軍，阿蘇著調補吏部侍郎，不必兼署兵部，其禮部侍郎員缺，著德明補授。德明見已回京，伊係本部侍郎，可以兼管錢法堂事務。福長安不必兼署工部，至胡高望見在出差，工部漢侍郎乏人，著曹文埴兼署。

乙酉，以諾穆親爲工部侍郎。

辛卯，諭：向來各部院司員保送三庫稅差、錢局、坐糧廳等項，每有將曾經得差人員，未隔數年復行保送者，不知在京滿、漢司員人數本多，此等得項較優之差，自應令其均霑普及，若出差未久復予保送，則從未得差者，未免多有向隅。嗣後保送此等差使之員，其已經派過者，著於十年後方准再送，如堂官等違例蒙混保送，經朕查出及被人參奏者，即照徇庇例議處。著爲令。

甲午，命再撥通倉米三十萬石、部庫銀三十萬兩，交直隸備賑。

《高宗實録》卷一一一九　丙申，諭：申保著調補伊犁參贊大臣，綽克托著授爲參贊大臣，前往烏什總理各回城事務。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十二月丙午，以楊廷樺爲福建布政使。

丁未，以李慶棻爲福建按察使。

癸丑，以勒保爲内閣學士。

甲寅，命部院堂官：盡題意見不合者，於公所面商，毋令司員展轉傳述。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〇　丙辰，賑卹甘肅皋蘭、河州【略】等十八廳州縣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九二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四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二　春正月己卯，查蒙古喀爾喀併青海杜爾伯特、土

爾扈特、和碩特回部王公扎薩克等，現遵旨一體詳覆，除業經因罪黜封者毋庸另議外，所有首先投誠、著有軍功及由原爵品級著勞績晉封者，均請作爲世襲罔替。其緣事降等、併現已照例降襲者，俱照現在爵秩，給與世襲罔替。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丁酉，朝鮮國王李祘道使表賀冬至、元旦二大節，又奏謝恭奉恩諭，並進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知道了。前經降旨，所有陳謝表章、隨進貢物槩令停止，今該國王奉到此旨，具奏稱謝，復具奏恭謝加賞段匹，仍各具方物隨進，本不必收受。但既專使遠來，仍令齎回，徒滋往返，若照例留作正貢，該國王届正貢之期，仍似向年備物呈獻，非所以示推誠而昭體恤，此次貢物著收受，仍加賞鞍馬、紬段、貂皮等物。

癸卯，諭：據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驕縱不法，行同市儈，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拏問，交阿桂等嚴審矣。至富勒渾、李質穎身爲督撫，豈竟毫無見聞，乃並未據實劾奏，所謂整飭吏治者安在？且伊等於見辦海塘事務茫無確見，在彼諒亦無用，富勒渾、李質穎俱著來京候旨。陳輝祖向於河工事務尚能留心講習，海塘修築機宜大略相同，著授爲閩浙總督。至福建見有富綱在彼，已歷年餘，陳輝祖即在浙省督辦塘工，並兼管浙江巡撫，俟海塘工竣，再往福建，其浙江巡撫員缺届期另行簡放。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韓鑅補授，即速赴任，俟過伏秋汛，再來京請訓。李奉翰俟韓鑅到任交代後，即速赴河南之任，亦不必來京請訓，其江南淮徐河道員缺，著何裕城調補，河庫道員缺，著劉錫嘏補授。

二月庚申，諭：李質穎著加恩賞給奉宸苑卿銜，管理粵海關監督事務，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以劉峩爲安徽布政使，調慶玉爲湖北按察使，李慶棻爲湖南按察使，以秦承恩爲福建按察使。

甲子，諭：工部侍郎楊魁著馳驛前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閩浙總督陳輝祖，辦理塘工事務。

乙丑，上啓鑾巡幸五臺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丙寅，免順天、保定等七府州屬逋賦。

戊辰，諭：文禄見在有疾，著解任回京，在刑部郎中上行走，病痊日另候簡用。其直隸按察使員缺，著郎若伊補授。

己巳，略甯阿丁憂，調雅德爲山西巡撫，以諾穆親署河南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六　三月甲戌朔，上幸正定府北門外閱兵。

乙亥，蠲安徽亳州、泗州、宿州、靈璧、鳳陽、五河、壽州、鳳臺、盱眙等九州、縣，及鳳陽、長淮、泗州等三衛乾隆四十五年水災額賦有差，其蠲剩銀併帶徵舊欠漕項銀米，均予緩徵。

丙子，蠲江蘇清河、桃源、蕭縣、邳州、宿遷、睢寧、大河、徐州等八州縣衛乾隆四十五年水災額賦有差，其蠲剩銀並勘不成災之鹽城、碭山、海州、沭陽四州縣新舊地丁屯項均予緩徵。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七　己丑，蠲甘肅皋蘭、靜寧【略】等十五廳州縣乾隆四十五年水、雹等災額賦有差，蠲剩銀併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甲午，設喀爾喀、杜爾伯特交界地方鄂博。以黄檢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調達爾吉善爲直隸布政使，以福崧爲廣東布政使。

丙申，以福甯爲甘肅按察使。

壬寅，《平定兩金川方略》成。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七　勒爾謹奏：蘭州撒拉爾回人蘇四十三等，搶據河州城。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迅速前往。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略】此時各路大兵雲集，調度機宜最爲緊要。【略】阿桂即由河南馳驛前往，到甘肅後，即將查明新教、舊教，及調度勦賊情形，迅速具奏。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八　夏四月甲辰朔，派尚書和珅、額駙拉旺多爾濟、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魯侍衛，帶健鋭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即日分起迅速前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即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時，即交阿桂接辦，和珅仍即回京供職。

乙巳，諭曰：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赴甘肅，辦理軍需。李侍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戴，並賞戴花翎，與副都統黄檢一體馳驛前往。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丁未，以費淯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八　己酉，諭：據勒爾謹、仁和奏：署西寧鎮總兵貢楚達爾，帶領漢土官兵，由循化一帶，截賊人歸路，收復河州，【略】帶領土兵陸續前抵蘭州。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戊辰，諭：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行交卷者，雖伊等草茅新進，對揚之始未免矜持，但考試給燭最滋弊竇，至於連宵達旦，則

更長人倦，防閑更未能周。且朝考例作四題，尚不過日入完場，而殿試對策一道，窮日之力寫作，已可從容，何必焚膏繼晷，始得成章乎？況殿廷重地，尤宜謹慎。嗣後殿試交倦，至遲亦以日入爲度，不得仍准給燭，其不能完卷者，仍准列入三甲末。士子等各宜自勉，以副朕剔弊遴才之至意。

賜錢棨等一百六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八 庚午，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并派妥幹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即擒勦賊匪淨盡，而善後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簠簋不飭獲罪，而其才實能理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行兼管。傳諭和珅，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扈蹕，前往熱河也。

辛未，蠲免安徽壽州、宿州、鳳陽、靈璧、鳳臺、亳州、泗州、盱眙、五河九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乾隆四十五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壬申，諭：王廷贊著來京陛見，甘肅布政使員缺，著福崧調補。以鄭源璿爲廣東布政使。

五月癸酉朔，以王站住爲河南按察使。

戊寅，諭：各省督撫管門家人，有向屬員需索門包陋習，而司道以下家人，亦相率效尤，積弊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業經明降諭旨，令各督撫嚴行禁止，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近又聞各省上司留待屬員飯食，有押席銀兩一項，更不應有此等陋習，其事尤可鄙笑。直隸自高斌罷之之後，方無此事，可知各省爲督撫者，欺朕即位初政，未查及此，遂漸無忌憚，今亦不追問矣。督撫等養廉優厚，用度寬餘，即司道府廳等官，所得分例亦不爲薄，乃既聽家人索取門包，而又收受屬員押席銀兩，此必督撫先開其端，以致上行下效，甚屬無恥，實非整飭官方之道。況上司屬員宴會，本干例禁，若藉此爲婪取屬員之地，尤大不可。此在巧於逢迎者，必欣然樂就，而無力者或轉以爲苦，甚至力有不支，取資百姓，則更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自應一體嚴禁。著再通飭各省督撫，務率屬員一體遵照裁革，俱入於年終彙奏，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亦惟該督撫是問。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

以呂爾昌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曰：【略】將蘇四十三及黨惡要犯數人解送，其餘即於該處正法，以免跋涉。至此案辦理關鍵，現在總以彰扶舊教、滅除新教爲詞，明白曉諭，以安舊回衆之心，著阿桂、李侍堯妥協經理。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諭：富綱著來京陛見，所有福建巡撫事務，著楊魁前往暫行署理，富綱俟楊魁到後，再行來京。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二 閏五月癸卯朔，又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情罪一案。勒爾謹於逆回爭立新教，從未奏聞辦理，以致養癰貽患，又不能相度機宜，速行勦滅，擬以斬決，自屬咎所應得。但其平日居官，尚無貪黷枉法款蹟，即辦理此案，含糊觀望、坐失事機，實伊庸弱無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覺察易置，實不能不引爲己過，勒爾謹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東華續録》乾隆九三 丙午，《熱河志》成。

庚戌，上啓鑾狄獵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總掌教之名，恐易惑衆滋事，因傳諭各省督撫留心查革。茲據國泰奏稱，東省回民均與土著民人比閭而居，實屬安靜，並無滋事之人，亦無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但念經祈福即爲惑衆之漸，嗣後遇有爭控邪教聚衆念經之案，即親提審辦，其田土、錢債爭控細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語。

乙卯，諭：喀甯阿著賞戴花翎，在刑部額外侍郎上行走。

庚申，軍機大臣奏：先經臣等議駁，調任烏什參贊大臣申保奏請伊犁改用普爾錢文，今將烏什所鑄普爾銅斤解往伊犁，能否改鑄清錢之處查奏。茲據新任參贊大臣綽克托奏，烏什歲獲銅斤悉鑄普爾，尚不敷用，若停鑪不鑄，將銅運往伊犁，必至錢缺價昂，官民不便。且普爾以一當十，每百值銀一兩，若改鑄清錢，需八百文作銀一兩，亦覺糜費。應如所奏，烏什普爾錢文照舊鑄造，（每）

（毋）庸將銅運往伊犁改鑄。從之。

辛酉，諭：廣西按察使福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貽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追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略】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亦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即照此問擬，著爲令。

六月庚寅，諭：原任安徽按察使袁鑒緣事降調，但伊久任江南，於該處風土民情尚爲熟習，邸、睢見有漫工，袁鑒著留南河，交該督等差遣委用，遇有應得降補之缺，酌量題補。

壬辰，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五 癸巳，首逆蘇四十三【略】被官兵殺死。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六 秋七月壬寅，又諭：【略】崇明一縣，今又猝遇海潮，被災較重，自應實力詳查災户，妥爲賑恤。閔鶚元務須督同司道等，實心妥協辦理。

丙午，以烏嚕木齊都統奎林爲烏里雅蘇台將軍，四川提督明亮爲烏嚕木齊都統，四川北鎮總兵成德爲四川提督。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丁未，定京營兵額一萬名，分設南、北、左、右四營，改圓明園南營爲中營。

壬子，以馮應榴爲江西布政使。

癸丑，以錢士雲爲兵部右侍郎。

丁巳，定各省武舉效力年滿考驗後，分補千總、把總例。

己未，定武職遊擊以下記名限年升用例。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七 庚申，又諭：據巴延三等奏，接暹羅國鄭昭，具禀求貢。【略】外國輸忱獻納，自應准其朝貢，以示懷柔，俟該國貢使齎到貢物、表文時，巴延三等派委妥員，伴送來京呈進後，再降諭旨。其備送各衙門禮物，有乖體制，求買銅器，例禁出洋，自應飭駁。至所請欲往厦門、寧波夥販，並欲令行商代覓夥長，往販日本之處，該國在外洋，與各國通商交易，其販至内地，如廣東等處貿易，原所不禁，至販往閩浙別省，及往販日本，令行商代覓夥長，則斷乎不可。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辛酉，命阿桂查閱河南、山東河工。

甲子，命江蘇截留漕糧十萬石，於崇明縣備賑。

乙丑，諭：福康安奏，南掌國備帶餘象，懇求賞給敞位，酌請將象隻發回一摺。所見是。

八月乙亥，吏部議奏：四川總督文綬，並不實力擒捕噶匪，請降調。查文綬有革職留任之案，無級可降，應革任。得旨：文綬於此案始終玩縱，種種貽誤，非尋常疏縱僅予革職留任者可比，文綬著照李侍堯、富勒渾之例，賞給三品頂帶，從寬留任，仍註册，以爲不事事者戒。

戊寅，吏部等部議奏：王亶望之子捐納員外郎王裘，捐納主事王棠、王焯，請革去職銜。得旨：王亶望之子王裘、王棠、王焯，僅革去職銜不足蔽辜，著照勒爾謹之子伊淩阿等之例，俱發往伊犁，交伊勒圖嚴行管束，自備資斧，充當苦差。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八 乙酉，賑卹湖北潛江、江陵、監利、荆門等四州縣本年水災飢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戊子，諭：甘省收捐監糧一事，地方官私收折色，任意侵欺、捏災冒賑，釀成不得不辦之大案，實非朕所喜也。且各省偶遇災歉，皆動正項賑恤，何獨於甘省賴捐監爲乎？此後甘省捐監一事，竟宜停止，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諭：内務府漢軍官員丁憂服闋，歸部銓選，無庸於百日滿後帶領引見。著爲令。

九月庚子朔，諭：甘肅捏災冒賑、侵吞監糧一案，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後，通省各官聯爲一氣，明分公帑。經大學士、公阿桂等在甘查辦，節次訊録確供，奏請將該員等革職拏問，與請將任所、原籍貲財一併查封，以抵官項，業經降旨允行。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巴延三等奏，據暹羅國長鄭昭豫備正貢一分，具表懇請代奏，並備象牙、犀角、洋錫等物，以爲副貢等語。該國長輪誠納貢，備具方物，所有正貢一分，自應照例送京收納。至所備副貢，若槩令齎回，致勞往返，轉非所以體恤遠人，著傳諭巴延三，於副貢内止收象牙、犀角二項，同正貢一併送京交禮部，於照例賞給之外，查例加賞，以示厚往薄來之意。其餘所備貢物，准其即在廣省自行覓商變價，並將伊等壓艙貨物，均一體免其納税。將此並諭禮部堂官知之。

甲辰，直隸布政使員缺，著明興補授。

戊申，刑部等衙門奏：江西信豐縣故民蕭維富等，創爲邪教，轉相傳惑，請依大逆例問擬。得旨：蕭維富、廖秀林、廖景澄著即戮屍。至廖景泮之父廖秀科一犯，該部擬以緣坐，固屬照例辦理，但向來緣坐之犯，無不加恩改爲監候，以示罪人不孥之義，況其父祖尤非兄弟子孫可比，此案廖秀科訊非知情縱容，著加恩免其治罪。嗣後如有逆犯祖父應行緣坐者，除訊明知情故縱，仍照例問擬外，

其訊非知情者，即概予省釋，不必緣坐。著爲令。其餘應行緣坐之廖昌禮、廖明富、邱德化、邱仁禮、邱七元仔、邱仁祿、邱仁祖、廖明光、廖明貴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〇　王廷贊係情實官犯，著即行處絞。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辛亥，諭：甘肅捏災冒賑一案，玩法營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爲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故當以重法治之，非不知罪人不孥，而此實非常之罪也。除王亶望、勒爾謹等分别明正典刑，並將伊子革職，發往伊犁，以示懲儆。至王廷贊、蔣全迪、楊士璣、程棟等，厥其情罪本屬相同，伊等之子俱應一律辦理。除蔣全迪業經正法，並無子嗣，無庸置議外，楊士璣臧私纍纍，使其身尚在，亦應正法，已於蘭州被害，倖免刑誅。王廷贊見已處絞，程棟、陸瑋、那禮善、楊惠言、鄭陳善見在審明贓款，定擬斬決，該七犯俱有子嗣，其所捐官職，無論是否係伊父在甘省任内出貲報捐，俱著查明，一體革去，並著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貪婪不法者戒。

乙卯，諭：前已降旨，停止甘肅、陝西兩省收捐監生，所有烏嚕木齊、新疆捐，著一併停止。

戊午，命撥奉天海運餘米二萬石，於天津、静海二縣備賑。

丙寅，諭：據楊魁奏，向來各國番商俱有一定口岸，吕宋商船歷皆趁洋赴廣，從不至閩。今有吕宋商民郎嗎叮等船隻，因遭風收泊厦港，懇請就近貿易，驗無傷損形迹，恐係意存趨避。請嗣後該國商民來閩船隻並無損壞者，一概不准發賣貨物等語。楊魁此奏所見轉小，吕宋商民遭遇風暴，飄至厦門，幸未傷損，亦情理所有，若必遣回，轉非體恤遠人之意。如因閩海關輸税定例與粤海關多寡不一，該國商民意圖就輕避重，何不咨查粤海關條例，令其按照輸納，該商民等趨避之弊不杜自絶。嗣後該國商船有來閩者，俱著照此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冬十月辛未，以扎勒翰、金士松俱爲内閣學士。

甲戌，封榮親王永琪子緜億爲多羅貝勒。

乙亥，以永慶爲陝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二　丁丑，賑卹山東鄒平、新城【略】等二十九州縣，並濟寧、東昌、臨清三衛，永阜、官臺、王家岡三場本年被水災民、竈户。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甲申，賜劉雙等四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丑，以葉佩蓀爲湖南布政使。

庚寅，以梁肯堂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三　賑卹湖北江夏、武昌【略】等十七州縣衛本年水、旱災民，並分别蠲緩旱災民，並予緩徵。

癸巳，賑卹安徽靈璧、宿州【略】二十四州縣衛本年水、旱災民，並分别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甲午，定試用佐貳不准委署州縣例。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三　丁酉，諭曰：劉天成奏請，嚴浮費之禁，以裕民生一摺。其意在於去奢崇儉，返樸還淳，言之亦覺動聽，而行之實有所難。【略】無論奪富以益貧，萬萬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餘亦終不能補貧人之不足，勢必致貧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貧，亦何賴此調劑爲耶？朕宵旰勤求，未嘗不欲民風敦樸，户有蓋藏，而習俗日趨於華靡，殆非條教號令所能飭禁，譬如江河之向東，誰能障之使西流耶？亦惟崇儉尚樸，願内外大小臣工，不可不存此心，以期漸就返古還淳，俾四民知所則傚，此則我君臣所當知愧知凛而已。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戊戌，定滿洲駐防官兵年老退休、回京就養例。

十一月庚子，諭：工部尚書周元理勤慎共職，宣力有年，兹以老病乞休，著准其回籍調理，並加恩賞給太子太傅銜，以示優眷。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羅源漢補授，劉墉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暫行兼管湖南巡撫事，候朕另降諭旨。

乙巳，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並截留漕糧五萬石，於徐州府屬備賑。

丙午，諭：劉墉已補授左都御史，其湖南巡撫員缺，李世傑將屆服滿，即著前往署理，俟服闋再行實授。劉墉俟李世傑接任後，即行來京供職。

丁巳，申保卒，以復興爲左都御史，留保住爲理藩院右侍郎。調永慶爲福建按察使，秦承恩爲陝西按察使。調李慶棻爲江蘇按察使，塔琦爲湖南按察使。

戊午，以汪新爲湖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五　賑卹甘肅隴西、寧夏、寧朔、平羅等四縣本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陳輝祖奏，查抄閔鶚元原籍財産單内，止有銀三兩，竟成笑話，明係陳輝祖查辦時任聽委員欺隱，隨意開報，業經降旨詢問，令其明白回奏矣。閔鶚元係閔鷟元胞弟，如果貧乏不能自存，閔鷟元豈有坐視之理。且閱本日李侍堯查奏應革各犯子弟職監單内，閔鶚

元之子閔思恒捐納監生，豈有其家止存銀三兩，而復有餘財爲伊子捐監之理？甘省冒賑一案，久經發覺，閔鶚元又係案內之人，聞風寄頓，豫爲藏匿地步，閔鶚元在江蘇，離伊原籍甚近，亦豈無見聞？乃任其私自隱藏，希圖事後安享，實爲利令智昏，此等蒙混欺飾伎倆，或試爲於漢獻帝、明萬曆類之主尚可，欲於朕前嘗試，閔鶚元視朕爲何如主耶？著傳諭嚴行申飭，仍令其明白回奏，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戊辰，命撥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修沛縣城垣，並安輯移徙戶口。

袁守侗丁憂，以鄭大進爲直隸總督。

十二月己巳朔，調姚成烈爲湖北巡撫，以朱椿爲廣西巡撫，富躬爲廣西布政使。

庚午，召梁敦書來京，以永慶爲湖北布政使，伊星阿爲福建按察使，以姚梁爲廣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六 丙子，加賑山東鄒平、齊東【略】等二十六州縣，濟南、濟寧、臨清三衛，官臺、王家岡、永阜三場本年被水災民、竈户。

《東華續録》乾隆九四 丁丑，調雅德爲廣東巡撫，以譚尚忠爲山西巡撫。調國棟爲山西布政使，以盛住爲浙江布政使。

甲申，以毓奇爲内閣學士。

辛卯，調譚尚忠爲安徽巡撫，農起爲山西巡撫。調劉峩爲山西布政使，國棟爲安徽布政使。

是歲，朝鮮、安南、暹羅、南掌來貢。

乾隆四七年（壬寅、一七八二）

《東華續録》乾隆九五 春正月辛亥，命江蘇查禁鳥槍。

乙卯，建盛京文溯閣貯《四庫全書》。

戊午，停止伊犁向内地販買貨物。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九 丙寅，《四庫全書》告成。

《東華續録》乾隆九五 二月戊辰朔，傳姜晟爲刑部左侍郎，以汪承霈爲刑部右侍郎，梁敦書爲左副都御史。

庚辰，諭：原任布政使陳用敷，前在廣東道員任内，因失察黎匪滋事等案，部議革任，自屬咎所應得。但念其究屬因公，與私罪有間，尚堪棄瑕録用，見在甘省冒賑一案，久經發覺，閔鶚元又係案内

諾穆親暫行署理，直隸布政使員缺著陳西布政使祥泰調補，所遺員缺，著西安糧道圖薩布署理。以孫士毅爲山東布政使，陳淮爲安徽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五四 諭：昨御史錢澧參奏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于易簡，貪縱營私，勒派所屬州縣，以致歷城等處倉庫，多有虧空各款蹟一摺。特派尚書和珅、左都御史劉墉，並帶同御史錢澧，馳赴山東省城，嚴查辦理。今據和珅等奏，先將歷城縣庫盤查，查出該縣知縣郭德平虧空銀四萬兩，有挪移掩飾之弊，並詢問國泰，任意婪索各屬員盈千累萬各款蹟，亦俱承認，俱係調任漳州府前任濟南府知府馮埏經手，從前係吕爾昌經手。又于易簡身任藩司，一任縣庫虧空，扶同弊混，甚至見巡撫時，長跪回話，卑鄙無恥，其餘案内款蹟，現在徹底嚴究等語。國泰、于易簡、吕爾昌、馮埏、郭德平均著一併革職拏問，交和珅、劉墉嚴切詢究定擬。並著薩載派員將吕爾昌迅速解往山東，歸案辦理。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明興補授，即赴山東新任。

辛巳，改譯遼、金、元三史告成。

《東華續録》乾隆九五 上閱火器營兵。

壬午，諭：凡陣亡者，給與世職，仍賞恩騎尉，世襲罔替。其傷亡者，不必給與，著爲令。

實授圖薩布陝西布政使。

丁亥，上閱健鋭營兵。

甲午，諭：工部尚書羅源漢年力已衰，難以供職，著加恩給還頂帶，以原品休致。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劉墉補授，仍兼署吏部尚書，管國子監事務。其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王杰補授。彭元瑞著調補吏部侍郎，曹文埴著調補户部侍郎，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紀昀補授，内閣學士員缺，著李綬補授。

五月丁酉朔，以李封爲湖南布政使，王果爲浙江按察使，以馮晉祚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五六 辛丑，蠲免河南祥符、陳留、杞縣、儀封、滎澤、考城等六縣乾隆四十六年水災額賦。

戊申，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九五 丁巳，命直隸承德府平糶。

六月丁卯，調汪承霈爲工部右侍郎，杜玉林爲刑部右侍郎。

壬午，諭：據閔鶚元奏，原任陝西白水縣知縣王希伊病痊，驗看精力漸衰，請改補教職等因一摺。知縣爲親民之官，一切刑名、錢穀經手事件，均開緊要，自不便以年力就衰之人聽其濫竽貽誤，閔鶚元所奏甚是。督撫身任封疆，察使是其專責，豈可少存瞻顧，即如吏部昨日參奏選授江蘇沛縣知縣吴宗，因該縣見被水災，託病在籍，呈請開缺，顯然有心規避，請旨革職，留工效力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吴宗從重改發烏噜木齊，以爲昧良規避者戒。吏部辦理此案甚屬公當，並非堂官攬權，故示風厲者可比。【略】至譚尚忠【略】甫任巡撫，即徇情邀譽，安望其能整飭吏治耶？【略】豈可復留巡撫之任，所有安徽巡撫員缺，著富躬補授，廣西布政使員缺，著瑞齡調補，江蘇布政使員缺，著伊星阿補授。譚尚忠即著加恩降補福建按察使，以觀後效，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〇 秋七月丙申朔，阿桂不必由東省查勘，應即由京徑赴豫工，督辦一切。

戊戌，諭：前據明亮等參奏，迪化州知州德平等，自乾隆三十九年以後，俱有採買糧石、侵蝕銀兩之事。【略】索諾木策凌，所擬斬決之罪，姑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癸卯，諭曰：國泰、于易簡前在山東撫藩任内朋比營私，國泰身任封疆，勒派通省屬員，婪索得贓，數至累萬。【略】兹又據明興奏，查辦山東各屬虧空，竟至二百萬兩之多。【略】國泰、于易簡著加恩賜令自盡，派侍郎諾穆親前往宣旨監看，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甲辰，命續繕《四庫全書》三分，分庋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〇 又諭：各省督撫，每逢年節，及朕萬壽，呈進貢物，原以聯上下之情，在伊等本任養廉，原屬優厚，除贍給身家，及延請幕賓支用外，出其贏餘，備物申悃，固所不禁，而伊等之陞遷、倘任則全不係乎此也。從前尹繼善、梁詩正、高晉諸人，或由封疆簡任綸扉，或由卿貳晉參密勿，伊等並不以貢獻見長，此天下所共知，亦屢以申諭矣。即如李侍堯，久任總督，其所辦貢物較他人爲優，但實因其才堪任事，是以簡畀封疆，前以收受礦課盈餘，一經發覺，

朕即治以應得之罪，未嘗稍事姑容。適有上年蘇四十三之事，軍務倥傯，一時不得其人，是以棄瑕録用，令其自効，然僅予以三品頂帶署理總督，以贖前愆。自莅任以來，查辦監糧冒賑一案，不避嫌怨，積弊一清，實不負朕加恩復用之意，是以昨始降旨，賞還現任頂帶，並非因從前呈進貢物較優，疊邀恩眷也。【略】總之，督撫大吏，惟當正己率屬，潔清自矢，庶不負察吏安民之任，若專以進獻爲能事，已非大臣公忠體國之道。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己酉，諭：禮部具題，本年八月十五日京師月食，百官朝服齊集太常寺，行救護禮一本。雖係照例具題，但日月薄蝕，究非經行常度，向來朕遇此等事，皆與宫中素服拈香，行救護禮，百官齊集救護，亦應素服將事，以合奏鼓之義。嗣後如遇日、月食，雖當應穿朝服之期，亦著用素服行禮。著爲令。

己未，諭：河東河道總督韓鑅見在丁憂，所遺員缺緊要，見俟淮徐道何裕城，從前隨父何煟辦事年久，於一切河防事宜尚屬熟悉，何裕城著加恩署理河東河道總督，其所遺淮徐道員缺，著劉錫嘏調補。

癸亥，以陸費墀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一　豁免甘肅隴西、寧夏、寧朔、平羅等四縣乾隆四十六年分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八月乙丑朔，諭：上年甘肅冒賑案監候官犯，前經隨勒蘭州逆回在事出力者俱免死，發黑龍江。

甲戌，諭：見在内外大臣中，裘贊綸扉、侍直樞禁、歷封疆、宣力年久者，均宜加予宫銜，以昭優眷。大學士英廉著加太子太保，嵇璜著加太子太保，尚書和珅著加太子太保，梁國治著加太子少傅，總督鄭大進著加太子少傅，薩載著加太子少保，李侍堯著加太子太保，福康安著加太子太保，以示朕嘉奬勤勞之意。

乙亥，以徐嗣曾爲福建布政使，許祖京爲雲南按察使。

庚辰，以永保爲直隸布政使。

壬午，諭：江蘇淮、徐兩府屬水災，常予賑恤，不必論月，俟水退時停止。命截留江西漕糧三十萬石，於山東備賑。

召孫嘉樂來京，以繆其吉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三　丁亥，以喀爾喀賽音諾顔部落扎薩克棍楚克扎布，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戊子，蠲免安徽東流、鳳陽、盱眙、滁州、全椒等五州縣學田乾隆四十六年分水、旱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九月辛丑，諭：據尚安奏，接遲羅國鄭華稟稱，因伊父鄭昭病故，臨終屬其尊奉天朝，永求福庇，兹特齎文稟報，俟至貢期，當遵例虔備方物朝貢等語。鄭昭於上年輸忱獻納，極爲恭順，是以准其朝貢，並加恩賞賚筵宴，以示懷柔。今鄭華遵父遺言，效忠輸忱，理應專遣使臣具表懇請，乃僅遣夷目齎文稟報，自不便遽准所請。見已令軍機大臣擬寫檄稿，諭以接閱來稟，【略】如果欲效忠輸悃，承受天朝封號，必須具表自行懇求，本部堂方可代爲轉奏，用是剴切曉諭，爾其知悉，此檄該督等即可遵照辦理發往。至該國貢船入境，所有壓艙貨物，自當照例免其納稅，並委妥員防護伴送，以示體恤。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吏部議覆，陝甘總督李侍堯奏，陝省興安州形勢險要，户口較前增至數十倍，請改爲興安府兼設撫民通判，並於縣屬分設佐雜等員。從之。

癸卯，以喀阿甯爲刑部尚書。

丁未，調景禄爲湖南按察使，以李天培爲廣東按察使。

己酉，諭：山東兖、曹二府及濟甯州各屬被水最重之處，常予賑恤，不必論月，俟水退時停止。

辛亥，陳輝祖著革職拏問，所有閩浙總督員缺，著富勒渾補授，其河南巡撫員缺，著李世傑調補，查禮著補授湖南巡撫。富勒渾俟李世傑到河南後，再起身前赴浙江。湖南巡撫事務，著舒常帶總督印速往兼署，李世傑赴豫必由湖北經過，接奉此旨，即帶印迎交舒常接收，迅速赴豫。將此各諭令知之。

壬子，以奇豐額爲安徽布政使，張誠基爲貴州按察使。以陳用敷爲四川布政使，杜琮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五　甲寅，蠲免盛京開原城旗地本年雹災額賦，并借給口糧。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戊午，以景禄爲湖南布政使，孫栝爲安徽按察使。

己未，以伍拉納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五　辛酉，蠲免奉天承德、海城、蓋平、廣寧等四縣，并岫巖通判乾隆四十六年分水災應徵地丁錢糧。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六　冬十月丁丑，賑河南汝陽、上蔡【略】等十六縣，水

災貧民，併蠲緩新舊錢糧倉穀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壬午，以馮光熊爲甘肅布政使。

癸未，改廣西桂林府糧捕通判爲思恩府通判，移駐思恩。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甲申，以福松爲浙江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一六七 賑安徽壽州、鳳臺【略】等十六州縣衛水、旱災民，併蠲緩新舊錢糧、漕米有差。

丙戌，賑江蘇銅山、豐縣【略】等二十二州縣衛水、旱災民，併蠲緩新舊錢糧、漕米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六 以吴之黼爲江西按察使。

十一月丁巳，晉封固山貝子允祁爲多羅貝勒。

戊午，以費滇爲雲南布政使，温葆初爲山西按察使。

辛酉，第二分《四庫全書》告成。

十二月甲子，陳輝祖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國棟【略】自應照所擬從重，改發新疆，充當苦差。陳淮前經降旨，與李封發往河工效力，令據陳輝祖供明，尚無通同抽換情弊，仍著照前旨行。其餘案内各犯，俱照大學士、九卿等分别覈擬罪名完結。

甲戌，諭：皇祖諸孫内，惟内大臣弘晟年齒加長，著加恩封爲輔國公。

諭：嗣後旗人承襲他旗同姓世職，已歷三世者，悉世襲罔替。

辛巳，賞監生趙秉沖内閣中書，一體會試。

丁亥，召王杲來京，調孫栝爲浙江按察使，以袁鑒爲安徽按察使。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

乾隆四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春正月甲午，查禮卒，以伊星阿爲湖南巡撫。

乙未，調永保爲蘇州布政使，景禄爲直隸布政使，以王站住爲湖南布政使，調伍拉納爲河南按察使，以姚頤爲湖南按察使。

甲辰，移雲南府通判駐省城，命水利同知管哨局事。

丁未，諭：兩江總督薩載、閩浙總督富勒渾等合詞陳奏，以江、浙兩省臣民望幸情殷，且河工、海塘以次告竣，一切善後事宜，尤冀親臨指示，懇請於乾隆四十九年春，六舉南巡盛典，以愜輿情一摺。【略】著照所請，於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諏吉啓鑾，祇謁孔林，巡幸江、浙，順道親閱河工、海塘。所有各處行宫座落，俱就舊有規模略加葺治，毋得踵事增華，致滋繁費，該督、撫等其善體朕意，妥協辦理，副朕省方問俗、觀民孚惠至意。

戊申，實授薩載兩江總督，畢沅陝西巡撫，劉秉恬雲南巡撫。

庚戌，免直隸未完耗羨。

癸丑，刑部以臺灣械鬬首犯謝笑之子謝長等覈擬具奏。諭：向來大逆緣坐人犯，應行問擬斬決者，俱降旨從寬改爲斬候，秋審時亦不予句，以昭法外之仁。但此案謝笑因漳、泉二郡民人搆釁，輒敢倡議寫帖，糾聚莊民械鬬、焚掠，與反叛無異。【略】該犯之子謝長，與尋常逆案緣坐者不同，著即照大逆緣坐律即行處斬，交該督撫派委妥員解往臺灣，於犯事地方正法示衆，俾奸頑共知法網森嚴，即逃至内地，亦必緝獲治罪，以靖海疆而安良善，餘著照部議完結。至雅德將逆犯謝笑之子僅擬發遣，實屬寬縱，雅德著交部嚴加議處。

開鎮江新河。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三 庚申，諭：昨御史秦清奏，請嚴禁外省餽送，以清虧空一摺。因其語無指實，降旨令將現在各省餽送者何人、虧空者何處，逐一指出，明白覆奏，原欲其據實糾參，朕不難嚴查重辦，以儆官邪。今日據秦清覆奏，實因一己私見，以爲虧空由餽送所致，是以冒昧入告，欲因已往而戒將來，意中原無其人，並無其處等語。所奏全屬空言，毫無實際，此風斷不可長。從前錢澧參奏國泰一案，即時特派大臣查審辦理，其所參款蹟，雖未盡實，已就審實各款，將國泰治罪，錢澧加恩陞用。然此事朕本早有風聞，是以一經被參，即行辦理，原非僅因錢澧之奏也。至王亶望、陳輝祖各案，想早在人耳目，朕據秦清覆奏，實因一己私見，以爲虧空由餽送所致，是以冒昧入告，欲因已往而戒將來，意中原無其人，並無其處等語。所奏全屬空言，毫無實際，此風斷不可長。從前錢澧參奏國泰一案，即時特派大臣查審辦理，其所參款蹟，雖未盡實，已就審實各款，將國泰治罪，錢澧加恩陞用。然此事朕本早有風聞，是以一經被參，即行辦理，原非僅因錢澧之奏也。至王亶望、陳輝祖各案，想早在人耳目，朕待科道之參奏已久，而總未見其人，始行查辦破案。可見漢人科甲，官官相護，牢不可破，設使國泰係科甲漢人，想錢澧亦未必即行參奏也。明季科道陋習，始則摭拾浮詞，互相攻擊，繼且各立門户，伐異黨同，甚至置國是於不問，轉以迁杖博讜直之名，此即所謂妖孽，非國家所宜有，不可不防其漸。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二月癸亥，郎若伊因病解任，以王昶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四 甲子，諭曰：陳輝祖本應照擬即行正法，但念伊辦理海塘，尚無貽誤，著加恩免其肆市，即派福長安、穆精阿前往，將此旨明白宣諭，監視賜令自盡，以爲封疆大臣廢弛

地方者戒。

又諭曰：王燾前在浙江杭嘉湖道任内，倚恃王亶望信任，貪縱不職，牟利營私，【略】王燾著照軍機大臣及該部所擬，即行處斬，著派穆精阿前往監視行刑，以爲監司大員，與上司朋比爲奸、藉端婪索殃民者戒。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乙丑，諭：都察院奏，將吏部侍郎阿肅議以革職一摺。阿肅係滿洲侍郎，於齋戒、忌辰之日，任聽家中演唱影戲，非尋常錯誤可比。阿肅著革去侍郎，第念其在尚書房行走，仍兼公中佐領。所遺吏部侍郎員缺，著塔彰阿補授。

以鄂寶爲盛京户部侍郎，毓奇爲漕運總督。

己巳，召李侍堯來京，以畢沅爲陝甘總督，圖薩布署陝西巡撫。

庚午，吏部以浙江知縣管嵩籍距本任過近，奏請改銓。命於五百里外對調，著爲令。

辛未，上啓鑾謁泰陵、泰東陵。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五　庚辰，加賑山東鄒縣、滕縣【略】十三州縣，濟寧、臨清二衛乾隆四十七年分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辛巳，上閲健鋭營兵。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六　壬午，賑貸河南汝陽、上蔡【略】等十六州縣乾隆四十七年分水災飢民，並緩徵未成災地畝銀穀。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戊子，諭：朕披閲明臣奏議，熊廷弼爲遼東經略時，而其時主闇政昏，不惟不用其言，轉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滋據舒常等查奏，熊廷弼後裔均以務農爲業，惟次支之五世孫熊泗先業儒，人尚明白等語。熊泗先著加恩以訓導用，該督撫即行咨補，俟六年俸滿後，如果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

移湖北襄陽鎮前營都司守備駐穀城。

三月丁酉，以秦承恩爲四川布政使。

戊戌，調王昶爲陝西按察使，以伊桑阿爲直隸按察使。

辛丑，以朱椿爲兵部侍郎，劉峩爲廣西巡撫。

乙巳，諭：嗣後各省逆匪、劫盜於審明後，交按察使收禁，奉旨後即在省城正法，其應梟示者，傳首犯事地方。著爲令。

丙午，以汪新爲山西布政使，馮廷丞爲湖北按察使。

丁未，以金士松爲禮部左侍郎。

戊申，以江南沛縣上年水災，命薩載親往履勘，於高燥地方改建城垣。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七　甲寅，蠲免江蘇銅山、豐縣【略】等十九州縣，并淮安、大河、徐州等三衛乾隆四十七年分水旱災丁屯租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以趙鍊爲内閣學士。

乙卯，復揀選武進士舊例。

以扎勒翰爲内閣學士。

己未，以巴忠、松筠俱爲内閣學士。

夏四月乙亥，上閲火器營兵。

《高宗實録》卷一一七九　辛巳，蠲免河南汝陽、上蔡【略】等十六縣乾隆四十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丁亥，諭：向例總督俱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銜，巡撫俱兼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但漕運、河道總督並無地方之責，究與各省總督不同，況又有由道員升署，及簡擢初任之員，若一例兼銜，未免太優，不可不量爲區别。嗣後漕運、河道總督，該部具奏請給與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著爲令。

五月辛卯朔，諭：李奉翰擢用河道總督已逾數年，且辦理河務尚屬奮勉，著加恩仍兼兵部尚書、右都御史銜。漕運總督毓奇甫經擢用，著照新例，改授爲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銜。

癸巳，定月選各官豫借養廉，由各省報撥例。

丙申，調王站住爲四川布政使，秦承恩爲湖南布政使。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丁酉，諭：據李世傑奏，豫省堵築青龍岡漫工，及築隄落渠，歷次酌增夫料價值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餘兩，請分作三十年攤徵，以紓民力一摺。【略】所有此次該撫等所請分年攤徵銀九百四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餘兩，以及上次攤徵未完銀九十四萬五千餘兩，俱著加恩普行豁免，以仰答昊蒼嘉貺，並示朕愛惠黎元，爲民藏富至意。

戊戌，免甘肅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帶徵錢糧。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〇　壬寅，刑部遵旨議奏：向例以藥迷人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不得財者，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嗣於乾隆三十八年，定首先傳授藥方、以致轉傳貽害之犯，擬斬永遠監禁之例，徒有擬斬之名，未彰棄市之法。

請嗣後有人已被迷，經他人救醒，雖未得財，將首先傳方、及下手迷人之犯，均擬斬監候，入於秋審辦理。若甫經學習，及雖已合藥，即行敗露，或欲迷之人知覺，未經受累，均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倘到配後，故智復萌，並脫逃者，即行正法。載入則例，通行遵照。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甲辰，王杰丁憂，以朱椿爲左都御史，調彭元瑞爲兵部右侍郎，以吴垣爲吏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一　丙午，蠲免安徽壽州、鳳陽、懷遠、靈璧、鳳臺、潁上、霍邱、泗州、盱眙、天長、五河十一州、縣乾隆四十七年分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諭：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永貴【略】溘逝，尋予祭葬，謚文勤。

丁未，直隸總督袁守侗【略】溘逝，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准入賢良祠。所有任内降革處分，俱予開復，其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謚清慤。以劉峩爲直隸總督，孫士毅爲廣西巡撫。以陸燿署山東布政使，俟服闋再行實授。以伍彌泰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戊申，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因降旨查其見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兹據該撫尚安查奏，袁崇煥無嗣，係伊嫡堂弟文煥之子入繼爲嗣，見有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等語。所奏尚未明晰，袁炳如果文理通順，即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訓導咨補，俟六年俸滿，察其堪膺民社，再行保舉，送部引見。如僅能纔曉字義，人尚明白，即以佐雜等官補用。若未經讀書，以務農爲業，即賞給八品頂帶榮身。著該撫查明，遵照辦理具奏。

庚戌，命署工部尚書福康安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一　甲寅，諭：朕此次啓鑾前往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九七　六月丙寅，諭：和珅著施恩賞戴雙眼花翎。

丁卯，命改建浙江范公塘爲石塘。

丙子，諭：弘晟著革去奉恩輔國公並内大臣，延恒著革去四品宗室頂帶，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秉公嚴審，定擬具奏。

壬午，諭：弘晟於伊姪延恒，令許鳴冒充家人，捏造諭帖，赴静海縣私收地畝一事，曾與許鳴見過兩次，又令與延恒商同辦理。【略】引晟著加恩仍授爲散秩大臣，令其在家閉户閒住，不必當差行走。【略】延恒依擬絞候，著交宗人府嚴行圈禁，照例辦理。許鳴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癸未，命伊犁綏定、塔勒奇二城倉，務照惠遠等城例，派專員經理。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四　秋七月庚寅朔，加賑山東利津、霑化、樂安、壽光、昌邑、濰縣等六縣，永阜、永利、官臺、王家岡、富國等五場乾隆四十七年秋禾被水災民口糧。

癸巳，豁除甘肅皋蘭、静寧【略】等十五廳州縣乾隆四十五年秋禾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九八　丁酉，命各省大挑，分發舉人，以知縣、佐貳分别補用。

戊申，以李慶棻爲河南布政使，李廷揚爲江蘇按察使。

乙卯，諭：據英廉奏，近日病勢轉增，急難痊愈，懇請開缺等語。見在内閣協辦乏人，蔡新著補授大學士，梁國治著協辦大學士。劉墉著補授吏部尚書，其工部尚書員缺，著金簡補授，福長安著轉補户部左侍郎。諾穆親著調補户部右侍郎，其吏部右侍郎員缺，著玉鼎柱補授，所遺盛京禮部侍郎員缺，著宜興補授。

八月己巳，命蔡新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六　庚午，賜達賴喇嘛玉册、玉寶。

甲戌，將明亮、巴林泰革職嚴審具奏，仍遵前旨拏解來京。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七　乙亥，諭：朕由熱河前往盛京，恭謁祖陵，所有經過直隸、奉天各州縣，著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五，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九八　戊寅，以勒保爲兵部右侍郎，琅玕爲内閣學士。

庚辰，廣東巡撫尚安奏：遵旨訪查袁崇煥之五世孫袁炳，巨鼇曉字義，人尚明白，應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佐雜等官選補。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七　辛巳，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等迎駕。

丁亥，科爾沁親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圖等迎駕。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八　九月己丑朔，上御行營宫門，閱盛京、吉林官員、兵丁射。

《東華續録》乾隆九八　庚寅，以喜常爲内閣學士。

朝鮮國王李祘奉表修貢，遣陪臣在盛京迎駕、恭祝萬壽，命照例加賞，並賜御製詩章。

乙未，免奉天府屬四十九年錢糧。

《高宗實録》卷一一八八　己亥，諭：朕恭謁祖陵禮成，現降旨，將奉天所屬府州縣，乾隆四十九年地丁正項錢糧，通行豁免。所有各莊頭，及旗地應納糧石、草束等項，自應一體加恩，以敷渥澤。著將盛京户部各莊頭，本年應交倉糧内撥給。其盛京、興京、遼陽、牛莊、蓋平、熊岳、復州、金州、岫巖、鳳凰城、開原、錦州、寧遠、廣寧、義州等十五處旗地，本年應納米豆草束，亦著免徵一半，俾旗莊均霑嘉惠。該部即遵諭行。

又諭：盛京等處，俗厚風淳，獄訟衰息，惟因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無知而蹈法網者，亦復不免。朕恭謁祖陵，禮成行慶，業經疊沛恩膏，並宜式措祥刑，益敷渥澤，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處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及秋審情實各犯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寬免，用昭肆眚施惠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九八　甲辰，臨奠武勳王揚古利墓。

敕諭襲封哈薩克汗杭和卓。

乙巳，廣盛京及奉天學額。

甲寅，以陳步瀛爲山西按察使。

冬十月辛酉，命黄河沿隄種柳，申禁近隄取土。

癸亥，諭：晉省刑名案件繁多，近來辦理多有未協，必須熟諳刑名之員，方克勝任，所有山西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陳步瀛著仍留蘭州道任，福建興泉永道員缺，著李廷楊補授。江蘇按察使員缺，亦屬謹要，著琅玕補授，著即各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秦學溥見在交部嚴加議處，例應降調，所遺蘇松糧儲道員缺，著納清額補授。

諭：琅玕所遺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員缺，著伯興調補，其所遺盛京兵部侍郎，即著宜興暫行兼署，奉天府府尹事務，著鄂寶兼管。

丙寅，命覺羅官員不必在奏事處行走。

乙亥，前任湖北按察使汪新，以賄屬頂兇重案不能究出實情，率行審轉，降三級調用。

以范宜清爲盛京兵部侍郎，以李天培爲山西布政使。

己卯，宗人府議處宗室明定貪利妄控，請旨照例圈禁一年。得旨：依議。上年加恩宗室，一體給與四品頂帶，原所以示優眷而昭勸勵。今明定乃貪利妄控，實屬不知自愛，若僅照例圈禁一年，無以示儆，明定著革去頂帶。嗣後宗室有似此犯圈禁之罪者，即著革去頂帶，著爲令。

十一月己丑，軍機大臣議准四川成都將軍特成額奏，平定兩金川後，該處降番就近安插，八年以來，該降番等久沐深恩，各安耕作，遇有差遣，莫不奮勉出力，無異内地民人，懇准改土爲屯，除去降番名目。又稱降番等生齒日繁，男婦約計九千餘名口，應設專員管理，請令懋功協中軍都司與綏靖營遊擊就近彈壓，仍飭懋功協副將統爲控制，其錢糧、命盜案件歸美諾同知辦理，該管員不許越俎干與。從之。

乙未，調福甯爲安徽按察使，以陳步瀛爲甘肅按察使。

庚子，以明春南巡，命截留江南、浙江漕糧各十萬石，於水陸駐蹕地方，分廠糶平。

十二月庚申，命臺灣總兵、道、府，五年任滿更調，著爲令。

乙丑，諭：鄭源璿著調補山西布政使，其廣東布政使員缺，即著李天培調補。李天培於途次不拘何處接奉諭旨，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

甲戌，以成策爲盛京工部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一九五　丙子，賑卹陝西榆林、懷遠、葭州、神木、府谷、綏德、米脂、吴堡等八州縣被災貧民，並予蠲緩。

《東華續録》乾隆九八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四九年（甲辰、一七八四）

《高宗實録》卷一一九七　春正月丁未，上南巡，車駕發京師。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免直隸、山東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戊申，免直隸順天等十二府州屬逋賦。

甲寅，尚安丁憂，調孫士毅爲廣東巡撫，以吴垣爲廣西巡撫，調彭元瑞爲吏部右侍郎，金士松爲兵部右侍郎，以陸費墀爲禮部侍郎。

丙辰，諭：前據永德奏，廣東鹽商派捐公費一案，因降旨令福康安前往查辦，兹據奏查訊此案大槩情形一摺。於總督巴延三雖未據審有染指分肥情事，但巴延三身任總督，於此等商總派累，亦照積弊辦理，並未據實奏明，顯有迴護，其咎已無可辭。且爲人拘慄，難勝繁劇，若仍留總督之任，將來辦理諸事，必多

賠誤，巴延三著來京候旨。兩廣總督員缺，著舒常調補，其湖廣總督員缺，著特成額補授。舒常接奉此旨，即著交印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舒常未到任之先，兩廣總督印務，著永德暫行署理，其湖廣總督印務，特成額未到任之先，即著舒常就近交伊星阿暫行兼署。

免山東利津等二十一州縣衛逋賦。

二月辛酉，諭：州、縣因公按法責斃所屬人役，毋庸議以奪職。著爲令。

壬申，免江甯蘇州、安徽各屬逋賦。

李本卒，以永保爲貴州巡撫。調李慶棻爲江蘇布政使，以江蘭署河南布政使，俟服滿實授。

癸酉，除江蘇吳縣公田額徵留備公用米。

戊寅，廣江蘇、安徽、浙江科試學額。

壬午，免江南江甯、蘇州，浙江杭州等附郭諸縣本年地丁糧錢。

甲申，免兩淮竈户四十五年、四十六年逋賦。

以朱珪爲内閣學士。

三月丁亥，調周煌爲左都御史。

己丑，諭：兵部尚書員缺，著王杰補授，仍著在籍守制，俟服滿來京供職。王杰未到任以前，所有兵部尚書事務，即著劉墉兼署。

壬辰，免湖北江夏等二十四州縣衛三十年至四十四年逋賦。

丁酉，再免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府屬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癸卯，閱杭州駐防兵。

丙午，賜浙江、福建召試諸生張師誠等四人爲舉人，授内閣中書。

戊申，上閱福建水師。

甲寅，諭：【略】李侍堯著加恩免其治罪，從寬改爲革職留任。巴延三亦著照議革職，加恩免其治罪，仍俟到京後，再行酌量差遣，另降諭旨。尚安、李質穎係内務府人員，候朕另行於内務府差遣。

閏三月丙辰朔，兵部尚書、額駙公福隆安卒，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謚勤恪。

以福康安爲兵部尚書，復興署工部尚書。

壬戌，安南國王黎維禡遣陪臣黄仲政等迎駕。

甲子，上詣明太祖陵行禮。

賜安南國王黎維禡御書扁額。

賜江蘇、安徽召試進士莊選辰爲内閣中書，江西召試諸生譚光祥等二人爲舉人。

乙丑，上閱江甯駐防兵。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二 蠲免江蘇上元、句容、丹徒、銅山、豐縣、沛縣、邳州、徐州衛等八州縣衛乾隆四十八年分水、旱災額賦租課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三 戊寅，蠲免安徽懷寧、桐城、宿松、望江、貴池、東流、靈璧、泗州、盱眙、天長等十州縣，安慶、鳳陽、泗州等三衛乾隆四十八年分水、旱災額賦。其不成災之合肥、壽州、鳳陽、懷遠、定遠、鳳臺、五河、長淮等八州縣衛額賦，分别蠲緩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四 夏四月丙戌，蠲免直隸宛平、房山、良鄉、易州、涞水等五州縣乾隆四十八年分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庚寅，諭：緑營告休人員曾臨陣受傷者，准食全俸。著爲令。

辛卯，以陳用敷爲廣東布政使。

甲午，命烏嚕木齊行保甲法。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四 軍機大臣議奏：據烏嚕木齊都統海禄奏稱，烏嚕木齊近日人烟稠雜，請照内地編排保甲，設牌頭、甲長、保長，按户填寫門牌，隨時稽察。各廠挖金人等，該地方官給票查驗。應如所請，仍禁胥役擾累。從之。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壬寅，郝碩以不稱職，召來京，以李綬爲江西巡撫。

癸卯，命哲哩木等六盟之蒙古王、貝勒、貝子、公、扎薩克、台吉，明歲年届六十者，入千叟宴。

命奉天採購麥石，運京備糶。

甲辰，以河南衛輝等屬旱，免汲縣等十六縣逋賦。

乙巳，免直隸大名等七州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五 丙午，諭曰：海禄著補放烏什參贊大臣，總理各回城事務。副都統敖倫泰

著前往喀什噶爾辦事，圖思義著加恩賞給二品頂帶，暫往烏嚕木齊，署理都統事務，効力贖罪。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庚戌，免陝西、甘肅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逋賦。

辛亥，調李綬爲湖南巡撫，以伊星阿爲江西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五　甲寅，賜一甲茹棻、邵瑛、邵玉清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李長森等四十人進士出身，三甲陳觀等六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五月丙辰，綽克托以總理回疆，辦事乖謬，奪職逮問。以慶桂爲工部尚書。

丁巳，諭：塔永阿年力就衰，著專辦護軍統領事務，不必兼内閣學士，其内閣學士員缺，著塔彰阿補授。所有工部右侍郎員缺，著伊齡阿授補。命工部尚書慶桂軍機處行走。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六　李侍堯奏：官兵於二十三、四等日，兩次打仗，殺賊甚多，頭人田介洪、吴二、韓二先後被殺，賊匪首犯田五、腹中鎗傷，在馬營水抹脖身死，埋屍山溝，差守備朱進廷，前往刨驗，面貌相符，割取首級梟示。餘剩有八、九十人竄往余家溝一帶，現已添派官兵，上緊追拏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侍堯奏，賊首田五已殘，餘黨竄散，官兵截拏追勦。朕意此時自當早已完結，本日又據奏到，馬家堡、黑莊兩處賊匪屯聚約有一千餘人，見調取官兵接續，以爲必勝之計等語。此案賊首業經殲斃，官兵所殺之賊又有數百名，乃此時尚有千餘賊衆，自係田五斃後，其餘賊李鬍子、馬鬍子又復隨處句結、脅誘，可見新教煽惑人心，牢不可破，必當淨絶根株，勿留餘孽。

兗山東兗州等三府州屬上年帶徵漕米。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六　壬戌，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癸亥，免陝西延安等三府州屬四十七年、四十八年逋賦。

丁卯，以劉躍雲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六　己巳，諭曰：李侍堯等於勦捕回匪一案，未能妥協，著派尚書福康安、帶欽差大臣關防，同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帶領巴圖魯侍衛等，分起馳驛前往，勦捕督辦。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據伍岱等奏，賊人復行竄逸，且有石峯堡等處回民聚集滋擾之事，並稱回匪頭人有馬阿不都、馬之元、沙之玉、馬世雄四人，都是三掌教頭目，更有小頭人四名等語。

甲戌，以阿桂爲將軍，福康安、海蘭察、伍岱爲參贊大臣，領京兵進勦逆回。

乙亥，以舒亮爲領隊大臣，釋明亮、春甯於獄，賞藍翎侍衛，命隨往軍營效力。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七　乙亥，諭曰：李侍堯等奏，賊回滋擾通渭縣城，隨經派往勦捕之都司福德保、代什衣等奮力擊殺，回匪即出城外。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戊寅，諭：【略】著傳諭海禄、保成，將此旨用布嚕特字書寫，傳集布嚕特等，令其普爲曉示邊卡内外各鄂拓克所屬之布嚕特等不必畏懼，安常守分，以其永沐朕恩。

己卯，以汪新爲湖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七　庚辰，【略】李侍堯既玩惕於平時，又畏葸於臨事，遂使賊勢蔓延猖獗，到處勾通，李侍堯之罪，實無可逭。李侍堯著革職，暫留甘省，帶罪効力，辦理軍需事務，俟勦滅事竣，再降諭旨，其陝甘總督員缺，著福康安補授。剛塔著革職拏問，解交刑部治罪，其固原提督員缺，著哈當阿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以復興爲參贊大臣，善德爲領隊大臣，赴甘肅協勦逆回。

辛巳，諭：慶桂著調補兵部尚書，其工部尚書員缺，著復興調補。復興見在出差，所有工部尚書事務，仍著慶桂兼署。阿揚阿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其未到任以前，著德保兼署。穆精阿著轉補刑部左侍郎，其刑部右侍郎員缺，即著塔琦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七　癸未，【郝碩】乃於地方事務，置若罔聞，輒藉進京盤費、海塘交項，屢向屬員婪索，以致合省承風，公帑私派，統計收受饋送銀兩，竟至累萬盈千，敗檢辜恩，莫此爲甚。【略】著革職拏問，解至熱河審訊治罪。

《東華續録》乾隆九九　論：江西布政使員缺，著李承鄴署理，按察使員缺，著姚棻署理，著各速赴新任，不必來熱河請訓。

論：馮光熊前於江西按察使任内，曾餽送郝碩銀兩，難以復膺藩司之任，馮光熊著革職，仍留甘省戴罪効力，協辦軍需事務，其甘肅布政使員缺，著浦霖補授。

六月庚寅，免甘肅全省本年額賦。

丁未，諭：廣西布政使員缺，著奇豐額調補，浦霖著調補安徽布政使，即赴新任，不必來熱河請訓，亦無庸馳驛。其甘肅布政使員缺，著陳步瀛補授。江新著調補甘肅按察使，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德克進布補授。

戊申，諭：【略】此案薩載之罪，若竟予從寬革職留任，不足蔽辜，著於總督任內罰去養廉三年，仍革職留任，以爲總督大員不能舉劾巡撫貪污、因循瞻徇者戒。

諭：富躬見在患病，准其解任回旗調理，安徽巡撫員缺，著書麟補授。其倉場侍郎員缺，著保泰補授，保泰所署勸保兵部侍郎員缺，著塔琦署理，其刑部右侍郎員缺，著景祿補授。伊桑阿署補授直隸布政使，其按察使員缺，著梁肯堂補授，所遺清河道員缺，著朱芫星補授，其前任降級之處，仍著帶於新任。

《高宗實録》卷一二〇九

癸丑，豁免安徽懷寧、桐城、宿松、望江、貴池、東流、靈璧、泗州、盱眙、天長十州縣，安慶、鳳陽、泗州三衛乾隆四十八年分，水、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秋七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巳，諭：禮部尚書曹秀先由翰林荐擢正卿，曾在上書房行走，教皇子書，學問優長，奉職勤慎。兹聞溘逝，殊爲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其任内降職、罰俸處分，俱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予祭葬，謚文恪。

以姚成烈爲禮部尚書，調李綬爲湖北巡撫，以陸燿爲湖南巡撫，馮晉祚爲山東布政使。

戊午，以楊錘嶽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〇

己未，（郝碩）著派穆精阿，前往監視，賜令自盡。

甲子，甘肅石峯堡逆回平，賊首張文慶等俱悉數生擒，並擊獲活口三千餘名，不使有一人兔脱。【略】阿桂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頭等公爵，現爲大學士，承襲。福康安籌辦底店賊匪，先得機宜，較爲出力，前於平定金川時，已封爲嘉勇男，著再晉封嘉勇侯。海蘭察前在金川，超衆奮勉，已封侯爵，今在甘省節次打仗，復能首先帶領官兵，奮勇殺賊，前已加恩，將伊子安禄擢授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著再給與騎都尉世職，即令安禄承襲。伍岱係塔爾巴哈台班滿回京之人，路過甘省，即自奏留該處協勦，且於福康安未到之先，在伏羌等處擊退賊匪，頗爲奮勉，著授爲都統，亦給與騎都尉世職。

丙寅，又諭曰：長清著補授烏嚕木齊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庚午，諭：據阿桂、福康安奏稱，明亮、春甯在甘肅軍營，均各竭力奮勉等語。從前明亮錯辦任内事件，雖係糊塗，尚屬天良不昧。春甯則係年幼無知，亦無不法之事，是以賞給藍翎侍衛，發往甘肅效力。今既均能竭力，奮勉贖罪，著加恩明亮補授頭等侍衛，春甯補授二等侍衛。

癸酉，命伍彌泰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調和珅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福康安爲户部尚書，仍留陝甘總督任。

丙子，諭：前據阿桂、福康安奏，逆回此次滋事，緣田五、張文慶、李可魁等俱係馬明心徒弟，本年正二月間，田五先與李可魁商同謀逆，糾約張文慶及各回匪，訂期起事，欲與馬明心報復等語。【略】是新教不但與回民無益，且至喪軀破家，其禍尤烈，回衆等何苦甘爲所愚，執迷不悟，受其流毒？若經此次寬免之後，即將此旨謄黄普貼，出示曉諭，凡屬良善回民，益宜安分守法，即有向從新教者，亦當觸目儆心，及早改悔，勉爲順化良民，毋負朕法外施仁、諄切戒導之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一

庚辰，蠲免陝西榆林、懷遠、葭州、神木、府谷、綏德、米脂、吴堡八州縣乾隆四十八年秋禾被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壬午，陝甘總督福康安奏：新任甘肅布政使浦霖，奉旨調任安徽，所遺員缺即著陳步瀛補授。查陳步瀛識見、才具不如浦霖，請仍以浦霖調補甘肅布政使，陳步瀛即以事簡之安徽布政使補授。得旨：著照所請行。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一

癸未，李侍堯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剛塔著免其死罪，發往伊犁効力贖罪。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八月甲申朔，辟雍成。

乙酉，以姚棻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二

賑卹湖南茶陵、攸縣二州縣本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己丑，河南睢州河溢，命阿桂督治之。

癸巳，免甘肅積年逋賦。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三

辛丑，張文慶、馬四娃、李自黨、楊填四、馬文熹俱

著即凌遲處死，馬良茂、馬金玉、馬建成，俱著即處斬。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備具表文、馴象等物，差陪臣帕史滑里那突等懇求入貢，並禀請乞恩請封。因其未遵前檄自行具表懇求，是以將來使安頓公所，貢品敬謹驗收，俟奉到諭旨，即委員伴送起程等語。鄭華遵伊父舊規，虔備職貢，其未遵前檄具表請封，閩來禀内及該陪臣稱，恐自行越分干求，致斥遭責，未敢冒昧聲敘，尚屬恭順小心，自應准其納貢輸忱。著傳諭孫士毅，即派妥員將該國陪臣及貢品照例伴送赴京，其懇賜封號之處，俟該使臣到京後，再降諭旨。將此由四百里傳諭知之。

丙午，定考試滿洲、蒙古繙譯生童三年一次。

九月乙卯，諭：禮部奏，據朝鮮國王李祘奏稱，自守藩封已逾八載，年過三十尚未有子。前歲始生子腆，今已齒及三齡，懇請賞給封號，理合據情轉奏等語。朝鮮於藩服最爲恭順，是以恩賚便蕃，疊加優厚，茲因誕育冢嗣，懇請封號，殊堪欣慶。著准其所請，俾益縣宗緒，永守藩封，所有應封典禮，該部察例具奏。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四　吏部奏：勦滅甘肅逆回，辦理妥速之軍機大臣等，遵旨議敘。得旨：和珅著爲一等男。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戊午，以明歲舉臨雍盛典，召衍聖公孔憲培來京。

丁卯，以楊廷樺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五　戊寅，賑卹陝西華州、大荔、華陰三州縣本年水災飢民，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〇　庚辰，諭：朝鮮國進獻年貢，陪臣向例於歲底到京，明正舉千叟宴，中外大小臣工、耆庶，年逾周甲者，咸得與宴，用普壽祺。朝鮮國素稱恭順，比於内臣，其陪臣亦應一體入宴，以昭寵眷。著禮部即速行文該國王，所有今歲年貢正、副使内，酌派年六十以上者一二員來京，俾得與茲盛典，共沐光榮，以示朕嘉惠遠邦、優禮耆年之至意。命内大臣公西明、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使朝鮮，册封世子。

《高宗實録》卷一二一六　冬十月丁酉，賜中式武舉一甲劉榮慶、李錫、盧廷璋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何之璞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楊荃等三十七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戊戌，諭：内扎薩克、喀爾喀等因陣亡予世職者，襲次完時仍予恩騎尉，世襲罔替。著爲令。

己未，定烏噜木齊各廳、州、縣以錢納租額數。

乙巳，以王廷樊爲湖北按察使。

十一月癸丑，命各省委署人員，距原籍五百里者迴避。

己未，德克進布以侵貪革職拏問，調福甯爲湖南按察使，以郭世勳爲安徽按察使。

庚申，諭：朕長辈内，止有二十三叔一人明年入千叟宴，著給與郡王品級。諭：弘晟見已自知罪愆，在家安静居住，著加恩免其圈禁，仍令在散秩大臣上行走，並著入千叟宴。

壬申，睢州漫工合龍，命建河神廟。

甲戌，與明歲舉行千叟宴，原定四品以下官員、年六十五歲以上者，始准入宴。見在人數已增至三千，而官員與兵丁不同，如必六十五歲以上方准入宴，則年過六十之職官不得邀榮者甚多，著加恩凡在京四品以下、見任原任各員年過六十者，俱准其入宴，用昭普錫春祺、加惠耆臣之至意。

丁丑，以譚尚忠爲雲南布政使。

戊寅，以李永祺爲福建按察使。

十二月甲申，轉汪承霈爲工部左侍郎，以韓鑅爲工部右侍郎。

癸巳，諭：據福安康參奏靈臺縣知縣武粵生，到任三年並無善政，强令百姓製造衣緻，以致遠近沸騰，聲名狼藉，請旨革職、提審一摺。已批該部知道矣。

丁酉，諭：緑營員弁因陣亡予世職者，襲次完時即酌予恩騎尉，世襲罔替。是歲，朝鮮、琉球、暹羅、安南來貢。

乾隆五〇年（乙巳、一七八五）

《高宗實録》卷一二二二　春正月丙辰，上御乾清宫，賜千叟宴。親王、郡王、大臣、官員、蒙古貝勒、貝子、公、台吉、額駙、回部、番部、朝鮮國使臣、暨士、商、兵、民等，年六十以上者三千人皆入宴。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丁巳，諭：【略】周煌著加恩以兵部尚書致仕，並加太子少傅銜，用昭優眷。左都御史員缺，著紀昀補授。李綬著補授兵部侍郎，所遺湖北巡撫員缺，著吴垣調補，其廣西巡撫員缺，著孫永清補授。

戊午，以汪新爲貴州布政使，陳淮爲甘肅按察使。

二月辛巳朔，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祬遣使進表謝恩，並貢方物。得旨：覽王奏謝，並隨表貢獻方物，具見悃忱，所有貢物該衙門知道，仍著加恩賞賚。再，前遣使西明、阿肅回京復命，具奏該國王即席賦詩，頗知好學，並將所賦詩章呈覽，朕閱之深爲嘉獎，著加賞內府倣宋版五經全部，並筆墨等物，以示優眷。

壬午，以阿肅爲內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四 乙酉，賑江西萍鄉、永寧、安福三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丁亥，廣順天明年鄉試中額。

戊子，免河南汲縣等十四縣積欠。

己丑，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陸伯焜等二人爲一等試，由六部等衙門升用。

辛卯，調畢沅爲河南巡撫，何裕城爲陝西巡撫。

甲辰，免江南江甯等六府州四十七年以前積欠。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五 丙午，賑福建建安、甌寧二縣乾隆四十九年分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戊申，山東八閘河工成。

三月辛亥，上親耕耤田。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六 壬子，諭曰：朕此次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辛酉，命截留山東、河南漕糧三十萬石，於河南衛輝等府備賑。

甲子，免江蘇安東等二縣四十四年以前積欠。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七 戊辰，諭曰：西安將軍永鐸，著授爲伊犁參贊大臣，前往伊犁，協同將軍學習辦事。

己巳，諭曰：奎林所遺鑲紅旗漢軍都統員缺，著海禄調補，仍著綿恩署理。海禄所遺鑲藍旗蒙古都統員缺，著伍岱補授。

癸酉，賑湖南茶陵州、攸縣二州縣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甲戌，實授江蘭河南布政使。

乙亥，免直隸霸州等四十九州縣四十七年已前積欠。

《高宗實録》卷一一二七 丙子，蠲免河南商邱、寧陵、永城、鹿邑、睢州、柘城六州縣乾隆四十九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丁丑，重修盧溝橋。

夏四月甲申，甘肅肅州及玉門縣屬惠回堡、白楊河等處地震。

丁亥，免河南祥符等十六州縣積欠。

壬辰，上閱健鋭營兵。

甲午，諭：嗣後外任旗員，准留子弟一人隨任。

丁酉，以阮葵生爲刑部侍郎。以琅玕爲刑部侍郎，袁鑒爲江蘇按察使。

己亥，調袁鑒爲山西按察使，福甯爲江蘇按察使，長齡爲湖南按察使。

庚子，以繆其吉爲山東布政使，巴尼琿爲四川按察使。

丁未，定各省武生在營滋事責革例。

五月壬子，伊星阿以疾解任，以舒常署江西巡撫。

免河南鄭州等三十二州縣積欠。

癸丑，移河東運河守備駐濟甯州城。

甲寅，調永保爲江西巡撫，以陳用敷爲貴州巡撫，許祖京爲廣東布政使，特昇額爲雲南按察使。調巴尼琿爲貴州按察使，張誠基爲四川按察使。

丁巳，定八旗父子相繼陣亡世襲例。

己未，撥兩淮運庫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

丙寅，上啓蹕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戊辰，命各省委署官員按月彙報。

庚午，命外任官員不准以原銜再請賜封。

癸酉，命江蘇截留漕糧十萬石，於徐州等處備賑。

乙亥，命各省營伍操練鳥槍。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一 丙子，諭曰：梁國治著補授大學士，吏部尚書劉墉著協辦大學士事務，户部尚書員缺，著曹文埴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調汪承霈爲户部右侍郎，李綬爲工部侍郎，以沈初爲兵部右侍郎。

丁丑，命安徽截留漕糧五萬石，於鳳陽等處備賑。

溶河南賈魯、惠濟二河。

六月庚辰，以雲南麗江府等處，世襲土通判、巡檢等二十三員無管理地方之責，命按品改授頂帶榮身。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二　癸未，梁國治著爲東閣大學士，兼户部尚書。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丙戌，諭：福甯著仍留湖南按察使之任，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長麟補授。以留保住爲理藩院尚書，賽音伯爾格圖爲理藩院侍郎。

丁酉，停止直隸熱河等處理事、同知、通判，及山西歸化城同知推升京缺仍留本任例。以梁敦書爲工部侍郎，馮晉祚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三　癸卯，諭曰：書麟奏，河南柘城縣奸民王金等，糾衆奪犯，拒傷官兵一案。亳州距柘城不遠，該州知州陳三辰聞信，即會同亳州營都司多隆五、州同王時亮，督率兵役防守城池，並於交界處所，先後拏獲首犯王立山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一　乙巳，命再截留江西漕糧十萬石，於安徽備賑。

丙午，以巴忠爲理藩院侍郎。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秋七月己酉，調富勒渾爲兩廣總督，以雅德爲閩浙總督，浦霖爲福建巡撫，福甯爲甘肅布政使，調郭世勳爲湖南按察使，以馮光熊爲安徽按察使。

庚戌，陸燿以病解任，調浦霖爲湖南巡撫，以徐嗣曾爲福建巡撫，伍拉納爲福建布政使，當保爲河南按察使。

辛亥，以湖北糧價增昂，命發倉穀平糶。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何裕城奏請，將丁憂知縣王垂紀留辦西安城工一摺。此事不可行。奪情非所以教孝，古人惟於軍旅之事，不妨權宜行之，是以向來遇軍務緊急之時，州、縣官或有在任守制者。至城工非軍務可比，況各省皆有工程，又何必須一人始終經理，而爲此破例之舉，徒令該員戀職貪榮，致滋物議。所奏不可行，著傳諭何裕城，即飭令該員回籍守制。

庚申，以瑞保爲内閣學士。

辛酉，陳用敷丁憂，以李慶棻爲貴州巡撫，李封爲江蘇布政使。

乙丑，撥户部銀一百萬兩，解往河南備賑。

辛未，命截留漕糧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乙亥，伊犁將軍伊勒圖卒，賞銀一千兩治喪，晉封一等伯，命其子哲臣泰承襲。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五　以烏嚕木齊都統奎林爲伊犁將軍，伊犁參贊大臣永鐸爲烏嚕木齊都統，正藍旗漢軍都統阿克棟阿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八月戊寅朔，命於截留江西漕糧内酌撥十萬石，分給淮安等五府屬平糶。

己卯，諭：【略】著通飭各省督、撫，嗣後非遇軍務，不得以丁憂人員奏請留任。著爲令。

壬午，免各省四十年以前積欠耗羨。

甲申，以湖北旱，命四川、江西發倉穀平糶，俾商販運楚，以濟民食。

乙酉，命阿桂赴河南勘災，兼赴江南、山東查辦賑務。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海禄等奏，據保成等報稱，燕起、伯爾克糾集薩木薩克、呼達雅爾人等，圖掠喀什噶爾等語。前此燕起等果欲圖掠喀什噶爾，亦必先向那爾巴圖、葉勒鐵拜游牧攻劫，斷無越此二處即至喀什噶爾之理，自係那爾巴圖聞燕起等欲掠伊游牧，故意遞信，思藉我兵威，以資捍衛，奎林等斷勿墮其計中，若請援兵，即行駁斥，仍當鎮静偵探，相機辦理，勿涉張皇。將此諭令知之。

己亥，以浙江杭、嘉、湖三屬糧價增昂，命發倉穀平糶。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七　壬寅，諭：伊犁參贊大臣員缺緊要，著明亮補授，速行馳驛前往，不必來行在請訓。福甯著補授領隊大臣，前往伊犁，換傅景回京。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癸卯，以伊桑阿爲山西巡撫，梁肯堂爲直隸布政使，調當保爲直隸按察使，以穆克登爲河南按察使。

九月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海禄奏請，於喀什噶爾等處調兵防守，措置失當，若不豫爲備辦，轉恐貽誤事機。著傳諭福康安，即帶總督印篆，速赴阿克蘇一帶，安輯回衆，並密爲偵探。【略】海禄著革去參贊大臣，在伊犁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明亮久歷行閒，著署理烏什參贊大臣，即赴阿克蘇，與福康安悉心辦理。慶桂前在堪爾巴哈台辦事，頗爲歷練，見在樞廷行走有年，於朕調度軍務係所熟悉，著帶欽差關防，迅即起程馳往甘肅，暫署總督印務，俟事竣後授爲烏什參贊大臣，明亮仍回伊犁參贊大臣之任。將此各諭令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一三八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孫永清奏，恭城縣地方，盤獲遊僧元采、元貴二名，起出護身榜文，捏寫明時諭旨、大臣銜名及地藏路引各一紙。據供，路引係安徽青陽縣九華山僧人月朗及在九華山出家之江西贛州僧人道立給與募化，其榜文係義寧縣僧人廣盛給鈔。一面將元采、元貴嚴審定

擬，一面飛咨各省緝拏月朗、道立、廣盛各犯等語。遊僧募化，編造榜文路引，輾轉傳播，最易滋生事端。安徽青陽縣僧人月朗、江西贛州僧人道立，俱在九華山出家，捏造路引，妄行傳給，均非安分之徒，自應查拏嚴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戊午，調何裕城爲江西巡撫，永保爲陝西巡撫。

庚申，停止佐雜等官保薦卓異後送部引見。

《高宗實録》卷一二三九　壬申，賑江蘇長洲、吴縣【略】等四十八州縣，並淮安、大河、徐州、揚州、鎮江、蘇州、太倉、儀徵八衛，本年旱災飢民口糧。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乙亥，命鄉、會試二場論題，以《孝經》與《性理》二書，按科輪出。著爲令。

定月選官告病期限。

冬十月戊寅，富保卒，以英善爲直隸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四〇　庚辰，賑卸湖南巴陵、臨湘、華容、武陵、桃源、龍陽、安福、岳州等八州縣衛，並坐落巴陵、臨湘、華容三縣之湖北武左、黄州等二衛屯田本年旱災貧民，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辛巳，裁綏遠城滿洲官學五處，設繙譯官學五處。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成奏稱，詢問勒索屯部勒比尼沙之子多里雅特，據稱薩木薩克等會集一處，前往呼達雅爾，並向伊等求助等語。從前朕以此等流言，或係鄂斯瑞編造以惑保成，故令福康安前往訪查，酌量情形，將伊調往葉爾羌。今多里雅特之言亦復如是，看來鄂斯瑞尚無别情，若遽將伊調遣，轉屬不妥。著傳諭福康安，到彼相機籌酌，不必拘泥前旨。

甲午，諭：李侍堯【略】著加恩釋放出獄，令其引罪家居，捫心自愧，以示朕格外矜恤之意。

己亥，設甘肅循化廳學校，建文廟。

《高宗實録》卷一二四一　庚子，賑卸直隸平鄉、廣宗【略】等十六州縣本年水、旱災貧民，並予緩徵。

辛丑，加賑安徽亳州、蒙城【略】等五十一州縣，并鳳陽、長淮【略】等九衛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漕項、銀米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丙午，撥湖南倉穀十萬石，解往湖北平糶。

十一月庚戌，命奉天採買麥二萬石，運京備糶。

壬戌，調姚棨爲廣西按察使，以額勒春爲江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四三　賑卸山東嶧縣、菏澤、定陶、濮州、范縣、觀城、朝城、聊城、莘縣等九州縣本年旱災貧民。

丁卯，賑卸甘肅河州、靖遠、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平羅等七州縣本年水、雹災貧民，並緩徵皋蘭、金縣、狄道、渭源、隴西、伏羌、安定、會寧、肅州、玉門等十州縣被旱地畝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二　十二月乙未，續修《大清一統志》，並遼、金、元三史《國語解》成。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五一年（丙午、一七八六）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戊申，命户部撥銀一百萬兩，解往安徽備賑。

庚申，命順天府復行鄉飲酒禮。

辛酉，姚成烈卒，以彭元瑞爲禮部尚書，寶光鼐爲吏部右侍郎。

辛未，定大考改部、翰、詹，及小京官等分班補用例。

甲戌，以故和碩裕親王廣禄子、輔國將軍亮煥，襲封郡王。

二月丙子，諭：州、縣以上病痊、服闋等官，均不准捐免、坐補原缺。

己卯，轉陸費墀爲禮部左侍郎，以藍應元爲禮部右侍郎，以扎郎阿、僧保住爲内閣學士。

癸未，諭：前經降旨，凡在京文武官員，有降級、革職留任者，其應得俸米，俱准照原品支領，原所以體恤臣工，且令京師米石流通，俾民食充裕，糧價亦得平減，實爲兩有裨益。第恐市儈逐利之徒，一聞此信，即暫將米價減落，以遂其賤買壟斷之私，迨販糴入手，又復囤積居奇，米價仍恐不能平減，是朕加惠臣工之舉，轉爲奸商牟利之資，其流弊不可不嚴行禁絶。朕因米糧價值民食攸關，凡可以設法調劑者，無不豫爲籌畫，且商人亦係四民之一，皆當激發天良，改其壟斷惡習。今流風日下，但知爲利，無怪天時之不和，朕亦愧誠感之不至，道德之未淳，天下之商人，皆當各發其天良，而尤臨民之官所當加之意者也。此次曉諭之後，若仍有奸販賤糴貴糶，其情甚屬可惡者，著交步軍統領、順天府、都察院衙門，嚴密訪拏處治，以示懲儆。其通州近倉處所商販，尤易居積，並著一併嚴查

飭禁。

《高宗實録》卷一一四九　壬辰，諭：朕此次恭謁西陵後，巡幸五臺，所有沿途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丁酉，免直隸順德、宛平、大名三府屬上年災欠銀米。

己亥，吴垣卒，以圖薩布爲湖北巡撫，調秦承恩爲陝西布政使，以英善爲湖南布政使，同興爲直隸按察使。

癸卯，諭：各省動用錢糧報銷，經部駁查三次尚未題覆者，俱交部議處。著爲令。

三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書麟奏，太湖縣唐家山地方鄉民掘它蕨根，見土内雜有黑米，磨粉攪和好米煮食，頗可充饑，民人聞風踵至刨它等語。此項它出黑米，或係從前窖藏之物，但唐家山地方並無民人居住，或竟係天地生出，以濟民食，亦未可定。該處既有此自然之利，爲數較多，恐遠近居民聞風刨它，以致攘奪紛争，亦所不免，見在雖有該縣駐彼彈壓，但必須妥協管束，俾小民既得藉資貧乏，仍不至忿争生事，方爲妥善。著傳諭該督，飭屬加意彈壓，勿令滋生事端，並查明該處民人刨它時有無争競滋事之處，據實覆奏。尋奏：太湖縣唐家山鄉民掘出黑米，自正月十二至二十七日，共獲一千數百餘石，時該縣在彼彈壓，民無攘競。嗣因僅存雜土零粒，即已無人它掘。得旨：覽。

丙辰，調李世傑爲兩江總督，以保寧爲四川總督。

戊午，以李世傑於河工素非諳悉，命安徽巡撫書麟幫辦河務。

《高宗續録》卷一一五〇　己未，閱正定鎮兵於行宫門外，賞賚如例。

《高宗實録》卷一一五一　甲子，加賑陝西朝邑、華陰、富平等三縣乾隆五十年水災飢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諭：賢良祠之建，原所以褒其人品、政蹟，嘉予明禋，風勵有位。歷來滿漢大臣，有靖共夙夜，敭歷封疆，未經入祀者，自應量爲增入，以示奬勵。所有原任大學士徐本、高斌，伊犁將軍伊勒圖，直隸總督方觀承、兩江總督薩載，俱著入祀賢良祠。

乙丑，同興以不勝任，降補直隸霸昌道，以託倫爲直隸按察使。

戊辰，諭：前因柴大紀差弁齎摺層令分日呈遞，意存取巧，恐於臺灣重地難以勝任，是以將該員調補汀州鎮總兵，其臺灣鎮總兵以陸廷柱調補。今柴大紀必憚其威名，聞風斂戢。今甫經事定，遽行更調，恐非所宜，柴大紀著仍回臺灣鎮總兵之任，其汀州鎮總兵，即著陸廷柱調補。朕用人行政，惟求公當，不存成見也。

軍機大臣等會同行在刑部議奏：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湖北黄岡縣賊犯陳其方等行竊拒捕，傷斃組役，陳其方擬斬立決，同拒捕而未傷人之郭彦春，照爲從例擬杖流。陳其方應如該署撫所擬處決，郭彦春情節較重，請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得旨：此案竊賊陳其方拒捕殺人，脱逃被獲，自應如所擬即行處斬，其幫同拒捕、並未傷人之郭彦春，該署撫因係爲從之犯，照例於斬罪上減一等問擬杖流，經軍機大臣會同行在法司，駁其情節較重，將該犯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所擬甚是。向例凡於拒捕爲首斬罪上減一等問擬杖流，但爲從之犯雖同一拒捕，而事主之與官差究有區别，如犯罪事發，業經官司差人拘捕，該犯仍敢藐法抗拒，較之事主追逐、臨時抵拒者，情罪自爲較重，若槩以爲從、並未傷人一例減流，不足以儆兇頑而昭法紀。嗣後拒抗官差，爲從者，即照此案定擬，其餘仍照舊例辦理。著爲令。

辛未，諭：福崧著來京候旨，其浙江巡撫員缺，著伊齡阿補授。盛住著革去藩司，留内務府郎中之職，專辦杭州織造事務。其浙江布政使員缺，著顧學湖補授，所遺直隸清河道員缺，著朱瀾補授。浙江范公塘一帶改建石工，尚未告竣，此事原係盛住承辦，應仍令監修，以贖前愆。

召劉墉來京，以袁鑒爲江寧布政使，虔禮寶爲山西按察使。

癸酉，以蘇凌阿爲工部右侍郎，轉藍應元爲禮部左侍郎，以朱珪爲禮部右侍郎，胡高望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一五二　夏四月乙卯，又諭曰：大學士阿桂，著馳驛前往清口，籌辦河工事務。

乙酉，又諭：據寶光鼐奏，【略】嘉興府屬之嘉興、海鹽二縣，温州府屬之平陽縣，虧數皆逾十萬，應查明何員虧缺若干，分别定議，指名嚴參等語。

加賑山西代州、五臺、崞縣、繁峙、忻州、定襄等六州縣本年水災饑民，並緩征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一五三　己丑，又諭曰：德成奏，浙省倉庫虧缺一案，【略】即著寶光鼐會同曹文埴等，秉公據實，徹底查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丙申，以趙鍇爲工部右侍郎，張若渟爲内閣學士。

己亥，富勒渾緣事解任，以孫士毅兼署兩廣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二五四 五月丙午，又諭：【略】阿桂接奉此旨，即行速赴浙省，會同曹文埴等，徹底查辦。

庚戌，蠲免江蘇上元、江寧【略】等四十八州縣，並淮安、大河、揚州、徐州、蘇州、太倉、鎮江、儀徵等八衛上年秋禾旱災額賦，並緩徵山陽縣學租屯田津貼銀兩。

丙辰，因富勒渾家人殷士俊等，有招搖婪索等事，查抄該犯家産貲財，竟至數萬，若非富勒渾知情縱容，家人等斷不敢恣意婪賄若此。現已降旨革職，解赴浙省，交阿桂歸案審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丁巳，諭：今年派出後撥隨園章京人員看射布靶時，文官内多有捏稱患病、臂痛不射者，伊等雖屬文員，但係旗人，豈可在朕前推故不射，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嚴加禁止，久則漸染漢習，竟至忘失滿洲本來技藝矣。此次推故不射人員，著交各該衙門存記，下次京察時不准列入一等。著爲例。

以陳守訓爲江蘇按察使。

己未，以李侍堯署湖廣總督。

癸亥，以王兆棠爲江蘇按察使，陳奉兹爲四川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五五 辛未，申鄜省富民準折牟利之禁。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三 六月乙亥，諭：富勒渾之子、内閣侍讀查隆阿，著革職拏交刑部。

庚寅，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奏，傳詢御史曹錫寶，所有參奏和珅家人全兒車服、房舍一摺。據曹錫寶稱，我與和珅家人全兒向來從不認識，即伊在崇文門管理税務，我亦並不知道，伊於額税之外有無擅自加增及别項情弊，亦未有人説過。我因聞全兒住屋、服用甚是完美，於路過興化寺街留心查看，見其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係家奴，焉有多貲造此華屋，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騙之事，是以具奏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秋七月癸卯，諭：【略】嗣後親王、郡王、固倫公主、和碩公主太監内，各准給八品頂帶一人，將姓名報禮部、内務府備查，不得私有增益。【略】嗣後固倫公主品秩著視親王，和碩公主品秩著視郡王，其額駙品級、頂帶，仍照會典舊例。至公主下嫁時一切禮儀、護衛員數，固倫公主即照和敬固倫公主之例，和碩公主即照和嘉和碩公主之例，著禮部、内務府會同定議具奏，載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

伊犁地震。

《高宗實録》卷一二五八 戊申，蠲免河南商邱、寧陵【略】等十二州縣乾隆五十年分旱災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己酉，諭：據特成額奏，見已調補雲貴總督，雲南按察使特昇額係伊胞兄，例應迴避等語。特昇額係特成額胞兄，自應迴避，且向聞其居官平常，質之伊弟特成額，言亦相符，雖勝外任，著來京以部屬補用。所遺雲南按察使員缺，著王懿德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二五九 丁巳，著傳諭阿桂，速將富勒渾一案，定擬完結發摺後，即先行速赴清口，會同李世傑等，辦理堵築事宜，以期妥速蔵工。俟大局已定再來，舒常即押帶富勒渾等案犯，解京交與刑部收禁。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己未，諭：吏部議處御史曹錫寶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兒一事，並不能指出實據，僅以虚詞入奏，應照參奏不實、降二級調用一摺。【略】第念該御史究屬言官，一時未察虚實，以書生拘迂之見，託爲正言陳奏，姑免實降，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並將此通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二五九 丙寅，又諭：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祘，差齎咨官沈樂洙等，赴京投咨，稱該國世子李晫病故，請照例備物遣官致祭等語。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於屬國中最稱恭順。今聞其世子李晫病故，朕深爲悼惜，著加恩於例賞祭品之外，外加一倍賞給，以示優卹。該國王正在壯年，亦不必過傷，俟得有子嗣，即行奏明，册封世子，承續宗祧，用衍國慶。餘著照該部所請行。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閏七月甲戌，楊廷樟以疏防越獄人犯革職，以錦格爲山東按察使。

戊寅，以王昶爲雲南布政使，陳大文爲貴州按察使。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青、徐嗣曾奏，查出富勒渾家人李世榮需索站規等因一摺。常青、徐嗣曾聯銜俱稱奴才，殊不知政體。向來旗員督撫奏摺，除請安、謝恩外，俱一體稱臣。今常青係將軍署理督篆，於此等奏摺自應照例稱臣，況同爲臣僕，尊親原不繫此，即稱奴才，於尊君之道，亦非有加。至徐嗣曾原係

漢員，聯銜具奏，尤不應如此。著傳諭常青，嗣後除請安、謝恩外，凡遇地方事件，俱照例一體稱臣，不得仍稱奴才，並諭徐嗣曾知之。

以周樽爲陝西按察使。

庚辰，吏部議：雲南巡撫劉秉恬奏，南寧縣武生尹在奇被賊搶奪、誣告無辜一案，請將原審、覆審各員，及參奏失當之該撫，分別降革。諭：巴尼琿於屬邑搶奪重案，並不虛心審理，究出誣告情由，輒拷訊致死無辜二命，非尋常錯謬可比，巴尼琿著照部議革職。劉秉恬參奏原審知府、知州意存軒輊，實屬有心偏袒，況查本內該撫從寬免其革任之案不一而足，若此次再行留任，則外省督撫益不知所懲儆。但念劉秉恬平日尚能辦事，且在京大員中籍隸晉省者甚少，沈初見在出差，劉秉恬著即來京署理兵部侍郎事務。所遺雲南巡撫員缺，著譚尚忠補授，富綱著降一級留任。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〇

辛巳，又諭：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遣使進貢請封，俟八月中旬，委員伴送赴京。其所禀懇恩欲在粵東置辦銅甲二千，領回本國，防禦緬匪一節，殊屬不知分量，擬檄稿駁飭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此辦理。兵丁禦敵，自古皆用鐵甲，從未聞有銅甲之名，蓋銅質本脆，鎗箭易入，不能如鐵性之堅，何以該國欲於粵東置備銅甲，自係該國須用銅觔，因例禁出洋，是以捏稱備禦緬匪，須用銅甲，以掩其跡，尤屬非分干求。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己丑，諭：【略】寶光鼐著照部議革職，其吏部右侍郎員缺，著金士松調補。所遺兵部左侍郎員缺，即著劉秉恬補授。其浙江學政著顧學潮暫行署理，今年爲更易學政之年，届期有旨另補。

庚寅，諭：據李世傑等奏，本年黄、運兩河漫口數處，一切修築、撫恤及善後事宜，需費甚鉅，請暫開捐例等語。納貲授官，本非善政，如川運軍糧之時，需用浩繁，偶一行之，旋即停止。【略】於銓政官方兩無裨益，此奏斷不可行，並將此通諭知之。

諭：福崧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册，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至殷士俊、李世榮借主人名目招搖滋事，厥罪維均，且李世榮係富勒渾世僕，尤非長隨可比，何以阿桂等轉將該犯定以絞候，實屬寬縱。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齡阿俱著交部察議，殷士俊、李世榮俱著即處絞。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一

乙未，諭曰：和珅著補授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福康安著補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之任，其吏部尚書事務，仍著和珅兼管。户部尚書員缺，著福長安補授，兵部尚書慶桂出差之缺，著綽克托署理，行在兵部事務，仍著福長安帶管。

以周樽爲陝西按察使。

庚辰，吏部議：雲南巡撫劉秉恬奏，南寧縣武生尹在奇被賊搶奪、誣告無辜一案，請將原審、覆審各員，及參奏失當之該撫，分別降革。諭：巴尼琿於屬邑搶奪重案，並不虛心審理，究出誣告情由，輒拷訊致死無辜二命，非尋常錯謬可比，巴尼琿著照部議革職。劉秉恬參奏原審知府、知州意存軒輊，實屬有心偏袒，況查本内該撫從寬免其革任之案不一而足，若此次再行留任，則外省督撫益不知所懲儆。但念劉秉恬平日尚能辦事，且在京大員中籍隸晉省者甚少，沈初見在出差，劉秉恬著即來京署理兵部侍郎事務。所遺雲南巡撫員缺，著譚尚忠補授，富綱著降一級留任。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〇

辛巳，又諭：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遣使進貢請封，俟八月中旬，委員伴送赴京。其所禀懇恩欲在粵東置辦銅甲二千，領回本國，防禦緬匪一節，殊屬不知分量，擬檄稿駁飭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此辦理。兵丁禦敵，自古皆用鐵甲，從未聞有銅甲之名，蓋銅質本脆，鎗箭易入，不能如鐵性之堅，何以該國欲於粵東置備銅甲，自係該國須用銅觔，因例禁出洋，是以捏稱備禦緬匪，須用銅甲，以掩其跡，尤屬非分干求。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己丑，諭：【略】寶光鼐著照部議革職，其吏部右侍郎員缺，著金士松調補。所遺兵部左侍郎員缺，即著劉秉恬補授。其浙江學政著顧學潮暫行署理，今年爲更易學政之年，届期有旨另補。

庚寅，諭：據李世傑等奏，本年黄、運兩河漫口數處，一切修築、撫恤及善後事宜，需費甚鉅，請暫開捐例等語。納貲授官，本非善政，如川運軍糧之時，需用浩繁，偶一行之，旋即停止。【略】於銓政官方兩無裨益，此奏斷不可行，並將此通諭知之。

諭：福崧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册，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至殷士俊、李世榮借主人名目招搖滋事，厥罪維均，且李世榮係富勒渾世僕，尤非長隨可比，何以阿桂等轉將該犯定以絞候，實屬寬縱。阿桂、曹文埴、舒常、伊齡阿俱著交部察議，殷士俊、李世榮俱著即處絞。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一

乙未，諭曰：和珅著補授大學士，管理户部事務。福康安著補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仍留陝甘總督之任，其吏部尚書事務，仍著和珅兼管。户部尚書員缺，著福長安補授，兵部尚書慶桂出差之缺，著綽克托署理，行在兵部事務，仍著福長安帶管。

以周樽爲陝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轉諾穆親爲户部左侍郎，以松筠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二　八月乙巳，又諭：前據留京王大臣等查奏，從前八卦會邪教案内，劉省過之三子劉把，即劉三洪，分給鄂岳家爲奴，鄂岳現任福州副都統，劉三洪現在鄂岳任所，已經刑部行文提拏解京，歸案辦理等語。劉三洪係劉省過三子，本係逆案應行緣坐人犯，從前未經正法，今此案餘孽復行滋事，所有劉三洪一犯，若提拏解京，恐路途遥遠，復有疎虞，著傳諭常青，將劉三洪審訊明確，一面具奏，一面即在該省正法，不必解京，致有疎脱。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丁卯，諭：阿桂等奏，審擬原任平陽縣知縣黄梅，已供認不諱一摺。黄梅以彌補虧空爲名，向部民勒借錢文，並按田科派二款，已供認不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固屬罪有應得。但黄梅著革職拏問，温州府知府范思敬著解任，一併質審，定擬具奏。

戊辰，諭：蒙古王公子弟有雖未及歲，已賞戴花翎者，即予應得職銜，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四　九月辛未朔，又諭曰：黄仕簡奏，諸羅縣奸民、捐貢楊功懋，即楊光勳，監生楊功寬，即楊媽世，兄弟二人，因争財起釁，各立會名，糾衆樹黨。經臺灣鎮道飭屬查拏，該汛把總陳和拏獲會匪張烈一名，夥黨搶奪，陳和被殺。現督飭員弁緝獲首從各犯楊功懋等五十餘名，從重辦理等語。此案楊功懋等，聲起家庭，膽敢私立會名，結黨聚衆，經把總陳和拏獲匪犯張烈，復敢奪犯傷官，實屬不法。所有現獲之首從各犯楊功懋等五十三名，著常青、黄仕簡等，審訊明確，一面具奏，一面將首要各重犯，即在該處，正法示衆。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甲申，錦格以疏防反獄人犯革職拏問，以玉德爲山東按察使。

丁亥，諭：前因浙省倉庫虧空，不能依限彌補，特派大臣前往查辦。【略】黄梅於乾隆四十三年調任平陽，在任八年，種種貪黷營私，歷任上司漫無覺察，實難辭咎。但四十三年以後督撫如王亶望、陳輝祖俱已另案治罪，法無可加，福崧、盛住先著革去翎頂，俱著來京候旨。所有山西巡撫員缺，著勒保補授。勒保接奉此旨，即赴新任，不必來行在請訓，其杭州織造，著額爾登布去。

戊子，諭：福康安見於十月内起程來京陛見，永保著署理陝甘總督印務，俟

福康安回任後，永保即前往塔爾巴哈台辦理參贊大臣事務，換慶桂回京，其陝西巡撫員缺，著巴延三補授。

賞崧福二等侍衛，赴和闐辦事。盛住主事銜，交伊犁將軍奎林差遣。

命：嗣後駐藏大臣等所兼京缺，不必開。

調蘇淩阿爲倉場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二六五 甲午，諭曰：綽克托著補授户部尚書，所有慶桂未到京以前兵部尚書事務，仍著福長安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乙未，諭：【略】伊齡阿著來京，在總管内務府大臣上行走，並兼管崇文門監督，所有浙江巡撫員缺，著琅玕補授。長麟著補授刑部侍郎。英善著調補江蘇布政使，所遺湖南布政使員缺，著郭世勳補授，其湖南按察使員缺，著恩長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四 冬十月辛丑朔，以陳淮爲湖北布政使，雙鼎爲湖北按察使。

壬寅，以禄康爲内閣學士，景安爲甘肅按察使。

己酉，實授李承鄴江西布政使。

十一月戊寅，免新疆屯練民户未完五十一、二年應徵牛價、口糧。

十二月癸卯，命整飭苗地邊防。

壬子，命兵部尚書王杰軍機處行走。

戊午，封鄭華爲暹羅國王。

己未，以張廷化爲湖北按察使。

丙寅，臺灣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結黨擾害地方，十一月二十七日，知縣俞峻在大墩拏賊遇害，縣城失陷。【略】諭軍機大臣等：臺灣地隔重洋，民刁俗悍，屢次滋事。今有彰化縣賊匪林爽文等，糾衆騷擾、殺害官長、攻陷城池，尤爲罪大惡極，不可不痛加殲戮，以示懲創。彰化知縣拏匪被害，該縣不能嚴密防範，雖失之疏懈，但帶兵緝犯，事屬因公，並著該督撫查明，該縣如平日並無别項劣蹟及激變情事，即據實奏聞，候朕降旨，交部議卹。【略】著嚴飭沿海口岸地方文武員弁，實力巡防最爲緊要，常青、徐嗣曾等，總須不動聲色、妥協辦理。若因外洋遇有此等案件，該督撫紛紛調遣，迹涉張皇，轉致内地民人心生疑駭，殊有關繫，該督撫不可不處以鎮定也。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

乾隆五二年（丁未、一七八七）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春正月庚午朔，閩浙總督常青奏：據興泉永道稟稱，賊陷彰化，十二月初六日，陷諸羅。見柴大紀帶兵，並募鄉勇守城，遣員來廈請救。【略】諭：【略】著常青於事定後，查明嚴參示儆，但非目前急務，此時惟當鎮輯内地、速勦賊匪爲要。

乙亥，釋富勒渾於獄。

己卯，諭：臺灣奸民林爽文等糾衆滋事一案，該督常青勦捕逆匪，一切調度堵禦機宜，辦理尚屬鎮静妥協。見在水陸兩提督業經渡臺，會勦逆匪，自無難立時撲滅。惟是海疆重地，將來善後事宜均須妥協籌辦，常青係初任總督，恐未能料理裕如。李侍堯久任封疆，雖於軍旅未嫻，而辦理地方事務，於輕重緩急機宜較爲熟練，李侍堯著調補閩浙總督，即馳驛前赴新任。湖廣係腹地省分，且地方寧謐無事，常青自能勝任，即著調補湖廣總督，俟李侍堯到閩接印後，常青即來京請訓，再行赴任。見在李侍堯自京起程，常青到楚往返尚需時日，李封年老，兼署督篆，恐精神未能周到，所有湖廣總督印務，著舒常馳驛前往署理，俟常青抵任後，再行回京。

丁亥，晉封十公主爲固倫公主。

王杰著補授大學士，所有兵部尚書員缺，著彭元瑞調補，其禮部尚書著紀昀補授。德保、紀昀俱屬中材，王杰著管理禮部事務，以資經理。將此通諭知之。

庚寅，所有户部尚書員缺，著董誥補授。彭元瑞著充補武英殿總裁。蔣賜棨著調補户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其倉場侍郎員缺，著劉秉恬調補。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三 辛卯，松筠著即在庫掄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癸巳，命王杰爲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三 丁酉，著李侍堯到閩後，即駐劄蚶江，常青即親自渡臺，督同黄仕簡，統領官弁，將竄入内山賊匪餘黨，盡數搜捕，務淨根株，仍不得因追捕賊匪，或致擾動生番，方爲妥善。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二月庚子，袁鑒緣事解任，以王兆棠爲江寧布政使，康基田爲江蘇按察使。

甲辰，以李綬爲左都御史，轉沈初爲兵部左侍郎，以吴玉綸爲兵部右侍郎。

乙巳，明興著來京候旨，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長麟補授。
原任山東按察使楊廷樟，曾任臺灣道，且在閩省年久，於該處情形自所熟習，其獲咎因監犯越獄，究非私罪可比，前已有旨，交與李侍堯，帶往差遣委用，見值用人之際，即著楊廷樟補授臺灣府知府，仍帶革職留任，並傳諭常青，俟李侍堯到後，即令楊廷樟渡臺灣，接印任事。
丙午，所有刑部右侍郎員缺，著加恩即令明興補授，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戊申，調玉德爲安徽按察使。
壬子，免福建臺灣府屬本年額賦。
癸丑，調宜興爲盛京户部侍郎，玉鼎柱爲盛京禮部侍郎，瑪興阿爲吏部右侍郎，以海寧爲兵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五 乙卯，又諭曰：賊匪廖東、侯辰，俱受林爽文僞封名號，看來賊匪林爽文肆逆不法，或竟有自稱爲王及僭立年號之事。林爽文膽敢糾衆戕官，占奪縣城，已屬罪大惡極，若果有此等僞僭名號，該督即應據實奏聞，正可明正其罪，無所用其諱飾也。所有現獲之廖東、侯辰二犯，著即派委妥員，解京審辦。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庚申，諭：據李世傑、徵瑞奏，查明營伍硝磺缺額，實由採運稽遲，請將三十六年以後辦磺遲延、四十六年以後辦硝遲延之歷任江寧、蘇州各藩司，交部嚴加議處一摺。【略】歷任江寧、蘇州布政使，著交部嚴加議處外，並著照各營缺額硝磺例價，各令十倍罰賠，以示懲儆。餘俟該督等查辦之後，各營火藥務須嚴飭委員採買足額迅送職名到部，一併議處。經此次查辦之後，各營火藥務須嚴飭委員採買足額迅速解營，年清年款，若再因循遲玩，朕必照貽誤軍需之例，重治其罪，決不稍爲寬貸也。陳杰據實直奏，可嘉，著交部議敘。將此通諭知之。
轉趙鍥爲工部左侍郎，以劉躍雲爲工部右侍郎，以陸錫熊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五 甲子，諭：此次恭謁東陵，迴蹕便道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三月辛未，調景安爲河南按察使，以姚頤爲甘肅按察使。
丙子，以重修明陵告成，上親臨閱視。
辛巳，以鄒奕孝爲内閣學士。

已丑，諭：向來大挑舉人，俱於會試榜後，該部定期奏請揀選，但念各省會試舉人旅食京城，俟榜後再行挑選，未免有需時日。此次大挑舉人，著即在榜前辦理，俾得及早回籍，無須守候，以示體恤。再此内有年老舉人，精力已衰，情願得授京銜者，並著派出之揀選王大臣，照上届之例，按其年齒，分别存記，俟榜後開單具奏，照例賞給職銜，用昭獎惠耆齡、壽考作人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八 夏四月辛丑，常青即著授爲將軍，恒瑞、藍元枚著授爲參贊，俾事權歸一，軍威益振，以期迅奏蕩平，綏靖海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藍元枚調補。
陸路提督員缺，著加恩令柴大紀暫行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丙午，以張廷化署鴻臚寺卿，李天培爲湖北按察使，以歸景照爲浙江按察使。
辛亥，上閱健鋭營兵。

《高宗實録》卷一二七九 壬戌，賜一甲史致光、孫星衍、董教增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朱理等四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焦以厚等八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甲子，上御演武廳，閱火器營操。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五月戊辰，實授蘭第錫河東河道總督。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〇 甲戌，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五 戊寅，著傳諭藍元枚，赴鹿仔港，會同柴大紀、普吉保，整頓兵力，遥爲聲援，牽綴賊勢。
以禄康爲盛京禮部侍郎。
庚辰，湖南鳳凰廳屬句補寨苗人石滿宜等滋事，總兵尹德禧率兵討平之，特旨：嘉獎。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和珅以京城米價昂貴，遵旨出示禁止囤積，而商人惟利是圖，糧價久未平減。【略】阿桂係曉事之人，自能善體朕意，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等詳悉告知。綿恩務須派員實力嚴查，並令五城、順天府各衙門一體稽察，毋任奸商陽奉陰違，得以肆其狡獪伎倆。如有投遞公呈不遵禁示者，即當究出爲首、或囤積最多者一二人，枷號示衆，並將該商米麥入官平糶，則其餘各鋪户知所儆惕，自不敢仍前效尤，庶不勞而事易集。若惟事因循調停，以博寬

大之名，將來設遇年歲稍歉，奸商攙價居奇，又將何以辦理耶？所謂水懦民玩，轉足以長刁風而玩官法，留京辦事王、大臣等及綿恩，不可不咸喻此意。

甲申，諭：副都御史劉權之條奏籌辦民食一摺。

丁亥，諭：向來滿洲、蒙古繙譯鄉、會試，每屆三年，將應否舉行之處，請旨辦理。但思旗人進身之途甚廣，並不專藉繙譯，且其中亦未見出有真才也，三年奏請考試一次，爲期太近。嗣後竟著每屆五年舉行一次，亦不必請旨可行與否矣。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等奏，接據安南國王黎維禡之孫黎維祁咨稱，該國輔政鄭棟專擅威福，上年五月，有西山土豪侵入國城，鄭棟出奔被擄，亡其國印。嗣伊祖黎維禡病故，伊父早亡，黎維祁以嫡孫權管國事，咨請權給憑信，嗣後遇有題奏事件，用此爲驗等。因其中疑竇多端，不便遽如所請，見酌擬檄稿詢問等語。自應先如所擬辦理。

甲午，諭：向來內外文武大臣遇有應得處分，該部議以降調、革職、革任，經朕從寬留任及免其革任者甚多，竟有一人而累至十餘案者，蓋因該大臣等屢經簡擢任事有年，朕念人才難得，且因其尚係公過，是以每遇議處之案，酌量案情、從寬留任者不一而足。但愈積愈多，未免視爲故常，無所儆惕，轉屬有名無實，亦非整飭吏治之意也。著交吏、兵二部，將內而大學士、九卿、八旗都統、副都統，外而督撫、將軍、副都統、提鎮，見任各員部議降調、革職、革任、經朕從寬留任及免其革任者，查明每人名下所積之案各若干次數，分別開單進呈，候朕詳加察覈。其案情較重、處分數多者，或酌量議罰，再准其開復。其情節尚輕、處分數少者，或竟予開復，庶屢獲愆咎人員知所儆勸，而宥其小過，益當感激思奮，如此各予以自新之路，於激敘官方較爲覈實。嗣後並著吏、兵二部，每屆五年即查明具奏一次，請旨辦理。著爲令。

六月戊戌，以依蘭泰爲內閣學士。

庚子，調奇豐額爲江蘇布政使，以虔禮寶爲廣西布政使，明祿爲山西按察使。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刑部奏請定民人婚娶蒙古婦女、殺姦治罪之例一摺。【略】亦應照律辦理，以昭畫一而歸平允。至民人不得婚娶蒙古婦女，不但此案可刪，並可無庸形之章牘，將來遇有此等案件，原可隨案定擬，行所無事，何必又生一番議論，另立條款。將此諭令知之。

壬戌，東河睢州下汛十三堡河溢，命阿桂馳往睢州，督辦河工。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秋七月庚午，諭：【略】至漳泉一帶，見今缺雨、田禾荒萎，小民秋收失望，恐米價更有增昂，甚關緊要。前因閩省需用米石，已早降旨，令浙江等省備辦起運，著徐嗣曾再詳晰出示，俾各省通行曉諭，市價不至踊貴，方爲妥善。

壬申，命：嗣後查各神祠，及各王派宗室大臣行禮，雙忠祠、昭忠祠派散秩大臣行禮，著爲令。

丁丑，諭：【略】著加恩賞給柴大紀壯健巴圖魯名號，蔡攀龍强勝巴圖魯名號，仍照巴圖魯例，由彼處各賞銀一百兩，以示獎勵。

戊寅，諭：福建陸路提督、署臺灣鎮總兵柴大紀，自勦捕逆匪以來，督率官兵、義民奮勇殺賊，一切調度深合機宜，著授爲參贊，協同將軍常青等悉心籌辦，以期迅奏膚功。

丁亥，以明興署山西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五 壬辰，諭曰：海蘭察著爲參贊大臣，護軍統領舒亮、普爾普，著爲領隊大臣，各帶侍衛、章京、拜唐阿等二十名，舒亮領頭隊，海蘭察領第二隊，普爾普領第三隊，一同前往福建臺灣，勦滅逆賊。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六 八月丁酉，特命福康安前來行在面授機宜，令其攜帶欽差關防，馳赴臺灣更換常青，督辦軍務，即授福康安爲將軍，並授海蘭察爲參贊大臣，普爾普、舒亮爲領隊大臣，其恒瑞、藍元枚、柴大紀，仍著照前參贊軍務。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常青勦捕賊匪，雖未能蔵功奏績，念伊究係年老，尚無貽誤，著於福康安到臺灣後，即行來京陛見，再赴湖廣總督之任。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塔琦等奏稱，燕起糾合布嚕特數百人，到色呼庫勒地方，擄去牲畜、人口無數，由喀喇烏蘇逃走，一面派侍衛官兵追捕，一面行知明亮截擊等語。逃犯燕起在外窮迫，膽敢糾合布嚕特多人，擄擄色呼庫勒部落，實屬可惡。著派老格即帶索倫兵，並勇健布嚕特回人，追擊務獲。塔琦、明亮仍曉諭各處卡座，小心防範，如敢再來擄擄，務必竭力截擊，痛加勦殺。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明亮等奏稱，老格等帶領官兵追捕燕起，至碩提地方分守要隘，飭令喀哩提金部落之沙呢雅斯等，將燕起擒獲。等語。

乙卯，以陸費墀等辦理《四庫全書》譌脱、錯謬，奪職、鐫級有差。

辛酉，令保成、李慶棻等速將備調黔省兵二千，令許世亨帶領，速行赴閩，候調用。

九月壬申，諭：據常青等奏，臺灣府知府楊廷樺見已病故，所遺員缺暫委防同知楊廷理署理等語。楊廷樺自抵臺灣任事後，於一切堵禦、巡防及經理餉等事，均屬奮勉出力，楊廷樺著給還布政使原銜，以示優卹。楊廷理隨營捕，甚屬奮勉，所有臺灣府知府員缺，即著楊廷理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九 壬午，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柴大紀調補。其路提督員缺，即著蔡攀龍補授，並著授爲參贊。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孫士毅等奏，接安南國孫黎維祁咨覆，失去國印一事，因該國文移内並無將來具本、遣陪臣之語，未即如所請，並將所擬檄諭文稿一併進呈。所辦是。

《高宗實録》卷一二八九 冬十月乙未朔，諭：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慶節，宜沛特恩。所(不)〔有〕屆鄉、會試正科，著於五十三年八月、五十四年三月豫先舉行，五十四年秋舉恩科鄉試，五十五年春舉行恩科會試，以示樂育敷恩、壽世作人至意。

丙申，以管幹貞爲内閣學士。

戊戌，諭：成都將軍鄂輝，見在帶領四川屯練兵丁，赴臺灣勦捕賊匪。鄂輝久歷戎陣，於軍旅較爲諳習，亦著授爲參贊，協同福康安籌辦進勦，以期迅膚功。

己酉，河南睢州十三堡合龍。

諭：嗣後鹽務各員銓選、分發，俱迴避本省，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一 甲寅，賜中式武舉一甲馬兆瑞、侯瓊、麥鷹揚三武進士及第，二甲楊雲龍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楊景芬等二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丙辰，命阿桂赴江南，勘高堰等處隄工。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一 戊午，蠲免江蘇清河、安東【略】等二十三州縣，淮安、大河、揚州、鎮江、徐州五衛本年水災漕項、漕米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奏，安南國王去印信，請於鑄給該嗣孫印篆内，加刊補給字樣等語。【略】著傳諭孫士毅，於國嗣孫遣使懇請襲封給印時，詳悉諭以：天朝因爾國遭遇事故，甫經安輯，若給新印後，其舊印仍未銷毀，或爲匪徒私藏混用，假冒該國名號，呈瀆天朝，於此，著傳旨嚴行申飭。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乙亥，諭：向例每年葉爾羌、和闐秋成二季採玉輸納，該處回人按季跟隨，大臣無甚閒暇，俱各奮勉，既應酌量施恩，以紓其力，而此時節次採運之玉，亦足充用。嗣後每年春季停止採納，惟秋季仍令採玉解

運，自明年起即著爲令，以示朕惠愛回人之意。

己卯，虔禮寶丁憂，以英善署廣西布政使。

乙酉，諭：【略】著通飭各督撫，嗣後遇有道、府以上告病人員，止應循向例題請解任調理，其准令回籍與否，聽候部議請旨，毋得遽請回籍，以符定制。保寧著飭行。

以保寧爲伊犁將軍，調李世傑爲四川總督，以書麟爲兩江總督，陳用敷爲安徽巡撫。

十二月壬寅，諭：嗣後科道題升引見，註明有無條奏。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四 賑卹甘肅皋蘭、金縣、河州、狄道、靖遠、沙泥州判、安定、會寧八州廳縣本年被旱災民。

丁未，又諭曰：福康安等奏，十一月初六日帶兵援赴嘉義縣，初七日行抵元長莊，又於普吉保所帶官兵內，挑新舊兵丁義民，分爲五隊，福康安與海蘭察、鄂輝、普爾普、穆克登阿、普吉保、額勒登保，及巴圖魯侍衛、章京等分隊帶領，凡遇賊莊，即行勦洗，互爲援應。初八日黎明，行抵崙仔頂地方，賊匪多人，潛於竹圍內施放鎗礮，一齊擁出，我兵屹立不動，鎗箭齊發。福康安、海蘭察等，帶同巴圖魯侍衛，衝入賊中，賊匪抵敵不住，退入竹林，兩傍竹圍蔗田內，及崙仔尾等處，各莊賊匪，或數百人，或千餘人，前來抗拒。福康安豫爲布置，調令鄂輝、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扼住右首東莊溪橋，普爾普、侍衛春寧、參將吴宗茂等，帶兵堵勦左首各莊賊衆，並遣義民分頭焚砍竹圍蔗田，及各處草寮，當將崙仔頂莊、崙仔尾莊打通。一面令海蘭察，帶巴圖魯侍衛、總兵普吉保及奮勇官兵，長驅先進，福康安將各處賊莊，盡力攻勦，無不克捷。進至牛稠山地方，賊匪阻溪自固，在山梁屯扎，見官兵將至，四面圍裹，不下萬餘，海蘭察帶同巴圖魯侍衛、官兵，直越溪河，衝過賊隊，我兵無不一以當百，搶上山梁，賊匪紛紛逃竄，即於西刻入城。現在督率官兵，由斗六門進攻大里杙賊巢。

福康安、海蘭察俱係侯爵，著晉封公爵，各賞紅寶石帽頂、四團龍補褂。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五 己酉，福州將軍員缺，即著常青補授。

諭軍機大臣曰：【略】福康安奏，柴大紀、蔡攀龍守城打仗情形，多不確實一節。【略】看來柴大紀、蔡攀龍，未免因俱係提督大員，且屢經恩旨褒嘉，或稍涉自滿，在福康安前禮節或有不謹，致爲福康安所憎，遂爾直揭其短乎？況柴大紀、蔡攀龍，俱現任提督，水陸將弁兵丁，皆所統轄，福康安即有不滿伊二人之處，然其功究不可泯，亦應外示優容，若遽加之聲色，則所屬將弁兵丁，見統轄大員全無顏面，未免心存輕視，竟至呼應不靈，從而解體，於事大有關係。即使伊二人實有緑營習氣，不可信任，福康安何妨俟大功告成，至京時密爲面奏，亦不爲遲，何必於此時，遽以此形之奏牘耶？朕於柴大紀、蔡攀龍二人，並非先有成見，不過念其守城打仗，勤苦出力，曲加軫念。福康安非他人可比，尤需仰體朕心，畧短取長，方得公忠體國之道。況柴大紀已加恩封以伯爵，蔡攀龍業經超陞提督，福康安所奏各情形，並無確據，又豈可轉没其功，遽加以無名之罪耶？總之柴大紀、蔡攀龍功過自有定論，福康安此時總以坦懷相待，不稍露詞色爲是。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湖廣總督員缺，即著舒常補授。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福長安補授。

庚戌，諭：韓鑅前任工部侍郎，且曾任河道總督，於工程事務較爲熟諳，兹因服闋來京，即著補授工部右侍郎。朱珪見出學差，所有禮部右侍郎員缺，即著劉躍雲署理。

命福建督撫及水陸提督，輪年赴臺灣稽查，停止巡臺御史之例，並嗣後臺灣道、府缺出，請旨簡放。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五 戊午，諭軍機大臣曰：德成自浙江差竣回京，偶詢及柴大紀平日居官聲名如何，據奏風聞柴大紀自復任臺灣總兵以後，縱恣自大，且居官貪黷，較之地方文職尤甚。並將臺灣所轄守兵，私令渡回內地，貿易牟利，駐守之兵，所存無幾。上年逆匪林爽文等，滋事不法，其始不過會匪黨夥，聽從附和，人數無多，因存城之兵無幾，不能即時搜捕。賊匪糾衆肆擾，距府城止三十餘里。而柴大紀尚不思前往堵禦，經永福催令出城，始與打仗，又因兵少敗衄，以致賊匪益肆猖獗，不可復制等語。若如所奏，是柴大紀在總兵任內，貪縱不職、骫法牟利，於賊匪起事之初，任意玩視，使賊匪得以鴟張，蔓延日久，竟由柴大紀貪縱廢弛，釀激事變，其平日劣蹟，已屬確有可據。【略】著福康安、李侍堯各行嚴查密訪，據實參奏，毋得再有瞻徇，致干重咎。

己未，諭軍機大臣曰：柴大紀前任臺灣總兵時，廢弛營伍，縱令兵丁渡海貿易，是以有林爽文等跳梁滋事。雅德在閩多年，乃柴大紀如此悖謬，豈竟毫無見聞，竟屬喪盡天良，著傳諭明亮，接奉此旨，即將雅德鎖拏，派委幹員，妥爲照料，解京治罪。

庚申，諭：據福康安等奏，官兵自斗六門前進，攻克水沙連、大里杙等處。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六　是歲，朝鮮來貢。

乾隆五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春正月丁卯，以臺灣用兵，免福建晉江等八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浦城等十二縣十分之二。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七　丙戌，柴大紀著革職拏問，交福康安逐一嚴審明確，定擬具奏。其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蔡攀龍補授。【略】乃常青竟無一字奏及，殊屬昧良辜恩、有心徇隱，常青亦著革職，即交與福康安一併嚴審據實具奏，其福州將軍員缺，著魁麟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戊子，調王昶爲江西布政使，李承鄴爲雲南布政使。

二月乙未，諭：黄仕簡、任承恩上年朝審句到，並經格外加恩免其一死，見在大功已届藏事，所有黄仕簡、任承恩二犯俱著加恩釋放。但伊二人身獲罪愆，經朕曲加矜宥，全其軀命，若仍覥顔安居輦轂之地，有何面目對人？俱著勒回原籍，閉户静居思過。

以保成爲内閣學士。

辛丑，以景安爲河南布政使。

癸卯，調陳奉兹爲河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二九九　辛亥，諭：朕此次巡幸天津，閱視河工，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本年應徵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壬子，以康基田爲江寧布政使。

戊午，諭：凡五品以上官員子弟，並校書議敘舉人，及由俊秀捐貢監生者，不許應召試。著爲令。

壬戌，上御閲武樓閲兵。

三月癸亥朔，賜天津召試舉人陳煜内閣中書，貢生王蘇、王芑孫，諸生吴鎔舉人。

辛未，大學士等奏：臺灣解到賊匪，除何有志、林澆等業經因病先行正法，其逆首林爽文糾衆倡亂、戕官攻城，復編造年號、私封僞職，賊目陳傳從賊戕官、受封僞職，與官兵、義民打仗多次，均應按律凌遲處死、梟示。至何有志、陳傳等家屬，例應緣坐，應令該督撫嚴查辦理。得旨：林爽文、陳傳著即凌遲處死、梟示，餘依議。

己卯，諭：臺灣獲盜，無論首從，皆按律正法。俟五年後，再照舊例，分别奏請。

夏四月丙午，上閲健鋭營兵。

丁未，永福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該員如有子嗣，亦著解交刑部，一併治罪。李永祺革職留任，於臺灣交與該撫徐嗣曾，令委辦理城工報銷等事，效力贖罪。徐嗣曾係該省巡撫，咎實難辭，並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福建按察使員缺，著伊轍布補授，臺灣道員缺，著王右弼補授。

轉朱珪爲禮部左侍郎，以劉躍雲爲禮部右侍郎。

戊申，改四川梁黄等八寨熟苗編入茂州八里民户管轄。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三　庚戌，蠲免江蘇清河、安東【略】十八州縣，淮安、大河、揚州、徐州、鎮江五衛乾隆五十二年水災額賦有差，其勘不成災之桃源、高郵、東臺、江都、碭山五州縣並予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辛酉，軍機大臣等議奏：革職總督富勒渾、雅德，於已革總兵柴大紀肆法營私，已故知府孫景燧侵貪釀變毫無見聞，且於地方立會、盜劫重案，不能及早查拏，致釀巨案，均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從之。

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四　丁卯，蠲免河南商邱、寧陵、睢州、柘城、鹿邑、永城六州縣乾隆五十二年水災額賦有差。

己巳，諭：據長麟奏，江蘇布政使奇豐額眷屬船隻，行至臺莊丁廟地方，有賊數人撥開艙門，進船行竊，經家人喊捕，當即逃逸，失去小箱一隻，内貯銀三百兩，并金簪、腰刀等物。請將嶧縣知縣沈則文、參將劉世勳、千總曹統標，一併革職等語。沈則文、劉世勳、曹統標，俱著革職。上年直隸静海縣地方，甫有學政劉權之眷船被盜之案，今奇豐額眷屬船隻又在山東臺莊地方被竊，此等俱係官船，而賊犯等公然上船盜竊，可見内河地方，盜賊肆行，不一而足。該地方官因係官船被刼，不能隱匿，是以據實禀報，此外民人及商賈往來船隻，遭其擾累者，恐復不少，而地方官平日諱匿不報，自非一案，何以戢奸究而安良善？此案除已經盤獲賊犯二名外，其餘逃逸各犯，該撫務須嚴行究訊，按名查拏，毋任遠颺漏網。並著沿河之督撫，督飭地方文武，上緊查拏，以安行旅，再有似此，並將督撫

治罪。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兩廣總督孫士毅等奏：採聞安南國先因鄭姓作亂，廣南夷兵阮姓用兵恢復，留夷目供靖在黎京輔佐嗣孫黎維祁。阮姓自詡其功，索封護國將軍，兼攝王府之職，供靖不允其請，被阮姓殺死，嗣孫畏懼出奔，處北地方夷民起兵截殺等語。查該國請封、請印，至今未到，自緣内訌躭延，見飭該鎮、道，於關隘豫防夷匪竄入邊境。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四　壬申，蠲免直隸保安、宣化、萬全、懷安、西寧、懷來、蔚州七州縣乾隆五十二年水災民田、旗地額賦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五　丁丑，至臺灣無籍游民不安本分、武斷一方，名爲羅漢脚，此等惡習最爲可惡，與四川啯嚕匪犯無異。現經大加懲創之後，不可不實力查拏，隨時嚴辦，務使奸徒斂跡，盡絶根株，不復有此項名目，方爲妥善。此事福康安起程後，交李侍堯等，嚴飭該處鎮道及地方文武官弁，認真查察隨犯嚴懲，以期海疆永靖，毋得日久玩生，致干咎戾。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川省向有無籍棍徒，糾夥搶劫，名爲啯嚕，歷經降旨，嚴拏究辦。該省奏摺，率寫啯匪字樣，但啯字音聲與國字相近，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俱著改爲啯嚕匪犯，除交軍機大臣存記、遵辦外，將此諭令李世傑知之。

庚辰，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五　甲申，閩浙總督李侍堯奏：拏獲張破臉狗，供有廣東大埔縣人趙明德、陳丕、陳棟，至福建詔安縣雲霄地方，勸令入會，現已飛咨兩廣督臣孫士毅查緝。得旨：天地會竟係起自廣東，傳至福建，張破臉狗供出之趙明德等三犯，爲首先在閩傳教之人，著孫士毅即速飭屬嚴密查拏，按名務獲，勿任兔脱漏網。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六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富綱奏，接據順寧府全保等稟，四月二十日，有緬甸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恭齎金葉表文，及金塔、寶石、馴象等項，齎至江邊，懇求進貢，並稱老官屯一路山高瘴大、象隻難行，故從木邦前來等情。【略】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傳諭該督，接奉此旨，即一面遴派委員，護送該頭目等迅速前來行在，呈進表物。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六　戊戌，蠲免安徽鳳陽、潁州、泗州、宿州四府州衛乾隆五十二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壬寅，以王士棻爲江蘇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七　丁未，蠲免陝西華州、華陰、潼關三州廳縣乾隆五十二年水災額賦有差，並緩徵蠲剩銀糧、倉穀、籽種。

戊申，廣西巡撫孫永清奏：據太平府知府陸有仁等稟報，安南國被阮姓攻破黎城，嗣孫黎維祁出奔，夷官阮輝宿、黎炯等，保護王母、王子等，避兵博山社，被寇兵追殺，逃至河邊求救入隘。經巡隘員弁向其盤問，遥望隔河有百餘人，似係前來追趕，及見對隘現有兵勇，不敢過河，隨即退去。該夷官等，即同男婦過河，查點老幼共六十二名口，當即收入隘内，撥房棲止等語。臣現以巡閱關隘，直抵龍州，查詢實在情形，另行具奏。諭軍機大臣曰：上年據孫士毅等奏，該國土豪搆亂，國印遺失，曾諭令俟檄詢明確，再行補給。今該國嗣孫、母妻眷屬，竟被寇追殺，求救内投，尤不可不詢明妥辦。孫永清從未經歷軍務，恐於此事不能得有主見，孫士毅前曾隨赴軍營，此次駐劄潮州，調度一切，亦皆妥協。現在大兵業已徹竣，不過查拏會匪，並無必須該督在彼查辦之事，況本日據孫士毅奏，張破臉狗供出之趙明德等三犯，自無難得其實在下落。孫士毅接奉此旨，即馳赴廣西龍州，辦理安南國求救内投之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命福建督撫於天后本籍祠宇，每歲春秋致祭，載入祀典。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七　庚戌，蠲免山西大同、豐鎮、陽高、天鎮、懷仁、山陰、廣靈、應州、渾源九州廳縣乾隆五十二年旱災額賦有差，並緩徵蠲剩銀糧。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七　丁巳，諭：【略】三德久歷戎行，著該提督即統率兵衆，於關隘河岸處所，遵照奮勉妥辦。再，各關隘兵丁，前已有旨，令孫士毅再調二、三千名前往。兹該督雖已經密調二千兵豫用，若尚有應行飭調之處，該督亦不妨就近酌調，分頭布設，並飭令整齊行伍，建豎旌旗，方足以壯聲勢而寒賊膽。將此各諭令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八　秋七月辛酉朔，諭曰：【略】現在該國眷屬，以及隨從人等，業經地方官撥房安頓。孫士毅、孫永清，已先後馳赴龍州，著傳諭該督等，務宜就近親加照料，優給廩餼，俾無失所。並傳知該嗣孫之母，以該國雖被阮岳攻破黎城，嗣孫出奔，伊等懼被賊辱没，率衆内投。現既來至内地，各關隘均有重兵防守，斷無虞賊匪闌入内地，傷害伊等。

俸、雙来，而大學士之兼管部務者，則照尚書例俸米俱屬雙支，其不兼部務之大學士領袖班聯，職分較大，所得俸米比尚書轉少，殊未允協。嗣後大學士之不兼部務者，亦著加恩給予雙俸、雙米，以符體制。

又諭：楊重英從前係被緬甸裹去，原與叛逃者不同，今經緬甸送出，伊係無罪之人，將來送到時，不必加以鎖鍊。並著富綱向其傳知，以伊前被緬甸裹去，聞其至阿瓦後，總在寺廟居住，並無娶妻生子之事。從前蘇武被匈奴羈拘，即在匈奴娶妻生子，仍用爲典屬國。如楊重英果無其事，是尚比蘇武爲勝，即或亦經娶妻生子，不過與蘇武相等，亦無大過。雖伊回京後，自無顏復望如蘇武之得邀録用，然亦不至治罪。該督傳知後，即令楊重英將有無在緬甸娶妻生子之事，自行據實説出，並派員帶同在彼起程回京，諭令沿途安心行走，不必疑懼。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奏，接奉諭旨，遵即委員伴送緬甸貢使人等，於六月二十一日，由大理起程，前往熱河瞻覲等語。

己巳，吏部侍郎員缺，著朱珪調補，禮部侍郎員缺，著鄒奕孝補授，兵部侍郎員缺，著趙慎畛補授，工部侍郎員缺，著管幹貞兼署。

諭：楊重英之子楊長靈，見在刑部監禁，今查明楊重英並無順從緬甸情事，是楊重英係屬無罪之人，伊子楊長靈著即行釋放。

辛未，命阿桂、德成往勘荆州水災，撥庫銀二百萬兩，解往備用。

庚辰，所有湖廣總督員缺，著畢沅補授。目下河南並無緊要應辦之事，畢沅接奉此旨，不必來行在請訓，即速往荆州辦理撫恤各事，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伍拉納補授。徐嗣曾見在臺灣承辦城工諸事，其巡撫事務係伍拉納護理，伍拉納俟徐嗣曾回至内地後，再赴河南新任。伍拉納未到之前，河南巡撫事務，著惠齡速行前往署理。

以伊轍布爲福建布政使。

辛巳，柴大紀著照所擬即行處斬，以爲孤恩昧良、狡詐退縮者戒。李封亦著解任，前往荆州管工自效，其刑部左侍郎員缺，即著姜晟補授。姜晟接奉此旨，即速起程來京供職，務於朝審以前趕到，其湖北巡撫員缺，著惠齡補授。惠齡接奉此旨，即著速赴湖北任事，所有湖北巡撫印篆，著姜晟親帶，於途次迎交惠齡接收。畢沅昨已補放湖廣總督，其未到之先，湖廣總督印務，仍著舒常暫行署理，俟畢沅到後再行交代。

轉瑪興阿爲吏部左侍郎，以保成爲吏部右侍郎。以萬鍾傑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〇九　甲申，諭：昨據浦霖奏，審擬私造逆書之耒陽縣生員賀世盛一犯，照大逆律凌遲處死，家屬緣坐，並將搜獲之《爲國策》鈔本呈閱一摺。隨批交大學士、九卿，會同法司覈擬速奏。本日據大學士等，照擬具奏請旨，閱摺内有指出該犯所稱捐路終爲財動，有妨正途及拒諫等語。朕臨御五十三年，普免天下地丁三次，蠲免漕糧兩次，一遇水旱偏災，無不立予蠲賑。兼之浙省建築海塘，及豫省豁免攤徵銀兩，凡所以藏富於民，爲捍禦閭閻計者，總計不下億萬萬，從不稍存靳惜。前此豫工，暨川運，兩次開捐，原因維時河務工程緊要，軍需用度浩繁，府庫所存，不敷撥給。且康熙、雍正年間，曾因公准捐有案，廷臣有以是爲請者，是以照例暫開，爲一時權宜之計，然不久而即行停止，亦因納貲授官，本非善政，并恐雜流因此並進，仕路壅塞，捐例祇可行之於暫，而不可行之於久，特命停止。自停止以來，已十有餘年之久，五十一年，督臣李世傑、書麟、李奉翰等，以江南黄、運兩河漫決多處，撫卹堵築諸務，需費較多，合詞奏懇開捐，朕當以此事斷不可行，明降諭旨訓飭，天下人共知者。甘肅捐監之例，亦因地方官等包攬折收，藉端滋弊，永行停止。朕如果爲聚財起見，則兩次所捐，不敵一次普免之數，亦人所共知者，安有陳奏停捐，拒而不納之事。賀世盛身列膠庠，據供嘗閱邸報，豈五十一年朕訓飭李世傑等之旨，伊獨未之見耶？乃輒敢因科名未遂，心懷忿懟，遂私自著書怨望，大學士等擬以凌遲緣坐，實屬按律辦理。此等狂悖之人，若竟從寬典，俾安坐囹圄，勢必更肆狂吠，又如曾静之罪大惡極，寸磔不足蔽辜，反足以累及伊家屬。第念該犯究因失志場屋，貧苦無聊，摭拾傳聞，私自鈔寫，借以抒其抑鬱，與顯肆悖逆者，尚屬有間，賀世盛著從寬改爲斬決。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丙戌，諭：凡民修隄工在五百兩以上者，一體報部查覆。著爲令。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慶麟等奏，濟嚨、聶拉木二處，已被巴勒布搶占，惟宗喀尚在固守。衛藏兵力不敷堵截，已咨川省調撥駐防緑營官兵應用等語。所辦甚是。

八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安南廠丁爲數甚衆，若爲賊所煽惑，恐致賊勢益張。今孫士毅等檄諭該廠頭人，許以恩賞，並免其廠税，令出力勦賊，亦一辦法。

以吉慶爲內閣學士。

庚戌，以木蘭水大，停止行圍。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一 癸丑，又諭：巴勒布賊匪，滋擾後藏，成德、鄂輝先後帶兵赴勦。鄂輝著授爲參贊大臣，協力妥辦，以期迅速蔵事。

又諭曰：慶麟奏，巴勒布賊搶占宗喀，復圍脅噶爾之寨，又有賊來普窮結營，唐古忒兵徹回在春對地方。

丙辰，又諭曰：【略】阮岳、阮惠，因見孫士毅所發檄文，畏懼遁逃。【略】令許世亨並總兵一二員，帶兵數千名前進，孫士毅再備數千，在關隘駐劄，聲言續發，諒阮賊等斷不敢恃其頑獷，負嵎抗拒。

又諭：滇省蒙咱一路，與安南接壤，該處夷目等，或爲阮姓所用，將要害地方，潛行占據，亦未可定，自應一面檄諭各夷目等，一面派兵駐劄邊境，遥爲粤省幫助聲勢。富綱當率領勇往曉事鎮將，酌帶官兵，往彼駐劄。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二 九月壬戌，上御卷阿勝境，緬甸國使臣細哈覺、控委盧撒亞，及小頭目便機位南等四人入覲，並同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賜食，翌日如之。

諭曰：暹羅、緬甸，向來搆兵不睦，暹羅業經受封，而緬甸現亦投誠内附，俱係屬國。嗣後該二國應彼此修好，同受天朝恩眷，不得仍前搆兵。除緬使回國時已行傳知外，俟暹羅貢使到日，一併傳知，令其回國告知該國王敬謹遵照。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乙丑，禁各省州縣私立班館、私置刑具。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牧馬土司將僞官阮遠猷等擒獲，自應准其解送内地，以絶伊等覬望之心。

己巳，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凡屬奏報雨水地方事件，務期以實，不得輒用頌揚虚詞填砌入告，以副朕崇實黜華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一 癸酉，蠲安徽宿州、鳳陽【略】二十一州縣衛乾隆五十二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庚辰，諭：襲世職者，自十二歲以上，俱帶領引見。著爲令。

乙酉，諭：原任道員楊重英，前在緬甸羈留二十一載，念其獨居緬寺，亦未娶妻生子，尚知顧惜名節，較之漢時蘇武奉使外域、即在彼娶婦生子者差勝。見在緬甸款關役誠，奉表納貢，業將楊重英送出，伊本係無罪之人，在途因病身故，殊堪憫惻。著加恩賞給道員職銜，以示軫卹，其子楊長靈早經加恩釋放，著俟營

厝事畢，交該旗帶領引見。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四 冬十月庚寅，諭軍機大臣曰：【略】近日屢據慶麟等奏報，後藏脅噶爾之圍已解，巴勒布賊衆退遁二站，後又有千餘名，由列子陸續渡河，前至薩喀等語。看來賊衆無能，若竟退歸巢穴，轉難深入窮追，今乘其自來，正俟待我兵至藏，痛加殲戮，使之畏懼乞降，永靖邊隅。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阮惠等雖已讓出黎城，而嗣孫尚無消息，恐我兵徹回，阮惠等復乘虚攻搶，并將黎氏子孫全行戕害，反貽後患。諭令許世亨帶兵數千，直至黎城，督飭該國人衆，將首惡設法擒獲，以期一勞永逸。【略】孫士毅以各關隘官兵，與其駐劄本境，暗爲黎氏糜費錢糧，並須内地兵力，護送嗣孫眷屬出境，不如建豎旗鼓，出關進討，擣穴擒渠。所見甚正。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略】黎維祁被阮惠攻逼，即遠竄入山，及聞大兵進勦之信，尚不能懲仗聲威，激勵義勇。而呈報該督文内，又有推固予奪惟上所命之語，其識見闇弱多慮遲疑之處，即此已可概見。若該嗣孫不甚踴躍，該督亦不必相强，致令生疑，或即令曾孫黎維詮前來瞻覲。倘黎維詮年歲幼小不能遠行，即於該嗣孫兄弟内如黎維祇者，遣令入京朝貢，亦無不可。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諭：據慶麟奏，照料班禪額爾德尼回至前藏，接奉申飭諭旨，稱伊已與雅滿泰商定，仍往扎什倫布地方去訖。今成德到彼，令雅滿泰至前藏、往後藏之旨，雅滿泰即前往扎什倫布地方去等語。【略】慶麟著革去公爵，賞給頭等侍衛，仍留在彼，協同雅滿泰辦事，效力贖罪。慶麟之世襲公爵，著交該旗，或揀選班第子嗣，或巴禄之别子承襲，慶麟之子不必承襲。

庚子，今柴大紀貽誤軍機、失陷地方，又復挾詐欺罔、拖陷無辜，尤非王直望之止於貪婪玩法者可比，著將柴大紀之子查明，發往伊犁，給與兵丁爲奴，以示懲儆，餘著該部覈擬具奏。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四 癸卯，又諭曰：舒濂現今調藏，所遺伊犁參贊員缺，理宜另放。但此際不得人，恒瑞先在臺灣獲罪，雖冒奏添兵，究竟爲公事起見，尚可寬宥，著加恩賞給恒瑞副都統職銜，作爲伊犁參贊，幫同保寧辦事。

調吉林將軍都爾嘉爲盛京將軍，黑龍江將軍恒秀爲吉林將軍，以綏遠城將

軍萬椿、西安將軍興兆對調，以山海關副都統琳寧、爲黑龍江將軍，以盛翎侍衛海祿、爲山海關副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甲寅，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徐嗣曾奏，查出柴大紀誤拏良民許懷等，作爲匪犯，妄奏正法、戮屍。經前任嘉義縣知縣陳良翼審係良民釋放，柴大紀偏迫該縣扶同捏報，陳良翼依律擬斬監候，許懷等請緊行釋放。得旨：陳良翼於已經保釋之民人，仍作爲正法、戮屍之匪犯，扶同柴大紀混行通報，罪固難辭。但此案皆由柴大紀妄拏捏奏、玩視民命，當軍務緊要之際，尚敢迴護冒功，枉陷無辜，全不慮人心渙失，實屬罪不容誅，若非陳良翼虛心研鞫、痛切剖陳，幾致無罪良民駢首就戮。是陳良翼之扶同通報，係爲保全多命起見，因而從中婉轉，雖該員於查辦柴大紀劣蹟時，不即據實稟報，直至辦理緣坐，始行呈明，不值再加録用，其罪究屬可原。所有陳良翼間擬斬候之處，著加恩寬免，並即釋放回籍。餘依議。

十一月壬戌，調福康安爲閩浙總督，以勒保爲陝甘總督，海寧爲山西巡撫，吉慶爲兵部侍郎。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湖北荆州被水，見經修築隄工、加高培厚，並改建城垣、永資鞏固。因思向來江河險要之區，多有鑄造鐵牛安鎮水濱、蓋因蛟龍畏鐵，又牛屬土，土能制水，是以鑄鐵肖形，用示鎮制。此次荆州被災甚重，聞亦係蛟水爲患，見在該處新築隄工，著傳諭畢沅，於荆州萬城隄及沙市等處形勢扼要處所，相度緊要頂衝，酌量鑄置鐵牛，以鎮隄壩，亦豫弭水患之一法。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七　壬午，著傳諭烏大經，即奮勇督率兵丁，及土目人等，收復宣光、興化等處，與孫士毅會合，以期迅速蔵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十二月己丑，以鐵保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八　諭軍機大臣等：據圖薩布奏，拏獲天地會匪犯陳彪、籍隸福建漳浦縣，住在高溪鄉觀音亭。又同會之陳彪住在平和縣雲寮鄉，趙明德住在漳浦縣雲霄城北門内倉邊巷。已飛咨閩省嚴拏務獲，現將陳丕確審定擬等語。此案天地會匪，前經福康安拏獲嚴烟時，即供有傳會之僧人，及陳丕、陳彪、趙明德等犯。茲據粵省拏獲陳丕一犯，究出僧人提喜、陳彪、趙明德各犯住址下落，均在閩省漳浦平和縣地方，務當按名拏獲正法，以絶根株。

兩廣總督孫士毅奏報進勦安南賊匪情形。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官兵進勦，

孫士毅分路前進，使賊無從掩襲，後路又豫派弁兵埋伏，殲斃生擒多賊，並砍竹紮筏，俾大兵直過壽昌江，餘賊望風潰散。

癸巳，諭：據孫士毅奏報軍營大捷一摺，内稱，大兵自過壽昌江後，即趕緊前進市球江。【略】賊匪喪失魂魄，棄寨奔逃，大兵渡過市球江，分路痛加勦殺。

丙申，諭曰：孫士毅奏，十一月十九日黎明，統兵前抵高良江，在江心打仗。【略】賊匪數百人，無一得脱，起獲僞印三顆，黎氏宗族及百姓人等，俱出城跪迎，黎城不攻自潰。孫士毅及許世亨入城妥爲安撫，該酋孫黎維祁，於是日二鼓趕赴軍營，經孫士毅傳旨，令其襲封國王。

孫士毅力肩重任，調度有方，不及一月，即已迅奏膚功，克副委任，著加恩晉封爲一等謀勇公，並著賞戴紅寶石帽頂，以示優眷。俟擒獲阮惠等，紅旗捷報到日，再當續降恩旨，格外優異。許世亨隨同帶兵勦賊，奮勇可嘉，著封爲一等子爵。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以恩明爲甘肅按察使。

辛丑，諭：據塔琦等奏稱，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員子職銜色提巴爾第病故等語。【略】所出員子職銜公爵，即著伊長子邁默特阿布都拉承襲。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員缺緊要，著伊斯堪達爾調補，其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員缺，著滿默特阿布都拉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八　諭：刑部覈題四川省孔張氏，推跌前妻之子孔文元落河身死一案，將孔張氏照繼母毆殺前妻之子、其夫現無子嗣律，擬絞監候，已依議行矣。

《高宗實録》卷一三一九　己酉，諭：【略】孫士毅接奉此旨時，若未經起程前赴廣南，即著妥爲安頓，徹兵回粵。如已起程，即代爲巡設邊防，令其嚴安汛卡，順道徹回。其雲南一路，亦著孫士毅咨會富綱、烏大經，同時並徹。所有朕此次辦理安南興滅繼絶，及軫念夷民，一視同仁至意，著通諭中外知之。

丙辰，諭軍機大臣曰：魁倫奏，查拏天地會匪犯一摺，内稱據漳浦縣報稱，於該縣高溪地方拏獲僧人行義，供伊師父提喜，即係父親，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稱爲洪二和尚，已於四十四年身故。其趙明德一犯，亦稱係漳浦縣人，現已飛飭漳州道府查拏務獲等語。此案前據孫士毅奏，訪拏會匪，即有洪二和尚傳教之語，嗣據圖薩布奏，拏獲陳丕一犯，究出洪二和尚，現在漳浦縣地方居住。是洪二和尚，實爲此案要犯，雖據伊子行義供稱洪二和尚業已身故，所言殊不足

信。福康安此時已經抵任，著即將行義一犯，嚴切根究洪二和尚實在下落，是否身故。並將趙明德一犯，一併飭屬嚴拏務獲，訊究起會根由，毋任狡飾。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八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乾隆五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〇　春正月己未，諭：朕於元旦臨御太和殿受賀，見東邊第三、四班内有越至甬道上行禮者。本日據鴻臚寺堂官奏，請將排班之引贊官阿爾精阿交部議處，並自請交部。而糾儀之御史百慶、范衷參奏摺内，則稱係蒙古台吉等行禮錯誤，請勅交理藩院查明議處等語。朝賀大典，鴻臚寺設有引贊官員，御史復有糾儀之責，理應敬謹排定，以肅朝班，乃行禮各官，竟有越上甬道者，該管官員，所司何事？而御史百慶等，尚復靦顏諉之蒙古台吉等，以卸其不能查察之咎，尤屬非是。百慶、范衷、阿爾精阿俱著革職，尚書德保係管理鴻臚寺大臣，咎實難辭，著革去翎頂。其餘鴻臚寺堂官、都察院堂官，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又諭：據成德奏，率領官兵自第哩朗古覓取小路進發，收復宗喀、濟嚨，即取道克復聶拉木等語。所辦甚是。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前經有旨，以安南新造，止須令其親子弟來京謝恩，俟朕八旬萬壽，届期再令黎維祁親來瞻覲。今孫士毅所奏，與朕相同，所辦甚好。至富綱等前已奏稱，黄文桐業將宣光等處收復，聽候該國王派員前往接管，孫士毅自不必復生疑慮，況見已奏凱班師，更可毋庸計較。著傳諭孫士毅，即遵照節次所降諭旨，振旅撤回，並一面知會烏大經，將所帶官兵同時並撤，毋致稽延時日。

己巳，駐藏大臣巴忠奏：遵旨至扎什倫布，將三處第巴逐加研訊，惟聶拉木第巴桑幹私增税課、致釀事端，應照唐古特例，應斬之犯深透刺字、發往煙瘴桑蓋囚種地方。其濟嚨宗喀第巴，賊至不能堵禦，擬解至前藏，枷號一箇月，滿日重責，再發唐古特近邊地方，充當苦差。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忠奏，審明聶拉木第巴桑幹私添税課、以致激起事端，甚屬可惡，其濟嚨宗喀第巴雖無情弊，而賊至潰逃，各失所守，俱當嚴行治罪。著即照巴忠所擬，分别辦理，以昭炯戒。

癸酉，禮部尚書員缺，著常青補授。至禮部侍郎有襄理科場及學政各事宜，鐵保學問較之達椿爲優，著補授禮部侍郎，其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員缺，即著達椿調補。

著孫士毅傳諭該國王，務宜振作自强，力禦外侮，將國事加意整頓，酌量可以放心遠涉，即於五十五年准其來京恭祝萬壽，以遂其瞻仰感戴之誠。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一　以原任廣州將軍存泰爲鑲黄旗漢軍都統。

甲戌，勅諭暹羅國王鄭華曰：【略】今緬甸孟隕，新掌國事，悔罪抒誠，籲求内附。已於該使臣回國時，諭令孟隕，與爾國睦隣修好，毋尋干戈。爾國亦宜盡釋前嫌，永消兵釁，彼此和好，以期息事寧人，同作藩封，共承恩眷。兹特賜國王緙免福建淡水、臺灣、鳳山、嘉義、彰化五廳縣乾隆五十三年額徵穀粟，並嘉採幣等物，尚其祗受嘉命，倍篤忠忱，仰副眷懷，長膺寵錫。欽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丁丑，命禮部尚書常青議政處行走。癸未，閩浙總督員缺即著伍拉納補授。梁肯堂著補授河南巡撫，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秦承恩調補。王懿德著補授陝西布政使，所遺雲南按察使員缺著賀長庚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一　諭曰：孫士毅奏，正月初二日，黎維祁到營稟稱，聞阮惠有糾衆前來，搶奪黎城之信。孫士毅與許世亨等分兵前進，初三日即遇見賊衆，連次奮力勦殺，賊匪敗退。詎黎維祁聞阮賊親至，即攜眷潛逃，以致該國百姓慌張逃竄，賊勢散而復聚。【略】提督許世亨，總兵張朝龍、尚維昇，參將楊興龍、王宣、英林，遊擊明柱，在市球江以南，追殺賊衆，未及過橋，現無信息，自係身歿。【略】所有孫士毅前封公爵，及所賞紅寶石帽頂，俱著徹回，並著來京另用。兩廣總督員缺，已另降旨將福康安調補。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此時阮惠等自知傷損官兵、獲罪甚大，懼天朝大舉進勦，自必差人至關，悔罪乞降。福康安、孫士毅俱係封疆大臣，仍宜示以嚴厲，若差人再四籲懇，情詞恭順，俟奏到時，朕自當相機而行。方今國家全盛，阮惠以安南土目，若集兵會勦，原不難爲擣穴擒渠之計，但該處向多瘴癘，即使收入版圖，照新疆之例，又須分派多員駐劄，而該處貢賦所入，必不敷經費。況安南民情反復，勝國以前，郡縣其地者，不久仍生變故，歷有前車之鑒。朕再四思維，實不值大辦，莫若量寬一綫，俾其畏罪輸誠，不勞兵力而可以藏事之爲愈。福康安

等不可不知此意也。

又諭曰：黎維祁本係無能之人，屢經播越，失守藩封，今已勅封爲國王，又復棄國逃遁，律以內地官常，亦應斥革治罪。將來即欲懇請瞻覲，亦不值准其來京，祇可等諸編氓，予以衣食之貲，俾足存活。且南寧距邊關甚近，恐日久又有夷人往來，與黎維祁潛通信息，或致滋生事端，不若將黎維祁及其母子從人等，移至桂林省城安插，該撫就近約束照料，較爲妥協。著傳諭孫士毅、孫永清，即於省城內查撥空閒官房一處，給與黎維祁挈眷居住，並酌量給與口糧安頓，以資養贍。

丁亥，諭曰：【略】孫士毅著仍留總督頂戴，並著戴單眼花翎，在鎮南關辦事，俟福康安抵彼交代後，聽候諭旨，再行起程來京。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李慶棻卒，以郭世勳爲貴州巡撫，馮光熊爲湖南布政使。

二月戊子朔，召明禄來京，以蔣兆奎爲山西按察使，以甘定進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二　庚寅，又諭：今年京察届期，吏部開列在京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奏請甄別一本。向來大學士例不開列，第念大學士阿桂等，或襄贊綸扉，或兼統部務，均能懋著勤勞，敬公稱職，宜加優敘，以昭恩眷。阿桂、梁國治、和珅、王杰，俱著交部議敘。尚書董誥、彭元瑞、胡季堂、福長安、金簡，侍郎伊齡阿、穆精阿、德成、巴忠，夙夜宣勤，均能稱職，宜加優獎，俱著交部議敘。理藩院侍郎福禄，年力就衰，難以供職，著予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又諭：今年京察届期，吏部將各省督撫開列名單進呈，請旨甄別。協辦大學士、總督福康安，總督劉峩、書麟、李世傑、畢沅，河道總督蘭第錫，巡撫閔鶚元、徐嗣曾、長麟，宣力封疆，克稱厥職，俱著交部議敘，餘著照舊供職。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辛卯，以普福爲理藩院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二　丁酉，諭軍機大臣曰：勒保奏，於正月二十九日起程來京陛見，所有總督印務，遵旨交巴延三署理。

已亥，軍機大臣等議奏：新疆領隊大臣格綳額，擅借用阿奇木伯克邁瑪第敏普爾錢文銀兩，並收受阿奇木伯克阿布都喇瑞綢緞，及各城進奉馬匹、皮張等物，又購買皮張，短發價值，應照貪婪律，將格綳額擬以斬決，即在和闐正法示衆。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論：據保寧等奏，伊犁阿奇木伯克鄂羅木哱卜，率領衆回子伯克等，籲稱回子等自移駐伊犁以來生齒日繁，請將已成丁、能耕種者，俱令耕種，每年多交糧四千石等語。阿奇木伯克鄂羅木哱卜等感激朕恩，情願將已成丁之回子等令其耕種，每歲於應交糧九萬六千石外，再多交四千石，甚屬可嘉。若保寧等即將阿奇木伯克及衆伯克等查明，分別定數，於彼處存貯官所請交納，設遇歉收，仍照原定額數交納，不必加增，以昭體恤。永著爲例。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忠奏，探得鄂輝、成德等已將宗喀收復，該處民人妥爲安置後，即以次克復聶拉木、濟嚨。見在巴勒布頭目帶領屬下人等迎接，似欲有所禀報等語。

甲辰，命内閣學士吴玉綸開缺，以三品京堂用盛京刑部侍郎，榮柱以刑部郎中用，仍均帶革職留任。

以僧保住爲盛京禮部侍郎。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忠奏，鄂輝等辦理一切事宜，大約三月内便可撤兵，口糧足敷支用，無庸另籌採買等語。所辦甚好。

又諭：枷號慶麟之意，特爲駐藏大臣官員示儆，非以垂戒唐古特人也。打箭鑪爲入藏通衢，大臣官員俱由該處經過，觸目儆心，足昭炯戒。著將慶麟解赴打箭鑪，枷號三年，不必在藏辦理。

以王昶署刑部右侍郎，姚棻爲江西布政使。

辛亥，富勒渾、雅德均著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並著自備資斧，即於明日起程前往，不准給與驛馬，以爲貽誤封疆者戒。

以張朝綰爲廣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三　壬子，以領侍衛内大臣海蘭察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甲寅，諭曰：蘭第錫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其河東河道總督員缺，即著李奉翰調補。此時南河總督印務，著康基田即速馳往清江署理。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甲寅，福康安奏：請於沿海地方明設官渡，給照驗放，以清私渡之源。從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三　乙卯，原任兩廣總督孫士毅奏：二月初九日，阮

惠又遣夷目阮有啊、武輝璞二員，齎表呈進。臣諭令左江道湯雄業在關前面諭，並將表文拆閱，情詞尚爲恭順。惟以官兵尚未全送出，仍令指駁，恭候訓示遵行。諭軍機大臣等：【略】安南地方，水土惡劣，向多瘴癘，實不欲以天朝兵馬、錢糧，徒糜費於炎荒無用之地，撄之事理，實不值復行大辦。但阮惠得罪天朝，此時雖遣夷目兩次齎表至關，究難遽允所請。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丁巳，以多永武、圖敏俱爲内閣學士。

三月庚申，諭：秦承恩著仍留陝西布政使之任，其直隸布政使員缺，著馮光熊調補。所有湖南布政使員缺，即著王懿德調補。再，見在甘肅總督、藩臬俱係滿員，應爲酌量更調，所有甘肅按察使員缺，著周樽調補，其所遺陝西按察使員缺，著恩明調補。

以鄭際唐爲内閣學士。

癸亥，免甘肅通省逋賦及未完籽種、口糧。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四 甲子，檄諭阮惠：接到福康安檄文，即將戕害提鎮之人獻出。

乙丑，劉墉著降爲侍郎銜，仍在總師傅上行走，不必復兼南書房，以觀其能愧悔奮勉否。所有吏部尚書員缺，著彭元瑞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孫士毅補授。

丁卯，諭：朕此次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夏四月戊子，以劉墉、士保、永來俱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六 蠲奉天廣寧、鳳凰二城屬乾隆五十三年水災額賦，仍分别賑卹有差。

己亥，賑卹山東膠州、壽光二州縣被水災户，並給修葺房屋銀。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丙申，許世亨著晉贈爲伯，即令伊子承襲。其千總薛忠，著福康安查明，以應升之缺升用，以示鼓勵、矜惜至意。

癸卯，諭：舒常、李封前在湖北督撫任内，因循廢弛，又不能留心保護隄工，以致上年荆州被淹，是以將伊等革職，仍留工所效力。今該處隄工業已完竣，舒常著賞給頭等侍衛，仍在乾清門行走，李封年力舊衰，著賞給按察使銜，即令回籍。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七 丁未，諭：【略】今安南之事，撄之天時、地利，斷無勞師遠涉之理。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亦不忍使該國夷人頻嬰鋒鏑，是以決計不復用兵。況阮惠已震懾聲威，匝月之間，三次乞降，且將迷失兵夫，供給資送。將來伊若果誠心懇乞，赴闕求恩，或可鑒其悔罪悃忱，量加封號，若竟疑懼不敢親來，亦不過赦其前罪，斷不加以封爵。朕之撫馭外夷，恩威並著，大義昭然，無不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從未敢稍萌窮兵黷武之見，天下臣民，諒無不共見共聞。特將辦理安南始末緣由，通諭中外，使咸喻朕意焉。

辛亥，賜一甲胡長齡、汪廷珍、劉鳳誥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錢楷等三十三人進士出身，三甲廣善等六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壬子，諭：【略】嗣後著於都察院堂官内輪往二人，在頭層品級山兩旁站立督率，再於每品正從東西，不拘滿漢科、道、各派一員專司彈壓。科、道員數較多，每次止用三十六員，儘爲寬裕，於朕未升殿以前，著在品級山兩旁，向上按排分立，届時留心稽覈。如行禮人員有越班不齊者，既可隨時指示，而於錯誤不遵者，亦無難指名糾劾，更足以昭體制而肅朝儀。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七 丙辰，豁免直隸宣化、萬全、懷安、西寧四縣乾隆五十三年旱災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三二八 五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等奏，阮惠親姪阮光顯，敬齎表貢進關乞降，並籲懇進京入覲等語。此次阮惠遣伊親姪求降進表，其情詞迫切，實屬出於至誠，已另降勅諭，令福康安宣示，看來此事即可完結。

《東華續録》乾隆一〇九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黎維祁因無能失國、棄印潛逃，今姑寬其失守藩封之罪，安插桂林省城，酌給養贍，比於編氓，若聽其仍舊髽髮、服用該國衣寇，與内地民人迥異，殊於體制不協。著傳諭該督撫，即令黎維祁並伊隨從人等一體薙髮，改用天朝服色，將來阮光顯經過桂林時，與黎維祁會晤，見其業經薙髮，服色改易，斷無回國之理，並可令阮光顯差人回國寄知阮惠，俾得釋其疑畏。

己巳，諭刑部：嗣後凡殺死一家三四命以上者，兇犯之子交内務府閘禁，以示懲創。

免陝西潼關等三廳州縣逋賦。

《高宗實録》卷一三三〇 閏五月庚寅，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

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甲午，又諭：據畢沅奏，拏獲棗陽縣邪教姚應彩餘黨，現在嚴行追究一摺。閱該犯傳教咒內，有十門有道一口傳、十人共士一子丹、十口合同西江月、開弓射箭到長安等語，措詞實屬悖逆，推其傳習煽惑之意，與造反何異？必須嚴行根究，徹底窮追，不可姑息，亦不可波及無辜。著傳諭畢沅，務將此案研得確情，按律定擬，毋任各犯捏飾，以致或有漏網。至十人共士一子丹一語，或其教內爲首之犯，另有李姓，亦未可知，並著該督嚴切訊究，一併查明具奏。

《東華續錄》乾隆一〇九 乙巳，李天培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其湖北按察使員缺，著成汝舟補授。和琳親往查明據實參奏，不稍瞻徇，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

辛亥，予安南陣亡廣西提督、贈壯烈伯許世亨謚昭毅，廣西左江鎮總兵尚維昇謚直烈，閩粵南澳總兵張朝龍謚壯果，並予祭葬，入祀昭忠祠。

《高宗實錄》卷一三二二 六月丙辰，成都將軍鄂輝等奏：巴勒布畏罪輸誠，遣頭目來營乞降。臣等察其意誠，隨將唐古忒番兵先行徹動，一面宣布恩威，設法招致。

丁巳，蠲免安徽安慶、徽州、池州、太平、廬州、泗州、和州等府州屬乾隆五十三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錄》乾隆一一〇 秋七月丙申，諭：【略】所有福康安自請撤回公爵章服等項，及斥革治罪之處，著加恩免其撤回、斥革。但福康安受恩深重，乃不能加意謹慎，致蹈愆尤，亦不可無以示儆。福康安著罰總督養廉三年，仍加罰公俸十年，並帶革職留任，用昭懲創。阿桂、畢沅、惠齡未即據實奏出，固有不是，但此事究係福康安之過，阿桂、畢沅等俱不過相因而及，朕亦不加深究，一槩弗問矣。將此通諭知之。

丙子，以巴延三爲户部尚書，秦承恩爲陝西巡撫。額勒春爲陝西布政使，託倫爲江西按察使。

《高宗實錄》卷一三三五 戊申，安南國正使阮光顯、副使阮有瞞、武輝瑨並行人等入覲。

《東華續錄》乾隆一一〇 八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安南貢使阮光顯等，於送駕後令其回京，所有頒給敕印，仍交禮部齎捧回京，俟該貢使到京後，著留京辦事王大臣擇日頒發，令該貢使在太和門內丹墀下行禮祇領。

《高宗實錄》卷一三三六 癸亥，西藏辦事大臣巴忠奏：巴勒布王子，名喇納巴都爾，其總辦事務，係王子之叔，名巴都薩野，感恩入貢。

丁卯，蠲免安徽懷寧、祁門、當塗、蕪湖、繁昌、銅陵、無爲、建德、廬江等九州縣，乾隆五十三年學田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九月己亥，劉躍雲丁憂，以劉墉爲禮部侍郎。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舒濂等奏，薩嘉呼圖克圖遣人赴藏請安，貢獻佛像諸務，尚屬恭順，應賞賚以示鼓勵。著傳諭舒濂、曉諭薩嘉呼圖克圖：爾請安入貢，業代奏聞，仰蒙聖鑒，有旨前來。爾從前未稟明駐藏大臣，私差人與巴勒布講和，本屬不和，今蒙大皇帝加恩，不究已往。爾係紅教，與黄教不同，當各奉教律，毋相參越。兹以爾悚懼恭順大皇帝，錫爾手帕、鈴杵，爾其祇領，當益感聖恩，欽遵毋怠。

壬寅，諭：特成額前在湖廣總督任内，尚無貪婪入己情弊，著加恩釋放，賞給頭等侍衛職銜，自備資斧，前往烏嚕木齊，更換永泰。

《高宗實録》卷一三三九 丙午，又諭曰：福康安奏，黎維祁之弟黎維祇，潛匿安南保樂地方，與黄文燄糾聚土兵，攻打牧馬地方，被阮光平手下殺敗等語。【略】如黎維祇因阮光平逼迫，叩求内地收留，自當與黎維祁一同安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辛亥，阿揚阿卒，以舒常爲左都御史。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甲寅，命舉行順天舉人覆試例。

乙卯，以李潢爲内閣學士。

丁巳，諭：鄉、會試出場日，不准給燭。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一 壬申，賜中式武舉一甲劉國慶、馬承基、陳四安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吴三泰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毛秉剛等三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丙子，所有兵部侍郎員缺，著明興補授。明興見在出差，其未到任之前，著慶禮寶調署，其刑部右侍郎員缺，著玉德補授。韓鑅著調補户部右侍郎，伊見有應繳漫口官項較多，是以加恩調任，以便坐扣完項。所遺工部侍郎員缺，著張若渟補授，張若渟雖非科甲，但尚謹慎，且係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特加擢用，以示朕眷念舊臣之意。

以富尼善爲安徽布政使，忠泰爲直隸按察使。

庚辰，以聞嘉言爲廣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二 十一月乙酉，又諭曰：孫永清奏，據成林稟報，阮光平於十月十四日至黎城，諏吉十五日宣旨錫封。阮光平感忭出於至誠，來年三月間，親自進京叩祝，先遣陪臣等，隨同成林進關，謝恩進貢。現在太平南寧一帶，稍爲停待，俟奉到諭旨遵辦，其年例應進貢物，循照向例，派員護送赴京等語。阮光平祇受封爵，得備藩封，其歡忭感激忱悃，出於至誠，呈進謝恩貢物，自應賞收。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丙戌，免安徽宿州等十四州縣衛逋賦。

庚寅，皇六子永瑢著晉封爲質親王，皇十一子永瑆著封爲成親王，皇十五子著封爲嘉親王，皇十七子永璘著封爲貝勒。

以故多羅果簡郡王永瑢子緜從承襲多羅貝勒。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黎維祁曾爲國王，在桂林省城安插，密邇安南，恐其舊時臣庶假名滋事，業經降旨，將黎維祁及伊屬下人户全行來京，歸入漢軍，令爲世管佐領矣。黎維祁怯懦無能，棄國投回内地，已等齊民之列，今復加恩賞給官職，子孫得以世世承襲，而其屬下人等得食錢糧，伊等自必倍加感激，踴躍樂從，而阮光平聞知，更可不生疑慮。

癸巳，李世傑因病乞解任，許之。以孫士毅署四川總督，彭元瑞兼署兵部尚書。

戊戌，廣西巡撫孫永清奏：安南牧馬督鎮帶兵前往高平、那吕、保樂等處，已將黎維祁舊目閉阮像拏獲，並開舊目閉、農二姓叔姪弟兄，或已投降、或已逃匿。

己亥，以翁方綱爲内閣學士。

十二月乙卯，諭：【略】湯雄業熟悉夷情，留在鎮南關一帶，照料阮光平入覲事宜，較他員自爲妥協。所有此次貢使來京，即令黄符綵與德克精額伴送，迅速起程，務於鑌節前到京，勿再遲緩。將此由六百里傳諭知之。

庚申，諭：前因國史館所進《貳臣傳》乙編内，有先順流賊仍降本朝、投誠後復行從逆者，皆係反覆小人，不值爲之立傳，是以降旨，令將伊等列傳概行撤去，止爲立表排列姓名，摘敘事蹟。今思此等偷生嗜利之徒，進退無據，實爲清議所不容，若僅於表内略摘事蹟，叙述不詳，使伊等醜穢之行不彰，後世得以僥逃誉議，轉不足以示懲戒。但《貳臣傳》内，原分甲、乙二編，如甲編内洪承疇、李永芳諸人，皆曾著績宣勞本朝，有功可紀，即列入乙編者，歸順本朝之後，並未譽别生反側。若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姜瓌、王輔臣、薛所蘊、張炳等，或先經從賊、復降本朝，或已經歸順、復行叛逆，此等行同狗彘、面顔無恥之人，並不得謂之貳臣，若亦一同編列，轉乖史例。著國史館總裁即行詳悉查明，特立《逆臣傳》，另

爲一編，庶使叛逆之徒不得與諸臣並登汗簡，而生平穢蹟亦難逃斧鉞之誅，方爲公當。至如馮銓、龔鼎孳等，罔顧名節，身事兩朝，降附之後又無功績可紀，從前殁而錫謚，蓋因本朝定鼎之初，世祖章皇帝尚在沖齡，未嘗親政，睿親王等總理事務，皆在草創權宜之際，或欲藉此收拾人心、不暇覈實，被彼時爲史者所欺耳。今久而論定，使伊等倖竊易名之典，實不足昭彰褒之公。所有《貳臣傳》內，如馮銓等之曾給美謚者，亦著國史館查明，槩行追奪，以示朕維植綱常，慎重名教至意。

辛未，上以來年八旬萬壽，命鐫八徵耄念之寶。

丁丑，陳用敷著降補奉天府尹，安徽巡撫員缺，即著穆和蘭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是歲，朝鮮、安南來貢。

乾隆五五年（庚戌、一七九〇）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萬壽，頒詔天下，普免天下錢糧。

丙戌，廣西巡撫孫永清奏：據左江道湯雄業稟稱，阮光平於十二月十二日行抵鎮南關，遣陪臣阮文楚、吳文楚，率衛士等，於十三日至昭德臺下，祇領敕印。並據吳文楚等稟稱，國王擇於三月內赴京，恭祝萬壽，文楚願隨同行，早遂瞻覲，謹將國王奏謝表文進呈。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六　壬辰，諭曰：大學士和珅著加恩賞給黃帶、四開褶袍，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著兼散秩大臣行走。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明亮等奏，從前察喀爾西雅克部落阿哈拉克齊占頗拉特等，將前來貿易之安集延回人及噶什喀爾回人等馬匹奪取千餘匹一案。今經博斌等將占頗拉特及其子伯爾克並塔爾巴噶什之布嚕特阿哈拉克齊玉默特拏獲，分別辦理等語。所辦尚妥。

丙申，御定重排石鼓文十章，刻石鼓於太學及熱河文廟。

壬寅，以阿精阿爲直隸按察使。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本年朕八旬萬壽，安南國王阮光平赴闕祝釐，先至熱河，距八月萬壽之期尚有數月。該國王初入內地，道路遥遠，正值天氣炎熱之時，自應緩程前進，不必過於趲行。朕夏秋駐蹕熱河，已定於七月二十六日，在萬樹園筵宴藩部，八月初三日始行啟鑾回京。著傳諭福康安計算程期，令阮光平於七月二十三前抵熱河，俾途中行走從容，不至勞頓，以示朕體恤遠人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七　乙巳，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祘，表賀萬壽。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丙午，吏部議：工部侍郎德成於駁滅河南考城縣城工單銜具奏，照例降級調用，無級可降，應革職。得旨：此案德成獨出己見，單銜具奏，實屬任性乖張，其咎較重，著降爲三品頂帶，署理工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七　己酉，又諭：琉球國王恪守藩封，素稱恭順，重洋遠隔，職貢維虔，此次於例貢之外，恭進謝恩方物，使臣等恐照向例留作下次正貢，具呈禮部，請爲代奏，恩准賞收，下次仍請如期入貢。並稱臨行時，國王再三諄囑，令使臣具呈籲請，情詞懇切，誠悃可嘉。著照所請，該部即將所進謝恩方物，准予賞收，下次正貢届期，該國遣使來京，再當優加恩眷，以示朕懷柔藩服之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二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富綱奏，緬甸國長孟陨敬備表貢，遣使叩祝萬壽，並欲求請封號。其貢物、象隻業已齊備，該國長定於一交新年，齋潔告虔，即令貢使起身等語。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八　軍機大臣以移建城工錯謬之歷任河南巡撫、布政使等，分別議處具奏。諭：此案江蘭身爲藩司，有錢糧奏事之責，隨同畢沅往勘時，並未將堌陽不宜建城之處，禀商該撫，又未自行陳奏，遷就興工，以致採辦艱難，多糜運費，於官民均多不便，獲咎實在於此。本應照部議革職，姑念該員尚無浮冒草率情弊，其前後毀減擅發銀兩，業准照數賠交，江蘭著加恩降爲道員。

蠲免直隸永清縣柳園隙地、武清縣葦地乾隆五十四年分水災租賦，並緩徵蠲剩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丙辰，兩廣總督、公福康安奏：查廣西各府安插黎維祁等三百七十二名口，遵旨詳加酌覈，内將黎維祁、黎維祓等六十一名口爲一起，其丁迓衡、潘啟德、阮廷沛、潘孟賢等一十八名口，分三起解送進京。此外，閉阮俻、黄廷球、阮賢、阮廷連、黄德鄧、黎允俊、閉阮玩、段旺等二百三名口，安置江南等省，若於此數起内酌留粤西，恐安南壤境毗連，日久仍生事端，自應全數解送編管。又，查解京人口，除著名之人，其餘各名下俱有兄弟、親族，可分

爲數十户編一佐領，見京城建蓋房屋，足資棲止。報聞。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八 己未，諭：朕祇謁兩陵，巡幸山東，道經畿甸，當春行慶，首塗所及，宜沛恩膏。著將直隸經過州縣，本年應徵地丁錢糧，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丙寅，廣直隸本年學額。

辛未，富尼善著即解任來京，聽候部議。所有安徽布政使員缺，著和寧補授，其四川按察使員缺，著聞嘉言補授。湯雄業著補授廣西按察使，所遺廣西左江道員缺，著黄符綵補授。

免直隸各屬節年因災緩徵錢糧。

癸酉，命截留南漕三十萬石，貯北倉備用。

《高宗實録》卷一三四九 丁丑，諭：朕此次展謁兩陵，巡幸山東，所有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丁丑，諭：〔直隸總督劉峩〕著加恩以侍郎降用，寶光鼐見在出差，沈初著調署禮部侍郎，其兵部侍郎事務，即著劉峩署理。所有直隸總督員缺，著梁肯堂補授，其河南巡撫員缺，著穆和蘭調補，其所遺安徽巡撫印務，著康基田迅速前往護理。穆和蘭俟康基田接印後，即行馳赴新任，不必前來請訓。江寧布政使印務，著閔鶚元即行委員接署，俟書麟瞻覲回任後，即可兼署撫篆，康基田再回藩司本任。

戊寅，免山東各屬節年因災緩徵銀兩。

以福崧爲安徽巡撫。

庚辰，免浙江玉環廳租穀、海寧州沙地租銀。

三月丙戌，諭軍機大臣等：黎侗等解至行在，命軍機大臣傳旨詢問，開導再三，令其赴京隨黎維祁居住，遂具效忠黎氏之心。而黎侗等惟稱黎氏舊臣，思欲復仇舉事，原非避難内投，但願仍回黎氏故土，以身殉節等語。黎侗等既藉忠義之名，出辭堅執，若令仍回安南，自必布散謡言，藉端煽惑，既與阮光平無益。而阮光平或因其心叵測，加以誅戮，不能相容，朕心亦有所不忍，已令暫交刑部監禁。著將辦理情形傳諭福康安，將來阮光平入關時，不妨詳細面告：天朝已將黎侗留京，不能復行煽惑，永絶後患。該國王聞知，自當倍加欣感，毫無顧慮也。

賜山東召試諸生杜堮等二人舉人。

己丑，王站住因病解任，調和寧爲四川布政使，以周樽爲安徽布政使。張誠基署甘肅按察使，服闋後實授。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奏，本日據傘林等奏稱，獅仔等社生頭目懷目懷等一十二名，均願赴京叩祝萬壽，以展悃忱等語。該生番等畏威懷德，馴化歸誠，聯名籲懇祝釐，洵屬好事。見經奎林等派令熟悉番情之貢生張維光，帶同各番目，於三月内由鹿耳門配船内渡，四月内應可行抵福州省城。

壬辰，諭：據伍彌烏遜奏稱，車淩烏巴什之妻呈請，將伊族姪、貝勒達瓦丕勒之子固魯扎布爲嗣等語。著加恩即照所請，令固魯扎布承襲親王，以示朕矜恤宣勞效力蒙古臣僕之意。

免甘肅臨邊各屬番糧、草束，其河東、河西屯糧、草束，免十分之三。

甲午，廣山東本年學額。

免福建臺灣府屬應徵供粟，其官莊租息銀免十分之三。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〇 乙未，上詣先師廟釋奠，至大成門，降輿步入，行三跪九拜禮，遣官祭崇聖祠，分獻四配、十哲、兩廡。賜衍聖公及孔氏族人等食，並資章服銀幣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庚子，免烏噜木齊各州縣額徵地糧十分之一。

壬寅，松筠緣事革職，以舒濂爲户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一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等奏，緬甸國長孟隕，差親信頭目便居未駝等，齎送金葉表文，貢品象隻，叩祝萬壽，於三月初四日至鐵壁關，四月初旬到省後，即派員伴送起身赴京。並據該國長懇請勅賞封號，管理阿瓦地方，求開騰越關禁，俾通市易等語。緬甸【略】實屬恭順可嘉，自應俯允所請。再據富綱片奏：南掌國王，虔備表文馴象，遣使祝釐，并附進明年例貢，不日即可抵邊等語。

蠲免直隸昌平、寶坻、雄縣、滄州、鹽山、豐潤、玉田等七州縣乾隆五十四年分水災旗地租銀。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夏四月戊午，賜安南國王阮光平敕。

辛酉，命撥部庫及河南、山西藩庫銀兩，解直隸備用。

命吉慶會同嵩椿勘明英額邊至夔陽邊，開拓邊界，丈量荒地，分賞盛京各城旗人之無田地者。

丙寅，所有江蘇巡撫員缺，著福崧調補。何裕城著調補安徽巡撫，其江西巡撫員缺，著姚棻署理。托倫著補授江西布政使，其所遺江西按察使員缺，著司馬

駒補授。

己巳，諭：許世亨之子許文謨承襲伯爵，經兵部帶領引見，已加恩授爲頭等侍衛矣。許世亨身殉行陣，忠烈可嘉，今伊子甫經來京當差，一切未免拮据，著加恩即給予本年伯俸，並賞官房一所，以資棲止。伊母及家屬等見在川省原籍，並著孫士毅從優照料，咨送來京，用示朕優加體恤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三　壬申，蠲免河南永城縣乾隆五十四年分被水成災額賦。

癸酉，實授孫士毅爲四川總督，以原任四川總督李世傑爲兵部尚書。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一　乙亥，賜石韞玉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丑，調恩明爲安徽按察使，以姚學瑛爲陝西按察使。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富綱奏，緬甸貢使於四月十二日到省，十五日齎表起程，前赴熱河等語。

己卯，諭：李世傑在總督任内辦事實心，因患病奏請解任，特命來京，以兵部尚書補用。見在病尚未痊，需人侍奉，伊孫李再瀛前經加恩，賞給進士，授爲主事，今李再瀛業已病故，惟李世傑次子、知州李華封丁母憂服闋，隨侍來京，著即加恩以員外郎補用，俾得就近侍養，以示格外體恤。

庚辰，舒濂緣事革職，以慶成爲户部右侍郎。

免山西太原、遼州等十六府州並歸化城等處額賦十分之三，其大同、朔平二府及和林格爾等處新墾地畝並招種地租銀兩，豐、寧二廳地畝額賦，一體蠲免。

五月辛巳朔，皇六子、和碩質親王永瑢薨，予祭葬，謚曰莊。

戊子，以陸有仁爲山東按察使。

庚寅，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帶領阮光平途次行走情形一摺，並鈔録該國王遞回昇隆城等處書信三封進呈。所辦甚好。

己亥，諭：高郵州僞串冒徵一案【略】，王士棻亦著革職，交與書麟、福崧嚴審有無迎合、袒庇實情，定擬具奏。所有江蘇按察使員缺，著陳奉兹補授，其所遺河南按察使員缺，著李濤補授。

壬寅，免西藏所屬三十九部落錢糧。

六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奏，清遠縣途次，帶領阮光平跪接敕封阮光垂爲世子諭旨，及荷包、香器。該濤恪恭欣幸，伏地叩首，並稱尚有長子光纘，見在監理國事，光垂爲次，蒙恩晉封世子，不敢承當，特具表申謝。

壬子，調孫士毅爲兩江總督，以保寧署四川總督。

乙卯，諭：英善奏，孫永清見在病故，廣西巡撫員缺請旨簡放等語。因思陳用敷前在安徽巡撫任内，於學政徐立綱聲明平常未能據實參奏，是以降爲奉天府尹，用示薄懲。但念陳用敷係失察學政獲罪，非書麟、閔鶚元之玩視民瘼、袒庇徇私者可比，陳用敷著加恩補授廣西巡撫，並令前來行在請訓後即赴新任。陳用敷未到任之前，所有廣西巡撫印務，即著英善護理。

大學士等奏：審訊高郵州書吏假印冒徵，及有意彌縫之各該管撫、司等，定擬治罪一摺。得旨：閔鶚元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吴璵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康基田著從寬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其起意爲首假印詐騙之林之佩、夏瑄，係書吏舞弊，著即依擬處斬。

丙辰，敕封安南國王阮光平長子阮光纘爲世子。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六　丁巳，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五十四廳州縣，并各屬旗地乾隆五十四年分水災額賦。

辛酉，諭軍機大臣曰：畢沅等奏，均州鹽河地方，有民人賀廷選等，燒香念佛，哄誘騙錢，當經拏獲十餘名，究出夥黨，現委臬司馳往，會同搜捕等語。湖北均州與河南新野縣連界，向來八卦、順刀等會，俱係在河南地方發覺，該處民人，最易興習邪教，節經拏獲懲治，而惡習相沿，尚恐根株未能淨絶。

壬戌，勅封緬甸國長孟隕爲國王。

《高宗實録》卷一三五八　秋七月丁亥，土爾扈特汗策凌納木扎勒、杜爾伯特多羅郡王納旺索諾木、和碩特多羅貝勒德勒克烏巴什、阿爾台烏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四人，哈密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額爾德錫爾，及各回城阿奇木伯克等十七人，緬甸國使臣便居未駝等十人，南掌國使臣叭整烘等六人，臺灣生番頭目懷目懷等十二人入覲。

己丑，安南國王阮光平、陪臣吴文楚等，金川木坪宣慰司甲勒參納木卡等三十人，哈薩克汗杭和卓之弟卓勒齊等五人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二　庚寅，何裕城卒，以朱珪爲安徽巡撫。調沈初爲吏部右侍郎，以劉墉爲兵部右侍郎。

己亥，諭：【略】所有兵部尚書員缺，著加恩即以劉墉補授。以胡高望爲兵部侍郎，孫曰秉爲湖北按察使。

乙巳，上以本年八旬萬壽，率土臣民來京祝嘏，恐京城米價稍增，命發稜米三萬石，於五城平糶。

八月庚戌，暹羅國王鄭華表祝萬壽，貢方物。

辛亥，以佛住爲理藩院右侍郎。

庚申，上御禮興還宮，騎駕、鹵簿全設，導迎樂作，並奏《萬壽衢歌》。皇子、皇孫、皇曾孫、皇元孫，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紳民、耆老，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回部王、公、伯克，安南國王及陪臣，朝鮮、緬甸、南掌等國使臣，金川土司、臺灣生番等，環跪稱慶。賞費老民、樂工、承應匠藝人等有差。

辛酉，上八旬萬壽節。

《高宗實録》卷一三六一　庚午，又諭：刑部尚書員缺，著明亮補授，伊現在喀什噶爾辦事，所有刑部尚書事務，著舒常兼署。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孫士毅奏，安南夷人到川，分別入伍耕種一摺。所辦甚爲周妥。琅玕雖將安插情形奏聞，尚未及通盤籌畫，其江南安插之人，竟未據該省督撫奏到，業經降旨，將孫士毅原摺交福崧、琅玕閱看，令各仿照辦理矣。茲據

任綸扉，綜理部務，或出膺閫帥，宣力邊疆，宜錫官銜，用昭優眷。王杰著加太子太保，彭元瑞、董誥、胡季堂、福長安、保寧俱著加太子少保。

乙未，諭：富勒渾、雅德均已年邁，留在伊犁亦不得力，施恩俱著回京。

《高宗實録》卷一三六八　十二月己未，諭曰：旺沁班巴爾年輕尚有出息，故將伊補授寧夏將軍，自當感激朕恩，一切益加敬謹，奮勉行走。乃伊倚恃將軍職任，護庇屬下人等，欺壓平民，爭占地界。且前因送回格格靈櫬時，朕加恩令地方官護送，伊不知感戴朕恩，反行騷擾驛站。種種錯謬，甚屬不堪，本應從重治罪，姑念伊究係糊塗蒙古，著從寬革去將軍職任，退出御前，仍令在乾清門効力行走。寧夏將軍員缺，著圖桑阿調補，所遺荆州將軍員缺，著舒亮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三六九　壬戌，賑卹盛京鳳凰城、雪裏站、通遠堡、沙河站、東關、寧遠等六驛本年水災站丁，並奉天錦縣、義州、海城等三州縣本年水災貧民。

乙丑，諭：據陳用敷奏，阮光平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行抵鎮南關，與之餞别，該藩纔述隆恩，詞意甚覺肫摯。自關外至義安，按日計程，總在年内可到，謹將該藩謝恩表文呈覽等語。

戊辰，諭：吏部尚書彭元瑞供職内廷，勤勞夙夜，學問優長。本日朕至寧壽宫，見其所製鐙聯莊雅典切，見在詞臣中無出其右者，漢協辦大學士員缺，久未簡用有人，彭元瑞著加恩協辦大學士事務，尚其益勵操修，勉勤職業，用副朕造就成全至意。

是歲，朝鮮、琉球、安南、緬甸、南掌來貢。

乾隆五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〇　春正月乙酉，諭：前據尹壯圖具奏，督撫因有賠項，派累屬員，以致倉庫多虧，小民興嘆。屢經降旨詢問，尹壯圖全改其言，虚譽朕愛民勤政，及至詢其實事，尹壯圖節次覆奏，總不能指實一人一事。因令慶成帶同赴山西、直隸、山東、江南等省，盤查倉庫，俱無虧短，是尹壯圖逞臆妄言，其罪已無可逭。揆其初奏之意，不過自揣才具甚庸，學問又劣，於尚書、督撫不敢奢望，而思藉此一奏，或可内擢侍郎、外用學政。殊不知朕之用尹壯圖爲閣學，原以雲南現無大員，故爾不次陞擢，若論其才具學問，於閣學已爲倖獲，今尚欲

妄思干進，其希榮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見其肺肝。若謂其以建白沽譽直之名，雖庸人亦知其不能出此，惟伊前摺内所奏，各省多有虧空，奏請盤查，尚不得不謂之有所建白。但朕綜理庶務，從不肯察察爲明，五十餘年，未嘗有特派大臣清查倉庫者，蓋緣偏聽一人，即恐其人藉端勒索，查弊適足以滋弊，而督撫、藩臬舉不足信，何以委之地方重任？至其所稱吏民變額興歎之語，則實造作無稽，天良盡泯之言，不可不辨。試思我國家列聖相承，厚澤深仁，洽於寰宇，聖祖仁皇帝御宇六十一年，普免天下錢糧二次、漕糧一次。世宗憲皇帝十三年中，整綱飭紀，内外肅清，愛民實政，不可殫述。其時因籌辦西、北兩路軍糈，未及議及普蠲之事，迨朕繼緒承庥，臨御五十六年，偏災賑卹，蠲貸頻施，以及修築河工海塘，捍衛民生，所費何止萬萬。而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漕糧二次，爲數又不啻數千萬萬，孚惠閭閻，有加無已。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丙申，諭：總兵張朝龍、尚維昇出師安南陣亡，前經降旨，從優議卹，均照提督例，給與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世職。本日兵部將張朝龍之子張文貴帶領引見襲職。因念張朝龍、尚維昇帶兵前赴安南，屢著勞績，迨後力戰陣歿，奮不顧身，尤堪嘉憫。著加恩均賞給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即令伊等之子承襲，用示朕褒嘉勇烈，有加無已至意。

阿必達因病解任，調成策爲工部右侍郎，以傅森爲盛京工部侍郎。

戊戌，李綬卒，以劉墉爲左都御史，吴省欽爲禮部右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一　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冬至、元旦，及謝恩方物。暹羅國王鄭華，遣使表賀萬壽方物。緬甸國王孟隕，遣使表貢謝恩方物。俱賞賚筵宴如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甲辰，調紀昀爲左都御史，劉墉爲禮部尚書。

二月癸丑，李濤因病解任，以吴敬爲河南按察使。

以和琳爲内閣學士。

戊午，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阮元等二員爲一等，餘留館升黜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三　戊辰，又諭曰：鄂輝奏，華陽縣匪徒陳添順，行醫爲生，捏稱衍化真人轉世，與僧珠林等，妄稱謀逆，惑衆誆騙錢文，並私製小旗，糾人入夥，僞封官職。經該縣知縣嚴士鋐等訪聞拏獲首犯，隨飭署臬司林倜、參將楊長棟，帶同員弁嚴拏，共獲犯一百餘名。並據署典史谷煊，將僧珠林等拏獲，審明後，將要犯即行凌遲正法，其餘各犯，照例分别定擬等語。陳添順等始

稱衍化真人轉世，計圖詐騙，繼因獲利無多，復捏造謀爲不軌情詞，附和煽誘，不法已極。鄂輝督飭所屬，於兩旬之內，將首夥要犯全獲，分別正法，所辦甚屬妥速，本地方官功過相抵，毋庸議敘。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辛未，以周興岱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四 三月乙亥朔，賑卹奉天錦州、義州、牛莊、熊岳、鳳凰、金州等六城，並福陵、昭陵總管衙門，盛京内務府、户、工二部，及霾陽邊門等處，乾隆五十五年分水災旗地人户，並蠲免租銀有差。

戊寅，諭：朕此次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三。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孫士毅等奏，張懷路呈告仲見龍之祖仲繩所著《奈何吟》辭多悖謬一案。審明仲繩生於明季，仲見龍係仲繩遠族，並非嫡派子孫，張懷路因挾涉訟微嫌，聽從趙從等教唆，將家藏《奈何吟》首出誣控，應請將仲見龍省釋。至仲繩曾孫仲克順等，雖不知伊曾祖刻有詩藁，搜查實無其書，但究係本犯子孫，豈竟毫無聞見，請將仲克順等照仲繩應擬絞決罪名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所辦未免過重，仲繩生於明季，至本朝康熙年間尚在，所著詩藁原有頌揚本朝之辭，語涉牢騷怨憤之處，既據張懷路供明係爲崇禎、弘光而發，該犯呈首時，即慮及當官看出，恐坐以反誣之罪，曾與趙從密商，趙從以此書刊於康熙年間，首出必當嚴究，是張懷路、趙從等挾嫌誣控，希圖拖累洩忿情節業經確鑿，祇須將仲克順等責懲完案，已足蔽辜，何必問擬滿流。況仲繩詩詞謬妄，係指明季而言，更不值代勝國追究，將其裔孫治罪也。外省督撫辦理案件，若非失之寬縱，即屬有意從嚴，權衡情罪，每不能允當，孫士毅在督撫中，係屬曉事之人，不應若此。著傳諭該督等，即應遵照發落，其誣告之張懷路、唆訟之趙從等，仍照所奏辦理，咨部完案。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五 甲午，【略】張元錫服官本朝，並無劣蹟，雖係明季庶吉士，未經授職，與曾任前明清要、覥顔改節者不同，非但不應列入貳臣乙編，並不應列入《貳臣傳》内。乃國史館臣，不加詳審，輒與馮銓、龔鼎孳諸人，一例編輯，該總裁亦不免存偏袒、附和之見，著飭行該館，從前所辦諸臣列傳，有身事本朝而在勝國時僅登科第、未列仕版者，均著查明改正，毋庸概列貳臣，以昭信史。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己亥，以王慶長爲福建按察使。

夏四月乙卯，以戚藩生爲福建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七 庚午，蠲免江蘇碭山、蕭縣、睢寧等三縣，徐州衛上年水災額賦有差，並予勘不成災各州縣衛緩徵。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壬申，調景安爲山西布政使，鄭源璿爲河南布政使。

調張若淳爲刑部左侍郎，吴省欽爲工部右侍郎，以彭元瑞爲禮部右侍郎。

五月戊寅，定宗室、王公等兼任職銜，因事實降例。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八 癸未，蠲免盛京海城、錦縣、義州等三州縣上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庚寅，諭：署理江蘇巡撫長麟，自棄瑕録用以來，查拏盜匪、會匪，嚴緝鹽梟等案，於地方一切事件，辦理頗爲認真。著加恩實授江蘇巡撫，給還頂帶，仍著賞戴花翎。該撫益當感激朕恩，倍加奮勉，毋致始勤終怠，以副朕格外加恩、訓誨成全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三七九 乙未，諭曰：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蠲免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〇 六月甲辰朔，蠲免直隸霸州、保定【略】等六十九廳州縣上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戊申，諭：各省呈控重案，著督、撫親提審辦。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一 壬戌，蠲免陝甘皋蘭、金縣、靖遠等三縣上年霜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三 乙丑，諭：福康安奏，安南國王阮光平遣使續進表、貢謝恩，並將表文進呈。覽奏深爲嘉悦。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秋七月甲戌朔，命回城阿奇木伯克設立清文學校。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二 丙戌，又諭曰：秦承恩奏，據渭南縣民人劉世俊，出首族叔劉照魁從遠道回家，攜有銀兩、馬匹，恐係行竊爲匪。經該縣將劉照魁拘拏到案，訊出該犯係入八卦教内，於上年二月自山東起身，由庫車、阿克蘇、葉爾羌，至喀什噶爾尋見震卦掌教王子重。該犯以劉照魁遠赴口外，送伊家信，功行較大，封爲東震至行開路真人，令其回至山東，與伊姪王臘元兒興復原教，並

令該犯口許同教發遣葉爾羌等處屈進河等六犯封號等語。王子重係震卦教內發往喀什噶爾給回子爲奴之犯，乃不思悛改，復敢潛通信息，妄加封號，與復原教，實爲罪大惡極。而同教發遣新疆之屈進河等，仍向王子重討求封號，均屬慫不畏死，竟與叛逆無異，自應速正刑誅，以昭炯戒。但王子重係震卦掌教，爲此案罪魁，著明亮等迅拏到案嚴審，令其供出在新疆地方傳教煽惑，輾轉授徒入教之人，一併查拏根究，無使一名漏網，速即驛奏。審訊明確後，即派委妥幹官員，兵役，將王子重迅速解京，再行根究同教匪犯，盡法處治。【略】其屈進河、申文成、宋明、周法才、周進、毛有倫六犯，並著明亮等密拏審訊。該犯等既向王子重討求封號，必有興教授徒等事，務須逐一根究，一面速奏，一面即將屈進河等六犯，在該處正法示衆。所有王子重、屈進河等供出各犯，如有在新疆復立八卦教名目授徒惑衆者，亦即在該處正法。其貿易民人內，如審係被惑聽從入教之犯，著一併解交刑部發遣，以絕根株。又喀什噶爾遣犯詹清真，係天地會匪犯，託劉照魁攜帶家信，並給與紙條，聲言到粵時，給伊家屬看過，必有重謝。其紙條內語甚違悖，並著明亮嚴訊詹清真，在該處有無傳習天地會教，曾否亦入過八卦教，切實研鞫，若有匪徒聽從入教者，亦當一體從嚴辦理，詹清真亦即正法。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書麟等奏，伏汛水勢安瀾、工程平穩一摺。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三 丁酉，諭曰：丹巴多爾濟所出正紅旗蒙古都統員缺，著保泰補授，保泰未來之前，著永琨署理。察哈爾八旗都統員缺，仍著烏爾圖納遜署理。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四 八月丁未，諭軍機大臣曰：陳用敷奏，接准秦承恩咨文，即飭令按察使善泰，前往養利州查拏劉書芳，並將同案安插軍犯楊八等十一名，密行拘訊，如有不法情事，併案辦理等語。劉書芳係山東單縣八卦教匪犯，充發廣西養利州，復敢在配傳教，收劉照魁爲徒，並令前赴廣東德慶州探訪同教軍犯步文斌，而步文斌即將劉照魁認爲義子，輾轉交結，復興邪教，實屬大干法紀，此時自已拏獲到案，著陳用敷即親提嚴審。該犯在配日久，所收徒弟，必不止劉照魁一人，且步文斌係在廣東德慶州安插，與劉書芳相距甚遠，往來通信，是其行蹤詭秘，必有勾結入教之人，並著福康安等逐一嚴究，根訊明確後，無可解京質審之處，即遵前旨，將劉書芳、步文斌在該處正法示衆。所有究出該犯所傳徒弟，務須按名拏獲，解京辦理，其徒弟轉相傳授之人，不必輾轉株連，以省拖累。至與劉書芳同案安插廣西軍犯楊八等十一名，與劉書芳自必聲息相通，難保無在彼授徒傳教之事，若仍留該省，勢必煽誘滋事，並著陳用敷審明後，解交刑部，另行定地發遣，以淨根株。將此各傳諭知之。

庚戌，諭：據陝西解到邪教八卦案內劉照魁一犯，往喀什噶爾爲邪教案內遣犯王子重傳寄書信，因命軍機大臣嚴加審訊，詰其如何出口。據供於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內到陝西，六月到甘肅地方，打聽出口的人，都要在肅州起票，就假認王子重親戚，帶有家信，前往探望，到肅州衙門起票出口等供。王子重係八卦邪教內重犯，發遣回疆，從前該犯由甘肅出口，地方官行文遞解，該省各衙門皆有案册可稽，劉照魁出口時，既公然自稱係王子重親戚，前往探望，該州知州理應拏住解部審問，乃竟轉給與口票，俾得沿途照驗，往來無阻，如此則邪教重犯何必發遣爲奴乎？若其偷出口，則不過失察，其過尚輕，豈有公然令發遣重犯，往來外域之理，其過甚大，已令勒保查明該州知州，即行革職拏送刑部治罪，并令勒保明白迴奏矣。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甲寅，上御山莊宮門觀射。皇孫、質郡王緜慶年十三，中三矢，賜黃褂、三眼花翎。皇元孫載錫年八歲，中三矢，賜黃褂、雙眼花翎。御製誌喜詩。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五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泰等奏，廓爾喀將噶布倫戴綳誘去，圍在聶拉木，膽敢占據地方，保泰現往後藏酌辦，並據成德亦願前往。

又諭：【略】今後藏聶拉木地方，既有廓爾喀搶占之事，鄂輝尚須在彼聽候信息，豫備前往。孫士毅現在留京並無應辦要務，且曾任四川總督，該省一切地方事宜本係熟手，著傳諭孫士毅接奉此旨，不必前來行在請訓，即輕裝減從，馳驛前往四川，署理總督印務。到川省後，如保泰已將廓爾喀之事辦理完結，無須鄂輝前往，即著鄂輝來京陛見，候其陛見回任，孫士毅再將督篆交卸。倘鄂輝應往後藏督辦，孫士毅亦應俟鄂輝辦理廓爾喀事務完竣，來京陛見，回任後再行交卸督篆，回京供職。孫士毅此時馳驛出京，祇以鄂輝陛見，令往署理督篆爲辭，不必將廓爾喀之事稍爲宣露也。將此諭令知之。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年十一月，係福康安之母七十生辰，上年曾諭令福康安屆期來京。茲距十一月之期尚寬，但粵省現無要務，福康安若豫行來京，更得從容就道。著傳諭福康安，接奉此旨，即行起程，將總督印務，交與郭世勳署

理，並諭郭世勳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九月乙亥，調諾穆親爲理藩院侍郎，吉慶爲户部左侍郎。

丁丑，諭：青海等處番子，歸西寧辦事大臣管理。

庚辰，諭：本日召見新調貴州按察使顧長紱，詢其祖母年已七十九歲，伊母年近七旬，貴州道路較遠，難以就養。顧長紱著調補浙江按察使，其貴州按察使員缺，即著姜開陽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七　戊子，又諭：昨據保泰等奏稱，與廓爾喀打仗，達木之協領澤巴傑、公扎什納木扎勒陣亡。唐古忒兵丁甚屬懦弱，遇賊輒遁，達木之蒙古兵丁殊屬奮勇、竭力禦賊，陣亡者甚衆等語。

著派乾清門侍衛額勒登保、永德、珠爾杭阿、阿尼雅布、墨爾根保即刻回家治辦行裝，二三日内即行馳驛起程，速由四川前赴西藏，交成德、鄂輝差遣委用。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己丑，以玉保爲盛京兵部侍郎。

辛卯，諭：駐藏大臣凡遇噶布倫缺出，會同達賴喇嘛，秉公選定出力人員，奏請揀放。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七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廓爾喀侵占聶拉木濟嚨，竟敢犯至扎什倫布，若不痛加懲創，斷不能使之懾服。前此所言償債之事，竟無庸提及，著鄂輝、成德，即向廓爾喀，諭以爾等受大皇帝隆恩封爲王公，乃敢如此妄爲，甚屬可惡，爾等搶奪唐古忒地方，較所欠之債已越數倍，爾等將所有搶奪物件，即行呈交，方可飭令在藏番民還汝欠債，若不呈出，豈但不償汝債，併且興師問罪，痛加殲戮。將此明白曉諭後，即整齊軍旅，痛加懲勦。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乙未，轉明興爲兵部左侍郎，以和琳爲兵部右侍郎。

冬十月乙巳，閔鶚元羈禁囹圄，已經歲餘，且年逾七旬，著加恩即行釋放。伊精力已衰，並非不可少之人，亦不足再加録用，著即令其回籍，閉門思過。閔鶚元益當感激朕法外施恩，自知愧悔。

戊申，以吴省蘭爲内閣學士。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八　癸丑，諭：【略】所有户部尚書員缺，著福長安調補，其工部滿尚書員缺，著金簡轉補，所遺工部漢尚書員缺，著加恩以彭元瑞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丙辰，吏部議准：兩廣總督、公福康安奏，廣西太平府龍州，緊接安南地界，見在開關通市，稽查商民，所關尤重，通判職分較小，難資彈壓。查潯州府同知附郡事簡，應請改爲通判，龍州通判改爲同知。從之。

丁巳，俄羅斯懇請開市，允之。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九　己未，著鄂輝等到藏後，將保泰喚至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前，對衆眼同傳旨，重責四十板，再行枷號。仍將諭旨内指出保泰種種貽誤緣由，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及各呼圖克圖大喇嘛等，明白宣示，以服其心，並令保泰據實登答具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庚申，諭：各省督、撫文武官員請賜封者，俱限年終彙奏。著爲令。

甲子，調松筠爲户部左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三八九　辛未，又諭：鄂輝奏，現在賊匪業已敗回，不過在濟嚨、聶拉木一帶，覘望拒守，俟與成德先後抵藏，督率現帶之屯兵二千名，設法攻取，縱使大雪封山，亦須繞路前進，痛加勦殺。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〇　十一月壬申朔，諭軍機大臣等：據保泰奏，賊人占據聶拉木、定結等處，不肯遽行退回一節。此正極好機會。

癸酉，諭：廓爾喀賊匪滋擾後藏，現派福康安，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統領勁兵進勦，以期迅奏膚功。福康安著授爲將軍，海蘭察、奎林著授爲參贊，其餘隨在軍營，及派往各大員，俱著在領隊上行走，庶軍行有所統攝，以專任使。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現審王子重傳習八卦邪教一案。檢查乾隆三十七年山東省審辦劉省過邪教原案，係將八卦分授各犯，内惟坤卦一卦，未經立教，其艮卦教下，係分給張玉成并伊子張静安、曾經訊明辦理完結在案。艮卦一教王子重信内，稱有艮糧，自必實有其教，昨已降旨令江南、山東各督撫一體留心，實力查緝，務獲懲辦，以净根株。連日復經軍機大臣嚴刑審訊，雖該犯熬刑尚未吐有實供，但三十七年邪教案内，既有艮卦一教張玉成、張静安父子分授傳習，則張玉成等在日自必傳教授徒，更有沿習其教之人。即如王子重之父王中因邪教破案正法，而王子重尚仍其教，且敢在新疆地方輾轉煽惑，此等愍不畏死之徒，冥頑無知，牢不可破，所供艮卦一教無人傳習之語，殊不可信。著再傳諭書麟、長麟、惠齡，於江南沛縣、山東單縣一帶地方密飭所屬，務將艮卦或别卦認真查

訪，嚴切根究，毋令邪教匪徒稍留餘孽，倘視爲海捕具文，以致別經發覺，則是自干咎戾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庚辰，以汪承霈爲左副都御史。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〇　辛巳，諭：【略】〔鄂輝、成德〕清濇不前，坐失機會，其錯謬甚大，豈可復膺封疆專閫。鄂輝著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駐藏辦事，仍令舒濂幫辦。成德亦著革去將軍，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聽候福康安調度差遣。【略】所有成都將軍，著奎林補授，仍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其未到任以前，仍著觀成署理，俟軍務告竣，奎林再赴新任。四川總督員缺，著惠齡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癸未，召額勒春來京，以陳淮爲貴州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〇　甲申，以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宗室公永琨，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丙戌，轉慶成爲户部左侍郎，以額勒春爲户部右侍郎。

丁亥，以特克慎爲山西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一　己丑，調湖北荆州將軍舒亮爲陝西西安將軍，以熱河副都統富昌爲荆州將軍。

壬辰，命刻石經列辟雍。諭：自漢、唐、宋以來，皆有石經之刻，所以考定聖賢經傳，使文字異同，歸於一是，嘉惠藝林，昭垂奕禩，甚盛典也。但歷年久遠，碑多殘缺，即間有片石流傳，如開成、紹興年間所刊，今尚存貯西安、杭州等府學者，亦均非全經完本。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臨御五十餘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創建辟雍，以光文教，並重排石鼓文，壽諸貞珉，而十三經雖有武英殿刊本，未經勒石，因思從前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曾命内廷翰林詳加校勘，藏弆禁闥，藏弆懋勤殿有年，允宜刊之石版，列於太學，用垂永久。著派和珅、王杰爲總裁，董誥、劉墉、金簡、彭元瑞爲副總裁，並派金士松、沈初、阮元、瑚圖禮、那彦成隨同校勘。但卷帙繁多，恐尚不敷辦理，著總裁等再行遴派三人，以足八員之數爲校勘。諸臣等其悉心研辦，務臻完善，以副朕尊經右文至意。尋奏：遵旨遴派翰林院侍讀學士劉鳳誥、祭酒汪廷珍、侍講邵晉涵，留心經學，堪以並充校勘。報聞。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甲午，調德明爲吏部右侍郎，僧保住爲禮部侍郎。

以巴延三爲盛京刑部侍郎。

《清高宗實録》卷一三九二　十二月庚戌，著福康安細加酌量，如青海一路可以通行無阻，即飛咨勒保告知海蘭察等，令其無須駐劄西寧，等候官兵一同起程前進，或作爲一起行走，或分作數起，俱無不可，總以計算馬力，酌量行走。此事惟在福康安相度情形，自行定奪，咨明辦理。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庚申，加勒保太子太保。

癸亥，以陳奉兹爲江南布政使，汪志伊爲江蘇按察使。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鄂輝奏，查明後藏占卜惑衆之喇嘛羅卜藏丹巴等，分別辦理一摺。【略】嗣後，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遇有應辦事件，當一一商同辦理，噶布倫等與在藏章京會辦，不得稍有專擅。即達賴喇嘛係出世之人，不復經理俗務，或慮駐藏大臣辦事不免偏私，達賴喇嘛原可據實參奏，朕必當嚴行懲治。著福康安於抵藏後，將此詳細告知，達賴喇嘛及呼圖克圖大喇嘛等咸喻此意，嗣後即遵照辦理，以期永綏衛藏。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三　丁卯，諭曰：明亮在外多年，明興著爲參贊大臣，遣往喀什噶爾，更換明亮。都爾嘉之母，現已年邁，明亮著補放黑龍江將軍，都爾嘉俟明亮接任後，即行回京。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四　是歲，朝鮮、暹羅、緬甸、安南來貢。

乾隆五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四　春正月乙亥，著福康安【略】傳集達賴喇嘛、濟嚨呼圖克圖大喇嘛噶布倫等，諭以上次賊匪滋事，即因巴忠等令丹津班珠爾等前往講論，私與説和。今丹津班珠爾等又係達賴喇嘛遣令前往，亦不關白駐藏大臣，輒欲講和完事，若徹兵後，賊匪故智復萌，又須煩我兵力，是天朝兵馬糧餉竟爲衛藏疲於支應。況賊匪復來，必致擾及前藏，更將如何辦理？爲此明白宣諭，若達賴喇嘛之意，必欲與廓爾喀和息完事，大皇帝即聽從爾等所爲，將大兵徹回，此後藏内一切事務，概置不問。若爾等以衛藏地方憑仗天朝保護，則須同心合力，悉聽區處，不得再私遣人與賊來往。如此明白斷定，俾喇嘛及唐古忒人等咸喻此意，方可協力同仇，剋期藏事。

丙子，諭：前因廓爾喀侵擾後藏，派令鄂輝、成德、巴忠前往辦理。巴忠自

恃御前侍衛，率意專擅，欲圖草率完事，且因通曉唐古忒語言，輒向噶布倫丹津班珠爾等私自計議，與廓爾喀說和，令其退回侵占之聶拉木、濟嚨、宗喀三處，每歲議給元寶三百個作爲地租，嗣因丹津班珠爾以事已完畢，未照前議給銀，致廓爾喀復行滋擾。去年起事之時，巴忠自知罪重，即投河自盡，若其身尚在，必當正法，今已倖免刑誅，伊子蒙古奏事處三等侍衛僧額布，著降爲藍翎侍衛，在大門上行走，以示懲儆。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甲午，以蘇陵阿爲刑部尚書，諾穆親爲倉場侍郎。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六　丁未，豁奉天錦州府屬乾隆五十六年旱災額賦，仍賑卹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己巳，命侍郎和琳赴藏辦事。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八　三月丁丑，諭：朕此次恭謁西陵後巡幸五臺，所有沿途經過地方，著加恩豁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戊寅，諭曰：濟嚨呼圖克圖，及藏内各寺堪布扎薩克喇嘛噶布倫等，因辦理軍務，均各奮勉圖報，將達賴喇嘛庫内存貯火藥鉛彈，盡行交出備用，又備馬百匹，以利軍行，深堪嘉尚。濟嚨呼圖克圖著加恩仍准續封慧通禪師法號，該衙門換給新改牒文劄付。

諭軍機大臣曰：【略】西藏帕克哩邊外哲孟雄、宗木等部落，現與廓爾喀打仗，將該二處地方奪回，【略】著福康安傳旨，再行酌量賞賚。

己卯，又諭：朕本日行抵秋澜，有道旁叩閽貴州民人楊秀錦，隨令軍機大臣訊取供詞進呈。該犯係貴州鎮遠縣人，素當本縣董長，催取每年應徵錢糧。從前俱按畝徵收米石，自四十八年以來，改徵折色，每地一畝徵銀遞年加增，因加徵銀兩太多，催交不齊，屢被責打，受苦不過，攜帶串票來京申訴等情。細閱該犯供詞，折徵之始每畝折銀六錢五分，遞加至二兩一、二錢不等，上年則仍徵一兩二錢等語。地畝錢糧徵收米石，自有定例，何以改徵折色？且遞年既經加多，何以上年銀數又復減少？種種情節，自應徹底根究，以成信讞。但該縣民人交納錢糧者甚多，何獨該犯一人，不憚遠來，赴京控告，或另有唆使賄囑之人，亦未可定。如該犯所供情節，竟屬虛誣，自當治以應得之罪，以儆刁風。若該地方官果有加徵之事，更不可不嚴行查辦，據實參奏。著傳諭姜晟，於滇省民人那耀宗等控告爭奪家産一案審辦完竣，即順赴黔省提集犯證，秉公嚴審，定擬具奏。此係隔省之事，該撫自無所用其瞻徇也。

癸未，諭：朕此次恭謁西陵、巡幸五臺，經過直隸地方，已加恩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惟念經過各州縣，尚有節年因災出借米穀各項，若仍令一併帶徵，小民輸將，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大興、安肅、新樂、正定、定州、望都、清苑、新城等八州縣未完節年因災出借米、麥、穀三萬四千五百五十四石零，概行豁免，用示朕惠愛黎元，有加無已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統領大兵，勦辦廓爾喀賊匪，特授爲將軍，與外省駐防將軍體制、稱謂相同，究覺等威莫辨。此次福康安應稱爲大將軍，遇有檄諭行文等事，竟以大將軍列銜，更覺威嚴尊重，足使番衆生畏，賊匪破膽。

《高宗實録》卷一三九九　庚寅，諭：朕向來每遇巡幸，所有經過地方，俱加恩蠲免地丁錢糧十分之三。五臺非清蹕常臨之地，此次巡幸駐蹕，尤宜逾格施恩，用敷渥澤。所有五臺一縣，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其大同、朔平二府屬，未完糧一萬八百四十八石零，和林格爾廳未完米九百八十九石零，亦著全行豁免，以示朕惠愛黎元、省方行慶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〇　夏四月庚子，諭：據明興等奏，審明克里雅城之阿奇木伯克、邁瑪特尼雜爾，攢收小回子等布匹事，分別治罪請旨等語，摺内已批該院議奏矣。去歲五月内回子邁瑪沙，控告邁瑪特尼雜爾，勒令十五户回民移居之事，因彼時李侍政等並未參奏嚴行辦理，姑息完結，是以邁瑪特尼雜爾始致驕矜，復有攢收屬下回民等布匹之事。李侍政、錦格雖俱有應獲之咎，但李侍政去歲二月前往巡查各城，並未查出邁瑪特尼雜爾所爲之事，此次邁瑪特尼雜爾騷擾屬下回子、攢收布匹等事，又係錦格一人聞知轉告李侍政，李侍政甚屬怠玩，竟不以事爲事，著交部嚴加議處，錦格亦著交部議處。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丁未，命截留南漕六十萬石，備直隸、河南賑。

丁卯，免河南通省歷年逋賦。

閏四月癸酉，命京城設廠平糶。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聶拉木、濟嚨、絨轄等處，賊匪添人拒守，分據要隘。福康安等進兵時，擬先於聶拉木等處，酌派巴圖魯侍衛等，帶兵前往，作爲偏師。福康安等會合大兵，由濟嚨直入攻勦等語。所辦俱好。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三　蠲免河南湯陰、汲縣、輝縣、淇縣、滑縣等五縣上

年旱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庚寅，諭：河東鹽務，從前籤商承辦，徒滋地方官勒索之弊，商力屢形疲乏，是以議將鹽課改歸地丁，以期利歸於下，商民交便。但立法之初，朕尚慮未能立時奏效，乃自改定章程以來，晉省業已行之有驗，而河南、陝西二省行銷河東引鹽地方，節經穆和蘭、秦承恩奏稱鹽價日減，商民俱獲利益。茲又據馮光熊奏，見在該省鹽池産鹽旺盛，兩三月内發販鹽數，較往年多至加倍有餘等語。是鹽課改歸地丁一事，效驗甚速，竟可永遠遵行，商民均資利賴矣。此議實蔣兆奎所倡，朕不淹人之善，是以自甘肅調彼至山西，俾身任其事，今果始終承辦，已著成效，甚屬可嘉。蔣兆奎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三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昨朕親覽仲巴呼圖克圖攜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呼畢勒罕所給噶勒丹錫、勒圖呼圖克圖等書，猶望令仲巴回藏。仲巴乃前輩班禪之兄，非他人可比。賊匪侵擾扎什倫布時，伊正當率領衆喇嘛看守廟宇，乃於賊匪到時，孜仲喇嘛等求乞，龍單即向伊告知，伊反倡率衆人逃避，其罪比孜仲尤重。蓋扎什倫布地方，有班禪額爾德尼數輩塔座在彼，皆因伊首先逃避，以致塔上鑲嵌物件俱被賊匪刼掠，此其忘背祖師，即爲悖亂佛法。【略】著鄂輝、和琳接奉此旨，親到布達拉傳集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前後藏衆呼圖克圖喇嘛人等，告以大兵進勦廓爾喀賊匪，特爲護衛黄教起見，並將仲巴、孜仲分别治罪，亦欲使衆喇嘛通知大義、尊持黄教之故明白曉諭，俾伊等咸知朕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五月辛丑，諭：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覆，安南國王阮光平請定貢期、防務一摺。

甲辰，賞山東德州等十州縣衛貧民一月口糧。

丁未，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戊申，召馮光熊來京，以長麟爲山西巡撫，奇豐額爲江蘇巡撫。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六 六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等奏，官兵攻克擦木要隘，全殲賊衆情形一摺。

丁丑，又諭曰：福康安等奏，行至瑪噶爾轄爾甲山梁，殲戮賊匪一摺。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戊寅，調王懿德爲浙江布政使，鄭源璿爲湖南布政使，以吴墉爲河南布政使，陳文緯爲河南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六 己卯，諭曰：福康安等統領大兵，攻克濟嚨，痛殲賊衆一千餘人。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五 庚辰，諭：河東鹽務，從前籤商承辦，徒滋地方官勒索之弊，商力屢形疲乏，是以議將鹽課改歸地丁，以期利歸於下，商民交便。但立法之初，朕尚慮未能立時奏效，乃自改定章程以來，晉省業已行之有驗，而河南、陝西二省行銷河東引鹽地方，節經穆和蘭、秦承恩奏稱鹽價日減，商民俱獲利益。茲又據馮光熊奏，見在該省鹽池産鹽旺盛，兩三月内發販鹽數，較往年多至加倍有餘等語。是鹽課改歸地丁一事，效驗甚速，竟可永遠遵行，商民均資利賴矣。此議實蔣兆奎所倡，朕不淹人之善，是以自甘肅調彼至山西，俾身任其事，今果始終承辦，已著成效，甚屬可嘉。蔣兆奎著加恩賞戴花翎，以示獎勵。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七 丁酉，據福康安奏，攻克協布嚕賊寨。

《高宗實録》卷一四〇八 秋七月辛亥，又諭曰：福康安等奏，進攻東覺山梁並雅爾賽拉、博爾東拉等處，將賊匪砦寨、木城、碉卡，全行攻克，痛殲賊衆。

又據奏：成德等攻克扎木、鐵索橋等處，已令嚴守要隘，量力前進等語。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鄂輝奏，沿途查催軍火、糧石情形一摺。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〇 八月辛未，諭軍機大臣曰：【略】又據奏，成德一路官兵，攻克多洛卡、隴岡等處。又諭：【略】現在糧運，經福康安大加整頓，糧員兵丁等，自不敢仍前弊混。福康安因鄂輝辦事稍軟，和琳能駕馭番民，認真振作，飛咨和琳，即赴濟嚨一帶督辦。所見甚是。【略】此旨到時，孫士毅業經起程回途，著仍速赴前藏辦事。至濟嚨以外糧運，據惠齡奏籌辦背夫，於東覺、普東寨等處添設等語。所辦亦好。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壬申，再撥漕米二十萬石備賑。

癸酉，諭：【略】福康安著加恩實授爲大學士，孫士毅亦著加恩實授爲大學士。所有吏部滿尚書員缺，著金簡調補，其工部尚書員缺，即著和琳補授。和琳未回京以前，工部尚書事務，仍著金簡兼署。史部漢尚書員缺，著劉墉調補，紀昀著補授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劉躍雲補授。

庚辰，諭：從前普福駐藏時，廓爾喀遣大頭目蘇必達多、喇拉木等來稱，拉特納、巴都爾等業經封王，請賞俸禄、地方。經普福飭駁，並曉示：天朝特封王爵，並優加賞賚，已屬格外施恩，且見在納貢之國甚多，從無賞給地土、俸禄之例。所辦尚屬得體。此等關繫外藩之事，應據實奏聞，乃當時既未入告，及陛見時又未面陳，實屬錯謬，不便稍爲寬宥。著博興馳往庫倫代理事務，傳旨將普福革職，拏送刑部治罪。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〇 又據孫士毅奏：廓爾喀差人懇求賞給俸禄、地方一節，詢係普福任内之事，經普福嚴行斥回。普福告知雅滿泰，雅滿泰又告知俘習渾，普福到京後，並未奏聞，亦未告知軍機大臣，殊不可解。已派博興馳往庫倫辦事，即傳旨將普福革職拏問，解交刑部治罪。至俘習渾、雅滿泰，既經聞知此事，亦並未奏及，其昏憒糊塗，更不可解。俘習渾、雅滿泰，著孫士毅監看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丙戌，諭：據理藩院奏，喀爾喀公銜台吉達瑪琳缺出，達瑪琳並無頭等台吉之處等語。此等賞銜，係朕格外恩施，非行陣勤勞，得有錫賚者可比。嗣後儻有曾襲二次、查明另有勞績者，候朕定奪，如係尋常賞銜，即著削去，止令承襲本職。著爲令。見在達瑪琳遺缺，即照此辦理。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一 丁亥，諭軍機大臣曰：福康安等奏，攻克噶勒拉、堆補木，奪橋過河，打仗殺賊情形一摺。【略】又稱：成德一路，攻得利底、大山賊卡。

戊子，本日據福康安等奏：七月初八日接到拉特納巴都爾來稟，所有諭令交送扎什倫布什物，並呈獻沙瑪爾巴骨殖等款，俱已一一遵奉。稟内語意，多係感戴恩德，自行認罪，凡自稱之處，俱改爲小的，惟於親來一節，祇婉陳感畏之意，未敢切實稟覆等語。【略】著福康安等，即傳朕旨，赦其前罪，准令納表進貢，悔罪投誠。福康安等亦即徹兵回至内地。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官兵撤回，見命福康安爲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孫士毅爲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一 己丑，又諭：據哈當阿等奏，六月二十二日，臺灣府城及鳳山、嘉義、彰化等處，同時地震，所有民間倒塌房屋、壓斃人口，現在分别給銀、按數撫卹等語。臺灣地方，遠隔重洋，居民猝遭地震，倒壞房屋、壓斃人口，殊堪憫惻，所有該提督等具奏按數給銀撫卹之處，俱著加恩，加倍給予，以示體卹。該提督等務宜督飭所屬，實力妥辦，俾被災户口，均霑實惠，以副朕軫念災區至意。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二 九月己亥，諭：廓爾喀滋擾衛藏，肆行搶掠，【略】福康安等爲統率大臣，調度布置，悉協機宜，亦應加以甄敘。福康安著賞給一等輕車都尉，即令其子承襲。海蘭察本係二等公爵，著晉封一等公。至孫士毅由打箭鑪馳赴前藏，督辦糧運，和琳自到藏後，催趲積滯，整飭頹習，均能認真督率，惠齡在濟嚨一帶，辦理軍需，亦屬奮勉，並著交部議敘。

丙午，諭軍機大臣曰：【略】大兵徹回，必經過裹塘，軍威壯盛，匪徒自即斂戢，孫士毅竟當遵旨速回，與福康安等會商善後諸事宜。再前經降旨，令達賴喇嘛等會同駐藏大臣，將呼畢勒罕名姓、並生年月日，各書一籤，貯金奔巴瓶内，對衆拈定，作爲呼畢勒罕。是此項金瓶，關係鄭重，現派御前侍衛惠倫、乾清門侍衛阿爾塔錫第敬謹齎往。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己酉，定各省疏脱遣犯加倍處分例。

冬十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拉特納、巴都爾等，屢次差頭目赴營，哀懇投誠，進表納貢，情詞俱爲恭順，是以准其乞降。今又差人呈送犒軍食物，並求伺候福康安等直至前藏。看此情形，實屬真心悚伏，出於至誠，非特目前藏功完善，並可保邊境敉寧，衛藏無事。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四 己巳，賑卹河南安陽、湯陰【略】等十六縣本年旱災貧民，蠲緩新舊錢糧、倉穀，及應徵漕糧，並借給耔種、銀兩。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官兵撤回，見在協布嚕地方一摺。覽奏欣悦。

崗噶勒塔則西在軍營甚爲出力，屢經酌賞，見在廓爾喀投誠，該賊目不便遣回，應請解京，入於健鋭營降番佐領下安插。且其人頗通廓爾喀文義，即可令其在京教習，以備通譯。得旨：是。

癸酉，諭：阿迪斯在鑾儀衛行走，止屬照常供職，念伊係大學士阿桂之子，阿桂年逾七十，阿迪斯著加恩補授户部侍郎，仍兼鑾儀衛使行走，以示體恤。

諭：原任大學士范文程，在國初時勛庸懋著，其子范承謨又殉難捐軀，今伊裔孫内見無文職大員，殊堪軫念。所有鄒奕孝工部左侍郎出差員缺，著加恩以范宜恒署理。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五 壬午，加賑直隸河間、任邱、景州、青縣、慶雲等五州縣本年旱災極次貧民，並蠲免順天、保定、河間、天津、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冀州、深州、定州、易州、遵化等十三府州屬被災旗民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郭世勳等奏，據洋商蔡世文等禀，有英吉利國夷人啵唧啞晚噴啞等來廣禀稱，該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隔嘎嘣呢進貢，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語。並譯出原禀進呈，閱其情詞，極爲恭順懇摯，自應准其所請，以遂其航海嚮化之誠，即在天津

進口赴京。但海洋風帆無定，或於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即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妥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五　丁亥，賑卹陝西咸陽、臨潼【略】等十四州縣，本年旱災貧民，並緩徵乾州、武功、邠州、長武、永壽、鄜州、洛川、中部等八州縣被災地畝攤徵鹽課，及民欠常社倉穀。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遵旨受降、撤兵回藏，及廓爾喀懲遵約束情形一摺。

癸巳，定旗人犯竊子孫削職爲民例。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六　十一月己亥，諭：據英善等奏，拏獲扶乩惑衆、編造悖逆詩序之重犯，審明定擬一摺，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議速奏矣。此案饒述修等犯，借扶乩爲名，編造詩句，妄稱劉萬崇爲漢室後裔，與陳敦賜等犯，附和悖逆，糾夥結盟，實屬不法已極。臬司聞嘉言於該縣禀報後，即馳赴該處，督同府縣，將案内各犯，全行拏獲，所辦可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甲辰，諭：各省駐防滿洲兵無嗣入官田畝，仍賞該營養贍孤寡。著爲令。

丙午，諭：【略】前發去金奔巴瓶，原爲鐵拏呼畢勒罕之用，但不必俟該處大呼圖克圖轉世方行試用，或見在藏内，不拘何呼圖克圖應出呼畢勒罕，即可將金奔巴瓶先行鐵拏。如此辦理數次，定爲章程後，該處僧俗人等共相遵奉，將來遇有大呼圖克圖轉世，照此拏鐵，更可堅衆人崇信之心，而從前私相傳襲積弊，亦可不動聲色，藉以革去。

庚戌，定武職改歸原籍、不准升遷寄籍例。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等奏稱，行抵前藏，將善後章程大意告示達賴喇嘛察看，達賴喇嘛感戴出於至誠，一切惟命是聽，斷不敢稍形格礙等語。

癸丑，弛貧民出關禁。

乙卯，命督撫於殺死一家二命以上重案，專摺奏聞。

十二月庚午，諭：福康安等奏，酌定唐古特番兵訓練事宜，藏内鼓鑄銀錢各摺。所稱新設番兵經費，止須商上給番目錢糧二千六百餘兩，其餘俱係以沙瑪爾巴仲巴貲産，及丹津班珠爾家繳出之項支給等語。【略】所鑄銀錢，其正面用漢字，鑄乾隆寶藏四字，背面用唐古特字，亦鑄乾隆寶藏四字，以昭同文而符體制。已另行模範錢式，發去遵辦。

乙亥，諭：本日召見盛京户部侍郎禄康，清語平常，一切事件未能明白陳奏。盛京户部事務較繁，禄康恐不能勝任，著調補盛京兵部侍郎。所遺盛京户部侍郎，著伯麟調補。

丙子，諭：福崧著來京候旨，所有浙江巡撫員缺，著長麟調補。向來山西巡撫係兼提督職銜，用武職頭品頂帶、補服，今長麟調任浙江，著加恩仍帶一品職銜，並准用文職補服。蔣兆奎著補授山西巡撫，所遺山西布政使員缺，著善泰補授，其山西按察使員缺，著祖之望補授。

免伊犂回民本年額穀。

《高宗實録》卷一四一九　壬午，加賑陝西臨潼、咸陽【略】等十四州縣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癸未，加賑河南安陽、湯陰【略】等二十五縣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丙戌，又諭曰：善德年已及邁，著留京補授正紅旗蒙古都統，所遺廣州將軍，著富昌調補，富昌所遺荆州將軍，著永琨補授。

辛卯，諭軍機大臣曰：福康安等奏，審訊壓擱廓爾喀表貢、匿不具奏一摺。鄂輝於許給廓爾喀銀兩一事，或尚可諉爲不知，至五十五年廓爾喀呈進表貢，壓擱不奏。現經福康安等面加詰訊，鄂輝雖輾轉支飾，而此事係其主見，已屬百喙難辭。今福康安等並未按律定擬請將鄂輝等解京治罪，試思解到後，即交軍機大臣覆訊明確亦不值，即將伊三人概行立賞重典，若交部監禁，是伊等身獲重譴，轉藉此回京安坐囹圄，殊不足以示儆。計此時鄂輝起解在途，亦距藏不遠，著傳諭惠齡、英善接奉此旨，飛飭沿途，不拘鄂輝解到何處，即於該處截留，仍解回前藏，交與和琳，將伊永遠枷號，與俘習渾、雅滿泰同爲在藏辦事大臣，不肯用心妥辦、致藏地不靖者戒。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六　是歲，朝鮮、安南、暹羅、廓爾喀來貢。

乾隆五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〇　春正月庚子，以四川提督覩成爲成都將軍，川北鎮總兵彭承堯爲四川提督。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乙巳，賜安南國王阮光平敕。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一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郭世勳等奏，安南國王阮光平，於上年九月内在義安身故，世子阮光纘，年已十五，現在暫權國事，定於五十八年正月内，專遣陪臣恭齎表貢，赴京告報等語。

賜安南國世子阮光纘襲封安南國王勅書。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二月庚午，諭：嗣後捕役未經得賄、潛通信息、致罪人逃避者，若所縱之囚係軍流以下罪，與囚同科，不准減等。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四 三月丁酉，諭：朕此次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癸卯，以本年直隸輪免錢糧，命撥部庫銀五十萬兩，以資經費。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四 戊申，諭曰：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係宗喀巴大弟子，世爲黄教宗主，衆蒙古番民，素相崇奉。近年因指認呼畢勒罕之古爾登巴等，法術無靈，不能降神，且徇情妄指，或出自族屬姻婭，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與蒙古王公、八旗世職官襲替相似，論以佛法，必無此理，甚且至喝布倫丹津班珠爾之子，亦出有呼畢勒罕之古爾登，以致衆心不服，沙瑪爾巴遂乘機起意，謀占班禪遺産，唆使廓爾喀搶掠扎什倫布，遠煩大兵聲罪致討。朕護衛黄教，欲整飭流弊，因製一金奔巴瓶，派員齎往，設於前藏大昭，仍從其俗，俟將來藏内或出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大呼圖克圖等呼畢勒罕時，將報出幼孩内擇選數名，將其生年月日名姓，各寫一籤入於瓶内，交達賴喇嘛念經，會同駐藏大臣，在衆前簽掣，以昭公當。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辛亥，諭：福崧在浙江巡撫任内，驕縱乖張，膽敢向鹽道婪索多贓，以致柴楨虧缺、庫項那移填補。浙省紳士或尚可推爲此係地方官私相授受之事，無由知悉，至福崧之母玩遊西湖，派令鹽道豫備食用、鐙綵船隻等項，每次費銀數千兩，劣蹟彰著，浙省紳士則不得諉爲不知矣。其籍隸杭州者，近在同城，共見共聞，尤無不知之理。該省科道雖在京服官，但本省地方大吏似此任意妄爲，其親友往來，斷無不互相傳説，何以總未據一人參奏。【略】所有籍隸浙省杭州府屬之給事中、御史，俱著停升二年。所有此案未經參奏之藩、臬兩司，除歸景照已改發伊犁、效力贖罪示罰外，顧長紱係本省臬司，【略】著交部嚴加議處。王懿德到任，係在福崧一案發覺以前兩月之久，豈無見聞，乃亦未參奏，不得謂爲無過，王懿德著交部議處，以示薄懲。

乙卯，以譚尚忠爲刑部右侍郎，調馮光熊爲雲南巡撫，以英善爲貴州巡撫，聞嘉言爲四川布政使，田鳳儀爲浙江按察使，調阿彰阿爲湖南按察使，以羅煥爲山東按察使。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五 己未，以和郡王綿循爲正白旗蒙古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壬戌，諭：海蘭察【略】加恩著入祀昭忠祠，以示朕軫卹軍營效力大臣之意。

夏四月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此次福康安帶兵遠討，廓爾喀畏罪投誠，所有前後事宜，又遵照朕旨，逐一清釐整頓，從此邊隅永靖，衛藏敉寧。【略】督撫原有在任守制之例，見在廣西邊隘關繫甚重，而兩廣總督一時亦難得其人，福康安應倣照舊例，在途次成服，辦理廣西事竣後，即赴廣東在任守制。

乙亥，諭：顧長紱在臬司任内有年，乃於福崧肆意婪索，劣蹟多端，並無一言劾奏，非尋常瞻徇可比，著照部議革職，俟服滿後，發往軍臺效力贖罪。王懿德雖到任未久，但伊係内務府人員，加恩備用藩司，調任浙江已有兩月，乃亦扶同容隱，實屬辜恩溺職，亦著照部議革任，賞給道員職銜，前往哈密辦事，換回增保，以示懲儆。

丁亥，賜潘世恩等八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子，命於乾隆五十九年秋，特開鄉試恩科，六十年春，爲會試恩科。諭：順天鄉試及會試、正、副考官閱卷，毋迴避本省。

宥雅滿泰、鄂輝罪，令回京。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八 五月乙未，調鑲紅旗漢軍都統蘇凌阿爲正藍旗滿洲都統，以寧夏將軍隆興爲鑲紅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壬寅，諭：嗣後屯土官弁隨征陣亡者，照緑營例給予世職，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遇有屯土員弁缺出，儘先拔補。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九 丁未，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辛亥，諭：從前阿桂平定金川時，係封四字公爵，此次辦理廓爾喀、跋涉險阻、艱苦備嘗，福康安勦辦臺灣賊，由嘉勇侯晉封公爵，此次辦理廓爾喀、跋涉險阻、艱苦備嘗，藏功完善，著於嘉勇二字尚再加忠鋭二字，以示酬庸懋賞。

《高宗實録》卷一四二九　丙辰，諭曰：伍拉納覆奏，未將福崧貪縱各款，早爲參奏，懇請交部，從重治罪等語。伍拉納身爲總督，浙省是其所轄，乃於福崧劣蹟昭彰，並不據實參劾，其咎本無可逭，第念該督近年督緝洋匪，尚屬認真，閩浙總督員缺緊要，一時亦不得其人，是以前經慶桂參奏、部議上時，已從寬改爲革職留任。此時如再交部議，亦不至遽予罷斥，而該督轉得邀恩留任，坐享厚賜，不足示懲，伍拉納毋庸交部，著停支三年養廉，以爲封疆大臣徇情、漫無覺察者戒。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七　六月戊辰，諭：此次征勦廓爾喀，運送糧餉、軍器，【略】和琳著加恩賞給雲騎尉，即令伊子良輔承襲，仍授爲三等侍衛，在乾清門學習行走，以示獎勵。

甲申，諭：明興前已照部議降四級，仍留庫爾喀喇烏蘇辦事。所有吏部右侍郎員缺，著諾穆親調補。景安著調補倉場侍郎，不必前來謝恩，其工部右侍郎員缺，著伊齡阿調補，仍兼管錢法堂事務，所遺兵部侍郎員缺，著成策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一　丙戌，諭軍機大臣曰：徵瑞奏，六月二十日，探明有大、小夷船五隻，在外洋拋碇，詢問即是暎咭唎國貢船，隨與天津鎮、道等，乘船探量水勢，設法引至近口，有擱江沙一道足以依靠，無虞風浪，於二十二日停泊定妥等語。所辦甚好。

戊子，諭軍機大臣曰：梁肯堂奏，據天津道禀稱，暎咭唎通事錫拉巴等登岸求見，其意欲於通州起旱，現已雇有南船四十隻備用等語。所辦好。又據奏：俟抵天津，會同徵瑞恭宣恩旨，設備筵宴等語。前有旨令不必在彼筵宴，但該貢使等航海遠來，經過天津，地方官設筵款待，亦禮節所當然。如該督等接奉此旨，該貢使業經過津則已，如尚未過津，仍著就近先行筵宴。至接待遠人之道貴於豐儉適中，不卑不亢，若該貢使等於進謁時行叩見之禮，該督等固不必辭却，倘伊等不行此禮，亦祇可順其國俗，不必加之勉强。該督等務宜留心款待，不可過於優待，轉爲所輕，以示懷柔而符體制。將此傳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二　秋七月癸巳，至達賴喇嘛商上出入，前亦有旨交駐藏大臣一體稽察，但恐商卓特巴等因官爲查察，不能任意侵漁，藉稱商上用度不敷，此則不可。現在所添番兵，已將抄産賞給，支用尚有寬餘。至達賴喇嘛用度，藏内本有賦税，且各蒙古番衆，布施亦復不少，即有進益稍少之年，亦可裒多益寡，如經理得宜，自必有盈無絀，不至缺乏，和琳等惟當留心稽覈也。

癸卯，諭軍機大臣曰：徵瑞奏，暎咭唎使臣等，深以不娴天朝禮節爲愧，連日學習，漸能跪叩。徵瑞隨時教導，俾臻妥善等語。【略】將貢物起撥，撬送至圓明園，暫令貢使人等在宏雅園居住，俟貢物普行檢看齊全，將應行留京者，交代金簡、伊齡阿，分别安設。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己酉，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

丙辰，以河南河内等二縣水災，命將例應民築、民修之堰工，官爲補築開銷，借給籽種、口糧、葺屋銀兩。

八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和琳奏，拉特納、巴都爾接到敕書，恭表謝恩一摺。内稱，拉特納、巴都爾禀稱，該部落向來不識漢字，今既屬天朝子民，懇准遣人赴藏學習漢字，以便具禀事件，更得明晰。經和琳檄諭該國王，奏明請旨，應否准其學習漢字，抑止令學習唐古特字等語。【略】自應准其所請，令其遣人到藏，習學漢字。

庚午，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英吉利國正使臣陽嗄嘛呢、副使臣嘶嗤咪等入覲。

辛未，諭：見在辦理廓爾喀事竣，一切軍需奏銷，均須四川總督覈辦。【略】福康安著調補四川總督，俾其控制邊陲，駕馭屯土番衆，督辦軍需銷算，更足以資倚任。長麟在巡撫任内，諸事尚能留心，著補授兩廣總督，一切地方邊關事宜，俱應循照福康安立定章程，認真妥辦。至浙江省經福崧因循廢弛諸事，正須整頓，吉慶自簡任山東巡撫以來，辦理地方事件尚能妥協，著調補浙江巡撫。惠齡雖才具較短，但伊曾任山東巡撫，於該省情形較爲熟悉，且距京甚近，可以隨時指示，所有山東巡撫員缺，即著惠齡補授，以資駕輕就熟。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富綱奏，緬甸貢使孟幹稟請賞給舊印一節，兹該使臣孟幹到來，又經稟請。【略】著富綱接奉此旨，傳諭該國王，將孟幹前此所請舊印，係前明廢印，未便賞給。該處木邦土司，即係天朝頒給印信，今另給孟幹蠻暮宣撫司之印，與木邦土司同受天朝恩典，仍爲該國所屬，更增榮寵。詳晰檄知該國王，俾其益加感戴，免致生疑，方爲妥善。將此諭令知之。

己卯，賜英吉利國王敕書。【略】至爾國王表内，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自應仍照定例，在粤門居住，方爲妥善。

又據稱，爾國船隻，請照例上税一節。粤海關徵收船料，向有定例，今既未

便於他處海口設行交易，自應仍在粵海關按例納稅，無庸另行曉諭。至於爾國所奉之天主教，原係西洋各國向奉之教，天朝自開闢以來，聖帝明王，垂教創法，四方億兆，率由有素，不敢惑於異說，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准與中國人民交結、安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略】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下人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懍遵毋忽。特此再諭。

戊子，以慶桂爲兵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六 九月辛卯朔，暎咭唎商船來粵，較之西洋別國爲多，將來該國貨船出入，固不便遽減其税，亦不得絲毫浮收，致該夷商等得以藉口。並著傳諭蘇楞額督率稽查，公平收納，務與西洋別國相同，不可獨露市惠紅毛之意，轉使驕矜長智也。將此傳諭各該督撫，遵照妥辦，並諭沿海各提鎮知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丁酉，諭：長麟自簡任封疆以來，辦事認真，著加恩兼太子少保銜。

甲辰，調福寧爲山東巡撫，惠齡爲湖北巡撫。

丙午，諭：據保寧奏，新疆應用鋼鐵、鋼錫等物，請將禁止出關之處停止，准令販賣等語。新疆民人所有種地應用器具鋼鐵鋼錫等物，在所必需，既非本地所産，而内地又不准其販賣，於生計未免有礙，即照所奏准，由内地販賣，其禁止出關之處，著停止。但不可使哈薩克布魯特等外夷轉相貿易，著保寧等不時留心稽查，儻有賣給哈薩克布魯特等夷之處，即當嚴行辦理。

以安徽無爲等三州縣水災，賞給口糧有差。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八 冬十月癸亥，又諭曰：陳用敷奏，恭進安南國王阮光纘謝恩表文摺内，稱該藩請將前此貢品二分，於下届例貢之期，一併呈進，應否准其所請，候旨遵行等語。【略】著陳用敷，再照會該國王，以前次所備貢品二分，業有旨諭令收回，即一分亦可不必呈進，今大皇帝念該國王再三籲懇，俯准呈進一分，已足表爾誠心，該國王務宜恪遵諭旨，祇將一分，隨例貢呈進，不必再行懇請也。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丁丑，諭：州縣身任地方，緝捕是其專責，嗣後承緝盜案四參限滿人員，經部議處具題，内閣止須票擬依議，無庸票送部引見雙簽。如平日居官實能留心民事，熟悉地方情形，督撫欲留本省者，准專摺具奏，仍送部引見。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四三九 庚辰，賜中式武舉一甲徐殿颺、鮑友智、周自超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卓麟圖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李萬傑等二十九人同武進士出身。

戊子，諭軍機大臣曰：長麟奏，管帶暎咕唎貢使，趲出浙境日期，及該夷使等悦服恭順情形一摺，覽奏俱悉。又據奏，該貢使向護送之道將等稱，該國王此次進貢，實是至誠，我們未來之前，國王曾向我們商議，此次回去，隔幾年就來進貢一次，是早經議定的，惟道路太遠，不敢定准年月，將來另具表文，再來進獻。若蒙恩准辦理，即將表章貢物，呈送總督衙門轉奏，也不敢强求進京，只求准辦，就是恩典等語。此尚可行，著長麟即傳知該使臣，以爾國王此次差爾航海遠來，舒誠納貢，大皇帝原深爲嘉許，賞賚優加。嗣因爾等不諳中國體制，冒昧瀆請，天朝定例綦嚴，應准應駁，無不按例而行，爾等所請於例不合，是以未准，大皇帝並無嗔怪爾等之心，爾等不必害怕。今據爾稟稱，將來尚欲另具表文，再來進貢，大皇帝鑒爾國王恭順悃忱，俯賜允准。但海洋風信靡常，亦不必拘定年限，總聽爾國之便。貢物到粵，天朝規矩，凡外夷具表納貢，督撫等斷無不入告之理，届時表貢一到，即當據情轉奏，大皇帝自必降旨允准，賞賜優渥，以昭厚往薄來之義。爾等回國時，可將此意告知爾國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十一月甲午，駐藏大臣、尚書和琳等奏，廓爾喀王子、叔姪鵑服天威，諸事稟命，昨於八月初遣頭人稟稱，哲孟雄所有各寨落俱歸我國已有十餘年，哲孟雄止有日尼杵及岡多二處，作木朗全境亦歸廓爾喀多年，該部落止存該部長之叔蘇班色一人，見在聞其往各部落借兵，希圖恢復。各部落俱未出兵，我國亦未出兵窮追，誠恐蘇班色造作語言，致生事端，求天朝勿聽，並請差官與定交界。【略】今和琳並不聽信噶布倫等浮言，實屬可嘉，即向廓爾喀所差頭人明諭，既不准其欺陵弱小，亦不復更爲分定疆界，既不聽藏中覬覦之譖，亦足以悦服廓爾喀之心，而哲孟雄等部落開知天朝剖斷公允，亦必益加感畏，辦理實爲得當。嗣後接任之員，遇有此等事件，俱當堅持定見，倣照辦理，勿爲浮言所惑，邊界自可永臻寧謐也。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〇　論曰：成德在外已久，年力就衰，且非能辦事之人。陝西布政使和寧，係蒙古人員，人尚明白，亦稍諳衛藏情形，著賞給副都統銜，即由彼處馳赴西藏，更換成德，幫同和琳辦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癸卯，諭：鄂輝、雅滿泰、俘習渾因辦理藏務不善，【略】俘習渾著發往黑龍江，交該將軍委以苦差，效力贖罪。鄂輝、雅滿泰，著在拜唐阿上行走。

乙卯，諭：據保寧奏，哈薩克王杭霍卓之弟阿哈岱懇請入覲，經伊斥駁，所見甚是。向來哈薩克汗王等遣子弟入覲，俱准行，懺汗王等並未差遣，其子弟擅自請覲，輒允所請，不惟互相效尤，易啟僥倖之習，且致汗王等心存猜疑。保寧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以示獎勵。

丙辰，以入冬無雪，命刑部將緩決三次人犯分別減等。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一　（丁）〔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安南、緬甸、南掌等國，俱有例進象隻，因其遠道抒忱，均予收納。現在鑾儀衛有象三十九隻，爲數已多，若年復加增，不但象房不敷豢養，抑且虛糜廩給。著傳諭雲貴、兩廣督撫等，嗣後外藩所獻方物内，如有象隻一項，該督撫接到咨會，即可檄知該國，以天朝梯航畢集，現有象隻甚多，除別項貢品俱准其呈進外，所有象隻不必收受送京，在各省既可免長途伴送之費，而該國亦可省購覓之勞，實爲兩便。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八　十二月乙亥，諭：海蘭察所遺頭等公爵，已令伊長子安禄承襲矣，復念伊勞績夙著，著加恩授伊次子安成爲藍翎侍衛，俟十八歲時再行當差，以示朕軫恤勳臣至意。

丁亥，諭：定郡王緜恩爲皇長子永璜之子，皇長子爲皇考長孫，緜恩於見在諸皇孫中年又最長，自派管旗營諸務以來，謹慎妥協，甚爲得力，著加恩晉封親王。緜恩當益思勤勉，倍矢虔恭，以期仰承恩眷。

是歲，朝鮮、琉球、緬甸、英吉利、安南來貢。

乾隆五九年（甲寅、一七九四）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春正月庚寅，免直隸、山東、河南三省節年因災緩徵銀兩十分之三。

壬寅，命於陝西藩庫支銀六萬四千八百兩，發商人生息，每年搭解伊犂，賞給察哈爾兵丁公用。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五　乙卯，諭曰：恒秀著革職，吉林將軍員缺，著寶琳調補。寶琳接奉諭旨，將杭州將軍印務，交吉慶暫行署理，寶琳即馳驛速赴吉林新任。

是月，兩廣總督、覺羅長麟，廣西巡撫陳用敷奏：黎維祁總服族叔黎維治，隨人張廷眷，由安南薙髮改裝内投，懇求安置。查該夷既係黎氏近支，自不便送回本國，致滋衅端，若即留於兩廣州縣，而疆域毗連，黎氏族人，若俱聞風内竄，亦屬不成事體。批：所見是。又奏：從前黎維祁内投時，其隨從人皆分撥浙江、江寧等處安插。批：當。又奏：今黎維治不過主僕二人，請照前例，解送江南，安爲安置。得旨：如所議行。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六　二月辛酉，以正紅旗蒙古都統普德爲杭州將軍，兵部尚書慶桂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壬戌，調鑲藍旗滿洲都統永琅爲正黄旗滿洲都統，正紅旗漢軍都統弘晫爲鑲藍旗滿洲都統，以正白旗漢軍副都統徐績爲正紅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壬申，諭：原任廣西提督許世亨，前出師安南，奮勇捐軀，且能深明大體，忠藎可嘉，特加恩賞給伯爵，令伊子許文謨承襲，在頭等侍衛上行走，見在已滿三年。該員籍隸四川，著交部以鄰近之湖廣省參將即用，以示眷念藎臣、恩施無已至意。

辛巳，豁免内外各官攤賠、代賠銀兩，及兵丁應代祖父坐扣餉銀五十五萬九千兩有奇。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八　三月庚寅，諭軍機大臣曰：孫士毅奏拏獲倡教惑衆，騙錢、謀殺、放火之匪犯，審明定擬一摺。此案杜朝舉等倡立邪教，惑衆騙錢，並因保正程範受赴州首報，膽敢將伊家殺死四命、放火燒房，又復兩次拒捕，不法已極。該署督一接稟報，即派令臬司等先後帶領兵役，前往搜捕，當將拒捕首犯四名，立即擒拏，又續獲匪犯八十三名，親提審訊，分別辦理，甚爲迅速。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癸巳，裁哈密印務處辦事、防禦蒙古領催，增設主事一。

《高宗實録》卷一四四八　丁酉，諭：朕此次巡幸天津，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闔府所屬本年應徵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庚子，上啟鑾巡幸天津。

免天津府屬逋賦，並免大興等十三州縣逋賦十分之四。

辛亥，免楊柳青夾河地方本年額賦。

甲寅，賞天津召試舉人姚文田內閣中書。

夏四月甲子，諭刑部：【略】嗣後如有夫被毆危急、其妻情切救護毆死人者，此，外省不問可知，顯係該督撫奉行不力等語。【略】著該督撫等實力稽查，一體嚴禁，除額設各役外，其餘濫行冒充白役者，曉行革逐。儻並不認真辦理，以致滋生事端，一經發覺，除該州縣從重治罪外，必將該上司一體治罪，恐不能當其咎也。將此通諭知之。

秋七月丁亥，以湖南零陵等二縣水災，倍給葺屋銀兩。

戊子，永定河溢。

庚寅，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承德府如之。

甲辰，諭：【略】書麟著革職，摘去翎頂，即行來京，候部定罪。所有兩江總督員缺，著富綱調補。

福康安著即調補雲貴總督。所有四川總督員缺，即著和琳補授。松筠即升授工部尚書，前往駐藏辦事。

以直隸水災，命截漕十四萬石，撥部庫銀四十萬兩備賑。

丙午，諭：大學士嵇璜【略】茲遽聞溘逝，加恩晉贈太子太師。

召孫士毅入閣辦事。

八月丁巳，諭：董椿於巴寧阿前在兩淮鹽政任內，與商人交結婪索各款，曾經降旨詢問，並不查明參奏，是以革職拏問。本應從重治罪，第念商人供應鹽政一節，係兩淮積年宿弊，若非董椿據實陳明，則此弊無由釐革，因此一事，尚可從寬。董椿著免其交部治罪，加恩賞給拜唐阿，在熱河效力贖罪。

戊午，永定河漫工合龍。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成德來京奏稱，和琳辦事甚妥，且見達賴喇嘛不行叩拜，達賴喇嘛惟命是聽等語。和琳如此舉動，甚爲得體。【略】著傳諭松筠，抵藏後接見達賴喇嘛等不可叩拜，即使遵奉黃教，俟年滿回京之日再行禮拜，亦無不可。

庚午，又諭曰：【略】唐古忒地方，毗連外番，向因界址不甚分明，易致爭擾。此次經和琳帶同遊擊張志林等，由沿邊一帶親自履勘，悉心講求，一律堆設鄂博，所有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盡然清楚，邊界可期永遠寧謐。

癸酉，諭：阿桂等奏請，申明例禁，嚴禁小錢一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五月庚子，諭：【略】福寧著銷去加一級，免其降調。江蘭著降補山東按察使，仍帶降一級留任。羅煥著降補山東運河道，仍帶降二級留任。此案各該上司，於所屬獲盜任意因循，致淹禁十年之久，要犯監斃多名，實爲近來未有之事，非尋常失察可比。江蘭、羅煥本應悉照部議革任、降

《高宗實録》卷一四五一　丙子，調鑲白旗滿洲都統弘暢爲正藍旗蒙古都統，正紅旗滿洲都統福長安爲鑲白旗滿洲都統，鑲藍旗漢軍都統德明爲正紅旗滿洲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五月庚子，諭：【略】福寧著銷去加一級，免其降調。江蘭著降補山東按察使，仍帶降一級留任。羅煥著降補山東運河道，仍帶降二級留任。此案各該上司，於所屬獲盜任意因循，致淹禁十年之久，要犯監斃多名，實爲近來未有之事，非尋常失察可比。江蘭、羅煥本應悉照部議革任、降調，但念係統轄之員，姑加恩從寬，俱予降補。

甲辰，郭世勳以病免，調朱珪爲廣東巡撫，陳用敷爲安徽巡撫，以姚棻署廣西巡撫。

丙午，以直隸保定等八十三州、縣旱，命賞給一月口糧。

《高宗實録》卷一四五三　辛亥，諭：朕此次巡幸木蘭、駐蹕熱河，所有經過沿途地方，古北口以外雨澤早霑，收成可期豐稔，著將本年應徵地丁錢糧照例加恩蠲免十分之三。其口內地方，因雨澤較少，麥收歉薄，著加恩將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四，以示體恤。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六月丙辰朔，以山東歷城等五十一州縣旱，賞給一月口糧。

丁巳，上詣熱河文廟行禮。上駐蹕避暑山莊。

戊午，户部侍郎巴寧阿以監修熱河寺廟工程不實，革職。

《高宗實録》卷一四五四　庚午，又諭曰：【略】唐古忒地方，毗連外番，向因界址不甚分明，易致爭擾。此次經和琳帶同遊擊張志林等，由沿邊一帶親自履勘，悉心講求，一律堆設鄂博，所有唐古忒西南外番布魯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湯、廓爾喀各交界均已盡然清楚，邊界可期永遠寧謐。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癸酉，諭：阿桂等奏請，申明例禁，嚴禁小錢一

甲戌，命再撥部庫銀二十五萬兩，通倉米二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調福寧爲河南巡撫，穆和蘭爲山東巡撫。

恩普免一次。

辛巳，命以兩金川開曠地畝，給降番等開墾耕種，免其賦稅。

壬午，諭：前福康安奏，擊獲傳習邪教之大寧縣民人謝添繡等，與湖北竹溪縣之王占魁、陳金玉，往來傳授靈文，經川省委員前往湖北查拏，於拏獲後竟有夥黨在途搶回，毆斃差役之事。畢沅於所屬地方有此等案件，並未奏及，業經降旨嚴行申飭，並令該督親赴各該處嚴密查拏。茲據畢沅等奏，接到陝省咨會，當即飭屬馳赴襄陽地方，拏獲樊學鳴一犯，並將首犯宋之清拏獲，及究出同教各犯劉喜等十八名，掳獲經卷等語。【略】畢沅著嚴行申飭，並著交部嚴加議處。

甲申，畢沅著摘去花翎，罰交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即行完繳，以爲浙江海塘工程之用。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分坐六年扣繳，俾伊每年仍得支領一半，以資辦公，於懲創之中，予以自新之路。所有湖廣總督員缺，著福寧補授。穆和蔭著仍留河南巡撫之任，所有畢沅參奏之知縣李秉中、遊擊楊化祿，即著革職，留於該處協緝。

免直隸通州等三十三州縣逋賦。

九月乙酉，諭：布顏著調補山東按察使，即赴新任，其雲南按察使員缺，著江蘭調補，俟畢沅到山東接印後，江蘭即行速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

辛丑，彭元瑞著加太子少保銜。

甲辰，諭：惠齡兩任湖北巡撫，於該省邪教重案未能覺發，咎實難辭，且伊母年逾七旬，惠齡著來京供職，俾得就近侍養。姚棻著調補湖北巡撫，其廣西巡撫員缺，著成林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二　冬十月丁巳，賑卹山東臨清、德州、冠縣、館陶、恩縣、邱縣、夏津、武城并德州、臨清十州縣衛本年水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庚申，諭：巴寧阿前在兩淮鹽政任内貪婪不職，而與商人聯宗一事，尤爲卑鄙，是以定擬絞候。第所犯款蹟止於卑鄙無恥，其罪尚不至於死，且念其平日辦理工程尚屬諳習，著加恩釋放。但伊情罪較重，非如董椿之僅止徇庇者可比，不便即邀録用，反覺在董椿之上，著賞給拜唐阿，前往熱河，同董椿在工程處，自備資斧，效力贖罪。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福寧奏、審明王應琥、宋之清二犯，係邪教一案倡首惑衆之人，其所稱牛八及彌勒轉世，提訊各犯已一百二十餘名，無不逐加窮詰，聞有聽聞牛八之語者，加以刑夾，均無指實等語。所辦好。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二　諭軍機大臣曰：【略】劉松一犯，昨據穆和蘭奏，訊據宋顯功等供，俱稱爲老教主，是該犯必係此案倡教之人。宋之清所傳邪教，尚得自劉之協，劉之協又得自劉松，乃宋之清在湖北，經福寧再四嚴審，並未將劉松、劉之協據實供吐，實爲狡猾可惡，自應從重究擬，以示懲儆。現經勒保訊出劉松舊徒劉之協，又係安徽太和縣人，恐安徽一省，習其教者又復不少，此事著交與蘇凌阿、陳用敷，督飭所屬，務將劉之協密速查拏，嚴加審鞫，該犯如何爲劉松傳教斂錢，並將訊出入教之人，一併嚴拏，仿照陝西之例，分別定擬具奏。其劉之協一犯，亦即遴委妥員，解赴襄陽，交福寧歸案辦理。

癸亥，諭軍機大臣曰：長麟等奏荷蘭國遣使貢表納貢，懇求進京叩祝一摺。此是好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乙丑，福建龍溪縣被水，獄壞，獄囚安静守法，命將死罪減等，軍流以下咸釋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二　丁卯，賑卹直隸霸州、保定【略】九十二廳州縣，本年水災貧民。

戊辰，諭：據恒瑞等奏，遵旨查勘，將威豁爾等七卡移駐原處北界，餘地請賞給瑪克素爾扎布、阿扎喇等游牧等語。威豁爾等七卡移駐原處北界，既便於會哨，於烏梁海等游牧，毫無關礙，蒙古等亦有裨益。著照恒瑞所請，將餘地加恩賞給瑪克素爾扎布、阿扎喇等游牧，以示體恤衆蒙古之意。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三　辛未，以正黄旗護軍統領富鋭爲正藍旗蒙古都統，鑲藍旗護軍統領巴克坦布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丙子，停止鄉試覆試。

命將安南内投之黎維治、張廷眷入於黎氏佐領下編管。

賜安南國王阮光纘敕。

己卯，諭：陳用敷著調補湖北巡撫，所有安徽巡撫員缺，即著惠齡調補。安徽距京較近，因惠齡見有老親，是以將伊調補，以便就近迎養，用示體恤。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四　十一月丙戌，又諭曰：蘇凌阿等奏，邪教案犯劉之協，先經河南另案關審，於十月初九日解至扶溝，該縣不即收禁，僅交差管押，以致該犯乘間免脱，轉捏稟劉之協與安省差役于姓一同潛逃。現提訊太和縣原解縣差余洛供，該役解犯至扶溝收管後，取有該縣印信回照爲憑，是該犯之逃，係在解到扶溝收管之後等語。並據穆和蔭奏，請將扶溝縣知縣劉清黼革職，留於地方協緝，並自請與藩司吴璥、臬司陳文緯，一併交部議處等語。【略】劉清黼

著即革職，拏交刑部治罪。穆和蘭、吴敬、陳文綽及該管道府，俱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曰：穆和蘭奏，劉之協到扶溝縣後，乘間潛逃等語。該犯既自知罪重，脱逃後必潛赴同教匪犯家内，輾轉藏匿，總須在流傳邪教省分，通行嚴緝，方能弋獲。除已明降諭旨，著落穆和蘭等親身嚴緝，務獲外，著傳諭各該督撫，嚴飭各屬，並遴選幹練妥員，分投躧緝，務期迅獲，毋得視爲海捕具文，致要犯稽誅漏網。若拏獲該犯後，訊出在何省逗留，即惟該地方官是問，恐不能當此重戾。劉之協於何省就獲，即於何省審辦，從嚴定擬具奏，不必往返解送，再有疎虞。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己丑，諭：張承勳之高祖張勇，前在軍前奮勉，張謙、張承勳又内廷行走多年，著加恩准其所請，將近派一支歸入正黄旗漢軍旗分。

辛卯，諭：穆和蘭奏，審明傳教邪習各犯，分别定擬一摺。【略】穆和蘭著再交部嚴加議處。

癸巳，諭：福康安奏，貴州按察使西成係伊教習清書之師，例應迴避，請旨酌調等語。西成著調補湖南按察使，其貴州按察使員缺，即著阿彰阿調補。

辛丑，諭：原任禮部侍郎胡煦，苦志讀書，究心理學，著有《周易函書》，採入國庫全書經部，尚爲績學之臣。從前因其官止侍郎，例不予謚，第念伊曾在上書房行走，今伊子胡季堂用至刑部尚書，胡煦已得尚書封典，著加恩補行賜謚，以示眷念耆舊、獎勵儒臣至意。尋予謚文良。

壬寅，諭：富綱來京陛見，據奏伊母年届八十，懇請留京供職。見在蘇凌阿於署兩江總督任内，有緝拏邪匪要犯事件，所有刑部尚書事務，即著富綱署理。

丙午，諭：宜興著補授刑部右侍郎，所有奉天府尹事務，著伯麟兼管。至盛京刑部侍郎員缺，著傅森調補，所遺盛京工部侍郎員缺，著泰寧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六 十二月乙卯，賑山西代州、五臺、繁峙三州縣本年水災貧民。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癸亥，專立四川秀山縣學額。

丙子，金簡卒，以保寧爲吏部尚書。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七 論曰：保寧著補授吏部尚書，所遺伊犁將軍員缺，著明亮補授。

己卯，調西安將軍舒亮爲黑龍江將軍，綏遠城將軍圖桑阿爲西安將軍，寧夏將軍永琨爲綏遠城將軍，以熱河副都統保成爲寧夏將軍。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九 是歲，朝鮮、荷蘭來貢。

乾隆六〇年（乙卯、一七九五）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春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戌，諭：蘇凌阿自署理兩江總督以來，辦理事務尚無貽誤，但念伊年已八十，兩江事務殷繁，精神究恐不能周到，兩江總督員缺，著福寧調補。畢沅前因竹谿縣邪教案犯毆差一案降補山東巡撫，咎在失察，尚非不可原宥之過，著加恩仍補授湖廣總督。畢沅當感激朕恩，倍加認真奮勉，以贖前愆。所遺山東巡撫員缺，著玉德補授，其刑部左侍郎員缺，諾穆親著給都統銜調補，都統而爲侍郎者，向所有也。富綱前在雲貴總督任内，於銅務、錢法未能整頓，其咎較重，姑念其咎止因循無能，尚能别項情弊，所有吏部右侍郎員缺，加恩著富綱降補，仍帶該旗查明應襲支派，另揀承襲，以爲督撫大員孤恩溺職、有心貽誤者戒。

《高宗實録》卷一四六九 己亥，勅諭荷蘭國王喊咻嘩嚕啞哪嗖。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庚戌，免江西五十七、八、九等年緩徵銀穀。

二月癸丑朔，廣西巡撫員缺，即著成林補授。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〇 又諭曰：【略】阮沅、郭彦忠，與劉之協在扶溝私相往來，同路行走，明有聞風通信情弊。【略】陳用敷辦理此案，顛倒錯謬，實屬可笑可恨，殊出意料之外，著革職，解交刑部治罪。所有貴州巡撫員缺，著姚棻調補。

戊午，調任湖廣總督福寧奏：臣於正月二十九日途次，據署辰州府知府朱紉蘭稟報，乾州城已被圍，倉庫亦被擄刼，並探聞署乾州同知宋如楅、巡檢江瑶俱已殉難。各路苗人，約有數千，鎮箪鎮臣明安圖在永綏鴉酉地方被阻。當即飛飭提臣前調沅靖各府兵，速赴鴉酉地方應援，又檄調湖南撫標，及岳州、長沙、常德、澧州等營兵二千名，令該管將備帶領前往會勦。臣即督同提鎮，相機勦

捕。諭軍機大臣等：此事前據劉君輔奏到，朕尚以爲不過該處苗民互相仇殺，毋須大辦。今閱福寧所奏，竟係逆苗等聚衆不法，膽敢搶城傷官，必須痛加勦除，以儆兇頑而彰國憲。福康安久嫻軍旅，屢著勳績，雲南距湖南較近，且黔省亦有苗人石柳鄧滋事之處，想福康安一接禀報，早已馳赴該處督辦。貴州兵力素爲勇健，著福康安於路過貴州時，即酌量情形，調撥帶往聽用，如軍營有需員差委之處，滇、黔兩省道府內，亦不乏人，福康安可酌選帶往，沿途加緊行走，以便迅速到彼，相機勦捕。此時總以剪除逆苗，擒拏首惡，離散黨與，並安撫別寨苗人、勿致驚疑煽惑爲要。畢沅係該省總督，雖未經接印，接奉此旨，亦即速赴荆州、常德等處適中之地駐劄，籌辦糧餉軍火等件，以期源源接濟。

庚申，諭：本年京察届期，吏部開列在京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及各省督撫，請旨甄別具題。朕詳加酌覈，或繕寫事件率多錯誤，其各部院大臣，亦並無出力奮勉，或近日書諭不能稱旨，或繕寫事件率多錯誤，其各部院大臣，亦並無出力奮勉，且有曾經獲咎加恩原宥之人。況届三年京察一次，大臣中有勤奮供職者，予以甄敘，原係朕格外施恩，而各大臣等勤慎稱職亦分所當然，若每次照前甄敘，視爲泛常，不但不足以示獎勵，亦非三載考績之道，此次俱著毋庸議敘。【略】福康安、和珅、王杰、福長安、董誥在軍機處行走，秦承恩俱著加一級。

辛酉，調任湖廣總督福寧奏：途次接據鎮算鎮遊擊田起龍禀報，貴州鎮遠鎮總兵珠隆阿，被圍正大營城内，差丁持文來算請援。該處兵力單薄，勢難分救，並偵知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等，實係糾串起事，脅逼苗衆共有數千人等安、勒保、和琳、李奉翰、管幹珍、秦承恩俱著加一級。

辛酉，調任湖廣總督福寧奏：途次接據鎮算鎮遊擊田起龍禀報，貴州鎮遠鎮總兵珠隆阿，被圍正大營城内，差丁持文來算請援。該處兵力單薄，勢難分救，並偵知黔苗石柳鄧、楚苗石三保等，實係糾串起事，脅逼苗衆共有數千人等，勾結滋事，各寨苗衆，被其煽誘脅逼者人數不少，官兵進勦時，所有緊要賊首賊目，及糾串擄劫之人，原應悉數殲擒，其逼脅衆苗，如能自行投出，尚可予以自新，藉以離其黨與。但此等苗人，究屬心懷叵測，一時震懾軍威，不敢從逆，恐官兵徹後，復生反側，或在途次邀阻，不可不豫行防範。著傳諭福康安、福寧，於投出苗民，加倍留心爲要。

丙寅，著傳諭和琳，暫緩來京，即接受督篆，帶印速赴酉陽，一面密派官兵，以巡邊爲名，豫備應用。此時且到酉陽駐劄，遥爲聲援，安撫該處附近苗民，勿得被其煽誘，如有湖南逆苗竄入者，立即截擊究辦。孫士毅交卸督篆後，仍著暫留四川省，辦理報銷。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一 己巳，湖廣提督劉君輔奏：本月初七日，據永綏協馬兵高明瓏面禀，正月二十九日，鎮算鎮臣明安圖、副將伊薩納、永綏廳同知，及守備三員、巡檢二員，帶兵五百名，行至鴉酉寨，與苗匪接仗，至夜半全寨已失，次日苗勢更大，明安圖等均於盤打扣地方被害等情。

辛未，保靖爲永順門户，瀘溪爲辰州門户，賊苗在兩處攻擾，而保靖地方，有永順苗匪張廷仲父子，聚集數千人，撲城奪卡，勢尤緊急。雖經福寧檄調兵丁，令宜昌鎮總兵張廷彦帶兵前往應援，究恐途遠，緩不濟急，福寧當酌量事機，如永順、保靖一帶，有急須策應之處，福寧即行親帶官兵，前往應援勦捕。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奏，行抵鎮遠，飛調官兵會勦一摺。所見均爲得要。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一 丙子，諭：前經降旨，普免天下積欠錢糧，令各督撫查明具奏。兹據蘇凌阿等奏，安省節年民欠，及因災緩帶地丁錢糧正耗，並借帑及出借社倉、穀米、秫豆未完各數，開單呈覽。所有安徽省各州縣衛，節年民欠、因災帶緩未完地丁漕項正耗，並借帑等銀一百三十五萬五千四百七十六兩零，漕南正耗等米麥一十二萬六千二十石零，未完災緩歸補常平米三千四十二石零，未完出借社倉穀米秫豆二萬三千八百六十三石零，俱著加恩豁免，以示朕普惠閭閻、恩施無已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福寧奏，勦殺賊苗、奪梁拏卡一摺。此奏略强人意，速盼捷音之至。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一 壬午，據福康安奏到情形：松桃、嗅腦、正大等處賊匪，尚肆出滋擾，而思南、印江及鎮遠四十八溪地方，均有賊匪竄伺之事，自當先行勦净，俾後路肅清，方可帶兵前進。

據孫士毅、和琳奏：松桃苗匪，擁入秀山縣境，將村莊汛地燒燬搶掠等語。是逆苗已延及川境，和琳到秀山後，亦當將該處苗匪，剿除净盡，以清後路。

派德楞泰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十餘員，由驛即日起程，徑赴黔省。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二 閏二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黔省苗匪，與楚省苗匪勾結，蔓延滋擾，梗塞道路。今福康安一到銅仁，不待兵齊，即帶現在官兵，分路進攻，立解正大營之圍，痛殲賊衆，將盤塘坳地方苗寨焚燬數處，斃賊多名，實屬快意之至。

庚寅，又諭：鑲黃旗漢軍都統員缺，著保寧補授，伊未來京以前，仍著慶桂署理。明亮係新授伊犁將軍，職銜較大，管理外藩，足資威鎮。明亮從前曾在軍營奮勉出力，現在徐績所遺正紅旗漢軍都統員缺，即著明亮補授，仍賞戴雙眼花翎。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壬辰，諭：見在貴州銅仁府屬地方苗匪滋擾，馮光熊辦理一切軍需事宜尚皆妥協，著即留貴州巡撫之任，俾令一手經理，其雲南巡撫員缺，即著姚棻調補。

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奏，督領官兵於二月二十六日，分路進攻，伐木開棚，殺斃賊匪數百，燒毀賊寨二十六座，並掠獲糧食萬餘石。見在籌勦松桃一帶賊匪，即行前赴鎮箪等語。覽奏欣慰，其籌辦一切甚合機宜，可謂用心之至。

雲南巡撫員缺，將姚棻調補。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二　又諭：前因貴州銅仁府屬之松桃、正大等處，猝被逆苗滋擾，於農功不無妨礙。【略】所有銅仁府，及松桃正大等處，本年應徵秋糧，及改折米共六千七百餘石、地丁正耗等銀九百八十餘兩，銅仁縣本年應徵秋糧改折米共二千六百餘石、地丁正耗等銀三百餘兩，俱著加恩全行豁免。

乙未，諭：此次恭謁兩陵，所有沿途經過地方，著加恩蠲免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三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正大營嗅腦等處屯聚賊匪，已經福康安先後勦散，即可進攻松桃。和琳惟當將秀山一帶賊匪剿捕淨盡，即督兵前往松桃，會合攻擊，肅清黔境，直趨楚界。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和琳奏，見飛催前調漢屯各兵到齊，先將屯聚賊衆痛加勦殺，以清後路，酌留弁兵，由孫士毅派撥分守營卡，旋即調選精銳，直抵松桃會勦等語。一切運籌布置，俱與福康安意見適相符合，深中窾要。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三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奏，於殺散嗅腦賊匪後，即乘兵威勝勢，攻克石城，並連夜進兵，將旁路、後路苗寨岩洞賊匪，悉行焚燒痛勦，盡數殲除，實屬可嘉。

戊申，大學士、公管雲貴總督福康安奏：臣由嗅腦進勦，奮力追出，【略】賊匪蜂擁直趨松桃，迅飭官兵分路圍殺，將賊衆截爲兩段，竟被殺盡，並將松桃城外賊苗窩棚燒燬。城内都司孫清元等望見火光，即帶兵民出城會合進勦。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四　三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川河蓋一帶，爲秀山後路，和琳出其不意，帶兵勦捕，所殺賊匪，雖尚不及福康安之大加殲戮，然該賊衆經此一番勦殺，情形震懾，且後路廓清，設卡防堵，亦不致有乘虛抄襲之慮，更可安心前進。【略】和琳現帶兵前往松桃，與福康安會勦。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正大、松桃一帶，經福康安勦通後，賊匪雖已心懷震懾，而該處附近苗寨尚多，自應廓清後路，方可放心前進。今福康安探知大寨營地方，聚有賊衆，遂派額勒登保等帶兵分翼前進，將長沖塘賊匪奮勇圍殺，直追至卡落塘，逃竄賊匪盡奔大寨營而去。嗅腦盤垛地方，有楚苗三、四千前來攻撲，經都司德寧帶兵勦殺，賊皆逃散，殺賊共有六百餘名，實爲可嘉。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五　己卯，諭曰：據福康安、和琳奏，痛勦土空一帶各寨苗匪，並迅解永綏圍城，實堪嘉尚。

《高宗實録》卷一四七六　夏四月辛巳朔，免山西代州、五臺、繁峙三州縣乾隆五十九年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辛卯，諭：昨據伍拉納、哈當納等奏，臺灣賊匪陳周全等糾衆滋事，已有旨令該提督等速往查拏。茲又據伍拉納等奏，該處漳泉、廣東各村莊俱起義民，賊匪多被擒獲，餘黨紛紛竄散。陳周全等三月十五日攻擾民莊，有義民首楊仲舍、許暢舍、施邁舍、金鋪觀等，招集義民二千餘名，假意投入賊夥，與賊飲酒，出其不意，殺死賊匪百餘人，將賊首陳周全拏獲，裝入木籠等語。覽奏欣悦。

癸巳，諭：朕辦理庶務，往往天牖朕衷，幾先洞燭。本年會試榜發第一名王以銜，係浙江人，二名王以衡，亦係浙江人，朕披閱之下，以各直省應試舉子不下數千人，豈無真才足拔？王以銜、王以衡同籍聯名，儼然兄弟，恰居前列，殊覺可疑。【略】寶光鼐著即解任，聽候部議，所有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朱珪補授。廣東巡撫員缺，一時尚未思得其人，朱珪著暫留巡撫之任，其未回京以前，著紀昀兼署左都御史事務，俟朕簡放巡撫有人到廣東任，朱珪再行來京供職。

丁酉，諭：前因邪教案内劉之協一犯未獲，節經降旨嚴緝，至今並未弋獲。所有河南、安徽兩省之巡撫、藩臬，於劉之協未獲以前，槩不准其支領養廉，以示懲儆，庶俾激發天良，各知愧奮，於地方及緝捕事務認真辦理，或不至再涉因循，用昭小懲大戒至意。

諭：臺灣奸民陳周全等糾衆滋事一案，伍拉納身爲總督，一聞匪徒肆擾之

信，自應即日渡臺，前赴鹿仔港一帶督率辦理，據實詳查，乃僅派烏闌保帶兵前去，而伍拉納竟在內地安坐。【略】伍拉納著即遵旨速赴臺灣查辦一切，仍交部嚴加議處。至前據哈當阿奏，鹿耳門外有船十餘隻在洋游奕，似非商船形狀，當即連放兩礮，各船四散等語。實不成話，【略】哈當阿亦著交部嚴加議處。

戊戌，《平定廓爾喀紀略》成。

己亥，諭：閩省近年以來吏治廢弛已極，【略】所有福建巡撫員缺，著姚棻調補，即赴新任，其姚棻未到之前，著魁倫署理巡撫印務。江蘭曾任藩司，前在山東於曹縣盜案久未完結，降補臬司，實爲公過，念其見在隨同福康安等辦理軍務，不辭勞瘁，實屬可嘉，江蘭著加恩超補雲南巡撫，以示嘉獎。江蘭惟當倍加奮勉，於銅務、錢法，隨同福康安認真整頓，用副委任。

論：此次湖南苗匪滋事，姜晟辦理軍需一切均屬妥協，著加恩賞戴花翎。

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攻克椰木陀山梁等處，董率官兵冒雨前進，且時值霧氣瀰漫，對面不見，各官兵扳巖越坎而上，出其不意，痛加擊殺，殲賊甚多，洵屬可嘉。

庚子，賜王以銜等一百十一人進士及等、出身有差。

癸卯，賞會試薦卷內文理較優之舉人徐炘等三人內閣中書。

免貴州官兵經過地方本年額賦有差。

丁未，諭：錢受椿見有應行待質之處，未便令其仍赴廣西新任。西成、尼堪巴圖魯見在軍營，隨同福康安等辦理軍務及防守地方，頗爲出力，前曾均已賞戴花翎，所有廣西布政使員缺，著西成補授，即行由驛馳赴新任，所遺湖南按察使員缺，著尼堪巴圖魯補授，以示獎勵。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黃瓜寨爲逆苗巢穴，負嵎固守，福康安、和琳躡探路徑，由間道用奇，密派官兵分路繞道進攻，將黃瓜山大梁占據，復乘夜進發，將黃瓜寨一帶焚燒五十六處，將士爭先效命兩晝夜，不遺餘力。實屬可嘉。

己酉，以福寧、惠齡經理湖廣軍務未竣，以蘇凌阿仍署兩江總督，費淳爲安徽巡撫。

《高宗實錄》卷一四七七 庚戌，免福建龍溪、南靖、長泰、海澄四縣乾隆五十九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錄》乾隆一二〇 五月甲寅，飭禁達爾達、木圖等處開金廠。除西藏三十九族番民每年貢馬銀。

清總部・綜述・清高宗部

《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八 丙辰，諭：據魁倫查奏，閩省近日洋盜增多，由於漳、泉被水後，糧價昂貴，浦霖等辦理不善，以致貧民流爲匪黨，伍拉納現住泉州，饑民圍繞乞食。又伍拉納素性躁急，加以錢受椿、德泰迎合慫恿，辦理各案亦多未協等語。上年漳、泉二屬，偶被水災，經朕特降諭旨，加倍賞卹，寬免秋糧，並屢飭該督撫加意撫綏，務俾窮黎均霑實惠，乃浦霖等並不董率所屬，實心經理。甚至總督駐劄泉州，饑民圍繞乞食，尚不認真籌辦，又無一字奏聞，伍拉納之罪，此節尤爲重大，殊出情理之外。該督現赴臺灣辦事，著先行摘去翎頂，俟回至內地，即行革職，交與魁倫等質審。其閩浙總督印務，著長麟就近馳驛，交魁倫兼署。

又諭：朕此次巡幸熱河，所有經過地方，著蠲免本年地丁錢糧十分之三。

丁巳，又諭：昨已降旨將伍拉納革職，交魁倫等審辦。閩省吏治廢弛已極，現在清釐查辦一切，正關緊要，非福康安前往，不足以資整頓，福康安著即調補閩浙總督。計此時逆苗賊首石三保等，當已就擒，福康安於擒獲賊首後，著即馳赴新任。伍拉納回至內地，聽候魁倫等質訊明確後，即著派員解送來京，交軍機大臣嚴行究訊。所有雲貴總督，著勒保調補，其陝甘總督員缺，著宜綿補授。

《東華續錄》乾隆一二〇 諭：昨據奇豐額奏，五德在蘇州織造任內辦理不善，以致稅銀虧缺一摺。業經降旨，將奇豐額交部嚴加議處矣。【略】奇豐額著即革職來京，交與軍機大臣究詢，所有江蘇巡撫員缺，著費淳調補，費淳未到江蘇之前，著布政使張誠基暫行護理。惠齡雖有老親，但安徽巡撫員缺見在一時不得其人，惠齡著仍留安徽巡撫之任，俟簡放有人，再行回京侍養，以示體恤。

論：福康安、和琳奏，四月二十、二十一等日進勦苗匪，攻克蘇麻寨一帶賊巢，偪近西梁一摺。其此次打仗之綠營官兵及屯番等，俱著賞給一月錢糧，以示朕獎勵勤勞，恩加無已至意。

《高宗實錄》卷一四七八 癸亥，諭曰：福康安、和琳奏，官兵攻克上下西梁等處苗寨一摺。

《東華續錄》乾隆一二〇 甲子，諭：額勒春、僧保住見往新疆換班，所有吏部左侍郎員缺，諾穆親見署吏部印鑰，即著諾穆親兼署左侍郎，其刑部右侍郎員缺，目下辦理秋審事務正資熟手，刑部尚書、侍郎中，除胡季堂外亦少諳習刑名之人。前因查拏劉之協關繫緊要，是以將阿精阿補放河南巡撫，今該犯日久未獲，是阿精阿在豫亦屬無益，念其由刑部司員出身，於刑名自爲練習，阿精阿著

署理刑部右侍郎，並著接奉此旨，即將河南巡撫印篆交與吴璥暫行護理，即行來京供職。所有河南巡撫員缺，著景安補授，景安曾任該省藩司，於一切情形素所諳悉，伊見往陝西、山西審案，著俟所辦各案完竣、拜發奏摺後，即由該處徑赴新任，將地方事件部署妥協，秋汛過後，再行請旨來京陛見，亦不爲遲。

丁卯，諭：見在户部左、右滿侍郎俱已出缺，惠齡家有老親，著補授户部右侍郎，俾得就近奉侍，以示體恤。户部見無滿洲侍郎，而錢法堂事務尤關緊要，惠齡接奉此旨，即將湖北巡撫印篆交與布政使汪新護理，即行迅速來京供職。

戊辰，以汪新爲安徽巡撫，調祖之望爲湖北布政使，以態枚爲雲南布政使，康基田爲江蘇按察使，仍幫辦河道事務。

辛未，諭：昨閱國史館進呈于敏中列傳，【略】今雖已身故，若仍令其濫邀世職，又將何以示懲。于敏中之孫于德裕，見官直隸知府，已屬格外加恩，所有承襲輕車都尉世職，著即撤革，以爲大臣營私玷職者戒。

撥湖北、江西銀一百萬兩，解黔備用。

六月壬午，命惠齡仍署湖北巡撫。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奏，官兵攻克沙凡寨等處苗寨一摺。【略】所有此次攻克沙凡等寨及鎮箪打仗兵丁，俱著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

戊子，以旱命刑部清理庶獄，減徒以下罪，承德府（知）〔如〕之。

辛卯，命閩浙兩省會緝洋盜。

乙巳，諭：留京王大臣會同六部議，將各省題奏事件盡一辦理一摺，應依議。

戊申，諭：姚棻見有應訊事件，著解任候質。福建巡撫印務，仍著魁倫兼署，其閩浙總督印務，仍著長麟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魁倫參奏姚棻前在漳州道府任内，所屬三縣虧空庫項二萬餘兩，姚棻著解任，交長麟等嚴切訊問，據實具奏。又據長麟等奏，閩省米價平減，無須浙米協濟。查浙米十萬石，見在僅運到六千三百餘石，餘米俱請停止等語。所有浙江運閩米石，及江西撥運之米，一體停運，行抵何處著即於何處截留，起貯候撥。將此並諭陳淮、吉慶知之。

秋七月庚申，諭：玉德奏，審擬兗沂曹道德明擅發傳單、縱容家人陳錦援累驛站一案，將德明擬發伊犁效力贖罪，陳錦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所辦大錯。【略】玉德著交部嚴加議處，並著將明德車輛所載何物、係作何用，詳細查明，據實具奏。

乙亥，南掌國正使叭猛先、副使叭整哄等入覲。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八月癸未，賜南掌國王召温猛、緬甸國王孟隕敕。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玉德奏，革職道員德明上省時，帶有如意朝珠、蟒袍等物，爲送巡撫司道之用，已降旨通行訓飭矣。

丙申，諭：劉峩奏，染患瘡疾日久，驟難痊癒，請解任在京調理等語。劉峩歷任内外，供職有年，著施恩加太子少保銜，以原品休致。目下天氣凉爽，伊復步履艱難，即令回籍調理，不必在京等候接駕謝恩，以示體恤。其兵部尚書員缺，著朱珪補授，朱珪見留廣東巡撫之任，俟簡放有人交代後，朱珪再來京供職。所有都察院左都御史員缺，著金士松補授。

戊申，諭：常齡奏，請嚴禁鐵觜尖挑、以靖兇徒一摺。【略】此皆地方官分内應辦之事，又何必瑣屑入告，奏請飭禁，常齡著傳旨申飭，並著通諭各省督撫等，如地方遇有此等應行查禁之處，皆當隨時留心辦理。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六 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入見，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爲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慶元年。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三 甲戌，緬甸貢使大頭目亞扎覺蘇、細利遂動等入覲。

乙亥，諭：姚棻見有應訊事件，著解任候質。福建巡撫印務，仍著魁倫兼署，其閩浙總督印務，仍著長麟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魁倫參奏姚棻前在漳州道府任内，所屬三縣虧空庫項二萬餘兩，姚棻著解任，交長麟等嚴切訊問，據實具奏。又據長麟等奏，閩省米價平減，無須浙米協濟。查浙米十萬石，見在僅運到六千三百餘石，餘米俱請停止等語。所有浙江運閩米石，及江西撥運之米，一體停運，行抵何處著即於何處截留，起貯候撥。將此並諭陳淮、吉慶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六 九月辛亥，上御勤政殿，召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入見，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親王顒琰爲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慶元年。

壬子，諭曰：本日皇太子，及王、貝勒、貝子、公，暨內外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各具摺簽請俯順羣情，俟朕壽躋期頤，再舉行歸政典禮。【略】今若因羣情依戀，勉遂所請，則朕初心焚香告天之語，轉爲不誠，是實難以聽許，毋庸再行瀆請。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長麟等奏，福建鹽務，有湊送經費一款，自乾隆四十四年起，歷任總督收受銀二萬兩至五萬兩不等。五拉納任內，共收過銀十五萬兩，巡撫浦霖於五十七年索銀二萬兩，均係按引攤派。【略】長麟、魁倫著再傳旨嚴行申飭。

丙辰，諭：昨據長麟等奏，查富勒渾前在閩浙總督任內，亦曾索取鹽商等銀五萬五千兩等語。富勒渾身爲總督，乃向鹽商等索取銀兩，甚屬不堪，理應從重治罪，若仍令伊在家安居，太覺徼倖。但富勒渾家產業經查鈔，且已年老，著加恩發往熱河，效力贖罪，即令起程前往。

丁巳，諭：據長麟等奏，查出雅德前在閩浙總督任內，曾向鹽商索銀四萬五千兩等語。雅德身爲總督，乃向鹽商索取銀兩，殊屬不堪，今不將伊補行正法，即係格外之恩，若仍令伊在新疆要任辦理事務，不足以示儆戒。著新調之員即赴該處傳旨，將雅德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效力贖罪。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六 己未，又諭：【略】據福康安、和琳奏，官兵進勦茶宅、柳夯等處苗寨，痛殲賊衆，苗匪紛紛乞降者已有七十餘寨，現在勦撫兼施，擒捕首逆等語。看來首逆勢窮力蹙，已如釜底游魚，無難一鼓悉擒，指日膚功迅奏。福康安、和琳運籌佈置，悉合機宜，福康安著加恩仍帶榮賞四字佳號，晉封貝子爵銜。和琳著封爲一等宣勇伯。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上閱健鋭營兵。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松筠等奏，廓爾喀貢使到藏起程一摺。內稱，巴都爾、薩野住廟焚修，所有部落中事務，俱係該王拉特納、巴都爾自行管理等語。此等邊徼外藩，歸誠向化，天朝懷柔體統，不過示以羈縻，至其部落中事務作何辦理，原無事深求，已於摺內批示。嗣後松筠等止可行所無事，不必過問也。將此諭令知之。

壬戌，諭：【略】尋軍機大臣等議，已革遊擊楊天相，應改依官司故入人斬決罪例，擬斬立決，即行正法。已革外委沈春發、把總林朝相，隨同誣拏報解，應於楊天相斬決罪上量減，擬絞監候，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辦理。陳大用、亓九敘知情取巧，應請於海口各枷號三箇月，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得旨：楊天相依擬應斬，著即於海口正法示衆。沈春發、林朝相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七 乙丑，又諭：黑龍江將軍員缺，著永琨調補。圖桑阿著授爲正白旗漢軍都統，調補烏里雅蘇臺將軍，圖桑阿接奉諭旨，將將軍印信交副都統署理，由彼馳驛赴烏里雅蘇臺任。永琨交代圖桑阿後，亦即由彼馳驛赴黑龍江任，俱不必來京請訓。西安將軍員缺，著烏爾圖納遜補授，其察哈爾都統員缺，著博興補授，博興遺缺，著調特克慎往庫倫駐劄辦事，特克慎遺缺，著調策巴克往西寧駐劄辦事。策巴克現在出差，俟伊回至西寧，特克慎交代後，再赴庫倫更換博興，博興至張家口，烏爾圖納遜交代後，再赴緩遠城將軍任。永琨係朕之姪、最近宗室，想應顧惜體面，至黑龍江時，務須痛懲陋習，實心辦事。

己巳，又諭：據福長安等奏，審明舍爾圖所控之事，分別定議具奏。舒亮、安慶身爲將軍、副都統，並不潔己奉公，膽敢任意勒索貂皮等物如許之多，甚屬卸陋不堪，舒亮、安慶著即行鎖拏，交策巴克押解來京，交宗人府、軍機處、刑部大臣等，分別從重治罪。

又諭：正紅旗漢軍都統員缺，著德明調補，所遺正紅旗滿洲都統員缺，著八阿哥儀郡王補授。保寧現補授伊犁將軍，鑲黃旗漢軍都統員缺，著慶桂調補，其所遺鑲藍旗滿洲都統員缺，著十一阿哥成親王補授。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辛未，皇太子奉上命，恭詣泰陵、泰東陵行禮。以奉天、山西、四川、湖南、貴州、廣西向無積欠，免本年徵賦十分之二。

丙子，諭：本日皇太子率同王大臣等具奏，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豫備內廷頒賞之用一摺。覽奏具見悃忱。【略】朕已俯從所請，用備頒賞內庭皇子、皇孫及曾元輩，並親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愛戴之忱。其分頒各直省外藩，仍用嘉慶元年時憲書，以符定制。【略】特豫行降旨，將上尊號一事停止，此即朕效法皇祖之心。

諭：俘習渾前欲棄藏一事，固屬乖謬，但念伊係糊塗懦怯無識，未至僨事，著加恩釋回。富勒渾於閩浙總督任內，收受相沿陋規，其咎雖重，但念其年老，亦著加恩釋回。

諭：據宗人府奏，晉封福康安貝子，或世襲罔替，或令降等承襲，請旨等語。

福康安前在臺灣、廓爾喀等處軍前，甚屬奮勉，即應照軍功出力之員，准其世襲罔替。但福康安係孝賢皇后之姪，究非宗室可比，其貝子爵著承襲三世後，再行照例降等，列爲不入八分公，令其世襲罔替。

丁丑，免江西山陽等十州縣借帑攤徵銀兩。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八 冬十月戊寅朔，頒嘉慶元年時憲書。

庚辰，諭曰：福康安、和琳訪得首逆吴半生從鴨保寨來至高多寨，即四面攻圍，不遺餘力，將首逆吴半生擒獲，現在乘勝長驅，直攻鴨保等處賊巢。【略】福康安之子德麟，前已承襲恩賞輕車都尉，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在御前侍衛上行走。和琳賞繫黄帶，以旌勞勩。【略】打仗出力之滿漢屯土官兵，著普賞一月錢糧，其守卡護糧兵丁，著查明賞給半月錢糧。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癸未，諭：回民女子婚嫁安集延，例應不准擄歸，但此内有遺嫁至今、相沿數世之家，此次姑聽其攜往，其邁瑪特什哩布之妻，亦照此辦理。嗣後，將回女嫁安集延爲妻之處嚴行禁止，永以爲例，違者從重治罪。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八 甲申，諭：前據長麟、魁倫查出伍拉納、浦霖在督撫任内，得受鹽規及抽詳銷案等款，【略】現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從重定擬具奏外，【略】所有伍拉納、浦霖、伊轍布、錢受椿之子嗣，如係官職生監，概行斥革，俱著照王亶望之例，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昭炯戒。長麟向好沽名取巧，而於此案始終迴護，袒庇瞻徇，意存化大爲小，殊負委任深恩，斷難望其改悔振作，豈可復膺海疆重寄，長麟著革職。

丙戌，又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伍拉納、浦霖婪索鹽務陋規，屬員餽送贓累鉅萬，以致通省倉庫錢糧，虧空纍纍，地方、洋面盜案一切廢弛，將伍拉納、浦霖問擬斬候，請旨即行正法一摺。【略】伍拉納、浦霖俱著照擬即行處斬，並派倉場侍郎、宗室宜興，刑部侍郎阿精阿，監視行刑，以爲封疆大臣貪黷營私、廢弛侵虧、負恩昧良者戒。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魁倫等奏，審明械鬬斃命各犯一摺，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擬具奏矣。錢受椿身爲臬司，種種營私，甚至延案勒賄，拖斃多命，罪不容誅。【略】交該署督撫親視刑夾二次、重責四十板，再傳集在省官員，監同正法，俾觸目儆心，以爲貪私、謬妄貪黷者戒。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八 壬辰，額勒登保、德楞泰屢經出師，此次勦捕苗匪復倍加奮勇，實爲可嘉，著加恩俱授爲内大臣。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九 乙未，軍機大臣等議奏：丙辰舉行傳位大典，所有各該衙門，並各直省應行遵辦各事宜。

丁酉，賜中式武舉一甲邸飛虎、陳崇韜、馮元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鄒鳳翔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關瑞龍等二十四人同武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長麟等覆奏，庫吏周經與伍拉納等通同分肥一摺。周經以微末庫吏，侵虧帑項多至八萬餘兩，實屬目無法紀，審明後即於該處正法，以示炯戒。

庚子，命直隸人員迴避順天府治中員缺。

《高宗實録》卷一四八九 癸卯，著於明年正月初吉，再舉千叟宴盛典。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甲辰，册贈令儀皇貴妃爲孝儀皇后。皇太子恭奉孝儀皇后神牌，升祔奉先殿，奉安孝儀皇后神牌於孝賢皇后陵享殿。

十一月丙辰，諭：【略】嗣後，各該衙門保送滿、漢御史，初次引見、未經記名者，下次不得再行保送。著爲令。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〇 丁巳，又諭曰：福康安、和琳攻撲天星寨山梁，統率大兵，不避風雪，於黑暗之中覓徑進發，立時撲開木城七處、石卡五處，復乘勝將垂藤、董羅等處苗寨，全行攻克。

庚申，賑奉天金州、熊岳、錦州三城，寧海、錦縣、寧遠三州縣旱災旗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乾隆一二〇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吴八月係乾州首先起事之犯，爲賊中緊要頭目，官兵四面攻圍鴨保，勢在危急，復敢聚黨抗拒，並挾制吴隴登不令投出，可惡已極。今福康安、和琳設法首先擒獲，實爲得計，所有將領、弁兵奮勇倍常，降苗百户寨長人等，亦各爭先踊躍，皆當從優獎賞。其百户隴老觀，即著賞給五品頂戴，換戴花翎，以示鼓勵。又據奏，請撥川、黔兩省軍餉各一百萬兩，照所請，敕部行知撥給。傳諭孫士毅、馮光熊，如川、黔兩省有項可動，即先行動支墊發，俟餉項解到，再行歸款。

乙丑，諭：皇太子生母已追封孝儀皇后，其家例宜晉封公爵，但孝儀皇后居孝賢皇后之次，著加恩暫賞一等侯爵，世襲罔替，交該旗照例揀選，帶領引見。尋予世管佐領花沙布一等侯爵如例。

己巳，諭：明年舉行千叟宴，所有官員仍照上次之例，年至六十以上俱准

入宴。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和琳奏，擒獲起釁裝癤之緊要賊目，並督兵痛勦抗拒苗匪情形。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二 十二月戊寅朔，諭：朕於明年歸政後，凡有繕奏事件，俱著書太上皇帝，其奏對著稱太上皇。

庚辰，諭：喀什噶爾等城，兵民、回子雜處，大臣特多有袒護内地旗民之處，著傳諭各城大臣等，務須秉公辦事，毋令回民負屈，以示朕中外一體至意。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甲申，諭：長麟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令其自備資斧，前赴葉爾羌辦事，更換明興。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二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和琳奏，賊匪在附近天星一帶山坳屯聚攢集，經福康安、和琳董率官兵，將大小天星寨攻克，復連克黄冲口賊卡十三處，直抵得盤山梁，可嘉之至。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辛卯，定革職留緝人員獲犯後分别開復例。

癸巳，諭：朕紀年周甲，於丙辰元旦舉行授受大典，王公等及文武百官慶賀禮成，本應筵宴。但是日朕御太和殿授寶後，嗣皇帝御殿登極，若於是日復舉行筵宴，儀節未免繁縟，是以初四日特舉千叟宴盛典，臚歡申慶，宣愷頒醻，即以示元正授政於寧壽宮，初御皇極殿錫賚受賀、普逮春祺，諸慶俱備，其餘繁文不必行矣。

丙申，命義民購獲要犯多名者，量予職銜不過得七品。

丁酉，諭：西成著調補山西布政使，其四川布政使員缺，著林儁補授。【略】所遺四川按察使員缺，楊揆亦係軍營得力之員，前經賞給按察使銜，著加恩補授，以示獎勵。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二 壬寅，諭軍機大臣曰：朱珪奏暎咭唎國呈進表貢一摺。【略】天朝撫有萬國，琛贄來庭，不貴其物，惟貴其誠，已飭諭疆臣將貢物進收，俾伸虔敬。

甲辰，勅諭琉球國世孫尚温。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奏，於積雪未化之時，督率將弁等分路進攻，將高斗山梁搶占，奮勇追趕，並即趁勢撲入苗寨，縱火焚燒，斃賊甚多，將爲首賊目寥老暮、隴老西二犯擒獲正法。可嘉之至。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二 丁未，上以來歲丙辰元旦傳位皇太子爲嗣皇帝，前期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太廟、奉先殿。

《東華續録》乾隆一一〇 是歲，朝鮮、緬甸、南掌、暹羅、安南、琉球、英吉利來貢。

清仁宗部（起公元一七九六年，迄公元一八二〇年）

《東華續録》嘉慶一　仁宗睿皇帝，高宗第十五子也。母孝儀紀皇后魏佳氏，原任内管領加封承恩公清泰之女，以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十月初六日丑時誕上於　御園之天地一家春。上隆準豐頤，舉止凝重，神明内蕴，睿慮淵通。自六齡就傅，受舊於兵部侍郎奉寬。年十三，通五經。學今體詩於工部侍郎謝墉，學古文古體詩於侍請學士朱珪。天藻睿發，英詞炳蔚援，筆立就，動成典則。性尤純孝。七齡時，謁　孝聖憲皇后於盤山行殿，渥承　飴愛。事　高宗純皇帝孝儀純皇后婉愉孺慕，典愜　歡心。三十八年癸巳，十四歲，上元前夕，宴親藩，特命奉觴上壽。是年，高宗遵密建　家法，親書　上名，緘固藏　乾清宫正大光明扁上。長至，南郊大祀，復以　上名默告，祈加　睿佑。是日，復　命祀東陵，隱然以神器攸歸，面稽　天　祖。三十九年甲午，賜成大婚禮。是爲孝淑睿皇后。上定省之暇，懋學稽古，日居書室，惟究心治法源流古今得失，參稽考證，寒暑罔間。所居書室五楹，嘗取三餘之義，顔以「味餘」。摛藻抒文，卷軸日富，後所刊詩文全集四十卷是也。尤喜讀諸史，通鑑上下三千年治蹟，瞭然貫徹。御極後，幾餘遣興，依史分題製詠，遂成全帙。自乙酉六齡時隨　駕至木蘭，高宗巡視江浙，祗謁闕里，及歲行秋獮，恒侍　行幄，賡　天章，數蒙　獎賚。四十八年癸卯，高宗詣盛京，恭聞　祖陵命，　上隨侍行禮。復以宗祐有託，敬告　太祖、太宗之前，仰祈　臺爽式憑，永垂昭鑒。五十年乙巳，耕耤，特命徙耕播種五。十四年，己酉，封嘉親王。自是每歲　兩陵，春祀，壇廟薦祈，多　命恭代行禮。紫微東偏曰毓慶宫，上養正時所居也。分邸後移居擷芳殿。至建儲未宣諭之前，又重葺是宫，復　命居之，並賜「繼德」堂額。與從前避習山莊松鶴齋後　賜額同名，蓋密邇趨庭，祇承　光堂構，早寓付託深心。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年）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四　春正月戊申朔，上御太和殿，親授皇帝之寶於皇太子。皇太子受寶，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帝。御乾清宫，同皇帝賜宗室王公等宴。

是日，【略】太上皇帝傳位詔書頒行天下，詔曰：【略】所有合行事宜，條列於左：【略】天下之本農爲重，各府州縣衛果有勤於耕種、務本力作者，地方官不時嘉奬，以示鼓勵。

己酉，勅諭：前降諭旨，以丙辰年爲始，内外大臣年節三貢，毋庸備物呈進。但王公大臣等年節呈進如意，乃自雍正年間奉行至今，以聯上下新年喜慶之意，是以仍准其呈進分賜，用迓吉祥。乃昨日貝勒、貝子、公等及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紛紛呈進如意兩分，殊覺繁瑣，不可不定以限制。嗣後凡遇元旦及朕與皇帝壽辰慶節，宗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如意，其餘概不准呈進。至外省督撫，止准按例呈進土貢。其鹽政、織造、關差俱有得項，所有年例辦進備賞之物，均仍照向例，按次備進一分，以備賞用，不得復有增添。倘伊等私自備物呈進，一經查出，必當重治其罪，以節糜費，而示體恤。

《仁宗實録》卷一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奏攻克擒頭坡、騾馬硐等處險要賊寨，痛殲苗匪，覽奏欣悦。擒頭坡山路險窄，賊匪木城石卡愈多，福康安、和琳密爲布置，出其不意，奪險而入。並令額勒登保分兵前往，遏其歸路，大加殲戮，將騾馬硐各大山梁全行奪據。擒頭坡、騾馬硐爲平隴乾州門户，門户既破，官兵乘勝長驅直抵平隴。

辛亥，立嫡妃喜塔臘氏爲皇后。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四　太上皇帝同皇帝御重華宫，召大學士，及内廷翰林等茶宴。以舉千叟宴於皇極殿禮成。

《東華續録》嘉慶一　鑄嘉慶錢。

壬子，太上皇帝同皇帝御紫光閣，賜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哈密郡王品級貝勒額爾德錫爾等，及土爾扈特來使博多克等，杜爾伯特來使察罕博埒克等，朝鮮國正使閔鍾顯、副使李亨元等，安南國正使阮光裕、副使杜文功、阮偍等，暹羅國正使呸雅梭挖粒巡段押撥辣昭突、副使廊窩們孫泥霞屋撥突等，廓爾喀正使噶箕迺爾興等宴。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四　丙辰，勅諭：前經降旨，令内外大臣年節無庸備物呈進，惟遇朕及嗣皇帝壽辰慶節，准在京王公大臣等僅遇如意，藉以聯情抒悃。今思本年係朕歸政之初，爲嗣皇帝登極之始，或恐内外王公大臣等未喻朕

意，又思於八月及十月，朕與嗣皇帝壽辰時，備物祝嘏。殊不知朕御宇六十年來，國家昇平昌阜，大內存貯珍物駢羅，即佛像亦無供奉之處，而嗣皇帝方當以儉樸爲天下先，原不宜貴奇異奢華之物，是用再行通諭。此後除鹽、織、關差向有公項購辦備賞物件外，其餘內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撫，不但貢物不必進呈，即如意亦不許備進。其土貢惟麥麪、果品、茶葉、藥材等項，准其照例呈進，以備薦新分賞之用，不得額外增添陳設紬緞各物，以示體卹而節繁費。如有違例濟進及奏事處濫行接收者，必當一併治罪。俟朕九旬大慶，嗣皇帝四旬壽辰，届時應否准其抒忱祝嘏之處，另候勅旨遵行。將此通諭知之。

丁巳，太上皇帝同皇帝御山高水長，賜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等，及外藩各國使臣等食。

壬戌，太上皇帝同皇帝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

丁卯，又勅諭：向來兩淮鹽政例進土物風豬肉一百塊、皮糖八匣，本日蘇楞額呈進風豬肉、皮糖均加一倍，殊屬非是。鹽政、織造、關差等備進備賞之物，早經明降諭旨，祇許照例呈進一分，以備賞用。乃蘇楞額轉加倍進呈，其意何居？成林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交部議其多進之風豬肉一百塊、皮糖八匣，俱著擲還。蘇楞額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議處，以爲挾私取巧者戒。

戊辰，勅諭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喇特納巴都爾，又勅諭班禪額爾德尼之呼畢勒罕，又勅諭達賴喇嘛曰：近因藏中事務，噶布倫等措置乖方，以致廓爾喀滋釁。朕命大將軍福康安率師征討，旋准籲罪輸忱，復命尚書和琳整飭章程，一切革其舊習。派松筠等在彼駐劄辦事，務期利濟僧俗，藏地永遠安寧。

《東華續録》嘉慶一

壬申，湖北枝江、宜都二縣白蓮教匪聶傑人、劉盛鳴等糾衆滋事，命惠齡勦之。

《仁宗實録》卷一

户部侍郎署湖北巡撫惠齡奏：枝江、宜都二縣民人聶傑人、劉盛鳴等，密謀不軌，帶兵搜拏情形。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惠齡駐劄荆州，本爲策應湖南軍務，今枝江等處，適有逆民聚衆搶劫之事，惠齡得以就近查拏，事機實爲順利。但該犯等以防範苗匪爲名，見鄉民願從者多，遂密謀不軌，未必不因荆州、宜昌等處文武官員，大半派往軍營，兵丁等亦多有徵調，存城兵少，以致心生窺伺，乘閒滋擾，延及四縣。雖現在拏獲多名，而聶傑人等尚未就獲，其餘夥黨尚多，若不探明該犯等實在藏匿所在，悉數圍拏，盡法處治，何以戢奸究而淨根株。但荆州亦屬緊要，德福未便遠離，可不必帶兵同往。惠齡務將首從各犯搜拏净盡，嚴行懲治，俾奸民共知儆懼，不可將就了事。將此傳諭知之。

癸酉，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

甲戌，本日召見伴送安南國貢使之廣西泗城府知府朱禮，人甚顓愿，經朕詢問一切情形，奏對全不明晰。因檢閱該省督撫節次所奏該員考語，俱係中下，自難勝方面之任，朱禮著即以原品休致。又諭：伴送外藩貢使，自應於屬員中擇其才具强幹、心地明白、堪以管束者，派令護送，何得以衰庸之員率行派委，轉爲外夷輕視。即該撫因地方緊要須明幹之員留辦地方事務，但伴送貢使亦關緊要，豈該省屬員中，舍朱禮外別無可派之人？成林著傳旨嚴行申飭，仍交部議處。至各省督撫遇有派委護送外藩之事，往往漫不經心，率以庸材充數，寧不思伴送使臣乃外藩觀瞻所繫，豈容率意濫委！此後各督撫如不慎加遴選，再經朕召見看出，惟各督撫是問，並著通諭各督撫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

二月丁丑朔，釋奠先師孔子。

《仁宗實録》卷二

戊寅，本日覆勘試卷大臣進呈廣東、四川等省鄉試各卷。朕披閱各該省所出四書題五經題，多涉頌聖，詩題亦係習見語，殊屬非是。試官簡掄人才，出題考試，固不可競尚新奇，然亦須擇其題句足以發揮義理、敷陳經術者，方可徵實學而獲真才。若祇將頌聖語句命題試士，何足以覘底蘊？且四書五經内字句冠冕語近頌揚者皆可豫擬而得，並易啓揣摩宿搆之獎，於士習文風均有關繫。嗣後各省鄉試派出試官及各省學政所出題目，務將四書五經内義旨精深，及詩題典重者，課士衡文，用副朕敦尚經義、崇實黜華至意。

湖廣總督畢沅奏：枝江匪犯連及四縣，分投撲滅，以速爲貴。現在祇惠齡一人在彼，恐難兼顧，現飭鎮臣袁敏相機迎會。臣於正月二十二日馳往枝江，會同勦辦。又札荆州副都統德福挑派滿營兵三百名，前赴枝江。報聞。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奏：官兵攻克連雲山巖硐寨等處，大兵深入重地，前後防範尤宜嚴密，官兵分撥調遣，尚覺未能足用等語。現在功屆垂成，自不便稍涉冒昧，福康安等奏步步安營，所見甚是。如接到此旨，賊首石三保、石柳鄧等業經全數就獲，不須再添兵丁，固屬甚善。儻賊首雖已就獲，餘黨尚須分投搜捕，即於就近添調兵丁萬餘，四路搜擒，蔵事自更迅速。將此諭令知之。

壬午，本年恩詔，普免各直省地丁錢糧。甘肅省所屬府州縣有止徵糧草者，

又蘭州、鞏昌、西寧、涼州四府徵收番民糧草，雖不在蠲免地丁之內，第念該省地處邊陲，著一體加恩，將應徵番民糧草全行蠲免。屯糧草束，蠲免十分之三，俾邊徼民番，共臻樂利。

壬辰，調四川、雲南、廣西兵一萬名，廣東陸路兵一萬名，勦辦苗匪，從欽差大學士福康安請也。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畢沅等奏，督率將弁直入山內，奮力勦殺，斃賊多名。所辦差强人意，但該賊匪等四處勾結嘯聚多人，斷非起自近日。畢沅兩任湖廣總督，惠齡亦兩任湖北巡撫，均係伊等及福寧三人任內之事，實難辭咎。此時若能督率官兵奮力攻勦，將首逆剋期全獲，餘黨搜捕淨盡，尚可將功抵罪。儻辦理遲緩，或致賊匪蔓延，伊二人自思當得何罪。所有該管地方官，並著畢沅等於事竣後，查明據實參奏。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南陽、興漢與襄陽、鄖陽毗連，該督等所調兵二千名，順流而下，行程便捷。現已傳諭景安、秦承恩照料遄行，並派總兵阿克東阿、德光帶兵前往，兵威壯盛。畢沅、惠齡惟當併力前進，專辦枝江、宜都之賊，急將聶傑人、劉盛鳴二犯擒獲。渠魁既得，餘黨勢必紛紛解散。不可因匪徒分路滋擾，將官兵零星派撥，轉致疲於奔命。至湖廣地方，上年雖屬豐收，但枝江、宜都、長樂、長陽、東湖、當陽、遠安七縣，現經匪徒四出滋擾，未便照舊開徵。除就近諭知户部外，並著畢沅、惠齡即行謄黄出示，將此七縣應徵錢糧，俱先予緩徵，俟平定後，再降諭旨。其被賊焚搶之處，並妥爲綏輯，勿任少有失所。使知肆逆者法所必誅，安分者恩所必逮，以副朕廑念災黎、嘉惠善良至意。

畢沅奏：痛勦灌灣腦太和山賊匪。升任安徽巡撫署湖北布政使汪新奏：賊匪攻破當陽縣城，縣令黄仁被害。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此次畢沅、惠齡所辦，尚屬奮勉，但首犯聶傑人等尚未就獲，而當陽又有匪徒戕官之事，未便即將該督撫交部議敘。命西安將軍恒瑞，率滿洲兵二千，進勦當陽教匪。命熱河總管鄂輝馳赴湖北軍營勦賊。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惠齡生擒首逆聶傑人，並連奪賊卡，所辦俱好。但現據聶傑人供，尚有傳習白蓮邪教之張正謨，係此案爲首之犯，未經就獲，而餘黨亦未搜查淨盡，未便遽行降旨議叙。

是月，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魁倫奏辦理洋面情形。並覆奏，御史宋澍陳奏，蔡新家信内，述及閩省洋盜充斥，並勾結安南夷船等因。查閩省近來洋盜充斥，兼漳、泉被水後，失業貧民，不無出洋爲匪。但此等匪徒隨聚隨散，而粤省匪船，遂有假裝服飾，稱爲安南夷人，乘風入閩。臣以海洋爲閩省最要之事，不敢稍有疏懈，亦不敢過於張皇。現添派水師，扮作商船，嚴密緝獲。至蔡新家信内稱盜匪脱逃者，責其家長村衆共擒，不獲亦並治罪，能獲者賞之一節。現在村衆有將逃回洋匪紛紛縛送，臣俱賞給銀牌獎勵。如不獲即予治罪，恐其心存疑懼，反多隱匿。又戰船無風亦動，船動則放礮不準一節。向來係用哨船，船身笨重，現飭官兵駕坐商船，誘令賊船較近，施放鎗礮，更可使洋匪遇見商船，疑係官兵，不敢肆行剽劫。得旨：汝所辦尚好，實力實爲，毋懈。

《仁宗實録》卷三　三月丁未朔，湖南勦辦苗匪，自用兵以來，經福康安、和琳等臨陣殲擒，及各後路搜拏正法者，已不下數千名。其爲首及有名賊目謀逆之犯，均須逐一查辦，固不可稍有疏漏，致日久遺孽復萌。但苗匪滋擾，延及川、黔、湖南三省，其中被賊脅誘者亦復不少，若概予誅夷，人數過多，朕心實有所不忍。著傳諭福康安、和琳：於石三保、石柳鄧、吴廷禮等擒獲後，除各路爲首賊目及實係黨惡者，均須悉數嚴辦，此外脅從附和之苗衆，尚可從寬者，應免其一死，分發伊犁、回疆、黑龍江等處爲奴。

《東華續録》嘉慶一　己酉，命烏噜木齊都統永保往湖北鄖陽會勦教匪。

庚戌，停四川續徵廓爾喀軍需津貼銀，其已徵者悉還之。

壬子，上侍太上皇帝啓鑾，謁東陵、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丁巳，免湖北教匪滋擾之枝江等二十州縣、四川逆苗滋擾之酉陽州額賦。

壬申，留保住以疾免，以烏爾圖納蘇爲理藩院尚書。

癸酉，恒瑞奏收復湖北竹山縣。

《仁宗實録》卷四　夏四月丙子朔，鄖縣、鄖西俱在漢江以北，勢難回顧。宜綿駐劄商州，距彼不遠，所有鄖縣、鄖西一帶賊匪，著責成宣綿督飭百祥等實力勦辦。其自竹谿以至保康一帶賊匪，即責成永保、恒瑞勦辦。當陽、遠安、東湖一帶賊匪，責成畢沅、成德阿克東阿、舒亮勦辦。枝江、宜都一帶賊匪，責成惠齡、富志那勦辦。襄陽、穀城、均州、光化賊匪，即交鄂輝同彭之年等辦理。來鳳與四川接壤，該處一帶賊匪，即責成孫士毅督辦。總之，賊匪蟻聚蜂屯，官兵分投掩捕，辦一處必須肅清一處，不得因賊匪逃散潛匿，即爲完事，以致兵過之後，遺孽復萌，又復潛出滋擾。

《東華續録》嘉慶一　丁丑，皇后行躬桑禮。

辛巳，命直隸提督慶成率兵二千名，往河南南陽堵勦湖北竄匪。以勦來鳳縣小坳賊匪功，晉孫士毅爵三等男。

《仁宗實録》卷四　景安奏：探聞湖北峪山賊匪尚在張家集等處屯聚，而吕堰驛又被賊匪焚燒，文報阻隔，已諭知梁肯堂即於附近之正定、順德、廣平、磁州各營挑選兵丁二千名，先派將弁帶領起程，並命直隸提督慶成即日由古北口馳赴南陽一帶統領進勦。所有派往巴圖魯侍衛二十員，於經過南陽時，並著景安酌量情形，若南陽需人帶兵，即酌留數員在彼帶領協勦。

甲申，河南巡撫景安奏：鄧州新野地方，現有匪徒滋擾，兵力不足，已調河北兵五百名，前來南陽。奏入，諭軍機大臣等：景安所調河北彰衛二營弁兵五百名一節，尚欠斟酌，河北地方亦關緊要，不應輕有調動。所有慶成帶往直隸官兵二千名，俱著留於南陽一帶，以資分路堵截。其河北之兵，如尚未起程，著景安飛飭停止。儻已起程，即於直隸後起官兵内酌撥五百名，留於河北，交張文奇分撥彈壓。南陽地方被賊滋擾之處，著該撫即先行賠黄曉諭，將本年應徵錢糧，概予緩徵。

乙酉，惠齡奏：長陽縣地方，有逆匪林之華糾衆滋事，已飛咨恒瑞，令文圖帶兵往勦。奏入，諭軍機大臣等：長陽一帶賊匪，乘虚蟻聚，不可不速行撲滅。恐文圖一人，尚不足以資董率，著傳諭恒瑞、永保二人，酌分一人帶兵速赴襄陽，一人即赴長陽一帶，督率勦辦。此時惠齡軍營已得勝勢，長樂、長陽之賊，俱係張正謨黨與，思往接應。惠齡惟當倍加奮勉，將賊首張正謨拏獲，其餘匪黨自必紛紛瓦解。將此傳諭知之。

丙戌，福康安等奏報：攻克納共山等處城卡，殲戮苗匪。

庚寅，蔣兆奎奏：挑兵二千名，令總兵德齡帶領，暫駐澤州，聽候河南調用。豫省河北地方，近聞亦不甚安静。此項挑備之兵，著蔣兆奎即行知德齡移駐衛輝。並著景安酌量情形，設南陽鄧州一帶需兵堵勦，而進勦襄陽尚須添兵，即將晉兵調撥，自可更期得力。

戊戌，恒瑞、永保奏：三里坪一帶賊匪，俱係文圖勦浄，而永保、恒瑞僅將白雲寺山賊匪，追至黑龍溝地方，並未能速行掃蕩。所辦何事？著傳旨申飭。仍著速將該處賊匪勦浄，即馳赴襄陽會勦。儻賊匪負嵎固守，亦當酌一人速赴襄陽，斷不可二人株守一處也。

宜綿奏報：與柯藩、明亮攻克孤山大寨，擒獲賊首王全禮等。

恒瑞等奏報：攻勦鬼谷子溝等處賊匪。

庚子，賜一甲趙文楷、汪守和、帥承瀛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戴殿泗等四十人進士出身，三甲邱超等一百一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一　己丑，布顔以疾免，以李廷敬爲江蘇按察使。

辛卯，諭：【略】嗣後，喀什噶爾、葉爾羌等處回疆所進馬匹竟行停止，其伊犂所進馬匹，亦著照伍彌烏遜所奏，由阿爾台一路護送。如此辦理，既於馬匹有益，而内地驛站亦可永免煩擾矣。

壬辰，惠齡奏：攻奪灌灣腦、内坡等九處賊卡。得旨獎賚。

癸巳，頭等侍衛鄂輝奏：勦殺襄樊賊匪。得旨嘉獎，賞副都統銜。

乙未，撥内庫銀二百萬兩，備河南軍需。

己亥，福康安等奏：攻克結石岡山梁、石城、殲賊毁寨。得旨嘉獎，下部議敘。又奏：苗匪吴隴登投誠。得旨：欣慰，覽之。

辛丑，畢沅奏：攻圍當陽，誘賊出城，設伏痛勦，並截殺援賊多名，良民縋城投出者絡繹不絶。命妥爲安撫。

《仁宗實録》卷五　五月乙巳朔，〔諭〕此次惠齡等帶領官兵分投直撲天井湖等處，雖未能將賊匪痛殲，而三路賊卡俱已攻克，所辦尚好。至所請山西兵二千催令赴楚一節，此項兵丁已據景安奏分撥防勦。惠齡處兵力不敷，莫若令恒瑞、文圖帶兵先助惠齡，將灌灣腦之賊悉力攻圍，擒拏賊首爲是。至施南府屬之恩施縣有賊屯聚，經知縣尹英圖等率領鄉勇分路擒捕，殲斃多賊，洗蕩賊巢。知縣尹英圖著以同知升補，其經歷蔣遇春及把總、外委等俱著酌量升用，以示獎勵。至豫省近楚邊界多有教匪，景安當駐劄南陽新野一帶督率彈壓，不必深入楚境。慶成、富成會合永保、鄂輝，即速將襄樊一帶賊匪勦浄。再，來鳳賊匪在茶園溪一帶屯聚，爲數甚多，不可存欲速之見，輕於深入。若能將茶園溪一帶賊匪先行勦除，固屬甚善，但須悉心籌酌，如兵力不敷，不妨畧爲停待。

《東華續録》嘉慶一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永保等所奏，不必以先到之兵零星輕試，一俟兵力齊集，商同並進。所見甚是。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福康安、和琳攻克火蘇營一帶險要山梁。緩徵河南承辦兵差之唐縣等三十六州縣新舊額賦。

甲寅，諭：宜縣查明逆首王全禮、徐良等滋事緣由，實力擒捕，全行授首，復派委員弁於二郎一帶擒勦、擒殺，漢江以北悉就肅清，並將善後事宜詳悉籌辦。

實屬可嘉，宜綿著賞戴雙眼花翎，並加太子太保銜，以示優獎。

乙卯，緩徵湖北附近災區、晝夜擾賊之宣恩等五縣新舊額賦。

辛酉，免湖南苗匪滋擾之乾州等四廳縣苗糧十分之二。

壬戌，上侍太上皇帝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五　甲子，據福康安、和琳奏：官兵攻克廖家沖連峯坳山梁，痛殲賊匪，目擊乾州平隴賊巢，遠近在望。現值大雨傾注，一俟稍晴，即當直抵乾州，迅擒渠逆等語。福康安、和琳自勤捕苗匪以來，備經艱險，懋著動勞。今大兵進逼賊巢，將緊要山梁，俱已攻克，業距平隴、乾州不遠，諒日内天氣晴霽，自可直擣賊巢，擒孥渠首，成功當在指日。允宜特沛恩綸，各加懋賞，福康安已晉封貝子，並賞戴三眼花翎，恩無可加。因念其父傅恒宣力有年，屢著勞績，未得身膺貝子封爵。向來宗室襲封王爵，如其父未經封王者，例得追贈，傅恒著加恩照宗室追封之例，晉贈貝子，以光泉壤而昭寵錫。和琳前經晉封伯爵，並賞戴雙眼花翎，著再加恩賞用紫韁，以示優獎。俟大功告成，捷音奏到，再將福康安、和琳及在事出力各員，交部優敘。

《東華續録》嘉慶一　再免蹕路經過缺雨之懷柔等二縣額賦十分之五。

乙丑，諭：據彭之年、文圖奏，勦滅白雲寺黑龍溝之賊，追至喇叭洞山，全行勦除一摺，所辦好。

丙寅，以富綱爲漕運總督，調玉保爲吏部右侍郎，以特成額爲兵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五　辛未，勅諭：據松筠奏：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濟嚨呼圖克圖等，因朕傳位嗣皇帝，請嗣後加倍呈遞丹書克並佛像等語。具見伊等誠悃，朕嘉悦覽之，但衛藏距京遥遠，伊等如年班遣堪布喇嘛等加倍呈遞丹書克，不無糜費，且朕與嗣皇帝本無區别，照進一分，亦儘足以抒其慶讚之誠，著松筠傳諭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遵照向例，仍進一分，毋庸加倍，示朕體恤至意。

《東華續録》嘉慶一　壬申，大學士、閩浙總督、貝子福康安卒於軍。【略】著晉贈郡王爵銜，賞内帑銀一萬兩經理喪事，並賞給陀羅經被，仍著於伊家宗祠之旁建蓋專祠以時致祭。並推恩伊父傅恒，亦追贈郡王爵銜，其子德麟著加恩晉爵貝勒。派固倫額駙豐紳殷德迎往奠祭。【略】謚文襄。

癸酉，諭：魁倫奏，海洋盜首獺窟舵即張表，帶領首夥各犯四百七十三名自行投首，並呈繳船隻、礮械等物一摺。【略】獺窟舵既經投出，其船内存貯米糧應儘數先給伊等食用，俟此項米石食竣，即照兵丁之例一體賞給鹽菜、口糧。獺窟舵既令其出洋捕盜，即照守備分例賞給。將來捕盜事竣，此等投出之人，豈能日久官爲廩給，或令其散歸本籍，各謀生業，或令其當兵，以免伊等乏食，又致故智復萌。總之，宜散不宜聚，方爲妥善。

《仁宗實録》卷五　和琳奏：石三保現已擒獲。

《東華續録》嘉慶一　甲戌，諭：凡兇殺二命者，遇停句之年仍立決。

《仁宗實録》卷六　六月乙亥朔，〔諭〕魁倫自署理閩浙總督以來，查拏洋盜及辦理地方事務，俱能實心整飭，所有閩浙總督一缺即著魁倫補授。姚棻獲咎甚重，今自護理以來，尚知湔悔奮勉，仍著護理福建巡撫，停支三年養廉，以補伊從前虧缺。朱珪著補授兩廣總督。英善著調補廣東巡撫。現在孫士毅勦辦來鳳賊匪，英善仍暫在四川代辦，此時不必即赴廣東，俟四川總督簡放有人，到任後再赴廣東新任。英善未到以前，其廣東巡撫印務，仍著朱珪兼署。汪新現在湖北督辦軍需，一切已爲熟諳，著即調補湖北巡撫，以資駕輕就熟之益。其安徽巡撫員缺，著張誠基補授。調禮部尚書紀昀爲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金士松爲禮部尚書，以吏部左侍郎沈初爲左都御史。

《東華續録》嘉慶一　日有食之。

《仁宗實録》卷六　丙子，又諭：福州將軍員缺，著富昌調補，所遺員缺，因一時不得其人，明亮新獲重譴，棄暇録用，伊前屢次出征，現又派往湖北帶兵勦力，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署理廣州將軍。俟明亮到廣州時，富昌再赴新任。其富昌未到以前，福州將軍印務，仍著魁倫兼署。

《東華續録》嘉慶一　諭：江蘇布政使員缺，著西成調補。西成見在軍營，其江蘇布政使印務，仍著熊枚署理，俟西成到任後，熊枚再赴雲南本任。所有陝西布政使員缺，著倭什布署理，俟服闋後再行實授。

《仁宗實録》卷六　丁丑，除山西代、五臺、繁峙三州縣水衝田七十五頃四十九畝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　轉伍彌烏遜爲兵部左侍郎，以特成額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六　甲申，定大逆緣坐法。諭内閣：向來刑部定擬大逆緣坐等犯，請旨斬決者，皆改爲監候，秋審時率免其子勾。原以案犯如編造逆詞等事，其父兄子弟，情尚可原，是以寬其一線。至如現在湖北邪教，乃公然造反重

案，該匪等糾集多人，肆行劫掠，甚至戕官攻城，與官兵公然抗拒，實爲大逆，不法已極，無論其父兄子弟，皆當概予駢誅，方足以彰國憲。但因其子不法而遽置其父於重辟，朕心究有所不忍，有違以孝治天下之意。所有此案向文魁、張成榮、張成瑤、真大貴皆係逆犯弟兄，著即處斬，其逆犯之父向朝德、張文學、真典章，俱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永遠牢固監禁，遇赦不赦。嗣後湖北逆匪案內，例應緣坐人犯，俱照此辦理。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審訊解到賊犯曾世興等，據供劉之協、姚之富、張富國爲邪教首犯，都在襄陽彭家疃左近居住，爲賊匪主謀。看來首逆竟在襄陽一帶勾結屯聚，不可不速爲擒捕。永保等須將供出有名賊首，悉數擒獲，則渠魁已得，其夥黨自必瓦解，可以不攻而潰。至棗陽賊匪勦散後，首逆劉之協等，或聞湖北查拏緊急，潛入豫境，亦未可定。著景安督率所屬，留心偵緝爲要。再昨已降旨，專交永保總統督辦，以期事權歸一，今恒瑞、景安懇留永保督辦，適與朕旨相合，而永保並不拘泥，亦能知事體緩急，均堪嘉獎。行軍之道，全在和衷。今永保等能以公事爲重，同心併力，自可剋期集事。但勦捕賊匪，總以擒獲首逆爲要。雖據奏鎗箭斃賊，不計其數，究有若干？如劉之協等曾否殲斃，若徒將被裹平民殺戮，雖多何益。且賊首竄往他處，仍可勾連煽聚，豈能一鼓撲滅。此次因彼此和衷，加之獎賚，並非因殺賊之功也。將此各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　丁亥，命查禁新疆産金之地，毋令聚衆生事，其貧民竊宄者，寬之。

戊子，和琳奏報：攻克得鋒山、全壁嶺等處。得旨：獎賚。

庚寅，蠲免湖南、湖北二省教匪滋擾各州縣明年額賦。

《仁宗實録》卷六　諭内閣：湖北教匪滋事，肆行劫掠，焚燒村莊，業經官兵屢加勦殺，而該省紳士百姓等能知大義，團練鄉勇，隨同官兵打仗殺賊，實屬可嘉。湖南省勦捕苗匪，現在首逆就獲，官兵即抵乾州，指日大功告蔵。第念附近苗疆地方，多被苗匪蹂躪，占種田土，民人不免失業，即較遠各州縣運解糧餉軍需等事，亦不無有資民力，朕心實爲軫念，宜加渥澤，以示體卹。除該二省被賊擾累地方業經加恩分别蠲緩外，著再加恩將湖南、湖北二省來歲應徵錢糧，俱行豁免。俾被擾失業者，得以復其生計；而急公出力者，亦可更資温飽。並著該督撫速行謄黄宣示，務令鄉村僻壤，咸使聞知。

壬辰，孫士毅奏報：攻克旗鼓寨賊營頭卡。

《東華續録》嘉慶一　乙未，蠲免湖南鄰近苗疆之永綏等十一廳縣額賦。

丙申，惠齡等奏：連克灌灣腦賊卡。得旨：嘉獎。

《仁宗實録》卷六　撫卹湖北荆門、潛江、沔陽、天門、監利、江陵六州縣被水災民，並免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　丁酉，和琳奏：連克廖貢坡、馬鞍山苗寨。得旨：嘉獎。

己亥，調台布爲户部右侍郎，成德爲工部左侍郎。

《仁宗實録》卷六　癸卯，孫士毅歷任封疆，屢著勞績。此次因湖北教匪滋擾來鳳，即帶兵督勦，連得勝仗。朕原欲俟大功告竣加封公爵，乃因勞成疾，難以就痊，如竟因病身故，即加公爵，並賞銀五千兩，交藩司林儁料理身後之事，俱照公爵辦理，並委員護送靈柩回至原籍，届期再降諭旨，令伊長孫承襲伯爵。現在旗鼓寨勦捕賊匪，正在緊要，急須大員督率，所有四川總督印務，及該處勦捕事宜，均著福寧接辦。至永保在張家墻一帶痛勦賊匪，乘勝進擊，湖北軍務，現交伊督率調度，所有湖廣總督印務，即著福寧派員送交永保署理。召兩廣總督朱珪來京，以浙江巡撫吉慶爲兩廣總督，仍兼署廣東巡撫事。調山東巡撫玉德爲浙江巡撫，以刑部右侍郎伊江阿爲山東巡撫。

是月，刑部尚書署兩江總督蘇凌阿奏：湖北逆匪，日竄而南，現在督率定住，於安豫交界地方堵截，又酌派安慶協副將德楞帶兵就近赴孝感協勦。再查孝感等處，與安省之英山接壤，當經調江寧協副將常懷義駐劄。

《仁宗實録》卷七　秋七月甲辰朔，和琳奏報：督率額勦登保等連克黄蓮坡、嘅各坡等處，收復乾州。

《東華續録》嘉慶二　戊申，調陳奉兹爲安徽布政使，孫曰秉爲江南布政使，以康基田爲山東布政使，調張長庚爲山東按察使，以高杞爲湖北按察使。

己酉，以軍興緩徵湖北、湖南全省額賦。

《仁宗實録》卷八　庚申，調湖南按察使尼堪巴圖魯爲貴州按察使，以湖南衡永郴桂道清安泰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二　辛亥，副都統銜、署廣州將軍明亮奏：勦平孝感胡家寨賊匪。得旨：嘉獎，賞輕車都尉世職。

大學士、署四川總督、三等男孫士毅卒，賜祭葬、贈公爵，賞治喪銀五千兩，謚文靖，以其孫均襲伯爵。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五 壬子，前經降旨朱珪來京另候簡用。現在黄河漫溢，下游俱係山東所屬，玉德仍須駐劄東省，同伊江阿籌辦一切，未能即赴浙江。是吉慶亦未能交代赴粤，兩廣總督仍應朱珪署理，俟吉慶到後，再行來京。將此各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 戊午，著和琳即於湖南苗疆各卡隘及後路防守兵内酌撤二三千，派委鎮將帶領，由水路順抵荆州，交永保調度，其糧運、軍火等項，著汪新豫爲備辦。

辛酉，逆首石三保解京伏法。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略】至湖廣督篆，前令永保暫署，永保見帶兵勦捕，地方事務未能兼顧，著仍交畢沅接管。其湖北軍營調度事宜，著永保統率辦理，以專責成。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五 戊辰，免湖北孝感、宣恩二縣本年額賦，緩徵漢川、黄陂、雲夢、應山四縣新舊額賦。

壬申，賑江南豐、沛、碭山、銅山四縣，山東單縣被水災民，並蠲緩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 以勦平紅土山賊匪功，加永保太子太保、慶成太子少保。

己巳，和琳奏：鴉溪、大坡壟等處苗村苗寨逐加掺捕，所有歸降之苗及乾州民逃避河溪者，妥爲經理，見擬解散餘匪，密籌撤兵，並設法進取平隴。

八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永保奏，分路堵勦鍾祥賊匪，所辦皆合機宜。以勦平旗鼓寨賊匪功，加福甯、觀成太子少保。

《仁宗實録》卷八 乙亥，蘇凌阿等奏：會勘豐汛六堡漫口籌辦堵築、展寬引河一摺。覽奏俱悉，惟閲所進圖内，引河雖已展寬，於吸溜究恐不能得力。或於引河頭再爲展寬，俾順溜東注，以歸正河，豈不更爲暢達。再缺口漫水，現據該督等於食城河向東處所挑挖溝渠，何不將該處遥隄接築，使漫水徑直東注歸荆山橋宣洩，以免微山湖受淤。至微山湖雖已澄清，但由湖下注必須穿運河行走，是否不致淤墊，其下游宣洩之路，能否暢達。所有駱馬湖尾閭五壩自應一律啓放，俾由六塘等河歸海。又豐、沛一帶地方，現經黄河漫過，自必多有停淤，將來是否可以耕種。該處地勢本低，今有此淤泥停積，必加高遥隄，藉資培護，是否得有神益。著一併查明具奏。又據奏：南運河佘家莊漫口於七月十九日堵閉斷流，前此漫溢之水，下游一帶自必被淹，現在如何設法疏消其被淹地方，亦著查明撫卹。

丙子，給河南永城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 丙子，以雨詔停秋獮。

丁丑，和琳奏：三岔坪爲平隴門户，該處苗衆懇請投誠，臣諭令前驅殺賊，適平隴苗匪糾衆前來，欲燒三岔坪苗寨，降苗奮力殺賊，官兵乘勢迎擊，生擒吴八月之姪吴老二，斃賊無算。得旨：嘉獎，賞賚降苗吴廷試等有差。

《仁宗實録》卷八 又諭：滇省威遠廳所屬猓黑，糾搶拒捕，該鎮道等辦理不善，著勒保即速同珠隆阿馳回滇省，相機妥辦，并將湖南軍營前調滇兵酌量徹帶二、三千名，以資彈壓。將此諭令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五 戊寅，太上皇帝御清音閣，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貝勒、貝子、公、額駙、台吉及年班外藩等食，至庚辰皆如之。

《仁宗實録》卷八 己卯，伊江阿奏豐汛漫水淹及魚臺、濟寧村莊一摺。已降旨令蘇凌阿等趕築漫口，並於下游設法疏消矣。今思豐汛堵築事宜，現有蘇凌阿、蘭第錫督辦，康基田在彼亦未另有所見。現在東省因漫水漾入昭陽、微山等湖，復因大雨連日，湖内不能容納，致穿入運河，兩岸間有漫溢，於運道甚有關繫，亟須設法疏消。康基田係本省藩司，竟當回至東省妥爲經理，務使運道不致阻礙，而被水村莊早得退涸。俟料理妥協後，再赴南河幫同蘇凌阿等堵築斷流，方爲妥善。將此諭令知之。給山東濟寧、魚臺二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乙酉，費淳奏查辦豐、沛二縣撫卹疏消事宜及分勘各屬災地情形一摺。豐、沛城内，現有積潦，自應趕緊集夫車戽，俾漫水消涸，居民早其舊廬。其被淹村莊亦應設法疏消，以期地畝及早涸出。至山陽、清河等十二州縣被淹窪地，雖不過一隅偏災，但秋成業已無望，自應亟爲撫卹，俾窮民早沾實惠。現在淮、徐各處積水未消，皆由豐汛漫口尚未堵築，以致下游著重。著再傳諭蘇凌阿等，將引河勒限挑挖，趕築壩基，相機進佔，毋得稍有遲緩。

己丑，賑山東濟寧、魚臺二州縣被水災民，並蠲緩新舊額賦有差。緩徵金鄉、嘉祥、鄒、滕、嶧五縣水災新舊額賦，並給一月口糧。

乙未，和琳奏：攻克竹山坡都魯溪後，乘勝將强虎哨山梁搶據，距平隴賊巢更近。有勞神寨苗目吴老巖等，詣營投降，願縛獻石柳鄧等贖罪。諒石柳鄧等此時自易擒獲，但思湖南自勦辦苗匪以來，降苗不下二十餘萬，頭目亦不下百餘人，其居心究難深信。著和琳於勦捕事竣後，悉心籌畫，或將此項緊要頭目，酌

給頂帶，攜往他處，或設法移置，俾離巢穴，不可仍留該處，致滋萌蘖。將此傳諭知之。

丁酉，給湖北荊門州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戊戌，和琳奏：連克後坡、麻里灣等苗寨，擒賊目石代噶。得旨：嘉獎。

福甯等奏：攻勦湖北來鳳縣指甲坡山梁，擒賊首楊子敖等。得旨：嘉獎。

己亥，惠齡奏：勦平灌灣腦賊匪，生擒首逆張正謨、劉洪鐸等。得旨：嘉獎，加太子少保，子輕車都尉世職。以勦除當陽賊匪功，賞軍沅輕車都尉世職。

《仁宗實録》卷八　給湖北江陵、監利、公安、石首、松滋五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辛丑，諭内閣：吉慶現已補放兩廣總督，其廣東巡撫係在同城，總督既係滿洲，則巡撫應用漢員。今英善亦係旗人，所有廣東巡撫員缺，著張誠基調補，其安徽巡撫員缺，著朱珪補授。現在刑部滿侍郎僅止阿精阿一人，僧保住於刑部事務，素未熟諳，本不稱職，著以副都統留於哈密辦事。英善係刑部司員出身，所有刑部右侍郎員缺，著英善補授，俟林儁軍需事竣接任後，即來京供職。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壬寅，四川總督、一等伯和琳卒於軍，贈一等宣勇公，子豐紳宜緜襲，入祀昭忠賢良祠，仍建專祠於其家。

《仁宗實録》卷九　九月癸卯朔，賑甘肅皋蘭、金、靖遠、隴西、寧遠、伏羌、安定、會寧、通渭、漳、洮、平涼、鹽茶、隆德、静寧、固原、平番十七廳州縣，並沙泥州判所屬被旱災民。緩徵安化、合水、環、涇、靈臺、鎮原六州縣新舊銀糧草束。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丁未，永保等奏：勦平鍾祥縣賊匪。得旨：嘉獎。晉提督慶成太子太保，加副都統鄂輝太子少保，並都統銜總兵官阿克東阿太子少保，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九　賑安徽宿、靈璧、鳳陽、泗、盱眙五州縣被水災民，緩徵本年額賦。又緩徵壽、鳳臺、懷遠、定遠、亳、太和、天長七州縣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己酉，上奉太上皇帝命，御出入賢良門，率皇子、諸王等習射。

《仁宗實録》卷九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馮光熊等奏，青溪縣有聚衆戕官之案。此等教匪，倉猝糾合，人數諒屬無多，易於辦理。該縣王懋德係屬漢員，未察虚實，冒昧前往，致被戕害。現在花連布帶兵往捕，伊係本省提督，且久歷戎行，而馮光熊又調撥附近兵勇，親往查辦，想無難剋期撲滅。但必須將戕官之犯嚴拏務獲，詳悉問明，從重辦理，方足以儆兇頑而伸國憲。將此諭令知之。

壬子，姜晟等奏和琳病逝，此時勦捕苗匪喫緊之際，不可無人督率，明亮、鄂輝著即就近馳赴湖南。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甲寅，貴州巡撫馮光熊奏：攻勦小竹山賊，奪獲墮坡要卡。得旨：嘉獎，嘗兵丁一月錢糧。

丙辰，惠齡奏：勦殺涼山賊匪，奪獲獅子山等五處要卡。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丁巳，福甯等奏：勦平宣恩縣龍馬山賊匪。得旨：獎賚。

己未，停本年秋決，情重者仍正法。

辛酉，以河南巡撫景安堵勦教匪，籌辦軍需無誤，加太子少保。

壬戌，大學士阿桂以耳聾辭兼管兵部，允之。

乙丑，荆州副都統成德等奏報：奪獲蓼葉口長沖賊卡，將弁等下部議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九　緩徵湖北江夏、嘉魚二縣水災新舊額賦。

《仁宗實録》卷一〇　冬十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英善奏，達州亭子鋪地方，有教匪熊泳霞等，邀集千餘人在彼屯聚。先派川北將弁帶兵協捕，英善即親帶兵五百名前往勦辦。又據秦承恩奏，前往漢中一帶巡防，另挑鄉勇同弁兵分撥堵禦等語。所辦俱好。惟英善所帶兵五百名，爲數較少，著傳諭福寧、觀成自行斟酌，如該處勦捕事宜完竣，無須伊二人在彼督辦，即一同速回川省，帶領各標營及屯土兵丁，迅赴達州，與英善會商進勦。該省兵丁，回至本籍勦捕賊匪，自必倍加踴躍，尤爲得力。儻滋邱賊匪，一時尚未能净盡，福寧應暫留該處，會同成德、惠齡等辦理。觀成係成都將軍，久歷戎行，應先酌帶兵丁，迅赴達州，會同英善實力速辦。如達州教匪，業經英善、秦承恩會勦完竣，福寧、觀成又不妨暫緩回蜀，以期將椰坪賊匪迅速勦净藏功。至襄陽一帶，現在雖無賊匪，但該處爲全楚要路，今川省達州地方，又有教匪勾結滋擾等事，畢沅駐箚襄陽，仍當加意留心，毋得稍有懈弛。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福甯等奏：勦辦楚省巴東譚家村賊匪。得旨：嘉獎。

己卯，大學士王杰以足疾辭南書房、軍機處及禮部事務，允之。命大學士董誥兼管禮部事務。

辛巳，贈征苗陣亡貴州提督花連布太子少保，予世職。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等率將弁分路進攻，連奪巖人坡、大壩角等處十寨。所辦尚好。

《仁宗實録》卷一〇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宜綿此時已由西寧回省，現在川省達州有教匪滋事，秦承恩業經馳赴漢中防堵，宜綿當探聽信息，如川陝毗連地方有應須添兵防堵之處，即酌量情形，或派撥將弁帶兵前往協助，或親赴邊界督率彈壓，自更得力。如秦承恩在彼足資防範，甘肅地方亦屬緊要，宜綿自當在省靜鎮彈壓，不必遠赴邊界。將此傳諭知之。

乙酉，勒保奏：途次面詢威遠辦事道府，稱牛肩山猓匪，因前此兵練進攻，未及圍困兜捕，復竄往西大黑山。該處山深箐密，人跡罕到，並恐竄入緬寧、景東邊界，及南線、猛遮等處，糾煽生事，更難著手。惟有趕莅威遠，設法籌辦等語。所奏未免隱躍其詞，殊屬非是。此等猓黑，俱屬微外野夷，散居各處，並無頭目，非如湖南之苗也。不過因一時乏食，搶掠近邊夷民村莊，原不值大辦。勒保到彼後，祇須曉諭各夷莊互相保守，如猓黑復敢潛來搶掠，即可幫同勦殺。設各村人數較少，即於山外要隘地方，酌派官兵防守，則猓匪等見有防備，自不敢復行出山滋事。並將土司土兵酌加獎賞，令其回巢，仍探聽湖南勦捕苗匪，及貴州青溪教匪情形。如尚須伊前往會辦，即順道先赴貴州，上緊趕辦，以除餘孽而靖地方，再赴湖南未遲。如青溪教匪，業經馮光熊、珠隆阿勦淨，而石柳鄧已經就獲，勒保於布置防範猓黑後，即可回省辦理地方事務，不必再駐威遠，致猓黑疑畏，別滋事端，方爲妥善。將此傳諭知之。

丙戌，雲南巡撫江蘭奏報勦降猓黑。

免江蘇蕭、邳、睢寧、宿遷、桃源、海、沭陽、清河八州縣水災額賦有差。

明亮雖久歷戎行，但甫抵該處，於苗疆形勢尚未周知，而額勒登保、德楞泰在彼熟悉情形，亦必不肯因明亮等到彼稍存推諉，伊等能和衷辦事，甚屬可嘉。至摺內稱，探訪平隴苗匪，現欲從馬鞍山捧風坳一路撲出，邀約上下麻沖等處未降苗寨，以爲救援等語。何不將計就計，故寬一面，任其竄往他寨，或於途次邀截擒拏，或爲設法離間未降各寨。並鼓勵降苗，石柳鄧等逃至該寨時，立即擒獻，豈不更爲省事。再辰溪一帶爲糧餉轉運總路，湖南軍營，現有明亮、額勒登保、德楞泰、鄂輝四人，足資料理，姜晟應仍回辰州一帶照料。將此各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　己丑，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湖北軍需。

壬辰，以趙佑爲工部右侍郎。

賜黄仁勇等三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仁宗實録》卷一〇　丙申，賑陝西甯施、安塞、靖邊、定邊、懷遠、綏德、米脂七州縣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二　己亥，以孫玉庭爲廣西按察使。

惠齡奏：攻克馬王廟賊卡。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一一　十一月壬寅朔，明亮等奏報攻克平隴賊巢。

《東華續録》嘉慶二　丙午，命董誥爲東閣大學士，管理户部。

《仁宗實録》卷一一　丁未，涼山賊匪，經惠齡設計攻進，將賊首覃士潮等生擒，所辦實屬可嘉。關騰帶兵由九鼎垭進攻，亦屬可嘉，著署理宜昌鎮總兵印務。投出之張添富等五名，爲官兵内應，放火困賊，不但可免其死罪，併當酌賞金頂，如五人内有爲首者，著惠齡查明賞給六品頂帶，俾知感激。如此格外施恩，使黄柏山賊衆見之，心生豔羨，必有紛紛投出者，亦解散賊黨之一法，於勦捕不無有益。

己酉，撥部庫銀四百萬兩，分解湖北、湖南，以備軍需。

癸丑，降浙江布政使汪志伊爲江西按察使，調山西布政使謝啓昆爲浙江布政使，以江西按察使司馬騊爲山西布政使，調安徽布政使陳奉兹爲江蘇布政使，江蘇布政使西成爲安徽布政使。

乙卯，此次福寧等乘賊人雪夜無備之時，派慶溥、諸神保分路攻進，趁勢渡河，連破賊寨，奪住山梁，甚屬可嘉。現在官兵得勝，緊逼賊巢，況惠齡此時亦當到彼，正當乘此勝勢，上緊攻勦，先擒林之華、覃加耀，殲淨餘匪，以靖地方。

《東華續録》嘉慶二　丙辰，豐汛漫工合龍。以陸有仁暫署陝甘總督。

戊午，再緩徵河南防卡運餉出力之鄧州等三十六州縣新舊額賦。

永保等奏：連破賊屯十一處。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庚申，諭：【略】嗣後，軍營脱逃兵丁被獲，及在軍務以後投首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其在軍務未竣以前投首者，槩行定擬監候，永遠牢固監禁，俾知儆懼，庶足以嚴紀律而肅戎行。著爲令。

姚學瑛緣事解任，以倭什布兼署陝西按察使。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吉慶奏，訪出洋匪聚集並藏匿船隻各處，在安南境內，且有該國隱匿賊匪情事，此時若行文該國，反致賊匪聞信潛逃。所見尚是。刻下暫且無庸行文曉示該國，俟派往訪查官員呈報到日，吉慶當不露聲色，妥爲辦理，即將賊首擒獲，以絶根株。

乙丑，通政使司參議初彭齡參奏：江西巡撫陳淮居官貪黷，信任南昌縣知縣徐午，串通舞弊各款。命解淮任，以署兩江總督蘇凌阿兼署江西巡撫，偕户部右侍郎台布往鞫。諭訊明徐午代淮墊發贏價、修造廟宇，勒派屬實，革職逮問。命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赴豐汛堵築。

丙寅，明亮等奏：攻克貴魚坡、本城石卡。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戊辰，宜綿等奏：勦除興安賊匪。

《仁宗實録》卷一一 以賊匪偷渡滾河，西竄失機，革永保、恒瑞、慶成太子太保、花翎，舒亮巴圖魯名號、花翎，並革延綏鎮總兵官楊秀等職，留軍前効力贖罪。

《東華續録》嘉慶二 雲貴總督勒保等奏：勦擒大鬼牢教匪首夥。得旨：嘉獎，下部優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撥湖南各州縣倉穀六十六萬三千石，備軍糈。

庚午，永保逮京治罪，以惠齡代統軍務。以故員勒綿惠繼子奕綸襲封貝子。以常明署貴州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二 十二月壬申朔，加賑陝西屬施、定邊、靖邊、甘泉、安塞、懷遠、米脂七縣旱災貧民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二 甲戌，明亮等奏：奪據馬頭山賊卡。

內閣學士扎郎阿以讀本錯誤，降贊禮郎。

乙亥，調富俊爲兵部侍郎，仍兼理藩院侍郎。

丙子，青海郡王納罕遑爾濟等五旗被生番搶掠，乞移回尚那克舊遊牧。允之。

丁丑，宜綿等奏：勦滅將軍山賊匪。

己卯，以景安魏家集被圍，兵僅四百，堅守無失，得旨：獎賚出力員弁，令查明奏報，賞兵丁兩月錢糧。

福甯等奏：奪占九洲等處要卡。得旨：獎賚。

免教匪滋擾之四川達州等四州縣、陝西西鄉等四州縣明年額賦。

壬午，宜綿等奏：勦克米溪等處賊巢。得旨：獎賚，將弁下部議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癸未，雲南猓匪扎杜等糾衆滋事，命江蘭等勦之。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觀成係成都將軍，本省滋擾星回勦辦，惠齡往替永保總統軍務。黄柏山之賊撄捕恐需時日，調度止有福甯一人，勒保著不必前往四川，於何處接旨即取道赴黄柏山，酌帶貴州得勝之兵前往。

丙戌，明亮等奏：攻克貴魚坡、本城石卡。得旨：獎賚，將弁下部議敘，賞兵丁一月錢糧。

丁亥，以薩彬圖、書敬俱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二 戊子，明亮等奏：官兵連日奮勇殺賊，斬梟首逆石柳鄧，並生擒石柳鄧之子石老喬，藏功獻馘。

《東華續録》嘉慶二 明亮著封爲襄勇伯，額勒登保著封爲威勇侯，德楞泰著賞給子爵，鄂輝著賞給男爵。諭：苗疆善後事宜最關緊要，此時大功告蔵，著傳諭畢沅即馳往湖南，會同鄂輝、姜晟，悉心籌辦。

申禁八旗官員、軍民，不得與王公大臣同名。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前魁倫拏獲盜犯，内有安南總兵及該國兵丁。該犯等既在洋面行劫，即與内地盜犯無異，是以按律正法。此次吉慶拏獲盜船，票照内有寶玉侯字樣，自係前在浙洋陳阿寶匪夥，嗣後洋面盜匪無論内地、外夷，一經緝獲，即按律嚴辦。

甲午，緬甸入貢，勒保檄止之。上以本年國慶，勒保拘泥常貢之期，阻其向化，嚴飭之。特賚緬甸國王蟒錦四端。

乙未，英善等奏：攻克馬鞍山賊卡。

丁酉，福甯奏：攻克西流溪賊卡。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一二 明亮等奏報生擒首逆吴廷義等，苗疆悉平。

《東華續録》嘉慶二 是歲，朝鮮入貢。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仁宗實録》卷一三 春正月癸卯，李奉翰奏：豐汛壩工，合龍在即，乃西壩

後身，又忽蟄裂。此亦無可如何之事。據稱壩基係於灘上起築，口門收窄，水長陡蟄。但向來漫工，多係灘上起築，此次究係鑲築未堅所致，該河督等不可稍存怨尤之念，惟當督率員弁，趕緊於初十日內合龍穩固，尚可將功抵過。將此諭令知之。

免湖北漢川、公安、石首、松滋四縣元年水災額賦。加賑荆門、潛江、天門、沔陽、江陵、監利六州縣被水災民。加賑江蘇豐、沛、銅山、碭山、邳、蕭、睢寧、宿遷、桃源、海十州縣，板浦、中正、臨興三場，山東單、魚臺、濟寧、金鄉、滕、嶧六州縣，臨清、濟寧二衛，陝西膚施、安塞、靖邊、定邊、懷遠、綏德、米脂七州縣，元年被水災民有差。

乙巳，宜綿等奏：洞、汝二河賊匪恃衆抗拒，經宜綿等分路攻勦，冒雪前進，殺賊多名，將首夥各犯悉數殲擒，並無漏網。辦理實屬可嘉。宜綿、秦承恩、柯藩、索賚英阿除另加獎賞外，俱著交部議敘。索賚英阿於賊寨迤南進兵，連奪五卡，官兵得以乘勢下壓，尤爲出力，著賞給提督銜，以示獎勵。再，向來鄉勇人等，多無職銜，其因打仗陣亡者，尚不得與兵丁等一體邀卹，殊不足以勵其忠義之心。即如此次官兵進勦洞、汝二河賊匪時，鄉勇吴繡才、鍾萬周，與弁兵等首先奪卡，中矛被礮身死，此等能知大義、殺賊捐軀之人，實堪憐憫，自應格外施恩。嗣後除尋常堵禦助勢被害之鄉勇，仍照舊例辦理外，其奮勇出衆、臨陣被戕，如吴繡才、鍾萬周者，均著照外委例議卹，以示優獎，而昭激勸。

論軍機大臣等：明亮等拏獲首逆石三保家屬，並查拏賊目隴得保等，分別辦理。所奏甚是。

《東華續録》嘉慶三　内午，命兩江總督蘇凌阿回任，以台布署江西巡撫。

己酉，調傅森爲兵部侍郎。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吉慶等審辦海洋盜犯一摺，内稱察訪江坪地面，係閩粤民夷雜處、句結爲匪，如有應行知會安南之處，臨時再繕發照會等語。【略】吉慶等惟當於閩、粤、浙江三省洋面飭屬會擒，遇有外洋駛入夷匪，無論安南何官，即行嚴辦。再，此後拏獲安南盜匪，審明後當即正法，毋庸解京，以省驛站解送之煩。

癸丑，諭：據吉慶等奏，校閱各標營官兵一摺，内稱見的冬深閱兵之期，查閱内河水師弁兵駕駛便利，在船施放槍礮尚屬熟練，鳧水爬桅亦屬嫻習等語。此語不通。粤東氣候雖屬和暖，但水性寒冷，且正届隆冬之時，令人赤身入水，究未免不近人情。【略】嗣後，沿海地方如尋常操演爬桅等技藝，仍照常演習外，至冬令鳧水斷不可行，以示朕體恤水師、準情酌理之意。將此通諭有水師省分各督撫知之。

福甯等奏：攻奪黄柏山賊卡。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乙卯，姚學瑛革職逮問，以先福爲陝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三　丁巳，李奉翰等奏：豐汛壩工，於本月初九日，東西兩壩同時並蟄，口門共寬十四丈餘尺。

庚申，惠齡奏：安襄一帶，賊人生長熟習，因思軍營雇募鄉勇甚多，且百姓中必有素屬良善切齒賊匪者，何不令作爲鄉導，訪明偏僻小路，或聲東擊西，或出其不意，邀截迎擊，即於賊人竄逸小路，豫爲埋伏計誘。用兵之道，在於出奇制勝，並有以少擊多，以寡勝衆者，豈賊匪萬餘，必須官兵數倍攻圍，方能勦淨乎？

《東華續録》嘉慶三　庚申，調德瑛爲盛京刑部侍郎，以寶源爲盛京禮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三　壬戌，明亮等奏報：擒獲首逆吴廷玉、吴廷英等，押赴平隴正法。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六　甲子，此案初彭齡參奏陳淮摺内所稱，歌詞有中缺八千大缺一萬五之語，自非無因，隨命蘇凌阿等查審具奏。昨據奏審訊陳淮，信用首縣徐午，任其倚勢驕縱，以致人皆嫌怨，編造歌詞。而於婪贿營私等事，並無確據，僅以與首縣評論字畫，忘分結納，將陳淮、徐午均擬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擬具奏，以陳淮雖訊無別項劣蹟，但罔顧大體，殊屬卑鄙，僅發新疆，不足蔽辜，應令罰繳巡撫養廉五年示儆。

《東華續録》嘉慶三　張朝縉緣事革職，以楊揆爲甘肅布政使，張繼辛爲四川按察使。

乙丑，宜綿奏：攻克太平通天觀，斬賊首黄自榮等。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一三　丁卯，馮光熊奏：南籠府狆苗糾衆焚搶，自係與湖南苗匪氣類相通，勾結竊發。此時馮光熊雖已前往，但貴州苗疆關繫緊要，一切調度機宜，恐馮光熊一人照料難周。現在黄柏山賊匪，已經官兵連奪賊卡，即日殲除，無須勒保在彼幫辦，著即輕騎減從，馳赴南籠，不

必再帶攻勦黃柏山之兵。至黔省現調官兵，尚恐不敷，並著珠隆阿、張玉龍即將應徹回貴州之兵，速行帶領前赴南籠，或再將他省應徹之兵，酌帶一二千名，總當星速勦捕，以期蔵事。

戊辰，勅諭暹羅國王鄭華。

《東華續録》嘉慶三　庚午，成都將軍觀成等奏：逆首徐添德自焚掠東鄉後，近又密行句結巴州所屬之方山坪、王家寨等處賊匪，將達州至太平大路阻塞。諭軍機大臣等：見在索費、英阿帶兵由太平前至達州，城池、糧道均可無虞。

二月癸酉，以曹城爲内閣學士。

江南豐工合龍，加李奉翰太子太保。

甲戌，調熊枚爲安徽布政使，以陳孝昇爲雲南布政使，孫藩爲雲南按察使。

戊寅，未刻，皇后崩。

惠齡等奏：獲首逆劉起榮，解京。

《仁宗實録》卷一四　諭軍機大臣等：南籠苗匪滋事，前已諭令勒保、珠隆阿、張玉龍即將若辦理過涉張皇，恐本省民苗見而驚疑。著傳諭成林、江蘭遠在鄰省，而於軍旅之事，皆所未嫻，緊要隘口，嚴密防範，毋任竄逸勾連。至此時勒保、珠隆阿自已前抵該處，務即督率官兵，將苗匪奮勇殲擒，早爲撲滅，毋稍遲延。將此並諭令知之。

己卯，加賑甘肅狄道、河、環三州縣及莊浪縣丞所屬元年被旱、被雹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　辛巳，景安奏：擒勦漸川、内鄉未及起事教匪首逆王佐臣等。

《仁宗實録》卷一四　壬午，加賑山東濟寧、單、魚臺、臨清四州縣衛元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　癸未，原任陝西按察使姚學瑛以贓伏法。

《仁宗實録》卷一四　戊子，馮光熊奏：擒獲狆苗夥黨，集兵撲勦情形。奏入。諭軍機大臣等：該處狆苗糾衆滋事，而同類苗人，即有能幫助官兵，率衆坐卡，並拏獲賊苗多名。可見狆苗中安分守法、能知效順者，實不乏人，其滋事賊苗，不過一二桀驁不馴之徒，藉端煽惑，希圖乘閒搶掠，看來尚易辦理。此等良善狆苗，務須加之獎勵，較之出力鄉勇等，更當從優，俾益加踴躍，幫助官兵，不爲賊匪所用，賊勢日孤，官兵可收以苗攻苗之益。將此傳諭知之。

撥部庫銀三百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三　辛卯，予陝西興安府屬被賊難民口糧、籽種，並修屋銀。

乙未，廣西西隆州惡稿苗匪滋事，命吉慶等勦之。

惠齡等奏：勦殺襄陽鄭家河賊匪。

丁酉，緩徵湖北承辦兵差之武昌等十九州縣新、舊額賦。

宗人府奏請：貝勒德麟世襲封爵。得旨：德麟所襲之爵，伊子承襲貝子，伊孫承襲鎮國公，減至不入八分公止，世襲罔替。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六　三月甲辰，巡幸盤山，所有沿途經過地方，本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五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馮光熊奏勦殺賊匪，祇係攻克卡寨數處、斃賊五六百人，且所奏亦不實。該處狆苗不過烏合之衆，乘閒焚搶，前據馮光熊等奏狆苗糾衆不過數千，屢經官兵勦殺，何以現在各路屯聚之賊，似有數萬之多？馮光熊究係書生，又已年老，亦無足深責。至珠隆阿由總兵擢用提督，帶兵打仗，是其專責，乃勦辦日久，並未能將賊匪逮行搜捕，著傳旨嚴行申飭。此時勒保自已前抵南籠，著即督同珠隆阿等，鼓勵將士奮勇進勦。馮光熊著即回駐省城，彈壓地方，辦理軍需事件。

《東華續録》嘉慶三　乙卯，畢沅等奏：湖南投誠入伍苗兵，不下三萬餘人，均仰給於官，爲日已久。此時大功告竣，自應裁撤，令其耕耘復業。臣等酌議量予牛具、籽種，俟秋收後再行，以次酌裁。仍擇其出力較著、艱苦最甚者，酌留萬餘名，派給各苗弁管領，以供差喚，每名月給工食銀五錢，一二年後再逐漸裁革。從之。

己未，以惠齡爲理藩院尚書。

壬戌，諭：近因喀申和卓揑病不肯當差，是以革去公爵，交刑部監禁。伊之公爵並非軍功所得，嗳其罪原應削奪，但念伊父、伊叔自投誠以來奮勉行走，著加恩將伊鎮國公爵作爲輔國公，令伊從弟巴巴克和卓承襲，以示朕矜恤回奴至意。尋命將喀申和卓釋放，交該旗管束，不許滋事。

癸亥，上親耕耤田。

董誥丁母憂，命劉墉爲體仁閣大學士，調沈初爲吏部尚書，以朱珪爲兵部尚書，調張誠基爲安徽巡撫，以吉慶兼署廣東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五　調正白旗滿洲都統和珅爲鑲黄旗滿洲都統，鑲白旗滿洲都統福長安爲正白旗滿洲都統，鑲紅旗滿洲都統綿恩爲鑲白旗滿洲都統。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惠齡所奏，不過分路兜勦情形，殲賊亦屬無多，殊不滿意。並爲恒瑞乞恩，有何緊要？恒瑞前曾獲咎，今既能知過自奮，伊本係將軍，著加恩照例准戴花翎。至據奏現獲匪犯，多係姚之富之徒，且獲有姚爽一名，訊係姚之富堂姪，想姚之富總在此股賊匪内等語。但據巴克坦布等奏，由南召竄入大山賊匪，逆首王廷詔、李全、姚之富俱在其中，此時恒瑞帶兵截勦此股賊匪，巴克坦布、慶成等先經馳赴南召一帶，正可兩面夾擊，痛加勦殺，總須將各首逆設法擒拏，不可坐待惠齡，有稽時日。將此傳諭知之。

《仁宗實録》卷一六　夏四月壬申，定苗疆善後事宜。諭内閣：畢沅等奏，苗疆添設營汛官兵，及修城築堡，酌給新設苗弁餉銀各摺。此等善後章程，既經畢沅等分摺具奏，自應嚴議施行。但地方事件，有治人，無治法。從前湖南省苗疆各鎮，一切設汛安兵，何嘗不係前人妥爲布置規模，祇因地方大小各官，因循廢弛，不能實力整頓，以致苗匪勾結滋事，邪教乘隙作亂。即如湖北省邪教肆擾，本係民人，該省豈無文武官管束彈壓，乃任其煽誘蹂躪，輾轉奔竄，至今尚未掃除净盡。可見楚省地方滋擾不寧，總由封疆大吏等日久懈弛，未能撫輯得宜所致。此次定議之後，若不實力奉行，仍屬具文塞責，何以垂永久而靖苗疆？除該省從前貽誤各員，再降諭旨查辦外，所有畢沅等奏到各摺，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各該部，詳悉覈議具奏。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六　丙子，勅諭曰：【略】陳用敷前在安徽巡撫任内，因劉之協一案失察獲咎，特命前赴湖南軍營効力。伊自到湖南幫辦軍需，前據和琳等奏尚知奮勉出力，是以加恩録用，陳用敷當益加感激，勉圖報効。湖南現在辦理銷算各事宜，本有該省司道，尚不乏員，陳用敷接奉此旨，即速赴廣東新任。張誠基將巡撫印務交與陳大文接收，即赴安徽調任，朱珪俟張誠基到後，即可交代起程，來京供職。

《仁宗實録》卷一六　甲申，免湖北被賊滋擾之應山、黄安、黄陂、應城、安陸五縣本年額賦。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邪教起自長陽、當陽，未幾鄖、襄一帶相繼滋擾。雖經以次撲滅，而巴東、歸州之賊，竄入黄柏山，近又匿芭蕉山。其達州教匪延及興安、紫陽等處者，亦已肅清，而金龍寺、清溪場賊巢迄今尚未勦滅。至襄陽之賊，先在鍾、宜、棗、隨一帶屯聚，近又由盧氏竄入陝境商、雒一帶，東奔西竄，往來無定，所過邨莊，焚掠爲害，若不亟籌掃蕩，俾事尾追，使未經蹂躪之區，復遭擾累，日復一日，伊於何底？各路領兵大臣，俱係朕特派前往，寧不知賊匪多過一處即多擾一處，多一日搶掠，則百姓多一日顛連，而糜費帑金，尚爲餘事。伊等身列行閒，目擊情形，何以漫無籌畫。若云軍營事權不能歸一，則襄陽一路原責成惠齡，達州一路責成宜綿，黄柏山一路責成額勒登保、福寧。若云兵力不敷，已節次派調隣省各兵，京營勁旅，並湖南撤回勝兵，共至數萬，軍威不爲不壯。即軍餉一項，各省撥解以及特發部帑，不下三千餘萬，豈尚不敷支給。即此外尚有礙難情形，伊等亦應據實奏聞，或自揣才力不能辦賊，更當奏明，使朕另派大臣前往督勦，乃諸處大員，並無一字奏及。況明季流寇横行，皆緣其時紀綱不整，朋黨爲奸，文恬武嬉，置民於不問，以致壞事。方今吏治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偏災，不惜多費帑金，蠲賑兼施，百姓具有天良，均應知感。此次邪匪煽誘，不過烏合亂民，國家威棱遠播，凡在荒徼，無不賓服。若以内地亂民，糾衆滋擾，不能立時殄滅，其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耶？伊等若再不知激發天良，速擒首逆，掃除餘匪，以致流毒蔓延，多耽時日，自思應得何罪！再湖北賊匪，前在荆、宜、施、襄、鄖一帶，其焚掠處所，在各府縣中統計若干處，合之湖北一省，約有十分之幾，又襄陽之賊竄入豫境，由桐柏至嵩縣、盧氏、内鄉、淅川一帶，被搶邨莊若干，現復竄至陝西商雒，及達州教匪闌入興安、紫陽一帶，被賊蹂躪處所若干，及達州之賊在該州境内，焚掠邨莊若干，川、陝二省各有十分之幾，並著查明覆奏。至被擾各該省州縣難民復業者已有若干，現在如何安輯，並著各督撫妥爲撫綏，勿使失所，去而從賊，方爲妥善。朕以有功自加懋賞，有罪亦予嚴懲，信賞必罰，惟在各路領兵大員自擇耳，勿謂言之不豫也。慎之！勉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　丁亥，勅保奏：殲勦南籠下山塘等處苗匪。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召成林來京，調台布署廣西巡撫、張誠基爲江西巡撫，以朱珪暫攝安徽巡撫。以羅國俊爲内閣學士。

戊子，勅保奏：獲雲南威遠猓首扎杜。

辛卯，予四川達縣等三州縣被賊難民三月口糧及修屋銀。

宜綿等奏：攻克清溪場、金拔寺等處賊寨。得旨：獎賚，賞兵丁一月錢糧。

甲午，諭：詹事府各員京察獨既歸翰林院掌院辦理，而該衙門事務又仍係

該堂官自行，未歸畫一，原辦未免疏漏。所有詹事府衙門事務，嗣後均著翰林院掌院管理。

賜予告大學士蔡新子舉人本俊內閣中書。

丁酉，命疏濬安徽宿州靈璧縣濉股河、鳳臺縣裔溝河、江蘇豐、沛二縣順堤河、食城河。

己亥，宜綿奏：攻克四川王家寨賊寨。

五月庚子朔，上奉太上皇帝命，賜安南國王阮光纘敕諭。

《仁宗實録》卷一七　辛丑，江蘭奏：狆苗竄至滇省之補董洒、馬邑等處，經官兵堵勦，殲戮仙達賀金崙一名，擒獲仙姑一名，審明正法。所辦尚好。苗匪愚蠢無知，自改土歸流以後，與漢奸往來，遂有此等仙達、仙姑名目，惑衆滋事。醜類衆多，誅之原不可勝誅，但必有主謀爲首之人，務須設法生擒。此外被脅苗衆，得勦則勦，得撫則撫，以期迅速蔵事，勿令再有蔓延。將此傳諭知之。

乙巳，撥部庫銀二百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八渡一帶苗匪，經吉慶等殄除，而平廣、亞稿、遮蓬、那地等處，屯聚尚多。此次吉慶所帶兵本少，但前奏調廣東兵二千名，吉慶寧不當催令速至，乃在彼坐待耶？至軍糈關繫緊要，成林等自當早爲籌運，況百色附近州縣，與西隆相距不遠，何至輾運不前，此非成林辦理遲誤而何？且向知廣西多米，粤東常向該省買食，今軍行需用，轉向湖南購運，舍近求遠，殊無此理。看來廣西倉貯空虛，巡撫、藩司平日不以爲事，吉慶係該省總督，務須查明虧短，據實參奏，儻稍存迴護，恐該督不能當此重咎也。

戊申，重石子、香爐坪等處賊匪，經宜綿等伏兵邀擊，賊首王三槐假冒出降，狡詐已極。幸宜綿窺破賊情，乘機勦殺，不致墮其奸計，實屬可嘉。惟此次殺賊僅數百名，又未獲首逆，宜綿等所帶兵勇，共有二萬餘人，賊匪即號稱二萬人，其中迫脅附從者不少，究係烏合之衆。今以二萬官兵，勦此二萬窮竄之賊，有何難事？又據奏，將甘肅所調各營兵丁，及撒拉爾回兵，俱令全赴興安、交柯藩相機堵勦。所辦甚是。但秦承恩現在採玉窑勦賊，即係姚之富一股，急須搜捕。前據奏，飛調寧夏、涼州並莊浪土司兵，星赴孝義川，是秦承恩一路，尚須此項兵力。著秦承恩酌量情形，一面檄催，一面分撥，以期速得勦捕之用。將此各諭知之。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六　癸丑，前據定邊左副將軍圖桑阿參奏參贊大臣額勒春牟利營私各款，當經將額勒春革職拏問，派豐紳殷德前往嚴審。續據喀爾喀王薩木丕勒多爾濟呈遞理藩院公文，控告額勒春縱子妄爲，及苦累蒙古各款。覈對所發月日，始知圖桑阿已開薩木丕勒多爾濟業經呈控，難以掩飾，始行補參，而於額勒春肆意妄行諸重款，仍未據實奏出，復降旨將圖桑阿革任，一併交豐紳殷德審明治罪矣。所控條內有烏梁海例進貢馬到烏里雅蘇臺，額勒春令家人向索馬四十匹，伊即挑存二十匹，又勒索羊一百隻，烏梁海祇應付五十隻一節。可見額勒春貪鄙已極，實難寬宥。向來派往各路大臣，於所管部落尚多有備帶賞需散給者，豈有轉向所部等人勒索之理，大失滿洲大臣顏面。況額勒春曾任巡撫司道，養廉豐厚，積有鉅萬家貲，經朕派往烏里雅蘇臺辦事，自應於所屬部落，體恤賚予，方不失特遣大臣撫馭外藩之道。乃額勒春轉肆行勒索，殊出情理之外，雖各該處大臣需用馬匹、牛羊、土物等項，不能不向各該處買用，其中稍知大體者自必多給價值購買，即貪小之輩亦不過官價給值，何至有藉端勒取等事。似此不肖貪黷劣員，不特新疆各路爲然，即督撫中亦曾有敗閑蕩檢者，朕實以爲慚也，何以肅綱紀而儆官邪。即如前歲黑龍江將軍都爾嘉、明亮、舒亮索取貂皮，以至激而上控，從前高樸之私賣玉石，格綳額之勒索回子，而督撫中則有伍拉納國泰等，嘗私貪黷者不一而足，一經敗露，俱已分別正法發遣，從重治罪。並節經降旨明白通諭，各大臣等寧不知之，自應益懷儆惕，共勵廉隅。乃諄諄訓諭，不啻至再至三，今額勒春復有向烏梁海索取馬羊之事，伊等不知自愛，甘蹈刑辟，固不足惜，而大臣等每有此等不肖之事，玷辱滿洲，朕實引以爲愧。即以私帶玉石一事而論，曾經降旨嚴禁，於守卡侍衛起程時，人給一紙，俾知提撕儆戒，立法不爲不周。而上年仍有守卡侍衛恒義等夾帶私玉之事。在此等窮苦微員，一經犯法，尚當嚴辦示懲，若大臣等出此，更當從重懲治。著將此旨通諭各省新疆將軍大臣及督撫等知之，並著各照録一通，揭之衙門大堂，入於交代，俾各觸目警心，共知戒懼。倘經此次訓諭之後，復有仍前骫法者，必當加倍治罪，伍拉納、高樸、額勒春等皆前車之鑒，毋謂朕不教不誡也，凜之慎之。

《仁宗實録》卷一七　甲寅，撥部庫銀二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三　乙卯，緩徵河南教匪滋擾之鄧州等二十一州縣，及原辦兵差之南陽等二十三州縣，並堵禦出力之伊陽等九州縣新、舊額賦。

《高宗實録》卷一四九六　己未，皇后不幸薨逝，朕甚悼焉，今已逾百日，不但皇帝中宫不可久曠，即晨昏定省子婦之職缺如，朕心亦頗不愉。但皇后薨逝

甫經百日，雖不便即舉行繼立皇后典禮，自應爲皇帝先行册封皇貴妃。今貴妃鈕祜祿氏，係朕從前選擇賜皇帝爲側福晉者，觀其人品端謹莊重，且能率下，即將貴妃鈕祜祿氏册封爲皇帝之皇貴妃，表率宫庭。上以孝養朕躬，佐皇帝以綏福履，襄成内治，俟二十七個月後，再舉行册立皇后典禮。

壬戌，賑卹貴州狆苗滋擾之南籠府，並所屬普安、永豐二州，普安、安南二縣，册亨州同、安順府屬朗岱、歸化、普定、永寧、鎮寧五廳州縣，又貴陽府屬之羅斛、廣順各邊界邨寨貧民三月口糧。免南籠府屬州縣，及普定、朗岱、鎮寧、永寧、廣順定番、長寨七廳州縣元年未完銀穀，及二年應徵正耗秋米。緩徵貴陽、都匀、大定、平越、銅仁、鎮遠、思州七府未完額賦。

己巳，擬内庫銀二百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三　乙丑，諭：前因陸有仁將撒拉爾回兵暫停循化，以致遲誤軍行，【略】陸有仁即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至四川軍需事務，本有該省司道董率辦理，且宜綿見在川境帶兵，所有總督事務即著宜綿就近兼辦。英善即馳驛前赴甘肅新任，藩司楊揆見在川省，未即赴甘，英善著仍以刑部侍郎兼攝藩篆，並代理總督事務。

戊辰，上侍太上皇帝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八　六月，辛未，額勒登保等奏：始則進攻二垴口，復於次日進攻大垴口，兩次並未痛勦賊巢，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回，所拏分水嶺卡座三處，自必仍爲賊有。用兵之道，全在統兵大員相度機宜，出奇制勝。賊既負嵎死守，自當設計籌辦，或攻其無備，或聲東擊西，或絶其糧食，或斷其樵汲。即不然，亦當用計離間賊黨，豈有專恃官兵衆多，冒險進攻之理。以國家有用官兵，與二匪徒，輕生併命，殊爲不值。即摺内所稱山上糧食有限，不能久支，亦不足信。早經伊等奏稱，芭葉山四面俱經官兵圍住，試思賊匪甫由黄柏山奔逃至彼，非在彼起事之處，得以豫儲糧食，即倉卒裹帶，亦必無多。而山内荒僻，何從得食，非下山掠取，即有奸黨暗地資送，額勒登保總當出奇設計，剋期勦净。將此諭令知之。

癸酉，勒保奏勦克水烟坪隘卡，擒獲賊目。再，勒保奏：訊據獲犯供稱仙達、仙姑内，有光仙、囊仙二人爲首，號召衆苗，在大王公之上，並有僞總兵將軍等號。苗匪等膽敢捏造僞官，不法已極，必須按名拏獲解京，盡法處治。

《東華續録》嘉慶三　丁丑，免湖南逆苗滋擾之乾州等四廳、州、縣苗糧。

《仁宗實録》卷一八　癸未，吉慶與彭承堯分兩路前進，將隆或賊寨攻克。西隆邊界苗寨，惟亞稿、隆或二處，聚集苗匪較多。今隆或既經攻克，止有亞稿一處，現在吉慶等乘勝進攻，諒可即日掃蕩，肅清後路，帶兵渡江，進赴南籠，與黔省會合夾擊。勒保、吉慶等務將爲首之仙達、仙姑，及漢奸人等，按名擒獲，其餘夥黨，得勦則勦，得撫則撫，早一日蔵功，則地方早一日寧帖。將此傳諭知之。

丙戌，加賑陝西膚施、安塞、靖邊、定邊、懷遠、綏德、米脂七州縣元年被旱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緩徵甘泉、延長、延川、宜川、安定、保安、榆林、葭、神木、府谷、清澗、吴堡十二州縣額賦，並借欠倉穀。

《東華續録》嘉慶三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統領官兵，連克大垴口、木城石卡，殺賊四百餘名。

《仁宗實録》卷一八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宜綿等奏，分兵布置，堵勦各路竄入楚匪情形。調度尚爲得宜，其竄往太平城口，及漁渡壩、竹峪關等處之賊，因見各處攔截，不敢肆行窺伺，而竄至秋波梁之賊，又爲朱射斗截殺多人。其通江分竄至黑山子賊匪，若果與方山坪賊匪會合，正是自投陷穽，該處現有百祥帶兵在彼，儘兵力尚有不敷，著宜綿派鎮將帶兵前往協勦，更易撲滅。看來川省防堵嚴密，賊匪不能直前奔竄，惠齡等務遵照宜綿調度，即帶官兵及撒拉爾回兵，或見徑繞出賊前，或從賊後衝擊，與朱射斗兩面夾攻。至所稱酌留官兵五六千名，豫防賊匪折回興漢，宜綿未免過慮。現在惠齡一路官兵，共一萬二千餘名，若再留五六千名防堵興漢，則兵力又單，不敷勦賊之用。惠齡奉到此旨，即將所留之兵，全數調往軍營勦賊，不可稍有遲誤。再，城口賊匪，距大寧遠至八九百里不等，賊匪揚言欲向該處，明係牽掣官兵奸計，宜綿等料其不能聯絡，所見甚是。將此諭令知之。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魁倫等奏，琉球國王世孫尚温，因傳位大典，於常貢外備物申賀，忱悃可嘉，未便駁回，致阻其向化之誠。至朝鮮難民李唱寶等，出洋遭風漂至琉球國，該國給與衣食，並將難民等附搭貢船至閩，所有護送之人，著該督撫等量加獎賞。

《東華續録》嘉慶三　閏六月己亥朔，諭軍機大臣等：觀成奏，官兵攻克九龍池賊巢。

庚子，以攻克西隆州亞稿苗寨功，加吉慶太子太保，彭承堯太子少保，均賞雙眼花翎。

《仁宗實録》卷一九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吉慶等因亞稿正路，急切不能得手，由小路繞至亞稿之後，乘夜踹山而進，直抵亞稿，焚燒寨屋，將賊巢蕩平，實爲出力可嘉。至首逆龍登連務須上緊搜拏，以期必獲。將此諭令知之。

丙午，勒保奏報：解南龍城圍。得旨：嘉奬。勒保奏官兵至南龍城内，難民男婦數萬均來迎接，當將裹帶糧食，及連日所獲賊糧，按名散給，並即派員賑撫等語。南龍府城，受困半載，賊匪日來滋擾，民食已罄。城内紳士民人等，深明大義，晝夜備禦，捐助新米，得以同心協力，固守無虞。今勒保解圍到郡，見城内難民口食不敷，情形已極疲憊，實堪憫惻。所有南龍應徵錢糧，著該督查明蠲免一年，其餘被賊滋擾地方，如永豐、册亨、捧鮓、黄草壩，及粤滇邊界被擾各處，亦均著該督撫查明，各免一年錢糧，俾閭閻元氣漸復，民力寬裕，用副軫懷。其守城兵勇，均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口糧，以示奬勵。

《東華續録》嘉慶三　庚戌，撥内庫銀四百萬兩，備四川軍需。

壬戌，諭：大學士王杰因骸疾不能入直，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即回京供職。【略】吴熊光、戴衢亨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有年，自爲熟習，念其職分較小，著加恩各賞三品卿銜，照松筠、台布之例，隨同軍機大臣學習行走。兵部右侍郎傅森，亦著一體學習行走，庶可漸資造就。

《仁宗實録》卷一九　癸亥，吉慶奏：亞稿首犯龍登連，經族姪龍起鳳諭以官軍聲勢，率其子龍朝鳳投誠。

《東華續録》嘉慶三　丁卯，勒保奏：殲戮洛美學莊等處苗匪，解黄草壩城圍，滇黔路通。展賑貴州狆苗滋擾之興義府各屬民苗。

《東華續録》嘉慶四　秋七月己巳，直隸永定河溢。

庚午，田鳳儀丁憂。調費淯爲福建巡撫，以康基出爲江蘇巡撫、兼管南河事。調司馬駒爲山東布政使、兼管東河事，賀長庚爲山西布政使。以常明爲貴州按察使，先福爲四川按察使，陳用敷爲陝西按察使，以常齡爲廣東按察使。

太子少保、湖廣總督畢沅卒，晉贈太子太保。

癸酉，以雨詔停秋獮。

己卯，命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儲糧一萬石備荒。

《仁宗實録》卷二〇　辛巳，賊匪齊王氏、姚之富等，欲往歸州巴東，與長陽賊匪合夥。明亮等現繞出賊前，相機迎擊，著汪新酌帶兵勇迅往緊要處所，幫同堵拏。其界連歸州之竹山、竹谿等處，亦當嚴密防堵，毋使勾結煽惑。所有帽子山城口子屯聚賊匪，著額勒登保等專心勦辦，斷不可使與歸州巴東賊匪合夥。至開縣、萬縣、雲陽新起之賊，業經宜綿等派令分股兜捕，自不致與前起之賊合夥，即使歸併一處，更可聚而殲洗。再竹山、竹谿、興山、房縣、保康等處，恐有伏而未動餘匪，此等匪徒，若果附和響應，自當速爲勦辦。如尚伏而未動，即紛紛搜捕，必致堅其從賊之心，且各處人數衆多，概予誅夷，朕心亦有不忍，惟在明亮等酌量機宜，隨時勦捕，以期速靖地方。將此傳諭知之。

癸未，予四川軍營病故都統巴克坦布祭葬世職，如陣亡例。

乙酉，免四川運辦軍務之奉節、巫山、雲陽、萬、開、大寧六縣次年額賦。

丙申，免雲南苗猓滋擾之羅平、平彝、師宗三州縣，及邱北縣丞、五嶆州判所屬本年額賦，并賑卹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　丁亥，予貴州降苗一萬七千八百八十餘户安撫銀米。

庚寅，賞投首洋盜林發枝七品銜，來京安置。

甲午，撥内庫銀一百萬兩，備湖南軍需。

八月丁酉朔，江南碭山境内楊家鋪河溢，命蘇凌阿等馳往堵築。

《仁宗實録》卷二一　戊戌，免甘肅皋蘭、金、靖遠、隴西、寧遠、伏羌、安定、會寧、通渭、漳、洮、平涼、静寧、固原、隆德、鹽茶、平番十七廳州縣，并沙泥州判所屬元年旱災額賦。

撥内庫銀三百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免陝西被賊滋擾之商、商南、雒南、山陽、鎮安、孝義、洵陽、漢陰八廳州縣本年額賦，緩徵石泉、南鄭、城固、洋、略陽、寧羌、沔、褒城、鳳九州縣本年額賦，并咸寧、長安【略】二十州縣帶徵乾隆六十年舊欠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　甲辰，永定河漫口合龍。

丙午，緩徵黔苗滋擾之雲南羅平等三州縣逋賦。

《仁宗實録》卷二一　丁未，邇來川楚各路賊匪奔竄，官兵分投勦捕，日久未能蔵事，總由分撥堵截，以致兵力分而見單。現在添調官兵，不下八千名，著傳諭統兵大員，不可隨到隨撥，務須全數齊集，相度機宜，探明首逆齊王氏、姚之富現在何路，即專向此路併力圍拏，肅清一路，再以次遞勦，無難逐漸蕩平。

賑四川被賊滋擾之通江、開、萬、雲陽、奉節、巫山六縣貧民。

甲寅，緩徵湖北武昌、漢陽、黄州、荆州、荆門五府州歉收州縣新舊漕米，並

本年漕項等銀，及荆州各衛所屯餉耗羨銀糧。截留湖南本年漕糧二十萬石，分貯武昌、荆州，以備軍糈。

《東華續録》嘉慶四　丁巳，勒保等奏：攻克安有山梁。得旨：賞賚。

《仁宗實録》卷二一　己未，調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和珅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額勒登保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

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阿桂卒。

賑安徽宿、靈璧、泗、五河、盱眙五州縣被水災民，並緩徵鳳陽、懷遠、壽、鳳臺四州縣村莊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　丙寅，緩徵廣西省及各土司苗匪滋擾地方額賦。

《仁宗實録》卷二二　九月戊辰，勒保奏報：攻克洞洒當丈苗寨，生擒首逆王囊仙、韋七綹鬚，殺賊千餘，燒斃賊衆萬餘，生擒男婦千六百名口。得旨：此時首逆既擒，其附和苗寨，自必望風震慴，官兵乘勝直前，永豐册亭之圍，自可不攻而解。但王抱羊一犯，與王囊仙俱係起事首逆，必當一併擒獲。勒保應趁此兵威，曉諭降苗，令其搜捕縛獻，以净根株，其餘被脅悔罪苗民，妥爲駕馭安撫，俾安生業。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四　晉封勒保三等侯。

《仁宗實録》卷二二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秦承恩奏，賊匪由竹山、竹谿竄至白河一摺，現在陝省兵力無多，雖有鄉勇一、二萬人，總須大員帶領，【略】該處帶兵大員有惠齡、慶成等多人，莫若令恒瑞帶兵馳赴白河，秦承恩與恒瑞併力迎擊，扼其北竄漢江之路，防護白河、洵陽。將此諭令知之。

庚午，賑江蘇碭山、蕭二縣被水災民，並蠲緩地丁漕糧有差。免淮安、徐州二府屬應徵米豆蘆課。

《東華續録》嘉慶四　壬申，以薩敏爲盛京工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二　諭軍機大臣等：宜綿奏，攻克方山坪，初閱似已得手，及閱至首逆俱向通巴一路奔逸，仍未就獲，所奏多係空言。此次打仗陣亡員弁多人，兵勇亦有傷亡，徒損兵力，著傳旨嚴行申飭。此時賊首既向通巴一路，思與徐添德合夥，宜綿惟當緊蹤賊蹤，設法圍擒，勿令會合。【略】至額勒登保攻破帽子山，實不過因賊去後佔據空山，而首逆在逃，賊匪四竄，轉須處處派兵堵截，又致百姓遭其蹂躪，實堪憤懣。

《東華續録》嘉慶四　癸酉，諭：【略】嗣後，婦人因他故起釁故殺其子者，自當仍照舊例辦理外，其因姦殺子者，無論嫡母、親母、繼母、嗣母，俱照例分别斬、絞，不論其夫有無子嗣，皆入於秋審情實辦理，其永遠監禁之條，即著删除。此案廖氏已飭照此旨改擬，以示防維名節、懲創邪淫至意。著爲令。

陝西巡撫秦承恩奏：請蓋棚棲截留難民，給銀卹被害良民。從之。

《仁宗實録》卷二二　魁倫奏：投首洋盜李發枝，現委員送京。

撫卹浙江臨海、寧海、黄巖、太平、定海、象山、玉環七廳縣被水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緩徵歸安、德清、烏程三縣水災本年額賦。

乙亥，免直隸良鄉、宛平、通、寶坻、武清、霸、文安、固安八州縣水災本年額賦十分之一，並緩徵新舊額賦。緩徵涿、香河、薊、三河、東安、永清、保定、清苑、新城、雄、高陽、蠡、安、冀、衡水、武邑、寧晉、隆平、獻、肅寧、安平、大城二十二州縣本年額賦。

戊寅，勒保奏報：進攻巴林苗寨，擒獲首逆王抱羊。

吉慶奏報：勦除賊苗，收復册亭。

《東華續録》嘉慶四　辛巳，勒保等奏：洞瀧、當丈兩處逆苗勦除淨盡。晉一等威勤侯。

《仁宗實録》卷二二　甲申，命兩江總督蘇凌阿爲大學士，調河東河道總督李奉翰爲兩江總督，兼管南河事。以江蘇巡撫康基田爲河東河道總督。

《東華續録》嘉慶四　乙酉，定大逆緣坐人犯發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爲奴例。

《仁宗實録》卷二二　丁亥，調雲貴總督勒保爲湖廣總督，以湖廣提督鄂輝爲雲貴總督。

戊子，黔粤狆苗業已全行戡定，其搜捕零星餘匪，及安撫各處苗寨，易於辦理。狆苗自滋事以來，人數衆多，誅之不可勝誅。其餘附從各苗寨，如有反側難信之人，亦應分别發往黑龍江及回疆地方安插，不可留於本處，若實係投誠可信，即當加之撫輯，以靖苗疆。將此諭令勒保、吉慶知之。

庚寅，四川、陝西、湖北交界處所，曾經賊匪滋擾，而甘肅地處邊陲，河南與陝楚毗連，防兵較少，自應酌量增添。況現在鄉勇日支口糧，與兵丁相同，而繩以部伍，究非紀律之師，其有畏縮不前，或未便遽治以軍法，轉不若挑充入伍，既於經費不致虚糜，而於軍令亦可整肅。且多一兵丁，便少一鄉勇，即遊手無藉之徒，一經招募入伍，可資約束。如軍務告竣，或挑補營額，或散令歸農，其事尚屬

易辦。四川著交宜綿，湖北交勒保、汪新，陝西交秦承恩、柯藩，即照所請之數招募。其河南、甘肅，著景安、英善體察情形，酌量增添，必須實力訓練，可期實效，儻將來不能得力，則惟該督撫是問。

癸巳，撥部庫銀二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甲午，諭內閣：此次川省奉節賊匪竄入楚北利川境內，經汪新派令副將樊纘祖統兵堵剿，並令恩施、利川二縣約會川省奉節縣曉喻居民，同心併力，會合奮剿。旋經各該縣尹英圖、陳春波、周景福會同千總等共相激勸，督率三縣土民，殺死賊匪一千數百餘名，生擒賊目四十餘名。又因賊分兩股奔竄，兵勇亦分兩路追剿，復殺賊二千餘名，生擒二百二十餘名。所辦實屬可嘉。除汪新等已另加優賚外，該省錢糧，前已有旨普行寬免。此次恩施、利川二縣及川省奉節縣鄉勇士民，均能齊心奮勇，同深敵愾，著加恩將該三縣應徵錢糧再行蠲免一年，以示獎義推恩至意。

《清仁宗實錄》卷二三　冬十月丁未，賑湖北江陵、監利、荊門、當陽四州縣被旱災民。

《東華續錄》嘉慶四　己未，惠齡奏：堵勦漢江一帶賊匪。得旨：獎賚，賞還雙眼花翎，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錄》卷二三　庚申，賑安徽合肥、定遠二縣被旱災民，並緩徵巢、來、全椒、壽四州縣衛新舊額賦。

辛酉，著勒保交代後，即由驛馳赴川省總統軍務。

《仁宗實錄》卷二四　十一月丙寅朔，予四川陣亡散秩大臣佛住祭葬世職，如都統例。湖北陣亡護軍統領阿爾薩朗祭葬世職如例。

戊辰，撥內庫銀四百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錄》嘉慶四　丙子，貴州苗匪滋擾之平遠等三州縣額糧及逋賦。

丁丑，緩徵貴州苗匪首逆王囊仙、韋七綹鬚等伏誅。

庚辰，賜霍罕伯克那爾巴圖救論。

癸未，蔣兆奎以老疾乞休，允之。以倭什布爲山西巡撫，陸有仁爲陝西布政使，馬慧裕爲陝西按察使。

《仁宗實錄》卷二四　戊子，以伊犁將軍保寧協辦大學士。

《仁宗實錄》卷二五　十二月己亥，調鑲紅旗滿洲都統慶桂爲正藍旗滿洲都統，正黃旗漢軍都統淳穎爲鑲紅旗滿洲都統，以伊犁將軍保寧兼正黃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錄》嘉慶四　壬寅，賜高年頂帶八千四百七十九人。

癸卯，雲貴總督鄂輝奏：攻勦捧鮓至黃草壩，一路苗匪全行肅清。

《仁宗實錄》卷二五　戊申，調河東河道總督康基田爲江南河道總督，以山東布政使司馬駒爲河東河道總督。

己酉，魁倫等奏臺灣民食現在不致缺乏等因。臺灣猝被颶風，吹損晚稻，閒被偏災，屢經降旨該督撫體察情形，酌量接濟。今該督等專派道員，齎帶藩庫銀二十萬兩，前赴該處，以備賑卹，災民自必早霑實惠。又，該地方糧價較前尚不致過昂，商販來船，仍屬源源內渡，漳、泉一帶皆資接濟，是現在臺灣民食，尚不致於缺乏，朕心稍慰。至來春青黃不接之時，應否展賑，仍著該督撫等遵照前旨，察看情形，酌量奏明辦理。至閩省洋盜近雖少息，但轉盼即交春令，風轉東南，亦難保其不從廣東洋面竄入閩省。魁倫自應在彼督飭水師將弁，實力嚴查堵緝，其請將赴浙盤查等事，展至來年冬令，自當如此辦理。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川省竄匪，由烏林堶折入南江，而沔縣、寧羌一帶賊匪，先從南鄭奔入南江境內滋擾。宜綿處兵力無多，尚能派兵堵勦。至明亮一路，統領勁兵數千，又有各項官兵數萬，何難將賊匪截住，乃復予賊以暇，任其竄至通江。此次滋擾南江賊匪，即係陝境竄往之賊。明亮、德楞泰著傳旨嚴行申飭。

癸亥，湖廣總督總統勒保奏：訪察各路軍情，審度賊勢，所以不能得手者，蓋緣賊匪隨處焚掠，即隨處勾脅，是以日久愈多。而川、陝、楚三省，犬牙相錯，綿亘數千里，崇山峻嶺，處處有險可恃，有路可逃。及官兵擇隘堵禦，賊又向無兵處滋擾，以致有賊之地無兵，有兵之地無賊，並有賊過而兵猶未來，有兵到而賊已先去者。以言兜勦，即數十路難以圍圄；以言堵禦，雖數十萬兵亦不敷分佈。再四思維，現在陝、楚兵多賊少，川省則兵少賊多，若陝、楚各路，截勦嚴密，使賊匪不能北竄歸入川境，誘令散者漸聚，則官兵層層逼勦，轉覺易於爲力。通盤籌劃，惟有從川東進勦，清一路再進一路，以期與各路領兵大員及早會合，一鼓掃蕩。奏入，諭軍機大臣等：勒保所稱勦辦情形，切中向來各路帶兵諸人之弊。勒保既能周知暢論，自當力除積習，大加振作，況總統責成較重，倘帶兵大員，從前實有因循怠玩，此時仍不聽指示調遣，即當據實嚴參，不可稍徇情面，庶可迅勉成功。所有明亮處欽差關防，著即迅速送交勒保接

收蓋用，以專責成。

《東華續録》嘉慶四　是歲，朝鮮、暹羅、琉球入貢。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仁宗實録》卷二六　春正月丁卯，加賑江蘇碭山、蕭、睢寧、豐、沛、銅山、邳七州縣，山東曹、單、濟寧、金鄉、魚臺、嘉祥、城武、鄒、滕、嶧十州縣，臨清、濟寧二衛，上年被水災民有差。加賑貴州狆苗滋擾之興義、貞豐二州縣，並册亨州同、黄草壩州判、新城縣丞、捧鮓巡檢所屬難民。

戊辰，賑安徽宿、靈璧、泗、盱眙、五河、合肥、定遠七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

庚午，命陝西巡撫秦承恩在任守制。以直隸總督梁肯堂爲刑部尚書，刑部尚書胡季堂爲直隸總督。

《東華續録》嘉慶五　壬申，兵部侍郎兼鑾儀衛鑾儀使阿迪斯，以請轎偏側，革侍郎職。

甲戌，貴州苗匪首逆查得物伏誅，苗疆平。

《仁宗實録》卷二六　明亮、德楞泰於川省竄匪高均德一股折回漢中，即置姚之富等大夥賊匪於不顧，輒帶全隊官兵至陝追勦，所辦乖謬已極。業經降旨拔去花翎，所有明亮、德楞泰前得世職，及優賞紫繖，俱著概行革去，祇留本任職銜，俾其戴罪圖功，以示懲創。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明亮等所辦乖謬，降旨訓飭。今再四思維，明亮等即欲留烏爾圖納遜在寧羌防堵，伊係帶黑龍江官兵之人，亦應將其原帶兵丁，酌量派撥，庶可收指臂之效。乃輒將緑營官兵給伊帶領，以致兵將不能相識，是令其以素不相識之兵，禦大夥猖獗之賊，豈非置之死地，焉望得力？看來明亮、德楞泰全不以軍務爲重，惟知自擁强兵，爲護衛之計。此次勦除教匪以來，帶兵大員往往各自爲計，競擇勇健之兵留爲自衛。賊退作勦，賊竄惟事尾隨，虚報斬獲，坐糜糧餉，以致經年累月，迄未成功。從前永保等即蹈此弊，今伊二人非擁兵自衛而何？若以誅心而論，即照軍法從事，亦所自取，姑予曲貸。至烏爾圖納遜，當明亮、德楞泰令帶緑營兵堵勦大夥賊匪之時，竟無一言。現在能否堵截，不令北竄，並是否先與高均德一同偷渡，明亮等前奏有無迴護，著烏爾圖納遜據實速奏，不可代人受過也。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五　甲申，諭：川省軍務正當緊要之時，不可無總督大員督率調度。勒保見係總統，著即調補四川總督，俾呼應較靈，得以迅速蔵功。宜綿本係陝甘總督，且陝西亦有應辦軍務，著宜綿酌量情形，或回駐西安，或赴甘肅，以資彈壓。其川省糧運事宜，亦不可無大員督辦，並著專交福甯、英善悉心經理，儻有遲延貽誤，惟伊二人是問。

丁亥，額勒登保著降爲三等伯爵，並降戴單眼花翎。福甯著革去官銜、花翎，以示懲儆。仍各留本職，令其圖功自贖，以觀後效。

《仁宗實録》卷二六　己丑，額勒登保、汪新奏：擒獲首逆覃加耀，掃蕩楚北餘孽。

辛卯，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萬萬壽、萬壽、冬至、元旦四大節，及歲貢方物，賞資筵宴如例。琉球國中山王尚温遣使表貢方物，賞資筵宴如例。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勒保甫抵川境，初次攻勦，即殺賊一千四五百名，生擒賊目三名，將新起賊匪，全數洗蕩，此入川第一功，可嘉之至。此時勒保統領勝兵，迅赴開縣一帶進勦，乘此威勢，將王三槐等速行擒獲，殲盡餘黨，廓清全境。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五　明亮奏：吉林、黑龍江官兵擊敗賊匪。

《仁宗實録》卷二六　癸巳，勅諭琉球國中山王世孫尚温。

《仁宗實録》卷二七　二月丁酉，黑龍江將軍額勒伯克以病解任，調江寧將軍那奇泰爲黑龍江將軍，以寧古塔副都統慶霖爲江寧將軍。撥部庫銀二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癸卯，以勦平雲南開化滋事儂人功，總兵官扎郎阿等下部議敘。

甲辰，勒保奏：舒亮、穆克登阿勦辦白巖山賊匪疏防貽誤，請旨革職治罪一摺。舒亮、穆克登阿帶兵六千餘名，既未能將該處賊匪速行勦辦，又未能嚴密圍堵，致令逸出，與他路賊匪合夥，其罪實無可逭。著將舒亮、穆克登阿所有官職全行黜革，作爲兵丁，留於軍營効力贖罪。並將伊二人家産查抄示儆，仍著勒保留心察看，若伊二人再不知奮勉報効，即於軍前正法示衆。如此嚴行懲創，俾各路帶兵大員，咸知儆惕，庶足以肅軍紀而飭戎行。

己酉，明亮、德楞泰勦辦高均德一股賊匪，未能速竣，致齊王氏等又復渡江竄合。節據明亮等奏，前後殺賊已及萬餘，如果屬實，賊勢早就窮蹙，何至以數倍賊匪之精兵，勦窮敗無多之餘匪，總未能擒拏賊首。明亮曾任將軍，屢次出

兵，自當倍加勇往，乃曠日持久，惟事尾追，疊經嚴飭，總不知愧懼。二人之罪，以明亮爲尤重。宜綿此時自應到陝，當速赴明亮軍營，將所帶官兵悉行統領，督率德楞泰等實力勦辦，並傳旨即將明亮革職，拏交刑部治罪。

《東華續録》嘉慶五　壬子，胡高望卒，以吴省欽爲左都御史。

乙卯，諭：内閣學士那彦成係翰林出身，人尚明白，且係原任大學士阿桂之孫，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侍郎傅森著仍回户部辦事。

《仁宗實録》卷二七　丁巳，前令宜綿赴明亮軍營督辦軍務，今思宜綿究屬年老多病，明亮在彼日久，若將伊拏問，轉少一人帶兵。著傳旨將明亮作爲領隊大臣，帶兵，聽宜綿調度。此係朕於無可寬貸之中格外施恩，儻仍前因循，則二罪俱發，不能再邀曲貸。又潼關、商雒一帶，逼近豫境，前倭什布派兵前赴蒲州駐守，著再添調兵丁，湊足二千，親自帶赴蒲州防堵。

《東華續録》嘉慶五　辛酉，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陳琪等二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以成書爲内閣學士。

三月辛未，改貴州平越府爲平越直隸州，裁平越縣，設興義縣於興義府黄草壩。

《仁宗實録》卷二八　丁丑，德楞泰奏：殲除首逆齊王氏、姚之富，並將此股全行勦蕩。覽奏欣悦。但兩地逆均係情急投崖垂斃，雖經臚剖示衆，究未能生擒解京，盡法處治，不爲滿意。計此時陝省竄匪中緊要首逆，係高均德、李全，其次即張添文、阮正通，務須按名設法生擒，不可再令情急自斃，倖逃顯戮。將此傳諭知之。

辛巳，免四川被賊滋擾之長壽、梁山、營山、儀隴、廣安、渠、大竹、鄰水、巴、通江、南江、蒼溪、廣元、達十四州縣本年額賦。

癸未，以殲斃首逆齊王氏、姚之富功賞明亮副都統銜並花翎。

己丑，覩成、劉君輔勦辦老木園賊匪，已閱年餘，迄未蔵事，實屬玩誤遷延，著將覩成即革職，劉君輔著革去提督銜，均仍留該處帶兵贖罪，以觀後效。所有成都將軍員缺，即著富成補授。

辛卯，撥部庫銀四百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仁宗實録》卷二九　夏四月壬寅，加賑江蘇豐、沛、銅山、邳四州縣及徐州衛被水災民，給宿遷縣災民一月口糧，緩徵海、沭陽二州縣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五　庚申，實授伯麟山西巡撫。

五月丙寅，免福建全省遠年逋糧。

《仁宗實録》卷三〇　己巳，命截留江西漕米四十萬石，分貯山東濟寧等處，接賑曹、單、濟寧、金鄉、魚臺、嘉祥、鄒、滕、嶧、城武十州縣，並臨清、濟寧二衛上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五　甲戌，上侍太上皇帝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四。

《仁宗實録》卷三〇　乙亥，實授永慶爲綏遠城將軍，以涼州副都統富楞泰爲寧夏將軍。

免陝西藍田、南鄭、寧羌、城固、洋、褒城、沔、白河、石泉、咸寧、長安、寧陝、鄠、盩厔、寶雞、岐山、扶風、郿、武功十九廳州縣被賊村莊上年未完額賦。寶雞、岐山【略】二十五廳州縣本年額賦。並緩徵南鄭、寧羌【略】四十七廳州縣帶徵元年額賦。

丙戌，撥内庫銀二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五　庚寅，以台費蔭爲兵部右侍郎，那彦成爲工部右侍郎。

辛卯，諭：覩成、劉君輔此次帶兵追賊，首逆陳崇德被勦緊急，自行戳傷斃命，餘匪悉就殲除。所辦尚好。

六月癸巳朔，諭軍機大臣等：長麟等奏，薩木薩克輸誠向化，懇請内投一摺。覽奏俱悉。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宜綿奏陝省後股賊匪勦洗净盡，首逆張添倫業經淹斃。

撥山西、河南藩庫銀各三十萬兩，備甘肅軍需。

《仁宗實録》卷三一　己酉，德楞泰前此勦辦賊匪，還延貽誤，本與明亮同罪，因明亮列名在前，是以未將德楞泰一體治罪。今伊追勦高均德等一股賊匪，未能即行擒獲，又任竄入川境，是其種種遲誤之罪，與明亮相埒，德楞泰亦著將御前侍衛、署領侍衛内大臣、都統一併革去，仍留副都統職銜，戴罪圖功，以觀後效。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英善等奏，陝省賊匪竄至兩當、略陽一帶，所有甘省運川麥石暫行停運。其撥川餉銀四百萬兩，因棧道賊氛未靖，未經轉運。是棧道尚未疏通，軍需糧餉，最關緊要，豈可稍有阻滯。宜綿、秦承恩係該省督撫，務須實力搜勦，肅清道路，俾得通行無阻。至糧餉入南棧後，勒保亦應派兵迎護。

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五　甲寅，雲貴總督、三等男鄂輝卒，予祭葬，入祀賢良祠，謚恪靖，以其子鄂彌善襲。以富綱爲雲貴總督，梁肯堂爲漕運總督，董誥署刑部尚書。

勒保奏：勦除川匪襲懷仁全夥。

《仁宗實録》卷三一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景安等追勦竹溪一股賊匪已除三分之二，而賊匪仍由竹溪竄入陝省平利縣境，豈非驅入隣境，所辦何事？景安、額勒登保、興肇，著傳旨嚴行申飭。現在額勒登保、興肇已帶兵三千餘名由鎮坪入陝追勦，當與宜綿兩面夾攻，若再任蔓延陝境，伊等自思當得何罪！至川匪王三槐等夥黨一股現已竄入大寧，難保不闌入房縣、歸、巴一帶，景安已帶兵馳往攔截，並令文圖等分路嚴防，務須實力堵截，勿再任竄入楚界，慎之。至勒保勦辦川東賊匪，仍任王三槐、徐添德等竄合一處，今又任賊匪由大寧一帶分竄，似此往來竄擾，何日始能勦竣？勒保亦著嚴行申飭。現在勒保已赴開縣督兵進勦，並令觀成等於大寧、奉節一帶迎截，務須策勵雲貴新兵鼓勇直前，將各股竄匪一律殲除，勿任復竄楚、陝。勒保係總統大員，所有陝、楚各股賊匪，皆應通盤籌畫，悉心調度，豈得專管川省一路，而各省竄匪，聽各省自行勦辦，以致彼此各不相顧，東擊西奔，迄無成功，如此又安用總統爲耶？今將各路帶兵大員，爲之分定責成：陝省令宜綿與額勒登保、興肇爲一路，專勦現竄平利之劉成棟等一股。楚省令景安與王凱、文圖爲一路，專堵現欲竄入楚境之川東賊匪。惠齡、德楞泰等，勦辦李全、高均德、阮正通等賊匪。如已與冉文儔、羅其清合夥，則惠齡、恒瑞、明亮、德楞泰作爲一路，併力兜勦，若賊首等尚在分竄，則惠齡、恒瑞專勦冉文儔等一股，明亮、德楞泰專勦李全、高均德等一股。如此，則各勦各股，庶責有攸歸，無可諉卸，而勒保勦辦王三槐等一股賊匪，仍當察探各路賊情，相機布置，爲之聲援策應。不拘何路，能將賊首擒獲，俱係總統之功。若賊匪由何路竄逸，不特此一路領兵大員責有攸歸，即總統亦無可諉罪。而各路領兵大員，仍不得推卸總統，稍存觀望，必須各加策勵，合力堵勦，賊匪方不致往來奔竄。若各股賊匪於何路逸出，即惟該路領兵大員是問。經此番訓諭之後，若仍前觀望，不知同心協力，奮勉圖功，必將伊等從重治罪，再不能曲爲寬貸也。將此各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五　辛酉，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湖北軍需。

《仁宗實録》卷三二　秋七月庚午，以正黄旗滿洲副都統德勒格楞貴爲寧夏將軍。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景安奏，鎮簞黑苗糾衆數千，將三角巖等處營卡攻破。苗性本多反覆，此次搶割民田，不過欲圖掠食。現在勦捕教匪喫緊之際，不值因此興兵。姜晟、王柄此時惟當飭令苗弁自行曉諭解散，將爲首苗匪縛獻，其事即可完竣。儻怙惡不悛，姜晟、王柄亦惟當督率官兵於要隘分佈，懾以軍威，不使四出滋擾。俟川省勦辦完竣，再酌移勝兵搜勦，不可輕率舉動，又致激成事端。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六　甲申，上奉太上皇帝命，以雨停秋獮。

《仁宗實録》卷三三　八月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勒保初抵川境，尚能振作，自專勦王三槐以來，迄未擒獲首逆，至大神山賊匪雖經惠齡等勦散，而首逆高均德又向龍鳳坪大包山奔逸，明亮等追勦多日，總未成擒，尤屬遲玩。

丁酉，復加賑山東曹、單、城武、濟寧、魚臺、金鄉、嘉祥、鄒、滕、嶧十州縣，臨清、濟寧二衛被水災民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六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姜晟奏，黑苗解散情形，及令苗備吴隴登擒獻首從各犯緣由，與王炳所奏大略相同。

庚子，勒保奏：攻克安樂賊巢，生擒賊首王三槐。得旨：嘉獎，晉勒保及軍機大臣、大學士、伯和珅公爵，封户部尚書福長安侯爵，大學士王杰、董誥、户部尚書沈初、户部右侍郎戴衢亨、工部右侍郎那彦成，均下部優敘。

辛丑，諭：從前永保勦辦湖北賊匪時，不能設法兜圍，任令竄逸，獲咎甚重，將伊革職交刑部監禁，並將其子甯志、甯怡革去侍衛，發往熱河。今伊兄勒保生擒賊首王三槐，著有勞績，著加恩將永保釋放，甯志、甯怡亦著加恩釋回，在上虞備用處拜唐阿上行走，以示權衡功罪、推恩曲宥至意。

湖北巡撫高杞奏：勦平蒲圻縣洋泉團餘匪，擒斬賊首王添萬等。得旨：獎賚，下部優敘。

《仁宗實録》卷三三　己酉，張誠基奏：江西寧州陳坊地方，有習教匪徒，在彼糾衆滋事。該撫接據稟報，即督同總兵寧泰帶兵馳往，上緊勦辦，將起事首犯劉聯登槍斃，其餘首夥各犯，全行擒獲正法，地方俱經寧謐。所辦可嘉。張誠基、寧泰俱著加恩賞戴花翎，仍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文武各員弁，並著張誠基會同寧泰，查明咨部分别議敘，以示獎勵。

《東華續録》嘉慶六　壬子，免貴州猓苗滋擾之興義府晉安等四州縣，並册亨州同等所屬額賦，緩徵郎岱等六廳州、縣新舊額賦。

《仁宗實録》卷三三　乙卯，革惠齡、德楞泰花翎，以箕山賊復逼陝境故也。

丁巳，革明亮、興肇花翎，以賊匪竄至石泉故也。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各股賊匪，仍折竄郭家溝一帶，與羅其清株守之箕山相近，而羅其清又分遣夥黨攻撲營山縣城，徐添德一股又奔逃舟口，可見賊匪來去自如，毫無攔阻。惠齡等務須親率官兵嚴密攻圍，按名擒獲。若一時不能將各股賊首全數擒縛，與其東西馳擊，兵無定向，莫若併力攻勦羅其清一股。此股賊衆較多，各賊藉其聲勢，如將羅其清擒獲，餘賊自必瓦解。至勒保所勦冷添禄、林亮功兩股賊匪，儻畧需時日，該處賊匪無多，何不於得力提鎮將領内酌留數人，帶兵在彼勦辦，勒保當統領勝兵速赴箕山，督同惠齡等將大股賊匪勦淨，更爲得力，仍在勒保酌量而行。將此傳諭知之。

庚申，山東巡撫伊江阿奏：曹、單等處前被水災，請截留漕糧米豆二十七萬七千餘石，以資賑濟。從之。

《仁宗實録》卷三四　九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哈當阿奏，拏獲洋盜審明正法，並因盜首蔡牽遠颺未獲，請交部治罪。

甲戌，加賑江蘇豐、沛、銅山、邳、睢寧、宿遷、安東、桃源、海、沭陽十州縣本年被水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緩徵上元、句容、六合、上海、華亭、奉賢、丹徒、山陽、清河、阜寧、鹽城、泰、東臺、興化、寶應十五州縣額賦。

己卯，予廣東故明遼東總制袁崇煥入祀鄉賢祠。

《東華續録》嘉慶六　乙酉，以河南水災，截留祥符縣米豆十二萬石有奇，備賑。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仁宗實録》卷三五　甲午，賑盛京、承德、遼陽、海城、鐵嶺、開原、廣寧六州縣被水災民。

丙申，緩徵江蘇青浦、婁二縣晚棉歉收地方本年額賦，並撥江蘇徐州漕糧四萬七千石備賑。

《東華續録》嘉慶六　壬寅，以李舟爲山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五　丁未，貸吉林松花江被水旗民口糧，並免額賦十分之一。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川省賊匪，因被勦緊急，分投奔竄甯羌城一帶，俱經宜綿等擊退，未令竄近漢江，所辦尚好。漢江一帶，仍應嚴密防堵，勿使乘間闌入。惠齡等既未能將緊要賊首羅其清等速行拏獲，又任各股賊匪四處分竄，所辦何事？明亮等勦辦張漢潮一股，亦未擒獲賊首。惠齡、恒瑞、明亮、興肇等，均著再傳旨嚴行申飭。至明亮等一路所帶兵丁，祇三千餘名，在川祇二十餘日，何至需銀十四萬餘兩，所帶長騾長夫，亦何須用至一、二千之多。若非任意多索，即係藉端開銷。但帶兵大臣，俱係欽差，違例多索，糧員等自不敢不行應付，是濫應固所不免，而濫支之弊爲多。著勒保、福寧會同據實嚴查，將任意浮支各員即行嚴參。如係糧員濫應冒銷，亦即查明劾奏，毋得稍有瞻徇。

《東華續録》嘉慶六　十一月甲子，斡安徽亳、蒙城、太和、懷遠、鳳陽、五河、盱眙七州縣，并鳳陽、長淮、泗州三衛被水災民，緩徵壽、宿、定遠、鳳臺、靈璧、泗、天長七州縣新舊額賦。

《仁宗實録》卷三六　賑安徽亳、蒙城、太和、懷遠、鳳陽、五河、盱眙七州縣，癸未，以教匪滋擾，免四川夔關短收額稅之半。

《東華續録》嘉慶六　癸酉，撥部庫銀二百萬兩，備陝西軍需。

《仁宗實録》卷三六　丁亥，以吏部左侍郎成德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鑲黄旗蒙古都統。鑲紅旗護軍統領永碩爲正藍旗蒙古都統，正黄旗滿洲副都統永琇爲鑲白旗護軍統領。

《東華續録》嘉慶六　十二月戊戌，撥部庫銀八十萬兩，備湖北軍需。

己亥，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備貴州善後事宜。

《仁宗實録》卷三六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惠齡等奏，生擒首逆羅其清等，痛殲匪衆，覽奏稍慰。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魁倫等奏，洋盜畏罪，率夥投首一摺。盜首沈振元、沈弗桃二犯，在洋疊次行劫，情罪甚重，今既知畏懼悔過，率夥投出，並呈繳船隻器械，與始終怙惡者，稍有可原。該督等業經賞給頂帶，著照從前張表、李發枝等投出之例，將沈振元、沈弗桃委員押送赴京安插。其餘小盜首，及夥盜等，分別辦理，勿令再行滋事。至盜首蔡牽一犯，潛匿浙洋，仍著玉德嚴飭各舟師，上緊查拏，以清洋面。

《東華續録》嘉慶六　戊申，申禁各督撫年節進幣，并減各鹽政、關差進幣十分之二。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來貢。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仁宗實録》卷三七 春正月庚申朔，加賑江蘇豐、沛、銅山、邳、宿遷、安東、海、沭陽八州縣衛被水災民，及兩淮板浦、中正、臨興三場被水竈户。貸安徽亳、蒙城、太和、懷遠、鳳陽、五河、盱眙七州縣衛被水災民口糧。賑山東曹、單、城武、濟寧、金鄉、魚臺、嘉祥、鄒、滕、嶧十州縣、及臨清、濟寧二衛被水災民，並貸口糧有差。

壬戌，太上皇帝崩。

《東華續録》嘉慶七 召朱珪來京，以陳用敷署安徽巡撫，恩明署安徽布政使。

癸亥，命議行三年喪制，卻羣臣以日易月之請。

《仁宗實録》卷三七 乙丑，諭：皇考龍馭上賓，普天哀痛，所有已未、庚申文武鄉會試恩科，著停止舉行。

調正紅旗漢軍都統德明爲鑲黄旗漢軍都統，以榮郡王綿億爲正紅旗漢軍都統，科布多參贊大臣策拔克爲正黄旗滿洲副都統，調正黄旗蒙古副都統那彦成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以參領恭阿拉爲正黄旗蒙古副都統，頭等侍衛富成爲鑲白旗蒙古副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七 丙寅，軍機大臣等奏請新封郡王永璘封號。得旨：著封爲惠郡王。

丁卯，命改惠郡王永璘封號爲慶郡王。

以科道列款糾劾，奪大學士和珅、户部尚書福長安職，下於獄。

《仁宗實録》卷三七 命成親王永瑆，前任大學士、署刑部尚書董誥，兵部尚書慶桂在軍機處行走。户部侍郎那彦成、戴衢亨仍留軍機處，户部尚書沈初年老，無庸在軍機處行走。命儀親王永璇總理吏部，成親王永瑆總理户部，兼三庫。調兵部尚書慶桂爲刑部尚書，以工部右侍郎盛住兼署工部尚書。睿親王淳穎管理藩院，定親王綿恩管理步軍統領。調户部左侍郎傅森爲刑部侍郎。以户部右侍郎那彦成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兵部左侍郎布彦遠賚、上駟院卿永來，爲總管内務府大臣。以刑部尚書慶桂爲御前大臣，儀親王永璇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兼鑲白旗滿洲都統。成親王永瑆爲鑲黄旗滿洲都統，禮部尚書德明爲鑲藍旗滿洲都統，定親王綿恩爲正白旗滿洲都統。武備院卿阿蘭保爲正紅旗護軍統領，乾清門行走喀喇沁公丹巴多爾濟爲鑲紅旗護軍統領。兵部左侍郎布彦達賚，管理鑾儀衛事。

戊辰，命伊犁將軍協辦大學士保寧爲大學士，刑部尚書慶桂協辦大學士，爲國史館總裁官。以烏嚕木齊都統書麟爲吏部尚書。駐藏大臣松筠爲户部尚書，成親王永瑆暫署。以鑲藍旗蒙古都統富鋭爲兵部尚書。調兵部侍郎布彦達賚爲户部侍郎，刑部侍郎英善爲兵部侍郎。命睿親王淳穎爲御前大臣，慶郡王永璘在内廷行走。以正藍旗滿洲副都統綿佐爲正白旗漢軍都統，吏部尚書書麟兼正紅旗漢軍都統，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永玉爲正白旗護軍統領。以直隸天津鎮總兵官蘇寧阿爲甘肅提督。

己巳，以安徽布政使陳用敷爲巡撫，實授恩明爲布政使。

庚午，以鑲藍旗滿洲副都統斌寧爲鑲黄旗漢軍都統。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積拉堪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以内閣學士文寧兼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不入八分公綿志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辛未，諭内閣：吴省欽條奏摺内，請將監禁賊首王三槐即行正法一條，何待爾言，前此未即辦理之故，欲俟川北首逆羅其清解到，一併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豈有將此等首惡重犯釋放，令其招降同夥之理。至所稱候補知府李基，曉諳兵法，有手車火雷列卦圖，又舉人王曇，能作氣按掌，辟易多人，請加試看等語，殊屬大謬。前此特頒諭旨，廣開言路，吴省欽爲風憲之長，於和珅、福長安二人並無一言舉劾，自係畏其聲勢，及將和珅、福長安革職拏交刑部後，伊尚心存畏怯，緘默不言。兹見各科道等紛紛密封陳奏，伊任總憲，不能不以一奏塞責，而所言竟屬荒謬。試問伊所稱李基所著手車火雷列封圖，較之本朝訓練之九進連環，孰爲得用。其作氣按掌之語，即稗官野史所謂掌心雷者是也，係屬邪術。現當勦辦教匪之時，正當將妖言左道，痛絶根株，方嚴禁之不暇，豈可轉引而試驗。吴省欽身爲臺長，不知政體，惑於邪言，安行濆奏，與學習邪教者何異耶！吴省欽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條奏，近來洋盜充斥，皆由搶掠商船糧食，暗地勾通行户，重價購來，得以久留，請一律禁止，並於海口陸路添設重兵等事。此種情節，沿海各地方諒所不免，但應如何設法辦理，朕難以懸斷，著傳諭凡有海疆將軍督

撫等，各就該處地方海口情形，悉心確覈，務使洋面日漸肅清，而於商民仍無妨礙，各抒所見，據實奏聞，候朕指示施行。其水師各營，作何訓練整頓之處，亦著一併詳議具奏。

又諭：近聞京師步軍統領衙門，及巡捕五營所管步甲兵丁，在和珅宅內供役者，竟有千餘名之多，實出情理之外。其兩翼步軍協尉及司員筆帖式等官，亦有坐甲十數名，以致步甲之數日少，盜賊肆意夜行，殊屬不成事體。國家設立兵額，原資捕盜緝匪之用，豈可任大小營員，冒食空糧，甚至將歸伍之兵供私宅之役，無怪乎兵數日少、盜賊肆行也。京師輦轂之下，耳目甚近，營制廢弛尚復如此，則此種情弊，各直省自所不免。著傳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鎮等，即秉公據照原設額數一律補足，不准冒食空糧，亦不許大小營員，冒食空糧，甚至將歸伍之兵供私宅役使，以昭覈實而靖地方。至養兵原以衛民，自應平昔勤加訓練，則調遣時庶可得力。近聞各省營務，如提鎮大員，一味養尊處優，全不習勞，將營務委之將備，而將備又復委之千把，因循玩惕。所謂訓練操防，全屬有名無實，又安用此兵制爲耶！茲特明白示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鎮，務須力除前弊，嚴飭各屬，一體認真訓練，俾生疏恇怯之兵，技藝純熟，悉成勁旅，以備應用。儻經此次訓諭之後，不知悛改，仍蹈故轍，則不能逃罪，毋謂教之不豫也。

又諭：張家口稅務監督和精額，前經餽送和珅銀兩，既經查出，著傳諭察哈爾副都統錦良即行派員押解和精額來京候旨。

壬申，諭內閣：本日伊江阿由驛遞到奏摺，有寄和珅書信，業經聞知大行太上皇帝龍馭上賓，信內惟諄勸和珅節哀辦事等語，而於朕遭罹大故，並無一字提及。即以常情而論，寄書唁問，自當以慰唁人子爲重，今伊江阿於和珅則再三勸以節哀，而於朕躬僅照常具一請安之摺，轉將尋常地方事件陳奏，不知其是何居心。昨吳熊光一聞皇考升遐之信，即專摺遄陳哀悃，敦勸朕躬，情詞真切，似此方合君臣之義。吳熊光係漢人，又祇係布政使，尚有良心。伊江阿身爲滿洲，現任巡撫，又係大學士永貴之子，且曾在軍機處行走，非不曉事者可比，乃竟如此心存膜視，轉於和珅慰問殷勤，可見伊江阿平日不知有皇考，今日復不知有朕，惟知有和珅一人。負恩昧良，莫此爲甚。伊江阿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交部嚴加議處，仍著明白回奏。

《東華續録》嘉慶七　領隊大臣惠齡等以元日攻克麻壩寨，生擒逆首冉文儒，掃蕩賊巢情形入奏。賞惠齡副都統銜，德楞泰頭等輕車都尉世職。

癸酉，諭：史部議處左都御史吳省欽一摺。昨因吳省欽條奏摺內語多不經，以伊平日學問而論，尚不至如此迂誕。蓋伊自揣係和珅私人，且在學政任內聲名甚屬平常，恐被人列款彈劾，故爾避重就輕，先爲此荒謬之奏，藉得罷官回籍，遂其田園之樂，其居心取巧，大率不出乎此。但此係誅心之論，吳省欽劣蹟既未敗露，朕亦不爲已甚，姑免深究，即論其陳奏荒謬，已難勝臺長之任，吳省欽著即照部議革職回籍。

《仁宗實録》卷三八　甲戌，申禁呈進貢物。

乙亥，諭內閣：軍機處爲機密要地，向來行走章京，未定額數，俱由軍機大臣挑補，並不帶領引見。因思各衙門各旗官員，即筆帖式、驍騎校、護軍校等微員，無不由引見補授，軍機章京職事較重，豈有轉不帶領引見之理。嗣後滿漢章京各定爲十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筆帖式等官內擇其人品端方，年力富强，字畫端楷者交軍機大臣帶領引見，候朕簡用。其記名人員，遇有缺出，按次陸續充補。此次應挑之滿漢章京，即照新例辦理。

《東華續録》嘉慶七　丁丑，諭：大學士、九卿、文武大員、翰詹科道等定擬和珅、福長安罪名，請將和珅照大逆律凌遲處死，福長安照朋黨律擬斬，請即行正法等因一摺。【略】免其肆市，和珅著加恩賜令自盡，此朕爲國體起見。【略】福長安亦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著監提福長安前往和珅監所，跪視和珅自盡後，再押回本獄監禁。【略】和琳公爵自應照議革去，至配享太廟尤爲非常鉅典，和琳何人，乃與開國功臣同列，著即照議撤出太廟，並將伊家所立專祠一併拆毀。著加恩仍留伊伯爵，即令豐紳殷德承襲，在家閉住，不許出外滋事。豐紳伊綿亦著革去公爵，斥退侍衛，不准在乾清門行走，仍加恩賞給雲騎尉，在本旗當開散差使。

以曹城爲禮部侍郎，初彭齡爲兵部侍郎。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和珅意圖專擅，用印文傳知各省鈔送摺奏，因此帶有投遞軍機處另封事件，業經降旨飭禁，並隨摺批諭。今和珅業經伏法，所有隨帶文書，當永遠停止。儻經此番飭禁之後，尚有仍蹈前轍者，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姑貸。

《仁宗實録》卷三八　又諭：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葉爾羌離京路途甚遠，運送玉石倍覺費力，彼時和珅據情陳奏，斷無因此勞役回衆之理。

今閱都爾嘉原書，得知回衆勢苦情狀，朕心甚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不必前解。惟是由葉爾羌採取遞送之回子伯克以及衆回人費力良多，著奇諭奇豐額並所過各城大臣，酌定賞賜伯克頭目緞匹，衆回人銀兩，一面具奏，一面賞給，以示朕矜卹回奴之意。

《東華續録》嘉慶七　己卯，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大行太上皇帝尊謚徽稱詳慎公允，足以昭垂萬世，甚愜朕心。

〔伊江阿〕著即照部議革職，來京候旨。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陳大文調補，速赴新任。陳大文未到之前，著宜興暫署山東巡撫，其倉場侍郎事務著傅森署理。至廣東本係督撫同城，所有巡撫印務即著吉慶兼署，俟簡放有人，再降諭旨。

《仁宗實録》卷三八　又諭：教匪滋事以來，今已三載，尚未蕩平，撙厥所由，總因和珅壓擱軍報，諸事擅專，於軍務每多掣肘，以致各路軍營不敢以實入奏，觀望遷延，日久不能蔵事。今和珅業經伏法，此後斷無從中牽制之人，朕可力保。帶兵大臣等，自當咸知奮勵，勉贖前愆。但恐勢不相下，無所統屬，各懷自私自利之心，易啓爭功諉過之弊。勒保初到川省時，尚能振作，近來號令不行，惟以專勦冷添禄一股爲詞，稽延數月，迄未擒渠。其餘各路軍營，更難兼顧。此即事權不一之明證。今特申明軍紀，勒保著授爲經畧大臣，賜以印信，所有各路帶兵大臣及總督宜綿、景安、巡撫倭什布、秦承恩、高杞等悉受節制。

庚辰，命户部尚書、駐藏大臣松筠來京供職，以兵部侍郎英善爲駐藏大臣。以户部左侍郎那彦成爲工部尚書。以定親王綿恩、正藍旗護軍統領永琅、右宗人晉昌、烏里雅蘇台將軍永琨、禮部尚書德明爲内大臣。

《東華續録》嘉慶七　辛巳，嗣後，都統、副都統等，著由馬甲内挑取，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及管理各營大臣，皆由前鋒護軍内挑取，每人止准挑選二名作爲親隨跟班，其挑選驍騎校、護軍校之例永行禁止。著爲令。命嗣後各部院堂官跟班不准用覺羅筆帖式。

癸未，以童鳳三爲内閣學士。

甲申，以達椿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三八　丁亥，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進方物，除年貢照例賞收外，其恭進太上皇帝萬萬壽、冬至、元旦貢三分，准其留抵下次正貢，賞資如例。

又諭：從前已故御史曹錫寶，曾經參奏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資豐厚一事。彼時和珅正當聲勢薰灼之際，舉朝並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産，竟有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虚，自宜加之優獎，以旌直言。曹錫寶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銜，並將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該部照例辦理。

《東華續録》嘉慶七　是月，浙江巡撫玉德奏：甘雨普霑，糧價平減。四川布政使林儁奏報得雪，民情安貼。

《仁宗實録》卷三九　二月己丑朔，以户部尚書松筠爲陝甘總督。

辛卯，諭内閣：自川楚邪教逆匪滋事以來，所過地方劫掠良民，焚燒村落，迫脅萬狀，輾轉煽惑，良民不得已從賊，日以寖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室廬焚蕩，田畝拋荒，欲返則無所歸，即歸亦無所食，其勢不得不託賊巢爲棲身之所，藉盜糧爲糊口之資，此非徒作招撫之空談所能收解散之實效者也。國家哀憐赤子，累歲流離，數脅從罔治之仁，播咸與維新之治，前經降旨，勦撫兼施。大約詳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吾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朕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第思既歸之後，目前則何以食之，將來則何以居之，務使此番安集，即成永遠規模，設非慮及他時，恐倍難於今日。凡從各股賊匪中受撫來歸者，應如何綏輯之處，令勒保就近傳喚同知劉清及川省有清名之州縣，俾其悉心妥議具奏。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教匪不過烏合之衆，乃自勦辦以來，時日則已閱三年，經費則數逾七千萬，總緣伊等各路軍營，全不認真勦辦，惟知苟延歲月，軍中宴樂。【略】國家經費，惟期實用實銷，如果軍營情形，實有難照常例報銷之處，原不惜多費帑金，無如各路軍營以正項錢糧供娛樂之費，試令清夜捫心，天良何在！

《東華續録》嘉慶七　弛私售葉爾羌、和闐等處玉禁。

《仁宗實録》卷三九　丁酉，四川教匪首逆王三槐、羅其清、羅其書伏法。

己亥，加大學士保寧，前任大學士、署尚書董誥協辦大學士，尚書慶桂、直隸總督胡季堂太子太保，大學士劉墉、史部尚書書麟、朱珪、陝甘總督松筠太子少保。

辛丑，至秦承恩勦辦賊匪以來，從未身親督率，上年賊匪逼近西安時，焚掠村莊，百姓受害者不下十餘萬。秦承恩以防守省會爲名，並不出城殺賊，且平日居官聲名亦屬平常，若僅令回籍守制，無以示懲。恒瑞署陝甘總督，即著恒瑞將秦承恩革職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

甲辰，吏部尚書、烏嚕木齊都統書麟奏：請於庫貯兵丁馬價銀兩內，動用二萬兩交商生息，作爲養贍鰥寡孤獨之項。從之。

乙巳，定准宗室鄉會試例，並增各部司員宗室額缺。

戊申，漕運總督梁肯堂以年老命來京另候簡用，以前任山西巡撫蔣兆奎爲漕運總督。

《東華續録》嘉慶七　壬子，諭：見在會試届期，士子文、藝、詩、策內，於朕名自應敬避，如遇上一字，著將頁字偏旁缺寫一撇一點書作題字，下一字將石旁第二火字改寫又字，書作玟字，其單用禹字、頁字、炎字俱毋庸缺筆。至乾隆六十年以前所刊書籍，凡遇朕名字樣不必更改，自嘉慶元年以後所刊書籍，著照此缺筆改寫。

《仁宗實録》卷三九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前歲因奉文查緝劉之協，任意嚇詐村民，連累無辜至數千人，非刑拷打，極爲慘酷，及聶傑人約謀拒捕，常丹葵尚不知收斂安慰，以致激成事端，是邪匪所稱官逼民反，皆由該同知起釁，實爲罪首，不可不確切審訊，嚴行懲治。著傳諭景安，即將常丹葵革職拏問，派委妥員迅速解京，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七　乙卯，以鐵保爲盛京兵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九　丁巳，撥部庫銀二百五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戊午，文安、大城二縣，年前被水淹浸，現在低窪處所，積水未消，自應量爲接濟。著照所請，將查抄和珅家人呼什圖米麥穀豆雜糧一萬一千六十五石零，以八成撥給文安縣，以二成撥給大城縣，賞給被水村民，作爲口糧。其已涸之地，無力購種者，即於此內借給籽種，均俟豐收年分，再行免息交倉，俾東作之際，早資耕種，民力得就寬舒。

《仁宗實録》卷四〇　三月己未朔，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慶桂爲大學士。

辛酉，以河南布政使吴璥署河東河道總督，江西按察使顔檢爲河南布政使。

壬戌，以湖南岳常澧道邵洪爲江西按察使。

癸亥，命吏部尚書書麟、協辦大學士爲閩浙總督。以閩浙總督魁倫，署吏部尚書。

甲子，調江寧將軍慶霖爲福州將軍，福州將軍富昌爲江寧將軍。

丙寅，以鑲黄旗漢軍都統斌寧爲寧夏將軍，調鑲黄旗蒙古都統成德爲鑲黄旗漢軍都統，以寧夏將軍德勒格楞貴爲鑲黄旗蒙古都統。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條奏民間供輸漕糧之弊。向來漕糧按畝徵收，功令本有踢斛淋尖之禁，而州縣因以爲利，多有每石加至數斗及倍收者，所收未至三分之一。本色已足，則變而收折色。小民不肯遽交折色，則稽留以花消其食用，呈驗以狼籍其顆粒，使之不得不委曲聽從。虚上司之參劾也，則饋送之。又慮地方訟棍之控告也，則分飽之。又承辦採買之弊，上司發價既刻減於前，納倉又浮收於後，美其名爲出陳易新，覈其實則倍出倍入。而上司知其然也，領價則多方扣之。吏胥利其然也，交價又從中侵之等語。此等積弊，實所不免。著傳諭有漕各督撫，務須督飭所屬，留心查察，毋使州縣藉端勒措，朘削累民。儻有前項情弊，即行據實嚴參辦理。

戊辰，許直省道員密摺上奏。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川省賊匪徐添德、冷添禄等分股奔竄，【略】勒保駐劄達州，務須悉心調度，將二逆逼歸一處，以期聚而殲旃。其張映祥一股，由廣元竄至寧羌，阻塞棧道，該處係文報往來之地，尤當及早疏通，肅清驛路。此時賊匪已竄近文縣，務須奮力堵勦，毋任蔓延甘境。其夔州一路分竄之賊，勒保派令七十五等繞前截勦，未經闌入楚境，而各股賊匪，仍未能歸併一處，勒保尤當通盤籌畫，不可顧此失彼爲要。又據奏安撫難民一摺，所辦俱爲周到。各路軍營藉端花費，浮支濫用，自應嚴行飭禁；至此等撫卹難民，給資安插，使民生既獲安全，賊黨又可解散，爲一勞永逸之計，是用所當用，朕原不靳此費。此時撫綏安集，最爲緊要，勒保慎勿視爲具文，徒形章奏也。至川、楚、陝各省流寓之民甚多，占籍已久，各有産業，自應就近安插，不必勒令回籍，轉滋紛擾。朕以此事委汝，必不遥制。總之，邪匪不可不誅，良民不可不撫，而受撫者必使之畏威懷德出於至誠，方爲盡善。將此諭令知之。

辛未，以山東登萊青道述德爲江蘇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七　丙子，諭：據勒保奏，官兵勦捕肅占國、張長更兩股賊衆，全數殲獲净盡一摺。

《仁宗實録》卷四一　丁丑，又諭：昨據奇豐額將從前在葉爾羌採取不堪用

之大玉二塊補送情節咨報軍機處。此項玉料，初採得時，因瑕裂處頗多，奇豐額始另行尋採，將此二塊酌量琢開，再爲運送等情，請示和珅，乃和珅竟未請旨，私札奇豐額，令其補送，顯係和珅有豫存肥己之見。昨已降旨將從前運送之大玉二塊停止運送，并賞賚出力回衆矣。著速行諭令駐劄各回城大臣等，此二塊玉料運至何處，即行擲放該處，所有經過地方，運送之伯克回衆等，仍照前賞賚。

《東華續録》嘉慶七　戊寅，定侍衛軍政考試。

癸未，諭：據勒保奏，官兵勦捕冷添禄一股賊匪，首夥全行掃蕩一摺。

《仁宗實録》卷四一　免河南被賊滋擾之鄧、唐【略】二十州縣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七　夏四月丁酉，免陝西教匪滋事之孝義等三十五廳、州、縣新舊額賦，並近賊之咸陽等二十四廳州縣新、舊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四二　戊戌，諭内閣：本年正月朝鮮恭頒大行太上皇帝遺詔。

《東華續録》嘉慶七　己亥，免四川教匪滋擾之奉節等三十一廳州縣、近賊之石砫等五廳州縣額賦，及未完二年、三年額賦十分之三。

庚子，著通行曉諭八旗内務府三旗，嗣後，未經選過者秀女私行字人者，永行禁止。

以陳萬全、莫瞻菉俱爲内閣學士。

辛丑，所有恩科文、武鄉試，著於庚申年舉行，其文、武會試，著於辛酉年舉行。

癸卯，以清保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四三　辛亥，撥部庫銀一百五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七　癸丑，賜姚文田等二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和閨辦事大臣徐績等奏：和闐向來玉禁綦嚴，回民等日用一切什物，俱赴葉爾羌採買。今既弛禁，應將各卡官兵撤回歸伍，免致藉端擾累。更請每年官玉採竣後，准商民請票出境，互相售買玉石。得旨：所辦甚是。總宜恩養回民，疆宇甯静，是朕之至願，玉之多少有無，何足重輕耶。

五月己未，禁直省河工調州縣協辦。禁各直省攤扣官員養廉、兵丁月餉。

庚申，諭：本年各宗室等准用部署司員，遇考試年分一體考試，監禁者俱令釋放。

諭：嗣後宗室内有逃走者，派司員赴伊家詢問，不必將該逃人之妻傳至宗人府。

壬戌，恒傑緣事降内閣學士，以達椿爲禮部右侍郎。

甲子，薩彬圖著加恩賞給七品筆帖式銜，前往萬年吉地工程處，自備資斧，隨同盛住、明德效力行走。

免湖北教匪滋擾之孝感等四十七州縣衛所新舊額賦，緩徵蒲圻等十六州縣新舊額賦。

己巳，又據奏：見在新餉將到，請於餉銀二百五十萬兩撥出五十萬兩，爲賑濟之用。川東、川北難民甚多，自應隨時撫恤。將此諭令知之。

《仁宗實録》卷四四　又諭：前次勒保奏川省各股賊匪，俱已驅歸一處，在開縣東鄉邊境，機會甚好，正可聚而殲旃。乃本日奏到徐添德、龔建、樊人傑、包正洪、張子聰等股，又經官兵勦散，紛紛四竄。額勒登保、德楞泰等復分投追勦，兵力見單。勒保不趁賊匪聚集之時，爲一鼓殲擒之計，又致稽延月日，咎實難辭。著傳旨申飭。廣西兵丁已據勒保奏明，留交楚省防堵，其抽換之貴州兵丁，計近日已可到川，若尚不敷分派，自當酌量情形，再行添調。

《仁宗實録》卷四五　甲申，命服闋大學士董誥爲大學士，仍兼署刑部尚書。

《東華續録》嘉慶七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台布奏：代進安南國王阮光纘請進例貢表文一摺。【略】著台布行文該國王，令其不必遣使赴京進香。至此次豫進庚申年例貢，著同上次應行併進例貢，俱於壬戌年應進例貢時一併呈進，以示體恤遠藩至意。

以禁城曉班，革内閣學士、副都統恒傑職。

《仁宗實録》卷四五　丁亥，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阿迪斯兼正紅旗蒙古都統。

《仁宗實録》卷四六　六月戊子朔，以故琉球國王尚穆孫温襄爵，命翰林院修撰趙文楷爲正使，内閣中書李鼎元爲副使，往封。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從前湖北教匪竄赴孝感時，經過各處，多被焚掠，獨隨州一處未被賊擾，因該處民人於賊匪未來之先，豫掘深溝，堆壘土山，賊既不能踰越溝濠擾害村莊，而該民人據占土山，足資捍衛。是村莊守禦既嚴，賊匪亦無由肆掠，復有官兵追蹤其後，未有不窮蹙潰敗者。此亦保護地方之良策，行之已有成效，若川、陝、河南等省各處村堡，俱能照此豫爲防範，何至任賊恣意蹂躪乎？著勒保、松筠、吴熊光等飭令所屬地方，曉諭居民，相度地形，或可做照辦理。令鄉勇人等加意防護，堅壁清野，以期賊蹤斂戢，不敢肆行侵擾，於堵勦

機宜，自爲有益。

《東華續録》嘉慶七　丙申，廣厚奏：官兵偪勦白號賊匪，已出廿境。

丁酉，發伊江阿伊犁效力。

己亥，轉英善爲吏部左侍郎，調達椿爲吏部右侍郎，文甯爲禮部右侍郎，降惠齡爲兵部右侍郎，以烏爾圖納遜爲理藩院尚書。

《仁宗實録》卷四七　癸卯，此次用兵以來，各路領兵大臣，惟額勒登保每遇打仗，必奮勇争先，督兵冒險進擊，故所向克捷，朕心實深欣慰。但伊前任領隊侍衛時，先登陷陣，奮不顧身，固所當然。今職司參贊，乃國家倚重之大臣，所關緊要，嗣後凡遇擊賊，宜加慎重愛身，惟當相機指示，不可仍前争先冒險，此爲至要。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七　己酉，著再行通諭各直省駐防將軍、副都統及提鎮各員，嗣後，如再有違例乘轎者，或經參奏，或經訪聞，必治以應得之罪。如駐防城守尉以下、緑營副參以下有犯，尤當從重治罪，決不寬貸。

《仁宗實録》卷四七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福寧奏：川省賊勢除舊有賊目徐添德等外，復新添譙城等十名，其黄號、藍號、白號、黑號零星股匪尚多，較之上年實屬有增無減。朕前屢經降旨，諭令勒保察看情形，將應否添兵之處，據實具奏。據勒保奏稱賊勢漸窮，儘此兵力勦賊，毋須再請添兵。【略】今福寧所奏，匪徒愈勦愈熾，賊衆兵單，與勒保前摺大相逕庭。摺内羅列賊目，俱係確指姓名，斷無憑空捏造之理。勒保與福寧俱駐達州，若賊股日漸增多，福寧知之，而勒保毫無聞見，則是昏憒糊塗，大負委任。勒保於行軍大事，竟爾粉飾入告，是誠何心？著傳旨申飭。此時黄號、藍號、白號、黑號及各股賊匪約計究有若干，勒保曾派何人勦辦？何時可以竣期完竣？又前摺何以並未將此增添賊股奏明，有何把握，輒稱賊勢漸窮，無須添兵？著勒保逐一據實明白覆奏。

〔是月〕，貴州巡撫馮光熊奏：查明司庫耗羨銀兩，均屬實貯在庫，並無挪移監兑各員，務須將以上積弊實力革除，妥爲經理。【略】著通諭有漕各督撫，嚴飭經徵語。此等積弊，朕聞之已久，實爲漕務之害。況此後有何多費，如敢仍前浮折，得受漕規，致正供米色攙雜不純，惟該督撫等是問，必當重治其罪。其漕運總督及倉場衙門，亦須一體嚴行禁止。儻此次通諭之後，仍敢復蹈前轍，一經發覺，朕惟有執法從事，決不姑貸。

丁丑，撫卹江蘇蕭、碭山、銅山、崇明四縣被水災民。

戊寅，撫卹直隸涿、定興【略】十九州縣被水災民。

辛巳，又論：自教匪滋事以來，三載有餘，輾轉奔逃，沿及川、陝、楚、豫等

省，迄今尚未藏事。或因官兵祇知勦捕，未曾出示招撫，賊匪等自知罪大，不敢解散投誠。又以各處村莊散漫，不能堅守，賊匪遂得肆其擄掠，而帶兵各員，向無經畧爲之統轄，彼此遷延，事權不能畫一。賊匪日久未平，未必不由于此。朕于正月親政之後，即下詔明白宣示，宥其脅從，並爲賊中投出者謀及身家之計，是勦撫兼施之策已行。又令川、陝、楚、豫各督撫，諭令各村民守堡結寨，刨挖溝濠，悉力保護，是堅壁清野之策已行。特授勒保爲經畧大臣，居中調度節制各路，以重事權，與前此之漫無統率者迥不相同。乃數月于兹，投出之人甚覺寥寥，而各路帶兵大員，亦皆惟事尾追，未曾殲淨一股賊匪，實不可解。難民等畏賊一時兇暴，冀免須臾之死，不得已受其束縛，豈肯甘心從賊，始終不渝。即此日賊匪黨與，亦無非從前被誘村民，天良具在，目覩朝廷寬大之詔，自必亟思改悔，脱身賊中。何以經此番謄黄宣示之後，賊黨仍固結如前？朕宵旰焦思，反復推求其故，必因連年地方官朘削脂膏，激成事變，小民等困于誅求，遂爲賊所誘脅。今見貪墨之員，尚未盡黜，恐投歸後仍遭侵虐，不能各遂其生。且當室廬焚燬，蕩析離居之時，無良吏爲之撫綏，仍難安業，是以觀望逡巡，未敢即行投出。著松筠、魁倫、倭什布、吴熊光、高杞、永保即行查明所屬州縣，有如戴如煌之貪縱虐民者，不妨嚴參數人，以洩公憤。如一時乏員補用，即由京揀選發往。其素得民心之員，如劉清、諸以謙、方積、林嵐等，即行奏請升擢，用示風勵。庶被脅之人，聞知貪墨屏退，吏盡循良，自必幡然來歸，紛紛就撫。如有自賊中投出者，不但脅從罔治，即爲首者，亦當施浩蕩之恩，概予赦宥。即如從前湖南苗匪吴隴登原與石三保、吴半生等一同滋事，投誠後免其一死，仍賞給五品頂帶，約束苗民，數年來甚屬安静。今教匪之罪，與苗匪相等，但能及早歸誠，吴隴登前事具在，朕必特加寬宥。如此剴切曉諭，俾賊匪知叛則必誅，降則必赦，予以自新之路，釋其死守之心，未必非解散賊黨之一法。將此由五百里分寄陝甘、四川、楚、豫各督撫等，並通行曉諭知之。

甲申，撥山西藩庫銀四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八　述德以年老降補内務府司員，調張帥誠爲江蘇按察使，完顔岱爲河南按察使，以同興爲直隸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五〇　八月壬辰，調盛京兵二千名、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名赴湖北勦賊。

《東華續録》嘉慶八　癸巳，富綱丁母憂，以長麟爲雲貴總督。

《仁宗實録》卷五〇　甲午，免調派盛京、吉林、黑龍江兵丁經過沿途州縣本年額賦，直隸自山海關至磁州十分之三，河南至湖北十分之五。

乙未，勒保奏報：德楞泰生擒首逆龔文玉。

丙申，免貴州興義府屬苗匪滋擾地方本年糧米。申嚴呈進貢物之禁。

丁酉，撥内庫銀四十萬兩，交河南藩庫存貯，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八　戊戌，倭什布奏：勦捕湖北歇馬河竄匪。賞雲騎尉世職，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五〇　癸卯，傳旨：將勒保革職拏問，即將所齎諭旨一道，並經畧印信，俱交額勒登保帶領兵丁。賞參贊大臣額勒登保都統銜，爲經畧大臣。

撥内庫銀二百萬兩，命副都御史廣興、副都統托津押送四川達州，以備軍需。

密諭四川總督魁倫知悉：川省之賊起於達州，而王三槐、徐添德早經知州戴如煌緝獲，婪索無厭，始行激變。宜綿、英善復因循貽誤。勒保始尚有爲，今又委靡不振。川省東北困於兵，疲於賊，西南又苦派累轉輸。若本年之内，不能全平，再拖延至明年，則四川一省不可問矣。朕日夜焦思，訪得川省清官貪官數名，今特列名于後，卿應留心訪求實績，清官即行越格保薦，貪官立予降革。若得貪婪實蹟，奏請拏問，破其積奸，伸民之怨，大功可計日而定，卿其勉諸！

《東華續録》嘉慶八　乙巳，勒保奏：生擒首逆卜三聘並各逆家屬。

丙午，定各省刑，其式有私創及非法濫用者，罪之。

戊申，以江西布政使萬寧爲太常寺卿，甘肅按察使廣厚爲江西布政使，甘肅鹽法道姜開陽爲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五〇　己酉，著那彦成齎朕諭旨，先於慶成、永保軍營，將伊二人傳旨革職拏問。命工部尚書那彦成爲欽差大臣，馳赴陝西督辦軍務。

賑雲南石屏、建水二州縣地震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八　庚戌，命東省漕糧仍照舊例，冬兑春開。

辛亥，革翰林院編修洪亮吉職，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

壬子，諭：據朱珪、劉權之奏，伊等未將洪亮吉投遞原書並詩句進呈，自請交部嚴加議處各摺。洪亮吉書詞荒唐，朱珪、劉權之既經拆閱，自應即時呈進，乃經奉旨查訊始行交出。【略】得旨：改爲降三級留任。

申諭各督撫整飭營伍。

九月戊午，以江南洪澤湖決，命截留徐州屬七州縣漕糧備賑。

己未，定伊犁駐防兵婦守節已届年限，照內地旌表例。

庚申，再免經過地方明年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五一　壬戌，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彭元瑞太子太保，加禮部尚書德明太子少保。

丙寅，諭內閣：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祘因恭上高宗純皇帝尊謚，遣使呈進表文方物，具見該國王恭順惻忱。所進方物停其收受，著存留准作年貢，以示體恤。

《仁宗實録》卷五二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李淑等股竄入二竹，急需勦辦，諭令額勒登保赴湖北會同倭什布協勦。今李淑、徐添德竄回川境，而王登廷與鮮大川、苟文明、冉添元合夥肆擾，又有張世隴、阮正潞二股竄至廣元，以現在而論，川省尤重。今額勒登保酌量緩急，即在川省督兵攔截，深合機宜。現已授額勒登保爲經畧，各路皆其統領。【略】此後當將伊一路勦賊情形隨時速奏，其餘各路，可無需代爲奏報。當以勒保爲鑒，不可如彼之安坐軍營，惟知彙報寨數，以直隸長新店地方鋪户被劫，革總督胡季堂太責也。將此傳諭知之。

甲戌，賑安徽宿、靈璧、泗、鳳陽、懷遠、盱眙、五河七州縣被水災民，並緩徵在而論，川省尤重。今額勒登保酌量緩急，即在川省督兵攔截，深合機宜。現已授額勒登保爲經畧，各路皆其統領。【略】此後當將伊一路勦賊情形隨時速奏，其餘各路，可無需代爲奏報。當以勒保爲鑒，不可如彼之安坐軍營，惟知彙報寨數，以直隸長新店地方鋪户被劫，革總督胡季堂太責也。將此傳諭知之。

甲戌，賑安徽宿、靈璧、泗、鳳陽、懷遠、盱眙、五河七州縣被水災民，並緩徵定遠、壽、鳳臺三州縣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八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倭什布係守土之臣，固以楚省肅清爲幸，而自朕視之，陝、楚何分境，湖北肅清。倭什布係守土之臣，固以楚省肅清爲幸，而自朕視之，陝、楚何分畛域。三年以來，各省皆自顧疆域，以逐出爲邀功，從不肯實力痛勦。【略】此次將賊匪驅入陝境，尚不足抵疏防之咎，若再任辛聰等復行折回，必當併前罪治之。

《仁宗實録》卷五二　丁丑，現在賊匪竄入川陝，楚省不過防堵事宜，何必復留晉兵守卡。倭什布接奉此旨，即將晉兵二千，令其全數遠赴德楞泰軍營。將此諭令知之。

庚辰，經畧大臣額勒登保奏報：殲斃賊首阮正潞。

撥部庫銀一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癸未，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當動用軍需底帳，慶成、永保俱經得受餽送銀兩，因降旨將伊等家産查抄。今據布彦達賚、盛住等將抄出慶成、永保家産開單呈覽。

賑兩淮丁溪、草堰、劉莊、伍佑、新興、廟灣、中正、板浦、臨興九場被水竈户有差。並緩徵栟茶、角斜、豐利、掘港、金沙、呂四、餘東、餘西、石港、富安、安豐、東臺、梁垛、何垛十四場新舊額賦十分之三。

《東華續録》嘉慶八　辛巳，諭：【略】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餽送，飭法營私，莫此爲甚。若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任官職。所有承襲畢沅輕車都尉世職之長孫畢蘭慶及承廕畢沅廕生之次子畢嵩珠，俱著革去，不准承襲。

壬午，革疏縱張漢潮之參贊大臣、都統明亮職，賞副都統銜勦賊。

癸未，申禁直隸漕糧積弊。

賜賢良後裔故大學士朱軾曾孫生員晉麟、知縣振聲、景華舉人。

冬十月丙戌朔，封貝子奕純子載錫爲三等鎮國將軍，賞頭品頂帶花翎。

《仁宗實録》卷五三　丁亥，以直隸長新店地方鋪户被劫，革總督胡季堂太子太保，並花翎。

《東華續録》嘉慶八　己丑，【略】明亮、興肇俱著革職拏問，交與松筠嚴審，定擬具奏。

《仁宗實録》卷五三　壬辰，調吏部尚書朱珪爲户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劉權之爲吏部尚書，户部尚書范建中爲左都御史。

癸巳，諭內閣：本年正月內，遣副都統張承勳爲正使、禮部右侍郎恒傑爲副使，恭頒高宗純皇帝遺誥於朝鮮時，朕曾面諭張承勳等，以此次奉使朝鮮，非如常時之勅封國王及世子可比。如該國王有餽送使臣禮儀，不得收受。是以張承勳等將國王餽送禮物，卻而不受，復經該國王將原奉高宗純皇帝准收正禮諭旨呈出閱看，伊等仍不敢收受。然不應令差人將禮物齎至鴨緑江濱，囑令原使帶回，以致該國齎送禮物人員遠道攜隨，徒勞驛站，辦理殊屬錯誤。因將張承勳、恒傑交部議處，並將拘泥錯誤緣由，降旨諭知該國王。又令軍機大臣當面傳諭該國使臣知悉，該國王自應欽遵朕旨，將禮物收回。乃事隔數月，該國備譯官李邦華攜帶私書，令齎咨官李光稷向副都統張承勳宅內投遞，經張承勳將李邦華原書進呈，朕閱書內所敘情形，其前此齎送土儀物件，似尚在江邊守候，殊屬非是。李邦華此信或係未經呈明該國王，竟自攜帶來京，而天朝法令森嚴，人臣從無外交之事，斷不敢將屬國陪臣書信匿不奏聞，亦無將已卻之土儀又復私相授受之理。該國王應將李邦華、李光稷各加嚴飭，並約束陪臣，嗣後不得帶呈私

書。至所留土物，即遵前諭收回，不必再瀆，俟該國遇有喜慶事件，遣使到彼，該國王仍可敬遵高宗純皇帝諭旨辦理，以盡事大之禮也。

《東華續録》嘉慶八　丙申，命二十七月内停閱冰嬉。

《仁宗實録》卷五三　丁酉，諭内閣：胡齊崙身爲道員，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四百一十九萬餘兩，並不按例支發，於奉文扣平之外，復又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餽送，其罪甚重。因將胡齊崙革職，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行審訊，並傳集人證質對。今據審明屬實，照侵盜錢糧入己數在一千兩以上例，問擬斬監候。

《東華續録》嘉慶八　庚子，命各督撫實力編查保甲。

辛丑，截留湖北漕米六萬石，備軍糈。

《仁宗實録》卷五三　壬寅，德楞泰奏報：勦除高家營賊匪，生擒首逆高均德、高二等。得旨：獎賞，封德楞泰二等男，授參贊大臣、副都統銜。温春等議敘、賞賚有差。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范建中爲杭州將軍。

《東華續録》嘉慶八　癸卯，諭：朕莅紫光閣閲武進士騎射，路過實録館，因念在館人員值此天氣漸寒，朝夕纂辦，著加恩於例支柴炭外，所有冬、臘、正三月，每月賞銀五十兩，以爲鐙火薪水之資，在廣儲司庫内支領，並著爲例。

《仁宗實録》卷五三　乙巳，加賑江蘇崇明縣風潮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八　丁未，諭：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瑆入直辦事，但究與國家定制未符，成親王永瑆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見在軍機大臣人少，傅森著仍在軍機處行走。

賜李雲龍等六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仁宗實録》卷五三　壬子，勒保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著魁倫接奉此旨，將朕格外施恩之處，向勒保宣諭。即派委妥員，將勒保解交刑部監禁，並將辦理緣由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八　十一月戊午，調恩明爲奉天府府尹，以王秉韜爲河南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五四　庚申，免雲南石屏州地震災民本年額賦。

壬戌，實授吴璥爲河東河道總督。

丙寅，命科道官引見接連告假三次者，照規避例題參。

丁卯，申命薦舉賢員，各大臣除所舉犯大奸惡者罪坐舉主外，餘悉寬免毋顧慮，以致湮没。

庚午，增設步軍統領衙門郎中。

免葉爾羌挑河回民次年額徵普爾錢十分之五。

《仁宗實録》卷五五　辛未，【略】各省州縣多有浮收之弊，如江蘇有徵收條銀，官設銀店，每一兩浮收銀三、四錢不等；其將錢折交者，每一兩收大錢一千四五百文不等。

癸酉，以殲獲賊首張漢潮、李潮功賞侍衛桑吉斯塔爾副都統銜，參將傅雲、遊擊羅全亮、守備王成傑花翎，千總李國杰等藍翎，餘升擢有差。

諭内閣：現届長至圜丘大祀，高宗皇帝升配禮成後，自應仰推皇考恩慈，用敷惠蔭。因思乾隆六十年以前，各省積欠緩徵地丁耗羨及民欠耔種口糧漕糧銀兩，並積欠緩徵民借米穀草束等項，現在應徵者尚復不少。著該部通行各省，詳悉查明，將以上各款，自乾隆六十年以前，普行豁免。俾寰宇羣黎，同霑遺澤。於乾隆年間遞欠銀米等項，永免追呼，用仰副皇考六十年來子惠元元至意。即將此二條入於升配恩詔款内。

又諭：各省旗丁押運赴通，沿途用度甚多，糧道又將旗丁應領各項，不行如數發給，以致旗丁向州縣加增幫費，而州縣遂得任意浮收，積弊已非一日。前經降旨清釐漕弊，並令各督撫將一切陋規開單進呈，又酌增旗丁貼費。據各督撫將運丁津貼籌款增添，節次交部議行，並據岳起、荆道乾先後奏到。應禁陋規，自當概行裁革。現在幫船沿途濫費，既已删除，而旗丁又得增添津貼，用度寬餘，自不致仍前支絀，不能復向州縣索費，而州縣更不能藉口浮收。從此漕務肅清，諸弊可期盡絶。著將岳起、荆道乾兩次奏到清單，交該部通行有漕省分督撫及總漕、巡漕、倉場衙門，將一應陋規永遠禁革。

丁丑，額勒登保奏報：圍勦徐添德等股賊匪，擒賊目買正舉等。

撥部庫銀五十萬兩，解往河南，以備軍需。

戊寅，興肇著改發烏嚕木齊効力贖罪，交與興奎嚴加管束。慶成著改發伊犁効力贖罪，交與保寧嚴加管束。

《東華續録》嘉慶八　己卯，富綱任意貪婪，實爲卑鄙無恥，富綱著革職拏問，交書麟嚴審，定擬具奏，並著查抄家産，以爲大員貪黷者戒。

庚辰，撥部庫銀一百五十萬兩，分備四川、陝西軍需。

《仁宗實録》卷五五 以恭奉高宗純皇帝配天禮成，頒詔天下。

是月，兩廣總督吉慶等遵旨覆奏：西洋夷商來粵貿易，向係以貨易貨，或有不敷價值，亦係互用番銀，尚無攜帶紋銀出洋之事。惟販來鐘表玻璃等物，以無用易有用，未免稍損元氣，若内地不以此等爲要物，夷商自無從巧取。得旨：朕從來不貴珍奇，不愛玩好，乃天性所稟，非矯情虚飾。粟米布帛，乃天地養人之物，家所必需，至於鐘表，不過爲考察時辰之用，小民無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廢其曉起晚息之恒業乎？尚有自鳴鳥等物，更如糞土矣！當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漸希淳樸之俗。汝等大吏共相勸勉，佐成朕治。

《東華續録》嘉慶八 十二月丁亥，賜故琉球國中山王尚穆祭一次、絹五十匹。

《仁宗實録》卷五六 壬辰，蔣兆奎竟難勝漕督之任，所有漕運總督員缺，即著鐵保補授。蔣兆奎仍暫留該處，俟費淳、鐵保查辦完竣後，再降諭旨。

甲午，諭内閣：前因福寧在旗鼓寨勦賊時，曾殺降人三千，謬報平賊一股，因降旨令該督等據實查奏。茲據魁倫奏：前此福寧辦理此案，係副將吕朝龍經手，當即調到面加詢問。據稱，嘉慶元年七月間官兵攻破旗鼓寨，餘匪竄至謝家營，無路奔逃，俱跪地乞降，福寧允准。該匪等即行投出，男婦老幼約有三千餘人，一併帶至龍山縣城外分紮。福寧以該犯等係臨陣窮蹙始降，非豫先投出者可比，因將女犯及老幼釋放外，假意受降，將其餘男犯誘以帶同打仗進城給與號掛、口糧，於夜間陸續殺死，約計共有二千餘人等語。是福寧前此勦辦旗鼓寨，竟係殺戮降人至二千餘名之多，殘忍已極。【略】似此既降復殺賊匪紛紛傳播，則被賊裹脅之人，自知投出仍不免於一死，又焉敢束身歸命。是驅之從賊，無怪乎安心不降。賊匪亦人，何殘忍若斯之甚。【略】是賊匪至今投出者少，皆由福寧辦理此事，失人心而傷天理所致，其罪甚重。福寧業經革職，著魁倫即將尹拏問，令與吕朝龍質證明確，按殺降律定擬具奏。並著通諭各路領兵大臣，嗣後勦辦賊匪，如有臨陣乞降，及從賊營自行投出者，即屬畏法之人，總不必究其既往之罪，皆當准其自新，交地方官妥爲安頓。俾脅從附和之徒皆知得有生路相率投誠，于勦撫大局庶有裨益。至吕朝龍係福寧使令，殺降非伊之罪，於質訊明確後，即令速回本營効用。

《東華續録》嘉慶八 乙未，以德文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五六 丙申，額勒登保奏報：生擒首逆王登廷。

庚子，免河南儀封、睢二廳州、漕薊、常平、義社等倉被水漂失微爛穀石。

辛丑，姜晟奏報：擒斬苗匪首惡吴陳受，餘苗安静回寨。得旨：嘉獎，加姜晟太子少保。

《東華續録》嘉慶八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富綱奏，官兵克復霧龍山等處村寨，及酌籌分兵進勦情形一摺。覽奏俱悉。【略】

丁未，諭：本日召見顔檢，將雲南抱母、恩耕等井被水一事詳悉詢問。【略】江蘭諱飾之咎實所難辭，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爲封疆大吏玩視災務者戒。

《仁宗實録》卷五六 又諭：朕恭閲皇考前降諭旨，曾將打牲烏拉東珠，自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停採五年。至今又經十五年，不惟每歲勞苦採撈人等，又復多傷物命。朕仰體皇考好生至仁，其打牲烏拉採珠河，著自明年起停採三年，以資長養，俟三年滿後，由該將軍等再行具奏請旨。當此停歇之際，交吉林黑龍江將軍等於水陸隘口，安設卡倫，嚴行查拏偷採之人。此朕憐惜物命，並非珍愛其珠也，勿得仍任偷採，負朕愛物之至意。

《清朝柔遠記》卷六 廣南酋阮福映禽獻海寇。詔暴安南納叛之罪。

安南王阮光平父子以兵篡國，國用虚耗，商舶不至，乃遣烏艚船百餘、總兵十二，以採辦軍餉爲名，多招中國海盜爲嚮導，入寇閩、粤、江、浙各省。奏禽海賊，屢有安南兵將及總兵敕印，詔移知安南，初不謂國王預知也。會黎氏甥農耐王阮福映乞師暹羅，克復農耐，奪其富春舊都，並縛海賊莫扶觀等來獻，皆中國奸民受安南僞職者，又上攻克富春時所獲阮光纘封册、金印，詔以「阮氏父子臣事天朝，乃招納叛亡，嫉奸誨盜，負恩莫大，今國都、册印不保，滅亡已在旦夕，足徵傾覆之不爽。其命兩廣總督吉慶赴鎮南關勒兵備邊，俟阮福映攻復安南全境以聞」。

《東華續録》嘉慶八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

《東華續録》嘉慶九 春正月甲寅朔，上啓鑾謁裕陵。再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五七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此次高姓等四股賊匪，竄入城

固、南鄭等處，祇因川省無糧可掠，希圖由漢江上游，搶入甘境覓食。陝省兵力較單，不能堵御，額勒登保酌量緩急機宜，帶領兵勇，即由保寧、廣元一帶取道入陝，不辭勞瘁，力疾遠涉，實堪嘉慰。前因川匪竄入寧沔一帶，德楞泰相距不遠，是以令其速赴陝境堵勦。今額勒登保親自前往，更爲得力。川省各股賊匪，即責成德楞泰、魁倫剿辦。魁倫係本省總督，川境賊匪，係伊分內應辦之事，伊二人務當督率將弁分投截擊，將冉添元、徐添德等股，以次殲除。至川東賊匪，專交朱射斗勦辦。將川北之通江一路賊匪，專交七十五勦辦，勿任東竄楚境。其川匪竄入甘境覓食。陝省兵力此傳諭知之。

辛酉，命大學士伊犁將軍保寧，來京供職。以陝甘總督松筠爲伊犁將軍，仍留陝省幫辦勦賊事宜。調閩浙總督長麟爲陝甘總督，實授玉德爲閩浙總督。

加賑直隸霸、河間、任邱、隆平、寧晉、定六州縣水災、蠲災飢民，並貸文安、清苑、蠡、雄、安、新安六州縣災民耔種口糧，免大城、文安二縣無地貧民應還官穀有差。加賑江蘇蕭、碭山二縣被水災民。加賑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衛被水災民，並貸鳳陽、懷遠、盱眙、五河四縣衛貧民口糧。貸湖北荆門、潛江、天門三州縣被水軍民耔種口糧。

丙寅，諭內閣：據户部奏，各省積欠，自嘉慶三、四年以來，不下二千餘萬，此項銀兩豈盡實欠在民？外省地方官於應徵錢糧，往往挪新掩舊，以徵作欠，每遇有協撥之項，輒以本省現有急需爲辭，其實正項虛懸，是以不得不爲挪移掩飾之計。似此年復一年，伊於何底？各省內如現在用兵省分，需用浩繁，或可暫緩查辦，其餘各省，並無緊要事件，自應將連年積欠，實力清查，歸還款項。著通諭各督撫，將各省積欠，認真查辦，分別在民在官，覈實清釐，妥爲經理，務使年清年款，將應留貯者即行留貯，應撥解者即行撥解，不得仍前懸宕。

《東華續録》嘉慶九　命長麟馳往陝西會辦軍務，命慶成效力陝西軍營。

《仁宗實録》卷五七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此時川省賊匪，既由寧羌奔竄略陽，已入徽縣。那彦成分派吉林官兵並帶貴州固原等兵同札克塔爾、綸布春等取道五郎、洋縣探明賊蹤，取捷追勦，此行甚是。現在額勒登保已離川省，那彦成由陝入甘，彼此同在一處勦賊，無分畛域，那彦成務與額勒登保同心協力，繞出賊前，迎頭堵截，不可徒事尾追。此時川省竄匪爲數不下二萬，甘省地係曾經賊匪滋擾之處，賊匪未必能多有搶掠，斷不可任其深入，致未經被賊地方又遭蹂躪也。將此諭令知之。

《仁宗實録》卷五八　己巳，撥部庫銀一百萬兩，解往陝甘，以備軍需。

辛未，諭內閣：自川楚教匪滋事以來，所過地方，焚燒搶掠，迫脅萬狀，民人不得已而從賊，日以寖多。經朕節次降旨，令領兵大員剴切曉示，如賊匪中果能有歸命投誠者，仍係朕之良民，令地方官妥爲收卹。自降旨以後，據川陝各督撫先後奏到，被脅之人，悔罪投出者甚多。但伊等俱已早失生業，室家田土，蕩然一空，名曰回籍，仍受流離顛沛之苦。每一念及，朕心爲之惻然。雖撫卹之旨屢下，特恐地方官未能妥爲安置，而胥役人等，又不免因其曾經從賊加以陵虐，任意索詐，是伊等雖脱身賊中，冀求生路，而仍不能各遂其生，所謂安撫者，皆有名無實。即實在傳授邪教之徒，若能去逆效順，即屬良民，皆許其自新，一體收卹，斷不以其曾經入教，又復罪其既往。倘地方官經此次傳諭之後，不能仰體朕心，妥爲辦理，以致伊等稍有失所，或任胥役從中訛詐，一經查出，必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現在户部侍郎周興岱赴川祭告嶽瀆，著于所過川陝曾經被賊處所，將此旨宣布謄黄，並面告地方官遵照妥辦，以副朕矜卹愚氓，脅從罔治至意。

壬申，申禁沿海弁兵縱盜養奸。

甲戌，復翰林編檢等官輪班引見例。

《仁宗實録》卷五八　己卯，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賀高宗純皇帝、孝賢純皇之望爲湖南巡撫，調莫瞻菉爲刑部右侍郎，著于所過川陝曾經被賊處所，將部右侍郎。命松筠馳赴湖北，督兵勦賊。

《東華續録》嘉慶九　以倭什布不能辦賊，召來京。以姜晟爲湖廣總督，祖后、孝儀純皇后升祔禮成，並謝恩，及進貢方物。賞賚如例，停止筵宴。琉球國中山王世孫尚温遣使奉表謝恩，及進貢方物。賞賚如例，停止筵宴。

《東華續録》嘉慶九　庚辰，緩徵教匪滋擾之甘肅隴西等十四廳、州、縣，及西、固等二州同所屬，並湖北竹山等各州縣春季額賦，荆州等八州縣衛逋銀撥部庫銀四十萬兩，備湖北軍需。

癸未，江蘭以雲南巡撫任內諱災奪職。轉劉秉恬爲兵部左侍郎，以陳萬全爲兵部右侍郎。

二月甲申朔，以賊匪擾及川西，命德楞泰帶兵由廣元、昭化赴川西，會同魁倫勦辦。

《仁宗實録》卷五九　乙酉，命明亮自湖北馳赴四川軍營，帶兵勦賊。

丁亥，那彦成既與經畧額勒登保同在甘省辦賊，自應受其節制，今那彦成自

行懇請並稱和衷協力，所見甚是。前次軍營參贊原有二員，明亮之缺，將那彥成補授。

《東華續録》嘉慶九　戊子，富綱以婪贓擬絞，上改爲監候。

《仁宗實録》卷五九　以河南布政使王秉韜爲河東河道總督。調陝西布政使馬慧裕爲河南布政使，廣西布政使台斐音爲陝西布政使，以山西按察使李殿圖爲廣西布政使，甘肅安肅道瑞亨爲山西按察使。調雲南按察使公興爲廣西按察使，廣西按察使楊長桂爲雲南按察使。

己丑，免四川被賊滋擾之巫山、雲陽【略】二十七廳州縣本年額賦。緩徵石砫、劍【略】十四州縣營並南坪巡檢所屬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九　〔壬辰〕，諭：魁倫奏，審擬福帝前在旗跋寨殺降一案，請將福甯發往新疆，自備資斧，效力贖罪等語。【略】著加恩免其發遣，自備資斧，效力贖罪。

癸巳，嚴諭督撫諱災。

《仁宗實録》卷五九　乙未，又諭：嘉陵江西岸繁庶之區，賊匪久經窺伺，自額勒登保、德楞泰俱離川省，以致賊匪搶渡西竄。魁倫行走遲緩，又未妥爲調度，在蓬溪屯劄，僅派朱射斗等往文井場追勦，衆寡不敵，陣亡官兵如此之多。是額勒登保、德楞泰率行赴甘，俱有應得之罪。現在甘省竄匪，有額勒登保、那彦成在彼督勦，又有廣厚、吉蘭泰、慶成等帶領甘涼兵數千協勦，德楞泰應即迅速由階、文一帶過白水江徑赴川西，會同魁倫勦辦。所有川西之賊，責成德楞泰、魁倫、勒保三人併力同心迅速截勦。將此各傳諭知之。

撥部庫銀一百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伯麟奏，山西省各營兵丁俱挑補足額。現在陝匪尚未勦淨，著伯麟即抽撥精兵數千名，揀派將弁管領，駐劄蒲河一帶地方，聽候諭旨派往何處，即便就近起程。該處離省較近，此項生力兵丁，暫住沿河晉省邊界，亦足藉資保障也。

戊戌，姜晟奏：抽調兵一千名馳赴襄、鄖一帶。該處現有賊匪滋擾，姜晟宜加意持重，惟當與松筠、明亮相機籌酌，儻尚需兵力，姜晟仍於湖南各營再調一千名，前赴湖北，以資勦辦。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九　庚子，諭：據理藩院奏，回子郡王衛貝勒哈迪爾之母請旨給予誥封等語。【略】今哈迪爾已入鑲黃旗蒙古旗分，見在御前行走，著加恩照旗人例賞給誥封，其餘回子王公仍照舊例，不必給予。

辛丑，福甯以率裁鄉勇，仍發伊犁效力。

《仁宗實録》卷六〇　丁未，諭内閣：教匪滋事，起于湖北，沿及河南、陝、甘、四川地方，往來逃竄，迄今四載有餘，尚未蕩平，朕心日深焦廑。【略】至惠齡係接辦永保總統之事，帶兵總不出力。因其在湖北時，曾將聶傑人、張正謨、劉啓榮生擒，在四川時，曾將羅其清、冉文儒拏獲，尚有微勞可録，且在軍營尚無婪索贓私之據，前已降爲侍郎，姑免追問。此外貽誤諸人，除永保業經定擬應斬監候外，景安現已拏問，俟解京時，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定擬具奏。秦承恩前已革職，著費淳傳旨，將秦承恩發往伊犁効力贖罪，押令即由籍起程。英善著革去吏部侍郎，加恩賞四品頂帶，隨同和寧仍在西藏辦事。宜綿若仍令以三等侍衛辦理烏里雅蘇臺參贊事務，不足示儆，著綿佐傳旨，將宜綿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即由該處發往。以上各員經朕此次分别懲辦，罪狀昭著，嗣後各路領兵大員督撫等，任勦賊之責者，總須在本境將賊匪殲盡，不得縱令他竄，任堵御之責者，亦須在本境嚴密防守，不得任賊闌入。當以永保、景安、秦承恩、宜綿等爲戒，以期共知儆惕，奮勉成功，無負諄諄告誡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此時陝、甘、川、楚賊匪分投奔竄，來往靡常，著責成各路領兵大員，自奉到諭旨之日爲始，各將專辦賊匪即於本境勦盡。如甘省賊匪專交額勒登保、那彦成勦辦，陝省賊匪專交台布勦辦，四川賊匪專交德楞泰、魁倫、勒保勦辦，湖北賊匪專交松筠、明亮、倭什布勦辦。務將本境專辦之賊設法兜截，殲滅無遺。倘因勦捕緊急，竄逸出境，遂爲了事，不但不能邀功，必當治以縱賊之罪。若各該省邊界堵禦不嚴，致賊竄入，亦必當重治疏防之咎。並著經略額勒登保查明堵勦不力之員，即行據實參奏。總之堵勦各有專司，則賊匪所到之地，即不能復行竄越，而領兵大員責成既專，亦無從推卸諉咎，庶各齊心併力，以期剋日竣事。

戊申，陝甘總督長麟奏：臣自入陝西潼關以後，沿途體察軍務情形，領兵各大員皆受恩深重，非不争先恐後，而賊氛尚未消除，其故非盡由勦捕之不力，實半由於堵禦之無方。蓋賊匪並無裹帶，奔竄捷而出没無常，官兵各有軍裝，步伐齊而追尋自緩。且官兵不能追獲之日，賊匪則合夥以掠鄉閭，官兵甫將追及之時，賊匪又分股以竭兵力。官兵遂日追賊，總無停歇，賊匪方肆張狂，官兵已多疲憊，此賊匪之計也。地方官吏，毫無籌畫，百姓商賈，毫無防備，一遇賊至，官

則束手不能救援，民則棄業悉行逃避，以致賊到處得志，到處得食，此賊匪之利也。欲破其計而絶其利，有地方之責者，非修築堡寨、團練鄉勇不爲功。若果堡寨處處修築，鄉勇團練整齊，能使百姓同心，則賊到一處，一處有守禦，既不能恣意搶食，又不能迅速奔竄，官兵易於追尋，何患難於殲戮。臣酌定章程，由平涼至隴西各州，傳集紳士百姓等，親身勸諭，共知利害，傾心樂從，自必衆擎易舉。現又札飭各州縣，毋得稍存畏難苟安之見，致失機宜，將應行堵禦處所，一併妥爲勸諭。奏入。諭軍機大臣等：長麟奏賊氛未消，由於堵禦無方，切中軍營情弊，朕已早經見及，長麟到處曉諭百姓築堡團勇，派員於川陝豫楚各交界，一體遵照，所辦皆好。額勒登保病亦痊愈，現已帶兵前進，尤爲欣慰。甘省賊氛，不日可就肅清，長麟務當將糧餉悉心籌辦。將此諭令知之。

陝西巡撫台布奏報：官兵連殲安康一帶賊匪，鎖斃首逆王金桂。

《東華續録》嘉慶九 三月丁巳，以平恕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六一 免山西口外渾津津河等處荒地三百三十七頃四十六畝額賦。免雲南猓匪滋擾之順寧府屬緬寧地方上年額徵秋米。

《東華續録》嘉慶九 庚申，上啓鑾謁東陵、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六一 辛酉，又諭：陝境漢江南北有鮮大川、苟文明、楊開甲、辛聰等股，分竄滋擾，而鳳、寶一帶亦有賊匪奔竄，棧道梗阻。目前陝省賊勢鴟張，較甘省自爲著重。

《東華續録》嘉慶九 壬戌，以勦殺川西賊匪、擒首逆陳得俸等功，授德楞泰内大臣。以截勦甘肅教匪功，予慶成三等侍衛。

《仁宗實録》卷六一 四川軍營奏報：參贊德楞泰連得勝仗，生擒首逆，川西將次肅清。又據甘省軍營奏報，經署額勒登保、參贊那彦成截勦邪匪，不令入川，擒獲僞元帥，殲戮千餘名。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川西賊匪屢經官兵痛加殲戮，江岸防守嚴密，無從竄匪盤據山岔險要，餉運文報，以及商旅，皆有梗阻。其帶兵官員，惟以兵勇俱係湊集，不便以少擊衆，藉詞推諉，以致有賊處無兵，有兵處無賊。額勒登保身爲經略，陝、甘、川、楚勦賊之事，皆伊統轄，著額勒登保將各路防守大員如王文雄、柯藩、額勒亭額、愛星額、劉之仁、觀祥、索費英阿、札勒杭阿、長春、慶溥等查明現係防守何處，如地當要隘，不能分身，自當仍留防守。如並非必不可離之地，即將該鎮將等調赴經略大營，派令勦賊。如有虚言推卸，不聽調度者，即令傳旨逆冉添元等。

《東華續録》嘉慶九 戊辰，免經過地方曾辦兵差之宛平等三州縣額賦十分之五、房山等三州縣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六二 癸酉，川北一帶尚有賊匪竄入，亟須大員帶兵進勦，勒保著格外加恩，以四品翎頂補授四川提督，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勒保即當徑赴川北，將各股賊匪，以次殲除，用副棄瑕録用之意。

《東華續録》嘉慶九 甲戌，德楞泰奏：痛勦川西竄匪，生擒賊目多人。得旨：獎賚，授御前侍衛。

《仁宗實録》卷六二 辛巳，魁倫係本省總督，於防堵事宜，漫無覺察，不能妥爲布置，致川西完善地方，遭賊蹂躪，已屬罪無可逭。今又任聽賊匪竄過渝河，情罪重大，魁倫即著革職拏問。【略】勒保已加恩授爲提督，著仍以四品頂帶，實授提督，暫署四川總督事務。

又諭：楚省竄匪尚多，倭什布節次所奏，未爲確實。松筠現因患病不能帶兵截勦，奏請來京，業已准行。所有湖北勦賊之事，專交明亮督辦，其防堵卡隘，並攔截賊匪等事，交倭什布辦理。明亮著加恩授爲藍翎侍衛、領隊大臣，楚省軍務一切情形，俱著隨時奏報，列銜在倭什布之前。

壬午，又諭：自辦理軍務，數年以來，各路撥發部庫銀兩已不下七千餘萬，上年朕親政以後，又撥給銀一千餘萬，通計不下萬萬，而各路帶兵大員等，惟事東追西逐。帶兵者既不認真勦殺，守土者又不實力防堵，一任賊匪輾轉奔竄，曰久稽誅。似此因循玩誤，即再有六七千萬餉銀發給，伊等亦不過坐食虚糜，賊匪何日得平。朕近聞由甘竄回陝境之賊，時往時來，肆行滋擾。東則黄牛舖、草涼驛、五星臺等處，屋宇被焚，居民戕害者，相望於道。西則九子溝、瓦房壩、陳倉溝等處，亦多焚掠，賊匪均有五、六、七千人，每日報馬數十，搜山捉人，裹糧搶商，山中居民，分投奔散，傷心慘目，有不忍言。而各路官兵，並未追捕，一任賊匪盤據山岔險要，餉運文報，以及商旅，皆有梗阻。其帶兵官員，惟以兵勇俱係湊集，不便以少擊衆，藉詞推諉，以致有賊處無兵，有兵處無賊。額勒登保身爲經略，陝、甘、川、楚勦賊之事，皆伊統轄，著額勒登保將各路防守大員如王文雄、柯藩、額勒亭額、愛星額、劉之仁、觀祥、索費英阿、札勒杭阿、長春、慶溥等查明現係防守何處，如地當要隘，不能分身，自當仍留防守。如並非必不可離之地，即將該鎮將等調赴經略大營，派令勦賊。如有虚言推卸，不聽調度者，即令傳旨

丁卯，諭内閣：德楞泰奏，連日截勦渡江各股賊匪，大獲全勝，生擒著名首逆【略】將伊革職定擬具奏，派員解交刑部候旨，所有成都將軍員缺，即著勒保暫行護理。

鎮挈，解京正法。【略】茲特再行明白申諭經畧額勒登保、參贊那彥成、總督長麟、巡撫台布等，將陝西勦賊之事，通盤籌畫，必須如何布置，何時始能辦竣，爲一舉成功之計。辦賊無過兵餉二端，此時各省所調官兵，爲數不少，若有須添兵力，遠省則緩不濟急，自不如即在本省多募鄉勇，以資協助。伊等若以添募鄉勇必須多添餉項，亦無可吝惜，與其遷延時日而費多，不如併力一舉而費省。著額勒登保、那彥成等接奉此旨，自定限期，並將每日在何處勦辦何股賊匪及在途日行若干里，因何事停住，開具節略，隨報具奏。

撥部庫銀五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九　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仁宗實録》卷六三　乙酉，德楞泰奏報：勦擒潼河竄渡賊首雷世旺等。得旨：嘉獎。晉封子爵，實授成都將軍。

諭内閣：昨據魁倫奏，賊匪在太和鎮上游之王家嘴地方，搶渡潼河，朕因此深刻焦廑，幸德楞泰帶兵踵至，無分晝夜，盡力追擊，擒殄首逆要犯及大小頭目，共殲賊匪一千三四百名，生擒匪犯一千三百餘名，並救出被圍四寨難民萬數千人。川西竄匪指日即可肅清。而魁倫前此即縱賊渡過嘉陵江，今又縱賊竄渡潼河，不特川西繁庶之區，遭賊蹂躪，而荼毒生靈，又不知凡幾。若不將魁倫治罪，則貽誤封疆者何以示儆？魁倫前已有旨革職拏問，其四川總督已令勒保暫行署理，魁倫即著交勒保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在成都監禁候旨。

《東華續録》嘉慶九　丁亥，以文霈爲山西按察使。以貽誤軍務，革山西按察使瑫亨職，遣戍伊犁。

《仁宗實録》卷六三　撥廣儲司庫銀十萬兩，熱河銀十萬兩，廣東銀三十二萬兩，分解陝西、湖北，以備軍需。

戊子，加賑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衛被水災民。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陝西南山老林一帶，山徑僻雜，延袤廣遠，與其置之空閒，莫若酌爲經理，安置難民，務令得所。將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畝既可撥給流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材木，即可爲建蓋營廨民廬。設良吏，行保甲，以實心經理，仿照前明原傑辦理鄖陽之制，其實在幽仄險峻人跡罕到之處，竟當查明封禁。如此分別辦理，則南山老林内，不致仍爲盜藪，而失業流民，日久即可作爲土著，既有恒産，必有恒心，於招徠安撫及因地制宜之道，兩有裨益。著長麟、台布歸入善後事宜内，認真妥辦。

辛卯，加賑江蘇蕭、碭山二縣被水災民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九　乙未，緩徵甘肅近賊之皋蘭等二十一廳州縣，並沙泥州判紅水、莊浪二縣丞所屬新舊額賦。

庚子，德楞泰奏：勦殲川西竄匪於盤龍驛等處。得旨：嘉獎。擢德楞泰子三等侍衛，蘇沖阿爲二等侍衛，賞兵丁一月錢糧。

《仁宗實録》卷六四　書麟奏報：猓黑投順，夷境廓清。得旨：嘉獎。晉書麟太子太保。免雲南經過兵差之威遠、景東二廳額徵民屯條編公耗銀。思茅廳、寧洱縣、順寧府、順寧縣、雲州五屬額徵條編地畝差發公耗銀十分之五，官莊學租十分之三。緩徵景東廳、順寧府、順寧縣、雲州四屬帶徵三年公耗銀。

辛丑，大學士九卿等會審景安、永保，將景安問擬斬立決，永保仍擬以斬監候一摺。【略】景安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永保仍照原擬牢固監候。著額勒登保、那彥成飛咨長麟、伯麟，速調甘涼兵二千名、大同兵二千名，並知照參贊德楞泰，酌分一路官兵，繞至東面，將賊匪向西逼勦，勿令竄入豫境。吳熊光接到額勒登保等知會，務須督飭鎮將田永桐、常林等，認真堵禦，並確探湖北均州、鄖縣各處賊匪，是否距豫已遠？仍當轉飭臬司完顏岱等，於沿江一帶，嚴密巡防。將此各傳諭知之。

壬寅，命江南提督定住馳赴河南，協同堵禦。調直隸、山東兵各一千名，赴河南勦賊。

《東華續録》嘉慶九　癸卯，釋永遠監禁枷號情輕人犯。

《仁宗實録》卷六四　乙巳，添調直隸兵一千名，暨山西大同兵二千名，赴河南盧氏縣堵禦。

丙午，革額勒登保、那彥成、長麟、台布花翎，以陝西賊逼近豫省故也。貸陝西被賊滋擾之盩厔、孝義【略】二十一廳州縣籽種。

《東華續録》嘉慶九　己酉，諭：王大臣等請將魁倫照例擬斬立決，即於川省正法。所擬甚爲允當。【略】仍交此次派出會議之王大臣等同赴刑部，復加審訊，照原擬罪名具奏，候朕再降諭旨。

《仁宗實録》卷六五　閏四月癸丑朔，撥部庫銀一百萬兩，分解河南、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九　甲寅，命五城設廠平糶。

《仁宗實録》卷六五　命刑部查明久並發遣新疆永遠不准釋回者，開單進

呈，酌量加恩。

《東華續録》嘉慶九 乙卯，命宗人府查永遠圈禁及發軍臺年久者，寬減之。

《仁宗實録》卷六五 傳諭：署伊犁將軍、大學士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仍行知岳起，留心查看，不准出境。

《東華續録》嘉慶九 丙辰，釋刑部監禁安南人黎侗、鄭憲、黎值、李秉道，安置火器營，賞馬甲錢糧。

《仁宗實録》卷六五 戊午，額勒登保奏：痛勦商雒賊匪。得旨：嘉獎。賞還額勒登保、那彦成、長齡、台布花翎，賞提督楊遇春雲騎尉世職，副都統衔、格布舍恩騎尉世職，擢三等侍衛傅陞爲頭等侍衛，並賞巴圖魯名號。

《東華續録》嘉慶九 庚申，命各督撫定有司官自理詞訟期限，並禁書吏賄充。

以擊敗穀城賊匪功，授明亮三等侍衛。

丙寅，申諭各督撫：毋濫用驛遞。

丁卯，以王汝璧爲江蘇布政使，方維甸爲山東按察使。

戊辰，阿迪斯著照勒保所奏發往伊犁充當苦差，此尚係朕憐念阿桂，不忍重治其子之罪，亦欲令勳舊大臣之後嗣不能承受恩眷者知所儆也。

嚴飭督撫，毋回護州、縣處分。

《仁宗實録》卷六六 嚴飭大吏因循迴護。又諭：朕前聞廣東博羅縣知縣丁大松，因下鄉催糧，該處百姓有與衙役爭鬧，强拉牛隻，致將婦女拖落河内，該縣庇護衙役，致被百姓打碎所坐之轎一事。又聞昌化縣知縣張聚奎，派役催糧，徵收過刻，經民人呈控本府，批縣將書役等枷責，該縣並不遵辦，仍派令催徵，致民人騰怨，聚集多人，拆毀書役住房，該縣聞信往拏，見人勢衆多，輒令兵役放鎗，打死民人四名一事。當經密諭吉慶，查明據實覆奏。令據該督奏到，此二事俱係屬實，可見朕所訪聞，均爲確實。【略】特此通諭各該督撫等，務須共知儆省，實心任事。遇有地方案件，惟當無隱無欺，據實入告。即辦理偶有錯誤，亦應於朕前直陳，轉可邀免處分，不得慮干部議，有心弊混，欲求救過，轉致自蹈重愆，負朕委任也。將此通諭知之。

諭：那彦成著退出軍機大臣，不必在南書房行走，亦不准在紫禁城騎馬。伊如此猶豫無能，亦斷難兼理各處事務，所有原充之實録館正總裁，國史館副總裁，文淵閣提舉户部三庫、總管内務府大臣、茶膳房、造辦處、總理工程處，均著革去，祇留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及經筵講官衔。

《東華續録》嘉慶九 辛未，申諭各部院及各督撫，嚴察書吏。

癸酉，以秦瀛爲浙江按察使。

甲戌，申禁京城内外及各直省民人越境酬神。

盛住緣事革職，以額勒布爲户部右侍郎。

己卯，以攻勦楊開甲等賊匪功，賞恒瑞雲騎尉世職，扎克塔爾恩騎尉世職。

《仁宗實録》卷六六 以三等侍衛明亮爲湖北宜昌鎮總兵官。

庚辰，撥部庫及廣儲司庫銀四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九 五月壬午朔，定將軍、副都統親隨領催兵丁額。

癸未，嗣後，四、五品京堂及翰、詹、學士等官，即照三品京堂之例，一體帶領引見，不必由王大臣驗看。著爲令。

《仁宗實録》卷六七 己丑，以殲淨陝西逆首劉允恭、劉開玉，擒獲賊目王洪儒功，晉經略大臣、一等男額勒登保爲三等子。

丙申，免四川被賊滋擾之射洪、鹽亭【略】十七廳州縣本年額賦，並緩徵安岳、樂至、石泉、金堂、茂、簡六州縣本年額賦、鹽茶課税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九 戊戌，撥部庫銀五十萬兩，備陝西軍需。

《仁宗實録》卷六八 額勒登保奏報：追勦伍金柱大股賊匪。

《東華續録》嘉慶九 甲辰，定刑部覆議命、盜案期限。

丁未，諭：工部尚書員缺著琳甯補授，鑲白旗漢軍都統員缺著張承勳補授，張承勳所遺正黄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那彦寶補授。

《仁宗實録》卷六八 那彦成在外不能決勝千里，在内不能運籌帷幄，洵爲無用之物，分宜置散投閒。著革去尚書、都統、講官、花翎，格外施恩，用爲翰林院侍講。

戊申，免陝西被賊滋擾之渭南、咸陽、鳳、華四州縣額賦鹽課。

《東華續録》嘉慶九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阮元等奏，艇匪驟入浙境，即馳赴台州督飭防勦一摺。

《仁宗實録》卷六九 六月丙辰，諭軍機大臣等：費淳等奏，蕭、碭二縣被水災民及徐州衛軍丁，自四月起至合龍之日止，約需賑銀三十六萬兩，請於江蘇藩庫，及淮、揚、蘇、鳳各關庫，共酌撥銀三十餘萬兩，請於江蘇藩庫，及淮、揚、蘇、鳳各關庫，共酌撥銀三十六萬兩，並酌撥碭山、銅、豐、沛、宿等縣倉貯麥豆一萬七千石，以資展賑之用等語。

丁巳，命江西碾米十萬石，運赴陝西興安，以備賑糶。

壬戌，額勒登保奏報：殲斃逆首楊開甲。

署四川總督勒保奏：【略】糧餉事宜。川省每年額徵正雜各款，計算支發滿漢官兵俸餉、新疆臺費等項，尚有不敷；近年被賊州縣，屢蒙蠲緩，僅有十分之五，倍形支絀，辦理軍需，唯有民間津貼。但所謂津貼者，如運糧腳價，臺站夫馬，官價不敷，由百姓出貲幫貼。而川東川北，悉經賊匪蹂躪，已逐漸停止；追賊過潼河，川西完善之區又去其半，其未經被賊之處，不過四十餘州縣，未免漸形拮据。所幸本年雨水應時，收成豐稔，川省民田寬廣，賦比他省較輕，量加津貼，尚屬可行；亦應責成地方官，妥爲經理，無許吏胥稍有影射。奏入，諭軍機大臣等：【略】民間津貼之事，原屬不得已之舉，但如川西川南等處，素稱繁富之區，今歲則嘉陵江、潼河附近各州縣，被賊焚掠之處甚多，地方情形，迥不如前，若一切費用，咸取資於津貼，恐不肖州縣吏胥，辦理不善，或致藉詞勒派，別生釁端。雖該省軍需浩繁，不能不稍資民力，然必須酌覈情形，妥協經理，不可專恃此項辦賊，尤不可任聽屬員需索，侵漁肥己。

《東華續録》嘉慶九 丁卯，命董誥以大學士管理刑部，調張若渟爲刑部尚書，以汪承霈爲兵部尚書，馮光熊爲左都御史，轉陳萬全爲兵部左侍郎，以平恕爲兵部右侍郎。調陸有仁爲刑部右侍郎，奠瞻菜爲工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七〇 甲戌，魁倫著照楊應琚之例，免其肆市，著刑部堂官傳旨監視，賜令自盡。【略】魁倫之子完顏扎拉芬並著發往伊犁，効力贖罪，以示懲儆。特將辦理此案緣由，通諭中外知之。

擬浙江商捐銀五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九 台斐音以貽誤軍務降調，以温承惠爲陝西布政使，王文滂爲陝西按察使。

乙亥，申嚴赴京越訴罪。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秋七月戊子，改山東糧船爲冬兑春開。

辛卯，貴州巡撫琅玕奏：擒勦廣順等寨滋事苗楊文泰等。得旨：嘉獎，加總督銜。

《仁宗實録》卷七一 命京營右翼總兵長齡爲領隊大臣，領吉林、黑龍江兵，赴湖北軍營，協同勦賊。

癸巳，以各路軍營連獲勝仗，並擒獲首逆劉之協，加軍機大臣慶桂等軍功一級，紀録三次，軍機章京下部議敘，賞兵部尚書傅森花翎。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甲午，諭：各省督撫每年奏報收成分數，後續有旱澇傷致減分數者，仍據實入告。

《仁宗實録》卷七一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馬慧裕奏賓、郴地方有匪徒焚掠之事。旋據葉縣稟報，盤獲首犯劉之協。本日馬慧裕馳奏，已將賓豐等處匪徒千餘名悉數殲除，並提到眼目，認明劉之協屬實。劉之協爲教匪首逆，勾連蔓衍，荼毒生靈。乃該犯仍敢在豫省糾結，潛謀起事，並欲爲陝、楚教匪接應，實堪痛恨。仰賴昊穹垂慈，皇考默佑，俾豫省新起教匪一千餘人，立時勦捕净盡，擒獲首逆，明正刑誅。可見教匪劫數已盡，從此各路大兵定可剋期蔵事。

丙申，調鑲紅旗漢軍都統傅森爲鑲藍旗滿洲都統，以鑲白旗滿洲副都統書敬爲鑲紅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戊戌，定各省駐防生員仍歸佐領約束，文藝由府學教授課閱。

甲辰，德楞泰等奏：督勦樊人傑等四股賊匪，殺賊四千餘人。得旨：獎賚，實授勒保四川總督，賞二品頂帶。

丙午，諭：裘行簡已補授太僕寺少卿，著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嗣後，軍機章京有升任通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者，即著軍機大臣奏明，不必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丁未，賜暹羅國王鄭華敕諭。

《仁宗實録》卷七一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陳傑一股賊匪，雖爲數無多，但越過棧道，若竄入南山，不特搜捕費力，恐致牽綴官兵。今額勒登保將陳傑生擒，掃除餘黨，所辦甚好。現在陝甘東北一帶，賊匪已盡，止餘伍金柱、張世龍、冉學勝等股，向西和、成縣西南一帶奔逃。額勒登保自東而西，長麟等自西而東，兩面夾擊，務將陝甘兩省賊匪，一律肅清。

明亮奏報：追勦賊匪徐添德，殺賊千餘。

撥山西藩庫銀五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壬戌）（庚戌）（庚戌），命各督撫甄别知府、直隸州知州。

《仁宗實録》卷七二 八月甲寅，德楞泰奏報：儀隴鄉勇鮮文芳等殲斃賊首鮮大川。得旨：嘉獎。賞鮮文芳六品頂帶並藍翎。

丙辰，又諭：賽沖阿現在德楞泰軍營隨同勦賊，此時川省各股賊匪，勢已窮

蹙，軍威大振。著德楞泰即令賚沖阿速赴西鄉，並酌分兵丁千餘名帶往，會同綸布春等，專辦高二、馬五戴家營各股賊匪。

丁巳，額勒登保奏報：勦捕楷州賊匪。得旨：嘉獎。擢二等侍衛愛星阿爲副將，總兵官穆克登布等下部議敘。

給陝西朝邑縣被水災民口糧有差，仍貸籽種，並緩徵本年額賦，及新舊未還倉穀。

庚申，台布奏報：截勦高二、馬五等賊偷渡漢江情形。賞千總孫榮守備銜，鄉勇王大才等千總銜並藍翎。

甲子，河南教匪首逆劉之協伏法。

《仁宗實録》卷七三 丁卯，額勒登保奏報：殲斃石子溝賊首伍金柱。

壬申，給山西永濟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房屋修費，並貸籽種，緩徵本年額賦。

乙亥，額勒登保奏報：殲斃麻池溝賊首宋麻子等。得旨：獎賚，賞四品頂帶慶成三品頂帶。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乙亥，定謀財害命有關服制者斬梟例。

《仁宗實録》卷七三 丙子，加賑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被水災民，並緩徵懷寧、桐城【略】二十四州縣新舊漕糧額賦。

戊寅，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書敬爲廣州將軍。

《仁宗實録》卷七四 九月庚辰朔，撥山西藩庫銀三十五萬兩，解往陝西備賑。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壬午，命經過地方額賦已蠲免十分之八者，全行蠲免。

丙戌，申諭各督撫：毋奏留升任他省人員。

《仁宗實録》卷七四 丁亥，賑江西寧都、雩都、廣昌、南豐四州縣被水災民并蠲緩額賦有差，緩徵石城、瑞金、南城、永豐、吉水、豐城、南昌、新建八縣水災額賦。

戊子，貸山西朔州被雹村莊籽種口糧，並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辛卯，命貴州總兵官以下聽巡撫節制。

《仁宗實録》卷七四 甲午，德楞泰等奏：殲斃逆首唐大信。賞寨首龐開龍把總並藍翎。

乙未，撥山西藩庫銀七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庚子，命武鄉、會試不拘翼分，派副都統一員入場彈壓。

《仁宗實録》卷七四 辛丑，賜故朝鮮國王李祘諡恭宣，以其世子玜爲朝鮮國王。命署散秩大臣明俊爲正使，內閣學士納清保爲副使，往封。

癸卯，賑甘肅永昌、武威、鎮番三縣被旱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

《仁宗實録》卷七五 冬十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德楞泰、勒保分勦劉朝選、湯思蛟等股賊匪多有斬獲，復會勦趙麻花等，將該逆截斃，並殲淨餘匪，實爲奮勇可嘉。前據姜晟奏，楚省藍、黃、白線賊匪，俱將折回川境，已令明亮跟蹤緊勦。此時德楞泰、勒保在雲陽一帶，正係折川來路，可與明亮兩面夾擊，一鼓殲擒，轉不必將賊匪截回楚境。再，徐添德一股，已竄赴安康、平利一帶，令摺內又稱王珊等欲赴太平接取，可見該首逆亦有入川之勢，並將派委得力鎮將前往迎截，漸次逼往川境。雖川、陝、楚均關緊要，但賊匪竄至陝、楚，必致散漫，不如聚集川境，殲除較易。德楞泰、勒保不可不知此意。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丁巳，胡季堂以疾免，以顏檢護理直隸總督，同興署直隸布政使，喬人傑署直隸按察使。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王珊一股匪衆，經德楞泰、勒保督率將領分路堵截，殲擒淨盡，川東腹地肅清。所辦甚屬可嘉。

《仁宗實録》卷七五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高二、馬五二逆，狡詐異常，奔越數省，今長齡探得該匪屯聚洵陽之王家坪一帶，分派滿漢官兵同時並進，奮勇衝殺，殲擒賊匪七百餘名，所辦可嘉之至。【略】此時賊鋒大挫，正當乘勢搜捕。現已諭知額勒登保，毋庸令長齡前赴大營，所有高二、馬五一股賊匪，即責成長齡協同勦辦，務將此股逆匪，在洵陽地方速行勦淨。如不能即時勦滅，亦應逼向西面，以便額勒登保迎頭截擊，或向西南逼入川境，斷不可令其折竄楚省二竹一帶，亦不可令其越過漢江西北，逸入商雒等處，致搜捕又稽時日，總須將此股迅速勦除。若賊已垂敗，不可又棄而之他，如那彥成前此不將高、馬餘孽勦竣，貽纍至今也。將此傳諭知之。

癸亥，湖北宜昌鎮總兵官明亮，以不能勦賊，降藍翎侍衛。以領隊大臣長齡，爲宜昌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甲子，以張標餘黨就獲，復原任直隸總督胡季堂太

子太保。

《仁宗實録》卷七五 德楞泰等奏報：盤獲首逆張子聰。撥部庫及廣儲司庫並山西藩庫銀各二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戊辰，太子太保、原任直隸總督胡季堂卒，贈太子太傅。

《仁宗實録》卷七五 調湖廣總督姜晟爲直隸總督，雲貴總督書麟爲湖廣總督，以貴州巡撫琅玕爲雲貴總督。

賑直隸文安、大城、武清、高陽、新安、河間、静海、隆平、寧晉、霸、雄、安、景、青十四州縣被水災民。

庚午，調湖北按察使張長庚爲貴州按察使，貴州按察使成寧爲湖北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調文霈爲陝西按察使，王文湧爲山西按察使。調秦瀛爲湖南按察使，百齡爲浙江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七五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各股賊首，徐添德、曾芝秀，並先經奔竄之張添倫、辛聰、魏棒棒、顔勝可、戴家營等，俱已逸入川境，祇有龍紹周、高二、馬五、王廷詔及冉、張等逆，尚在陝楚交界之竹山、白河一帶游奕。高二、馬五係賊中最兇悍者，王廷詔亦屬教匪要犯，額勒登保務當督催慶溥等趁賊窮蹙之時，奮力截擊，悉數殲除，總以去疾務盡爲要。此事已遲至五年之久，早完一日，百姓早受福一日，此朕所昕夕企望者。至漢江以北，祇有伍懷志一股，竄入南山老林，不過四五百人，務當趕緊搜勦，斷不可令其竄匿。若各匪俱能勦盡，額勒登保自當振旅入川，會合德楞泰、勒保等將川省各匪於年内一律蕩平。將此諭令知之。

甲戌，撥山東、江西藩庫銀各二十五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截留江南銅山、睢寧、碭山、蕭、豐、沛、邳七州縣本年漕糧四萬餘石，備賑徐州府屬災民。

乙亥，賑浙江金華、永康、武義、麗水、縉雲、諸暨、遂昌、松陽八縣被水災民有差。

丁丑，調正黄旗蒙古副都統慶傑爲熱河副都統，以内閣學士德文兼正黄旗蒙古副都統，上駟院卿圖默慎爲正紅旗護軍統領。

加給福建浦城、建寧、寧化、清流、長汀五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蠲緩浦城、建寧、寧化、清流、長汀、沙、永安七縣沙壓石壓田新舊糧米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十一月乙酉，多永武以引禮舛錯降調，調范建豐爲吏部右侍郎。以那彦寶爲兵部右侍郎，吉綸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七六 睿親王淳穎薨。以成親王永瑆爲宗人府左宗正，調定親王綿恩爲右宗正兼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鑲紅旗滿洲都統。以大學士保寧，兼鑲紅旗滿洲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己丑，嗣後，除業經開坊之翰、詹等官及修撰，京察一等記名外用者，遇有道、府缺出仍開列請旨外，其編修、檢討、京察一等記名外用者，遇有同知、直隸州知州缺出，開列簡放。著爲令。

庚寅，嗣後，編、檢各員遇有坊缺，著將京察一等記名之員，於引見排單緣頭牌及開列本内詳細註明，如各該員開坊後遇有道、府缺出，即一體開入簡放。著爲令。

癸巳，賜賢良後裔、原任大學士吴璥四世孫拔貢生沆，福建巡撫潘思榘曾孫、監生福舉人。

丙申，飭京察保薦崇實黜華。

以軍機處宜嚴密肅清，命科道一人進内稽查。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大學士、九卿議駁費淯等奏，請將江蘇、浙江應徵輕齎折色銀兩改徵本色一摺，已依議行矣。

戊戌，命詹事府京察及一應事宜，仍照舊例辦理，無庸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管。

癸卯，邵家壩工合龍，加費淯、吴璥太子少保。

甲辰，諭：向來挑選秀女，皇后、皇貴妃、妃、嬪之親姊妹，俱應備挑，於體制殊有未協。嗣後，自嬪以上，其親姊妹著加恩不必備挑，户部、内務府即遵照辦理。著爲令。

《仁宗實録》卷七七 十二月甲寅，倭什布仍著革去頂帶、暫留巡撫之任，以觀後效。德楞泰一等子，本應斥革，姑念今春在嘉陵江以西，勦賊尚爲出力，著加恩降爲一等男，稍示薄懲。勒保前經賞給二品頂帶，亦著降爲四品頂帶，暫留川督之任，以觀後效。

撥山東、江西藩庫銀各二十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〇 丁巳，德楞泰等奏：殲首逆楊開第、齊國謨。命晉德楞泰三等子爵，賞勒保三品頂帶。

甲戌，長齡奏：擒勦瓦房口逆匪。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

《仁宗實録》卷七八 春正月己卯，加賑直隸霸、文安、大城、安、新安、河間、景、寧晉、隆平九州縣被水被雹災民，並貸雄、高陽二縣災民籽種口糧。加賑江蘇蕭、碭山二縣，及徐州衛被水災民。加賑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衛被水災民。加賑江西寧都、雩都、廣昌、南豐四州縣被水災民。賑河南武陟、孟二縣被水災民。賑陝西咸寧、長安、三原、涇陽、臨潼、咸陽、興平、藍田、乾、武功十州縣被旱災民，並貸渭南、同官【略】二十二廳州縣貧民倉穀。加賑甘肅武威、鎮番、永昌三縣被旱災民。

辛巳，長麟等奏報：截勦辛聰等股賊匪，殲賊多名。

壬午，調兵部尚書傅森爲户部尚書，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明安爲步軍統領，轉都察院左都御史禄康爲兵部尚書，以工部右侍郎西成爲左都御史，調盛京户部侍郎成書爲工部右侍郎，以内閣學士德文爲盛京户部侍郎。西寧辦事大臣台費蔭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並署理藩院侍郎。禮部左侍郎英和兼總管内務府大臣，户部左侍郎豐紳濟倫兼掌鑾儀衛事。命定親王綿恩爲御前大臣，調正藍旗滿洲都統慶桂爲正黄旗滿洲都統，鑲紅旗漢軍都統豐紳濟倫爲正藍旗滿洲都統。

乙酉，以户部左侍郎戴衢亨兼署吏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平恕兼署吏部右侍郎。命禮部左侍郎曹城提督順天學政。以安徽按察使福慶爲布政使，前任和闐辦事大臣恩長爲安徽按察使。

戊子，所有嘉慶三年以前領發軍需，著各該督撫先行題銷，務須逐款詳悉覆查，如有浮冒分肥情弊，即行據實嚴參治罪，並著落照數賠繳。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額勒登保奏，督師截勦新過江北大股賊衆，節次痛加斬戮，並楊遇春等連日趕勦股匪各情形，殺賊共一千五百餘名，生擒一千餘名。經署等督兵打仗，竟至露處，辛苦備嘗，可謂不遺餘力，但首逆如高三、馬五究未擒獲，不能辦净一股。且洵陽地方，又有竄過漢江北岸之賊，奔竄稽誅。推原其故，總由於防堵不力，必須有兵勇加意防範，俾匪無處竄逸，勦辦方可得

《仁宗實録》卷七九 二月甲寅，諭内閣：據御史新柱奏，普免錢糧一事，有田富户可需重恩，其無田貧民，仍不能普需恩澤。請以三十年爲率，如果絡藏充裕，遇有喜慶鉅典，再爲舉行。而摺内並稱，普免錢糧，徒爲史册美觀，祇屬虚名等語。所奏大屬非是。【略】該御史乃以國家實惠及民之鉅政，徒爲史書紀載之虚文，立言實屬非體。且行慶施惠，係屬隨時酌辦，豈可限以年載？況現在本無應行普免之事，又何必鰓鰓過計。該御史所奏，意近言利。新柱著傳旨申飭，並

將原摺擲還。

乙卯，勒保奏報：擊勦碑灣寺等處賊匪，射死首逆王士虎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丙辰，湖廣總督書麟等奏：長齡會同明亮，殲斃偽總兵卜興昂等。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戊午，賜賢良後裔、原任禮部尚書楊名時曾孫景曾、江蘇巡撫徐士林孫從旭舉人。

《仁宗實録》卷七九　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繼善爲盛京禮部侍郎。

壬戌，以詹事府詹事玉麟、戴聯奎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衔。

乙丑，賑湖北被賊滋擾之竹谿、竹山、房、保康四縣貧民。

丙寅，免四川被賊滋擾之達、東鄉【略】三十五廳州縣及南坪營本年額賦。

並緩徵南充、定遠、鹽亭、劍、蓬溪、射洪、蓬七州縣本年額賦，及石砫、巴、黔江、西充、璧山、安岳、樂至、石泉、金堂、茂、茆十一州縣新舊額賦有差。

諭内閣：和寧等奏，駐防外委蒲順，殺傷兵丁段貴等，核擬具奏一摺。【略】蒲順著即在該處正法。

庚午，以湖北宜昌鎮總兵官長齡爲提督。

辛未，以山西按察使王文洊爲甘肅布政使，直隸霸昌道朱紹曾爲山西按察使。

癸酉，定守護陵寢王、貝勒、貝子、公三年更代例。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准烏里雅蘇台、塔爾巴哈台幫辦領隊大臣專摺奏事。

《仁宗實録》卷七九　調刑部尚書成德爲户部尚書，命在軍機處學習行走。

兵部尚書禄康爲刑部尚書。以户部左侍郎豐紳濟倫爲兵部尚書，奉宸苑卿蘇楞額爲總管内務府大臣。調正紅旗蒙古都統綿課爲鑲藍旗滿洲都統，以工部左侍郎明安兼正紅旗蒙古都統。

乙亥，額勒登保奏報：生擒首逆王廷詔。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川、陝、楚大功將次告竣，善後事宜，以撫輯難民、飢民、安置鄉勇爲最要。湖北省饑民不下數萬，川、陝亦所不免，其裹脅之人，紛紛投出，不可勝計，除查明叛産分别賞給外，或另有安撫之法，著該督撫通盤籌畫，詳議具奏。至鄉勇常與賊匪接仗，技藝素嫻，若不妥爲安插，更易流而爲匪，當收其器械，或令入伍，充當民壯，妥爲散遣。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三月己卯，申嚴匿名文書坐罪例。

《仁宗實録》卷八〇　命：嗣後挑選八旗秀女，公主之女，停止挑選。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癸未，初彭齡以親老請改京職，允之。調伊桑阿爲雲南巡撫，以孫玉庭爲貴州巡撫，同興爲江甯布政使，調福瞻爲直隸按察使，以喬人傑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八〇　乙酉，以大理寺少卿裔星額爲太僕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丙戌，申禁步軍統領、左右翼總兵官私役步甲。

《仁宗實録》卷八〇　實授楊遇春爲甘肅提督。

丁亥，以江蘇按察使張師誠爲山西布政使，調江西按察使阿林保爲江蘇按察使，以廣東鹽運使永慧爲江西按察使。

庚寅，以太僕寺少卿裘行簡爲太僕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辛卯，長麟奏：勦滅汴陽新起賊匪。得旨：嘉獎。

《仁宗實録》卷八一　壬辰，德楞泰奏報：追勦龍逆賊匪，生擒賊目趙志成等。

甲午，琉球國王尚温以册封王爵，遣使奉表謝恩，恭進方物。命留抵下次正貢，賞賚如例。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乙未，書麟等奏：孫清元等槍傷首逆苟文明，並殲擒賊匪多名。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丁酉，賜賢良後裔、原任工部尚書湯斌四世孫、生員念曾舉人，廣西巡撫傅宏烈六世孫縣丞徵瓏知縣。

己亥，諭：入春以來，雨暘時若，畿輔麥苗暢發。見值謁陵釋服之期，凡蹕路所經，先令大臣等管護民田，毋許隨從人等踐踏禾苗，以副朕保護民食至意。

辛丑，上啓鑾謁裕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福長安著即革職，發往盛京，作爲披甲，交晉昌嚴行管束，數年後再觀後效。

丁酉，賜賢良後裔、原任工部尚書湯斌四世孫、生員念曾舉人，廣西巡撫傅宏烈六世孫縣丞徵瓏知縣。

己亥，諭：入春以來，雨暘時若，畿輔麥苗暢發。見值謁陵釋服之期，凡蹕路所經，先令大臣等管護民田，毋許隨從人等踐踏禾苗，以副朕保護民食至意。

辛丑，上啓鑾謁裕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福長安著即革職，發往盛京，作爲披甲，交晉昌嚴行管束，數年後再觀後效。

福長安之子錫麟，亦著隨往盛京，即以該處防禦補用。綿億、弘謙、成林俱著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外，綿億著革去都統及管圍大臣，隨同王公等照例上朝。正藍旗蒙古都統員缺，著弘晟補授，管圍大臣員缺，著額勒登保補授。成林著拔去花翎，革退内務府大臣、馬蘭鎮總兵，補授盛京副都統，即著於本日押帶福長安起程，福長安在途如有他故，惟成林是問。成林所遺内務府大臣兼馬蘭鎮總兵員缺，著興長補授，興長所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員缺，著慶溥調補，三姓副都統員缺，著額勒亨額調補。永碩到陵時，福長安業經具呈，永碩並未阻止，亦隨同列

衙具奏，永碩著交宗人府議處。

《仁宗實録》卷八一　乙巳，免陝西被賊滋擾之商州、商稅缺額銀。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夏四月戊申，停圓明園軍機處值日之科道官。

《仁宗實録》卷八二　以太僕寺卿裘行簡爲河南布政使。

撥廣東鹽課銀二十萬兩，解往四川。兩淮鹽課銀五十萬兩，分解湖北、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壬子，諭：禮部奏，琉球國使臣呈稱，該國此次恭進謝恩方物，懇予賞收，免抵下次正貢。【略】著照所請，此次所進萬物准予賞收，下次正貢届期，該王國遣使來京時，再當優嘉賞賚，用昭柔惠遠藩至意。該部即傳諭該使臣，令於回國時，轉告該國王知之。

乙卯，賜故大學士蔡新孫、舉人行達進士。

戊午，賜賢良後裔、原任大學士李光地元孫維翰舉人。

己未，以四川民人輸貲急公，免遂甯等八十六廳、州、縣明年額賦。

額勒登保等奏：生擒首逆高二、馬五及馬五之子，餘黨悉平。

辛酉，禁羣臣捐養廉銀辦公。

書麟有疾，命來京，補授吏部尚書。以倭什布爲湖廣總督，仍戴三品翎頂，全保爲湖北巡撫。命那彦成交軍機處，以副都統記名。

《仁宗實録》卷八二　上御太和殿，宣制册立皇后，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及朝鮮、琉球國使臣等行慶賀禮。命文華殿大學士董誥爲正使、内閣學士普恭爲副使，持節齎册寶册立皇貴妃鈕祜禄氏爲皇后。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壬戌，倭什布即著解任來京候旨。所有湖廣總督員缺，著吴熊光補授，即馳驛前赴新任。其河南巡撫員缺，著顔檢補授，亦著馳驛速赴新任，以便吴熊光交卸赴楚。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書麟卒，晉贈太子太傅，賞一等男爵。

命長齡暫署湖廣總督，俟吴熊光到任後，仍赴軍營帶兵。

《仁宗實録》卷八二　調江寧布政使同興爲直隸布政使，河南布政使裘行簡爲江寧布政使，以河南按察使完顔岱爲布政使，南汝光道陳鍾琛爲按察使。以廣東按察使吴俊爲山東布政使，湖南岳常澧道陳文爲廣東按察使。

德楞泰等奏報：勦辦紅花堰等處賊匪，礮斃賊首張允壽。得旨：獎賚，賞還德楞泰雙眼花翎。

丙寅，以生擒高二、馬五、王廷詔各功，晉額勒登保二等子爵，賞雙眼花翎，提督楊遇春騎都尉世職。

貴州巡撫伊桑阿奏：攻勦石峴苗匪，擒獲黔楚各要犯。得旨：獎賚，賞還常明二品頂帶、花翎。

《仁宗實録》卷八二　丁卯，策試天下貢士。

戊辰，命兩廣總督吉慶協辦大學士，仍留兩廣總督任，大學士慶桂管理吏部。調工部尚書琳寧爲吏部尚書，以兵部左侍郎編布爲工部尚書。轉兵部右侍郎那彦寶爲左侍郎，調工部左侍郎成書爲兵部右侍郎，轉工部右侍郎和寧爲左侍郎，以鑲紅旗滿洲副都統蘇楞額爲工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己巳，勒保著從寬革去頂翎、暫留四川總督之任，以觀後效。

辛未，賜顧皋等二百七十五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仁宗實録》卷八二　壬申，遣散秩大臣松齡爲正使，内閣學士吉綸爲副使，往朝鮮國頒册立皇后。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五月戊寅，諭：勒保奏，分兵入山，將湯思蛟等股纍出老林，打仗得勝一摺。

己卯，賜賢良後裔、故大學士王熙曾孫元洪舉人。

《仁宗實録》卷八三　壬午，以通政使司副使蔣予蒲爲太僕寺卿，大理寺少卿善寶爲光禄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癸未，緩徵湖北教匪滋擾之竹谿等五十九州縣屯衛額賦。

丙戌，命各省總兵官輪班入覲。

《仁宗實録》卷八三　戊子，免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衛本年水災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辛卯，以奉天府丞兼學政，定三年更換例。

《仁宗實録》卷八三　癸巳，德楞泰奏連日追勦徐、樊等股賊匪，逼過漢江南岸，現在趕勦各情形一摺。所辦甚好。此次徐、樊二逆經德楞泰督率賽沖阿等分投追勦，即奔高冠峪，有入南山之勢。經劉之仁、雒昂帶領兵勇由高冠峪内突出截殺，不能入山，折竄兩河。復經慶成帶兵前來接應，多有斬獲，賊勢極爲狼狽，遂由大洋灘踹淺渡過漢江南岸，慶成亦過江追勦，前後殲擒賊匪一千五百餘

名，現所存馬步賊匪，不過千餘人，俱極疲乏，德楞泰緊蹤前往，與慶成分路夾擊，定可剋日悉數殲擒，實深欣慰。

癸卯，以太常寺卿高星額爲大理寺卿，國子監祭酒多慶爲太僕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乙巳，諭：吴熊光奏，查出湖北辦理糧餉種種貽誤情形一摺。

《仁宗實録》卷八三 以都統銜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爲理藩院尚書，兵部尚書豐紳濟倫署理藩院尚書。

《仁宗實録》卷八四 六月丁未，撫卹廣東省城颶風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癸丑，德楞泰等奏：追勦青號賊匪，淹斃首逆徐添德。得旨：獎賚，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八四 額勒登保奏：勦辦陝省各股竄匪，楊遇春、札克塔爾等殺賊二千餘名，生擒一千餘名。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甲寅，撥局錢二千緡，撫恤永定右安門外災民。命户部左侍郎高杞、武備院卿巴寧阿堵築永定河決口，兵部右侍郎那彦寶、工部右侍郎莫瞻菉分赴下游查勘。

《仁宗實録》卷八四 免大興、宛平二縣水災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乙卯，起丁憂在籍巡撫陳大文署直隸總督。賑永定門外飢民。命順天府尹率屬，收葬淹斃災民。

丁巳，額勒登保等奏：督勦冉逆等股匪，並生擒首逆張添倫。得旨：獎賚。

《仁宗實録》卷八四 壬戌，命截留漕米六十萬石，存貯天津北倉備賑。

癸亥，撥廣儲司銀二千兩，賑永定、右安門外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伍懷志，餘匪肅清。得旨：嘉獎。賞還勒保二品頂帶花翎。

甲子，命五城照冬月例，煮賑一月。

《仁宗實録》卷八四 撥大興、宛平二縣常平倉穀備賑。免被災較重之宛平縣來年額賦，涿、良鄉、保定、寶坻、固安、三河、房山、順義、通、武清十州縣本年額賦，被災稍輕之懷柔、昌平、薊三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黔苗滋事一案，前因伊桑阿奏稱親往石峴，攻克苗寨，擒獲首逆多人，苗匪俱皆畏罪慴伏，業經辦竣，當將伊桑阿等分別獎敘。

庚午，湖廣總督吴熊光奏：勦辦黄號首逆張萬林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一 壬申，軍機大臣、刑部審擬姜晟等貽誤河上，分別治罪。【略】免姜晟等罪，均發往永定河上效力。

勒保奏：勦辦東鄉青、藍兩號賊匪，悉數殲除。得旨：嘉獎，賞四品翎頂。

《仁宗實録》卷八四 命再撥大興、倉穀一千石、銀二千兩，接賑被水災民。

癸酉，撫卹天津被水災民。

《仁宗實録》卷八五 秋七月乙亥朔，署直隸總督熊枚奏：此次被水災區較廣，請將截留漕米六十萬石，分貯鄭家口、泊頭及天津北倉三處。得旨：著達慶、鄒地方官就近撥用。炳泰飭令該幫運弁，即在三處分別存貯，交撥京倉米二千四百石，於長新店、盧溝橋等處設廠煮賑。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丙子，上步詣社稷壇謝晴。

吴熊光等奏：殲斃，白號賊首王鎮賢。得旨：嘉獎。

《仁宗實録》卷八五 壬午，以江西鹽巡道衡齡爲按察使。

癸未，以貴州布政使常明爲巡撫，浙江按察使百齡爲貴州布政使，山東濟東道阿禮布爲浙江按察使。

甲申，勒保奏報：督同阿哈保、薛大烈，痛勦徐逆各股，生擒徐添壽、王登高等。得旨：嘉獎。賞還勒保二品頂帶花翎。

以正黄旗蒙古副都統阿哈保爲正紅旗護軍統領。

撥廣東藩庫銀二十萬兩、兩淮運庫銀二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壬辰，免山西代、應、渾源、山陰、大同、繁峙、五臺、忻、朔、定襄、崞、懷仁十二州縣水災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乙酉，命潞京師護城河，以工代賑。

丙戌，禁各省官員私役遣犯。

己丑，撥部庫及廣儲司庫銀各五十萬兩，購永定河工料。

庚寅，增右安門外賑米。

壬辰，撥内帑濟紫禁城内外及圓明園各河道。

《仁宗實録》卷八五 癸巳，以光禄寺卿善寶爲大常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乙未，展賑五城災民一月。

《仁宗實録》卷八五 免直隸寧河、唐【略】二十八州縣水災本年額賦，青、唐山、棗强、饒鹿、欒城、南欒、遵化、蔚、東光九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五，薊州次年額賦十分之三。

丙申，撥廣東藩庫銀二十萬兩、兩淮運庫銀二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戊戌，撥山西藩庫銀六十萬兩，山東、河南藩庫銀各三十萬兩，賑卹甘肅被旱災民，並免皐蘭、狄道【略】四十四廳州縣，並西固、三岔二州同，沙泥州判，紅水、東樂二縣丞所屬，節年新舊額賦草束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己亥，調和甯爲户部左侍郎，那彦寶爲工部左侍郎，高杞爲兵部左侍郎。調蔣曰綸爲工部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劉躍雲爲工部左侍郎，莫瞻菉爲禮部左侍郎。

辛丑，命山東採買米麥十萬石，河南採買小米五萬石，備直隸明年平糶。

《仁宗實録》卷八五 諭軍機大臣等：本年直隸各州縣地方，被災較廣，現在加恩賑卹。將來青黄不接之時，糧價自必昂貴，亟應先爲籌撥，以資調劑。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壬寅，展賑永定、右安門外災民。

八月丙午，以初彭齡署吏部左侍郎，調署吏部右侍郎初彭齡署兵部右侍郎，以户部左侍郎英和兼署吏部左侍郎，調署吏部右侍郎。命順天府府丞胡長齡爲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兵部侍郎平恕提督江蘇學政，户部員外郎湯藩提督安徽學政，内閣學士李鈞簡提督江西學政，吏部右侍郎文寧提督浙江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恩普提督福建學政，山西道御史何學林提督湖南學政，太常寺卿劉鳳誥提督山東學政，通政使司通政使陳霞蔚提督山西學政，翰林院侍讀吴芳培提督河南學政，吏部郎中康綸鈞提督陝甘學政，河南道御史錢栻提督四川學政，翰林院修撰姚文田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綬提督廣西學政，江西道御史葉紹棪提督雲南學政，翰林院編修陸以莊提督貴州學政。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癸丑，緩徵長蘆鹽課十分之五及直隸、河南各引地課銀。

《仁宗實録》卷八六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特清額奏，窮民出口分别驗放章程一摺。各處關口定例，稽查出口民人，自當一律給票驗放，何以祇山海關一處由臨榆縣給票，而古北口、張家口等處並不給票，辦理殊未周密。至所稱嗣後民人出口，如查係攜帶老幼妻子者，自係良民，應准放出，如無眷流民，年當少壯，無論隻身結伴，概不准出關一節，所議亦未妥協。本年直屬被水地方較多，窮民出口謀生者自必不少，並恐奸匪易於溷迹，若祇查其帶有眷屬放行，其年壯未帶眷屬者，或向守關兵役許給錢文，攙混出關，均屬事之所有。況口外即係蒙古地方，若内地窮民紛紛到彼覓食，竟似内地不能存活，而蒙古等又必以侵占伊等游牧爲詞，致生枝節，殊屬不成事體。總之中外之界，不可不分，稽查關隘，寧嚴毋濫。其應如何立定章程給放驗票之處，著陳大文會同特清額具奏。尋覆奏：查例，凡出口旗民，俱係飭令給票驗放，日久奉行不力，遂致有名無實。惟該災民等若非流離失所，必不肯輕去其鄉，惟有諄諭府廳州縣，將大賑實心妥辦，廣爲出示曉諭，令其安心待賑，切勿擅離鄉井。仍通飭地方官，各遵定例，凡商民出口，給與印票，至口對驗相符，給准放行，造册報部。得旨：凡人莫不繫戀鄉井，若非萬不得已，孰肯輕去。實力辦賑，爲探本正辦。勉之。

釋遣戍伊犂、已革陝西巡撫秦承恩，命來京候旨。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乙卯，除浙江海島遷移民户棄地額賦。

《仁宗實録》卷八六 丙辰，以太僕寺卿多慶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撥江西藩庫銀三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丁巳，命五城所屬災民，向不列入大興、宛平户口册者，歸順天府一體予賑。

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王士虎、冉添泗等。勒保奏：七十五一路官兵在桑樹坪獲劉朝選弟劉清選、湯思較弟湯步武。均得旨：獎賚。

庚申，命採買奉天米石，備直隸明年平糶。

《仁宗實録》卷八六 甲子，勒保奏報：分派鎮將殲勦高、魏二股賊匪，生擒首逆冉學勝等。得旨：獎賚。賞還一品頂帶，封三等男爵。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乙丑，以三省大功將蔵，撤盛京兵歸伍。

《仁宗實録》卷八六 己巳，以大理寺少卿汪日章爲江寧布政使。

辛未，免雲南易門縣水災本年額賦。

癸酉，撥江西、廣東藩庫銀各二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仁宗實録》卷八七　九月乙亥朔，調禮部左侍郎英和爲户部左侍郎，轉禮部右侍郎扎郎阿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恩普爲右侍郎。

己卯，調鑲紅旗漢軍都統西成爲鑲藍旗蒙古都統。以工部尚書編布兼鑲紅旗漢軍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甲申，上閱健鋭營兵。

《仁宗實録》卷八七　以刑部左侍郎熊枚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刑部右侍郎左都御史馮光熊卒，予祭。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己亥，以河南召募練兵，增設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官。

庚子，定管理户部三庫事務大臣按年更換例。

《仁宗實録》卷八七　以通政使司通政使萬寧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少卿廣泰爲太僕寺卿。

辛丑，免直隸滄、冀、衡水、交河、寧河、河間、天津、静海、寶坻、武清、薊、豐潤、青、東光十四州縣被水竈地本年額賦有差。

壬寅，以榮郡王綿億爲正紅旗蒙古都統。

《仁宗實録》卷八八　冬十月甲辰朔，以山東按察使方維甸爲河南布政使，山東運河道策丹爲按察使。

賑卹山東臨清、館陶、武城、邱、夏津、聊城、堂邑七州縣及坐落各衛屯被水災民有差，並緩徵漕項銀米。貸清平、莘、朝城、東阿四州縣貧民口糧，給陽穀、博平、高唐、恩四州縣貧民一月口糧。

丙午，那彦寶、巴寧阿、陳大文等奏：北上頭工合龍，全河水勢復歸故道。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諭軍機大臣等：台布奏，籌辦河南、河北事宜一摺。内稱蒙古强實爲中國之患，蒙古弱乃爲中國之福，以番制蒙誠爲良策數語，甚屬錯謬。

《仁宗實録》卷八八　丁未，調河南按察使陳鍾琛爲山東按察使，山東按察使策丹爲河南按察使。

癸丑，額勒登保奏報：生擒首逆辛斗、僞總兵蘇啓志。又穆克登布等勦辦樊荀等逆。

乙卯，撥廣東藩庫銀二十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撥江西藩庫銀十一萬兩，解往陝西備賑。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丁巳，德楞泰奏：殲斃首逆龍紹周，全股掃蕩。得旨：獎賚，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八九　癸亥，額勒登保著加恩晉封三等伯，德楞泰著加恩晉封二等伯，賽沖阿著加恩賞騎都尉世職，温春著賞雲騎尉世職。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甲子，予近畿災民棉衣。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英善、福甯奏，接據哲孟雄來禀，當即籌度檄諭緣由一摺。内稱廓爾喀喇特納巴都爾與噶箕等不和，借披楞之兵與廓爾喀打仗等語。

《仁宗實録》卷八九　戊辰，以太常寺卿善寶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慶成奏，生擒楊開甲之子楊麟生及僞先鋒張文喜等。所辦甚好。

十一月甲戌朔，加賞五城賑米。

乙亥，諭：御史鄭敏行奏，請定觸犯父母發遣人犯不准援赦之例一摺。【略】所有觸犯父母發遣人犯，如遇恩赦，傳詢各犯祖父母、父母，有願伊子孫回家者，仍欽遵皇考諭旨，准其釋回，以符孝治天下之義。儻赦回後再有忤逆情形，一經呈告，即當加倍治罪。

《仁宗實録》卷九〇　丙子，調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爲浙江提督，浙江提督蒼保爲福建水師提督。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丁丑，召長麟來京，以惠齡爲陝甘總督。調和甯爲山東巡撫，以李殿圖爲安徽巡撫。

《仁宗實録》卷九〇　以廿肅按察使姜開陽爲福建布政使，甘肅蘭州道蔡廷衡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戊寅，賜姚大甯等五十四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己卯，命侍郎高杞、莫瞻菉疏濬通惠河。

《仁宗實録》卷九〇　辛巳，以大學士王杰、慶桂、劉墉、董誥爲會典館總裁官。吏部尚書劉權之、户部尚書朱珪、禮部尚書紀昀、兵部尚書豐紳濟倫、刑部尚書禄康、工部尚書彭元瑞爲副總裁官。

壬午，免陝西商、隴二州節年商稅缺額銀。賑陝西高陵、耀、咸陽、興平、醴泉、乾、武功七州縣被旱災民，並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甲申，諭：琅玕等奏，審訊伊桑阿驕縱勒索，及勦辦苗匪並未親赴石峴軍營，捏飾具奏，各款屬實，定擬斬候一摺。

《仁宗實録》卷九〇　伊桑阿著改爲絞立決，【略】以爲甘心欺君、不顧性命者戒。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吉慶等奏，洋盜陳添保攜眷內投，並將繳出安南印敕進呈。據摺内稱，陳添保因捕魚遭風，於乾隆四十八年經阮光平擄去，封爲總兵等語。可見積年洋盜滋擾，皆由安南窩留所致。【略】本應聲罪致討，惟該國見與農耐搆兵，轉不值乘其危急，加以撻伐。撲諸天理，該國滅亡亦在旦夕，更無庸以文誥化誨，亦毋庸給予照會。

《仁宗實録》卷九〇　戊子，額勒登保奏報：督勦通江一帶殘匪，擒獲僞元帥冉添璜、賊目龐思宇等。賞勦賊奮勇積勞成疾之甘肅提督穆克登布雲騎尉世職。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己丑，撥兩淮運庫銀四十萬兩，分備陝西、四川軍需。

《仁宗實録》卷九一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賊匪情形，以西北爲重，川陝連界西北一帶，上游江水淺涸，恐零匪乘間竄越，關繫匪輕。此時張、魏兩股，並楊逆餘匪，所剩不過二百餘人，慶成務當督飭吴亨衍等上緊搜捕，如能在該處殲除净盡，即屬慶成等之功。倘一時未能辦竣，總須將該逆截向川境，以便經畧等合兵勦辦，斷不可令其闌入陝界。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壬辰，以三省教匪漸次蕩平，命增移要隘營伍，以資控制。

《仁宗實録》卷九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軍務即日告蔵，其善後事宜内，惟安插鄉勇一事最爲緊要，屢次諭令該督撫或酌給叛産絶産，或令充伍食糧，原爲伊等豫籌生計。但聞叛産一項爲數無多，蓋各省匪黨，皆係無籍之徒，鋌而走險，其甘心從賊，如龐洪勝之家産饒裕者寧有幾人？至被賊裹脅各村民，其本有田産者，一經散出，自必歸家各認己業。且各處尚有散出難民，均須安插，是叛産絶産亦豈能徧給無遺。況自賊中投出者，即屬良民。此等多係無業之徒，若不妥爲安撫，仍令流離失所，亦恐滋生事端。因思川、陝、楚地方遼闊，儘有官山未經開墾荒地，與其爲客民占據，何如撥給鄉勇，令其自安耕作。此外若有可興之利，不妨奏明辦理。如川省銅鹽等項，或有可以資借謀生，無礙於官而有便於民者，各就該省現在情形，量爲措置。至鄉勇隨同官兵勦賊日久，其中傷病者諒亦不少，現在各省所調官兵，其因傷病未癒及隨征日久者，均以次徹歸原伍，而鄉勇之傷病者轉未議及，是官兵之裁撤者多，而鄉勇之冗食者不少，殊非覈實之道。且有由省調派隨征者，此時即應先行裁徹，以節糜費。將此傳諭知之。

撥廣東商捐銀十三萬三千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吉慶等奏，安南保樂州夷人農福連，幫同農耐與阮光纘打仗，見在三路進攻黎城等語。【略】外夷彼此搆兵，與内地無涉，吉慶等當持以鎮静，不必過問，止須飭令内地各邊隘，嚴加防範，並密爲偵探。

乙未，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高見奇、僞帥周萬友等。得旨：嘉獎。

湖北巡撫全保等奏：進勦戴家營賊匪，殲擒僞軍師鄭三元、僞元帥褚貴等。得旨：獎賚，全保、長齡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九一　丙申，七十五著即解任，交額勒登保、德楞泰將沿途如何逗遛延緩之處，訊明參奏治罪。

戊戌，七十五縱賊殃民，【略】著革職拏問。

壬寅，免雲南建水、浪穹二縣水災本年額賦。

《仁宗實録》卷九二　十二月癸卯朔，長麟奏報：慶成等帶兵在階州牛頭寺草川子等處，殲擒苟文明一股賊匪。

丙午，免直隸青、東光、正定、深澤四縣水災本年額賦。加賑直隸大興、宛平【略】六十州縣被水災民。

己酉，以福建漳州鎮總兵官胡天格爲廣西提督，福建延平協副將李慶雲爲漳州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癸丑，定四川打箭鑪税額。

《仁宗實録》卷九二　甲寅，截留湖北江夏等州縣帶徵漕米四萬七千八百餘石，以備軍糈。

加賑甘肅皋蘭、狄道【略】四十廳州縣，並西固州同、沙泥州判、莊浪、紅水二縣丞所屬被水被旱災民。

乙卯，加賑直隸薊、三河、定興、望都、高陽、滿城、滄七州縣被水災民。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此各股賊匪，經官兵叠次勦殺，勢極殘敗，不敢與官兵接仗。馬騾皆少，衣服凋零，惟到處逃避，苟延殘喘。今苟文明一股，糾合張士龍餘黨及各股老賊遣孽大小男婦，約有三千餘人，馬騾四、五百頭匹，衣帽整齊，並有鳥槍弓箭撒袋等物。德楞泰所帶俱係屢次得勝勁旅，極爲趫健，素爲賊匪所畏懼。乃此次苟文明等匪，竟敢搶占山梁，併力抗拒，並兩次下壓，勢極兇悍，官兵僅殲賊一百餘名，未能得手，實爲可恨。【略】苟逆在李家壩地方，攻破大寨，擄掠七八百人，並衣服鎗箭等物。其寨中百姓，遭賊慘殺者，更不知凡幾。此皆七十五縱賊殃民之罪。【略】已將七十五革職拏問。德楞泰於兩三日內即可與額勒登保會合，伊二人當遵照節降諭旨嚴審定擬具奏。此時大股兇悍賊匪，祇有苟文明一股，額勒登保、德楞泰務當督率將弁等，併力合擊，以期滅此朝食。

己未，撥兩淮商捐銀二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辛酉，七十五著加恩免其正法，作爲兵丁留於軍營，在前敵効力贖罪，以觀後效。所有四川提督員缺，著豐紳補授。其所遺甘肅肅州鎮總兵員缺，著張績補授。

戊辰，福建巡撫汪志伊因病解任。調安徽巡撫李殿圖爲福建巡撫，以江蘇布政使王汝璧爲安徽巡撫，調江寧布政使汪日章爲江蘇布政使，以光禄寺卿先福署江寧布政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己巳，諭：據禮部奏，朝鮮國貢使曹允大等齎貢至京，另齎奏本一件，鈔録進呈。該國王以沖年襲封，奉職屏藩，適該國邪匪糾連、謀爲不靖，即董率臣工，殄除魁黨，窜謫國都，並將辦理頗未臚章入告。所奏已悉。【略】已降旨飭令沿邊大吏一體嚴查，設遇該國匪徒潛入關隘，一經盤獲，即發交該國自行辦理，以示朕撫輯懷柔至意。著禮部將此旨行令該國王知之。

《仁宗實録》卷九二 壬申，額勒登保等奏報：勦辦通江賊匪苟文明一股，斬獲多名，並殲斃賊目苟朝獻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二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嘉慶七年（壬戌、一八〇二）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春正月癸酉朔，上啓鑾謁裕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予經過通州等四州縣貧民棉衣二萬件。

丙子，以順天府文安縣地窪水積，永減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九三 展賑陝西興平、武功、醴泉、乾四州縣，甘肅皋蘭、渭源【略】四十一州縣，及西固州同、沙泥州判、紅水縣丞所屬上年旱災貧民。

壬午，命大學士、伊犂將軍保寧來京供職，以伊犂領隊大臣松筠爲將軍。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癸未，以三月謁西陵，豫予經過涿州等五州縣貧民棉衣一萬件。

甲申，以關槐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九三 撥湖南藩庫銀十五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戊子，撥山西藩庫、兩淮長蘆運庫銀各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己丑，參贊大臣德楞泰奏報：督兵痛勦苟文明，斃賊多名，及賽沖阿搜捕劉朝選匪衆完竣。

撥河南藩庫銀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辛卯，諭：山西巡撫伯麟奏，請晉鹽行銷地界給票驗放，以杜偷越一摺。【略】遂欲明立限制，給票稽察，勢有難行，應無庸議。

《仁宗實録》卷九三 轉兵部右侍郎李鈞簡爲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以内閣學士劉鐶之爲兵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甲午，額勒登保奏：生擒首逆辛聰，殄除餘黨。得旨：獎賚。

吴熊光等奏：摻勦邊境匿匪，生擒首逆張允壽子得貴，並將青號餘匪全數撲滅。得旨：獎賚，全保、長齡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九三 乙未，以直隸按察使瞻柱爲布政使，熱河道慶章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丙申，發明安伊犂效力。

丁酉，禄康著專辦步軍統領事務，仍兼正黄旗漢軍都統，所遺刑部尚書員缺，著德瑛補授。瑚圖靈阿著轉補刑部左侍郎，所遺刑部右侍郎員缺，著賡音調補。繼善著調補盛京刑部侍郎，所遺盛京禮部侍郎員缺，著多慶補授。

《仁宗實録》卷九三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德楞泰將苟逆截回西南，勢已窮蹙，現飭薛大烈帶兵狠追。德楞泰因川東零匪滋事，前赴大寧之通城一帶，督飭

搜捕，自應如此辦理。川東零匪，專交德楞泰就近勦辦，斷不可任其竄入楚境。苟逆一股，雖有薛大烈等分路追擊，但德楞泰既不克兼顧，著額勒登保督同薛大烈等奮力殲洗。陝省竄匪宋應伏、李貴成、劉永受等爲數不過四、五百人，額勒登保務須上緊轉催楊遇春、慶溥等尅日勦淨，將此傳諭知之。

己亥，額勒登保奏報：苟逆由西鄉向七星壩搶船偷渡，殊出意料之外。七星壩一帶本設有防兵，額勒登保前因賊氛已遠，遽行徹去，是以苟逆探知無兵備禦，遂肆無顧忌，搶船偷渡。

庚子，以太常寺卿劉鳳誥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仁宗實録》卷九四 二月癸卯，撥安徽藩庫銀十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又諭：各路軍營奏報，皆稱賊匪窮蹙，不成股數，指日即可蕩平。乃近日節據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等奏報，苟逆竄過漢江，其餘巫山、大寧、奉節、雲陽、梁山、新寧及興山、巴東等處賊匪，四出滋擾，賊數較前頓增數倍。此等賊匪，皆係從前勦剩各股餘孽，如陳朝觀之兩子及宋應伏等，向來本未著名，今忽湊聚成股，隨處竄擾，若不亟爲撲滅，必致又成大股。【略】此時各處賊匪，既已出山紛竄，雖係餘孽，皆當隨時隨地，上緊截勦，掃除淨盡。六年以來，勦賊之法，總係跟蹤追勦，【略】迄無成效，自宜亟籌變計，各專責成，勉圖奏績。此時陝境苟逆及各處零匪，專交額勒登保督同楊遇春等辦理。川東一帶之賊，專交德楞泰辦理。川北之賊，專交勒保、賽沖阿等辦理。楚省興山等處各匪，專交吴熊光、全保、長齡等辦理。務將各人專辦之賊，即在本境内就地殲除，不得以驅逼出境了事，如有他省竄至之賊，亦即當隨時截殺。俾賊匪所到之地，皆有兵截勦，無從逃逸，可期以次肅清。並各於要隘處所添撥兵勇，嚴密防範，務使聲勢聯絡，互相接應，於勦捕方爲有益。再統計各處竄匪不過萬餘，而額勒登保所帶征兵數倍於賊，諒敷勦辦；但恐官兵日久疲勞，應須酌換，或分則見單，不敷撥遣，不妨量爲添調，不得以前此奏請徹兵意存迴護。特此傳諭各路領兵大員及各督撫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乙巳，發京倉稜粟米二萬五千石，於五城平糶。

丁未，釋奠先師孔子。

《仁宗實録》卷九四 戊申，以詹事府詹事那彦成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己酉，召長麟來京，命賽沖阿回陝西協勦教匪。

《仁宗實録》卷九四 辛亥，撥河南、山東藩庫銀各五十萬兩，山西藩庫銀一百萬兩，解往四川，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乙卯，實授博興爲理藩院尚書，以刑部尚書德瑛兼正白旗漢軍都統。

庚申，撥雲南積存錢一百萬緡，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甲子，以江西鹽法道李亨特爲湖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丙寅，雲南維西廳猓匪首逆腊者布恒乍綳，句結獞獠夷匪滋事，命琅玕勦之。

《仁宗實録》卷九四 額勒登保奏報：道員劉清生擒首逆李彬及辛聰之弟辛文，殲斃餘匪多名。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丁卯，展賑廣甯門外普濟堂、德勝門外功德林留養貧民一月。

己巳，勒保等奏：疊次痛勦陳自得一股賊匪，殲擒殆盡。田朝貴追勦張、魏二逆，及宋國品等連次斃賊多名。得旨：獎賞。

《仁宗實録》卷九四 免四川教匪滋擾之大寧、太平【略】二十五廳州縣本年額賦有差。並展緩梁山、達【略】十九廳州縣帶徵銀，及大寧、太平、廣元、通江、南江五州縣鹽茶稅銀。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三月癸酉，勒保奏：殲斃首逆張添倫、魏學盛及僞元帥陳國珠等。得旨：嘉獎，下部議敘。

《仁宗實録》卷九五 丙子，吴熊光奏報：長齡帶兵追勦王、曾兩股賊匪，射中首逆曾芝秀，斃賊多名。

免湖北被賊滋擾之鄖、鄖西【略】四十二州縣本年額賦有差，並展緩帶徵舊賦。

丁丑，德楞泰奏報：截勦綠號賊匪，殲斃首逆龍其堯，生擒老教師李世漢、李國珍等，全股洗淨。

癸未，命翰林院侍講學士汪廷珍提督安徽學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戊寅，上啓鑾謁西陵。閱永定河工。免經過宛平縣明年額賦十分之五，良鄉等五州縣額賦十分之三。

庚辰，展賑京城内外災民一月。

《仁宗實録》卷九五 甲申，禮部以宗室會試中額請，得旨：取中三名。

《仁宗實録》卷九六　丙戌，以大學士慶桂兼署户部尚書。庚寅，嚴禁有漕省分浮收折色。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辛卯，以四川民人續輸津貼軍賞銀，免温江等三十三廳州縣地丁銀十分之三，華陽等三十五廳州縣十分之二，成都等二十五廳州縣十分之一。

《仁宗實録》卷九六　撥浙江商捐銀四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壬辰，户部尚書成德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謚恪慎。以禄康爲户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九六　癸巳，以詹事府少詹事鶴林爲光禄寺卿。調正白旗漢軍都統。以理藩院尚書博興兼正白旗漢軍都統。

已亥，諭軍機大臣等：歸、巴、巫山等處有黄、白、青等號賊股約三千餘人，又有藍號一股約二千餘人，相距江岸均不甚遠。川楚邊界，犬牙相錯，在在毘連。賊匪朝川暮楚，原無定向，在川即爲川匪，在楚即爲楚匪。德楞泰身爲參贊，斷不可心存畛域。現在既由水路順流而下，抄出賊東，自應遇賊即勦，先清江岸，帶領勝兵赴楚協勦，俾楚境一律肅清，竣膺懋賞。將此傳諭知之。

庚子，撥江西藩庫銀十萬兩，解往湖北，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是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吉慶奏：住居澳門之大西洋夷人稟稱，有暎咭唎夷船灣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懇求保護。當即飭諭暎咭唎夷船回國，毋許登岸，澳門夷人情形安静。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夏四月辛丑朔，陳大文因疾乞解任，允之。以熊枚署直隸總督。

《仁宗實録》卷九七　壬寅，以遣戍伊犁、已革陝甘總督宜綿年老，釋令回旗。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費淳、岳起同日覆奏，上年江蘇省徵收漕糧情形等摺，朕詳加披閲，其意總以江省有漕各州縣，徵收時不能顆粒無浮者，實爲彌補虧空起見。該省即有虧項，自應屏除浮費，撙節補苴，原不得藉此爲名，於收兑之期。是借彌補之名，巧歸私家，與冒賑何異耶。至岳起摺内稱，漕船實在疲丁，若不畧爲津潤，誠恐遷延水次，所關匪細等語。旗丁津貼款項，自蔣兆奎、鐵保任漕督以來，先後奏請調劑，經朕節次加恩，每船准多帶土宜，並劃給曬晾米石，撥給漕費錢文，多方接濟，不一而足，是丁力已屬寬裕。如各該州縣果無浮收積弊，則旗丁等於嘉慶四、五兩年，均照新定章程妥速辦理，又何敢向州縣借詞勒措乎。至該督等所稱有較往年多收一、二成不等之處，諒必不止此數。即如松江、奉賢等縣多有浮收，此次該督等摺内並未見指名參奏。近又聞蘇、太等屬比上年亦有加增，大概總在加二以上，何以費淳等竟毫無聞見。在費淳、岳起平日居官廉潔，朕所深知，但屬員則未必皆然，若大法而小不廉，於事何益。乃岳起摺内，有不但可以自信並可信人之語，是不免爲人所愚弄矣。看來伊等此次所奏情節，仍係輕聽屬員之言，被其朦混。現在費淳業已前赴蘇、松一帶查閲營伍，著即會同岳起遵照前旨，將浮收最多縣分徹底嚴查，並此外各州縣等，稍有浮收之處，亦應一體查究。如有私肥入己情事，即據實參辦，不得稍有徇縱，自干咎戾。

戊申，轉兵部右侍郎成書爲左侍郎。以署吏部左侍郎長麟爲兵部右侍郎、兼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仍署吏部左侍郎。以河南巡撫顔檢帶兵部侍郎銜、置直隸總督，調湖南巡撫馬慧裕爲河南巡撫，以兵部左侍郎高杞爲湖南巡撫。

壬子，以杭州將軍普福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鑲藍旗蒙古都統，調荆州將軍弘豐爲杭州將軍，以正藍旗滿洲副都統積拉堪爲荆州將軍。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癸丑，以京師缺雨，展賑京城内外災民。

甲寅，免直隸旗租逋銀。

《仁宗實録》卷九七　撥河南藩庫銀二十萬兩，解往陝西，爲寧陝鎮建造營汛兵房之用。

辛酉，撥江西、河南藩庫銀各二十萬兩，解往湖北，并准湖北藩庫動支銀十萬兩，以備軍需。撥四川米一萬石，解往陝西，以備軍糈。

乙丑，賜一甲吴廷琛、李宗昉、朱士彦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李仲昭等八十四

人進士出身，三甲林紹龍等一百六十一人同進士出身。

丁卯，慶成奏報：生擒首逆魏洪升、張喜，僞先鋒白庸等。

己巳，密諭勒保知，朕風聞川東、川北一帶，自去年秋冬以來，有一種棍徒，名爲土豹，聚數十人，搶掠婦女，用綿塞口，裝入口袋，背負而奔，號爲開堂子。由川江用船滿載，掠往湖北販賣，所過關口，長隨、胥役得錢私放，路人目擊，不敢過問，州縣雖知，亦皆緘默不辦。此等棍徒，皆假冒教匪，肆行無忌，州縣不敢追捕，關口受賄任行，成何世界耶？汝係受恩深重之大臣，當嚴密先行查訪的確，若祇有一二起，責成有爲之守令，迅即查拏，按律究辦。儻人數衆多，不可畏難將就，竟用兵捕緝，亦無不可。總之惡不可留，留則益形滋蔓，若稍存畏事姑息鄙見，以致養癰成患，惟汝是問。輕重權衡，斟酌至善，辦理此事，究竟情形若何，查明先行覆奏，併此硃諭繳回。特諭。又密諭吴熊光、全保。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五月丁丑，諭：八旗回子身後遺孤不願歸原處者，照八旗例給錢糧一分。

《仁宗實録》卷九八 勒保奏報：追勦青、白等號餘匪，殲斃首逆劉朝選。

辛巳，琅玕奏報：擒獲首逆腊者布。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壬午，勒保奏：生擒首逆庹向瑶，並老教掌櫃徐添培、張思從賊目多名。得旨：獎賚。

《仁宗實録》卷九八 丁亥，撥河南藩庫銀十萬兩、廣東藩庫銀三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己丑，琅玕奏報：攻克康普賊寨，將北路猓匪勦淨。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費淳等覆奏，訊明任兆炯於徵收漕務並無營私情弊，請仍將該員送部引見一摺，已准所請。至設法彌補，原係各省權宜辦法，豈可公然以此爲名，令各州縣向百姓浮收漕米，設立漕餘名目，提取歸公。試思正供原有定額，今設立漕餘名目，使百姓等於額外輸將，此非加賦而何。況州縣等知本任倉庫有虧，可以浮收漕糧彌補，勢必將公項私自挪移，作爲虧空。百弊叢生，皆由於此。所辦已屬非是，該督等所稱嗣後設法撙節，不復取之漕餘，自應如此辦理。至所稱蘇、松、太等屬地處低下，米色不純，折耗較多，收數不能不寬，即貼費不能不重等語，無此情理。東南産米之鄉，蘇、松尤爲沃壤，與浙省杭、嘉、湖相等，從未聞有蘇、松米色低下之語。即間因水旱地方，偶有青腰白臍米色，亦不過百中之一二，焉有同郡一律低下之理。況此三處，近年並未被水旱之災，米色何由低薄。至旗丁等多索貼費，自因聞知該州縣浮收漕糧，遂爾心存挾制，與米色有何關涉。若云米色不純，即須多加貼費，豈旗丁索費兑收，沿途私買好米到通交納乎。且旗丁等向來沿途使費，早經降旨裁革，復經節次加恩，准其多帶土宜，並劃給曬飄米石，撥給漕費錢文，多方接濟，不一而足，丁力已屬寬裕。何至江蘇一省，每年尚須貼銀三十餘萬兩之多。所奏殊不確實。【略】費淳、岳起身任封圻，不思仰體朕愛惠黎元至意，輕信屬官愚弄，公然以大干例禁之浮收折色諸弊，視爲不得不行，率爾密陳，妄爲嘗試，本應將費淳、岳起照例治罪，姑念伊二人向來辦事尚屬清慎，著傳旨嚴行申飭。

辛卯，諭内閣：前此岳起、鐵保等，因上年江蘇徵收漕糧辦理不善，及不能約束旗丁藉端勒索，均經自請議處，曾降旨俟全案審結後，再降諭旨。兹據費淳、岳起等覆奏，查明各屬徵收漕務，尚無侵肥入己情事，惟據稱各州縣因運丁有需貼費，徵收時不無津潤等語，可見該省收漕不能無弊。【略】至知府任兆炯，漕務本非專責，何以岳起派令攙越，鐵保亦令其親赴淮安，面加委任，以致外間嘖有煩言。岳起係本省巡撫，當此肅清漕弊之時，既不能實心整頓，又復委用非人；鐵保管轄全漕，於旗丁需索幫貼，並不留心約束，且將彈壓漕務委之知府，致滋物議，亦屬不合。岳起、鐵保，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費淳係屬統轄大員，漫無覺察，亦難辭責，著交部議處。

壬辰，德楞泰奏報：痛勦蒲添寶股匪。

甲午，慶成奏報：勦捕張、魏餘匪，生擒僞元帥康二麻子及僞總兵張昌元等。得旨：獎賚，加慶成太子太保。

《東華續録》嘉慶一三 六月癸卯，琅玕奏：兵勦康普葉枝夷匪，西、北兩路全境疏通。

己酉，德楞泰奏：冒雨趕勦樊、曾賊股，淹斃首逆樊人傑等，並將樊人傑妻子、弟姪全行殲斃，餘匪掃蕩。得旨：獎賚，晉封德楞泰三等侯，將軍賽沖阿等下部議敘。賞提督長齡雲騎尉世職。

勒保奏：殲斃首逆楊步青。得旨：獎賚。

甲寅，命劉權之、德瑛軍機處行走。

乙卯，額勒登保奏：擊獲首逆苟文明家屬。開復革職留任處分。

《仁宗實録》卷九九　謂工部左侍郎那彦寶爲兵部右侍郎，轉工部右侍郎蘇楞額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吉綸爲工部右侍郎。調正黄旗漢軍都統禄康爲鑲黄旗漢軍都統，以京營左翼總兵恭阿拉爲正黄旗漢軍都統，以兵部右侍郎長麟爲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秋七月辛未，勒保奏：殲除黄、白、青、藍四號賊匪，生擒首逆劉朝選。得旨：獎賚，晉一等男。

丙子，繼善緣事降調，調穆克登額爲盛京刑部侍郎，以花尚阿爲盛京兵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〇〇　己卯，以湖北布政使孫玉庭爲廣西巡撫，賞還二品頂帶，候補布政使同興署湖北布政使。

庚辰，以奉天府府尹明志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調福建按察使喬人傑爲湖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成寧爲福建按察使。

癸未，撥河南藩庫銀三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甲申，允大學士王杰致仕，加太子太傅，在籍食俸。

《仁宗實録》卷一〇一　以廣東督糧道邱庭漋爲按察使。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清安泰奏，安南阮藩被農耐侵逼，欲叩關投納。想吉慶接到稟報，自必馳赴鎮南關，督辦一切。現在清安泰已奏明前往，兹又諭令孫玉庭速赴廣西，會同妥辦。如阮光纘率屬内投，即應照從前黎維祁之例，妥爲安置。儻敢請助兵，吉慶應據實奏聞，候旨至。農耐知阮光纘入關，或指名求索，儻敢稱兵境上，自不可稍爲容貸。若情詞恭順，亦當馳奏，朕再爲區處。吉慶當熟籌妥辦，並於各關隘飭屬嚴防，不可示外夷以弱。如孫玉庭已到，即令清安泰回省理事。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戊子，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仁宗實録》卷一〇一　壬辰，調甘州提督楊遇春爲固原提督，以湖南永州鎮總兵官穆克登布爲甘州提督，正紅旗漢軍副都統慶溥爲湖南永州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甲午，額勒登保等六百里加緊奏報：官兵殲斃首逆苟文明，並擒斬餘黨。【略】額勒登保著加恩晉封一等伯。

和甯著即解任，來京候旨。所有山東巡撫員缺，著祖之望補授。所有刑部左侍郎員缺，著初彭齡轉補。姜晟著加恩賞給四品頂帶，補授刑部右侍郎。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清安泰奏，接據太平府知府王撫棠等稟報，農耐、阮種攻打昇隆城，阮光纘敗走被獲，阮種入城自立等語。邊關緊要，吉慶、孫玉庭應查看情形，督率文武各員小心防守。至外夷自相吞噬，與内地無涉，不必過問。如阮種有納款之事，或另有别意，再行奏聞請旨。

《仁宗實録》卷一〇一　諭軍機大臣等：此時川陝軍務，均可剋期告竣，惟楚省蒲逆等匪，尚延殘喘。德楞泰或用勦撫兼施之法。諭以教匪起事七年以來，所有著名首逆俱經官兵擒斬，老教匪徒，已無噍類，爾等伎倆，斷不能如老教之兇狡，更難倖免；且俱係近來後起，罪亦較輕，我皇上如天好生，憐爾等愚頑，誤投陷阱，是以屢降恩旨，凡有悔罪自新者，概予寬宥，爾等應及早投出。若經曉諭之後，仍不改悔，即當殲戮無遺。生死所關，急宜猛省。如此剴切曉諭，庶賊匪等相率來投。但此爲一時權宜，一面出示，一面仍當搜捕，於八月内速蔵大功。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丙申，勒保奏：迎勦楚省竄匪，斃首逆賴先鋒、撲滅全股，並兆截張長青一股。得旨：獎賚。

丁酉，刑部尚書張若渟卒，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謚勤恪。

《仁宗實録》卷一〇一　丁酉，以太僕寺卿良貴爲奉天府府尹。

戊戌，轉户部右侍郎平恕爲左侍郎，調吏部左侍郎錢樾爲户部右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曹城爲左侍郎，調兵部左侍郎李鈞簡爲吏部右侍郎，轉兵部右侍郎劉鐶之爲左侍郎，調禮部右侍郎潘世恩爲兵部右侍郎，以内閣學士鄂槐爲禮部右侍郎。轉都察院左都御史熊枚爲刑部尚書，調兵部尚書汪承霈爲左都御史。以户部左侍郎戴衢亨爲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清朝柔遠記》卷六　本月，蘊端多爾濟請巡俄羅斯邊界。時喀爾喀親王蘊端多爾濟請巡查恰克圖東西卡倫，奉諭：俄羅斯交界四十七處卡倫，向來未定巡查之例，今蘊端多爾濟奏稱明年四月親查恰克圖西十九處卡倫，後年再查恰克圖東二十八處卡倫，逾十年與庫倫辦事大臣輪流一次往查，亦屬嚴肅邊界之意，著照所請行。但俄羅斯人等多疑，著蘊端多爾濟於巡查卡倫以前，明白曉諭，使俄羅斯固畢爾納托爾等知巡查原欲永清二處交界，並無别故，自不至心生疑懼也。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八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仁宗實録》卷一〇二 庚子，命户部尚書朱珪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

撥河南藩庫銀三十萬兩、兩淮鹽庫銀二十萬兩，解往湖北，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辛丑，吉慶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册。瑚圖禮著從寬改爲革職留任。

《仁宗實録》卷一〇二 免直隸定興、安肅、清苑、滿城、景、交河六州縣蠲災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吉慶奏，農耐遣使恭進表貢，並縛送莫觀扶等三犯來粤正法各情形。覽奏俱悉。

《仁宗實録》卷一〇二 以長蘆鹽運使嵇承志署河東河道總督。

乙巳，撥安徽米四萬石、湖南米三萬石、河南小米二萬石，解往湖北，以濟軍糈。

己酉，調四川按察使董教增爲貴州按察使，以四川建昌道劉清爲按察使。

撥河南藩庫銀三十四萬兩，浙江藩庫銀二十六萬兩、廣東藩庫銀四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壬子，以大理寺少卿長琇爲太僕寺卿。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辛酉，德楞泰奏：殲斃蒲添寶，擒斬藍、黄、白三號賊目多名。得旨：獎賚。

《仁宗實録》卷一〇二 壬戌，以光禄寺卿王懿修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勒保奏報：殲滅首逆賴先鋒賊匪。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乙丑，諭：祖之望等奏，審明金鄉縣阜孫冒考一案，分別定擬一摺。【略】和甯著照部議革職，藩司吴俊除已另案革職外，臬司陳鍾琛職任刑名，未經秉公督辦，著交部嚴加議處。餘著交刑部覈議具奏。

九月己巳朔，實授顔檢直隸總督。

癸酉，廣東博羅縣會匪滋事，命吉慶勦之。

甲戌，定蒙古留孤養親例。

《仁宗實録》卷一〇三 丁丑，以安徽布政使福慶爲貴州巡撫，江蘇按察使阿林保爲安徽布政使。調湖南按察使李亨特爲江蘇按察使，以湖南岳常澧道薛對爲按察使，解任貴州布政使百齡仍署原官。

丁亥，撥兩淮倉穀十萬石，運往江西平糶。賑安徽望江、宣城【略】十五州縣被水被旱災民。並緩徵懷寧、桐城【略】二十二州縣，安慶、宣州等衛本年額賦。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熊、戴、崔、胡殷匪，經孫清元等追勦，均有斬獲，賊勢日蹙。額勒登保現又到楚，與德楞泰會合，分路搜擒，如熊翠、熊方青、戴四、崔宗和、胡明遠五逆，概行殲戮，其零匪不過百人，即可馳奏大喜黄摺。

辛卯，兩廣總督吉慶奏報：攻破博羅縣羅溪營賊巢，擒獲僞元帥張錦秀等。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奏，王姓殷匪並彭光俊帶領六七百人，經富翰、孫清元追入陝境，喜明、穆克登布分路截勦，連接五仗，將該匪擒斬過半，餘向川省逃遁。額勒登保以刻下賊匪竄伺陝境，擬暫紮安、紫一帶，東顧楚境，西策川界。自應如此辦理。惠齡於帶兵打仗，竟不足恃，可將南山零匪交伊搜捕，所有陝境事宜，仍專交額勒登保督辦，湖北專交德楞泰督辦，川省專交勒保督辦。額勒登保等當遇賊即勦，嚴防邊境，務於十月内蔵功。然不可因朕萬壽慶節有心迎合，草率竣事。總應於迅速之中，辦理完善，以期一勞永逸。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丙申，吴熊光奏：興山縣寨勇殲斃黄號首逆唐明萬。

《仁宗實録》卷一〇三 免雲南獮匪滋擾及兵差經過之維西、麗江【略】二十二廳州縣本年額賦有差。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楚境賊匪，昨已專交德楞泰督辦。該參贊當督飭將領，剋日掃除，如果境内肅清，川省未浄，德楞泰係成都將軍，應移師入川，協同捕浄。目下功届垂成，以勦爲正，不可徒事招撫，耽延時日。將此傳諭知之。

戊戌，賑江蘇海、沭陽二州縣被水災民，並免本年漕糧額賦。

《仁宗實録》卷一〇四 冬十月己亥朔，賑安徽宿、靈璧、泗、盱眙、五河五州縣被水災民。

庚子，以通政使司副使邵自昌爲光禄寺卿。

癸卯，吉慶馳奏：將博羅縣結會滋事之首惡陳爛、屐四擒獲，凌遲正法，餘匪即就肅清。

乙巳，給江蘇碭山、豐、沛、銅山、蕭五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丙午，撥兩淮運庫銀二十二萬兩、浙江運庫銀二十八萬兩，解往河南，以備軍需。

己酉，以鑲白旗漢軍都統張承勳爲杭州將軍，禮部尚書長麟兼鑲白旗漢軍

都統。

庚戌，免江西湖口、彭澤二縣旱災本年額賦十分之一，餘分兩年帶徵。

辛亥，賑兩淮板浦、中正、臨興三場被水竈户，并蠲緩新舊鹽課。又緩徵丁溪、草堰、劉莊、伍佑、新興、廟灣六場旱災本年鹽課。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辛亥，禁番役子孫出仕應試。

《仁宗實録》卷一〇四　王子，勒保奏報：擒獲白號賊首張簡。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甲寅，以湖廣總督吴熊光兼署湖北提督。

乙卯，申禁軍營賞項入軍需報銷。

《仁宗實録》卷一〇四　勒保奏報：殲除白號餘匪，擒獲藍號賊首湯思蛟。

賑盛京廣寧、牛莊、白旗堡、小黑山、遼陽、巨流河、承德等處水災旗民有差，並貸籽種口糧。

丙辰，免黑龍江齊齊哈爾水災本年額賦，並蠲緩舊借糧石有差。

丁巳，德楞泰奏報：殲斃白號賊首戴四，生擒賊目趙鑑。

撥兩淮運庫銀三十萬兩、粵海關税銀二十萬兩，解往四川，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辛酉，賜李白玉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英善奏，廊爾喀王吉爾巴納租塔畢噶爾瑪薩野呈進例貢。

甲子，召孫玕秉來京，以初彭齡署雲南巡撫，百齡護理貴州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〇四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黄、藍、線字等號餘匪尚有千餘人，向川陝交界之官壩地方竄走。此起餘匪，從前由楚入川，皆由該處官弁不能迅速殲除，僅將該匪等驅出川境，實屬督勦不力，勒保著傳旨申飭。該匪等闌入陝境，即距南山不遠，設又竄匿老林，轉瞬嚴寒，勦捕復形棘手。昨經降旨，令額勒登保帶兵入川，與德楞泰、勒保三面兜逼。茲該匪已有入陝之勢，額勒登保自當迎頭截擊，即或未能勦浄，亦當截回川省，跟蹤追捕，斷不可令其竄往南山，又致稽滯。至惠齡係該省總督，節據奏稱，陝省緊要各隘口，俱已派兵嚴禦。若令闌入，甚至竄匿南山，必將惠齡及防堵之員一併治罪。欽之，勉之。

以正黄旗漢軍都統恭阿拉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右侍郎吉綸署倉場侍郎，以經署大臣額勒登保爲鑲藍旗蒙古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丁卯，封已革克勤郡王恒謹爲不入八分輔國公。

清總部・綜述・清仁宗部

《仁宗實録》卷一〇五　十一月戊辰朔，德楞泰奏報：殲擒首逆陳侍學等。

庚午，調山東巡撫祖之望爲陝西巡撫，以山東布政使倭什布爲巡撫，按察使陳鍾琛爲布政使。内閣侍讀學士金光悌爲山東按察使。

吉慶辦理博羅會匪一案，節次奏報，種種張皇冒昧，糊塗草率，不勝協贊綸扉之任。吉慶著革去協辦大學士，仍暫留兩廣總督，以觀後效。

免雲南鄧川州被水災民本年蠲剩餘公等銀十分之七，及應徵秋糧。

辛未，免雲南新興州水災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烏大經奏稱，獐匪經官兵屢次痛勦後，業已畏懼乞降，其首逆恒乍綳逃匿江外。

《仁宗實録》卷一〇五　丙子，勒保奏報：生擒黄號賊首唐明萬。

己卯，額勒登保奏報：截勦川界竄匪，生擒首逆葉二。

丙戌，額勒登保奏報：追勦黄、藍、線等號賊匪，生擒首逆景英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庚寅，所有兩廣總督員缺，著長齡補授，加恩賞戴花翎，即馳驛前往。長麟未到任以前，兩廣總督印務著瑚圖禮暫行署理，廣東巡撫印務著那彦成暫行署理，俟長麟到粵後，瑚圖禮仍回巡撫本任，那彦成即來京供職。張誠基著革職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治罪。秦承恩著加恩以三品頂帶，補授江西巡撫。初彭齡以母老，命來京。命永保以三品頂帶爲雲南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〇五　命吏部尚書琳寧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以鑲白旗蒙古都統永慶爲禮部尚書，户部左侍郎英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調鑲白旗蒙古都統永慶爲鑲白旗漢軍都統。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丹巴多爾濟爲鑲白旗蒙古都統，賞還公爵。以散秩大臣敬敏爲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以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永保爲雲南巡撫，葉爾羌辦事大臣富俊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葉爾羌幫辦大臣多普爲辦事大臣。賞已革山東巡撫和寧藍翎侍衛，爲葉爾羌幫辦大臣。

辛卯，以廣東巡撫瑚圖禮署兩廣總督，漕運總督鐵保爲廣東巡撫，工部右侍郎吉綸爲漕運總督。總管内務府大臣明德爲工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那彦寶兼署倉場侍郎。以前任禮部尚書長麟署鑲藍旗蒙古都統，調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那彦成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内閣學士明志兼正藍旗漢軍副都統。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壬辰，劉甡因病解任，調清安泰爲浙江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一〇五　以安徽按察使恩長爲廣西布政使，安徽廬鳳道珠隆阿爲按察使。

丁酉，賑江蘇豐、沛、銅山、碭山、蕭五縣被水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借給耔種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十二月戊戌朔，安徽宿州賊匪滋事，費淳等勦平之。

辛亥，湖廣總督吴熊光奏：拏獲在逃首逆崔宗和。

《仁宗實録》卷一〇六　壬子，兩江總督費淳等奏報，勦平宿州戕官賊匪王朝名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癸丑，諭：本日申刻，據額勒登保、德楞泰、勒保、惠齡、吴熊光等聯銜遞到六百里加緊奏報，川、陝、楚勦捕逆匪，大功戡定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〇六　額勒登保著晉封一等侯，世襲罔替，並授爲御前大臣，加太子太保。德楞泰著加恩晉封一等侯，加太子太保銜。勒保著加恩晉爲一等伯，並加太子少保銜。明亮著加恩賞封一等男，西安將軍賽沖阿、固原提督楊遇春，著加賞輕車都尉世職。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甲寅，著將豐紳殷德賞給民公品級，仍在散秩大臣上行走。

《仁宗實録》卷一〇六　乙卯，又諭：川、陝、楚及河南、甘肅等省被賊、近賊各州縣應徵地丁漕米等項，前經隨時降旨，分别蠲緩，以紓民力。現在大功戡定，地方全就肅清，小民等復業歸農，漸臻樂利，所有遞年積壓未完各款，自必踴躍輸將。但念該地方經積年蹂躪之餘，元氣未復，此時甫經安集，生計尚艱，正當加之培養，俾得永慶盈寧。著四川、陝西、湖北及河南、甘肅各督撫，即查明所屬各州縣應徵地丁漕米等項，其因被賊、近賊，不能完納，現在帶徵、緩徵，民借、民欠一切銀米等項，分别開單奏聞，候朕施恩豁免。該督撫等務當實力詳查，毋得稍有遺漏，亦不可任官吏等從中隱冒，以副朕軫念黎元慶成施惠至意。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丙辰，諭：【略】阮福映能爲天朝緝捕逋逃、縛獻請旨定奪，並將安南舊領敕印遣使呈繳，深爲恭順。兹表陳捷兵颠末，本係爲伊先世復讐，雖得其國土，不敢擅專，虔遣陪价，納貢請封。除將表文請賜建國名號之處，交大學士會同六部尚書議奏外，所有安南阮光纘獲罪覆滅及阮福映恭順出力緣由，先行通諭中外知之。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孫玉庭奏進阮福映請封表文，朕詳加披閱，所請以南越二字錫封一節，斷不可行。【略】顯有恃功要請情事，恐其心存叵測，所有

廣東、廣西一帶海道、邊關，俱著密飭地方官留心防備，不可稍涉懈弛。

戊午，以巴甯阿爲盛京工部侍郎。

辛酉，諭：據初彭齡奏，滇省辦理維西軍務，動用司庫銀兩，布政使陳孝昇、迤西道薩榮安通同弊混，並提存關税私支養廉，及管理關廠縱僕横行各款，必須徹底根究。陳孝昇、薩榮安俱著解任開缺，著派兵部侍郎那彦寶、大理寺少卿章煦，馳驛前往查辦。那彦寶即著署理雲南巡撫印務，初彭齡著俟那彦寶到後，即行來京供職。

《仁宗實録》卷一〇六　以理藩院左侍郎貢楚克扎布署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額勒布署倉場侍郎。調貴州布政使百齡爲雲南布政使，以廣西按察使公裕爲貴州布政使。

壬戌，以山西歸綏道齊布森爲廣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四　是歲，朝鮮來貢。

嘉慶八年（癸亥、一八〇三）

《仁宗實録》卷一〇七　春正月庚午，以山東巡撫倭什布爲兩廣總督，署兩廣總督瑚圖禮仍爲廣東巡撫。調廣東巡撫鐵保爲山東巡撫。

免直隸宛平、文安二縣六年水災應徵旗租，文安、大城、新安、安四州縣節年應還口糧耔種穀米，並折色銀。貸江蘇海、沭陽【略】二十二州縣，并坐落各衛所上年水災旱災民丁耔種口糧。免安徽宿、靈璧、泗、盱眙、五河五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連年水災應還二年口糧銀。並給鳳陽、宿【略】二十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展賑江西南昌、瑞州、饒州、南康、九江十一府屬各州縣被水被旱災民。免湖北潛江、公安【略】三十八州縣並各衛所上年水災旱災額賦有差。又免荆州、荆左、荆右、沔陽四衛，緩帶元二三年漕運各款銀。加賑陝西渭南、華、華陰、潼關四廳州縣被水災民，並貸朝邑、大荔、留壩、沔、漢陰、安康、石泉、榆林八廳縣常社倉糧。貸甘肅寧夏、寧朔、平羅、中衛、靈五州縣被水災民耔種口糧。

壬申，免雲南河陽縣鹽井溝等七村被雹災民條公銀，並緩徵夏秋租米。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丁丑，命伊犁廣開屯田，其無耕牛者，官給之。

《仁宗實録》卷一〇七　前因姜晟奏到，查審張誠基於勦辦義寧州滋事匪徒

一案，實未親身督戰，係屬飾詞陳奏。【略】張誠基著從寬改爲絞監候。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乙酉，予五城老病貧民棉衣。

《仁宗實録》卷一〇七　戊子，命翰林院編修帥承瀛提督廣西學政。

甲午，朝鮮國王李玜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進貢方物。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乙未，以琉球國貢船漂没，詔免補進土貢。

《仁宗實録》卷一〇七　丙申，免四川大寧縣鹽場被水竈户課羨銀，並緩徵節年未完課銀有差。

《仁宗實録》卷一〇八　二月壬寅，欽差内閣學士那彦成等奏報：攻破廣東鐵龍嶂賊巢，生擒首逆黄亞程。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癸卯，賞故大學士蔡新子本份舉人。

己未，上啓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〇八　辛亥，免四川連年被賊滋擾之太平、大寧、廣元、通江、南江、巴州、蒼溪、奉節、巫山九廳州縣額賦有差。緩徵雲陽、萬【略】十六廳州縣額賦，並太平、大寧、廣元、通江、南江五廳縣鹽茶課税。

甲子，額勒登保奏報：搜捕通江縣餘匪，殲斃首犯姚欣祖，生擒陳文海。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閏二月丁卯，以戴均元爲工部右侍郎，王汝璧爲内閣學士，阿林保爲安徽巡撫。調郝洪爲安徽布政使，以廣厚爲江西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一〇九　庚午，免陝西渭南、華、華陰、潼關四廳州縣水災未完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癸酉，以請轉校尉行急脱肩，革豐紳濟倫掌鑾儀衛事、兵部尚書，以長麟爲兵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一〇九　額勒登保奏報，生擒首逆宋應伏，殲盡餘黨。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丙子，以江西上年歉收，命減價平糶。

《仁宗實録》卷一〇九　甲申諭内閣：據初彭齡奏，雲南縣、賓川州地震情形較重等語。該二屬猝遭地震，城垣房屋多有倒塌，壓斃人口共有二百餘名之多。雖經初彭齡派員前往查勘撫卹，但該處被災較重，深爲廑念。著該督撫再行詳細確查，如有應行蠲緩之處，即速查明具奏，候朕加恩，不可稍有諱飾，用副朕軫念災區、不使一夫失所至意。

乙酉，定親王綿恩等拏獲潛匿禁門逞兇拒捕之逆犯陳德。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丙戌，德楞泰奏：剿捕四川老鴉寨匪巢，得旨：嘉獎，下部議敘，賞還其子蘇沖阿副都統銜。

《仁宗實録》卷一〇九　己丑，諭内閣：朕所憫懼者，風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當謹身修德，勤政愛民，自省已咎耳。逆犯陳德及其子禄兒、對兒伏法。

庚寅，御史費錫章奏請肅門禁。

德楞泰奏報：搜捕竄匪，殲斃著名首逆曾芝秀。

那彦成等奏報：續獲會匪首逆温亞利，永安全境肅清。

癸巳，德楞泰奏報，殲斃首逆劉渣鬍子。

《仁宗實録》卷一一〇　三月丙申，以通政使司副使周廷棟爲太僕寺卿。

壬寅，免福建積年民欠社穀，龍溪縣被水漂失倉穀。免陝西民欠鹽課、貸漢中、興安、商三府州屬貧民折色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己酉，命病痊來京、原任直隸總督陳大文，以頭品頂帶署吏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一〇　甲寅，免湖北被賊滋擾之蒲圻、崇陽【略】四十二州縣、各衛所，及鄰近賊氛之江夏、咸寧【略】十六州縣並各衛所，緩帶借欠銀米有差。緩徵武昌、興國、大冶、通山、蘄水、羅田、蘄、廣濟、黄梅九州縣及各衛所借欠銀米。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庚申，皇后行躬桑禮。

《仁宗實録》卷一一一　夏四月乙丑朔，免陝西被賊滋擾之南鄭、孝義【略】三十七廳州縣七年以前民欠額賦、鹽課、常社倉糧。承辦軍需之咸陽、興平【略】二十七廳州縣舊欠銀糧十分之五，並沿邊轉運軍火之膚施、安塞【略】二十三廳州縣未完常社倉糧耔種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丙寅，賞已革廣東布政使常齡藍翎侍衛，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命改名常安。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孫玉庭奏，接到阮福映回稟請旨遵行一摺。覽奏俱悉。【略】至所請以南越名國之處，該國先有越裳舊地，後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賜國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於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於下，表其新錫藩封，且在百越之南，與古所稱南越不至溷淆。

《仁宗實録》卷一一一　勒保奏報：參將桂涵於高灘場擒獲賊首宋國品。免甘肅被賊滋擾之隴西、寧遠【略】二十七廳州縣，並西固州同、三岔州判所

屬，及鄰近賊氛供應軍糧之阜蘭、河【略】二十廳州縣，並沙泥州判、紅水縣丞所屬歷年民欠銀糧草束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琅玕奏，江外夷人圍拏首逆、擒戮賊黨各情形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一一　乙亥，賑陝西渭南、華、潼關、華陰、朝邑、大荔六廳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並貸榆林縣被雹災民耔種。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大理寺卿高星額，由盛京差竣來京。召見時，據奏，伊於關外路上，見出關民人或係隻身，或攜帶眷屬，紛紛前往傭工貿易。緣關外地方傭趁工價比內地較多；若遇偏災年分，山東、直隸無業貧民，均赴該處種地爲生，漸次搭蓋草房居住，是以愈集愈衆。現在一應物價，因生齒日繁，未免增貴，惟米價較之內地尚爲平減。至該處旗人，近因無業貧民出口種地者多，究於生計不能充裕等語。看來關外民人，聚積日多，物價較前昂貴，即所産米石有餘，食之者衆，其價亦必至增加，於旗人生計未免有礙。總由旗人等怠於耕作，將地畝租給民人，坐獲租息，該民人即借此牟利。著晉昌勸諭旗人，或將現有地畝自行耕種，或將未種荒地以次開墾，俾各自食其力，漸臻饒裕。斷不可圖得一時租息，將自有地畝盡租佃民人，轉致生計缺乏。至民人等出關後，定例不准私墾私典旗人地畝，並當出示查禁，勿得陽奉陰違，視爲具文。晉昌等務當公同商酌，將如何妥爲辦理之處，據實奏聞。

《仁宗實録》卷一一二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此次臬司劉清派令軍功臧青雲探賊追勦，有藍號張場、黄號何悠然、白號吴青揚三起賊匪共九十三名，一見兵勇，棄械投誠。匪徒等從賊日久，均屬罪無可赦，今念其悔罪來投，貸其一死，原屬格外施恩，仍當隨時留心防範，勿涉大意。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癸未，命八旗及地方官，化導旗民，敦行孝弟。

辛卯，德楞泰奏報，生擒首逆張士虎。

《仁宗實録》卷一一三　五月乙未，禁貧民攜眷出口。山海關外，係東三省地方，爲滿洲根本重地。【略】該民人等當各在本籍安業謀生，不得輕去其鄉，希圖出口謀食，相率赴關，以致半途而返，庶民人知干例禁，不致徒勞跋涉也。

庚子，以吏部左侍郎那彦成兼署户部右侍郎，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汪志伊改署刑部左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辛丑，召姜開陽來京，以裘行簡署福建布政使。調温承惠爲河南布政使，方維甸爲陝西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一一三　免河南被賊滋擾之唐、泌陽【略】十九州縣舊欠丁耗鹽課社穀。並供應軍需之南陽、鎮平【略】二十一州縣舊欠丁耗鹽課耔種銀及未完常社漕蓟穀十分之五。

丙午，加賑陝西渭南、華、潼關、華陰四廳州縣上年被水災民。

戊申，調正藍旗漢軍都統阿克棟阿爲鑲藍旗蒙古都統，以經畧大臣額勒登保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庚戌，額勒登保奏親督官兵勦賊，【略】將賊目齊國典、僞元帥靳思慶、僞先鋒路紹成殲斃。

癸丑，命江寧將軍富昌來京候旨，調吉林將軍秀林爲江寧將軍。以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富俊爲吉林將軍。

戊午，德楞泰奏報，總兵官色爾滾等擒獲首逆趙聰觀。

辛酉，命甘肅提督阜保留京，以提督衡爲京營右翼總兵。調直隸古北口提督特清額爲甘肅提督，以京營左翼總兵長齡爲古北口提督，轉右翼總兵范建豐爲左翼總兵。

《仁宗實録》卷一一四　六月丙寅，諭内閣：國家承平不忘肆武，每歲木蘭行圍，簡蒐軍實，兼以綏懷藩服，意至深遠。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零匪不過四百人，此時若仍以數萬兵勇，稽時糜帑，誠屬不值。【略】朕思現在官兵儘敷派撥，且鄉勇所得分例較多，莫若先將各處鄉勇裁徹，則節費已屬不少。額勒登保惟儘現有之兵，分派鎮將，將餘匪搜勦净盡，然後再議徹兵。【略】額勒登保等總當將成羣合夥之賊，全數辦竣，所剩不過一二竄匿之徒，彼時自應責成地方官緝捕。將此諭令知之。

乙亥，免江蘇海、沭陽、陽山、豐、沛、蕭、銅山七州縣，大河、徐州二衛上年水災地丁屯折河租漕項麥折等銀米。

《東華續録》嘉慶一五　六月戊寅，額勒登保奏：生擒戕害穆克登布之首逆熊老八。

《仁宗實録》卷一一五　戊子，調兵部尚書戴衢亨爲工部尚書，充會典館副總裁官。以兩江總督費淳爲兵部尚書，署工部尚書陳大文爲兩江總督。調刑部左侍郎初彭齡爲工部右侍郎，轉刑部右侍郎姜晟爲左侍郎，以工部右侍郎戴均元爲刑部右侍郎。

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等督率將領分路搜勦，多有斬獲，共計殲擒賊匪百十人，並將僞帥趙金友擊獲。額勒登保、勒保於拜揲後即分東西兩路進發，分投督辦，俟川匪排搜淨盡，額勒登保親至湖北周歷巡查，所見亦是。【略】至另揲奏籌商裁徹客兵及酌擬留防搜捕章程，所議悉合機宜。鄉勇一項隨征日久，半係無業可歸之人，朕節次降旨總以安頓鄉勇爲亟，額勒登保現咨商德楞泰請將現無家業情願歸營之人，准照川省所設新兵之例，各給守糧一分，俟有制兵缺出，隨時撥補，所見甚是。【略】此外，如先徹外省及東三省馬隊之兵，請留本省資統率各款，均照所議。

己丑，改安南國爲越南國，封阮福映爲國王。

辛卯，諭內閣：前因山海關地方，多有內地民人攜眷出口，經兵部議定章程具奏。當即降旨飭令直隸、山東各督撫，出示曉諭居民，明定限期禁止出口。近聞內地民人前往山海關守候出關者，尚復不少，蓋緣前旨經督撫接奉後，刊刻宣布，一時間閭未及周知，貧民承思移家謀食，相率赴關，係尚在未經定限以前。若令仍回原籍領票，該民人等力有不能，如任其擁擠關口，概不放行，則日聚日多，成何事體。著策拔克即馳驛前赴山海關，會同來儀，查點欲行出口之户現有若干，逐一放行。仍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再行定限，出示曉諭該民人等，自此次定限之後，斷不得攜眷出口，致干例禁。仍各將如何出示定限緣由，先行具奏。

《仁宗實録》卷一一六　秋七月己亥，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由七里坪向大寧山內進發，派令將弁分道排搜，斬獲一百數十名，並招出零匪多名。現在大寧開太等處，達斯呼爾岱追勦之匪，尚有三四十人。田朝貴、羅思舉所勦之匪，各有數十人。此外零匪或數名，或數十名，統計不過一百餘人。惟應督飭鎮將，剋日悉數殄除。據揲內稱俟與德楞泰、勒保等會晤，察看情形，當會同馳奏六百里喜揲。當此全局將蔵之際，額勒登保自不得不持以慎重，但馳遞喜揲後，亦難保無一二殘孽，在深山老林潛藏，乘間逸出，不可信地方文武官禀報，不加嚴察。總之，勦辦教匪已延至八年，務須實在勦除淨盡，方不至遺孽復萌，倘稍有草率，或致別生事端，則欲速轉遲，成何事體？如此次發遞六百里奏揲之後，設有一二餘匪，不妨據實聲明，上緊辦淨。若以馳報蔵績在前，稍有粉飾，一經發覺，額勒登保等轉不能辭咎矣。至太白山內既有竄出零匪，雖經楊芳等緊蹤搜勦，究恐不足深恃。楊遇春在陝帶兵多年，素稱奮勇，且係該省提督，著額勒登保即飭令楊遇春迅速前往，督同楊芳、吴廷剛等將南山內排搜數次，勿憚勤苦，以期早就廓清爲要。將此諭令知之。

辛丑，以署江寧布政使先福爲江西布政使。

癸卯，諭內閣：策拔克、來儀奏，查閱攜眷出關民人各情形一揲。【略】此次小民等因不知新例，紛紛到關，經朕施恩准放，但恐此外各處愚民聞知不持票引，仍可出關，未免心存希冀，相率前來，不可不明示限期。著定以本年十月初一日爲限，除限內到關者仍准放行外，如限外到關並無票據，即當遵例停止，毋許擅放。

乙巳，以內閣學士、署吏部左侍郎那彦成爲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汪承霈署兵部尚書，刑部左侍郎瑚圖靈阿兼署吏部左侍郎。轉禮部右侍郎恩普爲左侍郎，以內閣學士玉麟爲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內閣學士王懿修爲禮部右侍郎，命兵部右侍郎潘世恩教習庶吉士。以兵部尚書長麟兼正紅旗蒙古都統，鑲白旗蒙古都統丹巴多爾濟爲正黄旗領侍衛內大臣。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丙午，命安徽巡撫兼提督銜，改江南提督所轄壽春鎮及六安等十營，兩江總督所轄之安慶協遊兵營及池州分防把總並歸統轄，仍聽兩江總督節制。

己酉，定文武官失察邪教會匪滋事者降級、不准抵銷例。

《仁宗實録》卷一一七　辛亥，免安徽望江、宣城【略】二十州縣，並新安、宣州、建陽、安慶、鳳陽、長淮、泗州七衛上年被旱被水災民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壬子，上啓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甲寅，以寫星額爲內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一七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鐵保奏定限停止出口民人一揲，內稱山海關稽查既嚴，恐無識愚民，於登、萊、青各海口攜眷偷渡等語。向聞山東民人前赴奉天，多由海道行走，較之陸路，尤爲徑捷。今山海關定例綦嚴，民人既不便於攜眷出口，則此後乘桴者必衆，自不可不防其漸。著該撫督飭沿海口文武員弁，於所管地方，實力稽查，毋許民人私行偷渡爲要。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壬戌，贈故江蘇巡撫岳起太子少保，予祭葬。

《仁宗實録》卷一一七　是月，署福建布政使裘行簡奏：【略】閩省風氣，俗

悍民刁，向稱難治。然臣察訪閭里小民，最畏官勢，亦甚有良心，官長如果清廉，即聽斷偶誤，亦皆心服，以爲官長未得錢也。自貪吏輩出，以詞訟爲取利之源，以械鬬爲斂財之藪，不但不能教之，並其所養者而奪之；不但不能教之，並其服教者而誣之，而民心始而怨官，繼而仇官，遂至抗糧械鬬之風，日益滋甚。罪豈在民，實地方官有以啓之也。得旨：平心之論，即從前教匪之事，亦由官逼民反也。

《仁宗實録》卷一一八 八月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川、楚、陝三省賊數不滿二百人，無難剋期殲盡，從前川省嘓匪動輒數百爲羣，較之此時勦剩零匪尚多，今餘氛業將淨盡，仍應力爲掃蕩，即嘓匪餘孽，亦可趁此辦淨。至三省地勢，犬牙相錯，深山窮谷，誠恐有散匪零星藏匿。額勒登保等將三省應留兵勇均勻散撥，責成各將領分投梭巡會哨，並繪圖貼説進呈，自應如此辦理。該處地方情形，伊等經歷數年，最爲熟悉，果能逐段嚴搜，自不虞再有餘匪潛匿。其所留兵勇則全在伊等酌量情形，以次裁撤。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貢楚克扎布等奏帶兵辦理番案，該番等親見天兵臨巢，將占住蒙古地方業已讓出，搬回番境。並央同番目尖木贊來營乞恩，情願交還賊畜，並各處訪緝案内正賊，一經尋獲，即當縛獻。

丁卯，越南國王阮福映遣陪臣表貢方物。

免安徽疊被水災、復經賊匪滋擾之宿州，並長淮、宿州二衛舊欠漕項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瑚圖禮因病解任，調祖之望爲廣東巡撫。以方維甸爲陝西巡撫，慶章爲陝西布政使，傅修爲直隸按察使。

丁丑，諭：刑部奏，將參領寶善與黎侗質訊明確、定擬具奏一摺。安南人黎侗等在藍靛廠居住，參領寶善係專管之員，乃於黎侗等懇假迎探貢使並不稟明，該管大臣輒准其告假，已屬專擅。【略】寶善著即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

《仁宗實録》卷一一九 乙酉，撫卹琉球國進貢難夷如例。

壬辰，免陝西被賊滋擾並屢被偏災之咸陽、興平【略】十八州縣六年以前蠲剩銀糧，並緩徵上年額賦，及鄰近賊氛之潼關、郃陽、華陰、韓城、麟遊、永壽、邠、長武、淳化九州縣節年蠲剩銀糧。又免被賊滋擾及鄰近賊氛之寧陝、孝義【略】六十四廳州縣，及運送軍火之膚施、安塞【略】二十三州縣六七兩年應還常社倉糧。

《仁宗實録》卷一二〇 九月丙申，免安徽涇、青陽、銅陵、建德、東流、鳳陽、定遠七縣旱災學田額賦。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策拔克等奏擊獲正犯陳曰雷。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方維甸奏：賊匪於八月二十一日由辛口峪、黑水峪内竄出景峪，經堡長李進才集勇進勦，殺賊數名。二十二日，賊匪由崂峪入山，徑趨八里坪瓦子溝，過嶺南竄。楊芳現在帶兵跟追。並據鄂縣訊據逃出難民李更法供稱，此股零匪，約共男婦二百餘人，且有騾馬等語。南山零匪，從前祇剩二三十人，節經諭令楊芳督兵追擊，乃遲延日久，以致該匪復有裹脅，湊聚二百餘人，皆由楊芳勦辦不力所致。著先拔去花翎，仍責令帶兵速勦，以觀後效。【略】額勒登保在西鄉安置兵勇尚非緊要，著即馳赴南山，將此股零匪上緊辦淨。德楞泰於初九日啓程回任，已諭令於過陝時前赴南山。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癸卯，命旌陝西、四川、湖北婦女爲教匪迫脅、被戕及完貞自盡者。

《仁宗實録》卷一二〇 甲辰，以禮部右侍郎玉麟、通政使司通政使曹振鏞爲實録館副總裁官，並命曹振鏞敬勘藁本。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丙午，祖之望賞假省親，調孫玉庭爲廣東巡撫，以百齡爲廣西巡撫，阿禮布爲雲南布政使，金應琦爲浙江按察使。

戊申，予告尚書彭元瑞卒，贈協辦大學士。遣乾清門侍衛孟住，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兩治喪，予祭葬，謚文勤。

《仁宗實録》卷一二一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南山餘匪裹脅至二百餘人，公然竄至鎮安，焚燬兵房，肆行無忌，已有遺灰復燃之勢。看來馳奏肅清以後，不特帶兵人員心存懈弛，即額勒登保亦未免急思凱旋，稍有松勦。且所稱零匪二百餘人，係得自方維甸來信，而楊遇春、楊芳竟未將賊數據實具稟。即川、楚二省，均尚有零匪數十人。額勒登保此時尚係經略，各路搜捕情形，摺内並未提及，似未經得有信息。可見各路鎮將並不上緊追捕，即其明驗。【略】現在楊遇春已抵鎮安，額勒登保亦已親往督辦，著即嚴飭該提鎮等合力兜圍，務於十月内將此股零匪殲盡。【略】此時額勒登保尚有搜捕事宜，即德楞泰到陝，亦不准即行來京，俟辦竣此股零匪，即當由五百里馳奏，候朕諭令進京，再行起程。若再有怠忽，不特將楊遇春、楊芳、吴廷剛等嚴行懲治，即額勒登保亦不能辭罪矣。凜之，勉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通恩因老病留京，以成甯爲湖南布政使，調文霈爲

福建按察使，以朱勳爲陝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二一　癸丑，以鴻臚寺卿誠存爲光禄寺卿，詹事府少詹事觀誠爲詹事。以福建按察使成寧爲湖南布政使，調陝西按察使文霈爲福建按察使，以陝西陝安道朱勳爲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二二　冬十月癸亥，又諭：上次吴熊光奏稱，首逆王世輝等帶領刀矛手二十四人往竹山奔竄。此次摺内又稱，陸續凑合，共有四十多人。數日又復增添，看來軍營所報賊數，總不確實。此時該逆既分兩起奔竄，其竄往川省者，吴熊光當嚴飭麻光裕等上緊尾追，與川兵夾擊。其逃往順水溪一帶者，即飭李東宣等迅速搜捕，務於十月一律蔵事。將此諭令知之。

乙丑，又諭：額勒登保奏三省蕩平以來已逾三月，而南山零匪今復有二三百人，且到處掠食，搶船渡江，肆行無忌。現在竄至西鄉，已與川省毘連。額勒登保當速行知會勒保，札令田朝貴帶兵迎勦，兩面夾擊。若能在陝境就地殲淨，更爲妥善。額勒登保當知愧知奮，毋再因循，致干重譴。將此諭令知之。

丙寅，命酌留山東菏澤、濮、范、鄆城、曹、定陶、壽張、陽穀、東昌等州縣衛應運米麥豆十一萬餘石於本省備賑。

己巳，雲貴總督琅玕奏：生擒賊目别的扒，並首逆恒乍綳家屬。

庚午，免河南封邱、滑、祥符、蘭陽、考城、陽武、延津七縣水災新舊額賦。

壬申，雲貴總督琅玕奏報：生擒首逆恒乍綳。

免直隸長垣、東明、開三州縣水災額賦，已徵者作爲次年正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戊寅，上啓鑾謁西陵。孝淑皇后梓宫至山陵，暫安於享殿。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丁亥，軍機大臣等議准欽差侍郎貢楚克扎布奏定青海蒙古野番諸制。

戊子，以托津爲倉場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二二　己丑，以内閣學士王汝璧署吏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二三　十一月壬辰朔，賑山東齊東、霑化二縣及東平所被水災民並蠲緩額賦。給青城、惠民、海豐、濟陽四縣水災貧民一月口糧。緩徵城武、鉅野、單、長清、齊河、歷城、鄒平、長山、禹城九縣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甲午，召珠隆阿來京，以鄂雲布爲安徽按察使。

丙申，申禁番役子弟出仕應試。

《仁宗實録》卷一二三　丁酉，以大理寺卿榮麟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鴻臚寺卿通恩爲大理寺卿。

戊戌，調湖南按察使韓封爲福建按察使，浙江按察使金應琦爲湖南按察使，福建按察使文霈爲浙江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戊申，以薩彬圖爲盛京工部侍郎。

己酉，申禁上控案件發原審官。

《仁宗實録》卷一二三　諭軍機大臣等：福建汀、邵二府所屬，與江西石城等縣地界毗連，雖首逆李天奇等業已就擒，尚有廖廣周及夥黨在逃，恐交界各縣境，亦有匪徒勾結煽惑。玉德接奉此旨，即馳赴汀、邵一帶，相機妥辦。如探聞江西匪徒勢尚猖獗，即酌調閩省官兵協勦。儻江西將次辦竣，玉德應暫駐汀、邵一帶，擇要嚴防，總須持以鎮静，不可過事張皇。江西避難民人，現在搬入閩省者，應飭所屬，妥爲收卹。但須於撫綏之中，密加盤詰，恐有奸徒混迹在内。俟江西寧謐，再酌量將難民遣回。至閩省有無匪黨勾結，亦應不露聲色，嚴密訪拏，不可擾累株連，激滋事變。將此諭令知之。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川省零匪，全數肅清，勒保由綏定起程回省，經過渠縣、營山、蓬州、南部、閬中一帶地方，極爲寧貼，且年歲豐稔，糧價平減，勒保惟當督飭該處地方官加意撫綏，俾元氣早復爲要。現在陝境零匪未清，嘉陵江防兵關係緊要，此次防兵，著俟德楞泰到川巡查後，實無一名餘匪，回至成都，方可會商徹回原營，此時切勿輕散。將此諭令知之。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等自督兵勦辦以來，前後各股賊匪數十萬，俱以次殲除。額勒登保身係經署，全功告蔵後，餘匪可歸入善後事宜，交本省官兵搜捕。況此時統計所剩偺及百餘零匪，又現有德楞泰可以接辦，經畧自不必日久帶兵於外，著額勒登保於接奉此旨之日，即帶印起程，所有未經辦淨賊匪，著交德楞泰督率搜緝。德楞泰俟明歲春融實在肅清，再回本任。其竄入川境之零匪四五十人，著交楊遇春專辦。

辛酉，以河南按察使策丹爲雲南布政使，陝西鳳邠道台斐音爲河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二四　十二月癸亥，命禮部右侍郎王懿修提督順天學政，以内閣學士關槐署禮部右侍郎。

甲子，轉吏部右侍郎李鈞簡爲左侍郎，仍留江西學政任，命兵部右侍郎劉鎜之兼署。調户部右侍郎錢樾爲吏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初彭齡爲户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莫瞻菉爲工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王懿修爲左侍郎，實授關槐爲

右侍郎，以通政使司通政使曹振鏞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太常寺卿趙秉沖爲通政使，光禄寺卿邵自昌爲太常寺卿，候補京堂姜開陽爲光禄寺卿。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秦承恩奏，江西奸民賴達忠、廖幹周等傳習邪教，糾衆一千五百餘人，約會起事，因雨阻，夥匪不能如期畢至，經地方官掩捕，悉數殲擒，據供多係福建李凌魁傳授，其徒現有杜世明、甯金麓密約賴達忠等起事。李凌魁一犯，前據玉德拏獲處絞。其傳教之逸犯吴子祥、吴韜二人，現據秦承恩摺内有吴子祥身故之語，著玉德密派幹員訪緝，務期獲此三犯。吴子祥是否身故，務得確信，一經就擒，即取供奏辦，其餘不必株連，庶足安善良而消奸宄也。

實授裘行簡爲福建布政使。

庚午，以鴻臚寺卿多永武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甲戌，以詹事府詹事王綬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乙亥，以雲南夷疆畧定，於維西、麗江四路各設頭人二名，給把總、外委頂帶，約束猓衆。

《仁宗實録》卷一二四　戊寅，以察哈爾都統觀明爲黑龍江將軍，理藩院右侍郎佛爾卿額爲察哈爾都統。署熱河副都統明興爲理藩院右侍郎，兼正黄旗滿洲副都統。調正白旗漢軍副都統達沖阿爲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以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本智爲鑾儀衛鑾儀使。調墨爾根副都統額勒珲爲齊齊哈爾副都統，以副都統衡達斯呼勒岱爲墨爾根副都統。以甘肅布政使王文湧爲光禄寺卿。甘肅按察使蔡廷衡爲布政使，安肅道崇禄爲按察使。

庚辰，免雲南被賊滋擾之維西、麗江兩廳縣本年地丁税秋銀米，及麗江府官莊租米。並免集勇防堵之中甸、劍川、鶴慶、雲龍四廳州，及兵差糧運經由之大理、雲南、永昌三府，及太和、趙【略】二十九廳州縣餘公銀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癸未，命貢楚克扎布、戴均元馳往山東，查勘張秋運河並衡工漫口。

《仁宗實録》卷一二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德楞泰追賊至横山大梁，雪夜襲勦，沖鋒前進，忽前敵鄉勇，袖手不動，賊匪距嚴下壓，以致張應貴、彭家棟身受矛傷陣亡。旋據前營三旗鄉勇來禀，接仗時，看見多是同當過鄉勇的弟兄親友，説是受了冤屈，是以不肯動手，願求諭帖，叫他們出來伸冤。德楞泰因鄉勇人多，恐激變釀事，從權辦理，頒給諭帖，令鄉勇魏忠才等持往招諭。看此情形，實爲可恨。鄉勇現在竟有挾制官兵之意。魏忠才往諭，即使竟從招撫，而此等桀驁狡黠之徒，亦難保其不再生反側。且不獨此數百人未可盡信，即現在隨征之鄉勇四五千人，散之亦難，尤須豫籌萬全，以資控制。著方維甸體察情形，應如何設法安置鈐束，如有所見，即行詳悉具奏，總期不致激而生變，亦不致姑息養奸，方爲妥善。

諭内閣：兵部議駁來儀具奏出關民人就近給票一摺。所駁甚是。【略】嗣後凡商民出關，仍須遵照奏定章程，或在原籍或在貿易處所起票驗放，即攬載車夫，亦應將其年貌姓名同商人總注一票，以憑查驗放行，毋得再任其冒干例禁，致滋弊混。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召見額勒登保，據稱伊在軍營即聞鄉勇等因散遣時得項較少，未遂所欲，或窮而無歸，不免心生觖望，此外實别無抱屈之事。該匪等既經從逆戕害大員，自當嚴行懲辦，不可稍存姑息等語。

《清朝柔遠記》卷六　本月，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

阮福映復破東京，盡有安南，遣使入貢，備陳搆兵始末，爲先世黎氏復仇，其舊封農耐本古越裳地，今兼并安南，不忘世守，乞以越南名國。詔封福映越南國王，而歸黎維祁遺櫬及黎臣懷故土者還國。蓋新阮篡黎十餘年而復滅於舊阮。例仍六年兩貢並進。

《東華續録》嘉慶一六　是歲，朝鮮、越南來貢。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仁宗實録》卷一二五　春正月，甲午，以散秩大臣明俊爲杭州將軍。

展賑直隸長垣、東明、開三州縣被水災民。展賑山東菏澤、濮、范、壽張、東阿、齊東、濱、利津、霑化九州縣並東昌衛被水災民。貸陽穀、平陰、東平、鄆城、肥城、蒲臺六州縣並東平所籽種口糧。展賑河南封邱、祥符、蘭陽、滑四縣被水災民。展賑雲南浪穹縣被水災民，免上年税秋麥米暨條公耗羨銀，並貸常平倉穀。

戊戌，撥廣東關税銀一百萬兩解往四川，備善後事宜之用。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楞泰奏，前敵鄉勇代訴從賊鄉勇受屈，經德楞泰發

給諭帖，令魏忠才等持往招撫。今據奏獲賊李思貴供稱，都被衆人殺死，經德楞泰派令弁兵將魏忠才等屍身起獲驗明等語。可見該匪等甘心叛逆，從前所稱受屈之語，全不必究。德楞泰誤聽其言，辦理失之過軟，然以事勢而論，此正極好機會，設該匪等竟受撫投出，【略】辦理轉未免棘手；今該匪既將魏忠才等殺死，德楞泰正當趁此激怒鄉勇，上緊勦辦，剋期殲滅，以靖地方。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辛丑，以臨幸翰林院，晉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尚書朱珪太子太傅，加侍郎英和太子少保，並賞一品補服。

《仁宗實録》卷一二五　丁未，調西安將軍興奎爲寧夏將軍，寧夏將軍賽沖阿爲西安將軍。

《仁宗實録》卷一二六　甲申，撥廣東商捐銀四十萬兩、兩淮鹽課銀二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善後事宜之用。

免四川太平、大寧、通江、巫山四廳縣額賦有差，並緩徵鹽茶課稅銀。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丁亥，上親耕耤田。

戊子，上啓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三月甲午，以阿禮布署雲南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一二七　戊戌，撥山西糧三萬石，解往陝西，以備兵糈。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壬寅，上謁明成祖陵奠酒。以明後裔延恩侯朱敏瑞爲散秩大臣，並賞守陵人銀。

《仁宗實録》卷一二七　癸卯，德楞泰等奏報，殲斃賊目苟文華。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戊申，賞阿克蘇賽哩木貧回地五千畝有奇。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英善、福甯奏，廓爾喀老王子喇特納巴都爾見在回，至陽布與伊子同住，有噶箕乃爾興差人來至邊界，告知意欲擄家逃入唐古特境内，已飛飭該處番營官明白宣諭，不准收留等語。所辦甚是。

《仁宗實録》卷一二七　給山東菏澤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展賑陽穀、鄆城二縣續淹災民。貸壽張、東阿、平陰、東平、曹、定陶、城武、鉅野八州縣暨各衛所，并鹽河下游各州縣耔種口糧有差，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辛亥，邱庭漳以母老請回京侍養，允之。以秦瀛爲廣東按察使。

以催趲船迅糧速，加鐵保太子少保。

夏四月己未朔，召陳鍾琛來京，以策丹爲山東布政使。

己巳，上閲健鋭營兵。

《仁宗實録》卷一二八　庚午，四川總督勒保奏報：查辦黑嗎溪猓匪，生擒首犯庚兒。

甲戌，以新授大理寺少卿、原充實録館提調官玉寧爲總纂官。

諭軍機大臣等：秦承恩奏，續獲逆匪審擬具奏一摺，覽奏俱悉。此案素習老母教之王添組即王瑞忠，捏稱彌勒佛轉世，煽惑鄉愚。上年廖幹周起事之時，懇其幫助，許爲上清宫教主，該犯輒自稱瑞忠法中皇，寫入旗内，號召衆人，實爲罪大惡極，若日久潛逃，必致養癰貽患。秦承恩於訊出之後，能不動聲色，設法鈎致，密將該犯及助惡之曾啓三、周仲祥、王添保一併拏獲，搜出旗式底稿，究訊得實，將該犯等分别首從，問擬凌遲、斬決，即請王命正法，傳首示衆，俾地方匪徒，知有儆戒。所辦甚好。其各教内安静守法未經滋事之人，秦承恩並不紛紛查拏，免致驚擾，所見亦是。該撫仍當出示曉諭，以王添組係教内爲首之犯，伊自稱彌勒佛轉世，能知過去未來，人有災難皆可藉伊解救，今伊已經地方官拏獲正法，是該犯本身即不能自免災難，又何能解救人之災難乎？可見邪説斷不可聽，徒自罹法網耳。爾等鄉愚無知，受其哄騙，紛紛斂錢施捨，隨同入教，今亦不加深究，但爾等見該首犯如此被拏伏法，亦當共知猛省，悔悟前非，從此安静家居，勿再從教滋事，庶可免罹重罪。儻尚執迷不悟，廣招醜類，播造謠言，則憲章具在，不能稍爲曲貸。如此詳明曉諭，示以利害，民人等自必畏懼警省，勉爲善良。將此諭令知之。

以光禄寺卿誠存爲太常寺卿，前任大理寺卿通恩爲光禄寺卿。以浙江温處道李鑾宣爲雲南按察使。

乙亥，調江南提督馬瑜爲雲南提督。調直隸天津鎮總兵官福會爲右翼總兵，以候補總兵官薛大烈爲天津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四川總督勒保奏：來谷夷目縛獻聽從黑瑪溪猓匪，糾約搶掠六寨堡，滋事兇夷辦理全竣。總兵張志林等下部議敘。

丙子，召嵇承志來京，賞江南淮徐道徐端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

《仁宗實録》卷一二八　癸未，賑陝西涇陽、大荔、蒲城、郃陽、白水、永壽、淳化、中部、洛川九縣蟲災，及鳳翔縣被雹災民。並貸蟲傷較輕之咸寧、長安【略】三十二廳州縣常社倉穀。

乙酉，以河南開歸道胡克家爲湖北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五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伯麟等密奏，增定禁截口鹽章程，並緩籌官辦池鹽一摺。【略】惟中國自然之利，若任外藩圖占，此則所關非細，自應禁其水運，方可嚴杜偷越。至摺内稱前與旺沁班巴爾會商章程，並無違抗不遵，請於旺沁班巴爾之弟襲封後，再行開導，令其自願改歸陸運。所見亦是。

丁酉，諭：吏部議奏，請將辦理虧賠倉穀錯謬之原任巡撫高杞照違制例革職一摺。【略】高杞妄更成議，實屬乖謬，著照部議革職，仍來京候旨。

戊戌，以瑚圖禮爲工部右侍郎。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孫全謀奏稱，上年十一月内，在雷州洋面探聞盜首鄭一烏、石二等竄回粤洋，共有匪船二百餘隻，聚泊遂溪縣廣州灣洋面，其餘六七十隻分投各洋面游奕。孫全謀督率兵船五十八號，於十二月二十等日馳赴攻勦，賊船隨拒隨逃，官兵傷斃二十名。緣孫全謀所帶兵船内，有九號小料民船，配兵無多，其餘各兵船在洋駕駛日久，船底滲漏，僅有兵船三十九號跟蹤追捕。詎盜船百餘隻，竄至平海黄茅洋面，見官兵稀少，膽敢放礮迎敵，傷斃千總一員、兵丁四名，俱經扎達、倭什布具奏外，並自請交部治罪等語。【略】倭什布係該省總督，文武皆其統轄，著即嚴切查明，分飭所屬，痛改積習，和衷辦公。若陽奉陰違，仍前貽誤，或稍有諱飾，一經朕訪聞得實，或别經劾奏，惟倭什布是問。所有孫全謀自請治之處，此時且暫緩交部，仍著該提督上緊督緝，務净根株。

甲辰，免齊齊哈爾貧民逋糧。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略】德楞泰勦辦最久，其貽誤之咎尤重，著降爲二等侯，革去内大臣，降戴單眼花翎，革去紫繮。賽沖阿以西安將軍幫同勦賊，且係聯銜奏事之員，非專聽調遣鎮將可比，其獲咎亦重。伊前賞輕車都尉世職，著降爲騎都尉，並拔去花翎。額勒登保會同督勦，雖不似德楞泰等爲時已久，但到軍營後毫無振作，咎已難辭，著降戴單眼花翎，並革去紫繮。

乙卯，定身犯二罪、均應斬決者，加梟示例。

以遣戍釋回，賞給員外郎、前任陝甘總督宜綿前奏鄉勇情形，切中時弊，命以四、五品京堂候補。

六月戊午朔，命那彦成馳赴河南，查看河工。

《仁宗實録》卷一三〇　以貴州按察使董教增爲四川布政使，山東登萊青道李長森爲貴州按察使。

己未，以兵部尚書長麟兼署禮部尚書。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玉德、李殿圖奏，察牽匪船竄至鹿耳門滋擾，見在調進官兵赴臺協勦情形一摺。【略】鄰近省分尤宜不分畛域，協力嚴拏，閩、浙兩省均係玉德所轄，應通飭營汛，並知照阮元、李長庚等上緊圍擒。其濱海如粵東、江蘇等省，亦著飛咨各該督撫，一體嚴拏，毋任日久稽誅。

《仁宗實録》卷一三〇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從前額勒登保等，總稱賊匪往往四散潛竄山林，官兵無從圍勦。此次該匪等前來偷撲營卡，正當率兵奮力殲旃，乃祇斃賊三名，生擒一名，豈非坐失機會？若云昏夜莫辨，則賊匪既能行走，何獨官兵不能追捕？用兵機宜，全在乘賊之隙，或霧雨交作，或昏夜之中，出其不意，一鼓制勝。若必俟天色晴霽，又須於白晝時方可督兵勦賊，萬無是理。

調正黄旗漢軍都統恭阿拉爲正藍旗滿洲都統，正藍旗滿洲都統琳寧爲正黄旗漢軍都統。

撥九江、龍江、淮安、滸墅等關税銀五十萬兩，解往陝西，並撥陝西實存雜項銀十萬兩，備軍營善後之用。

戊辰，命户部尚書禄康協辦大學士。調刑部尚書德瑛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長麟爲刑部尚書。以鑲藍旗蒙古都統明亮爲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費淳爲吏部尚書。

《東華續録》嘉慶一七　先是，吏部書吏舞弊，將告病治中趙曰濂虚選運同一案，【略】阿勒經阿、貴徵二人選司掌印，失察作弊，混行搪塞，即行革職，發往伊犁效力。吏部尚書琳寧老邁無能，難期振作，著革協辦大學士。范建豐、錢樾每日入署辦事，毫無覺察，俱著革去侍郎，三人仍交都察院議處。瑚素通阿究係署理，不必兼署吏部，初彭齡亦不必兼署，俱交都察院嚴加議處。劉權之調補兵部尚書，仍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戴衢亨心爲慶桂究係總理，又在軍機，著仍管吏部事務，亦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戴衢亨心爲除弊，激於公忿，毫無不是，惟失察書吏用印，補畫、催桑，實不能爲之諱，著不必兼管府尹，交都察院議處。閻泰和亦爲除弊，惟失察書吏私用印信，又受同鄉屬託標畫先行，其咎較戴衢亨爲重，然究爲除弊，情尚可原，罪不至於革職，著降補四、五品京堂，仍交都察院議處。英和年力當强，人有出息，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伊所管事務較多，又係内務府人，著不必兼理總管内務府大臣。

減直省各官盈餘税課，緩徵湖北教匪滋擾及近賊之江夏等二十五州縣衛逋賦。

調恩普爲吏部右侍郎，轉玉麟爲禮部左侍郎，以扎郎阿爲禮部右侍郎。降錢樾爲内閣學士，調劉鐶之爲吏部右侍郎，轉潘世恩爲兵部左侍郎，以劉鳳誥爲兵部右侍郎。

庚午，諭：新疆謀故自首之案，毋從重立決。

癸酉，諭：吏部書吏舞弊，將告病治中趙曰濂虚選運同一案，【略】本日錢樾復聲敘例案，具摺申辦。【略】錢樾於吏部書吏舞弊一案曉曉置辨，並有意爲堂司官開脱，本應照都察院所議革職，姑念伊向在内廷行走有年，尚屬勤慎，著加恩賞給編修，在該衙門行走。

乙亥，陝甘總督惠齡卒，贈太子少保、二等男。以那彦成署陝甘總督，琳寧爲禮部尚書。

癸未，〔孫全謀〕著從寬拔去花翎，降爲都司，戴罪效力，留於該省，以水師之缺補用。據奏魏大斌曾經在洋獲盜多名，尚屬出力，所有廣東提督原缺，即著魏大斌署理。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玉德等奏，温州鎮兵船追勦蔡牽，被盜匪擲火焚燒，官兵俱遭戕害一摺。覽奏不禁髮指。【略】所有捕盜舟師，應即派提督李長庚總統，並著知會江浙、江南各督撫提鎮派撥弁兵，於所在洋面一體緝捕，通飭各海口要隘，禁止奸民接濟米水柴薪，以清盜源。

乙酉，以飛蝗集御案，御製《見蝗歎》，敕直隸總督顔檢嚴率所屬撲捕。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秋七月丁亥朔，諭軍機大臣等：玉德等奏，議勒限嚴拏蔡牽章程。

戊子，以阿隆阿爲内閣學士。

壬辰，加禄康太子太保。

甲午，劉躍雲以御前誤班降内閣學士，轉莫瞻菉爲工部左侍郎，以曹振鏞爲工部右侍郎，茅元銘爲内閣學士。

丁酉，轉戴均元爲户部左侍郎，調潘世恩爲户部右侍郎，轉劉鳳誥爲兵部左侍郎，以陳預爲兵部右侍郎，周廷棟爲左副都御史。

己亥，琅玕卒，以伯麟爲雲貴總督，同興爲山西巡撫。台斐音爲湖北布政使，慶格爲河南按察使。

庚子，諭：【略】初彭齡之罪，本應革職發往新疆，姑念其見有老親，著革職，加恩令其在家養親，閉門思過。（高杞）著照議發遣伊犁，令其自備資斧前往，交與將軍松筠，派委苦差，效力贖罪。魏耀惟知迎合上司，以毫無影響之贓私重情污衊總督，著即照擬總徒四年。除將與議大臣等面加調飭外，著將此案辦理緣由通諭知之。

辛丑，以尋常覆奏輕用急遞，革欽差、户部侍郎額勒布、河南巡撫馬慧裕、護理河東河道總督徐端花翎。

癸卯，調德文爲禮部右侍郎，花尚阿爲盛京户部侍郎，以榮麟爲盛京兵部侍郎。轉賡音爲刑部左侍郎，以英善爲刑部右侍郎。

丙午，上啓蹕，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三二　諭軍機大臣等：額勒登保等自奏報分路勦賊情形後，迄今已閱旬日，朕盼望之殷，刻深焦厪。本日四百里報到，所叙連日分兵探勦情節，不過殺賊一名，生擒被擄民人十名，賊匪除二百三四十人外，又新擄百姓一二百人，賊數竟添至一倍。現據摺内稱，官兵連日爲大雨所阻，一俟天色稍霽，奮力進攻，倘賊匪他遁，亦即設法趕勦等語，殊不成話。如此大雨，官兵既寸步難進，賊匪又何能遠遁？若賊匪竟能冒雨前行，官兵自亦可跟蹤追蹦，何至不能奮力進攻？額勒登保等不過又爲將來追賊遲延自占地步。此等敗殘零匪，不但不能殲除，又復輾轉奔逃，致增裹脅，均由伊等辦理延誤所致。上年冬間，德楞泰接辦時，朕以該處零匪祇剩一二百人，無難剋期辦净，乃德楞泰誤聽鄉勇詭計，欲事招降，予賊以暇，坐失事機，不得已又令額勒登保到彼幫辦。額勒登保在京時，即再三婉辭。及至到陝後，聞德楞泰於三月初二日得有勝仗，又欲避分功之嫌，不即會辦。逮德楞泰屢次不能得手，伊自知難以坐視，始行前往。今自與德楞泰會合以來，又閱月餘，老師糜餉，一籌莫展。此而不加黜罰，何以肅軍紀而勵戎行。此起零匪，德楞泰勦辦最久，其貽誤之咎尤重，著降爲二等侯，革去内大臣，降戴單眼花翎，並革去紫繮。賽沖阿以西安將軍幫同勦賊，且係聯衡奏事之員，非專聽調遣鎮將可比，其獲咎亦重。伊前賞輕車都尉世職，著降爲騎都尉，並拔去花翎。額勒登保會同督勦雖不似德楞泰等爲時已久，但到軍營後，毫無振作，咎亦難辭。著降戴單眼花翎，並革去紫繮。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己酉，以木蘭鹿少，詔停秋獮。

庚戌，調那彦寶爲户部右侍郎，貢楚克扎布爲兵部右侍郎。轉明興爲理藩院左侍郎，以和甯爲理藩院右侍郎。

德楞泰奏：捕獲四川餘匪首逆羅思蘭等。得旨：獎賚，賞還額勒登保、德楞泰紫繮、雙眼花翎。

甲寅，以覩誠、廣興俱爲内閣學士。

八月癸亥，嚴定盜決隄防罪。

《仁宗實録》卷一三三　甲子，命太常寺少卿梁上國爲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工部右侍郎曹振鏞提督江西學政，大理寺卿邵自昌提督福建學政，禮科給事中王麟書提督河南學政，翰林院侍讀學士周兆基提督安徽學政，右春坊右中允吴垣提督湖北學政，光禄寺少卿馬履泰提督陝甘學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周廷棟提督廣西學政，禮部郎中譚光祥提督雲南學政，翰林院修撰顧皋提督貴州學政。

壬申，賑甘肅西寧、碾伯、大通三縣被水貧民，並緩徵靈、中衛二州縣本年額賦。

乙亥，德楞泰奏報：殲斃首逆苟文潤等。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辛巳，邵洪以病解任，以朱紹曾爲安徽布政使，景安爲山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三四　九月庚寅，賑陝西澄城、韓城二縣被旱災民。

辛卯，諭内閣：本日德楞泰由六百里遞奏餘氛掃蕩、三省全功告蔵一摺，覽奏報全捷，除額勒登保現已遵旨啓程回京外，德楞泰著加恩再交部從優議叙並加恩賞。將軍賽沖阿、提督楊遇春、豐紳、馬瑜、慶成、總兵田朝貴、喜明、王兆夢、慶溥，著再加恩俱交部議叙。副將吴廷剛著軍機處記名，遇有總兵缺出，即行簡放。並發去法琅翎管五個，瑪瑙鼻烟壺五個，翡翠玉扳指、瑪瑙扳指各五個，大荷包五對，小荷包十個，鑰匙袋五個，著交德楞泰分賞出力各官員。又發去一兩重銀牌一百面，一兩重銀錁一百個，五錢重銀錁二百個，並交德楞泰查明兵勇内出力者酌量賞給。其摺内硃筆圈出勦賊出力之都司朱承受、守備朱福壽、外委寧顯文、李洪春、兵丁王進叙、蕭貴六人，著德楞泰查明伊等應如何升擢之處，即分别保奏，候朕加恩，以示鼓勵。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乙未，命嗣後諭查事件應行速奏者，諭旨内註明由

驛字樣，該督撫方可由驛具奏，此外不得任意動用驛馬，一節郵傳。

丙午，全保丁母憂，以瑚圖禮爲湖北巡撫。

庚戌，汪承霈以不稱職，降二品銜休致。調熊枚爲左都御史，以姜晟爲刑部尚書，轉祖之望爲刑部左侍郎，以劉炌爲刑部右侍郎。

甲寅，免順天府文安縣窪池上年額賦，東安縣減則地畝上年額賦十分之四。

冬十月戊午，命嗣後順天武鄉試外場，改於十月初七日開弓，十二日出榜。著爲例。

《仁宗實録》卷一三五　丁卯，加賑江西德化縣被水災民，緩徵南昌、新建、豐城、進賢、鄱陽、餘干、星子、瑞昌、宜黄九縣新舊額賦漕糧。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癸酉，諭：前因百齡參奏，承辦屈抑武緣縣革生黄萬謬等毁屍誣告、冤擬絞候一案。【略】孫廷標著即處絞，以昭炯戒。黄鸞翻亦著即行處絞。公義著即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以衡齡爲貴州布政使，許兆椿爲江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三五　賑黑龍江墨爾根打牲烏拉等處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十一月壬辰，琳甯以疾免，以恭阿拉爲禮部尚書，英善爲左都御史。調貢楚克扎布爲刑部右侍郎，德文爲兵部右侍郎，以多永武爲禮部右侍郎。

壬寅，諭：御史王瑶臺奏，請定升遷人員引見限期，以防流弊一摺。所奏甚是。

《仁宗實録》卷一三七　戊申，以署陝甘總督那彦成爲兩廣總督，調兩廣總督倭什布爲陝甘總督。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漕糧爲天庾正供，積貯本宜寬裕，朕因本年江浙等省各有蠲緩漕米，諭令户部查明來年支放數目是否敷用。據户部查覆具奏，現在各倉存貯米石可以支放至明年六七月，江南河口業已通暢，明春新漕重運、銜尾北來，足資接續。惟明歲新漕因災蠲緩共有一百餘萬石，其實在抵通者，計算祇敷支放至嘉慶十一年三月之用，而是年糧船到通總須在五六月間，此數月内俸米、甲米必須百餘萬石方足以供支放，亟應早爲籌備，以免臨時缺誤。本年四川、湖南收成均屬豐稔，四川本係産米之鄉，著傳諭該督通計所屬收成分數，共可採買米幾十萬石，由水路運至湖北，或交湖北軍船灑帶，或由漢口換船裝載，徑行運送通州。其湖南除收兑本年漕糧外，著該撫酌量仍可採買若干石，如能於本年糧船未經開行之先，採辦齊備，即交令均勻搭運最爲妥協，否則隨後雇覓船隻，接運來京。至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雖各該省間有被水州縣，前據該撫等具奏，晚稻均各豐收，並陽浙江因商販雲集，尚有囤積糧石，著各該督撫悉心體察，各省除交兑新漕此外每省尚可收買米石若干，以備京倉之用，不可因辦理稍難，意存推諉，亦不可令地方官減價抑派，致令米價騰貴，有妨民食。該督撫等各按地方情形酌定數目，即各先行由驛具奏，並將如何解運之處，籌畫周妥，一併奏明。一面動用正項銀款，妥速購辦，能於明年八九月以前，陸續解運抵通即可不誤。其河南、山東二省漕船，向係小米、麥豆等項，除本年被災各州縣此外，豐收之處尚多，並著酌量採買若干石，就近解通，何妥速之處，朕亦不爲懸定，務各籌畫爲善，迅速奏明辦理。將此各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甲寅，調百齡爲廣東巡撫，孫玉庭爲廣西巡撫。

十二月戊午，以明志爲兵部左侍郎，廣興、戴聯奎爲兵部右侍郎。以王汝璧爲兵部左侍郎，長齡爲安徽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三八　壬戌，諭内閣：那彦成等奏籌辦寧陝及漢南各鎮、協營新兵借項，置買地畝情形一摺。據稱，陝安鎮營、漢中協營並陽平關、寧羌、略陽等處新兵與寧陝新兵，皆須一律置買地畝，俾裕生計。統計馬步戰兵八千六百一十七名，每名給與十兩價銀之地，共應需地價銀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兩，請於嘉慶八年地丁項下先行借支，在於節省馬乾項下扣還，並交寧陝總兵楊芳等趕緊置買，兼令提督楊遇春督率辦理等語。寧陝及陝安等處新兵，多係無業鄉勇，應募入伍，生計未免竭蹶，自當先令衣食充裕，方可一律訓練。且深山老林，逐漸開墾，則汙萊日闢，耳目易周，亦不致有藏垢納污之事。所奏自屬可行。著照所請，每新兵一名，借給地價銀十兩，共銀八萬六千一百七十兩，在於九年地丁項下借支，並准其於節省馬乾項下分年扣還，至嘉慶十五年冬季全數歸款。至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等，平素帶兵打仗，最爲勇往，惟當責以訓練新兵。至於買地、納糧、丈量、踏勘等事，必須詳細經理，且伊等所用，不過營中字識等，於

一切事件，恐不能諳悉，此事著派臬司朱勳，或其餘道員內，熟悉地方情形辦事結實者，令其會同該提鎮詳悉籌辦，務臻妥協。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乙丑，吴璥以疾召來京，以徐端爲江南河道總督，李亨特爲河東河道總督。調鄂雲布爲江蘇按察使，以楊護爲安徽按察使。

庚午，以廣敏爲内閣學士。

乙亥，諭：本日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審明贊禮郎清安泰所控盛住款蹟，分别定擬，將盛住照例問擬斬決，請旨定奪一摺。【略】盛住加恩免死，發往烏噜木齊，自備資斧，效力贖罪，限於二十四起程，毋許逗留。

尋奏請：嗣後，凡在紅樁以内盜砍樹株、取土取石、開窯燒造、放火燒山者，仍照舊例辦理。其在紅樁以外、白樁以内，所有民間取土取石不及一丈，自種私樹，槩不禁止外，其開山採石、掘地成濠、開窯燒造、放火燒山者，即照紅樁以内減一等，爲首發近邊充軍，從犯杖一百、徒三年，白樁以外、青樁以内再減一等辦理。從之。

己卯，調裘行簡爲直隸布政使，瞻柱爲福建布政使。調景安爲直隸按察使，傅修爲山西按察使。

庚辰，體仁閣大學士劉墉卒，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略】予祭葬、謚文清。

《仁宗實録》卷一三八　免四川野夷滋擾之雷波廳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一八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嘉慶一〇年（乙丑、一八〇五）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春正月丁亥，命：嗣後，各省及新疆等處慶賀元旦摺，統限於十二月初十日以後、二十五日以前，半月内一律遞到。

《仁宗實録》卷一三九　辛卯，展賑江蘇高郵、寶應二州縣被水災民。給安徽貴池、青陽、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爲、廬江九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展賑江西德化縣桑落、赤松二鄉被水災民。給湖北黄梅縣被水軍民一月口糧。給甘肅西寧、碾伯、大通、皋蘭、金、靈、寧朔、中衛八州縣被水災民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辛丑，諭：向例貝子年已及歲者，賞給三品頂帶，年未及歲者不賞。今綿志之子奕績、奕紹之子載銓雖未及歲，但前業經賞給四品頂帶，著加恩俱賞三品頂帶，以示朕篤厚親支至意。

《仁宗實録》卷一三九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近聞廣東洋匪較多，皆因兵丁等多與聲氣相通，每遇出洋巡緝，不但不能出力，並與私通消息，致令遠颺。文員雖欲設法擒捕，無計可施，武官呼應不靈，是以動形掣肘。今朕特調那彦成、百齡大加整飭，綏靖海疆，接任後自能熟察情形，妥爲籌度，先以得人爲要，切不可過於急切，轉致激成事端。至緝捕盜賊，必須經費充裕，從前粤東原有關税及鹽務盈餘銀二十餘萬兩，作爲捕盜經費。吉慶任廣東總督時，洋面尚爲安静，遂將此項銀兩提出歸公，現在粤東情形較前不同，捕盜經費，自不免於支絀，所有從前提出歸公之款，自應仍留該省，作爲捕盜公費。或此外别有可籌款項，亦不妨奏明辦理，庶防捕有資，盜匪漸次肅清，則裨益於國計民生者甚大，不可惜小費而忘遠計也。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庚戌，嗣後，禁城及圓明園等處，遇有應行放進匠役修整活計等事，著太監呈明總管内務府大臣派員查點明晰，將某處放進次數、人數按月具摺，隨月摺彙奏，毋許太監等任意傳喚、擅自出入，以昭嚴肅。所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内原奉聖諭及此次所降諭旨，均著該館敬謹纂入宫史，垂示久遠，遵行勿替。

辛亥，全保署山東巡撫，玉甯爲理藩院右侍郎。調戴均元爲吏部右侍郎，劉鐶之爲户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三九　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朱珪爲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禮部尚書紀昀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轉都察院左都御史熊枚爲工部尚書，仍暫署刑部尚書。以兩江總督陳大文爲左都御史。調户部右侍郎戴均元爲吏部右侍郎，仍暫署刑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劉鐶之爲户部右侍郎。以山東巡撫鐵保爲兩江總督，理藩院右侍郎全保署山東巡撫，内閣學士玉甯爲理藩院右侍郎。

甲寅，以大學士朱珪爲會典館總裁官，理藩院右侍郎玉甯爲實録館副總裁官。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二月辛酉，調王汝璧爲刑部右侍郎，轉戴聯奎爲兵部左侍郎，以吴璥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四〇　論軍機大臣等：據倭什布等奏，暎咭唎國呈進表

貢，請旨遵行一摺。該國王重譯輸誠，情詞恭順，從前乾隆六十年間，曾經附進表貢，蒙皇考高宗純皇帝俯賜賞收，加以錫賚，賜之勅書。此次既據該國王備進方物，自應照例賞收，著那彦成等查照辦理，並將貢品齎京呈遞，再行頒給勅書賞件，俾遂忱悃而示懷柔。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己巳，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昀卒，【略】予祭葬，謚文達。

辛未，調劉權之爲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以陳大文爲兵部尚書，鄒炳泰爲左都御史。調吴璥爲倉場侍郎，以劉躍雲爲兵部右侍郎。召策丹來京，以文寧爲山東布政使，景敏爲浙江按察使。

乙亥，以瑚素通阿爲内閣學士。

庚辰，緩徵四川屢被教匪滋擾之太平等四廳縣額賦並鹽課茶稅。

三月丁亥，上親耕耤田。

乙未，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庚子，以吉林三姓積年災歉，發倉穀一萬石平糶。

丙午，上閱健鋭營兵。

壬子，以萬承風爲内閣學士。

夏四月壬戌，以故質郡王綿慶子奕綺襲封貝勒。

辛未，諭：御史蔡維鈺奏，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一摺。【略】嗣後，著管理西洋堂務大臣留心稽察，如有西洋人私刊書籍，即行查出銷燬，並隨時諭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務當安分學藝，不得與内地民人往來交結。仍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將坊肆私刊書籍一體查銷，但不得任聽胥役藉端滋擾，致干咎戾。

癸酉，嗣後，旗員如果有親年已逾七十、家無次丁，及其親年未合例、素有疾病者，均應於在京補放時即行呈明留京當差。儻於到任後，一、二年間遽行呈請回京者，俱不准行。著爲令。

以蘇沖阿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四二　戊寅，賜一甲彭浚、徐頲、何凌漢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徐松等九十六人進士出身，三甲葉申萬等一百四十四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己卯，撥廣儲銀十萬兩，給隨從盛京官員、兵丁製備行裝。

癸未，諭：據刑部奏，審明廣東民人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並究出傳教、習教各犯，分別定擬一摺。【略】所有寄信人陳若望、在堂講道之漢軍周炳德、會長民人劉朝棟、趙廷畛、朱長泰、漢軍汪茂德，或往來寄信，或展轉傳惑，著照刑部所擬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仍先用重枷枷號三箇月，以示懲儆。民婦陳楊氏以婦女充當會長，尤屬不安本分，著發往伊犁給兵丁爲奴，不准折枷收贖。【略】德天賜著兵部派員解往熱河，在厄魯特營房圈禁，仍交慶傑隨時管束，毋許與内地旗民往來交涉，以杜煽惑。儻再有與西洋人往來習教者，即照違旨例，從重懲究，決不寬貸。

《仁宗實録》卷一四三　五月甲申朔，諭内閣：向來西洋堂事務，俱派總管内務府大臣管理，而歷任該管之大臣等，不能實心經理，其派委司員亦不常川稽查，大率有名無實。即如近日德天賜等，妄行刊書傳教，煽惑旗民，此皆由歷任該管大臣官員等平日不能認真查察，以致伊等敢於私通書信，往來交結。現在管理西洋堂事務之常福，著無庸兼管，改派禄康、長麟、英和管理，其應如何設立章程、嚴加管束之處，著禄康等悉心妥議具奏。尋議奏：酌派司員到堂稽查，設立堆撥輪流巡綽，徹毀堂額天主字樣，禁止旗民彼此往來，封禁該堂女堂房屋，稽察海淀各堂寓所，譯驗該國投寄書信，編造服役人數册檔，示諭習教治罪條款，禁止收買藥材洋草。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己亥，陳大文因疾乞休，允之。以鄒炳泰爲兵部尚書，王懿修爲左都御史。轉調槐爲禮部左侍郎，調戴聯奎爲禮部右侍郎，轉劉躍雲爲兵部左侍郎，以趙秉沖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四四　加賑浙江仁和、錢塘【略】十五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並緩徵本年額賦及未完耗羨銀。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庚子，諭：佟瀾、色克舒敏、李慶喜因傳習天主教，革職交刑部審辦。兹據刑部奏，佟瀾等到案，俱各供情願出教，請革職、免其治罪等語。【略】仍著在刑部羈禁，將伊等家屬傳至，令其當面告誡，各將洋教不祀祖先、不供門龕等事全行改革。仍交各該旗查明伊全家出教屬實，由該管參、佐領具結詳報，再行釋放。如釋放後，再敢私行習教，即加倍治罪，決不寬貸。

癸卯，召慶章來京，以景安爲陝西布政使，調慶格爲直隸按察使，以方受疇爲河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四四　戊申，今三省全境肅清，四閭安堵如常，揆厥所由，實得力於堅壁清野之策。勒保首先倡議，洞悉機宜，得以蔵功完善，允宜懋賞酬

扇，勒保著加太子太保銜。明亮著加恩晉封爲一等子。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己酉，嚴禁生監把持漕務。

壬子，調景安爲福建布政使，以朱勳爲陝西布政使，調敦柱爲陝西按察使，以李鋐爲山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四五 六月甲寅，以江蘇揚州一帶水大米貴、浙江春花蠶絲歉收，命截留四川運京米三十萬石，分撥平糶。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己未，命：嗣後，國子監漢祭酒缺，照翰林院詹事府各官升、轉例，開列請簡。

庚申，所有直隸總督員缺，著吴熊光調補，該督到任後，當督同裘行簡實力整飭吏治。

諭：本日吏部條奏升、選各事宜一摺。内有道、府選缺不准改爲在外題調一款，所議是。

以百齡爲湖廣總督，調孫玉庭爲廣東巡撫，以汪日章爲廣西巡撫。調張師誠爲江蘇布政使，以金應琦爲山西布政使，史積容爲湖南按察使。

壬戌，改江南提督所轄川沙、吴淞二營歸蘇松鎮水師總兵官兼轄。

甲子，命：嗣後，漢御史缺出，以翰林部屬記名各員輪班引見。

丙寅，劉躍雲以年老休致，調戴聯奎爲兵部左侍郎，以王綬爲禮部右侍郎。

戊辰，關槐以病解任，轉王綬爲禮部左侍郎，以萬承風爲禮部右侍郎，顧德慶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四五 辛未，德楞泰奏報：勦捕餘孽，殲斃首逆王世貴。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丁丑，直隸永定河溢，命那顔寶馳往堵築。

閏六月壬午朔，轉那顔寶爲户部左侍郎，調恩晉爲户部右侍郎，托津爲吏部左侍郎，慶音爲倉場侍郎。調玉麟爲吏部右侍郎，轉多永武爲禮部左侍郎，調文甯爲禮部右侍郎。命托津軍機處行走。

癸未，諭：保甯等奏議處劉權之等一摺。請將劉權之照溺職例革職，英和照不應重私罪例降三級調用等語。【略】著加恩降爲編修，仍帶革職留任，遇有左侍郎，慶音爲倉場侍郎。調玉麟爲吏部右侍郎，轉多永武爲禮部左侍郎，托津爲吏部右侍郎，調文甯爲禮部右侍郎。命托津軍機處行走。

《仁宗實録》卷一四五 辛未，德楞泰奏報：勦捕餘孽，殲斃首逆王世貴。

《東華續録》嘉慶一九 丁丑，直隸永定河溢，命那顔寶馳往堵築。

閏六月壬午朔，轉那顔寶爲户部左侍郎，調恩晉爲户部右侍郎，托津爲吏部左侍郎，慶音爲倉場侍郎。調玉麟爲吏部右侍郎，轉多永武爲禮部左

乙巳，御前大臣都統公額勒登保卒，【略】予祭葬，謚忠毅，建祠京師。

《仁宗實録》卷一四九　丙午，賜朝鮮國王李玜御書扁額曰禮教綏藩。

免盛京、興京【略】十五處旗地應納本年米豆草束十分之五，並九年以前積欠。給盛京承德、遼陽、廣寧、海城、鐵嶺五州縣被水及正紅旗界内三家寨等五處村莊被雹災民一月口糧。

〔論〕：昨日又據儀親王奏，呈遞匿名揭帖，控稱内務府佐領延福等派令壯丁攢湊出銀，辦理差務。當交軍機大臣傳詢該佐領等。據稱此次盛京宫内陳設鋪墊及辦事公所一切器具多有損壞，均須收拾黏補，向無支銷，是以回明將軍，酌定壯丁每名出銀八錢，共湊交銀一萬二千餘兩屬實。并經延福等呈出饋送内務府大臣官員及各等處太監猪、羊、酒、米等件清單，據稱亦於此項開銷等語。朕鑾輅經臨之所，每戒飭地方官毋許絲毫擾累，即扈從人等早經嚴諭禁絶饋遺。上年富俊到京時，曾屢加面詢，據稱此次辦差，一無派累。今即因盛京宫内陳設鋪墊及公所器具什物有須修補之處，計需費亦屬無多，朕此次派令巴寧阿前來辦理一切工程，支用銀十三萬餘兩。此等修理工程，亦係公需，富俊既早經查明，即應併計銀數，奏明動款支用。乃率聽該佐領等科派壯丁，致有匿名呈控之事。而於該佐領等致送内務府大臣官員食物之處，又不能管束禁止，任聽花銷，皆係富俊辦理不善之咎。除將與受各員另行降旨議處、太監等治罪外，富俊著將恩詔内加一級扣除，仍交該部議處。所有本日降旨將盛京文武官員因公處分開復之處，并著該部查明，富俊任内降罰處分，均不准其開復。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九月丁卯，嗣後，外省題本案件，遇有似此不引本律定擬、妄行援照别條者，著刑部堂官即將本案改正，並將該督撫、臬司奏參，無庸再行駁令另擬也。

乙亥，以英和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五〇　丁丑，給安徽鳳陽、鳳臺、五河、懷遠、壽、泗、天長七州縣水旱災民一月口糧，並緩徵桐城、潛山、蒙城三縣本年額賦。

戊寅，賑卹河南上蔡縣被水災民，並蠲緩本年額賦。又緩臨漳、内黄、武安、涉、延津、滑、考城、洛陽、偃師、鞏、孟津、登封十二縣帶徵舊欠漕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冬十月戊子，召秦承恩來京供職。以温承惠爲江西巡撫，齊布森爲河南布政使，朱爾漢爲廣西按察使。

己丑，賜張聯元等六十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寅，召秦瀛來京，以崇禄爲浙江布政使，吴邨爲甘肅按察使。以金光悌爲山東布政使，李奕疇爲山東按察使。

甲午，命戴均元馳往河南，查勘開壩各工。

丙申，賜英吉利國王敕諭。

《仁宗實録》卷一五一　庚子，免湖北天門、漢川、潛江、京山、鍾祥五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一，緩徵沔陽、荆門、江陵、監利、四州縣新舊額賦，貸天門縣屬兩次被水災民籽種。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辰刻，先據孫玉庭馳奏辦理投首洋盗未臻妥善一摺。内稱那彦成辦理投首盗匪，酌賞頂帶並每名賞銀十兩，計海盗不下數萬，若盡行招撫，經費爲難。其殺賊投首之人，未可盡信，且此等盗犯罪皆凌遲、斬梟，今准其投首，槩置不問，槩以頂帶，加以重賞，以致民間有爲民不如爲盗之謡。撰諸事理，殊屬未協，曾與那彦成再三辦論，意見不同等語。是那彦成於洋盗投首一事竟屬辦理錯謬。

調吴熊光爲兩廣總督，加裘行簡兵部侍郎銜，署直隸總督。以慶格爲直隸布政使，楊志信爲直隸按察使。調衡齡爲廣東布政使，以李長森爲貴州布政使，宋鎔爲貴州按察使。

癸卯，飭大吏嚴查屬員交代。

定本年秋審情實人犯覃恩歸入緩決，過二次再行減等例。

丁未，祖之望以親老乞養，允之。以金光悌爲刑部左侍郎，邱庭漋爲山東布政使。

十一月甲寅，諭：【略】初彭齡平日官聲尚好，本日所出右庶子一缺，著加恩以初彭齡補授。示朕終不廢棄敢言之臣，以期有俾政治至意。

丙辰，王汝璧以疾免，以周廷棟爲刑部右侍郎。以全保爲湖廣總督，調長齡爲山東巡撫，以成甯爲安徽巡撫，韓封爲湖南布政使，袁秉直爲福建按察使。

己未，諭：京城滿洲、蒙古八旗生齒日繁，而國家經費有常，甲兵設有定制，勢不能於額外增添餉項，俾資養贍。

壬戌，以劉大懿爲甘肅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五三　戊辰，給雲南昆明、昆陽、晉寧、呈貢四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緩徵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甲戌，增八旗滿洲、蒙古養育兵三千三百三十名。

《仁宗實録》卷一五三　己卯，兩廣總督那彦成奏：廣東甲子地方修建礮臺望樓，捐貲出力紳士，賞候補縣丞劉家耆等升衛有差。又奏報拏獲洋匪李崇玉，並夥黨一百餘名。道員蔣攸銛下部議叙，餘升賞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十二月庚辰朔，定廣東陸路鎮協各營屬廣州將軍節制。

辛巳，陳希曾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五四　乙酉，賑安徽鳳陽、鳳臺、五河三縣，加賑宿、南平、蒙城三廳州縣被水災民。

丙戌，諭内閣：據御史花良阿奏，西城居住回民甚多，販賣牛肉爲生者不少。查入口牛隻，在京師無耕用之處，與素習耕犁者有間。請嗣後將口外販賣牛隻，令各該坊官驗明，准令回民宰賣等語。花良阿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言，荒謬已極。【略】向來私宰牛隻，地方官雖出示嚴禁，尚恐視爲具文，該御史簡派巡城，正當實力禁止，今乃倡爲開禁之説，欲使回民等人人宰殺自便，其意何居。其中或竟有受託别情，亦未可定。花良阿不可復任御史，著降用爲六部員外郎，仍著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嗣後著地方官遵照定例，通行查禁，凡有私宰牛隻者，均著即予懲辦。儻地方官失於查察，亦著照例議處。

丁亥，兩江總督鐵保等奏報：官兵殲斃宿州首逆余連，餘匪全數擒獲。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貢楚克扎布奏，遵旨驅逐番帳大槩情形一摺。

甲午，諭：昨因延豐於嘽咂國商船至粤擅令交易一事辦理巉率，已降旨申飭，並因延豐摺内有札商那彦成及會商孫玉庭之語，是以將延豐交部議處，那彦成、孫玉庭交部察議。本日據那彦成奏，稱於陸豐途次，接准延豐咨稱嘽咂國即俄羅斯商船二隻來廣懇請貿易，咨商會銜具奏。那彦成正在議駁間，適接延豐來字，以新任監督阿克當阿抵粤，延豐即日交卸，以將此案事宜會銜具奏，那彦成接信後已阻止不及，因飛札新任監督暫止開艙卸貨，以免日後滋弊等語。那彦成所見甚是。

庚子，調文淵爲工部右侍郎，多慶爲禮部右侍郎，以德文爲盛京禮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五五　辛丑，以内閣學士英和、光禄寺卿初彭齡爲實録館總校官。

《東華續録》嘉慶二〇　丙午，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侍郎托津等審擬已革湖廣總督百齡截留批摺、製造非刑，及令屬員代辦供應，致家人任二借端需索等情。請旨將百齡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一摺。【略】百齡著免其發往伊犁，加恩在實録館效力行走。

是歲，朝鮮、英吉利來貢。

嘉慶一一年（丙寅、一八〇六）

《仁宗實録》卷一五六　春正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玉德奏稱，蔡逆豎旗滋事，自稱鎮海王，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搶入鳳山縣城。

又諭：賽沖阿久歷行陣，於勦捕事宜，素爲諳練，現發去欽差大臣關防一顆，交該將軍行用，不拘何處接奉此旨，即由該處馳驛前赴閩省。玉德現駐之常武海口，於該督豫備兵力内，擇精練强壯者，帶領放洋，悉力督勦，該處提鎮自李長庚、許文謨以下各將弁，均受該將軍節制調撥。

展賑河南新鄉、汲、輝、獲嘉、河内、濟源、修武、武陟、上蔡九縣被水被旱災民有差，並貸籽種口糧倉穀。貸淇、原武、林、陝、靈寶、閿鄉六州縣被旱災民籽種口糧倉穀。展賑山西臨汾、襄陵【略】三十一州縣被旱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展賑江蘇山陽、阜寧、鹽城、清河、桃源、高郵、泰、東臺、江都、甘泉、興化、寶應十二州縣被水災民。

乙卯，展賑江蘇長洲、元和、吴三縣歉收貧民。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臨安府所屬六猛地方久隸版圖，從前安南黎維祁、阮光平時兩次懇請申畫地界，俱經駁飭有案。今該國興化鎮目忽遞送傳詞，欲其外附，實屬無知妄爲。伯麟等接據稟報，一面飭令鎮道等將六猛掌寨妥爲撫慰，嚴諭各邊界加意巡防，並令該掌寨等自行具文，先行回覆越南鎮目；一面擬繕照會該國王文藻進呈。所辦皆是。

丁巳，定免死改遣罪犯分别年限減釋。

調托津爲户部左侍郎，調和甯爲吏部右侍郎，以英和爲理藩院左侍郎，調蘇楞額爲户部右侍郎，那彦成藍翎侍衛，爲伊犁領隊大臣。廣東布政使廣厚三等侍衛，爲庫車辦事大臣。那彦寶爲直隸泰甯鎮總兵官，調英和爲工

部左侍郎，轉玉甯爲理藩院左侍郎，以特克慎爲理藩院右侍郎。

戊辰，諭：據吴熊光等奏，查明嘛唠國來廣貿易情形一摺。嘛唠國即俄羅斯國，向例止准在恰克圖地方通市貿易，本有一定界限。今該國商船駛至粤東，懇請越開卸貨，自應照例駁回。【略】延豐著即革職，仍令在萬年吉地工程處效力行走。【略】嗣後，遇有該國商船來廣貿易者，惟當嚴行駁回，毋得擅准起卸貨物，以昭定制。

《仁宗實録》卷一五六

丙子，四品頂帶等級較崇，那彦成輒以賞給投出盜首，實屬任意妄爲，那彦成豈復能勝領隊大臣之任？著革職。伊現在行抵何處，即著該督撫派員押送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二月庚辰，諭：李長庚等因蔡逆大船在鹿耳門内，小船分泊洲仔尾一帶，與岸匪句聯，當即豫備火具攻燒，將賊船燒燬多隻、生擒賊匪一百六十八人。

《仁宗實録》卷一五七

辛巳，諭内閣：據户部奏，議覆江省不能接運滇銅，請仍循照舊定章程辦理。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甲申，以桂芳、扎郎阿俱爲内閣學士。

辛卯，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五七

己亥，調李殿圖爲江西巡撫，温承惠爲福建巡撫。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臺灣賊匪滋事，商船販運自稀，不但兵米恐有支絀，民食亦未必寬裕，亟應早爲籌備。因思四川、湖南、江西三省，均係産米之區，應行豫備撥往，著該督撫於本省倉穀，先行碾動。四川省各豫備二十萬石，湖南、江西二省各豫備十萬石，俟有旨諭知撥運時，即行派員運往。將此諭令知之。

《仁宗實録》卷一五七

撥廣東關税銀三十萬兩，解往福建，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壬寅，以姚令儀爲四川按察使。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愛新泰、慶保奏，許松年、王得禄在柴頭港口勦賊，臺郡文武派兵協助，將盜夥殲獲多名，得有勝仗。【略】蔡逆謀爲不軌，總由玉德在閩有年，營伍廢弛，巡哨緝捕視爲具文，以至如此。是玉德養癰貽患之罪已無可辭，著降爲二品頂帶，拔去花翎，先示薄懲，以觀後效。賊匪句結生番，生番頭目諦窩蘭不肯從逆，能知大義，甚屬可嘉。如本無頂帶，即加等賞給。

乙巳，兹再派德楞泰爲欽差大臣，同護軍統領扎克塔爾、温泰、提督薛大烈，並帶領巴圖魯侍衛、章京五十員名，馳驛前往勦辦，於三月初四日由京起程，酌分二起行走。所有經過地方，著該督撫等將應行支應事宜妥爲豫備，俾行程迅速，以期剋日蔵事。

《仁宗實録》卷一五七

免福建臺灣府屬被賊滋擾地方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丙午，以初彭齡爲内閣學士。

丁未，轉多慶爲禮部左侍郎，調德文爲禮部右侍郎，以成格爲盛京禮部侍郎。

三月己酉朔，命挑濬江蘇淮揚下游歸江河道。

庚戌，福建臺灣鎮總兵官愛新泰等奏，攻克洲仔尾等處賊寨。

辛亥，上親耕耤田。

壬子，命百齡赴福建襄辦軍需。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吴熊光奏，查明那彦成招致洋盜緣由，並海洋防堵情形一摺。粤省招致洋盜一事，查明並非楊楷慫恿，自係那彦成師心自用，與伊無涉。至降盜黄正嵩四品頂帶業經撤回，見換給千總頂帶，自未便再行撤回，致滋疑懼。

召李殿圖來京，以景安爲江西巡撫，景敏爲福建布政使。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等奏稱，自正月二十六日起，督率鎮將，先將附近屯聚賊匪之洲仔尾賊船、賊寮分投燒燬，斃賊多名。蔡逆因此不能存留，旋將大船駛近口門，又經李長庚揮令各船南北攻打，許松年等亦帶兵夾攻，擊斃賊匪百餘名，拏獲盜船四隻，燒燬五隻。至二月初七日，該逆潛乘風潮拌命衝出，兵船復大加攻勦，又擊沈盜船六隻、燒燬九隻、擊斃、淹斃盜匪不計其數，殲擒二百餘名，該逆向南逃竄，見在督兵追勦等語。【略】玉德著先革去頂帶，仍將見在軍需責令經理。以蔣攸銛爲江西按察使。

戊午，諭：本日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審擬那彦成，請旨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一摺。【略】著即照所擬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交與松筠嚴行管束，如果守分安静，數年後再行具奏。

《仁宗實録》卷一五八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許文謨奏稱，二月十六、十七等日，賊匪數千人，攻撲鹽水港營盤。前往救援，勦殺甚多，并擊斃穿紅褂騎馬賊匪二名，生擒二名。嗣後賊匪復竄入鹽水港街搶掠，又殺死五十六名。

許文謨探聞賊匪即在附近屯聚，帶領兵勇圍勦，將賊匪殺傷不計其數，當將竹圍尾太史宮莊賊巢四百餘間，概行焚燬。敗陣餘匪向沿海沿山竄去。又據探聞，蔡牽匪船於十九夜北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等語。此次許文謨在鹽水港一帶連次痛勦賊匪，止賸五百餘人，分投逃竄，現在附近各處，並無賊匪，自郡城至嘉義一帶，道路業已疏通。惟蔡牽匪船復敢竄至王耶莊海邊停泊，總須將該逆擒獲，方可杜絕根株。再，朕聞淡水滬尾以北山內，有膏腴之地，爲該逆素所窺伺，此時或又竄往，亦未可定，賽沖阿可派兵前往，相機辦理。將此傳諭知之。

乙丑，福建臺灣鎮總兵官愛新泰奏報，克復鳳山縣城。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朱濆盜船從前多在粵洋遊奕，現在忽竄閩洋，上年聞該匪曾有被蔡逆糾約之事，設防堵稍不周密，或致聯幫滋擾，必仍思窺伺臺郡，殊爲可慮。玉德當嚴飭杜魁光、丁紹奉，上緊圍捕，如能將朱濆弋獲，功固不小，即不能擒捕，務當嚴密堵截，使之不能與蔡逆合夥，及駛向臺灣附近地方爲要。將此傳諭知之。

戊辰，展賑山西臨汾、洪洞【略】二十八州縣上年被旱災民。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蔡逆匪船因鹿仔港不能進口，乘風逃回內洋，竄至惠安縣屬之尖峯洋面。玉德現往沿海一帶，著一面嚴飭在洋兵船會合擒捕，一面董率內地員弁，將口岸嚴臺慎密把守，嚴杜接濟之路，勿任稍有透漏疏虞。將此論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辛未，撥京倉米麥各五萬石，於五城平糶。

《仁宗實録》卷一五八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李長庚奏，在東港洋面追遇盜船，官兵祇擊沈盜船一隻，斃匪百餘名，仍令蔡逆往北竄逃。該提督又以風浪狂大，未經窮追，復任駛近鹿港，竄至崇武，與朱濆合幫，此皆由李長庚督勦不力所致。現在賽沖阿業已到臺，該提督放洋追勦，如能將蔡、朱二逆一併殲獲，不但可贖前愆，仍當懋加恩賞，若再有遲誤，必當併計重治其罪，不能再邀寬貸矣。李長庚務當倍矢愧奮，設計擒殲，並曉諭將弁兵丁人等，如能將蔡牽擒獲者，賞銀二千兩，擒獲朱濆者，賞銀一千兩。其洪四老、陳棒、吳三池三名均係盜船首犯，每獲一名，賞銀五百兩，仍奏明分別賞給官職，如本係職官，即予加等升擢。儻舟師與盜船相遇，或有退縮不前，縱令該二逆竄逸者，官弁即行革問，兵丁等立置重典。至蔡、朱二逆或仍合幫竄至臺郡一帶，李長庚固當跟蹤急追，即或駛向粵東、江浙鄰省洋面，李長庚亦當不分畛域，帶兵直前。儻二逆或又中途分幫，李長庚可緊逼蔡逆，窮追務獲，其朱濆盜船，即咨報玉德等另行籌勦。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丙子，命德楞泰回京。皇后行躬桑禮。

《仁宗實録》卷一五九　夏四月乙酉，展賑奉天承德、遼陽、海城、廣寧四州縣上年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戊子，實授阿禮布雲南布政使。

辛卯，上閱健銳營兵。

癸巳，李亨特以挾私妄爲奪職逮問，以吳璥爲河東河道總督。

己亥，宋鎔以母老請留京，允之，授太僕寺少卿。以朱棟爲貴州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五九　復展賑山西襄陵、太平、臨汾、洪洞四縣被旱災民。

丁未，賑甘肅漳、岷、兩當三州縣被水災民，并給房屋修費。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五月己酉，英善緣事鐫級，以賡音爲左都御史，調和甯爲倉場侍郎，德文爲吏部右侍郎，以桂芳爲禮部右侍郎。

甲寅，【略】尋議，違例保舉之員，如犯貪贓枉法應擬斬、絞罪名者，將原保之督撫革職，司、道、府降三級調用。如犯軍流私罪者，督撫降二級調用，司、道府降一級留任。如不由司、道、府申詳者，止將督撫議處。其有違例題請，既經部駁，奉旨依議後，督撫復專摺奏請特旨允准者，如犯有前項事故，原保之上司獲咎較重，應加等議處。從之。

調李鈞簡爲倉場侍郎，轉戴均元爲吏部左侍郎，調潘世恩爲吏部右侍郎，趙秉沖爲户部左侍郎，以劉鳳誥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六〇　定違例揀調處分。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玉甯等奏，探聞廓爾喀國王喇特納巴都爾被戕緣由一摺。該國王以殘殺啟釁，致被戕害，未據敘關稟報，自不必差人往探。所見甚是。【略】各卡隘加意防範，勿令該國逃人竄入界內，以靖邊圍爲要。

癸亥，調熊枚爲左都御史，秦承恩爲工部尚書。

乙丑，康基田以年力就衰，並督催鉛船不力，降六部郎中。以許兆棓爲江甯布政使，朱理爲浙江按察使。

丙寅，玉德著即革職、回旗調理，俟病痊之日另降諭旨。所有閩浙總督員缺，著阿林保補授。李殿圖係巡撫，任聽各口岸偷漏水米、火藥，不知禁止，實屬無能，豈可仍留二品頂帶，著降爲四品頂帶，俟來京時以四、五品京堂補用。

以慶惠爲內閣學士。調景安爲湖南巡撫，以張師誠爲江西巡撫，胡克家爲江蘇布政使，調袁秉直爲湖北按察使，以慶保爲福建按察使。

戊辰，定殺死一家二命、分別謀故鬬及一故一鬬致死例。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温承惠奏，遵旨詢明閩省改造同安梭船一事，並會晤李長庚面商，請另造大同安梭船六十隻，以資緝捕等語。【略】著照所請。先於司庫借項應用，統在道、府以上各官養廉內，分年攤扣歸款。該撫見行知各屬，嗣後新造、拆造商船，梁頭均以一丈八尺爲率，不許製造大船，以防蔡逆劫取。自當如此辦理。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同興奏到，籌議河東鹽務、招商辦理情形一摺。

李奕疇緣事降調，以石韞玉爲山東按察使。

乙亥，嗣後，吏、兵二部辦理議處案件，務當屏除積習，詳細覈例，公同悉心定議，不得輒用請旨定奪字樣，爲調停兩可之説。

宗人府、刑部會議，審訊宗室徒義等私給民船執照，准令投充。

丙子，諭：本各案分別定擬各摺。【略】索特納木多布齋失察之咎較輕，前已革去護軍統領、罰職任俸一年，已足示懲。德昌、福珠、隆阿、舒倫均經得贓，著枷號三箇月，滿日發往伊犁當差。德成未經得贓，著枷號兩箇月，滿日發往烏嚕木齊當差。

阿拉善王瑪哈巴拉請獻吉蘭泰鹽池。得旨：嘉獎，賞三眼花翎，在乾清門行走。

六月戊寅，調姜晟爲工部尚書，秦承恩爲刑部尚書。

庚辰，慶成著革職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並著乾清門侍衛格布舍阿那保、軍機章京福緜押交兵部，令其即日起身。

《仁宗實録》卷一六三　甲申，又諭：刑部議駁，褒行簡奏審擬參革都司官録藉端科斂出關客民錢文因公支用一摺。此案官録於出關客民到營驗票掛號，每張索紙筆費東錢二百，覈制錢三十三文。雖據褒行簡奏稱，審係官録以遞解人犯、修蓋官廳、並置備鳥鎗等項需費無措，藉端科斂，但營中幫貼公用，自有定例應行報銷之款，即或例不開銷，亦當詳明，籌款辦理，何得藉口公用，率意索取錢文？況官録係於上年春間始令客民出錢幫貼，則前此營中公用之項，又從何支發。其爲需索入己，情弊顯然，何得故爲開脱，避重就輕，又蹈軟弱因循之惡習矣。再，定例因公科斂，係專指有司官吏科斂所屬財物、管軍官吏科斂軍人錢糧而言，今官録係管軍之官，所斂錢文，俱係出關客民，並非營中所屬，褒行簡援照科斂例坐贓論罪，所辦殊未允協。著即查照部駁情節，提集案內人證，詳細研訊，另行定擬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　甲申，以劉權之爲內閣學士。

乙酉，陳嗣龍緣事降調，以蔣予蒲爲左副都御史。

丙戌，江南王家營減壩河溢。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貢楚克紮布奏驅逐番帳淨盡，並酌議安插野番緣由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六三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吴熊光等奏，請將查獲難夷阮如權等，發交該國江坪夷目，令其轉解該國王阮福映查訊辦理，並擬照會呈覽等情一摺。難夷阮如權等，竄居海島，現因越南派兵搜查，不能安居，情願投赴内地，固係一面之詞，但阮如權不過阮光纘陪介遣孽，並非切近支派，阮福映自受封以來，於天朝固極恭順，然若如該督等所奏，將阮如權解送該國查辦，轉似天朝爲伊等擒送逋逃，亦非統馭外藩體制。現在該難夷等逃竄内地，自斷不可收留，亦不必解送前往，吴熊光等惟當曉諭，以從前黎氏舊臣安置内地者，均奉旨發回該國安插，此時自不便將爾等留居内地。爾等祇係逃竄難夷，前此天朝曾將貢使黎德敬等截回，發交阮福映收管，其時原以阮光纘負恩背叛，窩留内地匪徒，是以大皇帝震怒，將伊貢使截回。今爾等難夷，亦不值如此辦理，現已奏明大皇帝施恩，聽爾等即乘坐現有船隻，不拘何處，自行前往謀生，斷不許在内地逗遛，如敢潛匿内地，别滋事端，彼時查獲，必將爾等械送該國處置，決不寬貸。如此明白曉諭，斯爲正辦，所有擬呈照會，著不必發往。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秋七月乙卯，減直隸新安等六縣積水地賦則。

《仁宗實録》卷一六四　己未，撫卹盛京承德、廣寧、遼陽、海城、蓋平五州縣被水旗民，並給房屋修費。

又諭：富俊等奏邊外墾地農民出入邊門酌請定制一摺。據稱科爾沁該管旗界常突額勒克等處，自嘉慶七年奏准墾種閒荒地土，經今四載，流寓已有數

萬。該民人等呈稱，日用農具等項，邊外並無市集，均須至開原縣購買，計由法庫邊門出入，往返四五百里，由威遠堡邊門出入，更屬紆曲，實於農民不便。查該處徑對開原，有路可通，相距僅二十餘里，設有邊柵，恐農民避遠偷越，請於法庫、威遠堡兩邊門適中另設一門，以便出入等語。所奏不可行。邊門申畫界限，定制已久，豈有因一二處民人行走紆繞，即議請增設之理。若此例一開，各處相率倣尤，又將如何辦理。其常突額勒克等處地界，距開原縣甚近，現在流寓民人已有數萬，一切命盜田產等事，自應設官經理，彈壓稽查。著富俊等詳悉會勘，或倣照吉林長春堡事例，妥議章程，另行具奏。至蒙古各部落，因有開荒山場，懇請招民開墾，及墾種日久，民戶衆多，又懇請驅逐，案牘纍纍，殊非情理之平。應酌量定制，凡蒙古王公該管界內，有荒地先經奏明招民開墾者，係該王公情願招墾，即日久人數漸多，亦不得以侵佔等情紛紛訐告。如仍前瀆擾，概不申理，惟原請之王公是問。其有從前未經懇奏私自招墾者，雖與奏明者有間，但既已招墾於前，亦不得於墾熟之後藉辭脅逐，以息訟端。且民人出口後，該王公等若不行招致給與地畝耕種，伊等無業可圖，必不能久留邊外，是流民出口之多，總由該王公等招墾所致。嗣後若再有私行招墾者，一經查出，定將該王公等一併議處。著理藩院即酌定處分，奏明，載入條例。其內地民人，均有土著版籍，設地方間遇災荒年歲，朕必優加撫卹，州縣官果能勤宣德意，勞來安集，小民又何肯輕去其鄉。至出口墾荒者，動輒以千萬計。嗣後著邊門章京留心稽查，遇農民相率出口者，查係何州縣人戶，詳細造册，報明該管大員，據實入奏，將原籍官議處，交該部定議。以流亡之多寡，分處分之輕重，俾司牧者咸知盡心撫字，以安民爲急務。若邊門官員容隱不報，並著該管大員查參，交部議處。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方維甸等奏，甯陝鎮新兵糾約放火搶掠，署總兵楊之震、署遊擊羅全亮力竭被戕，二三百名滋事搶掠，前往查辦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六四　壬戌，賑江蘇興化、東臺【略】十五州縣被水災民。

癸亥，甯陝鎮新兵糾約放火搶掠，署總兵楊之震、署遊擊羅全亮力竭被戕，都司黨順身受矛傷七處。賊匪約有三四百人，由孫家梁竄向甘家砭等語。該犯放火戕官，肆意搶掠裹脅，竟當悉力勦捕，大示懲創。且甘家砭距四畝地華陽江口甚近，該處各營汛，均有新兵，若該犯等竄往勾結，更爲可慮。此時方維甸等令楊芳於原調兵丁二百名外，再挑兵一千三百名，游棟雲帶兵一千五百名，總兵張鳳亦經調派豫備，所辦俱是。但恐賊匪增多，不可無大員督勦，已令德楞泰同扎克塔爾馳往督辦。方維甸、楊遇春惟當嚴密圍捕，迅速殲除，不可專候德楞泰到彼，致有稽延。方維甸俟德楞泰到後，如無需伊在彼，即回赴省城，料理糧餉等事。至被戕之楊之震、羅全亮，受傷之黨順，著方維甸等查明。此數員內如有剋扣等事，業已被戕，毋庸置議，儻平日居官尚好，實因變生倉猝，力竭被戕，即當奏明給予卹典。署同知李晶曉諭賊匪，未被傷害，如果所棄屬實，即可免議，設該犯等滋事之時，該員避匿偷生，迨賊衆竄逃之後，該員又復捏詞粉飾，方維甸等即當一併嚴參，治以應得之罪。將此諭令知之。

乙丑，諭內閣：郭爾羅斯地方，從前因流民開墾地畝，設立長春廳管理，原議章程，除已墾熟地及現居民戶外，不准多墾一畝，增居一户。今數年以來，流民續往墾荒，又增至七千餘口之衆，居此時概行驅逐，伊等均係無業貧民，一旦邊失生計，情亦可憫，著仍前准令在該處居住。但國家設立關隘，內外各有限制，該處流民七千餘人，非由一時聚集，總由各關口平日不行稽察，任意放行，遂至日積日多。今事隔數年，其經由各關口，亦難一一追查，所有失察各員，姑從寬免究。嗣後各邊門守卡官弁，務邊例嚴行查禁，遇有出口民人，均詢明來歷呈報，不得任聽成羣結夥，相率流移。若仍前疏縱，定按例懲處不貸。至所墾地畝，均係蒙古地界，毋庸官徵丁賦，所出租銀，仍聽蒙古徵收，亦不必官爲經理。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丁卯，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庚午，大學士慶桂等議覆侍郎英和等會議山西等省鹽務情形。

癸酉，命：嗣後秋獮，如遇雨水稍大，密雲、古北口內外潮河各橋座，著密雲副都統、古北口提督、熱河副都統率領官兵幫同修搭。著爲例。

以素納爲陝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六五　八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全保等奏，接據總兵呢瑪善稟報，陝西寧陝鎮新兵戕官不法，飭屬嚴密防範緣由一摺。寧陝新兵陳達順等，藉停止米折爲名，糾衆戕官，焚燒衙署，種種不法。現經方維甸會同提督楊遇春，調派多兵，前往勦辦，朕復特派德楞泰馳往督勦，其首夥祇三四百人，不日自可辦理淨盡。現在賊蹤係由西南之甘家砭、四畝地一帶奔竄，已傳諭豐紳等迎頭截勦，諒不至有竄往楚省之事。全保等祇須飭知地方文武，不動聲色，嚴密防範，切不可輕於調兵，稍涉張皇，轉滋驚擾。現在該處本有總兵呢瑪善在彼，全保等又經飛咨提督慶溥辦理，若邊界地方，有必須大員督辦之處，即著慶

溥馳往。將此傳諭知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倭什布在秦州途次所發之摺，據稱叛賊現在洋縣留壩一帶，分股焚掠，意欲勾結各營新兵，竄入棧道，因河水盛漲，各處戒嚴，未能偷渡，尚在華陽及二郎壩等處滋擾等語。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癸未，浙江提督李長庚奏：拏獲蔡牽幫另船盜首李按，並夥匪盜船礮位器械。

《仁宗實録》卷一六五　又諭，方維甸等奏稱，賊匪於上月初七日夜間，到四畝地營焚掠，千總何斌伏受傷。十二日至毛坪汛，經制外委馬萬春被害。是夜竄華陽營，參將何占鼇登城守禦，被矛傷墮落堡外，印信遺失。現在賊匪竄至二郎壩地方，所過營汛，皆係勾結內應，賊數有一千數百名。該逆等竄到華陽恣意焚掠，並處處勾結內應，傷害官員，可恨已極。所有節次被害之官員兵丁內，如查有由鄉勇充當新兵，在營拔用者，當加一等賜卹。並著德楞泰等，通諭各處新兵，踴躍戰守，不爲叛賊所惑。將此諭令知之。

撥山西藩庫銀四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乙酉，諭：承德府爲每歲巡幸木蘭駐蹕之區，民物豐饒，駿駿向學，【略】著加恩於承字號中額一名外廣額二名，每科鄉試取中舉人三名，以示朕仰承教澤、嘉惠烝黎至意。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林保奏，蔡逆幫匪船復竄回閩，飛催許松年統帶舟師迎頭截擊各緣由。辦理均屬得宜。

庚寅，姜晟因病解任，以汪志伊爲工部尚書。調汪日章爲江蘇巡撫，以恩長爲廣西巡撫。李鋐爲廣西布政使，常明爲山西按察使。

辛卯，以豐紳濟倫爲盛京兵部侍郎。

乙未，諭：本日裘行簡奏，藩司查出司書假雕印信，串通銀號虛收解款，舞弊侵用緣由一摺。並據慶格同日具奏，究出司書私雕假印，句串舞弊緣由。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方維甸等奏，洋縣知縣曾彰泗於賊匪攻城時，經軍功等掖令逃避，該令堅不肯行，旋被賊匪執縛，脅令同行。該令大罵賊匪，縛赴城隍廟湯泡火烙，身受多傷，罵不絕口而死。曾彰泗深知大義，慘遭戕害，實可嘉憫。著加恩照知州例咨部賜卹，並著於事竣後設立牌位於城隍廟之配殿，春秋官爲致祭，載入祀典。

庚子，定殺死一家三命分均卑幼斬、梟例。

癸卯，明志緣事降調，轉廣興爲兵部左侍郎，調多慶爲兵部右侍郎，薩彬圖爲禮部左侍郎，以策丹爲盛京工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六五　甲辰，又諭：此次李長庚探明賊蹤所在，追及蔡逆坐船，奮不顧身，直前攻擊，以致身受數傷，實屬勇往，不得復疑其恇怯逗遛。至蔡逆此次當兵船駛攏之時，先用火器長鎗抵禦，繼復用瓷椀拋擲，可見盜船火藥漸少，不能如前接濟。近來各海口辦理防堵，尚屬嚴緊，但該逆當此鋌走之際，船上火藥既盡，其望接濟更殷，自必多方設法，欲圖透漏。該督撫尤當嚴飭各海口地方文武員弁，加意巡緝，有犯必懲，無許絲毫透漏，方爲有益。儻有透漏者，從重治罪，首犯即行絞決，餘犯定擬具奏。再，李長庚稱，該提督所坐之船爲通幫最大，及並攏蔡逆之船，尚低至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致被兔脫，殊爲可惜。閩省兵船，前據該督撫等先後奏到，添造大號同安梭船，以資勦捕，並因大同安梭船一時趕造不及，請將大號商船先行雇用，均即降旨准行。現當勦賊喫緊之際，該督撫一面上緊籌辦大船，派委將弁，送交李長庚，俾令乘坐追勦，庶擒渠不致久稽。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九月己酉，諭：費淯、長麟奏，審訊大槩情形並究出串通舞弊之各州縣，請旨革職、拏問一摺。廣興緣事降調，轉多慶爲兵部左侍郎，以扎郎阿爲兵部右侍郎。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論甚屬公正。

辛亥，刑部侍郎莫瞻菉緣事降調。

《仁宗實録》卷一六六　壬子，撥山西藩庫銀三十萬兩，解往陝西，以備軍需。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癸丑，諭：據費淯、長齡奏，連日審辦直隸省官吏句通侵帑一案，除州縣短解司書銀匠侵蝕之外，尚有知情分贓之各幕友、長隨人等，見已咨部斥革，分別提拏押解歸審。【略】顏檢著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同興照議革職。姜晟、陳大文、熊枚降四品京堂。裘行簡革職留任。吴熊光交部議處。

調成甯爲山西巡撫，以初彭齡爲安徽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六六　甲寅，撥江蘇清河、鹽城、海、安東四州縣倉穀十萬石備賑。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丁巳，轉周兆基爲工部左侍郎，以蔣予浦爲工部右侍郎，邵洪爲左副都御史。

庚申，以劉權之爲左都御史。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德楞泰奏，新安擊勦叛賊，並解到縣城圍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六七　撫卹雲南浪穹縣被水災民。

甲子，賑甘肅寧夏、寧朔、平羅三縣被水災民，緩徵寧夏、寧朔、平羅、阜蘭、西寧五縣新舊額賦，並貸籽種口糧。

丁卯，賑江蘇淮安、揚州、徐州、海各府州屬濱臨湖蕩被水災民，並緩徵減則田地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己巳，以成書、汪滋畹、周興岱俱爲内閣學士。

壬申，侍郎銜、署直隸總督裘行簡卒，予祭葬如總督例，謚恭勤。賞其子元善舉人，一體會試。以秦承恩署直隸總督。

《仁宗實録》卷一六七　賑直隸安、新安、雄、博野、任邱五州縣被水災民，並免新舊額賦。貸霸、保定【略】十九州縣被水災民籽種口糧，並緩徵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冬十月丙子，永定河漫工合龍。

《仁宗實録》卷一六八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德楞泰奏，賊匪見大兵雲集，四面環攻，賊首蒲大芳、王文龍等，環跪痛哭乞命，將首先謀逆之陳達順等三人，捆縛送出。其逃赴留壩等處賊匪一千餘名，又經該逆隨同官兵截回，將賊夥四千餘人，在彼屯紮，懇請分别造册，聽候嚴辦。看此情形，其畏懼乞降，自屬可信，此時賊營首夥自無概予駢誅之理，惟當將叛賊游匪及乘閒脱逃之軍流人犯等，分别酌覈，按律問擬，即至輕者亦當遣戍。一面將各犯照例監禁，一面奏聞候旨辦理，若實係被裹難民，著先行釋放回籍。至方維甸前因勦賊之時，無須伊在彼同辦，是以諭令回省，現在善後事宜，關繫地方者甚多，著該撫帶同臬司素納，馳往德楞泰軍營，悉心商酌，務期妥善，其地方事務，著仍交朱勳在省督辦。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己卯，諭：各省巡撫中，兼提督銜者有節制各鎮、統轄闔省營員之責，前曾准令帶用花翎，以資表率。見在山東巡撫長齡、河南巡撫馬慧裕，俱先經賞戴花翎，其江西巡撫張師誠、安徽巡撫初彭齡、山西巡撫成甯，均准其戴用花翎。嗣後，此五省巡撫簡任時，即准其照例戴用，如調任他省，有旨賞帶，方准帶用。

壬午，命已革山西巡撫同興赴河南效力。

甲申，諭：甯陝叛賊滋事一案。【略】德楞泰著退出御前侍衛、領侍衛内大臣、管理兵部事務、管圍大臣，將上次所給議敘撤回，仍傳旨嚴行申飭，交部議處。所有陝甘總督員缺，著全保調補。該督接奉此旨，不必來京請訓，著即馳驛前赴新任，會同德楞泰、方維甸妥辦一切事宜，俟半年後再行奏請入覲。其湖廣總督員缺，著汪志伊補授。汪志伊俟到京請訓後，再赴新任。汪志伊未到之前，其湖廣總督印務，著瑚圖禮暫行兼署。全保到陝尚需時日，所有陝甘總督印務，即著方維甸兼署，迅即馳往軍營接收督篆，並先行會同德楞泰，將乞降叛賊二百餘名遵照前旨，定擬應得罪名具奏請旨。此外，在逃監犯及軍流人等勒緝務獲。所有善後各事宜，德楞泰等惟當悉心經理，詳細會商，務臻妥協，以期地方永遠甯謐。將此通諭知之。

以曹振鏞爲工部尚書，調劉鳳誥爲吏部右侍郎，以邵自昌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六八　丙戌，免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打牲烏拉被霜災民應徵糧石，仍給七月口糧，并緩徵舊欠糧石。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丁亥，以温承惠署直隸總督，起阮元署福建巡撫。

己丑，諭：兵部會同吏部奏，議處德楞泰、倭什布均照溺職例革職請旨一摺。所議甚是。【略】《德楞泰》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但此事非尋常錯誤可比，仍俟八年無過，方准開復。至伊子蘇沖阿，【略】著退出内閣學士、上駟院卿，退出乾清門。伊父德楞泰先曾管理健鋭營，即著伊以副都統管理健鋭營事務，前往香山值班。倭什布【略】著加恩降爲二等侍衛，前往科布多辦事，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將此旨通諭中外知之。

辛卯，以恒伯爲内閣學士。

癸巳，調薩彬圖爲倉場侍郎，轉桂芳爲禮部左侍郎，以普恭爲禮部右侍郎。

乙未，諭：阿林保、李長庚奏，舟師勦捕得勝，擊斃著名賊目等情。

己亥，以哈甯阿爲内閣學士。

癸卯，阮元以病解任，調張師誠爲福建巡撫，以金光悌爲江西巡撫，轉周廷棟爲刑部侍左郎，以韓封爲刑部右侍郎，史積容爲湖南布政使，巴哈布爲湖南按察使。

十一月乙巳，諭：兵部奏，遵旨議處扎克塔爾，請照有意隱諱革職例革職一摺。

戊申，以常明爲陝西布政使，張映漢爲山西按察使。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玉甯奏，驅逐廓爾喀竄出逃人，並廓爾喀國王呈進表貢一摺。

己未，命祿康爲東閣大學士，以刑部尚書長麟協辦大學士。調德瑛爲户部尚書，以瑚圖禮爲吏部尚書，章煦爲湖北巡撫，調阿禮布爲湖北布政使，以蔣攸銛爲雲南布政使，陳預爲江西按察使。以文甯爲步軍統領，成書爲工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七一

糧及條公銀。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兵四千四百名。

發倭什布烏嗚木齊效力。

十二月戊寅，太子太保、大學士朱珪卒，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

乙酉，以恒伯爲西南辦事大臣，凱音布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七二

癸巳，楊芳著革職，發往伊犁，交與松筠，派令効力贖罪。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福甯。改定陝西陝安、甯陝各鎮營制。

《仁宗實録》卷一七二

《東華續録》嘉慶二二

嘉慶一二年（丁卯、一八〇七）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戴衢亨協辦大學士。調鄒炳泰爲吏部尚書，以劉權之爲兵部尚書，周廷棟爲左都御史，轉韓封爲刑部左侍郎，以秦瀛爲刑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七三

八州縣上年水災旗民。展賑江蘇山陽、阜甯【略】十八州縣上年被水災民。展賑河南温、孟二縣上年被水災民。貸内黄、安陽、湯陰三縣貧民籽種口糧，並平糶倉穀有差。展賑雲南浪穹縣上年被水災民。

乙卯，四川總督勒保奏報：綏定府新兵滋事，官兵分路進勦，生擒首惡王得先、孔傅世、劉金定，殲除夥黨。得旨：嘉獎。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從前勦辦邪匪，三省雇募鄉勇過多，迨大功告蔵，一時難於散遣，就其中情願入伍者，概予安插歸營，辦理本未妥協。今陝之寧陝、川之綏定，皆係新兵糾衆滋擾，可見此等匪徒，究屬獷悍不馴。楚省鄉勇入伍者，亦復不少，總督、提督均係統轄大員，當飭知營員等妥爲駕馭，留心稽察。如遇新兵等有二二不安本分，或犯酗酒滋事等案，即應懲處斥革，或與以發遣，其有稍涉桀驁、情罪較重者，奏明辦理，均無不可。總須隨時懲創，俾伊等知所畏懼，不致别生事端，保全者衆，惟在該督等時刻留心，不可稍存大意爲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戊辰，西安將軍德楞泰奏：陝西西鄉營瓦石坪汛新兵滋事，督兵截勦，殲擒首逆周士貴等並夥黨多名。得旨：嘉獎。

《仁宗實録》卷一七三

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阿林保奏，蔡逆匪船因沿海斷絶接濟，奔竄入粤，見催舟師過境會勦一摺。

戊寅，禁新疆官吏越級僭用頂帶。

壬午，諭：初彭齡奏，壽州三命重案審有請託情弊，據實參奏一摺。

甲申，諭：直省督撫清查積案。

丙戌，嗣後，皇后、妃、嬪之姊妹及親弟兄親姊妹之女，於挑選秀女時仍一併備挑，著户部、内務府聲明另爲一班，不必拘定年歲，作爲各本旗頭起帶領。著爲令。

申禁廷臣與諸王交接。

《仁宗實録》卷一七四

租山場，糾衆釀命一案，已有旨交初彭齡查辦矣。地方外來游匪，聚集多人，擾害居民，自應隨時禁止；但此項搭棚墾地遊民，究係起自何年，現在聚集實有若干人，若一時概行驅逐，恐辦理不善，失業者衆，或致别生枝節，轉屬不成事體。著初彭齡即選派廉明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查勘，或設立禁約，責令逐漸遷移；或勘定界址，就地安爲安插。不致無籍之徒愈聚愈多，日久爲害地方；亦不致驅

迫過驛，激成事端。該撫俟委員勘明詳稟後，再悉心體察，斟酌盡善，奏明斷結立案，以期永杜爭端，輯寧民業爲要。將此諭令知之。

丁亥，諭内閣：勒保奏，綏定叛匪勦辦完竣，一切應辦事宜，俱次第經理，民情已極寧帖。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辛卯，免陝西西安等營歷年借款官弁十分之二、兵丁十分之三。

壬辰，上啟鑾謁東陵、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戊戌，免直隸天津乾隆五十三年以前缺徵海稅盈餘銀。

三月戊申，江南王營減壩大工合龍，賞戴均元、徐端太子少保。

丁巳，高宗純皇帝實録、聖訓告成。

戊午，以楊志信爲山東布政使，調方受疇爲直隸按察使，朱棟爲河南按察使，以查澄爲貴州按察使。

丁卯，定内務府京察一等人員覆行引見例。

《仁宗實録》卷一七六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都察院衙門奏，直隸寧晉縣民人張夢榮，具控該縣知縣藉差科派一案，已明降諭旨，交温承惠將該縣解任審訊，嚴切根究矣。此案據張夢榮控稱，寧晉縣知縣，因辦理淀津差務，於上年十月内，向民間派銀四千兩，已斂收二千，其餘二千，本年出示張掛，限於四月内如數交納，並因張夢榮之父生員張廷宸控告保長，即行掌責，嗣又痛責收禁，情急上控等語，並將所揭告示一併進呈。朕閱該縣告示語句，其科派收銀，竟係指稱淀津支應差使而言，殊不可解。巡幸淀津一事，上年雖曾向該督等諭及，亦尚未明降諭旨，地方官何得輒藉此爲名，出示科派。況朕每遇巡幸，一切行宫坐落，以及橋梁道路，均係發帑興修，例有支銷之款，並不絲毫累民，又不許該督等呈進貢品，其所進果菜食物，不過留以備賞，所值無多。【略】温承惠到直隸未久，上年州縣科派錢文，亦非伊任内之事，無可迴護，且現在無不可達之下情，不可稍存諱飾。著即據實查明，究竟凡遇巡幸之時，必須地方官支應者，係屬何款，實需若干，是否扈從人等舊習未悛，尚有違例需索之事。如果實有其事，即係近派王子及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亦不妨指明直奏，不容稍有瞻徇。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辛未，命：嗣後，拜唐阿有係貢、監生員者，准其應試。

壬申，以百齡爲湖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七七　夏四月癸酉朔，諭軍機大臣等：阿林保等奏，舟師攻捕朱濆，並訪拏鳳尾幫盜首各情形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甲戌，皇后行躬桑禮。

以甘肅大通縣番衆肆劫，命提督百祥勦之。

丙子，以王家賓爲廣西按察使。

壬午，諭：玉麟等奏，訊明江蘇州縣承審壽州三命重案徇情故出情節，按律定擬，並將該總督、臬司分别參奏一摺。【略】遇昌著革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至總督鐵保【略】著革退宫保銜，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俟奏上再降諭旨。尋議：革職。得旨：降爲二品頂帶，仍帶革職留任。

癸未，以貢楚克紮布爲察哈爾都統，轉瑚素通阿爲刑部左侍郎，以廣興爲刑部右侍郎。調百齡爲江蘇按察使，以曾燠爲湖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七九　五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初彭齡奏，休寧縣耆民程元通控告棚民佔踞山場一案。經該撫派員勘明山場，酌斷租價，令棚民拆棚回籍，該棚民等均各繳價拆棚，情願攜帶丁屬回籍等語。此案既經勘明酌斷，該七村棚民俱情願遷移，即著照此辦理。惟據查休寧除此七村外，尚有山棚七百餘座，歙縣、祁門、婺源、黟縣、績溪等邑，亦各有山棚數百座及百餘座不等。各該處棚民人數衆多，且向山户租地種，搭棚居住，相安已久。若此時概令退地拆棚，紛紛飭逐回籍，不特吏胥等因緣爲奸，或致從中滋擾，並恐此等客民，大半皆無籍可歸之人，一旦驟令失業，提挈親屬，流離轉徙，或至激生事端，殊有關係。初彭齡當體察情形，聽其各安生業，不必概行查辦。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丁未，定各直省奏咨案件違限處分。

初彭齡丁母憂，以董教增爲安徽巡撫，姚令儀爲四川布政使，方積爲四川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七九　諭軍機大臣等：清安泰奏，平陽縣刁徒抗糧奪犯一摺。此案前日據阿林保奏稱，知縣徐映台奉温處道轉奉撫臣清安泰札飭，以武舉陳步高具控自行赴匱納糧，莊以莅等因包攬不遂，將陳步高毆傷，奪其錢物一案，飭令會營拏究。隨會同營弁前往，將莊以莅拏獲。有莊以莅之子等糾集二

三百人先後圍繞，先將兵役毆傷，嗣將知縣外委毆打，並劫去糧銀行李，將莊以莅奪去等語。而本日清安泰摺內，則稱該縣奉義趕徵錢糧，因莊以莅包攬不完，並因莊以莅上年有被控之案，節奉道府催令會營查拏，隨督帶兵役前往等語。是此案起事根由，已與阿林保所奏互異。又摺內稱，該縣將莊以莅拏獲之後，伊子等糾約多人，上前奪犯肆毆，以致該縣外委等多有受傷等語，亦並無如昨日阿林保摺內所稱，其夥衆至有二三百人之多。地方有此等重大案件，具報督撫，其所敘情節自應脗合，乃此案阿林保、清安泰同係接據知府楊兆鶴等稟報，何以案由輕重迥不相侔，實不可解。刁民逞兇肆惡，敢於拒捕奪犯，並且肆毆官弁，不法已極，自應嚴行懲辦。但地方官是否另有別情，激成事端，有無裝點情節，其所帶兵役究有若干，所云受傷兵役四十餘人，是否確實，現在有無因傷斃命。又摺內所稱，被兵役傷斃之張阿葉等四犯，是否確係在場搶毆之人。均當詳悉究明，據實審辦，俾無枉縱。此案情節甚重，昨已有旨著清安泰馳往督同百齡審辦。今清安泰摺內奏稱，伊派朱理前往督拏案犯，該撫現已回省等語。清安泰接奉此旨後，仍當迅即啟程，親往該處詳查明確，督同百齡審辦，並查明實在情形，該督撫所接稟報孰爲確實，先行詳悉具奏。其臬司朱理，即飭令回省辦事可也。將此諭令知之。

丙辰，增福建臺灣府至宇號舉人中額一名，以該府學原設廩生、增生二十名，專歸閩籍生員充補。增設粵籍廩生、增生八名，府學閩粵兩籍，與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學，各加學額一名，並准各學生員報優，册送學政，與內地優生一體考試。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己未，命八旗仍設官圈養馬。

全保以病免，以長齡爲陝甘總督，吉綸爲山東巡撫，薩彬圖爲漕運總督。

庚申，申禁地方官諱盜及胥役勒索。

甲子，諭：吳熊光奏，馳赴東路，督催舟師掩捕蔡逸緣由一摺。

丙寅，以珠隆阿爲内閣學士。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興奎等奏，酌調官兵、相機進勦賊番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八〇　戊辰，諭内閣：初彭齡奏請將現任通判、捐升知府高廷瑶，留於安徽補用一摺。外省現任捐升人員，各督撫每以熟悉地方爲詞，將該員奏留本省補用，此端一開，不但於銓政有礙，且易啟屬員巧爲趨避之漸。前經兩次降旨，通飭各督撫不得濫行保留，所有初彭齡請將捐升知府高廷瑶留於安徽補用之處不准行，仍著該部照例銓選。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六月壬申，石韞玉緣事降調，調朱棟爲山東按察使，以諸以謙爲河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八一　免甘肅被賊滋擾之大通縣番民本年應納糧石及貢馬銀，並貸口糧有差。

甲戌，閩浙總督阿林保奏報：官兵擊沈蔡牽船隻，并生擒賊夥王松。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志信奏，近日東省民人紛紛赴京呈控，固屬民風健訟，亦由各州縣怠惰偷安，不即速爲訊結，閒有一二狡展案情之輩，又不能悉心研究，折服其心，以致相率傚尤。

緩徵福建被賊滋擾之臺灣、鳳山、嘉義三縣正供穀，及官莊租銀十分之五。并免淡水、彰化二廳縣帶徵上年額賦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二三　癸未，禁直省各督撫幕友捐職奏留本省。

甘肅官兵勦卓色勒番族，克之。

乙未，命：京察三等人員不得保送知府。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秋七月癸卯，嗣後，著於每屆恩科、正科鄉試之年，仍將修撰、編檢等官輪班帶領引見。朕得識記其人，以備簡用，其尋常年分，不必帶領引見。著爲令。

甲辰，賡音著退出左都御史，伊於旗務尚所諳悉，著加恩留正藍旗漢軍都統之任。所有降三級調用處分，著改爲降二級留任。潤祥、長琇、邵洪、陳崇本四人應行降三級留任處分，著改爲降一級留任。所有左都御史員缺，著宜興補授，宜興未到任之先，著德瑛暫行署理。

乙巳，以故琉球國中山王尚温孫灝襲爵，命翰林院編修齊鯤、工科給事中費錫章往封。

《仁宗實録》卷一八三　辛亥，諭内閣：董誥等奏，詳查翰林官員告病起俸各例案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八三　己未，免直隸安、新安【略】十七州縣積欠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癸丑，以常安爲湖北布政使。

戊午，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一八三　己未，免直隸安、新安【略】十七州縣積欠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乙丑，以江蘇、安徽水災，命截留江西、湖南、湖北漕米三十萬石備糶。

以科布多杜爾伯特等出卡遊牧，命烏里雅蘇台將軍成寬等建卡倫，以杜侵佔。

《仁宗實録》卷一八四 八月丙子，行在刑部議覆浙江巡撫清安泰審擬平陽縣民莊以淦抗糧毆官分別治罪一案。得旨：此案莊以淦先因挾嫌糾搶陳步高洋錢衣物，飭緝未獲，繼復阻撓花户自納錢糧，其平昔肆横鄉里，已屬目無法紀。迨被獲解官，伊子莊正甸輒敢糾衆截奪，甚至毆傷官弁，搶劫糧銀，該犯乘機喊救，扭鎖脱逃。是莊以淦實爲此案罪魁，即案内問擬斬絞及監斃、鎗斃各犯致死根由，亦皆由彼起釁。此種刁民，必應嚴辦示懲。今起意爲首奪犯毆官重罪，已坐伊子莊正甸，將該犯照刁民抗糧聚衆逞兇毆官爲從例，擬絞監候，尚覺情浮於法，莊以淦著改爲絞決。其許君善一犯，執械打破該縣轎頂，致縣令落轎受傷，情節較爲兇横，亦著改爲絞決。現距秋録之期已近，莊以淦、許君善均著即行正法。其餘阿商、林阿旦、陳玉祥三犯，係在場助毆，致傷兵役家丁，俱著照擬絞監候，入於明年秋審情實辦理。首犯莊正甸罪應斬梟，著嚴拏務獲，按律抵罪，餘俱照所擬完結。

戊寅，諭内閣：廣厚奏，查明喀喇沙爾地方應行更正事宜一摺。喀喇沙爾所轄布古爾、庫爾勒兩城回地，租與内地漢民種植棉花，由來已久，若禁止不准租種，勒令退地繳錢，未免徒涉紛擾，自應仍聽其便，嗣後著准其照舊租種。

庚辰，免直隸安、新安、隆平、寧晉、新河、南宫六州縣積水地畝額賦。免四川達縣被難民户本年條糧。

丙申，阿林保奏：舟師過臺，攻擊朱濆，大獲勝仗。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九月壬寅，諭：據成格奏，伊族弟清安見補盛京禮部員外郎，請旨回避，著交吏部，將清安與盛京别部員外等籤掣調補。嗣後，盛京五部官員有似此應行回避者，即著與别部掣籤對調。著爲令。

諭軍機大臣等：興奎奏，官兵攻破沙卜浪番族，焚燬賊巢，勦捕殆盡，並收撫投誠番族一摺。

《仁宗實録》卷一八五 欽差察哈爾都統慶怡、通政使司副使文孚奏：遵旨查勘大青山馬廠，先後奏墾地六千餘頃，尚餘草地二萬餘頃，今若招墾數百頃，於遊牧尚無妨礙。惟恐招墾以後，無業遊民逐漸偷開，請交該將軍查明頃數四至，嚴禁偷開，庶兵糈足敷支放，而馬廠仍留有餘，俾資遊牧。下部議行。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甲辰，福州將軍賽沖阿奏：官兵在雞籠洋截勦朱濆，大獲勝仗。

己未，命：嗣後，遠支宗室總族長照近支例，以王公充補。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伯麟奏，緬甸遣使投文懇求援助，遵旨曉諭該國王一摺。所辦甚是。天朝撫綏外藩，一視同仁，斷無偏助之理。

乙丑，嚴禁八旗抱養民子爲嗣，紊亂旗籍。

《仁宗實録》卷一八五 戊辰，賑直隸高陽、任邱二縣被水災民，並免本年額賦。緩徵大名、南樂【略】十四州縣水災旱災新舊額賦，並借給籽種口糧有差。

《仁宗實録》卷一八六 冬十月辛未，頒賜南掌國王召温猛緞匹，並賞賚使臣叭竜官鼎叭竜酒嗎叭官洪等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癸酉，禁民人私入番地及蒙古人改用番子服色，並清查户口。

辛巳，撥龍江西新關稅十萬兩，於江蘇備賑。

《仁宗實録》卷一八六　甲申，賑江蘇阜寧縣被水災民，並蠲緩鹽城、東臺【略】十四州縣新舊額賦米麥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辛卯，加長麟、恭阿拉太子太保。

甲午，以貴慶爲内閣學士。

乙未，罷武鄉、會試内場策論，改令默寫《武經》。

十一月壬寅，朝鮮國王李玜懲處其國與邊民私市之商人並繳貨物，上嘉其恭順，優賚之。

《仁宗實録》卷一八八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方維甸奏刁民訐告山内地畝，呈請丈量，查明實在情形，請旨辦理一摺。據稱，南山廣袤千餘里，漢南巴山界嶺亦綿亘千里有餘，若逐處丈量，吏胥勒索追呼，刁民訛詐訐告，勢所必至。懇請特頒諭旨，將南山、漢南各山内地畝，除現在例徵正賦之外，免其升科，俾刁徒無所藉口等語。方維甸此奏，固爲息事寧人起見，但陝省南山，各省貧民前往開種地畝，從前節經各省督撫奏報升科，相安已久，若如方維甸所奏，請朕特頒諭旨，將山内續墾地畝，概免升科，此端一開，將來各省貧民前往開墾者，聞風踵至，恐藏垢納污，日久滋生事端，不止於互相訐告，不可不籌及久遠。所有陝省南山、漢南各山内地畝，現除墾熟者仍照例徵納正賦外，著無庸再行丈量升科，不必特降諭旨，著該撫即曉諭山内居民，俾其各安生業而息訟端。至將來續墾地畝概免升科之議，無須提及，總在該撫飭令地方官隨時留心，妥協經理可也。

《東華續録》嘉慶二四　丙寅，定漢教習三年考試例。

王綬以病解任，轉萬承風爲禮部左侍郎，調戴聯奎爲禮部右侍郎，轉邵自昌爲兵部左侍郎，以阮元爲兵部右侍郎，馬慧裕爲内閣學士，調清安泰爲河南巡撫，以阮元爲浙江巡撫。

《仁宗實録》卷一九〇　丙戌，又諭：據秀林奏，查出伯都訥所屬拉林河西岸地方，流民私墾田地一千九百餘畝，聚集人一千餘户，請將失察之副都統、協領等，交部分别議處等語。伯都訥之拉林河西岸等處地方，流民私墾田地至一千九百餘畝，聚集人一千餘户之多。若一時全行逐回原籍，該流民不惟棲止失所，恐不免於饑寒。著加恩將此項查出私墾之田，分給流民，仍照前次辦過成案，入於紅册，於明年起徵。

嘉慶一三年（戊辰、一八〇八）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春正月己亥，以來歲五旬萬壽，詔舉恩科鄉、會試。

《仁宗實録》卷一九一　加賑江蘇阜寧縣被水災民，並展蘇州府城煮賑。加賑安徽壽、六安、霍邱、鳳臺、鳳陽、懷遠、天長七州縣被水被旱災民。貸宿、南平、定遠、靈璧、泗、盱眙、五河、當塗、繁昌、蕪湖、全椒十一廳州縣，及滁州、鳳陽、長淮、泗州、建陽五衛災民耔種。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甲辰，閩浙總督阿林保奏：拏獲蔡牽義子蔡三來等。

《仁宗實録》卷一九一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伯麟奏，緬甸夷人將戛于腊追逐遠遁後，進至車里土司界内住劄，現在妥爲諭遣，並派兵彈壓緣由。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丁巳，轉廣興爲刑部左侍郎，調穆克登額爲刑部右侍郎，以馬慧裕爲盛京刑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一九一　戊午，又諭：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敢，不辭勞瘁，【略】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於二十五日未時身故。【略】著加恩追封伯爵。【略】以閩粵南澳鎮總兵官王得禄爲浙江提督。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二月己巳，命山東運河各工，仍歸沿河各州縣衛疏濬。

定新疆卡倫回京侍衛、章京六年更派例。

癸酉，四川總督勒保奏：嘓隴麻里野番鬻化投誠，請入版圖，賞給長官司印信。得旨：允行。

乙亥，諭：據長齡等會議，青海辦事大臣請照舊制仍駐紮西甯一摺。所議是。

諭軍機大臣等：特清額奏，途次接奉諭旨，馳赴西藏，頒賜達賴喇嘛等賞件，並遵旨明白宣示一摺。所論俱是。

丙子，予告大學士、公保甯卒，【略】予祭葬，謚文端。

戊寅，定湖南鳳凰、乾州、永綏、保靖四廳縣鄉試苗生中額一名。

《仁宗實録》卷一九二 諭軍機大臣等：吴熊光摺内稱，粤省土匪，設與閩匪勾結，自應一併勦辦，儻並未聯幫，則應專辦蔡牽爲第一要著等語。所言甚是。此時張見陞等因探有閩匪往西逃竄之信，已統領舟師西下追捕，並有王得禄、錢夢虎等師船，先在西路探勦，星羅碁布，正可聚而殲旃。該逆罪惡貫盈，惟當趁其窮蹙之時，剋期俘馘，以彰憲典而快人心。總之蔡逆爲海洋著名巨慈，該逆一日不除，則海洋一日不靖，無論賊蹤在粤在閩，總當併力攻剿，並當明立賞格，俾士卒敵愾同仇，咸知激勸。著吴熊光、阿林保遍行曉諭閩粤水師將弁兵丁等，務須專注蔡牽坐船攻擊，如兵丁等有能首先跳過蔡逆船内捕捉者，賞給銀二百五十兩，其次賞銀二百兩，又其次賞銀一百五十兩。至官弁等首先跳上蔡逆船内捕捉者，即加一等拔補録用，無論賊蹤在粤在閩，總當併力攻剿，並當明立賞格升賞，一俟奏到，立即施恩。如此剴切曉示，多方鼓勵，將領士卒等畏法感恩，自必争先効命，於海洋捕務自有裨益。將此傳諭吴熊光並孫玉庭、張師誠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甲申，調蔣予蒲爲倉場侍郎，以陳希曾爲工部右侍郎，錢樾爲内閣學士。

戊子，以顧德慶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九二 加賑甘肅皋蘭、靖遠、安定、涇、平番五州縣被旱災民，貸河、金、鎮原、寧遠、西和、崇信六州縣貧民耔種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己丑，以慶格爲江蘇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九二 乙未，又諭：朕自臨御以來，嚴飭各督撫等於任土作貢之外，不得别有進獻，各督撫等日久遵循，罔敢違逾，自已咸知朕意。惟來年爲朕五十誕辰，該督撫等承受渥恩，情殷祝嘏，或以五旬慶節，非常年萬壽可比，輒欲競獻珍奇，用申誠悃，或督撫本無此意，而屬員等藉端慫恿，希圖見好，且可從中獲利，亦情事之所必有。在封疆大吏共礪廉隅，斷不至因祝釐進獻致有簠簋不飭之事。但恐此端一開，則爭長見巧，誇多鬬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況宫府所藏，百物充牣，朕躬行節儉，凡珍異華美之物皆所不取，實由天性，初非出於矯强，諒亦諸臣所共喻。明年五旬慶辰，除該督撫等應進土貢，仍准循例進獻備賞外，所有金珠玩好各物，概不准呈進。若督撫中有准其届期來京申祝者，祇准呈遞如意，或係科甲出身素工詞翰者，並准其進獻詩册書畫，俾展慶忱。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三月己亥，上親耕耤田。

庚子，上啟鑾謁東陵，並巡幸天津。免經過地方及天津府屬額賦十分之三。

壬子，上閲視千里長隄。免經過州縣及天津府屬十一年以前逋賦，並直隸通省十一年以前逋賦十分之二。

丙辰，戴均元因病解任，以徐端爲江南河道總督。賞那彦成三品頂帶，爲江南副總河。

戊午，賚畿南老民、老婦。

召史積容來京，以朱紹曾爲湖南布政使。

己未，上閲天津鎮兵。

《仁宗實録》卷一九三 庚申，兩廣總督吴熊光奏報：殲斃洋匪，生擒盜首鍾得高。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辛酉，王嘉賓年老休致，以梁敦懷爲廣西按察使。

壬戌，賜召試一等龍汝言等六人舉人。廣直隸歲試學額。

癸亥，免直隸民欠旗租銀。

夏四月癸酉，以汪廷珍爲内閣學士。

庚辰，上閲健鋭營兵。

丙戌，皇后行躬桑禮。

《仁宗實録》卷一九四 辛卯，賜一甲吴信中、謝階樹、石承藻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朱棨等一百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侯鈐等一百四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二五 五月丙申朔，諭軍機大臣等：勒保奏，襄眉縣歸化汛卡外野夷滋事，派兵查辦緣由一摺。

己亥，授八十五歲之三甲進士王服經翰林院檢討。

《仁宗實録》卷一九五 癸卯，諭内閣：長麟、戴衢亨奏，勘明毛城鋪毋庸修復，並另籌宣洩之路，以利漕運而防盛漲一摺。據稱毛城鋪滾水壩，因啟放日久，河水下趨著重，前經壅動大溜，致成漫口，經年累月，始行堵合。現在該壩東西相距五十餘丈，口門寬廣，一經啟放，恐黄水建瓴而下，不能循軌前進，大隄難保無潰決之虞。兹據康基田告稱，天然閘迤東數里地名十八里屯，有前河臣靳輔所建石閘二座，足以減黄利運，當往勘明。【略】適有老民張姓指認，帶領人夫刨挖，已得原舊壩基。該二閘每閘過水僅寬三丈有餘，山石夾峙，可保無奪溜衝決之患，應請旨興修，其毛城鋪石壩毋庸辦理等語。所辦甚好。【略】所有十八里屯修復舊閘，並開挑引河、打築隄岸等事，俱著交該督等確估具奏，於本年大

汛後即行辦理，務須認真督辦，期收減黃利運之益，不可草率。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五 甲辰，以宜興爲步軍統領，特克慎爲左都御史，慶惠爲理藩院右侍郎。調成書爲兵部右侍郎，以常福爲工部右侍郎。

乙巳，調多慶爲禮部右侍郎，普恭爲兵部左侍郎。

戊午，命甄別各部院行走及直省試用各捐職人員。

己未，命：嗣後吏、兵二部議處罪案，除私罪不准查抵外，如有實係公罪，經特旨交議者，其應否准抵之處，於摺内聲明，請旨裁奪。

癸亥，以鄂勒哲依圖爲理藩院額外侍郎。

閏五月丙寅朔，命工部左侍郎英和軍機處行走。

壬午，齊布森緣事降調，以錢楷爲河南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一九六 又諭，户部奏，議覆吉林將軍秀林奏長春廳開墾地畝、流民仍准入於該處民册一摺，所奏是。此次續經查出流民三千一十户内，有開墾地畝者，亦有未經開墾者，若概行驅逐，未免失所。著再加恩准照前次諭旨，入於該處民册安插。自此次清查之後，該將軍務遵照原議，除已墾之外，不准多墾一畝，增居一户，如將來再有流民入境，定即從嚴辦理。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五 癸巳，免四川夷匪滋擾之馬邊廳屬額賦。

《仁宗實録》卷一九七 六月甲辰，諭内閣：朕惟農桑爲致治之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惟人君震勤恪恭於上，斯小民趨事赴功於下。《七月》之什，《無逸》之圖，重民事所以固邦本也。我朝列聖相承，惠愛黎元，勤思本業，聖祖仁皇帝詔刊《耕織圖》四十六幅，作爲詩章分冠其上，其於農事自浸種以至祭神，於蠶事自浴蠶以至成衣，形撫藻繢，纖細畢陳，恭繹睿謀，蓋以人主生長深宫，恐於小民作苦之事未能洞悉，用是被諸詠歌，垂型奕禩。皇祖世宗憲皇帝依題成什，皇考高宗純皇帝繼復恭和元韻，均以聖祖之心爲心，敬念民依，後先同揆。乾隆二年，曾命詞臣纂輯《授時通考》一書，内列《耕織圖》二卷，三朝御製詩，依次恭載，煌煌聖訓，萬古維昭。朕紹承前烈，日以民生爲念，惟思爲囘闊廣衣食之源，俾之含哺挾纊，永慶盈寧。近於幾暇，續題《耕織圖》，成五言律詩四十六章。檢閱《授時通考》，係刊於乾隆七年，其《耕織圖》卷内，恭載聖祖御製於前，次列世宗御製，則書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當時體例應然。今朕續有題詠，應補行編載。原書篇頁内餘幅甚寬，著交文穎館總裁等，恭查《耕織圖》各幅前皇考御製詩，俱敬謹改書高宗純皇帝御製恭和聖祖仁皇帝原韻，再將朕詩次列於後。標目書皇帝御製，繕册進呈，交武英殿補刊，以示朕祇遹成謨，重民務本至意。並將此旨載入，以紀補編年月。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五 乙巳，以吴璥爲刑部尚書，馬慧裕爲河東河道總督，崇禄爲盛京刑部侍郎，慶格爲浙江布政使，慶惠爲江蘇按察使。以章煦爲刑部左侍郎，常明爲湖北巡撫，慶保爲陝西布政使，王紹蘭爲福建按察使。以許兆椿爲刑部右侍郎，楊護爲江甯布政使，李奕疇爲安徽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九七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汪日章奏，海州車軸河等處開有蝗孽，已撲滅净盡。又沭陽、宿遷二縣有飛蝗過境，並未停落，現飭查明從何處飛來，令地方官實力搜捕等語。山東蘭山、郯城二縣，閒有蝻孽，據吉綸屢次奏到，江境州縣與之毘連，飛蝗自所不免，但汪日章所稱止於過境並未停落之語，殊不可信，蝗蝻豈能千里飛空，晝夜不止，竟無暫時停落覓食之理？此時秋禾正在長發，一經停落，即恐傷稼，亟應隨地撲滅。但撲捕之法，若官爲督辦，又恐胥吏等從中滋擾，踐踏田禾，轉致無益有損。惟當勸諭百姓，令其自行撲打，官用錢米收買，庶可早期净盡。該撫即妥爲飭屬辦理，設或田禾閒有傷損之處，即行據實奏聞，毋稍諱飾。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五 癸丑，以玉福爲内閣學士。

乙卯，以博慶額爲内閣學士。

庚申，調英和爲户部右侍郎，慶惠爲工部左侍郎。以景禄爲理藩院右侍郎，以多慶爲直隸泰甯鎮總兵官，秀甯爲禮部右侍郎。以阿明阿爲工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六 秋七月辛未，召常安來京，以張映漢爲湖北布政使，劉清爲山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一九八 癸酉，申戒科場嚴查弊竇。

乙亥，撫卹琉球國遭風難夷如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六 丙子，以齊布森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一九八 丁丑，四川總督勒保奏報：攻克牛心山等處滋事嶺夷，殲獲賊首，餘匪乞降。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周廷森奏請嚴懲聚衆匪徒一摺。據稱，近日江南之潁州府、亳州、徐州府，河南之歸德府，山東之曹州府、沂州府、兗州府一帶地方，多有無賴棍徒，拽刀聚衆，設立順刀會、虎尾鞭、義和拳、八卦教名目，横行鄉曲，欺壓善良。其滋事之由先由賭博而起，遇會場市集，公然搭設長棚，押

賓聚賭，勾通胥吏，爲之耳目。請飭下三省督撫認真踹緝，清查保甲，密訪爲首棍徒姓名，聚賭械關之案拏獲盡法懲治，並責成地方官嚴定黜陟等語。江南、安徽、河南、山東毗連各州縣既有此等匪徒，自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不可養癰貽患。至清查保甲，雖屬緝匪良法，但地方官寄耳目於里胥保正，設里保之中皆其黨類，仍不肯據實舉報，總在府縣各官平日留心體訪，隨案查拏，將首犯嚴辦，使脅從者知懼，不敢隨同爲匪，自不至釀成巨案，株累多人。若胥吏等以在官人役，敢於通同包庇，尤應密拏重辦，剔除積蠹。著交江南、安徽、河南、山東各督撫，認真查辦，所有潁、亳等處各府州縣，避選庸明幹練之員，取其才堪治劇，而又能寬猛得宜、通曉事體者，責令隨時整頓。如此內有舊係簡僻缺分，而地方今昔情形不同，初任之員，難資治理者，不妨奏明更調，果能化俗宜民，著有成效，加以獎勵，闔茸不職者，立予糾參。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庚辰，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壬午，四川總督勒保奏：生番縛獻首逆烏卜乞降，涼山軍務全竣。得旨：獎賚。

《仁宗實録》卷一九九 癸未，撫卹日本國遭風難夷如例。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辛卯，諭：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奏，審訊仙鶴林等分別定擬一摺。【略】著加恩免其發往烏嚕木齊，仍與石先幾一律間擬滿徒。

《仁宗實録》卷一九九 壬辰，給安徽潛山、懷寧、霍山、和、全椒五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緩徵新舊額賦。

《仁宗實録》卷二〇〇 八月庚子，賑甘肅皋蘭、金【略】十三廳州縣被水被雹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戊申，諭：留京王大臣每日交代合符，方准散直。

《仁宗實録》卷二〇〇 辛酉，減免直隸安、河間、新安、南宮、隆平、寧晉、新河七州縣積水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癸亥，免巡幸淀津經過之天津府各州縣旗租十分之三。

九月甲戌，楊志信因病解任，以百齡爲山東布政使，陳若霖爲山東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〇一 丁丑，撥部庫銀二十六萬兩、天津北倉米二十萬石，運赴直隸備賑。

甲申，以常恪爲甘肅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〇一 丙戌，賑江蘇鹽城、興化【略】十四州縣，淮安、大河、揚州三衛被水災民。並蠲緩十四州縣三衛及上元、江寧【略】十三州縣水災雹災新舊額賦。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吳熊光等奏，暎咭唎國夷兵擅入澳門一事。暎咭唎國夷人藉稱大西洋國地方被咕嚕哂占踞，該國因與大西洋鄰好，恐西洋人之在澳門者被咕嚕哂欺阻貿易，輒派夷目帶領兵船前來幫護，所言全不可信，而且斷無此理！現在先後到船九隻，皆帶有礮械、火藥等物，竟敢灣泊香山縣屬雞頸洋面，並有夷兵三百名公然登岸，住居澳門三巴寺、龍嵩廟，分守東西礮臺，實屬桀驁可惡。該督等現將該國夷船停止開艙，派員剴切曉諭，俟夷兵退出澳門，方准起貨，並稱該夷人若再延挨，即封禁進澳水路，絶其糧食。所辦尚是。但究竟如何嚴切曉諭，及現在作何準備之處，全未奏及，所辦太軟。邊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覬覦，飾詞嘗試，不可稍示以弱。此時如該國兵船業經退出澳門則已，如尚未退出，吳熊光即著遴派曉事文武大員，前往澳門，嚴加詰責，以天朝禁令綦嚴，不容稍有越犯，大西洋與咕嚕哂彼此搆釁，自相爭殺，原屬外夷情事之常，中國並不過問，即如近年緬甸、暹羅二國互相仇殺，節經攸關求援，大皇帝一視同仁，毫無偏向。至於中國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試思中國兵船，從無遠涉外洋，向爾國地方屯劄之事，而爾國兵船，輒敢駛進澳門，登岸居住，冒昧已極。若云因恐咕嚕哂欺侮西洋，前來幫護，殊不知西洋夷人既在中國地方居住，咕嚕哂焉敢前來侵奪，以致冒犯天朝？即使咕嚕哂果有此事，天朝法令具在，斷不能稍有姑容，必當立調勁兵，大加勦殺，申明海禁，又何必爾國派兵前來代爲防護？若云洋匪未淨，欲思効力天朝，尤屬無謂，海洋盜匪屢經勦辦，不過東竄西逃，既經兵船四路擒拏，不日即可殲盡餘孽，又何藉爾國兵力乎？看來竟係爾國夷人見西洋人在澳門貿易，趁其微弱之時，意圖占住，大干天朝厲禁矣。爾國臣事天朝，平素遣使進貢，尚稱恭順，乃此次無知冒犯，實出情理之外，本當即行擒究，姑先明白曉諭。爾若自知悚懼，即速徹兵開帆，不敢片刻逗遛，尚可曲恕爾罪，仍准爾國貿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則不但目前停止開艙，一面即當封禁進澳水路，絶爾糧食，並當調集大兵前來圍捕，爾等後悔無及。如此逐層曉諭，義正詞嚴，該夷人自當畏懼慴遵。吳熊光等仍當密速調派得力將弁，統領水陸官兵，整頓豫備，設該夷人一有不遵，竟當統兵勦辦，不可畏葸姑息，庶足以伸國威而清海澨，

此於邊務夷情大有關繫。該督撫不此之慮，而唯鰓鰓於數十萬稅銀往復籌計，其於防備機宜，全未辦及，吳熊光、孫玉庭均懦弱不知大體，且吳熊光充當軍機大臣，尤不應如此慣慣。吳熊光、孫玉庭著傳旨嚴行申飭，伊等此次來摺僅由馬上飛遞，亦屬遲緩，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著吳熊光等即速遵照辦理，並傳諭常顯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以章煦爲貴州巡撫，轉許兆椿爲刑部左侍郎，調周兆基爲刑部右侍郎，轉陳希曾爲工部左侍郎，以顧德慶爲工部右侍郎。以陳預爲貴州布政使，調查滇爲江西按察使，以敦桂爲貴州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〇一 壬辰，户部議覆：盛京將軍富俊等奏嚴禁流民出口私墾章程。嗣後民人出山海關至奉天屬各處者，令由原籍起關照一張，填註姓名及前往處所，到關驗明放行。仍令在原籍起隨身護票一張，填註所往地方，繳官備查。如出山海關至威遠堡、法庫邊門外，令由原籍起關照二張，一照邊門存留。應如所請。至所稱自嘉慶十四年正月爲始，將該處現在民人户口地畝，責成通判、巡檢、地保等分别立限詳報，以防續有流民前往藉户詭添情弊，尚未周密，請飭令該將軍按季另派妥員，詳查結報，將有無增添之處，具結送部備查。其前次出口民人衆多，該管章京等並不力爲阻遏，應令查取職名，送部覈議。得旨：户部議覆盛京將軍富俊等奏邊外農民出入邊門酌請定制一摺，均著照所議行。盛京地方設立邊門，原所以稽查出入，用昭慎重，若任聽流民紛紛出口，並不力爲攔阻，殊非嚴密關禁之道。嗣後著照該部奏定章程，交該將軍等嚴飭守口員弁，實力巡查，並出示曉諭，各處無業貧民，毋得偷越出口私墾，致干例禁。其失察前項出口民人之該管章京，咎有應得，乃富俊等未經查明參奏，亦屬疏漏。著將應議各員查取職名，補行送部覈議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仁宗實録》卷二〇二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吳熊光等奏暎咭唎國夷兵擅入澳門，即著將夷船現在情形及如何密飭籌備之處，速行奏聞。將此諭令知之，無論退去未退去，即由五百里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甲辰，調永保爲廣東巡撫，章煦爲雲南巡撫，孫玉庭爲貴州巡撫。

《仁宗實録》卷二〇二 諭軍機大臣等：粵東有暎咭唎國夷兵擅入澳門一事，特降諭旨，將永保簡調廣東巡撫，俾資協理，永保接奉此旨，著即由驛馳赴新任。此事先據吳熊光等奏稱該國夷船九隻，駛至雞頸洋面，計有夷兵三百名，登岸居住，占據東西礮臺，本日又據稱，該國夷船續到四隻，夷兵連前共有七百餘人，一任逗遛觀望，並未嚴行驅逐，竟不調兵防守，所辦錯謬已極，疊經降旨嚴飭。雖據該國夷人稟稱，係因呧嘓哂占踞西洋，該國與大西洋鄰好，派兵前來幫護，殊不可信。永保曾經從事戎行，到粵後如該國夷兵尚未退去，即應示以軍威，俾知震懾，惟當酌量情形，熟籌妥辦，以期綏靖海疆。至該撫職任封圻，於一切地方事務，固應實心整飭，而緝捕洋匪，尤爲該省要務，所有水陸營伍，並著協同總督認真整頓，用副委任。

《東華續録》嘉慶二六 乙巳，調衡齡爲江西布政使，先福爲廣東布政使。

戊申，以王綬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〇二 壬子，賜中式武舉一甲徐華清、尚永德、王世平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李景淮等六人武進士出身，三甲王布德等四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山西左雲縣生員郭億呈控該縣家人張五、蕭三浮徵錢糧，勒折科斂，並拏車派草一案，已降旨交成寧審辦矣。此案郭億所控該縣管門家人張五、蕭三、串通書吏等，折收錢糧，浮收腳價，並派買穀石等款，種種飢法病民，大爲地方之蠹。該省現無應辦差使，而該家人、書吏等公然藉辦差爲名，向地方鋪户派草至七萬餘斤，折收錢文，又硬拏車馬索詐，擾累閭閻，殊爲可惡。並恐該縣等有主使營私情弊，本日刑部具奏上時，本欲特派廷臣馳赴該省嚴鞫，因部院辦事需人，且此事未經在本省控告，是以發交成寧審辦。該撫接奉此旨，即與欽差無異，當照欽差審辦案件，親加提訊，據實查明。務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讞。倘視同尋常控案，轉委屬員，任其捏飾朦混，以致案情不實，翻控無已，則惟該撫是問。將此諭令知之。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吳熊光奏，暎咭唎夷兵進入澳門，占據礮臺，已有旨將永保調任廣東巡撫。本日據吳熊光五百里奏報暎咭唎夷人現在情形，仍係一派空言，並未能將該夷人逐去，亦未見有調度，看來吳熊光一味懦弱，全不可靠，永保接奉此旨，即著晝夜加緊馳赴廣東，徑赴澳門督辦。朕專派永保前往，即係欽差，永保到省後，且無庸接管巡撫印務，惟專心辦理此事，諭知該夷人等，以爾等此次擅自帶兵進澳，占據礮臺，大屬冒昧，原應立加懲辦，姑念爾國向來臣事天朝，尚爲恭順，是以不肯遽事勦除。現在大皇帝派我前來督辦，業將水陸各路官兵調集若干，如果斂兵早退，將來尚可准令貿易，儻遲迴觀望，即當統領大兵，分路勦捕，爾等不但身被誅夷，並將來永遠不准朝貢貿易。中國物產富饒，豈藉爾等區區貨物，爾等慎勿自貽後悔。如此義正詞嚴，剴切曉諭，該夷人能早退去，固屬甚善，如必須示以兵威，其應如何酌籌調遣，已諭知吳熊光不得掣肘，永保當悉心經理，一面調派，一面速行馳奏。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六　十一月戊辰，以蘇冲阿爲内閣學士。

丁丑，調蔣繼勳爲廣西按察使，梁敦懷爲雲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〇三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吳熊光等奏，暎咭唎夷兵，全數退出澳門一摺。此次該國夷人自七月來至澳門，住守數月有餘，夷情叵測，必有所爲而來，何以又無故而去？且所稱見聖諭嚴明，兵威壯盛，業已不敢抗違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兵？並未一一聲敘。況夷稟尚未呈遞，吳熊光輒稱夷船風信一過，即不能開行，如果切實懇求，即准其開艙，俾夷船不致遲留等語，竟欲以開艙見好於夷人，豈非示之以弱乎？外夷來至内地貿易，輸納稅課，原因其恪守藩服，用示懷柔，並非利其財貨，若沾沾以徵權爲重，無怪該夷人肆意居奇，意存輕視也。永保馳抵粵東，即會同韓封，詳查暎咭唎夷船因何擅入内地，自七月至今，呈遞夷稟幾次，吳熊光如何批示，所稱水陸兩途嚴密布置官兵，所派係屬何兵，節次奏稱派員剴切曉諭，並聖諭嚴明之語，所見係何諭旨，所派係屬何員，因何全行退出，有無豫准開艙貿易之事，逐一奏聞。仍嚴切曉諭暎咭唎夷人，以爾等擅入澳門，實屬冒昧，斷不能仍准貿易，儻自知悔罪畏服，倍加恭順，於二三年後再行懇請，彼時爾國貨船亦祇准在澳門以外停泊，俟懲辦，而欲息訟源，必先嚴杜貪墨，自前次頒諭之後，迄今已及十載，恐各省督撫不免視爲具文，而不肖州縣以及奸胥蠹役遂各陽奉陰違，每届開徵，輒思從中侵肥，恣行朘削。控訐之繁，未必不由於此。今特重申例禁，諭令各省督撫轉飭所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六　革吳熊光職，以永保爲兩廣總督，韓封爲廣東巡撫，調陳若霖爲廣東按察使，以朱錫爵爲山東按察使。

甲申，轉穆克登額爲刑部左侍郎，調景禄爲刑部右侍郎，策丹爲理藩院右侍郎，以博慶額爲盛京工部侍郎，明志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〇三　丁亥，給安徽盱眙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仁宗實録》卷二〇四　十二月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吳璥、托津會同鐵保等奏勘明海口情形一摺。據稱海口改道之説，溯查前明及本朝康熙年間舊案，所有灌河入海之路，覆轍具在。現在周歷履勘，北潮河匯流馬港口、張家莊等處漫水，業已數月，尚在壅積，可見去路不暢，且又不能刷出河槽，而此外又無另闢海口之路，仍請修復故道，將雲梯關外大隄接築，收束水勢，使東注得力。並據鐵保等另片奏請，共需撥銀二百九十萬兩，務於歲底春初到工等語。北潮河漫水去路不暢，又無河槽，伊等以現在情形，證之昔年誤改成案，論據確鑿，是由灌河入海之説，斷不可行，自應挽歸故道。至所稱雲梯關外水勢散漫，必須接築兩岸大隄，收束水攻沙之效，並稱較原估丈尺可以稍減，其十八里屯，及減壩工程，均停止緩辦，揆之目前情事，亦止可照議辦理。惟是國家帑項實在支絀，河工連年請撥之項，數已不貲，迄未一勞永逸，詢之部臣，此時各省實已無項可撥，不能俯從所請。況天下經費甚多，豈能以天下全力專理一工乎？萬不得已，祇得姑照所請，降旨阿克當阿，令將商捐項下撥銀一百五十萬兩，趕緊解往，至於兩浙運庫、河南、山東、江西、浙江四省藩庫，雖亦降旨籌撥，有無尚不可知。伊等祇可就現有餉銀，將目前緊要各工内，擇其尤急者，先爲趕辦。試思撥餉如此之難，而伊等此次請撥之後，能不再行請撥否？河患未除，帑項日絀，實不可不撙節辦理。鐵保等惟當激發天良，督飭在工大小各員，實心經理，若稍有浮混，則不但王法具在，而天理更屬難容，祇得在工所正法示衆，決不輕恕，伊等身家性命所關，不可不慎之又慎。將此諭令知之。

諭内閣：據御史常文奏請申禁浮收錢糧一摺。錢糧一項，朕於嘉慶四年親政之初，即經明降諭旨，嚴飭各地方官不得稍有浮收，致滋擾累，自應實力奉行。乃比年以來，各省赴京縣控浮收錢糧者仍復不少。雖節經詳覈案情，隨時分別

屬，於錢糧正項務當按額徵收，如有侵浮舞弊之員，一經訪聞，立即指名參辦，毋得以日久生怠，致干咎戾。

《東華續錄》嘉慶二一六　乙未，命吳熊光赴河南效力。

丁酉，嚴禁直省督撫奏留丁憂人員。

《仁宗實錄》卷二〇四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連次吳璥、托津等奏到查勘海口河口，及高堰應辦各工，鐵保等俱附摺請餉，已需銀三百數十萬兩。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錄》，從前康熙年間，河患更甚於今日，維時靳輔、于成龍籌辦此事，其所往復辯論者，大抵皆辦工之法，並未見其將需用餉銀，瑣瑣奏撥。試思彼時三藩方定，徹兵未久，當亦在帑藏支絀之時，諒不能源源發給，而靳輔等於議定之後，自行妥辦，迄未嘗以撥帑一事，上煩聖心，追不數年而河患頓除，國用並未耗竭。今伊等籌辦河務，每一工必先論需餉若干，每一摺幾於欲請餉一次，無往而非要工，動稱迫不可待。抑知國家經費有常，度支有定，如俸工兵餉等項，按數給發，不能逾時，而各處旱潦偏災，必須隨時賑貸，豈能以天下之全力，專辦一處河工？又豈能因一處河工，停止天下經費？朕廑念及此，宵旰焦勞，幾同從前籌辦邪教，其難更甚。著吳璥、托津，會同鐵保、徐端、那彥成三人盡心籌畫，此後河工餉銀應如何設法布置，除加賦一事係病民秕政，斷不准行，又如藩庫各項錢糧，以及鹽課關稅，並商捐等項，皆不在計議之列，即現在已行之土方事例，亦無庸再歸籌計外，伊等當從長計議，有可以資助國用，不致病民滋事者，即行詳悉奏聞，候朕酌量施行。

《東華續錄》嘉慶二一六　諭：據吉綸奏，書吏蘇芝芳冒領糧照，承審各官改供出罪一案，見經審明各節，分別定擬一摺。【略】得旨：此案朱棟於舞弊得贓之司書不據實審辦，輒因案已遲延，改輕外結，著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楊志信於朱棟改擬杖徒時未行阻止，復照詳會轉，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仁宗實錄》卷二〇四　壬寅，諭內閣：吉綸等奏訪查廣興在東省審案劣蹟，是以於各省控告案件，核其情節重大者，特派大臣馳往鞫訊。該大臣仰蒙委任，宜如何秉矢虛公，潔清自愛。乃不料廣興前次兩赴東省審案，任性作威，供頓必須華美，稍不如意，即肆行呵斥。伊與周廷棟同在東省審案，周廷棟全無主持，以致民間竟有「周全天下事、廣聚世間財」之謠。【略】廣興著拏交刑部，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略】周廷棟著交部嚴加議處。托津與廣興同赴濟寧審案時，於伊劣蹟亦毫無覺察，且據開各公館食用每日通計銀一百七八十兩至二百餘兩，托津公館均在此內，亦不免浮費，托津著交部議處。

《東華續錄》嘉慶二一六　乙巳，以周興岱爲左都御史，調萬承風爲兵部右侍郎，轉戴聯奎爲禮部左侍郎，以邵洪爲禮部右侍郎，戴均元爲左副都御史。

《仁宗實錄》卷二〇四　諭內閣：前日據吉綸等奏到，廣興兩次往山東審案時，任性作威，苛求供頓，日向地方官藉端呵斥，暴戾恣睢，以致通省攤派差費多至數萬餘兩，並於臨行時收受餽送，種種劣蹟，實堪駭異。當經降旨將廣興拏問，查抄家產，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現據廣興供認，收受知府嵩山餽送銀一千兩，並搬移公館，開池養魚等欵，俱已確鑿，其餘尚在狡賴。而本日據長麟、英和等奏，查抄廣興家內，不但房地甚多，財物尤夥，除現銀及借出存帳銀七千餘兩不計外，又訪出存放帳局銀三萬七千兩，並整玉如意多至六柄，洋呢羽緞等料多至一千餘件，他物稱是。此外又有代廣興寄存銀兩之盛師曾、盛時彥二人，查其家內，現有存銀取利確據，現在訊問之下，盛時彥等尚堅不吐實。廣興贓私纍纍，其由來實不可問，伊屢次出差山東、河南多次，恐不但得受餽送，或竟於審案之時，向地方官威嚇取索，甚至將案情顛倒，婪贓鬻獄，均未可知，亟應徹底根訊，以期水落石出。此案關係甚大，著添派大學士等會同刑部堂官，嚴行審訊，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其解任之員外郎盛時彥，著革職，同盛師曾一併拏問，歸案審辦。

《仁宗實錄》卷二〇五　又諭：欽差大臣仰承簡命，赴各省審辦案件，理宜秉公持正，潔己爲先，一切夫馬供頓，應從簡約。地方大吏，自揣果無瑕疵可指，設遇欽差有縱恣勒索情事，原當據實揭參，豈可私行結納，轉相饋遺。乃近年廣興出差河南、山東，供出阮元曾送過公費銀二千兩，長麟曾送過銀三百兩，此在廣興貪污狼藉，其所得自尚不止此，而地方官吏輒相率攢湊費，任意苞苴，此風實不可長。阮元、齊布森、長齡均著交部議處。

癸丑，四川總督勒保奏報勦擒果羅克賊酋凌事。

嘉慶一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東華續錄》嘉慶二七　春正月辛酉朔，上以五旬萬壽，頒詔天下，覃恩有

差。加慶桂、董誥太子太師，鄒炳泰、王懿修、明亮太子少保。

《仁宗實録》卷二〇六 壬戌，展賑直隸雄、安、高陽、新安、任邱五州縣上年被水災民。展賑江蘇山陽、阜寧、清河、桃源、安東、鹽城、高郵、泰、東臺、江都、甘泉、興化、寶應、沭陽十四州縣上年被水被雹災民。給安徽潛山、盱眙、天長、五河、全椒、和六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一月口糧。展賑甘肅皋蘭、金、隴西、平羅、靖遠、中衛、寧夏、西寧、巴燕戎格九廳縣上年被水被雹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吴璥、托津會同鐵保等奏，籌議南河經費一摺。據稱，查鹽斤一項，乃民間日用所必需，而每口日食不過三錢，請於見行鹽價，每斤酌加三釐。統計兩淮、長蘆、山東、河東、兩浙、兩廣、福建、陝西、甘肅九處，約計每年共可得銀四百餘萬兩，似與民生無損，而經費少充實，於要工有裨等語。

諭：伯麟奏，接到緬甸四大萬頭目來文，飭令永昌鎮府駁回緣由一摺。所辦甚是。邊徼地方設有定界，斷無天朝、外夷均相管轄之理。

丁卯，兩廣總督永保卒，【略】予祭葬，謚恪敏。以百齡爲兩廣總督，調吉綸爲山東巡撫，以先福爲江西巡撫，調衡齡爲廣東布政使，以袁秉直爲江西布政使，調曾燠爲湖北按察使，以傅鼐爲湖南按察使。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阿林保等覆奏，查明泉州糧價較貴緣由摺内，據稱漳、泉地方向賴臺米接濟，近年洋匪未靖，臺灣商販較少，泉州米價稍昂，委無通盜濟匪情事。見在蔡、朱二逆常到淡水一帶劫掠商船，該逆劫得一船，即用之不盡，往往放回勒贖，其無須内地米糧，已可懸見等語。

壬申，諭：吉綸等奏，查明嘉慶十一年廣興來東審案，經知府張鵬昇、金湘聯銜，向前任藩司邱庭澄於庫存節省項下，借領銀四萬九千九百餘兩，以備供應等語。【略】至前任高唐州孫良炳、前署滕縣之禹城縣董鵬翮，雖遭廣興呵斥，並不遵攤差費，忿激告病，殊屬可嘉，伊二人於病痊後，著該撫給咨送部引見，候朕降旨。

諭：清安泰奏，密查廣興從前赴豫審案、斃索款蹟一摺。【略】已降旨將廣興處絞。【略】廣興之子蘊秀，見係通政司學習經歷，並著革職，發往吉林，充當苦差，以示懲戒。

癸酉，所有自嘉慶十一年以後籍隸山東之科道，均著交部議處，以示懲儆。

庚辰，諭：吴璥、托津奏，遵旨將荷花塘工程辦理不善之錢澐、李亨特、審明定擬具奏一摺。【略】著加恩改發熱河，效力贖罪。

辛巳，諭：吏部奏，嚴議馬慧裕等餽送廣興盤費、銀兩，請分别降、革一摺。【略】齊布森、諸以謙、吕昌會、阿勒景、阿巴哈布均著照部議革職。至馬慧裕兩次餽送廣興盤費銀一千兩，已屬不合，又失察所屬司道湊送銀兩，亦難辭咎，姑念伊所送銀兩係自出己貲，較之齊布森等公同攤湊，尚屬有間，所有部議降四級調用之處，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

黨圖緣事降調，以穆克登布爲江蘇按察使，馬書欣爲河南按察使。

乙酉，諭：松筠等奏，遵旨辦理叛匪緣由一摺。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董教增奏，查明安省虧空情形，請酌改彌補章程，以收實效一摺。

二月壬寅，諭：大學士會同刑部，將山東省那借庫存養廉、濫行供應之前任藩司、知府等分别定擬一摺。【略】邱庭澄著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到戍後枷號三箇月。金湘亦著改發黑龍江效力贖罪，到戍後枷號半年，用示懲儆。張鵬昇聯銜稟借庫項、支應差費，咎亦難寬，著改發吉林，效力贖罪。

《仁宗實録》卷二〇七 給陝西漢陰、安康【略】十六廳州縣上年歉收地方，並就食留壩、鳳、寶雞三廳縣貧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丁未，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癸丑，琉球國中山王尚灝，遣使表謝册封，並奏該國餽送册使宴金，請旨救賜收受。得旨：此項宴金使臣等卻還，原屬仰體朕意，不欲滋擾外藩，今仍不必收受，令來使帶回。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韓封奏，查閱澳門夷民安堵，並酌籌控制事宜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〇七 丁巳，閩浙總督阿林保奏報：殲斃盜首朱濆。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以廣玉爲福建按察使。

三月辛酉朔，達慶緣事降調，以福慶爲倉場侍郎。蔣予蒲緣事降調，以許兆椿爲倉場侍郎。轉周兆奎爲刑部左侍郎，以胡克家爲刑部右侍郎。調蔣攸銛爲江蘇布政使，以梁敦懷爲雲南布政使。

癸亥，上親耕耤田。

上啟鑾謁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丁卯，上謁泰陵、泰東陵，至孝淑皇后陵奠酒，回鑾。再免經過州、縣十分之二。

甲戌，上閱健銳營兵。

丙子，西安將軍公德楞泰卒，遣內閣學士玉福迎奠茶酒，賞銀五千兩治喪，予祭葬，謚壯果，入祀昭忠祠，並命四川省城建立專祠。以其子蘇沖阿襲一等侯。

《仁宗實録》卷二〇八　己卯，諭內閣：本年正月間，先據松筠奏稱，在塔爾巴哈台安插之寧陝叛兵蒲大芳等三十一名，謀爲不軌，被人首告，當於拏獲之後，悉行正法，此其孽由自作，松筠所辦尚無不合。但未將該犯等謀叛實據，詳悉查明，又未將到案供詞奏聞，已覺草率。至於塔爾巴哈台，尚有安插叛兵馬友元等二十四人，並非與蒲大芳等同謀，而松筠續又奏稱馬友元等於查拏蒲大芳之時並無恐懼，因飭令調至伊犁，派色爾袞迎赴中途，即行正法。此外尚有分戍南路三城之王文龍等一百三十五名，與蒲大芳等相隔尤遠，更不能知蒲大芳等謀逆情事，而松筠本日又奏稱，恐其聞知蒲大芳等信息，心生疑懼，或敢妄逞梟驁，戕害人民。伊等當日本係蒲大芳等同惡罪犯，今因蒲大芳株連，不能寬貸，已俱令各城送至伊犁，仍派色爾袞迎赴前途，分起正法，約計此十日內外，可以全數辦結等語。實屬草菅人命，暴戾殘忍，荒謬已極。【略】松筠於此一事，辦理輕率冒昧至此，看來伊竟胸無把握，此外一切事務，又安望其能經理妥協，寬嚴得當乎？松筠不勝伊犁將軍之任，著傳旨嚴行申飭，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候旨。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夏四月壬辰，長齡實屬有負委任，罪無可辭，著即由甘省發往伊犁，效力贖罪，以示懲儆。邱庭漋見無應行質對事件，不必留羈刑部，著遵照前旨，即行發遣。

癸巳，轉阿明阿爲工部左侍郎，以蘇楞額爲工部右侍郎。

丁酉，以多福爲內閣學士，以朱理爲光禄寺卿，調慶保爲山東布政使，以常格爲陝西布政使。

戊申，松筠平日操守尚好，熟悉新疆情形，著加恩賞給頭等侍衛、授爲喀喇爾參贊大臣。回疆事務緊要，松筠職司總轄，仍當認真整飭，辦理諸事寬嚴得宜，無負委任。積拉堪著即回京，另候簡用。

諭軍機大臣等：景安奏，傅鼐升任臬司，苗弁等聞信後，欲行慰留一摺。【略】該苗民自不得越例攀留，況傅鼐未離本省，距苗疆不甚相遠，仍可就近經理。傅鼐上年甫經展覲，此時不必來京，著於三年後再請陛見。每年於秋審事竣，或秋成之時，前赴苗疆查閱一次，既可慰苗民愛戴之情，亦可藉資彈壓，如果接任之員經理得宜，傅鼐於二三年後即可停止前往。

壬子，清安泰卒，調恩長爲河南巡撫，以許兆椿爲廣東巡撫，秦瀛爲倉場侍郎。調廣厚爲廣西按察使，蔣繼勳爲浙江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一〇　甲寅，賜一甲洪瑩、廖金城、張岳崧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黄安濤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范炳士等一百三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戊午，孫玉庭著革職回籍，所遺貴州巡撫員缺，著初彭齡補授。吴熊光辦理此事示弱失體，其咎實無可辭，著照擬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諭軍機大臣等：百齡奏，俟本年英吉利國貨船到時，先期偵探各情形。所見甚是。

《仁宗實録》卷二一〇　諭內閣：各省封疆大吏，守土是其專責，遇有關涉外夷之事，尤當立時親往勘辦，務臻妥協，方爲無忝厥職。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五月庚申朔，調福慶爲理藩院侍郎，秦瀛爲左副都御史，以玉甯、戴均元爲倉場侍郎。

辛酉，初彭齡以疾留京，以鄂雲布爲貴州巡撫。調慶格爲安徽布政使，以廣厚爲浙江布政使，調敦柱爲廣西按察使，以翁元圻爲貴州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一一　癸亥，又諭：禮部奏，請將新定時憲書，如何發交琉球國祇領之處勅下，福建巡撫詳議章程一摺。【略】所有琉球應領之時憲書，竟可毋庸頒給，祇將該國星度、節候詳細推準，增入時憲書內，以垂久遠，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丁卯，實授和甯陝甘總督。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阿林保奏，朱渥幫船救護道員清華，並欲投首一摺。

戊寅，諭：軍機大臣會長麟議覆，百齡等酌籌民夷交易章程，分別應准、應駁具奏。所議甚是。嗣後各國護貨兵船，俱不許駛入內港，夷商銷貨令即依限回國，並令洋商早清夷欠，其澳內西洋人，不准再行添屋，民人眷口亦不准再有增添，引水船户給照、銷照，俱責成澳門同知辦理。英綸處絞。

《仁宗實録》卷二一二　諭內閣：前據董誥奏，有肥鄉縣知縣萬永福，差人投遞禀帖，內有奏摺一封，求爲代遞。董誥未敢啟封，當即進呈。朕閱後，因降旨令將該員解任來京，交軍機大臣詢問。兹據萬永福稱，伊於上年秋差，派辦密

雲道路，時值大雨，屢經修墊，除資民力用銀二千兩外，仍賠用銀八百餘兩。又，天津差務，由省派令該縣出大戲十番，費銀三千兩，已交藩庫二千兩，尚有一千兩未解，屢奉文催。因思承辦差務，州縣力不能捐辦，不能不借用民力。聞將來尚有五臺差事，道路較長，恐資用民力更多，因此冒昧陳奏，懇求治罪等語。朕躬舉時巡，凡以修國典勤民事，原非爲侈遊觀。如每年率行秋獮，經過畿輔各州縣，事關綏藩肅武，時值暑雨塗濘，即官民稍効勞費，均屬分所應爾。至上年巡幸天津，省方觀民，兼以閱視隄工，屢降明諭，飭誡疆吏，一切繁文縟費，概事擯除。乃該督等不知仰體朕心，沿途設有戲臺點綴等項，朕當即訓斥其非。該督等總以自行捐備，藉申忱悃爲辭。今據萬永福所言，仍係派之各州縣，即肥鄉一縣，已派至三千兩，則此外各縣所派，諒亦大畧相倣。此皆該省辦差官吏，下及官親家人長隨，藉以爲名，人人希圖從中需潤，遂不顧貽累地方。朕若徹底根究，該省大吏豈能當此重咎。念其事屬已往，姑免嚴辦。惟該總督藩司辦理不善，不可不加以懲儆。温承惠著拔去花翎，褫去黄馬褂；方受畴，亦著拔去花翎。用示薄懲。今年朕五旬萬壽，即日啟蹕前赴熱河，若該督等再於沿途踵事增華，但多建一牌樓、添一綵飾，必將該督等革職示懲。至巡幸五臺，尚未定期。即將來有旨前往，設直隸、山西途間有建設戲臺等項點綴者，亦必褫革不貸。朕言出法隨，彼時毋悔。萬永福越職言事，本有應得之罪，念其所言尚正，且事有實據，著免其治罪，加恩發往山西，以知縣即補。其肥鄉任内未交銀一千兩，並不許再向催交。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六月壬辰，以秦瀛爲内閣學士，温汝适爲左副都御史。萬承風以學政任内，請開缺來京祝嘏，降内閣學士。以秦瀛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一三　乙未，又諭：漕儲爲天庾正供，每歲徵收七省漕糧，連檣轉運。自漕運總督以下，分設多官專司其事，經由大江河湖，運道遇有汛漲淺阻，多方疏導，需費帑金，不下數十百萬。誠以京師王公百官禄糈，及八旗官兵俸餉，胥仰給於此，且舟行附載南省百貨，若遇行走迅速，貨物流通，商賈居民，咸資其利。偶值糧艘中途阻滯，則商船均不得越渡，京師百貨亦因以昂貴。每年自春徂秋，申誡漕臣弼吏，經營催趲，不遺餘力，是漕糧爲國家重大之務，勞費孔繁，乃趲運如此其難，而自抵壩貯倉以後，該倉場侍郎以及監督等官，均不知慎重職守，歷任相沿，因循廢弛，怠忽疲玩，遂至攬和抵竊、百弊叢生。前因上年所運北倉米石潮溼蒸變，將辦理不善之倉場侍郎達慶、蔣予蒲革職，並將坐糧廳監督等分别降革著賠。旋因清理倉儲，特派大臣侍衛等分班盤驗，查出虧缺數目，其從前短收、浮出、重領、偷竊等弊均由此破案，歷任倉場侍郎、總司積貯毫無整頓，咎無可辭。其中雖間有一二素稱明察留心防範者，亦總未能查出積弊及早剔除，亦不過虚有其名，毫無實蹟，皆屬誤國負恩，必應懲治。今奸胥蠹役，種種贓私，全行敗露，自應將歷任倉場侍郎，按照年月久暫及失察弊竇重輕，分别懲處，現就該花户甲斗等供明舞弊年分扣算，特令自嘉慶三年以後，將歷任各侍郎職名查明開單。

給福建閩、侯官二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房屋修費。

己亥，免江蘇山陽、阜寧【略】十四州縣，淮安、大河、揚州三衛上年水災旱災額賦。緩徵上元、江寧【略】二十七州縣，淮安、大河、徐州三衛各項銀糧。

庚子，除宜興、傅森、劉秉恬均已病故，達慶、蔣予蒲先已黜革懲治外，鄒炳泰、賡音、托津在任較久，著交部嚴加議處。薩彬圖、德文、吴璥、李鈞簡任内均有黑檔重領米石之事，失察較重，亦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貢楚克紮布、吉綸額勒布在任均止數月，著交部議處。和寧到任在一月以上，那彦寶不及一月，著交部察議。其該倉監督，著交部詳查在任年月，另行奏明，分别懲處。

《東華續録》嘉慶二七　丙午，諭：朕素聞南糧在途，往往盜賣米石，並於廒米糧用藥發漲，多在天津一帶地方，其藥名爲五虎下西川等語。直隸自安陵以北，道路緜長，糧船行走需時，必有盜賣之弊。著温承惠即詳細挨查，勿稍疏縱，並著密派能事妥員，將賣藥之人一併拏獲。

諭：【略】自嘉慶三年以來，歷任倉場侍郎，俱各怠玩因循，毫無整頓，以致已革倉書高添鳳，竟敢在彼盤踞，串通甲斗、花户、攢典、倉書人等，一氣把持，無弊不作。見在研訊之下，據該犯等逐層供吐，始而多出斛面，少收斛面，既而乘運送土米出倉之時夾帶好米，以致將王、貝勒、貝子等俸票重支冒領，加以鈞扇、偷竊，甚至私出黑檔蒙混、盜領，出米尤多作弊尤大，而監督等亦復通同舞弊，得賄分肥，明目張膽，毫無顧忌。

諭軍機大臣等：據百齡等奏，接據太平府申詳，呈恩長公文一件，内稱：南掌國王召温猛於乾隆六十年錫封後，因被伊伯召蛇榮佔據，未敢歸國，自懷救印，流寓越南昭晉州地方十有餘載。迨嘉慶十二年，召温猛自詣興化州申訴，該國王以救印不敢存留，遣員齎送前來，並將召温猛與

家屬送至諒關口候旨等語。

賞松筠二品頂帶爲陝甘總督。以胡克家爲漕運總督，朱理爲刑部右侍郎。調桂芳爲吏部右侍郎，轉秀甯爲禮部左侍郎。調成格爲禮部右侍郎，以凱音布爲盛京禮部侍郎。

庚戌，緬布以疾免，以蘇楞額爲工部尚書。調福慶爲工部右侍郎，轉策丹爲理藩院左侍郎，以蘇沖阿爲理藩院右侍郎。

戊午，諭：昨江南省將王伸漢等解到，當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連日熬訊，據王伸漢供認，向李毓昌商量虛增户口不允，欲行稟揭，因而謀害。又質之先行到案之李毓昌家人馬連升，供亦相符，殊堪駭異。江南省竟有如此奇案，督撫大員毫無覺察，朕知人不明，誤用汝輩，誠朕之咎。【略】著將申轉李毓昌自縊身死一案各職名查明參奏，鐵保、汪日章俱著明白回奏，汪日章先摘去頂帶，並俱著自行議罪，俟奏到時候朕降旨，亦不必交部議。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秋七月己未朔，諭：前因直隸肥鄉縣知縣萬永福違例投遞奏摺，解任來京，詢出天津差務派該縣出戲技銀三千兩，係前任總督裘行簡、藩司慶格派定章程，温承惠等循照辦理，特降旨令慶格明白回奏。茲據奏稱，曾分派冀州、肥鄉、深澤、平山四州縣，三千、二千及一千餘兩不等，辦理不善，自請交部從重懲處等語。【略】除裘行簡業經身故外，慶格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降四級調用。從之。

諭：昨據已革山陽縣令王伸漢供認謀毒情實，爲從來未有之事，王伸漢承辦賑務，捏開浮冒，從中侵飽，甚至將不肯扶同舞弊之委員李毓昌起意毒害，實屬兇狡。李毓昌詢無子息，今王伸漢將伊謀斃，不獨害其身，抑且絶其嗣，情尤可慘。著將王伸漢任所原籍家産鈔没，伊見有幾子，查明年歲，俱發往伊犁，交該將軍分置各城，以洩幽憤。又諭：昨據已革山陽縣令王伸漢供，查賑各員分肥飽橐，均屬目無法紀，所有得銀之同知林永陞、從九品温南峰、州同龔國烜、訓導言姓、知事余姓，俱著革職拏問，一面將任所原籍貲財鈔查，一面派員押解來京，歸案審辦。其餘五員著鐵保秉公確查，如亦有侵蝕情弊，一併嚴參，即照此辦理。

庚申，詔停本年秋決。

甲子，以同興爲安徽布政使，岳慶爲雲南按察使。

丁卯，諭：前日給事中花杰參奏戴衢亨各款，業經逐一詳查，毫無影響，該給事中亦自認冒昧。【略】戴衢亨著以協辦大學士調補工部尚書，其户部尚書員缺，即著曹振鏞調補。

戊辰，以常英、和世泰爲内閣學士。

己巳，諭：李毓昌秉公查賑，不肯扶同捏報，致被王伸漢毒斃一案，李祥、顧祥、馬連升俱著凌遲處死，包祥著即處斬。王毂以本管知府，於屬員冒賑謀害委員，不即舉發查辦，竟敢力爲庇獲，且收受王伸漢銀一千兩，飭法營私，通同一氣，其罪甚重。王毂已有旨革職，除俟解到時再行嚴審、定擬外，應先行籍没示儆，著鐵保等即將王毂任所及安徽原籍資産一併嚴密查鈔，無任隱匿寄頓。

壬申，鐵保著革職，發往烏噜木齊，效力贖罪。汪日章著革職回籍，江甯布政使楊護著留河工效力，兼署按察使。胡克家於此等重案，並不詳細指駁、反復推求，草率詳請具題，亦著照部議革職，留河工效力，以觀後效。

調阿林保爲兩江總督，以方維甸爲閩浙總督，調成甯爲陝西巡撫，以金應琦爲山西巡撫，劉清爲山西布政使，積朗阿爲山西按察使。以蔣攸銛爲江蘇巡撫，調慶保爲江蘇布政使，以朱錫爵爲山東布政使，張彤爲山東按察使。以史積容爲江甯布政使。調馬慧裕爲漕運總督，以陳鳳翔爲河東河道總督。

癸酉，花杰已因失察黑檔，降三級調用，又因參款虛誣，降三級調用，著即釋回，照例在部候選。劉承澍業因此案革職，著即飭令回籍。

丙子，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庚辰，諭：王伸漢之子四人，本應全行遣戍，姑念年皆幼稚無知，著將伊長子恩觀收禁，俟及歲時發往烏噜木齊，其餘三人加恩釋回，以示法外施仁之意。

癸未，以雨詔停秋獮。

頒發書籍於盛京各學。

以南河河工穩固，復吴璥二品頂帶。

《仁宗實録》卷二一六　丁亥，免直隸安、河間、新安、隆平、寧晉、新河、南宫七州縣積水地畝上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八月己丑朔，以故哈薩克汗博羅特子托霍瑪襲爵。

乙巳，諭：吉綸奏，查明故員李毓昌服姪李希佐承繼爲嗣一摺。李毓昌前此委查山陽賑務，居心公正，立品端方，慘遭毒斃，情殊可憫，除已叠加恩卹外，其繼子李希佐並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繼紹書香，以示獎忠至意。

丙午，金應琦以疾乞假，以初彭齡署山西巡撫。

庚戌，調周兆基爲吏部右侍郎，轉朱理爲刑部左侍郎，以初彭齡爲刑部右侍郎。調蔣攸銛爲浙江巡撫，章煦爲江蘇巡撫，以同興爲雲南巡撫，素納爲安徽布政使，福昌爲直隸按察使。以方積爲四川布政使，常發祥爲四川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一七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百齡奏到，越南國王阮福映表奏，現將南掌國王召温猛，並乾隆六十年頒給該國王勅印，送至諒山關一摺。當經降旨諭將勅印速行送京，仍著越南國王將召温猛等暫留該國候旨，並令軍機大臣詳查檔案。南掌國自乾隆六十年至嘉慶十年，召温猛所進蒲葉表文，向不鈐蓋印信，復降旨令雲貴總督伯麟，將該國咨呈督撫印文，查明印送，以便與禮部印模覈對。兹據伯麟奏，南掌國是否被召蛇榮占據，僞託召温猛進貢，抑係召温猛潛赴越南阮福映處，冀得印信之處，於沿途各土司，與南掌接壤地方，詳細察訪，得有確情，再行馳奏，並將六十年該國王召温猛咨呈督撫用印公文二件呈覽等語。召温猛於乾隆六十年錫封後，年稚無援，既經播遷在外十有餘載，則嘉慶五年、十年兩次遣使進貢，究屬何人僞託？昨越南國王表文内開現在之召温猛，是其的身，自不難向其根究。著百齡知照越南國王，將召温猛等送至關外，即派明幹大員，出關面詢，召温猛於何年接奉勅印、何年出奔？何以未能歸國？伊國中何人占據？令其逐一登答，俟奏到時再降諭旨。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九月己未，諭軍機大臣等：阮元奏，舟師勦捕蔡逆，得有勝仗，該逆向南竄逸，見在飛咨緊追一摺。

癸亥，以何銑爲江西按察使。

丁卯，刑部奏：浙江鄉試舞弊之徐步鏊等，先行分别定擬一摺。得旨：此案劉鳳誥身爲監臨，聯號舞弊，雖訊無受賄得贓情事，但嚴廷樊爲徐步鏊關説時，曾有事後報恩之語，如果徽倖中式，自必盡情酬謝，則劉鳳誥等獲罪尤重。此案總由徐步鏊起意舞弊，嚴廷樊玩法請託所致，該部將伊二人議以近邊充軍，尚不足以示儆，徐步鏊、嚴廷樊均著改發邊遠充軍。餘依議。

《仁宗實録》卷二一八　己巳，又諭：張師誠等奏，殲除海洋積年首逆蔡牽，將逆船二百餘犯，全數擊沈落海，並生擒助惡各夥黨一摺。

辛未，賑直隸安、新安、雄、任邱、高陽五州縣被水災民，緩徵霸、大城【略】三十廳州縣水災雹災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丁丑，以五旬萬壽，加恩内外一、二品文武大臣，凡降革、留任處分，在五案以内者開復一案，十案以内者開復兩案，過此按數遞加。晉封尚書明亮三等伯，賞還尚書銜炳泰、總督温承惠、松筠、百齡一品頂帶，漕運總督馬慧裕、布政使方受疇二品頂帶，將軍晉昌雙眼花翎。

辛巳，賞孫玉庭、阮元編修。

壬午，賞已革總督長齡藍翎侍衛，爲科布多參贊大臣。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綳武布奏，俄羅斯固畢爾納托爾遣使齎書，請於明年冬令冰凍時，在哈克圖地方來會，講辦一切事宜一摺。

冬十月辛卯，越南國王阮福映表賀萬壽、貢方物。

丙申，上御正大光明殿，賜皇子及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公、外藩使臣等宴，並賞賚有差。

《仁宗實録》卷二一九　庚子，賑福建臺灣、鳳山、嘉義、彰化四縣被蝗災民，並給械鬬被搶貧民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壬寅，蔡廷衡緣事革職，以陳祁爲甘肅布政使，陳桂生爲甘肅按察使。

甲辰，發劉鳳誥黑龍江效力。調素納爲山西布政使，以李奕疇爲安徽布政使，廣泰爲安徽按察使。

丁未，賜汪道誠等五十七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十一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吴璥等會議漕務章程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二〇　免河南温、孟、陝三州縣坍没地四百九十八頃八十一畝有奇額賦，並節年未完各項銀糧。

庚申，諭内閣：朕恭閱《聖祖仁皇帝實録》，開截山東運河，全賴衆泉灌注微山諸湖，以濟漕運。今山東多開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資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淺，安能濟運等因。仰見聖慮周詳，熟籌利濟至意。因思微山湖附近處所，多被民人開墾，不惟侵占湖地，勢必將上流泉水截注，以資灌溉；是近日湖水漸少，河身日淺，其弊未必不由於此。著山東巡撫吉綸，會同河東河道總督陳鳳翔，派明幹大員前往履勘，如所墾之地已經成熟者姑聽耕種外，其餘未墾及已墾復荒地畝，出示嚴禁，毋許再行私墾。庶瀕湖一帶，泉流灌注，毫無阻滯，湖水愈蓄愈深，於運道方有裨益。儻此次示禁之後，仍有不遵，查明嚴行究辦，以利漕運。

壬戌，撥黑龍江倉穀賑被旱災民。

丙寅，又諭：給事中趙佩湘奏各省虧空，幅輳清查，多致懸宕，並提解節省銀兩，私增漕餘名目，請嚴行飭禁一摺。所奏俱是。【略】嗣後各省清查名目，務當永遠革除，如各州縣續有虧缺，即責令接任及監交之員據實察揭，勒令前任如數交納。儻逾限不交，即監追治罪。有漕各省，務當嚴飭各州縣，無許借漕餘爲名，稍有浮收，以清弊源。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八　丙寅，周興岱卒，以邵自昌爲左都御史，轉秦瀛爲兵部右侍郎，以萬承風爲兵部右侍郎。

乙亥，孫全謀以捕盜延玩，奪職逮問。

戊寅，以金應琦爲刑部右侍郎，實授初彭齡山西巡撫。

癸未，以吴芳培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二一　甲申，又諭：方維甸奏，洋盜朱渥悔罪乞降，率領夥衆三千餘人投出，並將船隻礮械全數呈繳，請旨辦理一摺。朱濆一幫匪船爲海洋巨寇，本年朱濆被官兵用礮擊斃，伊弟朱渥接管賊船，即心懷悔懼，亟思投首，因候風停泊外洋。今親身登岸，率衆三千三百餘人全行投出，并呈繳海船四十二隻、銅鐵礮八百餘門，其餘器械全數點收。海洋盜賊，其初本係内地良民，或失業爲匪，或被脅入夥，日久自知罪重，不能前洗自拔。今朱渥真心悔懼，率衆投誠，與始終怙惡者不同，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念此三千餘衆悔罪求生，加恩悉予矜全，准其投首，且洋面早一日除此巨寇，免致爲害商民，所全亦復不少。著即照該督所請，查照舊例，分別遣散回籍安插，交地方官查傳鄉保親族人等，嚴加管束，並遍行曉諭伊等身犯重罪，今准首更生，從此倍當安分，如再犯法，定行加倍治罪。其情願隨同緝捕者，經該督等挑出精壯一百五十餘人，同頭目四十餘人，著准其分派兵船，隨同出洋緝捕。

《東華續録》嘉慶二一八　十二月庚寅，漕運總督馬慧裕以前在河東河道總督任内不能蓄水濟運，致回空漕船凍阻，降三品頂帶。尋命來京，以三品京堂補用。

辛卯，以許兆椿爲漕運總督，錢楷爲廣西巡撫，蔣繼勳爲河南布政使，陳觀爲浙江按察使。

壬辰，兩江總督阿林保卒，予祭葬，謚敬敏。調松筠爲兩江總督，以那彦成爲陝甘總督。

丁酉，諭：那彦成著兼兵部侍郎銜。嗣後，凡遇以二品頂帶授爲總督者，均

著兼侍郎銜，俟加恩給予頭品頂帶，吏部再行奏請兼兵部尚書銜。著爲例。

戊戌，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書吏王書常等私雕假印、捏指工程、冒領庫銀一案。【略】蘇楞額、阿明阿俱著即行革職，仍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加議處。

辛丑，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書吏王書常等嚴加究鞫，又訊出該犯等於嘉慶十一年至本年九月止，復先後朋謀，僞造印文，捏款移咨户部，經户部憑文辦札及交庫，陸續冒領三庫銀兩、物料共計六次，更堪駭異。【略】長麟久患目疾，已閱半載，未能剋期痊癒，著將協辦大學士開缺。禄康著革去太子少保銜，降補協辦大學士，授爲户部尚書。德瑛著革去太子少保銜，降補工部左侍郎，俱仍交部嚴加議處。【略】禄康所出大學士一缺，著勒保補授，仍留四川總督之任，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秀林補授。

癸卯，特克慎以年老休致，以王集爲左都御史。

乙巳，成甯以巡撫山西時擾累州縣革職，調初彭齡爲陝西巡撫，以衡齡爲山西巡撫。曾煥爲廣東布政使，周季堂爲湖北按察使。調陳桂生爲山西按察使，積郎阿爲甘肅按察使。

己酉，諭：初彭齡等奏，晉省士民望幸情殷，籲請允舉巡幸一摺。【略】自應俯如所請，著於嘉慶十六年春三月，朕恭謁西陵後，即便道巡幸五臺。所有一切應行事宜，各該衙門照例敬謹豫備。

庚戌，諭：吏部等衙門奏，議處失察假印冒領庫款案内，户、工二部及管理三庫各堂官二摺。【略】工部左侍郎員缺，著福慶轉補，右侍郎員缺，著榮麟調補，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並著榮麟補授。盛京户部侍郎員缺，著馬慧裕補授，奉天府尹事務，即著馬慧裕兼管。此案甚奇，朕所恨者不在書吏誆騙多次，而在諸大臣及衆司員之因循疲玩，方今大弊，無出此四字者，若不各加儆省，其患更百倍於此案矣。朕惟思艱圖易，以待諸臣之洗心滌慮，助朕成一代令主，亦無可再諭矣。將此旨通諭中外知之。

刑部奏，毆斃婢女、革職擬徒前任編修汪庚呈請贖罪。得旨：汪庚鞭殴十歲婢女致斃，情殊殘忍，特以主僕名分，罪止杖徒。兹呈請贖罪，若准令納贖，則官員恣行酷暴者無所懲戒，汪庚著不准其贖罪。

《仁宗實録》卷二二三　開豁安徽年遠無據世僕名目，准其捐考。又諭：禮部議，董教增奏遠年世僕，請分别開豁一摺，所議尚未允協。安徽省徽州、寧國、

池州三府，向有世僕名目，查其典身賣身文契，率稱遺失無存，考其服役出户年分，亦俱無從指實。特遇其有捐監應考等事，則以分別良賤爲辭，叠行訐控，而被控之家，户族蕃衍，又不肯悉甘污賤，案牘繁滋，互相仇恨，允宜覈實持平，以端風化。前據董教增奏，世僕惟以現在服役爲斷，現在服役者，如主家放出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捐考，若事在前代，即曾經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而出户已百餘年及數百年者，一體開豁爲良。立論甚爲允當。今禮部議令自國初以後，雖現在不與奴僕爲婚，並未報官存案者，令地方官隨案查明，從立案之日起，限俟三代後，所生子孫方准捐考，恐紛紛查辦，胥吏從中揑勒，轉滋流弊。著仍照董教增所奏，該處世僕名分，統以現在是否服役爲斷，以示限制。若年遠文契無可考據，並非現在服役豢養者，雖經葬田主之山及佃田主之田，著一體開豁爲良，以清流品。

癸丑，百齡等奏，洋匪郭婆帶率同夥衆五千餘人，擒獻張逆匪夥三百餘名，呈繳船九十餘隻、礮四百餘位，悔罪投誠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二八　是歲，朝鮮、琉球、越南、暹羅、南掌來貢。

嘉慶一五年（庚午、一八一〇）

《仁宗實録》卷二二四　春正月己未，展賑直隸安、新安、高陽、雄、任邱五州縣上年被水旗民。展賑江蘇安東縣上年被水災民，並貸山陽縣貧民耔種口糧。展賑安徽盱眙、天長、宿、鳳臺、靈璧、泗、五河七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百齡奏派員出關，傳詢南掌國酋長召温猛出奔還徒情形一摺。據稱召温猛巽懦無能，不克凝承錫命，不即聲罪，已足示矜卹亡酋，今流寓夷邦，祇可聽其去住等語。所見俱是。召温猛前於乾隆五十九年請封時，已在播遷之際，迨祇受勅印後，又未能返其國都，力圖恢復，祇在外潛匿，流徙越南國境。且於召蛇榮設謀索害時，倉猝逃遁，竟致遺棄勅印。似此懦弱不振，豈能復掌國事？伊既與阮福映有舊，自應聽其在越南國居住。著百齡傳諭阮福映，以召温猛既受錫封，不克自立，輾轉播遷，襲棄天朝勅印，本有應得之罪，姑念其流離失所，不加聲責，但内地不應收留，應聽越南國自爲安置。至所稱南掌國於嘉慶五年、十年進貢，係何人僞託，請交滇省督臣查覆一節。該國虔修職貢有年，並無得罪天朝之處，此時亦可不必逐細追究也。將此傳諭百齡，並諭伯麟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辛未，刑部侍郎金應琦以巡撫山西時失察屬員貪劣，降三品京堂。

乙亥，增廣東廣州駐防漢軍養育兵一千一百餘名。

以兵部尚書劉權之協辦大學士，以德泰爲廣西按察使。

丁丑，調秦瀛爲刑部右侍郎，轉萬承風爲兵部左侍郎，以費淯爲兵部右侍郎。

庚辰，命勒保爲武英殿大學士。

辛巳，諭：刑部等衙門奏，審擬王府太監李來喜串通書吏韓振邦揑造匿名揭帖，訛詐本府親王一案。【略】李來喜著即處絞，派刑部侍郎朱理前往監視，先將該犯於法場重責三十板，再行正法，並著親郡王等各將本府太監内，擇素不馴良者一二人遣往環觀，俾知儆懼。

《仁宗實録》卷二二四　癸未，朝鮮國王李玜遣使表賀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二月辛卯，所有刑部尚書員缺，著瑚圖禮調補，其吏部尚書員缺，著秀林調補，所遺工部尚書員缺，著托津補授。托津未到京以前，其工部尚書事務，仍著秀林兼署。轉英和爲户部左侍郎，調桂芳爲户部右侍郎，榮麟爲吏部右侍郎，馬慧裕爲工部右侍郎，以貴慶爲盛京户部侍郎。

甲午，以趙宜喜爲河南按察使。

丙申，命大學士勒保來京供職，以常明爲四川總督，調同興爲湖北巡撫，賞孫玉庭三品頂帶爲雲南巡撫。

戊戌，嗣後，如無頂帶之廢員經朕擢用，著即用新銜頂帶，赴宫門謝恩，儻遇朕赴園、進宫及傳膳、辦事之日，俱於道旁撞頭後，再用頂帶豫備召對。著爲令。

《仁宗實録》卷二二五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百齡、韓封奏，各路洋匪悔罪投誠，分別辦理，又海洋巨寇張保仔稟懇投誠各摺。盜匪張保仔兩次具稟開呈大小船二百七十餘號，大小礮一千餘門，頭目夥衆共一萬四千餘人，懇乞投首。此事尚未可信，如果該匪真心來投，自應將船隻器械全數呈繳，何必呈懇留匪船至數十號之多？若因隨同官兵出洋勦捕，贖罪立功，投首後豈無師船派撥，又安用該匪豫爲籌計？自係該匪以近日各口岸嚴禁接濟，無以爲生，勢窮力絀，假意投誠，冀作緩兵之術。該匪等素性狡猾，反側靡常，儻情形稍涉可疑，仍當乘勢

攻勦，以期淨絶根株，切勿輕信疏防，致蹈賊人鬼蜮伎倆。所謂受降如受敵，不可不慎之又慎，即使該匪真心畏罪，率衆來投，亦須分別安插，使之散而不聚，聲勢無由聯絡，再飭各地方官密加鈐束，庶不致有疏虞，若祇圖一時苟且將就，不顧將來流弊滋多，非萬全之策也。所有此次奏明歸籍之各股投誠賊匪，亦須一律妥爲經理，不可稍有疏忽。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丁未，以多福爲内閣學士。

三月丙辰，諭：慶桂等奏，據廣甯門巡役人等盤獲，楊姓身藏鴉片煙六盒，請交刑部審辦一摺。【略】著步軍統領、五城御史於各門禁嚴密訪查，一有組獲，即當按律懲治，並將其煙物毀棄。至閩粤出産之地，並著該督撫關差查禁，斷其來源，毋得視爲具文，任其偷漏。

調董教增爲陝西巡撫，以廣厚爲安徽巡撫，穆克登布爲浙江布政使，靈保爲江蘇按察使。

辛酉，博興以疾免，以佛爾卿額爲理藩院尚書。

《仁宗實録》卷二二七　諭軍機大臣等：據蘊端多爾濟等奏，伊等在恰克圖交界，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據云俄囉斯人等欲遣使納貢，仍請答使，伊等已置之不問，蘊端多爾濟即回庫倫等語。俄囉斯人等性情詭詐，不可深信，是以節次降旨，令蘊端多爾濟等於遣使之事斷不可俯就。今閲蘊端多爾濟等所奏，會見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情形，不特現在暫不遣使，仍希冀天朝先遣使臣前往，此事斷不可行，蘊端多爾濟等既已置之不問，自應聽伊等如何呈請。至此時固畢爾納托爾若遣人探問蘊端多爾濟等，即云爾俄囉斯國若遣使納貢，儘可呈請大部轉奏，大皇帝亦必恩准，不惟爾來使往返妥爲照料，中國亦必格外俯賜爾來使佳品。今來會時甚屬恭順，爾使臣入京瞻覲，自必尤爲恭順，爾使臣至庫倫時，亦不筵宴，亦不令行三跪九叩謝恩禮，爾等若不遣使呈請，我等不敢冒昧具奏。俄囉斯等若言及天朝遣使赴該國之事，蘊端多爾濟即云天朝入覲納貢屬國甚多，從無遣使赴外國之例，此等邊疆之事，王大臣等斷不敢瀆請。如此曉示，徑行駁飭，俄囉斯等如果恭順呈請納貢遣使入覲，蘊端多爾濟等一面斟酌具奏，一面仍遵前旨辦理。儻呈請文内仍有答使之語，即以不敢具奏飭駁，再行奏聞，斷不可令其遣使也。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癸亥，上親耕耤田。

甲子，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二二八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粤洋巨盜張保仔、香山二等，畏罪乞降，先令鄭一嫂即鄭石氏來省，繼將各家口送省一併安置。現據稟報，幫船二百七八十號，夥黨一萬五六千人，全赴香山縣之芙蓉沙海口，聽候收驗投誠，並百齡親往查辦緣由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庚辰，增福建福州駐防滿洲養育兵一百六十名。

《仁宗實録》卷二二八　夏四月甲午，雲貴總督伯麟等奏，拏獲資川州聚衆謀逆奸民陳老么等首夥多名。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丁酉，上閲健鋭營兵。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張師誠奏，洋盜悔罪投首、分別辦理一摺。洋盜沈帶悔罪投誠，並將船隻礮械呈繳，尚非怙惡不悛，可以寬其一綫。所有沈帶等首夥三百一十名，著加恩均免其治罪，即照該撫所請，酌留三十名出洋配緝，餘俱妥爲安插。

《仁宗實録》卷二二八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盜首張保率衆投誠一摺。張保懇乞内投，出於真情，現據該督等准其投首，祇可如此辦理。惟張保請賞留船隻隨同舟師緝捕一節，此斷不可行，該降匪等果欲立功報効，應俟首繳船械後，將伊等另配兵船，派赴前敵，既資其力，又可藉以鈐制。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己酉，召李鼓來京，以齊布森爲廣西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二二八　又諭：御史甘家斌奏請實行編户成法等因一摺。向例各州縣鄉鎮村莊，設立門牌保甲，俾其互相識認稽察，原所以詰奸宄而弭盜賊。而每歲編户審丁，彙册報部，間遇水旱偏災，發帑賑卹，按册而稽，自不至於浮冒，立法最爲詳密。乃奉行既久，竟同具文，不但容留匪犯，無人舉發，致令日久潛匿，恣爲不法，而偶遇偏災散賑，則奸吏盜胥浮開户口，較歲報丁册往往增多，任意弊混，殊不成事體。嗣後各省督撫於編設户甲一事，務須飭屬實力舉行，俾奸匪不得潛藏。即申報晴雨及約收實收分數等事，並與編審丁册認真稽察，則户口多寡，年歲豐歉，隨時覈對，不致浮混，亦可杜捏灾冒賑之弊。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乙卯，皇后行躬桑禮。

五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温承惠奏，直隸河淀淤墊情形一摺。畿輔水利關繫民生，必須盡心講求，通盤籌辦。

癸亥，諭：本日吏部奏，議處勒保照例應行降三級調用，無級可降，請旨革

任一摺。【略】著革去大學士，念伊究有軍功，暫降補工部尚書，以觀後效。〔禄康〕著加恩仍復還東閣大學士、太子少保銜，著管理吏部事務。慶桂著管理户部事務，明亮著以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其禄康所遺户部尚書員缺，著托津調補。托津未回京以前，著瑚圖禮暫行兼署。因思漢大學士一缺亦應補放，戴衢亨即著加恩補授大學士、兼理工部事務，仍掌翰林院事。費淯上年亦係因三庫冒領銀物案内失察降調，所有工部尚書員缺，著加恩即將費淯補授。至勒保未到京以前，所有工部滿洲尚書事務，亦著秀林兼署。以宋鎔爲兵部右侍郎。

庚午，諭：大學士慶桂等奏，會議江南總河吴璥等通籌南河全局、請次第修復舊規一摺。

辛未，岳慶緣事降調，以顔檢爲雲南按察使。

癸酉，命戴衢亨爲體仁閣大學士。

乙亥，以德文爲左副都御史。

《仁宗實録》卷二二九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方維甸奏，查明蛤仔欄即噶瑪蘭地方情形一摺。噶瑪蘭田土膏腴，米價較賤，民番流寓日多，若不官爲經理，必致滋生事端。現在檢查户口，漳人四萬二千五百餘丁、泉人二百五十餘丁、粤人一百四十餘丁，又有生熟各番雜處其中。該處居民大半漳人，以强凌弱，勢所不免，必須有所鈐制，方可相安無事。其未墾荒埔，查明地界，某處令某籍民人開墾，某處令社番開墾，尤須分劃公平，以杜争端。至所設官職，應視其地方之廣狹，酌量議添，或建爲一邑，或設爲分防廳鎮，俱無不可。其應設官長及營汛等事，該督於回省後，俟楊廷理等查禀到時，即會同張師誠悉心詳議具奏。至臺灣寫處海外，諸務廢弛，今方維甸到彼，於地方營伍力加整頓，酌改章程，若地方官謹守奉行，自可漸有起色。第恐日久生懈，且該處俱係漳、泉、粤民人雜處，素性强悍，總須時有大員前往巡閱，使知儆畏。嗣後福建總督、將軍，每隔二年，著輪赴臺灣巡查一次，用資彈壓。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二九　六月辛丑，以山西旱，發倉穀平糶。

秀林以在將軍時不能查禁秧蔓，降副都統。調瑚圖禮爲吏部尚書，勒保爲刑部尚書，以馬慧裕爲工部尚書，常福爲工部右侍郎。

壬寅，以甘肅旱，撥四川等省銀一百萬兩備賑。

壬子，釋吴熊光回京，以六部主事用。復那彦成一品頂帶。

《仁宗實録》卷二三一　諭内閣：百齡奏，生擒積年巨寇烏石二等首夥各犯，並幫匪帶船投誠，及盜首東海霸等悉數乞降，海洋肅清。

《東華續録》嘉慶三〇　秋七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松筠、吴璥等奏，漕船全數渡黄，並趕辦要工，請撥銀兩各摺。以漕船全數渡黄，復吴璥太子少保、花翎，徐端二品頂帶、花翎。

癸亥，諭：方維甸、張師誠奏，小仁等幫首夥率衆投誠、分别辦理一摺。

壬申，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癸酉，秀林以侵用蔴餘銀，奪職逮問。

乙亥，普恭緣事降調，轉成書爲兵部左侍郎，調成格爲兵部右侍郎，以德文爲禮部右侍郎。

辛巳，吴璥以疾免，以徐端爲江南河道總督，裁副總河缺。以修復雲梯關外海口，命工部尚書馬慧裕督辦。

八月丁亥，命嗣後凡有指定額駙者，無論貢、舉各項出身，均不准再應鄉、會試，著爲令。

吏部侍郎榮麟緣事降調，貴慶緣事降調，以薩彬圖爲盛京户部侍郎，以哈魯堪爲盛京兵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三三　撥奉天運京小米二十萬石，並飭户部籌撥近省銀三十萬兩，賑直隸被水災民。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許兆椿奏，【略】駱馬湖濟運引渠日漸淤高，並請嚴禁私墾一節。駱馬湖蓄水濟漕，爲邳、宿運河扼要機宜，豈可任其逐加淤墊。著該河督會同該督撫，派委明幹大員，妥爲清理。其墾種已久、無礙河渠者，仍循其舊；如有私墾湖灘、致防水道者，申明定例，嚴行禁止。其堵閉尾閭及收蓄泉水，悉依定制辦理，庶於通漕利運之道，不至有名無實也。

《東華續録》嘉慶三〇　庚子，調秀甯爲吏部右侍郎，轉德文爲禮部左侍郎，以哈甯阿爲吏部右侍郎。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籌議分船巡緝洋面章程一摺。【略】其所議派員分設巡哨、挑用船隻以及酌給捕盜口糧等項章程，均照該督等所請行。增設廣東水師提督，駐虎門。改左翼鎮總兵官爲陽江鎮水師總兵官，移駐陽江。

九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興安大嶺於塞北諸山最爲崇峻，且靈應素著。【略】尋議，照列鎮之例，每歲仲春，派熱河都統望祭。至仲秋行獮木蘭，由行在禮部奏派王大臣致祭，儻遇停止進哨之年，仍令都統致祭。從之。

壬戌，諭：本日召見廣東學政程國仁，詢知該員係截取御史，業經保送繁缺知府，將來遇有應選之缺，吏部仍行銓選。此項出差人員，間向例本不歸選，惟從前吴蔭喧在陝甘學政任内，曾選補直隸州知州，辦理殊屬錯誤。學政係特派之員，職任較重，若仍照原職歸班選用，地方官轉將學政開缺，於體制未爲允協。程國仁著停其銓選，俟任滿後，再照常歸選。嗣後應行外選人員，有簡任學差者，應照此辦理，著爲令。

允方維甸回籍養親，調汪志伊爲閩浙總督。以馬慧裕爲湖廣總督，調恭阿拉爲工部尚書，以福慶爲禮部尚書，轉常福爲工部左侍郎，調成格爲工部右侍郎，以明志爲兵部右侍郎。

甲子，永定河漫口合龍。

以文甯爲内閣學士。

庚午，以榮麟爲内閣學士。

乙亥，增南河稭料價銀。

辛巳，復山東漕船春兑春開。

冬十月己丑，理藩院侍郎策丹緣事解任。

乙未，著通諭將軍、都統等，該管地方凡有官常人犯、發往爲奴及當差者，俱遵照定例派撥，令其服勤習苦，其納貲贖身惡習，嚴行禁止。經此次飭禁之後，如有再犯者，加倍治罪，查係該管大臣徇私廢法，從嚴究治，如原給之主私行賣放者，交該管官查明，一併懲處。朕祇循成憲，誥誡諄諄，爾將軍等，其各懍遵毋忽。

丙申，轉蘇沖阿爲理藩院左侍郎，以成林爲理藩院右侍郎。

己亥，以廣玉爲浙江布政使，劉大懿爲福建按察使。

戊申，以禧恩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三五 己酉，賑安徽泗、盱眙、天長、五河、靈璧五州縣，鳳陽、泗州二衛被水被旱災民，並蠲緩泗、盱眙【略】二十一州縣新舊額賦有差。

十一月壬子朔，諭：賽沖阿等奏，查辦吉林、長春兩廳流民一摺。

壬戌，賜秀林自裁。

甲子，徐端以不勝任革職，留工效力。以蔣攸銛爲江南河道總督，調同興爲漢爲山西布政使，素納爲湖北布政使。

乙丑，調陳預爲廣西布政使，齊布森爲貴州布政使。

庚辰，温承惠以給賑延玩，降二品頂帶、藍翎。

十二月甲申，秦瀛以疾免，調宋鎔爲刑部右侍郎，以胡長齡爲兵部右侍郎。

甲午，調福昌爲江蘇按察使，靈保爲直隸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三七 丁酉，欽差、湖廣總督馬慧裕奏，雲梯關外馬港口大工合龍，黄河復由正道歸海。得旨：嘉獎，下部優敘。

《東華續録》嘉慶三〇 己亥，所有江南河道總督，著陳鳳翔調補，其河東河道總督，著李亨特補授。貴州巡撫鄂雲布見已年老，著來京另候簡用，其員缺即著同興調補。

辛丑，《勦平三省邪匪方略》成。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嘉慶一六年（辛未、一八一一）

《仁宗實録》卷二三八 春正月甲寅，展賑奉天承德、遼陽【略】十三處上年被水旗民。展賑直隸霸、保定【略】十四州縣上年被水災民。展賑安徽泗、盱眙、天長、五河、靈璧五州縣及屯坐各衛上年被水被旱災民。展賑甘肅皋蘭、金【略】十五廳州縣，及花馬池州同、沙泥州判、紅水縣丞所屬上年被水被旱災民，並貸籽種口糧。

戊午，以巡防南河馬港口河岸新築長隄，添設淮海道一員，駐劄中河，以桃北、中河、山安、海防四廳屬之，並設海安、海阜同知兩員，守備兩員，把總兩員，協辦把總兩員，河兵三百七十五名，堡夫一百二十五名，並移海州州同、阜寧縣縣丞分駐南北兩岸，鑄給印信。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癸酉，以百齡爲刑部尚書，調松筠爲兩廣總督，以勒保爲兩江總督。

二月丁亥，上釋奠先師孔子。

《仁宗實録》卷二三九 乙未，諭内閣：御史李培元奏，請禁民閒私鎔制錢一摺。私銷制錢，例禁綦嚴，乃奸民冒法趨利，巧將官鑄錢文鎔化，改製器皿，總由地方官查禁不力所致。著通飭直省各督撫嚴飭所屬，留心察訪，如有招匠設

局，私收制錢，潛行鎔化者，一經訪獲，即將爲首奸民組拏到案，從重治罪。俾匪徒知所儆畏，庶積弊漸除，官錢日加充溢，但不可令蠹役借名搜查，貽累商賈，致滋流弊。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丁未，諭：向來耕耤典禮，於親耕後升觀耕臺閣視從耕之三王九卿以次俱畢，然後順天府府尹等率父老、耆民等謝恩。維時父老等散佈耕田，招集需時，行禮忽遽，不足以肅觀瞻。嗣後著該府府尹等，豫飭父老、耆民整齊排列，於親耕後升觀耕臺時，即率領至臺下先行謝恩，朕俟謝恩禮畢，再閱從耕，用昭整肅。

《仁宗實録》卷二四〇　三月己酉朔，諭内閣：錢棨奏，外洋鴉片烟透入内地，貽害多端，請飭嚴禁一摺。所奏甚是。鴉片烟一項，流毒無窮，無賴匪徒，沈迷癖嗜，刻不可離。至不惜以衣食之資，恣爲邪僻，非特自甘鴆毒，伐性戕生，而類聚朋從，其蹤跡殆不可問，大爲人心風俗之害。前經降旨飭禁，而奸商販鬻如故，流行浸廣，皆由濱海各關查禁不力、縱容偷越所致。著責成各處海關監督，嚴加禁遏，並交廣東、福建、浙江、江蘇沿海各督撫認真查察，嗣後海船有夾帶鴉片烟者，立行查拏，按律懲辦。如委員胥吏有資放情弊，均予重懲。儻竟透入内地貨賣，一經發覺，著窮究來從何處，買自何人，不得以買自不識姓名商船，搪塞朦混，當將失察賣放之監督，及委員吏役人等，一併懲辦不貸。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辛亥，上親耕耤田。

《仁宗實録》卷二四〇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來儀等會奏查禁民人私墾牧場一摺。【略】該將軍等既有此奏，即著妥爲經理，仍一面嚴飭地方官及守口弁兵，遵照舊例，遇有出入民人，如係隻身，驗票放行，其移眷之户概行禁止，庶偷越者少，私墾之源可冀漸除矣。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勒保、陳鳳翔奏報：開放禦黄壩，幫船行走順利一摺。

丙寅，上啟鑾謁西陵，並巡幸五臺山。免經過直隸州縣額賦十分之三。

壬申，免經過順天府大興等五州縣、直隸清苑等十七州縣逋賦。

乙亥，工部尚書費淳卒，賞還大學士銜，予祭葬，謚文恪，以其子户部主事履升爲員外郎。以王集爲工部尚書，崇禄爲左都御史，和甯爲盛京刑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四〇　戊寅，免山西五臺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二四一　閏三月庚辰，免山西全省州縣本年額賦十分之二。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辛巳，廣山西歲試學額。

壬午，賜召試舉人龍汝言等三人内閣中書，附生李堂棟等六人舉人。

癸巳，上閱正定鎮兵。

戊戌，上閱直隸督標兵。幸蓮池書院。

丁未，諭：向來耕耤典禮，於親耕後升觀耕臺閣視以顔檢爲貴州巡撫，巴哈布爲雲南按察使。

以本智爲泰甯鎮總兵官，吉綸爲理藩院右侍郎，調同興爲山東巡撫，

夏四月戊申朔，皇后行躬桑禮。

太子少師、大學士戴衢亨卒，晉贈太子太師，【略】入祀賢良祠，予祭葬，謚文端。

丙辰，以河南開封等十一府州屬旱，發倉穀平糶。

辛酉，上閱健鋭營兵。

甲子，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長麟卒，予祭葬，謚文敏。

《仁宗實録》卷二四二　壬申，賜一甲蔣立鏞、王毓昊、吴廷珍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毛鼎亨等九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王禹功等一百四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癸酉，召錢楷來京，以張映漢爲湖北巡撫，陳桂生爲山西布政使，錢臻爲山西按察使。

五月辛巳，命劉權之爲體仁閣大學士，以吏部尚書鄒炳泰協辦大學士，劉鐶之爲兵部尚書，錢楷爲户部右侍郎。

甲申，以甘肅旱，發倉穀平糶。

丁亥，嗣後，有似此曾經身犯重罪、得邀寬宥録用之人，遇有一切壇、廟祭祀差，俱不准派充執事，以昭誠肅。著爲令。

戊子，諭：圖薩充當天神壇典儀，於應唱贊送神時，輒唱贊送燎，實屬褻越不敬。刑部擬以斬立決，自爲罪所應得，但念伊年幼糊塗，因伊父扎郎阿平素不行管教、飾詞妄譽，且徇私派充典儀，以致唱贊錯誤，經刑部審訊尚昏然不知，是其身罹大辟，實由伊父溺愛之故，其罪尚可末減，圖薩改爲斬監候，秋後處決。

《仁宗實録》卷二四三　以米價昂貴，命五城設廠平糶。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庚寅，命五城設廠平糶。

乙未，恩長以廢弛降調，以長齡爲河南巡撫。

癸卯，調百齡爲左都御史，崇禄爲刑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二四三　丙午，諭内閣：刑部議覆，御史甘家斌奏請嚴定西洋人傳教治罪專條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三一　六月甲寅，召勒保來京，以百齡爲兩江總督，德文爲左都御史，轉哈甯阿爲禮部左侍郎，調凱音布爲禮部右侍郎。

丙辰，加劉權之、鄒炳泰、托津太子少保。以松筠協辦大學士，仍留兩廣總督任，調恭阿拉爲兵部尚書。

丁巳，命勒保爲武英殿大學士，以吉綸爲工部尚書，貢楚克紮布爲理藩院右侍郎。以花尚阿爲盛京禮部侍郎。以穆克登額爲直隸泰甯鎮總兵官，轉景禄爲刑部左侍郎，以成甯爲刑部右侍郎。

乙丑，湖南按察使傅鼐卒，上念其經理苗疆功，予祭葬如巡撫例，並加賜奠一次。以沈長春爲湖南按察使。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景安奏，臬司傅鼐因病身故一摺，已明降恩旨、加銜賜邮矣。傅鼐辦理苗疆屯防一切事務，綏撫得宜，該苗民等畏威懷德，聞其溘逝，自必同深哀悼，儻有願至其靈前祭奠者，不必禁止，或有請爲建祠者，即許其事宜，惟當以傅鼐爲法，所有傅鼐舊定章程自皆妥協，務遵照辦理。建設，並著景安書扁懸挂。至湖南辰州、永順二府三廳一帶苗民雜處，爲邊疆要地，從前傅鼐鎮撫有法，久臻甯謐，著景安傳諭見任道員姚興潔，於該處應辦各

丁卯，以榮麟爲倉場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秋七月戊寅，調陳希曾爲户部右侍郎，錢楷爲工部左侍郎。加光禄寺少卿盧蔭溥四品卿銜，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邵洪以疾免，以帥承瀛爲禮部右侍郎。

己卯，以茹棻爲内閣學士。

壬午，景安以病乞解任，允之。調廣厚爲湖南巡撫，以錢楷爲安徽巡撫，轉顧德慶爲工部左侍郎，以初彭齡爲工部右侍郎。

甲申，以景安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四六　賑江蘇清河、安東、海三州縣被水災民。

壬辰，嚴禁西洋人潛住内地。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癸巳，以慶炆爲湖南按察使。

乙未，嗣後遇有兵丁故殺本官之案，若兵丁亦係犯罪之人，與本官犯罪同者，著照例問擬斬候，仍請旨即行正法。

丙申，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百齡具奏查勘海口情形，審度全河局勢一摺。所奏甚爲明晰。

乙巳，以慶祥爲理藩院右侍郎。

八月甲寅，衡齡丁母憂，以成甯爲山西巡撫。

己未，諭：鐵保等奏，查拏指稱叛裔名目斂取錢物，並捏寫回經、安添不法語句之首、從各犯，審明辦理一摺。【略】所有案内首、從各犯，俱著照所奏辦理。

庚申，增四川成都駐防養育兵九十六名。

《仁宗實録》卷二四七　諭内閣：伊犁將軍呈進馬匹，以備天閑之選，自平定西域以來，歷年遵辦已久。昨據察哈爾都統興肇奏，此次伊犁進馬，共帶有一百八十五匹，沿途多索支應。當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刑部將派來進馬之總管佐領等提訊。據供將軍晉昌原交進貢馬五匹，備用馬四匹。此外多係該將軍及領隊大臣等帶來分送各大臣官員者，下及總管佐領以至隨從兵丁，均各有私帶馬匹，或沿途售賣，或分送親友，以故馬數增多，并將該將軍等分送王大臣等馬匹數目開單進呈。朕披閱單内，御前大臣及御前侍衛華聘、阿那保均各得有饋送馬匹。每年貢馬僅止五匹，備用之數亦略相等，而私帶分送者，竟加至數十倍，殊屬不成事體。且御前侍衛多人，何以獨華聘、阿那保二人得有饋遺，明係華聘、阿那保爲派出試馬之人，是以該將軍進馬恐其挑剔，先行致送，以杜其口。此等風氣，亟應飭禁。嗣后伊犁將軍每年進馬，除例貢五匹外，再備進五匹，派委妥員送到，一同交上駟院驗收，此外不許多帶一匹。至官兵等所供，附帶馬匹售賣，添補盤費，亦係託詞支飾。如該官兵遠道隨行，盤費實有不敷，著該將軍給發充足，毋令藉口滋弊。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戊辰，加松筠太子少保。

己巳，以茹棻爲内閣學士。

九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籌計南河工用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四八　給江蘇碭山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乙酉，給河南永城、夏邑、虞城三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乙未，瑚圖禮以吏部銓選錯誤降調，以松筠爲吏部尚書，蔣攸銛爲兩廣總督，鐵保爲浙江巡撫。

《仁宗實録》卷二四八　撥長蘆運庫銀五十萬兩，分解河南、安徽備賑。免河南被水之永城縣額賦三年，夏邑縣二年，虞城縣一年。

又諭：御史楊惲曾奏請嚴申停徵蠲免事宜一摺。向來各省偶遇水旱偏災，由該督撫報明分數，降旨分別蠲緩。其各省蠲免，以奉旨之日爲始。奉旨之後，部文未到以前，已輸在官者，准作次年正賦。惟奉旨日期，以及蠲免分數，村野小民無由周知，而不肖官吏藉以因緣爲奸，或於部文未到之前催比更急，私圖肥己，且有奸猾書役，藉名墊納，加倍索償等情。即各督撫頒示恩旨通諭各州縣，而各州縣尚有隱匿不急爲懸掛者。嗣後著各督撫嚴查，飭令各州縣遇恩旨頒到之日，即將奉旨日期徧行曉諭，並刊刷實徵額册串票等註載明晰，俾小民得知蠲免分數，官吏無從欺隱。務期實惠及民，以副朕愛育黎元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查明李家樓漫水，被水之江蘇碭山縣額賦三年，蕭縣一年，安徽泗州額賦三年，宿州靈璧縣二年，五河縣一年。

調史積容爲廣西布政使，陳預爲江甯布政使。調福昌爲雲南按察使，巴哈布爲江蘇按察使。

辛丑，諭：據豐紳常明奏，嶺夷嚮化，改土歸流一摺。據稱，嘉定府義邊廳通判所屬十二支嶺夷，自嘉慶十三年夷目約列等震詈天威，率衆投誠，奏准即令約列等充當頭人，管束十二支夷衆，認納糧石。茲該夷人約列等，以川省所轄各路土司向有改土歸流之例，情願一心嚮化，永作盛世良民，並請升科納糧，更名易姓，一體當差等語。該夷人僻處窮邊，不通聲教，自歸服業經數載，漸通内地語言，畏法奉公，飲和食德，今具詞環籲，輸忱内附，願列齊民，著加恩准其改土歸流，以遂其臚誠慕義之懷。所有户口、册籍及升科糧數，著該督嚴明，分别題咨辦理。

玉麟以吏部選補錯誤革職，以鐵保爲吏部左侍郎，高杞爲浙江巡撫。調凱音布爲吏部右侍郎，秀甯爲禮部右侍郎。

乙巳，景德著即革職，並發往盛京，交覺明差遣，派當苦差。盛京風氣樸質，俾景德在彼覽觀服習，當自知其識見庸鄙，愧悔無地也。

《仁宗實録》卷二四八　賑安徽宿、泗二州水旱災民。

《仁宗實録》卷二四九　冬十月甲寅，給陝西神木、府谷、大荔、潼關、華、華陰六廳州縣被水被雹災民一月口糧。

乙卯，免甘肅各屬貧民元年至十五年積欠耔種口糧及折色銀，並寧夏府屬未完渠夫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丙辰，調劉大懿爲山東按察使，以王紹蘭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四九　丁巳，諭内閣：户部議覆吉林將軍賽沖阿查奏伯都訥流民納丁入册一摺，已依議行矣。【略】著通諭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轉飭各關隘及登萊沿海一帶地方，嗣後内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關門務遵照定例，實力查禁，若有官吏互相容隱，私行縱放，一經查出，即據實參處。如此各省關禁一律申明，使出口之人漸少，則私墾之弊，當不禁而自除。該將軍仍督令該管官，隨時嚴查保甲，互相稽考，俾得各專責成，毋致日久生懈。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壬戌，建福建臺灣噶瑪蘭城，設通判、縣丞、巡檢各一員，守備、千總各二員。

《仁宗實録》卷二四九　甲子，賑江蘇清河、安東【略】六州縣被水災民，蠲緩清河、安東【略】二十三州縣，及淮安、大河、徐州三衛水災旱災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乙丑，賜馬殿甲等四十九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仁宗實録》卷二四九　甲戌，給浙江宣平、麗水、緇雲、青田四縣被霜歉收貧民一月口糧，並蠲緩宣平、麗水、緇雲、青田、仁和、歸安、烏程、德清、武康、仙居十縣，及台州衛旱災霜災新舊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十一月丁丑，内閣學士常英以讀本錯誤降調。

辛巳，轉慶祥爲理藩院左侍郎，以景安爲理藩院右侍郎，玉麟爲内閣學士。

己丑，周季堂緣事革職，調陳若霖爲湖北按察使，以温承志爲廣東按察使。

辛卯，轉初彭齡爲工部左侍郎，調帥承瀛爲工部右侍郎。以成甯爲刑部右侍郎，衡齡署山西巡撫。

庚子，諭：【略】嗣後江南、山東河運挑濬事宜，著仍循舊章，復歸河員辦理，以專責成。

十二月庚戌，兩江總督百齡等奏：減壩合龍，下游諸工完竣。召袁秉直來京，調陳預爲江西布政使，以胡克家爲江甯布政使。

癸丑，以和甯爲盛京將軍，富俊爲盛京工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五一　賑奉天岫巖、復寧、海三州縣被風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二　甲寅，以廉善、阮元俱爲内閣學士。

庚申，以普恭爲内閣學士。

己巳，以潤祥爲盛京户部侍郎。

是歲，朝鮮、暹羅、琉球、緬甸來貢。

嘉慶一七年（壬申、一八一二）

《仁宗實録》卷二五三 春正月丙子，展賑江蘇、碭山、蕭、清河、安東、海、沭陽六州縣上年被水災民，貸桃源、邳、睢寧三州縣災民籽種口糧。展賑兩淮板浦、中正二場上年被水竈户。展賑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上年被水災民，給五河、盱眙、霍邱、全椒、桐城、合肥、廬江、天長八縣被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貸鳳陽、壽、鳳臺、懷寧、太湖五州縣被旱災民籽種。展賑河南永城、夏邑、虞城三縣上年被水災民，並貸籽種牛具銀。借糶孟津、孟【略】二十二州縣倉糧。展賑陝西神木、府谷二縣上年被水被雹災民，並貸籽種口糧。貸朝邑、大荔【略】十三廳州縣災民口糧，並寧羌、南鄭、略陽、鳳、沔、定遠、留壩、石泉、米脂九廳州縣常社倉糧。

辛卯，給陝西留壩、定遠【略】十二廳州縣山内貧民兩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三 癸巳，諭：陽春等奏，廓爾喀國王禀懇，仍照向例，專遣噶箕頭目進京，呈進表貢一摺。【略】著准其遣噶箕頭目來京呈進表貢，陽春等接奉諭旨，即傳諭該國王，並計算日期，令該貢使到藏，派員護送起程，於本年封印前後到京，隨班瞻覲。

丙申，諭：御史陳超曾奏，本年三月舉行大閲典禮，各省營伍請降旨通行一體整飭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五三 庚子，給直隸灤、樂亭、昌黎三州縣上年被水災民兩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三 二月癸丑，以蘇沖阿爲内閣學士。

己未，調胡長齡爲禮部左侍郎，戴聯奎爲兵部右侍郎。

丙寅，予新疆駐防八旗兵屯種田二萬畝有奇，以資養贍。

三月癸酉朔，兩江總督百齡等奏：李家樓大工合龍，河歸故道。

乙亥，上親耕耤田。

丙子，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二五五 諭軍機大臣等：和寧等奏，接據朝鮮國義州府尹馳報，該國境内有土賊滋擾，當即飛飭鳳凰城守尉福寧，密派官兵，於邊門及沿江各卡巡查防守，嚴密堵禦等情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三三 庚寅，諭：前據陽春等奏，布魯克巴頭人等，因貨物進關漏税，經帕克哩營官查詰，有策忍敦柱輒同跟役郭結卜瑗等，將正、副營官揪毆。經伊等訊供，將該頭人等問擬斬梟、斬決，具奏。【略】陽春、慶惠二人辦理此事，欺隱舛謬，糊塗不堪，厥咎甚重，著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聽候部議。尋革職。

壬辰，上御晾鷹臺，大閲八旗官兵。

庚子，以章煦爲刑部左侍郎，朱理爲江蘇巡撫。

《仁宗實録》卷二五六 夏四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八旗生齒日繁，京城各佐領下户口日增，生計拮据，雖經添設養育兵額，而養贍仍未能周普，朕宵旰籌思，無時或釋。【略】因思東三省原係國家根本之地，而吉林土膏沃衍，地廣人稀，聞近來柳條邊外，採蔘山場，日漸移遠，其間空曠之地，不下千有餘里，悉屬膏腴之壤，内地流民，並有私侵耕植者。從前乾隆年間，我皇考高宗純皇帝軫念八旗人衆，分撥拉林地方，給與田畝，俾資墾種，迄今該旗人等甚享其利。今若仰循成憲，斟酌辦理，將在京閒散旗人，陸續資送前往吉林，以閒曠地畝撥給管業，或自行耕種，或招佃取租，均足以資養贍。將來地利日興，家計日裕，該旗人等在彼儘可練習騎射，其材藝優嫻者，仍可備挑京中差使，於教養之道，實爲兩得。

《東華續録》嘉慶三三 辛亥，皇后行躬桑禮。

丙辰，上閲健鋭營兵。

辛未，諭：【略】嗣後，謀殺幼孩除十一歲以上者仍照律辦理外，其逞忿謀殺十歲以下者，首擬斬立決，若有圖財或因姦情事，加以枭示。加功之犯俱擬絞立決，從而不加功者仍照本律杖流。從之。

五月戊寅，調景安爲户部左侍郎，以普恭爲理藩院右侍郎。調趙秉沖爲工部右侍郎，初彭齡爲户部左侍郎，轉户部右侍郎。

己卯，以文孚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五七 辛巳，給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屬貧民一月口糧。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温承惠奏，訪獲傳教惑衆邪匪，嚴拏究辦。

《東華續録》嘉慶三三　己丑，召顔檢來京，以景敏爲貴州巡撫，積朗阿爲福建布政使，遇昌爲甘肅按察使。

戊戌，以王宗誠爲内閣學士。

六月丁巳，温承惠以讞獄失實，奪太子太保，褫花翎、黄馬褂，降二品頂帶。降靈保三等侍衛，以慶格爲直隸按察使。

甲子，命八旗額駙職銜人員，不准應試，革退後仍准應試。著爲例。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秋七月戊寅，復設雲南緬甯等要隘土練一千六百名。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江境、黄運兩河伏汛安瀾，工程平穩一摺。戊子，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乙未，申諭直省督撫，嚴查所屬私造非刑。

《仁宗實録》卷二六〇　八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阜寧縣境内救生河一道於該處農田利賴，昨據百齡等奏，籌辦河工善後工需，援引靳輔舊議，於江南江北按畝徵銀，可得銀三百餘萬兩。朕以事近加賦，雖靳輔當日辦有成案，然自康熙年間至今百有餘載，久未舉行，小民難以家喻户曉，恐辦理諸多未便，當即降旨停止。至本日所奏阜寧縣境内挑挖河淤，此等河渠水利，向係應用民力之事，即使民力一時不逮，先行借帑興挑，事後攤徵還款，已屬國家惠民之舉。今遽請支用帑項，雖此一處渠工，不過需銀三萬餘兩，而該省河渠水道，似此應修者甚多。若此例一開，將來他處士民紛紛援此呈請，又將何詞飭駁。若概予准行，國家焉有如此帑項足供支用，所謂惠而不知爲政矣。所有阜寧縣挑河一款，應仍照舊例借帑興修。其如何分年攤徵歸款之處，著該督等另行酌議奏請，再降諭旨。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甲寅，以許兆椿爲工部右侍郎，阮元爲漕運總督。

丁巳，諭：【略】百齡於奉旨之日，傳旨將陳鳳翔在禮壩工次枷號兩月示衆，如禮壩剋期堵合，再移往他工，限滿疏枷，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俾通工大小員弁共知，總河大員一經貽誤，尚如此重懲，庶休目儆心，羣知炯戒。

乙丑，安徽巡撫錢楷卒，予祭葬。以胡克家爲安徽巡撫，陳觀爲江甯布政使，楊護爲浙江按察使。

九月甲戌，給移住盛京宗室每户田三十六畝。

乙亥，調趙宜喜爲廣東按察使，以諸以謙爲河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六一　己丑，賑雲南禄豐縣被水災民，並免沙壓田畝本年秋糧及修公銀。

壬辰，賑江蘇高郵、興化、甘泉、寶應四州縣被水災民，蠲緩高郵、興化【略】十六州縣並屯坐各衛水災旱災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甲午，以慶桂年老，罷軍機處並領侍衛内大臣，仍爲内大臣。命松筠仍在軍機處行走。以何銑爲甘肅布政使，盛惇崇爲江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六一　是月，四川總督常明奏籌定編查漢民私佃夷地章程。一、查夷地在萬山之中，佃耕漢民，各自成家，相距數里、十數里不等，勢難編連十甲一牌，但所佃之地各有業主，如係土司地方，即以土司爲綱，列佃耕漢民於後；夷人地方，即以夷人爲綱，列佃耕漢民於後；各以道里遠近，挨順編連，將户口填入牌内。如有在彼窩匪滋事者，同牌之人赴地方官呈首。儻該佃民情願搬回内地，責成土司夷人投明立案，准其退佃註册，但不准將所佃之地轉佃他人，土司夷人亦不得將所退出之地再招漢佃，違者照私入夷地例治罪，夷人一律究懲。若土司有蹈前項情弊，更當從嚴徵治。【略】一、查建昌各營從前分別汛地，原爲防邊而設，今汛地之外，增添場市，防邊汛地轉在場市以内，現在編連保甲，責重巡防，須擇扼要之區，將原安各營汛移查，分撥駐劄，以資控制。得旨：此皆汝應辦之事，持之以久，行之以勤，毋託空言爲要。

《仁宗實録》卷二六二　冬十月辛丑，免直隸安、隆平、寧晉、新河四州縣積水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丙辰，以陳希曾爲内閣學士。

丁卯，調恭阿拉爲禮部尚書，福慶兵部尚書，調成甯爲户部左侍郎，以文孚爲刑部右侍郎。

壬申，嗣後軍民人等控訴事件，俱令向該管官露呈投遞，儻有將呈詞封固者，即令本人開具控情略節，一併進呈。如所開略節與原呈相符，而所告又得實者，照衝突儀仗、妄行奏訴例加一等，發邊遠充軍。若所控虚誣，除罪應斬、絞立決者，無可復加外，原犯斬、絞監候，秋審應入緩決者，改爲情實。應入情實者，

改爲立決。原犯罪、流、遣罪，無論已未到配，即照本年議定在配遣犯、遣人遞摺之例，分別治罪。如係應擬笞杖、枷號、徒罪者，即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僧呈遞封詞之人不肯開寫控情略節，即行擲還，無庸具奏。如已開具略節，接收官員不爲具奏、別經發覺者，即將從前接收不奏之員，照應奏不奏例議處。從之。

辛巳，嗣後，宗室如有身後追封公爵者，俱作爲未入八分公。著爲令。

萬承風以疾免，轉戴聯奎爲兵部左侍郎，以吳烜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六三　丙戌，給山東禹城、齊河、濮、鄆城、東平、汶上、壽張、菏澤八州縣，濟寧、東昌、臨清、德州、東平五衛所被旱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己丑，以英和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六三　癸巳，諭内閣：御史李培元奏調劑八旗閒散人生計，請酌令下鄉種地一摺。八旗生計固應調劑，但近畿入官旗地，民人佃種已久，今若逐户查撥，不特紛紛滋擾，且奪其世業，亦非朕一視同仁之意。況旗人下鄉，一時棲止無所，又不諳耕種，既納官租，復令自贍身家，恐亦力有不給。該御史所奏多格礙難行之處，著無庸議。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己丑，以英和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六三　癸巳，諭内閣：御史李培元奏調劑八旗閒散人生計，請酌令下鄉種地一摺。八旗生計固應調劑，但近畿入官旗地，民人佃種已久，今若逐户查撥，不特紛紛滋擾，且奪其世業，亦非朕一視同仁之意。況旗人下鄉，一時棲止無所，又不諳耕種，既納官租，復令自贍身家，恐亦力有不給。該御史所奏多格礙難行之處，著無庸議。

乙未，諭内閣：百齡等奏請借項挑濬劉河以資水利一摺。劉河係太倉等六州縣民田水利攸關，且爲商船出入要津，今因潮沙灌積，年久淤淺，自應疏濬，以惠農商。據該督等委員確勘估計，共需銀九萬八千六兩零，并請循照歷次成案，借項興挑。著照所請，於司庫内先行借給，分派承挑，工竣後覈實驗收。其所借銀兩，准其分限三年，隨同地丁徵收歸款。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百齡陳奏不實、意存欺飾，較之失察屬員，其咎更重。百齡著革去太子少保銜，拔去雙眼花翎、准帶單眼花翎，降爲二品頂帶，仍交部嚴加議處。陳鳳翔著即日疏枷，仍照前旨，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

丙申，諭：【略】史靈科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朝審情實。嗣後有似此兄收弟妻、審明實係鄉愚無知、誤蹈瀆倫之罪者，俱照此案辦理。餘依議。

丁酉，免雲南防守外夷之思茅等二廳縣所屬土司額糧。

百齡陳奏不實、意存欺飾，較之失察屬員，其咎更重。百齡著革去太子少保銜，拔去雙眼花翎、准帶單眼花翎，降爲二品頂帶，仍交部嚴加議處。陳鳳翔著即日疏枷，仍照前旨，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

丙申，諭：【略】史靈科著改爲絞監候，入於明年朝審情實。嗣後有似此兄收弟妻、審明實係鄉愚無知、誤蹈瀆倫之罪者，俱照此案辦理。餘依議。

丁酉，免雲南防守外夷之思茅等二廳縣所屬土司額糧。

十二月庚子朔，諭：東三省爲我朝龍興之地，因吉林、黑龍江二處地氣苦寒，從前定例，將獲罪人犯發往該處，給兵丁等爲奴。【略】嗣後各省案犯，有例應發該二處爲奴者，量爲區别，酌留數條，其餘洋盜、會匪人數較多之案，均酌擬改發新疆及煙瘴等處，奏明條款，纂入律例遵行。

《仁宗實録》卷二六四　辛亥，諭内閣：御史王澤奏，請刊刻《治河方畧》，以

十二月庚子朔，諭：東三省爲我朝龍興之地，因吉林、黑龍江二處地氣苦寒，從前定例，將獲罪人犯發往該處，給兵丁等爲奴。【略】嗣後各省案犯，有例應發該二處爲奴者，量爲區别，酌留數條，其餘洋盜、會匪人數較多之案，均酌擬改發新疆及煙瘴等處，奏明條款，纂入律例遵行。

辛亥，諭内閣：御史王澤奏，請刊刻《治河方畧》，以重河防。

《東華續録》嘉慶三四　壬子，恭阿拉以疾免，封三等公爵。以鐵保爲禮部尚書，轉凱音布爲吏部左侍郎。調成甯爲吏部右侍郎，以玉麟爲户部左侍郎。遞封詞之人不肯開寫控情略節，即行擲還，無庸具奏。如已開具略節，接收官員不爲具奏、別經發覺者，即將從前接收不奏之員，照應奏不奏例議處。從之。

辛巳，嗣後，宗室如有身後追封公爵者，俱作爲未入八分公。著爲令。

萬承風以疾免，轉戴聯奎爲兵部左侍郎，以吳烜爲兵部右侍郎。

己未，内大臣、三等公恭阿拉卒，贈太子太保。

壬戌，緩徵安徽全省積年逋賦。

是歲，朝鮮、暹羅來貢。

嘉慶一八年（癸酉、一八一三）

《清仁宗實録》卷二六五　春正月，庚午，展賑盛京承德、廣寧、牛莊、錦州、遼陽、復州、熊岳、鐵嶺、蓋州、金州十處上年被水旗民。加賑山東禹城、齊河州、濟寧、東昌、臨清四衛，東平所災民口糧。展賑安徽宿、泗、盱眙、天長、五河五州縣，及泗州衛上年被水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庫爾喀額爾德尼王古爾巴的租塔畢噶爾瑪薩野，遣使進貢方物。

辛未，調許兆椿爲吏部右侍郎，以蔣予蒲爲工部左侍郎。

乙亥，以松筠爲御前大臣，罷軍機處行走，命勒保軍機處行走。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伯麟等奏，檄調邊外不法之土目張輔國，抗違不來，見督各土司集練會勦一摺。

二月辛丑，諭：從前挑選八旗女子，官員、兵丁開散之女，均經一體挑選，自嘉慶十一年增經降旨，令將自筆帖式、驍騎校以上之女備選。見在八旗滿洲、蒙古女子，自護軍、領催以上女子，仍照舊備選外，其各項拜唐阿、馬甲以下女子，著不必備選。著爲令。

癸卯，以誠安爲盛京禮部侍郎。

甲辰，以果齊斯歡爲内閣學士。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伯麟奏，埽蕩賊巢及勦緝首惡、招撫各寨情形一摺。

乙丑，以朱紹曾爲太常寺卿，調陳豫爲湖南布政使，以袁秉直爲江西布政使。以梁敦懷爲太僕寺卿，李長森爲雲南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二六六　賑山東聊城、堂邑【略】二十二州縣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三月辛未，轉成甯爲吏部左侍郎，以文甯爲吏部右侍郎，轉秀甯爲禮部左侍郎，以英和爲禮部右侍郎。

甲戌，景敏卒，以許兆椿爲貴州巡撫，調戴聯奎爲吏部右侍郎，轉吴烜爲兵部左侍郎，以盧蔭溥爲兵部右侍郎。轉茹棻爲工部左侍郎，以陳希曾爲工部右侍郎。以高杞爲刑部左侍郎，方受疇爲浙江巡撫。調素納爲直隸布政使，以巴哈布爲湖北布政使，楊懋恬爲江蘇按察使。

乙亥，上親耕耤田。

丁丑，以王紹蘭爲福建布政使，調遇昌爲福建按察使。

壬午，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庚寅，以黑龍江、吉林遣犯衆多，命嗣後俱發新疆。

甲午，上閱健鋭營兵。

《仁宗實録》卷二六八　夏四月戊戌朔，雲貴總督伯麟奏報：拏獲土目張輔國等，邊境肅清。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己亥，以色克精額、阿隆阿、王鼎、吴璥俱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六八　甲寅，賑直隸邢臺、沙河【略】三十五州縣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庚申，命五城設廠平糶。

辛酉，皇后行躬桑禮。

以書敏爲盛京兵部侍郎。

癸亥，以富俊爲黑龍江將軍，廉善爲盛京工部侍郎。

五月甲戌，以瑞麟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六九　庚辰，賑山東東平、東阿【略】十三州縣本年被旱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及濟陽、平原【略】十五州縣，德州、濟寧、東昌、臨清四衛，東平所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戊子，賜直隸輸貲助賑廩生齊如鑾舉人。

己丑，以英綬爲内閣學士，賡泰爲左副都御史。

辛卯，截留江西漕米十萬石，分賑直隸、河南、山東旱災。

壬辰，給河南祥符、陳留【略】二十州縣被旱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乙未，復滿洲、蒙古旗人應武鄉、會試例。

六月甲辰，申禁宗室覺羅與漢人爲婚。

壬子，以穆克登額爲刑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七〇　癸丑，命撥奉天官倉粟米二十萬石，並截留湖廣漕船稜米五萬石，備賑直隸順德、廣平、大名三府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五　庚申，諭：【略】晉昌著革去領侍衛内大臣，斥退伊犁將軍，念其人尚不至廢棄，已令降清字諭旨，令其署理正白旗漢軍都統。晉昌俟新任將軍松筠到彼，再行交代，來京供職，仍將革職、留任處分帶於新任。哈芬布著照部議，降四級調用。

癸亥，准駐防子弟應各省文武鄉試，自丙子科始。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秋七月丙寅，諭：【略】尋議，發遣人犯，臣等於例内摘其情罪較重者五條，仍發黑龍江、吉林，其情罪稍重者十五條，改發盛京，情節稍輕者十五條，改發各省駐防，均給各該處官員爲奴。從之。

丁卯，以齊布森爲光禄寺卿，福昂爲貴州布政使，額特布爲雲南按察使。

甲戌，申禁私販鴉片煙，定官民服食者罪。

丙子，内閣學士色克精額緣事革職。

丁丑，諭：御史馮大中奏，京外各衙門辦事遲延怠緩，請旨設法稽覈，以符例限一摺。所奏甚是。

《仁宗實録》卷二七一　戊寅，加賑廣東三水、南海【略】十七州縣被水災民，並緩徵新舊額賦。

庚辰，賑河南祥符、陳留【略】十六廳州縣被旱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以常格爲浙江布政使，繼昌爲陝西按察使。

壬午，上啟鑾秋獮木蘭，詔於禮成後，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以張凱元爲陝西按察使。

甲申，以長齡爲烏噜木齊都統，調方受疇爲河南巡撫，以李奕疇爲浙江巡撫，調蔣繼勳爲安徽布政使，賞台斐音三品頂帶，爲河南布政使。

己丑，方受疇乞假回籍，以高杞署河南巡撫。

《仁宗實録》卷二七一　庚寅，免湖南澧、沅江二州縣被水地畝節年緩徵銀，

並緩徵龍陽、武陵、澧三州縣本年額賦。

八月乙未朔，以瑪哈巴拉爲理藩院額外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七二　甲辰，諭内閣：前據弘謙等奏，東陵各莊園頭等，承辦祭品，因從前后妃以下各主位内，有未經議撥地畝者，未免拮据，懇請酌半賞撥。當經降旨，交禮部詳查具奏，並諭令綿譽等，恭查西陵莊園頭等承辦祭品情形是否相同。兹據奏稱，西陵皇貴妃園寢内主位，亦有八分未經撥給地畝者，與東陵事同一例，著禮部一併詳查檔册，奏明辦理。尋奏：東陵祭品，臣等按該員子等所奏五十五分詳查檔册，内雍正七年以前奉安之后妃十一位，所有承辦祭品莊園頭等，業經雍正七年撥給地畝；乾隆八年以前奉安之妃嬪八位，所有承辦祭品莊園頭等，業經乾隆八年撥給地畝；今俱無庸再給。惟乾隆八年以後奉安各主位共三十六位，其承辦祭品莊園頭等，應遵旨酌半給與地畝。又西陵妃園寢主位八位，俱係乾隆八年以後奉安，其莊園頭等地畝，亦請酌半給與。從之。

辛亥，賑河南祥符、陳留【略】二十六廳州縣被旱災民，蠲免額賦有差。並緩徵寧陵、睢【略】三十四州縣新舊額賦，及倉穀漕項加價銀。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壬子，轉穆克登額爲刑部左侍郎，調成格爲刑部右侍郎，慶祥爲工部右侍郎，轉普恭爲理藩院左侍郎，以瑚圖禮爲理藩院右侍郎。以高杞爲熱河都統，台斐音署河南巡撫。

辛酉，調吴烜爲吏部右侍郎，轉盧蔭溥爲兵部左侍郎，以吴芳培爲兵部右侍郎。

九月甲子朔，上以陰雨減圍，改由伊瑪圍出哨，賞辦道兵丁半月錢糧，並免本日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丁卯，以直隸大名等三府旱，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佛住、鴻臚寺卿彭希濂查辦賑務。

《仁宗實録》卷二七三　賑直隸平鄉、隆平【略】十二州縣被旱災民，並給清苑、定興、新城、完四縣被雹災民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乙亥，諭：李亨特奏，沁、黄二河水勢異漲，南岸睢工、下汛二堡無工處所，大隄坐蟄過水，見竭力搶辦，自請治罪，並請將該管各道廳等分别懲處一摺。李亨特【略】著革職，留於工次效力，其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戴均元補授。

論軍機大臣等：本日温承惠奏，河南滑縣老安地方，有匪徒黄興宰、黄興相兄弟，並宋姓爲首興天理會，於本月初七日聚衆滋事，滑縣已失，縣官被戕。直隸長垣縣亦有教習之人，並聞教匪竄往河南考城及山東曹縣一帶。以温承惠爲欽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馬瑜，馳往長垣、滑縣勦賊。命陝西提督楊遇春來直隸協勦。命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勦捕賊黨。調初彭齡爲倉場侍郎，盧蔭溥爲户部左侍郎，以資照署直隸總督。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素納奏，接據東明縣朱煒稟報，縣屬齊五集鐵匠張文典首稱，有長垣縣南樂集人姜復興託伊打鋼刀十把，伊因情有可疑，赴縣呈首。

以高杞仍署河南巡撫。

《仁宗實録》卷二七三　又諭：【略】同興前次奏拏獲金鄉縣編造歌詞斂錢惑衆之匪徒李允魁、崔士俊、張文明等十八人，現據【略】温承惠奏，接據該撫札稱，教匪崔士俊等三十餘人供係長垣縣人徐安幗傳授，囑令密拏。今長垣縣又有戕官之案。東省與長垣接壤，該匪徒等同習邪教，聲息相通，於戕官搶劫之後，既經逃往東省，自係糾結黨與。山東曹、單、鉅野一帶，順刀會梟販匪徒甚多，且與直隸、河南現在滋事之處境宇毗連，現派令温承惠帶兵由北堵勦，【略】高杞在河南緊防西南，其東路專責成同興防堵。該撫即選派精鋭弁兵迅速親自帶赴東省邊界，嚴密偵緝，勿令匪徒乘間闌入東境，潛相勾結，致滋蔓延。再，前該省拏獲之崔士俊等三十餘人，現在監禁在獄，即嚴行訊鞫，是否與黄興宰等係屬一黨，一面録供具奏，即一面將該犯等先行正法。並多發告示，剴切曉諭居民，所有查拏懲辦者，俱係鄰省滋事亂民，斷不株連無辜，以靖民心爲要。將此傳諭知之。

丁丑，又諭：本日據色克通阿奏稱，滑縣匪徒牛亮臣等十餘人，在該縣大伾山之東坡聚集匪徒數百，打造軍器，殺入縣署，劫放獄囚，現帶兵前往勦辦等語。昨已有旨令高杞接署河南巡撫印務，帶兵前赴滑縣查拏防堵。現在色克通阿已調豫省官兵，併力殲除。其防堵機宜，滑縣南距黄河，迤西即太行山徑，該撫務周密布置，嚴防西南兩路，勿使渡河奔竄，亦勿令竄入山谷，滋蔓難圖。惟當堵勦兼施，蹴之於平原曠野之地，則兵力易展，四面兜圍，不難一鼓勦滅净盡。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同興奏，金鄉匪犯崔士俊供稱，該犯先從城武縣

民劉燕傳習八卦離字教，上年八月間，又從直隸長垣縣陳家莊人徐安幗改習震卦教。徐安幗曾告以今歲九月以後要交白洋劫，屆時老教首送給白布小旗一面，插在門首，可免殺戮。又據獲犯張建木同供，本年二月間，徐安幗亦曾到過伊家，迫崔士俊被拏，該犯曾寫信知會徐安幗躲避等語。徐安幗一犯，前據溫承惠奏稱，接據同興知會，已派副將舒凌阿前往密拏。現在長垣縣聚衆滋事，是否即徐安幗爲首，著溫承惠於勦捕時，確實查明具奏。

又諭：本日辰刻遞到同興審訊匪犯崔士俊等一摺，並據片稱，接據稟報，聞長垣縣匪徒抗官滋事，調兵堵截等語。正在飭諭該撫嚴防邊境，並傳諭朱錫爵、劉大懿將崔士俊等犯速提審擬，即行正法。茲於未刻遞到該撫奏摺，據稱已獲之匪徒首惡崔士俊等七名先行正法，俾免奸人窺伺，所辦甚是。並據奏定陶縣城於初十日黎明被陷，文武各官存亡未保。又於申刻據該撫奏到，毗連定陶之曹縣於十一日亦被賊匪占據。看來賊勢鴟張，自係直豫匪徒闌入東境，肆行劫掠。該撫現在調集多兵，前往勦捕，著即迅速前進。若能就地擒捕，早爲撲滅，固屬甚善；如不能剋期殲除，該撫務由東北將賊匪逼向西南。豫省現有高杞帶兵防堵，直隸溫承惠督率大兵前往勦辦，現已有旨，諭令徐州鎮總兵沈洪選帶兵一千名，迅速由東南迎頭北上，正可併力兜圍，將賊匪聚而殲旃。該撫所轄地方遼闊，務須布置周密，不可令匪徒再向東竄，致滋蔓延。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轉吴芳培爲兵部左侍郎，以温汝適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七四　己卯，諭内閣：曼寧、綿愉奏：本月十五日午刻突有賊人擅入蒼震門，經總管太監擒獲。未刻，内右門西，又有賊匪越牆入内。曼寧見事在倉猝，取進鳥槍撒袋腰刀，先用鎗將牆上一賊打墜，又有手執白旗之賊在牆上指揮，復用鎗擊斃，實出無奈大膽等語。曼寧係内廷皇子，在上書房讀書，一聞有警，自用鎗擊斃二賊，餘賊始紛紛潛匿，不敢上牆，實屬有膽有識。【略】二阿哥著加恩封爲智親王，於皇子歲支分例，加倍歲給俸銀一萬二千兩，以示優奬。三阿哥綿愷隨同捕賊，亦屬可嘉。

又諭：現在查緝匪犯最關緊要，都城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旗各有所轄地方，著托津等到城後即傳諭滿洲、蒙古、漢軍八旗正署各都統、副都統迅即督率本旗章京兵丁等各在本管地面嚴密搜查，八旗正署護軍統領各在本管三旗地面搜查，兩翼前鋒統領、督同所管官兵，在紫禁城内外詳細挨查，勿任一名漏網。亦毋許擾累居民，一有拏獲之犯，一面具奏，一面將犯人交與托津等嚴審。如本管地面實無匪犯潛匿，伊等自信可以出結，即各自具奏。其管理圓明園之大臣，著飭令俱赴圓明園，督率該管章京兵丁等將御園四面附近村莊烟户以及清河等處地方逐細訪查。香山藍靛廠等處，著派明亮前往專司查察，各該處如有潛匿匪犯，俱即按名緝獲，一面具奏，一面將犯人交托津等嚴審。所有諭派各大員，飭令各矢天良，盡心查辦，不可稍有疏忽，自蹈重譴。

又諭：昨同興具奏：據濟南知府凝圖稟稱，訊據匪犯崔士俊等一摺，並據片稱，接據稟報，聞空現住京南二十八里大陸邊沙河地方，收徒聚衆等語。正在降旨飭辦間，本日據玉麟等奏，十五日未刻，忽有賊匪二百人潛入紫禁城内滋擾，當經王大臣及各營官兵會同擒捕，立時悉數殲斃，並生擒帶傷賊匪宋尚忠、李二格二名。訊據宋尚忠供稱，係天理教，約同二百人，於本日巳時動手等語。該逆匪膽敢突入禁門，不法已極。朕聞信後，暫緩謁壇，於十七日即由白澗廻鑾進京，親訊此案緣由。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申刻，儀親王等遞到勦辦賊匪，事已大定一摺。

以懈弛門禁，奪步軍統領吉綸、左翼總兵銜玉麟職。

命托津、英和先回京師，查辦諸逆匪。

命陝甘總督那彦成，酌帶勇幹將備、馳驛來京。

命江南提督烏爾卿額駐徐州，安徽壽春鎮總兵官喀勒吉善赴潁、亳一帶防守。

以成甯爲工部尚書，轉文甯爲吏部左侍郎，調秀甯爲吏部右侍郎，瑚圖禮爲禮部左侍郎，以禧恩爲理藩院右侍郎。以佛住爲禮部右侍郎，蘇楞額爲户部左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七四　庚辰，頒硃筆遇變罪己詔。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命那彦成爲欽差大臣，督兵勦河南賊匪，温承惠等專辦糧餉。調曹振鏞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潘世恩爲户部尚書，以章煦爲工部尚書，陳預爲刑部右侍郎，翁元圻爲湖南布政使，伊湯安爲貴州按察使。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托津等奏，訊據賊犯陳爽供出，太監劉得才等夥同入教等語。覽奏實堪駭異。

撥京倉米五萬石，備大名軍糈。

《仁宗實録》卷二七四　諭内閣：本年九月初六日，豫東交界地方有亂民戕

官滋事，拏獲匪犯，供係天理會邪教。並據同興奏稱，會內首逆林姓，又捏名劉林在近京藏匿。正在降旨飭拏間，十五日忽有賊匪潛入紫禁城，持械逞兇。經王大臣及文武官兵協力圍捕，殲擒淨盡，嚴究首犯，據英和等選派番役，於近京之宋家莊地方拏獲林清一犯，供稱前生姓劉，所有十五日潛入禁城賊匪，均由伊派撥屬實。該犯傳習邪教，糾衆謀逆，罪大惡極。今夥黨殲除，首逆旋即就獲，仰承天祖恩祐，欽感實深。除將該逆按律懲辦外，英和督拏要犯尅日就擒，厥功甚鉅。英和著交部從優議叙。其原拏之官員番役人等，著英和分別等第，開單呈覽，候朕明日進宮，再降恩旨。將此通諭知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日拏獲突入禁城滋事各逆犯，究出首逆劉真空，即林清，已在黃村拏獲。訊據該逆供係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黨與散佈各處，磁州頭目係賈士元、羅文志，鉅鹿頭目係楊遇山，又饒陽、南宮縣、喜峯口並滑縣之頭目劉玉潤、馮克善各有五百多人等語。長垣、滑縣賊首，自己隨同起事，其磁州、饒陽、鉅鹿、南宮、喜峯口賊匪，仍伏而未動。著章煦即選派妥幹員弁前往密訪嚴拏，務將賊首緝獲，訊明由驛速奏。如有抗違拒捕，就地殲除，毋任竄逸勾結。

又諭：首逆林清現經拏獲，訊據供認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人數衆多，散布各處。山東東昌府一路，係李萬成爲首；曹縣一路，係徐安幗爲首；德州一路，係崔士俊爲首；金鄉一路，係宋躍潞爲首；濮州一帶等語。崔士俊已正法，徐安幗已在長垣滋事，其東昌之李萬成、德州之宋躍潞，尚伏而未動。著同興即選派妥幹員弁分往東昌、德州，不動聲色，密訪嚴拏，獲犯後，訊供由驛速奏。倘有抗違拒捕情事，即速調兵就地勦捕，毋任竄逸勾結。

又諭：前日據同興密奏，拏獲金鄉教匪張建木訊據供稱，傳教大頭目劉幗明告知這教山西最多，先收集山西多年，如今續收山東。其收西邊的人，係于克敬，係山西人，現在河南滑縣等語。又，現在拏獲突入禁城滋事匪犯之總教首林清供稱，八卦教今改爲天理教，有艮卦頭目王道潞，在歸化城傳教等語。河南滑縣及山東定陶、曹縣等處教匪滋事，連陷數縣。于克敬一犯雖在河南滑縣，此時或潛回山西。其王道潞一犯，現在歸化城。著衡齡即速選派妥幹員弁，不動聲色，密訪嚴拏務獲。拏獲後訊取供詞，由驛速奏。先須密爲布置，不可使聞風蠢動，倘有糾約拒捕情事，著即派兵立時撲滅，勿任竄逸勾結。

又諭：有乾卦頭目華姓，現在宣化府，兌卦頭目王忠順，現在潼關，坤卦頭目魏正中，現在安慶。著貢楚克紮布、朱勳、胡克家即速選派妥幹員弁，密訪嚴拏務獲，拏獲後訊取供詞，由驛速奏。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甲申，首逆李文成等據滑縣，並屯縣屬之道口鎮，命温承惠赴河南，與高杞合兵勦之。同興專勦山東賊匪。

命松筠爲東閣大學士，仍留伊犁將軍。曹振鏞爲體仁閣大學士，托津、百齡爲協辦大學士。調鐵保爲吏部尚書，以德文爲禮部尚書，明亮爲左都御史。以胡長齡爲禮部尚書，轉汪廷珍爲禮部左侍郎，以王宗誠爲禮部右侍郎。調章煦爲吏部尚書，以周兆基爲工部尚書，轉吴烜爲吏部左侍郎，以吴璥爲吏部右侍郎。

予獲匪被劫遇害河南滑縣知縣强克捷祭葬、世職。

《仁宗實録》卷二七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温承惠奏，直隸長垣、東明、開州三處賊匪，俱在邊境滋擾，現已拏獲數十人，防堵尚易。惟河南濬縣有被攻之信，衛輝府城亦在危急，滑縣被賊占踞，另有千餘人分起屯聚，偷渡衛河。山東賊匪現亦竄入金鄉、濮州一帶等語。【略】又據素納奏稱，河南滑縣界内之賊，多於長垣，其爲首之犯，似在滑縣之内等語。看來河南賊勢甚張，尤當先往痛勦。著温承惠親統大兵隨路將直隸邊界肅清，即速馳赴河南，與高杞約會，將滑縣、濬縣及大伾山一帶之賊，合力夾擊，務將賊匪就地殲除，勿使與山東之賊連合。滑、濬之賊勦净，即與同興、高杞會兵將曹、單之賊兜圍，一鼓殄滅。

乙酉，又諭：台斐音奏報，官兵連次痛勦賊匪，濬縣圍解，現在進攻滑城，尅期收復各緣由一摺。據稱本月十六日色克通阿率領將備行抵濬縣石羊村，有賊匪百餘人迎敵，官兵鎗礮齊發，登時打死數十人，生擒二人，餘匪逃逸。次日卯刻，色克通阿督兵行三里許，遇賊千餘人與官兵拒敵，經參將張拱辰、陳弼直前搏戰，賊衆驚潰，官兵追殺三十餘里，殲賊六七百人。午後趕赴濬縣城外，該匪約有二千餘人，占據山梁，縣城被圍，運河石橋阻隔，復經參將張拱辰、陳弼奮勇先登，搶過石橋，賊人抵死抗拒，官兵鎗箭齊發，打斃賊匪一千七八百人，擒獲活賊一百餘人。濬縣圍城立解，奪獲馬騾鎗刀旗幟甚多等語。所辦俱好。豫境賊匪嘯聚搶劫，茲官兵甫經接仗，即將該匪殲斃二千五百餘人，生擒一百餘名。可見該匪等不過烏合之衆，經此番殄戮，業已喪膽，指日大兵會集，四面兜圍，無難一鼓殲除。

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奏：審出太監楊進忠從逆。得旨：此案續獲從逆太監

楊進忠係由巡視南城御史及副指揮等偵捕嚴密，先行拏獲同謀之林四、趙增，從此究出楊進忠，俾要犯不致漏網，實屬可嘉。

《仁宗實録》卷二七五 丙戌，又諭：本月十五日首逆林清潛遣逆夥數十人突入禁城滋事一案，嚴訊現獲賊犯，據供太監内竟有逆賊六人與謀引路。其引賊入東華門者係劉得財、劉金二犯。引賊入西華門者係張太、高廣幅二犯。又，王福禄、閻進喜二犯在内接應。續據南城御史緝獲賊夥林四，又究出楊進忠一犯，亦由西華門引賊入内。該逆賊等罪惡滔天，爲從來所未有。除高廣幅一犯於是日經官兵殲斃外，其劉得財等六犯俱按名捕獲，無一漏網。【略】嗣後嚴諭總管首領太監等，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獨自私出禁門。其有不得不暫時給假者，並著首領太監查問確實，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准放出。如違，除本人治罪外，將該管首領太監一併治罪。至此數犯梟獍性成，本非常有。現在訊問明確，别無同黨之人，此外各太監等當感戴主恩，照常當差，安静守法，不必心生疑畏。倘有狡譎之徒，挾嫌誣扳，查明從重治罪，斷不寬及無辜。將此旨交總管内務府大臣轉交總管太監，通諭各等處太監知之，並著載入宫史。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丁亥，以果齊斯歡爲兵部右侍郎。

戊子，以寶興、黄鉞俱爲内閣學士。

己丑，諭：高杞奏，滄縣賊匪經前次官軍殲擒數千名後，餘匪竄回道口、滑縣等處，連日仍敢前來窺伺。該署撫督同色克通阿、張祺辰、陳弼，帶領備弁、兵丁，槍礮齊發，賊匪抵死抗拒，官兵奮勇直前，殲斃賊匪三百餘人，生擒六十一名，奪獲贏馬、器械甚多，掳出册檔四本，首葉開載有後天祖師林清字樣。提犯嚴審，内蔡成功一犯，衆賊呼爲蔡四大王，其僞職即係林清所封，滄、滑一帶聽伊句結、調遣，並有被獲之徐夢林一犯，亦受林逆僞封宰相。該署撫於審明後，即將該犯蔡成功等臠割示衆等語。

《仁宗實録》卷二七五 辛卯，免直隸長垣、開、東明三州縣未完新舊額賦，及口糧倉穀。

壬辰，撥長蘆運庫銀二十萬兩，解往直隸省城，以備軍需。

又諭：本日據高杞奏稱，滑、滄一帶屯聚賊匪約有二萬人，其附近村莊尚多潛匿。豫省兵力單弱，不敷勦辦。現已有旨傳諭富僧德，先帶西安馬隊官兵一千名馳赴高杞軍營，幫同勦捕。並諭穆克登布另派西安兵一千名，豫備軍裝等項，那彦成行抵西安，即自行統率續派官兵，或添調緑營兵五百名、一千名徑赴河南滑、滄一帶，相機進勦。彼時温承惠軍營亦近在該處，那彦成即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總統辦理。將此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癸巳，諭：【略】禮部尚書兼管太常寺事務德文、太常寺卿書興、朱紹曾，少卿舒甯、鮑勳茂，均應革職。從之。調成甯爲禮部尚書，以英和爲工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二七六 冬十月甲午朔，賑直隸鉅鹿縣被旱災民，並給順德、廣平、趙三府州屬貧民兩月口糧。

又諭：現在未獲各逆李文成、劉幗明、徐安幗、于克敬、王學禮、馮克善六犯俱係震卦教大頭目，又前次突入禁門逆犯内祝現、劉第五係林清手下大徒弟，現在查拏尚無下落，必應嚴拏，盡法處治。此内李文成、徐安幗自係在滑縣、長垣起事匪徒殷内，或潛赴直省勾結，亦未可定。其祝現、劉第五二犯於滋事後或逃往直隸一帶投歸夥黨，著章煦飭知地方文武員弁，嚴密查拏，勿任漏網。

乙未，又諭：温承惠等調集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大兵，分投勦辦，其江南、陝、甘各路官兵，亦皆次第調發。近日復又由京簡派慶祥等帶同巴圖魯侍衛多人，統率火器、健鋭兩營官兵，前往進勦，尚有吉林、黑龍江勁兵啟程在途。即日數萬王師星馳雲集，諒此烏合之衆，何難一鼓殲除。【略】惟念真正賊匪本屬無多，其裹脅良民，被其逼迫，勉强隨行，若不爲區别，全罹鋒刃，大兵所到，玉石俱焚，於朕心實有不忍。今朕特施寬大之恩，凡有被賊裹脅入夥者，如果悔罪投誠，或聞官軍將至，各自散歸，或臨陣不敢抗拒，自行投出者，其從前陷賊之罪，概置不問。官軍等不得妄戮一人，地方官亦不得妄拏追問。若伊等能殺賊自效，將首逆及著名賊目，或生擒來獻，或割取首級投赴大營，一經驗明屬實，則不但赦其已往之罪，並當奏聞以恩賞。伊等具有天良，轉禍爲福，惟其自擇，切勿迷而不悟，久陷賊巢。此朕保全良善之苦心。若聞此諄諄誥誡，猶不知改悔，則是冥頑不靈，自取誅夷，罪在不赦。以上諭旨，著温承惠、高杞、同興等均即速謄黄，於所在地方遍爲張掛曉示。官軍接仗時，亦明白宣諭，使賊黨聞風解散，彼此離心，而真正賊目，亦必自相猜疑，其勢日孤，勦捕更易爲力。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丙申，祖之望以疾免，以韓封爲刑部尚書，調董教增爲廣東巡撫，以朱勲爲陝西巡撫，慶玫爲陝西布政使。

丁酉，以恒敏爲湖南按察使。

辛丑，命温承惠、高杞、同興，俱受那彦成節制。

癸卯，山東鹽運使劉清勦賊於慮家集，大破之，賞布政使銜。

《仁宗實録》卷二七六　乙巳，同興奏：勦平曹、定賊巢十一處。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以攻克山東定陶、曹縣賊巢功，副都統銜蘇爾慎等下部議敘。

丙午，諭：逆賊林清滋事一案，温承惠【略】著革去總督、拔去花翎，賞給五品職銜，責令辦理那彦成一路軍營糧餉，以示薄懲。【略】其直隸總督員缺，著那彦成補授，那彦成未到任以前，仍著章煦署理。

諭：張鵬展奏確陳百姓平日不敢首告邪匪緣由，並見在裹脅情形，請區分良莠、聯民攻賊一摺，所論皆是。

調慶格爲山西按察使，錢臻爲直隸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七七　己酉，密諭那彦成：本日接汝摺奏，憤恨極矣。大逆林清，勾結滑縣李文成，謀危社稷。現在李逆株守滑縣，機不可失，朕日夜焦急，寢食俱廢，望汝速勦大逆，奠安民社。不想汝到衛輝，遲疑不進，逗遛觀望，忍心病狂，天良何在？非阿桂之孫，非朕之臣，任汝爲之可也。近因温承惠遲迴貽誤，所以用汝，孰意汝之因循疲玩，更甚於彼。汝以世家滿洲，不及一山西人，有何顔面立於天地之間乎？賊匪一日不滅，良民一日不安，汝一日不進兵，賊匪多裹脅一日。若等兵齊進勦，須至臘月，彼時賊匪又增數萬矣。況汝安坐衛輝，有何良策不令賊匪裹脅，又有何策不令賊匪竄逸，將此二策明白具奏。直入大内之逆黨，爲覆載所不容，稍有人心者，孰不思滅此朝食？而汝漫不關心，可恨之極！可恨朕屢用庸臣，敗壞國事，今日之旨，是汝生死關頭，信與不信，憑汝自議，揮筆付汝，好自爲之。三路進兵攻打桃源道口，以重兵圍住滑縣，勿令一賊潛逃，此爲上策。勉力辦理，稍瞻重咎，朕計日以待捷音，汝若再有遲疑，朕永不見汝之面矣。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那彦成辦賊遷延，降旨嚴行申飭。本日同興奏，據獲賊目曹光輝供稱，豫省賊匪實係李文成爲首，滑縣城中是徐安幗掌管，裹脅約有三千餘人，李家莊兩處之賊，道口桃源再有屯聚，總不過萬人，何以那彦成摺内云有三萬人？明係屬員捏報。現在帶兵已有萬餘人，以之進勦，何至棘手？著傳諭那彦成遵照論旨，鼓勵將領弁兵，刻期進勦，勿稍延緩。李文成一犯，係極惡首逆，現因腿傷養病，正可乘其不能動移，設法擒獲。徐安幗亦係緊要賊目，若速將該二逆擒獲後，若受傷不重，著派侍衛等管押解京，以便盡法處治，用彰國憲。

癸丑，又諭：豫親王裕豐所屬桑岱村居住之包衣閒散陳爽等黨惡多人，率先肆逆，於九月十五日在紫禁城内滋事。裕豐平日形同木偶，毫無知覺，非尋常失察可比，理宜革去王爵。但念此爵係裕豐之高祖多鐸由軍功所封，著施恩免其革爵，副親王俸十年，以示懲戒。將此通諭各王及貝勒、貝子、公等，嗣後各將所屬包衣佐領人等留心稽查，倘有似此不守本分兇徒，即行拏報，斷不可姑容隱匿。

甲寅，給直隸開、長垣、東明三州縣被賊難民兩月口糧，並避難客民回籍路費。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命托津赴河南督辦軍務，户部右侍郎桂芳暫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以海慶爲安徽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七七　乙卯，又諭：巡視五城御史嵩安等奏公同辦理編查保甲一摺。都城爲搢紳萃集之區，編查保甲，自應視外省城鄉畧爲變通。所有五城地方，王公及大小文武官員第宅，著遵照前旨，令該本家自行嚴查。其餘軍民商賈吏役人等，以及庵觀寺院，均令一體編次，添設門牌，註明人口數目，責令互相稽察。客民投住鋪店寺廟者，令該屋主詢明來歷，填註循環號簿，送官查驗，儻有隱飾，別經發覺，從重治罪。至外城地方開設戲園，本無例禁，但演唱淫詞豔曲，及好勇鬬狠戲劇，於人心風俗大有關繫，著該御史等嚴行查禁，以端習尚。並著出示曉諭居民人等，如有家存奸盜邪淫小説及違礙經卷，或自行燒燬，或呈繳到官，巡城御史衙門彙送軍機處驗明查銷。

賑河南魯山縣被旱災民，給洛陽、鞏、登封、偃師、光五州縣災民一月口糧。緩徵林、涉【略】二十州縣新舊額賦。給安徽亳、蒙城、懷遠、宿、鳳陽五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諭軍機大臣等：東省賊匪經同興督兵勦辦，悉數殲除，地方甯謐，辦理俱妥。惟聞東省因年歲歉收，兼遭賊匪焚掠，災民逃避四出，見聞本境安静，有由河南、江南、直隸轉回者，沿途甚多。該民人等蕩析離居，情殊可憫，著同興飭知地方官認真撫恤，務使糊口有資，不致轉徙失所，事定後各歸本業，用副朕軫恤災民至意。

《仁宗實録》卷二七七　己未，又諭：前因正黄旗漢軍兵丁曹幅昌從習邪

教，與知逆謀，該管都統等均有失察之咎，降旨將祿康、裕瑞革去都統、副都統，仍加恩賞給宗室四品頂帶。祿康以宗人府副理事官用，裕瑞以宗人府筆帖式用。茲據訊明曹幅昌之父曹綸聽從林清入教，經劉四等告知逆謀，允爲收衆接應。曹綸身爲都司，以四品職官習教從逆，實屬猪狗不如，罪大惡極。該管都統、副都統漫無覺察，其咎尤重。祿康、裕瑞著革去宗室四品頂帶、副理事官、筆帖式，即日俱發往盛京派令管束移居宗室各户，即在小東門外新建公所居住，永不敍用，以示懲儆。其該管之參領、副參領、佐領、驍騎校等不必交兵部議處，著即拏交刑部治罪。

庚申，諭内閣：京師編查保甲一事，節次降旨，飭諭順天府，五城實力辦理。並令步軍統領衙門認真稽查，現在各該衙門，均已恪遵妥辦。

又諭：八旗漢軍都統綿億等奏請酌定稽查屯居漢軍旗人一摺。八旗漢軍在屯居住者，散處於直隸各州縣，距京較遠，該管佐領等，例不准離城遠出，勢難查察。而該州縣官又以漢軍等身係旗人，向不歸其管轄，遂致此項旗人任其作奸犯科，毫無約束，不可不更定章程，以專責成。著直隸總督通飭該州縣，嗣後屯居漢軍旗人，一切户婚田土事件俱歸所隸州縣一體管理。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辛酉，以直隸籍及漢軍各科道失察林清謀逆、曹綸父子從逆，下部議，俱降調。

壬戌，兵部議奏：兵部尚書福慶等前任都統，失察曹綸謀逆，請照例革職。

十一月甲子朔，潛山東運河。

那彦成勦平道口賊巢，進圍滑縣。

《仁宗實録》卷二七八 丙寅，又諭：據初彭齡奏，定陶以北、城武、鉅野、鄆城等縣，近日仍多土賊，數十人成羣，搶奪村莊。武城縣並有欽賜檢討劉洙爲土賊頭目。又，嶧縣之常泥溝、鄒城之馬頭鎮，均被土賊燒搶等語。山東曹縣、定陶賊匪，均已勦除净盡，而附近州縣尚不免有土賊乘機燒搶，著同興遴派文武幹員，即照叛逆之律問擬。其子劉昆起等，已當斬決梟示，如滋擾地方，戕害多人，即照叛逆之律問擬。其子劉昆起等，現均在逃，即嚴緝務獲。其蘭峰一帶匪徒，並嚴飭文武官認真稽查，毋稍大意。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丁丑，托津奏：勦滅開州賊匪。

戊寅，以文孚、齊布森俱爲内閣學士，扎拉芬、蔣予蒲俱爲左副都御史。

己卯，命直省督撫舉劾道、府以下官。

《仁宗實録》卷二七九 壬午，免安徽亳、蒙城、懷遠、鳳陽、宿、盱眙、五河七州縣水災旱災額賦，並緩徵靈璧、定遠【略】十九州縣新舊漕糧額賦有差。賑亳、蒙城、懷遠、鳳陽、宿五州縣災民。給泗、盱眙、五河、鳳陽、靈璧五州縣暨屯坐各衛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甲申，李文成奔輝縣之司寨山，那彦成分兵蹤之。

乙酉，申命直省各督、撫甄别藩、臬以下官。

賑山東曹州府、濟甯州被賊難民。

丙戌，申嚴誣告叛逆之禁。

丁亥，以明亮爲户部尚書。調景安爲左都御史，和世泰爲理藩院尚書。

《仁宗實録》卷二七九　以緝獲山東逆犯宋躍灉，同知武隆阿等下部議叙。

戊子，諭内閣：那彦成等奏，官兵截勦輝縣竄匪，全數殄滅，殲斃逆首李文成及賊首劉幅明一摺，所辦可嘉之至。【略】該將領及滿漢官兵等倍常奮勇，宜加優獎。色爾奎、德寧阿著加恩各賞加都統銜；楊芳、特依順保著加恩各賞加提督銜，即先換一品頂帶。該四員仍俱賞給雲騎尉世職。其本有世職者，准其再兼一雲騎尉。乾清門三等侍衛伊勒通阿身受六傷，實勇力戰，著加恩超陞爲乾清門頭等侍衛，仍賞給勁勇巴圖魯名號，著加賞四喜玉搬指一個，花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個。又發去玉柄小刀十把，珐瑯翎管十個，瓷翎管十個，瓷搬指套十個，分賞出力官弁。一兩重銀錁二百個，五錢重銀錁二百個，一兩重銀牌一百面，五錢重銀牌一百面，分賞出力兵丁。仍著那彦成等秉公查明官弁兵丁内，奮勇出力應行獎擢者，據實保奏，候朕施恩。陣亡之吉林委參領福林德著加等照例賜卹。逆首李文成著於剉屍後傳首河南、直隸、山東滋事地方示衆，劉幅明亦著剉屍梟示。其餘擒獲賊目韓得衆等審明即於該處正法。此股竄匪洗蕩净盡，殲厥渠魁，滑城長圍已合，餘賊聞風喪膽，著那彦成等迅速進攻，竣俟捷音，再加懋賞。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據同興奏拏獲逆黨宋躍灉，訊供逆首馮克善從滑縣走出，於十一月初十日到該犯家中，十五日該犯送至景州，由獲鹿前赴山西等語。該逆馮克善甫於十一月十五日自景州起身，前赴山西，由直隸境内行走，計尚未能遠颺，該署督迅飭各屬，按照所供年貌，嚴密查拏。逆匪李文成、劉幅明等俱已殲斃，滑縣指日克復，惟查拏潛逸匪徒最關緊要。所有著名逸犯徐安幗、牛亮臣等現在滑縣固守，此外馮克善一犯，即係最要逆目，該署督當督飭各地方文武員弁認真設法踹緝，如能弋獲，必將獲犯之人優予恩施，勉之毋怠。將此傳諭章煦太子太保，擢知縣張翔爲知府。知之。

《仁宗實録》卷二八〇　十二月丙申，賑河南祥符、陳留【略】六十七廳州縣，疊被水旱災民。給封邱、陽武、新鄉、獲嘉、輝、林六縣被賊難民兩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辛丑，申禁民間聚衆結會。

以東三省官兵技藝優娴，命五年一次挑送京營。

壬寅，以直隸獻縣捕獲馮克善，加章煦太子太保，擢知縣張翔爲知府。

《仁宗實録》卷二八〇　撥兩淮鹽課銀一百二十萬兩，解往河南備用。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甲辰，詔：獎直隸等三省團練、義勇，及防護各地方紳士、耆民。

《仁宗實録》卷二八〇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朱勳奏報，前月二十九日陝西岐陽縣三才峽地方有匪徒四五百人，持械掠食，旋經竄至盩厔縣山内獨獨河一帶，裹脅民人東竄，計有八九百人。又小王澗亦有賊三百餘人搶掠糧食，並有旗幟刀矛。現經該撫派員與總兵吴廷剛兩面堵勦等語。陝省地方又有匪徒滋事，雖據奏係饑民掠食，但已有千人之衆，現已有旨諭令長齡帶兵來陝督辦。一俟滑城攻克，著高杞即帶領西安滿兵並酌帶陝甘兵一二千名，由潼關取道速赴南山，幫同長齡勦辦。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丙午，那彦成奏：攻克滑城，賊渠宋元成、劉宗順、馮相林伏誅，牛亮臣、徐安幗、王道濬就擒。

諭：突入禁門逆案，軍機大臣等晝夜宣勞，除勒保病假在家、近甫銷假入直外，董誥、盧蔭溥著交部從優議叙。桂芳自托津出差、派令入直，奉職克勤，著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仍交部議叙。松筠、曹振鏞職任綸扉，俱著加恩，晉加太子太保銜。劉鐶之、英和督帥認真，俱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百齡、同興辦理防勦事宜，奮勉出力，俱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軍機章京、通政使司參議姚祖同，著交部從優議叙。此外各章京，著軍機大臣查明尤爲出力者，保奏數員，交部從優議叙，其餘各員並著交部議叙。所有此次議叙各員，均照軍功例議給。

命吴璥赴東河查勘湖河事宜。

《仁宗實録》卷二八〇　丁未，給直隸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四縣被旱災民兩月口糧。給安徽靈璧、鳳臺、盱眙、泗、五河五州縣被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

戊申，又諭：御史卓秉恬奏嚴禁吏役索詐一摺。編查保甲，原爲除莠安良，各地方官若果親身查察，自不致有吏役索詐之弊。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暨直省督撫等各飭所屬，將簡明條約刊示閭閻，如胥吏甲長有斂錢抑勒等情，令該户民即時首告，查明從重懲處，庶良法奉行，日久無弊。

《仁宗實録》卷二八一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滑城業經攻克，逆賊首夥，殲獲無遺，軍務大局已定。惟陝省山内匪徒糾衆搶糧一案，前已降旨令長齡即速帶兵查辦。【略】該匪等因乏食滋擾。先祇聚衆四五百人，今已有一千二百餘

人，長齡等當迅速辦理，或曉諭解散，或整兵撲滅。一經辦竣，先由六百里奏聞，以慰厪注。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庚戌，以徵瑞爲工部右侍郎。

山東教匪首逆朱成貴伏誅。

《仁宗實録》卷二八一　定傳習邪教治罪條例。

辛亥，又諭：現在軍務甫蔵，人心尚未能十分安定，東省此時留兵三千名，分駐曹州、東昌等處彈壓，自應如此辦理。其善後最要機宜，全在撫卹饑民，東省連年荒歉，兵燹之餘，十室九空，饑寒交迫，聚而掠食，恐所不免。若成羣結隊劫奪村莊地方，安能不拏此等饑民與叛民迥異？叛民如林清、李文成等謀爲不軌，即概予誅夷，無可矜憫。至饑民因救死覓食，若不加收卹，使之激而生變，哀哀赤子，困於歲復困於兵，朕體天地好生之心，思之實爲不忍，同興不可專顧軍需，遂忘盡心民瘼。伊等本有分設粥廠之議，但小民流離轉徙，道路遥遠，或酌帶銀米沿途散給，更爲有益，多盡一分心力，即多活無數生靈。將此傳諭知之。

壬子，諭内閣：昨諭京城内外編查保甲，聞前三門外各街巷辦理頗爲嚴密，其附近圓明園一帶地方，僅立門牌，至今並未清查編次。該御史等家在都城，辦公即以自衛，於稍遠之處，即意存玩視，豈實心任事之道？著都察院堂官即傳知該巡城御史，限十日内，將圓明園附近之南海淀、陳府水磨、蕭家河、樹村、清河一帶地方，逐户挨查，詳審編排，不得草率遺漏。如有逾限未辦及草率從事者，都察院堂官據實劾參，限内辦竣者，將辦理情形依限奏聞。其近京各村莊，凡隸五城所屬者，俱著一體上緊編查。

又諭：本日禮部等衙門年終彙奏稽察廟宇一摺。京城内外各廟宇，不准外來遊方僧道，及來歷不明之人潛行居住。向由禮部等衙門派員稽查，年終具奏一次，現當編查保甲之時，所有京城内外大小庵觀寺院，尤應稽察嚴密，勿令宵小潛蹤。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癸丑，以岐山縣賊勢漸張，命楊遇春率吉林、黑龍江兵往勦之。

《仁宗實録》卷二八一　給陝西孝義、寧陝【略】二十四廳州縣被水災民口糧。貸南鄭、城固、洋、西鄉、寧羌、留壩、褒城七廳州縣倉糧有差，並平糶安康、平利、白河、紫陽、洵陽、石泉、漢陰、鄖、洛川、中部、宜君十一廳州縣倉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朱勳等奏，南山匪徒裹脅至三千餘人，且鳥槍器甚多，沿途放火傷人，勢漸鴟張，若不迅速撲滅，恐裹脅愈多，辦理又致費手。除已飛飭長齡帶甘肅兵一千名前往督辦外，楊遇春熟悉該處情形，聲威素著，此旨到後，著該提督即日挑帶吉林、黑龍江兩處馬隊六百名，令色爾袞、達斯呼勒岱二人管帶，隨同前往，迎頭協勦。

《東華續録》嘉慶三六　戊午，免河南被賊滋擾之滑、濬二縣新舊賦額。

是歲，朝鮮、琉球、暹羅、越南入貢。

嘉慶一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仁宗實録》卷二八二　春正月庚午，展賑直隸平鄉、南和【略】十二縣上年被水被旱被雹災民有差。貸邢臺、沙河【略】十五州縣口糧有差，並給籽糧牛具。展賑河南祥符、陳留【略】三十二廳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給洛陽、偃師【略】九州縣歉收及被霜貧民一月口糧。並貸虞城、安陽【略】三十七州縣貧民籽種口糧。展賑安徽亳、蒙城、懷遠、鳳陽、宿五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汪志伊等奏，閩省牌甲保長，人多畏避承充，皆由易於招怨。今擬將緝拏人犯、催徵錢糧二事，不派牌甲保長，專責成以編查户口、稽察匪類，凡有匪徒藏匿，令其密禀地方官，作爲訪聞，俾免招怨等語。人果存心公正，何慮怨尤，惟私心不免，遂喜市恩而畏招怨。近日内外臣工竟成通病，此等微末牌長，又何足責。所有緝拏人犯、催徵錢糧二事，自無庸再派伊等管理。至既責以稽查户口，即當予以糾察之權，如果地方藏匿匪徒，正當令其指名首報，俾匪黨共知畏憚，不敢潛蹤，若令密禀地方官作爲訪聞，則匪徒不懼甲長，何以除莠安良乎。至所稱甲長等三年後果有成效，加以獎賞，其怠玩者，隨時革究，自應分别懲勸。其畲民熟番，久與齊民無異，俱當一律辦理。又沿海及内河大小船隻，藏奸濟匪，均所不免，所議設簿登記、按季查點以昭嚴密之處，亦應照所議行。將此諭令知之。

甲戌，河南滑縣首逆牛亮臣、馮克善悉凌遲處死。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連日痛勦賊匪，擊獲僞軍師、僞先鋒，及催兵分路進勦緣由一摺。

壬午，諭：上年冬間，據陝西巡撫朱勳奏稱，岐山縣三才峽地方有饑民聚衆滋事之案，查係萬五爲首，該逆等因木商停止工作，無處傭工，輒敢糾人焚掠，不

法已極，當派長齡、楊遇春前往督辦。本日據長齡等奏稱，萬五股匪經吴廷剛帶兵連次追勦，殲獲匪黨多名，該逆窮蹙奔潰，由太白老林竄入盤屋山内。長齡復派副將達凌阿、參將丁永安帶兵協勦，於山内設伏以待，該逆竄出寬溝，伏兵槍箭齊發，該逆身帶槍傷，經眼目、縣役江貴認明擒獲，餘匪勦除淨盡等語。

以戴均元爲吏部右侍郎，吴璥爲河東河道總督。

癸未，以許兆椿爲刑部左侍郎，慶保爲貴州巡撫，調常格爲江蘇布政使，福昌爲浙江布政使，以常發祥爲貴州布政使，調陳若霖爲四川按察使，以嚴烺爲湖北按察使。

命：自立春以後，定擬逆犯情節次重者，量從輕減。

《仁宗實録》卷二八三　現在各省編查保甲，實爲除莠安良要務。其收繳練勇器械，並安設塘汛堆卡，酌派弁兵盤詰奸宄各事宜，惟在該督撫實力奉行，自足以收成效。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洋縣匪踹淺過江，分別督辦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八三　又諭：上年審辦林清逆案，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緝獲案犯鞫訊定擬，分別情罪最重次重，奏明辦理。此等梟獍之徒，糾謀倡亂，覆載不容，必當盡法處治，以快人心。但人數衆多，其實係鄉愚無知，被誘脅從者，亦所不免，一經與知逆謀，不得不按律懲辦。朕每於無可寬宥之中，求其有一線可原者，量爲改減。自去年九月以後，節次審辦，計已二百餘犯。本年正月十二日，又辦理牛亮臣、馮克善等犯，仍在立春以前，現當春陽應候，宜乘時布澤，以迓祥和，著傳諭軍機大臣、刑部堂官，自立春以後審擬各逆犯，如祝現、劉第五、劉呈祥、支進財、董伯旺、劉成章等，仍按律寸磔，以彰國憲。其餘情節最重者，問擬凌遲；情節次重者，即改爲斬決；情節又次重者，即改爲斬監候，分別定擬具奏。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蘇楞額奏，嚴禁海洋私運一摺。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勦淨麻大旗等股匪，竇隴肅清。其尤九、陳四一股，經吴廷剛等追至甯陝地方，冒雪進攻，殲擒七百餘名，並生擒僞元帥尹朝貴等。嗣賊匪分起東竄，又經參將張起鰲勦斃三百餘人，賊勢已就衰敗。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賽沖阿奏稱，該將軍追勦渡江竄匪，於本月十九日追至木竹壩地方，適遇該匪由老漁壩竄至，該將軍親身督戰，將賊首楊榮拏獲，殲斃賊匪五百餘名，其後隊苗小一所帶綠號匪衆千餘，竄回漢江北岸，該將軍仍帶兵緊蹤等語。

《仁宗實録》卷二八三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陝省山内匪徒滋事緣由，上年十二月間，朱勳初次奏報，即稱該匪等係木廂傭工之人，因停工乏食，糾夥搶糧。以後每次奏報，亦均以饑民爲詞。而焚掠傷人，擾害日甚，且裹脅人數，動輒數千，旗幟鎗礮，無所不有。試思鎗礮二項，豈能倉猝製辦？今計每次接仗，官軍搶獲者爲數不少。又如騾馬一項，楊遇春勦殺麻大旗一股，即奪獲七百餘匹。該匪等沿途搶劫，亦豈能如此之多？看此光景，恐非盡屬饑民，地方官迴護平日失察處分，托詞卸過，必須大加懲創。著長齡詳細確查，此事如係饑民，則地方官有諱災之罪，如係邪教，則地方官有失察之罪，務將確情秉公具奏，毋稍含混。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壬辰，以成書爲泰甯鎮總兵官，轉果齊斯歡爲兵部左侍郎，調普恭爲兵部右侍郎，轉禧恩爲理藩院左侍郎，以那彦保爲理藩院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八四　二月丁酉，長齡奏：生擒首逆陳四，並尹朝貴零匪全數殄滅。

戊戌，賽沖阿奏：追勦漢江北岸紅號、緑號股匪，並生擒首逆羅懷等。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壬寅，以哈甯阿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八四　賽沖阿等奏：勦除青、藍、紅、緑四號股匪，將首逆苗小一殲斃一摺。

又諭：向來雲南土貢，例進銅鑪，浙江歲進嘉鑪、湖鏡，兩淮歲進銅火盆。相沿已久，歷年所積，宫内存貯者甚多。朕愛惜物力，思以有用之銅斤，庋之無用之地，殊爲虚擲。現在錢局官銅，未爲豐裕，若省此耗費，俾廣爲流通，於鼓鑄不爲無益。著傳諭該督撫鹽政，此數項銅器，嗣後無庸呈進。則鑄造者少，而地寶胥歸利用矣。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勦滅吴抓抓股匪，並將首逆吴抓抓、吴奇殲斃一摺。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傅棠奏稱，浙江各府屬山勢深峻處所，多有外來遊民租場斫柴，翻掘根株，種植苞蘆，以致土石鬆浮，一遇山水陡發，衝入河

流，水道淤塞，瀕河隄岸多被衝決，淹浸田禾，大爲農人之害。其遊民多係來自福建、江西、安徽等省，成羣結伴，自數十以至百數，散處各山，無人稽察，不可不嚴行禁止等語。此等無籍遊民，租場開墾，既有礙水利，兼之百十爲羣，往來無定，難保日久不滋生事端。初彭齡、董教增前任安徽巡撫時，曾將安徽省租典山場遊民奏定章程，嚴立限期，勒令退山回籍。今浙省租場開墾情形，與安省稍有不同，著李奕疇倣照安省奏准之例，察看情形，酌量變通，將此項遊民如何定限勒令退山回籍之處，妥議章程奏明，分飭所屬，認真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松筠等奏，駁飭霍罕來使，見已傾心感服一摺。

《仁宗實録》卷二八五　戊申，諭内閣：御史孫汶奏，請申明舊例，嚴禁奸商，以裕民食一摺。囤積之弊，例禁綦嚴，而奸商牟利居奇，巧爲緣飾，或分囤數處，或集夥販運，避囤積之名，而陰居其實，糧價昂貴，職此之由。著地方官認真訪查，勿任壟斷網利，其胥吏等有賄縱訛詐者，一併嚴拏懲辦，毋稍寬縱。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辛亥，以生擒逆首龔貴，殲盡餘匪，賞長齡騎都尉世職。

以周系英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八五　壬子，給陝西被賊滋擾之洋、西鄉、城固、褒城、留壩五廳縣村莊兩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丙辰，諭：松筠奏，查明喀什噶爾已革阿奇木伯克玉努斯邀功妄殺四命，並其餘苦累回衆各款一摺。【略】鐵保著革職，發往吉林，交該將軍富俊等派撥當差。其原任喀什噶爾幫辦大臣、伊犁總兵哈豐阿，著革職發往烏嚕木齊當差。當日隨同審辦之額外主事豐安、主事銜拜淩阿，均著革職、發往伊犁效力。

命陝西被賊地方各幼孩無家可歸者，官爲收養。

調英和爲吏部尚書，以蘇楞額爲工部尚書，調果齊斯歡爲户部右侍郎，轉普恭爲兵部右侍郎，調常福爲兵部右侍郎，轉徵瑞爲工部右侍郎，調穆克登額爲工部右侍郎，轉成格爲刑部右侍郎，以成林爲刑部右侍郎，台斐音爲廣西巡撫，調慶汶爲河南布政使，以盛惇崇爲陝西布政使，徐炘爲江西按察使。

丁巳，王集以疾免，以戴均元爲左都御史，顧德慶爲吏部右侍郎。

壬戌，諭：賽沖阿等奏報，南山老林内外、漢江南北全行肅清一摺。

閏二月甲子，勒保以病乞解任，命仍留大學士，在家食俸。以和甯爲禮部尚書，文甯爲熱河都統，轉秀甯爲吏部左侍郎，調佛住爲吏部右侍郎，那彦寶爲工部右侍郎，以英綬爲理藩院右侍郎。

乙丑，以姚文田爲内閣學士。

丁卯，諭：散秩大臣並無辦事之責，嗣後無論正委，如有擢至都統者，俱無庸兼散秩大臣。著爲令。

戊辰，上閱火器營兵。

庚午，諭：滑縣知縣强克捷猝遭逆匪搆亂，慘及全家，殊堪矜憫，著於韓城縣爲之建立專祠，將强克捷並伊家從難者一併列祀，以旌蓋節。又據章煦奏稱，逆匪馮克善於上年劫出李文成、突入縣署時，將强克捷戕害，强克捷有女挺身罵賊，不受污辱，慘被賊匪倒釘廳柱，鸞割斃命，並著查明，據實聲敘，奏請建坊，以慰貞魂。

辛未，諭：侍講學士蔡之定奏請行用楮鈔一摺。此奏泥古迂謬，斷不可行。甲戌，諭：松筠奏，審明玉努斯邀功捏報，妄殺四命，及擡價賣糧、苦累回衆各款，分別定擬一摺。【略】玉努斯著加恩免死，解往伊犁永遠監禁。

丙子，展賑陝西被賊滋擾之盩厔等八州縣，並予修屋銀。

《仁宗實録》卷二八六　諭内閣：長齡等奏籌辦善後事宜一摺。陝省南山匪徒，現當勦除净盡之後，所有撫綏彈壓各事宜，自當加意整飭，俾地方益臻寧謐。【略】又所奏木商傭工給予執照一款，此次山内滋事匪徒，大抵皆木廂傭工之人，該商等平時招募工作，不分良莠，以致藏垢納污。此後稽查約束，自當嚴定章程。著照所請，令州縣查明境内木廂紙廠處所，發給該商執照，將所雇工匠姓名鄉貫，造册交鄉約甲長查察。其外來傭工，亦令先投鄉保等，問明姓名鄉貫，另册呈報，按照保甲之法，認真稽查，以時增删，日久毋懈。

丁丑，撥湖北安陸、應城、黄岡三縣倉穀四千石，運赴應山縣平糶。撥房縣餘存秋米，運赴鄖陽、竹山、竹谿、保康、房、鄖西六縣平糶。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戊子，以恩甯、玉福、熙昌俱爲内閣學士。予死事河南滑縣教諭吕秉鈞、巡檢劉斌、典史陳寶勳世職。

調盛惇崇爲甘肅布政使，何銑爲陝西布政使，徐炘爲江西布政使。

纂輯《全唐文》告成。

三月己亥，上親耕耤田。

諭：宗室鄉、會試取中用一文一詩，已屬優異，若不加以覆試，無以鑒別真才。著自本科爲始，宗室會試中式者，傳集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覆試，届期禮部奏明，另定試期，無庸與本科中式貢士同日，其試題仍用一文一詩。著管理宗人府之王公等，先期傳示應試各宗室舉子，俾共聞知。

癸卯，以長齡爲伊犁參贊大臣。加都統銜先福爲陝甘總督，阮元爲江西巡撫，桂芳爲漕運總督。調常福爲户部右侍郎，以禧恩爲兵部右侍郎，轉英綬爲理藩院左侍郎，以玉福爲理藩院右侍郎。以朱理爲内閣學士，調張師誠爲江蘇巡撫，以陳預爲福建巡撫，調陳希曾爲刑部右侍郎，以鮑桂星爲工部右侍郎。

甲辰，加明亮太子少保，賞雙眼花翎。

己酉，諭：莊親王緜課等奏會議裕豐罪名一摺。裕豐上年九月初十日聞知祝海慶等首告謀逆，若立時奏報，迅將匪黨查拏，則十五日禁城之變可以先事消弭。【略】裕豐賦性懵愚，不能復列屏藩，業已革去王爵，加恩免其圈禁，即令在王府外間房居住，不准出門閒遊，令其閉門思過。

庚戌，齊布森以讀本錯誤降調，以常亮爲内閣學士。

甲寅，調明亮爲左都御史，和甯爲兵部尚書，景安爲禮部尚書。

戊午，皇后行躬桑禮。

夏四月壬戌朔，以直隸米價翔貴，撥天津北倉米二萬二千石有奇備糶。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常明等奏涼山生番出巢滋事會商勦辦緣由一摺。涼山生番因夷地歉收，分股四出，於銀廠溝、那裏溝、東鄉縣一帶焚掠滋擾，自應懾以兵威，迅速勦辦，毋令蔓延爲患。

庚午，李亨特著先在部枷號半年，再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

户部右侍郎趙秉沖卒，予祭葬。以黄鉞爲户部右侍郎。

辛未，以福勒洪阿爲内閣學士。

乙亥，上閱健銳營兵。

己卯，以裕豐弟裕興襲豫親王爵。

以陳奏掩飾解尚書任，以瑚圖禮爲兵部尚書。轉穆克登額爲禮部左侍郎，以寶興爲禮部右侍郎。

庚辰，調徐炘爲湖南按察使，恒敏爲江南按察使。

壬午，〔桂芳〕著加恩晉贈太子少保、加尚書銜，【略】予桂芳祭葬，謚文敏。以李奕疇爲漕運總督，許兆椿爲浙江巡撫，轉陳希曾爲刑部左侍郎，以朱理爲刑部右侍郎。

丙戌，賜龍汝言等二百二十六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丁亥，諭：朱勳奏，查明强克捷二子先經回籍，並隨任被戕親屬一摺。【略】强克捷著加恩賜謚忠烈，賞給騎都尉世職，服闋後送部引見。次子强望泰著賞給舉人，文武聽其自便，准其一體會試。强克捷長媳徐氏抗節不辱，挺身罵賊，致被活釘、臠割，拋棄遺骸，尤爲可慘，著賜謚節烈，誥贈恭人，照例建坊旌表。並著朱勳遵照諭旨，在韓城縣爲强克捷建立專祠，前層設强克捷牌位，後層設節烈恭人牌位。其從難三十五人，俱分次設牌從祀，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慰忠貞。初次致祭著巡撫朱勳親詣拈香，至韓城縣地方登仕籍者知强克捷之忠良。前大學士王杰正色立朝，亦籍隸該縣，士風淳茂，宜示優旌，著加恩賜祭一壇，仍將韓城縣文、武學額各增五名，永著爲例，用示朕獎忠勵俗之至意。

己丑，以王以銜爲内閣學士。

五月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松筠等奏，吐魯番回衆交糧當差，頗覺苦累，必須量爲調劑，該處地方宜種木棉。

成林革職逮問，調那彦寶爲刑部右侍郎，英綬爲工部右侍郎，轉玉福爲理藩院左侍郎，以熙昌爲理藩院右侍郎。

丙申，許兆椿以疾免，調陳預爲浙江巡撫，以王紹蘭爲福建巡撫。調李長森爲福建布政使，以額特布爲雲南布政使，史致光爲雲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二九〇 諭内閣：長齡等奏，籌撥寧陝裁兵餘地，請由營員經理，備支公用，並酌添兵食一摺。陝省寧陝鎮及漢中協籌撥營田，原照舊額兵數置買，嗣將寧陝鎮裁徹，漢中協改鎮，其裁去兵丁餘出地畝，交地方官招佃，收租變價，以備營中公用。兹據長齡等奏，漢中鎮各營，均係折色餉銀，全賴營地租糧藉資接濟。各營地畝，歷年水衝沙壓，租糧多有豁免，馬步兵丁得項較優，尚可支持，守兵關餉最少，生計維艱。著加恩將寧陝裁兵餘出地畝，自嘉慶十九年起，仍歸各營招佃收租，除每年營中公項變價動支外，餘糧勻給領糧最少之兵，俾資接濟，仍著地方官監放，將收支細數按季報明督撫，以杜侵蝕。

《東華續録》嘉慶三七 丁酉，調慶玟爲山東布政使，以諸以謙爲河南布政使，和舜武爲河南按察使。以程國仁爲山東按察使。

辛丑，予死事河南濟縣從九品徐沅世職。

丙午，以阿隆阿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九一　戊申，又諭：據富俊特依順保等奏，郭爾羅斯副盟長公固噜紮布，所請分定蒙古地方交界，礙難辦理，請旨等語。

庚戌，以蔣予蒲、穆彰阿俱爲内閣學士。

丁巳，成都將軍賽沖阿等奏，進勦涼山番賊，殲斃爲首兇夷畢格等。

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壬戌，福昂緣事降調，調額布特爲浙江布政使，以劉清爲雲南布政使。調史致光爲貴州按察使，伊湯安爲雲南按察使。

甲子，史積容緣事革職，以葉紹棨爲廣西布政使。張凱元緣事革職，以趙慎畛爲廣西按察使。

甲戌，四川涼山逆番平。

辛巳，潘世恩丁母憂，調劉鐶之爲户部尚書。以初彭齡爲兵部尚書，仍署江蘇巡撫。蔣予蒲爲倉場侍郎。

《仁宗實録》卷二九二　甲申，以刑部尚書崇禄、吏部左侍郎吴烜、禮部右侍郎寶興充經筵講官。户部右侍郎黄鉞署經筵講官。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秋七月己丑朔，以彭希濂爲内閣學士。

庚寅，諭：宗室普庭准其減等，令回至盛京，在該處移居宗室公所酌給房屋居住。嗣後，緣事發遣宗室，其由盛京釋回者，即令回京，由吉林、黑龍江釋回者，即令在盛京居住。著爲令。

調李長森爲江甯布政使，陳桂生爲福建布政使。

癸卯，蔣繼勳緣事降調，以康紹鏞爲安徽布政使。

辛亥，諭：劉清上年在山東帶兵勦賊，民情甚爲愛戴，雲南布政使一缺與伊不甚相宜，著以一品頂帶、仍留山東鹽運使之任。雲南布政使員缺，著趙宜喜補授。調陳預爲山東巡撫，以顔檢爲浙江巡撫。調和舜武爲廣東按察使，以韓克均爲河南按察使。

壬子，以熙昌爲工部右侍郎，蘇沖阿爲理藩院右侍郎。調韓克均爲雲南按察使，伊湯安爲河南按察使。

丁巳，以楊護爲江蘇布政使，廣慶爲浙江按察使。調慶格爲江蘇按察使，楊懋恬爲山西按察使。

八月癸亥，免河南被賊滋擾之滑縣等二十二縣新舊額賦。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初彭齡奏查辦虧空、嚴禁密奏之弊一摺，所奏甚是。以安徽合肥等四十州縣水旱災，撥藩庫銀二十萬兩、採買米穀平糶。

戊辰，調成格爲工部右侍郎，轉那彦寶爲刑部左侍郎，調熙昌爲刑部右侍郎。

侍郎。

辛未，大學士勒保再以疾乞致仕，允之，予食伯爵全俸。命托津爲東閣大學士，管理户部。以明亮爲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瑚圖禮爲户部尚書，以伊沖阿爲左都御史。

乙亥，胡長齡以疾免，以戴均元爲禮部尚書，茹棻爲左都御史。

丙子，以王以銜爲工部左侍郎。

戊寅，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二九五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何彤然奏，廣西省南寧、太平、慶遠、思恩、鎮遠五府管轄土司四十六處，皆與各府屬州縣地址相錯，並非化外邊氓。其土民考試事宜，前經奏准，除承種番哨隸置私田，身充賤役不准考試外，其正民、雜民承種官田者，恐其入學抗糧，退田後仍准應試。乃各土官辦理未能盡一，往往借退田一説影射民田爲官田，含混阻考，以致各土童控訴紛紛，有乖撫綏之意等語。該省役田、官田、民田，布政司俱有册檔可稽，其應如何查覈明晰，俾各土民考試不致受土官抑勒之處，著蔣攸銛、台斐音會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御史何彤然奏請嚴禁重徵一節。國家惟正之供，原不准額外絲毫多取，擾累閭閻。乃近日州縣中，骫法營私，將收糧串照内印寫，如有重徵、准其更正字樣，於徵收正課之外，復借追積欠爲名，多方抑勒，即控告上司，仍發交本官審辦，莫爲申理。似此横加苛索，罔上病民，害何可言。據該御史奏稱，此事山東爲甚，湖北、江蘇等省亦間有之。著該督撫嚴行查察。如有似此重徵巧取者，指名嚴參究辦，並將糧串内重徵更正字樣，通行飭禁，勿任影射，以懲貪墨而安黎元。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九月戊子朔，諭：百齡、初彭齡參奏藩司不將新虧之弊實力剔除，請先行革去頂帶一摺。

禁直省督撫以下官遞屬員襄理幕務。

調瑞齡爲福建布政使，以楊懋恬爲陝西布政使，調納福爲山西按察使，以習振翎爲福建按察使。

辛卯，以賡泰、慶明俱爲內閣學士。

癸巳，諭：李鴻賓奏微山湖水收復舊規一摺。

加托津太子少保。調景安爲户部尚書，瑚圖禮爲禮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二九七 甲辰，又諭：御史陶澍奏湖南山田旱歉一摺。據稱該省澧州、慈利、桃源、安化及寶永所屬，歲旱歉收，沅陵、瀘谿、麻陽等處尤甚，米價騰踴，穀多之家不肯零糶，沿江無賴游民，阻守米船搶奪等語。地方偶遇歉收，全賴商販流通，俾小民得資口食；若囤積遏糴，甚至乘機攘奪，殊干例禁。著該撫即飭各該地方官查明，出示曉諭積穀殷户毋許居奇，嚴禁匪徒阻遏米販，如有搶奪情事，立拏重懲。

己酉，又諭：御史申啟賢奏，請嚴禁賭博以靖民風一摺。

庚戌，賑奉天遼陽、牛莊、廣寧、承德、鐵嶺、開原、蓋平等城被水旗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壬子，調普恭爲倉場侍郎，普福恩爲兵部左侍郎，以恩甯爲兵部右侍郎。

癸丑，命河東副總河歲支養廉銀四千兩。

《仁宗實録》卷二九七 乙卯，賑江蘇句容、上元【略】二十二州縣被水被旱災民。並緩徵吴、華亭【略】三十五廳州縣，及各衛民屯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冬十月甲子，召伊湯安來京，以琦善爲河南按察使。

乙丑，以伊沖阿爲烏里雅蘇台將軍，慶溥爲左都御史。常福緣事解任，調成格爲户部右侍郎，穆克登額爲工部右侍郎，轉賚興爲禮部左侍郎，以穆彰阿爲禮部右侍郎。

丁卯，以安徽廬州、鳳陽等府水災，撥藩庫銀一百一十五萬兩備賑。

庚午，以那丹珠、常英、敬徵俱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二九八 壬申，賑安徽合肥、廬江【略】二十二州縣，及屯坐各衛被水被旱災民。給亳、壽【略】十五州縣災民一月口糧，並蠲緩額賦遭糧有差。緩徵懷寧、太湖【略】十六縣新舊額賦。

丁丑，賜中式武舉一甲丁殿寧、史鵠、楊定泰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閻麟閣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杜文爐等四十人同武進士出身。

辛巳，諭内閣：那彦成奏，酌定覆查保甲章程一摺。【略】嗣後各省遇有被災緩徵處所，該督撫一經接奉恩旨，即飭知藩司，勒限行知該州縣謄黄曉示，俾小民及早周知，該藩司仍密行查訪，勿任不肖官吏，得開舞弊。儻有任意延擱、私自催徵者，立即嚴參究辦。至漕米令民赴倉完納，錢糧令民自封投匱，本係定例，務各實力奉行，將里書糧班等蠹吏，嚴行禁革，以除積弊。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丙戌，以慶格爲貴州布政使，毓岱爲江蘇按察使。

十一月壬辰，徵瑞緣事革職，轉穆克登額爲工部左侍郎，調潤祥爲工部右侍郎。以陳若霖爲四川布政使，曹郎，以德文爲盛京户部侍郎。

壬寅，調潤祥爲倉場侍郎，普恭爲工部右侍郎。以陳若霖爲貴州布政使，毓岱爲江蘇按察使。

六興爲四川按察使。

丁未，命英和暫在軍機處行走。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陶澍奏，紅黯匪徒日熾，敬陳緝捕事宜一摺。河南南、汝、光一帶，以及安徽潁、亳等處，向多紅黯匪徒，屢經降旨飭緝，總未斂戢。今據該御史奏稱，近來日聚日多，横行益甚，每一股謂之一捻子，小捻子數人數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成羣結隊，公肆搶劫，或奪人貲財，或奪人妻女，甚至劫人目睛，且有頭目指揮。河南之息縣、光山、正陽、羅山、汝陽、項城爲尤甚。

己酉，命開墾伊犁養息牧廠、荒地。

癸丑，命開墾吉林所屬拉林東南夾信溝荒地。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聞本年八九月間，有英吉利護貨兵船違例闖入虎門，又有英吉利夷人鬨嗤咻，前於該國入貢時曾隨入京師，年幼狡黠，回國時將沿途山川形勢俱一一繪成圖册，到粤後又不回本國，留住澳門已二十年，通曉漢語。定例澳門所住夷人不准進省，鬨嗤咻在粤既久，夷人來粤者大率聽其教誘，日久恐致滋生事端，著蔣攸銛等查明鬨嗤咻有無教唆、句通款蹟，如查有實據，或遷徙安置，奏明妥辦。

丙辰，李長森以疾免，調慶格爲江蘇布政使，以史致光爲貴州布政使，張暉古爲貴州按察使。

十二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奏，密陳夷商貿易情形及酌籌整飭洋行事宜一摺。所奏俱是。粤省地方瀕海，向准各國夷船前來貿易，該夷商遠

涉重洋，懋遷有無，實天朝體恤之恩，然懷柔之中仍應隱寓防閑之意。近來，英吉利國護貨兵船不遵定制停泊外洋，竟敢駛至虎門，其詭詐情形甚爲叵測。蔣攸銛示以兵威，派員詰責該大班，始遞禀謝罪，此後不可不嚴申禁令。該夷船所販貨物，全藉内地銷售，如呢羽、鐘錶等物，中華儘可不需，而茶葉、土絲在彼國斷不可少，儻一經停止貿易，則其生計立窮。書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該督等當深明此意，謹守定制，内固藩籬，不可使外夷輕視。嗣後，所有各國護貨兵船，仍遵舊制，不許駛近内洋，貨船出口亦不許逗留，如敢闌入禁地，即嚴加驅逐，儻敢抗拒，即行施放槍礮，懾以兵威，使知畏懼。所有該督等請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及洋行不得搭蓋夷式房屋，鋪户不得用夷字店號，及清查商欠，不得濫保身家淺薄之人承充洋商，並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館之處，均照所議行。

以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府旱災，命溶西湖，以工代賑。

《仁宗實録》卷三〇〇　己未，撥江蘇省城附近倉米六千石備賑。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辛酉，瑚圖禮卒，以穆克登額爲禮部尚書，景禄爲工部左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〇〇　壬戌，諭内閣：御史陶澍奏，外省州縣積習請治其源以端吏治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乙丑，以王鼎爲工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〇〇　己巳，賑陝西神木、府谷、懷遠、榆林四縣被霜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三八　壬申，以湯金釗爲内閣學士。

癸未，以吏部尚書章煦協辦大學士。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嘉慶二〇年（乙亥、一八一五）

《仁宗實録》卷三〇二　春正月丁亥朔，展賑奉天遼陽、牛莊、廣寧、承德、鐵嶺、開原、蓋平七處上年被水旗民。展賑江蘇句容縣上年被旱被水災民。賑安徽蒙城、懷遠【略】三十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並貸籽種，並緩徵托克托城舊欠米石。給河南睢、寧陵、商邱、鹿邑、柘城五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三九　丁酉，諭：托津、景安奏，遵旨查辦初彭齡原參百齡、張師誠一案，據實查明分别參奏一摺。【略】初彭齡尚不至廢棄，著加恩照所降之級，以内閣學士來京候補。餘依議。

癸卯，以吴璥爲兵部尚書，李鴻賓爲河東河道總督。

戊申，户部議准四川總督常明奏，清溪縣松坪土司馬駱氏，並所轄栟木園等處二十八堡夷衆，請改土歸流，以其地之深溪溝爲界，東北牛心山、栟木園一帶夷民八百四十三户，歸義邊廳管轄，西南松口、上堡、下堡一帶夷民九百九十户，歸清溪縣管轄。照例納糧，該土司仍世給土千户職銜。從之。

己酉，諭：【略】初彭齡前經部議革任，經朕施恩以内閣學士補用，此次復蹈愆尤，本應即予褫革，姑念伊由翰林出身，尚堪以文學自效，著加恩以翰林院侍讀、侍講降補。

辛亥，以陳桂生爲甘肅布政使。

二月戊午，調陳桂生爲江甯布政使，楊懋恬爲甘肅布政使，慶玟爲陝西布政使，以和舜武爲山東布政使。調李鑾宣爲廣東按察使，以盛泰爲直隸按察使。

甲子，慶玟緣事降調，調陳觀爲陝西布政使，以吴邦慶爲山西布政使。

丙寅，以海慶爲河南布政使，敦良爲安徽按察使。

甲申，台斐音卒，調慶保爲廣西巡撫。以曾燠爲貴州巡撫，趙慎畛爲廣東布政使，廉敬爲廣西按察使。調廣慶爲貴州按察使，張暉吉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丁亥朔，上親耕耤田。

庚寅，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辛卯，榮郡王緜億薨。

甲午，諭：百齡等奏，覆查茅豫劣蹟並初彭齡各款一摺。【略】初彭齡著革職，施恩免其發遣，令在家閉門思過，不准出門，若再妄爲，定不輕恕。

己酉，諭：蔣攸銛等奏，酌定查禁鴉片煙章程，請於西洋貨船到澳門時，先行查驗，並明立賞罰，使地方知所懲勸等語。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多由夷船夾帶而來。嗣後，西洋貨船至澳門時，自應按船查驗，杜絶來源。

《仁宗實録》卷三〇四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王紹蘭奏，審明結會首從各犯，分别定擬一摺。已降旨將爲首之歐狼即行正法，餘俱依議行矣。此案歐狼創立父母會名目，糾衆斂錢，傳授口訣暗號，誑惑鄉愚，實爲可惡。現在案内從犯有三十餘名之多，可見小民貿貿無知，受愚罔覺。著該督撫會同學政汪潤之，即倣照御製邪教説酌擬簡明告示，將現在辦理此案緣由，廣爲示諭。

《東華續録》嘉慶三九　夏四月甲子，皇后行躬桑禮。

轉蘇冲阿爲理藩院左侍郎，以成甯爲理藩院右侍郎。

丁卯，以伊湯安爲内閣學士。

己巳，上閱健銳營兵。

戊寅，以姚文田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〇五　壬午，頒御製《官箴》二十六章。

《東華續録》嘉慶三九　五月庚寅，調朱理爲倉場侍郎，以彭希濂爲刑部右侍郎。

癸巳，李鴻賓丁憂，以李逢亨爲河東河道總督。

甲午，以嚴烺爲甘肅布政使，周光裕爲湖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〇六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維鈺奏荒田涸復，准令居民墾種納糧一摺。直隸灤臨河淀各州縣，自修築千里長隄之後，河流順軌，淀水消除，被淹地畝涸出者甚多，著那彦成飭令該管道廳州縣等，將所築長隄隨時保護，勿令衝塌損壞，以資捍衛。所有涸出地畝，除原有業户者仍令照舊管業，其歷年久遠，失迷業户者，即准令附近居民報墾承種，按畝納糧。此項地畝收歉無常，若遇水占之年，仍准其報明停徵。該督務飭州縣等實心經理，毋得任聽親友胥吏等從中舞弊。如有包户影射招租者，即行懲辦，以裕民食而息訟端。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三九　戊戌，命開墾吉林所屬拉林雙城子荒地。

以毛謨爲内閣學士。

庚子，以姚祖同爲河南布政使。

壬寅，以博啟圖、陳嵩慶俱爲内閣學士。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常明等奏官兵攻克藏多山梁及多隆武馳抵鑪城一摺。

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丙辰，調顧德慶爲兵部左侍郎，以帥承瀛爲吏部右侍郎。

戊午，以祝慶承爲廣西按察使。

甲戌，原任閩浙總督方維甸卒，贈太子少保銜。【略】予祭葬，謚勤襄。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常明等奏官兵進抵河西，力攻賊寨一摺。

辛巳，予死事山東曹縣知縣姚國旂世職。

《仁宗實録》卷三〇八　秋七月甲午，以勦辦四川逆番事竣，提督多隆武、總兵官羅思舉下部議敘。

辛丑，諭内閣：御史葉申薌奏，各省藩庫借款易滋弊混，請旨嚴飭清釐一摺。所奏是。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癸卯，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八月甲寅，予死事山東定陶縣知縣賀德瀚、典史孫世縉世職。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方受疇奏設法嚴拏紅黯匪徒一摺。【略】紅黯匪犯劫掠姦淫，情罪本重，昨已降旨，令刑部倣照各省辦理嘯匪之例加重，另立專條奏明，頒發遵行。該嗣後審擬紅黯等項匪犯，即照新例審擬，並准專摺具奏。

乙丑，貴慶以疾免，以永祚爲盛京刑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〇九　免直隸寧晉、新河二縣積水地畝上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丁丑，癹厚卒，以巴哈布爲湖南巡撫。納福爲湖北布政使，調習振翎爲山西按察使，以李賡芸爲福建按察使。

庚辰，諭：本年春夏間，據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各督撫先後奏報，拾獲匿名揭帖，字體怪異，語句悖逆，上印九龍木戳，共有十餘紙。此等不法之徒，敢於光天化日之下，編造逆詞，散播數省，煽惑人心，實屬罪大惡極。節經飭令各督撫一體嚴緝，速獲逆犯，以正刑誅。兹據百齡派委文武員弁，先於和州地方，緝獲散布逆帖人犯嚴士隴，究出僞造逆詞首犯方榮升，即於巢縣拏獲，並於窩藏方榮升之朱上信家，起獲九龍木戳及僞造時憲書、違悖經卷字蹟四箱。所辦甚好。

辛巳，以玉輅爲甘肅按察使。

九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成甯奏，塔什密里克回匪孜牙墩，句引布嚕特等，焚燒馬廠，戕害官兵。永芹帶領官兵及回兵追捕，賊衆奔竄出卡，逃往僞塔克地方固守。永芹在附近回莊山僻等處搜捕餘匪，令侍衛、副護軍參領永明等帶兵與回兵協勦，見拏到逆匪，訊據供稱，孜牙墩於十九年二三月間，即説要奪南八城、作王子等語。【略】（永芹）著即革職，自備資斧回京，無庸留彼效力。

《仁宗實録》卷三一〇　壬辰，諭内閣：給事中申啟賢奏，請將民間因荒契賣子女，照直隸、河南等省因荒賤賣地畝奏准照原價回贖之例，飭下各督撫廣出示諭，許依契賣原價贖還等語。民間年歲荒歉，將子女契賣，因一時口食不能兼顧，原非獲已。但人口與地畝不同，地畝確有故址可據，子女則或帶往他鄉，存

亡不一，其聽贖與否，祇可從民之便，若一概官爲出示，准令回贖，恐因此藉詞索詐，轉滋訟端。該給事中所奏不可行，原摺著發還。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癸巳，以拏獲首逆方燊升，賞兩江總督百齡三等男，賜其子六品蔭生扎拉芬五品蔭生。

《仁宗實録》卷三一〇　甲午，諭内閣：蔣攸銛等奏，暹羅國王聞上年貢船被風損壞，復備副貢船遣使補備方物到粤一摺。暹羅國所進嘉慶十八年正貢船在洋焚燒，其副貢船所齎貢品業經進呈。十九年該國王敬補方物分裝正副船入貢，適遇颶風漂散，現在正副船已先後收泊，其表文方物由該貢使齎送赴京。該國王因聞貢船遭風之信，復備補貢方物來粤，其恭順實屬可嘉。該國向係三年一貢，明年又届入貢之期，著加恩即將此次齎到方物，作爲嘉慶二十一年例貢，交粤省藩庫存貯，俟明年委員解京。其使臣巧鑾紋是通留於粤省，俟本年進京各貢使旋粤時一體筵宴，俾令回國並傳知該國王，明年無庸另備表文方物，航海遠來，以示懷柔至意。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己亥，前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成甯等奏，逆回孜牙墩就擒，回莊照常安業。得旨：嘉奬。

《仁宗實録》卷三一〇　辛丑，諭内閣：常明奏，拏獲潛入川境傳教之西洋人審明辦理一摺。西洋人徐鑾牧即李多林，前在内地傳教，獲案定罪後釋回出洋，膽敢仍來内地，潛至四川，變易姓名，輾轉傳教，復創造不經之言，煽誘愚氓，以致川省習染西洋邪教者日多。常明能督飭所屬，將該犯訪獲訊明，即恭請王命正法，俾習教者羣知警戒。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甲辰，調玉帑爲江西按察使，以屠之申爲甘肅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一〇　乙巳，賑江蘇高郵、寶應二州縣衛被水災民，並蠲緩本年額賦漕糧有差。緩徵上元、江寧【略】二十州縣，並淮安、大河、徐州三衛額賦漕糧。

丙午，賑直隸永清、霸、東安、武清、雄、安、高陽七州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丁未，張暉吉以年老命留京，以明山爲浙江按察使。

冬十月庚申，召大學士松筠回京，以長齡爲伊犁將軍。

《仁宗實録》卷三一一　癸亥，蒲州府解州及所屬各縣同時地震，壓斃人口，飭藩司督同委員分投查勘撫卹。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丁卯，河南陝州等屬地震，命方受疇撫卹之。

《仁宗實録》卷三一一　辛未，又諭：御史孫升長奏，清釐漏賦匿税田地、分别報墾升科、酌追花息一摺。直隸、湖北、廣東屢有墾荒田畝，其餘各省或亦有之。但漏報税課，小民多誤於不知，若概令入官，貧民未免失業。著各督撫飭知所屬州縣，查有此等田地，俱分别勘丈，按則升科，酌追花息，免其入官。期於國課民生，均有裨益。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壬申，諭：翁元圻奏，訪獲西洋人潛至内地傳教、訊明大槩情形一摺。此案蘭月旺以西洋夷人，潛入内地，遠曆數省，收徒傳教，煽惑多人，不法已極。著翁元圻嚴切訊究，審明後將該犯間擬絞決，奏明辦理。其供出之犯，按名查拏務獲，並飛咨各該省一體嚴緝究辦。

十一月丁亥，以失察孜牙墩謀逆，降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成甯三等侍衛，爲烏什辦事大臣，幫辦大臣永芹二等侍衛，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以喜明爲理藩院右侍郎。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奏，查明洋商拖欠夷人貨帳銀兩，業經停利歸本，請勒限分年清還一摺。

《仁宗實録》卷三一二　癸巳，交納錢糧時，州縣官私加名色，有短封、補水、補平、投匱、上票等項，每兩定數之外，私加銀六七錢不等。

戊申，免山東積年歉收，並被賊滋擾之曹、定陶二縣積欠額賦漕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十二月壬子，諭：浙江西湖唐棺被賊燒竊一案。【略】〔浙江巡撫顔檢〕著照部議革職。調孫玉廷爲浙江巡撫，以陳若霖爲雲南巡撫，李鑾宣爲四川布政使，劉甸爲廣東按察使。以李堯棟爲貴州按察使。

甲寅，調姚祖同爲山西布政使，吴邦慶爲河南布政使。調明山爲廣東按察使，以魏元煜爲浙江按察使。調李堯棟爲江蘇按察使，毓岱爲貴州按察使。

丁巳，諭：宗人府、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昭槤被訐各款，分别定擬具奏。昭槤妄自尊大，輒敢陵辱大臣，此一款情節最重。【略】嗣後各王公等，田租水不准咨部催追，各令自行辦理，如有違旨咨部者，該部除駁回不理外，仍即指名參奏。

《仁宗實録》卷三一三　撥江寧藩庫銀三萬三千五十兩，賑高郵、寶應二州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辛酉，諭：松筠等奏，辦理孜牙墩謀逆案内各犯一摺。松筠前經派往喀什噶爾查孜牙墩一案，孜牙墩係謀逆首犯，經朕降旨飭令嚴刑審

訊，即行凌遲處死，乃松筠到彼將兩月，始將該犯正法。至國爾第、邁莫特，前據松筠奏稱，係與孜牙墩同謀，定擬斬梟，請旨辦理。朕叠其情節不符，降旨令長齡覆訊，松筠既經請旨，自應候旨遵行，乃忽又奏報已將國爾第、邁莫特與孜牙墩一同凌遲處死。松筠辦理此事實屬錯謬，著革去太子太保，仍交部議處。

壬戌，以輔國將軍麟趾襲禮親王爵。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那彥成奏，查明石佛口王姓實係邪教總匪惡根，已將傳教之人拏獲審訊，大槩情形一摺。所辦甚好。

丁卯，以貴慶爲禮部左侍郎，常福爲兵部右侍郎。

王申，諭：甘肅藩庫私借無著銀至二十萬餘兩之多，皆由歷任藩司瞻徇情面，私借私那，毫無顧忌。所有歷任正署各藩司，除王文洊、揚揆、廣厚、陳祁、積朗阿、盛惇崇業經病故，蔡廷衡業已革職外，銑何、德克精阿俱著即革職。

貴慶以繕摺錯誤降調，以文甯爲禮部右侍郎。

乙亥，諭：陳預奏，查明東省泰、兗、沂、登四府屬十五年以後續虧數目一摺。【略】吉綸著即發往吉林，同興著發往盛京，交普恭等派在工程處效力。朱錫爵係該省藩司，厥咎尤重，伊名下共有罰賠銀十一萬五千六百餘兩，除已繳過三萬六千兩外，尚有未完銀七萬九千餘兩，著勒限三年完繳後，發往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如限滿不完，交部治罪。

《仁宗實録》卷三一四　丙子，又諭：汪志伊奏，福建尤溪、古田二縣，有匪徒興復雙刀會，糾夥橫行，經知縣諭令鄉民、偵知首犯下落，親帶兵役馳往拏獲等語。此案匪徒侯二八雄，膽敢興復雙刀會，糾人入夥，拆毀民房，强取食物，並搜有悖逆簿據，現已捕獲，著即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建安縣知縣李孔均，平素認真編查保甲，兹緝獲首犯，實屬勤能，著加恩於事後送部引見。里長謝雲臺、練鐘英偵緝出力，俱著賞給八品頂帶，如情願入伍，著隨營差委，酌量補用，如不願入伍，即以頂帶榮身。

《東華續録》嘉慶四〇　是歲，朝鮮、暹羅、琉球來貢。

嘉慶二一年（丙子、一八一六）

《仁宗實録》卷三一五　春正月甲申，展賑奉天承德、鐵嶺、金州、牛莊、岫巖、廣寧、巨流河、撫民廳八處上年水災旗民。展賑江蘇高郵、寶應二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並貸上元、江寧【略】二十州縣銀穀有差。給安徽南陵縣上年水災貧民一月口糧。給陝西乾、鄜【略】十七廳州縣上年被雹被水災民口糧。並貸安塞、膚施、定邊、榆林、懷遠、神木六縣倉穀。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百齡等奏凌汛工程平穩一摺。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喜明奏，接到廊爾喀來稟，遵旨駁飭一摺。此次廊爾喀來稟內，有見在於天朝進貢，若投誠披楞，就不能容我與天朝進貢等語。其詞實屬狡詐，喜明等所與檄諭，措詞猶未得當，應指出紕繆之處，責以大義，以該國久經投誠，即爲天朝臣僕，如届期不行進貢，即屬背叛。

《仁宗實録》第三一五　又諭：朱勳奏查明伯克過境、委員接護交替日期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二月乙卯，諭：向來各項引見人員內有大員子弟皆不聲明，朕無由知悉，逮簡用後，其父兄具摺謝恩，朕始知之。嗣後，無論京察軍政之京外各項引見人員內，凡滿漢文武二品以上大員子弟，俱著自行呈報，引見時於綠頭簽內註明。如有漏報者，查出交部議處。

甲子，諭：前據那彥成奏，在樂陵、甯津交界地方，拏獲次要逆犯劉玉灌，見已解部審訊，實係正犯。本日陳預奏，接據樂陵縣稟報，訪得該縣境內小宋家莊有來歷不明之劉姓，會營率領兵役前往查拏，已被直隸甯津縣差役獲去。當將寫留劉姓之宋丑、吕廷等拏獲，並起獲畫虎一幅、鐵鎚一箇等語。

《仁宗實録》卷三一六　戊辰，諭內閣，御史王松年奏，嚴飭各督撫，慎揀首邑，並繁缺州縣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甲戌，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己卯，以繼昌爲雲南布政使，恆敏署陝西按察使。

三月癸未，以同麟爲內閣學士。以陳觀爲太僕寺卿，徐炘爲陝西布政使，海齡爲湖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一七　御史盧浙奏：編查保甲請加保結一摺。

甲申，諭內閣：百齡奏，禁止鬻妻溺女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丁亥，上親耕耤田。

庚寅，上啟鑾謁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壬辰，調帥承瀛爲刑部右侍郎，戴聯奎爲吏部右侍郎。

乙巳，上閱健銳營兵。

戊申，曾燠以母老乞養，允之。以文甯爲貴州巡撫，多甯爲禮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一七　諭内閣：御史盛唐，奏嚴查户口一摺。【略】

辛未，以松甯爲理藩院左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夏四月乙丑，王宗誠以親老乞養，允之。調姚文田爲禮部右侍郎，以曹師曾爲兵部右侍郎。

癸酉，皇后行躬桑禮。

乙亥，諭：張師誠奏，伊父病勢危篤，見將江蘇巡撫印務交藩司代辦，即日起程歸省，由驛具奏一摺。實屬絶無僅有之事，誕妄極矣。【略】張師誠著交部嚴加議處。尋革職。調胡克家爲江蘇巡撫，以康紹鏞爲安徽巡撫，韓克均爲安徽布政使。賞廣慶四品頂帶，爲雲南按察使。

五月庚辰朔，以陳觀爲内閣學士。

甲申，誠安以失察其子和慶包訟得贓，降左副都御史，以昇寅爲盛京禮部侍郎。

丙戌，以穆彰阿爲内閣學士。

辛卯，以馬慧裕爲左都御史，孫玉庭爲湖廣總督。調張映漢爲浙江巡撫，以楊護爲湖北巡撫，調陳桂生爲江蘇布政使，以李堯棟爲江甯布政使，伊什克木素爲江蘇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一八　丙申，諭内閣：昨經降旨令内外緝捕衙門將派出訪緝逸犯委員概行徹回，責成該地方官各就本境認真緝拏。原以齊民編户比櫛而居，由一甲一里以至州縣府廳，境址愈近，則耳目愈真。不似各委員越境訪查，徒勢罔益。即如本案首逆林清，係步軍統領衙門官役擒獲。其宋家莊、董村等處從逆各犯，亦皆由本管文武衙門按名捕誅。至李文成、牛亮臣、徐安幗則係官兵殲捕。馮克善一犯逃至獻縣，亦由本管知縣張翔立時盤獲。其各衙門越境四出之委員，三年以來，從未獲一正犯，其間誣指妄拏者，轉不一而足。朕不忍以爲民除害之心，致成擾民之舉，特行降旨停徹。此視民如傷之心，當亦天下黎元所共見也。爾小民共有天良，食毛踐土，久享太平，於此等梟獍之徒，諒必矢切同仇，懷不共戴天之憤。著各該督撫轉飭各州縣編行曉諭，凡保甲册内十家爲牌，一牌十户，令其互相稽查，如有形跡可疑之人，即行首報到官。能將逆犯捕獲，不但首報之人賜金授職，其同牌十户一併酌加賞費。若窩留逆犯，不行舉首，經地方官訪聞捕獲，窩藏之家即與叛逆同罪，其同牌十户一併連坐。即有先曾習教之家，現經悔悟，能將逆犯縛送，或指告到官捕獲者，其習教之罪一切弗問，仍給予厚賞。若容隱窩留，别經發覺，則罪上加罪，刑兹無赦。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賽沖阿等奏，商辦廓爾喀、披楞交兵濱禀一案，先行馳檄詰責，隨帶兵前赴邊境，脅以兵威一摺。所奏實屬妄誕紕繆之至。此次令賽沖阿帶兵赴藏，原爲嚴防邊界，並令該將軍到藏以奉旨詢問達賴喇嘛畢勒罕爲名，不可稍露風聲。乃賽沖阿竟不欽遵辦理，輒首先出名，將讓路阻貢之詞分馳二檄，詰責廓爾喀、披楞。其詰責廓爾喀之詞，已屬糊塗無理，至詰責披楞，則謬妄更出情理之外。如披楞接到檄諭，該國王以讓路阻貢之言係廓爾喀捏禀，懇請天朝發兵，其將何以應之！若恃其險遠，竟承認伊向廓爾喀曾有此言，又豈能因此一言即大興師旅窮兵黷武乎！至廓爾喀屢次投禀請兵請賞，今接到檄文，即回禀以前此屢禀駐藏大臣，未蒙轉奏。今聞大皇帝特差將軍帶兵前來，感恩懽喜，其讓路阻貢之言，實係披楞所説，懇請天朝發兵，萬里遠征，國家何所爲而出此。若如賽沖阿等檄諭所言，我兵兩路進搗陽布，檄飭披楞攻其南面，則廓爾喀臣順多年，不卹其難，轉率同外夷來攻其地，堂堂天朝大體安在？賽沖阿此舉，首鼠兩端，進退無據，朕惟自恨誤用無能奴才之咎，曷勝憤懣，看來伊因朕派令赴藏，即妄起貪功之心，欲搆成邊釁以邀爵賞，而置國家大局於不顧是誠何心！太不度德量力矣。況如此重大軍情，不待奏聞，先行馳檄，其專擅之咎，亦無可辭。賽沖阿著傳旨嚴行申飭，先拔去雙眼花翎，降爲二品頂帶。喜明珂什克並不阻止，隨同會銜，俱著降爲三品頂帶，喜明並拔去花翎。現在檄諭已發，料難追回，惟有静候該二國回禀，再行嚴辦。其回禀齎到時，賽沖阿等即將原禀譯出，不准增減一字，候朕指示辦理。彼時邊疆静謐，賽沖阿即帶兵徑回成都，喜明自回前藏。此時惟有嚴防邊境，待以鎮静，不許輕舉妄動。若賽沖阿等再妄發檄諭，或帶兵擅出邊界，激成釁端，朕必將賽沖阿革職拏問，從重治罪。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四一　丙午，原任禮部尚書王懿修卒，遣慶郡王永璘往奠茶酒，予祭葬，謚文僖。

丁未，御前大臣、喀爾喀賽因諾顔扎薩克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爾濟薨。

六月庚申，調郡彥寶爲户部右侍郎，轉熙昌爲刑部左侍郎，調成格爲刑部右侍郎。調盧蔭溥爲户部右侍郎，姚文田爲户部左侍郎，黄鉞爲禮部右侍郎。

壬戌，調張映漢爲湖北巡撫，楊護爲浙江巡撫。

癸酉，寶興緣事降調，轉多山爲禮部左侍郎，調廉善爲禮部右侍郎，以恩寧爲盛京工部侍郎。

丁丑，佛住、吴烜著照部議，即行革職，以爲滿漢侍郎不實心任事者戒。調普恭爲吏部右侍郎，以誠安爲工部右侍郎。轉戴聯奎爲吏部左侍郎，調王鼎爲吏部右侍郎。轉帥承瀛爲刑部左侍郎，調朱理爲刑部右侍郎，陳希曾爲工部右侍郎，陳觀爲倉場侍郎。

原任大學士慶桂卒，【略】予祭葬，謚文恪。

戊寅，欽差、户部尚書景安等，奏參甘肅前任總督那彦成，商同藩司浮銷賑銀，並運送糧石脚價蒙混具奏各情弊一摺。得旨：著托津、禧恩馳驛前赴保定，傳旨將那彦成革職拏問，解京交大學士、户部、刑部會同嚴審，定擬具奏。那彦成之子容照、容恩，俱著革職。以方受畴爲直隸總督，調阮元爲河南巡撫，以錢臻爲江西巡撫。調姚祖同爲直隸布政使，以習振翎爲山西布政使，富綸爲山西按察使。

閏六月甲午，以茹棻爲内閣學士。

壬寅，調章煦爲禮部尚書，戴均元爲吏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三一九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本年暎咭唎國遣使入貢，其貢船於本月初間行抵天津海口，私自開行南去，降旨將祥啟革職。昨祥啟到京，經軍機大臣訊問具奏，其過船内官役水手等五百八十餘人，並未報明。忽於二十日放洋東去，可惡已極。尚有可原，特賞給三等侍衛，前往新疆換班。此次暎咭唎國貢使，仍令由天津乘坐原船回國，屢經諭知蘇楞額廣惠，並未有旨傳諭祥啟。本日召見祥啟，據奏伊接准蘇楞額等來札，祇令防範夷船進口，並禁止夷人登岸滋事。其貢使等仍乘原船回國之處，蘇楞額等亦未行知，是該貢船私自放洋，非祥啟意料所及。朕於臣工功過，賞罰一秉至公，祥啟之過，尚不至於斥革，是以加恩録用，並非曲爲寬貸也。

乙卯，勅諭暎咭唎國王。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以和甯爲工部尚書。

丙辰，以戴聯奎爲左都御史，轉王鼎爲吏部左侍郎，以茹棻爲吏部右侍郎。

丁巳，以馬慧裕爲禮部尚書，以慶溥爲理藩院尚書，景禄爲左都御史。以張映漢署湖廣總督。

《仁宗實録》卷三二〇　己未，諭内閣：此次暎咭唎國遣使入貢，其在天津謝宴不能如儀，匆遽帶領登舟北來，乃蘇楞額廣惠之咎。及至通州，未曾演禮，含混具奏，徑帶來京，乃和世泰穆克登額之咎。追初七日朕傳旨升殿，召見來使，該貢使等由通州起程，行走竟夜，未至館舍，先抵宫門，因朝服未到，不敢瞻覲，彼時和世泰若據實奏聞，朕必降旨改期，俾達其萬里來庭之意。乃以失體之詞，連次入奏，以致遣還來使，不能成禮，和世泰辦理舛誤，固咎無可辭。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賽沖阿等奏，據廓爾喀國王來稟，已與披楞講和，趕辦貢物，稟求示期進獻，情詞極爲恭順等語。

壬戌，以程國仁爲甘肅布政使，張五緯爲山東按察使。

乙丑，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辛未，以汪守和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三二一　八月戊子，諭内閣：給事中張源長奏漕務切弊一摺。漕糧歲輸天庾，爲國家惟正之供，例係徵收本色，有漕州縣勒收折色，向干嚴禁。現值年豐穀賤，若令小民以賤價糴穀，交納折色，是閭閻終歲勤劬，所得升斗，大半糴以輸官，以有限之蓋藏，供無窮之朘削，其爲病民，實相倍蓰。著通諭有漕省分各督撫轉飭所屬，徵收漕糧，概以本色交納，毋許勒折滋弊。如有專利虐民者，即據實嚴參，勿稍徇縱。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己亥，禮部尚書馬慧裕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以成甯爲禮部尚書。

九月丁未朔，復松筠太子太保。

壬子，那彦成著加恩暫免發遣，即行釋放，令其在家終養。

戊午，上閲古北口兵。

己未，陳曾希以疾免，以陸以莊爲工部右侍郎，彭希濂爲左副都御史。以瑞弼爲直隸按察使。

庚申，調瑞麟爲浙江布政使，以李賡芸爲福建布政使，麟祥爲福建按察使。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賽沖阿等奏，廓爾喀王專遣噶箕恭進表貢，披楞部長頭人遵檄禀覆，見在兩國講和，邊界甯謐，並遵旨撤兵回川各一摺。覽奏欣慰。

《仁宗實録》卷三二二　甲戌，諭内閣，陳預奏，買補動缺倉穀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冬十月丙子朔，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遵旨覆奏，辦理英吉利貢使到粤回國事宜一摺。英吉利國貢使不能行謝宴禮儀，乾隆五十八年到粤時，並未給與筵宴，此次自無庸强令入宴行禮。該督等所奏，頒賞使臣筵席三桌，仍賞給牛羊等物，所辦甚是。

《仁宗實録》卷三二三　戊子，兩江總督百齡因病乞假，允之。以大學士松筠署兩江總督。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己亥，潘世恩著降爲侍郎，准其終養，俟養親事畢後來京，以侍郎補用。命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章煦軍機處行走。

甲辰，調恩甯爲盛京刑部侍郎，以多福爲盛京工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二三　又諭：御史孫世昌奏，棚民滋害，請嚴申議准章程一案。安徽徽州府屬棚民，於嘉慶十二年議定章程，以租種山場契約年限爲斷，限滿退山回籍，仍按年造册報部查驗。再，棚民限滿，地方官延不查辦，應予議處。如從前未經定有處分，著該部明定處分，奏准後，由該管上司照例查考。

《仁宗實録》卷三二四　十一月丁未，賑直隸安、新安、雄、高陽四州縣被水被雹災民，並蠲緩雄、高陽【略】三十四州縣，及津軍同知所屬新舊額賦有差。減免直隸文安縣窪地額賦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壬子，諭：【略】李逢亨於黄河情形既未能熟悉，著仍回永定河道之任，伊在河東河道總督任内並無咎愆，著加恩賞戴三品頂帶，其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葉觀潮以三品頂帶補授，俟明年三汛安瀾後，再行施恩。又，兗沂曹道斌良於河務情形亦未諳悉，著發往江南，以地方道員補用，其所遺員缺，著張鼎補授。

調孫玉庭爲兩江總督，以阮元爲湖廣總督。調文甯爲河南巡撫，以朱理爲貴州巡撫，彭希濂爲刑部右侍郎。

兩江總督百齡卒，贈協辦大學士，【略】予祭葬，謚文敏，以其子扎拉芬襲男爵。

癸丑，調繼昌爲江甯布政使，李堯棟爲雲南布政使。

《仁宗實録》卷三二四　丙辰，賑雲南鄧川、鶴慶二州被水災民，並蠲緩額賦有差。己未，賑安徽宿、靈璧、懷遠、鳳陽、泗、五河六州縣及屯坐各衛水旱災民。並緩徽宿、靈璧【略】二十六州縣，及鳳陽、長淮、泗州、建陽四衛新舊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己巳，韓封丁父憂，賞治喪銀三百兩。調章煦爲刑部尚書，周兆基爲禮部尚書，以茹棻爲工部尚書，吴芳培爲吏部右侍郎。

庚午，調熙昌爲吏部左侍郎，秀甯爲刑部左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二五　十二月丁丑，諭内閣：衡齡奏，審明邪匪王寧、葉生寬等，分别定擬一摺。王寧倡立先天教名目，斂錢做會，傳徒多人，葉生寬慫恿王寧分字惑人，圖利教誘。經該撫審明，將該二犯俱照傳習邪教惑衆爲首絞立決例，問擬絞立決。惟葉生寬曾供，有從傅濟傳授《老子歌》，並經傅濟給與《龍華經》一部，前經孫玉庭等提訊傅濟，祇認曾傳葉生寬點香治病，並未給與經卷，與葉生寬原供不符。王寧、葉生寬俱著暫行監禁，俟傅濟解至晉省，當面質對。如傅濟實有傳教並給與經卷情事，質證明確，即將王寧、葉生寬先行處決，並將傅濟一犯，亦照邪教爲首例問擬絞決具奏，俟奉到諭旨，再行處決。其餘各犯，俱著照所擬完結。廣生衛君選，僞投入教，探聽得實，到官呈首，甚屬可嘉，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教諭張理，帶同衛君選呈報，著加恩交部議敘。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己卯，以廣敬署江西按察使。

辛巳，以莫晉爲倉場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二五　乙酉，又諭：孫玉庭等奏，傳習牛八邪教案犯，先後赴官投具悔結，懇請免罪一摺。湖北省傳習牛八教之邵元勝等，經地方官宣諭

開導、具結改悔投案者，共有三百六十四名，湖北一省如此，可見各省傳習邪教者尚復不少。鄉民妄聽邪説，信從入教，本應治罪，但人數過多，愚民無知，一時被誘，若不予以自新之路，朕心實所不忍。惟是此内真心改悔者，固不乏人，恐有希圖免罪，暫時投首者，閱時既久，難保其不故智復萌，應酌定條例，以示警戒。著阮元、張映漢飭令地方官，將此次具結改悔之人，再行曉諭，以該犯等本係有罪之人，現奉恩旨准予自新，係屬法外施仁，若改悔之後又復習教，則是怙惡不悛，定當加等治罪，責令各出具再犯習教情願加等治罪甘結，方准免罪。該地方官仍將具結之人開造名册，申送臬司衙門存案。儻將來册内之人再有傳習邪教者，一經訪獲，即將該犯按律加一等治罪。各直省俱照此一律辦理。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嘉慶四二　戊戌，調富倫爲安徽按察使，以汪如淵爲山西按察使。

嘉慶二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仁宗實録》卷三二六　春正月丙午，給直隸安、新安、雄、高陽四州縣上年被水被雹災民一月口糧，貸任邱縣被水災民籽種。給江蘇沛縣上年被水災民一月口糧。給安徽泗、五河、鳳陽三州縣上年被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貸宿、靈璧、懷遠、盱眙四州縣及各衛所貧民籽種。

己酉，諭内閣：張映漢奏，各屬編查保甲完竣，請將辦理認真之員懇恩獎勵一摺。編查保甲，係各省通行辦理之事，不獨湖北一省爲然，此乃地方官分所應爲，若因此遂加鼓勵，恐各省紛紛保奏，不免失之太濫。江夏縣知縣劉琴舉獲鄰境劫盜四名，没有微勞足録，著照所請，劉琴過有知縣應升缺出，儘先奏請升署。漢陽縣知縣裘行恕催止稽查保甲，無功可敘，其所請遞捐分發在任以直隸州知州候補之處，著不准行。

諭軍機大臣等：上年十二月間，據孫玉庭等奏，湖北省傳習牛八邪教先後來邪教最多，山西近亦有傳習者，愚民無知，苟圖目前小利，不顧日後大害，若不導以滌洗之路，蚩蚩者氓良罪隱匿，是仍不能化其汙俗，咸與維新，實堪憐憫。

甲寅，定地方官疏脱軍流人犯加等議處例。

《仁宗實録》卷三二七　二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文寧奏，遵旨飭屬化導教匪勉爲良善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三　丁丑，釋奠先師孔子。

庚辰，諭：【略】嗣後，京城外七門以内尋常竊盜案件，三月限滿題參，如有執械嚇禁强劫之案，二月無獲即行題參。其九門以内尋常竊盜案件，二月題參，强劫之案一月無獲即行題參。著爲令。

壬午，諭：和甯等查明西甯縣私運倉糧、並捏報採買大案情形一摺。【略】先福著先行革去頂帶，交部嚴加議處，即在蘭州聽候部議。所有陝甘總督印務，著和甯署理。

癸未，以長齡爲陝甘總督。以明山爲福建布政使，韓文綺爲廣東按察使。

甲申，以常英爲理藩院左侍郎。

乙酉，奪先福職。

《仁宗實録》卷三二七　庚寅，諭内閣：御史蕭鎮奏清釐賦税以裕國課一摺。直隸順天府所屬州縣内，沙壓地畝並入官抵荅、退差、退耕各地，均應招佃報墾，乃延捆多年，廢置不辦，一任奸胥蠹役隱匿欺占，間有小民呈請認種，輒往返駁查，多方勒掯，以致國課日久虚懸。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即將前項地畝，分飭各該地方官趕緊清釐，照例招佃報墾。如有胥役影射把持情弊，立即查明，從嚴懲辦，以除積蠹而清田賦。至酒税一項，應如何稽察以杜包攬偷漏之弊，著崇文門監督妥議章程具奏。

辛卯，給山東濟寧、魚臺二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貸籽種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三　丙申，以英綬爲内閣學士。

三月甲辰朔，汪志伊以疾免，以董教增爲閩浙總督。調陳若霖爲廣東巡撫，以李堯棟爲雲南巡撫，祝慶承爲雲南布政使，程卓槤爲廣西按察使。

丁未，皇后行躬桑禮。

戊申，諭：上年，大學士會同兵部議奏，天津添設水師，請將新添水師兵一

千名分爲左右兩營，歸天津鎮總兵統轄。該鎮向係專管陸路，且每年有催趲漕運差使，事務本煩。今將水師兩營歸其統轄，恐洋面一切巡緝操防未能兼顧。著再添設天津水師總兵一員，將添設水師營弁兵丁令其管轄，以專責成。其應給敕印、俸廉及建蓋衙署各事宜，著各該衙門迅速具奏，照例辦理，若因循疲玩，定行重治不赦。

辛亥，上親耕耤田。

壬子，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三二八 癸丑，諭内閣：方受疇奏，遵限查明奏銷册内虧空銀款一摺。【略】

《東華續録》嘉慶四三 己未，諭：伯麟等奏，確查臨安邊外夷匪滋事情形、分別招撫堵勦一摺。逆夷高羅衣膽敢自稱窩泥王，並將附從漢奸等僞封官職，裹脅至萬餘人，搶擄江外土司地方，復率衆搶渡、窺伺地方，實屬罪大惡極。

戊辰，周兆基卒，以盧蔭溥爲禮部尚書。調姚文田爲户部右侍郎，黄鉞爲户部左侍郎，以湯金釗爲禮部右侍郎。

己巳，調禧恩爲户部左侍郎，轉常福爲兵部左侍郎，以穆彰阿爲兵部右侍郎。

辛未，章煦因病解任，以吏部尚書戴均元協辦大學士。調吴敬爲刑部尚書，盧蔭溥爲兵部尚書，以戴聯奎爲禮部尚書，汪廷珍爲左都御史，王引之爲禮部左侍郎。以汪如淵爲順天府府尹，承光爲山西按察使。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壬午，賜强克捷子望泰進士。

丁亥，上閲健鋭營兵。

庚寅，停伊犁仲夏進馬。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伯麟等奏，勦平江外逆夷、邊境肅清一摺。【略】趁此出示曉諭，嚴飭沿邊各州縣，凡内地民人，不准私往夷地貿易，侵奪夷人生計。若有私越邊境者，查明嚴禁、治罪，務令弭患未形，勿再滋生邊隙爲要。以勦平夷匪高羅衣首夥各犯，加伯麟太子少保。

壬辰，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已革知州沈仁澍侵盜倉糧運腳一案。【略】前署陝甘總督高杞，率准沈仁澍領運倉糧，黄先福著照議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方承領運腳，署藩司德克精阿私發庫銀數萬餘兩，並不查究，實屬溺職，高杞著即革職。餘依議。

以伊沖阿爲理藩院尚書。

甲午，以吴其彦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三二九 戊戌，賜一甲吴其濬、淩泰封、吴清鵬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孫如金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伍紹詩等一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四三 五月丙午，諭：向來新進士朝考，以論、詔、疏、詩四項命題，其詔題多係擬古。朕思士子文藝試以論、疏、詩三項，其優劣已可槩見，擬作古詔不過臨時强記，敷衍成篇，況可擬古詔本屬無多，歷科命題幾徧。嗣後，新進士朝考著裁去詔一道，以論、疏、詩三項命題。著爲令。

《仁宗實録》卷三三〇 戊午，諭内閣：御史謝崧奏請，飭禁外省於應行請旨之缺，違例保奏一摺。所奏是。

《東華續録》嘉慶四三 辛酉，以博啟圖爲理藩院右侍郎。

丁卯，諭：熙昌等奏，審訊朱履中誣訐道府收受陋規，藩司李賡芸被徧自縊等情，分別定擬一摺。【略】涂以輈著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到配之日再加枷號二箇月，以示懲儆。

庚午，諭：王紹蘭身任巡撫，刑名案件是其專責。此案朱履中誣訐道府收受陋規，藩司李賡芸被徧自縊，王紹蘭係同審之員，果能持正商阻，汪志伊或不偏執已見，涂以輈必不敢肆意陵徧，李賡芸亦不至憤激輕生。極或汪志伊執拗難回，王紹蘭儘可據實單銜陳奏，乃一味隨聲附和，釀成巨案，實屬溺職。王紹蘭著即照部議革職。

以史致光爲福建巡撫，毓岱爲貴州布政使，玉輅署貴州按察使。

六月甲戌，命明亮爲武英殿大學士，以伯麟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任。調和甯爲兵部尚書，伊沖阿爲工部尚書，以晉隆爲理藩院尚書。

戊寅，以舒甯爲内閣學士。

辛巳，加明亮太子太保，戴均元、和甯、盧蔭溥太子少保。

丙申，諭盛京每歲派員巡緝海口。

《仁宗實録》卷三三一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奏，拏獲詐搶咪唎噠夷船匪犯李奉廣等，分别斬決梟示，並另片奏將噢咘夷人，量加賞卹等語。此案咪唎噠國噢咘夷船，在香山外洋停泊，蜑民李奉廣等詐搶拒捕，殺傷夷人五命。該督將李奉廣等拏獲，恭請王命，分别斬梟，並傳齊該國在粤夷商，環視行刑，俾

知天朝法度森嚴，咸知畏服。所辦甚是。至將噢咈夷人量加賞卿一節，則辦理錯誤。噢咈夷船，如係裝載該國貨物，運赴粵省銷售，被內地奸民搶劫殺傷，除將匪犯正法外，自應優加賞卿，以示懷柔。茲該夷人所帶鴉片烟泥，是例禁之物，如該夷人私運入口，即應按律治罪。今因其橫被劫奪，戕害數命，不行究治，已屬恩施，何得再加賞卿？

《東華續錄》嘉慶四四 秋七月壬子，定宗室覺羅養贍孤寡例。

癸丑，以周光裕爲山西布政使，嚴烺爲湖北按察使。

丙辰，調和甯爲禮部尚書，伊沖阿爲兵部尚書，以蘇楞額爲工部尚書，果齊斯歆爲工部左侍郎。

戊午，諭：御史李振祜奏，請禁考試騎射頂替積弊一摺。所奏甚是。【略】嗣後，遇有考試，著報明御前大臣，奏派乾清門侍衛二人，至放馬處監視。

庚申，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乙丑，諭：成格等奏，審擬陽曲縣派差苦纍一摺。【略】衡齡著革去山西巡撫，另降清字諭旨，賞給藍翎侍衛，前往新疆換班。以和舜武爲山西巡撫，廣慶爲山東布政使。調廉敬爲雲南按察使，以邱樹棠爲江西按察使。

戊辰，調邱樹棠爲山西按察使，承光爲江西按察使。

《仁宗實錄》卷三三二 又諭：蔣攸銛奏請嚴禁茶葉海運一摺。

《東華續錄》嘉慶四四 己巳，晉隆以失察宗室習教從逆奪職，以和世泰爲理藩院尚書。以裕恩爲內閣學士。

八月丙戌，似故和郡王緜循子奕亨降襲貝勒。

辛丑，頒御製訓管理宗人府王公及諸族長文。

九月癸丑，四川總督常明卒，贈太子少保，予祭葬，謚襄恪。調蔣攸銛爲四川總督，阮元爲兩廣總督，以慶保爲湖廣總督，葉紹棪爲廣西巡撫，富綸爲廣西布政使，嵩孚爲安徽按察使。調玉軨爲廣東按察使，韓文綺爲貴州按察使。

《仁宗實錄》卷三三四 丙辰，賑直隸大興、宛平【略】二十九州縣被旱被霜被雹災民，並蠲緩新舊糧租借欠倉穀，及文安、固安【略】二十州縣新舊糧租倉穀有差。

甲子，撥京倉米三千石，於大興、宛平二縣煮賑。

乙丑，胡克家卒，調李堯棟爲江蘇巡撫，以李鑾宣爲雲南巡撫，曹六興爲四川布政使，富信爲四川按察使。

丁卯，以哈甯阿、戚銓俱爲內閣學士。

己巳，再撥倉米八千石，於大興、宛平二縣煮賑。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癸酉，加賞五城貧民棉衣。

辛巳，李鑾宣卒，以李堯棟仍爲雲南巡撫，陳桂生爲江蘇巡撫，伊什扎木素爲江蘇布政使。調麟祥爲江蘇按察使，以糜奇瑜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錄》卷三三五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曾有旨諭知松筠，已離伊犂將軍之任，嗣後不准貢獻馬匹。乃松筠自到察哈爾都統任後，又復進馬，該處副都統棍楚克策楞亦進馬二匹。張家口素不產馬，該都統等向無進馬之例，此次必係松筠自出主見，又約會棍楚克策楞一同進獻，作爲陪伴，甚屬無謂。松筠著傳旨申飭。

庚寅，賜中式武舉一甲武鳳來、馬維衍、王志元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張肇泰等六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錢殿甲等三十七人，同武進士出身。

《仁宗實錄》卷三三六 十一月乙巳，給安徽五河、鳳陽、靈璧、宿、懷遠、泗六州縣，及屯坐各衛被水災民一月口糧。並蠲緩五河、鳳陽【略】二十州縣，及建陽、泗州、鳳陽、長淮四衛新舊額賦，借欠耔種口糧有差。

《東華續錄》嘉慶四四 辛酉，調韓文綺爲四川按察使，富信爲貴州按察使。

乙丑，調和甯爲兵部尚書，以穆克登額爲禮部尚書。

嘉慶二三年（戊寅、一八一八）

《東華續錄》嘉慶四五 春正月庚子，調德文爲禮部右侍郎，多福爲盛京戶部侍郎，以明興阿爲盛京工部侍郎。

辛丑，諭：文甯係棄瑕録用之人，復擢至巡撫，由貴州調任河南，乃一入豫

境，沿途挑斥供應、縱容家人需索站規，實屬溺職。文甯著即照部議革職。

壬寅，定盛京大凌河墾種牧地額賦。廓爾喀額爾德尼王熱尊達爾罕噶爾瑪薩野遣使貢方物，賜敕賞賚如例。

丙午，上以來歲六旬萬壽，詔舉恩科鄉會試。

《仁宗實録》卷三三八 展賑奉天復州、寧海、寧遠、金州四處上年被旱旗户，並貸貧民口糧。給直隸大興、宛平【略】十七州縣上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庚申，以方體爲湖北按察使。

二月庚午，命協辦大學士、史部尚書戴均元、兵部尚書和甯軍機處行走。實授恒敏陝西按察使。

己卯，張五緯緣事革職，以温承惠爲山東按察使。

庚辰，英綬著革退内閣學士並護軍統領，止留副都統及右翼總兵，逐出乾清門，仍交部議處，用示薄懲，以觀後效。

《仁宗實録》卷三三九 壬午，諭内閣，御史蔣詩奏請嚴查保甲，肅清海禁各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乙酉，調德文爲工部左侍郎，以哈甯阿爲禮部右侍郎。

丙戌，以奕經爲内閣學士。

己丑，上閱火器營兵。

癸巳，調伊什孔木素爲浙江布政使，以楊懋恬爲江蘇布政使。

三月己亥，上親耕耤田。

庚子，上啟鑾謁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仁宗實録》卷三四〇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奏，奉旨飭查中瞻對逆酋洛布七刀，未經焚斃一事。

庚戌，命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章煦爲大學士，仍管理刑部事。調禮部尚書戴聯奎爲兵部尚書，轉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廷珍爲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吴芳培爲左都御史，署兵部左侍郎周系英爲吏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丙辰，雲南臨安邊外夷匪高老五等糾衆滋事，命伯麟等勦之。

丁巳，上閱健鋭營兵。

辛酉，以那清安爲内閣學士。

甲子，撥京倉麥一萬石，於大興、宛平二縣平糶。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戊寅，諭：給事中盧浙奏風沙示儆，請禁緝捕員弁貪功冒賞、擾纍平民一摺，所奏甚是。

己卯，諭：匿名訐告，最爲人心風俗之害。【略】嗣後，凡有拾獲匿名揭帖者，著即將原帖銷燬，不得具奏。惟關係國家重大事務者密行奏聞，候旨密辦。

《仁宗實録》卷三四一 壬午，命撥京倉粟米一萬石，交順天府減價平糶。撥天津北倉備賑餘米，給直隸歉收地方減價平糶。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丁亥，陳預以不能整頓地方，降三品京堂。調和舜武爲山東巡撫，陳若霖爲河南巡撫，以李鴻賓爲廣東巡撫。

《仁宗實録》卷三四一 庚寅，以雨澤愆期，免順天良鄉、固安【略】二十四州縣本年旗租，並緩徵節年地糧旗租。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五月己（丑）〔亥〕，皇后行躬桑禮。

《仁宗實録》卷三四二 給山東海豐、霑化、利津三縣被水災民並竈丁一月口糧。

壬寅，給山東樂安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癸卯，轉廉善爲刑部左侍郎，調穆彰阿爲刑部右侍郎，明興爲兵部右侍郎，以同麟爲盛京工部侍郎。

甲辰，同麟以親老命留京，補禮部右侍郎。調多山爲盛京工部侍郎，轉哈甯阿爲禮部左侍郎。

再撥京倉粟米六千石，命順天府於四路分廠平糶。

丁未，再撥京倉麥五千石、粟米五千石，於大興、宛平二縣平糶。

《仁宗實録》卷三四二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阮元奏，再陳豫防暎咭唎事宜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丁巳，予告理藩院尚書博興卒。

戊午，以琦善爲江甯布政使，敦良爲河南按察使。

乙丑，再撥京倉麥五千石、粟米五千石，於順天府四路接續平糶。

《仁宗實録》卷三四三　六月丁卯朔，諭内閣：伯麟奏，勦平臨安江外逆匪，擊獲逆首逆目，按律辦理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戊辰，以英惠爲内閣學士。

丁亥，申禁州縣等官赴省干謁。

《仁宗實録》卷三四三　減免直隸安、隆平、寧津、新河四州縣二十二年積水地畝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戊子，免雲南夷匪滋擾及辦理兵差之建水等四十二廳州縣並貴州威甯州額賦。

《仁宗實録》卷三四三　給河南武陟、修武二縣被水貧民一月口糧，並房屋修貲。

諭内閣：伯麟奏續獲臨安江外緊要賊目及從逆餘匪分别辦理，並參奏從前辦理不善臨時畏葸之鎮將等各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乙未，諭：據理藩院奏駁原任巴林公賽尚阿之妻固山格格呈請進京，與例不符等語。定例，凡在游牧居住之格格等，如有呈請進京者，十年後方准進京。但此内格格等之父母若年近六旬，十年後方准與格格等相見一次，爲期太遠。嗣後，格格等之父母如有年逾六旬者，著五年准其進京。見在原任巴林公賽尚阿之妻固山格格未進京城已逾三年，俟届五年之期，再行進京。著爲令。

《仁宗實録》卷三四四　秋七月戊戌，諭内閣：慶保奏沔陽州境田積水，請借項修建閘座一摺。湖北沔陽州低窪田畝，全賴隄境保護，每遇伏秋盛漲，江水浸灌境内，無路疏消。兹據勘明，該州龍王廟地方，添建閘座引渠，可資宣洩，於農田大有裨益。著照所請，准其於該處建立石閘，挑挖引渠，以時啟閉。所有估需銀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兩零，加恩先於司庫商捐隄河沙洋籌備善後工程款内借支給領；勒限完工，照例保固十年。所借銀兩，於工竣後，分作五年，在於受益各境業户名下，按數攤徵歸款。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壬寅，予告大學士劉權之卒，予祭葬、謚文恪。

辛亥，楊護緣事降三品京堂，以程國仁爲浙江巡撫，屠之申爲甘肅布政使，方載豫爲甘肅按察使。

己未，吏部奏，外任旗員遇有事故回旗、日久逗留即應嚴議一摺。【略】嗣後，外任旗員丁憂回籍，除正展限期外，如起程遲延半年以上者，著降一級調用，一年以上者，著革職。

《仁宗實録》卷三四四　辛酉，免山東章邱、鄒平二縣被水村莊積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五　甲子，上啟鑾詣盛京，謁祖陵。免經過州縣額賦十分之五。

八月丁卯朔，諭：連日經過道路，多由民田開築，時届西成芟刈禾稼，不免有傷農業。嗣後，凡蹕路經臨處所，務循照舊途修墊，不得取道農田。

甲戌，免經過奉天、承德等四州縣額賦。免經過奉天新民廳額賦。

己丑，閱盛京官員等射。

河南沁河漫口合龍。

庚寅，閱吉林官員等射。

壬辰，再閱吉林官員等射。

《仁宗實録》卷三四五　乙未，免山東章邱、鄒平二縣水災本年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九月丙申朔，臨奠宏毅公額亦都墓，並加恩後裔。

命散秩大臣、公那蘇巴圖在乾清門行走。加尚書和世泰太子少保，大理寺少卿成甯副都統衡。起已革尚書福慶爲郎中。調穆彰阿爲兵部右侍郎，以文孚爲刑部右侍郎。調明興阿爲盛京户部侍郎，以當起爲盛京工部侍郎。

戊戌，予移駐盛京宗室每户歲增倉米二十二石。

己亥，釋發遣盛京、吉林、黑龍江情輕各官犯。釋發遣盛京等處宗室、覺羅情輕各犯回京，分别免罪録用。再免奉天所屬府廳、州、縣明年額賦。

庚子，朝鮮國王李玜遣陪臣至盛京表貢方物，賜御製詩章、御書福字。

辛丑，免盛京、興京等旗地額賦十分之三，並上年逋賦。

癸卯，廣奉天等府各屬歲試學額。免盛京官員借支俸餉銀。

壬子，再免奉天承德縣、新民廳二十五年額賦十分之五。

庚申，召巴哈布來京，以吴邦慶爲湖南巡撫。調琦善爲河南布政使，以恆敏爲江甯布政使，特通阿爲陝西按察使。

辛酉，定特派大學士等覆覈朝審人犯情實緩決例。

《仁宗實録》卷三四七　乙丑，諭内閣：御史馮清聘奏，嚴禁地方官交結紳士一摺。

《仁宗實録》卷三四八　冬十月丁卯，給江蘇蕭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辛未，賞辦差兵丁半月錢糧，免經過州縣額賦十分

之二。

丁丑，予告太保大學士董誥卒，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遣定親王縣恩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二千兩治喪，予祭葬，謚文恭。賞其子淯四品京堂。

《仁宗實録》卷三四八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伯麟等奏，緬甸國與普洱府屬邊外土司搆釁，經該督等指示地方官反覆開導，緬夷業將所遣緬目徹回本國。並順寧府屬邊外耿馬土司自相内鬨，並未侵犯内地邊境，亦經妥爲區處等語。

甲申，諭内閣：御史王允輝奏，嚴禁順天鄉試冒籍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乙酉，葉紹棪以興布政使富綸互參解任，以趙慎畛爲廣西巡撫。魏元煜爲廣東布政使，左輔爲浙江按察使。以張志緒爲廣西按察使。解富綸任，以繼昌署廣西布政使。

丙戌，轉普恭爲吏部左侍郎，以成甯爲吏部右侍郎。

吏部左侍郎熙昌卒於湖南差次，贈都統銜，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敬慎。

戊子，調穆彰阿爲工部左侍郎，德文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四九 十一月乙未朔，諭軍機大臣等：阮元等奏，暹羅國進貢正船在洋遭風，副船先已抵粤一摺。

庚子，又諭：御史馮清聘奏，各省械鬬重案，請飭立限速辦一摺。

免安徽宿、靈璧、泗三州縣，鳳陽、長淮、泗州三衛，旱災水災本年額賦有差，並緩徵來年額賦，及舊欠耔種俸工等項。緩徵五河、盱眙【略】十八州縣，及建陽衛本年額賦，並積欠銀米耔種口糧有差。賑宿、靈璧、泗三州縣災民，給靈璧、泗、五河、盱眙、天長、鳳陽、懷遠七州縣貧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辛丑，調成甯爲倉場侍郎，德文爲吏部右侍郎，以英惠爲兵部右侍郎。

丁巳，諭：額駙揚古利乃開國勳臣，故其世世子孫之中，均賞一領侍衛内大臣。福克津承襲公爵，經朕加恩賞給散秩大臣，年來察看福克津人尚諄樸，當差亦勤。著加恩將縣志所出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員缺，即著福克津補授，以示朕眷念勳舊後嗣至意。

《仁宗實録》卷三五二 十二月乙亥，普免天下民欠錢糧。

諭内閣：【略】明歲嘉慶二十四年，爲朕六旬正壽，宜先蠲除積逋，俾小民户免追呼，共享含哺之樂。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著各督撫詳析查明，按照該省所屬之某州某縣實欠在民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以次降旨豁免。並著先將此旨謄黄，宣示城鄉村鎮，咸使聞知，俾官吏胥役，無從影射侵欺，以期膏澤下究，用副朕惠鮮懷保、仁壽斯民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癸未，增甘肅鎮西、迪化二府州鄉試中額一名。

庚寅，以穆克登額、劉鐶之俱爲左都御史。以松筠爲禮部尚書。

《仁宗實録》卷三五二 是月，四川總督蔣攸銛奏：遵查非刑器具，嚴飭一律銷燬。惟川省最多滋事游民，川東爲尤甚，匪徒蹤跡，視州縣之寬嚴爲去住，稍存姑息，則水懦之患，甚於火猛。

《東華續録》嘉慶四六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嘉慶二四年（己卯、一八一九）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春正月甲午朔，上以六旬萬壽頒詔天下，覃恩有差。封皇三子緜愷爲惇郡王、皇四子緜忻爲瑞親王、皇長孫奕緯爲貝勒。晉封貝勒縣志、緜懃郡王衛，賞三眼花翎。貝子奕紹爲貝勒，鎮國公緜偲、輔國公緜慤爲貝子。晉封科爾沁貝勒鄂勒哲依圖郡王衛，賞三眼花翎。予托津雙眼花翎，加章煦太子太保。

《仁宗實録》卷三五三 丁酉，給直隸清河、宣化二縣上年被水被雹災民一月口糧。展賑奉天遼陽、廣寧、承德、海城、寧海、鳳凰、岫巖、牛莊、小黑山、白旗堡、巨流河十一處，及錦州撫民同知所屬上年被水旗民。給江蘇蕭、高郵、寶應三州縣，及徐州衛上年被水被旱災民一月口糧。展賑安徽宿州上年被水被旱災民，給靈璧、泗、五河、鳳陽四州縣，及長淮、鳳陽、泗州三衛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戊戌，以常起爲吏部右侍郎，明敘爲盛京工部侍郎。

丁巳，調崇禄爲兵部尚書，和甯爲刑部尚書。罷和甯軍機處行走，命刑部右侍郎文孚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

《仁宗實録》卷三五三 諭内閣：三載考績，爲國家激揚大典。朕於諸臣中察其奉職恪勤，尤爲出力者，方給予甄敘。其有年老而精力尚不至衰頹者，仍可留任供職。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康紹鏞奏，安省民情刁健，訟案繁多，總以控准提省拖累多人爲得計，現經分别審辦等語。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二月辛未，左都御史兼管太常寺穆克登額以少卿善祿贊儀錯誤，降工部右侍郎，以誠安爲左都御史。

乙亥，以四川無逋賦，免明年額賦十分之二。免江蘇、浙江各鹽場逋課。

以色克精額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三五四　丁丑，論内閣：御史袁鉞奏，考試請飭恪遵功令一摺。

丁亥，諭内閣：御史余本敦奏，鄉會試外簾滋弊，請飭查禁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壬辰，以貴州無逋賦，免明年正賦十分之二。

三月甲午，諭：昨降旨，將鄉、會試點派考官密本届期派乾清門侍衛齎至午門前拆封宣旨。著自本科會試爲始，禮部於三月初四日將題本送閣，初五日進呈，初六日發下，即交捧本侍衛齎往。至鄉試遇朕巡幸之年，著該部豫行計算，發報日期扣至八月初六日黎明到閣，即早亦必於初五日到閣，初六日黎明齎至午門前，照新定規制拆封宣讀，考官等即刻入闈，不准在内閣先行拆封。著爲令。

丙申，定各省咨報各缺限期。

《仁宗實録》卷三五五　又諭：本日據御史李遠烈條奏四款，天主教實爲人心風俗之害，惟應嚴禁傳徒，若將其置典取租房屋，概行擧出入官，召民認買，事屬難行。嗣後著嚴行稽查，如有借租屋爲名，被誘習教者，一經查出，將傳教與入教之人，一體嚴行治罪。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己亥，上親耕耤田。

上啟鑾謁東陵、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癸卯，免山東銅廠逋銀。

丙午，山東巡撫和舜武卒，贈總督銜。調程國仁爲山東巡撫，陳若霖爲浙江巡撫，以琦善爲河南巡撫，糜奇瑜爲河南布政使，彭希濂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五五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一摺。甚屬非是，從前各處呈報呼畢勒罕出世，每多附會，爭端漸起，弊竇叢生。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夏四月癸酉，朱理卒，以韓克均爲貴州巡撫。嵩孚爲安徽布政使，鄒翰爲安徽按察使。

丁丑，諭：考試試差人員，自此次爲始，四書題、文二篇内著減去一篇，添五經題文一篇，仍用五言八韻排律詩一首。著爲令。

以山西解州二十五廳州縣上年歉收，撥倉穀平糶。

庚辰，上閱健鋭營兵。

《仁宗實録》卷三五六　丙戌，賜一甲陳沆、楊九畹、胡達源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孫起端等九十九人進士出身，三甲陳嘉謨等一百二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己丑，方體因病乞休，以陳廷桂爲湖北按察使。

閏四月壬辰，以李鴻賓爲漕運總督，調康紹鏞爲廣東巡撫，以姚祖同爲安徽巡撫，調祝慶承爲直隸布政使，以玉軨爲雲南布政使，劉寶第爲廣東按察使。

癸巳，德麟以誤班削爵，命其子慶敏仍襲貝子。

甲午，調廉敬爲廣東按察使，劉寶第爲雲南按察使。

乙未，修山東運河西岸隄工。

庚子，廣慶緣事解任，以岳齡安爲山東布政使，祥泰爲直隸按察使。

庚戌，吴璥因病解任，以韓封爲刑部尚書，調王鼎爲刑部右侍郎，轉周系英爲吏部左侍郎，以吴芳培爲吏部右侍郎。

乙卯，訥福以病解任，以海齡爲湖北布政使，嚴士鉉爲湖南按察使。

丙辰，免河南睢工、衡工攤徵逋銀。

調敦良爲湖南按察使，嚴士鉉爲河南按察使。

己未，定繙繹鄉、會試覆試例。

五月戊辰，調李堯棟爲福建巡撫，史致光爲雲南巡撫。

辛未，禁旗人抱養民人及户下人爲嗣。

以誠安爲熱河都統，普恭爲左都御史，成甯爲吏部左侍郎，那彦成爲倉場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五八　又諭：御史希寧奏請清釐户口一摺。八旗生齒日繁，近日竟有希圖冒領錢糧、抱養民人之子或以户下人之子爲嗣者，不可不嚴行清釐。著八旗都統、副都統發現天良，通飭參佐領等詳加查察，不可姑息，不可畏難，如有抱養等弊，責令該族長隨時呈報究辦。如扶同徇隱，别經發覺，定將該族長治罪不貸。

辛巳，又諭：御史黄中模奏，請嚴藩司胥吏舞弊一摺。

壬午，又諭：孫玉庭等奏參縱容幫丁索費揹勒米結之運弁並違例濫給之知縣，請分别革職解任究辦一摺。各幫船兑運，本有例給銀米。前因丁力疲乏，准

令酌給津貼，已屬格外優施。乃江蘇太倉後等幫運丁，在崑山縣需索幫費，每船洋銀九百餘圓至一千餘圓之多。蘇州後等幫運丁，在新陽縣需索幫費，每船洋銀六百餘圓至一千餘圓之多，仍稱未滿其欲，將通關米結揹勒留難，實屬任意索詐，毫無忌憚。該運弁等，不行禁止，轉將米結交丁，赴縣喧鬧，顯係通同一氣，上下分肥。若不嚴行懲辦，漕弊何由肅清。所有該幫米石，著飭令糧道斌良督押各運弁，迅速輓運抵通，沿途嚴查攙和等弊。交兑後，著倉場侍郎即傳旨將運弁胡泉、高峯雲、王復一、楊經士、柯鵬翥、錢佐六員先行革職，同頭伍人等，一併鎖拏，解往江蘇，交該督等嚴審定擬具奏。其崑山縣知縣李珏著解任，同降調知縣馮秉泰一併歸案質訊；李奕疇前在漕運總督任內，漫無約束，以致該弁丁等肆意索擾，李奕疇不勝郎中之任，著以主事降補。

乙酉，又諭：董教增等奏，審明抗糧奪犯首從各犯分別定擬一摺。此案林彌高斂錢抗糧，復糾衆奪犯，煽惑鄉民，抗官喧鬧，實屬大干法紀。董教增等於審明後，即將該犯正法，所辦甚是。並著查明該犯之妻，發遣別省駐防，該犯之子發遣新疆，以示懲儆。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六月癸巳，海齡以親老乞改京職，命以三品京堂候補。以承光爲湖北布政使，童槐爲江西按察使。

癸卯，調松筠爲兵部尚書，崇禄爲禮部尚書。調恩甯爲吏部左侍郎，以和桂爲禮部左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五九　丁未，諭内閣：伯麟等奏，南掌國王遣使進貢，並呈懇頒賜勅印，據情代奏一摺。南掌國自内附以來，乾隆五十九年曾經頒給勅印，嗣因該國王召温猛懦不振，流徙越南，經越南國王將勅印恭繳，念其流離，不加聲責，該國事聽其以召蛇榮代辦。現據召蛇榮之子召蟒塔度臘虔修職貢，籲懇再頒勅印，著加恩俯允所請，再行頒給，以示懷柔。

《東華續録》嘉慶四七　壬子，調李堯棟爲湖南巡撫，吴邦慶爲福建巡撫。

《仁宗實録》卷三六一　戊申，諭内閣：阮元奏請調海疆要缺知縣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秋七月庚午，以雨詔停秋獮，仍詣避暑山莊。

《仁宗實録》卷三六〇　己卯，諭内閣：李鴻賓奏，漕標分發員弁過多，請將甲戌，以德奎爲河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庚辰，英惠以管道嫺惰降三等侍衛。調常英爲兵部右侍郎，轉博啟圖爲理藩院左侍郎，以裕恩爲理藩院右侍郎。

免經過地方額賦，由京至古北口十分之四，由古北口至熱河十分之五。

壬午，直隸永定河溢，命吴璥、那彦寶馳往堵築。

乙酉，撥廣儲司銀一萬兩，撫恤南苑被水災民。

《仁宗實録》卷三六〇　丁亥，免直隸灤平縣被水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五。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己丑，撥廣儲司庫銀三千兩，撫恤灤平縣被水氏。

八月辛卯，以河南蘭陽、儀封北岸河溢，奪葉觀潮職，命吴璥馳往，會同琦善堵築。

壬辰，以善慶爲工部右侍郎。

癸巳，以李鴻賓爲河東河道總督，成甯爲漕運總督。

乙未，命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設廠平糶，並簡京卿監放。

設廠賑。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戊戌，命李鴻賓赴河南督辦漫口工程，程國仁兼辦山東運河事。

《仁宗實録》卷三六一　己亥，免直隸固安、永清、東安三縣水災本年額賦，並折給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壬寅，予告大學士、咸勤伯勒保卒，晉贈一等侯，【略】予祭葬，謚文襄。

撥北倉米十萬石，於直隸備賑。

《仁宗實録》卷三六一　戊申，諭内閣：阮元奏請調海疆要缺知縣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己酉，河南黄沁廳屬武陟汛河溢，命葉觀潮搶築贖罪。

癸丑，命嗣後盛京户部官莊六品官缺出，三陵衙門筆帖式准一體揀選。

《仁宗實録》卷三六一　甲寅，賑河南濱河各州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乙卯，諭：程國仁奏參臬司温承惠日益橫恣、事多曠誤一摺。【略】温承惠著即革職，飭令回籍，並不准來京逗留。調童槐爲山東按察使，以孫爾準爲江西按察使。

戊午，上至古北口閲兵。

九月丙寅，諭：都察院議處周系英以本省案件致書巡撫，請照因事屬託例革職。所擬甚是。【略】周系英著革去侍郎，加恩以編修用。調顔德慶爲吏部左

侍郎，以王宗誠爲兵部左侍郎。調孫爾準爲福建按察使，以誠端爲江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六二 庚午，減免直隸隆平、寧晉、新河、任四縣積水地畝本年額賦。

壬申，以恆齡爲内閣學士。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壬申，以世泰爲兵部尚書，以賽沖阿爲理藩院尚書。

癸酉，上閱火器營兵。

以松筠爲盛京將軍，調和世泰爲兵部尚書，以賽沖阿爲理藩院尚書。

壬午，永定河漫口合龍。

《仁宗實録》卷三六二 展賑直隸固安、永清、東安三縣被水災民。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癸未，以六旬萬壽，開復内外文武一二品大臣降革、留任處分有差。

戊子，以六旬萬壽，寬免王、貝勒、貝子、公等降罰處分有差，賞已革禮親王昭槤、豫親王裕豐四品頂帶。以禮部堂官於萬壽旬慶期内忌辰服色未經聲請，降尚書崇禄、汪廷珍爲左侍郎，左侍郎周麟、署右侍郎王宗誠，以正三品京堂補用。以穆克登額爲禮部尚書，那請安爲禮部右侍郎。以黄鉞爲禮部尚書，轉姚文田爲户部左侍郎，調王鼎爲户部右侍郎，以吴邦慶爲刑部右侍郎。調韓克均爲福建巡撫，以毓岱爲貴州巡撫，富信爲貴州布政使，程贊寧爲貴州按察使。轉曹師曾爲兵部左侍郎，以吴其彦爲兵部右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六二 給安徽亳、蒙城、太和、鳳臺、懷遠、鳳陽、靈璧、五河八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己丑，賞已革侍郎鮑桂星編修，已革巡撫張師誠中允贊善用。已革尚書初彭齡、巡撫顔檢、都統高杞以六部員外郎用，已革尚書吉綸、侍郎凱音布、翰林院侍讀學士恒福、廣西按察使張凱元，以六部主事用。

冬十月丙申，命戴均元、那彦寶馳往河南查看河工，那彦寶留駐馬營壩督理。

丁未，諭：李鴻賓奏，不勝河督重任，請另賜簡放一摺。【略】李鴻賓著革去河東河道總督，給予郎中銜，留於河南，專司大工錢糧。【略】葉觀潮平日尚諳河務，加恩著即疏枷，補授河東河道總督。

《仁宗實録》卷三六三 己酉，賜殿試武舉一甲秦鍾英武進士及第，二甲楊湘潭土民、客民互毆一案，致信在籍給事中石承藻等，干與公事。總由周系英前曾寄信吴邦慶，以致伊子倣尤，其失於約束，咎無可辭，周系英著即行革職，周汝楨著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定擬具奏。尋奏上，得旨：周汝楨著照部議杖六十、徒一年。周系英輕聽浮言，於召對時屢次面陳，又復致書本省巡撫，以致伊子效尤，因而獲罪，周系英業經革職，不准在京逗留，著即勒令回籍，安分家居，閉門思過。如到籍後再有干與公事之處，定行治罪不貸。

癸丑，諭：慶保奏，見回長沙，審訊湘潭縣商民互毆一案。犯供旋認旋翻，王調松等所供情形及被殺幼孩年貌、服色，俱有互異等語。此案江西客民與湖南土民因此事勢同仇敵，非尋常訐訟之案可比。慶保係滿洲大員，江西、湖南兩無偏袒，惟當嚴究虚實，以成信讞。至王調松、鄧士湖等於殺人祭符一節旋認旋翻，又焉知非聞知周系英見已降黜，頓思翻案，總不可稍存成見。該督即會同李堯棟虚衷研鞫，使兩造之心俱已折服，方可定案，不至再有翻控也。

《仁宗實録》卷三六三 給陝西潼關、華、華陰、朝邑、大荔五廳州縣被水被雹災民一月口糧，貸給耔種房屋修費，並緩徵本年額賦，及榆林、懷遠二縣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乙卯，以黄水溢入運河，命程國仁豫籌明年運道。

《仁宗實録》卷三六三 諭軍機大臣等：程國仁奏籌辦明年重運經行事宜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丁巳，命嚴緝河工議敘人員。

十一月庚申，以海齡、杜堮俱爲内閣學士。

辛酉，命文孚馳勘山東運河、並河南馬營壩引河督催工料。

甲子，以齡椿爲盛京工部侍郎。

《仁宗實録》卷三六四 戊辰，又諭：御史黄大名條陳粤東積弊一摺。據稱，粤東有三合會名目，即從前之添弟會，招黨呼羣，多在廣州府屬之清遠、從化、韶州府屬之英德及廣西之梧州、北流、遷江、百色等處，且有入會之在官人役，豫爲通信包庇，擾害閭閻。著該督隨地隨時留心察訪，並飭屬認真緝拏，從嚴懲辦，以靖地方。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己巳，晉封明亮三等侯爵。

《仁宗實録》卷三六四 庚午，給山東濮、范、利津、壽張、東阿、東平、陽穀、冠化、蒲臺、濱、惠民十一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及房屋修費，並蠲緩本年額

賦，及荷澤、肥城、聊城三縣額賦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壬申，諭：朕本年六旬萬壽，普免天下歷年正耗、民欠及緩徵、帶徵銀穀，節經各督撫查明具奏，以次降旨。豁免内惟四川、貴州二省並無絲毫帶欠，特加恩寬免該二省明年正賦十分之二，以示嘉奬。

《仁宗實録》卷三六四　壬午，除山西岢嵐等二州缺額丁銀。

《仁宗實録》卷三六四　諭：御史蔣雲寬條奏慎重河防一摺。所奏俱是。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戊子，調誠端爲甘肅按察使，以程祖洛爲江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六五　十二月庚寅，給河南延津、滑二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蠲緩本年額賦、河工加價等銀，並緩徵汲縣被水村莊額賦。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辛卯，嚴禁直省州縣諱盜。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慶保奏湘潭土民互毆一案見審情形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八　戊戌，諭内閣：張聖愉條奏修武備，除盜賊，理獄訟一摺。

《仁宗實録》卷三六五　戊戌，諭内閣：御史裴鏜奏請清查糧户賦額一摺。國家惟正之供，則壤成賦，自應糧隨地轉。若如該御史所奏，江蘇省有貧民地無一廛，每歲納糧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有地祇數畝，每歲納糧田銀十餘畝至數十畝不等者，皆因業户從前售賣時，未將糧銀全數過户，以致輾轉不清。著江蘇巡撫嚴飭各州縣調查遠年糧册，秉公考覈，現在執業之户，有地若干頃畝，按照則例，應納糧若干。其貧民無著虚糧，一概推收，勿任隱混。該管上司仍嚴行稽察，不得任聽官吏藉端索詐，致滋擾纍。

《東華續録》嘉慶四九　戊戌，諭：甘肅西甯衙門所辦案件，多有與蒙古番子交涉事務，乾隆六十年，曾奉高宗純皇帝諭旨，將該道專用滿洲、蒙古人員，著爲令。後經那彦成以龍萬育奏調，遂相沿兼用漢員。嗣後西甯道一缺，仍遵照成憲，專用滿洲、蒙古人員，不用漢員。

癸卯，命戴均元爲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管理刑部。調吴璥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丁未，以哈甯阿爲内閣學士。

戊申，上閱火器營兵。

《仁宗實録》卷三六八　三月庚申，諭内閣：御史李肇頌條陳民欠積弊一摺。直省糧户完納錢糧，例應自行交納，如有交通胥役，日久掛欠者，著該州縣官實力勾稽，一經查出，將包攬之胥役斥革嚴懲，並將糧户一併懲處，以免拖延。其民間典當地畝，未經過糧者，因應徵錢糧，仍係原業户收回交納，遂不免有豫

嘉慶二五年（庚辰、一八二〇）

支侵用情事，並有年限已滿，匿不投稅過糧者，並著地方官一體清釐，以杜影混。至按地徵糧，相安已久，該御史所稱糧地不符，請飭各直省按某里某段逐一清查，其事紛擾難行，著毋庸議。

《東華續録》嘉慶四九　甲子，上啟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以兵部遺失行印，命明亮降五級留任，毋庸管理部旗，仍留内務府大臣。戴聯奎以三品京堂用，曹師曾、常英以四品京堂用，常福賞給四品頂帶，管理圓明園。

戊辰，以劉鐶之爲兵部尚書，汪廷珍爲左都御史，王宗誠爲禮部左侍郎。以阿克當阿、吴邦慶俱爲兵部左侍郎。以哈甯阿爲兵部右侍郎。

癸酉，上幸盤山。

程國仁因病解任，調錢臻爲山東巡撫。以瑞弼爲江西巡撫，韓文綺爲江西布政使，章凱爲四川按察使。

丁丑，河南馬營壩漫工合龍，加吴璥太子少保。以那彦寶爲鑲藍旗漢軍都統，調禧恩爲户部右侍郎，文孚爲户部左侍郎，以海齡爲刑部右侍郎。

己卯，調吴芳培爲兵部左侍郎，吴邦慶爲刑部右侍郎。

甲申，諭：豫省南岸儀封三堡復刷成漫口，續塌至一百三十餘丈。吴璥等於北岸合龍後，遲延十一日，並不趕赴南岸迅速籌辦，均難辭咎。吴璥著革去太子少保銜，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署理河東河道總督，那彦寶革去都統，降補内閣學士，署理河南巡撫，均撤回議敘。葉觀潮著革去河道總督，留於工次效力贖罪。琦善著革去巡撫，賞給主事銜，隨同吴璥等辦理大工，俟合龍後回京，以刑部主事用。

夏四月丙戌朔，翁元圻以年老命留京，以左輔爲湖南布政使，葉汝芝爲浙江按察使。

癸巳，諭：吴璥年老不能耐勞，河督事務較繁，精力恐難周到，河東河道總督著張文浩以道銜署理，專駐豫省籌辦大工及黄河隄岸各事宜。其山東運河事務，仍著李鴻賓署理，分任其事。吴璥俟張文浩到任，將豫省應辦工程籌畫周妥，交代後，即馳驛前往江南，查勘高堰水勢工程情形，回京供職。

丙申，以舒甯爲内閣學士。

己亥，上閲健鋭營兵。

調姚祖同爲河南巡撫，以吴邦慶爲安徽巡撫，程國仁爲刑部右侍郎。

乙巳，松筠著革去盛京將軍，降補山海關副都統，仍帶革職留任，俟新任將軍松甯到任交卸後，即赴山海關本任，不准來京謝恩。和世泰著革去宫銜、紫禁城内騎馬、御前侍衛、兵部尚書、正藍旗滿洲都統。

戊申，以伯麟爲兵部尚書，仍協辦大學士。調慶保爲雲貴總督，以張映漢爲湖廣總督，調毓岱爲湖北巡撫，以明山爲貴州巡撫，孫爾準爲福建布政使，舒靈阿爲福建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六九　己酉，賑河南儀封、蘭陽、杞、睢、柘城五廳州縣被水災民。

庚戌，賜一甲陳繼昌、許乃普、陳鑾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龔文焯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勞逢源等一百四十三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嘉慶四九　辛亥，松筠著革去山海關副都統，以該旗公中佐領用，有缺補授，無缺在旗候補。裕恩上年署理行在兵部侍郎，咎亦難辭，著退出乾清門，革去侍郎、前鋒統領、副都統，仍留鎮國將軍，隨旗上朝。俞庭輝著加枷號一月，滿日發往伊犂，給種地兵丁爲奴。鮑幹著枷號兩月，滿日改發黑龍江，給兵丁爲奴。以那彦寶爲理藩院右侍郎。

五月壬戌，調張志緒爲四川按察使，章凱爲廣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七一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錢臻奏酌擬整飭章程一摺。據稱東省積習，民不畏官，官轉畏民，畏民之弊，更甚於不愛民。究其致弊之由，皆緣上司不能正本清源，以致官愈怯而民愈驕。此時欲加整飭，先在辨上下、定民志，使民不敢犯上等語。所奏俱是。

戊辰，以者甯爲内閣學士。

《東華續録》嘉慶四九　六月壬辰，以韓文綺爲刑部右侍郎，賞張師誠四品頂帶，爲江西布政使。

甲午，諭：向來在京發遣官犯，俱於奉旨之日即時押令起程，乃外省發遣官犯，往往藉交代未清爲詞，經年纍月任其逗留，啟其刁詐，實屬延玩。著通諭直省文武大員，嗣後發遣官犯，於奉到諭旨之日即勒令起解，不許片刻停留，如有交代未清事件，該管上司另行嚴辦。其官員革職者，奉旨之日即行摘去頂帶。拏問者奉旨之日即令上鎖收禁，均照定例遵行，儻有仍前市恩寬縱者，一經查出，即行革職不赦。懍之。

調張師誠爲安徽布政使，湯孚爲江西布政使。召鄒瀚來京，調德奎爲安徽

按察使，賞琦善四品頂帶，爲河南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七二 乙巳，諭内閣：御史沈學廉奏，稽查化導邪教一摺。

《東華續録》嘉慶四九 丙午，松筠著以本旗驍騎校降補。以承光爲盛京刑部侍郎，麟祥爲湖北布政使，明安泰爲江蘇按察使。

甲寅，轉那清安爲禮部左侍郎，以和桂爲禮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嘉慶五〇 秋七月庚申，特通阿卒，以斌良爲陝西按察使。

《仁宗實録》卷三七三 甲子，給河南儀封、杞、睢、鹿邑、蘭陽、柘城六廳州縣被淹災民口糧有差。

《東華續録》嘉慶五〇 乙丑，以李宗昉爲内閣學士。

己巳，命督撫，屬員有劣迹顯著及才不勝任者，據實劾參，不許勒令告病。

壬申，上啟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戊寅，上駐蹕避暑山莊，聖躬不豫。

己卯，以朱士彦爲内閣學士。

《仁宗實録》卷三七四 上不豫。【略】薨夕，上疾大漸，召御前大臣賽沖阿、索特那木多布齊、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總管内務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啟鐍匣，宣示御書嘉慶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戌刻，上崩於避暑山莊行殿寢宫。

《宣宗實録》卷一 辛巳，諭内閣：朕纘承大統，母后應尊爲皇太后。又諭：朕弟惇郡王綿愷，著晉封爲惇親王，綿愉著封爲惠郡王。

癸未，奉皇太后懿旨：【略】嗣位尤爲重大，皇次子智親王，仁孝聰睿，英武端醇，現隨行在，自當上膺付託，撫馭黎元。但恐倉猝之中，大行皇帝未及明諭，而皇次子秉性謙沖，素所深知，爲此特降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即正尊位。

《宣宗實録》卷二 八月乙酉，又諭：據阮元等奏，越南國王阮福映身故，該嗣阮福皎遵例繕表告哀，並遣陪臣詣關叩陳，該陪价現於關上候命一摺。

丙戌，著將承德府及所屬州縣，併經過畿内之宛平、順義、懷柔、密雲、昌平等州縣，明年應徵錢糧，全行蠲免。

賑河南許州地震災民。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阮元奏，越南國王嗣子遣使齎表告哀一摺。另片稱，傳聞該國有叔姪争立之議，外藩之事，聽其自爲，天朝一概付之不見不聞。該督惟當飭知邊關文武各員，不動聲色，密爲偵探，静守邊境可也。將此諭知阮元。

丁酉，御史袁鉞奏：皇上親政之始，四海仰觀，當先定規模，明正好惡：一，清君心。一，遠姦諛。一，裁冗費。一，停捐例。一，嚴賦課。一，平刑罰。一，廣教化。得旨：規模制度，典册具存，朕曷敢更易，一守成憲，猶懼不及，何好惡之有？又批：論古得實言實意，不避忌諱，深得言官之道。

《宣宗實録》卷三 癸卯，加直隸總督方受畴太子太保。

《仁宗實録》卷三七四 乙巳，奉移梓宫至京。

戊申，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大行皇帝尊謚徽稱，曰：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廟大行皇帝遺詔，頒給朝鮮國。

清宣宗部（起公元一八二〇年，迄公元一八五〇年）

《東華續録》道光一　宣宗成皇帝，仁宗第二子也。母孝淑睿皇后喜塔臘氏，原任總管内務府大臣副都統追封承恩公和爾經額之女，以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八月初十日寅時，誕上於擷芳殿中所。天表挺奇，宸儀協度，頎身隆準，玉理珠衡。自六齡就傅，雜時編修奏承業、檢討萬承風先後侍學，經史融貫，奎藻日新。迨學問已成，猶復時敏修來。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院侍讀學士徐頲朝夕講論，聖業益精。幼即神武，智勇天錫。乾隆辛亥秋，侍高宗純皇帝行圍，威遜格爾，引弓獲鹿，喜動天顔，黄褶翠翎，寵賚優渥。御製詩「堯年避暑，奉慈甯，樺室安，居聰敬聽。老我策駑尚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蓋高宗以十二歲時木蘭從獵初圍，得熊，上則初圍得鹿，年甫十齡也。詩又云：「家法永道緜奕葉，承天恩睨慎儀刑。」則期勖之意深。密定儲貳後，仁宗保愛彌至，屏窺測杜猜疑，用意深遠，見於毓慶宮題詠者不啻再三。而辰夏延涼，則有瀛臺讀書之　命，仲春肄武，則有南苑習圍之命。以及經筵聽講，紫閣程材，乃武乃文，心傳若揭。至於郊壇之祈報，陵廟之薦享，時復主鬯代行，靈承景福。

嘉慶二五年（庚辰、一八二〇）

《仁宗實録》卷三七四　八月庚戌，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略】以明年爲道光元年。

《宣宗實録》卷四　九月己未，定仁宗睿皇帝山陵名曰昌陵。

庚申，【略】除托津、戴均元俱已年老，毋庸在軍機處行走，並不必恭理喪儀，與盧蔭溥、文孚，一併交部嚴加議處。盧蔭溥、文孚年力尚强，與托津、戴均元行走班次在前者有間，仍留軍機大臣。遺詔布告天下，爲萬世徵信，豈容稍有舛錯。故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據斌静等奏，圖舒克塔什卡倫外之沖巴噶什愛曼布嚕特比蘇闌奇，串通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滋事。【略】著慶祥接奉此旨，即日選派得力將備兵丁，星夜兼程，馳赴該處，將爲首滋事賊匪，奮力捡捕，訊明謀叛情由，按律嚴辦。其餘脅從之犯，不可株連，妄加殺戮，致令各回衆相率惶懼，別滋事端，是爲至要。

甲子，給河南蘭陽、睢、柘城、鹿邑四州縣被水災民一月口糧。

《宣宗實録》卷五　庚辰，加賑河南儀封、蘭陽、睢、柘城、鹿邑、杞、祥符七廳州縣被水災民，並蠲緩儀封、蘭陽、睢、柘城、鹿邑、杞、寧陵、淮寧、太康九廳州縣被水各村莊新舊額賦有差，給坍塌房屋修費。

乙亥，又諭：御史張聖愉奏，請查禁漕糧積弊一摺。漕糧爲天庾正供，必須乾圓潔淨，始堪久貯，若如該御史所奏，不肖旗丁，以石灰灑入米上，暗將温水灌入船底，復藉飯火薰蒸，希圖米粒發漲，每石餘出數升，盜賣獲利，以致貯倉之後，易於徵變，不可不嚴行懲治。著通諭有漕省分各督撫，暨漕運總督，嚴飭督運道廳等，認真查驗，並令巡漕御史隨時訪察，倉場侍郎督率坐糧廳，於驗收時，一體詳查。如有前項情弊，將該旗丁從重治罪，並將容隱之押運官弁，一併參處。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斌静等奏，色普徵額帶兵出卡勦捕，賊匪蘇蘭奇等帶領匪衆，由山僻處奔竄，追至巴勒滾山内，殺賊三十餘名，捡獲活賊二十餘名，訊供後俱已正法。又拏獲布嚕特岳哈西第一名，訊據供稱係圖爾第遵莫特之堂弟，因孜牙墩謀逆案發，逃至安集延愛瑪爾地方。本年七月間，會同張格爾等犯卡，殺傷官兵。因官兵追捕，奔出卡外。色普徵額將該犯解交斌静審辦。斌静將前此拏獲逆匪八十餘名，均於取供後即行正法等語。此案蘇蘭奇等，糾結謀逆，僅有賊衆三百餘名，連次據斌静等奏報，勦殺生捡者已有一百餘名，其餘賊衆無多，何以至今尚未撲滅净盡，逆首蘇蘭奇、張格爾亦無下落。其所獲活賊，自應先將起釁緣由，訊問明確，並查明孰爲起意，孰爲脅從，分別辦理。乃色普徵額將卡外所獲之賊，全行正法，但云俱係情罪重大，並無切實犯供。恐係斌静等因事激變，此時轉安行殺戮，希圖滅口。邊陲重地，所關甚鉅，慶祥接奉此旨，自己帶兵馳往，即迅速前進，趕抵該處，連將賊首蘇蘭奇等設法捡獲，掃除餘氛，並細訪起事根由。該處回民衆多，必不能掩人耳目，慶祥察訪真確，如實有激變及妄殺情事，即行據實嚴參，不可瞻徇諱飾。斌静等摺，著發給閱看，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六　冬十月丁亥，諭内閣：朕恭閱皇祖高宗純皇帝實録，内載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聖諭：朕聞外省百姓，有生計稍裕之家，每遇喪葬之事，多務虚文，侈靡過費。其甚者，至招集親朋，開筵劇飲，謂之閙喪。且有於停喪處所，連日演戲，舉殯之時，又復在途扮演雜劇者。從來事親之道，生事死祭，皆必以禮，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者，均爲非孝。況當哀痛迫切之時，而顧聚集親朋，飲酒演劇，相習成風，恬不知怪。非惟於禮不合，抑亦於情何忍，甚有關於風俗人心，不可不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仰見我皇祖崇儉去奢，風世勵俗之至意。近日京師及外省風氣，競尚浮誇，亦不獨喪葬一事爲然。國家定制，凡婚葬祭祀，官員士庶，各有一定規制，若以侈靡互相矜詡，動致非禮僭越。記云：喪具稱家之有無。以一事之趨於習尚，蕩費資産，不念生計，甚至務虚文而蹈侈踰，其有關於風俗人心者甚大，亟宜嚴申禁令，以挽結習。著步軍統領及直省督撫，各飭所屬，將民間婚喪等事，悉照會典所載規條刊發，徧行曉諭，務令祇遵，不得習尚浮華，有違定制。仍著該管各衙門隨時稽察，如有不遵例制者，嚴行究辦，以副朕敦本務實至意。

乙未，免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布特哈、茂興、墨爾根等處被水田畝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餘晌應徵額糧，並貸旗民銀米。

《宣宗實録》卷七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錢臻奏，酌籌曹、沂等處緊要事宜一摺。曹、沂等處，民風不醇，邪教鹽梟掖匪等，根株未斷，亟宜整頓，使之革面革心，不致養癰貽患。

又諭：本日據斌静等奏，緩福馳抵喀什噶爾，會同酌辦情形，所奏殊未明晰。斌静等發此摺時，距張格爾蘇蘭奇等滋事之日，已一月有餘，其何以起釁緣由，豈有仍未查明之理？色普徵額既已率衆勦殺賊衆多名，追出卡倫，何以張格爾、蘇蘭奇忽杳無下落？前此色普徵額所獲活賊二十餘名，及解交斌静八十餘名，正可根訊確供，又何以全行正法？究竟所殺是否逆賊，抑係無辜布嚕特，或係無辜回民？斌静等一味濫殺，以期滅口，從前屢傳薩木薩克滋事，及經查辦，皆無其人。此次張格爾稱係薩木薩克之子，何以突如其來？蘇蘭奇祖父著有勞績，伊亦賞加翎頂，素爲出力，何以遽萌異志？且賊衆僅三百餘人，輒敢圖爲不軌，均非情理，其中必另有激變緣由。又或斌静等惟怯無能，一聞訛言，遽爾張皇失措，辦理乖方，以致邊人驚竄。此時張格爾、蘇蘭奇二人，毫無蹤影，斌静等此次之奏，但稱山内雪深草枯，兵難行走。看來伊等之意，竟係全無把握，希圖含糊了事。前已有旨，令慶祥馳赴喀什噶爾查辦，著即迅速前往該處，查明起事根由。或應帶兵追捕逆首，或應傳檄諭令縛獻，一面撫定邊疆，一面將實在情形，據實奏聞，以憑覈辦。至綏福本係慶祥派往之員，慶祥到彼後，即隨同慶祥辦事，不可再與斌静等會銜奏事，扶同支飾。將此由六百里諭知慶祥，並傳諭綏福知之。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孫玉庭等奏，現因審訊命案，究出匪棍胡大成，自立仗頭名色，在海州邊境地方，私設鹽關，聚集夥黨，帶有火器刀械，架護私梟，抽錢漁利，致釀人命。業將著名仗頭胡大成及夥黨李成幅等各犯共三十五名，全行捡獲，並起出鐵礮鳥槍刀械火藥等項，委員迎提審辦等語。江南海州地方，與山東沂州所屬毗連，向爲鹽梟盤踞之區。該匪徒私立仗頭名號，聚集多人，竟敢收藏槍礮軍火刀械，以備拒捕，此不但有妨鹺務，若因循不辦，其勢漸張，爲害甚鉅。昨據錢臻奏，已將山東委員等會同拏獲案内首夥各犯，解歸江省審辦。孫玉庭即督飭嚴行審訊，並嚴究槍礮軍火來歷，是否營伍中不肖員弁，有通同舞弊之處，尤宜嚴究，按律懲辦。該督等仍不時查訪，聞有此等大夥梟徒，立即派員嚴密查拏，務令畏法斂戢，漸淨根株，不致養癰貽患，以静地方，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嘉慶五〇　甲辰，恭上尊謚曰：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廟號仁宗。

《宣宗實録》卷七　賑江南海州被水被旱災民。蠲緩安東、沛【略】二十九州縣，淮安、大河、徐州三衛新舊額賦，並給貧民一月口糧。

《宣宗實録》卷八　十一月戊午，諭内閣：英和等奏，各省攤捐流弊，請定限制一摺。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祥奏，馳赴喀什噶爾，查辦布嚕特等滋事一案，接奉兩次諭旨，先行覆奏一摺。慶祥於途次接奉連次所降諭旨，現已兼程前往，計前月二十日後，已可抵喀什噶爾。此案張格爾等起事根由，前據斌静等三次奏報，總未明晰，且將所獲多犯，全行誅戮。昨斌静等又有奏留糧員摺報，於前事竟未提及，伊等之意，以爲業已顯頇了事。究竟張格爾等是否實有糾衆謀叛情事，抑係始而張皇，繼而激變？斌静等回護前奏，不敢據實陳明。慶祥務遵照歷次所降諭旨指示之處，將起釁根由，詳細確查。如斌静等實有辦理錯謬之處，該將軍即行據實參奏，不可稍有瞻徇諱飾。現在各首逆俱已逃竄出卡，卡倫外冰雪在地，難以駐兵，該將軍將豫派官兵二千名停止前往，所辦甚是。該將軍如

查明張格爾實有其人，胡則實有叛謀，蘇蘭奇實經助逆，訪明各犯下落，或應購線緝拏，或應傳檄捻捕，該將軍自行斟酌辦理。邊疆以外，萬不可深入窮追，別生枝節。慶祥接奉諭旨，即將查辦實在情形，先行據實覆奏。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壬戌，又諭：王得祿奏，臺灣陸路免死夥盜，請從嚴辦理一摺。

諭軍機大臣等：王得祿奏巡查臺灣，並督緝獲盜情形一摺。臺灣嘉義縣地方，盜夥多人，連劫店鋪，爲害居民。先經該鎮道查拏，王得祿渡臺後，督飭將弁，曉諭紳耆，將逸盜拏獲八十餘名，所辦尚好。其未獲各盜犯，仍應飭令鎮道，勒限嚴緝，以淨根株。至所稱淡水之滬尾、雞籠及噶瑪蘭一帶洋面，又有匪船遊奕等語。從前洋面大幫賊船，往來肆劫，勦捕多年，始行淨盡，比年洋面肅清，何以忽又有匪船遊奕？王得祿係水師提督，洋面皆伊所轄，責無旁貸，此等匪船若不及早撲滅，聽其勾結，又成大幫，必致滋蔓難圖。著該提督即分飭舟師，出洋捻捕，查明遊奕盜船，共有幾隻，責令悉數掃除。儻遷延不辦，再令擾及內洋，該提督不能辭其咎也。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九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英和等奏，據民人龐德恭密首李昂等邪教惑衆、謀爲不軌情事，並呈出李昂家所藏槍法書本。此案所控李昂與張漢才等常通書信，並李昂自造藥箭軟甲，昂精於數學，從前滑縣滋事，李墨縣人周神童子，能騰雲駕霧，本年九月二十日必一切兵器俱已完備。又有即墨縣人周神童子，能騰雲駕霧，本年九月二十日必有動手作亂者進城，謀官劫庫，四五人即能成事各情。其言頗覺怪誕，但事關謀逆重情，不可不查明虛實。著錢臻即督同琦善，遴派精細員弁，密赴泰安縣，按照呈內所開村莊住址，確切查訪，並查起李昂家有無藥箭、軟甲、兵器等件。如其事屬實，必當從嚴究辦，不可稍存姑息，致令漏網。若事無影響，亦不可擾衆無辜，激成事端，即究明龐德恭因何誣陷情由，照例治罪。原摺、原呈及槍法書一本，俱著發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祥奏，查明張格爾糾同蘇蘭奇等謀逆大概情形一摺。此案逆裔張格爾，欲圖搶復喀什噶爾，與蘇蘭奇潛通信息，糾結謀逆。蘇蘭奇煽惑回衆，首先接應，燒燬卡倫，殘害官兵，是該逆等久蓄逆謀，尚無激變枉殺情事。現在賊氛四散，餘黨殲捡，惟有張格爾、蘇蘭奇竄逸未獲，斷無有因一二逋賊，帶領大兵深入夷地、窮追大索之理。慶祥所辦甚是，即曉諭衆伯克，及布嚕特、安集延等，協力訪拏，並懸賞購線，設法誘捡，以正刑誅，而靖邊圍。【略】又另摺參奏，斌静被衆伯克公同控告行止不端，並回務章京綏善、廢員賈炳，與斌静家人張得幅結拜弟兄，倚勢婪索，淩辱伯克等款。朕早已料及，實爲可惡，大干法紀。斌静、綏善均著革職拏問，交慶祥嚴行審訊，其家人張得幅已經該將軍截留帶回，廢員賈炳另降諭旨飭拏，迅速解往。慶祥即提同人證，徹底嚴究，務將所控各款，逐一訊明，按律定擬具奏，不可稍有寬縱。

《宣宗實録》卷一〇　十二月甲申，上尊號曰恭慈皇太后。

乙酉，恭上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奉皇太后懿旨，立繼妃佟佳氏爲皇后。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孫玉庭等會議查辦江蘇省漕務情形，酌予限制各款一摺。直省漕賦，以江南爲最多，而積弊亦最甚，若將一切陋規，全行裁革，徒務虛名而不求實濟，原恐不免有格礙之處，今欲返積重之勢，必自去其已甚始。如該督等所奏，旗丁幫費，不能遽裁，沿途陋規，不能盡革，州縣浮收，不能盡去，自係實在情形，均即照所議。旗丁幫費，准其計米津貼，照每石五錢四錢遞減之數給發，此外不准絲毫浮索。沿途陋規，照舊有之數，酌減一半。州縣收漕，照每石餘米二斗五升，無分紳民，概定八折收納。此係該督等因地制宜，酌量調劑，朕是以允其所請。但此事惟在該督等嚴飭官吏旗丁，實力遵行，不可名爲裁減，實則仍前濫索浮收。其現裁之數，仍期遞年量減，不可再有增添。至糧道、知府收受漕規，本干例禁，該督等即當嚴行飭禁。

又諭：孫玉庭等奏，請停止淮南北口岸鹽斤加價一摺。據稱辦理鹽務，減價乃可敵私，鎖引方能裕課，今因加價而鹽不能銷，不如勿加而鎖鹽較暢。請將現在淮南北綱食各岸，加賣鹽價三釐，援照從前停止楚西餘息之例，自辛巳綱起，均予停止，此後可令專心趕辦課賦，於食課兩有裨益等語。【略】著孫玉庭、延豐等再行通盤籌畫，總期每歲引課，永遠年清年款，毫無短絀，務得正本清源之道，行之日久，俾鹽法日有起色，漸復舊規，不致又議加增。

己丑，又諭：廣泰奏，浙商課本繁重，轉輸不繼，懇請量予調劑一摺。浙鹺近年引目墮銷，商力日形疲乏，昨特降諭旨，將每年應交玉貢折價銀十萬兩，停其交納，並節年未解玉貢折價銀俱行豁免。茲據奏，引銷遞有積壓，其每年俸餉雜費等銀，墊發過多，不免清前積後，而商人成本較重，轉運不前，必須量爲變通。積墊銀兩，責成該鹽政督同運司，飭商先行提前歸補外，加恩著照所請，將本年帶課銀一百十一萬六千三百餘兩，原限庚辰綱起，分五年完繳者，

展俟銃引賠課完繳之後，於壬午綱起，依限接徵。其未完報效各餉銀一百五十二萬餘兩，原限辛巳綱起，分五年完繳者，准其於原限上加展五年，分限十年完繳。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慶祥奏，審擬從逆各犯情罪，附參失察之該管伯克，並參奏斌靜、色普徵額辦理草率各一摺。此案張格爾與蘇闌奇潛通信息，糾結回衆謀逆，現訊各犯供詞，均稱係張格爾因窮苦起意搶復喀什噶爾。但該逆等糾集賊衆，僅三百餘人，一經官兵接仗，即已張皇逃竄，是該逆等鼠竊情形顯然，何以遽敢圖爲不軌？恐另有激變情事。該將軍因斌靜等已有辦理不善之咎，即存化大爲小之見，欲將就完案，輒將起釁根由，匿不奏聞。朕辦理庶獄，原無成見，不爲已甚，亦不能將就了事。第斌靜縱容委員家人等，苦纍回衆，前據慶祥等訪察，並該回人控告，已有端倪。此時若顧頊定案，不將罪狀明白宣示，該回衆等必心懷不服，以爲天朝辦事，如此朦混草率，其何以伸國法而震邊陲？且使後來派往之人，益無所儆戒，於新疆全局，大有關係。斌靜前已降旨革職拏問，色普徵額將捕獲各犯，不問名姓，全行正法，辦理乖謬之至，並著革職拏問，歸案審辦。該將軍務再詳細嚴究，並密加訪察，秉公據實審擬具奏，不得稍有不實不盡，自蹈欺隱。其邁瑪特里提普等應行正法、發遣、留質各犯，均著照所擬分別辦理。專管回莊之六品哈孜伯克邁瑪第敏、七品明伯克岳和普、五品阿奇木伯克特木耳和卓，於蘇闌奇糾人策應，毫無覺察，均著革去伯克。統轄回莊之喀什噶爾三品阿奇木伯克額依默爾、四品伊什罕伯克阿布拉，失於查察，額依默爾著降爲五品伯克，阿布拉著降爲六品伯克。至布嚕特蘇雲都克，一聞蘇闌奇謀逆，勸阻被傷，霍罕伯克愛瑪爾不敢助逆，該將軍或當堂獎賞，或傳諭獎勵，所辦俱是。仍即曉諭該回衆等，訪查張格爾蘇闌奇等下落，一經偵探確實，務設法誘捡，審明治罪，以彰國憲。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又諭：本日卓秉恬奏陳川、陝、楚老林情形。據稱由陝西之略陽、鳳縣，東經寶雞等縣，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寧羌、褒城，東經四川之南江等縣，陝西之紫陽等縣，至湖北之竹山等縣，中間高山深谷，統謂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遼闊，宜種包穀、蕎豆、燕麥，徵糧極微，客民給地主錢數串，即可租種數溝數嶺。江、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墾荒種地，架數椽即可棲身，謂之棚民。種地之外，多資木箱、鹽井、鐵廠、紙廠、煤廠傭工爲生。惟人聚既多，則良莠莫辨，不安本分者，一遇旱潦之時，糧價昂貴，傭作無資，一二奸民倡之，以嘆大户爲名，蟻附蜂起，無所畏忌。山內州縣，大者周圍一二千里，小亦五六百里，遇有事必數日聞報，數日始至其處，糾結者既難以輕動，遠颺者又莫可追捕。且省各有界，賊或踰境而免，官難越境而謀。各處距會城甚遠，若三省大吏，往返咨商，州縣奉飭，恆在數月以後。故區畫老林之策，當合三省共議，於扼要之地，專設大員控制。如福建之臺灣、廣東之雷瓊、湖南之鳳凰、永綏等廳，皆有道員駐劄其地，況老林險隘，棚民聚散無定，雖陝安道、川東道、安襄鄖荆道，未嘗不分轄其地，而地界既分，官易推諉。查鄖陽地方，明季曾設撫治大員，嗣經裁撤。現經生齒日繁，若不妥爲措置，必致日久生事等語。川、陝、楚老林，地連三省，幅員遼闊，山川險阻，棚民易致滋事。宜如何彈壓撫綏之處，著將攸銛、朱勳、毓岱，確勘情形，悉心籌畫，會同定議具奏，卓秉恬原摺，著鈔寄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巳，加上孝敬憲皇后、孝聖憲皇后、高宗純皇帝、孝賢純皇后、孝儀純皇后尊謚。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斌靜等奏，喀什噶爾坐卡副護軍參領音德布被戕，護軍校明順病故，此二缺請照前奏裁撤一摺。向來新疆各部落人等，俱屬安靜，無多事端，擬將各處坐卡侍衛員缺酌撤，以省京中多派人員。近因逆回張格爾與沖巴噶什部落布嚕特比蘇闌奇等，密商滋事，圖舒克塔什坐卡侍衛音德布被戕，可見該卡乃爲要隘。著寄知慶祥，查明圖舒克塔什坐卡侍衛員缺，究屬應否裁撤，酌定具奏，再降諭旨，明順所遺員缺，即照原擬裁撤。尋奏，圖舒克塔什卡倫，界連外夷，實屬要隘，坐卡侍衛不應裁撤，仍請由京派往。從之。

乙未諭內閣：朕初自熱河回京時，召見英和，詢以政治。據奏各省府州縣養廉，不敷辦公，莫不取給陋規，日益加增。不若通諭督撫藩司，逐一查明，分別應存應革，定以限制。【略】著即明白宣示各督撫，停止查辦，惟在各大吏正己率屬，獎廉黜貪。如有苛取病民之事，立加黜革整正，斯吏治澄清，民生日臻饒裕矣。至英和此奏雖誤，然其心究係爲公起見，但於外省情形，未能周知，以致冒昧建言。朕於科道條陳之事，有窒礙難行者，尚不加以譴責，此時若將英和遽下吏議，恐在廷大臣，以言爲戒，轉非朕虛衷延訪之意，惟若仍留樞密之地，恐不足以服衆心。英和著毋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其餘一切管項，俱照舊供職，英和非無天良之人，自必知感知奮也。

浙江道御史梁中靖奏，錢法日弊，請敕部嚴立科條，以絶私銷盜賣，並酌改

賞罰，以昭平允。下部議。尋議私銷盜賣，實於錢法有礙，向來例禁本嚴，自當按律究辦。

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

《宣宗實録》卷一二 正月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慶祥奏，設法捡捕逆匪並密陳回疆情形各一摺。張格爾既實有其人，藉名和卓後裔，冀圖煽惑回衆。蘇蘭奇、胡則二犯豫知逆情，巴依巴哈什、蒙達拉克等倡先助逆，均應按名捕獲，以正刑誅。

《東華續録》道光三 戊午，先是，御史陳鴻奏，鹽政衙門需索規費，請將兩浙長蘆鹽政衙門裁歸督撫管理。命大學士、軍機大臣、户部會議。至是議上。得旨：托津等會議浙省鹽務改復舊制一摺。浙省鹽法敝壞，不能不隨時變通。著照所議，將浙省鹽務仍歸浙江巡撫兼管；其浙江鹽政一缺，仍改爲杭州織造。其鹽務正雜各款及關税數目，著新補授杭州織造兼管。南北新關税務廣泰著補授杭州織造。其鹽務正雜各款及關税數目，著新任巡撫帥承瀛會同廣泰分别交代清楚，運使以下等官及一應改復事宜，並著帥承瀛於履任後妥議具奏。至長蘆鹽政，立法已久，無庸更議更張。

《宣宗實録》卷一二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成齡、陳若霖奏，會議辦理浙江漕務一摺。浙省漕額較多，其徵漕之杭、嘉、湖三府州縣與江蘇接壤，其漕弊大約相似。【略】旗丁幫費准其津貼銀三錢四錢，不得有逾四錢之數。其從前調劑錢米，兑費、加兑、鋭尖、揉米各名目俱永遠裁革。沿途陋規，總須照舊有之數實加删減，至少亦須裁去十之三四。州縣收漕，每石餘米二斗五升，無分紳士農民概以八折交收，此外不得浮加顆粒。此緣積弊已深，一時不能驟革，不得已且示以限制。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户部會同吏、兵兩部議覆給事中孫世昌奏請照舊例禁止江海關茶船出洋一摺。商販茶船，向由海道運至内地銷售，嗣經蔣攸銛奏請禁止出洋，令其由内河販運；上年復經陳桂生以江海關税課短絀，奏請仍准茶船出口，嚴查偷漏。當經降旨准行。兹該給事中復以禁止茶船出洋杜絶夾帶通洋情弊爲請。海關商販出口船隻必不止於茶葉一項，是否禁止茶船出口即可盡絶偷漏之弊？著孫玉庭、魏元煜詳查明確，務使商民胥便、奸弊悉除。

辛巳，山東巡撫錢臻奏，遵旨查辦孫維京控邪教一案。嚴搜張書笏、張夢蘭、王世焯、王廷驊、王家桐五家，俱無存置槍刀器械及不法邪教經卷等件。訊之孫維胞弟孫洮、伊子孫士貞，亦稱被控之張、王二姓委皆安分紳士。查孫維上次京控，訊係瘋迷。咨結收管，應俟遞解到省，再行摘提覆鞫，務得實情。得旨：孫維解到後，明白質審定擬，務期無枉無縱。所控若全屬子虚，必應重懲，慎毋曒及無辜。

《東華續録》道光三 二月乙酉，諭：各直省修復社倉、義倉。

《宣宗實録》卷一三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童槐奏，前在山東泉司任内，訪聞海州、宿遷、邳州一帶私梟聯結竟有千餘人之多，分作二十四撥，每隔數十里安設一撥，俱係劉三毛爲首，膽敢竪立旗號，書寫「替天行道」字樣。所有拏獲之胡大成，僅止管領一撥，並非首匪，且該犯就獲後，隨經劉三毛補設一撥，另派一人管領等語。

又諭：據張聯奎奏，登州鎮水師營額設戰艇船十二隻出洋巡哨，其船每届三年小修一次，又三年大修一次，再三年驗拆修造。現在查明祇有南汛戰船二隻修好適用，其餘應修十隻俱隨時會驗、報明交廠。迄今遲至數年並十數年之久，並未據登萊青道委員興工修造。每年逢出洋巡哨及水操之期，係該道飭令州縣雇覓商船頂替出洋等語。

庚寅，新授安徽巡撫李鴻賓奏，南行途次接奉諭旨查辦該省虧空，先行恭摺覆奏，俟抵皖後督同藩司張師誠悉心察覈。

《東華續録》道光三 辛卯，雲南永北廳屬夷匪滋事，命總督慶保勦之。

《宣宗實録》卷一三 己亥，又諭：孫玉庭等奏，查明淮商辦運情形，請停止淮南北口岸鹽斤加價一摺。【略】著照所請，自辛巳綱爲始，所有淮南北綱食各岸鹽斤加價概行停止，以紓商力。

舉行嘉慶二十五年大計：直隸，卓異官十四員、罷輭官一員、年老官八員、才力不及官二員；南河，卓異官一員、年老官一員、有疾官一員。

《東華續録》道光三 庚子，命孫玉庭協辦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任。加陝甘總督長齡太子少保。

辛丑，以故恰親王載坊弟載垣襲爵。

《宣宗實録》卷一三 癸卯，諭：御史王家相奏，請申明募充書吏舊例一摺。在京各衙門書吏均有承辦公事之責，其年滿考取吏典即爲進身之階，自應循照

舊例招募保結承充。若如該御史所奏，各衙門書吏缺出，並不出示募充，有已退而重役者，有已革而冒名者，有索取缺底錢者，又有身後辦事者，以致舞文玩法，諸弊叢生。著部院各衙門於選充書吏時，均各查照舊例招募。

修山東運河聽屬魚臺縣五汛隄工，從署河道總督張文浩請也。

乙巳，疏安徽靈璧縣減黃引河並築隄堰，從協辦大學士總督孫玉庭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三　丙午，撥廣東陸路提標外委二，歸善縣守備一、老隆汛外委一，分駐連平州河源縣、龍川縣城。移龍川汛千總駐老隆汛，並撥兵隸之。

《宣宗實録》卷一三　丁未，諭内閣：御史郭泰成奏，請嚴禁晉省私販鴉片煙一摺。鴉片煙一項，敗壞民風，久經飭禁。兹該御史奏稱山西太谷、介休等處，竟有富商大賈販此牟利者。著成格飭屬嚴查，將販賣之人拏獲按律懲治，勿令漸染成風，有害民俗。

《宣宗實録》卷一四　三月癸丑，諭内閣：阮元奏酌撥廣東商捐公用銀兩津貼廣西捕費一摺。粤西案犯繁多，緝捕經費不敷，係屬實在情形。該督奏請酌籌津貼，著照所請，將粤東洋商捐輸公用存款内撥銀二萬兩，交粤西鹽道庫存貯，遇有拏解會匪、盜匪及獲解大起案犯，即於此内動支津貼。年終詳明該督撫查覈，毋庸咨部報銷。

甲寅，以山西岢嵐、興、大同、陵川、榆社、和順、河津、忻、定襄、薩拉齊十廳州縣上年歉收，糧價增昂，命糶貸倉穀並緩陽曲、太原【略】十四州縣應買節年動缺穀石。

丁巳，諭内閣：毓岱奏，湖北寶武局缺鑄卯錢請免補鑄一摺。著照所請。

戊午，諭：那清安等奏，審明王履泰等挾妓飲酒分别定擬一摺。此案已革知府王履泰於國服期年内傳喚女檔進署唱曲，干犯禁令，事發後復串供諉卸，實屬謬妄狡詐。著即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略】據稱大名府城接壤東豫，常有女檔班往來流寓等語。此等惰民攜帶幼女沿途賣唱漁利，最爲風俗人心之害。直隸、山東、河南境内時有女檔班流寓，甚至出入官署，不可不嚴行禁止。

《東華續録》道光三　辛酉，仁宗睿皇帝梓宫發引，上奉皇太后恭送。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慶保奏，馳抵大姚，與提臣札商，分别勦辦永北、大姚兩處夷匪情形一摺。此案永北逆夷傅添貴等哄動愚夷假託妖言，句結滋事，見在已有七八千人，其偷渡過江在大姚焚劫滋擾者亦有三四千人。雖其中多有裹脅烏合之衆，然賊數已爲不少。先因各處派調官兵未集，自不便輕率進勦。該督等續調官兵合計先後已有八千餘名，更加以土練四千，兵勢亦不爲不厚。該督當知會提督張鳳，相度機宜，分路進勦，仍一面防護完善地方，安撫夷民，勿使再有裹脅。總須一鼓作氣痛加勦辦，使賊匪震懾兵威，則脅從者自必聞風解散，首逆勢孤，易於成擒，斷不可遷延時日，致令滋蔓難圖。

丙寅，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隆恩殿，恭奉册寶，上孝淑睿皇后尊謚曰「孝淑端和仁莊慈懿光天佑聖睿皇后」。

癸酉，午刻大葬仁宗睿皇帝於昌陵。

甲戌，加托津、曹振鏞太子太傅。

《宣宗實録》卷一五　命工部左侍郎穆彰阿爲内務府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三　己卯，以升祔太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宣宗實録》卷一五　庚辰，諭：前有旨令羅思舉即赴貴州提督新任，現在雲南永北廳及大姚一帶夷匪滋事，裹脅幾及萬人，不可不速爲撲滅。貴州與雲南境壤毗連，該提督久歷戎行，著接奉此旨即馳驛兼程速赴大姚軍營幫同慶保、呢瑪善、李錦麟督兵勦辦。

《宣宗實録》卷一六　四月辛巳，禮部議覆廣西巡撫趙慎畛等疏請添設興安縣猺民學額。得旨：廣西興安縣應試猺童人數在十人以上，准其酌取一名；二十名至三十名准其酌取二名，不必作爲定額。

甲申，諭：御史馬步蟾奏請禁外城開設戲園戲莊一摺。京城前三門外居民輻輳，歲時伏臘，戲園演劇聚酺，原不在例禁之内。若如該御史所奏，士民挾優釀飲，耗竭資財，曠廢職業，則因此導侈長惡，不可不嚴行飭禁。現當遏密之時，均已不禁自止，但恐嗣後仍蹈舊習。著步軍統領五城豫行示禁，將來仍有前項徵逐歌場招搖侈肆者，隨時嚴拏懲辦，以杜奢靡而端習尚。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李德立奏稱，山東近日盜賊公行，劫竊事件多於他省，而盜竊耕牛之案爲尤甚，總由地棍土豪敢爲窩主如高苑之孫家集、齊東之王家寨，【略】類多宰造地屋，豢藏盜匪，爲之銷贓分肥。不逞之徒賴其容留，乃能四出滋擾，甚且闖入村莊，硬牽牛馬，公然聲留住址，令事主持錢回贖。【略】著錢臻督同琦善，遴選文武幹員，分投查訪得實後設法捻捕按律嚴懲。【略】惟是曹、沂一帶民俗强悍，掖刀紅鬍匪類實繁有徒，不可張皇搜捕，致令聞風驚竄，聚集多人，别生事端。

又諭：趙慎畛奏，審明編造逆示結會未成並究出另有拜會匪徒分別辦理一摺，已交刑部議奏矣。此案廖五桂所造逆示內，有地方官橫行訛詐剝削良民之語。地方官賢愚不一，粵西地居邊遠，恐該州縣竟有貪黷虐民，上司稽察不周之處，該撫不可因犯供內訊無其事，即將就完案，不加深究。著再行詳加查訪，如該地方官實有朘削民膏，肇釁激變情事，即行據實嚴參，執法懲辦，不可稍涉徇縱。至粵西地方匪徒拜會之風甚熾，總在府州縣官留心查察，一有糾結之事，迅即捕治，則人數無多，不致養癰貽患。

乙酉，兩廣總督阮元等奏，廣東新設卹嫠公局，請撥糧道庫貯間款接濟。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三 庚寅，授呢瑪善爲欽差大臣，督辦雲南永北軍務。

實授那清安左都御史，調阿克當阿爲工部右侍郎，以成書爲兵部左侍郎由太常寺少卿遷。

《宣宗實録》卷一六 癸巳，諭内閣：御史李肇頌奏，請飭禁奢侈積習一摺。直省州縣等官有倉庫錢糧之責，自當潔己奉公，撙節用度，庶不致虧短公項，貽害身家。

《東華續録》道光三 裁陝西提鎮所屬遊擊一、都司五、守備四，增設千總一、千總、外委各二，把總、額外外委各四，單二、把總一。

甲午，增設山東曹州鎮營守備一，千總、外委各二，把總、額外外委各四，單縣營參將、守備、千總、把總各一，外委二，額外外委四，隸曹州鎮轄。撥鉅野營所轄單縣汛弁兵，歸新設之單縣營。補還鉅野營把總一，並額兵歸單縣營參將兼轄。添設曹州桃源營守備、外委、額外外委各一，改原設千總爲守備，隸曹右營兼轄。添設曹州劉家口汛千總、外委各一，隸曹中營轄。添設兗州鎮營千總一、把總四，沂州營把總二、外委、額外外委各一，郯城縣紅花埠汛千總、外委各一，隸臺莊營轄。

甲辰，慶保等奏，勦洗大姚拉古賊巢，全境肅清，永北首逆瞎眼唐老大就擒。

《宣宗實録》卷一七 戊申，以翰林院編修吴敬恆爲雲南鄉試正考官，湖廣道御史宋其沅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王維詢爲貴州鄉試正考官，内閣中書繆玉銘爲副考官。

己酉，諭：山西通省州縣向來丁徭、地糧分款徵收，嗣因貧民輸納維艱，節經奏准將丁徭銀兩歸地糧攤徵，已有八十一州縣，惟孟縣等二十州縣未經議改。

庚午，調廉善爲吏部左侍郎，成書爲户部右侍郎，轉哈豐阿爲兵部左侍郎，調常英爲兵部右侍郎，以裕恩爲理藩院右侍郎由副都統還。

《宣宗實録》卷一八　諭内閣：孫玉庭等奏，查明未運殘引懇請一體停免加價一摺。【略】著加恩准其將辛巳以前未銷殘引一律停免三釐加價，以歸盡一。

以吏部尚書那彦成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癸酉，諭：呢瑪善等奏，永北軍營節次拏獲首夥匪犯，分别辦理，地方安謐，並大姚搜獲餘匪究出緊要賊目各一摺。雲南永北廳土司所屬野夷，因該土司目把將地土典賣與漢民耕種，生計艱難，各懷怨恨。首逆唐老大即唐貴糾同逆目陳添培等，以驅逐漢民爲辭，煽惑夷衆，於本年正月起事，焚搶村寨，劫殺漢夷，裹脅至七八千人，渡江擾及大姚，分股恃險抗拒。慶保自黔省審案回滇，途次接據稟報，即馳往調兵督辦，先將大姚一股夷匪勦洗净盡，捡獲賊目陳添培等。其永北賊匪亦檄飭官兵，攻破賊巢，生捡首逆唐老大及賊目逆夷數百餘名，掃蕩賊氛，兩處地方悉臻安謐。慶保調度有方，藏功迅速，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

【略】呢瑪善遵旨赴滇，比到軍營，雖已掃穴捡渠，尚有零匪竄匿山谷。該將軍不事貪功，分派員弁入山搜捕，深合機宜，著加恩交部議敘。

又諭：呢瑪善等奏，會籌善後事宜先清理漢夷典賣地土酌擬章程一摺。【略】著照所議，除漢民現居夷地者自願退地歸籍外，餘俱暫令照原典買之地土耕種餬口。飭令土司等將歷年典賣折準地土分晰清查，造册呈送到官，遴派公正明幹之員會同該廳，按寨確勘，分别等差，責令依所定初限、二限、三限設法取贖，以便漢民陸續歸籍。如過期不能取贖，則將原地斷歸漢民執業，該廳另造納糧漢户清册報查。其無業漢民溷跡生事者，概行遞籍管束。至山箐地土，嚴禁砍賣樹木，先俾夷人生計有資。

《東華續録》道光三　以顧皋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詹事遷。

《宣宗實録》卷一八　乙亥，以京畿道御史沈學廉爲湖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但明倫爲副考官；編修程恩澤爲四川鄉試正考官，内閣中書徐瀚爲副考官。

丙子，以直隸提督徐錕爲西安將軍，調甘肅提督楊芳爲直隸提督，以陝西陝安鎮總兵官齊慎爲甘肅提督，安徽安慶協副將達凌阿爲陝安鎮總兵官。

丁丑，諭内閣：孫玉庭等奏，查議海關向准茶葉出口運往北省銷售，嗣因防其載往閩廣禁止販運，上年經該撫奏請弛禁，而給事中孫世昌又以事多流弊，請仍飭禁。兹據該督等詳查江海關出口茶船與閩廣浙省之船可以利涉深洋者不同，舵水人等又不能諳習南洋沙線，勢難偷越，自係實在情形。著照舊例，凡北赴山東、天津、奉天等處茶船，仍准其納税放行；其向由内河行走輸税者，著照舊禁止出洋，不容紊越。

戊寅，諭：【略】班禪額爾德尼等援照前例咨請代奏，著准其恭備貢物交年班堪布一併帶京恭進，一切均照乾隆年間成例辦理可也。

調廣東陸路提督許松年爲福建水師提督，以廣東雷瓊鎮總兵官李增階爲陸路提督，南雄協副將閔懷希爲雷瓊鎮總兵官。

調四川提督何君佐爲貴州提督，貴州提督羅思舉爲四川提督。

《東華續録》道光三　六月辛巳，召康紹鏞來京，以張師誠爲廣東巡撫，調曹六興爲安徽布政使，以張志緒爲四川布政使，陳中孚爲四川按察使由福建遷。

《宣宗實録》卷一九　壬午，諭内閣：前據松筠奏，回疆軍臺回民差使繁重，請將商民租種棉花官爲收税量行分給。當經降旨令慶祥會同烏噜木齊都統、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吐魯番領隊大臣查議具奏。兹據覆稱新疆南北兩路，惟南路回民勤於種植，回民自種者十居八九，漢民租種者十之一二。若將棉花概行抽税，則回民於當差納糧之外又添税課，竟同加賦，無此政體。如專抽漢民花税，則爲數無多，易滋影射。一經頒帖，假手牙行，官役倚勢横徵，漢回交受其纍。種棉者日少，必致棉價日昂，徒飽官吏之私橐，實苦耕織之良回。且據查明軍臺當差回子，十數年始輪一次，各有鹽菜口糧，或撥給地畝，養贍不致苦纍，無須調劑。慶祥慮及遠大，所奏甚是。回疆抽收棉税一事斷不可行，所有軍臺一切章程，均著照舊辦理，不可輕議更張。

《東華續録》道光三　癸未，添築山東韓莊閘、上朱姬閘、南攔河大壩。

甲申，以湖北當陽縣沮漳匯流處偪近關帝陵，詔建石隄保護。

乙酉，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奉天省旗民事件，請仍照舊章，悉歸州縣審理一摺。所議是。

《宣宗實録》卷一九　丙戌，諭内閣：方受疇奏直隸寶直局缺鑄卯錢，請免補鑄一摺。直隸寶直局鼓鑄卯錢，自嘉慶十七年以後疊有缺鑄，因節次停鑪，不能趕符原限。著照所請。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申啓賢奏請通飭各州縣撲捕蝗蝻，不得互相推諉，並録呈從前户部通行章程及酌擬增添各條款請一併頒示等語。地方官捕蝗不力，

現有飛蝗之處即予處分，毋庸查究來蹤，致生推諉。

調福建布政使孫爾準爲廣東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琦善爲福建布政使。

以吏部右侍郎王引之爲浙江鄉試正考官，工部郎中吳孝銘爲副考官；大理寺卿劉彬士爲江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廖文錦爲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史致儼爲湖北鄉試正考官，吏部主事素博通額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三　壬辰，以册謚孝穆皇后禮成，頒詔天下。

調琦善爲山東布政使，以徐炘爲福建布政使，羅含章爲山東按察使由兗沂曹道遷。

《宣宗實録》卷一九　改江蘇淮安、徐州二府爲題缺，從協辦大學士總督孫玉庭等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三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王家相奏收漕加米事類加賦，八折收漕之議有十不可，如經費尚須調劑或酌量加銀尚屬易於限制等語。漕糧爲國家正供，果能顆粒無浮，照額兑運，直達天庾，誠爲盡善。無如近年百弊叢生，日甚一日，幾於積重難返。前降旨令有漕各督撫悉心籌議，嗣據孫玉庭等閱看。孫玉庭係原奏之人，魏元煜、李鴻賓、帥承瀛則前此並未與議，江浙漕務情形大略相同，其各悉心體察，上爲國計下爲民生。如果八折之議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不妨奏明更正，不可回護前議。

《宣宗實録》卷一九　增定旗族姻迴避例。

《東華續録》道光三　乙未，定皇孫、皇曾孫、皇元孫，暨各福晉服色等差。

《宣宗實録》卷二〇　戊戌，命漕運總督成齡來京，以安徽巡撫李鴻賓爲漕運總督，廣東布政使孫爾準爲安徽巡撫。

庚子，諭内閣：慶保等奏籌辦永北、大姚善後事宜。

辛丑，定子爲慈母丁憂例。

癸卯，以内閣學士毛澐、詹事府詹事奎照監臨順天鄉試。

以翰林院侍講廖鴻荃爲陝西鄉試正考官，編修李煌爲副考官；吏部左侍郎湯金釗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熊遇泰爲副考官。

甲辰，降山東巡撫錢臻爲湖南布政使，以山東布政使琦善爲巡撫，調湖南布政使程祖洛爲山東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四　七月己酉，裁貴州貴陽府分駐長寨同知屬吉羊枝土千總。

庚戌，刑部尚書和瑛卒，贈太子太保，賜祭葬，謚簡勤。

調那彦成爲刑部尚書，松筠爲吏部尚書，晉昌爲兵部尚書，以穆克登布爲理藩院尚書由都統還。

辛亥，調那彦寶爲吏部左侍郎，廉善爲刑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一　乙卯，先是吏部奏，准京官翰詹科道以上、外官藩臬以上革職留任一體捐復，定爲常例。因移咨户部查覈銀數，至是户部奏，常例所載，因情有可宥，故予以自新之路。若翰詹科道暨藩臬以上等官，其功過悉秉聖裁，是以常例並無此項人員。所有吏部移咨查覈銀數之處，應毋庸議。從之。

調工部左侍郎穆彰阿爲户部右侍郎，轉工部右侍郎阿克當阿爲左侍郎，以署户部右侍郎果齊斯歡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丙辰，以京畿道御史陳鴻爲河南鄉試正考官，禮部員外郎尹濟源爲副考官；詹事府詹事徐頲爲山東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何增元爲副考官；國子監司業陳玉銘爲山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吳坦爲副考官。

己未，河東河道總督張文浩丁憂，命河南河北道嚴烺以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四　壬戌，吳烜以病免，以初彭齡爲禮部右侍郎署禮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一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福森奏，陸續緝獲私鹽並連獲大起囤犯分別辦理一摺。天津沿河一帶，軍船夾帶私鹽，向爲弊藪。該鹽政委員協同場官實力巡緝，拏獲私鹽九起，連獲大起囤犯，辦理甚爲認真。囤犯薄榮太等，著即先行枷號河干示衆，俾知儆畏，俟軍船過竣再行疏枷，交地方官照例懲辦。該鹽政仍督飭所屬會同地方文武員弁加意巡查，不可日久生懈，並嚴查胥役人等藉端擾纍，務當行之以實，不可徒托空言。

丁卯，調湖北巡撫毓岱爲江西巡撫，以江蘇布政使楊懋恬爲湖北巡撫，調湖北布政使廉敬爲江蘇布政使，以安徽按察使德奎爲湖北布政使，安徽廬鳳道惠顯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四　辛未，以杜堮爲兵部右侍郎由内閣學士遷。

癸酉，諭：史致光奏，首逆傅添貴就擒，照例辦理一摺。傅添貴係首先過江肆擾大姚之犯，永北、大姚兩處早經肅清，惟該犯潛匿稽誅，此次經派組之千總趙鵬等在龍潭山頂搜獲。該犯逞兇拒捕，被馬兵張連仲用矛戳傷，滾崖就擒，移時身死，經該督委員查驗確實，剉屍梟示。緝捕甚爲認真，千總趙鵬已加恩以守備即升，馬兵張連仲著以外委即行拔補，以示獎勵。

《宣宗實録》卷二一一　甲戌，諭内閣：朕聞京城内外時疫傳染，貧民不能自備藥劑，多有倉猝病斃者，其或無力買棺斂埋，情殊可憫。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慎選良方，修和藥餌，分局施散，廣爲救治。再掩骼埋胔，王政所存，並著設局散給棺椁，勿使暴露，俟疫氣全消之日停止，分别報銷，用示朕救災恤民至意。

《東華續録》道光四　八月己卯，以海齡爲刑部右侍郎候補侍郎。

以時疫流行，發銀三千五百兩，分給五城及大興、宛平二縣，製備藥料棺椁。

《宣宗實録》卷二二　庚辰，諭内閣：本年八月天氣尚覺暑熱，京城内外兼有時疫流行，因念貢院中號舍湫隘，士子等萃處鬱蒸，恐致傳染疾癘，非所以示體恤。今科順天鄉試，著展期一月，於九月舉行。

又諭：御史李德立奏請嚴除會匪一摺。所奏甚是。京師爲首善之區，五城地面自應稽查嚴密，不容宵小潛匿。今如該御史所奏，正陽、宣武門外，竟有把棍會名目，十百爲羣，殊屬大干例禁。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各飭所屬嚴查，已犯案者按名拏獲究辦，未犯案者訪查驅逐，勿任容留。至營轂之下，譬汛司坊星羅碁布，此等莠民若非番役皁快私行包庇，安敢棲身？伊等平日無事則得錢賣放，有事則拖纍無辜，種種惡習，朕所深知，並著該管官實力整頓，如有前項情弊，執法重懲，以詰奸慝而安善良。

丁亥，命吏部尚書松筠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兵部尚書晉昌、户部左侍郎禧恩爲御前大臣。

戊子，諭内閣：琦善奏，東省短少驛站飯食銀兩，請歸歷任臬司攤賠一摺。此項驛站奏銷應解兵部兵科飯銀，缺額一年，溯查前案，歷年已久。著即照該撫所議，除前任臬司童槐自行查出毋庸攤賠外，其自乾隆四十四年以後接收交代未經查出之歷任臬司，各按在任月日，分别賠繳，以符年額。

諭軍機大臣等：成格奏請將巡撫衙門裁存鹽規一萬二千兩，每年撥給河東道署六千兩等語。晉省巡撫鹽規，向資爲辦公之用，今若撥給河東道六千兩，或恐辦公不敷，至河東道衙門設立已久，此時無庸添給此項幫費，飭令撙節辦理可也。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梁中靖奏請河東鹽課仍歸地丁輸納一摺。解鹽行銷晉省及河南、陝西引地，自乾隆五十七年改歸地丁徵課，嗣於嘉慶十一年復改依舊制，設商行運。今該御史復以改歸地丁爲請，國家定制，期於永遠可行，此在立法之始，通盤籌畫，計及萬全。晉省鹽務三十年來屢更其制，究竟歸商歸民，何者爲便，著成格督同藩司葉世倬詳悉確查，並體訪地方情形，驗之已往，熟籌將來，虚衷商榷，如何定制可以經久無弊，據實奏奏。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史致光等奏，參酌原議漢民典買夷地章程略爲變通一摺。前據呢瑪善等會議清理地土章程，時值夷民甫經滋事懲創之後，其逞殘圖占之心不可不加遏抑，議令分限取贖，限滿不贖斷歸漢民，係爲因時制宜起見。現已出示曉諭，自不便朝令夕更，著照史致光所議，俟限滿不能取贖應斷歸漢民執業時，再行奏明，將原議量爲變通。查明係盤剥折准有據者，無論杜賣典押，覈計漢民所出本息，將應得田土分予執業，餘田給還土司，與夷民耕種。其係平價交易者，除杜賣無庸議外，典押之田，令該管流土各官公同勘估，覈計漢民原典價銀，將應得田土分予執業，餘田給還土司，與夷民耕種。

癸巳，以禮部右侍郎初彭齡爲兵部尚書，太常寺卿戴聯奎爲禮部右侍郎，仍留浙江學政任。

命吏部右侍郎王引之爲國史館副總裁官。

己亥，諭内閣：帥承瀛奏，查明運庫動墊銀數分别追繳輸補一摺。浙鹺近年引目墮銷墊發銀款過多，前據廣泰奏明提前歸補。兹據帥承瀛逐款查明，實墊銀一百七十三萬兩零，請分别追繳輸補，覈實辦理。著照所請，將各商溢領銀兩勒限嚴追，如逾限不完，分别覈辦。其墊缺銀兩按引帶輸，統限五綱歸補足額。現在報存餘價銀七十三萬一千餘兩，户部暫緩撥解，一俟追補足數，即行咨部聽撥，嗣後總不許以内款墊發外款，務令年清年額，均歸實貯，以肅鹺政。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李德立奏，東省瘟疫流行，比户傳染，德州等處有匪徒乘間倡言，七月初一、二日，有鬼打門，應者必死，遂致居民互相傳惑，終夜倉皇。東昌一帶又傳有邪匪偷剪辮髮，採割幼童幼女，及途遇菜挑麪擔，乘間拋散藥包之事。又有居住濟寧州東關之光棍黄二，平素畫符治病，綽號黄半仙，於七月初十日前後起意乘災詐財，捏造連毛僧、妖鬼名目，夥同惡匪炫人聽

聞，貴夜入人院宇，自稱妖鬼，肆意奸盜。嗣因匪黨分贓不均，自相毒毆，經地保送官，該州公出，無人訊辦，旋即解釋等語。東省時疫傳染，匪徒等竟敢乘間倡布邪言，致居民傳惑驚惶，已干法紀，更有兇惡棍徒假稱妖鬼，貴夜入人院宇肆行奸盜，其情節尤爲可惡。著琦善督同臬司羅含章派委妥員，訪拏散布邪言爲首之犯，嚴行懲治。其濟寧州棍徒黃二等，既經查拏送官，何以不俟該州回任訊辦，旋即寢息？該撫等即飭拏黃二到案，究明夥黨，審有奸盜實情，即行按律治罪，無稍寬縱。

《東華續録》道光四 甲辰，以唐仲冕爲陝西布政使，調陶澍爲福建按察使，程贊清爲山西按察使，以景謙爲貴州按察使由雲南迤南道遷。

調誠端爲陝西按察使，陳廷桂爲江蘇按察使。

丙午，調張師誠爲安徽巡撫，孫爾準爲廣東巡撫。

《宣宗實録》卷二三 九月己酉，又諭：秦承業前在上書房行走，學問尚優，人亦爽直，朕履位之初，即宣召來京，加以遷擢，仍令在上書房行走，冀其有所匡助，及今半載有餘，其所敷陳，非汪罔難行，即執謬不通，率皆市井之談。昨據汪廷珍奏，伊在上書房言語不謹。及加詰問，汪廷珍不肯指實，因降旨令秦承業不必在上書房行走。嗣後召詢惇親王、瑞親王，初亦未肯直言，經朕反復開導再三，詳詢，二王無可如何，始據稱秦承業曾責備顧皋督責大阿哥，所言甚爲荒誕狂悖，因令軍機大臣等面問大阿哥，亦稱實有其語。上書房爲養正之地，爲師傅者應以孝弟睦友子愛時加訓迪，今秦承業如此老誖，若不加以懲創，何以示誡？秦承業著革職，即令回籍，此係朕從寬懲辦，若按名定讞則罪在不赦矣。汪廷珍、顧皋既聞其言，即應據實參奏，乃汪廷珍陳言含糊，顧皋則並未具奏，均屬不合，著罰俸半年，以示薄懲。

《東華續録》道光四 癸亥，以嵩溥爲廣西布政使，常德爲湖南按察使由直隸熱河道遷。

戊辰，暹羅國王鄭佛遣使進香貢方物，温諭止之。

己巳，召長齡來京陛見，以朱勳署陝甘總督，盧坤署陝西巡撫由甘肅布政使署。

《宣宗實録》卷二三 丙子，福建巡撫顏檢奏參互相稟訐之文武各員弁。得旨：浮折勒派，賣煞鴉片，均係大干禁令之事，必須徹底嚴究，按律定擬。

大學士正白旗滿洲都統托津因病賞假，以定親王綿恩署正白旗滿洲都統。

《東華續録》道光四 十月己卯，上御乾清門聽政，自是以爲常。

以奎照、陳嵩慶俱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奎照由詹事遷，陳嵩慶候補内閣

以鄭裕國爲江甯布政使，蘇明阿爲廣東按察使由浙江糧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三 以大學士戴均元爲順天鄉試正考官，刑部尚書那彦成、内閣學士顧皋爲副考官。

以工部尚書穆克登額署刑部尚書，鑲白旗蒙古都統索特納木多布齋署正藍旗滿洲都統。

甲寅，以前任廣東巡撫康紹鏞署禮部左侍郎。

丙辰，命吏部尚書松筠署禮部左侍郎，康紹鏞馳往浙江查辦事件。

以户部尚書英和署吏部尚書。

以大學士伯麟署鑲藍旗滿洲都統，正黄旗蒙古都統阿那保署鑲黄旗蒙古都統。

己未，命河南按察使斌良來京，以江南江安糧道祥德爲河南按察使。

壬戌，浙江巡撫帥承瀛奏，酌定兩浙鹽務章程：一，運使各官毋庸改復舊制；一，巡撫兼管鹽政，毋庸另給養廉；一，電課錢糧，仍由場員徵解；一，正引未經銷竣，不准請配餘引，餘照一項亦應永遠停止；一，缺銷引鹽，改撥暢地銷售，其課項如撥銷之地重於紬銷，即照撥銷重地完納，如有改撥輕地代銷者，亦應令仍照重地完交，以符原額；一，卯摺月報，應將銀引細數及商名課則等項逐一填註，按卯按月由庫官造册申送鹽政綜覈；一，嚴查奸商加斤夾帶，以及灌包飛渡，一程兩運等弊；一，禁革掣規供應等弊；一，按照舊例夏冬雨季掣驗；一，杭、嘉、紹、松四所，每所酌留甲商一名以資辦公，嗣後不得再行增設，其在外詳充之經巡等商，亦應慎選，毋任冗濫。下軍機大臣等議行。

學士。

召曹六興來京，以陶澍爲安徽布政使，蘇兆登爲福建按察使由江南淮陽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一四 壬午，諭内閣：近有御史奏請嚴查門牌、户册以防隱匿遺漏等弊。京城内外居民稠密，設立門牌户册，原以稽查姦宄，勿使滋迹。但恐該管官日久視爲具文，漸就廢弛，行之有名無實。著申諭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督所屬，於鋪家業户門牌户册，隨時嚴密稽查，如有遷徙增減，按照章程逐一更正，務使耳目常周，勿擾勿漏，肇毂肅清，以收戢暴安良之效。

甲申，以理藩院尚書穆克登布爲滿洲繙譯鄉試正考官，左侍郎博啓圖爲副考官，内閣侍讀學士長旺爲蒙古考官。

乙酉，命新授駐藏幫辦大臣那丹珠仍留原任，西寧辦事大臣素納、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達禄、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佛住來京。賞内閣侍讀學士保昌頭等侍衛，爲駐藏幫辦大臣；太僕寺卿松廷副都統銜，爲西寧辦事大臣；伊犁協領穆克登布頭等侍衛，爲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以頭等侍衛八十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丁亥，調廣東巡撫孫爾準爲安徽巡撫，以浙江布政使嵩孚爲廣東巡撫，直隸按察使阿霖爲浙江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四 戊子，調常德爲直隸按察使，蘇明阿爲湖南按察使，陳中孚爲廣東按察使，以戴三錫爲四川按察使由建昌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四 命調任貴州提督何君佐仍爲四川提督，以山西大同鎮總兵官劉榮慶爲貴州提督。

命廣西提督馬應國來京，調雲南提督李錦麟爲廣西提督，四川提督羅思舉爲雲南提督。

壬辰，諭内閣：杭州織造向例額設養廉銀兩以資辦公，現在浙江鹽政仍改爲織造，兼管南北新關税務，著准其仍照舊例，每年額給養廉銀一萬兩，在於關税盈餘項下動支。

《宣宗實録》卷二五 甲午，吏部奏，酌改則例四條：一，滿洲官員報缺定例，應照漢官及筆帖式之例辦理；一，漢軍筆帖式京察一等記名外用人員升用班次，宜量爲調劑；一，丁憂服滿人員赴補之例，宜量爲變通；一，官員生、祖母病故，宜分别承重治喪，以重報本。得旨：各省起復人員文結内遺漏赴補字樣，故不能赴補者，均於文内聲明外，其餘概不准遺漏赴補字樣。

《東華續録》道光四 甲辰，諭：本日有兵部筆帖式和書在乾清門呈遞奏摺，自陳管見五條。朝廷設官分職定有等差，不容越分言事。其末職下僚如有確知利弊及冤抑求伸者，或在都察院申訴，或在本衙門呈遞，該堂官亦斷不敢壅於上聞。若不論品秩、崇卑，紛紛競赴宫門建言奉事，尚復成何體制？此次筆帖式和書所遞條陳，尚無悖謬之處，但違例擅遞奏章，著交刑部治以應得之咎。

《宣宗實録》卷二六 十一月壬子，諭内閣：孫玉庭等奏請動項籌辦土石工程並展寬河面一摺。江境黄河水勢，自清口以下，經清水暢出，刷滌深通。惟徐城上下河身窄狹，本年伏汛盛漲，兩岸河灘，淤高七八尺不等。該督等請於冬令水落之時，及早籌辦。著照所請，銅沛一廳，及毗連豐、蕭、邳、睢四廳上下，將隄工加培，並添築土壩。徐城北門石工一律加高，徐城對岸河道展寬四十丈，所有估需銀六十萬兩。現在兩淮運庫積欠河庫銀一百一十餘萬兩，著該鹽政即於年内解還銀三十萬兩。其不敷銀三十萬兩，著户部於就近藩關各庫照數借撥。該督等派員趕緊興工，務於來年桃汛以前辦理完善。其借撥之銀，飭令兩淮陸續解還歸款。

戊午，又諭：陳若霖等奏，籌議查辦苗疆事宜一摺。前據張映漢奏，籌議苗疆事宜各條，當降旨交陳若霖、左輔會同詳議。兹據該督等查明妥議覆奏，鳳凰等五廳縣額設屯丁，原定章程，應於均田本户及出力丁勇内挑補。其委員屯官等，有以隨帶私人頂充者，著悉令退田開缺，並永杜侵占，以安屯業。至屯防佃租，該處地本磽瘠，原額過重，現將各項浮費删裁，則租額自可輕減。著照所議，於民苗佃種田土内，按則減去租穀一萬八千石，並將鳳、永二廳最瘠之區，再減去租穀二千七百七十石，以紓佃力。嗣後責成該道等，撙節支銷，年清年款，毋任虚糜。其苗疆積貯銀穀，歷年動缺，現已加恩准其借款歸補，務各認真經理，以裕儲備。屯防委員概行裁撤，所有一切經費出納，即著該道等按限徹解，逐層稽覈，嚴禁侵漁。至兵役擅入苗寨，本有例禁，嗣後務遵照舊章，凡有勾攝公事，由苗弁傳唤。其兵役藉詞擾纍者，查出按律重懲，毋稍寬貸。苗舉人有願赴京會試者，即照本省舉人之例，給與公車銀兩，仍嚴禁書吏需索，俾令踴躍觀光。再苗疆遠處邊隅，如遇淮鹽不能接濟，著准其照湖北歸州等州縣之例，聽民買食川鹽，不得過十斤之數。如有大夥私販，仍責成該地方官嚴拏，以杜侵灌。

《東華續録》道光四 辛酉，諭：英和等議駁，武隆阿等奏請各省緑營馬兵

分半作爲旗缺，並令駐陀子弟一體挑補綠營守戰馬糧一摺。所議甚是。【略】武隆阿、秀堃均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爲莠言亂政者戒。尋部議革職。得旨：武隆阿著加恩降爲二等侍衛，仍留參贊大臣之任；秀堃著加恩降爲藍翎侍衛，仍留駐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諭軍機大臣等：武隆阿等奏，英吉利夷人給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遞字，求來貿易買馬，見經駁斥一摺。英吉利係海外夷人，向在廣東貿易。温都斯坦一帶地方並非伊國泊船口岸，今愛孜圖拉執有夷字，據稱係英吉利頭目果遜爾展轉所遣，要到西北一帶買馬貿易，並欲到布噶爾地方先來給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遞哈默特鄂散遞字，求向葉爾羌、喀什噶爾一路行走。武隆阿等令邁哈默特鄂散遞字之因病賞假，以禮部尚書汪廷珍署吏部以己意作字駁斥，所辦甚是。至所稱英吉利據有温都斯坦已五六十年，其旁克什密爾音底亦皆聽從等語。外夷部落荒遠難稽，疆圉以外原可置之不問，惟葉爾羌、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一帶卡倫均與外夷接壤，地方緊要，總當留心稽察，嚴密防範，不可大意。武隆阿見已飭向在葉爾羌貿易之克什密爾回人分起探訪其事，該夷人究有多少，其來意何居？一俟探有確情，即行迅速奏聞。

壬戌，以河防乂安，加江南河道總督黎世序太子太保，賜御製詩章。

《宣宗實録》卷二六 癸亥，又諭：有人條奏驛站藉端纍民一摺。向來雲貴舉人每科會試例得由驛進京，歸入正項奏銷，於民間毫無派纍。兹據奏近來驛號夫馬多不足額，遇會試之年，猾胥蠹役藉此科派鄉民，任意需索，河南省石固、滎澤等驛，其弊尤甚。現在會試期近，雲貴舉子陸續來京，著沿途各省督撫嚴飭各州縣，照例應付驛馬，毋得仍前濫派，其有驛馬缺額藉端科派纍及閭閻者，查出嚴參懲辦，以祛夙弊。

丙寅，又諭：阮元奏請將徇隱夾帶鴉片之洋商摘去頂帶一摺。鴉片流傳内地最爲人心風俗之害，夷船私販偷銷例有明禁。該洋商伍敦元並不隨時稟辦，與衆商通同徇隱，情弊顯然。著將伍敦元所得議敘三品頂帶即行摘去，以示懲儆。仍責令率同衆洋商實力稽查，如果經理得宜，鴉片漸次杜絶，再行奏請賞還頂帶。儻仍前疲玩，或通同舞弊，即分别從重治罪。

庚午，諭内閣：孫玉庭奏請籌撥書院經費一摺。江南鍾山、尊經兩書院爲教育人材之地，近年膏火不敷，著照所請，除動用上年充公銀兩餘賸銀一萬八百六十兩零外，准其於司庫新淤召買充公款内，撥給銀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兩零，發典生息，以裕經費。

《宣宗實録》卷二七 十二月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楊芳奏，教演兵丁練射、練槍、練騎、練矛，均須隨時隨地且暮爲之，方收實效。並擬於常操之外，另加車騎、合步、連環三項，融結參合，日操一隊，以五隊更番演習，六日合操爲一陣。直隸額兵按四成挑派，可得兵一萬五千三百三十名，計成二百四十隊，現在先挑二成兵七千二百名，限來春將器械整頓齊全，再趕辦二成器械，按式操演等語。

壬午，調盛京兵部侍郎佛住爲禮部右侍郎，禮部右侍郎書銘爲盛京兵部侍郎。

以署刑部左侍郎玉麟爲兵部左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四 甲申，以吴榮光爲福建按察使由體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七 吏部尚書劉鐶之因病賞假，以禮部尚書汪廷珍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初彭齡署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丁亥，班禪額爾德尼等因仁宗睿皇帝大故，既特遣使來獻供物。著即派尚書穆克登布、侍郎博啟圖、敏珠勒呼圖克圖等，俟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所遣之使堪布等到京時照料，一同遣往恭謁昌陵。來使等所齎供物，届期仍交原來照料之候補知府忠禄等，妥爲照料送往。

戊子，命翰林院編修錢寶琛提督貴州學政。

命署山西巡撫陝甘總督長齡來京，以江西布政使邱樹棠爲山西巡撫，湖北按察使鄧廷楨爲江西布政使，山東運河道陸言爲湖北按察使。

命山西按察使程贊清來京，以四品京堂候補，以甘肅安肅道常文爲山西按察使。

賞河南等省鄉試年老諸生傅靈瑞等二十三名舉人，副榜有差。

《東華續録》道光四 癸巳，調盧蔭溥爲吏部尚書，初彭齡爲工部尚書，以戴聯奎爲兵部尚書，調王以銜爲禮部右侍郎，轉陸以莊爲工部左侍郎，以顧皋爲工部右侍郎，周系英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衡由翰林院侍講學士遷。

命吏部尚書盧蔭溥不必在軍機處行走。

《宣宗實録》卷二七 乙未，據孫玉庭等奏，江境河工兼用碎石連年，已著成效。豫東黄河向未拋護碎石，以致漫決頻仍。請飭東河河臣體訪情形，仿照江境兼用碎石，即創始之初多費數十萬金，而日後工固瀾安，不惟節費，實可利民等語。南河險工於埽壩之外，拋護碎石業經歷著成效，隄工既資鞏固，錢糧亦歸節省。該署河督曾任南河，熟悉此事情形，且曾經黎世序反覆籌商，以爲必須倣

照江境，並用碎石，工程方資鞏固。著即將豫省黃河應否倣照江境辦理之處，確加體察，詳細訪問，或酌量試辦一二段工程。

庚子，以吏部右侍郎王引之充經筵講官。

以內閣學士奎照、詹事府少詹事史致儼、翰林院侍讀學士白鎔充文淵閣直閣事。

癸卯，又諭：魏元煜奏，寶蘇局缺鑄卯錢請免鼓鑄一摺。著照所請，江蘇省嘉慶二十四、五兩年卯額缺鑄錢文，俱准其停免補鑄。其現在存貯銅鉛，即作爲道光二、三年正鑄之用，以歸簡實。

乙巳，諭內閣：各省督、撫、鹽政、織造、關差，向有呈進方物之例，前將各貢目大加刪減，示以限制，令於二十七月後遵照呈進。所降諭旨甚明，乃該鹽政、織造、關差，本年即行備物呈遞，實屬拘泥糊塗，不曉事體。除將如意及彩緞等件發還留俟明年再行呈進外，延豐、七十四、嘉祿、福德、阿勒精阿均著傳旨申飭。

又諭：理藩院轉奏，扎薩克喇嘛羅卜桑噶勒藏因所轄喇嘛門徒衆多，呈請可否賞給印信請旨一摺。扎薩克喇嘛羅卜桑噶勒藏，所轄喇嘛門徒等七百餘名，若給予印信，則於管束有益，即照該院所奏，扎薩克喇嘛羅卜桑噶勒藏著賞給印信辦理事務。

《東華續録》道光四　是歲，朝鮮、越南、琉球來貢。

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二二）

《宣宗實録》卷二八　正月辛亥，命貴州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羅含章爲河南布政使，兩淮鹽運使楊健爲山東按察使。

壬子，諭內閣：朕辦理庶務咸遵舊制，從前皇祖高宗純皇帝每次挑選八旗秀女，皆指配與聖祖仁皇帝派衍近支宗室；皇考仁宗睿皇帝每次挑選八旗秀女，皆指配與世宗憲皇帝派衍近支宗室。今朕挑選秀女自應遵照此例，按代指配與高宗純皇帝派衍近支宗室。著交欽派之王等，嗣後呈進宗室等名單時，著將高宗純皇帝派衍近支宗室名單呈進，候朕將挑選之秀女量爲指配。著爲令。

又諭：近來查出旗人抱養民人之子爲嗣者，俱已另記檔案矣。此等子嗣日後皆入民籍，伊等之女即不應與旗人一併入選，著交户部本年挑選八旗秀女時，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內另記檔案之女，俱不必入選。著爲令。

癸丑，直隸總督方受疇因病解任，以福建巡撫顏檢爲直隸總督，山西布政使葉世倬爲福建巡撫，江西按察使戴敦元爲山西布政使，浙江鹽運使史譜爲江西按察使。

命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長齡署直隸總督，福建布政使徐炘暫護巡撫。

丙辰，户部尚書英和因病賞假，以禮部尚書文孚署户部尚書，大學士伯麟署步軍統領。

戊午，諭內閣：阿哥等年至十五歲，著學習騎射，每月演習二三次。在京城內，則於紫光閣；在圓明園，則於閱武樓。阿哥等演習騎射時，著內廷諳達二人輪流隨往。年十六歲，學習鳥槍，每年春秋二季，在山高水長，一月演習一二次。嗣後阿哥等及皇孫皆照此學習。著爲令。

諭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嗣後皇子皇孫一經指婚，其福晉父家置備妝奩，不得以奢華相尚，一概務從儉約，復我滿洲淳樸舊俗。將來呈進妝奩清單，如有靡麗浮費之物，經朕看出，不惟將原物發還，並加議處。此旨著內務府大臣存記，俟經指婚之後，即將此旨交福晉之父家閱看。敬謹遵循，不得逾制。至向來俗例有開箱之禮，福晉應進朕與皇后衣服各九套，著不必豫備呈進，以示黜華崇實之意。

壬戌，諭內閣：錢臻奏，州縣交代拖延請嚴定章程一摺。向來州縣交代本有一定例限，據錢臻查明，湖南省州縣交代逾限、繆輓甚多，皆由各員卸事後，不俟交代清楚即擅自進省，接任之員無憑覆算，以致輾轉遲延，幾成錮習，自應亟加整頓。嗣後該省州縣交代，責成該管府州就近督催，依限結報，如交代未清，即將該員扣留，勒限覆算，不准擅自回省。其例限已逾，除咨部照例查議外，將該員委署補缺概行停止。儻接任之員刁難勒措，亦即據實懲辦。如府州偏徇玩視，查明一併參處。先將虧項責令各半分賠，即查無虧空，亦將督催不力之府州查參，以重帑項而杜積弊。

命浙江按察使葉汝芝來京，以四品京堂候補。以陝西潼商道朱桂楨爲浙江按察使。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葉世倬奏，查辦丁歸地糧及民間實在情形一摺。

山西省州縣丁攤銀兩，歸入地丁攤徵者，除已有八十廳州縣外，尚有孟縣等二十一州縣未經議改。茲據該護撫查明，平定州、孟縣二處情形相同，所有孟縣丁徭銀兩，著自道光二年起即攤入地糧項下徵收，其平定州丁銀亦著一律歸併辦理，造册咨部。至興縣等十九州縣情形不一，自應次第確查，分別覈辦。

戊辰，諭內閣：本年係應行查閱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營伍之期，山東著即派琦善，河南著即派姚祖同，江蘇、安徽、江西著即派孫玉庭逐一查閱，務各認真簡校。如查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劾參，毋得視爲具文。至於洋面巡緝尤不可稍形疏懈，以副委任之意。

《宣宗實録》卷二九　二月辛巳，浙江提督王得禄覆奏操練營伍章程。得旨：各營操練務要認真，斷不可日久生懈，視爲具文。至於洋面巡緝尤不可稍形疏懈，以副委任之意。

壬午，諭內閣：孟住等奏請借項生息資助旗籍舉人會試一摺。廣東距京遥遠，駐防八旗文武舉人進京會試，資斧維艱。加恩著照所請，准其於扣存兵丁馬價存貯藩庫銀内，賞借一萬兩發商行息，遇會試之年，每名除例賞水腳銀二十兩零外，加賞銀三十兩。賞賸餘銀，俟積有成數，陸續歸還原款，年終報部覈銷。其驍騎校、領催、前鋒，及筆帖式進京引見各員，除原賞銀二十兩外，亦著加恩在籌備軍裝息銀内每名加賞銀三十兩，以示體恤。

《東華續録》道光五　癸未，准八旗抱養民人爲子之繙譯舉人、生員，改作文舉人、生員，歸入民籍考試。

乙酉，命奉天暫停海運糧石。

申禁民間私藏鳥槍火器。

《宣宗實録》卷二九　戊子，黑龍江將軍奕顥等覆奏操練章程。

辛卯，諭：御史黄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一摺。所奏是。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祇用貨物收買轉貿，不准用銀，立法甚爲周備。近因民間喜用洋錢，洋商用銀向其收買，致與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價甚高，並或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著廣東督撫，暨海關監督派委員弁，認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銀兩。仍不時查察，如有縱放之員，即行參革治罪。至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重爲風俗之害，皆由海關利其重税，隱忍不發，以致流傳甚廣。著該督撫密訪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黑煙重税，據實奏聞。

《宣宗實録》卷三〇　癸巳，以禮部右侍郎、江西學政王宗誠爲兵部尚書，内閣學士李宗昉爲禮部右侍郎。

命工部左侍郎周系英提督江西學政。

辦等語。

命協辦大學士、署直隸總督長齡回陝甘總督任，以吏部尚書松筠署直隸總督，刑部尚書那彦成署吏部尚書。

甲戌，以工部左侍郎周系英爲實録館副總裁官，吏部左侍郎湯金釗爲國史館副總裁官。

《宣宗實録》卷二九　二月辛巳，浙江提督王得禄覆奏操練營伍章程。得旨：各營操練務要認真，斷不可日久生懈，視爲具文。至於洋面巡緝尤不可稍形疏懈，以副委任之意。

壬午，諭內閣：孟住等奏請借項生息資助旗籍舉人會試一摺。廣東距京遥遠，駐防八旗文武舉人進京會試，資斧維艱。加恩著照所請，准其於扣存兵丁馬價存貯藩庫銀内，賞借一萬兩發商行息，遇會試之年，每名除例賞水腳銀二十兩零外，加賞銀三十兩。賞賸餘銀，俟積有成數，陸續歸還原款，年終報部覈銷。其驍騎校、領催、前鋒，及筆帖式進京引見各員，除原賞銀二十兩外，亦著加恩在籌備軍裝息銀内每名加賞銀三十兩，以示體恤。

《東華續録》道光五　癸未，准八旗抱養民人爲子之繙譯舉人、生員，改作文舉人、生員，歸入民籍考試。

乙酉，命奉天暫停海運糧石。

申禁民間私藏鳥槍火器。

《宣宗實録》卷二九　戊子，黑龍江將軍奕顥等覆奏操練章程。

辛卯，諭：御史黄中模奏請嚴禁海洋偷漏銀兩一摺。所奏是。定例廣東洋商與夷人交易，祇用貨物收買轉貿，不准用銀，立法甚爲周備。近因民間喜用洋錢，洋商用銀向其收買，致與江浙等省茶客交易作價甚高，並或用銀收買洋貨，實屬違例病民，不可不嚴行查禁。著廣東督撫，暨海關監督派委員弁，認真巡查出口洋船，不准偷漏銀兩。仍不時查察，如有縱放之員，即行參革治罪。至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重爲風俗之害，皆由海關利其重税，據實奏聞。

《宣宗實録》卷三〇　癸巳，以禮部右侍郎、江西學政王宗誠爲兵部尚書，内閣學士李宗昉爲禮部右侍郎。

命工部左侍郎周系英提督江西學政。

甲午，兵部奏改銓選題調例四條：一，題升調補官員，遇有事故，應分別公罪私罪，以定准駁；一，豫保人員掣補，應照題補之例，一體分別准升停升，以昭畫一；一，推選官員，亦應一體分別應升停升，以便遵循；一，漢藍翎侍衛行走期滿，應與營用武進士，分班選用，以示平允。從之。

乙未，諭內閣：松筠奏整頓直隸省書院一摺。所辦甚是。各省府廳州縣分設書院，原與學校相輔而行，近日廢弛者多，整頓者少。如所稱院長並不到館，及令教職兼充，且有並非科第出身之人，視居是席，流品更爲冒濫，實去名存，於教化有何裨益？著通諭各直省督撫，於所屬書院務須認真稽察，延請品學兼優紳士住院訓課，其向不到館支取乾俸之弊，永行禁止。至各屬教職，俱有本任課士之責，嗣後亦不得兼充，以專責成。並著各飭所屬，如有書院房屋坍塌應修之處即行修整，俾各士子聚處觀摩，以收實效，用副朕振興教化至意。

丙申，又諭：英海之女指爲大阿哥福晉，著該衙門選擇吉期舉行指婚典禮。

己亥，以三等侍衛敬徵、候補內閣學士朱士彥、詹事府詹事徐頲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通政使司副使張鱗爲太僕寺卿。

甲辰，諭內閣：理藩院請定口外喇嘛章程，酌議條例具奏。

《宣宗實録》卷三一　三月丁未，上啟鑾，恭謁東陵。

庚戌，諭內閣：工部承辦壇廟工程，關係重大，理宜敬謹從事。承修司員法克精額等，得受官匠分送成頭銀兩，復徇情囑託看册司員，蒙混銷算。該堂官漫不經心，以至估辦參差；司員朋比受贓，又復毫無覺察。吏部分別議以革職降調，實屬咎所應得。姑念人數衆多，一時簡用乏人，著加恩將部議革職之曹振鏞、穆克登額、盧蔭溥、王以銜、陸以莊，均改爲降四級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部議降三級調用之穆彰阿、果齊斯歡，均改爲降三級留任；部議降一級調用之阿克當阿、那清安、裕恩，均改爲降一級留任。

又諭：工部堂官失察、司員等得贓冒銷一案，其在任較久之員，已降旨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但仍當示以區別：曹振鏞、盧蔭溥，彼時俱在軍機處行走，不能常川到署。其餘各員，均係專辦部務，迥於司員朋比得贓蒙混銷算，毫無覺察，其咎較重。工部爲工程總匯，穆克登額年力衰老，稽察未能周密，著調補禮部尚書，其工部尚書員缺，著文孚調補。陸以莊著調補兵部右侍郎，其户部右侍郎員缺，著湯金釗調補，兼管錢法堂事務。王引之著轉補吏部左侍郎，杜堮著調補吏部右侍郎。

辛亥，以户部尚書英和爲會試正考官，禮部尚書汪廷珍、户部右侍郎湯金釗、禮部左侍郎李宗昉爲副考官。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阮元奏，暎咭唎國護貨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夷人赴山汲水與民人鬬毆，互有傷斃。飭諭該國大班及該國兵官，交出兇夷。彼此互相推諉，當將貨船封艙，禁止貿易。該夷兵狃於該國被傷後致死無須抵償之例，延不交兇，旋即畏罪潛逃。該大班寄信本國，奏知國主，照例究辦。現仍著落交兇，並諭飭辦理等語。

庚申，福建水師提督許松年奏，酌擬訓練水師六條：一，操演宜認真；一，水務宜練習；一，召募不容徇私；一，紀律時須申明。得旨：所議六條，均係應爲之事，可即督飭所屬認真訓練。

甲子，諭內閣：御史朱爲弼奏請敕删各部册籍一摺。各直省彙送六部册籍，日積日多，往往名實不符，俱成具文，無關政要。而胥吏等乘機舞弊，轉致難於稽查，自應酌加删減，以歸簡易。著六部堂官各將外省造送該衙門册籍，逐一查明，分別應存應删，悉心妥議，開單奏明請旨。

乙丑，禮部以宗室會試中額請。得旨。取中四名。

賞江蘇等省辛巳恩科鄉試年老諸生王柱等四名舉人副榜有差。

己巳，諭內閣：琦善奏參玩視漕運未修官剥之州縣，請先摘去頂帶，並酌定添雇剥船等語。

《東華續録》道光五　辛未，命江西推廣社倉成法，准民間質押穀石。

壬申，以辛從益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太常寺卿遷。

《宣宗實録》卷三二　閏三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富俊等明白回奏開墾伯都訥屯田情形一摺。吉林乃我朝根本之地，若因伯都訥開墾屯田，招集流民耕種，日久流弊不可勝言。今該將軍等覆奏，原議係由吉林現有納丁納糧民人認墾，並非招集流民，將來不必另籌安置，於事尚無窒礙。惟現在雙城堡屯田尚未覈竣，且移駐京旗甚少，何必亟亟籌辦，俟將雙城堡辦竣，獲有成效，再行議及開墾，亦未爲遲。

己卯，詔諭班禪額爾德尼，前因達賴喇嘛未出呼畢勒罕，降旨命爾加意訪尋。茲據駐藏大臣等奏，班禪額爾德尼訪得察木多等處幼孩三人。此内裏塘之七歲幼孩名噶勒桑建燦者，容貌端重，舉止大方，能識前代達賴喇嘛供用佛

尊什物。爾甚尊服，誠心念經禱祝，會同駐藏大臣，在布達拉廟內供奉高宗純皇帝聖容前行禮畢，由金奔巴瓶內將伊名掣出等語。此事甚屬吉祥，朕深欣悅，降旨將噶勒桑建燦作爲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今爾奏請於八月初八日令噶勒桑建燦在布達拉廟內坐牀，所辦甚是。特派駐藏大臣文幹、成都副都統蘇沖阿、章嘉呼圖克圖等，頒給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詔書，及賞賜物件外，爾能仰體朕意將呼畢勒罕尋得，可嘉之至，今特問爾好，頒給詔書，並賜蟒緞二端、閃緞一端、片金緞一端、八絲緞六端、大哈達五方、小哈達十方，到時祗領。特諭。

《東華續録》道光五　壬午，申禁福建、廣東械鬬積弊。

《宣宗實録》卷三二　癸未，諭内閣：順天武鄉試大典，乾隆年間定於十月初五日開弓、十一日出榜，至嘉慶九年，始改爲十月初七日開弓、十二日出榜。因思校藝時日，自應稍從寬裕，嗣後順天鄉試外場著仍照舊例，於十月初五日開弓、十一日出榜。著爲例。

乙酉，引見庚辰科散館及補行散館人員。

以户部左侍郎禧恩爲理藩院尚書。

《東華續録》道光五　申論京城内外嚴緝劫案。

《宣宗實録》卷三二　丙戌，調兵部左侍郎果齊斯歡爲户部左侍郎，以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常福爲兵部左侍郎。

以吏部尚書松筠爲滿洲繙譯會試正考官，刑部右侍郎海齡爲副考官。

以刑部尚書那彦成署吏部尚書，鑲白旗蒙古都統索特納木多布齊署鑲黄旗蒙古都統。

〔丁亥〕，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爲武英殿總裁官，户部右侍郎穆彰阿管武英殿總裁官，户部右侍郎文孚爲武英殿總裁官，户部右侍郎羅文俊爲武英殿總裁官，禮部尚書松筠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鑲藍旗漢軍都統綿志署鑲藍旗蒙古都統。

丙申，策試天下貢士吕龍光等二百二十三人於保和殿。

庚子，賜一甲戴蘭芬、鄭秉恬、羅文俊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陳嘉樹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郭彬圖等一百十九人同進士出身。

癸卯，吏定犯罪婦女實發例。

又論：曹振鏞等會議，孫玉庭等覆奏籌議封禁山巡防稽察章程一摺。江西封禁山，界連浙閩，地方遼闊，最易藏奸。據各該督撫等，委員會同確查，並無流民潛匿，惟既有附近居民樵採，恐將來不免匪徒溷跡，自應設法豫防。著照所議，嗣後各該督撫等，無分畛域，務督文武員弁，實力巡防，俾附近土著民人不敢進山樵採，如有外來流民立即嚴拏究辦。

調江寧布政使鄭裕國爲直隸布政使，廣東布政使程國仁爲江寧布政使，以廣東按察使陳中孚爲布政使，直隸霸昌道黄鳴傑爲廣東按察使。

甲辰，安徽巡撫孫爾準奏，訪察地方利弊，屬員賢否，隨時興革整頓。得旨：慎選廉能，一力整頓，不可復行因循，致難救藥。總之稂莠不除，嘉禾不植，其盡心焉。人材固宜愛惜，設若闖茸不職者，必當去之勿疑也。任封疆大吏者，能不徇隱，能不姑容，甚屬難得。

以户部右侍郎湯金釗署吏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三三　四月丙午，命禮部尚書汪廷珍、户部右侍郎穆彰阿教習庶吉士。

丁未，授一甲一名進士戴蘭芬爲翰林院修撰，二名進士鄭秉恬、三名進士羅文俊爲翰林院編修。

己酉，諭内閣：近來京外各官遇有遷擢，皆於召見及接奉批摺後，始換升衙頂帶，本非舊制。嗣後京外升任人員，京官自奉有諭旨、外官自接到部文後著即換用升衙頂帶。

以貝勒綿志、大學士托津、刑部尚書那彦成爲内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五　庚戌，長齡等奏，剛咱等族番賊向西南逃竄，官兵馳赴托里地方截擊獲勝。

癸丑，允户部議，京倉米石以放代盤。

《宣宗實録》卷三三　江西巡撫毓岱因病賞假，以布政使鄧廷楨暫護巡撫。

甲寅，又諭：英和等奏，米石例禁請循照舊章等語。嗣後著仍照舊例，細米一石以內，實係鄉民買食者，准其出城，其粗米顆粒不准出城。城外之米，無論粗細概不准其出境。城內責成城門領等，城外責成各營汛員弁等，分別實力巡查，如有得錢賣放，失察偷漏，即行據實究辦。如管門官兵，將鄉民買食細米索詐阻拏，照例治罪，至米店碓房，如有違例囤積至五百石以上者，查明照例嚴辦，以除積弊。

《宣宗實録》卷三四　丁卯，諭：孫玉庭等奏，查明三省交界營汛，酌定會哨章程一摺。江南徐、海二屬，與山東、河南壤地相接，奸宄最易潛蹤，自應會哨巡防，俾聲勢足資聯絡。據該督撫查明具奏，著照所請，嗣後山東曹、兗兩鎮所轄及河標各營汛，與江南徐、海等屬營汛連界地方，均著於每年春秋二季，酌令各該營將領選帶弁兵，在兩省交界適中處所定期會哨一次。仍飭連界各專管汛弁，一月會哨一次，互換印照，結報該上司查考。其河南歸德營參將所屬分防夏邑等汛，與徐鎮所轄蕭、宿二營，及亳州營都司分防連界各汛地，亦著於每年春秋二季，令各該營都司酌帶弁兵，與歸德營將領，定期在兩省交界適中處所會哨一次。接壤各汛弁，亦一月會哨一次，換照結報。其豫東連界各營，俱著一體照辦，並責成各該鎮營密加查察。

庚午，諭：慶祥奏，訊明遣犯悔過出教一摺。魁敏因習西洋教，發往伊犂當差。茲據慶祥訊明，該犯業已改過出教，並從十字架跨過，實係真心改悔。魁敏著准其釋回，交該旗嚴加管束，不時查察，毋許出外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武隆阿等奏，噗喀唎夷人給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遞字，求來內地貿易買馬，業已駁斥，當經諭令查探該夷人情形具奏。茲據奏稱於本年三月間，差委回人孟幹等，前赴推巴特地方，探得噗咭唎二人，一名木爾齊喇普，一名鐵里伯克，隨帶跟役，約有二三十人，均係温都斯坦、克什密爾等部落，在推巴特居住貿易，尚屬相安。現又據該夷人差人遞字，求由葉爾羌一帶行走，赴布噶爾等處貿易，且稱從前曾有該國夷人，到過葉爾羌地方，聯名出具保結作證，查詢並無其事，現擬仍行駁斥等語。布噶爾等處地方，從無與噗咭唎夷人交通貿易之事，武隆阿等所辦甚是。其所擬駁諭一件，及代阿奇木伯克遞瑪薩依特等擬成回諭二件，朕俱已閱覽，批改數處發給，著武隆阿等即遵照繙譯各諭，交差來夷人齎回。該夷等求向內地行走之處，斷不可行。武隆阿等惟當督飭各卡倫官兵小心防範，嚴密稽查，勿令潛入內地，以靖邊圍。

癸酉，諭：盧坤奏，文縣地方地震，搖塌房屋七十餘間，壓斃男婦二十餘名口等語。覽奏深爲可憫。該藩司現已委員查勘，分別撫卹，捐資辦理，第恐被災人民或致失所。著再行確查，如有應行動項接濟之處，即據實奏明辦理。

《宣宗實録》卷三五　五月甲戌，以翰林院編修周祖培爲雲南鄉試正考官，工部主事朱壬林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姜堅爲貴州鄉試正考官，刑部員外郎光聰諧爲副考官。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御史陳鴻條奏請修營田水利，交軍機大臣等議覆，請於北省多闢水田，兼收南方杭稻之利。當經降旨，令直隸總督委員相度各河淀水勢，倣照雍正年間成規，設法經理並多方勸導。迄今已越年餘，該省現已查辦若干處，是否著有成效，朕聞直隸沿海曠地，豐潤、寶坻、天津等處窪地，可倣南方開爲水田栽稻，二三年後即可漸成肥沃。著顔檢飭委妥員查勘該地方情形，如可興修水田，實於民生有裨，即行據實奏明辦理。

己卯，諭內閣：內外臣工陳奏事件，原不應有副封關會，該管衙門自嘉慶四年欽奉聖諭飭禁之後，各省督撫提鎮等，俱各懍遵，將另咨軍機處副封奏底，悉行禁革。乃理藩院衙門，向有新疆西北兩路將軍、都統大臣，及駐藏大臣等，將奏事摺底，另用副封關會者，至今尚未裁革，殊屬非是。著再通行曉諭該將軍都統大臣等，嗣後陳奏之事，除審案供招，應咨該衙門查覈外，概不准以副封摺底仍前關會，儻不祗遵，理藩院堂官即據實參奏，將關會之員交部議處。

庚辰，予故四川布政使前任梁山縣知縣方積入祀名宦祠，從總督蔣攸銛請也。

壬午，以浙江布政使阿霖爲江西巡撫，降補六部主事前任山西巡撫成格爲浙江布政使。

科布多參贊大臣富和緣事革職，以吐魯番領隊大臣那彦寶爲科布多參贊大臣，哈密幫辦大臣長慶署吐魯番領隊大臣。

以勦捕番賊功，予提督齊慎優敘西寧辦事大臣。

甲申，諭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覆議具奏，倉場盤查利弊章程一摺。倉儲爲天庾重地，欲杜虧那，立法必臻妥善。大學士等議請隨時派員抽查，不爲無見。朕思剔奸蠹弊之法，總須按照倉廒實貯清册，逐廒查驗見底，俾

新陳不能牽混，難於掩飾，自不如以放代盤，事歸簡易。仍照户部原議，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盤放之三倉陳米顆粒不存。驗明，再進新糧，以後挨次盤放，遞至三年，即可全竣。果能實力奉行，不特目前那移可杜，即後進新糧，册檔可稽，衆目共覩，如有虧缺，責有攸歸。如此立定章程，於倉儲實有裨益。

調刑部右侍郎張映漢爲倉場侍郎，以兵部右侍郎陸以莊署刑部右侍郎。

乙酉，又諭：文翰等奏請派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之師傅一摺。著照所請，准其以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作爲達賴喇嘛呼畢勒罕之正師傅；以噶勒丹舊池巴阿旺念札，及榮增班第達嘉木巴勒伊什丹貝嘉木磋二人作爲副師傅，俾令傳習經典。

丁亥，諭内閣：刑部奏，酌議風水重地，青椿外官山界内盜伐樹株，及弁兵疏防賄縱罪名各條。官山界址，道里遠近不同，自應倣照白椿青椿舊制，立定界限，俾附近居民不致再有誤犯。至弁兵專司防守，亦宜明定科條。

以刑部左侍郎、鑲黄旗滿洲副都統廉善爲熱河都統，調禮部左侍郎玉麟爲刑部左侍郎，轉禮部右侍郎明志爲左侍郎，調盛京工部侍郎齡椿爲禮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齊布森爲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

《宣宗實録》卷三六　己丑，閩浙總督慶保等奏，浙江省歷久封禁之南田地方，擬專委大員，選帶員弁周歷查勘，酌覆後悉心妥議，務期經久無弊，方爲至善。

庚寅，以翰林院編修祁寯藻爲廣東鄉試正考官，吏部主事程德潤爲副考官；侍講學士沈維鐈爲福建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陳澧爲副考官；兵科給事中許乃濟爲廣西鄉試正考官，刑部員外郎周之楨爲副考官。

癸巳，又諭：兵部議處徐鍇率行奏添養育兵，請照妄行條奏例，降一級調用。著該部照例註册。

甲午，以大學士托津爲閲兵大臣，工部尚書文孚管總理行營大臣事。

丁酉，定三旗侍衛鑾儀衛章京輪用營員例。

戊戌，諭：嵩孚奏參，拏獲鴉片希圖變賣分肥之千總等，請旨分别革職解任一摺。碣石鎮右營千總黄成鳳，在洋盤獲鴉片，輒將人船縱放，商同署守備曾振高希圖變賣分肥，實屬膽玩卑污。黄成鳳、曾振高俱著革職。

其另片奏稱，督飭員弁查禁紋銀出洋，及嚴禁鴉片進口，並密訪海關收受黑烟重税各條，所奏甚是。該督等惟當實力奉行，不得徒託空言，日久生懈，終致有名無實也。

以欽差工部尚書文孚署陝西巡撫。

以山東布政使程祖洛爲陝西巡撫，湖北按察使陸言爲山東布政使，陝西按察使誠端爲江西布政使，調山西按察使常文爲陝西按察使。

己亥，兵部奏陵寢禁地盜樹處分。

命詹事府少詹事白鎔提督廣東學政。

調直隸按察使常德爲山西按察使，以廣東督糧道李湜爲廣東按察使。

廣東按察使黄鳴傑爲湖北按察使，以廣東鹽運使盧元偉爲直隸按察使，調

辛丑，以翰林院編修李浩爲湖南鄉試正考官，内閣中書裴鑑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張岳崧爲四川鄉試正考官，沈巍皆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五　河南漳河決。

壬寅，停止巡漕御史。

《宣宗實録》卷三七　六月甲辰，諭：御史尹濟源奏請飭拏訟棍一摺，所奏是。各省訟棍，潛匿京師招摇生事，恃有蠹役奸胥通同容隱，以致京控案件日多，不可不嚴拏懲辦。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選派明幹員弁，密行察訪，將積慣訟棍上緊緝拏，究明何處窩頓，一併按律處治，以清訟源。

丙午，諭内閣：姚文田奏，教官鄉試請仍照例考送一摺。教官願就本省鄉試者，例應與生員一同考送，嗣後無論候補現任，著仍由學政普律考送，以歸畫一。

諭：刑部奏，酌議煤窑鍋伙章程。著直隸總督派員前赴西山一帶查勘共有煤窑若干處，有無關門連夥鍋伙，嚴申例禁，妥爲辦理。

己酉，命户部左侍郎果齊斯歡爲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辛亥，新授長蘆鹽政延豐以病解任，命福森仍爲長蘆鹽政。

《東華續録》道光五　壬子，定漢軍親老人員改近終養例。

《宣宗實録》卷三七　癸丑，以大學士戴均元管刑部事。

甲寅，又諭：御史梁中靖奏請除五城捕役繳票積弊一摺。刑部各司現審案内有應緝之犯，票傳五城捕役緝拏，其有無緝獲，向由該捕役自行赴部呈繳。茲據該御史奏稱，刑部書吏往往刁難勒索錢文，以致捕役守候需時，實屬大干法禁。嗣後五城有應繳刑部之票，著該巡城御史查明咨送刑部，不准由該部書吏經手，以杜弊端而重捕務。

丁巳，以工部右侍郎顧皐爲浙江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陳鑾爲副考官；禮部左侍郎李宗昉爲江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祝慶蕃爲副考官；內閣侍讀聞人熙爲湖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趙炳言爲副考官。

戊午，以兵部左侍郎顧德慶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己未，以户部尚書英和署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刑部尚書，理藩院尚書禧恩署兵部尚書。

命刑部右侍郎海齡專辦鑲黄旗蒙古副都統事，以貴州巡撫明山爲刑部右侍郎。

調廣東巡撫嵩孚爲貴州巡撫，以河南布政使羅含章爲廣東巡撫，調廣東布政使陳中孚爲河南布政使，以湖南按察使蘇明阿爲廣東布政使，山東兖沂曹濟道訥爾經額爲湖南按察使。

庚申，以户部尚書英和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壬戌，以協辦大學士、陝甘總督長齡爲閱兵大臣，肅親王敬敏署鑲黄旗蒙古都統，以署鑲藍旗蒙古都統綿志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貝勒奕紹爲總理行營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五 甲子，申禁直省各衙門額外增置書役。

丁卯，定誣竊致死治罪例。

《宣宗實録》卷三七 以山東道御史吴傑爲陝甘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修撰陳繼昌爲副考官，户部右侍郎穆彰阿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徐士芬爲副考官。

戊辰，命協辦大學士長齡爲大學士，兼管理藩院事，户部尚書英和協辦大學士。調工部尚書文孚爲吏部尚書，理藩院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爲兵部尚書，兼署刑部尚書，刑部左侍郎玉麟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到任前以户部左侍郎果齊斯歡兼署。轉刑部右侍郎明山爲左侍郎，以署吏部右侍郎恩銘爲刑部右侍郎，賞還二品頂帶。調工部右侍郎裕恩爲吏部右侍郎，禮部右侍郎齡椿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理藩院侍郎博啓圖爲禮部右侍郎，鑲黄旗蒙古副都統海齡爲理藩院侍郎，以兵部右侍郎常英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以太常寺卿長旺、順天府府尹申啓賢監臨順天鄉試。

己巳，以吉林將軍富俊爲理藩院尚書，調黑龍江將軍松筠爲吉林將軍，以烏嚕木齊都統德英阿爲黑龍江將軍，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英惠爲烏嚕木齊都統。

《宣宗實録》卷三八 七月癸酉，諭内閣：松廷奏請將訪出幼孩二名咨行西藏入瓶掣簽，擬定棟廓爾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請旨一摺。著照松廷所奏，棟廓爾呼圖克圖之徒弟商卓特巴喇嘛楚圖木吹木丕勒等，訪出番族達什車凌之子名濟爾噶勒，民人王志之子名桑濟扎布，咨行駐藏大臣眼同達賴喇嘛，入於大昭所供之金奔巴瓶内，掣出一人作爲棟廓爾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

《東華續録》道光六 丁丑，命琦善治衛河，姚祖同治漳河。

《宣宗實録》卷三八 庚辰，以陝西道御史楊希銓爲河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許乃普爲副考官；國子監祭酒何凌漢爲山東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牛鑑爲副考官；山西道御史龔綬爲山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吴文鎔爲副考官。

甲申，河南巡撫姚祖同緣事解任，調陝西巡撫程祖洛爲河南巡撫，以江寧布政使程國仁爲陝西巡撫，四川按察使戴三錫爲江寧布政使，雲南迤南道魏元烺爲四川按察使。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鼎暫署河南巡撫。

乙酉，命嗣後現任官員不准加捐職銜。著爲例。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都察院奏，廣東新安縣民人黄奕通，呈控洋商故縱夷匪，兩命莫償一案。已明降諭旨，交阮元審辦矣。此案前據該督奏稱，上年十一月，暎咭唎國護貨兵船停泊外洋伶仃山，夷人赴山汲水，與民人鬬殿，互有傷斃，因兇夷駛逸，飭令該國王按名查出，附船解粤，聽候究辦。今黄奕通復以夷人上岸打水盜窃番薯，挾村人斥逐之嫌，即於次日統兵百餘人持械擄掠，又用大礮轟擊。黄奕明、池大河身死，合村房屋都被打毀，搶奪衣物計贓一萬餘兩。禀經該縣知縣准報人命，不准報擄搶等情具控。該督前奏摺内，均未將此等情節詳細聲敘，是否該民人架詞捏控，抑竟係該縣有意消弭，與該商等朦混禀詳。著該督即行確查，據實明白覆奏。

辛卯，更正關税賠項例。户部奏，管關月日，久暫不同。乾隆年間奏定處分則例徵收關税，扣足一年爲滿，其管至一年零數月者，將一年奏報，甚零月歸於下屆，俟扣足一年匯奏。如接任之員，業經出結，不得復將短少緣由，推諉前任。迨後辦理賠項，亦按照處分之例，遂將前任短少，歸於後任，究屬失平。請仍照各按各任月日，計成數算。從之。

壬辰，增減吏部則例。

以吏部尚書文孚兼總管內務府大臣。

甲午，賑直隸霸、文安【略】二十一州縣被水災民。

丙申，諭：慶保等奏，閩洋米艘船隻，緝捕未能得力，請分別裁汰改造一摺。戊戌，諭內閣：御史宋其沅奏，請革除賑弊。所奏甚是。各直省偶遇偏災，一經該督撫等奏報，朕無不立沛恩施，無如地方官並不認真經理，以致積弊叢生。

以候補人員壅滯，命改癸未科大挑於內戌科會試後舉行。

己亥，諭貴州巡撫嵩孚：據御史陶廷杰奏，黔省拐匪、大爲民害，聲敘甚屬明晰，必應嚴行懲辦，以靖閭閻。

庚子，諭內閣：孫玉庭等奏，宣洩黃水，大隄穩固，及開河埝工，長水漫缺情形一摺。

辛丑，直隸總督顏檢奏，守護後龍風水青椿以外樹株，嚴飭文武員弁會同稽查辦理緣由。得旨：隨時認真稽查，斷不可日久生懈。

《宣宗實錄》卷三九　八月丙午，諭：王鼎奏，據正陽縣知縣等查驗頓家岡地方，於朱麻子住房內搜出桿子槍，並經卷、白布帽、白布馬褂等物，拏獲楊得元等六名，續獲楊灼等六名。又安徽潁州府訊據朱麻子供稱，起意興立邪教，於七月十三日起事，欲從潁州蔓延至宿州、亳州等處。又據新蔡縣錄送阜陽縣移開，七月十三日，係阜陽人邢名章，糾同王興仁等，潛赴朱麻子家興復白蓮教，屯聚阜陽縣岳家寨，當經勦捕撲滅等語。著程祖洛嚴行根究，此外伏匿夥黨，共有若干，並將供出各犯按名查拏搜淨根株，毋使一名漏網，以靖地方。

丁未，以戶部尚書黃鉞爲順天鄉試正考官，刑部右侍郎恩銘、左侍郎韓文綺爲副考官。

以禮部尚書汪廷珍署戶部尚書，吏部左侍郎王引之署刑部左侍郎。

命雲貴總督史致光來京，以刑部左侍郎明山爲雲貴總督。

修湖北江陵縣倉廒，從巡撫楊懋恬請也。

戊申，命閩浙總督慶保來京，以廣西巡撫趙慎畛爲閩浙總督，甘肅布政使盧坤爲廣西巡撫，浙江按察使朱桂楨爲甘肅布政使，調福建按察使吳榮光爲浙江按察使，以江西督糧道蘇成額爲福建按察使。

以內閣學士敬徵署刑部左侍郎。

調兵部右侍郎陸以莊爲刑部右侍郎，以內閣學士朱士彥爲兵部右侍郎。

庚戌，又諭：定例各衙門書役人等，於役滿後不准復充，原以杜積蠹把持之弊，無如奉行不力。近來各處吏役，往往於滿役後，改名復充，甚至暗中盤踞，任意舞弊。即如興平倉已滿花戶劉瑞，因希圖指借公事，開銷官錢，輒進倉幫同身後辦事，隨將官錢侵蝕情節，實爲可惡。嗣後著倉場侍郎督同各監督等，隨時認真稽察，役滿者即照例飭令退役，毋許逗留。

丙辰，又諭：前據曾燠奏，淮北行鹽，請復三併引舊章，當交戶部覈議具奏。茲據查明，淮北行鹽章程，從前本係三引併爲一包。嘉慶二十五年，改作兩引併爲一包。該鹽政因行之年餘，商力益疲，請仍復舊章，係爲恤商節費起見。自應量爲變通，所請三引併作一包行運之處，著照所議辦理。

《宣宗實錄》卷四〇　丁巳，諭內閣：各省庫貯銀兩，遇有動撥之款，均應隨時報部，俾有稽覈。

戊午，命本年武殿試改於十月初一日以次舉行。

庚申，順天府以宗室鄉試中額請。得旨：取中八名。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那彥成奏，查西安省城自七月二十八日以後，陰雨連綿，十餘日未見開霽。南山各州縣所種包穀，一經久雨，子粒青空，收成歉薄。木廂等處工作游民，恐因糧貴失業滋事，現在委派員弁分投確看，酌借資本，仍令安業等語。所奏是。

《東華續錄》道光六　丁卯，河南沁河溢，命程祖洛勘辦。

《宣宗實錄》卷四〇　〔戊辰〕諭：御史郭泰成奏，請疏通河渠以工代賑一摺。據稱直隸入夏以來，大雨時行，田禾被淹，由河渠淤淺，水無所歸，【略】今歲直隸一百四十三州縣被水者有八十州縣之多。

庚午，諭內閣：糜奇瑜奏，查辦黔省倉儲情形一摺。

撥廣東、江西解部銀各十萬兩，截留直隸，以備賑需。

《宣宗實錄》卷四一　九月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孫玉庭等奏報，根究教匪餘黨，督飭查拏，以靖地方一摺。此次安徽阜、潁地方，教匪由豫竄入滋事。孫玉庭等飛飭文武各員弁，勦捕妥速，前屢經降旨，令其飭屬提訊現獲各犯，根究

甲戌，撥通倉米十萬石，賑直隸被水州縣災民。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程裔采奏，豫省教匪朱麻子等，由新蔡糾衆竄入阜陽滋事，若非穎屬匪徒勾結，該犯等何敢輕入其鄉。查穎州强悍成風，爲匪黨逋逃淵藪，向有捻匪私梟，雖非習教傳徒，聲勢最易聯絡。風聞艾亭集在阜陽縣西南，距城一百六十里，捻匪最多，即朱麻子等犯竄匿之所。艾亭集北十五里有馬家店，爲馬姓盤踞之區，素不安分。盜首馬皮顯，即馬二，係該處捻頭，夥黨殆難數計【略】著孫玉庭、孫爾準、程祖洛嚴飭地方官，不分畛域，密速按名掩捕，毋任遠颺漏網。仍須不動聲色，不可稍涉張皇，別滋事端，總期匪徒淨盡，大夥悉就殲除。

以詹事府詹事史致儼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己卯，調四川布政使張志緒爲江寧布政使，江寧布政使戴三錫爲四川布政使。

添建陝西榆林府益樂倉廒二座，從署巡撫那彦成請也。

庚辰，以廣東雷州、瓊州、高州、廉州、潮州五府所屬州縣，距省較遠，命嗣後遣軍流徒人犯，由各該管巡道就近審轉，限期處分，如臬司例。從總督阮元請也。

壬午，以兵部右侍郎朱士彦知武舉，户部右侍郎湯金釗爲武會試正考官，刑部右侍郎陸以莊爲副考官。

甲申，山西巡撫邱樹棠奏，請暫停山西寶晉局鼓鑄。從之。

乙酉，諭内閣：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覆給事中王家相條奏，五城散給棉襖，易錢分賞，並減價糶賣土米章程。每年冬間，五城散賞棉衣，額少人多，貧民未能周徧。著照所議，即將應用製備棉襖生息銀三千六百兩，由内務府咨交五城巡城科道，嚴飭司坊官，詳查人數，照市價易錢，按大口小口分别散給，毋許軍民閒雜，有業之户，混迹冒領。嗣後即責成巡城科道督率司坊官，嚴定章程。

丁亥，諭内閣：給事中王松年奏，請慎選闈中謄録，並同考官隨薦加批一摺。春秋闈試爲掄才大典，自應倍加詳慎，以肅功令。闈中謄録一項，向係順天直隸各州縣，照例於書吏内選送，因日久視爲具文，每將不能書寫之人，率行充數，以致硃卷字畫模糊，難於校閱。嗣後著順天府、直隸總督嚴飭各州縣，務須遴選正身書吏，充當謄録。

直隸布政使鄭裕國年老休致，調山東布政使陸言爲直隸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楊健爲布政使，調直隸按察使盧元偉爲山東按察使。

戊子，以大學士托津爲滿洲繙譯鄉試正考官，工部右侍郎齡椿爲副考官。

己丑，兩廣總督阮元奏，遵查新安縣民黄奕明、池大河被暎咭唎國夷兵，赴島汲水，將黄奕明等田薯取食，黄奕明等向奪，致相爭毆，夷人被傷跑回。越日，夷人復趕往黄奕明等住處，砍碎門扇，彼此互鬬。夷人施放鳥槍，黄奕明與其女壻池大河均被傷身死。其受傷夷兵，於跑回時因見黄奕明等多人追逐近船，曾於上船後點放一礮嚇唬，並未傷人，亦未毁擊村屋。至黄奕通所控，擄搶計贓一萬餘兩一節，查黄奕通兄弟等種薯爲食，安有萬餘金之物被夷人擄掠？且案經提省審訊，均未供及被搶情由。即黄奕通呈控詞内，並無毁打合村房屋，及擄搶衣物萬餘兩之語。

庚寅，以四川總督蔣攸銛署刑部尚書，命來京供職。調湖廣總督陳若霖爲四川總督，漕運總督李鴻賓爲湖廣總督，以江蘇巡撫魏元煜爲漕運總督，刑部左侍郎韓文綺爲江蘇巡撫，吏部左侍郎王引之署刑部左侍郎。

辛卯，命撥湖北襄陽、鄖陽兩府入官叛産租息爲書院膏火。

舉行本年軍政。步軍巡捕五營，卓異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年力就衰官一員，分别議敘處分如例。

癸巳，命福建布政使徐炘來京，調雲南布政使誠端爲福建布政使，以江西按察使史譜爲雲南布政使，調四川按察使魏元烺爲江西按察使，福建按察使蘇成額爲四川按察使，以山西冀寧道邱明泰爲福建按察使。

丙申，刑部等衙門議奏懲辦械鬬章程。

《東華續録》道光六　戊戌，申禁生監包漕。

《宣宗實録》卷四一　庚子，諭：孫玉庭奏，緝獲私販多起，分飭審明究辦一摺。江省多有夾帶私鹽，販至沿江銷賣者，前經孫玉庭等派員於沿河隘口嚴密巡查，以杜透漏。

轉刑部右侍郎陸以莊爲左侍郎，以陝西巡撫程國仁爲刑部右侍郎，調廣西巡撫盧坤爲陝西巡撫，以浙江布政使成格爲廣西巡撫，山西按察使常德爲浙江布政使，江南鹽法道齡住爲山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四二　十月壬寅，頒道光三年時憲書。

試中式武舉程三光等五十五名於太和殿前。

《東華續録》道光六 乙巳，賜張雲亭等五十五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宣宗實録》卷四二 丙午，又諭：程祖洛奏，河南項城縣貢生應含章之母張氏，現年百歲，四世同堂，請旌一摺。已批交部議奏矣。向例各省壽民壽婦，均係具題，該撫專摺入奏，殊屬不合。著仍照例題報，無得率行奏請。程祖洛著傳旨申飭。

長蘆鹽政阿爾邦阿奏，本年雨水較多，商運鹽引滯銷，請緩繳殘票殘引。從之。

賑安徽宿州被水災民。

緩徵河南儀封、陳留【略】二十三廳縣被水村莊新舊額賦。

緩徵山東濮、博平【略】四十六州縣，德州、東昌、臨清、濟寧四衛被水被蟲村莊新舊額賦，及各項銀穀，並給濮、博平、恩、利津、蒲臺五州縣災民一月口糧，坍塌房屋修費，免本年額賦十分之一。

己酉，諭内閣：禮部題請於冬至次日行慶賀禮。本年十月二十五日，始滿二十七月服制。朕甫經釋服，若於冬至次日御殿受賀，爲時甚近，朕心實有不安。所有本年冬至行禮，著即停止，於明歲照例舉行。

諭軍機大臣等：那彦成奏，確查青海現在情形，並酌安卡隘，嚴拏漢奸一摺。【略】那彦成所奏，乃正本清源之道，然必須辦理周妥，計出萬全，以期一勞永逸，不可稍有疏失。

實授那彦成陝甘總督，蔣攸銛刑部尚書，以協辦大學士英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兵部左侍郎常福因病解任，以户部左侍郎果齊斯歡署兵部左侍郎。

湖南布政使錢臻以年老休致，調山西布政使戴敦元爲湖南布政使，以前任西寧辦事大臣廉敬爲山西布政使。

庚戌，諭内閣：御史佘文銓奏，請革除部費名目一摺。所奏是。六部綜理各省事件，應准應駁，自有定例，原不許私自關通。若該督撫任聽所屬，向部中著通諭各直省督撫查明所屬，如有倡爲部費名目者，即指名參奏，並根究京中賄託何人，一併從嚴懲辦。【略】一切部費名目，概行禁革，以除積習而飭官方。

壬子，以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英和充日講起居注官。

甲寅，加築黄河兩岸隄堰，並修上河廳屬通濟閘。從河東河道總督嚴烺請也。

乙卯，上以三年服闋行釋服禮，奉皇太后啓鑾恭謁昌陵。

以刑部右侍郎程國仁爲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内閣學士史致儼爲副考官。

《宣宗實録》卷四三 丁巳，命嗣後正月初一日、四月初八日、八月初十日、十月二十五日，各寺廟均著停止獻戲。

壬戌，轉刑部右侍郎恩銘爲左侍郎，以署工部右侍郎奎照爲刑部右侍郎，署刑部左侍郎敬徵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癸亥，上奉皇太后還宫。

《東華續録》道光六 甲子，申禁收漕州縣書役侵漁各弊，並禁漕總名目。

《宣宗實録》卷四三 乙丑，又諭：曾燠奏，查明運庫懸墊各款，請先行清理著追一摺。兩淮運庫節年懸墊各款，因餉多事繁，尚未歸補銀二百餘萬兩。此外淮南北銃引各案，正雜錢糧分賠分帶及當年應用外支雜項等款，共借墊至九百餘萬之多，以致應解户部内務府各處，及京外各帑利鹽規匣費並生息等項，皆成懸宕。著該鹽政即行嚴實著追，以清解款。惟現在各商辦運竭蹶，所有甲申綱以後捐帶解借各款，勢難同時措繳，著准其次第清理，仍分限先後按引勒追，無致日久虚懸，以重庫貯。

丙寅，修浙江省會城垣，從巡撫帥承瀛請也。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阮元奏，廣東省新城西門外，於九月十八日亥刻，店鋪失火，因風大火猛，至十九日亥刻始熄，延燒千餘家，現在飭查撫卹等語。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朱方增署日講起居注官。

己巳，諭内閣：御史馬步蟾奏，嚴查柵欄啓閉一摺。京城内外街道設立柵欄，暮閉晨開，盤查形跡可疑之人，甚有公務急速等事，仍即時放行，立法至爲周備。現當一律修整之後，著步軍統領衙門，嚴飭堆撥兵役，並該地方司坊等官，認真稽查，按時啓閉。如有脱損，立即修補，毋得堆積泥穢，致滋虧朽。

又諭：本日朝審勾到刑部將逆犯林清滋事案内，董幗太等六名，請照原擬凌遲處死，本屬法無可寬，惟董幗太一犯，前因監禁質對，將逆犯指認多名，著從寬改爲絞決。劉韋兒、劉喜兒、宋玉林、劉興庭、王四即王庭瑞，俱已監禁多年，亦著從寬改爲斬決，以示朕法外施仁至意。

《宣宗實録》卷四四 十一月辛未，賞順天等省鄉試年老諸生鄒廷顯等二十五名舉人副榜有差。

《東華續錄》道光六　壬申，定恩封王公等佐領額數。

《宣宗實錄》卷四四　辛巳，諭：文幹奏，查明後藏定琫，私頂冒充情弊，請將該管戴琫及兼管營弁，分別降補議處等語。前後藏設立如琫甲琫定琫各弁，遇有缺出，向由駐藏大臣考驗補放。茲查明該管定琫，私頂執照冒充，除將頂冒之定琫追繳執照，責革示懲外，所有該管戴琫普布策忍汪甲，俱著降補甲琫，以示懲儆。兼管之駐防後藏四川瀘州營都司周履鑑，升任遊擊前駐防後藏都司盧全孝，漫無覺察，俱著交兵部議處。其戴琫二缺，著文幹等揀選合例番弁，奏請補放。

《東華續錄》道光六　壬午，申諭各督撫，毋得勒令州縣接收虧空，代爲彌補。

《宣宗實錄》卷四四　癸未，諭內閣：顏檢奏，各鎮應值年班，可否飭令進京叩賀一摺。向來每遇元旦，直隸各鎮同密雲副都統，輪派二人，於封印後來京作爲年班。惟念該總兵等俱有彈壓地方之責，著自本年爲始，所有大名、正定、宣化三鎮，及密雲副都統每歲輪班來京祝賀之處，永遠停止。

撫卹廣東省城火災貧民、蛋户。

乙酉，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玉麟爲禮部尚書，鑲白旗蒙古都統慶保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宣宗實錄》卷四五　丙戌，命大學士長齡爲正使，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英和爲副使，持節齎册寶，册立繼妃佟佳氏爲皇后。

丁亥，皇太后御慈寧宫升座，上率王公大臣官員等行慶賀禮。

以册立皇后禮成，頒詔天下。

庚寅，諭内閣：御史程邦憲奏五城米價騰貴，請申嚴例禁以平市價一摺。京師五城地方於本年七八月以後，各項糧價加增，或因近京各州縣被潦歉收，亦不應較前翔湧，幾至加倍。自因奸商囤積過多，高擡時價，各門疏於防範，即私行販運牟利居奇，不可不嚴申例禁。

辛卯，又諭：元旦令節，萬壽慶辰，王大臣等呈遞如意，藉伸頌祝，應示以限制。自明歲元旦爲始，親王、郡王，無論内廷外廷行走，俱准呈遞；貝勒、貝子、公，惟内廷行走者准其呈遞；軍機大臣、内務府大臣，無論品級俱准呈遞；南書房翰林，惟一二品大員准其呈遞，其三品以下翰林遇萬壽大慶之年准其呈遞；上書房行走總師傅、師傅遇萬壽大慶之年亦准其呈遞，其餘年分概不准呈遞；副都統俱不准呈遞；御前侍衛一品者准其呈遞；乾清門侍衛概不准呈遞；年班來京文武大員亦惟一品者方准呈遞。著通行曉諭，其各恪遵毋違。

移建湖南省城城南書院，並頒給御書扁額曰「麗澤風長」，從巡撫左輔請也。

丙申，以加上恭慈康豫皇太后徽號，遣官告祭天、地、太廟、社稷。

丁酉，恭上皇太后徽號册寶。

諭内閣：楊懋恬奏，拏獲安指教匪讎殺良民多命之逸犯，審明辦理一摺。此案均州逸犯向志恆，圖分財產，聽從向志桑，殺害良民左明倫等家一十八命，逃匿在外二十餘年。茲經該撫嚴飭各屬編查保甲，適該犯行至均州與鄖西縣交界地方，即被該州盤獲審明正法，仍傳首犯事地方示衆，所辦甚是。可見編查保甲辦理認真，甚屬可嘉。

諭軍機大臣等：孫玉庭奏緝獲洋盜多名，究出積年盜首潛逃浙省，現在跟拏咨緝一摺。江蘇海洋遼闊，經孫玉庭督飭文武拏獲洋盜及販私各犯共八十餘名，起獲大小匪船十隻，槍礮刀矛器械及火藥等項數十餘件，辦理甚好，可嘉之至。

戊戌，以加上恭慈康豫皇太后徽號，上御太和殿，王公大臣文武官員行慶賀禮。禮成，頒詔天下。

庚子，命和闐辦事大臣文弼來京，調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秀堃爲和闐辦事大臣，賞前任伊犁領隊大臣布彦泰頭等侍衛，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宣宗實錄》卷四六　十二月壬寅，工部議准前任陝甘總督長齡疏請開採甘肅安西州普城山鉛廠，以備軍儲。從之。

以磧斤足敷儲備，封閉甘肅玉門縣牛尾山礦廠。從總督那彦成請也。

癸卯，加築黄河兩岸隄工，並重建祥符、五瑞二閘，昭關壩、義字河頭石壩。從協辦大學士總督孫玉庭請也。

甲辰，禮部奏，明年元旦舉行慶賀筵宴，謹遵會典成案，酌議與宴章程。

添設雲南白馬河防汛一所，並猛連、拉古、魚麼、官房四塘，撥楚雄協外委一員、兵三十名分駐；江頭、苴卻、者車三塘，撥大姚縣兵九名分駐。從總督史致光請也。

撥黑龍江呼蘭地方倉穀二萬五千石，運至齊齊哈爾城，存貯備用。

《東華續錄》道光六　乙巳，諭各督撫，慎愛州縣，不得率請改教。

己巳，福建巡撫葉世倬奏，臺灣艋舺營添撥水陸弁兵，應配軍裝礮械，請於鹽課盈餘銀內動支給製。從之。

道光三年（癸未、一八二三）

《東華續録》道光七 正月辛未，免莊郡王緜課、大學士托津等本任前任鐫級處分有差。

《宣宗實録》卷四八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那彦成等奏，河北野番及察罕諾們汗全數回巢，並酌移河南四旗蒙古各一摺。青海黄河以北屢經番族占據，察罕諾們汗一旗，復勾結漢奸，夥同搶掠，經那彦成等設卡防堵，斷絶糧茶，並訪獲漢奸巨盜，及偷窃金沙各犯，分别懲治。現據察罕諾們汗稽顙乞命，所屬蒙番全數押回河南貴德原牧，各族野番，勢已窮蹙，自可寬其一線。惟河北不可復留野番一人，使漢奸蒙古無可假借，方爲正本清源之道。所有偷住河北之貴德循化各番族，共一萬七八千人，現已全數回巢。著該督等派委幹員，即將河南各族野番逐一編查，設立千户、百户等，分别管轄。仍各按户口，與蒙古一律易買糧茶，由各族千户就近代爲請票。如有爲匪不法，及偷渡河北之人，即不准請票易糧。並著於野番南渡時，查明本係何族，即交該族千百户遞管安插。各處渡口，分派把守，儻有一人私渡，即將該千百户一律治罪。

福建巡撫葉世倬年老休致，調安徽巡撫孫爾準爲福建巡撫，以安徽布政使陶澍爲巡撫，甘肅按察使徐承恩爲安徽布政使，浙江鹽運使蔡炯爲甘肅按察使。

丙子，展賑直隸霸、保安【略】三十六州縣上年被水災民，並緩徵開、元城、【略】五十五州縣歉收村莊本年額賦。

緩徵山東恩、夏津【略】六十六州縣，並德州、東昌、臨清、濟寧、東平五衛上年被水被雹被蟲災民新舊額賦，給恩、夏津、武城、范、濮、博平六州縣災民一月口糧。

丁丑，命江蘇按察使陳廷桂來京，以淮海道林則徐爲按察使。

戊寅，諭内閣：宗人府奏，遵旨加等嚴議惇親王，請革去王爵等語。惇親王於伊福晉乘轎徑由神武門中門行走，設法剖辨，巧爲脱卸，宗人府照違制革職例，議以革去王爵，實屬咎所應得。惟念惇親王究係甫經分府，諸未諳習，著加恩改爲罰親王俸五年，每年仍准支領一半，分作十年坐扣。

修浙江海鹽縣石塘。從巡撫帥承瀛請也。

己卯，又諭：孫玉庭奏，自陳年力較衰，請簡賢能，以重東南要任一摺。孫玉庭歷任封圻，經朕授爲協辦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雖年逾七旬，而精力未衰，正當爲國宣勤，永承眷注。茲該督奏精神漸不如前，每遇事宂，輒有遺忘，恐滋貽誤。一片公誠之意，朕已深悉，尚其益加懋勉，努力奉公，以副委任，所請不允，當體朕心。

《東華續録》道光七 壬午，上幸圓明園，奉皇太后居綺春園。

甲申，撥河南、山東漕十八萬石，備直隸省南賑需。

丙戌，陸以莊以病免，轉程國仁爲刑部左侍郎，以史致儼爲刑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還。

戊子，戴均元等會勘漳河，請仍濬舊河。允之。

《宣宗實録》卷四八 諭内閣：凡聘與蒙古額駙之宗室王公等之格格，定例過十年方許進京歸省，所定年限太多，著加恩嗣後聘與蒙古額駙之宗室格格等，毋庸拘十年之例，果有正事情願來京者，即報明理藩院，由該院察覈，如無捏報情節，即照所呈，准其進京。

庚寅，以四川成綿龍茂道裕泰爲湖南按察使。

甲午，諭：秦承業前經朕宣召來京，加以超擢，令仍在上書房行走。因伊老誖言語不謹，不能不治以應得之罪。朕睠懷舊學，秦承業究係上書房行走多年之人，此時年近八旬，著加恩賞還翰林院侍講學士銜，不必來京謝恩，以示體恤。

又諭：本年係應行查閱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營伍之期，直隸著即派顏檢，山西著即派邱樹棠，陝西著即派盧坤，甘肅著即派那彦成，四川著即派陳若霖，逐一查閱，務各認真簡校。如查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劾參，毋得視爲具文。

乙未，命大學士長齡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以前任雲貴總督史致光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刑部左侍郎恩銘爲兵部左侍郎，以署兵部左侍郎廉善爲刑部左侍郎。

以兵部左侍郎恩銘、工部右侍郎敬徵兼總管内務府大臣，命吏部尚書文孚毋庸兼管。

以翰林院編修鄂木順額充日講起居注官。

戊戌，以刑部左侍郎廉善爲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庚子，申諭孫玉庭，嚴捕鹽梟。

《宣宗實録》卷四九 二月辛丑，諭内閣：國家定制，諸臣中有勤於王事，功在社稷者，列入祀典，用示酬勳，【略】大學士公阿桂【略】著配饗太廟，以示朕崇獎蓋臣至意。

湖南巡撫左輔年老，命來京，調貴州巡撫嵩孚爲湖南巡撫，以刑部左侍郎程國仁爲貴州巡撫，湖南布政使戴敦元爲刑部左侍郎，貴州按察使景謙爲湖南布政使，調四川按察使蘇成額爲貴州按察使，湖南按察使裕泰爲四川按察使，以福建鹽法道王楚堂爲湖南按察使。

癸卯，命右春坊右中允程恩澤提督貴州學政。

甲辰，以通政使司副使特登額、頭等侍衛吉倫泰、候補内閣學士汪守和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武忠額爲詹事府詹事。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朕御書「海表同文」扁額，賜朝鮮國王；「屏翰東南」扁額，賜琉球國王；「永奠海邦」扁額，賜遲羅國王。

戊申，命翰林院編修許乃普、田嵩年在南書房行走。

修湖北監利縣櫻桃垸，及荆門州沙洋隄工。從總督李鴻賓請也。

庚戌，班禪額爾德尼遣使呈進貢物，賜敕褒奬，賞賚如例。

命惇親王綿愷仍在内廷行走，並免前罰俸三年。

以詹事府詹事武忠額充日講起居注官。

《東華續録》道光七 辛亥，諭：禮部議覆通政司參議盧浙奏請以湯斌從祀文廟一摺。原任尚書湯斌，學術精醇。【略】著從祀文廟東廡，列於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實學而闡幽光。

《宣宗實録》卷四九 乙卯，調河南按察使祥德爲貴州按察使，貴州按察使蘇成額爲河南按察使。

丙辰，以先賢言子後裔良愛，襲五經博士。

己未，潛直隸吳橋縣老黄河。從總督顏檢請也。

庚申，諭：葉世倬奏，籌議承修戰船章程一摺。閩省戰船駕廠本應隨時修理，近緣木料短少，未能剋期興辦，以致歷年積壓，自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請，准將福、泉、漳三廠應辦戰船，自道光二年正月爲始，按月修船一隻，遇閏多修一隻。其集成字號大船，以一隻抵修兩隻。至遭風擊碎補造之船，即著落奉到行知之員造補，不在額修之内。

壬戌，諭内閣：奉皇太后懿旨，和嬪晉封爲和妃，全嬪晉封爲全妃，祥貴人晉封爲祥嬪。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乙丑，諭内閣：嵩孚奏，籌議苗疆情形一摺。前據糜奇瑜條奏，黔省苗疆應辦事宜，經朕降旨，諭令嵩孚逐一體訪，悉心籌議。茲該撫將各款確覈情形，分別具奏，所有漢苗交涉田土事件，既係從前承買，相安已久，毋庸另立章程，致滋煩擾。如呈控典賣田産之事，該管官秉公訊斷，仍嚴禁漢民引誘侵欺。至科派夫役，向來役使苗民，擅動苗夫，本干例禁，嗣後該處一應差事，俱不准向苗寨籤派。儻兵役藉端擾纂，立即嚴懲究辦。其審斷詞訟限期，據稱定例已屬周密，若僅計離城遠近，限五日、十日、二十日審結，爲期太促，恐該州縣草率完事，轉啓訟端，殊不足以昭覈實。著仍照舊例行。

丙寅，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遣使呈進貢物，賜敕褒獎，賞賚如例。

《宣宗實録》卷五〇 三月庚午，定商民與蒙古貿易章程。

壬申，貴州巡撫嵩孚議准御史陶廷杰奏請嚴禁黔省拐買婦女一摺。查黔省山多田少，民人日用維艱，婦女不習鍼黹，以致生計日窘，鬻賣與人。各省拐匪，前往夥買，藉此漁利，情殊可惡。現嚴飭地方官先後拏獲著名之官老二、官老三等，復剴切曉諭該處民人，務令婦女勤習女工，以固根本而免蕩析。報聞。

《東華續録》道光七 癸酉，堵築直隸文安縣屬漫口。

撥豫漕一萬石，發直隸霸州等六州縣平糶，並命保定等六縣平糶倉穀。

乙亥，上親耕耤田。

《宣宗實録》卷五〇 以大學士曹振鏞爲會試正考官，禮部尚書汪廷珍、吏部左侍郎王引之、户部右侍郎穆彰阿爲副考官。

戊寅，東省水患，年甚一年，總因大小河道無不淤塞之故。查上年被水者七十四州縣衛，以通省計之，三分滂二。總計五年之内，國家賑卹及蠲緩銀兩，已有二百餘萬，民間被淹糧食，更不知幾千萬石，必須早爲疏通。

刑部奏，請改男子拒姦殺人例，分别徒流，並絞候、斬候之犯，如無起釁别情，無論謀故鬬殺，均入緩決。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七 辛巳，再撥南糧六萬石，及通倉米四萬石，發直隸霸州等州縣平糶。

《宣宗實録》卷五〇 壬午，伊犂將軍慶祥奏，伊犂歷次遣犯，人數衆多，漸形壅積，請量爲分撥，以肅邊地。下刑部議。尋議奏，遵照嘉慶十七年奏定章程，查明該犯等到配年分久暫，分别改發内地減流。報可。

癸未，兩廣總督阮元等奏，拏獲鴉片煙人犯。得旨：總要日久無懈，認真察查，勿被屬員商人朦混，方爲至善。

甲申，兩廣總督阮元奏，官員子孫，仰蒙予蔭，原係非常曠典，豈容漫無區别。查故閩安協副將張保，原係粤洋大盜，經官兵勦捕，於嘉慶十五年投誠。其子嗣若一體予蔭，殊不足以重名器，應請撤除。得旨：不必撤除蔭生，著賞給千總，毋庸送部引見。

丙戌，以翰林院侍講沈岐充日講起居注官。

己丑，停鑄湖北寶武局卯錢。

《東華續録》道光七 以山東濟甯等十九州縣糧價增昂，命平糶倉穀。

《宣宗實録》卷五〇 辛卯，以山西襄陵、太平【略】二十一廳州縣糧價增昂，命平糶倉穀，並緩買陽曲、太原【略】十三州縣節年借碾兵米。

甲午，上奉皇太后御演武廳閱健銳營操。

戊戌，江西巡撫阿霖年老，命來京。調山東巡撫程含章爲江西巡撫，起丁憂在旗之前任山東巡撫琦善署山東巡撫。

命前任江蘇按察使陳廷桂以三四品京堂候補。

己亥，安徽巡撫陶澍奏，清查皖省章程十條。得旨：本日據陶澍奏稱，暹羅國又奏，暹羅國使私買内地子女，應行查禁。得使，入安徽境時，攜有幼稚子女。詢係前途所買奴婢，當飭將子女八名截留駁辦。

《東華續録》道光七 四月甲辰，諭：顔檢自簡任直隸總督以來，辦理均無貽誤，惟年近七十，究恐精力不逮，有失整頓，著來京另候簡用。蔣攸銛著補授直隸總督，不准以身係旗人世居寶坻爲辭。再族人衆多，難於約束，必然據情懇請。蔣攸銛受兩朝知遇厚恩，惟當力圖報效，國而忘家，無論旗民事務，一秉大公而已。況伊歷任督撫，皆能公幹廉明，政聲彰著，朕所素知，設令再四懇求，亦不能俯從所請也。

調那清安爲刑部尚書，玉麟爲兵部尚書，以穆克登額爲禮部尚書由户部左侍郎遷。

調楊健爲甘肅布政使，朱桂楨爲山東布政使。

丙午，轉穆彰阿爲户部左侍郎，調恩銘爲户部右侍郎，轉常英爲兵部左侍

郎，調耆英爲兵部右侍郎，以明志爲理藩院右侍郎，松廷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衡服閩西南辦事大臣。

己酉，河南漳河漫口合龍。

《宣宗實録》卷五一　著江西、湖北、湖南等三省，將額船一百二十七隻，同堪用一年之船四百六隻，趕緊成造，務於本年秋間解送直隸。其餘挑留堅固堪用二年之船一百六十七隻，亦著次第趕造，於明春解至直隸，以濟剥運。

以大學士長齡爲滿洲繙譯會試正考官，刑部右侍郎奎照爲副考官。

庚戌，以元聖周公後裔姬守禮襲五經博士。

以宋儒朱子後裔福建朱雲鐸、安徽朱有基襲五經博士。

《東華續録》道光七　免福建勦辦臺匪案内節次覈減攤扣未完銀一百七十九萬餘兩。

辛亥，撥奉天復州、甯海縣倉穀一萬五千石，備承德縣民食。

《宣宗實録》卷五一　癸丑，諭内閣：御史程裔采奏，籌議平糶事宜一摺【略】著各督撫飭令平糶州縣，將價銀儘數解貯司庫，不許解交本管府州兑收，更不得以秋後即須領回，藉詞封貯。統俟秋成豐稔，再行領銀採買，以實倉儲。

甲寅，召丁憂回籍將次服闋之前任河東河道總督張文浩來京。

乙卯，明山等奏，查明黔屬倉穀缺數，勒限歸補一摺。黔省各屬常平倉額貯穀石，現經該督等徹底清查，實在短缺穀二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五石零。【略】著照所請，將該省未經完攤穀二十萬九千六百七十五石零，俱限於五年内，照部價每石作銀五錢，攤繳清楚。

丙辰，諭：兵部議覆雲貴總督明山等奏，黔省隨營世職，赴滇考驗，請就近交貴州巡撫甄别一摺。

丁巳，兩廣總督阮元奉，上年廣東城外失火延燒甚重，現擬防火救火章程。應飭該鋪户等分段鑿井，多備缸桶，及水槍撬鉤、蜈蚣梯等件。得旨：依議妥行，不可日久廢弛。

戊午，引見王午科散館及補行散館人員。

己未，以大學士長齡、吏部尚書盧蔭溥、户部尚書黄鉞、兵部尚書王宗誠、刑部尚書那清安、兵部右侍郎朱士彦、刑部右侍郎史致儼、内閣學士陳嵩慶爲殿試讀卷官。

庚申，策試天下貢士杜受田等二百四十六人於保和殿。

辛酉，調署工部左侍郎陸以莊署禮部左侍郎，以前任直隸總督顔檢署工部左侍郎。

癸亥，命於黑龍潭、覺生寺設壇祈雨。

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奏報，續獲梟犯胡大成等。得旨：查組甚屬認真，除惡務本，勿留餘孽。

甲子，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林召棠、王廣蔭、周開麒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杜受田等一百七人進士出身，三甲汪封渭等一百三十六人同進士出身。

丙寅，修補福建臺灣中左右三營軍裝器械，並於鹽商應徵息銀内，每年撥銀一萬兩，爲陸路緝捕經費。從總督趙慎畛請也。

《宣宗實録》卷五二　五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龔綬奏，請查禁私銅以裕鼓鑄一摺。【略】近來滇銅漸形短絀，各省採辦不及。本年貴州、湖北先後奏請暫停鼓鑄，固由物産豐歉有時，亦由私銅充斥，積弊未除之故。如該御史所奏，滇省奸商盤踞各廠，鑄銅爲鑼鍋，轉發各處行銷，每件重三四十斤，形質粗具，謂之鑼鍋銅。鑄器之外，又鑄小錢，攙雜使用。各衙門胥役，多與勾通，地方官欲查拏私錢，鋪户徒受其蠹。而奸究之徒，從無一人獲案，自係該省實在情形，不可不嚴行查禁。著明山等隨時嚴密稽查，通飭文武員弁嚴緝私銅。尤在遴委明幹廳員，令其平日留心訪察，俾奸商咸知斂戢。私銅漸息，則官銅自裕，於各省採辦，可期無誤。

庚午，命翰林院編修祁寯藻提督湖南學政。

辛未，前任湖南巡撫左輔年老，命休致。

展徵直隸霸州等三十六州縣上年被災貧士口糧有差。

甲戌，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英和、吏部左侍郎王引之教習庶吉士。

授一甲一名進士林召棠爲翰林院修撰，二名進士王廣蔭、三名進士周開麒爲翰林院編修。

命湖廣、江西兩省前經停解京通各倉鋪廒本色松板，自本年爲始，按年全解。從倉場侍郎和桂等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七　乙亥，諭：嗣後直省徵收錢糧，將墊完民欠名目永遠革除。

《宣宗實録》卷五二　丁丑，引見新科進士。

己卯，自本年爲始，將衛灘地畝，仍給大河衛丁領墾，俾收穫籽粒，以資津貼

贍運，其地租即令衛丁完納。至黃河南岸長隄護隄地十五頃零，現已歸官，所有租價銀四兩零，著准其豁免。

《東華續録》道光七　壬午，以内閣學士松廷爲西南辦事大臣。

《宣宗實録》卷五二　癸未，以江蘇淮安、徐州、海三府州距省寫遠，命嗣後秋審及遣軍流徒人犯，由各該巡道就近審勘，限期處分，照臬司例。從協辦大學士、總督孫玉庭請也。

丙戌，諭内閣：户部奏，請飭催各省節年未完雜税銀兩，分别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除盛京、山西、湖南、浙江、四川、陝西、貴州等省，年清年款，甘肅、雲南兩省未完銀兩，爲數無多，由該部隨案咨催外，所有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廣東、廣西等省，節年積欠銀兩，自道光元年奏催後，尚未完銀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二兩零，嘉慶二十五年並道光元年復有未完銀四十八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零。各省雜税銀兩，向係隨同地丁錢糧奏銷，自應儘收儘解。乃各該省歷年積欠，竟至數十萬兩之多。地方官恃無展參處分，任意遲玩，延不報解，其中顯有虧那情弊。著各該督撫即飭各藩司，查照户部單開未完銀數，勒限六箇月，嚴提解司報撥，無任宕延。

《東華續録》道光七　丁亥，移四川太平廳駐城口，爲城口廳，定文、武學額各三名。改太平廳仍爲太平縣，以巴州所屬鍋圈圍等處地方隸之，定文、武學額各六名，裁巴州文武生額各一名。

《宣宗實録》卷五二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程國仁奏，訪聞貴州黎平府下江廳屬，有生苗與紅苗挾讐械鬬，殺斃多命之事，現在分飭妥員馳往查辦等語。苗民彼此讐殺，必有起釁根由【略】先經生苗將紅苗吴老扣殺斃，紅苗往向講理，復被生苗糾毆，率衆焚燒紅苗烏臘烏吉等寨多處。該撫查辦此事，切不可過於張皇，務將首從各犯嚴密緝拏到案，詳究互鬬確情，剖斷平允，使兩造之心，自然折服。

癸巳，以宋儒程頤後裔秀實襲五經博士。

《宣宗實録》卷五三　六月己亥，諭：向來各處訪尋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俱由蒙古番子等幼孩内訪查，將名送至西藏，入於金奔巴瓶内掣籤。上年西寧辦事大臣松廷，並未循照舊章辦理，率由棟廓爾呼圖克圖之徒弟呈報，將當噶爾民人王志之子桑濟扎布，咨送西藏掣出，甚屬非是。除將此次掣出民人王志之子，不准作爲呼畢勒罕外，嗣後務照舊章，斷不准在民人幼孩内尋訪。

庚子，修山西申家堰、青龍堰等工。從巡撫邱樹棠請也。

辛丑，修福建漳州、泉州二廠戰船。從總督趙慎畛請也。

緩徵浙江建德、淳安二縣被水村莊新舊額賦。

《東華續録》道光七　壬寅，命署工部侍郎張文浩，會同蔣攸銛查勘南北運河，並永定、大清、滹沱各河。

《宣宗實録》卷五三　命户部右侍郎湯金釗無庸兼署吏部右侍郎，調署禮部左侍郎陸以莊署吏部右侍郎，署工部左侍郎顔檢署禮部左侍郎，以前任河東河道總督張文浩署工部左侍郎。

丙午，修山東泇河廳屬十五空橋，滾水石壩。從河道總督嚴烺請也。

丁未，命軍機處將直省各督撫節年密奏清查彌補章程，移咨户部，以憑查覈。從大學士曹振鏞等請也。

戊申，以兵部尚書玉麟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降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元標爲都司，以福建臺灣協副將陳化成爲碣石鎮總兵官。

庚戌，諭内閣：向來各倉放米章程，該監督將各旗所領米樣送部，各旗於領米完竣，亦呈送米樣覈對，辦理本屬周詳，惟日久懈生，仍致有名無實，自應稍爲變通，以歸覈實。著照户部所議，嗣後各倉收米時，令監督將各廒貯米，按廒包取米樣，鈐印送部。將來各旗赴倉領米，如果米色平常，即報明查倉御史，並將米樣專案送部。該部提取原送米樣覈較，如有不符，即行照例參辦。

命山東按察使盧元偉來京另候簡用，起丁憂在旗之前任湖南按察使訥爾經額署山東按察使。

癸丑，又諭：蘊端多爾濟等奏，俄囉斯固畢爾納托爾、策依特勒爾呈稱，明年遣人齎送住京俄囉斯喀喇嘛學生等盤費，與例不符，請旨飭駁一摺。乾隆二十八年，雖照俄囉斯所請，准過一次來京，未爲定例。今蘊端多爾濟查照舊例飭駁，所奏甚是。著寄知蘊端多爾濟等，於答覆俄囉斯時，即稱報部與例不符，是以駁回，並未具奏，作爲伊等意見，咨覆俄囉斯。下次俄囉斯齎送喀喇嘛等盤費，仍照嘉慶年間，即雇恰克圖貿易回民，解部轉交。

甲寅，又諭：蔣攸銛奏，永定河水勢異漲，北三工、南二工漫溢情形一摺。【略】據蔣攸銛奏報，北三工十二、三號，溜勢洶湧，水高隄頂，漫口約寬四五十丈；又南二工二十號，復漫口約寬五六十丈，現在各工均甚危險。

《東華續録》道光七　允蔣攸銛截留江廣漕米四十萬石，存津倉備撥。

《宣宗實録》卷五三　丁巳，諭内閣：據盧蔭溥等奏，順天府屬固安等各州縣，因河水漫溢，多有田禾被淹之處。著即飭通永、霸昌兩道，及各該同知州縣，詳悉查明所屬境内被淹處所，是否不致成災，並趕緊設法疏濬，如有應需撫卹之處，據實奏明辦理。

戊午，諭内閣：陶澍奏，勘辦被水州縣情形一摺。安徽銅陵、無爲、繁昌、蕪湖、當塗五州縣，因本年雨水過多，加以上游江水漲發，以致圩埠漫溢，民田廬舍被淹。經該撫親往履勘，損傷人口無多，業經飭令掩葬。居民避居土埂，亦經地方官搭蓋篷席，散給饃餅，窮黎食息有資。惟户鮮蓋藏，殊堪憫惻。著加恩將被水軍民一體給予撫卹。

緩徵直隸青、静海二縣被旱被水村莊新舊額賦，並給災民兩月口糧。

己未，諭内閣：禮部議覆河南學政吴慈鶴酌改管束撥府文武生員章程。著照所議。

庚申，以北運河盛漲，浙江寧波後幫軍船沈失米石，人力難施，准旗丁分六限賠繳。

《東華續録》道光七　壬戌，北運河決。

《宣宗實録》卷五三　癸亥，添撥河南藩庫銀三十萬兩，解赴東河，以裕工需。

《東華續録》道光七　乙丑，添設甘肅循化廳主簿、貴德廳照磨各一，裁按察司照磨、皋蘭縣河橋主簿各一。

《東華續録》道光八　七月戊辰，史致光以疾免，以陸以莊爲左都御史由署吏部右侍郎遷。

《宣宗實録》卷五四　己巳，修陝西鄜州倉廒。從巡撫盧坤請也。

甲戌，陝西巡撫盧坤奏，遵諭確查南山包穀雜糧收成，併各廂廠静謐情形。南山各屬奉行妥協者尚不乏人，總之親民之官得其人則百廢興，不得其人則百弊興。得旨：此論甚是。然不可徒託空言，總在督撫大吏能破除情面，秉公甄别，方收實效也。

戊寅，據御史尹佩棻奏，滇省應辦事件。【略】其嚴禁鴉片煙一條，迤西迤東一帶，將罌粟花熬爲鴉片，最爲風俗之害。該御史原奏，並有文武衙門幕友官親武弁兵丁亦食此煙等語。著該督撫嚴飭該管文武，在關津隘口，留心查緝，並令地方官實力稽查。如本省私種罌粟花，採熬鴉片，及開設煙館，即嚴拏究辦，不得假手書役，致滋索擾。其買食鴉片，無論官幕營弁兵役，一經拏獲，照例懲辦。修廣東南海、香山、陸豐、德慶、合浦五州縣塘汛營房。從總督阮元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八　庚辰，以直隸霸州等十州縣被淹較重，飭撥銀米，先行撫恤。

壬午，撥京倉米五萬石，給五城平糶。

《宣宗實録》卷五五　諭：文幹所出駐藏大臣員缺，著松廷調補，即由西寧馳驛前赴新任。

《東華續録》道光八　癸未，免直隸嘉慶十八年軍需攤廉未扣銀七十餘萬兩。

《宣宗實録》卷五五　修山東泇河廳屬沛汛楊莊閘座，泉河廳屬戴村壩迤北官隄，并添築碎石壩四道。從河道總督嚴烺請也。

給江西德化縣被水貧民一月口糧。

乙酉，諭内閣：内廷向存各省道府名單，以備查閲。朕因歷年已久，不符者居多，將名單另鈔一分，面交軍機大臣等，諭令查明更換。並未向奏事處太監等提及一字，乃曹進喜妄逞己見，輒敢在勤政門外向軍機大臣等查問，聲稱吏部疲玩，詞色俱厲。經軍機大臣面奏，朕特派綿課、汪廷珍、那清安將太監曹進喜面訊。據曹進喜供認，係伊自出主見，令吏部開單送伊閲看，並欲定以期限，如到期不換，伊須查問，併欲向兵部堂官要武職各册等語。我朝列聖相承，家法極爲嚴肅，太監不過供宫廷灑掃奔走之役，從不許干預朝政，所以杜漸防微者至深且遠。曹進喜在内廷豢養多年，於伊職分内不應辦之事，輒敢越分干預，出言無狀，實屬狂妄可惡之至。此風斷不可長，曹進喜著革去五品總管，交乾清宫總管太監重責二十板，另派差使，並將此旨載入宫中現行則例。

《東華續録》道光八　分設京城外蘆溝橋四處飯廠，並飭直隸被水各州縣設廠煮賑。

《宣宗實録》卷五五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朱方增充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易元善署日講起居注官。

丙戌，諭内閣：前因京畿市集糧價增昂，降旨令五城設廠平糶。本日户部具奏，撥米減價各章程。著照所議，即於海運倉撥給粳米三萬石、稜米二萬石，分給五城平糶。粳米每石著減制錢五百文，以一千八百文出糶；稜米每石著減

制錢六百文，以一千二百文出糶，仍照向例，無許逾數多買。

《東華續録》道光八　己丑，撥部庫及各關稅銀一百八十萬兩，備直隸賑需，並永定河工需。

河南漳河溢。

《宣宗實録》卷五五　壬辰，諭内閣：國家設官分職内外並重，外省道府州縣等官，固有察吏安民之責，在京各部院司員，綜覈外省奏咨事件，政務殷繁，亦須明幹勤慎，方資治理。乃近年以來，各省督撫率請將衰庸之員以京職改補，將來人數增多，必致庶司曠誤，於吏治大有關係。嗣後外任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如有才具平常，及年力衰邁者，著該督撫等遵照定例，甄别改簡降補，及勒令休致，概不得奏請以京職改補。儻違例請改，該部即奏明更正。

《東華續録》道光八　癸巳，命五城先期兩月開廠煮賑。

改廣西平樂府通判爲平樂縣丞，駐沙子河。

乙未，以江蘇水災，免各關商米税銀。

丙申，免河南應攤川楚及衛案軍需銀四百六十餘萬兩。

八月丁酉朔，再截撥江西九江等三幫漕米，備直隸賑需。

戊戌，諭：本日據吏、兵二部奏，請酌定失察鴉片煙條例。鴉片煙一項，流毒甚熾，總由地方官查拏不力所致。向來地方官止有嚴參賄縱之例，並無議處失察之條。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於民間私熬煙片未經議及，條例尚未周備。嗣後如有洋船夾帶鴉片煙進口，並奸民私種罌粟煎熬煙膏，開設煙館，文職地方官及巡查委員如能自行拏獲究辦，免其議處；其有得規故縱者，仍照舊例革職。若止係失於覺察，按其煙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該管大員罰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級調用。武職失察處分，亦照文職畫一辦理。其文武官拏獲煙斤議敘，均著照舊例行。至滇省迤西迤東一帶罌花熬膏，爲鴉片，必須嚴爲禁止。

庚子，命孫玉庭委員採買四川、湖廣、江西米石，備安徽災區平糶。

《宣宗實録》卷五六　辛丑，又諭：趙慎畛等奏，臺灣府屬軍流等犯請歸巡道就近審轉一摺。閩省臺灣一府，離省窵遠，兼隔重洋，招解人犯，每因風雨阻滯，輾轉稽延，自應量爲變通。嗣後臺灣府屬廳縣審辦尋常案内，罪止發遣軍流，及命案徒犯，該府廳縣於審明後俱著招解臺灣道勘定移司，毋庸將犯解省。並令該道繕具文册二副，於鹿耳門、鹿仔港兩處口岸配船分遞，不拘何處文書，先到即由臬司覆覈詳咨。儻有犯供翻異，該道即就近提人質審，庶案件得以迅結。至應擬斬絞，並斬絞案内遣軍流徒者，仍著照向例解司審轉，以昭慎重。

癸卯，賞還都察院左都御史松筠頭品頂帶。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程裔采奏，直隸貧民出口謀生，請飭各關口詢明來歷放行一摺。所奏甚是。向例民人出口，憑票放行，原以杜奸匪而嚴管鑰。至遇饑饉之年，貧民車載襁負或依倚親族，或出口傭趁，亦屬事所恆有。從前乾隆、嘉慶年間，辦理荒政，俱聽其出口謀生，係一時權宜之政。此等窮黎，勢不能紛紛請票，但當問明來歷，並詢其將往何處投止，即行知所往地方，俾得有所稽覈。本年直隸災區較廣，如該御史所奏，風聞各處關口留難向阻，一概不准放行，該民人甫抵關門，又復長途紆折，其情極爲可憫。該督接奉此旨，即迅速行知直隸所屬各關口，除商賈行旅，及形跡可疑之人仍照舊例驗票放行外，其實係覓食災民，祇須問明來歷，以備稽查，毋得概行攔截。俟來歲春融，情願回籍耕種者，即任其復業可也。

《宣宗實録》卷五七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蔣攸銛片奏，此次恭辦大差，未便仍照往年借資民力，現給發銀兩，敬謹辦理。至冬春需用車輛，係出自民間，州縣不能全數賠墊，亦應量與津貼，共約需銀十萬兩。先於運庫生息項下借墊，分年攤廉歸還等語。已批示，依議妥辦矣。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訪獲平原縣匪徒周添明等，捏設大乘教會名目，斂錢惑衆。又於獲犯孫文治家内，起出悖謬經卷，及木印、木戳等件。並據任荆氏供出周添明有徒弟四十餘人，約八月初四日，在臨清州滋事等情。業將周添明等拏獲究辦。又據教夥崔貴供出同教之吴法道等三名，在直隸清河縣居住；朱法魁等八名，在獻縣居住。已開列各犯年貌，飛咨直隸嚴緝。

《東華續録》道光八　甲寅，命蘆溝橋等四廠外添設二廠，並折米散放。

乙卯，以浙江杭州等三府屬水災，免海運商米船税，並留各關税銀備賑。

《宣宗實録》卷五七　修浙江海鹽縣濱海坍卸塘工，並添建隨塘坦水。從巡撫帥承瀛請也。

丙辰，以湖南省局存磺充裕，停採湘陰縣磺礦。從護巡撫景謙請也。

修萬安東西二倉。從倉場侍郎和桂等請也。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蔣攸銛奏，訪獲東明縣習教匪犯王二大嘴，在

家内搜出鐵槍、鐵叉。該犯供認與山東菏澤縣人王札根即王景元，同拜鉅野縣人路宗染爲師，學習四宮四卦之教。路宗染告知，伊在河南扶臨山或伏牛山居住之朱法桑處習教。嗣又續獲王希犯，業經東省拏獲，並供出路宗染係齊建隴之徒，齊建隴在河南朱仙鎮居住等語。著琦善於接奉此旨後，即將王景元、王景信、王振功三犯，派委妥員嚴密管押，解往直隸，交蔣攸銛歸案審辦。

甲子，命署禮部左侍郎顔檢署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宣宗實録》卷五八 九月丙寅，修廣東肇慶府敵臺。從總督阮元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八 丁卯，撥浙江鹽庫銀三十萬兩，買米平糶。

《宣宗實録》卷五八 戊辰，諭：松筠等奏，遵旨酌議查禁私蔴章程一摺。蔴山藏匿私人，夾帶私蔴，律有明條，總在該將軍等督飭員弁兵役，嚴密巡查，自能立除積弊。兹據松筠等查照舊章，酌加改擬具奏，著即照議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八 己巳，命浙江暫弛海禁，招商赴臺販米。

《宣宗實録》卷五八 庚午，刑部奏，林清逆案内逸犯，弋獲無期，其家屬久禁囹圄，可否發交地方官取保管束。得旨：在逃逸犯辛百歲之妻辛王氏，張齡兒之母張李氏，並其兄張拴兒，張文才之妻張陸氏，路得山之母路趙氏，俱已監禁年久，著准其發交地方官，取具切實的保，嚴加管束，俟獲到辛百歲等，再行訊明各家屬。

辛未，諭：户部議覆慶祥等奏，新疆行茶情形，請照陝西甘肅之例辦理。【略】著照陝西、甘肅設有茶商由引之例，即添在新疆地方，令該商人承領輪課，引内有新疆字樣，自可杜滕銷而疏積滯。

《東華續録》道光八 壬申，命浙江平糶倉穀。

《宣宗實録》卷五八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陸以莊爲國史館副總裁官，户部左侍郎姚文田署吏部右侍郎，署禮部左侍郎顔檢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東華續録》道光八 癸酉，免領運奉天賑米船帶商米二成税。

《宣宗實録》卷五八 丙子，以兵部右侍郎朱士彦知武舉，吏部左侍郎王引之爲武會試正考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韓鼎晉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八 丁丑，永定河漫口合龍。

《宣宗實録》卷五八 戊寅，以浙江布政使常德、太僕寺卿張鱗爲太常寺卿。以湖北按察使黄鳴傑爲浙江布政使，調浙江按察使吴榮光爲湖北按察使，以山西冀寧道伊里布爲浙江按察使，調廣西布政使潘恭辰爲廣西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八 辛巳，撥部庫及江蘇各庫銀一百萬兩，備江蘇賑需。

丁亥，免直隸通州等二十七州縣水災額賦。

庚寅，命五城飯廠加米煮賑。

《宣宗實録》卷五九 壬辰，諭：戴均元奏，查勘紅花隄情形及籌議疏宣事宜一摺。【略】據戴均元率同該道府等逐加履勘，有大缺口一處，約長四十丈，係上年漳河漫水衝缺。其餘歷年漫開大小缺口，尚有六七處，惟漳河上游，從何處漫缺下注，必須將來路究明，方可疏治。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松筠爲吉林將軍，户部左侍郎穆彰阿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吏部右侍郎裕恩爲户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奎照爲吏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多福爲刑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六〇 十月丙申，頒道光四年時憲書。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訪獲一灶香教犯查訊大概供情一摺。山東歷城縣鄭家馬頭三官廟道人孫大鳳等，傳習一灶香教，煽惑鄉愚。據該署撫飭屬訪拏，獲犯多名，並生員鄭升甫，呈出搜獲抄白舊書一本，先將提訊大概供情具奏。所辦甚好。著琦善督同署臬司訥爾經額，提集各犯，嚴切審訊，悉心定擬，並根究教内餘匪。

癸卯，諭内閣：戴均元等奏，會勘新刷衛河一摺。前因内黄縣袁村地方，將地畝刷成河形，現在鹽運商民各船，均改從新河行走。經朕特派大學士戴均元，會同程祖洛，將有無妨礙之處，詳加查勘。兹據奏稱，衛水向係經賈公河下注，因漳水挾洹而來，將衛水頂阻，旁決袁村。今漳水業經北趨，改由慶豐莊歸入正河，其賈公河上游，祇係洹水，較前此漳洹合流衝衛，情形迥異。衛水自袁村決口，刷有河槽，則漳衛分流，輕減水患，實爲可乘之機，自應通籌全局，開治新河。惟衝刷處所，間有淤淺，兩岸亦恐旁溢，應行挑宕深通，並築隄捍衛。著一併相機妥辦。

己酉，以前任西寧辦事大臣武隆阿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東華續録》道光八 撥安徽關税及捐監銀十萬兩並本省耗羨銀，備撫爲等三十三州縣衛賑需。

《宣宗實録》卷六〇 庚戌，試中式武舉劉國榮等五十一人於太和殿前。鑄福建巡緝兵船礮位。從總督趙慎畛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八　辛亥，撥龍江等關稅銀三十三萬兩，備江蘇太倉等四十七州縣衛賑需。

《宣宗實録》卷六〇　壬子，分青海、蒙古、河北二十四旗爲左右翼，每翼添設正副盟長各一員，每六旗設扎奇噜克齊一員，每三旗設梅楞一員，每旗設扎蘭一名。從陝甘總督那彦成請也。

癸丑，安徽學政、内閣學士徐頲因病解任，命太僕寺少卿張鱗提督安徽學政。

調廣東碣石鎮總兵官陳化成爲福建金門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道光八　甲寅，帥承瀛奏，浙商捐銀備賑。上不許，仍准應完各款加展五綱。

撥浙江運庫銀三十萬兩，備海甯等二十州縣衛賑需。

乙卯，賜張從龍等五十三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宣宗實録》卷六〇　丙辰，添設河南睢寧廳蘭陽汛額外外委一員。從巡撫程祖洛請也。

丁巳，諭内閣：果勒豐阿等奏，烏里雅蘇台地方，請准商民等，每年馱運甎茶七千餘箱，前赴古城兑換米麪。如有不敷，令其湊辦雜貨銀兩，添補採買以資接濟。仍【略】照所請，准其令商民等，照例給發印票，祇准該商等前至古城兑換米麪，不准另往他處售賣。嚴飭軍營兵部司員等，詳細登註號簿，照數給發，不准逾額。

己未，命正黄旗漢軍都統孟住、工部右侍郎敬徵，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官兵進班；正紅旗漢軍都統載銓、鑲藍旗蒙古都統奕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闊齡阿，管火器營進班；鑲紅旗漢軍副都統音登額、内閣學士武隆阿，管健鋭營進班。

庚申，撥河南、山東兩省藩庫銀二十七萬九千二百兩有奇，培築黄河兩岸隄堰壩戗等工。從河道總督嚴烺請也。

癸亥，以太僕寺卿丹珠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貴州布政使麟奇瑜爲太僕寺卿。

以湖北按察使吴榮光爲貴州布政使，浙江鹽運使宋如林爲湖北按察使。

甲子，又諭：程國仁奏，酌籌苗疆善後章程一摺。前因黔省下江廳屬生苗與紅苗有挾讎鬬殺之案，節經諭令該撫飭屬查辦，已將紅苗遞籍安插，生苗各歸原業，苗寨俱臻安堵。惟恐日久玩生，亟應籌議善後事宜，俾不至再啓釁隙。兹據該撫擬定章程具奏，所有開泰、永從等八寨，丹江、荔波等廳州縣境内山徑僻路，即著添設卡座，派役巡察。並令古州、下江等寨鎮協營，分飭塘汛弁兵，常川巡邏，毋許紅苗復入生苗寨落滋事。至古州所屬俾拉山，荔波縣屬馬背山，平地村、都江八寨兩廳，均有紅苗户口，著各歸土司轄屬。如無土司地方，就近交苗寨頭人管束，並責成地方官不時稽查。其生苗各寨頭人，向係自行接充，無從知其能否辦理，嗣後飭令苗衆公舉誠實者，官給腰牌承充。遇有命盜鬬殴，及爭執户婚田土等事，仍著官爲剖斷，不准擅自讎害。年終分别勸懲，以示策勵。又漢奸擾害，久干例禁，著飭該管官隨時查拏，嚴行究辦。該撫務當督飭苗疆各屬，遵照此次奏定章程，實力奉行，妥爲綏馭，俾苗民各安生業，以靖邊圍。

《宣宗實録》卷六一　十一月丙寅，以安徽按察使齡住爲安徽按察使，以候補四品京堂盧元偉爲山西按察使。

辛未，裁貴州普定縣屬桐運、叮噹土千總二缺，阿樹隴、瀘井、多糯、岩上、六志土把總五缺。從巡撫程國仁請也。

修直隸古北口兵米倉廒。從總督蔣攸銛請也。

癸酉，諭：據蘊端多爾濟等，將偷竊俄囉斯牛隻賊犯拏獲定擬具奏一摺。喀爾喀蒙古等，越境偷竊俄囉斯牛隻，情殊可惡。著照例一倍罰出十倍，給予俄囉斯，將賊犯扎雅圖棍布扎布帶至邊界地方，重責示儆外，仍從重枷號兩箇月；滿日再行帶回庫倫，嚴加管束。

乙亥，諭内閣：御史楊九畹奏，請重倉儲職守，以杜弊端一摺。京通各倉監督，有管理糧儲、約束花户之責，各衙門自宜遴選精明幹練之員，秉公保送，俾資整頓。嗣後各該衙門保送倉監督，不許將京察三等人員濫行保送，一經查出，必治以應得之咎。至各倉毗連牆圈，儻有傾圮，原應趕緊修築，以昭慎重。如該御史所奏，將各牆一律加築高峻，徒滋糜費，無益倉儲，著無庸議。其各倉土米，停止發坊糶賣，隨時節飈，作爲正米搭放一條，著交户部會同倉場衙門覈議具奏。

命廣西巡撫成格來京爲刑部左侍郎，以江西布政使嵩溥署廣西巡撫。

丙子，以病痊巡撫毓岱爲廣西巡撫。

《東華續録》道光八　庚辰，再撥銀二十餘萬兩，備直隸賑需。

《宣宗實録》卷六一　辛巳，命禮部左侍郎博啓圖爲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癸未，修浙江山陰、會稽、蕭山、餘姚、上虞五縣柴土篓石塘工。從巡撫帥承

瀛請也。

《宣宗實録》卷六一　戊子，又諭：户部軍需局係因辦理軍務而設，此自無庸設立專局。著照户部所議，將該部需局裁汰一切檔案，酌量分派陝西、山西司承辦，以復舊制。其嘉慶年間軍需未結各案，亦責成兩司司員上緊清釐，以銷塵牘而重帑項。

議覆廣東巡撫陳中孚咨稱，匪徒提人勒贖致傷身死，無治罪明文，請嗣後廣東、福建兩省，如有人勒贖，將被捉之人拒傷身死，或於擄捉謀故毆殺者，首犯俱擬斬立決，爲從謀殺功者擬絞監候。若係拒殺毆殺爲從幫毆刃傷及手足他物至折傷以上者，俱擬絞候。傷非金刃又非折傷及謀殺並未加功者，實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未經幫毆成傷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從之。

以拏獲倡立邪教匪犯，免直隸、山東文武各官從前失察處分。

免山東海販奉天雜糧稅課。

《東華續録》道光八　己丑，晉封和嬪那拉氏爲和妃，全嬪鈕祜禄氏爲全妃，祥貴人鈕祜禄氏爲祥嬪。

《宣宗實録》卷六二　十二月丁酉，四川總督陳若霖奏，查四川關稅，從無短絀，仍檄飭藩司嚴飭管關各員，裁家人以節糜費，約吏胥以絶弊竇，儘徵解以杜侵蝕，速驗放以順商情，務期商販流通，充裕國課。得旨：所奏俱悉，要在實力奉行，不可日久生弊也。

戊戌，諭内閣：和桂等遵旨將海運倉徽變豆石情形，明白回奏。各倉收貯米麥豆石，均應一律乾潔。海運倉本年新收之豆，既有潮溼，該侍郎等於查驗時即當奏明駁回，不應收貯。乃不據實具奏，率將潮豆貯倉，並自捐銀二百兩，作爲挑晾之費，向來無此辦法。可見該倉監督花户等，偷換搀和，通同舞弊，在所不免。該侍郎等或明知弊混，故爲彌縫，實屬辦理不善。和桂、張映漢俱著先行交部議處，俟定案時吏部再行具奏。

己亥，諭内閣：御史黄德瀛奏，請慎重選拔等語。各學選拔貢生，朝考後取入二二等者，即分别録用小京官及知縣、教諭等職。其登進之階，視他途爲較捷，自應遴選得人，方足以資任使。且考試時並不糊名易書，該學政按試州郡，於士子根柢，見聞較爲真切。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一州一縣之中，必有行誼敦篤，素爲鄉里矜式之人。有校士之責者，固宜比較文詞之高下，與字畫之工拙，而尤必以器識爲先，若專憑文藝，是舍本而逐末矣。現當選拔屆期，著通論各直省學政，務求經明行修，堪備國家任使者，於現在舉行歲科兩試時，豫爲察訪，以充是選。至該御史奏稱，不得輕聽教官之言，致啓奔競營求之漸，所奏甚是。

壬寅，調署山東按察使訥爾經額署安徽按察使，以浙江鹽運使劉斯嶬爲山東按察使。

命湖南提督祝廷彪來京，調直隸提督楊芳爲湖南提督，以内閣學士武隆阿爲直隸提督。

癸卯，命撥山西地丁銀十八萬五千七百兩有奇，解往甘肅，以濟兵糈。

《東華續録》道光八　乙巳，添設京城南鄉飯廠煮賑。

又白鎔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宣宗實録》卷六三　庚戌，以内閣學士辛從益爲禮部右侍郎。

頒賞皇子、王公大臣、内廷翰林，暨直省督撫，《御製養正書屋詩文全集》。

壬子，諭：邪教案内，軍流以下人犯，俱經刑部奏定章程，分别查辦。其同案之永遠枷犯，大理寺向不開單具奏，以致該犯等有情罪相同而寬嚴互異者，辦理殊涉兩歧。著刑部將邪教軍罪以下，何案准其援釋，何案不准援釋，並同案之永遠枷犯，一律查明，分别釋否，奏交該寺遵照辦理，以歸畫一。

甲寅，改江蘇淮安府檢校爲清河縣巡檢。

潘直隸通惠河。從署倉場侍郎博啓圖等請也。

丁巳，實授博啓圖、顔檢倉場侍郎。轉禮部右侍郎舒英爲左侍郎，調理藩院右侍郎明志爲禮部右侍郎。以内閣學士色克精額爲理藩院右侍郎。調工部右侍郎顧皋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兵部左侍郎顧德慶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兵部右侍郎朱士彦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允升爲兵部右侍郎。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陸以莊充經筵講官。

己未，史部奏，酌改銓選則例四條：一，筆帖式掌稿年滿奏留，遇有升缺，仍與各項筆帖式等一律選題，不得與候補主事較俸；一，考試盛京各省駐防筆帖式，試卷進呈後，應由吏科封固，鈐印送部，到部限三箇月奏派覆校，不得遲逾；一，進士分發直省即用知縣，如補題調要缺，應酌量才具，分晰聲明，不必按甲第名次挨補；一，鹽運司經歷，改歸鹽大使補用人員，應以改捐銀兩上庫之日，作爲到省日期，不得仍以從前到省之日計算。報可。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訪獲臨清州等處邪教，飭委臬司馳往拏獲六十餘名，訊出妄易姓名，僞封官職各逆情一摺。查拏甚屬認真，可嘉之至。此案馬進忠，學習乾卦教，並有坤卦旗幟，傳徒惑衆，謀爲不軌，已據該署撫派委臬司訥爾經額馳往臨清，會同各員弁獲犯，訊出大概情形。該犯等肆意謀逆，徒黨必多，其始稱數十人，繼稱百餘人，迨後又稱人數衆多，不能記憶。且稱所捐米石，不過虛寫簿內，並非實捐，供詞殊爲狡展，不可不嚴切根究。

命調任安徽按察使訥爾經額仍留山東按察使任，調新授山東按察使劉斯嵋爲安徽按察使。

辛酉，諭內閣：回子阿布都哈里，從前曾經賞給原任大學士傅恆使令，今平定回疆，已越多年，各回子王公等，俱極恭順出力，著加恩將阿布都哈里及伊子博巴克阿布都色默特，伊孫阿錫木，俱著賞給馬甲錢糧，入於正白旗蒙古當差。

命四川總督陳若霖來京，四川布政使戴三錫以二品頂帶署總督。調直隸布政使陸言爲四川布政使，以直隸按察使福綿爲布政使，通永道董淳爲按察使。

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二四）

《宣宗實録》卷六四 正月，丙寅，展賑直隸通、三河【略】三十八州縣上年被雹災民一月，緩徵本年額賦，並緩涿、昌黎【略】七十二州縣暨清軍廳應徵本年額賦有差。

己巳，修江西德化、建昌、南昌、新建四縣圩隄。從巡撫程含章請也。

給浙江仁和、錢塘【略】十二州縣上年被水災民，及橫浦、浦東、袁浦、青村、下砂頭二三等場竈丁一月口糧。

癸酉，頒福建省城新建鳳池書院御書扁額曰「正學明道」。

甲戌，陝西巡撫盧坤奏，陝省社穀缺額六十餘萬石，關中遼闊，轉運維艱，須以足食爲先，乘此年穀順成，諭令各屬捐輸，務期儲備有資。得旨：必應辦之事，貴在詳慎妥實，勉爲之。

丁丑，署山東巡撫琦善奏，謝承襲侯爵恩。

《東華續録》道光九 癸未，停奉天採買粟米。撥户部銀四萬八千兩貸直隸貧民口糧。

《宣宗實録》卷六四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黎世序奏，患病請假調理，已明降諭旨，給假兩月，並賞人蔘五兩，俾得安心調養，河督事務，令孫玉庭暫行兼署矣。朕思河務一切事宜，與地方情形不同，非熟諳修防，實心任事之員，不能得力，總在平日留心察看，儲養人才，方足以資任使。孫玉庭兼轄河務，黎世序職任總河，均已歷歷多年，於河務人員自必周知有素，著於兩江及豫東兩省司道各員中，有通曉河務、結實可靠者，即密保一二員，據實具奏。

丁亥，諭內閣：本日據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户部議奏，保送倉監督激勵章程一摺。所議是。各倉花户飭法，總由監督約束不嚴，自應慎加遴選，明示勸懲，不可僅應故事，務從其實，以收得人之效。嗣後各衙門保送監督，欽天監、太常寺、鴻臚寺、鑾儀衛各衙門司員，俱著毋庸保送。現任各員，不必撤回，仍責成該侍郎等隨時甄別，未補各員，概予註銷。其餘各衙門，仍照向例，令各該堂官擇其明白體面，兼有才具者，秉公保送。其結實可靠之員，准其奏留再任三年，儻始終奮勉，隨時奏請，即予升途，至京察之年，並著添保一員。滿漢相間輪保，務擇才守俱優者，列爲一等，不得先儘坐糧廳、大通橋監督，以昭公允。各倉監督，除舞弊得贓，隨時嚴辦，將原保堂官交部議處外，其不實心任事者，著該侍郎隨時參處，庸懦無能者，咨回原衙門行走，並著停升三年，雖俸滿亦不准保送外任。至花户舞弊，係監督自行查出者，即專治花户應得之罪，監督失察處分，概予寬免。向例倉監督，給予養廉，祇領半俸，嗣後並賞給全俸，用資辦公，即自本年春季爲始。其萬安、海運二倉，事務本繁，著該侍郎於各監督內揀員調補。自此次立定章程之後，務各秉公選擇，實心整頓，以杜積弊而慎倉儲。

辛卯，以大理寺卿劉彬士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宣宗實録》卷六五 二月，乙未，展緩河南安陽、湯陰【略】二十八廳州縣接徵河工加價銀。

丙申，諭內閣：朕聞京畿近來市集糧價騰貴，貧民口食維艱，亟應量爲接濟。著於五城分設廠座，發給倉貯米五萬石，平價糶賣。

丁酉，諭：本日據軍機大臣會同户部堂官議覆松筠等奏漘務章程一摺。所議是。吉林漘務，節經定立章程，而攬頭刨夫尚形苦纍，自應量爲調劑。所有緩芬烏蘇里產漘山場，住山過冬刨夫，著准其仍復舊規辦理。並令各攬頭舉熟悉刨夫，令在蘇城蘇子海訥思屯呢滿口等處尋採，按額交上等好漘，挑賸餘漘，方准賞給售賣。如有成色朦混情弊，即著落賠換，重責示懲。

諭：穆彰阿著補授理藩院尚書，松筠即補授左都御史。

以署工部左侍郎張文浩爲江南河道總督。

贈故江南河道總督黎世序尚書銜，晉太子太保。

《東華續録》道光九 戊戌，撥北新倉粳米三萬石、稜米二萬石，給五城平糶。

《宣宗實録》卷六六 三月甲子，調廣西巡撫毓岱爲江西巡撫，以署禮部左侍郎康紹鏞爲廣西巡撫。

禁江蘇浒、揚兩關濫徵商課，並申定榷稅章程。

《宣宗實録》卷六五 以理藩院尚書穆彰阿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並鑲紅旗漢軍都統。

以前任福建布政使誠端署江蘇布政使。

辛丑，諭内閣：禮部將原任河道總督黎世序應得卹典，察例具奏，覽之倍覺惻然。黎世序宣力河防，十餘年來，懋著勤勞，克盡職守，允宜特予恩施，以昭勳績。著加恩賜謚襄勤，入祀賢良祠，並照部議，給與祭葬碑價銀兩，由該衙門撰擬碑祭文，一體頒給。

甲辰，以詹事府詹事武忠額、正藍旗護軍統領福勒洪阿、太常寺卿張鱗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命江西巡撫程含章來京，署工部左侍郎，辦理直隸水利；以江西布政使嵩溥護巡撫。

《東華續録》道光九 改福建艋舺營遊擊爲水師參將，駐噶瑪蘭。添設噶瑪蘭營都司、千總各一，外委二，都司駐伍圍；移伍圍守備駐頭圍，頭圍千總駐三貂。

《宣宗實録》卷六五 己酉，緩徵江蘇上元、江寧【略】四十七廳州縣，及淮安、大河【略】七衛上年被水災民額賦有差。

庚戌，修直隸保定府南關河閘。從總督蒋攸銛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九 壬子，借撥直隸通永、霸昌兩道庫款展賑飢民。

乙卯，以直隸水災，命平糶倉穀。

《宣宗實録》卷六五 辛酉，諭：趙慎畛等奏，請暫停鼓鑄一摺。閩省實福局鼓鑄錢文，係爲搭放兵餉之用。據該督等查明現在市價銀貴於錢，局鑄成本，折耗甚多，其各州廳縣捐款津貼，需用銅鉛，運費辦理亦多掣肘，且兵丁等領餉後，以錢易銀，覈計每兩短錢二百餘文，殊形支絀，自應量爲調劑。著照所請，自道光四年夏季起，將局鑄暫行停止，其應搭兵餉，亦自夏季起，停搭餉錢，統以銀兩全支。

癸亥，禮部議奏，四川綏定府由州改府，應添拔貢一名；綏定府屬之新寧縣、忠州屬之梁山縣，向額共拔一名，應令輪流選拔。其歲貢向係三年輪流兩貢，應改爲三年自行一貢。允之。

《宣宗實録》卷六六 三月甲子，調廣西巡撫毓岱爲江西巡撫，以署禮部左侍郎康紹鏞爲廣西巡撫。

《東華續録》道光九 丁卯，頒御製《養正書屋全集》於國子監。

戊辰，以裕陵隆恩殿工竣，復縣課親王爵、戴均元太子太保。

《宣宗實録》卷六六 諭：阮元等奏，請定洋米易貨之例一摺。廣東粵海關，向准洋米進口糶賣，免輸船鈔，糶竣回國，不准裝載貨物。近年以來，該夷等因回空時無貨壓艙，難禦風濤，且無多利可圖，是以米船來粵者少，自應將成例量爲變通。著照所請，嗣後各國夷船來粵，如有專運米石，並無夾帶别項貨物者，進口時照舊免其丈輸船鈔，所運米穀，由洋商報明起貯糶賣，糶竣，准其原船裝載貨物出口，與别項夷船一體徵收稅課，彙册報部，以示體恤。

己巳，諭内閣：魏元煜奏，議禁糧船水手滋事章程一摺。近年漕船水手，肆惡逞刁，凌虐商民船隻，必應嚴定章程，隨時懲辦，以期各知斂戢。兹據該漕督酌擬具奏，向例各幫船水手，以本軍内諳練者充當，嗣多雇用本地人夫，及外來無藉之徒，往往恃衆不法。著責成頭舵分别雇用，確知姓名籍貫，保結存案，毋任滋事潛逃。至隨幫匪棍，勾串水手，互相包庇窩盜，應飭令運弁將頭舵水手年貌籍貫，造册呈送，每名給發腰牌，停泊時按船查驗，如仍虚應故事，即行參辦。

《東華續録》道光九 乙亥，禁直隸屯居旗户私設總催、領催名目。

己卯，築直隸新開衛河隄埝，並添建壩座。

《宣宗實録》卷六六 庚辰，盛京刑部侍郎同麟因病解任，以理藩院左侍郎海齡署盛京刑部侍郎。

轉理藩院右侍郎色克精額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凱音布爲理藩院右侍郎。

辛巳，諭内閣：據户部奏，各省關稅銀兩除本省扣充兵餉，及部議准其動撥外，餘俱解交部庫，以供京營兵餉及一切經費，請飭各督撫毋得自行指撥等語。國家薄賦輕徭，各項錢糧，從不輕加銖黍，歲入歲出，俱有定額，並非務爲封殖。各省關稅銀兩，解存部庫，原以備庶政之需，若任聽外省自行指撥，在各關監督不過節省運費，而庫項漸少，歲支各款，又將何項應用？嗣後各省督撫，如有迫

不及待之項，仍准其聲敘實在情形，奏明辦理。其非迫不及待之款，遇有需用，或另籌閒款，或飭部酌撥，毋得率行指撥關稅，以符定制。

以翰林院侍講沈岐充日講起居注官，左春坊左中允易元善習日講起居注官。

《東華續録》道光九 丁亥，上閱健銳營兵。

以河南省新開衛河支流上游築壩，給居民地價，並免額賦。

初彭齡以年老乞休，允之，賞半俸。以陳若霖爲工部尚書前任四川總督。

《宣宗實録》卷六七 四月丁酉，修直隸南北運河隄壩，並清苑、蠡【略】二十三州縣橋道隄埝各工。從總督蔣攸銛請也。

辛丑，諭内閣：趙慎畛等奏，臺灣鹿耳門等處請毋庸添建礮臺，並建復卡堆雉堞望樓等項，原係因時制宜。茲據該督等查明鹿耳、淡水兩口，並無地基堪以建築礮臺。其鹿耳門口兩旁沙汕，海潮衝漲靡定，亦難建築。且該處前已添造守港快船，由臺灣水師歷年派定中左右三營知字號船十隻，每船配兵五十名，俱駕赴鹿耳門，常川在港巡防。其鹿港北岸地基，早已衝成港道，亦無餘地可以建復。現由該廳捐雇巡船，在彼常川哨探，俱各周備。至淡水海口滬尾地方，原有礮臺，本屬堅固，足資守禦。所有前議添建礮臺兵房卡堆雉堞望樓等項，著照所請，毋庸建造，以節糜費。

《東華續録》道光九 壬寅，命程含章會同蔣攸銛籌辦直隸河工。

《宣宗實録》卷六七 丙午，改父母毆子誤殺旁人例。

戊申，諭内閣：御史蔡學川奏，請嚴禁幕友濫邀議敘一摺。所奏是。朝廷議敘之典，原所以鼓勵人材。至幕友襄理幕務，由本官自行延請，與在官供職者不同，若以有職人員舍官就幕，遂得濫邀甄敘，既難免大員市恩瞻徇等弊，且開各項人員規避取巧之端。嗣後各督撫鹽政等，奏請一切議敘，概不准將幕友保列，以杜冒濫。

己酉，潞安徽靈璧縣減黄引河，並培築隄埝。從協辦大學士總督孫玉庭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九 癸丑，恭纂《仁宗睿皇帝實録聖訓》成。

《宣宗實録》卷六七 論：孫玉庭等奏，地方紳耆請以原任河督入祀名宦，並建專祠一摺。黎世序前在江南河道總督任内，宣防盡力，遺愛在民，除入祀名宦，循例具題外，著准該紳耆等捐建專祠，以順輿情而彰動績。

丙辰，諭内閣：武隆阿奏，閱看操練技藝，請旨裁撤等語。所見是。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朕因順天府五城飯廠，饑民就食者衆，令各廠分别土著、流民人數，報明軍機處。茲據各廠報到，本月二十三日廠内人數，除土著外，共計流民七千三百八十餘名。朕上年因直隸被水，發帑拯濟各項，至一百八十萬兩，並截撥漕糧粟米數十萬石，所以撫卹災民者不爲不厚。如果地方官認真妥辦，俾災民均霑實惠，何至舍近就遠，輟去其鄉，四散覓食。現查保定府所屬各縣流民，即有三百餘名之多，是該督不能督率地方官妥爲經理，已可概見。京中飯廠開放已久，截至五月二十日即應停止，勢斷不能再展。

《東華續録》道光九 辛酉，定繙譯進士出身之小京官、筆帖式推升漢字堂主事例。

以實興爲左副都御史由通政司參議遷。

五月癸亥，裁貴州貞豐州屬羅炎司土外委。

《宣宗實録》卷六八 甲子，以左春坊左中允易元善充日講起居注官。

乙丑，又諭：趙慎畛等奏，閩洋米艘戰船緝捕不能得力，請全行裁汰一摺。閩洋米艘船隻，前因慶保等以船身遲笨，駕駛未能得宜，奏請裁汰十五船。當經降旨准行，並令將裁賸船隻，俟應拆修之時，照同安梭船式一律改造。茲據趙慎畛等查明，現存米艘各船，仍難適用，現届大修小修，若仍舊修造，未免帑項虚糜，自應全行裁汰。著照所請，除已改造之勝字六號等米艘八隻，堪資得力，毋庸議裁外，所有現在届修駕廠之勝捷兩字號，同擊碎之捷字六號十二船，俱著即行裁汰。其存營駕駛之勝字一號、十號，並甫經修竣之勝字三號等三船，仍俟届修之時，一律全裁，分别變價報撥，以節糜費。

《東華續録》道光九 庚午，准江蘇留解部銀十五萬兩潞太湖下游水道。

戊寅，申諭浙江、江蘇、安徽等省編查棚民保甲。

《宣宗實録》卷六八 辛巳，吏部奏，官員爲生祖母治喪，請仍照舊例，無論嫡祖母是否現在，概令治喪一年，許其離任。從之。

丙戌，諭内閣：晉昌等奏，宗室覺羅學生不敷應考額數，請展限考試一摺。盛京宗室覺羅學生，現届五年應行考試之期，據該將軍等查明額數不敷，請展限辦理。著照所請，准其展限五年，俟届期足敷應考額數，再行咨報宗人府，奏請

考試。

《東華續録》道光九 添建廣東省垣監獄，改河泊所大使爲管獄官。

《宣宗實録》卷六八 庚寅，諭：陶澍奏，查審安徽捐職州同佘蟠，呈控廣生等阻考，定擬請旨一摺。此案佘蟠曾祖佘漢功，於康熙年間，由定遠縣遷居六安州。至佘蟠、佘步蟾子弟出應州試，該州生童，均以佘姓家世卑賤，不敢承保，先後遞相攻訐。佘蟠復赴禮部呈請歸入寄籍，當經發交陶澍親提查辦。兹據該撫詳加察覈，比例定擬，所有佘蟠等入籍捐考，著准其照削籍之樂户、丐户，以報官改業之人爲始，下逮四世，清白自守，方令報捐應試。惟佘蟠、佘步蟾等，距伊祖佘通海改業尚止三世，著仍不准捐考，所捐職員監生，即行一併斥革。其佘蟠之子姪，現已年例相符，著准在六安州入籍，報捐考試，毋許該士民再有阻撓。

《宣宗實録》卷六九 六月癸巳，展緩直隸所屬州縣節年舊欠糧租，並緩徵順天府屬通、三河【略】九州縣被水歉收額賦。

《東華續録》道光九 丁酉，申諭各督撫詳籌京控案件。

《宣宗實録》卷六九 壬寅，諭内閣：富俊奏，酌議雙城堡移駐京旗閒散章程一摺。朕詳加披閱，内出京時日，豫定準期一條，所奏是。嗣後京旗閒散有願赴雙城堡者，著各旗於十月内報齊户部具奏，十一月初即知照順天府尹、直隸總督、盛京吉林將軍等處，定期於每年正月初五日以後、初十日以前啓行。該地方官即計程籌備。又治裝銀兩，改俟抵吉林後發給一條，所奏亦可。現在移駐京旗，大都無力覓工，嗣後將户部應發銀兩，俟抵吉林後，由將軍衙門備用銀兩項下發給，作爲覓雇工價之用，俾得全獲地利，其荒地五晌，亦可隨時墾種。又彈壓大臣改派年班一條，所奏可行，嗣後移駐京旗，即於東三省年班入覲之將軍、副都統，簡派數員，順帶彈壓。仍令各該地方官，備店隨同護送，又給予車輛，分段遞送一條，所奏甚爲周詳。該閒散等行李無多，著計口給車，節次遞送，祇給例價，毋庸津貼車户。旋時可以載貨，不致賠纍，務令旗民無虧，地方無纍，經久可行。

乙巳，以服闋巡撫張師誠爲山西巡撫，調福建按察使邱鳴泰爲山西按察使，以降調山西巡撫邱樹棠爲福建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九 庚戌，諭各督撫不准擅動地丁正項，修理各工。

壬子，建雙城堡義學，並禁屯丁過江樵採。

乙卯，命户部籌撥銀一百二十萬兩，興辦直隸水利。

《宣宗實録》卷六九 諭：程含章等奏，治水大綱，請發銀辦理一摺。直隸全省水利，經程含章會同蔣攸銛，督率各道將緊要處所逐一查勘，奏請先理大綱，興辦大工九處。如疏通天津海口，疏濬東西淀大清河，及相度永定河下口，疏子牙河積水，復南運河舊制，估辦北運河，修築千里長隄，均著照所議分別估辦。其請先籌撥銀一百二十萬兩以作工需，並請於八九月間解到四五十萬兩先行擇辦，著户部查明廣東、江西、浙江等省封貯，及新收捐監銀共有若干萬兩，可先撥若干萬兩，分晰迅速具奏，再降諭旨。至秋汛後或尚有變更，俟辦理時隨估隨奏，妥議章程，責成分辦。

《東華續録》道光九 庚申，調邱樹棠爲江西按察使，魏元烺爲福建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七〇 七月壬戌，閩浙總督趙慎畛奏，商運臺米，請專赴天津，無庸兼販浙江。停止上年暫弛海禁之案，嚴查各海口，毋許小船私載偷越。並飭廈門商船乘此南風司令之時，趕緊裝運。報聞。

丁卯，諭：御史李逢辰奏，請嚴禁淫祠邪説一摺。【略】其一切創立邪説，哄誘愚民，燒香斂錢等事，隨時訪拏，嚴加懲治，以維風俗而正人心。

庚午，户部奏，覆議江蘇巡撫韓文綺清查倉庫虧墊章程。一，墊完民欠，分年勒限催追；一，本省外省追賠銀兩，酌展限期完繳；一，攤捐銀款，分别流攤追補；一，書役欠項，分限嚴追歸款；一，無著銀兩，仍提羨餘彌補；一，存倉米穀，勒限買補足額。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壬申，撥福建閩安營都司、千總各一，駐閩縣琅琦島。

《宣宗實録》卷七〇 癸酉，調户部左侍郎裕恩爲吏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明志爲户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奎照爲禮部右侍郎，以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百春署吏部右侍郎。

丙子，刑部尚書韓封因案解任，調工部尚書陳若霖爲刑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陸以莊爲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丁丑，以户部左侍郎姚文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工部左侍郎周系英爲户部左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任，實授程含章工部左侍郎，以禮部右侍郎辛從益兼署吏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己卯，大學士托津等奏，訊明解任侍郎恩銘等，請交部嚴議。得旨：此案解任侍郎恩銘、常英，與董椿銀錢借貸往還，經托津等訊明覆奏，皆由董椿借名影射。惟該侍郎等以二品大員，不知自愛，乃與市井匪人往來交結，以致董椿向其屬託公事，又不即時舉發，均屬有玷官箴。至常英於董椿事發投案之前，至伊家内，該侍郎不立即奏明送案，意存徇隱，咎無可辭。恩銘、常英，俱著交部嚴加議處，飭令回家聽候部議。尚書那清安，前在左都御史任内，董椿曾以侯際清贖罪之事懇其託情，當時並不奏請究辦，及刑部訊出此案書吏得贓，戴均元等請旨回避時，該尚書又不據實陳明。迨蘇仁壽到案供出，諭令明白回奏，始據奏稱董椿曾向託情，雖未允許，亦有應得之咎，那清安著交部議處。尋革恩銘、常英職，那清安降四級留任。

命禮部增定通禮服制。

《宣宗實録》卷七〇 辛巳，大學士戴均元以年老籲請解職。允之，賞食全俸。

壬午，調工部右侍郎敬徵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兵部右侍郎耆英爲左侍郎，兼國史館清文總校官。調理藩院右侍郎凱音布爲兵部右侍郎，以内務府大臣廣泰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那丹珠爲理藩院右侍郎。

癸未，福建巡撫孫爾准奏，臺灣商民運米十四萬石前赴天津，請准其半糖半米匀載。目前臺灣米價並無增長，嗣後應截止招募，爲海疆民食留其有餘。報聞。

甲申，大學士托津等奏，原任刑部尚書韓封親供，與盛思道、董椿原供全不相符。大員未便質證，恐其堅不吐實，請暫行革職，以便提同質對。得旨：尚書韓封，著暫行革職，交托津等即提同盛思道、董椿三面質對。

戊子，諭内閣：前據程含章等奏，直隸治水大綱請先籌撥銀一百二十萬兩，當經部議奏准，於廣東、江西、浙江三省共撥銀四十萬兩，餘銀八十萬兩俟廣東等三省續收捐監銀兩，儘收儘解，以備支用。

《宣宗實録》卷七一 閏七月辛卯，諭内閣：户部奏，籌撥直隸水利不敷銀兩。著照所請，在撥給直隸兵餉，改解部庫之長蘆鹽課内，撥銀二十萬兩，再撥本年山西地丁銀五萬兩，河南地丁銀五萬兩，共撥銀四十萬兩。著各該撫鹽政，派委妥員，務於今冬解到直隸藩庫，以備工需。

己亥，命大學士曹振鏞充上書房總師傅。

辛丑，諭内閣：本日吏部將侯際清贖罪案内，前任刑部堂司各官，分別嚴議議處。那彦寶等，於道光元年五月内具奏時，並未查出紅供，又於司員書吏得贓，毫無覺察。韓封業經革職，在萬年吉地工程處效力贖罪。那彦寶等同爲堂官，率行畫諾，厥罪惟均，雖韓封有嗣子知情，親戚撞騙情事，然定稿同在一堂，若專恃韓封，又安用諸侍郎爲耶？著照部議，頭等侍衛那彦寶著於職任内降四級調用；候補主事張映漢，著降四級調用；江蘇巡撫韓文綺，著於補官日降四級用。戴均元等，備盡八月奏稿一次，惟未能查出弊端，亦屬疏漏，致任大學士戴均元著降頂帶一級。陝甘總督那彦成，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其失察書吏舞弊之原任直隸口北道德恩，著於補官日降三級用。廣西左江道重倫、河南河北道鄒錫淳，俱著降三級調用。原任廣東惠潮嘉道惠豐，並未聽從囑託咎止謊言回覆，著降一級留任，均不准其抵銷。

改搶奪婦女爲從例。

調刑部右侍郎多福爲盛京刑部侍郎，未到任前以盛京户部侍郎明興阿兼署。調兵部右侍郎凱音布爲刑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寶興爲兵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那丹珠爲理藩院右侍郎。

調山西巡撫張師誠爲江蘇巡撫，以山東布政使朱桂楨爲山西巡撫，廣西按察使賈丙章爲山東布政使，山東兗沂曹濟道賀長齡爲廣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丙午，予告大學士戴均元回籍，賜御書御製詩章，並命沿途地方官在二十里内者護行。

丁未，成都將軍呢瑪善卒，贈太子少保銜，賞銀一千兩治喪，賜祭葬，謚勤襄。

《宣宗實録》卷七一 命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孫玉庭爲大學士，直隸總督蔣攸銛協辦大學士，均留總督任。

庚戌，又諭：户部奏，湖南省各屬常平倉穀，共計短缺二十九萬餘石。據該撫查明致缺之由，並無官侵吏蝕情弊，分別有著無著，勒限追賠。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命翰林院編纂嘉慶十八年逆匪滋事案内殉節入祀昭忠祠各員列傳。

《宣宗實録》卷七一 壬子，吏部以大學士孫玉庭應授何殿閣請。得旨：著爲體仁閣大學士。

丙辰，調盛京禮部侍郎昇寅爲盛京刑部侍郎，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善慶爲盛京禮部侍郎。

丁巳，諭：博啓圖等奏，查明五閘水腳情形，懇請暫行調劑。倉場衙門所管五閘水腳，專司屯養人夫，搬運米石，向例每米一石，給抗價銀三釐，嗣於乾隆八年奏准，酌減三毫，遵行已久。本年御史薩斌等以役力拮據，奏請仍復舊制，經户部議駁。兹據該侍郎等奏稱，近年漕糧減少，腳價不敷辦公，兼之起卸間斷，人夫閒空屯養，工食不免賠纍，自應量爲調劑。著照所請，五閘水腳抗價，准其暫復舊制，每石添給銀三毫。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八月壬戌，命江蘇按察使林則徐籌濬江浙水道。

《宣宗實録》卷七二　甲子，諭内閣：前據户部議覆御史條陳採買臺米，降旨令福建巡撫孫爾準察看情形辦理。兹據該撫在臺灣招募商民，運米十四萬石，陸續抵津。本年直隸秋收，一律豐稔，糧價已平。今米石全數運津，市價自必更減，該商等自備資本遠涉重洋，若仍照該部原議，令其自行投行，按照市價糶賣，必致賠纍，且不能趁秋汛回南，守候尤形苦纍，自應照此次户部籌議，官爲收買，以惠遠商。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己巳，御試翰林詹事等官，擢朱方增等五員爲一等，餘升黜留館有差。

庚午，續纂《通禮》成，御製序文。

《宣宗實録》卷七二　諭内閣：奉皇太后懿旨，全妃晉封爲全貴妃，祥嬪晉封爲祥妃。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甲戌，諭：王府官員有過犯應行參革者，五品以上交兵部專案具題；六品以下咨部彙題。著爲令。

《宣宗實録》卷七二　庚辰，諭：江蘇臬司林則徐現在丁憂，所有江浙兩省水利正届勘估緊要之時，必須另行委員接辦。著孫玉庭、張師誠、帥承瀛於江浙兩省人員内，會同迅速保舉一員具奏，飭委辦理，以專責成。

以兩淮鹽運使葉紹本爲江蘇按察使。

壬午，引見直隸等省保舉孝廉方正人員。得旨：王萱齡、王導麻、汪學源、吴慶鍾、夏淳鏞、韓修桐，著以知縣用；陸耀通、張繼昌、裘元淳、張文資著以教職用。

癸未，貴州巡撫程國仁以病解任，以廣東布政使蘇明阿爲貴州巡撫。

甲申，諭内閣：御史陳肇奏，請飭禁徵收錢漕積弊一摺。名省漕務積弊相沿，土豪蠹役壟斷把持，遂有以完作欠之弊。又收漕時，委員以查漕爲名，實爲調劑候補人員起見，不過勒索陋規，均不可不嚴行飭禁。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州縣，每季徵收完解時，將實欠花户名姓，送該管道府用印，仍發回本地張貼，如有以完作欠者，許該花户指控究辦。其各省查漕委員，概行停止，毋許仍沿積習。

調山西布政使蘇成額爲廣東布政使，以陝西按察使錢寶甫爲山西布政使，直隸通永道鄧廷楨爲陝西按察使。

丁亥，轉刑部右侍郎凱音布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常文署刑部右侍郎。

江西巡撫毓岱以疾解任，以刑部左侍郎成格爲江西巡撫。

戊子，以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用光、編修文慶、檢討受慶、右春坊右中允姚元之充日講起居注官。

《宣宗實録》卷七三　九月庚寅，以尊藏《仁宗睿皇帝實録聖訓》於皇史宬，上親詣行禮。

癸巳，諭：延隆奏，查辦南北商税偷漏出海之弊，請嚴申禁令一摺。游墅關南北商船每多偷漏出海，以致内河各關税課不能足額，且於稽查洋禁，亦形懈弛。現經延隆將沿江鋪户裝回北貨，申明章程，嚴禁囤積轉運出海。其南北商船，除册内掛號舊商，仍准照常行運外，其有新立字號，呈報海運，希圖影射者，概行截留，以清弊源。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甲午，飭修直隸千里長隄。

乙未，翰林院奏，請將嘉慶十四年以後出洋淹斃官兵，雲南、四川、陝甘陣亡弁兵，一體立傳。允之。

丙申，調葉紹本爲廣西按察使，賀長齡爲江蘇按察使。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慶祥奏，領隊赴哈薩克游牧旋回，未能成禮一摺。伊犁領隊大臣樂善赴哈薩克游牧封汗賜奠，行抵巴彦烏拉地方，愛畢勒達前來迎接，離巴彦烏拉七十里，被俄羅斯勒索租賦，將愛畢勒達截去。外夷交易起釁，本屬常有，疆外之事原可不須過問，天朝亦斷無派員再往之理，俟其前來請領敕書，再行發給。至該將軍奏，請飭理藩院轉諭薩納特衙門，詢問俄羅斯之處，意可不必。惟應嚴飭沿邊卡倫謹守邊界，如有哈薩克投誠内附者，妥速辦理，毋許

私入開齊，以安邊徼。其樂善另摺自請議處之處，著加恩寬免。

《宣宗實録》卷七三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阮元等奏，小西洋啞嘛國被噯噯嘘夷船一隻，載有胡椒、檳榔等貨，來至零丁洋面寄碇。該國從前並未來過，詢係夷商各自合夥，並非該國主遣令貿易，暫令停泊候旨等語。該夷遠涉重洋，此次姑照嘉慶年間成案，暫准貿易，以示體恤。該督等即飭令洋商傳諭該夷商等，此次暫准易貨回國，係天朝特恩，不得援以爲例，嗣後斷不准再來通市。

以浙江布政使黄鳴傑署巡撫，調湖北布政使伊里布爲浙江布政使，山東布政使費丙章爲湖北布政使，湖北按察使王維詢爲浙江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富呢揚阿爲湖北按察使，以山東按察使訥爾經額署布政使，降調前任江蘇巡撫韓文綺爲山東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癸卯，免安徽無爲等十一州縣上年被災學田租銀。

《宣宗實録》卷七三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若霖議覆，湖廣行銷淮鹽無須照舊封輪，當降旨，仍行開輪銷售，俟試行二年，再將情形奏明辦理。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聞報逆裔前來滋事，密派將弁防捕一摺。逆裔張格爾，由霍罕糾約布嚕特多人，欲來喀什噶爾滋事。該大臣等陸續派員偵探明確，隨派官兵，同阿奇木邁瑪薩依特派出之伯克護衛回兵出卡堵截，永芹在城調度一切事宜。巴彦巴圖復帶領官兵，前往英吉沙爾，與領隊大臣色普徵額定議防守，即馳赴烏魯克等卡倫設法捻拏。該大臣等布置悉爲妥協。張格爾豺野性成，膽敢仗和卓名色，搖惑回衆，殊屬可惡。著永芹等督飭將弁，於各卡倫嚴密防範，將該逆犯張格爾，及伊弟巴布頂，迅速掩捕務獲，永絶根株，方爲萬全。若該逆犯等行蹤靡定，亦不可遠帶兵役，出卡窮追，總在該大臣等相機妥辦，實力防守，勿涉張皇，以靖邊圍。

《宣宗實録》卷七四 十月壬戌，伊犂將軍慶祥奏，准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咨稱，逆回張格爾與其弟巴布頂由霍罕逃出，糾約多人，欲由圖木舒克、烏魯克卡倫來搶喀什噶爾。永芹已派官兵出卡截堵。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守卡官兵輕敵，致有傷亡，並將弁即時擊賊紛竄卡外，分路追勦情形一摺。張格爾自阿賴地方，膽敢糾合二百餘人，到烏魯克卡倫焚搶滋擾，官兵傷亡三十餘人之多，經遊擊劉發恆排隊放槍，連斃數賊，紛竄卡外。現經巴彦巴圖派人追探賊蹤，將卡倫趕逃，諒不出喀拉他什山左近。【略】儻該逆等杳無蹤跡，亦不必帶兵深入，總在該大臣等相機妥辦，以靖邊圍。

丁卯，以吏部左侍郎裕恩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宗人府右宗正定親王奕紹署管理欽天監事，内大臣和世泰署正藍旗蒙古都統。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魏元煜奏，立冬後黄水未消，糧船守候情形，降旨令孫玉庭等會籌減黄蓄清，俾糧船及早歸次。續據孫玉庭、張文浩奏到，現在籌啓減黄閘座，以便開放禦黄壩，遴渡回空漕船。迄今又閱旬餘，未據續奏黄水消落情形，並幫船曾否渡黄，朕心實深廑念。本年黄水來源，雖較上年稍旺，然當此水落歸槽之後，何至黄水高於清水一尺三寸之多？孫玉庭係兼轄河務大員，張文浩身任河督，黄、運兩河，是其專責，豈不知此事所關甚鉅！務各激發天良，迅速將清水設法擠托，俾回空軍船足資浮送。儻欲守待黄水自行消落，全無把握，坐失機宜，貽誤新漕，咎將誰諉，朕惟該督等是問。

乙亥，大學士托津等奏，俄囉斯學官生，誦習俄囉斯文字。乾隆二十九年以前，有在京學習滿文之俄囉斯協同教授，迨後僅用本學人員。迄今日久，俄囉斯來文，頗有支離承繙事件，無從考查。請仍於駐京學習滿文俄囉斯内，挑取一名，協同教授，以資校正。從之。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官兵勦賊，連獲助逆賊目多名，審明懲辦，並酌量撤兵一摺。【略】現探明張格爾僅帶二十六人，困乏已極，奔投喀拉提錦部落，苟延殘喘。其近卡喀拉提依特部落助逆頭人那爾巴他，並其弟西爾就獲，搜出官鳥槍五桿，及侍衛花山布所戴花翎。又捡獲爲張格爾執旗之頭人阿玉巴什，供出巴哈提拜尖胡里圖爾底等。經永芹等訊明後，將六犯斬梟。其雅曼提依特部落頭人西爾噶孜，即係孜牙墩作亂助逆之犯，業已傷死，並殲斃賊匪四十餘名，甚爲妥善。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丁丑，准山西絳州等二十六州縣丁銀攤入地糧。

《宣宗實録》卷七四 〔乙酉〕署户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裕恩，因病賞假，以户部左侍郎明志暫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宣宗實録》卷七五 十一月癸巳，諭：琦善奏，各州縣墊兑漕米，劃抵作賠名目，請永遠禁止等語。山東省嘉慶二十四年查辦各屬墊解民欠銀兩，在已徵未解銀内，劃抵作賠，以致各州縣交代案内，將墊兑無著漕米，率行援照劃賠，易

滋牽混。著照所請，將各州縣墊兌漕米，劃抵作賠名目，永遠禁止，以杜覬望。

乙未，户部議奏，嗣後各關徵收稅課，仍照舊例，統以一年爲期。無論兩任三任，儻有短少，按照在任月日勻攤分賠。請將道光二年所定，各按各任賠補新例更正。從之。

壬寅，諭：前據趙慎畛奏，臺灣營弁，請照海疆久任之例，計俸升補，當交兵部議奏。茲據奏稱，駐臺守備以上，久停更調，而千把總以下，仍係紛紛更換，於海疆情形，未能周知，不足以資約束。嗣後臺灣千總、把總、外委、額外外委等弁，三年期滿，俱著毋庸調回内地。其留臺分別保題升補之處，均著照所議行。至該督奏請千總俸滿，先加升銜，未免過優，且留臺將備等，向無此例，亦覺兩歧。所請著不准行。該處營員，現雖更定章程，而班兵仍照舊三年更換。惟兵丁内亦有由臺招募土著入伍者，一經著有勞績，不得不加以甄拔。若年久拔補漸多，則營弁半屬臺地之人，易滋流弊，殊非杜漸防微之道。著該督等遇有千把外委等缺，仍按嘉慶九年兵部奏定章程，凡由臺募兵丁甄拔，並招募臺地土著兵丁，均不得過十分之一，以符定額。

丁未，諭内閣：吏部奏，議處江南河道總督張文浩等，請分別革職降調等語。【略】張文浩綜理南河，於一切修防，是其專責，乃並不隨時查勘，豫爲設法妥籌，以致延誤漕行，【略】張文浩著拔去花翎，降爲三品頂帶，仍留河督之任，以觀後效。

己酉，禮部奏，定例節婦三十歲以内守節，如未逾五十身故，必守節已届十五年者，方准旌表。今安徽已故民婦王楊氏，守節十三年，例不准旌。惟節婦貞女，情事略同，乾隆三十六年題准，旌表已故貞女，不拘年限。應請嗣後已故節婦，改照現存節婦二十年例限之半，已及十年者旌。從之。

以先賢顔孫子後裔樹勳襲五經博士。

壬子，調河東河道總督嚴烺爲江南河道總督，賞河南開歸陳許道張井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一〇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孫玉庭等奏，堰盱大隄被風暴掣塌過水，見在趕籌堵築，特派文孚等前往查勘實在情形。朕思此事固由張文浩辦理不善所致，然孫玉庭以大學士節制兩江兼轄河務，自應及早參奏，乃意存徇隱，欲爲消弭，此時若仍留兩江總督之任，文孚等查辦恐多掣肘之處。著文孚等到清江日，即傳旨將孫玉庭解任，張文浩革職，所有兩江總督事務著魏元煜署理。文孚等當細心密訪，務使功罪分明，毋得稍有畸重畸輕之見。

諭吉林伯都訥阿勒楚喀等處，開墾荒地，移居京旗閒散。

《宣宗實録》卷七五 命兵書尚書玉麟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丙辰，户部左侍郎、江蘇學政周系英因病解任，調禮部左侍郎李宗昉爲户部左侍郎，仍留江西學政任。以吏部左侍郎王引之兼署户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辛從益爲左侍郎，命提督江蘇學政。以顔德慶兼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辛從益爲左侍郎，命提督江蘇學政。以内閣學士汪守和爲禮部右侍郎，候補内閣學士翰林院侍讀學士朱方增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戊午，江蘇巡撫張師誠奏，飭令地方官實力宣講《聖諭廣訓》。得旨：所見皆是，但須行之以實，若徒作外飾，仍屬無益，一力勉之。

《宣宗實録》卷七六 十二月己未，諭内閣：御史楊煊奏，請禁五城錢鋪攙和行用，久干禁令。況京師户、工二部錢局，每月按卯鼓鑄，均係一律大錢，支放流通，藉便民用。各該鋪户自應恪奉功令，遵照行使，何得任意攙雜扣減，罔顧法紀。茲據該御史奏稱，近來錢鋪，每於制錢内夾入小錢，且又短少錢數，似此種種滋弊，殊於窮民生計有礙。著順天府、五城一體出示嚴禁，如有牟利之徒，仍前攙私短數者，立即查拏究辦，毋得視爲具文。

大學士、前任兩江總督孫玉庭奏，此次堰盱湖工掣通過水，實由暴風狂猛，人力難防，張文浩但爲節省啓閉錢糧，堵遲禦黄壩，蓄清過旺，轉致棘手，請另簡賢能，令該河督留工效力贖罪。得旨：風暴由天，蓄清過旺，亦由天乎？若因節省一二萬金起見，朕斷不信，總由任性自用，不守前規，不恤人言，以致坐令償事。此等剛愎自用，誤國溺職之人，朕斷不能姑息也。

辛酉，以江蘇山陽、清河二縣猝遭水患，截留淮安各縣漕糧一萬五千石，以備賑需。

癸亥，以理藩院尚書穆彰阿兼鑲紅旗蒙古都統，仍署鑲紅旗漢軍都統。

戊辰，河南巡撫程祖洛代奏，正二品蔭生黎學淳，謝故父江南河道總督世序賜謚等恩。

實授魏元煜兩江總督，以倉場侍郎顔檢爲漕運總督，調工部左侍郎程含章爲倉場侍郎，禮部左侍郎辛從益爲工部左侍郎，仍留江蘇學政任，轉禮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彬士爲禮部右侍郎。

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二五）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正月癸巳，命孫玉庭暫留江南，會辦漕運事宜。

《宣宗實録》卷七八　甲午，實授戴三錫四川總督。

丙申，諭内閣：御史楊煊奏，請撲究蝗蝻一摺。上年直隸省偶被蝗災，節經撲滅，惟入冬以來，雪澤較少，天氣晴暖。據該御史奏稱，直隸霸、安肅、定興等州縣，蝗蝻業經蠕動，出土者約長二三分不等，其未經出土之蝻子，正復不少，並恐此外尚有萌生之處，自應防患未然，即行刨究净盡。著陸以莊、申啓賢、蔣攸銛，迅即查明有蝻孽地方，嚴飭各該州縣，趁此農隙之時，實心設法撲捕，限十日内將蝻子全行刨究，毋任滋蔓爲害。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丁酉，命浙江修治河道水利。

己亥，命修復陝西河渠水利。

《宣宗實録》卷七八　庚子，諭内閣：魏元煜等奏，要工並舉，請飭調監催各員一摺。南河運口，及禦黄壩内外疏築各工，並修復壩旰湖隄，工段既多，必得公正大員，及諳練勤幹各員，分段監催，以期妥速蔵事。著照所請，原任江蘇按察使丁憂回籍之林則徐，降調河北道現賞同知銜發往直隸差遣之鄒錫淳，俱著准其飭調來工，專任督催。原任徐州府丁憂知府俞頴達，現任浙江玉環同知王鳳生，原任蘇州府總捕同知候補直隸州知州倉斯升，現任東河下北河同知鄭炳文，原任淮安府外南丁憂同知王貽象，俱著准其飭調來工，分任監催。原任安徽宣城縣知縣楊德壎，揀發東河知縣借補陽封縣丞張泰青，俱著准其調工，稽覈工程錢糧。該督等即檄催各員迅速赴工，妥爲經理。除籍隸江蘇之鄒錫淳、楊德壎，工竣再行具奏外，王鳳生、鄭炳文、張泰青，及服闋例應赴選直隸州知州倉斯升，均著留於南河差委補用；其林則徐、俞頴達、王貽象三員，工竣仍著回籍終制。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永芹等奏，逆裔張格爾竄至喀拉提錦，近日屢經布嚕特等探報，該犯流移不定，招集匪類，名曰格得勒沙一種，潛往喀拉霍爾罕地方，距卡倫遠近不過數日之程。附近布嚕特人衆，如果能將該逆等悉數捡獻，報信等語。【略】永芹等務當剴切曉諭布嚕特人衆，如果能將該逆等悉數捡獻，固屬盡善，否則飭令各卡倫，隨時嚴密防範，毋稍疏懈。儻該逆等慜不畏死，仍

來窺伺，立即相機捕捕，以淨根株。

辛亥，諭內閣：三載考績，大典攸關，諸臣中實能爲國家宣勤，自當甄敘，年老而精力尚健者，仍堪留任。本年京察届期，吏部將京外各大員，開單具奏，朕詳加裁定。大學士托津、大學士雲貴總督長齡，奉職多年，恪恭乃事；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文孚，户部尚書黄鉞，管理部務，均臻妥善，而承書論旨，獻替勖勑，尤爲出力；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英和，管理部旗諸務，俱能盡職；禮部尚書汪廷珍，品行端方，部務熟習；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蔣攸銛，封疆重任，克稱職守，自調任直隸總督以來，通省事務，日見起色；陝甘總督那彦成，辦理西寧番案，甚屬得宜；江南河道總督嚴烺，前在東河任内，宣防盡力，歲慶安瀾，俱著交部議敘。署山東巡撫琦善，明幹有爲，任勢任怨，前辦馬進忠逆案，不動聲色，誅捕净盡，尤爲卓著，著加恩賞加總督銜，仍留山東巡撫之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德奎，人甚平庸，不稱風憲之任，著以四品京堂降補。餘俱著照舊供職。

撥山東籌備銀六十一萬七千兩，解往江南，以濟工需。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乙卯，予明臣黄道周從祀文廟。

《宣宗實録》卷七八　戊午，貴州按察使宋如林以病解任，調廣東按察使李湻爲貴州按察使，以廣東南韶連道容海爲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七九　二月己未，諭内閣：本日松筠到軍機處，告知軍機大臣代爲奏請，帶内閣中書徐松，隨往熱河審案。向來各部院大臣，經朕派令出差，例帶本衙門司員，或本衙門無熟悉刑名之人，准將刑部司員奏明帶往。此次濟克默特扎布及色楞旺楚克互控一案，係蒙古事件，前經松筠奏帶理藩院司員，尚屬可行。松筠係都察院堂官，中書非其所屬，率請隨帶徐松，又不於召見時面奏，跡近專擅，任意妄爲，不知檢點。且此端一開，將來出差大臣，皆可於所屬意之人，奏請帶往，夤緣奔競，尚復成何政體？松筠所請不准行，著傳旨嚴行申飭。

辛酉，湖廣總督李鴻賓奏報，楚岸設立公局，行銷淮鹽，銷引較暢，例價無增，商民均有裨益，請永遠遵行。從之。

修湖北省會江隄。從總督李鴻賓請也。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於本年重運漕船，大有妨礙。雖添築閘壩，銷束盛漲，自可無虞泛溢。第黄水挾沙而行，過後必致淤墊，恐目前偶資濟運，日久貽患滋深，終非善策。從前海運之説，歷據臣工條議，有謂可以試行者，亦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果係河流順軌，漕船自可照常由内河行走，如必欲捨河運之成規，輕冒洪波之鉅險，一切更張舊制，固屬勢所不能。然漕糧爲天庾正供，所關非細，設將來運道竟至淤滯，各幫船因而遲誤，該督撫等身任地方，豈有束手無策，不爲設法運京之理？自應未雨綢繆，另籌妥辦。朕思江蘇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朕意若將各該府屬應納漕米，照常徵兑，改雇大號沙船，分起裝運，嚴飭舵水人等小心管駕，伊等熟悉水性，定能履險如夷。所有風濤之警，盜賊之事，亦可無慮。惟事係創始，辦理不易，然不可畏難坐視，漠不相關。著魏元煜、顔檢、張師誠、黄鳴傑，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諮博採，通盤經畫，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務將如何津貼沙船，旗丁不至苦纍，雇用船隻，有無騷擾閭閻，抑謹隨船均須派委員弁，照料護押，及各該屬由何處水次兑運開行，抵北時灣泊何所，以便起卸運通之處，一一熟籌，據實具奏，候朕裁酌施行。至江廣幫船，應否同江浙漕糧一體轉運海口，俟江浙等幫海運著有成效，再行歸併籌辦，亦著一併議奏。

戊辰，長蘆鹽政福珠隆阿覆奏，鹽斤加價，以濟工需，不至病民，請照内務府大臣阿爾邦阿所奏辦理。得旨：依議妥爲辦理。

乙亥，湖廣總督李鴻賓奏，湖北監利縣江隄、襄陽府老龍石隄，被水坍塌，請借項興修。從之。

丁丑，諭：富俊奏，請賞發書籍清文條例。吉林乃我朝根本之地，俗厚風醇，八旗臣僕於國語騎射而外，自當教以清漢文藝。近來該將軍衙門遇有旗民交涉事件，定擬罪名立案，多用漢文，必至清文日漸生疏，自應更正以敦舊俗。其滿洲、蒙古官學，並未頒發書籍，坊間購買，訛舛甚多，亦應頒發官刻善本，以資矜式。著武英殿查照該將軍單開各種書籍，裝釘齊全，豫備該將軍派員祇領。

壬午，諭：御史熊遇泰奏，江海關商船出口，請照定例納税放行。江海關商販貨船除例禁出洋者，向准其納税放行，前因運往北省銷售茶船，不諳南洋沙線，勢難偷越，亦經該督等議請弛禁，不必概令由内河行走，原所以體恤商旅。兹據該御史奏稱，嘉善、松江交界一帶地方，有江蘇織造衙門胥吏人等，私雇巡船，藉端訛索，遇有重載商船，逼令由内河行走，是以關榷爲胥役營私之地，不可即前進，未便停待，懇請引黄入運，藉其浮送，此固不得已權宜之計。雖添築閘

不加以嚴禁。著該督撫等詳查確訪，除向例禁止出洋船隻，飭令沿海口隘嚴查禁止，仍令由內河行走外，所有販往北省茶船，及不在出洋例禁商販貨船，一體實力稽查，於出口時驗明，照例納稅放行，仍嚴禁夾帶違禁等物，毋許偷漏。並著該督撫及織造等嚴查胥役，如有假借巡查各色，留難商船，滋事紛擾者，即嚴行懲治，以安行旅。

《東華續錄》道光一一　癸未，諭：本日據已革御史捐納員外郎蔣詩呈進《畿輔水利志》一百卷，著發交蔣攸銛詳細閱看，如有可採擇之處，據實具奏。

《宣宗實錄》卷八〇　三月辛卯，湖南布政使景謙因病解任，以署江蘇布政使。

壬辰，調盛京刑部侍郎昇寅為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未到任前，命左侍郎舒明阿兼署。

以內閣學士武忠額為盛京刑部侍郎。

乙未，江蘇巡撫張師誠奏報、嘉興幫教匪占駕糧船，殺斃多命情形。得旨：實力細心妥辦，勿致疏虞。

丙申，諭內閣：御史隆助奏，請定南營巡察章程。【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報竊之案，幾無虛日，移營會緝，視同具文，甚至街巷堆撥，僅存空屋，疲玩已極。著步軍統領衙門，嚴飭該營參將、遊擊等官，督率各汛員弁，無分畛域，嚴密稽查，有犯必懲，緝拏務獲。

《東華續錄》道光一一　壬寅，諭各督撫飭禁獄卒陵虐監犯。

《宣宗實錄》卷八〇　甲辰，安徽巡撫陶澍奏，淮隄經費浩大，無從籌措，須督勸百姓設法辦理，自可漸著成效。得旨：興水利，除水患，莫大之善政也，總要督率認真，勸導有方，固不可徒費周章，亦不可始勤終怠，詳慎勉之。

命署山東巡撫琦善以總督銜實授山東巡撫。

以順天府府尹申啓賢為倉場侍郎，順天府丞朱為弼為府尹。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魏元煜、江蘇巡撫張師誠、山東巡撫琦善，前據黃鳴傑奏，嘉興白糧幫水手，因爭駕新船，糾衆互毆一案，已明降諭旨，按名查拏究辦矣。此案該幫糧船水手，因爭船起釁，糾衆兇毆，傷斃多命。並聞該幫有老堂、潘堂諸教名目，各船內刀槍器械不少，並有紅布繫腰者，不法已極。據該署撫祇奏明滋事水手席明、韓禿子、蘇當家【略】數人，並有李明秀、馬文德二名，在逃未獲。朕聞該幫六十九船，水手有一千餘名，結成一氣，其心甚齊。此等兇犯俱籍隸徐州、山東一路，素行兇悍。現當漕運渡黃唊緊之際，若此時沿途截拏，必致脫幫遲誤，所關匪細。該督撫等，惟當飭令沿途文武，嚴密防範，無許在途報復滋事。

甲寅，調刑部左侍郎凱音布為吏部左侍郎，實授百春吏部右侍郎，以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英瑞為刑部左侍郎。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孫玉庭等奏，趲渡漕船幫數，並裹河淤墊，現在籌辦情形。本年因洪澤湖存水無多，不得已引黃濟運，權宜辦理，原與嘉慶十六年借黃濟運，尚有清水鋪底者，情形不同。其一切啓放機宜，該督等即應豫籌妥善。現在啓放禦黃壩一月之久，重運挽渡，僅及三分之一，而裹河運口一帶，已形淤墊，漕船間段阻滯，孫玉庭等自當設法籌辦，豈能稍有推諉？此次所奏，將通湖各閘全行啓放，使河流暢速下達，以免裹河墊淺，及應行築壩逼東之處，由孫玉庭等相機辦理，朕亦不為遙制。

《東華續錄》道光一一　免河南積年民欠，並河工加價攤徵銀。

四月戊午，撥直隸河屯協左營額外外委一並各營兵歸茅溝汛把總協防。

《宣宗實錄》卷八一　己未，刑部奏，審擬太平倉廒座失火人犯。得旨：嗣後每逢開倉，著倉場侍郎嚴飭各倉監督，督同各花户，將領米空筲人等，逐細搜查，毋許攜帶煙火進倉，仍於封倉時逐廒檢點。並著倉場侍郎隨時嚴查，如再有攜帶煙火者，即從重治罪不貸。

壬戌，諭內閣：前據程祖洛覆奏鹽斤加價章程，當令候旨遵行，嗣各督撫鹽政先後奏到，兩淮成本較重，兩浙額引現未暢銷，已降旨無庸議加。其行銷蘆鹽之直隸、山東，據稱加價尚不至病民，並諭令依議辦理。豫省祥符等五十三州縣，行銷長蘆引鹽，商邱等九州縣行銷山東引鹽。現在鹽價本不甚昂，每斤加價二文，尚屬平價，仍可敵私。民間計口買食，所增無幾，不至食貴病民，於工需亦屬有濟。著即照所請，覈實辦理，隨時報解。至該省行銷淮鹽之光州等十四州縣，著照兩淮奏准章程，無庸議加。

癸亥，以本年鄉試考試，應開列試差人員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丙寅，伊犁將軍慶祥奏，查探張格爾在塔什霍爾罕地方，窮蹙已極，隨行祇十數人，已不敢回霍罕，欲赴喀什噶爾自投，又恐被獲就戮，游移無定，遂至奈曼部落，與布嚕特比伊滿，抱經起誓，欲行投誠。伊滿已赴喀什噶爾察報各等情。

調工部右侍郎昇寅為刑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耆英為工部右侍郎，兼管錢

法堂事務，轉兵部右侍郎實興爲左侍郎，以內閣學士奕經爲兵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庚午，晉封全妃鈕祜禄氏爲全貴妃，祥嬪鈕祜禄氏爲祥妃，珍貴人赫舍哩氏爲珍嬪。

《宣宗實録》卷八一 辛未，以浙江布政使伊里布爲陝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鄂山護理。調江蘇布政使繼昌爲浙江布政使，以江蘇按察使賈長齡爲布政使，山東運河道慶善爲江蘇按察使。

壬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穆馨阿充日講起居注官。

癸未，八旗都統英和等奏，會籌旗人疏通勸懲之法，並申明舊例：一，閒散旗人告假，但令告明佐領參領，給與圖記，即准外出營生，如有事逗留，報明地方官，行文該旗，回京之日，仍准挑差，或在外年久，願改民籍者，准其呈改；一，犯竊刺字，寡廉鮮恥，甘心下賤，銷除旗檔各例，宜實力奉行；一，漢軍有考職捐職之例，滿洲、蒙古，宜畫一辦理；一，雙城堡移駐京旗，原定每年二百户，現在每年移駐總未及一百户，應飭參佐領等，將利害明白宣示，逐户諭知，俾各樂移駐，以期足二百户之數。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乙酉，創修《安徽省通志》。

《宣宗實録》卷八二 五月丁亥，以翰林院編修邵甲名爲雲南鄉試正考官，內閣中書端木坦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曾元海爲貴州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陸堯松爲副考官。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豫東軍船不敷接運南糧，請添雇民船，統在濟寧以北接運一摺。此次豫東軍船，堪調者五百四十餘隻，按額滿載，不及三十萬石。各船板薄釘稀，歷年兑運，總在濟寧以北，自須添雇民船，俟南河剥船至彼，接卸代運。其南河剥船，俟運足漕米四十萬餘石，仍裝載南糧，長運抵通。至該撫酌議接運水次時日，及軍船應給運費口糧食米，民船雇值津貼，及開座隨時啓放章程十七條。當此接運喫緊之時，孫玉庭等必須商榷熟籌，計出萬全，俾彼此俱無窒礙，南來弁丁，不至藉口賠纍，豫東軍船民剥，均資津貼，無誤本年南糧抵通，仍不誤來年豫東兑運，方爲至善。著孫玉庭等，即會同悉心妥議，具奏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甲午，諭：我朝家法嚴明，從不准太監與外人交結，至差往各省之事，尤屬從來所未有，此内外諸臣無不知者。前據張師誠等，於滸墅關盤獲在逃太監馬長喜，竟敢假冒頂帶，捏寫奉旨進香，黄旗標插坐船。並經

軍機大臣會同英和等，究出該犯行至丹陽，住宿公館，令該處家人代雇船隻，官爲給價。似此招搖恣肆，更非潛蹤匿迹者可比，尤屬可惡。沿途文武各員，何竟毫無聞見？若非滸墅關盤獲，竟令長途供頓，任意妄爲，尚復成何事體！見已將該犯按律治罪，其失察過境之地方官，此次姑免深究。

《宣宗實録》卷八二 丁酉，諭：慶祥等奏，嚴定回疆斂錢條例一摺。新疆回部地方，往往有代逆裔寄信斂錢之事，甚屬可惡，不可不嚴立章程。著照所議，嗣後如有代逆裔寄信斂錢者，一經審實，將傳遞信物之人，即行正法。其出錢幫助之人，發極邊煙瘴充軍，遇赦不赦。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己亥，以海口停淤，命魏元煜、嚴烺履勘雲梯關外長隄。

《宣宗實録》卷八二 庚子，以翰林院侍讀毛樹棠爲廣東鄉試正考官，吏科給事中陶廷杰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周作楫爲廣西鄉試正考官，王煜爲副考官；右春坊右中允翁心存爲福建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陳兆熊爲副考官。

甲辰，諭：御史萬方雍奏，請飭刑部將辦理秋審改擬情實緩決等案出語，豫行知照九卿詹事府科道一摺。所奏甚是。秋讞爲明刑鉅典，與議諸臣，原應公同集議，以昭詳慎。其案情有介於可實可緩之間者，尤關罪名生死出入。若如該御史所奏，刑部辦理秋審各案，向祇摘敘略節，刊刻招册，分送九卿詹事科道，屆期會議。其由緩改實，由實改緩；或由緩改矜，由矜改緩之案，並不將擬定看語方簽，豫行知照，僅於會議上班時，令書吏宣唱一次。會議諸臣，於恩遽之時，僅聽書吏宣唱看語，焉能備悉案由，從而商榷。是徒有會議之名，而無覈議之實，豈國家矜慎庶獄之意乎！嗣後著刑部將議定改擬各案看語，彙齊繕刻，於會議上班前五日，分送九卿詹事科道，俾豫行查對招册案情，是否改擬允協，會議時得各攄所見，以重刑獄而昭覈實。

調江蘇巡撫張師誠爲安徽巡撫，安徽巡撫陶澍爲江蘇巡撫。

戊申，命大學士前任兩江總督孫玉庭、漕運總督顏檢來京，調兩江總督魏元煜爲漕運總督，以山東巡撫琦善爲兩江總督，調陝西巡撫伊里布爲山東巡撫，以陝西布政使鄂山爲巡撫，陝西按察使鄧廷楨爲布政使。

辛亥，定滿洲、蒙古考職例。由恩拔副貢生考取一等者，以州同用；二等、三等，以州判、縣丞用。由歲優貢生，及考中監生、捐納貢監生，考取一等者，以主簿用；二等以吏目用。均在旗候選，毋庸赴部投供。

王子，以通政使司參議貴慶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以翰林院編修張百最爲湖南鄉試正考官，內閣中書石綸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李棠階爲四川鄉試正考官，內閣中書石綸爲副考官；兵部員外郎周炳緒爲副考官。

乙卯，改湖南永順府古丈坪督捕同知爲撫民同知，移桑植縣下尚巡檢爲古丈坪廳巡檢，均定爲苗疆要缺。從調任總督陳若霖等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六月戊午，諭：吏部將大學士孫玉庭等分別議以革職降級調用。朕惟國家用人之道，貴在賞罰嚴明，而賞罰之平尤在權衡功過。朕自臨御以來，於內外諸臣無不傾心委任，從不以其人之功過豫存成見，意爲寬嚴。孫玉庭經朕特旨留駐清江督辦漕運，並不通盤籌畫，勉瞻前愆，乃一味虛詞搪塞，臨事周章，糜帑病民，孤恩溺職，本應照部議褫革，念其曾任督撫，宣力有年，著加恩賞給編修休致。顏檢經朕特簡漕督，漕務是其專責，乃不能妥速辦理，有負委任，且年力就衰，著加恩改爲降二級以三品銜休致。魏元煜、嚴烺經朕屢次飭論，均未能籌辦妥協，即照部議降調亦屬咎所應得，姑念魏元煜甫經簡授兩江總督，到任未久；嚴烺職司河務，此次漕運遲延，非盡關河工辦理未妥，尚可稍從末減。魏元煜著加恩改爲降四級從寬留任，嚴烺著加恩改爲降三級從寬留任，以示朕甄叙功過，務昭平允至意。

命蔣攸銛爲體仁閣大學士，仍留直隸總督任。以禮部尚書汪廷珍協辦大學士蔣攸銛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體仁閣大學士。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戊辰，撥甘肅西甯鎮外委一，駐康家寨堡；添設曰蘭木塘汛，撥巴燕戎格外委一更替稽查。

以常文爲盛京户部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

《宣宗實録》卷八三　己巳，以署户部右侍郎王鼎爲浙江鄉試正考官，户科給事中趙炳爲副考官；大理寺卿福申爲江西鄉試正考官，京畿道御史李逢辰爲副考官；司經局洗馬許乃普爲湖北鄉試正考官，江南道御史王贈芳爲副考官。

《宣宗實録》卷八四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奏，接印任事，察看黄運兩河淤墊，幫船淺滯，盤運艱難情形，及籌辦河湖剥運事宜各摺。覽奏具悉，所有查勘湖河工程，及東省船隻儘數裝運諸事，已諭知嚴烺、訥爾經額照辦矣。漕河敝壞，一至於此，現已另降諭旨，飭令孫玉庭等留江，將運河淤墊之處，著落賠挑。琦善即督飭孫玉庭等照估興挑，一律寬深如式，俾資湖水暢出，提挽浮送。其豫東接運之四十萬石，務令設法如期盤竣，不誤豫東新船受兑新漕爲要。現在河面有水之處，既被民船擁塞，剥船難以轉運，即派員設法催那，騰空河面，俾軍船提前一里，即省一里之糜費。其渡黄間斷淤阻之紹興後幫船隻，亦須及早設法催挽北上，方可起卸回空。

山東巡撫伊里布丁憂，以布政使訥爾經額護巡撫，按察使劉斯嵋署布政使，鹽運使王檢署按察使。

甲戌，淮關監督文連奏，河路淤淺，封船接運漕糧，以致關税短徵。

乙亥，以理藩院尚書穆彰阿署漕運總督，前任江寧將軍普恭署理藩院尚書。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英和奏，通籌漕河全局，請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當交各該督撫等悉心議奏。兹據程含章查照英和原奏，詳晰籌議，所奏俱悉。浙江乍浦海口，内河外海，中隔石塘，塘外積有鐵板沙塗，海船不能停泊。其寧波府甬江口，可以收泊海船，惟由有漕州縣剥運至寧波，中隔兩江三壩，必須盤剥五次，耗費甚鉅。浙江明年之米，該撫請仍由運河運送入京。

已卯，諭：陶澍奏，勸設義倉章程一摺。國家養民之道，足食爲先，而裕民之原，積貯尤重。前年安徽偶遇荒歉，賑撫兼施，該撫請設立義倉，爲未雨綢繆之計。所議章程，如州縣中每鄉村公設一倉，秋後聽民捐輸，歲歉酌量散給，出納悉由民間經手，不假官吏，防侵蝕以禁騷擾，矜貧寡而杜爭端各條。著即移交

新任巡撫，照議妥爲經理，仍督飭各州縣實心實力，勸導有成，總期經久無弊，不必另立倉名。

以禮部右侍郎劉彬士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用光爲副考官；詹事府少詹事龔守正爲陝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李黍交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 壬午，添設山西河東鹽池巡查弁兵，如淮鹽緝私例。

《宣宗實録》卷八五 七月戊子，調四川布政使韓文綺爲雲南布政使，以直隸按察使董淳爲四川布政使，長蘆鹽運使張青選爲直隸按察使。

庚寅，命大學士托津管刑部事。

辛卯，以翰林院編修朱襄爲河南鄉試正考官，邵正笏爲副考官；内閣學士朱方增爲山東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讀文慶爲副考官；編修馮贊勳爲山西鄉試正考官，蔡賡颺爲副考官。

甲午，諭内閣：蔣攸銛奏，京縣承辦鄉會試科場，請籌加津貼一摺。順天貢院，辦理文鄉會試，一切供給器具，向由直隸藩庫地糧項下給發，大興、宛平兩縣分領承辦，作正開銷。惟需用浩繁，近年物價昂貴，例銷銀兩不敷，若由該二縣那移墊用，易滋虧缺之弊。該督等奏請籌加津貼，俾得經理裕如，著照所請，除繙譯及武鄉會試，並各項考試，均有例支正項，毋庸津貼，及文鄉會試科場例銷一切，仍舊支領，毋庸加增外，嗣後准於初次鹽斤加價水利生息項下，撥賞兵丁餘賸銀内，每届文鄉試津貼銀四千兩，文會試津貼銀二千兩。如遇接辦恩科文鄉試酌減爲三千兩，文會試酌減爲一千五百兩。餉令大，宛兩縣各半分領，即自本年乙酉科爲始，撥給備辦。此係在外不報撥之款，著毋庸造册報銷。

丙申，調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奕紹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以御前大臣賽沖阿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琦善等奏，黄河自上年倒灌後，堰盱失事，並無清水刷黄，淤墊更遠。立秋後，河隄出水，僅止五尺，情形險要。著照該督等所請，將外南北山海等廳隄堰卑矮之處，搶加子埝，勒限於月内趕完，以資捍禦。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戊戌，移湖北提標中營外委駐隨州雙河集，撥鄖陽、施南、武昌、漢陽各營兵隸之。

辛丑，諭：訥爾經額奏，通籌軍船接運情形，議請展限一摺。本年東省接運南糧，前經琦善奏准展至七月十五日爲止，儻再過期即行原船長運抵通。兹據訥爾經額查明，江省剥運各幫米船，見在尚有未入東境者，計算程途斷不能於限内一律趕到。著照所請，准其再行推展半月，以本年七月底爲止，所有江省運到之米，先由豫東軍船接運，隨兑隨行，毋任停延。其續剥米石，再交封雇民船接運，仍趕緊嚴催。首進幫船回空，接運江廣漕糧，務使本年全漕早抵通倉，不許稍有遲誤。至回空限期既緊，歸次收兑亦關緊要，著該護撫隨時察看情形，妥速辦理。

以興科爲四川按察使由湖北荆宜施道還。

《宣宗實録》卷八六 癸卯，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許邦光充日講起居注官。

乙巳，諭：御史黄德瀛奏，請禁無故改委州縣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管理刑名錢穀，職任緊要，向例委署各員，不准託故改委，所以杜鑽營而慎交代也。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州縣出缺，實缺人員未經到任，上司委員署理，甫署簡缺，旋調繁缺，更替無常，弊端百出。【略】著通諭各省督撫，嗣後州縣出缺，委員署理，應責成一手經理，不得託故輒行改委，仍按季報部查覈。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前飭令各該督撫籌議海運折漕事宜，原爲來年疏治河道之計。現據陸續覆奏，海運一事，惟江蘇可以試辦，然亦不過運米一百五六十萬石。其餘各省漕米，既不能概由海運，而折漕亦多窒礙紛擾。是浙江、江廣額漕，及江蘇海運餘賸漕米，皆須籌畫河運。惟本年高堰石工竣後，將來收蓄清水，情形若何，尚難豫定。【略】朕思海運而外，惟盤壩接運，既可使漕糧悉數抵通，而禦黄壩不開，亦可免湖河受病。黄水不倒灌入運，即可並力東驅，以收刷沙之益。彼時湖諸亦當充裕，俾專刷運河之淤，以濟漕行。【略】琦善等接奉此旨後，會同體察情形，悉心覈議。

己酉，江蘇巡撫陶澍奏，蘇省大挑等班，知縣輪補無期，現在六十八州縣中，由捐班補、由佐貳升者不少，而沿河各縣，以縣丞署理者十居其七，進階太雜，難免倖進之輩，濫厠其間。始基未立，安望其留心民事，有益地方，此吏治之不可不亟爲整頓者。江、鎮、蘇、常等處，衣冠文物，燦然可觀，而浮靡之餘，漸流詐僞。以致市井訛騙，則有搭臺之目；生監把持，則有破韓之稱。良楛難齊，日滋獄訟，此民風之不可不亟爲整頓者。得旨：朕所以調任江蘇者，觀汝頗可幹濟，藉資整頓，汝其實力實心，以漸而入，通省吏治民風，全繫於汝一身，而用人更爲當事之急。勉之慎之！

辛亥，諭内閣：朕因宗室生齒日繁，諭令綳課等議立章程，用昭懃勸。前經綳課等條奏各事宜，復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詳議。兹據托津等分

別准駁具奏，朕詳加披閱，內嚴辦滋事一條，向例宗室罪犯，止分別折罰圈禁。惟法輕則日久生玩，必應嚴定律令，庶辟以止辟，多所保全。嗣後著管理宗人府王公等，隨時稽查彈壓，並出示曉諭，凡被害之人，即據實向問刑衙門呈訴，並飭番役等一體查拏，送官究治。其犯笞杖軍流徒等罪，審係不安本分者，即照此次議定科條，分別加責實發。如有釀成命案者，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問擬斬絞，分別實緩。其進呈黃册，仍著由宗人府辦理，以示區別。

《宣宗實録》卷八七 八月丁巳，又諭：明山精力頗形衰頹，刑部事務殷繁，難以勝任，著專理旗務。嵩孚著來京補授刑部尚書，其未到任以前，仍著托津署理。

吉林將軍富俊等奏，請於雙城堡添設驛站，酌於吉林所屬，南北兩路三十八站內，抽撥官馬十匹，牛十頭撥給，仍歸北路站監督管理。並設筆帖式一員，委領催一名。所有站房及站丁住房棚槽鞍轡器具，均籌款捐辦，不動公項。得旨：所辦好，依議速行。

以户部右侍郎顧皋署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韓鼎晉署刑部右侍郎。

調廣西巡撫康紹鏞爲湖南巡撫，以廣東布政使蘇成額爲廣西巡撫，福建按察使魏元烺爲廣東布政使，調直隸按察使張青選爲福建按察使，以直隸通永道王庭華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己未，以陳中孚爲漕運總督，調成格爲廣東巡撫，以武隆阿爲江西巡撫由内閣學士遷。

《宣宗實録》卷八七 庚申，以兵部尚書玉麟爲順天鄉試正考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姚文田、户部右侍郎顧皋爲副考官。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松筠署兵部尚書，吏部左侍郎王引之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韓鼎晉署禮部左侍郎，命已革刑部尚書韓封來京，賞三品頂帶，署刑部右侍郎。

諭軍機大臣等：據博啓圖等奏稱，本年南糧抵通遲滯，現在各倉應放甲米俸米，惟粳粟二色均屬有餘，至稅米則三進江廣幫船載運最多，一時尚無運到之期，各倉派貯稅米，均不能充裕，不能搭放。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壬戌，晉封珍嬪赫舍哩氏爲珍妃。

《宣宗實録》卷八七 癸亥，諭内閣：前據英和奏，通籌漕河全局，請暫雇海船以分滯運，酌折額漕以資治河，當交有漕省分各督撫等悉心議奏。【略】其折色一節，據程含章奏，窒礙難行，請仍收本色。琦善、李鴻賓、陶澍、楊懋恬、嵩孚等，均以爲弊竇叢生，請收本色，由州縣變價歸工。惟成格、張師誠因全收折色，不便於民，請以本折各半徵收。朕以漕糧爲天庾正供，徵收本色，由來已久，改收折色，易滋弊端。所有江蘇、安徽、浙江、湖廣折漕一節，已降旨毋庸議。

辛未，諭内閣：本年乙酉科順天鄉試，皿字號應廣額十五名。南北皿著各廣額七名，其零數一名即作爲中皿廣額。

癸未，諭内閣：御史王雲岫奏，申明海防事宜一摺。巡緝洋面設有章程，必應實力奉行，以靖奸宄。如該御史所奏，巡哨將弁，不過届期而行，及界而返。有高豎官軍旗號，俾蹤跡可疑之船，並不盤詰者；至匪徒棲泊之區，尤弗暇問，此皆巡洋不力，相安偷惰。於奸匪藏匿處所，既未周知，何能捡辦？著近海省分各督撫提鎮等，嚴飭巡洋將弁，實力稽查，於匪船停泊巢穴，密偵搜捕，毋稍疏縱。如有前項情弊，即行據實嚴參，至偷漏之弊，尤應剔除。【略】來年辦理海運，各該提鎮出哨巡查，尤應倍加周密。

《宣宗實録》卷八八 九月乙酉，命陝甘總督那彦成來京陛見，以陝西巡撫鄂山署總督，布政使鄧廷楨護巡撫。調大學士雲貴總督長齡爲陝甘總督，閩浙總督趙慎畛爲雲貴總督，以福建巡撫孫爾準爲閩浙總督，調雲南巡撫韓克均爲福建巡撫，以前任山東巡撫伊里布署雲南巡撫，調江西巡撫武隆阿爲山東巡撫，以雲南布政使韓文綺爲江西巡撫，湖南按察使王楚堂爲雲南布政使，河南河北道吴光悦爲湖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丁亥，以嵩溥爲貴州巡撫，降蘇明阿爲江西布政使。

戊子，申諭步軍統領督率五營將備勤習技藝。

己丑，以寶興爲泰甯鎮總兵官，韓奕經爲兵部左侍郎，以貴慶爲兵部右侍郎由内閣學士遷。

《宣宗實録》卷八八 刑部奏，現行舊例，酌加修改二條：請嗣後勘問謀殺人案内，爲從同謀下手助毆加功者，俱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不得以被逼勉從，尚未成傷，量予減等；至械鬬案内，聽從糾鬬下手斃命之犯，仍各依本律擬抵，秋審時照共毆謀殺之案，將致斃四命以上者，擬入情實，其隨從傷人及未傷人之犯，亦各按律問擬，不得減等科斷。從之。

壬辰，又諭：琦善等奏，浙江等省滯漕，全數盤運完竣，即飭長運抵通一摺。

浙江、安徽及江廣各幫漕糧，前此滯留禦黃壩以南者，共一百九十餘萬石，經琦善等設法盤運，現已全數剝竣，長運抵通，所辦甚好。

甲午，緩徵山東濮、觀城【略】四十四州縣，及德州、濟寧、臨清、東昌四衛被旱被蟲莊屯新舊正雜額賦。

丙申，諭內閣：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從前乾隆年間，屢奉聖諭，通飭各省，自應永遠欽遵。近日各省奏摺，不能盡一，殊屬未協。嗣後各省旗員督撫藩臬，除請安謝恩外，凡奏事具摺，具著一律稱臣，以符體制。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庚子，實授張井河東河道總督。

《宣宗實録》卷八九　甲辰，諭內閣：御史賀熙齡奏，請釐積弊以清庶獄一摺。朕勤恤民隱，惟日孜孜，明慎用刑聽訟，尤期於無訟。乃近來訟獄滋繁，如該御史所奏，生監滋訟，藉端誣告，訟師播弄，以及胥役作奸，積案不結，俱爲切中時弊，不可不嚴行飭禁。士爲四民之首，欲正民風，先端士習，著各省學政，嚴飭各學教官，隨時稽查詳報，毋使身列膠庠，恃符滋事。如有刁生劣監，即分別戒飭褫革，至巧搆訟端，潛身局外者，必應嚴行懲辦。

丁未，諭內閣：御史楊煊奏，各省營伍廢弛，兵額不足，請除積弊一摺。【略】近來外省營伍，凡遇年老病廢革退等項出缺者，懸缺日久，並不招募。每屆操演之期，則那移彼營之兵，充此營之額。【略】著通諭各該將軍、督撫、提鎮等，嚴飭將弁等，勤加操練，於所轄兵丁，嚴行管束，隨時稽查。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庚戌，申定世職人員犯贓革職，子孫不准承襲例。

改直隸順德府同知爲水利鹽捕同知，保定府通判爲兼河鹽捕通判。

《宣宗實録》卷八九　壬子，諭：永芹奏，逆夷張格爾糾約夷匪滋事一摺。逆夷張格爾，糾約布嚕特夷匪汰劣克拜巴哈什等在卡外滋事，經幫辦大臣巴彦巴圖帶兵出卡勦捕，已殺賊百餘名，於撤退時誤入山險被圍，致與隨往官兵同時陣歿。

《宣宗實録》卷九〇　十月甲寅，貴州布政使吴榮光請解任回籍省親，允之。

以湖北按察使富呢揚阿爲貴州布政使，浙江杭嘉湖道源溥爲湖北按察使。

己未，又諭：慶祥奏，俄囉斯私入邊界建房，請飭查詢一摺。俄囉斯素形驕悍，今於哈喇塔拉地方，私蓋房間，霸取哈薩克牲畜租賦。現據阿布拉禀稱，往見其頭人，傳述察罕汗賞給物件，欲擇哈喇塔拉水草好處築城種地收租，是否係其屬下頭人所爲，抑係該察罕汗教令所致，自應查覈明確，再行辦理。現已由理藩院行文薩納特衙門查詢，俟其如何回覆，再行諭知該將軍相機妥辦。

甲子，以吏部左侍郎王引之爲順天武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潘錫恩爲副考官。

庚午，諭內閣：琦善等奏，堰盱石工完竣，請酌添保固年限一摺。高堰山盱兩廳石工，上年被風掣塌，當經飭派監催各員，分段估修，現已依限完竣。據該督等查明工程尚無遲誤，惟新砌石料，內多攲斜空隙，僅恃灰漿錠鍋，難資抵禦，其從前舊工尤多偷減等語。洪湖石工，原以蓄水濟運，保衛民生，前此在事工員，辦理草率，誤運殃民，殊堪痛恨。此次堰盱石工，長至一萬一千餘丈，用銀至九十餘萬兩之多，非尋常工程可比。若僅照例保固，將來工員得以置身事外，糜帑滋多。著於例限三年外，再加保固一年，如限內稍有掣塌，即令原辦之員賠修示懲。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以舒明阿爲杭州將軍，奎照兼署工部左侍郎由禮左署。

以運河挑竣，准孫玉庭、顏檢回籍。

《宣宗實録》卷九〇　辛未，又諭：山東省具題恩縣、嶧縣、萊陽、平原等處，撫卹口糧，免造花名圖册四本，内將英和名字，並不全書，祇寫臣英字樣，殊失君前臣名之義。納爾經額在部行走多年，豈不諳習體制，乃漫不經心，任聽書吏率行書寫，實屬疏忽。著傳旨嚴行申飭。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永芹奏，逆夷張格爾在卡外滋事，巴彦巴圖於撤兵時誤入山險被圍，與官兵同時陣歿。當降旨由五百里諭知永芹，令偵探該逆確實信息，並督率官兵嚴加防範矣。迄今又閱兩旬，未據永芹續奏，究竟該逆是否遠颺？該參贊大臣如何防範？朕心日深懸盼。乃慶祥於本月初六日，已續奏喀什噶爾情形，而永芹至今未見續奏，查無音信，殊不可解。所有被圍陣歿官兵、伯克、回子名數，及巴彦巴圖屍身，是否查有下落？各處卡倫，是否安静？該逆遠颺，是否探有蹤跡？所有喀什噶爾一切善後事宜，現在如何辦理之處？即著迅速覆奏，以慰廑注。將此由四百里諭令知之。

丁丑，倉場侍郎申啓賢奏，滯漕全抵直境，北倉足敷截卸，無容另處囤貯。得旨：所奏均悉，妥慎爲之。

庚辰，以大學士、陝甘總督長齡署伊犁將軍，陝西固原提督楊遇春署陝甘總督，命署陝甘總督鄂山回陝西巡撫任，調湖南提督楊芳爲陝西固原提督，以前任

湖北提督閻俊烈爲湖南提督。

以翰林院侍讀廖鴻荃署日講起居注官，編修顧銑敏充日講起居注官。

辛巳，命大學士、直隸總督蔣攸銛來京，以前任陝甘總督那彦成爲直隸總督。

命甘肅按察使蔡炯來京，以四品京堂候補。調湖北按察使源溥爲甘肅按察使，以山西歸綏道岳祥爲湖北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九一 十一月丙戌，以詹事府詹事鍾昌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丁亥，貴州按察使李湜因病解任，以陝西陝安道嚴如煜爲貴州按察使。

戊子，兩江總督琦善奏，航海究非全策。得旨：原非可以久行之策。又奏，實力整頓河漕，以期河治漕行，民安吏察。批：能不忘此八字，實力行之，方爲不負委任。廢弛已久，言之深堪憤恨，卿其努力爲。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壬辰，以遲羅國貢船漂没詔免進土貢，封世子鄭福爲遲羅國王。

《宣宗實録》卷九一 戊戌，山東巡撫武隆阿奏，定回空軍船守凍章程六條：一，擇沿河副將等駐劄河干，分段彈壓；一，在船水手，責令頭舵出具聯名保結，以資查覈；一，借給各船銀兩，分飭押空千總，查明頭舵實收確數，加具鈐結，以憑查驗；一，防守官兵，酌加津貼；一，擄凌器具，寬爲豫備；一，排列船隻，毋許擁擠。得旨：實力妥爲之，勿成具文。

庚子，命大學士托津無庸管刑部事，以大學士蔣攸銛管刑部事，並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癸卯，諭内閣：昨據慶祥、永芹先後奏報，喀什噶爾地方安静，偵探逆夷張格爾等，竄至碩拉地方，距卡倫約有五六百里。現在卡外已有冰雪，勢難進勦，派兵嚴守邊備等語。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命慶祥總辦喀什噶爾軍務。

《宣宗實録》卷九一 丁未，諭内閣：户部奏，明歲海運米石到津，請豫定卸運章程一摺。著直隸總督，督同藩司、天津道，並著倉場侍郎，督同坐糧廳等，查照該部前奏，及此次所議各條，逐一詳定章程，於本年封印前妥議會奏，俟具奏到時，再交該部覆議。至海船到津，爲日甚速，著兩江總督於初次兑竣沙船將次開行時，由四百里馳奏，到日即請欽派大員前往天津查辦。其初次沙船在上海兑米，若即儘船受兑，不必拘定分勻二次配運，以免滯誤。

戊申，諭内閣：御史劉尹衡奏，請嚴禁文武鄉會試積弊一摺。國家設科取士，必先嚴除弊竇，方能拔取真才。如該御史所奏，文闈士子，越號換卷；武闈士子，向王大臣跪求加一枝箭，添一力弓，不可不嚴行飭禁。嗣後文闈鄉會試，令巡號御史，會同滿漢監臨，及至公堂監試御史，按號分查，並責成監臨等常川認真巡查，以防弊混。其武闈鄉會試，外場仍按定例，弓箭刀石務期合式，不得含混取中，並著兵部先期出示，剴切申禁。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壬子，永芹病故，以慶祥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實授長齡伊犂將軍。

《宣宗實録》卷九二 十二月甲寅，諭：博啓圖等奏，籌議剥船轉運章程。據稱明年河凍初開，先儘北倉囤貯滯漕，趕緊運通，隨到隨卸，計平斛六十餘萬石，二月底可以運完。其餘存倉未運之十餘萬石，即令東豫卸空之船趕回北倉剥運，約用三百餘隻，即可竣事。著照所議妥速辦理。

嚴定私入陵寢重地偷牲失火例。

撥淮北甲申綱未運額鹽二十六萬六千六百四十二引，融入淮南，分乙酉、丙戌兩綱代運。

庚申，命圖覩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班第駐京，賞静修禪師名號，及副扎薩克達喇嘛職銜。

辛酉，添設蒼震、後右二門章京各二員。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丙辰，恭修《仁宗睿皇帝本紀》成。

《宣宗實録》卷九二 己未，命工部尚書陸以莊、理藩院尚書穆彰阿、正黄旗蒙古都統明山、正藍旗漢軍都統普恭在紫禁城内騎馬。

乙丑，諭内閣：慶祥奏，查訪喀什噶爾官兵出卡失利實在情形一摺。【略】

兹據查明，張格爾於七月間至薩雅克部落居住，跟隨僅十八人。經該阿奇木邁瑪薩依特，帶同貿易回子及小布嚕特等稟報，永芹即令巴彦巴圖帶兵二百名，以查卡倫爲名，前往搜拏。行至都爾伯津地方，將汰劣克及伊屬下人等之家口男女大小百餘名，全行殺害。詢知張格爾已於前五六日潛匿拜巴哈什處，汰劣克帶同衆布嚕特追圍官兵，力戰一夜，勦殺布嚕特百餘人，官兵多有陣亡，巴彦巴圖旋因臂中槍傷，自刎身死。是張格爾窮蹙餘生，甚好機會，轉致措置乖方，重損聲威，實堪痛恨。永芹身爲參贊，既已調度失宜，又復奏事不實，若使其身尚

在，必當革職拏問，按軍法治罪。前已降旨將永芹革去都統，不足蔽辜，其子綿煥、綿星，俱著革去輔國將軍、二等侍衛，降爲奉恩將軍，永不准挑選別項差使，以爲貽誤軍務者戒。巴彦巴圖輕率出卡，妄殺多人，轉致逆夷張格爾先期竄匿，罪有應得。姑念其被圍受傷，事急捐軀，究係歿於王事，尚堪憐憫，著加恩仍留都統銜，及加賞世職，其餘應得卹典，著概行停止。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丙寅，命刑部將緩決三次以上人犯，減等發落。

戊辰，定查城都統、副都統三年更代例。

《宣宗實録》卷九三 辛未，調貴州布政使富呢揚阿爲湖南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劉斯嵋爲貴州布政使，江南淮海道梁章鉅爲山東按察使。

甲戌，諭：那彦成奏，酌定各營修製器械章程一摺。各營額設器械例應查驗年限，隨時修補，以昭軍實。據該督查明直隸各營請修軍械，驗明銀數，分別奏咨，俟准部覆後，由該營員具領回營，自行製造。僅據空文詳報，恐不免有彌縫虧那情弊。嗣後凡遇此等請修各案，所估銀數，統俟奏咨覆准，一面飭知該營赴司具領，一面呈報該督派委妥員，會同該營員，就近在省如式監製，由該督親加點驗，儻有偷減情弊，即行參辦著賠，以杜捏冒而嚴武備。

《東華續録》道光一二 丁丑，容海因病解任，以周錫章爲廣東按察使由浙江鹽運使遷。

戊寅，以福建歉收，准暫弛海禁販運浙米。

道光六年（丙戌、一八二六）

《宣宗實録》卷九四 正月甲申，以籌辦吉林雙城堡移駐屯田事宜妥協，加將軍富俊太子太保。

丙戌，緩徵山東濮、觀城【略】二十八州縣，並德州、東昌、臨清、濟寧四衛，及永阜場民佃竈地本年上忙錢漕河銀倉穀。

庚寅，諭内閣：程含章奏嚴立整頓海塘章程一摺。浙江杭州府屬東西海塘密邇省城，爲保護民間田廬而設。現在東塘坦水，及西塘柴埽各工，均有潑損，總由從前承修工員辦理並不認真，以致旋修旋壞。該撫請嚴定章程，酌擬六條，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所有海塘工程，嗣後著杭嘉湖道每逢大東西兩廳同知守備均駐劄工所，親身修防，無許潛回省城居住，違者以擅離職守論。應住衙署，准令分別修補建復，至酌加保固限期。所奏亦是。所有坦水石工，著保固四年；柴埽工，著保固二年，以驗收之日爲始。責令承辦工員隨時鑲修，交汛弁加意防守。又修築塘工，無論限内限外，間有潑損，潮退即應補修。如有偷取柴樁之人，嚴拏治罪。官弁藐視要工，及包與書吏，諉託家人者，即行參辦。該撫仍隨時稽查，以昭覈實。其認真估計柴石各工一條，所奏甚是。嗣後著責成杭嘉湖道親勘，總以實在倒塌丈尺爲準，不容稍有浮溢。又西塘柴埽各工，請添用竹纜，堆砌塊石，著該撫留心察看。如果經久無弊，亦准其陸續改辦。至酌改防汛千總、把總、外委，及移撥汛兵，俱係因時制宜，著照所請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甲午，調劉彬士爲刑部右侍郎，史致儼爲禮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九四 癸卯，又諭：御史黄德濂奏，直省學政覆試新進童生，請仍照舊辦理一摺。各省新進童生覆試舊例，先期赴學填册畫保，原以杜槍冒，及身家不清等弊。嗣經禮部奏准新生覆試，改由提調造册申送。該提調管轄既多，公事亦繁，於各童生有無槍冒，及身家清白與否，不能如教官切近周知，必致朦混滋多，教官轉得謝責。且書役門丁串通勒索印卷册費，較各學書斗，其弊尤甚。本年爲各直省舉行歲試之時，所有覆試取進童生，著各省學政仍照舊例辦理。

乙巳，以史部右侍郎貴慶、内閣學士張鱗知貢舉。

丙午，命翰林院編修祁寯藻仍在南書房行走。

丁未，諭：松廷等奏，籲懇賞給達賴喇嘛副師傅名號一摺。達賴喇嘛副師傅嘉木巴勒伊什丹貝嘉木磋，自道光二年傳授達賴喇嘛經典以來，已經三年有餘，勤慎教習，著有成效，著加恩賞給諾們汗名號。其敕書印信，此時且毋庸賞給。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壬子，岳祥以病免，調興科爲湖北按察使，以吉恒署四川按察使前任四川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九五 二月癸丑，諭内閣：御史陳肇奏，請飭禁鹽商浮舂鹽斤一摺。鹽務積弊已久，近年屢經嚴緝私梟，官引仍未暢銷。如該御史所奏，山東鹽引，每引浮舂多至三五十斤至百餘斤不等，通計山東每年五十萬引，多舂五千萬斤，抵官引二十餘萬道。一經控告，或將鹽包戳漏，或澆水滲消，官吏得規袒護。一省如此，各省恐亦不免。果有此弊，必當嚴行剔除。著山東巡撫認真

飭禁，並著有鹽省分之督撫、鹽政、運使各官嚴行查辦。

以山西按察使邱鳴泰爲湖北布政使，安徽廬鳳道戴聰爲山西按察使。

丙辰，調工部左侍郎博啓圖爲户部左侍郎，以總管内務府大臣阿爾邦阿爲工部左侍郎。

調烏嚕木齊緑營官兵五百名、馬五百匹，赴喀什噶爾差遣。

丁巳，以刑部右侍郎昇寅爲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以越南境内夷匪安静，撤雲南開化留防兵一百名，土練七十五名。從署總督韓克均請也。

戊午，免雲南銅廠民欠無著工本銀。

辛酉，山西布政使錢寶甫因病解任，以直隸按察使王庭華爲山西布政使，江南河庫道戴宗沅爲直隸按察使。

壬戌，諭内閣：琦善奏，海運漕糧，儘船受兑，現到商船九百餘隻，足運米八十餘萬石。所有兑竣船隻，先開赴十汊候風。初運沙剥到津卸米後，前往奉天買豆，催令南歸等語。販豆係該船商常年本業，且海船利於壓重，不能駛放空船，自應准其照常往販。惟尚有二次兑運，必應迅速南下。著奉天府尹飭各該地方官，俟商船到彼，即令置貨開行，無得勒捐，並飛咨經過直隸、山東各省，轉飭沿途海口，催令南歸，勿任逗留貽誤。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陶澍奏，海船初運米石，見已儘船儘兑，陸續開出十汊地方，候過二月初八日風信開行，若遇順風，旬餘即可抵津等語。海船乘風開行，抵津迅速，必須將應用剥船，及一切事宜，豫爲布置周妥。著那彦成，即飭陶樑、鄭祖琛等，遵照節次奏定章程，即日籌備妥協，以便海船隨到隨剥，勿稍遲滯。

調邱鳴泰爲安徽布政使，徐承恩爲湖北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九五　甲子，山東巡撫武隆阿奏，本年海運，經臨沿海島嶼，現查明最要處所，應添撥兵一百五十一名，每名日給口糧銀二分，由外籌款動支。報聞。

盛京兵部侍郎書銘休致，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惠端爲盛京兵部侍郎。

丁卯，諭内閣：據琦善奏，初次海運，計可裝米一百二十萬石，縴夫雇價剥船口糧等項，約需銀三萬餘兩，商船到津，即須動給等語。著那彦成轉飭天津縣，豫集人夫，由天津運道二庫墊發價值，俟事竣由江省籌還歸款。

辛未，又諭：戴三錫奏，籌議民捐義田租穀章程一摺。四川省各屬民間捐資積貯，以備賑卹，統計買田收租者，共有一百十八廳州縣，九姓一土司。内成都府屬中十四州縣田畝，向賴都江堰水灌溉。前經奏准，將義田歲取租穀，變價作爲歲修堰工不敷之用。其餘各廳州縣土司收貯之穀，著照所請，准其按照各該地方歲收租穀之多寡，及現在積穀實數，自三千石至一萬石止，作爲定額，以備賑卹動支。此外新收租穀，易換陳穀出糶，將價解貯司庫，留爲買穀還額及加賑之用，毋庸添買民田。此項租穀，本係民捐民管，嗣後遇有動用，無庸造册報銷。

《宣宗實録》卷九六　三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陶澍奏，海船初運兑竣，仍接續趕辦一摺。本年初次試行海運，據該撫奏，截至二月二十一日止，共兑過正耗米一百一十二萬二千餘石，事機極爲順利。惟海運米石，除正耗漕白等米，尚有給船耗米，通計米數有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各船不敷裝載，不能不分兩次運送。【略】本日據天津鎮總兵克什德奏報，長洲縣第十三號船一隻，於二十九日早潮引進天津海口，日内諒已陸續前來。穆彰阿等接奉此旨，即飭該鎮道等遇有海運抵津，隨到隨剥，不准片刻延滯。

乙酉，以浙江按察使祁墳爲貴州布政使，四川鹽茶道周之琦爲浙江按察使。

丙戌，諭内閣：據禮部奏，直隸咨送會試之齊介眉，該生係道光二年賞給副榜，上年並未賞給舉人，輒以乙酉科賞第二名舉人，由本省起文會試，殊屬不合。著交那彦成查明該生因何錯誤？東光縣知縣何以並未詳查，率行詳請給咨，據實覆奏。如有吏胥撞騙朦混情弊，照例懲辦。副貢生齊介眉著自行回籍聽候查詢。

丁亥，以大學士蔣攸銛爲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陸以莊、署工部左侍郎王鼎、署禮部右侍郎湯金釗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癸巳，諭：據張井奏，熟籌早啓禦黄壩一摺。張井會勘南河情形，悉心講求，不分畛域，甚屬急公，於河務亦頗有識見，著即調補江南河道總督。嚴烺調任南河，正當河湖交病之時，一籌莫展，致禦黄壩至今不能啓放，實屬辦理不善。姑念其前在東河任内修守尚無貽誤，著降三品頂帶，署理河東河道總督，以觀後效。張井、嚴烺俱各即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

丙申，移甯古塔防禦四員駐拉林，添設筆帖式二員。

《宣宗實録》卷九六　戊戌，諭：陶澍奏，請嚴懲刀械匪徒一摺。江蘇省徐、

邳、淮、海一帶，與皖、豫、山東境壤毗連，匪徒出没，每以佩刀持械爲能。始則三五成羣，藉端嚇詐，繼則肆意橫行，兇搶警殺，最爲地方之害。兹據該撫以此等佩執兇器匪徒偶然挾詐逞兇，平日又無犯法實蹟，按照本例，僅止枷杖。既未便照拽刀匪徒結夥搶奪及棍徒生事行兇之例，强相比附，而責釋之後，故智頓萌，轉以輕於嘗試，長其犯法之心。援照四川、廣東懲辦綹匪棍徒之例，鎖繫鐵桿，以期小懲大誡。若照所請，嗣後江蘇徐、淮、海三屬匪徒，如有佩帶兇器刀械，挾詐逞兇者，一經拏獲，每名鎖繫鐵桿一枝，重四十斤爲度，定限一年。果能改悔自新，即予釋放；若不悛改，再繫一年；儻仍始終怙惡，即按其情節，照棍徒屢次擾害行兇例，分别從嚴究辦。其接近江蘇之山東兗、沂、曹三府，河南汝、陳、光等府州，安徽潁、鳳、泗三屬，民情强悍，地界相連，並著一體倣照辦理，以挽頹風而安良善。

己亥，命浙江布政使繼昌來京，調湖南布政使富呢揚阿爲浙江布政使，以安徽按察使裕泰爲湖南布政使。

庚子，諭内閣：海運現已陸續到津沙船，餘米不下十萬餘石，前經降旨，照南糧餘米例，聽天津民人照市價收買。兹據英和奏，沙船宜令速歸，趕運二次米石，恐該商等希圖賤價售買，觀望不前，請由部動用銀二十萬兩官爲收買。著順天府即派委妥員，赴部領銀，分起解往天津暫存道庫。並著穆彰阿等，於正米收竣後，即傳諭江南委員，如有船户願賣餘米，聽該處民人照市價收買。

以陝西潼商道岳良爲安徽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甲辰，移福建閩安營都司、千總各一，並撥兵駐琅嶠島。

《宣宗實録》卷九六

己酉，以大理寺卿福申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四月丙辰，諭：武隆阿奏，校閱東省營伍，據稱各營將弁年力弓馬均尚强壯，惟登州鎮標右營都司夏存宇弓馬生疏，萊州營千總金洪烈步箭平常，應請分别降革。金洪烈著以把總降補，夏存宇著革去都司。惟念該都司之父，於嘉慶三年在湖北當陽縣巡檢任内，堵禦川匪，殺賊陣亡，一門十口同日盡節，加等予襲，賞給雲騎尉世職。該都司先由館班議敘未入流改補，歸部銓選，仍留雲騎尉世職。此係朕垂念忠藎，量予恩施，嗣後不得援以爲例。

戊午，晉封静貴人爲静嬪。

賞南河副總河潘錫恩右副都御史銜。

《宣宗實録》卷九七　庚申，改江蘇運河營邳運汛把總缺爲千總，蕭南營蕭汛千總缺爲把總。從前任河道總督嚴烺請也。

辛酉，引見癸未科散館及補行散館人員。

壬戌，以翰林院侍讀毛樹棠充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沈岐署日講起居注官。

乙丑，諭内閣：户部奏，海運沙船陸續到津，據驗收大臣咨送米樣，查驗實係一律乾潔。著倉場侍郎嚴烺各倉監督，加謹收貯，板席鋪墊妥協，氣筒如數安置，開放時如有黴壞，定行重懲不貸。並著直隸總督轉飭沿途押送剥船各員，實力催趲，不致稍有停留，所需苫蓋之席片等物，務須一律齊備，毋任滲漏潮濕干咎。

庚午，諭内閣：琦善等奏，海運漕糧到天津用項不敷，請籌款續解等語。本年辦理海運，事屬創始，一切用款均無成例可循。前經該督等兩次籌款解往天津，尚不敷縴夫露囤等款銀二萬餘兩，此外恐仍有續增之項，自應酌量籌撥。著照所請，准其在蘇糧道庫節省漕項内，再行動撥銀五萬兩，迅即委員解往天津，以資應用。俟全漕完竣後，按照前後解過銀數，查明在通倉支用者，由倉場衙門覈銷，在天津支用者，由直隸省覈銷。

賞丁憂在籍前任江蘇按察使林則徐三品卿銜，署兩淮鹽政。

壬申，策試天下貢士王慶元等二百六十五名於保和殿。

甲戌，命安徽巡撫張師誠來京，以陝西布政使鄧廷楨爲安徽巡撫，内閣侍讀學士徐炘爲陝西布政使。

乙亥，又諭：逆夷張格爾等，上年滋事潛逃私聚勾結，兹復派頭目赫爾巴什，潛赴綽勒薩雅克愛曼一帶，糾合夷衆，經慶祥選派將弁分起探拏。復曉諭布嚕特比那帕斯等，帶領百餘人，隨同官兵，密往堵拏。適赫爾巴什前來，率衆格鬬，官兵回子等揚威齊進，該逆旋即逃竄。經薩底克追及捨獲，並戮斃從逆七名，拏獲一名，餘俱帶傷遠竄。赫爾巴什係上年戕害主事職銜法里那之要賊，罪大惡極，兹被捨獲，足以彰國憲而紓義憤。慶祥自調任參贊以來，於一切堵防事宜，辦理認真，事機極爲順利。著頒賞白玉四喜搬指一箇，黄辮荷包二箇，以示嘉獎，如能將各首逆設法殲捨，必當加以懋賞。

丙子，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朱昌頤、賈楨帥、方蔚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麟魁等一百十人進士出身，三甲熊炳離等一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辛巳，命兵部尚書玉麟，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汪廷珍教習庶吉士。

授二甲一名進士朱昌頤爲翰林院修撰，二名進士賈楨、三名進士帥方蔚爲翰林院編修。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五月壬午，改福建彰化縣海豐港口歸嘉義縣笨港縣丞轄，烏石港口歸頭圍縣丞轄。

《宣宗實録》卷九八　甲申，諭内閣：逆夷張格爾，前因人多糧缺，遣奇比勒迪帶領多人，潛赴巴雅爾一帶，意圖種地聚糧。當經降旨，以該逆現離巢穴，正可設法捕。本日慶祥奏到，派委員弁，密探奇比勒迪出入蹤跡，經占帕拉特率其屬衆，就山設伏，鐵雜克拜帶人前往引誘。該逆帶領多人，甫進山口，官兵回子槍箭齊施，該逆惶急奔逸，鐵雜克拜奮勇仰追，將奇比勒迪登時槍斃，餘逆悉數就殲。奇比勒迪係巴斯奇斯愛曼大頭人，與汰劣克勾結滋事，上年首先率衆，戕害官兵，其手下人，復槍斃巴彦巴圖。茲復與張格爾聚謀種地，實屬大逆不法。此次旬日之内，將助逆首犯節次捨誅，所辦甚合機宜，允宜懋加恩賚，以示獎勵。

乙酉，引見新科進士。

王辰，以前任浙江布政使繼昌爲江西布政使。

甲午，緩徵河南祥符、陳留【略】二十八州縣被旱村莊新舊額賦，並漕項維款銀，貸臨漳、内黄【略】十二縣貧民耔種口糧有差。

乙未，諭内閣：福申奏考試文童，有以該童生親父、胞兄作爲認保廩生者，請飭各省一體嚴禁。向來各省童生應試例，有認保派保廩生，互相糾察，原以防槍倩匿喪等弊。若如該學政所奏，江西省相沿舊習，有以該童生親父、胞兄作爲認保廩生者，縱有情弊，豈能責令攻舉？江西如此，他省恐亦不免，殊於立法之意未協。著各省學政通飭該省各府州縣，凡有前項情事者，悉令於府州縣考試時，嚴行禁止，以清弊竇而肅科條。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穆克登額以病免，以松筠爲禮部尚書，那清安爲左都御史由熱河都統還。

《宣宗實録》卷九九　丁酉，吏部議准，御史但明倫條奏京官銓選事宜。内閣中書除捐班人員補缺後仍照六年截取。單月知州遇京升無人將俸滿記名外用之内閣中書，與十五項小京官科甲出身者，按記名先後分班抵升。從之。

戊戌，調兩廣總督阮元爲雲貴總督，湖廣總督李鴻賓爲兩廣總督，以刑部尚書嵩孚爲湖廣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己亥，截留漕米五萬石，備直隸大名府屬賑需。

以山東東昌府屬旱災，暫免利津、海豐二海口商販糧税。

《宣宗實録》卷九八　庚子，宗人府奏，請嗣後宗室覺羅婦女遇事應行控訴，飭令抱告具呈，禁止自行呈控。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乙巳，濬山東泇河臨屬河渠。

《宣宗實録》卷九八　定吉林將軍副都統年班，每年按新舊輪替一員進京。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六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孫爾準奏，臺灣匪徒分類焚搶，檄調鎮將帶兵圍捕一摺。臺灣嘉義、彰化地方，有匪徒糾衆焚搶。據奏係賊匪李通與粵民黄文潤挾嫌糾鬬起釁，何以數日之間即蔓延兩邑，地方糾夥甚衆，竟敢抗拒官兵，是否即係李通、黄文潤爲首？抑另有著名首惡乘機哨聚，以致附和之衆日益增多？必當就地殲除，迅速撲滅，庶不至滋蔓難圖。昨據許松年奏報，已馳往查辦。該督見飭該鎮道出示曉諭，散其黨與，並檄調副將郗永福等帶兵在艋舺堵禦，防其北竄。並調總兵陳化成帶兵會同許松年、蔡萬齡三面究擒，所辦悉合機宜。該督務即檄飭在事各員，一面迅速勦捕，一面訪察爲首匪徒，嚴拏究辦，勿得稍留遺孽。該督前此奏請，俟韓克均到任後來京陛見，見在臺灣有匪徒滋事之案，著暫緩起程，俟此案查辦完竣，再行前來可也。

丁巳，改盛京、奉天府屬岫巖理事通判爲岫巖鳳凰城海防通判。

《宣宗實録》卷九九　戊午，免山東省軍需攤廉未扣銀九十五萬一千七百兩有奇。

庚申，内務府奏，定逃走太監治罪例。

濬山東汶、泗兩河，並添築衛河草閘草壩。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慶祥奏，奇比勒迪之子胡達巴爾底、姪伊斯瑪依爾，潛至奇里克愛曼一帶，遊奕窺伺，派兵擒獲正法。得旨：嘉獎。

《宣宗實録》卷九九　辛酉，新授倉場侍郎韓鼎晉因病乞假，允之，以署禮部右侍郎湯金釗署倉場侍郎。

乙丑，諭内閣：觀喜等奏，荆州大隄被水衝決，現飭地方官趕緊堵築一摺。

荆州萬城迤西上道遥湖隄身，被水衝決二處，山水與江水接連，勢如建瓴，直向隄内灌注，居民田廬被淹。現經該地方官設法搶堵，並捐辦饘餅，散給災民。

丁卯，考試己酉科拔貢，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姚文田、吏部左侍郎王引之、兵部右侍郎武忠額、内閣學士朱方增、大理寺卿楊懌曾爲閱卷官。

以海運抵津，辦理妥順，予兩江總督琦善議敘，賞江蘇巡撫陶澍花翎，文武員弁升敘有差。

戊辰，以新授署兩淮鹽政林則徐在籍患病，賞福建按察使張青選三品卿銜，爲兩淮鹽政，以廣東鹽運使翟錦觀爲福建按察使。

辛未，以服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宗瀚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東華續録》道光一三　乙亥，慶祥奏，擒斬助惡逆首邁瑪呼里。得旨：嘉獎。

庚辰，命嵩孚編查苗疆客民保甲。

《宣宗實録》卷一〇〇　七月壬午，署禮部尚書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普恭因病解任，以户部左侍郎博啓圖署禮部尚書，大學士托津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許松年奏，續據各營縣稟報，淡水南坎大甲等莊，閩粤民人互相焚殺，並彰化之四張犁、葫蘆墩等處，連日焚殺，淡、彰一帶道路梗塞，文報稽遲。該鎮督同將弁追捕，竟敢抗拒，被兵丁格殺數人，始各竄散。其殿仔等莊被焚最甚，難民每莊不下數千。該提督飭委彰化縣知縣李振青，搭寮招集難民，仍督營縣查明滋事爲首匪徒，務獲懲辦等語。所奏祇屬空言，殊欠明晰，究竟該處匪徒滋事，約有若干人，滋事村莊若干處，係何人主謀，何人勾結，現在是否合爲一股，抑竟分投滋擾，均須確切查明，相機辦理。據奏金門鎮總兵陳化成帶兵五百名，副將邵永福帶兵三百名，均已渡臺，其續調各處兵丁定亦不日可到。

丁丑，諭：御史但明倫奏，籌辦黨匪一摺。據稱貴州地僻山深，向有紅苗、黑苗兩種賊匪名目，結黨行强，民遭擾害。甚至勾結外來游民，盤踞各州縣交界，及雲南、四川、廣西等省接壤之處，出没無常。其地近廣西之貴陽、安順、興義、都匀等府所屬地方，爲害尤甚。匪徒恃强滋事，擾纍平民，自應嚴行查辦。著貴州巡撫嵩溥，派委妥幹員弁，嚴密查拏，務期根株净盡。至各州縣交界，及鄰省接壤地方，會同設法協緝，無許彼此推諉，以靖閭閻而安良善。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壬辰，命武隆阿爲欽差大臣，督辦臺灣勦匪事。

以陳中孚署山東巡撫，穆彰阿署漕運總督。

召楊懋恬來京，以嵩孚兼署湖北巡撫。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慶祥奏，張格爾率領安集延布嚕特五百餘人由開齊山路突進，經舒爾哈善等帶兵迎截，共殺賊四百餘名，生擒四十餘名，賊分路竄回，見請添兵防堵。又據慶廉奏，接到英吉沙爾咨文，喀城回子全行變亂，道路不通，萬分緊急。

命楊遇春爲欽差大臣，督勦逆回。以鄂山署陝甘總督。

庚子，以浙江樂清、慶元二縣糧價漸增，發倉穀平糶。

《宣宗實録》卷一〇一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長齡奏，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各臺站逆回滋事情形，覽奏實堪憤恨。喀什噶爾、葉爾羌，尚未得實在信息。伊犂援兵二千，計七月望間可抵阿克蘇；烏嚕木齊官兵四千，計八月初旬纔可到彼。現在賊勢甚衆，斷非六七千兵力所能痛勦，萬一輕率前進，轉致腹背受敵，墮賊奸計。著長齡即飭祥雲保、碩隆武、達凌阿等，沿途偵探，何處可以駐紮，即在何處會齊，等候大兵雲集，會合前進。現已飭寧夏將軍格布舍帶兵二千名，前赴哈密駐紮，以壯聲援，諸事與楊遇春商辦。楊遇春帶領陝甘兵五千五百名，計八月中旬可抵哈密，相機堵勦。又另降諭旨令富俊、禄成挑吉林、黑龍江兵各一千名，派副都統帶兵，不日前赴軍營，聽楊遇春調遣。又諭武隆阿來京陛見，即令帶巴圖魯侍衛前往會辦。

壬寅，命御前大臣、領侍衛内大臣，於三旗侍衛、前鋒參領、護軍參領、護軍校内，揀選年壯技優者七八十員，帶領引見，簡派三十員，發往回疆軍營差遣。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現降諭旨授長齡爲揚威將軍，勦辦逆回，軍營大小官員，悉聽節制。派楊遇春、武隆阿俱爲欽差大臣，參贊軍務。並已飭德英阿速赴伊犂參贊之任，長齡將軍印務交德英阿署理，即前往督辦軍務。

乙巳，命前任陝西巡撫盧坤馳往甘肅，會同署陝甘總督鄂山，總理軍需糧餉事宜。

丙午，命管理火器營、健鋭營王大臣等，會同參贊大臣武隆阿，於兩營内各選兵一百名，並章京數員，隨往回疆軍營。

戊申，諭内閣：逆裔張格爾，恃有白帽回子爲之接應，竟敢糾同布嚕特突入卡倫，屯集回莊作亂，經慶祥先期訪獲奸細，察出謀逆情由，豫派領隊大臣烏凌阿、穆克登布帶兵迎擊，殺傷賊匪四百餘人，已將該逆裔圈入回莊大瑪雜内。因

夜雨昏黑，草深樹密，逆裔張格爾捨死突出逃逸，官兵正在追捕。該逆回等聞風響應，分路迎拒，官兵腹背受敵，烏凌阿、穆克登布竟被槍傷陣亡。

《宣宗實録》卷一〇二　八月庚戌，撥山西、河南、四川、山東、湖北、江西司庫銀二百萬兩，解往甘肅，以備軍需。

辛亥，參贊大臣武隆阿，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陛辭，上御出入賢良門訓示方略。

以陝西按察使顏伯燾署布政使，陝安道何承燕署按察使。

論：本日據長齡奏，籌派官兵及伊薩克回兵，由草地前往葉爾羌救援一摺。同日又據印登額等奏，拏獲逆匪辦理。及長清奏，偵探葉爾羌賊匪漸逼，催兵救援。並奕湄等奏，派兵聽候調遣各摺。覽奏俱悉，和闐草地，既可通達，自應派發官兵，出其不意，前往救援。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富俊奏流民無籍可歸，一時難令遷移，籲懇免其驅逐，仍嚴行查禁，不准再有潛住等語。吉林爲我朝根本之地，該將軍等既聽流民潛住，漫無覺察，迨積漸增多，輒以窮民無籍可歸，難令驅逐失所，妄思乞恩。朕同日又據印登額等奏，拏獲逆匪辦理。及長清奏，偵探葉爾羌賊匪漸逼，催兵救援。並奕湄等奏，派兵聽候調遣各摺。覽奏俱悉，和闐草地，既可通達，自應派發官兵，出其不意，前往救援。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富俊奏流民無籍可歸，一時難令遷移，籲懇免其驅逐，仍嚴行查禁，不准再有潛住等語。吉林爲我朝根本之地，該將軍等既聽流民潛住，漫無覺察，迨積漸增多，輒以窮民無籍可歸，難令驅逐失所，妄思乞恩。朕無有寬區，豈不知恫瘝在抱，惟此等無業流民，始而爲傭工遠出，投身服役，繼則漸向旗人佃種田畝，迨佃種既多，旗人咸圖安逸，不知力作，必致生計日蹙。且耳擩目染，習成漢俗，不復知有騎射本藝，積重難返，其害豈可勝言。【略】該流民等，違禁潛往居住，本應照例究治，此時即概行驅逐，亦屬格外恩施。惟念該流民無籍可歸，未忍遽令失所。該處東近蔓山，西近圍場，斷不容令其仍前居住。該將軍當不憚繁難，另籌善策，於吉林所屬各廳，或盛京所屬各廳州縣，酌分户口，指出地方，即令遷移，務使分隸散處，不致聚集一處，方爲妥善。

丁巳，諭：新疆回部，向隸準噶爾，悉索敝賦，不堪苦纍，其附近布嚕特者，尤不勝其欺淩。自我朝平定回疆以來，各城回子，咸隸版圖，納賦交糧，輕減者奚啻倍蓰，而布嚕特亦震懾天威，不敢入卡滋擾，八城回子安居樂業者垂六十餘年。【略】現在張格爾糾約回子布嚕特，逞其兇狡，其中甘心從逆者，諒必無多。回子素性多疑，將來大兵雲集，未必不以爲玉石難分，羣生畏懼，或更爲逆裔等煽誘裹脅。該將軍進兵之始，即當用揚威將軍銜，廣張告示，豫行曉諭，【略】凡前被逆裔煽誘者，果能解甲迎降，投誠乞命，皆當量予寬貸，仍令各復舊業。如能將張格爾縛獻軍前，無論回子、布嚕特，俱當奏明大皇帝錫封王爵，賞賜十萬金。【略】儻敢始終執迷不悟，則大兵進勦，必應殄滅醜類，俾無遺種。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頒示硃諭行軍紀律十條。

《宣宗實録》卷一〇三　辛酉，以正藍旗蒙古副都統阿勒罕保爲領隊大臣，統領黑龍江續調官兵，馳赴軍營。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楊遇春奏，統計現調大兵一萬八千五百名，用勦即不敷防，留防又不敷勦，請添調西安滿兵一千名，固原、甘州提屬，延綏、寧夏、西安、鄜州、涼州鎮屬，各兵共六千一百名，及四川附近陝甘標營添調三千名，統共續添兵一萬一百名。

論：據果良額等奏，達淩阿行抵庫車，適接阿奇木伯克伊薩克來稟，有英吉沙爾失守之語。並據阿克蘇咨報，所屬之都齊特軍臺被焚，參將王鴻儀被圍，庫車城內存兵無多，請於達淩阿所帶官兵四千名內，酌留一千名防守庫車等語。

甲子，又諭：那彥成奏，兵行日需口糧等項，請旨辦理一摺。喀什噶爾逆回滋事，前經降旨派調東三省官兵，馳往勦辦。所有兵丁日需口糧，按例每名每日給銀五分，不敷食用。據該督奏，若照嘉慶十八年勦辦滑縣匪徒成案，每兵一名，加銀一錢，又未免過多，本年直隸秋收豐稔，物價較爲平減，著照所請，每兵准加銀五分，每日共給予口糧銀一錢，以示體恤。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辛未，臺灣逆匪李通就擒。

《宣宗實録》卷一〇四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此節經降旨諭長齡等於進兵時，籌畫奇策，要截兇勦，斷其歸路，務將首逆張格爾設法殲捡，勿令竄逸爲要。昨據奏報，賊匪擾及阿克蘇地界，經長清派額爾古倫帶領官兵，過渾巴什河堵勦，殺斃賊匪一百餘名，餘賊即已退散。可見該逆回等性本悍怯，又復狡黠異常，乘大兵未集之先，烏合鴟張，肆行無忌，一經戰敗，即紛紛鼠竄，彼此不能相救。看來大兵雲集之後，若僅由大路直前進勦，張格爾及附近之布嚕特等，勢窮力蹙，必思竄出卡倫。彼時既不便懸軍深入，亦難久駐防堵，縱將惰蘭回子全行勦洗，而首逆業已遠颺。試思經此番大舉之後，仍不能殲厥渠魁，永除後患，成何事體！【略】長齡與楊遇春會齊時，先將該處道里山川通盤籌計，於未經進軍之前，即將何處捷徑，可以分兵抄出前路，兜轉夾擊之處，籌商周妥，必須胸有成局。俟進軍時即酌分大員，出其不意，潛師抄截。一面由臺站統領大兵進發，務期前後會合，一鼓殲捡，毋任竄匿。

以前任安徽巡撫張師誠署禮部左侍郎。

丁丑，禮科給事中郭泰成奏，請勸諭捐輸以儲軍需。得旨：所奏不可行。

工部右侍郎顧德慶以病解任，調户部左侍郎李宗昉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署工部右侍郎湯金釗爲户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〇五 九月庚辰，户部尚書黄鉞因病解任，以署工部左侍郎王鼎爲户部尚書，以前任福建布政使惠顯爲太僕寺卿。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長齡奏，前調兵力不敷分撥，請添調西安滿兵二千名，塔爾巴哈台廠馬五千匹，並查探布嚕特阿坦台汰劣克，並未進卡助逆等語。現在賊氛日熾，原須厚集兵力，一鼓殲除。前據楊遇春奏，請續調官兵一萬一百名，内已有西安滿兵一千名，業經奏報起程。今該將軍復請添調，除已調一千名外，准其續調一千名，即令副都統卓爾琿保管帶前進，無庸等候帶領黑龍江官兵。其請調塔爾巴哈台廠馬五千匹，已據該將軍咨會彦德挑備，著即傳諭該參贊務揀膘壯之馬，分起速解阿克蘇，勿得遲誤。

戊子，又諭：阿爾邦阿奏，請仍復鹽斤加價，以濟要需一摺。據稱現在軍需與河工並舉，需用浩繁，請將兩淮、兩浙、廣東等省鹽價，按照嘉慶十四年成案，照舊一體加價等語。【略】著各該督撫、鹽政體察情形，查照舊例，妥議具奏。總期實有裨於國用，仍不致纍商病民，方爲妥善。

己丑，命工部右侍郎李宗昉爲武會試正考官，内閣學士白鎔爲副考官，兵部右侍郎賈允升知武舉。

轉户部右侍郎敬徵爲左侍郎。調工部右侍郎耆英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工部左侍郎阿爾邦阿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禮部右侍郎奎照爲工部左侍郎，以前任吏部左侍郎裕恩爲禮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李宗昉兼署兵部左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辛卯，召穆彰阿來京，以楊懋恬署漕運總督由湖北巡撫署。

《宣宗實録》卷一〇五 壬辰，命五城於冬、春二季設廠煮賑。

《宣宗實録》卷一〇六 乙未，諭：前因阿克蘇係回疆要隘，當防堵喫緊之際，念及長清未歷新疆之事，故以特依順保爲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作爲幫辦大臣。現在長清指揮官兵，防守城卡，調度悉合機宜，實堪勝任。今特依順保既已署理甘肅提督事務，無庸赴阿克蘇，長清即作爲阿克蘇辦事大臣，益當始終奮勉。

和闐一城，已據兵丁王相泰供稱，於八月二十日失守。葉爾羌、英吉沙爾，現無的確信息。著長齡等一併查明具奏。

丙申，倉場侍郎韓鼎晉因病解任，調署禮部左侍郎張師誠爲倉場侍郎，以内閣學士白鎔署禮部左侍郎。

癸卯，江西巡撫韓文綺覆奏，遵查南安、贛州、吉安各屬先後拏獲會匪唐興通等，盜匪周三女子等，梟匪曾泳英等，賭匪陳萬等，均經陸續分别問擬，訊無壘劫商販五十餘起，及郭姓被劫萬餘金之事。至選舉鄉耆，並擇要移駐文武員弁，現已隨時斟酌辦理。得旨：總要認真查辦，勿蹈摸棱徇庇之習，戒之勉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十月己酉，諭：昨據户部會同吏部議奏，推廣常例，酌增事例條款一摺，已依議行矣。同日又據御史黄德濂奏稱，滿漢廕生世職，及各正途出身之子孫弟姪，俱准報捐，易滋流弊，更恐新例一開，且將常例條款議增，必不能及每年常捐之數等語。古人籌備軍儲，原有輸粟於邊之議，見值勦辦逆回，軍需繁重，雖口外存糧充裕，而轉運一切，經費必須寬籌，斷不能以内地歲入之常經，盡出爲荒徼行軍之用。兹經部臣會同議奏，於見行常例之外，不得已推廣酌增條款，專爲見在軍興而設，仍嚴定限制，以免流品溷淆。其常捐事例，可採，即已經施行，亦不難飭令改議。乃該御史於該部會奏時，同日陳奏，試問該衙門所議條款尚未具奏通行，該御史何由得知？非有意沽名，即近於取巧，此風斷不可長。黄德濂本應重究，念係言官，著從寬交部議處。

《宣宗實録》卷一〇七 辛亥，諭内閣：各省將軍，俱給有養廉。惟烏里雅蘇台將軍，祇月支鹽菜銀兩，不足以昭畫一。著自道光七年起，每年給予養廉銀一千五百兩，其鹽菜銀兩，停其支給。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長齡奏，籌撥阿克蘇進兵後路運腳經費銀兩，及覆奏條陳各款，並訊邁哈默特鄂對供詞各摺。覽奏均悉，長齡由那拉特草地，於九月十六日繞出喀喇沙爾大道，計九月杪十月初可到阿克蘇。楊遇春於九月十七日抵吐魯番，計遲到不過旬日。武隆阿計程亦十一月中旬可到，一俟兵力壯盛，糧餉敷足，該將軍當與楊遇春等熟商進勦。

乙卯，諭内閣：御史續齡奏，請嚴禁八旗官學積弊一摺。國家設立官學，月給廩餼，所以造就人材。各教習自宜勤加董率，俾肄業生徒認真講習，以收師儒之益。

丙辰，諭內閣：舊例會試中式武舉，因覆試不能合式，罰停殿試一科者，下屆仍令覆試，積至覆試三次不能合式，即行斥革，本覺過重。自嘉慶六年，改照文會試覆試停科之例，下屆即准殿試，不再隨新科覆試，原所以示體恤而昭畫一。惟近年補行殿試者，往往技藝仍不合式，以致再行罰停殿試，亦覺紛繁，其應如何酌中定議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兵部妥議具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長清等奏，傳詢自喀什噶爾前來兵丁闫義、巴蘭供稱，喀什噶爾漢城，於八月二十五日被賊攻破。慶祥自縊身死，舒爾哈善不知下落。賊將官兵商民從城內撤出，約有六七百人，活捉去官兵三百餘人，盡行圈起，將髮辮剪去，脅令投降。並將城牆及衙署兵民房屋全行拆毀，止留鋪民房屋二處，作爲辦事地方。旋有張格爾辦事回子，將伊等帶至城內去看，見城牆房屋俱已拆毀，又帶至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處看明，衙署民房，均被焚燬，惟留葉爾羌西府衙門樓房。

署河東河道總督嚴烺奏，籌辦運河各工。得旨：所奏均悉，現在西路用兵，軍需浩大，一切河工，斷不可緩者，自宜隨時奏辦，無誤漕行。其中若有可緩者，亦不可任聽屬員濫報。總之可減則減，可停則停，慎勿動輒有另案工程也。

贈喀什噶爾殉難參贊大臣慶祥太子太保，賞銀一千兩治喪，予祭葬卹蔭，謚壯直，入祀昭忠祠。

《東華續錄》道光一四　壬戌，免兩淮富安等十四場水災竈課。

《宣宗實錄》卷一〇七　癸亥，試中式武舉丁麟兆等五十一人於太和殿前。

《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甲子，諭內閣：朕以兩淮鹽務，敝壞已久，曾燠前任兩淮運使十餘年，又歷任巡撫藩司，特命以二品頂帶補授鹽政，期資整頓。朕御極之初，已將每年玉貢折價銀兩停其交納，並免節年未解未報玉貢銀一百六十餘萬兩。迨曾燠抵任後，又奏請將商捐未解銀五百十四萬餘兩，全行豁免，其餘隨時奏請調劑，無不加恩俞允。原冀科則減少，從此認真清釐，庶鹺務日有起色，且令久於其任，俾得從容辦理。乃曾燠在任四年有餘，並未能設法整飭，一味因循了事，若稍有天良之人，斷不至此。此時任滿回京，豈能復邀對品録用，曾燠著以五品京堂候補，以示薄懲。

《東華續錄》道光一四　撥江蘇藩關道庫銀一百四十五萬兩，賑高郵等三十州縣衛水災。

《宣宗實錄》卷一〇八　戊辰，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李相清、崔連魁、丁麟兆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張琴堂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周自超等二十三人同武進士出身。

辛未，皇次子奕綱生。

丁丑，添設直隸大名鎮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經制外委三員、額外外委六員、馬步守兵六百九十一名。裁天津鎮水師營參將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三員、外委六員、水師兵四百九十一名，順廣磁等營馬步守兵二百名。從總督那彥成請也。

《宣宗實錄》卷一〇九　十一月辛巳，據李鴻賓等奏稱，進勦逆回需費較繁，請將粵東藩庫封貯，及運庫鹽本項下，動支銀三十萬兩，解甘備用，於該督撫及司道知府養廉內，分作十年勻扣歸款等語。各官額設養廉，原以資辦公之用，若因邊陲偶有軍興，輒紛紛奏請攤扣，於用度未免支絀，且亦不成政體。所有該督等奏請動支銀兩解甘，扣廉歸款之處，著不准行。

《東華續錄》道光一四　准粵東洋鹽各商捐輸銀一百萬兩，備回疆軍需。

《宣宗實錄》卷一〇九　壬午，諭：著傳知奏事官，如各省將軍、督撫等，有因誕生皇子呈遞賀摺者，即行駁回，不准接收。

乙酉，諭內閣：長齡等奏，撤回不諳夷情之烏什辦事大臣，並委員接辦一摺。慶廉於七月間因回子失去馬匹，將布嚕特比噶爾察庫圖魯克傳到，革去翎頂，圈禁數日，嗣尋獲馬匹，始行釋放，辦理已屬錯謬。此次又令阿奇木伯克木薩，催逼庫圖魯克來城，致該布嚕特比心存疑懼，不敢前來，並將木薩砍傷。慶廉辦理不善，咎無可辭，現又患病，慶廉不勝辦事大臣之任，著即撤回，交部議處。念其數月以來，籌辦防守等事，尚爲出力，仍令前赴大營，交長齡等差遣，以觀後效。多貴著署理烏什辦事大臣，會同祥雲保辦理一切，並著伊犁協領扎克桑阿前往幫辦。

戊子，諭內閣：長齡等奏，官兵將柯爾坪回莊逆賊勦洗淨盡一摺。覽奏嘉悅。阿克蘇官兵，前將渾巴什河南岸賊匪勦殺淨盡。該逆裔復派賊目，帶領喀什噶爾葉爾羌賊匪，並糾約柯爾坪南北兩莊從逆餘匪，通計三千餘人，恃險踞守，並阻截大兵進勦之路。該將軍等飭令楊芳督率官兵，前往勦辦。該逆匪抵死迎拒，經楊芳分派將備，兩路抄截，賊勢洶湧，副將胡超身先步戰，斃賊數人，衆力隨攻，殺賊過半。餘賊潰竄南莊，復兩路夾擊，追殺十餘里，直至大郝紫爾卡倫以外，將賊匪全數殲除，並無一名免脱。生捡活賊七十三名，搜獲婦女五十

四口。於賊屍中據活賊認出賊目約勒達什、伊瞞、玉努斯、熱依木、托胡坦五名，割取首級，並奪獲槍矛、腰刀、撒袋、鉛丸、火藥，及馬牛羊隻無算。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己丑，以臺灣餘匪悉平，加孫爾準太子少保。

癸巳，以昇寅爲熱河都統，特登額爲刑部右侍郎由内閣學士遷。

《宣宗實録》卷一一〇 諭内閣：我朝皇子皇孫，及近支宗室命名，自聖祖仁皇帝親見曾孫，以永字肇錫嘉名，迨我皇祖高宗純皇帝繼見曾元，慶衍五代，即依派系，以永綿奕載四字排序成文，按字開支，洵足兆奕世雲仍之慶。此後宗支蕃衍，瓜瓞綿延，亦當光紹前徽，豫擇吉語，以迓禎祥，俾世世子孫引用勿替。著大學士、軍機大臣公同撰擬十字，候朕酌定。其載字以下輩分，即照現定衍派之字命名。我國家景祚延長，繩繩繼繼，遵兹令典，接續擬增「億萬斯年，永承篤祜」。

玉牒館總裁官大學士托津爲督催官，禮部右侍郎裕恩、署左侍郎白鎔、内閣學士鍾昌、張鱗，爲副總裁官。

丙申，以禮部右侍郎裕恩爲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癸卯，調浙江巡撫程含章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訥爾經額暫行護理。以刑部右侍郎劉彬士署浙江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富呢揚阿暫行護理。

調山東按察使梁章鉅爲江西按察使，以山東兗沂曹濟道鍾祥爲按察使。

丙午，步軍統領衙門奏，直隸總督那彦成請將各省駐防閒散，遇有緑營外委、千把缺出，一體考校，遞行拔補。查巡捕營事同一例，請嗣後巡捕營外委、千把缺出，將旗兵與緑營兵一體考校，遞行拔補。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准淮南捐輸銀二百萬兩，備回疆軍需。

十二月戊申，晉封静貴人博爾濟吉特氏爲静嬪。

御定宗室世次命名，用「溥毓恆啓」四字。「毓」字輩分下，近支宗室内舉字輩，著改用「溥」字。

《宣宗實録》卷一一一 己酉，封貝勒永珩子綿寵、永瑆子綿浸、鎮國公永康子綿興，一等輔國將軍；肅親王敬敏子華莊、莊襄親王綿課子奕叙，二等輔國將軍；鄭親王烏爾恭阿子庸和、端華，莊襄親王綿課子奕賡，鎮國將軍禧恩子榮壽，三等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哲夙子奎樂，奉國將軍、輔國將軍愛仁子恩至，三等奉國將軍；貝勒永瑆子綿洵、綿静、綿浚，奉國將軍哲麟子奎陞，奉恩將軍；輔國將軍綿命子奕俊，三等奉恩將軍。賞庸和三等侍衛，綿寵、綿浸、綿静三等侍衛。

癸丑，以甘肅布政使楊健爲湖北巡撫，仍留甘肅辦理軍需。未到任前，命湖廣總督嵩孚兼署。

以山東布政使訥爾經額爲漕運總督，未到任前，命兩江總督琦善兼署。調江蘇布政使賈長齡爲山東布政使，以江西按察使梁章鉅爲江蘇布政使，浙江鹽運使福珠隆阿爲江西按察使。

甲寅，諭内閣：前據户部奏，各省節年未完地丁正耗銀兩，請飭該督撫藩司勒限嚴催，並飭將經徵督催復參處分，按限查參一摺，已依議行矣。直省地丁錢糧，若非災歉緩徵，豈容任意拖欠。乃自嘉慶二十二年普免民欠後，又歷年積欠至三百八十餘萬之多，總緣地方官經徵不力，各上司不認真查催所致。即因災緩帶錢糧，亦節年積至八百四十九萬有奇，國家經費攸關，皆當依限徵完報撥。

戊午，命大學士曹振鏞在南書房行走，調工部尚書禧恩爲户部尚書，理藩院尚書穆彰阿爲工部尚書。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庚申，以桂輪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奉宸苑卿遷。誠端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

《宣宗實録》卷一一一 辛酉，諭内閣：朕前聞喀什噶爾歷任參贊辦事大臣，種種乖謬，節經降旨，交長齡等據實確查。兹據奏自嘉慶二十年起，該處歷任大臣内，如松福聲名平常，各城皆知，雖查無實在劣跡，其辦理不善，已可概見。松福著革去三等侍衛，永不敘用。斌静在任，事事妄爲，姦宿回婦，及安集延回子薩賴占之女，致薩賴占氣忿自行劃傷，幾致釀成人命，荒淫已極，若於在任時早經發覺，即應照乾隆年間高樸之案，立予正法。該員業經發往黑龍江釋回，兩目俱瞽，亦不能竟予寬貸，著拏交宗人府會同刑部嚴行治罪。色普徵額，於嘉慶二十五年八月内張格爾入卡滋事時，令參將玉森帶領步隊迎敵，該員挑帶滿營馬隊繼進，彼時賊衆不過一二百人，該員等追至霍爾罕莊，若使趕緊撲捕，即可永除後患，乃逗留不進，貽誤事機。若即時發覺，亦應立正典刑，兹已事逾數年，色普徵額著革去三等侍衛，拏交刑部嚴行治罪。伊子博勒洪武，並著革去二等侍衛，逐出乾清門。至上年張格爾在卡外游奕，永芹與巴彦巴圖並未確探情形，又不詳慎勘辦，巴彦巴圖率將汰劣克家屬妄行誅戮，旋致全師被害，若使其身尚在，亦應從重治罪，現已身故，著革去都統銜及加賞世職。永芹於巴彦巴圖在外妄殺無辜，雖未豫知，伊身任參贊大臣，辦理率忽，咎無可辭。伊子綿

煥、綿星，前已降爲奉恩將軍，著將綿星再行革去奉恩將軍，以示懲儆。

《東華續録》道光一四　丙寅，以福建各屬歉收，准暫弛海禁，販運漸米。

《宣宗實録》卷一一二　己巳，大學士揚威將軍長齡等奏，烏什卡外皆布嚕特居住。此時大兵漸次雲集，正當分剳，鎮撫回夷。前特遊牧，卡内亦有布嚕特居住。張格爾有遣賊前來烏什之説，雖不足信，亦不可不防。況我兵將來進勦喀什爾，應由該處出卡，取道潛往，此時正可揚言撥兵駐守，將後路糧運陸續運貯。現飭提督齊慎，帶同侍衛蘇清阿，及馬步官兵三千六百餘名，前赴該處，祥雲保原帶之伊犂官兵一千名，即與巴哈布、蘇清阿分帶，再於前次撥往之烏木齊滿洲兵内，撥出五百名，選派諳練協領一員管帶，均交齊慎統領，於卡内外，擇要分營駐剳防守。其餘尚有烏嚕木齊官兵一千名，以五百名留爲守城，五百名另派協領一員帶領，於卡内各處，常川往來，梭織巡查。再前因阿克蘇方緊要，駐防官兵無多，經長清奏明，就近調撥喀喇沙爾官兵三百名，飭令參存柱帶領來城防守，喀喇沙爾另調烏嚕木齊官兵二百名前往代防。現在阿克已有大兵駐剳，前調喀喇沙爾官兵，臣等即飭該參將帶回喀喇沙爾，其該城所以烏嚕木齊官兵，亦即飭令回營歸伍。報可。

道光七年（丁亥、一八二七）

《宣宗實録》卷一一三　正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長齡等接奉密諭，奏回疆八城形勢，甚屬明晰。覽奏俱悉，著該將軍等留心物色，妥爲辦理。現武隆阿前往烏什查看道路情形，長齡到阿克蘇已經三月，自必詳審熟籌，或分奇兵爲三路抑或分爲二路，當已早有定見。至奇兵行走，意在掩其不備，從後截，勿令竄逸，不拘一路二路，總在該將軍等相機辦理，斷不可令正兵先入，而兵未到，轉驅該逆使遁也。吉林、黑龍江頭起馬隊官兵二千，計正月初必到。各官兵裹帶行糧，諒已充足。征兵馬匹疲乏者，當亦餧養膘壯，交春後自可迅速進兵。計此時該將軍等，奏報進兵日期之摺當已在途。固不可輕率前進，更不可日久耽延，致令老師糜餉。進兵時，何路係某某管帶，每起滿漢兵若干，阿克後路存留若干，務即詳細奏報，以慰廑注。至現在從逆之伯克博巴克阿布都等，既訪探伊等之心，已不向張格爾，正可趁此機會，設法用間，收爲我用，或爲内應，或密爲拘絆。

《宣宗實録》卷一一四　二月癸丑，命改南府爲昇平署。

甲寅，皇次子奕綱薨。

丁巳，賞四等侍衛古城領隊大臣恩銘頭等侍衛，爲哈密辦事大臣；命前任

江西布政使蘇明阿以頭等侍衛，爲古城領隊大臣。

戊午，以詹事府少詹事沈岐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何彤然署日講起居注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庚申，撥浙鹺商捐銀一百萬兩，備回疆軍需。

《宣宗實録》卷一一四　乙丑，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福申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仍留江西學政任。

舉行道光六年大計。

戊辰，諭：百春等奏，查明經紀承辦漕糧腳價内，支銷公用，請仍循舊制辦理。軍白糧經紀，承運漕糧，向例按米數給發腳價。所有油艙席片、船頭工食，及題定書役飯食等銀，即在腳價内支放。自道光四年奏准，將腳價每石劃出銀五釐一毫，支銷各項工用，以致糧少之年，尚不敷支放。該經紀等不得不溢支銀兩，且纍年牽算，易滋弊混，自應仍照舊章辦理。著准其將油艙席片、船頭工食、題定書役飯食等銀，仍於經紀腳價内發給。至經紀多支銀七千七百六十七兩零，若一時遽令繳還，辦理未免拮据，著自本年起，分作六年攤扣，全完歸款。

壬申，諭内閣：長齡等奏，籌定大兵進勦日期，並請將熟悉道路情形之阿奇木伯克帶赴軍前一摺。現在吉林、黑龍江勁旅，及原調續調官兵，已陸續到齊。該將軍等定於二月初六日，統領大兵分隊進勦。據奏，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伊薩克自軍興以來，屢次出力，近復辦運兵糈，採購牛羊馬匹等事，均能迅速妥協，且熟悉道路情形，准其帶赴軍前，以資差遣。該阿奇木前已疊加獎擢，著加恩在乾清門行走。伊子六品伯克愛瑪特，已另降清字諭旨，照例授爲二等台吉，並著賞戴花翎，即令協同阿克蘇伊什罕伯克色提巴爾第，代辦阿奇木事務。

癸酉，刑部奏，向例聚衆奪犯殺差之案，其從犯在凡人則擬絞決，在卑幼及奴僕、雇工則止擬滿流，似涉輕縱。嗣後如遇尊長率領卑幼，家長率領奴僕、雇工奪犯殺差，止斃一命者，仍照本律問擬；其有致死差役二命以上者，爲首之尊長家長，仍擬斬監候，爲從之卑幼、奴僕、雇工俱擬絞監候。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三月庚辰，兩江總督琦善等奏，減工啓放正河壅溜通暢，兩壩趕緊鎖築，即可合龍。得旨：所奏俱悉，尤當倍加慎勉，永慶平成也。又奏，見在黄水落低，已飭廳營將禦黄壩啓放，催挽重運軍船迅速渡黄。得旨：禦壩已啓，漕行順利，朕心深爲嘉慰。

《宣宗實録》卷一一五　壬午，哈密辦事大臣恆敬奏，查托克遜地方，尚有兵糧百餘萬斤，軍火十餘起，未經轉運，當與賡音泰、湯金會商，即將關内解到駝隻，迅速解運。至夏令駝隻不堪負重，必須豫籌車輛。托克遜一帶，尚有舊存鐵輪車一千一百輛，因馬疲不能應用，現已委員分赴各處採買馬匹，多雇牛驢，並飛咨英惠，於烏嚕木齊雇備商民車輛前來，以資接濟。報聞。

乙酉，安徽巡撫鄧廷楨奏，地方緝捕之法，固在提比之嚴緊，尤在賞罰之分明。現在辦理命盜各案，於兇差緝捕時，先行酌給盤費，追獲到人犯，再行從優給賞，以鼓其志氣。得旨：所辦甚好，除暴安良，救亂於未形，地方大吏之責也。汝能如此認真，可嘉之至，一力勉之，以副委任。

己丑，諭：琦善等奏，減壩合龍穩固，全黄挽歸正河一摺。前因黄流淤墊，回空阻隔河北，經該督等籌議啓放王營舊減壩，將正河大加疏濬，以冀河流漸次掣深。兹據奏挑工完竣，全黄挽歸正河，併力趕堵減壩，俾溜勢不致分洩，於本月初三日掛纜合龍，堵築穩固，下游被水村莊，立見涸復，舉耜翻犁。

庚寅，諭内閣：阿揚阿奏，蘆東各商情殷報效一摺。長蘆山東商人，因回疆大兵進勦，籲懇捐備賞需銀四十萬兩，分限完納，具見忱悃。惟念該商等素稱疲乏，非他省可比，所請蘆商捐銀三十萬兩，東商捐銀十萬兩之處，著不准行。

甲午，諭：福綿奏，地震壓斃人口，委勘查辦一摺。山西省平陸縣地方，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地震。該縣盤南三十三村莊，共塌窑房五十五間，壓斃男婦大小八十四名口，此外間有被壓受傷之人，實堪憫惻。著福綿即飭委員會同該州縣，迅速確切查勘，加意安撫。其掩埋壓斃人口，修理房間，並受傷人口酌給醫藥，露處貧民搭棚棲止，俱著照例妥速辦理，務令實惠及民。該撫現赴省南查閱營伍，即就近妥爲督辦，如查有應行撫卹之處，著再行據實奏聞，候朕施恩，勿致一夫失所。

戊戌，諭内閣：琦善等奏，禦壩驟難啓放，現將漕船倒塘灌運，並自請從重治罪各一摺。【略】該督等又並未豫爲籌計，縱使本年重運均可北來，而河底未能深通，將來又費周章，數百萬帑金，竟成虚擲！若將該督等立予罷斥，重治其罪，輒得置身事外，其何以專責成？琦善著拔去花翎，張井降爲三品頂帶，潘錫恩降爲四品頂帶，姑示薄懲，令其戴罪自贖。所有倒塘灌放各費，即著落該督等按成賠補，不准開銷。

己亥，諭内閣：長齡等奏，官兵續獲勝仗一摺。覽奏欣悦之至。逆裔張格爾，自洋阿爾巴特被大兵痛勦，復糾約十餘萬賊匪，於沙布都爾莊外，臨渠排列，

並決水乞坎，用馬衝突，仍據險施放槍礮。我兵用連環槍礮轟斃甚多，仍敢撲渠下壓。我兵奮勇搶上，飛渡渠水，短兵相接。長齡等復派馬隊，由左右淺渠抄擊，賊匪難支。安集延大頭目色提巴爾第，猶擊鼓馳騁，死力抵拒。該將軍等督令馬隊橫截入陣，衝作數段，槍箭如雨。馬甲貝洪阿，箭斃色提巴爾第；馬甲圖明阿，奪獲賊馬鳥槍鐵甲，賊始潰散。長齡等復派員督催各路滿漢馬步官兵，分投掩殺，逼至渾水河邊，趕勦三四十里，殘匪都盡。突有援賊數千，自西北林來，復經楊遇春等趕往迎勦，斃賊千數百名，餘衆紛竄。河西有馬步賊匪二千，擁橋策應，官兵用大礮轟擊，賊始潰竄。統計捻戮賊匪不下四五萬人，奪獲槍礮器械馬匹無算，並於首級中認出回子大頭目素不卡克、安集延頭目占巴克等，俱已戮斃。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壬寅，以張鱗署禮部右侍郎由内閣學士署，惠顯爲左副都御史由太僕寺卿遷。

癸卯，以惠顯爲駐藏辦事大臣，保昌署左副都御史由光禄寺卿署。

《宣宗實録》卷一一六　（四月丁未），嚴定京城兵役窩賊及包庇科條。刑部奏，凡捕役兵丁地保等，自行犯竊罪應軍流徒杖，無論首從，各枷號兩箇月，兵丁仍插箭遊營。若勾通豢養竊賊，及搶劫各匪，坐地分贓，或受賄包庇窩家，俱發極邊煙瘴充軍。窩藏竊盜一二名者，杖一百，徒三年；窩藏竊盜三名以上，及强盜一名者，俱發近邊充軍；窩藏竊盜五名以上，及强盜二名以上者，發極邊煙瘴充軍。窩留積匪，無論有無造意，但經容留分贓代賣者，亦發極邊煙瘴充軍，其應擬死罪者，仍各從其重者論。從之。

戊申，諭内閣：長齡等奏，官兵三獲勝仗一摺。【略】斃賊二三萬衆，生捡二千餘名，於賊屍中認出安集延大頭目阿瓦子邁瑪底那爾巴特阿渾，奪獲馬匹槍礮器械無算。追至洋達瑪河，四散逃竄，隨將沿河一帶回莊匿匪，搜勦净盡。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大兵克復喀什噶爾，捡獲賊目，逆裔張格爾已乘間竄逸。

戊午，兩江總督琦善等奏，敬陳感悚，戴罪自贖。得旨：大汛以前，漕船務要渡竣，全河務保安瀾，回空不可遲滯，三者有一不妥，爾等自問當得何罪。懍之又懍！

己未，以鑲白旗漢軍副都統麟音通阿爲巴里坤領隊大臣。

辛酉，諭内閣：【略】本日馳報官軍收復英吉沙爾，張逆尚無實在蹤跡。長齡等未能仰體朕宵旰憂勤之意，致有疏縱，辦理不善，自應加以懲創。長齡著革去紫韁；楊遇春著撤去太子太保銜，仍留太子少保銜。

甲子，諭内閣：長齡等奏，官兵收復葉爾羌。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乙丑，晉封静嬪博爾濟吉特氏爲静妃。

《宣宗實録》卷一一六　壬申，諭内閣：琦善等奏，重運軍船全數渡黄。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乙亥，張鱗丁憂，以韓鼎晉署禮部右侍郎病痊倉場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一七　五月丙子，以陝西按察使顔伯燾爲甘肅布政使，服闋按察使林則徐爲陝西按察使。

己卯，以候補侍郎潘世恩署工部左侍郎。

庚辰，諭内閣：長齡等奏，和闐克復。

諭：從前嘉慶年間辦理滑縣賊匪凱旋時，官兵曾有攜帶幼孩之事。經兵部嚴定科條，頒發各營，一體遵照。此次回疆用兵，本日據長齡等奏，已將和闐收復，軍務剋期告竣。將來凱旋，恐沿途帶兵官弁，約束不嚴，兵丁等私行攜帶子女，不可不豫爲申禁。著鄂山等於官兵進關時，嚴加稽察，儻有私攜男女幼孩，查明即行參辦，按律治罪。

《東華續録》道光一五　壬午，陸以莊以病免，以王引之爲工部尚書，潘世恩爲吏部左侍郎候補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一七　癸未，以内閣學士朱方增爲玉牒館副總裁官。

丙戌，諭内閣：前因河湖交敝，經琦善等再三熟商，始定啓放王營舊減壩之議。據奏挑挖正河，引清刷濁，將來挽復故道，既可挈溜通漕，而河身亦可日漸深通。並稱遲至八九月間啓壩，彼時秋稼登場，小民更可無虞失所。朕以該督等既爲此奏，自必確有把握，是以不惜帑金，不爲遥制，悉照所議辦理。乃始因湖水異漲，大啓閘壩宣洩，迫宣洩不暢，趕開減壩，以爲迅啓槳壩暢洩湖漲之計，致下游州縣田廬俱被淹浸，居民蕩析，已屬辦理不善。然果能一舉奏效，尚當權利害之輕重，不復深責。及至本年堵閉減壩，而黄水仍未消落，運道依舊不通，並將下游挑工，前功盡棄，是不但將數百萬帑金，輕付一擲，且使數州縣生靈，徒受災浸，流離遷徙。該督等議舉大工，不知集思廣益，竟輕聽唐文治一人謬論，致誤事機，糜帑殃民，莫此爲甚。使該督等捫心自問，尚有何顔對數百萬災黎

耶！茲經吏部議將琦善等照溺職例革職，本應悉照部議，即予褫革，姑念琦善平日辦事尚屬認真，在山東巡撫任內，頗知整頓，河務本係兼轄，著即開缺，加恩降爲二品，來京另候簡用。張井、潘錫恩專司河務，種種貽誤，其咎更重，惟此時若遽將伊等罷黜，轉得置身事外，豈反令他人代爲補救乎？張井、潘錫恩，俱著革去頂帶，仍留河督之任。

以大學士托津管刑部事。

以大學士蔣攸銛爲兩江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五 丁亥，命穆彰阿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己丑，調奕經爲工部左侍郎，奎照爲兵部左侍郎。

以申啓賢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降調倉場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一七 壬辰，諭内閣：那彦成奏，剥船限滿，例應排造一摺。直隸北運河商捐剥船一千五百隻，已届十年限滿，自應照例排造。著准其循照成案，交江西巡撫、湖廣督撫一體派員購料造辦，分四限解交直隸。

己亥，調江寧布政使張志緒爲山西布政使，以陝西按察使林則徐爲江寧布政使，前任甘肅按察使方載豫爲陝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五 閏五月乙巳，免回疆被賊滋擾之八城新舊額賦。

《宣宗實録》卷一一八 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克復喀什噶爾，已經三月，朕無時不懸盼捡獲逆首捷音。今既擊獲奸細巴依莫特等，搜出逆匪潛通信字，究訊張逆現在木吉地方潛匿，該將軍等派令安福等四人帶兵二千餘名，出卡掩捕，惟恐兵力尚單，應再於楊芳、齊慎二人内添派一人。其周志林所帶官兵五百名前往接應，必須聲勢聯絡，期於前敵有濟。【略】此時四城已經克復，從逆零匪搜捕殆盡，逆酋窮蹙逃竄，指日就捡，未便仍留全師，久駐荒徼，虚糜軍餉。喀什噶爾現有該將軍、參贊等在彼駐劄，葉爾羌辦事大臣著派達凌阿前往署理，巴哈布著署理幫辦大臣，英吉沙爾領隊大臣著派蘇清阿前往署理，和闐領隊大臣著派成玉前往署理，史善載暫令幫辦。該三城祇宜酌留官兵鎮撫，無須多兵駐守。著該將軍等悉心籌畫，或將省分較遠之四川省原調續調官兵，酌撤數千名，及東三省官兵三千名内酌撥二千名，派令帶兵大員，先行統帶各回原營。其餘官兵，應先撤若干，酌留若干，該將軍相度情形，一面妥辦，一面奏聞，不必俟奉到諭旨，再令起行。其善後事宜，亦應熟商妥籌，豫爲辦理。

戊申，諭内閣：各直省延致幕賓幫辦文案，必須駕馭防閑，務絶弊竇，若以劣幕久占一署，情僞愈熟，舞弊愈工，以致閭顧聲名，把持公事。朕風聞各直省幕賓盤踞省會，聯絡聲氣，招攬事權，所在多有，並有招致親串，布散黨羽，或倚仗上司，借聲援以圖影射，或勒薦屬吏，分脩脯以遂私謀，甚至以不諳律例者指名推薦，亦必重資聘請。遇有重案，則包封送省代辦。如各員另有延請，遇案件上詳，多方駁飭，或行提官吏，藉圖拖纍，遂令幕友别圖一館，必先與伊等關通；各官别延一幕，必先託若輩照應。此等劣幕，本係無職業游民，一經盤踞，大爲地方之蠹，不可不嚴行飭禁。著各省督撫大吏破除情面，密加訪查，遇有此等劣幕，立即逐令回籍，不得以辦事熟諳爲詞，致若輩互結黨援，肆行無忌也。

丙辰，諭内閣：御史阿成奏，請飭禁凱撤官兵沿途騷擾一摺。前因回疆四城收復，剋期凱撤，特諭該將軍等先期嚴行申禁，毋許該兵丁等沿途滋生事端。茲據該御史奏，大兵歸伍，道路綿長，恐帶兵官員約束不嚴，致兵丁有肆擾閭閻，及攜帶子女等事。著再嚴切申諭帶兵各官，務須宣示律令，恪守科條，并著沿途各督撫等隨時嚴加稽察。

戊午，諭内閣：昇寅奏，請禁蒙古各旗招民開採煤窑一摺。所奏是。蒙古地方遼闊，開採煤窑，匪徒聚集，每易滋生事端，自應嚴行禁止。著理藩院轉行喀喇沁、土默特等旗，除前經奏准開採煤窑，仍准照舊開採外，其未經奏准出煤山場，著永遠封禁，不准私招民人開採，以杜流弊。

《東華續録》道光一一五 辛酉，徐承恩以病免，以吴光悦爲湖北布政使，龔鼐爲湖南按察使由廣西左江道遷。

《宣宗實録》卷一一九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蕭福禄奏，上年十一月内，仁和縣民鬧漕滋事，程含章派撥杭州協等營官兵，前往彈壓，並不知照提督。及知會，迫奏稿擬定，即用印文知會總督、提督，移送奏稿有案可查。在任時所屬將備黜陟委署，均係自主，並不先事商酌等語。當降旨令程含章明白回奏。茲據奏稱，仁和縣民聚衆鬧漕，近在省城，事起倉卒，派兵彈壓，當時未完各案，請分别年限查辦。各省工程未結案件，自嘉慶二年起，至道光五年止，共有三百九十六案。上年六月内，經該部查明具奏，行令分别查參催結，嗣據各該督撫陸續造報，該部照例覆覆，准銷者九十八案，現在覈議者二十案，已奏未

估者四十五案，已估未銷者二十五案，復行駁查者二十八案，歷年駁查未據題覆者一百八十案。又道光六年分各省新案共五十八案，內已奏未估者五案，已估未銷者二十八案，駁查未結者二十九案，現在覈議者六案。各省動用錢糧及工程報銷准駁，俱有定限，乃各該督撫於奉文後，不即剋期辦結，實屬因循疲玩，著即將該部駁查新舊各案，逐一查明。未經逾限者，按限催辦完結。其已經逾限者，查取承辦遲延及督催不力各職名參奏議處，仍嚴催辦結。嗣後各該督撫務當隨時逐案查覈，依限催辦，毋任再有延宕，致干咎戾。

戊子，諭內閣：百春等奏，查驗浙江漕糧，米質不齊，請覈實分別辦理。

《東華續錄》道光一五

《宣宗實錄》卷一二〇

己丑，源溥卒，以薩迎阿爲甘肅按察使由蘭州道遷。

缺，各省所無等語。向例廩生告遊學，限三月補考，過限不補考者，於出貢時扣算作曠，何以該省相沿開缺，著禮部覈議具奏。至佾生縣試時既未服闋，何得令其混考，自應照童生之例，不准册送，以杜弊混。尋奏，嗣後廩生呈報遊學，俱遵定例勒限補考，逾限不補者，開糧不作缺，限外補考者，查明逾限月日，均扣算作曠。其上屆開報，下屆歲考無故不到者，即照例斥革。如果係遊學未歸，由該教官確查詳請展限。至三次歲考以外，竟行斥革，以符定例而杜弊竇。從之。

辛卯，諭內閣：朱士彥奏，浙省廩生向有告遊學開缺，著禮部覈議具奏。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奏，來年新漕，請仍行海運盤壩一摺。【略】所有江蘇省來年新漕，除江寧、揚州、淮安、徐州、通、海等四府二州，照舊各歸本幫兌收轉運外，其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仍雇用海船運赴天津。一切海運事宜，除成案可循外，此內如須量爲變通，著漕運總督、直隸總督、山東巡撫、江蘇巡撫通盤籌畫定議，俟奏到時，再降諭旨。

癸卯，協辦大學士盧蔭溥協辦大學士。

《東華續錄》道光一六

《宣宗實錄》卷一二一

丁巳，命吏部尚書盧蔭溥協辦大學士。

戊午，命惇親王綿愷、定親王奕紹、協辦大學士盧蔭溥、禮部尚書松筠、工部尚書王引之、吏部右侍郎貴慶、户部左侍郎敬徵、工部右侍郎阿爾邦阿，盤查户部三庫。

武英殿校刊《仁宗睿皇帝聖訓》漢文告成，提調官等升敘有差。

《東華續錄》道光一六

辛酉，以那清安爲熱河都統，松筠署左都御史由禮部尚書兼署。

《宣宗實錄》卷一二二

癸亥，以兵部尚書玉麟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富俊兼理藩院尚書閱兵大臣。

甲子，諭內閣：武隆阿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誠端、蘇清阿俱著作爲喀什噶爾辦大臣，那桑阿著作爲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恆敬著前往葉爾羌作爲辦事大臣，扎克桑阿著作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果良額著調補和闐領隊大臣，富昇阿著作爲和闐幫辦大臣，多貴著作爲烏什辦事大臣，容安著仍留阿克蘇幫同長清辦事，巴哈布著即回喀喇沙爾本任。此內有未戴花翎者，俱著照例賞戴花翎。

論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喀拉提錦布嚕特比來營效順，並卡倫外近日籌捕情形，及保奏各城參贊辦事大臣各摺。【略】長齡等接奉此旨，著即將出卡之將領官兵，全行撤回。仍檄諭外夷各部落，以張格爾入卡肆逆，荼害生靈，實爲元惡大憝，罪不容誅。現在各部落既多輸誠效順，情願截擊，諒該逆飄泊遊魂，不難捆縛來獻，以邀封賞。大皇帝因官兵出卡駐劄，恐爾恭順各部落，不無驚懼，並恐官兵不無滋擾，特降恩旨，曲加體恤。即將大兵全行撤回卡內，爾等部落，益當勉竭誠悃，商同設法，將逆酋張格爾迅速捻拏，或獻馘軍門，必當奏明大皇帝，照前懸賞格，懋加封賞。該將軍等一面繕發檄諭，一面即將大兵暫留八千名，其餘均即分起凱撤。

乙丑，以前任陝西巡撫盧坤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仍命布政使賀長齡護理。

壬申，諭內閣：逆裔張格爾，自去歲夏秋之間，勾結內外回匪侵擾邊境，戕

托霍木圖十六臺，增設馬八十匹、兵四十八名。從都統英惠請也。

《東華續錄》道光一六

丙辰，以姚文田爲禮部尚書，湯金釗爲左都御史，轉顧皋爲户部左侍郎，調李宗昉爲户部右侍郎，以白鎔爲工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

《宣宗實錄》卷一二一

丁巳，命吏部尚書盧蔭溥協辦大學士。

戊午，命惇親王綿愷、定親王奕紹、協辦大學士盧蔭溥、禮部尚書松筠、工部尚書王引之、吏部右侍郎貴慶、户部左侍郎敬徵、工部右侍郎阿爾邦阿，盤查户部三庫。

武英殿校刊《仁宗睿皇帝聖訓》漢文告成，提調官等升敘有差。

《東華續錄》道光一六

辛酉，以那清安爲熱河都統，松筠署左都御史由禮部尚書兼署。

《宣宗實錄》卷一二二

癸亥，以兵部尚書玉麟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協辦大學士富俊兼理藩院尚書閱兵大臣。

甲子，諭內閣：武隆阿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誠端、蘇清阿俱著作爲喀什噶爾辦大臣，那桑阿著作爲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恆敬著前往葉爾羌作爲辦事大臣，扎克桑阿著作爲葉爾羌幫辦大臣，果良額著調補和闐領隊大臣，富昇阿著作爲和闐幫辦大臣，多貴著作爲烏什辦事大臣，容安著仍留阿克蘇幫同長清辦事，巴哈布著即回喀喇沙爾本任。此內有未戴花翎者，俱著照例賞戴花翎。

論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喀拉提錦布嚕特比來營效順，並卡倫外近日籌捕情形，及保奏各城參贊辦事大臣各摺。【略】長齡等接奉此旨，著即將出卡之將領官兵，全行撤回。仍檄諭外夷各部落，以張格爾入卡肆逆，荼害生靈，實爲元惡大憝，罪不容誅。現在各部落既多輸誠效順，情願截擊，諒該逆飄泊遊魂，不難捆縛來獻，以邀封賞。大皇帝因官兵出卡駐劄，恐爾恭順各部落，不無驚懼，並恐官兵不無滋擾，特降恩旨，曲加體恤。即將大兵全行撤回卡內，爾等部落，益當勉竭誠悃，商同設法，將逆酋張格爾迅速捻拏，或獻馘軍門，必當奏明大皇帝，照前懸賞格，懋加封賞。該將軍等一面繕發檄諭，一面即將大兵暫留八千名，其餘均即分起凱撤。

乙丑，以前任陝西巡撫盧坤爲山東巡撫。未到任前，仍命布政使賀長齡護理。

壬申，諭內閣：逆裔張格爾，自去歲夏秋之間，勾結內外回匪侵擾邊境，戕

害官兵，竊據四城，賊勢甚熾。【略】計逆裔犯順一年有餘，凡一切軍報，承書諭旨，軍機大臣等夙夜殫心，勤勞懋著，允宜特沛恩施，以昭奬勸。大學士曹振鏞著晉加太子太師，大學士新授兩江總督蔣攸銛、尚書文孚著晉加太子太保，尚書王鼎、玉麟著加太子少保。所有軍機章京等，著軍機大臣保奏尤爲出力者數員，候旨施恩。特諭。尋賞光禄寺少卿吴孝銘四品頂帶，餘分别升補，並照軍功例議敘有差。

癸酉，以降調兩江總督琦善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宣宗實録》卷一一三 八月丙子，倉場侍郎百春因病賞假，以内閣學士琦善暫署倉場侍郎。

庚辰，以河南按察使阿勒清阿爲廣東布政使，四川建昌道桂良爲河南按察使。

壬午，户部議准護山東巡撫賀長齡奏，東省閘内有漕州縣，向係冬兑冬開，距水次既遠，時日又迫，勢不能不買米墊兑。旗丁藉此刁難勒索，苦累實甚。請嗣後准閘内各州縣，屆期有徵未足數，及趕運不及者，即於各水次就近買補墊兑。仍飭不得藉此概行折徵，並嚴禁旗丁挾制擾累。從之。

乙酉，調盛京禮部侍郎鍾昌爲刑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特登額爲盛京禮部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一四 己丑，諭内閣：長齡等克復四城，距今已六月之久，張逆愈竄愈遠，不能立定主見，籌辦萬全，轉輒兵荒徼，虚延時日，糜費兵餉，致零星殘匪，傷及官兵。雖據奏斬捻一千五六百名，脱逃僅百餘人，究屬長齡等辦理不善，咎無可辭。本應照部議革職，姑念道路遼遠，一時難以更換。長齡、楊遇春、楊芳、武隆阿俱著從寬改爲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辛卯，以兵部尚書王宗誠署刑部尚書。

壬辰，大學士兩江總督蒋攸銛等奏，酌擬新漕海運章程。

調盛京刑部侍郎多山爲盛京工部侍郎，盛京工部侍郎海齡爲盛京刑部侍郎。

甲午，以詹事府詹事龔守正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仍留山東學政任。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丙申，百春以病解任，命福縣以三品頂帶爲倉場侍郎，調盧坤爲山西巡撫，以琦善爲山東巡撫由内閣學士遷。

《宣宗實録》卷一一四 丁酉，諭：孫爾準等奏，巡洋兵船，請酌量分别裁改一摺。臺灣洋面，今昔情形不同，巡防各船必須因時制宜，方資駕駛。據該督等查明，臺澎水師各營原存戰船内，善字號船隻過於笨重，知、方兩字號船隻不利深水，均於巡防不甚得力。查有白底艇船駛風折戧，最爲靈便，以之追捕可期得手，請酌量分别裁改，自係實在情形。著照所請，將善字號船九隻，並知、方兩字號船三十二隻，一併裁汰，照商船白底艇式樣另造三十二隻，以抵知、方兩字號船之額。合計臺澎各營戰船足敷應用，該督等即飭臺灣廠道，將舊船估變，完解司庫報撥，雇覓工匠趕緊估計造辦，以資配緝。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九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奏，籌備來年接運新漕，請先行借撥銀兩爲盤壩經費一摺。本年大汛已過，見交霜降，水勢有消無長，黄河經汛水刷滌，較前暢順。洪湖存水一丈五尺餘寸，見將壩河全行堵閉，不至宣洩過甚。看此情形，明年新漕抵壩，正可乘黄水未漲之前，照常開壩放船，則趲渡一幫即免一幫之阻滯。儻或江廣重船到時，汛水業已長發，不能啓壩放行，亦可仍用倒塘灌放之法，俾令原船北來，省卻無數周折。況今春倒塘渡船均已全數抵通，有早無遲，何不可以倣照辦理，而必亟亟議及盤壩？雖據奏水勢長落靡常，恐致臨時貽誤，爲萬不得已之請，無非先占卸責地步，豈實心爲國之道！若沾沾目前，並不爲國是經久計，止圖自卸干係，則兩江重任盡人皆可爲之，何必特加簡畀耶！該督惟當遵照前旨，與納爾經額等會同妥辦，不得再議盤壩。所請先於江蘇藩關各庫借撥銀六十萬兩，豫備應用之處，著不准行。

《宣宗實録》卷一一五 戊申，大學士、揚威將軍長齡等奏，前蒙豁免回疆八城上年本年糧石貢賦，查和闐回衆，前已交運往應用。報聞。

伊犁現需布匹購換哈薩克牲畜，即發交運往應用。報聞。

癸丑，以刑部右侍郎鍾昌暫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乙卯，命湖北按察使福珠隆阿以三品卿銜巡視兩淮鹽政，以兩淮鹽政張青選爲湖北按察使。

命五城於冬春二季設廠煑賑。

丙辰，實授伊里布雲南巡撫。

實授嚴烺河東河道總督，賞還二品頂帶。

《宣宗實録》卷一一六 己未，諭：張青選奏，商捐下半銀一百萬兩，援案請於丙戌綱課款内先行墊解，分作兩綱歸款。本年淮商因軍需河工需用，籲請捐銀二百萬兩，前撥軍餉銀一百萬兩，已准由春撥款内墊解，限於三四五等月完繳

歸款。其未完銀一百萬兩，既經奏准於八九十等月按限完繳，茲復懇恩於丙戌綱課款內先行墊解，扵綱歸款。可見奏限之時，無非侈觀。現計部撥必用，又爲此奏，實屬取巧之至，所請不准行，張青選著交部議處。

庚申，貴州巡撫嵩溥奏，編查附居苗寨客民保甲完竣，並酌擬隨時稽覈章程：一，禁續增流民；一，禁續置苗產；一，禁盤剝準折；一，禁加租逐佃；一，禁棚户墾占。得旨：依議妥爲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己巳，添設馬蘭鎮額外外委一。

庚午，程祖洛丁憂，以楊國楨爲河南巡撫，陸言爲河南布政使由左副都御史調山東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鍾祥爲布政使。調湖北按察使李文耕爲山東按察使，以四川成綿龍茂道尹濟源爲湖北按察使。

以廣東按察使周錫章爲湖北布政使，候補四品京堂姚祖同爲廣東按察使。

己丑，諭内閣：惇親王綿愷，著先行退出内廷行走，其一切差使無庸管理。

調山東布政使賀長齡爲江寧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鍾祥爲布政使。調湖北按察使李文耕爲山東按察使，以四川成綿龍茂道尹濟源爲湖北按察使。

詹事府詹事，前任哈密辦事大臣頭等侍衛嵩惠爲光禄寺卿。

《宣宗實録》卷一二八　戊子，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裕誠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湖北布政使吴光悦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用光爲詹事府詹事，前任哈密辦事大臣頭等侍衛嵩惠爲光禄寺卿。

予故禮部尚書姚文田祭葬如例，謚文僖。

《宣宗實録》卷一二八　戊子，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裕誠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湖北布政使吴光悦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講學士陳用光爲詹事府詹事，前任哈密辦事大臣頭等侍衛嵩惠爲光禄寺卿。

調山東布政使賀長齡爲江寧布政使，以山東按察使鍾祥爲布政使。調湖北按察使李文耕爲山東按察使，以四川成綿龍茂道尹濟源爲湖北按察使。

以廣東按察使周錫章爲湖北布政使，候補四品京堂姚祖同爲廣東按察使。

己丑，諭内閣：惇親王綿愷，著先行退出内廷行走，其一切差使無庸管理。

宗人府宗令著奕紹補授，所遺右宗正員缺著尚格補授，武英殿御書處著派穆彰阿，暢春園事務著綿偲管理。

庚寅，諭内閣：昇平署太監苑長青脱逃潛匿一案。惇親王於該太監私投入府，理應即時送交内務府照例治罪，乃任其潛匿，直至該衙門行文傳提，尚不即行交出，轉令人帶出，冀圖掩飾。現經内務府將該太監拏獲，究訊明確，據實具奏，所有案内人犯，除由該衙門按律定擬外，惇親王狎比匪人，不自檢束，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

辛卯，命科布多參贊大臣巴揆阿，和闐辦事大臣果良額，伊犁領隊大臣恩緒、祥雲保，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巴雅爾來京。以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額爾錦爲科布多參贊大臣，賞前任巴里坤總兵官多隆武副都統銜，爲和闐辦事大臣，以乾清門頭等侍衛孝順岱、前任正藍旗蒙古副都統阿勒罕保爲伊犁領隊大臣，乾清門頭等侍衛德勒格爾桑爲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癸巳，免哈密回民舂借麥石。

《宣宗實録》卷一二八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宗令定親王奕紹，嗣後恭擬恭代壇廟差使，著諸王輪流恭代。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户部奏，甘肅地處極邊，儲備尤關緊要。向係額貯銀三十八萬兩，分貯銀二十二萬兩，爲數本少，節經動用，所存無幾。請於藩庫貯銀二百萬兩，先在山西秋撥地丁款内撥銀五十萬兩，解甘收貯。其餘於陝西、河南、山西、山東、湖北及甘肅捐監應解部銀兩，並該省舊貯實存銀兩，共陸續湊

足二百萬之數，責成藩司加謹封貯，不准率請動支等語。【略】俟該省藩庫共收足二百萬兩之數，即由該督奏請停止。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十一月癸卯，諭：前因英和面奏步軍統領衙門番役緝捕得力，曾經降旨，凡番役子孫准其應試武場，出仕武職，仍不准由文途考試出仕，以示限制。兹據御史沈巍皆奏，番役入仕，及番役子孫應試，請仍改歸舊制等語。番役專司緝捕，原與各項執役人等無異。從前嘉慶年間，節經欽奉皇考仁宗睿皇帝諭旨，番役中得過頂帶者，止准暫用頂帶，不准實缺補用。其子孫不准選用官職，此後亦不准再行應考等。因仰見我皇考澈敘官方慎重名器之至意，該番役投充之初，原不問其身家清白與否，一經准其出仕，則凡身家不清者，或藉此爲進身之階，不可不防其漸。此等人役，畀以戎行重任，既非素習，操防亦復難資表率，嗣後番役人等除著有勞績，特旨獎賞録用外，該番役及其子孫均不准應試武場，出仕武職，以符舊制而清流品。

《宣宗實録》卷一一九　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富俊奏，吏部雜項考試，多在朝房等處，防範難周，請以後概入貢院。如一項報考，不足二百人之數，以兩項歸併一場。更請酌定三月初以後，九月底以前考試，不致呵凍給燭。下部議奏。尋議，各項考試，情形不同，御史、孝廉、方正、廕生、翰林院孔目、托忒學、俄羅斯學學生等項，當日完場，毋庸覆試，應仍照舊辦理。助教、學正、學録、候補貼寫中書、各項候補筆帖式、候補庫使、譯漢官、繙譯謄録官、候補隨印外郎、貢監考職等項，俱應覆試，數日始克完場，應如所請，歸入貢院考試。其例應覆試者，如人數已在百名以上，亦歸貢院，毋庸兩項歸併一場。至考試之期，請嗣後將人數較多、例應覆試者，何項用賸二二人，即酌量日期，先行奏考，毋庸限定三月初以後九月底以前，致多窒礙。從之。

以翰林院編修祁寯藻充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祝慶蕃署日講起居注官。

乙巳，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因病乞解任，命即在喀什噶爾調理。賞庫車辦事大臣那彦寶副都統銜，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以和闐辦事大臣果良額署庫車辦事大臣。

丙午，命直隸總督那彦成來京，以刑部尚書明山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富俊署刑部尚書。

庚戌，給直隸總督那彦成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喀什噶爾，會同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等辦善後事宜，並命乾清門頭等侍衛舒倫保等隨往差委。

命直隸布政使屠之申護理總督，刑部尚書明山無庸往署。以按察使戴宗沅署布政使，清河道陶樑署按察使。

辛亥，諭：前據長齡等奏，西四城及阿克蘇、烏什酌留滿漢官兵一萬八千名，著照所請行。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甲寅，飭禁丁憂人員，毋許逗留他省，並投效河工軍營。

《宣宗實録》卷一三〇　丁巳，命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郡王阿布哩敦更名阿克拉依都。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戊午，裁回疆額設守卡侍衛三十員。

《宣宗實録》卷一三〇　辛酉，命兵部尚書王宗誠、工部尚書王引之、户部左侍郎顧皋在紫禁城内騎馬。

《東華續録》道光一六　辛未，申禁武職衙署僕役濫占名糧。

十二月甲戌，命嗣後新疆地方遇有懷挾私讐，殺害本管官之案，請旨即行正法。

《宣宗實録》卷一三一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另降清字諭旨，將彦德補放烏里雅蘇台將軍，那彦寶調補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飭令即赴新任。所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員缺，著長齡察看武隆阿病勢，如已將次就痊，即傳旨仍令接印任事；儻尚未能痊癒，即著長齡暫行兼署，以便那彦寶交卸速赴新任。

辛巳，敕諭哈薩克公阿布拉、據伊犂將軍德英阿等奏，接據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咨稱，探明張格爾要由布嚕特哈薩克路徑，逃往布噶爾之信，即發諭帖，給阿布拉，務將張格爾圍住，以便官兵督同擒獲。據阿布拉稟稱，今年秋收後，有霍罕伯克帶人在皮斯格克築城，寄信哈薩克前去遊牧，並未允從，情願擒獻張逆，特差台吉伊賴里與將軍遞馬等語。情詞恭順，具見悃誠。【略】儻張格爾竄至附近地方，爾能偵獲，縛送伊犂，朕必照賞格賞爾元寶二千錠，晉封爾以王爵，永承恩眷，延及子孫。爾既受兹寵錫，益當感恩出力，永爲天朝屏翰，仰副朕撫遠綏來至意。

戊子，以賽因諾顔扎薩克親王車林多爾濟爲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

壬辰，諭内閣：給事中托明奏，訪聞州縣差役，借端科斂，擾害閭閻，請飭嚴禁一摺。州縣差役，因公科斂，已屬大干功令，況並未奉差，因所欲不遂，輒敢鎖

道光八年（戊子、一八二八）

《宣宗實録》卷一三一 正月乙巳，諭宗令定親王奕紹：嗣後瑞親王、惇郡王、惠郡王之子女應指婚，其餘不必指婚。

丙午，命熱河都統英和馳往江南，會同兩江總督蔣攸銛查勘湖河應辦工程。以禮部尚書松筠署熱河都統、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禮部尚書，鑲黄旗漢軍都統富俊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賞候補四品京堂敦良二等侍衛，爲烏嚕木齊領隊大臣。

丁未，刑部奏：滿漢司獄年滿升選無期，請量予調劑。下吏部議。尋議，嗣後刑部滿洲漢軍司獄年滿人員，其應升知縣之七品筆帖式，擬俟即升五人輪用一班後，升用一人；應升通判、州同、州判、縣丞等官之八九品筆帖式，擬俟即升三班後，升用一人；應升通判、州同、州判、縣丞等官之八九品筆帖式，擬俟即升五人輪用一班後，升用一人。均不積缺，若有改捐品級者，按其充補司獄時品級升用，不准照改捐品級升用。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實授劉彬士浙江巡撫，以邱樹棠爲刑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三二 壬戌，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等，紅旗捷報，生捻首逆張格爾。上遣首領太監詣綺春園請皇太后安，賀喜。

癸亥，諭：長齡等奏，生捻首逆，由八百里加緊馳報紅旗一摺。覽此捷奏，實深嘉悦。【略】長齡著加恩錫封威勇公爵，世襲罔替，【略】授爲御前大臣，賞用紫韁。【略】楊芳，著加恩錫封果勇侯爵，世襲罔替，並賞用紫韁，換戴雙眼花翎，在御前侍衛上行走，【略】其子有無官職，現年若干，著查明具奏。長齡、楊芳，並開復一切處分。【略】楊遇春、武隆阿，任内一切處分，悉予開復。總兵胡超，著加提督銜，賞給騎都尉世職。【略】所有在事出力官弁兵丁，著查明秉公保奏，候朕施恩。【略】現據該將軍派誠端等押解張逆來京，進關後，著沿途督撫，派令文武大員，帶兵按站接替護送，無稍疏虞。

諭：我朝定鼎以來，開帝屢彰靈佑，【略】仰賴開帝威靈顯赫，默禦賊魄，用克生捻巨慝，永靖邊圍，必應加展誠敬，以期億萬年護國安民。著禮部擬加封號數字具奏，用答神庥。尋議上，得旨，加「威顯」二字封號。

以武隆阿病痊，仍授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賞伊犁協領滿多布副都統銜，爲領隊大臣。

乙丑，諭内閣：自道光六年喀什噶爾用兵以來，軍機大臣曹振鏞等，佐朕運籌軍務，夙夜勤勞，承書諭旨，巨細無遺。去歲因四城雖復，首逆未獲，曾經稍示恩榮，朕意未愜。茲元兇生獲，紅旗報捷，軍機大臣等尤當再沛恩施，用昭獎勸。大學士曹振鏞，著晉加太傅銜，賞用紫韁；吏部尚書文孚，著晉加太子太傅銜，賞用紫韁；户部尚書王鼎，著賞戴花翎；兵部尚書玉麟，著晉加太子太保銜；工部尚書穆彰阿，著晉加太子少保銜，即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仍俱著照軍功交部議敘。其滿漢軍機章京等，著軍機大臣編列一二三等，候旨施恩。

諭：楊遇春自簡署陝甘總督以來，辦理諸務悉臻妥協。前因逆回滋事，授爲參贊大臣，差赴軍營，上年進兵克復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皆係楊遇春身親統率，其派委將領收復和闐，亦復調度有方，實爲盡心出力，著加恩實授陝甘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定回疆員弁管轄考覈章程，並增給養廉。

丙寅，晉蔣攸銛太子太傅，復英和太子太保。

命那彦成仍帶欽差大臣關防赴喀什噶爾，偕楊芳辦理善後事宜。

《宣宗實録》卷一三二 以工部右侍郎申啓賢署禮部左侍郎。

丁卯，嗣後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科布多參贊大臣，俱著每年支給養廉銀七百兩，無庸再領鹽菜。庫倫辦事大臣每年應支盤費銀七百二十兩，亦著改爲養廉名目，以昭畫一。

《宣宗實録》卷一三三 二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長齡等奏，訊明拏獲賊目，分別辦理一摺。此次在喀爾鐵蓋山生捻賊目，及陸續搜獲活賊，概予駢誅。並將賊目邁瑪特玉素普等九犯，於昭忠祠前盡法處治，摘心致祭忠魂，庶可稍紓積憤。惟叛逆伯克博巴克與邁瑪特呢雅斯等，俱係逆裔親信夥黨，得受僞職，前由霍罕逃出，往尋張逆，又於途次迎拒，傷及官兵，必應查拏務獲，盡法懲辦，以申國憲。

庚辰，諭：朕惟此次回疆用兵，首逆就捻，西陲底定，仰荷天祖垂佑，迅奏膚功。現在軍務告蔵，該將軍、參贊等輸忠奮勇，各將士效力行間，其端委曲折，非紀載詳明，無由稽考。且朕於此事始終經畫，宵旰焦勞，不可不垂之方策，著照歷届辦理成案，編纂方略，以示成功而昭奕禩。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癸未，以慶敏、陳用光俱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慶敏由散秩大臣，陳用光由詹事遷。多山、楊懌曾俱爲左副都御史。多山候補四品京堂，楊懌曾由大理寺卿遷。

《宣宗實録》卷一三三 乙酉，諭：奕顥等奏，會議查禁民人私藏鳥槍，並請將雜項壯丁私藏鳥槍一律禁止一摺。【略】著自奉旨之日爲始，予限半年，凡土著流民，及雜項壯丁等，私藏鳥槍，一概赴官呈繳，給予例價銀兩。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略】此次平定回疆，生捻逆裔，軍務蔵功，自應照從前成例，將在事功臣，繪像紫光閣，紀實銘勳，用示酬庸懋典。除長齡、楊芳、楊遇春、武隆阿四人應行列入外，其餘戰功最多、勞績最著，及隨同轉戰各員，分別功績，開具銜名，詳註事實，迅速覆奏，候朕酌定，並將前降諭旨所繪戰圖作速呈覽。

丁酉，諭：琦善奏，請添雇衛河剥船一摺。【略】著照所請，准其於例雇民剥船三百隻之外，添雇船五百隻，即於司庫發銀五千兩，交臨清州具領承雇。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三月癸卯，准慶祥入伊犂祠祀。

《宣宗實録》卷一三四 甲辰，諭内閣：現在回疆底定，軍務蔵功，所有直隸審辦獻縣教匪案内擬發回疆爲奴各犯，無庸復行監禁，著即照例發遣，以清囹圄。

庚戌，諭内閣：鄧廷楨奏，本年戊子科江南鄉試，輪應安徽巡撫入闈監臨，惟籍隸江寧，住居省會，據實陳明請旨等語。本年戊子科江南鄉試，著派陶澍入闈監臨。

戊午，命内閣學士桂輪在御前侍衛上行走。

己未，諭内閣：阮元等奏，滇鹽溢餘銀兩，懇恩酌留，以濟邊費一摺。滇省辦理邊務需費，向無閒款可支，遇有巡防彈壓事件，皆係隨時設法，湊墊供用，往往不能應手。據該督等奏稱，該省鹽務，現在極力整理，大有起色，上年鹽課奏銷，溢出餘課銀一萬五六千兩，覈計本年，竟可較上年溢餘數倍之多，請將此項銀兩，酌撥量濟邊費。所辦甚好。嗣後著於每年五月奏銷時，查明鹽課溢餘銀共有若干兩，不必限以定額，以一半造收報部，一半存於藩庫，以備沿邊諸事之用。並將所留銀數，及動用款目，隨同奏銷，造具清册報部，以憑查覈。

庚申，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銛等奏，挑濬吴淞江工程完竣。

奏，故松江府知府贈太僕寺卿周中鋐，捍潮效靈，請於吴淞江岸建立專祠，列入春秋祀典。從之。

辛酉，賞前任倉場侍郎福綿頭等侍衛，爲庫車辦事大臣。

壬戌，以吏部左侍郎凱音布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甲子，調正紅旗滿洲都統賽沖阿爲正黄旗蒙古都統，以大學士長齡兼正紅旗滿洲都統。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以回疆平定，頒御製詩勒石喀爾鐵蓋山。

《宣宗實録》卷一三四 乙丑，以故喀爾喀郡王蕴端多爾濟子多爾濟喇布丹襲爵。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胡開益爲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桂齡爲大理寺卿。

己巳，禮部奏玉牒告成。得旨：照康熙五十四年之例，在宫中恭覽，不必升殿。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諭：試差年分，停翰林院輪班引見例。

《宣宗實録》卷一三五 四月壬申，命工部尚書穆彰阿在南書房行走。

修浙江海寧、仁和二州縣東西海塘坦水柴埽各工。從巡撫劉彬士請也。

戊寅，諭内閣：給事中吴傑奏，請將新疆免罪釋回遣犯，飭交該地方官稽查

管束一摺。新疆遣犯，或隨赴軍營效用，或在該城隨同官兵防堵出力，節經該將軍大臣等奏請准予免罪釋回，飭交地方官妥爲安插，嚴加管束。該犯等既經得有軍功執照，即應革面自新，乃屢有免罪回籍，身帶軍功執照，復出外疊次行竊之案。著該督撫嚴飭該州縣隨時稽查，認真管束，毋許一名出境。該犯等如果在籍安分守法，所給軍功執照尚可存留，儻敢恃符玩法，或稍滋事端，即將執照追繳塗銷，嚴行懲辦。經此次申諭之後，該地方官無得視爲文告故事，自取咎戾。

命葉爾羌辦事大臣恆敬來京，賞長蘆鹽運使扎隆阿頭等侍衛，爲葉爾羌辦事大臣。西安協領德惠頭等侍衛，爲烏什幫辦大臣。伊犁領隊大臣布彥泰副都統，爲烏什辦事大臣多貴爲伊犁領隊大臣，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庚辰，以長齡凱旋，命其子內閣學士桂輪馳驛往迎，並頒賞珍玩。

《宣宗實録》卷一三五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曹宗瀚奏陳河工積弊四款：如堆築料垛，外實中空；雖試隄工，灌水舞弊；堆積土牛，以舊作新；隄內植柳，日漸廢弛，皆係河工例辦之事，儻查察不嚴，即不免玩誤滋弊。著嚴飭廳營員弁，於每年購料辦工之時，務期遴用得人，無得任聽兵弁及辦工紳董長齡太保，賞三眼花翎；加楊芳太子太保。

《宣宗實録》卷一三六　壬子，御廓然大公殿，廷訊逆俘張格爾罪狀畢。諭內閣：逆裔張格爾，著即寸磔梟示。派協辦大學士、尚書富俊、尚書明山、侍郎鍾昌、奕經，前往監視行刑。慶祥以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遭變被困，力竭捐軀；領隊大臣副都統烏淩阿，因帶兵圍捕，臨陣陷歿，皆由該逆倡亂，以致傷我大臣，殊堪髮指。著慶祥之子侍衛文輝、烏淩阿之子侍衛忠泰，同往市曹看視，俾抒積憤。並將該逆摘心，交文輝於伊父慶祥墓前致祭，用慰忠魂。

以翰林院編修田嵩年爲廣東鄉試正考官，李鈞爲副考官；編修陳憲曾爲廣西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史致蕃爲副考官；翰林院修撰戴蘭芬爲福建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張祥河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乙卯，命奉天、吉林圍場添設卡倫，以資巡緝。

《宣宗實録》卷一三六　丁巳，命繪平定回疆勳捡逆裔功臣【略】四十人像於紫光閣。

諭：前據長齡等奏，移建葉爾羌城垣。並據恆敬等奏，勘定舊城迤西罕那

辛卯，諭：那彥成奏，回疆大概情形，所奏俱是。向來安集延進卡貿易，轉販內地大黃、茶葉、硝磺，接濟外夷漁利。其流寓各城者，均已私行置產安家，與卡內回民無異，乃相率助逆，戕害官兵，蹂踐回民，實屬可惡。現在各城寄居安集延之人，自數十户至數百户不等，那彥成已委員確查，驅逐出卡。朕思此項人數較多，相沿已久，固不可姑息容留，任其盤踞貽患，但欲全行逐出，設辦理不善，轉恐激成事端。【略】應照伊犁貿易亭，派官經理，只准來卡交易而退，不准在各城安家置產，永絶後患。

諭：普爾錢以一當五，行用多年。茲那彥成等請改鑄當十錢，相間通行，事屬創始，必須試行無弊，方爲妥協。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添設阿克蘇防兵，並移所屬拜城營弁兵隸之。

《宣宗實録》卷一三五　以國子監司業胡達源爲雲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瞿溶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丁善慶爲貴州鄉試正考官，陳官俊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五月乙巳，以淮鹽滯銷，申諭江蘇、安徽、湖廣各督撫飭屬緝私。

己酉，以逆裔張格爾解送至京，遣官告祭太廟、社稷，行獻俘禮。

庚戌，上御午門樓受俘，逆裔張格爾罪狀畢。諭內閣：逆裔張格爾，著即寸磔梟示。派協辦大學士、尚書富俊、尚書明山、侍郎鍾昌、奕經，前往監視行刑。慶祥以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遭變被困，力竭捐軀；領隊大臣副都統烏淩阿，因帶兵圍捕，臨陣陷歿，皆由該逆倡亂，以致傷我大臣，殊堪髮指。著慶祥之子侍衛文輝、烏淩阿之子侍衛忠泰，同往市曹看視，俾抒積憤。並將該逆摘心，交文輝於伊父慶祥墓前致祭，用慰忠魂。

以翰林院編修田嵩年爲廣東鄉試正考官，李鈞爲副考官；編修陳憲曾爲廣西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史致蕃爲副考官；翰林院修撰戴蘭芬爲福建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張祥河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乙卯，命奉天、吉林圍場添設卡倫，以資巡緝。

《宣宗實録》卷一三六　丁巳，命繪平定回疆勳捡逆裔功臣【略】四十人像於紫光閣。

諭：前據長齡等奏，移建葉爾羌城垣。並據恆敬等奏，勘定舊城迤西罕那

里克地方界址。當經諭令俟那彦成到彼，相度形勢，再行辦理。茲據該督查明，該處滿城，原建在回城之西隅，形勢逼仄，不足以壯觀瞻而資捍禦。復將恆敬等所勘舊城迤西三里許之罕那里克地基，詳加履勘。該處地勢高阜，渠流環繞，移建城垣衙署，形勢亦復相宜。著照所請，准其在罕那里克地方另建新城，所需工費，即著在該城查抄逆產變價項下支撥，毋庸動用正項。

戊午，命翰林院侍講學士、湖南學政程恩澤回京供職，編修汪世樽提督湖南學政。

己未，以光祿寺卿蔣祥墀爲太常寺卿。

甲子，以翰林院編修沈兆澐爲湖南鄉試正考官，山東道御史牛鑑爲副考官；刑部員外郎馬光瀾爲四川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卞士雲爲副考官。

戊辰，諭內閣：向例七品以下人員頂帶，各有等差，不得違例僭用。從前嘉慶年間，欽奉皇考仁宗睿皇帝諭旨，飭查嚴禁違例，及失察之該管官應得處分，均經載入則例通行。乃近日陋習相沿，八九品及未入流人員，往往不按品級，僭用素金帽頂，殊於體制有乖。著大學士九卿，詳查《會典》所載歷屆奏准成案，悉心參酌，妥議具奏，務期等秩分明，經久遵行，毋致稍有淆混。

《宣宗實録》卷一三七 六月庚午，正黄旗蒙古都統内大臣賽沖阿因病請開缺，命留内大臣任。以大學士、威勇公長齡爲閱兵大臣。總諳達右翼前鋒統領富僧德爲正黄旗蒙古都統，正白旗蒙古都統格布舍爲管理健鋭營大臣。

以鑲黄旗護軍統領奕經爲右翼前鋒統領，調鑲白旗護軍統領高喀肅爲鑲黄旗護軍統領，以刑部左侍郎英瑞爲鑲白旗護軍統領。

辛未，命湖北學政王贈芳來京，以京畿道御史賀熙齡提督湖北學政。

癸酉，諭：德英阿等奏，請撤卡倫侍衛，改派駐防官員接替一摺。伊犁等處卡倫，由京城侍衛派往防守，未能熟悉口外情形，難期得力。該將軍等請照南路章程盡一辦理，所有伊犁卡倫侍衛十一員，塔爾巴哈台卡倫侍衛八員，著照所請全行裁撤，俱改用本處駐防官員。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乙亥，免喀什噶爾回民正雜地賦。

移建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城。

《宣宗實録》卷一三七 丙子，命大學士托津毋庸兼管理藩院事，以大學士戚勇公長齡管理藩院事。

《東華續録》道光一七 裁減回疆添防兵額。改甘肅涼州鎮總兵爲喀什噶爾換防總兵。移莊浪協副將駐涼州，涼州中營遊擊駐莊浪，改涼州鎮爲協。

《宣宗實録》卷一三七 庚辰，諭：楊遇春奏，新疆駐防旗員，補署丞倅牧令，請照例迴避一摺。口外府廳州縣等官，向由陝甘兩省實缺旗員内揀選調補。茲據該督奏稱，近年率多以該處駐防年滿之員，輒令補署，與例不符。著照所請，嗣後新疆駐防旗員，當差年滿，經烏嚕木齊都統保奏堪膺民社者，悉令迴避近地，准其咨送口内，對品酌量補署，不得仍留該處，以杜瞻徇而符定制。

以前任浙江布政使富呢揚阿署福建布政使。

辛巳，以工部左侍郎李宗瀚爲浙江鄉試正考官，陝西道御史但明倫爲副考官；詹事府詹事胡開益爲江西鄉試正考官，兵部郎中王貽桂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吴文鎔爲湖北鄉試正考官，孫瑞珍爲副考官。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楊國楨奏，接徐炘信稱，四川查辦青蓮教匪，究出夥犯尹正、劉曰瑚，由西安取道，逃赴河南孟津，渡河北上，當即飭屬於孟津下古鎮地方拏獲。訊明尹正改名穎克明，劉曰瑚改名游順，均係四川華陽縣人，曾拜青蓮教犯楊守一爲師，傳習十參四報經語。因楊守一破案，該犯等與同教之方運紅，一同外出躲避。因西安地方，川陝人多，恐被識破，改名潛赴河南。方運紅因盤費不敷，並未同來。並據陝西差役齊稱，方運紅、徐會先已在陝省拏獲。

庚寅，命奉天府府尹盛泰來京，以三品京堂候補；以三品京堂候補鄭祖琛爲江西按察使。

天府府尹，兩淮鹽運使鄭祖琛爲江西按察使。

辛卯，以翰林院編修池生春爲陝西鄉試正考官，内閣中書易長華爲副考官；刑部右侍郎鍾昌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黄爵滋爲副考官。

壬辰，以吏部左侍郎凱音布、順天府府尹何凌漢監臨順天鄉試。

《宣宗實録》卷一三八 七月辛丑，諭：前因伊薩克實心出力，忠勤可嘉，諭令那彦成等看其能否堪勝幫辦大臣之任，據實覆奏。茲據奏，伊薩克遇事奮勉，頗具忠誠，其才實屬可用。伊薩克著即以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加恩作爲該處幫辦大臣。仍照伊斯堪達爾幫辦之例，一切營制軍民交涉事件，不准干預，凡遇回務與邊外各事宜，准其會銜具奏，名列幫辦大臣之次，以示優獎。

甲辰，以翰林院編修張日晸爲河南鄉試正考官，户部主事劉夢蘭爲副考官；國子監祭酒何彤然爲山東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帥方蔚爲副考官；編修吴式敏爲山西鄉試正考官，繼志爲副考官。

乙巳，以工部左侍郎奕經署步軍統領。

丁未，以熱河都統英和爲寧夏將軍，吉林協領伊勒東阿爲寧夏副都統，前任熱河都統昇寶爲熱河都統。

以禮部尚書松筠署熱河都統，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富俊署鑲白旗滿洲都統，兵部左侍郎奎照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戶部右侍郎耆英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宣宗實録》卷一三九　戊午，諭：敬徵奏，請將繙譯科場同考官裁撤一摺。清字易於辨認，非若鄉會文場之有謄録對讀，關防嚴密。而各部院精通繙譯之員，爲數無多，半皆熟手，易啓揣摩貪緣之弊，不可不防。且試卷至多不過一千餘本，閱卷大臣無難全數閱看。嗣後凡遇繙譯科場，此項同考官，著即裁撤。届期該部將應試人數，奏明請旨，候朕酌派大臣，公同校閱，以拔真才而杜弊端。

乙丑，諭：福建莆田縣治，於宋治平元年，有長樂錢氏室女，傾資築陂，該處土人立廟崇祀。據孫爾準等奏稱，現在尚著靈異。著照所請，即將長樂縣錢氏室女列入祀典，每年於東作方興之時，飭令地方官致祭一次，以慰輿情而昭祈報。

准成都將軍瑚松額來京陛見，以四川總督戴三錫署成都將軍。

丙寅，諭：德英阿等奏，籌酌稽查北路茶葉、大黃章程一摺。所議詳細周妥。前據那彦成奏稱，張格爾滋事，悉由安集延內外勾結，請嚴禁安集延貿易茶葉、大黃出卡。降旨飭令體察情形，嚴立章程，實力稽查，以杜偷漏。【略】欲禁安集延交通之弊，必先禁外夷所用之茶。現在出卡者多係細茶雜茶，皆北商自歸化城私販，由古城轉運伊犁等處，爲安集延偷販出卡之用。著即嚴行禁止，不准販入伊犁及塔爾巴哈台境內，以絶安集延私販之弊。其大茶斤茶，安集延外夷向不興販，亦係北商運賣，便於兵民，嗣後准其販運。其副茶一項，向由伊犁置辦官貨時，搭買三萬餘斤，聽官兵領買。著自明年爲始，再加置副茶數萬斤，隨時酌定數目，即配官引運至伊犁，存貯備用，毋使奸商居奇，以致兵民食貴。至大黃一項，兵民歲需無幾，著一律稽查，妥爲辦理。所有行茶之法，應安設官商經理，著烏嚕木齊都統、陝甘總督酌定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行商，無論蘭商北商，均屬便於稽察。其未定官商以前，商民所販之茶葉、大黃，著於經過烏嚕木齊時，由該都統發給印票，註明名色斤數，以便查察，並於緊要隘口，派委官兵驗明，與票相符，方准放行。【略】現在安集延，內有願歸該部落者，給與路票，分起解送。其居住在十年以外者，准其編入伊犁種地回子戶籍，一體耕種當差，不准婚娶置産。

《宣宗實録》卷一四〇　八月己巳，命定親王奕紹署理上駟院事。以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富俊署工部尚書，刑部尚書明山署鑲白旗漢軍都統，戶部右侍郎耆英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兵部左侍郎奎照署鑲黃旗漢軍副都統。

庚午，諭内閣：【略】嗣後無論何處，凡豫備次起召對之人，及奏事處帶領之總管首領太監等，俱著在廊下祗候，不准擅進明殿。【略】著將此旨於宫内、圓明園、軍機處、奏事處各録一通，敬謹懸挂，永遠遵循毋忽。

命大理寺少卿沈維鐈提督順天學政，工部右侍郎申啓賢提督江蘇學政，詹事府詹事胡開益提督安徽學政，工部左侍郎李宗瀚提督浙江學政，内閣學士陳用光提督福建學政，翰林院編修吴文鎔提督河南學政，國子監祭酒何彤然提督山東學政，翰林院編修周之楨提督陝甘學政，郭尚先提督四川學政，徐士芬提督廣東學政，曾元海提督廣西學政，王煜提督雲南學政，國子監司業胡達源提督貴州學政。奉天府府丞兼學政彭浚、江西學政吴孝銘、山西學政李煌、湖北學政賀熙齡、湖南學政汪世樽仍留任。

以吏部右侍郎白鎔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户部左侍郎顧皋署禮部右侍郎。

癸酉，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盧蔭溥爲順天鄉試正考官，户部尚書王鼎、右侍郎李宗昉爲副考官。

以兵部尚書王宗誠署兼管順天府府尹事。

乙亥，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署吏部尚書。

丙子，命國子監祭酒程恩澤仍在南書房行走。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己卯，以成格爲熱河都統，調盧坤爲廣東巡撫，以徐炘爲山西巡撫，史譜爲陝西布政使前任雲南布政使。

召戴聰來京，以烏爾恭額爲山西布政使由貴州貴東道遷。

《宣宗實録》卷一四一　癸未，以工部尚書王引之署户部尚書。

甲申，命軍機大臣穆彰阿無庸兼内務府大臣，以馬蘭鎮總兵官寶興爲總管内務府大臣，福建漳州鎮總兵官黄文煜爲馬蘭鎮總兵官，服闋總兵官唐文淑爲漳州鎮總兵官。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賓等奏稱，嘽嘓哂國夷人十四名，並福建客民十

二名，同搭福建廈門緑頭船，自越南國開行放洋，於六月二十三日，駛至老萬山外洋寄椗。福建客民、轉雇漁船，先到澳門。該緑頭船舵工水手，於二十四日夜，將夷人殺死十二名，另有二名鳧水逃走，一名已經淹斃，一名遇救得生，逃至澳門稟報。現將搭船之福建客民李生等十二名查獲，訊據供稱，該緑頭船主名劉亞五，現住廈門，並不在船。其船上代管之人名吴捆，舵水林亞享等約五十餘人，該船尾刊刻「源榮」二字等語。該夷人被害處所，雖在黑水夷洋，並非濱海營縣所轄，惟該夷雇覓内地船隻，竟被舵水人等中途謀害，殊有關於國體。【略】著李鴻賓督飭水師提鎮，嚴飭出洋舟師並陸路營縣，一體迅速查拏務獲。

丁亥，又諭：那彦成等奏，請更調各城辦事幫辦大臣一摺。蘇清阿著來京供職，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員缺，著額爾古倫補授。那桑阿著調補烏什幫辦大臣。多隆武著調補英吉沙爾領隊大臣，所遺和闐領隊大臣員缺，著德惠調補。至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向祇辦理本城事件，嗣經慶祥奏明，將八城事件協同參贊經理。兹據那彦成等奏稱，該幫辦大臣，與各城大臣相等，若亦隨同參贊節制各城，於體制未協。著照所請，嗣後喀什噶爾幫辦大臣，祇辦本城事件，不得干預別城公事。

又奏，各城現充伯克之回子等，均因伊薩克得蒙恩獎，紛紛請留髮辮，以表愛戴之忱。但漫無區别，轉不足以示優獎，應請嗣後凡阿奇木伯克以下至四品伯克，及盡忠有功伯克之子孫方准蓄留髮辮，以昭寵榮。其餘均不准妄自蓄留，以示限制。從之。

戊子，以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福綿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巴哈布爲庫爾喀喇烏蘇領隊大臣。

庚寅，諭：阮元等奏，籌議增給運銅經費銀兩一摺。滇省歷年運員，沿途借支水腳銀兩，雖經隨時報部，於報銷找領銀内扣還，但找領之項，不敷撥抵，仍應於運員名下著追，往往有名無實，以致借款虚懸。該督等議請增給運費，即將借支之例停止。計每年正運每起增給銀二千五百兩，加運每起增給銀一千五百兩，正加六起，共需銀一萬三千兩。

壬辰，命直隸承德府屬刑錢案件，改歸熱河都統辦理。從護總督屠之申請也。

甲午，以肅親王敬敏爲宗人府左宗正，大學士長齡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禮部尚書松筠爲閲兵大臣。

定喀什噶爾城名恢武，葉爾羌城名嘉藝，英吉沙爾城名輯遠，和闐城名威靖，阿克蘇城名普安，烏什城名孚化，庫車城名肇平，喀喇沙爾城名協順。命繕滿洲、蒙古、漢文、回子四體字頒發。

乙未，調鑲黄旗漢軍都統富俊爲鑲紅旗滿洲都統，以正紅旗滿洲副都統書英爲鑲黄旗漢軍都統，總管内務府大臣寶興兼正紅旗滿洲副都統。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九月庚子，諭：那彦成等奏，請建貿易亭，控馭外夷通商杜弊一摺。喀什噶爾、葉爾羌，地臨極邊，卡外各部落商販往來均必由霍罕經過。該部落皆以貿易爲生，未便因禁絶霍罕與通市，而令恭順各部落生計缺乏。兹據該督等查明要隘處所，請照伊犂與哈薩克貿易章程辦理，係爲因時制宜起見。著照所請，於喀浪圭卡倫外明約洛地方建設貿易亭，修展堡卡，派都司、守備一員，帶兵二百名，前往彈壓稽查。一切貿易置貨，均照伊犂官鋪章程辦理。惟所奏嗣後貿易各物當議定價值，以貨易貨，永禁内地元寶出卡。商民回子中有以銀置貨者，一經查出，將所置之貨概行入官，仍從重治罪。果能如此辦理，自係籌邊良法，但恐有名無實，日久玩生。嗣後該大臣等，總當認真查禁，永遠遵守，毋任玩法滋弊。餘俱照所議行。

《宣宗實録》卷一四二　丁未，諭内閣：前據奕緒等奏，孝穆皇后陵寢木門外牆根潮溼情形。【略】寶華峪地宫新建，甫經夏令，即有由内浸水之處，迨經擦拭，隔宿又復普行積水二分，據敬徵等查明情形若此。【略】總監督内閣侍讀學士牛坤，及始終承辦後段監督内務府郎中百壽、員外郎延鳳，併接辦後段監督郎中慶玉、監修主事定善、候補筆帖式長淳、副司庫瑪彦布，俱著革職，交留京辦事王大臣會同刑部嚴審。牛坤現在隨扈，著行在刑部派員押令回京，聽候審辦。英和承辦萬年吉地之工，始終其事，其罪尤重，著先行革去頂帶，拔去花翎。其餘先後承修各員，查明在工年月具奏，再降諭旨。

戊申，以刑部尚書明山爲滿洲繙譯鄉試正考官，詹事府詹事穆馨阿爲副考官，國子監司業嵩安爲蒙古考官。

己酉，諭内閣：【略】綿課之子莊親王奕賣著降爲郡王，戴均元著即革職，英和之子兵部侍郎奎照、通政使奎耀，俱著革職，作爲拜唐阿，交敬徵等帶赴工次效力。

調盛京户部侍郎常文爲兵部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多山爲盛京户部侍郎，盛京工部侍郎誠端管奉天府府尹事。以兵部右侍郎保昌兼署工部右侍

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辛亥，諭：嗣後殺死一家三四命以上之案，審明被殺之家實係絶嗣，將兇犯之子年未及歲者，送交内務府閹割。奏明請旨分賞，著刑部纂入例册，循照辦理。

丙辰，添設伊犂錫伯索倫部落防禦各二，撥兵隸之。

己未，定回疆防兵操練行圍。

准回疆駐防人員挈眷。

《宣宗實録》卷一四三 壬戌，諭内閣：【略】除英和、戴均元等業經降旨查抄家産，挈交刑部究訊，恩銘在任時，尚未興工，敬徵接辦，在地宫工竣之後，均無庸議外，其餘在事各員，均應照例分别罰賠，以示懲儆。綿課辦工最久，著罰賠銀十萬兩；穆克登額係相度之員，著罰賠銀三萬兩；阿克當阿亦係相度之員，兼派辦工，著罰賠銀四萬兩；其接辦未久之穆彰阿，著罰賠銀八千兩；阿爾邦阿，著罰賠銀一千兩；至前任馬蘭鎮總兵兼辦工程之嵩年、繼昌，著各罰賠銀三萬兩；廣泰，著罰賠銀六千兩；慶惠，著罰賠銀八千兩；寶興，著罰賠銀二千兩。所有此項罰賠銀兩，俱著按限完繳。

癸亥，諭：孫爾準等奏，挈獲在洋謀害夷人多命之首從兇犯，審訊大概情形一摺。

甲子，諭内閣：我朝掄才取士，於定立制科之外，復設繙譯科目，既以廣八旗士子登進之階，亦識不忘本業，立法洵爲至善。無如近日旗人力學者少，轉視繙譯科目爲迂途，不復勉圖進取，即如從前乾隆年間，繙譯鄉試，滿洲約五六百人，蒙古繙譯者僅二十餘人，人數既較前多寡懸殊，取中之卷自係簡拔其尤，乃昨日覆試中式滿洲繙譯舉子八名，内即有文理欠通、錯誤太甚者四名，罰令停科。其餘未經中式之卷，文義字畫，概可想見。【略】八旗人等，嗣後務當父教其子，兄誡其弟，勤加策勵，共效觀摩，期於精研本業，以備旁求。

《宣宗實録》卷一四四 十月庚午，諭内閣：奕紹等會同嚴審英和等辦理吉地工程草率，分别定擬一摺。【略】英和著加恩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以示朕法外之仁。伊現患病未愈，伊子奎照、奎耀，亦不必交敬徵等帶赴工次效力。著即隨侍前往黑龍江，伊孫檻生候補員外郎錫祉，著即革職。牛坤，【略】著發往伊犂效力贖罪。已革監督百壽、延鳳，【略】俱著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已革監修定善、長淳、瑪彦布，監工是其專責，目擊工程草率，所司何事，俱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已革監督慶玉，到工接辦，在地平落成之後，免其發往軍臺，著在工次效力。

甲戌，諭：德英阿等奏，籌款增給伊犂各員養廉、鹽菜銀兩。

諭：英惠奏，籌款酌加章京、筆帖式等鹽菜銀兩。

丁丑，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爲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内閣學士龔守正爲副考官。

庚辰，諭内閣：嗣後凡遇朕御養心殿召見時，除内廷諸臣，例得由内右門行走者，仍照舊行走外，其餘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各大臣内有年逾六十五歲者，均加恩著奏事處官員，帶領一體由内右門出入，以示體恤。

辛巳，命翰林院編修池生春在南書房行走。

以兩淮鹽運使佟景文爲廣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一四五 癸未，又諭：那彦成等奏，移改軍臺道路，並擇地改建軍臺一摺。所辦俱是。阿克蘇至葉爾羌，向設軍臺處所，近年渾河水大，東注不暢，每當漫溢，大路不通，而河形遷徙，日久難免衝刷。兹據那彦成等查明，葉爾羌境喀拉塔克軍臺迤北，舊有徑路一道，與阿克蘇之渾巴什河相通，請動項遷移，爲一勞永逸之計。著照所請，所有阿克蘇境内移設軍臺二處，葉爾羌境内移設軍臺四處，裁撤軍臺二處。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丙戌，諭：直隸總督那彦成，經朕派赴喀什噶爾辦理善後事宜，歷次具奏，籌畫諸務，悉臻妥協，雖未經親歷戎行，其勞績實爲卓著，那彦成著加恩賞太子太保銜。

《宣宗實録》卷一四五 辛卯，諭内閣：惠郡王綿愉本日分府，年歲尚幼，前已派内務府大臣阿爾邦阿管理家務。著阿爾邦阿管束首領太監，並府中一切事務。其長史、護衛官員人等，著派定親王奕紹稽查管束。

壬辰，諭内閣：琦善奏，遵旨籌議條規，禁阻出海流民一摺。【略】著照所議，將越度關塞，私出口外，及夾帶流民，私渡奉天，分别問擬流徒各律例，由登萊青道摘敘簡明告示，就近徧行曉諭，並刊板刷印。每有商漁船隻，俱發給一張，實貼船上，俾各知禁令，如有故違，照例究辦。至牌頭保甲等，嚴飭該地方官責令就近稽查，遇有出口民人，曉以禁令，實力勸阻。【略】其有久在奉天等處種地成家挈眷貿易者，或隻身回籍，准其據實呈明地方官，給予印照出口，將所呈

情由於照內敘明，不准於本籍出口時，增添人數。至奉天等處海口營縣，凡遇船隻收口，逐加查驗，如有無照流民，即行嚴拏，同夾帶船户照例分別治罪。自此次奏定章程，著該撫督飭登萊青道總司其事，會同地方文武各員弁實力奉行。

甲午，諭：松筠奏，承德府屬一州五縣，請仍專用旗員，以符舊制一摺。所奏甚是。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十一月戊戌，英瑞以病免，調海齡爲刑部左侍郎，特登額爲盛京刑部侍郎，凱音布爲盛京禮部侍郎，轉貴慶爲吏部左侍郎，調裕恩爲吏部右侍郎，色克精額爲禮部右侍郎，轉那丹珠爲理藩院左侍郎，以寶興爲理藩院右侍郎由副都統遷。

以嵩惠爲左副都御史由光禄寺卿等轉遷。

《宣宗實録》卷一四六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張曾奏，風聞廣東省行使錢文内，有光中通寶、景盛通寶兩種最多，間有景興通寶、景興巨寶、景興大寶、嘉隆通寶，謂之夷錢，攙雜行使，十居六七，潮州尤甚，並有數處專使夷錢，内地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倣鑄等語。廣東、福建濱海地方，俱與外夷接壤，各該夷人通市貿易，自應以銀易換制錢，豈可令外夷錢文，公然於内地攙雜行使，且有奸民利其錢質澆薄，依樣倣鑄。著該督撫嚴飭所屬確切查明，如有前項弊端，立即嚴拏究辦。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甲辰，恭上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

乙巳，以加上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宣宗實録》卷一四六　命惇親王綿愷在内廷行走。

《宣宗實録》卷一四七　己未，諭内閣：奕紹等奏，會同嚴審戴均元，帶同堪輿相度寶華峪情形一摺。此案戴均元相度福基，自應倍加詳慎，乃既未將石毋滴水處所，豫爲測量詳明。迨目擊地盤壙幫滴水情形，仍商同用土攔護，並未據實奏請，及早籌辦，僅於會奏摺内，聲明間有石塊，有意增減緊要情節。現經奕紹等訊明，比例擬斬監候，實屬罪所應得，即減等量予遣戍，亦是從輕寬貸。惟念戴均元尚未始終經手工程，且已年逾八旬，著不加刑，著加恩免其死罪，併免發遣，即行逐回原籍，用施法外之仁。其子戴詩亭著革去員外郎，其孫戴嘉秀著革去知縣，戴嘉會著革去鹽大使，戴嘉德著革去舉人，以示薄懲。

《東華續録》道光一八　甲子，申諭明年前詣盛京辦差官員，毋得任意科派，並禁内監執事人等藉端需索。

《宣宗實録》卷一四八　十二月辛未，又諭：那彦成等奏，查明西四城先後抄獲逆産，並叛産變價銀兩，動支城工衙署各工費一摺。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新建城垣衙署兵房等項工程，及和闐修補城工，先後完竣。所需工費，經那彦成等於抄獲逆犯資財及叛産變價銀内，共支銀十六萬六千餘兩，尚餘銀一萬四千九百餘兩，留爲未辦各工及官鋪資本之用。

論：刑部議覆順天府奏，傳習天主教犯張成善等於改悔後，仍用舊時邪教音樂，收藏經卷一案。請照原擬，將張成善等八犯，於聽從入教，不知悛改，改發回城爲奴例上量減；張文恭一犯，於收藏經卷發邊遠充軍例上量減，俱減爲杖一百徒三年，殊覺過輕。此案張成善等既經改悔，何以仍敢沿用邪教音樂，且張文恭家復有藏匿未繳之經卷十字架，是其未能真心改悔，已可概見。即不照本例定擬，亦不應遽減杖徒，著刑部詳查成案，另行酌中妥議具奏。尋奏，改擬杖一百流二千里，於犯事地方加枷號三箇月。從之。

安徽巡撫鄧廷楨奏，各屬編查保甲情形。得旨：立法不爲不周，總要持之以久，行之以實，勉之！

癸酉，諭：御史奇成額奏，請嚴禁盩役以肅漕務一摺。【略】糧船抵通時，倉中兵丁書役，及倉場侍郎、坐糧廳各衙門在官人役，輒向旗丁需索使費。兑米時，又以給費之多寡，爲遷船之後先。旗丁等所費既鉅，勢不得不勒索州縣，州縣無所取給，亦即浮收升斗，以供兑費。【略】著倉場侍郎各衙門，嚴查在官書役等，定額足敷辦公，其餘悉皆裁汰，毋使冒濫滋弊。

乙亥，以翰林院侍讀學士隆文爲詹事府詹事，國子監祭酒鐵麟爲光禄寺卿。

戊寅，諭内閣：禧恩等奏，勘估石道工程，請派員承修一摺。所有西直門至圓明園，及阜成門、西便門、福園門、西南門、扇子河南岸，並佟府棚欄内外石道橋座涵洞等項工程，著派盧蔭溥、那清安、王宗誠、王引之、貴慶、裕恩、白鎔、耆英、達三，剛分段落，於今冬備料，明歲分別乘時興修。工竣造册咨報原估大臣驗收，俟查驗覆奏後，仍將查過丈尺做法，移咨承修大臣，據實奏銷，照例保固。限内如有損壞，著落原辦官賠修，並責成耆英派步軍統領衙門官員，於石道甫經修竣，灰漿未乾時，嚴切稽察，不准車馬踐踏，以致壓損。

《宣宗實録》卷一四九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王兆琛奏稱，山東省近年徵收錢糧，折錢日加日多，如寧海州每銀一兩，折收京錢四千二百；諸城縣

每銀一兩，折收京錢四千二百六十。本年黃縣以加增錢糧滋事，則藉銀價昂貴爲辭，現在他州縣亦皆持此說，巧爲掩飾。年來通省銀價，庫平一兩，值京錢二千五六七百文不等。

丙戌，命翰林院侍講許乃普仍在南書房行走。

丁亥，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署經筵講官。

頒賞皇子及王公大臣、內廷翰林、各省督撫《仁宗睿皇帝聖訓》各一部。

《東華續錄》道光一八　乙未，准福建臺灣另編田字號中額一名。

道光九年（己丑、一八二九）

《宣宗實錄》卷一五〇　正月丁酉，緩徵山東臨邑、陵【略】二十州縣，並德州、濟寧、臨清三衛上年被水被雹屯莊本年額賦。

《東華續錄》道光一九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張井等奏，南河見在清高於黃，開放禦壩日期一摺。前因禦黃壩日久未啓，節經降旨令該河督等將河湖全局設法妥辦，期收刷黃去淤之益。茲據奏，年來堅閉上游各閘，不使分流，力守禦壩，不使倒灌，正所以杜致病之源，使大溜挾沙，併力趨海。特受病太深，爲效較遲。見在較量內塘清水已高黃水尺餘，即於二十二日啓除臨黃堰，放清水外出，禦壩內外河口淤沙稍資刷滌。計見存水誌比上年底水落低二尺一寸，是於黃河不無小效等語。

《宣宗實錄》卷一五〇　乙巳，吏部尚書文孚因病賞假，以禮部尚書松筠署吏部尚書。

《東華續錄》道光一九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據那彥成等奏，差人赴卡外籌辦各逆犯情形一摺。朕命那彥成前往喀什噶爾，止爲籌辦卡內善後事宜。業經將八城善後諸大端籌辦周妥，即爲不負委任，是以疊經賞賚，前降恩旨甚明。至逆夷家屬及從逆餘黨潛匿卡外，原無足重輕，止可檄諭外夷各部落，如能擒獻固佳，否則任其偷生視息，亦不過釜底游魂，有何緊要？在我示以寬大，無意購致。尚恐外夷居爲奇貨，若屢次差人赴彼暗索窮搜，終不能得，豈不爲外夷所竊笑？其布嚕特各愛曼有來歸附者，止可撫戢羈縻，亦不必特地招致，指給游牧地方。設日久貔壑難盈，又將如何籌辦？前經屢論及此，該督何以總未領會？豈非必欲邀功，轉生出許多枝節？見在善後諸事業經辦竣，已另行飭諭武隆阿等遵旨鎮靜辦理。該督接奉此旨，著即迅速起程來京，勿再遲留。

《宣宗實錄》卷一五〇　丁巳，諭內閣：楊國楨奏，請旨升補糧鹽道以裨漕運等語。河南糧鹽道員缺，例歸部選。茲據該撫以新漕緊要，必須人地相宜。著照所請，准以栗毓美補授河南糧鹽道。該部知道。

戊午，諭內閣：朕因宗室近來積習往往以不干己事具控，藉端訛詐，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刑部酌議條例具奏。茲據查明定例，分別從嚴酌議。嗣後宗室覺羅人等告訐之案，察其事不干己、顯係詐騙不遂者，該管衙門立案不行，仍將該原告咨送宗人府，照違制律杖一百，實行重責四十板。如敢妄捏干己情由聳准，及至提集人證質審，仍係訛詐不遂，串結捏控者，即將該原告先行摘去頂帶，嚴行審訊，並追究主使教誘之犯。儻狡辯不承，照例先行板責訊問。審係控款虛誣，除坐誣罪應斬絞者，仍照向例請旨辦理外，其餘誣控之案，無論詐贓多寡，已未入手，但經商謀捏控，不分首從，俱實發吉林安置，到配仍重責四十板，以示懲儆。其主使教誘以及添威助勢之犯，無論軍民人等，不分首從，均照例發近邊充軍，仍先加枷號三箇月，滿日再行發遣。係旗人照例銷除旗檔，一律辦理。即使所控得實，但因串詐不遂捏情圖准者，亦即照此例定擬，不准以事出有因，量爲援減。著宗人府刑部即各纂入例冊，永遠遵行，並由宗人府刊刷條例，通傳近支遠支各族，及八旗滿洲旗分，咨行步軍統領衙門出示曉諭，務令周知。

《東華續錄》道光一九　己未，命楊芳叩謁東陵、西陵。

庚申，諭：昨日兵部將擬補甘肅甯遠堡守備楊發、陝西撫標左營守備田大武帶領引見。該二員年力精壯，均堪造就。著交楊芳臨時訓練，策勵成材。並著兵部將楊發、田大武俱調補固原提標營守備，俾得就近隨同學習，用示朕培養人材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章沅奏，粵洋通市不得違例私易銀錢，請旨飭議章程一摺。向來外洋與內地通市，止准以貨易貨，例禁甚嚴。近日洋商貨物務爲奇巧炫惑，漁利取值不啻數十百倍。據該御史奏稱，該洋人賦性狡黠，純用機心，賣物則必索官銀制錢，買物則槩用番銀夷錢。銀低錢薄，僅當內地銀錢之什七。或仍以番銀給還，則斷不收納。是以番銀之行日廣，官銀之耗日多。至鴉片煙一物，流毒尤甚。該處僞標他物名色，夾帶入粵，每歲易銀至數百萬之多，非尋常偷漏可比，若不極力嚴禁，弊將何所終極！嗣後該省通市，務當恪遵定例，止

准易貨，毋許易銀。其番銀之在內地者，行用已久，自難驟加遏絕。至內地官銀，則分毫不准私出。其違禁貨物，尤應隨時稽察，不准私入。著李鴻賓、盧坤、延隆會同詳查，妥議章程具奏。

壬戌，以劉斯嶋爲山東布政使服闋貴州布政使。

二月乙丑，諭：前據那彥成等奏，請將黑帽回子挑補伯克。當降旨飭查，各城是否向有成例，籌議具奏。茲據奏稱，向來伯克挑用黑帽回子居多，白帽回子歷久相安，其阿渾向不當差，亦不挑用伯克。各阿渾子孫人多者，止有一二人充當阿渾，其餘或自謀生理，或充當伯克，均聽其便等語。著通諭各城，以後無論何項回子當阿渾者，止准念習經典，不准干預公事；其阿渾子弟有當差及充當伯克者，亦不准再兼阿渾，以昭限制。

諭：寄諭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扎隆阿、幫辦大臣額爾古倫伊薩克，據那彥成等奏，差人前往霍罕要出黑帽阿渾奈瑪特等四人，並霍罕伯克差人請安遞伯勒克等情。朕命那彥成前赴喀什噶爾籌辦善後事宜，並未責成伊於卡外搜捕要犯，及逆裔家屬。乃那彥成有意邀功，屢次遣人赴卡外刻意搜求，殊大負委任之意。本日復據奏報設怯要出黑帽阿渾奈瑪特等四人，給予翎頂，及賞給元寶、紬段、茶葉等物，並有諭霍罕伯克說帖，欲其將逆屬弋獲送出，斷絕根株。如此布置，殊可不必。見在善後奏定章程業已周妥，該大臣等務當遵照前旨，嚴密稽察，勿任大黃、茶葉偷漏出卡，亦不得仍令該夷隱混貿易，即爲妥善。至於卡外各犯，既已畏罪遠竄，總當置之不問，斷不可意存招致，妄生邊釁。如辦理稍有不善，或致大黃、茶葉仍有偷漏，惟伊等三人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宣宗實録》卷一五一　丁卯，以平定回疆、勦捡逆裔，告成太學，命勒石於大成門外。

辛未，諭內閣：給事中吴敬恆奏，請嚴定緝捕章程一摺。京師爲輦轂重地，理宜肅清，豈容宵小潛跡，屢經降旨，諭令各該衙門認真緝捕，並嚴禁捕役縱庇。乃近來五城竊案，愈積愈多，即間有報獲之犯，亦贓物微細，暫爲搪塞，其計贓逾貫、情節較重者，迄無弋獲。總由該捕役等縱容包庇，平日利其贓物，臨事得錢賣放。此等積弊，實爲可惡！著通諭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嗣後務當嚴行督緝，有犯必獲。每年將報竊各案，統計已獲、未獲，及獲犯過半各若干，於春秋二季開列清單具奏，分別勤惰，照例覈辦。如捕役等仍復豢賊養奸，立即從重究治。儻該管官視爲具文，漫不經心，或隱漏規避，致蹈故習，即著嚴參，照例懲處，毋稍寬貸。

戊寅，諭內閣：那彥成等奏，請重申抽收外夷稅課定例一摺。回疆自開關以來，曾經奏定章程。外夷貨物，入卡貿易，每三十分抽稅一分，原非重科，特藉以稽察各夷出入，慎重邊防，立法本爲至善。乃近年以來，各城大臣，往往因外夷懇求免稅，即量准減免，且有全行免稅者，殊屬不知大體。著通諭喀什噶爾、葉爾羌、烏什各城大臣，嗣後各夷入卡販易，務當遵照舊制，每三十分抽稅一分，無論何處部落，概不准絲毫減免。如各城大臣濫行減免稅課，著該參贊大臣據實參奏。儻參贊大臣有減免情事，著伊犂將軍及各城大臣據實參奏。均照違制例，交部嚴加議處，毋得日久玩視，以肅法令。

《宣宗實録》卷一五二　丙戌，諭內閣：前歲回疆軍興，口外轉運糧餉，需用駝隻較多，曾經烏里雅蘇台蒙古王公進駝三千二百隻，科布多蒙古王公進駝八百三十二隻。該蒙古等踴躍急公，軍需益資迅速，洵堪嘉獎。現在大功告成，糧軍已停。據英惠查奏，各處按成賠交官駝共有五千九百一十五隻。著加恩於此項駝隻內，照該王公等前次所進之數，分別賞還，收回遊牧，俾資生計。即著該處將軍大臣，飭令該蒙古派人前往烏魯木齊自行收領，用示朕體恤外藩之至意。

己丑，諭內閣：各部院學習行走人員，才具優劣，差使勤惰，並其平素行止若何，該堂官俱當留心察看，於其行走年滿時，嚴定去取，分別咨留，始無浮濫。近來各衙門報滿之員，該堂官多係保留，而咨回吏部者甚少，未免無所區別。著通諭各部院堂官，嗣後務將所屬賢否秉公查察，於應留者准其奏留，不應留者即據實咨部，不准姑容。並著吏部詳加稽覈，除各該衙門奏留人員不計外，其咨出之員，於每年年終彙奏一次，以資查考而昭覈實。

甲午，命吉林將軍博啟圖來京，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署鑲紅旗漢軍都統。調成都將軍瑚松額爲吉林將軍，寧夏將軍昇寅爲成都將軍，以歸化城副都統富爾嵩阿爲寧夏將軍，調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桓格爲歸化城副都統。

《東華續録》道光一九　三月己亥，上親耕耤田。

《宣宗實録》卷一五三　庚子，以大學士曹振鏞爲會試正考官，兵部尚書玉麟、右侍郎朱士彦、户部右侍郎李宗昉、光禄寺卿吴椿爲副考官。

以禮部尚書松筠署兵部尚書，工部尚書穆彰阿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命四川布政使董淳來京，以河南按察使桂良爲四川布政使，山東兖沂曹濟道惠吉爲河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一九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惠顯等奏，拉達克部長呈遞奏書、哈達、花紬，謝恩一摺。前因拉達克拏解逆回，加恩賞給該部長及小頭目薩莫等頂翎紬段。兹據惠顯等奏，該部長敬備奏書一分、哈達一方、花紬一匹，祈爲代進。因與體制不符，未敢遽行呈進，亦不便即行駁回，見將遞到各件暫爲收存，請旨辦理等語。西藏沿邊小部落遇有事件，向未呈遞奏書。拉達克本非廓爾喀之列在藩封者可比，今呈遞奏書等件，原與向來體制不合，該大臣等所見尚是。但該部長究因賞給頂翎備物謝恩，且奏書等件業已遞到收存，若遽行駁回，轉恐該部長別生疑慮。所有此次呈遞之件，著該大臣等遇便呈進，並著傳諭該部長以爾部落原不應呈遞奏書，兹經本大臣據情奏聞，大皇帝嘉爾恭順，姑准呈進，此乃格外施恩，並示體恤之意。

《宣宗實録》卷一五四 戊午，命山東巡撫琦善來京，以漕運總督訥爾經額爲山東巡撫，倉場侍郎朱桂楨爲漕運總督，未到任前，命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銛兼署。調刑部右侍郎邱樹棠爲倉場侍郎，以貴州布政使祁墳爲刑部右侍郎，福建按察使鄂順安爲貴州布政使，調安徽按察使岳良爲福建按察使，以山東濟東泰武臨道恩特亨額爲安徽按察使。

庚申，命禮部尚書松筠、吏部右侍郎白鎔馳往直隸，審新城縣白馬氏控案。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禮部尚書，大學士長齡署兵部尚書，以刑部尚書明山署鑲白旗滿洲都統，以詹事府詹事隆文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翰林院侍讀學士德興爲太僕寺卿。命太常寺少卿程德楷提督江西學政。

《東華續録》道光一九 四月癸酉，召戴三錫來京，以琦善爲四川總督。

丙子，諭：孫爾準等甄别府廳知縣一摺。知縣改補教職，從前定例，除自行呈請改教者不拘年限外，其由督撫甄别之員實任已逾半年，即以原品休致，槩不准復行改教。道光二年復經御史趙丙陳奏，降旨通行。兹該督等以宣德縣知縣李瓊標才識迂拘，難膺民社，因係舉人出身，請以教職改用。該員在任已及四年，既係才不勝任，即應勒令休致，所請以教職改用之處，著不准行。嗣後各省督撫甄别屬員，務須遵例覈辦，如有蒙混具奏者，定即重懲不貸。

《宣宗實録》卷一五五 己卯，諭内閣：松筠奏，拾獲匿名揭帖，因關係通省政治官方，據實密奏一摺。匿名告訐，最爲風俗人心之害，曾奉皇考仁宗睿皇帝諭旨，有拾獲者即行銷毁，不准具奏。兹松筠因揭帖内指控該省大吏，不敢不密控？逞此鬼蜮伎倆，甚爲可惡！著將所拾揭帖發交松筠，即行銷毁。嗣後凡有拾獲匿名揭帖者，仍照定例將原帖銷毁，斷不准率行入奏，致干吏議。

壬午，以禮部尚書松筠署直隸總督，調甘肅布政使顔伯燾爲直隸布政使，未到任前，命按察使戴宗沅署理，以天津道李振翥署按察使。

癸未，以故奉恩將軍文彦子祥來襲職。

以大學士長齡、協辦大學士盧蔭溥、内閣學士宋方增、吏部左侍郎杜堮、户部尚書王鼎、兵部左侍郎寶興、刑部尚書陳若霖、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爲殿試讀卷官。

甲申，策試天下貢士劉有慶等二百二十一人於保和殿。

乙酉，引見丙戌科散館，及補行散館人員。

丙戌，户部左侍郎顧皋以病解任，調禮部左侍郎汪守和爲户部左侍郎，轉禮部右侍郎史致儼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懌曾爲禮部右侍郎。

戊子，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李振鈞、錢福昌、朱蘭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朱淳等一百六人進士出身，三甲何俊等一百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道光一九 五月，丁酉，奉移孝穆皇后梓宫於寶華峪正殿，神牌於東配殿，命皇長子奕緯行禮。

己亥，諭：每年恭祭太廟祝文内敬書列后徽號，向不恭讀。嗣後祝版除敬將列后廟號、尊謚照常恭繕外，無庸再書徽號，以昭敬慎。

己未，諭：内外各衙門題奏事件，遇有地名字面，理應遵照全寫。如熱河之但稱爲「熱」，多倫諾爾之但稱爲「諾」，烏嚕木齊止稱爲「烏」，順天府節稱爲「順」，乾隆嘉慶年間歷經聖諭訓飭，並載入則例。凡遇地名字面，不得率用省文，各該衙門自宜永遠恪遵。本日據扎隆阿等奏請，將餘糧酌改折色摺内，「葉爾羌」書寫「葉城」，並有「阿烏喀三城」字樣，實屬簡率不成文理。著再行通諭各衙門，嗣後於應載地名字面，務遵定例，全行書寫，斷不可任聽幕友胥吏止圖省便，致於體制有乖。

《宣宗實録》卷一五六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李鴻賓等奏，越南國差官護送廣東遭風生監回省，順帶貨物來粤售賣，並請通市貿易一摺。此次越南國王因内地生監遭風漂收到境，恤給衣糧盤費，護送回粤，實屬恭順可嘉。所有帶來各貨，及將來出口貨物，均著加恩免其納税。至該國王請由海道來粤通市貿易一節，自當照例駁回，但須妥爲曉示。著李鴻賓等傳諭該國王，現據爾國王請由

海道來粵通市，業經奏聞大皇帝，以爾國王久列藩封，素爲恭順，爾國地界毗連兩廣，向與內地商民有陸路交易處所，貨物流通足資利用，非他國遠隔重洋，必須航海載運者可比。外夷諸國如有於各海口越界求通貿易，例禁綦嚴，今若允爾國王所請，誠恐各外夷船隻偶有攙越混入，以致滋生事端，於爾國王諸多未便，轉非所以示體恤。是以仍令爾國王恪守舊章，於廣東欽州及廣西水口等關各陸路往來貿易，毋庸由海道前來。此係大皇帝格外恩施，曲加優眷，爾國王其善體此意，敬謹遵循爲要。如此明白宣諭，於示以限制之中仍寓撫綏之道。該督等接奉此旨，即行遵照，妥爲辦理。將此諭知李鴻賓、盧坤，並傳諭延隆知之。

壬戌，又諭：據彥德等奏，審訊齊默特多爾濟控告科布多解任參贊額勒錦遣人索取馬匹，擾纍各愛曼一案，所控多係傳聞之詞。若照所供人證遠道調取，更滋拖纍。欲行文科布多，轉行該愛曼，確切查明聲覆，即行定擬，與車林多爾濟意見不合。同日據車林多爾濟奏請簡派大臣前往提集案內人證，審明辦理等語。彥德等既各存意見，必須派員秉公查辦。朕欲派松筠前往，著將彥德等清字、漢字各摺，鈔寄松筠閱看。昨已有旨，令那彥成於經過保定時，接受督篆。松筠俟交卸後，即行來京請訓，屆時隆旨派令馳驛前往。將此先行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一九　六月，丁卯，以桂齡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

《宣宗實録》卷一五七　戊辰，諭內閣：鄧廷楨奏，創修《安徽省志》告成一摺。安徽自分省以來，未經輯有通志。道光五年，陶澍奏准，予限纂輯。現據鄧廷楨奏稱，業經修輯完竣，並繕寫正本呈覽。此書由陶澍具奏創修，鄧廷楨督辦藏事，陶澍、鄧廷楨均著加恩交部議敘。

辛未，又諭：御史宋劭穀奏，請嚴禁拐販人口，並出差過黔官員買帶子女一摺。

甲戌，命禮部尚書湯金釗爲上書房總師傅。

命工部尚書穆彰阿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調禮部尚書松筠爲兵部尚書，未回京前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理，以內大臣博啓圖爲禮部尚書。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爲武英殿總裁官。

以兵部尚書玉麟爲伊犁將軍，大學士長齡署正藍旗滿洲都統。

乙亥，諭內閣：湯金釗昨已派充上書房總師傅，大阿哥師傅著即派龔守正。

戊寅，諭內閣：長齡等奏，查獲私帶鴉片煙及煙具各犯一摺。鴉片煙久經嚴禁，該犯等竟敢攜帶煙土煙膏至一百七十餘兩之多，並捆載煙具等件，實屬目無法紀。陳姓、林姓、陸姓，俱著交刑部嚴行審辦。長齡、舒興查拏甚屬認真，俱著交部議敘。查出人役，著長齡等酌量獎賞。

《東華續録》道光二〇　七月癸巳，命張井籌辦南河蕭南廳等工，並改建運河滾水壩。

辛丑，諭：朕召見武隆阿，詢及喀什噶爾軍務情形，伊奏對時詞多掩飾，特令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公同詢問。據稱，伊在軍營聞張格爾復來卡外窺伺，曾向長齡言及欲行前往，長齡向其阻止，伊尚不能乘騎，安能督帶馬隊？其派令黑帽回子截拏張逆，本係長齡在彼公商定議，出示曉諭，乃伊在朕前口稱係伊指派，實屬有心含混，不知愧懼！且於陝甘凱撤征兵一事，又復辦理不善。武隆阿著降爲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伊子侍衛慶安，著逐出乾清門，亦在大門上行走，以示懲儆。

以周之琦爲廣西布政使，王定柱爲浙江按察使由兩淮鹽運使遷。

《宣宗實録》卷一五八　癸丑，諭內閣：御史常恒昌奏，外城街道，請飭管理各員認真查辦一摺。京師爲萬方輻輳之地，五城街道自應隨時修治平坦。其工部及步軍統領衙門派出司員，應與滿漢御史會商辦理，以昭慎重。據該御史奏稱，近來外城街道，每遇雨雪，泥淖不除，隨處皆成坎窞。且派出司員，往往遇事推卸，一切户民呈詞等件，從不到署與御史會商，殊非覈實辦公之道。著責成管理街道御史，協同各該司員，如遇有停潦及車轍傾陷之處，即時撥役修墊，毋得日久因循。所有該廳一切公事，並著該員等到署，會同商辦，不得稍有推諉。

諭軍機大臣等：此次隨往盛京之總管首領太監等，人數衆多，恐有不法之人，沿途生事，業經諭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立章程，嚴查需索訛詐之人，按例究治矣。因思壽康宮，及壽康東宮、儲秀宮、鍾粹宮之首領太監等，恃無見證，難保無假捏指稱諸弊。著隨扈之總管內務府大臣等，隨時嚴密稽查。此四處之首領太監內，如有向隨扈大臣官員，或地方官員指稱傳行情事，無論事之大小，著禀恩等即行指名封奏，立將該首領太監鎖拏，交慎刑司重責八十板，即日發黑龍江給兵丁爲奴，遇赦不赦。該管之總管，罰月銀半年；首領罰月銀半年，革退首領。如係首領犯法，其該管之總管，罰月銀一年，決不寬恕。

以工部尚書王引之署吏部尚書，户部右侍郎李宗昉署管理順天府府尹事。

丁巳，諭内閣：外夷各國進貢，或由水路，或由陸路，定制遵行，未可輕言改易。越南國遣使來京進貢，自康熙年間議定由陸路行走。今該國陪臣於進表後，在禮部呈遞禀啓，欲改由廣東水路。該部以事涉更張，實不可行，議駁甚是。所有該陪臣禀請改由水路以省勞費之處，著毋庸議。

戊午，諭内閣：御史王贈芳奏，會匪鹽梟，最爲地方之害。據該御史奏，江西吉安府屬泰和、萬安等縣，向爲私梟出没之所，加以會匪繁多，與私梟合而爲一，或名添弟會，或名添刀會，又稱千刀會，均自南贛延入吉安。其初猶知畏法，近來黨與日多，地方官懼滋事端，惟思苟且調停，即釀成巨案，猶復一味姑息，草草了結。甚有鄉勇拏獲送官之匪徒，仍從寬免，縱之歸家。似此選懦因循，化大爲小，不過規避處分，而縱匪養奸，爲害日深，必應明定考成，以靖地方而安良善。著蔣攸銛、韓文綺通飭所屬，各就地面，嚴密躧緝，遇有此項匪徒，立即弋獲，明正典刑，毋稍輕縱。沿河添設巡船，專捕劫盜，盡法處治。其實由挾制入會者，取具族鄰切結，准其自首。若能縛送積惡首匪，仍予重賞。其匪徒繫多之處，責成明練有爲之員，撫勦兼施，毋許稍有諱飾。如果實力奉行，地方肅清，舊任准免處分，新任即予擢遷。儻有仍前將就了事者，立即嚴行參奏，加等懲處，不稍寬貸。

《東華續録》道光二〇　八月壬戌，禁隨行校尉等沿途滋事，犯者照搶奪例治罪。

《宣宗實録》卷一五九　乙丑，諭内閣：御史張曾奏，請飭禁刊刻落卷，以端士習一摺。所奏是。掄才大典，棄取一秉至公，在士子果有屈抑，原許赴該管衙門控訴。若於未發榜以前，鈔録闈文，送人批點，並榜後刊刻落卷，均干例禁。茲據該御史奏稱，本科有浙江舉人顧宗伊刊刻落卷，散布流傳之事，是否屬實，著禮部查明具奏。

庚午，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鍾昌爲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以乾清門侍衛奕紀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丁丑，諭：工部奏，查明張井奏道光七年另案工程，銀數比較單内，共用銀二百九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零，内稱專案辦理各工，用銀六十五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零，均非常年所有之工，不入比較。南河道光六七兩年，增培堰盱大隄，用銀一百四十八萬五千八百餘兩，該河督奏内並未聲明。堰盱缺口善後係常年另案工程，該河督何得於此内復行剔出銀六十五萬二千三百餘兩，以爲專案辦理，非常年所有爲詞，殊非覈實辦公之道。國家經費有常，自宜加意撙節，若每年比較懸殊，於另案之外，復添專案名目，豈非爲開銷地步？著該河督嗣後彙奏一年另案銀數單内，除歲修搶修定額外，如實係興舉大工，應於摺内奏明，不入比較。其餘常年奏明另案工程，均合併入單内開明，將上三年用過銀數，聲明比較，毋得另立專案辦理名目，以杜虚浮而昭覈實。

《東華續録》道光二〇　己卯，諭：禮部查明御史張曾奏參浙江舉人顧宗伊刊刻落卷屬實，並檢查所刻卷内附載致同考官袁衣祥書，大肆譏評，此風斷不可長。考試爲掄才大典，士子若實被屈抑，原有准赴該管衙門控訴之條。乃該舉人不安義命，妄生怨尤，輒刊刻傳布，且附載譏評該同考官原札，實於士習人心大有關係。顧宗伊著即褫革舉人，以示懲儆。至檢討袁文祥閱看試卷，如僅將士子頭場三藝點看起講即行棄置，實屬草率。見在顧宗伊已將原卷領出回籍，著劉彬士即飭屬追取攜回場卷，送禮部查驗。如果屬實，再將該檢討袁文祥移咨吏部議處，其批點之内閣學士朱方增、翰林院修撰朱昌頤、工部候補主事顧椿，俱著交部照例議處。

辛巳，定江蘇沿江沿海新漲沙洲召佃章程。

丁亥，諭：睿忠親王多爾袞，當太宗文皇帝時，統師征明，戰功甚多。厥後首先率師入關，將流賊立即驅除，大勳著定，恭迎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忠誠懋著。乾隆四十三年，我皇祖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復爵予謚，配享立後，用敘成勞。朕此次祗謁祖陵，路經永平，指日出關，皆係當時殄滅流賊之地。王之大勳偉績，實堪嘉尚，著賜祭一壇，派惠郡王綿愉前往王墓代奠。睿親王仁壽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以示朕眷念勳親至意。

九月，戊戌，上詣北鎮廟行禮。

《宣宗實録》卷一六〇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扎隆阿奏，接據布庫愛曼布嚕特比卻喇，遣五品頂翎巴喇特到卡禀報，汰劣克現被誘獲，當令伊薩克飭令巴喇特旋回，遵照前發諭帖傳示，並未遣人出卡察探，並咨會烏什辦事大臣常德等，一律辦理等語。汰劣克從前雖爲張逆助勢，未敢進卡，近因釋放其子，遣人叩謝，感激天恩，今卻喇與之自搆釁隙，將其扣獲，意圖賞賚，藉洩私仇，該參贊大臣鑒其肺肝，拒絶不問，所見正大之至。該大臣有如此安邊之略，朕嘉獎之

餘，別無可諭。著發去玉翎管一件、玉雙喜佩一件、小荷包四箇，交該大臣祗領，以示恩賚，將此諭令知之。

己酉，行在吏部議奏，御前大臣、禮部尚書博啓圖，照約束不嚴例加等請降三級調用。得旨：博啓圖著革去尚書都統，降補兵部右侍郎，仍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

以户部右侍郎耆英爲禮部尚書，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調兵部左侍郎寶興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兵部右侍郎保昌爲左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〇 甲寅，行大饗禮。上至盛京，詣太廟尊藏實册前行禮。

遣官祭長白山、遼陽太子河、巨流河、渾河、北海、松花江諸神，及遼太祖陵。

免盛京、興京等十五處旗地額賦十分之五，及積年逋賦。

乙卯，定喀什噶爾西北邊界添設八處卡倫，弁兵輪巡章程。

庚申，諭：那彦成奏，州縣自理詞訟，請仍責成道府稽查，以符定例一摺。前據松筠奏，清釐案牘嚴定功過章程，令各州縣將已結未結控案按月具報，統計三箇月奏聞一次。見據該督奏稱，已届彙奏之期，查明各屬詳報自理詞訟，月計不下數千案，積至三月纍牘甚至萬有餘件，瑣細繁多，殊於政體未協。至考察州縣記功記過，向止飭司存記，並不具奏，亦不報部，若即以此定爲勸懲，形諸奏牘，是又於議敘處分之外，復添條款，實屬紛雜。著照所請，除題奏咨部外，及内控上控案件逾限照例參處外，其各州縣各理詞訟，仍照定例，責成道府廳州縣嚴查循環簿籍，將已結未結窺息續控案數，按季造册，報明督撫衙門，及藩臬兩司查考，仍比較勤惰，分别功過，歸於年終甄别案内，彙總覈辦。如有過多功少才不勝任者，奏明分别降改，以符體制。所有松筠議請三箇月具奏一次之處，著即停止。

十月壬戌，兩淮鹽政福森奏，查明鹽務大槩情形。得旨：兩淮鹽政弊壞已極，皆由歷任鹽政自顧身家，不以公事爲重，或苟且因循，不知天良爲何事，實堪痛恨！汝係朕特用之人，必當奮發有爲，力挽積習，盡心整理，任勞任怨，諄記勿忘。如有起色，何患不承朕恩？若同前任依樣葫蘆，汝自知之。勉之又勉！

《宣宗實録》卷一六一 頒道光十年時憲書。

乙丑，諭内閣：那彦成奏，換防兵丁告留，請明定限制，以重營伍一摺。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二處換防弁兵，前經那彦成奏准，止留一二人，嗣據彦德以差委不敷，奏准酌留三四人。兹據那彦成查明，彦德於應換千總等官内，咨留五員；馬兵保升把總外委人員内，咨留八員；兵丁四百名，咨留三百七十三名，似此漫無限制，於内地營務，殊有關係。嗣後該二處弁兵，每届班滿之期，把總外委内每項酌留不得過三人，兵丁不得過十人。所留弁兵均不許過兩班，以杜規避而嚴考覈。該部知道。

丁丑，諭内閣：慶保等奏，駐防旗人生齒日繁，請借項生息，俾資養贍一摺。廣東省城駐防滿洲漢軍閒散旗丁，食指浩繁，生計日形竭蹶，自應酌量籌款調劑。據該將軍等查明，該處司庫報部雜項各款内，有扣貯平餘一款，可撥銀三萬二千兩；武職空缺養廉一款，可撥銀二萬五千兩；米耗糶價盈餘一款，可撥銀二萬二千兩。著照所請，准其於此三款内如數借撥，發商具領，週年一分行息，遇閏不加。每年所得息銀八千兩，按季提存藩庫，以三千兩歸還原本，以五千兩解貯旗庫，酌量分給閒散旗丁，以資養育。

戊寅，諭内閣：容安奏，籌禁大黄、茶葉潛通外夷，詳酌現行實在情形一摺。前據松筠奏，清釐案牘嚴定功過章程，令各州縣將已結未結控案按月具報，統計内。一年以來，西北兩路私販之源已絶，而安集延交結偷漏之弊亦除，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所需附茶，及大小斤茶，該商民等照常販運，食用無虞缺乏。現在庫爾喀喇烏蘇所屬奎屯地方，設卡稽查，不准細茶雜茶販入伊犁塔爾巴哈台境邊境相安。著該將軍、參贊，嚴飭奎屯派撥官兵認真稽查，嚴禁細茶雜茶私販入境；並奎屯及塔爾奇第一臺卡房兵弁，毋許勒索留難，違者准商民等控告懲辦，加等治罪，其沿邊各卡倫，隨時加意巡防。

己卯，以福建按察使岳良爲江西布政使，調甘肅按察使程矞采爲廣東按察使，以直隸霸昌道惠豐爲甘肅按察使。

庚辰，調河南按察使惠吉爲福建按察使，以河南開歸陳許道麟慶爲按察使。

甲申，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光悦爲江西巡撫，江西巡撫韓文綺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乙酉，上奉皇太后還宫。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〇 庚寅，諭：御史姜梅奏，書吏役滿飭令回籍，原因該書吏等充役有年，熟悉衙門事務，易啓句通賄屬之弊，是以役滿不准逗留在京，立法至爲嚴密。如該御史所稱，近來役滿書吏回籍者，不過十之一二，並有因役滿之後，又有冒入大興、宛平籍貫，改名捐納微職，以候選爲名，遂得潛留京中，串通綫索，或説事過財，或指名撞騙，或造作假僞，或幫同訛詐，其弊不一而足。

至户部捐納房書吏，向係本衙門貼寫充補，亦俟五年役滿另行更換。該書吏等，雖係貼寫，亦應與役滿經承一體飭令回籍。嗣後各該衙門書吏役滿後，著隨時行知順天府五城，勒限即回原籍。其充役將及五年，無故具呈告退者，亦著督飭回籍。倘有役滿後，改名冒入大興、宛平籍貫，捐納職官，並户部捐納房役滿貼寫，著一併嚴查，照例辦理，不准在京稽留，以除積弊。

十一月辛卯，賜吴鉞等三十六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戊戌，諭：御史何輝綬奏，請定保舉御史章程一摺。所奏甚是。御史爲風憲之官，必當慎重遴選。此次保送御史内，兵部郎中李炘，曾任湖北荆州府知府，因才不勝任，改用令職；刑部郎中錢學彬，前在福建泉州府知府任内有意規避，以才不勝任請改京職，部議革職，旋經捐復員外郎，推升郎中，復蒙混截取繁缺知府，部議降調又經捐復郎中，此等人員何得濫行保送御史？李炘、錢學彬均著該部即行扣除，無庸帶領引見。嗣後各部院堂官於所屬司員内，凡因私罪降補京職，及不勝外任特旨改用人員，不准保送御史，並不得截取外用。

《宣宗實録》卷一六二 乙巳，命署禮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潘世恩、户部左侍郎汪守和、禮部左侍郎史致儼，在紫禁城内騎馬。

丁巳，命烏嚕木齊都統英惠來京，調熱河都統成格爲烏嚕木齊都統，以吏部右侍郎裕恩爲熱河都統，調兵部左侍郎保昌爲吏部右侍郎，轉兵部右侍郎博啓圖兼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以内閣學士桂輪爲兵部右侍郎。

調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樂善爲鑲黄旗滿洲副都統，以兵部左侍郎博啓圖兼正白旗漢軍副都統。

庚申，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容照爲正黄旗蒙古副都統，正黄旗蒙古副都統安福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

《宣宗實録》卷一六三 十二月甲子，雲貴總督阮元奏，緬甸國王孟既遣使表賀生捡逆裔張格爾，恭上皇太后徽號，照例宴賚。報聞。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李鴻賓奏，暎咭唎夷船延不進口，及曉諭防備各緣由等語。所奏甚是。各國夷船來粤貿易，惟暎咭唎夷商最爲桀驁。現在該國大班等，因洋行連年閉歇，拖欠夷銀，疊次呈控，並臚列條款，具稟查辦。該督業經咨提商人訊追，並將所稟各款，飭司妥議，諭令洋商轉諭恪遵。該夷船仍然觀望，停泊澳門外洋，延不進口，輒敢摭拾前陳各條，嘵嘵瀆辯，語言不遜。該國貨船，每言在粤海關約納税銀六七十萬兩，在該夷以爲奇貨可居，殊不知自天朝視之，實屬無關毫末。且該夷船私帶鴉片煙泥入口，偷買内地官銀出洋，以外夷之腐穢巧獲重貲，使内地之精華潛歸遠耗，得少失多，爲害不可勝言，必應實力嚴查。此次該夷等業經該督將來稟嚴行批飭，如果漸知悔悟，相率進口，即可相安無事。倘仍以所求未遂，故作刁難，著即不准開艙，嚴行驅逐。即少此一國貨税，於國帑所損無幾，而夷煙不入，官銀不出，所全實多。至該夷各船現泊澳洋，夷情叵測，不可不豫爲之防。該督已密行咨會李增階，飭令各營將弁等不動聲色，整齊防備，所辦甚是。此事交涉外夷，有關國體，該督等務當鎮静防閑，詞嚴義正，折其桀驁之氣，杜其貪詐之謀，斷不可稍涉遷就，致失大體。其該夷人稟内夷船規銀，不論船隻大小，一律徵收，懇請分别納餉等款，尚可量爲變通。著該督等妥議具奏，將此論令知之。

戊辰，以回疆軍務，暨高堰隄工告竣，命停止兩淮鹽斤加價。

已巳，以福建臺灣道劉重麟爲江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〇 辛未，定科布多各卡並滿洲、蒙古、緑營各臺站屯田官兵糧穀分别折給銀兩章程。

諭軍機大臣等：朕聞外夷洋錢，有大髻、小髻、蓮頭、蝙蝠、雙柱、馬劍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買貨，專以買銀，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紋銀計折耗二三分。自閩、廣、江西、浙江、江蘇，漸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錢盛行，凡完納錢糧，及商買交易，無一不用洋錢。番舶以販貨爲名，專帶洋錢，至各省海口收買紋銀，致内地銀兩日少、洋錢日多，近年銀價日昂，未必不由於此。又鴉片流行内地，吸者日衆，鬻者愈多，幾與火菸相等。耗財傷人，日甚一日。皆由番舶裝載鴉片駛至澳門、廈門等處附近關津停泊，或句通書差暗中抽税包庇進關，或巡哨兵役游奕往來私爲奸人夾帶代爲發販，或得規容隱任聽番舶分銷各省商船，載往各處售賣。行銷之路既多，來者日衆。該兵丁等且藉以抽分吸用，賤價留買，南北各省情形如出一轍，較洋錢之害爲尤甚！若不究明弊源，嚴行查禁，不特徒滋紛擾，轉使作奸犯科之輩益復無所顧忌。前因内地閒有夷錢攙雜行使，曾經降旨飭禁，然尚不似洋錢行使之多、折耗之甚。至鴉片煙泥，則又以外洋之腐穢，潛耗内地銀兩。昨據李鴻賓等密陳，英吉利請改貿易章程摺内，亦經籌議及此。該督等通達治體，深悉積弊，必須將如何截其來路，如何禁其分銷，期於言出法隨，不至徒爲文告故事，有名無實，方爲妥善。該督等素稱曉事，當能仰體朕意。

戊寅，以聯順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頭等侍衛遷。

壬午，穆克登額卒，以長齡署禮部尚書。

道光一〇年（庚寅、一八三〇）

《宣宗實録》卷一六四 正月戊戌，命奉天府府尹興科來京，以山西按察使烏爾恭額爲奉天府府尹。

丙午，福建布政使程含章因病解任，以服闋布政使魏元烺爲福建布政使。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銛、湖廣總督嵩孚、江西巡撫吴光悦、河南巡撫楊國楨，兩淮鹽務，現在弊壞已極，固由歷任鹽政辦理不善，而引滯課虧，亦未必不由於私梟之侵越。上年福森奏請本年開印後馳赴楚省，會同該督撫設法疏銷。朕以江西口岸，現亦滯銷，諭令該鹽政酌量便道至江西一併查看。惟淮鹽之弊，總由引積，而疏引之法，首在緝私。私鹽之爲害，不獨有妨引課，且梟徒聚集，擾害地方，尤爲可惡。淮鹽引地最廣，各口岸私販衆多，該地方官或以事涉鹽務，意存軫域，並不實力緝拏，必致梟徒毫無顧忌，愈積愈多，勢將何所底止。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文武員弁認真巡查，遇有大夥私販，立即嚴拏懲辦，務期奸徒斂跡，鹽務日有起色。儻因循不辦，以致私梟充斥，惟各該督撫是問。將此各諭令知之。

癸丑，粤海關監督中祥奏，暎咭唎商船仍不進口，恃强觀望。臣雖職司榷務，裕課爲先，而國體所關，亦斷不敢稍存遷就，惟有會同督臣相機籌辦，以肅功令而杜狡謀。得旨：此事總要同李鴻賓妥商辦理，斷不准祇圖裕課，妄行作主，懊之慎之。

甲寅，諭本年係應行查閱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營伍之期。山東著即派訥爾經額，河南著即派楊國楨，江蘇、安徽、江西著即派蔣攸銛，逐一查閱，務各認真簡校。如查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劾參，毋得視爲具文。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乙卯，定喀什噶爾等處商回私越卡倫出入交易罪例。

丙辰，以徐鏞爲貴州按察使由四川成綿龍茂道遷。

丁巳，暹羅國王鄭福以回疆底定，遣使表賀貢方物。

二月壬戌，上御經筵。

乙丑，諭：御史王瑋慶奏，六部重修則例，宜率舊章，如有更改，應專摺奏明通行一摺。各衙門頒行例令，原期垂諸久遠，其有今昔異宜者，固應隨時酌改，然不必定限十年即開館重修一次。若如該御史所稱，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往往不能依限告成，每遲至六七年始刊刻完竣，又未能即時頒發。其間數年之久，各省官員既無新例可遵，又謂舊例已改，茫無所措，而書吏得以高下其手。及至刊刻頒行，將届則例重修之時，新例又成廢本，無所遵循。且有舊例本屬美備，因回護辦法兩歧，或致舍例就案，輕爲更改，甚或因開館爲書吏邀請議敘地步，種種情弊，實不能保其必無。嗣後各部已頒成例，毋得輕議更張，如有因時制宜必應更正之處，隨時專摺奏明改定，立即通行各省，一體遵照，以免書吏影射弊混，不必定限十年開館重修，致滋流弊。

《宣宗實録》卷一六五 辛未，以步軍統領耆英，署鑲紅旗滿洲都統。

壬申諭：孫爾準等奏，請定臺灣道出巡章程一摺。臺灣地處海外，漳、泉、粤三籍民人雜處，動有械鬬搶掠之事，經前任道孔昭虔奏定章程：道員與總兵，每年親歷巡查一次，藉資彈壓。兹據該督等奏稱，該道事務殷繁，巡查往返需時，若遇將軍督撫及水陸提督過臺巡閱例期，請將該道停其出巡。著照所請，嗣後該道除常年照例巡查外，如届將軍等過臺巡閱，即無庸出巡，以免煩擾。其臺灣鎮總兵，仍著每年出巡一次。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楊遇春奏，懇免口外梨貢一摺。口外梨貢，向例由陝甘總督衙門差派弁兵，赴吐魯番採買進呈。該處距内地數千餘里，所辦梨果仍交伯克代爲採購，惟念該處窮苦回子，咸藉所藝梨果爲生，每年差往弁兵，雖經嚴立期限，飭令照額採辦，毋許擾纍，誠恐道遠稽察難周，其承辦之大小伯克，輾轉假手，亦不免有藉端滋擾之弊。著自本年爲始，將此項梨貢，即行停止，以杜滋擾而示體恤。將此諭令知之。

以大學士長齡署步軍統領，定親王奕紹署鑾儀衛掌衛事大臣。

乙亥，以鄭親王烏爾恭阿署正黄旗滿洲都統，肅親王敬敏署鑲黄旗漢軍都統，大學士托津署鑲紅旗滿洲都統。

丁丑，命兵部左侍郎朱士彦提督安徽學政，以禮部右侍郎楊懌曾署兵部左侍郎。

戊寅，舉行道光九年大計。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丁亥，建喀什噶爾死事諸臣祠，賜名「彰忠」。

三月庚寅，追予江蘇宜興、荊谿二縣明季殉節士女祠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李鴻賓等奏，妥議酌減夷船進口規銀一摺。各國夷船來粵貿易，於船鈔貨稅之外，另有進口規銀一項，原與正餉不同。據該督等查明，懇請量爲變通。著照所請，嗣後各國夷船進口規銀，倣照康熙二十四年酌減洋船鈔銀二分之例，將一二三等各船規銀，均減去十分之二，以示體恤。

《宣宗實録》卷一六六 乙未，諭內閣：御史王鑄奏，請嚴禁州縣書差擾害一摺。

諭：御史范承祖奏，刑部現審案件，請按限審結，以免拖纍。刑部現審事件，例有定限，如有逾限不結者，視其遲延月日，定以處分之輕重，載諸令甲，原以刑部總理庶獄，不准例外拖延，致滋弊竇。近來該部於奏交之案，尚不致過於稽延，而尋常咨送案件，藉端延宕，在所不免。該堂官從未將承審逾限司員，查明參處，定例幾成虛設，該御史所奏不爲無因。嗣後該堂官於現審案件，不特奏交之事，當飭承審司員趕緊鞫訊，即各衙門咨送事件，亦須依限審結。如有人證不齊，或正犯患病，必須展限者，務即呈堂存案，不准藉端扣展，儻逾限不結，或藉詞延宕，即將承審司員參處，以清訟獄而免羈纍。

己亥，上耕耤。詣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耤田所，躬耕三推，復加一推。

壬寅，上奉皇太后啓鑾，恭謁西陵。

甲辰，調吉林將軍瑚松額爲盛京將軍，以察哈爾都統福克精阿爲吉林將軍，泰寧鎮總兵官武忠額爲察哈爾都統，調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額爾登爲盛京副都統。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飭逐盛京城內外戲班雜劇。

丙午，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回鑾。

戊申，上恭送皇太后還京師。

甲寅，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一六七 四月甲子，以大學士托津署户部尚書，工部尚書穆彰阿署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親王奕紹署管理鑾儀衛事，肅親王敬敏署管理圓明園八旗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兵部尚書松筠署正黄旗滿洲都統。

己卯，諭內閣：那彦成奏，勘明渾水淤淀刷隄，請動項估辦土埽各工一摺。前據那彦成奏，永定河渾水南徙東淀，直逼千里長隄，恐防運道，降旨令該督於親往履勘時，籌議覆奏。兹據奏，疏挑永定河下口，此時趕辦不及，惟有就杜家

溝隄身大加幫培，並多鑲埽段，以資抵禦。著照所請，將現辦各工，責成天津道李振翥、永定河道張泰運，分別購料集夫，督辦工程，如有短缺草率，惟該二道是問。務於端午以前，普律全完，工竣覈實驗收奏報。所有估需工料銀三萬六千八百五兩零，即著在司庫水利本款內照數動撥。

庚辰，諭內閣：江西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廳縣，界連閩粵，民情獷悍，前經該撫以該地方拜會搶劫、訛詐逞兇之案，層見疊出，請加重治罪，當交刑部速議。兹據議如所奏辦理。著照所議，嗣後南安、贛州二府所屬地方，如有拜會搶劫訛詐等案，除實犯死罪，及外遣爲奴，罪無可加，並捆人勒贖，已照閩粵兩省之例問擬，均各照舊例辦理外，其餘軍流以下各犯均於本罪上加一等定擬。該省現獲各案犯，即照新定章程辦理，以示懲儆。該撫當嚴督所屬，認真稽察究辦，俟數年後此風稍息，再行奏復舊例。

又諭：此案鄧八與販鴉片煙已成，刑部照收買違禁貨物例擬軍，併以該犯供明親老丁單，請交該督查辦，固係照例定擬。惟鴉片煙貽害民生，屢經嚴禁，而奸徒仍敢藐法販賣，罪既無可復加，若再以親老丁單，准其留養，殊不足以儆藐玩。鄧八一犯，著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不准留養。嗣後遇有興販鴉片煙之犯，供明親老丁單者，著將此案聲敘請旨。逸犯鄧三、李觀及承買鴉片煙之王姓，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並直隸總督、山西巡撫，飭屬嚴拏，務獲究辦。

以禮部左侍郎史致儼署兵部左侍郎。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御史張曾奏，里紳義捐生息濟運，請飭遵奏定章程辦理一摺。據稱江南省江淮、興武二衛幫丁，有運快之分。快丁素不諳運，專僉運丁，令快丁貼繳運造二費，向來徵解此項，胥役每多勒索。自道光二年後，上、江二縣等處紳民，呈請代快丁捐銀生息濟運，奏准遵辦。各縣本銀共止數萬，按典分領，爲數無多。歷年以來，息不敷商，運不繫快。近聞奸胥盡役，陰慫各商，藉詞脱卸，意在更張，以爲需索快丁地步，請飭兩江總督嚴諭該商等，恪守成規辦理。又據稱嘉慶十九年，江郡紳民，因官賑災農，城廂向不得預，捐銀十七萬兩零，分別散給，餘銀二萬九百餘兩，亦經奏明交商生息，永作城內備荒之用，請飭地方官不得以別項公需，遽行那動等語。江南上、江二縣等處紳民，代快丁捐銀交商生息，原以濟運，著蔣攸銛查明此項銀兩，仍飭屬照舊發商分領生息，俾丁民均安，毋任紛更，致令誤運。其江郡紳民自捐賑餘存貯生息銀兩，係爲城內備荒之用，並著嚴飭地方官照舊辦理，不得因別項公需，輒將此項那用，以期經久。

將此諭令知之。

以刑部左侍郎海齡爲泰寧鎮總兵官，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轉刑部右侍郎鍾昌爲左侍郎，以廣東布政使阿勒清阿爲刑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閏四月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密陳兩淮巨梟黃玉林，以儀徵老虎頸水次爲匯聚運籌之所，以湖北之陽邏、江西之藍溪爲屯私發賣之處，大者沙船載數千石，三三兩連檣，由海入江；小者猫船載百石，百十成幫，由場河入瓜口。器械林立，艫艫轉運，長江千里，呼吸相通。甚則劫掠屯船轉江之官鹽，每次以數百引計。各路關隘，俱有賄屬巡役，明目張膽，任其往來。貲本既多，黨與益衆。公然立有約束，於販私之外，不許有劫盜客商等事，以爲要結人心之計。且聞該犯於大小衙門，俱有句結耳目，凡有舉動，無不先知。上官爲屬員蒙蔽，或陷於不知；下僚以畏葸偷安，相期於苟免。且恐釀成事端，反蹈辦理不善之咎，以致上下相蒙，惟恐多事。所獲者不過肩挑負販零夥小梟，藉此爲敷陳張大之詞，官弁升遷之地，苟且塞責而已。近見該督撫所奏，以儀徵爲私梟窩踞之所，請將王用賓調補，是督撫等亦慮及於此。王用賓前在沭陽任內，勤於緝捕，自係能事之員。然此等巨梟，聲勢已重，豈縣令一人所能制服？而巨梟不除，又何以清鹽務，而杜後患等語。江南爲腹心重地，此等巨梟肆行無忌，地方官豈竟毫無聞見？若恐查拏激變，不及早翦除，相率容隱，是不第爲害鹺務，日久養癰貽患，必致釀成他變。蔣攸銛接奉此旨，務當不動聲色，密速掩捕，一面將辦理情形，先行由驛覆奉。惟該犯聲勢既重，黨與必多，江海船隻時常往來，在官人役皆其耳目，若稍露端倪，或聚衆拒捕，或聞風遠颺，尚復成何事體？著該督酌量情形，如須藉用兵力，即當隨宜調度。儻江省文武員弁，於辦理此事不能得力，他省文武各員內，如有該督稔知其可備任使者，亦即據實奏明，飭調前往。總期將黃玉林一犯，先行拏獲，嚴究黨與，盡絶根株。既不得輕率僨事，亦不可任令潛逃，懍之慎之！

禁各省實缺人員赴省逗留。

《宣宗實録》卷一六八 癸卯，以兵部左侍郎博啓圖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鄭親王烏爾恭阿署正紅旗蒙古都統，調正藍旗蒙古副都統蘇清阿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以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八十爲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覆奏，現在查辦梟匪情形一摺。梟匪黃玉林，蹤跡詭秘，該督已委署遊擊金萬全，密往誘捨。自以該遊擊素稱能事，派令前往，惟該犯夥黨衆多，出没無定，金萬全所帶兵勇無多，設布置未能周密，致令乘間遠颺，甚或恃衆拒捕，衆寡不敵，稍有挫折，則更不成事體。該督恐多調弁兵，走漏風聲，然亦須酌量情形，妥爲籌畫。是否應添派兵力，分路堵緝之處，蔣攸銛自能隨宜調度，慎密辦理，朕亦不爲遥制，斷不可畏難，以致養癰貽患，總期力能捨捕，務在必獲，嚴究黨羽，盡絶根株，勿任逃匿漏網，是爲至要。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一六九 五月戊午，諭内閣：托津等會奏，議駁伊犁將軍玉麟等請添巴燕岱烏槍步甲一摺。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辛酉，河南、直隸毗連十四州縣地震，命加意撫恤。

甲子，諭：御史王瑋慶奏，請裁革州縣白役一摺。直省州縣額設官役，原有定數，即使繁要州縣，事務較多，不能不量招散役以供使令，然須定以限制，豈容影射滋弊，擾纍閭閻？【略】所有白役，槩行禁革，儻仍私自容留，該管官漫無覺察，從嚴參處。如該管上司，及該督撫，查察不周，仍屬有名無實，將來別經發覺，必當執法嚴懲，決不寬貸。

《宣宗實録》卷一六九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那彦成、兩江總督蔣攸銛、江蘇巡撫陶澍、安徽巡撫鄧廷楨、江西巡撫吴光悦、山東巡撫訥爾經額、河南巡撫楊國楨、浙江巡撫劉彬士，據户部奏，查出假照案内舞弊書吏賞溍、姚鳳山，業經降旨，令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矣。賞溍即賞四，現名賞淳，原籍浙江山陰縣。前據案犯供伊於告退書吏後，捐納布政司經歷，分發山西，係前與龐煥夥辦假照之人，已飭令徐炘委員提解。該犯或聞風逃匿鄰近各省，或私回原籍，均未可定。其姚鳳山，係浙江慈谿縣人，於前月二十六日由京逃逸。任松宇，籍隸浙江紹興府，在府城外東關居住，現據案證供伊已逃赴蘇州。並浙江蕭山縣人現住杭州城内之蔡繩祖，及紹興府人現赴江蘇金典史處之劉東昇，先經諭令各該督撫飭緝拏。所有以上各犯，或於潛逃後尚在沿途逗留，著那彦成等分別派委妥員，嚴密查拏務獲，解交刑部歸案審訊。將此諭令知之。

丁丑，諭：蔣攸銛等奏，逃流販私帶同夥犯船隻鹽斤，赴官自首，情願效力贖罪一摺。黃玉林一犯，本係福建省逃流，在儀徵等處販賣私鹽，現在帶同夥犯伍步雲等八名，並船隻鹽斤，赴官投首，情願效力贖罪。據該督等奏，現值兩淮亟籌靖私之時，懇恩寬其仍發原配流罪，責令指引緝私，並將伍步雲等一併免其

治罪，留作眼線等語。兩淮鹺務凋敝，多由私梟充斥，黃玉林既熟習販私之路，又相識販私之徒，自願隨同官弁引拏。並據淮南總散商人僉稱用以緝私，定能見效，官引必可暢銷，情願聯名結保。且前此查拏斬犯賀三虎，係該犯指引拏獲，久有悔罪自贖之心，其情亦尚可原，自無妨寬其既往，予以自新。但黃玉林本有應發原配流罪，現在責令指引緝私，即能拏獲巨窩積梟，官引得以暢銷，亦祇可免其流罪，不得冀倖格外恩施。如該犯但圖苟免一時，不能立功自贖，仍當從重加等治罪。至伍步雲等八名，隨同黃玉林販私，不記次數斤數，業經畏罪投首，照律應免治罪，該督等現擬留作緝私眼線，如稍不安靜，即當嚴行究辦。惟該犯等本非善類，將來應如何稽查安置之處，亦當豫爲籌及，毋得稍貽後患，此事係屬權宜辦理。朕因緝私緊要，且據查明該犯等於私梟出没路徑最熟，緝捕可以見功，是以姑允所請。該督等務當隨時體察，籌計萬全，總期私梟斂戢，官引暢銷，不令該犯等別滋事端，始於該處鹺務實有裨益，斷不可遷就一時，轉滋流弊。將此諭知蔣攸銛、陶澍，並傳諭福森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戊寅，纂《平定回疆方略》成，御製序文。

《宣宗實録》卷一七〇　六月戊子，諭内閣：給事中吴式敏奏，各省督撫等查辦假照，請於奉到諭旨後刊刻謄黄宣示一摺。前因各省查辦假照，恐多牽纍，降旨令該督撫府尹等，追溯至嘉慶二十一年爲止，詳辦部文真僞，覈實查辦，原不必調驗該捐生執照。兹該給事中以各省州縣，並無册籍可稽，茫然莫辨，勢必將真照亦並調驗，猾吏奸胥，及不肖州縣，或藉此勒索刁難，在所不免。著各該督撫府尹等務當遵照前旨，詳辦部文真僞，將漏取身家清白册結字樣者，送部覈辦，毋庸查驗捐照，以免擾纍。並將奉到諭旨，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俾衆咸知，勿任官吏籍端滋弊。

己丑，諭内閣：兩江總督兼轄江西，該省相距遥遠，文武屬官，未能接見，恐有鞭長莫及之勢。各省巡撫所管地方，亦有未隸總督兼轄者，若江西一省，無庸兩江總督兼轄，一切事宜，有無格礙，著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辛卯，禁回空漕船夾帶私鹽。

蔣攸銛有疾，以陶澍署兩江總督。

甲午，諭：托津等奏，會議稽察役滿書吏回籍章程一摺。【略】均著依議行。並著都察院堂官、滿漢科道，留心查察，如有役滿逗留，及地方官容留疏縱等弊，隨事隨時，據實嚴參懲辦，不得日久視爲具文。

《宣宗實録》卷一七〇　乙未，命湖南巡撫康紹鏞來京，以署工部左侍郎程祖洛爲湖南巡撫。

丁酉，又諭：陶澍奏，拏獲假照案内要犯解京審辦一摺。任松宇、劉東昇，均與蔡繩祖等同惡相濟，係假照案内最要人犯。該撫接奉諭旨飭拏，即遴派幹員分路踹緝，迅即就獲，甚屬可嘉。陶澍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以示獎勵。清河縣知縣加知州銜張心淵、試用府經歷顧毓奇，未入流金寶山，俱著送部引見。其任松宇、劉東昇二犯，現經該撫委員解京，沿途所過地方，著各該督撫酌派員弁，按程護解，迅速來京，勿稍疏虞。

癸卯，諭内閣：李鴻賓等奏，會議查禁紋銀出洋，及鴉片分銷各弊章程。前因外夷海舶，有以洋錢私易内地紋銀，及夾帶鴉片行銷之弊。當經飭交李鴻賓等將如何絶其來路，如何禁其分銷，詳籌妥議。兹據覈議章程六條具奏，所議尚爲詳悉。鴉片流毒内地，較紋銀出口爲尤甚。該督等既經釐定章程，自應認真查察，務當嚴飭所屬實力奉行，有犯必懲，無得視爲文告故事，日久又致有名無實。該部知道。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　乙巳，諭：蔡繩祖、龐煐、任松宇、劉東昇等，以户部捐納房貼寫，膽敢私辦假照，得受多贓，目無法紀已極。見在業已破案，將該犯等拏獲，自必徹底根究，以儆奸徒而清積弊。惟該捐生等，多係受其欺騙，如有知情攬捐者，自應提究懲辦；其實係被騙捐生，一槩不必傳訊，仍當遵照前旨，無庸調驗假照，以免拖纍。並著該督撫府尹等，曉示各該捐生等，不必暗生疑懼，妄聽邪言，將來定案後，分晰辦理，亦不致令屈抑。並責成該地方官，隨時查察，如有猾吏奸胥，藉端嚇詐勒索，立即從嚴究辦。著將此旨，即行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俾衆咸知，以杜紛擾。

乙卯，以林則徐爲湖北布政使服闋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七月丁巳，諭：前因兩江總督兼轄江西，相距遥遠，恐有鞭長莫及之勢，降旨令大學士九卿會議具奏。兹據托津等奏，不歸總督兼轄，並無格礙；曹振鏞等奏，請將兼轄之處仍循其舊；松筠並於會議摺外，另摺具奏。朕詳加披閲，所議均屬明晰。惟江西地方，武備尤爲緊要。曹振鏞等奏，請將兼轄三省，兵額幾及七萬；巡撫專任江西，合撫鎮標營兵額僅止一萬二千數百名，除留防省城及各府州縣倉庫各標營防汛外，兩鎮可調官兵不過數千名，儻遇應行水陸分道並進，實慮兵力不敷，總督若不兼轄，該巡撫必須一

面具奏，一面咨調鄰省官兵，臨事耽延時日，所關甚鉅。兩江總督兼轄，原爲控制，以期聯絡聲勢，徵調官兵，呼應較靈。所有江西一省，著仍循其舊，統歸兩江總督兼轄，毋庸另議更改。

己未，移江蘇揚州營守備駐高郵，改原設千總爲城守千總。

乙丑，定外任改補京職人員不得保送倉差例。

丁卯，改建浙江蕭山縣西江石塘。

《宣宗實録》卷一七一 乙亥，諭内閣：禮部奏，朝鮮國王李玜，差齎咨官李應信，赴京投咨，稱該國王世子李昊病故，請照例備物遣官致祭等語。朝鮮國王恪守藩封，歲修職貢，於屬國中最稱恭順，今聞其世子病故，深爲悼惜。著加恩加挑深丈餘，並將引河抽挑增寬河面，連金灣四壩挑它淤灘，可以抵闢新河一該河督確勘歸江各河道情形，請將揚糧廳境内之芒稻河東西兩閘全行拆除，再道，不至多用帑項。著該河督即將河庫存項，於霜降後派員趕辦，無庸另請錢糧。俟明年試放後，如果減水下注歸路暢消，即無須再闢新河，以歸撙節。

《宣宗實録》卷一七二 辛卯，西寧辦事大臣彰泰爲西寧辦事大臣穆蘭岱因病解任，調哈密辦事大臣，以散秩大臣常喜爲鑲黄旗漢軍副都統。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陶澍覆奏，兩淮鹺務，投首各犯情形。儀徵鹽梟黄玉林，據陶澍查明，自投首後兩月以來，尚屬安静守法，亦未别滋事端，並拏獲梟犯李玉良等十二名，且有聞風投首多人，陸續在運司處聽候指使。擬擇其足資緝私者，酌留鹽務充巡，其餘分别編入營伍保甲等語。兩淮鹺務，敝壞已極，原不止私販一節。即以私販而論，亦不止黄玉林一起。前此准令黄玉林效力自贖，原係權宜辦理，若因有自首免罪之條，遂將販私之人，紛紛招集，成何政體。且現在黄玉林等一起，陶澍等已不能妥爲安置，儻再有心招致，日積日多，又將如何安插。黄玉林一犯本有應發原配流罪，其夥犯伍步雲等八名，隨同販私，不記次數斤數，亦有應得之罪。現已准令指引緝私，即能拏獲巨梟積梟，官引得以暢銷，亦祇可寬其既往，不得冀倖格外恩施。即入伍食糧，亦斷不准行。如但圖苟免，不能立功自贖，仍當從重加等治罪。陶澍等務當隨時體察，籌計萬全，斷不可遷就一時。遇有投首者濫行收納，使奸徒無所儆畏，儻辦理未能妥協，於鹺務既無裨益，轉致養癰貽患，別滋事端，陶澍等自問當得何咎，懔之慎之。至商人既充總商，即當一體辦運。若並不辦運，復藉辦公爲名，攤派散商，所獲之利，轉加於辦運者數倍，乘機壟斷，不可不嚴行飭禁。該處總商鄒同裕、鮑有恆，據陶澍奏，均不辦運，著即行革退，不准暗中影射，身後辦事。陶澍等即督飭運司另

招股實之商充補，並明定章程，删除浮費，以甫蒞政。將此諭知陶澍，並傳諭福森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丁未，移福建漳州左營守備駐赤湖，並添撥弁兵換防。

《宣宗實録》卷一七二　庚戌，命大學士、兩江總督蔣攸銛來京供職，實授陶澍兩江總督，兼署江蘇巡撫。

辛亥，以乾清門侍衛奕紀、候補内閣學士張鱗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順天府府尹何凌漢爲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沈維鐈爲太僕寺卿，仍留順天學政任。

壬子，調廣東巡撫盧坤，爲江蘇巡撫，未到任前，命江蘇布政使梁章鉅護理。以漕運總督朱桂楨爲廣東巡撫，未到任前，命兩廣總督李鴻賓兼署。命貴州按察使吴邦慶以三品銜署漕運總督，調山東按察使李文耕爲貴州按察使，以光禄寺卿趙盛奎爲山東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一七三　九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遇春由六百里加緊馳奏，據喀什噶爾等處大臣容報，喀什噶爾有安集延賊匪撲入卡倫，與官兵打仗滋事，幫辦大臣塔斯哈追擊至明約洛地方，遇伏陷歿，並將帶兵策應之副將賴允貴一併被困，勢甚危急，葉爾羌亦有不靖情形等語。回疆各城，戡定未久，乃安集延回匪復敢入卡滋事，並傷陷大臣官兵，現在喀什噶爾嬰城守禦，勢在危急，葉爾羌亦有不靖情形。阿克蘇等各城，兵力無多，且尚須防守本境地方，斷難兼顧，自應調集内外官兵，前往合勦，以期迅就廓清。伊犁、烏嚕木齊，以及喀喇沙爾所轄之土爾扈特、和碩特等處官兵，相距喀什噶爾葉爾羌等城較近，業經降旨，飭令玉麟、容安、成格、薩迎阿等，即照該處所調兵數，各一二千名，派員迅速馳往救援。琦善選調四川官兵三千名，馳赴肅州。並令固原提督楊芳、甘州提督胡超，迅速出口，一路迎探情形，至阿克蘇再行相機進勦。所有挑帶各鎮官兵，及西安滿洲營馬隊一切事宜，均著照該督所請行。陝甘總督，已降旨令鄂山馳驛前往署理。著楊遇春將應需官兵糧餉一切事宜，與藩臬兩司籌商料理後，即挑帶督標官兵一千八百名，並委員蘭州道圖明額等，馳赴肅州，即在彼駐劄，妥辦後路事宜，毋庸出關。其軍需銀兩，著即在甘肅藩庫封貯銀内，先行動支應用。將此由六百里加緊諭令知之。

以山西巡撫徐炘署陝西巡撫，刑部右侍郎阿勒清阿署山西巡撫。

已未，頒給陝甘總督楊遇春欽差大臣關防，辦理軍務。

命鑲紅旗蒙古都統哈哴阿馳往新疆，會同甘肅固原提督楊芳、甘州提督胡超，辦理軍務。奏事，哈哴阿列名在前。

癸亥，又諭：前據玉麟奏，喀什噶爾逆夷犯卡，勢甚緊急，已飭領隊大臣額爾古倫等帶兵前往，並飛咨提督哈豐阿，管領烏嚕木齊官兵救援。當降旨令玉麟、容安，均在伊犁嚴密防範，無庸前往。本日又據奏，容安已督兵前進，自已加緊遄行，與哈豐阿先後抵阿克蘇，會同長清相機妥辦。惟是一切防守進勦事宜，務須和衷商榷，不可各執己見，致有疏虞。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一七四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奇諭陝甘總督楊遇春，署陝甘總督鄂山、成格奏，豫籌糧餉腳力一摺。據稱此次調派官兵，所需糧餉，俱遵上届奏准章程，悉照征兵例支給，費用繁多。該處道庫備貯銀兩，動用以後，尚未撥還歸款。昨因軍行緊急，將道州庫貯餉銀經費，先爲支用，並令迪化州於商民暫匯兑標銀三萬兩，解往喀喇沙爾，而後路運糧，一切所費更鉅。現又准伊犁將軍咨調銀二十萬兩，阿克蘇咨調銀五萬兩，實在無款可籌。著該督等先於安肅道庫内就近撥銀二十萬兩，迅速解往應用；再由司庫籌撥銀五十萬兩，分起撥解，俾資源源接濟。其駝腳一項，據稱該處自上次軍興以來，地方元氣未復，民間車駝短少，此時勉力支應，嗣後續調官兵愈多，勢難接濟。並著該督等豫行籌商，計添兵之多寡，倣照上届採買駝隻之例，一面咨令山西、陝西各該撫，廣爲採買，及早解送，以資輓運；一面奏聞，毋稍貽誤。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各諭令知之。

頒給大學士公長齡欽差大臣關防，馳往新疆，督辦軍務。賞鑲黄旗護軍統領桂輪、正黄旗護軍統領阿勒罕保、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安福、左翼前鋒統領奕經、密雲副都統佈勒亨銀各一百兩，隨同馳往。

以工部尚書穆彰阿署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刑部尚書明山署管理理藩院事，協辦大學士富俊署管理户部三庫事理，藩院左侍郎常文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刑部左侍郎特登額署正紅旗滿洲副都統，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闊齡阿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史部左侍郎貴慶署左翼前鋒統領，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六十五署京營左翼總兵，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恆敬署鑲黄旗護軍統領，内閣學士聯順署正黄旗護軍統領，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倫忠署鑲白旗護軍統領。以户部尚書禧恩爲總諳達。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蔣攸銛等奏，查出投首效力梟犯，復圖私販，審明定擬一摺。前經降旨，令蔣攸銛等組獲儀徵縣私梟黄玉林，嗣據該犯帶同夥犯並船隻鹽斤赴官投首，經蔣攸銛等奏請寬其既往，責令指引緝私，效力贖罪。朕即覺其辦理未善，疊經降旨查詢，無非敷衍具奏。因兩淮鹺務積弊，姑允所請，原係權宜辦理。茲據蔣攸銛等奏，該犯故智復萌，於伊跟人懷内，搜出寫給隨同投首之伍步雲等書信，有恐人占去老虎頸馬頭，致伊進退無路，屬令仍回儀徵，守定巢穴之語。見已審訊明確，擬發新疆。蔣攸銛復片奏，請將該犯交陶澍即行處絞，不知是何居心？該犯前因發遣，遇赦後復犯，罪擬流，逃回販私，乃准令自贖，後仍不知悛改，反覆無常，實屬自外生成，若不明正典刑，必致奸徒藐法，爲害地方，益復無所顧忌。黄玉林著即行正法，以示懲儆。蔣攸銛於黄玉林投首，率行奏請免罪；王鳳生明知私梟充斥，不即實力查拏，轉出示招致投首，詳請具奏辦理，均屬謬誤之至。福森、明罪狀，既與陶澍聯銜具奏，將該犯改發新疆；復恐其到配潛回，致貽後患，請即行絞決，單銜密奏。朕綜理庶政，光明正大，一秉至公，蔣攸銛辦理此案，事前既無主張，事後又復苟且，以大學士膺封疆重寄者，固應若是耶？著交部嚴加議處。福森身任鹽政，於鹽梟投首，並不慎重詳查，輒行奏請免罪；王鳳生明知私梟充斥，不即實力查拏，轉出示招致投首，詳請具奏辦理，均屬謬誤之至。福森、王鳳生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陶澍於黄玉林投首會銜具奏，屢次降旨訊問，又不確切查明，咎亦難辭，著交部議處。

戊寅，命盧蔭溥爲體仁閣大學士。以李鴻賓協辦大學士，仍留兩廣總督任。調湯金釗爲吏部尚書，王引之爲禮部尚書，以潘世恩爲工部尚書，朱士彦爲左都御史，蔣攸銛爲兵部左侍郎。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玉麟奏，接據長清信稱，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固守尚存。此次賊匪，皆前次從逆之博巴克爲首，葉爾羌回衆尚無從賊之心。又烏什報稱，上屆從逆阿奇木薩達特之兩子，暨明伯克之弟胡達巴爾底等，俱係賊目。並布嚕特比遣人，至喀什噶爾邊外，探得霍罕伯克並未親來，先遣愛薩依閔察克率衆，旬結阿坦台汰劣克入卡，攻城未破。賊目玉都克素皮帶人，在樹窩子潛匿，令賊匪往阿克蘇探聽大兵信息。其餘各賊，均在喀什噶爾新城附近回莊居住，因攻城未能得手，遣人至霍罕求援。阿坦台汰劣克復行出卡，仍回薩雅克愛曼等語。此次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被逆賊滋擾，先後調派官兵不下三萬有奇，原欲痛加勦辦，永靖邊陲。惟逆犯博巴克、阿坦台汰劣克等，本屬張逆餘黨，倖逃法網，狡譎異常。若大兵經臨，聞風先遁，追兵撤後，又復前來，實屬不成事體，必應大加懲創，以期淨絶根株。著長齡於途次面晤楊遇春，到軍營見楊芳，總須從長計議，務將博巴克、阿坦台汰劣克，及愛散伊閔察克、胡達巴爾底等犯，悉數就擒。應如何截其歸路，毋致竄逸，熟籌制勝之策，以杜後患。儻該逆犯等竟已逋逃，尤當相度機宜，探明藏匿確切地方，如須加以兵威，前往追捕，或懸賞格購綫設法擒渠，方爲不虚此舉。該逆匪等，無論由我兵擒獲，及各夷回縛獻，不得就地遽行正法，俱著解京訊辦。若該賊匪逃竄卡外，勢有難行之處，亦毋庸徒託空言，仍歸無益，反致爲所輕視。長齡等務當通盤籌畫，計出萬全，以副委任。

《宣宗實録》卷一七五　癸未，命江蘇巡撫盧坤毋庸來京，即赴新任。署陝西巡撫顏伯燾馳往肅州，會同署陝甘總督鄂山，辦理軍需。陝西布政使史譜護理巡撫。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十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前以該犯玉素普，在布噶爾地方種地念經度日，是以未經搜捕。此次竟敢糾約回夷，入卡逞逆，佔據回城，顯係倚恃和卓後裔，煽惑愚回，復敢書寫回字逆信，妄思句結。見據阿布都爾滿查獲送信回人，究出逆情，業已降旨加恩，以爲忠順者勸。玉素普父子，爲逆種禍根，一日不除，則邊疆終未能永靖。該都統等，當設法擒拏，斷不可使竄逸。無論何人，臨陣生擒，或計令縛獻，必立加懋賞。此時當以合兵進勦，長驅直入，其圍自解。如能内外夾攻，尤可聚而殲旃。朕計日以盼捷音之至。

《宣宗實録》卷一七六　戊子，諭内閣：朕聞劉彬士性情多疑，遇事游移不決，降旨令孫爾準於前赴浙江查閱營伍時，就近密訪該撫聲名辦事若何，據實具奏。茲據奏，劉彬士遇有應委應調缺出，既經懸牌委調後，旋又換人，率以爲常。於屬下情形未能諳悉，信用紹興府南塘通判吴嶰，不赴本任，歷署繁缺知縣，近更常住省城，盤踞招摇，致滋物議等語。是劉彬士辦事不能決斷，又復信用非人，豈能勝巡撫之任？著來京以三四品京堂候補。

以吏部尚書湯金釗署户部尚書，兵部左侍郎博啓圖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協辦大學士富俊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正藍旗滿洲都統。貝子綿偲署鑲白旗蒙古都統。

以盛京工部侍郎富呢揚阿爲浙江巡撫，未到任前，命浙江布政使慶善護理。

辛卯，諭内閣：國家歲糜錢糧，養育兵丁，原以偶遇兵戎，共奮勦賊，保衛善

良。近來逆回安集延、布嚕特等，深負曲宥重恩，糾合霍罕，偷入卡倫，在喀什噶爾等處猖獗，戕害官兵，實爲罪大惡極！爰命大學士長齡、督率三萬有餘官兵勦辦。復調吉林黑龍江二千兵丁，此屬俱係精銳，一至軍營，烏合賊衆，自必計日除滅，功竣凱撤。該官兵等受朕恩施，何榮如之。惟經由四省地方，恐有無知之徒，偶因車輛食物細故，肆向驛站爭鬧，沿途擾纍閭門，衛民而害民，烏乎其可？儻有此等不知體統，妄爲滋事者，該領隊副都統等，即一面拏交地方官嚴行圈禁，一面據實參奏，朕必將犯法之徒，按軍法辦理，決不寬貸。領隊副都統等，徇庇不行奏聞，致被督撫參奏，不惟犯法之人從重治罪，必將該副都統等，一併嚴加議處。著此次監放官兵賞食王等，於吉林、黑龍江官兵到日，即將此旨，自副都統以及官兵，按名明白曉諭，俾各遵行。

《宣宗實録》卷一七七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玉麟奏，探得逆酋是玉素普，及其一子。尚有張格爾在布噶爾所屬布哈拉地方所生一子，年已二十，不知其名。霍罕從逆者依薩、木薩、胡什伯克，布嚕特從逆者阿坦台、汰劣克、沖莫得特、奇布勒得依，並糾結巴俟斯、希布察克、沖巴噶什等愛曼人衆，説有七萬人到喀什噶爾打仗。塔什坦伯克雖未同往，却將擄得哈薩克之馬匹，幫助賊匪。此外布嚕特不肯從逆者尚多，喀什噶爾黑帽回子，多不從逆，有逃往阿克蘇者，其白帽回子亦不盡從等語。逆回玉素普父子，前經獲賊遞瑪特供明，在喀什噶爾七里河子回莊目睹，惟張格爾祇有一子名布素魯克。今據鄂勒吉拜所聞，張逆先在布哈拉生有一子，現已長大，是否屬實，著確切訪查。如果隨同玉素普進卡滋事，正可乘機捕獲。著長齡迅速行知軍營帶兵大員，將玉麟所奏逆回家屬，並著名逆匪依薩、木薩等犯，設法捻拏，毋任聞風逃遁。前據長齡奏稱，喀什噶爾黑帽回子，誠心恭順，今玉麟訪察情形，與長齡面奏之言相符。此次黑帽回子戮力同心，多不從逆，甚屬可嘉。著長齡飭知帶兵各員，務須加意撫卹，毋許兵丁稍有騷擾。該回子等如能奮勉出力，著即奏明加以恩賞，以示朕勦逆安良之至意。將此由六百里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仍授長齡爲揚威將軍，命哈哷阿、楊芳參贊軍務。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陶澍奏，遵旨將鹽梟黄玉林正法，並辦理大槩情形一摺。

乙巳，諭：本月十三日，朕進宫時，大阿哥因病未痊，住圓明園，皇后亦未進宫。昨據該總管太監奏，儀親王於十八日前往看視，徑入福園門，至大阿哥所内，當時值班官兵及太監等，攔阻不聽等語。國家體制，門禁森嚴，不准擅行闌入。即如惇親王、惠郡王，係大阿哥之叔，及内廷行走之慶郡王綿慜、定親王奕紹，自必俱爲繫念，然亦止能差人探問，不敢自行擅入。乃儀親王率行進門，不聽阻止，殊屬不合，想係年老神昏，故習未悛。伊子綿志，不能從旁勸阻，甚屬非是。其宗人府右宗正，及正白旗漢軍都統，俱著開缺。所有圓明園駐班之阿爾邦阿等，並該門值班官兵，及太監等，不能力阻，俱有應得之咎，此次姑免懲辦，嗣後務當遵照門禁章程，慎重恪守。如再有似此擅入禁門之事，定當分别嚴懲不貸。

《宣宗實録》卷一七八 戊申，諭：據慶保等奏，查有嗅咭唎國大班喲嘶，攜帶番婦來至省城，到公司夷館居住。又該夷商由船登岸，坐轎進館。並因訛言有派兵圍逐之説，心懷疑畏，通信黄埔灣泊各夷船，令水手百餘人，乘夜將礮位數座，及鳥槍等件，收藏艙内，偷運省城夷館。經慶保等密飭文武員弁，留心防範彈壓，該夷等業將鳥槍搬去，水手散回。其礮位尚藏放夷館門内，並逸洋商代求稍寬時日，再令番婦回澳。現在嚴飭速將番婦押往澳門，礮位運回各船，妥爲辦理等語。向例番婦不准來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轎進館，其攜帶鳥槍礮位，止係外洋備防賊盜，尤不得私運進城。今該夷等擅違舊制，慶保等務當嚴切曉諭，令其遵守舊章，嗣後不得稍有違犯，致干禁令。儻仍敢延抗，即當設法驅逐，示以創懲。亦不可稍存遷就，總須酌籌妥辦，於懷柔外夷之中，仍不失天朝體制，方爲至善。將此諭知慶保、李鴻賓、朱桂楨，並傳諭中祥知之。

《宣宗實録》卷一七九 十一月丁巳，又諭：前因七品以下人員，違例僭用素金帽頂，經大學士九卿議定章程，降旨嚴申例禁。兹據給事中陶廷杰奏，違例僭用者，現尚不免，朝廷制用頂帶，意别等威，何得濫行僭越？況經降旨申諭，並責成科道等據實糾參，豈容視爲具文，不加察劾。朕思吏部月選官驗看時，每次遴派各部堂官八員，科道各四員，其驗看官内，有八九品未入流等項人員，如違用素金頂者，著即指名嚴參，嗣後若再有七品以下人員，僭用素金帽頂者，併著科道等隨時糾參，按律懲處，以重名器。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辛酉，定欽派大臣揀選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吏目例。

《宣宗實録》卷一七九 丙寅，湖北巡撫楊健以年力就衰，並辦理公事隨聲附和，降三品頂帶休致。以禮部左侍郎楊懌曾爲湖北巡撫。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丁卯，定户部防範假文及覈對册禀章程。

轉龔守正爲禮部左侍郎，以桂齡爲禮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

《宣宗實録》卷一八〇　癸酉，諭：松筠等奏，查訊徐炘被參各款一摺。解任山西巡撫徐炘前經御史葛天柱奏參各款，兹據御史所奏查閲營伍，家丁勒索，及題升調補委署各缺，任意營私等款，查明均無其事。其門丁顧鴻如之服役人劉泳成，已將屍棺開驗，復提集人證，詳訊供情，實係因瘋自戕，並無謀斃情事。惟徐炘當時既不派皂司相驗訊辦，又不專摺奏明，致滋物議，殊屬錯謬。其秋審過堂時，徐炘之家屬在堂後隔簾看視，管教不嚴，亦咎無可辭。徐炘著交部嚴加議處，即行來京聽候部議。

丙子，兩廣總督李鴻賓奏：嘆咭唎夷人歷逞校黠，俱由内地漢奸暗中唆使。查廣東洋行司事謝五即謝治安，爲人奸猾，熟習夷語，素與該國夷商交結。前月夷人乘坐肩輿，即係謝五送給。現拏獲收禁，飭該府縣嚴切根究，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得旨：所辦甚好。尋奏，謝五因夷商嘛嘮患病不得行走，送給肩輿乘坐，冀圖買賣賺利，尚無教唆不法情弊，應革去州同職銜，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下部議，從之。

壬午，諭内閣：嵩孚在湖廣總督任内，倚任繼德、胡源爲心腹。繼德紈袴性成，前在同知任内，與商人往來宴會，自捐升道員，遇有差委等事，不能慎密，或竟先事漏言，無識之徒，因此羣相趨奉。胡源行止卑鄙，拜在繼德門下。嵩孚於此等劣員，不行參劾，轉加信用，且任聽劣幕盤踞省城，毫無覺察，豈復能勝總督之任！嵩孚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爲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即由湖北前往，不許來京請訓。至繼德前於道光五年在江西同知任内，經成格保舉，此等人員，豈宜濫膺薦牘，成格著交部議處。

以江蘇巡撫盧坤爲湖廣總督，調湖南巡撫程祖洛爲江蘇巡撫，廣西巡撫蘇成額爲湖南巡撫，以刑部右侍郎祁填爲廣西巡撫，河南布政使戴宗沅爲刑部右侍郎。

湖北學政賀熙齡以親老乞養，允之。命翰林院編修許應鑅提督湖北學政。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癸未，以阿勒清阿爲山西巡撫，調鍾昌爲刑部右侍郎，奕經爲吏部右侍郎，那丹珠爲工部左侍郎，常文爲盛京兵部侍郎，以嵩惠爲理藩院左侍郎由左副都御史遷。

調林則徐爲河南布政使，以額騰伊爲湖北布政使，調夏修恕爲山西按察使，降徐炘爲湖南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一八一　十二月丁亥，諭内閣：明年朕五旬萬壽，各省督撫及將軍提鎮等，俱不准奏請來京祝嘏。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陶澍、江蘇巡撫程祖洛、江西巡撫吴光悦、安徽巡撫鄧廷楨、河南巡撫楊國楨，據陶澍奏，查明安徽霍邱縣漢回械鬬一案。是日回民逞兇，實止殺斃漢民王三等四命，同時被傷較重之民人張席珍等六名，業已醫痊。此外受傷尚輕者旋即平復，未經報驗，其不知去向之王陳氏、宋學義等，俱有著落，實無另有致斃之人。惟潁州等處回民，向來兇很好鬬，一呼成羣，視漢民如仇。此案被殺之王三等，及受傷之張席珍等，多非同謀對敵之人，乃回民殺機既動，遷怒旁觀，亂刀混扎，槍火轟焚，竟有逢人便傷之勢，情形兇横，與尋常鬬毆誤殺旁人之案不同。而糾人尋釁釀成重案之在逃兇回白姓，尤爲案内巨惡，土人言之，猶爲切齒，必須拏獲，一併按律重辦。【略】著陶澍等即飭所屬一體認真訪查，嚴拏務獲究辦，毋任遠颺。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在湖北沔陽州拏獲白秀即白姓，審明回民楊松山等與漢民王三等鄰居戲謔，楊松山被罵不甘，糾毆洩忿，各持械爭鬬，並未傷人。僧將班耀先等糾往，應發極邊内花爆，延燒草屋九十餘間，白秀在場並放火槍，因槍筒炸裂，誤然集民王得順店煙癍充軍，到配折責安置。楊松山扎傷王三致死，擬絞監候。下部議，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丙申，諭：哈豐阿等奏，援兵追賊西進，已將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二城解圍一摺。稱十一月十四日，帶領伊犂、烏嚕木齊滿漢官兵民遣壯勇等，跟蹤勦賊。馳抵英吉沙爾，賊匪先經聞風西竄，回城已空。面見棍楚克策楞，詢知阿奇木伯克斯底克久已從逆。官兵疊次打仗得勝，賊匪潰水窎城，計無所施，困守數月，至是圍解，人人歡忭。即於是日戌刻拔營，飭令伊犂委佐領麟音泰，率領滿洲營馬隊，沿途在各莊搜捕追勦。該提督等，率領馬步官兵及民遣壯勇，順路跟追，殺賊多名，生擒三百餘名。追至距喀什噶爾十數里地方，適扎隆阿、多隆武帶領城内官兵齊隊前來。詢悉賊匪俱往西北一路逃竄，隨即將兵會合一處，同至喀什噶爾，安撫夷回，守護城池。一面偵探賊情，密拏餘匪，俟胡超統兵到時勦洗等語。【略】哈豐阿著賞給雲騎尉世職，進勇巴圖魯名號；孝順岱著賞給副都統銜，仍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以示鼓勵。幫辦大臣塔斯哈，前因賊匪滋事，出卡追擊；副將賴允貴，帶兵前往，一併俱被陷歿，情甚可憫。塔斯哈著照都統銜賜卹，賴允貴著照總兵例賜卹，俾慰忠魂。扎隆阿、多隆武督率

官兵困守三月有餘，終保孤城，不失國體，可嘉可憫，著交長齡查明該大臣等守禦情形，據實具奏。再行降旨施恩。至哈豐阿等單開尤爲出力之官員兵勇，及另片奏請施恩之伊犁遣勇九百六十九名，並著長齡一併查明，候旨辦理。

己亥，胡超奏：行抵距木蘇里克莊，整隊前進，賊匪七八百人抗拒官兵，經副將張國相等迎敵，殺賊一半，餘俱逃竄。官兵趕向回莊，四面圍攻，生擒百餘，殲斃數十。訊據賊供，薩漢莊有賊千餘，該副將等前後夾擊，賊披靡四散，追殺三十餘里，統計殺賊六七百，生擒五百餘。報聞。

《宣宗實録》卷一八二　辛丑，諭内閣：從前内外八旗大員之弟兄子孫，每逾五年查閲一次，挑取侍衛、拜唐阿當差。原因侍衛、拜唐阿係體面差使，大員子弟挑取侍衛拜唐阿後，伊等益得演習清語技藝騎射，差委得人。自道光六年查辦以來，已屆五年，又應查辦之期。惟念該大員子弟内各有不同，或因身弱，馬上平常；或因自幼讀書，一時不及學習騎射，似此之人，縱使挑取侍衛、拜唐阿，焉能得力？理宜量加調劑，嗣後在京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外任文職自總督起至按察使止，武職自將軍、提督起至總兵止，該大員之弟兄子孫内，如有年已及歲，堪任侍衛、拜唐阿差使，每遇五年查辦之期，情願挑取者，該大臣等仍照上屆呈報本旗，由該旗造册咨送軍機處彙題，經朕指出，帶領引見。儻身弱有疾，或弓馬平常，不稱侍衛、拜唐阿者，該大臣等即據實報明該旗，轉行軍機處，聽其自便。該旗亦無庸催取名字，以示朕培養旗僕，因材器使之意。

壬寅，諭：盧蔭溥等奏，議覆孫爾準奏，嚴禁内地種賣鴉片煙章程一摺。【略】各督撫即責成該管道府，督飭各屬實力查禁，乘抽查保甲之便，於春間赴鄉稽查一次，將有無私栽鴉片煙，出具印結，年底由司會齊咨部，並著各督撫於每年具奏編查保甲摺内，一併詳晰聲敘。如有拔除不盡，仍任流毒地方，即遵照道光三年部定處分分别參辦，毋稍徇隱。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　乙巳，諭：據王鼎、寶興奏，請將兩淮鹽務改歸總督管理一摺。兩淮官引滯銷，饷務疲敝，見據王鼎等奏稱，由該鹽政無管轄地方之責，文武員弁均非所屬，疏銷巡緝難期令行禁止。著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管理，所有鹽政一缺著即裁撤，鈕靈著回京當差。

《宣宗實録》卷一八二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户部奏，此次回疆軍務，歷届奏撥過部庫銀二百萬兩，甘肅封貯銀一百六十萬兩，各省地丁鹽課關税等銀四百四十萬兩，共銀八百萬兩，均經陸續起程，解交甘肅轉解。又駝運軍火等項，需用駝隻，據各處採買雇備及蒙古王公等呈進，計報部有案者，共駝四萬一百七十餘隻，亦經分起解赴應用。現在二城之圍已解，請飭管理糧餉大臣分别覈辦等語。著楊遇春等即查明各省所撥銀兩，按照應支款項數目，撥解備支。如有盈餘，俱著截留甘肅藩庫。至駝隻一項，是否均須應用，亦著覈實酌辦，其雇覓者，分别飭還留備。其採買呈進者，分别停止截留，以省腳價餧養之費。將此諭知楊遇春、鄂山，並傳諭顏伯燾知之。

道光一一年（辛卯、一八三一）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正月，戊午，上以五旬萬壽，詔開恩科，於本年八月、十二年三月，舉行鄉會試；移正科鄉會試於十一年八月、十三年三月舉行。

《宣宗實録》卷一八三　乙丑，諭内閣：長齡奏，遵旨審擬容安等罪名一摺。前因英吉沙爾、喀什噶爾二城待援甚亟，容安統領伊犁官兵，於九月十二日，全抵阿克蘇，儘可趕緊由葉爾羌進發解圍，乃遷延觀望，坐失機宜。且先據奏明由大路進兵，嗣復欲由和闐前往，以有用之兵，轉於無賊之處繞道行走，以致耽延一月之久，無謀無勇，措置乖方。並欲厚集兵力，防守阿克蘇、烏什，再行前進。身爲統兵大員，不知緩急輕重，任意延宕，喪心昧良，莫此爲甚！當降旨將容安革職拏問，嗣以此等怯懦無用之人不值如此辦理，復諭長齡將容安解赴阿克蘇看守，旋又數其四罪，令長齡到彼後，逐層嚴審，按律定擬，並將長清等分别擬罪。兹據長齡審明容安等罪款，定擬具奏。容安坐擁重兵，畏葸不前，辜負國恩，貽誤事機，本應照軍法從事，在阿克蘇即行正法，姑念現在二城之圍已解，尚可寬其一線。容安著加恩照長齡所擬，依軍臨敵境逾期三日斬監候律，斬監候，秋後處決，即派妥員押解刑部監禁，趕入本年朝審情實辦理。長清但知留兵防守，並不通盤籌畫，催令進援，亦屬咎有應得。惟該大臣究非奉派帶兵之員，而撫馭夷回，尚爲安静，且於扎隆阿信致令將伊什罕伯克托克托呢雜爾等家産查封，並將緣坐人犯一併拘禁，該大臣均未照辦，頗有識見。長清著加恩革去副都統，賞給二等侍衛，仍作爲阿克蘇辦事大臣。哈豐阿係烏嚕木齊提督，本不應受容安節制，乃聽其指使，迂道前行，稽延日久，實屬錯誤，姑念此次進援，究係該提督帶兵先到，雖未接仗殺賊，惟令賊衆一聞兵到，即行遠竄，得以解圍。哈豐阿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額爾古倫、貴成、孝順岱進兵究屬遲延，著一併交部

議處。

庚午，命湖南按察使徐炘來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以江蘇蘇松糧儲道楊黃爲湖南按察使。

壬申，調刑部右侍郎鍾昌爲吏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貴慶爲刑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特登額爲右侍郎。

以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裕誠爲鑲藍旗護軍統領。

調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布彦泰爲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以理藩院左侍郎嵩惠兼鑲紅旗蒙古副都統。

丙子，轉兵部右侍郎張鱗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吳椿爲兵部右侍郎。

調盛京禮部侍郎凱音布爲盛京户部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鐵麟爲盛京禮部侍郎。

命兵部右侍郎吳椿提督浙江學政。

以福建布政使魏元烺爲巡撫，浙江按察使孔昭虔爲福建布政使，廣東鹽運使陳鑾爲浙江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諭：三載考績，實爲激揚大典，滿漢諸臣有能盡心所事、任勞任怨者，自應甄敘；有年老而精力不衰者，仍當留任。兹京察届期，該部將京外各大員開單，題請朕詳加酌定。大學士曹振鏞、吏部尚書文孚、户部尚書王鼎、工部尚書穆彰阿，久任軍機大臣，贊襄勤慎，承旨詳明；大學士長齡，中外宣勤，懋績顯著，兹又奉命再莅回疆；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李鴻賓，歷任封疆，實心任事；陝甘總督楊遇春，身經百戰，絶域宣勞，畀以封疆，克勝鉅任；陝西巡撫鄂山，兩次總辦軍需，誠實精詳，毫無貽誤，俱著加恩交部議敘。兵部左侍郎賈允升、盛京户部侍郎多山，俱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福建巡撫韓克均，辦事遲緩，不能振作，尚無劣迹可指，亦著以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

戊寅，調吴椿爲工部左侍郎，以何凌漢署兵部右侍郎由大理寺卿署。

己卯，召葉紹本來京，調邱鳴泰爲山西布政使，以恩特亨額爲安徽布政使，色卜星額爲安徽按察使由甯池太廣道遷。

辛巳，刊御製文初集成，御製序文。

《宣宗實録》卷一八四　二月甲申，諭内閣：前據御史周作楫奏，江西會匪之案，每多誣扳妄拏，請飭各該姓族長紳士出結捆送。當經降旨令吴光悦體察情形，據實覆奏。兹據該撫奏稱，該省向立族正，原係編查保甲良法，歷經照辦。近年紳獲頑州匪徒，多有訪自紳士及由該户族捆送者，惟舉充不得其人，又恐轉滋流弊。著該撫通飭各屬，切實選舉公正族長紳士，教誨族衆，如有爲匪不法，即行捆送究懲。儻因匪黨較多，力難捡送，亦即密禀官司嚴拏。如有挾私妄誣別情，照例坐罪。仍責成地方文武各官，一有各項匪徒竊發，先行派撥兵役，實力堵拏，不得藉有族長紳士捆送，置身事外，坐誤事機。其獲案各犯，實有牽纍者，許族長紳士具結保領，立時訊釋，以靖閭閻而安良善。

丁亥，引見各衙門保送京察一等人員。

以兵部左侍郎博啓圖、都察院左都御史朱士彦、户部右侍郎申啓賢署經筵講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己丑，上御經筵。

壬辰，諭：長齡奏，查訪逆回起釁根由一摺。此次逆回滋事，前豐經降旨，令該將軍查明起釁根由，據實具奏，不准含混。兹據奏，行抵阿克蘇後，詢據布嚕特比等，僉稱霍罕、安集延逆賊入卡滋事，由於鈔没貨物，驅逐出卡，以致懷恨句結，與沿途所訪輿論相符。復據各城咨覆，均與傳訊各供無異。是起釁根由，顯係驅逐安集延，查鈔家財，斷離眷口，禁止大黄所致。那彦成上届係特奉諭旨前往辦理善後事宜，乃不能體察情形，籌畫妥善，行之未及二年，又有逆回滋擾之事，誤國肇釁，罪有攸歸，著先行革去太子太保銜，拔去雙眼花翎，並革去紫韁，交部嚴加議處。伊子容照，著逐出乾清門，並革退理藩院右侍郎、鑲白旗護軍統領、正黄旗蒙古副都統、國史館清文總校，著賞給三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

《宣宗實録》卷一八四　癸巳，調盛京刑部侍郎惠顯爲理藩院右侍郎兼正黄旗蒙古副都統，以貴州布政使鄂順安爲盛京刑部侍郎，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安福爲鑲白旗護軍統領，未到京前，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闊凌阿署理。

調福建布政使孔昭虔爲貴州布政使，以福建按察使惠吉爲布政使，湖北荆宜施道光聰諧爲福建按察使。

甲午，諭内閣：陶澍奏，恭繳鹽政養廉，裁減浮費一摺。所奏甚是。兩淮鹽政每年額支養廉銀五千兩，向在雜款應解項下動支，現在鹽務改歸總督管理，其應支總督養廉優厚，足敷辦公，所有鹽政應支養廉銀兩，著歸入節省項下，解交户部充用。至鹽政衙門浮費較多，除緝私賞號及經書人等工食，均裁減四成，巡捕匠作等項全行裁汰。此外執事人役，應需辛工紙張飯食，分别裁併酌留。統

計前後裁減每年費用銀十六萬兩有零，其外支浮費，及運司衙門濫支各項，俱著查明，一併刪減。該督務當隨時整頓，以節浮費而暢引銷。

乙未，調四川總督琦善爲直隸總督，未到任前，以欽差户部尚書王鼎署理。以陝西巡撫鄂山爲四川總督，未到任前，以成都將軍那彦寶署理。以陝西布政使裕泰爲陝西布政使，以服闋布政使吴榮光爲湖南布政使。

己亥，以詹事府少詹事廖鴻荃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通政使司通政使普保、大理寺卿何凌漢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元之爲詹事府詹事。太僕寺卿沈維鐈爲宗人府府丞，仍留順天學政任。

辛丑，上啓鑾，恭謁西陵。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徵調各路官兵，均經撤回，諭令楊遇春、鄂山、顏伯燾各回本任。昨降諭旨將鄂山補授四川總督，現在肅州軍需局自已裁撤，著楊遇春即回陝甘總督本任，以便鄂山交卸起程。至上届蘭州軍需局報銷，係顏伯燾一手經理，此次該處辦理報銷，是否祇須該督督率司道大員覈辦，抑仍須顏伯燾在蘭州辦理，著楊遇春酌量據實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三　乙巳，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

丙午，清明節，上再謁昌陵，行敷土禮；隆恩殿行大饗禮，回鑾。

己酉，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一八五　三月甲寅，以詹事府詹事文慶爲通政使司通政使，雲南布政使王楚堂爲大理寺卿，候補三四品京堂劉彬古爲太僕寺卿。

己未，諭内閣：前據給事中邵正笏奏，近年内地奸民，種賣鴉片煙，地方官並不實力查禁，當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查明嚴禁，妥議章程具奏。兹據阮元等奏，滇省沿邊山僻，民夷土司中間有偷種漁利之事，即應明定章程，嚴行懲創。乃該督等僅以飭屬查禁空言覆奏，何以使地方官實力奉行，奸民知所儆懼。著該督等恪遵前降諭旨，妥議章程，奏明後通飭所屬隨時嚴禁，並於每年年終具奏一次，毋致日久生懈。

《東華續録》道光二一三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貿易夷人，日增桀驁。英吉利自恃富強，動違禁令，其餘各國相率效尤。道光十年，該夷等違例乘坐緑呢小轎，又帶夷婦入城在洋行居住，當經兩廣總督及粤海關監督出示申禁，而英吉利大班等統領各夷，向該督監督等衙門屢次遞禀，語多誕妄。經該督調兵彈壓，膽敢統率水手，搬運槍礮器械到館，儼有抵敵之勢。是直以有恃無恐之情，行其有挾而求之計，不可不嚴爲防範。又稱漢奸從中唆使，傳遞消息，簸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計。澳門居民半通夷語，其各洋行服役之人，及省城之開設小洋貨店，此内均易藏奸。更有匪徒練習快蟹船隻，爲夷人運私偷税，賄通兵役，朋比爲奸，俱應嚴密查拏，盡法懲治。又稱夷人違例八條：一，致斃漢民，藏匿正兇，抗不交出；一，在省城横行街市，漢民不敢與較；一，夷婦生子，多雇漢乳媪服役，及向漢奸私買婢女；一，内地書籍例不出洋，近日漢奸多爲購買，並有課其子弟者；一，上年夷人在洋行門外私設臨水馬頭，以爲偷税地步；一，上年該督等所出告示，皆被夷人塗抹，夷人擅出告示，禁止洋商坐轎，洋商不敢不遵；一，向例夷人不准進靖海等門，上年二三百人以探聽批禀爲名，擅自擁入，莫敢攔阻；一，夷人銷貨完竣，不准逗留，近則往往在粤省過年等語。以上各情節，於海疆重地，大有關係，豈可一味因循，長其藐玩。著朱桂楨逐款嚴密訪查，據實具奏，毋許含混，並查明地方官如有苛虐夷人情事，亦當一併參處示懲，勿稍隱飾。

癸亥，上親耕耤田。

《宣宗實録》卷一八五　丁卯，調户部右侍郎寶興爲吏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博啓圖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兵部右侍郎桂輪爲左侍郎，調工部左侍郎那丹珠爲兵部右侍郎，理藩院右侍郎惠顯爲工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一八六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鴻賓等奏，上年春間崖州黎匪黎那雞等，因歉收乏食，出至民村搶掠，經瓊州鎮總兵孫得發，帶兵會同該府普祥馳赴查拏。迫官兵衆集，該匪等已紛紛逃匿，拏獲韋只定、韋第二、陳亞納、李亞二等，訊止隨衆夥搶，供出首犯韋色容、張紅鬚、張亞基數人等語。該處黎人，素係頑悍，棗經降旨諭令殺，實屬瞻不畏法。前據該督奏，於二月十六日，前赴瓊州督辦，棗經降旨諭令迅速辦理。該督務將逃逸各犯悉數捡拏，並究明起意，糾搶首犯是否實係韋色容等數人，按名捕獲，從重究辦，速行竣事，以靖閭閻。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李鴻賓等奏，申明防範外夷舊章，並酌議變通增減以便遵守一摺。噪咭唎夷商，前此因求減輸規銀，延不進口，上年又有私帶番婦住館，偷運槍礮至省城等事，旋即自知悔悟，不至始終抗違。惟夷情詭譎，必須嚴申禁令，以重

防閑。舊定章程，今昔情形不同，亦有因時異宜之處，該督等酌量增減，俾共相遵守，並責令員弁兵役實力巡防，行商通事認真稽察，以資控馭。該夷商前此屢違禁令，因自知悔悟，從寬免其懲辦，但必須責令遵守舊章，豈得再有違犯？若任其日增倨傲，玩視法度，恣意抗違，漸至益形驕縱，莫敢誰何，尚復成何事體！該督等嚴內地之成規，杜外夷之滋事，總當於撫馭綏來之中，不失天朝體制，方爲至善。儻辦理不能妥協，將來該夷商輒敢再違禁令，致生事端，惟該督等是問！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壬申，兩江總督陶澍奏，捕獲盜匪倅梟分別懲辦。得旨：可見廢弛已久。汝係朕特加信用之人，能如此存心爲國宣力，不但汝永承恩澤，朕亦得知人善任之名，當勉之又勉，有加無已，以副朕望。

辛巳，重修《康熙字典》成。

《宣宗實録》卷一八六　諭：盧坤等奏，遵旨查禁種賣鴉片煙一摺。據稱通查湖北屬境，現在尚無種罌粟鴉片煙之事。但該省爲水陸通衢，商賈輻輳，外來奸民易於流傳貽害，不可不認真查禁，以淨根株。著該督撫嚴飭所屬，於每年春秋二季編查保甲時，親赴各鄉，留心查察。如有將田地種植罌粟花者，立即嚴拏，照興販鴉片煙例，擬以枷號充軍，田地入官。仍責令保甲隨時稽查，儻容隱不舉，即照爲從例問擬杖徒。買食之人，無論官民，分別參究，一例治罪。並派撥丁役隨同汛員，於各關隘常川巡查，遇有商民夾帶煙土，拏獲嚴辦。仍出示曉諭，俾各知猛省，毋蹈法網。該州縣於春秋兩次巡查之後，如境內實無種賣，即出具印結，由該管道府確切覈明，詳報督撫。該督撫於年終具奏一次，毋得日久視爲具文，致干重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四月丁亥，諭：內監潛逃，例有應得之罪。嗣後各直省督撫府尹等，遇有逃走太監，一經地方官盤獲，無論有無滋擾情事，著一面具奏，一面解交內務府。

《宣宗實録》卷一八七　諭內閣：王鼎等奏，會議糧船買帶食鹽，嚴禁夾私一摺。天津爲運道總匯之區，糧船往返，每於例准買帶食鹽四十斤外，多帶鹽斤，以致妨礙漕綱，亦且侵佔淮引。茲據王鼎等查明，軍船私帶之弊，以江廣各幫爲最重，實亦不獨江廣爲然。其透漏鹽斤之弊，以天津爲最甚，亦不獨天津爲然。沿河一帶囤梟，每於幫船將次抵境，先向議定價值，迨船一到，即用小艇賣夜裝載。與其搜獲於既帶之後，不若嚴禁於未帶之先。現添派天津分司運同暨天津府知府同知總司稽察，並於于家堡、楊柳青、獨流各處添派鹽務官各一員。其甎河地方，添派滄州知州就近督率辦理。鹽務正當整飭之際，該署督等既經派委多員，沿途防範，尤當嚴飭各該員等實力巡防，認真搜查，一面堵截河干囤販，一面嚴拏小艇載私，有犯必懲，毋致有名無實。如有差役兵目人等得規徇庇，即行從重治罪。其派出各員，如不出力查辦，著即參處，以清積弊而肅鹺政。

辛卯，以本年鄉試，考試應開列試差人員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甲午，諭：大阿哥奕綿，自上年秋間遘疾，至今春甫經就痊，茲復患病旬餘，竟爾不起，深爲悼憫！著追封多羅貝勒，所有應行典禮，著照皇子例辦理，並派總管內務府大臣寶興經理喪事，其一切事宜著各該衙門察例具奏。

《宣宗實録》卷一八七　乙巳，諭：鄧廷楨奏，遵旨嚴定查禁鴉片煙章程一摺。據稱安徽省現在尚無私種罌粟花、熬煙販賣之事，惟徽州、寧國、廣德等屬，毗連江浙，山地居多，恐有外來棚民串通該處業户，私種分肥，不可不豫定章程，杜其萌蘗。

諭軍機大臣等：陶澍等奏，清水敵黃，重運漕船行走順利，惟洪澤湖水勢浩瀚，暫消復漲，及下游揚糧啓壩洩水各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本年三月底，清高於黃，將禦黃壩啓通之後，黃水旋長旋消，重運漕船，均係順流渡送，無須倒塘灌放。臨清、攔黃兩壩，免於啓閉，行走尚爲順利。其撈上三閘，因上水高於下水三尺有餘，逆流縴挽，較爲費手。經該督等分委員弁，併力趕辦，該督等時往督催，現在三進幫船，截至四月十二日止，已渡黃六百二十餘隻，下餘幫船一千一百數十隻，可以計日渡竣。惟洪澤湖水勢已長至一丈九尺餘寸，刻當夏令，雨水漸多，以束清壩及仁河、信壩三處分洩，尚停積不消，儻此後再有增長，勢必不能容納。該督等擬俟在後幫船全過邵伯鎮，即將上游洪澤湖之智壩，義、禮二河，下游運河之灣頭、壁虎、人字等河，刻日啓放，騰空湖面，以備續漲。著該督等督同工員，務須認真加意防守，俟漕船渡竣後，應如何宣洩盛漲，並隄堰壩埽各工，應行修築之處，即當妥爲籌辦，毋致稍有疏虞。將此諭令知之。

己酉，以捐辦上年回疆口糧，並防守出力，免葉爾羌、和闐二城回户本年應徵普爾錢文，並減運布匹有差。

庚戌，以翰林院編修李品芳爲雲南鄉試正考官；禮部主事王藻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賈楨爲貴州鄉試正考官，內閣中書彭作邦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李鴻賓奏，黎匪卓色容等伏法，地方肅清。

《宣宗實録》卷一八八　五月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廣總督李鴻賓、閩浙總督孫爾準、湖廣總督盧坤、雲貴總督阮元、浙江巡撫富呢揚阿、福建巡撫魏元烺、湖北巡撫楊懌曾、湖南巡撫蘇成額、廣東巡撫朱桂楨、雲南巡撫伊里布，御史馮贊勳奏，廣東瀕海通洋，向有匪徒拜盟結黨，伊祖籍該省，習聞會匪之風。近又訪獲圖樣一紙，聞匪徒糾結多年，勾連凡五六省，名曰三合會。其黨分爲五房，福建爲長房，廣東爲二房，雲南爲三房，湖廣爲四房，浙江爲五房，每房各有頭目，以五色分爲旗幟，入會者授以口號，各執圖一張。愚民多墮其局中，吏役兵丁，半皆羽翼，請飭嚴密訪拏等語。會匪結黨聚衆，久干例禁，如該御史所奏，勾結五六省，執有旗幟，授以口號，尤應嚴行查辦。著各該省督撫通飭所屬，不動聲色，密訪嚴拏，務將爲首匪徒組獲，按律懲辦，散其餘黨，以絶根株而安良善。

實授鍾祥雲南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己未，諭：陶澍奏，淮北商力積疲，請暫籌借項官督商運等語。淮北商力疲蠹已久，此時招商僉辦，難得其人，且各處需鹽孔迫，不得不先籌運濟。據該督查明，永豐壩見有存貯歷次運庫發銀收買官鹽九萬一百七十二引，應擇誠實商人，借給水腳領運，分赴各岸，並邊員督運。俟其到岸售有課銀，收回應完錢糧，及鹽價借項，繳庫歸款。其各滯岸，銷鹽無多，即由附近暢岸，隨時撥往接濟，所需運腳銀兩，著照所請，准其在於已丑殘引加斤案內帶徵課銀，催商趕緊交完。先行酌動銀二十萬兩，以十二萬兩爲前項運腳之需，其餘八萬兩，因海州分司所屬板浦、中正、臨興三場運商，久不捆鹽，竈户困苦，著查照上年原奏辦理，趕緊收買，即將收買之鹽存貯各場，俟本年秋單發運至壩，即由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積，飭商領運，繳價還庫。所有收買發運事宜，即責成淮北監掣同知陳在文妥爲經理。仍趕緊招商接辦，以甫蘧政。

《宣宗實録》卷一八八　甲子，移直隸鳳河汛把總爲永定河南八工下汛把總，移駐河兵二十四名，添設河兵十名。從總督琦善請也。

丙寅，命户部左侍郎汪守和提督江蘇學政。

以翰林院編修丁善慶爲廣東鄉試正考官，孫日萱爲副考官；湖廣道御史徐立券，到鼇交貨。其餘各省，私販入口出境，均係快蠏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如南海屬之仙館汛、蘭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屬之黄圃，三水屬之西南建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羅士菁爲副考官。

調工部尚書潘世恩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朱士彦爲工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江蘇學政白鎔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工部右侍郎申啓賢爲吏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凌漢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兼署禮部左侍郎；通政使司通政使姚祖同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降上書房總師傅吏部尚書湯金釗爲兵部右侍郎，上書房行走禮部左侍郎龔守正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宣宗實録》卷一八九　丁卯，諭内閣：楊遇春奏，遵旨查禁鴉片煙章程，開單具奏。

乙亥，諭：訥爾經額奏，訊辦興販鴉片煙人犯一摺。鴉片煙流毒最甚，前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實力查禁，並妥議章程。兹據訥爾經額奏，飭屬確查，節據歷城縣暨膠州會同委員，訪獲藏匿興販鴉片煙人犯張啓育、法夢書等二十二名，起獲煙土四千六百餘兩。查拏甚屬認真。惟該犯等興販煙土至數千兩之多，隨地銷售，夥黨必衆，且恐此外奸商興販，及買食之人，正復不少，尚須嚴定章程，杜絶弊端。並嚴究現獲人犯，買自何處，販自何人，毋得任令狡供，以買自不知姓名之人，不復究詰，催將本犯擬罪完結，致涉寬縱。現在東省雖無種植罌粟葵花收漿熬煙之事，但恐外來奸徒煽誘，不可不豫爲周防，杜其萌蘖。著飭令各州縣隨時認真訪查，按季稟報，每届年終由該管道府出具並無種賣鴉片煙切實印結，詳報該撫，具奏一次。不得日久視爲具文，致干重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鴉片煙積弊，請杜絶來源一摺。據稱洋船私帶煙土來粤，於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積，稱爲鴉片鼇。並有夷目兵船，名曰護貨，同泊一處，句通土棍，以開設錢店爲名，暗中包售煙土，呼爲大窯口。如省城之十三行聯興街，多有此店。奸商到店，與夷人議價立券，以憑到鼇交貨，謂之寫書。又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蠏，來往如飛，呼爲插翼。其船星夜巡行，所過關津，遇有巡丁追邏，竟敢施放槍礮，關吏莫敢誰何，又不報官懲辦，是以肆無忌憚。此種快蠏，見有一二百隻之多，凡由鼇送貨至窯口者，皆係此等船包攬。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贓，包庇行私，其弊尤甚。其銷售各路，如福建之廈門，直隸之天津，廣東之雷、瓊二府，皆由窯口如南海屬之仙館汛、蘭石汛、紫洞口、落松海口，香山屬之黄圃，三水屬之西南立券，到鼇交貨。其餘各省，私販入口出境，均係快蠏船包送。出境必由之口，汛、蘆包埠等處。其由大窯口分銷内地，悉因奸民串同各衙門蠹役，開設私局，

名爲小窯口，各處城鄉市鎮，所在皆有。查煙土一項，私相售賣，每年紋銀出洋不下數百萬，是以内地有用之財，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無窮，其竭財亦無盡等語。鴉片煙流毒最甚，前已屢降諭旨，通飭各直省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設立章程，嚴行查禁。惟鴉片煙多係來自外洋，實聚於廣東，若不杜絶來源，是不揣本而齊末，雖内地嚴定章程，於事究無裨益。見經有人條奏所陳各弊，是否實在情形，著李鴻賓等確加查覈。如何使煙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各夷於貨船之外，不得另設船隻之處，悉以酌議。務將來源杜絶，以淨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後患。該督等若能盡心盡力除中原一大害，厥功不小矣！勉益加勉！

《宣宗實録》卷一九〇 六月壬午，調陝西布政使恩特亨額爲陝西布政使。

丁亥，兵部尚書松筠奏，喀什噶爾一帶，現駐官兵不下萬計，業經調餉八百餘萬，若仍多駐官兵，不但轉運維艱，該處回户供應苦纍，難保不復滋生事端。此次籌辦善後，必須計出萬全。所有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請仍遵舊制，駐劄烏什。其喀什噶爾應改設正副大臣二員，辦事之司員筆帖式等，並卡倫滿兵、緑營官兵，由烏嚕木齊各城派往，年滿更換。各卡倫派侍衛一員，輪班駐守。其卡倫以外布嚕特霍罕等，無論有何事故，嚴禁官兵毋許出卡查探，以杜釁端。英吉沙爾毋庸專駐大臣。安集延回衆，向以貿易爲生，請明降諭旨，永弛茶葉之禁。至南路各城回衆，向與安集延結姻，應循舊聯姻，以順夷情。回户安居樂業，雖邊疆重地，亦可無煩兵旅矣。得旨：著交長齡等於會議善後時，悉心妥議具奏。

己丑，今上皇帝生，上之第四子也。母孝全皇后鈕祜禄氏。

命浙江布政使慶善來京，調陝西布政使恩特亨額爲浙江布政使，以陝西按察使楊名颺爲布政使，調雲南按察使李義文爲陝西按察使，以服闋按察使何煊爲雲南按察使。

庚寅，諭内閣：吴邦慶奏請嚴定查禁回空糧船夾帶私鹽章程一摺。回空糧船，經由直隸、山東、淮揚一帶裝載私鹽，最爲衙務之害。前飭該署漕督等妥議章程，兹據奏稱，空船夾帶總在私鹽旺産之區，請於各該處多派幹練之員，會同押運各弁，認真防範。並據查明天津以南之于家堡、楊柳青、獨流、磚河等處，天津以北之北倉、丁字沽、西沽、海口，及故城縣之鄭家口、頭望、二望、三望，直東兩省交界之油坊渡曰驛，並山東境内七級閘、阿城閘、張秋一帶，均係私鹽裝載之地，總由營汛員弁得規包庇，以致私販越境而行，深堪痛恨。著直隸總督責成天津鎮總兵，嚴督沿河營汛弁兵，上緊訪拏巨梟窩囤。飭令該管州縣，多派幹役，一體會緝。並著山東巡撫揀派明幹副參大員，酌帶弁兵，會同該管州縣，在油坊渡口驛等處，分投上下實力查拏。至江境黄林莊以南，著兩江總督飭令徐州鎮道嚴密巡查，兼防河北漏私，並於揚州上游河寬之處，酌派文武員弁，帶同兵役，照例搜檢放行。再派瓜洲、儀徵委員，至九江、蕪湖等處，會同各關監督，按船嚴查。其餘濱江等處，一體訪緝。如搜獲私鹽，訊係何處偷漏，除將丁舵人等從重辦理外，即將該管地方文武員弁，及失察之押運廳弁，分别嚴參，以示懲儆。

癸巳，以工部右侍郎何凌漢爲浙江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王炳瀛爲副考官；國子監祭酒陳官俊爲江西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錢福昌爲副考官；編修李儒郊爲湖北鄉試正考官，費開綬爲副考官。

《宣宗實録》卷一九一 丙申，諭内閣：刑部覆議給事中劉光三奏，請酌加買食鴉片煙罪名等情，嚴定條款具奏。著照所議，嗣後軍民人等，買食鴉片煙者，杖一百，枷號兩箇月，仍令指出販賣之人，查拏治罪。如不將販賣之人指出，即將食煙之人，照販賣爲從例杖一百、徒三年。職官及在官人役買食者，俱加一等治罪。仍令各該督撫，及地方道府州縣等官，出具署内並無買食鴉片煙各甘結，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本官徇隱不究，從嚴參處。該部即移咨吏、兵二部，查照辦理，並通行各直省督撫一體遵照。

辛丑，諭：蘇成額奏，遵旨查禁湖南省種賣鴉片煙一摺。

《東華續録》道光二三 丙午，諭：阮元等覆奏查禁鴉片煙章程一摺。

《宣宗實録》卷一九二 七月壬子，以定親王奕紹署鑲藍旗滿洲都統，禮部尚書者英署鑲紅旗滿洲都統。

癸丑，江西鄉試正考官陳官俊丁憂，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毛式郇爲江西鄉試正考官。

調河南布政使林則徐爲江寧布政使，江寧布政使陸言爲河南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高郵湖河溢。

戊午，命陶澍偕程祖洛籌辦江蘇災賑，並偕張井勘辦漫口隄工。

《宣宗實録》卷一九二 以翰林院編修俞東枝爲河南鄉試正考官，福建道御史梁萼涵爲副考官；翰林院侍讀許乃普爲山東鄉試正考官，檢討徐思莊爲副考官；編修王廣蔭爲山西鄉試正考官，高枚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己未，命留安徽藩庫正項及鳳陽、無湖關税銀五十萬兩，備安徽賑需，並免各關米税。

辛酉，改直隸豐潤霸州營田仍歸地方官經理。

《宣宗實録》卷一九三　丁卯，命翰林院修撰吴其濬在南書房行走。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己巳，命白鎔查勘江南災賑。

《宣宗實録》卷一九三　癸酉，調任江寧布政使林則徐謝恩。得旨：莅任後，一切查災辦賑，實心實力，務臻妥善，以副簡調之意，毋忽！又奏，遵旨迅速起程，順道履勘災區。批：辦此等事，首在實惠及民，嚴查胥吏舞弊，一力勉行。

大學士托津因病賞假，以工部尚書穆彰阿署正白旗滿洲都統。

以辦災遲緩，降湖北布政使額騰伊爲江蘇按察使，以江蘇按察使衍慶爲湖北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丙子，頒御製文初集。

己卯，命穆彰阿、朱士彦馳往江南查辦災賑。

調鄂順安爲盛京户部侍郎，凱音布爲盛京刑部侍郎。

八月庚辰，諭各督撫選州縣查辦災賑，並組拏會匪。

《宣宗實録》卷一九四　辛巳，命順天府府丞龔鎧爲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學政，光禄寺卿劉彬士提督順天學政，工部右侍郎何凌漢提督浙江學政，福建道御史鄭瑞玉提督江西學政，兵部左侍郎張鱗提督福建學政，江西道御史岳鎮南提督湖南學政，江南道御史周作楫提督河南學政，光禄寺少卿盛思本提督山東學政，翰林院編修俞東枝提督山西學政，編修黄琮提督四川學政，編修李泰交提督廣東學政，編修錢福昌提督廣西學政，編修李品芳提督雲南學政，編修陳憲曾提督貴州學政。江蘇學政汪守和、安徽學政鄂木順額、湖北學政許應藻、陝甘學政戴蘭芬仍留任。

以禮部右侍郎桂齡署兵部左侍郎，刑部右侍郎戴宗沅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乙酉，以大學士盧蔭溥爲順天鄉試正考官，吏部左侍郎寶興、户部右侍郎李宗昉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己丑，賞曹振鏞雙眼花翎。

辛卯，晉長齡太傅。

壬辰，諭：上年户部堂官失察，蔡繩祖等私辦假照一案，吏部等衙門，按照本任年月久暫，及失察名較多寡，分别議以降級調用。朕因人數過多，一時簡用乏人，加恩酌降頂帶，分别留任。本年因係朕五旬萬壽慶辰，特降旨將各該管堂官頂帶賞還，並將降留處分悉予開復。

《宣宗實録》卷一九五　乙未，兵部尚書兼鑲白旗滿洲都統松筠，因病解任。調工部尚書兼鑲白旗漢軍都統穆彰阿爲兵部尚書，兼鑲白旗滿洲都統，未到任前，以户部尚書禧恩兼署兵部尚書。調理藩院尚書富俊爲工部尚書，未到任前，仍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署理。以户部右侍郎博啓圖爲理藩院尚書。調兵部左侍郎桂輪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未到任前，以户部左侍郎敬徵兼署。轉兵部右侍郎那丹珠爲左侍郎，調盛京禮部侍郎鐵麟爲兵部右侍郎，以已革直隸總督那彦成爲盛京禮部侍郎，調鑲白旗蒙古都統寶興爲鑲白旗漢軍都統，以正黄旗滿洲副都統高喀弼爲鑲白旗蒙古都統，吏部尚書文孚署管理三庫事。

癸卯，熱河都統裕恩因病解任，以倉場侍郎保昌爲熱河都統，湖南巡撫蘇成額爲倉場侍郎，湖南布政使吴榮光爲巡撫，調浙江布政使恩特亨額爲湖南布政使，以四川按察使吉慥爲浙江布政使，調直隸按察使花杰爲四川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光聰諧爲直隸按察使，以服闋按察使鄭祖琛爲福建按察使。

甲辰，以大理寺卿德厚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戊申，以浙江米價昂貴，命暫停海禁，招販臺米。從總督孫爾準請也。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九月庚戌，揚河廳永安汛十四堡漫工合龍。

《宣宗實録》卷一九六　丙辰，諭内閣：給事中王雲錦奏，請嚴辦囤積以裕民食一摺。前據御史琦琛等奏，廬溝橋附近之黄土鋪地方，有奸商販運接濟回漕等情，當降旨令順天府邀選幹員，嚴拏懲辦。兹該給事中奏，京師米價之貴，由於運米出外，豫備回漕，囤積地方，必不止黄土鋪一處，自應嚴申門禁，以絶其販米出城之路。著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認真查辦，再有米石出城，惟守門弁兵是問。其京城以外，天津以北，便於回漕之處，著順天府仍遵前旨，邀選幹員，並責成地方官，密訪查拏。如兵役有隱庇資放者，即行從重懲辦，以清弊竇而絶根株。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程祖洛奏，籌辦撫卹流民情形等語。本年江蘇省被災情形較重，無家無室之人，四出謀生，勢不能全行截回。凡現在資送之法，與將來留養之方，必須豫爲籌計。據該撫奏，該災民甫離鄉土，先過揚州，經該府

縣督勸紳商，捐資賑濟，旋即渡江而南，沿途俱已議備資送。計一月以來，災民過蘇州境者，已二萬餘人，現在陸續來者，日數百人，或一二千人不等。伊等見江南亦屬歉收，皆不願留養，均已計口資送，聽其於江南各州縣，暨浙江省境內，到處謀生，情形均甚安謐。至江北下河等處，向遇被災之時，必有劣生土棍，以領賑爲資生，以逃荒爲長策，名爲災頭，引領合村男婦，冒開人口，到處需索。泰州城外，近有匪徒王玉林等，自稱災頭，率領民船數十隻，號稱災民數萬，並私設正副總管名目，又有伙食等船，直入州署，倚衆滋鬧，勒索路牌路費。經該州王錫蒲處以鎮靜，密查爲首姓名，設法查拏，當時拘獲二人，始各紛紛逃散。該州知州王錫蒲，實屬能事之人。著即飭查拏王玉林等，從嚴懲辦。其裝載私鹽之艎船，向例不許入境，近則內裝私鹽，外坐被災男婦幼孩，一經入境，即串誘災民，資鹽放搶。該撫已檄行鎮江府嘗嚴查，如有此等船隻，但放災民入口，官爲雇船資送，不准艎船進口，現已行之有效。又災民所到，議定按站雇船，官爲給價，該船户無利可圖，悉皆避匿，甚有災民於中途得錢賣放者，遂至徒步成羣，易形擁擠。是資送一事，不難於發口糧，而難於覓船隻。該撫現已飭層設法招徠，所辦均屬妥協。江南四府一州，田禾情形已定，大約處處皆有歉收，以之安集江北流民，已費周章。而本年漕糧蠲緩，場竈停煎，此等停運水手，與乏食之竈丁，及各種私梟匪棍，本非善類，若溷跡於災民之中，尤易滋生事端，不可不嚴行稽察。該撫務當與陶澍悉心籌畫，計出安全，督率所屬，認真經理。所有一切章程，著查照成案，斟酌損益，務臻周備。一俟留養章程議定，即行分晰具奏。至沿海風潮驟漲，崇明縣、海門廳等處，均有淹斃人口之事，而崇明爲尤甚。又常州府屬靖江縣，沿江一帶低窪處所，業已成災。該撫已飭藩司委員分別往勘，著查明奏辦。瞬交冬令，天氣嚴寒，災民衣食無資，務當妥爲撫卹，毋使一夫流離失所，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

庚申，以理藩院尚書博啓圖爲滿洲繙譯正考官，署理藩院右侍郎彦德爲副考官，兵部尚書松筠爲蒙古繙譯主考官。

《宣宗實録》卷一九七　乙丑，調刑部左侍郎貴慶爲吏部左侍郎，轉刑部右侍郎特登額爲左侍郎，調盛京刑部侍郎凱音布爲刑部右侍郎，以安徽布政使裕泰爲盛京刑部侍郎。

以兵部尚書松筠兼鑲白旗漢軍都統，仍署正藍旗滿洲都統。

以廣西按察使佟景文爲安徽布政使，浙江鹽運使多容安爲廣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一九八　十月己卯，頒道光十二年時憲書。

庚辰，轉吏部右侍郎奕經爲左侍郎，調户部右侍郎桂輪爲吏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阿爾邦阿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兵部左侍郎那丹珠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内閣學士裕誠爲兵部左侍郎。

乙酉，河東河道總督嚴烺因病解任，以江寧布政使林則徐爲河東河道總督，山東按察使趙盛奎爲江寧布政使，雲南鹽法道經額布爲山東按察使。

丙戌，大學士托津等，遵旨會議整頓場規十條：一，甎門内東西左右四路，用木攔截，各不相踰，以防擁擠；一，添派左右翼總兵一員，酌帶弁兵，分巡督率，以嚴稽察；一，士子點名不到，須通場點完後，方准補點；一，照入籤上，應各註明牌數，以便查對；一，士子入場，不准攜帶木櫃木盒坐褥，以杜懷挾；一，八旗及南皿士子，人數衆多，動輒喧鬧，應分歸四門點名、四路領卷，以便彈壓；一，士子領卷後，立即催入號舍，不許復出；一，封門後，監臨等官，須按號親查，或分段抽查，八旗號舍，並由彈壓副都統親身巡察；一，號口柵欄封開須用鎖鑰，士子交卷後，不准復入；一，號板以鋪滿爲度，板標號記，責令號軍看守，遇有破壞不平者，准向委官換用。得旨：前據給事中劉光三奏，科場士子恃衆玩法，亟宜嚴加整頓，當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奏。該給事中原摺所陳十條，已屬詳備，兹大學士等復查照舊例，悉心參酌，分別准駁，逐條議覆，所奏俱甚周密。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必須科條整飭，弊竇肅清，方足以拔真才而端士習，豈容視功令爲具文，任令擁擠喧譁，致啓懷挾槍替之弊。著自明年會試爲始，即照新定章程，認真妥辦。仍將各條先期出示，嚴切曉諭，俾衆士子各知懍遵。儻不實力奉行，仍有擁擠等弊，著責成科道，據實嚴參懲辦。

暫免喀什噶爾上年被賊滋擾回户應徵布匹。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乙未，命截留江西漕米八萬石，於南昌、九江府屬設廠煮賑。

《宣宗實録》卷一九九　丁酉，閩浙總督孫爾準因病賞假，以福建巡撫魏元煐兼署閩浙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甲辰，左副都御史德厚、蔣祥墀，以職司糾儀失儀遲誤，又不具摺請罪，降二級調用。

《宣宗實録》卷一九九　丁未，諭内閣：前因刑部審訊太監張進福買運鴉片煙土一案，頗有不實不盡，降旨交内務府大臣再行嚴訊。經禧恩等訊出，回子貝

勒克色布庫，有同太監吸食鴉片煙情事，並究出同食之太監熊來幅、于鄰、何進祿、楊幅、民人朱玉鳳等五名。所有審訊此案不實不盡之刑部堂官，及刑部承審司員，著吏部查取職名，分別議處。

《宣宗實録》卷二〇〇　十一月己酉，以理藩院尚書博啓圖署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孚署管理三庫事，貝勒奕綸署管理欽天監事，吏部左侍郎奕經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内務府大臣克蒙額署管理織染局事。

壬子，以哈密辦事大臣賽尚阿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奏，接奉補授總河諭旨，具摺謝恩。所稱向未諳習河防形勢，及土埽各工做法，俱屬真情，並非有意推諉。朕因林則徐由翰林出身，曾任御史，出膺外任，已歷十年，品學俱優，辦事細心可靠，特畀以總河重任。據稱伊於河防工程，未經講求，朕原恐熟悉河務之員，深知屬員弊竇，或意存瞻顧，不肯認真查出，林則徐非河員出身，正可釐剔弊端，毋庸徇隱。該河督率所屬，於修防要務，悉心講求，親歷查勘，務合機宜，以副重寄。著即前赴新任，毋得再以不諳河務爲辭也。

丙辰，實授吴邦慶漕運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壬戌，以鄂木順額、劉彬士，俱爲左副都御史。鄂木順額由大理寺卿，劉彬士由光禄寺卿遷。

乙丑，諭：特登額等奏，審訊蔣兆璠致書徐寅第列款詆毁一案。訊據徐寅第供稱，松筠前在直隸交卸督篆進京時，言及前赴科布多審案，需用茶葉、哈達備賞，屬伊遣人赴張家口代買。伊隨差家人帶銀購買，用銀五百八十兩，松筠發還銀五百兩，係屬買在先發價在後，與松筠原奏不符，著松筠據實明白覆奏。

丙寅，諭：松筠於交卸直隸總督後，派赴科布多，係審案差使，何以率辦茶葉、哈達賞需？即欲自行置辦，亦應遣家人購買，何得率屬直隸道員代辦？前經降旨，諭令松筠據實覆奏，又未將屬買在先發銀在後詳晰聲敘，與特登額等審訊情節不符，種種錯謬，咎無可辭。松筠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革職。得旨：革内大臣，賞三品頂帶休致。

《宣宗實録》卷二〇一　壬申，諭内閣：長齡等奏，請安設腰臺一摺。阿克蘇之齊蘭臺、與葉爾羌之雅哈庫圖克臺接壤，均係戈壁，程站較長。據該將軍等查明，請於適中之地分設腰臺二處。著照所請，沙井子地方，分設腰臺一處，即令齊蘭臺筆帖式兼管；色瓦特地方，分設腰臺一處，即令雅哈庫圖克臺筆帖式兼管。並著於兩腰臺各派外委一名、字識一名、兵丁五名、官馬十五匹、官牛十隻、回子二十户、回子馬二十匹，以資接遞運送。該將軍等即移咨該二城，各按所勘地址，多宻井眼，於來歲春融，建蓋臺房，所需工料無多，即由該大臣自行籌辦。

《宣宗實録》卷二〇二　十二月乙酉，命協辦大學士工部尚書富俊爲大學士，管兵部事，毋庸帶領引見。吏部尚書文孚協辦大學士，調兵部尚書穆彰阿爲工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那清安爲兵部尚書，仍署都察院左都御史。綏遠城將軍昇寅爲都察院左都御史，鑲紅旗漢軍都統彦德爲綏遠城將軍，内閣學士奕紀署理藩院右侍郎。

丁亥，命大學士長齡管兵部事，富俊管理藩院事。

戊子，轉禮部右侍郎桂齡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陳用光爲禮部右侍郎，未到任前，以内閣學士奕紀署理。

以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恩銘爲理藩院右侍郎，未到任前，仍以内閣學士陳嵩慶署理。

《宣宗實録》卷二〇三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陶澍、湖廣總督盧坤、江蘇巡撫程祖洛、安徽巡撫鄧廷楨、江西巡撫吴光悦、湖北巡撫楊懌曾、湖南巡撫吴榮光，據給事中邵正笏奏、江湖漲灘，占墾日甚，請飭查酌辦，以弭水患而衛民生一摺。本年江蘇、安徽、江西、湖廣等省，水漫成災，如果平日講求水利，江湖通暢，何至釀成水患，積久未消？如該給事中所稱，近年長江一帶，沙洲日增，多被居民占墾，以致阻遏水道。且地方官所報升科者，不過十之二三，而豪强之兼并，奸蠹之侵蝕者，不知凡幾，自應將積弊悉除，以收實效。著陶澍等各飭所屬，於瀕臨江湖地方，詳細履勘，如有沙洲地畝，實在無礙水道者，方准居民認墾，毋得任令豪强勾通奸蠹霸佔，以多報少，而無力貧民，轉致向隅，仍無裨益。其有壅遏水道之處，必當設法查禁，使漲水得資宣洩，則害除而利可興。該督撫等當認真妥辦，固不可以空言塞責，亦不可任令地方官假手吏胥，乘機舞弊，以致利不能興，害不能除，百姓轉受其騷擾，殊失弭患衛民之意。著將該給事中原摺，鈔寄該督撫等閱看，酌議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四　己亥，長齡等奏，覆計兵餉經費。得旨：兵雖不虚增，帑雖歸實用，總是分損内地精華，置於邊外之極邊，以禦去來不定之醜夷。

我大清統壹寰區，修明武備，凡滿洲緑營，分布天下，認真教養，以固邦基，而有天下。若如此長征遠戍，即獲保平安，無非代内地回衆看守家園，如有不妥，立費周章。況重兵布列，彼必不來，是空竭精力也。若守禦不足，伊又逞其伎倆，是仍勞救援也。更恐日久奸夷探知吾意，故爲牽制，使我去守兩難，勢不得已，必致多加兵力，耗竭糧餉，於奸夷毫無損傷，試問成何事體？又虞久駐多兵，將領或失教練，保無騷擾回衆者？若内地回衆稍有離貳，彼同聲同氣，更不可不思及也。是以總須得一外示羈縻，暗收以夷制夷之道，斯爲至善。朕屢次所降諭旨，無非在是。

庚子，陶澍奏，開綱以來，淮北止捆二萬餘引，較定額不及十分之一。本年將官收竈鹽督商辦運，均擇暢銷之岸，先行運往，以冀早收庫項。而滯岸仍無鹽濟售，民間既無官鹽，不得不買向民販，竈丁積有餘鹽，亦不能不賣與民販等語。著照所請，淮北暢岸，即倣照山東、浙江票引兼行之法，於海州所屬之中正、板浦、臨興三場，分設行店，聽民投行購買，運往售賣。擇各場要隘之地，設立稅局，給與照票，註明斤數，及運往何處字樣。凡無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論。著陶澍即飭運司妥議條款，酌量試行。

《宣宗實録》卷二〇三 乙巳，以漕運總督吴邦慶爲江西巡撫，倉場侍郎蘇成額爲漕運總督，蘇成額未到任前，以江南河道總督張井兼署。

丙午，調雲南布政使鍾祥爲江西布政使，以服闋布政使潘恭辰爲雲南布政使。

調浙江布政使吉恆爲廣東布政使，以廣東按察使程矞采爲浙江布政使，浙江鹽運使楊振麟爲廣東按察使。

道光一二年（壬辰、一八三二）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正月，癸丑，諭：向來盛京五部侍郎，及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城守尉、總管等，有年班輪替進京之例，嗣後著自到任之日起，扣滿三年，奏請陛見，俱無庸年班進京。至直隸總督、古北口提督，每遇鑾輿巡幸時，得以扈從召見，其年班進京之例亦著停止。

《宣宗實録》卷二〇四 庚申，山東巡撫訥爾經額奏，遵旨酌裁兖州鎮屬兵一百二十名，登州鎮屬兵一百二名，曹州鎮屬及撫標兵一百四十六名。下部知之。

乙丑，實授沈維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大理寺卿王楚堂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刑部左侍郎戴敦元署尚書。

丁卯，刑部尚書陳若霖年老休致，以刑部左侍郎戴敦元署尚書。

揚威將軍、大學士長齡等奏，查勘喀什噶爾等城，應行修築，並添建滿城衙署兵房，即將叛産變價興工。下部知之。又奏，遵查明巴什阿哈胡里，又稱明伯克，係霍罕管事頭人，滋事梗化，皆其主謀。今既照常貿易，明巴什有利可圖，自不致如前倔强，從此卡内卡外可期静謐。報聞。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庚午，裁山西撫標及太原、大同二鎮兵額。

《宣宗實録》卷二〇四 辛未，以甘肅按察使惠豐爲湖南布政使，廣東鹽運使慶林爲甘肅按察使。

癸酉，以户部左侍郎、江蘇學政汪守和爲禮部尚書，吏部尚書潘世恩兼署工部尚書，命内閣學士廖鴻荃提督江蘇學政。

甲戌，調兵部左侍郎裕誠爲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凱音布爲兵部左侍郎，盛京户部侍郎鄂順安爲刑部左侍郎，盛京工部侍郎嵩惠爲盛京户部侍郎，盛京刑部侍郎裕泰爲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盛京兵部侍郎常文爲盛京刑部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德興爲盛京兵部侍郎。

調吏部右侍郎申啓賢爲户部左侍郎，兵部右侍郎湯金釗爲吏部右侍郎，以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王楚堂爲兵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二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盧坤及海凌阿由驛馳奏，湖南江華縣錦田猺匪糾衆滋事，起程前往督辦各一摺。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江華縣錦田鄉猺人趙金隴聚集九沖猺人五六百人，在兩河口等處劫殺男婦二十餘名口，經遊擊王俊帶兵往捕，格殺猺匪男婦十四名口，拏獲猺匪五名。本年正月初五六日，猺匪復至洪江寨、黄竹寨傷斃兵丁一名，及書差民人男婦共四十五名口。又總兵鮑友智正月初十日馳抵江華，查明猺匪趙金隴聚集長塘坪各寨糾衆約有千餘，均給紅布數尺裹首爲號。該總兵飛飭營縣，派撥弁兵鄉勇，將各衝路口概行防堵，陸續拏獲應援奸匪二十餘人。猺民向稱安静，自入版圖以來，百數十年從未滋事，今事起倉卒，定有起釁激變之由。是否與毘連村民懷有夙讐，抑被漢奸盤剥窮極變生，必須將爲首要犯趙金隴生擒，嚴訊其因何糾衆搶劫，務得確情，並將抗拒殺人之猺匪盡法懲辦。先行出示曉諭，散其脅

從，不得稍涉張皇，致滋擾攘。其安分猺人，仍設法撫綏，俾免驚擾。吳榮光已於十九日帶同長沙協副將嵩齡，前往查辦。但湖南省城甚爲緊要，不可無大員彈壓，盧坤見已帶兵赴彼，吳榮光著即折回省城，無庸前往。海凌阿見已在彼督辦，朕思羅思舉久歷行陣，更爲得力，並著盧坤酌量檄令該提督迅速前往。至擒獲之猺匪盤生堂所供，趙金隴提劍作法、銜水變火、結草變牛，顯有妖言煽惑情事，總須趁此勢未燎原，迅就撲滅，或四面兜擒，聚而殲旃，勿令竄往他處，方爲妥善。其廣東、廣西毘連處所，兒又飛飭該督撫提鎮於交界地方一律防堵，其各府州縣凡有猺民雜處地方，一律嚴密防範，妥爲撫綏，俾免煽惑句連，別生枝節，以致滋蔓。儻須添撥弁兵，即於湖南就近營分酌調，以期捷速而免糜費。

裁東河河標兵額。

調經額布爲河南按察使，以蘇廷玉爲山東按察使由江蘇蘇松太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〇五 壬午，諭：李鴻賓等奏查禁鴉片煙來源一摺。鴉片煙來自外洋，必應遏止來路。現據該督等查明載運銷售各路，嚴定章程，絶其洋面私售之由，著照所請。嗣後夷人來粤貿易，該督等剴切出示曉諭各夷，並嚴飭洋商向各夷開導，勿將煙土夾帶貨艙。儻經查出，不准該夷開艙賣貨，立即逐回。並嚴諭以貨船之外，毋許另設船隻，以杜私入之源。仍於省河禁止走私快艇、潮瓊各屬商船不得攏近零丁洋面。並著直隸、閩、浙等省各督撫嚴飭海口各地方官，凡出洋販貿船隻逐一給與牌票，查驗出入貨物，毋許仍前偷販情弊。該督等務當隨時查禁，有犯必懲。

辛卯，實授戴敦元刑部尚書，調倉場侍郎史致儼爲刑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那丹珠署刑部左侍郎，劉彬士爲倉場侍郎，工部左侍郎裕誠爲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盛京刑部侍郎常文爲工部左侍郎，以盛京副都統祥康爲盛京刑部侍郎。

壬辰，諭内閣：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必須整肅場規，嚴防弊竇，方足以端士習而拔真才。上年給事中劉光三陳奏，科場士子，恃衆玩法，亟宜嚴加整頓，當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覆該給事中所陳十條，尚屬周密。本年會試届期，立法伊始，除知貢舉遵照前降諭旨先期出示嚴切曉諭外，恐不肖士子尚不免恃符藐法，作奸犯科，用再剴切誥誡各省士子，務各滌慮洗心，恪遵功令，點名時魚貫而入，毋得仍前混行擁擠。如有遲誤，静候補點。其不遵約束，肆行喧鬧者，著彈壓總兵拏究。已接籤者，不許復出甎門，已領卷者，不准復出號舍。如有懷挾，立即懲辦。誤帶者雖免治罪，仍不准其入場。其八旗士子，令彈壓副都統親身巡查，不准越號。並著責成搜檢王大臣，稽查接誡換卷，彈壓副都統、兩翼在城總兵、會試知貢舉，遵照妥辦。如不實力奉行，著監試御史據實指名參奏。本年鄉試，即照此次會試一律辦理。

《宣宗實録》卷二〇六 乙未，以江蘇巡撫程祖洛爲閩浙總督，河東河道總督林則徐爲江蘇巡撫，江西巡撫吳邦慶爲河東河道總督，廣西布政使周之琦爲江西巡撫，福建按察使鄭祖琛爲廣西布政使，湖南督糧道鳳來爲福建按察使。

贈故閩浙總督孫爾準太子太師，予祭葬，謚文靖。

《宣宗實録》卷二〇七 三月己酉，諭内閣：湖南提督海凌阿，因江華縣逆猺趙金隴聚衆滋事，率同寶慶協副將馬韜，帶領官兵進勦。行至池塘墟地方，官兵奮勇争先，殺賊無數。該匪放槍抵禦，馬韜被傷墜馬陣亡。海凌阿衝入賊羣勦殺，因山徑崎嶇、雨水路滑墜馬，亦被戕害。此次該提督等雖未探明賊情，遽行迎勦，不免輕進，惟此等鬼蜮逆猺，竟傷提督大員，深堪髮指。海凌阿等究係爲國捐軀，盡心王事，朕心實爲悼惜，允宜立沛殊恩，以酬忠藎。海凌阿、馬韜應得卹典，著兵部察例具奏，並查明該員等子嗣，奏請恩施。仍著盧坤等確查該員等是何旗籍，迅即派委妥員，送柩旋回。至被害之遊擊王國華、守備吴鑑，及傷亡兵丁，著盧坤等咨部一併照例賜卹，用示朕嘉奬忠貞至意。

調貴州提督余步雲爲湖南提督，以福建漳州鎮總兵官唐文淑爲貴州提督，調四川川北鎮總兵官松青爲漳州鎮總兵官，以甘肅鎮海協副將周佐勝爲川北鎮總兵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辛亥，上親耕耤田。

壬子，上啓鑾謁東陵。

以栗毓美爲河南布政使，朱樹爲湖北按察使由甘肅甘涼道遷。

《宣宗實録》卷二〇七 癸丑，以吏部尚書潘世恩爲會試正考官，刑部尚書戴敦元，工部尚書穆彰阿、朱士彦爲副考官。

以大學士盧蔭溥兼署吏部尚書，兵部尚書王宗誠兼署工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白鎔兼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甲寅，以湖北按察使栗毓美爲河南布政使，甘肅甘涼道朱樹爲湖北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乙卯，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裕陵，回鑾。

癸亥，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二〇八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鴻賓等奏，廣東連山一

帶猺匪解散，仍於楚粵交界各處，派兵防堵一撂。覽奏均悉。廣東連山廳屬黃瓜沖等處，間有猺匪搶劫，業經該督等調撥各營官兵前往防勦，此時均已聞風畏懼，羣相解散。該處八排猺人俱屬安靜，其搶劫各匪，實係八排外各沖散猺。該督等分別良莠，自應出示剴切曉諭，以官兵齊集，專爲拏辦匪猺，凡屬良善猺民，均毋驚恐，妥爲撫馭，俾安衆心。至連山搶劫各猺，現雖潛匿，仍恐被楚猺誘脅，或與彼潛通消息，不可不於各隘口僻徑，逐處嚴防，堵絶往來要路。現經該督等前後調兵共三千六百餘名，又團練鄉勇一千餘名，兵力不爲不厚，務當嚴飭將備兵弁，分投堵禦，毋令楚猺乘間竄入，不得稍有疏懈。並該督等現飭督標暨高州鎮標籌備兵丁，以資調撥。應俟盧坤咨調到粵，儻需協勦，再遴派得力員弁，管帶前往。至廣西高川、賀縣、灌陽、全州一帶，與湖南接壤，現經提督蘇兆熊等駐彼督辦，務飭一併嚴密巡防，實力堵緝。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未，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文孚兼署户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二〇九 四月辛巳，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李鴻賓等奏，遵旨籌議崖州善後事宜。漢奸入黎盤剥，及攢充糧總，浮收勒索，最爲黎人之害，應申明定例嚴禁。至黎人設立黎總峒長哨管，原所以專責成，應飭大小各黎村公同充選。如有黎丁不遵管束，及漢奸放債滋擾，許立即捆送究治。黎人犯事，除劫奪謀殺重情，向由地方官飭差協拏外，其餘情罪稍輕，即著落黎總等交出審究，概不許差役擅入勾拘，藉端索擾。黎人食鹽，及牛羊器具等物，應准其照常售買，不得擾價阻買，以杜釁端。至鐵器除應用外，如烏槍利刃近於軍械者，俱不准賣給，並不准鐵匠代爲製造。黎俗不通有無，田無溝洫，應出示曉諭，責令黎總峒長等，諭以通力合作，多開溝渠，庶旱澇有備，歲豐境謐。得旨：著照所議實力奉行。

丁亥，諭内閣：據户部奏，自道光十年分以來，陸續撥給各省軍需賬卹河工各項銀兩，加以被災省分緩免錢糧，並兩淮短徵鹽課，統計一二年間，多出少入，已逾二千餘萬兩。雖現在酌撥尚無支絀，惟不能不先事豫防，寬爲籌備等語。國家經費有常，自宜加意節用，量入爲出。著各督撫責成各藩司，於一切工程河工，及各項借墊雜支銀兩，務須大加撙節，覈實動用，毋得任意開銷。至各該省經徵錢糧，總須認真督催，按期撥解，並將上年該部奏准飭催之節年未完積欠，及咨催各項應解未解銀兩，迅速趕緊催徵完報，分別入撥解部。經此次降旨後，儻再催徵不力，仍前延宕，該督撫即將該藩司及徵收各員，據實嚴參，按律懲辦。若完報入撥後，或爲數短絀，著户部即將該督撫指參懲處，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昇寅爲滿洲繙譯會試正考官，工部右侍郎裕誠爲副考官。

辛卯，以本年鄉試，考試應開列試差人員於正大光明殿。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甲午，盧坤等奏，白水洞、楊家鋪兩股賊匪，會合常甯黄崗猺匪，同竄至羊泉地方。該處街長數里，賊即盤踞固守。三月二十二日，蜂擁攻奪羊泉營卡，都司郭宏升等帶兵斬獲無算。羅思舉令官兵層層兜圍，於二十九日三鼓，乘其不備，冒雨進攻。逆猺四五千人併力死守，經官兵殲斃百餘，羅思舉親督將弁盡力攻圍四晝夜，殲斃約共八九百人，擒獲綠袍頭目黎阿四等，供稱趙金隴見已被圍。惟功在垂成，需用大礮，見飛催趕運，一鼓作氣，埽數殲除。得旨嘉勉。

《宣宗實録》卷二一〇 以宗人府府丞朱爲弼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詹事府少詹事帥承瀚爲太常寺卿，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彤然爲詹事府詹事。

丙申，諭：科道風聞言事，原應以重大事件入奏，於國計民生俾有關係，方爲不負厥職。所有會匪王老頭子即王法中等習教一案，係給事中隆勛於上年冬間訪聞奏請拏辦。兹據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出該犯等拜師傳徒，斂錢惑衆實情，分别定擬。復究出尹老須、姬三白等犯習教重情，尚在研訊。此等匪徒，任其潛匿煽惑，日久蔓延，爲害閭閻不小。若非隆勛奏請懲辦，該犯等反得倖逃法網，實非戢暴安良之道。且所關甚鉅，消患於未萌，實有裨於國家非淺，足見隆勛於此種重大案件，頗能留心訪察，不愧言官，殊堪嘉尚。隆勛著加恩超擢太常寺卿，以示獎勵。

以大學士曹振鏞、富俊，吏部右侍郎湯金釗，户部右侍郎李宗昉，刑部右侍郎恩銘，工部左侍郎吴椿、理藩院右侍郎奎照，都察院左都御史白鎔，爲殿試讀卷官。

命碾運山東倉穀，接濟江南上年被水各屬災民。

丁酉，策試天下貢士馬學易等二百六人於保和殿。

己亥，引見已丑科散館及補行散館人員。

辛丑，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吴鍾駿、朱鳳標、季芝昌三人進士及第，二甲趙德潾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趙長齡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五　乙巳，諭：本日盧坤等由五百里馳奏，攻勦逆猺，大獲勝仗一摺。覽奏欣慰。逆猺趙金隴等，倡聚羊泉地方，經我兵四面圍攻，斃匪千餘。該逆起意詐降，總兵霍隆武帶兵堵羊泉西北兩面，羅思舉率副將祥福等自街東進攻，參將王錫朋等自街南進攻。我兵奮勇争先，冒險直入，約斃逆猺千餘，生擒頭目康發林等。餘逆閉門拒守，羅思舉激勵弁兵，都司郭宏升等，帶領弁兵争搗賊巢，斫門燕火，攻破十餘宅，斃匪二千餘，生擒趙金隴之子趙幅金、趙滿仔，及趙金隴之弟趙金旺，頭目趙文鳳、李德明等，連逆黨五十餘人，奪獲大礮七位、刀槍器械三千餘件。自四月初六日起，至十六日止，計擒殺逆猺六千餘人，餘匪不及十分之一，首逆計日可以生擒。勦辦甚屬可嘉之至，盧坤、羅思舉、余步雲，俱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丙午，諭：三載賓興，爲掄才大典，各直省主試經朕特加簡任，宜何如滌慮洗心，認真校閱，務求爲國得人。順天同考官及會試同考官，俱係翰詹科道部屬，該員等甲第本高，又經朕親加校試，尚無荒謬之人充選，所以得人較盛。各直省同考官，則年老舉人居多，勢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閱卷，即有近科進士，亦不免經手簿書錢穀，文理日就荒蕪。各省督撫雖照例考試簾官，仍恐視爲具文，全恃主試搜閱落卷，庶可嚴去取而拔真才。【略】嗣後各直省督撫務將簾官認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謬之員濫行充數，其典試各員，必須將闈中試卷全行校閱，不得僅就薦卷取中，方爲不負委任。見届簡放雲南、貴州考官之時，剴切詳明，特申誥誡，儻各省正副考官草率從事，一經朕別有訪聞，即將該主試嚴懲不貸。

《宣宗實録》卷二一一　五月庚戌，引見新科進士。

王子，諭：盧坤等由六百里加緊馳奏，連日焚勦逆猺，掃數蕩平，首逆趙金隴業已殲斃一摺。覽奏欣慰。【略】盧坤、羅思舉俱著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余步雲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其總兵副將以下各員，著該督等擇其實在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其餘將弁兵丁，及在事出力文員，並著細覈等第，奏請分別鼓勵；所有羊泉陣亡千把總三員、兵一百五十八名、受傷官二十二員、兵五百九十二名，即著分別題咨，照例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五　庚申，兩江總督陶澍奏，籌議淮北試行票鹽章程。民販納税請票，應自十引至百引以上爲一票，每鹽四百斤爲一引。於板浦、中正、臨興三場適中處，建立局廠，由運司遴委妥員，每局一人，於三六九日，各照票引發鹽，眼同民販逐包稱驗。再於水陸交通之海州房山、大尹山、吴家集，設立三卡，由運司委員督查，如有查出多帶，惟局員是問。卡員亦不得稽留需索。其餘經過各關，及鹽捕衙門驗票放行，毋得擾累稽延。至臨興場所屬唐生、興莊、柘汪三疃，向設青口食鹽店，今既改行票鹽，應即裁撤。如有地棍土豪私立鹽關，索費包送，應嚴飭文武地方官，認真查拏。如有私梟偷渡黄河，應責成黄河北岸之邳北、宿北、桃北、外北、山安、海安、南岸之宿南、桃南、外南、海防、海阜等十二廳營，督率文武汛官，即將渡船水手加重治罪。暢岸運商，如有願認旁近滯岸者，其暢岸應仍按原引完課，以免虚占票地，轉致暢岸缺銷。至文武衙門，往往私設陋規，書役更多需索，一經商販訐告，或别經發覺，即嚴行究辦，以除積弊而肅鹽政。從之。

《宣宗實録》卷二一一　辛酉，以候補國子監祭酒程恩澤爲廣東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邢福山爲副考官，編修汪世樽爲廣西鄉試正考官，張琴爲副考官；大理寺卿文蔚爲福建鄉試正考官，工科給事中邵正笏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二五　癸亥，諭：嗣後凡遇貢院考試，奏派都察院滿漢堂官各一員，專司稽查。

乙丑，諭：各督撫遇有題調缺出，先儘正途，不得以佐雜應升人員超越。

己巳，詔刑部清釐庶獄。

乙亥，諭：在京部院及旗營，於所屬文武員弁，嚴行激汰。

六月戊寅，命曾勝帶兵二千名，馳赴廣東，協辦猺匪。

庚辰，上步詣社稷壇祈雨，御製祝文。

《宣宗實録》卷二一三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京師入夏以來，甚形亢旱。現在節過夏至，望澤彌殷。月前兩次設壇，並親禱三壇，小雨廉纖，未慰農望。昨經躬祀社稷壇，虔誠步禱，風威雖斂，尚未渥沛甘霖，朕甚懼焉。因思致旱之由，必有所自。本年辦理王法中，吉三白、尹老須、孟老藏等案，節經各該省緝拏犯證，委員差役，紛紛四出，擾及閭閻，亦難保其必無。百姓皆吾赤子，若一身習教，蒙及一家；一家習教，蒙及一鄉。即此恐已上干天和。朕夙夜兢兢，遇災而懼，思除莠本以安良。若莠未必除，良善轉因之擾蒙，朕心非特有所不忍，實有所不敢。現在渠魁已明正典刑，嗣後除實在逆情已露，有確實憑據，爲國法所不宥，仍行嚴辦外，其前次令該督撫查拏案内餘犯，著琦善、陶澍、訥爾經額、楊國楨、林則徐、鄧廷楨善體朕意，妥爲辦理，無枉無縱。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梁章鉅奏，暎咭唎國夷人，乘坐大船一隻，夾板小船一隻，約共百餘人，由浙省鎮海乘風駛至江省大洋邊境，二十日停泊江南羊山洋面。現經該護撫派委太湖協副將鮑起豹、候補知府程銓，馳赴海口，協同該鎮道驅逐，不任逗留。並督飭該管營縣於各出口處所，嚴密稽查，毋使偷漏交接，其疏防各營縣員弁，另行參辦等語。所辦甚好。暎咭唎夷船，向不准其赴江浙等省貿易。今值南風司令，飄入內洋，希圖獲利，前經閩浙兩省驅逐出境。茲又突入江南洋面，情殊可惡，斷不容任其片刻停泊，稍滋事端。著林則徐嚴飭所屬營弁，嚴密巡防，認真稽察，如有夷船進泊，立即驅逐出境。並責成地方官一體嚴查，出示曉諭沿海居民，毋許與之交接。如有內地奸民，及不肖將弁，冀圖獲利，私與勾結，即嚴行懲辦。將此諭令知之。

戊子，以户部右侍郎李宗昉爲浙江鄉試正考官，陝西道御史諱大信爲副考官；國子監祭酒羅家彦爲江西鄉試正考官，吏部員外郎許球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賈克慎爲湖北鄉試正考官，京畿道御史卞士雲爲副考官。

《宣宗實録》卷二一四　戊戌，以吏部右侍郎湯金釗爲江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檢討龔文煥爲副考官；編修王玥爲陝西鄉試正考官，趙光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五　己亥，命五城設廠平糶。

壬寅，上乘馬至天壇門外，步詣南郊齋宿。

癸卯，上自齋宫步詣圜丘，行大雩禮。

是日雨。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禧恩等奏，詳查逆猺案内審訊各情節，並粤猺竄入楚境，迅即撲滅，擬事竣前赴連州各摺。覽奏均悉。據禧恩等奏，提到兵丁熊生發等，訊明在洋泉街殺斃之猺匪，所指面貌各情節，似與逆猺趙金隴年紀面貌尚屬脗合，其各處搜捕零匪並無該逆藏匿蹤迹，其爲實係殲斃之處，似屬可信。該逆之妻趙盤氏，已被官兵勦斃，趙幅銀妻子見飭屬嚴拏，此外並無逆屬竄出。趙文鳳之弟趙文彪，趙文鳳之妻趙盤氏，無庸解京，應即照律擬罪。至稱粤猺三四百人一起在蘭山之爛泥坳，至江華之豪江沖聚集裹脅，已有二千餘人，由大小林崗沖劫掠斷錦田糧道。經禧恩等飛檄文武員弁防堵，余步雲、曾勝於五月二十一日到錦田，飭參將興安泰帶兵五百名至豪江堵截。猺匪衝出撲營，該參將施放槍礮，將賊目擊斃。二十三日，副將張必禄、參將王錫朋、興安泰在前探勦，余步雲、曾勝率隊繼進，跟追四十餘里，至銀匠沖。猺匪佔據三處山頭，張必禄、王錫朋奮力上攻，曾勝督同興安泰等向賊占右山仰擊，余步雲向賊占左山鈔殺，立斃猺匪數十名。賊奔退逃竄，殺斃不計其數。尚有賊一二百人，欲由葛藤沖竄回廣東，經防堵大橋之都司色成額、守備楊昌凱攔頭勦殺，擒獲五十餘名，餘向麻崗沖逃竄。復飭將弁嚴加搜捕，據報在麻崗地方，將該匪趙仔青暨該匪妻子女擒獲。趙仔青訊明淩遲處死；其妻楊氏、子趙狗兒、女趙三妹，由盧坤歸入逆犯案内，照例辦理各等語。【略】粤省當逆猺趙金隴滋事時，並不速爲籌辦，以致猺匪滋蔓，竄入湖南境界，已屬玩延。見在連州等處猺匪仍復跳梁，尚未藏事，禧恩、瑚松額請前赴該處妥籌勦撫之策，所見甚是。抵粤後，即確查該省辦理情形，何以數月之久，尚復蔓延如此，從嚴參辦。

《宣宗實録》卷二一五　七月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訥爾經額奏，暎咭唎夷船，乘風駛至山東洋面，現在巡防押逐一摺。暎咭唎夷船，前已駛至福建、江蘇、浙江等省，曾經驅逐，已降旨直隸、山東等省，如該夷船到時一律驅逐。茲據奏，登州鎮總兵周志林咨稱，六月十八日，劉公島洋面有夷船一隻，乘風駛至。詢係前在江蘇等省被逐之船，帶有羽毛大呢等物，欲求在該處貿易，並有刊刻通商事略説二紙。該夷船前經福建、江蘇、浙江等省驅逐，尚敢乘風駛至山東，情殊可惡，斷不容其進泊，致滋事端。該撫現已飛咨該鎮，親督舟師彈壓，不許夷人上岸。如遇南風，不准起椗開行。所辦甚是。一俟南風稍息，即飭將弁督押南駛，驅出東境。仍著飛咨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派撥水師將弁，於交界洋面巡防接護，一體押令南行。並咨直隸總督，飭令天津水師，在直隸山東交界洋面，認真防堵，以免乘風闌入。又另片奏，該國夷人定例在廣東貿易，乃明知故違，此次可以一船徑至，將來無難多船駛入，若臨時攔截，已覺較遲，請飭兩廣、閩浙各督，妥籌防堵等語。所見是。已降旨諭令廣東、福建兩省督撫等妥籌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頒賞皇四子、皇五子、王公大臣、内廷翰林、各省督撫《欽定平定回疆勦捡逆裔方畧》各一部。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丁未，大雨。

己酉，諭：昨日吏部將滿洲二品蔭生分部學習期滿以主事補用之庚長一員帶領引見，因念伊祖托津以大學士管理部務，宣力有年，人甚謹飭，庚長著加恩准其留部，遇有主事缺出即補。

庚戌，撥米二千二百石，交五城開廠煮賑。

王子，撥户部銀一百萬兩、常平倉穀二十萬石、江西新漕三十萬石，備直隸賑需。

癸丑，命順天府分設七廠平糶。

《宣宗實録》卷二一六　庚申，以失察直隸清河縣民尹老須等習教傳徒，革總督琦善花翎，降三品頂帶留任；歷任總督、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州縣，革職降罰有差。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乙丑，廣西賀縣猺匪盤均華等滋事，祁墳遣兵勦平之。

《宣宗實録》卷二一六　庚午，以大理寺少卿許邦光爲光禄寺卿。

命翰林院侍讀許乃普仍在南書房行走。

癸酉，直隸總督琦善奏，永定河南六工上汛漫溢奪溜。得旨：相機妥辦，查看明確，即行具奏。

《宣宗實録》卷二一七　八月乙亥，陝甘總督楊遇春覆奏，訊明民人朱田趙，因習天主教發遣；李盛榮等，均内地貿易民回，前在喀什噶爾隨同守城，曾受槍傷，城破被擄，逼脅未從，經張逆送至霍罕，分給各處回子服役，時被磨折。因先後乘間逃出，由布噶爾至俄囉斯所屬之哦林布格爾邊界，經該夷目回明本國王子送回。伊等在霍罕時，言語不通，不知所服役者是否張逆親屬。聞張逆生有一子，現在霍罕，並未見過。霍罕人雖高大，作事蠢鈍，前恐大兵征勦，遣人向布噶爾借兵，聞布噶爾以不敢輕惹天朝之言回覆。該民人等所供未經從逆之處，矢口不移；惟朱田趙仍不願出教，請旨遵辦。下部議。尋議，朱田趙仍發回城爲奴，交伊主嚴加管束；李盛榮等，應照被擄來歸免罪例，令該督查明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從之。

丁丑，以琉防直隸永定河南六工漫溢，總督琦善下部議處，餘革職留任及摘頂帶有差。

庚辰，以户部尚書王鼎爲順天鄉試正考官，兵部尚書那清安、都察院左都御史白鎔、刑部左侍郎史致儼爲副考官。

以禮部尚書汪守和署户部尚書，理藩院尚書博啓圖署兵部尚書。

甲申，裁長蘆滄州運判、興國場大使，山東膠萊運判，登寧場、信陽場大使五缺。移天津運同駐滄州。從鹽政鍾靈請也。

乙酉，上臨儀慎親王永璇第賜奠。

《宣宗實録》卷二一八　壬辰，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德春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甲午，諭：逆猺趙金隴前在湖南潛蓄異謀，聚衆滋事。廣東界屬毗連，不過小醜被其煽結，若果早事攻勦，必不至日久蔓延，半載有餘，尚未蔵事。李鴻賓始則觀望遷延，坐失事機，及赴連州督師，仍未能相機趕辦，妥速完結。朕覺其籌辦不實不善，當降旨交禧恩、瑚松額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兹據禧恩等奏，李鴻賓於五月開始抵連州，定計分路進勦，山深箐密，偵探未確，即行進兵，墮賊設伏奸計，將弁兵勇多有傷亡，辦理已屬失宜。兩月以來，雖開有斬獲，亦催一二搶掠匪徒，並未搗穴攻巢，擒渠斬馘。且意主招安，猺匪正在鴟張，非大加懲創，安能帖然就撫，實屬懦弱無能，毫無布置。節次所奏軍情，與禧恩等所查情形，亦有未符，是其含混入奏，不肯從實，誤事之罪，更無可辭。又據禧恩等奏，該省調至軍營戰兵六千餘名，不慣走山；沿海各營兵丁，多有吸食鴉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該省營伍，皆屬總督統轄，如果平素整頓，操防實心，訓練一兵，得一兵之用，何至臨陣恇怯，有名無實，徒致虚糜糧餉。且以該省兵丁，在該省山路行走，尤應熟習，何得謂之不慣？平日廢弛，臨事畏葸，訓馭種種乖方，李鴻賓著革職來京，交部治罪。已革休致提督劉榮慶，營伍乃其專責，進勦又不得宜，厥罪惟均，亦著來京，交部一併治罪。

命阮元協辦大學士，仍留雲貴總督任。

調盧坤爲兩廣總督，以訥爾經額爲湖廣總督，鍾祥爲山東巡撫，陳鑾爲江西布政使，張岳崧爲浙江按察使由鹽運使遷。

乙未，調陳鑾爲江蘇布政使，桂良署江西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二一九　九月甲辰，以四川布政使尹濟源爲山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山西布政使邱鳴泰護理。以江西按察使劉重麟爲四川布政使，廣東鹽運使程懷璟爲江西按察使。

調山西按察使夏修恕爲安徽按察使，安徽按察使色卜星額爲山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張井由驛馳奏，奸民聚衆强劫官隄，掣動全黄，大溜入湖，急籌堵閉一摺。本年淮、黄並漲，均經隨時搶護平穩。八月二十一日，龍窩汛十三堡，有湖内奸民駕船攜帶鳥槍器械，攔截行人，綑縛巡兵，將大隄刨劫。見在口門已寬九十餘丈，水深三丈以外，大溜已掣七分，勢將全黄入湖，殊出情理之外。據張井就見獲從犯孫在山訊出，係民人

趙步堂雇令乞隄，此外認識者尚有本縣生員陳堂、監生陳端、陳光南、劉開成，及海金周之子。並稱陳端等均有地畝多頃，濱臨湖邊，連年被水，欲乞放黃水，希圖地畝受淤等語。見在首犯未獲，所供止圖放淤肥地之語，殊不足信。且奸匪不止此數，自必另有爲首之人，別圖不法情事，均應徹底根究。陶澍見赴安徽、江西等省閱伍，何處接奉諭旨，即著迅速折回，將案內人犯嚴審，定擬具奏。所有全案逸犯，務須飭屬密速掩捕，細心嚴鞫，盡法懲治，毋任一名漏網。儻有不實不盡，致將來另生事端，惟陶澍是問。再見在黃河勢將全行入湖，並著陶澍察看水勢，應如何相機籌築，其本年回空軍船尤關緊要，是否不至阻滯，著陶澍體察情形，設法令軍船銜尾歸次，毋稍疏虞。

命穆彰阿馳往江南，會同陶澍查辦事件。

調奎照爲工部左侍郎，以奕紀爲理藩院右侍郎由奉宸苑卿遷。

以岳良署山西布政使，怡良爲安徽按察使由山東鹽運使遷。

張井以河隄盜決奪職，暫留河道總督任。

《宣宗實録》卷二一九　甲寅，調工部左侍郎奎照爲刑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恩銘爲工部左侍郎，兼京營右翼總兵。

命伊犁將軍玉麟來京，調西安將軍特依順保爲伊犁將軍，以理藩院左侍郎桓格爲西安將軍。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戊午，諭：禧恩等由五百里馳奏，分別勦撫各排沖，見經縛獻首匪率衆投誠，猺山全境肅清，酌量留撤官兵，並確查起釁根由，地方官辦理遲延據實奏參各一摺。辦理迅速，可嘉之至，朕心欣慰。【略】禧恩著加恩賞戴三眼花翎，伊本係鎮國將軍，並著封爲不入八分輔國公；瑚松額著賞戴雙眼花翎，並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余步雲前在湖南認真勦辦，及調任廣東，奮勇出力，一切機宜，俱臻妥協，著加恩賞給提督銜，並賞給雲騎尉世職；曾勝先派帶兵到廣東，屢著勞績，勇敢可嘉，著加恩賞給提督銜，並賞給雲騎尉世職，以示獎勵。其在事出力人員，著查明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丁，照例咨部辦理。其辦理遲延文武各員，除李鴻賓、劉榮慶已降旨押解來京交部治罪外，所有軍需例准開銷銀兩內，自五月二十二日起至八月二十九日止，一切支銷銀款，著落李鴻賓賠繳三成。陽江鎮總兵余得彪著降爲水師營都司，留粵候補；撤任南韶連鎮總兵得志，著以都司守備降補；署臬司慶林，著革去按察使，以道員用，仍交部議處，以示懲儆。失察文武各員，查取職名，送部照例議處。曾勝著調補廣東南韶連鎮總兵；其高州鎮總兵恒安著送部引見，所遺員缺，著阿精阿調補。

《宣宗實録》卷二二〇　己未，調山西按察使色卜星額爲甘肅按察使，甘肅按察使龔綬爲山西按察使。

丁卯，以泰寧鎮總兵官貴慶爲倉場侍郎；刑部右侍郎奎照、爲泰寧鎮總兵官，兼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萬年吉地開工事宜。調刑部左侍郎鄂順安爲右侍郎，兼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兵部左侍郎凱音布爲刑部左侍郎。轉兵部右侍郎鐵麟爲左侍郎，調理藩院右侍郎奕紀爲兵部右侍郎，以奉宸苑卿聯順爲理藩院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奕經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貝勒奕綸署管理欽天監事。

辛未，湖南逆猺趙福金、趙幅銀、趙金旺、李德明、鄧庭興伏誅。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閏九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奏，拏獲乞隄重犯一摺。桃南廳屬奸民聚衆乞隄，見據林則徐奏稱，已將趙步堂、劉開成、海金周，並海金周之子海東樓，陸續拏獲，並獲到供出之犯證十餘名。著穆彰阿等嚴行審訊，務得確情，分別究辦。此外有無知情同謀之人，著向該犯等根究，設法緝拏，毋許一名漏網。至陳端、陳堂、陳光三名，尤爲案中要犯，著按名拏獲歸案審辦，不得稍有疏縱。

《宣宗實録》卷二二一　戊寅，安徽巡撫鄧廷楨奏，潁州、鳳陽、廬州等府，及六安州等處，有匪徒專習火器，名爲槍手，糾殿者必雇爲保護，因此火器傷人之案，層見疊出。嗣後此等命案，請照舊例從重問擬。槍手受雇，應照自號教師例，杖一百流三千里；雖未受雇而學習已成者，應杖一百徒三年。又潁州府兇徒，結夥傷人，如有槍手，應照舊例加重；三人以上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下部議。尋議，該撫酌定各條，係爲因時懲創起見，應如所議辦理。惟回民結夥，與潁匪情罪相同，亦應一律加等問擬。嗣後安徽省回民結夥鬬毆，除罪在滿徒以下，仍按本例從重定擬外，如結夥罪應擬軍，即將該搶手加等問擬，發往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箇月，以示懲儆。從之。

丙戌，諭內閣：陶澍等奏，江西鹺務亟須整頓，請遴員分往疏緝一摺。江西鹽務疲敝已久，自應亟爲整頓。該督等酌議倣照舊例，略爲變通，請就江西本省丞倅知縣佐雜中選派分辦。著照所請。

《宣宗實録》卷二二二 庚寅，諭内閣：禧恩等奏，籌議辦理排猺善後章程，臚列八條呈覽。粵東排猺，賦性剽悍，時爲地方之害。此次因趙金隴勾煽匪徒，蔓延滋事，經禧恩等調集官兵，大加勦辦，既懾猺膽而張國威，惟戢匪雖在一時，而弭患當謀久遠。所有善後章程，應如所請。以直隸永定河漫口合龍，開復道員張泰運等處分。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丁酉，飭河南、湖北等省，會拏捻匪。

戊戌，飭江西巡撫嚴拏會匪。

辛丑，撥安徽等庫及各關税銀三十萬兩，備湖北賑需。

《宣宗實録》卷二二三 十月癸卯，頒道光十三年時憲書。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乙巳，廣東曲江、乳源兩縣土盜句結，猺匪滋事，歲坤派兵勦平之。

《宣宗實録》卷二二三 丁未，命工部尚書朱士彦、户部左侍郎敬徵，馳往江南查辦事件。

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白鎔署工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桂輪署户部左侍郎，貝勒奕綸署管理欽天監事。

乙卯，諭内閣：前璧昌奏，請將喀什噶爾等處班滿撤回防兵，酌給鹽菜口糧；並西五城換防官兵，作爲三年班滿，當交户、兵二部速議具奏。兹據該部查明，此次班滿撤回之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舊額防兵，自道光七年調赴征勦善後，就近留防，在戍多年，情形不無拮據。且隨同守城打仗，著有微勞，與尋常換防不同。該官兵等鹽菜口糧，著加恩自肅州以西，按軍營例支給；肅州以東，俱照凱撤之例辦理。嗣後換防各兵，並此外各城非征兵留防者，不得援以爲例。至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防兵，前經改爲三年班滿更換，其葉爾羌、和闐舊額防兵，若仍定以五年，未免向隅，且巴爾楚克一城初設，地方瘠苦，調度不免有所趨避。所有西五城換防官兵，著一律作爲三年班次，以歸畫一。

以盛京兵部侍郎德興兼署户部侍郎。

丁巳，試中式武舉張金華等七十三人於太和殿前。

《宣宗實録》卷二二四 庚申，裁廣東廉州府同知、肇慶府通判、長寧縣始興縣訓導、高州府廉州府司獄、南海縣河泊所大使七缺。

壬戌，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一甲李廣金、張金甲、郝騰蛟三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馬騰蛟等五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二甲鳴起等十二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鳴起等十二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馬騰蛟等五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

丁卯，諭内閣：國祥等奏，嗼咭唎夷船業經開導南旋，特參巡查不力之水師各官，請交部議處一摺。巡查海面，爲水師專責，乃盛京巡查夷船佐領徐士斌等，於十月初二日，在隘城島遥見夷船一隻，當即駕船追逐，初十日尚未追至蓋州，稽延息玩已極！佐領徐士斌、驍騎校韓兆鳳、總巡佐領金立綱、協巡驍騎校徐廷芝、協巡防禦方珍等，俱著交部議處。仍責成該員等管帶弁兵，查明該夷船下落，尾追押令出境，與鄰省海面巡查官明白交替。如再有疏懈，即著據實嚴參。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戊辰，福建臺灣嘉義縣匪徒陳辦等滋事，命程祖洛馳往勦辦。

以文蔚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

《宣宗實録》卷二二四 庚午，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昇寅、刑部右侍郎鄂順安，馳往西安查辦事件。以鄭親王烏爾恭阿署鑲紅旗漢軍都統，定親王奕紹署正黄旗滿洲都統，兵部尚書那清安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閩浙總督程祖洛兼署福州將軍。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以勦辦猺匪功，加祁墳太子少保。

戊寅，命署福州將軍瑚松額爲欽差大臣，都統哈哴阿爲參贊大臣，馳往臺灣勦賊。

《宣宗實録》卷二二五 十一月乙亥，命盛京將軍瑚松額馳往福建，署福州將軍。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以勦辦猺匪功，加祁墳太子少保。

戊寅，命署福州將軍瑚松額爲欽差大臣，都統哈哴阿爲參贊大臣，馳往臺灣勦賊。

《宣宗實録》卷二二五 辛巳，諭内閣：和福奏，查辦嗼咭唎夷船不力，特參隱諱捏報，及擅離汛守各員弁兵役，請交部分别議處，並自請嚴議一摺。蓋州屬連雲島海口守汛卡官驍騎校富明阿，巡查防範，是其專責，自應帶領兵役，梭織巡邏，何得任意擅離汛守，以致夷人登岸入城？蓋州防守尉集成，於同城官兵擅離汛守，不能查出揭報於前；蓋平縣知縣張摯桂，扶同隱諱病斃夷人，及夷人入城，會報守汛兵役盤獲，意存規避，捏報於後，均屬咎無可辭。驍騎校富明阿著革職，領催兵等著革役，防守尉集成、知縣張摯桂著交部分别嚴加議處，和福著改爲交部議處。

癸未，以兵部尚書那清安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平慶由六百里馳奏，嘉義逆匪圍攻縣城，鎮臣連次接仗，及臺灣縣匪犯豎旗滋事，當即拏獲正法一摺。據奏，初七日以後，自

郡城至嘉義一帶，道路照前梗塞，與劉廷斌音信難通。前委代辦嘉義縣事之署佳里興巡檢施模，聞出莊追賊，不知去向。十一日據探差稟稱，十月初三日賊匪圍攻嘉義縣城，劉廷斌在下加冬聞信，帶領將備於初四日前往救援，沿途與賊接仗數次，殺賊甚多，弁兵亦有傷亡。又據嘉義縣典史張繼昌，雇夫齎稟來郡稱，劉廷斌於初四日馳抵縣城內外衝擊，賊匪退避。初五、初六、初七等日，賊匪連日攻城，該典史隨同鎮臣竭力守禦，用礮斃賊多人。初八日賊匪從南北兩路退去，縣丞朱懋與吕志恆同時被戕。又據探稱，賊匪中尚有劉仲、劉港、黄番婆等，各自爲首，彼此相通，逼脅良民入夥。距郡城十數里外，劉仲、劉港等賊匪數千，屯聚窺伺，郡城内僅有參將一員、守備二員，不能帶兵出勦。又據彰化縣稟稱，境内尚無賊匪，但與嘉義壤地相接，已雇募鄉勇保護。又據鳳山縣稟稱，境内尚無北路賊匪竄入，惟本地零星賊匪乘勢截搶，請添兵防守，當即於澎湖兵内酌撥一百名，同新到換班兵丁一百二十五名，交千總許日高帶往協同巡防。又據臺灣縣稟稱，郡城迤南舊社莊，有賊匪林海，糾人豎旗，强封民人穀石，當即派同知王衍慶、沈欽霖，帶兵捻獲陳雹、林隴、黄祥、李典四名，林海中箭脱逃，餘匪四散。訊據陳雹供稱，林海聽陳辦等戕官攻城，起意豎旗響應，糾約該犯等入夥，共有一百餘人，於審明後即行斬決梟示。又據探稱，賊匪衆多，道路阻隔，該弁兵恐將餉銀軍火遺失，不敢輕進，現駐該處防守，餉銀撤回，另行籌運各等語。所辦尚屬得宜。前已屢次降旨，令程祖洛迅速赴閩渡臺督辦，該督自必趕緊前往。提督馬濟勝已奏報十月十八日自泉州帶兵二千赴臺，計此時總可到臺，探聽劉廷斌駐劄何所，即會合勦捕。昨又頒給湖松額欽差大臣關防，哈哖阿授爲參贊大臣，並派侍衛巴清德、華山泰、齊克唐阿、凱隆阿，馳驛前往。揀派曾經出兵之巴圖魯侍衛章京等三十員名，一同馳驛。又調河南、西安、貴州、四川兵、俱令揀派得力將弁管帶，迅速起程。現在該省所調兵數，已不爲不厚，平慶務當督率員弁紳士，管帶兵丁鄉勇，加意防守臺灣郡城，以固根本。仍令開通道路，若探知劉廷斌、馬濟勝駐劄何所，並鈔録諭旨，諭劉廷斌、馬濟勝知之。將此由五百里傳諭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己丑，諭：朕沖齡就傅，時原任侍郎贈禮部尚書衔，其子候選員外郎秦緗曾萬承風、原任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三品卿衔秦承業，先後在上書房課讀，盡心講貫，深資啓沃，即朕之今日尚能兢兢自守者，兩師傅之功也。眷懷舊學，特沛恩施，萬承風著晉贈太傅，其子童生萬方楙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其孫候選府經歷萬長齡著遇缺即補。秦承業著晉贈禮部尚書衔，其子候選員外郎秦緗曾著賞加四品卿衔，嗣子監生秦象曾，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用示朕誼篤師儒，有加無已之至意。

癸巳，皇六子奕訢生。

《宣宗實録》卷二二六　丁酉，諭内閣：大學士長齡等會奏，請將李鴻賓等從重治罪一摺。已革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李鴻賓，辦理連州猺匪，節次所奏軍情，訊無含混情形，尚非故意遷延，而辦理不善，耽延月日，罪實難逭。至連州督師，五路進兵，黄夜遇賊，致傷兵弁，所奏率多粉飾。又兵丁吸食鴉片煙，難於得力，雖隨同禧恩等辦理猺匪完竣，僅罰賠三成軍需銀兩，尚不足以示懲。李鴻賓著從重發往烏嚕木齊效力贖罪。已革休致廣東提督劉榮慶，廢弛營務，致兵丁吸食鴉片煙，臨事不能得力，平素毫無整頓，其五路進兵，猝遇賊匪，傷亡兵弁，伊係統兵大員，厥咎較重，雖年逾七十，不准納贖，著從重發往伊犁充當苦差。

辛丑，諭内閣：盧坤等奏，防勦事竣，酌議善後章程一摺。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十二月甲辰，撥浙江、江西倉穀二十萬石，濟福建民食。

《宣宗實録》卷二二七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陶澍等奏，夷船驅逐開行，飭舟師押赴浙洋，分别飭查防範一摺。此次嘆咭唎夷船，向營船聲稱在洋搭救商船，將梢篷折損，求賞木板鐵釘修艙，經蘇松鎮總兵關天培等酌賞，已於十一月十五日起椗開行。著該督等責成該鎮，督率將弁兵船押逐，與浙省舟師，明白交替，毋許含混，並飛咨浙江省押逐回粤。第夷情狡獪，或於押赴東南深水外洋後，仍復繞越過北，著飛咨山東，分飭沿海縣營，嚴行堵截。再此次夷船，比嘲唝咪船小至二丈有餘，櫓桅亦少一道，據甲利稱嘲唝咪坐原船回去，伊搬劉羅船上，其爲包攬指引，已屬顯然。嘲唝咪曾否回國，尚未可定。該督等仍飭水師將弁，押送浙省交替後，在洋瞭探，儻復有夷船竄至，立即堵截回南。沿海縣營，隨時防範，仍遵前旨，不許停泊登岸，將貨物與民人交易，米糧尤不許沿海居民賣給。並著咨會廣東，查明嘲唝咪及劉羅船果否回粤，統飭該國大班管束。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戊申，撥浙江沿海州縣漕米十萬石，接濟福建。

《宣宗實録》卷二二七　丙辰，諭内閣：京城内外河道淤淺，間有全涸處所，前降旨派耆英等履勘，穆彰阿等覆估，經工部奏請興修，尚未派員辦理。因思本

年夏令亢旱，民力拮據，現在節氣較早，明歲二月即可興工，著派耆英、博啓圖、恩銘、達三，再行履勘，擇要興修。於要工既有裨益，貧民亦藉資餬口，用示朕軫念民艱，以工代賑至意。

丁巳，諭內閣：京師五城飯廠，每年十月初一日起，每廠每日賣米一石，率以爲常。本年夏間亢旱，收成歉薄，京外貧民入城謀食者，較往年加多，所領之飯，不足充腹。現在雖交春令，天氣尚寒，謀生匪易，著封印後，五城十廠，均於常賑例外，每廠每日各加米一石，俟來春三月二十日常賑期滿，再行停止。俾窮黎餬口有資，均霑實惠。儻有無賴匪徒，冒充貧民，藉端搶奪，著各該衙門嚴拏究辦。

《宣宗實録》卷二二八　壬戌，實授文慶禮部右侍郎，松筠理藩院左侍郎。

丁卯，貴州按察使李文耕年老休致，以廣東鹽運使吴傑爲貴州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六　庚午，諭：本日據馬濟勝、劉廷斌由驛馳奏，勦捕嘉義賊匪，拏獲要犯多名，撥兵前赴南路勦捕各摺片。覽奏欣慰。此次臺灣匪徒聚衆滋事，戕害府縣，實堪痛恨。提督劉廷斌帶兵馳赴嘉義，該匪四面圍攻，該提督督率守禦，沿途打仗殺賊，奪獲旗幟器械，生擒僞帥吴豹、柯和尚、賴牛，僞軍師林世治、黄寅，僞先鋒邱樣，並賊夥一百餘名。事經三月之久，一切奮勇出力。馬濟勝渡臺後，在茅港尾屢獲勝仗，生擒股首詹通、陳連、陳皎、黄網、林景和，拔營進屯鹽水港，會同劉廷斌分派弁兵四處截拏，獲股首黄番婆，賊夥謝成、陳清山，其股首劉港、劉仲，經官兵等先後縛送。又獲賊目戴闗，匪犯黄水來等六十四名；逆首張丙、黄城，賊目廖花，匪夥李略等十一名。見赴南路勦捕，均臻妥速，俱屬可嘉之至！馬濟勝、劉廷斌俱著先行加恩賞戴雙眼花翎，並交部從優議敘。前任臺防同知代理臺灣府事王衍慶，於防堵機宜，辦理周密，著加恩賞戴花翎，交部從優議敘。

道光一三年（癸巳、一八三三）

《宣宗實録》卷二二九　正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廷斌由四百里馳奏，生捻逆首陳辦，並拏獲僞帥股首，分別辦理一摺。所辦甚合機宜，朕心嘉悦。此次嘉義紳民，困守五十餘日，兵勇屢次殺賊，奪礮焚巢，官民依繫若家人父子，該縣紳民深堪嘉尚。著瑚松額、程祖洛，查明候旨施恩。所有拏獲僞帥賴和尚，及羅雲章、黄城，暨逆首陳連，及在彰化拏獲張臨等各犯，俱著瑚松額、程祖洛確切查明員弁兵丁義勇，候朕懋賞。其嘉義新南港總理林振賢等，督率莊民林欽瑞等生捻逆首陳辦，可嘉之至。現在四逆俱捻，張丙前已有旨解京，其陳連、陳辦二犯，著即派委妥員迅速解京，盡法懲治，以彰國憲而快人心。其詹通一犯，據劉廷斌奏，同張丙一處管押，亦著一併解京。其匿匪應搜捕者，務須盡絶根株，著瑚松額會同劉廷斌、馬濟勝，妥爲辦理。其善後事宜，最關緊要，本係地方官之責，其焚燬村莊，應安撫者務須妥爲安輯，若不趁此時辦理妥協，將來大兵歸伍，或尚有餘匪竊發，朕惟程祖洛是問。至劉廷斌於該處安輯後，應赴廣東新任，即著劉廷斌自行酌量，察看該處地方安静無虞，再行起程前往可也。

調吏部右侍郎湯金釗爲户部左侍郎；工部右侍郎浙江學政何凌漢爲吏部右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内閣學士姚元之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兵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三〇　丙申，諭：本年輪應查閱廣東、廣西、浙江、福建營伍之期，並應補查陝西、甘肅營伍。廣東、廣西著即派盧坤，浙江、福建著即派程祖洛，陝西、甘肅著即派楊遇春，逐一查閱，務各認真簡校。如查有訓練不精軍實不齊者，即將廢弛之將弁據實參劾，毋得視爲具文。

丁酉，湖北巡撫楊懌曾因病解任，以貴州布政使麟慶爲湖北巡撫，江蘇按察使額騰伊爲貴州布政使，調安徽按察使怡良爲江蘇按察使，以安徽廬鳳道蔡世松爲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庚子，方戩豫年老休致，以光聰諧爲甘肅布政使，陳崇禮爲直隸按察使由長蘆鹽運使遷。

辛丑，諭：本日朱士彦等由四百里馳奏，桃南廳于家灣合龍壩工蛰鑲穩定，關門邊埽堵閉情形，並將在工出力人員懇請鼓勵一摺。向來辦理河湖各工，遇有潰決處，委係險工疊出，猝不及防，人力難施，事竣後在工人員，著有勞績，自應給予議敘。至上年龍窩汛十三堡奸民聚衆强兖官隄，該管各官漫不經心，疏於防護，以致奸民陳端等明目張膽執持器械，攔截行人，捆縛巡兵，將大隄刨兖，殊出情理之外。此次壩工穩定，邊埽堵閉，各該員縱有微勞，亦屬分所應爲之事，非歷次大工可比，若濫邀議敘，尚復成何事體！朱士彦等所請懇予鼓勵之處，著不准行。首犯陳端起意糾衆兖隄，日久未獲，殊屬延玩，著陶澍、林則徐嚴

飭所屬，勒限緝拏，務獲審辦，不得以于家灣業經合龍，河身已復故道，置之度外。如緝捕鬆懈，致要犯日久稽誅，陶澍、林則徐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張井等若無頂帶，不足以資彈壓，張井著加恩賞給四品頂帶，王貽象、張兆、薛朝英著加恩賞給五品頂帶，均著仍帶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宣宗實録》卷二三一　二月壬寅，以貴州按察使王瑞徵爲貴州按察使。

己酉，以廣東南韶連道楊殿邦爲貴州按察使。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朕聞京城米價日漸增昂，每石竟須制錢四千數百文，小民日用倍形拮據，城外恐市儈囤積居奇，或竟有回漕情弊，不可不防其漸。著書英等於各城門嚴行查禁，如有回漕弊端，即著嚴拏懲辦。將此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戊午，撥江甯藩庫銀三十五萬兩，備淮揚等屬展賑。

己未，四川越嶲廳等處夷匪滋事，命那彦寶、桂涵等勦辦。

已革直隸總督那彦成卒，贈尚書銜，予祭葬，謚文毅，釋其子容安回旗。

《宣宗實録》卷二三二　庚申，舉行道光十二年大計。

壬戌，以禮部尚書汪守和兼署吏部尚書。

甲子，以詹事府詹事恩桂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乙丑，賑臺灣被賊滋擾閩粵難民。

再發京倉粟米五十石，加賑大興、宛平兩縣，並添設粥廠。

三月壬申，盧坤奏，擒獲粵洋盜首楊就富等。

乙亥，上親耕耤田。

《宣宗實録》卷二三三　丙子，諭：富俊奏請將各部院衙門條例定議畫一，俾知遵守，並請飭臣工認真辦公一摺。各部院衙門例案隨時酌量增改，自須各定專條，俾知遵守，原不應界涉兩歧，致書吏得以藉端舞弊。嗣後各衙門於纂修則例時，務須悉心酌議，將兩歧例案，悉予删除，總不得彼此通融，互可援引，致令不肖吏胥從中舞弄，庶足以昭畫一。又所稱臣下辦公，不當虚應故事，如有顢頇因循，玩忽者，當即懲儆等語。現在諸大臣中認真辦事者並不乏人，即偶有未能振作者，朕亦隨時訓飭，未嘗稍事姑容。諸大臣尤須體朕勵精圖治之心，實力奉公，各盡厥職，以熙庶績而臻上理。

允大學士盧蔭溥致仕，加太子太保，賞全俸。

丁丑，以大學士曹振鏞爲會試正考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阮元、兵部尚書那清安、工部左侍郎恩銘爲副考官。

以理藩院尚書博啓圖署兵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桂輪署京營右翼總兵，鑲紅旗蒙古都統哈哴阿署鑲藍旗漢軍都統，肅親王敬敏署正藍旗滿洲都統。

乙酉，調甘肅提督胡超爲固原提督。

贈故四川提督桂涵太子少保，賞銀五百兩，子祭葬，謚壯勇。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丙戌，展五城飯廠煮賑一月。

己丑，命直隸興修水利，以工代賑。

癸巳，予臺灣死事縣丞方振聲謚義烈，署守備把總馬步衢謚剛烈，陳至威謚勇烈，均加銜給世職，入祀昭忠祠，並命建專祠於斗六門。以罵賊抗節，振聲妻張氏、步衢妻唐氏，均謚節烈，及從難幕友家人附祀。

《宣宗實録》卷二三四　乙未，禮部以會試中額請。

丙申，諭内閣：盧坤等由驛馳奏，生捡越南巨盜陳加海，匪巢盡埽，華夷洋面肅清一摺。

己亥，調工部右侍郎姚元之爲刑部右侍郎；以内閣學士廖鴻荃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留江蘇學政任。以工部左侍郎吴椿兼署錢法堂事務，禮部左侍郎桂齡兼署兵部左侍郎。

江南河道總督張井因病解任，以湖北巡撫麟慶爲江南河道總督，刑部右侍郎鄂順安爲湖北巡撫，調盛京工部侍郎裕泰爲刑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三五　四月壬寅，調湖北巡撫鄂順安爲山西巡撫，山西巡撫尹濟源爲湖北巡撫。

調福州將軍慶山爲烏里雅蘇台將軍，烏里雅蘇台將軍樂善爲福州將軍。

丙午，贈故太子少保前任伊犁將軍玉麟太保，予祭葬，謚文恭，入祀賢良祠，賞銀一千兩治喪，並賞其子候補員外郎恆昌服闋後即補。

戊申，命成都將軍那彦寶來京，調盛京將軍瑚松額爲成都將軍，吉林將軍寶興爲盛京將軍，以熱河都統保昌爲吉林將軍，漕運總督蘇成額爲熱河都統。

以倉場侍郎貴慶爲漕運總督，調工部左侍郎恩銘爲倉場侍郎，理藩院左侍郎松筠爲工部左侍郎，轉理藩院右侍郎，理藩院右侍郎聯順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賽尚阿爲理藩院右侍郎。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直隸地方糧價騰貴，降旨令裕泰等撥項採買，並動碾倉穀，運京協濟。兹據查明奉天各海口積存糧石内，高粱最多，粟米僅有二

萬餘石，未便採買。現在各應州縣倉貯粟米，實存十二萬六千八百餘石，除酌留備用外，籌撥米六萬石，派員運赴災區接濟等語。直隸所屬地方，曾否得雨一律深透，著琦善體察情形，如現在尚需協濟，即一面奏明，一面循照成案，派委妥員，雇備船隻，前赴奉天海口，將該處籌撥米石，裝載撥運，以期迅速濟用。儻已得透雨，糧價漸平，小民無虞食貴，著即據實具奏，並飛速行文該省，停其動碾撥運，以重倉儲，將此諭令知之。

命吏部尚書潘世恩爲大學士，管户部事。調工部尚書朱士彦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白鎔爲工部尚書，户部左侍郎湯金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吏部右侍郎何凌漢爲户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李宗昉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張鱗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留福建學政任；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爲弼爲兵部左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三六 丙辰，諭内閣：嗣後凡遇各項考試，派出閱卷大臣，試卷内如有違式錯誤等處，俱著黏簽註明進呈。

己未，引見壬辰科散館人員。

吏部以大學士潘世恩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體仁閣大學士。

以理藩院尚書博啓圖署工部尚書，兵部尚書那清安署翰林院掌院學士，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哈哴阿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庚申，以大學士富俊、户部尚書王鼎、吏部右侍郎李宗昉、兵部左侍郎鐵麟、朱爲弼、刑部左侍郎吴椿、内閣學士恩桂，爲殿試讀卷官。

以告病江南河道總督張井暫署江南河道總督。

辛酉，策試天下貢士許楣等二百二十二人於太和殿。

壬戌，以光禄寺卿祁寯藻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甲子，御勤政殿，召讀卷官入，親閲定進呈十卷甲第。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己巳，皇后崩，上親臨視。酉刻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諭：皇后正位中宫，事朕二十六年，柔嘉維則，孝敬無違，此宫中府中所共知者。今抱沈痾，竟成長逝，失此内佐，痛何忍言！著派惇親王緜愷、總管内務府大臣禧恩、禮部侍郎文慶、工部侍郎裕誠，總理喪儀。

《宣宗實録》卷二三七 五月辛未，至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至丙子皆如之。

諭内閣：各部院等衙門，政事殷繁，遇有應奏事件，若因在素服不辦事期内，不行陳奏，勢必積壓。著各部院等衙門，於一切應奏事件，仍隨時呈遞，毋稍稽遲。至引見各官員，著於五月二十六日後，各衙門照例帶領引見。

賜一甲汪鳴相、曹履泰、蔣元溥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司徒照等一百人進士出身，三甲陰豐潤等一百十七人同進士出身。

癸酉，調盛京兵部侍郎德興爲盛京户部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德春爲盛京兵部侍郎。

乙亥，以雲南鹽法道劉韻珂爲浙江按察使。

戊寅，廣東按察使楊振麟因病解任，以安徽寧池太廣道郭承恩爲廣東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壬午，上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宫前行啓奠禮，西刻奉皇太后臨奠。

諭：王以下、有頂帶官員以上，百日後薙髮；軍民人等，一月後薙髮，均百日内停止宴會音樂。

刑部覆奏，兩江總督陶澍等議覆給事中孫蘭枝奏紋銀出洋請明定例案一條。查白銀一項，雖非銅鐵製造軍器者比，惟内地物産應供内地之用，若私運出洋，則内地轉形支絀，應如該督所議，另立治罪專條。嗣後紋銀出洋一百兩以上，請照偷運米穀一百石以上例，發近邊充軍；一百兩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不及十兩者，杖一百，枷號一箇月。爲從知情不首之船户，各減一等問擬。纂入則例，永遠遵行。從之。

癸未，上詣澹懷堂大行皇后梓宫前奠酒，奉移大行皇后梓宫於觀德殿。

《宣宗實録》卷二三七 丁亥，倉場侍郎劉彬士因病賞假，以兵部左侍郎朱爲弼署倉場侍郎。

以奉宸苑卿倭什訥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己丑，楊芳奏，四川裁邊廳夷匪首逆桑樹格等就擒。

乙未，上詣觀德殿大行皇后梓宫前行大祭禮。

丁酉，諭：本日吏部會同宗人府嚴議惇親王緜愷等，分别降調罰俸，均屬咎所應得。前據惇親王緜愷面奏，與禧恩等共商軍民人等薙髮停止宴會音樂之處，於義未協，並未體察註義，妄加援引，不學無術，信口亂談，糊塗紕繆已極！朕若將伊等照大不敬律治罪，伊等能當此重咎耶？試觀見在大行皇后之事，較之嘉慶二年儀文，已有過當之處，因時制宜，實不得不然耳。朕心深覺不安而抱

慟，且朕孝養皇太后，時祝無疆之慶，即朕之春秋亦未甚衰，乃緜愷等曉曉以天下應百日不薙髮爭辯，是何肺腑，實出情理之外！惇親王緜愷，著革去內廷行走，並革去都統，罰親王俸十年，分作二十年坐扣，每年仍賞給親王半俸。禧恩著革退御前大臣、戶部尚書，所有總管內務府大臣印鑰，交耆英佩帶；並著耆英管理奉宸苑事務，禧恩毋庸管理。文慶係翰林出身，虞書二語註義深切著明，若竟不知，則學問亦太淺薄；若知而不言，大臣遇此等事不肯開誠布公，隨聲附和，尤屬非是，文慶著革去副都統，降爲三品頂帶。裕誠著革去護軍統領，退出乾清門。禧恩、文慶、裕誠部議降三級調用之處，俱著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六年無過，方准開復。此係朕姑從寬典，僅予薄懲，惇親王緜愷等，當知感知懼，勉圖後效，無負朕諄諄訓誡之至意。

調穆彰阿爲户部尚書，博啓圖爲工部尚書，以禧恩爲理藩院尚書。

《宣宗實録》卷二三八 六月庚子，命大學士潘世恩、户部尚書穆彰阿教習庶吉士。

辛丑，倉場侍郎劉彬士因病解任，調兵部左侍郎朱爲弼爲倉場侍郎，轉兵部右侍郎王楚堂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龔守正爲兵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乙巳，申禁各省將弁等違例坐轎。

《宣宗實録》卷二三八 戊申，調甘肅布政使光聰諧爲直隸布政使，以甘肅按察使色卜星額爲布政使，廣西左江道戚宗彝爲甘肅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庚戌，申禁粵洋民人以紋銀易貨，洋人以洋銀易貨。

《宣宗實録》卷二三九 乙卯，諭：御史朱嶟奏，請慎重名器一摺。所奏甚是，可嘉之至。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録其文藝優長者，試於禮部，量才而後官之；並於正科之外，開設恩科，原以嘉惠士子，甄拔真才，以備朝廷任使。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經賑糶頻施，而春雨未透，百姓嗷嗷待哺。該地方官倡議勸捐，適有直省紳士捐輸，經該府尹等奏請，朕因花翎以待軍功，未便率行賞給，而該員等不分畛域，急公好義，亦不能不量予獎勵，是以倣照年老諸生未經登第賞給舉人副榜之例，分別辦理，姑允所議。原係一時權宜，未嘗著爲定例也。若如該御史所奏，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者，又將保送御史；甚至買通關節，雇倩槍替，識趣日卑，術業漸廢，生富人僥倖之心，阻寒儒進修之志，亦不可不防其漸。嗣後各直省督撫及順天府尹等，倘過水旱偏災，如有抒誠捐輸，應須嘉獎之處，在士庶或酌給扁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准其加級，或予以升途，概不准請賞舉人，即使援引成案，妄行瀆請，亦斷不能仰邀允准。其已經賞給者，如有關節槍替等弊，國法具在，亦不能因加恩在先，概予寬宥。朕於勸善之經，求賢之道，總期並行不悖，該士子等務須經明行修，敦崇實學，自然登進有階，無妄生冀倖之心也。將此通諭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七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楊芳奏，十二地熟夷投首，戕邊全境廓清，擬即進兵曲烏石圈子，勦辦野夷情形一摺。據稱遊擊王連元、包相卿等，分路進兵，並抵鹽井溪。該夷匪遁入石圈子老林，該提督率領參將樊豐年等，帶兵渡河至鹽井溪，包相卿等帶領夷人男婦千數百名伏地跪迎。慮及夷性狡黠，兵撤復叛；若驟加勦洗，又恐其投匿抗拒。密派義勇混入曲曲烏夷巢，宣示利害；又遣投誠熟夷潛入二十六地，曉諭恩威，散其黨與。該夷匪見兩路官兵，同時鈔到，據其腹心；又見先來投誠之賊目海潮舉等未加誅戮，遂出投誠。念其尚知悔懼，且有竄入曲曲烏石圈子等餘匪，或意存觀望，自應網開一面。因將巨惡海色汪等十數人扣留，隨營暗爲管押，擬即進兵曲曲烏石圈子搜捕餘匪等語。該夷匪海潮舉、海色汪，及鹽井溪投首之夷匪等，雖已投誠，然狼子野心，殊難深信。其前次順江場等處慘殺居民，穴掘墳墓，戕害兵丁周國棟等多名，實屬窮兇極惡，且未經官兵懲創，雖出投首，難保其不終反覆。該提督久歷戎行，必能情僞周知，務須力加鈐束，毋稍疏虞。至見在進兵曲曲烏石圈子等處，該夷匪等如果冥頑梗化，自應迅速勦辦，毋得稍有遲延，以致老師糜餉。

《宣宗實録》卷二三九 乙丑，福建臺灣逆犯張丙、詹通、陳辦、陳連伏法。

《宣宗實録》卷二四〇 七月庚午，諭内閣：御史趙敦詩奏，請禁奔競以維氣節一摺。國家設官分職，長以率屬，相見皆有儀注。從前乾隆、嘉慶年間，節經明降諭旨，遇有公事，祇應侍立回堂，毋許屈膝請安，以肅體制。乃近來又復相習成風，堂官不肯明正其非，司官不知自厲其節，於吏治大有關係。本年京察届期，各部院堂官，尤宜洗心滌慮，破除積習，遵選心地醇正、才能出衆、平素能知自重者，列之上考，不得以奔競之員充數，庶足維氣節而肅官常。

丙子，調户部右侍郎何凌漢爲吏部右侍郎，仍兼署户部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禮部左侍郎桂齡爲户部左侍郎，轉禮部右侍郎陳用光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陳嵩慶爲禮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丁丑，諭：五城坊官拏獲鄰境逃犯，必須本任無承緝未獲之案，方准奏請議敘。

定陪祀不到參處例。

《宣宗實録》卷二四一　甲申，大考翰林院詹事府各官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

己丑，諭内閣：此次考試翰詹各員，經閱卷大臣校閱進呈，朕復詳加披覽，親定等第，一等五員，二等四十八員，三等五十八員，四等五員，不列等三員。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定大考翰詹臨期告病即行開缺例。

壬辰，册謚大行皇后爲孝慎皇后。

《宣宗實録》卷二四一　癸巳，廣東巡撫朱桂楨因病解任，調廣西巡撫祁墳爲廣東巡撫，以福建布政使惠吉爲廣西巡撫，四川按察使花杰爲福建布政使，調山東按察使蘇廷玉爲四川按察使，以雲南糧儲道牛鑑爲山東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乙未，諭：富俊奏請禁陋習以端仕進一摺。國家鄉會兩試，原係求賢大典，其主考、同考各官，特經簡派，於文藝之優劣即可知其品學之高下，使得士皆砥行立名，方合以人事君之道。在獲中者，感主司知遇，拜認師生，原屬例所不禁。衡文者總當以品學相規，不得徒以恩情相接。若如該大學士所奏，科甲所認師生，凡遇一切事件，無不暗爲關照。及門生外升道府州縣，於師生同年處所必須留贈銀兩，名曰「別敬」，以致不計利息重輕，甘受奸商盤剥，是服官之始，已負重纍，尚安望其能清白自守，克爲廉吏耶？至在京部院司員，經堂官保薦，京察簡放外任；及外任各員，經督撫保舉，皆當秉公遴選，務在得人。其拜認師生，久經嚴禁，儻以保舉爲市恩酬報地步，是受爵公朝，拜恩私室，此風斷不可長。嗣後内外臣工，於考試所取之士，及保舉所屬人員，務當破除情面，力挽頹風，如有仍前餽送別敬者，一經發覺，定予嚴懲，決不寬貸。

八月辛丑，上詣觀德殿孝慎皇后梓宫前，行百日祭禮。

《宣宗實録》卷二四二　癸卯，諭：《會典》内載皇后母家例俱應封公爵，其不係嫡后，及誕聖推恩所封，俟承襲時請旨等語。若是轉致參差不能畫一，且無限制，嗣後嫡后之父，及誕聖推恩所封者，俱著封爲三等承恩公；其不係嫡后者，著封爲一等承恩候，皆世襲罔替，並著將此旨纂入《會典則例》，永遠遵行。

甲辰，諭内閣：張井前因患病，懇請開缺，當降旨以麟慶補授江南河道總督。現在麟慶已百日孝滿，著即前往署理江南河道總督，張井著俟麟慶到任後，再行回籍調理。

丁未，以詹事府詹事何彤然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妃，攝六宫事。

乙卯，鍾祥奏，拏獲盜窃蜀山湖首犯邵方有等。

《宣宗實録》卷二四二　調陝甘學政杜受田提督山西學政，山西學政羅文俊提督陝甘學政。

丁卯，四川總督鄂山複奏，遵旨詳查楊芳於四月二十八日，統領漢屯官兵前赴裹邊，因夷匪藏匿深山腰峒，督令兵勇設法攻破，並節次拏獲首逆桑樹格等數名。迨移師十二地，夷人率衆乞降，楊芳詳加開導，所有倡亂夷匪十餘名，先行設法羈縻，令其運糧修路，以爲招服曲曲烏等支夷之計。嗣楊芳戡定曲曲烏後，隨將倡亂各夷匪駢誅。至曲曲烏石圈子等處夷匪，楊芳督兵進攻，殲殺甚多，該夷衆始行乞降。楊芳密查滋事夷匪一百二十餘人，招撫後將該夷匪等傳至大坪軍營正法。其間阻雨阻水，造橋修路，不無少延時日，實非有意濡滯，前後奏報，亦無不實情弊。現在帶兵由新建橋前赴越嶲之猓猓溝，查辦滋事各案，並搜捕大樹堡一帶逸匪，遵即飭催該提督速籌竣事。至吴傑所奏，除漢奸、清地界、改官制數條，誠爲善後要務，統俟籌辦善後章程，再行參酌議奏。又楊芳所保各員，查原任彭水縣巡檢朱維垣，本非四川省官員，即冤寧縣知縣魏煜等勞績，較之此次派委供辦糧餉，清查夷地户口各員，辛勤究有未逮，容將文武各員，詳加確查，再行覆實具奏。報聞。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九月己巳，上詣觀德殿孝慎皇后梓宫前，行啓奠禮。

庚午，奉移孝慎皇后梓宫於田村，上親臨目送。

《宣宗實録》卷二四三　壬申，以工部左侍郎松筠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戊寅，諭内閣：漕糧爲天庾正供，節經降旨令有漕各省督撫，早兑早開，剋期渡黄，不許延緩。乃本年漕船，遲至六月二十四日始行全數渡黄，以致回空尾幫，遲至八月二十九日始催過天津關，疲玩已極。現在節交霜降，水勢漸消，著該漕督及沿途督撫嚴行催趲，晝夜銜尾前行，不准停泊，庶幾以速補遲，及早歸次。至來年辦理新漕，必須迅速兑開，趁黄水未漲之前，趕早完渡。著有漕各省督撫，飭各糧道早兑早開，總令於四月初十日以前，全數趲至清江，剋期抵壩，以便渡黄北上，毋許稍有延誤。儻仍因循疲玩，漫不經心，致逾期限，必將誤漕督撫嚴行懲處，決不寬貸。將此通諭知之。

以兵部右侍郎襲守正知武舉，工部尚書白鎔爲武會試正考官，詹事府少詹事胡達源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乙酉，展緩福建全省逋賦。

《宣宗實録》卷二四三　丙戌，以詹事府詹事張岳崧爲湖北布政使。

以阿克蘇辦事大臣興德仍爲葉爾羌幫辦大臣，葉爾羌幫辦大臣薩迎阿仍爲哈密辦事大臣，調烏什辦事大臣常恆爲阿克蘇辦事大臣，哈密辦事大臣興科爲烏什辦事大臣。

辛卯，以長蘆鹽運使李恩繹爲廣東按察使。

壬辰，熱河都統蘇成額因病解任，以漕運總督貴慶爲熱河都統，貴州巡撫嵩溥爲漕運總督，調陝西巡撫史譜爲貴州巡撫，以陝西布政使楊名颺爲巡撫，調山西布政使何煊爲陝西布政使，以大理寺卿徐鏞爲山西布政使。

以倉場侍郎恩銘署漕運總督，刑部左侍郎凱音布署倉場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丁酉，諭：陶澍奏，查緝漕船夾私，正以速遣回空，未便任帶蘆鹽，致使鹽漕兩誤一摺。所議甚是。前據貴慶奏，籌議江廣回空軍船，酌增食鹽給課交票章程五條，朕即覺其不可行，惟以鹽漕並重，不厭精詳，當交部議。旋據户部奏，增買蘆鹽有妨淮引，降旨令陶澍悉心妥議。兹據該督於未奉諭旨之先，接該漕督咨文，即力陳誤鹽亦且誤漕，甚爲明晰。漕船回空帶私，爲歷來之痼弊，並有隨幫風客，除本分利，坐占淮南數十萬引綱額，句引梟匪，肆行無忌，漕船停泊買私，尤有誤於趲運。前經陶澍派委文武大員，於黄河南北，及淮揚等處，嚴密迎查，並令漕員會同押空幫弁，於直隸、山東隘口認真堵緝，即寓催趲於查緝之中，回空歸次亦較前迅速。糧私既絶，官引自銷，江廣等省雖連值水災，銷數尚增。本年漕船實由兑運艱難，以致稽緩，儘可嚴行催趲，以速補遲。若將漕弁撤退，則幫丁舵水人等，俱知禁令已弛，必致放膽買鹽，明縱透漏，既害鹺綱，欲速反遲，尤誤漕運。至該漕督請於例買食鹽四十斤外，請在長蘆加買，過揚納課，不但有誤回空，並且有誤重運。漕務水手，素稱桀驁，加以順帶官鹽，必有梟犯出貲附和，以天庾正供之船，爲聚集匪黨之藪，且所賣盡長蘆之私，所缺盡淮南之課，實爲自壞藩籬。至丁情苦纍，淮帶土宜津貼，以鹺綱爲丁舵沾潤之計，國家無此政體。著直隸總督、山東巡撫、長蘆鹽政、天津鎮總兵，仍嚴督沿河營汛州縣，查拏梟匪窩囤堵截私鹽透上漕船。並著漕運總督，仍派幹練漕弁，於各要隘，會同幫弁堵截搜查。其有已經議撤者，仍行添設，不准帶私停留，務期迅速南下。其楚西綱岸，不至於歉歲滯銷之後，再受糧私侵占。並著責成陶澍實力整頓，以期鹽務日有起色，不至滯銷，庶鹽漕均有裨益。

《宣宗實録》卷二四四　十月戊戌，頒道光十四年時憲書。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有人陳奏，浙江杭州府屬，有不安本分士子，恃符滋擾，名曰韓黨。其衆著者，則有舉人徐廷策，廩生邱宗憲，附生龔潤、吴必祥，職員許祖興，吏員吴葆生即小漁，尤爲鄉閭側目。此輩或藉詞因公，聯名挾制；或事非干己，挺身扛訟；或先後互尋其釁，或彼此相助爲攻；或陰爲挑唆，陽爲調處；或名爲息事，實爲埋根；甚至設爲影射之詞，汙衊婦女之名節，巧構株連之局，傾覆良懦之身家。地方官循謹者惟恐攖其鋒，而公事爲之掣肘；其貪墨者且將利爲媒，而從中恣其勒詐。蠹胥猾吏，奸奴劣幕，聯爲心腹，請將著名韓黨密切究辦等語。案關士子干預教唆，最爲惡習。事隸浙省，該撫富呢揚阿忠厚有餘，剛斷不足，朕所稔知，若交該撫懲辦，雖不敢化有爲無，必致受屬員朦蔽。程祖洛現任總督，浙江亦所兼轄，接奉此旨，不必親往杭州，於所屬各員中，不拘道府廳縣，總須結實可靠之人，密行派往，暗訪明查，是否實有其人，實有其事？如有確據，即將韓黨指名查拏，按律懲辦，毋稍姑息。此外各州縣各案，如舉監生員，及捐職人等，有干預教唆者，一律懲治，以儆刁風而清訟源。將此諭令知之。尋奏，正在遵委妥員查辦，適浙撫已經訪拏，查明龔潤是錢塘縣舉人，訊係附生龔自泰託名嫁禍，餘俱按名弋獲，究出滋擾訛詐多案，請照辦訟棍例，發極邊煙瘴充軍。下部議，從之。

丙辰，諭内閣：朕本日殿試中式武舉弓刀石，内滿洲隆山、廣西歐陽豹二名，俱弓不符，著罰停殿試一科；補行殿試之滿洲郭興阿、陝西王文裕二名，俱弓不符，著再罰停殿試一科。除郭興阿、王文裕原圈監射較射之王大臣，業於前此議處外；此次中式武舉隆山、歐陽豹原圈監射較射之王大臣，著交部議處，覆試之王大臣，著交部察議。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丁巳，賜牛鳳山等三十八人武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訥爾經額等，飭緝湖北濱江等處盜匪。

《宣宗實録》卷二四四　辛酉，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湯金釗爲工部尚書，刑部左侍郎史致儼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壬戌，轉刑部右侍郎姚元之爲左侍郎，以江寧布政使趙盛奎爲刑部右侍郎，湖南按察使楊簠爲江寧布政使，廣東惠潮嘉道趙炳言爲湖南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甲子，陶澍奏，獲盜決官隄首犯陳端，命與待質案犯陳欽、劉開成等，質審明確，押赴犯事地方正法。

乙丑，諭：本日據吏部奏，嚴議武會試正副考官白鎔等分別降調降留，均屬咎所應得。【略】白鎔著降補大理寺卿，胡達源著降補翰林院侍講，以示薄懲。御史蘇芳阿、給事中黄爵滋，部議降二級留任之處，均著加恩改爲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

十一月丁丑，盧坤奏，越南國黎維良糾合北勝土司，在清化起事，保樂州農文雲聚黨攻打牧馬。九月初，諒山鎮夷官黄文權帶兵救援敗績。沿途雖設有排柵，地方遼闊，兵力少單。見派兵嚴防隘口。報聞。

庚辰，復琦善頭品頂帶。

《宣宗實録》卷二四五　浙江學政陳用光奏，浙江士習好訟，而嘉、湖尤甚。嘉興有紅帽子、湖州有白帽子之稱，必應擇其最不安分之徒，隨時懲辦，以已時加諄誨。得旨：既有紅白帽子之稱，必應擇其最不安分之徒，隨時懲辦，以一儆百。空言諄誨，何益之有？朕看汝德有餘而才不足，嗣後務當加以振作，勿徒博寬厚也。

甲申，諭内閣：御史尚開模奏，請飭禁幕友濫邀議敘一摺。朝廷甄敘之典，所以鼓勵人材。其襄理幕務，由本官自行延請，與在官供職不同，朕曾通諭各督撫鹽政等，概不准將幕友保列，以杜冒濫。前據盧坤奏，請將襄辦文案出力之幕友候選州同宋緒，加以獎勵，朕因係五品虚銜，與受職稍有區别，是以降旨准行。今據該御史奏，此端一開，各省相率效尤，將有職人員延入内署，商推公事，以爲將來保薦地步，其需次各官，藉此夤緣招搖，均所不免，實不可不防其漸。所有候選州同宋緒賞給五品銜之處，著即撤銷。盧坤違例奏請，並著交部議處。嗣後各直省督撫，概不准以本省屬員入幕襄理，如再有以幕友濫行邀請議敘者，著吏部查明參奏，以重名器而肅官常。

丙戌，以貴州巡撫史譜爲光禄寺卿，刑部右侍郎裕泰爲貴州巡撫，調盛京工部侍郎恩特亨額爲刑部右侍郎，以奉天府府尹烏爾恭額爲盛京工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事，雲南按察使圖明額爲奉天府府尹，長蘆鹽運使錢寶琛爲雲南按察使。

以陝西按察使李羲文爲四川布政使，廣西右江道莫爾賡阿爲陝西按察使。

壬辰，兩江總督陶澍等奏，審明兇隄首犯陳端，押赴桃源縣龍窩汛地方正法。下部知之。

乙未，山東道御史常大淳奏，湖南苗生鄉試，宜與邊卷漢文生隔别號舍，以杜代倩，下部議行。

《宣宗實録》卷二四六　十二月，己亥，以禮部右侍郎文慶署刑部右侍郎，鑲黄旗護軍統領安福署鑲紅旗蒙古副都統。

辛丑，命升任刑部右侍郎江寧布政使趙盛奎，暫留江蘇辦理災務。

《東華續録》道光二八　乙卯，誠禧皇貴妃薨。

丙辰，諭：前據保昌等奏，吉林三廳紳士捐貲建立考棚，請令學臣按臨考試一摺。朕即覺其不可行，當交禮部議奏，意該部必將該將軍等所奏議駁，方爲正辦。乃本日據禮部奏，該處自設立學額以來，見在民字號及滿合字號應試生員若干名，童生若干名，均未詳細聲明。儻人數較少，驟令學臣前往考試，不獨來往跋涉，尤屬徒擾驛站。所有該處各廳，見在捐建考棚，及讀書應試者共有若干人，應飭交該將軍查明分晰，開單咨送到部，再行覈議等語。殊屬非是。【略】今欲添設考棚，無論文風未必遽優，即使絃誦日增，而弓馬轉致輭弱，大非朕教育旗人之意也！保昌等率爲此奏，殊屬忘本，關係不小。保昌、倭楞泰、禮部堂官，俱著傳旨申飭，所奏著不准行。

《宣宗實録》卷二四七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麟慶奏，近年河湖交敝，欲復舊制，不外古人蓄清刷黄一法，其關鍵全在運口。本年空運，仍用灌塘，自屬權宜濟運。但河底淤高，非清莫刷。湖水連年北行，祇以運河爲熟路，一旦黄水落低，闢展東清、窄黄二壩，暢放湖水，運口無所箝制。古人引導清水濟運刷黄、全在致力磨盤埽。自廢棄後，河務漸壞。嘉慶年間，建築蓋壩，旋又塌短，不能得力。今擬隱復磨盤埽舊制，以備引清刷黄之用。至湖堰水竟工險，臨湖各壩，蓄水之時，多封柴土，至盛漲動輒損壞另建，糜費不資，應倣照滾壩成法，分别勘辦。又山盱五壩，分洩來源，河水長符定制，即次第啓放，水勢一定，亦即堵合。至於黄河情形，查工時體察平險，節可緩之埽段，辦緊要之土工，以收刷深實效。漫灘暗險，用堵截支河之法，飭屬照辦。至黄河底淤，非人力所能强刷，疏濬器具，祇可備運河挑挖之用。黄河惟儲備料土，遇險即搶，以防爲治等語。所論頗爲正當。該署河督務當體察河湖大局情形，相度機宜，隨時妥辦。至河身淤墊日高，如果清高於黄，即當啓放禦黄壩，挾溜攻沙，以資刷滌。嗣後務須酌量情形，於盛漲以前，或將禦黄壩早放數月，即多收數月

之功。至秋冬以後，水勢歸槽，更宜相機啓放，俾河身日益深通。近年倒塘灌運，究非正辦，斷不可年年復一年，因循遷就，致失事機。又另摺奏，查明葦蕩右營產柴短絀情形，並籌議築圩蓄水，以期足額。蘆葦爲工程必需之物，右營蕩地荒廢，額柴不足，亟須設法蓄水，俾免斥鹵之傷，且得滋潤之益。據該署河督籌辦，擬就右營地勢較低之處，培築圩壩，並估填港槽八道，所有估需方價銀一萬五千餘兩，著即分年籌款辦理，毋庸另行請撥。該署河督身膺重寄，莅任伊始，即能隨事隨時，悉心查訪，擇要籌辦，日久果能得效，不止汝爲一代名臣，能承朕恩，而朕亦獲知人之明。勤實慎勉而外，朕無可諭矣，勉之！

癸亥，諭内閣：御史劉誼奏，請嚴禁直省鄉試積弊一摺。直省鄉試爲掄才大典，必須嚴剔弊端，拔取真才。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州縣調簾入省，並不遵照定例，徑赴公所，往往在外居住，以致不肖士子，夤緣干謁，拜爲師生，私通關節。並賄囑禮房，勾通内簾收掌書吏，豫傳紅號，竟將某卷直送某房，以便呈薦。且該書吏等當未揭曉之先，輒窺探消息，寄信出闈，私相傳播。似此積弊相沿，殊屬大干法紀。士子之貪緣干謁，總由州縣之防檢不嚴；即書吏之窺探舞弊，亦由州縣之轉相賄囑，若不嚴行飭禁，何以肅功令而拔真才？著通諭各直省督撫，於明年舉行甲午正科，遇州縣調簾入省，務令遵照定例，徑入公所，不得在外居住，與人交接往來，致啓士子鑽營之習。如該州縣不知檢束，或招致士子，私通關節，或賄託書吏，指認紅號，該督撫當不時查察，一經發覺，即嚴參懲辦。至入場監臨之日，尤當飭令提調暨内外監試各員，慎密關防，嚴查弊竇，以杜倖進，用副朕興賢育才至意。

道光一四年（甲午、一八三四）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正月丁卯，諭：大學士長齡、曹振鏞、富俊，俱年在八旬内外，襄贊綸扉，精神强固，朕心實深嘉悦。長齡歷任封圻，由大學士總理部務，前在回疆宣力，克奏膚功，並辦理善後事宜，俱臻妥協，敭歷中外，懋著勳勞；曹振鏞由乾隆年間供職詞垣，嘉慶年間洊擢至大學士，朕御極之初簡授軍機大臣，承旨詳明，倍加勤慎；富俊前在將軍任内宣力有年，迨朕簡畀大學士，耿介公勤，克稱厥職，均經歷事三朝，爲朕股肱心膂之臣。念其夙夜趨公，宣勤佐治，允宜特沛殊恩，以節勞勩。長齡、曹振鏞、富俊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内乘坐車轎，用示朕優禮耆臣至意。

以科爾沁扎薩克郡王僧格林沁、輔國公載銓爲御前大臣。

《宣宗實録》卷二四八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臺灣遠隔重洋，人情浮動，前年逆匪張丙等滋事，甫經平定，一切善後事宜，均須次第籌辦。該地方積習疲玩，營伍廢弛，必須專閫大員實力整頓，時刻留心防範，方可爲長治久安之策。該鎮張琴由四川調往，伊抵任時，程祖洛尚未内渡，曾督飭該鎮周歷履勘，其能勝任與否，諒已得其大概，仍當隨時察看，究竟能否勝任，據實覆奏，不可稍有將就。將此密諭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庚辰，廣東儋州黎匪滋事，盧坤飭屬查辦綏靖。

《宣宗實録》卷二四八 壬午，調福建布政使花杰爲廣西布政使，廣西布政使鄭祖琛爲福建布政使。

丁亥，命大學士潘世恩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戊子，諭内閣：三載考績，大典攸關，滿漢諸臣中，有爲國宣勤、盡心職守者，允宜甄敘；年老而精力未衰者，仍應留任。本年京察，吏部將京外各大員具題請旨，朕詳加酌定。大學士長齡，功宣絶域，同德同心；大學士曹振鏞，久任軍機，克勤克敬，年登八袠，精力如常；大學士富俊，宣力有年，公勤清慎，年已八十有六，精神頗健，洵爲盛朝人瑞；協辦大學士文孚，户部尚書穆彰阿、王鼎，承旨精詳，匡襄是賴；禮部尚書奎英，管理步軍統領事務，諸事認真，頗知振作；兩江總督陶澍，辦事實心，兩淮鹺務，日有起色；陝甘總督楊遇春，中外宣勞，功勳懋著，俱著加恩交部議敘。工部左侍郎松筠，年過八十，精力大減，著以都統銜休致。餘著照舊供職。

轉工部右侍郎裕誠爲左侍郎；調理藩院右侍郎賽尚阿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兼署刑部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奕澤爲理藩院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二四九 二月丙申，諭内閣：長清等奏，屯田試種有效，請定則升科一摺。巴爾楚克之毛拉巴什賽克三一帶荒地，前經奏准開墾。兹據長清等奏，查明該處統計開田二萬四千餘畝，共招種地民人三百六十餘名，水暢土肥，夏秋二禾收成，均在九分以上，請自十四年起，按畝升科。所辦甚好。著照所請，所有巴爾楚克新墾地畝，准其倣照北路升科則例，及民屯認墾各成案，酌中輕定科則，同喀什噶爾屯田，均自道光十四年啓徵，以供兵糈。並著造具新招屯民年歲、籍貫、認種地畝總數清册，咨部備查。所有辦理巴爾楚克、喀什噶爾

兩處屯田各員，著長清等將認真出力者覈實具奏，量予鼓勵，毋許冒濫。此次開墾屯田，試種業有成效，所辦尚屬認真。惟此外可墾之地尚多，該參贊等務飭委辦各員設法招徠，妥爲經理，俾認墾之民，源源踵至，庶草萊日闢，田畝日增，足以實邊儲而壯聲勢，毋許日久懈怠，致令屯務廢弛，以收寓兵於農之實效。勉之！勉之！又勉！

吏部尚書朱士彥乞假省親，允之。以工部尚書湯金釗兼署吏部尚書。

己亥，以詹事府詹事史譜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癸卯，以户部左侍郎敬徵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甲辰，調安徽按察使怡良署江蘇按察使。

乙巳，釋遣戍新疆已革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李鴻賓、廣東提督劉榮慶回籍。

丙午，以江蘇糧價增昂，免四川、湖廣商米各關船税。

《宣宗實録》卷二四九 戊申，命翰林院侍講王植提督廣東學政，未到任前，以光禄寺少卿前任廣東高廉道許乃濟留粤代辦考試事。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己酉，諭：吴邦慶奏，詳議查泉章程，以備蓄水濟運一摺。東省運河本無來源，全恃引泉灌蓄。泉河通判見准復設，查泉事宜自應酌定。據該河督妥議各條，朕詳加披閲，内泉務宜遵舊例，責成道府兼管。山東有泉十七州縣，非泉河通判所屬，嗣後仍責成兗沂曹濟道，兗州、沂州、泰安各知府兼管，就近督率各州縣實力妥辦，並令隨時抽查，於泉務更爲有裨。其地方管泉佐雜等官，除東平州同、甯陽主簿、嶧縣縣丞向歸運河道應管轄外，其濟甯州同，泰安、沂州二府經歷，汶上、鄒縣、滕縣、泰安、滋陽各縣丞，及新泰縣巡檢，著照所請，俱歸泉河通判管轄。所有管泉佐雜十二員，嗣後均責成該廳於春秋查泉時，察其勤惰，分别功過。該河督會同巡撫，三年覈計，始終奮勉，優加鼓勵；始勤終情者，歸入甄别辦理；其廢弛不職者，隨時撤參。

《宣宗實録》卷二四九 辛亥，以通政使司通政使寶善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丁巳，諭内閣：御史劉誼奏，請嚴禁越境燒香一摺。前據步軍統領衙門拏獲形跡可疑人犯，經刑部訊係直隸、河南、山東進京燒香之人。【略】著直隸、山東、河南各督撫，轉飭地方官，出示剴切曉諭，該民人等各安本業，即可受福，斷不許結隊成羣，越境來京燒香。

庚申，諭内閣：御史俞焜奏，請申明例禁，以培風俗一摺。自來民俗之淳漓，由於平時之漸染，國家型方訓俗，必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大爲之防，方可正人心而維風俗。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傳奇演義等書，踵事翻新，詞多俚鄙。其始不過市井之徒，樂於觀覽，甚至兒童婦女，莫不飫聞而習見之。以蕩佚爲風流，以强梁爲雄傑，以佻薄爲能事，以穢褻爲常談。復有假託誣妄，創爲符呪禳厭等術。愚愚無識，易爲簧鼓，刑訟之日繁，奸盜之日熾，未必不由於此。嗣後各直省督撫及府尹等，嚴飭地方官實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賃各鋪，一切淫書小説，務須搜取板書，盡行銷燬，庶幾經正民興，奇衺胥靖，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辛酉，調工部尚書湯金釗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汪守和爲工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致儆爲禮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桂齡爲吏部右侍郎，轉户部右侍郎，調天府府尹事，調户部左侍郎桂齡爲吏部左侍郎，調工部左侍郎吴椿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轉工部右侍郎廖鴻荃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程恩澤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乙丑，大學士富俊卒，贈太子太傅，命成郡王載鋭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二千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文誠，入祀賢良祠。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三月丙寅，以實缺人員告假捏飾規避，申嚴出結官處分。

《宣宗實録》卷二五〇 庚午，諭内閣：前據盧坤奏，將勷辦文案出力之幕友候選州同宋緒，懇恩賞給五品銜，實屬違例。業經降旨撤銷，並將盧坤交部議處。兹又據奏，查明定例，據實直陳，並將該幕友勷辦軍務，與尋常幕務不同，且非本省屬員，率以五品虚銜與受職有間，曉曉瀆請，甚屬非是。國家賞以勸功，所以策勵人材，懋獎勞績。然賞不可濫，務當一秉至公，使人心翕服。【略】所奏著不准行，盧坤著傳旨嚴行申飭。

刑部尚書明山因病解任，以烏嚕木齊都統成格爲刑部尚書，兼正黄旗漢軍都統，未到任前以兵部尚書那清安署刑部尚書；貝勒奕繪署正黄旗漢軍都統。

辛未，諭内閣：所有内大臣戴花翎穿黄馬褂之處，《會典》並未載明，該大臣凝難奉行。嗣後遇有補授内大臣人員，俱著准戴花翎。至行在隨鑾之内大臣，俱著准穿黄馬褂。如離内大臣之任，仍著毋庸戴花翎穿黄馬褂。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癸酉，上啓鑾謁西陵。

詣田村孝慎皇后殯宮前奠酒。

丁丑，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回鑾。

庚辰，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二五〇 壬辰，贈故刑部尚書明山太子太保，予祭葬。

《宣宗實録》卷二五一 四月，丁酉，諭内閣：鐵麟等奏，陳明清查太平倉積弊，部議格礙難行，請仍以放代盤一摺。太平倉虧缺米石，盈餘參差不一，必應徹底清釐，以清弊混。兹據該倉場侍郎等奏，通盤量驗，人夫扛運斛量，工飯所費甚鉅，米石又多損耗，至丈量覈算，現已查明有那移多寡之弊，即難保無堆墊遮掩之虞，於盈虧實數，易滋蒙蔽。若照常輪流支放，該倉一時未能放竣，即不能坐派新漕等語。著照所請，准其以放代盤，自六月爲始，八月放竣。如彼時該倉尚未騰空，應進新糧，著於附近之裕豐、萬安、儲濟等倉暫行寄貯。俟陳糧放竣，再飭進運，以符定例。並責成該倉場侍郎等，嚴行查察，不准那新掩舊，以防弊竇。又另片奏，該倉現貯米石，粳米較多，其不敷搭放之稜米，應於别倉抵放之處，著該部照例辦理。

又諭：給事中黄爵滋奏，綜覈名實一摺。朕詳加披閲，如書院所以育材，今州縣書院，率多廢圮，或以無品無學之人濫充山長。保甲所以察奸，今則州縣率以虚册申報，任聽胥吏需索門牌錢文。近年東南各省，水患特甚，總由隄防失修，或修築不能堅固。常平義社等倉，地方官侵那掩飾，虧缺既多，荒歉無備。營弁剋扣兵餉，私役兵丁，又何以約束訓練？海洋巡邏兵卒，率多勾通夷商，偷漏違禁税物，私自貿易。上官於屬員不能盡心教導，難期振作。國家陳綱立紀，治具彰明，至爲詳備，必須實力奉行，方能百事舉舉，斷不容因循苟且，視爲具文，以致漸形廢弛。著通諭各直省督撫，嚴飭地方官興復書院，選擇山長；稽查保甲，不得任聽胥吏騷擾；修復水利，務歸實用；籌備積貯，以備偏災，毋許稍有虧缺；嚴禁扣餉派兵積弊，閲兵時尤應稽覈兵數之虚實；查究巡兵偷漏洋税，嚴禁紋銀出洋，及私鑄洋銀。並盡心教導屬員，加意造就人材，總須實心督飭，實力整頓，有弊必禁，有禁必嚴。要在隨時講求，認真查辦，斷不准以奉行虚文了事，務期吏治民風，蒸蒸日上，無負朕諄切誥誡之至意！

丁未，命惠郡王綿愉，帶領侍衛十員，往奠故儀郡王綿志茶酒，賞銀二千兩治喪，予祭葬，謚曰順。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己酉，以史評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由少詹事遷。

添設喇嘛印務處貼寫筆帖式二、學習筆帖式四。

《宣宗實録》卷二五一 辛亥，湖南巡撫吴榮光奏，嚴拏興販鴉片煙人犯，並查廣東至湖南僻路紛歧，迅催營縣嚴緝私越，從重懲辦。得旨：必當認真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戊午，命各督撫嚴查驛站缺額，並擅撤供應積弊。

《宣宗實録》卷二五一 癸亥，以翰林院編修李嘉端爲雲南鄉試正考官，汪振基爲副考官；左春坊左贊善德誠爲貴州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李熙齡爲副考官。

甲子，廣西巡撫惠吉奏，拏獲越南國煽亂内竄夷匪阮克鏘等，解回該國自行辦理。得旨：嘉獎。

《宣宗實録》卷二五二 五月戊辰，以兵部左侍郎王楚堂署户部左侍郎。

己巳，以漕運總督嵩溥署兵部左侍郎。

壬申，以刑部左侍郎凱音布爲察哈爾都統，轉刑部右侍郎恩特亨額爲左侍郎，調盛京刑部侍郎祥康爲刑部右侍郎，以病痊都統貴慶爲盛京刑部侍郎。

丙子，以翰林院編修朱蘭爲廣東鄉試正考官，工部郎中徐堪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王慶雲爲廣西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朱國淳爲副考官；翰林院修撰吴鍾駿爲福建鄉試正考官，編修李國杞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乙酉，諭：積貯爲民食所關，各省倉儲務令足額，原爲地方偶有水旱，得資接濟。秋成之後，照數買補，出陳易新，法至善也。乃近年有司奉行不善，積弊相沿，一經動用，多視買補爲具文，每於交代時折價抵給，而積貯遂致有名無實。直省額設倉穀多至二三百萬石，少亦百餘萬石，如果實貯在倉，何至一遇荒歉，即致左支右絀？總由各地方官不肯認真經理，豫爲籌畫，獨不思民間既鮮蓋藏，而倉庾又無儲備，一旦年穀不登，其何賴以無恐乎？著直省各督撫嚴飭各州縣，將額設倉穀見存若干，據實報明。其私行侵那者，固法在必懲；即有因公動碾者，亦著於每年所報收成分數摺内，查其年歲豐稔，立令買補還倉。並將實存數目隨時造册報部，庶於各省倉儲多寡瞭如指掌，一遇賑糶之需，即可由部照册指撥。經此次訓諭之後，各督撫務當隨時稽查，盡心釐剔，儻仍有虧短虚懸等弊，一經查出，不特將各州縣嚴行治罪，並將各督撫從重懲處，決不寬貸！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近聞英吉利國大船，終歲在零丁洋及大嶼山

等處停泊，名曰蹚船。凡販鴉片煙者，一入老萬山，先以三板艇剝赴蹚船，然後入口省城。包買户謂之窯口，議定價值，同至夷船館兑價給單，即雇快艇至蹚船憑單交土。其快艇名快蟹，亦名扒龍，礮械畢具，每艇壯丁百數十人，行駛如飛，兵船追擊不及。各洋呢羽等貨，稅課較重，亦多由蹚船私行售買等語。海防例禁森嚴，豈容售私漏稅？且鴉片煙流毒内地，疊經降旨，嚴行飭禁，自應實力查拏，務使根株净盡。若如所奏，蹚船之盤踞不歸，快蟹之飛行遞送，灌輸内地，愈禁愈多，各項貨物恃有蹚船售私，紋銀之出洋、關稅之偷漏，未必不由於此。著該督等飭屬，即將蹚船設法驅逐，快蟹嚴密查拏，勿任仍前停泊，致啓售私漏稅等弊。如或驅此泊彼，巧爲避匿，即責成巡哨水師認真巡緝，從嚴懲辦，勿得稍有諱飾。

《宣宗實録》卷二五二 辛卯，宗人府奏，近來宗室覺羅婚娶，無論繼至數室，皆得給賞，未免毫無限制。請嗣後宗室覺羅三娶及休妻再娶者，不准給與。至禄糈較優之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外任城守尉，本身妻室子女紅白賞項，擬應裁減。其曾經犯案折圈釋放，本身婚喪事件，亦應裁減。自漏者往往託詞失足，應一概不准支領。從之。

以翰林院編修李星沅爲四川鄉試正考官，宗人府主事彭作邦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徐雲瑞爲湖南鄉試正考官，許乃安爲副考官。

《宣宗實録》卷二五三 六月，庚子，諭内閣：琦善奏，監犯嚇詐同囚，凌虐受贓，分别定擬一摺。此案直隸通州監犯童三，因毆斃人命，審擬絞候監禁，膽敢在監號充牢頭，私開鐐鐍，訛索錢文，商同監犯梁三，設立兜三折等項非刑名目，屢次將同囚張斌等恣意凌虐，嚇詐多贓，實屬兇惡顯著。梁三係强姦幼女已成擬斬，秋審入實遇赦，改緩監候之犯，該犯自稱鎖頭，因童三向其商謀訛索同囚，輒授以磨折之方，幫同虐詐。雖訛索係童三起意，究由該犯教令童三設立種種非刑，厥罪惟均。童三即童幗俊，著照該督原擬絞決，即行絞立決；梁三即小梁三，該督原擬將該犯依原犯斬罪，趕入本年秋審情實，將來秋審時亦必予勾，梁三著改爲斬立決。

壬寅，准山東已革大學士孫玉庭重赴鹿鳴宴，賞四品頂帶。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貴州興義等府一帶苗疆，俱有流民混跡。此種流民，間係湖廣土著，因近歲水患，見食維艱，始不過數十人散入苗疆，租種山田，自成熟後獲利頗豐，遂結蓋草房，搬運妻孥前往。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貴州一路，扶老攜幼，肩挑背負者，不絶於道，均往興義等處，應行查禁等語。【略】著阮元、訥爾經額、裕泰、尹濟源、吴榮光，各飭所屬，確切查明，現在貴州地方外來遊民有無租種苗田之事？是否均係湖廣土著民人？一經查出，即行設法妥爲遣歸原籍，交地方官管束，毋許一名逗留，致滋弊竇。並著該督等即妥議章程，據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東華續録》道光二九 丙午，禮部議准浙江學政陳用光奏，宋臣孫覿品行不端，出處至不足道，請將奉祀生裁汰。從之。

癸丑，廣西巡撫惠吉奏，探得越南撤兵後，農文雲仍占住高平所轄農通地方，該國調兵進勦，飭各隘卡嚴密巡防。報聞。

《宣宗實録》卷二五三 丁巳，以兵部右侍郎龔守正爲江南鄉試正考官，掌廣西道御史趙光爲副考官；翰林院編修孫日萱爲陝西鄉試正考官，户部員外郎況澄爲副考官。

己未，以刑部左侍郎姚元之兼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吏部右侍郎桂齡兼署兵部右侍郎。

壬戌，實授恩銘漕運總督，鐵麟倉場侍郎；轉兵部右侍郎奕紀爲左侍郎；以漕運總督署兵部左侍郎嵩溥爲右侍郎。

癸亥，以吏部右侍郎桂齡管咸安宫官學事，禮部右侍郎文慶管國子監事，兵部左侍郎奕紀充國史館清文總校官。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七月乙丑，飭查漕運虧短積弊，並申禁京城私販接濟回漕。

《宣宗實録》卷二五四 丁卯，以正黄旗蒙古都統奕顥署工部尚書，以御前大臣僧格林沁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戊辰，又諭：寄諭哈密辦事大臣薩迎阿、幫辦大臣長明、陝甘總督楊遇春，本日據奕興德奏稱，霍罕伯克因准令通商免税，實深感激，遣額爾沁愛連巴依等恭齎表貢，懇求年班入覲等語。現已准其隨同年班各伯克來京瞻覲矣。該額爾沁愛連巴依等，由葉爾羌啓程來京，所有經過哈密、陝甘各地方，著該大臣並該督等照例妥爲辦理，並派員沿途護送，務使安静悦服。其入境出境各日期，仍著隨時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己巳，以京畿道御史許球爲河南鄉試正考官，翰林院編修李光涵爲副考官；大理寺少卿朱嶟爲山東鄉試正考官，右春坊右庶子麟魁爲副考官；翰林院

編修劉源灝爲山西鄉試正考官，易長楨爲副考官。

賞遣戍釋回已革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李鴻賓翰林院編修。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庚午，命蘇清河查勘巴爾楚克、喀什噶爾試墾屯田。

甲戌，四川巂邊廳十三支赤夷内雅扎等支夷滋事，命瑚松額、楊芳等查辦。

《宣宗實録》卷二五四 丙子，調禮部尚書者英爲工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昇寅爲禮部尚書，未到任前以正黄旗蒙古都統奕顥署理。以户部左侍郎敬徵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吏部左侍郎奕經爲户部左侍郎，轉吏部右侍郎桂輪爲左侍郎，調兵部左侍郎奕紀爲吏部右侍郎，轉兵部右侍郎嵩溥爲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實善爲兵部右侍郎。

調正藍旗蒙古都統敬敏爲正藍旗滿洲都統，實授僧格林沁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兼正藍旗蒙古都統。

贈故工部尚書博啓圖太子太保，命御前侍衛哈哴阿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敬僖。

壬午，河南巡撫楊國楨以母病乞養，允之。以江西布政使桂良爲河南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栗毓美護理。以江蘇按察使怡良署江西布政使，湖北荆宜施道裕謙爲江蘇按察使。

命雲南布政使潘恭辰來京，以河南按察使經額布爲雲南布政使，前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爲河南按察使。

丙戌，以吏部右侍郎奕紀兼總管内務府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戊子，東河朱家灣漫口，命鍾祥堵治之。

庚寅，申禁各州縣佐雜承倅擅受詞訟。

《宣宗實録》卷二五五 八月甲午，命翰林院侍讀學士吴文鎔提督順天學政，兵部右侍郎龔守正提督江蘇學政，内閣學士史評提督浙江學政，翰林院侍講學士許乃普提督江西學政，太僕寺卿吴孝銘提督福建學政，翰林院編修朱蘭提督湖北學政、編修龔維琳提督湖南學政，户科給事中趙光提督河南學政，兵科給事中李振庸提督四川學政，翰林院編修李嘉端提督雲南學政，編修賈克慎提督貴州學政。安徽學政沈維鐈、山東學政季芝昌、山西學政杜受田、陝甘學政羅文俊、廣東學政王植、廣西學政池生春、奉天府府丞兼學政田嵩年，仍留任。

乙未，新授四川學政兵科給事中李振庸，以兩耳重聽，回原衙門行走。命翰林院編修王篤提督四川學政。

丙申，諭：有人奏，粤東沿海地方械鬬頂兇之案，相習成風，莫如潮州爲甚。而械鬬之最甚者，莫如連鄉糾衆，總由土棍訟師，勾串播弄等語。著盧坤、祁墳嚴飭該府屬地方官，密速查拏，從嚴懲辦。遇有械鬬頂兇之案，務究明首禍及主唆之人，嚴緝確查，盡法懲治，不得以抵命有人，即置主謀之首犯於不問，致與定例不符。

戊戌，以户部尚書穆彰阿爲順天鄉試正考官，禮部尚書史致儼、工部尚書汪守和、刑部左侍郎姚元之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戊申，諭各直省將軍督撫等：遇有應奏事件，自應隨時陳奏，以免積壓。近來萬壽年節等日，各省奏章甚少；迫數日後紛至沓來，轉形擁擠。朕日理萬幾，縱奏章坌集，披覽固不憚煩。然該將軍督撫等，觀望揣摩，任意延閣，必致漸滋叢脞。嗣後各省奏章，務須隨到隨遞，不得因值萬壽年節等日，稍存成見。儻仍前拘泥，意爲遷就，是不能仰體朕懷，殊失嚴實辦公之道也。

癸丑，以嵩溥爲熱河都統，調聯順爲兵部左侍郎，轉奕澤爲理藩院左侍郎，以隆文爲理藩院右侍郎由駐藏辦事大臣遷。

甲寅，賞左副都御史文蔚副都統銜，爲駐藏辦事大臣。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盧坤等奏，英吉利自公司散局，各自貿易，事無統攝。本年六月内，有該國夷目律勞卑來粤，稱係查理貿易事務，至省外夷館居住。當即飭令洋商查訊，不肯接見呈遞，致盧坤書信一函，係平行款式，寫大英國字樣。盧坤等以體制攸關，申明例禁，反復曉諭，違抗不遵，總不將辦理何事説明原委，又不將兵船開行回國，請照例封艙，將該國買賣暫行停止，量加懲抑。如果改悔，即准其奏請開艙。見在密派員弁，在省城内外及澳門一帶，分投布置，鎮静防範，仍飭該府縣訪查漢奸，嚴拏懲辦，並查明該商等有無情弊，嚴參究處。其澳門附近洋面等處，所有密派弁兵，豫爲籌備等語。所辦尚妥，所見亦是。英吉利國，向與中華不通文移，未諳例禁，自應先行開導，及早改悔，照常恭順，懇求貿易，即准其奏請開艙，但能無傷大體，毋庸過事苛求。儻陰蓄詭謀，不聽約束，則驅逐出省，不能不示以兵威。其省城内外及澳門一帶大嶼山礮臺等處，務須密派弁兵加意巡邏，不動聲色，鎮静防範。至外夷在内地通市，如能照常安静，自當一視同仁，曲加體恤。況天朝嘉惠海隅，並不以區區商税爲重。該國貿易百數十年，諸事均有舊章，總當通盤籌畫，設法整頓，固不可稍事遷就，亦不准稍涉

張皇。至內地漢奸暗中唆使，必應嚴飭該府縣密速訪拏，從重懲辦。其貿易係洋商專責，茲該商等既不先行稟報，節飭傳諭，又無一能爲，殊屬玩忽，著該督等查明有無情弊，嚴參究辦。其見在籌備防範各處，該督等當約束弁兵，密飭稽查防守，以備不虞。不准輕啓釁端，致煩兵力。仍將辦理情形隨時據實具奏，毋稍含混。

《宣宗實録》卷二五六 九月，癸亥，諭內閣：近日朕看八旗前鋒護軍各營章京步射，見其一體穿用藍色袍服，由此觀之，率多競尚虛文，何所取意。夫八旗營員，惟期技藝嫻熟，衣服無關緊要。著管理八旗各營大臣等明白曉諭所屬官兵，嗣後遇有射布靶及引見人員，惟期騎射嫻熟，弓箭齊整，所穿袍服，紬布俱可，不必再拘顏色。縱使不甚鮮明，亦無不合之處。該管大臣等務令所屬章京兵丁，各期騎射精强操練，衣服毋尚奢華，以副朕敦本崇實之意。將此通諭遵行。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乙丑，諭：本日據盧坤等由驛馳奏，英吉利兵船闌入內河，調兵驅逐一摺。此次律勢卑來粵貿易，不遵法度，兵船二隻番梢共三百數十人，寄泊外洋。經該督於六月間，即咨會水師提督李增階，派委參將高宜勇前往海口防範，並檄行提標將弁督飭礮臺嚴密看守。迨該督等照例封艙以後，又復咨令防堵，乃竟疏於防禦，致該兵船於八月初五日乘潮水漲發闌進海口。各礮臺弁兵開礮轟擊，隨拒隨行，於初九日駛至離省六十里之黃浦河面停泊，見經該督等調派水師概行驅逐。廣東水師提標中軍參將高宜勇，於六月間即經派往海口堵禦，輒任該兵船駛入內河，已屬疏玩，復據稱，乘潮駛風阻擋不及，更難保非有心掩飾，高宜勇著先行革職，枷號海口示衆。仍著該督查明，如有玩縱掩飾情弊，即行從嚴參辦。再降諭旨，所有守臺怠玩各弁，既經派人接替，俱著先行枷號各礮臺示儆。仍查明疏縱情形，一併嚴參。水師提督李增階，海防是其專責，看來各礮臺俱係虛設，武備廢弛一至於是，該提督平日所司何事？李增階既因病請假，亦斷不堪起用，著先行革職，事定後再降諭旨。兩廣總督盧坤，既稱於六月間咨商防堵，並非措手不及、事出意外者可比，自應遴派得力將弁，嚴行備禦，何至令駛入內何，不能防阻？是該督無謀無勇，咎無可辭，有損國威，深負委任！盧坤著革去太子少保銜，拔去雙眼花翎，先行革職，暫留兩廣總督之任，戴罪督辦。如果辦理迅速，諸臻妥協，尚可稍從末減。倘因循貽誤，致滋後患，定當以軍法從事，決不寬貸，懍之愼之！

《宣宗實録》卷二五七 壬午，諭內閣：鐵麟等奏，請減通州石壩囤米十萬石，並籌追囤費一摺。本年三進漕糧，到壩過遲，前經降旨允准，於石壩附近囤米三十萬石，以期剥船迅速往返輪載。茲據奏稱，石壩囤米已足二十萬石，現在各幫米石，全數起剥完竣，自係實在情形。所有續請再囤十萬石之數，著毋庸續囤，以節糜費。至囤米每石費銀四分，計囤米二十萬石，實需費銀八千兩。此項銀兩係於通濟庫內先行墊發，應照嘉慶十五年成案，著落山東省經管河員分賠歸款。著東河河道總督、山東巡撫，責令各河員分別追賠，解交通濟庫，以清帑項。又另片奏，浙江溫州後等幫，多有短交粳米，請以稜米抵交。惟粳稜例價不同，每石飭按例找銀一錢等語。著照所請，所有應交找價銀兩，即覈明數目，行知該管糧道，於本年冬間各丁應領新運錢糧內照數扣繳，次年搭解來通，入於奏銷案內。併飭坐糧廳收兑後，於將來奏銷册內，註明此項米石，係以「稜抵粳」字樣，庶免與漕册兩歧。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乙酉，命敬徵、吴椿馳往浙江，會勘海塘工程。

《宣宗實録》卷二五八 十月，壬辰，頒道光十五年時憲書。

甲午，諭：盧坤等奏，查明番船販賣鴉片，及查辦情形一摺。廣東夷船私帶鴉片，多在外洋售賣，即有內地匪徒，勾串販運，經盧坤等嚴飭舟師，將在洋停泊夷船，隨時催令開行。並禁民船蜑艇，與夷船交易，嚴拏走私土棍。但洋面聚船聚集之時，難分玉石，惟有於各國商船回帆以後，查明如有在洋蘆私船隻，即調集水師，大加兵威，嚴行驅逐。仍飭令該管將弁派撥巡船二隻，在夷船灣泊洋面，常川巡查。一切民蜑艇隻，均不許攏近夷船，私相交易，以杜接濟。儻有土棍駕駛快艇，向夷船興販鴉片，及私買貨物，即查拏解究，從重治罪。並責成內河營縣派撥巡船，在各海口及一切通海港汊，分定段落，晝夜輪流巡緝，如有奸販偷越進出，即行拏解。各關口一體實力嚴查，無論外海內河，拏獲走私漏税人贓船艇，即照例奏請，分別獎勵。儻員弁疏於查緝，或兵役得規故縱，除兵役照

例治罪外，將該管官從嚴參辦。仍飭地方官訪拏開設窑口土棍，查抄嚴懲，如不認真辦理，別經發覺，從重參處。並令洋商傳諭暎咭唎夷商，互相查察，如有一船偷漏，即將衆船一概不准貿易，使其彼此自相稽察，防閑更爲周密。盧坤等遇有此等案情，有犯必懲，不准姑息，更不可日久生懈，視爲具文。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粤商近增私稅，拖欠夷錢，請定章程，杜絶弊端等語。【略】著盧坤等確切查明，儻有前項情弊，立即從嚴懲辦，毋稍徇隱。並著悉心籌議，將如何稽覈之處，妥立章程，據實具奏。總期夷情悦服，而奸商不敢恣其朘削，方爲不負委任。將此諭知盧坤、祁墳，並傳諭彭年知之。

壬寅，以吏部右侍郎桂齡爲順天武鄉試正考官，内閣學士龔鎮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己酉，册立皇貴妃鈕祜禄氏爲皇后，翌日頒詔天下，加恩有差。

壬子，恭上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豫安成莊惠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宣宗實録》卷二五九 庚申，加培直隸永定河大壩新土，並築越隄。從總督琦善請也。

辛酉，兵部尚書那清安因病解任，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敬徵爲兵部尚書，署禮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二六〇 十一月癸亥，諭内閣：本年武鄉試，特派桂齡、龔鎮爲正副考官，自當認真考覈，遵例去取。乃於内場取中試卷，置雙好而中單好，辦理錯謬，復蹈上年白鎔、胡達源等前轍。當降旨將該考官等交都察院、吏部，分别嚴議議處。兹據奏請將桂齡、龔鎮降四級調用，八十二降二級留任。桂齡，著降爲從三品候補；龔鎮，著降爲正四品候補；其不具摺參奏之監試御史八十二，著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

贈故兵部尚書那清安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恭勤。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甲子，命瑚松額、鄂山組查四川文武衛署蠹役積弊。

《宣宗實録》卷二六〇 丁亥，以都察院左都御史何凌漢爲工部尚書，户部右侍郎吴椿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刑部左侍郎姚元之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吏部右侍郎劉彬士爲刑部左侍郎，户部左侍郎張鱗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龔守正爲户部左侍郎，以内閣學士沈岐爲兵部左侍郎。

工部左侍郎廖鴻荃因病解任，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沈維鐈爲工部左侍郎，仍留安徽學政任。

《宣宗實録》卷二六一 十二月辛卯，諭内閣：御史承光奏，請飭禁廢員攻訐上司一摺。據稱近來各省已革廢員，挾制上司，捏款上控之案，層見疊出，查其心跡，實非爲公。或勒借盤費，或訛索捐復銀兩，稍不遂意，即行攻訐。各上

實授奕顥禮部尚書，以漕運總督恩銘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兼鑲紅旗漢軍都統，倉場侍郎朱爲弼爲漕運總督，調兵部左侍郎王楚堂爲倉場侍郎，轉兵部右侍郎龔守正爲左侍郎，實授史譜兵部右侍郎。

贈故禮部尚書昇寅太子太保，賞銀三百兩治喪，予祭葬，謚勤直。

癸酉，刑部尚書戴敦元因病解任，以工部尚書史致儼署刑部尚書，服闋尚書王引之署工部尚書。

戊寅，諭：科場條例，内外簾筆色，例有一定；其戳記蔴條，應用何色，例無明文。此次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省硃卷，經覆勘大臣等查明蔴條戳記，或用紫色、朱色、藍色，殊屬參差。嗣後應如何盡一辦理之處，著禮部酌定章程具奏。

尋奏，嗣後房考第幾房次第，統用紫戳；蔴條用藍戳；内收掌戳記用藍色；外收掌、受卷彌封、謄録、對讀各官戳記用紫色。印用錯誤，照例議處。從之。

己卯，實授史致儼刑部尚書，王引之工部尚書。

以詹事府詹事陳官俊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衔。

贈故刑部尚書戴敦元太子太保，予祭葬，謚簡恪。

乙酉，兩廣總督盧坤奏，暎咭唎兵船回國日期。得旨：海洋寥闊，夷船雖報歸帆，仍當加意查探，毋再生事，不可坐受欺誑也，慎之！

丙戌，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文孚爲大學士，管吏部事。户部尚書穆彰阿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調工部尚書者英爲户部尚書，兵部尚書敬徵爲工部尚書，禮部尚書奕顥爲兵部尚書，以領侍衛内大臣載銓爲禮部尚書。

予故工部尚書王引之祭葬，謚文簡。

司受其挾制，暗中消弭，以致此風日熾。請嗣後有列款控告原參上司者，無論虛實，概行飭禁等語。【略】嗣後各省大吏，平日於屬員之賢否，留心考察，遇案參劾，一秉大公，自不致被參劣員有妄行控訐之事。儻舉劾任意，不足服衆，又安能禁被枉之員，不行控告？致屬員被枉，本有准揭部科之條，若不肖劣員被參之案，本無不公，或因需索不遂，臚列多款，圖洩私忿，一經審出虛誣情弊，定當照例加等治罪，決不寬貸，以懲刁頑而肅官方。將此通諭知之。

史部以大學士文孚應定何殿閣詞。得旨：文孚著爲東閣大學士。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癸巳，諭：瑚松額等奏，提臣辦理夷案不善，據實參奏一摺。四川裁邊夷匪，本年出巢焚搶，經提督楊芳統率官兵圍勇前往籌辦。乃甫及月餘，該夷匪又復出巢搶擄，輒以求釋前獲之雙甲爲詞。是楊芳辦理不善，以致夷人復出。從前所稱事有把握，全不足信。楊芳著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聽候部議。瑚松額、鄂山雖未親往查辦，惟率據楊芳之言會奏，未能控制合宜，均著交部議處。

《宣宗實録》卷二六一

丙申，諭内閣：【略】楊芳節次辦理此案，總未妥善，毫無把握，鋪飾妄奏，本應照部議革職，姑念前在回疆著有勞績，稍示懲儆，以觀後效。楊芳著降爲二等侯，革退御前侍衛，以總兵前往甘肅候補，毋庸來京陛見。瑚松額、鄂山部議降二級留任，本屬咎所應得，念其於該夷匪滋事，雖未親往督辦，於楊芳辦理夷案不善，尚不瞻徇情面，據實參奏，著加恩改爲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

庚子，以順天府府尹吴傑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服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毛式郇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山東按察使牛鑑爲順天府府尹，未到任前，以吴傑兼署；以陝西督糧道程楙采爲山東按察使。

壬寅，以宗人府府丞卓秉恬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大理寺少卿朱嶟爲詹事府詹事，太僕寺卿溥治爲通政使司通政使。

甲辰，命杭州將軍富祥來京，調西安將軍桓格爲杭州將軍，黑龍江將軍富僧德爲西安將軍，以户部左侍郎奕經爲黑龍江將軍，吏部右侍郎奕紀兼左翼前鋒統領，轉京營右翼總兵桂輪爲左翼總兵，以兵部左侍郎聯順兼京營右翼總兵。

乙巳，調吏部右侍郎奕紀爲户部左侍郎，禮部右侍郎文慶爲吏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聯順爲禮部右侍郎。

《東華續録》道光三〇

甲寅，申禁雲南流民租種苗田。

道光一五年（乙未、一八三五）

《宣宗實録》卷二六二

正月壬戌，皇太后六旬萬壽，命於本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年三月舉行會試。

壬申，諭内閣：朕勤求上理，惟日孜孜。用人行政，總求一實字。各直省督撫皆係朕特加簡擢大員，察吏安民，是其專責，非徒潔己奉公，遂云稱職也。爲大吏者，果能振刷精神，以整飭官方爲己任，遇有不肖屬員，劣跡昭著，一經訪聞，即當隨時參劾，立予重懲。若徒博寬厚之名，見好屬員，多方徇隱，必致該屬員等積久生玩，相率效尤。於吏治官常，大有關繫。況回護一不肖屬員，市惠其小，而一方隱受其害，何可勝言！該督撫等深受國恩，所司何事，問心能無愧乎？即如湖南湘潭縣知縣靈秀謀娶捕役之女爲妾，又復輾轉售賣，已革通判葉起鵬收受部民壽禮，並誣指紳民爲鬧漕兇棍。前經御史劉誼參奏，經朕特派賽尚阿等前往查辦，現已審明屬實，已將靈秀、葉起鵬分別發往伊犁、烏噜木齊充當苦差矣。該二員一則行止鄙劣，一則居心貪詐。既已遠播京師，該省大吏若謂毫無聞見，則是形同木偶，若竟有心容隱，更屬深負委任。且該撫保薦靈秀，旋因訪有劣跡，將該員奏參，而於謀娶民婦重情，未經查明具奏。葉起鵬雖經另案參革，而於誣稟鬧漕，既經委查明確，並不從嚴懲辦，祇知代爲彌縫，不肯據實參覈，其自爲謀則善矣，豈以實心行實政者之所爲耶？湖廣總督統轄兩省，湖南巡撫及藩臬兩司爲本省大吏，均有統率之責。何以於該二員種種貪劣款跡，漫無覺察？湖南一省如此，恐他省亦所不免，積習相沿，殊堪痛恨！所有此案失察之湖廣總督、湖南巡撫及藩臬兩司，俱著交部查取職名，分別照例議處，以示薄懲。因思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一人耳目，豈能周徧？儻事事必待朕訪聞，或經科道糾參，始能水落石出，則此外未經訪聞，未經糾參之事，各督撫置之不辦者，正不知凡幾。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若外省事件，動煩派員查辦，不特無此政體，又安用爾督撫爲耶？嗣後各直省大吏務當激發天良，不避嫌怨，於屬員之賢否，認真訪察。一有貪劣款跡，立即指參，重治其罪。庶可懲一儆百，俾不肖各員，不至肆無忌憚，貽害地方，方爲不負委任。儻經此次諄諭之後，仍復狃於錮習，輒存官官相護之見，不能破除情面，有犯必懲，一經發覺，朕惟知執法從事，定將該督撫等嚴行懲處，決不寬貸，勿謂誥誡之不豫也。懍之慎之！將此通

諭知之。

癸酉，諭内閣：朕親政之初，見大學士曹振鏞人品端方，學問優長，特授爲軍機大臣，用資啓沃。十四年餘，靖共正直，歷久不渝。雖身躋崇要，小心謹恪，動循矩法，從未稍蹈愆尤。凡所陳奏，均得大體，老成持重，懋著忠勤，實朕股肱心膂之臣。從前乾隆年間大學士劉統勳、嘉慶年間大學士朱珪仰蒙皇祖高宗純皇帝、皇考仁宗睿皇帝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曹振鏞實心任事，體用兼優，外貌吶然，而獻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賴而人不知。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茲據該衙門奏請予謚，著加恩賜謚文正，用示朕眷懷良輔、寵錫嘉名至意。

庚辰，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恩銘兼署兵部尚書，吏部右侍郎文慶兼署工部右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科爾沁扎薩克郡王僧格林沁署鑲紅旗蒙古都統，正紅旗滿洲副都統達哈布署正藍旗護軍統領。

壬午，諭内閣：新疆西北兩路各城將軍大臣等鎮守地方，統馭夷衆，向遇有夷使致送馬匹等物，准其量爲收受，加恩賞賚。原係於因時制宜之中，寓懷柔遠人之意。至在京文武大臣等義無外交，自應深知大體，概絶餽遺，以避嫌疑，庶令各外夷羣知天朝法令森嚴，不容妄瀆，用以杜請託貪緣之弊。前因大學士長齡於霍罕夷使餽送葡萄，並不正詞曉諭，率行收受，並將原呈代奏，殊屬不合，特降旨交部議處。茲據該部議以降三級調用，原屬咎所應得。姑念長齡前在喀什噶爾軍營著有微勞，著加恩改爲降四級留任，仍革退御前大臣，毋庸管理户部事務，以示薄懲而昭炯戒。

乙酉，廣州將軍哈豐阿等奏，遵旨查澳門礮臺番梢係西洋夷人設立，起自前明，並非嘆咭唎夷商建設等語。得旨：所奏甚屬明晰。京師傳言，原難憑信。第有人陳奏，豈能不降旨查詢？且揀查舊存圖籍，造辦處現存乾隆初年洋畫澳門圖一幅。朕詳加披閱，其門户墻垣，宛然在目，並有高臺數處，俱設有礮具。其三巴門等名目，俱係清書標識，與卿等所奏大同小異，自可毋庸查辦，仍循其舊。惟諸夷貨船暨澳門居住夷人，均當隨時留心，照例妥辦。天朝體制，斷不可失，外夷雙端，斷不可啓。爲此特諭卿等知之，勿忽。

丙戌，以成都將軍瑚松額爲陝甘總督，四川總督鄂山兼署成都將軍。

丁未，以大學士長齡管理藩院事，文孚管户部事，潘世恩管工部事，阮元管兵部事，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王鼎仍管刑部事。

壬子，諭内閣：上年後藏班禪額爾德尼遣使堪布喝沁羅桑班第彦來京呈遞貢物。該堪布途過果洛克生番，被劫受傷。現於本月初五日到京，腿疾尚未痊愈。著俟其醫治痊愈後，再行示期令其呈遞丹書克，其貢物即以現有物件呈遞，毋庸另行備辦。至應給例折等賞，仍照向例賞給。

《宣宗實録》卷二六四　三月乙丑，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穆彰阿爲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何凌漢、吏部右侍郎文慶、張鱗爲副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三一　兩廣總督盧坤等奏，防範貿易洋人酌增章程八條：一、外洋護貨兵船不准駛入内洋；一、洋人偷運槍礮及私帶番婦至省，責成行商一體稽查；一、洋船引水買辦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不准私雇；一、夷館雇用民人，應明定限制，嚴防句串作奸等弊；一、洋人在内河應用無篷小船，禁止閒遊；一、洋人具稟事件一律由洋商轉稟，以肅政體；一、洋商承保洋人商船，應認派兼用，以杜私弊；一、洋船私賣稅貨，責成水師查拏，嚴禁偷漏。得旨：所議俱妥，務須實力奉行，斷不可日久又成具文也。勉益加勉。

甲戌，知貢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惟勤等奏，查出代領試卷之湖南澧州舉人，請交刑部審訊。得旨：舉人王大相交刑部審訊。此次會試湖南省點名時，甄門御史及散卷御史係屬何人，著知貢舉都察院堂官查明具奏。至受卷官户部候補主事劉鎔短收甘肅舉人鮮新德試卷一本，雖據自行檢舉，究屬疏忽，著交部照例察議。

乙酉，諭内閣：御史袁文祥奏，請飭申明鴉片煙例禁一摺。鴉片煙來自外洋，流毒内地，大爲民害。前經降旨，諭令各直省督撫嚴行查禁，並於年終將有無吸食及栽種之處，彙奏一次。茲據該御史奏稱，貴州風俗素爲淳樸。近日漸有吸食鴉片煙之人，及栽種煙草，開設煙館之事。良民子弟，一爲所誘，受毒不可復離。敝俗病民，莫此爲甚。著貴州巡撫嚴飭各州縣，於所屬地方申明例禁，

《宣宗實録》卷二六三　二月丙申，命廣東布政使吉恆以三品頂帶休致，以廣西按察使阿勒清阿爲廣東布政使，浙江鹽運使宋其沅爲廣西按察使。

責成保甲牌長人等查緝糾察，隨時舉報，認真禁止。並約束胥役人等，不得徇隱包庇，尤不得藉端詐索，騷擾閭閻，以祛流弊而正民風。

《宣宗實録》卷二六五　四月壬子，諭内閣：盧坤等奏，越南内訌以來，將及兩年。太平、鎮安二府所屬，均與越南邊界毗連，其三關百隘，亦處處有路可通。節經降旨，論令該督等嚴飭沿邊文武員弁加意防範。兹據該督等奏，越南渠魁殄滅，夷地悉平，邊境义安，毫無驚擾。内地陸續拏獲該國夷匪共八十八名，均已解交該國辦理。添防弁兵，業經分别撤回。以及雇募鄉勇，調集土兵，均著照所議辦理。其防邊文武員弁兩年以來，悉臻妥協，尚有微勞，著該督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斷不准人數過多，稍滋冒濫。

甲寅，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劉繹、曹聯桂、喬萇芳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張芾等一百十七人進士出身，三甲吴逢甲等一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宣宗實録》卷二六六　五月甲子，引見新科進士。

己卯，以湖北按察使朱樹爲河南布政使，福建汀漳龍道程銓爲湖北按察使。

乙酉，又論：本日據樂善等奏，唤咭唎夷船闌入閩省熨斗洋面，並用小船竄入内港，安遞呈禀，業經該將軍等派委員弁，嚴行驅逐出洋。並據副將文通等呈到夷人所遞夷書，確係内地刊印之本。業諭樂善等嚴密飭查閩省各州縣有無代刊夷書鋪户，密拏辦理。並據樂善等奏稱，咨明粤省一體飭查。著盧坤等於廣東各屬嚴飭稽查，有無此項夷書，並著查出代刊夷書鋪户，嚴拏究辦。至此次夷船已由閩省驅逐出境，難保其不駛入粤洋。盧坤等務當嚴飭沿海文武員弁，加意防範稽查。

又論：本日御史陳功奏，請申嚴閩省海禁，以裕民食一摺。據稱福建省城地狹人稠，産米不敷民食，全賴臺米接濟。向例臺灣客米，不准販運浙江、廣東各省，原所以籌備民食。自道光四年前任總督孫爾準招商採買臺米，販運天津，海禁一開，雖奏明事竣仍照舊停止，而數年以來，臺米散出，犯禁圖利，來省甚少，閩中深受其害。推原其故，皆由海口奉行不力，文武員弁利其偷漏，以爲分肥之地等語。臺米不准越口販運，例禁綦嚴，著程祖洛等通飭各海口申明例禁，實力稽查。如文武員弁奉行不力，即著嚴參懲辦，不得有名無實，日久生玩。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二六七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樂善等將唤咭唎夷人所遞夷書，咨送軍機處，當經呈覽。朕詳加披閱，首頁標明道光甲午年夏鐫字樣，並有圖章，中引用經書等語，斷非外夷所刻。該國在粤東貿易來往，必有内地奸民通同勾引刊刻傳播，殊屬可惡。且此書刻自上年，何以今春即由該國傳至閩省？從此嚴切追究，不難得其確情。著該督撫等密速訪查，務將代刊夷書之鋪户，拏獲到案，究明此項夷書係由何人編造，何人送交該鋪刊刻，確切指明，以憑查辦，不准稍有諱飾，致干重戾。將此諭知盧坤、祁墳並傳諭彭年知之。夷書二本，著一併發給閱看。尋總督鄧廷楨等奏，拏獲刻字匠屈亞熙，供稱唤咭唎國住粤夷人雇伊父屈亞昂並梁亞發與伊三人刊刻夷書。其底本不知來歷，伊並無勾串夷人傳教情事。復據該夷商供稱，此書由來已久，該國刊刻漢字不能工緻，故攜至澳門刊板，並非内地編造。至外洋駛風，瞬息千里，故此書刊自上年夏間，今春即可傳到閩省。屈亞昂、梁亞發聞拏逃匿，獲日另辦。屈亞熙按律擬杖徒，下部知之。

乙酉，諭内閣：御史許球奏，請嚴澄敘以重部務。所奏甚是。六部爲綱紀庶務之地，責任匪輕。欲剔弊釐奸，必勤勤懲惰，豈容年力衰邁、才具平庸者濫跡其間，無所區别？既不足以淬勵人才，尤非所以整飭部務。近年各部書吏舞弊之案，層見疊出，皆由各該司員不能認真辦事所致。朕思司員之賢否勤惰，總在各該堂官之留心考覈。不獎賢能，何以理庶務；不去衰庸，何以拔真才？各該堂官專示優容，不肯以直任怨，隨時嚴加甄别，以致衰庸者既可藏身，賢能者轉生退阻，殊非澄敘官方之道。所有該御史指出之禮部郎中羅宸、户部郎中嵩峻，均係精力就衰，著該堂官查明具奏。六部中似此者恐復不少，正須力加甄别，以示懲勸。著各該堂官查明所管部院中，如有衰庸戀棧，不堪供職者，秉公據實參劾。一經查出，即行具奏，以副朕用人行政、黜陟公明之至意。若心存奉有此旨，即參劾司員，跡涉迎合，則轉非朕勤求治理，整飭官常之意也。將此通論各部院知之。

丙辰，諭内閣：朕因滿洲侍郎以下，至五品京堂人數衆多，其能否通曉清文，未能概知，是以特命分日進内考試。其中繙譯通順，及能繙而有錯誤者，不過十之三四，竟不能落筆者過半焉，此則甚屬非是。清語乃滿洲根本，並非分外之事，無論何項出身，俱應熟習。況辦理部旗諸務，皆有清文事件，若不通曉，將何異於漢官？豈止爲人所笑，不有忝於乃祖乃父耶？嗣後我宗室覺羅暨八旗臣僕，務勤修本業，勉紹家聲，斷不可不曉清語，不識清字，以副朕務本成全、諄諄

誥誡之意。將此通諭知之。慎勉毋忽！

又論：御史岳鎮南奏請嚴禁科場謄録積弊一摺。鄉會試爲掄才大典，糊名易書，立法極爲周密。乾隆五十二年，嚴定謄録所防弊規條，責成知貢舉監臨隨時查察，理宜永遠遵行，以除弊竇。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科場多有包攬謄録之人。場前議定記號，擇其書寫精工者，給銀修卷，甚至私帶黑墨，代改詩文，於科名大有關繫，不可不嚴加防範。嗣後鄉會試著遵照舊章，責成知貢舉監臨實力奉行。嚴飭謄録各所官員，加意查覈，但有夾帶黑墨、代改文字諸弊，立即嚴拏究辦。儻不認真查察，一經發覺，定將知貢舉監臨一併懲處，決不寬貸。

《宣宗實録》卷二六八 六月甲戌，諭内閣：國家分設部院大臣，紀綱庶務，全在振興人才。欲剔弊革奸，必勸勤懲惰，舉錯公允，則英俊既資造就，而中材亦可奮興。賢否混淆，則庸碌藉可藏身，而才能亦生退阻。各部院司員人數衆多，豈能盡皆稱職之人？全在各該堂官留心考覈，隨事試其能否，勉迪兼施。儻有衰庸不職者，迹其間，自應隨時甄别，不得稍事優容。前據御史許球奏，請澄汰司員以重部務。當降旨飭令各該堂官秉公察覈，隨據各部院將衰庸不職者，或一二員，或三四員，陸續查明，據實參劾，均經照議准行。嗣後遇京察之年，固當考其勤惰，第其賢否，舉劾並行，以昭激勸。即在平日，於各司員之賢否勤惰，秉公覈實，隨時察看。其有闒茸無能，怠惰自安者，一經查出，即行據實參劾。斷不可因此次甫加甄别，遽示姑容，又蹈因循故轍，以副朕勤求治理、整飭官常之至意。

《宣宗實録》卷二六九 七月甲辰，以大學士潘世恩管户部事，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穆彰阿管工部事。命刑部右侍郎趙盛奎、工部右侍郎賽尚阿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

癸丑，浙江巡撫烏爾恭額覆奏，紋銀出洋，本干例禁。近奉部議，黄金白銀，概定出洋治罪之例。惟洋銀一項，未便一併禁絶客商攜帶。從之。

《宣宗實録》卷二七〇 八月癸亥，調刑部右侍郎趙盛奎爲户部左侍郎，户部左侍郎姚元之爲刑部右侍郎。

丙寅，以大學士長齡兼署禮部尚書，兵部尚書奕顥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史譜署管理順天府府尹事。

癸酉，諭内閣：鍾祥奏，夷船駛至山東洋面，現飭候風南回一摺。此次嗅咭唎夷船駛入東省劉公島洋面，經鍾祥派委員弁巡堵驅逐，不准進口，所辦俱妥。該夷人麥發達始則欲求通商，繼又欲散佈夷書。雖據稱未在閩、浙、江蘇内洋寄椗，殊難憑信。著鍾祥即嚴飭所屬各員弁，一俟風發，驅令啓椗南還。並將各島口嚴加防範，毋許内地奸民，交易接濟。東省洋面，界連直隸、奉天、江南，甚爲遼闊，海洋風信靡常。其沿海各處，均當一律防辦。著直隸、奉天、江南、山東、福建、浙江各督撫、府尹等，嚴飭沿海文武各員弁巡防堵截。不准該夷船越進隘口。並嚴禁内地奸民交易接濟，甚至受其誑惑，無得稍有疏懈。

丁丑，漕運總督朱爲弼因病賞假，以刑部左侍郎恩特亨額署漕運總督。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鍾祥奏，嗅咭唎夷船駛至山東洋面，當降旨著直隸、奉天、江南、山東、福建、浙江各督撫府尹嚴飭文武員弁，巡防堵截，毋得稍有疏懈。兹據馮贊勳奏，嗅咭唎夷船肆行無忌，請飭廣東大吏嚴諭該夷目，俾永遵約束，以肅國體而杜後患等語。嗅咭唎夷人在粤通商，素稱强悍狡黠，歷來督撫大吏每存寬厚，過於優容。【略】著祁墳等即明白曉諭該夷目等，天朝制度准其在粤通商，即是格外天恩。嗣後當與各夷同遵約束，不可駛入各省，妄思冀倖。儻再任意妄爲，即行驅逐出口，不准通商。憲典難干，毋自取罪戾，以貽後悔也。將此諭知祁墳，並傳諭彭年知之。尋奏，已飭澳門西洋夷目派兵巡查，勿任登岸滋事，儻有不遵，即驅逐回國。報聞。

又以安徽巡撫鄧廷楨爲兩廣總督，甘肅布政使色卜星額爲安徽巡撫，病痊布政使梁章鉅爲甘肅布政使。

《東華續録》道光三二 甲申，上啓鑾謁西陵。是日奉移孝慎皇后梓宫由田村啓行。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五。

九月戊子，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詣龍泉峪閱視寶城。

己丑，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宫至龍泉峪，奉安於饗殿，上親臨奠酒。

庚寅，上回鑾。

《宣宗實録》卷二七一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程祖洛等覆奏，查禁臺灣米石越口販運一摺。據稱臺灣産米，素稱饒裕，漳、泉地方，賴以接濟民食。本年據各口報稱，運到臺米二十萬石有奇，嚴計該郡民食，所餘不過此數。並查明沿海鄰省米價，與臺灣不相上下，客販無利可圖，自不捨近行遠，似無違禁偷漏之事等語。

乙卯，以吏部左侍郎申啓賢爲山西巡撫，調禮部右侍郎陳嵩慶爲吏部左侍郎，以内閣學士卓秉恬爲禮部右侍郎，調盛京刑部侍郎貴慶爲刑部右侍郎，刑部

右侍郎特登額爲盛京刑部侍郎。命盛京禮部侍郎普保來京，命山西布政使徐鏞來京，調雲南布政使經額布爲山西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二七二　十月庚申，駐藏大臣文蔚奏，本年皇太后六旬萬壽聖節，達賴喇嘛等請在大昭寺傳集喇嘛，捧經祝嘏。得旨：嘉獎，並賞銀二百兩。

《宣宗實録》卷二七三　乙亥，諭内閣：鄉會試爲掄才大典，士子讀書，當知自愛。其有因人數衆多，徼幸亂號，以身試法者，雖設有號單底簿，互相覆對，誠恐稽查未清，轉不無遺漏舛錯。其亂號士子或託人代填，或捏寫詭名，即欲杜絶弊端，無從查對，事屬有名無實，自無容稍存僥就。兹據禮部將查號之法，遵旨議奏，於認真辦理之中，立法仍歸簡易。嗣後著仍照定例辦理。其士子進號，既經看棚官役認明卷面字號相符，如號數已滿，即將號棚鎖閉。封門後監臨、監試等，仍分段入號親查。如監臨查號不力，責成監試。監試查號不力，責成監臨。互相指參，毋許稍有徇庇姑容，致滋弊混。其八旗號舍即著彈壓副都統親身巡查，以專責成。士子如有亂號，即行扶出。設爲時已晚，未便開門，即將試卷扣除，並將該士子交至公堂，派員看守，俟放牌時扶出。其有挺身肆闖者，照例治罪。

癸未，太子太傅予告大學士托津卒，晉贈太子太師。命慶郡王綿慤帶同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一千五百兩治喪，入祀賢良祠，予祭葬，謚文定。

《東華續録》道光三二

《宣宗實録》卷二七五　十一月壬辰，以文德和爲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二月癸亥，諭内閣：御史張琴奏，請飭禁濫派委員，勒蔬幕友，以除積弊一摺。各省候補佐雜人員，原資差遣。然流品既多，賢否不一。若濫行委用，則弊竇叢生。至幕友幫辦稿件，必須妥實練達，方克有濟，斷不准屬託長官，倚勢勒薦，以致誤公。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各省差委名目甚繁，名曰冬差。未委以前，候補者百計鑽營；得委後，不過遣家丁走收規禮，即可銷差。甚有貪婪之輩，包帶貨物，偷漏關税，以所帶之物昂價託銷。至新選州縣到省，即有盤踞該省之幕友屬託長官，倚勢勒薦。州縣慎重公事，另延幕友，其長官所薦者空給束脩，名曰乾館等語。似此濫派勒薦，於地方吏治殊有關繫，不可不大加整飭。著通諭各直省督撫，凡委員必須擇審，無得營私濫派。其有輕忽公事，偷漏關税者，一經查明，即行撤委參辦。至各該州縣延請幕友，聽其自擇取，無得倚勢勒薦。其有包攬滋弊，遷延誤公者，嚴行參處，以清吏治而肅官常。將此通諭知之。

刑部奏，審擬邱喜在莊親王府聚賭一案。得旨：此案邱喜在莊親王府内聚賭至一月有餘，莊親王奕寶毫無覺察，非尋常失察可比，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尋議，莊親王奕寶應革爵。得旨：著加恩改爲罰親王俸五年。

《宣宗實録》卷二七六　乙亥，諭内閣：國家設立營制，修明武備，原爲折衝禦侮之用，全在平日實力整飭，勤加訓練。從前立定章程，分年分省，每遇輪應查閲之期，或專派大臣前往，或即令本省督撫查閲，期於戎政實有裨益，營伍不致廢弛。總督統轄戎政，巡撫職兼提督，簡稽軍實，具有責成，均屬分内應辦之事，必須不時考覈，方有實效。各省營伍，經朕特派查閲之大臣，即無異親臨閲視。其有派該省督撫查閲者，原所以示體恤，免該省供應之煩，各督撫等稍有天良，當知實心任事，豈可漫無查察，怠忽因循，陋習相沿，罔思設兵衛民之意？其閲兵大臣，特派前往，即當以公事爲重，與派往各省審案，事同一律，均應破除情面，一秉大公，甄覈嚴明，不避嫌怨。若一味顓預搪塞，草率了事，是簡派大臣全不足信，所謂實心任事者安在？今山西營伍如此廢弛，前降旨將哈哴阿、祥康、鄂順安交部嚴加議處。兹據各該部分别降調革職，嚴議具奏，均屬允當。哈哴阿著革去都統，退出御前侍衛，降爲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照部議罰世職半俸十二年，免其降調世職，仍留管理上虞備用處火器營虎槍營差使，其餘一切管項，概行革退。祥康著降爲四品頂帶，補授盛京副都統，仍帶降三級留任處分。鄂順安著降爲藍翎侍衛，作爲駐藏幫辦大臣，到京後，不准請訓，以示懲儆。癸巳上還京師

道光一六年（丙申、一八三六）

《宣宗實録》卷二七七　正月庚戌，又諭：本日據祁墳等奏，上年十一月洋商伍紹榮等轉據暎咭唎國夷商稟稱，夷人來粵貿易，必須傳遞書信。今有港腳煙船，能行逆風，欲行進省遞信，恐沿途礮臺關口，疑慮驅逐，信達轉稟，飭行知照等情。該督等飭令洋商傳諭該夷人不准進口，並訪聞此船係爲包攬各夷商送信而造，此次到来，欲將船貲給澳夷，因無人承買，是以尚未回國，亦不敢進口等語。外夷遞送書信，向有章程，自應循照辦理，何可以詭異不經之船，擅入海口？暎夷素性詭詐，雖現據查明煙船並無滋事情形，惟既已飭禁不准進口，乃仍

欲駛入內洋，實屬貌玩。著鄧廷楨等嚴飭各營縣及虎門各礮臺，隨時查察，嚴行禁阻防範。並諭飭澳門西洋夷目派撥夷兵，在南灣一帶巡查，勿使煙船水手人等登岸滋事。仍即驅逐開行回國，毋令久泊外洋。儻該夷人不遵法度，竟肆桀驁，立即懾之以威，俾知儆懼。該督等務當熟籌妥辦，循照舊章，不得稍有疏懈。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關天培，並傳諭新任粵海關監督文祥知之。

《宣宗實録》卷二七八 二月丙辰，湖北巡撫尹濟源因病解任，調江西布政使陳鑾爲江西巡撫，以江蘇布政使怡良署江蘇布政使，以陝西按察使李恩繹爲江西布政使，廣東鹽運使李振翥爲陝西按察使。

《東華續録》道光三三 癸酉，上啓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丙子，上謁昭西陵、孝陵、孝東陵、景陵、裕陵。回鑾。

己卯，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二八〇 三月庚寅，以大學士文孚兼署户部尚書，京營左翼總兵桂輪護步軍統領。以工部尚書何凌漢兼署吏部尚書，總管内務府大臣敬徵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乙酉，大學士長齡等會同户部議奏約束糧船水手章程。一、嚴查藏匿兇器，一、嚴責頭舵保結，一、嚴定兇徒罪名，一、嚴治游幫匪類，一、酌寬地方處分，一、沿途派兵防緝。得旨：漕船水手人等類皆無業游民，獷悍性成，劫奪是其故技，全在漕河及地方文武員弁認真查察，嚴行懲治，庶兇頑群知斂戢，而漕政得以肅清。此次會議各條俱臻詳備。惟是防弊之法，不患立法之不善，而患行法之無人。果能實力奉行，不致日久生懈，則懲一警百，自可立挽頹風。著有漕各省督撫、漕運總督及沿河各督撫，務當遵照奏定章程，嚴飭各該糧道，遇案即辦，有犯必懲，並隨時查察押運員弁，及地方文武催趲各員等。儻敢仍前玩泄，虛應故事，不能認真查拏，即指名嚴參，從重懲處，不得稍存姑息，致日久又成具文。

《宣宗實録》卷二八一 四月癸酉，諭内閣：鴻臚寺卿黄爵滋奏，請查究州縣弊蔽命盜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於命盜重案，務獲正兇正賊，按律究辦，方足以服民心而伸國法。若如所奏，近年以來，命盜大案層見疊出，除京控各案外，其未及上陳，狡展稽遲者，每省多或千餘，少亦數百。牽引多人，拖累多載，命案則百計宕延，盜案則公然賣放，尚復成何政體？其各省州縣逃軍，擾累地方，勾通差役，結連匪黨，關繫命盜案件，尤爲緊要。著各直省督撫遇有命盜之案，必先明查暗訪。如所屬州縣得贓縱兇，飾詞延擱，即據實嚴參。其逃軍人犯，除加等治罪外，配所及本籍印官疏縱容留，亦著分別參處，庶命盜理而刑政肅，吏治日有起色矣。將此通諭知之。

丁丑，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林鴻年、何冠英、蘇敬衡三人進士及第，二甲張錫庚等七十二人進士出身，三甲孔繼鑅等九十七人同進士出身。

《宣宗實録》卷二八三 五月戊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右侍郎李宗昉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轉吏部右侍郎龔守正爲左侍郎，調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卓秉恬爲吏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陳官俊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史評爲禮部右侍郎，仍留浙江學政任。

以廣西布政使花杰護巡撫。

《宣宗實録》卷二八四 六月丙辰，諭内閣：嗣後凡緣事革職降調，應行離省之員，該督撫於交代清楚後，不給咨令其回籍；及回籍候補，赴部候選，轉將該員留省差委，藉端保奏者，著照委署别缺之例，定爲降一級調用私罪。該部即載入則例，通行各直省，著爲令。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鴉片煙來自外洋，流傳内地，爲患甚鉅。前經太常寺少卿許乃濟具奏，當降旨著鄧廷楨等會同妥議。本日據姚元之奏稱，現今銀貴錢賤，推其致匱之由，大抵爲販賣鴉片煙土出洋之故。並聞有伍姓洋行暗與交通，立有照票，包攬買賣等語。著該督等將摺内所指各情節，逐款悉心妥議，務當通盤籌畫，力塞弊源，毋令奸商偷法營私，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方爲盡善。鄧廷楨經朕特簡總督大員，品學素優，前在巡撫任内，頗能辦事，若能將夷商現在情形立法周密，期於久遠無弊，庶不愧爲國出力大臣。儻顧預了事，但顧目前，日後更滋流弊，該督不能當辜恩溺職重咎也。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宣宗實録》卷二八五 七月癸未，以山東巡撫鍾祥爲閩浙總督，山西布政使經額布爲山東巡撫。

甲申，以貴州按察使楊殿邦爲山西布政使，調山西按察使唐鑑爲貴州按察使，山東按察使慶林爲山西按察使，陝西按察使李振翥爲山東按察使，以甘肅蘭州道劉鴻翱爲陝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二八六 庚子，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穆彰阿爲大學士，管工部事直隸總督琦善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調户部尚書耆英爲吏部尚書，

兵部尚書奕顥爲戶部尚書，理藩院尚書禧恩爲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武忠額爲理藩院尚書。

乙巳，諭內閣：御史萬超奏，本年正月二十三日，黃村車夫孫大刀兒在田村以南地方受傷身死，並搶去贏車一輛，半年之久，正兇未獲。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拏，務獲究辦。至所稱京控各案，擇其情節較重，省分較近，曾在該省各上司衙門呈控冤抑未伸者，請將要證卷宗，提解刑部審訊等語。京控案件總以冤抑爲詞，其間實在冤抑者，原不能保其必無，而架詞聳聽，希圖拖累者，亦復不少。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直省督、撫、司、道及地方各官，伸冤理枉，是其專責。其有不能秉公審斷，致有屈抑者，朕必隨時予以懲處。儻一切案件，必待紛紛提解刑部審訊，則外省問刑各衙門不幾成虛設耶？若謂近省控案尚易提解來京，則遠省控案又將如何辦理？該御史所奏，事屬難行，著毋庸議。

丁未，吏部以大學士穆彰阿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武英殿大學士。

又諭：給事中許球奏請實力稽查保甲一摺。弭盜詰奸，保甲實爲良法。京師市廛雲連，居民稠雜，奸匪最易潛藏。向來編次門牌，設立循環號簿，附近圓明園一帶，復派令揀發司坊官分駐查察。立法本極周密，乃行之日久，奉行故事，視爲具文，不可不嚴加整頓。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按地界，挨戶周查，務將牌內填註姓名之人，覈對年貌，不得含混了事。其客店寓所仍照舊例，按月點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環號簿，詳細詰問，毋許容留來歷不明之人。所有內外城偏僻菴觀寺院，查有面生可疑者，嚴加盤詰。鄉莊村鎮，由順天府派委妥員，五城派委揀發司坊官，各按界址，勒限逐一清查。其附近圓明園一帶村莊，責成分駐司坊認真查察，並著該城御史前往抽查。總期不擾不漏，俾奸匪無託足之區，庶地方益臻安謐。經此次飭諭之後，勿視爲申明舊例之舉，仍前玩泄，不能實力奉行，則責有攸歸，一經破露，必照溺職例從重懲處，決不寬貸。

《宣宗實錄》卷二八七　八月庚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內閣學士朱嶟奏，申嚴鴉片例禁，並給事中許球奏敬陳管見各一摺，又另片奏嚴治漢奸等語。鴉片煙來自外夷，流毒內地，例禁綦嚴。近日言者不一，或請量爲變通，或請仍嚴例禁。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畫，行之久遠無弊，方爲妥善。著鄧廷楨等將摺內所奏，如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窑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丁，嚴密查

拏各情節，悉心妥議，力塞弊源，據實具奏。至許球另片所稱洋夷情形，是否實有其事，亦著一併議奏。原摺片俱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戊辰，調直隸布政使陳崇禮爲福建布政使，以前任直隸布政使顏伯燾爲直隸布政使。

《宣宗實錄》卷二八八　九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等奏，議覆姚元之所奏紋銀出洋一摺。據稱傳到怡和行商伍紹榮等八家，及代製木箱各匠人，隔別嚴訊，並查起帳簿，逐加覆對。每年每店所造大小木箱，自數千隻至一二萬隻不等，不止伍姓一行爲然。所造木箱，大約係裝貯茶葉、湖絲等貨之用，裝銀之箱，均係分往閩、浙、安徽採買貨物，並非運銀出洋。其夷人餘賸花銀，例准帶三成回國，亦用木箱裝貯，皆係木匠代製，伍紹榮查無勾串包攬情弊等語。紋銀出洋，久干例禁，全在地方文武各官認真查察，方能杜絕偷漏。現在雖據該督等查明木匠代製箱隻，係爲裝貯貨物，並採買各貨及夷人自帶餘銀之用。惟每年每店所造，既有盈千累萬之多，難保無不法奸徒，從中影射，巧爲裝點情形，暗中偷漏紋銀情事。該督等惟當隨時隨地，實力稽查。儻有前項弊端，一經訪有蹤跡，立即嚴拏重懲，不得日久視爲具文，致滋寬縱，以肅功令而杜弊源。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又諭：本日據鄧廷楨等奏，議覆御史沈鎜所奏外省行用洋錢一摺。據稱洋錢一項，江、浙、閩、粵之間，輾轉貿遷，行使最便，流佈已久，一旦驟行禁止，實亦勢所不能。惟洋錢之弊，在不計分兩之輕重，不較成色之高低。廣東現在通行，謂之爛板，以之兌換紋銀，每百兩必補足銀水三四兩及五六兩不等。至江浙行使，則全用鏡光新面洋錢，以爛板兌換鏡面，每百兩竟須補水六七兩之多。審勢揆時，當立鈐制之法，以平遠邇之情等語。洋錢流佈東南，已非一日。雖未能遽行禁止，若任其價值增昂，不爲平減，或致內地紋銀偷漏出洋，實屬不成事體。該督等惟當申嚴厲禁，遇有商夷交易，取具洋行總保各商並無偷漏紋銀甘結備案。儻有私用紋銀購買夷貨，及向夷商兌換洋錢者，將總保各商及交易之商從重治罪，按數倍罰充公。鋪戶居民有犯，加等問擬。並嚴飭守口員弁實力稽查，毋許包庇故縱。並著該督等即行文移知沿海行使洋錢各省督撫，務須嚴飭所屬，曉諭商民人等，嗣後行使洋錢，必以成色分兩爲憑，不得計枚定價。其以洋錢易換紋銀，或以紋銀易換洋錢，無論爛板、鏡面，每百兩止准洋錢補紋銀之水，

不准紋銀轉補洋錢之水。如此明定限制，惟當實力奉行，認真查察，以平市價而杜弊端。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宣宗實録》卷二八九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黄仲容奏，請將地方私用外國錢文，一律嚴行查禁。據稱廣東潮州府一帶洋面，海船到日，攜帶外國景興、光中二樣錢文，錢質薄小，每一千文計重不過三斤，較之制錢分兩輕至一半。廣東省紋銀一兩，市價換制錢一千四百餘文，在外國換景興、光中錢，每兩可換二千餘文。鄉愚貪其多換，相沿成風。始則攙雜制錢並用，今則止用景興、光中暨私鑄小錢。並有將制錢銷燬，攙和沙泥，私鑄景興、光中小錢各等語。外省私鑄，屢經降旨嚴飭地方官查拏懲辦。其銷燬制錢，私鑄小錢者，已屬大干例禁。如該御史所奏，廣東省有私鑄景興、光中小錢者，更爲目無法紀。著鄧廷楨等嚴飭所屬，務須明定章程，設立官局，計值收買，將外國錢文盡行銷燬，明切曉諭，俾小民共知懍遵。儻有仍蹈前愆，即行從嚴懲辦。並轉飭文武員弁，在南澳大汕頭奄埠一帶地面，海船到日，實力稽查。如有偷帶景興、光中錢文，立即緝拏不可過事張皇，是爲至要。至前交查辦各件，著俟廉敬到粟爾羌時，再行會商辦究辦。儻敢奉行不力，或受賄縱容，並藉端需索，即著指名嚴參懲處，以絶弊源而清錢法。將此諭令知之。

己酉，諭内閣：耆英以一品大員於太監人等懇求之詞不行拒絶，經都察院遵旨，將耆英議以革職，自屬咎所應得。姑念其平日辦事無誤，此案情節尚輕，惟履霜堅冰，不可不防其漸，耆英著革去尚書、都統、步軍統領、内務府大臣，加恩以侍郎降補，以示薄懲。朕綜理庶政，一秉大公，誠過之條，務期允協。在廷諸臣其各體朕心，勿事瞻徇，勉副朕諄諄誥誡至意。

《宣宗實録》卷二九〇 十月壬子，以工部尚書載銓兼署禮部尚書。甲子，以禮部尚書吴椿兼署户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二九一 十一月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興德等由四百里馳奏，色呼庫勒地方，被賊滋擾一摺。據稱十月初三日，霍罕列什格爾胡什伯克帶領賊人到色呼庫勒地方，將城垣用礮打開。阿奇木伯克庫爾察克率衆抵禦，互有殺傷。庫爾察克帶傷被捻，其餘伯克被傷身死逃亡者，尚復不少，伊什罕伯克邁熱木等家眷均被搶去。大約賊有二千餘人，現籌防禦等語。霍罕夷人犬羊性成，貪黷無厭。現在胡什伯克既將色呼庫勒地方占據，難保不由彼進卡，肆行滋擾。計廉敬到彼，尚需時日。奕山接奉此旨，著即迅速馳赴葉爾羌，並與特依順保妥商，於領隊大臣内，酌派一二員隨同前往，將興德等摺内所稱各情節，詳細確查。先行知照喀什噶爾辦事領隊大臣等，將胡什伯克差來之阿布都爾滿等六人，嚴行看守，毋許放令出卡。務當體察現在情形，儻該夷人等膽敢肆意擾亂，勢須調兵，該大臣即一面調派官兵，一面據實奏聞。並嚴諭各城一體防範，如該夷人等進卡滋事，自當實力勦捕。惟不准擅行出卡，致開邊釁。並著該大臣馳抵葉爾羌後，即書寫諭帖，曉諭霍罕伯克。以該伯克素稱恭順，並能約束卡外夷人，具臻安静，是以大皇帝加恩，准予遷商，並免納税。色呼庫勒係屬天朝地方，今聞胡什伯克帶領多人在彼滋事，該伯克諒不知情，是以屬下之人敢於擾我邊陲，妄行抗拒。該伯克深受天朝浩蕩之恩，務即查明此次進卡滋事之人，自行懲辦。並嚴諭所屬，嗣後務當各守藩籬，永遵約束。儻再擅入邊界，致生事端，恐大皇帝聞之，天威震怒，絶其貿易，不准通商。是該伯克不能承受天恩，自貽伊戚也。如此剴切宣諭，該伯克果能悔罪輸誠，自可不煩兵力。儻竟執迷不悟，該大臣即行通盤籌畫，將應如何辦理之處，據實具奏。固不可示之以弱，亦不可過事張皇，是爲至要。至前交查辦各件，著俟廉敬到葉爾羌時，再行會商辦理。興德等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庚子，實授惇親王綿愷宗人府宗令，以大學士穆彰阿署管理户部三庫事。都察院左都御史敬徵爲工部尚書，理藩院尚書武忠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户部左侍郎奕紀爲理藩院尚書，轉户部右侍郎文慶爲左侍郎，調工部右侍郎賽尚阿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京營左翼總兵奎照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甲辰，調雲南提督李國棟爲甘肅提督，齊慎爲四川提督，直隸提督周悦勝爲甘肅提督，以直隸正定鎮總兵官唐俸爲（直隸）提督，服闋總兵官曾大觀爲正定鎮總兵官。

《宣宗實録》卷二九二 十二月庚戌，諭内閣：昨日召見新放察哈爾總管穆精額，既不通曉蒙古文義，並不能解蒙古語，難勝總管之任。著即撤回本任，所遺察哈爾總管，著桑旺扎木蘇補授。各該處總管有統轄一旗之責，道光十年、十四年兩次降旨，令各該旗營練選總管，務須通曉滿洲、蒙古文義，或能蒙古語者，帶領引見。此次仍復濫行保送，殊屬不合。所有值年旗及該旗保送大臣，俱著交部議處。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鄧廷楨等奏，籌議杜絶鴉片流弊一摺。鴉片流傳内地，以致紋銀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絶紋銀出洋最爲要著。若能於從

出之地，必出之途，實力稽查，俾漢奸夷人兩無所施其伎倆，自可漸塞漏卮。該督等所奏，能見及此，著即同心協力，認真巡察，懲漢奸之勾串，杜夷商之貪黷，總期銀不出洋，行之有效，毋得徒託空言。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癸酉，以山西按察使慶林爲奉天府府尹，奉天府府尹圖明額爲山西按察使，安徽按察使周天爵爲陝西布政使，廣西右江道徐寶森爲安徽按察使。

道光一七年（丁酉、一八三七）

《宣宗實録》卷二九三　正月己卯，以理藩院尚書奕紀爲御前大臣。

壬辰，以署吏部尚書朱士彦爲兵部尚書。未到京前，以吏部左侍郎卓秉恬署理。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奏稱，嘆咭唎國公司散局以後，大班不來。上年十一月内，該國特派遠職來粤，總管本國前來貿易之商賈水手等語。該國來船絡繹，自應鈐束得人，以期綏靜。今該夷既領有公書文憑，派令經管商艙事務，雖與向派大班名目不同，其爲鈐束則一。著准其依照從前大班來粤章程，至省照料。並飭令粤海關監督，給領紅牌進省，以後住澳住省，一切循照舊章，不准逾期逗留，致開盤踞之漸。該督等正可藉此責成該夷小心彈壓，不准干預滋事。仍應密飭該管文武及洋商等，隨時認真訪察。儻該夷越分妄爲，或有勾結漢奸、營私骫法情事，立即驅逐回國，以絶弊源。將此諭令知之。

庚子，諭内閣：三載考績，乃激揚大典，滿漢諸臣有能實心實力，克稱厥職者，自當甄敘，平庸不能勝任者，亦難姑容。兹届京察之期，吏部將京外諸臣開單題奏，朕詳加酌覈。大學士長齡宣力多年，年登八十，而精神强健；大學士潘世恩、穆彰阿，協辦大學士王鼎，克勤克敬，不愧贊襄；吏部尚書湯金釗品學醇正，奉使公明；刑部尚書史致儼精力如常，刑名詳慎；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辦事認真，營伍整飭；陝甘總督瑚松額不露鋒鋩，細心任事；雲貴總督伊里布熟習邊務，鎮撫得宜；江南河道總督麟慶修防無誤，獲保安瀾，俱著加恩交部議敘。内閣學士桂森粗率無能，不堪造就，著以二等侍衛降補。盛京工部侍郎奕澤才具平庸，不勝侍郎之任，著以頭等侍衛降補。湖廣總督訥爾經額，兩省文武是其統轄，乃么麾小醜，日久不獲，既失察於前，復玩泄於後，實屬無能，著降補湖南巡撫，再予限一年，緝拏藍正樽務獲，以觀後效。餘著照舊供職。至兩江總督陶澍辦事勇敢，但監務尚未大見起色；閩浙總督鍾祥精明沈細；兩廣總督鄧廷楨才學俱可，山西巡撫申啓賢辦事實心，皆履任未久，諸臣務當清慎持躬，公勤莅事，朕有厚望焉。

以江蘇巡撫林則徐爲湖廣總督，調江西巡撫陳鑾爲江蘇巡撫，湖南巡撫裕泰爲江西巡撫。

《宣宗實録》卷二九四　二月己未，命山西按察使圖明額留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以福建督糧道瑞元爲山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二九五　三月丁亥，以大學士穆彰阿署直隸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三五　庚寅，上奉皇太后啓鑾幸謁山。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癸巳，回鑾。

甲午，上奉皇太后還京師。

乙未，上啓鑾謁明陵。

丙申，上詣明長陵、獻陵、泰陵、景陵、永陵、裕陵。

丁酉，上還京師。

甲午，福建布政使陳崇禮因病解任，以候補四品京堂吴榮光爲福建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二九六　四月甲子，雲南巡撫何煊因病解任，以直隸布政使顔伯燾爲雲南巡撫，福建按察使張澧中爲直隸布政使，光禄寺少卿常恆昌爲福建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二九七　五月戊寅，禮部尚書貴慶因病解任，調理藩院尚書奕紀爲禮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武忠額爲理藩院尚書，工部右侍郎奎照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調禮部右侍郎聯順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内閣學士道慶爲禮部右侍郎。

庚辰，以河南按察使楊振麟爲陝西布政使，山東督糧道張祥河爲河南按察使。

甲申，調山西布政使陳繼昌爲直隸布政使，直隸布政使張澧中爲山西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二九八　六月己酉，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等奏，查明廣東地方積弊籌議辦理章程，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閲，所議各條尚屬周妥，俱著照所

議辦理。惟紋銀出洋，實爲東南一大漏卮。紋銀之出，即爲鴉片之所從入，視以銀易貨之害爲尤大。節經該督等派委員弁先後拏獲匪犯陳亞二、丁亞三等，起獲廣東煙販九起，人犯二十餘名，鴉片煙三千餘兩等語。鴉片煙流毒最甚，覺暫爲斂跡，若稍形鬆懈，難保不肆行偷漏，仍蹈前轍。著該督等乘此辦理稍有頭緒之時，加意整頓。嚴飭各該文武員弁於關隘緊要地方往來巡查，嚴密購緝，有犯必懲，久而勿懈。務使中國財力不致爲外夷所耗，方爲不負委任。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辛亥，諭内閣：御史朱成烈奏銀價昂貴，流弊日深，請飭查辦一摺，所奏甚是。銀錢價值兩得其平，方於國計民生均無窒礙。近來錢價日賤，自係紋銀不足所致。推原其故，固由於風俗奢侈，耗於内地，而禁煙一物，貽害尤甚，耗銀尤多。若如所奏，廣東海口每歲出銀至三千餘萬，福建、浙江、江蘇各海口出銀不下千萬，天津海口出銀亦二千餘萬。一入外夷，不與中國流通，又何怪銀之日短，錢之日賤也。前據鄧廷楨奏，拏獲出洋紋銀，業有旨，將出力各員弁量加鼓勵，並准其將所獲之銀全數充賞。惟所拏之數尚不及百分之一，且此等奸民情變百出，難保不因廣東查拏甚緊，遂暗與浙、閩諸處交通，巧爲透漏，是一處之掺拏，不足賤衆奸之偷越。著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各省督撫並海口各監督，嚴飭所屬文武員弁統於沿海要隘處所隨時隨地，認真稽查。遇有出洋快蟹等船，務當實力巡查。儻敢裝載紋銀，妄冀偷漏出洋，立即設法截拏，按律懲辦，毋稍輕縱。除將掺獲銀兩全數分別充賞外，並著查明實在出力各員弁，據實保奏，請旨鼓勵。如有疏縱，亦即嚴參懲辦。

又諭：御史劉夢蘭奏，外省緑營兵丁多染吸食鴉片習氣，請飭查辦等語。國家設立營伍，訓練兵丁，原期悉成勁旅，巡防禦侮，方能得力。道光十二年間，連州猺匪滋事一案，因兵丁吸食鴉片煙，臨事不能得力，降旨將李鴻賓、劉榮慶革職發遣，用昭炯戒。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各省兵丁多染此習，積重難返，虚糜糧餉，是此風尚未盡戢，若不嚴行查禁，何以肅營務而勵戎行？著各直省督撫提鎮振刷精神，加意整飭，申明律令，嚴行訪拏。該兵丁等有犯此弊者，即著按名裁革，照律懲辦。各營員弁如有染此習氣者，亦著嚴行參辦，毋稍徇縱。務使營伍肅清，一兵得一兵之用，方爲無忝厥職。儻視爲具文，不肯認真查禁，致兵丁疲弱，不能得力，李鴻賓等即其前車之鑒。將此通諭知之。

庚子，諭内閣：御史巫宜禊奏，振興學校一摺。直省儒學書院之設，所以教學造士，培植人材，立法極爲周備。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教官大率不能振作，竟有干預地方公事。劣生莠士因之倚尤，以致包抗錢糧，起滅詞訟，士風人才，日益汙下，尚復成何政體！著直省督撫學政嚴加整頓，通飭教官，務當敬教勸學，無負乃職。其不能砥礪士節，扶持名教者，即行嚴參懲辦。至各省書院，延

請院長，原爲激厲人材而設。近日竟有薦而不到館者，有甫經到館旋取脩金以去者，並有不到館而上司代取脩金轉付者，殊屬有名無實。著直省督撫各體察情形，認實整頓。務使館無虛曠，士有師承，勉副朕崇重實學至意。將此通諭知之。

癸卯，直隸布政使陳繼昌因病解任，以按察使托渾布爲布政使，山西冀寧道熊常錞爲直隸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〇 八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地方日形疲弊，敬陳六款，懇請整飭一摺。據稱該省盜案疊出，會匪居多。有添弟會、三合會各名目，聯結黨羽，種種擾害，一涉詞訟，需索多端。又該省州縣徵收糧米，閒有每石折銀六七兩之多，縱容書差，受賄包庇。至積貯便民，莫如設立義倉，以民捐充貯之穀，備歲歉不時之需，於官民均有裨益。若巡船之設，原爲捕盜堵私，近來各船隻圖收受地面陋規，並未緝獲私匪，水陸營汛漸至有名無實。該省監務宜杜私侵，必須隨時體察，設法疏銷。至榷稅一節，尤宜釐剔弊竇。其坐省奸夷嗆噢等及零丁洋已造之蔴船，均須驅逐各等語。著鄧廷楨等即將摺內所指各款，逐加確查。如有似此弊端，務須破除情面，認真懲辦。總期吏治戎行，均有實效，方爲妥善。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祁墳並傳諭文祥知之。

戊戌，又諭：前據訥爾經額奏，拏獲粵東透越入境煙販，當諭令鄧廷楨等嚴飭截拏。茲據奏稱，廣東省接壤湖南之瀧河一道，實爲楚粵咽喉。現經飭行南韶連鎮道督屬緝拏，並查有北界江西之大庾嶺，尤爲客商要路，亦應責成一體稽察等語。鴉片煙流毒最甚，果能於扼要各關隘，實力盤查，即有走私匪船，斷難飛渡。南韶連鎮道駐劄韶關，實爲兩路扼要之所，著即責成該鎮道督率員弁，晝夜巡查。遇有奸徒販運，或商船夾帶，立即拏獲，從嚴辦理。仍飭禁藉端需索，儻員弁兵役，得規包庇，即嚴行治罪。其經由之州縣營汛，亦著概予參處。似此嚴定章程，儻再經他省拏獲煙販，定將該鎮道等懲處。

《宣宗實録》卷三〇二 十月戊辰，內務府大臣奏，遵議逃走太監治罪章程。太監逃至河南、山東、山西及東三省，即係越省遠颺，永遠枷號禁斃，另有案情，從重辦理，仍將容留之人治罪。如止逃回順天直隸本籍者，照舊例辦理。逃往別州縣，離本籍五百里以外，枷號六箇月，發往打牲烏拉給官員爲奴，三年釋回。如復行逃走，即照逃往河南、山東、山西、東三省之例治罪。從之。

甲戌，調廣西布政使花杰爲江西布政使，江西布政使李恩繹爲廣西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三　十一月庚辰，甘肅布政使趙炳言緣事降調，以浙江按察使梁萼涵爲甘肅布政使，調直隸按察使熊常錞爲浙江按察使，以直隸大順廣道陸費瑔爲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四　十二月己巳，以吏部左侍郎、浙江學政卓秉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命來京。轉吏部右侍郎陳官俊爲左侍郎，調户部左侍郎龔守正爲吏部右侍郎，轉户部右侍郎祁寯藻爲左侍郎，調兵部左侍郎吴其濬爲户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内閣學士朱嶟爲兵部左侍郎。

道光一八年（戊戌、一八三八）

《宣宗實録》卷三〇五　正月乙亥，以吏部尚書奕經管户部三庫事，兵部尚書禧恩管理藩院事。

《宣宗實録》卷三〇六　二月乙巳，刑部尚書史致儼因病解任，以廣東巡撫祁墳爲刑部尚書，未到任前仍以刑部左侍郎劉彬士署理。以兵部尚書朱士彦兼管順天府府尹事。以江蘇布政使恰良爲廣東巡撫，未到任前以兩廣總督鄧廷楨兼署。調浙江布政使程矞采爲江蘇布政使，以貴州按察使唐鑑爲浙江布政使，調江蘇按察使李象鵕爲貴州按察使，以服闋按察使裕謙署江蘇按察使。

壬子，吏部以大學士琦善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文淵閣大學士。

辛未，調浙江布政使唐鑑爲江蘇布政使，以廣西按察使宋其沅爲浙江布政使，降調布政使趙炳言爲廣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七　三月戊寅，宗人府等衙門會奏：審擬習教人罪後，復供奉十字架圖像，同伊子文廣習教念經，實屬怙終不悛。圖四即圖升阿、文廣均玉牒未除名，著即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嗣後拏獲習教各犯，訊係改悔免罪後仍復奉教者，無論當堂情願跨越十字木架與否，均著照本例治罪，不准援免，以爲奸狡怙惡者戒。其緝捕出力之西城副指揮郝昇榮、揀調副指揮許之瑞、正指揮李運亨均著交部議敘。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奏，請將興販鴉片煙土及攜帶符呪人犯，解交盛京審辦。已明降諭旨，交寶興、麟魁審訊矣。奉天爲我朝根本重地，風俗淳樸，向無吸食鴉片煙及念經習教惡習。兹據耆英訊明，現獲之程樸需、戴宏佑、馬治遠興販鴉片煙，均照例擬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薛方淙買食鴉片煙，照例擬杖一百，枷號兩箇月。朱振東鈔寫違禁符書，陳作霖隱匿收藏，均照違制律擬杖一百，折責遞籍管束。下部議，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三七　戊子，上奉皇太后起鑾謁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壬辰，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寢奠酒，臨奠端順固倫公主園寢。回鑾。

乙未，皇太后還京師。

丙申，上幸南苑行圍。

庚子，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三〇八　四月甲子，以河南糧鹽道李鈞爲陝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九　癸酉，以廣東按察使王青蓮爲山東布政使，甘肅肇秦階道喬用遷爲廣東按察使。

閏四月辛巳，鴻臚寺卿黄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銀於内地，實漏銀於外夷。蓋自鴉片煙土流入中國，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日甚一日，年復一年，誠不知伊於胡底。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今如實力查禁，必先加重罪名。聞紅毛國法，有食鴉片煙者，必集衆環視，繫其人竿上，以礮擊之入海。外夷如是，何況中國？應請嗣後内地有吸食鴉片者，限一年内，務各斷絶煙癮。如一年後仍然吸食，是即不奉法之亂民，俱罪以死論。並嚴飭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

此惡習，由來已久，不可不嚴行拏究。所有程樸需等供出興販煙土之錦州人馬姓即馬老八，薛方淙供出海城縣騰龍鋪開福盛館之王老五，又陳作霖供出新民廳開設藥鋪之張裕源，著該將軍等就近查拏，嚴行究辦，不得回護前任及各該地方官失察處分，致滋諱匿。嗣後該將軍等務當嚴飭所屬，隨時隨地，認真訪查。儻有開設鋪面，暗藏煙土，轉相售賣，及無識匪徒被人煽惑，念經習教者，立即按名查拏，照律懲辦，淨絶根株。總期瀋陽重地，軍民人等咸知儆惕，不至漸染澆風，方爲不負委任。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審明程樸需、戴宏佑、馬治遠興販鴉片煙，均照例擬枷號一箇月，發近邊充軍。薛方淙買食鴉片煙，照例擬杖一百，枷號兩箇月。朱振東鈔寫違禁符書，陳作霖隱匿收藏，均照違制律擬杖一百，折責遞籍管束。下部議，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三七　戊子，上奉皇太后起鑾謁西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壬辰，上謁泰陵、泰東陵、昌陵，詣孝穆皇后、孝慎皇后陵寢奠酒，臨奠端順固倫公主園寢。回鑾。

乙未，皇太后還京師。

丙申，上幸南苑行圍。

庚子，上還京師。

《宣宗實録》卷三〇八　四月甲子，以河南糧鹽道李鈞爲陝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〇九　癸酉，以廣東按察使王青蓮爲山東布政使，甘肅肇秦階道喬用遷爲廣東按察使。

閏四月辛巳，鴻臚寺卿黄爵滋奏，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近年銀價遞增，每銀一兩，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銀於内地，實漏銀於外夷。蓋自鴉片煙土流入中國，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查道光三年以前，每歲漏銀數百萬兩；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兩。此外福建、江浙、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日甚一日，年復一年，誠不知伊於胡底。耗銀之多，由於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於食煙之衆。今如實力查禁，必先加重罪名。聞紅毛國法，有食鴉片煙者，必集衆環視，繫其人竿上，以礮擊之入海。外夷如是，何況中國？應請嗣後内地有吸食鴉片者，限一年内，務各斷絶煙癮。如一年後仍然吸食，是即不奉法之亂民，俱罪以死論。並嚴飭各督撫，轉飭各府州縣，

清查保甲，豫先曉諭居民，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鄰右互結。如有犯者，准令舉發，給與優獎。儻有容隱，一經查出，本犯照新例處死，互結之人，照例治罪。得旨：著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直省各督撫各抒所見，妥議章程，迅速具奏。

乙丑，調刑部尚書成格爲兵部尚書，以四川總督鄂山爲刑部尚書，盛京將軍寶興爲四川總督，熱河都統耆英爲盛京將軍，刑部右侍郎惠吉爲熱河都統。

庚寅，調禮部尚書奕紀爲户部尚書，仍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户部尚書奕顥爲兵部尚書，兵部尚書成格爲禮部尚書。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内地人民不盡皆食鴉片，而茶葉、大黄爲外夷盡人必需之物，請酌定價值，祇准以紋銀交易，不准以鴉片及洋貨抵交等語。自鴉片流毒中國，紋銀出洋之數逐年加增，以致銀貴錢賤，地丁漕糧鹽課，因而交困。若不及早防維，力圖籌復，將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於國計民生，大有關繫。所奏似屬可行。著鄧廷楨、怡良，會同豫堃，揣時度勢，密計熟籌，於復還財用之中，隱寓震慴外夷之意。其各省出産茶葉、大黄地方，應如何稽查轉運，設立票據，歸沿海地方官員兼管，及絲斤出洋，一律辦理之處，著即悉心籌畫，妥議章程具奏。不得任聽屬員，率以積重難返爲詞，一味因循，阻撓不辦。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鄧廷楨、怡良，並傳諭豫堃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一〇　五月庚戌，命江寧布政使，以服闋布政使牛鑑爲江蘇布政使。

癸丑，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王鼎爲大學士，仍管刑部事，調吏部尚書湯金釗爲户部尚書，命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朱士彦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卓秉恬爲兵部尚書，刑部左侍郎、浙江學政姚元之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姚元之未到任前，以卓秉恬兼署轉刑部右侍郎，吴文鎔爲左侍郎。以内閣學士許乃普爲刑部右侍郎，命無庸在南書房行走。命工部右侍郎廖鴻荃提督浙江學政。

丙寅，吏部以大學士王鼎應定何殿閣請，得旨：穆彰阿著爲文華殿大學士，潘世恩著爲武英殿大學士，王鼎著爲東閣大學士。

《宣宗實録》卷三一一　六月己卯，以廣西按察使趙炳言爲江西布政使，服闋按察使劉韻珂爲廣西按察使。

丙申，前任盛京將軍寶興等奏，拏獲興販鴉片。興販者嚴拏，吸食者懲處，斷不可令其傳染，致成積重難返之勢。所辦甚好，嗣後尤當盡力辦理。並諭新任將軍耆英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一二　七月庚子，山西巡撫申啓賢奏，遵議四川總督寶興奏禁用錢票。查民間貿易貨物用銀處少，用錢處多。是以江、浙、閩、廣等省行用洋錢，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則用錢票。若一旦禁絶錢票，勢必概用洋錢，更受外洋折耗。再各省藩庫所存制錢無多，民間藏錢亦不充足。今將錢票禁止，則現錢必日見其少，恐致商民交困。至兵餉、河工所發均係銀兩，錢貴則例價不敷，勢須另籌加增。即如山西省標兵米向係本折兼支，本色按月給米，折色按月給銀。前因折色之銀不敷買食，籌款生息，作爲津貼。此在銀貴錢賤之時，尚屬不敷，儻銀賤錢貴，則不敷之數益多。現查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兑帖、上帖名目，均係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毋庸禁止。此外又有上帖、壺瓶帖、期帖名目，均非現錢交易，應請禁止。報可。

丁未，以四川總督寶興爲刑部尚書，兼正藍旗漢軍都統，布政使蘇廷玉署總督，廣西按察使劉韻珂爲四川布政使，山西河東道郭文匯爲廣西按察使。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等奏，暎咭唎國巡船駛泊外洋，現在密爲防範，諭逐回國，候風開行一摺。所見是。前因暎咭唎公司散局，大班不來，曾經諭令循照舊章，仍派大班前來，以資經理。行之將及兩年，何以該國忽有夷船駛入内地？並求呈遞事件，免用稟字。又欲派官傳諭，種種妄瀆。現經該督等將原呈擲還，並密派文武員弁加意防範。但該夷等犬羊性成，難以恆情測度。據稱守候風信，届期開行回國。此數十日内羈留内地，仍當不時偵察，毋得疏懈。時届北風，即飭令迅回本國，不可任其北駛。或竟藉端停留，自當加以兵威，嚴行驅逐，並停止該國買賣，用昭懲創。著鄧廷楨等酌量相機籌辦，總宜外示鎮静，内謹修防，以戢夷匪而靖閭閻。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查暎夷巡船現已得風駛去。惟夷情叵測，是否去不復來，殊難臆度。惟嚴飭巡洋將備，加意防範，毋稍疏懈。凡各國非貿易貨船，即驅逐出洋，不准停留，以免滋事。報聞。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天津洋船夾帶鴉片煙土，鋪户代爲囤積分銷一摺。據稱，兩廣、福建商民雇駕洋船，轉販雜貨，夾帶鴉片煙土，由海路運至天津，向有潮義、大有等店，及嶺南棧房，代爲包辦關税。山陝等處商賈來津銷貨，即轉販煙土回籍。至洋船入口時，並無官役稽查。抵關後，委員欲入艙搜查，該船户水手勢將抗拒。煙館隨處皆有，煙具陳列街前。該處府縣家人書役等，向多得規包庇等語。昨經降旨，飭令各直省將軍督撫嚴拏

開館販煙之人，京師開設被局，影射售私，亦經嚴禁。天津爲海口要隘，奸商囤積興販，勢所不免。現當整頓之時，尤當扼其要害，以清弊源。若果海口摻查淨盡，則京師轉販亦少。著琦善即照摺內所指各情，派委明幹妥員，嚴密查拏，按律懲辦。並根究夥黨，杜絕來源，毋得視爲具文，致有不實不盡。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戊辰，以湖南按察使楊慶琛爲山東布政使，廣東督糧道王瀠爲湖南按察使。

己巳，以江南河庫道梁寶常爲陝西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一三 八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覆奏，遵旨查拏鴉片煙囤積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等匪徒由洋船潛運至津，冒險嗜利，意在必售。始而聞風隱匿，繼而勾串鋪户，賄囑胥役，暗地銷賣，事所必有。天津爲京師貿易來路，查拏不淨，根株何由斷絶？據稱派委文武各員前往誘緝，自係避選明幹之員。惟奸商之鬼蜮，胥役之朦蔽，不可不防。該匪徒等營私射利，由洋船捆載而來，儻能杜絶來源，不令將煙土移運上岸，則牟利之徒自無所施其伎倆。即該處起運蘇木、檳榔及各項糖包，雖難一一開驗，然不能因此遂令奸徒借以夾帶售私，該地方官等轉得藉口不辦。著琦善密商鹽政鍾靈，立定章程，嚴密查拏，總不准煙土上岸。現在整頓積習，該署督等斷不可稍涉因循，致貽後患。將此諭令知之。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西北兩路爲邊防要地，該處將軍大臣等固當廉明表率，即員弁兵丁亦應操防練習，屏斥嬉游，方爲有備無患。朕聞該處近多演劇游戲，以唱太平歌爲名，綵服登場，歡呼取樂。竟有兵丁扮作戲劇，蕩檢踰閑，不成事體。兵弁習勤講武，日久自成勁旅。似此違例黜法，尚安望其折衝禦侮耶？著奕山、廉敬、恩特亨額等細加訪察，如有此種惡習，立即嚴行懲辦，毋使相沿日久，漸染澆風，是爲至要。將此各諭令知之。

丙戌，又諭：林則徐、錢寶琛奏查拏煙販，收繳煙具情形各等語。鴉片煙流毒中國，爲害已久。現經該督撫等剴切曉諭，嚴行禁止，設局收繳煙具。數月以來，軍民人等咸知畏法，該地方官等亦能力加振作。現在湖北省拏獲及首繳煙土煙膏共一萬二千餘兩，收繳煙槍一千二百六十餘桿。湖南省報獲煙販十餘起，收繳煙槍三千五百四十餘桿，均已分別劈燬。所辦甚屬認真。可見地方公事，果能振刷精神，實心查辦，自可漸有成效。該督撫等惟當督飭所屬，乘機諭戒，有犯必懲。呈繳者予以自新，隱匿者力加摻捕，斷不准始勤終怠，日久視爲具文。總期飭屬積習立即挽回，方爲不負委任。所有拏獲煙土爲數最多之湖北漢陽縣知縣郭襲宸，著加恩賞加知州升銜，以示鼓勵。

《宣宗實録》卷三一四 九月壬寅，諭內閣：此案莊親王奕賢、輔國公溥喜各赴尼僧廣真廟內吸食鴉片煙，鎮國公綿順帶同妓女赴廟唱曲，均屬不知自愛，卑鄙無恥。著交宗人府分別嚴加議處。

辛酉，諭湖南巡撫錢寶琛爲江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趙炳言護理，調江西巡撫裕泰爲湖南巡撫。

乙丑，調户部尚書湯金釗爲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吴椿爲户部尚書。贈故吏部尚書朱士彦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文定。

《宣宗實録》卷三一五 十月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江蘇所屬上海縣，爲東南數省販賣鴉片煙口岸。向有閩粤奸商雇駕洋船，就廣東口外夷船販買雜貨並鴉片煙土，由海路運至上海縣入口，轉販蘇州省城，並太倉、通州各路，而大分則歸蘇州，分銷全境以及鄰境。省外州縣地方設有信船、帶貨船各數隻，遞送書信，凡外縣買食鴉片煙者，俱託該船代購，大縣每日計銷銀五六百兩，小縣每日計銀三四百兩等語。現在查拏煙販，正當喫緊之時。如直隸、山東等省俱已拏獲大起，嚴行懲辦。惟近畿各處查拏嚴緊，洋船原帶煙土不能起岸，或徑赴上海售賣，不可不防。各該省大吏原應不分畛域，認真緝拏。況上海爲江蘇所屬，責有攸歸。著陶澍、陳鑾即遴派幹練文武員弁，自蘇州至上海一帶，設法偵察，跟蹤密緝。儻經拏獲奸商到案，即根究夥黨多寡，分路堵拏，勿任絲毫偷漏。並著查勘海口確實情形，妥議章程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乙酉，諭內閣：昨據御史狄聽奏稱，江蘇上海縣地方爲東南數省販賣鴉片煙口岸，請飭查拏。當降旨，令陶澍、陳鑾分別派員查辦。本日據陶澍等奏，稱在上海東關外起獲窩頓煙土數起，爲數甚鉅。復於蘇州、揚州、江寧等府屬盤獲販賣窩頓各犯，共計煙土一萬六千餘兩。並論令海船繳出煙土四萬一千餘兩，免其治罪。是該御史所奏屬實，而該督等於所屬地方有犯即懲，辦理認真，可嘉之至。著陶澍、陳鑾即提集各案人證，分別追究夥黨多寡，按名弋獲，從嚴懲辦，毋使漏網。所有緝獲出力各員，自應量予恩施，以示鼓勵。蘇州府知府汪云任著賞加道銜，署揚州府、坐補常州府知府李璋煜著免其坐補原缺，遇有該省知府缺出，即行補用知府銜。蘇州府督糧同知黃冕著遇有該省題缺、知府缺出，奏請升補。知州銜署上海縣知縣練廷瑞著以知州升用。署提標右營守備千總王嘉

謨著以守備升用，先換頂帶。陶澍、陳鑾督率有方，均著交部議敘。該督等仍當嚴飭所屬，循照現辦章程，認真查辦，不准稍有疏懈。果能力除痼疾，朕必嘉悦。既往之事，付之不咎矣，勉之。餘著照所議辦理。

丙戌，諭内閣：御史淳貴奏，請將各省拏獲鴉片煙土解京查驗，以杜濫邀議敘之弊。該御史所奏，自係因距京程途遠近不等，若紛紛解京，委員稽察難周，必致沿途偷漏，又滋流弊。該將軍、督撫等經朕委任，斷不疑其查禁錮習，有冒濫各情。即該將軍、督撫等亦萬不敢欺飾邀功，自取咎戾。惟查拏日久，該州縣等難保不生覬覦，希冀恩澤，以致影射欺飾，亦不可不防其漸。著各直省將軍督撫於所屬拏獲煙土煙具，務當秉公覈實，查檢數目，當堂目擊銷燬，無得任聽屬員抽換隱匿，以少報多。儻有浮冒不實，及銷燬不盡等弊，一經查出，即行從嚴參辦。至拏獲煙土煙膏，嗣後應如何匯總查驗，銷燬净盡，以杜弊竇之處，著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各該衙門一併議奏。

又諭：琦善奏請將私給保單之會館董事飭拏訊辦等語。已革山東樂昌縣知縣廖炳奎充當天津閩粤會館董事，輒敢私行出具保單，給付閩粤商民，令經過關津海口查驗放行，殊屬任性妄爲。並於雙峯等棧容留煙販及吸煙人犯，已據伊子供認知情，尤屬大干法紀。廖炳奎現赴山東德州候補未入流費宗禮及曲阜縣知縣王大淮任所。著經額布即飭嚴拏，解赴直隸，交該署督訊明究辦。至

《宣宗實録》卷三一七　十二月己巳，諭内閣：御史郭柏蔭奏請嚴禁栽種罌粟花一摺。内地栽種罌粟花熬煙吸食，既妨農業，復戕身命，向來例禁甚嚴。茲據該御史奏稱，廣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番舶不通之處，皆由本地民田偏栽罌粟，熬鍊成土，地利民生，兩受其害，必當嚴申例禁，以除積習。著各該督撫嚴飭該管道府，督率各該州縣，於所管地面剴切曉諭，實力稽查。遇有違例栽種，立即拔毀懲治。如此遞加稽覈，自不難淨絶根株。並著該督撫於明春派委明幹大員周歷各屬，清查一次。如仍有栽種情弊，即將該地方官嚴行參辦，以示懲儆。將此通諭知之。

道光一九年（乙亥、一八三九）

《宣宗實録》卷三一八　正月甲子，兩廣總督鄧廷楨等奏，遵旨力除鴉片，共矢血誠，俾祛大患。得旨：卿等同欽差大臣林則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國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膺懋賞，即垂諸史册，朕之光輝豈淺鮮哉？而生民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淺鮮，諒卿等亦不煩諄諄告誡也。勉之！勉之！朕拭目待之。此摺給林則徐看。

《宣宗實録》卷三一九　二月壬午，又諭：據鄧廷楨奏，外洋鴉片躉船屢經派員堵截驅逐，内有港脚嘩船及嘩吐船各一隻，於上年十二月起碇駛去，業已遠颺。其尖沙嘴等處洋面，現尚泊船二十二隻，内港脚吨噸船一隻，亦經整理桅帆，似有開行之意等語。此次諭逐夷船，既有可乘之機，著該督務即妥速防維，一力整頓，使現泊各船銜尾開行，毋任稍有覬望。總期洋面肅清，奸究絶跡，以副委任。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二〇　三月戊戌，又諭：此案吸食鴉片煙之吏部筆帖式覺羅鍾禧，著發往軍臺效力贖罪；工部員外郎鍾瑞，雖已戒止，惟曾經吸食，著即革職。四川總督寶興於伊子吸食鴉片煙，失於約束，本有應得之咎，姑念其到京未久，即簡放外任，著加恩免其議處，仍罰俸一年，不准抵銷。

《東華續録》道光三九　庚子，上啓鑾謁東陵。免經過地方額賦十分之三。

辛丑，户部尚書吴椿因病解任，調工部尚書何凌漢爲户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龔守正爲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陳官俊爲工部尚書。

乙巳，兩江總督陶澍因病解任，調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爲兩江總督，以河南巡撫桂良爲湖廣總督，河南布政使朱樹爲巡撫，湖北按察使鄂順安爲河南布政使，長蘆鹽運使卞士雲爲湖北按察使，以江蘇巡撫陳鑾署兩江總督，布政使牛鑑署巡撫，按察使裕謙署布政使，淮徐道朱襄署按察使。

庚申，諭内閣：向來越南國二年一貢，四年遣使來朝一次，合兩貢並進。琉球國間歲一貢，遲羅國三年一貢。在各該國抒誠效順，不敢告勞。惟念遠道驅載塗雨雪，而爲期較促，貢獻頻仍，殊不足以昭體恤。嗣後越南、琉球、遲羅均著改爲四年遣使朝貢一次，用示朕綏懷藩服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

乙卯，又諭：本日據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查辦躉船儘數呈繳煙土一摺，所辦可嘉之至。躉船私販煙土，希圖脱逃，經林則徐等截回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該夷等畏法自首，情尚可原，著免其治罪。該督等奏請酌賞茶葉之處，著照所議辦理。至此項煙土爲數甚多，俟收繳完竣，即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驗收。林則徐等查辦妥協，自應量加獎勵。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從優議敘，怡良、豫堃、關天培著交部議敘。

壬戌，諭内閣：前據林則徐等馳奏，躉船鴉片盡數呈繳，請解京驗明燒燬。當降旨允行。本日據御史鄧瀛奏稱，廣東距京程途遼遠，所繳煙土爲數較多，恐委員稽察難周，易啓偷漏抽換之弊等語。林則徐等經朕委任，此次查辦粤洋煙土甚屬認真，朕斷不疑其稍有欺飾。且長途轉運，不無借資民力。著毋庸解送來京，即交林則徐、鄧廷楨、怡良於收繳完竣後，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驗，目擊銷燬。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警。該大臣等惟當仰體朕意，覈實稽查，斷不准在事員弁人等稍滋弊混。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步際桐奏，查辦夷船鴉片，取具切結，不足永斷根株等語。夷船販運煙土，經此次盡數呈繳以後，自應妥籌善法，杜其復來。若但以切結爲憑，仍屬有名無實。且夷船停泊大海，難保無暗遞消息，漢奸前往運取等弊。著林則徐、鄧廷楨悉心籌畫，務使弊源盡絶，永杜含混之端，方爲不負委任。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二一　四月庚午，命福建巡撫魏元烺來京，以刑部左侍郎吴文鎔爲福建巡撫。

丁丑，以漕運總督周天爵爲河南巡撫，河南巡撫朱樹爲漕運總督。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收繳夷船鴉片，乘勢清理東路等語。粤洋躉船存貯鴉片一萬二百八十三箱，前經林則徐等諭令駛至虎門，陸續隨繳。

茲據奏稱，剝船與躉船高下懸殊，煙土起至一半，躉船水跡浮高，風信靡定，不免終日坐守。現在所繳鴉片，覈之原報數目，已逾十分之八。又稱東路南澳地方，間有數船至長山尾等洋遊奕。雖經該鎮隨時驅逐，而旋去旋來。是中東兩路，實屬一氣相生。其三板等船分載煙土駛往南澳，亦不可不乘此機關，一概招回，悉數呈繳。著林則徐等悉心籌畫，相機妥辦。不但原報二萬餘箱之內，不准稍有短少，如此外尚有多餘，亦應盡數收繳，總期一律淨盡，毋留餘孽。又另片奏，查明喳噸實已回國，而現住省城義和行之映噸，即係喳噸之弟，又映呀吔唖、吗呀吔唖，皆喳噸之外甥。並有代伊管帳之呀吔唖，亦在該行居住等語。該夷蟲蹤既久，黨羽必多。若不儘數驅除，難保不死灰復然，仍貽後患。著即將摺內所指各該夷等與著名之噸吔等，一併驅逐，不准任意逗留。並嚴諭領事義律、夷目喽嘹哆等，確切查明。此外如有該夷夥竄，務即設法驅令回國，毋許再有隱匿，以除錮弊而絕詭謀。將此各諭令知之。

欽差大臣林則徐奏，鴉片貽害中華，勢成積重。奉到硃批，欽遵辦理。得旨：來源外斷，栽種內除，雖不肖之徒處處皆有，無從購覓，勢亦不禁自絕也。奈因循日久，釀成奸患，言之寒心痛恨也。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由驛馳奏，收繳鴉片煙土有贏無絀。又另片奏，請將夷人帶鴉片煙來內地者，定例治罪等語。該夷人違禁帶物，並暫時首繳免罪，自應專定條例。已明降諭旨，交軍機太臣會同刑部議奏矣。此次收繳煙土二萬餘箱，據林則徐等逐一查驗，不准稍有留遺。著仍遵前旨，親督銷燬，毋許別滋流弊。至本年貿易夷船，開行在數月以前，未必遽知嚴禁。此次來船，如有夾帶鴉片，亦著責令一併繳官，以絕根株。將此各諭令知之。

《宣宗實錄》卷三二二　五月己亥，宗人府宗令敬敏等會議，查禁鴉片煙章程三十九條。一、沿海奸徒開設窯口，勾通外夷，囤積鴉片，首犯擬斬梟，爲從同謀及接引護送之犯，並知情受雇船户，擬絞監候。該管官知情故縱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沿海員弁兵丁受賄故縱，擬絞立決。知情徇縱，俱發往新疆，官弁充當苦差，兵丁爲奴。失察者，員弁分別議處，兵丁杖徒。一、合夥開設窯口，並合夥興販者，以造意者爲首，餘俱以爲從論。一、沿海奸徒，寄囤夷船煙土，照開設窯口從犯治罪。一、官役拏獲販煙吸食之犯，得財賣放者，與犯同罪，賊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收禁人犯，如有禁卒人等，將鴉片煙私行傳遞，或爲代買者，發極邊煙瘴充軍。其解遞之犯，解役人等有犯前項情弊，發近邊充軍。贓重者計贓以枉法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兵役匪棍，以查煙爲由，肆行搶奪，並挾儘誣賴者，俱發邊遠充軍。贓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爲首，擬絞監候。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鴉片煙案內流罪以上人犯，告稱留養者，概不查辦。一、事未發而自首者免罪。開拏投首者減一等；首後復犯，如一等治罪。一、吸食之案，止准官弁訪拏，不許旁人訐告。一、開設煙館，首犯擬絞立決，從犯及知情租屋者，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兵役包庇，與犯同罪。有贓計贓，准枉法從重論。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製造煙土，及販煙至五百兩，或興販多次者，首犯擬絞監候，爲從發極邊煙瘴充軍。興販二次，數不及五百兩者，爲首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兵役賄庇，與首犯同罪。贓重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其知情租給房地之業主，受雇之船户，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流，半年以內杖徒。州縣官知情故縱者，革職，永不敘用。失察之該管官，分別議處。一、栽種罌粟，尚未製煙售賣，及收買煙土煙膏未售賣者，爲首發極邊煙瘴充軍，爲從杖流。一、吸煙人犯，均予限一年六箇月，限滿不知悛改，無論官民，概擬絞監候。一、平民吸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擬杖流。如係旗人，銷除旗檔，一體實發。一、在官人役並官親幕友等，一年六箇月內在署吸煙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失察者降調。一、職官吸煙，在一年六箇月內者，發新疆充當苦差。一、兵丁吸煙，在一年六箇月限

名辦理。失察之本管總管奏請發遣。究出販煙之人，若係太監，與吸煙之人同罪。若係民人，交刑部加等治罪。至陵寢首領太監等有吸食者，照外圍辦理。其王公門上及各大臣宅中之太監等有吸食者，交慎刑司永遠枷號不赦。如半年以後，仍有吸食，在宮門以內者，擬斬監候，外圍等處及陵寢當差並王公門上、大臣宅中，並已爲民太監等，擬絞監候。各項失察處分，仍照前議辦理。一、夷商住澳住行，賣貨完竣，即飭遵照定限起程。如逾限久留，照違制律治罪。一、官兵查拏鴉片煙，遇有大夥拒捕者，准放鳥槍，格殺勿論。一、銷燬煙土，令督撫親驗真僞，以防偷換。一、沿海各省洋船進口，督撫派公正大員實力掺查。一、各省海關監督，於洋船帶煙進口，知情縱放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各省拏獲煙販，將由何處購買，何人包庇護送，及經過地方，逐一根究，分別懲辦。該管官受賄故縱者，革職治罪，知情者革職，失察者分別議處。一、拏獲吸煙人犯，承審官徇情開脫，照故出人罪例治罪。一、吸食已戒，平民例得免罪。惟職官爲民表率，如曾經吸食者，均勒令休致。一、拏獲囤積興販各犯，無論鄰境本境，均准給予議敘，仍分別送部引見

貿易，必在該國請領牌照，頒給禁約，方許駛入內洋。乃近年暎咭唎港脚地方奸夷，並未領照經商，往往偷渡越竄。並因中國員弁遇有違禁來洋船隻，不過驅逐而止，膽敢虛張聲勢，以槍礮相恐嚇。似此違禁藐法，甚屬可惡。該大臣等奏，請遇有此等越竄船隻，即令師船奮勇勦除，及雇募善泅，駕船載草，備帶火器，占住上風，漏夜乘流縱放之處，著林則徐、鄧廷楨體察情形，相機籌辦，務使奸夷聞風懾服，亦不至驟開邊釁，方爲妥善。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一三 六月丙寅，以河南巡撫朱樹署湖廣總督，周天爵爲河南巡撫，江蘇布政使牛鑑爲河南布政使，浙江鹽運使裕謙爲布政使，浙江鹽運使張晉熙爲江蘇按察使。

庚辰，廣西布政使李恩繹因病解任，以直隸按察使陸費瑔爲廣西布政使，鴻臚寺卿金應麟爲直隸按察使。

壬午，諭内閣：林則徐等奏，查辦鴉片，續獲人煙槍具，並銷化煙土完竣各一摺。覽奏均悉。著仍通飭各屬文武員弁，務將開窑設館、販賣吸食各匪犯，奮力查拏，不許稍有疏縱。所留樣土四種，若解京後發交各省觀看，殊覺煩瑣，且易滋弊竇，著即於該處覈實銷燬，無庸解京。又林則徐另片奏稱，愚民無知，誤會前旨，謂槍土仍聽存留，免其呈繳等語。朕因拏獲煙膏煙具，恐有假造朦混，意在邀功，或既繳之後，官不復查，希圖塞責，故本年三月降旨，飭各督撫等實力查拏，不准以呈繳入奏。原以地方官既已拏獲吸煙人犯，其煙具煙膏，自應一併收繳，何必紛紛入奏，意存見好？非謂吸煙人犯拏獲之後，煙具煙膏即可毋庸收繳也。林則徐既有此奏，恐他省地方官誤會諭旨，並不認真查拏，殊非朕覈實辦理之意。著通諭各直省大吏，拏獲吸煙人犯，務將煙具煙膏銷燬净盡。其有呈繳之後，仍復吸食，或地方官假造邀功，種種弊竇，均著詳查，從實嚴辦，毋得任其朦蔽。至所稱寓收繳於編查，以期除惡務盡，全在該地方官等不避嫌怨，實力嚴查，不許支飾畏難，稍涉懈怠。行之既久，自有成效。至自首一節，所頒新例，業有明文。將此諭知林則徐等，並通諭各直省將軍、督、撫、府尹等知之。

辛卯，調閩浙總督周天爵爲湖廣總督，湖廣總督桂良爲閩浙總督。

《宣宗實録》卷三一四 七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等奏，擬具檄諭暎咭唎國王底稿附摺呈覽。朕詳加披閱，所議得體周到。著林則徐等即行照録，頒發該國王，俾知遵守。其餘各國俱著先行諭知在粤夷目夷商，儻須移知各該國王，著奏明再行酌發。又另片奏，新定章程内，夷人帶煙入口，圖賣一條，請將例内入口字樣，酌易爲來内地等字等語。著照所議，即於新頒例内改易，以杜趨避。將此各諭令知之。

庚申，又諭：前因鴉片煙流毒日甚，特命廷臣妥議章程，頒發各將軍、督撫、府尹等，一體祇遵，嚴行查禁。因思新疆西南北各城，地處邊陲，幅員遼闊，多與外夷接壤，難保無夷人入卡貿易，夾帶煙土，輾轉售賣之事。自應一律嚴禁，以挽頹風。著各該衙門即將新定科條，頒發各該處將軍、都統、參贊、辦事、領隊各大臣等，嚴飭所屬地方員弁，切實查拏。務將興販吸食各犯，按例懲辦，無許容隱。至新疆與内地情形不同，新定章程，如有格礙難行，應酌量變通之處，著各該將軍、都統、大臣等悉心體察，妥議具奏。

《宣宗實録》卷三一五 八月庚午，命烏里雅蘇台將軍保昌來京，調成都將軍廉敬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以山東巡撫經額布爲成都將軍，直隸布政使托渾布爲山東巡撫，調廣西布政使陸費瑔爲直隸布政使，以雲南按察使王惟誠爲廣西布政使，直隸霸昌道孫善寶爲雲南按察使。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督辦驅逐夷船，斷其接濟一摺。又另片縷陳該夷詭詐各情形等語。覽奏均悉。該奸夷等遷延不去，希冀在澳門交易，兼欲偷賣新來鴉片，並於毆斃民人之案，不將兇手交出，當此法令森嚴之際，膽敢肆意抗拒，實屬可惡！該大臣等現在禁絶柴米食物，撤其買辦工人，自應權宜妥辦，不可稍示以弱。至該夷等既以淡水爲養命之源，務當稽查漢奸，毋許私行接濟，其詭詐恫喝，固不值與之計較，而密爲防範，調度弁兵，亦不可稍涉鬆懈。著林則徐等悉心商酌，趁此警動之機，力除弊竇，所有該國大小船隻，遊奕洋面，跡有可疑者，均著驅逐出境。俟該夷等悔罪畏服，領賞回國，並將兇犯交出，彼時該大臣等再行酌量辦理，威德兼施，或可一勞永逸。總之，不可冒昧僨事，亦不得示弱長驕，惟在林則徐等相度機宜，籌畫盡善，毋負諄諄訓諭至意。將此諭知林則徐、鄧廷楨、怡良、關天培，並傳諭豫堃知之。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查驗天津海口有洋船牌名金裕成，出海人名榮裕利，詢係廣東潮州府饒平縣人。據稱，船内裝載糖包，水淺難行。迫經雇給剥船，而該船水手等又稱風路不順，即行起碇東往，似赴奉天、蓋平等語。該船既近海口，忽又東駛，情節可疑，難保非帶有煙土，恐被查拏，遠颺他處。著耆英等嚴飭錦縣、復州、海城、蓋平各海口，密速巡查，如有前項船隻到境，即行截住

掫拏。並著楊慶琛即飭所屬在利津、即墨及廟島一帶，一體查拏，毋令奸商售其鬼蜮伎倆，致滋流毒。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山東巡撫托渾布奏，遵飭，福山縣將該船户拏獲，查無夾帶煙土。惟因中途添雇水手，與原照不符，畏查起碇，委無別情。報聞。

《宣宗實録》卷三二六 九月乙未，以湖北按察使卞士雲爲湖南布政使，直隸永定河道文沖爲湖北按察使。

丁酉，又諭：據林則徐等奏，巡閱澳門，抽查華夷户口情形一摺。澳門爲夷商聚集之所。夷樓屯貯煙土，久成弊藪。乘此查辦之時，必當於該處先清其源，方爲盡善。該大臣等既委該地方官查明華夷户口，復由香山統領將備，整隊出關，宣佈恩威，申明禁令。並查西洋夷樓現無存貯煙土，辦理甚屬妥協。惟該處華夷叢雜，保甲之法難以施之夷人。且由同知、縣丞每歲編查，恐有名無實，易滋流弊。至督撫兩司分年輪往抽查之處，亦涉煩瑣。其應如何立定章程，以清弊竇而垂久遠，著該大臣等另行妥議具奏。將此諭令知之。

乙巳，諭内閣：魏元烺等奏，臺灣地震，委員查辦一摺。嘉義縣地方於五月十七十八等日地震，城垣衙署不無坍塌，並塌倒民房，傷斃人口，情殊可憫，亟應查勘撫卹，以惠災黎。著桂良等派委明幹大員，迅速前往查辦。除壓斃人口，業經該府縣捐給撫卹外，所有無力貧民塌倒房屋，著照例給與修費銀兩。其委員所帶司庫撥銀五千兩，如有不敷，即由該道庫籌款撥給。務令實惠均霑，無使一夫失所。事竣覆計造册，先由司庫籌款歸還，覆實報銷。倒塌衙署、倉廒、監獄飭縣擇要先行修葺，以資辦公。並勘明常平義倉米穀，如堪搭放兵米，即行風篩，計成搭放。儻須估變，亦飭該縣妥速經理。城垣廟宇以及各項工程，飭令該府縣分別緩急，次第估報興修，以重要工而資保護。至該郡孤懸海外，當此被災之際，尤宜督飭地方文武員弁加意巡查。如有匪徒乘間作奸，或造謠煽惑，或搶竊擾害者，立即嚴拏懲辦，毋稍疏縱。

甲寅，又諭：【略】。兹據咸齡奏喀喇沙爾地方，盤獲民人偷帶煙土。又於庫爾勒迤東，拏獲栽種罌粟花人犯。董孟徇等訊明首夥，分别定擬。該大臣查辦認真，甚屬可嘉。鴉片煙流毒日甚，遠至新疆等處，亦多傳染，殊堪痛恨。今復查有栽種罌粟情事，更出意想之外。總緣各城將軍、大臣等一味固循，不肯認真查辦之所致。因思各該城荒僻處所，隙地不少。儻查察不周，即不免有奸民集吸食，並與賊匪結連，窩藏贓物等語。若果屬實，不惟風化攸關，兼爲奸民淵藪，必應查拏懲辦。著裕謙嚴行禁止，毋任胥役行規庇縱。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有人奏蘇州地面，有婦人開設茶館，朱家莊尤多。其中設有煙具，招集吸食，並與賊匪結連，窩藏贓物等語。若果屬實，不惟風化攸關，兼爲奸民淵藪，必應查拏懲辦。著裕謙嚴行禁止，毋任胥役行規庇縱。將此諭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二七 十月庚辰，諭内閣：御史萬啓心奏，請飭禁書吏把持一摺。各衙門額設書吏，例限五年期滿，飭令回籍，另募妥實之人承充，不准盤踞把持，致滋弊竇。前降諭旨甚明，自應認真辦理。若如該御史所奏，近來京師各庫及税務衙門書吏，當役滿告退之後，其接充者，非其子姪，即其親戚。如銀庫書吏大半皆係張、王等姓，盤踞把持，已可概見等語。此輩狡猾性成，易於作弊。似此子姪親戚，接續遞充，即與己身復充無異，不可不嚴行查禁。著管理各庫及税務衙門留心察看，嗣後書吏五年役滿，即行另募承充，並查明籍貫，取具保結，不准令其子姪親戚朦混接充。仍著隨時查察，如有身後影射等弊，即嚴行懲辦，務使奸猾儆懼，弊竇肅清。將此通諭知之。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暎國夷船現已盡行驅逐，並飭取切結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稱，該夷駛出老萬山回國空船二十三隻，奸夷十六名，均經驅逐淨盡，並遵式取具切結等語。該夷等經此查辦懲創之後，自必畏服。惟大船六隻、小船十餘隻，潛回夷埠，距粵不過半月海程。恐日後私運入口，不可不嚴密防範。至曄嗡兵船，來自夷埠，雖名爲護貨，亦難保無叵測情形。前次犯案兇夷既不交出正兇，狡黠可惡。著林則徐、鄧廷楨派委妥員，巡查各隘口，如夷埠船隻潛載煙土混入，即行查拏懲辦。其護貨兵船，果否安靜？並飭令將殿斃林姓兇夷交出，無得藉詞逗留。儻有一事不遵，即當權變示威，爲一勞永逸之計。至該夷恐兵役掯查栽贓，雖係過慮，亦不可不防其漸。著鄧廷楨嚴飭該管文武員弁，剴切訓諭，如有栽贓等情，一經查出，定當從重治罪。務使兵役畏法，夷商知恩，是爲至要。若約束不嚴，稍滋弊混，外夷轉得藉口，尚復成何事體？慄之！將此論令知之。

《宣宗實録》卷三二八 十一月甲午，諭内閣：前降旨，將越南國二年一貢改爲四年進貢一次，以昭體恤。兹據禮部奏稱，該國王以四年例貢，品數應否照舊遵辦，咨部請示。該部請照兩貢並進之數，減半呈進，並擬單呈覽。越南國向例每屆四年兩貢並進，今既改爲四年一貢，所進貢物自應減去一次。其舊例兩貢並進之處，著即停止，用示朕綏懷藩服之意。該部即遵諭行。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轟擊夷船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暎咭唎國夷人自議禁煙之後，反覆無常。前次膽敢先放火礮，旋經剴諭，僞作恭順，仍勾結兵船，潛圖報復。彼時雖加懲創，未即絶其貿易，已不足以示威。此次吐噜夷船復敢首先開放大礮，又於官涌地方占據巢穴，接仗六次。我兵連獲勝仗，並將尖沙嘴夷船全數逐出外洋。該夷心懷叵測，已可概見。即使此時出具甘結，亦難保無反覆情事。若屢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税銀，何足計論？我朝撫綏外夷，恩澤極厚。該夷等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著林則徐等酌量情形，即將暎咭唎國貿易停止，所有該國船隻盡行驅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結。其毆斃華民兇犯，亦不值令其交出。當啷一船，無庸查明下落。並著出示曉諭各國，列其罪狀，宣佈各夷，俾知暎夷自絶天朝，與爾各國無與。爾各國照常恭順，仍准通商。儻敢包庇暎夷，潛帶入口，一經查出，從重治罪。其沿海各隘口，並距夷埠不遠之海島，均著林則徐等相度機宜，密派員弁兵丁嚴加防護，毋稍疏懈。此次攻擊夷船，提督關天培奮勇直前，身先士卒，可嘉之至。著賞給法福靈阿巴圖魯名號，仍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所有在事出力員弁，著查明保奏，候朕施恩。陣亡及受傷弁兵，著林則徐等查明咨部，照例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丑，閩浙總督桂良奏報到任日期。得旨：閩省吏治武備廢弛已久，水師尤關緊要。汝若不加振作，一味因循，委過前人，自問天良何在？朕有見聞，斷不能曲爲包容也。慄之！勉之！

乙巳，調安徽按察使徐寶森爲山東按察使，以江蘇淮海道文麟爲安徽按察使。

《宣宗實録》卷三二九 十二月癸亥，調兩廣總督鄧廷楨爲兩江總督，兩江總督林則徐爲兩廣總督。鄧廷楨未到任前，以江南河道總督麟慶兼署。

實授裕謙江蘇巡撫，調安徽布政使邵甲名爲江蘇布政使，以江西按察使管遒羣爲安徽布政使，河南彰衛懷道劉體重爲江西按察使。

甲子，諭内閣：林則徐等奏請將道員暫行移駐澳門，查辦夷務等語。廣東澳門地方爲各國夷商貿易總匯之區，現在清釐積弊，控馭尤貴得人。該處雖設有同知、縣丞各一員，惟官職較小，尚不足以窮弊源而制驕縱。著照所請，即飭令高廉道易中孚暫行駐劄澳門，督同該同知等查辦夷務。所有前山寨内河水師都司一員，帶兵三百六十三名，著即歸該道節制。遇有緩急，聽其調遣。俟一二年後夷務肅清，再將該道撤回任所，以重職守。

論軍機大臣等：前據林則徐等奏明轟擊夷船情形，曾經降旨，飭令將該國船隻盡行驅逐，絶其貿易，並論以區區税銀，何足計論，想已遵辦。本日據林則徐等奏，察看暎夷反覆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反覆無常，早已洞見。現當嚴禁鴉片，豈容該奸夷陽奉陰違，希圖影射？著林則徐仍遵前旨，凡係暎咭唎夷船，一概驅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國恭順，照常通商，難保該夷不潛行偷漏，混入他國，私帶煙土，妄冀銷售。即大黄、茶葉，亦恐他國加倍購買，轉相付給。是名爲禁止暎國貿易，而流弊益多，殊非覈實辦理之道。著林則徐即將種種弊竇，籌畫堵塞。其噹啷一船，毋須招令入口，以歸畫一。林則徐現已簡調兩廣總督，責無旁貸。務當趁此警動之機，爲一勞永逸之策。至於區區關税之盈絀，朕所不計也。將此諭令知之。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曾望顔奏，夷情反覆，請封關禁海，設法勦辦，以清弊源一摺。又另片奏，澳夷互市貨物，亦請定以限制等語。著林則徐等悉

心妥議具奏。原摺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知林則徐、怡良、關天培、郭繼昌，並傳諭豫堃知之。

乙亥，調禮部右侍郎黃爵滋爲刑部右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毛式郇爲禮部右侍郎，前任福建巡撫魏元烺爲大理寺卿。

乙卯，調雲貴總督伊里布爲兩江總督，兩江總督鄧廷楨爲雲貴總督，鄧廷楨未到任前，以雲南巡撫顏伯燾兼署。

辛巳，又諭：惠吉奏拏獲鴉片人犯，並酌覈新定章程。現飭嚴禁栽種罌粟一摺。烏嚕木齊地方現已緝獲販煙吸煙人犯三十餘起，恐此外未經破獲者，尚復不少。著隨時嚴拏，即照新定科條，分別究辦。其塔爾巴哈台、葉爾羌等處，離卡倫較近各處夷人入卡貿易，現查有興販夾帶情弊。各該大臣飭屬一體嚴查，絶其來路。至栽種罌粟，尤不可不防其漸。著該都統於明歲春融時，酌量情形，或親赴各該處周歷巡查一次；或揀派親信可靠之員，前往詳細挨查。如有偷種人犯，立即嚴拏懲辦，並將該地方官從嚴參處。該都統務當實力奉行，認真查禁，不得視爲具文。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陸應穀奏，請禁夷地販煙一摺。鴉片煙流毒日深，現已頒行新例，嚴行禁止。惟欲絶外夷之煙，必絶內地之販。據該御史指出，栽種罌粟，熬煙售賣處所，並由外夷販煙入內要口，及由滇省販煙入川要路。著鄧廷楨、顏伯燾按照摺內指出處所，嚴加稽查，近邊要口，認真防堵。務使煙販無從偷渡，以期邊境肅清。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

又諭：御史陸應穀奏請禁夷地販煙一摺。據奏，滇省栽種罌粟，熬煙售賣。內地奸民，勾結四川巫匪，攜帶刀矛，前往販煙，往往釀成巨案等語。奸民販賣鴉片，大干例禁。若復勾結川匪，逞兇滋事，尤屬不法。著賣興確切查明，嚴行懲辦。又另片奏，四川查辦煙案寥寥無聞。著賣興通飭各屬，按照新例，從嚴究治。如果地方官視爲具文，苟且從事，或意存顧忌，不肯認真，著即嚴加參處，毋稍姑容。將此諭令知之。

又命：刑部尚書隆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杜彥士奏，暎咭唎夷船攜帶鴉片煙土，在閩省海口銷售已非一日，現當廣東查辦喫緊之時，福建係接壤之區，必當一律嚴辦。又諭：向來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每逾三年遣使進貢一次。惟念察木多地方，距京程途較遠，嗣後著加恩改爲間五年一次，即自道光十九年爲始，至二十五年再行遣使進貢。以後照此遞推，用示體恤。

道光二〇年（庚子、一八四〇）

《東華續録》道光四一　正月壬辰朔，加王鼎太子太保。

己亥，調隆文爲户部尚書，以鐵麟署刑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三三〇　己亥，諭内閣：昨因理藩院禁止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設用旗傘，並未奏明。嗣經該呼圖克圖呈出乾隆年間案據，該堂官等又未具奏。當降旨將該衙門堂司各官交部嚴議。兹據該部奏，擬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奕紀著革去御前大臣、户部尚書、總管内務府大臣，並革去紫韁，毋庸管理理藩院事務，姑從寬加恩，仍留都統。賽尚阿著革去都統，從寬降爲二品頂帶。奕紀、賽尚阿、吉倫泰、文德和，均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郎中惠麟著照部議革職。

以大學士穆彰阿管理藩院事。

壬寅，丑刻，皇后崩。

戊申，諭内閣：皇后鈕祜禄氏【略】謚爲孝全皇后。

又諭：向來帕克巴拉呼圖克圖每逾三年遣使進貢一次。惟念察木多地方，距京程途較遠，嗣後著加恩改爲間五年一次，即自道光十九年爲始，至二十五年再行遣使進貢。以後照此遞推，用示體恤。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九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林則徐奏，暎咭唎夷人，接濟水米，水師哨船代爲交易，運送鴉片各處銷售各等語。鴉片現當嚴

國王另遣夷官曉吐噠噸來粵，係因義律所爲不合，是以換人經理等語。該國距內地七萬里，當該國王遣官來時，斷不知內地斷其貿易，自應一併堅拒，勿與通商，以絕其逗留之念，消其叵測之情，庶幾大害永除，勿貽後患。該督於封港後，早經嚴飭洋夷各商，將各口貨船覈實查驗，確切結報，自不至再滋弊混。其水陸險要之地，皆當倍整軍威，嚴飭文武員弁，巡查防範，勿稍疏懈，以肅海疆而副委任。

《宣宗實録》卷三三〇 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奏，遵旨籌議御史駱秉章奏，請整飭洋務章程。一、新例嚴禁煙土。如查有夾帶分毫，即將該夷商及保辦之洋商一併斥革治罪。並訪查洋商，如尚有朋充負欠者，輕則革退，重則治罪。一、查夷語有孖毸名目，即華言所謂買賣人也，而漢奸即在其內，以致暗地勾通。現飭洋商，令通事、買辦等逐層擔保，如有營私舞弊者，惟保人是問。一、現在停止一名住省。其各國貿易良夷，亦勸令遵例，依期回國。酌留二三夷人住冬，仍防閑出入，不准與內地人民交接。一、前因三板船向無定額，於十八年十一月設立順字三板七隻。現議將此項三板一併裁撤。給咪唎噠等國護照二張，凡各國夷人進省，及寄信往來，均令另雇民艇，赴各礮臺、隘口驗明，方准內駛。一、夷人帶來洋銀，務令以銀準貨，不使餘賸帶回。下軍機大臣議，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四一 二月癸亥，以阿勒清阿爲刑部尚書。

丁卯，户部尚書何凌漢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文安。

調卓秉恬爲户部尚書，以祁寯藻爲兵部尚書，沈岐爲左都御史。

《宣宗實録》卷三三一 甲戌，以故克勤恪郡王承碩子慶惠襲爵。

丙子，伊犁將軍奕山等奏，請將新定鴉片煙章程就邊地情形，量爲變通。下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尋議：一、夷人有明知例禁，夥販煙土入卡者，應分別首、從，擬斬、絞立決。其僅止零星誤帶者，枷號示懲。一、伊犁等處奸民，有向外來夷人接買煙土，囤積發賣，及知情寄囤者，照新例分別辦理。一、伊犁等處遣犯在限內吸煙者，照軍犯在配復犯軍流調發之例辦理，給伯克爲奴，到配後枷號三箇月。在限外吸煙者，照在配罪犯絞候之例斬決。其開煙館、販煙土、製煙具、種罌粟者，查照新例，罪應擬死者，斬決，犯在徒罪以上者，斬候。禁卒解役等有傳遞代買，照新例辦理。一、各路夷貨入卡，派員查驗，並令夷人按限貿易，完竣出卡，逐層稽覈。一、各處愛曼距城較遠，令於四季出具並無栽種罌粟甘結，並飭文武地方按季具結。至伊犁東路卡臺，爲商賈必由之路，應飭官兵查驗登記號簿，註明有無私攜煙土，按月造册申報。境內五方雜處之地，令地方官按新例編查保甲之法，十家設一牌長，如有犯者，責令舉報。伊犁鋪户最多，亦令十家互保，設立鋪長，以備訪查。從之。

壬午，諭内閣：所有前藏堪布業已來京，其後藏著於道光二十二年入貢，輪至二十五年前藏再行入貢，此後每間二年入貢一次，以次遞推，用示恩施格外，體恤優加至意。

甲申，諭内閣：嗣後傳習天主教人犯於赴官首明出教，及被獲到官，情願出教，俱著遵照嘉慶年間論旨，將該犯等家内起出素所供奉之十字木架，令其跨越，果係欣然試跨，方准免罪釋放。如免罪之後復犯習教，除犯該死罪外，餘俱於應得本罪上加一等治罪。已至遣罪無可復加者，即在犯事地方，用重枷枷號三箇月，滿日再行發遣。該部即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東華續録》道光四一 甲申，河東河道總督栗毓美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恭勤，賞其子燿進士。

《宣宗實録》卷三三一 乙酉，諭内閣：楊國楨奏，查拏鴉片情形一摺。據奏，在官人役及官親幕友長隨人等，託足公門，勢必互相容隱，巧爲彌縫。請變通新例，准軍民人等告發等語。上年新定章程，止准官弁訪拏，不許旁人訐告，原以杜挾嫌誣控之弊。凡在官人役及官親幕友長隨人等，自應責成本管官隨時查察。遇有犯案，嚴究有無徇隱縱庇情弊，分别參辦。若准軍民告發，不但仍啓挾嫌誣控諸弊，且恐在官人役勾串徇隱，或至化有爲無，以實作虚，犯法者仍至漏網，首告者轉罹反坐。種種弊端，在所不免。該撫惟當督率所屬，破除積習，法行自近，有犯必懲，務令衙署肅清，以冀愚民觀感。所請軍民告發之處，格礙難行，著毋庸議。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〇 三月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吴文鎔奏，遵旨查明洋面夷船轟擊逃散一摺。並另片奏，現在辦理情形等語。福建大嶝梅林等洋面，於上年十月間，有夷船停泊。經該提督帶領水師驅逐，用礮火攻擊，該夷船膽敢抵拒，致傷兵丁，不法已極。現雖據該署督查明夷船自轟擊之後，即已畏懼遠遁。而夷情狡詐，難保不由外洋闌入，斷不容稍爲懈弛，以致養奸貽害。著鄧廷楨、吴文鎔即飭所屬文武員弁，嚴密防禦。一經瞭有夷船，迅速相機擊逐，勿使逗留。至欲杜夷蹤，必先嚴察奸民勾結銷運之弊。閩省漳、泉二府，

濱海地方，港汊紛歧。晉江、惠安二縣，尤多小口，防範更宜周密。著照吴文鎔所奏，相機布置，嚴密防堵偵拏。仍著水師提督帶領兵船，巡歷洋面，遇有夷船竄入，即行攻逐。總期水陸交嚴，聲勢聯絡，俾洋面肅清，煙毒屏絶，勿負委任，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三二　丙申，以大學士潘世恩爲會試正考官。

以工部尚書敬徵兼署户部尚書。

《東華續録》道光四一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見在英吉利國貿易業經降旨停止。所有粤海關每年例進貢物三次，呢羽、鐘錶等件，如有不能齊全之處，著該監督即行據實具奏，不必多方購求。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〇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御史杜彦士奏，請將福建巡撫駐劄泉州彈壓。當降旨令察看情形，據實具奏。兹據該尚書等奏稱，督撫均駐省垣，距漳、泉幾及千里，聲息既遥，奉行遂懈，自須大吏親往督辦，以收實功。惟巡撫爲通省刑錢總匯，政務較繁，勢難兼顧。請倣兩江總督前往清江浦之例，令閩浙總督暫駐泉州等語。通省文武，均歸總督統轄，著鄧廷楨於會辦事件完竣後，親赴泉州，駐劄督辦。嗣後每歲應行前往駐劄，由該督自行酌量，不必拘定何時，亦不必限以日月。餘著照所議辦理。

《東華續録》道光四一　辛亥，湖北提督羅思舉卒，贈太子太保，賞銀三百兩治喪，予祭葬，謚壯勇。

《宣宗實録》卷三三二　乙卯，葉爾羌參贊大臣恩特亨額等奏，阿奇木伯克伊斯瑪依爾探知各部落外夷有販煙之事，令各夷商繳出煙土十萬兩零，如法燒燬，俱各順從悔罪。得旨：務要令行禁止，勉之。

丁巳，兩廣總督林則徐奏，暎咭唎被逐之後，尚有唬吐一船、呻哩嘰一船，在九洲遊奕，聲言有大號兵船將次到粤。現嚴檄員弁分往稽查，又拏獲通夷販煙之余阿盛等二起，煙土尤多。得旨：無論虚實，總當不事張皇，嚴密防範，勉之。

《宣宗實録》卷三三三　四月辛酉，御太和門，【略】册謚孝全皇后。

甲戌，諭内閣：載銓等奏，旁支襲爵王公追封三代應否給册、致祭，禮部例文未能賅備等語。著宗人府會同禮部妥議章程具奏。尋奏，嗣後凡追封親王以下、貝子以上，王福晉以下、貝子夫人以上，均給紙册。其追封親、郡王，無庸製給寶印。鎮國公及鎮國公夫人以下，均給誥命。追封親王以下、輔國公以上，王福晉以下、貝子夫人以上，均分别給與羊酒紙張，遣官一員致祭。親王至輔國公、王福晉至貝勒夫人，均用祭文。貝子夫人無祭文。鎮國公夫人以下，不遣官致祭。

乙亥，諭：祁寯藻等奏，查明漳、泉行使夷錢，並立限收繳一摺。前據御史杜彦士奏，福建漳、泉地方所用錢文多係安南土賊僞號，内地不應有此。近年以來，日積日多，兑換無非夷錢，沿海奸民遂多私鑄等語。當交祁寯藻等查辦。兹據查明奏稱，漳、泉二府行用夷錢有光中、景盛、景興等種，民間私圖便利，相沿成風，遂忘例禁。此項夷錢或由外夷流入内地，或由廣東潮州、嘉應州、福建漳、泉二府奸民私鑄。著該督撫等嚴飭沿海各府州縣，一面杜絶來源，一面設局收繳。嗣後海船進口，責成地方官嚴查夾帶。或有奸商囤積，奸民私鑄，立即嚴拏懲辦，並著出示曉諭，立限一年，凡有夷錢赴官呈繳，酌給制錢，俱照所議辦理。所繳夷錢，均著送局鎔鑄。該廳縣每日收繳若干，按旬結報，以憑查覈。逾限不繳者，照例治罪。並著廣東巡撫嚴飭潮州府、嘉應州等處，查明有無私鑄私販，不分畛域，一體嚴禁。斷不准日久生懈，以重錢法而杜奸弊。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〇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祁寯藻等奏，確查閩省海口煙販情形，並籌辦水陸巡防事宜一摺。【略】海防之要，首在嚴辦漢奸。漢奸一日不除，則夷船一日不絶，務須一力嚴拏，不除不已。該督等即當嚴飭文武各員弁，一見夷船竄至，水師各兵船則奮力追拏，如敢拒捕，即行開礮轟擊，毋得稍有疏縱。陸路則嚴謹把守海岸，禁止奸民出海蹤跡。水陸交嚴，堅持勿懈，總宜猛以濟寬，禁絶根株爲要。

《宣宗實録》卷三三三　辛巳，策試天下貢士吴敬羲等一百八十人於保和殿。

壬午，山西巡撫楊國楨奏，查閱營伍情形，擡礮一項，每礮重五十餘斤，一位需兵五名，未免笨重。臣父楊遇春從前所演擡礮，每礮止需兵三人，甚爲便捷。現已籌款製造二百位，每位重三十斤，發給各營演習。又鳥槍一項，製造未能如法，現飭揀選如法改造。得旨：務須認真訓練，期收實效，不可有名無實也。

癸未，以故扎薩克圖汗瑪呢巴咱爾子車林端多布襲爵。

乙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李承霖、馮桂芬、張百揆三人進士及第，二甲殷壽彭等八十七人進士出身，三甲何其仁等九十人同進士出身。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〇　乙酉，諭内閣：林則徐等奏，籌議添建礮臺一摺。廣東尖沙咀一帶地方，爲夷船經由寄泊之區，又係該省船隻東赴惠、

潮，北往閩、浙要道。該督等相度情形，請於尖沙嘴及官涌兩處，各建礮臺一座，聲勢既相聯絡，控制亦極得宜。著照所議趕緊建築，以資防制。其尖沙嘴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七千九百五十一兩零，官涌礮臺估需工料銀一萬四千四十六兩零，准其在於商捐前山營生息銀內動支給辦，免其造册報銷。又另片奏，新添靖遠礮臺兵丁一百五十名操演大礮，及春秋兩次操演，請照虎門所設各礮臺一體發給口糧，每年共需銀一百二十兩，即在原定寬備經費項內，按次散給，以示體恤。亦著照所議辦理。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洋商捐繳銀兩，藉供經費一摺。廣東查辦鴉片，驅逐夷船，亟應籌措經費。現據洋商伍紹榮等呈請將茶葉一項應得行用銀兩，捐繳三年，按卯解庫，聽候提用等情。著即准其捐繳，俟年限屆滿，由該督等彙明總數，奏請恩施。此項銀兩，著免其造册報銷，該督等務須撙節動用，實支實銷。

《宣宗實録》卷三三四　己酉，諭内閣：達明阿奏，夷人呈繳煙土等語。安集延回子熱霍邁提、雅和普、巴拉特、胡達巴爾第等四名，夾帶煙土進卡。一聞查禁，即全行呈繳，尚知畏法，著照例免其治罪。嗣後夷人呈繳煙土，或拏獲到官，北路各城均著解赴伊犂，交布彦泰、關福驗明銷燬；南路各城均著解赴葉爾羌，交恩特亨額、圖明額驗明銷燬。以專責成而昭覈實。

諭軍機大臣等：鄧廷楨覆奏，查辦夷船在洋遊奕一摺，覽奏均悉。【略】著鄧廷楨即照籌議章程，水陸交嚴，無稍鬆懈，一面出示曉諭該夷，現在禁絶鴉片，洋面毗連内地，非該夷等船隻遊奕之所，自當遵懷王章，駛回本國。如抗拒不服，即開礮轟擊。其由粤所運礮位，正可妥爲安置，以壯聲威。儻有漢奸仍前勾串作弊，立即嚴拏懲辦，並於粤閩交界地方，多派文武員弁梭織巡查，毋任走漏。俟派查各案完竣，該督即親赴泉州一帶，兼查明漳州所屬洋面有無夷船蹤跡，認真設法防堵驅逐，以期弊端永絶，洋面肅清，是爲至要。

丙辰，江蘇巡撫裕謙奏，婦女出家爲尼，例雖不禁，然傷敗風化，褻瀆神明，深爲風俗人心之害。現酌定章程，嚴飭各地方官，將著名淫亂及幽僻小巷各菴全行拆毀。令四十以上老尼婦歸併居住，三十以下幼尼均勒令還俗。得旨：如此任勞任怨，可嘉之至。

賞還三品頂帶理藩院尚書賽尚阿一品頂帶。

《宣宗實録》卷三三五　六月辛酉，諭内閣：鄧廷楨等奏，哨船攻擊番舶，生捡黑夷，拏獲漢奸一摺。夷匪來至閩洋圖銷鴉片，奸民勾通販運，隨地蔓延。經鄧廷楨等督飭員弁，分路攻擊，夷人受傷落水無算，生捡黑夷二名，並截獲通夷匪船，人煙並獲。所辦認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鄧廷楨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癸亥，補造福建各廠戰船。從總督鄧廷楨請也。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暎夷因查辦煙土，絶其謀利之念，朕早料其必有竄入海口之舉，屢經訓誡有海口各省督撫提鎮嚴密防範，不許該夷駛入。本日據烏爾恭額奏，暎夷致書定海鎮總兵，肆其狂悖，並知夷人俱已上岸，圍攻城池。覽奏之餘，實深痛恨！此等醜類，不過小試其技，阻撓禁令，仍欲藉勢售私，他何能爲！該巡撫提督果能認真防堵，水陸交嚴，何至縱令登岸有三四千人之多？似此偶遇事端，文武大吏即張皇失措，浙江營伍廢弛，不問可知。已另有諭旨，將烏爾恭額、祝廷彪交部嚴加議處。至定海縣孤懸海外，被圍甚急，該撫自應添撥水師馳往援救。而西駛夷船難保不窺伺寧波、鎮海等處要口，妄希占據。著即派委將弁分路嚴防，無許夷匪竄入。本日已降旨由四百里飭令余步雲酌帶弁兵前往勦辦，計日可到。該撫等務當悉心籌畫，稍贖前愆，儻再有疏虞，必當從重治罪！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烏爾恭額等奏，暎夷致書定海鎮總兵，肆其狂悖，並登岸滋事一摺。【略】現據烏爾恭額奏稱，尚有船隻西駛，恐該夷等另有勾結，分竄他省情事。再用申諭該將軍督撫分飭將弁，認真操練巡察，加意防堵，總當先事豫籌，毋致臨事掣肘。儻稍有疏懈。致令該夷等竄入内洋，蹂躪擾害，朕惟該將軍督撫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惕之！

《宣宗實録》卷三三五　甲申，諭内閣：本日據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失守，現籌堵禦一摺。【略】定海鎮總兵張朝發、署中營遊擊羅建功、護左營遊擊錢炳煥、護右營遊擊王萬年、署中營守備龔配道均著革職拏問，交部分別定罪。烏爾恭額、祝廷彪籌備不力，前降旨交部嚴議，茲據該部奏請革職，尚不足以蔽辜，惟現當防堵之時，若竟予罷斥治罪，轉得置身事外，烏爾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暫留本任，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署定海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不屈投水，被害身死，實屬可憫，著該部加等議卸。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烏爾恭額等由驛馳奏，定海縣城被暎夷攻破。該撫等現駐鎮海縣防堵，瞭見夷船多隻，在笠山以外往來遊奕，距鎮海不過十有餘

里。現在鎮海官兵止有二千餘名，應俟大兵雲集，合謀攻擊等語。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勦，以期一鼓成捻。

著伊里布遴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江浙相距較近，浙省儻有警報，該督一面奏聞，一面派兵迅速馳往應援，毋稍延誤。至江浙交界洋面，督飭水師認真防堵，毋令竄入。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丙戌，諭內閣：此次暎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現經調兵合勦，不難即時撲滅。因思該夷先經投遞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國，必有漢奸爲之代撰。且夷船多隻闖入內洋，若無漢奸接引，逆夷豈識路途？以食毛踐土之民，敢於自外生成，爲夷匪主謀嚮導，實屬罪不容誅。至沿海弁兵，疏於防範，已非尋常失察可比，若竟勾通接引，尤堪痛恨！著盛京、直隸、山東、江蘇、廣東、福建各將軍、督撫、提鎮等，分飭各屬，嚴密查拏。如有內地奸民，潛蹤出入，一經獲案，嚴究有無通夷導逆情事，從重懲辦。其疏防縱奸弁兵，亦著一體嚴拏，加等治罪。務令奸究净盡，毋任一名漏網。

《宣宗實録》卷三三五 戊子，盛京將軍耆英奏、宗支繁衍，請添設總旗族長，與正副管一體升用。

《宣宗實録》卷三三六 七月己丑，諭內閣：周天爵等奏，收繳民間私藏軍器一摺。【略】收繳槍礮等項共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件，計重十萬五百二十四斤。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長喜馳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該副都統率兵堵禦，互相轟擊，滿洲綠營各兵傷斃十餘名，逆船畧爲駛遠等語。現在夷船雖祇一隻，難保不陸續而至，乍浦兵力單少，亟須撥兵赴援。惟現在杭州省城，不可無大員彈壓，著奇明保遴委將弁，選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應，相機堵逐，毋稍延誤。

甲午，寄諭直隸總督琦善：本日據林則徐等奏，粵海暎夷兵船傳言有往天津之説，如係懇求貿易，懇恩優禮等語。天津通海各口，前據該督具奏嚴密防範，果有夷船駛入，自可有備無處。惟夷船叵測，詭計多端，儻駛至天津求通貿易，如果情詞恭順，該督當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從無辦過成案，此處不准通夷，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儻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勦辦。

諭內閣：鄧廷楨奏，廈門攻擊夷船一摺。此次暎夷兵船駛近廈港，稱欲求和，經該文武阻斥，不許上岸。該逆夷膽敢換旗開礮，直撲礮臺。船頭一人，夷服華言，甘語嫚詞，經署水師中營守備陳光福放箭射中，洞胸斃命。兵丁連放鳥槍，擊中夷人二名落海。護參將陳勝元執矛刺中白夷一人，身死。哨船及岸上弁兵槍礮聯絡，中傷夷人甚多。所辦甚好。

《宣宗實録》卷三三六 丙申，諭內閣：烏爾恭額以封疆大吏遇有暎夷滋事，攻擊等語。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論夷船在於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勦，以期一鼓成捻。

著伊里布遴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江浙相距較近，浙省儻有警報，該督一面奏聞，一面派兵迅速馳往應援，毋稍延誤。至江浙交界洋面，督飭水師認真防堵，毋令竄入。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丙戌，諭內閣：此次暎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現經調兵合勦，不難即時撲滅。因思該夷先經投遞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國，必有漢奸爲之代撰。且夷船多隻闖入內洋，若無漢奸接引，逆夷豈識路途？以食毛踐土之民，敢於自外生成，爲夷匪主謀嚮導，實屬罪不容誅。至沿海弁兵，疏於防範，已非尋常失察可比，若竟勾通接引，尤堪痛恨！著盛京、直隸、山東、江蘇、廣東、福建各將軍、督撫、提鎮等，分飭各屬，嚴密查拏。如有內地奸民，潛蹤出入，一經獲案，嚴究有無通夷導逆情事，從重懲辦。其疏防縱奸弁兵，亦著一體嚴拏，加等治罪。務令奸究净盡，毋任一名漏網。

《宣宗實録》卷三三五 戊子，盛京將軍耆英奏、宗支繁衍，請添設總旗族長，與正副管一體升用。

《宣宗實録》卷三三六 七月己丑，諭內閣：周天爵等奏，收繳民間私藏軍器一摺。【略】收繳槍礮等項共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件，計重十萬五百二十四斤。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長喜馳奏，夷船直逼乍浦海口，該副都統率兵堵禦，互相轟擊，滿洲綠營各兵傷斃十餘名，逆船畧爲駛遠等語。現在夷船雖祇一隻，難保不陸續而至，乍浦兵力單少，亟須撥兵赴援。惟現在杭州省城，不可無大員彈壓，著奇明保遴委將弁，選派兵丁，星夜赴乍浦海口接應，相機堵逐，毋稍延誤。

甲午，寄諭直隸總督琦善：本日據林則徐等奏，粵海暎夷兵船傳言有往天津之説，如係懇求貿易，懇恩優禮等語。天津通海各口，前據該督具奏嚴密防範，果有夷船駛入，自可有備無處。惟夷船叵測，詭計多端，儻駛至天津求通貿易，如果情詞恭順，該督當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廣東互市，天津從無辦過成案，此處不准通夷，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儻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勦辦。

《宣宗實録》卷三三七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奏，酌帶官兵，雇募水勇，赴浙協勦一摺。前因閩省緊要，已疊經降旨令鄧廷楨毋庸前往浙江，此時余步雲諒已領兵赴浙協勦。該督著遵前旨，毋庸親往，仍著馳赴泉州，督率將弁於各該處近海口岸，加意巡防，毋任夷船偶有竄入。所有省城防守事宜及鄉試監臨事務，均著吴文鎔妥爲辦理。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二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由驛馳

奏，唤咭唎夷人投遞字據，聲稱訴屈，尚無桀驁情形，現仍飭令在關江沙外停泊，聽候奏奉諭旨遵行等語。辦理甚爲妥協。所有該夷呈遞該督字據，並給遊擊羅應龍刊刻夷書一本，覽奏均悉。惟既據稱尚有別項公文應須呈遞，著琦善委員查問接收，一併進呈。仍飭該夷船不得妄越進口，俟奏奉諭旨，再行遵辦。

丁未，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略】夷船以全條番木，用大銅釘合而成之，內外夾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銅片。其大者可安礮三層，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礮洞安於艙底，夷兵在艙內施放，藏身既固，運轉亦靈。內地師船，廣東名爲米艇，船身較大，福建名爲同安梭船，以集成字號爲極大，然皆不敵夷船十分之五，向以杉板爲之，惟桅柁木較堅緻。船之大者，配礮不過八門，重不過二千餘斤，若再加多，則船身喫重，恐其震損。且礮位安於艙面，礮兵無所障蔽，易於受虧。此向來造船部定則例如此，其病不盡在偷工減料，是所謂勢不均而力不敵者，非兵之勢不敵，而船礮之力實不相敵也。至閩省師船，姑無論斷不可敵，即使勉强調用，而兵至二千，須用戰船十隻，聯艘北駛。夷船停泊定海，哨探必嚴，萬一被其瞭見，迎頭截擊，倉猝之際，更無把握。內地舟師豈可於洪波駭浪之中輕於一擲，致令再有挫衄。臣愚昧之見，此時逆燄方張，斷不值與之決勝於海上，計惟先固口岸，務保無虞。

《宣宗實録》卷三三七 壬子，兩廣總督林則徐等奏，續獲販煙人犯。得旨：外而斷絶通商並未斷絶，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

癸丑，諭内閣：周天爵等奏，拏獲傳教惑衆之西洋人，並信習邪教各犯，分別審擬一摺。此案董文學以西洋人膽敢潛入内地傳習天主教，講經惑衆，實屬罪大惡極。該州縣即將該犯拏獲，並訪獲習教多人，功過尚足相抵，所有失察處分，著加恩寬免。至該犯等供出西洋人穆導沅曾至沔陽州南漳縣境内，現在查拏無蹤，難保不逗留傳教。著各直省督撫嚴飭各州縣查拏，務獲究辦。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密陳江浙水師情形，請旨飭令閩廣督臣遣兵會勦一摺。又據該大臣由驛馳奏起程赴浙並帶員前往等語。覽奏均悉。現在余步雲已奏報帶兵赴浙，計此時已抵鎮海。該大臣所帶江蘇兵丁暨烏爾恭額所調浙江各營兵，併鄧廷楨所撥水勇千名，諒已雲集，不爲單弱。至閩廣兩省海口，隨在皆關緊要，若分兵赴浙，不獨鞭長莫及，且恐顧此失彼，未能計出萬全。總之，行軍之道謀略爲先，紀律之師以一當百。該大臣老成持重，必不至銳意見功，或處挫失。惟唤夷現據定海，主客之勢既殊，若在洋面接仗，彼轉得用其所長。收復之策，務須通盤籌畫，確有把握，謀定後戰。如何布置之處，奏明後再行進勦。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乙卯，琦善奏，連日查探，洋船全行起碇，自係前往山海關、奉天等處。節次派員前往，屢與面晤。據稱自廣東封港後，所帶貨物、資本賠累難支，是以各處尋覓馬頭，艇而走險。窺其詞色，似有愧悔之心。見既由臣接其字據，即由臣傳旨曉諭，或冀取信。臣惟待其回至天津，隨機應變，詳細開導，令其返櫂南旋。

《宣宗實録》卷三三七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勦辦逆夷機宜一摺。據奏，唤夷占住定海，其船聚於港口，分泊要隘，據險拒守。並於經由各島嶼設礮守兵，攔截抗拒等語。該夷船身堅大，槍礮便利，若在海洋接戰，驟難制勝。所請趕造船隻之處，恐緩不濟急，徒勞無功，著毋庸議。現有夷船駛至天津，投遞訴冤稟帖，已降旨令琦善妥爲辦理。該大臣於抵浙後必須訪察明確，謀定後動，斷不可急圖收復，冒昧輕進。該夷人如有呈遞字件，即著派員接受，將原件由驛馳奏。

調浙江定海鎮總兵官吴建勳爲福建海壇鎮總兵官，起丁憂總兵官葛雲飛署定海鎮總兵官。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三 八月庚申，諭：盛京爲根本重地，朕心尤爲廑注。該省港汊何處可進大船，該省洋面何處最關緊要，著耆英確切查明，先行奏聞。至現在作何籌辦，固不可先事張皇，亦不得不豫爲准備，以致臨事周章。如果夷船駛至盛京，該將軍即督屬堵禦，相機辦理，毋令逞志。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潛入奉天洋面遊奕，帶兵督防一摺。據奏，唤夷來船二隻，在八岔溝外洋遊奕，該將軍帶兵督防等語。覽奏均悉。此次夷船駛至奉天，如情詞恭順，另派小船投遞稟揭等件，該將軍不必遽開槍礮，仍遵前旨派員接收，將原件由驛馳奏。儻有桀驁情形，斷不准在海洋與之接仗。蓋該夷之所長在船礮，至舍舟登陸，則一無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誘之登岸，督率弁兵奮擊痛勦，使聚而殲旃，乃爲上策。該將軍務當謹慎持重，相機妥辦，餘著照所請行。

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馳奏，遵旨曉諭唤夷暨該夷登答情形一摺。唤夷船隻來至天津，以訴冤乞恩兩大端爲詞。現在該督遵奉前旨，向該夷領事

義律反覆開導，所辦甚好。惟該夷具文登答則始終以賠償煙價等情，嘵嘵置辯。鴉片煙本係違禁之物，業經燒燬，豈有賠伊原價之理！惟當隨機應變，諭以天朝與各國通商，本係大皇帝格外施恩，凡外藩之來貿易者，稍有冤抑，無不查明懲辦。上年欽差大臣未能仰體大皇帝上意，以致辦理不善，現已恩准查辦，定當重治其罪，冤抑無難立伸。至煙土業經燒燬，斷無賠償之理。且該國往來貿易，所重原在圖利。試思自我朝恩准通商以來，該國所得利息不可以數計。如能照常恭順安靜，俟欽差大臣到彼查辦後，或汝國乞恩通商，據情具奏，仰邀恩准，亦未可定。汝等從長計較，所得孰多。該督接奉此旨即照此向該夷人明白曉諭，令其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儻該夷始終堅執，該督總當相度機宜，妥爲措置。至此時堅欲索價，並請減價分年之說，不過該夷借此尋隙，志在通商。該督到粵後，惟當細加訪察，當日繳煙，究係作何辦理？或即作爲該督之意，密諭各洋商，以將來如許通商，不但夷人仍可得利，即該商人等亦可照常貿易，獲益良多。總宜從長計議，毋令該夷有所藉口，方爲妥善。

《宣宗實録》卷三三八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抵浙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略】該夷所恃全在船堅礮利，一經登陸，其技立窮。該大臣總當鎮靜持重，不可在海洋與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勦。

癸酉，以理藩院尚書賽尚阿兼署兵部尚書。

甲戌，署兩江總督裕謙等奏，馳抵寶山縣，接辦防堵事宜。得旨：妥慎防之，斷不可躁妄失算。

丙子，諭内閣：據鄧廷楨馳奏，暎夷兵船來至厦門滋擾，官兵併力攻退一摺。暎咭唎夷船二隻，來至福建夏門滋擾。於七月二十五日懸掛紅旗，駛進青嶼，直趨水操臺。經該提督陳階平等督令水師員弁，開礮轟擊，壘中該夷船尾，並擊碎其杉板一隻。次日該夷船又駛向水操臺開礮，該副將靈德等連放大礮，打中夷船二次，旋即退出。該夷又放下杉板船隻，尾追商船。該遊擊謝國標等追及，逼進嶼仔尾山後小港，開礮擊中夷人五名，跌倒在船，旋即退去。現已起碇遠去無蹤。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由驛馳奏，籌辦夷務情形一摺。據查，定海鎮額設水師兵二千六百餘名，又寧波府等募有水勇多名，若部勒有方，亦足抵水師之用等語。現在閩廣水師既不能分調，著即照該大臣所議，妥爲辦理。

己卯，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爲欽差大臣，馳往廣東，查辦事件。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琦善奏，暎夷聽受訓諭，起碇南旋。當降旨將現辦情形諭知伊里布等，諒已遵照辦理矣。所有調至鎮海防堵兵丁，著伊里布妥爲約束，毋許滋擾閭閻。其羸弱無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節糜費。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辛巳，署兩江總督裕謙奏，英人呈遞書字，語句狂悖，本不敢據以上聞，因前次奉有諭旨，不敢不代爲具奏。得旨：所見大差，遠不如琦善之遵旨曉事，原字原書，一併封奏，使朕得辦別真僞，相機辦理。若似汝之顧小節而昧大體，必致僨事。殷鑒具在，不料汝竟效前明誤國庸佞之所爲，視朕爲何如主耶？試思我朝之所以興，開國時一切情僞，無不上達之故。前明之所以亡，事無巨細，率皆壅蔽，故國事日非，措置失宜，可不懍之又懍！在汝亦不值朕發此議論，遇事觸懷，信筆而作。

《宣宗實録》卷三三八　癸未，調烏里雅蘇台將軍廉敬爲成都將軍，荆州將軍德楞額爲烏里雅蘇台將軍，以西安左翼副都統布彦圖爲荆州將軍。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祁寯藻、黄爵滋奏，查明台、温兩府栽種罌粟情形一摺。已降旨將台州府知府潘覲藻革職，並著該撫將天台縣知縣高振宛及各府廳縣查辦不力各員，分别嚴行參處矣。

《宣宗實録》卷三三九　九月庚寅，諭内閣：前因鴉片煙流毒海内，特派林則徐馳往廣東海口，會同鄧廷楨查辦。原期肅清内地，斷絶來源，隨地隨時，妥爲辦理。乃自查辦以來，内而奸民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興販來源並未斷絶。甚至本年暎夷船隻沿海遊奕，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盛京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此皆林則徐等辦理不善之所致。林則徐、鄧廷楨著交部分别嚴加議處。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托渾布奏，暎夷船隻一律由東洋南還一摺。據稱，夷船八隻，已先撥船三隻由大洋南回，現來船五隻亦由該省洋面開帆南駛，並該省撫馭夷人，酌賞食物，該夷情形極爲恭順等語。所辦俱合機宜。暎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既據該撫查明，與天津夷船收目相符。著托渾布體察情形，將前調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歸伍，以節糜費。

命閩浙總督鄧廷楨來京，以雲南巡撫顔伯燾爲閩浙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乙未，革林則徐、鄧廷楨職，命赴廣東，備查問差委。

《宣宗實録》卷三三九　己亥，逮已革浙江巡撫烏爾恭額下部治罪。

壬寅，以前任伊犂將軍奕山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並在御前大臣上學習行走。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並據夷目叩關謁見，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伊里布相機妥辦，上之不失國體，下亦不開邊釁。丁未，諭軍機大臣等：固慶奏，俄囉斯夷人越入卡倫，妥爲勸諭，令其歸國等語。此次俄囉斯夷人達噶瑪勒薩滿等所屬男婦大小一百二十餘人，越入科布多卡倫，聲稱伊國差重法嚴，逃出偷生。該大臣等曉諭盟長等，令其折回本國，所見甚是。

戊申，皇七子奕譞生。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六　乙卯，諭内閣：鄧廷楨、吴文鎔奏，請防堵經費一摺。閩省爲海疆重地，訓練兵勇，稽查要隘，原不因暎夷船隻往來遊奕，始行防守。至於暎夷占據定海，實因前撫臣未受該夷訴冤呈詞，以致激成事端。現在該夷僅祇困守，並未敢四出滋擾。鄧廷楨等所稱腹背受敵，未知所受何敵？該夷因閩浙疆臣，未能代爲呈訴冤抑，始赴天津投遞呈詞，頗覺恭順，現在特派大臣赴粵查辦，不日即可戢兵。鄧廷楨等所稱該夷猖獗，不知在何處猖獗？總因該革員等種種辦理不善，遂費周章。著吴文鎔即將本省各鎮弁兵，照常認真訓練，堅守海口。所需支發錢糧，著斟酌籌畫，裁汰浮糜，其應用款項，隨時奏聞。所有該省雇募水勇，租賃漁船，著酌量裁撤，以節浮費而昭覈實。

《宣宗實録》卷三四〇　十月辛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趙雲鵬、王萬壽、李壽春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遮克敦布等十三人武進士出身，三甲馬振緒等五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丁卯，調荆州將軍布彦圖爲西安將軍，以署吉林將軍禄普爲荆州將軍。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佈勒亨奏，撤回防堵官兵一摺。現在江蘇境内並無夷船蹤跡，所有京口防禦旗緑官兵，著一併撤回歸伍。其雪山原設礮臺，仍令嚴加防守，毋稍疏虞。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六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擇期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來文，據稱分船赴粵。惟該夷懿律是否親身赴粵？義律諸夷是否一併隨往？留在定海者又係何人？文内未經敘明，自應確探起碇日期，退去船隻數目，再行酌辦。惟該夷等既已赴粵，聽候查辦，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所獲夷目夷婦等，仍著妥爲看守，俟該夷將兵船全撤，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曉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

又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現已擇期於十月中旬起碇赴粵一摺。已有旨令伊里布體察情形，俟退還定海之後，再將所獲夷人交還矣。

《宣宗實録》卷三四〇　己卯，諭内閣：朕因鴉片煙流毒中外，傳染日深，屢經降旨，飭令地方官嚴行查辦。上年頒發新定章程，嚴立科條，寬予期限，務使吾民漸除惡習，永絶根株。惟自定例以來，各省大吏奏報拏獲煙犯所在多有。薄海内外，必已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咸知畏法自新。誠恐愚民狃於積習，尚存觀望冀倖之私，即日限期届滿，或以無知觸法，朕甚憫焉。著通諭各省將軍、督撫等，督飭所屬認真查拏。至京師爲首善之區，所有部旗文武大小各衙門尤當合力同心，嚴查究辦。若心存推諉，試問盡職乎？抑溺職乎？斷不可因罪名較重，稍存姑息之心，仍蹈養奸之習。如果實力奉行，不留餘孽，即從前查辦不嚴，原可寬其既往。儻因規避處分，仍前玩泄，以致錮習不除，朕必不能輕恕。是在内外滿漢諸臣訓諭督催，不遺餘力，轉瞬限滿，無一藐法干罪之人，用副朕除惡務盡之意。勉之！望之！

庚辰，以故喀爾喀鎮國公噶勒藏車淩子貢桑、科爾沁鎮國公多布沁旺丹弟烏勒濟濟爾噶勒各襲爵。

壬午，諭内閣：奇明保奏，乍浦赴援官兵，可否撤歸杭州本營一摺。浙江乍浦海面現無夷船滋擾，該處駐防各兵足資守禦，所有前調杭州官兵二百餘員名，著即撤回歸伍。副都統恆興著回省城本任，毋庸在彼防守。潮神廟一帶屯戍之滿洲營緑旗官兵，亦著一律撤回。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壬午，以孝全皇后梓宫啓行，命皇子奕淙行禮。

癸未，孝全皇后梓宫奉安龍泉峪陵寢。上詣觀德殿，行祖奠禮。

《宣宗實録》卷三四〇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請飭確探情形一摺。據稱，該夷占據定海之後，居民不與同住，亦不賣給食物，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等語。如果屬實，則該夷之不能久據定海，已屬顯然。惟係貿易私信，真僞莫辨。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果否有此情

形，相機籌辦。

乙酉，烏里雅蘇台將軍德楞額年老休致，調荆州將軍祿普爲烏里雅蘇台將軍。

丙戌，以廣州滿洲副都統奕湘爲荆州將軍。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七 十一月丁亥，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馳奏，唤夷起碇赴粤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等於十月十九日帶領兵船請咨赴粤。該大臣將前調防兵酌量撤退，商漁船隻照舊開港，均著照所議辦理。惟該夷撤兵已及一半，尚有留住定海之人。該大臣所留各營防兵按照口岸分駐，仍須加意防守，不得因該夷漸次撤兵，少形疏懈。至商漁船隻照常出入，雖據該夷聲明不敢滋擾，仍著嚴飭海口員弁，認真查察，毋致别滋事端。

又諭：伊里布馳奏，夷船業已起碇赴粤一摺。據稱，差弁探明懿律等實於十月十九日早帶領兵船八隻起碇由外洋而去，連前所撤六隻，合計在浙久駐之船所撤已及一半等語。該夷起碇赴粤，係爲求通貿易起見，自應將定海兵船全數撤退，何以仍留兵船一半在彼占據？著琦善到粤後，向該夷究詰，是何意見？隨時相機妥辦。

《宣宗實録》卷三四一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孟保等奏，廓爾喀國王呈遞夷稟等情，並將該國王原稟及檄諭稿底呈覽。披閱均悉。該國王素與披楞不睦，具稟請旨，其意不過藉圖報復該大臣。惟當諭以大皇帝撫馭外夷，一視同仁，蠻觸相爭，從未過問。爾等各宜戢兵睦鄰，永受天朝恩澤。該大臣等仍當嚴飭所屬邊界營官，密爲防範。至所稱聶噶金那及京屬等處地方，究係何處部落？距何處爲近？著該大臣密行查訪，據實具奏。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怡良奏，撤防師船歸營，猝被唤夷在洋轟擊，奪去米艇兵丁一摺。覽奏之下，不勝駭異！該夷性原詭譎，惟在天津業經約定前赴粤省，聽候查辦。並有沿海各處如不開礮，渠亦斷不滋擾等語。且據怡良奏稱該夷於天津情形，火輪船已爲傳説，是該夷不得諉爲不知，何以遽行開礮？琦善此時諒已抵粤，著傳諭該夷，天朝撫馭夷人從不失信，既已相約戢兵，且專派欽差大臣前往查辦，代爲昭雪，何以於撤防兵船猝加轟擊？如此反覆，是誠何心？著琦善一面詳加詰問，並向該夷要回擄去兵丁船隻，一面嚴飭文武員弁，密加防範，毋許夷船駛入内洋，是爲至要！

庚子，以理藩院尚書賽尚阿兼署刑部尚書，命都察院左都御史鐵麟毋庸兼署。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辛丑，伊里布奏，英人起碇赴粤，尚有留住定海之人，惟恐兵船全撤，伊等無可挾持，是以仍將一半留住定海。命伊里布隨時密探。

《宣宗實録》卷三四一 癸卯，以烏里雅蘇台將軍祿普母老，調荆州將軍奕湘爲烏里雅蘇台將軍，祿普爲荆州將軍。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奏，探訪定海夷情一摺。覽奏均悉。已諭令劉韻珂於武閘事竣，馳赴鎮海，會同伊里布確查情形籌辦矣。夷情詭譎，早在意中。該撫所稱修築礮臺，開通河道等情，如果在定約赴粤，静候查辦以後，是其無意退還定海，或故爲此伎倆以圖挾制，已可概見。況夷船既已赴粤，何以十月下旬尚有六隻在象山洋面遊奕？著琦善即將各情詰問該夷，因何若此反覆。劉韻珂奏稱，未便以渠探問之詞爲據。著伊里布再行詳細確查定海情形，究竟若何？並著一面密咨琦善，一面據實具奏。

丁未，命正紅旗漢軍都統奕山工部尚書。

戊申，諭内閣：烏爾恭額以封疆大吏，責在守土。前因唤夷斷絶貿易，朕早料其必於海疆要隘肆行滋擾，屢經降旨，飭令各督撫嚴加防範，勿任覬覦。乃烏爾恭額不能先事籌畫，以致定海倉猝失守，復調度無方，一籌莫展，似此昏憒無能，罪無可逭。現據軍機大臣會同刑部遵旨議罪，擬將該革員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尚不足以示懲儆。烏爾恭額著改爲絞監候，歸入明年朝審情實。已革署遊擊羅建功、護遊擊錢炳煥、王萬年業經罪坐主將，照原擬發往新疆充當苦差。已革署守備龔配道業經革職，應毋庸議。

又諭：吴文鎔奏，琉球國遣使來閩，額請照舊間年進貢一摺。向來琉球國間歲一貢，上年降旨改爲四年遣使朝貢一次，原所以體恤外藩。兹據該撫奏，該國王遣使來閩，請照舊間年進貢，情辭極爲真摯。著如所請行，所有該陪臣子弟四名，准其隨同貢使北上，入監讀書。

己酉，諭：梁章鉅奏，拏獲鴉片煙案人犯衆多，請照現在廣東、江西一體辦理等語。嗣後審辦鴉片煙案内問擬遣軍流人犯，著一面由臬司具詳該撫覆明咨部，一面將各州縣監禁人犯，先行請咨解配，以免擁擠。

辛亥，撥盛京義州城兵一百二名，錦州等十城兵五十二名，駐金州城。添設興京、開原、遼陽、廣寧及鐵嶺等十路，法庫等十六邊門，烏槍九百八十桿，並修

內外各城烏槍。從將軍者英等請也。

甲寅，諭內閣：吳其濟等奏，審明委員非刑斃命及總督信用屬員濫刑滋擾各情一摺。【略】該督以一品大員輒逞一時之忿，專尚酷毒，實屬負恩任性。周天爵著即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差。其該督署內伺候扛擡夫頭，永行禁革。所置非刑，即著盡行銷燬。並嚴禁問刑衙門倣尤私設。

以湖南巡撫裕泰爲湖廣總督。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署兩廣總督琦善、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伊里布、盛京將軍耆英、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署兩江總督裕謙、山東巡撫托渾布、署閩浙總督吳文鎔、浙江巡撫劉韻珂、廣東巡撫怡良，御史蔡家玕奏、籌制夷事宜一摺。該夷目等現往廣東，聽候查辦，尚屬恭順，毋庸遽議勦擊。所有該御史籌議各條，著暫爲存記。儻將來事有變更，再行體察情形。如各條內有可採擇之處，酌量妥爲辦理。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八 十二月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暎夷回粵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暎夷此次自浙旋回，詞氣既形傲慢，難保不別懷詭計。該大臣以水師叅將出名，代撰發給夷人文稿，仍於虎門妥爲密防，所辦尚屬妥協。惟夷情叵測，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彼欲肆無厭之求，我當有不可盡之備。著琦善詳加體察，密行偵探，一面與該夷目善議戢兵，一面整飭營伍，遴選將弁，槍礮務須得力，船隻必堪駛駕，妥爲布置，毋少疏虞。如該夷實係恭順，退還定海之外，別無非禮之請，自可仍遵前旨查辦。儻敢肆鴟張，始終桀驁，有必須勦辦之勢，著即一面奏聞，一面相機辦理。總之，夷情不可信，事機不可失。該大臣受國厚恩，必當爲久遠之計。至懿律既稱患病回國，而派人前往投文，該夷出艙面見，並無病容，是其別有肺腸，已可概見。著琦善妥密訪探，務得確情，據實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宣宗實録》卷三四二 己未，申諭沿海各將軍、督撫嚴密海防。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朱成烈奏，盛京地方腴田甚多，若查明墾種，以地利所入添補海防，實爲久遠之策。又奏，吉林、阿勒楚喀、雙城堡三屯，地畝共有九萬數千晌，曾移駐京旗閒散一千户，每户授田二十五晌。今聞移駐並不足額，此項未授熟田甚多，作何開銷？未墾荒田作何經理？伯都訥圍場有堪種荒田，大封堆地方，可墾之田六萬餘頃，均未開墾，請旨查辦等語。著耆英、惟勤即將所屬各地畝，派員詳細查明。未墾荒田果否堪以開墾？但使著有成效，則一勞永逸，實於屯田海防大有裨益。著該將軍等據實具奏。

壬戌，撫卹浙江定海縣難民。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八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查明粵省夷務情形，逐條詳覆。覽奏均悉。又奏，夷情日漸迫切，現在籌辦一摺。該夷反覆譎張，難以理諭，匪特澳門等處緊要隘口不能准其貿易，即沿海各口岸，何處非海疆重地。今該夷挾定海爲要求之具，種種鴟張，殊爲可惡。況所索煙價，即令允給五百萬圓，而日後需索無已，逐漸增添，必至所求無厭，若不乘機痛勦，何以示國威而除後患。琦善現署總督，兩廣陸路水師皆其統轄，均可隨時調撥。第念該省陸路兵丁未必盡能得力，現已降旨，飭令湖南、貴州兩省各備兵丁一千名，四川省備兵二千名，聽候調遣。著琦善一面與之論説，多方羈絆，一面妥爲豫備。如該夷桀驁難馴，即乘機攻勦，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飛調，一面奏聞。

又諭：本日據琦善奏，【略】該夷兵船日增，駛近虎門，内有打央鬼船二隻，訪係該夷陸路兵丁名色，此係向來所無，其設心已可概見。

《宣宗實録》卷三四二 丙寅，諭：德全等奏，查明越境夷人現尚不能啓程一摺。哈密北山土葫蘆卡倫，有俄囉斯夷人逃難越入，經該大臣等按名撫卹，諭令折回本國。據該夷訴稱天寒雪大，山路難行，懇俟明春起身折回等語。著該大臣等妥爲安置，並嚴密防範，毋使滋擾。一俟春融雪釋，迅即派兵護送出境，令其歸國。並著沿途一體護送，勿任逗留。

戊辰，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鐵麟爲察哈爾都統，吏部右侍郎恩桂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諭：本日已降旨將祝廷彪休致，余步雲調補浙江提督矣。祝廷彪年已七十有五，調遣難期得力，交卸後著即飭令回籍。前有旨令余步雲回閩，現已調任，著即接印任事。並飭令認真操練兵弁，準備攻勦事宜，毋稍疏懈。

己巳，築直隸大沽、北塘、海口礮臺土壩，並建蓋兵房、添鑄礮位。裁提標及宣化、正定、大名鎮標兵共四百二十五名，如額募駐大沽等處。移霸州營遊擊爲葛沽營遊擊，葛沽營都司爲蘆臺營都司。永寧營守備駐霸州，滴水崖千總駐永寧。撥天津鎮把總、經制外委各一員駐北塘口，宣化鎮經制外委一員駐滴水崖。從署總督訥爾經額請也。

庚午，添鑄浙江杭州、嘉興、紹興、台州、温州五府海口礮位，從巡撫劉韻珂請也。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八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暎夷情形一摺。覽奏憤恨之至！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既非情理可諭，即當大申撻伐。所請厦門、福州兩處通商及給還煙價銀兩，均不准行。逆夷再或投遞字帖，亦不准收受，並不准遣人再向該夷理論。現已飛調湖南、四川、貴州兵四千名馳赴廣東，聽候調度。著琦善督同林則徐、鄧廷楨妥爲辦理，如奮勉出力，即行據實具奏。並著琦善整飭兵威，嚴申紀律，儻逆夷駛近口岸，即行相機勦辦。朕志已定，斷無游移。該大臣受國厚恩，責任綦重，固不可失之冒昧，尤不可稍有畏葸，務須計出萬全，妥爲籌辦。

又諭：本日據琦善馳奏，籌辦暎夷情形一摺。逆夷要求過甚，情形桀驁，不容不痛加征勦，以張國威！前據伊里布將擬撤防兵仍留浙省備防，所辦深合機宜。現在浙省兵力自足敷用。著伊里布確探情形，儻有夷船駛近口岸，即開放槍礮，痛加勦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隙，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相機勦辦。固須計出萬全，尤當一鼓作氣，諒該大臣必能仰副委任也。至逆夷在粤情形，既多桀驁，如在浙投遞夷書著即行拒絶，毋許收受，前所孥夷匪仍行羈禁。

又諭：前因暎夷反覆無常，豫籌堵勦，降旨令湖南、四川、貴州各督撫挑選兵丁，聽候調遣。【略】所有前派之湖南兵一千名著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著張青雲帶領，貴州兵一千名著段永福帶領，迅速分起前赴廣東，聽琦善調遣，毋稍遲誤。

又諭：本日據琦善馳奏，暎夷要求過甚，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前因逆夷到粤桀驁，疊降諭旨，令訥爾經額於天津海口嚴密防範。現在求請不遂，勢漸猖狂，難保不分投竄擾。天津密邇京畿，尤宜慎重防堵，著該署督迅即親赴天津，妥爲籌辦。該處現祇總兵陳金綬一人，著該署督於總兵、副將內酌派一員，前往駐紮要隘，協同防禦。惟添鑄礮位尚須春暖開工，已有旨於京師運往三十餘尊，令置天津、甯海等處，以備安設堵禦。該署督即行豫備車輛，沿途接運。

又諭：前因暎夷反覆無常，已飭令耆英等加意防範，豫備攻勦矣。本日據琦善奏，夷情益形桀驁，不可理諭，著再申諭該將軍督撫【略】固當謀定後動，不可稍涉鹵莽，尤不可稍形畏葸，坐失機宜。總期勝算先操，成謀共濟，是爲至要！

又諭：前因暎夷情形桀驁，降旨勦辦。盛京爲根本重地，尤關緊要，著惟勤等於吉林兵丁內挑選熟精鳥槍者五百名，豫備調遣，一俟接到耆英咨照，即時派帶啓程，毋稍遲誤。

又諭：現當勦辦暎夷喫緊之時，復州地方緊要，新任城守尉揚桑阿是否勝任？著耆英於該員到任時切實察看，如不勝任，即於各城遴選得力之員，奏請調補。再，【略】儻有夷船駛至奉天，著一面奏聞，一面即行調撥，以備攻勦。

《宣宗實録》卷三四三　甲戌，諭：文慶經朕派充江南鄉試正考官，理應嚴密關防，盡心校閱，輒敢私帶舉人熊少牧入闈，幫同閱卷，實屬違例，著即照部議革職。副考官胡林翼與文慶同在內簾，於熊少牧藏匿闈中，豈竟毫無聞見，既不據實奏參，迨經降旨詢問，又不據實回奏，該部議以降調，咎有應得，著即照部議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監臨官安徽巡撫程楙采、監試官江防同知周維新俱止失察，著加恩改爲降二級留任，不准抵銷。

丙子，諭內閣：吴文鎔奏，請將鴉片案內軍流人犯先行發配一摺。福建省各屬拏獲興販、吸食鴉片等犯人數衆多，監獄實形擁擠，所有照例間擬遣軍流罪人犯，著一面報部，一面先行定地發配。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請將各省官兵一摺。著裕泰、吴其濬於湖北之提標、竹山協調兵一千八百名，湖南之鎮箪鎮、乾州協調兵一千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迅速赴浙，聽候伊里布分撥調遣。

又諭：著裕謙、程楙采於安徽之壽春鎮調兵一千二百名，選派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迅速統領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調遣。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現據琦善疊次馳奏，暎夷情形詭詐，已降旨令乘機痛勦。著裕謙、錢寶琛即於江西南贛鎮選調精兵二千名，派委曾經出師之鎮將備弁統領，一俟琦善撤調，迅速管帶前赴廣東，聽候差遣。

《東華續録》道光四二　是歲，朝鮮入貢。

道光二二年（辛丑、一八四二）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正月己丑，琦善奏，英吉利不等回文，於十五日早問起椗，分隊直撲虎門外沙角、大角兩礮臺，又有火輪船四隻直撲師船。我兵奮力

回擊，無分勝負，見拒守虎門，及於烏涌口堵禦，並增兵防守水中礮臺。命照議妥辦，並分諭沿海各處防守。

《宣宗實録》卷三四四　庚寅，以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奕山爲御前大臣。

辛卯，諭内閣：我朝撫馭外夷，全以恩義，各國果能恭順，無不曲加優禮，以期共樂昇平。前因西夷鴉片煙流毒日甚，特頒禁令，力挽澆風，惟噪喆唎恃其驕悍，不肯具結，是以降旨絶其貿易。乃並不知愧悔，日肆鴟張，突於上年六月間，乘駕夷船數十隻直犯定海，占據城池。復於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各省洋面任意往來，多方滋擾。該逆夷桀驁不馴，至於此極，原不難整我師旅，悉數殲除，因念該夷投遞書函，自鳴冤抑，不可不爲之查究，以示大公，特命大學士琦善馳赴廣東，據實查辦。儻該夷稍有天良，自應全數赴粤，静候辦理。乃一半起碇南行，一半仍留定海，是其狡黠情形，已堪髮指。近閱數月以來，姦淫婦女，擄掠資財，建築礮臺，開挖河道，且令僞官出示諭民納糧。百姓何辜，罹此荼毒，興言及此，寢饋難安。迨琦善抵粤後，明白開導，仍敢要求無厭，既思索償煙價，又復請給馬頭。朕早料其反覆無常，斷非信義之所能喻，特於年前簡調四川、貴州、湖南、江西各路精兵前赴廣東，又調湖北、湖南、安徽各路精兵前赴浙江，豫備攻勦。兹據琦善馳奏，該逆夷於上年十二月十五日糾約漢奸，乘坐多船，直逼虎門洋面，開礮轟擊，傷我官兵，並將大角礮臺攻破，沙角礮臺占據。是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實覆載所難容，亦神人所共憤，惟有痛加勦洗，聚而殲旃，方足以彰天討而慰民望！現在所調各省勁兵計可趕到，著伊里布剋日進兵，收復定海，以蘇吾民之困。並著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務使逆夷授首，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其該夷之醜類，從逆之漢奸，尤當設法捻擊，盡殺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疊經降旨嚴密防範，著各將軍督撫等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並曉諭官民人等，人思敵愾，志切同仇，迅贊膚功，共霑上賞，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辛卯，以大角、沙角礮臺失守，琦善交部嚴議，革關天培頂帶，戴罪立功。

甲午，欽差大臣大學士署兩廣總督琦善奏，查暎夷進兵情形，向共知其僅長水戰，今詎料其並設有陸兵。戰船則大小悉備，火器則遠近兼施，占奪礮臺後，勢將直擊虎門，進攻省垣，拒守實難，不得已允其代爲奏懇，於外洋給寄寓一所。又該夷仍欲於廣州即行開港。俟發摺後，再將必須俟奏奉諭旨方可開港之處，備文照覆，向其竭力論説。儻該夷漸知改悔，固萬分之幸，如執迷不悟，再事狡

諠，奴才祇得不避重罪，從權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奏，暎夷占奪礮臺，難於拒守一摺。又另片奏，額懇恩施等語。覽奏十分憤懣。該大臣自因省垣倉庫重地，復因居民繁多，恐有激變，故爲此權宜之計，伴允所請，暫示羈縻。現已降旨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赴粤協同勦辦。又添派湖北、四川、貴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迅赴廣東接應。一俟將備到齊，不難整頓戎行，亟籌攻勦。將軍阿精阿近駐省城，提督郭繼昌統轄陸路官兵，俱有守禦之責。著該大臣等趕緊團練兵勇，獎勵士卒，並儲備軍需糧餉槍礮火藥，俟奕山等到後，和衷共濟，協力進勦，克復海隅，以申天討而建殊勳，萬不可稍有畏葸，致失機宜。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粤東征勦逆夷，恐尚不敷調遣，著賈興於四川省再派兵一千名，裕泰等於湖北、湖南兩省各派兵五百名，桂良等於雲南、貴州兩省各派兵五百名，仍令曾經出師得力將弁管帶，迅速前赴廣東，聽候奕山、隆文、楊芳差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一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剿辦暎夷必須厚集兵力，著惟勤於吉林派兵一千名，棍楚克策楞於黑龍江派兵一千名，牛鑑於河南省派兵一千名，富呢揚阿於陝西省派兵一千名，瑚松額於甘肅省派兵一千名，妥爲預備。一俟有諭旨調遣，即迅速派委曾經出師之得力將弁，管帶啟程，毋得遲誤。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丁酉，琦善奏，英人情願繳還定海、沙角等處。諭軍機大臣：見已明降諭旨布告天下，昨復派奕山、隆文、楊芳帶兵赴粤，勢難中止。今據該大臣奏稱，恐係緩兵之計。儻甫經撤兵，旋復猖獗，是我兵進退反無所據。此時惟有密爲防範，不可稍有疏懈。至香港地方，離省遠近若干里，地形寬狹若何？在彼開港是否有關利害？著一併查明，迅速具奏，再降諭旨。

《宣宗實録》卷三四四　命理藩院尚書賽尚阿馳赴天津、山海關，會同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查辦礮臺事宜。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扎拉芬泰奏，本月十一日，哨探夷船一隻在山海關秦王島海洋遊奕，旋向東南駛去等語。該夷行蹤詭祕，不可不防。現已派哈哖阿馳赴山海關，協同防禦，並飭令耆英、托渾布嚴密各防要隘。但恐該處兵丁單弱，著該署督迅派兵丁八百名，撥給火藥三四千斤，由驛遞送前往，以資捍衛。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孟保等奏，查驗呼畢勒罕出世幼子四名，均有靈異情形一摺。達賴喇嘛之呼畢勒罕出世，既據咨稱查驗幼子四名均有靈異切結。著孟保等即譯咨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並咨行四川總督，飭將各該處幼子，令該親丁師傅攜至前藏。由該大臣等照例會同班禪額爾德尼及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等面加試驗，並令識認從前達賴喇嘛所用什物後，繕籤入瓶，對衆籤掣。俟掣定何人，再行奏明辦理。

《宣宗實録》卷三四五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浙江宜暫緩進兵一摺。覽奏憤懣！似此畏葸，何能迅速奏功？裕謙平日辦事，尚屬勇往，著即作爲欽差大臣，兼程馳赴浙江鎮海軍營接印，會同余步雲專辦攻勦事宜。前所調安徽兵一千二百名，湖北兵一千八百名，湖南兵一千名，諒已先後到浙，務當一鼓作氣，克復定海，佇膺懋賞。裕謙到浙後，一面傳旨接受欽差大臣關防，一面將寄信諭旨親交伊里布祇領，原摺一併發去。兩江總督印信，著交給程矞采暫行兼護。另有寄信諭旨一道，著即加封交給程矞采，並令轉交陳化成祇領。

又諭：怡良奏，接辦粵海關務稅課短絀一摺。據稱，粵海稅課以夷稅爲大宗。本年所到夷船不及往年十分之二，因各國之船爲暎夷攔阻，不能進口，是以六月後，正當徵輸暢旺之時，轉致短絀等語。廣東例准各夷通商，其恭順各國自仍照常貿易，暎夷强悍桀驁，阻撓各國生計，各該國豈肯甘心失利。著奕山、隆文、祁墳於先後抵粵時查明各該國情形。

命刑部尚書祁墳馳往廣東，督同江西布政使趙炳言、廣東布政使梁寶常辦理糧臺事務。

庚戌，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率巴圖魯侍衛章京等陛辭，上御勤政殿，訓示方畧。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二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隆文、楊芳，本日據伊里布馳奏，粵省夷務查辦完竣，現飭繳還定海一摺。逆夷在粵猖獗，必得聲罪致討，聚而殲旃，方足以伸國法。此時雖有繳還之説，難保非逆夷詭計。奕山等經朕命往督辦，惟當一意進勦，無論該夷是否繳還定海，總須一鼓作氣，設法捦渠，斷不可爲其所惑，致誤機宜。且香港地方豈容給與逆夷泊舟寄住，務當極力驅逐，毋爲所據。即使該夷將來畏罪繳還香港，亦俟届時奏明請旨。此時惟有整我師旅，悉數殲除，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四五　辛亥，諭内閣：前因暎夷自浙回粵，復肆悖逆，攻陷礮臺，特授奕山爲靖逆將軍，隆文、楊芳爲參贊大臣，調集各路精兵聲罪致討。兹據琦善奏，查驗呼畢勒罕出世幼子四名均有靈異切結。茲據伊里布奏，暎夷獻出沙角、大角礮臺，並遣人赴浙繳還定海，懇請俯准所請，暫示羈縻等語。覽奏曷勝憤懣！不料琦善怯懦無能，一至於此！【略】著奕山、隆文兼程前進，迅即馳赴廣東，整我義師，殲兹醜類，務將首從各犯及通夷漢奸檻送京師，盡法懲治。其沿海各省將軍督撫等尤當加意嚴防，來即攻擊，務令片帆不返，同奏膚功。至琦善身膺重寄，不能申明大義，拒絶妄求，竟甘受逆夷欺侮，已出情理之外。且屢奉諭旨，不准收受夷書，此時膽敢附摺呈遞，並代爲懇求，是誠何心？且據奏稱，同城之將軍、副都統、巡撫、學政及司道府縣均經會商，何以摺内阿精阿、怡良等並不會銜？所奏顯有不實。琦善著革去大學士，拔去花翎，仍交部嚴加議處。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辛亥，命楊芳迅赴廣東。

署兩江總督裕謙奏，宜乘時克復定海。得旨：已有旨命汝馳往鎮海，接受欽差大臣關防矣。正可相時而動，克成大功，用膺懋賞。朕惟竚望捷音耳。慎勉行之！

二月戊午，諭：四公主著指配奈曼王阿宛都瓦第扎布之子頭等台吉德木楚克扎布，授爲固倫額駙。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二　庚申，諭内閣：前因逆夷占據定海，特命伊里布爲欽差大臣，相機籌辦。並因該夷自浙回粵，日肆猖獗，屢經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不必俟廣東知會，即行攻勦。乃伊里布不遵諭旨，惟知順從琦善，屢次奏報，始以兵礮未集，藉詞緩攻；繼以接得繳還定海之札，即信以爲實。已有旨令回本任，命裕謙馳赴浙江，作爲欽差大臣，會同提督余步雲迅速勦辦。伊里布未回任以前，所有兩江總督，著程矞采暫行兼護矣。本日據裕謙馳奏，逆夷未受懲創，飭兵仍行前進一摺。所奏均是。逆夷攻據定海之後，姦淫搶奪，荼毒生靈，凡我士民，自必志切同仇，人思敵愾。裕謙此次赴浙，以順討逆，以主逐客，以衆擊寡，必當一鼓作氣，聚而殲旃，朕佇望該大臣迅奏膚功，懋膺上賞。斷不可因該夷現有繳還定海之説，稍事遲回，又墮逆夷詭計，而蹈琦善、伊里布辜恩誤事之故轍。慄之！至伊里布身膺特簡，迭次催令進兵，並不遵旨勦辦，株守數月，觀望遷延，甚屬畏葸不堪。伊里布著交部嚴加議處。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辛酉，諭：琦善到粵以後，節經諄切詰誡，迷而不

返。自稱專辦夷務，不令阿精阿、怡良等與聞，於一切防守勦堵事宜置之不問。並因有繳還定海之言，輒將義律呈遞伊里布文件及該目給留浙頭目信代爲由驛遞交伊里布，以致伊里布聽言順從，遲延觀望。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流弊不可勝言，旋又奏請准其廣東通商，並給香港地方泊舟寄居。前後自相矛盾，已出情理之外，況此事並未奉旨允行，何以該督即令公然占據？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擅與通商，膽敢乞朕恩施格外。且伊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形，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孤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琦善著即革職鎖拏，派副都統英隆並著怡良揀派同知、知州一員一同來京，嚴行訊問。所有琦善家產即行查鈔入官。

《宣宗實録》卷三四六　辛酉，以刑部尚書祁墳爲兩廣總督。

實授訥爾經額直隸總督，恩特亨額陝甘總督。

己巳，諭内閣：前因噪夷在天津投遞夷書，聲稱訴冤。朕維仁育義正，無間華夷，特命琦善赴粵查辦，並諭知伊里布暫緩進兵。旋因該夷日肆猖獗，疊次降旨令伊里布迅速進兵，攻復定海。乃伊里布屢次奏報，總以兵礮未集爲詞，直至探明該夷願繳定海確信，始行遣將帶兵前往。本日據奏，定海業已收復，夷船全數起碇等語。逆夷占據定海已更數月，現因粵省命將出師，聲罪致討，方行繳還定海，全數起碇出洋，可見逆夷並無能爲。設使伊里布奉到進兵諭旨，熟審順逆主客之勢，密籌勦防攻取之宜，一鼓作氣，四面兜捨，復我故土，殲除醜類，庶足以伸天討而快人心。乃觀望遲延，株守數月，直至該夷聞有大兵，望風遠竄，始將定海收回，可謂庸懦無能之至！前將該督交部嚴議，該部議照溺職例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姑念一時簡用之人，伊里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以觀後效。

命協辦大學士四川總督寶興爲大學士，仍留總督任。吏部尚書奕經協辦大學士。

《宣宗實録》卷三四七　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琦善等奏，横檔礮臺據報失守。並另片奏，靖遠等礮臺據稟失守，關天培不知下落等語。覽奏深堪痛恨！現已添派齊慎爲參贊大臣赴粵會勦，並調廣西省兵二千名迅赴廣東，其前調赴浙之湖廣兵二千八百名亦令改道入粵，並諭知奕山等兼程前進矣。惟所奏失守情形皆由該弁兵探信稟報，並關天培有無下落，殊深懸念。計楊芳此時當已早抵廣東，著即會同阿精阿、怡良等確切查明，迅速具奏。

甲申，本日據裕謙馳奏，查探逆夷情形，豫籌防守一摺。據稱，夷船二十餘隻停泊定海外洋。現在廣東不准通商，難保不竄回定海，已撥兵四千八百餘名、礮五十位等語。所辦尚好。惟策應之兵，最爲要著。

《宣宗實録》卷三四八　三月己丑，福建水師提督陳階平以老病休致。調廣東水師提督賈振彪爲福建水師提督，以福建海壇鎮總兵官吴建勳爲廣東水師提督。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辛卯，諭：楊芳奏，陣亡鎮將備弁三十一員，兵丁四百十五名，除業經降旨賜卹外，其餘均著該督撫查明分别奏請議卹，以慰忠魂。至楊芳經朕特授參贊大臣，抵粵後即能相機布置，籌備合宜，危城立保無虞，各軍民等見在安堵如常，同心協力，指日大兵雲集，即可迅奏膚功。楊芳曉暢軍務，先聲奪人，深堪嘉悦，著先行交部從優議敘。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五　壬辰，諭内閣：各省驛站，馳遞文報，現當軍務緊要，必須按限行里數遞到，刻不可緩。前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嚴加整飭，如該州縣有遲誤之處，立即嚴參，該督撫等諒必恪遵辦理。其廣東、江西兩省驛站，或山路崎嶇，或風水阻滯，尤宜豫爲籌辦。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不分水陸，多備夫馬船隻，遇有軍報，飛速接遞，毋得遲延干咎。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楊芳馳奏，逆船駛進省河，旋即退出一摺。此次該逆大小兵船七隻、火輪船三隻、三板船二十餘隻，闖入省河，施放礮箭，因省城内外周密巡防，竄出白鶴灘中心下碇，旋即開離省河等語。所辦尚好。據奏咪唎堅領事稟稱：到粵經年，被暎逆牽累，不能開艙，並暎國帶貨商船，請准一體貿易。並據洋商呈出義律筆據，代懇通商等情。此係該逆奸謀，懈我軍心，惟現在大兵未集，不敷調遣，著楊芳設法羈縻，俾不得遠遁外洋，致將來攻勦費手。其現在如何從權制馭之處，朕亦不爲遥制。奕山、隆文計已抵粵，著即妥籌密商，一俟續調官兵礮位足敷勦辦，水勇快艇足資遣用，著仍遵前旨，斷其後路，四面兜捨，克復香港，以副委任。

《宣宗實録》卷三四九　庚戌，諭内閣：前據海齡奏，請將沿海通商各馬頭暫閉，當降旨令伊里布、裕謙議奏。旋據伊里布奏，擬一律封閉。朕即覺所議窒礙難行，降旨駁斥。兹據裕謙奏，封港之議徒有礙於本分商漁，而於杜絶接濟仍未得要等語。所見極是。沿海通商各馬頭，著仍照舊准商民往來貿易，毋庸封

港。並嚴飭文武員弁於商漁船隻出入實力稽查，如有匪徒透漏消息，接濟該夷米糧硝磺等物，即著懲辦，以順輿情而杜勾結。

賞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四品卿銜，命馳赴浙江聽候諭旨。

壬子，諭內閣：本日楊芳、怡良奏，請准港脚貨船通商一摺。又另片奏，省垣情形等語。覽奏憤懣之至！已明降諭旨將楊芳、怡良先行交部嚴議矣。逆夷情狀詭譎，反覆無常，早經窺破，非大加懲創，何以揚國威而除後患？現在各路徵調兵丁一萬六千有餘陸續抵粵，楊芳何以不痛加勦洗？乃遷延觀望，有意阻撓，汲汲以通商爲詞，是復蹈琦善故轍，變其文而情則一，殊不可解。前經奏請各國通商，朕因俯順輿情，勉從所請。今復以港脚船隻尚無助逆情事，敢於嘗試。若如此了結，又何必命將出師，紛紛徵調官兵？且該逆傷我提鎮大員，及陣亡兵弁爲數甚夥，此等忠魂何以克慰？楊芳等祇知遷就完事，不顧國家大體，殊失朕望。即所稱貨船附載洋米等語，全不可信。況鴉片來源即在於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此時更無他議，惟有進勦一法。奕山、隆文經朕面諭一切，必能仰體朕意，現已到粵，兵多糧足，自當與楊芳、齊慎協力同心，爲國宣勞，以膺懋賞，斷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機宜。

《宣宗實録》卷三五〇　閏三月丁卯，命兩江總督伊里布來京，以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裕謙爲兩江總督。

甲申，諭內閣：前據僧格林沁奏，理藩院覈議幹珠爾巴諾們汗處分未能詳晰，當派戴銓、奕經查明具奏。茲據查出歷年案據均無呼圖克圖字樣，請飭更正等語。幹珠爾巴諾們汗違例私開牧場，經該將軍等查辦，該諾們汗膽敢護庇狡展，不服聽斷，有意抗違，實屬咎由自取。著仍照原議，革去本身封號，飭回遊牧處所。綏遠城將軍色克精額及理藩院堂官未能詳細查明，究屬疏忽，均著交部議處。其册檔內呼圖克圖字樣，即著該衙門更正。

《宣宗實録》卷三五一　四月乙酉，諭內閣：因思各呼圖克圖諸們汗等向守清規，佐朕振興黄教，深堪嘉尚，每沛恩施。今該諸們汗不守清規，有違法制，朕不得已予以薄懲。嗣後各呼圖克圖諸們汗等務當仰體朕心，護持黄教，以綏藩服而受殊恩。此次該諸們汗革去封號，飭回遊牧地方，固屬咎由自取，朕猶望其改過自新，承受恩典。著交西寧辦事大臣詳加察看，如果安靜悔過，著於一年後奏明請旨。其印敕等件，即著暫存該廟，交諸們汗徒衆妥爲封貯。

乙巳，策試天下貢士蔡念慈等二百二人於保和殿。

己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龍啓瑞、龔寶鋆、胡家玉三人進士及第，二甲何若瑶等九十六人進士出身，三甲吴棠楷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

辛亥，諭內閣：耆英等奏，兵丁等操演鳥槍，請示鼓勵一摺。盛京前鋒兵丁等自上年秋令以來演習鳥槍，均臻嫻熟。著照所請，嗣後准其於每旗前鋒內，擇其槍箭出衆者揀選二名，作爲委前鋒校，賞戴金頂藍翎。又盛京、滿洲、蒙古、漢軍領催馬甲，現於兩季常操外，均各加添操演，並學習鳥槍。著准其於每旗再添設金頂委官二名，仍食原餉，以示鼓勵而期振作。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辛亥，諭：伊里布見已到京，著派睿親王、莊親王、惠親王、定郡王、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尚書，會同刑部傳訊家人張禧，著交刑部歸案審訊。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九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嘆夷船隻攻擊省城，督兵保護無虞，請權宜辦理一摺。覽奏均悉。嘆夷自我兵兩次擊退之後，計窮勢蹙，併力進攻，該夷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況既經懲創，已示兵威。現經城內居民紛紛遞稟，又據奏稱，該夷免冠作禮，籲求轉奏乞恩。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該將軍等惟當嚴諭該夷目，立即將各兵船退出外洋，繳還礮臺，仍須懍遵前定條例，祇准照常貿易，不准夾帶違禁煙土，儻敢故違，斷不寬恕。並著該將軍等會同該督撫悉心籌議，妥定章程。夷性叵測，仍當嚴密防範，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後，迅將各礮臺及防守要隘等處趕緊修築堅固。如嘆夷露有桀驁情形，仍當督兵勦滅，不得因已施恩，遂諸事任其需索。另片奏，城外居民房屋多被焚燒，著祁墳、怡良即派委妥員，查明妥爲撫卹。所有借撥庫貯銀二百八十萬兩著即著落該商，分年歸補，不得延宕。餘著照所擬辦理。

癸亥，諭內閣：國家設立兵丁，勤加訓練，所以嚴武備而戒不虞。總督有統轄之責，必應於平時認真督率將備，加意練習，使之有勇知方，一旦猝遇外侮，何患不破敵摧堅，立功奏凱？道光十二年，兩廣總督李鴻賓、廣東提督劉榮慶因辦理軍務，臨事不能得力，平素毫無整頓，曾經遣戍。前任兩廣總督鄧廷楨，履任多年，懈惰因循，不加整頓，所設排鍊，空費錢糧，全無實用，以至該省兵丁，柔懦無能，諸多畏葸，虎門之役，竟有爲夷匪買通者，思之殊堪痛恨！前任兩廣總督林則徐，經朕特給欽差大臣關防，辦理廣東事件，繼復令其實授總督，全省軍務，皆其統轄。既知兵丁染習甚深，便應多方訓導，勤加練習，其於夷務亦當德威並

用，控馭得宜，乃辦理殊未妥協，深負委任。鄧廷楨業經革職，林則徐著革去四品卿銜，均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即由各該處起解，以爲廢弛營務者戒。

《東華續録》道光四三　己卯，參贊大臣户部尚書隆文卒於軍，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端毅，賞銀二千兩治喪。

調敬徵爲户部尚書，賽尚阿爲工部尚書，以恩桂爲理藩院尚書，奕山爲左都御史。

壬午，調吴文鎔爲江西巡撫，錢寶琛爲湖北巡撫。

六月庚寅，革伊里布職，發軍臺效力贖罪。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〇　癸巳，諭：奕山等奏，官兵凱撤，請分别開行等語。著照所請，先湖南，次湖北，次雲南，次四川，次貴州，次江西，按省啟行，即飭沿途各地方官妥爲辦理。並飭帶兵員弁，嚴爲約束，毋許滋擾。

《宣宗實録》卷三五三　癸巳，奕山等奏，廣東省城神廟顯應，請頒給扁額一摺。據稱，本年入夏以來，黄河來源甚旺，各廳紛紛報險。所有下南廳祥符上汛三十一堡，灘水已過隄頂，漫塌二十餘丈等語。著該河督督飭道廳營汛委員趕集料物，設法籌堵，迅速蔵功，毋再貽誤。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文沖奏，搶堵漫口，人力難施，現已掣溜一摺。前因下南廳祥符上汛三十一堡隄頂漫塌，疊經降旨，著該河督趕緊設法搶堵。兹據奏稱，現在漫缺之處已刷寬八十餘丈，掣溜七分，文沖身任河道總督，河務是其專責，乃未能先事防範，致有漫口，咎實難辭。文沖著即革職，暫留河東河道總督之任，戴罪圖功。即著督飭道廳營汛各員趕集料物，設法搶辦，儻能迅速蔵功，其咎尚可稍從末減，若再玩延貽誤，定當重治其罪，決不寬貸。所有口門以上兩岸四廳各處隄工，並著飭令文武員弁實力防範，毋稍疏虞。牛鑑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漫工事宜，著協同趕緊辦理。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一　七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謙馳奏，帶兵赴浙防勦，請緩撤江、浙防兵一摺。前因奕山等焚擊夷船，逆夷退出虎門，降旨令各省酌撤防兵。現在奉天、直隸、山東等省，業已先後奏徹矣。粤省咨會，逆夷赴浙滋擾，既屬風聞，從何究其來歷？如果逆夷别有思逞，斷無先行傳播透漏之理。著裕謙仍遵前旨，會同劉韻珂、余步雲體察情形，於鎮海、定海緊要處所，酌量暫留弁兵外，其餘調防官兵，即著奏明裁撤歸伍。其江蘇防堵官兵，亦著會同程矞采、陳化成酌議撤回，不必爲浮言所惑，以致糜餉勞師。

《宣宗實録》卷三五四　乙卯，命遣戍伊犁已革雨廣總督林則徐折回東河效之地，以俟其可乘之隙。所見甚是。其香港地方係屬中國土地，斷不准因琦善

力贖罪。

丙辰，命大學士王鼎、通政使司通政使慧成，馳往河南督辦大工。

《東華續録》道光四四　癸亥，諭裕謙奏，查明原任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見有子孫，並該故員尚有親母等語。關天培次子關從龍見年已十八歲，著於服闋後，送部引見。伊母吴氏年逾八十，著地方官每月酌量給予銀米，以養餘年。

《宣宗實録》卷三五四　丁卯，諭内閣：達賴喇嘛呼畢勒罕於明年四月十六日坐牀。所有頒給敕書賞賚等件，著理藩院揀派司員二人馳驛齎往，沿途經過直隸、山西、陝西、四川等處地方，著各該督撫派委道府副參大員，妥爲護送。並著實興於司庫提銀一萬兩，俟該司員等到省時，交給帶往，一併賞給達賴喇嘛。至打箭鑪以西，著該督知會前途，照例預備馬匹，勿致遲誤。

戊辰，賞前任寧夏將軍特依順都統銜，爲參贊大臣，馳赴廣東辦理夷務。

《東華續録》道光四四　己卯，予告户部尚書黄鉞卒，贈太子太保，予祭葬，謚勤敏，入祀賢良祠。

《宣宗實録》卷三五四　庚辰，諭内閣：各省實缺知縣到任在半年外，不勝民牧者，即予休致，不得因其正途出身，率請改教，道光二年所降諭旨甚明。本日據陝甘總督恩特亨額奏，請將難勝民社之成縣知縣陳大均以教職改用，嚴其弛，不足以資民用。著直隸、山西、陝西、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廣西、貴州各督撫，務照每年應鑄卯額，迅速開鑄。其有鉛斤不敷之處，亦著趕緊購辦，毋稍遲逾。

到任，已逾定限，所奏著不准行。陳大均著即以原品休致。恩特亨額著交部議處。

本日據顏伯燾等由驛馳奏，嗅夷兵船突至福建，厦門失守各情形。逆夷貪得無厭，難保不乘風北駛，擾及沿海各省。天津附近京師，尤關緊要。前經降旨著該督嚴密防範，諒已各口均有準備。如有應添防兵，著酌量情形，一面奏聞，一面飛調。現在已調吉林兵一千名前赴盛京，交耆英派撥防守。又調黑龍江兵一千名暫留盛京，如直隸兵力較單，即可調撥應用。訥爾經額著即馳赴天津，相機籌辦，萬一夷船駛至，不可迎面攻擊，或於要口設伏，或兩面夾攻，方能取勝。

又諭：本日據顏伯燾奏，逆夷滋擾，厦門失守，著吴文鎔挑選江西省精兵二千名，令曾經出師之將弁管帶前往，迅速起程。

予故越南國王阮福皎祭一次，以其嗣福暶爲越南國王，命廣西按察使寶清往封。

《宣宗實録》卷三五五　八月壬午，前因夷船突至福建，厦門失守，當經降旨飭令沿海各督撫嚴加防範矣。兹據裕謙奏，浙江洋面夷船續有增添，請將各路

官兵暫緩啓程等語。所奏甚是。逆夷在閩省滋事，情形兇很，深堪痛恨。浙江與閩省毗連，兵力不可單弱，所有前撥各兵未啓程者，著一概緩撥，其已經啓程者，亦著概行截回，以資防禦。如再不敷，即著該大臣酌量情形，於所轄安徽、江西二省兵内一面飛調，一面奏聞，毋稍遲誤。萬一夷船駛至，該大臣即督飭鎮將，激勵兵民，同心敵愾。雖據奏兵情踴躍，皆以未得立功爲恨，然不可存輕敵之心，總須謀勇兼備，方爲節制之師。該大臣身膺重任，其加意慎勉，以副朕望。至要！

癸未，怡親王載垣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庚寅，以江蘇淮揚道朱襄爲河東河道總督。

壬辰，諭内閣：文沖身任河道總督，河務是其專責，乃未能先事豫防，致有漫口，當經降旨革職，暫留河東河道總督之任，責令戴罪圖功，以觀後效。乃遷延日久，並不趕緊搶堵，致大溜全行掣動，下游州縣多被漫淹，糜帑殃民，厥咎甚重，著即革任，交王鼎等傳旨，即將文沖枷號河干，以示懲儆。

丙申，諭内閣：户部奏，請飭催各省開鑄一摺。各省鼓鑄錢文，搭放兵餉，以便流通。現據該部查明，停鑄省分至十一省之多，且停鑄多年，恐錢法漸至廢弛，不足以資民用。著直隸、山西、陝西、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廣西、貴州各督撫，務照每年應鑄卯額，迅速開鑄。其有鉛斤不敷之處，亦著趕緊購辦，毋稍遲逾。

又諭：達賴喇嘛於明年四月十六日坐牀，屆期著派孟保會同成都副都統什蒙額及章嘉呼圖克圖呑視。章嘉呼圖克圖由京馳驛前往，著由廣儲司賞銀三百兩，製辦行裝。所有頒給金册，即著章嘉呼圖克圖齎往。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己亥，諭内閣：前據顏伯燾奏，逆夷於七月初九日，闖進厦門青嶼口門，當經在事文武，擊沈火輪船一隻，兵船五隻，該逆蜂擁而進，分路上岸，以致厦門失守。當降旨責令顏伯燾迅速收復。本日據報，厦門各處街巷，並無夷人蹤跡，商民復業，臺米流通等語。逆夷沿海滋擾，厦門尤其垂涎之地，屢經諭知顏伯燾等嚴密防範。該督駐紮厦門半年之久，不能先事豫防，以致倉猝失事，本屬罪無可逭。姑念逆夷豕突而來，弁兵奮力抵拒，擊沈夷船六隻，此時厦門業已收回，著從寬免其治罪，仍著交部嚴加議處。

《宣宗實録》卷三五六　壬寅，諭内閣：福建提督實振彪於夷匪滋擾厦門，茲據裕謙奏，浙江洋面夷船續有增添，請將各路

未能先事豫防，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防堵不力各員弁，例有處分，著顏伯燾查明參奏。

丁未，賞達賴喇嘛父策旺敦珠布公爵。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三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裕謙奏，定海失守一摺。已明降諭旨將該督交部嚴議，並將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舒恭受等交部賜卹矣。現在兵力單薄，著准其將調赴閩省之江西兵二千名截赴浙江，聽候調遣。其徐州鎮標官兵三百名早已到鎮海軍營，著一面嚴守各要隘處所，一面厚集兵力，廣募水勇，團練鄉民，相度機宜，乘時進攻，收復定海，切勿遲延觀望。懍再有疏虞，試問該督能當此重罪否耶？懍之！

《宣宗實録》卷三五六 己酉，諭內閣：兩江總督裕謙經朕特簡欽差大臣，駐劄浙江，專辦防海事務。乃會同提督余步雲，在鎮海軍營籌辦半年之久，未能先機布置，致定海縣城失守。昨已降旨將裕謙交部嚴議，余步雲亦著交部嚴加議處。浙江巡撫劉韻珂專在省城籌防，未能兼顧，與烏爾恭額尚屬有間，著交部一併議處。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四 九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保昌等奏，防守省垣情形一摺。據奏，收回厦門之後，尚有逆船數隻，盤踞厦港孤峙之鼓浪嶼，省城各處要隘現已截港設伏，逆船不敢闖入等情。布置尚屬周妥，仍著加意嚴防，無稍疏懈。前調江西兵二千名現經裕謙截赴浙江矣。另片奏，需用鉛子二十四萬斤，已咨各省督撫趕緊籌撥。但現在逆夷占據定海，浙省軍務緊要，硝磺鉛丸亦在所急需，如該省足敷應用，著即分給浙省，交裕謙分貯，以備應用。該將軍等酌量籌辦，無存畛域之見。

《宣宗實録》卷三五七 乙卯，杭州將軍奇明保等奏報，接據寧波府知府六百里稟稱，逆夷攻犯鎮海，欽差大臣裕謙督兵堵禦，不能抵當，隨即殉難，被百姓救護出城，送至郡城，昏迷不醒，鎮海業已失守。得旨：憤恨之至！

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爲揚威將軍，正藍旗蒙古都統哈哴阿、固原提督胡超爲參贊大臣，馳赴浙江辦理軍務。

丙辰，諭內閣：前經降旨將顏伯燾寬免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茲據該部議請革職，已屬從寬，姑念厦門業已收復，著加恩降爲三品頂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本日已派廣東巡撫怡良作爲欽差大臣，會同顏伯燾、劉鴻翺辦理軍務。

以河南巡撫牛鑑署兩江總督。

釋已革大學士琦善，發往浙江軍營效力贖罪。

釋遣戍黑龍江已革户部尚書奕紀，發往廣東軍營效力贖罪。

己未，諭內閣：兩江總督裕謙功臣後裔，世篤忠貞。經朕擢任封圻，適當逆夷滋事，特派爲欽差大臣，辦理浙江軍務。該督銳意圖功，方資倚畀，茲以鎮海縣城失陷，投水殉節，爲國捐軀，深堪憫惻。著加恩贈太子太保銜，照尚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伊祖班第於乾隆年間，在伊犂殉節，入祀昭忠祠。今該督臨危致命，不忝前人，著附祀昭忠祠，並俟軍務完竣後，再於鎮海縣建立專祠，以彰蓋節。其靈柩回京時，著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並著伊弟裕恆前赴江蘇迎接，到京時准其入城治喪。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

命參贊大臣特依順無庸前往廣東，改赴浙江辦理軍務。正藍旗蒙古都統哈哴阿無庸作爲參贊大臣，仍回山海關辦理防堵。

命户部尚書祁寯藻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實授牛鑑兩江總督。

庚申，命已革户部尚書奕紀改發天津效力贖罪，不准進京。

辛酉，命已革大學士琦善發往軍臺充當苦差，無庸赴浙江軍營。

癸亥，諭內閣：自上年暎逆犯順以來，滋擾廣東、福建、浙江三省，沿海居民慘罹鋒鏑，或被擄掠一空，或致流離失所。朕統御寰區，恫瘝在抱，每閱各處奏報，爲之寢食不安。已命奕經爲揚威將軍，特依順、文蔚爲參贊大臣，調集各路精兵剋期進勦，大兵到浙，自必迅速蔵功。惟各路所調官兵經過郡縣地方，恐或約束不嚴，藉端騷擾。著責成該將軍等嚴飭管兵各員，分飭所屬，謹守紀律，秋毫無犯，違者即以軍法從事。如有縱容徇隱，別經舉發，惟該將軍等是問。其沿海各處鄉村，均宜自行團練鄉勇，聯絡聲勢，上爲國家殺賊，下即自衛身家。其有奇才異能，足備禦侮之用者，許赴軍營自行投效，該將軍等量才器使，遇有出力之處，隨時保奏，候朕施恩。【略】凡茲薄海臣民，皆係朝廷赤子。二百年來，食毛踐土，具有天良。當此逆夷不靖，自必志切同仇，斷不可爲奸夷所惑，自外生成。其或被脅陷賊，自拔來歸，亦即宥其既往，予以自新，俾得同贊膚功，共享太平之福。著沿海各督撫刊刻謄黃，徧行曉諭，用示朕外攘内安至意。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五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查探逆夷在甯波情形等語。該逆屢肆猖狂，不受撫馭，今在甯波，尚敢以報仇爲名，

並聲言欲至天津，懇求在浙通商。哄誘愚民，可惡之至！現在揚威將軍業已起程，該撫仍遵前旨，嚴密防堵，安輯民人，以待大兵之至。總兵謝朝恩、遊擊林亮光、縣丞李向陽、知縣葉堃或係陣亡，或係自盡，雖據該鄉勇等來省呈報，仍俟該撫飭查明確，再降諭旨。署定海縣知縣舒恭受既經內渡，即著派令在曹娥江招募鄉勇，隨同鄭祖琛等妥協防堵。其餘文武各員查無下落者，亦著分別查明具奏。

《宣宗實録》卷三五八　壬申，諭內閣：足兵所以衛民，各直省設立營伍，遇有徵調，每以老弱遊民充數。平日營伍本不足額，迨經調撥，遂致人數愈少，設有緩急，更安望其折衝禦侮耶？著各督撫飭令州縣，於添設民壯之外，召募土兵，勤加訓練，選其精銳，收置營伍。既可保衛地方，兼可豫備徵調。該督撫務當行之以實，不得虛應故事，冒濫名糧，致滋流弊。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耆英、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閩浙總督顏伯燾、福建巡撫劉鴻翱、兩廣總督祁墳、署廣東巡撫梁寶常、浙江巡撫劉韻珂、山東巡撫托渾布，前因訥爾經額奏，天津等處海口酌籌添駐官兵，並建蓋墩臺營房，以資經久。當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准，即在直隸各營內抽撥三千二百名，外省簡僻營分抽裁二千八百名，飭令訥爾經額分佈坊堵，以資經久。因思沿海各省兵額無多，逆夷去來無定，欲爲經久之計，必先籌屯兵之方。計七省大小口岸險要處所，應行添兵防守，與直隸情形相同，自應一律籌添。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爲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請旨。庶額餉不至增添，而客兵亦可省徵調。至夷匪沿海滋擾，民間防守，莫善於團練，而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爲得力。【略】惟以土堡禦礮，尤須以人力守堡。大村團練數百人，小村百人或數十人，互相聯絡，置墩瞭望，鳴鑼相聞，一有警急，團練之民麕至，而附近防兵亦可聞聲應援。由各村推之各縣，衆志成城，何患不捻渠殲醜！至招回漢奸，固當防其內應，若示以恩信，不特散其黨羽，即可藉以殺賊。著該將軍等明定賞格，剴切曉諭，有能焚燒夷船，捻斬夷目，即行據實具奏，候朕破格施恩。至香港地面，如有可乘之機，仍著相機收復爲要。

《宣宗實録》卷三五九　癸未，諭安固倫公主下嫁奈曼頭等台吉德木楚克扎布。

乙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一甲德麟、王振隆、劉宗漢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張鳳春等十三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吴德水等五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戊子，命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工部尚書賽尚阿、正白旗護軍統領巴清德馳赴天津，查閱海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八　辛卯，諭內閣：達洪阿等奏，擊沈夷船，捻斬逆夷，奪獲礮位一摺。本年八月以來，夷船疊向臺灣外洋遊奕停泊，經該總兵等飭屬嚴防堵禦。是月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發礮攻打。經該參將邱鎮功等將安防大礮對船轟擊，淡水同知曹謹等亦在三沙灣放礮接應。邱鎮功手放一礮，立見夷船桅折索斷，退出口外，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無數。其上岸及乘船駛竄者，復經該參將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帶兵駕船趕往，生捻格殺黑夷多名。復經即用知縣王廷幹等，駕船出洋，協同出力，生捻之於官則化行倍速，如能認真經理，日久不懈，靖夷氛而收實效，朕有厚望焉。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六　乙亥，又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據梁章鉅等奏，續調官兵，分布水陸各口防禦一摺。江蘇寶山、上海兩處爲江南全省門户，必應分駐重兵，而上海縣商賈雲集，尤爲逆夷垂涎之地，其餘臚縣洋面，亦俱毗連浙省。該撫等現已添調徐州等營兵一千七百名分別防堵。著該將軍等行抵江蘇時，與牛鑑、梁章鉅、陳化成熟籌妥議，應如何擇要防堵添兵守禦之處，體察情形，會商辦理。如浙江所調之兵，有可留備江蘇應用者，亦即隨時截留分撥。該將軍等務當因地制宜，先其所急，毋令逆夷竄入，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七　十月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香港尚有夷兵房屋，降旨令奕山等覆奏。茲據奏稱，香港地方，逆夷藉以挾制，並不久居。現在填塞省河，並不阻撓，業已趕緊興工，建臺鑄礮等語。浙江命將出師，一經勦辦，難保不竄回廣東，復圖滋擾。現據奏稱，該夷以貨船改造兵船，其心叵測，該省礮臺礮位必須及早建鑄，方可有備無患。若此時稍存玩泄，臨事再有疏虞，惟該將軍等是問。該省各鄉團練義勇，紳士捐辦礮位，果能衆志成城，何患不捻渠殲醜！至招回漢奸，固當防其內應，若示以恩信，不特散其黨羽，即可藉以殺賊。著該將軍等明定賞格，剴切曉諭，有能焚燒夷船，捻斬夷目，即行據實具奏，候朕破格施恩。至香港地面，如有可乘之機，仍著相機收復爲要。

《宣宗實録》卷三五九　癸未，諭安固倫公主下嫁奈曼頭等台吉德木楚克扎布。

乙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一甲德麟、王振隆、劉宗漢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張鳳春等十三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吴德水等五十五人同武進士出身。

戊子，命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工部尚書賽尚阿、正白旗護軍統領巴清德馳赴天津，查閱海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八　辛卯，諭內閣：達洪阿等奏，擊沈夷船，捻斬逆夷，奪獲礮位一摺。本年八月以來，夷船疊向臺灣外洋遊奕停泊，經該總兵等飭屬嚴防堵禦。是月十六日卯刻，該夷船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發礮攻打。經該參將邱鎮功等將安防大礮對船轟擊，淡水同知曹謹等亦在三沙灣放礮接應。邱鎮功手放一礮，立見夷船桅折索斷，退出口外，沖礁擊碎，夷人紛紛落水，死者無數。其上岸及乘船駛竄者，復經該參將督同署守備許長明等，帶兵駕船趕往，生捻格殺黑夷多名。復經即用知縣王廷幹等，駕船出洋，協同出力，生捻

黑夷多名，並見白夷自行投水。其時復經千總陳大坤等駕船開礮，擊沈杉板一隻，格殺白夷並生捡黑夷多名。又據曹謹等在大武崙港外，追獲外洋杉板船一隻，刺死白夷及生捡黑夷多人，並撈獲黑白夷屍身礮位，掺獲圖册。此次文武義首人等共計斬獲白夷五人，紅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生捡黑夷一百三十三人，撈獲夷礮十門，掺獲夷書等件，辦理出力，甚屬可嘉！提督銜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著賞換雙眼花翎，臺灣道姚瑩著賞戴花翎。達洪阿、姚瑩及道銜臺灣府知府熊一本，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其在事出力各員弁兵勇義首人等，著據實保奏，候朕施恩。傷亡兵勇，查明照例賜卹。已革候補同知前臺灣縣知縣托克通阿、丁憂候補同知前署澎湖通判徐柱邦、休致通判銜前福清縣知縣盧繼祖，均著准其留於臺灣差委，此因軍務緊要，是以允准，其餘不得援以爲例。該部知道。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請酌給防兵銀兩一摺。所有陝西兵二千名，著准其每名折銀二兩，自製禦寒之具。留防之吉林兵亦著照此賞給。其大沽、北塘至山海關一帶各海口，調防之本省弁兵一萬數百名，著准其將相去本營較近者，暫行酌撤三分之一，其留防兵丁，著一體每名折給棉衣銀二兩，以示優恤。

《東華續録》道光四四　戊申，余步雲奏，陸續收回散兵三千餘名。此項散兵自係定海、鎮海、甯波三處潰散之兵，即不能盡數誅夷，亦當分別懲治。若臨陣任其退縮，事後招回入伍，該兵丁等復何憚而不畏死偷生耶？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九　十一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經等奏，暎夷有赴上海等處滋擾之説，該將軍等現與牛鑑商辦防堵。惟該逆詭詐異常，往往聲東擊西，令人不及準備。現在該逆株守甯波郡城，故作操演情形，安知不以數船游奕上海等處，使我移兵往援，而彼則水陸併力徑攻浙江？抑或在浙虚張聲勢，佯言攻擊杭、紹諸郡，而暗遣兵船潛赴上海等處滋擾？凡此種種詭謀，該將軍等不可不防，務當謀勇兼施，計出萬全，處處皆有準備，事事皆操勝算，是爲至要。前粵東辦理軍務，布置尚未妥協，該夷即肆其猖獗，漢奸乘間助逆，以致我兵倉卒應敵，不能得手。現在大兵尚未到齊，儻復用其故智，爲先發制人之計，將如何豫爲準備，總須反覆計較，確有把握，始足以破奸膽而張吾軍。至行軍之際，兵民雜處，人數衆多，一切機謀，尤宜慎密。凡奏報事件，某封有關緊重大者，即將某封用黄紙包封，蓋用揚威將軍印信，仍納入封筒内，朕親加拆閱。昨日所寄密諭一道，係朕面諭軍機大臣承旨繕發，即軍機章京等皆不得而知，可見慎之又慎矣。

《宣宗實録》卷三六一　甲子，户部奏：各省辦理軍需、河工、災賑一年有餘，請撥銀兩已至二千一百餘萬之多，除動用地丁、鹽課、關税外，實撥内務府廣儲司及部庫銀七百三十萬兩，請飭力求撙節等語。國家經費有常，自應量入爲出。現在軍需、河工、災賑先後頒發帑金，數已不少。著各將軍、府尹、督撫及漕運河道各總督於必不可緩之需，力加撙節，並嚴飭承辦各員毋許絲毫浮溢，事竣覈實報銷。嗣後遇有請帑事件，務須妥爲籌畫，不得率聽所屬詳稟，動輒援案聲請，以致漫無限制。其直省常平、義倉存穀，原備賑卹之用，並著各督撫等體察情形，覈實散放，毋庸概給折色銀兩，以裕民食而期節用。該督撫等受恩深重，當此制用孔亟之時，諒能仰體朕心，分别緩急，通盤籌度，不致視爲誥誡虚文也。

《宣宗實録》卷三六二　丁卯，諭内閣：前因祥符漫口，大溜全行掣動，下游多被淹浸。文沖身任河道總督，不能先事豫防，又不趕緊搶堵，糜帑殃民，厥咎甚重，降旨革任，交王鼎等傳旨枷號示懲。現在枷號已及三月，著王鼎等傳旨將文沖疏枷，發往伊犂充當苦差。

辛未，祁墳等奏，請再撥軍需，及截留關餉一摺。據稱，現在籌備防堵，約計所存軍需餉銀僅可支三四月之用。現存税銀五十萬兩一併截存備支等語。著户部速議具奏。廣東自軍興以來，不惜帑金，撥給備用，原期捍患禦侮，迅蔵大功，乃合計動撥軍需及藩關運三庫銀已至二百七十餘萬兩之多，於夷務仍毫無所濟。該督撫身膺重寄，虚糜國帑，撫衷自問，何以克安？

乙亥，以怡親王載垣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喀爾喀親王車登巴咱爾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琦奏，海口封閉日久，商民失業，請照舊開港，並酌定稽查章程等語。浙江省乍浦等處各海口，商船出入，貨物流通，貧民得資餬口。既據該撫奏稱，該處舵水人等屢次籲求開港，自宜俯順輿情，所有乍浦及温、台等處商漁船隻，均著准其照舊出入。

《宣宗實録》卷三六三　十二月癸未，諭内閣：用兵之道，貴乎紀律嚴明，賞罰必信，誠以紀律嚴則法度自昭，賞罰信則德威並濟。我國家承平垂二百年，各省將弁所以恩養而教育之者，至優極渥，偶遇徵調，宜何如争先思奮，爲國立功。乃自上年軍興以來，屢與暎夷接仗，惟定海一役，力戰六晝夜之久，擊斃夷匪無

數。其餘各仗，帶兵各員不能申明紀律，激勵士卒，以致臨陣脱逃。非逆夷之兇燄竟不可當，實由統兵大臣一味姑容，故將士不能用命。若不亟加整頓，何以挽積習而勵軍心。著揚威將軍、參贊大臣等查明失守各城，首先逃走之將弁兵丁嚴切訊明，即照軍法從事，毋稍寬縱。惟犯法者既正刑誅，立功者當膺懋賞，激勸以壯其氣，錫資以獎其勞，全在該將軍等開誠佈公，勖以忠義，使人人有勇知方，同心敵愾。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一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遵旨招募雁户，並於新兵中擇素識水性之人，派令雁户教演等語。該處習水打雁民人，統無虚發，前經降旨飭令廣爲招募。並據奏，此項水勇，若一色招募雁户，不能甚多，此時各海口招募新兵，亦有素識水性者，均可挑出教演。著該督責成沿海州縣暨該管道府，先儘雁户招募，如不能多得，即擇素識水性年力强壯之人，廣爲招募，派令雁户教演水中打鎗，務臻熟練。俟募有成數，即專派參遊以上大員管帶。所有船隻、木筏、硝磺、柴草一切器具，並著多爲預備。該督務當實力實心，勤加訓練，一經遣派，人人得力，方爲有益，不得濫行充數，以致有名無實，是爲至要。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覆籌備情形一摺。據奏逆夷遣人回國，添調兵船，欲於來春分擾臺灣，並赴天津。廣東塞河鑄礮，修臺造船，均須曠日持久，且有逆夷攔阻。水陸壯勇三萬餘名，僅能分據把守，未能出洋攻勦。志切同讐者，不過紳衿數十人，此外非利不動等語。香港現有夷船十四隻，三板數十隻，漢奸海盜萬餘人，不時窺伺。該將軍等惟知填塞省河，此外別無長策，現在逆夷製造火滾，欲沈水擊打石樁，可見沈石填河，亦不能阻其内犯。且填河鑄礮圍練鄉勇各節，皆地方官應辦之事，又何待將軍、參贊爲耶？摺内又稱，守爲上策，攻戰次之。是攻戰既無把握，萬一逆船復來侵犯，未知作何抵禦？儻戰既不敢，守又不能，經年累月，虚糜帑項，該將軍等自問當得何罪？至所稱不走私，不接濟，逆夷自可氣沮。粤中漢奸甚夥，現用何計可以斷絶，恐又係徒託空言，藉此延宕。再修復礮臺，究竟何時可以工竣？至前奏每月軍需，幾及三十餘萬。該將軍等擁兵坐視，但倖賊之不來，不求事之有濟，株守省城，何時方可藏事？著奕山、齊慎、祁墳各抒所見，不必會商，分摺密奏。儻仍以浮詞搪塞，亦斷難逃朕之洞鑒也。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嗅夷竄入奉化，旋復退出一摺。甯波距奉化僅九十里，該知縣既探有夷船南駛之信，豫將監犯提出另行管押，並非意料所不及，何以尚令鄉勇散處四鄉，並不於衝要之處防禦？直待夷船駛近北渡，始行知會，以致該夷入城滋擾。現雖退出，而地方官及弁兵等，或則聞風潰逃，或則投河遇救，習成故套，甚屬可恨！著奕經等會同劉韻珂確切查明，嚴行懲辦。奉化縣知縣金秀堃，著先行摘去頂帶，該縣營員，一併摘去頂帶，均聽候查訊，毋稍寬縱。又據奏，先撥義勇暫屯海甯口岸，行營即日移駐嘉興一摺。夷情多詐，知大兵全行赴浙，或徑由大洋先趨上海，使我兵救應不及，亦不可不防。著即照一步。該將軍等現赴嘉興，儻逆夷竟敢竄入錢塘江内，著奕經等即帶兵由乍浦追入江口，掩其歸路。此時兵勇僅敷調遣，自應先其所急，若再多派兵丁分赴奉議，選擇諳習水性健壯之人，在平湖、乍浦一帶，暗伏各處，設逆夷有犯上海之信，即乘虚攻其巢穴，使不能北渡，彼時水陸夾攻，甚易得手。至鐙子門逼近海甯，尤宜防守，著即撥往現募勇壯千餘名，以資策應。將來即由此地分遣潛赴化等處，恐他處兵力反單，該將軍等務須妥爲籌酌，毋令顧此失彼。前經降旨，諭以兵丁如不敷調撥，即奏調陝、甘所備精兵，迄今未據覆奏，著奕經等酌量現在情形，果否須調此項兵丁，速行據實覆奏。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二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劉韻珂奏，夷船竄至乍浦洋面，現已飛飭堵禦。及另片奏，逆夷火輪船，駛進海甯州尖山口内，旋即退出等語。該逆雙桅夷船四隻，小船數十隻，於本月十七日駛入乍浦所轄之彩旗門洋面，十八日復有火輪船二隻，駛進海甯州尖山口内，顯係窺探虚實，冀圖内犯。省垣爲根本之地，毗連海甯，而海鹽又與乍浦接攘，逆船已至乍浦，漸欲内犯，是欲固守内地，必先於扼要口岸併力防堵，勿令乘勢竄入。奕經前已派撥壯勇千餘名在鐙子門堵禦，現在又派兵押送器械前往策應，夷船或不敢内竄。至省城除本處滿洲、緑營各兵二千名，外又有客兵三千數百名，俱歸特依順、劉韻珂統領調遣，加以沙民義勇，人數雖已不少，未必悉爲勤旅。當此喫緊之際，自不可分其兵力，致令單薄，特依順、劉韻珂惟當激勵兵勇，諭以大義，儻能殺賊立功，必膺重賞。至奕經、文蔚現在因乍浦來有夷船，欲乘虚直搗甯波，自應集思廣益，斟酌盡善，然後一鼓前行。計此時各省所調弁兵，應已陸續到齊，務須確有把握，計出萬全，戰守悉得其宜，奇正皆可制勝，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又另片奏，代理餘姚縣事司獄林朝聘，親赴夷船，諭以大義，斥令退回，以安黎

庶等語。以微員而能勇敢，尚屬可嘉，著將軍等查明，保奏施恩。至江西弁兵六名，既被逆夷獲去，何以復行折回？著查訊實在情形，是否係逆夷送回，抑係該弁兵乘間逃出？該逆曾交水勇陳美金夷字二紙，是何文理？亦著譯出，一併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四四　是歲，朝鮮、琉球、南掌入貢。

道光二二年（壬寅、一八四二）

《宣宗實録》卷三六五　正月丙辰，閩浙總督楊國楨因病解任，以廣東巡撫怡良爲閩浙總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三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大兵將次到齊，行營進駐杭城，並撥兵乍浦，兼資防勦一摺。奕經現領河南兵，馳赴杭州省城，調撥一切。文蔚亦馳赴曹江，督飭撤換，整頓後路，並擬分隊前進，督兵攻勦，布置甚爲周妥。惟乍浦濱臨大海，地勢散漫，甚爲緊要，本省守兵，大半輭弱，恐難深恃。除新募山東勇壯一千餘名外，已將陝、甘兵六百餘名，撥往乍浦，連前次撥往之山西、陝西兵四百名，一併飭令總兵德坤，督率扼要屯紮。著即嚴飭管帶將備，東顧上海，西援海甯一路，與浙江爲掎角之勢，不可顧此失彼。將來大兵前進，逆夷或從別路繞竄，是後路尤宜加意整勦。至逆夷船隻，沿海遊奕，並不停泊，並將財物搬運上船，似此行蹤詭秘，非欲往他處滋擾，分我兵勢，即係遠竄出洋。惟此次命將出師，必須將該逆大加懲創，方足以寒賊膽而杜後患。各處要隘，已經防堵周密，毋虞竄入，惟在該將軍等豫爲籌畫，乘機進取，俾逆夷首尾被擊，不致揚帆遠遁，庶可一鼓成捡，揚國威而膺懋賞，在此舉也。勉之！慎之！

《宣宗實録》卷三六五　甲子，以廣州將軍阿精阿年力就衰，命來京。調盛京將軍耆英爲廣州將軍，以内閣學士禧恩署盛京將軍。

《東華續録》道光四五　辛未，以故莊親王緜護弟緜課襲爵。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三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會勘金牌海口情形一摺。前據御史龔文齡奏，福州金牌海口緊要，降旨令怡良、劉鴻翱督率詳查議奏。兹據怡良進省會勘，該處水面寬一百十餘文，深十二三丈不等，其山脚直插水中，並無寬闊處所，不宜多設兵礮。惟距省三十里之少岐地方，河身稍淺處釘樁設簰，大船不能闖入。烏龍江在少岐攔截之外，上通洪山橋，業已豫籌於距城二十里之洪塘河，釘品字木樁四層，藏兵護樁等語。覽奏均悉。金牌、長門地方，或限於地勢，或難容多兵，現在各處要隘皆有準備，著怡良、劉鴻翱督率員弁，時加測探，遇有坍卸卑矮處所，隨時增補，以期有備無患。仍不得過事張皇，致經費先已虚耗，是爲至要！又另片奏，臺灣防守事宜，業已逐節準備。惟該處地方緊要，逆夷屢經敗衄，難保無大幫逆船，乘潮駛入，冀圖報復。著怡良等飭知達洪阿、姚瑩並王得禄，嚴密防守，務操必勝之權，不可因屢獲勝仗，稍存大意。並著怡良等設法探聽，有無滋擾確信，隨時馳奏。

《宣宗實録》卷三六六　丁丑，諭内閣：本日據裕泰等由六百里馳奏，收復崇陽縣城，生捡首要各犯一摺。覽奏欣慰之至。湖北崇陽縣逆匪鍾人杰，本係在逃徒犯，膽敢聚衆戕官，連陷崇陽通城，設立鍾勤王僞號，並豎立都督大元帥紅旗，分設知縣千總僞職，遣令匪黨攻撲附近城邑，罪大惡極，覆載不容。經總督裕泰馳往咸寧，就近調撥官兵分守要隘，賊匪攻犯通山、蒲圻，均經官兵擊斃。嗣提督劉允孝帶兵會勦，調集官弁分兵五道同時並進。昨據報到，連奪賊卡，已降旨將裕泰、劉允孝交部議敘。本日據奏，大兵將次進攻，先遣前署咸寧縣知縣夏廷樾、前署崇陽縣知縣金雲門，懸賞招覓士民，羈縻首要各犯。劉允孝亦募紳民嚮導内應，自石盤山進攻，夏廷樾會同遊擊謝正國在黑橋接仗，陣殲賊匪三百餘名，追殺一百餘名。距賊巢白蟻橋五里地方，又殺賊五十餘名。該邑紳士乘機誘令首逆出城，經官兵義勇趕至合圍，立將首犯鍾人杰及要犯陳寶銘、汪敦族一併生捡。

《宣宗實録》卷三六七　二月丙戌，命東河差委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四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勦襲甯、鎮兩城，未能即時克復一摺。據奏正月二十九日四鼓，官兵潛赴甯波南門，内應接入，殺斃守門守礮逆夷，該逆等擄有手槍，並施放三尖火塊及火毬火箭等物。漢奸冒充鄉勇，黑夜不能辨認，人衆擁擠，礮械難施，仍行陸續退出。鎮海城内，亦經官兵衝門而入，擊殺夷匪，因火攻船隻未到，亦仍退回等語。逆酋兇殺情狀，殊堪髮指。該將軍等現於甯波城外焚燒火輪船一隻，杉板船三隻，擊斷三桅大船頭桅，燒去上蓋。復於鎮海城外，焚燒三桅大船一隻，梅墟一帶，亦經開礮擊壞杉板夷船，又兩路擊斃夷匪四百餘名。現在我兵爭先思奮，仍當激勵士氣，

以期剋日奏功，萬不可因其槍箭兇猛，稍形畏葸。此次官兵既進復退，或因樓高路窄，兵械未能施展，或因所備火船，未及臨期接應，尚屬有因。嗣後必須一鼓作氣，奮勇直前，毋許稍萌退志，仍蹈從前覆轍。是在該將軍等嚴申紀律，密運韜鈐，以副委任。此次出力員弁及傷亡兵勇，著即確切查明，據實具奏。鎮海火攻船隻，果能按期齊到，焚燒夷船，城內奸夷，自必驚惶無措，我兵更易得手，乃竟遷延不至，以致逆夷毫無顧忌，併力抗拒。此項船隻因何遲誤，並著一併查明具奏。該將軍等自請嚴議之處，此時暫毋庸議。諒該將軍等必能通盤籌畫，謀勇兼施，斷不因一時未能得手，自褫銳氣。至定海十路尚無消息，朕心實爲懸念，一俟得有確信，即行馳奏。

《宣宗實録》卷三六七　壬辰，六百里諭知齊慎，令其兼程赴浙，並調陝甘兵二千名赴浙會勦矣。

甲午，現當海防喫緊之際，訥爾經額調度一切，必應擇要駐紮，呼應始靈。胡超帶領精兵，亦須屯紮海濱，方資捍衛。著訥爾經額即移駐葛沽，胡超移駐大沽，所有糧臺軍火一切俱著移近該督行營，以便隨時支撥。本日已降旨派穆彰阿前往天津，會同商辦事件，該督接奉此旨即著在大津府城靜候穆彰阿到時，妥商一切。

《宣宗實録》卷三六八　乙未，諭内閣：王鼎等奏，祥符大工合龍一摺。上年六月河南祥符上汛漫口，當派王鼎、慧成前往會同朱襄、鄂順安籌辦堵築事宜。兹據奏稱，二月初八日，兩壩掛纜合龍，尚未盡行閉氣，恐有滲漏。經該大臣等駐工督率員弁兵夫，不停力作，現在大工完竣，層層壓實，涓滴皆無，十分穩固。引河亦通暢東注，全黄悉歸故道。更喜鉅工告蔵，在未交桃汛以前。此皆仰賴天恩默佑，河神應感，朕心實深敬慰。發去大藏香十炷，著朱襄虔赴工次各處河神廟，代朕敬謹祀謝，以答神庥。所請動項建造廟宇，著准其勘估派員監造。其封號扁額，俟奏到時再降諭旨。王鼎等在工實心實力，經理得宜，允宜特沛恩施，以示獎勵。王鼎著晉加太子太師銜，仍與慧成、朱襄、鄂順安交部從優議敘，並均著開復革職留任處分。所有一切善後事宜，著朱襄妥協經理，倍加詳慎，以期隄防鞏固，永慶安瀾。

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學士穆彰阿，本日據劉韻珂馳奏勦辦逆夷情形，現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前赴浙江軍營效力，並令耆英帶同前往矣。

癸卯，命直隸提督周悦勝帶兵赴天津辦理防堵，以江西南贛鎮總兵官長春署直隸提督。

命四川提督齊慎仍爲參贊大臣，馳往浙江辦理軍務。

賞已革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七品銜，已革四等侍衛咸齡四等侍衛，交廣州將軍耆英帶往浙江差遣。

丙午，諭内閣：前因奇明保年逾七旬，精力就衰，降旨命耆英馳往浙江，署理杭州將軍。因念省城爲根本重地，防堵尤關緊要，將軍、參贊分駐各處要隘，祇有特依順一人帶兵在省，恐不足以資控制。耆英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浙江省城，會同特依順嚴密防守。如兵力尚單，應調本省及他省官兵，即著斟酌情形，一面飛檄調取，一面由驛具奏。儻有疏虞，惟耆英、特依順是問。劉韻珂身任巡撫，守土是其專責，一切防堵事宜，亦著會同籌辦。至浙省沿海各處口岸，仍責成奕經、文蔚、齊慎擇要防守，相機攻勦，該將軍大臣等惟當同心協力，以期戰勝守堅，毋負委任。勉之！望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五　丁未，諭内閣：朕維攘外必先安内，禁暴即以愛民。近日逆夷犯順，不得已而用兵，每逢徵調，必諄諭各省督撫，嚴飭管帶員弁，毋任沿途滋擾。並因浙江命將出師，明諭該將軍等分飭所屬，謹守紀律，秋毫無犯，違者即以軍法從事。諒該將軍督撫等必能仰體朕心，不至重貽民困矣。本日據御史吕賢基奏，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徵兵之境，借調發以索財，並各經過地方，以護送供給爲名，科斂無度。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派勒捐之事，浙江、直隸、山東亦然，請旨飭禁等語。地方遇有軍行，偶爾借資民力，各省士民，自必志切同仇，羣思報效。朕屢經降旨，將捐輸踴躍者破格施恩，所以嘉其急公慕義之忱也。儻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至加派勒捐，是陽借辦公之名，陰圖肥己之橐。甚或縱令吏胥，藉端需索，致國家衛民之舉，先滋病民之弊，亦不可不防其漸。著各督撫諄飭所屬，遇有捐輸各項，務當覈實辦理，俾士民咸知所輸之款，一一皆歸實用，官吏毫無染指，庶使感奮之氣，上下相孚。並著該督撫等隨時密查，如有前項情弊，立即據實奏參，毋稍姑息，用副朕愛惜民力哉暴安良至意。

戊申，諭内閣：奕經等奏，查明接仗情形，並拏獲漢奸，訊取供詞一摺。逆夷竊據三城，肆行滋擾，又復勾結奸匪，窺探軍情，實堪髮指。兹據奏，逆首噠嘽喳，於上年八月定海打仗時，被葛雲飛用礮擊斃，現在夷船噠姓係屬假冒。並慈谿接仗時，礮斃逆夷頭目，甯波城内夷人，盡爲挂孝，據報即係逆夷巴姓。又逆

夷安突德臂受一槍，並有大夷目受傷甚重，死夷屍身共五船，運往定海埋掩。又最要漢奸陳秉均等五犯，現已拏獲訊明正法，其餘所獲夷目漢奸，人數甚多等語。現在著名緊要逆夷，或臨陣受誅，或被傷垂斃，其助逆肆惡之漢奸，亦經先後拏獲，是逆夷以漢奸爲爪牙，漢奸即以逆夷爲利藪，表裏爲奸，殊堪痛恨！該將軍等既經剴切曉諭於前，茲復查拏懲辦於後，想軍民人等，自當曉然於順逆利害之故，志切同仇，益加感奮。著奕經等激勵將士，相機進勦，其未獲奸匪，仍當嚴密查拏，毋稍疏懈。務期迅復郡縣，盡埽逆氛，以伸天討而警奸邪。

《宣宗實録》卷三六九　三月辛亥，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體察閩廣商船情形，續籌嚴密防範章程一摺。所議尚屬周妥。嗣後福州、厦門、潮州之洋船出口，該省地方官擇令天津有字號之商人，出具並無夾帶奸匪切結。到津之時，復責令原字號商人先行確查，如有來歷不明之人，即行呈報，仍令出結。以後如有發覺，兩處商人一體治罪。其廣州詔安之洋船出口，該地方官責令保船稅行出結，由各處給照衙門鈐印，黏連船牌尾後，以憑到津查驗。如無加黏印結，不許進口。儻該船有夾帶奸匪情事，即將出結之稅行治罪，鈐印之員參處。至洋船未經裝載之先，雇定水手，呈報原籍州縣給發印照，註明年貌姓名，並每名發給腰牌，黏貼印花，以憑到津查驗。若由別處裝貨後，或須添雇幫駕之人，著持照赴所至州縣或丞倅衙門報明，黏單蓋印，仍發給印花腰牌。如有奸匪混匿，將黏單蓋印之員參處，斷不准沿海口汛巡檢外委擅與護帖。其有客民臨時搭載來津貿易，亦應遵例赴廳州縣衙門請給印照，將年貌籍貫年月填註明白。如無印照，不許一名搭載。迨商船駛至海口，由天津鎮道督率文武員弁按照舊章逐加查驗。如有姓名年貌與印照不符者，即行嚴訊究辦。到津時船隻停泊，不准在城鄉人煙稠密之地，祇許離城三四里外寬闊處所，間段挨次下碇，不得擁擠一處。在船人等除與行户交易之商人准令上岸外，其餘水手均不准上岸。並於兩岸分段多派兵役彈壓巡查，催令早卸貨物，即速解纜出口，無任逗留。儻商船到口時夷船適亦到口，則商船自不准放入，以防混淆之弊。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籌議戰守情形；並祁墳等奏，軍需數目應辦事宜各一摺。據奏，逆夷噴嘯嗜自浙駛回香港，添船自固，並邀他國貨船同泊。議戰實無把握，惟議守省城可保無虞。各處星羅棊布，密爲豫備，逆夷闖入必受大創等語。覽奏均悉。著即責成奕山等嚴密防範，愼固封守，儻有疏虞，惟奕山等是問。惟所奏添造兵船，曠日糜費，又係徒託空言，殊屬無謂。至虎門十處礮臺，據稱無船不能護修，若必待船隻造成，始行動工，爲日甚長，何時方可藏事？其酌裁兵勇一節，准其將廣西兵一千八百名留東備防，貴州、四川、江西、湖北各兵著即分別盡撤，另挑本省兵勇加訓練，可資得力，即廣西之兵亦可隨時酌撤。再現存義勇二萬六千餘名，爲數亦覺太多，著該將軍等會同邊選，擇其精鋭得力者，令其協同官兵分地駐守。餘著酌量再行裁減，仍須妥爲安頓，毋任別滋事端。所奏每月需銀十三萬九千二百餘兩，如能將兵勇逐漸裁撤，經費自更節省，著祁墳、梁寶常力加撙節，毋任虛糜。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現辦防勦事宜一摺。【略】覽奏均悉。現在續調各路精兵，計可先後到浙，該將軍等惟當慎密籌商，固不可冒昧輕進，尤不可坐失機宜。其陝甘兵二千名前已有旨調撥，現又飛催河南、廣西省將前經有旨豫備各一千名，迅速赴浙。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穆彰阿等奏，遵議祭項軍儲一摺。據奏，財賦所入，歲有常經，糧餉所資，用無定數，請飭各督撫體察輿情，熟籌良法等語。國家經費有常，必應量入爲出。現在軍務緊要，費鉅用繁，尤須妥爲籌畫。前據鄂順安奏，豫省城工，勸諭紳民捐輸興築。此外山東、兩淮、浙江、長蘆均經先後報捐，是在外籌畫一費，即在內省撥一項。著各該督撫體察輿情，熟籌良法，其應如何因地制宜，於經費實有裨益，而仍無拂於民情，即行條議具奏。至應徵一切新舊正雜錢糧，亦著統行查覈，轉飭按款依限徵收，無使短絀。

《東華續録》道光四五　己未，諭內閣：壽臧和碩公主，著指配二等男爵侍順之子閒散恩醇，作爲和碩額駙。所有派出偕老大臣，選擇吉期下嫁事宜，著內務府大臣照例辦理。

辛酉，太子太保、前任浙江提督、二等子王得禄卒，晉贈伯爵，並太子太師，賞銀五百兩治喪，予祭葬，謚果毅。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六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廣東送來通事二名，熟悉夷語，現派司員向逆夷等連日隔別詰問等語。白夷噂布爾既屬頭目，必知該國一切情形，且現有通事二名，自可一面妥爲撫養，一面細詢該國底裏。著奕經等詳細詢以嘆咭唎國距內地水程，據稱有七萬餘里。其至內地所經過者幾國？克食米爾距該國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該國與嘆咭唎有無往來？此次何以相從至浙？其餘來浙之嗹咖唎、大小吕宋、雙英國夷衆，係帶兵頭目私相號召，抑由該國王招之使來？是否被其裹脅，抑或許以重利？該

女主年甫二十二歲，何以推爲一國之主？有無匹配？其夫何名？何處人？在該國現居何職？又所稱，欽差、提督各名號是否係女主所授，抑係該頭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鴟張，所有一切調度僞兵，及占據郡縣，掳括民財，係何人主持其事？義律現已回國，果否確實？回國後作何營謀？有無信息到浙？該國製造鴉片煙，賣與中國，其意但欲圖財，抑或另有詭謀？以上各條，該將軍等即分別詰問，詳晰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四五　丙子，以富呢揚阿爲陝甘總督，璧昌爲陝西巡撫。

丁丑，湖南提督楊芳以病免，賞食全俸。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七　四月癸未，諭内閣：本日達洪阿、姚瑩由五百里馳奏，逆夷復犯臺港，破舟殲逆一摺。據稱淡水同知曹謹、鹿港同知魏瀛、澎湖通判范學恆、彰化縣知縣黄開基、護副將關桂稟報：正月三十日，有三桅夷船及杉板船，在淡水、彰化交界之大安港外洋，欲行入口，見兵勇衆多，攻撲不進，復退出外洋。經猫霧揀巡檢高春如，及大甲巡檢謝得琛所募之漁船粤人周梓等，與夷船上廣東漢奸作土音招呼，誘從土地公港駛進，果爲暗礁所擱，其船欹側入水。該處埋伏兵勇齊起，關桂及署北路右營遊擊安定邦，督令署守備何必捷、千總何建忠、李青雲、把總翁標桂、林飛鵬等，施放大礮，奮力攻擊，其船遂破，逆夷紛紛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復有數十人手持短械，跳上漁船。該廳縣將備，同大甲巡檢謝得琛、竹塹巡檢汪昱、外委蕭振輝、李吴魁等，及義首總理兵勇奮力圍擊，殺斃白夷一人，紅黑夷數十人，生捡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廣東漢奸五名。奪獲夷礮十門，又獲鐵礮、鳥槍、腰刀、圖書各件等語。覽奏欣悦，大快人心！該逆上年窺伺臺灣，業被懲創，復敢前來滋擾，達洪阿、姚瑩以計誘令夷船淺擱，破舟斬馘，大揚國威，實屬智勇兼施，不負委任，允宜特沛殊恩，以嘉懋績。達洪阿著加恩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加阿克達春巴圖魯名號，姚瑩著賞加二品頂帶，達洪阿、姚瑩均仍交部從優議敘。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及義首義勇人等，均著開單保奏，候朕施恩。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達洪阿等馳奏，遵旨嚴訊夷供一摺。上年雞籠、淡水海口生捡夷犯，現經黑夷頭目咱莉啞等供：係紅毛望結仔、吽勝油地方夷船，向屬唤逆管轄。因中國嚴禁鴉片，於檳榔嶼等處雇調兵船七十餘隻，大船用夷人八九百名，小船五六百名，分擾廣東、福建、浙江等處。伊等來臺窺伺，被官兵用礮擊破船隻，將伊等生捡。該逆打仗，最怕搁淺，最怕火攻等語。覽奏均悉。據奏稱，該逆等罪大惡極，若解省訊辦，洋面恐有疏虞，仍請在臺正法。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再昨據奏報，逆夷復犯臺港，經該總兵等生捡白夷十八人，紅夷一人，黑夷三十人，漢奸五名。該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該國地方周圍幾許？所屬國共有若干，其最爲强大不受該國統屬者，共有若干？又唤咭唎至回疆各部，有無旱路可通，平素有無往來？俄羅斯是否接壤？有無貿易相通？此次遣來各僞官，除噠嘽喳係該國王所授，此外各僞職是否授自國王？抑即由帶兵之人派調？著達洪阿等逐層密訊，譯取明確供詞，據實具奏，毋任諱匿。

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蘇廷魁奏，傳聞唤逆本國爲孟啊喇攻破，緣孟啊喇爲夷船聚集之所，唤逆占據，盡收其税，孟啊喇怨之最深，乘虚擣擊，是以逆夷兵船，紛紛遁回救援等語。逆夷惡貫滿盈，上干天怒，現在浙江疊次受創，若復爲鄰國所襲，則首尾不能相顧，自必勢窮力竭。著奕經等趁此夷情窘迫之際，乘機進勦，大彰撻伐，以揚國威，斷不可坐失機宜。至福建省洋面鼓浪嶼等處，尚有夷船停泊，亦宜及時攻勦，著怡良等相度情形，力加懲創，毋得稍存觀望。

《宣宗實録》卷三七一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面釘樁築壩阻截夷船，進兵攻取鎮海一摺。【略】令耆英即赴廣東將軍任矣，所帶伊里布、咸齡即交奕經留營差遣。

以參贊大臣特依順署杭州將軍。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逆夷攻陷乍浦，現在省城及嘉興府危急一摺。據奏本月初九日，逆夷將大小各船排列陣勢，另用杉板船數十隻分撲西山觜、唐家灣等處。大船開放大礮，直向内逼，復由燈光山等處登岸，火箭齊發，城内漢奸接應，各兵紛紛潰散，乍浦失守等語。現在乍浦業已被陷，逆氛離省甚近，省中兵力單薄，地勢綿長，嘉興府城爲江、浙咽喉之地，設有疏失，兩省文報不通，關繫非細。甯波、鎮海俱係殘破之城，收復自可從緩。耆英等撥往嘉興之陝、甘兵一千名，不敷策應。著奕經等接奉諭旨，酌留參贊一人，在曹娥江一帶駐守，杜其竄入紹興之路。該將軍同參贊一人，迅即統得力弁兵，馳往嘉興駐紮，應援省城。儻該二處處稍有疏虞，惟該將軍等是問，懍之！至此次逆夷攻撲乍浦，人數並不甚多，我兵果能人人思奮，勇往直前，何至遽被攻陷？可見官兵並未與夷接戰，一見賊船，遂爾紛紛潰散，此皆平日紀律不嚴所致，思之深堪痛恨！著奕經等查明，是日情形究竟若何？其首先逃散

弁兵，著一面即在軍營正法，一面據實奏聞，毋得稍存姑息。

《宣宗實録》卷三七一　庚子，諭内閣：【略】據奕經等奏稱，乍浦失守，不過數時之久。該處將弁兵丁不爲單弱，何至逆夷甫至，尚未交鋒，遽爾奔潰棄城，幾同兒戲。總因余步雲身爲提督，屢失城池，並未查究，遂人人各懷僥免之心，不思破敵之計，遲延觀望，坐失事機，若再不整飭紀綱，大申軍令，何以挽惡習而振軍容。余步雲著即革職，交奕經傳旨鎖拏，派委妥員押解送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治罪。至前次飭查失守定海、鎮海、寧波三城，及此次乍浦失事各文武員弁兵丁，除鎮海縣知縣葉堃著有微勞，功過尚足相抵外，其餘均著奕經分别查明，首先潰散之員弁兵丁，開單請旨。此後務當嚴申紀律，如再有臨陣退怯，首先潰散者，即以軍法從事，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許仍存姑息，致令士氣不揚。該將軍等其整勵戎行，副朕委任。

調廣西提督段永福爲浙江提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八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馳抵嘉興體察情形一摺。據奏逆夷船隻，於十八日開放二十餘隻，駛向東南外洋，尚留四隻，收拾篷索，亦將開行。究竟駛往何處？著即確切偵探，迅速具奏。現在夷船既已開行，其奕經等送到夷俘，著該將軍等仍於杭城暫行收管。此時乍浦夷船業經退出，不值仍留重兵守此空城，轉令扼要處所兵力單薄。著即飭令該處文武，督同鄉勇嚴密防守。至鎮海城外，有無夷船在彼？亦著奕經等查探明確，據實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七二　五月己酉，賞七品頂帶，署乍浦副都統。

戊午，諭内閣：前因奕山等覆奏關天培陣亡時，兵丁走散情形，跡近欺詐，辦理錯謬，當降旨交部嚴議。兹據該部議以革職，實屬咎所應得。奕山著革去御前大臣、領侍衛内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從寬仍留正紅旗漢軍都統，與祁墳、梁寶、常均著改爲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〇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吴淞海口逆船相持，現在防堵情形一摺。據奏，五月初一日，逆夷三桅船一隻，火輪船二隻，停泊吴淞口外，開放大礮。該督現飭備戰各船一百餘隻，横排口内江面，以防奸細竄入。並出示諭旨，各商船俟逆船退後再行進口。該逆船與强脅之商船二十餘隻，停泊口外，相持五日，不見動静。其停泊羊山、戴山之十一隻，並黄家灣以東之三隻，亦未駛來等語。逆船停泊洋面，數日内開礮一百數十餘出，我軍並未施放一槍一礮，静以待動，不致爲其所誘，辦理甚合機宜。提督陳化成等設伏安礮，將士用命，民情固結，自無難收戰勝守堅之效。惟該逆夷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此處防守甚嚴，或分駛兵船，前赴崇明一帶海口，乘虚占據，意圖牽制，旋復窺伺吴淞，不可不處處防範周密，使彼無虚可擊。又另片奏，飛調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至上海應援等情。所見甚是，即照議辦理。又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風聞閩、粤夷船，意圖北竄等語。該逆聲東擊西，伎倆最爲狡獪，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所有前調赴蘇之山西大同等鎮官兵，現已諭令沿途截留，赴天津聽候調遣。如頭起已行抵江南境界，該督即飭令管帶員弁，飛速折回赴津。此時蘇省防堵亦關緊要，如兵力尚單，不敷抵禦，著一面奏聞，一面即飛咨奕經，將浙省調到各路防兵内，擇其距江蘇較近者，速行飭往應援，毋稍遲誤。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入吴淞，提督陳化成等設伏安礮，將士用命，民情固結，自無難收戰勝守堅之效。惟該逆夷詭詐多端，難保不因此處防守甚嚴，或分駛兵船，前赴崇明一帶海口，乘虚占據，意圖牽制，旋復窺伺吴淞，不可不處處防範周密，使彼無虚可擊。又另片奏，飛調壽春鎮總兵尤渤帶兵一千名，馳至上海應援等情。所見甚是，即照議辦理。又本日據奕經等奏，查探夷蹤，風聞閩、粤夷船，意圖北竄等語。該逆聲東擊西，伎倆最爲狡獪，各省海口，必應節節嚴防。所有前調赴蘇之山西大同等鎮官兵，現已諭令沿途截留，赴天津聽候調遣。如頭起已行抵江南境界，該督即飭令管帶員弁，飛速折回赴津。此時蘇省防堵亦關緊要，如兵力尚單，不敷抵禦，著一面奏聞，一面即飛咨奕經，將浙省調到各路防兵内，擇其距江蘇較近者，速行飭往應援，毋稍遲誤。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矞采奏，逆船二隻駛入黄浦江内，蘇省防範加嚴一摺。逆夷侵犯寶山，縣城失守，現在逆船又已駛入黄浦，該處逼近上海，所有存貯上海縣城之軍火器械餉銀等項，著即趕緊移貯他處。省城爲根本重地，寶山、上海一水可通，更恐該逆裹脅商船，裝載夷奸，連檣駛入内河滋擾，不可不加意嚴行堵禦。所調漕河徐州等標兵，著該督撫等酌量調撥。其奏調在浙之壽春鎮兵二千名，即照議飭赴蘇城，毋庸前往上海。餘均照所議嚴密妥辦。至省城居民，務當剴切曉諭各安本業，儻有土匪乘間搶掠資財，即以軍法從事，毋稍姑

息。該撫自請嚴議之處，著暫緩置議。至該逆船隻儘有北駛之信，一經探明，即飛速奏聞，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七三 丁卯，命工部尚書賽尚阿爲欽差大臣，馳往天津，會同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辦理防堵事務。

戊辰，諭：昨據牛鑑奏，逆夷闖入上海，縣城失守。已降旨諭令極力防堵要隘。本日據程矞采奏，逆船駛近上海縣城，署遊擊封耀祖、守備王嘉謨等督兵守衛，力不能支，旋即失守等語。覽奏憤懣！該處兵弁究有若干，何以尚未交鋒，遽致失守？現在文武員弁作何下落？有無逃避情事？著查明具奏。其各郡縣餉銀文卷，現已運赴松江府，自不如運至省垣更爲妥協。

庚午，兩江總督牛鑑奏，逆夷船堅礮利，水上難與爭鋒，請飭沿海專備陸戰。得旨：此朕早已料及，早經飭諭。奈沿海堵禦，總要海上交鋒，反致兇燄益張，徒損國威，爲之奈何。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二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吴淞逆船於十五日全數退出，距城十里之洋面停泊等語。逆夷前在浙江，退出乍浦，旋即入犯吴淞，攻陷寶山、上海。現在既由黄浦兩次欲犯松郡，並分艘駛入泖湖測量水勢，何以忽又全行退出？此必另有奸謀。寶山、上海兩縣，不必添設重兵，趕緊修復，其前此遷徙民人，此時若遽行搬回，難保逆夷不復再來，轉得肆其擄掠。該督惟當飭令文武員弁，小心防範。松江及省城一帶口岸，尤爲緊要，不得因夷船暫退，稍形疏懈。至此次吴淞退出之船，是否仍在該處洋面停泊，或已駛往何處？著即飭令各口探明，飛速奏聞。陳化成屍身，務當查明下落，妥爲棺斂。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程矞采奏，逆夷全數退出吴淞口一摺。覽奏均悉。該逆雖已退去，詭譎萬端，情殊叵測。前此寶山、上海遷徙已空，是以逆夷旋入旋退，此時正可作堅壁清野之計。儻急於修復，又生逆夷覬覦之心，難保不去而復來，轉墮奸計。著仍遵前旨，曉諭居民，俾知利害。昨因牛鑑奏，水陸要隘業經分兵守禦，毋庸再事徵調。已有旨諭令耆英、伊里布相度現在情形，暫行扼要駐紮，以資接應。所有防堵事宜，仍著會同牛鑑商辦。至揚子江爲南北要道，關係尤渤暫署。所請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運出城等語，俱著照所議妥辦。該督務須遴委妥幹員弁，嚴密稽查彈壓，米石一經截卸，即趕緊催令米販出城，毋使奸匪得以溷跡，藉端滋擾，庶該逆不敢攻犯。又另片奏，接據寶山等處探報等語，逆夷大小船多隻現將北駛，已有旨諭令山東、天津一律防堵矣。

《宣宗實録》卷三七四 六月甲申，兩江總督牛鑑奏，逆夷情形日肆鴟張，從古制夷之道，不外羈縻，請倣照乾隆年間征緬罷兵，仍許朝貢事，准予通商。得旨：中伊里布之害不淺矣，曷勝憤懣！又批：朕之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若將征緬之事比擬，事不相類，儗甚不倫，想卿必爲伊里布簧惑矣。朕愈加憂憤！儻將士有所窺伺，稍有解體，將成瓦解，可設想耶。總因朕無知人之明，自恨自愧！

命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回任，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留江蘇，會同總督牛鑑等，商辦防勦事宜。

乙酉，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等奏：夷人於寶山地方張貼僞示，無非意在通商，情詞尚屬恭順。諭軍機大臣等：逆噪犯順以來，屢肆猖獗，貪黷兇很，難以理喻，惟該逆肇釁，究不外牟利之心，此朕所深知。本日閱耆英等呈遞照鈔僞示，内有因該逆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中國不許通商，該國求和，不肯保奏朝廷等語。該逆如果真心求和，於通商而外別無妄求，朕豈不思保全沿海生靈，聊爲羈縻外夷之術。著耆英即作爲己意，諭以大皇帝恩威並用，大度包容，未有因誤傷人命不許爾國通商之事。爾國妄行滋擾，占我城池，傷我百姓，天道好還，衆怒難犯。似此行爲，揆之天理人情，順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貿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如將各船全數退回廣東，我必奏明大皇帝降旨允和，同享太平之福。耆英得有覆信，即著據實密奏，斷不准走漏消息，致懈軍心。儻該逆執迷不悟，妄肆要求，出於情理之外，朕亦惟有一面防堵，一面攻勦而已。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五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逆船闖過京口，省城情形危急一摺。逆夷船隻，已乘大汛越過圌山關，現復由京口揚帆上駛，欲至江甯。該督因其來甚猝，省城兵力單薄，商同嬰城固守。著德珠布、興倫會同該督，竭力守禦，毋稍疏虞。該省城雖高厚，萬一該逆以小船攏岸，爬城而入，尤應嚴密防範。凡可以攀登之城堞，分別派兵拒守，並著相視攏岸處所，駕巨礮於城上向擊，著該將軍等會商妥辦。奕經現已有旨，諭令帶領將弁，星速赴援，保衛省垣。並諭齊慎、劉允孝，酌量一人，帶兵赴省協防。江南提督准仍以尤渤暫署。所請將聚寶、通濟兩門，留放米商，並任聽居民搬運出城等語，俱著照所議妥辦。該督務須遴委妥幹員弁，嚴密稽查彈壓，米石一經截卸，即趕緊催令米販出城，毋使奸匪得以溷跡，藉端滋擾，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七五 乙未，已革湖廣總督周天爵四品頂帶，以知府候補，

迅赴江蘇，交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兩江總督牛鑑差遣委用。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五

丙申，據耆英片奏，探見逆夷登岸，京口情形危迫。又據伊里布奏，馳往京口，會同耆英籌辦一摺。伊里布現往鎮江，著即會同耆英，妥籌商辦。前因該夷懇求三事：一、還煙價戰費，一、用平行禮，一、請濱海地作貿易所。已有旨密諭耆英：廣東給過銀兩，煙價礙難再議；戰費彼此均有，不能議給；其平行禮可以通融。貿易之所，前已諭知耆英：將香港地方，暫行賞借；並許以閩、浙沿海，暫准通市。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次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惟前據該逆照覆，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爲疑。恐其心多惶惑，不肯遽斂逆鋒，著耆英、伊里布剴切開導：如果真心悔禍，共願戢兵，我等奏懇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過生疑慮。該大臣等經朕特簡，務須慎持國體，俯順夷情，俾兵萌早戢，沿海解嚴，方爲不負委任；不必慮有掣肘，以致中存畏忌，仍於事無益也。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逆夷攻陷鎮江府城一摺。京口爲江甯門户，鎮江既已失守，省城尤爲喫緊，劉允孝現已將湖北兵一千名帶往應援。惟該逆此次船多人衆，且用車推礮上岸，接仗實恐不能得力。著牛鑑等會同商酌，即於城內擇要分防，務使該逆無隙可乘，足資守禦。如省城勢在危急，該督即遵照昨日諭旨，暫事羈縻。儻該逆能就範圍，即聽候耆英等妥爲辦理。本日已有旨諭令奕經帶領兵弁，在嘉興之王江涇一帶駐紮，聽候消息。若該逆仍肆猖獗，萬難理喻，該督即飛咨該將軍，星馳赴援，協同防堵。該督等總當酌量情形，相機保衛，毋使省城稍有挫失。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六

癸卯，諭：程楙采奏，派兵防堵一摺。逆夷闖入大江，安徽界連江省，防禦極關緊要。該撫僅於南北對岸，派撥員弁，分兵設礮，照例防堵。所防之地既多，所派之兵復少，萬一該逆船隻，聯艫豕突而來，兵分力單，必致一無足恃。況江岸相對甚遠，所設礮位，據稱僅可致遠二三里，即兩翼齊心夾擊，亦恐礮力未必能及。似此分投堵禦，何如揀擇要隘，設法嚴防。著該撫速行酌量該省江路扼要之區，相機用計，設伏截擊，並於後路埋伏官兵，層層接應，務使該逆進有所扼，退有所制。大江之中，葦洲林立，儘可用商漁小船，裝載柴薪引火各物，暗藏洲內，乘夜突出，逼近賊船，縱火焚燒，當可制其死命。且沿江一帶船户居民，多善泅水，或以重價雇募，鑿其船底，壞其槳柁，亦足奪其所恃，不敢長驅直入。又或於沿江港汊，豫伏精兵，誘之深入，併力攻擊，方爲確有把握。如該省兵力不敷，著即照議續募勇健，隨營調用，並准於鄰省一面飛咨調取，一面奏聞。另片奏，署壽春鎮總兵覩保，不勝專閫之任。覩保著即來京引見，壽春鎮總兵已有旨令岱昌帶領精兵六七百名，由浙江前往署理，並著裕泰、吳其濬揀派得力副將一員，來皖協同防堵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七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朕思廣東兩年有餘辦理夷務，勦撫均不得手，總緣該省文武員弁不得其人，以致夷逆鴟張，一籌莫展。若沿海守令營弁，平時能得兵民之心，一旦有警，以之禦侮，則奮勇爭先，以之守衛，則羣情固結，以之詰奸戢暴，則兵民相助，衆志成城。總在該督撫等平日留心人材，因地器使，俾得久於其任，各展所長。不但於海疆吏治營務日有起色，且可磨勵人材，豫儲大器，特恐爲資格所限，不能及時自效。當此需才孔亟之時，允宜破格用人，以資激勸。著祁墳、梁寶常、吳建勳、張青雲並傳諭存與、徐繼畬，各就所屬文武員弁，勤加訪察，如有才能出衆，民心愛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韜略者，隨時酌量海疆地方，何人與何地相宜，不拘資格，即行奏請升調，候朕擢用。此係爲地方需才起見，該督撫等總當善體朕意，虛衷延訪，覈實保舉。如所保之人著有成效，朕必沛以殊恩，該督撫等亦蒙薦賢之賞。若虛應故事，無裨實用，不特將該員弁重加懲治，該督撫等亦難免薦舉不實之咎也。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齊慎奏逆夷現在情形一摺。據稱探明逆夷於二十二日，由鎮江北門出城上船，仍時令黑白鬼子漢奸數十百名，在城外巡遊，約計城內尚有逆夷漢奸二千餘名等語。覽奏均悉。該逆詭譎異常，既已退出鎮江，復留鬼子漢奸多名，難保不誘令我兵深入，別圖陷害。著齊慎曉諭兵民人等暫緩復業，免墮奸計。城內埋藏鐵礮木匣，仍須探明作何用處？逆船有二十餘隻，係從外洋甫經駛入，其開至儀徵三江口，究有若干船隻，意欲駛往何處？著一併查明具奏。該參贊大臣現駐紮丹陽以西，擇要防禦。又飭令官兵五百名前往新豐一帶屯紮，新豐爲內地緊要門户，務當嚴密防守，勿令該逆窺伺竄入，尤宜稽查漢奸，恐代爲探踹路徑。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盛京旅順口地方緊要，前經耆英籌議，派令水師雇船四十隻，遊奕洋面，藉名捕魚，專探夷人虛實，爲乘夜攻勦之計。旋經禧恩奏，所雇船駕駛不穩，無濟於用，業經撤散。惟是該處海面遼闊，礮力不足以及遠，又無船隻爲進攻之具，萬一逆船駛至，必將據爲巢穴。若於此處屯紮重兵，安設礮位，恐戰守均難得力，仍著該將軍酌量情形，或移向後面，庶兵力較厚，轉爲得

用。其沿海居民及海中各島民人，儘可勸其內徙，斷其接濟，俾逆夷無可劫掠。復將島內水井設法填塞，僅留數處，置毒其中，較之分兵防衛，更當有益。其如何斟酌辦理之處，著該將軍再行悉心籌議具奏。至金州、復州二處，距山海關較遠，前已諭知哈哴阿，設或有警，聽候禧恩知會，相機辦理矣。

《東華續録》道光四六　癸亥，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連日會議粗定條約一摺。朕因億萬生靈所繫，實關天下大局，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非僅爲保全江浙兩省而然也。所商各條內，尚有應行籌酌之處，即如退出長江、招寶山。其前請之通商貿易五處，除福州外，其廣州、厦門、甯波、上海四處，均准其來往貿易，不得占據久住。至藉詞索欠一節，該國與內地通商已二百年，從前貨物交易，銀錢往來，俱係自行經理，我國官員向不過問，且此中貿易曲折，價值低昂，甚爲瑣屑，況各國言語不通，斷非地方官所能經理。嗣後各處通商，自應仍照舊章，毋庸更改。經此次議定之後，該大臣等務當告以大皇帝相待以誠，允准通商，汝國亦應以誠相待，斷不准再啓兵端，違悖天理。不但業經滋擾各省不得復來尋釁，即沿海之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江南、山東、直隸、奉天各省地面亦不准駛入，各省官兵應撤應留，我國自有斟酌。至內地舊有墩壘並礮臺等項，亦應次第修築以復舊規，並非刱自今日，此係爲防緝洋盜起見，不必妄生疑慮。以上各節，總在該大臣等深思遠慮，切實定議，永杜兵萌。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九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牛鑑奏，佛郎西亞國夷目欲赴江甯，爲暎咭唎勸和息兵一摺。覽奏均悉。昨已有旨飭令耆英等妥商酌辦。現據奏稱，俟其到後，仍即委員面見該夷目，好言開導。著耆英等於則濟勒到時，即告以勸和息兵，具見該國恭順之意，此時暎咭唎國業已與中國和好，永不稱兵，該夷目自當速回廣東，照常貿易。至暎夷在京設立夷官辦事一節。從前乾隆年間既未能行，此時暎夷乞恩三條內，亦再不肯提及，而又與該國無干，自不必另生枝節。如此明白曉諭，該夷自必回帆遠去。並著遣員論知噼嘣噠，以中國現與爾國和好，詳議條款，永絶兵萌。今佛郎西亞國夷目，不避險阻前來，口稱爲爾國勸和，究竟是何意見？如係真意，爾即與之説明，現已與中國和好，無煩夷目代爲陳説，務令則濟勒聞之領會，迅速回帆。況則濟勒此來，無非欲於中取利，爾當設法勸諭，破其妄念，庶不致令彼攙入償事也。另片奏，遣弁張攀龍赴暎咭唎夷船議事，該小夷目聲稱，佛郎西亞國如有船到，不難向其講解，勸令回去等語。種種奸謀，實難窺測，該大臣等惟當相機妥辦，切勿墮其術中，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七八　壬申，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等奏，夷酋噼嘣噠先有請臣等出城面訂之約，亦知事屬冒險，惟該夷性悍多疑，拒絶不往易啓猜疑，當訂於十五日直至其三桅兵船，該夷酋貌甚恭謹，旋於十九日在城外静海寺行答拜禮，復因請入城面訂和約，詞甚諄切，不得不俯順其請，定於二十一日選擇公所委員妥爲照料，俟入城定議，再行録呈。此次酌辦夷務，勢出萬難，策居最下，但計事之利害，不顧理之是非。福州貿易一節，前與會議時，曾以既有厦門無庸兼及福州向其爭辯，兹復委道員鹿澤長再向熟商，該夷堅執不從，儻不允其所請，勢必復來攻奪，殘敝之餘，防守尤屬不易，定海之既得旋失，是其前車，勢不能遏其所請。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親往夷船妥爲招撫一摺。覽奏忿懣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致事機一至於此，於萬無可奈之中，不能不勉允所請者，誠以數百萬民命所關，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爲遏抑，照議辦理。惟該夷所請均已允准，即當迅速定議，全數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駕撥行旅。至此外一切緊要事件必應籌及者，均著責成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不厭反覆詳明，務須永絶後患。該大臣既知善後之難於措手，他國之不免生心，即應思前顧後，豫爲籌畫，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儻稍留罅隙，日後有所藉口，以致别生枝節，辦理掣肘，是耆英、伊里布自詒伊戚，不惟無以對朕，更何顏以對天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五九　八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務已定，和約鈐用關防一摺，並開列各條呈覽。該大臣既已從權允許，且摺内所稱，堅欲於福州貿易，並設立會館，攜帶家眷等款，均於七月二十六日所降諭旨内概行允准。該大臣等自請治罪之處，前已有旨毋庸議。洋商舊欠，不敢求官作保，修復礮臺墩堡，並無異説，此兩節似尚恭順。至單開各款，朕詳加披閲，俱著照所議辦理。惟尚有須斟酌妥協者：即如該夷赴各該口貿易，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一節。須曉諭該夷，一切聽汝自便，與地方民人交易，但日久難保民人無拖欠之弊，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至分年給銀一節。爲數過多，究由何處措給，將來責成耆英一手經理，務當豫爲籌及，明晰具奏。單内所稱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後，該國在各城收過銀兩之數，按數扣除等語。究係在何城收過銀兩若干，扣除若干？亦著查明具奏。其各國被禁人口，自應一律施恩釋放，以示格外之仁。又所稱，中國之人與該國來往，或跟隨伺候該國官

人，均准免罪一節。可告以此次既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儻該民人等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將來五處通商之後，其應納稅銀，各海關本有一定則例，該夷久在廣東，豈有不知者？至中國商人在內地貿易，經過關口，自有納稅定例。所稱銀兩未清以前，定海之舟山海島，廈門之古浪嶼小島，均准其暫住數船，候各口開關即著退出，亦不准久爲占據。以上各節，著耆英等向該夷反覆開導，不厭詳細，應添注約內者，必須明白簡當，力杜後患，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其有應口講指畫該夷方能明白者，亦著飭令通事往返傳說，令其折服。據稱，嗅夷船隻八月初十日前後，必可退出長江。著迅速妥辦，以慰廑念。

《宣宗實録》卷三七九 戊子，諭內閣：麟慶著即革職，暫留江南河道總督之任，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牛鑑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署江南淮海道事淮安府同知沈鎬、署淮安府事試用知府曹聯桂著一併革職，留工效力。署桃源縣事試用知縣段海鼇著革職，毋庸留工。江南河營參將吕邦治、淮揚河營遊擊季承章著一併革職，留工效力。

前據僧格林沁面奏，於哲哩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自備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劄，當經降旨著禧恩妥爲豫備。現在此項兵丁無需調遣，著即飭令各回該盟。其管帶之將弁著酌量賞給緞匹，兵丁三千名著每名賞給銀一二兩，由該署將軍擬定開單，由驛呈覽。

辛丑，昨據賽尚阿等奏，察哈爾官兵業已遵旨分起撤回。因思吉林、黑龍江官兵調赴各處備防，自應一體撤回，以節勞役。著賽尚阿、訥爾經額、禧恩、哈哴阿將調赴天津兵一千名、調赴山海關兵一千名、駐劄洋河口一帶兵一千名、留駐高橋兵五百名、留駐盛京兵五百名陸續分起撤回。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〇 九月己酉，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江甯夷船前已開去三分之二，經臣等於八月十六日，附片陳明。嗣後每日開行夷船二三四隻不等，計截至二十五日止，草鞋峽江面仍泊夷船十二隻，另有佛蘭西夷船一隻。茲據噶嘶嗆照會內稱：現蒙大皇帝恩准通商，諸事均已議定，擬於二十六日率同兵船，迅速退出江口等情。旋因搬運壓艙石塊就延二日，即於二十八日早間全數開行。其佛蘭西夷船亦隨同駛去。現經臣等委員查明草鞋峽至觀音門一帶江面，並無夷船停泊。

《宣宗實録》卷三八〇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夷務漸平，分別裁撤節費一摺。又另片奏，辦理諸務情形等語。所辦均屬得宜。嗅夷業經受撫，自應將該省防勤各務陸續裁撤，以節糜費。

《東華續録》道光四六 己未，諭：牛鑑自升授兩江總督以來，屢經朕飭諭小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督一味自恃，止知嚴防吴淞海口，迫夷船駛入，又不能守，以致直犯長江，進倔江寧省垣，是數月工夫毫無准備，糜餉勞師，令人忿恨！見在業經就撫船隻全數出江入海，朕軫念黎民塗炭，不得不曲意勉從耆英等所請，准令通商，俾吾民樂業安居，免罹鋒鏑。而追維前事，咎有攸歸，牛鑑以一品大員，封圻重寄，孤恩溺職，有傷國體，若不嚴加懲辦，何以昭國法而勵官常。牛鑑著即革職拏問，由耆英派員解京，交刑部治罪。程矞采亦有守土之責，究因防護蘇州省城，未經帶兵督戰，與牛鑑有閒，德珠布於鎮江失守亦有防堵不力之咎，均著交該部分別嚴加議處。尋議均照溺職例革職。得旨：德珠布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六年無過，方准開復。程矞采著降爲三品頂帶，加恩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

以耆英爲兩江總督由廣州將軍遷。

召奕山來京，以伊里布爲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辦理善後事宜。

庚申，以防堵天津貲納爾經額太子太保。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一 乙丑，諭內閣：嗅夷現已就撫，一切通商章程，善後事宜，在在均關緊要。耆英現授兩江總督，所有江蘇省通商善後諸務，著會同程矞采、尤渤籌議辦理。其江北一帶善後，並著該督等會同李湘棻籌辦。至浙江、福建二省，雖非該督統轄之區，惟事期經久，法宜盡一，即有因地制宜之處，亦必會商妥議，俾夷商有所遵守，辦理不致兩歧。所有浙江省通商善後各事，亦著耆英會同劉韻珂、段永福一併妥議。其福建善後事宜，著怡良、劉鴻翺、寶振彪、普陀保悉心籌辦。至該省通商章程，仍著怡良等咨商耆英妥爲定議。現在夷務甫定，該督等務須因時因地，謀及久遠，總期夷民相安，盡善無弊，切不可將就目前，致貽後患。至兩江總督本有兼轄河防之責，耆英事務較繁，所有南河修築事宜，暫且毋庸兼管，俟各省會商事件辦理完竣，再行照常兼管。

《宣宗實録》卷三八一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等，現在嗅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從前所設水師船隻，幾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因地制宜，量爲變通。所有戰船大小廣狹，及船上所列槍礮器械，應增應減，無庸泥守舊制。不拘何項名色，總以製造精

良，臨時適用爲貴。【略】至臨敵之際，礮位兵丁不可排列前面，後路應如何層層接應，或旁抄夾擊，出奇設伏，方可制勝。無論陸路水師，其兵丁應如何遴選技藝，勤加訓練，方臻純熟。船上與岸上施放槍礮，各有機宜，應如何分別講究。沿海大小島嶼，可否另有布置，儻仍視爲一概相同，臨時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種種善後事宜，著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製造戰船一摺。據稱，快蟹、拖風、撈纜、八槳等船僅可用於江河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備內河緝捕，難以禦敵。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極其堅實，駕駛演放，礮手已臻嫻熟，轟擊甚爲得力，並倣照咪唎噠國兵船，製造船樣一隻。現擬酌照暎夷中等兵船式樣製造，並將年分例修師船暫停，節費爲改造大船之用各等語。朕思防海事宜，總以造船製礮爲要。各省修造戰船，竟同具文，以致臨時不能適用，深堪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至拘守舊日式樣，有名無實。據奏，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所辦甚合朕意，均著照議辦理。惟海船大礮，係屬懸放，火藥發時，勢必向後坐挐，如何得有準頭？現據該督等奏，業已嫻熟得力，著將如何施放之處，再行詳晰具奏。所進圖說各五件，著再繕就三分，咨交江蘇、福建、浙江督撫。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等馳奏，遵旨會議一摺。據奏，通商輸稅則例案據俱在廣東，必須到粵後體察情形，方能酌辦。其商欠不求代還一層，已與該夷議定，載入條款各等語。著伊里布於到粵後，察看情形，將稅課事宜妥行定議，萬不可稍存遷就，貽誤將來。其商欠一節，再與切實要約，不能官爲代還，免致日後藉口。所有應議各事宜，該大臣務當慎之又慎，不准稍留罅隙。

《宣宗實録》卷三八二 十月壬午，諭內閣：布彦泰奏，籌辦開墾地畝一摺。惠遠城東三顆樹地方，經該將軍親往履勘，派委各員辦理開墾事宜，計可得地三萬餘畝，就本地民户選擇，種地輸糧。又阿勒卜斯地方，亦經勘明，計可得地十七萬餘畝，即責成阿奇木伯克等籌計户口之數，酌量勻撥。至民户應如何選充授田，回屯應如何安插移住，以及籌備牛具籽糧各事宜，仍著該將軍飭令各委員等趕爲布置。俟全工告成後，准其確查督工捐工出力各員，奏請量加鼓勵，候朕施恩。

丙戌，諭內閣：國家命將出師，征討有罪，原以保疆土而申撻伐。該將軍、參贊等宜如何激勵將士，申明紀律，謀勇兼施，剋期奏績，以副朕委任之重。上年暎夷滋擾粵省，特命奕山爲靖逆將軍，授以重兵，前往攻勦。乃奕山抵粵未即入城，遲回觀望，迨夷兵圍困省城，又不能奮我兵威，勦除殄滅，及至夷船退出省河，占據香港，事閱年餘，一味因循，束手無策，以致該夷竄入閩、浙、江蘇，肆行滋擾，是以坐失事機，厥咎甚重。嗣因定海、鎮海、寧波相繼失守，愛命奕經爲揚威將軍，文蔚、特依順爲參贊大臣，前赴浙江，徵調各路精兵，俾得克復三城，用揚我武。乃奕經等駐劄蘇州省垣，籌畫數月，集兵募勇，以期一鼓成功。覽其所呈分路埋伏，水陸並進各圖說，其運籌非不周市，無如謀事不密，先期漏洩，以致該夷處處豫爲準備，我兵到彼，不能得手，因之乍浦失陷，傷我兵弁，遂得直犯長江，毫無梗塞。是奕經祇知株守一隅，不圖收復，老師糜餉，誤國殃民。文蔚擁兵駐劄紹興，坐視夷氛日熾，但以退守爲計，一籌莫展，殊屬無能，又安用此將軍參贊爲耶？奕山、奕經、文蔚前已有旨飭令回京，均著交部治罪，以示懲儆。特依順、齊慎到粵在後，未與暎夷接仗，惟特依順在浙，於乍浦失守，不能設法救援；齊慎帶兵前赴江蘇，不能保守鎮江，事後又未能用兵收復，亦有應得之咎。均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奏，撤兵歸伍，並查辦漢奸，分別遞籍保釋各等語。漢奸被脅從逆，人數衆多，朕施恩法外，不忍概予駢誅。惟此等莠民，若不詳查情節，濫行保釋，又未免失之過縱。著劉韻珂等細加查覈，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爲嚮導內應者，即與叛逆無異，天理難容，必應按律懲辦。其中情罪較輕者，即不加誅戮，亦應牢錮監禁，以杜後患。如查明實係脅從，並無逆跡，平日亦無爲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釋，分別遞回原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取具鄰保人等甘結，造册查覈，並照軍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點，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視爲具文。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二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覆訊夷供分別辦理一摺。前因暎夷就撫，請釋俘囚，有旨諭令該總兵等，將臺灣所獲夷俘，除業經正法外，餘即解至省城，由怡良等轉交收領，計可先行接奉。本日據奏，覆訊各夷供詞，將夷目顛林等分別禁錮正法等語。著該總兵等仍遵前旨，將現在未經正法各夷人，派委員弁妥速解省，交怡良等轉交該夷目領回。該總兵呈進暎咭唎地圖及圖説一件，均已覽悉。

《宣宗實録》卷三八三 乙未，命户部尚書敬徵協辦大學士。調禮部尚書恩桂爲吏部尚書，兼步軍統領。以吏部左侍郎麟魁署禮部尚書，兼鑲藍旗漢軍

都統。

辛丑，諭內閣：兵部奏，遵旨覆議江蘇鎮江失守各員，分別辦理。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先經該撫委赴鵝鼻嘴防堵，嗣經該督調回守城，該參將未及趕到，城已失陷，究屬策應遲延，著照部議革職，從寬免其治罪。守備盧萬春未能嬰城固守，乃因傷躲避，改裝出城。著京口水師副將孝順武，未能先事設法攔截，致夷船駛入長江，毫無阻滯。均著革職，交刑部覈其情節，分別治罪。

《宣宗實録》卷三八四　十一月己酉，諭內閣：訥爾經額奏，請大沽設立海防同知一員，作爲題缺，稽察入口出口船隻，查驗票照，有無夾帶違禁貨物，及兵民客商詞訟，其命盜重案，仍歸縣辦，照海疆三年俸滿本例升轉，即於本省簡僻同知通判內酌裁一缺等語。著照所議辦理。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天津新設總兵一員，應在何處扼要駐紮，昨已降旨令訥爾經額妥議具奏矣。茲據兵部奏，請裁撤伊犁一鎮，移置天津等語。著該督體察情形，詳加履勘。所有新設總兵，應於何處駐紮，足資控制？天津一帶既有兩鎮，其鎮名應如何區別？至應行管轄備弁，或由現在天津鎮總兵標下酌量分派，或將伊犁酌撤之備弁隨同移駐，以及一切未盡事宜，著一併詳晰妥議，先行具奏。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三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祁墳奏，咪唎噘夷人投遞文稟一摺。咪唎噘國夷人向稱恭順，該夷伯理以伊熟習天文算法，懇求進京效用，業經祁墳正言諭止。其夷目咖呢所陳貿易事宜，著伊里布於到粵後，會同祁墳悉心籌議，總當循照舊章，不可有所增改。或洋商苛累該夷之處，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體恤。儻敢覬覦設立馬頭等事，務即剴切諭止，斷不准稍有遷就，總期於懷柔遠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無滋生事端爲要。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到閩、浙函報，覆奏夷情一摺。據奏九月十六日，淡水廳有遭風夷船一隻，救起白夷二十五人。十月初一日，又有夷船到臺，該道姚瑩傳見夷酋，已將五月內將夷俘正法之故，正言曉諭，並將遭風難夷准予領回。復親至該酋船上，夷目感恩設誓，執禮甚恭等語。覽奏均悉。計噗嘣喳此時已可到閩，著耆英接到閩信後，體察情形，如果始終恭順，即毋庸議。儻有要求挾制，仍遵前旨相機辦理。另片奏，咪唎噘商船至浙貿易，已據該道鹿澤長諭回廣東，現在啓碇開行等情。前據祁墳等奏，咪唎噘在粵呈請貿易事宜，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仍循舊章辦理。儻洋商等有苦累該夷之處，

冒功妄殺情事，一經奏到，自有處分。伊里布惟當熟籌妥辦，俾得專意通商，不致再生事端，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八六 己丑，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天津大沽南北兩岸暨迤南至狼坨子一帶，天津鎮總兵足資控馭。惟北塘五十餘里，距寧河縣城二十餘里之蘆臺地方，爲北塘後路，南界天津，東北毗連豐潤、永平府一帶，西北地接通州，實屬扼要之區。請以新添總兵駐劄蘆臺，名爲通永鎮總兵官，將北塘、海口、豐潤、玉田、采育、三河、寶坻、張灣等營，通州協、通州協右營暨提標山永協，並所屬山海、石門二路，蒲河、樂亭二營，共十五協營，均歸統轄。【略】下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當令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兹據合詞覆奏，仍照原議定擬。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四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連次接奉寄諭，酌度夷情，剴切照會一摺。現在該夷酋既有議定則例，開關通市之語。是在閩通商，已有成説，其開行赴粵，似非別有詭謀。該督籌辦江防，及會商浙省善後事宜，正當喫緊之際，且効力武舉張攀龍，既已前往廣東聽候伊里布差遣，所有廣東現在光景，並各省通市章程，自可由伊里布隨時飛咨商確酌辦，是伊二人消息常通，正不必同駐廣東始能定議也。著耆英體察情形，儻無必與伊里布面商之處，即著毋庸前往。又另片奏，咪唎堅等國必欲在閩、浙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税則，爲因勢利導之計等語。昨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妥籌定議矣。該督所稱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專設馬頭，自應於俯順夷情之中，示以限制。著耆英函商伊里布，熟計萬全，具奏請旨。至該督籌議江防應辦各事宜，著仍遵節次諭旨，會同尤渤詳加布置，次第舉行，以期有備無患，是爲至要。

辛丑，諭内閣：前因耆英等奏，變通水師章程，並請將赴部之員，先行閱看鳥槍等語。當降旨著兵部妥議具奏，嗣後水師將備各官赴部時，著無須閱看馬箭，如果練習水務，精熟槍礮，遇升補時，令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將例應引見各員，分作四季給咨，分限二、五、八、十一等月，按期赴部，該部即定於二、五、八、十一等月二十八日考驗。先期奏請欽派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一二員，會同該部堂官閱看槍礮。其演槍步數，著定爲四十弓，演礮以二出爲度，均於城外酌擇寬闊地面演試。如不能合式，即將該員退回本任，勒限演習，並將原保督撫提鎮分别議處。其中槍合式者，准其帶領引見，以示勸懲。惟水師駕舟出洋，施放槍礮，與陸路情形不同，全在帶領巡哨各員，平日加意講求，庶使該員弁等技藝精純，能於洋面施放有準。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勤加訓練。於考拔弁兵題升將備時，即以此爲去取，庶幾有志向上之員，認真演習，日就純熟，不至視爲具文。餘依議。

《東華續録》道光四六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道光二三年（癸卯、一八四三）

《宣宗實録》卷三八八 正月庚戌，諭内閣：前據敬徵等奏，改河有礙運道，惟有堵築漫口，挽歸故道，爲守經不易之法，當經降旨准行。嗣據御史雷以誠奏，南河漫口，無庸堵築，請改舊爲支，以通運道。復令潘錫恩抵任後再行查勘。兹據奏稱，灌口非可行河之地，北岸無可改河之理，不敢輕議更張。並查明歷届改河不成各案，請仍堵築決口，漕船出重回空，仍由中河灌塘等語。所奏甚屬詳明，著即照議辦理，毋稍延誤。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五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嗅夷指稱臺灣所戮夷俘，實係遭風難夷。當命怡良渡臺查辦，計此時應已東渡。兹據達洪阿等奏：前年八月，夷船在臺灣洋面遊奕，是時並無風暴。該夷駛進口門，對二沙灣礮臺連發兩礮，打壞兵房，我兵隨後放礮回擊。九月又有三桅夷船至雞籠洋面，攻破我礮臺石壁，燒我哨船。上年正月，生捻顛林等夷衆，起獲礮械號衣旗幟及印文等件，均係浙江各營之物，實非遭風商船各等語。著怡良詳細查訪，儻該鎮道所奏情形竟有虚飾，即遵前旨辦理。如所奏皆係實情，亦當籌及大局，將達洪阿撤任，帶至省城，候旨辦理，一面即飭保芝琳接署鎮篆。惟是臺郡人情浮動，奸宄橫行，當該鎮新舊交接之際，尤慮匪徒竊發，或生事端。該督務飭保芝琳會同道府加意防範，無得稍有疏虞，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八九 二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各省官兵均已撤回歸伍，因思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誠恐該官兵等於歸伍之後，貪圖安逸，怠於操防，以致技藝生疏，鋭氣不振。著寶興、富呢揚阿、桂良、李星沅、張澧中、賀長齡、布彦圖、舒倫保、廉敬、齊慎、胡超、周悦勝、汪道誠、張國相、文祥各就所

轄營分，倍加訓練，期於精益求精，斷不可存偷安姑息之見，稍弛備禦。至撬礮撬槍，爲軍中利器，尤宜覓爲儲備，勤加練習，俾聲勢相聯，施放有準，方可臨敵制勝。各該督撫、將軍、提督、副都統等均係受恩深重之人，務須先事豫籌，有備無患。儻稍存大意，任聽廢弛，將來遇有徵調，臨陣不能得力，朕惟該督撫、將軍、提督、副都統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其各勉之！慄之！

《東華續録》道光四七　丁亥，實授李湘棻太常寺少卿，仍署漕運總督。

《宣宗實録》卷三八九　乙未，兩廣總督祁墳奏，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因病出缺，所議通商輪稅事宜，必須次第接辦。查洋面停泊夷船二隻，前據伊里布照會噗嘶喳，令其查明約束。據該夷目等聲稱，前次駛往福州，委因沙水未能熟悉，派船二隻沿海探量，斷無欲往登州之事。其咪唎堅、嘶嚩哂寄泊定海貨船，現已駛回廣東，極爲安静。所有善後事宜，應督同藩司存興等委員妥辦。得旨：著即責成祁墳督同黄恩彤、咸齡二員趕緊妥辦，藩司存興著毋庸派令同辦。贈故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太子太保，予祭葬，謚文敏。

丁酉，調荆州將軍禄普爲廣州將軍，以寧夏副都統恆通爲荆州將軍。

《宣宗實録》卷三九〇　三月甲辰朔，諭内閣：御史蘇廷魁奏，各省搶劫肆行，請令督撫、提鎮嚴飭營伍，以除盜賊一摺。國家設立營伍，分防汛地，原所以禁暴詰奸，遇有宵小肆行，盜匪劫掠，必應實力查拏，跟蹤躧緝，庶足以安行旅而靖地方。乃近來搶劫頻仍，如河南汲縣盜匪，竟敢行劫參領官車，拒傷事主。廣東佛山盜匪，竟敢搶劫摺弁批回執照。此外如湖北之樊城、江南之王家營、湖南之宜章、廣東之樂昌、德慶、土匪成羣，藉端搶劫。總由地方文武員弁互相推諉，不肯認真偵緝，遂致縱盜殃民，大爲閭閻之害。著責成各省督撫、提鎮嚴飭所屬，無分畛域，四路兜拏。儻不肖州縣玩視捕務，不能將首要各犯全數弋獲，及各營汛分防武弁怠惰偷安，查緝不力，以致盜匪遠颺，即著該上司指名嚴參，從重懲處，以爲廢弛捕務者戒。

乙巳，諭内閣：御史蘇廷魁奏，因災陳言，請虚懷求諫一摺。據奏，邇年嘆夷犯順，黄河再決，近復有白氣一道，由西指東，隨星出没，請下罪己之詔，開直諫之門等語。朕君臨天下二十餘年，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即無上蒼垂警，豈敢稍涉怠荒。乃近年災患頻仍，朕深宫循省，負疚良多，自當刻意慎修，勉益加勉。在廷諸臣，其各盡心獻替，匡弼朕躬，毋辜期望。至求言納諫係朕本心，近來科道建言，凡有裨於實政者，無不立見施行，即如翰林院編修吴嘉賓、户部郎中湯鵬、主事丁守存等，以本無言責之人條陳事件，亦未嘗不虚懷聽納，是言路並無壅塞。況應天以實不以文，正不必特詔求言，反似虚應故事。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到夷酋照會，欲赴江浙與該督面定章程。業經飛諭該酋，令其在粤静候諭旨遵行等語。前因伊里布出缺，通商事宜，命祁墳督同黄恩彤、咸齡接辦。惟耆英係原議之人，爲該夷所信服，較之祁墳接辦更爲妥協。本日已明降諭旨，將耆英作爲欽差大臣，馳驛前往廣東查辦事件矣。該大臣即馳赴廣東，接受欽差大臣關防，辦理通商餉税章程，一切務臻妥善。

《東華續録》道光四七　庚申，改裁西安鎮總兵移置天津，爲通永鎮總兵。其西安鎮兵一千六百餘名撥歸撫標一千二百名，添設中營。原設左營參將改爲撫標中軍參將，右營遊擊改爲左營遊擊，應設右營遊擊即以鎮標左營遊擊改撥。其鎮標餘兵四百餘名，准其歸併西安城守營。原設城守參將改爲副將，移神木協副將並中軍都司歸西安城守營，移西安城守參將歸神木營。西安鎮原設官弁，一併裁抵通永鎮添設各缺。

《宣宗實録》卷三九〇　丙寅，命駐藏大臣海樸來京，以前任駐藏大臣孟保爲駐藏大臣。

丁卯，閩浙總督怡良奏，渡臺後沿途訪察兩次夷船之破，一因遭風擊碎，一因遭風沈擱，並無與之接仗及計誘等事。達洪阿、姚瑩一意鋪張，致爲夷人藉口，殊屬辜恩溺職，請從重治罪。命革職解交刑部會同軍機大臣審訊。尋奏上，得旨：達洪阿、姚瑩加恩免其治罪。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略】御史田潤奏，請團練鄉兵，以杜後患而節軍需一摺。現在嘆夷雖經就撫，而思患豫防，不可不籌内固藩籬之計，與其臨時徵調，何如平日團練。惟此事一經官辦，流弊滋多。

己巳，諭内閣：户部銀庫設有管庫司員，專司出納，管庫大臣總領其事。復疊次派出王大臣盤查，近年又添設查庫滿漢御史，各該員等果能認真經理，覈實稽查，何至羣相朦混，釀成巨案。本年因庫丁張誠保偷盜庫銀破案，特派大臣將新舊各項逐一盤查。本日據惟勤等覆奏，新收常捐等款，均與應存之數相符。舊存正項飯銀，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之多，實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忿恨！以國家正項錢糧，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偕國盜賊，本應立置重典，以肅法紀。惟事閱多年，官非一任，即書吏丁役等亦人數衆多，儻不確切查明，恐致遺漏，倖逃法網。其自嘉慶五年以後，歷次管

庫及歷次派出查庫王大臣，皆係親信大員，亦復相率因循，毫無覺察，並無一人能發其奸，甚負委任。不知諸王大臣有愧於心否？朕自咎無知人之明，抱愧良深，均著交部查取職名，嚴加議處。此案著派戢銓、穆彰阿、敬徵、裕誠、賽尚阿嚴實查辦。所有歷任管庫司員、查庫御史並丁書人等，著逐細查明，嚴行治罪。其現在虧短庫銀，應如何分別罰賠及設法彌補之處，即著悉心妥議具奏。

《宣宗實録》卷三九一　四月丁丑，諭内閣：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爲刑賞失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韜畧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正强，是以棄瑕録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劾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亢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回護耶？琦善、奕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

庚辰，諭内閣：戴銓等奏，酌擬管庫司員、查庫御史罰賠銀數，並管庫、查庫王大臣管理盤查年分，分别開單呈覽。管庫司員、查庫御史均有收發稽查之責，乃喪心昧良，釀成巨案。著自嘉慶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歷任庫官、查庫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罰賠銀一千二百兩，已故者照數減半。其因此案先行降革之榮慶等六員，並甫經卸任之薩霖、宋林曙，均加一倍罰賠。其歷任管庫、查庫之王大臣，亦應覈其年月、次數分别罰賠。所有嘉慶五年以後管庫王大臣，著每月罰賠銀五百兩，查庫王大臣每次罰賠銀六千兩，已故各員按數減半。其應如何酌定限期及逾限不完作何治罪，並庫丁人等應如何究懲之處，著戢銓、穆彰阿、敬徵、裕誠、賽尚阿明定章程具奏。此次單開各員内，有無遺漏舛錯之處，並著再行詳細確查，隨時具奏。

癸未，諭内閣：户部三庫總司出納事務較繁，著派户部滿漢左侍郎兼管。向來管理三庫大臣，僅派二員，著添派廖鴻荃、陳官俊。嗣後凡遇收放銀兩日期，六人中輪應一人親往監視，並專司啓閉，不准稍有曠誤。其管庫大臣統俟三年期滿再行奏請更換。所有銀庫司員，即責成管庫之大臣、兼管之侍郎隨時留心察看，如才具中平，不能得力，即咨回原衙門當差。儻查有舞法營私之員，著即嚴參懲辦，無稍姑容。該大臣等務當振刷精神，力除弊竇。儻日久生懈，又復視爲具文，朕惟有執法從事，不能再邀寬典也。慄之！

辛卯，定郡王載銓會同軍機大臣等覆奏，酌擬罰賠管庫、查庫官員銀兩交納限期。

《宣宗實録》卷三九二　五月乙巳，諭内閣：劉重麟奏，請飭查倉儲一摺。【略】現在各省倉儲，竟係有名無實。著各督撫即將所屬各州縣常社諸倉應存穀米實數，確切查明，務令實貯在倉。其有存價未買者，即飭令趕緊買補，不准再以價值移交後任。或其價現已提存司道各庫者，亦即飭令具文請領，買補歸倉，毋許藉詞推諉。其有領價後那解别款，虚出倉收者，即著嚴行參辦。經此次訓諭後，該督撫如再有瞻顧徇庇，並不認真查察，以致仍有虧缺，遇有緩急，辦理掣肘，除將該州縣嚴懲外，必將該督撫等一併懲處不貸。

丙辰，諭内閣：裕誠等奏，户部銀庫章程一摺。嗣後外庫著隔一年，奏派王大臣盤查一次。其内庫及緞匹、顏料二庫，著隔二年盤查一次。均著會同管理及兼管庫務之大臣，認真稽覈。

《東華續録》道光四七　戊辰，怡良以病免，以劉韻珂爲閩浙總督，調吴其濬爲浙江巡撫，以陸費瑔爲湖南巡撫。

六月庚寅，命敬徵、何汝霖赴江南覆勘河工。

《宣宗實録》卷三九三　乙未，諭内閣：前據壁昌等奏，請於福山地方添設水師總兵一員，當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兹據穆彰阿等詳議具奏，均著照所議辦理。所有福山鎮新設總兵准其以孫雲鴻調補，所遺蘇松鎮總兵准其以林明瑞升署，所遺京口協副將准其以汪士達調補。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七月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酌定通商輸税章程。據奏，五月二十六日，帶同黄恩彤、咸齡輕裝減從，即坐火輪船前往香港，接見該酋嘆嘩噴喳，已將通商章程及輸税事例斷定大局，換給和約。該夷酋極爲恭順帖服，即於六月初一日駛回粤省等情。有膽有識，甚屬可嘉！其粤海關進出貨物，現已議定棉花、茶葉税則，約計關課有贏無絀。因該夷急於通市，即照伊里布前定期限，於七月初一日先在廣州開市。權衡輕重，深合機宜，著即照議辦理。惟香港四面環海，舟楫處處可通，現已有内地民人零星買賣，必須明定章程，以杜走私漏税，並一切未定事宜，著耆英會同祁墳、程矞采、文豐通盤籌畫，固須俯順夷情，尤當慎持國體，永杜弊端，俾各省皆可照辦，方爲盡善。其咪唎噠、嘶嘛晒等國請准照新定章程辦理，俟定議後，要約明白，另行辦理。

《宣宗實録》卷三九四　乙巳，命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敬徵、右侍郎何汝霖

改赴東河，查勘中河廳九堡漫口情形。

丁未，釋回遣戍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

《東華續録》道光四八　卷六七　戊申，諭：慧成著即革職，暫留河東河道總督之任。鄂順安著加恩改爲革職留任。中牟縣知縣高均著革職開歸。陳許道福敏到任後，即行據實奏參。其被水各村莊，並著查明是否不致成災，如有應行撫卹之處，即著妥爲撫卹。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七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祁墳等奏，籌畫礮臺，擬行屯田一摺。據奏虎門等處礮臺現經修復，必須重兵防守，而兵額未便請添。查出虎門附近及大角、沙角一帶，多有淤出沙坦，可以圍築成田，令人承種。其餘各臺，或後靠石壁，或傍依山麓，均可酌行屯田之法，藉以保護礮臺。惟上下兩橫檔並無後路，必須大小兵船往來援應等語。以本地之田，養本地之民，即以種田之民，爲禦侮之兵，固屬守隘防虞，寓兵於農之計。現任糧道孔繼尹既經辦有端緒，著即責成該道一手經理，務使事可經久，不致有名無實。此次捐辦屯田紳士，准按所捐銀數，照築臺鑄礮一律奏請鼓勵。另摺奏，團練鄉兵於粵省情形相宜，附省各鄉，有昇平社學公所，爲團練總匯之地，東路復立東平社學公所，陸續舉行，聲勢聯絡等語。著該督等體察情形，隨時妥辦，務期有濟實用，永固邊防，是爲至要。

丁巳，欽差大臣兩江總督祁墳、三品頂帶廣東巡撫黃恩彤會奏，遵議通商章程，酌定稅則，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稅銀之貨六十四種，原例並未賅載現在查明添出者十三種，此外另有價值廑常之貨，品類不一。參用估價定稅之法，以歸簡易。臣等按册勾稽，截長補短，實屬有贏無絀。現届六月中旬，各國貨船業已雲集，不及聽候部覆。除廣州一口，已定於七月初一日通市緣由，先後奏報在案。茲復會同臣祁填等督飭委員將章程科則往返籌計，酌定通商章程十五條，並查照粵海關原定稅則，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稅銀之貨六十四種，原例並未賅載現在查明添出者十三種，此外另有價值廑常之貨，品類不一。參用估價定稅之法，以歸簡易。臣等按册勾稽，截長補短，實屬有贏無絀。現届六月中旬，各國貨船業已雲集，不及聽候部覆。除廣州一口，已定於七月初一日通市緣由，先後奏報在案。茲復會同臣祁墳、三品頂帶廣東巡撫黃恩彤會奏，遵議通商章程，酌定通商章程十五條，並查照粵海關原定稅則，議增稅銀之貨五十六種，議減稅銀之貨六十四種，原例並未賅載現在查明添出者十三種，此外另有價值廑常之貨，品類不一。參用估價定稅之法，以歸簡易。臣等按册勾稽，截長補短，實屬有贏無絀。現届六月中旬，各國貨船業已雲集，不及聽候部覆。除廣州一口，已定於七月初一日通市緣由，先後奏報在案。茲復會同臣祁墳等督飭委員將章程科則往返籌計

品。又六眼小槍，靈捷之至，但惜其無大者耳。卿云倣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歎也。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八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等奏，查辦咪唎噠等國通商大畧情形，並粵海關開市以來，華夷安輯，貿易照常各一摺。覽奏均悉。西洋各國，以通商爲姓命，制馭之術，全在一切持平，務存大體，尤宜籌及久遠，勿得僅顧目前。所有咪唎噠等國通商章程，著議定後即行具奏。至要約各條，現飭噠酋另派通習漢文之夷目，迅速繙譯各等情。俱著妥商辦理。其撫約內交不足數加息之説，前曾諭令就近會商，從長計議。現在籌辦若何？如已定議，亦即速行具奏。

《宣宗實録》卷三九六　八月庚戌，諭內閣：山東曲阜縣先師林廟，係萬方觀禮之鄉，遇有祀典，必應致誠盡敬，以示尊崇。一切禮儀祭品，尤宜整齊蠲潔，用肅觀瞻。現在雖無不備之處，但恐日久懈生，稍失誠敬。著山東巡撫嚴飭地方官，隨時敬謹察看，每屆祭祀之期，務須恪恭將事，毋得視爲具文，用副朕崇儒重道至意。

庚申，軍機大臣會同禮部議覆，駐防考試繙譯章程二十條。

《東華續録》道光四八　壬戌，諭：已革兩江總督牛鑑此次著無庸歸入朝審辦理。

諭：奕山著即釋放回家，閉門思過。

《宣宗實録》卷三九六　丁卯，諭內閣：户部奏議，南河豫購來年歲料銀兩一摺。著照議如數撥銀一百二十萬兩，即著該督撫、鹽政監督等於文到日，迅即派委妥員，解交江南河庫，以備工需。本年七月間，東河南岸漫口，下游斷流處所，工程較少，其春間所請豫防大汛銀兩，業經如數撥給。著潘錫恩查明兩次節省銀兩，即作爲另案工程之用，報部覈銷。該河督總當力求撙節，毋任工員稍有冒濫，以重帑項。東河漫口現已興工，將來合龍後，河歸故道，水勢建瓴而下，所有各廳工程，如有卑薄之處，必須加高培厚。並著該河督確切查明，飭令各工員認真堅築，如有草率偷減，即行嚴參懲辦。

命欽差工部尚書廖鴻荃、河東河道總督鍾祥會同河南巡撫鄂順安，辦理中牟大工。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六九　九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請派各口辦事人員，並請將咸齡留於江蘇委用等語。已明降諭旨，將咸齡以江蘇道員候補矣。現在五口通商章程初定，頭緒紛如，一切事宜，必須明幹之員，隨同該督撫辦理。廣東省著祁埧、程矞采督同藩司黄恩彤一手經理；江蘇省著壁昌、孫善寶督同咸齡、宫慕久覈實辦理；福建省著劉韻珂、劉鴻翱督同藩司徐繼畬妥爲籌辦。至浙江省規模甫定，海口紛歧，著劉韻珂、管遹輦遴派熟悉夷務大員前往各海口，協同該地方官，實心經理。該督撫等務當體察情形，因地制宜，嚴禁走私漏税，不准内地奸民勾串滋弊，以裕國課而順夷情。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等奏，酌定善後條約。當交軍機大臣速議具奏，兹據覈議各條，分晰具奏，俱著照所議辦理。惟香港通市一節最關緊要，該處爲售貨置貨之總匯，課税贏絀，全繫乎此，而出口進口之牌照，苦催責成九龍巡檢會同暎官隨時稽查，恐辦理稍疏，即不免有偷越之弊。其應如何設法嚴查之處，著耆英等再行悉心妥議具奏。其各處出海船隻，仍著嚴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實力稽查，至五處通商口岸，並著一體知照各該省加意防範，勿任商船任意出入，以防偷漏而裕課税。

《宣宗實録》卷三九七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等奏，議定咪唎噠等國通商章程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暎夷已准通商，所有咪唎噠等國自應准其一體通商，以示撫綏之意。著照所議妥辦。總須籌及遠大，不可僅顧目前，致貽口實。至咪唎噠有進京瞻覲之請，暎咭唎又於善後條内添出沾恩語句，豫爲地步，安知非互相勾串，巧爲嘗試。著耆英等婉爲開導，諭以天朝撫馭各國，一視同仁，凡定制所應有者從不删減，定制所本無者不能增添。若各國紛紛請覲，覲光上國，不但無此政體，且與舊制有乖，萬難代奏。至現在已准一體通商，天恩高厚，爾等果能約束商人，公平交易，照例輸税，無稍偷漏，大皇帝聞之，必然嘉悦也。耆英接奉此旨，即飭黄恩彤等照此明白曉諭，斷不准稍有含混，别生枝節，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三九八　十月戊申，賞已革葉爾羌幫辦大臣奕經二等侍衛，爲葉爾羌參贊大臣。已革正紅旗漢軍都統奕山二等侍衛，爲和闐辦事大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〇　已酉，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通商事竣，夷酋懇請抽收鴉片煙税，該大臣以夷務甫定，操縱兩難，密片具奏。所見真切，朕反覆深思，鴉片煙雖來自外夷，總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陽奉陰違，吸食之風既絶，興販者即無利可圖。該大臣現已起程，著於回任後，統飭所屬，申明禁令，此後内地官民，如再有開設煙館

及販賣煙土並仍前吸食者，務當按律懲辦，毋稍姑息。特不可任聽關吏人等，過事誅求，致滋擾累。總之，有犯必懲，積習自可漸除，而興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宣宗實録》卷三九八 庚戌，命駐藏大臣孟保回京。賞已革熱河都統琦善二等侍衛，爲駐藏大臣。

辛酉，諭内閣：國勒銘阿等奏，據伊拉固克森呼圖克圖羅布桑薩木都布，懇請前往喀爾喀庫倫學習經卷，轉奏一摺。呼圖克圖等學習經卷，爲喇嘛要務，即著照該呼圖克圖所請，予以假期，准其前往喀爾喀庫倫學習經卷。所派何項呼圖克圖住宿普安寺管理喇嘛之處，著國勒銘阿指定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等奏，請改設巡檢，移駐附近香港之九龍地方，稽查出入牌照等語。朕以香港爲售貨總匯，若僅責成巡檢稽查，恐立法尚未周密，令該大臣等再行妥議。兹據耆英奏稱，體察情形，不在驗照官之大小，全在行之以實。所有前赴香港之船，既由給照口岸，按月報明粤海關，業已互有稽考。九龍巡檢不過查其已到未到，並無稅銀可收，似可無虞偷漏等語。著照所議辦理。所有祁墳等前奏，廣東新安縣屬之官富司巡檢，請移駐九龍地方，改爲九龍巡檢，作爲海疆要缺。即照所請，准以試用從九品許文深試署。俟試署期滿，如果經理得宜，即予保舉升擢，毋庸扣至六年俸滿。其現准試署之許文深能否經理得宜，仍著祁墳等隨時察看。如不勝任，即行撤回，另爲酌調，毋得稍事因循。至該巡檢雖無徵收稅課之責，而稽查出入，務令華夷相安，斷不可任吏胥勒索，别生事端，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道光四八 甲子，予已革臺灣鎮總兵達洪阿三等侍衛，爲哈密辦事大臣。

十一月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孫善寶奏，辦理上海開市情形一摺。内地販運湖絲前赴上海，應查明赴粤路程，少過一關即補納一關稅數。該領事求免補納，業經該道等告以定章不能更改，該領事無辭而退。著耆英、孫善寶諄飭該道等謹守見定章程，妥爲辦理，毋任妄意干求，致有增減。至開市伊始，商販之多寡，本不能官爲招徠，止可聽民自便。其走私漏稅諸弊，尤須實力稽查，著即責成宫慕久、咸齡和衷商榷，認真經理，毋稍疏懈，致滋流弊。

《宣宗實録》卷三九九 戊寅，諭内閣：孟保等奏，西藏所屬地方，訪獲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聰慧幼孩，請旨入於金奔巴瓶内籤掣一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涅槃已逾二載，兹據孟保等奏，訪獲聰慧異常之幼孩三名，實屬祥瑞，朕心喜悦，著照所請。班禪額爾德尼著赴前藏，會同駐藏大臣、達賴喇嘛及伊徒達喇嘛羅布桑楚勒特木等，將此幼孩三名，入於金奔巴瓶内，捧經敬謹籤掣，擬定呼畢勒罕名號。

《東華續録》道光四八 十二月甲辰，程楙采卒，調梁寶常爲浙江巡撫。以崇恩爲山東巡撫，調陳繼昌爲江甯布政使。賞鄧廷楨三品頂帶，爲甘肅布政使。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據程楙采奏，安徽徽州等府州所屬地方向有棚民，見在委員清查等語。徽州、甯國、池州、滁州、廣德等州所屬，山多閒曠，向有浙江温台等處民人搭棚棲止。該棚民等生齒日繁，兼有無業之民逗留溷迹，自應徹底清查。著王植飭令委員等前往該地方，認真稽查，編設棚頭，發給門牌。除歷年已久，確有册籍可憑者，免其驅逐外，其新添之户，一概逐令回籍，毋得養癰貽患，日久别滋事端。其毗連浙江、江蘇兩省交界地方，並著知照各該撫一體挨查，認真辦理，毋得視爲具文。

《宣宗實録》卷四〇〇 丁未，諭内閣：布彦泰等奏，開墾地畝，分安民户回屯，覈辦章程一摺。著該部議奏。尋議，該將軍奏稱，伊犁三顆樹地方及紅柳灣迤東，新墾地三萬三千三百五十畝，以五十畝爲一分，共地六百六十七分，安設正户民人五百七十一户，量借籽種。納糧每畝小麥八升，每年應徵小麥二千六百六十八石，以爲惠遠城續設壯丁一百六十名及孤寡養贍之需，通計有贏無絀，餘糧即歸正項，專款報部。又阿勒地方，共墾得地十六萬一千餘畝，分設回莊五處，共安回子五百户及商伯克等，每户撥地二百畝，所餘留爲歇乏換種，每户徵三色糧十六石，每石斛面三升，每年應徵糧八千一百四十石，作爲滿營操演馬隊之用，均應准照辦理。惟阿勒卜斯每年額糧八千石之多，日久儲蓄充盈，自宜豫籌抵撥，即可於兵餉之需，漸次減調。應請飭下該將軍等體察情形，酌量辦理。至阿勒卜斯添設五品商伯克、六品密拉普伯克、七品明伯克各一員，玉子伯克五名，理藩院查與道光二十年開墾塔什圖地渠分撥回子添設伯克一案，事同一體，應如所請添設。從之。

乙卯，賞哈密辦事大臣達洪阿副都統銜，爲伊犁參贊大臣。

戊午，命户部右侍郎柏葰爲正使，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恆興爲副使，往祭故朝鮮國王妃金氏。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臺灣府屬民用茶葉、絲斤、紬緞請照舊

例販運輸稅，並酌議稽查章程一摺。前據耆英奏，內地各省販賣茶葉、湖絲、紬緞不准涉海，如有顧由海運者，即照西洋各國貿易章程，完納稅銀。其臺灣等處地方，由該督撫妥議辦理。茲據該督等奏，臺灣一府，民間所需茶葉、紬緞、絲斤均由商民航海運往，若照外夷通商之例，一體增稅，恐價值增昂，於小民日用有礙。請仍照舊例，按則輸稅，免其增加，並嚴立稽查章程等語。商船載運茶葉等項前赴臺灣，如權稅照舊，難保奸商不藉端影射，運赴他處，或竟私與夷商交易，致滋偷漏，自應嚴立章程，以防弊混。該督等所請出口、進口各商民，均給印照，以憑查驗之處，著即照議辦理。至浙江之寧波、乍浦、江蘇之上海等口，均與臺灣一帆可達，各商民往來貿易，尤難保無走私漏稅之弊。著耆英、孫善寶、梁寶常體察地方情形，是否可倣照閩省現議章程辦理，並應如何嚴密稽查之處，會同悉心妥議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四八　是歲，朝鮮、緬甸、暹羅入貢。

道光二四年（甲辰、一八四四）

《東華續録》道光四九　正月戊辰朔，以來歲皇太后七旬萬壽，詔開恩科，於本年舉行鄉試，來年舉行會試。

《宣宗實録》卷四〇一　癸酉，皇八子奕詥生。

乙亥，諭内閣：朕聞近來江南河工，時有過往官員及舉貢生監、幕友人等前往求助，該河督及道廳等官礙於情面，不能不量爲資助，以致往者日衆，竟有應接不暇之勢。不知河工銀兩絲毫皆關國帑，河員承領錢糧，均有購料修防之責。儻過往官員、舉貢生監、幕友等視爲利途，紛紛前往，該員等焉有自出己資之理，無非濫請支領，剋減工程，以爲應酬之費，於河務甚有關繫，不可不嚴行禁止。【略】著潘錫恩通飭各屬一律嚴禁，嗣後查有執信往謁意在干求者，著該河督即將其人暫行扣留，指名參奏。其有向道廳求助，業經幫助銀兩者，即將授受之人，一併參辦，概不得意存見好，稍事姑容。並著兩江總督明查暗訪，儻此後仍有前項情弊，該河督未即舉發，即行單銜奏參，庶幾懲一儆百，力挽頹風。南河既有此弊，東河亦所不免，著東河總督通行嚴禁，並責成山東、河南巡撫一體訪查。至各省鹽務衙門向來陋習相沿，亦應嚴行杜絶，著通飭各省鹽政一概禁止，毋任虛糜課餉。其兼管之各省督撫均著密行稽察，以期弊絶風清。經此次通飭禁止以後，兩河道廳及鹽務官員儻再藉口應酬，以致侵欺帑項，必當嚴加懲治不貸。

又諭：據祁墳等奏，越南國王遣使張好合等，將拏獲内地盜犯金二紀等八名並礮械等項，駕駛兵船，解省審辦。已有旨將該行价等壓艙貨物，免其納稅矣。因念該國王拏獲内地搶掠匪徒，遣使解審，深明大義，甚屬可嘉。著俟該國下屆應貢年分使臣到京，於正貢照例賞賜外，另行加賞，以示褒奬。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緬甸貢使兩次遞稟，譯漢進呈，内稱車里土司刀正宗向與該國交好送禮，自該國王襲位以來並不送禮，經該國四大萬囑令該貢使等稟明雲貴總督到京再稟明禮部等語。緬甸與車里土司向來如何交好送禮之處，著桂良查明，仍照舊章辦理。

丙戌，兩江總督耆英覆奏，意大里亞國通商章程。前經軍機大臣等議駁，不准於澳門添造房舍，遇有修建，必須請領牌照，自係循照舊章辦理。惟查澳門地方，以關閘爲門户，自關閘至三巴門五里，三巴門以内，地勢湫隘，東西南三面濱海，並無尺寸之地可以擴充，不妨竟其禁令，免請牌照，以示體恤。如必遵照部駁，彼將藉口侵軼至三巴門外，似更無所限制。得旨：軍機大臣會同户部再行酌覈，速議具奏。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穆彰阿等奏，遵旨再議意大里亞國通商章程一摺。朕詳加披閱，所有三巴門内免領牌照聽憑建造一節，准其照議辦理。惟該督等前奏，不得於三巴門外擅有建造，現據該督等面與要約，當不致遽有反覆。惟事涉外夷，必須籌及久遠，設使異時該夷以三巴門外妄肆干求，該督如何防範遏絶，正宜遠慮豫籌。著耆英接奉此旨，函商廣東督撫，體察夷情，熟籌事勢，妥議具奏，總須確有把握，毋爲將就目前之計，方不負委任也。

丙申，諭内閣：前因御史舒明阿奏，請通查各省荒地。降旨令户部議奏。茲據奏稱，各省未經報部各荒地，有無私墾隱賦，殊難懸定。著各直省督撫、府尹、都統悉心體察，將所有荒地覈實查明，是否可以召買，均以有無情願認買之人爲斷，如辦有大概情形，即著先行據實覆奏。至有人承買荒地，著該督撫、府尹、都統酌量定價，收解部庫，仍將每年收納糧額，覈定報部造册。其無人認買各地，應俟承買有人，隨時辦理，仍催令照例升科，毋許延宕。

《宣宗實録》卷四〇二　二月戊戌，兩廣總督祁墳因病解任，調兩江總督耆

英爲兩廣總督，以福州將軍壁昌署兩江總督。

《東華續録》道光四九 辛丑，諭：六公主著封爲壽恩固倫公主。又諭：原任御前大臣一等公博啓圖之子景壽，著指爲壽恩固倫公主之額駙。所有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景壽著施恩先賞頭品頂帶，在上書房讀書。

壬寅，以祈禱靈應封廣東故龍門協副將景懋爲忠顯伯。

《宣宗實録》卷四〇二 乙巳，諭内閣：桂良等奏，續獲匪犯，審明辦理一摺。雲南騰越廳南甸土目刀承緒等，上年糾匪滋事，節經該督等督飭獲犯多名，分别懲辦。【略】至漢民佃種夷田，相沿已久，自未便紛更滋擾。著即詳查各户應納土司田租，造册立案，以後照數交收。儻有額外加增及短少抗欠情事，立予懲究，以杜釁端。

丙午，諭内閣：户部奏，請將甘肅、新疆等處未墾地畝，飭查試墾等語。西陲地面遼闊，隙地必多，果能將開墾事宜，實心籌辦，當可以歲入之數，供兵食之需，實爲經久有益。前據伊犁將軍布彦泰奏報，於塔什圖畢等處開墾地畝，疊著成效，洵屬忠誠爲國之舉，均經分别施恩。而烏噜木齊於道光二十年間開墾地畝，文字不同，祇憑一譯，尤當加倍留心，勿致歧誤。

己未，諭内閣：【略】據奏稱，所需料物近處無可籌買，分投購運，愈遠愈遲，斷非一二月内所能備齊，水勢日增，補築萬難措手。且時方耕作，人夫多已歸農，一時難於招集，請援照儀封等工成案，展緩辦理。所稱種種棘手，自係實在情形，若仍令勉强趲辦，終歸無濟。著准其將現在壩工暫行緩辦，麟魁、廖鴻荃係特派督辦之員，還延不力，咎無可辭，前已有旨革職，著將所給七品頂帶一併革去，即行來京聽候諭旨。鍾祥現留河督之任，鄂順安係兼管河務，所有全工事宜，著即會同悉心籌畫。將來興舉大工，即著鍾祥、鄂順安督辦，以專責成。此時惟有嚴飭工員將兩壩埽占設法保護，遇大汛經臨，尤須竭力防守，庶將來補築，尚易爲功。至被災處所，居民失業，朕心憫惻實深，著該撫加意撫綏，務令安輯。現在工次人夫半歸耕種，其無業貧民，均著妥籌設法安插，毋令一夫失所。鍾祥、鄂順安於河工修防地方撫輯事宜，均屬責無旁貸，務須實心經理，和衷共濟，不得游移推諉，以重前愆。麟慶、慧成、牛鑑均著留工，即交鍾祥、鄂順安酌量差遣委用。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己未，諭：本日據程矞采奏，咪唎噠國使臣因未接到上次阻止札文，於正月初八日駛至九洲灣泊，欲來天津朝覲，經該護督反覆開導，令夷目傳知使臣，尚未回覆，並咈嚕哂亦有巡船抛泊等語。西洋各

國向來不通朝貢，即北駛至天津，亦必諭令回粵，所欲商議章程，亦必仍交耆英等酌辦，斷無另遣大臣與議之理。耆耆英接奉此旨，馳驛前往廣東，會同程商采妥爲辦理。該督係各夷信服之人，抵粵後務當婉言開導，據理拒絶，控馭得宜，毋使另生枝節，方爲不負委任。

《宣宗實録》卷四〇三　三月己巳，諭軍機大臣等：麟魁等奏，體察新工情形一摺。據奏，黄河挾淤夾沙，勢甚雄猛，豫省又俗名坡河，伏秋盛漲非二百丈口門不能容納，現在口門僅寬三十餘丈，恐致下壓上潰，且引河頭之攔黄壩，亦慮刷塌受淤等語。著鍾祥、鄂順安即將挑水壩擇要加培，保護西壩埽占。其東壩出水埽面准其暫行拆除，展寬口門，仍擇可用料物，作爲加鑲之用。其攔黄壩即著竭力保守，無使引河淤墊，以致挑宂過費。該河督等務須隨時相機設法補救，俾將來興辦堵合費省工速，以贖前愆。

壬申，諭内閣：耆英現已調任兩廣總督，各省通商善後事宜均交該督辦理，著仍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遇有辦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准其鈐用。

甲戌，諭内閣：前據斌良等奏，籌議調劑雙城堡移駐京旗一摺。當交該部會同各該旗妥議具奏。【略】尋奏酌擬章程十六條，下部議，尋議歸併八條：一、近屯荒地八千餘晌，准給三屯屯丁及官兵子弟領種，每晌交京錢五百文，每年共收京錢四千三百餘串，爲賞給工本、農具之用；一、未種之地，令屯丁認佃代種；一、到屯京旗，無論貧富，一律調劑，分三月、十月分給，五年停止；一、起租開種年分與原奏不符，令查明登覆；一、大封堆外，除本處陳民均有房屋外，其拉林、阿勒楚喀陳民有至彼墾地者，令自蓋窩棚棲止；一、調劑京旗，准於八里荒租錢撥給，無需另議籌款；一、准於阿勒楚喀等處伐木額兵内，抽撥四十缺，歸雙城堡中屯挑選，以資調劑；一、滿漢義學，照舊添設。從之。

諭軍機大臣等：據潘錫恩奏，黄流未復故道，急籌濟運，並宣洩湖水一摺。本年豫省大工合龍尚需時日，上游日報長水，匯流入湖，必應相機宣洩，而糧艘陸續北上，運道尤宜豫籌。該河督請將外南廳屬之順清河啓放，導引湖水入河歸海，軍船抵壩，即由該處放渡，並於外南北河身内舊築攔黄壩處，築鉗口土壩一道，以資擎蓄，均著照議辦理。仍著該河督隨時飭屬加意備防，於高家堰工程保護平穩，而漕船亦得暢行無誤，可以剋日抵通，是爲至要。

以兵部尚書許乃普兼署工部尚書。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籌辦厦門通商事宜一摺。所議夷船按照銷數輸税，已據耆英咨覆，將已經報驗起卸之貨按則徵輸，未驗未卸者免其納税。其住處一節，既將空房給令賃住，該夷復欲在鼓浪嶼樓止，亦經咨商耆英覆絶嚴拒。現在該夷另派夷目李太郭到閩接替，聞須三四月間方能到厦，藩司徐繼畬著即回省任事，仍著該督等隨時體察，俟李太郭到後，飭令該道等將住居鼓浪嶼一節，堅持原約，向其峻拒。該夷如已帖服，即行飭令妥辦。儻仍事瀆請，一面咨商耆英再向噶酋申諭，一面仍飭徐繼畬馳往厦門，相機經理。

《宣宗實録》卷四〇三　甲申，諭内閣：孟保等奏，聞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出世，經駐藏大臣等會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帶領喇嘛等衆唪經，由金奔巴瓶内，掣出番民綏那瑪之子聶爾阿，定爲呼畢勒罕，命名羅布桑巴勒墊丹拜佳木粲等語。洵屬祥瑞之事，朕心深爲暢悦。著加恩賞給該呼畢勒罕黄哈達一方，佛一尊，大緞四匹；並賞給班禪額爾德尼黄哈達一方，大緞四匹。至所奏留銀一千兩，給喀爾喀四部落之綽爾濟羅布桑巴勒丹等及呼畢勒罕之父母作爲口糧，並請將扎薩克圖汗愛曼諾們汗伊什嘛羅布桑吉木畢勒等仍由南路行走，進邊之處，均著依議。

《東華續録》道光四九　丙戌，河東河道總督鍾祥奏，會籌全工事宜。得旨：一夫失所，辜在朕躬，爾等善爲之。

《宣宗實録》卷四〇三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等奏，臺灣匪徒聚衆謀逆，經該鎮道等督兵勦捕，擒獲首逆各犯大概情形一摺。臺灣嘉義縣巨匪洪協等糾衆豎旗謀逆，並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夥起事，所糾匪黨約共二千餘人。經該鎮道等督同各員弁帶兵勦捕，接戰六次，殺斃賊匪一千餘名，將首逆洪協及股首林孕等先後擒獲。又嘉義縣匪徒李安等糾匪滋事，經營縣往擒捡獲多名。辦理尚屬妥速，所有已獲各犯，著飭該鎮道訊取確供，即在臺灣地方分別正法，以昭炯戒。其在逃之股首郭崇高、劉取葉、周余朝，仍著上緊嚴擒，務獲懲辦，毋任一名漏網。至此案郭崇高之謀逆，雖據稟因詎收民錢，代爲完糧，賤買壞穀上倉，經該縣查擒所致，而洪協等又因何事遽起逆謀，且何以能糾衆二千餘人之多，著該督等轉飭該鎮道向已獲各犯嚴訊實情，徹底究辦。其此次隨同勦捕之員弁兵丁何人尤爲出力，何人捡獲要犯，及嘉義縣匪徒李安是否就獲，均著飭令確查具奏，再降諭旨。

癸巳，以故員勒綿譽子奕格降襲員子。

甲午，諭內閣：此次麟魁等督辦中牟大工，未能堵合，其應行罰賠銀兩，著麟魁、廖鴻荃各賠一成，鍾祥分賠二成，鄂順安分賠一成，承辦壩埽之廳營等共分賠五成。

乙未，贈故四川提督齊慎太子太保，予祭葬，謚勇毅。

丙申，以故阿拉善額魯特扎薩克親王囊都布蘇嚕子貢桑卓爾默特襲爵。

《宣宗實録》卷四〇四 四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回疆所用當五、當十錢文，行使便利，降旨令富呢揚阿等體察陝西、甘肅情形，倣照鑄行。茲據該督奏稱，普爾錢一項，惟南路八城通行，北至吐魯番，東至哈密，即不能行。其吐魯番所産棉花，亦不能以普爾錢收買。民間不能施行，在官即難搭放等語。回疆普爾錢文，藉可疏通圜法，惟欲自外而内，必須漸推漸近。著布彦泰、達洪阿體察南北兩路各城情形，能否一律行使，確加訪覈，據實具奏。將此諭令知之。尋奏，普爾錢係淨紅銅鑄造，倣鑄反增工費，其帶至東北各城，每箇只作一文之用，不能當五、當十。

《東華續録》道光四九 癸卯，雲南南甸首逆土目刀承緒伏法。

《宣宗實録》卷四〇四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惟經理得宜方可推行無弊。即如開礦一事，前朝屢行，而官吏因緣爲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我朝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處，向有銀廠，每歲抽收課銀，歷年以來，照常輸納，並無絲毫擾累於民。可見官爲經理，不如任民自爲開採，是亦藏富於民之一道。因思雲南等省除現在開採外，尚多可採之處，著寶興、桂良、吴其濬、賈長齡、周之琦體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場，民間情願開採者，准照現開各廠，一律辦理，斷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蝕滋擾，阻撓諸弊。該督撫等必能仰體朕意，妥爲籌辦，固不可畏難苟安，亦不得抑勒從事，總期於民生國計，兩有裨益，方爲妥善。各省情形不同，不准彼此觀望。

壬子，諭内閣：現在各省駐防旗人一體改試繙譯，其已中之文舉人，因未與文闈會試，遂議定不准大挑。惟念該舉人等初次改試繙譯，誦習未久，體例尚疏，若概從擯斥，未免阻其登進之心，特於四卷中酌取一卷，令與京旗試卷一體取中，此係朕格外從寬，勉强節取。嗣後各該舉人必當勤加練習，以期日益精通，用副朕敦本崇實諄諄誥誡之意。儻仍狃於積習，視若具文，下科會試時仍復不能合式，必當一律擯棄，勿謂寬典可濫邀也。

以故阿巴哈納爾扎薩克貝子伊達木扎布子桑齋薩拉特多布襲爵。

丁巳，策試天下貢士焦春宇等二百九名於保和殿。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程矞采奏，咪唎噠兵船退出外洋，並嗼咭唎使臣嘩嘽喳退職回國，另換公使嘸吨唥接辦等語。覽奏均悉。耆英此時當已行抵粵東，其嗼夷使臣嘩嘽喳現已退職回國，即著耆英等與新到之嘸吨唥申明條例，令其遵照辦理。至嘩嘽喳係因何事退職，該國何以更換使臣，及新來之嘸吨唥能否相安，並著耆英等密加偵探，務得確情，隨時具奏。將此由四百里諭知耆英、程矞采，並傳諭黄恩彤知之。尋奏，嘩嘽喳因患病回國，嘸吨唥時曾於公司館未散時來粵，充當大班，粗通漢語，數月以來，尚無桀驁不法情事。報聞。

辛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孫毓溎、周學濬、馮培元三人進士及第，二甲王景淳等一百六人進士出身，三甲孫廷元等一百人同進士出身。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一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行抵粵東，並照會咪唎噠使臣即赴澳門會晤等語。覽奏已悉。著該督率同藩司黄恩彤前赴澳門，先探該酋動静，設法控馭，然後與之會晤，剴切開導。如有請求，視其事之輕重，詳慎會商辦理，即行據實馳奏，斷不可别生枝節。又昨據梁寶常奏，接准程矞采咨稱，咪唎噠領事派有烏兒吉軒理知在甯波港口辦理事務等情。該領事迄今並未到浙，亦無續到咪夷船隻。其嘆夷貨船、火輪船、兵船，現泊定海洋面，共有十三隻，人數增多，操演稍勤，情形尚屬馴順等語。並著該督將該撫片内所稱各節，隨時探訪，如有應議應辦事件，亦著據實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〇五 庚辰，諭内閣：前因各省扣存藩庫應解部庫之款，久未報解，曾降旨著各該督撫等統限三箇月解部交納。茲據户部奏稱，各該省共應解銀六十六萬九千四百三十五兩零，現已限期届滿。其業經解部，及已報起解尚未到部者，共銀五萬五千七百六十餘兩零，尚有銀六十一萬三千六百六

十餘兩，仍未完解。請旨飭催。此項銀兩均已扣存藩庫，自應遵照奏定限期，全數解部，何以遲至限滿，報解仍復寥寥，實屬延玩。著各該督撫等嚴飭司道認真趕辦，將應解部庫銀兩迅即委員起解，赴部交納，並將起程日期，先行咨部查覆。如再遲逾，著即將延不解交各員據實奏參，毋稍徇隱，以示懲儆。

戊子，以故土爾扈特扎薩克輔國公巴彥克什克子滿積多爾濟襲奉恩將軍。

以故奉國將軍碩景子惠興降襲奉恩將軍。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六月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見咪唎噠使臣大概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該夷使等所呈貿易條款，據該督詳閱，尚與新定章程約畧相仿，無礙通商大局，業經分別准駁，飭令藩司黃恩彤面與會議，計日自可議定。至其情詞閃爍，動以北駛爲挾制，殊屬詭詐，該督已剴切曉諭，阻其北行。若復嘵嘵瀆請，但當諭以北省並無通事、內地官員不能通曉該夷言語，且彼處並無專司夷務之大臣，必至徒勞遠涉，仍返廣東等語，切勿過於著跡，致令該夷使疑我畏事，愈生挾制之心，是爲至要。一俟如何定議，即行據實具奏。至該督查看噫酋爲人似尚明白，即諭以堅守成約，勿稍反覆。其大西洋舊兵頭吐唎喊啦嚕哆呈遞公文，亦有北上之請，業經該督曉諭阻止。惟咈嘣哂使臣喇吃呢據咪夷聲稱約計一月後可以到粵，似與咪夷通同一氣。俟該夷到日，如亦遞呈求見，著耆英察看情形，一體設法羈縻，勿使別生枝節。

《宣宗實錄》卷四〇六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接據班禪額爾德尼等控訴諾們汗貪黷營私各情一摺，並將所遞各呈分繕呈覽。該諾們汗噶勒丹錫呼圖薩瑪第巴克什現在掌辦商上事務，如果實有狂妄貪奸各情，於黃教大有關繫。著琦善會同班禪額爾德尼並率同第穆濟嚨呼圖克圖呼徵諾們汗等逐款確查，據實參辦。其商上事務，著照議准令班禪額爾德尼暫行兼管，第穆、濟嚨、呼徵三人並令隨同學習，俟一二年後，由該大臣會同班禪額爾德尼酌保一人，掌辦商上事務。

癸卯，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咪唎噠夷使呈遞文書，停止北上，並會議條約情形一摺。覽奏俱悉。該夷使於北上一節，既已停止。【略】天朝撫馭外夷，一視同仁，現既諭阻該國使臣，自無准令他夷入覲之理。該夷志在通商，惟以條約爲急，自應相度機宜定議，斷不可稍爲遷就，別生枝節。該督總須統籌全局，妥立章程，以期經久無弊。

戊申，諭內閣：【略】茲據該督奏請專辦招墾，立限升科等語。荒地既多，其間私種者或漏未升科，拋荒者或憚於墾復，若非特派大員親加周歷，廣爲勸諭，則委員捏飾，州縣遷延種種弊端，終無實效。所有該省招墾事宜，著即責成鄧廷楨專心妥辦。其藩司篆務，著楊以增暫行署理。甘肅臬司，著富呢揚阿派員接署。鄧廷楨曾經歷任封疆，此次又棄瑕録用，簡任藩司，必能激發天良，仰體朕意，實力講求，著於接奉諭旨後，親赴各屬，逐一勘明，將堪以墾復之處，設法招徠，一律報墾。其有未經報明，私行墾種者，均即勒限照例升科。儻各州縣畏難苟安，藉詞阻撓，並著指名參奏。務使查辦之後，野無曠土，人盡歸農，以實邊儲而足民食，毋得仍照向年舊案苟且塞責。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敬敷等奏，暎夷領事到省籌議開市一摺。據稱夷酋嚨呲時因福州通市未便再緩，派李太郭前來辦理，廈門因無人可換，仍令乩哩咘經管。李太郭到省後，經徐繼畬等在城外接見，詞語極爲馴順，惟通商事宜，以初到尚無頭緒，懇請緩議等語。福州爲議定互市之區，該夷現派領事前來，自應准其開市，所有通商事宜，著即督飭該藩司等遵守歷次定章，悉心籌議。該處通商事屬創始，民情地勢恐與他處不同，尤須詳察情形，斟酌妥善，方可經久無弊。如有應行變通之處，並著該督等隨時奏明，酌量妥辦。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咪唎噠夷使呈出國書，停止北上，並議定條約一摺。所辦甚好。該夷使請求北上，意在親遞國書，經該督熟察夷情，反復曉諭，始據該夷使將國書呈出，求爲代奏，不復希冀進京。其所呈條約清册，亦經逐款議定，鈐印分執，以釋其疑而堅其信，辦理均合機宜。所繳國書，著俟譯出後，遇便呈覽。另片奏，探聞咈夷使臣喇吃呢帶兵船七隻，火輪船一隻，在小吕宋停泊，或來粵暫駐，或徑赴天津，均未可定。夷情狡譎，自當加意嚴防，但現在尚無端倪，不可先事張皇，轉致別生枝節。廣東爲往來要道，該夷船無論駛往何口，自必經過粵洋，著該督密飭委員加意哨探，見有該國來船蹤跡，即行飛速稟報，探其來意，相機辦理。如實有北駛情形，即一面奏聞，並飛咨沿海各省一體防範，妥爲撫馭，務於鎮靜之中，仍不失豫防之意，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道光四九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傳知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著將該處所貯陰文合符五扇送交軍機處，貯大內永不動用。新頒陰文合符四扇，著交該統領等敬謹收貯。此旨著軍機處、該統領均各存記。

《宣宗實録》卷四〇七　七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等奏，西藏駐防

弁兵，原係三年一換，例准雇役番婦，代司縫紉樵汲，迨後留防過多，更換日少，該弁兵姦生之子，在營食糧者現已十居二三。兼之因差來藏之弁兵，並無留防之例，亦准留藏候補，竟有待至二三年，方得輪補缺糧，各弁兵日形苦累等語。內地赴藏駐防弁兵，原以備緩急之用，此時若照例查辦，自必驟加厲禁，恐難相安。然仍舊因循，年復一年，不但弥項有虧，且恐在營弁兵漸成唐古特族類，儻偶有事端，難資得力。此事甚有關繫，自當漸次裁革。著該大臣等嗣後遇換防之期，即行照例更換，少准留防。其有欠項者，酌量給發，俾令餉口有資，餘均盡數扣還。如有兵糧缺出，即著慎加遴擇，凡身家不清者，概不准其挑入。並著揀擇兵丁若干名，暫留琦善署中，勤加教練，以收實效而杜弊端。總之，有虧弥項其弊小，成其族類其患大，懍勉爲之！

丁丑，諭內閣：鍾祥等奏，中牟壩工豫籌補築，將現在勘估情形及約需銀數，請旨辦理一摺。中牟大工口門一日不堵，則下游三省災黎一日不安，現在時逾立秋，自應豫爲籌計。該河督等親往勘估，所有應辦各工，著即照所議次第辦理。惟興舉要工，事關重大，此次全工事宜，著責成鍾祥、鄂順安仍遵前旨，實力實心，和衷辦理。其挑河購料諸事，不得任聽劣員冒濫估計，以重弥項。該河督等係朕特加委任，與欽派大臣無異，務當激發天良，認真督辦，斷不准游移推諉，貽誤要工。朕惟知賞功罰罪，別無可諭，其懍之，勉之！

《東華續録》道光五〇　甲申，湖南耒陽縣首逆陽大鵬就擒，檻送京師伏法。

戊子，湖北荆州萬城隄溢，命裕泰堵治之，並撫卹災民。

《宣宗實録》卷四〇七　庚寅，諭內閣：布彦泰等奏，墾復荒地，勘估興工一摺。開墾地畝，必先講求水利，來源暢旺，則灌溉有資。現在惠遠城東阿齊烏蘇廢地，據該將軍親往周歷相度，可以墾復十萬餘畝，擬引哈什河之水以資貫注，將塔什鄂斯坦回莊舊有渠道，展寬加深，即接開新渠，引入阿齊烏蘇東界，並間段酌挖支渠，俾新墾之田便於澆灌。所議均屬合宜。該將軍等即飭承辦各員認真妥辦，務在因地制宜，順流利導，以期經久有益。仍著該將軍等隨時前往查驗督催，毋任稍有怠玩，其應需工費，現據勸諭捐辦，著俟全功告成後，由該將軍等查明捐工出力各員，覈實保奏，候朕施恩。

辛卯，命綏遠城將軍奕興來京，以察哈爾都統鐵麟署綏遠城將軍。

甲午，河東河道總督鍾祥等奏，遵旨密籌中牟大工，勢難緩辦者有四：一、查中河口門有關三省災黎，即以豫省災民而論，以工代賑尚可力作謀生，若一日議停，則本年無計舉冬，民情益滋惶惑；一、口門原築四百二十餘丈，現在補進埽占圈築不過二百餘丈，若再緩一年，原築壩工稽料朽腐，必致前工盡棄；一、本年黄河來源尚不甚旺，而當六月盛漲之時，省城外劉寺支河所築埽壩已岌岌可危，若大工緩辦，明年伏秋水旺，劉寺河埽壩萬一不能保守，則省城有浸灌之虞。而全黄下注，江南洪澤湖高堰亦必喫重，不可不慮；一、查上年至今撫卹加賑約計費銀二三百萬兩，蠲緩錢漕尚不在此數之內，豫省如此，皖省亦然，若再緩一年，兩省賑撫之費仍需數百萬兩，與其蠲緩而衆失業之民，不若河復而收安全之益。以上四條，均係實在情形。【略】自應趕緊修築，現在時交白露，河勢不至大有變遷，所有挑河築壩購料各事宜，著即剋日興舉。前所請餉銀四百五十萬兩，業經户部如數籌撥，定可源源解工，著即將此項撙節動支，覈實稽查，斷不准辦料辦工之員稍有浮冒。鍾祥、鄂順安辦理大工，責無旁貸，惟當相度機宜，實心經理，於慎重之中，力求妥速，固不可草率從事，尤不可遷延玩泄，坐失事機，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道光五〇　八月丙申，免浙江、江蘇失事文武員弁死罪，遣戍新疆。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略】咪夷嘽嗹探有回國情事，並議令各國商船准赴澳門貿易各等語。覽奏均悉。澳夷久住中華，素稱恭順，現議以三巴門爲界，已於錯處之中示區別之意，礙臺居民，均毋庸遷建，澳中房屋近來多有空間，自不致於三巴門外妄肆干求。著即照所議，妥爲辦理。至該夷所請各國商船准令赴澳一體貿易，既據該督等查無流弊，藉可繫澳夷之心，並可分香港之勢，亦著照所議變通辦理。咪夷夷書內查無將通市馬頭編立新州府名號之事，或係傳聞之誤，嘽嗹果否已回本國，其國中究有何事，務即密查明確，據實具奏。至外夷互相爭勝是其常情，此次辦理夷務，給予條約，准其在各省通商，已屬格外施恩，該夷等惟當恪守章程，共享昇平之福，不得於議定各條之外，妄生冀倖。國家撫馭外夷，一視同仁，斷不使彼此稍分厚薄，致啟爭端。如該夷等續有干求，該督等務當剴切曉諭，嚴加駁斥，毋得稍涉含混，又致別生枝節。

《宣宗實録》卷四〇八　庚子，兩廣總督耆英等議覆御史江鴻升奏，水師巡哨章程。廣東洋面遼闊，內分中、東、西三路，請每年分爲上、下兩班，定以三月間由中路虎門起巡至本省西盡頭之白龍尾止，九月間亦由中路虎門起巡至本省

東盡頭之銅山洋面止，其東路之南澳與西路之瓊州營，分定以六月間往中路，三面會哨。又南澳鎮兼轄閩粵洋面，應於六、九兩月會巡之外，再令該鎮右營將備每月分兩班輪巡，與閩省左營會哨，俱令取結詳報。下部議，從之。

辛丑，諭內閣：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本年年甫二歲，西藏距庫倫路途甚遠，該徒衆一切難以照顧，未迎至喀爾喀地方以前，與伊父母，均責成班禪額爾德尼看顧。俟呼畢勒罕年至五歲時，照舊由班禪額爾德尼受戒。

甲辰，烏嚕木齊都統惟勤奏，伊拉里克之地曾經查出，並訪得庫爾喀喇烏蘇所屬之奎屯地方，亦有荒地，似堪開墾。得旨：第一無礙蒙古生計，方可辦理。

辛亥，諭內閣：裕泰奏，查明李家埠老隄漫潰情形，請將防護不力之知府道員分別革職，摘去頂帶一摺。湖北荆州府知府程伊湄於修防大隄是其專責，既不能先事豫籌，追漫缺之後，又不將隄頭妥爲裹護，以致刷寬至一百五十餘丈之多，實屬辦理不善。程伊湄著即行革職，仍留工效力，以示懲儆。荆宜施道李廷棨有兼轄之責，經該督奏委督防，不能搶護平穩，致有漫缺，亦難辭咎，著即摘去頂帶，責成監修。如不能妥速竣工，著一併嚴參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五〇 辛亥，命寶興等辦四川嘓匪。

《宣宗實録》卷四〇八 丙辰，諭內閣：兵部議覆恩桂等奏，變通升補步營協尉等官一摺。

己未，以詹事府詹事倭仁爲大理寺卿。

《宣宗實録》卷四〇九 九月丙子，諭內閣：布彦泰等奏，遵查伊拉里克地畝無礙蒙古生計，堪以開墾一摺。據稱，伊拉里克地方與喀喇沙爾所屬蒙古遊牧之地，以山爲界，界址甚明。該處河水一道，係由山之東面流出，距蒙古遊牧之地尚隔一山，相去甚遠，於蒙古生計毫無妨礙等語。該處地畝既無礙蒙古生計，著即由該將軍等會籌設法招户開墾，其挑挖大渠支渠並洩水渠引用伊拉里克河水之處，均照所議妥行辦理。至附近之布拉克泉紅柳灘一帶，尚有可墾之地，著俟伊拉里克渠道開成後，體察籌辦。其奎屯地方未墾荒地，仍著確切勘明，覈實具奏該部知道。尋奏，奎屯一帶地方，甚屬寬廣，其中有河一道，係由庫爾喀喇烏蘇南山積雪融化，匯流成河，其近水地畝，早有營屯户民承種納糧。又至通商事宜，俟商定條約後，再行具奏，請旨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〇九 壬辰，伊犂將軍布彦泰奏，開墾阿齊烏蘇山地，大局已成，渠道全通。現將極東之哈什河引放入渠，皆已盈科遞進，水到渠成。旋又查看渠尾，則已滶洄轉注，洩入烏合哩里克河，並無阻遏之處，十萬餘畝之地一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二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設法籌辦夷務，漸有條理一摺。覽奏俱悉。所諭夷使各條，正大得體，亦是實理，甚屬可嘉。現在該國夷人咖嘮唎既向噺嘮呢逐款言明，自不至再有妄求。惟所請天主教弛禁一款，著諭以天主教係該國所崇奉，中國並不斥爲邪教，實爲我國習教之人藉教爲惡，是以懲治其罪，並非禁該國之人崇奉也。似此婉轉開導，定可帖然。該督務當堅持定見，折以大義，仍隨時體察夷情，妥爲駕馭，不可節外生枝。

《宣宗實録》卷四〇九 壬辰，伊犂將軍布彦泰奏，開墾阿齊烏蘇山地，大局已成，渠道全通。現將極東之哈什河引放入渠，皆已盈科遞進，水到渠成。旋又查看渠尾，則已滶洄轉注，洩入烏合哩里克河，並無阻遏之處，十萬餘畝之地一

律澄慨，無誤春耕。得旨：所辦甚屬可嘉。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十月乙未，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耆英奏，咈夷請弛習教禁令一節。已有旨諭令耆英再向該夷使明白開導矣。該夷使果能聞言輸悟，固屬甚善。儻仍堅持前說，曉曉不已，竟有不肯轉移之勢，該督即相機辦理，諭以我朝於該國天主教本未嚴申禁令，且近年來中國亦無傳習此教之人，現在該國條約內既經載明祇於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禮拜，斷不越界傳教，即許以開禁，亦無不可。惟此事大有關繫，萬無明降諭旨通論中外之理，其應如何措詞，曉諭該夷，准其弛禁之處，著該督細心籌度，既可令該夷輸服，且不至有傷大體，即行酌擬檄諭，迅速奏明，候旨遵行。

《宣宗實録》卷四一〇 戊戌，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張殿華、錢昱劉、清江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王琴堂等十人武進士出身，三甲祥保等七十一人武進士出身。

同武進士出身。

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據鍾祥、鄂順安奏，溝工、線工將次完竣，現在加挑引河及挑水壩興工日期一摺。此次中弁大工下游溝線工程，業已將次完竣。至挑引河，爲全河最要關鍵，除積水較深之處，順勢搶挑外，其應估加挑之處，自應勒限趲挑，以期一律通暢。至接挑引河頭移建挑水壩及建築東、西二壩工程，均著照所議辦理。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阿克蘇和闐等處辦理墾荒，酌給回户承種，並據烏什辦事大臣奏請裁屯撤兵，節經諭令達洪阿親往查勘，會同布彦泰妥議具奏。茲據達洪阿奏，舊疾復發，驟難就痊，已明降諭旨准其開缺，回旗調理矣。阿克蘇等城，民回雜處，現在開墾荒地，若令民户認種，究竟能否相安，及酌給回户承種，並據種，日後有無流弊之處，必須另行派員親歷各該城，體察情形，熟籌定議。伊犂前辦開墾事宜，經該將軍奏明委林則徐查勘辦理，尚爲妥協，著即傳諭林則徐前赴阿克蘇烏什、和闐周歷履勘。並著布彦泰選派明白曉事之協領一員，隨同前往勘視。仍由該將軍察覈情形，斟酌議定，奏明辦理。再本日據常清奏，查出庫車可墾荒地，捐廉興工，請給無業回子承種等語。著一併交林則徐就近往勘，由該將軍覈明具奏，務期日久相安，毋啓爭占之弊，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三 十一月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咈嘛哂夷使懇請將天主教弛禁，當經諭令詳細熟籌。茲據該督酌擬具奏，朕詳加披閱，所擬妥協周密，於俯順夷情之中，實能無失大體，可嘉之至。咈嘛哂夷使於天主教弛禁一節，既經反覆開導，無可轉移，自不得不稍示變通，以消疑貳。該督另摺所擬，准將習教爲善之人免罪之處，於滋事爲非者仍治以應得罪名，於外國習教者仍禁其擅入内地，所奏自屬可行，已於摺内批明依議。著該督即將原摺行知該夷使，俾益感天朝寬大之恩。其通商各海口，並著該督轉行移咨各該督撫，一體遵照辦理。再據該督奏，遵擬頒給咪唎噠詔書，詞意甚爲曉暢。著即照該督所擬底稿，用清文行書繕寫頒給，俟繕妥後，再行發交該督，轉給該夷使祇領。

《宣宗實録》卷四一一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長蘆鹽務日形疲敝，總由私梟充斥，以致官引滯銷，必須嚴加整頓。著納爾經額、普琳按照摺内所指各地方，飭令該管文武員弁將私梟淵藪及分股占地之回民，實力查拏。其沿海私灘，尤應設法封禁。儻查有地方文武因循畏葸，巡緝懈弛，甚至得規賣放，即著該督指名參奏，毋得稍事姑容。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咈嘛哂夷使到粵，陳請各款，有中國所屬之琉球等國准予據守，亦有裨益之語。該督等設法勸諭，逐款言明，所有妄議各情，均即不復提起。旋據議定通商條約，業已照議准行矣。

己卯，諭内閣：前因查庫御史銀庫司員劉暘庫項，於限内及展限後陸續全完，降旨交軍機處存記，每屆限時奏明請旨。茲據開單呈覽，所有歷任查庫御史，已革刑部侍郎黄爵滋著以員外郎用，已革頭等侍衛那瑪善、已革太常寺少卿成觀宣均著以主事用，已革降調鴻臚寺少卿孫日萱、已革降調御史殷德泰均仍著革職；歷任銀庫司員，已革江蘇松江府通判薩克慎著以九品筆帖式用，已革員外郎富通著以七品筆帖式用，已革降調三庫檔房主事奎弼仍著革職。

丁亥，諭内閣：壁昌等奏，籌議江南水師船政酌定章程，並陳明從前積弊一摺。江南水師營船，爲内外洋會哨巡防之用，關繫甚重。滋據該督查明，不堪應用者多至二百六十餘隻，歷任修造經管各員本難辭咎，惟歷年既久，物故者多，著毋庸查參。經此次明定章程之後，如再蹈從前積習，著該督即行嚴參治罪，決不寬貸。

庚寅，諭内閣：道光八年曾經降旨文武大臣内有年逾六十五歲者，於召見時，准由内右門出入。其帶領引見一節，未經分晰降旨。嗣後凡遇朕御養心殿召見，及各衙門帶領引見時，除内廷諸臣例得由内右門行走者仍照舊行走外，其餘王貝勒等及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各大臣内有年逾六十五歲者，均加

恩准其由內右門出入，以示體恤。

《宣宗實録》卷四一二 十二月癸巳，諭內閣：耆英等奏，酌議礮臺互換管理一摺。廣州旗營專爲駐防省城而設，所有城上神安礮臺，著准其改歸旗營撥兵防守。其鳳凰岡礮臺離城十餘里，旗營既難兼顧，著即改歸綠營駐劄，俾各就近經管，以昭覈實。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鍾祥、鄂順安奏，續得進占丈尺，並引河將次全完一摺。【略】總期於春前妥速蔵事，以慰廑注，斷不可遷延觀望，貽誤要工，勉之！慎之！

丙申，諭內閣：前因甘肅省荒地較多，特降旨令鄧廷楨親歷周勘，設法招墾。兹據奏稱，各屬履勘完竣，計共查出荒熟地一萬九千四百餘頃，又番貢地以段折畝一千五百餘頃，又寧夏鎮馬廠歸公地一百餘頃，分別差等，酌量升科。該藩司奉派專辦，所到之處勸諭詳明，妥速蔵事，甚屬可嘉，著加恩賞換二品頂帶，並交部議敘。其隨帶委員及各州縣，著擇其尤爲出力查地較多者，詳明該督，酌量保奏，候朕施恩，無許冒濫。

丙午，實授璧昌兩江總督，以福州副都統敬敷爲福州將軍。

戊申，命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官俊爲吏部尚書卓秉恬爲大學士，調工部尚書陳官俊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杜受田爲工部尚書，户部左侍郎祝慶蕃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庚戌，封莊親王綿課子奕仁輔國公，輔國公奕禮子載茂、恆明子裕善一等奉國將軍，成郡王綿勳子奕綍、故貝勒奕繪子載釗、奕綸子載綱一等輔國將軍，貝子綿清子奕榕、奉國將軍純惠子崇謙奉恩將軍，賞寬略、二等輔國將軍，克勤簡郡王尚格子承智、順承簡郡王倫柱子春瑞二等輔國將軍，倫忠子崇儉三等輔國將軍，蘇芬子承瀇三等奉國將軍，鄭親王烏爾恭阿子寬略、奉恩鎮國公永康子綿亨、綿達、綿忠、輔國公禧恩子徵壽、故輔國公敬敦子恆訓、故二等鎮國將軍綿崐子奕枏、二等鎮國將軍吉恩子岳壽、敬斌子質淳三等輔國將軍，貝子綿清子奕榕、奉國將軍純惠子崇謙奉恩將軍，賞寬略、奕仁、奕綍、載釗、載綱三等侍衛，奕榕、綿亨、徵壽、恆訓、奕枏、質淳四等侍衛。

《東華續録》道光五〇 甲寅，諭：禮部奏，遵旨查議一摺。趙景賢籍隸歸安，在烏程考試入學中式，實屬有違定例，著即革去舉人，免其治罪。趙炳言自行檢舉，著加恩改爲交部察議。至《學政全書》所載同省異府、同府異縣不准冒籍入學，其同城異縣是否准其通考之處並無明文，應如何酌定章程，著禮部妥議具奏。又另片奏，籍貫舛錯者，限一年內自行呈明等語。著照所議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一二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琦善等奏，商上布施請仍歸商上經理等語，當交該部議奏。兹據奏稱，商上布施出納向由駐藏大臣稽查覈辦，但憑商上呈開仍屬有名無實。嗣後商上及扎什倫布一切出納，著仍聽該喇嘛自行經理，駐藏大臣毋庸經管。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勘驗虎門礮臺，量爲增改一摺。覽奏均悉。虎門險要之區所設礮臺，必須修築堅實，防護之法尤在調度得宜。現據該督親赴該處，會同該提督逐加履勘，將守禦之術、應援之方詳細籌明，量爲增改。均著照所議妥速辦理。惟設險固資地利，守險尤貴得人，仍著耆英督率提鎮及各將弁認真練習，嚴立章程，歷久不懈，務使操防得力，毋令視爲具文。礮臺現雖整完，如有應行修補之處，該督等仍當隨時察看辦理，以期經久。

《東華續録》道光五〇 是歲，朝鮮、暹羅入貢。

道光二五年（乙巳、一八四五）

《宣宗實録》卷四一三 正月乙丑，諭內閣：本日據鍾祥等馳奏，中牟大工合龍日期一摺。此次興辦大工，責成鍾祥、鄂順安專心督辦，節據該河督等將辦理情形隨時奏報，至上年十二月十八日，啓放引河，黄流東注，甚爲暢順。兹據奏稱，於二十四日兩壩同時挂纜，料土並進，追壓至底。復因水勢湧激，間有刷塍，竭兩晝夜之力趕飭搶辦，所築埽占一律高整穩實，大工合龍，金門斷流，全溜悉歸故道，暢達東趨，順軌安瀾，此皆仰賴天神加佑，仰於春前一律蔵工。朕慶幸之餘，倍深責感，發去大藏香十炷，著鍾祥虔赴各處河神廟，代朕敬謹祀謝，以答神庥。鍾祥、鄂順安經理得宜，迅速蔵事，洵爲不負委任，均著加恩賞還二品頂帶，並賞戴花翎，其從前革職處分，即予開復，仍各賞加二級，准及隨帶。慧成等在工差委各著勤勞，慧成著加恩以六部員外郎用，麟慶著以四品京堂用，牛鑑著賞給七品頂帶。其餘在工出力員弁，並著該河督等覈實保奏，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東華續録》道光五一 庚午，孫善寶以病免，調李星沅爲江蘇巡撫，惠吉爲陝西巡撫，以程矞采爲漕運總督，黄恩彤爲廣東巡撫。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等奏，

接准琉球國王密咨，有咈嚕唎國船一隻，駛至該國，强留執事、通事各一人。並稱數月後，另有大船前來等語。當經論令耆英確查具奏。茲據奏稱，咈夷嚕噗嘲一船探明上年三月間到琉球國一次，七月間已回廣東，並未復往，十二月即回本國，此外亦無另有兵船前赴琉球之事。琉球臣屬天朝，素稱恭順，該國因見有咈船懇請查辦，不容置之不問。現既探明嚕噗嘲兵船回國，並無續往之船，是其覬覦之心已息，自可彼此相安，不至再行滋事。惟所留執事、通事二人尚未查有確據，仍著耆英隨時察訪，並俟今春喇噜呢到粵設法探詢。如果該執事等尚在琉球，務須勸導該酋令將所留之二人撤回本國，以期永久相安，方爲妥善。

《宣宗實録》卷四一三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遵旨酌議演放礮位章程，並捐辦火藥賞犒經費各事宜一摺。覽奏均悉。大礮爲防海利器，必應勤加演習，點放有準，方能制勝。所有虎門各臺著責成該提督等按月操演，內河各臺責成該副將等按季操演，不准虛應故事。仍著該督於公事稍簡之時，親赴戰船各臺，逐加試演，務令該弁兵等日臻熟練，毋任日久懈弛。

册封朝鮮國王李煛繼妃。

吏部以大學士卓秉恬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體仁閣大學士。

乙酉，諭内閣：禮部奏，遵旨酌議應考章程一摺。據稱各省異縣同城者，即照同府異縣之例，均不准其通考。惟異縣同城與同府異縣者，究竟有無區別？至所稱土著良民初應童試，如兩縣各有糧税，以現在所居之室廬爲斷等語。各省士民室廬，還移無定，有祖父本居是縣而子孫遷居他縣者，並有本身初則籍隸是縣後經遷徙他縣者，又將作何辦理？若概以室廬爲斷，難保不啓抑勒訛詐之漸。且各省考試文童，尚有商籍、竈籍、衛籍等名目，或其人在是省充商而室廬轉在鄰省，該文童取進時，經學政分撥府學、縣學，其父兄子弟籍貫即不能畫一，應如何明定章程，俾無窒礙之處，著禮部另行妥議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一四　二月丁酉，諭内閣：理藩院奏，請換賞班禪額爾德尼金册一摺。所有班禪額爾德尼應換金册，著各該衙門於本年三月内趕辦完竣，即交該堪布等敬謹齎回，由駐藏大臣轉交祇領。至應換金印，著琦善等傳知班禪額爾德尼於下屆後藏年班堪布進京時，將現用金印交該堪布齎京，以便照式鑄造，仍發給該堪布等領回轉給開用。

甲辰，諭内閣：禮部奏，遵旨另議同城異縣考試章程一摺。嗣後同城異縣父子籍貫舛錯者，著仍照該部前議，於文到日，限一年内呈明更正。如其父已故，間有兄弟異籍者，應令各入各籍，所生子孫，即以本身之籍爲籍，不得復行兩縣通考。至初應童試良民，祖父並未應試，於初届報考時，查明現在所居室廬，並取具各結送考，既考此縣，無論取進與否，以後縱有遷移，亦不得復考彼縣。至浙江商籍分撥縣學者，應如何辦理俾無窒礙之處，著由該部咨明浙江巡撫、學政詳查聲覆到日，再行覈辦。尋奏，浙江商籍童生，查係取進後，分撥杭州府、仁和、錢塘三學，以致父子籍貫未能畫一，嗣後商籍各生父子異籍者，限一年呈明更正。其應考童生，父兄曾撥何縣，應從父兄之籍。如初次報考，以現居室廬爲斷，卷面註明仁和、錢塘字樣，各按本籍，取進分撥。從之。

命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慶馳赴四川，會同總督寶興審辦已革駐藏大臣孟保等濫提官物一案。

丙午，諭内閣：耆尚阿等奏，請重修呼圖克圖册檔等語。理藩院舊存呼圖克圖源流册檔年久失修，難昭信守，著理藩院會同章嘉呼圖克圖詳查妥辦，以資考覈。

己酉，諭内閣：廣東已故委員方玉達所解捐監等項餉銀，著王植迅即派委妥員接解來京。【略】嗣後委解京餉，應仍照舊制，十萬兩以上，委同知、通判管解；五萬兩以上，委州同、州判管解；五萬兩以下，委縣佐雜等官管解。

庚戌，舉行道光二十四年大計。

癸丑，諭内閣：前因仁壽、敬徵濫保孟保等堪勝副都統，有旨交該衙門議處。茲據該衙門照濫舉匪人例，議以降二級調用。【略】仁壽著退出内廷行走，革去宗正、領侍衛内大臣，仍折罰王俸六年半，不准抵銷。敬徵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户部尚書、都統，以内閣學士候補，仍留總管内務府大臣。以爲濫舉匪人者戒。

轉宗人府右宗正烏爾恭阿爲左宗正，以左宗人綿偲爲右宗正，順承郡王春山爲左宗人。

命兩廣總督耆英協辦大學士，調工部尚書賽尚阿爲户部尚書，兵部尚書裕誠爲工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文慶爲兵部尚書，户部右侍郎成剛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以吏部尚書恩桂爲總管内務府大臣，調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僧格林沁爲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以正紅旗蒙古都統車登巴咱爾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宣宗實録》卷四一五 三月甲子，諭内閣：七阿哥於四月十一日入學讀書，著朱鳳標授讀。

《東華續録》道光五一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北爾日客國領事蘭瓦呈請貿易，有佛蘭西夷使剌萼尼來信代爲薦引，並查明該國即係曾經來粤通商之比利時國等語。該國停市已久，此次應否暫准貿易，所請五口貿易章程應否一體頒發，著該督體察情形，悉心妥酌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一五 丁卯，以大學士穆彰阿爲會試正考官。以禮部尚書李宗昉兼署兵部尚書，以吏部尚書恩桂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丙子，諭内閣：鄉會試爲掄才大典，應試士子懷挾入場，自應照例黜革，從嚴治罪。至誤帶書本非本場應用之物，及誤帶前場所作文字，或以字紙包裹物件，情節各有不同，其作何分别辦理之處，必應詳明定例，以便遵循。現在科場條例内未經分晰聲敘，著該部將近年辦過成案，悉心參酌，盡一定議，即纂入條例，永遠遵行。其舊例内止係空言無從照辦者，著即酌量删除，俾從簡易，務使該士子等曉然於定例嚴明，無可避就，以歸駁實而革澆風。

丁丑，貴州提督張國相因病乞休，允之。以雲南昭通鎮總兵官王一鳳爲貴州提督。

辛巳，兩江總督璧昌、龍江關監督經文圖奏，遵查儀徵縣舊有税口，專收江廣漕船卸載木税，前任監督瑞長奏請改由龍江下關查驗，旋因有礙漕行，即行裁撤。查江廣幫船由長江北岸順流而下，有跨帶之木可禦風浪，過儀徵後，運河漸形窄淺，不能不在儀徵卸貨，令承買木商納税，以速漕行而裕國課，請仍復舊制，在儀徵抽收木税。從之。

陝甘總督富呢揚阿奏，訪獲傳習青蓮教匪徒夏長春等，按律懲辦。得旨：嚴密查拏，務要净絶根株，不准稍有不盡之處。

《宣宗實録》卷四一六 四月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星沅奏，訊明現犯供情由四川素習青蓮教之李一原分途密遣，輾轉煽惑。又據裕泰等奏，緝獲匪犯陳依精等亦供有李一原勸令喫齋扶乩騙錢之語。是李一原布散妖言，轉傳徒衆，實爲此案教首。現雖據川省拏獲其弟及伊子到案，而該犯聞風潛竄，著各該督撫嚴飭所屬，無分畛域，迅速兜捡，務須剋期弋獲，盡法懲治。至陳汶海、彭超凡、郭建汶等主壇立教，詭稱總辦收圓大事，實屬法所難容，亦著一體嚴拏，毋任縱脱。

乙未，以河南勸捐中牟大工經費出力，予已革兩江總督牛鑑以主事用，餘升敘有差。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裕泰等奏，續獲習教從犯，究出夥黨潛匿處所，飛咨緝拏，並開具清單呈覽。【略】著訥爾經額嚴飭各屬密行訪查，如果有謝致良等私匿境内設教傳徒情事，即著嚴密掩捕，務期弋獲，仍須不動聲色，毋得累及平民，轉滋驚擾。

庚子，以户部尚書賽尚阿爲滿洲繙譯會試正考官。

《東華續録》道光五一 辛丑，壽恩固倫公主下嫁世襲一等公故工部尚書博啓圖子景壽。

《宣宗實録》卷四一六 癸卯，命雲貴總督桂良留京署鑲黄旗蒙古都統，以貴州巡撫賀長齡爲雲貴總督。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籌辦福州、厦門兩處夷人住處情形。覽奏均悉。該督等既與該夷要約，自必確有把握，不至徒託空言。總之該夷酋等情既詭詐，性復貪刁，惟有妥爲駕馭，於一切機宜密之又密，不可稍露端倪。該督等身膺海疆重寄，責無旁貸，應隨時體察情形，相機辦理。

閩浙總督劉韻珂議覆御史江鴻升奏，水師巡哨章程。閩省南澳之盡頭，應令南澳鎮右營兵船於每年四月初一、八月初一兩日，與該鎮粤屬之左營兵船會哨於雲澳洋面。再於四月二十日，令水師提標南幫委巡兵船，巡至雞母澳洋面，帶同本處巡船，與南澳右營兵船會哨一次，均由南澳鎮取結繳報。其北洋之盡頭，應令烽火營兵船於每年三月初一、八月初一兩日，與浙江瑞安協兵船會哨於蒲門洋面。再於八月初十日，令水師提標北幫委巡兵船，巡至虎頭鼻洋面，帶同本處巡船，與瑞安協兵船會哨一次，由福寧鎮、温州鎮分别取結繳報。下部議，從之。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據寶興奏，續獲邪教匪犯，訊取大概供情一摺。【略】據鄭子青供稱，現在總教主姓朱名中立，在湖北掌教，暗號八牛。並據吴懷琦供稱，有范秉書其人，係屬江南教主等語。著湖北、江南各督撫飭屬嚴密查拏朱中立、范秉書，務獲嚴審究辦。

《東華續録》道光五一 壬子，富呢揚阿卒，以惠吉爲陝甘總督，鄭祖琛爲雲南巡撫。

《宣宗實録》卷四一六 乙卯，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蕭錦忠、金鶴清、吴

福年三人進士及第，二甲鍾啓峋等九十八人進士出身，三甲奎章等一百十六人同進士出身。

丙辰，以署鑲黃旗蒙古都統桂良署兵部尚書兼正白旗漢軍都統，户部左侍郎何汝霖爲兵部尚書，内閣學士敬徵爲工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四一七 己巳，諭内閣：前據琦善奏，查辦已革諾們汗，並糾衆搶奪各犯罪名一摺。當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業已降旨分别辦理。兹據奏稱，上年冬間，拏獲糾搶人犯二百一十名内，除情節較重者分羈朗仔轄、碩里兩處外，其餘喇嘛一百八十名，暫交回寺拘管，俱極安貼。現據公遞甘結，自稱不敢脱逃，尚知畏懼，自宜量加末減。所有原議各犯罪名應如何酌擬從輕之處，著該大臣悉心酌覆，再行定擬具奏。

又諭：有人奏，江蘇上海縣至蘇州府一帶，有匪徒販賣鴉片，連檣載運，絡繹不絶。各船帶有火槍火礮，兵役畏其人多勢横，不敢查拏等語。販賣鴉片例應嚴禁，若如該御史所奏該匪等竟敢攜帶火器，意圖抗拒，地方兵役亦遂不敢查拏，尚復成何事體。著璧昌、陳繼昌等確切查明，如果實有其事，即嚴飭該管文武員弁選派幹練兵役實力查拏，嚴行究辦，毋得畏葸養奸，致貽後患。

又諭：前據布彦泰奏，勘明庫車開墾地畝一摺，當交軍機大臣會同户部議奏。兹據回疆各城開墾荒地，朕意原以内地民人，生齒日繁，每有前往各城營生謀食者，如能將此項荒地，招致户民承種，則地無曠土，境鮮遊民，日久可成土著，俾得安所樂生，原非爲該處回户另籌生計，所以初降旨時，有查明具奏之語，乃各城隨奏隨辦，皆係輯瑞作俑，以致共相倣效

尚多，自應亟籌撫卹，以拯民困。現在已由該督等飭司在藩庫籌撥銀五千兩，委員解往，並委署同知史密會同該縣分別查勘，覈實散給。惟該處居民猝遭災患，情殊可憫，仍著該督等督飭臺灣道府親赴被災處所，逐加履勘，妥爲撫卹。如解往銀兩不敷應用，即於該道府庫內籌款添撥，務使實惠均霑，毋令一夫失所。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崇恩奏，曹州府屬捻匪糾衆拒捕，經該地方文武員弁等督率兵役，拏獲捻匪四十六名，殲斃匪犯十一名，逃散餘匪分頭購緝，可冀陸續就獲等語。【略】該地方官既據稱，曹州府屬捻匪糾衆拒捕，情形及現在獲犯名數一摺。不能於未經起事之先迅速掩捕，以致蔓延數州縣，輒煩兵力，已屬辦理不善。儻再因循觀望，不將逃竄餘匪設法兜拏，致將來竄匿鄰境，復出滋事，惟崇恩是問，恐不能當此重咎也！懍之！

甲寅，以故奉恩將軍奕摯子載良襲職。

乙卯，工部尚書敬徵因病賞假，以正藍旗漢軍都統保昌署工部尚書，吏部左侍郎柏葰爲總管內務府大臣，禮部尚書特登額署管理欽天監事。

《東華續録》道光五一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州府屬盜劫日滋，商民受害，請設法整頓一摺。據稱，廣州府一帶土匪劫掠爲生，結黨聚會數萬餘人。【略】似此盜劫橫行，總由地方文武相率因循，以致肆行無忌，甚至持械戕官，擄官勒贖，殊堪駭異。著耆英、黃恩彤督飭所屬員弁，按照摺內所指各案及盜匪姓名確切查明，按名拏獲究辦，並寬籌緝捕經費，嚴定賞罰章程，務使盜賊肅清，農商安靖。

己未，江蘇中河廳桃源汛河溢，命潘錫恩堵治之。

《宣宗實録》卷四一八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德興奏，總兵循例出口會哨，途次突遇番賊，打仗被戕陣亡，現派將領前往緝捕一摺。【略】連年番匪屢搶沿邊居民，今復聚衆戕害總兵大員，殺傷弁兵，必應痛加勦辦。

《宣宗實録》卷四一九　七月辛酉，諭內閣：欽天監奏，恆星表卷告成，繕本呈覽。著命名《儀象考成續編》，分修以下官生，交部分別議敘。

乙丑，諭內閣：御史岳慶奏，請飭督撫親提嚴訊上控之案，以安善良而懲刁頑一摺。【略】乃近來京控之案，不一而足，推原其故，總由民間詞訟案件州縣官不爲秉公審斷，甚至是非倒置，曲直混淆，飽法婪贓，無弊不作，以致小民含冤上控，而該督撫等復不爲親提究辦，仍發原審之員，該員等明知審斷錯誤，意存回護前非，又焉肯力爲昭雪，此京控之所以日多也。嗣後著各直省督撫等敬遵嘉慶年間諭旨，遇有所屬上控之案，務當力除積習，立即親提審訊。儻查有州縣任意妄斷，冤及無辜者，即隨時奏明懲辦，毋得徇庇屬員。此次飭諭之後，如再玩泄從事，必將該督撫等從重懲處，不稍寬貸。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等奏，丹麻爾國呈請設立領事，發給通商章程稅則等語。丹麻爾國既係向來通商之黃旗國，貿易最久，並未間斷。現請設立領事，發給章程稅則，係爲安分貿易起見，事屬可行。著即准其設立領事，經理一切，並頒給通商章程，貨物稅則，俾有遵守。該督等務即轉飭該領事於該國商人妥爲約束，毋得稍有販私漏稅情事，致滋弊端。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辛未，命大學士卓秉恬管兵部事。

《宣宗實録》卷四一九　丁丑，諭內閣：兵部等衙門奏，議覆壁昌奏儲備水師人材，熟籌招募一摺。水師人材，自以熟悉海洋情形、精於駕駛爲重，舵工爲一船之主，必得深悉沙礁之隱見，潮流之順逆，方協機宜。該督請於商漁船上精選正副舵工，惟此項舵水人等，儻非嚴加查察，但取其熟諳水性，難保無匪類朦混冒充，別滋事端，所關匪細。著責成該地方及該管各官認真體訪，果係平日安分，衆所共知者，方准其出具切結，考驗充補。如充補之後，查有爲匪不法情事，即將出結官從嚴議處，毋得因循姑息，致誤海防。

庚辰，崇恩奏，續獲捻匪及地方情形一摺。前因曹州府境捻匪糾結抗拒，未能盡數殲獲，降旨飭令兜拏，並將該匪私造撞磕根由，逐細查究。茲據奏稱，自郓城縣棘承寺圍勦捻獲首犯之後，續經報獲多名，餘匪逃逸，居民現已安堵，自應酌撤官兵，無任紛擾。惟此項匪徒糾聚已久，總當就現獲各犯嚴行根究，按名查辦，斷不可將就目前，聾聵了事，致貽後患。至所獲犯內藏有軍械，自當盡數掏起，並究明何年私造私藏，分別加等治罪。其良民之家擅藏器械，例有明文，既據該撫出示曉諭，即著照舊辦理。惟不可任聽不肖胥役人等藉查禁爲名，紛紛擾累。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等奏，裁撤守臺屯丁，改徵租息，募兵駐守一摺，當交該部速議具奏。茲據該部奏稱，該督等係爲海防緊要，因地制宜起見，裁撤屯丁，改添兵弁，足資捍禦，徵收租息，作爲兵食，亦屬有餘，應如所奏辦理等語。已降旨依議矣。

又諭：鄧廷楨等奏，官兵節次捕擊番賊，現在提鎮分駐要隘，會合勦辦一摺。覽奏俱悉。【略】著德興駐劄丹噶爾，督率官兵並蒙古等一併防範，毋得稍

有疏虞。並責成胡超督紺卡內之賊以清北路，站柱督紺卡外之賊以清南路，其餘防堵接應各事宜，俱著照所議辦理。

乙酉，大學士穆彰阿等議奏，據伊犁將軍奏稱，葉爾羌所屬之霍爾罕地方，新墾田九萬八千餘畝，現已開挑渠道，足資灌溉，但地處偏隅，與回莊雜錯，招民承種既多未便，不若分給回子耕種，仍宜予以年限，督令升科。至河西地畝既稱可招民户承種，自應設法速爲招徠，應請飭下該將軍等酌定限期，並升科引爾楚克爲葉爾羌扼要之區，向無回莊夾雜，其未種餘地甚多，應令該城大臣設法回莊，無民可招，不得不酌給回子耕種，仍宜予以年限，督令升科。至河西地畝招徠，將餘地全數招墾，務期糧足民多，漸成庶富，即以寓控制邊陲之意。此項工程係屬捐辦，總須妥爲經理，不得藉端勒派。其將來定則升科，應照葉爾羌歷年奏銷册報回子承種官地之例，將歲收糧石平分入官，仍悉心查覈，隨年豐歉，約計每畝歲收之數，酌定每畝徵糧之數，以杜收多報少之弊。應由伊犁將軍妥議章程辦理。從之。尋奏，應倣庫車、阿克蘇成案，每畝徵糧五升。但地係新墾，收成尚薄，請自道光二十八年升科起，是年徵收一半。至二十九年全數徵收，按照部價，每石折銀五錢，即留充該處經費。下部議，從之。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八月庚寅朔，諭軍機大臣等：據鄧廷楨奏，官兵偵擊賊番，得獲勝仗一摺。此次賊番向硫磺溝腦衝突，經總兵站柱督率官兵占據山梁，殲斃甚衆，賊番業已畏懼，四散奔逃，正當趁其窮蹙之時，痛加勦洗。該賊番見雖逃遁，而卧牛河一帶爲向來賊匪出没之區，自應嚴飭防守，勿任竄逸，並於附近地面悉力窮搜，務期淨絶根株。此次打仗出力官兵，著惠吉查明保奏，候朕施恩，毋許冒濫。其陣亡外委一員及受傷兵丁，著與節次打仗傷亡弁兵，咨部請卹。

《宣宗實録》卷四二〇

壬辰，諭内閣：朕勤求民隱，子惠元元，自御極以來，蠲賦緩徵，恩膏疊沛，所願人安樂利，户裕蓋藏，俾閭閻日臻康阜。因念各省民欠錢糧，自道光十五年降旨蠲免後，計期已逾十稔。本年恭逢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海寓乂安，民物豐豫，允宜推廣慈恩，覃敷闓澤，用昭錫類之仁。所有各省節年正耗民欠錢糧，及因災緩徵帶徵銀穀，並借給耔種口糧牛具，及漕項、蘆課、學租、雜税等項，著各該督撫、將軍、府尹等將道光二十年以前實欠在民者，詳晰查明，該省所屬某州某縣銀穀若干，速行開單具奏，候朕降旨，全行豁免。並著先將此旨刊刻謄黄，徧行曉諭，務使城市鄉村咸喻朝廷德意，毋任官吏胥役等延擱侵漁，致滋弊竇。期吾民休養生息，孝弟力田，比户可封，催科不擾，用副朕廷釐篤祜，申錫無疆至意。

癸巳，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遵旨會議伊犁將軍布彦泰奏，喀什噶爾新開地畝事宜。原奏内稱，該處地畝分河東、河西兩處，河東之巴依托海，計地六萬七千二百畝；河西之阿奇克雅黑，計地一萬六千九十八畝。查河東毗連回莊，無民可招，不得不酌給回子耕種，仍宜予以年限，督令升科。至河西地畝既稱可招民户承種，自應設法速爲招徠，應請飭下該將軍等酌定限期，並升科引水各事宜，妥議奏明辦理。從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敬敷等奏，嘆夷移寓夏門新館，鼓浪嶼全境收復一摺。覽奏均悉。該夷等既經還入新館，鼓浪嶼前撥弁兵應即撤回歸伍。其避居難民亦應急爲招回，俾令復業。該將軍等仍須督飭該道妥爲安撫，剴切曉諭，務令該嶼民人各釋前嫌，毋得尋釁滋事。

《宣宗實録》卷四二〇

辛丑，調雲南巡撫鄭祖琛爲福建巡撫，山西巡撫梁萼涵爲雲南巡撫，福建巡撫吴其濬爲山西巡撫。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上年據劉韻珂奏，嘽嚟晒有船駛至琉球，强留執事、通事各一人在彼等語，當經降旨令耆英確切查明具奏。兹據耆英奏稱，詢據嘽酋喇嘽呢聲稱，係伊未到粤之先，兵頭嘽嚟晒叵遣人前往，當於前赴通商各口之便，將該二人撤回，以後斷不再令前往。並稱尚有文書一件，續即送來等語。著俟耆英將該夷文書咨行到閩後，該督即轉咨琉球國王知悉。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嘽夷已就範圍，約册亦經互換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使喇嘽呢因聞内地學習天主教之人仍被查拏，忽生枝節，經耆英奏明前往商議。兹據奏稱，馳抵虎門與喇嘽呢面晤，該夷使仍執前説，再四請求，經該督督同趙長齡等力與辯議，該夷使理屈詞窮，仍稱天主教實係勸人爲善，不應混行查拏等語。察其情詞迫切，迨經該督曉譬百端，於曲示籠絡之中寓嚴加拒絶之意。所請各條，如習教辨别善惡及習教辦罪之人概予釋放兩條，均已據理駁斥。惟所稱供奉十字架等項，既係天主教規矩，自可無庸查禁。其設有供奉天主處所，亦可聽從其便。但不得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誘，並不法之徒藉稱習教結黨爲非，及别教之人溷跡假冒，俱屬有干法紀，仍各按舊例治罪。現在該夷使既已允從，該督業經定稿鈔給閱看。該國寄來約册各條，亦無更改，並有該國王印信，當經彼此互換。所有現議章程，均已飛咨各省查照。嗣後該督等惟當宣示恩威，優加撫慰，内存防範，外示肫誠，期於悉泯詐虞，免致再生枝節，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二〇　甲寅，工部尚書敬徵因病解任，調禮部尚書特登額爲工部尚書，以正藍旗漢軍都統保昌爲禮部尚書。

《宣宗實録》卷四二一　九月庚申，諭内閣：吏部奏，酌議委員審案出力，議敘條例等語。嗣後各省命盜等案，委審官能將原問官審擬錯誤，有關生死出入大案，究出實情，改擬得當者，即照審轉官例，一體送部引見。如原問官擬罪有關出入，無關生死，委審官平反得實者，每案准其紀録二次。如原問官擬罪並無出入，止於未能審出實情，委審官研訊得實者，每案准其紀録一次。均由該督撫於定案時，將何官錯誤，何官駁正之處，隨案聲明辦理。其並無平反僅止研訊出力者，如係案情重大，人犯衆多，該委員果能秉公細心妥速研鞫，實在出力，仍准該督撫保奏，並著將該委員如何出力之處詳細敘明，不得以委審出力空言聲請，致滋冒濫。

戊辰，諭内閣：葉長春等奏，臺灣屬縣猝被風雨，動款急賑一摺。臺灣府境於六月初旬，大雨連宵，颶風間作，臺灣等縣海口淹斃居民三千餘人，殊堪憫惻。【略】著劉韻珂派委妥員，詳細查明被災輕重，妥速經理。

己卯，諭内閣：漕糧爲天庾正供，節經降旨令有漕各省督撫嚴飭所屬，早兑早開，剋期渡黄，毋稍延誤。乃近年重運漕船不能如期抵壩，以致到通歸次兑受新漕節節耽延，總緣各該督撫不肯破除情面，實力催趲所致。上年軍船回空，無須倒塘灌放，猶未能十分迅速。况本年因中河桃汛漫口，繞越北行，已耽延十有餘日，繼又因運河淺阻，剥運抵通，更形遲滯，若不趕緊催趲，及早歸次，儻誤新漕受兑，關繫匪輕。現已節届霜降，水勢漸消，著漕運總督及沿途各督撫分飭所屬，嚴行催趲，務使連檣南下，銜尾遄行，不准片刻停留，庶幾以速補遲，如期歸次。來年新漕尤當趕緊辦理，按限兑開，統限於四月初十日以前全數趲至清江，剋期抵壩，以便渡黄北上，無許稍有延誤。儻意存怠玩，視爲具文，仍致臨事周章，有逾例限，定將該漕督及各該督撫嚴行懲處，決不寬貸。

癸未，諭内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恰克圖迤北一帶地方俄囉斯城内失火，請將趕赴彼城救火之前任恰克圖部員鼓勵等因一摺。前任恰克圖部員色克通額前於俄囉斯城内失火，伊即帶領多人，幫同將火撲滅，尚知二國和睦之誼。色克通額著交部議敘。其隨往幫同救火之民人，著交德勒克多爾濟、成凱酌量鼓勵。

丙戌，諭内閣：布彦泰奏，查勘開壑事務，將次完竣等語。【略】各城開壑，九、十月間即可全局完竣。林則徐自飭派查勘以來，自備資斧，效力奔馳，將近一載，著有微勞，著飭令回京，加恩以四五品京堂候補。

訓廣州將軍奕湘爲盛京將軍，以廣州滿洲副都統裕瑞署將軍。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丁亥，諭軍機大臣等：禮部奏，接准朝鮮國王咨文，稱暎夷船隻屢次移泊該國境内，量山測水，情形叵測，並問答中有交易之説，請轉奏飭禁等語。朝鮮臣屬天朝，恪守藩服，非他國之比。暎夷自定約以來，一切章程，均應遵守，何得復至天朝屬國别生事端。即云爲貿易起見，該國轄境無多，民貧地瘠，亦復無利可圖。著耆英即將此項情節，詳詢暎國使臣，究竟朝鮮所見之船是何主見，務須折以正言，婉加開導，令其心服。嗣後總當恪遵成約，彼此相安，不得復任兵船游奕該境，致滋驚擾，以明天朝綏柔藩封之意。

《宣宗實録》卷四二二　十月辛卯，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吴德新、蕙椿、趙鴻舉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李省躬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董玉龍等六十一人同武進士出身。

癸巳，户部奏，近年漕運抵通額數短少等語。嗣後歲漕開兑，總期足額運京，毋得任聽州縣捏報災荒，輒形短絀。所有二十一年以後，民欠未完尚有二百三十餘萬石，著各該督撫率屬督催，務當遵照分定年限帶徵，不准再有遞緩。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甲午，以皇太后七旬萬壽，加上皇太后徽號曰：「恭慈康裕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

戊戌，御製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賦並序。

《宣宗實録》卷四二三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賀長齡奏，查明永昌府屬回匪滋擾情形，現籌捕勦等語。該回匪等因教習拳棒被縣查拏，疑爲漢民舉發，輒敢糾衆報復，節經設法開導，仍復堅持相抗，擾掠附近村寨，實屬頑梗異常。現據該督飭委迤南道周溎會同提督張必禄嚴密堵禦，相機勦捕，務須諄飭該道等斟酌情形，妥慎籌辦，毋任稍有疏縱，亦不得過涉張皇，總期邊防永謐，漢回相安，方爲妥善。

辛丑，禮部尚書李宗昉因病解任，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祝慶蕃爲禮部尚書，刑部左侍郎魏元烺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癸卯，以恭上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

《宣宗實錄》卷四二一　甲辰，皇九子奕譓生。

乙巳，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哈哩阿因病解任，以睿親王仁壽爲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

丙午，諭內閣：前據訥爾經額奏，請將旗租積欠，並補徵銀兩一體豁免。【略】此項佃種旗地之民，近隸畿疆，同深望澤。所有直隸各州縣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各項旗租並補徵銀兩，著加恩一體豁免，以普仁施。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賀長齡等奏，督辦滋事回匪一摺。覽奏均悉。該匪等膽敢抗殺兵練，焚掠村莊，且逼近永昌郡城，猖獗已極。現經提督張必祿、王鳳等分投帶兵，前往勦辦。

《宣宗實錄》卷四二三　十一月戊午朔，諭內閣：前據御史田潤奏，前歲西寧會勦番賊，富呢揚阿及周悅勝等種種諱飾不實等語，當交惠吉、鄧廷楨、德興確切密查，各自繕摺具奏。【略】至富呢揚阿前奏接仗情形，雖非盡屬虛無，究不免於鋪張粉飾，周悅勝以統兵大員並未接仗，輒行捏飾入奏，若使其身尚在，均當重治其罪。富呢揚阿、周悅勝現皆身故，所有飾終之典，著一併撤銷。周悅勝等種種諱飾不實等語，亦俱准其乘坐二人椅轎。其文武大臣曾經賞馬者，滿洲人員年至六十五歲，漢員年至六十歲，亦俱准其乘坐二人椅轎，以示優恤。

《宣宗實錄》卷四二三　丁丑，以禮部尚書特登額兼署兵部尚書。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見夷酋，申明要約，並查詢夷船駛泊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嘆兵在舟山數年，現當交割接收之期，一切事宜必須預籌妥辦。經該督親赴香港接晤該酋，其請求各節，均據堅守條約，分別駁斥，該酋並無異言，所辦甚合機宜。舟山收回以後，斷無另給他國駐守之理，現經明白開導，該夷應亦釋然。惟求進廣州府城一節，雖經峻拒，仍有他日再議之語，恐難免希冀請求。該督等惟當持以鎮靜，俟其續請時，即告以貿易之事期於彼此相安，今欲更舊章，人心必爲疑怪，粵民素稱強悍，且恐良莠不齊，儻或滋生事端，彼此均爲不便。如此反覆曉諭，該夷當不至堅執前言，藉端挾制，庶民夷兩不相擾，可以經久相安。

《宣宗實錄》卷四二四　十二月己丑，諭總管內務府大臣等：舊例，宮內、圓明園挑補首領太監俱係進宮三十年方准挑補，立制本爲周妥，且行之年久，差使無誤。後經改爲二十五年即准挑補，究非舊制。著自明年爲始，仍照舊例，進宮三十年方准挑補。本年所挑宮內及圓明園各處首領太監，其已滿三十年者，方准用首領頂帶；其未滿三十年者，只准食首領錢糧，永遠爲例。

辛卯，先是欽差內閣學士全慶等奏，查勘伊拉里克地畝招民試種升科，酌籌經久事宜，下軍機大臣議。至是議奏，據稱伊拉里克地居吐魯番所轄托克遜軍臺之西，開乞渠道，引水灌輸，墾地十一萬一千畝，每年徵銀八千三百餘兩。二十六年試種，二十七年徵收一半，二十八年照額徵收。除採買經費，即於新賦款內動支，毋庸另撥，尚有贏餘抵充經費，此後永遠減調，於經費大有裨益。查喀喇沙爾徵糧，每畝七分五釐，此外徵糧自五升至九升六合三勺不等，今該處請以

七分五釐折徵，銀數與成案相符。至每年修理渠道及酌開卡井，責成户長約束稽察，並與山内蒙古分別界址，籌畫亦俱周備。惟在該都統大臣等實力奉行，庶於國家經久之計有當。從之。

甲午，以故土爾扈特扎薩克郡王那木扎勒車登子巴圖襲爵。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戊戌，諭：本年皇太后七旬萬壽，前經降旨普免道光二十年以前民欠銀糧，令各將軍、府尹、督撫等查明開單具奏。據劉韻珂等另片奏，請將内地糧米及臺灣府屬供粟一體豁免。當交户部覆奏。茲據查明具奏，此次臺灣供粟，内地租穀十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八石零，内地糧米十四萬九千五百二十八石零，以上銀米内截至奉到諭旨以前，實欠在民未完之項，著加恩准其一體豁免。該督等即刊刻謄黄，徧行曉諭，並照例按户付給免單，嚴禁吏胥影射需索等弊，務期實惠及民，用副朕推恩布閏至意。其所奏借碾倉穀請項買補一節，既經該部查明奏銷案内，有前經行令撥充兵糈之米二十餘萬石，著即遵照前議，抵撥清項，餘米仍備兵糈，毋庸動項買補，期於倉庫兩有裨益，民間仍需實惠。

《宣宗實録》卷四二四　己亥，以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國藩充日講起居注官。

甲辰，諭軍機大臣等：董瀛山奏，請飭查拏邪教逸犯一摺。此案習學青蓮教匪徒，業據各該省將已獲各犯陸續審明，分别奏結。其未獲要犯，如朱中立即朱化無，林依祕即林周官，彭依法即彭超凡，朱依專即柳清泉，夏致温即夏繼春，葛依沅即郭建汶，徐傳貴、文先覺、鍾大環，仍著各該督撫分飭各屬嚴密查拏，務令按名弋獲，净絶根株。不得以查緝無蹤，意存疏懈，任令匪徒漏網。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四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據喇噜呢來文，仍申前請。又另片奏，弛禁一節，非張示曉諭不足取信各等語。覽奏均悉。前此習天主教之人已准免罪，該夷復以周歷海口，未見曉示，不免以有名無實爲慮。既據該督等奏稱，天主教係勸人爲善，與内地青蓮、白蓮、八卦等教迥不相同，自不妨俯如所請。該督等即行查照前奏弛禁等情酌定告示，諭以該教意主勸善，本非他教可比，儻人人皆知爲善，大皇帝亦所深樂。該督即一面通行五口地方張挂曉諭，一面將示諭底稿鈔録進呈，以歸簡易而順夷情。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暎夷仍執前説，要求進城一摺。覽奏均悉。該夷進城一節，本非條約所有，經該督屢次曉示，甚爲明晰，該酋何以仍執前説，濟求進城，究竟是何意見。且粤東民情獷悍，設與情未協，稍有爭執，必致滋生事端，該酋豈無慮及之理。該督等仍當詳晰開導，諭以即使准其進城，而民情究難相安，儻因事爭競，或致互有傷損，民數衆多，非官兵向有額數者可以稽查，彼時若求代爲約束，地方官斷難查辦。如此豫爲明白定約，或該夷知其無益有害，妄念頓消，亦未可定。該督等惟當悉心體察，酌量妥辦，務令民夷兩不相擾，庶不致别生枝節。

《宣宗實録》卷四二四　辛亥，以國史館纂寫《大清一統志》成，予提調官翰林院侍讀杜翻等議敘有差。

《東華續録》道光五二　是歲，朝鮮、越南入貢。

道光二六年（丙午、一八四六）

《宣宗實録》卷四二五　正月辛酉，諭内閣：朕弟惇恪親王綿愷尚無承嗣之人，著將皇五子奕誴過繼與惇恪親王爲嗣，即襲封惇郡王，並著欽天監於本年三月内選擇吉期，移居府第，其一應章服仍照皇子分例服用，應領俸糈即於本年春季爲始，照例支領。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布彦泰奏，查明哈密另有可墾地畝一摺。已批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矣。其另片所稱，回子近日窮苦，由於該伯克等科派所致，自係實在情形。【略】著布彦泰、林則徐悉心妥議，據實具奏。至該扎薩克郡王伯錫爾將私墾地畝呈獻充公，擬安置民户等語。此項地畝，既據呈出，一經墾種，漸可擴充，是否足以安置民户，藉資控制。

甲戌，諭内閣：上年因派往朝鮮使臣向帶通官五六員，恐有騷擾需索等事，曾經降旨祇准隨帶一員。兹據禮部奏，該國王懇請酌加，以便擯接等語。嗣後派往朝鮮使臣，著准其隨帶通官二員，該部即纂入則例，永遠遵行。

戊寅，四川提督托明阿因病解任，以直隸天津鎮總兵官普禄爲四川提督。

己卯，諭内閣：三載考績，大典攸關，内外滿漢諸臣，有能克勤克慎，實心任事者，自當甄敘才具。凡庸年力衰邁者，亦難姑息，其間年齒雖老而精力不減者，亦當留任。兹届京察之時，吏部將内外諸臣開列具題，朕依次酌覈。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户部尚書賽尚阿、祁寯藻，兵部尚書何汝霖，精勤襄贊，一德一心；吏部尚書恩桂管理諸務，頗見認真；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畿疆重任，諸臻妥善；大學士、四川總督寶興人品端方，有年宣力；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殫

心竭慮，坐鎮海疆；廣東巡撫黃恩彤協力籌維，共成救定，均著加恩交部議叙。餘著照常供職。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己卯，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臣前與合衆國夷酋嘩呷，訂於十二月初十日在虎門互換約册，嗣據該酋文稱：伊已來省，在城外十三行居住，守候換約，無須前往虎門等情。臣以該酋既來省守候，自應早與互換，以昭信守。隨經會同撫臣黃恩彤帶同署督糧道趙長齡、候選道潘仕成等，於十二月初三日在城外公所接見該酋，將約册五換，並備設筵席，優加款待。據稱，伊國極知感激天恩，永當恪守條約，斷無異議等語。情詞甚爲恭順。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等奏，學習天主教爲善之人，請免治罪，其設立供奉處所，會同禮拜，供十字架圖像，誦經講說，毋庸查禁。均已依議行矣。天主教既係勸人爲善，與別項邪教迥不相同，業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請亦應一體准行。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諭旨後，如將實在習學天主教而並不爲匪者濫行查拏，即予以應得處分。其有藉教爲惡，及招集遠鄉之人，勾結煽惑，或別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應得罪名，俱照定例辦理，仍照現定章程，外國人概不准赴內地傳教，以示區別。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密察夷情，通盤籌畫一摺。覽奏俱悉。嘆夷以求進粵城，與交還舟山二事，牽混爲詞。緩之既慮其藉口遷延，急之亦慮其別生枝節。現該夷於交地一層，未敢明言背約；其進城一節，亦以衆心不協，不敢擅進城門，是撫馭之方，正可迎機而導。該督惟當確權輕重，隨時斟酌妥辦。至嘆夷於天主教弛禁之事，再三懇求，自不得不俯順其情，以免更端之請。現已照該督等所擬大意，另行寄諭，該督等接奉後，著即照繕交該夷使齎回，並通行五口一體遵照。其附近五口省分，亦准酌量咨行，該督仍當剴切諭知，俾該夷益知感戢。至嘆、咈二國雖稱挾有夙嫌，其實在情形，終難深曉，且夷情狡詐，變幻不常，究竟該二國是否另有譎謀，及咈夷果否實有覬覦舟山情事，該督仍當不動聲色，密加體察，於其可解可料者，相機妥辦，於其不可解不及料者，設法籌防。務在豫折奸萌，永遵成約，方爲不負委任。

《東華續録》道光五三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達洪阿等奏，查明上年擊斃番賊確數一摺。【略】見在林則徐駐紮涼州查辦一切，不日即抵西甯，著會同達洪阿，將應辦各事宜和衷商量，妥爲籌辦。將來布彦泰到任後，林則徐仍著暫留西甯，與布彦泰、達洪阿公同會辦，期於集思廣益，以靖邊陲，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二月丁亥，諭內閣：耆英等奏，匪徒藉端滋擾，請將知府暫行撤任一摺。廣東廣州府知府劉溎，著暫行撤任，交該督撫確切查明，嚴拏匪徒，按律懲辦。

《宣宗實録》卷四二六　甲午，以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奕格署行在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

己亥，諭：林則徐奏，拏捕番賊情形，並設法添製礮彈一摺。【略】至大礮爲該賊所憚，行軍利器，自宜以此爲先。該署督現鑄炸彈，試放得力，所辦甚好。著即設法多製，以資應用。惟該營弁於舊存礮位，從不演放，廢弛已極，實堪痛恨！著該署督明定賞罰章程，嚴飭勤加練習，務令施放有準，以除痼疾而振軍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東匪徒滋事，因嘆夷欲進省城設立馬頭，人心不服，地方官出示曉諭，致有聚衆滋鬧之事。該省設立馬頭，自應順民之情，不宜强民從夷等語。所奏各項情形，是否屬實，著該督撫悉心體察，一面慎重妥辦，一面據實奏聞。

《宣宗實録》卷四二六　甲辰，以吏部尚書恩桂兼署户部尚書。

壬子，命皇四子[奕訢]帶領侍衛十員，往奠故鄭親王烏爾恭阿茶酒，賞銀二千兩治喪，予祭葬，謚曰慎。

《宣宗實録》卷四二七　三月戊午，諭內閣：如貴妃侍奉皇考有年，淑慎素著，隨侍慈闈，允昭謹恪，茲年屆六旬，宜崇位號以介繁釐，著晉封爲皇貴妃。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林則徐等奏，查明番賊勾結情形派兵出卡一摺。覽奏均悉。據稱，此次滋事賊番，查係玉舒所屬之雍希葉布番族，勾結果洛克賊番，屢在沿邊搶掠滋擾，並擊獲漢奸韓茂才訊出各情。現在派委站柱等先往查擊，并密咨胡超出卡會勦等語。【略】著林則徐等悉心籌畫，選派得力將弁帶兵前往，作爲後路接應，方免疏虞。至胡超所派游兵埋伏堵截之處，尤當飭令相機前進，會合兜捡，毋得有名無實，致令賊番竄往他處，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等奏，夷情漸有轉機，舟山約期交還，現擬親至虎門接見，面議事宜等語。覽奏均悉。該夷遲還舟山，爲求進粵城之計，經該督等再三開導，現已就我範圍。所請四條，該

督等自能酌量情形，妥爲定議。惟夷情叵測，難保不另有詭謀。該督此時自已前赴虎門與夷酋接見，惟不可持之過急，轉令彼妄意居奇，或致別生枝節，是爲至要。

乙亥，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接晤夷酋，重定條約一摺。並另片奏，詳細籌度，豫防詭計等語。據奏，曉諭夷酋，該酋聽受，頗爲馴擾。所有議定條約，著即照所議辦理。惟舟山雖定海一隅，一經交還，即不容復任他國垂涎。此時以夷制夷，自可豫杜奸萌，而將來暗相勾結，亦不可不防其叵測，所有約內載明不給兵費等語，尤爲周密。該督等總宜隨時籌度，不失機宜，不使於條約之外，別生枝節，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二七　丙子，諭內閣：鄭親王烏爾恭阿殯送之日，著派成郡王載鋭前往賜奠。

丁丑，以順承郡王春山署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

戊寅，諭內閣：我朝景運延長，雲礽衍慶，避名之典，我皇祖高宗純皇帝特降諭旨，以不經用之字改避，復諭以奕字輩以下，亦可推廣此意，永遠遵行。聖謨煌煌，洵爲萬世法守。朕御極初年，曾經降旨，豫示奕、載、溥、毓、恆、啓等字，缺筆書寫。因念國家燕翼相承，宗支蕃衍，依次命名者，久而愈多，自宜推廣前奉諭旨，援引二名不偏諱之義，用示折衷。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舊毋庸改避，亦毋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之處，臨時酌定，以是著爲令典，俾我子孫繼繼繩繩，率循罔替。此旨著軍機大臣敬謹存記，並繕録二道，一交內閣封貯，一交上書房恭貯敬識，以垂永久。

《東華續録》道光五三　辛巳，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安詩奏，江蘇招商海運米石抵津，請嚴禁關口留難需索，弁役藉端擾累等語。本年招商運米事屬粗始，自應曲加體恤，嚴防流弊，方於商民均有裨益。【略】著訥爾經額飭知長蘆鹽政及天津道，查明此項米石見在已否進口。如東沽等六處俱有前項情弊，立即嚴參懲辦，毋許稍有擾累。至進口後或一時不能銷售，應由地方官按數收買，亦著籌議章程，迅速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二七　乙酉，以三品頂帶署陝甘總督林則徐爲陝西巡撫，命籌辦番務事竣，再赴新任。

《宣宗實録》卷四二八　四月丁亥，諭內閣：訥爾經額奏，江省商米運津籌議收買一摺。江省招商買米，由海道運至天津售賣。現據該督查明，米船抵津已有數隻，白米銷售甚形踴躍。粳米一項，議定官爲收買，現已籌款辦理。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琦善等奏，近接廓爾喀國王來稟，復藉披楞與森巴交戰之事，懇請指示，現已於檄諭中反復開導等語。近年廓爾喀國王屢肆干求，雖節經飭駁，而乞恩之念，總不能已，茲復藉端請示，用意極爲狡獪。經該大臣等檄諭開導，使知保護南方門户，即保護該國疆宇，不致妄逞所欲，辦理甚爲妥協。惟夷情變詐，難保不再三瀆請，該大臣等惟當堅持前説，力加開導，折以正言，曉以大體，務令妄念全消，不復逞其譎張狡黠，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琦善奏，盤獲嘽嚩哂夷人，並起出夷書夷文，録供呈覽一摺。據稱該夷人等由福建、廣東等處至京，復由盛京會遇，經歷口外，同至西藏，冀圖傳教。現將該夷人等於訊供後，委員解川等語。該夷人於漢語、清文、蒙古文字皆能通曉，恐未必實係嘽嚩哂人，著實興於解到川省時，將其來歷及經過處所，詳細研鞫，務得確情，即行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二八　戊戌，諭：本日據惟勤履奏，查明喀喇沙爾渠道、壩隄等工，已有旨准其興辦矣。惟念該處現辦各事宜是否實有裨益？歷久無弊，其所陳章程四條是否妥善？著薩迎阿覆加查覈，悉心妥議具奏，原摺及清單均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尋覆奏章程四條：一、每年農隙，責令農官里長率民挑挖渠道，補修隄壩；一、北大渠龍口責令民夫防守，如有漫水刷隄，隨時搶護；一、墾地十萬畝之多，上下游多爭水利，每渠各設渠長一名，經理水利，以種田之多寡爲用水之等差；一、每年修防各事，徒委農官里長，難保無弊，應由該處辦事大臣派員稽查，仍隨時親往查察，庶可歷久無弊。下軍機大臣等議，從之。

乙巳，諭：喬用遷奏，請編查苗寨客民分居户口一摺。貴州附居苗寨客民，既經編入保甲，其分户另居者，自應一律編查。著該撫飭令各地方官督率村寨保長人等，將客民舊户遷徙若干，現存若干，其舊户內有子孫分户另居若干，逐一查明造報，毋得假手胥吏，致滋擾累。並令該管道府、直隸州就近覆實確查，不得日久生懈，致成具文。

《東華續録》道光五三　五月丙辰，諭：布彦泰奏，遵旨察看胡超一摺。甘肅提督胡超有統領邊疆，彈壓番夷之責，乃去秋由永固進兵之際，輒調極遠之漢中官兵，故爲延宕，旋又停止，以遂其苟安之計，其遷延迂緩，已可槩見。本年，林則徐密咨派兵至野馬川一帶堵截，該提督又不即行調往，節次添兵，並未辦有

成效，種種稽延畏葸，咎無可辭。胡超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上，得旨：胡超著照部議革職，惟念其曾經出師，著有微勞，著加恩仍留騎都尉世職，交布彦泰差遣委用，以觀後效。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敬徵等奏，福州、厦門兩口，近日夷務情形一摺。據稱，本年三月間，福州民人因買賣細故，致與夷人爭競，當經委員彈壓解散，並查拘閩毆各犯，分別審辦，現在民夷安静等語。辦理尚爲妥協。福州等處民夷雜處，口角爭執之事，自所常有，全在地方官隨時隨事，處置得宜，自不致釀成事端。該將軍等惟當督飭文武員弁，於平時認真稽查約束，遇有爭競之事，處置務求平允，既以安民衆之心，復不令夷人有所藉口，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二九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等奏，查勘江防各工完竣情形，並籌議看守礮隄訓練考覈章程一摺。此次查勘江防善後事宜，已據該尚書等將南岸之北固山等處礮隄等工查閱，均尚妥協。【略】惟江路六百餘里，後路接應之兵分佈要隘，斷難處處添兵，致形繁重，惟在該將領等平時勤加訓練，臨時酌量添調，以資抵禦。再，兵礮總期相習，其每季演放一次，不必拘定每年春季，兩江總督親往。著該督與提督及各總兵等輪流前往閱視，覈實獎劾。所有一切事宜，總責成壁昌認真督率，時加演習，務使兵威日振，衆志成城，一兵足資一兵之用，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嘆夷遵約，即行退還舟山一摺。據奏，委員前赴香港，詳加開導，該酋聽受，甚屬馴擾。即日備文知會駐舟山夷目，即行撤退夷兵，並定於三日内，派船四隻，赴該處裝載夷兵，駛往印度等語。此時該夷情詞謙順，自不至别生枝節。惟所稱駛往印度之處，該督等前奏，有印度所屬之噠喟國與嘆夷兩次搆兵等語，仍著密加偵探現在實在情形，遇便詳細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五三　戊寅，諭：刑部奏，已革職員供仍狡執，請欽派大臣會訊等語。刑部爲刑名總匯，凡遇重大案件無不由該部酌覈究擬，期協情法之平。此案已革吏部司員慶文等是否聽情受賄，如果悉心研鞫，自可水落石出。乃審訊已經數月，供證仍未符合，率請欽派大員會訊，將來遇有疑難重案，輒即紛紛瀆請，尚復成何事體。此案仍著責成刑部堂官，再行細心推鞫，務得確情，固不可失之寬縱，亦不可稍有屈抑，以昭慎重而成信讞。

《宣宗實録》卷四二九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納爾經額奏，製造多爲製造存庫備用，仍於春秋二操演放，以資考覈等語。所造甚好，著照議製造備用。所需工費，准於永定河捐輸經費項下撥用。惟每歲操演時，祇須裝填尋常礮子，或但用火藥，總期施放習熟，臨事可資得力，無庸裝用炸裂礮子，以歸簡易而藏妙用。

《東華續録》道光五三　閏五月戊戌，命端華襲鄭親王爵，並在御前行走。

《宣宗實録》卷四三〇　辛丑，以貝勒綿偲年逾七旬，命無庸管領侍衛内大臣事。

以睿親王仁壽、鄭親王端華管鑲黄旗領侍衛内大臣事，怡親王載垣、定郡王載銓管正黄旗領侍衛内大臣事，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喀爾喀親王車登巴咱爾管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五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琦善等盤獲嘽嘽夷人，至藏傳教，將該夷人於訊供後，委員解赴四川，當降旨，令寶興於該夷解到時，將其來歷及經過處所，詳訊確情具奏。兹據奏稱，嚴訊該夷人等，所供與駐藏大臣所訊，大畧相同。察其鬚眉眼色確係夷人，並非内地奸徒假冒等語。該夷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學習各處文字語言，意究何居？所供僅止勸人爲善，别無他意，所傳人數姓名，不能記憶，恐難憑信。至該國王發給戒表，持赴廣東，交與駐紮總管，前往各處傳教，是否實有其事？著耆英、黄恩彤於解到時，將該夷等詳細嚴鞫，並暗加體訪，該夷人是否實係該國所遣，及有無送銀接濟之事？並將匣内所貯夷信夷書等件，交通曉夷字之人，逐件譯明，庶可得其底細。如果確係嘽嘽嘽夷人，僅爲傳教，並無别項情節，即著斟酌情形，妥爲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三〇　戊申，前任駐藏幫辦大臣瑞元奏，自前藏起程，赴後藏三汛校閱營伍，訪詢各處邊界，均屬安靖。惟三汛所管地方，尚有偏僻捷徑數處，可通外番，即分飭該管員弁一體留心防範，毋得以山路崎嶇，遂行疏懈。

《宣宗實録》卷四三一　六月丁巳，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統籌江南全局，密陳設防一摺。【略】著壁昌、李星沅、尤渤等密飭各鎮，不動聲色，總於無事之時，認真操練，悉心籌議，以期處處皆臻妥善，斷不可稍涉張皇。至蘇州一帶，提督相距較遠，其撫標兵丁，自當由該撫就近訓練，嚴密防守，無論何時，一經調用。儻有不能得力之處，惟該撫是問。該督撫提鎮等斷不可存目前苟安之

見，慷勤慎密，毋稍怠忽。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戊午，湖廣總督裕泰、湖北巡撫趙炳言奏：臣等接據署湖北安陸府知府王啟炳稟，據潛江、京山等縣稟稱：盤獲形跡可疑之西洋人，稱名納巴羅，即陸懷仁，並起獲經卷善書，及供奉天主十字木架等物，訊係由廣東香港地方，來至湖北沔陽、潛江、京山一帶。【略】諭軍機大臣等：據裕泰等奏，盤獲傳教之西洋夷人，解赴廣東等語。該夷因在沿海等處地方遊行，來至湖北傳習天主教，既能講說內地語言，且又薙髮，是否確係西洋人，抑係沿海匪徒飾混詐冒？著耆英、黃恩彤於湖北委員將該夷人解到時，詳加研鞫，如係匪徒假冒，即從嚴懲辦。儻實係西洋夷人，別無不法情事，即著斟酌情形，妥爲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三一 丙寅，諭內閣：布彦泰等奏、官兵勦毀番莊，匪族四散，酌量撤兵一摺。所辦可嘉之至。【略】布彦泰、林則徐調度有方，達洪阿身先士卒，不遺餘力，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員弁，著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傷亡兵丁，著交部照例議卹。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廣總督耆英、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壁昌、湖廣總督裕泰、閩浙總督劉韻珂、山東巡撫崇恩、江西巡撫吴文鎔：御史蘇學健奏，訪聞不法匪徒，術誑幼孩，傳佈寢廣一摺。據稱，此等匪徒起於浙江沿〔海〕及江蘇等處，於路上拋置食物，並於果餅鋪内售賣食物時，暗中更換，小兒食之即斃，斃後潛取腦腎心肝。有經拏送及訪獲到官者，熬審受刑，並無畏懼，總未審有端倪，以致流傳漸廣等語。果如該御史所奏，邪匪爲害地方，關繫匪淺，著耆英等各按摺内所指情形，選派員弁嚴密訪查，務期有犯必獲，並訊明此術起自何人？意欲何爲？按律懲辦，以除邪慝而衛民生，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庚午，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查九龍山地方，在急水門之外，與香港逼近，勢居上游，香港偶有動静，九龍山聲息相通。是以前經移駐大鵬營副將及九龍山巡檢，藉以偵察防維，頗爲得力。第山勢延袤，駐守員弁兵丁無險可據，且係賃住民居，並無衙署兵房堪以棲止。現值停工，又未便請動公項。嘆夷雖入我範圍，不致復生枝節，而夷情叵測，仍應加意防備。今於該處添建寨城，用石砌築，環列礮臺，多安礮位，内設衙署兵房，等接收。其夷商在舟山者兩名，業經諭令即行帶同貨物撤去，不准一人逗留。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藉資牽制，似於海防大有裨益。溯查康熙五十六年，因西洋夷人受廛澳門，尚於距澳十五里之前山寨，建立城垣礮臺，駐兵列礮，堵扼咽喉，至今賴之。九龍山之逼近香港，與前山之密邇澳門，形勢無二，亟應建立城寨，以便防守。臣等不敢因各項捐輸均已停辦，稍事拘泥，致稽要工。惟粵東官紳雖素稱急公，究在疊次捐輸之後，勢須查照前辦礮臺戰船成案，給予優敘，方期踴躍樂輸，剋期集事。硃批：覽。酌量妥爲之。

《宣宗實録》卷四三一 壬午，以故土爾扈特貝勒盟長巴圖納遜子喀特納什第襲爵。

癸未，諭：布彦泰等奏，黑錯寺敗竄賊衆，聚匿果岔之險隘地方，復經官兵掩捕殲捡，大獲勝仗一摺。【略】現在拉布楞等寺僧衆，收合四溝散亡番族，帶到營盤匍伏乞命，經達洪阿宣布皇仁，嚴立條約，准令悔過自新，官兵即日凱撤。所辦可嘉之至！

諭：奕湘等奏，接據朝鮮來咨，嚴禁江邊蓋房墾地，查拏究辦一摺。内地與朝鮮交界之處，前已有旨，不准民人私越邊界，墾田構舍。果能認真查禁，何至甫越三四年仍有民人潛往結舍墾田之事？【略】著奕湘等遴派明幹之員，帶同兵役，分路前往嚴密掩查，將各犯按名拏獲，嚴行究辦。並將草舍田土全行平毀，不准仍留寸椽尺地。

《宣宗實録》卷四三二 七月甲申，以左翼前鋒統領奕格署正白旗領侍衛内大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丙戌，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奏：查撫黄恩彤奏：按據在浙委員常鎮道咸齡等稟稱：該道等於五月初七日接據駐舟山夷目嘆唥叻來文，約即交還舟山，請往收復。緣連日阻風，未能渡海，該夷目於十二日用火輪船前來迎接，當即帶同委員等東渡，行抵定海，與嘆唥叻接晤。該夷目執禮甚恭，請於十七日將舟山交還，現駐該處夷兵，俟香港派船到日，即行撤退。該道等當經移會署定海中營遊擊葉炳忠，帶領弁兵，於十七日會同署同知王丕顯，派撥兵役巡守，並分派委員嚴密稽查，地方甚爲安謐，夷情亦極馴擾。兹已到有該國載兵夷船一隻，城内黑夷即可退去，一俟嚈酋到後，當妥加撫馭，催令速將各兵掃數撤退等情前來。旋接嚈唥叻等稱：該酋現已由舟山駛回香港，駐舟山夷兵，於閏五月二十八日全行撤退，所建房屋，一併點交委員等接收。其夷商在舟山者兩名，業經諭令即行帶同貨物撤去，不准一人逗留等情。並接嚈唥叻來信，大署相同。臣等伏查舟山地方，前雖據嚈唥叻報稱，於五月十二日繳還，夷兵亦即撤退。惟未接浙省委員確信，臣等正懸繫莫釋。兹據

該道咸齡等稟報舟山收復日期及該夷馴擾情形，與曉諭前次來文無異。現復據該酋續報，於閏五月二十八日將夷兵全行撤退，不准一人逗留。是舟山全境，業已肅清，除札飭該道等將撫綏彈壓一切善後各事宜妥爲辦理外，理合恭摺馳奏。硃批：覽奏均悉。

《宣宗實録》卷四三二　丙戌，諭内閣：裕泰等奏，荆州滿洲營旗人糾衆毆毀漢城鋪户，移行查獲各犯，提省審辦一摺。據稱，此案荆州駐防旗人與漢城鋪户先因觀划龍舟爭强互毆，頻年結怨未釋，以致本年閏五月初五日，有滿洲營旗人糾衆繞進漢城，專尋咸寧、武昌二縣鋪民滋鬧，將民人毆傷二十餘人之多，且有因傷斃命之人。復拆毀鋪面，棄擲貨物，並將咸、武客民會館放火燒燬，不法已極。現已委提旗人祖連等及全案人證至省。著裕泰、趙炳言親提嚴訊，務得確情，並究明糾衆尋毆起自何人？逸犯尚有若干？一併飭拏究辦，毋任一名漏網，以懲兇悍而靖地方。

辛卯，諭内閣：前據奕湘等奏，接據朝鮮來咨，内地與朝鮮交界之處，近日多有又有民人私越邊界，墾田構舍，查拏究辦一摺。當經降旨將未能實心查辦之將軍禧恩等交部嚴加議處，兹據該部議以降級調用。奸民越界，本干例禁，開墾田畝，尤屬意在久居爲業，宜如何認真查辦？乃禧恩履任數年，於此等外藩交界，經朕特旨交辦之件漫不經心，實屬辜恩，仍戴單眼花翎，降爲鎮國將軍，以示懲儆。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恆通等奏，咸、武客民與旗人互相鬬毆，現將人犯解省審辦一摺。【略】著裕泰、趙炳言提同案内旗、民各犯隔别嚴訊，將起釁根由確切查明，秉公據實辦理，務得其平，不可稍有偏袒，意存消弭。【略】吉亮合依兇徒懷挾私讎放火燒燬房屋未傷人爲首例，擬斬監候。長元合依鬬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監候。祖連、代昌、發克精阿等依兇徒因事忿爭聚衆持器傷人例，發邊遠充軍。祖連、代昌首倡擾害，應從重發黑龍江充當苦差。餘分别問擬杖徒。下部議，從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沙船在洋被夷盜劫取物件，殺傷水手一摺。已飭令沿海各將軍督撫等確探嚴緝矣。此次夷盜肆劫並給與夷字一紙，雖經曉諭辨認，實係唤字，該督等仍當確切查明，此項盜船是否確係夷盜？抑或有洋盜假冒之事？其船現已駛往何處？曾否追獲？至該領事所派兵船，自應仍遵條約，即速追回，以免日久遊奕，致沿海見而驚疑。該督撫等惟當不動聲色，嚴密防範，認

《宣宗實録》卷四三二　癸卯，諭内閣：賀長齡奏，漢回構隙，現辦情形等語。滇省漢回夙嫌未釋，或護其同類，或私設牛叢，偶有爭端，遊匪慫恿附和，往往釀成鉅案，自應破除積習，永杜釁端。著賀長齡督率所屬，嚴禁牛叢，力行保甲，凡土著民人，無論漢回，悉聯爲一體。如有外來遊匪，即行驅逐，以絶其構煽之端。至遇漢回交涉事件，尤當秉公持平，一視同仁，無分畛域，庶令信義相孚，猜嫌悉化，以靖邊域。儻不能認真辦理，事事覈實，嗣後仍有滋事之處，惟賀長齡是問。懍之！

《宣宗實録》卷四三二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略】前有人奏稱，近日多有匪徒迷毒幼孩之案。【略】朕思此等匪徒，行蹤詭祕，若如所奏，訪獲到官，熬審受刑並無畏懼，又何肯供吐實情？儻承審各官畏難遷就，且爲規避處分起見，勢將使匪徒等倖逃法網，殘害民生，關繫匪淺。著各該督撫接奉此旨，務即督飭所屬，於拏獲到案之犯，悉心研鞫，不可稍有成見。畸重畸輕，尤不得意存消弭，化大爲小，總期水落石出，按律嚴行懲辦，以祛邪慝而靖地方，是爲至要。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丁未，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黄恩彤奏：【略】臣等伏查舟山雖地處一隅，而有關撫夷全局，嗥夷有所請求，既假爲挾持之端，各國彼此效尤，復逞其窺伺之計。上年咈嚨哂每懷覬覦，頗露端倪，而嗥夷求進粤城，亦復藉作口實，居同奇貨。又界在南北海道之中，駐守夷兵一日不退，沿海各口一日不安。數年以來，臣等辦理夷務，千頭百緒，枝節橫生，諸夷狡黠性成，屢欲借端敗約，幾致無從措手。仰賴皇上明見萬里，訓示周詳，臣等有所秉承，督同委員候補道趙長齡、潘仕成等相機撫馭，隨時妥商熟籌，剛柔互用，辯説百端，以杜咈夷之窺伺。【略】所有夷兵既經全撤，夷商亦已速遷，並令嚨哂嘓嘣寫立告示字單，預杜將來，極爲堅確。而他國夷人亦一律搬移，無從逗留，是該道等辦理收復事宜，一切悉中窾要。現在舟山全境肅清，善後次第辦理，堪以稍慰聖懷。

《宣宗實録》卷四三三　八月丁巳，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等議覆伊犁將軍薩迎阿奏，開墾烏嚕木齊地畝章程。查烏嚕木齊所屬籌辦開墾地畝，挑穵渠道，前經該都統惟勤奏稱，辦有成效。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直隸、江南、浙江、福建、山東、廣東七省將軍、督撫、提督等，軍機大臣等奏，密議耆英奏繕進陸費守備事宜狀並練兵儲餉

等項事宜一摺。練兵儲餉爲邊防要務，洵宜準今酌古，實力講求。唐陸贄緣邊守備事宜狀一疏，於理兵儲餉，再三致意，曲盡邊防要領。著各該將軍、督撫、提督等咸録一通，置諸座右，務宜惕目警心，反覆尋繹，斟酌以求其當，變通以適其宜，於籌策邊防，自有裨益。【略】至儲餉以備非常，必須豫籌，方免支絀。著該督撫等轉飭各海關該管官，嗣後奏報徵收錢糧時，計一年稅數贏絀，將徵納尾銀酌留數萬或數千，嚴定數目，奏交各省藩庫，另款存貯，以資儲備。並著奕湘、訥爾經額、崇恩按照各該省情形，分別輕重緩急，酌量籌辦，務令積之既久，以裕軍實。

乙亥，諭内閣：上年雲南回匪滋事，經賀長齡親往督勦，辦理果協機宜，何至本年復有蠢動？【略】賀長齡不勝總督之任，雲貴總督著李星沅補授，即馳驛前赴新任，江蘇巡撫著陸建瀛調補。李星沅未到任以前，雲貴總督著陸建瀛兼署，俟李星沅到後，即馳驛前赴江蘇巡撫新任。陸建瀛未到任以前，江蘇巡撫著陸蔭奎署理。藩臬兩司，即著派員遞署。雲南巡撫著張日晸補授，亦著馳驛前赴新任。賀長齡著即降補河南布政使，均無庸來京請訓。

《宣宗實録》卷四三四 九月丙戌，諭内閣：耆英等奏，徵收關稅請暫緩定額一摺。粵關稅數定額，著准其展限一二年。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旨訊明湖北獲解傳教夷人，飭發西洋夷目收管一摺。該夷納巴羅即陸懷仁，以外夷赴内地，希圖傳教，現據訊明實係大吕宋人，並無别項不法情事，亦非匪徒飾混詐冒。該國並無領事在粵，該督等已發交西洋夷目嚴加管束。惟該夷將來如何歸著？是否該夷目飭令回國，抑或仍留粵東？並如何妥爲安置，不至再出滋事之處？著耆英等斟酌情形，悉心妥議具奏。

《宣宗實録》卷四三四 辛卯，諭：御史朱昌頤奏，請籌款招商運米以濟倉儲等語。【略】尋兩江總督壁昌等奏，查本年商人王學敏等備價買米，運赴天津售賣，已有成效，自應倣照舉行。兹據商人沈杏堂、顧望等具稟承認，買米販運到津，其有資本不敷，每石請借運本銀一兩，出具互保切結，於應給米價内扣還，萬一重洋有不測之虞，均攤賠補。現以老民節省銀兩内，實無存款可提。所有該商等請借運本，擬即於海關夷稅項下，就近撥給，作正開銷，其銀以十萬兩爲率，以示限制，將來到通時，即行按價扣收，解歸部庫。至於帶徵展緩漕米爲數無多，仍應交幫灑帶，若令海船承運正供，恐該商等畏難觀望，裹足不前。該御史所奏緩漕海運一節，應毋庸議。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六 已亥，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盤獲嘽嚩唎傳教夷人，業已咨送兩廣督臣酌辦一摺。此等習教夷人，只准在五口地方建堂禮拜，不得擅入内地，條約所載甚明。兹據奏稱：該夷人牧若瑟與内地民人遥通信函，私相往來，盤獲到案。訊據供稱係嘽嚩唎七品神父，回明國王，來至中國傳天主教，同行共有神父九人，坐火輪船由江南閘入山東、直隸交界，冀往山西傳教，其同行八人，尚在上海一帶等語。雖查無不法别情，惟該夷不守條約，任意遊行，難免滋生事端。著該督於牧若瑟到粵後，即交該國領事官嚴行管束，並諭以五口傳教，載在條約，自宜永遠遵守。嗣後務當隨時稽查，自行約束，斷不可於五口之外擅至各省，致違成約，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三四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御史戴絅孫奏，四川嘓匪爲患日深，請飭州縣認真團練一摺。據稱，今年合州兩次劫案皆由民間團練捻獲。【略】團練之法，誠於緝捕大有裨益，然須與保甲相輔而行，居民既有捍禦之資，盜賊亦無藏匿之地。得旨：立法不難，行之不易，務蕲認真有效，言出法隨，安良善，誅奸慝，其妥議之。

癸卯，諭内閣：前據壁昌等奏，請將江蘇省各州縣歷年塾完民欠，壑恩豁免。當交户部議奏。兹據户部議駁，請旨飭查勒限追賠等語。國家蠲免錢糧，總期實惠及民，果屬民欠，雖鉅萬不惜蠲除，如係官虧，即絲毫不容混免。官塾民欠，久爲江蘇錮弊，此項若邀豁免，將來州縣任意侵那，毫無忌憚。且書役包攬，以完作欠，種種弊端，必至日甚一日。著該督等查照上届部議奏駁原案，仍遵前旨，不得有官塾民欠名目。並迅即查明原塾及接徵各員，按數分賠，勒限嚴追。儻逾限不完，及再有官塾名目，即行嚴參不貸，以重帑項而杜侵欺。

以户部尚書賽尚阿兼署吏部尚書。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梁寶常密奏，接奉寄信諭旨，現於練兵儲餉各事宜，事事認真講求一摺。覽奏均悉。練兵儲餉爲邊防要務，況浙省兵力素弱，加以舟山善後，及浙西續辦各工，均應及時籌議趕辦，全在事事從實，節節有備，方爲久遠之謀。【略】至寧波海口，通商未久，稅課數目尚難覈計，原設浙海關稅則仍有贏無絀，亦著於奏報徵收錢糧時，將尾數覈定數目，奏明辦理。此外各處，現辦船隻及礮位礮臺陣式一切事宜，均在該撫認真覈實，處處冀收實效，斷不可徒飾外觀，有名無實，尤不得稍涉張皇，是爲至要。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刑部奏，江蘇民人徐雲江呈訴夷務，情節較重，曾降旨令李星沅訊究確情。茲據李星沅奏稱，現已查悉，徐雲江曾於三月間潛至夷目巴富爾寓所，告以欽差來查夷館，並有驅逐之意，經該酋查明斥逐等語。徐雲江不安本分，無端構釁，可恨之至，必應訊明嚴辦。李星沅現已馳赴雲貴總督之任，著程矞采於行抵江蘇時，檢查此案卷宗，務即悉心研鞫，從重定擬，斷不可稍存成見，致有不實不盡，是爲至要。將此諭令知之。尋奏，訊明徐雲江呈控夷目巴富爾攤毀墳墓，暗造連營礮臺，毒害幼孩等情，全屬虛誕，且妄指閱兵大臣驅逐夷館之欽差，恐嚇外夷，無端構釁，殊爲可惡。徐雲江合依詐傳詔旨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

《宣宗實録》卷四三五　十月癸丑，諭軍機大臣等：會議賀長齡奏，要犯軍前繳械投誠，願招餘黨一摺。此案回民張富兩次糾衆滋事，本屬律不准首，茲據帶同夥黨赴營投首，並呈繳器械，情願招出餘黨，籲求免罪。【略】著徐廣緒到任後，會同李星沅嚴密訪查，悉心體察，據實具奏，毋得稍涉含混，代人受過。儻所查不實，別經發覺，該撫等斷不能當此欺飾之罪也。懍之！慎之！

丙寅，諭内閣：柏葰等奏，請將江蘇省完漕大户、小户等名目概行禁絶語。據稱查明江蘇向來完漕，紳富謂之大户，庶民謂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償於小户。因而刁劣紳衿，挾制官吏，索取白規。大户包攬小户，小户附託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輕畸重，衆怨沸騰，紛紛滋事。又旗丁津貼原有定額，近來總以米色爲詞，多方挑斥，逐漸加增，是幫船多取一分於官，州縣即多取一分於民，種種弊端，關繫非輕，若不及早整頓，貽患何所底止。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認真查察，所有前項大户、小户、包户各名目，概行禁絶，一律均收，尤不准旗丁額外多索幫費。儻敢抗違不遵，或州縣中竟有浮收入己情事，即行據實嚴參，從重治罪，毋稍瞻徇，以肅漕務而清弊源。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訊明至藏傳教之咈嚕哂夷人，酌辦情形一摺。覽奏已悉。此次赴藏傳教之咈夷噶嘩喲唎、額窪哩斯塔二名，由川省咨解到粵，經該督等訊明，該夷人雖遠涉重洋，經歷數省，實止冀圖傳教，並無別情，亦非奸徒冒混。並將夷信等件交咪唎嘩夷目識認，旋據呈出譯漢刻本，查閱詞句，尚無違悖，自屬可信。現已將該夷等發交夷目管束，自應如此辦理。惟各國夷人不准潛赴内地傳教，載在條約，限制甚嚴，雖此次赴藏之噶嘩喲唎等，及前次由湖北拏獲之大吕宋夷人納巴羅，計期均在未定條約之先。以後惟當諭知各該夷人，除五口地方准其建堂禮拜外，斷不准擅至各省任意遨遊。務令各該夷目自行約束，恪遵成約，以息事端而免藉口，是爲至要。

耆英、黄恩彤又奏：臣等前因十三行地方，有唪夷與民人口角細故，互相爭鬧，當將派員彈壓及地方照常安静緣由，附片具奏。【略】伏查本案起釁情由，實係唪夷理曲，而内地民人並不稟官伸理，輒即糾衆滋鬧，亦屬不合。【略】茲臣等督同司道等酌議，擬於十三行洋行會館及附近扼要處所，移駐弁兵，作爲專汛，在彼駐紮巡防。其弁兵除舊設之二十二名，再於廣州協抽撥七十八名，作爲一百名，遴委武職都守一員管帶，並委文職正印官一員，會同稽察。遇有民夷口角，立即驅逐解散，並將該夷動静時刻詷察，按日稟報。仍約束兵丁不得干預別項事件，庶中外可以永久相安。硃批：該部知道。

《宣宗實録》卷四三五　壬申，浙江巡撫梁寶常片奏，豁稻豐稔，民情安帖，夏間毒斃幼孩，相傳妖異等語。當時本無其事，今亦竟無其言。批：朕早料及。

命服闋都察院左都御史沈岐以原品休致。

《東華續録》道光五四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各省議覆銀錢兼用章程，或請分别款項按成搭放，或稱諸多窒礙請照舊章，歷經批令依議辦理，並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茲據奏稱，福建省前奏未盡事宜，請飭從長計議，江蘇各省亦令一律查辦，並山西巡撫請禁空票之處，亦應令其自行妥辦各等語。均已依議行矣。惟是銀貴病民，所關匪細，必應力求通變，前降諭旨甚明。乃各該督撫之已經議覆者，率皆無可通變，即所請按成搭放之處，爲數亦屬無幾，於銀貴錢賤殊未足以資補救。其尤甚者，河工人員但知用銀甚便，總以搭錢爲難，即謂歲修工程及豫購稭料、土方等項，責令以錢搭放，恐致貽誤要工。此外俸廉、盤費、書吏、倉役並雜交等款，何難量予搭放。仍著各該河督按照前項名目，悉心覈議，每年實可用錢若干，分晰奏覆，毋得固執成見，仍以窒礙難行一奏了事。其未經奏到之河南、陝甘、雲南等省，亦著各該督撫通盤籌畫，總期銀錢兼用，於收放並權之中，作推行盡利之計，以濟民生而裕國用，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三六　十一月壬午朔，諭内閣：爲政首在愛民，安良即所以弭盜，朕軫念民依，凡各省遇有水旱偏災，無不恩膏立沛，蠲賑兼施。地方官果能認真辦理，實惠均霑，何至有失所流民，結隊成羣，轉徙他省，致令不法匪徒有所藉口。本日據穆彰阿等會議納爾經額奏，請稽查匪徒影射流民一摺。覽奏

均悉。匪徒影射，幅輳需索，擾累閭閻，自應稽察截留，以免別釀事端。著江蘇、江西、湖北、山東、河南、安徽、山西各督撫一體嚴飭所屬，各就該地方情形士俗所宜，認真酌定辦理章程，咨部立案，以期行之久遠，不滋弊竇。其有一二實在災黎轉徙他方並非匪類者，仍當加意撫卹，隨時資送，毋令失所，總不准匪徒影射，恃衆滋擾。儻該地方官辦理不善，一經查出，著即指名嚴參，以爲玩視民瘼者戒，用副朕軫恤民困，除莠安良之至意。

乙酉，調杭州將軍特依順爲烏里雅蘇台將軍，烏里雅蘇台將軍桂輪爲杭州將軍。

壬辰，以故一等公阿齡阿子祥保襲爵。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藩司接准琉球國王密咨，關涉夷務，現咨兩廣督臣，相機妥爲勸諭一摺。前年秋間，咈嘣咖呫等在彼居住，曾降旨令耆英妥爲查辦。本年五月，已據該酋將前留執事嘟嘛咖呫等一併撤回，又另易伯多禄、亞梟德二人在彼居住，並仍諷以結好通商，其意殊難揣測。且暎咭唎船隻，自二十三年以後，屢至該國探水量地，並令伯德令攜眷逗留該國，設局行醫，更不知意欲何爲？惟念琉球臣服天朝，最爲恭順，且素稱貧瘠，咈、暎二國不值與之結好通商，況該二國既與天朝和好，即不應擾我屬國。著耆英等接奉此旨，即向咈、暎各酋曲加勸導，曉以成約之不可違，諭以小利之無可取，務使各將兵船及僑寓人等悉數撤去，以免驚疑而符定約，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三六　丙午，諭内閣：京倉收貯歲漕穀石，自有一定額數，以收抵放，原屬有贏無絀。本日户部奏，比較歲漕數目開單呈覽，朕詳加披閱。近年漕糧運京多有短少，本年尤甚，較之全漕短至一百萬石，蘇松、江安兩糧道較之全漕短至一百萬石，蘇松、江安兩糧道起運尤屬不敷。現届開徵兑漕之時，著通諭有漕省分各督撫，自今年爲始，漕糧一經徵齊，即將該省額徵若干，本年起運若干，緩缺若干，逐一比較上三届數目，據實奏明，迅即造具清册報部。俾得豫先覈計，不得沿向來舊習，於開兑以後始行咨報。儻比較有減無增，即由該省設法立將短數補足起運，方不致有誤支放。並著漕運總督一體遵照，悉心籌畫，實力稽查，總期湔除積習，按額收倉，庶漕政可肅而積貯常充矣。又片奏，前經奏准，勸諭商人買米由海運津，官爲收買。現在有無領運之商？未據奏報。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剴切曉諭，以此次商運米石，一經到津，特派大臣前往剋期收買，該處地方市儈人等概不經手，俾各商咸

祿氏爲成嬪。

庚午，命大學士、四川總督寶興留京，充上書房總師傅，翰林院掌院學士，管刑部事，兼署正白旗漢軍都統。賞駐藏辦事大臣琦善二品頂帶，爲四川總督。以刑部右侍郎斌良爲駐藏辦事大臣。贈故山西巡撫吴其濬太子太保，予祭葬。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辛未，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暎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拒絶一摺。並密陳偵探夷情，及酌辦情形等語。西藏地方，本有一定界址，無庸再行勘定，通商一事，更有原立成約，自應永遠遵守。茲該夷因與西刻夷人搆兵，據有加治彌耳山地，請與後藏交界地方明定界址，並請與後藏通商，殊屬顯違成約。該夷居心狡詐，所稱照會駐藏大臣之處，尚未據琦善陳奏，至前往天津之語，尤屬虚聲恫喝，藉以要求。該督現已援據條約，正言拒絶，著仍堅守成約，持以鎮静，勿爲所摇惑，勿任其巧辯，總須示以大體，俾知成約甚明，無從狡執爲要。該酋回文如何，並加治彌耳夷人與西刻夷人復向攻擊之處，著確切偵探，得有實情，一併由四五百里馳驛迅速具奏。另片奏，接准閩省來咨，辦理照會等語。嘆、暎二夷各留人在琉球國居住，並有請結好通商及設局行醫等事，前據劉韻珂奏，已降旨令耆英向該酋等確切曉諭矣。該督現已備文諭令即行撤回，並勿許暎夷再令兵船駛往琉球洋面探測。俟有覆文，一面相機辦理，一面即行由驛迅速覆奏。

《宣宗實録》卷四三六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昨據禮部奏稱，琉球貢使到京，呈遞稟帖，復以嘆、暎二國留人在彼種種滋擾，該國王不勝疑慮，力求代奏等語。琉球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既據疊次懇請，若不爲之弭止驚擾，殊失撫馭外藩之意。然嘆、暎各令執事人等逗留該國，又不知意欲何爲，此事既未便頒給嘆、暎敕諭，令其撤回僑寓人等，又不值遣兵前往與之理論。惟在該督仰體此意，復向嘆、暎各酋反覆曉諭，使知成約既不可違，小利亦無可取，務使各將逗留人等悉數撤去，以弭外侮而恤藩封，是爲至要。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暎夷請於西藏定界通商，業經正言拒絶，當有旨著該督堅守成約，勿爲摇惑。兹據琦善奏稱，據唐古特西界堆噶爾本營官稟報，有披楞所屬庫魯部落營官稟報，有披楞欲覘面交易，復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分與管轄，欲向唐古特交易等語。披楞即暎咭唎國，現經戰勝森巴，並森巴所屬之拉達克、克什米爾地方俱已歸披楞管轄。向來唐古特交易由拉達克轉賣，今披楞私定章程，令人前往會議，其意殊屬叵測，難保無藉端尋釁情事。現在琦善即赴後藏閱伍，就近探訪信息，訓練巡防。

《東華續録》道光五四 是歲，朝鮮、琉球入貢。

道光二七年（丁未、一八四七）

《宣宗實録》卷四三八 正月辛巳，烏嚕木齊都統惟勤等奏，遵查扎薩克郡王伯錫爾呈獻之地，熟田五千七百二十畝，向有舊渠，足資灌溉；生地四千八百三十二畝，現擬接濬新渠兩道，添挖支渠三道，以資分灌，所需工費，趕緊勸捐辦理。其經理渠道，擬每十户設渠長一名，給地六十畝，每百户設總渠長一名，給地九十畝，專司其事。其餘招集耕種户民，每户給地三十畝，應共招户二百七十二户。熟田已令現招户民及時播種，每畝徵糧一斗，於二十七年照例升科；其生地俟新渠工竣後，再行覈辦。下部知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暎夷定界通商之請，已有轉圜。又另片奏，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酌量妥辦等語。覽奏均悉。暎夷定界通商之請，既係衹欲指明舊界，並非另立新界，通商係仍照舊章，亦不另議新條，與來五口通商之夷無涉等情。此皆該督信義相示，善爲開導，該夷屈於止論，妄念已息，似不致另生枝節。其西藏地方是否與加治彌耳毗連，有無舊界可循，及加治彌耳夷人是否向與西藏貿易之處，已諭知琦善體察情形，酌量妥辦，並將加治彌耳夷人等合謀聚衆，欲行驅逐夷酋等事，確切偵探，迅速覆奏矣。又另片奏，嘆、暎兩夷留人居住琉球，前已諭令撤回，嘆酋尚未覆

到；暎酋覆，稱醫生前往，未便阻止，並琉球附近日本等語。夷情變幻難測，或其欲通日本，而借琉球爲東渡津梁，亦未可知。現在暎酋既藉詞推宕，著俟嘡酋覆文到日，如果尚無膠執，再向嘡酋相機開導，務期易於轉圜。該兩夷遣往琉球之人，何時撤回？該督即隨時馳奏。又另片奏，解往湖北傳教夷人，已交西洋夷目收管，未便過事追求，該夷居住香港，甚爲安靜等語。該夷現既安靜，想係知所警畏，此後惟嚴飭地方官，於關津渡口隨時盤查，自不至任意混入。

《宣宗實録》卷四三八 辛丑，諭内閣：户部奏，珠爾山開荒地畝，請照涼水泉舊案停止認種，一律封禁一摺。吉林一帶地方爲根本重地，官荒地畝，不准開墾，例禁綦嚴。所有珠爾山開荒地五萬六千餘晌，除現在招墾地二千六百二十六晌，既經查明各民佃花費工本，姑准墾租交租外，實膭開荒地五萬三千三百七十四晌，自應查照涼水泉地畝封禁原案，畫一辦理，著該將軍、副都統親往各該處統行查勘。此外尚有存膭開荒共若干萬晌，一律自本年爲始，各於扼要處所，趕立封堆，永遠禁止，毋任彼此影射，稍涉含混，以致有名無實。並令各邊口嚴遏流民，毋許闌入。嗣後儻再有展越偷種情弊，除該地方官從嚴懲辦外，定將失察之將軍、副都統一併嚴行懲處，以肅官常而昭法守。

《東華續録》道光五五 壬寅，雲貴總督李星沅奏，緬匪聚散無常，不值勞師糜餉，擬行團練之法，人自爲衛，農即爲兵，既有裨於邊備，仍無藉於軍需。得旨：所見極是，妥實相機而行。

《宣宗實録》卷四三八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寄諭雲貴總督李星沅，御史楊銘柱奏，滇省回匪不靖，請飭速辦一摺。據奏，滇省匪勢驕横，廠匪、川匪勾結益多，肆行擄掠，抗官殃民等語。匪徒糾衆滋事，自宜痛加懲創，毋令蔓延。著該督將摺内所指各情節確查，如果實有其事，務當嚴飭地方文武各官相機籌辦，毋稍延玩，斷不准遷就了事。

《宣宗實録》卷四三九 二月辛亥朔，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湘奏，請欽派大臣查勘山場一摺。已有旨派柏葰等會同奕湘前往履勘矣。此案流民越界潛往江邊墾田構舍，疊經降旨，令奕湘等派員摻查。嗣據奏稱，拏獲各犯，分別懲辦，並經朝鮮差官眼同委員平毀田舍完結。【略】嗣後不至再有流民潛往構舍墾田之事，尤當悉心妥籌，務收實效。

甲寅，江寧將軍岳興阿因病解任，以齊齊哈爾副都統英隆爲江寧將軍。

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奏，官兵籌勦雲州回匪情形一摺。雲州回寨匿犯拒捕，恃險負嵎，不法已極。雖據稱殲斃五六百名，並捆獻劫囚重犯，交出夥犯及礮械等件，而藏匿寨外勾結人數尚多，若非實力痛勦，示以兵威，還就於目前，必致貽患於事後。該督等著即嚴飭鎮將激厲軍心，立加攻勦。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查夷人互相攻擊一摺。夷人種類繁多，披楞既係暎夷，森巴即係嘡酋所稱西刻，克什米爾即係加治彌耳，拉達克亦其族類，蠻觸相爭，旋即和解，原可不必置問。惟暎夷通商之請，雖因條約堅明，無從置喙，轉而就範，而夷情叵測，變幻多端，該督惟當示以大體，持以鎮静，隨時相機妥辦，以杜其非分之請，不致再有瀆求。至哈丁與嘡酋信息時通，諒無異議，儻或哈酋來粤商辦，亦著向其申明條約，毋任狡執，俾五口通商之外，不得再生枝節。

《宣宗實録》卷四三九 壬戌，雲貴總督李星沅奏，緬匪已聞風散匿，其拒捕之回匪，現督官兵上緊勦辦。得旨：一鼓作氣，最忌姑息，醜類務盡殲除，毋留後患。勉之。

《東華續録》道光五五 癸亥，以鄭親王端華爲御前大臣。

《宣宗實録》卷四三九 壬申，以喀爾喀扎薩克輔國公班當扎布子濟克濟特多爾濟襲爵。

兩江總督壁昌等奏，遵議辨别洋面夷盜各船，必須隨時隨地，認真巡緝。其巢穴在岸者，責成地方州縣；其蹤跡在洋者，責成水師營汛。更須多設眼線，並察其船之式樣及行走遲速情形，則真僞似無難立辨。得旨：舍此亦無别法，務當認真查辦，斷不可稍有顧預也。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閩海關徵收課税從無短缺，乃自近年以來據報徵收數目每不足額，是否敬數未能認真稽覈，或用人不當，致有偷漏等弊，或任聽胥役串通朦混，種種侵蝕恐皆不免。著劉韻珂接奉此旨隨時留心密加訪察，如查有前項情弊，即行據實具奏，斷不准稍涉嗔徇。將此諭令知之。尋奏，遵查閩海關税務雖分六口，而厦門一口向居税額之半。厦門販海之船有透北、過臺、出洋、廣撥四項貨船，自五口通商以後，夷船所販之貨，即係出洋、廣撥兩項船隻所販之貨，以致出洋、廣撥二船收帆歇業，夷税日增，常税日絀。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丁丑，諭内閣：劉韻珂奏，洋盜刼殺夷商，現已咨行一體嚴拏，並將巡洋員弁先行摘頂棍責一摺。盜匪在洋刼擄，本爲商旅之害，茲復行刼夷艘，殺死夷人多名，情節尤屬兇殘，必應嚴拏懲辦。據奏，現

已飛咨閩省水師暨廣東、江南、浙江各督撫一體堵緝，仍著劉韻珂督飭員弁協力搜捕。【略】不得因剳係夷船少存歧視，以靖洋面而安商旅。

《宣宗實録》卷四四〇 三月癸未，李星沅奏，官兵圍勦回匪，首要各犯續行拏獲勒交，餘匪漸就肅清一摺。所辦甚好，可嘉之至。【略】著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以示優奬。

命署雲南提督陸德布以總兵官留雲南候補，調湖北提督，以直隸正定鎮總兵官閔正鳳爲湖北提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丙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突入省河，堅請進城，現在防堵酌辦情形一摺。暎酋藉詞夷人被華民欺淩之嫌，輒帶領兵船突入省河，在十三行灣泊，並令夷兵潛上礮臺，釘塞礮眼。先經委員探詢，該督復前往面見，據該酋聲稱欲往佛山與華民較論，並堅請即行進城等語。該夷遵守成約，邇來頗爲安静，此次所請，殊爲意料所不及，抑或另有他故？至進城一節，本屬無關輕重，該督等惟當一面向該酋剴切曉諭，相機妥籌，固不可過事張皇，尤不可稍形疏懈。

已丑，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夷情漸已就範，兵船陸續退出，現仍督率文武鎮静防備一摺。覽奏均悉。【略】現在夷船陸續退出，所辦甚屬妥速。此後該督惟當曉諭居民自相保衛，斷不可因境内偶有夷人輒即聚衆毆逐，致令該夷藉口細故，稱兵入境，殊非守約相安之道。該督尤當隨時開諭，事事務協公平，固不可任聽華民糾毆啟釁，亦未便縱令該夷忿争時來滋擾。總期民夷兩安，怨讞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釁，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四〇 乙未，以兩江總督壁昌爲内大臣，管健鋭營事。

調雲貴總督李星沅爲兩江總督，以陝西巡撫林則徐爲雲貴總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戊戌，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一律退出虎門，省城安静如常一摺。覽奏均悉。此次夷船突入省河，所帶夷兵祇千餘名，若以粤省兵勇之衆，調齊攻擊，亦何難聚而殲旃。惟夷性陰險，以後時圖報復，勢將兵連禍結，延及各省，轉增滋蔓難圖之慮。此時該夷兵船既已歸退夷巢，原不妨姑爲息事安民之計。惟犬羊反覆無常，難保不歸巢以後，又復别生事端，不可不於安静無事之時，豫爲防範。惟在該督留心人材，勤加操演，練兵尤在練將，有勇更期知方，平日固結民心，以爲根本，臨事激揚士氣，以作干城，總期未雨綢繆，有備無患，方爲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不待再三諄誡也。

《宣宗實録》卷四四〇 戊戌，以盛京刑部侍郎廣林暫署盛京將軍。

庚子，諭内閣：從前鄉會試迴避士子，雍正年間曾於内閣另行考試，或將試卷另封進呈，派員校閱，均係出自特恩，並未著爲定例。迨乾隆年間，即經先後停止。嗣因御史眭朝棟率行陳請，瞻顧徇私，當奉嚴旨將該御史拏交刑部治罪。至嘉慶四年，復有御史郭儀高條陳此事，經部議准，仍奉特旨駁飭。是迴避士子另行考試，事屬難行。豐奉聖訓昭垂，豈容臣工任意瀆請。祝慶蕃現任禮部尚書，明知此事早經停止，乃因本科迴避士子人數較多，獨出己見，率行面奏，實屬沽名釣譽，冒昧瀆陳，著交部嚴加議處。嗣後鄉會試迴避士子，無論人數多少，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七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稱，暎夷前請已有轉圜，請飭駐藏大臣就近體察情形。已有旨諭知琦善遵照辦理矣。兹據琦善奏，查訪暎夷請於後藏通商實情一摺。覽奏併圖説均悉。堆噶爾本迤北峻嶺，下有金礦，又地盡斥鹵，宻即成鹽，該夷惟利是圖，自係垂涎此地，希圖居奇。其前請定界通商，繼復祇欲指明舊界，仍照舊章之處，未必非有意含混，潛肆貪求。著琦善仍遵前旨體察情形，就近酌辦，即於四月青草方生之時，派人前往探聽消息，相機辦理，一面仍教練弁兵，妥爲防備，毋有疏虞。

《宣宗實録》卷四四〇 乙巳，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魏元烺爲禮部尚書，户部左侍郎賈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戊申，粤省近年以來，海氛甫靖，經朕再三訓諭，思患豫防。【略】徒恃本省兵力既恐防範難周，若向他省調兵又慮鞭長莫及，惟廣西地界毗連，且同屬該督管轄，呼應較靈。著耆英接奉此旨，即於廣西鎮將中留心察看，擇其實能訓練士卒者，責令不動聲色，認真操演。【略】此外各省，惟江西最爲切近，已諭知李星沅密爲經畫，以備不時調遣。

《宣宗實録》卷四四一 四月癸丑，以故杜爾伯特扎薩克貝子鄂綽爾呼雅克圖子貢噶綽克坦襲爵。

《東華續録》道光五五 戊午，賽什雅勒泰等奏，披楞即英吉利，回語呼爲排哏，向與音底接壤。見在訪聞排哏已將音底占據，駐兵努普爾地方。雖推依博特、克什米爾之歸附與否，尚在疑似之間，而音底見無總目，各部落多屬排哏，其説未必盡皆附會。報聞。

《宣宗實録》卷四四一 壬戌，新授雲貴總督林則徐奏，由四川取道前赴新

任。得旨：長途善養，以副簡任。

乙丑，吏部奏，改定赴任官員憑限章程：一、赴任官員中途患病阻風，覈計在正限以外，展限以內，應准其扣展；一、發往各省人員中途患病阻風，照赴任官員一體辦理；一、部選人員，該上司劄調闕差，有定限可計，准其照扣。其留省察看及派委各項差使，統限三箇月，不得分扣；一、留省察看及派委差使，該上司應分別奏咨立案，如未經立案，僅於繳憑文內聲扣者，本員毋庸置議，將該上司叅處；一、中途阻風患病，或已報明，或未及報明，不准兩項分扣。統計阻風不得過三箇月，患病不得過兩箇月，仍按正限外，展限內覈辦；一、正限已滿，始聲扣阻風患病者，不准扣展。其正限內聲扣阻風患病，仍不得過三箇月、兩箇月之限。展限內聲扣者，仍不得過兩箇月、一箇月之限。至展限外不得再扣。即所扣限內，阻風尚不及兩箇月、一箇月，亦不准將展限外日期補扣。

戊辰，以大學士賽興、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官俊、禮部尚書魏元烺、史部左侍郎季芝昌、禮部右侍郎吳鍾駿、兵部右侍郎朱鳳標、內閣學士黃琮、李嘉端，爲殿試讀卷官。

己巳，策試天下貢士許彭壽等二百三十一名於保和殿。

庚午，調江寧將軍英隆爲綏遠城將軍，綏遠城將軍奕興爲江寧將軍。

癸酉，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張之萬、袁績懋、龐鍾璐三人進士及第，二甲許彭壽等一百十人進士出身，三甲李森等一百十八人同進士出身。

《宣宗實録》卷四四二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密奏，辦理回務，體察情形等語。據稱，此次勦辦雲州回匪，揆度機要，內回富而外回貧，外回强而內回弱，與其濫殺而徒滋藉口，不如密計而先務攻心。且邊郡不知有法由來已久，莫如持平執法，俾漢回同體，犯則重懲。保甲以清內匪，團練以禦外匪各等語。著林則徐於到任後，詳加體察，酌量情形，悉心籌辦。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上年緩缺漕糧無可籌補，擬俟秋成後，責令各屬帶徵起運，即民力間有拮據，亦當酌量情形，分年展帶等語。此項短缺額漕於京倉積貯大有關繫，既據該署督酌請帶徵起運，仍著該督撫認真覈實，依限帶徵，總期缺額於前者皆可歸補，於後不致有名無實，是爲至要。

丙戌，調禮部尚書魏元烺爲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賈楨爲禮部尚書，户部左侍郎孫瑞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甲午，諭內閣：據理藩院奏，棟廊爾呼圖克圖來京當差，應賞給何等品級，給予何項錢糧，請旨一摺。棟廊爾呼圖克圖來京當差，著加恩賞給該呼圖克圖扎薩克喇嘛品級，賞達喇嘛錢糧，遇有達喇嘛缺出即補。

丙申，軍機大臣會同户、工二部議覆，給事中張修育奏，籌裕庫儲六條。【略】從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廣東虎門礮臺被夷人乘機爬上，釘塞礮眼，當降旨交耆英將疏防各營弁查明嚴叅。兹據奏稱，虎門海口夷船出入，事所恒有，該夷就撫以後，毫無釁隙，此次爬上礮臺，釘塞礮眼，非意料所及。【略】蓋夷人就範之後，祇可禁其挑釁，斷不可懈於守防，若登臺釘礮仍復袖手旁觀，則將來何所不至耶！【略】凡與夷人交涉，固不可輕啟釁端，亦不得藉口撫綏，直視犯而不校，總須有備無患，能戰能守，方爲訓練之師。

《宣宗實録》卷四四二　壬寅，諭內閣：廉敬奏，遵旨議覆四川民人前赴回疆種地一摺。【略】現在四川安縣、彭縣二處，既有呈報願攜眷屬前往種地民人，著即照該署督所議，由該地方官印給路票，發交該民自行前往，庶辦理無所窒礙，而邊疆可望招徠。

乙巳，杭州將軍桂輪因病解任，調江寧將軍奕興爲杭州將軍，實授裕瑞江寧將軍。

丁未，以太常寺卿何桂清、翰林院侍講學士曾國藩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宣宗實録》卷四四三　六月辛亥，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吏部議奏，繙譯進士轉入翰詹章程九條。【略】從之。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暎夷近日情形，所有租地建房等事，現經委員覓定地方，妥爲商辦，並責成地方文武及紳士等，勸諭居民，俾各相安，不致該夷有所藉口等語。覽奏均悉。惟此次夷船突入省河，其意原屬叵測，據稱夷船退出後，夷商人等復從旁訕笑，殊非情理，令人不解。至香港夷兵又爲數加增，並有鑄造礮子火箭及演習礮車等事，該夷自加練習，或意圖蠶食諸國，亦意中事，但傳聞豈可盡信，必應加意籌防。該督等現已督飭委員及地方官，將租地建房等事速爲辦就。又嚴禁內地匪徒，不得無故尋釁，自可杜藉口之端。權宜之計，事勢相值，朕亦不爲遥制，然得隴望蜀，竟聽其涓涓不絶耶？著該督等仍督飭地方官，密爲籌畫，層層布置，並密飭水陸各

營，共備不虞，既不可遇事張皇，尤不得少疏防範。

《宣宗實録》卷四四三　戊午，理藩院奏，據住京俄囉斯達喇嘛佟正笏，呈請在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三處通商。查例載俄囉斯除在恰克圖地方交易外，所有霍尼邁拉呼卡倫俱不准通商。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乃近年留協省分屢有咨請改撥之事，部庫待用孔殷，每次各省改撥之款，皆例應解部之銀，非以緩緩爲詞，即以留支藉口。殊不思水旱偏災事所難免，各省支款無歲無之，何以從前改撥之案尚少，近則日多一日。前數年軍務、河工需用緊急，不得不權其輕重，量爲改撥，而各該省恃有成案可循，幾至年年濱請，若不及早示以限制，於京餉大有關繫，且恐各該省於應徵應解之款易啓那移虧空等弊。嗣後著留協省分各督撫於户部例撥乃因案指撥各旱偏災事所難免，各省支款無歲無之，何以從前改撥之案尚少，近則日多一日。前數年軍務、河工需用緊急，不得不權其輕重，量爲改撥，而各該省恃有成案可循，幾至年年濱請，若不及早示以限制，於京餉大有關繫，且恐各該省於應徵應解之款易啓那移虧空等弊。嗣後著留協省分各督撫於户部例撥乃因案指撥各款，務須激發天良，認真籌辦，不得因向有改撥成案率行援引濱請，並著督飭藩司派委妥員照數按期迅速起解。

丁丑，諭内閣：禮部奏，酌議旌表建坊章程等語。嗣後各該部隨案請旌之烈婦烈女及年終彙題内之烈婦烈女均著建立專坊，以示獎異。餘俱著歸入總坊年終彙題，並著各該督撫等於題本内聲明彙建總坊字樣，用昭區别。

《宣宗實録》卷四四四　七月辛卯，調四川提督善禄爲浙江提督，以直隸通永鎮總兵官向榮爲四川提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辛丑，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縷陳近日辦理夷務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據稱，夷情反覆無常，海上傳聞不一。雖據探得該夷國中饑饉瘟疫，死亡過半，又據聞該國主以嚮酋肇釁爲非，嚴行申戒，要皆未足憑信。該夷以通商爲本，夷情向背視乎貿易之通塞，税課之衰旺。本年五月以來征收税銀較前兩月不止加倍，夷情自不至決裂。惟所求租地建房等事，該夷每以成約爲辭，而粤民義憤所激，輒事阻撓，現經該督等督率委員地方官紳士等悉心籌畫數月之久，該夷僅得以重價承租新豆欄數丈之地，此外尚未稟定局。該夷或以衆意之難回漸消覬覦，或因所事之不就别啟紛争等語。該督等惟當持以公平，曉以情理，仍督飭地方官密爲籌畫，層層布置，並密飭水陸各營共備不虞，既不可過事張皇，尤不宜稍疏防範，仍一面選派員弁密探夷情，相機辦理，隨時具奏。另摺片奏，續接夷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舊界，並接奉寄諭仍請飭隨時酌辦等語。該酋此次來文，語意尚不急切，所請亦與前説無異。惟究有無派遣夷目前往西藏之處，琦善現在總未奏到，已有旨諭知琦善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矣。

《宣宗實録》卷四四五　八月丁未，諭内閣：本年河南省開封等府屬雨澤稀少，二麥歉收，疊經加恩撫卹。昨又據鄂順安奏到，該省亢旱異常，報災幾及通省。當即降旨飭户部發給銀十萬兩，並於鄰近省分籌撥銀二十萬兩，星速解往備賑。著領解各員無分晝夜，迅解該省驗收，無得延誤干咎。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丁未，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此次夷人釘塞礮眼，探明係該夷因偵知各臺弁兵近年以來點放便捷，故爲此陷害之計，欲令獲咎，易換生手，並無别故，或係實在情形。惟礮臺關係海防，實爲緊要，該督仍當諄諭弁兵實力巡防，嚴行偵守，如再有疏虞，斷難再邀寬典。至礮臺添兵防守之處，係因香港新到夷兵三千餘名是否屬實，仍當密行探訪。固是不得不加意防範，仍著該督密嘱水陸兩提督諄飭各營員妥爲布置，勿露形跡，既不致示之以弱，又不致别啟猜疑，是爲至要。其粤省民夷不協一節，並經該督酌派在籍右庶子駱秉章等設法勸導，民夷尚屬安帖，此外仍應糾合良民互相保衛，亦著該督設法籌辦，務令悉臻妥協，固結民心。

《宣宗實録》卷四四五　己酉，調伊黎參贊大臣奕山爲葉爾羌參贊大臣，兼提督衔。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耆英奏，續接嘆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定界，已有夷目前往一摺。業諭琦善隨時密探，酌量辦理。兹據琦善奏稱：差赴邊外查訪之人回稱：披楞界連各部落，如常安静，並無備辦兵馬消息。唐古特地方，亦無披楞之人。惟據聞披楞現與讀然部落打仗，又克什米爾與古浪森争戰，此外毫無動静。至令噶布倫向喇嘛番民設法開導，遇事早行内移，能否聽從等情，尚未稟覆等語。琦善赴任，自應將從前所辦各情節，告知斌良、穆騰額，俾心中了然。惟該夷詭譎多端，必宜豫爲防範，該督雖已將番土各兵教練熟悉，著仍遵前旨，沿途隨時密探，夷目果否前往？夷情有無動静？上年代營官寄信庫魯部長令其開導披楞，日後或有回信，斌良等接著後，飛咨琦善，商同厥辦具奏。至琦善將赴四川新任，所有藏内尋常事件，仍由斌良、穆騰額自行照例妥辦。如有關涉夷務及應作主張之事，並須知照粤東等情，著迅速知照琦善，一面商同辦理，一面具奏，毋得冒昧。

《宣宗實録》卷四四六　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布彦泰馳奏，喀什噶爾被回匪圍城，事甚緊急一摺。覽奏均悉。安集延等回衆，膽敢煽結近城回匪，

圍困喀什噶爾城垣，情形甚急。已明降諭旨，飭令楊以增暫署督篆，文慶前往接署，將該督授爲定西將軍，奕山作爲參贊大臣，頒給關防，帶兵前往勦辦矣。該督現已咨會提督，帶兵出關，一面親赴肅州調度，並豫調官兵，籌辦糧餉，自可一鼓殲捻。

以兵部尚書文慶署陝甘總督。

命御前侍衛鑲藍旗護軍統領珠勒亨、二等侍衛德沖額馳往軍營，隨同定西將軍布彥泰督兵勦辦。

命陝西按察使嚴良訓、甘肅鎮迪道明諴辦理糧臺事務。

乙丑，以禮部尚書保昌兼署兵部尚書。

戊辰，諭內閣：琦善等奏，請變通唐古特番目兵丁操練技藝一摺。西藏設立番兵，前於道光二十一年間，將刀矛一項裁撤。現據該督等查明，該弁兵近來熟習刀矛，可期得力，著照所請。嗣後番兵三千名准其以鳥槍、刀矛各五成，分別挑選。其該管弁目亦著照額選拔，施放礮位即於鳥槍兵丁中，擇人兼習，遇春、秋操演，即照現習陣勢。另呈該大臣閱看，所有舊設木弓竹箭一項，著即裁撤。

廓爾喀國王之子已遵伊父印書襲爵，現在揀派噶箕呈進貢物，足見恭順輸忱。惟據稱，尚有面稟苦楚，求祈教導之事，難保別無妄瀆。既據該督等頒給檄諭，俟該噶箕等到藏時，即當曉以大義，杜其妄念。如別無要求，著即宣示恩旨，賞給該嗣王寶石頂帶，令其恪守藩服，斷不可別生枝節，是爲至要。

調杭州將軍奕興爲盛京將軍，盛京將軍奕湘爲杭州將軍。

甲戌，諭內閣：戶部奏，積欠案內未完各款，請旨飭催等語。各省應追、應扣、應估變各項，均屬帑藏所關，不容稍有虧短。【略】著各督撫督同司道認真查明，已完扣者，迅即報撥，未完扣者，勒限提催。如有屢催罔應，及已報徵完而侵那不解者，立即專摺嚴參。各該屬員自顧考成，豈敢不急公輸納，總緣各該督撫等或礙情面，或視爲通行具文，討好屬員，博取寬大之譽，左藏匱乏，何以度支。著再諭各直省督撫務當破除積習，激發天良，將逐款陸續嚴催解部，年終之時，朕將飭部稽查。

前因豫省災荒亟應籌款賑卹，曾降旨發給銀三十萬兩。因思河南被災甚廣，億萬赤子，嗷嗷待哺，若全待分款撥解，仍恐緩不濟急，無以速拯災黎。著再行先發廣儲司銀二十萬兩，造辦處銀十萬兩，星速解交該省，以備賑撫之用。此外仍著戶部再行籌畫銀三十萬兩，就近撥解應用。該撫即嚴飭承辦各員激發天良，覈實認真散放，務期實惠均霑，勿令一夫失所。當此經費支絀之時，朕不惜內帑以延民命，該省紳民殷戶諒念切桑梓，必有推解恐後者，該撫其善爲捐循勸誘之，毋失朕望。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吉明等奏，英吉沙爾城垣被賊圍困，派往救援官兵中途遇賊，得獲勝仗，派兵接應。並動項支發官兵鹽菜口糧，請撥銀接濟各一摺。覽奏均悉。據稱，七月二十七日，有賊匪二三千人圍城放火，經我兵開礮擊退，旋經帶兵遊擊花沙布等，殺斃賊匪不計其數，賊兵敗後，復聚衆圍城，請調兵接應。

《宣宗實録》卷四四七　九月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户部議奏，鄂順安奏，招商販運糧食，請給票免稅一摺。已明降諭旨，照議准行矣。

己卯，命署陝甘總督、兵部尚書文慶、刑部右侍郎張澧中馳往河南，查辦賑務。

辛巳，諭內閣：本日吉明、舒興阿由六百里馳奏，續派接應官兵，協同前派官兵，中途遇賊，合力攻擊，大獲勝仗一摺。覽奏忻悦。【略】哈城雖無確信，然發軔之始即能令回衆膽寒，深堪嘉尚，必應加恩獎擢。遊擊雙來著以參將即行升補，賞戴花翎，並賞給法福哩巴圖魯名號。防禦愛陳布著以該旗佐領升用，遇缺即補；守備平喜著以都司升用，遇缺即補，均著賞戴花翎。署把總馬連科著以千總即補，並賞戴藍翎。吉明、舒興阿調度有方，甚合機宜，均著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並發去花翎五枝，著吉明等祇領。所有奮勉出力之兩次派出官兵伯克等，著查明開單具奏，候朕施恩。其陣亡帶傷兵丁，著查明咨部照例辦理。

據吉明等陸續奏報賊情，關外調集官兵，足資防勦。布彥泰現在帶印駐劄肅州策應，楊以增著毋庸署理陝甘總督，仍回陝西巡撫本任。所有陝甘總督衙門日行事件，即著甘肅布政使實清代拆代行。其未撤糧臺以前，所有肅州糧臺事務，即著布彥泰督飭嚴良訓、明諴辦理。【略】俟楊以增將總督關防交還時，所有定西將軍印，除已行文鈐用外，著暫行封貯勿用，仍用陝甘總督關防辦理一切。其所帶官兵一千名，與台湧現帶官兵一千五百名，著酌量情形，可止則止。其選派涼州、肅州各營兵，即著停止前進。至土爾扈特兵丁，據布彥泰奏，向爲回衆所畏，亦著奕山察看情形，分別進止。【略】所需軍餉，已由户部籌撥銀百萬

兩，著撙節動用，毋令稍滋糜費。關內糧臺原爲轉輸關外軍餉馱載而設，但目下情形，豈能倣照六年、十年光景，動云數百萬兩，著仍遵前旨加意籌畫，可撤則撤，以節虛糜。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癸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咈嚩哂欲赴通商五口查看貿易情形之啦唎咩，因在朝鮮國境損壞船隻，即由彼帶兵先自回粵，其餘黎峩、巴亞潞等帶回兵丁，前來吳淞口換船，夷兵並不上岸，黎峩等前赴上海，求見該道，情詞極爲恭順，當經臣等會同馳奏在案。茲據蘇松太道咸齡等稟稱：八月十五日，據黎峩等知會，即日回粵，並呈照會一紙，查閱均係感謝之詞。該道查照成案，犒給食物，該夷即於十五日未刻，由浦開行。該道等選派兵役，密加防範，護送至吳淞口。該夷即帶同兵船二隻起程，於十六日申刻出口，往西南大洋駛去。

《東華續録》道光五六　甲申，諭：直隸、山東、河南官吏會拏捻匪。

《宣宗實録》卷四四七　乙酉，茲據裕泰等奏稱，臨武、常寧等縣營、先後拏獲糾衆結會之匪犯唐幗通、郭志禄等共一百十餘名之多，訊據供認結盟拜會，種種不法情形。且刊刻字帖，沿襲悖逆語句，分途傳布，其所刻字帖，據供張老二在廣東望海山地方，遇一游方僧人所給。【略】唐幗通、郭志禄、張老二、唐大旺、黄壽松、歐先覺等糾人結拜添弟會，希圖搶劫，按律擬斬立決。該犯等結盟拜會，膽敢將舊有違逆字帖，肆行刊布，情節尤重，應加梟示。除張老二已被格斃，唐幗通於取供後，在監病故，應戮屍傳首犯事地方示衆，以昭炯戒外，郭志禄、唐大旺、黄壽松、歐先覺四犯，恭請王命斬梟示衆，餘犯分别問擬。所有交給張老二字帖之遊方不知姓名僧人，提訊唐大旺等不能指出地址姓氏，仍飛咨廣東省嚴密訪拏究辦。

丁亥，以兵部右侍郎黄琮知武舉，内閣學士曾國藩爲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慶雲爲副考官。

乙未，現在喀什噶爾回城已被攻破，葉爾羌各軍臺亦有賊匪竄擾，我兵雖連獲勝仗，而賊匪裹脅較衆，各路分竄，不免蔓延。吉明、舒興阿保護葉爾羌城池，仍可相機出勦，固不可孟浪從事，諒亦不至株守受困。

丁酉，諭内閣：兩江總督向有兼轄河務之責，自道光二十二年起因他務未能兼顧，嗣後仍著該督兼管，以符舊制。

辛丑，此次賊匪連次圍困喀、英二城，又將喀什噶爾回城攻破，嗣復擾斷臺路，傷我官弁兵丁，將賴里克二臺臺門燒燬，並將外委賈國相劫去。【略】喀、英二城被困日久，亟應厚集兵力，及早救援。即葉爾羌、巴爾楚克亦須先事防堵，奕山現已帶兵先進，台湧統帶甘州、涼州、肅州三處官兵三千餘員名，亦經布彦泰催令，全數出關，以爲奕山後路策應。

乙巳，據薩迎阿奏，葉爾羌、阿克蘇軍餉不敷，請速飭籌撥一摺。軍餉最關緊要，刻不可緩，著王兆琛、楊以增即將布彦泰所請籌撥銀兩，及部議撥解款項，迅速委員解往該處糧臺，轉運軍營。至所撥軍需之項，必須趕緊補還，將來緩急足恃，著再由户部籌議歸款。

《宣宗實録》卷四四八　十月己酉，諭内閣：齊承彦奏，京師重地，亟宜嚴行保甲一摺。

辛亥，上御太和殿傳臚，賜殿試武舉一甲李信、姜國仲二人武進士及第，二甲鄧鳳林等八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楊登魁等五十八人同武進士出身。

甲寅，以鄭親王端華爲後扈大臣。

《東華續録》道光五六　己未，准江蘇蘇州等三府州明年漕白糧米改由海運。

《宣宗實録》卷四四八　戊辰，此次奕山由葉爾羌督兵前進，路遇賊匪數萬人，連獲勝仗，捻斬甚多，奮勇可嘉。已特頒恩旨，將奕山等優加懋賞矣。賊勢甚衆，經中途勦擊，以少勝多，賊膽已落。著奕山乘機進勦，務須恪遵疊次諭旨，督率兵勇出奇制勝，總宜設法斷其歸路，毋令首逆潛逃，致貽後患。儻首逆業經就捻，或已確實殲斃，即遵前旨，由八百里馳奏，以慰朕念。至從逆回衆，自應悉數殲除，其安分良回，必宜加意撫綏，俾無失所，斷不可妄加殺戮，致令玉石俱焚，是爲至要。

己巳，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福州、厦門夷情安帖，現辦情形等語。夷人入内地，應至處所，前經申明條約，議定界址，不准稍有踰越。茲嗥夷有至福建連江縣所屬地方打鳥雀之事，又有花旗夷人疊次進城，租住房屋廟宇，雖經該委員等阻止，惟該夷等踰界遊行，究屬有違成約，並恐各居民無端肇釁，致釀事端，且恐有匪徒假冒滋事如廣東人陳恭倫者，均不可不防其漸。著耆英諭知各該夷酋，傳諭各口領事人等，嚴行約束，該夷人毋得擅違界址，任意遊行，務須恪遵成約，永杜釁端。

庚午，諭内閣：亦山奏，大兵復獲勝仗，賊匪分竄，英吉沙爾城垣解圍一摺。

英吉沙爾城垣久被賊匪圍逸，文報不通，經奕山於科科熱依瓦特地方連獲勝仗後，【略】重圍立解，殊爲可喜。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壬申，二品頂帶四川總督琦善奏，【略】噗夷在粵復遞夷稟，堅請於西藏地界通商，並稱伊已派員赴藏。令臣酌其可行者，意詳查，務得實在情形，據實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探訪此次滋事賊首係張格爾之兄玉素普兩子遞買的明、阿布都拉，張格爾之弟巴布頂之子倭里，即倭里罕條列，由霍罕進卡滋事，實未聞有布孜爾罕、罕和卓斯底爾罕等名目。

甲申，調綏遠城將軍英隆爲黑龍江將軍，以烏噜木齊提督成玉爲綏遠城將軍。

晉故黑龍江將軍棍楚克策楞太子太保，予祭葬。

乙酉，以病痊提督托明阿爲烏噜木齊提督。

壬辰，諭內閣：前據御史陳壇、王東槐、毛鴻賓叅奏山東省盜賊公行，捕務廢弛各款，當交柏俊、陳孚恩前往嚴密查辦。茲據奏稱，明查暗訪，統計查出搶劫之案，與原叅相符者，共計十六件。另有九案，查無確據，仍請飭查等語。山東省本年夏秋以來，劫案之多，爲向來所未有。該省大吏，察吏安民，是其專責，如此捕務廢弛，實難辭咎。崇恩辜恩溺職，著來京聽候諭旨。所有該省失事地方之曹州、兗州兩鎮總兵，及該管各道員並知府等官，俱著新任巡撫張澧中於到任後，按照劫案多寡，詳細查明，分晰據實叅奏。其搶劫各案即著張澧中嚴飭迅速緝捕，臧賊務獲，仍查明未經究出各案。

以故一等威勇公桂輪子麟興襲爵。

癸巳，以一等威勇公麟興爲委散秩大臣。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裕泰等奏，盤獲西洋人潛入內地傳教一摺。據稱，西洋人李若瑟、囉沅勒改換服飾，潛至湖北省，與民人馬五芝等會遇，勒允傳教。並有該省上年委員解粵領管之納巴羅一名，復行來楚，欲圖傳教等語。該國習教念經例不准赴內地傳習，以防蔓延滋弊，茲西洋人李若瑟等曾至山西、陝西等省，復先後至湖北傳教，既經該督撫解回廣東，著耆英照例妥辦。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丁酉，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民夷互鬨，斃夷人六名，該夷親屬呌求伸辦，現撈獲夷屍四具，趕緊查辦一摺。粵省民夷未協，屢經耆英等諭令該地方官設法勸諭，妥爲彈壓，無滋事端。茲復有居民與夷人互鬨之案，以致被害人親屬，刻欲前往黃竹岐地方滋閙，該督等業經札飭該夷目安撫各夷，並照會夷酋曉喻時，告以此案必爲查辦，著即明白曉諭以安其心。即一面嚴飭文武各員，務將此案正兇設法捕拏，分投細訪，按名弋獲，查

起各屍，從嚴懲辦，俾該夷無所藉口。仍一面密飭水師各營及守臺弁兵，加意防範。再據奏訪聞該處民人，有被夷人致死二命，是否屬實？亦著該督等確切查明，妥爲辦理，務使各得其平，勿令有失民心，是爲至要。

《宣宗實録》卷四四九 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鄭祖琛等奏，官兵攻擊匪徒，槍斃首犯李世得。旋據陸費瑔奏，官兵生捡首犯雷再浩等。疊經降旨飭令會合進勦，並嚴拏餘匪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八 壬寅，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民夷互毆，致斃多命，連日續辦情形一摺。覽奏均悉。此案民夷互毆，各斃數命，該酋噜喊時坐駕兵船來省遞到覆文，懇將兇犯拏獲，即行正法，並將黄竹岐及毗近二村洗平等語。荒謬已極，自無允准之理。惟現當夷情憤激之時，必應設法開導，權宜辦理，庶不致驟啟釁端。至民人亦被該夷毆斃二命，查辦之餘，尤不可不加意撫綏。惟在該督等督飭弁兵嚴拏正兇，持平審辦，固不可失之過縱，致拂夷情，尤不可持以操切，有失民望，總期輕重適宜，民夷相安。仍一面密飭各營及各處臺弁兵慎密防守，毋任稍有疏虞，是爲至要。

十二月壬子，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民夷互毆致斃多命一案，酌量辦理情形一摺。廣東黄竹岐地方民人毆斃夷命，現經緝獲兇犯，訊認不諱。該督等公同商酌，已應允該夷酋先將情重人犯四名正法。乃該酋猶復恃强挾制，毫無情理，業經該督等據理嚴駁，折其驕盈之氣，該夷始就馴服，已回香港，民夷安静如常。辦理尚屬妥協。惟此次民夷互毆，究係因何起釁？該夷因何來至黄竹岐地方，是否係伊應到之地，有無不法情事？該兇犯等慘殺夷人，傷多且重，因何懷恨至此？該夷致毆民人一傷一斃，實係何人？均著該督等詳細訪查，遇便據實具奏，餘著照所擬辦理。

《宣宗實録》卷四五〇 壬子，以故奉恩將軍綿淑子奕樺襲職。

丙辰，贈故前任熱河都統瑚松額太子太傅，予祭葬，謚果毅。

丁巳，以御前侍衛扎勒罕泰爲西安將軍。

《東華續録》道光五六 戊午，湖南乾州廳苗匪滋事，命裕泰等勘辦。

《宣宗實録》卷四五〇 己未，諭内閣：本年軍政届期，昨經兵部將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並伊犁領隊大臣、總管及各省提督、總兵等開單呈覽，除將軍布彦圖、副都統穆騰額、佛貴、法豐阿均年力就衰，業經降旨休致外，其餘各員均著照舊供職。至開送履歷遲延之呼倫貝爾總管副都統銜德昌、廣東碣石鎮總兵李賢，均交部照例議處。其遲延有因之四川提督向榮、臺灣鎮總兵武攀鳳及陝甘二省各提鎮，俱著免其議處。

庚申，以刑部左侍郎賡福爲荆州將軍。

予故荆州將軍鐵麟祭葬，謚文恪。

辛酉，諭内閣：户部奏，彙覈各直省道光二十六年徵收新舊錢糧，比較上三年完欠分數，開單呈覽。錢糧爲國家正供，豈容新舊相因，積年滯欠。各直省完納之多寡，全在各藩司督催之勤惰，自應分别懲勸，以重課賦。所有新賦欠數在一分以上之安徽、江西各藩司，新賦欠數在九分以上之江蘇省江寧藩司並福建、甘肅、浙江各藩司，新賦欠數在二分以上之河南藩司，均著各督撫查取職名，咨送吏部，分别議處，並將未完銀兩，按限嚴催完報。新欠固易徵催，即舊欠亦豈容膜視，聽其拖欠至八九分之多，國帑攸關，各宜亟實督催，儻仍前玩泄，即著從嚴指參。其四川、廣東、湖北三省應徵新舊二賦全完各藩司，督催認真，著各督撫查明，咨送吏部議敘。

庚午，諭：本日據耆英奏，續接噜喊夷嘸酋來文，仍請於西藏指明舊界一摺。此事前據耆英奏稱，該酋祇欲查明舊界通商，並不另議新條。又稱接據夷文，印度兵頭已派夷目前往等語。曾降旨交琦善等密探情形，酌量商辦。兹又據耆英奏稱，續接該夷嘸咁來文，以印度兵頭文稱，該國業已派員前往，請中國委員立即前往等情。該夷必欲指明加治彌耳舊界，如果係照常通商，無不可行，特恐心懷叵測，不可不防。現在屢次瀆請，未便置之不答。著琦善、斌良、穆騰額商派妥員，前往訪查。如該夷實有夷目來至後藏，即眼同確查加治彌耳向與西藏通商舊界，詳慎辦理。若另生枝節，或别有假道詭謀，著琦善一面飛咨耆英、據理駁斥，折服其心，仍一面加意防範，由驛具奏可也。

辛未，湖廣總督裕泰奏，遵查乾州苗匪起釁緣由，實因無賴痞苗假屯田内間有水衝沙壓，及今秋偶被蟲旱爲名，復行合款抗租，藉端索詐，委非地方官另有激變情事。現在飛咨提督，並督飭地方各官激勵兵練，示以聲威，一面懸賞購捡各款頭，解散脅從，以勦以撫，似不難迅就肅清。得旨：妥速籌辦，毋稍玩延。

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有旨著耆英來京陛見，所有兩廣總督印務及欽差大臣關防，均交徐廣縉署理矣。徐廣縉經朕簡用廣東巡撫，到任已及年餘，於地方情形及一切夷務，自應熟悉機宜，妥慎辦理。惟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侮可弭，嗣後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遷就，有失民心。至於變通

參酌，是在該署督臨時加意權衡體察，總期以誠實結民情，方爲不負委任。

《東華續録》道光五六　是歲，朝鮮、琉球來貢。

道光二八年（戊申、一八四八）

《宣宗實録》卷四五一　正月丁丑，大學士潘世恩著加恩晉加太傅銜，並賞用紫繖；大學士賽興著加恩賞給太保銜；尚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祜，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剛均著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

壬午，以兵部尚書文慶兼署吏部尚書，吏部右侍郎福濟署户部三庫事，户部尚書賽尚阿署步軍統領。以睿親王仁壽署正黄旗漢軍都統。

甲申，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礮位一項最爲行軍利器。該督等查得沿江礮位係生鐵鑄成，體質笨重，於乘間出奇，轉運實用未便。擬將熟鐵鑄礮，炸彈靈捷，彈子炸裂，飛火四射，猛迅倍常。所見甚是。著即上緊多爲製備，分給各營演練。惟修明武備，總須精益求精。務即嚴飭各營將備弁兵認真演習施放，以期得心應手。一旦調用，方收實效。切不可議論多而謁言先起，成功難必而終是虚文，此則萬萬不可。卿等其勉之！慎之！朕切望焉。

《宣宗實録》卷四五一　庚子，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等奏，霍罕遣夷使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喀什噶爾。據稱帶有該夷明巴什木素滿庫里稟函，情詞恭順。得旨，彼此言語不通，文字難憑，斷不可信以爲實。加以反覆無常之性，惟有慎守邊疆，習練武備，善撫各城回衆，俾令心不外向，自能妥善也。慎勉爲之，毋忽毋怠！

《宣宗實録》卷四五二　二月戊申，上御文華殿經筵，直講官賽尚阿、賈楨進講《孟子》「善與人同」。講畢，上宣御論。

戊午，諭内閣，桂良之女著指與六阿哥爲婚，所有應行事宜著該衙門照例辦理。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臺灣爲海疆重地，民情素稱浮動，且時有匪徒竊發，非熟悉情形得力之員，不足以資控馭。著劉韻珂於閩浙兩省總兵人員内，擇其材力勝任者，奏請調補。或副將中有出色之員，堪膺海疆專閫之任，亦著據實保奏，候朕簡用。

以勦辦湖南新寧縣會匪，予巡撫陸費瑔、提督王宗貴、總兵官英俊優敘。賞鹽法道楊炳堃、千總熊釗花翎，舉人江忠源等藍翎，餘升敘有差。

癸亥，諭内閣，前因御史戴絅孫奏，四川會匪犯爲患，請飭州縣團練，當交四川總督妥議具奏。兹據琦善奏稱，團練事宜害多益少等語。四川省現辦匪徒遣，遇有夷人出外遊行，由該夷目通知該汛委員，每起酌派通事一名，差役二名，

各案，率多充當團民團首之人，往往藉口練團，製造槍礮，流弊不可勝言。據該督體察情形，惟舉行保甲，實爲弭盜良法。朕思保甲歷久可行，如果認真編查，奸匪何由託足？豈獨四川所當遵行，中外皆不易此法。但恐日久生懈，視爲具文，遂將前人良法美意，盡行棄置，及欲別改章程，創立新意，行之不效，繼以廢弛，緝捕之疏，實由於此。著該督即照所議情形，嚴飭各屬認真查辦。總期於除暴安良，行有實效，無得徒託空言也。勉之。」

乙丑，諭內閣，朕此次恭謁西陵，啓鑾後，著派睿親王仁壽、定郡王載銓、大學士穆彰阿、卓秉恬留京辦事。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户部奏，密陳部庫情形，請飭直省大吏統籌全局以實京餉一摺。部庫每歲例支各款，均係京餉要需，萬難缺緩。各省積欠，其應解部庫及屬庫應解司庫各款，共銀八百萬兩有奇。前經户部奏催，立限完報。乃各款銀兩，著各直省督撫等，迅速按照户部前次單開數目，於此次接奉諭旨之日起，限三箇月滙數通完。其登記銀兩亦即催令入撥，屆期仍各專摺覆奏。並督飭藩運各司，各就所入酌盈劑虛，於支銷各項，統計覈減。各該督撫等惟當激發天良，視國事如家事，認真籌畫，務令應完解者速即完解，應覈删者立即覈删，庶幾部庫漸充，京餉悉裕，支款不致短絀，而要需無費周章矣。

《宣宗實録》卷四五三　三日戊寅，林則徐奏，匪徒勾結滋事，調兵勦辦，地方安靜一摺。覽奏均悉。雲南趙州彌渡地方内外匪徒勾結滋事，焚殺擄搶，且敢圍署傷官。經該督調兵先往勦捕，將匪犯殲獲數百名，並撫卹受害良民，地方均已安靜。現在酌留官兵堵拏逸犯。著該督嚴飭該弁兵等實力查拏，務將逸犯悉數捕獲，毋任一名漏網。此次在事人員，著該督擇其尤爲出力者，據實保奏，毋許冒濫。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略】等奏，稱暎夷麥都思等三名違約至青浦縣地方散書，與看守滅船舵工水手爭毆受傷。該署臬司行抵上海，將滋事水手獲辦。該督現已飭委藩司等前往會同該署臬司查辦。著李星沅等，即先行飭令該藩司等覆加詳慎，體察情形，迅速查辦，及早完結。總期持平妥協，日久相安。至省英係總辦夷務之員，著無論行抵何處，接奉此旨，即改道馳赴江蘇，就近查看大局。如李星沅等辦理未竣，即著省英會同商酌，務得其平。陸建瀛所屬各海口，儻該夷有陳訴等情，即著飛速知會省英、李星沅，以憑覈辦。至舊定界址，不准違約私行。著省英致信廣東，令該夷酋申明約束，勿令該夷人再有越界散行，致啓爭鬬之事。省英所用文移等件，准其鈐用兩江總督關防。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李星沅等奏，夷目來省控訴，派委藩司道員馳往覆查一摺，已降旨，交省英等妥爲辦理矣。本日據陸建瀛片奏，該夷小船赴省申訴。據署臬司等稟稱，前赴上海續獲互毆各犯，夷目帖服，已遣人將赴訴之船截回。陸建瀛到滬後，確查起釁根由，並聲明夷船果否中途折回，仍由該督查明妥辦等語。該撫此奏，係在會奏之前。該夷船前來申訴，只係一船，夷目已經李星沅接見。抑或另有一船，經地方官開導截回，著查明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尋奏，夷目啊唎嘓避羅伯孫等來省控訴，旋回上海，此外並無夷船。現在民商均各相安。

調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爲伊犁參贊大臣，以葉爾羌幫辦大臣吉明爲參贊大臣。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甲申，陸建瀛奏密查青浦麥都思案摺：竊臣起程前赴上海，行抵野雞墩地方，密加查訪，麥都思係暎夷傳教之人，六吉係暎夷行醫之人，均屬該夷所推重，時常私往附近廳縣遊行，或與民人口角齟齬，回滬時輒諱匿不言，恐人知覺無顏。此次在青浦互毆，經青浦縣查知，護送回滬，該夷等再三攔阻，慮爲衆夷所知，是以一到即結。咸道以爲夷情恭順，越日致書麥都思等，問其傷痕曾否平復？該夷變羞成怒，以致領事阿利國遂謂該道不爲嚴辦鬧案，轉生輕侮，並欲阻止米船，遣人赴督臣衙門控訴。迨署臬司倪良燿督拏各犯，解滬審辦，候補道吳健彰又復明白開導，該夷目已極輸服，委無另有起釁別故。惟該夷遣人赴督臣控訴之船，内有通事夏巴，甚屬狡黠，恐其不即轉帆，已飭候補道吳健彰諭知阿利國，令作夷字信緘，由臣飛寄督臣，轉交夏巴閱看，俾免逗留。硃批：知道了。

《宣宗實録》卷四五四　四月乙巳，諭内閣：載銓等奏，宗室承襲世職，可否仍兼職任等語。向來宗室覺羅及滿漢文武内外各官，承襲世職，有承襲後仍兼本任者，有承襲後不兼本任者，又或先經承襲而後有職任，或已有職任而後得承襲，辦理殊未畫一。著吏、兵二部會同宗人府詳覆例案，妥議章程。此外如有應行覈議之處，著一併查議具奏。所有已襲奉恩將軍、宗室秀平應否仍留主事之任，著俟議定後，照議辦理。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拏獲傳教結拜匪犯【略】董言台及任振坤、

謝文灼三名，並起出經牌圖章等件。【略】訊據供認，先在江西地方，聽從入金丹教，禮敬無生老母，並邀誘多人，結拜天地會，改名關爺會，起意搶劫。嗣逃至廣東，復煽誘李紫榮等多人入教，並於民夷互毆之時，起意乘機煽惑，希圖滋擾。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乙卯，協辦大學士兩廣總督耆英、廣東巡撫徐廣縉奏：黃竹岐地方，毘近省河，距十三行不遠，夷人往來河面，因而上岸遊眺，事所時有，惟向不走近村前，故各相安無事。此次麥刻地等攜帶火鎗，走近村前打雀，以致居民驚擾，互有殺傷。【略】近屢接該酋等來文，祇求將黃竹岐案內定罪餘犯速爲辦結，餘尚無別項請求，當不致另生枝節，堪以仰慰聖廑。硃批：知道了。

《宣宗實録》卷四五四　庚午，贈故前任閩浙總督程祖洛太子太保，【略】謚簡敬。

壬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范承典奏，訪聞山東捻匪蹤跡，請飭查拏，並開單呈覽。山東捻匪爲害地方，雖經查辦，盜風復熾，自應跟蹤追緝，俾就肅清。若如該御史所奏，近日地方官又漸形疏懈，以致捕役任意包庇。鉅野縣總捕頭任昆平素豢盜，迫經盜犯陳青等供出，爲任昆、馬文超薦夥，業經降旨飭緝。而該犯等充役爲匪，均各如故。又鉅野縣廩生董維齋爲羣匪主謀，尤屬駭人聽聞。衣冠盜賊，其他各捻首相率效尤，更無忌憚。若不及早查拏，勢將日肆猖獗，貽患何所底止！著張澧中接奉此旨，迅即密委幹員，查照單開姓名，分途馳往各該處密訪嚴拏，務令悉數捻獲，按律懲辦，以靖地方，斷不准一名漏網。山東距京甚近，且係通衢，該地方官查辦認真與否，最易得實。懍之！

《宣宗實録》卷四五五　五月甲戌，諭軍機大臣等：徐繼畬奏，飭屬整頓聯甲等語。閩省延、建、邵三府民俗本淳，因外鄉遊民麕集，傭趁工作，搶劫結會之案甚多。該省此次舉辦會匪，深得聯甲之力。該撫現復派委幹員前往建陽縣，將聯甲章程整頓，俾客民土著聯爲一體，禁其相率入會。其泉州、漳州等府、永春州，廣東等處民人在彼居住者，大概搭棚，散居山谷，不連村社，勢難强爲聯合。該撫現飭就其地勢分段編聯，揀派聯首，專其責成，常川稽查。並通飭各府縣，遵照辦理。著該撫即嚴飭該地方官等，實心實力，嚴密稽查，認真妥辦。務使聯甲之法，持之永久，偏僻之地，毋令藏垢納汙。俾奸匪斂戢，地方綏靜。切勿日久生懈，奉行不力，轉成紙上空談，無裨實濟，是欲祛弊而適滋弊也。勉之！

辛巳，又諭：【略】南河每歲部撥及各省例解等項，共銀三百四五十萬兩。此內豫防大汛銀一百五十萬兩，即係專爲防險而設。乃近來一遇險工，無不另行請撥，竟以每年防險之銀，視爲例所應得，逐漸增添，何所底止！在部臣以河工平險無常，不得不議准請旨，多方撥給，致免藉口。然似此漫無限制，於另案之外，復添另案，無論帑項盈絀，日久將何以爲繼耶？推原其故，總由河員等奢靡相尚，揮霍性成，甚或假公濟私，侵帑肥橐，以報險爲恐嚇，濫支濫應，喪盡天良。【略】經此飭諭之後，每年除例撥款外，著户部存記，絲毫不准再撥。該河督惟當先事豫籌，力求節省。如查有劣員捏報險工，及濫領帑項者，立即嚴參懲辦。儻藉詞偷減工料，有誤修防，朕定將該河督及道廳文武員弁從重治罪，罰賠決不寬貸。至南北往來官員人等，仍遵前旨，該河督等遇有往謁求助之人，即將其人指名參奏，並著兩江總督明查暗訪，力祛弊源。東河亦著照此辦理。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乙酉，署理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徐廣縉奏：臣前赴虎門查看礮臺，正在起行間，接准噎酋哎嗱照會，定期求見，當即照覆，約定二十六日，在虎門寨城提臣公署接見。是日該酋等十餘人前來，犒以筵宴。查哎嗱人尚平静，詞色之間，亦頗爲馴擾。據稱該酋等遠涉重洋而來，易貨通商，全賴大皇帝推恩保護。臣當即宣布天朝德意，中外一家，斷不稍存歧視。惟當遵守條約，各輯商民，自可彼此相安，永保和好，貿易亦可日見興旺。該酋等聞之，頗爲欣感。後稱伊等現坐小火輪船進口，尚有大船一隻，寄碇沙角外洋，可否到其船上一看？當告以禮尚往來，正擬往答。即率同隨帶委員鹽運使趙長齡、候補知府銅麟、臣標中軍副將崑壽，並會同提臣賴恩爵，與之同舟駛往外洋，登其大船。該酋等亦陳設酒筵，殷殷敦勸，並無要求等情，旋派小火輪船駛回虎門。其船製作精巧，無論順水逆流，皆可破浪而行，瞬息之間，往返已六十餘里。細察其意，特藉此以覘有無疑忌，今見以禮相待，處之坦然，不覺反側潛消。內有哪吐啦能作華言，素稱狡黠，縷陳從前照會措詞，每多失當，皆由前兵頭嚏酋所爲，伊本係其屬下，礙難力阻。大約因哎嗱人素安分，不能播弄是非，且其國中連年貿易缺本，無力滋擾，是以故示恭順，將從前驕縱之行，盡歸咎於嚏酋，以自文其奸。然夷情難測，甘言可畏，臣惟有處以公平，示以限制，無事則固結民心，有事則激揚士氣，以修內爲捍外，庶幾稍慰聖主安民撫夷之至意。硃批：知道了。

《宣宗實録》卷四五六　六月甲辰，又諭：新授山東巡撫徐澤醇著仍照例兼

提督銜，毋庸戴用花翎。其現任各省巡撫兼提督銜者，仍著戴用花翎。嗣後遇有巡撫兼提督省分，更換之際，除特旨賞戴花翎外，餘俱毋庸戴用。

癸丑，命大學士卓秉恬毋庸管兵部事，以協辦大學士耆英管兵部事，命毋庸管禮部事。

庚申，諭內閣：國家設立營伍，原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若糧餉空虛，兵數缺額，廢弛日甚，何論操防？【略】著各直省督撫嚴行分別稽查，各營內如有前項空糧夥糧等弊，或名目不同，均即力加禁革。其兵弁衰弱庸劣，亦當隨時甄別，毋使濫竽充數。已往不咎，咸與惟新。自接奉諭旨後，各該督撫等務當有弊必除，事事力求實濟，以副朕整飭戎行之意。

又諭：琦善自前任督撫以來，辦事向屬認真。此次以二品頂帶補授四川總督，到任後加意振作，於吏治營伍緝捕各事宜尤能實心整頓，不避嫌怨。著加恩賞還頭品頂帶，以示勉勵。

《宣宗實録》卷四五七　七月丙子，諭軍機大臣等：穆騰額奏，盤獲咈嚕哂夷人欲赴西藏傳教一摺。據稱，盤獲夷人羅啓禎，假稱貿易，欲赴西藏傳習天主教。請即於察木多臺，解交四川省審訊等語。所見甚是。該國夷人習教念經，意欲徧傳內地。各省及四川省辦有成案，皆係解交廣東。著琦善於該夷羅啓禎等解到時，詳細研鞫，妥爲解粵，咨交徐廣縉嚴辦。

丁丑，諭內閣：各省地方大小官員辦理公事，關防首宜嚴密。不惟幕友家丁人等宜慎防閑，即往來親屬，亦應杜絶營私。向來吏部定有則例，凡官員縱容失察子弟親友在任所招搖詐騙，及失察子弟翕緣納賄犯法滋事者，俱有議處專條，功令森嚴，允宜遵守。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癸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據代理蘇松太道吴建彰等先後稟報：六月初七日，有暎咭唎火輪船一隻駛至上海，稱係該國新到公使船隻。即據領事阿利國帶同該公使文咬哖，副領事官噴唎並繙譯官一名，前來道署。詢悉五月二十日，由廣東香港至厦門、寧波一路，查看五口貿易情形。並稱該商等在上海生理，深蒙保護，特來拜謝等語。情詞極爲恭順，體察亦無他意，即於初九日仍坐原船出口，駛赴浙江洋面而去，居民皆不驚疑等情。復查兩廣督臣徐廣縉先後函稱，該國新換公使係名文嘶，曾在虎門接見，近復接准照會，將赴通商各口察看等語。今來上海公使係名文哖，似由字音傳説之訛。李星沅等奏，江蘇外海水師戰船不敷，請籌捐添造一摺。水師戰船，巡緝攸關，必應多爲豫備。著准其將江南善後存餘銀兩先行提撥，趕緊設廠添造。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八月甲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徐廣縉奏，暎夷現與咈嚕哂構釁，各存戒心等語。該夷等究係因何啓釁？傳聞果否的確，現在情形如何？又所稱粵海關收稅日形短絀，因進口貨物較多，漸形塞滯，夷商又多折本，並因該夷等構釁，無暇兼顧貿易等語。關稅歲有定額，何以忽形短絀？所謂以恤商爲通商，冀可以（贏）〔贏〕補絀，意果安在？至前此暎夷求進廣州城，經耆英與該酋以二年後爲約。來春計已屆期，現在耆英業已留京供職，該督現膺重寄，此事諒必朝夕在念，斷無先期往問，無故示弱之理。惟攻嘫力改前轍，議論之下，如果畏粵民强悍不敢深入，該酋必以不入城滋擾爲見好之地。以上各情節，務即詳晰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五八　丁巳，以潘鐸爲河南巡撫。

《宣宗實録》卷四五八　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俄囉斯商船請在上海貿易，已飭開導回帆一摺。覽奏已悉。俄囉斯向在北路陸地通商，不比西洋各國，航海貿易。上海非該國應到之地，所請自難准行。已據該督等以事關通商大局，必應率由舊章，飭令妥爲勸諭。並諭暎夷領事啊喇囉隨同開導。

九月庚辰，兩江總督李星沅、江蘇巡撫陸建瀛奏：竊照俄囉嘶夷商李□北，裝載狐皮麪粉等貨至上海地方，懇求驗卸，當經臣等將批飭開導及該夷遵奉出口緣由，先行具奏。一面札行蘇松太道督飭該管營縣，妥慎防護，毋許登岸，並禁止民船駛近夷船，私行交易，查明來踪去跡，稟覆查辦。兹據該道麟桂等稟稱：該夷船於出口後，趕緊修艙，並未登岸，亦無奸民勾串往來。隨經問明行期，賞給羊酒食物，該夷深爲感悦。已於八月十三日乘風起碇，望東南大洋而去，當即知會蘇松鎮總兵，派撥兵船，押護出境，第恐該夷船行駛迅速，兵船趕護不及，無從交替鄰省。該道等復向暎咭唎、咪唎嘩、咈嚕哂各夷詳加訊問，僉稱俄囉嘶邊界與西洋各國接壤，彼此互市多年，李噸北商船係由俄囉嘶泛海而來，止求通市，並無別故，其起碇之際，聲言仍回本國，各該夷亦皆稔知等情。臣等伏查俄囉嘶爲北地陸路通商之國，今復航海而來，□恐別有隱情，密加探訪，始知該國邊界與西洋各國毘連，船隻亦復相倣，聚與蘇松太道所稟無異，其爲來自西洋，似無可疑。先經籌求貿易，該道等遵照批飭明白曉諭，亦即俯首無詞，具限出口。兹將原船起碇，望東南大洋駛去，情形尚爲

馴順，惟該商船既至上海，難保不往沿海各省，希圖卸貨，除飛咨浙江、福建、廣東一律查探外，所有該夷船放洋駛去日期，謹合詞恭摺具奏。

《東華續録》道光五十八 乙亥，諭：全慶奏，歲試全竣，科試四府各場情形一摺。覽奏均悉。考試設有認保，原以糾察弊端。該學政考試嘉應州時，該童生竟有以其父兄作爲認保者，是查弊轉以滋弊，殊堪訝異。廣東如此，他省恐亦不免。著各該學政等認真查明，如相沿陋習，有以父兄爲認保等事，即行禁止。儻不更改，別經發覺，惟該學政等是問。至考試武揚，校閱技藝，總以馬步箭刀弓石爲重，果能演習精熟，自足致用。若如全慶所奏，廣東武揚校試竟有馬上舞刀，並射金錢各名目，是止求飾觀誇巧，毫無實際，於取士之道大相徑庭。著全慶亦嗣行禁止。如各省有此惡習，並著嚴諭裁革，以副朕黜華崇實至意。至私造牌示，及以桶盛筒各弊，均著全慶隨時講求損益，力挽頹風。

《宣宗實録》卷四六〇 十月壬寅，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等奏，接據暎咭唎照會，來詢進城一事，當經剴切駁斥等語。此事前經耆英許以二年爲期，諒係一時權宜之計。今該夷備文切詢，經該督等照覆，令其揆情量力，無煩再爲辯論。復探聞該夷目等私相聚議，有欲赴天津呈訴之説。該督等惟當諭以天朝外則禮重懷柔，内則允孚輿論。入城之舉，雖非騷擾，無如粵民剽悍，一聞暎夷進城之議，無不切齒同仇。即如上年黄竹岐一案，僅止夷目數人登岸嬉遊，即被毆斃。天朝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即時審擬兇犯抵罪。今以省城人民之衆，儻該夷等貿然入城，百姓衆怒沸騰，羣肆攻擊，官亦無從鈐束。即令事後查拏懲辦，而該夷之被創受辱，實覺無味。況該夷遠涉重洋，本爲通商易貨，並非爲進城而來。若必因從前曾有此説以實其言，未免拘執召悔。該夷自思，當亦無以自解。如此反覆開導，俾該夷曉然於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之故，諒必廢然而返，不復爭執前説。該夷素喜誇張，但恐心内早已寢念，而一時未必遽肯聽從，該督等總須將利害剖晰詳明，確鑿定議，方爲妥善。

甲寅，大學士寶興卒，【略】謚文莊。以禮部尚書麟魁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以鄭親王端華爲正黄旗漢軍都統。

《宣宗實録》卷四六一 十一月乙亥，兩江總督李星沅等奏：遵查吴淞口頻年互市，上海實爲要區。遊匪巨蠹，溷跡爲奸，誠難保其必無。密飭訪查，不動聲色，如有通夷唆使等弊，須得確據究辦。至馭夷之道，粵東在怵以所畏而牖其明，江南在示以不疑而嚴爲備。要在慎懍幾先，静以制動。得旨，所論皆是。總要行其所無事，而又免疏略噬臍之虞，是爲至要。

以故越南國王阮福暶嗣子福時襲爵，命廣西按察使勢崇光往封。

丙子，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官俊充上書房總師傅。

己卯，命協辦大學士耆英爲大學士，署鑲黄旗蒙古都統。四川總督琦善協辦大學士，仍留總督任。

《東華續録》道光五八 甲申，諭：工部奏，應追各款完交甚少，請旨飭催等語。各省應賠各款，皆待用要需，自應依限完解。兹據工部查明，應追款項爲數甚鉅，完交甚少。當此紛紛籌賬，度支孔亟之時，各直省大吏宜如何趕緊催提，力籌國計，且賠項未交，多係見任實缺人員，並非盡係無力，乃竟積習因循，屢催罔應，緊要款項視爲具文，籌國疆臣捫心應如是耶？所有各省著賠分賠、攤賠、代賠溢領覈減之款，著各省督撫、河督於所屬實缺司道府廳州縣各員，無論本身應賠，及代賠各項，俱著照該部所開清單，勒限催追完繳，解交就近被災省分備賬，仍將完交數目起解日期奏報。各該大員受恩深重，於本身賠項更宜首先完繳，則屬員賠項亦必不催而自應，其無賠項者於所屬無所瞻徇，咸服公允，更形踴躍。或賠項過多，酌分成數，趕緊完納。經此次訓諭之後，如再仍前玩視，必將該督撫重懲。或各屬員不肯實力籌解，即著指名嚴參。該督撫具有天良，當不至仍前玩泄也。

《宣宗實録》卷四六一 丁亥，吏部以大學士耆英應定何殿閣請，得旨，著爲文淵閣大學士。

《宣宗實録》卷四六二 十二月庚戌，諭内閣：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爲國捐軀，其被害甚烈。本日兵部將伊子帶領引見，朕追念遺忠，不勝悼惜。陳化成之子陳廷芳著遇有福建水師都司缺出，即行補用，毋庸學習。

庚申，以大學士潘世恩年登八秩，寵賚宣勤，賞其孫祖蔭舉人，一體會試。

辛酉，大學士潘世恩八十生辰，賞御書扁聯「福」「壽」字，並珍玩文綺。

乙丑，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成剛爲禮部尚書，兼管太常寺鴻臚寺事；户部左侍郎柏葰爲都察院左都御史，以史部尚書文慶爲翰林院掌院學士。

《東華續録》道光五十八 丙寅，以張祥河爲陝西巡撫。

《宣宗實録》卷四六二 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吉明、德齡奏，霍罕遣使遞稟，譯出漢字，並將撰給回諭，一併進呈一摺。覽奏已悉。邊城密邇外夷，撫馭之道，自須恩威並用，然必於慴服之中，寓懷柔之意。若一味危詞恐嚇，殊失

安邊綏遠本意。況夷性諐張，每事嘵瀆，該大臣等惟當申明舊章，剴切曉諭，俾知非分要求，萬難邀准，自足絕其妄念。若能言而不能行，毫不度德量力，概以驅逐及興師問罪爲詞，所謂言大而夸，心不固矣。嗣後戒之！

道光二九年（己酉、一八四九）

《東華續録》道光五十九　正月癸未，諭：激揚大典，厥實爲先。滿漢諸臣有能精勤任事，不顧嫌怨者，允宜甄敘。或年力已衰，或無足録取者，亦難姑息。茲届京察之期，吏部將内外諸臣開單，題請朕詳加酌覈。大學士穆彰阿、潘世恩、户部尚書賽尚阿、祁寯藻、刑部侍郎陳孚恩贊襄庶政，矢慎矢勤。而潘世恩年逾八旬，精神强固，尤屬罕遇，朕甚嘉焉。大學士者英數年以來總督任内諸臻妥協，直隸總督訥爾經額久任畿疆，克盡職守，毫無懈弛，均著加恩，交部議敘。以曾國藩爲禮部右侍郎。

《宣宗實録》卷四六三　壬辰，諭内閣：本年輪應查閱廣東等省營伍之期，廣東、廣西著即派徐廣縉，福建著即派劉韻珂，浙江著派者英、季芝昌馳驛前往，會同吴文鎔逐一查閱，認真簡校。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甲午，兩廣總督徐廣縉奏：香港暎夷近來情形，不時差人偵探，十一月半後，有帶信之火輪船駛到香港，言該夷地方頻年貿易缺本，虧折三萬萬有零，支用不給，現須裁減兵餉。並據新聞紙内載：夷兵每名按月須領洋銀八元，今止發六元。旋於二十日後駛到兵船一隻，約載兵七百餘名，臣等竊以該夷現因缺費裁餉，何以忽又添兵？復加探訪，知該夷因在外洋爭占海口，與嘽嘽國打仗，爲其所敗，此船即往彼處救援之兵。特因明年二月之期將届，藉此張大其勢，希圖要挾。溯查二十四年，花旗爲定條約，嘽嘽嗤爲議行天主教，皆帶有兵船，是夷情素好矜張，動輒倚仗兵船，有挾而求，乃其慣技。惟間諜難已常通，而防範不容稍懈，已密飭内河外海各礮臺一體嚴備，固不可先開釁端，俾得藉口，尤不得漫無防禦，猝爲所乘。並由臣等督同司道，分飭營縣，嚴查土匪，以免乘機煽惑，搖動人心。伏查該夷裁餉，既見明文，其勢難兼顧，並有確據，自當力求實惠，何尚務進城之虚名，損有利之貿易。大約藉此爲由，另有要求，未必非故智復萌，乞開煙禁，抑或因前定之税則，妄生異議，均未可知。夫馭夷之道，不外羈縻，即如廣西平南縣出産土桂皮，夷人買此物者甚多，向係聽商販運，並未請領牌照。自前關臣文豐會同前督臣耆英，始定以三十家，發給牌照。夷酋叹嘓屢次來文，謂該商等把持包攬，求爲裁革。因内地定章未久，若據該酋一面之詞，遽予裁革，未免爲其所輕，不得不量加駁斥。惟查茶葉、湖絲俱無牌照，何獨於土桂皮一項辦理兩歧，致滋嘵瀆。密爲訪查，始知該桂皮商名爲三十家，其實並無此數，不但夷人謂其壟斷，即平南居民亦深苦其把持。通商首在便民，懷遠尤貴以德，特咨會關臣基溥將牌照裁革，以順民欲而洽夷情，中外均頗欣感。現又據叹嘓來詢進城一事，當即護遵前奉諭旨，反復開導，曉以利害，開誠布公，使其得有轉圜之機。復恐該酋於來往文件，一時未能深曉，並言明如尚有不釋然之處，不妨俟公務稍暇，面爲定議。

《宣宗實録》卷四六四　二月辛亥，穆彰阿、潘世恩、陳官俊均著毋庸充上書房總師傅。【略】祁寯藻、杜受田均著充上書房總師傅。杜受田著仍授四阿哥讀。

甲寅，各省地丁銀兩，國家正課攸關。乃已徵未解之款不可數計，不肖州縣每遇有覃恩年分，牽混災緩，串通請免，貪巧可恨。嗣後有以完作欠，恣意侵那，膽敢朦混請免者，悉照大學士等新議章程治罪。

《東華續録》道光五十九　丙辰，諭：内閣學士載增於召見時，輒敢以家事冒昧陳奏，已屬膽大妄爲，復將妄奏之語，向伊家内之人洩漏。見經軍機大臣傳訊明白，載增著與伊弟載堪均革去内閣學士，退出乾清門。所管一切差使，全行革退。均加恩賞給頭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七九　己未，兩江總督李星沅奏：臣等接據蘇松太道麟桂、提標右營參將候攀鳳先後會稟：上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探報咈嚨哂國派有公使大臣陸英，帶同水師總兵舒嗹、總礮兵官格那，駕坐兵船一隻，駛進黄浦江。該道等率同廳縣赴船查問，據該公使稱，由該國派來查辦五口事件，詞意極爲恭順，並無要求情事，亦無夷兵水手登岸，當即以禮相待。嗣據報於本年正月十九日起碇前赴寧波、厦門、福州、廣東等處，查看通省貿易情形。該道等查照向例，送給食物，該夷等意甚欣感，即於十九日辰刻，乘潮出口。該夷等在滬兩旬，居民亦無驚擾，現在上海地方，華夷安輯，堪以仰慰宸廑。

《宣宗實録》卷四六五　三月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奏，熟籌進城一事，實屬萬不可行。又據葉名琛片奏，進城有害無利，斷難隱忍坐視等語。覽奏均悉。

嘆夷進城之約，在當日本係一時羈縻。現在該酋堅執前約，該督等前奏親赴虎門面晤情形。但稱該酋狡執不已，若再峻拒，勢將滋生事端。而於進城究竟可行與否，未能縷晰陳明。是以朕前經降旨，暫准入城一遊，亦不過權宜之計，期於少生枝節。若如該督等此次所陳，該夷必欲進城，其居心實不可問。婉阻之未必遽開邊釁，輕許之必至立啓兵端。層層奏明，朕始悉其底蘊，自應照該督等所議酌辦。現在該省兵民互相保衛，共有十萬之衆。是衆志成城，自當勖其同仇，何可使之解體。

壬辰，以宋儒程頤後裔廣德襲五經博士。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四月辛丑，兩廣總督徐廣縉、廣東巡撫葉名琛奏：臣等於本月初九日，以現奉諭旨，不准嘆夷進城，備文照會去後，時加偵探。香港夷商均以大皇帝推恩保護遠人，無非通商便民，何必無端尋釁，攪亂貿易？頗有怨言。凡在省中咪、嘩、吕宋以及嘆夷各商，亦以攻酋堅欲進城，伊等必致大受擾害，均將所存貨物，開列清單，交嘆夷領事嘟吐嘰收存，如有損失，統令該領事照數賠償。嘟吐嘰不敢擔承，飛速告知攻嘰，該酋亦大爲窘促。現因中國既不受要脅，外夷復諸多怨咨，勢處兩難，較前已似有乘機轉圜之意。惟復據香港探事密稟：該夷於初七日到兵船一隻，初八、九等日，先後到火輪船兩隻，竪計先後存港夷兵共二千七百餘名。復坐華人小艇，分往外海可通内河各口測水探路。查各口河窄水淺，夷船乘潮始可駛入，潮退即至淺擱，該夷久居此地，豈尚不知？且果欲偷渡，自必倍加詭秘，何肯明目張膽，豫洩其謀？是其爲鬼爲蜮，特故作出没靡常之狀，以期搖惑人心。所幸官民固結，氣壯心堅，婦孺同聲，毫無驚畏。然防禦之道，開時常若遇敵，況事當孔亟，何敢稍存大意？所有虎門外各礮臺，已調集香山協左營兵二百五十名，順德協左右營兵二百五十名，水師提標前左兩營兵各一百名，添配各臺。並雇募附近鄉村壯勇一千名，嚴防後路鈔襲。均由水師提臣洪名香相機調度，嚴密巡防，不得顧此失彼，稍有疎虞。内河要隘，以東固、東安各臺爲東路，大黄窖、沙腰各臺爲西路，調集增城營兵三百名，新會營兵二百五十名，提標前營兵一百名，雇壯勇四百名，以爲兩翼策埋伏。西路爲順德協本汛，即調該協兵二百五十名，雇壯勇四百名，以爲兩翼策應。至於陸路各臺，皆在省城之北，小北門以東硯塘爲東路，大北門以西泥城爲西路，東路調督標兵三百名，東平、昇平兩社存壯勇一千名，西路調惠州提標兵五百名，潮勇六百名，均揀選幹員，分起管帶，於岡巒起伏之處，暗設伏應，以防衝突。臣等復密飭各路弁兵，必度槍礮實可及賊方准點放，儻有張皇先放空礮，以至賊來藥盡，畏葸爭逃者，無論弁兵，均以軍法從事。並嚴諭彼不動手，斷不准貪功挑釁，致干重譴。總期防範加嚴，不動聲色，且俟其作何舉動，再行隨時馳奏。

《宣宗實録》卷四六六 壬寅，兩江總督李星沅因病解任，以江蘇巡撫陸建瀛爲兩江總督，調江西巡撫傅繩勛爲江蘇巡撫。

丁未，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嘆夷不敢進城，其計已決。得旨，所辦可嘉之至，朕心甚慰。如此棘手之事，卿不動聲色，使彼自屈，較之軍功，尤堪嘉尚。又奏呈廣東紳士公致嘆夷攻酋信稿。批：遠勝十萬之師，皆卿胸中之錦繡，幹國之良謀。嘉悦之懷，筆難盡述也。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癸丑，諭内閣：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近年雖略臻静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處，故一切隱忍待之，蓋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嘆夷復申粤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悉合機宜。本日又由驛馳奏，該處商民，深明大義，捐資御侮，紳士實力勖勵，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不折一兵，不發一矢，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根源，令該夷馴服，無絲毫勉强，可以歷久相安。朕喜懌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奬殊動。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准其世襲，並賞戴花翎，以昭優眷。

《宣宗實録》卷四六六 辛酉，定郡王載銓等奏，會議雲南礦廠章程四條。

《東華續録》道光五九 閏四月辛未，鍾祥卒，賞顏以燠三品頂帶，署河東河道總督。

《宣宗實録》卷四六七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略】現在嘆夷罷議進城，照舊通商，以後民夷自可歷久相安。惟夷情好動，遇事生風，仍不可不防其漸。【略】近聞嘆夷改裝易服，前歲有入蘇州遊玩之事。所有五口通商地方人煙稠密，難保不任意嬉遊，潛蹤混入，甚或藉端生釁，以致激成事端，所關匪細。著各該督撫密飭所屬，各於通商馬頭剴切密示，常川稽查。總以遵守舊約爲詞，毋令夷人越境閒遊，庶可永弭後患，是爲至要。

《東華續録》道光五九 陸費瑔丁憂，調趙炳言爲湖南巡撫，以羅繞典爲湖北巡撫，駱秉章爲貴州布政使。

《宣宗實録》卷四六七　壬辰，諭内閣：本日據吏部奏，查出外省捐輸假照。【略】著兩江總督、安徽巡撫即將此案僞造之人，密速查拏，按律嚴辦。並通行各督撫，一體查緝究辦，以懲奸僞而重名器。

《東華續録》道光五九　癸巳，申定浙江鹽務章程。

《宣宗實録》卷四六八　五月甲辰，兩江總督陸建瀛覆奏，遵查暎夷並無潛入蘇州省城遊玩之事。給事中曹履泰前奏，恐係傳聞之譌。但犬羊之性，逼處海濱，自應嚴密防範。現嚴飭各海口文武各員常川稽查，妥慎辦理。報聞。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等奏，酌移稅口，現在試辦一摺。覽奏已悉。澳門稅口，前因大西洋夷酋無知擾亂，業經該督等商令基溥、柏貴傳到衆商，諭知利害，該商等情願另立馬頭，議定規條，互相稽查，衆口同聲，斷不敢稍虧稅課。現已勘明黄埔地本適中，即將澳門關口丁役人等，移此駐守，一遷徙間，既可俯順商情，並足使該夷坐困，且免糜費興師，籌計較爲周妥，著即照議辦理。惟該酋等現雖自悔爲人所愚，不復誚張，而夷性貪詐，難保不狼狽爲奸，時生枝節。澳門縣丞一員，官卑難恃，恐耳目難周，該督等仍當選派妥員，隨時前往訪察，一有蠢動，務即相機開導，加意防維，總期夷情就範，而關稅亦照常征收，乃爲妥善。

《宣宗實録》卷四六八　辛亥，諭内閣：【略】此次中瞻對野番滋事，經琦善督兵進勦。該處道路崎嶇，且風雪彌漫，糧運維艱。該督虔禱該處各廟所供護法神，軍行得無阻滯，自應酌加酬錫，以昭靈應。著發去御書扁額二方，交該督敬謹懸挂，用答神庥。

戊午，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近日兩淮鹺務疲弊已極，推原其故，總由私鹽充斥，官鹽昂貴，商人成本過重，綱運滯銷。欲減價以售銷，而商本已折；欲顧價以保商，而官銷益絀。現飭運司但明倫嚴飭辦事商人趕緊捆運，並嚴禁官員書吏積壓需索等弊。此急則治標之計，若通盤籌畫，欲策萬全，非確有十分把握，斷不敢輕於一試。得旨：竭盡心力爲之，朕惟卿是望。

己未，山西巡撫王兆琛有受贓情事，【略】著陳孚恩、福濟督同隨帶司員等迅即親往王兆琛署内，將資財一切嚴密查封。

以倉場侍郎季芝昌爲山西巡撫。

《宣宗實録》卷四六九　六月己巳，諭内閣：陸建瀛奏，請將營求補缺之道員革職一摺。南河候補道陳韶、周際雲均著即行革職，以爲卑鄙營求者戒。

癸未，諭内閣：本年入夏以來，江浙、安徽、湖北等省皆因雨多水漲，各屬漫淹較廣，災民蕩析離居，嗷嗷待哺，每一覽奏，焦慮殊深。現經各該督撫及時籌辦賑撫，凡有可以恤民之處，自無不盡心經理，力圖保全。惟是災區既寬，需費甚鉅。雖經官民等量力捐助，賑卹窮黎，尚恐未能周徧。當此哀鴻滿目，朕復何忍稍爲屯膏，致民困未能即蘇。

甲申，又諭：吴文鎔奏，遇災恐懼，懇予罷斥一摺。所奏冒昧糊塗，膽大之至。國家設官分職，責重牧民，一當其任。無論時之難易，事之能否，皆當盡心竭力，豈容任意諉卸？況巡撫統轄全省，疆寄攸關。值此天災流行，民生窮蹙，宜如何設法安撫，用以下蘇民困，上紓朕憂，方爲無忝厥職。今吴文鎔以災患異常，輒請迅賜罷斥，另簡賢能，是徒知引咎而不思盡職。時值艱難，使身任封圻者，皆如吴文鎔居心，竟置億萬災黎於弗顧，將求牧與芻之謂何耶？似此迂腐無能，率意上瀆，即立予罷斥，亦屬咎所應得。惟當辦災棘手之際，轉令置身事外，恐啟巧避之漸。吴文鎔著革去頂帶，暫留浙江巡撫之任。責令認真籌辦災賑，如能不辭勞怨，辦理妥速，尚可稍贖咎尤。儻復不知振作，查辦竟無成效，致災民轉徙溝壑，必當重治其罪。

《宣宗實録》卷四七〇　七月丁酉，諭内閣：前因各省災區米價增昂，降旨將湖北、江浙、安徽等處一體免商販米税。兹據裕泰等奏，請所有四川、江西商販米船運至湖北售賣，並本省請照出境採買者，經過關津，均免納税，循例祇收船料等語。著再申諭，如有米船至湖北省，著迅速驗明，不准關役人等留難阻滯，免税放行，以廣招徠而紓民困。

戊戌，調禮部尚書賈楨爲吏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孫瑞珍爲禮部尚書。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官俊卒，【略】謚文慤，賞其孫厚鍾舉人。

己亥，命户部尚書祁寯藻協辦大學士。以江寧布政使馮德馨爲湖南巡撫，命候補大理寺少卿翁心存仍在上書房行走。

辛丑，裁江南揚州府揚運通判、丹陽縣縣丞、靈璧縣主簿、銅山縣吕梁洪巡檢四缺，改揚州府江防同知爲江運同知。從總督陸建瀛等請也。

己未，雲貴總督林則徐因病解任，以雲南巡撫程矞采爲雲貴總督，服闋巡撫張日晸爲雲南巡撫。

己丑，又諭：有人奏，湖北撤任知縣施均以辦災爲由，向本縣富室派捐銀數千兩，並不發賑，致饑民將首事各家房屋全行拆毀，該縣竟不敢辦等語。地方偶遇偏災，不肖州縣藉捐賑爲名，浮冒侵吞，以肥私橐，遂致匪類饑民，勾結爲患，可恨已極。著裕泰、唐樹義即將該撤任知縣施均被衆各情，確切查明，悉心研究，斷不准任其狡展，致有不實不盡。儻稍涉徇縱，經朕訪聞，或別經發覺，惟該督等是問。

甲子，户部議准陝甘總督布彦泰疏報，甘肅靖遠縣開墾地五頃五十五畝有奇，照例升科。從之。

《宣宗實録》卷四七一 八月丙寅朔，以大理寺少卿雷以誠爲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學政，通政使司通政使程庭桂提督順天學政，内閣學士李嘉端提督安徽學政，吏部右侍郎張芾提督江西學政，禮部左侍郎吴鍾駿提督浙江學政，兵部右侍郎黄贊湯提督福建學政，翰林院編修車順軌提督湖南學政，編修胡瑞瀾提督山西學政，編修吴福年提督陝甘學政，左春坊左庶子許乃釗提督廣東學政，翰林院編修孫鼒鳴提督廣西學政，編修陳慶松提督雲南學政。命江蘇學政青麐、山東學政馮譽驥、河南學政俞長贊、湖北學政龍啓瑞、四川學政支清彦、貴州學政翁同書仍留任。

庚午，諭内閣：奕興、樂斌奏，宗室意圖訛詐，請從重懲辦一摺。此案宗室明德於官辦硫磺車輛，行抵邊門，膽敢率衆持械攔截，希圖訛詐。並將運磺車夫，看押數日，始行放出，實與棍徒擾害無異。明德著革去四品頂帶，實發黑龍江，交該將軍嚴加管束，以示懲儆。

丁丑，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現辦賑務及省城水退情形。得旨：臣民之福即朕之福，加以卿等殫心盡力，朕引領東南，方寸可慰也。

丙戌，命山西巡撫季芝昌來京署吏部右侍郎，以直隸布政使龔裕爲山西巡撫。

戊子，以禮部尚書孫瑞珍署翰林院掌院學士。

庚寅，諭内閣：據工部奏，查南河工用銀兩，前經署河督李星沅奏明，每年尋常例用，當以三百萬兩爲率。河督楊以增到任後，所奏亦同。乃甫經酌定，該河督現奏又謂不敷，殊覺矛盾，恐有受屬員朦蔽之處。本年五套吴城七堡漫口各工，均責令各該廳員全數賠修，甚覺覈實。其餘尋常工程，自宜撙節動用，無論分毫，即著概行議駁。並著工部於每歲南河報銷奏到，開列比較清單呈覽時，將曾否逾數，駁去若干，及實未逾數之處，覈實聲明，以防浮濫。並著户部存記。

辛卯，予故前任閩浙總督楊國楨祭葬，賞其子炘妲舉人，一體會試。

《宣宗實録》卷四七二 九月甲辰，陝甘總督布彦泰因病解任，以四川總督琦善署陝甘總督，成都將軍裕誠暫署四川總督。

丙午，賞顏以燠二品頂帶，實授河東河道總督。

戊申，命署吏部右侍郎季芝昌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己酉，實授琦善陝甘總督，以山東巡撫徐澤醇爲四川總督，福建布政使陳慶偕爲山東巡撫。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密陳暎夷追溯進城約期一事，懇乞代奏，並將照覆稿底呈覽一摺。覽奏均悉。進城一事本年春間，已據該酋照會，以後不復辯論。乃現在復以該國王函詢耆英定約，各國皆知，何以屆期又經阻止，懇將此意速爲代奏。自緣進城未能如約，懷慚尋釁，加以嚇酋回國，必藉口居功，歸怨吭嘶，以致吭酋再三諄懇，其情已可概見。業經該督等酌理準情，剴切照覆，該酋自亦無可置辯。惟將來或再有所請，仍須照覆。該督等可作爲己意，諭以天朝撫馭外藩，向以誠實相待，入城之舉，揆諸事勢，百姓既不相容，夷人必受重創，豈肯不以實告？況罷議進城後，貿易漸旺，已有明徵，若復申前説，則商人之裹足不前，民人之同心共憤，又將如今春故事，該酋亦何苦自取困累耶？至前與定期，不過從俗從宜一時行權之語，日久相安，仍當以時爲大。

丁丑，兩江總督陸建瀛等奏，現辦賑務及省城水退情形。得旨：臣民之福該國最重貿易，現在貨物流通，又何必仍詢前約，致令商民疑慮，諸多窒礙。天朝惟知上順天心，下從民願，以懷柔爲本，斷不任民人稍事欺淩。該國亦當體會此意，安心貿易，勿生枝節。上而督撫提鎮，下而軍民人等，旁及諸國，斷無以不進城爲羞辱之事。否則春間暫停貿易，各國何以將積貯貨物全交公使，責令賠償？即此一節，可知諸國之心亦不以進城爲然也。經此剴諭之後，該夷自必就範，而閩城文武軍民勠力同心，屹然有不摇之勢，朕何憂乎？現在情形若何，即由驛奏來。至新領事咆嘯爲人是否曉事，一切能否循理，並著該督等隨時察看，遇便具奏。

戊午，命服闋尚書何汝霖以一品銜署禮部左侍郎，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宣宗實録》卷四七三 十月丙寅，以一品銜署禮部左侍郎何汝霖署户部

尚書。

庚午，以故朝鮮國王李燾子昇襲爵，命兵部左侍郎瑞常爲正使，內閣學士和色本爲副使往封。

丙子，閩浙總督劉韻珂六十生辰，賞御書扁額「福」「壽」字，並珍玩文綺。

壬午，兩江總督陸建瀛奏，淮南鹺務積疲，正課雖可敷衍，雜款仍費支持，挽回之法，莫先於減輕成本，將外支雜項及岸費浮冒兩節，實力裁減。乃猾吏刁難，輒播散流言，希圖阻撓。候補運判侯辛竟敢授意捆工，憑空稟求，以爲挾制。請即行革職，嚴提全案到省訊究。得旨：不但不可稍存避就之心，必當猛以濟寬，誓除刁惡，方可辦理也，無恤其他。

王植奏：署任知府訪有劣跡，請撤任革審一摺。所參好。安徽署寧國府知府朱鳴雷前有人參奏種種劣跡，已交李嘉端查辦。茲據該撫訪查該員，果係辦事乖謬，並時常演戲，寵縱優伶，即難保無別有貪婪情事。朱鳴雷著即革職，交該撫嚴拏應訊人等，提省研究，務得確情，按律定擬具奏，以肅吏治而儆官邪。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朕於各省貢物，裁汰大半。惟河南地方向產百合，清潤可食，著潘鐸選擇四五桶，解京備用。嗣後每年均著按期呈進，即照此次之數，無庸加多。

甲申，諭內閣：本日據大學士潘世恩瀝情奏請開缺。朕思軍機大臣，夙夜在公，勤勞較甚，實非高年所宜。潘世恩年逾八旬，公勤素著，若仍令其入直，不足以示體恤。著俟來歲春融，赴閣辦事，毋庸開缺，以示朕逾格篤眷耆臣至意。

《宣宗實錄》卷四七四　十一月甲午，又諭：據萬貢珍馳奏，匪徒戕官毀署，派兵勦捕一摺。湖南新寧縣地方，匪徒聚衆滋事，擁進縣城，戕害知縣，寄居該縣之前署縣家屬同時被害，打毀衙署監獄，實屬罪大惡極，殊堪髮指。該處界連廣西，前年猺匪雷再浩等勾結民人李輝等結會搶掠，即係新寧縣地方，經湖南、廣西兩省會拏勦辦，此次復敢進城戕官，必其餘孽復萌。且恐首犯李姓即李輝親屬，若不即行上緊緝獲，必致日久蔓延。現經飭委文武員弁帶兵前往，合力圍捕，相機督辦。計期馮德馨早已接印，著即馳赴該處，督率迅勦。帶兵遊擊劉國瑞安能獨當一面？著酌委威望較重之大員，兼程馳往督拏。所有毗連廣西各要隘處，務即派兵堵緝，毋令此拏彼竄。總期全數弋獲，盡法懲治，以儆兇頑，不准一名漏網。並著鄭祖琛嚴飭該省文武員弁實力防堵，一有匪徒竄入，即嚴拏痛勦，不得稍分畛域，以期立盡根株。儻此次辦理稍涉寬縱，日後必致養癰貽患，不可不慮及也。

丙申，以工部左侍郎陳孚恩署刑部尚書。

太傅予告大學士阮元卒，謚文達。

丁酉，以大學士穆彰阿仍充上書房總師傅，命翰林院修撰李承霖在上書房行走。

《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八〇　已亥，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覆奏，暎夷復詢進城一節，業經曉諭解釋，該國頗知畏服一摺。覽奏均悉。朕嘉悅之懷，筆難盡述。此次暎夷復詢進城，原不過冀轉顏面，疊經該督撫反覆開導，已據該酋將粵民立碑紀功等情，寄知該國王，嗣接來文，詞意較前頗覺馴擾，所有前詢進城一節，並未提及。該督等又密購其新聞紙，備知該國王寄信吆喻，諄諄以生意要緊，並傳知五港領事，一體察看民情，毋許多生別端。是其畏威懷德，信而有徵。其新領事咆嘯，人亦馴順安靜，從此通商裕課，共享安平，該督等籌畫盡心，辦理確有把握，故能消其桀驁，俾就範圍。以後該督等仍當隨時體察，聯官民爲一氣，民心目固，斯夷情益服，商民共悅，實爲永久樂利之計，朕爲海疆生民慶，不僅爲得人慶也。勉之！勉之！

《宣宗實錄》卷四七四　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等奏，接據琉球國來文，密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暎夷咱嘯吟等前往琉球國，已歷四載，仍未撤回。屢經該國懇請轉飭查辦，並據稱如得暎酋吆喻一言，該夷斷難推托。著徐廣縉即查照該督等所奏，再向吆喻開導，諭將咱嘯吟等趕緊撤回，方足以恤藩封而免驚擾。

《宣宗實錄》卷四七五　十二月庚午，諭軍機大臣等：裕泰馳奏，匪徒糾衆搶掠，派兵勦辦一摺。湖南道州等州縣，連界所屬之癩子山內，現有匪徒盤踞，四出搶掠。匪首黃三等，各有黨羽一二百人，膽敢負嵎踞險，鑄造軍械，並編造歌謠，煽貼煽惑。雖距新寧滋事地方較遠，難保非豫糾夥黨，謀爲不法，急應痛加勦辦。馮德馨、英俊、雙德現均駐劄新寧，著酌量緩急情形，分派弁兵，由該鎮管帶前往，會同地方文武協力兜拏。務期一鼓就捡，迅速撲滅。該處介在四邑之間，徑雜山深，易致竄越。務須於各要隘處所，嚴密堵緝，勿令與新寧匪徒往來勾結，蔓延滋擾。此時大兵聚集新寧，該處匪徒諒已掩捕。裕泰雖在湖北，而一切調度布置，必須籌畫萬全，遥爲策應。勿令湖南兵單，有顧此失彼之處，方爲妥善。

甲戌，皇太后疾大漸，上詣長樂敷華問侍。申刻，恭慈康豫安成莊惠壽禧崇祺皇太后崩。自是日始，上居養心殿苫次。

丙子，本日，據馮德馨、英俊奏，勦平新寧匪徒，收復城池一摺。此案該匪等始則拜會搶劫，繼而戕官據城，並敢四路邀人，抗拒官兵，相持四十餘日，實屬罪大惡極。現經馮德馨、英俊督率鎮道府協，及在事文武員弁，激勵紳士，帶同兵勇，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用地雷轟開城角。該賊匪仍敢抵死拒戰，復經兵勇併力前攻，槍礮兼施，焚燒賊棚，生捻一百六十餘名，掺殺餘匪不計其數。地方一律肅清，官兵酌撤歸伍。所辦尚爲妥速。惟掺捕必應認真，勿令餘匪仍匿僻區，至貽後患。匪首李沅發果否已被焚殺，該撫等正可向所獲匪徒根究下落，仍自行密訪，務得實據。儻含混奏稱殲斃，日後仍有李沅發其人，一經發覺，朕惟該撫等是問。馮德馨、英俊督率有方，俾匪黨不致蔓延，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文武員弁，並著該撫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其紳士召募鄉勇攻城打仗，據稱得力居多，著詳細查明，分別奏咨獎勵。

庚辰，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西洋兵頭啞嗎喲在關閘外被人殺死，該夷目將關閘汛兵撈去三名，求爲緝兇。旋緝獲兇犯沈志亮。據供，啞嗎喲行爲兇暴，在三巴門外開闢馬道，平毀附近墳墓，該犯祖墓亦被平毀，心懷忿恨，起意殺死除害。臣等以事關外夷，未便稍涉拘泥。當即恭請王命，將沈志亮正法梟示，劄知該夷目，遂將汛兵三人交出。數月以來，一切安靜如常。得旨：所辦萬分允當，可嘉之至。朕幸得賢能柱石之臣也。

己酉，刑部尚書李振祜因病解任，以工部左侍郎陳孚恩爲刑部尚書。

道光三〇年（庚戌、一八五〇）

《宣宗實録》卷四七六 正月丁酉，諭軍機大臣等：奇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本年三月二十日恭移大行皇太后梓宮，安奉昌陵隆恩殿。經王大臣等合詞籲懇，勸朕停止親送，堅請至再，已明降諭旨，勉從所請矣。惟靈輀經行地方，向係於御路之外另闢一道。朕軫念民田正當耕作之際，恐傷禾稼。著諭知該督督飭所屬，即就向來蹕路經行之處，敬謹豫備。其有路途稍窄，或地形陡峻，亦即就近量爲開墊平穩，庶行走益臻安使，毋得藉詞苛派閭閻，致滋擾累，是爲至要。

戊戌，諭内閣：欽惟大行皇太后【略】仙馭遐升。【略】今據大學士九卿等敬謹擬上尊謚，朕仰維慈愛，忍痛撝誠。謹於徽號十二字内，酌留六字，合之恭上尊謚，稱曰孝和恭慈康豫安成應天熙聖睿皇后。

丁未，卯刻，上疾大漸。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御前大臣載垣、端華、僧格林沁、審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陳孚恩、季芝昌、總管内務府大臣文慶公啓鐊匣，宣示御書皇四子奕訢著立爲皇太子。硃諭：皇四子奕訢著立爲皇太子，爾王大臣等何待朕言，其同心贊輔，總以國計民生爲重，無恤其他。特諭。

午刻，上崩於圓明園慎德堂苫次。

硃諭：皇六子奕訢封爲親王。

《文宗實録》卷一 宣宗升遐，上稽顙哀慟呼號，擗踊無算。扈從近臣等遵奉硃筆遺旨，請上即正尊位。

戊申，又諭：昨日已降旨，特派禮親王全齡、定郡王載銓、尚書文慶、特登額等是問。馮德馨、英俊督率有方，俾匪黨不致蔓延，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在事文武員弁，並著該撫等擇其尤爲出力者，酌量保奏。其紳士召募鄉勇攻城打仗，據稱得力居多，著詳細查明，分別奏咨獎勵。

庚戌，又諭：道光二十六年三月，皇考特降諭旨，以二名不偏諱，將來繼體承緒者，上一字仍舊無庸改避，亦無庸缺筆。其下一字應如何缺筆之處，臨時酌定。以是著爲令典。朕敬遵成命，將御名上一字仍舊書寫，毋庸改避。下一字，著缺寫末一筆，書作𠂤字，以示改避之意。其奉旨以前所刻書籍，俱無庸議。

又諭：朕弟奕訢著封爲恭親王，奕譞著封爲醇郡王，奕詥著封爲鍾郡王，奕誴著封爲孚郡王。百日釋服後，俱加恩，准其戴用紅絨結頂冠，朝服蟒袍，俱准用金黄色。

辛亥，又諭：本日禮部奏，朕登極日期及頒詔典禮一摺。覽奏，朕心益增感慟。惟念皇考以祖宗丕緒傳付朕躬，勉從所請。依欽天監所擇吉日，於本月二十六日己未巳時舉行登極頒詔鉅典。

癸丑，頒大行皇帝遺詔。大學士恭奉遺詔，内閣官前引，引至几筵前乾清宫簷下，上跪恭受，安奉於黄案下。行禮，大學士入殿右門，至黄案前跪，行禮。奉遺詔興，由中門出。上跪哀慕涕泣，敬俟詔出，乃起。上還倚廬。禮部堂官宣讀遺詔，頒示天下。王以下文武官員俱齊集跪聽，舉哀行禮。

《文宗實録》卷二 甲寅，又諭：禮部奏本月二十六日登極典禮，請停止舉哀一日，並經恭理喪儀王大臣等，援引成憲，合詞籲請。朕爲敢踰？著仍照定例，停止舉哀一日。